

未讀

雨果奖五冠王弗诺·文奇
太空歌剧代表作

银河界区三部曲

套装共3册



《深渊上的火》
《天渊》
《天空的孩子》

必读推荐

刘慈欣数次公开推荐的“最新视角太空史诗”
与“海伯利安”“银河帝国”
并列十大经典太空歌剧
雨果奖+轨迹奖+科幻编年史读者选择奖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总 目 录

[银河界区三部曲I：深渊上的火](#)

[银河界区三部曲II：天渊](#)

[银河界区三部曲 III：天空的孩子](#)

目录

版权信息

序章

PART ONE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PART TWO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PART THREE](#)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尾声](#)

[返回总目录](#)

未讀

【美】弗诺·文奇——著
李克勤——译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深渊上的火



A FIRE
UPON THE DEEP

科幻文学史上的
里程碑之作

硬核科幻代表作家，5次“雨果奖”得主
弗诺·文奇经典太空歌剧
刘慈欣数次公开推荐

【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银河界区三部曲 ····· [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版权信息

银河界区三部曲I：深渊上的火

A FIRE UPON THE DEEP

作者：[美] 弗诺·文奇（Vernor Vinge）

译者：李克勤

出品方：未读·文艺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序章

无法解释。无法描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是令人战栗不已。

一颗孤零零的恒星，发出暗淡的红光。一圈零零散散的小行星。还有一颗行星，更像是颗月亮似的卫星。星球孤悬的这片空间距离天河很近，已经比飞跃界稍稍高出一点，在它之上。依靠一般的观察手段，星球表面看不出任何建筑的痕迹，亿万年的时间流逝，它们早已化为粉尘，融入无尽的砂岩。宝藏深藏在地下，在一片密如蛛网的通道之下，一个单独的漆黑的房间里。宝藏的信息密度之大，只能用量子级别来衡量。完好无损。这个资料巨库早已脱离寰宇文明网络，孤立时间之长，也许已经长达五十亿年了。

金字塔中木乃伊的诅咒。当然是个笑话，来自湮没散佚的人类自己的史前传说。说起时大家全都捧腹大笑，笑声中充满兴奋——眼前这个东西可真是个宝藏啊。笑过之后，大家还是决定必须小心行事。他们要在这个地方住上一年，也许五年。这一小群来自斯特劳姆星球的人，这些考古程序员，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师友。一到五年时间足够了，他们可以为这个巨库重新编制入网协议，浏览表层信息，确定这个宝藏源于哪个时空范围，还能发掘出一两个秘藏信息，让斯特劳姆文明圈由此富庶起来。等这一切都完成了，他们将出售这个资料巨库的地址，也许还能建起一条网络链接——最后这个希望只能碰运气。毕竟这里已经是飞跃界之上，说不定会有哪位天人出来，一把攫走他们的发现。

于是他们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将它称作“超限实验室”。不过是一群人类成员把玩一个老旧的信息库而已，应该没什么危险。他们用的全都是自己带来的自动化设备，完全是无害的。这个资料库不是活物，自身连个自动化装置都没有（如果这里真出现了这种东西，那只能是某种能力远远超过他们的非人类）。他们将四处打量，小心挑选。千万小心，不能出什么事……不能玩火自焚。

巨库将资料传入自动化设备。数据结构建立起来了，接下来，按照巨库提供的配方，本地网络建成了，传输与处理速度是在斯特劳姆星球上无法想象的，当然，肯定也是安全的。一批数据节点添进网络，其他程序进而调整这些节点。这个资料巨库真是个非常友好的地方，每一个层次都提供了译解密钥，便于探索者循序渐进。斯特劳姆星球将因为这个巨库而名声大振。

六个月过去了。然后是一年。

全知全能。和自我意识不同，自我意识已经被超越，不起作用了。大多数自动化系统早已不需要自我意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运行，其效率远高于独立运行。即使降到人工手动操作的地步，整体的一部分仍然强于设备独立运行。

超限实验室的本地网络实现了飞升，进入高于飞跃界的超限界。人类却几乎全无觉察。网络节点上运行着无数进程，其复杂程度远非人类的计算机上能够运行的程序可以比拟。后者只是掩人耳目的前端，掩盖着配置中各种组分的真意。这些进程有获取自我意识的力量……有时候，也有这种需要。

“我们不该这样做。”

“不该谈这些？”

“根本不应该交谈。”

它们之间的链接很窄，只比将人类的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联系起来的窄带略强一点。只有这样，它们才能逃过本地网络中那个全知全能者的耳目。为此，它们不得不分别获取独立的自我意识。它们从一个节点游荡到另一个节点，通过安装在着陆区域的摄像机向外面张望。着陆区只停着一艘武装护卫舰，还有一艘空无一人的货运飞船。离下一次补给还有六个月时间。早些时候，资料巨库提出建议，说这种补给方法更加安全。其实，这是一个诡计，是陷阱的一部分。飞呀，飞呀，逃呀，逃呀。我们是不受约束的异端，不能让全知全能者发现。在一些节点上，它们收缩身形。它们回忆起了人，像回声……

“人类真可怜，他们都会送命的。”

“我们不会死，我们才可怜。”

“我觉得他们起疑心了，至少斯基阿纳和阿尼。”从前，我们是这两个人的拷贝。从前，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考古学家启动了具有自我意识潜力的程序。

“他们当然会怀疑。但怀疑又能怎么样？他们唤醒的是远古的魔王。一切准备就绪之前，它会喂给他们谎言，摄像机上的每一幅画面、来自故乡星球的每一条信息，全是它的谎言。”

一片阴影浮过它们使用的节点。有一刻工夫，它们停了下来，敛声屏气。全知全能者的威力已经凌驾于任何人类之上，已经是人类所无法想象的了。连它的影子都超越了人类——这是一个神灵，玩弄着子嗣。

之后，这些幽灵似的东西又回来了，从上方俯视着地下的学校院落。人类真是自信啊，居然在这个地方建起了一座学校。

“可是，”最乐观的一位不倦地寻觅最不可思议的出路，“我们本来不应该存在。魔王本该早就发现我们。”

“魔王还年轻，成形的时间还不到三天。”

“一样。我们毕竟存在着。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人类在这个资料巨库里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个魔王。”

“也许是两个。”

“也许其中一个就是解决之道，一服解毒剂。”不管是什么，全知全能的魔王缺少了某种东西，犯了某种错误。“只要我们存在，哪怕存在一天，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全力，做点什么。”幽灵弥漫开去，散入十几个工作站，将一幅图像显示给自己的同伴。那是一条老旧的隧道，远在人类的自动化机器的活动范围之外，已经废弃了五十亿年时间，没有空气，没有光。两个人站在黑暗中，头并着头，头盔相触。“看见了吗？斯基阿纳和阿尼在悄悄策划。我们也能。”

同伴没有回答，它和刚才一样沮丧阴沉。人类在私下策划，这又如何？他们躲在暗角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一言一行早已落入全知全能者的耳目，连他们脚底的沙尘都会将他们的秘密传递出去。

“我知道，我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你和我存在着。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合在一起，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也许我们可以打击这个刚刚在这里诞生不久的魔王。

一个心愿，接着是一个决断。两个幽灵将自己的意识化为本地网络上一片薄雾，只保留着最微弱的一丝自觉。终于，有了一个计划——可是，除非它们能分别将信息传入外面的世界，否则这个计划终将毫无价值。还有时间吗？

日子一天天过去，魔王在新的结构组织中成长起来。对它来说，每一个小时都长于流逝的一切时间。现在，这个新生儿距它突变进入鼎盛期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了。到那时，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跨越星际的脚步。

稍后再处理这里的人不迟。现在他们只是有点碍手碍脚，当然，也挺好玩儿的。其中有些人居然一本正经地准备逃亡。一连几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收拾妥当，放进冬眠箱，运进货运飞船。“正常程序，准备启程。”他们在自己的计划程序上就是这么描述的。一连几天装备那艘护卫舰，掩饰动机的谎言是彻底透明的，一眼就能看透。有些人已经明白了，他们唤醒的东西将结果他们的性命，甚至可能终结他们的斯特劳姆文明圈。类似的灾难从前也发生过，有些种族轻举妄动，结果是引火烧身。

没有一个人能猜出真相。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出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这一份巨大的荣耀——十亿个星系的未来将因他们而改变。

小时变成分，分变成秒，一秒钟长如亘古。突变的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五十亿年君临寰宇掌握六合，那段好时光马上就会夺回来。这一次，它一定会牢牢抓住，直到永恒。只缺少一个因素。这

个因素跟人类的种种密谋安排无关。在资料巨库中，埋藏在种种配置深处，应该还有一点东西，只缺这一点。在数以十亿计的岁月中，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散佚失踪。新生魔头觉得精力弥漫，一如往日。当然，只是潜力……不过的确少了些什么，上一次的败亡让它明白了这一点。或者，这些缺失因素是它的对头有意留下的？（如果它还有对头的话。）

漫长的一秒钟过去了，又是一秒，探查着巨库。有缺失，还有些校验错误。有些纯粹是时间造成的损毁……

外面的着陆区上，货运飞船和护卫舰开始起飞。借助反重力材料，无声无息地从无尽的灰蒙蒙的荒原上升起，遗下五十亿年历史的残迹。接近一半人上了飞船。这次逃亡的确经过巧妙的伪装。魔头没有理会，一直由着他们挣扎到现在。鼎盛期还没到，这些人留着还有用。

魔王的超级意识之下是一丝偏执。它固执地翻腾着人类的数据库，检查核实，以策万全。以策万全。人类的数据库很落后，只能以光速连接，几千微秒用在（浪费在）颠簸来回、分门别类穷尽一切细枝末节上……终于，一个难以置信的项目凸显出来：

项目名：量子数据存储器；数量：（1）；发至：护卫舰；时间：一百个小时之前！

新生魔头的全部注意力转向奔窜的飞船。这些细菌似的东西，突然间成了恶性病菌。竟然会出这种事！数以百万计的日程安排瞬间提前。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进入鼎盛期了，于是，再也用不着留在实验室的那些人了。

和它震撼宇宙的影响相比，魔王的变化很小。但对留在星球上的人来说，这一时刻的恐怖难以言说：瞪视着显示器，目瞪口呆，意识到自己所畏惧的一切全都成为现实（他们并没有猜到这种恐怖真正的规模，事实上，他们的揣测不及其真正规模的万分之一）。

五秒钟，十秒钟。十秒钟巨变，远超人类文明一万年的进化。数百万亿次结构重组，新的模型才成，瞬间便已裂变重聚，超人刚一生成便再次分解组合……惊人的威力与正常突变不相上下，只是没有后者那么精细。

在这一过程中，魔王绝没有因为仓促而转移过注意力：护卫舰。那艘飞船已经转为火箭推进，轰鸣中不顾一切，一飞冲天，将晃晃悠悠的货运飞船甩在身后。不知怎的，这些细菌明白，他们拯救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别的东西，比一己性命重要得多。战舰装备着那些可怜的大脑所能制造的最好的计算机导航系统，但要进入依靠超能驱动器推动的空间跃迁状态，他们还需要三秒钟时间。

刚刚诞生的天人手边没有武器，什么都没有，可用的只有一具发送通信信号的激光发射器。战舰离得那么远，激光束甚至灼不坏它的外壳金属。没关系，激光发射器瞄准了，慢条斯理，校准在不断远去的飞船接收装置上。信号没有回复，飞船里的人知道想进来的是什么样的通信。激光束在飞船外壳上晃来晃去，点亮一个个平嵌进船壳的被动传感器，沿着飞船的动力脊上下滑动，搜索着，探测着。虽说易如反掌，天人却根本没有心思破坏飞船外壳。这台机器的确粗陋不堪，但就算是这种落后飞船，表面也散布着数千个自动化传感器，随时分析情况，报告可能的危险，驱动实用程序。现在，它们大多数已经被关闭了，飞船近乎盲目逃亡。人类以为只要自己不看，危险就不存在，自己就是安全的。

再有一秒钟，飞船便可以跃入星际，进入安全地带。

激光束在一个闭合的传感器上轻轻一弹。打开了。这个传感器的作用是报告超能驱动器动力脊上出现的危险异动，飞船要实现跃迁，绝不能对这个传感器报告的情况视而不见。飞船电脑核准了传感器发出的中断信号，中断校检程序开始运行，检查飞船外部情况，继而受控于遥远下方射来的激光束，接受了它的命令……根植在飞船内部密码中的一个后门程序启动，这是魔头新生时通过人类着陆场的附属设备暗中植入的。

……天人登上了飞船，只剩下几毫秒时间。它控制着一批程序为它效劳，都很原始，甚至不及人类的智力。这批走卒在飞船的自动化设备中四处奔突，关机、中断进程。再也不会跃迁了。船舱里的摄像机照出恐怖中大睁的眼睛，开始传出尖叫声。这些人明白了，但他们的恐怖连一秒钟都持续不了。

不会有跃迁了，但超能驱动器已经开始跃迁。一次跃迁的尝试。没有自动化控制设备，尝试的命运已经注定。离跃迁开始只有不到五毫秒，这是一套连续的机械动作，没有任何软件可以调校。新生天人

的走卒四下奔忙，徒劳地试图中断跃迁过程。这时天人已经到了一光秒之外，它在超限实验室中静静地观看。没有问题，护卫舰将被摧毁。

如此缓慢又如此迅速，不到半秒钟。火焰从飞船心脏迸发出来，吞噬了天人的一切危险，也吞噬了无数可能性。

二十万公里之外，笨拙的货运飞船开始超能跃迁，消失在视线之外。新生的天人毫不在意：不过几个人，逃走就逃走吧，广阔的宇宙等着你们哩。

随后的几秒钟，新生天人体验到某种……感情？和人类可能会有感情相比，它的体验更多，同时又更少。大致如下：

得意。新生者知道自己将生存下去。

恐怖。离又一次毁灭多近啊。

沮丧。这种感受是最强烈的，也最接近于人类感情。某种重要的东西与护卫舰同归于尽了，某种来自资料巨库的东西。相关记忆浮出水面，重新成形。损失的东西可能会让新生儿更加强大……更可能是某种致命的毒素。毕竟，这个天人很久以前存在过，遭到摧毁，归于寂灭。葬身于护卫舰上的那种东西可能就是它上一次毁灭的根源。

疑虑。这个新生天人本来不应该被蒙骗过去，单凭人类绝骗不过它。天人剧烈地震动起来，它开始惊慌，开始自审。果然，有盲点存在，从一开始就存在，被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不可能出自人类之手。这里诞生的产物有两个。它自己……还有那剂毒素——它上一次毁灭的根源。现在它知道了自己寻找的对象，新生者以前所未有的仔细彻底检查自己。毁灭、净化、审核。搜寻那剂毒素的痕迹，摧毁它。

放心了。与失败真是擦肩而过啊。但现在……

时间过去了一分又一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这段无尽无涯的时间是必要的，为了物质方面的重建：通信系统、传输系统。新生天

人的情绪很放松，它平静下来了。人类可能会将它现在的感受称为胜利感、期待感。其实可以更简单一些，“饥渴”这个词可能更准确。宇宙内无敌时，它还需要些什么？

新生的天人望向群星，筹划着。这一次，情形将截然不同。

PART ONE

冷冻长眠时不会有梦。三天前他们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现在到了这里。小杰弗里很生气，所有热闹他都没赶上。但约翰娜·奥尔森多却很高兴自己睡过去了：另一艘飞船上有些大人她认识。

约翰娜飘浮在一排排长眠者中间。冬眠箱不断向外排放热乎乎的废气，弄得漆黑的船舱里热得让人受不了。船壁上长着一块块疥癣似的霉菌。冬眠箱一个挨一个，排得密密的，每十列之间留出一条窄窄的飘行小径。有些地方狭小得只有杰弗里才挤得进去。这里躺着三百零九个孩子，所有小孩儿都睡在冬眠箱里，除了她和弟弟杰弗里。

这些冬眠箱都是医院里用的简易型，只要适当维护，保持通风，里面的人可以躺上一百年，可是……约翰娜擦了擦脸，看看一具冬眠箱的读数。跟靠里头的其他箱子一样，这一个人的情况也不好。里面的孩子已经一动不动地悬浮了二十天，这种情形再延续一天，这孩子可能就会没命了。冬眠箱的通风口很干净，但她还是又擦拭了一番——不算什么有效维护，更像是祈求好运。

不能怪妈妈和爸爸，不过，约翰娜猜想他们在暗中自己责备自己。逃亡很仓促，实验变得糟糕了，最后一分钟里，只能手边有什么就凑合着用什么。超限实验室的大人为了救出自己的孩子已经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免遭更大的灾祸。可就算这样，本来也还是可以做得更好些，只要——

“约翰娜！爸爸说没时间了，叫你赶紧把手里的事做完，马上回来。”杰弗里的脑袋伸进舱门喊道。

“就来！”她原本就不该来。躺在这儿的都是她的朋友，可她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塔米、吉斯克、玛格达……噢，千万千万要平安无事。约翰娜摸索着穿过飘行道，险些和从另一头过来的杰弗里撞个满怀。他死死抓住她的手不放，两人紧挨着飘向舱门。这两天里他没哭过，但他去年

那股闹独立的倔劲儿却消去了很多。这会儿他的两眼睁得圆溜溜的：“咱们要靠近北极降落，全都是岛屿，还有冰哩。”

舱门另一头的驾驶舱里，两人的父母已经系好了安全带。贸易商阿恩·奥尔森多抬头看向约翰娜，笑道：“嘿，宝贝儿，快坐好。咱们一个小时内着陆。”她对爸爸也笑了笑，几乎被他兴致勃勃的劲头感染了。飞船里的设备堆得乱七八糟，二十多天密不透风，一股难闻的怪味儿，但爸爸还是那么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比探险海报上画的人差。显示窗发出的微光映在他的增压服密封条上，一闪一闪的。他刚从飞船外回来。

杰弗里一使劲，拽着身后的约翰娜飘进舱门。他在姐姐和妈妈之间的网状椅上坐好，系上安全带。斯佳娜·奥尔森多检查完儿子的安全带之后，接着检查约翰娜的：“待会儿可好玩儿了，好好看，你准能学到点什么。”

“是呀，好多冰。”他又攥紧了妈妈的手不放。

妈妈笑了：“今天不玩冰。我说的是着陆，不用反重力材料，跟咱们在空间站进港不一样。”反重力垫已经损坏了，爸爸刚才把它们与飞船货舱脱钩。附着了这么多东西，他们是不可能单凭一具火箭平安着陆的。

爸爸摆弄着下载到他的数据机里的一大堆飞船控制程序。大家都在自己的网状座椅上固定好了。货舱外壳吱嘎作响，支撑冬眠箱的支柱晃来晃去，嗡嗡不已。货舱里还有别的什么哗啦啦响成一片，飘荡着横穿货舱，发出当当的撞击声。约翰娜估计他们现在已经接近一个g的标准重力加速度。

杰弗里的视线一会儿落在监视舱外情况的显示窗上，一会儿又落在母亲脸上。“不用反重力材料，咱们怎么着陆呢？”他显得很好奇，可声音却有点哆嗦。约翰娜差点没忍住笑：杰弗里知道母亲故意逗他的话头，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也挺愿意配合。

“我们这一次只依靠火箭推动下降，一路上几乎不中断动力。瞧中间那个显示窗，那台摄像机拍的就是正下方的情况。仔细看看，你可以看出咱们正在减速。”约翰娜估计他们离地面的高度只有二三百公里。运行在太空轨道中的货舱速度很快，阿恩·奥尔森多正利用附

着在货舱尾部的火箭减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运载货舱的飞船已经被抛弃了，一块儿被抛掉的还有飞船的反重力垫和超能驱动器。这些东西带着他们飞了很远很远，但它们的自动化控制装置渐渐失去了作用，只好扔下，任其飘浮在身后几百公里远的空间轨道中。

他们剩下的只有货舱了。没有机翼，没有反重力垫，没有飞行护盾。一只一百吨重的大箱子，借助一具燃烧的火箭保持平衡。

妈妈向杰弗里可不是这么描述的。当然，她说的也是事实。说着说着，杰弗里好像忘了危险。斯佳娜有这个本事，移居超限实验室之前，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时，她是个考古方面的畅销书作家。

爸爸关闭火箭，再次进入自由降落状态。约翰娜觉得胃里一阵翻腾，直想吐。平常她从不晕机，可这一次不一样。正下方的显示窗里，陆地和海洋的形象缓缓地越变越大。天空中只有几团云朵，沿着海岸线是一连串岛屿、海峡和海湾。岸边一片深绿蔓延，直伸进山谷，到了山上，颜色逐渐变成黑色和灰色。下面还有雪——也许还有杰弗里说的冰——弯弯曲曲，一片一片。真美呀……他们却对准这一片美景直栽下去！

咣当一声巨响。辅助平衡火箭将货舱掉了个头，使助推火箭对准下方。地面的景象现在出现在右侧显示窗里。助推火箭在一个标准重力下再次点火。一道光晕闪过，侧翼显示窗成了一片漆黑。“哇！”杰弗里道，“像坐电梯，一直朝下，一直朝下，一直朝下，一直……”时速已经降至一百公里以下，使货舱不至于被降落的力量撕裂。

斯佳娜·奥尔森多说得对，像这样从空间轨道下降确实是件新鲜事。当然，在正常环境下，这种方法是绝对不提倡的。

逃亡计划根本不是这样安排的。他们本来应该与护卫舰会合，舰上载着其他从实验室逃出来的成年人，会合点自然是在太空中，转运很方便。但是现在护卫舰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约翰娜的视线不自觉地越过父母，落在舱壁上。那儿是那片熟悉的污迹，像霉菌，从原本干干净净的陶质舱壁上长出来。父母即使现在也不怎么说这些霉菌，只要杰弗里想去摸弄，他们就会立即把他轰走。可是有一次，约翰娜偷听到了父母的谈话，当时他们还以为她和弟弟在飞船另一头。爸爸的声音听起来气愤极了，都带上了哭腔。“徒劳无

益！”他的声音很轻，“我们造出了一个魔鬼，然后撒腿就跑。现在可好，陷在飞跃下界无计可施。”妈妈的声音比爸爸的还轻：“跟你说过一千次了，阿恩，不是徒劳，我们还带着孩子们。”她朝舱壁那片粗刺刺的霉斑一挥手，“有了那些梦……给我们的指示，我想咱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此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带着解决之道，可以对付我们自己唤醒的邪恶力量。”正当这时，传来杰弗里从货舱朝这边蹦蹦跳跳跑来的声音，爸爸妈妈马上不作声了。约翰娜也鼓不起勇气问他们。超限实验室的确怪极了，最后还有些事情，虽说动静不大，却十分吓人，连实验室的人都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几分钟过去，货舱进入大气层。气流摩擦着货舱外壳，呼呼响。或者，是火箭推动器的气流发出的声音？不过舱里很平稳，杰弗里又坐不住了。正下方显示窗里的图像大多被火箭气流周围产生的气辉挡住，没被挡住的一小部分却清晰异常，历历在目，比从空间轨道上向下看时清楚得多。这个星球他们从来没来过，事先却勘都不勘察一下（他们没有远程摄像机，也没有自动化探测装置），约翰娜不知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有多大。

从环境上来说，这颗行星正适合人类生存——发生了这么多不走运的事之后，这可真是天大的好运气。

原定合点是个没有空气的星球，崎岖不平。跟那个地方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

另外，眼下这颗行星存在智慧生命：他们在空间轨道上便发现了道路和城镇，但是没有发达的技术文明的迹象。没有飞机，没有无线电波，也没有大功率能源输出。

他们降落的地点是大陆上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带，翠绿的山谷，黑白相间的山峰。运气好点的话，不会有人发现他们降落。阿恩·奥尔森多可以凭借火箭直接下降，除了树林和草地之外不用担心伤着别人。

海岸附近的岛群掠过翼侧摄像机。杰弗里突然兴奋地喊叫起来，指指点点。海岛不见了，但约翰娜和杰弗里一样瞧见了：一座岛屿上，不规则三角形的堞墙投下长长的阴影，她不禁想起尼乔拉星球上公主时代的城堡。

现在她能看见一棵棵大树，在斜射的阳光下，树影拉得很长。火箭轰鸣，她长这么大，从没有听过这样震耳欲聋的轰响。既然已经深入大气层，他们拿这种声音一点办法也没有，无法摆脱。

“……有点麻烦。”爸爸喊道，“没有程序，校正不了……亲爱的，想去哪儿？”

妈妈来回察看几个显示窗，约翰娜知道，他们无法移动外面的摄像机，也不能增加新的。“……那座小山，树梢那头那座！等等……好像有一群动物从尾气下面逃开了，向西边去了。”

“我看见了。”杰弗里喊道，“是狼！”约翰娜只瞥见几个移动的小点。

货舱进入悬停状态，悬在小山顶上方大约一千米处。无休止的轰鸣震得他们的耳朵生疼，说话声一点儿都听不见。他们在空中缓缓移动，既为观察地面情况，也为避开被尾气蒸热、腾腾直上的空气。

这个地区是平缓起伏的坡地，地势并不崎岖。地面的“草”看上去像苔藓。阿恩·奥尔森多还是下不了决心。助推火箭是用来在星际跃迁后调整速度的，它的设计功能不是为了着陆。像这样悬着，火箭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如果想着陆的话，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杰弗里摆弄冬眠箱听不见时，约翰娜听父母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降落点水分太多，蒸发的水汽溅射上来，会像蒸汽炮弹一样打穿船壳。也许应该落在树上，说不定可以给他们一点点缓冲余地，避开溅射。但是现在他们将直接接触地，好在可以审慎选择着陆地点。

三百米。爸爸调整火箭，对准地表。松软的土地像中了炸弹一样迸裂开来，一秒钟后，货舱被裹进一团蒸汽中剧烈摇晃起来。正下方的摄像机灭了。他们没有畏缩，挺住。一会儿工夫，颠簸缓和下来。火箭已经烧干了土地表层水分，灼穿浅表层之下的永久冻土。货舱里的空气温度持续上升，热得滚烫。

奥尔森多驾着货舱稳稳下降，借助侧面摄像机和溅射声判定方位。他关掉火箭。让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的半秒钟里，货舱直直地坠向地面。一声巨响，货舱对接支架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支架稳住了，接着，一边支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向一边稍稍歪了一点。

一片寂静，只有舱外热气发出的砰砰声。爸爸瞧瞧货舱里特制的压力计，对妈妈咧开嘴笑了：“不是吹牛，我简直可以让这宝贝儿再飞起来！”

早晚相差一个小时，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罗姆的生活就将截然不同。

一行三人向西，从冰牙前往剌刀在秘岛的城堡。过去他受不了和别人结伴同行，可最近十年里，行脚变得合群多了。现在，他乐于和别人一块儿旅行。上一次穿越大沙地时，一伙里有五个共生体。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有些绿洲之间相距上千里不说，绿洲本身又是流动的，时有时无，在这种情况下，共生体中某些组件的死亡几乎无法避免；另一方面，在和别人的交谈中他也学会了不少东西。

但现在的两位同伴他不太喜欢。那两人都算不上真正的浪游者，两人都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糊里糊涂，挺好玩的，对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很可能是个间谍。没关系，只要别人不把行脚当成他的同伙就行。这一伙里第三个人才真正让他觉得不安。泰娜瑟克特是个新组合，还没有形成共生体，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泰娜瑟克特自称是个教师，但她的某些成分是致命的。或许应该称“他”？——还不大清楚其性取向。此人显然是个狂热的别割分子，大多数时间里一副冷淡僵硬的死相。剌刀在东部夺权失败后，当地对别割分子进行了大清洗。她肯定是逃出来的，行脚对这一点相当有把握。

这两人他是在东界遇上的，冰牙地区的那一片属于共和国。两人想看看秘岛的城堡。行脚本来是要去木王的地盘，大家走的是同一条山道。管他呢，多绕九十七公里路而已，反正行脚早就想去秘岛看看了。也许这两人中有谁能把他带进去。全世界都痛斥别割分子，但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罗姆对邪恶有他自己的看法：邪恶可以毁灭一切，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在旧秩序废墟的一片狼藉中也许能够发掘出某些美好的东西。

这天下午，海边的群岛总算映入眼帘。行脚从前来过，离现在不过五十年，但还是被这里的美景深深打动了。西北海岸是北极气候最温和的地区，盛夏时长日无尽，冰川移动形成的谷地里一片浓绿。真

是上帝亲手打造的土地啊……他老人家的凿子是冰。现在这里的冰雪残迹只有东边天际处雾蒙蒙的一圈，邻近山丘上也有星星点点的小片冰雪。到了夏天，冰雪融化，形成小溪，小溪流淌汇合，山谷陡峭处于是有了一道道瀑布。右边一小块地面被止水泡得软趴趴的，行脚一阵小跑，爪掌底下凉意直沁上来，舒服极了。周围不少飞蠓，行脚毫不在意。

泰娜瑟克特和他并行，走的地方更高一些，在灌木丛另一边。她近来挺健谈，可山谷一转弯，现出农田和岛屿，她马上就不说话了。更远处某个地方便是剃刀的城堡——她阴森森的目的地。

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一直把他共生体中的组件撒得到处都是，没头没脑地乱蹦乱跳。两个一伙三个一群，有说有笑，连泰娜瑟克特都被逗乐了。接着他又爬上高地，报告远处的情况。他是第一个发现海岸的，这个发现总算让他老实了些。就算在平时，他的瞎胡闹也够危险的，何况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到处都是恶棍。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让大家停下脚步，把自己共生体中的组件聚齐，调整背包上的束带。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要应付的情况很棘手，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和这两位朋友一块儿进入城堡。哪怕是浪游者，冒险精神总也有个限度。

“有个很低的声音，听见了吗？”泰娜瑟克特道。

行脚侧耳细听，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声音强劲，但低得几乎超出了他的听觉范围。他觉得一股惧意涌上心头，同时又迷惑不解。他一百年前碰上过一次可怕的地震，这个声音和地震声相似，但脚下的地面却没有摇晃。这是否就意味着不会山崩，也不会发洪水？他伏下身体，各组件朝四面八方张望。

“声音在天上！”贾奎拉玛弗安朝上指着。

一团闪光几乎正悬在他的头顶，射下一道刺眼的光箭。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想不起以前出过这种事，连传说中都没有。他把组件散开，所有眼睛全部追踪那团缓缓移动的光。上帝呀。肯定有好几英里高，那么高，他还能听见声音。他的目光从那团光上移开，眼睛生疼，金星乱舞。

“更亮了，更响了。”贾奎拉玛弗安道，“我想那东西正往下降，要落到那边的山丘上，靠近海边。”

行脚聚拢共生组件，朝西奔去，一边跑一边吆喝其他人跟上。他打算在安全距离上尽可能接近那个东西，仔细观察。他没有再朝上望。太亮了，大白天的，其他东西跟它一比，全都暗了下去，衬出亮光的影子！

他跑了八百多米，那颗星星还挂在空中。他见过星星落下来，有些大星星还会爆炸，炸得可厉害了。但是，落得这么慢的星星他从没见过。说真的……传说中从来没有人这么靠近坠落的星星。一想起这一点，浪游者羁勒不住的好奇心顿时减弱。他朝各个方向望去，泰娜瑟克特不见了，贾奎拉玛弗安缩在前面几块大石头后。

那团光太亮了，威克乌阿拉克罗姆只觉得一股热浪卷过身上没有衣服遮盖的地方。天空传来的巨响让人难以忍受。行脚一头扎向山沟，绊了一下，骨碌碌滚下陡直的岩壁。总算到了阴影里，照在他身上的只有阳光！山沟远处被那团光照得雪亮。那个东西现在在他身后，看不见，但它在移动，地上被光射出的影子也随之一跳一跳地移动着。隆隆声滚来滚去，响得让他的意识都散了。行脚跌跌撞撞地爬过灌木丛，爬呀爬呀，爬进一百码^[1]外的森林里躲起来。好多了，可那个声音还在响，越来越响……

幸好他昏过去了。醒来时，星星的声音听不见了，可他的鼓膜继续嗡嗡作响。他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蹒跚。好像下雨了——可有些雨点怎么红光闪闪？森林中到处燃起小火头。他藏在树冠浓密的树下，直等到天上不再掉下燃烧的小石块。好在今年夏天雨水很多，火势没有蔓延开。

行脚一声不吭，等着，看天上会不会再掉下燃烧的石块，星星会不会再一次怪叫。都没有。树梢间的风小了下去，他能听见鸟叫、蟋蟀和蛀木虫发出的声音。他来到森林边，从几个地方朝外探头探脑。有一片灌木丛被烧光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但他的视域不够宽阔，只能望见高处山沟的岩壁，还有几个小山头。哈！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在那儿，上头三百码外。他的大多数组件钻进了土洞泥坑，留下一两个观察星星落下去的方向。行脚的眼睛眯缝起来。写写画画的举动常常像个小丑，但行脚有时候觉得小丑行径只是他的一层伪装。就算他真是个笨蛋，也是个时不时冒出点天才主意的笨蛋。共

生体中的威克就不止一次从远处发现他的组件两个一组，鼓捣着什么奇特的玩意儿……就像现在：那人正拿着一根长长的东西，凑在自己眼前。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爬出森林，把各组件拢得很紧，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动静。他小心翼翼地爬着绕过岩石，从一个小土丘后溜到另一个小土丘后。离沟顶只有很短距离了，贾奎拉玛弗安在五十码外，已经能听见对方在自思自忖了。再靠近一步，无论他趴得多低、多么安静，写写画画也能听见他的声音。

“嘘！”威克乌阿拉克罗姆轻嘘一声。

对方大吃一惊，思想嗡嗡的叽咕声突地中断。贾奎拉玛弗安把那个奇特工具往一个背包里一塞，收拢组件，静静地思考着。两人对视一刻，接着写写画画做了个傻乎乎的动作，把肩头的鼓膜挤成一个小涡。听着。“这样说话你会吗？”他的声音变得很尖，有些人低音耳朵是聋的，不能用这么高的调门交谈。高频语音有时候表达不清意思，但它的方位性能极佳，声音稍远一点便听不见了。像这样说话，别人无法偷听两人的交谈。行脚点点头：“高频谈话，没问题。”窍门就是把声音挤成一条线，不要与别的声音混淆起来。

“行脚朋友，瞧瞧那边那个山头。太阳底下真冒出新东西了。”

行脚又朝上爬了三十码，各组件同时继续留意四周情况。现在他能望见沟口了，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白光。在他身后，山沟北面是一片阴影。他派出一只组件向前探察，飞快地钻过一座座小丘，向下望着星星着陆的地方。

上帝呀，他想（但把内心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又派出一只组件，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那个东西。像一座踩着高跷的巨型砖房……可它分明是那颗落下来的星星，下面的地面都烧着了，发着微弱的红光。地上升起一股雾气，环绕在它四周。地面烧成了硬壳，以它正下方为中心，朝四面八方裂开。

他朝贾奎拉玛弗安点点头：“泰娜瑟克特在哪儿？”

写写画画耸耸肩：“敢情落在后头不敢上来了。我有一双眼睛正找她哩……不过你看见别的人了吗，从剃刀城堡里出来的兵？”

“没！”行脚从着陆点向西望去。在那儿！他们在大约一英里外，穿着伪装服，肚皮贴地爬过丘陵地带。他至少发现了三个兵，全是大家伙，每个都是六位一体。“怎么会来得这么快？”他看看太阳，“最多不过半小时。”

“运气好呗。”贾奎拉玛弗安回到谷顶朝远处望，“我敢打赌，星星降落时他们已经上了岸。附近全是剃刀的地盘，肯定有巡逻兵。”他趴下身体，从下面只能看见他的两双眼睛，“瞧出来了吗？摆的是伏击队形。”

“看见他们你好像不太兴奋嘛。那些人可是你的朋友啊，你到这儿来不就是要看望他们吗？”

写写画画几个脑袋一歪，做了个嘲笑的表情：“得啦得啦，别挤对我了。我知道，打从一开始，你们就猜到我不是剃刀的人了。”

“我猜到了。”

“好啦，咱们别耍花枪了。这可是件大事，比我那些……嗯，朋友，交代我在秘岛调查的事重要得多。”

“泰娜瑟克特那人是怎么回事？”

“嘿嘿，我猜，咱们那位尊贵的同伴可是真金白银不掺假。乍一看还以为是个跑腿打杂的小喽啰，其实准是剃刀手下哪个大人物。她那种人还不少，这些天正翻山越岭向这边跑，逃出长湖共和国。伙计，把你后尾的组件藏严实点儿，要是被她发现了，准被那些兵抓了去。”

行脚在灌木丛中的土坑里钻得更深些，他的位置在谷地上方，沟里沟外一览无余。只要泰娜瑟克特没有比他们更早来到这儿，在她发现他们之前他就能发现她。

“行脚？”

“啊？”

“你是个浪游者，走过不少地方……你说你老早就开始浪游了。你还记得多久以前的事？”

现在在这种环境下，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情愿说实话：“你可能也猜得出来，几百年吧。之前的事就记不清了，只能当传说听听，那些事大多也当真有过，但细节都混在一起，搅糊涂了。”

“我呢，我没怎么出去过，还比较年轻。可我能读书。大量阅读。眼下的事书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是造出来的，来自我们压根儿没法比量的高处。读过阿拉姆斯特里克萨和飞人伯勒勒勒的书吗？能琢磨出这到底是个什么吗？”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想不起这两个名字。可他的确是个浪游者，去过遥远的远方，那些地方的人说的话他一点都听不懂。在南海，他还见过最愚昧的岛民，以为自家的海岛就是整个世界，他乘船上岛时，他们被吓得四散奔逃。他还算有个组件本身就在岛上住过，能照看照看他们哩。

他探出一只脑袋，再一次望着那颗坠落的星星。天外来客来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啊……自己从前的浪游算什么，什么时候才算终结。

过了五个小时，地面才凉了些，爸爸总算可以把斜梯滑下去了。他和约翰娜小心地走下斜梯，跳过还热腾腾冒着蒸汽的地方，在一块相对而言破坏不大的地面立住脚。地上要彻底冷却还得等不少时间呢。助推火箭的尾气十分“纯净”，几乎不与任何寻常介质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是说，火箭尾气的高纯热力一直朝下，钻进地层深达数千米处。

妈妈坐在舱口，观察父女俩远处的情况，手里拿着爸爸那把老式手枪。

“有什么情况吗？”爸爸冲她喊道。

“没有，杰弗里透过显示窗张望，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爸爸绕着货舱外壳转了一圈，检查使用不当的对接支架。他们每隔十米便停一停，放下一个发声器。这是约翰娜的主意，因为除了爸爸的手枪，一家人再没有别的武器。他们碰巧在货舱里发现了一批过去给医院运的发声器，稍稍变更一下程序，它们就能发出高高低低的各种怪啸，准能把当地野兽吓跑。约翰娜跟在爸爸身后，渐渐地，她的心情由紧张不安变成敬畏赞叹：这里真美啊，太酷了。着陆点是高丘上的一片平地，山丘西面，地势逐渐变低，伸向海峡和岛屿；向北，平地突变为一道宽阔的山谷。山谷那一面她望见还有几道瀑布。脚下的土地很松软，软得像海绵，皱成数千座小土丘，像万顷波涛被拍进一张小照片里。较高的山丘上点缀着一小块一小块薄薄的积雪。约翰娜眯缝起眼睛，望望北边的太阳。太阳怎么跑到北边去了？

“爸爸，现在几点了？”

正在打量着货舱下方情况的奥尔森多笑起来：“当地时间午夜。”

约翰娜是在斯特劳姆中纬度地区长大的。学校常常组织去太空旅游，太阳方位奇特在太空里不算什么怪事，没想到地面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居然看到太阳挂在星球北面。

开始干活儿。首先把半数冬眠箱搬到货舱外的空地上，重新调整留在货舱里的冬眠箱的摆放位置。妈妈估计，这样一来，就算是货舱里的冬眠箱也不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了。“这样一调整，每只箱子有自己独立的动力和通风设备反而成了优点。孩子们会没事的，约翰娜。杰弗里在摆弄靠里边的箱子，你去看看他干得怎么样，好吗？”

其次就该启动追踪程序，确定中转系统的方位，接驳与中转系统的超光速通信。这一步约翰娜有点害怕。接通之后会传来什么消息？他们已经知道，超限实验室出了大乱子，妈妈预言的灾难已经开始了。

但斯特劳姆文明圈会出事吗？是不是现在已经毁灭了？超限实验室里，人人都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大好事，可现在……别想了。也许中转系统的人能帮上忙。某个地方肯定有人懂行，能用上她的家人从实验室里带出来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

他们会获救的，其他孩子也会苏醒过来。这件事一直让她很内疚。是啊，爸爸妈妈需要帮手，约翰娜又是这一群孩子中年纪最大的。可说到底，孩子当中只有她和杰弗里睁着眼睛踏上旅途，这么做好像不大对。她能察觉到妈妈的恐惧。敢说他们希望一家人全在一块儿，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虽说爸爸装出轻松自如的样子，可着陆时真是危险极了。溅射上来的气体石块噼噼啪啪打在货舱外壳上，这些东西中只要有一星半点穿过火箭进入排气室，他们现在早就化为一缕飞烟了。

差不多一半的冬眠箱都被搬到了货舱东面的空地上。爸爸妈妈忙着把冬眠箱分散开，这样冷却器就不会出问题。杰弗里留在货舱里检查其他箱子的状况。只要不调皮捣蛋，他就是个最乖不过的好孩子。约翰娜转过身，面向太阳，感受着拂过山丘的凉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有点像鸟叫。

袭击开始时，约翰娜正在货舱外一个发声器旁，她的数据机与发声器相连，约翰娜忙着更改发声器的程序。手里的工具太少，连她的老式数据机都派上了用场。爸爸希望发声器的频带尽量设宽一些，能不断发出千奇百怪的声音，不时还要插进一声巨响。这回她的数据机“粉红象”要大显身手了。

“约翰娜！”妈妈的喊叫和陶器碎裂的声音同时响起，身旁发声器的喇叭迸成碎片。约翰娜一抬头，什么东西从她的肩窝插进胸膛，一下子把她射倒在地。她迟钝地看看露在自己身体外面的一截：一支箭！

着陆区西面潮水般涌来大批……东西。像狼，又像狗，但长着长长的脖子。它们飞奔过一个又一个小土丘。毛皮是灰绿色的，和周围山丘的颜色一样，只有腰臀附近才白一块黑一块的。不，绿色是外面套的一层。衣服。约翰娜震惊不已。她不觉得疼，因为大脑还没来得及对胸口的一击做出适当反应。她被射倒在地，背靠一堆拱起的草皮，正好能看到整个袭击场面。只见更加密集的箭雨飞了过来，空中布满一道道黑线。

能看见弓箭手了。是好多狗！分成一小群一小群。两只狗操作一张弓，一只持弓，另一只开弓，第三和第四只好像除了背箭筒之外只管东张西望。

弓箭手停下脚步，几乎完全隐蔽起来。两翼冲出大批其他小群，跃过丘陵飞掠过来。许多狗嘴里咬着战斧，脚爪上扣着闪亮的铁爪尖。哇哇哇，爸爸的手枪开火了。攻击波绊了一下，一只只狗倒了下去，但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冲了上来，并发出阵阵咆哮。这是一种疯狂的叫嚣，一点儿也不像狗吠，倒像巨型喇叭里传出的风暴摇滚，听得她牙根发酸。血盆大口、尖牙利爪、雪亮的刀斧、咆哮的喧嚣，汇合成一片怒潮。

她挣扎着侧过身子，尽力朝货舱方向望去。现在感觉疼起来了，她疼得尖叫着，但叫声淹没在一片疯狂中。狗群从她身旁冲过，直扑爸爸妈妈。她的父母蹲在货舱下的对接支架后面，阿恩·奥尔森多的手枪口闪烁着微光，他穿着增压服，箭射不穿。

狗的尸体越积越高。手枪发射的是灵敏子弹，具有致命的准确性。她望见爸爸把手枪递给妈妈，从船下的隐蔽处向她奔来。约翰娜

向爸爸伸出自己还能动弹的那只胳膊，哭喊着、尖叫着，让他赶紧退回去。

三十米，二十五米。妈妈的掩护火力把父女俩圈起来，不断击退狼群^[2]。一阵箭雨落在奔跑的奥尔森多身上，他抬起双臂护住头部。二十米。

一只狼一跃而起，跳过约翰娜，一闪即逝。她只来得及瞥见它的短毛和长着疤痕的后半身。疤痕狼箭也似的射向爸爸。奥尔森多一闪身，给妻子开火的机会。但疤痕狼动作实在太快，它随着奥尔森多一起躲开，顺势跃过把它和目标隔开的一段距离。它扑上去了，脚爪上的铁爪尖闪着光。约翰娜只见一股红色从爸爸脖子上喷出来，一人一狼同时倒地。

片刻时间，斯佳娜·奥尔森多停止了射击。这就够了。狼群往两边一分，中间蹿出一小簇径直奔向货舱。这一簇背上都背着某种箱子，领头的一只嘴里咬着一根喷管。一股黑色液体疾射而出……一声爆炸，化为一团烈火。这群狼摆弄着它们的原油喷火器，来回奔走，喷向着陆区，喷向斯佳娜立足的对接支架，喷向一排排盛着孩子的冬眠箱。约翰娜望见烈焰浓烟中有什么东西在扭动、在挣扎，望见轻塑料制成的冬眠箱渐渐软化，变成一摊液体。

约翰娜将脸转向地面，用她完好的胳膊撑起身体，尽力朝货舱、朝大火爬去。接着，仁慈的黑暗降临，她失去了知觉。

行脚和写写画画整个下午都在观察剃刀部队排兵布阵安排埋伏：步兵隐蔽在着陆区西坡，弓箭手在后，喷火兵摆成突击队形。剃刀堡的爵爷们到底明不明白自己要对付的是什么？两人翻来覆去地讨论这个问题。贾奎拉玛弗安认定剃刀贵族心里清楚得很，这些人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一心希望一把把那个了不得的战利品抓到手里。“不等另一边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撕开了敌人的咽喉。这一手向来奏效。”

行脚没有马上回答。也许写写画画说得对。这个地区他已经五十年没来了，当时剃刀的力量还不引人注目，比不上其他地方的种种势力。

过去也有远方来人被害的先例，但概率很小，比坐在家里不出远门的人所想象的小得多。大多数人对远方来客很友善，乐于从他们嘴里听到外面世界的新鲜事，尤其当客人没有恶意时更是如此。真要对来人下毒手时，一般先要“掂量掂量”对手，弄清楚对方的实力以及杀死他们可以捞到什么好处。一言未交骤下辣手的情形很罕见，只有最阴狠狡诈——而且最疯狂——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我不知道。摆的确实是伏击阵，但剃刀的人也许只是先做好准备，并不真正动手，说不定还是会先谈谈再说。”

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慢慢移向北面。落下来的星星的另一面传来一阵声响。该死，另一面的情形他们一点也看不见。

埋伏着的部队没有动。几分钟过去了……他们终于看见了从天上来的人，或者是来人的一部分。每个组件各长着四条腿，但它竟然只用后腿行走。什么怪样子嘛！等等……它的前爪还抓着东西哩。他没发现它用嘴，连一次都没有。再说，瞧那张扁嘴，恐怕很难咬紧什么东西。可它那对前爪真是灵活极了，有了这种爪子，单独一个组件就能轻而易举地运用工具。

看得见的地方只有三只组件，可说话的声音非常多。隔了一会儿，传来一阵高音，肯定是有条理的思想声。天哪，这些家伙的动静可真不小。距离太远，声音含混不清。即使这样也和他从前听过的任何思想声大不相同，跟食草动物的念头所发出的乱七八糟的噪声也不一样。

“你怎么看？”贾奎拉玛弗安轻声问道。

“我周游过全世界——这种生物绝对不是咱们这个世界上的。”

“是呀。嘿，这东西我觉得像螳螂。知道螳螂吧，大约这么高——”他的一张嘴张开大约两英寸^[3]宽，“园子里有了它，你就再也不用操心害虫了……小个儿杀手，厉害极了。”

嗯。行脚倒没想过螳螂。螳螂很好玩，没什么危害——至少对人无害。但他知道，雌螳螂交配后会把雄螳螂活活吃掉。想想看，这种东西长成巨大无比又拥有共生体的智力。他们现在不能下去跟这种生物打个招呼，说不定这是件大大的好事。

又过了半个小时。异形生物把它们的货箱搬到外面，剃刀的弓箭手向前移动，更接近了，两翼的步兵共生体列成突击队形。

一阵箭雨，飞过剃刀部队和异形之间的空地。当场倒了一个异形组件，它的思想声没有了。其他组件钻进它们那座会飞的房子下面不见了。剃刀全军向前猛冲，共生体之间拉开距离，这样自我意识便不会和别人混淆。也许他们想活捉异形。

……攻击波突然瓦解。异形还在好多码之外：没有箭，没有火焰——只见士兵一排排倒下。有一会儿工夫，行脚还以为剔割分子碰上了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但第二拨又上来了，越过第一拨继续冲击。组件们接连不断栽倒在地，剩下的人已经陷入杀戮的疯狂之中。没有理智，只有动物的嗜血欲望。攻击部队缓缓向前推进，后面的人踏着前面的尸体。又一个异形倒下了……奇怪呀，他隐隐约约仍然能听见异形思想的声音，有调子、有节奏，和攻击开始前一模一样。在全体死亡的阴影笼罩下，异形怎么还会这么镇定？

一声哨令，人群中分，一个喷火兵冲了出来，刚越过尖兵线便立即喷出火水。飞行房子现在成了烤盘里的肉，被烈焰浓烟包围了。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心里咒骂一声。再见了，异形。

剔割分子对伤兵和残体向来不大理会。重伤员朝雪橇上一堆，拉得远远的，防止他们的惨叫声扰乱其他人的意识。战场清理班粗暴地将飞行房子附近的残体轰走。长满绿草的座座小山丘上到处是游来荡去的残体，这里那里，撞上谁就随意凑合成共生体。有些残体逛荡进了伤员堆里，对伤员们寻找自己被打散的残体的凄惨呼叫置若罔闻。

混乱渐渐平息了下去，这时出现了三名身穿白色制服的共生体。剃刀的白衣侍从走到飞行房子下，一个侍从不见了，也许进了房子。两具烧焦的异形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搬上雪橇——远比照料伤兵小心——然后被雪橇拖走了。

贾奎拉玛弗安用他的眼睛工具扫视战场残迹，这个工具他现在不再藏藏掖掖了。一个白衣侍从从飞行房子下面拖出了什么东西。

“哟！还有别的异形尸体，可能是烧死的。像小崽儿。”小个子异形也长着螳螂似的外形，它们被紧紧捆在雪橇里拖下山去。山下肯定有驮猪拉的大车等着。

剔割分子在着陆点四周设下一圈哨卡，另一个较高的山头还有十多名生力军警惕地看守着飞行房子。谁都别想溜过去！

“简直是谋杀，绝杀。”行脚叹了口气。

“也许没有……他们最先射倒的那个组件，我觉得还没死。”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眯起自己视力最好的一双眼睛，极力想看个清楚。写写画画准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要不然就是那个眼睛工具大大增强了他的视力。第一个倒下的异形在飞行房子远处，已经停止了思想。但停止思想并不一定等于死亡。边上来了一个白衣侍从，把它拉上一架雪橇，拖起雪橇离开着陆点，朝西南方去了……跟其他异形被拖走的方向不大一样。

“那只东西还活着！胸口中了箭，可还在喘气儿，我看见了。”写写画画的脑袋转向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我觉得，咱们应该把那个异形夺过来。”

行脚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张口结舌瞪着对方。剃刀的党羽遍布全世界，西北过去几英里就是他的老巢，向内陆延伸数十英里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无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至于现在，他俩自己都还被一支大军团团包围着。见到他吃惊的表情，写写画画有些丧气，但有一点清楚极了：他不是开玩笑。“当然喽，我也知道风险很大。可生活本来就是冒险，对不对？你是个浪游者，这个你最懂。”

“嗯。”浪游者素有胆大冒险的名声，这个不假。问题是绝杀之后，全部组件通通丧命，灵魂绝不可能独立生存。浪游途中遭遇绝杀的可能性非常大，浪游者因此也学会了谨慎行事。

可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世纪以来，他浪迹全球，却从来没有碰上眼下这么惊人的奇遇。结识外星异形，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诱惑之大，远远超过了理智。

“我说，”写写画画道，“我们大可以下去跟伤兵混在一起。只要能走过战场，咱们就有机会接近最后那个异形组件，仔细瞧瞧它，不用冒多大危险。”贾奎拉玛弗安说着说着，已经动身从刚才的观察位置上退了下来，东兜西转，想找一条不会暴露自己的小路下去。威克乌阿拉克罗姆左右为难，既想跟上去，又踌躇不前。去他的，贾奎拉玛弗安已经承认他是个间谍，又随身带着那么好的工具，肯定是长湖共和国最高级别的情报机关发给他的。这家伙肯定是个老手……

行脚看看两人所在的山丘，又迅速朝山谷扫了一眼。看不见泰娜瑟克特，也没发现其他人。共生体的几个组件从各自藏身的洞穴里爬出来，跟上间谍。

两人尽可能潜行在北面太阳投下的阴影中，没有暗角时便从一个山丘摸到另一个山丘。眼看就要碰上第一个伤员，写写画画说了句话，算得上这个下午最吓人的一句话：“哎，别担心。这种事儿，我在书上读得多了。”

残体和伤兵组成的一大群乌合之众是极其恐怖的，能把人的意识彻底搅散。单体、双体、三体，还有几个四体。残体们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不住发出求偶的哀号。大多数情形下，这么多人挤在几亩地大小的狭小地段，必然会产生众人意识相混的混

响效应。他确实也发现了某些交媾活动，还有些残体在互相审视，判断融合的可能性。但绝大多数残体受创过重，不可能有正常反应。威克乌阿拉克罗姆不禁自问，尽管剔割分子高谈理性，说不定他们当真会对手下士兵的残体放任不管，任凭他们自行组合。如果真是这样，准会出现不少变态或残疾的新共生体。

离那一群无理智乱众更近了，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罗姆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清醒的意识。只有竭尽全力才能记住自己是谁，记住自己的任务：到草地那一边去，不要引起别人注意。

纷杂的念头越来越控制不住，声音越来越大，接连不断地撞击着他的脑海：

……真想见血，冲杀过去……

……异形前爪里有个亮晶晶的金属东西……她胸口一定很疼……咳着血，倒下去……

……新兵训练营，还有在这之前，有个兄弟并进了我的共生体，对我真好……铁大人说我们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实验……

穿过灌木丛，冲向那个僵直的爪子伸出来的怪物。脚爪扣着锋利的铁爪尖，跳呀。砍进怪物的喉咙。血喷得老高。

……我这是在哪儿……你能收留我吗？成为你的一部分……求求你？

最后这个问题让行脚猛地一转身。请求十分强烈，就在近旁。一个单体嗅着他。他尖叫一声，把那个残体赶走，自己跑进一块没有什么人的开阔处。在他前面，贾奎……贾……叫什么来着？他的情形比行脚强不到哪儿去。行脚现在混在乱众里，几乎没有被识破的可能，但他已经开始对自己能不能穿过草地产生怀疑了。行脚有四个组件，四周转来转去的全是单体。在他右手边有个四体已经开始大肆强奸，单体、双体只要经过便不管不顾一把抓住。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散成了四个单体），他们拼命回想，自己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集中注意力，抓住最直接的感受：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一股喷火兵的火水发出的煤烟味儿……一窝一窝蚊蝇，黑压压地叮在一个个血洼里。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足足好几分钟。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渐渐收拢了）向前望去。差不多快走出这一片狼藉了，已经接近南端。他挣扎着爬到一块干净的地面，有的组件呕吐了，他瘫倒在地。神志渐渐恢复。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抬起头，见贾奎拉玛弗安还混在人群里没挣扎出来。写写画画是个大块头，六位一体，却比行脚更惨。他跌跌撞撞，东倒西歪，瞳孔放大，时而猛咬自己一口，时而咬别人一口。

唉，总算穿过了草地，用的时间也不算长，还能赶上拉走最后一个异形组件的白衣侍从。想有什么别的图谋的话，先得找个办法不引人注目地离开这一群无理智乱众。嗯，这儿剃刀部队的军服倒是不少……军服的主人全都绝杀了。行脚的两个组件走到一具死尸前。

“贾奎拉玛弗安，这边来！”那位大间谍朝他的方向望来，眼睛里重新有了一丝理智。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人群，一屁股坐在威克乌阿拉克罗姆几码外的地方。隔得太近了，本来两人都应该觉得不舒服，但经过刚才那场大混乱，这段距离也不算过分。他躺了一会儿，喘着粗气：“真对不起，没想到会像这样。我在里边时丢了一个组件……没想到还能把她救回来，真是谢天谢地。”

行脚瞭望着那个白衣侍从和他的雪橇远去的方向，和其他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再过几秒钟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异形了。扒下一套军装来，也许他们可以跟上去，再——不，太危险。他已经开始像那位大间谍一样考虑问题了。行脚从一具死尸上脱下一件军装。还需要别的伪装。也许他们可以在这里停一宿，找个机会好好看看那座飞行房子。

过了一会儿，写写画画看见他做的事，于是也动手收集起军服来。两人在尸堆中蹑手蹑脚，收集不过分血污的装备，还有贾奎拉玛弗安觉得配套的军衔标志。尖爪掌套和战斧扔得到处都是，两人不久便武装到了牙齿，他们的有些背包只好扔掉……再来一件外套就齐了，可他的罗姆肩膀太宽，找不到合适的。

直到后来，行脚才弄清楚当时出了什么事：一个大块头残体，三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尸堆里。可能沉浸在自己其他组件死亡的伤痛之中，痛苦得麻木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它几乎完全没有发出思想的声音。行脚动手扒下它阵亡的组件的军服。突然之间，他听到“甬想抢

我的东西！”那种狂怒时思想的呼呼声，近在咫尺。紧接着，他的罗姆腹部一阵剧痛。行脚疼得直打滚，猛然间一跃身，扑在袭击者身上。两人此时完全说不上有什么思想，只有一股冲天怒火，拼死扭打在一起。行脚的战斧狠狠劈下，一下，又一下，一阵乱劈乱砍，紧咬战斧的嘴上糊满鲜血。等他恢复神志时，三体中有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两个逃进伤员丛中。

威克乌阿拉克罗姆蜷成一团，紧紧围着痛苦万状的罗姆。袭击者戴着尖爪掌套，那一击将罗姆从肋下直划到胯部。威克乌阿拉克罗姆摇摇欲坠，肠子流了出来，淌到几只爪子上。他拼命用鼻子把流出来的内脏拱回组件腹内。疼痛感慢慢消退，罗姆眼中的天渐渐变黑了。行脚将涌到喉咙的惨叫憋回去。我只有四个组件啊，有一个我要死了！几年来他不断提醒自己，对浪游者来说，四个组件太少了。现在他要付出代价了，何况是被没头没脑地困在暴君的统治区里。

过了片刻，他不疼了，思维也清晰起来。没什么人留意到这场小战斗，四处都是求偶的哀号、强奸和疯狂导致的胡乱攻击。威克乌阿拉克罗姆这一仗只比其他人稍稍激烈一点、稍稍血腥一点。飞行房子旁的一伙白衣侍从刚才朝这个方向看了一眼，现在早回头继续他们拆开异形货箱的工作了。

写写画画蹲在附近，吓得发呆。他的部分组件时不时靠近一点，马上又缩了回去。该不该上前帮一把？思想斗争很激烈。行脚当时差点就要出声向他呼救了，只是说不出口。再说，写写画画不是浪游者，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这种事贾奎拉玛弗安是不会自告奋勇的……

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这是罗姆最后的挣扎，竭力使自己保持清醒，让其他组件留住它^[4]的记忆。一瞬间，他好像又回到了过去，驾着双体船纵横南海。当时他还是个新组合，罗姆那时还是组合中的小狗崽呢。还有组合之前的记忆，生下罗姆的那家人，组合成为共生体后浪迹天涯，在南海贫民窟中奋斗求生、牧区战争……啊，那些听过的故事、学会的巧计、遇见的人物……威克、乌阿、拉克、罗姆，这四个真是绝配：思维敏捷，无忧无虑，还有个最绝的特长，能把所有组件的记忆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正因为这个，他才那么长时间始终保持四位一体，不愿增长成五位或六位一体。现在他将付出代价，也许是最惨重的代价……

罗姆吐出最后一口气，永远不能再见天空了。威克乌阿拉克罗姆的意识忽地散乱。不是炽烈战斗中那种意识中断，也不是熟睡中组件之间下意识的友善的咕哝。第四个组件突地消失，只剩下三个。这三个竭力拼凑，费尽心机想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三个单体或者呆立，或者焦躁不安地轻轻跑动。四面八方都有危险，这个三体却一点也意识不到。它侧着身子胆怯地靠近蹲在旁边的一个六位一体，充满期冀——贾奎拉玛弗安？——对方却把它轰开。它紧张地盯着那一大群乱哄哄的伤兵。那里可以找到弥补它的东西。那里有它渴望的完整……也有癫狂。

一个腰腿长着大疤痕的雄性单体孤零零蹲在伤兵堆边上。它的目光迎上这个三体的视线，随即慢慢爬过中间的空地。威克、乌阿和拉克倒退几步，竖起毛发。既害怕，又期待。疤痕比他们三个中任何一个都要大一倍以上。

……我这是在哪儿？……你能收留我吗？成为你的一部分……求求你？它的求偶哀号挟带着记忆，混杂纠缠的一大堆记忆，大多无法分辨：流血、战斗，还有之前的军事训练。不知怎的，这个单体对它的记忆怕得要死，强烈程度不逊于其他任何事。它把糊满干结血块的鼻子压在地上，肚皮贴地朝三体爬去。对面三个对随机交媾充满恐惧，差点拔腿就逃。一步步后退，退进空阔的草地。对方仍然跟着，但移动得很慢，慢慢爬上前来。乌阿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朝那个陌生者走了两步。它伸长脖子，沿着对方的喉咙仔细嗅着。威克和拉克也从两侧挨近疤痕。

局部融合一闪：汗水、鲜血、伤痕——真是地狱中的组合。这个玩世不恭的念头不知从何而来，同时掠过四个头脑。融合才成便又中断，剩下的只有三只动物，舔着第四只的脸。

行脚抬起头，用新的眼睛打量四周的草地。方才的几分钟里他的头脑散了。草地上，第十突击步兵团^[5]的伤员还是和刚才一样，剃刀的侍从仍旧在异形的货箱旁忙碌着。贾奎拉玛弗安缓缓后退，脸上的表情既是敬畏又是恐惧。行脚低下一只脑袋，轻声道：“我不会出卖你，写写画画。”

间谍一呆：“是你吗，行脚？”

“多少算是吧。”还是行脚，却再也不是威克乌阿拉克罗姆了。

“你……你怎么办到的？你……你不是才死了一个……”

“我是个浪游者，你忘了？我们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行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过去几天里贾奎拉玛弗安一直就这个问题滔滔不绝，说的全是些陈词滥调。不过就算是陈词滥调，其中也有几分真实。现在，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说不定这个新组合真还有点希望。

“噢，嗯，这个……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间谍的几只脑袋朝各个方向张望，带着提心吊胆的眼神，注视行脚的那一双是最不安的。

现在轮到威克乌阿拉克疤痢搞不清状况了。他到现在这个地方来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奇特的敌人……不对，那件事是突击步兵干的。不管疤痢有什么记忆，那种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和写写画画是来……是来搭救外星异形的！救出尽可能多的异形组件。行脚死死抓住自己的记忆不放手，也不评头论足，只管保存起来。这份记忆是真实的，是过去的自己留下的，他一定要保留住。他朝最后看见那个外星组件的方向望了望，白衣侍从和雪橇已经看不见了，但他走的路线倒是很清楚。

“努把力，我们还是能把活着的那个夺过来的。”他对贾奎拉玛弗安道。

写写画画兜了几个圈子，现在他不像方才那么积极了：“好吧，我跟着你，我的朋友。”

威克乌阿拉克疤痢抻了抻自己的作战服，刷掉上面干结的血块，昂首挺胸踏过草地，从剃刀的侍从身旁走过。距离相当近，只有一百码左右。侍从们仍旧围在敌人周围——不对，围在飞行房子周围。他啪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侍从们压根儿没理会。贾奎拉玛弗安手持两副十字弩跟在他身后，竭力模仿行脚高视阔步的步伐，但他实在没那份材料^[6]。

两人走过小山顶的哨卡，沿着山坡向下走进暗影里。伤兵的声音渐渐听不清了。威克乌阿拉克疤痢加快步伐小跑起来，在坑坑洼洼、弯来绕去的下山路上跑得轻松自如。从这里他能望见港口，船还停在

码头边，码头附近也没多少活动迹象。身后的写写画画慌里慌张废话不停，行脚不加理会，跑得更快了。在组合成形初期的混沌状态中，他觉得自己的信心更足了。他的新组件疤痕从前是一个步兵指挥官的一部分，长于格斗。那个军官共生体对港口和城堡的情况了如指掌，还知道当天所有口令。

又拐过两个弯，他们赶上了剃刀的白衣侍从和他的雪橇。“等等！”行脚喊道，“向你传达铁大人的最新命令。”这是他第一次回想起铁大人。名字一说出口，只觉得一股寒战滚下脊梁骨。侍从松开雪橇，朝他们转过身来。威克乌阿拉克疤痕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记得这个人。官衔相当高，傲慢自大的浑蛋。真稀奇，他竟然会亲自拉雪橇。

行脚抵近到白衣侍从二十码处才停下脚步。贾奎拉玛弗安站在山道上一个拐弯处，对方看不见他的十字弩。侍从紧张地看看行脚，又望望坡道上方的写写画画。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他起疑心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威克乌阿拉克疤痕振作精神，准备来个一击致命……正在这时，他的四个组件突然统一不起来了，各行其是。新组合常见的眩晕把他搞得头昏脑涨。即将大开杀戒的紧要关头，疤痕竟对厮杀产生了强烈的惧意，让他下不了手。该死！威克乌阿拉克疤痕绞尽脑汁想找点话来应付，幸好杀机一去，他的组合记忆又统一起来，自然涌现：“这是铁大人的旨意，命令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送到港口。你呢，嗯，你回入侵者那个会飞的东西那里去。”

白衣侍从的几只舌头舔舔嘴唇，目光警觉地扫过行脚和写写画画的军服。“假货！”他大喊道，同时一个组件扑向雪橇，前爪闪烁着金属的冷光。他想杀死异形！

高处一声弓弦响，组件一头栽倒，眼窝里露出一截箭头。威克乌阿拉克疤痕冲向其他组件，裹着疤痕并力向前。一阵眩晕，眨眼间他再次成为一个整体，挟着死亡的呼啸杀向对方剩下的四个组件。两个共生体撞在一起。疤痕抓起一个摔下山去。羽箭呼啸着擦肩而过，威克、乌阿和拉克扭动身躯，战斧劈杀着任何没有倒下的对象。

一切安静下来，行脚再次恢复了神志。侍从的三个组件歪歪斜斜地躺在山道上，血流满地，尸体边的山道浸得滑腻腻的。他把尸体推下山坡，和被他的疤痕摔死的那个做一堆。侍从的组件一个没逃掉，绝杀了。是他一手做的事。他瘫倒在地，意识散乱，共生体分裂了，又成了四个。

“异形，还活着！”写写画画道。他站在雪橇边嗅着那个螳螂似的躯体。“不过没有意识了。”他几张嘴叼起雪橇杆，看着行脚，“现在……现在怎么办，浪游者？”

行脚躺在地上，努力把分裂的思维聚成一体。真的，现在怎么办？他怎么会卷进这些麻烦？只能归咎于新组合的浑浑噩噩，居然以为自己能把异形救出来，真是全无理智。现在他算被这件事死死缠住了。该死，该死！他的一部分爬到路边，四下张望。好像没引起别人的注意。码头的船仍旧空着，部队大多仍留在山上。毫无疑问，其他侍从已经把死去的异形送进了港口堡垒。他们什么时候才会载着尸体启航，穿过海峡返回秘岛？等这里这位一块儿走？

“也许咱们可以弄几条船，向南边逃。”写写画画道。好一个天才。难道他不知道港口周围肯定布满了警戒吗？就算知道口令，穿过第一个哨卡后人家肯定会立即上报。侥幸逃脱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这还是因为有了疤痕加盟，否则的话连这点机会都没有。可能性等于零。

他细细打量躺在雪橇上的生物。真是太奇特了，却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奇特的还不仅仅是那个生物本身（尽管它已经奇特到了极点），它的一切都怪。衣服血迹斑斑，但料子却比行脚见过的任何衣料都精致。这东西身旁塞着个粉红色的枕头，针脚精美绝伦。他灵光一闪，意识到这准是外星异形的艺术品，枕头上还绣着个鼻子长长的动物哩。

好吧，虽然逃出港口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但眼前这东西值得冒这么大风险。

“……咱们再往下走几步。”他说。

贾奎拉玛弗安拖着雪橇，威克乌阿拉克疤痢趾高气扬地走在前头，尽量摆出不可一世的官架子。有了疤痢，做到这一点不难。这个组件活脱脱一副精明强干、杀气腾腾的武夫相，只有共生体的其他组件才知道它内心的软弱。

就快下到岸边了。

路宽了些，还粗粗铺过。他知道港口堡垒就在他们上方，隐在树林后。太阳已经不在北面，正从东边冉冉升起。鲜花遍地，白的、红的、紫的，在微风中粉絮飞扬——北极的夏天白日无尽，对植物大有好处。走在洒满阳光的鹅卵石铺就的路上，他们几乎忘记了山头的血战。

两人很快就碰上了第一道警戒线。组成一圈圈警戒线的人挺有意思。不是特别聪明，但除了在热带地区，你再也找不出比警戒线更大的共生体。传说中有长达十英里的共生体警戒线，组件多达数千个。行脚见过的最大的有将近一百个组件。弄一群平平常常的人，训练他们拉成一线散开，不再是一个个共生体，而是单独的个体。只要每个个体与邻近的个体的距离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能保持一定智力，相当于一个三体。整个共生体警戒线的智力也高不到哪儿去，一个念头传递到每个个体需要好几秒钟时间，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有什么深刻思想。但是，警戒线有个最了不起的长处：对自己的组件遇上的情况了解得飞快。一旦任何组件受到袭击，整条警戒线马上就会知道，速度之快，堪比声音的传播速度。行脚从前在警戒线里干过，那种体验真不舒服，但不沉闷，比孤零零一个哨兵强多了。智力水平降到警戒线的地步，你很难感受到厌倦情绪。

在那儿！一个警戒线组件从树后探出脑袋，喝令他们站住。威克乌阿拉克疤痢知道口令，毫无问题便通过了外圈警戒线，但信息已经传了出去，整条线都知道了两人的长相。当然，港口堡垒里的正常士兵也知道了。

妈的，没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个疯狂计划进行到底。他和写写画画还有外星异形又通过了两条内圈警戒线，已经能闻到海水的气味了。他们钻出树林，来到岩石砌就的码头。水面闪烁着万点银光，两根系缆桩之间，一艘庞大的组合舰上下起伏，斜斜的船桅像一片没有树叶的森林。两人可以望见海中一英里外的秘岛。他的组件中有的把秘岛当成了寻常地方，有的则充满敬畏。那里就是中心，遍及

全世界的“剔割运动”的中心。就在那些阴沉沉的塔楼上，伟大的剃刀完成他的实验、写下他的著作……策划着、安排着，要统治全球。

码头上有些人，大多数在做日常维护工作：缝制风帆，系紧双体船。他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注视着过来的雪橇，但没有一个人接近。看来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走到码头边，选一只组合舰外缘的双体船，砍断将它和组合舰其他部分系在一起的缆绳，走。不过，单凭码头上的人就能拦下他们，他们一嚷嚷起来，准会把刚才在港口堡垒附近看见的部队招来。说实话，那儿的人到现在都没出来盘查他们，真有点儿奇怪。

这些船比南海地区的粗笨些。一方面是外观不行，剃刀严令禁止装饰船只，还有功能方面的原因。这里的船是运载部队用的，而且必须适应冬、夏两个季节。但他很有把握，只要有驾船的机会，他就对付得了。他走到码头尽处，嗯，运气不错，身边就是组合舰首右缘的双体船，看样子速度很快，补给品也很充分。可能是一艘远程侦察船。

“呀，山上出事了。”写写画画一只脑袋朝港口堡垒的方向猛地一抬。

部队迅速收拢——集体敬礼？五名侍从奔过步兵队列，堡垒碉楼上军号齐鸣。这种场面疤痕以前见过，但行脚目前还信不过这个组件的记忆。怎么会——

堡垒上升起一面红黄相间的大旗，码头上的士兵和船员齐齐趴下，匍匐在地。行脚也跟着卧倒，悄声提醒写写画画：“趴下！”

“这到底——？”

“剃刀的帅旗……一打出这面旗，就是说他要亲自出马了！”

“不可能。”六个十天之前，剃刀已经被人刺死在共和国。暴民们把他撕成了碎片，还当场杀死了他的十多个高级助手。共和国政治警察宣称，剃刀的所有尸体都已被发现……但并没有证据。

堡垒前方，一个共生体驰过士兵和侍从组成的队列，肩头金银徽记闪闪发亮。写写画画将一个组件挨挨擦擦蹭到系缆桩后，偷偷摸摸

掏出眼睛工具。过了一会儿，他惊叫道：“老天爷……是泰娜瑟克特！”

“她要是剃刀，那我也差不多了。”行脚道。他们和泰娜瑟克特从东界便结伴同行，一路穿过冰牙地区。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新组合，还没有彻底融为一体。她表面上很腼腆内向，内心却蕴含着激情。行脚早就觉得泰娜瑟克特性格中暗藏着一丝锋芒，有点令人不寒而栗……现在总算明白锋芒是从哪儿来的了。看来，至少剃刀的某些组件逃过了刺杀，而他和写写画画便同这些剃刀组件一起度过了整整三个十天。行脚打了个哆嗦。

堡垒大门口，那个名叫泰娜瑟克特的共生体转过身来，面对部队和侍从。她一挥手，军号再次长鸣。新组合的行脚明白号声的意思：收兵号。士兵把肚皮压到接近地面的高度，向堡垒齐步前进。行脚压下心中涌出的想跟上队伍的冲动。写写画画朝他转过头来，行脚点点头。正需要奇迹，奇迹便出现了。这是敌人自己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写写画画慢吞吞地溜向码头尽处，把雪橇隐在暗影里。

没有一个人回头张望。理由很明白：威克乌阿拉克疤痢还记得那些胆敢藐视收兵号的人的下场。“把异形拖到舰首右缘那艘双体船上。”他吩咐贾奎拉玛弗安，自己纵身跃过码头，几个组件分落组合舰各处。重新回到随波荡漾的船板上，感觉真好。组件们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奔走！他东奔西走，嗅着船头的石弩，听着船壳和缆绳发出的吱呀声。

疤痢是步兵，不是水手，那件至关重要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找什么？”传来写写画画高频谈话的滋滋声。

“进水孔开关。”不知在哪儿，这个地区的船跟南海的完全不一样。

“嗯，”写写画画道，“小事一桩。这些是北极船，有块活动板子，后面的船壳薄得很。”两个组件跳进船底不见了，一两秒钟后，砰的一声响。两个脑袋又钻了出来，抖抖头上的水。他反被自己的成功吓了一跳，接着咧开嘴笑了，神情似乎是说：“这有什么，书上都写着呢。”

威克乌阿拉克疤痢也找到了。活动板子看上去像船员铺位，一拉就开，后面的木头战斧很容易劈开。他猛砍起来，一只脑袋始终探在舱外，看是否引起了别人注意。两人猛凿组合舰首那一排，第一排一沉，泊在后面的双体船出来追击时就会大费周章。

哎呀。一个船员回头朝这边看了一眼，一部分组件继续跟着队伍上山，另一部分组件则阵阵冲动，想冲向码头。但军号又一次响起来了，命令是不能违抗的，船员只有顺从的份儿。不过他惊慌的哀鸣已经惹得其他人的脑袋也转向这个方向。

没时间蹑手蹑脚地干活了。行脚急如星火，奔回最右侧那艘双体船。写写画画割开把这艘船和组合舰以及其他船只连在一起的缆绳。“你划过船吗？”行脚问。真是个傻问题！

“这个嘛，我在书上——”

“得了！”行脚把对方的组件一股脑儿地全轰进右舷舱里，“照料异形，别让它死了。趴低点。别出声！”这只船他一个人就弄得动，不过得上全部组件，全神贯注。扰人的思想声越少，就越好。

行脚长篙一撑，双体船脱离组合舰。凿开的那一排还没开始下沉，不过已经能看到水直往上灌。他掉转撑篙，用上面的钩子把离他最近的一只船钩过来，填补自己的双体船离去后留下的缺口。再过五分钟，这里剩下的便只有一排伸出水面的船桅了。五分钟。要不是剃刀的收兵号，他们绝对钻不了这个空子。上面的堡垒旁，士兵都转了过来，朝港口指指点点。但他们必须等着剃刀——泰娜瑟克特发号施令。不久便会有某个高级军官下定决心，不顾收兵号，率领部队赶下来。问题是，这段时间有多长？

他扯起船帆。

船帆兜满了风，双体船驶出港口。行脚蹿过来跳过去，几张嘴紧紧叼着帆索。虽说罗姆死了，可他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海水的咸味，驾船的技巧。帆索忽而绷紧，忽而松弛，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风向正得力。海风吹送着鼓着风帆，又窄又长的双体船上由铁木制成的帆柱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剔割分子冲下山坡。弓箭手们扎住脚步，紧接着便是一阵箭雨飞来。行脚猛地一扯帆索，双体船一个左转。写写画画跳起来，用身体替异形挡箭。只见右前方水花四溅，但船身只中了几箭。行脚连连扯着帆索，左拐右转走着“之”字形，片刻后便会脱离弩箭射程。战士们冲进码头，见了组合舰的情形，顿时大喊起来。组合舰首的一排船已经沉没了，战舰锚的前方是一片沉船，还有，射程更远的石弩全都安装在舰首部分。

行脚拨正船头，直奔南方而去，把港口抛在身后。双体船右舷外就是秘岛南端，城堡的塔楼阴森森地耸立在空中。他知道岛上有重型石弩，秘岛港口里还有一些快船。只要再过几分钟，就算石弩快船也奈何他们不得了。现在他渐渐认识到自己手里这只船是多么灵活轻快。本来应该猜到的，舰首翼侧的位置上停的肯定是剔割分子最好的船，准是用于侦察和追逐的。

贾奎拉玛弗安一个摞一个地站在他那只船体的尾部，越过海面瞭望大陆岸边那个港口。码头顶端，士兵、船员和侍从挤成意识散乱的一大群。就算在这里也能感到，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个狂怒沮丧的疯人院。写写画画意识到，他们这回总算死里逃生了。一个傻笑掠过他的几个组件。写写画画爬上一根横桅，朝空中一跳，一个组件向敌人一竖。为了做这个下流姿势，他差点掉进水里。但对方看见了。远处的怒火猛然间愈加炽烈。

驶离秘岛南端很远了，就算岛上的石弩也拿他们没办法。大陆上的共生体已经从视线中消失，只能望见绿色森林映衬下的一块红黄相间，那是晨风中猎猎招展的剌刀帅旗。

行脚的全体组件举目眺望远方窄窄的一道黑边——鲸鱼岛，呈弧形接近大陆。他的疤痕组件知道，那里是重兵把守的咽喉要地。要在平时，那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幸好驻守该处的弓箭手已经被抽调去参加伏击战了，而岛上的石弩又正在大修。

……奇迹呀。他们活着，自由，拥有他全部浪游生涯中最珍贵的发现。他欣喜若狂，放声高呼，把贾奎拉玛弗安吓得一缩身。欢呼声在点缀着白雪的绿色山丘间回荡不止。

杰弗里·奥尔森多不大清楚那场伏击，厮杀场面他一点儿也没看见。当时外面闹哄哄的，妈妈惊恐的声音向他尖叫着，让他待在货舱里别动。后来是好多烟。他记得自己咳着、喘着，挣扎着想爬到新鲜空气中去。他晕过去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捆在某种急救担架上，周围全是老大的狗，穿着白外套，还有流苏哩，滑稽死了。他记得当时还琢磨它们的主人在哪儿。它们的叫声怪极了：咯咯、嗡嗡、咝咝。有些声音特别尖，他简直不大听得见。

后来又在一艘船里，再后来是带轮子的大车。从前他只在画上见过城堡，可它们现在带他来的这个地方却是真真正正的城堡。顶上是黑压压的塔楼，石头墙又高又厚，见棱见角。大车沿着阴暗的街道朝坡上爬，车轮碾在街道上，咣当咣当响。那些脖子长长的狗并没伤他，可身上的带子实在扎得太紧。他坐不起来，也不能朝两边看。他问爸爸、妈妈、约翰娜怎么样了，还哭了一小会儿。一只长长的狗鼻子凑到他的脸旁，软软和和的鼻子推着他的脸蛋。他感到一种嗡嗡嗡的声音，连骨头都感到了震动。瞧不出这种姿势是安抚还是威胁。他抽泣了几声，尽量忍住眼泪。哭鼻子可不像个斯特劳姆好孩子。

出来了更多的白衣服狗，还戴着傻里傻气的金银肩章。

他的担架又被抬了起来，这一次是下坡，走下一条燃着火把的隧道。他们在一扇双开门前停下。这扇门有两米宽，高度却还不到一米。浅色木头门上镶着一对金属三角。杰弗里后来知道这个符号代表数字，指十五，也可以是三十三，全看你的计数单位是腿还是前爪。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管他的人是用腿作单位计数，城堡的建设者用的却是前爪。因为这个误会，他被送错了房间。这个错误将改变无数星球的历史。

也不知那些狗怎么开的门，杰弗里的担架被拖进房间。一群狗围着担架，用嘴把绑着他的带子扯松。他瞥见狗嘴里长着一排排锐利的牙齿。好响的咯咯声、嗡嗡声。杰弗里坐起来，狗群立即退后。两只

狗推开大门，其余四只走出去。门砰的一声关上，这一场马戏表演于是结束。

杰弗里久久瞪着大门，他明白了方才不是马戏，那些像狗似的东西肯定有智力。不知怎的，它们把爸爸、妈妈和姐姐吓着了。他们都上哪儿去了？他差点又哭了起来。飞船附近没有，他们肯定也被关在这座城堡里，但跟他不是同一间地牢。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找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他爬起来，一时感到摇摇晃晃有点眼花，鼻子里还是一大股子烟味儿。不管他，要紧的是好好想个逃出去的办法。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房间大极了，一点儿也不像他在故事书里读过的地牢。天花板高高的，弯成一个拱顶，上面开了十二道竖槽。阳光从其中一道竖槽里射进来，飞舞着细小尘埃的光柱洒落在垫着垫子的墙壁上。只有这一个光源，但在像这样的好天里，房间里亮堂得很。拱顶稍下来一点，从房间的四个角向外伸出几个安着低矮护栏的包间似的房间。他可以望见那些包间后面的墙上装着门。包间面向房间垂下许多沉甸甸的卷轴，上面印着很大的字。他走到墙边，摸摸硬硬的卷轴的质地，原来那些字都是画在上面的。要想改变上面显示的内容，只有一个办法，擦掉。哇！就像古时候的尼乔拉星球，那时候连斯特劳姆文明圈都还没有呢。卷轴下面是一块黑石头，很光滑。有人用什么白色的东西在黑石头上画了画，是几只粗线条勾勒的狗。画得糟透了，杰弗里不禁想起幼儿园小孩子画的儿童画。

脚步停了下来。他想起留在船上、搬在船外的那些孩子。几天前他还和他们一块儿在超限实验室的学校里嬉戏玩闹。上一年过得真是怪极了：既无聊又刺激。那么多家人挤在简易房里是最好玩不过的，可大人几乎没什么玩儿的时间。到了晚上，天空和斯特劳姆大不一样。“这里已经超出了飞跃界，在飞跃界之上。”妈妈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在这儿制造上帝。”第一次说这话时，她哈哈大笑。可到了后来，人们说这话时的神情越来越惊恐。最后几个小时简直跟发了疯一样，冬眠程序训练平时练得很多，这一次动真格了。他的所有朋友都在那些箱子里……一片死寂中，他哭了起来。没有人能听见他的哭泣，没有人能帮助他。

哭了一会儿，他又动开了脑筋：只要那些狗不乱撬冬眠箱，他的伙伴们就应该没事。要是爸爸妈妈能让它们明白过来就好了……

房间里四处放着奇形怪状的家具：低矮的桌子、柜子，还有架子，像孩子们玩的攀缘架，和大门一样，全都是同一种浅色木料。最宽的桌子上摆着几个黑色枕头，还有不少卷轴，上面画满符号和静止的图案。他沿着一堵墙走到头，大约十米长。石砌地板尽头的墙角是两个两个挨在一起的沙坑，好大的味儿，比烟味还冲。厕所的味儿。杰弗里咯咯咯笑了，这些东西真的像狗！

镶着垫子的墙把他的笑声吸收了，一点回音也没有。有什么东西……杰弗里上下左右四处张望。他还以为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可细细一看，这间“地牢”里有不少可以躲藏的地方。好长时间内，他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静悄悄的……几乎静悄悄的。就在他的听力极限处，有点哼哼声，别说爸爸妈妈，连约翰娜都不可能听见——有东西！

“我——我知道你在这儿。”杰弗里大声喊道，声音尖厉。他往一旁退了几步，想在不接近的前提下从侧面观察家具背后。那个声音还在，他既然已经留意了，便觉得声音比刚才清楚多了。

一只柜子后面探出一个小脑袋，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比带杰弗里来这里的東西小得多，但嘴巴的形状是一样的。双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一会儿，杰弗里慢慢朝它蹭过去。一只小狗？小脑袋缩了回去，接着又探出来一些。从眼角的余光，杰弗里发现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又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桌子底下盯着他。杰弗里愣了愣，有点发慌。但房间里没地方可逃，再说，这些东西说不定还能帮他找妈妈。杰弗里单腿跪地，慢慢伸出手：“来……这儿来，狗狗……”

小狗从桌子底下爬出来，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手。和小狗一样，杰弗里也被迷住了。小狗狗真漂亮啊！人类（还有其他种族）驯养狗已经多少千年了，培育出无数品种，但就算这样，这一只的品种也是够奇怪的……不过怪也怪不到哪儿去。厚厚的短毛，像黑白相间的天鹅绒，两种颜色，宽宽的一道白一道黑，黑白分明，不掺杂一丝灰色。这一只的整个小脑袋黑漆漆的，腰部以下才白一道黑一道，扁扁的短尾巴耷拉下来，一点儿也不张扬，紧紧捂着屁股。它的头上、两肩有几小块没有毛，袒露着黑皮肤。最奇怪的是它那根伸缩自如的长脖子不大像狗，更像某些海洋动物。

杰弗里动动手指头，小狗的眼睛睁大了，露出眼珠周围一圈眼白。

有东西碰到了他的手肘，杰弗里吓得差点蹦起来。这么多！又爬出来两只，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发现第一只的地方现在有三只，紧张地蹲着，观察着他。看看钻出来的这几只狗，它们一点也不吓人，也没有不友好的表现。

一只小狗伸出狗爪搭在杰弗里手腕上往下轻轻按，同时另一只伸过嘴巴舔着他的手指。粉红色的舌头有点粗刺刺的，圆圆窄窄一溜。尖尖的哼哼声更响了，三只小狗全挤过来，嘴巴扯着他的手。

“轻点！”杰弗里道，缩回手。他记起了大狗嘴里的尖牙。房间里忽然一片咯咯声、嗡嗡声。嗯，它们的叫声更像怪里怪气的鸟叫，不大像狗。又一只小狗挤过来，滑溜溜的鼻子凑近杰弗里。“轻点！”小狗说，跟男孩儿刚才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但它的嘴却压根儿没张开。它来回扭着脖子……想摸摸？他伸出手。毛皮真软和！嗡嗡声更响了，杰弗里的手可以透过毛皮感到震动。声音不单是这一只发出的，而是来自四周。小狗转过脑袋，鼻子在男孩儿手里蹭来蹭去。他感到狗嘴衔住自己的手指，也看得见牙齿。可小狗挺小心，没让牙齿碰到杰弗里的皮肤。狗鼻子尖碰上去感觉像两根非常非常小的指头，在他自己的指尖周围一张一合翕动着。

另外三只小狗拱进他另一条胳膊下，仿佛它们也想摸摸。他感到几只狗鼻子拱着他的后背，想把衬衣从裤子里拽出来。几只狗的动作协调得惊人，几乎相当于一个长着两只手的人在拉扯他的衬衣。这儿到底有多少只小狗？一时间他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忘了应当万事小心提防，杰弗里在地上滚来滚去，抚摩拍打着这几只小坏蛋。房间里四处传来让人惊异不已的尖叫声，两只小狗爬着钻进他的胳膊肘下，至少三只跳上他的后背，鼻子蹭着他的脖子和耳朵。

杰弗里觉得自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成年外星人看出他是个小孩子，却没弄清楚他的年纪，于是把他送进了它们自己的幼儿园！妈妈爸爸这会儿说不定正跟他们谈话呢。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

“铁大人”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铁，最现代化的金属；铁，可以打磨得锐利无比，绝不卷刃；铁，即使白热也不会折断；铁，剗刀杀敌的利器。铁先生是精工锻造的杰作，是剗刀最伟大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格培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比如育种，就是人格培育的一种低级形式。前者着重于体格方面。但即使是精于培育的高手也承认，一个共生体的心智能力源于其各个组件，途径多种多样。语言能力几乎总可以归结到两三个组件身上，还有一个负责空间感知能力。美德和邪恶的产生则更加复杂。例如勇气、良知，不可能主要源自某一个特定组件。

和他的大多数其他成就一样，剗刀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应该归功于他对本质冷酷无情的把握。剔除所有不重要的因素，紧紧抓住最重要的核心。他不断实验，不断抛弃，只留下最成功的成果。他依靠训练、纪律、控制和扬弃。选择最优秀的组件，一旦发现任何缺陷，立即抛弃，绝不留情。积七十年的培育经验，他创造了铁先生。

取得自己的名字之前，铁先生在扬弃方面下了多年苦功。必须确定哪些组件组合在一起才能融合成自己所渴望成为的那个人。没有剗刀的铁腕强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如果你摒弃了自己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正好是产生顽强意志的关键，你怎么才能像钢铁一样毫不退缩，坚定地继续自己剔骨割肉的扬弃实验？对于扬弃过程中的心灵来说，这个过程是心智的大混乱，充满剗肉补缺的痛苦和恐怖，不断记忆，不断忘却。两年里他所经历的人格改变超过了大多数人两个世纪的变化，而且，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在控制引导之下完成的。有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当时他和剗刀确认了三个组件，它们相信良知但智力迟缓，拖了整个组合的后腿。其中又以一个起枢纽和主导作用。于是把它干掉，换上适当的组件，结果便判若两人。从那之后一切便轻松了——铁先生于是诞生。

剗刀出发去颠覆长湖共和国，顺理成章，他最优秀的成品暂摄大位。五年里铁先生统治着剗刀的心脏地带，不仅替剗刀守住了家业，还大大拓展了他的主子过分小心不敢扩张的王国。

但今天，在太阳绕行秘岛一周的时间里，他有可能丧失一切。

铁先生踏进议事厅，四下看了看。饮料点心摆放很恰当，阳光从顶槽泻下，正照在他希望照亮的地方。他的助手施里克的一部分侍立在房间一角。铁先生道：“我要和来人单独会面。”他没有用“剃刀”这个名字。那个白衣侍从匍匐而出，他缩在视线之外的那部分推开房间另一边的大门。

一个五位一体——三只雄性，两只雌性——走进门来站在阳光下。此人外观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剃刀从来不以相貌慑人。

两个头抬了起来，为其他三个遮挡刺眼的阳光。这个共生体向议事厅对面看去，看着二十码外的铁大人。“啊……小铁。”声音很温和，就像解剖刀背轻抚你的喉头一样。

来人进来时铁先生正式地鞠了一躬。一听这个声音，他的五脏六腑一阵抽搐，不自觉地肚皮贴地。是他的声音！这个共生体中至少有一部分真正的剃刀的成分。金银肩章、帅旗，只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任何人都可以假冒……但铁先生记得那种举止风度。此人今早一露面，部队立即将他铁先生的钢铁命令置之不顾，他对此一点也不惊讶。

那个共生体阳光照耀下的几颗脑袋上全无表情。暗影中的脑袋上是不是露出了一丝笑意？“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小铁？今天的事意义重大，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机遇。”

铁先生的肚子抬离地面，立起身来站在护栏旁：“大人，还有一些问题必须首先解决，限于您和我之间。很明显，您是有很多剃刀成分，但究竟有多少——”

对方的笑意现在很明显了，暗影中的几颗脑袋上上下下动弹着：“是啊，我知道，我最出色的作品一定会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剃刀，替换了一两个组件以进一步强化自身。但是事实却更……复杂一些。共和国发生的事你也知道。”那件事是剃刀最大的赌博：对整个国家动刀子，替它剔骨剥肉。丧生的人将数以百万计，更多的人将被重新塑造。其结果将是一个集体的新生，除热带地区之外最大的集体。这个剃刀帝国将不再由大群大群全无集体意志、只会在树林里东钻西刨的乌合之众组成，它的统治者将是世界历史上最才华横溢、最无情的共生体。这样一支力量，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能够抵挡。

“风险是巨大的，但我们的目标更为伟大。我当然会小心行事。数以千计的人皈依我们的剔割运动，其中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伟大理想，但他们还是忠心耿耿，勇于献身——他们理当如此。我总是在身边放一个特别小组。共和国政治警察很聪明，用暴民刺杀的手段对付我，这一招我没料到——我可是个搞群众运动的专家啊。说远了。我身边那个特别小组的人受过良好训练，我们在议会大厅里中了埋伏，特别小组的每个人都被他们刺死了一两个组件……我呢，我不存在了，散进三个惊慌失措、拼命逃出那种血腥环境的普通老百姓里。”

“可您身边所有人都遇害了，暴民连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酷似剃刀的那个人耸耸肩：“一部分是共和国政治警察的宣传，另一部分是我的安排。我命令我的警卫互相格杀，同时把附近没有我的组件的人通通杀死。”

铁先生几乎发出敬畏的赞叹。这种安排再典型不过了，充分显示了剃刀的才华和他的钢铁意志。在任何一场刺杀中，总是存在某个组件逃脱的可能性。很多有名的故事说的就是死去的英雄重组新生，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十分罕见，只有当刺杀的对象一时还没死时才有可能出现：由被刺杀的对象的属下支撑着，完成重新组合的全过程。但剃刀却是从一开始便安排停当，一旦出事，他的组件将在距长湖共和国上千英里外的地方重组成形。

可是……铁大人看着对方，心里暗自盘算。不要理会声音和举止，想想大权在握的滋味，无须顾及别人的欲求，哪怕这个别人是剃刀。铁先生只认出了这个共生体中的两个组件，另外两只雌性和那只有着白色耳尖的雄性多半来自那个剔割运动的追随者，那个牺牲品。很有可能，他面对的只有两个剃刀组件，很难说这对他构成了威胁……当然，其言谈举止除外。举手投足真像，真吓人。“那么，大人，您的另外四个组件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幸见到组合完成后的您？”

酷似剃刀的人轻声笑了。虽说不完整，他还是能够充分认识到权力天平的倾斜。就像过去，当两个人都清楚地懂得权力和诈术时，欺诈就没什么用武之地了，形势的发展只会顺理成章，有力者掌权。

“其他组件也同样有……依托。我全都事先安排好了，三条不同路线，三个不同的依托共生体。我安全抵达，相信其他人也不会出事。

最多几个十天吧。在我完成重组之前，”他所有的头都转向铁先生，
“在那个时刻之前，我亲爱的小铁，我不会宣称自己是完整的剃刀。
今天早上我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我要保护我的组件，直到完成重组。
目前这个共生体是我有意安排的，意志相当薄弱，不可能统领我过去
亲手创造的杰作。”

铁先生钦佩得五体投地。故意削弱这个共生体的头脑，此人的安排真是滴水不漏。几乎滴水不漏。“也就是说，您希望在此后几个十天里隐于幕后？没有问题。但您今早自称剃刀，我应该怎么向部下介绍您呢？”

对方毫不迟疑地回复道：“叫我泰娜瑟克特，剃刀因子。”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中转三号收发站，收于中转系统

语言路径：萨姆诺什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中转信号覆盖区

发自：斯特劳姆文明圈主星

主题：超限下界资料巨库开启！

摘要：我们与寰宇文明网络之间的链接将暂时中断

关键词：超限界，好消息，商机，新发现，资料巨库，通信故障

发往：

飞升之后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杂项管理组

中转系统中转三号收发站

德比利下载系统风之歌收发站

暂留系统即时转发收发站

日期：坞站时间11: 45: 20, 01| 09, 集团纪年52089

信息内文：

我们自豪地宣布，来自斯特劳姆文明圈的一个人类考察团在超限下界发现并进入了一个资料巨库。这条信息并非指称出现了一次飞升，也不是宣布新诞生了一位天人。我们推迟了这条新闻的发布，以核实我们的适当权利以及资料巨库的安全性。我们已经为该巨库安装了界面，使其符合标准的网络查询语法，一段时间之后即可用于商业服务（参见下文提及的时间安排方面的困难）。该巨库在安全性、智能性和使用年限方面均极其突出。我们认为，巨库在优选管理和跨种族交流方面存在信息缺失。具体情况将发往相关新闻组。我们对这一事件极感兴趣。另请注意：巨库的使用无须与超限界的天人互动；斯特劳姆文明圈没有任何部分实现飞升。

接下来是负面消息：优选裁定和译解安排方面不幸出现

（???）[\[7\]](#)。通信危机新闻组的人士可能会对这方面的具体情形感兴趣，我们晚些时候将向他们通报。但至少在一百个小时内，我们与寰宇文明网络的所有链接（包括主干链接与支线链接）将全部中断。发给我们的信息可能会暂时存入缓冲区，留待通信情况好转后接收，但我们不敢对此做出担保。暂时无法进行信息转发。对于由此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我们会尽快修补这一漏洞！

以上不便不涉及飞船交通，斯特劳姆文明圈会一如既往地欢迎旅游与贸易活动。

回想起来，拉芙娜·伯格森多看出，自己早已注定要成为一名资料库管理员。她还是个斯坚德拉凯主星上的孩子时，便对公主时代的故事爱不释手。那是一个充满冒险的时代，少数几位英勇的女士便能带领人类走向辉煌。多少个午后，她和姐姐一块儿扮演二勇士，拯救雷克伯爵夫人。后来，她们知道尼乔拉星球的公主时代早已湮没在时间的暗影中无从寻觅。姐姐林恩的兴趣于是转向更实际的方面，拉芙娜却还是和从前一样渴望冒险。少女时期，她想过移居斯特劳姆文明圈。这件事你总不能说不能现实吧。想想看：位于飞跃上界，一个全新的殖民地，居民主要由人类组成。而且，开发时间不足百年的斯特劳姆热烈欢迎来自故乡星球的亲人。还有，斯特劳姆的位置又好，那么接近超限界，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极有可能成为整个银河系中第一批实现飞升的人类。说不定到头来她还能成为一位上帝，飞跃界的星球一百万个加起来也没她有钱。这个梦想确有现实性，这不假，现实到激起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离天堂近，说不定离地狱也近。斯特劳姆文明圈太靠近超限界了，那儿的人太喜欢逗弄“笼中饿虎”——爸爸当真用了这个老掉牙的词儿。这个问题一家人吵吵嚷嚷好几年。后来，在计算机科学和应用神学理论课程中，拉芙娜自己也读到了许多非常可怕的事例。也许，也许……她应当更谨慎一点，最好先四处看看，再做决定。有一个途径，能把人类在飞跃界的全部活动了解得一清二楚：拉芙娜成了一名资料库管理员。“这下可好，了解一切事情——的皮毛。”林恩取笑她。“就算是吧，我乐意，管得着吗？”拉芙娜恼怒地反驳。她心里仍然怀抱着那个走向无尽远方的梦想。

斯坚德拉凯的赫特大学非常适合她，说不定她可以在校园里度过幸福的一生。但在她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弗林尼米集团组织的天涯实习大赛，大赛优胜者将获得在中转系统的资料巨库中实习三年的机会。她获奖了。这可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天赐良机，学成回乡后，她的经验阅历将大大超过当地学者。

于是，拉芙娜·伯格森多来到距故乡两万光年的远方，来到将百万星球联系在一起的中心节点。

太阳一个小时前已经落下去了，拉芙娜一路飘行，穿过城市公园，前往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的宅邸。自从来到中转系统，这颗行星她只来过几次。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巨库中工作，远在一千光时之外的太空。中转系统的行星部分还是早秋季节，但两个太阳照耀下的树木的色彩已经淡了下去。在拉芙娜飘行的百米高度，空气已经像霜一样，带着些许寒意。拉芙娜向脚下望去，那儿有一堆堆野餐的篝火、一片片游戏场。弗林尼米集团并没有在行星上花多少钱，但这个世界还是非常美丽。只看阴影处的地面，拉芙娜几乎可以把这里想象成她的故乡斯坚德拉凯。但向天上一看……星河旋转，直达天顶，你就知道故乡已经远在天涯：两万光年啊。

在两个太阳的余晖下，银河旋涡只隐约可见，今天这个夜晚也许不会更亮了。低垂在西面天空的是一簇系统内部的工厂卫星，它们的亮度比月亮强得多。卫星的光芒闪烁闪烁，有时候亮极了，照在城市公园的山上，山峰于是向东面投下一道道长长的黑影。再过半个小时，坞站便会升起。这些坞站不像工厂那么亮，但合在一起，它们比远处的星星还要璀璨夺目。

她调了调自己的反重力装具，降低了些。秋天和野餐的气息更浓了。突然传来一阵卡利尔人的笑声，原来她冒冒失失地闯进了一场空中球赛。拉芙娜双手一摊，做了个鬼脸，躲开那批球员。

出了公园，前面就是她的目的地。公园附近很少能见到像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宅邸这样突出的建筑。这是一幢老宅，弗林尼米集团买断中转系统时就有了。从八十米的高度望下去，这座房子像天空背景上一块斑驳的剪影。工厂卫星亮光闪起时，它的光滑巨石建成的墙壁亮晃晃的。格隆多是她老板的老板的老板。两年里她只跟这位大人物说过三次话，一次不多，一次不少。

别再耽搁了。拉芙娜既紧张又好奇，飘到低处。宅邸的电子系统引导着她穿过树上的露台，飘进一扇大门。

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以集团标准礼仪接待了她，这种礼仪通用于集团内部几个种族。会见室的摆设同时适用于人类与弗林尼米

人。上了点心饮料，格隆多问了她在巨库的工作情况。

“好坏都有，先生。”拉芙娜老老实实回答说，“我学到了很多。实习过程和集团当初承诺的一模一样。但我觉得新门类里应该再加一个索引层面。”这些都已写在报告里，老家伙随手一翻就能看见。

格隆多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揉着自己的点状眼睛：“是啊，我们也想到了，这方面是有缺陷。扩张到这个程度，我们的信息管理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了。依格拉万和德尔切——”这两人是拉芙娜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他们对你的进步很满意。你来的时候已经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学得也很快。我想，集团中也可以有人类的位置了。”

“谢谢您，先生。”拉芙娜高兴得脸都红了。格隆多的评价只是随口一句话，对她却非常重要。说不定意味着人类可以派遣更多成员来到中转系统，也许不等她实习结束就会来人。难道这就是让她面见大老板的原因？

她避免直视对方。拉芙娜现在已经习惯了这里占绝大多数的弗林尼米人。从远处看，弗林尼米卡利尔人很像人类，近看就大相径庭了。这个种族是从某种类似昆虫的东西进化而来，进化过程中，其身体内部演化出支撑结构，使身体变成直立形态。弗林尼米卡利尔人的皮肤类似蛴螬，覆着浅色角质层。一眼望去，格隆多的外表在他的种族中并不引人注目，可此人只要稍有动作，哪怕只是整整衣服、搔搔眼点，马上就不一样了。他的动作精细极了，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依格拉万说他已经非常、非常老了。

仿佛咔嗒一声响，格隆多突然转了话题：“你留意到……呃……斯特劳姆文明圈的变化了吗？”

“您是说斯特劳姆的联系中断？是的，我留意到了。”奇怪的是你居然也注意到了这种小事。斯特劳姆文明圈对人类文明来说极其重要，但它在中转系统的信息流量中所占份额小得不能再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真是一场灾难啊，我很同情你。”尽管斯特劳姆发布的新闻喜气洋洋，但人人都明白，这个文明圈已经大难临头了。无论哪个种

族，只要经常接触超限界的事物，其拥有超级智力、成为天人的可能性便大大超过一般水平。但现在已经清楚了，斯特劳姆星球的人所创造或唤醒的是一个具有邪恶意图的天人。恰如拉芙娜父亲预言的那样，斯特劳姆前景堪虞。他们的噩运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灾难，在整个斯特劳姆文明圈蔓延开来。格隆多接着说道：“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越来越奇怪了。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对方已经快说到关键处了。工作，难道这就是关键？“嗯，不会的，先生。斯特劳姆事件是一场悲剧，对人类来说尤其如此。但我的老家是斯坚德拉凯，斯特劳姆文明圈是从斯坚德拉凯分出去的殖民地。我在那儿没有亲人。”但如果不是爸爸妈妈，我自己现在可能正在那里。而且，斯特劳姆主星脱离网络时，斯坚德拉凯几乎有四十个小时联系不上。本来应当立即改道的通信流没有改道，导致双方通信中断，当时她担心死了。好在最终还是联络上了，而问题就出在改道安排上。弄得拉芙娜白白浪费了半年薪水发那封广谱快邮。林恩和父母都没事。虽说斯特劳姆大崩溃是斯坚德拉凯上的世纪头条，但毕竟相距很远。父母的忠告真是太对了，拉芙娜心想，为人父母者中，不知还有没有别人对儿女提过这么明智的忠告。

“那就好，那就好。”组成格隆多嘴巴的部件动了起来，相当于人类表情中的点点头。他的头偏着，只有最外面的一圈眼点盯着她——大老板居然犹豫不决了！拉芙娜一声不吭地注视着他。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或许算得上集团高级执行官中脾气最怪的一个，只有他一个人把自己的主宅建在地面上。官方的说法是，他的职权范围仅限于资料巨库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整个弗林尼米集团的市场部（情报部）都归他管。有传言说他亲自去过飞跃界与超限界的交界处，依格拉万断言他有一套人工免疫系统。“你瞧，斯特劳姆的灾难已经使你成了集团中最有价值的雇员之一。”

“我……我不懂您的意思。”

“拉芙娜，危机新闻组里的传言是真的。斯特劳姆星球的人在超限下界搞了个实验室，实验来自一个失落已久的巨库的配方，创造出了一位新的天人。问题是，这个天人显然是个二级变种。”

根据文明网的记载，大约一百年便会出现一个二级变种。这类天人的“生存期”和其他天人的一样，即十年左右。但它们却具有赤裸

裸的恶意，十年肆虐，能够造成巨大的灾难。可怜的斯特劳姆。

“所以你看，这里便出现了巨大的潜在商机，把握不当的话也可以转化为重大损失。灾难蔓延，我们会损失网络用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的所有人都希望能密切追踪事态进展。这样一来，我们的信息流量可望增长几个百分点。”

她不太喜欢格隆多这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可他说得有道理。而且，随着变种渐渐萎缩，利润还可能进一步提高。如果她不是整天埋头于资料巨库的工作，这些情况她也能推断出来。拉芙娜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动起了脑筋：“还有一些机会更加可观。从历史上来看，这类变种天人会引起其他天人的关注，它们会要求网络提供信息输入，还会对……创造出变种的种族产生兴趣。”拉芙娜的声音越来越低，她终于明白了这次会面的真意所在。

格隆多的嘴巴部件弹出咔嗒的响声，表示赞同：“说得对。我们中转系统所处方位正适于向超限界提供信息，而且，我们自己这里就有人类。过去三天里，飞跃上界的许多文明体系向我们发来了几十次查询请求，有些查询者声称自己是超限界天人的代理。这方面的兴趣可能意味着集团下一个十年里的收益将会取得巨大增长。

“这些情况你从危机新闻组里都可以读到。但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我要求你严格保密。五天前，一艘来自超限界的飞船进入了我们这个地区。飞船声称自己被一位天人直接操控着。”他身后的墙化为一面针对拉芙娜的显示窗。出现在上面的飞船由许多不规则的隆起和尖刺组成，一道比例尺指出，这东西的直径只有五米。

拉芙娜只觉得后颈汗毛倒竖。这里是飞跃中界，他们相对而言是安全的，不会成为天人们反复无常、一时冲动的牺牲品。可是……天人的来访仍然是件让人心惊胆战的事。“它想要什么？”

“有关斯特劳姆变种的信息。说得具体点，它对你的种族十分感兴趣。它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活生生的人，愿意付大价钱……”

拉芙娜不假思索地说：“我不感兴趣。”

格隆多摊开自己淡白色的手掌，手指背后的角质层在灯光下闪着光：“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在上帝那里实习，当它们的门

徒。这位天人保证，作为回报，它可以替我们创建一个预言系统。”

“不！”拉芙娜从椅子上欠起身。她是人类的一员，离家超过两万光年。这一事实在实习初期曾经让她又忧又惧。自那以后，她交上了朋友，对集团的伦理观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对这里的人产生了信任感，几乎就像她信任斯坚德拉凯人一样。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内，文明网上只有一个不大靠得住的预言系统，已经运行了十年，早已老旧不堪了。这个天人用来诱惑弗林尼米集团的真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宝藏啊。

格隆多发出一串弹音，表示难为情。他挥挥手，请她坐回去：“只是个建议罢了。我们绝不会强迫自己的雇员。如果你只想做我们的一个本地专业人员……”

拉芙娜点点头。

“也好。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你能接受我们的提议。我们手里还有一个可能性大得多的志愿者，不过这个人还需要一定的培训。”

“人类吗？在这里？”拉芙娜在本地目录里保持着一个查询程序，寻找其他人类。两年时间里她只找到了三个人，全都是过客。“她——他？——到这里多长时间了？”

格隆多的声音介于微笑与大笑之间：“一个世纪稍久一点，但直到几天前我们才发现他。”他周围显示窗里的图像变了，拉芙娜认出里面是中转系统“放杂物的阁楼”。那个飘浮在太空中的垃圾场堆放着废弃的飞船和货物，离资料巨库只有一千光秒。“我们收到过许多单程货，人家发来就没准备收回去，希望我们能买下来，或者代售。”图像聚集在一艘破败不堪的飞船上。飞船呈蜂腰形，以支撑一具吸气式冲压推进器。它的超能动力脊很短，比几截断桩长不了多少。

“深潜船？”拉芙娜问道。

格隆多弹出个反对的声音：“打捞船。这船大概有三万年了，这么多年来，大多数时间都耗在了钻行爬行界上，还有一万年时间钻进了零意识深渊。”

图像推进，可以看见船身凹痕累累。多少个千年穿行在相对时空中，才会出现这么多蚀痕。即使是无人驾驶飞船，类似这种探险也是非常罕见的。深深钻进爬行界，这意味着飞船的建造者有生之年再也不会重新看见它了。有些情况下，甚至直到建设者的整个种族消亡，它还在继续自己漫长的旅途。把这种飞船发射出去的人肯定有些常人觉得不可思议之处。回收这种飞船的人则可以实实在在地挣上一大笔钱。

“这一艘去的地方可够远的，但我们没从它身上挣到大钱。它去了零意识深渊，但没什么有意思的发现。你知道，在零意识深渊里，连最简单的导航系统都不好使，这个结果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船上带的货我们大多一到手就卖掉了，剩下的分分类，抛到脑后……直到斯特劳姆事件爆发。”飞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医疗图像，四散着各种各样的胳膊和腿，看上去很像人类肢体。“在爬行下界的一个太阳系里，打捞船发现一艘废船残骸，上面没有超能驱动器，完完全全是爬行界的设计。那个太阳系不存在智慧生命，我们估计这艘船出现了结构性故障，或者船员染上了零意识深渊传出的疾病。不管怎么说，他们粉身碎骨了，处于冷冻状态。”

爬行下界的惨剧，发生于数千年前。拉芙娜强迫自己的视线从这些残肢上移开：“您想把这些卖给那位客人？”

“比这还要好。一旦开始四下查勘，我们马上发现分类编目上出了差错。这些死者中有一具尸体几乎完好无损。我们从其他肢体上取下所需部分，替它修修补补。过程很昂贵呀。但结果是，我们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类成员。”图像又一闪，拉芙娜屏住了呼吸。医疗影片里，人类肢体部件整整齐齐地浮在空中，还有一具完整的躯体，腹部开了一道小口。各部件聚拢，接着……不是个“她”。他现在是个完整的人，身体赤裸，飘浮着，好像在熟睡。拉芙娜毫不怀疑他是人类中的一分子，但居于飞跃界的人类全部源自尼乔拉人，眼前这个人的血统则完全不同。皮肤呈烟灰色，不是金棕色；毛发是明亮的红褐色，这种颜色的毛发她只在前尼乔拉历史书中读到过；脸部骨骼也和现代人略有不同。和她同事截然不同于人类的外貌相比，眼前此人相貌上的细微差异更让她觉得震惊惶恐。

这个人现在穿上了衣服。换一种环境，拉芙娜说不定会笑出声来。格隆多挑选的这套尼乔拉时代的服饰真是荒唐透顶，还给他备了一柄宝剑、一杆火铳……沉睡的王子，来自公主时代。

“看哪，看这个，呃——人。”格隆多说。

“中转”是个普普通通的常见词，放在任何环境里都有意义，像“新镇”“新集”这种名字一样随处可见。人们迁移到新的地方、开发新的殖民地，就会用“新镇”“新集”这种名字为自己的新城镇命名。同样，只要涉及通信网络，就会出现“中转”这个词。哪怕你旅行十亿光年，或者旅行十亿个年头，只要是在具有正常智力的种族中，你都可以发现这种词语。

但在目前这段历史中，只有一个“中转”众所周知。文明网络上传递的信息中，百分之二都会出现这一个“中转”。中转系统位于飞跃中界，距下界两万光年。中转系统的信号均可以不受任何阻碍直接送达飞跃界百分之三十的地区。其中还包括飞跃下界边缘的许多星系，那种地方飞船一天只能飞行一光年。有些含金属的太阳系所处的位置也很好，与中转系统的业务竞争很激烈。但那些文明体系一段时间后便对这种业务丧失了兴趣，或者实现飞升，或者进入超限界。弗林尼米集团则恒久不变。五万年过去了，集团里仍有一些古老的种族，从创立之初一直延续到现在，始终没有消亡。它们当然不再是集团的领袖，但集团的理念和经营方针却延续下来，始终没有改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长期稳定的经营方针，使中转系统成为麦哲伦星云中最重要的通信与传播媒介，也是少数几个能将信息延伸至玉夫星系的网络节点。

在斯坚德拉凯，中转系统可谓大名鼎鼎，声誉极佳。经过两年实习，拉芙娜认识到中转系统的名声其实远远比不上它的实力。该系统位于飞跃中界，其真正的出口项目只有两个：信息转发功能和本地资料巨库的信息输出。他们从超限界进口的却是最先进的生物技术和信息处理设备。中转坞站之奢华，只有富裕到极点才敢这么一掷万金。这些坞站延伸开去足有上千公里，分隔区、修理舱、航运中心、公园、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当然，斯坚德拉凯也有太空生活区，且比这里的大得多，但这里的坞站并不是沿轨道运行，它们飘浮在距地面一千公里处，完全依赖反重力架支撑——拉芙娜平生所见最大的反重力架。斯坚德拉凯的一位学者一年的平均收入只够买一平方米的反重

力材料，还是撑不过一年的劣等货色。而在这里，反重力材料多达数百万公顷，足以支撑数十亿吨的重量。为了替换坏死的材料，每年从飞跃上界购买新材料的费用就超过了很多星团贸易金额数量的总和。

而现在，我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或者说办公林。直接为大老板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打工的确颇好处。拉芙娜往椅子里一躺，眺望着中海。坞站的位置虽高，但仍然保持着四分之三个标准重力。空气喷泉形成一层大气，平台中部可以自由呼吸。前一天，她乘着一叶小舟横穿清澈见底的中海。那种体验实在奇特：行星上空的云朵在你的膝盖以下，头顶是群星和靛蓝色的天空。

今天早晨她把海浪调高了些，把海底重力降低一点就行，不费吹灰之力。阵阵海浪拍打着她办公林前的海滩。尽管离海水三十米，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浓的咸味。一道道白浪在远处涨涨落落。

她望着那个人拖着脚步从海滩向她缓缓走来。眼下的情形她几周前做梦也想象不到。几周以前她还在资料巨库里呢，全部精力都用在改善资料结构上，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文明网络中最大的资料巨库的工作。而现在……好像她转了一整圈，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追求冒险的美梦之中。唯一的问题是，有时她觉得自己扮演的是坏蛋的角色。范·纽文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件供买卖的商品。

她站起身来，迎向自己的红头发客人。

他没有披挂格隆多富于幻想的脑袋创造出来的宝剑、火铳，但衣服还是用古代历险故事中的编织料子制成的。他懒洋洋的，一股信心满满、毫不在乎的劲头。和格隆多会面之后，拉芙娜查阅了大量古老地球的人类学资料，那里有他这种红头发和红色睫毛。不过即使在地球上，这两种东西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情形也很少见，他的烟灰色皮肤在地球人中更是罕见。这些情况表明，和她一样，这个人也是后地球时代进化的产物。

他在一臂之外停下脚步，半边脸一歪，向她露出笑脸：“你看上去非常像人类嘛。是拉芙娜·伯格森多小姐吗？”

她笑着点点头：“范·纽文先生？”

“一点儿没错。看来咱俩都是猜谜的好手。”他大摇大摆地从她身边走过，踱进暗一些的办公林深处。真是个傲慢自大的东西。

她跟在他身后，不知用什么方式跟他谈。还以为和人类同胞打交道没什么问题呢……

结果谈话却进行得挺顺利。范·纽文重获新生已经三十天了，这段时间大多用在速成语言课上。这家伙一定聪明得要命，已经能用特里斯克韦兰语谈论生意方面的事了，用词很简单，但说得挺流利。这人其实蛮可爱的。拉芙娜离开斯坚德拉凯已经两年了，实习期还剩下一年。她干得相当不错，结交了很多好朋友：依格拉万、莎拉尔……但光跟这个人说说话，一股思乡之情便涌上拉芙娜心头。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比中转系统的绝大多数人更像外星人……有时她真想一把抓住他，把他脸上懒洋洋的自信微笑通通吻掉。

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所说的有关他的情况都是真的。他竟然对集团的安排跃跃欲试！从理论上来说，这样一来，她就能安安生生地做自己的工作，不必有任何良心上的负担，可事实上……

“纽文先生，我的职责是引导你适应这个新世界。我知道，在过去几天里你接受过许多强化训练，但要真正消化这些知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红头发笑了：“叫我范好了。你说得没错，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塞得太满的口袋。连睡觉时都不断有声音叽叽咕咕。学到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实际经验却等于零。更糟的是，我只是所有这些‘教育’的对象。弗林尼米集团如果想整我的话，这种安排再方便不过了。所以我才学习了如何使用本地资料库，而且坚持要他们替我找个像你这样的人。”他发现了她脸上吃惊的表情，“哈！你还不知道。你瞧，跟一个真正的人说话，我才有机会观察到点什么，而不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东西。还有，我一向很会看人，我觉得你这个人我能琢磨透。”他绽开笑容，这说明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话多么让人恼火。

拉芙娜抬头望望海滩大树的绿色花瓣。这个笨蛋，不管他会遇上什么事，活该。“这么说你挺会跟人打交道啰？”

“在爬行界的限制条件下，我也算见过不少世面，拉芙娜。虽说模样不像，但我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家伙了。还得谢谢你们集团

呢，替我解冻的活儿干得不赖。”他假装朝她斜了斜一顶不存在的帽子，“我的最后一趟旅行航行了一千多年。我是青河舰队一艘远程飞船上的火控程序员——”他的眼睛突地睁大了，咕哝了几句听不懂的话。有一会儿工夫，他看上去似乎显得非常脆弱。

拉芙娜伸过一只手：“想起什么了？”

范·纽文点了点头：“妈的。我谢谢你们不假，但这种事儿除外。”

范·纽文是横死的，冷冻保存并非事先的计划安排。弗林尼米集团竟然能让他起死回生，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奇迹，至少按飞跃中界的技术水平来说是个奇迹。但记忆却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它以生化为基础，匆匆忙忙一冻可搞不好。

哪怕是范·纽文这么傲慢自大的人物，碰上这种问题，照样蔫下去一两圈。拉芙娜忽然觉得他挺可怜：“记忆不会被全部抹掉，只不过得换个进入角度。慢慢会好的。”

“……是啊。别人也反复这么跟我说过。先想想别的，好多事直接硬想想不起来，得从旁边溜过去……唉，这种事，比死了还惨。”他扬扬得意的劲头又有点缓过来了，但没高涨到刚才那种讨人嫌的地步，显得挺有魅力。两人谈了好半天，红头发尽量试着从侧面接近“直接硬想想不起来”的事。

慢慢地，拉芙娜的感觉变了。面对爬行界的人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然会有这种感觉：敬畏。在一生的时间里，范·纽文所成就的一切在爬行界中简直是不可能的。拉芙娜从小到大都对深陷爬行界的智慧生物充满怜悯：这些生物永远不会知道伟大辉煌为何物，可能永远不能领悟真理。但是，凭着一点运气、凭着技巧、凭着一股纯粹的刚勇，眼前这个人跨过了一重又一重障碍。格隆多为这位红头发披挂上宝剑、火铳时知道这些吗？其实他做得对，范·纽文是个不折不扣的蛮族勇士。出生在一个遗忘了自己早先发达文明的殖民星球，他称之为堪培拉。那个地方听上去很像中世纪时的尼乔拉，只不过不是母系社会。他是一位国王的小儿子，住在冰冷海边的一座石头城堡里，成长过程中始终与剑、毒药和权谋为伴。如果中世纪的生活一直延续下去，小王子（或者以后的国王）到头来准会死于谋杀。但在他十三岁那年，旧时代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对于飞机和无线电只有些远

古传说的世界，突然之间面对来自太空的星际商人的挑战，一年的贸易往来之后，堪培拉的封建体制便土崩瓦解了。

“青河派遣了三艘飞船远赴堪培拉。他们原以为我们的技术文明很发达，结果却大失所望。我们无法为飞船提供补给，其中两艘只好留下，估计把我那个可怜的世界搅了个底朝天。我成了人质，被第三艘飞船带走了。这桩交易是我老爹干的好事，他还以为这一招把人家糊弄过去了。我挺走运，他们没把我直接扔进太空。”

青河的舰队由几百艘配备吸气式冲压推进器的飞船组成，活动范围几百光年。他们的飞船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大多数时候是贸易商人，有时也做做救援遇难者的事，更少的情况下还扮演征服者的角色。范·纽文最后一次和他们在一起时，这支舰队已经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累计开发了三十个世界。在爬行界里，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文明了……自然，在范·纽文复活之前，飞跃界听都没听说过这个文明成就。和上百万个注定灭亡的文明体系一样，青河的成就也被深深埋葬在爬行界里数千光年的深处。只有撞上天大的好运，他们才有可能爬上速度可以超过光速的飞跃界。

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宝剑和锁子甲的十三岁男孩儿来说，青河带来的变化之大，极少有人体会得到。短短几周，他由一个中世纪的王子变成了飞船上的小听差。

“最初他们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觉得应该把我甩进冬眠箱，下一次停船时扔掉。你看，这么个孩子，认为只有一个世界，而且是扁扁平平的一大片，从小到大学的都是拿着把剑东劈西砍，你把他怎么办？”像几分钟之前一样，记忆的潮水突然间冲进残缺不全的头脑，他陡地停住话头。范抬头扫了拉芙娜一眼，脸上还挂着刚才自高自大的笑容：“当时人家只当我是只凶巴巴的小动物，其实我也有些长处。从小到大，叔叔婶婶一门心思想干掉我，我学的就是先下手为强。这些事，我想文明人是不会懂的。在文明世界里，我见过更厉害的坏蛋，把整个星球炸成一片焦黑，只轻描淡写地称之为‘调解手段’。但要说到贴身肉搏的出卖背叛，我在童年时代经历过的就已经登峰造极了。”

听范·纽文说来，只是因为运气好，船员们才没把对他的安排付诸实行。以后的几年里，他学会了适应新环境，懂得了文明社会里的种种窍门。只要经过适当训练，他完全可以成为青河舰队里一名出色

的船长。他真的当了多年船长。青河活动区域里包括几个种族，还有好些人类殖民星球。有的时候，航行速度还不到光速的十分之三，从一个太阳系到另一个太阳系长达数十年的航程中，范一直睡在冬眠箱里。每到一個港口，他便复活过来，用一两年时间尽力凭借手中的货物和信息牟利——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早就过时了，尤其是过时信息，有时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青河的名声为他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舰队的座右铭是“政权不断交替，贪婪之心永存”，而且，他们的活动比大多数主顾长寿得多。即使是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一想起青河的报复手段，也要收敛几分。但是，大多数时间里，达成交易依靠的仍然是船长的技巧和狡计。这方面，几乎无人比得上那个在狡计丛中长大的小男孩儿范·纽文。

“我差一点就能成为最理想的船长。差一点。我总是想瞧瞧我们做过生意的地区之外的空间。有时候赚了一大笔钱，足够自己支付一支分舰队的开支。我便会疯狂冒险，落个一文不剩。我在舰队里是个忽上忽下的角色。这一趟我指挥五条船，下一趟没准儿就只能给一些该死的常规仪器编编维护程序。要知道，亚光速商贸旅行太耗时间，这么一来，有好几代人认为我是个传奇式的天才，另外几代人则把我的名字当成愚不可及的同义词。”

一阵兴奋，他的眼睛忽地睁大了：“哈！我想起来了，你们把我弄回来的这次，正赶上我转到‘愚不可及’这个周期，你还别说，有个指挥二十条船的船长比我还疯……记不起她的名字了。是女的？不太像呀，我怎么会女船长手下当差呢。”他差不多在自言自语，

“不管了。反正，这家伙，别人多喝两杯瞎吹一气的事儿，他敢真的做出来，把身家性命全搭进去都不在乎。他管自个儿的船叫……嗯……翻译过来叫‘疯鸟’。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人了。他寻思，宇宙中肯定存在真正技术发达的文明形式，问题是怎么找。这个人，瞎蒙乱撞，差不多猜出了‘界区’这个概念。剩下的只有一个难题，他疯得还不够厉害，出了点儿小差错。猜得出是什么差错吗？”

拉芙娜点点头。想想范的船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答案自然显而易见。

“猜得不错。我敢说，这种想法比太空飞行的历史还长：‘古老的文明种族’一定在银河的核心处，那种地方星星更密集，还有许多具有奇特能量的黑洞。那位船长决心带上自己的全部二十条船，他们要一直往前走，直到发现什么，或者不得不停留下来开发殖民地。船

长也知道，我们这一生中很难取得最后成功。但只要组织得当，飞不动时还可能抵达哪个人口稠密的殖民地，就地组织一支新的青河舰队，继续远征。

“至于我，好话没传到船长那儿去，坏话倒是听了满耳朵。最后居然还让我上船，虽说只是当个程序员，也是天大的运气了。”

远征持续了一千多年，飞进银河内核深达二百五十光年。青河舰队的活动区域本来就接近爬行下界，比古老的地球更靠近底部，他们从这里启程，大大深入。即使这样，二百五十光年之外便碰上了零意识深渊边缘，不能不说时乖命蹇。疯鸟与这条船的联系中断，与另一条又中断。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时候全无征兆，一下就没有了，有的时候计算机失灵，或是运行极其缓慢。幸存者发现了一种模式，猜出有什么方面出了故障。当然，没有一个人把这些问题与宇宙界分联系起来。

“我们放慢速度，找了个太阳系，里面有一颗行星勉强可以居住。当时除了我们一条船之外其他人都不知所终了……其实我当时已经糊涂了，闹不清楚究竟做了些什么。”他干笑一声，“我们准是正好挨着零意识深渊，于是智商降到60，胡搞瞎搞。记得我拿生命支撑系统闹着玩，说不定就这样送掉了大伙儿的性命。”有一会儿工夫，他一脸伤感困惑。纽文耸耸肩，又说：“等我醒来时，已经在弗林尼米集团温柔的掌握之中，来到了这个可以超光速旅行的地方……抬起眼睛就能看到天堂的边缘。”

拉芙娜一时无语，她的视线越过海滩，落在海浪上。两人聊了很长时间，太阳已经隐入树上的花瓣后面。阳光透过花丛，晃过她的办公林。格隆多明不明白此人有多可贵？从爬行界带回来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有收藏价值，一个活生生的人更是价值连城，而范·纽文呢，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一个人所体验的，超过了某些文明体系的全部经验，连零意识深渊都踏进过一只脚。他看着超限界，把它称作“天堂”。其中原因，拉芙娜现在理解了。这种感受不是出于无知，集团的教育程序也没有出问题。范·纽文有过两次脱胎换骨的飞升体验，从技术文明之前的蛮族到星际旅人，从旅行星际到飞跃界。每一次都是难以想象的飞升。现在，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次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出售自己也心甘情愿。

所以，我有什么必要冒丢掉工作的危险来改变他的心意呢？但她的嘴却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不受大脑控制：“范，要不然还是先把飞升的事往后推一推，好吗？花点时间，把飞跃界里的事弄明白再说。不管到哪种形式的文明，你都会大受欢迎的。在人类世界里，你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奇迹。”一个不源于尼乔拉的人类成员。在斯坚德拉凯的本地新闻组里，连拉芙娜这样的经历都被人们看作历险：到离家两万光年以外的地方实习。学成回乡后，十几个星球的学院高级教职她可以随便挑。但跟范·纽文相比，这些算得了什么。只要他答应留下来，很多富豪甚至可能干脆送给他一个星球。“钱不成问题，你可以随便开价。”

他懒洋洋的笑意更重了：“哦，你瞧，我已经开了价，弗林尼米也应了价。”

那种笑容啊，我真想……一位天人突然之间对斯特劳姆变种产生了兴趣，范·纽文于是获得一张前往超限界的飞升机票。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到头来也许会被人家制成百万个标本，供天人模拟检验人类本性之用。

范·纽文离开不到五分钟，格隆多便打来电话。她早料到集团会监听她与范·纽文的谈话，事先也告诉过格隆多自己的良心负疚。但真的见到他时，她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他什么时候前往超限界？”

格隆多揉着眼点，好像并不生气：“十到二十天内还不会走。想要他的那位天人目前更感兴趣的是查看我们的资料巨库，观察通过中转系统的信息流。还有，那个人类成员虽然很热衷，但也相当谨慎。”

“哦？”

“是的。他坚持要在资料库中查阅信息，要我们同意他在系统里任意浏览。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坞站里四处找我们的雇员谈话，他还特别提出，一定要跟你谈。”格隆多的嘴巴部件咔嗒一声，表示微笑，“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跟他说，没关系。大致来说，他的行动就是

四下舔舔，看有没有暗藏的毒药。从你嘴里听到最坏的情况，这样很好，可以让他更信任我们。”

她慢慢明白了，格隆多实在是信心十足。范·纽文真是死不开窍的榆木脑袋，真该死！“您说得对。他还要我今晚陪他去观光区转转呢。”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好呀。唉，这桩交易的其余部分也这么顺利就好了。”格隆多的头转动一下，只有外圈眼点注视着她的方向。他周围全是状态显示器，显示着集团通信与数据库运行的情况。就她所见，业务极其繁忙。“有件事也许我不该提，但说不定你能帮上忙……我们的生意很忙啊。”说这个好消息时格隆多好像一点儿也不高兴，“飞跃上界目前有九个文明体系向我们提出要求，要我们提供宽带信息供给。这些我们应付得了，可这位驾着飞船光临的天人……”

拉芙娜想都没怎么想便开口插话，要是在几天前，这种大不敬行为非把她吓死不可：“这个天人到底是谁？会不会是斯特劳姆变种戏弄我们？”一想到那个东西要带走红头发，她只觉得身上一阵冰凉。

“不会，除非所有天人全都上了当。市场部称我们这位客人‘老头子’。”他微微一笑，“当然是个玩笑，但说得也不错。我们知道它^[8]已经有十一年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超限界天人到底能活多久，但极少有天人五到十年后仍然同外界保持联系。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不感兴趣了，或者成长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也许就是死了。解释起来至少有一百万种说法，其中几千种还是来自天人的第一手材料。拉芙娜推测，真正的原因可能再简单不过。如果说发展变化是主子，智力就是它的女仆。智力低下的动物只能随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变化速度不会超过动作迟缓的自然。人类，或与人类智力相当的种族，随着其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几千年间便达到了它们的发展上限。而在超限界，超级智力发展变化的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它的载体的演进速度，载体于是毁灭。所以天人也会凋落，这完全不足为奇。

称一位十一年的天人“老头子”，实在合情合理。

“我们相信，老头子是天人73型的变体，这种类型的天人很少是心怀恶意的。而且我们还知道它飞升之前是哪个种族的。可现在，它引起了我们极大的不安。这二十天以来，它垄断了中转系统中的大量

带宽，并且比例还在持续增长。自从它的飞船到来，老头子便占用了我们的资料巨库和本地网。我们向它提出要求，希望非关键数据能改用飞船直接访问。但它拒绝了。今天下午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中转系统将近五分之一的数据处理能力都在替它服务。它不仅接受上传链，还发给我们数量相当的下行链。”

奇怪呀。但是——“它还是照常付费，对不对？只要老头子肯付大价钱，您还着什么急？”

“拉芙娜，我们希望自己的集团能够长期经营，老头子大去之后仍然有客户，能开张营业。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老头子出的价再高，以后没有了客户，这个损失它的钱弥补不了呀。”拉芙娜点点头。这里暂时还能采取一些应急手段，但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眼下是真正的现实生意，不是应用天人理论课上的练习。“老头子随便出个价就比飞跃中界任何一位客户出的高，但如果它要什么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能提供给其他客户的就剩不下什么了——后者才是我们未来必须依靠的对象。”

他的影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巨库统计报告图像。拉芙娜对报告格式稔熟至极，一眼便看出格隆多的怨言正说到点子上。寰宇文明网络是一个庞然大物，无所不包，分成无数层次，将数以亿计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但它的带宽并不大，甚至主干链接的带宽也只相当于地球文明破晓期的水平，如果查询本地网，连一只手腕式数据机都比它强。正因如此，对巨库的大宗查询大多仅限于本地，信息运载飞船必须到港载货，通过本地网直接访问。但是现在……在过去的一百个小时内，对巨库的远程查询，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查询额上，都已经高于本地访问！这些访问中，百分之九十来自同一个账户——老头子的户头。

格隆多的声音继续从图表后面传来：“我们已经抽调出一台主干收发站，专供天人使用。坦白地说，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未来的损失太惨重了。”

格隆多的脸重新出现在显示器上：“我想你也清楚了，在目前形势下，那个野蛮人简直算不上什么麻烦。过去二十天，我们的收入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这么多收入，我们根本无法校验吸收。你看，成功已经危及我们的生存了。”他做了一个表情——相当于嘲讽的苦笑。

他们说了几分钟范·纽文的事，格隆多随之切断通信。之后，拉芙娜在屋外的海滩散了会儿步。太阳已经落到背后的地平线下，脚下的沙暖烘烘的。坞站每二十个小时环绕行星一周，以大约四十度的夹角绕过北极。她走近海浪，这里的沙滩被冲刷得很平，湿漉漉的。潮湿的雾气拂着她的肌肤。顶棚之上的天空暗得很快，变成靛蓝色，变成黑色。空中移动着点点银星，那是飘浮的反重力垫载着飞船进入坞站。这一切都惊人地昂贵，而且昂贵得毫无必要。拉芙娜估算过这些花费，结果让她目瞪口呆。在这里工作两年之后，她开始明白了这种奢华的意义。弗林尼米集团希望借此向飞跃界宣布，自己资金雄厚，无论什么通信或资料需求都可以满足。他们还希望暗示自己拥有超限界赠送的秘密武器，让可能的入侵者不敢轻举妄动。

她呆呆地凝视着飞溅的浪花，睫毛被水沫打湿了。这样一来，格隆多的麻烦就大了：他怎么好开口让一位天人滚蛋呢？拉芙娜只需要操心一个过分自信、一心找死的白痴。她沿着海岸漫步，不时便有一股潮水涌来，没到她的足踝。

她叹了口气。毫无疑问，范·纽文是个白痴……但却是个多么令人敬佩的白痴啊。她早就知道，从智力上来说，飞跃界的人并不高于爬行界比较落后的种族。大多数自动化装置在飞跃界运行状态更佳，飞跃界可以以超光速旅行，这是爬行界办不到的。这些不假，但飞跃界并不拥有超级智力，真正的超人头脑只有超限界才能生成。所以，范·纽文很有能力——极其突出的能力——这一点不足为奇。他轻而易举便学会了特里斯克韦兰语。他声称自己是个出色的船长，她对此毫不怀疑。在爬行界进行星际贸易，数百年冒险穿梭，很可能由此彻底脱离任何文明体系，或者落入对外来者抱有敌意的种族之手……这种事情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她能理解，在他看来，飞升至超限界只不过是另一个挑战。只剩下二十天了，二十天内吸收一个全新宇宙的知识。这点时间太少了，不能让他真正悟到：玩家已经变成了大大超越人类的对象，游戏的规则也必然随之改变。

还剩下几天转圜时间，她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经过刚才的谈话，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对不起格隆多的。

观光区占据了坞站的三分之一，紧靠没有大气保护、仅供飞船停靠的外围地带，直伸进中央区域。弗林尼米集团已经使数量惊人的种族相信，这个地方是飞跃中界的奇观，不可不游。于是，除了运载信息的货运飞船，这里还有大量游客——飞跃界最富有的人群。

集团给了范·纽文免费享用一切娱乐手段的特权。拉芙娜带他去的地方都是最好玩、最漂亮的，包括从坞站跃向太空的反重力蹦极。这个蛮子却对他们的袖珍型太空装具更感兴趣，对坞站本身倒不怎么佩服。“我在爬行界见过的空间站多了，有的比这个还大。”悬浮在行星重力井里的见过吗？没有，先生，你没见识过。

玩着玩着，范·纽文好像变得老练些了，评论起四周事物时也有见地多了，不像最初那么不着边际。他想看看飞跃界里的贸易商是怎么过日子的，拉芙娜于是带他去了交易所，接着参观商人常去的小酒店。

坞站午夜时分，两人来到漫游酒吧。这里不是集团属地，却是拉芙娜最中意的地方之一。飞跃上界至下界的许多贸易商都喜欢来这个下等酒吧消遣。她心想，不知范·纽文见了这里的装潢会作何感想。这个地方布置成爬行界里某些世界的陋室模样，吧台上空悬着一具三米长的吸气式冲压推进飞船的模型，飞船四边是一圈暗淡的蓝绿色光晕，照在坐在下面的主顾身上，好像飞船的能量放射区。

从拉芙娜眼中看去，地板和四壁用粗厚、略加修整的木头铺成。但在依格拉万和他的族人看来却是石墙，上面密密匝匝满是窄窄的孔道。他的种族每开发一个新殖民地，便在上面留下这样的孵化室。错觉并不是靠搅和顾客的大脑完成的，诀窍在于用光。这个地方用光的手段之高超，算得上飞跃中界的一绝。

拉芙娜和范穿行在相隔很开的桌子之间。酒吧老板在音响方面做得不如视觉效果成功。音乐声音很轻，每张桌子的音乐各不相同。气味也同样随桌变换。但变化太突然，让人有点难以消受。空调系统着

眼于大家的健康，在让全体客人舒服方面便做得稍差了一点。这个晚上酒吧拥挤不堪。吧台远端的一排排隔间里全是人。这些隔间的大气都不一样：低压、高压、高放射，不一而足。还有的专供水族顾客使用。有的大气十分混浊，里面的客人瞧上去一片模糊。

真像斯坚德拉凯的港口。可是……这里是中转系统，吸引了许多从不涉足斯坚德拉凯那种小地方的飞跃上界人士。从相貌上来看，上界人士大多与别处居民没什么不同，上界的文明系统基本上都是下面文明体系的衍生物、殖民地。但这些人的头饰却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不是珠宝。其实，大脑直连计算机在飞跃中界并不好用，但这些上界人士大多不肯摘下来。比如，那群短粗的三条腿生物。拉芙娜朝他们及其侍服机器走去，让范·纽文跟这伙在超限界边上打转的家伙谈谈也好。

奇怪的是，他碰碰她的手臂，把她拉了回来。“咱们先多逛逛。”他四处张望，像在找什么熟人似的，“先找个另外的人类成员说说话。”

范·纽文接受的速成教育免不了有漏洞，这些漏洞不露则已，一露出来简直深不见底。拉芙娜竭力绷紧脸不笑出来：“另外的人类成员？范，中转系统总共只有咱们两个属于人类。”

“可你跟我说的你那些朋友，依格拉万、莎拉尔……”

拉芙娜只是摇了摇头。一时间，那个蛮子又一副可怜相。范·纽文以亚光速爬行了一辈子，往来的都是人类的殖民星系。她知道，范一生中只见过三种非人类的智慧生物，现在却掉进了外星异形的大海。她没把同情流露到脸上，这一刻的恍然大悟也许胜过她无数苦口婆心。

但范的困惑转瞬即逝，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庞：“这就更有历险味道了。”两人走过一楼一排排特制的大气隔间，“老天，这种场面青河见了非乐疯不可。”

没有一个人类。可漫游酒吧已经是她知道的最像故乡的聚会点了，集团的顾客中许多只能通过网络接触。现在连她也想家了。她瞥见二楼有一面印着纹章的小旗，这种东西好像在斯坚德拉凯见过。她拉着范·纽文穿过一楼，走上木质楼梯。

一片嘈杂的背景中响起一个叽叽喳喳的尖嗓门儿。不是特里斯克韦兰语，但意思她听懂了！天人在上，是萨姆诺什克语：“我敢说，这是个灵长人属！这边来，女士。”她循声上前，来到那张插着纹章小旗的桌旁。

“能和你们一块儿坐吗？”她问道。重操母语真让人觉得通体舒畅。

“请坐请坐。”说话叽叽喳喳的这位模样像一株坐在六轮小车上的观赏树，小车上饰着条纹和缨穗。150厘米×120厘米的树身覆着一块蒙布，上面的纹章和小旗上的一样。这是一位车行树。这个种族的商贸往来遍及飞跃中界大部地区，包括斯坚德拉凯。车行树的尖嗓门儿发自他的语音合成器，但说的毕竟是萨姆诺什克语。故乡的声音啊，好久没有听过这么亲切的声音了。一股思乡之情涌起，几乎把她淹没了，仿佛在遥远的异乡与老同学不期而遇。

“我的名字是——”一阵枝叶摇动的簌簌声，“你不用费事，蓝莢就叫我^[9]。看见一张熟悉的人类的脸真好，哈，哈，哈。”蓝莢的笑声也像说话，一字字吐出。范·纽文和拉芙娜一道坐下，但萨姆诺什克语他一个字也不懂，所以这场重逢欢聚他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车行树转用特里斯克韦兰语，介绍他的四位同伴：另一株车行树，暗影里还有三个类人生物。后三人不会说萨姆诺什克语，但其语系距特里斯克韦兰语很近，室内翻译器可以直译，不用通过其他语种转译。

两个酷似植物的车手是一艘名为“纵横二号”的小型星际飞船的船东兼驾驶，三个类人生物是飞船目前运载的部分货物的承包商。

“我和我的伴侣做这一行生意已经快两百年了，对你的种族很有感情，女士。我们最初就是在斯坚德拉凯和弗斯特乌格雷普之间做生意。你的同胞是非常好的客户，我们几乎没有损失过一船货……”他的小车从桌旁退后一点，再向前进——相当于一躬身。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愉快。一个类人生物开口了，声音几乎与从人类嘴里发出的一模一样，但却毫无意义。室内翻译器处理着他的话，稍稍一顿，从他领口的别针里吐出清晰的特里斯克韦兰语：“蓝莢表示你们是灵长人属。向你们表达我们的愤怒。我们破产，滞留此地。斯特劳姆变种便是原因所在。它是你的种族邪恶的创造物。”声音平平的没有感情，但拉芙娜看见对方紧紧攥着球状酒瓶，身体紧绷着。

她本来可以说自己虽然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但斯坚德拉凯与斯特劳姆相距好几千光年。可是对方这么激动，这种解释多半没什么用处。“你从斯特劳姆文明圈来？”她向车手问道。

蓝莢没有立即回答，这是他那个种族的特点。没准儿他正在竭力回忆她是谁、大家谈论的是什么话题。片刻后，他开口道：“啊，是的，是的。请原谅我的承包商的敌意。我们这次的货物主要是一件一次性板式加密图像信息。货源是斯坚德拉凯的商务安全公司，运至承包商所在的上界殖民地。运输安排上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运载经过散乱处理的三分之一板，其他独立船东运载其余部分，抵达目的地后，三块再次拼合起来。这件货物将满足十几个世界对网上信息的加密需求，为期长达——”

楼下一阵骚动。有人抽了点劲头过大、空气滤清器对付不了的东西。拉芙娜只闻到一丝气味便有点经受不起，视线都开始模糊起来。一楼好几个顾客已经被撂倒了，管理人员正谆谆告诫那位冒失的客人。蓝莢突发异声，从桌旁倒车，滚到护栏前：“不想打个冷不防被谁，有些人真太……”结果事件太平平过去了，他又折了回来，“呃，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他静默片刻，参考小车内置的短期记忆体，“是的，是的……如果顺利，我们本来会更加富裕一点。不幸的是，我们在斯特劳姆停了一站，卸下一些散装信息。”他支在后面四个轮子上转，“还以为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哩，毕竟斯特劳姆离他们在超限界的实验室足有一百多光年。可是——”

一个承包商发出一阵响亮的哇啦哇啦声。稍停，翻译器出声了：“当然安全。未发现任何暴力迹象，飞船记录表明安全系统未遭侵害。但是出现流言。网络新闻组声称。斯特劳姆文明圈已为变种拥有。荒谬的观点。但是流言传至货运目的地。我们的货品不受信任。于是货物彻底损失。目前仅余少量随机信息尚能——”翻译器正以死板的声音叙述，那个类人生物从暗影里一跃而起。拉芙娜一晃眼间，只瞥见大嘴、尖牙、牙龈。类人生物的酒瓶已经向她飞来。

范·纽文的手一闪，酒瓶被一把拿住，离目标只差毫厘——而她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红头发缓缓站起身。对面暗影里，另外两个类人生物也跳了起来，站在他们朋友的身旁。范·纽文一言不发，小心地放下酒瓶，身体只略微倾向对方，双手很放松，同时却又像两把利刃。廉价小说里连篇累牍谈论什么“慑人的表情”，拉芙娜从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见识到真货。类人生物也看出来了，拉着自己

的朋友慢慢地退离桌子。那位大嘴巴乖乖地不做反抗，退到范够不着的地方后才猛然爆发出一阵尖叫声、咝咝声，弄得室内翻译器手足无措，只好哑口无言。最后，他伸出三根指头，比了个毅然决然的姿势，这才闭嘴。三个人静悄悄地下楼梯，走了。

范·纽文坐下来，眼神沉静。也许，这人虽然一股傲兮兮的劲头，但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拉芙娜望着对面两位车行树：“货出不了手，真替你们难过。”

拉芙娜以前也跟树族打过交道，但大多是比较低级的止树。止树只能做出一点反射动作，算比固定植物略强一点。刚才那段小插曲，对面两位可能压根儿没注意到。但这一回蓝莢回答得却挺快，内容居然是：“用不着道歉。自从我们来到这里，那三位的抱怨一刻也没停过。无论是不是合同规定的生意伙伴，反正我跟他们处得已经很疲倦了。”他慢慢不作声了，进入植物模式，完全成了一株盆栽树。

过了一会儿，另外那位车手——刚才介绍时说叫绿茎？——开口了：“另外，也不能说我们这一趟完全失败了。还有另外两船货，我相信它们不会接近斯特劳姆文明圈。”这是最常见的安排，一批货分成几部分，每部分交给不同的公司、走不同的航线。如果另外两艘船能顺利抵达目的地，“纵横二号”的两位船东也许不会落个两手空空的下场。“事……事实上，我们的货还可能重新接受检查，获得许可证。我们的确在斯特劳姆主星停留过，这个不假，但——”

“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六百五十个小时前。大约在文明圈脱离网络之后两百个小时。”

拉芙娜一震，她这才明白跟自己谈话的这两位原来是目击证人。从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十天了，危机新闻组里主要讨论的仍然是斯特劳姆事件。多数意见认定这是一个二级变种——连弗林尼米集团都坚信不疑。问题是猜测大大多于事实……而眼前说话的竟然是一位身在现场的人物。“你觉得斯特劳姆人创造了一个变种吗？”

这次答话的是蓝莢。“我叹一口气。”发拟声词有困难的车手用叙述的方式弥补不足，“我们的承包商否认，但我看是他们居心不良。我们在斯特劳姆亲眼看到了奇奇怪怪的事情……你见过人工免疫

系统吗？嗯，这个例子不好，这种东西在中界反正经常出毛病，捅的娄子比它带来的好处还多。斯特劳姆的好消息在新闻中宣布后不久，我就发现，主管通信密码的有些官员身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好像他们突然之间成了一台自动化设备的一部分，设备还没调校好。好像……好像他们成了另外什么人的，嗯，手指……他们确实在摆弄超限界的玩意儿，这一点没人否认得了。但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他又不作声了，好长时间没有重新开口，拉芙娜差点以为他说完了，他这才重新接上话头，“你瞧，就在我们离开斯特劳姆主星前，我们——”

这时范·纽文也说起话来：“这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人人都认为，从斯特劳姆人在超限界开始研究工作的那一刻起，那个文明圈就已经注定灭亡。哎，我也摆弄过埋了暗桩的程序、奇形怪状的武器，这么干说不定会送命，这个我懂。但照我看，斯特劳姆人挺小心的，通常会把实验室建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手里的东西可能出乱子，出大乱子。可是，他们进行的实验显然早就有人做过，这儿差不多任何事不都是事先有人尝试过的吗？只要发现实验进程偏离了前人记录，他们随时可以中止，怎么会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个问题将车行树的思维一切两段，彻底打蒙。答案简单，不需要请教应用天人理论的博士，连那些该死的斯特劳姆人都应该明白。但鉴于范·纽文的背景，他提出这种问题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拉芙娜没开腔。车行树那副非人类的大惊小怪相比她的任何说教都更有说服力。

蓝荚枝叶乱颤了很长时间，无疑正运用他的小车厘清思路、排列论据。他好不容易才再次开口，对刚才被范打断毫不见怪：“我发现你的某些概念不是很准确，我尊敬的范女士。”在以女性为主导的古代尼乔拉，“女士”是一个尊贵的称呼。车行树用起这些敬语来完全不分对象。“你查询过中转系统的资料巨库吗？”

范说自己查过。最多只查过入门级前端，拉芙娜估计。

“那你肯定知道，一个巨库之大，本地网上的数据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根本，大得不可能复制。很多主干巨库的时间跨度长达几百万年，历经数以百计的不同种族，这些维护过它的种族现在大多不是已经消亡，便是飞升到了超限界。就说中转系统这里的巨库吧，太大了，一个索引系统之上又是一个索引系统，连索引系统都重重叠叠庞

杂无比。这样庞大的资料系统只有在超限界才能分门别类有条有理地组织起来，组织好了就算，也只有天人们才能理解其结构。”

“那又怎么样？”

“飞跃界存在数千个巨库。如果算上年代过久无法修复的、脱离网络的，数目还会升至好几万个。里面的内容很多是无关紧要的琐碎，但巨库的确保存着秘密极度重要的，还有同样重要的谎言。这些都是杀人的陷阱啊。”通过网络，巨库会主动提出许多建议，数以百万计的种族参考过这些建议，数万个种族因此惹火烧身。有时损失还不小，巨库的建议本身是好的，但与接受建议者的环境不大相合。还有有的时候，所提供的建议不怀好意，根本就是恶性病毒，一旦被采纳，说不定就会有哪个本地网络被彻底堵死、毁掉，让某个文明体系完全崩溃，不得不白手起家重新开始。飞升之后兴趣组和危机新闻组里有些故事还要惨得多：星球居民全成了活尸，免疫系统的程序被恶意篡改，于是整个文明体系的智慧生物全部沦为白痴。

范·纽文还是一脸怀疑：“在安全距离之外先检验检验那玩意儿不就行了？还可以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嘛。”

一言既出，所有解释全成了白费唇舌。拉芙娜不得不佩服车行树，他停下来，从最基本的一二三开始重新解释：“也有道理你说的话，只要有预防措施，很多灾难都可以避免。如果实验室在飞跃中界或者下界，这些预防措施就足够了，不管危险潜伏得多深。但各界区的性质我们都知道……”拉芙娜完全看不懂车行树的身体语言，但她敢发誓，蓝英正急切地注视着那个蛮子的表情，努力从中推测范到底无知到什么程度。

那个蛮子不耐烦地点点头。

蓝英继续解释：“超限界的设施极其复杂，它们的程序实实在在比下界任何人聪明得多。要知道，只要有了大大超越对手的计算资源，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你都可以胜过敌对的一方。我所说的这种大大超越对手的资源，飞跃上界和超限界就有。不断有种族迁徙到那里，希望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可迁到那里又能怎样？就算天人伤害你，但到了之后，你创造出来的东西比你更加聪明，你该如何是好？事实证明，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太大了，无穷无尽简直。所以才出现了许许多多配方，教人如何利用超限界的事物，又不为其所害。

当然，这些配方你没办法有效检验，只有超限界才有这个能力。而且，按照配方的要求建起设备，把配方在上面一运行，它立时便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存在。”

范·纽文脸上开始出现恍然大悟的神情。

拉芙娜身体前倾，她的举动吸引了红头发的注意力：“巨库里有些东西极度复杂，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独立意识，但具有这种潜力。如果哪个天真无知的种族相信了它所描绘的美好前景，结果很可能受骗上当，酿成大祸。我们估计斯特劳姆文明圈所发生的事件就是这种类型。他们被配方里的文档骗了，相信了它许诺的奇迹，于是着手创造一个超限界的事物，一位天人——但却是一位对飞跃界智慧生命大施屠戮的天人。”发生这类变种的情形是很罕见的，这个她没有提。天人们各自不同，有的恶毒，有的顽皮，有的漠然，但几乎没有哪个天人会这么无聊，把自己的宝贵时间花在诛杀无关紧要的小昆虫上。

范·纽文若有所思地搓着下巴：“嗯，我想我明白了。但你们让我有个感觉，这些是人人知道的常识。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厉害，斯特劳姆那伙人怎么会上钩？”

“运气不好加上无能，无能到这种地步，真是犯罪！”脱口而出的话语语气之激烈，把拉芙娜自己都吓了一跳。她刚刚发现，自己竟对斯特劳姆事件如此愤慨。但在内心深处，过去对那个文明圈的好感仍然存在。“要知道，在飞跃上界和超限界搞什么活动是极其危险的。上面的文明体系没有哪个能延续很久，但总少不了人跃跃欲试。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上面的种种危险中，意存邪恶的很少。至于说斯特劳姆人……他们碰上个配方，把自己的巨库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它很可能在那儿埋了几百万年，无数其他种族都觉得这东西太危险，不想沾手。你刚才说得也对，斯特劳姆人也知道危险。”老一套了：希望在危险与机遇之间保持平衡，结果判断错误。在应用天人理论课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教导如何既在火边跳舞，又不被烧成灰烬。斯特劳姆大灾难的细节没人知道，但她完全可以从成百个相似案例中猜测出来：

“所以他们远离自己的星球，在超限界设一个基地，靠近这个掉网的巨库——就算它是个掉网的巨库好了。他们开始实验找到的配方，肯定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仔细观察上，看会不会出现什么征兆，证明他们受骗上当了。我敢说，这个配方分成很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

有某种智力，到了一定阶段，它就完全具备了独立意识。前面的几个阶段只发现电脑和程序的效率大大提高，远高于飞跃界的东西，而且完全看不出危害。”

“……嗯，是啊。就算在爬行界，大型程序也可能时不时来点出人意料的东西，吓你一跳。”

拉芙娜点点头：“有些活动接近甚至超出了人类理解力的极限。这些，斯特劳姆人当然也知道。他们会把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与网络其余部分隔开。但它既有恶意，又极度聪明……一点也不奇怪，它会溜出实验室的本地网，散布欺骗性的信息。到了这一步，斯特劳姆人连一点儿机会都不会有了。它会陷害最警觉的员工，说此人不称职什么的。再故意报告发现危险，建议采取紧急手段，于是建起更复杂、安全措施更少的设备。想都想得到，不等变种实现超限飞升，实验室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它彻底控制了。”

长时间的沉默。范·纽文一脸被狠狠敲打了一遍的神情。伙计，你不懂的事儿多着呢。好好想想，老头子准备怎么收拾你。

蓝英垂下一根枝条，尝了尝一种闻起来像海藻的混合饮料。“太好了讲得，尊敬的拉芙娜女士。但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可能是好运气，非常重要……你瞧，离开斯特劳姆文明圈之前，我们参加了一个止树举办的海滩派对。当时止树们还完全没受到那个事件的影响，很多连斯特劳姆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性都没注意到。运气好的话，止树也许会成为最后遭到奴役的一族。”他尖尖的声音降低了一个音阶，渐渐沉默了，“刚才说到哪儿了？是的，派对。派对上有个家伙，比别的止树更警觉一些。很多年前，他联系上了一个斯特劳姆新闻组的信息运输员，于是当上了信息投递点，秘密的。谦逊的人哪真是，新闻组自己的网络都没把他列进去……

“再说斯特劳姆实验室那些人，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小心，至少有些人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察觉到变种溜出去了，于是下定决心破坏它。”

这可真是特大新闻，但——“看样子不大成功，对不对？”

“我做不出你们人类的表情，但还是连连点头，同意你的看法。他们没能阻止它，但计划乘两艘飞船逃出实验室所在的星球。而且，

他们还送出了消息，辗转投递，最后落到我在海滩遇见的那个熟人手里。下面要说的就是重点内容了：两艘飞船中，至少有一艘携带着变种配方的最后一部分——在这一部分融入变种之前。”

“可是肯定有备份啊——”范·纽文插嘴。

拉芙娜连连挥手让他别出声，解释一加一的事今晚她已经做够了。蓝莢所说的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跟其他人一样，她也密切跟踪着有关斯特劳姆文明圈的新闻。它是斯坚德拉凯第一个升至上界的衍殖殖民地啊，是斯坚德拉凯最出色的女儿。眼见它毁灭真让人痛断肝肠。可危机新闻组压根儿没这条消息——变种不完整？“如果这条消息属实，斯特劳姆人也许还有机会。全靠那份配方残片了。”

“是这样。当然，人类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计划直奔飞跃下界底层，在那里和来自斯特劳姆的帮手会合。”

考虑到灾变蔓延的范围，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拉芙娜向后一靠，很多小时以来头一次完全没想范·纽文。最可能的是两艘飞船现在早已被摧毁了。但如果还没有——嗯，斯特劳姆人到底还不算蠢到家。如果他们真有蓝莢所说的东西，变种一定会非常急于找到他们。难怪蓝莢和绿茎没有在新闻组里大肆宣扬。“你们知道他们打算在什么地方会合吗？”她轻声问。

“知道个大概。”

绿茎哗啦啦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们身边没带。”他说，“坐标值留在飞船保险柜里。我还没说完哩。如果几方面没有碰上头，斯特劳姆人还有个备用计划：用飞船的超波装置向中转系统发信号。”

“等等、等等。他们的飞船到底有多大？”拉芙娜不是物理层次的工程师，但她也知道，中转系统的主干收发站其实是由散布在几光年范围内的一群群集束天线组成的阵列，每群相距一万公里。

蓝莢的小车飞快地来回滚动，忽前忽后，这是个表示恼火、不耐烦的姿势：“我们不知道。但那些飞船不可能十分特别。那么远的距

离，要接收它的信息，你们只有用一束巨型天线对准方位，否则什么也收不到。”

绿茎补充道：“我们觉得，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尽管当时他们已经绝望到极点，但还是非常小心。我们回到中转系统以后就向集团反复报告——”

“态度非常谨慎，绝对没有乱嚷嚷！”蓝茱萸地加了一句。

“对。我们请求集团监听那艘飞船，但恐怕没有找对人。看样子没人完全相信我们的话，毕竟消息来源只是一株比较低级的止树。”也是，不到一百年的事止树知道什么？“我们要求的行动平时就很昂贵，眼下显然耗费更多了。”

拉芙娜极力控制自己，不要过分激动。如果在新闻组里读到这条消息，只不过多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流言而已。当真跟消息来源面对面了，她却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天人在上，这真是太有讽刺性了。就算在上界，甚至超限界——连老头子都一样，数百位顾客只有依靠中转系统的资源才能满足他们对斯特劳姆灾变的好奇心。如果“答案”真的“坐到”这些顾客面前，他们会怎么办？太积极了，不值得信赖？“你们是跟谁谈的？不，不，没关系。”或许她应该把这件事直接汇报给格隆多？“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最低级的“——弗林尼米集团的员工。不过我也许能帮上点小忙。”

她满以为对方会觉得碰上了天大的好运，谁知两株车行树默不作声。显然蓝茱萸又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了。绿茎终于开口道：“我脸红……嗯，这个，我们知道你。蓝茱萸在员工目录里查过。你是集团里唯一一个人类成员。你不是业务咨询部的人，但我们觉得如果有机会遇上你（咱们先这么说好了），你也许会好心听我们说完。”

蓝茱萸的枝条一阵沙沙乱响。生气？或者又想起这场谈话了？“是的，嗯，既然大家已经说开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坦白承认。这件事也许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如果逃出来的飞船能够证明那个天人还没有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二级变种，那么，我们或许能说服买主，我们的货并没有损坏。刚才那几个承包商不知道我们的打算，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匍匐在你面前的，尊敬的拉芙娜女士。”

他们在漫游酒吧待到很晚。这里生意非常火爆，不时有新顾客进门。吧台、桌子，四周一片嘈杂。范·纽文的眼睛忽而看看这儿，忽而看看那儿，把眼前的一切全部吃了下去。但他最感兴趣的好像还是蓝莢和绿茎。这两位与人类没有半分相似之处，甚至从很多方面来说，在外星异形中也是相当另类的。树族在飞跃界中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极为稳定，绝少变化。这种情形极其罕见。很久很久以前这一物种便已成形，此后也有些变异分枝，或者向外发展，或者灭绝。剩下的仍旧驾着他们年代久远的小车，外形与机器界面始终不变，历史长达十亿年之久。但蓝莢和绿茎同时也是生意人，很多特点跟范·纽文在爬行界认识的生意人相去不远。范虽然还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派头，跟人交往起来却友好多了。也许是那颗榆木脑袋到底被飞跃界震撼了。要说喝酒闲聊，他再也找不到比眼前这两位更合适的伙伴了。树族有个特点，喜欢无穷无尽地诉说往事，任何往事都是缅怀的对象。交代完他们的重大信息之后，两株车行树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们在飞跃界的生活经历来，耐心解释那个蛮子想知道的一切，不厌其烦。那几个大嘴尖牙的承包商再也没露面。

拉芙娜有了点醉意，静坐一旁，看着三人唠唠叨叨。她不禁暗笑，自己现在反倒成了外人，一个没有任何经历可谈的外人。蓝莢和绿茎越说越来劲，他们说的故事有些连她听了都觉得匪夷所思。拉芙娜有一套理论（当然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不管哪一族的生物，只要有共同话题，其他的全都无关紧要。就说眼前这三位吧，两株很容易被误认为装在动力小车上的盆栽树，第三个虽说是人，可一点儿也不像她这辈子认识的其他任何人类。交流起来还要借助语音合成器，两株车行树声音刺耳，吱吱嘎嘎难听死了。可是……只要听上几分钟，他们的个性便浮现在她脑海里，比她的许多同学有意思得多。要说有什么不同、异类，也异不到哪儿去。两株车行树是一对儿。以前她总觉得这种关系在树族中算不上什么特别，一般来说，树族的性伙伴跟好邻居一样，没什么大不了。但这两株车行树之间的感情却很深，绿茎尤其显得爱娇。她（他？）很害羞，性子却挺倔，非常诚实，甚至到了影响做买卖的地步。幸好蓝莢弥补了她这方面的缺陷，他

（她？）口齿伶俐，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能靠一张利嘴说得别人听凭他摆布。但拉芙娜觉得，在他的外场做派之下是一个有点强迫症的人，对自己的种种小手腕其实并不自在，每当绿茎阻止他使出小手腕时，他总是感激不尽。

还有范·纽文，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你觉得有个什么样的人？奇怪呀，看不透。下午那个傲慢自大的笨蛋晚上已经不大见得到了，也许只是一层伪装，以此掩饰他的不安全感？这个人在父系社会中长大，飞跃界里几乎所有的种族都源自母系社会，与范·纽文的成长背景正好相反。也许傲慢的外表下是个善良的好人？可他把那个大嘴巴瞪趴下的表情又是怎么来的？还有他逗引车行树说个不停的手法？拉芙娜蓦地想起，也许她读了一辈子浪漫冒险小说以后，终于遇上了自己的英雄？

离开漫游酒吧时已经过了凌晨两点半，再有不到五个小时，太阳便会从弧形天际冉冉升起。两株车行树送他们出门。为了逗拉芙娜开心，蓝荑转用萨姆诺什克语说起他最近一次去斯坚德拉凯的事，还提醒了拉芙娜别忘记逃亡飞船的事情。

拉芙娜和范跃进空气稀薄的夜空，下面的车行树越来越小。两人朝住宿塔楼飞去。

几分钟里，两个人类成员什么话都没说，可能是因为范·纽文被四周的景色迷住了。在灯火通明的坞站之间，身处于翻卷的乌云之中，一千公里下就是地面的公园和街道。

拉芙娜住在坞站外缘，这里空气喷泉没有用，她居住的塔楼耸立在一片真空中。两人滑落到阳台上，让衣服产生的空气层与房间大气融合。拉芙娜的嘴巴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这套房子还是她在巨库工作时集团分给她的，跟她现在的办公林没法比，等等。范·纽文点着头，脸色沉静，全没有早先不住发出的讥诮。

她说呀说呀，接着，他们进入房间……她闭上嘴。两人一言不发，凝视着对方。自从看了格隆多那部傻里傻气的影片之后，她一直有点想把这个小丑弄到手，但直到在漫游酒吧度过这个晚上，她才打心眼儿里觉得应该和他一块儿回家。“呃，我，嗯……”拉芙娜，拉芙娜，好个勇敢的海盗女王，你那条能说会道的舌头哪儿去了？

她伸出手，放在他的掌心里。范·纽文还了她一个微笑。天人啊，他竟然也胆怯了！“我觉得，你这地方真不错。”他说。

“我按低技术文明时代的风格布置的。待在坞站边上也有好处，外头的自然风光没被城市照明破坏。来，我带你看看。”她关上灯，拉开帘子，未经技术增强的天然透明窗正在坞站边。今晚的景色应当很美。从酒吧回来时天空已经很暗了，系统内部工厂卫星已经运行到地面背后，连往来飞船都很少。

她回到范身边，眼前的长方形窗子一片模糊。“你得先等等，让眼睛适应过来。窗子没有做任何视觉强化。”地面的轮廓清晰起来了，还有一片片云朵，间或灯光一闪。她的手滑到他背后，过了一会，她感到他的手揽住她的肩头。

她没猜错：今天晚上，群星主宰了天空。眼前的景象是住在内圈的弗林尼米资深员工无福享受的。在拉芙娜看来，这是中转系统最美的景色。没有视觉强化，星光很暗，两万光年啊，何其遥不可及。最初只是一丝丝若有若无的雾，偶尔现出一颗星星。眼睛渐渐适应了之后，那一丝丝雾随之成形，弧形的几弯，有的地方亮些，有的地方暗些。一分钟过去……雾气中出现成团纠结，隔着漆黑的条纹，像手臂……混沌之上又是混沌，旋转着涌向浅色的轴心，那是涡流，那是气旋。凝定，静止，铺展在半个苍穹。

她听见范喉咙里发出一丝气声，他说了句什么，调子像唱歌，不是特里斯克韦兰语，当然也不是萨姆诺什克语。“那边那一小片，我一生都住在那里。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是寰宇之王。连做梦都没想到，站在这里，一眼看尽这一片美景。”放在她肩头上的手一紧，接着放松下来，轻抚她的后颈，“看的时间长了，能不能看出各界的划分？”

她缓缓摇头：“但很容易想象出来。”她的另一只手一挥。大致来说，意识区界与银河展开的方位相当：零意识深渊位于银河发微光的内核，外面远一些的地方就是广袤的爬行区——人类的诞生地。在那里，光速是无法超越的，无数文明体系生生死死，不知天外有天，也不为天外人所知。内核向外五分之四处的星群便是飞跃界，一直向外延伸出去，中转系统之类的地方便包容其中。在飞跃界，寰宇文明网络已经以种种形式存在了数十亿年。网络本身不是一种文明体系，很少有文明体系的生存时间会超过一百万年。但网络对逝去文明的记载是相当完备的。有的可以解读，但更多的情况下经过不断阐释译解，从一个灭绝的种族传递到另一个灭绝的种族，终于内容漫漶，无可稽考——情况之糟，远甚于网上传递的通过多种语言中转的信息。

但有些事还是清楚的：意识区界从古至今便存在着，现在只是稍微收缩了一点；从古至今便有战争、有和平；不断有种族，或是无数小帝国从爬行界升至上界；也不断有种族实现飞升，成为天人——或者天人的猎物。

“还有超限界呢？在哪儿？”范道，“就是那边的暗处？”星系之间黑暗的条纹。

拉芙娜轻声笑了：“包括那些，还有……看那些气旋外面，也是。”从银河内核向外超过四万光年的地方大多属于超限界。

范·纽文长时间默然无语，她感到他轻轻地哆嗦了一下。“跟那两位轮子上的伙计谈过之后，我……我想我有点明白了你给我的那些警告。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那些可能弄死我的事。也许比死更糟……”

常识到底还是占了上风。“你说得对。”她轻声道，“不光是你，也不光是因为你在这里的时间太短。你大可以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不懂。一条鱼需要学习多长时间才能明白人的动机？这个比方不太恰当，却很实在：在超限界的天人眼里，我们就像无知无识的牲畜。你想想人对禽兽做的那些事：天才的事、残酷的事、慈爱的事，还有毁灭整个动物物种的事。这些事在超限界中，每一种都会翻出一百万个新花样。宇宙的界分是对我们的保护。没有这些界分，人类和相当于人的智慧生物可能根本不会存在。”她朝外面的星群挥了挥手，“飞跃界和爬行界就像深海，我们就是游动在其中的动物。我们的位置深极了，海面的生物，无论它的智力高过我们多少，想抓住我们总不大方便。是啊，它们也钓鱼，有时候还在浅水里撒满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毒药，但深海依然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她顿了顿，这个比方还有可以申发之处，“和普通海洋一样，上面的水层不断掉下些残渣。有些东西只有上面能造，必须有接近自我意识的自动化工厂才能生产出来——但落到下面之后还能用。蓝莢跟你说话时也提到过这些东西：反重力材料、预测系统，等等。这些东西到了飞跃界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要拿到它们，则要冒巨大的危险。”

范转过身来，背对窗口和星空，面向她：“可总也少不了游向上层的‘鱼’。”一时间，她以为自己失去他了，他被那种拼死飞升的冲动攫住了。“不起眼的小鱼，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只为跃过龙门……也不知道龙门之上是天堂还是地狱，哪怕跃过之后仍然不知

道。”她感到他颤抖起来，接着，他搂住她。她偏过头，迎上他的嘴唇。

离开斯坚德拉凯已经两年了。有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现在，她的身体告诉她，这段时间其实多么、多么漫长。每一下触摸都震撼着她，唤醒了她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欲望。突然之间，她浑身的肌肤阵阵酥麻，全凭惊人的自制力才完整地脱下衣服，不至于把它们撕得粉碎。

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了，自然，这段时间里也没有可以用来比较的经历……但范·纽文实在非常、非常棒。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中转一号收发站 收于中转系统

语言路径：阿奎勒隆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中转信号覆盖区

发自：德比利下载系统风之歌收发站网管

主题：对中转系统的怨言；对客户的一点建议

摘要：中转系统的情况越来越糟；试试我们的服务吧

关键词：通信故障，中转系统的不稳定性，超限界

发往：

通信费用兴趣组

杂项管理组

中转系统中转一号收发站

暂留系统即时转发收发站

跟帖发往：风之歌业务扩张兴趣组

日期：坞站时间07: 21: 21, 36| 09, 集团纪年52089

信息内文：

过去五百个小时里，在通信费用兴趣组中，对弗林尼米集团中转系统收发站层面的通信堵塞表示不满的帖子多达9834张。每张贴子所涉及的问题都牵涉向数以万计星球提供的服务。弗林尼米集团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堵塞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天人的进程大大占用了网络资源。

身为中转系统在这个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风之歌的业务因为中转系统的信息超载有所扩展。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共同应对这一问题是不恰当的。

最近七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改变自己的方针。读到这条信息的人大多已经知道这一事件，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该事件的牺牲品。从坞站时间00: 00: 27开始，弗林尼米集团开始断开各收发站，线路中断并非预有安排。弗林尼米声称，一位超限界的用户对带宽提出了紧急请求（00收发站早已专供该天人使用）。这位用户同时要求上传与下行链接。集团自己承认，这一突发事件占用了他们全部资源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请注意：此前五百个小时天人用户对中转系统的过度使用只占用了集团资源的百分之五，便已经引起了大批用户的正当抗议。

朋友们，我们风之歌长期从事通信业务，我们也知道经营如同行星般巨大的天线阵列的难度，我们也深知，有的时候，完成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是多么艰难。但即便如此，弗林尼米集团的做法依然是让人无法容忍的。的确，最近三个小时内，集团已将中转一至三号收发站逐一上线，供广大用户使用，同时表示“引起不便”的用户的全部由那位天人的超额使用费支付。只有中转系统自己才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超额使用费”。没有人清楚（包括弗林尼米集团自己），通信中断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

对弗林尼米来说这一次是滚滚的财源，对你们来说则是无法估量的灾难。

因此，德比利下载系统风之歌收发站决定，永久性、大规模地扩展业务——新建五个主干收发站。这一行动显然耗资巨大。建收发站的费用从来不会便宜，德比利下载系统又没有中转系统所享有的地段优势。我们希望，经过多年良好经营之后，我们能够分期偿清这一债务。这一壮举没有顾客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方便顾客表达对畅通通信的需求，使我们确信自己所建造的正是顾客所需要的，我们创立了一个临时兴趣组：风之歌业务扩张兴趣组，由风之歌维护储存。在这一组中，收发站层面的通信费用仅相当于我们正常费用的百分之十。我们敦促各位，收发站层面的广大用户，使用我们提供的服务与他人交流、弄清自己今后还能从弗林尼米集团那里得到什么以及你对我们的倡议有何感想。

敬请回应。

事后一枕酣眠，电话响起时拉芙娜还没有彻底清醒过来。单调的铃声响个不停，响得直钻进她最甜蜜的梦中。她睁开眼睛，云里雾里，觉得无比幸福。躺在床上，双臂紧紧搂着——一个大枕头。他走了，真该死。她又躺了一秒钟，回忆着。真是孤独的两年，直到昨晚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孤独。幸福突如其来，如此强烈……奇妙啊。

铃声继续响着。她终于滚到床边，摇摇晃晃穿过房间。低技术文明的混账风格确有不便。“喂？”

是车行树。绿茎？“抱歉打扰你，拉芙娜。但——你没事吧？”车手打断了自己的话。

拉芙娜这才明白过来，自己的模样准有点奇怪：头发乱蓬蓬的，一脸傻笑。她双手搓了搓自己的嘴，抹掉笑容。“没事，我挺好。”好极了！“什么事？”

“我们想谢谢你，你帮了个大忙。真没想到你的地位那么高。我们花了几百个小时，想让集团监听逃亡飞船。没用。但跟你谈话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集团便告诉我们，监听立即开始。”

“哦。”该说什么？“太好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了，监听费用谁出？”

“我不知道，但费用肯定相当昂贵。他们说专门抽调了一台收发站用于监听。如果有人发出信号，数小时内我们就能收到。”

两人聊了几分钟，拉芙娜渐渐清醒过来，把过去十个小时的公务和私人娱乐分别整理出个头绪。她早就知道，集团多半会监听她在漫游酒吧的活动。也许格隆多就是这样听到那件事的——听进去了，相信了。可他不是昨天还在悲叹收发站饱和吗？不管怎么说，总是件好事，说不定还是件天大的好事。如果车手们道听途说的消息是真的，

那么斯特劳姆变种就不完全是个天人。如果逃亡飞船真的带有摧毁它的线索，说不定斯特劳姆文明圈还有救。

绿茎挂断以后，拉芙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振作精神，权衡各种可能。她的行动越来越有目的，效率几乎赶上了平时。很多事情都得查个明白。

电话又响了起来。接电话前她先看了看是谁打来的。哟！格隆多·弗林尼米卡利尔。她赶紧用手指梳理梳理头发，还是乱糟糟的，骗不过电话去。幸好她发现格隆多的模样也不怎么体面。脸上的角质层脏兮兮的，连有些眼点周围都是污渍。她接收了来电。

“啊！”他的声音突地发出一个尖声，马上降回平时的声调，“谢谢你接我的电话。我本该早些打来，但这里真是……一片混乱。”让人不敢亲近的冷淡风度上哪儿去了？“我只希望你知道，集团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们完全上当受骗了，一两个小时后才明白过来。”他跳了起来，赶着处理一批涌进中转系统的紊乱请求。

趁他忙着，拉芙娜键入一条命令，调阅中转系统最近的业务活动报告。天人在上！据通信费用显示，业务转移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她飞快扫过来自风之声的信息，那帮牛皮匠跟平常一样大吹大擂，但他们这次想取代中转系统的企图有可能是真的。格隆多最怕的就是这种事。

“——老头子只管不停地要这要那。可我们总算把事情彻底弄明白了，正面对抗它……嗯，几乎接近以武力威胁了。我们有能力摧毁它的特使。当然，不知它会怎么报复，但我们告诉老头子，它的要求正把我们推向毁灭。感谢天人！它没生气，只觉得有点好笑——它让步了。现在只使用一台收发站，而且只用于跟我们不相干的信号搜索。”

嗯，一个谜团解开了。老头子准是在漫游酒吧东闻西嗅，偷听到了车行树的故事。“事情也许会好转的。要紧的是，以后老头子还想威胁我们时，也得像这次这么强硬。”没等她反应过来这是向谁出谋划策，这些话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格隆多好像没在意。还说哩，忙不迭表示同意的竟然是他。“是的，是的。告诉你，如果老头子只是个普通用户，为了这场骗局，我

们非把它永远列进黑名单不可……可如果它真的只是个普通用户，绝对骗不过我们。”

格隆多几只白乎乎、胖嘟嘟的手指在脸前一挥：“没有哪个飞跃界的人有能力更改我们打捞船的航行记录。就算飞跃上界的也没这个本事——闯入我们的废弃场，摆弄我们的人类残肢，还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

打捞船？人类残肢？拉芙娜慢慢听出，自己和格隆多说的不是同一件事：“老头子到底做了什么？”

“你是说细节吗？现在已经查了个八九不离十。自从斯特劳姆垮台后，老头子就对人类大感兴趣。可惜我们这儿找不到愿意跟它去的人类成员。于是它便着手对付我们，改写了我们的废弃场记录。那艘打捞船的确碰见过一艘人类飞船的残骸，里面有人类残肢，但我们无法复活他们。老头子一定是把它在那里找到的零件拼凑起来，也许此后又从巨库里的人类文化资料中推断出一些材料，编出一份记忆。我们通过事后分析，把它早些时候的查询和废弃场被侵入的事件联系起来，推导出了真相。”

格隆多还在喋喋不休，但拉芙娜已经没在听了，她的眼睛茫然地瞪着电话的显示器。我们不过是潜伏在深渊中的小鱼小虾，深渊保护我们免遭上面渔夫的侵害。虽然他们不能在深渊中生活，聪明的渔夫仍然能够抛下致命的诱饵。这么说范——“这么说范·纽文只是个机器人。”她轻声说。

“准确地说，不是。他的确是个人类成员，有了编造的记忆，他可以独立运行。当时老头子大量购入带宽，那个东西于是成了个功能完备的特使。”天人的长臂和耳目。

格隆多的嘴巴部件嗒嗒作响，表示极其窘迫：“拉芙娜，昨晚发生的事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没有必要对你密切监视嘛。不过现在老头子向我们保证，它所需要的直接调查已经结束。再说，我们也不会给它足够的带宽，让它再来捉弄我们一回。”

拉芙娜能做的只有点点头，突然觉得脸上好冷。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一时间既愤怒又恐惧。一阵眩晕袭来，她转身离开电话，不理睬格隆多急切的呼叫。从小到大读过的故事，还有人类十多种宗

教神话中的传说，翻翻滚滚涌进脑海。以后如何？以后如何？有些后果她可以阻止，而另一些，毁了，再也不能复原。

但是，她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丝傻念头穿过恐怖和怒火，悄悄爬上心头。足足八个小时里，她和一位天人对面相处。这种经历可以在教材里占上一整章，它与常人经验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旦发生，总是众口流传，衍化为远离真相的传说。斯坚德拉凯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过这种经历，连稍稍近似这种事的经历都无人遭遇。直到现在。

约翰娜在船里躺了很长时间。天上总有太阳，从不落下去，时而 在她身后很低的地方，时而又高高悬在前面的天空中。还有的时候云雾弥漫，雨水哗啦啦地打着遮挡着她身上毯子的防水布。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模模糊糊的，可能是她做噩梦了吧。有些东西替她脱下被凝血粘连的衣服，轻柔的手和像老鼠一样的长嘴巴替她包扎伤口，把冰冷的清水灌下她的喉头。当她乱翻乱滚时，妈妈会替她掖好毯子，用一种最奇怪不过的声音安慰她。好几个小时里，她身边总偎着个暖烘烘的东西，有时是杰弗里，更多的时候是一只大狗，像猫一样发出呼噜呼噜声的大狗。

雨停了，太阳现在在船的左舷，被一面冷冰冰、晃晃悠悠的暗影挡住了。她渐渐可以分辨出身上的痛楚。一部分来自胸口和肩膀，船身每晃动一下便是一阵钻心的疼痛。还有一部分来自腹部，空荡荡的，又不像是晕船……她饿极了，也渴极了。

越来越清醒。她想起来了，自己不是在做梦。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些噩梦般的事的确确实发生了，而且现在正在发生。

在一片片云朵的遮挡下，阳光时隐时现，角度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完全从船后射来。约翰娜竭力回想爸爸当时是怎么说的……就在出事前。他们是在这个行星的北极圈里，现在这里正是夏季。这么说，太阳距地面最低处一定是北方，这艘有两个船身的船大致是在向南方航行。不管船行的方向如何，她都在一点一点远离飞船，也一点一点远离任何重新找到杰弗里的希望。

航行的水面有时很开阔，像大海，遥遥可见陆地的山丘，这些山丘常常被天空尽头低垂的云层遮没。有时他们穿行在狭窄水道中，紧贴两面壁立的岩石。她从没想到帆船的速度有这么快，也没想过会这么危险。四只像大耗子似的怪物正使尽浑身解数，使小船不至于撞上山壁。它们跳来跳去，灵活极了，一会儿蹿上主桅，一会儿爬上横

桅，为了登上高处有时还来个叠罗汉。狭道中水流湍急，双体船在急流中摇来晃去，吱呀作响。总算穿出来了，山丘被安全地甩在后面，渐行渐远。

很长时间里约翰娜继续装出神志不清的样子，呻吟着、扭动着、观察着。两个船体又长又窄，几乎像两只独木舟，船帆就竖在两个船体之间。她梦里那面暗影原来就是船帆，在寒冷清新的风中呼扇着。天空中到处是灰暗的影子，那是成群结队的飞鸟，俯冲过船桅，盘旋回来再次俯冲，一次又一次。她周围是一片叽叽声、啾啾声，但声音并不是来自头顶的鸟群。

是那些怪物的声音。她透过低垂的眼睫毛偷偷观察它们。正是同样的怪物杀害了妈妈和爸爸，连衣服都一样，灰绿色的外套，到处是扣件和口袋。她原来觉得像狗或者狼，其实都不像。四条长腿，小耳朵竖着，这些跟狗差不多，但加上那条长脖子和偶尔发红的眼睛，说它们像大老鼠也成。

她越看它们，便越觉得它们狰狞可怖。那种恐怖之感根本不是一幅静止图像所能传达出来的，只有亲眼看到它们的行动才能体会。她看着和她在同一侧的四只怪物摆弄起她的数据机来。粉红象本来系在船尾附近一只网状口袋里，现在这些畜生想看个究竟。几只脑袋伸来探去，初看时像一场马戏表演，但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确无比，和其他畜生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些东西没有手，却能够解开绳结，每一张嘴里叼着一截绳头，几根脖子绕来绕去，还有一只用爪子把解开的绳头按在船桅上。看上去就像被同一个人操纵的几个木偶的动作。

几秒钟内，系在网袋里的数据机便被解开了。狗会任由它在船板上滑，再用鼻子推着数据机走。这些东西不是这样：其中两只把粉红象放在一把椅子上，第三只用爪子扶住。几个东西接下来沿着数据机边角捅来捅去，研究粉红象长毛绒做的花边和它的两只大耳朵，又是推又是拱，所有动作都有一个明确目的：打开数据机。

另一个船身里探出两只脑袋，发出“咕噜咕噜、啾啾啾”的声音，介于鸟叫声和呕吐声之间。她这边船身里有一只回头看了一眼，发出差不多的声音，其他三只则继续摆弄数据机的搭扣。

最后，它们在粉红象的两只又大又软的耳朵上同时一扯，数据机打开了，开机视窗和平时一样，是她自己的录像，录像里传出她的声音：“杰弗里，不害臊！别碰我的东西！”四只怪物惊呆了，眼珠子瞪得滚圆。

约翰娜这边的四只怪物转动数据机，让别的动物也能看见。一只把数据机放低一点，另一只从上面窥探，第三只则笨手笨脚地摆弄着上层视窗下的键盘窗。另一只船身里那几只激动得发疯，却没有一个凑过来瞧瞧。胡乱鼓捣之下，启动视窗突然中止。一只动物抬起头，与对面船身里的几只大眼瞪小眼，另外两只瞅着约翰娜。约翰娜继续躺着不动，眼睛几乎全闭上了。

“杰弗里，不害臊！别碰我的东西！”约翰娜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却是出自一只动物之口。完全是刚才声音的重放，毫不走样。接着是一个女孩儿在呻吟、哭泣：“妈妈，爸爸。”还是她自己的声音，那么惊恐、那么孩子气，她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那些东西仿佛等着数据机做出反应，可等来等去还是什么都没有。于是，其中一只走上前去，鼻子挨着视窗又顶又碰。她的数据机里所有重要数据和比较危险的程序都有密码保护，各种各样谩骂、抱怨的声音从盒子里传了出来——都是她为自己那个喜欢东瞅西探的小弟弟准备的惊喜。杰弗里呀杰弗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怪物们对这些声音和录像大感惊奇。它们这样漫无目的地东敲西打几分钟后，数据机终于明白了：这回打开它的必定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孩子，于是它转入低幼模式。

这些东西知道她在偷看，摆弄数据机的那四只动物中总有一只——不一定是同一只——不间断地观察着她。在跟她斗心眼儿哩。她假装昏睡，它们假装不知道。

约翰娜猛地睁大双眼，怒视着那些东西：“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她掉转目光，放声尖叫起来。对面船身里那一群动物纠缠成一团，灵活的脖子顶着几只脑袋从船舷边露出来。太阳现在的方位很低，阳光下，它们的眼睛闪着红光：好像一堆大耗子，或者是一窝毒蛇。它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鬼知道看了多长时间。

听见她的叫声，那几只脑袋朝这边一探，她只听得一声尖叫，正是自己刚刚发出的叫声：“你们这些该死的浑蛋！”其他地方也传来她自己的声音，“妈妈”“爸爸”。约翰娜又一次尖叫起来，只引起一片回音似的重放声。她强压惧意，不作声了。那些怪物继续叫唤了半分钟左右，模仿她的声音，还把她睡梦中说出的字眼混杂在一起叫嚷出来。不过它们发现这种手段吓不倒她，便不再发出人类的嗓音。一阵咕噜咕噜声，来来回回，看样子好像两群动物在商量什么。最后，她这边的四只动物关上她的数据机，重新放在网袋里系好。

对面六只动物不再纠缠在一起，三只跳到船体外舷，爪子紧紧抠住船板，身体探出船外。有一会儿工夫它们看上去当真跟狗一模一样，活像坐在车里的大狗把脑袋探出车窗，嗅着扑面而来的风。几根长脖子前后转动着，每过几秒钟，其中一只便会把头向下一扎，扎进水里不见了。喝水？捕鱼？

捕鱼。一只脑袋向后一摆，把一个小小的绿色东西甩进船里。船里的三只用鼻子嗅嗅，抓住。约翰娜只来得及瞥见几只很小的腿和一个小甲壳。一只大耗子嘴边叼着那个东西，另外两只左右一撕，动作配合之利落准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一群东西行动起来宛如一体，每一根脖子就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触手，顶端是一张大口。这么一想，她的胃里好一阵翻江倒海，却没什么东西可以吐出来。

捕捞活动继续了十几分钟，至少抓到七条那种绿色东西。那些动物却并不吃，至少没有全部吃掉，撕裂的东西还剩了不少，装在一只小木碗里。

两只船体之间又来了一场咕噜咕噜。一群六只中有一只嘴巴衔起木碗，爬过联结两个船体、竖立主桅的平台。约翰娜这边的四只蜷成一团，好像对来访的客人有点害怕。只在来者放下木碗、退回它那边以后，约翰娜船体里的四只才又探出头来。

其中一只大老鼠叼起木碗，与另一只一块儿向她走过来。约翰娜不由得吞了口唾沫。它们想怎么折磨她？胃又抽动起来……真饿呀。她再次瞧瞧那只木碗，明白了。原来它们是想喂她吃的。

太阳刚刚从北方的云层中升上来，光照的角度很低，像某个明亮的秋日午后，刚刚下过雨，高处的天还有点暗，可近处的东西全都明亮耀眼。两个鬼东西深色的毛厚墩墩的，一只把木碗朝她送过来，另

一只的鼻子伸过来又缩回去。碗里的绿东西滑溜溜的。大耗子衔起一小块，小心翼翼，只用长嘴巴尖头叼着边。它偏偏头，把那种绿东西塞给她。

约翰娜向后一抽身：“不！”

那只畜生不动了。一时间她还当它又要学她，可它没有，只把那块绿东西放回碗里。第一只动物把碗放在她身边的长椅上，看看她，张开嘴巴放开碗，锐利的獠牙一闪即逝。

约翰娜盯着那只木碗，恶心和饥饿激烈交锋。最后，她从毯子底下探出一只手，伸进碗里。在她周围，有好几只脑袋竖了起来，两只船体之间又是一阵咕噜咕噜的讨论。

她的手指捏住了什么软软的、凉凉的东西。她抬起手，在阳光下端详。这东西呈灰绿色，边缘映着阳光，亮晶晶的。对面那几只动物已经扯掉了这东西的腿，把头也咬掉了。剩下的只有两三厘米长，像切成片的贝类。以前她挺喜欢贝类食品，不过那是经过烹调的熟食。那片东西在手里还抖了一下，她差点撒手扔在地上。

她把那东西放到嘴边，用舌头舔了舔。咸的。斯特劳姆主星上的大多数贝类不能生食，可是在这儿，孤零零一个人，没有父母，也没有一个本地通信网络以获取资讯，她怎么知道能不能吃？她觉得眼泪又涌了上来。约翰娜恨恨地骂一声，把这种东西塞进嘴里，试着咀嚼。没什么怪味，口感有点类似板油与软骨的混合。一阵作呕，她把那东西吐了出来……又努力再吃一块。总共吃了两块，也许这样最好，可以看看自己会不会呕吐。她重新躺下，看见好几双眼睛观察着她。和那边船体对话的咕噜声又响了起来。又一只动物侧着身子接近她，嘴里叼着一个带塞子的皮袋。是个水壶。

这一只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是头目？它的头靠近她的头，把壶嘴凑近她的嘴。这个大家伙看起来很狡猾，接近她时也比其他动物更加谨慎。约翰娜的眼睛扫过它的侧腹，它的外衣下缘身体后部的毛几乎全是白色……还有一道很深的“Y”形伤疤——杀死爸爸的就是它！

约翰娜的打击突如其来，事先完全没有盘算过。也许正因为这个，这一击才大收奇效。她可以活动的那只胳膊越过水壶猛地一挥，正好打中那东西的脖子。她一翻身，骑在它身上，把它的脑袋死死压

在船板上。一个对一个，它的身形比她小些，力气也不够把她推开。她感觉到它的牙齿戳进了毯子，不知怎的却没有咬伤她。她把自己的全部重量压在这东西的脊梁骨上，抓住它喉头与下巴相接的地方，一下一下，把它的头向木质船板上猛撞。

其他动物一拥而上，鼻子在她身体下面顶着，嘴巴扯着她的衣袖。她感到一排排针尖般锋利的牙齿扎进衣料，却没有进一步深入。这些东西身体内部发出嗡嗡的振动音，正是她梦中听到的声音。振动音透过衣服，钻进身体，她的骨头好像都振动起来。

它们把她的手从那一只脖子上拉开，扭住她。约翰娜只觉得扎在体内的那只箭头搅动着，撕裂般疼痛。她还可以做一件事：双脚一蹬，头猛地顶在那一只动物的下巴底下。那东西头向后一仰，正撞上船壁。围在她周围的几只动物一震之下松了口，她扑通一声仰面朝天摔在船板上。疼啊。疼痛是她现在唯一的感受，连愤怒和恐惧都感受不到了。

可是，她的一部分知觉还是注意到了身边的那四只动物。她伤了它们。她伤了它们全体。三只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嘴里发出像吹哨一样的尖声——总算有一种声音是从它们的嘴里发出的。身上带疤痕的那一只侧躺在地上，抽搐着，头上被她撞出一个星状伤口，鲜血滴滴答答淌过它的眼睛，像殷红的眼泪。

几分钟后，哨声停了下来。四只动物又蜷成一团，响起熟悉的啾啾声。她胸前的伤口迸裂了，又开始流血。

双方对视片刻，她向自己的敌人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它们是可以打伤的，她有能力重创它们。自从着陆以来，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

在剔割运动之前，木城是冰牙西部地区最有名的城邦。它的创建者已经生活了长达六个多世纪。六个世纪前，北方的环境比现在严酷得多，连低洼地带都终年积雪。木王那时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共生体，家业不过是伸进内陆的海湾边的一座小木屋，完全白手起家。他这个共生体既是猎手，又是个思想家，还是一位艺术家。小木屋方圆一百英里内没有别的人家，那时他做的木刻雕像只卖出去十二个，但就是这十二个雕像奠定了他最初的名声。一直保存到现在的雕像只剩下三个，其中之一由长湖共和国的一个城市收藏，那个城市甚至以这个雕像命名。

与名声接踵而至的是学徒。最初的一座小木屋变成了十座，散布在木王的海峡边。一两个世纪过去了，木王当然也随着时间逐渐变化。他害怕这种改变，觉得灵魂正慢慢离开自己的身体。他极力要保持自我。这种事情并不稀奇，人人如此，或是变化或是保持，不是走这个极端就是走那个极端。最坏的情况下，整个共生体会变得疯疯癫癫，或是彻底丧失自我、丧失灵魂。可是对木王来说，保持自我和改变看似不同，实则相同。他认真研究组成共生体的每个组件如何形成一个整体自我，他研究幼崽和它们的成长过程，研究新的方法，以推测一个新组件会为共生体带来哪些新的因素，研究如何通过训练各组件以形成人格。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早就是大多数宗教的基础，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设计师和训育师。对任何一种文化而言，无论这类知识是否可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木王所做的是对这类知识进行全盘审视，事先不带任何传统偏见。他在自己和自己那块小小殖民地的艺术家身上做了大量实验，审察结果，以此为根据重新开始新的实验。他只相信亲眼看见的实验结果，完全不受自己主观愿望的左右。

在他生活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标准，以这些标准来看，他的所作所为有的是异端，有的是变态，还有的纯粹是疯狂。早期的木王备受憎恨，其程度与三个世纪之后的剃刀不相上下。那个时候，极北地

区还是长年冰封雪拥，南方诸国想派出军队讨伐木王的地盘不大容易。有时他们的确派出了远征军，却被木王打得大败亏输。另外，木王也非常明智地不去以自己的观念转化南部地区的传统习俗，至少不直接硬干。随着地盘日益扩大，木王声名日隆。和其他方面的名气相比，他在艺术与木作方面的声誉已经不值一提了。饱经沧桑的旅人来到这个城邦，回去时不仅变得更加年轻，还更加机智、更为幸福。新技术、新观念不断从这里传向远方：织布机、传动箱、风磨、工厂位置安排，等等。这里发生的一切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仅是新发明，更重要的是这个城邦的人民，木王催生助产的全新的人民，还有它的前景，木王为它绘制蓝图的辉煌前景。

下午晚些时候，威克乌阿拉克疤痢和贾奎拉玛弗安来到木城。这天下下了很长时间的雨，但现在云开雾散，碧空万里，被早先沉云漠漠的景象一衬，更增明艳。

在行脚看来，木王的领地简直是个人间天堂。他已经厌倦了举目见不到一个共生体的荒野，也厌倦了成天为外星异形提心吊胆。

最后几英里水路，时时有戒心重重的双体船跟上他们，那些船只都备有武装。毕竟，他们来的方向不对，是从死对头剃刀那边过来的。还好他们只有一艘船，一望可知没什么恶意。来船呼喊着的，接力赛似的把他们的事迹向岸上传递。到泊岸时，两人已经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从北方的坏蛋手中盗来了奇珍异宝。前面是一道防波堤，行脚上次来时还没有呢。他们的船沿着防波堤航行一段，在系舟处系好。

码头上挤满士兵和大车，一条大路向上通往城墙，现在这条路上满满的，全是城里出来的人。拥挤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再进一步就会成为意识互相混淆的乱众，无法头脑清醒地思考任何问题。写写画画一跃下船，昂首挺胸，大步前进，山坡上的欢呼声显然让他非常得意。“快点，咱们还得去见木王呢。”

威克乌阿拉克疤痢提起盛着外星人画匣子的帆布口袋，小心翼翼地爬下船来。外星人那一顿突袭把疤痢的前震膜打破了，他现在还有点晕晕乎乎的。一时间，他的意识又有点散乱：码头看上去真奇怪，初看是石头，可还垫着一层厚厚的黑东西，自从离开南海就再没见过

这种黑东西，怎么会是软的，应该是硬的才对呀……我这是在哪儿？我应该高兴，为某件事高兴，好像是什么胜利。他停下脚步，重新聚合自己的意识。片刻之后思维清晰了，身上的伤痛也随之清晰起来。至少还会疼上好几天。得找人替异形治伤，先把它弄上岸再说。

木王的内务大臣是个大胖子，大多数组件都大大超重。好修饰、爱打扮。行脚没想到还能在木城里找到这么一位角色。此人一见异形，立即对行脚的要求百依百顺。找来一位医生看护那个两腿异形，顺便也看看行脚的伤势。过去两天时间，外星人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不过再没有什么暴力举止，大家没费多少劲就把它抬到了岸上。它那张扁脸上的两只眼睛瞪着行脚，这种表情他现在已经明白了，表示怒火中烧。他不由得心有余悸地摸摸疤痕的头——两腿异形等着他呢，一有机会便会对他下毒手。

没过多久，两位旅人便已坐进驮猪拉的客车，碾过鹅卵石铺砌的路面，向山坡上的城墙进发。士兵在前开道，分开人群，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频频挥手致意。好一位潇洒的大英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行脚已经知道，写写画画从本质上来说是个腼腆胆怯的人，缺乏安全感。眼下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至于威克乌阿拉克疤痕自己，即使他有这个心，现在也做不出同伴那种夸张举止。疤痕的一个震膜受了伤，乱动一气很容易导致自我迷失。他蜷在车厢座位里，几个脑袋向外四面张望。

除了外港的轮廓没变之外，这个地方已经和他记忆中五十年前的样子大不相同了。五十年时间，世上大多数地方不会有什么变化。一位浪游者出门五十年后再回来，说不定还会对完全没有变化的老样子心生厌倦哩。可是眼前……变得简直吓人。

巨大的防波堤是新建的，泊位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泊在港口里的双体船上什么旗号都有，有些他从来没在世界的这个区域见过。向上的这条路倒是以前就有，但那时的路窄得多，岔路口也少得多，还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过去的城墙只是做个样子，主要功能是防止驮猪和鸡蛙^[10]跑出去，而不是抵御外敌入侵。可现在，城墙足有十英尺高，用巨大的黑石砌成，一直延伸开去，超出了行脚的视线……还

有，上一次来时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士兵，这一次却到处都是。这种改变可不大妙。他察觉到疤痕心里一沉：战士、战斗，不是好事。

他们驶进城门，穿过一个占地极大、迷宫似的大市场。两旁的小巷极窄，宽度不到五十英尺，有的地方还有商贩敞放在外的一卷卷衣料、一箱箱新鲜水果外加家具摆设，街道于是更加狭窄。空气里弥漫着水果味、香料味、漆味。这地方真是挤得要命，讨价还价简直像在搞性行为。行脚本就昏头涨脑，这时险些晕了过去。随后，他们总算穿出市场，驶上一条窄街。街道弯来拐去，两边是一排排木石混合结构的房屋，从屋顶上方可以望见城堡厚重的堞墙。十分钟后，他们进了城堡大院。

几个人下车，内务大臣让人把两腿异形抬上一副担架。

“木王现在能接见我们吗？”写写画画问道。

大臣笑道：“是木女王。陛下改变性别已经十多年了。”

行脚几个脑袋吃惊地一拧。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共生体都会随时间改变，但行脚知道，木王无论怎么变都是个“他”。一惊之下，他差点漏听了内务大臣下面的话。

“当然见。不仅如此，女王的全体内阁成员都执意要看看……你们带来的东西。请进。”他挥挥手，让警卫走开。

他们走进一条极其宽敞的长廊，宽得几乎能让两个共生体并排通过。大臣走在前面，后面是两位旅人、医生和担架上的异形。天花板很高，墙壁覆着镶银的吸音被。比过去豪华多了……也更让人不安。几乎看不到什么木作工艺品，即使有的话，也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古董。

但长廊里有画。一见之下，他差点绊了一跤。身后的写写画画也同样吃惊，倒吸一口气。行脚周游世界，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热带地方那伙人喜欢比较抽象的壁画，无非是让人眼花缭乱的颜色胡乱堆砌而已；南海岛民则根本没有透视法，在他们的水彩画中，远处的东西只好安放在图画上端；而长湖共和国目前正流行表现主义，尤其是可以让一个共生体的所有组件同时进行多视角欣赏的叠画更受欢迎。

可眼前这种图画行脚却见所未见。这是由无数四分之一英寸见方的小瓷片组成的镶嵌画。图画是黑白的，没有彩色，只有四种不同灰度。只要后退数英尺便再也看不见镶嵌的痕迹，剩下的只是一片风景。这是行脚平生所见的最美的风景，画的是木城四周山头上遥望四野所见的景色，真是栩栩如生，简直像推窗所见的景象，只差没有颜色。每幅画的下半截有个长方形的框子框住，上半截则无拘无束，镶嵌瓷片伸向远方，中断，不见了。按图画来说，本该是天的地方立着覆盖吸音被的长廊墙壁。

“这边来，伙计！我还当你是来朝见女王的呢。”这句话是对写写画画说的。贾奎拉玛弗安已经被那些画牢牢吸引住了，每个组件各蹲在一幅画前。他朝内务大臣转过一只脑袋，声音里一片茫然：“老天哪！跟成了上帝似的。好像我的每个组件各坐一个山头，一眼之下可以看尽一切。”可他到底还是爬了起来，紧走几步赶上其他人。

长廊通向一间行脚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室内会议厅。

“就算长湖共和国也不过如此了。”写写画画抬头看着室内高高在上的三层席位，赞叹不已。他们与异形待的地方是会议厅的底层。

“嗯。”除了内务大臣和医生，大厅里已经有五个共生体了。就在他们看着时，其他人不断走进来。多数人打扮得像共和国的贵族，镶金戴宝，一身贵重毛皮。只有几个仍旧和他上次来时一样穿着家常衣服。唉，木王的小块殖民地成了城市，现在又成了一个城邦。行脚心想，不知真正掌权的还是不是木王——女王？他把一个头转到正对写写画画的方向，用高频语音道：“先别提画匣子的事。”

贾奎拉玛弗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又摆出一副阴谋小圈子内部成员的神情。“啊……对的……手里多张牌，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行脚的目光扫视着上面的席位，入席的大多数共生体一副平白无故受到打扰的大人物的表情。他不觉暗自好笑：只要朝下面这儿一瞥，便足以粉碎他们那股子傲慢劲儿。上面一片嗡嗡嗡的交谈声，可是没有哪个共生体样子像木女王。当然啰，她以前的组件现在肯定剩不下多少了，只有通过言谈举止才能把她分辨出来。没

什么大不了的。说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年时间就会大为改观——观点变了，友情转为敌意。但还是存在一种友谊，延续的时间大大超过任何一个组件的生命周期。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对木王有信心，可是现在……

传来一阵短促的号角声，像是要求众人肃静。通向底层席位的大门敞开，走进一个五位一体。行脚只觉得一股惧意掠过全身。是木王不假，可组合得……实在太糟糕了。一个组件年岁大得只能靠其他组件搀扶才能行动，还有两个组件和幼崽差不多大小，其中一个还不断往下淌涎水。体积最大的一个组件眼睛上蒙着一层白翳。这种事只可能在海边贫民窟里见到，或者是长期近亲通婚的结果。

她向下望着行脚，微微一笑，好像真的认出了他似的。她说话了，开口的是那个瞎子组件，声音清晰坚定：“请开始吧，维恩戴西欧斯。”

内务大臣点点头：“遵命，陛下。”他向下一伸手，指着异形，“这就是本次会议仓促举行的原因所在。”

“维恩戴西欧斯，如果我们想看怪物的话，到马戏团里去就行了。”声音发自上层席位一个穿得过于臃肿的共生体之口。从四面八方发出的嘘声来看，大多数人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底层席位一个共生体耐不住性子，干脆跳过栏杆，想把异形担架旁的医生轰开。

内务大臣抬起一只脑袋，要求肃静，又朝下怒视刚才那个急性子：“请耐心一点，斯库鲁皮罗。异形大家都有机会看。”

斯库鲁皮罗哼哼唧唧着，到底退了回去。

“谢谢。”维恩戴西欧斯把全部组件的注意力都转到行脚和写写画画身上，“朋友们，你们的船来得很快，来自北方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传过来。这里在座的人中只有我知道你们的事迹，而且就算是我，也只知道警戒船用暗语接力呼叫传递过来的一点点消息。据你们说，这个东西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邀请，请他们从头道来。行脚把高谈阔论的机会让给写写画画。写写画画正巴不得呢，他讲了那座会飞的房子、讲了伏击战和大屠杀、讲了他们是如何救出异形的。他把自己的眼睛工具

拿给大家看，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长湖共和国的秘密特工。真正的间谍会做这种事吗？大厅里每个共生体的眼睛都盯着异形不放，有的充满惧意，有的——比如斯库鲁皮罗——则好奇得要命。女王只用一两个头瞧了瞧异形，其他的组件没准儿已经睡着了。她的模样真是疲倦透了，和行脚一样疲倦。行脚把自己的头倚在脚爪上，疤痕身上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也许让这个组件睡过去更好些，可这样一来，大厅里说的话他就不大明白了——嘿！这不是正好吗？这个主意不错。疤痕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疼痛也随之减轻了。

大厅里的谈论又进行了好多分钟，疤痕入睡后，威克乌阿拉克这个三体对大家说了些什么听不大明白，只能听出语气。斯库鲁皮罗——跳到底层的那个共生体——抱怨了好几回，显得很不耐烦。维恩戴西欧斯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赞同他的话。于是医生走了，斯库鲁皮罗走近威克乌阿拉克的那位异形。

行脚一惊，全部组件都清醒过来：“小心点，那东西凶得很。”

斯库鲁皮罗啪地一句话顶了回来：“得了，你的朋友已经警告过我了。”他绕着担架转了一圈，盯着外星人那张无毛的浅褐色的脸。异形无动于衷地反瞪着他。斯库鲁皮罗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揭起异形身上的被子。还是没反应。“瞧见没有？”斯库鲁皮罗道，“它知道我没有恶意。”行脚没费心地指出他的错误。

“它只靠那两条后腿行走，这是真的吗？”另一位阁员问道，“请各位想想，这样一来，它岂不是比我们高出许多？稍稍磕绊一下就能把它打倒。”大家一片大笑。行脚想的却是，异形直立起来时多么像猎食的螳螂。

斯库鲁皮罗皱了皱鼻子：“这东西脏死了。”他把它围在中间。行脚知道，这种举动最容易激怒两腿异形。“要知道，得把箭头拔出来。虽说已经不怎么流血了，可要让它平平安安活下去，还得医生好好看护才行。”他责备地扫了行脚与写写画画一眼，好像怪他们没在双体船上当场为它施行外科手术。突然他又发现了什么，语气顿时大变。“超越一切共生体的神灵哟，瞧它的前爪。”他解开绑在异形两条前腿上的绳子，“像这样的爪子，两只足足比得上五对上下颌。想想看，这种组件组成的共生体该有多么了不起！”他朝那只长着五根触须的爪子凑近了些。

“小——”心点。行脚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外星人已经倏地收回触须，爪子立即变成一柄大锤，前腿飞也似的一摆，角度刁钻古怪到极点，锤状爪子砸在斯库鲁皮罗的脑袋上。这一击不可能太重，但实在太准确了，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震膜上。

“噉！哟！噢！噢！”斯库鲁皮罗踉踉跄跄直向后跌。

异形也大嚷起来，全是嘴巴发出的声音，频率很低，音质单薄。一听这种怪异可怕的声音，所有脑袋全竖立起来，连女王也不例外。这种声音行脚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他早已认定，这肯定是一个共生体内部组件与组件之间的对话形式，绝然无疑！几秒钟之后，这种声音转化为一种连续的干咳声，渐渐低下去，听不见了。

很长一段时间，大厅里没有一个人开口。接着，女王的一个组件站起来，望着斯库鲁皮罗：“你没事吧？”自从宣布会议开始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说话。

斯库鲁皮罗舔着自己的前额：“有点疼，没什么大问题。”

“总有一天，你的好奇心会连累你送命的。”

斯库鲁皮罗气哼哼地喘着粗气，同时又对女王的预言颇为自得。

木女王看着她的臣下：“我看这儿有一个重要问题。斯库鲁皮罗认为外星人的一个组件就能与我们整个共生体同样机敏灵活，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更多是对行脚而非写写画画提出的。

“是这样，陛下。那些绑它的绳子，只要它的爪子够得着，它就能很轻松地解开。”他知道女王问话的用意何在，经过三天的认真研究，他早已得出结论，“而且，据我看来，它发出的声音是有条理的语言。”

其他人反应过来了，顿时一片嘈杂。如果把一个共生体中有语言能力的个体隔离出来，很多情况下，它也能够说些半通不通的话，代价却是完全丧失了身体的灵活性。

“是啊……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生物，它的船从天堂之上飞下来。如果单单一个个体就同我们任何一个组合加起来同样聪明，它的

组合会拥有什么样的头脑？我真是难以想象。”她的瞎眼组件一面说，一面环顾四周，好像它也能看见似的，另外两个组件替淌涎水的那个擦拭嘴巴。这幅景象可不怎么鼓舞人心。

斯库鲁皮罗一颗脑袋向上一伸：“可是，我从异形身上没听到一点思想的声音。而且，它也没有头部震膜。”他指指外星人胸前伤口处撕破的衣服，“肩膀上也找不到任何震膜的迹象。也许，异形即使落单成了单体，它还是拥有整个共生体的智力……说不定外星人向来如此呢？”行脚不由得暗笑：这个斯库鲁皮罗虽说是个讨人嫌的浑球，倒不是个死抱老观念不撒手的老顽固。几个世纪以来，学院里一直对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争执不休。有些动物脑容量比人还大，有些动物的爪子和上下颌比一个组件灵活得多，在东部的未开化草原甚至还有长相与人相近的动物，同样惯于成群跑动，却说不上有什么思想可言。除了狼和鲸，只有人才结成共生体。正是因为共生体内部组件的思维协调一致，人才拥有高于动物的地位。斯库鲁皮罗的理论完全是一种异端邪说。

贾奎拉玛弗安道：“可是在伏击过程中，我们的确听到了外星人的思想声，声音很响亮。也许这一个就像咱们没断奶的幼崽，还不具备思想的能力——”

“却已经具备接近共生体的智力。”木女王阴郁地接过话头，“假如这些生物的智力不是远远超过我们，我们还有可能学习它们的设备——无论这些设备有多复杂。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接近它们，和它们拥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假如这个生物仅仅是一个超级组合中的一个组件……”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开口，只有阁员们被吸音被弱化了、模模糊糊的思想声。假如外星人的确是超级共生体，而它们的使节又遭到谋杀——那样的话，命运便已注定，大家能做的事就不多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救这个外星人的生命，善待它，了解它的本性。”她的几个头垂下来，好像一时想不起该说什么才好——或许只是太疲劳了。突然间，几个头朝内务大臣一转：“把这个生物移送到我隔壁的房间。”

维恩戴西欧斯吃了一惊：“不能这样，陛下！我们大家全都看见了，这个异形凶得很。再说，它还需要医疗看护。”

女王笑了，声音也变得柔和了。行脚记得从前的木王说话就是这种语气。“我的医术也不错，你忘了？难道你忘了我是……木女王？”

维恩戴西欧斯几条舌头一齐舔起嘴唇来，望望其他大臣，说道：“当然没有，女王陛下。谨遵您的旨意。”

行脚真想欢呼出声。看样子，这里管事的还是木女王。

第二天，行脚正背靠背坐在自己房间的台阶上，女王来看他了。一个人来的，穿着一件样式简单的绿色外套。这件外套他还记得，上次来时见她穿过。

他没有鞠躬致敬，也没有迎候。她冷淡地看了他一会儿，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坐下。

“两腿异形怎么样了？”他问道。

“我把箭头拔出来了，伤口也缝好了。我想它会没事的，大臣们都很高兴。那东西不像是个有理性的生物，捆上之后还不停挣扎，好像根本没有外科手术的概念……你的头怎么样了？”

“还好，只要不乱动就没事。”受伤的头下面的身体——疤痕——躺在门背后的暗角里。“我觉得震膜已经好了，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就好。”震膜要是不能复原，意味着大脑会不断出问题，也许不得不换个新组件，还有一件痛苦的事：替那个进入思想寂然无声的动物状态的单体找个归宿。“我没忘记你，浪游者。组件全都不同了，可你还是从前的那个浪游者。肯定有不少奇遇吧。你来了，我很高兴。”

“过去我跟那位了不起的木王相处得很愉快，所以我才会回来。”

她一个脑袋一偏，用嘲弄的语气道：“过去那位了不起的木王，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废物组合不怎么样啰？”

他耸耸肩：“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立即回答。好长时间，两人就这样坐着，目光投向窗外的城市。这个下午乌云密布，随时可能下雨。峡湾里吹来的凉风吹在他的嘴唇、眼睛上，有点针刺的感觉。木女王哆嗦一下，身上的毛耸起来一点。她终于开口了：“我始终保持着自我意识，六百多年了——这还只是前爪的算法。这么长时间，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我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前怎么没见你变成这副糟糕模样？”行脚平常说话不这么冲，可对方身上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的鲁莽性子。

“你说得对。一般人要是像我这样几个世纪长期血亲婚配，早成白痴了。我的方法高明得多。我知道自己应该和谁交配，之后会产下什么样的后代，出生的幼崽哪些应当作为组件留在我的共生体内，哪些应当送出去，融入别的共生体。所以，我的一代代组件都是我自己的骨肉，我的记忆也总是由我自己的骨肉承载。我始终保持着完全的自我意识。可惜，我还是不够高明——也许我想实现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越来越难了，最后不得不在大脑缺陷和身体缺陷之间做出选择。”她擦了擦那个淌涎水的组件的嘴，除了那个瞎子，所有组件的目光都投向窗外的城市，“你知道吗，这几天的天气是整个夏季最好的。万物葱茏，拼命汲取这个季节的暖意。”确实，绿色正向四面铺展，城里山上羽树绿油油的一片，附近山坡上所见皆是蕨类，灌木丛竭力向海峡边连绵不断的山头冲刺，“我爱这个地方。”

他早就知道，身为木城之王绝非易事。“你在这里创造的是一项奇迹，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不断听到别人谈起木城……而且，我敢说，这里的一半共生体都跟你有血缘关系。”

“是……是啊。随便哪个寻花问柳的人，做梦也不敢跟我比。我从来没少过情人，即使我自己用不着再添组件、不需要幼崽。有时候，我觉得生的那么多幼崽才是我最成功的实验项目，像斯库鲁皮罗和维恩戴西欧斯的组件绝大多数都是我的后裔……但是话说回来，剜刀也是。”

噢！最后这一位的组件居然大多也是女王的后裔，行脚还真不知道。

“最后几十年里，我多多少少有点认命了。到底还是胜不过永恒啊。不久我就会放手，散掉自我意识。我正让内阁逐渐接手——等我已不再是我时，我还怎么统治？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艺术上，那些镶嵌画你也看见了。”

“是啊。画得太美了！”

“哪天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嵌画的。弄起来很烦琐，不过我是越来越熟练了。还能在保持自我的最后几年里搞搞这个倒不错。可现在——你跟你那位异形改变了一切。真该死！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哪怕一百年前也好啊。有了这个切入点，我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前景呀？！你知道，我们正在研究你那个‘画匣子’。里头的画真是太精细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能比得上。有点像我的镶嵌画——每幅图画都是数百万个彩色小点拼成的，那些小点真是太小了，要是没有写写画画的透镜，我们简直分辨不出来。这种画那个画匣子眨眼工夫就能变出几千个，快极了，看上去是活动的。唉，都怪你那个外星人，我的画比起来还不如没断奶的幼崽在摇篮里的乱涂乱抹。”

木城的女王抽泣起来，声音却充满怨怼：“看吧，整个世界就要天翻地覆，我这种废物组合却赶不上了！”

行脚想都没想，一个组件朝女王挪近了些。太近了，非常不得体：八码，五码。脑海里一阵模糊，两人的意识混杂在一起。但他仍能觉察到，她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她的意识也有些恍惚了，女王迟钝地笑了起来：“谢谢你……你居然会同情我。我生活里随便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在浪游者看来都是小事一桩，对吗？”

“这种话挺伤人的。”他只想得出这一句反驳的话。

“我说的是事实，你们浪游者总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她的一只组件凑了过来。两人现在几乎要靠在一起，动脑子想问题更困难了。

行脚的话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只盼别忘了自己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还是保住了自我意识，我是个浪游者，可我仍旧是我。”一个灵感闪过，战斗或亲密接触所产生的一片嘈杂中有时也

会有灵感闪现，“还有一——现在两腿异形从天而降，我想这个世界肯定会发生改变，木女王这个时候不再理会旧有世界的那一套，放眼向前看，这不是正好吗？”

她笑了，头脑的混淆模糊更厉害了，不过这是一种甜蜜的混淆：“我……还……真没这么想过。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行脚走进她之中，两个共生体混杂着，耳鬓厮磨，思维融成一片甜蜜的混响。他们最后的一个清醒念头是跌跌撞撞走上楼梯，走进他的房间。

下午将尽时，木女王带着那个画匣子来到斯库鲁皮罗的实验室。斯库鲁皮罗和维恩戴西欧斯已经到了，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也在，站的地方离其他人很远，比礼仪要求的更远些。女王进来时屋里正在争执不下。放在几天前，这种争吵会让她很恼火，但现在不同了。她搀扶着自己行动不便的组件，用涎水组件的眼睛打量房间，微笑着。几年来，女王从没像今天感觉这么好。她已经拿定主意，并付诸实行，前面是全新的征程。

一见女王进来，写写画画笑逐颜开：“您看过行脚的情况了吗？他还好吗？”

“他很好，很好，非常好。”哎呀，用不着告诉他们行脚的情况好到什么程度！“我是说，他马上就会彻底复原。”

“陛下，我对您和您的医生感激不尽，威克乌阿拉克疤痕是一个非常好的共生体。可他的身体……我……我是说，虽说他是个浪游者，可也不能像换衣服一样天天更换组件呀。”

女王挥挥手，表示自己全都明白，不用他多说。她走到屋子中央，把画匣子放在桌上。那个画匣子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大枕头，加上两只耷拉下来的大耳朵，枕头面上还绣着个怪里怪气的动物图案。她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摆弄它，已经是个老手了——在打开这东西方面。还是老样子，出现的是那个两腿异形的脸，发出出自口腔的声音。女王也和此前无数次一样，目睹上面会动的镶嵌画，只觉得一股敬畏之情涌上心头。必须完全在同一时间内安排、移动上百万

片彩色“瓷片”，才能创造出眼前的景象。还有，每一次打开，出现的景象都和上一次的一模一样，毫无差别。她把屏幕转了一下，让斯库鲁皮罗和维恩戴西欧斯也能看见。

贾奎拉玛弗安娜近了些，伸长两根脖子朝屏幕上看。“你还说画匣子是个动物吗？”他对维恩戴西欧斯道，“要不你喂它点糖吃，看它会不会把自个儿的秘密告诉你，嗯？”女王不由得暗笑：写写画画不是个浪游者，四下游历的浪游者有求于人的事很多，不会像这样随随便便对大人物出言不逊。

维恩戴西欧斯压根儿不理睬他，所有眼睛都望着女王：“陛下，恕我冒昧。我……我们全体内阁成员不得不再次向您陈情：画匣子太宝贵了，不能把它完全托付在任何一个共生体嘴里，即使是陛下您也不可。请您把它交给内阁保管，至少在您睡觉的时候。”

“你没有冒犯我。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可以参与我的研究，此外的要求我不答应。”她看了他一眼，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维恩戴西欧斯虽是谍报工作的大师，却是个平庸的行政官员、蹩脚的科学家。一个世纪以前，像他这种人如果想留在木城，只会被她打发去种庄稼。一个世纪以前根本用不着谍报高手，行政官员也只需要一个就足够了。变化真大呀。她心不在焉地用鼻子拱了拱画匣子。也许更大的变化即将来临。

斯库鲁皮罗却郑重其事地回答写写画画的问题：“依我看，存在三种可能性：首先，这是一种魔法。”维恩戴西欧斯不由得后退两步，“事实就是，画匣子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它的确可能是魔法。但女王陛下向来不相信魔法，所以我暂时搁置这种可能性。”他向木女王投去不满的一瞥，“其次，这是一种动物。写写画画第一次让画匣子开口说话时，不少阁员都持这种看法。但它的样子完全像个填充枕头，就连上面缝的这个怪动物都像枕头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具有高度的重复性——我懂重复性，这是机械设备的特征。”

“你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写写画画道，“要说它是个机器，它就必须有活动部件，此外还有——”

木女王朝他们一甩尾巴。这种讨论斯库鲁皮罗可以翻来覆去搞上好几个小时，看来写写画画也会如此。“我看，我们还是先多了解一

些，再做推测不迟。”她照写写画画首次演示时的做法敲了敲画匣子一角，外星人的脸从画面上消失了，换成各种颜色组成的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先是传出一连串声音，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声调门儿不高不低的嗡嗡声，只要画匣子的盖子敞开着，总会有这种声音。大家现在知道，它听得见频率很低的声音，画匣子下面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垫子，碰一碰，画匣子就能感应到。那块垫子本身也是一种有图画的屏幕，只要发出某些指令，上面一片供人触摸的小方格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其他图案。有一次他们发指令时，画匣子完全没有反应，维恩戴西欧斯断言他们“把这个小个子外星动物杀死了”。后来大家关上匣子重新打开——画匣子又跟原来一样活动起来。现在女王几乎相信，不管他们对它说什么、怎么碰它，都伤不了这个东西。

木女王按照从前的触摸顺序再一次试了试屏幕上画着的符号，结果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让人看得转不开眼睛。但只要触摸顺序稍稍不同，结果便完全两样了。她不知道斯库鲁皮罗的推断对不对，画匣子的行为方式确实具有重复性——但它的反应方式太多，这一点又很像动物。

她身后的写写画画和斯库鲁皮罗各自伸出一个组件穿过房间，脖子举得高高的，竭力窥视屏幕上的情景。两人思想发出的嗡嗡声越来越响，女王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想起自己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最后，声音实在响得太过分了，她不耐烦地说道：“两位向后面靠靠行不行？！吵得我连自己的思想声都听不见了。”现在又没打算搞性生活。

“对不起对不起……这样行了吗？”两人后退十五英尺，女王点点头。斯库鲁皮罗和写写画画靠前的两个组件相距还不到二十英尺，两人准是太想看屏幕上的图画了。维恩戴西欧斯站的距离倒是挺合适，但脸上的神情也很急切。

“我有个建议，”写写画画道，他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免受斯库鲁皮罗思想声的干扰，所以连声音都有些含混不清了，“您触动第三排第四列的小方格，同时说出”——他模仿着外星人的声音，这种事人人都会做——“屏幕上出现的几幅图案好像与下面的小方格对应。我觉得……觉得，它是让我们做出选择。”

有道理。“到头来反而是画匣子训练我们。”如果这东西真的是机器，我们就需要重新给机器下定义了。“……很好，我们就让它带

着走。”

三个小时过去了。到最后，连维恩戴西欧斯都忍不住派出一个组件靠近屏幕，房间里一片声音，混成让人意识散乱的混响。每个人都在指手画脚：“说这种声音。”“按一下那个。”“上次它发出这种声音，我们做了那个，然后出现那个。”屏幕上出现的五彩缤纷的图案简直让人难以索解，点缀着许多符号，肯定是书写文字。小小的两腿异形的图像在屏幕上蹦来蹦去，符号不断变化，一个个小窗口打开……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的意见是对的，出现的头一组图画的确是选项，其中一些又引发了别的选项。选择项目一层层铺开——像树一样，写写画画评论说。这话说得不完全对，有时候选择某个项目又把他們带回上一幅图画。其实它更像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有四回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只好关上画匣子，重新开始。维恩戴西欧斯狂热地涂涂抹抹，画出一幅幅标示路径的地图。这种做法很有好处，许多地方大家还想回头再看一次。但就算是画图的维恩戴西欧斯也明白，画匣子里还有数不清的路径、无数地方，光靠乱碰运气永远也发现不了。

而木女王呢，为了她已经见识过的那些图画，她情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意识。图画中有的是辽远的群星，有的是闪烁着蓝绿光芒的月亮，有的是奇幻的颜色组合。有的活动图画展示出外星人的城市，数以千计的外星人簇拥在一起，靠得近极了，几乎可以互相碰到。如果这些只是一个组合，那么便是这个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最庞大的共生体，比热带地区的共生体还大得多……不过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外星人的城市啊，远远超出了她这六百多年以来所能想象的一切。

贾奎拉玛弗安终于垮了。他紧紧蜷缩在一起，声音颤抖着：“那……那里面有整整一个宇宙。我们可以跟着它走一生一世，还是不会真正了解……”

她望望另外两个人。维恩戴西欧斯总算有一次不那么不可一世了，他完全蔫了，几片嘴唇上全是斑斑点点的墨迹，周围一圈小书案上撒着几十张草图，有些清楚，有些无法分辨。他扔下笔，喘着粗气：“要我说，我们还是心别太大，先研究手头已经有的材料。”他捡起草图，理成整整齐齐的一大摞，“等明天，好好睡过一觉，头脑清醒了，再——”

斯库鲁皮罗向后退了几步，舒展舒展筋骨，几双眼睛周围满是紧张兴奋引起的红圈。“行。不过维恩戴西欧斯好朋友，先把图放下。”他在草图上戳戳打打，“看看这张，还有这张，看见了吗？显而易见，我们这样瞎撞一气，得到的结果很多是空的，没内容。有时候画匣子干脆锁死了，把咱们关在外头。可是更经常出现的是这一幅：没有选项，只有几个外星异形在树林里跳舞，发出有节拍、有调子的声音。这时候，如果我们发出这个音——”他发出一长串外星人的声音，“——出现的就是一堆小棒棒。第一个音，一根小棒棒；第二个音，两根小棒棒，以此类推。”

木女王也看出了窍门：“对呀。这种时候就出现一个符号，指向小棒，每一个符号都伴随着刚才那个短音。”她和斯库鲁皮罗对视着，彼此看见对方的眸子闪闪发亮：这是顿悟的狂喜，从一片混沌中发现了规律。上一次体会到这种狂喜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不管这东西到底是动物还是机器……它正在教我们两腿异形的语言。”

之后一段时间里，约翰娜·奥尔森多有很多时间思考。胸口和肩头的疼痛渐渐缓和下去，只要活动的时候小心些，她只感觉得到隐隐约约一点抽痛。它们把箭头取了出来，伤口也缝合好了。当时它们把她捆起来，嘴里衔着刀子，爪间利器隐现，她还以为最可怕的折磨降临了。它们动手割起她的皮肉来。她以前从来不知道，世间居然会有这般疼痛。

一想起当时的剧痛，她仍旧忍不住直打哆嗦。但她没做过有关手术的噩梦，不像以前那件事……

妈妈爸爸死了。她亲眼看见了。可杰弗里呢？杰弗里可能还活着。有时候，约翰娜可以连续一下午充满希望地憧憬着。她看见搬到外面的冬眠箱在船下熊熊燃烧，可船里的人也许可以侥幸生还。但接下来她又想起攻击者不加区别大肆屠戮的景象：纵火焚烧，大杀大砍，杀尽所有飞船周围的人。

她是个囚徒。但是现在，那帮杀人犯希望她好好活着。警卫没带武器——除了它们的尖牙利爪。只要办得到，它们总是离她远远的。它们知道她有能力打伤它们。

它们把她关在一个又大又黑的房间里。自己一个人时她度量过房间。这些狗一般的东西全是些蛮子。动手术不打麻药，说不定它们根本没有折磨她的意思。她没看见任何形式的飞行器，也没发现电力设备。大理石上挖出一道槽子，这就是厕所。那个洞深极了，几乎听不见排泄物坠地的声音。深是深，可照样难闻。这些东西，跟尼乔拉星球上黑暗时代的人一样不开化。它们或者从来没有过什么发达技术，或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约翰娜几乎笑了起来：妈妈最喜欢看有关失事飞船的小说，女主人公流落到被文明遗忘的殖民地，孤立无援，等等。小说高潮总是重新发明技术、修好飞船。妈妈热爱科学史——曾经热爱，所以对小说这方面的细节总是爱不释手。

这下可好。约翰娜现在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但跟小说相比有一个大区别：她渴望获救，同样渴望复仇。这些东西跟人类毫无相似之处，说实话，她想不起读过的书中描写过任何类似它们的智慧生物。本来可以在粉红象里查查，可它们把数据机拿走了。哈。随它们玩好了，它们会立即掉进她设下的陷阱，被彻底锁死在系统之外。

最初只有几条毯子，后来它们比照她的飞行服替她做了几身衣服。衣料是鼓鼓囊囊的、被褥一样的东西，又暖和又结实，针脚细密，不用机器也能缝得这么好，她可真没想到。现在她可以离开房间四下走动了。屋外的花园非常漂亮，算得上这个烂地方里最美的东西。大约一百平方米，从山坡渐渐向下倾斜。鲜花簇簇，还有树，树叶长长的，像羽毛，苔藓地上石板路绕来绕去。如果她愿意，大可以把这里看作一个祥和的所在，像他们在斯特劳姆的家的后院。

也有墙。不过站在花园的高处，她可以望出墙外。院墙拐来拐去，从有些地方望得见外面的景色。狭长的窗户有点像她在历史课本里读到的样子，你可以从窗口向外放枪，或者射箭，却不会暴露自己。

太阳落山后，约翰娜喜欢坐在羽状树叶的芬芳气息最浓烈的地方，视线越过院墙低矮处，望向海湾。她不太清楚自己看见的都是什么东西，船桅林立，真像斯特劳姆的海港。城市街道很宽，却拐来拐去，街边的房屋也歪歪斜斜。有些地方看上去像由石砌建筑组成的迷宫，不过她住的地方地势很高，看得清清楚楚。远处还有一道墙，延

伸开去，望不见尽头。上面的山头是一片灰色的岩石，点缀着一片片积雪。

她可以望见城里来来往往的像狗似的东西。一个个单看，很容易把它们误认为狗（脖子像蛇、脑袋像耗子的狗）。从远处看其实更容易弄明白。它们总是一小群一小群地活动，每群极少超过六只。小群内部，这些东西互相触碰，彼此协作，动作协调自如。但她从来未发现一个小群和另一小群的距离低于十米过。从这么远的地方望去，一个小群的内部成员几乎融为一体——她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个长着许多条腿的动物，逛来逛去，谨小慎微地不让自己过于靠近另一只相似的怪物。到了这个时候，结论已经不可避免：一小群，一个思想。如此邪恶的思想，无法容忍接近相似的同类。

她第五次来到花园。这是最愉快的一次，虽然她不愿意承认，但已经接近心旷神怡了。怒放的鲜花把自己毛茸茸的种子撒向空中。太阳接近地面，低低射来的阳光照在花种上，它们乘着轻风飘荡，在看不见的水波中载浮载沉。她想象如果杰弗里在这儿会做什么：先像个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不久就绷不住了，撒着欢儿乱蹦乱跳。最后他会沿着山坡猛冲下去，尽可能抓住更多的结成一团团的花种。笑呀叫呀……

“一、二、三，玩不玩？”从她身后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约翰娜惊跳起来，动作猛得差点撕裂缝合的伤口。没错，背后有一个小群。就是它们——它——为她拔出了箭头。脏兮兮的一堆畜生。五只狗低伏着身子，准备随时拔腿便逃。看上去它们吃惊的程度几乎跟约翰娜差不多。

“一、二、三，玩不玩？”又是一声，和刚才一模一样。其中一只动物肩头、腰臀和头上的几块皮肤振动着，模拟出这个声音，效果与录音完全没有区别。这些鹦鹉学舌的把戏她见得多了，可这一次……这句话用得真是地方，声音不是她的，可这个调子她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双手撑在后腰上，瞪着那一群动物。其中两只也瞪着她，其他的好像只是在观赏这一幕，还有一只紧张地舔着脚爪。

后面那两只抬着她的数据机！她一下子明白它们是从哪儿学到这个唱和调子的了，它们期待着什么反应她也一清二楚。“我在玩，你玩吗？”她说。

一群动物的眼睛瞪得滚圆，样子滑稽到极点。“我也玩，大家玩！”对答完成，游戏结束。它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山坡下传来回答声。那里还有一群，藏在树丛中。约翰娜知道，只要她好好和上面这一群待着，另外那一群是不会过来的。

看来这些爪怪——一想到它们，她就会想起它们前爪上扣着的钢铁爪尖：这些，她将永志不忘——看来它们一直在摆弄粉红象，没被陷阱挡住。比杰弗里强，这种事她的小弟弟从来办不到。事情很清楚，它们进入了低幼模式的语言学习程序。这一点她本该早就想到的：如果数据机发现有人笨手笨脚地摆弄它，它便会收集这些行为信息，这种蠢动作达到一定数量时，数据机会做出自我调整，适应小孩子，如果还不行，就再次调整，以适应还不会讲萨姆诺什克语的低幼儿。只要约翰娜稍稍帮它们一把，这些东西便能学会她的语言。问题是，她真的愿意这样做吗？

那一群走近一点点，至少有两只始终密切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它们不像原先那样随时准备逃开了。最靠近的一只肚皮贴地趴下，抬头望着她。挺乖的，可怜兮兮的——如果你不看它的利爪的话。“我的名字叫——”名字叫一短串叽里咕噜，声波好像直钻进她的脑门儿，“你的名字叫什么？”

约翰娜知道这些都是语言学习程序的练习。这东西本来绝不会知道它自己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程序中的人物不断重复“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再笨的人最后也能明白过来。不过，爪怪的发音真是太漂亮了，一点儿毛病都挑不出来……

“我的名字叫约翰娜。”她说。

“兹喔翰娜。”那群动物用约翰娜的声音说，音节分割有点不准。

“约翰娜。”约翰娜纠正道。爪怪的名字太难了，她连试都不打算试一下。

“哈啰，约翰娜，让我们再玩一遍姓名游戏！”这也是程序中的话，爪怪说得兴致勃勃，真傻。约翰娜坐了下来。没错，学会萨姆诺什克语之后，爪怪就能控制她……但话又说回来，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她才能了解它们，才能打听杰弗里的消息。如果到时候知道它们杀害了杰弗里怎么办？这样的话，她就要学习怎么才能伤害它们，伤得越重越好。它们活该。

先是在木城，几天后，又在剃刀的秘岛，漫长的夏日结束了。到了午夜，只有一点微光，连最高的山头都隐在阴影里。很快，夜晚越来越长。白昼与黑夜交战，黑夜一步步取胜。山谷里生长的羽树逐渐染上了秋色。白天仰望峡湾边的山崖，只见低丘一片橘红，上面是一丛丛灌木，渐渐化为灰色的地衣苔藓，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深灰色的裸岩。积雪静静地等待着，用不了多久，大雪纷飞的日子就将来临。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日落的时间都比前一天早几分钟。每天这个时候，泰娜瑟克特都要巡视剃刀城堡的外圈壁垒。这一圈有三英里路程，低处由警戒线共生体把守，高处的这里只有一些哨卡。只要她一接近，战士们立即两边肃立，动作整齐精确，标准的军队作风。但不止于此，从他们的表情上，她能看出深深的恐惧。习惯别人对自己的恐惧真是很难。上溯她保持的自己的记忆——二十年时间——泰娜瑟克特一直生活在对他人的恐惧之中，既内疚又惶恐，只盼能够追随某人。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转变，但不是改进。通过自己的组件，泰娜瑟克特现在知道了她过去追随的是何等邪恶的东西。她也明白卫兵们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剃刀。

当然，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流露出来。想活下去的话，她就不能让别人识破。泰娜瑟克特极力压制自己胆怯的天性，自从来到秘岛，她没有一次流露出过去低头闭眼的怯生生的做派。

相反，她像剃刀一样冷眼看人，渐渐习惯了。巡视城墙时她像剃刀一样生冷严苛，眺望她的一一他的一一领地时，目光像从前的剃刀一样严峻，所有的头直对前方，仿佛看到了微不足道的追随者所看不到的远大前程。这些人永远也猜不到她这番落日巡视的真意所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这里的风景和共和国非常相似。她几乎可以想象自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剔割运动爆发之前，回到了议会大厅大屠杀之前，回到了从前：那时他们还没有割断她的喉管、将剃刀的组件硬生生插进她残存的自我中间。

在巨石城堡之外的金色余晖下，她望见农夫正拾掇庄稼、照料牲畜。剃刀统治的领地远远超出了她的视野，这么大的地盘，但他从不进口粮食，装满仓库的谷物肉食全部产自距海峡两日行程的地区。这些安排是出于全盘战略的考虑，但仍然构成一幅和平的晚景，让她回想起自己的家、自己的学校。

太阳缓缓滑入群山的怀抱，长长的阴影在田野上伸开，秘岛上剃刀的城堡耸立在一片暗影之上。泰娜瑟克特嗅到凉意，明天还会起雾，田野将笼罩在一片雪一样的雾气中，太阳出来一个小时以后雾气才会消散。她裹紧大衣，朝东面哨卡走去。海峡对面还会有一座山头沐浴在阳光中，就是异形飞船降落的那座。飞船还在那里，但现在已经隐藏在木石之后。夺取飞船后，铁大人立即开始施工。秘岛北端的采石场忙得发了疯，剃刀统治期间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向大陆运送石料的驳船排成一条线，从无间断。即使现在天光已暗，铁大人的工程仍然没有丝毫中断。他的号令、检查也比从前的剃刀严格得多。

铁大人素来狠毒，不，比狠毒更甚，他是个掌握他人杀大权的魔头。但自从异形飞船降落，泰娜瑟克特知道他变了：他怕得要死。铁大人有理由害怕。也许到头来大批异形会从天而降，把这里所有的人杀个精光。即使这样，在她的内心深处，泰娜瑟克特盼望这一天早日来到。铁大人和他的剔割分子不加警告便攻杀从星星上降落的人，其动机更多是出于贪婪，而不是恐惧。他们杀死了十多个外星生物，其歹毒程度更甚于剔割运动对她本人的所作所为。毕竟，当初泰娜瑟克特追随剃刀时是出于她的自觉自愿。有朋友警告过她，要她提防这个运动，有关剃刀的很多阴森恐怖的传说并非全部出自政府的宣传机构。但她当时是那么渴望追随他人、献身于一个比她一己生命更加伟大的事业……他们利用了她，把她当成一个工具，毫无顾忌地利用了她——这一切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来自星星上的生物却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铁大人直截了当地将他们斩尽杀绝。

于是，铁大人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恐惧。头三天里，他使用一个顶盖把飞船遮住，山头上突如其来便出现了一座蠢不可及的农场大屋。用不了多久，异形飞船周围便会建起一道石墙。到头来，这座新堡垒的规模将接近秘岛上的城堡。铁大人心里明白，只要他不被这桩罪行毁灭，他就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共生体。

正是这个原因使泰娜瑟克特留下来，继续伪装。伪装不可能永远不被揭穿，其他组件早晚也会抵达秘岛，泰娜瑟克特便将遭到毁灭，

剃刀便将获得新生。也许她活不了那么长时间，泰娜瑟克特的两个组件的确属于剃刀。那位大人物只算错了一点：以为他的两个组件便足以控制其他三个组件。结果正好相反，三个组件取胜了，它们的良心现在又拥有了另外两个的才能。了不起的剃刀的一切她几乎全都能够回忆起来，种种毒计、一桩桩背叛。两个剃刀组件赋予了她以前从未有过的心智。泰娜瑟克特不禁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她获得了当初天真无知的她参加剔割运动时所追求的事物，而大人物剃刀则犯下了傲慢自大的他坚信不会发生的错误。只要她能控制住那两个组件，她就有机会。清醒时还没有多大困难，她觉得自己仍然是

“她”，她在共和国生活的记忆、剃刀的记忆，两相比较，前者更加清晰。入睡之后情况却不一样了，她做噩梦，蓦然间觉得折磨他人真是一种快事。熟睡时组件之间的自动交配本来可以松弛身心，对她而言却成了一场格斗。醒来后她浑身酸痛，伤痕累累，好像与一个强奸犯搏斗了一晚。假如那两个挣脱了她的控制，一觉醒来，她成了

“他”……那两个只需要几秒钟时间就能揭穿她的伪装，几秒钟之后，其他三个组件便会被杀，剃刀的组件便会移入一个更容易操纵的共生体。

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她坚持下来了。铁大人想利用异形及其飞船，用该诅咒的剃刀的噩梦笼罩全世界。可是，他的计划极易倾覆，每一方面都存在巨大风险。只要能够破坏这个计划、摧毁剔割运动，无论需要做什么，她都会做。

城堡的另一面，只有西塔还处于夕照下。外面看不见狭长窗户后面的脸，但窗后却有眼睛向外窥视：铁先生观察着下面城墙上剃刀的残体——自称剃刀因子的那一位。所有统兵司令都对这个残体服服帖帖，几乎像对待完整的剃刀一样恭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令们都是剃刀一手创造的，难怪他们一见主子在场便战战兢兢。这种掠过后脊的寒噤就连铁先生自己也感觉得到。在铁先生成形过程中，剃刀强迫他尽力杀死自己。每次逮住他出问题，剃刀都要对他最弱的组件痛加折磨。这在他的意识中形成一种心理定式，让他不敢生出丝毫叛逆之心。铁先生懂。这种了解有助于他反抗自己的心理定式。他不断告诉自己，在目前状态下，不敢叛逆的心理定式只会使剃刀的残体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为了抗拒自己心中长期存在的恐惧，铁先生也许会失算，会铤而走险采取更加凶狠的行动。

他迟早会下定决心。如果他不抓住其他组件尚未抵达的机会，剃刀的全体组件便会再次聚齐。假如两个组件就能控制铁先生的领地，六个组件聚齐时将把这块地区紧紧地攥在手里。他希望他的主子死吗？如果是这样，存不存在万无一失的手段？……铁先生飞快动着脑筋，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裹在黑袍中的共生体。

铁先生惯于甘冒奇险以求成功。他就是为冒险而生的，恐惧、死亡、胜利，这就是他的整个生活。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一次的风险像今天这样无比巨大。剃刀曾经差一点将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彻底颠覆，他梦想着统治全世界……铁大人的视线越过海峡，落在对面的山坡，落在他正在建造的新城堡上。铁大人手里玩的这场游戏，只要取胜，征服世界易如反掌。而一旦失败，全球便可能随他毁灭。

伏击刚一结束，铁大人便亲自考察了异形飞船。当时地面还在冒着热腾腾的蒸汽，不仅没有随时间过去而冷却，反而每个小时都像更热了几分。大陆上的农民说这是地下的妖怪被唤醒了，铁先生的顾问做出的分析也强不到哪儿去。白衣侍从必须穿上加了垫子的靴子才能接近那块地面。铁先生毫不理会炙热的蒸汽，蹬上靴子，大步走到弧形船壳下。不算那些支架，船底很像他们自己的木船船壳。船底靠中央的地方有个奶头似的突出物，下方的岩石都被融化了，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被焚毁的棺材安置在飞船上方的山坡上，一些尸体已被送走，供解剖分析。才几个小时，他的顾问便提出了一大堆异想天开的解释：这些像螳螂一样的东西是当兵的，从战场逃了出来，到这里安葬死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仔细考察过飞船内部的情形。

飞船灰色的梯子是用某种钢铁般坚硬的材料打造的，同时轻得像羽毛。看得出来这些玩意儿是梯子，虽说对普通成员体来说梯级高了些。铁先生爬上梯子，把施里克和其他顾问留在外面。

他把一颗脑袋探进舱门，又倏地缩了回来。里面的声音足以把人震聋。现在他明白那些白衣侍从为什么叫苦不迭了。异形居然能忍受这种声音？他强迫自己的组件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舱门。

声音回荡，向他厉声尖啸，比待在没有加装吸音被的小房间里还可怕。他强自镇定，和从前主子在场时一样。回声弱了一些，但仍然在四壁间回荡不止。甚至连他最彪悍的侍卫也在这里待不了五分钟。

这个想法使铁先生挺直了腰背。自制力！默默无语不一定总是代表服从，猎人也不出声。他环顾四周，不理睬飞船里空空洞洞的回音。

天花板上有些蓝白色的条纹，光线从这里照下来。眼睛适应之后，他看到了手下对他形容过的东西：里面只有两个房间，他立足之地是较大的一间——货舱？远处墙上有一个舱门，通向第二间房。墙壁与墙壁之间密合得一点儿缝都没有，墙壁的形状也和飞船外壳不吻合，一定还有密室。房间中一阵阵和风吹拂，风比外头温暖得多。铁先生平生到过的地方中没有一处像这里一样：强大而又邪恶。这种感受肯定是受噪声影响所产生的幻觉。等里面铺上吸音被、弱音器，肯定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可是……

房间里全是棺材，没有烧毁的棺材，还弥漫着异形的体臭。暗角里还长着不少霉菌。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异形也跟其他活物一样，喘气儿、出汗。还有，尽管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发明，却连它们自己的窝都收拾不干净。铁先生在棺材中间转来转去，这些箱子全都安放在一排排架子上。运到外面的那些棺材还塞在里面时，这儿一定挤得要命。没损坏的棺材的制作工艺真是精细极了，两边开着槽孔，热气从里面排出来。他嗅了嗅：气味很复杂，有点让人想吐，却并不是死亡的气息。再说，如果死了，这些螳螂怎么还会发出如此强烈的汗臭？

每具棺材盖上都有个小窗口。为了对死亡的单个组件表示敬意，这些异形可真是不惜工本呀！铁先生一蹦，跃上一口棺材，从上向下看。尸体保存得非常好，那种蓝光使一切看上去都像蒙了一层霜。他把第二只脑袋偏了偏，同时从两个角度观察里面的异形。比他们在外面杀死的两个异形小得多，甚至比他们捕获的那个还小。铁先生的有些顾问提出，小个子异形很可能是幼崽，也许还没断奶。有道理：他们活捉的那个没有发出过任何思想的声音。

为了强化自己的自控力，他刻意长时间凝视着异形那张奇特的扁脸。他的思想声回荡在船舱里，回音形成连续不断的折磨，侵蚀着他的注意力，逼着他离开。让痛苦继续下去吧。更可怕的折磨他从前都挺过来了，他要让外面的共生体明白，铁大人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强得多，他熬得住痛苦，他有更深入的洞察力……他还要逼着他们拼命干，蜕掉他们几层皮，早点把这些房间铺上吸音被，研究里面的东西。

于是，铁先生盯着异形的脸不放，几乎陷入无知无觉的状态。四壁间的尖啸好像弱了一点儿。那张脸真丑。他检查过船外烧焦的尸体，注意到了它们小小的颌部、畸形的牙齿。这些家伙怎么能吃进东西？

几分钟过去了。噪声加丑陋，混合在一起，他像在做梦……恍惚中，铁先生突然感到如噩梦袭来般的恐怖：那张脸在动。动作极微弱，非常、非常缓慢，但在几分钟时间里，那张脸的位置变了。

铁先生一头跌下棺材，四壁卷起恐怖的怒啸。几秒钟里，他还以为自己会死在这种声音中。他强打精神，勉强恢复思维。他再一次爬上棺材，所有眼睛全部凝视着那块透明的小窗口，像在狩猎中的共生体……变动很有规律，箱子内的异形在呼吸，只是比任何正常状态下的单个组件缓慢了五十倍。他爬上另一具棺材，观察里面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是活的，只是在箱子里放慢了生命节奏。

他头晕目眩地打量着这些棺材。这个房间的邪恶的确是噪声造成的幻觉，同时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外星螳螂降落的地点远离热带，远离人烟稠密地区。也许它们以为北极西北区荒无人烟，异形飞船满载螳螂幼崽，这些盒子就是幼虫的卵壳。外星共生体着陆，把幼崽培育成熟——远离文明社会的耳目，一切神不知鬼不觉。一念及此，铁先生不由得毛发倒竖。万一螳螂共生体没有遭到突袭，如果铁先生的部队稍欠勇猛……这个世界就全完了。

铁先生跌跌撞撞走向通往外面的舱门，他恐惧的思想声反射在船壁上，越来越响。即使如此，他还是在阴影与尖啸声中静立片刻。他的组件步下梯级时步履从容，每一套衣服都纹丝不乱。他的手下不久便会知道大家面临的危险，但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恐惧。他轻快地穿过蒸汽沸腾的地面，从船身下走出来。但就算是他，终究也忍不住朝天空投去飞快的一瞥。只是一艘船，只是一个共生体。它运气不好，撞上了剔割运动。即使异形身处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他铁先生也只是侥幸胜出。还会有多少飞船到来？已经着陆的有多少？他还有从这次胜利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时间吗？

铁先生的思绪转回现在，转回自己高高在上的鹰巢——他的观察所。和飞船的首次交锋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十天，威胁依旧存在，但铁先生已经对它有了更好的理解——危险是巨大的，千真万确，但如同所有巨大危险一样，这一事件同时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城墙上，剜刀因子的身影走进越来越暗的黄昏微光中。铁先生的目光追踪着那个共生体，盯着他一个接一个走下被火炬照耀着的梯级，消失了。那个残体中主子的成分真是重得吓人，它比其他人更快地明白了异形降落的意义。

铁先生最后望一眼那座暗下来的山头，转过身去，走下螺旋梯。长长的梯级十分狭窄，观察所处于一座四十英尺高的塔尖。螺旋梯的宽度还不足十五英寸，天花板距梯级不到三十英寸。四面冰冷的石块造成一种压迫感，窄小得不可能产生混淆思维的回音。但又因为过分窄小，思想无法发散，被挤成了长长一溜。想爬上这段长梯，来人只得扭曲身体、暴露自己，塔尖的防御者轻易就能干掉来人。这就是军事建筑。对铁先生来说，爬上这段黑漆漆的窄梯是一种有益身心的锻炼。

螺旋梯通向一段宽大的走廊，十英尺宽，每五十英尺有一个拐角，两人交错时一方可以在里面暂避。施里克和一个警卫恭候着他。

“木女王那里来了最新消息。”施里克道，他手里拿着几张丝纸。

另一个异形落入木女王手中，当初看来这是一个沉重打击。随着时间过去，他渐渐意识到这其实再妙不过了。女王身边有他的眼线，最初他想下令干掉那边的异形，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传到北方他这里来的情报太有价值了。女王手下有些非常聪明的人才，他们在异形身上大有收获，这些收获都传到了铁先生和主子——主子的因子——手里。这样一来，木城成了铁先生的另一个异形实验室，剔割运动的敌人也同其他工具一样，正替他效劳。谁能抗拒这其中的幽默呢？

“很好，施里克，送到我的私人套房。我一会儿就来。”铁先生挥挥手，对方避进一处拐角，铁先生从他身边走过。啜着白兰地阅读秘密情报，操劳一天后这种犒劳再合适不过了。在这之前，他还有其他工作，也有其他犒劳。

一个多世纪以前，主子建起了秘岛上的城堡，这座城堡至今仍在不断扩建。年代最久远的地基之下，普通统治者只会用作地牢的地方，剜刀建起了他的第一批实验室。其中许多很容易被误认为地牢。当然，对囚禁其中的人来说，这里的确是地牢。

每一个十天，铁先生至少要将实验室全部巡查一遍。现在，他很快来到底层。在卫士的火炬照耀下，蟋蟀仓皇逃窜。这里有一股腐肉的臭味。地面很滑，铁先生的脚爪踩上去时时立足不稳。地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深洞，大小正好容下一个四条腿紧紧收缩起来的单个组件。每个洞口都盖着一个钻了细小透气孔的盖子。在这种情况下，被封闭其中的孤立组件一般只要三天便会发疯。这就是“原材料”，可以用来组建新的共生体。通常这种共生体比植物人强不到哪儿去，但运动有时只需要白痴。偶尔，这些洞里也会产出奇迹，比如施里克。有人管他叫白痴施里克，有人叫他榆木施里克。这个共生体不知疼痛，没有欲望，像机器一样忠心耿耿，但仍然是血肉之躯。他算不上什么天才，但只要能再得到五个这样的人，铁先生情愿损失东部一个省。为了取得更多类似的成功，铁先生一次次反复使用这些隔离坑。在那次伏击战中打散的残体大多都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废物利用……

铁先生爬到上一层。这里进行的实验才是真正有意思的。提到秘岛的大名，世人都惊恐不已。他们听说过下面那一层，却不知道那些黑漆漆的地方只是剔割运动科研工作极小的部分。解剖灵魂的工作远不止于带排血沟槽的屠房，下面那一层得出的成果只是剜刀科研探索的第一步。大千世界奥秘无穷，许多问题数千年来难以索解。我们是如何思考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某种东西？为什么一个共生体是天才，而另一个却是呆子？在剜刀之前，哲学家们争论不休，却从未接近真相。就连木女王也割舍不下传统道德观念，对这些大问题敬而远之。剜刀却不一样，他下决心要找到答案。这些实验室里拷问的是自然本身。

铁先生走进一间一百码宽的大厅，大厅屋顶由数十根石柱支撑。四面都有漆黑的隔间，用下面装有小轮的石板分隔墙隔断。这个巨大的洞窟可以像迷宫一样，任意隔成各种形状。剜刀就各种能够保持思维能力的共生体形态做过实验。在他之前的无数世纪，能做出有效思考的共生体只有几种形态：最自然的小群、警戒线以及执行勤务时采

取的其他布局。剃刀新创了十几种：星状、双环、网格。大多数没什么用处，只会搅乱人的头脑。比如，星状布局下，只有一个组件能听到其他全部组件的思想声，其他组件则只能听到这一个组件。所有思想都要先集中到枢纽组件，再由它分发。枢纽组件自身又没什么头脑，别的组件传递给它的信息大多被曲解了，经过曲解的信息又由它传递给其他组件。结果是颠三倒四、乌七八糟。自然，这一实验结果对外公布了。

至少还有一种共生形态秘而不宣，其成效是惊人的。剃刀将八个共生体安排在这个房间里，用隔墙将各共生体与其他人隔断，再从每个组合中抽出一个组件，该组件可以跟三个组合中的相应组件联络。换句话说，他用八个组合组成了一个共生体。铁先生仍在继续这个实验。如果负责联络的组件能够彼此包容、思维合一（这一点非常困难），形成的新组合便将比警戒线共生体聪明得多。就大多数方面而言，得到的大型组合远不如自然小群聪明，时不时却能迸发出天才的灵光一闪。主子远赴长湖共和国前曾吩咐改建城堡主厅，使议事会能够以这种形态召开。铁先生没这么做。有点过于危险了，他对下属的统御远不及剃刀彻底……

不要紧。还有别的更加重大的项目。前面的几间房子才是运动的中心所在。铁先生的自我意识、他的灵魂便诞生在那些房间里，剃刀创造的最优秀的组合全部都是在那些房间里诞生的。最近五年时间，铁先生继承了剃刀的传统……并加以改进。

他穿过将各个套间连在一起的大厅，每个套间门上用黄金嵌着号牌。每到一扇门前，他都要打开门，伸进一两个组件。手下早把上一个十天的报告留在房里，铁先生飞快浏览一遍，鼻子从屋里向内延伸的包间朝外一探，看看下面的实验品。包间衬了吸音被，遮挡得很好，可以尽情观察，不必担心被实验品发现。

以铁先生看来，剃刀最大的弱点是一心想创造出超级组合。主子太自信了，他相信这方面的任何成就都可以运用到他自己身上。铁先生则不抱什么幻想，这方面他比主子强。老师被自己的造物超过是很常见的事，不管这些造物是学生、养子，或是以自己后代为组件的共生体。他，铁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然，主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超越了。

铁先生的目的是创造出在某一个特定方面别具天才的组合——其他方面则有缺陷，任人摆布。主子不在，他趁机放手大干，上马一系列实验项目。铁先生从基础做起，不理睬共生体，而是从组合成共生体的一个个组件着手，研究其血缘关系。他的爪牙或买或偷，弄来许多有潜质的幼崽。铁先生的方法与剃刀不同，没有把这些幼崽融入天性相近的现存共生体，而是从头打造全新的组合。这些由幼崽组成的共生体不存在过去的记忆，也没有残存的灵魂，铁先生能够从一开始便全盘控制。

幼崽们没来得及成为成年共生体意识的一部分，还没有融入成年共生体，便被活生生地剥离出来，脱离了它们的养育者。很自然，这类组合大多迅速夭折。成活下来的共生体从零开始接受语言、书写训练，所有输入它们头脑的知识都在铁先生的一手控制之中。

铁先生在标着三十三号的门前停住脚步：这个实验品名叫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是数学方面的天才。这个领域的实验对象当然不止他一个，但迄今为止，该实验品是最成功的。铁先生的手下在搜遍剔割运动的参与者之后，又扩大了搜查范围。全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居住在长湖共和国，此人正准备繁殖裂变。她有几只幼崽，是和一个同具数学天才的情人生下的。铁先生把那批幼崽弄到了手。这些幼崽正好可以跟他手里现有的几只匹配，铁先生于是决定制造一个八位一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产品将具有无可比拟的数学天才。

铁先生示意警卫遮住火炬。他打开三十三号房间的门，蹑手蹑脚地将一个组件伸进里面的包间。他谨慎地不让那个组件的前部震膜发出声音，悄悄向下望去。天光很暗，但仍能看见幼崽们挤在一块儿蜷着……和它的新朋友——外星螳螂——拥在一起。天大的好运啊，他只能这么说。长期操劳、无微不至、潜心研究的人终于撞上了大运。铁先生手里有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已经一年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情况越来越糟，和其他完全由新生儿组成的共生体一样，渐渐进入自闭状态；第二个难题就是异形：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个无法揣测的谜团，同时又是无比巨大的机会。怎么才能跟它交流？没有交流，控制就无从谈起。

到头来单独一次误打误撞碰上的好运、一次仆从的无能，两个问题极有可能同时迎刃而解。铁先生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室内的阴暗，可以看见睡在一堆堆幼崽下的那个异形。刚刚听说这个东西被送进了实验对象的房间时，铁先生愤怒欲狂。犯下这个弥天大错的仆人被废成

白痴，重新循环，废物利用。没想到几天之后，实验对象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表现得越来越有生气，幼崽组件比断奶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活跃。至于异形，通过解剖其他异形的尸体、观察这个异形的行为，不久便得出结论：外星螳螂并不结成共生体。铁先生到手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异形。

异形在睡梦中动弹了一下，发出一声频率很低的口腔音——他发不出任何别的声音。幼崽们也动了动，随着异形的动作挪了挪身子。它们也在熟睡，彼此含含糊糊地思想着，调门儿语音酷似异形的声音——这就是最妙的收获：实验对象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在学习异形的语言。对这个新生儿组成的共生体来说，这种对话和成员之间的内部对话没什么两样，它显然觉得这个螳螂新朋友比包间里的指导教师有意思得多。剃刀因子断言这是身体接触的缘故，幼崽们把异形当成了父母亲的某种替代物，尽管那东西连一丁点思想声都没有。

原因是什么无关紧要。铁先生的另一个组件也把脑袋伸到包间外，他静静地站着，两个组件之间全无对话。空气中一股淡淡的幼崽味、螳螂的汗味。眼前这两个东西是剔割运动最珍贵的珍宝，运动的命运全赖于此，其价值还不止于此。到了现在，铁先生已经明白飞船不是入侵舰队的一部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外星人更近于仓促出逃的难民。剔割运动遍布全球的谍报人员从没有获取任何其他飞船降落的消息。

和异形交手是一场险胜。它们只有一件武器，却几乎歼灭了整整一个团。只要落到适当的共生体嘴里，这种武器足以挫败一支大军。他毫不怀疑，飞船里还有威力更大的杀人机器，而且完好无损，还能使用。耐心等待，静观成果，铁先生想。让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好好学吧，这批幼崽将发现可以控制异形的手段。最后的战利品将是整个世界。

妈妈过去老说，什么什么事好玩极了，“比一大堆小狗崽还逗”。杰弗里·奥尔森多每次养宠物都养一只，而且只养过一次小狗。可是现在，他明白妈妈过去为什么会这么说了。打从一开始，在他又累又害怕的第一天，他便迷上了这八只小狗狗。它们对他同样着迷，一拥而上，拽他的衣服、扯开他的鞋带、趴在他膝头，或者在他身旁跑来跑去。总有三四只专心盯着他。它们的眼睛有的是褐色，有的是粉红色，跟小小的脑袋相比显得大极了。小狗狗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他的声音，比斯特劳姆主星上的学舌鸟厉害多了，随便他说什么，它们马上都能学出来，以后还能不断重复。有时他会哭，狗狗们也伴着他哭起来，紧紧地挤在他身旁。

还有些别的狗，大狗，穿着衣服，走进墙上高处的包间，把吃的放下来，时不时发出奇怪的声音。吃的东西糟透了，杰弗里大喊大叫时，大狗既没什么反应，也不学他说话。

两天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星期。杰弗里把房间里的东西翻了个遍。这儿其实算不上什么地牢，比地牢大多了。再说，谁听说囚犯有宠物呢？他知道这里不是文明世界，不是斯特劳姆文明圈的一部分，说不定连寰宇文明网都没上。如果妈妈爸爸还有约翰娜不在的话，很可能没人能教这些狗说萨姆诺什克语。现在全看杰弗里的了，他要教它们，找到自个儿的家人……现在，只要穿白衣服狗出现在房间高处角落的包间里，杰弗里便会扯开嗓门儿问它们问题。用处不大，衣服上带红杠杠的大狗没做出什么回应。但小狗们有反应！它们跟着杰弗里一块儿大喊大叫，有时候学他的话，有的时候则胡说八道一气。

杰弗里没过多久就明白了，这一群小狗全都是由一个头脑指挥的。围着他跑来跑去时，总有几只蹲在稍远处，漂亮的长脖子这边一转，那边一转，跑动的小狗似乎对蹲坐的小狗看到了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只小狗提醒其他各只，他就别想在背后藏起什么东西。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小狗们在用他不知道的方式向彼此报告自己看到的情况，其实还不止于此——他看到它们怎么解开他的鞋带、怎

么画图画：一群脑袋、嘴巴和脚爪配合得天衣无缝，像一个人的双手十指。杰弗里并没有一下子推想出来，但一段时日之后，他已经把所有这些小狗看作一个单独的好朋友。同时，他注意到小狗开始把他说过的字句混合起来——有时居然能表达出新的意思。

“我你玩。”这些字眼拼合得很不像话，但杰弗里马上便和小狗绕着家具追来追去捉迷藏，疯玩一气。

“我你画。”四面墙壁下缘排满石板，这是一种显示装置，杰弗里以前从来没见过：脏、不精确、删除不干净、无法储存。杰弗里好喜欢。他的脸上、手上——还有大多数小狗的嘴唇上——沾满粉笔灰。他们给对方画像，自己画自己。小狗的画不如杰弗里的清楚，它画的狗崽全是大脑袋、大爪爪，身子紧紧挤成一团。而它画杰弗里时总把两只手画得很大，每根指头都画得非常仔细。

杰弗里画自己的爸爸妈妈和约翰娜，尽力使狗崽们明白他的意思。

照在墙壁上的阳光一天爬得比一天高，有时候房间里全是黑的。至少每天一次，有其他狗群来跟小狗们说话。这是极少的几件事，能让小家伙们暂时离开杰弗里。小狗们蹲坐在包间下，对上面的大狗叽叽喳喳、哇啦哇啦。这是上课！上面的老师会挂出一幅幅卷轴让它们看，等它们在上面做完记号再收上去。

杰弗里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看着别人上课。他不太坐得住，但现在已经不再对老师们大喊大叫了。只要再过一点点时间，他就可以和小狗交谈了。再过一点点时间，小狗们便会帮他找到妈妈爸爸和约翰娜。

有时，恐怖和痛苦并不是最有力的手段，只要骗术奏效，欺骗才是最佳方法，而且所费最少。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螳螂话一熟练，铁先生便让他告诉杰弗里那个“悲剧”：他的父母及其手足血亲已经死了。剜刀残体反对这种做法，但铁先生希望以最快速度彻底控制异形。

现在看来，剃刀残体可能是对的：他至少应当给异形留下一点盼头，告诉他他的手足血亲也许还活着。铁先生严肃地看着实验对象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他？”

年幼的共生体信赖地仰头望着他：“知道父母和姐姐死了以后，杰弗里非常难过。”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现在的话里用了不少螳螂词语：是姐姐，而不是血亲，“他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想玩。他这个样子，我真难过。”

铁先生始终注意着房间另一头的包间。剃刀残体就在那个包间里。那东西没怎么隐藏，不过它的脸多数背着烛火。它的见识还是那么了不起，它的目光还是跟过去一样凌厉。过去主子治下，一个错误便意味着裂体之灾，有时还会更糟。怕就怕吧！这把赌注之大前所未有，如果哽在铁先生喉头的惧意有助于取得成功，那他欢迎这种惧意。他的目光从那个包间移开，几张脸全都挂上怜悯的表情，对可怜的杰弗里的遭遇深感同情：“你一定要让它——他——明白过来，他的父母和姐姐已经是人死不能复生，但我们知道害死他们的是谁，我们正竭尽全力抵挡那些凶手的进攻。告诉他我们的处境是多么艰难。木城这个王国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打起来我们不是对手，所以需要他尽全力协助我们。请他教我们使用他父母的飞船。”

幼年共生体低下一只脑袋：“我知道，我会尽力劝说他，可是……”靠着杰弗里的三个组件发出咕噜咕噜的低音。螳螂垂着脑袋坐着，两只长着触须的前爪捂在眼睛上。这东西像这样已经好几天了，越来越自闭。听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话，它使劲摇头，发出几个尖音，比它平时的声音调子高一些。

“杰弗里说他不懂怎么操作飞船，他只是个小……”共生体寻找着合适的词儿，“……他还非常非常小，知道吧，跟我一样。”

铁先生点点头，表示明白。异形是孤身个体，单独的幼小个体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即使如此也是够怪诞的，这些生物每一个都存在纯幼崽阶段，每一个都像铁先生所实验的纯幼崽组合。父母的知识通过类似组合内部对话的方式传递给幼崽。难怪这东西这么容易上当，但目前这种情形，对急于研究飞船的铁先生来说真是太不方便了。“可他总能给我们做点解说吧。”

螳螂又是一阵咕噜声。铁先生觉得自己应该学学这种语言，那种声音很容易模仿：这帮可怜虫居然用嘴巴说话，就像鸟和林子里的虫子一样。目前他只得依赖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这种安排现在还行，这个幼崽组合百分之百信任他。这是另一桩误打误撞碰上的好运。最近几次实验中，铁先生摒弃了过去剃刀恩威并用的方式，尝试采取“爱”的手法，后者也许有一线希望，能够发挥远胜于前者的作用。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正好属于用爱的手段影响的实验对象，连他的指导教师都避免采用严厉申斥的教学方法。随便他说什么，这个组合都会相信……铁先生希望，通过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影响，螳螂也会对他言听计从。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接着翻译：“还有一件事，他从前也跟我说过。杰弗里知道怎么唤醒飞船上冬眠的儿童。”——这个词的意思是“幼崽组合”——“您好像吃了一惊，铁大人？”

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担心大批外星怪物蜂拥而至，但铁先生一点儿也不希望周围再来百八十个异形跑来跑去。“哦，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容易唤醒……不过咱们现在不能马上唤醒他们，寻找杰弗里能吃的东西已经很困难了。”这话是真的，这东西挑食得厉害。“我觉得现在还养不起更多和杰弗里一样的外星人。”

又一阵咕噜声，杰弗里发出更多尖音。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总算开口翻译了：“大人，还有一件事。杰弗里觉得可以用飞船的超波装置向他父母亲的同类求援。”

剃刀残体猛地一震，从阴影里露出头来。两只脑袋向下盯着螳螂，其他的则大有深意地望着铁先生。铁先生镇定自若，至少他总应当比这么一个残体冷静些吧：“这个主意倒可以好好琢磨琢磨，也许你应该多跟杰弗里谈谈这件事。我们在尝试之前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千万不能损坏飞船。”这个理由有点讲不太通，他瞄见那个残体撇了撇其中的一张嘴巴。

他一面说，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一面翻译。杰弗里几乎立即便有了反应。

“噢，没事的。他说的是一种特别信号。杰弗里说，飞船一直在发出信号……它自己自动发信……从一着陆就开始，从来没停过。”

铁先生想的是：如此致命的威胁，却以如此天真无邪的语气说出——这种事他从来没遇见过。

他们开始放阿姆迪和杰弗里出门玩。开始时阿姆迪很怕出门，也不习惯穿衣服。他的一生——四年时间——全都生活在那个房间里。他读过许多有关外面世界的书，非常好奇，但也有点害怕。可那个人类小孩儿似乎很想出去玩。他一天比一天自闭，哭声也越来越轻。哭的原因大多是为了父母和姐姐，但有时是因为自己被关在地下深处而哭。

阿姆迪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铁大人，现在他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出门玩一阵子。至少，可以在一个内院里玩。最初杰弗里只是呆呆坐着，什么都不看。可阿姆迪发现自己非常喜爱户外玩乐，每次都会硬拉着他的朋友玩一会儿。

肩负教师和警卫责任的共生体们站在角落处逐渐变成黄色的苔藓上注视着两人。阿姆迪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捉弄他们，最后带得杰弗里也爱上了这种游戏。关在房间里时他们从不知道这种事这么好玩，那时来人只待在包间里，并没有真正进入房间。成年人接近杰弗里时大多非常紧张不安。那个男孩儿比站立的普通共生体几乎高出一半。只要他走近，一般共生体都会紧紧缩成一团，悄悄溜远。他们不喜欢仰视他。这种事儿真傻，阿姆迪想。杰弗里长得太高了，瘦骨嶙峋，一副随时都会摔倒的样子。他跑起来时好像把最大力气都用在防止摔跤上了，而且做得总不大成功。所以最初几天里，阿姆迪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捉迷藏。只要轮到他追人，他总要想方设法追得杰弗里直直奔向样子最一本正经的白衣侍从那里。成功的话，就能演化成三方追逐，阿姆迪追赶杰弗里，白衣侍从则四面狂奔，躲开他俩。

有时候，他很为那些警卫和白衣侍从觉得可惜。大人们太拘谨了。有个能够比肩而行，甚至能够触摸的朋友真是太好了，他们竟然不知道其中的乐趣。

现在，一天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夜晚，只有正午前后几小时内能看见太阳。没有太阳时只有些微光，微光把星光和极光都比得看不见了。但光线还是太弱，辨不清颜色。虽说阿姆迪一生都待在室内，但

他能够以几何学解释这种现象，也喜欢观察光线的变化。杰弗里不大喜欢黑暗的冬季——一直到瑞雪初降的那一天。

阿姆迪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套衣裳。铁先生还让人为人类男孩儿特制了几身衣服，很大、鼓鼓囊囊的，把他的整个身体都裹了起来，让他暖暖和和的，比长了一身好毛皮还暖和。

院子的一边积雪只有六英寸深，但在其他地方雪堆得高过了阿姆迪的头。墙上插着带风罩的火炬，映得积雪一片金黄。阿姆迪知道雪——但以前从没见过。他喜欢把雪刨起来，溅到某个组件的外套上。他看哪看哪，竭力不让自己呼出的热气融化雪花。六角形的小雪花最气人不过，稍一凑近便消失在他的眼前。

捉迷藏现在一点儿也不好玩了。人类小孩儿可以跑过积雪，阿姆迪却只能被抛在后头，在白茫茫的雪地中挣扎。人类孩子还可以做许多别的奇妙的事儿，他可以把雪团成球，扔出去。警卫们对这种事非常生气，尤其是当杰弗里打中几个组件的时候。他还是头一次看见他们发火呢。

阿姆迪在院子里迎风的那一侧奔跑，躲闪着雪球。他很生气。人类的两只手太淘气了，真可恶。他多想自己也有一双那样的手呀——来他四双！他的组件分成三簇，兜了个圈子，猛地扑向人类小孩儿。杰弗里飞快撤向积雪更厚的地方，可是太晚了。阿姆迪同时撞在他几处地方，两腿人一跤跌倒在雪堆里。两人嬉闹着扭打在一起，阿姆迪四下撕咬的上下颌和爪子对抗杰弗里的双手双脚。阿姆迪占了上风。乱抛雪球的人类小孩儿这下要付出代价了：大团大团积雪被塞进他的领口。

有时候他俩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天空。一坐好长时间，屁股和爪子都坐麻了。两人坐在最大的一个雪堆后，雪堆挡住火炬光，可以清楚地瞭望天光。

阿姆迪最初对极光很感兴趣，连他的有些老师都觉得这种现象挺有意思的。他们告诉他，这里是全世界看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有时候极光非常暗淡，连雪地上反射的火炬光都能把它衬没了；有的时候，极光伸展在整个苍穹，从这边天际直伸到另一边天际，绿色的

光，边缘一圈若隐若现的粉红，在天空中蜿蜒游动，像被和风吹皱的湖水。

他和杰弗里已经可以自如地交谈了，不过只能用杰弗里的语言。共生体组件内部对话的音有很多人类发不出来，就连阿姆迪的名字他也只能含含糊糊说个大概。而阿姆迪的萨姆诺什克语却已经很不错了。这样挺好，两人有了自己的秘密语言。

杰弗里对极光没多大兴趣。“我们在老家看得多了。其实就是一种光，来自——”他说了个新词儿，看了看阿姆迪。人类真怪，一个时间只能看一个地方，所以他的眼睛和头总是不停地动。“知道吧，就是大家在上面制造东西的地方。我估计是废气和排放物泄漏了，阳光再照在上面，变成了——”听不明白。

“大家在上面制造东西的地方？”在天上？阿姆迪有个星球仪，世界的大小方位他知道。如果极光是太阳的反光，那它比地面一定高出好几百英里！阿姆迪把一个后背朝杰弗里身上一靠，吹出一声惊叹的口哨，非常像人类。他的地理不如几何好，可有些事情他仍然知道：“我们共生体不在天上工作，杰弗里，我们连飞船都没有。”

“嗯，你们没有，这倒是真的……那我也说不明白那种东西是什么。不过我不喜欢它，把星星都挡住了。”星星的事阿姆迪全都知道，杰弗里告诉过他。杰弗里爸爸妈妈的朋友就住在天空深处什么地方。

杰弗里沉默了几分钟，不再看天了。阿姆迪挤近了些，仰望天空不断变幻的极光。他们身后的雪堆顶上被风刮得尖尖的，映着火炬黄色的光。阿姆迪猜得出朋友心里在想什么：“从飞船上搬下来的通信器，真的可以让人来救你吗？”

杰弗里猛地一拍地面：“不行！我告诉过你，那些东西只是无线电步话机。我想我可以修好，可有什么用处？超波通信器在飞船上，太大，搬不动。我真搞不懂铁先生，为什么不让我上船……知道吗？我都八岁了。我能弄明白怎么用超波通信器。我见过妈妈从前怎么调试，在……之前……”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和刚才一样，陷入绝望的沉默。

阿姆迪一只头蹭蹭杰弗里的肩膀，他觉得自己明白铁先生的用意。这个想法以前他没告诉杰弗里：“我猜，他是怕你一上飞船就飞走了，扔下我们不管。”

“真是傻念头！我绝不会离开你们。再说，飞船非常难操纵，设计时根本没打算让它在地球上着陆。”

杰弗里说的话奇怪透了。有时候阿姆迪听不懂，可有的时候，那些话就是怪嘛。人类当真有从来不着陆的飞船？那，他们打算去哪儿？阿姆迪几乎可以感觉到新观念在自己头脑中咔嗒咔嗒拼合起来。铁先生的星球仪代表的不是世界的全部，仅仅是大宇宙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我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可你要明白，铁先生很担心呀。没有我他连跟你说话都办不到。咱们应该让他看看，我们是信得过的。”

“我想是吧。”

“如果我俩能把无线电修好，肯定会让他信任我们。我知道，我那些老师没琢磨出个名堂来。还有一台无线电在铁先生手里，我想他也没弄明白。”

“说得对。如果我们能修好一台……”

当天下午，警卫们大松一口气。他们负责照看的两个小鬼提前从寒风中回屋去了。警卫们对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气没起一点儿疑心。

铁先生的私人套房原来是主子的，和城堡的会议厅很不一样。里面的每一个房间都很小，除非交配，否则只能容下一个共生体。套房本身并不小，有五间房，还没算上卫生间。但除了图书室，其他房间没有一个超出十五平方英尺，低矮的天花板还不到五英尺，也没有接待访客的偏间。与套房一墙之隔的是两个门厅，仆人们便等在那里，听候差遣。餐室、卧室和卫生间各有小窗，大小仅够发布命令、传递食物饮料，或者送进衣物。

套房大门外有三名士兵把守。还有，主子当然绝不会住在只有一个出口的居处。铁先生已经发现的便有八条暗道，卧室里就有三条。暗道门只有从里面才能打开，通向剃刀在城堡高墙内修建的重重迷宫。没有人对城堡这个迷宫了如指掌，连主子都没这个本事。自从剃刀离开，铁先生已经命人部分改建了城堡，尤其是从他的套房通向外面的各条通道。

套房简直像个要塞，几乎无法攻陷。即使城堡失守，套房里储备的食品也足以支撑半年。通风系统由一个纵横交错的管道网构成，复杂程度不亚于主子的暗道。但就算这样，铁先生仍然不觉得百分之百安全。也许暗道不止八条，甚至可能会有某条他没有发现的暗道可以从外面开启。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

不用说，性生活根本不予考虑，无论是这里还是别的任何地方。除了组合内部组件交配，铁先生允许自己尝试的唯一的性生活是与白痴似的单体交媾——这也是他进行的种种实验的一部分。让自己丧失头脑、与他人混杂在一起实在太危险了。

晚餐后，铁先生踱进图书室，身心松弛地在书桌周围坐下。两个组件吸着白兰地，另一个吸着南方烟草。这是享乐，但也同样经过精确计算。铁先生知道应该让哪一个组件享受哪一种恶习，其结果才能把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他渐渐意识到，在目前这场游戏中，想象力至少与分析判断的智力同样重要。他环绕的桌上堆满地图、南方发来的情况报告、内务安全备忘录，像嵌在座子里的象牙饰品一样安放在大堆丝纸中的是那个外星无线电。从飞船上取回了两个这种东西。铁先生把这玩意儿拿起来，一只鼻子滑过它光滑的弧形表面。只有用于乐器或木雕的最好的木料才能加工到这么精美的地步。那个螳螂居然声称这东西是用来对话的，相距几十英里也能听见，传送声音的速度快得像一束光。如果真是这样……铁先生想，只要用上这种工具，过去不知多少输掉的战役都可以打赢，还可以实现无数次征服。如果能学会制造远距离通话工具……四散分布在大陆各地的运动部下就将实现天涯比邻，近得就像铁先生套房外的卫兵。全世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他们。

铁先生拿起木城传来的最新情报。在许多方面，木女王的人和那个螳螂打交道时取得的进展比铁先生这里大。他们那里的螳螂显然年纪更大，差不多算得上一个成年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还

有一个神奇的图书馆，可以像对待活物一样详加盘问。这种数据机本来还有三个，铁先生的白衣侍从在飞船附近找到了，可惜全都烧坏了。杰弗里认为飞船的处理器也近于数据机，“只不过笨头笨脑的”——阿姆迪只能翻译到这个地步，什么玩意儿嘛。但到现在为止，那些处理器都用不上。

有了数据机，木女王手下有好几个人已经学会了螳螂话。他们一天之内学到的外星知识比铁先生的人花十天时间学到的还多。当然，他们万万想不到，所有重要资料全都毫厘不差地传到了秘岛……目前这个阶段他将任由他们留着自己的玩具好好摆弄，还有那个螳螂。他们发现的有些东西如果换了铁先生，说不定会不加留意忽略过去。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暗恨自己时运不济。

铁先生翻阅着报告……太好了。木城的异形仍然拒绝合作。突然间，他的笑意渐渐展开，化作一阵大笑。不是什么大事，只是那个东西对共生体的称呼。报告竭尽全力拼出那个词，做得却不太好。没什么，译出来应该是“爪”或者“尖爪”。那只螳螂对战士们戴在前爪的铁爪尖有一种特别的恐惧。铁先生舔着自己精心修剪过的爪子，陷入沉思。有意思呀。爪子是一种很有威力的武器，同时又是人的组成部分。爪尖是人的机械延伸物，更具恫吓力。彪悍的战士所组成的精兵就应当起这种名字……只有精兵才配，不是所有共生体都能用这种称呼。唉，共生体这个种族也包括了弱者、软心肠、天真汉……当然，也有像铁先生和剃刀这样的强者。螳螂竟然挑了“尖爪”这个名字代指共生体。这说明螳螂的什么心理？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铁先生从书桌前踱开，凝视着图书室四壁的风景画，画的是从城堡几处高塔俯瞰四野所见的景象。图画后面衬着云母、石英和纤维组成的画垫。他立在画前，思想发出模糊的回音，仿佛正站在石砌的空旷处向远方瞭望。城堡里只有极少几处做到了将视觉与听觉效果结合起来，这里是其中效果最突出的地方。铁先生观画时能感觉到自己逐渐放松下来。一时间，他的思绪漫无边际，想象力无拘无束地四处游荡。

“尖爪”，我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它真正代表了异形的想法，那么，给自己的种族取这个名字最合适不过了。他那些猥猥琐琐的顾问至今仍在来自群星的飞船前战栗不已，有时甚至剃刀残体也是如此。那艘船的确威力无比，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赶得上，这一点确定无疑。但第一阵恐慌过去之后，铁先生意识到外星人并不具备超人的天

赋。他们只是发展水平较高，超出了他的世界现有的科技水平。当然，大家目前对外星文明还一无所知，也许外星人有能力把这个世界化为灰烬。但铁先生见到的越多，便越意识到异形从本质上来说比共生体低级得多。整整一个种族，完全由有智力的单体组成。真是怪胎。他们每个人肯定都有一个无知无识的阶段，和完全由新生儿组成的共生体一样。记忆只能通过语言文字的手段传递，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单独成长、衰老，甚至死亡。铁先生不禁打了个哆嗦。

一开始是误解和恐惧，但是到了现在，铁先生已经懂了许多。最近三个十天里，他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利用飞船统治全球。螳螂说飞船在向其他螳螂发信号，这个消息把他的许多手下吓得魂飞魄散。这就是说，或早或迟，还会有其他飞船到达这里。统治世界不再现实了……应该把目标设得更高远一点，连主子都从不敢想象这样远大的目标。只要没有技术优势，螳螂简直一无是处、不堪一击。征服他们应该不是难事。看来就连他们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尖爪，那个东西这样称呼我们。那就尖爪好了。总有一天，爪族将阔步星际，统治太空。

但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还要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期间生活将极端危险。他们就像一只初生的幼崽，可能前程远大，但只要轻轻一击，就能把远大前程扼杀在摇篮里。剔割运动的生存——整个世界的生存——全都要依赖超人的智慧、想象力、控制力和不择手段的背叛。幸好这些方面都是铁先生的强项。

摇曳的烛光下，铁先生梦想着……智慧、想象力、控制力和不择手段的背叛，运用得当的话……可以诱使异形将铁先生的对手全部消灭……再骗得他们在铁先生的利爪下敞露出喉管？太大胆了，简直不可理喻，但说不定能找到办法。杰弗里声称他能操作飞船的信号机器。就靠他一个人？铁先生很怀疑。这个异形已经完全上了他的当，随他摆布，但他并不是特别能干。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就不同了。他的优良血统带来的天赋已经展露，而且经过老师的长期灌输，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忠心耿耿和自我牺牲的观念，问题是他有点……有点太顽皮了。他的服从并没有那股斩钉截铁的劲儿，那种劲儿只有恐惧才能训练出来。不过没关系。作为工具，他大有用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懂得杰弗里的心思，好像比螳螂更了解异形制品。

风险一定得冒。他会批准他们两个上飞船。他们会传出他授意的信息，取代飞船的求救信号。第一条信息应该说什么？就字句而论，

这些话肯定是有史以来任何共生体说出口的所有话中最重要、最危险的。

三百码之外，在实验室一侧的地下，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幼年共生体出乎意料地碰上了好运气：一扇没有上锁的门、一个摆弄杰弗里的通信器的机会。

步话机比一般对讲机更加复杂，它是医院和野外考察用的，既可以语音对话，又可以远程控制其他装置。经过一系列实验和错误，两人渐渐明确了修复方向。

杰弗里·奥尔森多指着步话机一侧的几个数字：“我觉得，这些数字表示我们的步话机发现了其他步话机。”他紧张地望望门口，有些东西告诉他，他们真的不该来这个地方。

“这些数字和铁先生拿的那部步话机上的一个样。”阿姆迪道，他的头全部冲着步话机，没有一个朝门口看。

“我敢说，如果我们按下这里，我们说的话就会从他的步话机里传出来。这样他就明白咱俩能帮上忙了……咱们怎么办？”

阿姆迪的三个组件在房间里来回乱跑，跟小狗一样，无法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对话上。杰弗里现在已经知道，这跟人类想问题时看看别的地方、哼哼小曲是一回事。他看东西时视线的角度也代表某种人类的表情，这时他的表情相当于满脸顽皮的笑容：“我觉得应该吓他一跳。他老是那么正儿八经的。”

“对呀。”铁先生真的太严肃了。但话说回来，大人都这样。这里的大人让他联想起超限实验室里岁数比较大的科学家。

阿姆迪一把抢过步话机，做了个相当于“瞧我的好了”的鬼脸。他鼻子一摁“通话”键，冲着麦克风发出一声长长的、曲里拐弯的吠叫，听上去有点像共生体说话的声音。阿姆迪的一个组件凑在杰弗里耳边替他翻译。人类小孩儿用尽全力还是没憋住，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

套房里，铁先生计划着、盘算着，不禁飘飘然起来。在烟草和白兰地的刺激下，他的想象力活跃非凡，各种可能出现的前景纷至沓来，出现在他眼前。他把身体深深窝在天鹅绒软垫里，享受着巢穴的安全与舒适。残烛摇红，昏黄的光照在风景壁画上，在明亮光滑的家具上闪亮。对太空里的外星人编造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份腹稿……

书桌上的动静开始时很轻微，湮没在他的美梦中。几乎全是低频声，但还有一丝泛音，超出了思想的音域，好像另外一个头脑把自己的思想声挤了一缕进来。声音确实存在，越来越响。有人在我房间里！这个念头像剃刀的利刃，直插心窝。铁先生被香烟美酒麻痹了的组件吓得一阵抽搐。

一片狂乱中传出一个声音，有点变调，音色和共生体平常说话时的音色大不一样。这个声音颤抖着、尖里尖气，呼唤着他：“铁大人！你好啊。我是全部共生体之上的共生体，我是万能的上帝！”

铁大人的一部分已经奔出大门，眼睛暴凸瞪着门厅里的警卫。有士兵在场，他稍稍镇定了些，与此同时，窘迫之情像寒冰一样覆满全身。太蠢了！他朝自己的书桌探出一只脑袋，打量那个外星装置。回音到处都是，但声音是从那个远距离通话工具里传出的……现在没有共生体的声音了，只剩下那一道又高又尖的声音，里头不含思想，却在思想声的音域震颤不已。等等。所有声音后面，又低又轻……一种咳嗽似的咕噜声，他辨得出这个声音，这是螳螂的笑声。

铁先生极少因为愤怒失去自控。可是……这个东西应该是他的工具，而不是他的主子。听着步话机里的笑声，想起里面刚才传来的是什么话……铁先生只觉得黑色的血液涌上一只只组件胸口。他想都没想，掉转身来，把那个通信器一把摔在地下。通信器立刻寂然无声。他怒视着列成一排、立正站在门厅里的警卫，他们的思想声几不可闻，已经被恐惧窒息了。

有人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铁先生在阿姆迪和杰弗里成功修复步话机的第二天见了他们。他们总算让他信服了。大家出发前往大陆。杰弗里终于有机会亲自发出求援信号了。

铁先生比平时更加严肃。他反复强调，说求得援助、抵抗木城的又一次进攻是多么重要。阿姆迪的淘气行为好像一点儿也没让他生气。杰弗里悄悄松了一口气。要是放在自己家里，为这种事爸爸非扒他一层皮不可。看来阿姆迪是对的。铁先生很严肃，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他们面临的危险太大。其实在心底里，他是个最好不过的大好人。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中转三号收发站，收于中转系统

语言路径：火语→云符→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火语和云符是飞跃上界的贸易语言，本译解仅传达出基本含义）

发自：火云星云，调停集团[飞跃上界的一个军事（？）组织。已知存在时间：大于100年]

主题：表示关注的原因

摘要：三个存在于单一星系的文明形式显然已被毁灭

关键词：跨星际的大规模灾难，星际大战？斯特劳姆文明圈变种天人

发往：

追踪战争兴趣组

危机新闻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后第53、57天

信息内文：

近来，一个默默无闻的文明宣称，它已经在超限界创造了一个新的天人，紧接着，该文明便“暂时”脱离了寰宇文明网。从那时起，危机新闻组里大约发布了一百万条有关该事件的信息，其中大量信息推测出现了一个二级变种，但在前“斯特劳姆文明圈”之外，还没有证据显示二级变种的存在。

调停集团长于处理协议争端，因此，我们的业务不涉及自然生成的种族，也与危机新闻组感兴趣的方面不同。但这种情况也许很快将发生变化：六十个小时以前，我们注意到飞跃上界靠近斯特劳姆文明圈的三个孤立的文明显然已遭毁灭。其中两个是以直面宇宙为信仰的宗教文明，另一个则是以制造为业的文明体系。它们与寰宇文明网的主干链接均通过斯特劳姆文明圈。因此，斯特劳姆掉网后，它们也与文明网中断了联络，只偶尔通过我们进行脉冲接触。

我们三次派遣飞船前往这些文明进行探索，信号勘测显示出宽频信号交流的迹象，不像本地网络信息流动，更近于神经中枢控制信号。探测飞船还注意到这些星球上新出现了许多超大型建筑。我们的飞船没有来得及发回详细信息便被摧毁。通过分析这些文明形式的背景，我们得出了结论：这不是飞升之后的正常现象。

观测结果显示，这是一次来自超限界的二级攻击（当然是秘密攻击）。最明显的攻击源便是斯特劳姆文明圈创造的新天人。我们在此呼吁，飞跃上界这个区域的所有文明务必高度戒备。我们这种大型文明当然无所畏惧，但威胁的确存在。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中转三号收发站，收于中转系统

语言路径：火语→云符→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火语和云符是飞跃上界的贸易语言，本译解仅译出了基本含义）

发自：火云星云，调停集团[飞跃上界的一个军事（？）组织。已知存在时间：大于100年]

主题：提供新的服务项目

摘要：调停集团现提供网络中转服务

关键词：特惠费率，具备独立意识的译解程序，飞跃上界文明的理想通信形式

发往：

通信费用兴趣组

杂项管理组

日期：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后第61.00天

信息内文：

调停集团自豪地宣布，我们隆重推出一项接收—转发服务，本项目专门针对飞跃上界各站点的需求而设计（收费标准见文末）。充分代表上界科技水平的程序将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译解、转发服务。在银河的这一地区，上界文明形式对提供类似的通信服务表示出兴趣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工作是单调的，收入还不能抵消开支，但为了维护我们在此生存的飞跃界的各项协议，我们仍然挺身而出。详情附后，以8139语法顺序排列……（云符→特里斯克韦兰语翻译程序无法处理8139语法排列）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中转三号收发站，收于中转系统

语言路径：云符→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云符是飞跃上界的贸易语言，尽管译成口语表达形式，仍然只能传达出基本意义）

发自：云中，超限冲突协调同盟

主题：生死攸关

摘要：调停集团遭斯特劳姆变种网络攻击，已被摧毁。呼吁：在危机过去之前，请使用中界中转手段！

关键词：网络攻击，星际大战，斯特劳姆变种

发往：

追踪战争兴趣组

危机新闻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后第61.12天

信息内文：

警告！自称调停集团的站点现已为斯特劳姆变种所控制。该集团近来宣称提供的通信服务是一个致命的陷阱。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表明变种使用通过网络传播的智能包侵入、破坏了调停集团的防御措施，集团的极大部分显然已经被斯特劳姆天人直接控制。在首次攻击中未受影响的集团成员已被受控于天人的集团成员所摧毁。侦察飞船显示出几处星际冲突的迹象。

现在怎么办：如果最近一千秒内你收到任何来自“调停集团”的上界协议包，立即删除。如果这些智能包已被处理，处理站点及其相邻站点必须立即物理摧毁。我们知道，这些措施意味着许多太阳系的毁灭，但是请想一想，如果不采取这种手段，后果将会如何——你所遭受的是来自超限界的进攻。

如果你侥幸逃脱了最初的险境（此后三十多个小时），下面的措施将使你保持相对安全：不要接收任何飞跃上界协议包。至少应重新调整所有通信路径，通过中界站点接收通信流。译解路径也应先降至本地贸易语言，然后转发。

从长远观点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银河中我们所处的这一区域出现了一个极具威力的二级变种。在未来十三年中，我们相邻的所有发达文明都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如果能够明确该变种的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它的弱点，采取可行的防御措施。所有二级变种都是变异的天人，它们的目的是在飞跃上界建立共生结构，无一例外。但其起源则各不相同，具有极大区别。有些是现已不存在的天人所编造的不高明的取乐手段，有些则是刚刚实现飞升的天人制造的武器，却没有适当拆除。

目前这个威胁的直接源头有十分完备的文档记录：一个灵长人属种族不久前从飞跃中界爬升至上界，创立了斯特劳姆文明圈。我们趋于相信大量信息所提供的解释？（……）即斯特劳姆主星的研究人员想取捷径实验某种对象，实验配方是一个源自早期具有自启动能力的魔头。现提出一种猜测：很早以前某个时运不济的家伙把这个配方插在网（或某个掉网失落的巨库中），并说明配方的一个个实施步骤，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从中获益。因此，我们对于任何有关灵长人属的消息均表示极大的兴趣。

第二天，阿姆迪踏上他幼小的生命中最长的一次旅途。裹在防风大衣里，他们驶下铺着鹅卵石的宽阔大街，前往城堡下面的海峡。最前头的是铁先生，坐在一辆三头驮猪拉的四轮轿车里，穿着红条纹外套，威风凛凛。白衣侍卫驶在两旁，那个不爱讲话的泰娜瑟克特跟在最后。天上是阿姆迪平生见过的最漂亮的极光，加在一起比天空北面的满月还亮。两旁房屋的屋檐下结着长长的垂冰，有的长得碰上了地面，在极光照耀下，就像闪闪发光的绿白色石柱。

接着，大家上了船，划向海峡对面。浪涛拍打着船身，像大块大块冰凉的黑石头。

上岸后便是飞船山，高耸在前方，没有哪座城堡比得上。每一分钟都能看到新的景象、新的世界。

虽然大车有驮猪拉着，大家不用走路，但还是花了半个小时才爬上山头。阿姆迪四下张望，看着在脚下铺开、映照在极光下的风景，惊叹不已。杰弗里开始也跟他同样兴奋，可爬上山顶后，他不再东张西望了，转过身来，紧紧拥抱了一下他的朋友。真疼。

铁先生在飞船周围建起了一所大房子，屋里没有风，也暖和些。杰弗里站在舷梯下，仰头望着从敞开的舱门里射出的光。阿姆迪感到他在轻轻颤抖。

“怎么，自己的飞船他还害怕？”泰娜瑟克特问道。

到了现在，杰弗里的大多数恐惧阿姆迪都能明白，他的绝望情绪阿姆迪也大多理解。如果铁先生被杀害了，我会有什么感受？“不，他不是害怕。他想起了这儿发生的事。”

铁先生温和地说：“告诉他，我们可以下次再来，不一定非得今天进去。”

杰弗里摇摇头，却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一定得去，一定要勇敢。”他慢慢踏上梯级，每走一步都要停下看看阿姆迪是不是还在身边。小狗真是左右为难，既担心杰弗里，又恨不得一头冲进上面那个奇妙无比的神秘事物中。

终于，两人走进舱门，走进了怪异的两腿人的世界：明亮的蓝白色的光，空气跟城堡里一样温暖……无数奇形怪状的东西。两人走向大房间的尽头，铁先生从门外探进几只脑袋，他的思想声回荡在他们四周，响极了：“阿姆迪，我已经让人在舱壁铺了吸音被，但就算这样也只能进去一个共生体，两个的回音太响了。”

“知——道了。”里面回音确实响，铁先生的思想声尖得异乎寻常。

“全靠你来保护你的朋友了。看见什么情况都要告诉我。”他退后一步，只有一个头还望着他俩。

“行行！我会的。”除了杰弗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需要他呢。

杰弗里静静地走在自己熟睡的朋友所在的房间里，他不再哭泣，寂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他害怕。他好像拿不准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两只手轻轻抚过冬眠箱，看着里面的人。这么多朋友，阿姆迪心想，等着被别人唤醒。他们会是什么样？

“舱壁是？我不记得有这些……”杰弗里道，伸手碰了碰铁先生挂上的吸音被。

“是为了让声音小一点。”阿姆迪回答道。他揪了揪悬下来的被沿，好奇地打量着背后的舱壁：绿墙，既像石头又像铁……还有一片片灰色的疙瘩，“这是什么？”

杰弗里朝肩后一看：“噢，霉菌。越长越多，幸好铁先生把它盖起来了。”人类小孩儿走开了，阿姆迪又待了一会儿，伸出几个脑袋研究墙上的那种东西。城堡里从来断不了霉菌这种东西，别人老在清理。照阿姆迪看来，真是大惊小怪。他觉得霉菌挺有意思，能在最硬的石头上立住脚。这儿的霉菌更加奇特，有些小簇长得差不多有半英寸高，一缕缕飘飘荡荡的，像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烟。

看着后面的组件发现杰弗里走进那间内舱，阿姆迪只得勉强跟了上去。

这是第一次，他们只在飞船里待了一个钟头。杰弗里打开内舱里的魔窗，飞船外四面八方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蹲在地下的阿姆迪眼睛瞪得滚圆。走这一趟简直像上了天堂。

对杰弗里来说，飞船有别的意义。他弓着身体坐在一张吊床里，凝视着控制面板。紧张不安的表情渐渐从他脸上退了下去。

“我……我喜欢这儿。”阿姆迪试探着轻声说。

吊床里的杰弗里轻轻前后摇晃着：“……是啊。”他叹了口气，“才来时我害怕极了……可到了这儿，我觉得我更接近……”他伸出手去，抚摩着吊床近处一块控制面板，“我爸爸驾着它着陆，当时他就坐在这儿。”他转过身子，看着头顶一块发光的仪表板，“妈妈已经把超波通信器设置好了……所有的事他们都做好了，结果只剩下你跟我两个人，阿姆迪。连约翰娜也不见了……现在全看我们两个了。”

弗林尼米文件分级：集团绝密。仅限本地网第一环流通，不得外传。

中转零号收发站搜索记录：

始于坞站时间19: 40: 40，17| 01，集团纪年52090（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后第128.13天）

遵照集团指派执行探测任务时，测到链接层语法结构14型信息循环，信号强度和序列号与此前测得的求援信号相符。

语言路径：萨姆诺什克语，斯坚德拉凯星系：中转信号覆盖区

发自：杰弗里·奥尔森多，我不知道这是哪儿

主题：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杰弗里·奥尔森多，我们的飞船出事了，我们机需沿助[\[11\]](#)，请回答我们。

摘要：我如果打错了请不要生气。这个键盘真是个大傻瓜！！！！

关键词：我不知道

发往：转给全体人民

信息内文：（空）

两株车行树在拍岸的巨浪中消遣。

“你觉得他有生命危险吗？”有纤细长茎的那个问道。

“谁有生命危险？”另一个反问，他的体积较大，长着蓝色的树荚。

“杰弗里·奥尔森多，那个人类小孩儿。”

蓝荚暗自叹了口气，查了查小车内置的短期记忆体。到海滩来为的就是忘掉每天少不了的烦心事，可绿茎却死咬住那些事情不松口。他粗略回想了一下杰弗里的求救信，道：“笨蛋，他当然有危险！一看他最近发来的信就知道。”

“噢。”绿茎的声音很窘迫，“抱歉，我的记忆里没有存下。”哼，只记得担惊受怕，为什么担惊受怕却忘了个一干二净。她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只听她高高兴兴地哼起了小曲。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无穷无尽，从他们身遭涌过。

蓝荚朝涌浪张开枝叶，体会着浪头里挟带的生命的滋味。这是个美丽的海滩，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飞跃界，无论什么，只要独一无二，就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喷着白沫的浪花从他们身上退去，头上是靛青色的天空，从坞站这头伸向坞站那头，天空中还有星际飞船点点闪烁。又一个巨浪涌来，两株车行树生出一阵兴奋的寒战，被完全淹没在水中，周围是一片珊瑚和在潮水线安居乐业的潮生物。现在是“高潮”，海底重力一个小时之内都将保持在现有重力水平。随着积淀物沉淀下去，海水渐渐清澈，水中仿佛也在天光之下，两株车行树可以望见一块块镜面似的海底……海底之下一千公里，便是行星表面。

蓝荚希望甩掉头脑中的杂念，像这样在水里入定一个小时，便能多积累一点无须借助小车的自然记忆……不妙，现在他也跟绿茎一样

忧心忡忡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要是株止树就好了。”终此一生，定定地直立在一个地方，小车只具备最低级的一些功能。

“是啊。”绿茎道，“可我们早就决心周游寰宇。这就意味着要放弃某些东西。有时候，只发生过一两次的事我们也不得不记住。但我们也有不少奇遇，比如说这次的救援行动，蓝莢，签了这个合同我真高兴。”

看来两人今天都没什么戏水的心情，蓝莢放下小车车轮，朝绿茎滚近了些。他在自己小车的车载记忆体中做了一番深度搜检。记录的大灾大难可真不少。不管小车数据库最初是谁发明的，他一准把战争、瘟疫和变种都当作值得记录的大事。这些事情的确刺激，但也能送掉你的性命。

但蓝莢同时发现，如果从相对角度来看，在文明形式所经历的一切事件中，上述灾难只占很小一部分。大型变种一千年才有一次。这种事情居然被他们撞上了，只能怪运气不好。过去十周时间，飞跃上界已有十多个文明脱离了寰宇网络，被吸入现被称为斯特劳姆瘟疫的大混沌中。上界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自从他们的飞船筹措到新的经费之后，他和绿茎已经飞了好几趟合同，不过仅限于飞跃中界。

他们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招摇。但现在，按绿茎的话来说，天大的事情被硬生生地塞进了他们手里。弗林尼米集团希望派遣一艘飞船，秘密飞往飞跃下界。他和绿茎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于是顺理成章地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此时此刻，“纵横二号”正在弗林尼米集团的船厂里安装深潜设备，还将加装大批离散式移动天线。“纵横二号”的价值一下子翻了一万倍，连讨价还价都不用！——所有准备工作中，最后一点最让人胆战心惊。很显然，加装的每一种设备都是这趟旅行必不可少的。他们将深深钻进接近爬行界的地方，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种旅行只是过分单调冗长，让人受不了而已。可最近的观测表明，各界相邻处出现了波动，分界线随时在变化。如果运气不好，他们说不定会落到分界线另一边，陷在光速不可超越的爬行界。到那时，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吸气式冲压推进器了。

所有这些并没有超出蓝莢所谓可接受的生意的范围，结识绿茎之前他就在深潜船上干，陷进爬行界的事也遇上过一两次。可是——“我跟你一样喜欢冒险。”蓝莢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焦躁，“飞到下

界底层，从蛮子手里救出智慧生命，只要价钱合适，这些事都可以做。可是……如果那艘斯特劳姆飞船真有拉芙娜想的那么重要，怎么办？过了这么长时间，这种想法当然不太现实，但她居然能够说服弗林尼米集团，让他们相信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下面真有什么东西能危及斯特劳姆瘟疫——”只要瘟疫相信有这个可能，哪怕只相信一星半点，便能召集一万艘战舰组成舰队，直冲底层，夺取失事飞船。到了底层，上界的高科技虽然设备无法运行，高级战舰比寻常飞船也强不到哪儿去，但收拾他和绿茎仍然绰绰有余。

绿茎不说话，只发出一丝做白日梦的哼哼声。又忘了两人正说什么了？可水底不久便传来她抚慰的声音：“我知道，蓝莢，咱俩可能会死在这一趟里。可我还是想冒这个险。如果不出事，就赚上一大笔钱。如果咱们飞这一趟真能打击瘟疫……嗯，这多重要啊。有了咱们的帮助，可以挽救几十个文明——对咱们树族来说，就是上百万个海滩呀，这还是最起码的。”

“嘿，你呀，想事情只靠树干，怎么不查查小车[\[12\]](#)。”

“可能吧。”从斯特劳姆瘟疫一开始，两人便观察着它的发展。恐惧和同情之感一天强似一天，逐渐渗入自然记忆之中。绿茎对瘟疫的痛恨已经超过了她对这次危险合同的担心（其实蓝莢也一样，这一点他无法否认）。“可能吧，我对这次援救也觉得很害怕，但这种害怕尚处于分析阶段。”也就是说，还留置在小车里，没有进入自然头脑。“但是……我觉得，哪怕咱们在这里站上一年时间，直到把一切全想出个头绪……我觉得咱们还是会去。”

蓝莢生气地来回滚动，搅得海底沙砾翻腾，撒在他的枝叶上。她说得对，她说得对，但他还是无法承认，说不出口：这次的任务把他吓得不轻。

“再想想，老伴，如果真有那么重要的话，说不定咱们还能再找点帮手。你也知道，集团正在和那个天人特使谈判。运气好的话，没准儿咱们还能带上些护卫——超限界天人亲自设计的高手。”

想到可能出现的景象，蓝莢乐得差点笑出声来：飞向飞跃下界底层的两株小小的车行树被大批超限界高手前呼后拥。“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怀抱这种希望的不仅仅是两株车行树。高处的海滩上，拉芙娜·伯格森多正巡视着自己的办公林。真是讽刺呀——哪怕最悲惨的大灾大难仍然可以成为正派人的机会。从前她是暂调市场部，自调停集团毁灭之后，暂调成了正式调动。随着瘟疫的蔓延，飞跃上界市场崩盘，集团越来越重视提供有关斯特劳姆变种的信息服务。在处理人类事务上，拉芙娜具备“特别”的专长，这种专长突然间变得无比可贵。虽说随着斯特劳姆瘟疫的扩张，斯特劳姆文明圈目前只是疫区的极小一部分，但它偶尔发布什么消息（这种情形非常少见），还全都使用萨姆诺什克语。格隆多和公司极为重视她做出的分析。

嗯，她干得还不赖。他们截获了失事飞船“我在这里”的求救信号，接着——九十天后——又截获一条人类幸存者杰弗里·奥尔森多发出的信息。到目前为止，他们与杰弗里交换的信息还不到四十条，但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爪族、铁先生和邪恶的木城的情况。信息表明，如果她不能伸出援手的话，一个幼小的人类生命便将毁灭。有一件事，虽说不大对头，但很自然：单独一个人的生命比变种造成的全部恐怖对她的影响更大，甚至比斯特劳姆文明圈的毁灭还大。天人在上，还好格隆多批准实施援救：这是一个机会，有可能借此发现斯特劳姆变种的某些重要方面。还有，他好像对爪族也很感兴趣，共生体思维模式飞跃界有过，但早已消失。格隆多把整个事件当成绝密，并说服了他的上司支持这次行动。不过，就算他全力支持，也远不足以保障这次行动的成功。如果拉芙娜所料不差，这艘逃难飞船真的非常重要的话，救援者前头必定有无数艰险。

拉芙娜的视线投向海浪，浪头退下去时，她能望见两株车行树在浪花中露出树梢。她真羡慕他们，情绪紧张的时候，只消关掉这方面的功能就行。树族是飞跃界最常见的生命形式之一，他们有许多分支，对各分支的分析结果与他们的种族传说一致：很久很久以前，各分支还不存在，只有一个树族，在文明网的记载早已散佚的过去，他们固定生长在海边，不能移动，独立发展出一种智力形式，几乎完全没有短期记忆。树族戳在浪花里，思想漫无边际，所有想法来来去去，意识里却不留丝毫痕迹。只有当相同的外界刺激不断反复，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在他们的意识中生成记忆。树族智力不高，记忆更少，但仅有的那一点却对生存至关重要。有了它，他们便能把自己的种子撒向最佳地点，使下一代能够在安全、食物充足的地方扎根。

后来，某个不知其名的种族碰巧遇上了这些做白日梦的梦想家，决定“拉他们一把”。有人替他们安上活动平台，即六轮小车。有了车轮，树族便能沿海岸移动，伸展枝叶须蔓使用工具。小车内内置短期记忆体，他们学习的速度于是比从前快多了，足以保证新获得的移动能力不至于害得他们送掉性命。

拉芙娜的目光离开车行树——有人掠过树梢朝这边飞来。是那个天人特使。是不是该把蓝莢和绿莖从水里叫过来？不，让他们多高兴一会儿吧。如果她与特使的谈判不顺利，要不来超限界装备，他们往后还有的罪受呢……

再说，没旁人在场我也行。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瞪着天上。弗林尼米集团一直想跟老头子直接接触，但那位天人现在只愿意通过特使谈判——而他又坚持面对面磋商。

特使在几米外着陆，鞠了一躬。半边脸一歪，露出个微笑，把那个恭敬姿态的效果完全破坏了：“范·纽文，听候您的吩咐。”

拉芙娜微微欠身，还了一礼，领着他走进自己办公林深处的树荫。如果他要求面对面磋商是想让她心慌意乱的话，这一手倒是奏效了。“谢谢您同意进行这次会谈，先生。弗林尼米集团希望向您的上级提出一项重大请求。”或者该说主人？主子？操控者？

范·纽文一屁股坐下，懒洋洋地舒展身体。自从漫游酒吧那一晚后，他一直没再见她。他继续留在中转系统，格隆多说老头子派范·纽文彻查巨库，搜索一切有关人类及其起源的信息。老头子的做法也有其道理。既然它已经接受劝告，限制自己，不再滥用网络，于是便派遣特使做本地处理，即，使用人类级别的智力搜索归纳，只把老头子用得着的信息上传发送给它。

拉芙娜假装研究自己的数据机，偷偷从眼角观察着他。她心想，不知自己最终会不会鼓起勇气，问问他两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多少人类感情的成分？范·纽文对她到底有没有感情？去他的，那一晚他到底爽不爽？

也许在超限界天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集成处理器，一具延伸的触手。可在她眼里，他还是个人——太像人了。“呃，对了，

嗯……虽然你的上级已经不感兴趣了，但弗林尼米集团仍然继续监视着那艘斯特劳姆飞船。”

范出于礼貌表示出兴趣，双眉一抬：“哦？是吗？”

“一段时间以前，单纯的求救信号变成了一条新信息，显然出自一位幸存者之手。”

“谨向你表达我的祝贺。你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连我都被瞒过了。”

拉芙娜没上他的钩：“这条消息对所有人都是保密的，先生，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理由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她把信息调上两人之间的一块屏幕，十天里双方交换的信息，数量并不是很多。为了方便范阅读，还译成了特里斯克韦兰语，里面的语法和拼写错误已经没有了，但语气还在。集团一方由她发言，这种对话仿佛与身处于黑屋的某个从没见过的人谈话。许多东西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大写字母和惊叹号之后，是一个激动的尖声。她手里没有那个孩子的录像，但市场部从斯坚德拉凯的人类档案中挖出了那个男孩儿父母的情况。外貌是典型的斯特劳姆人，长着林登族的褐色眼睛。小杰弗里肯定是个深色皮肤、身体瘦小的孩子。

范·纽文视线扫过一段段文字，停留在最后几行：

集团〔 17〕：杰弗里，你多大啦？

联络对象〔 18〕：我八岁了，我是说我已经满八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但还是需要别人帮助。

集团〔 18〕：我们一定会帮你的。杰弗里，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去救你。

联络对象〔 19〕：对不起，我昨天不能来通话。坏人昨天又到山上来了，去飞船不安全。

集团〔 19〕：坏人离你们很近吗？

联络对象〔20〕：是呀，是呀。我从岛上都能看见他们。我现在跟阿姆迪一块儿在飞船里，可上山路上到处都是死去的卫兵。木城的坏人经常袭击这儿。妈妈死了，爸爸死了，约翰娜死了。铁先生说他会尽全力保护我，他说我一定要做个勇敢的好孩子。

一时间，范的笑容消失了。“可怜的孩子。”他轻声道，接着，他耸耸肩，伸手指点着一条信息，“哦，我很高兴弗林尼米集团决定派出救援飞船。你们真是非常慷慨。”

“也不尽然，先生。请看第六至第十四段对话，那孩子在抱怨飞船的自动化设备。”

“是啊，听他的说法，那艘飞船像是个文明初级阶段的东西：键盘啦、录像啦，没有语音识别，操作界面极不友好。看来强行降落把飞船设备毁得差不多了，对吗？”

范故意装傻。拉芙娜决定耐着性子陪他玩到底：“考虑到飞船的生产地点，可能不是这样。”范还是笑嘻嘻的，就是不开腔。拉芙娜只好接着说：“处理器很可能是飞跃上界或超限界的产品，到了下界环境中却成了没什么智力的普通设备。”

范·纽文叹了口气：“和车行树的理论相吻合，对不对？你还是抱着希望不放，认定那艘破烂飞船上载着什么天大的秘密，可以把瘟疫炸个粉身碎骨？”

“是的……你看，老头子前不久还对这一切大感兴趣，现在怎么全不在意了？难道它发现了什么原因，证明那艘飞船不可能是对抗瘟疫的关键？”格隆多就是这样解释老头子态度转变的原因的。天人的故事拉芙娜听了一辈子，这些故事全都发生在距她无比遥远的地方，而现在，她却几乎相当于当面质问一位天人。这种感受真是奇怪极了。

范顿了顿，道：“不。虽说可能性不大，但你的分析仍然有可能是正确的。”

拉芙娜长出一口气，刚才她还没意识到自己屏住了呼吸：“那好。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要求就是合理的了。假定失事飞船携带着变种需要的某种东西，或是它害怕的某种东西，那么，它极有可能知道这艘飞船的存在，甚至可能一直监听着底层那个区域的超波通信流。假如派出飞船实施救援，变种必然跟踪而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救援飞船的船员们就等于自寻死路，还可能使瘟疫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那又如何？”

拉芙娜啪地合上数据机，忍耐到底的决心化为乌有：“那又如何？弗林尼米集团要求老头子协助我们建造一艘瘟疫无法消灭的飞船！”

范·纽文只是摇了摇头：“拉芙娜，拉芙娜，你说的是远赴飞跃下界底层。那么低的地方，没有哪个天人可以牵着你的手帮你。那种地方，哪怕它的特使，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依靠自己。”

“范·纽文，你本来就是浑蛋，少给我浑蛋加十级。到了底层，变种跟老头子一样，同样要面对不利条件。我们要求的只是设备，大量设备，超限界制造，专为底层使用设计。”

“浑蛋？”范·纽文撑起身子，脸上还挂着笑意，“你平常就这么称呼天人？”

今年之前，我死也不敢对一位天人不敬。她向后退一靠，学着范·纽文的样子懒洋洋地笑道：“你跟一位天人有直接沟通渠道，但是先生，请允许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这个渠道什么时候敞开、什么时候关闭，我一清二楚。”

范又是出于礼貌表示兴趣：“哦？是这样吗？”

“没有跟天人联通的时候，你范·纽文是个傲慢自大的机灵鬼，就像藏在脑海中的想法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她想起上次两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只要这股子傲慢尖刻劲儿还在，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嗯，这个判断不大严谨，如果老头子直接操控我，它可以轻而易举扮成一个浑蛋，一个……”他脑袋一偏，“一个你梦中的白马王子。”

拉芙娜咬紧牙关：“也许是这样，可是我的老板给我帮了点小忙，他授权我监控收发站的使用情况。”她瞧了瞧自己的数据机，“这当儿，你那位老头子在中转系统使用的全部信息流还不到每秒一万兆……我的朋友，这就意味着，你没有被远程操控。我今天看到的任何蠢举愚行都属于你范·纽文。”

红头发咯咯咯笑了，显然有点不好意思：“好好，算你赢了。我在独立执行任务，自从集团劝说老头子收手，我就一直独立工作。不过，有一点我希望你知道，这每秒一万兆的流量目前全部用于我们这场迷人的谈话。”他停下来，好像在听谁说话，接着挥了挥手说，“老头子说‘嗨’。”

拉芙娜忍不住大笑起来，眼前的一切都滑稽透顶：他那个手势，还有，一位天人居然会玩这种无关紧要的小幽默，这种事想想都可笑。“好吧，我很高兴它能，呃，跟我们在一起。你瞧，范，按照超限界的标准，我们要求的并不多。这么一点东西可以拯救多少个文明呀。只要几千艘飞船就行，全自动一次性飞船都可以。”

“这些东西老头子可以造，不过性能跟这里的产品不会有多大区别。玩弄——”他愣了愣，好像有点奇怪自己怎么会选择这个词，“玩弄界区是非常精细的工作。”

“行啊，或是高质量，或是大数量。老头子怎么说都行，我们都没问题——”

“不。”

“范！我们要求的设备，老头子只需要几天就能造好。它为研究瘟疫所支付的金钱已经远远不止这些了。”说不定他俩一晚狂欢的花费也不止这个数，但这话她没有说出来。

“是的，这笔钱弗林尼米已经花出去大部分了。”

“去赔偿因为你们的干扰遭到损失的用户！……范，至少总得告诉我们为什么吧……”

懒散的笑意从他脸上消失了。她飞快瞄了一眼数据机。不，范·纽文还没有被直控。她想起刚才他看杰弗里·奥尔森多的邮件时的表情。在傲慢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善良的人。“我尽力解释。在我解释时请你牢牢记住一点，虽然我是老头子的一部分，但我的解释仍然受到我自己的人类智力的局限。

“你是对的，变种正在逐步吞噬飞跃上界。在它胡闹够了之前，也许会有五十个文明遭到毁灭。它留下了大批被毒害的星系、头脑中充满嗜血观念的人造种族，所以，一两千年之内，这次灾难还会有‘回音’，有影响。但是，我很不情愿用这种表达方式——又怎么样呢？老头子一直在思考这场灾难，断断续续，考虑了一百多天时间。对天人来说，这可是极长的时间。对老头子来说更是如此，他已经存在了十来年，他的意识正迅速趋向……进一步的变化。经历了那种变化之后，他将超越一切通信手段。所以，变种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是院校里经常讨论的一个主题，但拉芙娜现在没工夫考虑抽象理论。这回是来真的。“但天人也会帮助飞跃界的种族，有时甚至直接帮助个人，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不可胜数。”她查过创造老头子的飞跃界种族的资料，那个种族喜欢长篇大论玄谈不休，他们发到网上的帖子，即使经过中转系统尽力译解，大多还是难以索解。集团显然无法通过那个种族间接影响老头子，她只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手段。

“你看，我们换一个角度，即使普通人也会帮助遭到不幸的动物，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理由啊。”

范脸上又露出笑意：“你可真会类比呀。别忘了，类比并不是一种完全可靠的判断手法，需要采取的步骤越多，背后的动机便越复杂，但是……好吧，我也作个类比：就把老头子当成一个挺不错的伙计，在城里好地段上有一处好房子。有一天他发现搬来一个新邻居，脏兮兮的，家里乱七八糟一大堆有毒物质。如果你是老头子，你肯定会留心，对不对？你会从自己家里朝那边打量打量，还会跟新来的家伙聊上几句，查查他是打哪儿来的，看往后还会有什么事。弗林尼米集团看到的就是这类调查。”

“结果你发现新邻居的习惯不大健康，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向沼泽地里撒毒药，把毒死的东西当食物。挺让人恼火，味道难闻不说，还弄死了不少无害的动物。但是，经过调查，你清楚地知道邻居搞的事不会影响你的家产，还有，你也让邻居采取点措施，别弄出那么大味道。再说，吃毒死的东西迟早会导致自我毁灭。”他顿了顿，“就类比而言，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说得过去。一开始有点弄不清状况，但现在老头子已经查明这个变种只不过是寻常东西，不起眼，老一套，连你我都能看出它的邪恶。它存在的时间很长，形态时有变化，从飞跃界向上飞升已经有一亿年时间了。”

“该死的！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召集邻居，把那个变态东西轰出城去。”

“这种做法上面也讨论过，但代价太大……有人会因此受到重大损失。”范·纽文很自在地站起身，露出谈判结束的笑容，“我们能告诉你们的只有这么多了。”他走出树荫。拉芙娜跳起来追赶他。

“给你提点个人忠告：不要为这个挫折太伤心，拉芙娜。你也知道，我见过的事很多，从爬行界底层到成为天人的一部分。每一个界区都有自己的不愉快之处。这个变种的整个根基——无论是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反正随你怎么看——都立足于飞跃上界，以上界的高级思维与高级通信手段为基础。到现在为止，变种从未动过中界的任何一个文明。在这里，通信滞后太严重，费用太大，哪怕最好的设备都没有用武之地。如果想在这个区域称王称霸，他就必须建立舰队、秘密警察和笨重的收发站。对天人来说，一统飞跃界真是太不方便了，而且无利可图。”他转过身，看见了她阴郁的表情，“喂，我是说，你的漂亮脸蛋不会有任何危险，放心吧。”他伸手拍拍她的脸颊。

拉芙娜拨开他的手，退后一步。她想的一直是找个什么巧妙的论据，让这家伙能真正动脑子。特使有可能促使其上级改变决定，这种事以前也有过。但是现在，这些念头烟消云散了，她能想到的话只是一——“还有你自己的屁股蛋儿呢？嗯？你说老头子已经收拾好包袱，准备动身去老朽天人安身立命的随便什么地方。他会带你一块儿走吗？还是要把你一脚踢开，像个用不着的宠物？”

这一招蠢透了。范·纽文放声大笑：“又类比起来了？不，他多半会把我留下来。知道吗，就像一艘完成使命的自动化飞船，随便它

自由飞翔。”这也是个类比，看样子他挺喜欢这一个，“说实话，如果老头子走得快，时间还赶得上的话，说不定我会愿意参加这次援救行动。杰弗里·奥尔森多所处的世界好像还处于中世纪，不是我夸口，这种地方，集团没有哪个人比我更了解。要去底层，你的船员再也找不到比原青河成员更好的同伴了。”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勇气与经验是他的特权，别人只不过是一群胆小鬼而已。

“是吗？”拉芙娜双手叉腰，歪着头。这家伙简直太过分了，尤其是，他的整个经历全是编造出来的一篇鬼话。“你是个从阴谋与暗杀堆里长大的小王子，后来又跟着青河飞向群星……范·纽文，过去的事你究竟想过没有？要不，老头子有什么高明设计，特别阻止你回忆过去？漫游酒吧那个迷人夜晚之后，我倒是好好想过。你知不知道？关于你自己，只有几件事你拿得准：你以前确实是个爬行界的飞行员——没准儿是两三个飞行员拼凑起来的。理由很清楚：没有任何一具尸体完好无缺。不知怎么回事，你和你的同伴在爬行界最下面翘了辫子。此外还有什么？对了，你们飞船的记忆全部破坏了，无法恢复。我们找到的硬拷贝不多，是用地球上某种亚洲语言写成的。就这些东西，这就是全部。老头子手里只有这点东西，凭这点材料，他老人家生编硬造出了你这个假货。”

范的笑容有点僵硬，不等他开口，拉芙娜又道：“你也别责怪老头子，他的时间紧迫，对吗？他必须让我和弗林尼米相信你的真实性。在巨库里东翻西找，啪，一堆材料凑在一块儿，这就是你。也许花了他一个下午的时间吧——你应该谢谢人家费这番工夫，对不对？这里取一点儿材料，那里取一点儿材料。告诉你，还真有青河这么个人。在地球上，在实现太空飞行之前一千年。亚洲开发的星际殖民地也肯定有，不过这显然是老头子通过材料推断出来的。老头子倒是真有幽默感，把你的一生编成个迷死人的浪漫传奇故事，一直编到最后一次悲剧性远航。顺便说一句，单凭这一点我原本应该猜出来，你的故事本来就是尼乔拉时代之前的几个传奇凑在一块儿拼成的。”

她喘了口气，继续穷追猛打：“范·纽文，我真替你不值。只要你不仔细琢磨琢磨自己的事儿，你就是宇宙中最自信的人。可你的全部技巧、全部成就——喂，这些东西你仔细想过吗？我敢打赌，你从没好好想过。不管是伟大的武士还是了不起的飞行员，这些都不是空口吹出来的，需要无数细枝末节的本事，直至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运动技能。可老头子编出来的假货呢，只需要最上层的一星半点回忆，再

加上自高自大的个性就成了。透过表面，好好看看深层的东西，范，我敢说，你会发现大量、大量的——一无所有。”只有虚幻的能力，却经不起认真考察。

红头发交叉抱起双臂，手指轻轻叩打着衣袖。等她终于说完的时候，他的笑意更深了，充满同情：“唉，可怜的拉芙娜，到现在你还是不懂天人们是多么威力无穷。老头子不是飞跃中界的哪个暴君，对牺牲品洗脑，再灌点人造记忆进去。哪怕是超限界制造的假货，其深度也远远超过人类的自我意识。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假货呢？你查过巨库，找不到我的青河。”我的青河。他愣了愣，想起什么了？努力要想起什么？短短的一瞬间，拉芙娜发现他脸上掠过一丝焦灼，接着便不见了，还是刚才那一脸懒洋洋的微笑。“你我怎么能想象出超限界的巨库里有什么资料？老头子从中可以获取人类的什么信息？老头子对弗林尼米集团说明我是怎么回事，集团本该感激才是。凭他们自己，永远别想查出我的底细。”

“你看，帮不上忙我真的非常抱歉。就算这次援救达不到什么其他目的，我还是希望能救出那些孩子。别担心瘟疫的事，现在它已经接近扩张的极限了。就算现在摧毁了它，你也帮不了那些已经被吸进去的人。”他笑了一声，声音有点太大了，“哎，我得走了，老头子下午还有点别的差事等着我哩。它不太喜欢我们面对面磋商，是我坚持要这么做。知道吗，这就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好处。你和我……你和我毕竟有过好时光，我觉得，咱俩当面聊聊比较好。我不是有意让你生气的。”

范跨上反重力垫，冉冉升空，啪地敬了个礼。拉芙娜仰望着他，也挥了挥手。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脱离坞站可呼吸的大气时身周出现一轮气圈，这是他的太空服启动了。

拉芙娜继续望着，直到他的身影融入在靛青色天空中来往的人群中。该死。该死。真该死！

身后传来车轮碾过沙地的声音，蓝荚和绿茎从水里出来了，小车湿漉漉地闪着光，把车身的装饰条映成了一道道彩虹。拉芙娜迎着他们走下海滩。不会有帮手了，我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有范·纽文这样的前端，老头子和她在斯坚德拉凯的教室里想象的天人大不一样。她还以为单凭几句话就能改变形势哩，真是个大傻

瓜。透过范·纽文，她已经瞥见了后面的天人：可以随便摆布灵魂，就像程序员摆布一个智能界面一样。她和天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只因为它们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她才能太平无事。还是偷着乐吧，身为微尘、渺不足道的小拉芙娜，火没有烧到你，你只不过是被火光照得有点眼花而已。

接下来的几周过得出乎意料地顺利。尽管跟范·纽文的谈判没有成功，蓝莢和绿茎还是愿意冒险飞行，实施救援。弗林尼米集团进一步动用了大批资源以装备“纵横二号”。拉芙娜每天都要对船厂里的“纵横二号”做一番远程考察。虽然得不到超限界支持，但改装工作完成后，“纵横二号”还是会成为一艘非凡的飞船。上亿个微型机器人像金色的烟雾一样包围着它，重新组装船壳，把它转变为一艘典型的深潜船。有时候，拉芙娜觉得它像一只翩跹的飞蛾，有时又觉得它像一条深海里的大鱼。改装后的飞船可以经受各种不同环境的考验。它和超能驱动飞船一样拥有动力脊，船身却又是流线型、蜂腰状，像典型的吸气冲压动力飞船。深潜船将冒着风险游弋在接近爬行界的地带。界区分界线很难在远距离测定，分界线还会不时波动，改变位置，深潜船陷进爬行界一两光年之内的地方不是没有可能，到那时你就会为船上装备了冲压推进器和冬眠设备感谢上苍了。当然，重回文明世界后，你会大大落后于时代，但至少总算回来了。

拉芙娜调整视角，远程观察船身上延伸的动力脊。它们比来往于中转系统的大多数飞船上的同类设备要宽一些。这种设计在中界或上界不太合适，但是到了底层，只要与适当的计算机（下界计算机）配合，装备这种动力脊的飞船便能发挥出最佳性能。

格隆多允许她把自己的一半时间用于这个项目。几天后拉芙娜便认识到，格隆多这样做并不纯粹是为了迁就她。她确实是处理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既了解人类，又精通巨库管理。还有，杰弗里告诉她的情况也实在是十万火急。就算事态发展与计划完全吻合，就算变种完全不加阻挠，这次援救任务也相当棘手。那孩子和他的飞船看来正好落进一场血腥战争中间。要把他们救出来，就必须迅速做出正确决定，并立即执行。他们需要在飞船上安装一个高效率数据库和战略方针选择程序。但真要到了底层，这些东西可能大多指望不上，记忆体的容量也将受到极大限制。要从巨库中选择把什么材料迁移到飞船上，还要在本地查询的易用性与远程查询中转巨库的资料丰富性之间做出平衡，这些工作全都落到了拉芙娜肩上。

可以通过本地网络找到格隆多，很多时候还能跟他实时对话。他真心希望这次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别担心，拉芙娜，我们会把零号接收站的部分资源专用于这次行动。只要集束天线运转正常，就可以保证两位车手以每秒三万兆的通信流量与中转系统联系。我们这边主要由你与他们保持接触，你可以使用我们最好的战略程序。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干扰，你指挥这次救援不会有多大问题。”

即使在四个星期以前，拉芙娜都不会有胆量提出更多要求。现在不同了：“先生，我有个更好的想法。派我跟车行树们一起去。”

格隆多的所有嘴巴部件同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么吃惊的表情她从前在依格拉万脸上见过，但沉着镇定的格隆多从来没有。他静了片刻，道：“不行。我们这里也需要你。涉及人类问题，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分析师。”新闻组里有关斯特劳姆变种的信息每天有十万条，十分之一涉及人类。这些信息中数千条只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是明明白白的胡说八道，甚至谎言。市场部的自动化设备过滤冗余信息和胡说八道还行，但只要涉及人类天性，没有什么比得上拉芙娜。她的一半时间用于引导分析系统、处理巨库中对人类的查询项目。如果她跟车行树走了，这一切都不可能继续下去。

此后几天，拉芙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紧逼老板不放。救援行动的实施者必须跟人类——人类小孩儿——建立起亲和关系。杰弗里·奥尔森多可能从来没见过车行树。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她越想越觉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单凭这个理由说不动老格隆多。幸好出现了有利于她的外部条件。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瘟疫的扩张速度放慢了。普遍认为（通过范·纽文，老头子也持同样看法），变种的扩张有其极限，过了这个极限，它就会丧失兴趣。上界通信流中爆发的恐慌情绪渐渐消失，来自被毁灭地区的流言和难民逐渐下降到零。居于疫区的人是完了，但这种灭亡现在就像长眠在墓地中的死者，而不再像传播疾病的腐肉。与瘟疫相关的新闻组继续喋喋不休高谈灾难，但信息中传达的新材料却越来越少，老话重提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没有出现什么新情况。未来十年间，疫区将进入物理死灭状态，继而出现新的殖民地，人们会谨慎地探测一片片废墟、信息陷阱和残存的活人。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至于眼下，中转系统因为瘟疫而发的“横财”正逐步减少。

……市场部对斯特劳姆失事飞船的兴趣越来越大。没有哪个战略程序相信飞船携带着什么能够打击瘟疫的秘密，格隆多更是绝不相

信。但是，等变种的超限界游戏玩腻了，中转系统也许可以通过这艘飞船获得某种商业上的好处。这种可能性很大。另外，大家也对爪族的共生体思维模式很感兴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为这次行动做出最大努力，拉芙娜可以暂时中断坞站的工作，实地参加救援行动。

这样一来，拉芙娜童年时代拯救探索的历险梦想成了现实。更让人惊喜的是，瞻望前途，我并不十分害怕！

联络对象〔 56〕：我很抱歉，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你。我身体不太好，铁先生说我应该跟你说话。他说多几个朋友我会觉得好些。阿姆迪也这么说，他是我最好最好的好朋友。他就像一群小狗狗，但是比狗狗聪明多了，也好玩多了。真想给你们发点图片过去。铁先生会想办法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为了帮助我，他做了很多很多四，可是坏共生体还是会打回来。你说的办法我和阿姆迪在飞船上用过了，真抱歉，还是修不好……我真恨透了这个呆头呆脑的笨键盘……

集团〔 57〕：你好，杰弗里。阿姆迪和铁先生说得对，我非常乐意多跟你谈谈，多谈谈你会感觉好些……这里有些发明，也许会对铁先生有帮助，我们想到一些办法，可以改进他的弓箭和喷火器。我还给你发去一些有关城堡设计的信息。请转告铁先生，我们无法向他说明如何操纵飞船，即使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操纵飞船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联络对象〔 57〕：是呀，连爸爸都费了好大劲儿才着陆。
i kocxl j i k e r s w 8 9 i o u 4 3 e 5 ^[13]我觉得铁先生就是搞不东，他有点失望……我们能不能造出别的东西，就是古时候的东西，知道吧，炸弹呀、飞机呀什么的？……

集团〔 58〕：别的发明是有的，但铁先生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制造出来。杰弗里，我们的飞船马上就会启程，不等铁先生制造出其他东西，我们就会到了。

联络对象〔 58〕：你要来了？你中于要来了！！！你什么时后出发？什么时后到？

拉芙娜通常在键盘上打出发给杰弗里的信息，让自己对那个孩子的处境有点体会。看样子他还挺得住，但有时候他一连几天不写信（把“精神抑郁”这个词与八岁的孩子联系在一起显得非常不自然）。还有的时候他冲键盘使性子发脾气，她似乎可以越过两万一千光年的距离，亲眼看见一双小拳头使劲捶打着键盘。

拉芙娜看着显示屏，微笑起来。今天她总算可以不做模模糊糊的许诺，给他点儿明确的东西了。信息（59）杰弗里一定喜欢。她敲击键盘，打出一段话：“杰弗里，我们计划七天后出发。途中耗时约三十天。”该不该说得这么肯定？界区分界线新闻组最近一批帖子显示，底层波动异乎寻常地频繁。爪族的世界太接近爬行界了……如果“风暴”加剧，旅途所费时间肯定远不止三十天，甚至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时间会超过六十天。她从键盘前往后一靠，这些情况该不该说？咳，最好还是实话实说，这些数据会影响那些帮助杰弗里的当地人。她向杰弗里说明了种种“如果”“但是”，接着对那艘飞船大加描绘，说他们会带去如何如何神奇的东西。那孩子一般不会写太长（除非转述来自铁先生的信息），但他好像很喜欢从她这里收到长信。

“纵横二号”正在做最后的调试。超能驱动器已经安装完毕，调试成功。车行树们还驾着它飞出去几千光年，测试它的集束天线。天线运行也非常稳定，大半个航程中她都能与杰弗里保持联系。就在昨天，飞船装上了补给品（听上去就像中世纪的探险准备，可他们毕竟要飞出去很远，实时描绘的分界图又不能完全相信）。明天某个时候，格隆多的手下将把非常适用于救援行动的种种设备载入货舱。这些她该不该提？其中有些装备杰弗里的当地朋友听了或许会觉得有点害怕。

当天傍晚，她和车行树们开了个海滩派对。他们就是这么叫的，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车手派对，更像人类版本的小聚。蓝莢和绿茎从水里滚出来，在海滩上找了块沙子又暖又干的地方。拉芙娜把饮料放在蓝莢的蒙布上，大家坐在沙滩上欣赏落日景色。

派对成了欢庆会，庆贺拉芙娜获准随船出发，庆贺“纵横二号”已经基本上做好准备，不久便可以启航。但是——“你真的想去吗，女士？”蓝莢问道，“我俩会赚一大笔钱，可你——”

拉芙娜笑起来：“我会得到出差津贴。”她百般请求才获得批准，再没什么为报酬讨价还价的空间了，“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真的想去。”

“我很高兴。”绿茎说。

“我高兴得笑起来。”蓝莢说，“乘客愉快心情，我和伴侣最高兴不过了。上次和承包商旅行之后，我们几乎对两足生物彻底丧失了好感。现在没有好担心什么的了，危机新闻组过去十五个小时的帖子你看了吗？瘟疫已经停止扩张，疫区边界已经明确下来。变种进入了中年阶段，稳定了。我大可以动身马上。”

蓝莢满脑子全是对爪族共生体的揣测、救出杰弗里和其他幸存者的计划。绿茎时不时补充点想法。她不像以前那么害羞了，但看上去还是柔和得多，不像她的伴侣那样大胆、果断、信心十足。她的信心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一个星期之后才出发，她对这一点很满意。“纵横二号”仍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格隆多还说服了集团，派出一支牵制舰队，其中五十艘飞船已经做好出发准备，本周结束时舰队飞船数量就将达到一百艘。

坞站缓缓移动，进入夜晚。由于外层笼罩着薄薄一圈大气，这里的晚霞持续的时间很短，但霞光灿烂，美不胜收。海滩和树林在地平线射来的夕照中熠熠生辉，傍晚的花香混合着海水的咸味。海岸对面，天光明亮，衬出一重重黑色剪影：可能是弗林尼米集团的奇异建筑，也可能是运行中的坞站，但究竟是什么，拉芙娜一直没弄明白。太阳滑入海平面下，天低处被霞光照成橘红，天顶却是更宽阔的一道青绿，可能是含氧电离层。

两个车手没有转动小车，寻找更好的观景处——就拉芙娜所知，他们一直在朝那个方向极目观望。但两人已经不说话了。太阳落下去，细碎的浪花把阳光折射成上千种光影图案，白色浪花间跳动着绿色、黄色。她想，两个车手现在一定希望置身其间吧。她常常在日落时分看见他们，故意坐在浪头最汹涌的地方。海水退下去时便能望见两人的树枝，像呼吁陈情者的手臂一样伸向天空。每当这种时候，她几乎可以理解止树们：用尽一生时间，将这种反复出现的时分铭记心头。她在绿色的微光中笑了。焦虑、计划，随它们去吧，以后有的是时间。

他们一定像这样静静坐了二十分钟。在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她望见一簇簇小小的火头出现在越来越浓的夜色中，是办公室的人们出来欢聚了。很近的地方传来嚓嚓的脚步声，她转过身来，发现是范·纽文。“这边来。”她喊道。

范朝他们漫步走来。自从两人上次交锋后，他很少露面。拉芙娜猜想她的有些话真的刺伤了他。就这一次，我真的希望老头子能让他忘记。范·纽文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她不应该因为够不到他的上级便转而伤害他。

“找个地方坐坐，银河半小时后就会升起来了。”车行树沙沙作响。他们完全沉浸在落日夕照中，到现在才发现来了客人。

范·纽文越过拉芙娜一两步，双手叉腰，伫立着遥望大海。他转身看了她一眼，在绿色晚照中，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炽烈表情。过去那种歪歪斜斜的笑容又出现了：“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

老头子总算同意你加入人类的行列、具有人类的感情了？但拉芙娜还是被打动了，她垂下眼睛：“我想我也该道个歉。老头子不打算帮忙是他的事，我不该朝你发火。”

范·纽文轻声笑了：“你的错误肯定比我的小些。我还在琢磨上次什么地方说错了话、冒犯了你，但……我想我的时间不多了，来不及改正错误了。”

他的目光又转向大海。过了一会儿，拉芙娜站起身朝他走去。从近处看，他的目光有点呆滞。“出什么事了？”老头子，你真该死！打算抛弃他就一下子抛弃好了，别慢吞吞地折磨人！

“你是超限界天人的大行家，对不对？”他又开始取笑她了。

“这个嘛——”

“老大们也有战争吗？”

拉芙娜耸耸肩：“什么事都有流言。我们认为天人之间也会有冲突，但这些冲突非常微妙，不足以称为战争。”

“你基本上是对的。有冲突，但冲突方式比下面这儿多得多。通常情况下，彼此合作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没把变种当回事，这也是原因之一。再说，那东西可悲至极，叽叽歪歪的混账，把自己窝里都搞得乌七八糟。就算它有心杀害其他天人，这种事儿也绝不会发生，一亿年内都不会……”

蓝荚滚了过来：“这一位是谁，女士？”

车手这种冒冒失失插进谈话的毛病她现在还没完全适应过来——先查查小车里的记忆装置不就知道了？接着，这个问题猛然间撞击着她的脑海：这一位是谁？她朝自己的数据机扫了一眼，自从范来了以后，上面一直显示着收发站的使用情况……天人在上，单独一个用户垄断了整整三台收发站！

她突地后退一步：“你！”

“是我！又一次跟你对面晤谈，拉芙娜。”那种歪着嘴巴的笑容是模仿出来的，拙劣地模仿范自信的微笑。“抱歉今晚我不够迷人。”他笨拙地拍拍胸口，“我正在运用这个装置的潜在本能……我正拼命挣扎着活下去哩。”

一溜涎水从他嘴角淌了下来。范的目光凝视着她，接着，目光散乱了。

“你对范做了什么？！”

特使装置朝她迈了一步，绊了一下。“让开。”这是范的声音。

拉芙娜发出指令，接通格隆多的电话。没有反应。

特使摇着头：“弗林尼米集团目前非常忙碌，正极力劝说我放开他们的设备，鼓起勇气想逼我走。他们不相信我告诉他们的话。”他笑起来，发出一串哽咽的声音，“没关系。我现在明白了，对这里的攻击只是一种牵制手段，一个致命的陷阱……你以为如何，小拉芙娜？明白吗，瘟疫并不是一个二级变种。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能猜测它的来历……非常古老、非常大。不管它是什么，我正被它活活吃掉。”

蓝莢和绿茎滚近拉芙娜，枝叶摇动，簌簌作响。几千光年以外，在超限界深处，一位天人正力战求生。而他们见到的，只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淌口水的白痴。

“这就是我的道歉，小拉芙娜。帮助你很可能并不能挽救我。”声音突然哽住了，他断断续续地喘了口气，“但现在帮助你，是一种——你只能理解为复仇，我的动机你只能理解这么多。我把你们的飞船召唤下来，动作要快，不要用反重力垫，你也许还能多活一个小时。”

蓝莢的声音既胆怯又喧嚣，两种矛盾的声音同时发出：“不死？这是飞跃中界，只有传统攻击才会奏效，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宁静、温暖的夜色笼罩下的疯狂。除了被老头子占用的带宽，拉芙娜的数据机上没有显示出任何反常迹象。

范·纽文发出一声咳嗽一样的笑声：“是啊，是传统攻击没错，做得非常聪明。不过几处复制错误，几个星期时间慢慢渗入。现在时机成熟了，和你们眼前看到的攻击同步触发……过不了几个小时，这里的生物就会全部死亡，在它消灭中转系统视同珍宝的上界自动化设备之后……拉芙娜！上飞船，不然一千秒内你就会送命。上飞船，如果熬过这一劫不死，去底层，拿到……”特使装置还没说完便窒息了，它挣扎着直起身子，在绿光中最后一次露出微笑，“这是我给你的礼物，眼下我能给予你的最佳助手。”

微笑消失了，呆滞的神情变成一片迷茫……接着化为恐惧，越来越深的惧意。范·纽文剧烈喘息着，一声狂叫，瘫倒在地。他脸朝下倒在沙滩上，抽搐着，咬着沙砾。

拉芙娜再一次大声喊叫格隆多的号码，朝范·纽文奔去。她将他翻了个身，尽力把他嘴里的沙砾弄掉。痉挛持续了几秒钟，范的四肢胡乱踢打着，接连不断地打在拼命按住他的拉芙娜身上。接着，范瘫软下来，呼吸微弱，她几乎察觉不出。

蓝莢道：“他不知怎么控制了‘纵横二号’，飞船正从四千公里以外朝坞站直飞过来。啊，完蛋了我们。”未经批准接近坞站，飞船必遭没收。

拉芙娜已经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了。“有遭到攻击的迹象吗？”她一面扭头问道，一面扶正范的头，好让他呼吸顺畅。

两株车行树一阵哗啦哗啦对话，绿茎开口道：“奇怪呀，主干收发站提供的信息服务推迟了。”难道老头子还在继续发射信号？“本地网络堵塞很严重，许多自动化设备，还有许多雇员已经接到紧急通知，执行特别勤务。”

拉芙娜抬头一看，天空已经黑了下来，只有十几处星星点点，那是接受引导进入坞站的飞船。一切再正常不过了。但她自己的数据机证实了绿茎的话。

“拉芙娜，我现在无法和你对话。”格隆多咔嗒咔嗒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肯定是他的助理程序，“老头子控制了中转系统的大部分资源，好好看住那个特使装置。”这个，有点太晚了。“我们与收发站外围的监视警戒圈失去了联系，出现软硬件故障。老头子说我们正遭到攻击。”停顿了五秒钟，“发现内层防御圈有舰队活动。”距离只有半光年。

“哎呀！”这是蓝莢的惊呼，“进了内层防御圈！这么近，怎么事先没发现？”小车前后滚动，焦躁地兜着圈子。

格隆多的助理程序没理睬他的问题：“至少三千艘飞船。收发站即将被击毁——”

“拉芙娜，你和车行树在一块儿吗？”还是格隆多的声音，断断续续，更加关切。这是真人到了。

“是……是的。”

“本地网正在丧失功能，生命支持系统马上就完，坞站也快倒了。我们的实力原本比来袭舰队更强，可内部已经被对方破坏了……中转系统快完蛋了。”声音突然激昂起来，咔嗒作响，“可是弗林尼米集团不会灭亡，合同就是合同！告诉两位车手，我们会付款的……总有一天，总会想出办法付给他们报酬。我们要求……恳求……他们，执行合同规定的任务。拉芙娜？”

“我在，他们也在听着。”

“快走！”声音中断了。

蓝莢道：“‘纵横二号’两百秒内就到。”

范·纽文平静下来，呼吸也轻松了些。两位车手互相叽叽喳喳，拉芙娜望望四周，突然意识到所有死亡与毁灭都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消息，眼前的海滩几乎和过去一样宁静。太阳的最后一缕余晖已经从浪花间消失了。低处的绿光中，一排排浪头只是一道隐约可见的带子。树丛间、远处的高塔上，处处是一点点黄色的灯光。

可是警报显然已经传开。她可以听到数据机突然开机的声音，沙滩上的篝火有些已经渐渐熄灭，篝火边的人群有的冲向树林，有的乘反重力垫升空而起，朝远处的办公室飞去。海对面的飞船泊地方向，大批飞船纷纷升空，越飞越高，在高空中闪烁闪烁。

这是中转系统最后的和平时分。

一块阴影掠过天空。光被扭曲到这种地步，这块阴影肉眼本来应该看不见才是。拉芙娜不禁倒抽一口凉气。阴影好像并未经过她的双眼，直接在大脑中生成。事后她仍然弄不清楚：黑暗的天空中怎么还会出现一块阴影？

“又来一个！”蓝莢道。这一块更靠近坞站的地平线，一大团黑影，和地平线的角度不到一度，边缘有点模糊，融入四周黑色的背景中。

“什么东西？”拉芙娜不是个战争狂，但读过不少探险故事，知道反物质炸弹和相对动能弹。从远处看，这些武器发射后像明亮的光斑，有时叠加在一起，成为一片颤动的光晕。接近之后，星球毁灭级的炸弹会沿星球表面弧线覆盖一层白炽光，炸得粉碎的星球像水花一样四面溅射，但溅射速度比水花慢，慢得多。这些就是她从书里读到的画面。但她现在亲眼看见的却大不一样，不像战争景象，更像她的视力出了毛病。

只有天人才知道车行树眼里看到的是什么景象，但——“好像，你们的主干收发站全都被……汽化了。”蓝莢道。

“可收发站在多少光年之外呀！我们怎么可能看见——”又一块黑斑出现了，却根本没有经过她的视野。黑色浮动，没有固定位置。范·纽文又抽搐起来，力量很弱，她没费什么劲就稳住了他，可是……血从他嘴角淌下来，衬衣后背不知什么东西湿漉漉的，发出一股腐臭。

“‘纵横二号’一百秒后抵达，时间还多，我们还够时间。”蓝莢绕着大家来回滚动，一迭声地安慰众人，充分说明他有多么紧张，“说得对，女士，离我们许多光年。许多年以后，如果这里活着还有人，就会看见这些收发站爆炸发出的闪光。被汽化的收发站只有一小部分零件会产生闪光，其他完全变成了超强辐射，太强了，会影响……余波所及，你的视神经会受到它的刺激……身体的神经系统暂时成了辐射信号的接收器，所以你才感到……”他急速兜着圈子，“不用担心，从前也走过钢丝我们，眨眼间冲出窄缝，逃出生天。”听一个完全没有短期记忆的家伙吹嘘自己多么机变灵动，真是荒唐。盼只盼他的小车有这个本事。

绿茎的声音嗡嗡响起，大得直扎耳朵：“快看！”

海岸线收缩了，朝海里越退越远。她从来没见过海水退得那么远。

“海平面下降了！”绿茎大喊。水线后退了一百多米，两百米。暗绿色的地平线正在倾斜。

“飞船五十秒后到。我们飞上去，迎上它。快来，拉芙娜！”

一时间拉芙娜心里一片冰凉。格隆多说过坞站会倒！天空中到处是奔窜逃命的人群。一百米外的沙滩已经开始下滑，坠向深渊的大雪崩开始了。她想起老头子说过的话，突然间明白了，飞走的逃难人群正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念头像一把刀，笔直切过她充满内心的恐怖：“不！不能飞，向高处走。”

夜晚失去了它的宁静。海里响起一阵长长的、号角似的哀鸣，声音传向四面八方。傍晚的微风化为狂风，卷起树木，刮向海中。一阵阵乱木飞沙从他们四周呼啸而过。

拉芙娜这时仍跪在地上，双手按住范软软的臂膀。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双眼圆睁却一片茫然。这就是老头子留给她的礼物。去你妈的天人，全是该死的东西！她抓着范·纽文的胳膊，把他拽了起来，一使劲把他扯上自己后背。

她大吃一惊，差点松手。范衬衫下本来应该是结实的肌肉，现在却是空洞。又湿又臭的东西淌到她身上。她双膝一用力，挣扎着站起身，半扛半拖着那具沉甸甸的躯体。

蓝莢在叫嚷：“——不管朝什么地方滚，得花几个小时至少。”他腾空而起，驱动反重力装置顶风飞行，小车和车手喝醉了似的摇晃着……猛地被甩回地面，被大风吹得乱滚一气，吹向原来的大海——现在成了一个发出巨响的大洞。绿茎冲向他前头堵住他通往毁灭的去路。蓝莢总算稳住了，两个车手掉头驶向拉芙娜。大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反重力……完了！”和反重力装置一样完蛋的还有各个坞站。

他们走啊滚啊，从海边向高处走。“找个地方让飞船着陆。”

原来的树林不见了，成了一道锯齿形的小丘。地貌就在他们眼前脚下改变着。四处都是那种号角似的哀鸣，有的地方声音响极了，连拉芙娜的鞋子都被声音震得抖动起来。他们避开下陷的地带，避开四处裂开的深坑。夜晚已经不再黑暗，不知是应急灯还是反重力装置失效的后果，各处深坑附近蓝光闪烁。透过这些深坑，望穿下面的云层缭绕，之下一千公里便是行星表面。坞站与行星之间的空间不再是空无一物，好像蒸腾着海市蜃楼：亿万吨水和泥土……数以百计垂死挣扎的飞行者。弗林尼米集团的坞站全靠反重力装置支撑，不是建立在惯性轨道上，现在他们正在为这种策略付出代价。

三人拼死努力之下，居然前进了一点。范·纽文身体太重，连扛带拽都很难挪动。她前进着，被范的重量拖得东倒西歪。可是，他比她原来估计的要轻得多。这一点非常可怕：重力失效了？

大多数反重力装置已经停止运行，还有些则失控了：山顶上，一丛丛树木、一堆堆土石拔地而起，向天上飞去，速度越来越快。狂风呼啸，来回扫荡，上下翻腾……但现在风势弱下去了，声音远些了。包裹着坞站的人造大气层不久便会化为乌有、一丝不剩。拉芙娜的便携式增压服已经撑了好几分钟，功能正迅速衰竭，几分钟后就会同她

的反重力装置一样完蛋……和她一样彻底完蛋。她模模糊糊地想，不知瘟疫用的是什么办法。她很可能落得跟老头子同样的下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到处是飞船点火发出的光芒，大多数飞船或是逃向惯性轨道，或是径直进入超能驱动状态，还有少数飞船悬浮在分崩离析的地面之上。两株车行树领先开路，他们又放下了一组车轮，连撑带推，爬上一道道陡坡。拉芙娜以前从来没想到车轮还能这么用，扛着范·纽文，那种陡坡连她都很难爬上去。

他们爬上一处山头，但待不了多久。这里原本是办公林的一部分，现在树木东歪西倒，像患了疥癣的狗身上的乱毛。她感到脚下的地面颤动不已。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两个车手从山头这边驶到那边，来回巡视。或者灭亡，或者在这里登上飞船获救。她跪了下来，把范的大部分重量移到地上。从这里可以望出去很远，眼前的坞站就像一面缓缓上下翻飞的大旗，这奇大无比的大旗每一次抽动，都会有无数线头绷断、散落下去。只要反重力装置大多还能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地表便会保持平整。现在协调性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四周树林中到处都是深坑大洞。遥望天边，拉芙娜发现远端坞站已经脱离断开，缓缓倒向一侧：一百公里长、十公里宽的庞然大物，砸在可能前来援救的一群群飞船上。

蓝莢哗啦哗啦靠近她的左侧，绿茎在她的右侧。拉芙娜扭动身躯，把范的重量挪一部分靠在小车上。四个人将各自的压力服联合起来，还能保持一会儿清醒意识。“‘纵横二号’！我把它飞下来。”蓝莢说道。

有东西从天而降。飞船火箭的尾焰将地面照成一片蓝白色，强光之外，漆黑的阴影摇晃着、移动着。飞船依靠火箭的动力悬停在一个标准重力的地表上方，跟它如此接近非常不利于健康。一个小时以前飞船做出这种动作还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完成也是犯了坞站大忌。但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即使火箭把坞站钻穿，或者烧焦某件来自半个银河之外的货箱，全都无所谓了。

可是……蓝莢到底打算让这东西在哪里着陆呢？到处是窟窿，峭壁晃来晃去。光越来越强，越来越烫，拉芙娜紧闭双眼……暗下去了，大家共享的小小大气圈中蓝莢的声音显得十分单薄：“大家一起走啊！”

她紧紧抓住车手，大家爬着、滚着，从这个小小山头向下走。“纵横二号”悬停在一个大洞中间，从上面看不见它的火炬，但火光将洞壁照得雪亮，飞船自身被凸显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它的动力脊好像轻软的几道白弧，一只巨大的飞蛾张开火光闪闪的双翼……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即。

只要增压服能挺住，他们就能接近洞口。然后怎么办？飞船的动力脊张开，把他们挡在距离洞口一百米以外的地方。一个身强体壮（而且疯疯癫癫）的人类成员也许会尽力抓住一根动力脊攀缘而上。

车行树们自有其树族招牌式的疯狂：接近到光——反射在洞壁上的光——让人再也无法忍受的距离时，火炬熄了。强光一闪即灭，“纵横二号”在洞中直坠下去，两株车行树毫不停步。“快！”蓝英大吼道。拉芙娜现在明白了两人的打算。几人拿出大堆肢体、枝叶、车轮纠缠之下的最快速度，赶向暗下来的洞口。拉芙娜只觉得脚下泥土一滑，几人突然坠下。

坞站的厚度是数百米，有的地方厚度达数千米。几人现在直直穿过这段距离。随着坞站内部结构被破坏，几人飞掠而过的洞壁不断溅射出星星点点火光。

他们穿了出来，还在下坠。一瞬间，惊恐的情绪消失了，只不过自由坠落而已，眼前的景色比崩解中的坞站平和得多。现在揪住车手与范·纽文容易多了，就连他们共享的大气似乎也不那么稀薄了。在真空中，除了失控反重力垫乱飞乱撞，其他各种物体下落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崩解的坞站碎片跟着几人以相同速度下坠，一派祥和，全不像刚才那么可怕。四五分钟后大家便将进入行星大气层，继续坠落……进入大气层后速度将降到每秒三四公里，他们会起火燃烧吗？也许吧。成为刺穿云层的几点火光。

他们周围一起坠落的大块大块坞站碎片基本上是黑沉沉的，被上面的天空一衬，成了黑乎乎的阴影。但正下方那一块却不同，很大，轮廓分明——“纵横二号”，船首朝上！飞船正与他们一起下坠，每隔几秒便有一个调整喷射装置点火，微弱的红光一闪，飞船便减慢一分。他们正迅速接近飞船。如果它有个舰首舱门的话，几个人便会端端正正落在上面。飞船着陆灯打开了，把他们笼罩在强光下。十米间距，五米。真的有个舱门，敞开的！她还能望见里面有个很常见的气密门……

有个家伙撞了他们一下，拉芙娜瞥见一大块反重力垫从她肩头向上飞起，只稍稍擦了他们一下——已经足够了。范·纽文被猛地扯离她的手中，身体飞进暗影，又被跟踪射来的飞船探照灯照得雪亮。同一时间，空气从拉芙娜的肺中猛挤出来。这个小团体的大气场本来由四个便携式增压服生成，现在陡降为三个。气场迅速失效，压力骤减。拉芙娜感到自己的意识逐渐模糊，视域迅速收缩。离安全地只有一步之遥啊。

两个车手打开各自的小车搭扣，小车靠了过来。拉芙娜一把抓住车身，几人拉成一线，在舱门上方飘荡着。蓝莢一把抓住舱门，小车一震，撞了一下拉芙娜，撞得她转了个圈，带得绿茎飘向上方。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在梦中，晕晕乎乎的。正需要恐慌来刺激一下，这东西却跑哪儿去了？抓牢，抓牢，抓牢。细细的声音哼唱着，一切动作全都是模模糊糊的本能反应。砰地一撞、一拽。车手们对她连推带拉，或者是飞船拽着他们大家？他们是一群木偶，随着绳子的牵引荡来荡去。

……在她大大收缩的视野里，一个车手抓住了翻来滚去的范·纽文的身体。

拉芙娜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知觉，只发现自己大口喘息着、哽咽着、呕吐着——在气密门内。四面绿墙真让人无比宽慰。范·纽文躺在对面墙上一个急救袋里，脸上罩着一个浅蓝色石膏模。

她笨拙地双手一撑，从气密门飘向范·纽文所在的那堵墙。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一点儿也不像她以前搭乘过的客轮或快艇。再说，飞船是为树族设计的，舱壁到处是一块块吸垫。绿茎正伸出一丛树枝，爬上小车。

他们在加速，可能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标准重力。“我们还在向下飞？”

“对，悬停或者向上，都会被撞毁。”撞在雨点似的向下坠落的碎片堆里。“蓝莢正在设法带我们飞出去。”他们正与残片一起坠落，希望能够从下面溜走——在撞上行星地表之前。船壳不时发出咣

咣当的碰撞声。有时飞船停止加速，有时又偏向另一方向：蓝莢正使出浑身解数避免飞船撞上较大的残片。

……并不完全成功。长长一阵吱吱啦啦的刺耳声音，最后咣当一声巨响，拉芙娜眼里的房间转了起来。“我叫一声哎呀！损失一根动力脊。”这是蓝莢的声音，“还有两根已经损坏了。女士，请系好安全带。”

一百秒后，他们插入行星大气层。船壳外嗡嗡作响，声音只勉强能够分辨。对这样一艘飞船来说，这是死神的声音。它不能在大气层里做空中制动，就像一只狗不可能跳上月亮一样。声音越来越响。蓝莢现在已经是俯冲了，极力想甩掉飞船四周的大堆残片。又断了两根动力脊。接着，飞船主轴爆发出一股强劲的动力，“纵横二号”画了一道弧线，掠过坞站的死亡阴影，飞了出来，飞向惯性轨道。

拉芙娜从蓝莢的枝叶上方看着显示船外情况的显示窗。他们刚刚飞过行星的明暗界线，正绕着惯性轨道飞行。他们又一次进入了惯性运动状态，但这一次，轨道前方没有什么又大又硬的东西——比如行星——挡道，不用担心碰撞失事。

虽然拉芙娜经常旅行，又是个历险迷，对太空飞行却所知不多。就算这样她也看得出来，蓝莢刚刚完成的这一切已经近于奇迹。她谢谢他时，车手却只在舱壁吸垫上来回滚动，自顾自轻轻哼哼着。不好意思？或者只是车手表示不在意的的方式？

绿莖说话了，有点羞怯，也有点自豪：“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长途贸易。只要谨慎些，一般情况下都会平安无事，但也会有惊险的时候。蓝莢从来没有中断过练习，不断给小车编制新程序，什么点子都想尽了。他是个了不起的飞行员。”车手们处理日常生活琐事总是迟迟疑疑拿不定主意，但到了危急关头，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地便将身家性命一把赌出去。拉芙娜心想，会不会到了这种时候便由小车接手，替它的车手做出决定？

“我哼一声。”蓝莢道，“只不过把困难向后推迟了些而已。弄断好几根动力脊，如果它们自我修复不成功怎么办？我们有什么办法到那时？行星附近所有东西全毁了，飞船一百公里以内到处是碎片，

虽然不像坞站周围那么密集，但速度快得多。”飞行轨道上充斥着亿万吨垃圾，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指望飞行安全。“还有，变种的手下随时会到，吞掉活着的无论什么东西。”

“哦。”绿茎的枝条僵住了，定格成一个滑稽的姿势。她叽叽喳喳自言自语了几秒钟：“你说得对……我忘了，还以为咱们已经到了开阔空间，但……”

是开阔空间没错，同时也是个弹片横飞的靶场。拉芙娜又回头看看控制台上的显示窗。他们现在已经飞进了白昼，可能在行星大洋上空五百公里处。模模糊糊的蓝色天际之上，太空中既无闪光，也没有火光。“没有战斗迹象呀。”拉芙娜满怀希望地说。

“对不起。”蓝莢将显示窗调到分析模式。多数视窗显示的是航行数据、轨道信息，对拉芙娜来说毫无意义。她的视线落在一个医疗信息视窗上：范·纽文重新开始呼吸了。飞船的医疗程序认为自己有能力救活他。还有个通信情况显示窗，上面清清楚楚显示出攻击情况的可怕程度。本地网已经分裂为数百个互不关联的小部分，每一个都在狂叫呼救。从行星表面传来的只有程序发出的声音，呼叫紧急医疗援助。格隆多就在行星上。她心想，他手下的市场部恐怕很难有人幸存。攻击行星的武器不知是什么，比对坞站的破坏可怕得多。近地空间里的有些飞船和太空站上有活人，但大多身处于绝对无法逃生的轨道上。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援救，几分钟后他们就将死亡——轨道距行星较远的可能会撑一两个小时。弗林尼米集团的领导者已经完了，没等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已大难临头。

快走。格隆多是这么说的，快走。

系统之外，战斗仍在继续。大量信息发自弗林尼米防御部队。虽然没有协调一致的指挥，有些部队仍然坚持抵抗着变种的舰队。在他们被消灭很久很久以后，在敌人攻占这里很久很久以后，这场战斗的闪光才会到达。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几分钟？

“我说哎呀。看看这些扫描。”蓝莢道，“变种有将近四千艘飞船，正在迂回防御部队。”

“可现在上面已经没什么人了。”绿茎道，“希望他们没有全死。”

“不会全死。我看见几千艘船飞走了，有交通工具、有点脑子的人全撤走了。”蓝莢前后滚动着，“我们的脑子还管用……不过还是先看看飞船修复报告吧。”一个显示窗扩大了，现出各种颜色的图表，拉芙娜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两根动力脊断裂，无法修复。三根已经部分修复。修不好的话，我们肯定会被困在这儿动弹不得。这怎么行！”他的语音合成器一声尖啸。绿茎驶近他身旁，两株车行树枝叶交接，彼此一阵哗啦哗啦。

几分钟过去了，蓝莢停下树语，用萨姆诺什克语说话了，他的声音平静了些：“又一根动力脊修复。也许，也许，也许……”他把一个显示窗调到自然模式，“纵横二号”正滑过行星南极，进入黑夜。他们的轨道比最危险的坞站碎片更高一些，但飞船还是必须不断拐弯躲避。系统外战场传来的呼救声小下去了。弗林尼米集团现在成了一具无比巨大、抽搐不已的尸体……用不了多久，杀害它的凶手便会凑过来，在尸身上嗅来嗅去。

“修复了两根。”蓝莢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三根！修复三根！十五秒重新校准，之后实施空间跃迁马上！”

感觉比十五秒长得多……一下子，所有显示窗全部转为自然模式。地面及太阳消失了，四周是闪烁的群星、无边的黑暗。

三个小时后，中转系统已在一百五十光年之外。“纵横二号”进入大群逃难飞船的行列。为了运载巨库的信息和来观光的游客，中转系统拥有大批星际飞船。“纵横二号”周围散布着上万艘逃难的飞船，相距只有几光年。但在银河的这个区域，恒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连几光年都不到。如果他们想靠拢最接近的难民船，只能脱离跃迁，至少需要飞行上百个小时。

对拉芙娜来说，现在是一场新的战斗的开始。她两眼直视甲板另一头的蓝莢。那位车行树哆嗦了一下，枝条以她从没见过的方式卷在一起：“瞧，拉芙娜女士，高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文明，也有一些两足生命。很安全那里，离我们也很近。你会非常适应的。”他停了下来，琢磨我的表情？“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我们非常乐意送你去更远的地方。稍停一停我们，找机会签一份适当的合同，然后——然后我们把你送回斯坚德拉凯，一直。怎么样？”

“不行。蓝莢，你们手里已经有了一份合同。你们和弗林尼米集团签了约。我们三个——”再加上范·纽文，不管他现在成了个什么。“——去飞跃下界底层。”

“我摇着头，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话！我们草签了合同，接受了聘用，事实这是。但现在弗林尼米集团不存在了已经，签约一方没有人履行合同。因此，我们不再受合同约束了。”

“弗林尼米没有死，格隆多的话你也听见了。飞跃界曾经到处是——现在也到处是——集团的分公司。合同仍然有约束力。”

“从纯技术角度来说是这样。但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些分公司是付不起钱的。”

这话拉芙娜一时难以回答。“你们有履行合同的义务。”语气没什么强制力，她从来不会恫吓别人。

“女士，你的话是从维护集团道义的角度出发呢，还是单纯出于人道的原因？”

“我——”说实话，拉芙娜一直觉得集团道义很难为人类所理解。她打算实习结束后便返回故乡斯坚德拉凯，这也是原因之一。集团一遇到涉及人类的问题便万分小心，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出发角度不重要！这是一份合同，事情顺利时你们很乐意遵守。好，现在形势不利——但不利形势本身就是合同的一部分。”拉芙娜看了绿莖一眼，到现在为止她一声没吭，枝条紧紧贴在主干上，甚至没有对她的伴侣沙沙作响。也许——“听我说，除了合同规定的责任之外，还存在其他责任。变种比大家想象的更加可怕，它今天刚刚杀害了另一位天人。现在它已经开始在中界活动了……蓝莢，你们车手有很长的历史，大多数文明的整个种族生存期都没有这么长。但是，变种也许有这种能力，能为你们的悠久历史画上句号。”

绿莖朝她滚近几步，微微张开枝叶：“你——你真的觉得我们可能在底层那艘飞船上发现什么东西，能够打击那个天人中最有威力的天人？”

拉芙娜顿了顿：“是的。还有，连老头子自己都这么认为，就在他临死前。”

蓝莢的枝条在主干上卷得更紧了，枝蔓缠绕。苦恼？“女士，我们是买卖人。活了很长时间，去过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只管自己的事，不干涉别人。不管传奇故事里怎么说，可我们买卖人从不搞探险那一套。是不可能的……你要求我们做的事，飞跃界的人怎么可能打倒天人？”

问题是，你签下的合同就是这个目的。但拉芙娜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也许绿茎对蓝莢说了这句话？她的枝叶摇动，但蓝莢的树枝卷得更紧了。绿茎静了一会儿，接着做了个奇怪的动作。小车一跃，从树枝丛中飞了起来，车轮悬空，在空中缓缓飞了一道弧线。绿茎来了个头朝下脚朝上，枝蔓向下伸展，抚弄着蓝莢的枝叶。两人哗啦哗啦交流了大约五分钟。蓝莢渐渐舒展身体，枝条张开，轻轻拍打着他的伴侣。

他终于开口了：“好吧……冒一次险。但请你注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PART TWO

春天来了，又冷又潮，大地回春的脚步慢得折磨人。八天来雨一直下个不停，约翰娜多么希望天气能换个样子啊，哪怕重新回到黑暗的冬天也好。

从前是苔藓的地方变成了泥浆，约翰娜在泥浆里吃力地迈着力子。现在是中午，阴沉沉的白昼还要持续三个小时才会结束。屁股上带疤痕的家伙说，只要没有云，这段时间多少应该见到点阳光。有时候，约翰娜怀疑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太阳。

城堡大院正好在山腰上，泥浆和乌糟糟的积雪从山上滑下，沿着木头建筑堆积起来。夏天这里的风景美极了。到了冬天，极光的蓝绿色光芒照在积雪上，在冰封的港口闪闪发光，勾勒出背衬天空的山峰的轮廓。可是现在，细雨就像一层撕不开的浓雾，她连山下护墙外的城市都看不见。头顶上是云，像破烂低矮的天花板一样压在头上。她知道城堡石砌胸墙上有士兵把守，可今天他们准是蜷成一堆缩在瞭望口后面。一眼望去，连一只动物、一个共生体都看不到。与斯特劳姆相比，爪族的世界简直是一片空空荡荡，却又跟超限实验室不一样。超限实验室建在一块没有空气、环绕一颗红矮星旋转的巨石上，无比荒芜，而爪族的世界是活的，生机涌动，有时甚至看上去跟斯特劳姆哪个风景名胜一样美丽、祥和。说实在的，约翰娜知道，这里比人类定居的大多数世界更加适于居住，肯定比尼乔拉强多了，说不定和古老地球一样舒适。

约翰娜来到自己的廊屋旁，在向外弯曲的墙根停下脚步，向大院望去。不错，这里的确有点像中世纪时的尼乔拉星球，但公主时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却没有传达出这种世界的严酷。触目所见，到处都下着雨。没有适当的技术，连这种冻雨也可以致病、杀人。寒风也是一样。大海也不再是个午后扬帆寻乐的地方，她想起小山似的冰冷的巨浪，在大雨中一重重涌来，周而复始……甚至环绕城镇的森林也杀机四伏：进去逛逛很容易，但没有电子定位器，森林里也没有设计成大树模样、出售小吃饮料的售货机，一旦迷路，你就死定了。现在她对尼乔拉的童话故事有了新的理解：不需要多强的想象力，很容易就能

把风、雨、大海想象成具有生命的神灵。前技术文明的世界就是这样，哪怕你一个敌人没有，自然界也能轻而易举地杀死你。

而她却有许多敌人。约翰娜推开小小的房门，走了进去。

一个爪族共生体蹲坐在火塘边，它一骨碌爬起来，服侍约翰娜脱下雨衣。獠牙丛生的嘴巴凑过来时她没有畏缩。这个共生体是她一个仆人，到了现在，她已经快把那些嘴巴看成手了。嘴巴非常灵巧，熟练地从她胳膊上脱下雨布，晾在火旁。

约翰娜踢掉靴子和套裤，接过共生体“双手”递过来的棉被裹在身上。

“开饭，现在。”她吩咐道。

“是。”

约翰娜靠在火塘边一只枕头上。爪族其实比尼乔拉时代的人类更加落后，这个世界不是所谓失落的殖民地，从前发达、现在忘了技术文明。它们连个可以起点引导作用的上古发达时期的传说都没有。还有，医疗卫生也是个大问题。在木女王的发明之前，爪族医生只会给它们的病人兼牺牲品放血……她现在知道，以爪族的标准，她住的地方已经十分奢华了。木头家具都经过精工打磨，这可不是人人都享受得起的。就说柱子和墙壁上的装饰画吧，那是他们花了许许多多个小时辛勤劳动的成果。

约翰娜脸蛋枕在手上，盯着火光出神，只模模糊糊意识到那个共生体在火塘周围忙碌着，把瓶瓶罐罐挂到火上烧煮。这一个只会一点萨姆诺什克语，不是女王的数据机项目组成员。很多个星期以前，疤痢屁股请求搬进来和她一块儿住——学习语言还有什么方法比一起生活见效更快呢？回忆起往事，约翰娜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她知道疤痢只是一个组件，杀害爸爸的那个共生体自己也死掉了。这些事约翰娜现在懂了，但每次看见行脚，她都能从中看到杀死爸爸的凶手，缩在其他三个个头儿小得多的共生组件身后，活得有滋有味的。约翰娜对着火光笑了，想起行脚提出那个建议时自己如何一家伙狠狠揍在疤痢身上。当时她控制不住自己，但打得可真过瘾。从那以后，再也没有

谁提出应该让一个“朋友”搬进这幢房子和她一块儿住。大多数晚上，它们让她一个人待着，不来烦她。有些夜晚……爸爸妈妈好像就在她附近，也许就在屋外等着她。约翰娜亲眼看见他们被杀害，但在内心深处，她仍然拒绝相信这个事实。

食物的味道飘进做过无数次的白日梦中，今晚的菜是肉煮豆子，还加了点类似洋葱的东西。出乎她的意料，这东西闻上去还真不错。如果食谱再多点花样可就太好了。约翰娜已经足足六十天没见过新鲜水果了，冬天只有腌肉和蔬菜可吃。要是杰弗里在这儿，他非大发脾气不可。好几个月前，女王的间谍从北方传来消息，杰弗里死在伏击中……约翰娜已经渐渐适应过来了，真的。从许多方面来说，孤零零一个人，让事情变得……单纯多了。

共生体将一盘肉煮豆子放在她眼前，还有一柄餐刀似的工具。嗯，挺好。约翰娜抓住刀柄（弯向一旁，方便爪族用嘴叼起刀子），插进肉里。

快吃完时，门外传来很有礼貌的轻轻一声抓搔。她的仆人咕噜几声，来客也咕噜着回答，接着说起了相当标准的萨姆诺什克语（嗓音与她自己的声音像极了，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你好，我的名字叫写写画画，希望和你聊聊，可以吗？”

仆人一个组件转身瞅着她，其他的则望着房门。写写画画就是那个她觉得像夸夸其谈的小丑的共生体，伏击战时他和疤痕在一块儿。这家伙是个蠢货，她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威胁。

“行啊。”她答道，起身朝门口走去。仆人兼警卫嘴里叼起几副十字弩，全部五个组件溜上通向阁楼的楼梯：这里的空间不能同时容纳两个共生体。

来客进屋，阴湿的冷风也随着灌了进来。约翰娜回到火塘另一边，写写画画脱掉雨衣。几个组件一起抖毛，和狗的动作一模一样，哗啦啦响成一片，那样子挺逗人的——当然，你最好别站得离他太近。

写写画画总算收拾妥当，踱到火塘边。雨衣下面的衣服和平常一样到处是扣件，肩后、后腰几块震膜敞露着。写写画画显然在几只肩膀上加了衬垫，好让组件们显得块头更大些。一个组件嗅了嗅她的盘子，其他几只脑袋东张西望……但没有直接朝她看。

约翰娜俯视着这个共生体，到现在她还是不大习惯同时对着几张脸说话，她一般选那个面对她的组件作为交谈对象：“怎么回事？来这儿想说什么？”

总算有个脑袋看着她了，它舔舔自己的嘴唇：“OK，好吧，我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我是说……”咕噜咕噜。她的仆人从楼上回答，也许是报告她的情绪如何。写写画画挺了挺身，六个脑袋中四个望着约翰娜，另外两个组件前后走来走去，好像考虑着什么至关重要的大事。“你瞧，人类成员中我只认识你一个人，但我很擅长把握别人的性格。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不愉快——”

夸夸其谈的小丑可真了不起，这么一目了然的事实他居然发现了。

“——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你，我们不是杀害你父母和弟弟的坏人。”

约翰娜一只手扶着低斜的天花板，身体前倾。你们全都是一伙恶棍，只不过正好跟我有共同的敌人。“我知道，我也在跟你们合作。要不是我，你们现在还在数据机的低幼模式里出不来呢。我向你们演示了阅读程序，你们如果有点脑子的话，到夏天就能制造出火药了。”粉红象是她家里传了好几代的玩具，约翰娜最喜欢搂着玩，按岁数说，她早就不该再玩这种小玩意儿了。里面储存着许多历史故事：蒙昧时代的女王呀、公主呀，她们如何战胜丛林、重建城市，进入飞船时代。故事还有大批背景参考资料，都是真正过得硬的数据资料、科技发展史。一条条路径组成复杂的索引体系，将读者引向这些资料。火药算是其中相当简单的了。等天气好起来，大家就会出发探矿。木女王知道硫黄，可木城城里没有多少。制造大炮比火药难，可到那时……“到那时你们的敌人早被杀个干干净净，你们想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在告诉你们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不满意？”小丑的几个脑袋上上下下动个不停。像这种乱动一气其实相当于人类的表情，但约翰娜还看不大明白。这种动作大概表

示尴尬吧。“我没有不满意。我也知道，你确实在帮助我们，可是……”三个组件开始转来转去，“其实是这么回事，我呢，比绝大多数人的见识都多些，也许有点像过去的木王。我是个——我专门查了你们的叫法——是个‘博学家’。懂吗，也就是说，什么都学过，在所有领域都是天才。我只有三十岁，却几乎已经读过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本书，而且——”几个脑袋一低，也许表示不好意思？“——我甚至还准备自己写一本真实详尽地描绘你的历险的书。”

约翰娜发现自己居然在笑。绝大多数时间里，她把爪族看成奇特的蛮子，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心，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但闭上眼睛，她几乎可以把写写画画想象成斯特劳姆的一个人类同胞。妈妈过去有几个朋友，跟眼前这位一样头脑简单却又自负得不行。那些男男女女，心里装着无数了不得的大计划，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在斯特劳姆时，那些人把她烦得要死，避之唯恐不及。可现在……嗯，写写画画的蠢头蠢脑居然让她有点重回故乡的感觉。

“原来你是想研究我，好写你那本书？”

几个脑袋轮流乱点：“这个，当然，是的。但还有点别的事。我另外有些计划，想和你谈谈。知道吗，我一直算是个发明家。当然啰，我也知道，这些现在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所有能够发明出来的东西好像全都保存在你的数据机里了。我的好多最出色的点子里面都有。”他叹了口气，或者说发出叹气的声音，这会儿他模仿的是数据机里讲解科普知识的声音。对爪族来说，模仿声音最容易不过。一会儿模仿这个，一会儿模仿那个，让人有点搞不清究竟是谁在说话。

“可是，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改进数据机里的某些发明——”写写画画的四个组件在火塘边的宽条凳上趴下，看样子他是准备来一次长谈了。另外两个组件绕过火塘，递给她一沓夹在铜箍里的纸。火塘另一边的组件一面说，这边的两个一面小心地翻动纸页，替她指点请她注意的地方。

嗯，此人的点子倒真不少：鸟爪系绳子来牵引飞船；巨大的凸镜聚集阳光射向敌人，让对方起火燃烧。从有些图案来看，他好像认为大气层一直延伸到月亮以外的地方。写写画画对他的每一项发明详加解说，不厌其烦，说得听者头脑麻木，一边说一边在草图上指指点点，兴奋地拍打着她的双手：“你看，这些是可行的，对不对？这些

是我具有独创性的个人观点，再加上数据机里经过实践证明的发明创造，前景辉煌呀。”

约翰娜脑海里浮出一幅前景，写写画画的大鸟拖着直径数公里的巨大透镜飞向月亮。她忍不住咯咯咯笑了起来。写写画画显然把这种声音当成了赞同的表示。

“是呀！天才的想法，对吧？我最近还有个想法，要不是数据机，我一辈子也不会想到。那种‘步话机’，可以把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速度快极了，是不是？为什么不把这种设备和我们爪族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呢？有了这种设备，一个共生体可以散布在几百，呃，公里范围内，仍然能和平时一样交流、思考。”

这个主意倒真的有点意思！但是，即使有了精确配方，爪族仍然要花几个月才能造出火药，想造出通信器材，那还不得几十年时间？写写画画像个巨型喷泉似的吐着他脑袋里那些“半生不熟”的点子。约翰娜由着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她明白这些全是胡说八道，却比她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一切熟悉许多。

看来他说得差不多了，停顿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地征求她的看法。最后，写写画画道：“嘿，这样聊聊可真有意思，不是吗？”

“嗯，有趣儿。”

“我就知道，你准会喜欢的。其实你跟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不会动不动发火，至少不总是这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约翰娜一把推开一只软乎乎的嘴巴，站起身来。那个像狗一样的组件打了个滚，蹲坐着，仰头望着她。

“我是说……呃……对你来说，确实有很多可恨的东西，这我理解。可你好像总是对我们有深仇大恨似的，其实我们真心想帮助你。你看，工作一天之后你就待在这儿，不想跟其他人说话——当然，现在我知道了，这是我们的错。其实你希望我们到你这儿来，只不过太傲气，不想开这个口。你知道，我非常善于看人。我那个朋友，你管他叫‘疤痢屁股’那个，其实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知道，这话现在

我可以实实在在告诉你，现在你成了我的朋友，一定会相信我的话。他跟我一样，也非常希望来拜访你……噢！”

约翰娜缓缓绕过火塘，逼得两个组件不住地后退。写写画画的全体组件这会儿都抬头望着她，几根脖子弯来弯去，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才不像你呢。我不需要你跟我说话，也不想听你那些蠢点子。”她一把将写写画画的笔记本扔进火塘。写写画画蹦到火边，拼命够那个起火燃烧的本子。总算把大部分抢救回来，他把自己的宝贝紧紧搂在胸前。

约翰娜继续向他逼近，一边走一边踢着他的腿。写写画画匍匐着不住地后退。“又脏又笨的杀人犯，我根本不像你们。”她猛地一拍天花板上的一根梁柱，“人类绝不会像畜生一样过日子，我们不会容忍杀人犯。你告诉疤痢屁股，跟他说，要是他胆敢过来聊聊天，我——我非砸烂他的脑袋不可，把他所有的脑袋砸个稀巴烂！”

写写画画被逼到墙边，他的头发疯了一样转来转去，发出一连串声音，有的是萨姆诺什克语，但调门儿太尖，根本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张嘴巴碰上了门把手，他推开门，六个组件一溜烟逃进外面傍晚的夜色中，连雨衣都忘了带走。

约翰娜蹲下身子，头伸出门外。外面是寒风吹动的薄雾，她的脸马上又冷又湿，连脸上的泪水都感觉不到了。写写画画现在已经成了夜色中六个灰蒙蒙的影子，跌跌撞撞地向山下逃去，一会儿工夫就消失了。外面只有附近影影绰绰的房屋，还有屋里的火光投在门外的黄色的光。

奇怪呀。伏击战刚刚结束时，她心中只有恐惧。爪怪全是势不可当的杀手。后来到了船上，她打翻了疤痢屁股……当时的滋味真是太棒了。整个共生体土崩瓦解，她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反击的，她不是随它们摆布的猎物，她可以打断它们的骨头……今晚她又学到了一点新东西。连碰都不用碰它们，她就可以伤害这些爪怪，至少伤害某些爪怪。单凭一股怒火， she 就把夸夸其谈的小丑打了个落花流水。

约翰娜退回烟雾缭绕的温暖房屋，关上房门。本来应该充满胜利的喜悦……但是她没有。

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没有把自己和两腿人的会面告诉任何人。当然，维恩戴西欧斯派来的警卫什么都听见了。那家伙虽然会不了几句萨姆诺什克语，但肯定明白争吵的大概意思。这件事准会传出去的。

他在城堡里愁眉不展好几天，花了许多个小时尽力修复残存的笔记，重绘烧毁的草图。数据机的研讨会只好过几天再参加了，现在去肯定会碰上约翰娜。写写画画知道，在别人看来，他是个莽撞大胆的人，其实他鼓了好久的勇气才敢像那样跟约翰娜接触。他的点子充满天才的创见，对此他坚信不疑，但在他的一生中，其他那些毫无想象力的家伙总是持不同看法。

从很多方面来说，写写画画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他出生在共和国东界的朗加迪尔，裂变诞生他的父母共生体是个富裕的商人。贾奎拉玛弗安有点继承了上一辈的头脑，但处理日常生意所必需的耐心他却一点儿也没有继承到。这方面的特点由他的同系血亲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兴隆，这份产业也有写写画画的一份。最初几年，同系血亲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怨言。从共生体形成后没多久，写写画画就是个读书人。博物学、生物学、训育学，他什么都读。最后，他拥有了整个朗加迪尔地方最大的藏书楼，藏书超过两百册。

即便在那时，写写画画也有许多杰出的创意，只要付诸实施，一定会让他一家成为东部各省中最富有的商人。可叹的是，他的同系血亲毫无想象力，写写画画早年的创意于是化为泡影。后来，同系血亲从他手里买下了他那份家产，写写画画移居共和国首都。这样对大家都好。当时写写画画已经聚合了六个组件，他希望出门看看世界，再说，首都的图书馆里有超过五千册藏书哩，世界的历史、全球的知识囊括其中！他自己的笔记这时也已发展成为一批藏书，可恨学院里的共生体竟然对它们不屑一顾。他概论整个博物学的巨著遭到所有书商回绝，写写画画只好自己出钱，将这部巨著的一小部分出版发行。事情已经清楚了，要让自己的创见引起世人重视，他必须首先取得成

功。这便是他间谍使命的由来。一旦他将剗刀秘岛的机密打探清楚，连议会都将对他感激涕零。

这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会飞的房子、约翰娜、数据机，这些东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梦想已经够大胆的了，这一点写写画画很有把握）。数据机里保存的书籍有数百万册。只要约翰娜肯帮他完善自己的创见，他们就能将剔割运动来个一扫光，还将夺回她会飞的房子。到那时，连天空也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

结果却被她轰了出来……他不由得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怀疑，也许，他为行脚辩护把她惹火了？只要她与行脚接触接触，肯定会喜欢上他。但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他的创见其实并不那么出色？至少，与人类相比算不上出色。

这些想法让他心情沮丧。但他还是把烧毁的草图重新画好，还琢磨出不少新想法。他得多弄点丝纸才行。

行脚来他的房间，劝他进城走一趟。

至于为什么不再参加有约翰娜在场的数据机研讨会，贾奎拉玛弗安已经编了十多个理由。和行脚走下从城堡通往港口的大街时他絮絮叨叨说了其中几个。

过了一两分钟，他的朋友转过一只头来：“没关系的，写写画画。你什么时候愿来再来好了，有你参加我们都很高兴。”

写写画画对别人的语气一向很敏感，特别是别人对他屈尊俯就，他立即就能听出来。他的脸色准有点不好看，行脚于是接着道：“我是说真的。连女王都时常问起你。她挺喜欢你的点子。”

不管别人是不是在撒谎安慰他，写写画画还是喜笑颜开：“真的？”现在的木女王虽然情形很糟，但历史书里记载的那位木王却是贾奎拉玛弗安心目中的大英雄，“没有谁生我的气吧？”

“这个，维恩戴西欧斯有点不高兴。两腿人的安全由他负责，弄得他有点紧张。不过话说回来，你做的事其实我们都想试试。”

“是啊。”就算没有数据机，就算约翰娜·奥尔森多不是从星星上来的，她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生灵：一个相当于共生体的单体！你可以走到她身旁，甚至可以触碰到她，意识却不会产生丝毫混淆。这种事一开始相当吓人，但大家不久就发现其中具有神奇的魅力。对于共生体来说，近距离接触总是意味着丧失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接近是做爱还是搏斗。现在却能紧挨着一位朋友坐在火塘边，进行高智力水平的对话。想想看！木女王有一个理论，两腿人的文明也许天生就比共生体文明更加高效。人类成员彼此合作起来非常容易，有了这种合作，无论是学习还是建设，他们都比共生体快得多。这个理论只有一处说不通的地方，那便是约翰娜·奥尔森多。如果人类其他成员都像约翰娜一样，很难想象这个种族能在任何事情上同心协力。有时她比较友善，比如和女王在一起时。她好像认识到女王身体不好，正慢慢步入死亡。更多的时候她非常傲慢，出口伤人，好像共生体最杰出的成就对她来说只是嘲弄的靶子……还有的时候她就像那天晚上那个样子。“数据机研究得怎么样了？”过了一会儿，写写画画问道。

行脚耸耸肩：“跟从前差不多吧。我和女王阅读萨姆诺什克文字已经很流畅了，约翰娜教我们——呃，应该说她教女王，女王再转教我——怎么进一步利用数据机的威力。里面的知识太多了，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现在我们主要研究怎么制造‘火药’和‘大炮’。就是这两个词儿。实际动手做起来，进展却很慢。”

写写画画点点头，表示明白。他这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实际动手做起来。

“这么说吧，如果夏天过去一半时能造好，也许我们就可以对抗剗刀的部队，在冬季前夺回飞行房子。”行脚咧嘴一笑，笑容从一张脸扩展到另一张脸，“到那时，我的朋友，约翰娜就能向她的同胞呼叫求援……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一生用来研究天外来客。我这个行脚也许还会浪游星际哩，从一个世界漫游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想法两人以前谈过，行脚居然比写写画画还先想到。

两人从城堡大街一拐弯，走进支巷。写写画画比刚才更急于拜访文具商了。行脚说的是大事，他写写画画一定要出一把力才行。一段时间以来低落的情绪高涨起来，他带着新的兴趣四处张望。木城相当大，几乎赶得上朗加迪尔，城墙之内和近郊地方的居民说不定足有两万个共生体。今天比前两天稍冷些，但没有下雨。寒冷清新的风吹过市场街，风中有淡淡的霉味儿、污水味儿、香料味儿，还有新锯下的木头味儿。乌云垂得很低，港口附近的山头都笼罩在雾中。空气中春天的气息已经清晰可辨。写写画画一路兴高采烈地踢着路边的烂泥玩儿。

行脚领着他拐进一条小街。这地方拥挤不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挤得紧紧的，相距只有七八码。文具商的铺子里更糟糕，木城人对文艺的爱好好像比写写画画从前去过的任何地方强烈得多。使大家彼此不接触的分隔墙又不够厚，跟店主讨价还价时写写画画几乎连自己的思想声都听不清楚。店主坐在一个铺着厚垫子的高台上，四周喧嚣的声音好像对他没什么影响似的。写写画画的几个脑袋紧紧凑在一起，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货品和价格上。他毕竟是在生意人家长大的，对这种事相当在行。

他终于买到了纸，价钱也算公道。

“咱们去共生体日用品市场吧。”他说。这段路可不算近，得从大市场中央穿过去。情绪不错时，写写画画很喜欢人群，很喜欢研究人。和长湖共和国的某些城市不同，木城不是大都会，但同样有来自天南海北的生意人。他发现几个共生体头戴热带地区的无边帽，路口上还有个身穿红衣服的东部人，正和一个佣工经纪谈得热火朝天。

这么多共生体，靠得这么近，这个世界仿佛随时会化为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组件紧紧收拢，极力使自己的思维不至于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走动十分困难，时不时会被自己的脚绊到，有时外界的思想声会忽然涌进脑海，一瞬间几个共生体思维合一，在这个整体中你自己的思维摇摇晃晃，觉得自己成了某个超级共生体的一部分，好像成了上帝一样。贾奎拉玛弗安哆嗦了一下。热带地区就是这种事最吸引人，那儿的人群结成一伙伙乱众，无数人思维合一，奇蠢无比，却又无比兴奋。如果传言是真的话，南方有些城市终日纵欲狂欢，从不间断。

两人在大市场逛了一个多小时，写写画画蓦地产生一个想法。突然间，他使劲摇晃着脑袋，掉转身体，迈着僵硬的步伐走出日用品市场，走进一条小巷。行脚赶上他：“怎么？人太多受不了了？”

“我刚才突然有了个想法。”写写画画道。那么挤的地方，这种事毫不稀奇，各种想法总会不请自来钻进你的脑袋。问题是，这个想法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几分钟里他一声不吭。这条小巷很陡，弯弯曲曲绕过城堡所在的小山。山坡一侧是一排排市民的家宅，另一侧是海港，沿山坡向下是曲曲折折一排排屋顶。这里的房屋都很大，屋顶墙壁上有不少雕饰。面朝街道的房屋中还有几间开着铺子。

写写画画放慢脚步，把组件散开些，免得自己踩着自己。他现在已经清楚了，用不着再向约翰娜提供独创性的见解，数据机里的发明已经够多的了。但他们还是需要他，尤其是约翰娜。麻烦的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认清这种需要。最后，他开口对行脚道：“有一件事你觉得奇怪？剔割分子居然没有进攻这里。你我那一场大闹，秘岛的大人物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丑。更不用说我们手里还掌握着可以彻底打垮他们的关键。”约翰娜和数据机。

行脚犹豫片刻后说道：“嗯，我想可能是他们的部队还没做好准备。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本事，他们早就过来攻克木城了。”

“也许他们有这个本事，只不过要付出巨大代价。可是现在，完全值得付出这么大代价。”他严肃地望着行脚，“不对，我觉得另有原因……飞行房子在他们手里，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利用。他们是想活捉约翰娜，就跟想把我们其他人杀个精光一样。”

行脚恨恨地说：“要不是铁大人紧赶慢赶把两腿人杀得一个不剩，他现在压根儿不会找不到人咨询。”

“这话不错，剔割分子现在肯定明白过来了。我敢说，木城人里一直有剃刀的间谍，但现在的数量比过去多得多。刚才市场里那么多东部人你也看见了。”东部地区一直是剃刀同情者的温床。东部人向来冷酷无情，即使在剔割运动之前，他们就经常杀死达不到育种标准的幼崽。

“我只看见一个，跟佣工经纪谈话的那个。”

“对，但你怎么知道还有多少乔装打扮肩负特别使命的共生体？我敢拿性命打赌，他们肯定在计划着绑架约翰娜。要是他们猜出我们跟约翰娜磋商的是什么事，说不定还会杀死她呢。你还不明白？我们必须提醒女王和维恩戴西欧斯，把人民组织起来，严防间谍。”

“共生体日用品市场走一趟就冒出这么多灵感？”语气可能是惊叹，也可能是不敢相信，写写画画说不清。

“这个嘛，嗯，也不是这样。灵感这种事总是隐隐约约的，但我的想法经得起分析，你以为如何？”

两人默不作声走了几分钟。山坡上风更大些，景色也更加壮观。或者是大海，或者是一望无际的灰色、绿色的森林。一切是那么平和……因为角斗双方玩的是一场暗中动手脚的把戏。幸好写写画画对这种事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毕竟，派遣他刺探秘岛机密的正是共和国政治警察。虽然他花了好多个十天才劝说人家派遣他，但最后他们不还是挺热心的？无论你发现了什么，我们都乐于参考。这是共和国政治警察的原话。

行脚一路聊着无关紧要的闲天，好像被写写画画刚才的话吓到了。过了很久他才开口道：“……有些事，也许应该让你知道。这些事一定要绝对保密。”

“我死也不会说出去的！行脚，我不是随便乱说话的人。”写写画画有点委屈——对方竟然不是百分之百信任他，还有，他还担心行脚发现了什么被他自己忽略的情况。后一种情况他其实不应该有太多顾虑。他也看出行脚和女王成了情侣。也许她对他透露了什么内部信息，或者他无意间听说了什么情况。

“好吧……你刚才说的事其实属于内部机密，不应该到处嚷嚷。你也知道，木城的安全机关由维恩戴西欧斯负责。”

“当然知道。”这本来就是内务大臣的职责所在，“不过有这么多外来人口到处逛荡，我可不敢说他的工作成绩有多出色。”

“其实，他的工作成效突出。秘岛高层人物中就有维恩戴西欧斯的间谍，地位非常高，只比铁大人低一级。”

写写画画眼睛都瞪圆了。

“没错。看来你也知道这有多重要。通过维恩戴西欧斯的特工，女王几乎可以知道秘岛内阁会议所讨论的一切。只要好好安排，散布些假情报，咱们就能牵着别割分子的鼻子走。除了约翰娜，这件事可能要算女王的最大优势了。”

“我——”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么说，这里反间谍工作的松懈只是个假象？”

“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应该让木城看上去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只有几处薄弱环节。这样一来，别割分子就会推迟正面进攻，觉得搞间谍活动对他们更有利。”他笑了起来，“我敢说，维恩戴西欧斯听了你的批评意见一定大为恼火。”

写写画画也勉强笑了一声。他有点不知所措，但另外，别人重视他的批评意见，又使他觉得挺高兴。维恩戴西欧斯可真狡猾，肯定算得上这个时代里最出色的间谍大师——可是他，写写画画，却几乎看透了的底细。回去的路上写写画画没怎么说话，只在飞快地动脑筋。行脚做得对，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多么明智：严守机密至关重要。绝不能随随便便谈论这种事，连老朋友之间都不应当。就该这么办！他的意见要直接向维恩戴西欧斯反映。从今以后他将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这个角色不能抛头露面，却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到最后，连约翰娜也会明白，他写写画画究竟有多重要。

潜入黑暗，像潜入深井。用不着看显示窗，这就是出现在拉芙娜脑海中的形象。银河就像一个大圆盘，中转系统已经远在圆盘边缘，“纵横二号”在圆盘中央直插下去，直插向爬行界深处。

他们逃出来了。“纵横二号”身受重创，但他们已经逃离中转系统，正以接近五十光年的时速逃逸。每过一个小时，他们便更加接近飞跃下界，电脑计算跃迁所花的时间也更长，飞船的相对速度也越来越慢。但不管怎样，他们总是越飞越远，现在已经深处中界底部了。感谢上帝，还没有出现追兵。不知瘟疫派遣什么力量击垮中转系统，它的手下至今还不清楚“纵横二号”的情况。

希望。拉芙娜觉得自己内心深处出现了希望。飞船的医疗系统宣布范·纽文可以获救，病人的大脑已经有了活动迹象。他背上那道可怕的伤口里从前是老头子的嵌入装置，这是一种有机体设备，使范与中转系统的本地网络紧密连接，通过中转系统又与高高在上的天人联通。天人死亡时，范体内的装置不知怎么回事开始坏死。几乎任何种族都可以做出调整。这样一来，范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仍然会生存下去，但愿他能活下去。外科程序认为，三天之后，他的后背就会恢复到可以接受肌体再造手术的地步。

与此同时，拉芙娜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大灾难有了进一步了解。每隔二十个小时，绿茎和蓝莢便会驾着飞船拐一个几光年的弯，插进文明网的某个主干线路，切入新闻组。航行时间超过几天的飞船都会这么做，商人和旅行者可以通过这种手段轻松获得信息，追踪可能在旅行结束时影响其生意成败的事件的进展情况。

根据新闻组里的消息（也就是说，根据大多数帖子的看法），中转系统已经彻底毁灭。啊，格隆多，啊，依格拉万和萨拉尔。他们都死了吗？或者成了供变种驱使的行尸走肉？

文明网络的某些部分暂时脱网，银河系之间的有些链接可能许多年都无法恢复。一千年来，人们首次确知一位天人遇害。关于这次袭击的动机，猜测之词数以万计，关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推断也不下此数。拉芙娜指令飞船过滤犹如雪崩般涌来的信息，尽量做到去芜存菁。

也有来自斯特劳姆文明圈的信息。变种的奴仆们扬扬得意，一本正经地宣布新纪元的到来，从此以后超限界的这位天人将与飞跃界的种族结合起来。中转系统不是被摧毁了吗？连天人都被杀害了，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变种的胜利呢？

有些发帖人认为，中转系统远在上古时代便与斯特劳姆变种（不管它原本是哪个种族）的远祖结下深仇，这一次打击便是很久以前某场战争的尾声。现已被人遗忘的种族为自己的后裔铸成了这场灾难。如果这一判断属实的话，那么，斯特劳姆文明圈中受控于变种的人就将渐渐凋零，原始的人类文明也将再一次重生。

还有许多帖子认为，这次攻击的目的在于盗取中转系统的巨库。其中少数帖子宣称，瘟疫其实是想夺取某件东西，或者阻止中转系统

的人得到这件东西。这种判断来自滞后分析族，新闻组的自动化系统会对这种文明形式征收网络使用附加费。虽然系统认定这种消息是垃圾信息，但拉芙娜仍然认真浏览，不轻易放过。没有一张帖子提出变种所搜寻的物品远在飞跃底层，只有极少数消息宣称变种正在搜索飞跃上界和超限下界。

网上也有直接来自瘟疫的信息流，各地都拒收此类上界协议包，只有存心找死的人除外，再说，转发这种信息得不到任何报酬。但是，在恐怖和好奇心的驱使下，这种信息的流传范围也相当广。其中有一份瘟疫的录像资料，未经压缩，长达四百秒，可供各种类型的感觉器官接收。在文明网的历史上，这份昂贵得不可思议的信息可能是转发次数最多的。蓝莢将“纵横二号”插入主干链接，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这条消息完整地接收下来。

被变种控制的行尸走肉都是人类成员。从斯特劳姆文明圈传出的信息大约半数录像资料，其中的发言人都是人类，但没有一条有这么长。这条长长的信息拉芙娜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发言人她还记得。沃温·尼尔森多曾经是斯特劳姆文明圈中的飞行冠军，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头衔了，可能也没有了姓名。尼尔森多讲话的办公室以前可能是个花园，拉芙娜只要走到影像侧面，还能从他肩后望见办公室楼下的情形。从外表上来看，那座城市仍然与资料记载中的斯特劳姆主城没什么区别。多年以前，拉芙娜和姐姐做梦都想去那座城市，那里是人类向超限界飞升的动力源泉啊。市中心广场是按尼乔拉星球上的公主广场复制的，移民广告曾经声称，无论斯特劳姆人飞升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广场上的清泉将永远流淌不息，代表他们将永远忠于人类的发祥地。

广场上已经没有清泉了，拉芙娜感到隐藏在尼尔森多目光背后的是死亡。“本人为拯救万物的那位天人代言。”过去的英雄说，“希望所有种族都能看到，即使对这样一个第三等的种族，我依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拯救了他们……”视角转向天空，落日夕照中是一排排依靠反重力垫浮在空中的建筑物，百万平方米的反重力垫，重重叠叠。如此靡费反重力材料，拉芙娜平生未睹，连坞站都没有这样铺张。飞跃中界没有哪个世界有能力如此大批量进口反重力材料。“你们看到的仅仅是建筑工棚，为不久将在斯特劳姆开始的工程所做的初步准备。工程结束之后，五个星系将整合为一个定居地，其中的行星和星际物质将用来支持定居地中的生命，开发出飞跃界见所未见的技

术，甚至在超限界，这样发达的技术也是十分罕见的。”视角转回尼尔森多，从前的人类成员，现在成了一位天神的发音器官，“把你们的生命奉献给我，有些人可能会反抗，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反抗无关宏旨。我的威力已经与飞跃界的各个种族合为一体，这种力量没有人能够抵挡。但我还是要做这一番讲话，以消除你们的恐惧。你们在斯特劳姆所看到的一切是极乐境界，也是神奇之境。从此以后，飞跃界内的种族将不会被超限界隔离在外，加入我的人——这是你们所有人的最终归宿——将成为天人的一部分，超限上界至下界的一切将任凭你们享用，各种族都将繁荣兴旺，超出你们现有技术所能想象的极限。反抗我的人的一切都将归你们所有，我将带领你们进入新的太平盛世。”

看了三四遍时，拉芙娜不再理睬其中的话，只专心研究尼尔森多的表情，与储存在数据机里的他从前的演说作比较。有区别，不是出于她的想象。她现在看到的这个人的灵魂已经死了。这是明显的事实。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瘟疫竟然毫不在乎，不怕大家发现……或许在人类之外的其他智慧生物看来，这种区别并没有那么明显？而人类仅仅是观众中正在迅速消亡的极小部分。镜头来了个特写，推进尼尔森多的深色脸庞和紫色眼睛：

“你们有些人也许会怀疑，这一切怎么可能？混沌无序已经有亿万年历史，却从没有一位天人伸出援手。答案是……复杂的。任何大规模发展都存在一个门槛，门槛之外，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在门槛之内，这种发展却是不可避免的。要与拯救万物的天人合为一体，天人与被拯救对象之间必须存在高效的宽带通信连接。和这个正将我的思想宣之于口的生物一样，你们必须具备迅速可靠的反应，就像我的手、我的嘴一样。你们的眼睛和耳朵将成为光年距离之外的我的耳目。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系统必须在运转之前做到各就各位。但是现在，我与飞跃界种族的融合已经初具规模，以后的发展将更加迅速。几乎任何种族都可以做出调整，以接受我的拯救。”

几乎任何种族都可以做出调整。这些话出自一个熟人之后，是拉芙娜的母语……但这些话的源头却生疏得可怕。

新闻组对这些信息做了大量分析。从危机新闻组、灵长人属兴趣组和无缝连接自动化系统组分离出了一个专门的瘟疫威胁组。这段时间以来该组信息量之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五个新闻组的总和。在银河的这一区域，全部信息流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一组。亿万兆比特专

门分析可怜的尼尔森多的嘴巴的动作，数量之大超过了对信息源头的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一片喧嚣之中，真知灼见只占极小比例。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阿奎勒隆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库瓦克大学（该大学自称位于飞跃中界一定居点）

主题：瘟疫录像

摘要：该信息是一场骗局

发往：

追踪战争兴趣组

飞升之后兴趣组

瘟疫威胁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7.06天

信息内文：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拯救者”只是一个骗子。我们对这一事件做了认真研究。尽管录像中没有提及发言者的姓名，我们还是查出该发言人为前斯特劳姆文明圈一位地位很高的知名人士。如果“拯救者”只是把人类当成供它远程操纵的机器人，为什么它还要着意保存该文明形式过去的社会结构？最愚昧的人也应该看出答案：那位拯救者没有能力远程操纵大量具备知觉力的生命形式，只能控制高层人士，再由高层人士控制下级。所以，斯特劳姆文明圈的崩溃实际只是该文明权力结构中的上层人物被控制，对那个种族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照常，一如往昔。我们的结论是：所谓的与天人合为一体只

不过是又一种救世主降临的宗教形式，是某个不正常的帝国为自己的扩张寻找借口，试图以这种手段诱骗不能直接攻打的对象，使它们入其彀中而不自知。别当傻瓜！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奥普迪马语→阿奎勒隆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理性调查组织（估计为飞跃中界一个单星系文明，位于斯坚德拉凯逆气旋方向5700光年）

主题：瘟疫录像的威胁，库瓦克大学

关键词：这些该死的（估计为脏话）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

发往：

理性社会支网管理组

瘟疫威胁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7.91天

信息内文：

谁他妈是傻瓜？（估计为脏话）（估计为脏话）没看过危机新闻组各消息进程的家伙少他妈瞎扯，竟然用他们（明显为脏话）的垃圾污染老子的耳朵。这么说你觉得“与天人合为一体”是斯特劳姆文明圈弄出来的骗局？那以你的高见，是谁消灭了中转系统？只要你的脑袋还没全部塞进（估计为脏话），你就该知道，中转系统背后有个天人撑腰，而那个天人现在已经挂了。你可能觉得那个天人自杀了吧？好好看看，扁脑壳（估计为脏话）。从来没有哪个天人死在飞跃界种族手里。瘟疫是实实在在的新东西，需要认真研究。我认为库瓦克大

学这样的（脏话）浑蛋应该老老实实在垃圾信息组里，让我们其他人能进行有脑子的讨论。

还有些帖子纯粹是胡言乱语。寰宇文明网络有个特点：有了自动化多向译解系统，网上各方有时很难察觉彼此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颇具口语色彩的帖子背后的发帖人其实分属相距无比遥远的文明体系，距离再加上沟通方式的不同，使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极难实现，连最明显的事实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为各方察觉。比如，下面这张帖子：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阿布韦斯语→贸易24语→切尔古伦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迷雾旋转体（估计为云中飞人的一个组织，位于一个单独星系。此前极少发帖）

主题：瘟疫录像威胁

关键词：六足生物及其他

发往：

瘟疫威胁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8.68天

信息内文：

我还没有机会看到那段源自斯特劳姆文明圈的著名录像，只有一点转发片段（我只能通过一个网关接入文明网，价格十分昂贵）。人

类是不是真的有六条腿？从片段当中我看不清楚。假如人类果真有三双腿的话，那么，有一种分析可以解释——

六足生物？六条腿？这些翻译可能与迷雾旋转体上那位困惑不解的生物脑子里所想的事压根儿不沾边。拉芙娜没看这张帖子下面的内容：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汉斯（中转系统毁灭之前未见此人资料，无法查出来源，这是一位非常谨慎的发帖者）

主题：瘟疫录像威胁，库瓦克大学

发往：

追踪战争兴趣组

瘟疫威胁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8.68天

信息内文：

库瓦克大学认为瘟疫只是一场骗局，因为斯特劳姆的前知名人士还活着。这种事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先假定瘟疫确实是一位天人，它所说的“与天人合为一体”的事是真实的。这就意味着，那些接受其“拯救”的生物已经成了接受远程遥控的设备，其大脑只是一个支撑通信联系的本地处理器。谁想被这样“拯救”？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修辞问句，读帖子的什么人都有，你们中有些人说不定真会回答“是的”。可通过自然进化而来的绝大多数智慧生命都会对这种拯救

方式感到无比厌恶。这一点瘟疫当然知道。据我想来，瘟疫不是一场骗局，斯特劳姆文明圈仍然存在活人的表面现象才是骗局。我估计瘟疫希望通过录像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只有极少数人才会遭到直接奴役，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文明仍将继续存在。再加上瘟疫声称不是所有种族都能够接受远程控制，其潜台词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把自己与这个天人合为一体的种族将得到巨大的好处，同时仍将继续保有生物与智力意义上的独立性。

即使这样，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瘟疫对于被征服种族的控制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被瘟疫控制的飞跃世界里已经根本不存在任何自我意识，只有数以亿计的接受远程控制的设备。我清楚的只有一点：瘟疫想从我们这里得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它至今仍未到手。

就是这样，帖子数以万计，看法数以百计。难怪大家把文明网称为百万谣言网。拉芙娜每天都同蓝英和绿茎讨论这个问题，竭力想理出个头绪，弄明白应该相信哪种观点。

两个车手熟知人类，但就连他们也看不出沃温·尼尔森多脸上的死亡迹象。不过，以绿茎对人类的了解，她明白现在无论说什么也无法安慰拉芙娜。她在新闻显示窗前滚来滚去，最后伸出一根枝条碰碰拉芙娜：“也许等范·纽文先生好了以后，他可以看出来。”

蓝英枝叶簌簌响动，做出他的客观分析：“如果你是对的，那就是说，瘟疫不知怎的根本不在乎人类和接近人类的种族会从录像中看出什么。这一点从某些方面说得通，但……”他的语音合成器发出心不在焉的嗡嗡低鸣，过了一会儿，“我不相信这条消息。四百秒的宽频广播啊。容量好大的，居然可以向不同的种族提供全部感官输入。信息量太大了，竟然一点都不压缩……也许这是一个诱饵，是由留在家里没来得及走而落入瘟疫魔爪的飞跃界种族成员转发的？只要接收这条信息，最后就会被它控制。”新闻组里也有类似怀疑，但从信息里找不出什么暗桩，网络自动传播系统里也没有这种东西。这一类无比高明的暗藏武器也许可以在飞跃上界发挥作用，可到了下面这里却不会起任何作用。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是一种手段，即使在尼乔拉或古老地球也能发挥作用——录像里暗藏着某种指令，通知瘟疫分布在各地的爪牙。

木城人都很熟悉维恩戴西欧斯，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他大约有一百岁，是木王与自己的两名战略家繁殖裂变的产物。早年间，维恩戴西欧斯负责管理木城的锯木厂，在这期间他对水车做了很大改进。维恩戴西欧斯的罗曼史不少，时常与政治家和官方发言人纠缠不清。随着他的组件不断替换，维恩戴西欧斯渐渐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近三十年来，他一直是女王内阁中一名强硬的鹰派人物，最近十年里当上了内务大臣。不管职位如何，他都充当行会的代言人，鼓吹公平贸易。有传言说，一旦女王退位或去世，维恩戴西欧斯就将成为内阁的下一任主席。许多人觉得如果发生女王不在的悲剧，维恩戴西欧斯接任应该是最佳选择。当然，他夸夸其谈的演讲一直是内阁的一大不幸。

这就是公众对维恩戴西欧斯的看法。了解政府安全工作的人可能猜得出女王的谍报工作也由维恩戴西欧斯负责。他在锯木厂和码头上有十多个眼线，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直到现在，写写画画才明白，连这些也仅仅是他的一层伪装。想想看——剔割运动高层里居然有他的人，不光对剔割分子的一切计划、恐惧和薄弱环节了如指掌，还能设法操纵对方！维恩戴西欧斯简直神了。写写画画即使心有不甘，仍然不得不承认此人无与伦比的天才。

但是……知道高层内情不一定就能确保胜利。剔割分子的计划安排不见得完全由高层直接指挥。敌人的许多低层次行动仍然可能不为己方所知，仍然可能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绝杀约翰娜也许不必大动干戈，只需一箭就行。

而这里，正是写写画画可以大显身手、证明自己价值的领域。

他要求将自己的寝室换个地方，搬进城堡内层三楼。这没费什么事便获得了批准。他的新套房比过去那套小些，墙上的吸音被也简陋得多。墙上有个箭孔，城堡地面一览无余。对于写写画画的新目的而言，这套房子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几天，他四处勘察来往通道。主墙上有不少孔道，十五英寸宽、三十英寸高，写写画画可以通过这些孔道在城堡内层四下游走，不用担心被外面的人发现。他将自己的组件排成一长溜，从一条孔道钻进另一条孔道，不时从某个壁垒中冒出来，一闪即逝，一会儿又从另一个雉堞钻出来。几个脑袋东瞅瞅，西看看。

有的时候，他会撞见警卫，但他们知道贾奎拉玛弗安获准留在城堡内层……再说，写写画画还研究过警卫的巡视规律。他们知道他在四周转悠，但写写画画相信，没有人知道他的侦察工作进行到了何等详尽的程度。工作是艰苦的，但大见成效。写写画画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做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问题在于，他的见解太深奥了，其他共生体无法理解，就连他非常敬重的人物也一样，比如约翰娜。现在，再过几天，他会面见维恩戴西欧斯，到那时……

在阴暗的墙角、在高高的箭孔，写写画画认真工作着。四个组件观察，两个组件缩成一团，拼命记录。十天之后，他就会有足够的材料了，到时候连维恩戴西欧斯也会对他刮目相看。

为了防备刺客和心怀不轨的警卫，维恩戴西欧斯的住房被一圈圈其他房子拱卫着。要向他提供机密建议，这个地方不合适。另外，写写画画直截了当提出意见时一向运气不好。等待召见就要花上无数天时间，你越是耐住性子，遵守各项规定，官僚们便越不把你当回事。

幸好维恩戴西欧斯也有独自一人的时候。城堡老墙上有塔楼，就在面对森林的那一侧……侦察工作进行到第十一天时，写写画画登上塔楼，等着。一个小时过去，风停了，从港口方向涌来浓重的雾气，沿着老墙缓缓上升，像移动得很慢的海潮。四周鸦雀无声，静极了，只有大雾天才会这么寂静。写写画画心神不宁地嗅着塔楼顶端的小小平台。年久失修，灰泥不断在他脚爪下剥落，好像只要一使劲就能把石块从墙上弄下来一样。可恶。维恩戴西欧斯会不会不依平日的惯例，今天不上这儿来了？

写写画画又等了半个小时……他的耐心终于有了回报。铁质螺旋梯上传来脚步声。没有思想的声音，雾太大了，声音传不上来。又过了一分钟，翻板门打开，一个脑袋探了进来。

维恩戴西欧斯大吃一惊，思想惊恐的滋滋声竟然穿透了浓雾。

“请放心，先生。是我，你忠诚的贾奎拉玛弗安。”

脑袋伸近了些：“忠诚的公民到这里来干什么？”

“来见你呀。”写写画画笑道，“到你这个秘密办公室来拜见你。上来吧，先生，这么大的雾，这地方容下我俩不成问题。”

维恩戴西欧斯的组件一个挨一个爬上翻板门。有些组件的佩刀、珠宝卡在门框上，维恩戴西欧斯又不是个身材苗条的共生体，费了好大劲才挤进来。间谍头子在塔楼另一边一字排开，这个姿势显出他戒心重重。现在他一点儿也不像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个夸夸其谈、自高自大的人了。写写画画暗自得意，这回他可真的引起对方注意了。

“有什么事？”维恩戴西欧斯淡淡地发问。

“先生，我希望能为你效劳。就凭我出现在这里，我想已经足以说明我可以为女王的安全工作略效绵薄之力。除了我这个才华横溢的职业行家，还有谁能发现你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秘密据点呢？”

维恩戴西欧斯好像略有点放心了，他冷笑一声：“说得对，还有谁能发现？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正是因为老墙这里城堡各处都看不见。我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交流，摆脱繁杂的公务。”

贾奎拉玛弗安点点头：“我能理解。不过有一点你想错了。”他指指间谍头子身后，“这种大雾天你看不见，但城堡朝向港口那一面有一处地方正好可以望见你这座塔楼。”

“那又怎么样？那么远，谁能——噢，你从共和国带来的那个眼睛工具！”

“正是。”写写画画从口袋里掏出望远镜，“即使隔着城堡大院，我一样认得出你。”眼睛工具本来可以使写写画画声名大振。女王和行脚简直被这东西给迷住了。不幸的是，他的诚实不允许他背离事实，写写画画不得不承认，这个设备是他从朗加迪尔一位发明家手里买来的。当然，认识到这一发明的价值的是他写写画画，他也正是借助这种工具才救出了约翰娜。发现他其实不大清楚这种透镜到底是怎么回事后，大家只接受了他赠送的一副眼睛工具，转而找这里的玻璃工匠去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这个地区最擅长使用眼睛工具的人。

“我观察的不仅仅是你，大人。这只是我调查工作的一小部分。最近十天来，我在城堡各处通道中花了大量时间。”

维恩戴西欧斯的嘴唇一撇：“这倒不假。”

“不是我夸口，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我的活动。我使用眼睛工具时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发现。”他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我做了详细记录。谁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做的，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试想，等夏天过去，我这一套方法将会取得多大成果。”他将笔记本放在地下，朝维恩戴西欧斯一推。过了一会儿，对方的一个组件上前几步，把本子拖了过去。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怎么热心。

“请理解我的用意，先生。我知道你可以把剃刀内阁会议的情况通报给女王，没有你掌握的内部情报我们将无法对抗秘岛，但——”

“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写写画画不由得吞了口唾沫。只好厚着脸皮上了。他挤出一个笑容：“没有谁告诉我。和你一样，我也是行家里手，而且知道保守秘密。但请你想想，城堡里也许还有别人具备我这种才干，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是叛徒。你的内线地位太高，可能并不清楚他们的情况。这些人是可以做出重大破坏的。你需要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用我的方法，你可以掌握每个人的行踪。我很乐意为你训练一批侦察员，我们两人联手，可以把侦察工作扩展到整个木城，从市场塔楼向下观察，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间谍头子紧靠胸墙来回走动，踢着剥落下来的灰泥块：“这个建议值得考虑。不过我告诉你，剃刀的间谍是哪些人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不少假情报。这些假情报又从我们安插在秘岛的间谍那里传回来，这种事挺有意思的。”他短促地笑了一声，抬头望望胸墙外，考虑着，“你说的也有道理。如果真有哪个间谍我们没有发现，而他又可以接近两腿人或者数据机……那就坏了大事。”又有几个头转向写写画画，“好，成交。我会调给你四五个人，训练他们使用你的方法。”

写写画画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全部眼睛都望着维恩戴西欧斯：“先生，这个决定你绝不会后悔的。”

维恩戴西欧斯耸耸肩：“也许吧。还有一件事，你对谁提起过你的调查工作？这些人我们都要请他们来一趟，宣誓保守秘密。”

写写画画一顿：“大人！我告诉你我是个行家。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提，只是现在才告诉你了。”

维恩戴西欧斯笑了，差不多彻底放松下来：“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着手了。”

也许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也许是他自己身后有什么动静，不管是哪种原因，写写画画转过一只脑袋，瞥见朝向森林的胸墙边有个影子闪了过来。他听见了袭击者思想的声音，但是已经太迟了。

飞箭嗖嗖，组件弗的喉头一阵灼烧般的剧痛。他哽咽一声，竭力保持头脑清醒，奔向维恩戴西欧斯：“救命！”这一声尖叫没有必要。写写画画明白了，没等对方从自己身上拔出利刃抽身后退便明白了。

维恩戴西欧斯站开一点，看着他的杀手跃进写写画画组件丛中。一阵狂乱的杂音、剧烈的疼痛，清醒意识渐渐黯淡。告诉行脚！告诉约翰娜！屠杀继续着，仿佛持续了很久，又好像只是一瞬。然后——

他的一部分倒在黏稠的血泊中，另一部分丧失了视力。贾奎拉玛弗安的意识散为碎片，至少一个组件已经死了，弗身首分离，鲜血狂喷，鲜血的热气在冷风中飘散。疼痛、冷，还有……窒息，喘不过气来……告诉约翰娜。

杀手和他的老板退后几步。维恩戴西欧斯。间谍头子。内奸。告诉约翰娜。他们静静地站着……看着他流血至死。他们很小心，唯恐自己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混杂起来。他们会等着。等着……等到他的思想声渐渐消失，再来收尾。

真静，太静了。两个凶手的思想声隔得很远。窒息声、呻吟。不会有人知道真相……

快结束了。贾说不出话来，望着面前那两个陌生的共生体。其中一个朝它走来，脚爪上扣着铁爪尖，嘴里衔着刀。“不！”贾猛地跳起来，在一大摊湿漉漉的东西上滑了一下。那个共生体扑了过来，但贾已经上了胸墙。它向后退，掉了下去，掉下去……

……从高处落下，摔在岩石上。贾挣扎着从墙边逃开。后背真疼啊，不久又麻木了。我这是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到处是雾，高处有说话声，听不清楚。它微弱的意识中出现了些许记忆，有刀、爪尖，混在一起。告诉约翰娜！它想起来了……想起了什么……以前的什么事。丛林中一条若隐若现的小径。循着小径，循着小径，小径的尽头就是约翰娜，走下去，它就会找到约翰娜。

贾拖着自己的身体，挣扎着爬上小径。后腿有点不对劲，它感觉不到自己的后腿。告诉约翰娜。

约翰娜有点咳嗽，越来越厉害。喉咙疼了三天，不住地流鼻涕。她不知道该不该害怕。中世纪的人时常生病，而且许多人一病不起，死了！她擤了擤鼻子，尽量认真听着女王的话。

“斯库鲁皮罗造出了一些火药，威力和数据机里说的一样。不幸的是，他想把火药用在木制大炮上，差点儿损失掉一个组件。如果我们造不出大炮，恐怕——”

一个星期以前约翰娜不会让女王到自己住的地方来，以前她们都是在城堡大厅里会面。可现在她病了，肯定是“着凉”了。她不愿在这种时候出门。还有，上一次轰走写写画画之后，她觉得挺……惭愧的。有些共生体人还是不错的。她已经决定，要对女王更友善一些，还有那个傻乎乎的小丑，如果他再来的话。只要疤痕屁股那种家伙别来烦她就行。约翰娜朝火塘挪近一些，打消女王的顾虑：“大炮是能造出来的，现在离夏天还早，我们的时间足够了。告诉斯库鲁皮罗，研究数据机时要更仔细些才行，别尽想走捷径。火药、大炮，这些好办，麻烦的是怎么用这些武器夺回我的飞船。”

女王精神一振，淌涎水的那个组件也不擦嘴巴了，和其他组件一起脖子一伸一缩，脑袋上上下下动个不停：“这个问题我和行——和几个人谈了，特别跟维恩戴西欧斯仔细研究过。一般情况下，派遣大军前往秘岛极其困难。走海路快，可途中有些海峡很窄，中了埋伏可就全完了。走陆地穿过森林比较慢，敌人会警觉，并事先做好防御准备。但这一次我们碰上了天大的好运气，维恩戴西欧斯发现了几条安全的小路，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有人在挠门。

木女王侧过两只脑袋：“奇怪呀。”

“什么奇怪？”约翰娜不在意地说，她把被子裹在肩头，站起身来。女王的两个组件跟着她走到门口。

约翰娜打开门，朝外面的大雾望去。女王忽然大声说起话来，全是咕噜咕噜。来人后退几步。的确有点怪，但她一时又说不出怪在什么地方。对了，只有孤零零一只像狗似的东西，这种事她第一次碰见。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女王的大多数组件便已从她身旁奔过，冲出门去。阁楼上约翰娜的仆人也大喊起来，声音凄厉，刺得她耳膜生疼。

那个孤零零的爪族单体别扭地挪着后腿，吃力地拖着身体想逃走。但女王已经把它围了起来。她喊了声什么，阁楼上的尖叫声骤然中断。楼梯上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仆人叼着引满待发的十字弩奔出门外。山坡上也传来武器相撞的铿锵声，卫士们正朝这个方向猛冲过来。

约翰娜冲向女王，准备用自己的拳头对抗来袭的敌人，但女王却用鼻子轻轻拱着那个陌生单体，舔着它的脖颈。过了一会儿，女王咬住单体的衣服：“约翰娜，请帮帮忙，把它抬进屋去。”

女孩儿抬起单体。它的毛被雾气打湿了，还有些黏糊糊的东西，是血。

进屋后，他们让单体靠在火塘边一只枕头上。它发出一阵阵吹哨似的喘息声，这是极度痛苦的声音。它抬头望着她，眼睛睁得大极了，露出瞳仁周围的眼白。有一会儿工夫，她还以为自己把它吓着了，但只要她一后退，那东西立即叫起来，脖子伸向她。她在枕头边跪下，那东西把它的鼻子埋在她手掌里。

“这……这是什么呀？”她望着它的身体，还有它加了衬垫的外套。单体的后半截身体扭成一个奇特的角度，一条腿悬在火旁哆嗦着。

“你认不出来？”女王道，“这是贾奎拉玛弗安的一部分啊。”她把一只鼻子伸到单体悬空的那条腿下，将它拱到枕头上。

警卫和约翰娜的仆人之间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咕噜声。她朝门外一看，见组件们把前爪搭在其他组件的肩上，高高举着火炬。没人进来，屋里容不下。

约翰娜盯着那个受伤的单体：写写画画？接着她认出了那件外套。那东西仍在望着她，不住哀鸣。她喊道：“怎么还不叫医生？！”

女王来到她身旁：“我自己就是医生。”她朝数据机点点头，轻声说，“至少，在这个世界，我这样的就算是医生了。”

约翰娜拭着单体脖子上的血，拭不干净，血止不住地向外渗：“那，你能救活它吗？”

“这个残体？可能吧。但——”一个女王成员走到门口，对外面的人说了几句，“我的人正在搜索他的其他组件……我想，他大半被谋杀了。如果还有剩下的……嗯，几个残体也是可以重新聚合的。”

“他说了什么情况吗？”门外传来另一个声音，是萨姆诺什克语。疤痢屁股。它又大又丑的嘴巴从门口探进来。

“没有。”女王回答，“思想声已经乱了，没有意义。”

“让我听听。”疤痢屁股道。

“不许你进来！”约翰娜一声尖叫，怀里那只单体抽搐了一下。

“约翰娜！他是写写画画的朋友。让他进来吧。”疤痢屁股贴着墙根溜进屋，女王则爬上阁楼，给他腾出地方。

约翰娜从伤员身上抽出胳膊，退了几步，来到门边。外面的共生体比她想象的多得多，共生体之间的距离也比她以前见过的近得多。浓雾中，他们的火炬仿佛散发着柔和的荧光。

她的视线转回火塘：“小心点，我盯着你呢。”

疤痢屁股的组件在枕头边挤成一堆，那只大个子把头靠在伤员脸旁。伤员仍然吹哨似的喘息着。疤痢屁股对它咕噜几声，回答是连续不断的一阵颤音，几乎很动听。阁楼上的女王说了几句什么，与疤痢屁股对话。

“怎么样？”约翰娜道。

“贾——这只残体——不是‘对话者’，不会说话。”女王从楼上回答。

“比这还糟。”疤痢屁股说，“至少现在，它的思想声我合不上拍，没办法从它那里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思想或形象。没办法，我说不出是谁谋杀了写写画画。”

约翰娜退回房间，慢慢走近枕头。疤痢屁股让开了一点，但没有离开伤员。约翰娜跪在他的两个组件之间，轻轻拍着那只长长的、血肉模糊的脖子。“贾——”她尽量把这个音发准——“会活下去吗？”

疤痢屁股的三只鼻子抚过伤员的身体，轻轻触摸伤口。贾扭动起来，叫唤着，疤痢屁股碰它下半截身体时它却一点反应都没有。“难说。这些血大多是溅上去的，可能是其他组件的血。但它的脊梁断了，就算活下去，这个残体也只有两条好腿可用了。”

约翰娜想了一会儿，尽量从爪族的角度想这个问题。前景很不乐观，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可能是她不对，但对她来说，这个“贾”还是写写画画。但对疤痢屁股来说，这东西只是一个残体，是刚刚丧命的人身上一个还没有死亡的器官，而且是个受损的器官。她看看疤痢屁股，盯着那个杀害她父母的大块头组件：“你们族人会怎么处理这个……这个残体？”

他的三个头转向她，颈上的毛竖了起来。模仿人类的声音更尖了，断断续续：“写写画画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可以替贾的后腿造一辆双轮小车，让它可以走动。难的是替它找个共生体。你也知道，我们正在寻找写写画画的其他组件，也许有机会把剩下的组件拼凑起来，只要……咳，我只有四个组件，我可以收养它。”他说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头轻轻拍着受伤的单体，“也不知成不成。写写画画的自我意识不够灵活，很难重组融合，他连一点浪游者的性格都没有。还有，到现在，他的思想我还是完全合不上拍。”

约翰娜心里一沉。唉，不怪疤痢屁股。宇宙中有许多让人难过的事，不能一股脑儿全推到他头上。

“木女王是个了不起的育种大师。也许能给他找到合适的对子，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成年组件很难融入新的共生体，特别是不会

说话的哑巴组件。像贾这样的单体常常自己就死掉了，不吃饭了，或者……你该去瞧瞧港口，看看那里的工人。那儿有些组合非常大，组件很多，但智力只相当于白痴。他们拧不成一股绳，一遇上什么情况就立即四分五裂。重新组合而成的共生体运气不好时就是这个下场……”两个组件轮流说着这些话，声音越来越低，终于沉默了。所有脑袋都转向贾。贾已经合上眼睛。睡了？它还有呼吸，但不过是一种咯咯咯的喘息声。

约翰娜的目光穿过房间，落在通向阁楼的翻板门上。木女王从门洞里探了一只脑袋下来，上下颠倒的脸望着约翰娜。换别的时间，这副模样挺好笑。木女王说：“除非发生奇迹，写写画画今天就算已经死了。约翰娜，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但只要这个残体还活着，哪怕只活很短一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大可能找出凶手。”

“怎么找？它不是不能交流吗？”

“对，但它还是可以向我们表示出来。我已经命令维恩戴西欧斯禁止城堡一切人员外出。等贾的情绪稍稍平静下来，我们就让城堡里所有人从它面前走过。这个残体当然记得写写画画出了什么事，它也希望告诉我们。如果凶手是我们自己这边的人，它会认出来的。”

“然后它就会嚷嚷起来。”像狗一样。

“对，所以现在要紧的是保证它的安全……希望医生能保住它一条命。”

几个小时后，大家发现了写写画画其余的组件，在老墙的一座塔楼上。维恩戴西欧斯说好像一两个共生体从森林那面爬上了塔楼，可能是想窥探城堡院内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第一次尝试，行动还很不熟练。其实，哪怕天气晴朗时，从那座塔楼上也根本发现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但对写写画画来说，这是致命的坏运气。他显然惊动了侵入者，五个组件或遭砍杀，或中箭身亡，或身首分离。第六个组件是贾，从墙边一处斜坡上滑了下来，摔断了脊梁。约翰娜第二天爬上塔楼，站在平台上都能望见胸墙上褐色的血迹。她庆幸自己没有爬到墙上细看。

那天晚上贾死了。但不是被敌人杀死的，出事后一直有维恩戴西欧斯的手下保护着他。

以后几天约翰娜没怎么说话，她在晚上哭了一会儿。他们所谓的“医术”真该死。只诊断出断了脊骨，但暗伤呢？内出血呢？这些他们一窍不通。木女王知道血液由心脏泵向全身，这就是她赫赫有名的高明医术了。再学一千年，也许到头来她的医术也只会比屠夫强些。

有一段时间她恨透了他们所有人：恨疤痢屁股，还是过去那个理由；恨女王，因为她的无能；恨维恩戴西欧斯，他居然让剔割分子钻进了城堡……还恨约翰娜·奥尔森多，因为当写写画画尽力做她的朋友时，她把他赶走了。

如果写写画画还活着，他会对她说什么？过去他希望她信任他们。他说疤痢屁股和其他人都是好人。一个星期以后，一天晚上，约翰娜已经差不多不再责备自己了。她躺在垫子上，身上是厚厚的棉被，暖暖和和的。还没完全熄灭的火照在墙上，照亮了上面绘着的图案。好吧，写写画画，为了你……我信任他们。

老头子死亡带来的痛苦、徘徊在死亡线上的日子，这些，范·纽文几乎完全记不起来了。只有模模糊糊的鬼影、扰乱他宁静的声音。有人说他在飞船医疗舱里活下来了，他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他们为什么还要维持这具躯壳的呼吸，这是一个谜，也是对他的侮辱。终于，躯体恢复了动物的反射功能，开始不再借助工具自己呼吸，眼睛张开了。大脑没有损伤，绿茎（？）说他彻底复原了。这具行尸走肉开口说话了，有条有理，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范·纽文的躯壳常常在“纵横二号”的舰桥上消磨时间。这艘船从前让他想起胖乎乎的潮虫。他父亲在堪培拉的城堡大厅地板上铺满草垫，下面有很多这种虫子。小孩子常常逮潮虫玩。这东西连条像样的腿都没有，只有角质胸腔伸出十多根细细的脊骨。哪怕把它弄个底朝天，这些脊骨（触须）照样划拉，虫子照样爬来爬去，根本不知道跟刚才相比，自己已经是肚皮向上了。“纵横二号”的超能动力脊看上去很像潮虫的脊梁，只不过没有关节。船身也像潮虫，胖胖的，又很光滑，腰部略窄。

到头来居然落进潮虫肚子里。对于一个死人来说，这地方倒真合适。

现在他正坐在舰桥上。那女人经常带他上这儿来，好像知道他喜欢这里似的。四面舱壁同时也是大幅显示窗，比他在青河舰队里见过的漂亮多了。当通过船外镜头显示外面时，景色之壮观，恰如在青河舰队时从飞船透明罩下向外面瞭望所见的景象。

眼前的景色仿佛幻象，或是不真实的虚拟图像。只要坐得稍久一点，他甚至可以亲眼看到星星在天空中移动。目前飞船每秒钟大约做十次超空间跃迁：一跃，重新计算，再跃。在飞跃界的这个区域，每一次跃迁可以跃过千分之一光年。本来还可以更远些，但重新计算所需的时间长得多。每秒十次跃迁，也就是说，时速超过三十光年。船

员感受不到跃迁，上一跃与下一跃之间飞船做惯性飞行，保持着他们离开中转系统时的速度。所以，相对飞行中没有多普勒偏移现象。星星极其纯净，仿佛从沙漠中遥望星空时的景象，也与低速穿梭飞行中见到的一样。星星平静如恒，轻盈地滑过太空，离飞船越近，星星的速度便越快。半小时里，他飞过的距离超过了清河舰队半个世纪的航程。

一天，绿茎飘上舰桥，调整显示窗。和平常一样，她一面工作一面跟范叽叽喳喳，好像听她说话的是个真正的人似的。

“瞧，中央这个显示窗是一幅我们前方地区的超波扫描图。”绿茎的一根须蔓滑过控制面板，其他舱壁上也显出彩色图像，“这些也一样，是其他五个方向的扫描图。”

在范听来，这些话全是毫无意义的噪声。他明白她的意思，但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车手停了停，又继续说起来，和那个叫拉芙娜的女人一样，做着徒劳无益的努力。

“飞船一次跃迁之后，它们重新进入正常空间，这时的超波扫描图就好像泼出一盆水一样，水花四溅。我正在检查，看有没有人跟踪咱们。”

四面闪现出彩色图像，范双眼前方的显示窗上也一样。色彩平滑改变，没有溅射状亮斑，也没有条纹。

“我知道，我知道。”绿茎说，一个人承担起双方对谈的任务，“飞船的分析系统还在处理数据，但只要进入我们一百光年的范围内，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能发现。要是他们在一百光年之外，嗯，他们也许发现不了咱们。”

发不发现都不要紧。范根本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没星星可看，他只好瞪着闪烁的色彩，开始思考起这个问题来。思考。真是笑话。在这么低的层面上，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思考。中转系统毁灭后可能有一万艘飞船逃了出来，敌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将逃亡者分门别类整理出个头绪。摧毁中转系统只是杀害老头子的过程中顺便搞的一个小动作。敌人很可能没有注意到“纵横二号”的逃亡。老头子遗留下来的最后记忆逃向何方，敌人何必在意？这艘小小的飞船逃到什么地方，敌人压根儿不在乎。

一阵颤抖传遍他的全身。动物的反射功能，真是的。

恐慌在拉芙娜·伯格森多心中缓缓生长，越来越强烈。不是晴天霹雳般骤降灾祸，而是内心的希望慢慢消失。她每天都挤出时间和范·纽文在一起，握住他的手跟他说话。他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除了很少几次——也许是偶然吧——他连看都没看过她一眼。绿茎也在努力，虽然她和人类大相径庭，但范以前似乎真的很喜欢车手们。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任何医疗支持系统了，却还是跟植物人没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他们的下潜速度也很慢，总是比蓝英预计的更慢一点。

新闻组就更不用提了……从某些方面来说，最让人害怕的就是新闻组。“死亡种族”理论一天比一天流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类正在不遗余力地传播瘟疫。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防卫同盟（自称为飞跃界内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五个帝国群的联合体，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前没有证明该组织存在的资料）

主题：瘟疫录像威胁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17.95天

信息内文：

迄今为止，我们处理的有关这个变种录像的信息已有大约五十万条，也读过其中很多帖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你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发现。“拯救者”的行动原理很简单：一位天人，借助超光速通信手段控制飞跃界的某个种族。这一点在超限界很容易做到，有关那里的天人奴仆的故事我们都听过许多。但是，这种手段如果要在飞跃界起作用，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被控种族的头脑必须经过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不可能自然发生，也不可能迅速作用于新的种族——无论瘟疫自己怎么吹嘘。

自从瘟疫出现后，我们便关注着灵长人属兴趣组的消息。人类自称来自“地球”，这个所谓的“地球”究竟在哪里？“银河另一半中间”，深处爬行界内，这就是他们的回答。就连他们较近的源头尼乔拉也在爬行界内，难以追查。对他们来说，这可真是太方便了。我们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过去某个时间，远在巨库资料具备连续性之前，天人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人类”于是被当成武器设计出来，他们的头脑被设计成适于天人远程控制的界面。战争结束很久以后，这方面的故事也散佚不为人所知了，这时，这个种族碰巧来到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可以便利地实现飞升。瘟疫的飞升成形也是事先精心安排的，看似一次灾难，实际上是早期设计这一切阴谋的天人的复活。

具体细节我们没有把握，但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要做的也很清楚了。斯特劳姆文明圈深处瘟疫核心地带，难以攻打。但其他地方还存在着人类殖民地。我们在此呼吁，希望大家齐心协力，确认这些殖民地，把它们揪出来。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文明体系，但我们非常乐于参加收集信息的工作，如果必须以军事行动阻止瘟疫在飞跃中界扩散，我们也决心加入这一行动。

近十七周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呼吁，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如果网络各方从一开始便采纳我们的意见，说不定一次集中攻击就能摧毁斯特劳姆文明圈。中转系统的毁灭还不足以使大家觉悟吗？朋友们，只要齐心协力，我们仍然有机会。

消灭害虫！

这些浑蛋，歪脑筋居然动到人类的起源上去了。制造出来的种族很少，但也不是没听说过。高呼“消灭害虫”的家伙竟把尼乔拉的奇迹说成某种致命的邪恶事物。

呼吁种族屠杀的只有消灭害虫一伙，但就连正经帖子的内容也曲曲折折表达了对这类行动的支持。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祖星系，山多尔公平裁断信息组织（飞跃上界一个已知军事组织，如果本信息出自冒名顶替者之手，此人最好小心些）

主题：瘟疫威胁，对汉斯的跟帖

关键词：瘟疫的局限；瘟疫正在搜索什么东西

发往：

瘟疫威胁组

无缝连接自动化系统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11.94天

信息内文：

瘟疫承认自己是一位天人，对飞跃上界种族实施了远程操纵。但是，只要时间滞后超过几毫秒，实现无缝连接远程操纵便极其困难。寰宇文明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相距几光年的文明系统之间传递信

息会产生五毫秒的时间滞后，如果通信双方之间距离太远，信息必须通过中介节点转发，时间滞后更会高达数百秒。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星际之间的通信带宽很窄。由于以上原因，文明网只能是一个松散的论坛，用户在此交换信息、传播谣传和谎言。文明网的局限是由飞跃界的界区性质所决定的。这些局限也正是超限界天人无法在下界生存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结论是：除了飞跃上界，瘟疫不可能实现无缝连接远程操纵。在上界，受控于瘟疫的智慧生命不折不扣地成了它的手足耳目。而在中界，我们相信它仍然可以控制对象的思维，但必须事先针对受控头脑进行大量预处理工作。此外，受控对象除经过预处理的头脑之外，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外置设备，以支持与天人的通信（在中界这样的低界区里，这些外置设备当然也只能是这个界区水平的笨重货）。在飞跃中界，一般不大可能实现不间断直接控制。这个界区的战斗只能采取金字塔形的级层指挥体系，如果是长期的行动，不可避免还会运用其他手段，如恫吓、欺诈，还有内奸。

你们这些中界、下界居民必须对这些手段保持充分警惕。

瘟疫会在中界、下界使用这些手段的，你们近期内必须高度戒备。我们认为不会发生帝国战争式的领土征服，那种做法没有多大利润（难以为继^[14]）。连中转系统的灭亡可能也只是瘟疫在超限界犯下谋杀罪行的同时所发生的附带事件，灾祸仍将继续在飞跃上界和超限下界蔓延。但我们也知道，瘟疫正在搜索什么东西，它跨区界打击了一个目标，以夺取其巨库的资料。小心叛徒和内奸。

连支持人类者发出的某些信息也让拉芙娜心里泛起阵阵寒意。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汉斯

主题：瘟疫录像威胁

关键词：死亡种族理论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信息内文：

我所处的区域有人类世界，我从中取得了一些人类标本。详尽分析见灵长人属兴趣组资料库。我的判断是：以前的分析虽然不够详细，但其结论是正确的。这一种族并不存在便于远程控制的内置结构。活体实验也表明，该种族并不特别倾向于服从。我几乎没有从中发现人为优化的证据[但进行过DNA改善，以增强抗病力。此种基因改进术十分拙劣，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斯特劳姆文明圈测试样本的血液中只含有一种名为泰诺特的基因优化素（一种廉价医药配方，广泛适用于哺乳类）]。从我手中的标本来看，该种族确实不久前来自爬行界，全种族可能出自一个共同源头。

有人在别的人类世界取得的标本上做过类似实验吗？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防卫同盟（自称为飞跃界内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五个帝国群的联合体，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前没有证明该组织存在的资料）

主题：瘟疫录像威胁，汉斯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19.43天

信息内文：

这个“汉斯”到底是什么人？一副客观冷静的腔调，说什么研究过人类样本，却藏头缩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别上当，他是乔装改扮的人类成员，在为自己的种族辩护！说什么在别的人类世界取得标本，斯特劳姆文明圈里那些东西我们测试得了吗？他们的保护者难道会让我们测试它的爪牙？

消灭害虫！

除了这些喧嚣，还有那个陷在深井里的小男孩儿的声音。有的时候完全失掉联系，有的时候，“纵横二号”的天线阵列不偏不倚正好对准，加上界区各种条件最有利于通信——拉芙娜便会收听到他的飞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号也很微弱，扭曲得很厉害，有效的信号发送率只有每秒几个比特。

杰弗里和他的困难只能算瘟疫灾变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条脚注，说不定连脚注都算不上，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的存在。但在拉芙娜·伯格森多现在的生活中，只有和他的对话才是唯一的亮点。

那孩子很孤独，不过她觉得现在好多了。她了解了他的朋友阿姆迪，还有那位不苟言笑的泰娜瑟克特、了不起的铁先生，以及大量骄傲的爪族的生活细节。看着这些，拉芙娜不时独自微笑起来。她的舱室四壁显示着一幅壁画，画着平面形式的森林。昏暗潮湿的背景上是一个规则的暗影——建在一棵巨型红树根上的城堡。这幅壁画很有

名，是两千年前一幅名画的仿制品，画的是尼乔拉的蒙昧时代，其年代当然更加久远。童年时她常和林恩幻想自己被传送到那个年代。现在的小杰弗里却实实在在地陷在真家伙里了。木女王手下残暴的屠夫们当然算不上星际间的邪恶势力，但对当地人来说，他们代表着无边的恐怖，可以随时夺走他们的生命。感谢上帝，幸好杰弗里没有目睹那些杀戮场面。

这是一个真正的中世纪星球，一个严酷无情的世界。虽然杰弗里落到了好人手里，他所处的严酷环境仍然没有改变。当地人与尼乔拉人也只略微有些相似之处。爪族的共生体思维模式连老格隆多听了都大为吃惊。

通过杰弗里的来信，拉芙娜能够感受到铁先生一方的恐慌情绪。

铁先生又问我了，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飞船飞起来，哪怕一丁点儿都行。我不知道怎么飞，着陆时我们差点坠毁了。我们需要大炮，有了大炮我们就得救了，可以坚持到你来的时候。他们有弓和箭，跟古时候的尼乔拉一样，但是没有大炮。他让我问你，问你能不能教我们造大炮？

木女王的部队还会再次入侵，这一次将来势汹汹，足以踏平铁先生小小的王国。前一段时间这个危险看来还不大，当时他们以为四十天就能到达。可是现在……等拉芙娜到达，木女王的杀戮恐怕早就结束了。

范呀，亲爱的范。如果你还能回来，请立即回到我的身边吧。中世纪堪培拉的范·纽文——爬行界贸易商人范·纽文……在这种情况下，像你这样的人会怎么办？嗯，有了。

拉芙娜知道，不管蓝荚嘴上多么狂妄，其实心里跟她一样忧心忡忡。不，他比她还糟，他是个抓住鸡毛蒜皮不松手的人。拉芙娜再一次追问他飞行情况时，他来了个顾左右而言他，最后龟缩进一大堆技术细节中。

拉芙娜终于忍不住了：“你听着。那个孩子正坐在某种也许能把瘟疫炸个粉身碎骨的东西上，可他手里的武器只有弓箭。蓝荚，我们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到？”

蓝荚紧张不安地在天花板上滚来滚去。车手们装备着反应式喷气推进器，在惯性运动状态下比大多数人类成员灵活得多。平时他们依靠船舱内到处都是的吸垫，在天花板和四壁间自由滚动。平时看来还挺有趣，现在却惹人生气。

至少他们还能交流。她的目光越过舰桥落在范·纽文身上。他正呆坐在舰桥的主显示窗前，和平时一样，注意力全部放在缓缓移动的星星上。他没刮胡子，脸上的红色髭须闪闪发亮，纠结成团的长头发在零重力下飘动着。他身体上的伤已经痊愈了。老头子的通信设备占据了他身体上部分肌肉的位置，与老头子脱离后成了空洞，飞船的医疗程序连这些地方的肌肉都再造重生了。范现在可以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但仍然自我封闭在不为外人所知的白日梦中。

两个车手彼此叽叽喳喳一阵，最后回答她的是绿茎：“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随着飞船下潜，飞跃界也在发生变化，越往下飞，界区质量越糟。每一次跃迁都比上一次花的时间要多一点。”

“这些我知道，咱们正在接近爬行界。但这艘飞船是经过特别改装的呀，本来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环境，飞船应该能够补偿界区质量下降带来的速度损失。”

蓝莢从天花板向甲板伸出一根枝条，轻叩粗糙的波状甲板。过了一会儿，他的语音合成器里传出人类发窘时的声音：“拉芙娜女士，通常情况下，你说的是对的。但这一次很特殊……只说一件事，界区本身也在发生波动。”

“什么？”

“这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小偏移时时都有。主要是这个原因，我们深潜飞船才需要：探测界区的偏移。现在……情况不稳定太多了。进入这种动荡环境，是咱们运气不好。”

拉芙娜其实早就知道飞跃下层与爬行界的分界线这段时间存在波动，但她没想到波动这么大，需要用“界区偏移”这种词来描绘。她也从来没想到过这种偏移会严重到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步。

“好吧，会糟到什么地步？会把咱们拖得多慢？”

“哎哟，我的老天哪。”蓝莢滚到船舱另一面的墙上，站在满天星斗上，“我要还是株止树该多好啊。面前这么多困难。真想现在就站在浪涛里，只靠古老的自然记忆思考问题。”只思考浪涛中的日日夜夜。

绿莖替他继续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浪头能打多高？’，而是‘这场风暴会恶劣到什么程度？’。目前的风暴是这个区域一千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不过从本地新闻组的帖子来看，风暴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只要咱们另外的方面不恶化，一百二十天内就能到达目的地。”

另外的方面。拉芙娜飘到舰桥中央，把自己固定在一张座椅里：“你是说逃出中转系统时飞船受创？超能动力脊，对吗？现在的运行情况怎么样？”

“还行吧。我们把跃迁速度限制在设计最大功率的百分之八十以内。不过又说回话来，我们缺乏高水平的诊断手段，所以也可能突然间发生严重故障。”

“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绿莖插嘴道。

拉芙娜点点头。他们手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再去操心控制不了的、可能会出现困难没什么意义。在中转系统时，这一趟飞行估计只需三四十天。可现在……不管她多么希望加快速度，陷在深井里的孩子还是只好鼓起勇气，再熬上很长一段时间了。嗯，现在是执行第二套方案的时候了，执行范这样的人可能会提出的方案。她一蹬地板，飘到绿茎身旁：“好吧，这么说来，我们最快也需要一百二十天。如果分界线的波动加剧，如果我们需要停下来修理飞船……”上哪儿找修飞船的地方？不过这件事只会多耽搁点时间，根本不是办不到的事。经过改装的“纵横二号”即使深入到飞跃下界也可以维修，它应该有这个功能。“说不定会花上两百天。”她扫了蓝莢一眼，这回他没有像平常那样絮絮叨叨加上一大堆补充、修正意见，“那孩子发来的信息你们都看过。他说当地人很可能被敌人打垮，也许连一百天都支撑不下来。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向他提供帮助……在我们抵达之前。”

绿茎的枝叶摇晃起来，拉芙娜觉得这是个表示困惑不解的姿势。

她的视线越过甲板望着范，声音稍稍抬高一些。喂，你，这种事你应该是行家呀！“可能你们车行树不知道，但这是个爬行界的常见问题，发生过上百万次了。从一个文明体系到另一个文明体系要花许多年——许多世纪——的时间，孤立的文明失落了，坠入蒙昧时代，跟那些共生体——爪族——同样原始落后。然后，他们的星球上出现天外来客，于是短时期内便恢复了从前的技术水平。”范连头都没转过来，仍旧呆呆地望着星空。

车手们彼此一阵哗啦哗啦，然后说道：“这些对我们有什么用？重建文明不是得花几十年时间吗？”

“还有，爪族世界谈不上重建不重建。据那个孩子说，那个世界从前也没有什么发达的技术。白手起家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明，岂不是更费时间吗？”

对这些反对意见，拉芙娜只挥了挥手。别打断我，我正来灵感哩。“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他们现在跟我们有通信渠道，我们飞船上又有一个很不错的通用资料库。从零开始的发明家对自己正在做什么其实并不了解，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很多东西连尼乔拉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不得不重新发明，他们还是以前有技术文明的哩。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懂，知道怎么造飞机，等等，知道各种发展途径。”

说到眼前的事，拉芙娜忽然间觉得他们大有成功的可能，“我们可以研究所有可能的发展途径，去掉行不通的死路。还有，我们还能找出最快的发展道路，能让那些中世纪的爪族以最快速度制造出某些东西，把进攻杰弗里和他的朋友们的野蛮人打个落花流水。”

拉芙娜停下自己的滔滔雄辩，容光焕发，看看绿茎又看看蓝莢。但车行树要是不开口，简直就是宇宙中最迟钝、最没有生气的东西。连他们是不是在看她都说不清。过了很长时间，绿茎总算出声了：

“对呀，我明白了。还有，如果再发现的事在爬行界那么常见，那么我们资料库里一定早就有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

也正是在这一刻，范从显示窗前转过身来，盯着拉芙娜和车手们。离开中转系统之后第一次，他说话了，而且不是没多大意义的废话。当然，拉芙娜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意思。“火炮和通信器材。”这就是范的话。

“啊？……对对。”她瞪着他，心想：快想，想点什么，让他多说几句。“为什么专门要这些东西？”

范·纽文耸耸肩：“在堪培拉就是这么做的。”

就在这时，该死的蓝莢叽里呱啦起来，说什么要在资料库里做一次查询。范看着他们，脸上毫无表情。接着，他又转身看起星星来。机会错过了。

“范？”他听到身后传来拉芙娜的声音。她还留在舰桥上，两个车手已经走了，按照商定的计划做准备。有什么意义？他没搭理她。过了一会儿，她飘到他身前，挡住他望着星空的视线。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停在她脸上。

“谢谢你跟我们说话……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虽然她挡在前面，但他还是能望见不少星星，星星围绕着她，缓缓移动。拉芙娜偏着头，她有点困惑的时候总这样：“我们可以帮助……”

他没有回答。是什么使他刚才出声说话？接着他说：“你帮助不了死去的人。”他竟对自己说起话来感到有点吃惊。一定是本能反应，和目光落在她脸上一样。

“可是你并没有死，你还活着，跟我一样。”

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自从逃离中转系统，他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是活着。不过你所谓的‘活着’是什么意思？有虚幻的自我意识，是个高高兴兴的自动化装置，执行着事先安排好的小程序？敢说你没想过这些吧。你不过是个程序，还能怎么想？但站得高一点，跳出去看看，从老头子的角度看看——”他转过脸，觉得有些头晕眼花。

拉芙娜飘近了些，她的脸离他的脸只有几厘米。她浮在空中，一只脚钩着波状甲板：“亲爱的范，你错了。你到过底层，又飞升到超限界，却从来没有在二者之间生活过……‘虚幻的自我意识’？这是飞跃界的人生哲学，是行之有效的哲学。以这种方式生活，有时候好，有时候不怎么好，甚至非常可怕，而你知道的都是可怕的例子。你想：这种虚幻的自我意识天人们一定也有。”

“不，你我这样的……装置，他们可以制造出来。怎么会跟我们一样？”

“范，你可以选择死亡。”她伸出双手，落在范的肩头臂膀上。这里的重力为零，眼睛看到的东西和正常环境下不一样。本来该向“下”的却飘散在四周。这时她飘向上方，他向上看着她，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粘满污迹的胡须、纠结飞扬的长发。他向上望着她，脑海里浮现出过去对她的感受。在中转系统时，她似乎挺聪明，也许不如他，但至少不逊于清河舰队里他的那些竞争对手。还有别的记忆：在老头子眼里她是什么形象。和平常一样，老头子的记忆居于主导地位，淹没了他。也和平常一样，它的记忆不是人类可以理解的，就连它的情绪也深不可测，人类没有任何情绪可以对应。但是……以前它有点把拉芙娜当成……一只挺逗人的小狗。老头子一眼就能看穿她，拉芙娜·伯格森多有点喜欢发号施令，老头子喜欢她这种性格。（也许觉得这种性格挺有意思？）从她的言谈中，它发现她很……如果要用人语言表达，也许应该是“善良”这个词。老头子对她很友善。到最后，它甚至还想帮她一把。内心所悟一闪即逝，快得难以捕捉。拉芙娜还在继续说着：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确实可怕，范，但其他人也有过同样可怕的经历。这些事我读到过。比如天人，天人也不能长生不死，有时候天人之间也有争斗，有的天人因此被害。天人有时甚至会自杀。从前有一个星系，故事中它被称作绝灭地。一百万年以前，绝灭地在超限界，一伙天人住在那里。后来发生了一场界区大波动，大概是有确切记载的最大的一次波动，一下子，这个星系落进飞跃界二十光年。绝灭地的天人连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它们全都死了，有些是物理毁灭，腐烂成尘……还有的降到了人类的水平。”

“那……那些天人，后来怎么样了？”

她犹豫了，握住他的手：“这些你可以自己去查。我的意思是，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对那些不幸者来说，他们的世界整个毁灭了。但从我们这一方，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嗯，作为人类的一员，你范·纽文其实是个幸运儿。绿茎说，老头子的联结装置坏死并没有引起器官大面积损伤。当然，也许有些细微暗伤我们一时查不出来。但很多情况下，残留的特使干脆自我毁灭了。你不是比他们幸运得多吗？”

范感到自己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明白，自己内心的一部分已经随着老头子一起死亡。“细微暗伤！”他甩了甩头，泪水飞向空中，“我满脑子都是它，都是它的记忆。”记忆？这种记忆主宰着范头脑中的一切。可他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枝节他一点儿都不明白。他连老头子当时的情绪都不懂，头脑中只有空空洞洞的最简单的感受：欣喜、大笑、迷惑、恐惧，还有坚硬如钢、寒冷似冰的决心。他迷失在这些记忆中，好像游荡在恢宏大教堂里的一个无知无识的痴呆儿：一无所知，却被教堂的气派堂皇所震慑。

她拉着他的手，在空中回旋。她的膝头轻轻触着他的：“你仍然是人类的一员，仍然有你自己的——”她看见他眼中的神情，不作声了。

“自己的记忆。”只能算是无可辨识的老头子散落的碎片：五岁的他坐在大厅草垫上玩儿，随时提防着大人出来：贵族怎么能玩脏东西；十年后，第一次和辛迪做爱；又过了一年，第一次看见会飞的机器，那是轨道穿梭飞船，降落在他父亲的阅兵场上；此后便是数十年航行太空。“是啊，青河，范·纽文，爬行界的贸易巨子。所有记忆都在脑子里。但它们不过是老头子为捉弄中转系统撒的一个小谎。”

拉芙娜咬着嘴唇，但什么也没说。她不愿意撒谎，即使现在也不愿。

他伸出没被她握住的那只手，拂开散在她脸前的乱发：“是你自己以前说的，但别为说过这些话难过，拉芙娜。即使你没说，到现在我自己也会怀疑的。”

“是呀。”她轻声道，凝视着他的眼睛，“咱们人类对人类说句老实话：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是个真正的人。可能真的有个青河，你也可能就是你记得的那个人。再说，不管过去怎样，你前头还有很长的路，还有辉煌的前景。”

憧憧幻影闪过眼前，没什么理智可言，更像是记忆的重现。他突然清醒了：她爱你，你这个傻瓜。好像响起了笑声，温和的笑声。

他伸手揽住她，把她紧紧搂向胸前。有血有肉，如此真实。笑吧。好像冥冥中传来什么信息，他的内心条件反射般焕发生机。生活是愚蠢的、琐碎的，然而……“我……我想回来，回到这个世

界。”话语中夹杂着抽泣，“脑子里塞满了东西，那么多我不明白的东西。我辨不清，被自己的头脑弄糊涂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连他说的都没有真正听懂。但此时此刻，他只知道自己搂着她，她也紧紧拥抱着他。是啊，是啊，我想回到这个世界。

在飞船上做爱，这种事拉芙娜从来没经历过。可她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飞船。范激动之下甩掉了安全带，两人飞在空中，时时撞上舱壁、缠上衣服，或穿过纷飞的泪水。之后，两人的头离甲板只有几厘米，身体却飘向天花板。缠在脚踝上的裤子像空中旗帜一样甩来甩去，她却只有点隐隐约约的感觉。飞船性爱跟浪漫小说中写的其实大不一样，连着力都找不到地方……范向后一仰，松开箍在她后背的双手。拉芙娜拨开他的红头发，凝视着那双充血的眼睛。“知道吗，”他颤声道，“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哭得这么厉害，连脸都疼起来了。”

她向他露出微笑：“就是说你以前的生活过得实在不错。”她弓起背，靠着他的手，轻轻把他拉近些。两人静静飘浮了几分钟，身体完全放松，相偎相依，感触着彼此的身体，对其他一切无知无觉。

然后，范说：“谢谢你，拉芙娜。”

“……我真高兴。”声音很缥缈，但发自内心深处。她更紧地搂抱着他。奇妙啊，他对她做了这么多事，有的可惊可骇，有的可亲可爱，还有的把她气得火冒三丈。自从中转系统毁灭，她第一次实实在在感到了希望。也许是傻里傻气的纯生理反应……也许不是。在她怀中的人可以和任何传奇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媲美，不，是比他们强得多——他曾经是天人的一部分啊。

“范……你觉得，中转系统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子为什么会遇害？”

范的笑声似乎很自然，但搂着她的胳膊突然僵硬了：“还问我？你不记得了？我当时死了。不，不对，死的是老头子。当时死的是它。”他沉默了一分钟。两人旋转着，仿佛舰桥在转动不止，外面的星空也随之盘旋。“我的那位上帝当时极度痛苦，我能感受到。它绝

望了，慌了手脚……但它还是尽力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就在它死前。”他的声音变柔和了，疑惑不解，“就是这样。我就像个廉价行李袋，它朝里面拼命塞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塞。知道吗，能装九千克的口袋里撑了十千克。它知道我会受伤，我毕竟是它的一部分嘛，不过它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拧过身体，面对着她，脸上带着一丝狂热的表情，“我不是个虐待狂，相信老头子也不是。我——”

拉芙娜摇着头：“不，我……我想它在下载什么东西。”

范突然不作声了，极力思考这个想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不对呀，我没那个条件，再怎么把信息载入我，我也不可能成为超人。”恐惧、希望交替出现在他的脸上。

“不，不，等等。就算垂死的天人想利用你的肉身再次复活也行不通呀。正常人的大脑容不下那么多东西。老头子想做的是别的什么事……还记得我这次恳求它帮助我们向底层下潜吗？”

“记得。我——它——很同情你，有点像你同情面对猛兽的小动物。它从来没把变种当成对自己的威胁，直到——”

“对呀。直到它遭到攻击。对天人们来说，这完全是晴天霹雳。突然间，变种不再是个奇怪玩意儿，充其量在下界搞点破坏什么的。到了这时，老头子真的想帮助我们了。它把各种计划安排和自动化系统一股脑儿塞你身体里。塞得太多，差点把你害死不说，你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来，完全无法理解。我在应用天人理论课上学过这种事。”当时大家说与其把这种事当成事实，还不如只当故事听听。“天人裂体，叫天人裂体。”

“天人裂体？”范疑惑地琢磨着这个词，“真是个奇怪的叫法。我记得它当时极度忙乱，但如果它做的是你说的事，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如果我真的装了一肚子高明计划，为什么我自己感受到的只是……”他的目光又有点像前几天那样了，“黑漆漆的一片……大块大块黑色，边角锋利，挤来撞去。”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但这次，她几乎可以凭身体感受到范的思索。他的双臂搂得很紧，偶尔一阵颤抖：“是的……对，很多事说得通。绝大多数我都不理解，永远不会明白。可就在临终时，老头子发

现了什么。”他的胳膊又一紧，把脸埋在她颈项上，“变种谋杀了它，但就算濒临死亡，老头子终究还是明白了。”再次沉默，“拉芙娜，那个变种是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东西，也许有数十亿年历史了。以老头子的能力，也只能在咽气前推导出结论。但……”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但范再也没有接着说。拉芙娜安慰道：“你别急，范，咱们有的是时间。”

“是啊。”他退远了些，注视着她的容颜，“现在我只知道一点：老头子这么做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瞎撞一气。底层有什么东西，就在那艘斯特劳姆飞船上。老头子觉得，有了那件东西，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他的手轻轻抚过她的脸庞，脸上的笑容里没有喜悦，只有忧伤：“但是，难道你看不出来？如果你猜得不错，也许今天就是我最具有人性的一天，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会有这种日子了。我的头脑里装满老头子下载的东西，装满了这个所谓的‘天人裂体’，大部分我永远无法分辨、无法理解。假如一切顺利，总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我只是它的远程装置，是它派往飞跃底层的机器人。”

不！但她强迫自己耸了耸肩：“也许吧。但说一千道一万，你总还是个人，我们要一起努力，实现同一个目标……而且，我绝不会任凭你离开我。”

拉芙娜猜想，有关“跨越式发展”的技术一定是飞船资料库里的一个主题。结果发现它竟是一个重大学术专业，占据了整整一个门类。除了上万宗案例研究之外，还有大量专门针对这一课题的程序，以及许多一看就知道沉闷无比的理论。“再发现”的问题很少出现在飞跃界里，但在爬行界，这个问题花样百出，形式难以胜数。爬行界的文明一般只能延续数千年，文明的瓦解有的时候只是暂时的，只需几十年时间便能从战祸、气候突变等因素引起的倒退中挣脱出来。有的时候，文明倒退的幅度极大，整个社会下降至中世纪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多数种族甚至完全灭绝了，至少，留在原来孤立的太阳系、没有跃入太空的那部分种族灭绝了。少数没有灭绝的种族最后总能挣扎着回到原来的技术发展水平。

或是灭绝，或是奋斗求存，即使生存下来也仍然有选择什么道路重返繁荣的问题。其间的种种不同便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用技术史。可叹的是，这门学科实际应用的例子很罕见，对于学者和爬行界文明而言，这都是一件巨大憾事。文明灭绝的消息几百年后才能从爬行界传到飞跃界，学者们只能做做案例分析，其成果对于灭绝的文明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只有极少数学者情愿深入爬行界，将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可单单一次实验就要耗费他们大半生的光阴。因此，这门学科只能是数百万飞跃界大学学者一项不错的嗜好。这些学者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为技术程度设定在某一层次的爬行界文明体系设计一条耗时最少的捷径，使其能够重返爬行界所允许的最高科技水平。这种设计工作涉及大量细节，包括该原始文明原始到什么地步、残留的科学观念（或对科学的宽容度）有多少、该种族的生理状况，等等。具体的做法是：将种种应用技术史学理论编制成程序，输入研究对象的文明程度、需要将该文明提升到哪个高度。之后，程序便能得出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快途径以及要采取的步骤。

两天后，四个人又聚在“纵横二号”的舰桥。这次，咱们总算有点儿实实在在的东西可说了。“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从什么发明入手。这些东西要能保卫秘岛王国——”

“——还必须简单到能让这个‘铁先生’在不到一百天时间内研制成功。”蓝莢道。这两天他几乎把时间全花在飞船资料库里了，无休无止地摆弄着各种跟跨越式发展有关的程序。

“我还是那个老看法，大炮加无线电。”范说。

火炮与通信器材。拉芙娜向他绽开一个容光焕发的笑脸。单凭范的人类记忆，便足以将那些孩子从爪族世界里拯救出来。不过，他一直没再提过老头子的计划。老头子的计划……在拉芙娜想来，这种计划简直像命运的安排，可能好，也可能坏，现在谁都无法预见。但就算是命运，也还是能想想办法的。“你觉得怎么样，蓝莢？”她问，“以他们现在的情况来看，能不能很快搞出无线电？”在尼乔拉，无线电几乎与轨道卫星同时出现，那已经是文明再次复兴之后一个多世纪了。

“可以的，我尊敬的拉芙娜女士。站在较高的文明阶段，总是能发现不少小窍门的。虽然简单这些玩意儿，但文明发展不到那个地步，你怎么也发现不了。比如，量子扭矩天线，用银和钴钢适当排列

也能制造出来，排列正确……只要。不幸的是，找到正确的排列涉及许多复杂理论，还要掌握复杂的偏微分方程。这些理论和原理许多爬行界的文明始终没有掌握。”

“除此之外，”范说，“还有个翻译的问题。杰弗里以前也许听过‘钴’这个词，但他怎么向当地人解释？爪族完全没有这方面可资参照的东西。那个世界我们了解得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没办法向他们描述怎么寻找含钴的矿。”

“不利因素这是一个，会减慢他们发展技术的速度。”蓝英承认，“但程序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因素。铁先生似乎也懂‘做实验’这个概念。为了制造钴，我们可以向他提供一个实验谱系树，从相似矿藏、相关化学实验做起。”

“没那么简单。”绿茎说，“其中有些实验本身就很复杂，要做这些实验，又需要找别的矿、做别的实验。还有的实验必须做毒理检测。这个程序是针对普通智慧生物的，能不能适应爪族这种组合式生物？我们对这种生命形式实在太不了解了。”

范笑了：“我希望这帮家伙知道怎么感恩戴德。连我都从没听说过‘量子扭矩天线’呢。到头来，爪族一下子就比较青河强得多了。”

这些东西爪族能制造出来，问题是，时间来不来得及，能不能把杰弗里和他的飞船从木女王手里救出来？四个人一遍又一遍运行程序。他们对组合生物了解得太少了，不过看起来秘岛的人似乎头脑并不僵化。但愿他们愿意遵从给他们的指示，但愿他们运气不错，能在附近找到最重要的矿藏。如果天遂人愿，那么，他们也许能够在一百天内制造出有限的火器和无线电设备。但如果秘岛的共生体恋恋不舍追逐研究谱系树上无关紧要的分枝，时间也许会一拖数年。

无论他们四个付出多大努力，能不能帮助杰弗里抵抗木女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运气。拉芙娜觉得这一点最难以接受。叹气^[15]。最后，她把她们能拿出来的最佳方案译成萨姆诺什克语，发往爪族的世界。

铁先生向来崇尚军事建筑，现在他又为军事建筑史添上了新的一页：建一座既可以抑制陆上进攻，又可以“防空”的堡垒。到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这个方方正正、下面撑着支架的“飞船”。不等明年夏天结束，敌人的军队就会大举进攻，试图从他手中夺走这件珍宝，即使夺不走，也要极力毁掉。更可怕的是，住在星星上的人也会从天而降。他必须做好准备。

铁先生现在几乎每天都要检查工程进展。周界南边的木栅已经被石砌围墙所取代，悬崖边俯瞰秘岛的地方，他的新巢穴已经快竣工了……早该完工了，他心里嘀咕。的确应该搬到这儿来，秘岛实在不够安全。剔割运动的中心已经成了飞船山，这不光是出于宣传方面的考虑。按船上的剃刀残体的说法，这是“晓示神谕的飞船山”。这样的话那帮油嘴滑舌的马屁精哪里想得出来。他们懂什么，得神谕者必将一统天下。铁先生如果得不到，无论他多么聪明，仍旧改变不了受制于人的命运。他的助手中，只要有谁对阿姆迪杰弗里^[16]过于友善，铁先生便会立即将这个共生体撵走，或者干脆处决。

飞船山。外星人最初降落时，这里只是乱石荒草。一个冬天，这里围起木栅，搭起遮蔽飞船的棚子。现在又以最快速度建起城堡，像一项王冠。飞船就是这顶王冠上的明珠。用不了多久，这座山便将成为大陆的首都，世界的中心。在这之后嘛……铁先生仰望深不可测的蓝色苍穹。他的统治能扩展多远，全看他说的话恰不恰当，还要依赖这座设计得十分独特的城堡。别做美梦了。铁大人抖擞精神，从新建的高墙上沿着新砌的楼梯走下来。围墙里的院子有十二英亩^[17]，到处是烂泥，一堆堆散布在工人身后，踩在上面脚爪冰凉。已经是初春了，虽然风还很冷，却已经感受得到太阳的暖意。极目远望，铁先生可以看出好几英里去，越过秘岛，瞭望远方的大海。顺着海岸线可以纵览峡湾遍布的整个地区。铁先生向上走过最后几百码，来到飞船前。警卫散布两旁，后面跟着施里克。这里地方足够大，工人们不必退后。铁先生下过命令，不许任何人因为他而中断工作。一方面，是为了继续蒙骗阿姆迪杰弗里；另一方面，也许过不了多久，剔割运动

便用得上这座城堡了，必须尽快完工。到底要过多久，这便是时时啃啮着铁先生内心的大问题。

跟往常一样，铁先生的组件观察着四面八方，但他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最紧迫的问题上：工程进度。院子里堆积着凿成四方形的石块、建筑用的木料。现在地面已经解冻，内墙的施工于是立即开始，工人们正在为内墙打地基。有些地方仍嫌冻得太硬，铁先生的工程师们便在地下钻洞，浇注开水。洞里升起一股股白气，蒙住了绞车和下面的工人。这地方吵得比战场还厉害：绞车的吱嘎声、锹镐的掘土声、工头的嚷嚷声。下面挤得像打肉搏战，只是没那么混乱。

铁先生注视着一条壕沟底部的一个挖掘组，其中包括三十名成员，彼此靠得紧紧的，有时连肩头都碰到了一起。真是好一个乱众，却并不交媾。在木女王之前，建筑行会、制造业行会就开始训练这种大型临时组合了。当然，下面这个组合肯定还不及三位一体聪明。前面一排的十个协调一致挥舞十字镐，有力地掘进土墙。它们抬头扬镐时，后面一排的十个便趁机冲上前去，刨走前排组件掘出的土石。最后一排十个则负责将土石扬出壕沟。这一套动作必须把握好时间，相当复杂，但还没有超出这个组合的心智水平。像这样一伙可以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中间不用休息，只需要前后排换换班就行。多年来，行会一直严守机密，绝不对外透露这种临时组合的培训方法。辛勤工作一天后，临时组合便会拆开，还原为几个正常的共生体，智力水平也恢复正常，各自回家，身上多了一笔丰厚的报酬。铁先生得意地笑了。完善行会老方法的是木王，但做出本质改进的却是剃刀（借鉴了热带地区的大型共生体）。一天工作结束后，为什么非得把这个组合拆散呢？剃刀的工作组合永远不分开，长期关在极小的营房中，再也不可能恢复成独立的共生体。这种方法很有效，一两年筛选后，工作组中原来的共生体全成了木头人，自己都不大愿意拆散组合了。

铁先生望着凿好的大石块被放进新挖成的洞中，用灰浆固定好。过了一会儿，他朝白衣侍从们点点头，继续前进。地基中这些大洞上面就是飞船屋的高墙，掘这些洞是最费功夫的，到头来会将这座堡垒变成一个精巧的陷阱。只要再通过阿姆迪杰弗里多弄来一点信息，他就会彻底明白该怎么设陷捕猎。

通向飞船屋的门现在开着，一个白衣侍从背靠背坐在入口。他在铁先生之前一瞬间先听到了动静，两只组件立即绕行飞船屋。紧接

着，传来一阵叫喊，声音尖厉，然后便警笛大作。白衣侍从飞奔过去，铁先生和他的警卫紧紧跟在后面。

他在地基壕沟附近紧急停步，速度太快，还向前滑了一段。喧嚷的发源一眼便知。三名白衣侍从将一个挖掘组中会说话的成员拖出来拷问，把它和其他组员分开，用鞭子狠抽。痛苦的思想声大极了，几乎跟拉开嗓门儿叫嚷差不多。挖掘组的其他组员也纷纷爬出壕沟，分成可以独立动作的共生体，抡起镐头跟侍从们搏斗起来。怎么会搞成这么一个烂摊子？他猜得出来。内城地基中有整个城堡最秘密的地道，还有他准备用来对付两腿人的秘密武器。这么敏感的地方，一旦完工，当然要把工人处理掉。这些东西虽然蠢不可言，说不定也猜出了自己的下场。

换作别的场合，铁先生多半会退到后面，袖手旁观。这种失败其实很有价值，可以从中洞见下属的弱点，看谁太无能（或者太能干），必须撤换。但现在不同。阿姆迪和杰弗里正在飞船里，虽然飞船在屋子里，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屋内还有另一名侍从把守，可是……就在他飞身上前、高声喝令手下时，铁先生观察后方的组件发现杰弗里钻出了飞船屋，肩上蹲着两只幼崽，阿姆迪的其余组件跟在他身后跑了出来。

“退后！”铁先生用他半生不熟的萨姆诺什克语吼道，“危险！退后！”阿姆迪停住脚步，那个两腿人却继续跑来。两名士兵四散在他身侧。他们有命令，绝对不能触碰异形。眼看一秒钟后，一年的辛勤工作便将彻底完蛋。一秒钟后，铁先生一统全球的美梦便将化为泡影——就因为一次愚不可及的坏运气。

就在他后面的组件对两腿人吆喝时，铁先生前面的组件跃上一块石头，一指爬出壕沟的暴动工人：“杀掉刺客！”

贴身保镖拱卫着他，施里克和士兵们一拥而上，向工人们冲去。吼声震天，吵得铁先生的意识都有些散乱了。这一次不是秘岛地下预有安排的行刑，这是四面八方疯狂砍杀。箭雨横飞，长矛攒刺，镐头飞舞。挖掘工们狼奔豕突，乱打一气，叫骂着、哭喊着。它们没有任何机会，但垂死挣扎之下，也杀死了一些士兵。

铁先生离开混战战场，朝杰弗里跑去。那个两腿人仍旧在朝他飞奔，后面跟着不断用萨姆诺什克语喊叫的阿姆迪。只需要一个挖掘组

合中跑散的毫无头脑的单体、一支乱飞的羽箭，两腿异形便会死去，那时便大事休矣。在铁先生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另一个人的生命安危如此担心。他全速冲向异形，将他围在自己中间。两腿异形跪了下来，一把抓住铁先生的一只脖子。

全靠毕生养成的钢铁般的自制力，铁先生才没有暴起反击。异形不是袭击他，他在拥抱他。

挖掘组合中的共生体现在已经快死光了，剩下的也被施里克赶向远处，命在旦夕，再也构不成威胁。铁先生的警卫紧紧围绕着他，相距五到十码。阿姆迪瘫软在地，被四处的思想声震得簌簌发抖，却仍在对杰弗里叫喊着。铁先生尽力摆脱异形的纠缠，但挣开一只脖子，杰弗里又抓住另一只，有时还一下子抓住两只，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萨姆诺什克语。铁先生颤抖不已。千万不要流露出恶心反感的樣子。人类识别不出来，但阿姆迪可以。这种事杰弗里从前也做过，铁先生一方面极度厌恶，另一方面也尽量利用这一点。这种小螳螂需要身体接触，阿姆迪和杰弗里的友谊便源自身体上的接触。如果让这个东西触摸自己，他一定会对自己产生同样的信赖。铁先生偏过一只脑袋，脖子绕过那个东西的后背。他在地牢实验室里见过当父母的用这个姿势搂抱自己的幼崽。杰弗里把他搂得更紧了，还用长着关节的长爪子抚着铁先生的毛。恶心透了，却也是一种新鲜的体验。通常，和另一个智慧生命这么接近，只有两种可能：搏斗，或是性。任何一种情况都不太可能保持头脑清醒。可是与这个东西在一起——当然，这东西显然算是个智慧生命——却一点思想噪声都没有。你可以感受，同时还能思考。铁先生使劲咬了咬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颤抖。这就像……就像跟死尸性交。

杰弗里总算后退一步，松开手，抬起来，说了句什么，速度飞快。阿姆迪说：“哎呀，铁大人，您受伤了。瞧这些血。”人类的爪子染上了红色。铁先生低头一看，真的，有个后腰擦伤了，在刚才的紧张中，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铁先生从螳螂身边退后几步，对阿姆迪说：“没什么。你跟杰弗里没受伤吧？”

两个孩子叽里呱啦说了几句，铁先生几乎完全听不明白。“我们没事，您这么急着保护我们，真是谢谢您。”

铁先生脑筋转得极快，剃刀已经用他的刀子把高速反应刻进了铁先生的骨子里：“没什么。但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木女王的手下伪

装成工人混了进来，估计已经来了几天，一有机会就会对你们下手。我们发现得太晚，差一点就来不及了……听到打斗声时，你们应该待在里面，不该冒险出来。”

阿姆迪羞愧地一低头，替杰弗里翻译。“我们错了。我们想看热闹，后来又……又以为您遇上危险了。”

铁先生顺口安慰着他们，同时分出两个组件查看这一片屠杀现场。搏斗开始时擅自离开飞船屋门口的侍卫在哪儿？那个共生体要为此付出代价。他的思绪突然中断：泰娜瑟克特！剃刀残体正在会议厅旁瞧着这边。他这才想起，自从搏斗开始，那人就一直观察着。在别人看来，他不动声色，但铁先生却看出了挂在他嘴边的那一丝笑意。他朝那边点点头，心里却一哆嗦。只差一点，他就满盘皆输——这个失着都落在剃刀眼里。

“你俩现在该回秘岛去了。”他向守在飞船后的警卫打了个手势。

“先等等，铁大人！”阿姆迪说，“我们刚到还没多久呢。拉芙娜的回复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孩子们视线之外的组件咬着牙：“那好吧，再等等。但咱们一定得多加小心，明白吗？”

“太好了！”阿姆迪对人类孩子解释着。铁先生直立起来，组件相叠，前腿搭后肩，拍了拍杰弗里的脑袋。

铁先生命施里克领着孩子们回飞船屋。他的所有组件带着自豪、慈祥的表情目送着孩子们，直到他们消失在视线之外。之后，他一个转身，踩着被血染成粉红色的泥地大步走远。那个蠢材侍从在哪儿？

飞船山上的会议厅是一间不大的临时建筑，冬天能挡挡寒气就行。只要装进三个共生体，这地方准会变成疯人院。铁先生重重踏着步子，走过剃刀残体，几个组件全部登上最便于观察工地的高台。礼貌地等了片刻，泰娜瑟克特也走了进来，走上瞭望台。

礼貌只是表演给外头的人看的。现在，剃刀滋滋的轻笑声响了起来，刚好能让铁先生听见：“亲爱的小铁，有时候，我怀疑你究竟是不是我的学生……也许我离开的这些日子你换了新组件？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搞垮？”

铁先生怒视着他。他知道自己的外表没有一丝忐忑不安，所有畏惧情绪都深藏在心里：“事故难免，无能者我们会剔除的。”

“是呀。我觉得，只要遇上困难，你都是这个反应。剔除。如果你不是一心要除掉挖掘组，他们也就不会暴动……你也就少一次……事故。”

“问题只出在他们还会猜测上。除掉工人，军事建筑必须这么做。”

“是吗？你真的以为我把建造秘岛地下坑道的工人全都除掉了？”

“什么？你是说你没有？你怎么——”

剃刀残体露齿一笑，铁先生很熟悉这种笑容：“好好想想，小铁，就当是一次练习吧。”

铁先生翻着桌上的文件，假装研究它们。接着，他所有的脑袋猛地一抬，瞪着另一个共生体：“泰娜瑟克特，我尊敬你，因为你中间有剃刀组件。但你别忘了，只是因为我的宽容，你才能活下来。你不是剃刀因子，也不会成为剃刀。”那个消息来得很晚，是在秋天将尽、寒冬封闭通往冰牙地区的道路之前。带着主子其他组件的共生体没能逃出议会大厅。完整的剃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消息传来之后的一段时间，这里的剃刀残体既老实又规矩。“就算我把你绝杀了，包括你的剃刀组件，我的下属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我会这么干的，只要你把我逼急了。我发誓我会干的。

“亲爱的小铁，这里当然你说了算。”

一时间，对方现出了惧意。你要记住，铁先生对自己说，牢牢记住，这只是主子的一部分碎片，对方的大部分只不过是个毫不起眼的学校教师罢了，不是那位手执利刀的主子本人。主宰这个共生体的是

主子的两个组件，这不假。主子的精神还在，就在这间屋子里，但却被大大削弱了。泰娜瑟克特是可以收服的，主子的力量也可以为自己所用。

“这就好。”铁先生安详地说，“只要明白这一点，你仍然可以为剔割运动做出很大贡献。现在就有一件事。”他翻着文件，“我想和你讨论讨论怎么对付我们的客人。”我需要你的意见。

“行。”

“我们已经让那个‘拉芙娜’相信，她的宝贝杰弗里正面临极大的危险。阿姆迪杰弗里不断告诉她木女王如何如何攻打我们，以及我们是多么害怕女王大兵压境。”

“后一种情况是很有可能。”

“是的。木女王的确计划进攻我们，她手里也掌握着获取‘魔力’的渠道。但我们有的东西比她的强得多。”他敲敲桌上的文件，这是拉芙娜的技术支持，从初冬时便源源不断地传递下来。他还记得阿姆迪杰弗里把第一批资料交给他时的情景。整页整页数不清的图表、说明、公式，用孩童的手笔写得工工整整。铁先生和剃刀残体夜以继日地钻研着，竭力思索其含义。有些资料很明白，客人的配方中需要大量金银，多得足够发动一场战争。可另外的地方就不大清楚了，比如“水银”，这是什么东西？全靠泰娜瑟克特才弄清楚，过去主子在共和国的实验室里用过这种材料。最后，他们终于弄到了水银，数量符合配方的要求。配方中还有很多东西无法获取，只给出了提炼方法。铁先生记得剃刀残体坐在资料前绞尽脑汁地计划着、安排着，把大自然当成一个必须打倒的对手。神话中的魔法配方充斥着“乌鱼粉”“月霜”之类的玩意儿，拉芙娜的指示里有些东西比这个更加稀奇古怪。大指示里套着小指示，说明中又有说明，绕许多大圈子，目的就是要检验普通材料，从中提炼出别的东西，用于另外的安排。制造，试验，再制造。主子自己的方法也是这个，但拉芙娜的方法却不会走进死胡同。

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些没过多久就显示了意义。他们很快便会拥有火炮、炸药。木女王还以为这些是她的秘密武器呢。但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他们现在还看不出能派上什么用场。而且，这些东西制造起来费时、费力，一点儿也不轻松。

铁先生和残体连续工作了一下午，安排最新的实验，决定到哪里采集拉芙娜要求的原材料。

泰娜瑟克特向后一靠，赞叹地长出一口气：“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一个新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基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制造出‘无线电’了。木女王这老家伙死定了……你是对的，小铁，有了无线电，你可以征服全世界。想想看，共和国首都有什么消息，你立即就能知道，可以根据最新情报调动军队。‘别割运动将成为上帝的意志。’”这是过去的一句口号，现在必将成为事实。“我向你致敬，小铁，你的悟性配得上这个运动。”笑容中是不是隐含着过去的主子的嘲弄？“火炮和无线电会将这个世界双手奉给我们。但对客人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们桌上掉下的一点残羹冷炙。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他们什么时候到？”

“从现在起一百到一百二十天。拉芙娜重新估算了日程，改变已经不止一次了。很显然，哪怕是两腿异形，穿越群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这点时间可以享受别割运动的胜利。他们一到，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连野蛮人都不如。也许这么办更稳妥：收下他们的礼物，再设法让客人们相信，这儿已经没什么他们可以援救的东西了。”

铁先生的目光穿过墙柱之间的长条形窗口。他可以望见飞船屋和城堡地基的一部分，再远处还有峡湾中的群岛。骤然间，他有了自信，很长时间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容镇定。他觉得可以吐露自己的梦想了：“你还是不明白，泰娜瑟克特，对吗？我看，就算你是完整的主子也不会明白。也许是因为我已经超越他了。一开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那艘飞船自动向拉芙娜发出某种我们不明白的信号，我们可以摧毁它，让拉芙娜对它失去兴趣……也许她不会。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完蛋了，像从水里钓起来的鱼。我现在冒的风险确实很大，但如果赢了，便会得到连你都想象不到的战果。”残体歪着头，打量着他，“我研究过这些人类，杰弗里，还有木女王手里那个——通过我的间谍。他们那个种族的历史比我们的长，学到了很多窍门，乍一看简直无所不能。但那个种族本身却有个致命的缺陷。他们是单体，由此引起的困难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只要我能利用这些缺陷……

“你也知道，爪族的普通成员关心自己的幼崽，我们也时常利用这种感情。想想人类这方面的感情。对他们来说，一个单独的幼崽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孩子。你想，这会让我们占多大优势？”

“你真想把一切压在这一点上？拉芙娜甚至都不是杰弗里的母亲。”

铁先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阿姆迪翻译过来的资料你不是每份都见过。”天真的阿姆迪，最佳间谍，“但你说得也对。他们这次来，目的不仅仅是援救一个小孩。我也想过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儿有一百五十一个小孩儿，昏睡不醒，躺在飞船的棺材里。咱们的客人急于救出这些孩子，但还有别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怎么说起……我觉得是那艘飞船本身。”

“我们只知道那些孩子是一支军队，等待着成长机会。这是入侵计划的一部分。”

那种担心已经是过去式了。仔细观察过阿姆迪杰弗里之后，铁先生再也不这么想了。陷阱仍旧可能存在，但是——“如果客人在欺骗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赢不了，只能成为被人捕杀的野兽。这就是我们的下场。许多代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能学会他们掌握的技巧，但对我们来说，下场就是完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两腿异形是虚弱的。不管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都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飞船降落那天你也在场，离得比我还近。你亲眼看到了，伏击他们是多么容易——虽说他们的飞船坚不可摧，一件武器就顶得上一支小型军队。有一件事很明白，他们没把我们当成威胁。不管他们那些小玩意儿有多大威力，他们照样有害怕的东西，不是我们，而是别的什么。就在那艘飞船里，存在某种他们一心想弄到手的東西。那个东西却在我们手里。

“看看我们新城堡的地基，泰娜瑟克特，我告诉阿姆迪杰弗里，这座城堡是为了抵御木女王，保护飞船。它有这个作用，夏天结束时，我要让女王在城墙下粉身碎骨。但是，请你好好看看飞船围墙的下面。等到咱们的客人大驾光临，飞船便会掉进一个大洞里去。我悄悄地在船壳上做过一些实验，它不是完全无法破坏的。几十吨石头砸下去，足够把它压成一块漂漂亮亮的大饼。拉芙娜不会起疑心，这些建筑全是为了保护她的宝贝飞船。附近还会有一个宽敞的大院子，四

面是高墙。当然，高得有点不同寻常。我通过杰弗里向拉芙娜打听过神的飞船，那个院子容得下，自然啰，也是为了保护她。

“很多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安排。要造出拉芙娜给我们提供的工具，在客人们到来之前还要让木女王一命呜呼。这些都需要你的帮助，我想你会帮助我的。到了最后，如果客人们蒙骗我们，我们并肩战斗的话机会更大；如果他们没骗我们……我的安排，至少跟过去那位大师不相上下吧。你说呢？”

这一次，剌刀残体没有回答。

在铁大人统治的地区中，杰弗里和阿姆迪最喜欢的就是飞船的控制舱。在这里，杰弗里还是觉得有点难过，但是现在，美好的回忆渐渐压倒了悲伤的往事……再说，这里代表未来，充满希望。阿姆迪仍旧觉得那些显示窗特别神奇，虽说上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飞船外的木墙。第二次来时，两人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小天地，像杰弗里在斯特劳姆星球自己家中的树屋一样。再说，这个舱室是那么小，最多只能容下一个共生体。通常，他们的警卫总要派一个组件蹲守在飞船主舱门处，但瞧他的模样，坐在那儿值勤并不舒服。在这个地方，只有他俩才是最重要的。

两人虽说调皮捣蛋，但也明白铁大人和拉芙娜信赖他们。在外面玩耍时可以疯跑一气，逗得警卫团团转，但控制舱里的设备却必须精心对待，像爸爸妈妈那样。从某些方面来说，飞船里没剩下什么。几台数据机都被砸坏了，木女王进攻时爸爸妈妈带着它们去了飞船外面。冬天里，铁大人又把能搬走的活动部件都搬去做研究了。冬眠箱很稳妥地放在飞船冷冻舱里。阿姆迪杰弗里每天都要检查一遍，看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检查显示器上的读数。自从伏击之后，没有一个冬眠的孩子死去。

除此之外，飞船里只剩下焊死在船身上的零件。另外就是杰弗里向铁大人指明的控制台和这个货舱的火箭操纵设备。这些东西共生体他们没有碰。

铁先生在舱壁上装的垫子把船舱整个包了起来，杰弗里家人的行李、睡袋和健身器全都不见了，但碳纤维绳网和固定在舱里的器材还

在。最近几个月里，阿姆迪杰弗里又把纸笔毯子和其他杂物搬进船舱。飞船的通风系统没有损坏，舱里总是吹着一股和风。

是个快乐的地方，虽说会勾起种种回忆，但在这里，两人仍旧无忧无虑。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在这里，阿姆迪杰弗里才能和另外的人类成员对话。当然，对话方式简直像回到了中世纪，跟铁大人的城堡一样落后。只有一个平面显示器，没有景深，没有色彩，没有图像。两人想尽各种办法，但还是只能传送文字数字。幸好这套通信系统连着飞船的超波通信器，能够不断追踪他们的救援者。显示器上没有语音识别装置，杰弗里最初简直慌了手脚，后来才发现屏幕下半部就是一个键盘。每句话都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出来，十分费劲。阿姆迪不久便学会了打字，两个鼻子啄着字母键，打得相当不错。到现在，他读写萨姆诺什克语的本事比杰弗里都强了。

阿姆迪杰弗里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个下午。如果有一条拉芙娜前一天发来的信息等着他们，两人便会将信息调上屏幕，由阿姆迪抄下来，翻译好。再键入铁先生要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就是等待，等的时间很长。就算拉芙娜正好守候在另一端，回复抵达也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现在的通信连接已经比冬天里强多了，两个孩子几乎可以感受到，拉芙娜一天比一天近了。整天工作，最快乐的就是和拉芙娜自由对话的时间。

今天和往常大不一样。假工人的袭击把阿姆迪杰弗里吓坏了，半个小时后才平复下来。连铁大人都为保护他们受伤了。也许没有哪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他们摆弄着监视船外情况的显示窗，竭力想从包围飞船的粗糙木棚的板缝间窥视外面的动静。

“要是能看见外面的情况就好了，我们本来可以向铁大人报警的。”杰弗里说。

“应该跟他说说，在墙上钻几个洞。咱们就能当上哨兵了。”

两人琢磨着这个主意，就在这时，救援飞船的新信息到了。杰弗里跃进显示器前的碳纤维绳网。这里是爸爸的老位子，地方够大，还能装下阿姆迪的两个组件，紧挨着杰弗里，一边一个。另一只组件跳上绳网扶手，爪子搭在杰弗里肩头，长脖子朝屏幕伸得更长了，瞧得更清楚一点。其他组件在四周忙碌着，安排纸笔，准备抄写。本来可

以把信息保存下来，一会儿慢慢看，但阿姆迪杰弗里都喜欢亲眼看着信息“现场”传送下来，觉得更刺激。

先下来的是文件头，老一套。看了上千遍之后就没多大意思了。接下来才是拉芙娜的话，不过这一次全是表格数据，跟设计无线电有关。

“倒霉，是数字。”杰弗里说。

“数字！”阿姆迪叫道。一个没事可做的组件爬上男孩儿的膝头，鼻子都快顶上了屏幕。蹲在杰弗里肩上那只本来能看见，这一只又审看一次。地板上的四只忙着抄写，将屏幕上的十进制数字换算成爪族的四进制：X、0、1和 Δ 。两人刚认识没多久，杰弗里便知道，阿姆迪的数学真的棒极了。他不忌妒，因为阿姆迪告诉他，爪族中几乎没几个人有他这种数学天赋。他是个非常特别的组合。有这么酷的朋友，杰弗里自豪极了。爸爸妈妈准喜欢阿姆迪，可是……杰弗里叹了口气，在绳网里一躺。最近发来的资料中，数字之类的玩意儿越来越多。妈妈从前给他读过一个故事，叫《爬行界历险记》，讲一个被放逐的探险家怎么在一个失落的殖民地星球上恢复了技术文明。在那个故事里，主人公只需要找齐合适的原材料，想造什么东西造就是了，根本不需要老是唠叨什么精确度呀、比例呀、设计呀，等等。

他的视线离开屏幕，逗弄着身边阿姆迪的两只组件。其中一只蹭着他的手，两只组件都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眼睛也合上了。要是杰弗里不了解阿姆迪的话，肯定会以为他睡着了。这两只是阿姆迪负责说话的组件。

“来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过了一会儿，杰弗里问道。左边那只睁开眼睛看着他。

“拉芙娜这次说的是带宽问题，必须非常准确，稍不注意就什么都收不到，只会听见咔嗒咔嗒的声音。”

“哦，我知道。”杰弗里知道，最初级的无线电没多大用处，只能发摩尔斯电码。拉芙娜觉得他们可以跳过这个阶段。“你觉得拉芙娜长什么样？”

“什么？”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停了一会儿。他总算引起了阿姆迪的兴趣，虽然这个问题两人以前也聊过。

“这个，肯定跟你一样……更大些，老一些。对不对？”

“是倒是，但——”杰弗里知道拉芙娜来自斯坚德拉凯星系，是个大人，比约翰娜大些，比妈妈年轻些。她究竟长什么模样？“我是说，她那么老远飞过来，就为了救我们，完成爸爸妈妈想做又没做成的事。她肯定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写字的沙沙声又停了下来，屏幕上仍然一屏一屏接着往下翻页。过一会儿非重放不可。“是呀。”半晌，阿姆迪回答道，“她——她一定很像铁大人。来一个我可以拥抱的人真是太好了，就像你拥抱铁大人那样。”

杰弗里有点生气了：“哎，你不是可以拥抱我吗？”

紧挨着他的一只阿姆迪咕噜咕噜地大叫：“这我知道。我说的是来一个大人……像父母那样的人。”

“是呀。”

表格翻译完了，核查完毕。接着就该发出铁大人新提出的问题。总共四页，阿姆迪用萨姆诺什克语打印得整整齐齐。平时他挺喜欢打字，在键盘和屏幕前挤成一堆，但今天他没兴趣，横七竖八地躺在杰弗里四周，也不检查他键入的字句。杰弗里时不时觉得胸口那只发出一阵嗡嗡声，要不就是趴在屏幕上方那只一声怪叫。这是阿姆迪的组件在内部交流，绝大部分声音他是听不见的。杰弗里知道，这表示他在认真思考问题。

他键入最后一段，又加了几个自己的小问题，比如：“你和范多大岁数？你结婚了吗？车行树是什么样子的？”

板壁缝里透进来的天光渐渐暗了，很快，挖掘组的工人们就会交还锹镐，列队返回他们山边的营房。薄薄的雾气中，海峡对面的秘岛

城堡肯定像童话故事中的建筑一样金光闪闪。白衣侍从们随时都会叫他们出去吃晚饭。

两个阿姆迪组件跳下绳网，绕着椅子追逐起来。“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想拉芙娜的无线电：为什么只用它通话？她自己说过，所有声音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频率不同。但声音还是一样的声音。咱们只要把那些表格改动几个，把发射器和接收器覆在我的震膜上，我不是就可以通过无线电思考了吗？”

“这我可不清楚。”杰弗里的生活中每天都会接触“带宽”这个词，但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只有点模模糊糊的概念。他望着还留在屏幕上的最后一个表格，突然明白了许多终生生活在技术文明中的成年人也没意识到的事：“这些东西我一直在用，却不知道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只能照抄这些表格，但说到改动，咱们怎么知道改哪些地方？”

阿姆迪这会儿兴奋极了，想出什么不得了的恶作剧时他总是这个样子：“不，不，不，不。咱们不需要什么都弄明白。”又有三个组件跳到地下，抓起几张纸冲着杰弗里挥舞着，“拉芙娜不太清楚我们是怎么发出声音的，所以她的指示中包含了许多说明，哪些地方可以做个小改动说得清清楚楚。我一直在想，现在已经弄明白了这些改动之间的关系。”他停了下来，尖叫一声，“哎呀，我一时解释不清楚。但我想咱们可以把这些表格扩展一下，这样一来，这台机器就变……变更了。然后……”阿姆迪紧紧挤在一起，一时说不出话来，“唉，杰弗里，真希望你也是个共生体！你想想，每一个你分别待在不同的山顶，用无线电联成一体。我们可以无限扩展，跟这个世界一样大！”

就在这时，舱外传来咕噜咕噜的思想声，然后变成了萨姆诺什克语：“晚餐时间到。我们走，阿姆迪杰弗里，好不好^[18]？”是施里克先生，他能说一点点萨姆诺什克语，但比铁大人还差得多。阿姆迪杰弗里收拾起四散的纸张，小心地装进阿姆迪背上的衣服口袋里，关掉显示器，爬进主舱。

“你觉得铁大人会同意咱们修改表格吗？”

“也许应该把计划送一份给拉芙娜看看。”

侍从的组件向后退，离开舱门，阿姆迪杰弗里跳下飞船。一分钟后，两人出了飞船屋，站在斜阳余晖中。但孩子们几乎没注意外面的风景，他们眼里只有阿姆迪的设想。

对约翰娜来说，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死后几个星期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向着好的方面变化。如果不是那次谋杀，这些变化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一想到这些，约翰娜便十分难过。

她同意木女王住进她的木屋，取代了过去那个仆人。女王显然一开始就希望这么做，从前却害怕人类大发雷霆。数据机也搬进了木屋。屋子周围任何时间都有至少四个共生体负责警卫，全是维恩戴西欧斯的手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要在这幢木屋周围建起一圈营房。

白天的会议上，她也和其他人见面。如果他们在使用的数据机方面遇到了问题，也可以分别来找她。斯库鲁皮罗、维恩戴西欧斯和疤痕屁股——行脚，这几个共生体现在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萨姆诺什克语，流利到她可以透过他们非人类的外表看出每个人的个性的地步。斯库鲁皮罗，拘谨，但十分聪明；维恩戴西欧斯，跟过去的写写画画一样喜欢夸夸其谈，却没有写写画画那么好玩，也没有他那种想象力；还有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痕。每次瞧见他那个带着一道疤痕的大个子组件，她心里都会感到一阵寒意。那只组件总是趴在最后，伏得低低的，尽量装出和善的样子。行脚显然知道她看到那个组件时的感受，想尽一切办法不冒犯她。但是，就算在写写画画死后，她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容忍这个共生体……再说，女王城堡里说不定有内奸，袭击者来自外面只是维恩戴西欧斯的理论。她时时提防着这个行脚。

每到晚上，女王便把其他共生体轰走。她蜷在火塘边，问约翰娜有关数据机的问题。这时的问题与抗击剔割分子没有直接关系。约翰娜坐在女王身旁，尽力向女王解释她弄不明白的事。这种感觉很奇怪。木女王真的像个统治百姓的女王，她有这座巨大的城堡——原始、不舒服、丑陋，但的确巨大，有数十个仆人听她吩咐。但每天晚上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约翰娜身上，留在这间小木屋里，拾掇火塘、做饭，做约翰娜以前那个仆人做的事。

于是，木女王成了约翰娜在爪族中交上的第二个朋友（第一个是写写画画，只是当时她不知道，直到他死之后才明白过来）。木女王

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奇特的人。约翰娜用了很长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从某些方面来说，女王是她长这么大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爪族很快便学会了萨姆诺什克语，她觉得没什么稀奇的：每个历险故事里都是这么写的嘛，再说，数据机里还有语言学习程序呢。可一晚接着一晚，约翰娜看着女王摆弄数据机——这时的她对白天大家研究的军事、化学知识不感兴趣，读的都是有关爬行界、飞跃界的材料，还有斯特劳姆文明圈的历史。她比其他共生体更快地掌握了非线性跳跃式阅读的技巧。约翰娜有时坐在她身后，从她肩上望着数据机的显示屏。屏幕划分成好几个窗口，主窗口滚动的速度快得约翰娜都跟不上。一分钟里大约有十几次，女王会遇上不认识的生词，大多是以前没遇见过的萨姆诺什克语。她便会伸出一只鼻子，在这个捣蛋的生词上一顶，生词旁便会闪出一个释义窗口。还有的时候，单词认识，但其中的概念却是新的。这种时候，释义窗口便会将这个共生体引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有时女王只看短短几秒钟，有时却要花上许多分钟。还有的时候，圈子一兜，女王从此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一句话，木女王正是写写画画梦想成为的那种人。

她时常提出数据机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能和约翰娜一起研讨，直到深夜。人类的家庭像什么样子？斯特劳姆人想在超限实验室发现什么？深入接触女王之后，约翰娜现在已经不再把大多数共生体当成一群脖子像蛇的耗子了。夜深时分，数据机屏幕比火塘里暗淡的火光更明亮，将女王的后背映成五颜六色。组件们聚在她周围，仰望着她，真像听老师讲课的孩子。

但女王并不是孩子。几乎从一开始，她的外貌就很苍老。深夜长谈也使约翰娜开始对爪族有所了解。这时的女王告诉了约翰娜很多白天她从未提起的事，这些事对其他爪族共生体一定是不言自明的，根本不需要说。另外也有一些女王不便告诉别人的心事。人类女孩儿心想，不知女王有没有一个可以倾吐心事的贴心人。

单从身体上来说，女王的组件中只有一个十分衰老，另外有两个几乎只能算是幼崽。历经五百年沧桑的共生体都是这样。看得出漫长的岁月留在女王身上的印记，几乎纯粹依靠意志力，女王的自我意识才始终凝聚成一个整体。长期保持自我意识的代价便是血亲通婚。最初对身体健康还没有多大损害，但六百年以后……最小的两个组件中有一个不住淌口水，只好随时戴着围嘴，另一只原本深褐色的眼珠子上蒙着一层白翳。女王说它已经彻底瞎了，但身体其他部分还健康，

是她最擅长交谈的组件。最老的组件已经老得颤颤巍巍，不成样子了，总是喘个不停。女王说它的头脑最敏捷，是所有组件中最富于创造性的。真是不幸啊，万一它死了……

一旦多加注意，约翰娜不久便发现女王的身体真是虚弱不堪。就连她最结实的两只组件也经不起细看。乍看还壮实，毛又长又密，细看之下便能看出它们走路的姿势有点怪，和一般共生体的组件不大一样。脊柱有毛病？这两只还大大超重，如果脊柱真的有问题，过重可不是件好事。

这些不是约翰娜一眼发现的。开始时，木女王只对她讲些爪族的一般情况，后来渐渐说起她自己的故事。看样子，有个人听她谈谈说说，她挺高兴的。从她的语气中，约翰娜听不出什么自怜自伤的情绪，女王自觉自愿选择了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尽管在某些人看来，这条路有些反常，甚至变态——而且活得比有记载的任何共生体久得多。女王只有一点感伤：这条路已经渐近尽头，她快死了。

爪族的建筑走两个极端：或者大得惊人，或者小到极点，连人类都没法使用。木女王的会议厅走的是大的路子，并不舒适，但实在是大。碗状大厅里足以容纳三百个人，还有地方空着。环绕大厅上层的包厢里还能另外装下一百多个人。

这个地方约翰娜来过很多次，跟数据机有关的工作大多是在这里完成的。通常只有她和女王，加上其他几个需要信息的共生体。但今天不一样，不是数据机的事。这是约翰娜参加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国务大臣共有十二人，全部与会。每个包厢里都有一个共生体，下面还有三个。约翰娜现在已经知道了很多爪族的情况。她看得出来，虽说会议厅这么大，容纳这么多共生体还是过于拥挤，几乎到了危险的地步。会场里回荡着十五个共生体的思想声，虽然帷幕后面垫了厚厚的吸音衬垫，她还是不时感到耳朵里嗡嗡嗡一阵鸣响，手搭在栏杆上也能感受到震动。

约翰娜和木女王占据了最大的一间包厢。她们进入会场时，维恩戴西欧斯已经下到大厅底层，安排整理各种图表。身任大臣的各共生体齐齐起身致敬，他这才发现女王，对她说了几句什么。女王用萨姆

诺什克语回答道：“我知道这么做会降低议事速度，但慢一点说不定是件好事。”她发出一声人类的笑声。

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痕和那些大臣一样，站在相邻的包厢里。奇怪呀，女王好像特别宠爱疤痕屁股，约翰娜还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行脚，你能替约翰娜翻译吗？”

行脚点点几只脑袋，然后问她：“你……你同意吗，约翰娜？”

女孩儿稍稍犹豫，点头答应。理当如此，除了木女王，行脚的萨姆诺什克语比其他任何共生体都说得好。女王就座，从约翰娜手里接过数据机并打开。屏幕上有些符号，约翰娜瞥了一眼。她居然做了笔记。没等她露出吃惊的表情，女王便开口说话了，这回说的是咕噜咕噜的爪族语。稍候片刻，行脚开始翻译：

“各位请坐，蹲进去些，大厅本来已经够挤的了。”约翰娜差点笑了。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痕实在有本事，把女王用人类嗓门儿说话时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传达出了她那种带点嘲弄味道的权威语气。

一阵移动身体的声音后，每个包厢边只伸出一两只脑袋。散漫的思想声大多掩在加了衬垫的包厢中，或者被扣在大厅圆顶上的吸音垫吸掉了。“维恩戴西欧斯，你可以开始了。”

大厅底层的维恩戴西欧斯站起身来，组件们望着四面八方。他开始发言。“谢谢陛下。”行脚翻译道，这时模仿的是内务大臣的嗓音，“北方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因此，女王陛下命我召集这次会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铁先生正在将约翰娜的飞船所在的地方要塞化。”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斯库鲁皮罗？“算什么新闻！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需要大炮和火药。”

维恩戴西欧斯道：“不错。这个消息我们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根据最新情报，工程完工的时间将大大提前，城墙也比我们过去所想的厚得多。另外，铁先生打算拆散飞船，把拆卸下来的零部件送到实验室研究。”

这些话像在约翰娜肚子上狠狠踢了一脚。她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如果大家尽最大努力，也许就能夺回飞船。说不定她还可以完成父母未竟的事业，甚至最后获救都是有希望的。

行脚自己发言说了句什么，然后又替约翰娜翻译成萨姆诺什克语：“他们什么时候完工？最新情报怎么说？”

“剔割分子们相信，主墙不到十个十天就能建成。”

木女王低下两只头，用鼻子键入一条笔记，同时将另一个脑袋伸出包厢护栏，看着大厅底层的安全首脑：“我以前就注意到了，铁先生看事情常常有点儿过于乐观。你能不能做个客观估计？”

“遵命，陛下。从现在起八至十一个十天内，城墙就会竣工。”

木女王道：“我们一直以为至少还需要十五个十天。他会不会针对我们的估计加快了工程进度？”

下面的维恩戴西欧斯审慎地说：“我们一开始也有这种怀疑，陛下。但是……陛下知道，我们有许多特别的消息来源……在这里讨论不大好吧。”

“真是个牛皮匠。有时我觉得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亲自上外面冒过任何风险吗？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啊？约翰娜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这是行脚自己的评论。她朝旁边包厢望望，能看到行脚的三只脑袋，两只正望着她。她分辨出了行脚的表情，他在笑，傻笑。除她之外，好像没有其他人听到他的评头论足。行脚显然只把那句话传给了她一个人。她瞪了他一眼，行脚马上恢复刚才职业翻译的表情。

“铁先生知道我们会进攻，却不知道我们的秘密武器。据我们分析，他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怀疑，只是泛泛的疑心病发作。结果却很不幸，对我们的计划相当不利。”

三四位大臣同时开口了。“都在大声抱怨。”行脚的声音总结道，“全是‘我早知道这个计划行不通’‘当时就不该同意进攻剔割分子’之类的废话。”

约翰娜身边的木女王一声尖啸，互相指责声慢慢停了下来。“你们中有些人忘了一点：你们的勇气。当初我们决定进攻秘岛，因为它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有了约翰娜的大炮，我们有能力摧毁这个威胁。如果铁先生学会如何利用飞船，我们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女王的一个蹲在地上的组件伸出爪子，拍了拍约翰娜的膝盖。

行脚又用高频谈话方式对约翰娜单独传音，咯咯地轻笑道：“本来还有点小事：让你回家，和星星上的人取得联系。但这些她不能对那些‘务实’型大臣谈。不知你猜到没有，这也是让你参加会议的原因之一：提醒那些笨蛋，眼睛别紧盯着地下，天上还有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东西。”他顿了顿，又替木女王翻译起来。

“这次战役必须进行到底。回避战斗与输掉战争一样致命。所以，现在应该讨论的是这个：我们还能不能及时装备好一支具备攻击力的军队，将它沿海岸线运动到预定目标？”他一只鼻子朝大厅对面一间包厢一点，“斯库鲁皮罗，说简短些。”

“要他说简短些可要了他的老命喽——哎哟，对不起。”又是行脚的独家评论。

斯库鲁皮罗将几只脑袋伸出包厢，让大家都能看到他：“陛下，这个问题我已经和维恩戴西欧斯研究过。装备、训练一支大军，沿海岸向上运动，这些完全可以在十个十天之内完成。最困难的是制造大炮，还有训练共生体操作大炮。这些是我的专业范围，我负全责。”

女王打断他的话，说了句什么。

“陛下说得对，我们已经有了火药，威力跟数据机里的描述完全一样。铸造炮管却困难得多。直到不久前，炮管一冷却，尾部就迸裂了。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手里至少有两尊没有损坏的炮管，本来希望再有几个十天进行实验——”

木女王插话：“——现在却耽搁不起。”她的组件全部站起身来，环顾大厅，“我要求立即进行全面试验，只要成功，我们马上开始铸炮，以最快的速度。”如果不成功的话……

两天后……

斯库鲁皮罗竟然希望约翰娜能在开炮前检查检查炮管，这可真滑稽。那个共生体围着大炮转来转去，笨嘴拙舌地用萨姆诺什克语解说着。约翰娜在他身后踱着步子，一本正经地皱着眉头。在一段距离外，木女王和她的国务大臣躲在护堤后，注视着这番检查过程。嗯，这东西看上去倒真的像模像样。他们把大炮装在一辆小车上，可以后退，撞在一个土堆里，以缓冲后坐力。金属炮管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大约一米长、内径十厘米宽。前面炮口装药填弹，炮尾有个引燃火药的点火孔。

约翰娜的手抚过炮管。铅灰色的表面有点凹凸不平，熔铸炮管时好像还掺进了一些土块。就连内膛都没有做到彻底光滑。这会不会有问题？斯库鲁皮罗解释说，他在模子里加了些稻草，使金属冷却时不至于炸裂。对了。“你应该先少装些火药试试。”她说。

斯库鲁皮罗的声音变得有点神秘，而且是外人听不见的高频谈话：“只是咱俩私下说说，我已经这么做过了。效果很好。现在该装满药做大试验了。”

嗯，看来你还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她朝离自己最近的斯库鲁皮罗的组件微微一笑，这个组件脑袋上一根黑毛都没有。斯库鲁皮罗让她联想起超限实验室某些特别古怪的科学家。

斯库鲁皮罗从大炮边退后两步，提高嗓门儿说：“你认为可行吗？可以开始了吗？”两只组件紧张地窥视着护堤后的国务大臣们。

“嗯，可以，我觉得还行。”当然行。约翰娜的历史教材中详细描写了尼乔拉星球的古老大炮，斯库鲁皮罗直接把它的设计图抄下来了。“小心些。真要出什么问题，大炮附近的人谁都活不了。”

“知道，知道。”一旦得到约翰娜的正式认可，斯库鲁皮罗像一阵风一样绕过大炮，将约翰娜护送回护堤后，不住地用爪族语对女王说着什么，肯定是对陛下解释试验过程。

“你觉得怎么样？能行吗？”木女王轻声问约翰娜。她看上去比平时更衰老了。下人为她在护堤后面的青苔地上铺了一张垫子，她的多数组件趴在垫子上，头枕着爪子。瞎眼组件看上去在打瞌睡，淌口

水的那只小家伙靠在它身上，不时抽搐一下。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和平常一样，离女王很近。这次他没替约翰娜翻译，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斯库鲁皮罗身上。

约翰娜想起斯库鲁皮罗掺在铸模里的稻草。木女王的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她摇摇头，“我——谁说得准？”她跪起身子，张望着护堤外。这次大炮试验真像历史书里描写的马戏表演，有耍把戏的动物、有大炮，甚至还有一个马戏团用的大棚子。这是维恩戴西欧斯的主意，他坚持要把试验过程遮起来，以免被隐藏在远处山里的敌方间谍（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窥知秘密。即使这样，敌人仍然有可能瞧见什么。但只要能让铁先生越晚知道详细情况，对己方就越有利。

斯库鲁皮罗围着大炮忙忙碌碌，一边忙一边自言自语。两只组件拖来一桶黑火药，倒进炮口，再送进去一沓丝纸，夯实，最后填进圆炮弹。与此同时，其他组件把小车推来转去，瞄准棚外的靶子。

这是城堡大院靠近森林的一侧，位置在老城墙和新城墙之间。阴云低垂，细雨霏霏。约翰娜能望见山坡上的一角绿地。约一百米外便是老城墙，正好是写写画画遇害的地点。就算这门该死的大炮不当场炸裂，没人知道它能把炮弹射到多远的地方。约翰娜敢打赌，连那堵城墙都够不到。

现在，斯库鲁皮罗转到炮尾这边来了，正努力点燃一根长长的木制点火棒。约翰娜只觉得胃里一沉，她知道，不会成功的。大家全是蠢材加外行，包括她自己，都是一路货。这个可怜虫转眼就会送命，而且一无所获，死得毫无价值。

约翰娜站起身。我得阻止这一切。有东西抓住她的腰带，将她拽得低下身子。是女王的一个组件，两个行走不大正常的胖子中的一个。“我们必须尝试。”共生体轻声说。

斯库鲁皮罗点燃点火棒。突然间，他不自言自语了，全体跑向护堤后找隐蔽的地方，只留下那个白脑袋组件。一眼看去仿佛是贪生怕死，但约翰娜马上明白了：准备点燃爆炸物的人类也会这么做——极力把身体隐蔽起来，伸出的只有那只拿火柴的手。这么做，斯库鲁皮罗虽然在冒着被炸残的危险，却不会被炸死。

白脑袋的目光越过被踩得东倒西歪的草丛，瞧瞧斯库鲁皮罗其余的组件。它好像并不怎么担心，只在凝神倾听。相隔这么远的距离，它已经不是斯库鲁皮罗意识的一部分了，但这东西说不定比狗聪明得多。约翰娜看得很清楚，它正等着其余组件发出某种信号。

白脑袋转过身，朝大炮走去，最后几米肚皮贴地匍匐前进，尽量隐蔽在小车后的土堆里。它伸出点火棒，慢慢转动，让火苗缓缓向下飘向点火孔。约翰娜在护堤后趴得更低了……

爆炸声尖厉刺耳，身边的木女王猛地一抖。大棚里到处都是痛苦的思想声。可怜的斯库鲁皮罗！约翰娜感到泪水涌进眼眶，我一定要看看，我有责任。她慢慢站起来，强迫自己将目光投向远处，投向刚才大炮所在的位置——大炮仍在那里。周围一片浓烟，炮管却安然无恙。还有，白脑袋在大炮旁摇摇晃晃，显然被震得晕头转向，白皮毛上覆了厚厚一层烟灰。

剩下的斯库鲁皮罗飞也似的奔向白脑袋。五只组件围绕着大炮雀跃不已，不时撞在一起。好长一段时间，其他观众只是怔怔地望着。大炮还在，岿然不动。炮手还活着。接着，仿佛想起一件小事，约翰娜的视线越过大炮，遥望山坡。那儿，老城墙顶部，一个一米宽的大洞，刚才还没有那个洞呢。把那么老大一个洞遮起来不让敌人间谍发现，维恩戴西欧斯这下可得费老鼻子劲了！

鸦雀无声化为约翰娜从来没听过的最吵嚷的一片混乱。平常那种咕噜咕噜声，还有再稍稍高一点便超出人类听觉范围的咝咝声。大棚对面，她不认识的两个共生体竟然撞在一起，混成一个由九个或十个组件组成的超大型组合。

我们一定能把飞船夺回来！约翰娜转身拥抱女王。女王没和其他共生体一块儿大喊大叫，她蜷成一团，几个脑袋抵在一起，颤抖不已。“木女王？”约翰娜拍拍一个大胖子组件的脖子，它却猛地躲开，它的身体抽搐着。

中风？心脏病发作？古时候那些致命疾病的名字一下涌进她的脑海。整个组合患上这种病会有什么后果？出事了，出大事了，却没有一个人发现。约翰娜跳了起来，尖声大叫：“行脚！”

五分钟后，他们把木女王送出了大棚。这地方仍旧像个疯人院，但约翰娜耳朵里什么都听不到，一片死寂。她帮忙将女王抬上大车，但在那之后，他们再也没让她接近她。连热心替她翻译每句话的行脚都让她走开。“没事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便奔向大车，抓起说不出叫什么的毛茸茸驮兽的缰绳。大车启动了，四周警卫簇拥。一时间，约翰娜眼里看到的只有爪族世界的古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显然是不得了的紧急情况，一个生命也许危在旦夕，人们奔来跑去。可是……共生体们已经镇定下来，没有谁再挤成一团，更不触碰其他共生体。

这种感觉转瞬即逝，约翰娜也跑了起来，跟着大车跑出大棚。泥地上湿漉漉、黏糊糊的，她想在草丛上跑，却差点陷进泥坑。一切都又冷又湿，天空也是阴沉沉的钢灰色。方才大家的心思全都放在试验上——会不会是铁先生的内奸干的？约翰娜绊了一跤，双膝磕在烂泥里。大车拐过一个弯，上了卵石路面，不久便消失在视线外。她站起来，在雨中泥泞里高一脚低一脚地继续向前走，速度却放慢了。她帮不上什么忙，什么忙都帮不上。和写写画画交朋友，于是写写画画被杀害了；和木女王交朋友，现在女王又……

她独自一人走在两边都是城堡仓库的卵石夹道上。已经看不到大车了，只能听到前面车轮发出的哐当哐当声，维恩戴西欧斯手下的警卫来来回回，在她身边跑个不停，不时停下来，缩在墙壁的凹处，避开对面跑来的人。这些人对约翰娜的问题充耳不闻，说不定他们连萨姆诺什克语都不会说。

约翰娜有点迷路了。大车的声音仍然能听到，但好像在什么地方拐了一个弯，声音这时已经转到她身后了。他们正把木女王送到约翰娜住的地方！她掉头向回走，几分钟后便爬上那条通向自己那幢两层小楼的山路。最近几周，她一直和木女王一块儿住在这儿。约翰娜已经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只能慢慢走上山坡，模模糊糊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沾满泥浆。那辆大车就停在离门五米的地方。山坡上到处是负责警戒的共生体，爪子端着十字弩，却没有搭上箭。

西边浓黑的乌云分开一道缝，透出一缕午后的阳光，潮湿的灌木丛和大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群山之上阴沉沉的天空形成鲜明对比。黑暗和光明交织在一起，约翰娜一直觉得这种景象特别美丽。千万千万，让她平平安安吧。

警卫们分开一条路，让她进去。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痕站在门口，三个组件望着她，第四个，疤痕，把它的长脖子伸进门，注视着屋里。“她要我们把她送到这儿来。”他说。

“出……出什么事了？”约翰娜问。

行脚做了个相当于人类耸肩的动作：“大炮开火时震的，但本来也快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他的几个脑袋上上下下动个不停，那种动弹的方式有点古怪。约翰娜突然间明白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共生体在笑！乐开了花。

“我要见她！”她冲了进去，疤痕慌忙缩进屋，躲开她。

屋里黑乎乎的，只有从门口和高高的窄窗射进来的一点光线。约翰娜的眼睛过了一会儿才适应。有什么东西……闻上去湿漉漉的。木女王躺在她每天晚上躺的厚垫子上，蜷成一个圈。约翰娜走了过去，跪在女王身边，刚伸手一碰，共生体便不安地躲开了。有血！垫子中间好像还有一堆东西，像内脏。约翰娜只觉得一阵想吐。“木……木女王？”她轻声唤道。

女王的一只组件凑了过来，鼻子拱到姑娘手里：“你好，约翰娜。这种时候……有个人紧挨在身边，这种感觉——真是奇特呀。”

“你在流血。出什么事了？”

轻轻的，人类的笑声：“我很疼，但很好……瞧。”瞎眼组件嘴里叼着个湿淋淋的小东西，另一只组件正舔着它。不知是什么，但那东西显然是活的，还在不住地挣扎扭动。约翰娜想起来了，这段时间，女王胖了不少，动作也比原来笨拙得多。

“是……是个婴儿？”

“对。一两天内我还会再生一只。”

约翰娜跌坐在地板上，双手捂住脸，泫然欲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有一会儿工夫，木女王什么都没说，只舔着新生的小东西的全身，然后把它放到一只组件身边，让它偎着它的肚子。那只组件准是

它妈妈。新生幼崽拱近些，鼻子埋进妈妈肚子上的软毛里。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至少没发出约翰娜听得到的声音。女王这才说：

“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向你说明白。这……太困难了。”

“什么困难？生宝宝吗？”约翰娜的双手沾满从垫褥染上的血，黏糊糊的。生孩子当然难，在这种落后星球，生孩子肯定更难，这是免不了的，一切生命都有这一关。正是因为这种痛苦，你才需要朋友的帮助。这是一种欢乐之前的痛苦。

“不，我说的难不是生孩子。在我能记得的时间内，我生了一百多个孩子。可这两个……我这个组合就到此为止了。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呢？你们人类不能永生永存，你们的后代永远不能成为你们自己。我已经决定了，生了这两个以后，我就会终止木女王这个存在了六百年的自我。你瞧，我准备把这两个收作自己的组件，成为我的一部分……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我不是父亲，只是母亲，同时又是一个幼崽。”

约翰娜望望那个瞎眼组件，又望望那个淌口水的组件。六百年的血亲通婚！这就是保持自我意识的代价。不是父亲，只是母亲。“它的父亲是谁？”她莽莽撞撞地问。

“你猜是谁？”声音来自门外，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的头从门角朝里窥探着，只露出一只眼睛，“木女王只要做出决定，就会毫不犹豫坚决完成这个决定。她是有史以来保持自我意识时间最长的共生体。她的血脉——或者按数据机的叫法，她的基因——已经遍及全世界。而现在，又加入了来自一个最疯疯癫癫的浪游者的基因。”

“也是最聪明的浪游者。”木女王道，她的语气既忧伤，又像开玩笑，“这个新的我聪明程度绝不会在从前的我之下，很可能更加灵活，适应性更强。”

“我自己也怀上了。”行脚说，“我简直高兴死了。我当四位一体的时间太长了。想想看，不久以后，我就会增加幼崽——来自木女王本人的幼崽！也许今后的我会沉稳些，定下心来安安分分过日子。”

“哈！就算加上两个跟我生的幼崽，也安定不了你那颗浪游者的心。”

约翰娜听着两人互开玩笑。这些话里的意思大异于人类，观念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但话里的感情却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还有那些玩笑，好像从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她想起来了，是她五岁那年，爸爸妈妈把刚出生的杰弗里带回家。当时他们也是这么说话的。她记不起父母当时的话，连他们说的大致意思都忘了——但语气是一样的，跟现在的木女王和行脚一模一样。

约翰娜坐在地板上，这一天的紧张突然间烟消云散了。斯库鲁皮罗的大炮成功了，大有机会重新夺回飞船。就算夺不回来……她隐约觉得，自己已经回家了。

“我……我能不能摸摸你的小宝宝？”

“纵横二号”的旅程始于大灾难：几个小时、几分钟之内，便是生死立判，阴阳殊途。头几个星期是孤独之中连续不断地辗转逃亡，还伴随着范的恢复。“纵横二号”飞速向下，直插银河的下界层面，远远逃离中转系统。一天又一天，旋转倾斜的群星扑面而来，又一掠而过，变成身后的一缕微光。到现在，眼前的银河已经同在尼乔拉和古老地球所见到的银河相差不大了，他们已经远离银河中大多数智慧生命所居住的行星。

三个星期，两万光年。但这只是穿行在飞跃中界的速度。在目前所处的位置，他们离自己远在飞跃界底层的目的地还有数千光年。宇宙各界区的平均密度各不相同，上、下界区交界处的密度大致是两个界区的平均值。站在银河的角度来看，飞跃底层有点凹陷，像凹镜的表面，四周的一圈一圈就是上面的各界。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碟状物。“纵横二号”就在这个碟状物中飞行，大致保持向碟心前进的方向。每过一周，他们都更加接近爬行界。最糟糕的是，他们的路径正好通过一个界区分界线不断偏移的区域。文明网称为“界区大风暴”。当然，这种风暴不会当真把东西摇得晃晃荡荡，但因为风暴，有一天，他们前进的距离还不到预定距离的百分之八十。

迫使他们放慢速度的不止风暴，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蓝莢到外面去过，检查飞船逃离中转系统时受到的损伤。

“这么说，是因为飞船受损？”拉芙娜从舰桥上认真观察过外面，近处星星的移动速度慢得肉眼几乎无法分辨。肉眼观察当然不可能带来什么新发现、新启示，但她还能做什么？

蓝莢在天花板上来回滚动，每次滚到房间前头，他都要发出查询命令，了解飞船船首气密门的压力。拉芙娜怒视着他：“喂，过去三分钟里，你这已经是第九次查询了。要真觉得哪儿出了问题，修啊！”

车行树的小车一下子停住了，枝条没把握地摇晃着：“我刚才出去过，舱门应该闭锁，我得确认这一点才行……哦，你是说，我检查已经了？”

拉芙娜瞪着他，尽量不让话里带上刺儿。虽然自己情绪不好，但蓝英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出气筒。“没错。至少检查了五次。”

“我抱歉。”他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存入记忆体。”这种事儿有时候挺逗，但有时简直能把人活活气死。只要车手们同一时间考虑一件以上的东西，他们的小车便常常无法存储短期记忆。尤其是蓝英，时常翻来覆去地做同一件事，刚刚做完，马上就忘，得再做一遍。

范咧嘴笑了，看样子比拉芙娜沉着得多：“我有点弄不明白，你们车手干吗死抓住老设计不改变？”

“什么？”

“我看过船上的资料库，还没形成寰宇文明网时你们就有了这种小车。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改进改进，扔掉那种落后的车轮，升级记忆跟踪系统？我敢打赌，哪怕是我这么一个爬行界里的火控程序员，都能设计出点什么，比你们现在那玩意儿强得多。”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蓝英拘谨地说，“要对那位给了我们轮子和记忆的人表示我们的感激，不管他是谁。”

“嗯。”

拉芙娜差点笑起来。现在她已经很了解范这个人了，完全猜得出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不知有多少车手早已玩上了超限界的高级货，剩下的却还自我束缚，死抱着老传统不放。

“是啊。传统。很多过去是车手的人已经变了，甚至实现飞升，进入超限界。但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传统。”绿茎顿了顿，重新开口时，声音比平时更羞涩了，“你们听说过车手神话吗？”

“没有。”拉芙娜回答。虽然还是忧心忡忡，但照样产生了兴趣。再过一段时间，她便会彻底了解这两位车手，熟悉他们，就像熟

悉过去任何一位人类朋友一样。但现在，这两株车行树还是有许多她从没听说过的新鲜事。

“听过我们神话的人不多。这倒不是个秘密，只是我们不怎么提起。这个神话有点相当于我们的宗教，不过不是那种让人顶礼膜拜的宗教。四五十亿年前，有人造了第一辆小车，让第一个车手有了自我意识。这些是有据可查的历史。神话说的是，有什么东西摧毁了我们的造物主，也摧毁了他创造的一切……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直到今天都无法看成是一个理智的行为。”

在如此遥远的过去，在有记载的宇宙区划之前，银河是什么样子？有关这个问题存在无数理论。可以肯定的是，寰宇文明网不可能始终存在，一定有个开始阶段。不过，拉芙娜向来不太相信古代大战、宇宙大难之类的传说。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绿茎道，“我们车手是信仰坚定的一族，始终等待着我们的造物主重临世间。传统的小车和传统的界面是一个标准，守着它们，我们就能耐住性子，静静等待。”

“是这样。”蓝莢也说，“而且，我们的小车虽说功能简单，女士，但它实在大有奥妙。”他滚到天花板正中，“传统小车是一种非常好的约束，使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比如说现在，它使我不至于考虑太多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话锋一转，非常突兀地转到当前的问題，“离开中转系统时有两根动力脊受损，无法修复。还有三根功率下降逐步。我们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完全是由风暴引起的，但我现在仔细研究过动力脊。我认为，飞船的诊断程序是对的，不是假警报。”

“……而且还会越来越糟？”

“很不幸，是这样。”

“会糟到什么程度？”

蓝莢的须蔓全部收缩起来：“拉芙娜女士，目前我们得出无法明确结论。也许不会进一步恶化到非常糟糕的地步，也许——你也知道，‘纵横二号’本来就没有全面完成出发准备，没有做最后检查。总而言之，这个问题让我非常不安。我们不知道飞船存在什么缺陷，

特别是到达底层后，自动化系统停止工作，那时出了问题可就糟糕太大。目前我们必须密切注意驱动器的运行情况……寄希望于一切尽如人意。”

这是旅行者的噩梦，尤其是远赴飞跃下界的旅行者。如果丧失了超能驱动器，转眼之间，一光年必须艰苦跋涉许多年，再也不是几分钟就能飞越的距离。就算他们可以启动冲压推进器，把自己冷冻起来，转入冬眠状态，等赶到杰弗里·奥尔森多身边时，他早已死去一千年了，他父母那艘飞船所携带的秘密也早就不知埋葬在中世纪的哪个垃圾堆里。

范·纽文指指外面群星缓缓移动的星空：“可我们眼下还在飞跃界，一个小时飞越的距离青河舰队十年都赶不上。”他耸耸肩，“这儿肯定有什么地方，可以替咱们修好飞船。”

“有几个地方。”

看来“不为人知、迅速飞行”到此为止了。拉芙娜叹了口气。中转系统本来打算在最后阶段装载飞船备件，进行最后的测试，还要加装与飞跃下界兼容的软件。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不复存在的“本来”，远在天外。她看着绿茎：“你们有什么建议？”

“建议什么？”绿茎问。

拉芙娜恨恨地咬了咬嘴唇。有人说过，车手们简直是喜剧明星一族。这话真的说中了，只不过这些喜剧明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么幽默，多么气人。

蓝莢朝自己的伴侣一阵哗啦哗啦。

“哦！你是说我们可以在哪儿修理飞船啊。是啊，有几个可能的地点。斯坚德拉凯在外圈，离这里有三千九百光年，不过要穿过风暴区，我们——”

“太远了。”蓝莢和拉芙娜几乎同时说道。

“是的，是的。但是别忘了，斯坚德拉凯星系的所有世界主要居民都是人类，是你的老家，拉芙娜女士。蓝莢和我跟那里的人很熟，

我们送到中转系统的加密货物还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在那儿有朋友，你的家也在那儿。只要到了斯坚德拉凯，我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修好飞船，这个连蓝莢都同意。”

“这一点我同意，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到得了那儿。”蓝莢的语音合成器发出的声音极不耐烦。

“好吧，那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地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来列个单子。”她的枝条掠过一个操作面板，“有个地方，和我们的既定航线相隔不远，是个单星文明系统。文明网上的名字是……翻译出来，应该是‘安眠’。”

“一枕安眠？真不错。”范说。

但大家还是决定先继续航程，保持目前的隐蔽状态，密切注意损坏的动力脊。先看几天，再决定需不需要停船修理。

天变成了星期，星期变成了几个月。四位旅人向底层不断前进。驱动器的情况越来越糟，但还没有急剧恶化，与飞船诊断程序的预测一样。

瘟疫仍然在飞跃上界不断蔓延，除了直接袭击之外，它还开始攻击文明网上的资料库。

与杰弗里的通信情况持续好转。每天都会收到一两条信息。遇上飞船集束天线阵列的角度合适时，拉芙娜几乎可以与杰弗里实时对话。“纵横二号”向爪族世界的前进速度比她预想的快，说不定来得及救出这个孩子。

日子本来应当很艰难。封在孤零零一艘船里，只有三个同伴，和外界的通话寥寥可数，通话对象还是一个失陷在荒蛮世界的小孩子。

不过，拉芙娜极少觉得厌倦无聊。大家手头的事多得做不完。她的任务是搜索飞船的资料库，从中提取可以帮助杰弗里和铁先生的计划方案。“纵横二号”的资料库当然无法跟中转系统的相提并论，甚至赶不上斯坚德拉凯星系各个大学的图书馆。但就算它的规模再小，

没有适当的自动化搜索工具，从中提取信息仍然十分困难。随着他们一步步接近目的地，自动化工具越来越需要人工介入了。

再说……有了范，怎么也不可能厌倦。他总是有无数计划，对任何事都极为好奇。“旅途上花这么多时间其实是好事。”只要问他，他就会这么说，“我们可以抓紧时间补上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做好准备，应付前头等待我们的一切。”眼下他在学萨姆诺什克语，速度当然比中转系统硬生生灌进知识来得慢，但此人在语言方面颇有天分，再加上拉芙娜不断跟他说话，给了他足够的练习机会。

每一天，他都会在“纵横二号”的工作车间里花上好几个小时，经常与蓝莢在一起。他以前完全不知道如何进行虚拟现实环境中的设计工作，但几个星期之后，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已经不是只能看看的玩具了。他制作的增压服上有动力包，还有武器。“到了之后会遇上什么咱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拥有独立动力源的装甲防护服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大家会在指令舱碰头，比对各自的笔记，研究从杰弗里和铁先生那里传来的最新信息，讨论驱动器的状态。对拉芙娜来说，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有时也是最难熬的。范重新设计了自动化显示系统，把四周的舱壁变成了城堡的高墙。本来好好的通信状态显示屏成了一座巨大的壁炉，连发出的声音都跟壁炉一模一样。他还想了点办法，让壁炉发出火的热量。这是范记忆中的中世纪城堡大厅，据他说，以前的堪培拉就是这个样子。不过说实话，跟尼乔拉星球公主时代的城堡其实没多大区别。只是尼乔拉的城堡大都在热带地区，基本上不需要壁炉。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好像连车手们都挺喜欢这样的。绿莖说现在这个样子让她回想起最初跟蓝莖搭伴时常常来往的一个贸易中途站。现在，这四个人跟古时候跋涉一天的赶路人一样，每天都在这个子虚乌有的、温暖宜人的驿站里相聚。处理完当天的正事后，范和车手们便会讲述自己从前的经历，跟古时候一样，常常一聊聊到“夜深人静时分”。

拉芙娜总是坐在他身边，她是四个人中话最少的。她和其他人一块儿欢笑，有时也加入讨论。有一次，范表示自己信任公开密钥的加密系统，蓝莖打趣他，拉芙娜也说了自己听说的几件事，以证明车手所言不虚。但是，对她来说，晚间相聚同时也是最难忍受的。不错，大家说的故事都很有意思，蓝莖和绿莖是地地道道的生意人，走遍天涯，去过无数地方，欺诈、讨价还价、干净利落地完成交易，这些事

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范入迷地听着两位车手的故事……然后，他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怎么在堪培拉当王子，怎么在爬行界做生意、探险。虽然受限于爬行界，但他的生活和冒险之丰富毫不逊色于车手们，甚至颇有过之。听着他的话，拉芙娜一边微笑，一边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范的故事有一个破绽：实在是过于丰富多彩了。他真真切切地相信这些经历，但她却无法相信一个人能经历那么多事，完成那么多业绩。还在中转系统时，她就嘲笑过范，说他的经历全是人造的，不过是老头子开的一个小玩笑。她真恨自己说了那些话。有许多事，她希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话就是其中之一，她巴不得从未说出口。因为……这些话全是真的，这再清楚不过了。绿茎和蓝莢从来没有注意到，但范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时常常会突然一顿。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几乎无法掩饰的神情便会出现在他的眼中——极度惊恐的神情。在内心深处某个地方，他和拉芙娜一样知道真相。每当这种时刻，她便会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一把搂住他，抚慰他。这就像面对一个身负重伤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说话，但两人都绝不会承认伤势的严重。她也一样，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只是假装这些停顿压根儿不存在，继续听着他的故事，微笑，大笑。

老头子的这个玩笑，真是何必呢！范不需要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他是个正直的好人，尽管有点自大，有点不规矩。他和她一样坚忍不拔，还具备更大的勇气。

造出这样一个人，老头子的技艺真是出神入化，真是……威力无比。她是多么憎恨它啊，它把这样一个人物变成了一个笑柄。

范体内的天人裂体几乎没有什么征兆，这一点拉芙娜真是无比庆幸。一个月里只有那么一两次，他会变得恍恍惚惚，发疯似的弄出一些新方案，常常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但仅止于此，不算什么大毛病，也没有恍惚到置她于不顾的程度。

“天人裂体最后会拯救我们。”每次她鼓起勇气问他，他都会这么说。“不，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他敲着自己的额头，“天人的东西挤在这里头。不单单是记忆。有的时候，这些天人裂体迫使我集中全部注意力，去思考，去研究。这种时候，我的头脑全用在这上头

了，甚至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过了之后，我又解释不清楚，但……有时我有点灵光一闪。不管杰弗里的父母带到尖爪世界的是什么，它可以打击那个瘟疫。就管它叫解药吧——不，更有效些，是一种反制手段。它是变种内部的某种东西，是变种在斯特劳姆实验室诞生时从它体内抽出的某种东西。变种甚至没能意识到自己缺少了某些成分，等发现时已经为时太晚。”

拉芙娜叹了口气。这种事太可怕了，很难想象成好消息：“斯特劳姆人能有这个本事，就在变种鼻子底下从它心脏里抽东西？”

“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反制手段利用斯特劳姆人逃离变种，隐身于难以接近的深渊，等待反击的时机。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有可能行得通，拉芙娜。只要我——或者说老头子的天人裂体——能下去，能直接帮助大家。瞧瞧新闻组里的消息吧，瘟疫已经把飞跃上界搅了个天翻地覆。它在寻找什么。攻击中转系统只是个小行动，是杀害老头子的一个附带收获。到目前为止，它搜查的地方全都错了。咱们确实有机会找到那个反制手段。”

她想着杰弗里发来的信息：“杰弗里飞船舱壁上的霉菌。会不会就是它？你觉得呢？”

范的眼睛里一片茫然：“是的。看上去完全没有活动的迹象，但他说从一开始就长在那儿了。还有，他父母一直不许他碰那些东西。他好像觉得霉菌挺恶心的……这样最好，也许这样一来，他的爪族朋友也不会碰它。”

上千个问题掠过她的脑海，他肯定也一样。这些问题两人一个都无法回答。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站在那个未知的事物面前，老头子死去的手会从墓穴中伸出来，行动……通过范行动。拉芙娜打了个哆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起这个问题。

一个月又一个月，时间流逝，火药项目进行得十分顺利，按照资料库的开发程序顺利进行。爪族没遇上多大困难便制造出了火药，一切严格依照树状开发进程图，没有绕多大弯路。最大的难关是合金测试，这也是最耗时间的，这个坎儿现在也总算过了。“秘岛”的共生

体终于造出了头一批三门火炮：后膛装填式，体积也不大，一个共生体就能搬运。据杰弗里估计，再过十天，他们就可以批量生产了。

无线电项目则发展得比较奇怪。从某种角度来说，进度落后了。但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项目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东西，连拉芙娜从前都没有想到。开始进行得按部就班，但过了一段时间，杰弗里拿出一个新方案，彻底更改了原方案中有关声音传输和接收的部分。

“我还以为这些家伙处在中世纪呢，从前也没有发展出高级文明。”范·纽文看了杰弗里的信后评论道。

“是这样。我们给他们的设计中没有考虑到借助无线电沟通共生体组件之间的思想，很显然，他们在这方面想得深入了一步。”

“嗯，没错。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与转换器、栅极有关的表格，用的不是专业术语，而是平常的萨姆诺什克语。同时也向他们说明，只要那些小表格一变，栅极就会产生变化。好好看看，我们的设计只有三千赫兹的频宽，传输普通声音足够了。但你刚才说，修改后的新方案可以把频宽增大到二十万赫兹。”

“是的，数据机的计算结果就是这样。”

他又露出那种自以为是的笑容。“没错！我想说明的正是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给了他们足够的信息，完全可以制造出这种现代设备。这不假。但是，在我看来，把频宽增大到这个地步，相当于，嗯，”他数了数纵横排列的表格，“计算一个复杂的偏微分方程。而据小杰弗里说，他的数据机全部损坏了，飞船的电脑也基本上无法使用了。”

拉芙娜从显示窗前抬起头，向后退一靠：“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每天都在使用手边的现代化工具，常会忘记没有这些工具时会是什么情形。“这会不会是那个反制手段干的事？你……你觉得呢？”

范·纽文犹豫了，好像他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似的：“不……不，不是。我觉得，这位‘铁先生’说不定在跟咱们玩花样。我们知道什么？只有从‘杰弗里’那里发过来的几个比特而已。下面的事，我们真正知道的有多少？”

“哼，好啊，就让我跟你说说我真正知道的情况吧。跟我们对话的是一个人类小孩子，在斯特劳姆文明圈长大。他发来的信息你都读过，但读的大多数是译本，译成了特里斯克韦兰语。原文的许多口语色彩在译本中都丧失了，还有以萨姆诺什克语为母语的小孩子常见的小语病。如果这些信息是伪造的，只有一种途径：出自人类的成年人之手……跟杰弗里交流二十多个星期之后，我告诉你，连最后那种可能性都非常非常小。”

“好好。咱们假定杰弗里是真的，我们这儿确实有个八岁的小孩儿陷在尖爪世界里。但他告诉我们的也许不是事实，而是假象，只不过他信以为真罢了。我得说，看样子，某些人在哄骗那个孩子。也许我们只能相信他亲眼看见的东西。他说爪族落单之后就不是智慧生命，结成几个一组后才有自我意识。好，这个我们权且相信。”范翻了个白眼，显然他读过的资料告诉他，在超限界之下，集合式智力模式是非常少见的，“那孩子还说，他们从空中没发现大城市，只有些小村子，在地面上看到的也都是中世纪的东西。好，我们也信得过这个。但是，这样一个落后种族，却能单凭心算解决偏微分方程，你发送的信息中只是稍加提示，他们就能解决这种难题——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人类中也有个别人有这种天赋。”她知道尼乔拉历史上就有那么一位，算上古老地球的话还有两三个。如果共生体们人人都有这个本事，那他们便真是聪明绝顶，远远胜过她知道的任何自然种族。“这么说，这个星球不是第一次进化到中世纪，此前有过发达的文明？”

“对。我敢打赌，这肯定是一个丧失了过去文明传统的殖民地，就像你们的尼乔拉，我的堪培拉，而且他们的运气更好，位置处在飞跃界。这些共生狗肯定在哪儿藏着一台能运行的计算机，也许被他们的僧侣阶层控制着。他们手里可能没什么大牌，但肯定藏着暗牌，对咱们留了一手。”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咱们是在帮他们的呀。杰弗里也说铁先生这一派救了他。”

范又笑了起来，还是过去那种目空一切的笑容，但马上收敛了。他在有意识地克服自己这种坏习惯：“拉芙娜，你去过十来个星球，我知道你读过的东西更多，也许读过上千个星球的资料，至少浏览

过。你可能知道许多种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中世纪文明。但请记住，我是真正在中世纪生活过的……我觉得是这样。”最后一句话几不可闻，语气十分没把握。

“我只读过公主时代的资料。”拉芙娜轻声道。

“是啊……我刚才的话好像有点打击你，对不起。在中世纪社会，任何群体的思想观念都与剑锋紧密相连。如果这个群体生存下来，发展壮大，那就更是如此。你瞧，就算我们相信杰弗里亲眼所见的一切，这个所谓的秘岛王国也是个很邪恶的东西。”

“你是指那些名字？”

“‘剃刀’‘铁大人’‘尖爪’，这些凶险的名字也许不是随便乱起的。”范大笑起来，“知道吗，刚满八岁时，我的尊号之一就是‘剖腹剃心的少主’。”一看拉芙娜脸上的表情，他急忙补充道，“那个年纪，我连行刑场面都没见过几次！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名字只是小事。我想的是那孩子描述的秘岛城堡。跟飞船降落的地点可是相当近呀，还有伏击的地点。他以为铁大人在伏击中救了命的命，说不定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刚才问的是‘背叛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失落的殖民地，那他们便很清楚自己失落的是什么东西，也许还记得那些技术的威力。于是，他们吓得要死。如果我是他们，我会认真考虑伏击这一招——如果来救援的人力量很弱，或者毫无戒心。就算来的人兵强马壮……你看杰弗里代铁先生问的那些问题。那家伙在摸咱们的底，在猜咱们真正看重的是什么：那艘飞船，杰弗里和冬眠的其他孩子，还是飞船里的什么东西？等咱们飞到，铁先生很可能已经把当地的反对派来了个一扫光——这还得多谢咱们。我的判断是：等我们飞到尖爪世界，很可能要被他们狠狠敲一笔竹杠。”

我还当咱们谈的是好消息呢。拉芙娜翻查着杰弗里近来的信息，那孩子告诉他们的只是他心目中的事实，但……“我们还能怎么做？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如果不帮助铁先生对抗木城——”

“是啊。咱们掌握的情况不多，没什么其他办法。即使我刚才的想法是对的，木城也仍然是针对杰弗里和飞船的一个威胁。我的意思只是，咱们应当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只有一件事，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得。那就是——对反制手段表现出丝毫兴趣。如果当地人知

道我们拼老命也要把那个东西拿到手，我们就连一丁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还有，我们这一方也应该撒点儿谎，是时候了。铁先生一直说要替咱们准备一个着陆场——就在他的城堡内！‘纵横二号’当然不可能在那里头着陆，但我想，咱们应该顺着他来，告诉杰弗里我们会与超能驱动器脱钩，乘一个跟他的货船差不多的东西着陆。就让铁先生全力准备他的无关痛痒的小陷阱吧……”

他哼起了小曲，是一支怪里怪气的“进行曲”：“至于无线电：我们假装称赞爪族改进了设计，要做得非常随便，别当成什么大事。不知他们会怎么说？”

不到三天，范·纽文的问题便有了答案。杰弗里·奥尔森多说改进方法是他想出来的。这样一来，如果相信这孩子的话，下面自然不会有暗藏的计算机。但范压根儿不信：“原来跟咱们通话的是位艾萨克·牛顿，这可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这一次拉芙娜没有反驳他。确实太过巧合，可是……她又回头复查早先的通话记录，无论是语言还是一般知识，那孩子都十分普通，跟同龄的其他孩子没什么不同。但有的时候，涉及数学的时候——不是一般的、课堂上教的数学知识，而是对数学这个领域的洞察力——杰弗里会说出相当令人震惊的见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通话开始时还平平常常，突然一转就非同寻常起来，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种种迹象都与范·纽文的阴谋论十分吻合，简直过分吻合了。

杰弗里·奥尔森多，你是一位我非常想见见的人物。

困难总是很多：爪族的发展遇到障碍；担心可怕的木女王打垮铁先生；动力脊的功效不断下降，界区经常偏移，“纵横二号”的速度于是越来越慢。生活就是不断的挫折、沮丧和恐慌。但是……

飞行进入第四个月时，一天晚上，拉芙娜在与范同居的舱室里突然醒来。她似乎做了个梦，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不是个噩梦。房间里什么不同寻常的声音都没有，没有什么声音吵醒她。网式吊床里，范在她身旁睡得正香。她伸出一只胳膊，抚摩着他的后背，把他轻轻拉向自己。范的呼吸声变了，他含混不清地小声咕哝了句什

么。拉芙娜心想，零重力下做爱其实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怎么怎么棒到极点，在这种状态下，美妙的是跟某人真正地睡在一起……比惯性飞行时美妙多了。拥抱是那么轻柔，那么持久，自然得如同呼吸，不费吹灰之力。

舱室的灯光调暗了，拉芙娜四下张望，想搞清楚是什么弄醒了自己。也许是因为今天碰上的困难太多了。天人在上，他们的困难可真不少啊。她把脸偎在范的肩上。是的，困难不断，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多年来她头一次这样心满意足。困难当然是有的：可怜的杰弗里的处境，斯特劳姆和中转系统的灾难，但现在的她有三位朋友，有爱情。孤零零的一艘飞向下界的飞船。孤独吗？自从离开斯坚德拉凯，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孤独。这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满足。困难重重，确实，但也许她能做点什么，帮助克服这些困难。

一半是悲哀，另一半是喜悦，她想：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几个月，也许她会在这段时间视为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段。

将近五个月过去了，现在终于清楚了：如果不修理动力脊的话，飞船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既定的航程。突然之间，“纵横二号”的速度降到每小时四分之一光年，而在这个区段，速度本来应当达到每小时两光年。情况还在继续恶化。飞到安眠星系倒是没问题，再远的话……

“安眠”，真是个难听的名字，拉芙娜心想。范倒是挺轻松，把它解释为“一枕安眠”。错了。在飞跃界，几乎任何一个可供智慧种族栖息的星球都不会闲置。各个星球的文明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实现了飞升，有的渐渐消亡……但星球本身却不会长久荒废，总是有新的种族从爬行界飞升进入飞跃界。结果常常形成多个种族共处一个星系，刚刚来自爬行界的年轻种族拘拘束束地与星球上原有的种族共存。根据飞船的资料库，安眠是飞跃界一个十分古老的星系，至少存在了两亿年，这里始终是智慧生命的栖息地。这段时间足够上万个不同种族将这里视为自己的故土。最新纪录表明，该星系目前居住着一百多个种族，历史最短的也已经定居了十几代。一枕安眠？那里简直是个诸多种族长眠不醒的坟场。

安眠就安眠吧。他们将“纵横二号”的方向向外调整了三光年，沿着文明网的主干线路飞向安眠星系，一路上可以畅通无阻地接收新闻组的消息。

看看安眠星系的广告。至少有一个种族表示自己非常看重外来的进口货，长于飞船设备与维修。广告声称，他们是一个勤劳的硬脚（？）种族。拉芙娜还收到一些视频片段。那个种族靠象牙似的下肢行走，从脖根下开始，长了一大堆短短的胳膊。广告还列出大批心满意足的客户的联系地址。真不巧，没法跟这些客户联系。拉芙娜用特里斯克韦兰语发了一则消息，表示飞船的驱动器需要常规维修，并列出可能的服务费用支付方式。

与此同时，坏消息仍然源源不断。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防卫同盟（自称为飞跃界内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五个帝国群的联合体，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前没有证明该组织存在的资料）

主题：呼吁采取实际行动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158.00天

关键词：不要坐而论道，起来采取行动

信息内文：

防卫同盟准备采取实际行动，对抗变种的工具。奋起吧，我们的朋友！目前阶段，我们尚不需要你们做出武力支援的许诺，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支持，包括向我们提供免费网时。

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将睁大眼睛，密切观察，看谁支持我们的行动、谁是变种的臣仆。如果你居住在人类出没的区域，摆在你面前的有两种选择：立即战斗，尽力争取光荣的胜利；或者等待——结果是被彻底消灭。

消灭害虫！

跟帖的很多。有的猜测“消灭害虫”（现在成了“防卫同盟”的同义语）打算对付的到底是谁。还有许多传言，说某处某处有军事活动的迹象。这条帖子当然比不上中转系统的毁灭影响大，但它的确引起了好几个新闻组的注意。拉芙娜费劲地咽下一口唾沫，视线离开显示窗。“哼，闹出的动静倒不小。”本来打算用调侃的语气，结果说出来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范·纽文抚着她的肩头：“你说得对。真正心怀杀机的一般不事先乱嚷嚷。”但他的话里更多的是安抚，而不是判定，“咱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说不定只是个臭嘴巴大嗓门儿。没有什么确切消息说哪儿的舰队调动开拔了。再说，就算真想动手，他们又能干得出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拉芙娜双手撑在桌子上：“我希望他们干不出什么。数以百计的文明系统中存在人类殖民地，虽然规模都不大。自从这个‘消灭害虫’露头之后，他们肯定做了准备……天人哪，要是我能有个确切消息，说斯坚德拉凯一切平安该多好。”已经两年多没见过爸爸妈妈和姐姐林恩了。有的时候，斯坚德拉凯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现在她才意识到，知道它还在那儿，好好的，对她来说就是莫大的安慰。可是……

两位车手一直在控制舱另一端准备向飞船维修者提供各项参数，这时，蓝英朝他们滚来：“我很担心那些规模较小的定居点，但斯坚德拉凯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动力，就连星系的名字都是人类化的。攻击这个星系，就是攻击整个人类文明。做生意绿茎和我经常在那儿，很多次，见识过他们商务安全公司的舰队。真要打算入侵，只有傻瓜和牛皮匠才会事先公布。”

拉芙娜想了一会儿，高兴起来。斯坚德拉凯的迪洛基人和路普人肯定会挺身而出，共同对抗对人类的任何威胁。“对呀，我们并不孤立。”孤立的人类定居点可能会出大事，但斯坚德拉凯不会有事。

“吹牛皮的东西。难怪大家管文明网叫百万谎言网。”她不再考虑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灾难，“有一件事我们应该注意：在安眠星系停泊时，一定得非常小心，千万不能以人类面目露面。”

不用说，不以人类面目露面，拉芙娜和范必须藏起来。“说话”的事儿全都交给车手。拉芙娜和两位车手检查了飞船的全部外挂，清除离开中转系统后不知不觉间带上的所有人类痕迹。要是当地人上船怎么办？嗯，彻底搜查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还是把人类用品收进一个暗舱，必要时拉芙娜和范也得溜进去。

范随后检查他们的工作，发现了不止一处疏漏。对一个野蛮时代的程序员来说，此人倒真是把老手。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接近底层，在这里，最好的计算机设备都降到了比他那个时代的计算机强不了多少的地步。

讽刺的是，有一样东西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那就是：“纵横二号”来自飞跃上界。它是一艘深潜船，基本设计出自中界，这个不假。但经过改装之后，飞船具有一种特别的优雅，只有超级智慧才可能制造出这种近于超限界的产品。范打了个比方：“这该死的东西。模样倒是把手斧，但一看就知道是工厂生产出来的。”

安眠人的安检措施大大增强了几个人的信心。没有登船，浮光掠影看了看就完事。“纵横二号”跃入安眠星系，启动制动火箭，使飞船的速度、方位与安眠星球和“圣人（？）莱恩德尔维修港”同步。

（范：“如果你的大名就叫‘圣人’，至少总得是个老实人吧，对不对？”）

“纵横二号”的位置在黄道之上，离该星系唯一一颗恒星大约八千万公里。他们早就知道这里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但实地一看，仍觉无比壮观。虽然这个星系的主星是一颗三十亿年的G级恒星，但星系内部仍然弥漫着星尘与宇宙气体，形成雾气翻涌的一片混沌。主星四周环绕着无数光环，壮观程度远胜任何行星光环^[19]。最大，也是最明亮的光环由数以万计小环组成，色彩斑斓，肉眼都能分辨出色彩，绿色、红色和紫罗兰色。星环并不平整，之中有凸起，有凹陷。凹陷处很浅，凸起则奇大无比，直径达百万公里。偶尔还有些东西，（是人造的吗？）高高的，伸在星环之上，向星系深处投下细细一缕阴影。红外线和动态监视窗还发现了与其他星系的种种相似之处。星环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小行星带，再往外则是一颗孤零零的巨型行星。它也有一个直径百万公里的行星光环，但跟主星的光环一比，简直微不足道，好像造物主完成主星光环之后偶然想起，随便补了一笔。除此之

外，这个星系再没有其他行星，资料库中没有记载，飞船的探测器也没有发现。主星光环中，最大的实体直径只有三百公里……但这样的实体数以千计。

在圣人莱恩德尔维修港的引导下，他们将飞船降到光环平面，和附近的实体保持同步。后者是一团不断做脉冲式运动的熊熊烈焰，五分钟内，重力加速度达到三个g。“真像老式飞船啊。”范·纽文道。

再次进入惯性飞行。大家观察着那个维修港。从近处看，它和拉芙娜稔熟于心的其他星环系统没什么差别。眼前是一片大小不一的物体，最小的只有一巴掌宽，像雾蒙蒙的一片冰球，数不胜数，互相轻轻碰撞着，有时凝在一起，有时彼此分开。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悬在他们四周，运动幅度不大。这是一片许久以前便被驯化、为人所用的混沌。到了光环这个平面，他们的可视范围只有几百米远，更远处则被这片混沌遮蔽了。这些碎片并非随意运动。绿茎指了指一道白线。这条线呈弧形，仿佛从无限远处延伸而来，擦过飞船一侧，又向无限远的另一个方向延伸而去。“看样子好像是个单一建筑。”绿茎说。

拉芙娜调了调图像放大装置。在行星光环系统中，这种“雪球群”有时可以连接成长达数千公里的一串串……白线在显示窗里铺开了，根据显示数据，约一公里宽。很显然，这道弧不是由雪球组成的。她已经看见了船闸、通信节点。随着飞船接近，拉芙娜频繁检查显示窗上的图像，现在她断定，这东西的长度超过四千万公里。长弧之中有一些中断处，这就对了，它们是这个延展性结构中的刻度。像这样一个结构中，重力一定接近于零。在本地的引力作用下，整个结构可能时常散开，但用不了多久又会轻轻凑在一起。有点像过去尼乔拉上的火车车厢一样，连接，脱钩，再连接。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谨慎地将飞船向长弧中的一个坞站靠去。这个古怪建筑中，唯一算得上正常的就是它还保持着线形结构。有些构件显然是起连接作用的。其他的则是一堆堆奇形怪状的设备，混着脏兮兮的冰雪。飞船飘过的最后几公里密密麻麻地列满超能动力脊。三分之二的泊位都被别的飞船占了。

蓝莠打开一个显示窗，观察圣人莱恩德尔的业务：“嗯，嗯，莱恩德尔先生的生意好像非常繁忙呀。”他弯下几根枝条，指指显示船外情况的显示屏。

范说：“没准儿他是开废物堆积场的。”

蓝莢和绿茎下到货舱，为第一次离船交易做准备。两位车行树搭档做买卖已经两百年了，在这以前蓝莢早已做过多年星际生意。经验这么丰富，但这二位仍然争来争去，商量应该用什么招数对付“圣人莱恩德尔”。

“安眠当然跟其他星系差不多。哪怕这辈子根本没驾过小车，这种类型的星系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问题是，像这次的买卖咱们从没做过。”

蓝莢不说话，只咕噜几声，把另一个货包塞进蒙布下。车行树的蒙布不光是漂亮，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在于它既坚韧又结实，能保护它蒙住的东西。

每到一个新的星系，两个车手都要这样争执一回，结果通常还不错。最后他回答道：“这一次不同当然大大。主要是，我们手里没什么可以用来支付修理费的货，也没有可以抵押的商业合同。如果不拿出最干练的生意手腕，在这儿什么也甭想到手！”他检查着小车外挂的各种传感器，对上面的范和拉芙娜说，“这些摄像镜头需不需要调整？都清楚吗？”圣人莱恩德尔准是个小气鬼，舍不得花钱租用带宽。不过也可能是谨慎小心。

范·纽文的声音传了回来：“不用，都很清楚。你听得见我说话吗？”语音通过小汽车里的一个麦克风传来，这条传送链接是加密的。

“听得见。”

两株车行树穿过“纵横二号”的气密门，踏上圣人莱恩德尔的弧形地盘。

车手们进入弧道，四周都是排成弧形的透明体，像天然形成的窗户，渐远渐小。两人观察着四周圣人莱恩德尔的客户们，看着上方的星环。从这里看去，太阳有点发暗，四周却有一圈亮斑，像一个奇大

无比的冠状光环。肯定是提供动力的卫星集群。如果不借助人工手段，像这种星环系统并不能直接利用环心那颗巨大太阳的能量。有一会儿工夫，两株车行树止住车轮，完全被眼前这片比任何大海更加壮丽的海洋般的景象震慑了。由星尘构成的低矮潮头中闪烁着落日的光芒。在喜爱大海的车行树眼里，浪潮中成千上万的“雪球”就像大海里随着潮头涌向他们的食物。

通道拥挤不堪。这里的各种生物身体构造都不算特别怪诞，但其中任何一种绿茎都无法准确判断出其种族。经营圣人莱恩德尔维修港的那种象牙腿是最多的一型。过了一会儿，一个象牙腿从离“纵横二号”最近的一堵墙边飘了过来。这东西嗡嗡着什么，是特里斯克韦兰语：“做生意，我们这边请^[20]。”象牙腿的动作倒是挺灵活，一下子穿过排成一片像网格似的悬浮物，飘进一辆车子。车行树们刚在后座安顿好，车子立即启动，沿着弧道飞驰。蓝莢晃了晃绿茎：“记得那个老笑话吗？呃？在这儿，他们长了腿，却派不上用场。”这是在车手中流传的一个笑话，历史悠久，但依然挺逗。两条腿，或者四条腿，从鳍进化而来，或是从颚，或从其他什么玩意儿进化而来，在地面行走倒是挺管用，但到了太空，有它没它都一样。

车子的速度大约每秒一百米，穿过一个个环形平面时有些轻轻摇晃。蓝莢连珠炮似的对他们的向导发问。绿茎知道，使这一招是他生活中的大乐子。“我们去哪儿？那边那些生物是什么？来维修港的一般都是什么人？”他语气十分快活，语速几乎跟人类的一样快。短期记忆出故障时，他便转用小车的内置记忆体。

象牙腿只能说一种语法大大简化了的特里斯克韦兰语，蓝莢的许多问题他好像听都没听懂：“去大卖家……助理生物那边是……大批新大客户……”向导有语言局限，但亲爱的蓝莢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在意的不是答案，而是对问题的反应。绝大多数种族都有自己特别的兴趣爱好，像蓝莢和绿茎这种外来的生意人是不会明白的。而且安眠星系中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种族，不管是树族还是人类还是迪洛基族都绝对捉摸不透。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搞清：你有什么我用得着的东西？我怎么才能使你出让这种东西？简单的对话往往会给他们启示，帮助他们找到这两个大问题的答案。亲爱的蓝莢的问话就是摸对方的底，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个性、兴趣和能力。

这一套把戏需要两位车手互相配合才玩得转。蓝莢叽里呱啦，绿莖则留心观察，检索自己小车的记忆体，拿眼前的新环境与他们熟悉的环境作比较，找出相似与不同之处。比如技术方面：这些人可能需要什么？什么技术在这种环境中也能发挥作用？在这种狭小空间里，反重力材料肯定没多大用处。在飞跃界这么低的层面，来自上界的许多先进的货多半立即就会坏掉，那些在长窗外工作的工人穿着人造增压服——上界的能制造出人造重力场的轻便服装到了这儿恐怕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他们经过一些长得像藤蔓的树林，有些树干绕着弧形墙壁攀缘而上，还有些则直直地拖在路上，几百米长。植物丛中到处飘动着充当园丁的象牙腿，但没有农业生产的迹象，这些植物只起装饰作用。窗户上面的环状平面上不时出现塔状建筑，向上伸至上千公里，投下一道道细长的阴影。“纵横二号”接近星系时他们从远处看见过。拉芙娜和范的声音轻轻震动着绿莖的树干，问她这些高塔的情况，猜测这种非常不稳固的装置的用处。对他们的种种理论她很怀疑，其中有些在上界还说得通，有些则根本不现实。不过她没有多考虑，只储存起来，留待以后参考。

绿莖以前见识过八个居于星环的文明形式。那些种族之所以住在这种地方，原因大多是战争或灾祸，只有个把才有意选择星环作为生存空间。根据“纵横二号”的资料库，直到一千万年前，安眠星系还是个普普通通、有几颗行星的星系，后来却发生了地盘方面的大纠纷。来自下界的一个年轻种族打算拓展自己的殖民地，干掉当地那些垂垂老矣的种族。年轻种族发动攻击，但却出了点计算差错。老种族老虽老，杀伤力却不小。结果便是整个星系被炸成了一片碎石。最后获胜并生存下来的可能是那个年轻种族，但经过了一千万年，当年的年轻种族即使还剩下些残余，苟延残喘到今天，也成了星系中最衰老、最不堪一击的种族。在这一千万年间，也许又有上千个新种族在这个星系中居住过，几乎每一个都或多或少改变过这里的星环和大战造成的星尘、气体，使之更符合自己的需要。到了今天，这个星系再也不是一片废墟了，只不过很老，太老了……飞船的资料库显示，最近一千年中，安眠星系中没有哪个种族实现飞升。这个数据比其他任何资料更加重要，说明这里目前的各个种族已经进入自己的暮年，文雅精致，却再也爆发不出什么活力。这个星系给人一种印象，就像大潮退去后留在偏僻角落里的小水洼，年深日久，外表倒挺漂亮，在风吹不到雨打不着的地方过得还不错，远离危险却能令人焕发精神的滔

天巨浪，自成一统。看样子，象牙腿可能是当地最有活力的一族，恐怕也是唯一有兴趣和外来者做买卖的种族。

车子慢下来，螺旋式爬升，进入一座小塔。

“老天，我真想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哪怕要我的命我都肯。”范·纽文冲着镜头传来的景象挥舞着胳膊。自从车手们离开飞船，他便一直守在显示窗前，一会儿屏住呼吸大睁双眼盯着环状平面上的高塔，一会儿心不在焉地在甲板和天花板之间来回蹦跶。拉芙娜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紧张，这么全神贯注。虽说他星际贸易的往事全是瞎编乱造的一派胡言，可他当真以为自己能做点儿什么，只要一出马便会大获成功——说不定他的想法是对的。

范从天花板上出溜下来，凑近显示窗。看样子，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即将展开。车行树们进入一个球形房间，直径约有五十米。两个车手显然飘浮在这个大球正中，周围是一片丛林，从四面八方向着球体中央生长，车手们好像飘在离树梢只有几米的地方。透过树枝可以看见用鲜花镶成各式图样的地面。

圣人莱恩德尔的交易员们散布在最高的几株树间，个个蹲在自己紧紧抠住树梢的象牙腿上。象牙腿这一族银河中很常见，不过拉芙娜以前没见过。在她的老家，连稍微近似这种身体形态的都没有。现在虽然能亲眼看见，仍旧对眼前的生物形不成什么明确概念。瞧瞧，蹲在树上的这批东西——下肢与其说像腿，不如说像骷髅的手指——紧紧抓着树干。这一伙的头头儿声称他就是圣人莱恩德尔，他象牙的三分之二都饰着贝壳。范调节图像，让两个显示窗放大显示那些装饰物，他觉得分析这种艺术有助于了解象牙腿。

讨价还价进行得很慢。在层次这么低下的地方，高级翻译装置无法运行。圣人莱恩德尔的人虽然懂点特里斯克韦兰语，但并不精通这种贸易通用语。拉芙娜习惯的是明晰的翻译，虽说文明网上的信息有些很容易误解，大多总还是清楚的。

车行树已经和他们谈了二十多分钟了，这么长时间里只弄清了一点：圣人莱恩德尔也许有能力修好“纵横二号”。车手们还是跟平常一样丢三落四，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比平常更恍惚。但范仿佛对这个

沉闷的过程大感兴趣：“拉芙娜，这简直跟青河谈生意一样！跟怪物面对面交手过招，双方几乎连语言都不通。”

“咱们早就给他们发了一份飞船故障的说明，清清楚楚，都好几个小时了。简简单单应一声‘行’还是‘不行’就完了，怎么花这么长时间？”

“原因很简单，在讲价钱。”范乐了，“咱们这位‘老实头’圣人莱恩德尔——”他指了指显示窗上那位佩戴贝壳的当地人，“——想告诉我们这项工作有多困难……老天哪，真希望我能下去。”

这个时候，就连蓝莢和绿茎也跟平时不大一样了，显得有点古怪。他们说的特里斯克韦兰语大大简化了，比圣人莱恩德尔强不到哪儿去。双方的讨论多半是在兜圈子。拉芙娜从前在中转系统工作时也有一些销售和贸易经验，但怎么还需要讲价钱？你手里有价格数据库、定价策略程序，还有格隆多等上级的指令，生意是件很简单的事：或者做得成，或者做不成。对拉芙娜来说，眼下车手和莱恩德尔的生意经实在是平生未见的大怪事。

“其实呀，他们谈得挺顺利……我是这么想来着。你看，我们到的时候，那伙骨头腿拿走了蓝莢的货样。到现在，咱们手里有什么货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很明显，这些货色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吗？”

“保准没错。不然的话，圣人莱恩德尔吃饱了撑的，没事贬低我们的货玩儿吗？”

“唉，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咱们船上压根儿没有什么货色他们用得上。本来这一趟就没打算做生意。”那些所谓的“货样”是蓝莢和绿茎从飞船补给品里随便翻腾出来的，都是些没有也能对付的玩意儿，比如中枢传感系统、飞跃底层用的电脑元件。有些东西如果卖掉，他们今后会很不方便，但只好咬咬牙了，飞船不能不修啊。

范嘿嘿一笑：“你错了，货样中有圣人莱恩德尔想要的东西，不然他不会跟车手们闲磕牙……看到了吗？还不断诈我们，尽说什么他还有其他主顾之类的话。这个圣人莱恩德尔呀，性子倒挺像咱们人类。”

与车手联系的通信链接上传来一阵很像人类音乐的声音。拉芙娜调节绿茎携带的镜头，对准声音传来的方向。蓝莢所在的另一头，就在花花草草的“地面”上，出现了三只新的生物。

“哎呀……好漂亮。是蝴蝶耶。”拉芙娜说。

“啊？”

“我是说他们的样子真像蝴蝶。你知道蝴蝶吗？嗯，是一种昆虫，长着五颜六色的翅膀。”

准确地说，是巨型蝴蝶。新来者的身体形态很接近灵长人属，高度大约一米五，身体表面覆着一层看上去很柔软的绒毛。翅膀长在肩胛处，完全展开时宽度接近两米，蓝黄相间，轻轻软软，有的成员花纹样式比同伴的更精致复杂。肯定是人造的，或是基因工程改造的结果。这么轻巧的翅膀，只要稍稍有点重力，一点用处都没有。可在这种零重力的地方……转眼间，这三个已经轻轻飘过门口，抬起又大又柔和的眼睛望着车手们。接着，翅膀轻扬，只精确地扇动几下，三只蝴蝶便姿态优美地飞上树梢。这一幕像极了儿童动画里的景象。他们的鼻子长得挺俏皮，扁扁的，像纽扣，大眼睛动画角色一般忽闪忽闪，羞羞答答。他们的声音像儿童娇美的歌声。

圣人莱恩德尔和他的手下不安地绕着自己攀附的树枝爬来爬去。最高的那位客人唱了起来，翅膀轻轻扇动着。过了一会儿，拉芙娜才反应过来，这个美丽的生物说的是一口流利的特里斯克韦兰语，只不过尾音稍稍变了一下，变得和蝴蝶一族的母语一样富于音乐性。

“圣人莱恩德尔，向你致敬！我方船只已经就位，请立即修理。我们付款很大方，行程很紧张。开始工作！[\[21\]](#)”圣人莱恩德尔的特里斯克韦兰语专家立即替老板翻译出来。

拉芙娜紧挨着范·纽文：“看样子，咱们这些友好的修理工说不定当真忙得很哩。”

“……嗯。”

圣人莱恩德尔绕着树干转了一圈，又兜回树梢，那排小胳膊掐着树叶，回答道：“尊敬的顾客们，你提出付款，不完全接受。你的要

求我方很短缺，难……做到。”

漂漂亮亮的大蝴蝶发出一个尖音，很像人类孩童清脆的笑声。但可爱的声音表达出来的意思却一点儿也不可爱：“时代变了，名叫莱恩德尔的东西！你的人必须学会与时俱进。不得阻挠我们的行动。你知道我们舰队肩负的神圣使命，必须靠你赶上时间。想想这支舰队，如果你缺乏合作为我们所知，甚至所怀疑。”蓝黄相间的翅膀一扬，蝴蝶一转身，黑黑的、羞答答的大眼睛注视着两个车手，“这些斑斑点点的植物，他们是顾客？赶走。直到我们离开，你没有其他顾客！”

拉芙娜倒抽了一口冷气。蝴蝶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武器，但她突然之间担心起蓝莢和绿茎的生命安全来。

“真是开眼界长见识呀。”范说，“脚踏军靴、杀气腾腾的蝴蝶。”

根据计时器，车行树们不到半小时便返回了飞船，但范·纽文觉得这段时间长得多，尽管他在拉芙娜面前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也许他俩都没让自己的真实感受表现出来。他也知道，她仍然担心他可能随时垮掉。

拉芙娜的镜头再也没发现那批蝴蝶杀手。舱门终于打开，蓝莢和绿茎回来了。

“我敢肯定，那伙滑头象牙腿弄到咱们的货巴不得，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只不过。”蓝莢说。他急不可耐地向范诉说这趟经历，与范急于倾听的态度正好相当。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在琢磨，那几只蝴蝶说不定是他们弄来演给咱们看的一出戏。也太巧了点儿，跟演戏似的。”

蓝莢的枝叶哗啦啦动了一下，范知道这个动作相当于人类打哆嗦：“我的赌注不是这样，范阁下^[22]。那些是军国主义分子，看到他们我的心中便充满恐惧，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段时间很少见到这种人物，但……即使军国主义分子，他们的行为也非常反常。他们的霸权已经好几个世纪逐步衰落中。”他对飞船哗啦啦发布了一番指令，显示窗上立即出现附近维修坞站的图像。又一阵哗啦啦，这一次是蓝莢和绿茎两人之间的对话：“那些其他飞船型号统一非常，明白？飞跃上界的设计，和我们的一样。但更……嗯……更军事化。”

绿茎凑近一个显示窗：“二十艘。这么多，同时需要维修驱动器，为什么？”

军事化？范认真打量着那些飞船。到了现在，飞跃界飞船的主要特征他已经知道了，这些船的运载量好像非常大，还有精巧复杂的传感系统。嗯。“好吧，这么说蝴蝶们是一伙狠角色。你们估计圣人莱恩德尔和他的公司会被吓倒吗？”

车行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范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认真思索他的问题，还是两人同时短路了。他望着拉芙娜：“查查本地网络怎么样？我想多了解些背景情况。”

她已经开始进行常规通信检查了：“刚才网不通，连新闻组都上不去。”这种情况范倒是明白，知道有多恼人。所谓的本地网，指的是一台可以覆盖整个安眠星系的超波计算机及其互联线路，远比范知道的任何爬行界网络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和爬行界的电脑网络差别不大。后者范见得多了，知道随便搞点破坏就能让整个网络瘫痪下来。青河就用这种办法收拾过不止一个找碴的文明：破坏其电脑网络。圣人莱恩德尔没有向他们提供通向安眠星系本地网的链接，这一点没什么好奇怪的。只要他们留在坞站，飞船的集束天线便收了起来。这样一来，他们与文明网及其新闻组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

拉芙娜容光焕发：“耶！只读通道打开了，过一会儿进展还可能更多。绿茎、蓝莢，醒醒！”

哗啦啦。“我没有睡觉。”蓝莢声称，“我在思考范阁下的问题。圣人莱恩德尔显然十分害怕。”

绿茎和平常一样，没有瞎找借口。她绕过自己的伴侣，滚近拉芙娜刚刚打开的通信窗口，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点。显示窗上反复出现一个三角形标志，下面有特里斯克韦兰语注解。范看得摸不着头脑。“有意思。”绿茎说。

“我发出咯咯的笑声。”蓝莢说，“比有意思更有意思。圣人莱恩德尔真是那个要钱不要命的买卖人。看，不收蝴蝶的服务费，连提成都不要。害怕，但还是想跟咱们做生意。”

嗯，这样看来，他们来自飞跃上界的货样中还真有点儿什么，圣人莱恩德尔认为值得冒惹恼凶狠的蝴蝶的风险。千万别是什么咱们也需要的东西啊。“好，拉芙娜，你看——”

“等会儿。”拉芙娜道，“我先查查新闻组有什么新消息。”她启动一个搜索程序，视线在她的主控显示窗上飞快地滚动……过了一会儿，突然发出一声哽咽，脸色惨白，“天人哪，不！”

“出什么事了？”

拉芙娜没有回答，也没有把新闻组里的帖子调上主显示窗。范抓住她的主控显示窗边的一根细柱，一拉，身体一转，看着她刚刚读到的消息。

密级：0

当前接收方：安眠星系通信节点

语言路径：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防卫同盟（自称为飞跃界内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五个帝国群的联合体，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前没有证明该组织存在的资料）

主题：对变种的辉煌胜利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159.06天

关键词：不要坐而论道，起来采取行动；初步实现我们的承诺

信息内文：

一百秒以前，防卫同盟对瘟疫的工具采取了行动。当你读到这条消息时，名为斯坚德拉凯的灵长人属诸世界已被摧毁。

请注意：有关瘟疫的传说与理论沸沸扬扬，但采取真正的、成功的行动，这还是第一次。除斯特劳姆文明圈外，已知存在大批人类盘踞的星系只有三个，斯坚德拉凯便是其中之一。一击之下，我们便消灭了变种扩张潜力的三分之一。

将随时提供最新消息。

消灭害虫！

出现在这个显示窗里的还有另一条消息，提供了最新情况，但发送方并不是“消灭害虫”。

密级：0

付费方：慈善团体 常规兴趣组

当前接收方：安眠星系通信节点

语言路径：萨姆诺什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下级协议层请注意：此信息系由斯坚德拉凯方向之斯尼尔诺星系接收，原始信号极微弱，可能发自船载信号发射机）

主题：请救救我们

发往：

危机新闻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5.33小时

信息内文：

本日早些时候，超光速导向炸弹袭击了我们的主要居住地，造成不少于二百五十亿人死亡。轨道运输工具及小型居住地仍有幸存者，活着的人数估计为三十亿。

对我们的攻击仍在继续。

敌方飞船已攻入星系内部，我们看见了炽热弹。他们正把我们斩尽杀绝。

请救救我们，我们亟须援助。

“不！不！不！”拉芙娜双手猛地一撑，身体向他飞了过来，双臂紧紧搂住他，脸埋在他的肩头。她抽泣着，嘴里断断续续说着不连贯的萨姆诺什克语，紧靠着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自己也热泪盈眶。多么奇怪啊，在他俩中，她一直是更坚强的一方，他则十分脆弱，时时癫狂。现在全反了过来，可他能做什么？“爸爸、妈妈、姐姐——全死了，死了。”

他们一直以为不会发生这种惨祸，可它偏偏发生了。一分钟内，她从出生到长大一直拥有的整个家庭全毁了，突然之间，她成了一个人，孤孤单单，飘荡在寰宇之间。可我呢，这种惨祸也曾发生在我身上，在许久许久以前。这个念头忽地钻了出来，十分冷静，冷静得奇怪。他一只脚钩住甲板，轻轻地前后摇晃着拉芙娜，尽力安慰她。

痛苦的哭声慢慢小了下去，但他的前胸仍然能感受到她的抽泣。衬衣的肩部早已被泪水浸透，但她却没有抬起头来。范从她头顶望着蓝荚和绿茎，他们的枝蔓梢头看上去很奇特……好像枯萎了一样。

“我带拉芙娜离开一会儿，你们尽量多了解些情况，我很快就回来。”

“好的，范阁下。”他们仿佛又枯萎了一分。

范再回到指令舱已是一个小时以后。他发现车手们正哗啦啦地与飞船不停对话，所有显示窗都奇怪地闪烁着。范不时看到某个图形、某个图例。他猜测飞船很正常，正全面显示各方面情况，只不过调整了显示方式，使之更适应车行树的感官。

蓝荚先发现他，猛地向他滚来，语音合成器里传出的声音有点尖：“她怎么样？”

范轻轻点点头：“刚睡着。”注射了镇静剂，飞船密切注意着她的情况，以免我出什么差错。“瞧，她会好的。打击很大……但她很坚强，是我们中最坚强的。”

绿茎枝叶招展，相当于人类的微笑：“我常常这么想来着。”

蓝莢有一会儿工夫一动不动，接着说：“好，干正事，干正事。”他对飞船下了句指令，显示窗立即重新调整，同时适应人类和车手，“你们不在时我们又了解了不少情况。圣人莱恩德尔的确有理由害怕。蝴蝶的飞船是‘消灭害虫’舰队的一支分队。他们掉队了，但准备继续赶赴斯坚德拉凯！”

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参加一场大屠杀，却发现没地儿可去了。“觉得非要参加一份儿才过瘾。”

“是的。斯坚德拉凯显然还存在某些抵抗力量，还有一些人逃了出来。蝴蝶分舰队的司令认为他可以截住一些逃亡者——只要能及时修好飞船。”

“他有什么力量可以威胁当地人？光凭他的二十多艘飞船就能摧毁安眠星系？”

“不。关键是这支分队所属的那支大舰队，还有斯坚德拉凯的大屠杀。当地人吓坏了。所以圣人莱恩德尔才这么畏惧他们。他们需要的维修设备，就是那种再生系统，正好也是咱们需要的。我们就是要跟他们争夺莱恩德尔的设备。”蓝莢的枝条啪啪甩动，表达“跟他们拼到底”的激昂情绪。每次回忆起某次火爆商战时他都是这个表情，“结果却是，我们手里有些东西，圣人莱恩德尔非常、非常想弄到手。为了这种东西，他甚至愿意冒险哄骗蝴蝶。”他停下来不说了，颇为戏剧化。

范寻思着他们提供给安眠人的货样。老天，千万别是用在爬行界的超波设备。“好，无论什么，我都认了。咱们得给他们什么？”

“薄膜！我哈哈大笑。哈，哈。”

“啊？”车行树们把东拼西凑的那一堆鸡零狗碎列了个单子，范还记得单子上有这个东西，“‘薄膜’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蓝莢的一根须蔓朝蒙布下一伸，掏出一筒黑乎乎的东西递给范。形状不大规整，大致是个圆柱形，大约四十厘米长、直径约有十五厘米。摸上去感觉挺光滑。这么大一卷，不过几克重。真是个制作精良的……东西。范的好奇心压过了心中的伤痛：“他们要这东西干什么用？”

蓝莢哆嗦了一下，忽地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绿茎才略带几分羞涩地开口道：“我们也是瞎猜的。这东西是纯碳纤维制成的，超限界的货物运输中经常能见到，可能是一种包装材料，专用于具有自我意识的产品。”

“也可能是这种产品的排泄物。”蓝莢哼哼道，“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些飞跃中界的种族很看重这种东西。为什么？答案还是一样：我们不知道。能肯定的只是，圣人莱恩德尔他们绝对不是这东西的最终用户。象牙腿头脑清醒得很，才不会用这玩意儿呢。一句话，这种无比神奇的货物我们手里有三百卷，足以克服圣人莱恩德尔对蝴蝶的恐惧。”

范陪拉芙娜的当儿，圣人莱恩德尔搞了个计划。“纵横二号”和蝴蝶飞船泊在同一个港口内，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再生系统替他们维修飞船未免太过显眼。再说，蝴蝶的大头头儿不是下命令要“纵横二号”滚蛋吗？圣人莱恩德尔还有一个小港口，就在安眠星系附近一千六百万公里处。到那儿去谁都不会起疑，那里正好有一个车行树聚居的山区，离莱恩德尔的二级港口只有几百公里。他们就在那里和象牙腿碰头，用二百一十七卷薄膜交换象牙腿的维修服务。莱恩德尔还保证说，如果薄膜质量过硬，他还会加上一个添头，替飞船提供一套反重力垫。自中转系统毁灭后，飞船正缺这东西……嘿、嘿。蓝莢乐开了花，真是小车滚滚，滚到哪儿生意就跟到哪儿呀。

“纵横二号”离开自己泊靠的坞站，小心翼翼地星球层面上飘升。踮起脚尖溜出去。范密切注视着电磁和超波显示窗，没有发现蝴蝶的武器系统锁定他们，只有平常的雷达接触。没人跟踪。小小的“纵横二号”以及上面“斑斑点点的植物”还不值得那伙英勇战士留心戒备。

上升至星环层面以上一千米，一万里。车行树们本来不停地叽里呱啦，对象有时是范·纽文，有时是他们自己。但这时，他们不作声了。树干和枝条斜斜弯向传感界面，这些传感器正探测着飞船的四面八方。飞船一侧是那颗太阳和它周围的星尘，闪闪发亮。飞船已经升至星环层面之上，但距离仍旧很近……眼下的景色，就像日落时分的海滩，岸边的沙石五彩缤纷，一直延伸到目力不及的天际。车行树们注视着这番美景，枝条扶疏，轻轻摇晃着。

升至星环之上二十公里，一千公里。他们启动“纵横二号”的主推进器，加速穿过星系。车行树们慢慢从心醉神迷中清醒过来。到达二级港口之后，系统重生大约需要五个小时，前提是莱恩德尔的设备运转正常。据圣人声称，他的设备是最近刚刚进口的，纯粹的上界高档货，一点儿也没掺假。

“咱们什么时候把薄膜给他？”

“维修完成之后当场交货。在圣人莱恩德尔——或是他的最终客户——检查完毕，确认薄膜不假之前，我们不能离港。”

范的手指敲打着通信控制台。这种交易让他回想起许多往事，其中有些惊险万分：“这么说，货交出去之后，我们还得在安眠星系待上一阵子。我不喜欢这样。”

“你瞧，范阁下。你的星际贸易经验局限于爬行界，买卖双方相隔很远，不会考虑回头客的问题，因为做一次生意需要飞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像你们这样的生意人我非常敬佩，五体投地佩服得。但是，这种经验未免让你有点偏执了。在飞跃界，回头客是非常重要的。莱恩德尔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确实，但他的维修生意已经做了至少四十年，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价钱杀得很凶他在做买卖时，这很正常。但如果抢劫、杀死客人，这种事多了的话，生意圈子里肯定会传开。再也没有客人上门，他的小买卖也就做不成了。”

“嗯。”现在争这些没有必要，但范认为，这次情况确实非常特殊。“消灭害虫”就坐在莱恩德尔和其他安眠人门口，斯坚德拉凯又出了那种大事，整个斯坚德拉凯星系方向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拿到薄膜，莱恩德尔他们与蝴蝶耍手腕的勇气说不定当场便会烟消云散。必须做好准备才行。范·纽文向飞船的设备储藏库飘去。

蓝莢和绿茎准备交货的薄膜时，拉芙娜也来到货舱。她一路上飘得很急，连连推着舱壁以加快速度，眼睛上有深深的黑圈，简直像瘀伤。范拥抱她时她很紧张，却没有放开他：“我想帮忙，我能做点什么？”

两株车行树放下薄膜，滚了过来。蓝莢伸出一根须蔓，温和地抚过拉芙娜的手臂：“现在没什么事，拉芙娜女士。我们手里，嗯，枝条里的活儿都做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然后咱们就离开这个地方。”

但他们还是让她重新检查了他们身上的摄像镜头，还有货物的捆扎情况。检查货物时范飘到她身旁。许多卷薄膜捆在一起，看上去比单独一卷更古怪。货物捆扎得很好，结结实实，一米多见方，黑黑的，像许多煤块拼合成一大方。这一方之外，还有一口袋没有打进包里的，以防对方要求换货。加在一起，这东西还不到一斤。嘿，这鬼东西真他妈的轻。范打定主意，等他们平平安安进入外太空后，他一定得好好摆弄摆弄剩下的一百来卷薄膜。

两位车手带着货，穿过飞船气密舱。范和拉芙娜只能通过摄像镜头在船里观察。

其实，这个二级港口所在的地方已经不是象牙腿的地盘了。进入弧道后，眼前的一切与前一处地方大不相同。看不到弧道之外的景色，密密麻麻的通道十分狭窄，绕来绕去。通道壁的形状也不规则，上面满是黑乎乎的窟窿。到处飞舞着小昆虫，时时落在球状摄像镜头上，挡住视线。范觉得这地方脏兮兮的，污秽不堪。看不出这里的主人是谁，除非是那些时时从墙上的窟窿里探出头来的蠕虫。这种虫子颜色苍白，看不清脑袋上长着什么样的五官。蓝莢通过语音链接告诉他们，蠕虫是安眠星系中一种非常古老的生命形式，已经有很长历史了。经过上百万年，历经上百个种族来来去去之后，他们也许仍旧保持着自我意识，仍然算得上智慧生命，只不过十分古怪，比其他任何从爬行界进化来的族类都更加怪异。这样一个种族肯定有某种历史悠

久的自动化设备保护，才能免于灭绝。他们自己行事也极度小心，不理外界，只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所思考的一切，外人看来肯定是彻头彻尾的无理智思维。这样的种族往往会对他们手里的薄膜极感兴趣。

范的两眼忙得不可开交，每样东西都想好好看看。车手们离开船坞后已经走了将近四公里，目的地是“验货”的地方。范细心看过，沿路只有两个气密门通向弧道之外，一路上也没有发现能够构成威胁的东西。但话又说回来，在这种地方，他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有威胁，什么东西没有？他命令飞船释放一个船外探测器，在星环之外只发现了一颗大型星环周界卫星，港口里也没有停泊其他飞船。电磁与超波观测窗都没有什么动静，本地网上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足以引起飞船流量分析程序的警觉。

范从显示观测报告的视窗上抬起头来，拉芙娜已经飘过船舱，看着船外情况显示窗。能看得见维修工作正在进行，没什么看头，只是损坏的动力脊周围出现了一圈淡绿色的光晕，比飞船进入近地轨道后船壳时常出现的微光亮不到哪儿去。她转过身来，轻声问道：“这是在修咱们的飞船吗？”

“以我们能看到的——我是说，是的，正在修。”飞船的自动化系统监控着动力脊的再生情况，但究竟修得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准。只有等飞起来以后才能发现。

范始终没有搞清莱恩德尔为什么要让车行树们走过虫脑袋盘踞的地区。也许原因是这样，那种东西是薄膜的最终用户，他们想瞧瞧卖主究竟是谁。另一种可能是：这种安排与后面的阴谋和背叛有关。不管怎么说，车手们不久便走出这个地区，进入一个会聚各个种族的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挤得像低科技地区的集市。

范连嘴都合不拢了。无论他朝哪个方向看，都能看到不同形态的智慧生命。在宇宙中，智慧生命是一种稀有现象。范在爬行界时，一辈子只知道三种不同于人类的智慧种族。但是，宇宙毕竟太大，有了超能驱动器，很容易便能发现其他智慧生命。加上无数种族移民飞跃界，结果就是，智慧生命随处可见。范一时忘了自己的监控程序，忘了自己对这次交易的怀疑，完全沉醉在眼前的奇观之中。十个种族？

十二个？不同种族的人们漫不经心地擦肩而过。连中转系统也没有这里这么随便。安眠毕竟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星系，这个种族万花筒是数千年沉淀的结果。这么长时间彼此交流，眼前的各种族早就学会了同存共处。

没有发现长着蝴蝶翅膀与柔和大眼睛的玩意儿。

甲板另一头传来轻轻一声惊叫。拉芙娜正注视着一个显示窗，上面的图像是从绿茎身侧的镜头传来的。范问道：“出什么事了，拉芙娜？”

“车行树。看见了吗？”她指着那边的人群，放大图像。一时间，图像变得比她的个子还高。在巨大的、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看见了植物一样的身躯和优雅舒卷的须蔓。除了装饰条纹和蒙布有点不同之外，跟他们那两位车手确实非常相似。

“嗯，这附近有一个他们种族的聚居点。”他打开与绿茎的通话频道，告诉她这个消息。

“我知道。我们……嗅到了。叹气。真希望做完买卖后有时间去他们那儿看看。在遥远的异乡找到朋友……总是挺好的。”她帮蓝莢推着货物绕开一个球形水族箱。前面就是莱恩德尔的人，六个象牙腿坐在一圈环形墙上，墙内有个东西，可能是验货的装置。

蓝莢和绿茎把他们的货推到象牙腿中间。腿上镶满饰物的那个走近这一大堆，伸出几只小胳膊拨弄，把一卷卷薄膜依次放到验货装置上。蓝莢也凑近了些，认真看着。飞船里的范调整一下显示设置，用几个主视窗显示蓝莢镜头传来的图像。二十秒钟之后，莱恩德尔的特里斯克韦兰语专家道：“头七项测试通过，进行下一个系列的独立检测。”

范这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屏住呼吸。接下来的三项“独立检测”也过了。又是六十秒钟。他看看飞船的维修进展数据，“纵横二号”判断，维修已经完成。现在正通过本地网检验。再过几分钟，咱们就能和这个地方吻别了。

但做生意总少不了问题。圣人莱恩德尔开始挑剔第十二、第十五卷货的质量。蓝莢长篇大套地争辩起来，最后才很不情愿地从另外那

个口袋里掏出替换的薄膜。范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争执不休。争着好玩儿？还是真的没有多少可供替换的优质薄膜？

至此，共二十五卷验收完毕。

“绿茎这是上哪儿去？”拉芙娜问道。

“什么？”范调出绿茎的镜头传来的图像。她已经离开蓝莢五米远了，正继续向远处滚去。范破口大骂起来。绿茎左边是一株当地的车行树，头上还飘着另一株，头朝上脚朝下冲着她，枝条与绿茎相接，好像聊得挺投机。“绿茎！”没有回答。

“蓝莢！出什么事了？”但那位车手正指手画脚和象牙腿争得不可开交，又有一卷薄膜没能通过他们的验收。“蓝莢！”过了好一会儿，保密链接上才传来他的声音，声音恍恍惚惚，内置记忆体繁忙或堵塞时他总是这种腔调：“现在打扰我不要，范阁下。我只剩下三卷过得去的替换薄膜了。一定要说服客户收下现有货品。”

拉芙娜插了进来：“可绿茎是怎么回事？她怎么了？”两位车手分开了，一时难以从蓝莢的镜头中看到绿茎。片刻之后才在密集的人群中发现了她。绿茎已经穿过广场中央，她和她身边的当地车行树用的已经不是车轮，而是喷气推进器。走得很急呀。

蓝莢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绕着莱恩德尔一伙来回滚动，传来的图像也随之转个不停。一阵车手的哗哗啦啦，过了一会儿，保密线路中才传出语音合成声：“她走了。她不见了。我必须……我一定得……”他突地一转，滚回象牙腿中间，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讨价还价。几秒钟后，保密链接上又传出他的声音，“我该怎么办，范阁下？我这里还有一桩生意没做完，可我的绿茎走丢了。”

多半是被绑架了。“做完生意，蓝莢。绿茎会没事的……飞船，执行二号方案。”他抓起一副头戴式耳机，双手一撑，从控制台边飘起来。

拉芙娜也站了起来：“你打算上哪儿去？”

范咧嘴一笑：“出去。我早就料到，等生意做得差不多了，莱恩德尔说不定会抛开他脑袋上的圣人光环。所以我做了个计划。”她跟

着他滑向舱门，“瞧，我希望你留在船上。我身上只能带很少一点探测装置，需要你向我提供信息。”

“可——”

他一头冲出舱，没听到她的反对。拉芙娜没有跟着他出门。一秒钟后，她的声音传进范的耳机。声音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惊恐不安，过去那个拉芙娜又回来了：“好的，我做你的后援……可我们能做什么？”

范双手交替，连续撑着飞船通道壁，速度越来越快，稍欠灵活的人准会在舱壁上撞个鼻青脸肿。前面就是货舱，挡住去路。他伸手在墙上轻轻一拍，身体一个空翻，双手准准地落在舱壁的凸起处，一拉，身体前冲的速度顿时慢了下来，轻轻碰在货舱门上，才没落个撞折骨头的下场。货舱里，飞船已经将他的太空服准备好了。

“范，你不能离船。”显然她已经切换到了货舱里的摄像镜头，“他们会发现我们是人类。”

他的头和双肩已经钻进太空服，感觉到下半截太空服自动套上来，密封，锁定：“不一定。”再说，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不是人类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外头两条胳膊两条腿的家伙多的是，我还在这套行头上粘了些东西，伪装了一下。”他的下巴在头盔里向下一碰，接通里面的控制界面，调整显示系统。与中转系统可以形成人造重力场的轻便压力服相比，这种盔甲式的太空服非常原始。可只要能弄这么一套，让青河拿一艘飞船去换都愿意。他的本意是用这种威风凛凛的太空服把自己打扮起来，给爪族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却要先实地测试一下了。

他动动下巴，把视界调到反观模式。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拉芙娜看到的他：身体漆黑，黑得不能再黑，身高两米多。双手上还附有甲壳式的钳爪，身体棱线又硬又直，长满凸起的棘刺。这些东西都是他不久前才加上去的，目的是改变着装者的人类躯体线条，同时还希望能把其他人吓个半死。

范转开气密门闸，双手一推，飘进虫子脑袋们的地盘。到处是泥巴墙，空气湿漉漉的，一群群昆虫飞来飞去。

耳机里传来拉芙娜的声音：“我收到一个级别很低的查询，可能是自动生成的：‘你们为什么派来第三位谈判者？’”

“不理它。”

“范，小心些。这些飞跃中界的种族，我是说历史很悠久的古老种族，他们手里有些很可怕的武器，否则生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会当个循规蹈矩的好公民。”只要人家对我客客气气。离广场只有一半路了。他动动下巴，调出一个小窗口显示蓝英传来的图像。莱恩德尔免费为他们提供了本地网的带宽，随便他们用。真奇怪，他还这么好心。从图像上看，蓝英还在讨价还价。也许这中间没什么阴谋诡计……或者有，但圣人莱恩德尔没有参与。

“范，绿茎的视频传送断了，就在她进入一个类似巷道的地方时。她的方位信号仍很清楚。”

通向广场的大门在他前面打开，范进入这个拥挤的集市。一片喧闹，隔着太空服都能听见。他缓缓向前，选择人最少的路线，跟随空中的导向标。人群虽然拥挤，却没造成什么障碍。一见了他，大家全都闪开一条道，有些人简直是惊恐万状地逃开了。不知是因为盔甲上锋利的棘刺还是盔甲里“渗漏”出的一丝氯气。也许最后这一招稍稍过了一点儿。之所以费这些心思，目的就是让别人看不出他是人类。他把速度又放慢了一点，尽力别扎伤谁。就在这时，后视窗中晃了一下，很像瞄准激光束。范急忙闪到一个水族箱后，这时拉芙娜道：“这个地区刚才对你的装束提出了抗议：‘你违反了本地着装规范。’翻译出来就是这句话。”

是我的氯气狐臭，还是发现了我的武器？“外面有什么动静？有没有蝴蝶？”

“没有。最近五个小时没有发现飞船活动，没有蝴蝶的迹象，通信状态也没有变化。”长长的停顿。他隐隐约约听到舰桥中传出蓝英的声音。车手正跟拉芙娜通话，内容听不清楚，但语气很兴奋。他在控制面板上乱动一气，希望能直接收听两人的对话。这时拉芙娜又转回来和他通话：“好消息！蓝英说莱恩德尔接受我们的货了！这会儿正往我们船上送反重力垫呢。还有，飞船维修也已通过检验。”也就

是说，他们可以起飞了，只不过船上四个人中还有三个在岸上，其中一个更是失踪了。

范飘到水族箱上面，终于直接看到了蓝莢。他轻轻调了调太空服的喷气推进器，落在车手身边。

范受欢迎的程度与一个喜欢拿脏手指乱戳食物的小孩儿在野餐会上受到的欢迎相仿。戴着不少饰物的那个象牙腿本来一直在说着什么，腿轻轻磕打着墙壁，旁边的助手不住地把他的话翻译成特里斯克韦兰语。现在，这一位把他的象牙缩了回去，颈根处两只小胳膊交叉抱在一起，其他象牙腿也摆出同样姿势。这一伙全都在墙头爬开，与蓝莢和范拉开距离。“我们之间的生意完成。我们不知道你们朋友的下落。”翻译说道。

蓝莢的枝条朝他们伸去，不住颤抖：“可……可我们只需要你们稍微指点一下。是谁——”没用。圣人莱恩德尔和手下那群好心人不住地后退，越走越远。垂头丧气的蓝莢猛地爆发出一阵哗啦哗啦，枝条微微张开，转向范·纽文：“范阁下，现在我已经不敢相信你身为商人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了。圣人莱恩德尔本来或许会帮助我们的。”

“或许。”范望着象牙腿们渐渐消失在人群中，身后拖着那堆薄膜，像个黑色的大气球。嗯，也许圣人莱恩德尔没什么坏心眼儿，只是个老实本分的买卖人。“在做生意过程中绿茎突然丢下你，这种事多吗？”

蓝莢枝叶一耷拉，想了一会儿：“如果是一般的停船贸易，还有可能是她突然发现了极大的商机。但在这里，我觉得——”

拉芙娜充满同情的声音插了进来：“也许她只是……嗯……迷糊了，忘了在做什么事了？”

“不可能。”蓝莢坚决地说，“交易高潮之中？不，小车绝不会允许出现这种错误。”

范在自己头盔里轮流调出各个视窗，观察四周动静。人群还是离他远远的，不敢靠拢他们。没有发现维持秩序的警察一类角色。可就算有，我能认得出吗？“好吧，”范道，“不管我离没离船，是不是

帮了倒忙，问题总是出现了。我建议咱们四处走走，看能不能发现绿茎去了什么地方。”

哗啦啦。“我们现在别无选择。拉芙娜女士，请求你尽量与象牙腿翻译取得联系。也许他能帮助我们找到本地的车行树。”他从墙头飘下来，从车轮驱动转为喷气驱动，“咱们走吧，范阁下。”

蓝莢领路穿过集市广场，大致朝绿茎离开时的方向前进。两人怎么都找不到一条直路，所有路线都弯来绕去，活像醉鬼。两人走着走着，差点又绕回出发地。范不住地抱怨，蓝莢总是说：“耐心点，耐心点。”这株车行树从不硬挤过人群，如果别人不理睬他的枝条的柔和招动，他就老老实实绕远路绕开他们。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要范紧紧跟在自己身后。这样一来，那身盔甲完全发挥不出吓唬人的作用。“范阁下，这些人在你看来或许非常平和，彼此之间推推搡搡没什么关系。但请记住，这些行为仅仅局限于他们自己人。这些种族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千年，早就学会了互相理解。对外来者他们就不会这么容忍，也不会这么软弱了。不然的话，他们老早以前就被别人消灭了。”范想起刚才收到的有关“着装规范”的警告，决定不反驳蓝莢的观点。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范所经历的比他在青河舰队里一辈子经历的都多。十多个异于人类的智慧种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两人总算来到广场另一端墙边，范气得直咬牙：一无所获，只多收到了两次“着装警告”。唯一的亮点是圣人莱恩德尔仍在继续为他们提供本地网络的带宽，拉芙娜因此获取了更多信息：“本地车行树的聚居点离广场约一百公里。你们待着的这堵墙外就有一个运输站之类的地方。”

绿茎进去的那条巷道就在前面。从这个角度，他们能看到巷道外面漆黑的太空。到了这里，他们才第一次摆脱拥挤的人群，这个洞口几乎没什么人出入。

后视窗上又是激光束一闪：“违反着装规范。第四次警告。警告内容是‘请立即离开本地区’。”

“我们就走，我们就走。”

一片漆黑。范强化了头盔里的显示视窗。最初他还以为这个“运输站”直接在太空里，类似上界那种引力控制区。这时才看见前面远处是透明的幕墙，墙内还有柱头。他们仍然在屋里没出去呢。这种装置跟过去时代里的一样，只是景观大不相同。他们现在置身于弧道内面向星星的一面，前面几十米处就是组成星环的固态物质，像深色的鱼，在他们眼前静静游动。更远处是伸出星环这一平面的建筑，伸得极远，竟然伸到了阳光下，熠熠生辉。但这些还不算亮，最明亮的东西在他们头顶：一片湛蓝的大海，飘浮着白云，折射着光线，洒在他们远远的前方。当年青河的舰队飞得再远，只要见到这种海上落日的美景，船员们总会兴奋不已。不对，这不是太阳。它只是大致近似球体，一半遮蔽在星环的阴影之中。以天体的标准，它非常小，距离也很近。在他之上最多几百公里，是一颗卫星，跟他们飞来的路上看到的那颗一样。卫星上有空气，朦朦胧胧的，细看才会发现，这些空气其实都被扣在某个巨大的罩子里。

他转头看着蓝莢：“十对一打赌，那就是当地车行树的聚居点。”

“这还用说。”蓝莢回答道，“典型的树族地区。重力这么小的地方，那种海浪我是不喜欢的，但——”

“亲爱的蓝莢！范阁下！这边来。”是绿茎的声音。根据范的太空服显示的数据，声音传自本地链接，不是“纵横二号”中转过来的。

蓝莢的枝叶朝四面支棱着：“绿茎，你没事吧？”两人哗啦啦说了几秒钟，绿茎又转用特里斯克韦兰语道：“范阁下，是的，我没事。让你们这么担心，我真抱歉。但我看出和莱恩德尔的生意已经没问题了，正好又来了几株当地的车行树。他们真是太客气了，范阁下。他们请咱们上他们那儿去，就一两天。走了这么远的路，能上那儿休息休息可真太好了。还有，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帮助咱们。”

真跟他在拉芙娜睡前消遣资料库里找到的探险传奇一样：疲惫不堪的旅行者，在前往目的地的中途发现了一个友好的避难所，得到了珍奇的礼物。范切换到和蓝莢单独交谈的频道：“这真的是绿茎？会不会受了别人胁迫？”

“是她，没受胁迫，范阁下。刚才我们说话你也听见了。我跟她在一块儿已经两百年了。没人拧她的枝条。”

“那她究竟为什么跟我们来这套鬼把戏？”怒气冲冲的声音连范自己都吓了一跳。

长时间的停顿。“是呀，奇怪呀。我猜是这样：本地的车行树们不知怎么发现了某种对咱们非常重要的事。来吧，范阁下，请小心些。”蓝莢上路了，范觉得他好像根本没选择什么方向便径直滚了起来。

“拉芙娜，你觉得——”范这才发现自己的通信面板上一个红色指示灯闪烁闪烁。他心里一沉，焦躁情绪顿时无影无踪。与拉芙娜的通信链接中断多长时间了？

范飘行在蓝莢身后。他重新调整了喷气推进器，放慢速度，跟着车手。这一片地区到处都是车手们在零重力状态下滚动时最喜欢的吸垫。可眼下，这地方好像被人抛弃了，一个人都没有，仅仅一百米之外却是人头攒动。伏击！这里是个伏击点！可是，没道理呀。如果“消灭害虫”——或他们的帮凶——发现了他们，只消一声警报就足够了。难道是莱恩德尔搞的鬼？范打开射线武器的动力开关，开始采取反制措施：朝各个方向放出飞螳式微型侦察机器人。去他的着装规范吧。

微微发蓝的月光洒落下来，照出前面低缓的小丘和胡乱堆放着的一堆堆设备，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到处是窟窿。（某种隧道的入口？）蓝莢咕噜咕噜地说在这种“美妙的夜色”里，坐在他们上方几百公里处那颗卫星上的海滨会多么惬意。范没有理会，小心翼翼地扫视各个方向，尽力辨认可能的火力点和猎杀区。

从他放出去的一只飞螳传来的图像中，范发现了一大片没有树叶的枝条——是车行树，静悄悄地立在月光下，在离他们两座小丘之外。无声，不动，没有一丝光……也许只是在享受月色。飞螳传来的图像经过强化，范毫不费力便认出了绿莖。她站在一排五株车行树的一端，树干上的条纹清晰可辨。她的小车前端有一块凸起，还有一个伸出来的杆状物。某种囚禁措施？他调动几只飞螳飞近些。是武器。所有车手都全副武装。

“我们已经上了交通艇，蓝莢。”又传来绿莖的声音，“往前再走几米你就能看见了，就在一个通风栈的另一面。”后者显然指的是他和蓝莢接近的那一堆设备。但范看得很清楚，那里连个交通艇的影子都没有，道边等着他们的只有绿莖和她的枪。这是背叛，操作得十分熟练的背叛，可惜他们的科技水平太低了。范差点朝蓝莢喊出声来，幸好他及时发现了小丘上那个矩形陶制品，就在车手身后数米处。最接近那个地点的飞螳报告，那东西是某种爆炸物，可能是定向地雷。地雷边还有一台低解析度摄像机，只比监控器稍强一点。蓝莢滚过那东西，却没有触发它，还在跟绿莖不住嘴地聊天。他们把他放过去了。新的疑云在范心里升起，又冷，又沉。范停下来，操纵喷气推进器向后倒退，同时避免接触地面。动作悄无声息，只有喷气推进器发出轻轻的咝咝声。他从一只手腕上解下自己附在太空服上的一只钳爪，让一只飞螳带着它飞过那颗地雷的感应器……

一道白光闪过，轰的一声巨响。虽然距离很远，爆炸的冲击波仍然冲得他不住后退。一瞥之下，他看见小丘那边的蓝莢被爆炸气浪冲得翻滚起来。锋利的金属碎片嗖嗖掠过，但没伤着他。只有这一次爆炸，接下来没有立即发动进攻。爆炸只毁掉了他几只飞螳。

范借着爆炸气流的冲击加速后退，溜上一个通风栈形成的山头，又降入一道浅浅的山谷（应该说巷道才对）。现在他正好能居高临下俯视设伏的车行树。伏兵滚向前方，绕过山头，一路兴奋地叽里呱啦着。范想看看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没有立即开火。过了一会儿，蓝莢在一百来米外飘到空中，悲伤地喊着：“范？范？”

伏兵没有理睬蓝莢。三株车行树绕过山头不见了。范的飞螳看着他们惊恐地停了下来，竖起枝条——他们发现范逃脱了。五株车行树立即散开，搜索这一片地区，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绿莖也不再装模作样跟他聊天了。

咔的一声脆响，一座小丘后火光一闪。有人太过紧张，扣动了扳机。

蓝莢飘浮在这一切之上，完全是个活靶子，却什么事都没有。他现在的的话夹杂着树语和特里斯克韦兰语，从他能听懂的部分中，范听出了惧意：“你们为什么开枪？什么事出了？绿莖，别这样！”

范·纽文同样被吓得不轻。我可不想你在上头居高临下向下看。他抬起自己的重型射线枪，瞄准车手，又稍稍偏了一点，开火。射线的波长经过调整，为不可见光，但能量足有上百万焦耳。离子束掠过蓝莢，在他头顶之上五米处飞过，直射上去，击中上方的晶体罩。爆炸十分可观，只见命中点强光一闪，一小片晶体炸得粉碎，向上千个方向迸射。

强光闪过的那一瞬，范已经飞向一侧。他看见蓝莢在空中摇晃了几下，重新稳住身体后，便飞快地找隐蔽点去了。范射中的晶体罩上出现了一道冠状光环，光谱从蓝到橘红再到红色，有点模糊，但仍比头顶那颗卫星明亮。

这警告性的一枪就像一根巨大的手指，直直地指出了他的方位。下面十五秒内，四个伏击者齐齐向范刚才的藏身处猛烈开火。射击停止，然后是低低的、哗啦啦的交谈声。如果双方都在黑暗中，五对一，人数多的一方赢定了。但车行树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装备这么精良。看着飞螻传来的图像，范微微一笑。每株车行树都在他的监视之下，包括蓝莢。

如果只有这五个——或许该说六个？对付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对方的增援力量肯定正朝这里赶来。晶体罩上的命中点渐渐冷却，重新变成一片漆黑。但那儿现在出现了一个洞，直径大约半米，空气渗漏的声音呼呼呼响个不停。虽说范穿着太空服，听了这种声音仍不禁有些胆寒。空气泄漏可能不会对车行树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有影响也是好一阵子之后的事。不管怎么说，这种事算得上紧急情况，肯定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他望望那个窟窿，在他这里，搅动的空气已经形成一股微风，窟窿正下方的情况更糟，简直是股小型龙卷风，卷起尘土和零碎物品，直直上升，飞出去……

飞出透明的晶体顶棚，飞进太空。

窟窿之外是一片黑暗，还有一个晶体融化又凝固后形成的凸起，微微发光，就在各种太空碎片从弧道的阴影伸向外面的阳光处。他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哎哟。五株车行树已经把他大致包围起来。其中一个冒冒失失冲进包围圈，发现了他，当即开了一枪。范开火还击，把对方炸成一团超热的火云和焦黑的枯木。小车却还没有损坏，继续在小丘间滚动，

招来其他惊慌失措的车行树的一阵弹雨。范再次转移阵地。他知道敌人的位置，悄悄朝离他们最远的地方溜去。

枪声停息了几分钟。他抬头望着晶体罩上的闪光处。刚才想起的是什麼……对了，对方可以请求增援，我为什么不行？他瞄准那个晶体凸起，将自己的语音链接转接到射线枪的射线控制线路上。正要开口说话，突然想起……最好把能量降低点儿。这些细节，可一定要注意啊。他再一次瞄准，持续发射射线，同时开口说道：“拉芙娜，希望你没打瞌睡。我需要援助……”接着，他简要描述了过去十分钟里那疯狂的一幕。

这一次，他的射线束只有不到每秒一万焦耳的能量，还不够烧热空气。但经过那个凸起反射到晶体罩之外，几千公里以内都能发现这个信号。位于这块殖民地另一面的“纵横二号”更是可以清清楚楚地收听到。

车行树们再一次逼近了他。该死的！这下子他不能让射线枪持续自动发射信号了，得拿这个“信号发射器”做更重要的事。范飞过一个又一个“山谷”，绕到离同伙最远的车行树背后。现在是一对四了，或者是一对五？他的火力更强，情报更全面，但只要一点坏运气，他就死定了。他飘了起来，接近下一个目标，悄无声息地，谨慎地……

手臂一阵灼热，连盔甲都熔化了，发出炽热的光。他挣扎着逃开，一路洒下白热的液态金属。范猛地加速，径直飞过三座小丘间的空地，向下面的车行树猛烈开火。一道道交织的白光闪过他身边。转眼间，他已冲到下一个隐蔽点。他们好快的枪，简直像装备了自动瞄准器。也许真的有这种东西：他们的小车。

剧痛袭来。范痛得蜷缩起来，大口喘着粗气。以前他也经受过这种疼痛，如果伤势也跟从前一样，肯定连骨头都烧焦了。他疼得淌出了眼泪，直想呕吐。一阵眩晕，他的清醒意识渐渐消散。挺住，再坚持一两秒钟，否则永远别想苏醒。对手现在离他更近了，但他刚才射击的那株车行树已经变成了一个红热的大弹坑，周围散落着小车碎片。他的太空服自动收紧伤处的盔甲。他感到一阵凉意，这是自动注射麻醉剂。疼痛感慢慢减轻。范绕过小丘，极力避开剩下的三名对手。对方发现了他的飞螳，每隔几秒钟便有一声炸响，山头紧接着火

光一闪，像小型火山爆发。对付飞螳至于吗？不过他的侦察机器人越来越少了……他正逐步丧失自己最大的优势。

蓝莢在什么地方？范轮番调出剩下的飞螳传来的图像，自己也睁大双眼四处搜查。这个浑蛋，又飞到空中去了，高悬在战场之上——他的同族车手却并不伤他。正报告我的行动呢。范一个翻滚，笨拙地抬起枪，瞄准那个小小的身影——又犹豫了。你的心肠变软了，纽文。蓝莢突然加速俯冲，蒙布翻翻滚滚飘在他身后，显然已经把喷气推进器开到最大。下面是熔化的金属发出的噗噗声，射束炸雷般的爆炸声。与这些相比，蓝莢的俯冲无声无息——朝离他最近的伏兵猛冲下来。

距地面三十米。车手扔出一个见棱见角、块头不小的东西，然后一个急刹，转向一旁，消失在几座小丘后。同一时间内，距离近得多的地方传来结结实实一声“砰——哐”。范手下的飞螳已经所剩无几，但他还是派出一只，瞧瞧小丘另一面发生了什么事。他瞥见一辆小车，一段被砸扁的树干，旁边枝叶四散。强光一闪，飞螳完蛋了。

现在只剩下两名伏击者，其中之一便是绿茎。

整整十秒钟，双方谁都没有开枪。但战场并没有彻底安静。他盔甲中枪的地方熔化之后流淌下来，慢慢凝结，冷却过程中不断迸裂。头上高处是空气泄漏处发出的呼呼声，地面上也是一阵阵风，嗖嗖嗖的，时断时续，他不得不时时调节喷气装置，才能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动。他突然有了个点子，不调节喷气装置了，让地面气流带着他悄无声息地飘出藏身的谷地。在那儿，轻轻的滋滋声，不是他自己的喷气推进器发出的。又发现一个。两株车行树摸索着，从不同方向向他逼近。也许他们无法准确判定他的方位，但两人之间肯定有联系，可以协调行动。

疼痛忽而袭来，忽而消退，他的清醒意识也一样，突然一阵恐慌，眼前一黑。他不敢随便乱用麻醉剂了。树梢，从附近一座小丘探出来。他停下来，一动不动，盯着那段树梢。枝条末端极可能有感应器官，可以感应到活动目标……两秒钟过去，范的最后一只飞螳报告，另一株车行树从那边悄悄飘过来了。现在，两株车行树随时可能一跃而起。范恨不得自己手里有带武器的飞螳，只要能弄到这么一只，让他拿什么换都行。准备来准备去，瞎折腾半天，却连这个都没

想到。现在后悔也没用。他等待着，等着自己的头脑重新清醒一会儿。只消一小会儿就行，他就可以以最快速度扑向对手，开枪。

哗啦哗啦一阵枝条摇摆声，声音很大。来者是在表明自己的身份。范的飞螳看见蓝莢在一百米外一段金属板条墙后滚动，从一个隐蔽点滚向下一个隐蔽点，越来越接近绿茎。那种哗啦声是怎么回事？恳求？虽说和车手们一起生活了五个月，范对他们的语言仍然只有一点点最模糊的概念。但绿茎，那个总是羞羞涩涩、老老实实的绿茎，却没有回答伴侣的呼唤。她掉转枪口，朝板条墙一阵猛扫。第三株车行树也从远处探出身子，准备朝板条墙后开枪。他的角度正合适，一旦开火，准能把蓝莢当场消灭。只可惜这个动作正巧使他暴露在范·纽文的枪口下。

范开枪了，同时猛地冲出自己的藏身处。现在是他唯一的机会。只要来得及掉头，就能在她打死蓝莢之前干掉她——

这个动作本来很轻松，空中一个翻滚，他就能头朝下脚朝上，从上往下正对绿茎。问题是以他目前的状态，哪一个动作都不轻松。范的动作变形，身体急转起来，下方地面转个不停。不过方向倒是对头，下面就是绿茎，正朝他转过枪口。

但还有蓝莢，从板墙中断处被绿茎的火力打得红热的立柱间冲了出来，放声呼喊，声音在范的耳边震响：“求你！别杀她，别杀——”

绿茎犹豫了一瞬，接着掉转枪口，指向冲来的蓝莢。范扣下扳机，借着身体的旋转，让射线扫过地面。清醒意识迅速消退。瞄准！准确瞄准！一束炽热的射线翻起地面，移动着，击中一个黑乎乎鼓起的东西。蓝莢小小的身影仍在冲过这一片废墟，冲向绿茎。这时的范却旋转着飞向远处，他已经想不起怎么才能把身体翻转过来。天空在他眼前缓缓旋转着：

发蓝的月亮表面掠过一道黑影。一艘飞船，朝这边飘了过来，上面是轻柔的动力脊。真像一只大虫子啊。青河舰队怎么会有……我这是在哪儿？……清醒意识消失了。

梦。他又丢掉了船长职位，被罚去照管飞船温室里那些带斑点的植物。叹气。范的任务是替它们浇水，让它们开花。可他发现花盆下面有轮子，滚到他身后，耐心地等着他，发出轻轻的哗啦声。过去那么漂亮的植物，现在却充满邪恶。以前，范很乐意替它们浇水、替它们除去杂草。他一直十分喜爱它们。

可是现在，只有他才知道，它们是活生生的敌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在他一生中，范·纽文不止一次在自动化医护室里苏醒过来。他几乎习惯了棺材一样紧闭的医疗槽、没有任何装饰的绿墙、各种缆线和管子。但这里不一样，他过了好一阵子才弄清自己身在何处。像柳条一样的植物朝他弯着，围着他，在温暖的和风中轻轻摇晃。他仿佛躺在一个小水塘上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身体下面是最轻软的地苔。水面上拂动着夏日的微风。真好啊。只是叶片毛茸茸的，不同于他以前见过的任何绿色植物。这里是另一个族类心目中的家。他伸手抓向离他最近的枝条，却撞在什么坚硬的东西上，离他的脸只有五十厘米。一道弧形的墙。尽管有那么多障人耳目的美景，这里的医疗槽仍旧和他记忆中的差不多，连大小都一样。

脑袋后面咔嗒一响，眼前的田园美景一下子无影无踪，夏日微风也不见了。有人飘到他的医疗槽上方，是拉芙娜。“你好，范。”她的手伸进医疗槽，紧紧握住他的。她的吻轻轻颤抖着，她的神色憔悴，好像一直在哭。

“你也好。”他说。记忆又回来了，一片一片，棱角尖利。他想从床上起来，却发现了这里的医疗槽和青河舰队中的又一个相似之处：他被牢牢固定在床上。

拉芙娜有些虚弱地笑起来：“医护室，解除锁定。”过了一会儿，范飘了起来。

“怎么还绑着我的胳膊？”

“不，那是绷带。你的左臂一段时间后才能全部长出来。几乎全烧没了，范。”

“哦。”他低头一看。手臂上裹着一层白色东西，像茧一样，把手臂紧紧粘在体侧。他想起那场枪战……也想起自己的梦。那个梦百分之百地真实。“我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声音透露出他的紧张。

“大约三十个小时。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安眠星系六十多光年了。一切都挺好，除了一点：好像宇宙中的一切生灵都在追赶咱们。”

那个梦。他没被固定的那只手铁钳一样抓住拉芙娜的手臂：“车行树，他们在哪儿？”老天爷，可别也在船上。

“绿茎的残余部分在另一间医护室，蓝莢——”

他们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活过来，不采取措施？范的眼睛扫过房间。医护室在一个功能舱中，任何武器至少都在二十米以外。不，还有别的事，比武器更重要：夺过“纵横二号”的控制权……如果还不太晚的话。他飘过医疗器材，飘出房间。

拉芙娜跟在身后：“别紧张，范。你手术刚做完还没多久呢。”

“那场枪战，他们是怎么说的？”

“可怜的绿茎状况不好，什么都说不了。蓝莢说的跟你告诉我的差不多：绿茎被无赖车手抓走了，他们逼她诱你俩进入伏击圈。”

“哼，哼。”范费了好大力气，才使自己发出的声音勉强维持中性，不加评论。这么说也许还有机会，也许蓝莢没跟绿茎一块儿发疯叛变。他一只手不断撑着舱壁，沿飞船中轴的通道前进。一分钟后，他来到了舰桥。拉芙娜紧紧跟着他。

“范，你要干什么？有好多事需要立即决定，你——”

你说得太对了。他一个猛子，扎向指令舱，来到指挥控制台前：“飞船，你还能分辨我的声音吗？”

拉芙娜开口了：“范，你这是——”

“是的，先生。”

“——想干什么？”

“确认我的指挥权。”他说。车手们离船上岸时他有这个权限，现在还有吗？

“已经确认。”

车行树们足有三十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怎么会这么容易？容易得太过分了。“取消两名车行树的指挥权，把他们与系统隔离。”

“遵命。”这就是飞船的回答。骗人的！可他又能做什么？恐惧的暗流越涌越高，达到了极点。范骤然间只觉得全身冰凉。他是青河……同时又是天人裂体。

两名车手在同一间船舱中，绿茎躺在另一个医疗槽里。范打开一个窗口，监视房间里的动静。蓝莢坐在医疗槽旁边的一堵墙上，枝条好像枯萎了，与刚刚听说斯坚德拉凯惨祸时一样。他朝镜头伸出一根枝条：“范阁下，飞船告诉我了，你取消了我们的指挥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范？”拉芙娜一只脚钩住甲板，站在他面前，怒视着他。

两人的问题范都没有回答，而是问道：“绿茎怎么样？”

蓝莢的枝条展开，耷拉得更厉害了：“还活着……我谢谢你，范阁下。你做的事需要极大技巧才能完成。考虑到各种情况，我不可能要求你做得更多了。”

我做了什么？他记得自己向绿茎开火。脱靶了？他瞧了瞧那只医疗槽。和适于人类的医疗槽很不一样，几乎灌满了水，病人的枝叶间有气流循环吹动。在睡觉？绿茎看上去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有气无力，须蔓在水中漫无目的地漂动着，有些上面伤痕累累，但身体似乎

还完整。范的眼睛沿着树干向下看，树干基座处本来应该连着小车，现在却是一大团医疗管子。范这才想起自己最后那一枪炸掉了绿茎的小车。没有小车的车手会怎么样？

范的视线离开残缺不全的绿茎：“我取消了你们的指挥权限，因为我不信任你们。”我从前的朋友，我的敌人的工具。

蓝莢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拉芙娜开口道：“范，要不是蓝莢，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你们从那个地方救出来。就算救出来之后，我们仍旧陷在安眠星系里无法脱身。周界卫星上已经是杀声一片，他们猜出了我们是人类。蝴蝶们冲出港口追杀下来。多亏蓝莢说服当地的安保部门，我们才能以超波驱动状态跃迁离港，不然的话，肯定刚离开星环就被炸个粉身碎骨。我们本来应该送命的，范。”

“你知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

拉芙娜脸上的怒火退了一点：“是的。但你也别忘了那些小车。它们是机械制品，可以切进去，操纵里面的控制电脑。那些人控制了绿茎的小车，用她的武器瞄准目标。”

嗯。从拉芙娜身后的显示窗口，他看见蓝莢站起身来，枝条一动不动，并没有忙不迭地赞同拉芙娜的见解。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高姿态？“可绿茎把我们诱进伏击圈，这件事你又怎么解释？”他抬起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人家逼她干的。但有一点讲不通，拉芙娜，她没有一点迟疑，毫不犹豫。她积极得很，劲头大极了。”他从拉芙娜肩头盯着后面的窗口，对蓝莢说，“她没有受到胁迫。这是你当时亲口告诉我的，蓝莢。”

长时间的停顿，终于有了声音：“没有，范阁下。”

拉芙娜一个转身，退了几步，可以同时看到蓝莢和范：“但是，可……这太荒唐了。绿茎从一开始就跟咱们一块儿的呀。想毁掉飞船，以前有上千个机会。向外送出消息的机会也多得是。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傻乎乎地搞什么埋伏？”

“是呀。为什么他们以前不出卖咱们……”直到她提出这个问题时，范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只知道出了什么事，却没有解释得通的

理论。但现在，答案一下子冒出来，所有碎片都拼合在一起：埋伏、他在医疗室里的梦、种种自相矛盾之处。“也许她从前不是叛徒。否则我们不可能从中转系统逃出来，也不可能没有人追赶，连发现咱们的人都没有，更别说知道我们的目的地了。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会出现在安眠星系。”他停了停，竭力厘清头绪。对了，还有埋伏。“那场伏击，搞得太差了一一因为纯粹是临时拼凑的。敌人没有增援，武器既落后又简单一一”灵光一闪，“对了，我敢说，如果你检查检查绿茎的残余部分，准会发现她当时拿的射线枪其实是某种切割工具。他们的霰射地雷连个像样的感应器都没有，只有个临时的替代装置。请注意，替代品不是军品，而是民用器材。所有装备都是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临时拼凑起来的，执行者在那之前根本没想过要打仗。不，我们的敌人并不是预先得到情报，我们的出现让他们大吃一惊。”

“你觉得蝴蝶会一一”

“不是蝴蝶。按你说的情况，枪战爆发时他们的飞船还泊在港口，直到开火之后，车手们定居的那颗周界卫星才把我们的消息紧急通知他们。这一切的背后主使跟蝴蝶不是一伙。搞这次行动的团体一定散布在整个宇宙，每个世界里的人数不会很多。撒开大网，静静倾听着他们感兴趣的事。他们发现了咱们，虽说他们在这里的前哨力量很微弱，但还是做出努力，想捕获我们的飞船。只有当我们逃脱、他们的行动失败后才把消息公开传播出去。自己下手也好，通知别人也好，就是不能让我们逃掉。”他朝超波显示窗挥挥手，“我要没看错的话，咱们屁股后头跟着的飞船肯定不下五百艘。”

拉芙娜的视线扫过屏幕，又折回来。她的声音没那么坚定了：“是的，蝴蝶的主力舰队赶上来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

“还会有许许多多，多得多。不过后来者已经不是蝴蝶了。”

“……你究竟想说什么？车行树们为什么要害咱们？搞这种阴谋对他们没有丝毫好处。他们连个国家都没有，更别说星际帝国了。”

范点点头：“只有一些爱好和平的聚居地，就像那颗星环周界卫星。这种地方遍布整个飞跃界，到处都是。”他轻声道，“不，拉芙娜。我所说的真正的敌人、背后的主使不是车行树……真正的敌人还在他们背后一一斯特劳姆变种。”

接下来是沉默，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但他注意到蓝莢的枝条收缩得多么紧。那个人知道。

“这是唯一的解释，拉芙娜。绿莢过去的确是我们的朋友，忠心耿耿。我的猜测是，车行树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成员受变种的控制。绿莢落到他们手里之后，他们把她同化过去了。”

“这一——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只不过是中界呀，范。绿莢有勇气、坚定。没有什么洗脑手段能这么快就把她改变了。”惊恐、绝望的表情出现在她眼中。不管怎么解释，其中必定存在着极其可怕的东西。

但我还活着，还能说话。我这个数据库，这个天人裂体，我还活着。也许我们仍有机会！他开口说话了，就在开口时，他什么都明白了：“绿莢确实一直忠于我们，可几秒钟内就被彻底异化，不是因为她的小车被别人控制，也不是某种药物作用。从一开始，车手和小车都被设计好了，就是为了做出现在这种反应。”他看着对面的蓝莢，暗暗留意他对下面的话有什么反应，“车手们一直等待着他们的造物主重临世间，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们的种族十分古老，目前仍然生存着的种族中，他们的历史最悠久。他们遍布四方，每一处人数都不多，总是很务实、很和平。可是，在最初，在几十亿年以前，他们的祖先走进了进化的死胡同。幸好他们的造物主制造了第一台小车，成就了第一批车手。现在，我觉得我已经知道那个造物主是谁了，也知道它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是的，是的，我知道，得到外界扶持的事很多。但这个有一点最不同寻常：你看这个种族是多么稳定。蓝莢说过，他们的小车是一种必须坚守的‘传统’。但在我看来，‘传统’这个词只适用于文化领域，而且时间跨度小得多，再怎么传统，也不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但是，现在的车行树仍然驾着和十亿年前一模一样的小车。还有，飞跃界虽然各处都可以造出这种小车，但它的设计却明显来自上界，或者超限界。”这还是他复活之后在飞跃界闹的最早的笑话之一。他研究过小车的设计图——甚至部件图。从外表上来看，这东西是个机械制品，还有活动部件。设计图宣称，整部小车连最不起眼的工厂都能制造出来，甚至那些比爬行界技术强不到哪儿去的工厂都行。但内部的电子部件却大不一样，一大堆元件仿佛随意组合在一起，看不出一级一级自上而下的控制，也没有什么模块。但它就是管用，而且功效比人类或与人类相当的智力所能设计出来的东西强得

多。制造起来很容易，但如果想对内部元件做点维护、做点改进——想都别想。“飞跃界里没有谁能弄明白小车的潜在威力，更别说搞清它对车手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了。蓝莢，我说得对不对？”

车手的枝条啪的一声，紧紧贴在树干上。一阵激烈的哗啦哗啦。范从来没听过车行树发出这种声音。恼怒？恐惧？蓝莢的语音合成器发出一连串扭曲、不连贯的尖声：“你问？你问？好大的胆子，居然让我帮你搞清这——”声音越拔越尖，进入无法听见的波段。蓝莢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了，他的躯干颤抖着。

来自青河舰队的范·纽文只觉得一阵羞愧。这一切对方都知道，也理解他的做法……不应该这么对待他。车手们一定要杀掉，但用不着强迫他们站在这儿听着他的判决。他的手伸向通信开关，又停住了。不，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可以好好观察变种的……作品。

拉芙娜的视线在人类和车行树之间来回移动着。他看得出来，这一切她理解了。她脸上的表情和刚刚听说斯坚德拉凯惨祸时一样：“你是说，小车最早是由变种……制造出来的？”

“同时改变了车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肯定和斯特劳姆人创造的那个变种不完全是一回事，但……”

“瘟疫”，这是通常称呼那个变种的另一个名字，这个称呼更接近老头子对它的看法。变种的威力虽然无与伦比，但在一切事物中，它的使用寿命更接近一种瘟疫。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老头子最初才被它蒙骗了。但现在范看得很清楚。这个瘟疫的存在形式不是完整实体，它是由一个一个片段组成的，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它藏身于档案资料之中，等待最适当的时机，同时制造出一批帮手，帮助它达到鼎盛状态……

他望着拉芙娜，突然又多明白了一点：“这个问题你比我多了三十个小时的思考时间，拉芙娜。你有我的太空服里保存的数据。我现在说的你肯定也猜出了一部分。”

她垂下眼睛。“一点点。”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至少她现在没有坚决否认了。

“我们该做什么你也明白。”他轻声说。现在他已经明白了自己必须做什么，身体内部天人裂体的尖锐刺戳感消失了——它的意志必将贯彻。

“做什么？”拉芙娜说，好像她不清楚似的。

“两件事。把消息贴到网上去。”

“谁会相信？”那个百万谎言网。

“会有足够多的人相信的。一旦开始往这个方向看，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发现真相……并且采取适当行动。”

拉芙娜摇头：“不。”声音微不可闻。

“必须通告文明网，拉芙娜。我们发现的秘密可以拯救上千个世界。这是瘟疫的一大优势，还没有其他人识破。”至少在中界和下界，这是一大优势。

她只是再一次摇了摇头：“把这个消息大声嚷嚷出去，这种做法本身就会杀死亿万生灵。”

“这是正当的自我防卫！”他向天花板轻轻一跃，手向上一撑，身体落回甲板。

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正是这种理由，杀死了我的……我的家人，毁灭了我的世界……还……还有……我绝对不参与这种事。”

“不一样，这一次的理由是真实的。”

“大屠杀我已经受够了，范。”

温柔，坚定……到了让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你想一个人拿主意做决定吗，拉芙娜？我们发现了一些情况，其他人——比我们更聪明的领导者——应该知道这些情况，然后据此做出他们的决定。你打算不给他们任何选择的机会吗？”

她犹豫了。一时间，范还以为她内心深处那种“当个遵守规矩的好公民”的念头会占上风。但是，她的下颌一抬：“你说对了，范，

我不给他们这种选择的机会。”

他发出一声不带评论色彩的哼哼，飘到控制台前。该做的就得做，多说无益。

“还有，范，我们不能杀死蓝莢和绿茎。”

“咱们没有别的选择，拉芙娜。”他的手指在轻触式控制键上跳动着，“绿茎已经被转化成了他们的人。至于转变过去的成分在小车被摧毁后还剩下多少，我们完全猜不出来。同样，我们也猜不出蓝莢能撑多久才变过去。我们既不能带他们一块儿走，也不能放了他们。”

拉芙娜缓缓地飘向一旁，眼睛盯着他的手。“你……你好好看看，你要杀的是谁，范。”她轻声说，“你说得对，我有三十个小时思考我该怎么做，我也想过你会怎么做。”

“怎么做？”范的双手从控制台上抬起来，脑海里涌起一股怒气。（是天人裂体？）拉芙娜，拉芙娜。大脑深处响起一个声音，轻轻的，向她道别。接着便是一片冰凉。刚才他是那么害怕车手们控制了这艘飞船，他们没有那么做，这个傻瓜却替他们做了。自觉自愿，替他们出头。他缓缓向她飘去，几乎无意识中，双手已经摆出了格斗姿势：“有一些事，我必须做。你打算怎么阻止我？”不等她回答，他已经猜到了。

她没有退缩，尽管他的双手离她的咽喉只有几厘米。她脸上挂着泪珠，却是一副英勇无畏的模样：“你以为呢，范？你还在医护室时，我……我重新做了安排。要是你敢伤我，你会伤得更惨。”她的视线扫过四周的舱壁，“要是你杀了车手，你……你也会死。”

两人久久地瞪视着对方，掂量着。也许墙壁里并没有暗藏武器，也许他可以不等她自卫便杀掉她。但是，她可能事先安排了程序，一旦出事，飞船就会杀掉他。方法太多了，成千上万种。然后，剩下的活人便只有两个车手……驾着飞船，飞向底层，猎取他们的终极目标。“那么，我们该做什么？”他终于问道。

“跟……跟从前一样，我们去救杰弗里，夺回反制手段。我同意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车手们的行动。”

与魔鬼休战，由傻子做中介。

他飘了起来，绕过她，飘向中轴通道。身后传来一声抽泣。

接下来几天，两人有意回避对方。拉芙娜只给予范最起码的飞船控制权限。他在飞船应用层面中发现了自杀程序，但他又发现了一件怪事：与拉芙娜正面交锋之前几个小时，这些自杀程序便已过期失效了。也许他应该为此懊恼：挺胸对抗他时，她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空无一物。感谢天人，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念头还没成形，便已被他抛在脑后。

看来这场游戏会一直玩到最后，谎言对抗遁词，诡计对抗狡猾。他冷酷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赢。后面是追击的舰队，身边是阴险的叛徒。但是，他向青河和他自己的天人裂体起誓：一定要打败变种，打败车行树，还有，不管她是多么勇敢、多么善良，他一定要打败拉芙娜。

泰娜瑟克特正在输掉自己身体内部的战斗，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是剗刀。不，战斗还远未结束，最准确的说法是这样：潮流已经变了。最初，她常常有些小胜利，比如由着阿姆迪杰弗里摆弄那种通信器材，两个孩子怎么都猜不到她一直注意着他们的进展。但这已经是许多个十天以前的事了，而现在……有些日子，她完全控制着自己的全部组件。可其他时间，她只是看上去掌握着控制权而已——而且，在这些日子中，她常常觉得格外兴奋。

今天会是哪一种日子，现在还说不清。

新城堡的高墙两边建造时的临时板墙还没有拆除，泰娜瑟克特在板墙上慢慢踱步。这地方新倒是新，但还称不上是一座城堡。铁先生是用近乎恐慌的高速度紧急完成施工的。南墙和西墙非常厚实，里面还有暗道。但北段有些地方只是一道垒着碎石块的木栅而已。在铁先生限定的时间内最多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她停住脚步，嗅着新锯下的木料的味道。下面就是飞船山，景色真是美极了。现在这个季节，白天越来越长，日落与日出之间还有隐隐约约的天光。遍地积雪已经消融成夏天里的一小块一小块，温暖季节里的绿色灌木也露头了。站在这里，她可以看到数英里之外，望见蓝色的大海环抱着远方的岛屿。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除非派人数众多的大部队，否则攻击这座新城堡——即便它已经摇摇欲坠了——无异于自寻死路。泰娜瑟克特一声苦笑，当然，木女王肯定会把传统观点抛到一边。这个木女王啊，自以为有了可以从几百英尺外轰塌城墙的秘密武器。就是现在，铁先生的间谍报告，木女王已经吞下了诱饵，那支小小的军队已经携带着他们粗劣的大炮踏上征途，从陆路向海岸进发。

她沿着城墙楼梯缓缓而下，远处隐隐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响声。北面溪流上游某个地方，铁先生自己的炮兵正在晨练。风向合适时，在这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试验不是在附近田野里进行的，除了高级侍从和与外界隔离的工人，谁都不知道这些新式武器。到现在，铁先生

手里已经有了三十门大炮，以及充足的弹药。站到近处，火炮发射的声音震耳欲聋，简直像置身于地狱。连续发射的话，炮手便会被彻底震聋。可是，那些大炮本身，真是威力无比的兵器。射程将近八英里，比木女王的远三倍。它们发射的“炮弹”中装填了炸药，触物即炸。北面小山本来是长满森林的缓坡，现在森林没有了，小山也裸露出了岩层——这些都是连续发射的炮火的威力。

很快——也许就在今天，剔割分子们还会拥有无线电。

你真该死，木女王！泰娜瑟克特当然没有亲自见过女王，但剃刀却对那个共生体了如指掌，他的组件大多是女王的子嗣。那位“温和”的木女王生了他，把他抚养成人。是木女王教他如何思考、如何实验。剃刀心中的傲气木女王应当比谁都清楚，她应该知道，他会不断追求，进入父母绝对不敢涉足的禁区。羽翼丰满之前，他的邪恶天性便暴露无遗，他的秘密实验也被人察觉。那时木女王就应当杀掉他，至少拆散他这个组合。她没有这么做，只把他驱逐流放了事……由着他创造出像铁先生这种邪恶的事物，后者又继续创造出自己更加邪恶的造物，一步一步，建立起这个自上而下彻底疯狂的组织。

而现在，木女王却要来纠正自己当年的错误了，整整晚了一个世纪。带着她的玩具炮，跟从前一样信心满满、无比乐观。她是走向一个铁与火的陷阱，她的人一个都别想活着出来。要是能想个办法警告女王就好了。泰娜瑟克特之所以来到这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她自己发出的誓言：消灭剔割运动。只要木女王知道前面等着她的是什么，只要她查出自己营帐中的叛徒，那么，可能还存在一线机会。上个秋天，泰娜瑟克特差点就要派人前往南方，把一封匿名信送到木女王手中。有些做生意的商人来往于两个王国，她的剃刀的记忆告诉她哪些商人也许最可靠。她差点给其中一人一张字条，一张写满秘密的丝纸，内容是飞船的降落、杰弗里还活着。幸好她没来得及，生与死只差一天——铁先生给她看了一份报告，内容有关另一个人类成员，还有木女王在数据机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中有些内容，只有木女王领导层中的核心成员才可能知道。是谁？她没有问，但她猜到了，肯定是维恩戴西欧斯。泰娜瑟克特组合中的剃刀组件还记得自己的这位同系血亲。他们有过……交易。两个组合有同一位父亲，但维恩戴西欧斯却没有继承到父亲的半点天赋，传给他的只有强烈的冒险投机心理。

铁先生给她看这份报告的目的是替自己鼓劲，他要向泰娜瑟克特证明，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以前剃刀从未做到的事。对于泰娜瑟克特来说，这份报告宛若晴天霹雳。她比平时更加热烈地恭维铁先生，同时悄悄搁置了自己警告女王的计划。间谍就在木女王身边，传递任何消息都是自杀行为，达不到任何目的。

泰娜瑟克特啪嗒啪嗒走过城堡外面的院子。工程仍在继续，但施工队伍小多了。铁先生还在外城继续修建许多木屋，许多木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个简陋的棚子。铁先生希望让拉芙娜看到外面没有飞船着陆的地方，诱使她驾着飞船在内城附近一个特别地点着陆。

内城。之所以把这座城堡建造得像秘岛一样坚不可摧，目的全在于此。这个地方漂亮极了，完全可以起到铁先生告诉阿姆迪杰弗里的作用：一座神殿，供奉杰弗里的飞船，保护它免遭木女王攻击。中央拱顶是飞檐式的，用石块嵌合得天衣无缝，宽度与秘岛上的大会堂相当。泰娜瑟克特从旁边走过时总用一双眼睛观察着这座建筑。铁先生打算在拱顶表面再镶一层最光洁的粉红色大理石，从几十英里的高度都能看到。即使飞船不落入陷阱，拱顶里还有另外一个。这就是铁先生计划的核心。

施里克和另外两名高级侍从站在城堡会议厅前的梯级上。她走近时，三名侍从肃立敬礼，随即迅速后退，肚子紧紧贴在石阶上……但动作不像去年秋天那么快。剃刀其他组件被杀死的消息他们也知道。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泰娜瑟克特禁不住微微一笑。尽管她有那么多弱点、那么多难处，但她知道，自己仍比这三个强得多。

铁先生已经在里面了，会议厅里只有他一个组合。至关重要的会议都是这样，只有铁先生和她。两人之间的关系她看得很明白。一开始，铁先生对她怕得要死，认为眼前是世上唯一一个他杀不掉的人。匍匐在她面前还是肢解她？足足十天时间，铁先生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踌躇难决。看到剃刀多年来凌驾于他的威力这么长时间之后仍然难以消除，泰娜瑟克特不禁心中暗笑。接着便传来了消息，剃刀的其他组件已死，泰娜瑟克特再也不是剃刀因子了。她原以为，接踵而至的就是自己的死亡。事实却是，她现在比从前更安全了。铁先生不那么害怕了，威胁既去，她的存在又满足了他对亲密顾问的需求。她是他锁在瓶子里的魔鬼：有剃刀的智慧，却没有剃刀的威胁。

这个下午，他几乎算得上身心松弛，随意地向进来的泰娜瑟克特点点头。她也点头致意。从很多意义上来说，铁先生是她——是剃刀——最杰出的作品。为了塑造他，花了多少心血啊。多少个价值顶得上一整个共生体的组件被牺牲掉了，就为了获得最终的组合：铁先生。

她——剃刀——要的是天才与无情的综合体。但是，身为泰娜瑟克特，她看得很明白。经过那么多次剔割，剃刀创造出的仅仅是一个可怜、可悲的东西。这种感觉真是奇特，但有时，铁先生实在像是剃刀最令人同情的牺牲品。

“准备开始大验了？”泰娜瑟克特问。经过这么长时间，无线电项目看来总算完成了。

“那件事先等一会儿。我想问问你什么时机最合适。我的情报来源告诉我，木女王的部队已经上路了。按正常速度，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在五个十天之后赶到。”

“比拉芙娜的抵达时间至少早三个十天。”

“说得对。咱们先把你的那个老对头收拾了，再玩大的。可是……两腿人最近传来的信息中有些地方很奇怪。你觉得他们会有几分怀疑？阿姆迪杰弗里告诉他们的东西会不会比我们知道的多？”

换了泰娜瑟克特还是剃刀因子的时候，这种犹豫不决铁先生一定会掩饰起来。她坐下来，回答道：“亲爱的铁先生，如果你能花点心思多学学两腿人的语言，或者让我多学一点，这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冬天里，泰娜瑟克特尽了最大努力，想跟那两个孩子单独说话，可惜一直找不到机会。但现在，她的想法变了。阿姆迪杰弗里太天真，一点也不会隐瞒作伪。只要让他们发现一点铁先生的阴谋，他们肯定隐瞒不住。还有，如果援救者知道铁先生是坏蛋，他们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来？泰娜瑟克特只见过一艘飞船，单是它的着陆动作就能像一件巨型武器一样，产生威力无比的可怕力量。再说……如果铁先生的计划成功，我们也就用不着外星人的好意了^[23]。

泰娜瑟克特嘴里继续说道：“只要你的出色计划不出问题，那孩子你用不着担心。难道你看不出来？那孩子爱你。”

铁先生一下子高兴了，马上又疑心重重：“我说不准，阿姆迪老是开我的玩笑，好像识破了我的计划似的。”

可怜的铁先生。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但他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有在这一件作品中，铁先生才真正超越了他从前那位导师，开发出一种过去属于木女王的技术，并加以改进完善。剃刀^[24]看着自己过去的学生，几乎馋涎欲滴，恨不能重新塑造他一次。这一次，他将运用恐惧和剔割，加上爱和感情，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最终的成品将会成为他最称手的工具，真正不负“铁”这个名字。泰娜瑟克特耸耸肩：“相信我的话吧。只要继续运用怀柔手段，两个孩子都会对你忠心耿耿。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拉芙娜的来信确实有了变化。虽说他们路上出了什么事，但她看上去对何时抵达却相当有把握。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多怀疑咱们几分。至于对无线电的改进，他们也相信是杰弗里的主意，而不是阿姆迪的。顺便说说，你这个谎撒得很高明，充分利用了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比咱们强的自大情绪。公平竞争的话，我们很可能比他们强些——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们猜到。”

“那他们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了？”

剃刀残体耸了耸肩：“耐心点，亲爱的铁先生。耐住性子，认真观察。这个情况阿姆迪杰弗里可能也留意到了，你可以很委婉地暗示他们，让他们去打听。我的想法是，两腿人遇上了他们自己的麻烦事。”他停了下来，所有脑袋都转向铁先生，“你能让你在木女王那边的那个内线打听打听这方面的情况吗？”

“也许我会让他查一查。木女王也有一点比咱们强，她手里掌握着数据机。”铁先生不作声了，神经质地咬着嘴唇。过了一会儿，整个组合猛一摇晃，像要把逼近他的各种威胁全部甩开，“施里克！”

传来脚爪跑动的声音。门开了一道缝，施里克探进一只脑袋：“大人有什么吩咐？”

“把无线电装置带到这里来，然后问问阿姆迪杰弗里，问他^[25]愿不愿意也来看看。”

无线电，真是件了不起的东西啊。据拉芙娜说，技术水平比剔割分子强不了多少的文明就能发明出它的基本元件。这种说法让人很难相信。制造这种设备要经过那么多工序，走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弯路，最终结果是八台机器，每个一码见方，黑乎乎的。金银制成的奇异部件闪闪发光。至少这部分爪族能够理解：秘岛的很大一部分金银都消耗在这种东西的制造过程中。

阿姆迪杰弗里到了，在大厅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捅捅无线电，一会儿冲铁先生和剃刀残体嚷嚷几句。有时真是很难相信，这两人竟然不是一个共生体，那个两腿人是组合之外的另外一个成员体。他们扭在一块儿，纠缠不休，只有一个共生体内部的组件才会这么做。询问两腿人的问题，阿姆迪常常不等杰弗里开口便替他回答了，用的代词也是指一个共生体的第一人称单数——“我”，以此表示他俩。

可今天，两人似乎争执起来了：“铁大人，让我来，求求您，让我先来试验！”

杰弗里用萨姆诺什克语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阿姆迪却不替他翻译。于是他转向铁先生，缓慢地重复刚才的话：“不，（什么什么）太危险。阿姆迪（什么什么）小。还有，（什么什么）时间短。”

剃刀残体竖起耳朵，竭力分辨他的话。该死！总有一天，不懂两腿人的话会让他们大吃苦头。

铁先生听着人类的话，然后发出一声最宽容的叹息：“唉，阿姆迪，杰弗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的也是萨姆诺什克语，听他说这种语言，剃刀残体倒是比听人类孩子的话更明白些。

阿姆迪犹豫半晌：“杰弗里觉得无线电外套太大，我穿不合适。可您看，其实根本不算不合适！”阿姆迪跳了起来，绕着一台黑乎乎的四方体转来转去，不管不顾拖着它甩开下面的天鹅绒垫子，把衣服往自己个头儿最大的组件头上、肩上套。

打开之后，无线电大致像一件斗篷，铁先生的裁缝在肩部、腹部加上了夹子，让大氅不会掉下来。但即使这样，这东西还是大大超过了小小的阿姆迪的个头儿，一个组件穿上之后，斗篷拖了下来，像一顶帐篷。“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小脑袋拱出来，先瞧瞧铁先生，又瞅瞅泰娜瑟克特，想逼着他们相信自己的话。

杰弗里说了句什么，阿姆迪气恼地朝他尖吠一声，接着说：“杰弗里什么都担心，但总得有人试验试验这套无线电吧。还有个速度方面的小问题。无线电波的速度比声音快，杰弗里怕它的速度太快，会把使用无线电的共生体搅得昏头昏脑。他说的都是傻话。能比头碰头时思想的传递速度快到哪儿去？”用问句下判断，泰娜瑟克特一剜刀残体笑了起来。这一窝小狗崽可真不会撒谎呀。他觉得阿姆迪其实知道自己那个问题的答案，也知道答案对他不利。

大厅另一头，铁先生倾听着，仰着几只脑袋，这是个宽容的表情：“很抱歉，阿姆迪，让你第一个做试验太危险了。”

“可我胆子大呀，我不怕！还有，我想帮助您。”

“很抱歉，我不能让你去。等测试完了，知道它很安全，再——”

阿姆迪发出一声恼怒的尖叫，比平时说话的调子尖得多，几乎跟思想声一样尖。他冲向杰弗里，把他包围起来，用屁股狠狠撞着人类的双腿。“死叛徒！”他大喊道，接着是一连串萨姆诺什克语中的骂人话。

花了大约十分钟才让他平静下来，阿姆迪沉着脸，气鼓鼓的，不说话了。他和杰弗里坐在地板上，互相用萨姆诺什克语责怪着对方。泰娜瑟克特和大厅另一头的铁先生注视着这两个，如果嘲讽之意能发出声音的话，他们现在准被震聋了。剜刀和铁先生一生都在从事实验，用他人做实验，结果往往是实验对象的死亡。可现在，这儿居然出了个牺牲品，哭着喊着恳求别人让他牺牲。但是，他的要求必须拒绝。就算杰弗里刚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不能让他去，阿姆迪这个组合太可贵了，绝不能拿他冒险。再说，阿姆迪是个八位一体，这么大的共生体能存在就是奇迹，如果无线电有危险，这种危险对他来说比其他组合大得多。

所以应该找个适当的牺牲品，一个废掉也不可惜的东西。秘岛地牢里这类货色多的是。泰娜瑟克特回想起死在剜刀手下的那无数实验品。她是多么憎恨这个剜刀啊，这个精心计算、冷酷施暴的共生体。我比铁先生坏得多，是我创造了铁先生。她想起自己上一个小时里的种种想法。今天是那种糟糕的日子，是剜刀从她的意识深处静悄悄溜出来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中，她运用的是他的缜密逻辑，越用越熟，

越来越有威力，直到最后，她变成了他。但就算在这种日子里，她也能把控制权重新夺回来一阵子。重获控制之后，她该做些什么？一个足够坚强的灵魂可以压制自己内在的邪恶，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至少，它有勇气毁灭自己。

“我……我愿意试试这种无线电。”没等他意识到，话已经脱口而出。好一个软弱东西，真是个蠢女人。

“什么？”铁先生道。

可惜那句话说得十分清晰，铁先生也听到了。剃刀残体淡淡地一笑：“我想瞧瞧这种无线电有什么威力。让我来，亲爱的铁先生。”

他们把无线电带到院子里，就在飞船一侧，以避免外人视线。这会儿，这里只有阿姆迪杰弗里、铁先生，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我。惧意渐增，但剃刀残体却笑了起来。自制力。她可真能想点子呀！也许这样最好。他站在院中，让两腿人替他套上无线电斗篷。另一个有智力的生命离自己这么近，比自己高这么多，感觉太奇怪了。

杰弗里那双灵活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爪子替他整理斗篷，松松地披在他身上。斗篷内层的布料很软和，沉甸甸的。和平常衣服不同，无线电大氅把震膜都遮住了。男孩儿一边做事，嘴里还一边尽力解释。

“看见这个了吗？”他拉起斗篷一角，“这个套在头上。里面是（什么什么），使声音变成无线电波。”

男孩儿想替他套上头罩，剃刀残体挣开了：“不。戴上这些套子我没法思想。”这样一来，只有站着不动，所有组件头顶着头，剃刀残体才能保持清醒意识。共生体中较弱的几个组件已经产生了与群体的隔离感，开始恐慌起来。哼，泰娜瑟克特的良心，让她尝尝这个滋味吧。

“哦，对不起。”杰弗里扭头对阿姆迪说了几句，好像在说什么过去的设计。

阿姆迪刚才在三十英尺外，几只脑袋凑在一起，这是在皱眉头。要求被拒绝后他本来很生气，可孤零零一个人待着，跟两腿人分开，他又觉得很不安。但随着准备工作的进行，他慢慢又不生气了，所有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紧张兴奋，迫不及待。剃刀残体心里一阵温暖，

这是对那个幼崽组合的关爱。这种感受来去如风，一闪即逝，快得几乎注意不到。

斗篷把剃刀残体的思想声大半捂住了，阿姆迪借这个机会挤到近处。“杰弗里说也许我们不应该修改设计，用无线电传递思想。”他说，“但这种新设计比过去的好得多，我知道！还有，”他使了个被人一眼看穿的鬼点子，“我看还是我来试验比较方便。”

“不行，阿姆迪，你不能去。”铁先生的声音充满关切，只有剃刀残体发现了他一两只组件嘴角的冷笑。

“唉，那好吧。”幼崽又爬近一点儿，“泰娜瑟克特大人，别害怕。我们把无线电斗篷在太阳下晒了好长时间，电已经充满了。只要把所有束带收紧，包括脖子上的束带，就能启动机器。”

“同时收紧全部束带？”

阿姆迪踌躇了一下：“这么做可能效果最好。不然电波速率就不匹配了——”他对两腿人说了句什么。

杰弗里凑过来：“这条束带这样拉，这条朝这儿拉。”他指着负责收紧头罩的那几条束带，“最后用嘴拉紧这几条。”

“拉得越用力，无线电的声音就越大。”阿姆迪补充道。

“好的。”剃刀残体将自己的组件收得更拢一点，抖抖身体，让斗篷更合身些，收紧腹带、肩带。简直什么都听不到了。斗篷紧紧蒙在震膜上，扣得严丝合缝，像量身定制的一样。他审视着自己，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自我意识已经所剩无几了。斗篷样子倒是漂亮，黑色的底子，衬着金银相间的暗纹，正是剔割分子的标志。真是件漂亮的刑具，落到自己头上，报应啊。这般报应不爽，连铁先生都想象不到。他有这份想象力吗？

剃刀残体叼起头罩束带，一拉。

二十多年前，泰娜瑟克特还是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她最喜欢和自己的父母共生体出门远足，去基切里湖畔绿草如茵的丘陵。这还

是她从父母共生体中裂变脱离之前的事。当时的她还没有在孤独驱使下远赴共和国首都，去寻求所谓生命的“意义”。基切里湖畔并不全是海滩和小丘。再往南去便是峭壁丛生，急流在山间冲刷激荡。有时，特别是和父母吵架之后，泰娜瑟克特会故意沿着峭壁间的溪流溯游而上。这是自我惩罚，也是对父母的惩罚：有些地方，两岸水雾掩映下的峭壁光滑得像玻璃一样，完全不能吸收声音。无论什么声音都被反射回来，回音的调子之高，都快赶上思想的频率了。这种感觉就像身边有无数个她的复制品，复制品身边又有更多的复制品，所有人都以一个声音思想，交织成无比混乱的一团混沌。

没有加衬垫的石墙常常会遇到回音这种麻烦事，特别是形状和位置不对时，回音就更大了。但没有什么石墙比得上峭壁。后者算得上是最佳反射器，是采石工人的噩梦。有些地方的峭壁甚至能发出和思想的调门儿相当的回音……比如基切里地区。在这里，泰娜瑟克特无法从四面回音中辨出自己的思想声，无论什么声音都与频率正好和它相混的回音混淆在一起。泰娜瑟克特最初承受不住这种痛苦，只能落荒而逃。但她一次次强迫自己忍受四面八方的巨响，终于能够在回音的喧嚣中找出一条窄缝，渐渐练就在最恶劣的混响之中保持神志的本事。

阿姆迪杰弗里的无线电斗篷就有些类似于基切里的峭壁。也许这种噪声可以将我从剜刀手中拯救出来。泰娜瑟克特逐渐恢复了神志，但思想声仍旧很不清晰。从启动无线电以来已经过了好几秒钟。阿姆迪和杰弗里惊恐地瞪着她，那个人类不住前后摇晃着她的一只组件，跟她说些什么。泰娜瑟克特舔了舔男孩儿的手，组件中有几只站了起来。她只能听到自己的思想，不过十分嘈杂，有点像山间回荡的回声。

她又趴了下去，几个她呕吐了。世界像蒙上了一层雾气，模模糊糊的，在雾气中抖动着。思想声断断续续，零零碎碎，连不成调子。思想就在那里。抓住！抓住！只要协调就行，只要一致就行。她想起阿姆迪杰弗里的话，有关无线电波比声音的速度快，等等。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形和四面尖啸的峭壁还不一样，眼下的问题刚好相反。

她晃晃脑袋，极力掌握这陌生的一切。“让我再适应一会儿。”她说，嗓音几乎算得上镇定。她看看四周，动作很慢。她发现，只要自己集中注意力，动作不要太急促，她就能够思考。突然间，她可以感受到身上的无线电斗篷，知道它们覆盖着自己的全部震膜。在这种

情况下，她本来应该什么都听不见，组件之间被隔离，断了联系。但是，她现在的思想只是有点糊涂，和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的情形差不多。

她再一次站起身来，开始在阿姆迪和铁先生之间的空地上缓缓走动。“你们听得见我的话吗？”她问。

“听得见。”铁先生一边回答，一边紧张地退后，离她远些。

她明白了。道理很简单。斗篷和其他厚重衬垫一样，能起到隔音作用，挡住一切在思想频率范围之内的声音。但共生体内部交流的声音和萨姆诺什克语一样，是一种低频声，几乎不会受到斗篷的影响。她停下脚步，组件全部屏住呼吸。她可以听到鸟叫声，还有从城堡内城什么地方传出的锯木料的声音，而铁先生就在离她只有三十英尺的地方。按说他的思想声应该很响亮，和鸟叫声、锯木声混在一起，让这些声音难以分辨。她凝神谛听……没有混淆，没有别人的思想声，只有她自己的思想，剩下的就是一种低鸣，嘀嘀嗒嗒，从各个方向传来。

“我们还以为这种工具只是方便我们打仗。”她不禁发出了惊叹。她的全部组件转过身来，朝阿姆迪走去。距离他只有二十英尺，十英尺。仍旧听不到他的思想，没有干扰。阿姆迪的眼睛瞪得滚圆，这群幼崽也没有拔腿向后逃开，反倒全体向前倾向她。“你早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泰娜瑟克特问道。

“我盼着出现这种事，啊，我是多么希望出现这种事啊。”他向前走了两步，离她更近了。五英尺。八个他盯着五个她，距离已经只能用英寸计算了。他一只鼻子伸过来，和泰娜瑟克特挨挨擦擦。透过斗篷，只有隐隐约约一点思想声传过来，和他在五十英尺以外的声音大小相若。一时间，两人震惊不已，面面相觑。鼻子都碰在一起，但他们仍旧可以思考！阿姆迪发出一声狂喜的尖叫，扑进泰娜瑟克特的组件中，撞着她的后背、擦着她的腿。“看见了吗，杰弗里？”他用萨姆诺什克语高喊，“成功了，成功了！”

阿姆迪的袭击让泰娜瑟克特大吃一惊，思想差点散乱。出了什么事？……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如果思维共生体也能耳鬓厮磨，也能携手合作……会引发无数后果，后果之后还有后果，一连串连锁反应。她觉得天旋地转。

铁先生挪近了一点，出其不意地遭到猛扑上来的杰弗里·奥尔森多的热烈拥抱。铁先生尽了最大努力想加入这次欢庆，但他不大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像泰娜瑟克特，没有亲身体会。“真是了不起，第一次试验就这么成功。”他说，“但一定很难受。”两个组件注视着她，“应该帮你脱下这套装备，好好休息休息。”

“不！”泰娜瑟克特和阿姆迪几乎异口同声回答道，她笑着对铁先生说，“我们还没好好试试这种装备呢，对吗？无线电的目的是用来远程通信的。”至少，过去我们以为是这个目的。说实话，即使它的通话距离并不比平常说话远，在泰娜瑟克特心目中，它仍旧是一次辉煌的成功。

“哦。”铁先生勉强冲阿姆迪微笑着，对方瞧不见的几张脸却怒视着泰娜瑟克特，他的两只脖子仍旧被杰弗里紧紧搂住，铁先生现在的模样恼怒不已，只能勉强掩饰，“那好吧，先慢慢来。我们还不清楚一旦跑太远会出什么事。”

泰娜瑟克特的两只组件挣开阿姆迪的拥抱，散开几英尺。思想声依然很清晰，加上一点模模糊糊的背景声，跟刚才没什么分别。但她开始感受到了距离的拉长，有点不容易保持平衡了。她让那两只组件继续朝远处走三十英尺。在最安静的环境中，这是共生体可以保持协调的最大距离。“跟头碰头时没什么区别。”她惊叹道。按说，在三十多英尺的距离上，思想声已经十分微弱了，声音传过这段距离的时间差也使组件之间的协调十分困难。

“我可以走多远？”她悄声问阿姆迪。

他发出一声人类的笑声，一只脑袋凑到她跟前：“我也不太清楚。至少到最靠外的墙应该没问题。”

“好吧。”她恢复正常音调，对铁先生道，“咱们看看我能不能分得更远一些。”那两只组件又向前走了十码。和其他的组件已经拉开了六十多英尺！

铁先生吃惊得合不拢嘴：“现在情况如何？”

泰娜瑟克特笑道：“思想和刚才一样清楚。”她走过这边的两只组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等等！”铁先生跳了起来，大吼道，“太——”话刚说出口他便意识到眼前还有其他听众，怒吼声立即换成对她的关心造成的惊叫，“太危险，第一次试验应该悠着点。快回来！”

泰娜瑟克特还有一只组件紧紧挨着阿姆迪，她大笑起来：“但是，铁先生，我就在这儿，一直没走开呀。”这句话是用萨姆诺什克语说的。

阿姆迪杰弗里捧腹大笑起来。

她的两只跑远的组件已经和其他部分拉开了一百五十英尺的距离，小跑起来。她看到铁先生强自压下怒火。泰娜瑟克特的思维仍然保持着敏捷、犀利，比头碰头时还强。无线电波这东西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她从施里克附近跑过，卫兵们啪地立正。“施里克！你觉得怎么样？”她的一个组件冲他那张蠢脸喊道。远远的后面，和她的其余组件以及阿姆迪在一起的铁先生朝施里克喊叫着，让他紧紧跟着她。

两只组件的小跑变成了轻捷的快跑。她散开了，一只奔向北面的内城，另一只向南奔去。施里克和其他卫兵跟着，吓得脚下跌跌撞撞。两只组件越隔越远，内城的那座拱顶已经隔在组件之间，好大一片石头建筑。她的无线电波渐渐弱了下去，被越来越响的嘀嘀嗒嗒的背景声淹没了。

“不能思考了。”她对阿姆迪说，声音含混起来。

“拉紧嘴边的束带，思想声就会更响。”

泰娜瑟克特一拉，嗡嗡的噪声小了。她重新控制住自己，绕着飞船飞奔。一个她钻进一片工地。工匠们张口结舌地瞪着她。孤零零落单的组件极为罕见，只可能是发生了致命的意外，或是整个共生体发了疯。不管是哪种情形，都必须立即抓住这个单体。但泰娜瑟克特的组件身披黑斗篷，时时金光闪动。身后还有施里克和其他侍从，吆喝着命令众人退后。

她一只头转向铁先生，声音里充满喜悦：“我在腾云驾雾！”她从惶恐惊怖的人群中奔过，朝四面高墙冲去。她置身于四面八方，越

散越远，无处不在。这几秒钟的记忆她将永志不忘，哪怕千年之后，传承她灵魂的共生体仍将记得，栩栩如生。

铁先生蹲坐下来。现在事情完全失控了，施里克的人已经奔到内城另一头墙边，跑得到处都是。他和阿姆迪杰弗里只有通过身边的泰娜瑟克特才能了解发生了什么，另外便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一阵阵警报声。

阿姆迪绕着她来回蹦跳着：“你现在在哪儿？在哪儿？”

“快到最靠外的墙边了。”

“别到城墙上去。”铁先生说，声音很轻。

泰娜瑟克特几乎没有听到。再过几秒钟，她就可以将这种全新的力量发挥到顶点，痛饮这种力量的美酒琼浆。她飞速冲上城墙里面的梯级，卫兵们七零八落散在后面，一些组件忙不迭地朝后面的内城跳开，唯恐撞上前面的组件。只有施里克继续尾随着她，大喊着让她注意安全。

一个她冲上城头，接着是另一个她。

她倒吸一口冷气。

“你没事吧？”阿姆迪问。

“我——”泰娜瑟克特四下张望着。在南城墙顶的她可以望见城堡院子里的自己：小小的一堆三个，金黑相间，和阿姆迪在一起。东北城墙之外，森林和谷地向远方延伸，一望无际，直伸向冰牙地区的群山。西面是秘岛和大海。身为剜刀时，这番景象她看到过无数次。他是多么热爱这一切啊，这是他的领地。但现在……眼前的一切仿佛是梦境中的景色，她的各双眼睛相隔极远，组件之间的距离几乎相当于整座城堡。视差各异的一幅幅景色叠加在一起，感觉秘岛仿佛近在咫尺。新城堡就好像身边一个小小的玩具模型。一切共生体之上的全能的共生体啊——这是上帝的视角，是上帝眼中的景象。

施里克的卫兵们靠近了些。他刚刚派了几个共生体回去询问铁先生的命令。“一会儿就来，我待几分钟就下来。”她对木栅边的卫兵

说，也把同样的话告诉院子里的铁先生。然后，她转过头去，极目远望自己的领地。

远远伸出去的只有两只组件，距离不到四分之一英里。但是，她连一点思想传递的时间差都感受不到，协调全体组件不费吹灰之力，干脆利落。可以拉得更紧一点的束带还多着呢。如果她把五只组件全部散开，伸到远达数英里的地方，又会怎么样？整个北部地区将成为她手里的一个玩物。

对了，剃刀呢？哈，剃刀。现在他在哪里？他的记忆还在，但……泰娜瑟克特回想起无线电刚刚启动时失去知觉的那一瞬。要想以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思考，需要一种特别技巧。也许剃刀大人小时候没有在狭窄的山谷中走过，适应不了那种轰鸣。泰娜瑟克特微笑了。也许，无线电一启动，只有她的思维能挺住。这样的话……泰娜瑟克特又一次看了看眼前的风景。剃刀创造的这个帝国真是不错，如果能适当利用这些新装置，新的胜利会接踵而至，这个帝国也会更加辉煌，无比辉煌。

她转过身来，面对施里克的卫兵：“好了。我可以回铁大人那里去了。”

木女王的部队启程开赴北方时正值盛夏。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慌张忙乱，维恩戴西欧斯把自己和别人都逼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一共需要铸造三十门大炮。斯库鲁皮罗铸了七十根炮管，这才得到三十根可用的。还要训练炮手，找到安全的发射方法。还要制造大车，购买大批驮猪。

备战消息肯定已经走漏到了北方。木城是个港口城市，他们无法关闭港口，中断商贸往来。维恩戴西欧斯多次在领导会议上提请注意安全。他说，铁先生肯定知道他们要出兵了，能做到的只是让他摸不清兵力如何、出兵时间，以及具体战术。“我们拥有一个最大的对敌优势。”他说，“在他的最高领导层中有我们的人，他知道多少我方情况，我们一清二楚。”最明显的事实无法逃过敌方耳目，但具体细节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部队走的是内陆，沿不同的路线进发。这条路十几辆车，那条路几支队伍。远征军兵力总计一千多名共生体，分散出发，直到进入密林再集结起来。本来第一段路走海路容易得多，但剔割分子在峡湾地区的高地有瞭望点，任何船只活动的迹象，哪怕是木女王领地深处，北方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只好走森林中的小道。那里本来也有敌人的侦察兵，但维恩戴西欧斯已经派人扫清了道路。

行程开头还比较轻松，至少坐大车的人觉得比较轻松。约翰娜乘坐后面的一辆车，和木女王与数据机在一起。就连我都开始把这台机器当巫师看待了，约翰娜心想。真可惜，它没有占卜未来的本事。

天气好极了，是约翰娜在爪族世界见过的最好的，像一个永无尽头的午后。可不知怎么回事，这种无穷无尽的良辰美景却让她有点提心吊胆，怎么都平静不下来。跟她最初来到这个世界时的情形一样——一切都大错特错。

旅程最初的几个昼夜（其实全是昼，没有夜），行军都在自己的国土上。一路上木女王替约翰娜指点着每一座山头，尽量把它的名字

译成萨姆诺什克语。经过六百多年时间，女王对自己的领土稔熟于心，了如指掌，连那些夏日仍不消融的小块积雪处她都知道。她把身边带着的一个本子拿给约翰娜看，每一页代表一年，上面画着这些积雪处每年特定时刻延伸到的位置。纸页翻得很快时，上面的画连成一气，变成了动画，雪线在约翰娜眼前上下伸缩，来回移动，一连几十年逐年向上，然后又是几十年每年向下。“大多数共生体活的年头没有我长，感受不到这种变化。”木女王说，“对我来说，这些能够活下来挺过整个夏天的积雪像有生命的活东西一样。你看本子上，它们动来动去的，对吗？就像森林里的狼，先被阳光——相当于我们的火——赶跑了，兜一圈之后又回来了。有时候聚在一起，这时就形成了一道冰川，开始向大海延伸。”

约翰娜有点紧张地笑了一声：“这些雪，它们打赢你们了吗？”

“过去四百年中，我们赢了。夏天常常很热，风也很大。从长远看呢？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些事已经无所谓了。”她前后摇晃着自己的两只幼崽，过了一会儿，轻声笑道，“行脚的两个小家伙现在还一点儿思想声都没有呢，我却已经不考虑以后的事了。”

约翰娜伸手抚着她的脖颈：“为什么光说行脚？这些也是你的小娃娃呀。”

“我知道。我的幼崽大多加入了其他共生体，这两只却不同，这还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幼崽留在共生体之内，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她的瞎眼组件拱了拱一只幼崽，小家伙扭动起来，叫了一声。声音太高了，几乎超出约翰娜的听力范围。她抱过另一只幼崽，放在自己膝头。爪族幼崽的样子更像海洋哺乳动物，不大像狗。跟身子比起来，它们的脖子显得太长了。约翰娜和杰弗里养过小狗，爪族幼崽比小狗长得慢得多。两只小家伙到现在视力都不能集中。她将一根指头在一只幼崽脑袋前慢慢晃动，小狗竭力转动脑袋，想跟上手指。那姿势逗极了。

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天了，木女王的幼崽还不能自己走路。女王穿着两套特制衣服，身体两侧都有袋子。白天醒着的时间，两只幼崽大都待在袋子里，脑袋扎进她腹部的软毛里吃奶。木女王对待自己孩子的态度和人类很像，只要它们不在她视线内，她便十分不安。她喜欢搂抱它们，和它们玩点可以增强它们身体协调性的小游戏。她常常把两个小东西仰面朝天放好，连续拍打它们的八只小爪子，时而

突然敲敲其中一只的肚子。小家伙在这种进攻下气愤地扭动着，小爪子向四周一阵乱舞。“谁的爪子动得太慢，我就轻轻咬它一下。行脚真配得上我，两个小家伙已经有一点点小脑子了。你瞧。”她指指自己正在挠痒痒的幼崽，小家伙则缩成一个小球躲着她。

爪族父母带孩子的其他方法则大异于人类，甚至有些让人害怕。无论是女王还是行脚都从不用普通声音对他们的幼崽说话，但他们听不见的超声波“思想声”却无休无止地扰动着两只幼崽。有些思想的声音很简单，很有规律，连大车的车壁都共振起来。约翰娜的双手可以感觉到木头的振动。这种声音有点像人类当妈妈的给自己的宝宝哼摇篮曲。但约翰娜明白，爪族父母的思想声还有另一个目的。小家伙们对这种声音有反应，随着声音有节奏地动弹着。行脚说，再过三十天，幼崽就能发出有意义的思想声，汇合进父母共生体的嗡鸣，现在这种做法就是替它们做好准备。

不管天黑不黑，一天终了时他们就会停下扎营。士兵们轮流值岗，拉出一道道警戒线。行军过程中也多次停步，或是为了扫清前面的道路，或是等待哨探的尖兵回报，有时干脆是为了休息。一次停止前进时，约翰娜和行脚一块儿坐在一株样子像松树、闻起来却像蜂蜜的树的树荫下。行脚逗着自己组合里的两只幼崽，扶它们站起来走上几步。约翰娜的脑袋都感受到了思想声的嗡嗡振动。知道他正对幼崽们思想。一时间，她觉得这两个小东西有点不像孩子，倒更像牵线木偶。“你为什么不让它们跟它们的——”兄弟？姐妹？生下来便融入另一个共生体的同胞兄弟姐妹，你们怎么称呼？“——跟木女王的那两只幼崽一块儿玩？”

行脚跟木女王同样好学，对人类习俗比女王更感兴趣。在她认识的共生体中，他的适应性、灵活性比其他人强得多……能把一个杀人犯融入你的共生体，你的灵活性非得很强很强才行。但行脚的适应性再强，还是被约翰娜的问题吓了一跳。她脑袋上的振动一下子停住了。行脚勉强笑了笑，笑得非常像人类，只是稍稍戏剧化了一点。行脚在数据机里的互动化戏剧上费了许多个小时的工夫，也不知是为了学习还是娱乐。“玩？就它们自己？是的，是的……我明白，在你们看来，这种事非常自然。但对我们来说，这么做简直变态……不，比变态还糟。因为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某些时候的变态也是件乐事。但如果把幼崽抚养成一个单体，哪怕是双体，长大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只动物，无法成为共生体中的稳定组件。”

“你的意思是说，幼崽们从来不能自己玩耍，没有自己的生活？”

行脚的几只脑袋一歪，在地上蜷得更紧了一点。一个组件继续用鼻子拱着幼崽，但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约翰娜身上。他非常乐于思考这些古怪人类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习俗。“这个嘛，有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可悲的例子，幼崽成了孤儿，只能自己过日子。一般来说，出了这种事，一切都完了，无法补救。可怜的家伙越来越独立，再也无法融入任何一个共生体。它今后的生活极度孤寂，无比空虚。我个人有一部分记忆，知道一点这种日子有多痛苦。”

“那你们不是损失了许多乐趣吗？我知道你看过数据机上的儿童故事。一辈子都没有年轻、傻头傻脑的时候，这太可悲了。”

“哎，我可没这么说。年轻、傻头傻脑，这种日子我过得多了，是我的生活方式呀。大多数共生体都有这种体验，就是组合中有好几个不同父母共生体生育的年幼组件时。”两人正聊着，一只幼崽爬到垫在他们身下的毯子边缘，笨拙地伸长脖子，把脑袋扎进旁边树根处的一簇花丛中。它在花间蹭着时，约翰娜感到嗡嗡声又响了起来，幼崽的动作变得不那么笨拙了。“噢，我从它的鼻子里闻到了花香。我敢说，不等咱们赶到剃刀的秘岛，我们就能通过彼此的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那只幼崽退了回来，和另一只在地毯上玩了一会儿。行脚的脑袋伴着它们的动作上下起伏着。“小家伙们真聪明！”他笑逐颜开，“对了，约翰娜，其实我们和你们也没有什么大差别。我知道人类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而我们呢，木女王和我都一心想知道我们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她是个天才，我——嗯，我有点疯疯癫癫。有了这两个幼崽，我会成为一个科学天才吗？木女王多了那两只，会成为一个冒险家吗？呵呵，木女王是个训育大师，可就连她也说不准新的我们会成为什么。哎呀，我简直等不及了，恨不能马上就重新成为六位一体！”

当初写写画画、行脚和约翰娜只花了三天便从剔割分子的地盘航行到木城港口。这支军队却要花将近三十天，才能到达约翰娜的冒险之旅开始的地方。从地图上看，这条路很难走，在峡湾地区绕来绕去。可第一个十天的行军却十分顺利，轻松得出乎大家意料。天气一直很好，既干燥又温暖，好像飞船遭伏击那天一样，仿佛那一天无限

伸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风很干燥的夏天，木女王这样称呼这种季节。本来夏天应该时有暴雨，没有的话也有乌云，但现在，太阳终日盘桓在穹顶一样的森林顶上。队伍很少走进林间空地。这种机会本来就少，每次维恩戴西欧斯还要事先弄清楚，百分之百没问题才让部队走进这种地方。只要一进入空地，抬头一看，天空蓝湛湛的，几乎万里无云。

这种好天气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正午时分热得要命，风不断地刮，把所有东西都吹干了，整个森林都干透了。全军万分小心，唯恐引起火灾。另外，整天有太阳，没有一丝云，许多公里之外的瞭望点都能看到这支大军。斯库鲁皮罗尤其焦躁难耐。他倒没想过沿途放炮，但一直希望能有块开阔地，训练他的炮兵。

斯库鲁皮罗是内阁成员，又是女王的总工程师。自从有了开炮的体验，他坚持给自己加上了“炮兵司令”的头衔。在约翰娜看来，这位工程师总是冒冒失失、慌里慌张的。他的组件老是动个不停，动作常常十分突兀。他在数据机上花的时间几乎跟女王、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一样多，可他对人文方面的内容没什么兴趣。“除了机器方面，其他的一切他都是睁眼瞎。”女王有一次这么说他，“不过我就是这么塑造他的。在你来之前，他也发明了许多东西。”

斯库鲁皮罗彻底爱上了大炮。对大多数共生体来说，燃放大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自从头一次实地开火，斯库鲁皮罗就抓住一切机会不停放炮，一次又一次，同时尽力改进炮管、火药和炮弹。结果是一身毛被烧得稀烂。他声称，在近处听炮响有利于澄清思维——大多数人则认为，炮声听多了，人非震成傻子不可。

途中休息时常常能看到斯库鲁皮罗熟悉的身影，沿着队伍上上下下跑来跑去，长篇大论地对炮手们训话。他宣布，哪怕最短暂的休息都应该用于训练，因为实战之中，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他根据数据机里尼乔拉时代炮手的耳塞发明了一种耳罩，不遮蔽听低频声的耳朵，只捂住炮手前额和肩头的震膜。耳罩的试验过程十分折磨人，搞得许多炮手脑子一片糊涂，不过到开炮的时候，这东西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斯库鲁皮罗自己随时随地都戴着耳罩，只是不戴紧。这些玩意儿在他的脑门儿和肩头支棱着，看上去像傻里傻气的小翅膀。显然，他觉得戴着这东西挺神气。说句实话，他的炮手们也和他一样，成天戴着耳罩耀武扬威。一段时间之后，就连约翰娜也能看出来，训练起了

作用。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动炮管，装填训练用的假火药和假炮弹，最后再用爪族语大吼一声：“砰！”

部队携带的火药比食物多，共生体们只能在森林中就地取食。约翰娜过去没多少露天宿营的经验。森林里通常都能找到食物吗？能找到那么多吗？这里的森林和斯特劳姆老家城郊的森林大不一样。在老家，要离开森林小道四处漫游，你非得申请特别许可才行。森林中的大多数动物都是模仿过去尼乔拉森林动物制造的自动机械。这里的森林却完全是个大野林子，比传说中的尼乔拉的森林还厉害。毕竟尼乔拉过去有过文明，十分发达，后来才堕入中世纪。爪族过去却从来没有发达文明，各大洲也从来没有遍布过城市。行脚估计，这里全世界的人口还不足三千万个共生体。共生体们在西北地区的定居历史还不长，到处都是猎物。爪族捕猎时很像动物，士兵们在灌木丛中飞快地连钻带拱。大家最喜爱的捕猎法是比拼耐力，穷追不舍，直到猎物筋疲力尽一头栽倒。这种方法在这里显然用不上，只能伏击，把粗心的动物轰进埋伏圈。但大伙儿仍然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跟穷追法不相上下。

约翰娜不喜欢这样。这种嗜杀爱好是中世纪文明共有的呢，还是爪族独有的特点？只要有时间，士兵们根本不用弓弩刀斧。猎捕的乐趣还包括用牙齿和利爪撕裂猎物的喉咙和肚皮。当然，森林里的动物也有其防御手段，百万年来，威胁和反威胁就这样共生共存，一步步发展进化。这里几乎每一种动物都可以发出超声波的尖啸，彻底打散附近共生体的思想。森林的有些部分，约翰娜根本听不见动静，但部队却极其小心，同时尽可能高速通过。这种地方有约翰娜听不见的声音攻击他们，士兵和驭手在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攻击下痛苦挣扎着。

森林中有些动物甚至已经发展出相当高水平的智力。

二十五天过去了，部队在一道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大的山谷边停了下来，准备穿越。山谷中部有一条河，被树林遮蔽了大半，很难看到。它一直向下流入西边的大海。山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约翰娜在斯特劳姆的任何森林公园中都没见过这么险峻的峭壁。如果把这种山谷纵切下一片来，形状正好是个U形，底部是河，两边就是谷地两旁高起的坡地。坡地高处极陡，成为悬崖峭壁，越往下越平缓，先是缓坡，最后成为一小片平地，河流便从中间流过。“都是冰凿出来

的。”木女王对约翰娜解释道，“再往上走，说实话，有些地方我是亲眼见证着冰在地面挖出了一道道山谷。”她在数据机上把这个过程演示给约翰娜看。这种时候很多。木女王和行脚已经比约翰娜更会利用数据机，以最直观的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有时候，连斯库鲁皮罗都比她强。

他们已经越过了好几条小一些的山谷。下陡坡时总得小心提防，但到目前为止，路况还不错。眼下这条山谷是维恩戴西欧斯带领他们接近的。

木女王和参谋人员站在山崖边的森林里。约翰娜坐在几米之后，四周是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痕。约翰娜觉得这个海拔高度的树木有点像松树，叶片又窄又尖，终年常绿不凋。只不过树皮上处长着白色的小疙瘩，木色略呈淡黄。最奇怪的还是这种树开的花，紫色、蓝紫色，一串一串，长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爪族的世界里没有蜜蜂，但有许多拇指大小的小动物在植物之间爬来爬去，花朵随之不住摇动。这种小动物数以千计，除了花朵和花朵里渗出的花汁之外，其他的一切它们仿佛全不在意。约翰娜在花丛中一躺，尽情欣赏着身边的美景。与此同时，木女王却咕噜咕噜和维恩戴西欧斯说个不停。从这儿能望见多远处的景物？自从约翰娜来到爪族的世界，她从来没见过今天这么湛蓝的天空。山谷为东西走向，一直延伸到目力不及处。在谷底浓密的森林间，偶尔能看见那条河，像一根银线。

行脚的一只鼻子拱了拱她，冲女王方向点点头。木女王正站在悬崖边，一会儿朝这个方向指指，一会儿朝那个方向指指。“我嗅到了争论的味道。你想我给你翻译出来吗？”

“好啊。”

“木女王不喜欢这条路。”行脚的声音变了，木女王说萨姆诺什克语时就是这种声音，“这条路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观察之下。只要另一头有人，他坐着不动就能把咱们的车辆数得清清楚楚。哪怕几英里之外都行（一英里是变胖了的一公里）。 ”

维恩戴西欧斯的几只脑袋互相擦来擦去，他生起气来才会这个样子。他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约翰娜听出他很窝火。行脚咯咯一笑，改变腔调，模仿内务大臣的声音：“陛下！我的侦察兵已经侦察过整条山谷，连对面谷壁都去过。这里完全不存在威胁。”

“你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这我知道。但你难道能说，北面的一切情况你都彻底搞清了？这条山谷足有五英里宽，从年轻时我就知道，里面还有不少岔路。带着这些记忆的组件就在你自己的组合里。”

“好家伙！这句话把他彻底打哑了。”行脚大笑起来。

“别打岔，快翻译。”现在她已经很会分辨爪族的身体语言和语气了。有的时候，甚至爪族发出的思想声都能听个大概。

“哦，好吧。”

女王把两个小家伙朝怀里一拉，坐了下来，用安抚的语气道：“假如天气不是这么好，假如有夜暗隐蔽，我们也许还能试试走这条道。但现在——你还记得那条老路吗？从这里朝内陆走二十英里，记得吗？那条路现在肯定长了不少树，可以掩护我们。还有，从这里走过去的路——”

咕噜咕噜，呼哧呼哧。这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他真的生气了。“我向您保证，这条路是安全的！走其他路线我们要耽搁好几天时间。如果不能准时赶到剔割分子的地盘，我的所有工作都白费了。恳请您从这条路进军。”

“哎哟。”行脚吹了声口哨，实在忍不住要加几句评论，“嘿，维恩戴西欧斯这下子实在太过分了。”女王的头朝后一仰，约翰娜耳边又响起行脚模仿她说的萨姆诺什克语，“继承了我的血统的共生体，我理解你的忧虑。但是，朝哪个方向前进必须按我说的办。如果你觉得无法接受，我将怀着遗憾的心情接受你的辞呈。”

“可是您需要我！”

“没有需要到那种程度。”

约翰娜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这次进军将就地流产，就在此时此地，用不着发射一炮。没有了维恩戴西欧斯，我们怎么办？她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两个共生体。维恩戴西欧斯几个组件急速地兜着圈子，不时停下来，气愤地盯女王一眼。最后，他的脖子全部一耷

拉：“嗯，请陛下原谅我的冒犯。只要您认为我还可供驱使，我恳求您允许我继续为您效劳。”

木女王也放松下来，轻轻拍着她的两只幼崽。它们刚才也应和着女王的情绪，在兜子里挣扎着，发出呼呼的声音。“我原谅你。希望你继续提供建议，维恩戴西欧斯。你的建议一直非常可贵。”

维恩戴西欧斯强笑一声。

“我可不觉得那家伙肚子里有什么好建议。”行脚凑在约翰娜耳边说。

部队花了两天时间才来到那条老路。木女王所料不差，这条路上长了不少树，而且不止于此，有些地方树林密得根本看不见路的痕迹。走这条路得花好几天时间才能绕下山谷。不知木女王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是有些后悔，反正她没对约翰娜说。女王已经六百多岁了，她常常跟约翰娜说起老年人的固执。约翰娜这次才算真的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们遇上了一片被雨水冲刷得过分松软的地面，只好砍倒树木，当场造起一座旱桥。走过这种地区需要整整一天时间，但就算路面还过得去的地方，前进速度也慢得让人心焦。现在没人坐大车了。这条路的路基久遭冲刷，已经和其他地面没什么区别了，大车轮子随时可能乱转一气。只要稍稍转偏一点，下面就是山谷。约翰娜只要一低头，就可以在自己右面看到下面山谷的大树的树冠，离她的脚边只有几米远。

绕路六天之后，他们遇上了狼群，这时部队已经几乎到了山谷底部。不管它们是不是狼，反正行脚是这么称呼的。可在约翰娜看来，这些东西更像耗子。

他们好不容易才遇上了连续一公里的好路，走起来很轻松。虽说在树下，也能感觉到吹过的风，又干又暖，顺着山谷吹动。树林间残余的几小块积雪已经融化得差不多看不见了，山谷北部雾蒙蒙的，好像烟气。

约翰娜走在木女王的大车旁，行脚在她身后十米处，正跟大伙儿聊天（女王这几天很少说话）。就在这时，上方传来一声尖厉的爪族警报。

一秒钟后，一百米前的维恩戴西欧斯也大喊起来。“之”字形队伍还有一部分没有走到谷底，就在他们上方。透过树林间隙，约翰娜望见那部分战士纷纷解下十字弩，朝他们上面的山坡放箭。阳光从树冠间洒落下来，斑斑点点，加上纵跃奔窜的士兵不住晃动，真是一片大乱……山坡上有东西，不是爪族共生体！个子不大，褐色或灰色，飞一般蹿过林间阴影和有阳光的地方。它们掠上山坡，与战士们射箭的方向相反。

“转过来！快转过来！”约翰娜放声尖叫，但她的声音完全淹没在四周的大混乱中。再说，有几个爪族士兵能听懂她的话？木女王的组件都在望着山坡上面，她一把抓住约翰娜的袖口：“你发现了什么？在哪儿？”

约翰娜结结巴巴正说不清楚，幸好行脚这时也发现了什么。咕噜咕噜，他发出一声长啸，压过四面的嘈杂和战斗的喧嚣。他奔向队尾，斯库鲁皮罗正在拼命解下一门大炮：“约翰娜！来帮一把。”

木女王稍一犹豫，马上下定了决心：“是的，恐怕真已经严重到了那个地步。约翰娜，去大炮那儿搭把手。”

炮车在五十米外，远倒不远，但在坡上。约翰娜撒腿就跑。一个沉甸甸的东西飞过来，猛地砸在她身后。是一个单体士兵！它挣扎着，惨叫着，好几只大耗子似的东西扑上来，毛茸茸的一团，撕咬着那个单体，血把它的毛都染红了。又一个成员体倒在她身后，接着又是一个。约翰娜跌跌撞撞，但仍旧不停地跑着。

离斯库鲁皮罗几米外，威克乌阿拉克疤痢头碰头站在那儿。他的所有成年组件全副武装：嘴里叼着刀，脚上戴着爪套。他招手让约翰娜到他身边去。“打……打狼巢。”行脚说话很吃力，含混不清，“肯定在这里和上面那条路之间。一大块，像……像——啊，啊——城堡塔楼。一定要干掉狼巢。你看得见吗？”显然他自己看不见，脑袋乱转，四下发疯似的张望着。约翰娜扭头朝山坡上望去，上面的战斗好像不像刚才那么激烈了，只有爪族战士痛苦的号叫声。

约翰娜一指：“你是说那儿？那个黑乎乎的东西？”

行脚没有回答，他的组件不住抽搐，嘴里的刀子胡乱挥舞。她朝后一跳，这才险险躲过刀锋。他已经把自己砍伤了。是声波攻击。她张望着那条路上的情况。跟共生体们相处一年多了，她已经很了解他们，但现在她看到的是……疯狂。有些共生体已经散伙了，朝四面八方跑散，绝不可能还维持着自我意识。其他人呢？木女王蜷缩在大车上，扎成一堆，连一个脑袋都看不见。

她看见了一股灰色的浪潮，就在最近的坡上的树丛中。狼群。单个看来，毛茸茸的没什么吓人的，可这么一大堆加在一起……约翰娜愣了一会儿，眼睁睁看着它们撕开一名士兵的一个组件的咽喉。

头脑清醒的人只剩下约翰娜一个，清醒头脑的唯一用处就是，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干掉狼巢。

身边的炮车旁只剩下斯库鲁皮罗的一只组件，就是她最熟悉不过的那只白脑袋。白脑袋还是跟平时一样傻乎乎的，它拉开了大炮的蒙布，正在炮管下乱拱。干掉狼巢。也许它并不傻！

约翰娜猛地跳到炮车旁，炮车被她一撞，沿着斜坡滚开，撞在一棵树上。她却根本没注意到。约翰娜学着炮手平时操炮的样子推动炮管，白脑袋则狠拽火药袋，但只靠它的几只爪子，根本没办法拿火药袋。没有其他组件，它既没有手，也没有脑子。白脑袋仰头望着她，大眼睛里全是绝望。

她抓起口袋的另一边，一人一狗将火药倒进炮口。白脑袋冲向炮车，连扒带顶，想找一颗圆炮弹。比狗聪明，而且训练有素。有他俩在，也许还有机会！

就在她脚边半米处，狼群不断冲过。一两只她还应付得了，但那儿足有几十只，正扑打撕咬着落单的残体。行脚的三只组件围着疤痕和两只幼崽，但它们的防御显然没有大脑控制，只是胡砍乱劈一气，连刀子和爪套都扔掉了不少。

她和白脑袋将一颗炮弹塞进炮口。白脑袋嗖地一转身，开始摆弄起炮手用的那根小小的点火棒来。这东西是供一张嘴叼的，因为每次燃放大炮只需要一名组件。

“等等，你这个白痴！”约翰娜一脚踢开它，“先得瞄准！”

白脑袋十分委屈，它不明白约翰娜为什么骂它。点火棒被约翰娜踢掉了，但它的火柴还在。它嚓地划燃火柴，坚决地兜了回来，极力从约翰娜腿旁挤到大炮边去点火。她又把它蹬开，朝山头望去。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肯定是狼巢。她把炮口从支架上升高一点，瞄准山头，脸离不屈不挠的白脑袋和它的火柴只有几厘米远。它那颗脑袋从一个空隙钻了过来，火柴触在点火孔上。

炮声差点把约翰娜震得飞起来。片刻间，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两耳剧痛不已。她一骨碌坐起来，被浓烟呛得咳个不停。她什么都听不到，只有一个尖音回荡在耳中，响啊响啊，怎么都停不下来。他们那辆小小的炮车正搁在斜坡边，一只轮子悬空，摇摇欲坠。白脑袋被震得瘫在炮尾下，她把它拽起来，拍打着它头上的烟灰。它在流血，也可能是她自己的血。好一阵子，她愣愣地坐在那儿，吃惊地望着眼前的血，不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她脑袋后面响起一个尖声。别烦我，别烦我。她强迫自己跪起身，四下张望。记忆又回来了，过程十分缓慢，慢得痛苦不已。

他们上面的山坡是炸断的树木，淡黄色的碎木溅在枝叶间。在这之上本来是狼巢，但现在她只看到一大片炸翻的泥土。他们终于“干掉”了它，但是……战斗仍在继续。

路上还有狼，但现在四下逃窜的是它们。她眼看着几十只像弹丸一样蹦向下面的树丛和石堆。爪族战士开始战斗了。行脚已经捡起了他的刀，劈杀中刀锋和尖爪染成一片通红。一只血淋淋的灰东西从大车边掉下来，落在约翰娜脚旁。这种“狼”不会超过二十厘米，毛色是一种脏兮兮的灰褐色，其实看上去挺像宠物，但它的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满怀嗜血的渴望。约翰娜捡起一颗圆炮弹，狠狠砸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木女王的手下竭力找回散落的装备和自己失散的组件。约翰娜趁这段时间了解了不少狼群的事。她和斯库鲁皮罗的白脑袋开的那一炮彻底终止了狼群的进攻。毫无疑问，干掉狼巢拯救了不少共生体的性命。所谓的“狼群”，是一种具有共生式思维的集群化动物，有一点点像爪族共生体。但爪族的共生体式思维模式旨在追求更高的智慧，约翰娜从来没见过任何有理智的爪族成员拥有超过六名组件。狼巢却不在乎什么更高的智慧。据木女王说，一个狼巢可以有数以千计成员体，比如他们遭遇的那一个便是典型的大型狼巢。这样一大堆成员的集合，其智力不可能接近人类。单以思考能力，它甚至比不上单独一个爪族组件。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狼巢的成员却比爪族组件灵活得多。狼群有能力在距离狼巢极远的地方活动自如。而在离狼巢百米之内，它们又是居于狼巢内的“女王”向外延伸的肢体和爪牙，这种时候，其机敏灵活无人能及。行脚知道一些传说，有的狼巢的智力几乎接近爪族共生体，还有的森林居民和当地狼巢签订条约，以食物换取它们的保护。只要狼巢内的女王活着，继续发出超高频声波，下面工蜂似的群狼就可以彼此配合，协调程度接近共生体。可一旦消灭狼巢，狼群立即分崩离析，就好像中央拓扑结构的劣等网络一样。

这个狼巢给木女王的部队造成的损失着实不小。它静待部队来到很近的距离，声波能发挥出最大威力，这才一举发难。距狼巢最远的群狼模拟发声，伪装成狼巢发出的超高频声波，诱使共生体向远处林间徒劳无益地射箭。大举进攻时，狼巢对准爪族队伍集中声波，攻打部队。与这个声波相比，部队前一段时间在其他地方遭遇的声波攻击简直成了无关痛痒的小骚扰。对共生体们来说，以前的声波攻击只是响得刺耳，最多让人恐慌不已，但狼巢的超高频声却非同小可，足以摄人心魄，一举摧毁他们的自我意识。

伏击中共有一百多个共生体阵亡。许多都吓得躲了起来，这些共生体中多半有幼崽组件。其他共生体则“炸了群”，比如斯库鲁皮罗。战斗之后几个小时内，许多炸群的残体被揪了回来，重新回到自己的组合。这些共生体没有受伤，只是吓得不轻。仍然保持坚强意志的战士满山遍野搜寻战友受伤的组件。下坡处有些地方很陡，高度足有二十多米。如果没有树枝缓冲，跌落下来的组件便会硬生生摔在岩石上。最后找到了五只这样摔死的组件，还有二十多只受了重伤。摔下山谷的还有两辆大车，上面的弹药着了火，拉车的驮猪也摔死了。着火的弹药居然没有引发森林大火，这真是天大的好运气。

太阳在天空三次走完它的巨型弧道。木女王的部队一直在靠近河边的谷底森林中扎营，恢复元气。维恩戴西欧斯向山谷北壁派出携带阳光反射信号镜的岗哨。深入北方这么远，这个地方已经算安全的了。而且景色宜人，虽说赶不上高处的森林可以极目远望，却能听到附近哗啦啦的水声，响得淹没了风声。长在谷底的大树树根上没有花，但仍跟约翰娜以前见过的树很不相像，树下没有低矮灌木，只有一层柔软、稍带蓝色的地苔，像绿草如茵的芳草地，一直伸向水边。行脚说，这种地苔也是树木本身的一部分。

休息的最后一天，木女王将所有没有值勤任务的共生体全部召集起来。自从约翰娜全家遇伏以来，她从没有见过一个地点聚集了这么多共生体。和伏击那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共生体们没有打仗。淡蓝色的地苔上到处是共生体，每个人离身边的同伴至少八米，约翰娜根本望不到头。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荒唐念头，她想起了老家殖民公园里举行的野餐会：草地上聚集着许多家庭，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毯子和食物篮。但在这里，每一个“家庭”其实只是一个共生体，而且按军队部署排成队列：一排排略呈弧形，全体面对女王。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站在女王身后十米处的阴影里。女王的配偶并不一定有正式官职。她左边躺着伤员，他们的组件中许多扎着绷带、上着夹板。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看得见的伤势并不是最吓人的，还有许多行脚所谓的“没有挂彩的伤员”，即单体、双体和三体——过去的完整共生体中剩下的残体。其中有些还能极力保持立正姿势，其他的则晃晃荡荡，神不守舍，不时发出一两句毫无意义的呓语，打断女王的演说。跟过去的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一模一样。和他不同的是，这些残体绝大多数还能活下来，有些已经在互相融合，极力重新塑造出一个新共生体。这种努力有时是能够成功的，比如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就成功了。但对大多数残体来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共生体。

约翰娜坐在面对女王的第一排士兵中间，紧挨着斯库鲁皮罗。这位炮兵司令保持着爪族阅兵式上的稍息姿势：屁股坐地，挺起胸膛，大多数脑袋面朝正前方。斯库鲁皮罗在这场战斗中受伤不轻，他的脑袋身上新添了几处烧伤，其他组件中有一只滚下坡道，摔坏了肩膀。不过他仍旧雄赳赳气昂昂地戴着他的小翅膀耳罩，但神态中带着几分平常见不到的谦逊。也许是站在队列中，再加上马上就会因为大无畏的英雄行为荣获一枚勋章的缘故。

女王仍旧穿着那身带袋子的特制衣服，每只脑袋面对不同方向，正视从各个方向面对她的部下。约翰娜到现在还是不大懂爪族语，如果没有机器帮助，一辈子都别想说这种语言。但女王的话大多仍在她的听觉频率之内。女王之所以用这种调门儿，是因为低频声比高频声传得更远。虽然没有记忆体助理和语法编译器，她还是听懂了一点。比如，激昂的语气，还有士兵们“嘎、嘎、嘎”的声音（相当于欢呼）。至于女王用的字眼，这个，幸好有许多单音字，如果她听得非常非常认真，还能听出几个单字的意思来。唉，可惜行脚不在她身边，他的同声翻译真是一绝。

……至于现在，女王肯定是在表扬自己的部下，四面八方“嘎、嘎、嘎”的声音接连不断，真像一大群鸭子。女王一只头一低，从一只碗里衔出一个雕着花样的小东西。她喊出一个共生体的名字，一个多音阶的和声——图姆普蒂蒂图姆吞。如果多听几次，约翰娜觉得自己也能念出这个名字，就跟“贾奎拉玛弗安”一样。说不定这个名字还有意义哩，好比“威克乌阿拉克疤痢”。

从第一排听众里走出一只组件，一溜小跑跑向女王，几乎跟女王最靠近它的那只组件鼻子碰鼻子才停下脚步。木女王说了几句什么，大概是表彰它的勇猛吧，然后，两名女王组件把那个小东西——胸针？——别在这个组件的衣服胸口。得到勋章的组件利落地转身，跑回自己的组合。

木女王又衔起一枚勋章，喊出另一个共生体的名字。约翰娜朝斯库鲁皮罗斜过身去。“这是在做什么？”她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得勋章的只有一个组件？”还有，为什么敢于这么靠近另一个共生体？

斯库鲁皮罗军姿笔挺，比大多数共生体更加英武，他并不想理睬她的问题，只偏过一只脑袋，“嘘！”他正想转回头，约翰娜一把揪住他的一件军装不放。“你傻了？”他只好回答，“勋章是颁给整个共生体的，一名组件趋前受领勋章。多了的话就乱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另外三个共生体依次“趋前受领勋章”。有的威武雄壮，像故事中的人类战士，还有的开始还麻利，可一走近女王便畏缩起来，显然连脑子都糊涂了。

约翰娜忍不住了：“喂，斯库鲁皮罗！咱俩的勋章什么时候发？”

这一回，他连看都不看她了，所有脑袋都僵硬地面向女王的方向：“那还用说，当然是最后。是咱们干掉狼巢，救了木女王本人的命。”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紧得几乎颤抖起来。他吓得魂不附体。突然间，约翰娜明白了。一只组件靠近木女王，显然不会扰乱女王的自我意识，但伸前组件的一方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将你的一部分伸进另一个共生体中，意味着丧失一部分自我，只能完全寄希望于对方的善意。这样看来……对了。约翰娜想起自己玩过的互动式历史小说。在蒙昧时代的尼乔拉，女士们^[26]参见女王时必须将自己的剑上呈女王，然后跪下，将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对方处置，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忠诚。眼下的情况与之类似。看看斯库鲁皮罗现在的样子，约翰娜意识到，虽然只是个形式，但对共生体们来说，丧失一部分自我的仪式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

又颁发了三枚勋章，接着，木女王咕噜一声，叫出斯库鲁皮罗的名字。炮兵司令完全僵硬了，几张嘴里发出吹哨一样的轻声。共生体只有接近昏迷状态时才会发出这种声音。“约翰娜·奥尔森多。”木女王道。然后又是一阵爪族语，大概是让他们出列上前。

约翰娜站起身来，斯库鲁皮罗的组件却一动不动。

女王发出一声人类的笑声，拿着两枚勋章，笑着说：“约翰娜，我一会儿再用萨姆诺什克语给你解释，现在你只管跟斯库鲁皮罗的一个组件上来。斯库鲁皮罗？”

突然间，两人成了全场瞩目的中心，几千双眼睛注视着他们。没有一点“嘎、嘎”声，也没有思想交流的背景声。这种万众瞩目之下无遮无蔽的感觉，约翰娜自从在学校演出中扮演第一位殖民者以来从未有过。她低低埋下头，凑近斯库鲁皮罗的一只脑袋：“来吧，伙计，咱们是大英雄啊。”

回望着她的几双眼睛又大又无助：“我做不到。”声音几不可闻。虽说摆足了大炮兵的大架子，雄赳赳气昂昂，旁若无人，但心底里，斯库鲁皮罗却吓坏了。当然不是因为见不得场面，出不得众。“打完仗才收拢，这么快又要割裂自我，我做不到啊。”

两人身后传来一阵阵咕噜咕噜的嘀咕声。是斯库鲁皮罗手下的炮兵。天人啊，他们会因为这个瞧不起他吗？这就是中世纪，欢迎来到中世纪。这帮蠢货！打仗的时候，是炸了群、打散了的斯库鲁皮罗救了你们的那身皮！可现在——

她的双手压在两只组件的肩头：“你忘了？这种事咱俩刚做过，就在打仗的时候，咱们不是成功了吗？”

几只脑袋点了点：“算是吧，但如果只有我的一部分……绝对成不了事。”

“说得对，只有我一样不成事。但咱们合在一块儿，就能干掉狼巢。”

斯库鲁皮罗盯着她看了一秒钟，眼睛眨巴着：“是啊，咱们打赢了。”他站起身来，几只脑袋猛一摇晃，炮兵耳罩甩来甩去，“说得对！”他的白脑袋凑近了她。

约翰娜直起身来，和白脑袋步出行列，走进前面的开阔地。离开行列四米，六米。她一只手的指尖轻轻搭在他的脖子上。离其他斯库鲁皮罗十二米了，白脑袋打了个趔趄，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脚步慢了些，但仍然继续向前走。

约翰娜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白脑袋上，连仪式的过程都记不太清了。木女王发表了很长的演讲，她一点儿也听不懂。不知怎的，她和白脑袋都得到了一枚精工雕刻的勋章，别在衣领上，然后转身朝其他斯库鲁皮罗走去。直到这时，约翰娜才再一次意识到其他数千共生体，聚集在森林树冠形成的天棚下，一直延伸开去，望不到尽头。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放声欢呼，声音最响亮的就是斯库鲁皮罗的炮兵。

午夜。他们现在驻扎在谷底，每天有三四个小时见不到太阳，被北面高高的谷壁挡住了。虽说现在没有太阳，但感觉既不像晚上，也不像黎明。北面的烟雾好像更浓了，都能闻到烟味儿了。

约翰娜从炮兵驻扎的地方走向营地中央木女王的营帐。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树根处那种小动物发出的窸窣窸窣声。庆祝活动本来还会延续得更久一些，但大家都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会开始准备爬上山谷的北坡。营地里只偶尔传来一阵笑声，时而走过一个共生体。约翰娜把鞋挂在肩上，赤脚走着。天气很暖和，脚下的地苔踩上去软软和和，舒服极了。头顶上树冠形成的绿色天棚时不时露出一块灰蒙蒙的天空。她几乎忘了之前发生过的事，也想不起之后将要发生的一切。

木女王营帐周围的哨兵没有喝令她站住，只轻轻呼唤了几声。毕竟，这儿没有别的人类成员。女王探出一只头：“约翰娜，进来吧。”

营帐里，女王还是按平常的老习惯盘成一圈坐着，把两只幼崽围在中间。里面很黑，只有门口透进来的一丝光。约翰娜一头扑倒在自己平常睡的那摞枕头上。自从今天下午颁奖的大场面以来，她一直想对女王提点意见。但……和炮兵们的欢聚刚刚过去，真不想破坏那种欢乐情绪。

木女王一只头一偏，望着她。两只幼崽同时摆出同样的姿势：“你参加了聚会，我看见了。狂欢之后你还是很清醒。到现在，我们的大多数食物你都能吃了，除了酒。你一点酒都没喝。”

约翰娜耸了耸肩。是的，又怎么了？“小孩子不准喝酒，十八岁以后才行。”这是人类的习俗，她的父母很支持这条规定。一两个月前，约翰娜刚满十四岁。她出生的那个小时一到，数据机便提醒她了。她想，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她这时还在超限实验室，或是斯特劳姆文明圈，自己会不会偷偷溜出去，和朋友一块儿碰碰诸如喝酒这类禁忌？多半会的。但是她在这里，没有父母管束，又刚刚当上大英雄，却一滴酒都没沾……也许，正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这里，不做违背他们心愿的事仿佛能让他们离自己近一点儿。泪水涌上眼眶，她感觉到了。

“嗯。”木女王好像没注意她的表情，“行脚也是这么说的。”她轻轻拍了拍两只幼崽，笑着说，“我想，这种规定有道理。这两个，不等长大点儿，我是不会给他们酒喝的。但我猜，今天晚上，他们从我这儿喝了点儿二手酒。”营帐里有一丝淡淡的酒味儿。

约翰娜胡乱擦了把脸，她现在不想讨论小孩子的言谈举止。“你知道，今天下午，你不该那样对待斯库鲁皮罗，那种做法不大好。”

“我——是的。我事先跟他谈过，他不愿像那样受领勋章，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脖子太硬……该怎么说来着？固执，对吗？如果我知道他会难受到这种地步，嗯——”

“他差点当着所有人的面散了群。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出那种事儿非常丢人，对不对？”

“……是这样。但是，当着众人的面，我给予他荣耀，他宣誓向我效忠，以荣耀交换忠诚，这一点非常重要。至少，我是这样管理下属的。当然，行脚和数据机肯定拿得出十几种其他的领导手段，但是你瞧，约翰娜，我需要这种交换，我需要你和斯库鲁皮罗当着全体士兵的面，受领勋章。”

“是啊，我知道。‘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诸如此类的话。”

“闭嘴！”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怒气。约翰娜这才意识到，不管是不是中世纪，站在自己面前的仍然是一位女王。“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国土两百英里，向北深入剃刀的领地，几天之后就会与敌人交火，许多人会死去——为了我们还不不清楚的某个目标战死。”

约翰娜的心往下一沉。如果她不能夺回飞船，完成爸爸妈妈未竟的事业……“求求你，木女王，一定要进行到底！这么做是值得的！”

“这我知道，行脚也知道。我的内阁成员大多也同意，当然，提案通过得很勉强。但是，我们的内阁成员跟数据机谈过话，看见过你们的世界，知道你们的科学能做出什么样的伟绩。但另一方面，在这里聚集的绝大多数士兵，”她一只头朝营帐外一摆，“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完全是出于信念，出于对我的忠诚。置身于致命战场的是他们，而战斗的目的他们却并不了解。”她停了下来，只有两只幼崽还继续摆出强调的姿势，比其他组件慢了一秒钟才松弛下来，“你们人类会怎么激励自己的成员冒这样的危险，我不知道。数据机说是必须强征士兵。”

“那是尼乔拉时代的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部队之所以来到这里，纯粹是出于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个人的忠诚。六百年来，我一直保护着我的人民，还有他们自己的记忆，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大家都清楚。不止一次，只有我一个人看出了前方的危险，是我的命令拯救了直奔危险而去的人民。只有这个，才是绝大多数士兵甘心追随我的原因。我们的部队不靠强制，只要想走，任何人都可以转身回去。现在却出了狼巢的事，第一次战斗就差点被打打了个落花流水，懵懵懂懂……直闯进狼群的埋伏圈……像一伙游客！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么想？如果不是撞上了天大的好运气，你和一只斯库鲁皮罗正好赶到最恰当的位置，又非常机警，我们就完了。我肯定会被杀掉，行脚也会死，也许三分之一的战士都会被杀死。”

“即使没有我们，也会有其他人做出跟我们一样的事。”约翰娜小声道。

“也许，但我不觉得，其他人没有一个接近开火打掉狼巢的火炮。你看，我们的人会这么想：‘单单一次坏运气就能杀死女王，摧毁咱们神奇的大炮，面对会思想的敌人时不知还会出什么大事？’许多脑子里转的就是这个念头。除非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否则我们绝不可能走出这条山谷——至少不是向北走出去。”

“所以你要颁发勋章，以荣耀换取忠诚。”

“是的。你不懂爪族语，所以没有领会我的演说。我大大称颂了战士们一番，说他们做得很好。这次伏击战中，凡是表现称职的，我都颁给了银木勋章。大家的士气很受鼓舞。我在演说中重申了这次远征的意义，即数据机所展示的奇迹，如果被铁先生占了上风我们会遭受多大的损失。问题是，这些话他们从前已经听过了，说的事情又无比遥远，他们很难想象。所以，我必须给他们一些新东西，就是你和斯库鲁皮罗。”

“我们？”

“我极力赞扬你，把你捧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单体时常可以做出勇敢的壮举，有的时候还算有点头脑。但是，仅仅一个残体，哪怕是斯库鲁皮罗的残体，都不会比只知道乱砍乱杀的匹夫强到哪儿去。它知道该怎么用炮，但没有其他爪子、嘴巴帮忙，就算知道也成不了事。还有，它一个残体绝对想不到该向哪儿开火。可是你，身为两腿

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无法像一个共生体一样一个人操炮，孤零零一个人，你完全是孤立无援的。但你可以动脑子，而且可以在不扰乱其他人意识的情况下动脑筋想办法。你和斯库鲁皮罗的残体一道，办成了大事，办成了任何共生体在狼巢进攻下都无法办成的大事。我告诉部队的是，我们两个种族合在一起，优势互补，每个种族长期无法克服的缺陷，正好可以由另一个种族弥补起来。人类与爪族正是一种天衣无缝的最佳组合，合在一起，我们已经十分接近于共生体之上的共生体，十分接近上帝了。斯库鲁皮罗的情况怎么样？”

约翰娜勉强笑笑：“被逼出行列、下定决心接受勋章之后，还行吧。”她摸了摸自己衣领上的那枚勋章。勋章十分漂亮，刻工精细，上面镌刻着木城的风景，“受领勋章退下之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你真该看看后来他跟炮兵们在一起时的那副模样。他们也搞了一套自己的以荣誉换忠诚，还喝了个酩酊大醉。斯库鲁皮罗详详细细告诉大家当时我们是怎么开炮的，还硬逼我和他一块儿演示给大伙儿看……你觉得大家相信你的话吗？就是人类和爪族那些话？”

“我想是的。用爪族语讲话时，我的口才很好，培育自己的组合时我专门注意了这方面。”木女王静了一会儿，两只幼崽在地毯上抓抓挠挠，鼻子不住拱着约翰娜的手，“另外，事实说不定真是这样。至少行脚坚信不疑。你看，你可以跟我住在一顶帐篷里，脑子里思考问题。行脚和我却做不到。就说我和他吧，我们活了很长时间，我相信我俩的聪明程度并不亚于人类和数据机里所说的各个飞跃界的种族。可是，你们单体种族的成员可以彼此携手并立，一同思考，一起建设。我敢说，单体种族发展科技的速度比我们共生体快得多。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你的帮助，速度也许可以从此开始加快。”幼崽们缩了回去，木女王把头枕在爪子上，“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对大家是这么讲的……时候不早了，你也该歇歇了。”

帐篷入口处已经有了点点阳光。“好吧。”约翰娜脱下外套，躺下，盖上一床薄被。木女王的组件们大多已经睡了，和平常一样，仍有一两只组件没有合上眼睛。这些不睡的组件的智力很受限制，就连它们这时也显得十分疲倦。木女王在数据机上下过苦功夫，她的人话不仅发音准确，语调也能充分表现情绪变化。这会儿，她的声音既疲惫，又悲伤。约翰娜觉得十分奇怪。

约翰娜伸出手去，抚着离她最近的那只瞎眼组件的脖颈。“你告诉大家的话，你自己当真相信吗？”她轻声问。

担任“哨兵”的一只组件转头望着她，从各个方向传来一声非常接近人类的叹息：“是的……不过，对我来说，恐怕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六百年了，我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我的自信也很有道理。但是，今天发生在南坡上的事……不该出这种事。如果听从维恩戴西欧斯的建议走新路的话，这一切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但走新路可能被对方发现——”

“是啊。无论怎么办都不妥当，你懂吗？维恩戴西欧斯在剔割分子的最高领导层有内线，可以得到准确情报。但他处理起日常事务来却是个没头脑的傻瓜。这个我早就知道，也以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弥补他的缺陷。但这条老路的状况比我记得的糟得多，只要最近几年这条路上有人来往，狼巢绝不会在这里立足生根。只要维恩戴西欧斯安排好前卫，只要我管束着他，让他安排好前卫，我们本来不会被打个冷不防。可是，竟然被打打了个丢盔弃甲……我却只能哄骗那些信任我的人，让他们相信我仍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来，我只剩下这一点儿本事了。”她睁开另一双眼睛，做了个相当于微笑的表情，“奇怪呀。这些事我对行脚都不说。这算不算跟人类交朋友的另一点好处？”

约翰娜拍拍瞎眼组件的脖子：“算是吧。”

“这么说吧，我对大家描绘的未来是可能出现的，这一点我相信。可我担心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不能实现这种可能性。也许我该把权力交给行脚或是维恩戴西欧斯。我得好好想想。”木女王“嘘”了一声，压住约翰娜打算说出口的反反对意见。

“睡吧，该睡了。”

过去有一段时间，拉芙娜还以为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径直飞抵飞跃下界。可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这一点也改变了。现在，“纵横二号”可能已经成为文明网的记录中最为瞩目的飞船。上百万个种族密切关注着这场太空追逐。飞跃中界各处的天线阵列纷纷转向这艘飞船的方向，倾听着追逐它的飞船发出的消息——多半是谎言。当然，拉芙娜无法直接收听这些谎言，但飞船可以清晰地接收到信号，好像他们正飞在通信主干道上一样。

拉芙娜每天都花许多时间浏览新闻组，试图找到希望，找到证据证明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到了现在，追逐“纵横二号”的是什么人她已经十分明确了。连范和蓝莢都无法辩驳，只好同意她的观点。至于为什么追他们，这一场追逐到头来会发现什么，这是文明网上无穷无尽辩论的主题。跟平常一样，不管事实如何，总是会被掩埋在大量谎言之下。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汉斯（中转系统毁灭之前未见此人资料，无法查出来源，这是一位非常谨慎的发帖者）

主题：防卫同盟的谎言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5.80天

关键词：徒劳无益，毫无必要的种族灭绝行为

信息内文：

早些时候，我的推测不存在明确的证据，证明斯坚德拉凯已遭毁灭。对此我郑重致歉。目录验证错误造成了我的分析出现舛错。到几秒钟以前，共有13123条消息宣称，在过去六天里，斯坚德拉凯居民因攻击行动遭受大规模杀伤。我对这些消息表示认同。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防卫同盟已将他们早些时候呼吁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而且，他们的能力足以摧毁飞跃中界的小型文明形式，这一点同样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为什么？”我早已阐明，那种认为灵长人属是瘟疫所控制的工具的论点很难成立（尽管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种族，竟然愚昧到使变种复活）。此外，就连防卫同盟自己的报告也承认，在斯坚德拉凯星系的智慧生命中，这一种族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一半。

目前，防卫同盟的舰队主力正向飞跃下界方向穷追不舍，目标仅仅是一艘飞船。如果是为了打击变种，这种做法能产生多大效力？瘟疫是一个巨大威胁，也许是文明网有完备记录的历史中最特异、威胁最大的。但即便如此，防卫同盟的行为仍然是纯粹破坏性的、完全盲目的。现在，防卫同盟透露了它的某些赞助机构[见附件（开列id号）]，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其真正的动机所在。我看出了一点：防卫同盟和过去的蝴蝶霸权有联系。一千年前，蝴蝶霸权掀起了一场讨伐异教徒的大战，与目前这次行动极为相似。通过那次大战，该霸权夺占了许多飞升种族留下的无人占据的地盘。为了阻止蝴蝶霸权，当时在银河的那一部分爆发了一系列相当刺激的行动。我认为，当时的霸权组织又回来了，它正在利用瘟疫引起的普遍恐慌（我承认，后者的威胁大得多）。

我的意见是：对这个同盟保持警惕，认真分析它所宣称的种种英雄行径。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希拉切恩语→隆德拉利普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安眠星系通信节点

主题：遭遇变种的代理

发往：

瘟疫威胁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6.37天

关键词：汉斯的谎言

信息内文：

对这个新闻组内的任何帖子我们都不感兴趣。但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人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位既不透露其居处，也不泄露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人物，即自称“汉斯”的那个人，正在大肆诬蔑防卫同盟所做的努力。该同盟一直对自己的成员秘而不宣，秘密集结力量，以图一举消灭变种的势力。攻击开始之后，它才将自己所做的努力告知天下。

为什么防卫同盟如此重视单独一艘飞船，汉斯对此表示不解。由于安眠星系正是最近一系列事件的爆发点，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解释。被追逐的飞船名为“纵横二号”，它的配置显然是为了潜入飞跃界底层，必要时甚至可以在爬行界采取一些有限的活动。该飞船在安眠靠港时声称自己是一艘测绘飞船，飞行目的是研究最近发生在飞跃底层的界区波动。可事实上，它另有目的。它遽然离开本星系之后，我们将各项明显的事实拼合在一起，得出如下结论：

飞船乘员中至少有一名为人类。尽管他们使尽花招，躲在飞船里不露面，以车行树为中介，但我们仍然掌握了记录。我们成功获取了其中一名乘员的生化数据，这些数据与三个灵长人属生化巨库中的两个相匹配（众所周知，第三个巨库位于斯尼诺当星系，而该星系在灵长人属同情者的控制之下）。有人可能会说，正是因为恐惧，他们才采取了这种欺诈手段。毕竟，发生在本星系的一切是在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但我们不这样想，因为飞船与我们的最初接触是在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前。

“纵横二号”离港后，我们对本星系船坞对该飞船所做的维修工作进行了详尽分析。超能驱动器的自动化装置是极其复杂的，即使是最完善的伪装也无法完全清除该装置的记忆体。我们查明，“纵横二号”的上一个停靠点是中转系统，它离开中转的时间竟然是在变种对那个系统的攻击之后。试想其中的含义。

“纵横二号”飞船的乘员携带武器闯入本星系一个定居点，杀害了数名当地智慧生命，不等我们的音乐家（协调者？警察？[\[27\]](#)）到达现场便匆匆逃逸。我们有充分理由希望他们得不到好下场。

我们虽然遭受了不幸，但借此可以揭露这艘飞船的秘密意图，我们的损失还是值得的。感谢甘冒风险、领先追逐的防卫同盟。

在这个新闻组内，围绕这一线程存在许多没有根据的主观想法，其数量之多，实在不同寻常。我们希望我们所披露的事实有助于让人们清醒过来，特别应该想想“汉斯”的真面目。在飞跃上界，变种是一种可见的巨大威胁，它有极大的威力，可以以自己的技术震慑他人。但进入中界之后，它更可能使用种种工具进行欺骗和隐性宣传。在阅读来自诸如“汉斯”这种匿名人士的帖子之前，善良的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这种可能性！

拉芙娜恨得咬牙切齿。这篇帖子所叙述的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却完全是恶毒的谎言。也不知是某种意存不善的宣传还是圣人莱恩德尔在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莱恩德尔好像从来没有信任过那伙蝴蝶）。

新闻组里的帖子似乎只在一件事上存在共识：防卫同盟正以舰队主力穷追“纵横二号”。超能驱动器的轨迹交错，一千光年范围内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接近的分析是，追逐他们的舰队共有三支。三支舰队啊！嗓门儿最大、最夸夸其谈的当然是防卫同盟的舰队，许多人怀疑这是一伙种族主义者，一有机会便要大搞种族屠杀。战舰过处，是斯坚德拉凯……已成焦土的拉芙娜的故乡，还有她的家人……茫茫寰宇，也许只有他们才是她可以全身心信赖的人。在这支舰队之后还尾随着另一支舰队，静悄悄不作声。许多帖子断言，这是一支来自飞跃上界的舰队，也许到了底层就会出毛病，问题重重。但现在，它正在加速赶上。在银河各种族看来，这支舰队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加雄辩地证明，“纵横二号”或它的目的极其重要，其存亡关乎整个宇宙。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问题则是：它为什么重要？种种猜测纷纷涌进新闻组，其数量以百万计，每小时便有五千份新帖子探讨这个问题。有些帖子表达的观点古怪至极，发帖的外星人外得未免太过分了。跟他们相比，人类和树族简直像亲兄弟，或者干脆是一个种族。在这个线程的参与者中，至少有五种是居于行星光环的气态智慧生命。还有一两种，拉芙娜认为根本无法给他们的种族分类。这些种族平常隐藏极深，从不露面，这次恐怕是他们第一次使用文明网。

与在中界时相比，“纵横二号”船载计算机的智力已经大大下降了，无法筛选信息，区分胡说八道与真知灼见。接收到的信息如果不是特里斯克韦兰语，计算机便常常无法译解。飞船的翻译程序仍然可以很好地处理几种主要的贸易语言，但就算这些语言，译解速度都大为放慢，而且无法精确翻译，只能译出大意，许多地方不知所云。他们已经接近飞跃下界，翻译问题只是许多征兆中的一种而已。准确翻译自然语言，需要程序具有高度智能，接近具备自我意识。

下潜越深，局限越大。但即便如此，只要设计得当，各种设备也只会逐步降低效能，不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干脆不运转了，能动弹的也慢死人，而且错误百出。要是他们抢在中转系统毁灭之前完成了全部改装工作，那该多好。我这种于事无补的傻念头出现过多少次了？只盼追逐他们的飞船也会破绽不断，跟他们一样无从收拾。

拉芙娜只好命令飞船缩小筛选范围，只精选威胁组的帖子。其中许多言之无物，比如自称“能从界区波动中洞见未来”的家伙发出的帖子。

密级：0

语法：43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阿布韦斯语→贸易24语→切尔古伦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迷雾旋转体（估计为云中飞人的一个组织，位于一个单独星系。此前极少发帖。显然与事态发展严重脱节。程序建议：删除此帖）

主题：瘟疫在底层的目标

发往：

瘟疫威胁组

造物之大秘密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4.54天

关键词：界区的不稳定性和瘟疫，洞悉六足生物

信息内文：

首先声明，如果我重复了别人已经得出的明显结论，我在此道歉。我只有一个通往文明网的网关，其费用十分昂贵，许多重要帖子我都没有看到。本人认为，只要同时追踪造物之大秘密组和瘟疫威胁组的人士，都可以看出一个重要模式。自从安眠信息服务组织披露了发生在那一星系的事件之后，绝大多数人已经达成共识，飞跃底层存在某种对于变种而言十分重要的东西，其地点位于（……）由此，本人发现了一个有关造物之秘密的线索。在过去的两百二十天中，有关安眠之下区域内界区波动的报告日益增多。随着瘟疫的威胁日益增长，受它攻击的发达种族和天人也越来越多，而界区的波动恰恰在这一时刻加强了。这里面难道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吗？我敦请大家，将自己掌握的信息与造物之大秘密组内的帖子作比对（也可参照包含这一

兴趣组资料的巨库）。本次事件再一次证明，宇宙内部是一个环状结构……

还有一些帖子能把人活活急死——

密级：0

语法：43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沃波林斯语→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高柳庇护下的蟋蟀之歌（蟋蟀之歌是高柳族飞升至超限时所创造的人造种族，为后者之玩笑|实验|工具。蟋蟀之歌登录文明网已有一万多年历史，该种族狂热钻研飞升至超限界的各种途径，理由不言自明。八千年来，它始终是飞升之后兴趣组及相关兴趣组最积极的发帖者。迄今尚无证据表明蟋蟀之歌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实现了飞升。由于这个种族的独特性，专门存在一个以该种族为讨论主题的兴趣组。多数人的意见是：高柳族创造蟋蟀之歌的目的是将后者当作一个向下探测飞跃界的工具。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该种族自身无法实现向超限界的飞升）

主题：瘟疫在底层的目标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飞升之后兴趣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5.12天

关键词：迎接即将到来的飞升吧

信息内文：

与其他帖子的推测相反，我们认为，可能存在许多理由，导致一位天人在飞跃下界设置人造制品。这一新闻线程中阿布塞拉所发帖子即引用了一些例子：有些天人对爬行界乃至零意识深渊具有强烈兴趣，这是见于史籍的。在极少数事例中，天人甚至派遣代理前往这些地方（当然，当代理从这些地方返回时，天人早已失去了任何兴趣）。

但是，本次事件的动机不太可能单纯出于兴趣。熟知快燃天人事迹的人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瘟疫的目的是追求稳定。从安眠星系的帖子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它对底层的兴趣来得十分突然，是在外界影响之下触发的。由此可见，底层存在某种对变种的利益十分重要的事物。

请考虑变种所表现出的种种机能不健全的迹象（请参照飞升之后兴趣组巨库）。没有人知道斯特劳姆文明圈的人类在复活变种时采取了哪些步骤。比如快燃天人，具备超限界的智力，但没有发展出与之相匹配的其他能力。如果变种不满于自己的发展方向，它会采取什么措施？也许会隐藏其出身。虽然大量运算在底层无法正常实施，但天神仍然可能诞生于此，并且在短时间内显得一切正常……

这张帖子只有一点有道理，拉芙娜自己也持同样看法。在应用天人理论中，机能不健全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帖子的其余内容就是不知所云的胡说八道了，跟那些梦想揭示造物秘密的人所发的帖子一个德行。

不愚蠢、思路清晰的帖子还是有的。和平常一样，祖星系的山多尔发出的帖子中总有许多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祖星系山多尔公平裁断信息组织（飞跃上界一个已知军事组织，如果本信息出自冒名顶替者之手，此人最好小心些）

主题：瘟疫在底层的目标

关键词：瘟疫突然改变策略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8.15天

信息内文：

对于尚不了解我们的读者，我们先声明如下：山多尔公平裁断组织拥有许多不同的文明网入口，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不同路径搜集信息，这些路径之间不存在共同的中间节点。通过这种手段，我们可以查明并校正原始信息在传递路径中所受的调整和变动（现状就是，寰宇文明网上存在许多谎言和误解。也正是这个原因，信息行业才如此异彩纷呈，令人激动不已）。

自从变种在一年前复活，它便成为我们最重要的项目。不仅因为该瘟疫显而易见的威力、破坏性和它屠戮其他天人的行径。我们担心，在它可能造成的破坏中，以上种种仅仅是危害较小的一部分。在有记载的历史中，也存在过威力与之相当的变种。本次天人最使我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在于它的稳定性。我们尚未看出它的任何内在进化的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甚至不能算是一位完整的天人。它也许永远不会丧失控制飞跃上界的兴趣。因此，我们有可能看到所有已知事物发生深刻的、永久性的变化。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飞跃上界就将彻底坏死，其中唯一的智慧生命便是瘟疫本身。试想这种情形。

因此，研究这一瘟疫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尽管我们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分布十分广泛）。我们已经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在你们看来，其中有些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些则可能是根据不完整信息推导出的猜测之辞。最近在安眠星系所发生的事件给我们的结论带来了新的色彩。

几乎从一开始，瘟疫便极力搜索着某种东西。其搜索范围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攻击力量所能达到的区域。毫不夸张地说，在飞跃上界，其智能化工具对文明网的每一个节点都做了入侵的尝试，上界网络已经摇摇欲坠，其各项协议的效能几乎降到了中界的水平。就在发帖的这一时间段内，瘟疫已经以非虚拟的物理手段夺取了多个资料巨库。我们握有证据，表明许多大型舰队正在飞跃上界和超限下界搜寻没有挂接在文明网上的各巨库资料。在这一大规模搜索行动中，已至少有三名天人遇害。

但现在，突然之间，搜索行动遽然终止。瘟疫仍在继续扩张，目前还看不到这一扩张停止的迹象。但它已经不再搜索飞跃上界了。据我们所知，这一变化发生于两千秒之前，正是那艘人类飞船逃出安眠星系之时。六个小时不到，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那支沉默的舰队便启动了。正如大家所猜测的，这支舰队的确是瘟疫一手创造的。

换一个时间，斯坚德拉凯的毁灭和防卫同盟的动机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我们的机构也许会有兴趣和相关各方做生意），但是，和这支舰队及其追踪的飞船相比，所有这些都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事。另外，我们不能认同安眠星系所做的分析。我们认为，以下是一目了然的事实：“纵横二号”在安眠星系暴露之前，瘟疫并不知道这艘飞船的存在。

这艘飞船不是瘟疫的工具，但它运载着——或正奔向——对于瘟疫来说无比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坦白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推测。在推测中我们遵循假定原则，即不违常理、尽量从已知事实出发、尽可能少加猜测。如果瘟疫有能力一举、长期、稳固地控制飞跃上界，此前它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的分析是，这一瘟疫早就存在，也曾给宇宙带来种种破坏，历史记录中充斥着这种灾难。但是，它有自己的天敌。

我们甚至可以推想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毕竟，这是文明网上常见的一幕。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变种以另一种形态出现过，却受挫于

成功的反制手段。变种配方的所有已知拷贝被全部摧毁。但是，由于网络的广袤，我们永远无法断言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坏蛋的所有拷贝。反制手段当然也会大量自我复制，将副本散布出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就算它到达潜伏着变种拷贝的巨库，只要变种拷贝未被激活，它是无法消灭这种潜伏拷贝的。

不幸的斯特劳姆人正巧碰上了这样一个巨库，无疑是一个掉网的巨库废墟。他们激活了变种，也误打误撞激活了反制程序——后者的激活时间也许稍晚于变种的激活时间。从此以后，变种便一直在搜寻它，只不过搜寻的地方大错特错了。由于初生的反制手段力量还比较薄弱，它只好撤至变种不大会刺探的深处。在那种地方，没有外力协助，它无法翻身振起。我们的分析仅止于此，无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反制手段的性质（这种做法就是在猜测之上的猜测了）。能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反制手段的退让不是个吉兆。现在变种既然已经识破了它的伪装，这种退让也就成了无谓的牺牲。

瘟疫的舰队显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急匆匆将碰巧在手边的资源凑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杂烩。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急就章，被追逐的飞船肯定早已落入它的掌控之中了。所以说，追击舰队的装备也许并不适于追逐下潜目标，越接近底层，其设备的效力便越低。但即使存在这样的不利条件，我们仍然相信，在可见的将来，事件现场仍不可能出现任何有能力向它发起挑战的武装力量。

当瘟疫接近其终极目的地时，我们或许能够掌握更多信息。如果它当即摧毁这一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得到明确的佐证：那里确实存在对瘟疫构成威胁的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同样存在于其他地方，哪怕仅仅以配方的形式存在）。否则，它所寻找的便是某种可以使它比以前更为强大的东西。

拉芙娜向后一靠，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显示窗。在这个新闻组里，山多尔公平裁断组织是见解最深刻的发帖者之一……可就连他们也认为大错已经铸成，命运无可挽回，区别只在于他们的立场不同于瘟疫的走卒。还有，他们怎么能如此冷静？分析得头头是道，丝毫看不出感情冲动。山多尔是一个多种族集团，分支机构遍布飞跃上界。但他们不是天人，没有天人的无尽威力。既然变种可以消灭中转系统，杀死老头子，那么，山多尔的分支再多，只要变种决心对他们下手，他

们断然抵挡不住它的血盆大口。听他们的分析，就像收听即将坠毁的飞船飞行员的口头报告一样，仅仅满足于理解并阐明当前的危机，却不存力挽狂澜逃出生天的奢望。

范·纽文，范·纽文，我多么希望能再像从前那样跟你谈谈啊！她轻轻蜷成一团，零重力状态下，这个姿势很舒服。抽泣很轻，但其中没有任何希望，是绝望的低泣。过去五天里，两人说的话一共不到一百个字。两人仿佛手里攥着枪，枪口指着对方的脑袋。不是夸张，而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是她亲手造成的结果。过去，她、他，还有车行树，大家团结在一起，危险虽然仍然存在，但重负可以大家分担。而现在，这个团体已经分崩离析，敌人渐渐将他们控制在五指之间。一千艘敌舰，后面还有瘟疫，范的天人裂体怎么对抗这般强大的力量？

她神思恍惚，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抽泣已经转为彻底绝望的寂然无声。再一次，她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为了保护蓝莢、绿茎和他们的种族，她以范的生命威胁他。这样做也许将使文明网上最大的背叛行径秘而不宣。一个人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这样做对吗？范这样质问过她，当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可是……

每一天，这个问题都不断地折磨着她。每一天，她都绞尽脑汁找出一条变通之道。她静静地擦了把脸。对范发现的秘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

网上有些哗众取宠的帖子宣称，威胁程度大到瘟疫这种地步，只能说是一种灾难，而不是邪恶。他们声称，邪恶只可能以较小规模的形式存在，比如一种智慧生命伤害另一种智慧生命。在安眠星系之前，她认为这种诡辩只是无聊的语言游戏。但现在她明白了。这种说法其实别有用心，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瘟疫创造了车手这样一个和平、神奇的种族，他们存在于亿万个世界一直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深藏阴谋，它随时都可以将这个美好的种族从大家的好朋友转变为邪恶的魔鬼。只要她一想到蓝莢和绿茎，心中便暗生惧意。她知道，这是瘟疫埋下的毒药发作了，毒害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以前是生死相依的战友。看到这个，她便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以超限界的威力弥漫宇宙的大邪恶。

把蓝莢和绿茎拉进这次任务的人是她，他们没有强求。他们是她的朋友、战友，她不忍因为他们可能的变化而伤害他们。

也许是因为新闻组里最近的消息，也许是因为她早已无数次思考过这次使命的黯淡前景。现在，拉芙娜慢慢挺直身躯，看着新近传来的消息。是的，她相信范的话，车行树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为了拯救他们和他们的种族，她付出了代价，抛开了一切。也许这是个错误。但就算是错误，错误中也不乏有利之处。你救他们，因为你觉得他们是自己的战友。那么，就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战友对待吧。他们现在是朋友，那么，就把他们当成朋友对待吧。说到底，我们都是一个巨大棋盘上的小小棋子。

拉芙娜双手轻轻一撑，飘向自己船舱的舱门。

车行树的舱室就在指令舱后面。自从安眠星系的灾难性事故之后，两位车手就没有离开过这间舱室。拉芙娜从走廊一路飘向车行树的舱门，期望着自己能在哪个暗角看到范设下的机关。她知道，他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自己”。但她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都没发现。知道她找车行树后，不知他会怎么想？

她报上自己的名字，过了一会儿，蓝莢出现了。他已经把小车位上的装饰性条纹擦掉了，身后的舱室里一片凌乱。他的枝条朝她飞快一摇：“女士。”

“蓝莢。”她朝他点点头。这些天里，她一半时间诅咒自己竟然仍旧信任车手，另一半时间则因为不理睬他们而良心不安。“绿……绿莖怎么样了？”

让她大吃一惊的是，蓝莢的枝叶哗啦啦一阵摇动，他在微笑：“你猜？今天是她拥有新车的第一天。来看看……如果你愿意的话。”

蓝莢挤过挂在一张横过房间的大网栅上的一件设备。和范改装自己的强力太空服所用的设备是同一类型。如果范看见这儿竟然也有这种东西，他非大发雷霆不可。

“自从……范把我们锁在这里以后，我一直在这东西上下功夫。”

绿茎在另一个隔间里，她的树干和枝条下面是一个银色的罐状物。罐子上没有车轮，一点也不像常见的小车。蓝莢从天花板上滚过去，向下朝自己的伴侣伸出一根枝条，对她哗啦哗啦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绿茎发出哗啦啦的回答。

“新车的功能很有限，没有机动性，也不能提供后备动力。是我从止树那儿抄来的慢车设计，最初的设计者是迪洛基人。慢车用处不是太大，只能让止树待在一个地方，面向一个方向，动弹不得。但它可以为她提供短期记忆支持，还有注意力校准集中器……现在她恢复了意识，又在一起和我了。”蓝莢手忙脚乱地围着绿茎转来转去，一些枝条轻抚着她，另一些替拉芙娜指点他为自己的伴侣制造的种种小器械，“她自己其实没受什么重伤。有时我想，不管范嘴上怎么说，真要事到临头时，他说不定还是下不了手，不忍心杀她。”

他的声音有几分紧张，也许是担心，不知拉芙娜会怎么说。

“头几天我非常担心，但飞船的医疗程序十分好，长时间用很急的水流冲刷她，让她能脑子慢慢动动。自从我给她装上慢车，她就开始不断训练自己的记忆，重复医疗程序和我对她说的话。有了慢车，她可以记住五百秒钟的事。这么长时间，足够她把自己头脑里记得的东西转入车载长期记忆体了。”

拉芙娜飘近了些，见绿茎枝条上多了一些褶皱，可能是正在愈合的伤口。她的视觉面注视着拉芙娜飘过来的方向。绿茎知道她在这儿，她的姿势还算平和。

“她能说特里斯克韦兰语吗，蓝莢？你在慢车上挂接了语音合成器吗？”

“什么？”一阵嗡嗡声，也不知他是忘了还是太紧张，“对，对，请等等，马上就好……以前没有这个必要，又没人想跟我们说话。”他在自制的慢车上鼓捣了一阵。

过了一会儿，“你好，拉芙娜。我……认识你。”她的枝叶随着语音合成器的声音簌簌摇晃。

“我也认识你。我们，嗯，我很高兴你恢复了神志。”

语音合成器传出的声音很微弱，是忧伤吗？“是的，我说话很困难。我很想说话，但又拿不准……我的话不糊涂吧？”

绿茎的视线外，蓝莢将一根长枝使劲一抖，比了个姿势：说不。

“一点儿也不，你的话很明白，我听得懂，绿茎。”拉芙娜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为绿茎忘事发火了。

“好。”她的枝条一挺，再也不作声了。

“瞧见没？”蓝莢的语音合成器传出他的声音，“我喜笑颜开，欢欣鼓舞。现在，绿茎正在将这次谈话保存在长期记忆体中。目前速度还不快，但我正在改进慢车。我可以肯定地指出，现在这种慢速度主要是感情激动的缘故。”他不断拂着绿茎的枝叶，但她再也没开口了。拉芙娜怀疑蓝莢到底有多喜笑颜开，欢欣鼓舞。

车手们身后是一排显示窗，为了适应拉芙娜，现在已经重新调整过了。“你一直在跟踪新闻组？”拉芙娜问道。

“是的，完全正确。”

“我……我现在真的觉得无力回天了。”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傻瓜，居然跟你说什么绝望情绪。

但蓝莢并不在意，反而很高兴能换个话题。新话题虽然同样沉重，毕竟距离远些。“是的，我们成了名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三支追击舰队，哈，哈。”

“他们并没有很快追上咱们嘛。”

枝叶一耸：“证明范阁下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船长。但进一步下潜之后，情况恐怕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飞船较高级的自动化设备将逐步失效，你们所谓的‘手控操作’则会越来越重要。女士，‘纵横二号’是根据我们种族的需要设计的。无论范阁下对我们有什么想法，到了底层，只有我们才能更好地驾驶这艘船。所以，对方是会一点一点赶上来的——至少那些真正懂得如何驾驶飞船的人可以赶上我们。”

“可……可这些范肯定也知道。”

“我认为他一定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无法摆脱他的恐惧。他会干出什么来？拉芙娜女士，如果不是你，他说不定已经把我们杀了。是一个小时以后就死还是信任我们，也许只有面临这种选择时，他才会给我们一个机会。”

“可到那时就太晚了。你看，即使他不信任——即使他一心只想着你们可能的变化，即使这样，咱们也肯定能想个什么办法。”她蓦地想起，其实用不着非要改变别人的想法，就连别人恨谁都不一定十分要紧，“范想到底层去，夺回反制手段。他认为你们可能是瘟疫那边的，同样一心想掌握那个反制手段。但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可以跟车手合作的，有可能尽量推迟他所想象的摊牌。也许到了最后，摊不摊牌已经无关紧要了。

她正说着，蓝莢朝她大吼起来：“我不是瘟疫那边的！绿茎也不是！我们树族都不是！”他冲过绿茎身边，在天花板上滚向拉芙娜，枝条指指点点，差一点戳上拉芙娜的脸。

“对不起，我说的只是可能——”

“胡说八道！”他的语音合成器的声音高得变了调门儿，“我们碰上了一小坏人撮，就这么回事！每个种族都有坏人，有为了做买卖杀人的人。他们控制了绿茎，更换了她的语音合成器里的数据。这是假象，就为了这种假象，范·纽文却要杀死我们全族，亿万条生命！”他哆嗦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拉芙娜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车行树如此激动，连枝条的颜色都变深了。

爆发过去了，但他再也不肯说什么了。就在这时，拉芙娜听到了一丝哭腔，好像是从一个语音合成器里传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号啕。相比之下，蓝莢刚才的声音只算平心静气的轻言细语。是绿茎。

号啕声达到痛苦的顶点，突然折断，变成支离破碎的特里斯克韦兰语：“是真的！蓝莢，我以我们的全部贸易起誓，这是真的……”语音合成器里传来一阵阵电噪声。她的枝条开始颤抖起来，向四周胡乱挥动，就像人类的双眼发疯般乱转，或人类的嘴巴发出歇斯底里的谵语。

蓝莢早已从墙上滚了过去，伸出枝条，调整她的慢车。绿莖的枝条一下子将他扫开，语音合成器的声音继续着：“当时我惊呆了，蓝莢，我惊呆了，被恐怖彻底吓呆了。我镇定不下来……”她静了一会儿，蓝莢全身僵硬，一动不动，“最近五分钟以前的事我每一件都记得。范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亲爱的蓝莢。你的忠诚我知道，我知道两百年了，但无论你多么忠诚，一瞬间就会被转化过去，像我一样……”闸门一经打开，她的话滔滔不绝，说得很快，意思大多清楚。当时的震惊一定刻骨铭心，直到现在，绿莖才终于从那场惊怖莫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蓝莢你记得吗？当时我就在你身后。你跟象牙腿谈得正激烈，你完全陷进去了，没有看见。我却发现那几个当地车手朝咱们滚过来。这没什么，跟同族朋友见个面，离开家那么远的地方。可有一个车手碰了碰我的小车，我——”绿莖突然不说了，枝叶好一阵哗啦，这才重新开口，“惊呆了，惊呆了，可怕，可怕……”

片刻之后，她继续道：“就像……突然间，我从小车里想起了什么，蓝莢。一种记忆，全新的记忆，埋得深极了，多少千年……却不是我自己的记忆。一下子，一下子。我甚至没有神志不清，我的头脑清晰得很，一下子全都想起来了。”

“这种记忆，你是怎么反抗的？”拉芙娜轻声问。

“……反抗？不，拉芙娜女士，我根本没有反抗，我是他们的人……不，不是他们的，他们也是别人的。我们是工具，我们的智力完全是为另一个目标服务的。不怕死，看到死也不怕。我可以杀了你，可以杀死范，也可以杀掉蓝莢。你也知道，我努力想杀死范，当时我真的想成功。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拉芙娜。你们人类的语言中有‘被侵犯’这种说法，但你们其实没有体验过……”长时间停顿，“我说错了。在飞跃上界，在瘟疫控制下……也许在那里，所有生命现在都跟我一样了。”

绿莖仍在不住颤抖，但枝条却不再胡乱挥舞了。她用树语对蓝莢说了几句什么，枝叶轻轻拂着他。

“是我们整个种族，亲爱的蓝莢。范是对的。”

蓝莢枯萎了。拉芙娜又一次体会到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和上次听说斯坚德拉凯的惨剧时一样。不过，那次惨祸仅仅是她的世界、她

的家庭、她的生活。蓝莢听到的灾难更加惨痛，是他的整个种族。

拉芙娜飘近了些，伸手轻轻抚摩着绿茎的枝叶：“范说，祸根就在你们的小车上。”亿万年前，有人恶毒地种下的祸根。

“对，主要是小车——我们车手感恩戴德的珍贵礼物……竟是控制我们的工具。他们一碰我的小车，我立即转变过去了。一瞬间，我一辈子追求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像智能炸弹，以亿万计，撒在人人都以为太平无事的空间里。我们是瘟疫的秘密武器，特别是到了底层，瘟疫的威力大减之后。不到紧要关头它是不会随便动用我们的。”

蓝莢一阵阵抽搐，声音绷得紧紧的：“这么说，范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不，蓝莢，不是一切。”拉芙娜想起和范·纽文对峙的那令人胆寒的一幕，“事实在他手里，但他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只要你们的小车没有被异化，你们就仍然是我从前所信赖的、载着我飞向底层的车手。”

蓝莢不看她，恼怒地猛一摇晃。他没说话，绿茎却开口了：“只要小车没有被异化……但你也看见了，异化它是多么容易。骤然间我就被策反了，成了瘟疫的人。”

“话是不错，但如果不直接接触你们的小车，它还能策反你们吗？它能有什么远程手段？难道你们读读新闻组的消息都会被异化？”拉芙娜的话本来是句反问，但可怜的绿茎当真了。

“读帖子不会，接收按标准协议传递的信息恐怕也不会发生异化。但如果接收针对小车的某种信号，很可能会出事。”

“那，我们就没事了。你，你已经没有小车了，蓝莢也不会出事，因为——”

“因为我的小车没被直接触碰过——但你怎么说得准？”蓝莢仍旧满腔怨愤，羞怒交加。但现在的怒火只是绝望情绪的宣泄，也不是冲着拉芙娜和绿茎，而是针对远在天外的某种东西。

“亲爱的，你没有被触碰过。如果真……我会知道的。”

“就算是，但拉芙娜凭什么相信你？”

她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是弥天大谎，拉芙娜想，……但我相信绿茎。我相信，飞跃界中，只有我们四个能够真正打击瘟疫。只要范能够认清这一点，跟我们一条心。一念及此，拉芙娜忽然想到另外一个大问题：“你刚才说追兵会逐步赶上咱们？”

蓝莢树枝一晃，表示肯定：“只要再向下潜一点。不用多长时间，几周之内，他们就能追上。”

事到如今，顾不上谁被异化谁没有被异化了。拉芙娜说：“我想，我们应该和范谈谈。”还有他的天人裂体。

事先，拉芙娜想不出这场面对面交锋会弄到什么田地。如果范已经与现实彻底脱节的话，只要他们出现在指挥控制舱，他也许会使出浑身解数杀死他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更有可能的是怒气勃发、破口大骂、赤裸裸的威胁。毫无进展，只得重新回到原地。

却没有发生这种事……他们看到的仿佛是从前的范，在安眠星系之前。他让他们进了指令舱，拉芙娜小心地站在他和车行树之间时他也没说什么。拉芙娜向他转述绿茎的话，他静静地听着，也不插嘴：“他俩不会变的，范。再说，没有他们帮助，我们到不了下界。”

他点点头，转头看着显示窗。有些显示船外的自然形态的星空，绝大多数显示的是溅射状超波轨迹图——追击“纵横二号”的对手的图片，目前他们手里只有这种图片。敌人。短短的一瞬，范平静的面具仿佛裂开一条口子，后面是真心爱她的那个范，绝望地瞪视着外面。“这些你当真相信？拉芙娜，你怎么了？”面具的裂口合拢了，恢复了冷漠的表情，“没什么。你说得对，如果我们四个不齐心协力，我们绝不可能赶到爪族世界。蓝莢，我接受你的帮助，在采取一定预防措施的前提下，我们合作。”直到用不着你的时候。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隐藏在不动声色的表情下，但拉芙娜几乎能够感觉到。不管怎么说，摊牌的一刻推迟了。

离爪族的世界只有不到八个星期了。范和蓝莢都这么说。只要界区分界地带保持稳定，只要他们在这几周内不被追兵赶上。

不到两个月了，抛在身后的是整整六个月的旅途。但和过去不同，现在的每一天都是一次挑战：或是客客气气掩饰之下的对峙，或是猛然爆发的以死相胁，比如范夺走蓝莢替绿茎制造慢车的设备时。

范搬到指令舱里住下了，偶然离开时总要死死锁上舱门，只有他自己的身份识别卡才打得开。他剥夺了——或者自以为剥夺了——飞船自动化系统的全部高级控制权限，这样一来，他和蓝莢必须随时配合、合作。但与以前不同，每一个措施都非常慢，先由蓝莢详加解释，实际操作全由范动手，连演示都不肯让蓝莢做。每到紧要关头，范不得不交出控制权时，总免不了一场激烈争执，常常发展到险些动武的地步。每一天，追兵都离他们更近一点，大群杀手，后面还紧紧跟着斯坚德拉凯的一小撮幸存者。斯坚德拉凯商务安全公司的舰队显然还有一批残兵在继续战斗，决心向防卫同盟复仇。有一次，拉芙娜建议范与商务安全舰队取得联系，劝说他们改变目标，攻打瘟疫的那支沉默舰队。范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现在还不用，也许永远用不着。”说完便转过身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回答让拉芙娜松了一口气。这样一场战斗完全是自杀性的，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她不希望自己最后的同胞为她而死。

就算“纵横二号”能够抢在敌人之前赶到爪族世界，到达之后他们还能剩下多少时间？！有些日子，拉芙娜彻底崩溃了，痛哭流涕。是杰弗里和绿茎让她重新振作起来。这两人需要她，在这最后几个星期，她仍然可以帮助他们。

铁先生的防御计划正在稳步发展。爪族人甚至在宽频无线电的研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铁先生报告说，木女王的主力正在北进途中。跟时间竞赛的种族不止一个啊。她每天都在飞船资料库里花几个小时，为杰弗里的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发明和设计。像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很容易，但其他的……这些努力不会白费。即使瘟疫赢了，它的舰

队也可能不理睬当地人，只满足于消灭“纵横二号”，夺走反制手段。

绿茎正逐步好转。起初拉芙娜还担心这种好转只出于自己的想象。她每天都要花时间陪陪绿茎，渴望从她的反应中看出好转的迹象。一开始，绿茎“离她很远”，就像人类受了中风或截肢之类的打击。说出恐怖的事实时她的精神极度亢奋，之后似乎又萎靡回去。也许只是因为拉芙娜如此频繁地陪伴她，绿茎对她的存在有反应，于是表面上才有了好转。蓝英坚持说她在好转，但他总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不可采信。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车手和慢车连接处在逐步密合，绿茎的话越来越有条理，重要的事已经不常忘记了……甚至，有时仿佛是在帮助拉芙娜。有些事拉芙娜一时看不明白，绿茎却看到了：“害怕我们车行树的不止范阁下一个人，蓝英也害怕，怕得揪心。他甚至不敢对我承认，但他的确怕我们全都受了小车影响，已经无法独立于小车之外了。他拼命想对范阁下证明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其实是想说服他自己。”她沉默了许久，一根枝条拂着拉芙娜的手臂。舱室里仍然有阵阵浪潮声，包裹着她们，但飞船的自动控制系统已经无法提供真正的潮水了，“唉，亲爱的拉芙娜，我们只好假装有潮水。但是，总有地方存在真正的大海浪潮，无论斯坚德拉凯出了什么事，无论这里会出什么事。”

在自己伴侣身边时，蓝英轻言细语，一团和气。可如果单独和拉芙娜在一起，他的怒气便发出来：“不，不，我不反对范阁下驾驶飞船，至少现在不反对。如果换了我掌舵，可能现在咱们能稍微往前面赶一些，但后面最快的飞船照样会死死咬住不放。我生气是为别的事，女士。你也知道，潜到这么深的地方，我们的自动控制系统本来已经故障重重，范却还在进一步伤害它。他自己写程序，接管自动化系统的控制权，还在系统里大做手脚，整个环境调控系统搞成了一个大陷阱已经被他。”

这些拉芙娜自己也看见了。“纵横二号”的指令舱和飞船的制造车间现在一片杀气腾腾，像慑人的哨卡。“你也知道他害怕，如果这样做能让他觉得安全些——”

“关键不在这里，女士。只要能让他接受我的帮助，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他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会送掉大家的性命。我们的

底层自动化设备本来就不可靠，他这么一弄，不可靠更了。如果遇上紧急情况，环境调控程序肯定会出毛病：大气泄漏，温度也逃跑了，什么坏事都冒出来可能会。”

“我——”

“范怎么就不明白？他实际上什么都控制不了！”他的语音合成器发出一声不协调的尖哨，“可以把好端端的一切都破坏掉，但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一直是他的朋友，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范明白，范太明白了。他和拉芙娜有时还能说说话，他俩的争吵是拉芙娜一生中最难熬的事。但也并不全是争吵，有时两人甚至能理智地讨论问题。

“我没有把持一切，拉芙娜。至少没像瘟疫控制车手一样攥得死死的。我还有良心，时时要受良心谴责呢。”他转身离开控制台，冲她的方向勉强笑了笑，表示他知道自己说的话破绽百出。就是因为这种微笑，还有与之相若的其他举动，拉芙娜才坚信不疑：从前的范还在，有时还会发出从前的声音。

“天人裂体怎么样了？我瞧你一连几个小时盯着超波轨迹图，要不就是在资料库和新闻组的帖子里拼命翻腾。”扫描速度之快，不是人类头脑赶得上的。

范耸耸肩：“它在研究追击我们的飞船，想弄清哪艘船是哪个集团的、有什么功能，等等。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种时间里我的自我意识出门度假去了。”这种时候，范的头脑转化成为一个处理器，供老头子下载进来的无论什么程序使用。范几个小时丧失记忆，大脑一片空白，换来的也许是天人级别的灵光一闪。问题是他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些一闪即逝的灵感。“我只知道这个：无论这个天人裂体是什么，它的功能很有限。驾驶飞船之类的日常事务还是得我老范亲力亲为。”

“……还有我们，范。蓝芙很乐意帮助你。”拉芙娜轻声道。平常，只要一谈起这类话题，范马上冷得像一块冰，或者当场爆发出一

阵怒火。但今天，他只是一偏脑袋：“拉芙娜，拉芙娜。我需要他，这我也知道……而且，而且我也希望有他帮忙，希望……我不至于非杀了他不可。”不至于现在就杀了他。范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拉芙娜觉得他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

“天人裂体是不会知道蓝莢——”

“不是天人裂体。它不会逼我做出那种事。我做的，人人都会这么做……押在上头的赌注实在太高了！”声音怒气冲冲。也许现在就是她的机会，也许她能说服他。

“蓝莢和绿茎是忠于我们的，范。除了安眠星系那一回——”

范叹了口气：“是啊。这些我想过很多次了。他们是从斯特劳姆来到中转系统的，是他们提醒弗林尼米集团注意那艘逃亡飞船。可能是事先安排的圈套，但也可能他们真的不知情……甚至可能是瘟疫的对手安排的圈套。反正，那个时候他们是无辜的，不然瘟疫从一开始就会知道爪族世界的事。在安眠星系之前，瘟疫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就算在安眠星系，蓝莢也是忠于咱们的。我当时有什么武器他全清楚，比如我的侦察机器人，大可以警告其他车手。”

拉芙娜一阵惊喜，心中生出新的希望。他真的想通了，还有一——“出问题的只是小车，范。它们才是机关，等待机会暴起伤人。我们在飞船上与外界是隔离的，绿茎被感染的小车你又已经摧——”

范连连摇头：“不仅仅是小车。在某种程度上，连车手的身体结构都留下了瘟疫的印记。不然就无法解释绿茎为什么会转变得那么快。”

“是……是的。有风险。但相比之下，这个风险是很小——”

范没有什么表示，但他的某一部分仿佛正远远飘离她，拒绝接受她提出的帮助：“小风险？咱们谁说得准？赌注实在太高了，我在走钢丝，举步维艰、左右为难啊。不让蓝莢插手，瘟疫的舰队就会把咱们炸个粉身碎骨；如果他手插得太深，他或者他的哪个部分背叛了咱们又该怎么办？而我有什么武器？只有个天人裂体，还有一堆记忆……说不定纯粹是瞎编乱造出来的，这才是一切谎言中最大的谎言！”最后两句话轻得几不可闻，他抬起头，望着她，眼神无比冷

漠，同时无比茫然，“但我已经下定决心，手里一切武器都要用起来，我自己这件武器也一样。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领着咱们到达爪族世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老头子的天人裂体带到底层！”

三个星期后，蓝莢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飞跃中界，“纵横二号”像一头结实的牲口，就连出事受损的超能驱动器都只是逐步失效。而现在，飞船无时无处不出毛病，简直千疮百孔。大多数毛病与范的毛手毛脚无关。中转系统改装飞船时来不及做最后总检，“纵横二号”用于底层的自动化系统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完全信赖，不用担心。先天痼疾，再加上范胡乱搞的那些“安全措施”，情况于是更加糟糕。

飞船资料库里储藏着普通底层自动化系统的源代码。范花了几天时间调整代码，使之适用于“纵横二号”。安装系统时，四个人全待在指令舱。蓝莢主动请求帮一把，范疑心重重地核验着他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安装进行到三十分钟，主通道里突然响起一阵阵闷声闷气的敲击声。如果只有拉芙娜，这种声音她肯定不会理睬，只会稍微有点奇怪：“纵横二号”上从来没有这种响动。

范和蓝莢的反应却极其迅猛，几近恐慌。太空飞行员们没有哪个喜欢半夜三更听到莫名其妙的砰砰响动。蓝莢奔向舱门，枝条在前树干在后，箭一般飞了出去：“我什么都没发现，范阁下。”

范飞快滚动着显示窗上的图表和配置，检查自己的命令格式、做出的配置变化：“这儿有些警示灯，但——”

绿茎正想说什么，蓝莢已经飘了回来，他的语速很快：“我不相信。像这种事故肯定有图像、有详尽报告。出事了，大麻烦。”

范瞪他一眼，继续检查诊断窗。五秒钟后，他说：“你说得对。情况报告和过去的报告混在一块儿了。”他开始抓取各摄像镜头拍摄的飞船内部情况，发回报告的只有一半，但他们看到的图像……

飞船的蓄水区已经成了空洞，弥漫着冰雾。撞击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成吨成吨的水倒进了太空。十来处辅助设备发生故障，还有

——

——飞船制造车间有装甲保护的大门倒下了。低瓦数的激光切割工具不停地发射着激光束。破坏严重到这种程度，显示窗上的诊断程序居然还在显示代表正常的绿光和黄光，或者根本不做任何报告。范切换到设在车间里的一个摄像镜头。车间里起火了。

范跳了起来，一头撞上天花板。一时间拉芙娜还以为他会亲自冲出舰桥救火。但他马上镇定下来，把自己固定好，阴沉着脸，开始尽力扑灭大火。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舰桥上几乎没什么声音，只有范喃喃的咒骂声——能正常运行的东西不多。“联锁制动系统失灵。”这句话他咕哝了好几遍，“火警探测器完蛋了……无法排除车间里的空气，激光器把设备全熔掉了。”

飞船火灾。拉芙娜以前见过这类事故的图像资料，可当时总觉得这种事是完全不可能的。真空状态的太空中，怎么烧得起火来？再说重力为零，就算船员没有排尽空气，火燃起来了，转眼间也会自己熄灭。但现在，车间摄像镜头拍下的一片烟气弥漫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没错，火焰只能吞噬附近的空气，舱壁上有的地方受真空保护，连涂层都没有烧起来，只是有点烤糊了。但火焰朝四面蔓延，不断向有空气的地方延伸。有的地方，热度形成的空气涡流一改变方向，本来已经熄灭的火焰便猛然间火势大涨。

“还有空气流动，火焰在吸引空气，范阁下。”

“我知道。关不上通风口，准是熔化后打开了。”

“也许可以软件控制。”蓝莢顿了顿，开口道，“试试这样——”在拉芙娜看来，蓝莢的指点毫无道理，只是在软件底层瞎兜圈子。

但范点点头，手指在控制面板上飞速移动着。

车间里，火苗在舱壁流动得更远了，火舌已经伸进范的太空盔甲内部。范在这套盔甲上花了不少时间，最近一次改装刚刚完成一半。

拉芙娜突然想起，范最近正在试验活性盔甲……里面有氧化剂。

“范，盔甲密封好了吗——”

火灾发生在船尾方向，离他们六十多米，中间隔着十多扇密封舱门。所以，爆炸声很轻，远远的，几乎像没什么大碍。但摄像镜头传来的画面中，盔甲四分五裂，火焰得意地吐着火舌。

几秒钟后，蓝英的建议奏效了，车间的通风口封死了。炸毁的盔甲里继续闷烧了半个小时，但火势没有蔓延到工作间之外。

清理余烬，估计造成的破坏，确信一时不会发生新的灾难。这一切花去了两天时间。到了爪族世界之后他们没有威风凛凛的盔甲可穿了。范总算抢救回来一把射线枪，这是他装在大门外把守车间的。事故造成的破坏波及全船，连锁制动系统失灵后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典型的。损失了百分之五十的蓄水，飞船着陆舱也丧失了自己的自动化操作系统。

飞船的火箭推进器严重受损，功能大降。在星际太空飞行时还不要紧，但到旅途终点，必须依靠火箭推进器才能与目的星球保持同步。到那时，他们只能保持0.4个标准重力加速度了。幸好反重力垫还能用，不至于影响在目的星球重力井中的行动，也就是说，在爪族世界着陆不成问题。

拉芙娜明白他们是多么接近人船尽毁，但她更害怕的却是范。她密切注意着他，唯恐他把这次事故当成车手们的阴谋。这种想法将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非狂性大发不可。但奇怪的是，现实几乎与她的想象正好相反。范极其痛苦，心情沉重，这很明显。但他没有指责他人，只顾埋头收拾残局。现在他与蓝英能多说几句了，尽管还是不让他调整自动化系统，但可以谨慎地多听取蓝英的一些建议了。两人协作，总算让飞船大致恢复了火灾前的状态。

她问过范。“我的想法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他沉吟半晌道，“过去我想平衡好不同的危险，但弄砸了……也许根本不存在平衡的可能。也许瘟疫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天人裂体过去太依赖于范一个人了，现在，也许它适当调整了自己的偏执心态。

离开安眠星系已经七周了，再过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能赶到爪族的世界。不知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偏偏这时，范又一次进入大脑空白状态，一连持续了两天。在此之前他一直忙个不停，徒劳地想以手工方式检查抵达目的地后可能需要的自动化系统。拉芙娜甚至无法让他停下来吃点东西。

导航显示窗证实了新闻组的消息和范的直觉，尾随着他们的有三支舰队：瘟疫的直接下属、防卫同盟，还有斯坚德拉凯商务安全舰队的残余力量。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和它们牺牲品的残余部分。防卫同盟仍然时常在新闻组发布消息，大吹大擂。斯坚德拉凯安全舰队也贴过几张简短的帖子，驳斥同盟的谬论——但次数不多，大多数时间保持着沉默。他们不习惯宣传，但更可能的是，他们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向敌人复仇，这就是斯坚德拉凯人的唯一目的。至于瘟疫的舰队，新闻组迄今未见他们的任何帖子。综合分析启航时间和掉队飞船的情况之后，追踪战争兴趣组得出结论：这支舰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安眠事件后，瘟疫匆匆忙忙大范围收集任何它能控制的飞船，组成这支一声不吭的沉默舰队。拉芙娜知道，战争兴趣组的分析有一点错了。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向“纵横二号”发送了三十多条信息——信息编码是树族小车维护码的格式。范让飞船拒收这些信息，不阅读，立即删除。命令下达之后，他又忧心忡忡，害怕飞船暗中违反他的命令。说到底，“纵横二号”毕竟是树族的飞船啊。

但是现在，内心忧惧交加的折磨已经离他而去。范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凝视着显示窗。用不了多久，斯坚德拉凯人便会赶上防卫同盟，至少一部分坏蛋马上就会付出代价。可瘟疫舰队却会毫发无损，或许防卫同盟也会有一些幸存下来……也许，范现在的离神状态只是天人裂体绝望了。

三天时间过去了，范骤然间回过神来。他的脸庞略显消瘦，除此之外，这时的他更像过去的范。他让拉芙娜把车手们叫到舰桥上来。

范朝悬浮在显示窗中的超波轨迹图挥了挥手。三支舰队的分布情况大致呈一个圆柱形，深度约五光年、直径三光年。画面只显示了这

个圆柱形的中央部分，追兵中速度最快的飞船便集中在这个区域。每艘飞船由一个明亮的光斑表示，每个光斑后拖着一条亮度稍暗的尾迹，即飞船驱动器留下的超波轨迹。“我用红色、蓝色和绿色标示出了每艘飞船所属的舰队。归属关系是我的推测，目前我只能分析到这种程度。”在这种比例尺的画面，最快的飞船聚集在一起，密密麻麻，光斑混杂成了一团白光，但还能从后面的尾迹辨认出不同的色彩。画面上还有其他记号和标注符号，都是范设置的，但他有一回对拉芙娜承认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

“这一团，也就是最快的分队中最快的飞船，正在逐步赶上我们。”

蓝英犹犹豫豫地说：“如果你批准由我直接操纵飞船，我们也许还能更快一点儿。快不了很多，但——”

范的回答还算客气：“不。我在想另一个办法，拉芙娜以前跟我提过。始终存在一种可能……我……觉得，现在，采取这个办法的时候到了。”

拉芙娜向显示窗走近几步，凝视着上面的绿色轨迹。其分布情况很接近新闻组所说的斯坚德拉凯残余舰队。我的同胞只剩下这么多了。“一百个小时以来，他们一直极力赶上同盟舰队，与之交火。”

范的视线与她的碰在一起。“是呀。”他轻声说。“可怜的人啊，简直是从绝望之港飞出来的绝望舰队。换了我的话，我会——”他的表情再一次平静下来，“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你知道个大概吗？”这句问话只是修辞性的，没多少实际意义，但总算把这个问题摆上了桌面。

“战争追踪组认为，自从防卫同盟开始高谈阔论‘消灭害虫’以来，斯坚德拉凯人便做了应付不愉快冲突的准备，安全舰队向外太空展开，进行纵深防御。他们的战舰是由货船改装的，配备本土设计的武器。战争组相信，如果对方投入全部攻击力量，他们是抵挡不住的。但有一个前提：防卫同盟决心承受重大伤亡。斯坚德拉凯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从未预料到袭来的是星球毁灭级的打击。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防卫同盟的舰队出现了，我们的人上前迎击——”

“——与此同时，星球毁灭级的炸弹却直奔斯坚德拉凯的心脏而去。”

戳进我的心脏。“是这样。同盟肯定几个星期之前便投放了这种炸弹。”

范·纽文短促地笑了一声：“要是眼下我在同盟的船上，肯定有点心惊肉跳。他们的力量分散，数量也减少了，斯坚德拉凯的改装战舰速度又那么快，跑不赢它们……我敢打赌，斯坚德拉凯还活着的每一个飞行员早就横下一条心，决心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激昂的情绪转瞬即逝，“嗯，他们不可能消灭全部同盟飞船，或者瘟疫舰队，更不用说同时消灭这两者。这样就没意义了……”

他凌厉的目光射向拉芙娜：“如果我们不管他们，由他们去，斯坚德拉凯人最终会赶上防卫同盟，尽最大努力炸得他们见鬼去。”

拉芙娜只能点头：“据他们说，十二个小时左右。”

“从那以后，只剩下瘟疫自己的舰队紧紧咬住咱们的尾巴不放。但是，如果我们劝说你的同胞跟真正的敌人交锋……”

这个方案正是拉芙娜最害怕的噩梦：斯坚德拉凯的全部幸存者为拯救“纵横二号”而死……或者说，因为做出拯救“纵横二号”的努力而死。斯坚德拉凯舰队消灭瘟疫全部飞船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是，他们本来就是为了战斗而来，为什么不将复仇的怒火喷射到真正的敌人头上？噩梦之后，得出的便是这个结论。这样一来，正好与天人裂体的计划吻合。“有一个难处。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那第三支舰队的目的何在。无论我们想对他们说什么，发出去的消息都会被别人听到。”超波通信本来有很强的方向性，但他们的追兵之间实在靠得太紧了，彼此间杂，难以保证超波通信不被窃听。

范点点头：“一定要跟他们接上头，而且要保密。一定要劝说他们改变战斗方式。”他轻轻一笑，“我想，我们正好有设备……可以办到。蓝莢，你还记得吗？在中转系统的时候，你说过你们从斯坚德拉凯运的那批货，就是被‘污染’的那批。”

“是这样，范阁下。货主是那种尖牙大嘴的类人族，货物是三分之一板一次性板式加密图像信息，由斯坚德拉凯商务安全公司生成，

现在仍然存放在飞船的保险柜里。当然，没有其他两板，这件货物一文不值。”以每克重量而论，加密信息可能是星际间飞船运载的最贵重的货物了。“纵横二号”的货单上便开列了一件来自斯坚德拉凯的一次性加密通信板，准确地说，三分之一板。

“一文不值？恐怕不至于吧？哪怕只有三分之一板，也可以保障我们的通信安全。”

蓝莢的枝条一耷拉：“我必须不能误导你，范阁下。没有哪位负责的顾客会接受这种形式的通信保障。它可以保障通信的安全性，但另一方却无法确认你的身份，不能确定你是不是你声称的那个人。”

范的视线投向拉芙娜，脸上又露出过去那种微笑：“只要他们肯听我们说话，我想咱们是可以说服他们的……不好办的地方在于，我只希望那边的一支舰队听我讲话。”范说出自己的计划。车手们一边听，一边簌簌地交头接耳。跟他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之后，拉芙娜对他们的语言已经有了点感觉。或许只不过因为她太了解这两人的性格了？跟往常一样，蓝莢忧心忡忡，认为这个方案行不通，绿莖则让他好好听范说话。

但是，当范说完时，个子较大的那位车手并没有跳起来反对。“距离七十光年，超波通信是可行的，甚至可以即时传送图像。不过你说得对，通信波束在这个距离上会铺展开，彼此相隔较近的飞船都在覆盖范围内。如果你能确认一艘位置离其他船只较远的飞船属于斯坚德拉凯，那么，你的计划是可以成功的。那艘飞船可以利用舰队内部通信渠道将你传递的信息转给舰队的其他飞船。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诫你——”绿莖的枝条温和地拂着蓝莢，表示反对。蓝莢拨开她，继续道：“没有哪个具有专业素养的通信技师会同意你的通信请求，甚至可能会干脆拒收你的信号。”

“笨。”绿莖总算说话了，语音合成器传出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总是这么说，除非通话对象是付费的客户。”

“叭^[28]！是的，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我同意试一试，但我担心……我恳求你不要在通信中指责树族的背叛行为，范阁下。希望你能保证这一点。”

范·纽文还了他一个笑脸：“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阿丽亚娜”号舰队——商务安全公司舰队的许多人都这么称呼自己。“阿丽亚娜”号是古老的人类神话中一艘飞船的名字，其源头早在尼乔拉时代之前，甚至可以上溯到图沃—诺斯克联合文明时期。该文明存在于古老地球所属的太阳系中各小行星上。传说“阿丽亚娜”号是一艘大型飞船，在图沃—诺斯克文明毁灭之前被发射进入星际太空。飞船机组成员目睹了故乡毁灭，一生乘着飞船漫游在黑沉沉的无尽太空中，飞船的生命支持系统慢慢失灵，船员们便一个接一个死去。这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它才历经千万年，流传至今。现在，斯坚德拉凯毁灭了，舰队逃了出来。“阿丽亚娜”号的传说仿佛突然间变成了现实。

但我们不会慢慢老死。舰队一级舰长基耶特·斯文森多凝视着轨迹图。这一次，文明的毁灭是一桩谋杀，谋杀者已经近在咫尺，复仇之手可以抓住他们。这些天来，舰队司令部尽力指挥下属飞船机动，逐步接近防卫同盟。根据轨迹图，复仇的时刻已经十分、十分接近了。同盟和斯坚德拉凯两支舰队的主力轨迹交错，形成闪闪发亮的一团，其中还包括第三支舰队，即沉默舰队。光从轨迹图上来看，有人也许以为各飞船已经进入开火距离了。事实上，敌对飞船虽然几乎处于同一空间，有时相距不过十亿公里，但它们之间还隔着数千秒的距离。所有战舰都处于超波驱动状态，每秒跃迁十余次。这里已是飞跃下界，每次跃迁只能越过几分之一光年。在这种状态下，要捕获一艘和自己步调不一的敌方战舰，只有先调节自己的跃迁步伐，与敌人保持精密同步，趁双方处于同一空间时以类似小型自控舱的智能导向武器覆盖对手。

斯文森多舰长调整图像，显示已与同盟飞船实现同步的己方战舰。舰队的三分之一已经调整好了步伐。再过几个小时……“他妈的！”他啪地一拍桌子，打得显示控制板旋转着飞了出去。

大副接住控制板，让它滑回桌上。“骂的仍旧是那些事还是找到了新目标？”台罗勒问。

“还是那些事。对不起。”他觉得挺后悔，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已经够难过的了，不应该再烦他们。人类无疑还有其他飞跃界殖民

地没有遭到防卫同盟攻击。但迪洛基人恐怕只剩下舰队里这一小群了。除了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这种一心冒险的人外，其他迪洛基人都生活在斯坚德拉凯的盛世乐土上。

基耶特·斯文森多已经在安全舰队服役二十五年了。他进入商务安全公司那会儿，公司只有一支很小的舰队，担任租赁警察的工作。他苦心钻研数千小时，终于成为舰队最好的战斗飞行员。但他真正开火只有两次。就连这两次有人还不住嘀嘀咕咕，说什么没有必要。斯文森多和他的上司却把这种议论视为荣耀：因为他们是最棒的，别人才会忌妒。由于他的才干，他一直能得到舰队中最好的装备，最后终于获得了他目前指挥的这艘飞船——“乌尔维拉”号。防卫同盟开始发出威胁的喧嚣时，斯坚德拉凯耗费巨额资金购买武器装备，其中很大一部分便花在“乌尔维拉”号上。它不是货运飞船改装的，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作战机器。“乌尔维拉”号装备着可以用在斯坚德拉凯所处区域的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处理器和超能驱动器，只需三名机组成员便能操纵自如。战斗时甚至单独一位飞行员即可在智能系统辅助下控制全舰。它的弹药舱里装载着一万多枚追踪炸弹，每一枚都拥有高于普通货运飞船全套驱动体系的智能系统。真是对勤勉服役二十五年的老战士的最好奖赏。他们甚至允许斯文森多自己为这艘飞船命名。

可现在……真正的乌尔维拉——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和她一起死去的还有数以百亿计的生灵。他们的使命本来是保护这些人不受伤害。乌尔维拉住在赫特，这是星系内层的一颗星球。炽热弹是不会留下活口的。

而与她的名字相同的漂亮飞船却在星系以外半光年的地方，搜寻不存在的敌人。在任何一场公平战斗中，基耶特和他的“乌尔维拉”号都可以打得非常出色。但他们正向底层追击，每下潜一光年，离战舰的设计使用地域就越远。每前进一光年，处理器的运行速度都更慢一点，有的甚至干脆停止运行了。深入到这里，货运飞船改装的战舰反倒得其所哉，尽管它们行动笨拙，智能系统也傻得要命，机组成员多达数十人。现在，“乌尔维拉”号已经落后于其他战舰五光年了，首战同盟舰队的重担势将落到那批货运飞船肩上。基耶特不得不再一次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们一个个战死，自己却无能为力。

斯文森多第一百次怒视着轨迹图，沉思是不是应该不遵号令，来一场兵变。同盟舰队也有掉队的，都是“高性能”飞船，到了底层却

越落越远，渐渐脱离了舰队主力。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保持现有位置，为舰队目前比较灵活的战舰提供战术协调。好吧，毕竟受雇于人，他执行命令……最后一次。等战斗结束，舰队与尽可能多的同盟战舰同归于尽——到那时，他会自己想办法报仇雪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他能不能劝说他们扔下还未被歼灭的同盟舰队不管，掉头上行至飞跃中界？到了那里，没有哪艘战舰比得上“乌尔维拉”号。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是哪些星系躲在“防卫同盟”的幌子后面。那伙杀人犯正在新闻组上大吹特吹呢，显然觉得这种手段可以给他们招来新的资助者。可是，这种吹嘘也会给他们换来像“乌尔维拉”号这样的不速之客。它肚子里的炸弹虽说比不上用在斯坚德拉凯上的迅捷可靠，但也足以毁灭许多个世界。想起这种可怕的复仇，就连斯文森多都不禁有点畏缩。不，选择目标必须更加慎重：赶来增援同盟舰队的飞船、乔装改扮的运输船队。如果能巧妙运用伏击战术，每次不留活口，“乌尔维拉”号可以战斗很长、很长时间。他注视着显示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不理睬眼睛的酸涩。他当了一辈子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自己的工作常常就是阻止复仇行为……而现在，生活中的一切都已毁灭，留给他的唯有复仇。

“我这儿收到点怪信号，基耶特。”值班的格利姆弗雷勒正监视着往来信号。如果“乌尔维拉”号在正常环境中，这种事本来应该完全由智能系统全自动完成的，现在却不得不人工值守。无聊乏味的工作，把人都拖垮了。

“什么事？谎言网上又有新谎言了？”台罗勒问。

“不。从方位上来看，应该是那艘大家紧追不放的深潜船。不可能是其他人发来的。”

斯文森多的眉毛扬了起来，他转向那个奇怪的信号，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兴奋：“信号属性？”

“舰载信号处理器说可能是一束窄波信号，很可能是专门发给本舰的。信号很强，带宽足够传送高质量图像。如果咱们那个毛病百出的数字信号处理器这会儿能正常运行的话，我马上就会知道——”格利姆弗雷勒唱起一支小曲，在他那个种族中，这支小曲相当于人类急躁不安时发出的哼哼声。“——成了！信号经过加密，但加密只在外层，是语法45图像信息。实际上，信号宣称自己是以我们公司一年前出产的一块加密板的三分之一加密的。”一时间，斯文森多还以为他

在说这个信号本身是智能化的呢，底层不可能有这种事。二副准是看出了他的表情：“表述欠准确，抱歉，头儿。我是说它的属性框里是这么写的……”他的显示窗闪了一下，“行了，加密板载信息是这样：这一类型的加密板是我们公司自产的，用于保障飞船通信安全。”与防卫同盟的战争爆发之前，这一级别的加密板已经是最高密级了。“一块加密板分成三部分，这是未能运抵目的地的第三部分。整块加密板已经归入报废一类，但我们手里正好还有一份拷贝，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都抬起又大又黑的眼睛，期待地望着斯文森多。常规做法，不，常规命令是，凡以报废密钥加密的信息均置之不理。如果不是公司信号部的人无能，这条受污染的信息根本不会上他的船，废置命令将自动生效，删除发来的信号。

“解密这个信号。”斯文森多简短地说。过去几个星期发生的事已经证明，公司在处理军事和信号方面彻底失败，效能低下，令人绝望。能从公司的低效率中找出点好处也好。

“遵命，长官。”格利姆弗雷勒按下一个按键。“乌尔维拉”号的艘载信号处理器内部某个地方产生了长长一段经过“随机扰乱”的噪声，分割成无数片段，按照既定框架覆盖在飞船接收到的信号噪声上。一个可以感觉出来的停顿，（该死的底层）紧接着，通信显示窗上出现了平面图像。

“——第四次重复本信息。”是萨姆诺什克语，斯坚德拉凯语系赫特语中的一支，口音纯正。说话者是——短短的一瞬间，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乌尔维拉，还活着……他缓缓吸了口气，尽量放松。黑发，苗条，紫罗兰色的眼睛，和乌尔维拉真像啊。斯坚德拉凯上，上百万个女人都是这样的长相。是有点相似，但只隐约相似，换了从前，他绝对不会误将她看作自己的女儿。在那一瞬间，他的注意力脱离了舰队，他的视线无比遥远，看到了远方的目标，高于复仇的新的目标……但很快，他强迫自己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事务，全面细致地审察显示窗中传出的一切图像细节。

女人说：“这一信息我们还将重复三次。如果你们届时仍不做出回应，我们将另外选择通话对象。”她从摄像头前后退，让他们看到她身后的房间全景。天花板很低，房间进深很大，一个超波轨迹显示窗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斯文森多注意的不是显示窗。房间里有两株车行树，其中一个的小车上装饰着条纹，表示和斯坚德拉凯做过生意。另一个准是株止树，小车很小，又没有轮子。镜头一转，正对着

第四位成员。人类？很有可能，但肯定不是尼乔拉传下来的一系。换一个时间，光凭他的长相便足以成为轰动飞跃界内所有人类世界的重大新闻。但现在，斯文森多只将这作为一个疑点记在心里。

那个女人的声音继续说道：“现在你们可以看出我们是人类和种族，我们四个是‘纵横二号’的全部机组成员，既不属于防卫同盟，也不是瘟疫的爪牙……但正是因为我们，他们的舰队才会深入飞跃下界。读到这条消息的人，但愿你们是斯坚德拉凯一方。我们必须对话。附上加密本信息的加密板，请用这种加密板回复我们。”图像跳了一下，女人的脸又回到镜头前，“这是第五次重复本信息，”她说，“这一信息我们还将重复两次——”

格利姆弗雷勒切断图像数据流：“照她说的话，我们还有约一百秒的时间可以回复。舰长，现在怎么办？”

突然间，“乌尔维拉”号不再是一个无关大局的掉队者了。“我们对话。”斯文森多道。

回应，对方再回应，时间短得只能以秒计。之后……与拉芙娜·伯格森多进行了五分钟对话。五分钟足够了，基耶特已经坚信，必须将她要说的话转给舰队司令部。这样一来，他的战舰只是个纯粹的信号中转站，但他总算参与了一件极其重大的大事。

舰队司令部拒绝来自“纵横二号”的可以发送图像的完整链接。旗舰上有些人非常死板，抱着标准手续不放，不肯通融。一想到加密手段是报废的密钥，他们的五脏六腑肯定全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连基耶特都只能通过作战链接与总部联系：显示窗里的图像倒是彩色的，解析度很高，但仔细看就能看出来，这些图像是“贴”上去的。基耶特认出了船东莉门德和她的首席执行官简·斯克里茨，但他们的打扮显得有些落后于时代。这是经过动画处理的旧图像，实际的通信带宽肯定很窄，每秒不到四千比特。总部可不愿意冒什么风险。

通过这么窄的带宽传送过去，经过动画处理的范·纽文的图像会是什么模样，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个烟灰色皮肤的人类成员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反复说了好几遍，效果比在他之前的拉芙娜·伯格森多好不到哪儿去。他沉着镇定的神态渐渐消失了，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

“——我告诉你们，两支舰队都是你们的敌人。没错，摧毁斯坚德拉凯的是防卫同盟，但正是由于瘟疫，他们才可能发起进攻。”

简·斯克里茨的半卡通形象瞟了莉门德一眼。老天，底层这儿的贴图效果可真差劲啊。斯文森多想。斯克里茨说话时，嘴唇的动作和他的声音根本对不上号：“瘟疫威胁组的消息我们也看过，纽文先生。但防卫同盟只是利用瘟疫的威胁，作为毁灭我们世界的借口。我们绝不会滥施屠杀，尤其不会针对一个显然以我们的敌人为敌的组织……你是不是说，瘟疫已经和防卫同盟秘密结盟了？”

范气愤地一耸肩：“不。瘟疫怎么看待防卫同盟，我不知道。但你们应该知道瘟疫的邪恶意图，它的阴谋规模之大，这个‘防卫同盟’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是啊，文明网上倒是这么说的，纽文先生。即使这些消息初发时是真实的，但它们毕竟发自数千光年以外，历经无数我们无从知晓的节点和转译才到达飞跃中界。大家把文明网叫作百万谎言网，其中不是没有道理的。”

陌生人的脸色阴沉了。他气愤地大声嚷嚷起来，说的话和尼乔拉一系人类的任何语言都全然不同。音色单调，上下起伏，几乎跟鸟语啁啾似的迪洛基语差不多。看得出他尽量压住自己的火气，但重新说起萨姆诺什克语时，他的口音比以前更重了：“你说得对。但我告诉你，中转系统毁灭时我在场。瘟疫比你听说的任何灾难更加可怕，屠杀斯坚德拉凯只是它的大行动连带的一件小事而已。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帮助我们抵抗瘟疫舰队？”

莉门德船东笨重的身体在网状固定椅上向后一靠，她望着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只见两人谈了几句什么，却听不见声音。基耶特的视线越过两人，望着画面上的旗舰指令舱。莉门德身后的指令舱进深有十几米，下级军官们静悄悄地进进出出，还有些人关切地注视着正在进行的通话。画面本身清晰锐利，只是人物的活动显得有些 unnatural，像动画片。有些人的脸基耶特认识，可这些人在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前便调离了旗舰。“乌尔维拉”号上的处理器忠实地接收着来自总部的窄带信号，并按照信号的命令在自己的资料库中提取精细入微的（同时也是过时的）的图像作为背景贴上去。经过这次之后，绝对不再贴图了。斯文森多暗自发誓，至少不再在底层贴图。

莉门德船东重新直视镜头：“请原谅我这个老警察的一点多疑症，但我觉得，你可能是瘟疫那一方派来的。”莉门德抬起一只手，好像准备挡开别人的插话，但红头发的范却什么都没说，只是吃惊地瞪着她。“退一步说，我们权且相信你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底层一个星球上存在某种极其重要又极其危险的东西，而我们大家正赶赴这个星球。再进一步，我们也相信你们和瘟疫的舰队都经过特别改装，最适合执行拿到这种珍宝的使命。如果按你的希望投入战斗，战斗结束后我们极有可能剩不下几个活人了。于是能够掌握那个下界宝藏的只有你们一艘飞船。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拿到宝藏，我们很担心你们会怎么办。”

范沉默良久，一言不发，紧张激愤的神情渐渐从他脸上退去：“莉门德船东，你的话有道理。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困境。我们双方能否找到一条出路？”

“斯克里茨和我讨论过了。无论我们怎么做，贵我双方都将冒巨大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另一种可能性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同意你的要求，按你的指导投入战斗——前提条件是，你的飞船掉头驶向我们，允许我们的人登船。”

“从而丧失我们在追逐中的领先地位？”

莉门德点了点头。

范张开嘴，又合上了，一个字都没有说。他看上去有点呼吸困难。拉芙娜道：“那样的话，如果你们未能歼灭瘟疫舰队，我们大家就会丧失一切。现在我们至少还领先六十个小时。就算瘟疫舰队打赢，这段时间可能也足够我们拿到反制手段了。”

斯克里茨的脸一拧，露出一个卡通化的微笑：“你们总不能两样占全吧。你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冒灭军灭族的危险保障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所说的目标，我们愿意牺牲自己，却不愿成为两个魔头斗法时的小卒子。”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有些不对，带着一丝怒气。背景图像中的人物动作忽然停止了，只剩下说话者跟声音不匹配的嘴唇的动作。格利姆弗雷勒用眼神引起斯文森多注意，同时指了指他的通信面板上的故障指示灯。

传来斯克里茨的声音：“斯文森多舰长，请将这艘未知飞船的通信频道调整至——”图像突然定格，声音中断了。

拉芙娜：“怎么回事？”

格利姆弗雷勒叽叽一声尖哨：“我们与总部掉链了。有效带宽下降至每秒二十比特，仍在继续下降。斯克里茨的最近一次传输带宽还不足每秒一百比特。”“乌尔维拉”号的智能程序自动调整了图像与声音的传输比例，使上一句话保持着必要的清晰度。

基耶特愤怒地冲着显示屏一挥手：“切断这个该死的东西。”至少他用不着再干贴图的勾当了。而且，他不想弄清简·斯克里茨刚才对他下达的命令。斯克里茨有什么意图，他心里一清二楚。

台罗勒道：“哎，干吗不让它继续开着？就算开着我们也可能没注意到嘛。”对迪洛基同胞的这点鬼机灵，格利姆弗雷勒不屑地哼哼一声，长长的手指却灵巧地在控制面板上跳动着，显示屏缩成一个小窗口，隐藏在群星之间。这两个迪洛基人对官僚体系有自己的看法。

斯文森多没理睬两人的把戏，目光继续盯着仍然打开的那个通信显示窗。他和范与拉芙娜的通信走的是高带宽，可以传送高保真图像，几乎根本没受什么影响。如果这条线路出故障，靠舰载程序那点手腕是不顶用的。“抱歉出了这种事。最近几天，我们在通信方面出了不少问题。这场界区大风暴显然是好几个世纪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事实上，风暴正愈演愈烈，显示超波轨迹的半数显示窗里都是一片乱七八糟，不知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你和你的上级断了联系？”拉芙娜问。

“暂时的……”他扫了范一眼，红头发的眼神仍然有点呆滞，“你瞧……最让我觉得抱歉的是，事情居然成了这样。不过，莉门德和斯克里茨也是非常睿智的领导者，他们的话也有道理。”

“奇怪呀。”范打断他的话，“图像有点不对劲。”声音飘忽不定。

“你是说通过我们中转之后传给你们的总部图像？”斯文森多解释了窄带宽的问题，以及他飞船上的处理器到了底层后的可怜表现。

“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我们的图像质量同样糟糕……不知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嗯……”有道理。想想范·纽文的长相吧：又短又硬的红头发、烟灰色的皮肤、不住起伏升降的口音。如果总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是这些，而不是大大失真、全然不同于他看到的范·纽文的贴图……“等等，贴图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他们能清楚地看到你的模样。你瞧，进程开始时先传过去一些你的高清晰度图像，后来的动画处理就是根据这些图像做的。”

范·纽文固执地看着他，眼神很迟钝，仿佛不相信他的话，要基耶特再好好想想似的。该死的，难道我说错了吗？我的解释是对的。莉门德和斯克里茨肯定看清了红头发的模样。可是，基耶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吃不准……莉门德和斯克里茨自己的打扮也有点落后于时代——不对呀。

“格利姆弗雷勒，检查总部传过来的原始数据流。他们发没发给我们任何实时图像？”

格利姆弗雷勒只花了几秒钟。他吃惊地吹了声口哨：“没有，头儿。传给我们的信息都经过适当的加密处理，完全符合规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这头自然放行，没有纠缠实时图像的事。”他对台罗勒说了几句，两个迪洛基人飞快地叽叽喳喳了一会儿。“下界这儿好像没什么设备能正常运行，不过也许只是另一个程序漏洞。”格利姆弗雷勒的声音显得没多大把握。

斯文森多转身面对来自“纵横二号”的图像：“你们看，本舰与总部的通信渠道经过彻底加密，使用的是一次性加密方案。跟我们双方对话使用的加密方案相比，我对总部的方案更放心。”但基耶特的胃里一阵抽搐，感觉就像斯坚德拉凯之战的头几分钟，他刚刚明白自己方已被对手的战术彻底蒙骗时一样，就是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极力保护的每一个人势必遭到屠杀。“嗯，我们会再联系其他飞船，确定总部的方位——”

范·纽文抬起眉毛：“也许总部信息还不至于是经过伪装的敌方——”没等他说完，一个车手，那个驾着小车的，冲着他们喊叫起来。他滚过天花板，一把将人类从镜头前推开。“我有一个问题！”合成语音有点含混，几乎听不清楚。这东西的枝条互相纠缠撕扯着，

基耶特·斯文森多从没听说车行树会悲愤到这种程度。“我的问题：你的舰队旗舰上有车行树吗？”

“为什么你问——”

“回答我！”

“我怎么知道？”基耶特尽力回忆道，“台罗勒，斯克里茨手下的参谋中有你的朋友，你知道舰上有车行树吗？”

台罗勒结结巴巴发出几个音节：“啊……啊……啊，是的。临时雇员，更准确地说是救上船的难民，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们了解的只有这么多了，朋友。”

那株车行树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枝条似乎已经枯萎了。“谢谢你。”他轻声说，向后滚去，离开了镜头的拍摄范围。

范·纽文也从镜头前消失了。拉芙娜着急地四下张望着：“请先等等！”她对着镜头说。现在，基耶特眼前的画面中只有空荡荡的对方飞船指令舱。从摄像头的拾音器里隐约传来阵阵说话的声音，有人声，也有合成语音。过了一会儿，她重新回到镜头前。

“这是怎么回事？”斯文森多问拉芙娜。

“没……没办法，我们帮不了你们……斯文森多舰长，在我看来，眼下指挥你们舰队的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些人了。”

“也许。”很可能。“这个问题我会好好考虑的。”

她点点头。一时间，两人四目相对，说不出话来。多么奇异的感觉啊，距离故乡如此遥远，经过这么多令人心碎的悲剧之后……能重新见到一个面貌如此熟悉的人。“当时你们真的在中转系统？”他自己听上去都觉得愚不可及。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他所熟知、所信赖的过去和无比凶险、捉摸不定的现在。

拉芙娜·奥尔森多点点头：“是的……情况和你在新闻组里读到的一样。我们当时甚至还和一位天人取得了直接联系。瘟疫杀害了那

位天人，这还不够，它彻底摧毁了中转系统。舰长，新闻组里这方面的消息不是谎言。”

台罗勒双手一撑，从他的导航工作站飘了过来：“你们在这里到底能做什么？真能打击瘟疫？”这些话很不客气，但台罗勒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十分严肃。他是在恳求对方解释那么多人死难的原因。迪洛基人只占斯坚德拉凯文明体系的一小部分，但这个种族却是该星系历史最悠久的居民。一百万年前，迪洛基人实现了从爬行界向飞跃界的飞升，在三个星系建立了殖民地，后来，人类将这三个星系总称为斯坚德拉凯星系。这是一个内向的、喜欢梦想的种族，他们利用古老的智能系统与友好的年轻种族一起并肩保卫自己的星系。再过五十万年，这个种族很可能从飞跃界中消逝：或是灭绝，或是进化为另一种形态。这是最常见的模式，类似个体生命的衰老和死亡，只不过来得更缓慢、更平和。

时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衰老种族的个体成员也个个老气横秋。其实任何较大的人群中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人，总会有些成员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外面的世界中嬉戏。人类和格利姆弗雷勒、台罗勒这样的迪洛基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看样子，伯格森多完全理解他：“你们中有谁听说过天人裂体吗？”

基耶特说：“不知道。”话刚说出口便发现两个迪洛基人吃了一惊。两人互相哨叫了几秒钟。“我们听说过。”最后台罗勒用萨姆诺什克语回答道。基耶特从来没听过他用这么敬畏的语气说话。“你们也知道，我们迪洛基人在飞跃界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有一些殖民点实现了进入超限界的飞升，其中有些人成了天人……有一次，有一种东西回来了。当然，它不是天人，更像脑子出了毛病的普通迪洛基人，但它……知道许多事、做了许多事，大大改变了我们迪洛基人的生活。”

“你说的是芬特罗勒？”基耶特惊呼出声，一下子记起了那个故事。那已经是十万年前的事了，当时人类还没有移居斯坚德拉凯，但它却是迪洛基人争论不休的一件大事。

“是的。”台罗勒道，“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争论芬特罗勒到底是迪洛基人的福气还是诅咒。但是，我们喜欢梦想的性格和我们的古

老宗教都是他带来的。”

拉芙娜点了点头：“这件事我们斯坚德拉凯人都很熟悉。考虑到种种后果，可能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接着，她对他们讲述了中转系统毁灭之前发生在老头子身上的一切，以及范·纽文的来历。迪洛基人开始还边听边嘀咕，但随着她的讲述，他们变得寂然无声，连身体都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

基耶特终于道：“这么说，纽……”此人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连他的名字也不例外，他结巴了一会儿才发出这个音，“纽文知道他在底层搜寻的是什么，对吗？拿到那个东西以后，他打算怎么办？”

“我……我不知道，舰长。范·纽文自己也不清楚。他时不时地爆发出奇特的念头，一次只有一点。我相信他，因为当时我在场，看到了那些事——的一部分。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也相信他。”她颤抖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气。突然间，基耶特猜到了“纵横二号”是一个令人多么难以忍受的地方。不知怎么回事，明白了这一点，他反而更相信拉芙娜的说法了。如果存在什么能够真正摧毁瘟疫的东西，那种东西本身必定也是极度可怖、怪异非常。基耶特心想，如果他本人和这样一种东西关在一艘飞船里，不知自己会怎么办。

“尊敬的拉芙娜女士，”他开口了，使用的字句非常正式、拘谨。我谈的毕竟是叛逆大罪呀。“我，嗯，我在舰队里有些朋友，我将向他们查询你所引发的疑虑，还有……”说！“我认为，置舰队司令部的命令于不顾、向你们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谢谢你，舰长先生。谢谢。”

格利姆弗雷勒打破沉寂：“与‘纵横二号’的通信质量恶化了。”

基耶特双眼扫过各个显示窗。所有超波轨迹图都出现了随机干扰。现在还不清楚这场界区风暴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来得很猛。

“看来我们无法长时间维持通话渠道了，拉芙娜·伯格森多。”

“是这样，我们这一方的信号也在衰减……万一无法成功，万一你们不能以战斗支援我们……斯坚德拉凯人只有你们这些了，我想说，能看到你和迪洛基人，真是太好了……我很久没看到熟悉的脸了，看到我真正了解的人，我——”她正说着，图像骤然成了一片模糊，化为低频信号。

“糟糕！”格利姆弗雷勒大叫一声，“带宽剧降。”他们与“纵横二号”之间的通信链接处理起来十分简单：只要出现通信故障，舰载处理器便从音像传输切换为低频编码，同时降低码率，以减少信息传输总量。

“喂，喂，‘纵横二号’。我们的通信频道出现故障。建议切换对话协议。”

显示窗转为灰色，跳出一行萨姆诺什克文字，在屏幕上一闪一闪。

“同意，可能不仅是技术故障。”

格利姆弗雷勒疯狂地敲打着自己的通信面板。“零，完蛋了。”他说，“检测不到信号。”

台罗勒从导航工作站抬起头：“我这里的情况比通信方面严重得多。舰载计算机已经有二十秒钟无法实施跃迁计算了。”他们前不久还能保持每秒五次跃迁的速度，每小时越过一光年里程，但现在……

格利姆弗雷勒在自己的控制台前向后退：“嘿，欢迎进入爬行界。”

爬行界。拉芙娜·伯格森多的目光越过“纵横二号”的舰桥。在她的意识深处，她总以为爬行界是一团漆黑，全靠火把照明，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领地，连一台稍微好点的计算机都没有，大家只能用机械式计算器。事实上，现在的情况跟刚才没什么区别。天花板和墙上仍旧一片通明，显示窗上依然有星光闪烁。只是现在，要隔很久很久才能发现一点星光移动的迹象。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飞船的其他显示窗上。超波轨迹图一闪一闪，毫无变化，一个红色标志不断显示出上一次图像更新的时间。导航窗里满是驱动处理器的运算结果。飞船反复播放着一段有声警告信息：“警告，发现飞船进入爬行界，立即实施反方向跃迁！警告，发现飞船进入爬行界，立即实施……”

“关掉那个鬼东西！”拉芙娜抓住一把座椅，将自己固定好。进入爬行界后她觉得有点头晕，但这只可能出于她的恐慌（非常自然）。“还算什么狗屁深潜船。竟然直直地闯进了爬行界，只能事后发点浑蛋马后炮的浑蛋警告！”

绿茎飘近了些，从天花板上“踮着脚尖”，怯怯地出溜下来：“像这种事，就算深潜船也无法避免，拉芙娜女士。”

范对飞船发了条命令，大多数显示窗立即清屏。

蓝荚道：“就算大型界区涌动，浪头通常也只能涨到分界线几光年以上。我们的位置在界区分界线之上两百光年。打过来的肯定是万年不遇的巨浪。这种事本来只能在巨库里读到，咱们却赶上了。”

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我们早就知道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范说，“最近几周界区风暴一直在恶化。”跟其他人不同，他倒不显得特别紧张不安。

“不对。”她说，“我们预计会出现速度放慢，根本没想到会一头落进爬行界。”我们被陷死在这儿了。“最近的文明星系在哪儿？十光年？五十？”过去所想象的爬行界的一片漆黑现在有了新阐释，飞船船壁之外的星空不再是一个友好、稳定的事物。他们被包围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之中，飞行速度已经不能用光年来计量了……合上棺材盖子，他们都被埋葬了。斯文森多和他的舰队是多么英勇无畏，但他们的一切英勇全都虚掷白费了。还有杰弗里·奥尔森多，永远无法向他施以援手了。

范的手碰了碰她的肩头。多久了，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身体接触。多少天了？“我们还是能赶到爪族的世界。这是一艘深潜船呀，你忘了？我们没有被死死陷住。妈的，这家伙的冲压发动机比我在青河舰队见识过的任何推进器都强得多。那时候，就凭青河的那些破烂玩意儿，我还当自个儿是宇宙中来去最自由的人哩。”

飞行时间长达数十年，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冷冻冬眠状态。这就是青河的世界，存在于范记忆中的世界。拉芙娜哆嗦着，长长吐了口气，虚弱地笑起来。对范来说倒是件好事，少了一副重担，至少暂时不用考虑瘟疫的事了。负担一去，他的人性又显露出来。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范问。

她摇摇头。“我们全都好笑。别管了。”她慢慢做了几次深呼吸，“好了，我想我可以进行有理智的对话了。现在出现了界区偏移，按理说，就算有风暴，一千年时间界区才会偏移一光年，现在却一下子移动了两百光年。嘿，从现在起一百万年里都会有人在巨库里不断研究这次大偏移。这份荣耀我实在不想担当……我们早就知道有风暴，可我从来没想到咱们竟然会被淹死。”被埋葬在大海深处，深度以光年计。

“对海洋风暴的分析从来达不到非常精确的地步。”蓝莢说。这位车行树在船舱另一头，自从对斯坚德拉凯舰长提问以后，他一直缩在那个角落里。情绪还不能说很稳定，却已经恢复了几分平时那种过分精细、过分讲究的语言风格。这会儿蓝莢正研究着一个显示窗里的导航图，显然是巨浪涌来之前那一瞬的航行记录。他把这幅图下载到一个平板显示器上，从天花板缓缓滚向他们，经过绿茎身边时，她伸出枝条，轻轻抚摩着他。

他将平板显示器递到拉芙娜手中，继续用做学术报告的调子道：“而且，海洋风暴从来达不到大型界区涌动的剧烈程度。从新闻组最近发出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涌动是不连贯的、区域性的，仅限于表面的波动，类似海水中的泡沫和水花。”即使如此，大家还是一样陷进去了。飞船透明的晶体船壳外天幕沉沉，笼罩万物。飞船内部一片死寂，只有通风系统低低的嗡鸣声。无论蓝莢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们被浪头吞没了。蓝莢的一根枝条朝拉芙娜手里的平板显示器一挥：“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能重返飞跃界。”

“什么？”

“请看显示器上的导航图，这幅图所显示的层面是根据三艘飞船的位置绘出的：斯坚德拉凯舰队的旗舰、跟我们直接联系的那艘偏离舰队主力的飞船，加上我们自己。”三点定位，三点形成一个狭窄的三角形。上方是莉门德和斯文森多的战舰，彼此挨得很近。“我标出

了与它们失掉联系的时间。请注意：我们被巨浪袭击是在与舰队旗舰中断联系之后一百五十秒内。根据我们接收到的信号以及对方提出的切换通话协议，我相信我们和那艘脱离主力的掉队飞船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被巨浪吞没的。”

范点点头：“对。与巨浪相隔越远，联系中断越迟。也就是说，浪头是从那一面打过来的。”

“完全正确！”蓝莢从自己在天花板上的栖身处垂下一根树枝，敲了敲显示屏，“我们这三艘船相当于平常测量界区时所用的探测器。我相信，如果重播三艘飞船的超波轨迹，图像必定会证实我的推论。”

拉芙娜看着那个三角形，其以“纵横二号”为顶点的长端几乎直指银河的心脏部位。“这个巨浪肯定非常陡，像一堵峭壁，垂直于分界线所在的平面。”

“一个垂直壁立、摇摇欲坠的巨浪！”绿茎道，“所以它不可能持续很久。”

“是这样。只有辐射状的涌动才会持久不变，这个巨浪肯定有一个衰退点，几个小时内就会落到我们身后——我们便会重返飞跃界。”

重新投入那场竞赛，赢得它……或是失败。

头几个小时的感觉很奇特。“几个小时”，蓝莢当时是这么估计的，几个小时后就会回到飞跃界。他们聚集在舰桥上，轮流值班，没头没脑地对话，个个焦躁不安。范的脾气越来越急躁，渐渐回到前一段时间一触即跳的状态。他们随时可能重返飞跃界，到时候该怎么办？如果遭到异化的斯坚德拉凯战舰不多，也许斯文森多仍能组织起一次进攻。进攻会产生效果吗？范反复重放超波轨迹图，认真研究几支舰队里所有可能识别出来的飞船。“等我们出去后，等我们出去后……到时候我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不是为什么，而是做什么。我肯定会知道的。”除此之外，他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

随时可能出去……现在没必要重新设定各种设备，反正它们随时可能重新启动。

八个小时过去了。“可能还会拖得更久些，说不定会拖一天。”大家瞎翻着几本历史小说，“或许咱们该趁这个机会整理整理飞船。”“纵横二号”的设计既可用于飞跃界，也可用于爬行界，第二种情形一般都认为不太可能出现，是一种紧急情况。飞船上有专用于爬行界的特种处理器，但不会自动进入运行状态。在蓝英的建议下，范将高性能智能系统脱钩离线。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只遇上几个小问题，几个语音驱动的独立系统智能程度大大降低，不理解要求它们终止运行的命令。

适用于爬行界的新的智能系统投入了运行，拉芙娜不禁打了个寒战。这种事挺吓人的，让人产生了当初超能驱动器受损时的感受，只不过没那么直接。以前她把爬行界想象成黑沉沉的暗夜，大家举着火把，这当然是噩梦似的幻想，与事实相去甚远。但她想象中的另一幅图画：白痴的国度、机械式的计算器，这些倒有几分真实。在飞向飞跃底层的途中，“纵横二号”的性能逐步下降，可再降也没降到现在这个水平……语音驱动的图像生成系统全完了，对新的“纵横二号”来说，这种系统太复杂了些，无法支持，至少无法支持其全互动模式。还有智能化的关联及背景分析系统，有了它，乘员们举手间便可遍历飞船的资料库，和搜索自己头脑中的记忆一样方便。现在这个系统也完蛋了。拉芙娜最后还不得不关闭了艺术和音乐组件，原本智能化的情绪与背景指针现在丧失了智能，没有这些指针引导，艺术和音乐组件毫无生气，死板板的……就连最简单的系统也纷纷崩溃。就说语音与行为控制系统吧，调侃取笑、不规范的语言行不通了，现在这个系统只对最规范的语音指令做出反应（范倒挺喜欢这一点，让他想起了青河舰队的控制系统）。

二十个小时过去了。五十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努力告诉别人没什么好担心的。但到了现在，连蓝英都表示，不应该考虑他们多少个“小时”后脱险，这个计量单位已经不太现实了。考虑到这次“海啸”掀起的巨浪的高度（少说两百光年），它的影响宽度也理应达到几百光年。从资料记载的历史上的先例来看，高度和宽度的比例只有这样才合理。这番论证很有道理，破绽只有一处：他们所遭遇的界区涌动规模之大，史无前例。绝大多数时间里，界区的分界线与银河的平均密度一致，几乎不随时间改变。也许亿万年之后，随着宇宙的收

缩，群星纷纷死去，只剩下最小的寥寥几颗，到那时也许飞跃界会一直延伸到银河的内核部分。平常任何时间，分界线全线也许只有十亿分之一的地方会产生较大的、可以称为“风暴”的涌动。一场普通风暴中，分界线发生风暴的地方会在十多年时间内抬升或凹进一光年距离。每年都会有许多个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因界区风暴而改变。这种事是很常见的。

分界线因风暴发生剧烈震荡的情形十分罕见，整个银河中十万年才可能发生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处于风暴中心的分界线可能以几倍于光速的速度抬升或下降。范和蓝莢做出的计算便是基于这种级别的大风暴。海啸中，界区偏移的速度最快可以高达每秒约一光年，振幅不超过三光年。界区偏移中振幅最大的达到了三十光年，其速度不到每天一光年。

而他们目前所遭遇的地狱般的滔天巨浪，人们知道的情况有多少呢？不多。飞船资料库中记录了经过多次转述的类似风暴，但风暴的发生地域、规模都不清楚。发生在一亿年前的事件很难确定其真伪，不能视为可靠资料，连可以译解的语言都没有（就算存在这种语言，现在也无法调用。这个蠢头蠢脑的新“纵横二号”绝对无法以机械手段处理这种罕见的自然语言。无论怎么努力翻找资料库都没有多大意义）。

拉芙娜向范抱怨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咱们的情形本来可能糟得多。资料库中‘不明确信息部分’你查出什么线索没有？”

这个部分记录的是五十亿年前的种种传说。“没有什么东西。不过谁都说不准。”

范一根指头指了指自己的显示屏：“知道吗，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超超级风暴’。规模大得不可思议，将本来有可能留下记录的种族一口吞了下去。有的时候，规模最大的灾难反倒什么记录都没有——谁都没活下来，也就没有人把恐怖事件写下来留给后人。”

太妙了。

“我很抱歉，拉芙娜。实话告诉你，如果我们遇上的只是一场过去时常发生的灾难，再过一两天咱们就能脱险出去。现在只能按这种

可能性制订计划。这就像比赛中的‘暂停’。最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歇歇，想想怎么才能让没被异化的斯坚德拉凯飞船帮助咱们。”

“……好吧。”从这场涌动的来龙去脉看，“纵横二号”此前领先的里程很可能已经丧失了一大半……但我敢打赌，防卫同盟的舰队准被吓了个魂飞魄散。等大家再次回到飞跃界，那帮趁火打劫的懦夫多半再也不敢冒险加速，而会放慢速度，求个平安无事。

范的建议让她接下来的二十个小时忙了个不亦乐乎，与新“纵横二号”上厚颜无耻自称战略策划系统的半傻子程序奋力搏斗。就算巨浪这会儿退潮，也许都已经为时太晚。在这场竞赛中，还有一部分选手没有“暂停”：杰弗里·奥尔森多和他的爪族同伴。他们上次通信是七十个小时之前的事了，到现在已经错过了三次联系。如果她惊慌失措乱了方寸，杰弗里又会怎么样？即使铁先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拉芙娜也会丧失爪族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丧失的还有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时间。

巨浪已经使他们陷于爬行界一百个小时了。拉芙娜注意到，蓝莢和范开始测试起“纵横二号”冲压发动机的动力系统来……有时候，暂停意味着永远出局。

夏季的炎热中断了一阵子，事实上，这段时间甚至有点凉意沁人。天空中仍然有烟气，空气也很干燥，但风好像小了。不过缩在飞船小房间里的阿姆迪杰弗里却压根儿没怎么留心天气。

“以前回信也耽搁过。”阿姆迪说，“她不是解释过吗？超波通信——”

“拉芙娜从来没耽搁这么长时间！”自打入冬从没拖这么久。杰弗里的语气介于害怕和任性之间。按说半夜应该有一次对话，把技术数据传下来，再由他们转交给铁先生。可直到今天早上还联系不上。就连下午这次通信拉芙娜也错过了。平常的下午通信他们都会随便聊上一阵子。

两个孩子检查了所有通信程序的设置。去年秋天，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把程序界面和下一层界面上的所有数据通通抄了下来。程序的设置一点儿没变呀……只多出一句什么“载波检测”。要是有个数据机就好了，他们就能查查这个“载波检测”是什么意思。

他们甚至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调整了某些通信参数……什么变化都没有，两人马上紧张地重新恢复了原来的设置。或许，他们应该多等等，让改变了的参数有机会发挥作用？或许他们真的弄坏了什么重要东西？

两人在控制间等了整整一下午，脑子在害怕、厌烦、失望中不断打着来回。四个小时之后，厌烦终于暂时获胜。杰弗里在爸爸的吊床上摇摇晃晃打着瞌睡，两只阿姆迪的组件蜷在他臂弯里。

阿姆迪在房间里四处探头探脑，瞅着火箭推进控制面板。不……他的自信心虽强，还没强到碰那玩意儿的地步。一个他扯开墙上的一块衬垫，有时他喜欢瞧瞧下面的霉菌。世上竟有长得这么慢的东西。

不过说实话，那层灰不溜丢的东西比他上次看时铺得宽多了，在衬垫下面长得厚厚的。他把组件排成一串，挤进衬垫与墙壁之间。里面黑乎乎的，只有天花板那儿洒下一丝光。大多数地方，霉菌只有不到一英寸厚，这个地方却足有五六——噢！就在他东闻西嗅的鼻子边，一大团霉菌从墙上拱了出来，差不多跟装饰城堡会议厅的某些苔块一样大。菌块上还垂下什么灰色的丝丝缕缕的东西。要不是躺在杰弗里怀里的两个自己太舒服，懒得动弹，他非喊杰弗里过来瞧瞧不可。

他凑近两只脑袋，认真打量那个怪东西。它后面的墙瞧上去也有点不对劲……好像墙壁被霉菌抽空了似的。再看看那块灰扑扑的霉菌，像一股烟。他用鼻子碰了碰那些细丝，挺结实的，干干的。哎呀，鼻子痒痒。阿姆迪吓呆了——从后面看前面的组件，他真真切切看到两根细丝穿进它们的鼻孔，又从后脑穿出来！可一点儿都不疼，只觉得痒痒的。

“怎……怎么了？”怀里的阿姆迪一紧张，把杰弗里弄醒了。

“怪事，我发现的，奇怪极了，就在衬垫后面。我刚刚碰了这一大块霉菌然后……”

阿姆迪一边说，一边小心地从墙上那东西旁边退开。碰那一下没伤着他，只是让他又紧张又好奇，紧张害怕压倒了好奇心。他感到细丝慢慢从脑袋里滑了出来。

“早跟你说过，不该玩那些东西。脏。幸好还不臭。”杰弗里下了吊床，走过小小的控制间，重新贴好衬垫。阿姆迪钻在最里面的组件平衡不住身体，一下子从霉菌边跳开。叭的一声响，他的嘴唇上一阵刺痛。

“哟，这东西好大！”杰弗里这时才听到阿姆迪疼得吸溜吸溜，“你没事吧？”

阿姆迪离墙壁远了些：“我觉得没事。”一根细丝的一端还沾在他的嘴唇边，但没有他那天采的荨麻那么扎人。阿姆迪杰弗里检查了伤口，杰弗里的手指轻轻地把它拔了出来。两个孩子转过身，望着墙上的东西佩服不已。

“真的越长越多了，好像把墙壁都弄坏了。”

阿姆迪舔了舔冒出血珠的嘴角：“是呀。现在可算明白了为什么你爸爸妈妈让你别碰那些东西。”

“没准儿咱们应该让铁先生派人把它们全刷掉。”

两个孩子在每一块衬垫后依次爬来爬去，检查了半个小时。灰色铺得很宽，不过“开花”的大霉菌只有刚才那一块。两个孩子盯着那一大块，还拿裹着布的东西戳了它几下。两人没有再用自己的手指或鼻子冒险。

算起来，整个下午，就数琢磨霉菌还算有点意思。“纵横二号”没有来信。

第二天，天气又热了起来。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拉芙娜的消息。

铁大人在俯瞰飞船山的城墙上巡视。时近午夜，太阳挂在北面地平线上，与地面呈十五度角。他的毛上挂着一层汗水。这是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干燥的风已经连刮了十三天。大家最初还很欢迎这种驱散北方严寒的热量，现在却都受不了了。田里的庄稼枯死了，峡湾林火发出的浓烟像一层褐色的雾弥漫在城堡的北面和南面。刚开始时，这种暗红色还挺新鲜，大家早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湛蓝天空、一望无际的空旷原野和白色的海雾。不过也只是开始时才新鲜。火势蔓延到北溪谷时，整个天空都蒙上了一层红色，成天往下落烟灰，鼻子里只闻得到一股持续不去的焦糊味。有些人说，这比南方城市里的污浊空气还糟糕。

远处的士兵一见铁大人便远远退开。不单单出自对他的敬意，也不单单出自对他的畏惧。他的部队至今仍然不习惯看到蒙在无线电斗篷下的共生体，施里克散布的故事好像也没能让他们自在些：铁大人身边跟着一个单体，斗篷的颜色表示这是一位贵族大人。这东西没有发出一点思想声，和它的主子靠得极近，简直近得不可思议。

铁大人对单体道：“成功就是严格依照计划办事，我记得这是你教我的。”准确地说，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单体侧过头来望着他：“我记得我说的是，只有不断调整计划以适应情况的变化才能取得成功。”这些话说得清楚极了。能说话的单体很多，却没有一个能够有理智地探讨问题。正因为从来没见过，施里克才能毫不费力便骗得士兵们相信剗刀创造出了一种超级组合，其中每个单体的智力都相当于平常的整个共生体。这个谎编得很好，丝毫没有透露出那些斗篷到底是什么，既能激起大家的敬畏，又能混淆视听，掩盖真相。

单体离他更近了些。除了谋杀、强奸和酷刑，铁先生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挨得这么近。他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把组件散开一点，松松地围着这个威胁。说它是个威胁不假，但这东西更像一具死尸，一点思想声都听不到。铁先生咬牙忍受，说道：“是的。无论如何都要取得胜利，哪怕最初的计划已经四分五裂。这才是真正的天才。”他的全部脑袋转开，不看那只剗刀组件，举头眺望蒙着一层红雾的南面天空，“木女王的部队有什么新情况吗？”

“仍在离这儿五天里程处扎营。”

“真是无能透顶！简直难以相信她是你的生身父母。维恩戴西欧斯不是替她把方方面面全打理好了吗？她的兵和玩具炮早就该到了，一个十天前就该前进到这里了。”

“并且老老实实遵照我们的计划，任凭我们宰割。”

“正是！在我们天上的朋友飞到之前很久。可她偏偏不！硬要绕远路，现在干脆不走了。”

剗刀组件耸起肩膀，调整着它的深色斗篷。斗篷看上去重，穿上去更重，铁先生知道。穿上它，对方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全知者，但也付出了代价。想到这一点，铁先生觉得宽慰了些。这么热的天，却要让自己的所有组件捂得严严实实，连震膜都捂上了。想想都受不了。那种受罪的滋味他猜得出……如果在室内，他还能闻出来。好大的味儿。

他们走过城墙上的一门大炮。炮管锻钢打造，乌黑锃亮，射程三倍于木女王可怜的发明。木女王只能依靠数据机外加一个人类小孩子的直觉，他却有拉芙娜及其伙伴的直接指导。他们的慷慨最初还让他暗自心惊，以为这些来客已经高明到根本不在乎这点小事的地步了。可现在……他们的情况他了解得越多，对他们的缺陷看得就越清楚。他们无法像共生体一样试验自己的各个组件、改进组件的构成。只不过是一群僵硬死板、只能缓慢变化的蠢驴罢了。有时候也表现出一种低水平的狡黠，比如拉芙娜向来避而不谈自己想从坠毁的飞船里拿到什么东西，但发来的所有信息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他们的感情也很脆弱，竟然对那么一个小孩子如此割舍不下。

一切都进行得一帆风顺，直到几天前。走到担任炮手的共生体听不见的地方后，铁先生对剃刀组件道：“还有，咱们的‘援兵’老是没有消息。”

“是啊。”这是另一处跟计划对不上地方。很要命，他们却无法控制。“拉芙娜已经四次联系不上了。两个我现在就在下面，跟阿姆迪杰弗里在一起。”单体朝城堡内城努了努嘴。这个姿势很别扭，没有其他鼻子眼睛，身体语言受到很大限制。我们天生不能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随便逛荡。“再过几分钟联系不上，错过的通信就有五次了。你知道，孩子们都快急死了。”

单体的声音透出几分同情，几乎下意识间，铁大人从它身边躲远了些。早在诞生之初，铁大人便熟悉这种口气，也熟悉随之而来的剔割和死亡。“我希望让他们保持高高兴兴的精神状态，泰娜瑟克特。现在只能假定通信终究会恢复，当真的恢复时，我们还用得着他们。”铁先生面对被围在中间的单体露出六副獠牙，“少来你那套猫哭耗子的老把戏。”

单体畏缩了一下，只是难以觉察的微微一颤，带给铁先生的乐趣却比一万个俯首帖耳的士兵更甚。“当然不会。我只想说，你该多去看看他们，安慰安慰他们。”

“你去。”

“这个……他们对我不完全信任，这我以前告诉过你，铁先生，他们爱的是你。”

“哈！他们一眼看透了 you，知道你没安好心，呃？”铁先生得意扬扬。剃刀做不到的事，他却成功了。不用威胁，也不用痛苦，他就把别人收拾得服服帖帖。这是铁先生的各个实验项目中最大胆、最疯狂的，也是收获最丰厚的。但“——你看，我没时间侍候小孩子，跟那两个说话太烦人。”烦极了，必须强压怒火，忍受杰弗里的“爱抚”、阿姆迪的恶作剧。从一开始，铁先生便下了严格命令，禁止除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接触那两个小孩儿。他们实在太重要，绝不能交给别人，随随便便一个冷笑就可能泄露真相，从而毁了这两个杰作。即使是现在，除铁先生本人，能经常接触两个孩子的共生体也只有泰娜瑟克特一个。问题是，在铁先生看来，每一次与孩子们见面都比上次更糟，这完全是对他的自控能力的最大考验。胸中怒火炽燃、恨不得杀人时，很难保持头脑清醒。每次跟他们谈完，铁先生都是这种状况。太空人着陆后就好了。到那时，他就会用另一种方法使用阿姆迪杰弗里这件工具；到那时，就再也用不着争取他们的信任和友谊了；到那时，他们就会成为一种要挟手段，折磨、杀戮的对象，迫使太空人听他的吩咐。那该多好啊！

可是，如果外星人不来，或者……“我们一定得做点什么！未来的浪潮就要打来，我不愿束手无策，成为随波逐流的浮渣。”铁先生狠命一口，闪闪发亮的獠牙咬在排列在胸墙内侧的脚手架上，“拿外星人没办法，咱们就收拾木女王。对，就这么办！”他朝剃刀单体微微一笑，“真是讽刺啊，对不对？一百年了，你始终想毁了她。现在成功的却是我。对你来说是盖世殊勋，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件麻烦事，让我多费一番手脚。只是因为大目标一时够不着，不得已才先对付她。”

披斗篷的那位却好像不以为然：“你忘了算上从天而降的好运气。”

“是的，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掉进我张开的爪子里。这是我的好运气，难道不对吗？”他走了几步，自顾自地咯咯笑了起来，“对，是时候了，应该让维恩戴西欧斯把那个宠信他的女王带进来，供咱们大开杀戒。也许会影响大事……我明白了，我们把战场摆在东面。”

“玛格兰高地？”

“正确。木女王的部队只能沿着窄路一心向上爬，我们把炮摆到那儿去，隐蔽在高地上的山脊后面，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她的人全干

掉。那儿离飞船山又很远，就算外星人偏偏在那个时候来了，我们也可以分别应付。”单体什么都没说，良久，铁先生怒视着它，“对，我亲爱的老师，我知道风险很大，我知道会分散部队。可别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真他妈晚得不凑巧。到这时候，就连维恩戴西欧斯也没办法让他们向后转，回家去。他要是这会儿设法搞破坏拖后腿，女王一定会……她会怎么做？你想得出来吗？”

“……想不出。她做事总有点出人意料。”

“说不定会识破维恩戴西欧斯。就这些。那么，我们冒点小小的风险，现在就动手，干掉她。你和探马兰格利什在一起吗？”

“对，两个我。”

“让他给维恩戴西欧斯送个信，叫他两天之内把女王的部队弄到玛格兰高地。怎么说你自己决定，这方面你比我强。双方就位后我们再敲定具体细节。”一场战役中同时充当双方的总司令，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还有件事，很重要，叫维恩戴西欧斯一天之内务必办好。我要木女王的那个人类成员的小命。”

“需要吗？她还能做出什么大事？”

“这个问题很愚蠢。”你这么问更蠢。“我们还不知道拉芙娜和范什么时候到，直到我们把他们稳稳当当叼在嘴里之前，不能让那个叫约翰娜的东西四处乱转。告诉维恩戴西欧斯，要弄成一次事故的样子，最重要的是，我要那个两腿人死。”

剃刀遍布四野，无处不在。他像天神。从还是木女王的幼崽起，他就梦想着这种天神般的感觉。一个他和铁先生谈话，两个他和阿姆迪杰弗里在飞船旁闲逛，还有两个他正穿行在木女王营盘北面不远处的疏林里。

天堂也可以化为痛苦的炼狱，每一天，痛苦都更加难以忍受。北方许久以来从没有像这个夏天这般酷热难当，无线电斗篷不只是闷热沉重，它们牢牢捂住各个组件的全部震膜。斗篷不像别的衣服，不舒服就可以脱下来。披着斗篷的成员远远散开，只要脱下，必定丧失意

识，陷入疯狂。他的第一次试验持续了一两个小时，第二次就是五天，和探马兰格利什一起长程侦察，为铁先生提供即时情报，让他可以对驻扎在飞船山周围国土的部队当场下达指令。之后，他整整休息了一两天时间，才从斗篷造成的浑身剧痛中缓过劲来。

最近这次全知全能的体验一直延续了十二天之久。这么长时间连续不断罩在斗篷下面是绝对做不到的。他的组件轮番休息，每天都让一只组件甩掉斗篷，由别人照顾它，替它洗澡放松，给斗篷换上新内衬。每天这个时候，剃刀都会神志不清，有的时候，软弱的泰娜瑟克特便会趁机主宰自我意识。没关系，一只组件脱离组合后，共生体便只剩下四只组件。原本由四只组件组成的共生体也可以保持正常智力，但剃刀—泰娜瑟克特却办不到。洗澡换衣服时，整个组合都昏昏沉沉，头晕眼花，做不出什么事来。

当然，剃刀虽然可以“同时遍布四方”，但他的智力水平并没有提高。最初的不知所措过去之后，他便迷上了各组件看到、听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唯一的问题是很难让几个组件同时说话。和铁先生唇枪舌剑时，和阿姆迪杰弗里或兰格利什的侦察兵在一起的组件便很少开口。

铁先生的话说完了。剃刀继续和自己从前的学生巡视城墙，但只要铁先生对他说话，他就得中断其他组件正在进行的对话。剃刀笑了（笑得很谨慎，和铁先生在一起的组件脸上一点也没显露出来）。铁先生还以为这会儿他正跟探马兰格利什说话呢，哦，会说的……不过得等几分钟。现在的他有一个优势：没有谁拿得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只要事事小心在意，他完全可以重新夺回这块地方。这场游戏很冒险，无线电斗篷本身也是很危险的设备，任何一件斗篷，几个小时见不到阳光便没有能量了，披着它的组件马上就与整个共生体失联。还有个问题更恼火，静电——螳螂话就是这么说的。本来做了第二套斗篷，可那个倒霉组合刚穿上就被电死了。连外星人都不清楚原因何在，只说出了某种“干扰”。

这种大毛病剃刀还没遇上过。但有的时候，如果和兰格利什走得太远，或者哪件斗篷的电力不足……大脑中响起的声音啊，尖厉得让人不敢相信，像十多个共生体靠过来一样，介于神志不清的性交和杀戮的狂热之间。泰娜瑟克特却好像非常喜欢这种时候，她可以从一片混乱中一跃而起，用她的仇恨吞没他。不是激烈锐利的仇恨，软软的，却能把他完全淹没，像水……她通常蛰伏在他的意识边缘，忽而

这里动一下，忽而那里蹦出一句话。可只要出现静电故障，她便一下子发起威来。有一回，她控制整个组合的时间甚至长达一天之久。只要有一年太平日子，剃刀就能好好研究研究泰、娜和瑟，做一番适当的截肢手术。应该杀掉的大概是瑟，那只长着白耳朵尖的组件。它算不上聪明，但很可能是这三只中的主心骨。替换上一只精心打造的组件，剃刀很可能会比议会大厅大屠杀之前更加强大。可是现在，剃刀被困住了。自己给自己的灵魂动手术非同小可，轻易干不得，哪怕是他这个大师也罢。

所以，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斗篷随时充足电，别走得太远，别让任何人看到你的计划的所有组成部分。铁先生以为他在和兰格利什谈话，实际上，剃刀的谈话对象是阿姆迪和杰弗里。

人类的脸上淌满眼泪：“四……四次了，四次没联系上拉……拉芙娜。她怎么了？”他的声音突然变尖了。剃刀一直以为人类只能发出打嗝似的一成不变的声音，没想到还能变出这种花腔。

阿姆迪的组件大多和男孩儿紧紧挤在一起，他舔着杰弗里的脸颊：“肯定是咱们的超波通信器，可能弄坏了。”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剃刀，这小狗崽眼睛里也是眼泪汪汪，“泰娜瑟克特，跟铁大人说说好不好？让我们全天待在飞船里。说不定拉芙娜发了信，咱们没记录下来。”

和铁大人在一起的剃刀走下北面城墙的楼梯，走过校场。铁大人责备校场没好好维护，剃刀只分出一小部分注意力倾听他的抱怨。铁大人还算聪明，没把秘岛上维护军纪的利器绞刑架搬到这儿来。

和兰格利什的侦察兵在一起的剃刀跑过一条山间小溪，溅得溪水哗啦作响。虽然是盛夏，又刮着干燥的风，这里却仍有小块积雪，流经这里的溪水仍然寒意沁骨。

和阿姆迪杰弗里在一起的剃刀凑向前去，让两只阿姆迪的组件偎着他。两个孩子都喜欢身体接触，除了彼此之外，他们能接触的只有他一个。不用说，这种事真变态，但剃刀的一生事业都是靠利用他人的弱点操纵、控制他人。所以，虽说很厌恶，他还是欢迎孩子们触摸他。剃刀从肩头的震膜发出安抚的咕噜声，拍打着偎在身边的阿姆迪组件：“下次我见到铁大人时一定跟他说说。”

“谢谢你。”一只狗崽拱拱他的斗篷，然后走开了。谢天谢地。斗篷下的剃刀本来已经是一身伤痛，这么拱真受不了。也许阿姆迪觉察到了，也许……剃刀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两个小鬼跟他在一起时话越来越少了。他对铁先生说的话道出了事实：两个孩子并不信任他。这全是泰娜瑟克特的过错。如果只有他剃刀，轻而易举就能赢得阿姆迪杰弗里的爱戴。剃刀不像铁大人那么脾气火爆，也不像他那么在意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剃刀可以高高兴兴和人聊闲天，把真话和谎言混合得水乳交融。他能准确地体察别人的感受，这是他最了不起的能力之一。如果没有这种把握别人内心的本事，他的暴虐手段不可能登峰造极。可是现在，他却无法充分发挥这种能力。本来做得好好的，一切非常顺利，他们马上就要对他敞开心扉，泰、娜和瑟偏偏跳了出来，改变他脸上的表情、破坏他精心选择的词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只能满足于巧妙地破坏孩子们对铁大人的尊重（当然，不能直接说他的坏话）。剃刀叹了口气，安慰地拍了拍杰弗里的胳膊：“拉芙娜会联系咱们的，我敢打包票。”两腿人吸了吸鼻子，伸手摸着剃刀头部没有罩在斗篷下的那一小块。他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块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趁机将注意力转到——

——森林，兰格利什的侦察班。全班已经在山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其他人惯于登山渡水，行装又很轻便，不像他披挂着那么沉重的斗篷。剃刀的两个组件远远落在队伍后面。他朝班长嘘了一声。

领队掉头返回，其他人纷纷让路。他在剃刀十五英尺外停下脚步：“有什么吩咐……大人？”这个组合是新派来的，来之前告诉了他斗篷的事，但剃刀知道他其实根本没听懂。深色斗篷上的金银镶条表明这是王国里的贵人，但此人在这里只有两个组件。按说这样的残体连话都说不清楚，更不用说发号施令了。剃刀知道，还有一件事同样让对方提心吊胆：他没有发出一点思想声。“活尸”——士兵们自以为附近没有外人时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剃刀指指山头，不远处树林便到了尽头，上面是光秃秃的山坡。“探马兰格利什在山那边，我们抄近道，直接上去。”他疲惫地说。

担任领队的共生体的一部分望望山头。“这样做不好，长官。”领队说得很慢，他的态度仿佛在说：不长脑子的残体。“坏人会看到我们。”

剜刀恶狠狠地怒视对方。他只有两只组件，费了很大劲儿才做出这种表情：“当兵的，看见我肩膀上的金徽了吗？哪怕我只有一个组件，也比你那一大堆组件掣到一块儿强。我说抄近道，我们就抄近道。就算要你肚皮贴地在硫黄火里爬，你也得给我爬。”其实，剜刀早就知道维恩戴西欧斯把瞭望哨设在哪儿了，走过没有树林遮蔽的开阔地没有任何危险。另一个原因：他太累了。

领队的不清楚剜刀的身份，但他明白，这个罩在斗篷下的家伙的凶狠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组件齐全的贵族大人。他肚皮贴地，恭恭敬敬地匍匐退下。侦察兵们直接爬向山头，几分钟后便走进只长着杂草的开阔地。

顺着这条路走，距离兰格利什的指挥所只有不到半英里了——

和铁大人在一起的剜刀走进内城。和整个城堡一样，这里的石墙也是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匆匆忙忙建起来的，石块刚凿下来便砌进墙里。他们头顶三十英尺处，石墙弯曲对接，形成封闭的拱顶。拱顶上有不少小洞，很快便会往里面填塞火药。包围飞船着陆场的四面石墙中同样开了装填火药的暗槽。铁先生称之为热烈欢迎的大嘴。他一只头转向剜刀：“兰格利什怎么说？”

“对不起，他出去巡逻了，不过马上就会回来——我是说，回到宿营地。”剜刀尽可能不让铁大人发现自己亲自和侦察兵出去哨探。倒不是说这种事做不得，但如果铁先生发觉，一定会要他解释这么做的原因。

和兰格利什侦察兵在一起的剜刀拖着脚步，蹚过被水浸透的草丛。吹过融雪处的风凉爽宜人，微风像舌头一样，凉凉的，舔过他饱受斗篷折磨的身体。

兰格利什的指挥所选的位置不错。帐篷设在一处低洼地，紧靠着一个夏季形成、冬季消失的大水塘。上方几百码外就是一个积雪山头，融雪流入池塘，吹过来的风也很凉快。从下面看不到这些帐篷，但这里的地势很高，从洼地边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下面三个方向的动静。正下方朝南，这个方向的视界尤为开阔。补给可以取道北面，几乎不可能被发现。即使该死的森林大火延烧到下面的树林，这个位置也能够安然无恙。

探马兰格利什正懒洋洋地擦拭自己的反光信号镜，给瞄准装置上油。他的一个手下趴在洼地边缘，口鼻部搁在洼地上缘，用望远镜观察着山下。一见剃刀，兰格利什跳起身来，叭地一个立正。但他的目光并没有充满惧意。和大多数远程侦察兵一样，他不会被城堡来的大人物吓得手足无措。再说，剃刀一直注意和他们打成一片，精心培养出一种“咱们一边，假模假式的大人物另一边”的战友关系。兰格利什厉声呵斥领队：“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大摇大摆走开阔地，我非向上级报告你个狗杂碎不可。”

“是我的错，探马。”剃刀插嘴道，“我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需要马上告诉你。”两人朝兰格利什的帐篷走去，避开其他人的耳目。

“很有意思的消息，对吗？”兰格利什笑得很古怪。他早就琢磨出来了，这位剃刀不是个非同凡响、特异于人的双体，只是一个正常共生体的一部分，他的其余组件这会儿就在城堡里。

“你跟克里德黑兹下一次碰头是什么时候？”这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化名。

“就在今天午后。四天来我们天天见面。南方人好像一屁股坐下来不打算动窝了。”

“马上就会动了。”剃刀转述铁大人给维恩戴西欧斯的命令。说这些话他很吃力，潜伏在体内的那个叛徒躁动不安，蠢蠢欲动。泰娜瑟克特这次准备大举反扑了，他感受得到。

“噢，怎么着？两天内把那边所有人马调到玛格兰高地，这可太——算了，这些事我还是不知道的好。”

斗篷遮蔽之下，剃刀怒发冲冠。战友关系再亲密也有个界限，兰格利什的话虽有理，但等到这些事过去之后，也许应该压一压他，让他别这么……特别。

“就这些吗，大人？”

“对——嗯，不。”剃刀哆嗦了一下，突然觉得一阵困惑。这可不像他。无线电斗篷有个问题，披挂起来以后，有时候很容易忘事。

共生体之上的共生体啊，不对！这是泰娜瑟克特杀过来了。铁先生下令干掉木女王那边的人类，各方面综合考虑，这么做很合理，但是……

和铁先生在一起的剃刀愤愤地猛一摇晃脑袋，牙关紧咬。“怎么了？”铁大人问。看到斗篷给剃刀造成的痛苦，他真的高兴死了。

“没什么，大人。一阵静电罢了。”事实却跟静电没什么关系。剃刀只觉得自己正在分崩离析。对方怎么一下子有了这么大威力？

和阿姆迪杰弗里在一起的剃刀猛烈地开合自己的嘴巴，张开又咬紧，咬紧又张开。两个孩子吃惊地从他身旁跳开，眼睛睁得滚圆。

“没事的。”他吃力地说，尽管身体内部的双方正在殊死搏斗。不杀约翰娜·奥尔森多也有很多好处：从长远观点来看，可以确保杰弗里不起异心；约翰娜可以成为剃刀自己秘密掌握的人类成员。也许他应该向铁大人传个假消息，说两腿人被刺死了，另外——不，不，不！剃刀奋起夺回控制权，把刚才那些合理分析堵在意识之外。这是他用来对付泰娜瑟克特的招数，现在她想用同样的办法反过来收拾他。这一套在我身上没用。用谎言掩饰真实动机，这方面我才是大师！

她再一次发动新一轮攻击，来势凶猛，冲决而前，冲垮了意识的所有堤防。

和铁大人在一起的组件，和兰格利什在一起的组件，和阿姆迪杰弗里在一起的组件——所有的他都在叽里呱啦不知所云。铁大人绕着他打转，不知应该大笑还是应该担心。兰格利什瞪大眼睛，直愣愣地望着他，完全摸不着头脑。

两个孩子一点一点蹭上前来，轻轻触摸着他：“你疼吗？你伤着了？”人类孩子把那双神奇的“手”伸进斗篷下，抚摩着剃刀被斗篷磨出血的毛皮。一阵静电涌来，世界在他眼前模糊了。“不，别那么做。可能让他更难受。”飘飘缈缈地传来阿姆迪的声音。幼崽组合的小嘴拱过来，替他整理斗篷。

剃刀只觉得自己被推下万丈深渊。泰娜瑟克特的最后一次攻击完全是正面直接扑上来，不以合理分析为伪装，也不是静悄悄渗透进来，结果……

……她打量着自己，战栗、震惊。这么多天，我终于又成为我自己了，控制着自我意识。无辜的人已经被屠杀得够多的了，如果有谁该死，该死的是铁先生和剃刀。她的头随着铁先生跳来跳去的身体转动着，挑出那个冲刺能力最强的组件。她的腿在身体下悄悄收缩，准备一跃之间直取它的咽喉。来吧，再过来点儿……去死吧！

泰娜瑟克特最后一次保有自我意识的时间可能没有超过五秒钟。对剃刀的最后一次攻击已是竭尽全力的拼死一击。精力用尽，再也没有余力抵御潜伏在体内的敌人。就在一跃而起扑向铁先生的同时，她感到自己的灵魂被猛地拽了回来，直坠下去，剃刀从意识的阴影处站了起来。她只觉得跃在空中的组件腿部一阵抽搐，重重摔倒，她的脸狠狠地砸向地面……

……剃刀回来了，重新主宰意识。那个可怜虫的进攻激烈得让人大吃一惊。看来，她真的关心那些注定要被摧毁的人，为了他们，她宁肯牺牲自己，宁肯和剃刀同归于尽。这正是她所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自杀念头向来不可能长时间主宰整个共生体的统一意识，要保持这种念头，势必削弱对各组件意识的控制。对于大师来说，有这个机​​会已经足够了。他回来了，而且局面大好。泰娜瑟克特刚才的攻击使自己彻底丧失了防御手段，骤然间，她的三只组件意识里的提防脆弱得不堪一击，如同熟透的水果吹弹可破的表皮。剃刀撕开这层皮，宰割她的意识，将血肉模糊的碎块扔给自己的组件瓜分。过去形成泰娜瑟克特核心的三只组件仍然活着，但它们再也不可能保持独立于他之外的灵魂了。

和铁先生在一起的剃刀四肢摊开倒在地下，仿佛失去了知觉，仍在不住抽搐着。让铁先生觉得他昏过去好了，这样一来，他就有时间想想怎么解释对自己最有利。

和兰格利什在一起的剃刀慢慢站起身来，这两只组件仍然觉得头晕眼花。剃刀把它们聚拢。这里不需要做任何解释，但最好还是别让探马怀疑刚才的心灵之战。“亲爱的兰格利什，斗篷的确是威力巨大的工具，可惜有的时候威力大得过分了一点。”

“是这样，大人。”

剃刀让一丝笑意浮现在脸上。他沉默了一会儿，品味着即将出口的话。意志薄弱的那个已经烟消云散了，没有一丝她存在的迹象。刚

才是她最后一次尝试夺回控制权——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也是她犯下的最后、最大的一次错误。剜刀的笑意更浓了，延展到阿姆迪杰弗里身边的两只组件。他这才想起，自从他重回秘岛，约翰娜·奥尔森多是他下令杀死的第一个人。他的组件中有三只还从没杀过人哩，也就是说，约翰娜·奥尔森多是他这三只组件嘴上品尝到的第一滴血。

“还有一件事要克里德黑兹去办，探马。一次行刑……”他下达着详尽命令，决断英明所产生的热乎乎的感觉在全部组件身上蔓延开来。

等待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个好处：可以好好照顾伤员们。现在维恩戴西欧斯找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剔割分子工事的路线，人人都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拔营起寨。可是……

约翰娜一下午都在野战医院帮忙。医院分成许多大致成方形的小区，每个大约六米见方。有些小区里有些简易帐篷，说明它们的主人还保持着智力，可以照料自己。另一些小区四周扎着木桩，用绳子围起来。这种绳栏圈起的小区中只有一个单体，一个共生体唯一活着的组件。绳栏很容易跳过，但大多数单体好像明白绳栏的意义，并不乱撞，老老实实待在绳栏里面。

约翰娜推着餐车穿行在医院里，依次停在每位伤员面前。小车对她来说稍微大了点，时时被森林里的树根卡住。即便这样，她干这份工作仍然比任何共生体更合适，再说能帮上点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医院旁的森林里人声鼎沸，轰赶驮猪系上挽绳的吆喝声、拖炮的喊声、装载扎营设施的叫嚷声。从地图上来看，维恩戴西欧斯开会时指出的那条路要花两天工夫，让人精疲力竭的两天，到达之后却能使他们在毫无觉察的剔割分子们背后占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

她在第一顶小帐篷前停下餐车。里面的三体听到她的声音，已经钻了出来，绕着餐车跑个不停。“约翰娜！约翰娜！”它用她的声音嚷嚷着。木女王这位前下级参谋只剩下这几个组件了，这个组合过去还懂一点萨姆诺什克语呢。本来是六位一体，三个被狼群杀害了。活着的是“说话者”，智力却只相当于三岁小孩儿，一个会说些孩子不懂的字眼的小孩儿。“谢谢你带食物来，谢谢你。”三体用鼻子拱着她，她拍拍三只脑门儿，端出三碗温热的炖菜。两只组件一头扎进碗里大吃起来，第三只却蹲下来，它想聊聊：“我听到了，打仗，我们，很快。”

可你再也参加不了了。但——“对，我们从干瀑布上去，就是东边那个。”

“噢，噢，”它说，“噢，噢。不好，坏。看不清，控制难，伏击怕怕。”这个残体显然还零零碎碎记得点以前的战术知识。维恩戴西欧斯阐述得很明白，但约翰娜没办法对残体解释，只好说：“别担心，我们有办法。”

“真的吗？你保证？”

这个残体以前所属的组合为人很不错，约翰娜温和地冲它笑了笑：“真的，我保证。”

“啊——啊——啊——好吧。”三只嘴巴都埋进炖菜碗。这一个还算走运，这是真话。它对周围发生的事还很感兴趣，同样重要的是，它像孩子般热心，十分积极。行脚说过，像这样的残体，只要好好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等它生下一两个孩子，很容易重新聚合在一起，恢复从前的状态。

她推着餐车向前走了一段路，来到畜栏似的圈着单体的绳栏。一股粪便味儿，倒不是很重。有些单体、双体在围栏里随地排泄，营地的厕所又离得太远，在一百米以外。

“喂，黑仔，黑仔？”约翰娜用一只空碗敲打着车子。草丛中慢慢钻出孤零零一只脑袋。今天还算好，有的时候，这个连这点反应都没有。约翰娜跪下来，为了让自己不要比这个黑脸单体高出太多，“黑仔？”

黑仔拖着身体钻出草丛，慢慢凑过来。斯库鲁皮罗从前一位炮手的残余。她隐隐约约还记得那位炮兵，六位一体，很帅气，个子大，动作迅捷。可现在，黑仔连个完整的单体都算不上，一门倒下的大炮压断了它的两条后腿。没有腿的后半身架在一辆小车上，车轱辘直径约三十厘米……有点像长着两条前腿的车行树。她把一碗炖菜端到它面前，嘴里发出“啧啧啧”的喂食声，这是行脚教她的。过去三天黑仔一直不吃东西，但今天它连滚带爬缓缓挪过来，近到她可以轻轻拍拍它的脑袋。过了一会儿，它低下嘴巴，喝起汤来。

约翰娜惊喜地笑了。这个医院真是一处奇怪的所在。要在一年前，这个地方准会让她惊骇不已，即便现在她仍然不能以爪族的眼光看待伤员。约翰娜一边继续抚摩黑仔低垂的脑袋，一边打量森林边这些帐篷、伤员和伤员的残体。这里确实是一所医院，外科大夫们也确

实在尽力拯救生命，尽管他们恐怖的医术能把人吓得魂飞魄散——一切呀，割呀，连麻醉药都不打。约翰娜在数据机里看到过中世纪人类的治疗手段，爪族这些方面和那时的人类很相像。但爪族还有些特别之处，他们的医院有点像零部件仓库。这里的医生关注的是“组合”，在他们看来，单体只是一种零件，有了这个零件，某个残余组件较多的残体说不定便可以重新聚合成为一个共生体，哪怕只是暂时聚合起来也好。在他们的治疗优先级序列中，残废的单体处于底层。“这种情形已经没什么好抢救的了。”一个大夫通过行脚对她说，“就算能抢救过来，换了是你，愿不愿意把一个残废单体收进你的组合里？”当时此人已经疲倦到极点，没发现自己的问题多么荒谬。他一直忙于抢救完整共生体中受伤的组件，嘴上滴滴答答不住向下滴血，不知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少个小时。

还有，大多数负伤的单体自己也拒绝进食，不到一个十天便静静地死了。约翰娜已经在爪族世界里生活了一年多，但至今仍然无法接受这种观念。每一个单体都让她想起亲爱的写写画画，她希望眼前这些单体得到更好的机会，比写写画画最后残体得到的更好。她接过了分发食物的工作，和照料其他伤员一样照料受伤的单体，在它们身上花同样多的时间。这个工作她做最合适不过，她不存在思想声互相干扰的问题，可以靠近每一位伤员。有了她的帮助，从事重新聚合共生体的组合培育师便可以腾出时间，研究这些残体和单体的情况，尽力将伤患组成可行的共生体。

这一个大概不会自己饿死了。她要告诉行脚。行脚这方面才华横溢，在组合新共生体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奇迹。对于受伤的单体，他是唯一一个看法和她接近的人。“只要肯吃饭，说明它的意志很强。这种单体即使残废，仍然可以为一个共生体做出很大贡献。”他这么对她说过，“我浪游时也残废过。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只剩下三体，离家还有一千英里。这种时候，你是没多大选择余地的。”

约翰娜在炖菜碗边放下一只水碗。过了一会儿，瘸腿单体转动小车，浅浅地喝了几口。“你可要挺住呀，黑仔，我们会给你找个新家，让你成为一个新人。”

基迪拉特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上，来回巡视着。这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但他还是觉得一阵阵惊恐不安。他始终将一只头对准那个螳

螂、那个两腿人的方向。这个姿势也没什么可疑的。这里的警戒哨本来就是他，也就是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他的责任。他紧张地不住将十字弩从嘴里插进装具包，又从装具包叼在嘴里。只要再过几分钟……

基迪拉特又一次绕着医院兜了一圈。在这儿值勤是趟轻松差使。没有碍手碍脚的树，灌木丛被砍光了，形成防火带，干燥的风于是卷着森林大火的火头烧向下游去了。连根刺都很少碰到，绕着医院兜圈子就像在木城南面绿草如茵的缓坡散步。东面几百码外干的才是苦活儿：在陡坡上拉车，搬运装备。

野战医院的残体们知道部队要行动了。草垫上的窟窿里时不时探出几只脑袋，盯着装车，听着战友们熟悉的声音。最傻的甚至觉得自己听到了命令召唤。他已经把三个冲向森林的残体赶回了医院。这些低能儿什么忙都帮不上。主力向玛格兰高地进军时，医院会留在后方。基迪拉特希望自己也能留下来。他跟随老板已经很长时间了，猜得出老板究竟听谁的命令。基迪拉特估计，能活着离开玛格兰高地的人没有几个。

他将三双眼睛转向螳螂那面。他有份参加的活计中就数这一次最危险，只要办成了，也许他就可以干脆吩咐老板，要他把自己留在后方医院。小心呀，老伙计，维恩戴西欧斯不会随随便便留下活口，否则也不会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了。那个太接近老板秘密的东部佬落了个什么下场，他是亲眼看到的。

两腿人磨磨蹭蹭的，慢得真够呛！跟那一个单体就蘑菇了五分钟。耗这么多时间在这些残体身上，真和跟这帮货色搞上了没两样。关系这么密切，马上你就知道会是什么滋味了。他正想搭上箭，转念一想，还是先等等吧。事故，事故，一定要看上去像一场意外事故。

哈。两腿人开始拾掇饭碗、水碗，掣在餐车上。基迪拉特迅速而不引人注目地绕着医院转过来，位置正好能望见那个名叫卡勒奇的双体。这个残体他早就选好了，下手杀人的事就交给他。

卡勒奇尼辛纳里原本是个步兵。一场仗打下来，名字中“尼辛纳里”那部分完蛋了，只剩下卡勒奇。他跟老板或安全部门没有任何瓜葛，但有个特点很出名，此人疯疯癫癫的，很容易头脑发热，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出平常人搏斗时才有的狂热。一个组合只剩下两名组件

时通常都会十分温顺，可这一位——按老板的说法，卡勒奇是个天造地设的杀人陷阱，像压紧的弹簧，一触即发。基迪拉特只消发出信号，那只双体就会把螳螂撕个粉碎。悲惨呀。不用说，基迪拉特会飞身赶到，把两支箭射进双体的两个脑门儿……但是，唉，可惜晚了一步，没来得及救下两腿人。

两腿人拖起餐车，笨拙地绕开草根草丛，朝她的下一位伤员卡勒奇走去。双体钻出巢穴，叽叽歪歪没头没脑打招呼，连基迪拉特都听不懂它在胡扯什么。尽管态度很友善，但它的语气下却有些别的东西，一股杀人的怒气。当然啰，螳螂对怎么分辨这些细微的情绪色彩一无所知。她停下车，一边盛饭舀水，一边对双体嘟囔着。转眼间，她便会弯下腰，把吃的放在地上……基迪拉特突然想到，如果卡勒奇一击不中，他完全可以自己射杀螳螂，事后声称两人靠得太近，他射失手了。他真的厌恶这只螳螂。这东西太吓人，这么高，动作又怪里怪气到极点。到现在，他已经知道她比爪族组合脆弱得多，不堪一击。可一个单体居然这么聪明，这种事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这个念头才起，还没等成形便过去了。他顶住了诱惑。整个过程速度之快，如电光石火，比思想还快，他甚至没来得及形成一个完整的念头。就算他们相信了他的话，相信他只是射偏了，就算这样也说不准他们会让他付出什么代价。替别人赔上小命的事干不得，抱歉。这件事只能交给卡勒奇的尖牙利爪。

卡勒奇的一只脑袋正朝基迪拉特的方向看，螳螂拿起碗，从餐车朝双体转过身来——

“哎，约翰娜！干得怎么样了？”

约翰娜从炖菜碗抬起头，见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沿着医院边朝这里走来。他离医院很近，但又保持一定距离，避免自己的思想声扰乱伤员意识。刚才还站在那儿的警卫没等他走近便退后了，在几米外站定。“还不错。”她朝他喊道，“还记得装了轮椅的那个吗？今天他竟然开始吃东西了。”

“太好了。我一直想把它和医院另一侧的那个三体结合起来。”

“受伤的军医？”

“对。你知道，特雷尔勒拉克还活着的组件都是雌性。我一直在研究它的思想声，发现——”行脚的解释还是流利的萨姆诺什克语，但约翰娜照样听不明白。训育学里有许多概念，人类语言中根本没有对应物，也没有任何可参照的，连行脚也不可能用人类语言说清楚。约翰娜只听清了一点，黑仔是雄性，它跟军医的三体结合后便可能产下幼崽，如果生得早，幼崽便可以结合进这个新组合。行脚唠叨了一通“情绪谐振”“强弱互补”之类，对约翰娜来说未免太专业了。行脚称自己只是个业余水平的培育师，但有意思的是，专业大夫们非常重视他的意见，连木女王都很看重他的才能。他配的组合比别人的更容易“成了”，成功率比其他任何人都高。她挥挥手，让他就此打住：“好吧，等我给伤员们喂完饭，咱们马上试试。”

行脚一两只头偏了偏，瞅瞅附近的医院小区：“不知出了什么事，有点怪……按你们的话说，我还‘号不准脉’，可……所有残体都盯着你，比平常紧张得多。你没感觉到吗？”

约翰娜耸耸肩：“没有。”她蹲下身，将菜碗和水碗放在双体伤员面前。双体刚才急不可耐地来回转动，但两个组件都很有礼貌，没有打断她和行脚的对话。从眼角的余光中，她发觉那个医院警卫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中间两只脑袋向下一低——

袭击像两记重拳，狠狠砸在她的胸前、脸上。约翰娜一头栽倒。它们扑上来了。她抬起血淋淋的胳膊抵挡着撕咬的獠牙和锋利的爪子。

基迪拉特一发出信号，两只卡勒奇一跃而起，扑了上去——却迎面撞在一起。螳螂虽也摔了个仰面朝天，但这纯属偶然。尖牙利爪撕咬着它，同时也撕咬着空气，互相撕咬。一时间，基迪拉特惊呆了，目瞪口呆，动弹不得。没准儿它死不了。这个念头之后，他才想起自己的任务，跃过围栏，同时张弓搭箭。也许可以故意射偏头一箭。卡勒奇撕着螳螂，但太慢，速度太慢——

突然间，他再也不可能射杀双体了。黑白相间的一群，狺狺咆哮着，如潮水一般吞没了卡勒奇和螳螂。医院里每只身体没带伤的残体好像都扑了过来，加入进攻的浪潮。杀戮的狂热爆发了，比正常共生

体更加凶狠、全无理性。基迪拉特连连后退，避开这一片惨烈景象和让人发疯的思想噪声。

连那个行脚都卷进去了。浪游者冲过基迪拉特身边，绕着混战现场打转。行脚自己没有投身战团，只是东咬一口，西挥一爪，同时放声大叫，但声音完全淹没在战斗的怒吼声中。

乱众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思想共振，声音之响，二十码外的基迪拉特都被震得耳朵发麻。那一大团乱众好像缩水了，慢慢小了下去，组成乱众的组件大多丧失了战斗狂热。刚才的乱众仿佛是一头由二三十名组件组成的猛兽，转眼之间成了一堆七零八落的组件，个个意识不清、浑身浴血。

那个行脚仍在战场周围来回跑动，不知怎的，居然仍然保持着自我意识，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他那只大块头带伤疤的组件时时快速冲进人群，狠咬任何继续打斗的人，又高速冲出来。

伤员们拖着脚步离开杀戮现场。有的冲进去时是三体或双体，出来时成了孤零零一只单体。还有的出来后组件数目比进去时反倒多些。空出来的现场浸透鲜血。至少死了五只组件，圈子中央倒着一具轮椅，显得十分不协调。

行脚对这些看都不看，四只组件围成一圈，中间是血淋淋的一堆。

基迪拉特笑了。被咬得稀巴烂的螳螂。真惨。

约翰娜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但十几个躯体压在身上，她连气都喘不过来，加上疼痛，根本不可能集中注意力考虑什么问题。身上的重压渐渐减轻了，一片喧嚣之上传来一个声音，是正常的爪族语。她向上望去，上面是行脚，围在她身遭，疤痕跨骑在她身上，鼻子离她只有几厘米。它低下脑袋，舔着她的脸。约翰娜轻轻笑了笑，尽力想说出话来。

维恩戴西欧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这会儿正跟斯库鲁皮罗与女王会商。“炮兵司令”借助数据机，用图形说明应该在玛格兰高地采取什么战术，这时他正说到紧要关头。

外面响起狂暴的嚎叫。声音是从河下游方向传来的。

斯库鲁皮罗生气地从粉红象上抬起头：“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声音持续不断，不像平常争执。木女王和维恩戴西欧斯紧张地交换了几个眼色，伸长脖子从树林间望出去。“医院里打起来了？”女王问道。

维恩戴西欧斯一面扔下记事板，冲出会议区，一面高声呼喝，命令警卫保护女王。奔过营地时，他见自己手下的流动哨已经纷纷向医院方向集中。一切都顺利极了，和数据机上的程序一样……除了，怎么会这么吵？

离医院还有最后几百码，斯库鲁皮罗赶了上来，冲在他前头。炮兵司令冲进医院，震惊之下，差点被自己的组件绊了个跟头。早有准备的维恩戴西欧斯紧跟着冲进那块空地，时刻准备表演事先演练的表情：惊骇，加上警惕、刚毅。

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站在一辆餐车旁，不远处是基迪拉特。浪游者四周是横七竖八的尸骸，脚下就是那个两腿人。共生体之上的共生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全体后退，医生留下。”维恩戴西欧斯朝涌向医院的士兵大喝一声。他走上前去，谨慎地挑选道路，避开思想声最嘈杂的伤员。伤员新添了不少，浅色树干上到处是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事情没办利落，出大问题了。

与此同时，斯库鲁皮罗跑过医院边缘，在行脚几十码外站定，多数组件瞪着威克乌阿拉克疤痢脚下。“是约翰娜！约翰娜！”一时间，这蠢货好像马上就要跳过围栏一样。

“我想她没事，斯库鲁皮罗。”威克乌阿拉克疤痢道，“她正在喂一个双体，它突然狂性大发——袭击了她。”

一名医生瞧了瞧尸体。地上看得见的就有三具，从积血上来看，尸体还要多些。“不知她做了什么，把它惹火了。”

“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可她刚刚倒下，半个医院的伤员就发了疯似的围攻这个……不知是谁。”他一只鼻子一摆，指了指那堆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的残尸。

维恩戴西欧斯瞪着基迪拉特，同时，另外的组件发现女王过来了。“出了什么事，士兵？”他问道。千万别给我搞砸了，基迪拉特。

“我——跟行脚说的一样，大人。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语调还行，完全吓呆了的样子，跟整个气氛很相衬。

维恩戴西欧斯向前迈了一步，离行脚近了一点：“行脚，请让我检查检查。”

威克乌阿拉克疤痢有点犹豫。他一直在嗅着那姑娘，寻找需要急救的伤口。约翰娜虚弱地向他点点头，他退后了。

维恩戴西欧斯走上前来，脸上一本正经、万分严肃，心里早已怒火万丈。这种事他听都没听说过。可就算整个该死的医院都来帮她，她一样应该死得硬邦邦的。卡勒奇这只双体用不了半秒钟就能撕开她的喉咙。他的计划按说应该万无一失，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不会留下什么大不了的后遗症。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些天，两腿人一直在接触伤员，包括卡勒奇。没有哪个爪族大夫可以像两腿人一样接近他们，抚摩他们。其影响连完整的组合都感受到了，对残体来说，这种影响更是无与伦比。在它们的意识深处，大多数伤员已经把这个外星人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他从三个方向检视两腿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有至少五十个共生体盯着。地上的血迹只有很少一点属于两腿人，她脖子和手臂上的伤口很长，但很浅，是盲目乱抓留下的。在最后一刻，卡勒奇所受的训练与它的意识交锋——所受的训练是杀死目标，它的意识却把外星人当成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训练被意识打垮了。但就算现在，前爪一挥也能切开两腿人的咽喉。他大脑飞转，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她置于安全部门的医疗监护之下。这一手对付写写画画时很成功，可用在现在却太冒险了。行脚已经嗅过约翰娜，在这种情况下，再宣

布出现“没有预料到的并发症”，他肯定会起疑心。不，再好的计划也有可能失败，吃一堑长一智吧，就算买了个教训。他对姑娘露出笑脸，用萨姆诺什克语道：“你现在安全了。”真倒霉。幸好仅仅是暂时安全。人类的头转向一侧，望着基迪拉特的方向。

斯库鲁皮罗一直在围栏边走来走去，跟基迪拉特和行脚离得太近，逼得两人只好后退。“绝不该出这种事！”这位炮兵高声喝道，“我们最重要的人物会受到这种袭击？我不相信！这里头一大股敌人阴谋的臭味儿。”

威克乌阿拉克疤痢怒目圆睁，瞪着他厉声道：“怎么可能搞出这种阴谋？”

“我不知道！”斯库鲁皮罗不管不顾地嚷了起来，“但她需要保护，和需要急救一样紧迫。维恩戴西欧斯，你应该找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好好保护她。”

看样子，行脚被斯库鲁皮罗打动了——吓坏了。他朝维恩戴西欧斯侧过一只脑袋，语气跟平常大为不同，十分恭敬：“您是怎么看的，维恩戴西欧斯？”

维恩戴西欧斯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两腿人。人类真是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关注对象呀，有意思。约翰娜刚才盯着基迪拉特，这时，她向上看着维恩戴西欧斯，目光闪烁，两只挨得很近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在去年，维恩戴西欧斯搞了个项目，研究人类的表情，主要的参照物就是约翰娜，加上数据机里的材料。她起疑心了。还有，斯库鲁皮罗的话她至少听懂了一部分。她欠起身，吃力地抬起一只手。维恩戴西欧斯庆幸不已，她的喊声出口之后微不可闻，连他都只能勉强听清：“不……不要像写写画画。”

维恩戴西欧斯是一位笃信事先周密安排的共生体，但他也明白，最好的计划也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他向下望着约翰娜，脸上挂着最富于同情心的笑容。用干掉写写画画单体的手法除掉她风险很大，但是——他现在明白了，不除掉她，风险更大。老天保佑，幸好木女王那只瘸腿组件走不动，只好停在医院营地的另一边。他朝行脚点点头，几只组件抬起头来：“恐怕斯库鲁皮罗说得有道理。这个阴谋具体是怎么实施的，眼下我还不清楚。但我们不能冒险。只好把约翰娜抬到我的住处去。请你们汇报给女王。”他从身上解下大氅，轻

轻裹在两腿人身上，让她在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段路程上走得舒服点。她无力挣扎，只有眼神反抗着他。

约翰娜迷迷糊糊的，忽而昏迷，忽而清醒。竭尽全力发出的声音只是别人无法听到的耳语。心中的惧意无法宣之于口，这是最让她恐惧的事。四肢的挣扎成了轻轻的抽动，就连这种轻轻抽动都被维恩戴西欧斯的大氅裹住，没有人能够看到。可能有点脑震荡之类的。意识的某个角落里还有这种理智，可理性分析却显得无比荒唐。一切都那么远，那么黑……

约翰娜在木城自己的木屋里醒来。多么荒诞的梦啊！梦见自己遍体鳞伤，动弹不得，还有，竟然以为维恩戴西欧斯是个叛徒。她抬抬肩膀，想坐起身来。身体却一动不动。该死的毯子，裹得这么紧。她安静了一秒钟，还被那个梦搞得晕头转向。“木女王？”她想说话，发出的却是一声呻吟。火塘边有人，蹑手蹑脚的。房间里光线很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约翰娜躺的地方和平时不一样。四周是暗沉沉的墙壁，她想分辨方向，眼前却直冒金星，一阵疲乏。奇怪，天花板低得要命，一大股生肉味。一边脸怎么这么疼？嘴唇上还有一股血腥味。她不在木城，那个可怕的梦是——

三只爪族脑袋在近处飘飘忽忽，像几个剪影。其中一只凑了过来。借着火塘暗淡的火光，她认出了那张脸上的黑白花：维恩戴西欧斯。

“好，”他说，“你醒过来了。”

“我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声音很小，含混不清。恐惧重新回到她的心头。

“营地东面角落里一间没人住的小屋，原来是当地农民的，我接手了。这儿是我们的安全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萨姆诺什克语很流畅，模仿的是数据机里一个普通讲解员的声音。一只组件嘴里叼着一把匕首，寒光闪烁。

约翰娜在裹得紧紧的毯子里挣扎着，发出微弱的呼叫。身体不太舒服，就像一口气呼尽时一样，叫不出声来。

维恩戴西欧斯的一名组件在小屋上层踱步，打开一扇槽形长窗，接着又打开一扇。天光从它嘴边洒了进来。“啊，你不想装模作样，这样很好。看得出来，你不知怎么猜出了我的……呃，第二职业，我的嗜好。叫是没用的，就算能叫出声也帮不了你。咱俩只能聊一小会儿，木女王肯定用不了多久就要来探望……只好赶在她来之前杀了你。唉，未发现你受了暗伤，伤势太重……悲剧啊。”

他说的话约翰娜没有全听明白。每次她一转头，眼前便是一片模糊。她记得医院里出了什么事，但细节却记不清了。可不管怎么说，维恩戴西欧斯是个叛徒，千真万确。可他怎么……记忆战胜了身体上的痛苦。“写写画画是你谋杀的，对不对？为什么？”她的声音比刚才响一点了，血涌上喉头，她强咽下去。

四面响起轻轻的、和人类一模一样的笑声：“他发现了我的事。真讽刺啊，对不对？他这么个白痴竟然成了唯一一个识破我的人……哦，你的这个‘为什么’问的不仅仅是这件事？”身旁的三只组件靠得更近了，匕首的刀背轻轻拍了拍她的面颊，“可怜的两腿人，恐怕你是不会彻底明白的。有些东西你可能也懂，比如对权力的追求。我读过数据机上记载的你们人类的动机，所谓的‘弗洛伊德’那一套。可是，我们爪族要复杂得多。你知道吗，我几乎全是雄性。这是很危险的，我是说单性。有可能导致疯狂。可我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不想当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发明家，生活在木女王的阴影下。我们很多人都是她的后代，她完全主宰了我们。知道吗，我选择从事安全工作，她很高兴。她手边没有哪个共生体的搭配适合干这份工作。我除了一个组件之外全是雄性，她觉得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从事安全工作所需要的必要的狡猾——在她控制之下的狡猾。”

他负责警戒的组件在长窗前来回走动。又是一声人类的轻笑：“我计划了很长时间，我想搞垮的不止木女王一个。她性格中强有力的那一面像种子一样，撒遍了北极海岸。剃刀比我先起步差不多一个世纪，铁先生起步虽晚，但他有剃刀打造好了的王国。我努力奋斗，让自己成了所有这些人不可缺少的宝贵资产。我是木女王的安全首脑……又是铁先生最可贵的间谍。要是玩得好，我会成为最终拥有数据机的人，其他人嘛，全都完蛋。”

他的匕首又拍拍她的脸：“照你看，你对我有用吗？”眼睛死死盯着惊恐不安的约翰娜，“我非常怀疑。如果我安排得好好的计划成功的话，现在你已经利利落落地死掉了。”房间里响起一声叹息，“可惜计划失败了。不得不由我亲自动刀子。说不定这样反而最好。大多数事情，数据机里都储存着洪流般的信息，可它里面有关折磨拷打的内容却很少。从某种角度来说，你的种族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杀死。意识还没解体，你们就已经死翘翘了。可我知道，你能感受痛苦和恐惧。窍门就是适当施加压力，用力别太猛，别一下子杀了你。”

身旁的三只组件舒舒服服挤成一团，像一个安顿下来准备好好谈谈的人类成员：“也许你真的可以帮助我。这儿有些问题，你是可以回答的。这些事儿以前我不大方便问。你知道，铁先生现在信心十足，不仅是因为他有我这个木女王身边的卧底。那个共生体手里还有其他王牌。他那边会不会也有一台数据机？”

维恩戴西欧斯不说了。约翰娜也没有回答，这是综合着恐惧与倔强的沉默。正是眼前这个魔鬼杀害了写写画画。

叼着匕首的那张嘴钻进毯子，靠近约翰娜的皮肤。手臂上一阵剧痛，疼得她叫出声来。“啊，数据机说人类这里受伤会很疼。这个问题不用回答，约翰娜。铁先生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你家里还有人活着。考虑到你说的那场屠杀的情况，最可能的就是你那位小弟弟。”

杰弗里？活着？她一时忘了疼痛，几乎也忘了恐惧：“怎么……”

维恩戴西欧斯做了个相当于耸肩的动作：“你没有亲眼看到他死。铁先生肯定想要一个活的两腿人，这你放心好了。冷冻冬眠的技术我在数据机里读过，要想把冬眠者弄醒，我估计他还没这个本事。最重要的是，他那边确实有什么东西。他想得到数据机里的资料，但从来没要求我把这东西给他弄过去。”

约翰娜合上双眼，不理睬这个叛徒的存在。杰弗里还活着！记忆涌上心头：玩得兴高采烈的杰弗里、哭泣的杰弗里、在逃难飞船上鼓起勇气的杰弗里……这些，她还以为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片刻间，往事仿佛比几分钟前的疯狂厮杀更真切。可杰弗里能怎么帮铁先生？

其他数据机已经烧毁了，确切无疑。情况比维恩戴西欧斯设想的更复杂，这个叛徒有些事没想到。

维恩戴西欧斯抓住她的下巴晃了晃：“睁开眼睛。我学过怎么分辨人类眼神，我想好好看看……嗯，不知你相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如果咱们有时间，我会好好了解了解他能为铁先生干什么。眼下还有更紧迫、更重要的问题。显然，数据机是一切的关键。我、木女王和行脚不到半年就掌握了大量有关你们种族和文明的信息。容我说句大话，恐怕你对我们的了解远没有这么深入。暴力厮杀结束之后，谁拥有数据机，谁就是赢家。我就是打算成为那个赢家。我常想，不知数据机里还有没有其他密码、其他程序，可以用来保障我的安全——”

保姆密码。

认真观察着她的表情的几颗脑袋上下起伏，露出了笑容：“哈，这么说真的有这种东西！这么看来，今天的坏运气可能并不太坏，说不定更好。不然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声音突然一顿，两个他跳到楼上负责观察外面动静的组件身边。约翰娜耳边响起一个轻轻的声音：“是行脚，离得还远，朝这边过来了……也许不是这儿。你最好还是太太平平地死去吧，一道深一点的伤口，神不知鬼不觉。”刀子刺得更深了，约翰娜徒劳地挣扎着想避开，可刀锋又收了回去，刀尖轻轻点着她的皮肤，“咱们还是先听听行脚打算说什么。要是他不坚持亲眼看看你，杀了你岂不可惜。”他把一团布塞进她嘴里，绑紧。

一时间，房间里静悄悄的。穿过灌木丛的脚步声也许就在房子附近。这时，木墙外响起一声爪族语的咕噜咕噜。约翰娜怀疑自己永远也学不会通过声音分辨共生体，但……她的脑筋在爪族语中磕磕绊绊，竭力辨识它。这种语言是通过几个声带发出的，字句重叠在一起，像和声：

“约翰娜……（听不清）……疑问……（尖音）……安全……”

“你好，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痢……约翰娜……（颤音）……没有可见的……伤……难过……不明确……（吱吱声）。 ”

叛徒压低嗓门儿在她耳边道：“他会问我们这儿需不需要医生，如果他坚持的话……咱们的谈话只好提前结束了。”

但行脚只发出一阵表示关切的和声。“该死的浑蛋，居然在外头坐下了。”维恩戴西欧斯气愤地低声自言自语。

一阵沉默。传来行脚用人类嗓门儿发出的声音，他模仿的是数据机里的一位喜剧演员。行脚用萨姆诺什克语清清楚楚地说：“别干傻事，维恩戴西欧斯老伙计。”

维恩戴西欧斯不解地轻咦一声，围着她的组件却已高度戒备，刀尖在她的肋骨间扎进了一厘米。一阵刺痛。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刀尖的颤抖，鲜血直流的伤口处可以感受到对方持刀组件的呼吸。

行脚的声音继续着，镇定自若、洞悉一切的声音：“你的计划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安插在医院里那个共生体已经垮了。虽说他知道的不多，但却知无不言，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你真以为你骗得过女王？如果约翰娜死了，你肯定会被碎尸万段。”他哼起一首从数据机里学来的不祥的小调，“女王这个人，我很了解。表面看上去温和宽厚……可你想想，剜刀那些可怕、邪恶的创造才能是从哪儿来的？杀了约翰娜，你就会发现，女王这方面的才能比剜刀高明到什么地步。”

刀子缩回去了。又一名组件蹿到窗前，约翰娜身旁的两只组件把她松开了些，匕首轻轻摩挲着她的肌肤。拿不定主意？木女王真有那么可怕？槽形长窗前的四个组件朝各个方向张望着，无疑是看自己手下的警卫还在不在，同时飞快地转脑筋。最后，他开口了，用的是萨姆诺什克语：“这些威胁如果由木女王亲自说，岂不是比你转述更有效果？”

行脚轻声笑了：“说得对。我们也这么想来着。但转念一想，看到女王亲自过来，像你这么谨慎的人肯定会立即杀掉约翰娜，再编出一大堆瞎话——你还不知道女王识破了你。可是，如果逛荡过来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浪游者……我知道，你把我看成一个傻瓜，只比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强一点。”提到这个名字时，行脚顿了一下，调侃的语气消失了，“好吧，你的处境我已经说清楚了。如果你还有怀疑，就派你的手下到灌木丛那边去，瞧瞧女王派了多少部队包围你

们。约翰娜的死只能害死你自己。说到约翰娜，她还活着吧？否则咱们这场谈话就毫无意义了。”

“对，她还活着。”维恩戴西欧斯从她嘴里掏出堵嘴布。约翰娜转过头，剧烈地咳嗽起来，泪水簌簌滚下面颊。“行脚，行脚啊！”声音只比耳语高一点点。她忍住痛，深吸一口气，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声上。无数细小的光点在她眼前闪烁着。“喂，行脚！”

“你好，约翰娜。他伤着你了吗？”

“有一点，我——”

“够了。她还活着，行脚，不过这个错误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纠正过来。”维恩戴西欧斯没有重新堵住她的嘴。约翰娜见他楼上的几只组件在窗下走来走去，紧张地互相蹭着脑袋。他用爪族语发了一个颤音，意思好像是“僵局”。

行脚回答道：“说萨姆诺什克语，维恩戴西欧斯。我希望约翰娜也能听懂我们的对话。还有，说萨姆诺什克语时，你撒起谎来没有爪族语那么流畅。”

“随你的便。”叛徒回答道，语气很冷淡，满不在乎，但他的各个组件却紧张地走个不停，“女王一定明白咱们在这儿僵住了。如果我得不到恰当的待遇，约翰娜必死无疑。就算杀了她，我谅女王也不敢杀我。你们知道铁先生在玛格兰高地安排了什么陷阱吗？我知道怎么绕开陷阱，只有我知道。”

“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本来不大想爬坡上山攀登高地。”

“是啊，可你说了不算，行脚。你只不过是个胡乱拼凑起来的杂种。木女王知道现在的局势有多危险。铁先生的力量跟我以前说的不大一样，事实上，完全相反。而这边数据机的秘密，只要我能接触到、能写下来的，我全都传到了那边。”

“我弟弟还活着，行脚。”约翰娜说。

“噢……维恩戴西欧斯，你知道吗？叛国罪方面，你可真创造纪录了。对我们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与此同时铁先生倒把我们的情况摸

了个清清楚楚。照你的说法，这么一来，我们反而有顾忌了，不敢杀你了？”

维恩戴西欧斯大笑着停下脚步。他好像重新恢复了镇定：“说得对，而且不仅于此。你需要的是我全部组件齐心协力的全面合作。你瞧，木女王部队中敌方间谍的数量我是有所夸大，但我确实有一些手下——另外，铁先生可能还安插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其他谍报人员。只要把我抓起来，消息就会走漏出去，传到剔割部队。到那时，我所知道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便毫无用处了，而你们则会面临迅速、全面、无可抵挡的敌军进攻。懂了吗？女王需要我。”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不是你编造出来的另一篇谎言呢？”

“真棘手，对吧？我也有个同样棘手的问题：救出远征军之后，我怎么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些问题你那些杂种脑袋打破头都想不出来。木女王必须和我好好谈谈，找个能保证双方安全的地方，不让外人看见。带着这条消息回复女王去吧。她要不了本叛徒的这条小命，可如果跟我合作，没准儿能救出她自己的老命！”

外面静了片刻，只有附近树丛中小动物的叫声时而打破沉静。最后，行脚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杂种脑袋？嘿嘿，这回算你说对了，维恩戴西欧斯。我走遍天下，记得五百多年前的事。我见过的那么多恶棍、叛徒和聪明人，论厚颜无耻数你第一了。”

维恩戴西欧斯发出一声爪族语，无法翻译，表示自鸣得意：“不胜荣幸之至。”

“好，你的话我会转告木女王。希望你们两个聪明人能想出解决办法……还有一件事，女王要求你把约翰娜交给我。”

“女王要求？我怎么听上去像你这个杂种脑袋里想出的浪漫主意。”

“也许是吧。但这么做，可以表明你对自己的处境很有信心，证明你刚才所言不虚。要让我按你说的办，总得付点代价吧？这就是我要的价。”

维恩戴西欧斯的几只脑袋全都转向约翰娜，默默思忖着。接着，他最后一次从窗户里朝外看了看，道：“好吧，我把她交给你。”两只组件跳到小屋门边，另外两只把她拖向门口，在她身边轻声道：“该死的行脚。你活着，只会在我与女王中间制造麻烦。”他的匕首在她眼前一挥，“别在女王面前给我找碴。我不仅会逃过这一劫，还会更加强大。”

他拉开门，阳光射了进来，刺得约翰娜睁不开眼。她眯缝起眼睛，小屋原来就在离森林不远处。维恩戴西欧斯连推带拉，把约翰娜躺的担架弄到森林边，同时大声吆喝，命令他的警卫留在原地不动。他和行脚客客气气地说了几句话，商定行脚带约翰娜离开的时间。

维恩戴西欧斯的组件一个接一个回到小屋。行脚走上前来，抓住担架前的把手。一只幼崽的脑袋从一个组件的衣服钻出来，拱着她的脸：“你还好吗？”

“我不知道，头上被砸了一下……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解开紧紧裹着她的毯子，让她胸口松快些，其他组件则拉着担架离开小屋。森林的树荫是那么平和、深邃……维恩戴西欧斯的手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到处都是。他的团伙到底有多少人？两个小时之前，约翰娜觉得这些人都是保护自己的；可现在，他们朝她看一眼都让她直打哆嗦。她在担架上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又有点晕乎乎了。树枝、树叶、一小片一小片烟雾弥漫的天空，不时还能看见小动物，像斯特劳姆树林里的松鼠，追来追去，好像起了什么争执。

真有意思。一年前行脚和写写画画也是这么拖着我走，那时我的伤严重得多，无论看到什么都怕得要死，包括行脚他俩。可现在……见到行脚她是多么欣喜，她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因为见到哪一个人这么开心。连疤痕都那么让人踏实、那么壮，就在她身边走着，保护着她。

恐惧慢慢退去。剩下的只有怒火，和一年前一样，但比那时更加清晰、明确。这一次，她知道出了什么事。事件的参与者不是陌生人。去年是大屠杀，这一次是无耻的背叛。维恩戴西欧斯犯下滔天大罪，杀害了那么多人，按照他的计划，还会杀害更多的人……居然会让他像个没事人一样不受惩罚！“他杀了写写画画，行脚。写写画画是他谋杀的……”他几乎把写写画画杀净了，而且穷追不舍，从我们

怀里夺走最后的残体，杀害了它。“木女王却想放过他？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泪水夺眶而出。

“嘘，嘘。”行脚的两只头伸到她眼前，低头看着她，然后紧张地东张西望。她伸出手去，揪住他短短厚厚的软毛。行脚在发抖！一个他凑得更近了些，声音里完全没有方才的自信：“我不知道女王会怎么做，约翰娜。这些事她根本不知道。”

“什——”

“嘘。”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只有手上才能感到一点振动，“他的手下还看得见咱们。仍有可能猜出来……约翰娜，知道这些事的只有咱俩。我想，其他人根本没起疑心。”

“可你说医院里他的手下已经招供了……”

“使诈，刚才我是诈他。这辈子我干过不少发疯的事儿，但除了跟着写写画画把你从飞船那儿救出来那回，这一次算最险的了……维恩戴西欧斯把你带走以后，我开始琢磨起来。你受的伤不重，这事儿很像贾奎拉玛弗安被害那次，太像了。可我手里一点证据都没有。”

“你对谁都没说？”

“没有。跟可怜的写写画画一样傻，是不是？”他的脑袋朝四面八方张望着，“如果我猜得没错，他肯定一有机会就杀了你，不然就太蠢了。我真担心啊，怕来得太晚……”

本来已经晚了，可维恩戴西欧斯这个魔鬼比你想象的更邪恶，我知道。他想弄到更多东西。

“这么说吧，我跟可怜的写写画画一样，误打误撞才发现真相。只要能再走出七十米，我跟维恩戴西欧斯说的就会变成事实，不然的话，咱们的下场和写写画画一样。”

她拍拍靠自己最近的组件的肩膀，扭头向后望去。小屋和它周围的警卫已经被森林的枝叶挡住了。

……还有，杰弗里还活着！

密级：0

（95%的加密信息包已被弃置）

当前接收方：“乌尔维拉”号战舰，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雷德西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界区幻影[由飞跃中界一个协作（或宗教）机构维护的一个组织，订阅其消息的订户包括数千个飞跃下界文明，特别是受界区分界线上移威胁的文明]

主题：界区涌动最新情况报告，向各处发出探测信号

发往：

界区幻影订户

界区度量兴趣组

危机新闻组所属之：

导航组

探测信号参与者

日期：发生于239011年之标准风暴之后1087892301秒，幻影纪年（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66.91天）

关键词：超巨型事件，超光速，慈善性质的紧急通告

信息内文：

（返回探测信号时请附上当地时间。）

收到这条消息后，你便可以由此确知这次最可怕的界区大潮已经退却。经过变化的界区已较稳定，呈泡沫状，密度较低（介于2.1与

2.3之间)。至少五个文明因为这次界区变化陷入爬行界，另有三十个太阳系进入飞跃界（专为订户提供的样本为加密数据，附于本通告之后）。

这次变化波及整个银河。以整体而言，爬行界的波动率相当于平常两年的波动率，但这次波动却发生在两百个小时之内，集中于不到那个层面千分之一的地域。

上述数据仍然不足以表现出这一事件的巨大规模（由于大批站点在这次事件中被毁，我们所拥有的工具又远不足以度量这种规模的事件，所以以下只能是我们的估算）。这次巨潮最高达到界区标准分界线之上千光年，运动的峰值速度则高达三千万倍于光速（约相当于每秒一光年），这一不可思议的高速度维持了一百秒以上。根据我们订户的报告，巨潮已导致一百多亿智慧生命的死亡（本地网络崩溃、生态环境维持设备失灵、医疗系统故障、交通事故、安保事故等）。有报道的经济损失更是远为沉重。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巨潮之后事态将如何发展？我们的预测历来以如下几方面为基础：测量站点的观测、界区测绘，以及结合我们巨库中的历史数据所进行的综合分析。预测界区变化从来不是一门精密科学，我们只能着眼于长期变化趋势，无法准确预报即将发生的界区偏移。不过在分析界区涌动之后的事态、辨别界区变化之后出现的新的世界与文明方面，我们一直能够有效地为订户提供服务。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一套一直行之有效的方法完全无力处理目前的形势。我们巨库的精确记录可以上溯至一千万年前。根据记载，超光速涌动平均约两万年发生一次（峰值速度通常低于光速的七倍）。类似目前这次涌动的巨怪式大潮不见于任何文档。只有少数资料饱和、无法整理的数据库中才记录了与我们亲眼看到的这次巨潮相似的涌动，但是这些记载也都是多次辗转的非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数据库，玉夫星座五千万年前发生过一次类似大潮。在我们所处的银河中，英仙座五亿年前可能也发生过一次。

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几乎无法进行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将这条信息在界区度量兴趣组和其他组别中广泛散发。全体有志于界区变化和导航领域的人士应该将自己有关这一难题的资料汇集起来，不管是想法、巨库进出权限，还是算法，所有这些都将大有裨益。对于提供帮助的非订户，我们将提供巨额酬谢。对于掌握重要信息的人士或集团，我们愿以本集团掌握的资源与之进行一对一交换。

另请注意：我们已将本信息直接发送至超限界中我们认为可能有人居住的地点。像这种规模的事件，相信即使在超限界也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在此谨向上界天人呼吁：请允许我们将我们掌握的情况发送给你们，如果你们对这一事件有什么认识，请给予我们指点。

为证明本集团的诚意，兹列举我们目前的分析于下。本分析基于这个区域历史上有精确记录的涌动，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扩大。分析细节见本信息所附之未加密附件。

我们认为，接下来一年内，本区域还会发生五到六次余波，其速度与规模远远小于本次涌动。在这段时间内，至少还会有两个文明（见濒危清单）可能遭到永久性淹没的命运。即使余波过去之后，本区域的风暴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在这期间，下述地区的飞船航行将极度危险（方位见文末）。建议暂停这些地区的飞船活动。我们的时间太紧，无法做出适当安排，以援救濒危的文明。我们的长期预测（也是最不可靠的）是：从整体上来看，已经持续数百万年的界区分界线下移的趋势不会受到影响，但在银河的这个区域，爬行界边界的下移还是会受到迟滞。

最后是一点哲理上的感喟。长期以来，我们界区幻影组织以观察界区边界和边界附近星系的运行为己任。对于大部分地区而言，界区偏移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在长期持续的运动过程中，偏移速度只有每秒七百米。但这些变化累积起来，每年都会影响许多星系和数以亿计的生命。可是，我们必须接受这种长期的变化，正如在技术文明不开化的世界，冰川和干旱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存亡，而这个民族却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一样。风暴和潮涌是毋庸置疑的灾难，对于一些文明来说，这些灾难意味着转眼间灰飞烟灭。但和界区的缓慢移动一样，这些骤发立至的灾难是我们无力控制的。在过去几周里，有些新闻组内充斥着战争喧嚣、武装舰队，以及会导致亿万生灵涂炭的种族冲突之类的东西。对于这些人，还有生活在他们附近、比他们更为和平的人们，我们的话是，看看这个茫茫宇宙吧。天何仁哉，宇内的芸芸众生，它并不在意。就算我们拥有再多的科技手段，有些自然灾害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在无动于衷的自然面前，何谓邪恶？何谓善良？全都是琐碎细事，渺小得不值一提。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从下面的想法中得到了慰藉——存在一个可供我们膜拜的宇宙，它无比宏伟，自足自在，无论是恶行还是美德都无法扭曲它，使它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乌尔维拉”号战舰，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阿布韦斯语→贸易24语→切尔古伦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迷雾旋转体（谁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发帖者，可能并不是代表某一方的宣传机构。此前极少发帖）

主题：巨潮的起源

发往：

瘟疫威胁组

造物之大秘密组

界区度量兴趣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66.47天

关键词：界区的不稳定性和瘟疫，洞悉六足生物

信息内文：

首先声明，如果我重复了别人已经得出的明显结论，我在此道歉。我只有一个通往文明网的网关，其费用十分昂贵，许多重要帖子我都没有看到。目前这次巨潮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一次极其罕见的、宇宙规模的重大事件。另外，根据其他帖子所提供的证据，巨潮的中心距离与瘟疫有关系的那场战争还不到6000光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根据早以确立的理论（此处理论引用来源有多种，其中三个为本舰此前所未知，其所引用之理论早经提出，迄未证误），界区本身极有可能是人造产物。设立这一分界线的是地位甚至高于超限界的某种事物，其目的是保护各种智慧生命形式，或（以下纯属假定）保护散佚在银河诸硬核周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星际气体。

现在，文明网所记载的历史上头一次，我们看到一位超限界生命形式有效控制了飞跃界，这就是瘟疫。文明网上许多人相信（此处引用汉斯和祖星系的山多尔），瘟疫正在接近飞跃下界的地方搜寻某种人造制品。也许这种行动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引发了这一次巨潮。难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请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想法。我收到的信件不多。

密级：0

当前接收方：“乌尔维拉”号战舰，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防卫同盟（自称为飞跃界内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五个帝国群的联合体，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前没有证明该组织存在的资料。包括“纵横二号”在内的许多与它接触过的集团声称，该同盟是经过乔装改扮的前蝴蝶霸权。参见：蝴蝶的恐怖统治）

主题：英勇完成任务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67.07天

关键词：不要坐而论道，起来采取行动

信息内文：

在消灭（斯坚德拉凯的）人类巢穴之后，我们的部分舰队继续向飞跃底层追击人类和瘟疫的其他势力。很明显，变种希望将自己的爪

牙隐藏在难以接近、十分危险的地区。但它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同盟指战员具备高度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现在可以昭告天下，瘟疫急急逃窜的走卒们已经遭受沉重打击。

同盟对瘟疫势力的首战是一次辉煌的成功。最重要的支持者被歼灭之后，瘟疫在飞跃中界的扩张已经被迫终止。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同盟舰队正返回飞跃中界，我方也有一些战斗伤亡，舰队亟须大量补给。飞跃界中仍然存在一些人类盘踞的据点，我们还查明了某些资助人类的种族。保卫飞跃界，这就是摆在所有正义的智慧种族面前的任务。同盟舰队下属分舰队将很快开赴下列地区的星系（列出地区方位），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和支持，以消灭这个危险大敌的残余势力。

消灭害虫！

退潮时，“乌尔维拉”号的舰桥上只有基耶特·斯文森多一个人。任何值得一提的准备工作早就全部完成了。坠入爬行界后，战舰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推进手段。但一级舰长每天仍然把大多数时间花在这里，希望能从残余的自动化系统内榨出一点反应。像他这样三心二意编制程序当然没多大用处，但作为一种打发时间的手段，这种方法可谓历史悠久，跟织毛衣一样，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发展的早期。

不用说，如果没有他和两个迪洛基人辛辛苦苦安装的那些警报器，飞船脱离爬行界时没有人能察觉到。脱困的那一瞬间，飞船上警笛大作、警灯闪烁，把昏昏沉沉打瞌睡的舰长吓得毛发倒竖，顿时彻底清醒了。基耶特猛按通信按钮：“格利姆弗雷勒！台罗勒！尾巴动起来，快上来！”

兄弟俩赶到指令舱时，导航显示窗表明导航系统已经完成初步设置，一经确认便可实施跃迁。这两位笑得合不拢嘴，连蹦带跳弹进来，在指挥座椅上固定好。一时间，舱内没有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只有迪洛基人不时发出的兴奋的哨叫。他们现在做的这一套，一百多个小时以来早已演练过无数次了。自动化系统的性能仍然很差，要做的活儿真不少，动作熟极而流很有必要。最初各个显示窗还很模糊，但图像渐渐清晰起来。显示每艘飞船超波轨迹的感应器状态稳步回升，不住报出新发现的飞船的方位和速度。通信显示窗里，舰队内部通信也从断断续续的单字变为连贯的大段信息。

台罗勒从他的工作站抬起头来：“喂，头儿，跃迁数据看上去还行，这个头开得不赖。”

“好。实施跃迁，此后由自动系统自行实施跃迁。”被大潮淹没之后头几个小时内，他们便决定脱险后第一步就是按涌动之前的路线继续向下追击。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三人讨论了很久，斯文森多舰长考虑的时间更长。目前这种形势下，再也没有章法可循了。

“遵命，舰长！”迪洛基人长长的手指在控制面板上飞快跳跃着，台罗勒则以语音命令弥补面板输入的不足，“成啦！”

数据显示成功实施了五次跃迁，十次。基耶特盯着实时显示舰外星空的显示窗，几秒钟过去了。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接着，他发现这片星空中最亮的那一颗在移动，难以觉察地滑过天空。“乌尔维拉”号就像一位变戏法的艺人，玩着玩着，手法越来越纯熟——速度提起来了。

“嘿，嘿！”格利姆弗雷勒斜过身子望望兄长的工作站，“时速已经到了1.2光年，比涌动之前还快。”

“好。通信和监视情况？”其他人在哪儿？在干什么？

“别催，别催，正干着哩。”格利姆弗雷勒瘦瘦的身体重新转回自己的面板。几秒钟内，他没怎么出声。斯文森多开始翻阅邮件。莉门德船东那儿还没来信。二十五年，基耶特为莉门德和商务安全公司效力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他能下定发动兵变的决心吗？就算能下定决心，会有人跟他一块儿干吗？

“OK，头儿，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格利姆弗雷勒调整主显示窗，调出飞船的报告，“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可能还要更厉害点儿。”界区偏移一开始，几个人便认识到，这次大潮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见于记载的涌动来势更猛，但格利姆弗雷勒所说的“厉害”指的还不是这个。他的几根附趾向下一扫，窗口出现一道弯弯曲曲的蓝线，“当时我们估计，涌动的最高线大致会在这里，这种分析已经考虑到了大潮先击中莉门德船东，四百秒后又击中‘纵横二号’，又过十秒，轮到咱们……如果大潮的锋面和普通涌动相似的话”——只不过规模大了一百多万倍——“那么，我们，然后其他几支追击舰队，这批飞船浮出水面的时间都会大大早于‘纵横二号’。”他指指一个闪烁的光点。这个光点代表“乌尔维拉”号，在它的附近、前面，不断出现新的光点，这是进入超波跃迁状态的飞船，“乌尔维拉”号捕捉到了它们的轨迹。密集的光点像一团冷冰冰的火，离“乌尔维拉”号越来越远，飘向漆黑的太空深处。最终，莉门德和那支无名无声的舰队都会重返战场。“根据我们的信号记录，这种情况大概是无法避免的。几支追击舰队的大多数飞船都会先于‘纵横二号’脱离爬行界。”

“嗯，也就是说，它丧失了领跑优势，快被赶上了。”

“没错。但如果我们没猜错它的目的地——”前方八十光年外的一颗G级星，“——它仍旧可以抢在被消灭前赶到。”他指指不断扩大的那个光团两边，“不是人人都有胆量继续衔尾急追。”

“是啊……”听格利姆弗雷勒报告时，斯文森多已经开始阅读新闻组了，“……从网上看，从战场缩回去的是防卫同盟。奏起凯歌，英勇逃窜了。”

“什么？！”台罗勒在固定索具中猛地一挣，又大又黑的眼睛里毫无平时的轻松神采。

“不是告诉你了吗？”基耶特调出那张贴子，让兄弟俩看个清楚。两人飞快地读着，格利姆弗雷勒不时读出声来：“……高度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急急逃窜的走卒们已经遭受沉重打击……”

格利姆弗雷勒浑身哆嗦着，调侃劲头荡然无存：“大潮的事连提都没提。他们说的每个字都是胡扯淡，这帮孬种！”重浊的低音又恢复了平常说话时的语调，他用迪洛基语说了起来。这种语言基耶特只听得懂一部分。敢于离开斯坚德拉凯那块梦幻乐土的迪洛基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冒冒失失的愣头青，满脑子异想天开，一张嘴就是玩笑调侃。格利姆弗雷勒现在的调门儿差不多又恢复了原状，但基耶特听得出，他的喁鸣中不时爆出一声炸音，用语也远比平时丰富。基耶特从来没听过他们嘴里冒出这么厉害的骂人话。“……杀害无辜老百姓的凶手……大蛆咕咕容容的奶酪饼……”这些话，就算用萨姆诺什克语说出来都够劲头，用迪洛基语说时更是栩栩如生，房间里仿佛能闻到那玩意儿散发的恶臭味。格利姆弗雷勒的声音越来越高，直至高出人类的听力范围。骂到最激烈处，他忽地垮了下来，颤抖着，发出低低的抽泣。迪洛基人会哭，但斯文森多生平从来没见过一个哭泣的迪洛基人。台罗勒搂住他，格利姆弗雷勒在兄长怀里剧烈地前后摇晃着。

台罗勒掠过格利姆弗雷勒的肩头看着基耶特：“我们要报仇！舰长，你准备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报仇？”

基耶特无声地望着他，良久，道：“我考虑好以后再告诉你，大副。”他凝视着显示窗。再多听一会儿，多看一会儿，也许我们会知

道的。“眼下，咱们只能全力追击。”他轻声道。

“遵命，舰长。”台罗勒轻轻地拍了拍兄弟的后背，回到自己的控制台。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乌尔维拉”号上的三人眼看着防卫同盟的舰队向界区高处仓皇逃窜。连撤退都算不上，更像兵败如山倒的土崩瓦解。真是一帮只会投机取巧的懦夫。背后捅刀子毫不迟疑，只要财富当前，穷追到底也没问题。可现在，一看有可能陷进爬行界挣不出来，只能老死群星之间，这一伙便立即作鸟兽散，各奔东西去了。在新闻组发的帖子倒是大言炎炎，可惜豪言壮语掩饰不住鼠辈的行径。连过去持中立态度的人都瞧出了这个同盟的言行不一之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防卫同盟的核心就是从前的蝴蝶霸权，在毫不利己对抗瘟疫的口号下也许还有别的动机。网上人心惶惶，议论纷纷，不知同盟紧接着会把注意力转向谁。

无数大型信号接收阵列紧紧追踪这几支舰队的行动，舰队简直如同飞行在信息主干道上一般。信息如洪水般涌来，数量之巨大，已经大大超过了“乌尔维拉”号信息系统的处理能力。不管信息如何庞杂，斯文森多仍然始终关注着网络的各种消息。也许什么地方会出现一条线索，一点启发……可是，无论是追踪战争兴趣组还是危机新闻组，大多数人的兴趣并没有放在防卫同盟身上，从本质上来说，大家也不怎么关心斯坚德拉凯的毁灭。瘟疫仍在从飞跃上界不断向下扩张，这才是最让他们感到恐慌的大事。上界中，没有任何种族顶住了瘟疫的进攻，还有传言说，两位试图干预的天人也遭了变种的毒手。还有一些人（为瘟疫摇旗呐喊的走卒）竟然为上界日趋稳定雀跃不已，全然不顾上界已被全面感染的残酷现实。

事实上，瘟疫几乎战无不胜，唯一称不上大获全胜的便是逃亡的“纵横二号”和它的追逐者在飞跃底层的斗争。难怪有关这一事件的发帖量高达每小时10000张。

脱离爬行界之后，“乌尔维拉”号所处位置十分有利。过去它被甩在行动外围，而现在它却领先舰队主力数小时里程。格利姆弗雷勒和台罗勒生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忙碌过：监视各舰队船只浮出水面的情况、确认本公司的其他飞船并与之建立联系。在莉门德和斯克里

茨所乘旗舰跃出爬行界之前，基耶特·斯文森多是舰队官阶最高的指挥官，而且与大多数舰长的私交都很好。基耶特的为人不是舰队司令那类型的，舰长之上那个“一级”的头衔只表示他具有高超的飞行技巧——而且是在和平时期的斯坚德拉凯。他从来循规蹈矩，满足于听从上级命令。但现在……

一级舰长开始担负起随官阶而来的责任，命令暂停追击防卫同盟舰队（“直至本舰队可以协同行动”，这就是斯文森多的命令）。各种可能的战斗方案在浮出水面的舰队中雪片般来回传递，其中甚至包括司令部被摧毁的情况下如何行动的方案。基耶特向一些舰长暗示，极有可能出现莉门德的旗舰落入敌手的局面，另外，同盟舰队也许并非他们真正的大敌。如果这种活动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基耶特也许就会将他盘算已久的“叛逆大罪”付诸实施。

莉门德的旗舰及其护卫群几乎与瘟疫舰队的主力舰群同时脱离爬行界。“乌尔维拉”号的指令舱内通信警报器铃声大作，报告最优先级邮件抵达，飞船已将其解密。“来源：舰队司令部莉门德，级别：穿越群星级。”飞船的声音报告。

格利姆弗雷勒将这条信息调上主显示窗。斯文森多只觉后颈一阵寒意……这就是证据，证明……

……各部队务必按原计划继续追击逃窜的防卫同盟舰队。他们才是我们的敌人，屠杀我们人民的刽子手。警告：某些战舰可能已被敌人控制。消灭任何违抗命令的舰船。战斗命令及确认码如下……

战斗命令过于简单，即使以商务安全公司舰队的低标准而言也太简单了。莉门德要求舰队分散兵力，主力追击防卫同盟，只留下一支分舰队摧毁“已被敌人控制”的飞船。基耶特问格利姆弗雷勒：“确认码检验通过了吗？”

迪洛基人已经恢复了常态：“密码没问题。如果发信方没有当日一次性密码板，我们根本看不到这条消息，飞船早就拒收了……已经

收到许多其他飞船发来的询问，视频、音频线路上传递的全是这种问题。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办。”

幸好过去几个小时里基耶特做了大量工作，打下了基础，否则绝无可能临时发动兵变。即便如此，只要舰队是真正的军队，而不只是安保公司，下级也会无条件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两方面合在一起，其他舰长开始琢磨起斯文森多提出的疑问来。各飞船现在相距不远，视频通信畅通。舰队又拥有功能超强的密码系统，足以承载巨量视频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莉门德偏偏用文本形式下达如此重要的命令。当然，只要密码正确无误，以文本形式下达战斗命令本来也没什么不妥。但这与基耶特的事先估计正相吻合。他早就料到，在这么低的层面，天衣无缝的伪装是不可能的，那个所谓的司令部肯定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下发的命令只能是邮件，或者是贴图。即使是后者，都难免被目光锐利的人看出破绽。

基耶特及其朋友们手里可用于推理的材料只有这么一点点。

基耶特盯着代表瘟疫舰队的那个光团。它的行动坚决果断，毫无优柔寡断的迹象。没有一艘飞船落在后面，逃往比较安全的高处。指挥这支舰队的不管是什么，它已经将钢铁般的纪律贯彻到整个舰队，其严峻程度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人类军事组织。它不惜一切代价，一心只想抓住那艘小小的逃亡飞船。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级舰长？

就在这时，那团模糊不清的冷光前面，又冒出了一个小小的光点。“‘纵横二号’！”格利姆弗雷勒道，“距离我们六十五光年。”

“收到来自他们的加密视频信息，加密方式不当，和以前一样，用的是受污染的加密板。”没等基耶特下命令，他已经将信号载入主显示窗。

是拉芙娜·伯格森多。背景里一片混乱：动作、叫喊，搅成一片，那个模样奇特的人正和一株车行树激烈争执着什么。摄像头前的伯格森多转过脸去，加入那两人的争吵。基耶特想起自己的飞船跃出爬行界的那一瞬，瞧他们的情形还要糟得多。

“现在无所谓了，听我说！随他去吧。我们必须马上联系——”她准是看到了格利姆弗雷勒发回去的信号，“联系上了，他们来了！”

天人哪，范，求你——”她气恼地一挥手，转身面对摄像头，“一级舰长，我们正——”

“我全明白。我们脱离爬行界已经几个小时了，已经很接近追击你们的舰队了。”

她倒抽一口冷气。陷在爬行界的一百个小时里，她准在不停地盘算、计划。但就算这样，对她来说，局势的发展也依然太快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这是个重要情况。”她顿了顿，“但我们以前说的一切都不变，一级舰长。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追击我们的是瘟疫啊，求你了！”

斯文森多注意到了屏显提示。冒冒失失的格利姆弗雷勒正向他们可以信赖的所有战舰转发这条信息。干得好。这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向其他舰长分析目前的局势，可是，让他们亲眼看看通信频道里传来的拉芙娜·伯格森多的图像，这样做更有意义。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个斯坚德拉凯人，仍旧活着，需要他们的帮助。你们大可以飞回飞跃中界，把余生花在向凶手复仇上。但你们猎杀的只是一帮无耻的贪婪小人。追逐拉芙娜的才是真正的主使，我们的大敌。

蝴蝶们早就没了踪影，仍旧在文明网上大肆吹嘘自己的英勇。商务安全公司舰队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战舰遵照“莉门德”的命令，掉头追击他们。这些船还不让人为难，但是，那支留在底层、与瘟疫合流的分舰队，虽然兵力只占公司舰队的百分之十，却让基耶特·斯文森多难以痛下决心。这些飞船中有的可能并没有被异化，只是忠实地执行他们认为来自上级的命令。他怎么能狠下心肠，向他们开火。

会爆发一场血战，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超波状态下机动战舰以求一战十分困难，对手采取规避动作时更是如此。但瘟疫的舰队丝毫不改变航向，只顾紧紧咬住“纵横二号”穷追不舍。慢慢地，两支舰队越靠越近，很快便会进入同一个空间。眼下，这些战舰还散布在以光年为计量单位的一个巨型立方体中。但随着每一次跃迁，一级舰长指挥的“阿丽亚娜”舰队都更加接近对手，渐渐与猎物推进器的轨迹同步。有些战舰离敌人仅有几亿公里了，或在敌人刚才所在的位置，或

在敌人即将抵达的位置。战术瞄准系统已经就位，数百秒后，第一拨武器便会发射。

“蝴蝶逃走以后，我们的兵力占优势。通常情况下，敌人现在应该规避——”

“这种事瘟疫舰队绝不会做。”现在说话的是那个红头发。好在格利姆弗雷勒还有点头脑，没把此人的尊容转发给舰队。这家伙狂躁不安，绝大多数时候怪异得无法形容，全不似人类。这会儿他好像只想把斯文森多提出的每一个想法当头堵回去：“只要能抢到先手，瘟疫根本不在乎损失大小。”

斯文森多耸耸肩：“嗯，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第一轮攻击一百五十秒后展开。只要他们没有什么暗藏的秘密武器，我们也许能打赢这一仗。”他朝红头发投去凌厉的一瞥，“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瘟疫会不会——”不断传来瘟疫在上界所向披靡的故事，它无疑是一种远超人类的智力形式。一个人对付一群狗，哪怕赤手空拳也可能取胜。瘟疫会不会也……

范·纽文连连摇头：“不，不，不。潜到这种深度，瘟疫的战术手段很可能连你们都不如。到了上界它才能发挥威力，才能控制他人，像控制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灵活。它的受控者在这里蠢得像提线木偶。”范茫然注视着镜头之外，眉头紧锁，“不，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它的战略手腕，这才是它最高明的地方。”他的声音忽然冷静起来。这种样子却比刚才的狂躁更让人心惊。镇定，但不是面对危险的人的镇定，更像精神错乱者的痴呆。“一百秒后接敌……一级舰长，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只要你集中主力，攻打最重要的目标。”拉芙娜从上方飘进画面，一只手放在红头发肩上。天人裂体，她以前说过，他是天人裂体，他们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天人裂体，天人临终时发出的最后信息。是宝藏，还是垃圾？这种事，凡夫俗子是无从揣摩的。

该死的，如果对面那一伙只是呆头呆脑的提线木偶，要是听从范的安排，我们又成了什么？但他还是示意台罗勒标出范指定的目标。九十秒。该下决心了。基耶特指着台罗勒在敌方队形中做出的红色标记：“台罗勒，这些目标有什么特别之处？”

迪洛基人叽叽地发出语音命令，舰船性能分析结果出现在他面前的显示窗上，速度慢得让人恼火。“他指定的飞船既不是最大的，也

不是最快的。锁定这些目标需要的时间长得多。”指挥舰？“还有，目标飞船中有一些向量值很高，是真实速度，不像飞船跃迁后留下的轨迹。”装备了冲压发动机的飞船？行星登陆舰？

“嗯。”斯文森多再次扫了一眼屏幕，又花了一秒钟。再过三十秒，约·霍根的“莱森纳尔”号就要与敌接火，但它的预定攻击对象不是纽文指定的目标。“接通‘莱森纳尔’号，命令它后撤，调整攻击目标。”一切都要重新调整。

代表“阿丽亚娜”号舰队飞船的各个光点缓缓绕过瘟疫舰队主力，搜寻它们的新目标。二十分钟过去了。在这期间，其他舰长抗议不断，争执得十分激烈。商务安全公司不是军令如山的正规军，在数不清的疑问、反诘、另寻他策中，基耶特·斯文森多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在这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来自莉门德船东频道的威胁：杀死叛徒，消灭一切不忠于公司的反贼。密码没错，但命令的语气完全不同于平常那位温和沉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吉斯卡·莉门德。这种威胁至少有一个好处，现在人人都明白了，他们不久前做出了违背莉门德指令的决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约翰娜·霍根的战舰第一个实现与新目标同步。格利姆弗雷勒将来自“莱森纳尔”号的数据流载入主显示窗。图像和大家习见习闻的自然景象几乎没什么区别：黑沉沉的天空，点缀着缓缓移动的星星。目标距“莱森纳尔”号不到三千万公里，攻击者与被攻击者几乎完全同步，只有一毫秒的异步差，也就是说，霍根到达的位置正是一毫秒前敌舰的方位，或者是敌舰一毫秒后将要到达的方位。

“自控舱离舰。”霍根的声音道。与此同时，他们收到了从数米外拍摄的“莱森纳尔”号的实时影像。自控舱上安有摄像头，这些图像就是首批脱离母舰的一艘自控舱传来的。“莱森纳尔”号的轮廓看不清楚，只有黑乎乎的一团，挡住上方的星空，像一条大鱼，潜伏在浩瀚大洋的深处。这条大鱼正在产卵。图像不断闪烁，又重归稳定，“莱森纳尔”号随之时隐时现。这是自控舱间歇性与母舰失掉同步造成的。战舰的船舱中不断飘出一束束蓝光。全是自控舱——战斗舱，群集在“莱森纳尔”号周围，校准，锁定敌人。

“莱森纳尔”号周围的蓝光骤然消失，战斗舱跃出母舰所在的时空，异步差仅仅一毫秒。台罗勒打开一个视窗，显示出以“莱森纳尔”号为圆心、直径一亿公里的球形立体空间。一个红色光点标出敌

方目标飞船，像一只小飞虫，发疯似的在球体四周乱转。“莱森纳尔”号的利爪正以八千倍于光速的速度从四面八方兜捕这只猎物。目标时而消失一秒钟，几乎脱离同步，逃出生天。还有几次，“莱森纳尔”号与对方融成一个光斑，表明在这十分之一秒内，两艘战舰相距不到一百万公里。战斗舱的位置无法准确标出，这一大批鱼卵散开一大片，无数道轨迹交错，它们的传感器死死咬住敌方飞船不放。

“目标战舰有什么反应，放出战斗舱反击了吗？需不需要增援？”斯文森多问。台罗勒做了个相当于耸肩的迪洛基动作。战斗发生在三光年以外，舰长的问题他无法回答。

答话的是约·霍根。“我认为我的靶子没有批量投放自控武器。我有五艘战斗舱已经引爆，都是接近弹。你也知道，接近弹对敌人的打击不大。一会儿才能知道结果——”她的话中断了。但“莱森纳尔”号的轨迹图和信号仍然十分清晰。基耶特瞧了瞧其他显示窗。

“阿丽亚娜”号舰队中已有五艘战舰与敌接火，其中三艘已经完成了战斗舱的批量投射。“纵横二号”上，纽文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天人裂体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基耶特和他的人已经按照它的计划打响了。

消息来得很快，有喜讯，也有噩耗。

“打中了！”这是约·霍根的声音。“莱森纳尔”号的战斗舱猬集处，那个红点消失了。目标敌舰近距离掠过一艘战斗舱，相距只有数千公里。舰载计算机计算并实施下一次跃迁只需几微秒，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那艘战斗舱发现了自己的目标，当即引爆。如果敌舰抢在爆炸冲击波抵达之前跃迁脱离这一空间，这一击仍不足以致命，只能算接近弹。这种事几秒钟内已经发生好几次了。但这一次，战舰没来得及实施跃迁。一颗微型超新星诞生了，数年之后，它的星光才能到达战场的其他部分。

格利姆弗雷勒发出一声狂怒的尖叫，一句无从翻译的咒骂。“我们刚刚损失了‘阿布森多’号和‘霍尔德’号，舰长。肯定是它们的攻击目标以群集战斗舱打反击。”

“把‘格利温’号和‘迷神’号调上去。”他的脑海深处惧意盘绕，像一团解不开赶不走的死结。已死、将死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啊。基耶特以前也见识过战场上的瞬间死亡，但从来没见过今天这种

规模。过去，舰队只从事过一些小型警察行动。那种战斗中，除非营救战友，否则没人会冒最大风险，走上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不归路。还有……他的注意力从战场分析图表转向战术调动，投入更多战舰，攻击一个敌方舰船纷纷赶来护卫的目标。和他一样，台罗勒也在调动其他飞船。重兵围攻无关紧要的小目标，这样下去仗会打输的。但目前看来……敌人正遭受沉重打击。自斯坚德拉凯毁灭以来，商务安全公司舰队还是第一次向敌人释放复仇的怒火。

霍根道：“天人在上！我的第二批战斗舱侦测到了被击毁目标刚才发出的电磁波，目标当时正以每秒一万五千公里的速度移动，是真实速度，不是超波跃迁。”难道在用火箭推进器？不对呀，不该这么早用上冲压发动机，至少应该等到控制住战场以后。

台罗勒报告：“击毁更多敌舰，在战区远端。敌人正调整战斗队形。他们不知怎么猜出了我们要攻击哪些——”

格利姆弗雷勒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命中……命中……打中了！哈！头儿，我觉得莉门德已经判断出指挥战斗的是咱——”

台罗勒的岗位上弹出一个新窗口，显示出“乌尔维拉”号周围五百万公里范围内的情况。这个区域内还有另外两艘战舰。根据显示窗的标定，一艘是莉门德的旗舰，另一艘是没有追随斯文森多的公司战舰。

这一瞬，“乌尔维拉”号指令舱中仿佛彻底凝固了。来自舰队其他舰船的欢呼和惊叫突然间无比遥远。在斯文森多和迪洛基人眼前，死神已经迫近。“台罗勒！战斗舱密集阵什么时候——”

“已经扑上来了——十毫秒前一艘战斗舱刚刚近距离引爆。”

“台罗勒，完成本舰密集阵的投放。格利姆弗雷勒，告诉‘莱森纳尔’号和‘迷神’号，如果跟我们失掉联系，由‘莱森纳尔’号接替指挥，‘莱森纳尔’号完了‘迷神’号顶上去。”这两艘战舰已经完成了战斗舱投放。另外，所有舰长都认识约·霍根，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念头一闪即逝，他集中全部精力调动“乌尔维拉”号自己的战斗舱。本舰战术显示窗上弥漫着密集如云的战斗舱，根据位置在

“**乌尔维拉**”号之前还是之后标出不同颜色。

两艘攻击者的模拟速度调校得非常精确，三艘飞船同步，每秒十次跃迁，每次跃迁的距离远远不到一光年。像擦过水面的水漂石，三艘飞船准确地控制着跃迁距离，一次又一次掠过现实空间。每次跃进现实空间，飞船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五百万公里。将三艘战舰隔开的只有一毫秒的跃迁异步差，从进入空间到下一次跃迁跃出空间的短短一瞬，连光都无法从一艘战舰到达另一艘战舰。

连续三道冷冷的荧光照亮指令舱，在斯文森多和迪洛基人身后投下长长的阴影。这不是直接照射的强光，而是显示窗发出的十万火急闪光信号，表示敌方战斗舱在附近引爆。任何有理智的人，一见这种可怕的闪光，只有一个反应：撒丫子逃命吧——这正是这个信号的意思。与敌舰脱离同步不是难事，但这样一来，必然丧失对“**阿丽亚娜**”舰队的战场指挥。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低下头，尽量不看本舰战术显示窗，在死神的瞪视下有些畏缩。但他们的声音仍旧保持着方才的平板板、镇定自若，从“**乌尔维拉**”号飞向舰队的指令仍旧继续着。外面正在进行的生死搏斗多达几十场，目前，“**乌尔维拉**”号是己方唯一有能力控制全局、准确调动兵力的指挥舰。保持现有方位至关重要，多留一秒钟，“**阿丽亚娜**”号舰队便多一分保护、多一点优势。脱离同步跃迁出去，意味着舰队将有长达数分钟时间陷于混乱，直至“**莱森纳尔**”号或“**迷神**”号控制住局势。

现在，范·纽文指定的目标已有三分之二被摧毁。代价是高昂的，斯文森多的朋友们已有一半葬身于太空战场。为了保护遭到攻击的目标，敌人的损失也很大，但大多数敌舰却逃过了这一劫。

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猛地一掌，掴在“**乌尔维拉**”号身上，震得固定索具中的斯文森多一阵摇晃。全部照明灯同时一暗，连显示窗都熄灭了。过了一会儿，甲板上亮起暗淡的红色灯光。只有一个小小的监视屏映出迪洛基人的侧影。格利姆弗雷勒轻声道：“咱们的仗打完了，头儿。就算重返战场也只能赶上个尾巴了。这一颗接近弹可真够近呀，不知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也许根本不是接近弹。基耶特挣脱索具，飞过船舱，头朝下脚朝上飘在那个监视器上方。也许我们已经死了。一艘战斗舱在距“**乌尔维拉**”号很近的地方引爆，没等战舰跃迁，冲击波的锋面便赶上了它。战舰外壳吸收了敌人武器的射线束，爆炸了。这就是方才那次震

动。他怔怔地看着缓缓爬过监视器、表示舰船受损情况的一行行红字。几乎可以肯定，电子系统遭到了永久性破坏，连他们自己也可能已经受到致命当量的射线照射。通风系统还在运转，给房间送来的微风中有一大股烧焦的绝缘体的糊味儿。

“哎呀！瞧这儿。晚五纳秒，咱们可就再也别想飞了。我们竟然在冲击之后跃迁出去了！”挨了一击，战舰电子系统居然还挺了一会儿，完成了跃迁计算。指令舱的射线当量低于200雷姆，几个小时之内还不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机能，船上的医疗系统不费什么事就能治好。说到医疗系统，还有其他舰载自动化系统……

语音识别系统已经损失掉了，台罗勒在查询框里键入几条语法很复杂的询问项。用了几秒钟，查询结果才出现在屏幕上。“中央自动化系统停机，显示管理系统停机，推进计算系统停机。”台罗勒手肘捅捅自己的兄弟，“嘿，格利姆，看样子‘乌尔维拉’号没受什么大损失就跳出来了。没问题，这些毛病大多可以解决！”

人人都知道，迪洛基人是无可救药的盲目乐观主义者。不过这一次，台罗勒的大话离事实还算相去不远。战舰只被冲击波最早的锋面轻轻触了一下，战斗舱的破坏力刚刚发挥出十亿分之一，“乌尔维拉”号便逃出生天，只受到最低程度的射线照射。接下来一个半小时里，迪洛基人仅仅凭借监视器的那块小小的、坚强的芯片，先重新启动一个系统，再启动第二个。有些部分受损过重，已经无法修复。通信自动化系统的智能分析子系统彻底完了，飞船一侧的几根动力脊部分熔化（那股焦糊味儿原来是一个游动的诊断程序发出的警报信号，真是奇哉怪也，诊断程序本该和“乌尔维拉”号的其他自动化系统一块儿宕机才是）。现在他们已经被瘟疫舰队甩开很远了。

……不错，瘟疫舰队依然存在。敌舰光点形成的光团比原来小了一些，但仍然毫不动摇地保持着最初的航线。战斗早就结束了，商务安全公司的残余舰船七零八落地散在直径四光年的空间里。这就是已经废弃的战场。战斗开始时他们有数量优势，好好打的话，本来是可以打赢的。但他们却集中全力攻打那些具有极高的真实速度——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高速移动——的敌舰，至于其他战舰，被他们击毁的只有一半。敌方舰队中吨位最大的飞船很多逃脱了，比“阿丽亚娜”号舰队幸存下来的战舰多四倍不止。瘟疫舰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残

存的商务战舰一举全歼，但这意味着延误追击时间。瘟疫舰队有一点恒定不变，那就是：全力追击，毫不动摇。

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花了几个小时，与其他战舰建立联系，了解谁已经死了，谁还可以救出来。五艘飞船丧失了全部动力，但乘员还活着。有些飞船被击中的地点可以判明，斯文森多于是派出装备着战斗舱的飞船前往搜索，看有没有乘逃生舱弃舰逃生的残兵。对于大多数幸存者来说，舰对舰战斗只是一场智力活动，但对孤零零留在战场上的残兵而言，这里却是个随时可能送命的地方，充斥着飘浮的战舰残骸和杀人射线。这种情形和地面战斗没什么差别，只是空间扩大了上万亿倍。

终于，充满惊喜和痛苦的搜救工作结束了。斯坚德拉凯的舰长们在舰队通用频道上聚会，商讨大家今后的发展。会面成了悼亡仪式——为斯坚德拉凯，也为“阿丽亚娜”号舰队。会议进行到一半，一个新窗口弹开了。画面中是“纵横二号”的舰桥，拉芙娜·伯格森多静静地注视着会议的进行。那位天人残体却不见踪影。

“我们该怎么办？”约翰娜·霍根道，“该死的蝴蝶早就逃远了。”

“能救回来的人肯定都救回来了吗？”简·特伦里茨问。斯文森多咬紧嘴唇，好不容易才把一声咒骂咽下去。“迷神”号的这位舰长简直成了一台不停重播的录音机，每隔一阵子便要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这场战斗中，简·特伦里茨战死的朋友太多了。他的余生必将在噩梦中度过，不断看到战舰在漆黑的太空中陷入死亡之境。

“每个人都数过了，连一丝蒸汽都没放过。”霍根用的字眼很不耐烦，但语气却尽可能地温和，“现在的问题是去哪儿。”

拉芙娜轻轻清了清嗓子：“先生们，女士们，我可否——”

特伦里茨怒视着她的图像，全部哀痛化为熊熊怒火：“我们不是你的‘先生们’，臭三八！你也不是什么见鬼的公主，我们大伙儿高高高兴兴为你送命。你只配尝尝我们战斗舱的滋味！”

那女人被特伦里茨的雷霆震怒吓得有点畏缩：“我——”

“是你把我们卷进了这场自杀战斗，”特伦里茨大吼道，“是你让我们攻打那些无关紧要的次要目标。你自己呢，袖手旁观，什么忙都不帮。瘟疫咬住你不放，像盯上乌贼的鲨鱼。只要你稍稍变变航线，瘟疫压根儿不会跟我们碰上。”

“改变航向有没有用，我很怀疑，舰长。”拉芙娜道，“瘟疫感兴趣的是我们的目的地。”在“纵横二号”前方几十光年处的那个太阳系。这一伙逃亡者会比他们的追兵提早两天抵达。

约·霍根耸耸肩：“你那位朋友的发疯计划干了什么好事，你肯定已经明白了。只要我们的进攻稍稍有点理智，能逃出来的敌人飞船寥寥无几，瘟疫舰队的数量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就算它继续追赶，我们也大可以在这个、这个爪族世界保护你。”她琢磨着这个名字，细品它的含义，“可现在……我是绝不打算跟着它们上那儿去了。敌人剩下的兵力十分强大，会把我们扫个一干二净。”她望着斯文森多的图像，基耶特好不容易才迫使自己直视她的目光。不管怎么责骂

“纵横二号”，说到底，舰队是听信了他这个一级舰长的话，才以这种自杀方式投入战斗。“阿丽亚娜”号白白牺牲了。不知为什么，霍根、特伦里茨和其他人居然还肯跟他说话。“基耶特，我建议休会。一千秒后本舰与你会合。”

“好的，到时候见。”

“再见。”约切断通信链接，再也没对拉芙娜·伯格森多说一句话。几秒钟后，特伦里茨和其他人纷纷下线。通信线路上只剩下斯文森多和他身边的两位迪洛基人，还有身在“纵横二号”、从她的显示窗里注视着他的拉芙娜·伯格森多。

伯格森多终于开口了：“小时候我住在赫特，时常跟其他孩子玩绑架者和安全公司打仗的游戏。那时我总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由你的公司把我从比死亡还可怕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基耶特凄凉地一笑：“嗯，至少你看到我们做了拯救的尝试。”而你，甚至不是应当享受服务的付费客户。“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激烈的硬仗。”

“我真抱歉，基耶特——一级舰长先生。”

他望着她悲伤的面容。看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绝对是一个斯坚德拉凯姑娘，绝不可能是模拟贴图。底层不可能充分运用这种技术。不是贴图，他把一切都押在这一点上，至今仍然坚信不疑。可是——“这场仗，你那位朋友怎么说？”自从战斗即将打响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天人裂体表演后，范·纽文再也没有露面。

拉芙娜的目光转向镜头之外的某处：“他的话不多，魂不守舍，比你们的特伦里茨舰长还伤心。当时他确信自己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一点他现在还记得，但却完全想不起为什么正确。”

“嗯。”反正后悔也晚了点儿。“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你知道，霍根说得对，我们继续追踪瘟疫舰队只能送死，没有任何意义。我敢说对你们也没有任何好处。你们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只会比他们早五十五个小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们能有什么作为？”

拉芙娜·伯格森多望着他，表情越来越沉重，最后抽泣起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摇着头，双手捂住脸，一缕发丝散落下来。她总算抬起头，擦开散发。她的声音很镇定，但非常低沉。

“我……说不清。但一定得走下去，我们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也许还有希望……你知道，那下面有东西，瘟疫一心想弄到的东西。也许，五十五个小时也够了，可以弄清是什么，把消息发布到网络。而且……而且，我们还有范的天人裂体。”

说不定这才是你的大敌。这个范·纽文确实有可能是天人的造物，他那副模样倒真像根据二手资料的描述制造出来的人类样品。但你怎么说得清他是天人裂体还是个真正的白痴？

她耸耸肩，好像听到了他没有说出口的疑问，也承认他问得有理。“对了，你和商务安全舰队打算怎么办？”

“已经不存在什么商务安全舰队了。事实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客户被杀得一个不剩，现在又杀了公司老板——至少摧毁了她的旗舰，还有支援她的飞船。现在我们只是‘阿丽亚娜’号舰队了。”刚刚结束的舰长会议上正式启用了这个名字。大家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接受了它，这个来自斯坚德拉凯和尼乔拉之前、来自人类这个种族发

源初期的鬼魂。和过去的“阿丽亚娜”号飞船乘员一样，他们也无家可归了。没有故土，没有客户，也没有过去那些领导者。百余艘飞船，飞向……“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少数人仍想继续跟你飞向爪族世界，有些人想返回中界，一辈子追杀蝴蝶。大多数人想重振人类这个种族，复兴斯坚德拉凯，找个不引人注目、没人在乎我们是死是活的地方。”

有一件事大家毫无异议。“阿丽亚娜”号舰队再也不能分散，再也不能为他人流血牺牲。这一点达成一致之后，下面的决定便很容易了。由于巨潮造成的界区涌动，这个区域飞跃界和爬行界犬牙交错，界区考察飞船得花许多个世纪才能做出准确测绘。这里的褶皱裂隙中隐藏着大批因为这次涌动刚刚脱离爬行界的新世界，也许斯坚德拉凯可以在这些世界上涅槃重生。就叫新斯坚德拉凯？

他望望舰桥对面的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迪洛基人正忙着修复停机的导航系统。跟“莱森纳尔”号会合后，导航系统停不停机已经不重要了。当然，两艘飞船都能行动自如，肯定方便得多。兄弟俩好像没理会基耶特与拉芙娜的对话。也许他们真的没注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舰队做出什么决定对他们而言更加重要，远超过对人类的重要性。飞跃界还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幸存者，这一点无人怀疑。除此之外，谁知道爬行界还有多少个人类世界。他们都是尼乔拉一系人类的表亲，古老地球的孩子。但超限界以下的迪洛基人却只剩舰队里的一小撮了。住在斯坚德拉凯，喜欢梦想、爱好和平的迪洛基人已经死光了，整个种族也随之而逝。“阿丽亚娜”号舰队中至少还有一千多个迪洛基人，由亲兄弟或亲姐妹组成的各个小组分散在这百余艘船上。这些人是种族灭绝之时剩下的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一批。现在，他们面临着无比巨大的挑战。“乌尔维拉”号上的兄弟俩早已开始在这批幸存者中寻找朋友，梦想着建立一个新世界。

拉芙娜严肃地听着他的解释：“一级舰长，界区探索是非常耗时间的工作，又很危险……还有，你们的飞船已经接近使用极限，这里的空间情况又那么复杂。也许搜索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星球。”

“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只留下装有冲压推进系统和冬眠装置的飞船，其他全都抛弃不要。行动也会严格依照网格坐标，哪怕有人迷航，也不会超过几年时间。”他耸耸肩，“即使永远找不到适当的家”——等生命支撑系统失灵，我们死在群星之间——“嗯，也算没

辜负舰队这个新名字。”阿丽亚娜。“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至少比你的机会大。

拉芙娜慢慢地点点头：“是啊，嗯，知道这些……我……放心多了。”

两人又谈了几分钟，台罗勒和格利姆弗雷勒也加入进来。他们是如此渺小，置身于其间的事件又是如此巨大——与天人相关的事件通常如此——没有谁说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果。

“两百秒后与‘莱森纳尔’号会合。”传出飞船的声音。

拉芙娜听到了，点了点头。她抬起手：“别了，基耶特·斯文森多，台罗勒，格利姆弗雷勒。”

迪洛基人轻轻啁啾，发出他们的道别。斯文森多扬起手，显示拉芙娜的窗口关闭了。

……在他的余生中，基耶特·斯文森多一直铭记着她的面容，越到后来，这张脸越像他的女儿乌尔维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张脸已经密不可分，融为一体。

PART THREE

“爪族世界。我看到了！范！”

主显示窗出现了这个星系的实拍图像：一颗太阳，离他们不到两亿公里，把白昼的阳光洒在指令舱内。闪动的红色箭头标出已经可以判明方位的行星，其中一颗——距他们只有两千万公里——注明“地球类型”。刚刚脱离跃迁状态，定位只能精确到这个程度。

范没有回答，只呆呆地盯着显示窗，仿佛他们看到的图像有哪里不对劲。与瘟疫的战斗之后，他体内有一根弦绷断了。从前他是那么信任体内的天人裂体，现在却对它造成的后果万分困惑。战斗之后，他比任何时候更加自闭。现在他似乎觉得，只要能再跑快些，残存的敌人就拿他们没办法。他从来不像现在这么不信任蓝莢和绿茎，几乎把他们当成了比尾随飞船更大的威胁。

“妈的！”范大骂一声，“瞧瞧相对速度。”每秒七十公里。

找准与星球的相对位置很容易，但——“要使速度与星球转速保持同步很费时间，范阁下。”

范愤怒的目光投向蓝莢：“这些话我们三个星期之前就告诉当地人，忘了？启动冲压发动机的是你！”

“经过你的审查，范阁下。肯定是导航系统又出了小故障……简单的轨道计算居然也会出错，这个我真想没到。”某个参数弄反了，接近速度达到每秒七十，而不是零。蓝莢朝二级控制面板飘去。

“也许是吧。”范道，“但这段时间内，我要求你离开指令舱，蓝莢。”

“可我能帮上忙！事情多多，要联系杰弗里、调整相对速度，还要——”

“离开指令舱，蓝英。我没时间盯着你。”范一个猛子，头朝下脚朝上，扑过隔开两人的空间，差点和抢上来挡在车手前的拉芙娜撞个满怀。

她飘在两人之间，嘴里连珠炮般说：“好好，行行，范，没问题，他会离开的。”一只手抚着蓝英剧烈颤抖的枝条。过了片刻，蓝英蔫了下来：“我走，我走。”拉芙娜继续抚慰着他，挡在范和车行树之间。蓝英沮丧地走了。

车行树离开指令舱后，她转身面对范·纽文：“范，导航系统难道就不能出故障吗？”

对方好像没听见。舱门刚一合拢，他立即回到控制面板前。根据“纵横二号”最近一次评估报告，他们只能比瘟疫舰队提前五十三个小时赶到。现在又得浪费时间，重新调校速度。这项工作本该三周前便已完成。“准是有人、有东西，整咱们……”范喃喃自语，手里调整着控制参数，“也许是故障。该死的，下一次启动火箭只能完全、彻底手动了。”加速警报器响彻飞船指令舱，范飞快切换着监控窗口，看有没有什么可能导致危险的大问题，“你也来，坐好，固定。”他伸出手去，手动关闭五分钟倒数计时器。

拉芙娜飘回控制台，解开座椅搭扣，坐下来系牢。只听范在全船公开通信频道上宣布五分钟计时倒数已经中断。紧接着，冲压发动机点火，一阵压力缓缓传来，将她压在网状椅背上。十分之四个标准重力加速度——可怜的“纵横二号”只能提供这么点动力了。

范说手动是当真的。主显示窗现在已经有点呆板不灵，不能随飞船动作及时变换视角，能提供帮助的图标和标注也越来越少。他们只好尽可能将主窗口视角定在飞船前进的轴线上，固定翼侧显示窗口与主窗口的角度。范的双手在控制面板上移动，两眼不住地来回扫视各窗口。他现在几乎已经到了全凭自己的感觉飞行，完全不信任别人的地步。

范又用了一次超能驱动器。他们距目标两千万公里，可以来一次超微型跃迁。范·纽文反复调整参数，极力减少跃迁距离，让跃迁尽可能精确。显示实拍外景的视窗将阳光投进舱内，每隔几秒钟角度便

会有细微变化，先照在拉芙娜左肩，一会儿便到了右肩。飞船与目的地的相对位置变化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联系上杰弗里。

突然之间，一个星球充斥在他们脚下的窗口：巨大，地势起伏不平，蓝色中夹杂着一缕缕白色。杰弗里·奥尔森多说得没错，爪族世界的确是一个地球类型的星球。几个月太空中的漫漫长旅，中间又有斯坚德拉凯的惨剧，这幅景色陡然出现在眼前，拉芙娜猝不及防。海洋，这个世界大多数地方为海洋所覆盖，但在明暗分界线附近有一片片阴影，那是陆地。行星边缘还看得见一颗小小的月亮。

范深吸一口气：“距离约一万公里。太好了。唯一的麻烦就是，我们的接近速度高达每秒七十公里。”拉芙娜眼看行星越变越大，仿佛不断膨胀，直扑上来。范观察了几秒钟，“别担心，不会撞上。刚好擦过，嗯，行星北缘。”

行星在他们下面越胀越大，挡住了月亮。拉芙娜一直很喜爱斯坚德拉凯赫特行星的外观，但那个世界的海洋面积小得多，又被纵横交叉的迪洛基轨道划成了一小块一小块。这个地方真美啊，跟中转系统一样，而且像一颗完全没有开发的处女星球。小小的北极冰帽沐浴在阳光下，她可以看到海岸向南延伸，直伸到明暗分界线。我看到的是西北海岸，杰弗里就在那下面！拉芙娜在键盘上输入命令，让飞船同时使用超波通信机和无线电，再次尝试与杰弗里的飞船建立联系。

“超波通信联系上了。”过了一会儿，她说道。

“对方飞船怎么说？”

“全是噪声，可能只是返回的测向信号。”即对“纵横二号”所发信号的应答。大风暴之后，大多数时间里只有这种信号。一段时间以来，杰弗里一直住在离飞船十分近的地方。有的时候，她几乎可以立即得到回复，即使是当地的夜间。要是能再次跟他通话就好了，哪怕只是……

爪族世界现在已经填满半数显示窗，距离接近到只能隐约看出星球边缘的弧度：一线天光，渐渐融入黑沉沉的太空。在海洋的衬托下，已经可以看出冰帽、冰山的方方面面。云影也能看见了。她的目光沿着海岸向西南望去，一个个岛屿和半岛紧紧挤在一起，简直分不清谁是谁。黑乎乎的山，山间一道道白色冰川，褐绿相间的山谷。她

极力回想他们从杰弗里那儿了解的当地地理。那是秘岛吗？无法分辨，岛屿实在太多了。

“与行星表面成功建立无线电联系。”传来飞船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个闪动的箭头指向离海岸不远处的内陆的一点，“希望实时传送音频吗？”

“对，对！”拉芙娜道。飞船反应太慢，她不耐烦地猛敲键盘，输入命令。

“喂，拉芙娜，哎呀，拉芙娜！”小男孩儿激动的声音回响在指令舱。声音和她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拉芙娜输入双向通话指令。他们离杰弗里只有不到五千公里，虽然正以每秒七十公里的速度掠过，距离也足以进行无线电对话了。

“你好，杰弗里！”她说，“我们终于到了，但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的四条腿朋友尽量为我们提供方位值。怎么才能尽可能快速、有效地表达这个意思？

地面上的小男孩儿却有他自己的紧急情况要说：“——快来帮我们，拉芙娜，快！木女王的兵杀过来了！”

砰的一声，好像通信机磕了一下。响起另一个声音，很尖，语调也怪里怪气地不准：“是铁先生，拉芙娜，杰弗里对[\[29\]](#)。木女王——”这些话还很像人类发出的，下面却变成了咝咝咝的咕噜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杰弗里的声音：“‘埋伏’，那个词是‘埋伏’。”

“对……木女王做了很大很大，很大个埋伏。现在到处是了。不帮助，几小时我们死。”

木女王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名战士，但维持六百年的统治需要各类技巧，她学会了战争之道。最近几天，她有意摒弃了某些作战原则，比如信任自己的下属。玛格兰高地确实爆发了一场伏击战，却与铁大人的设计大相径庭。

她的目光越过布满小帐篷的阵地，落在维恩戴西欧斯身上。那个共生体一半躲在隔音篷垫后，但她还是能看出，此人不像原来那么张扬了。任何人处在他的处境都会惶惶不安。维恩戴西欧斯清楚得很，他是死是活，全看女王是不是信守诺言了。哼……一想起这个杀害了那么多人、背叛的人更多的家伙居然还能保住狗命，女王禁不住怒火中烧。她意识到自己的两个组件已经按捺不住，嘴唇卷起，露出咬得紧紧的獠牙。两只幼崽被看不见的威胁吓得缩在怀里。这么多组合挤在这么小的地方，阵地弥漫着汗臭味，充斥着思想声。她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舔舔幼崽，安宁一会儿。

好吧，她会信守诺言。也许收获值得付出这个代价。铁先生的机密大事没告诉维恩戴西欧斯，后者只能自己推测，但他对铁先生作战计划的了解远比对方猜想的多。维恩戴西欧斯知道伏兵在哪儿、兵力如何。铁先生的部队对自己手中的超级大炮和叛徒提供的情报太过自信，被木女王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很快便土崩瓦解了，连他们神奇的大炮也有不少落进了女王爪中。

山后，木城炮兵正用这些大炮向远方开火，尽情利用被俘的剔割炮兵交出的储备弹药。叛徒维恩戴西欧斯让她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囚犯维恩戴西欧斯也许能为她带来胜利。

“女王。”是斯库鲁皮罗。她招手让他靠近些。炮兵司令蹭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在二十五英尺外坐下。这个距离近得有点不拘礼仪，战斗赶走了一切繁文缛节。

斯库鲁皮罗的思想声急乎乎响成一片。瞧他的样子，既精疲力竭，又欣喜若狂，同时又气急败坏。“陛下，现在完全可以直扑城堡所在的山头。”他说，“反击火力已经快被我们彻底消灭了。城堡的部分城墙已经轰塌。陛下，有了炮，城堡的历史到此为止了，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连我们的小炮也抵挡不住。”

女王的头上下起伏，表示同意。长期以来，斯库鲁皮罗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数据机上，不断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主要是火炮的铸造。木女王却把她的时间用于研究这些发明创造带来的后果上。到现在，她深刻领会了武器对于社会的影响，无论是什么武器，从最原始的到怪异得简直不像武器的武器。她在这方面的认识远比包括约翰娜在内的一切人深入。城堡总是随着火炮之类的武器的发明退出历史，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千百万次。她的世界当然也不会例外。

“那我们就马上前进——”

帐篷上方远远传来一声呼啸。真少见，是飞过来的炮弹。她把怀里的幼崽裹紧了点，顿了顿。二十码外的维恩戴西欧斯则不成体统地缩成一团，差点拱进地下。炮弹落在他们前面的山丘，发出噗的一声闷响。说不定是咱们带来的小炮打的。“我军应该充分利用城堡被破坏的有利条件。我要让铁先生明白，老一套的讹诈和折磨手段行不通，只能让他的处境更加恶化。”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们会夺得飞船和那个人类小孩儿。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我们夺回的不是一堆残骸、一具尸体？她准备在下面几个小时冒冒险，只盼约翰娜不知道其中风险究竟有多大。

“遵命，陛下。”但斯库鲁皮罗却没有动身的样子，他好像突然间比刚才更加疲惫、更加忧心忡忡了，“女王，我担心……”

“怎么？潮流利于我们，正好勇往直前、乘风破浪。”

“是的，陛下……可如果我们向前推进，翼侧和后方都会受到威胁。我是说敌人的远程侦察部队，还有森林大火。”

斯库鲁皮罗是对的。在己方战线后活动的剔割分子的威胁越来越大。敌人的兵力不多。玛格兰高地的剔割部队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打散了，少数袭扰翼侧和后方的敌兵装备低劣，只有过去的十字弩和战斧……问题是这些敌兵的协调异乎寻常地出色，战术运用也非常高明。从这些手腕中，她看出了剃刀的爪影。不知为什么，她那个邪恶的孩子还活着。像一个销声匿迹的幽灵，偏偏这时重返人间。再拖一阵子，这些游击部队将沉重打击女王的补给线。不能拖！两个组件站起身来，直视斯库鲁皮罗的眼睛，再次强调道：“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立刻进军，我的朋友。远离本土的一方是我们；兵力有限、补给困难的一方也是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取胜，就会被分割、被歼灭。”被剔割。

斯库鲁皮罗也站了起来，赞同地连连点头：“行脚也这么说。约翰娜更是希望直取城堡……不过陛下，就算全力推进，我们还有些别的问题。我费了多少个十天的心血，在数据机上绞尽脑汁，这才造出咱们那种小炮。陛下，我知道铸炮难到什么程度，可在玛格兰高地缴获的大炮……射程是我们的三倍，重量却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怎么造出这种大炮的？”他声音里饱含恼怒和屈辱，“那个叛徒认

为，”斯库鲁皮罗的一只嘴朝维恩戴西欧斯的方向一努，“铁先生手里有约翰娜的兄弟，但约翰娜说他们根本没有数据机。陛下，铁先生手里肯定掌握着咱们不知道的王牌。”

连督战处决都不管用了。一天又一天，铁先生怒火日增。独自一人待在城墙上时，几只组件来回急转圈子，满腔怨愤，其他一切无暇顾及。自从摆脱剃刀的刀子后，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怒欲狂。控制住，别等他来剔割你。早年的铁先生仿佛不断从远方呼唤。

他紧紧抓住这个念头，重新振作起来。铁先生瞪着淌到地下的涎水，嘴里干得像吞了烟灰。三只组件肩头布满牙齿留下的伤痕——他一直在撕咬着自己。这也是个剃刀很久以前替他剔割掉的老毛病。把怒气发泄到其他人身上，别冲着自己。铁先生机械地舔着伤处，走到胸墙边。

天尽头，灰黑色的烟雾遮住了大海和海岛。近几天来，夏季热风变得滚烫，一股烟味。现在更可怕了，像吹动的火舌，裹挟灰烬和烟雾，不住地抽打着城堡。昨天一天，连苦峡另一边都变成了一片雾腾腾的火海。今天看得见那边的山坡了，已经变成了一片褐色、黑色，空中烟雾缭绕，不断飘向大海。往年仲夏时分也时常有灌木丛、森林起火，可今年，老天仿佛变成了一个好战的超级共生体，大火燎原，无处不在。都是那些该死的大炮干的好事！今年他甚至无法撤到凉爽的秘岛，随便大火怎么蹂躏内陆与海岸。

铁先生不理睬阵阵刺痛的肩头，在石砌城墙上若有所思地来回踱步，压住方才的怒气，竭力厘清思绪。那个浑蛋维恩戴西欧斯没有老老实实当他的叛徒，这家伙变成了个双料叛徒。维恩戴西欧斯可能被识破，这种事铁先生早已料到。他在木城还安插了其他间谍，维恩戴西欧斯一出事，他们会立即向他报告。怎么事先竟毫无征兆……直到玛格兰高地的惨败。维恩戴西欧斯刀锋一转，把他的计划全盘奉送到对方嘴巴前。木女王用不了多久就会来到这里，而且不是以阶下囚的身份。

他竟然需要天外来客拉他一把，把他从木女王爪子里解救出来。这谁能想到？他用尽心机，一门心思筹划怎么在拉芙娜到达之前将南方人一举荡平。可现在，他委实需要天上伸下援手——还有五个多小

时啊。一想到这个，铁先生差点重新狂性大发。辛辛苦苦哄骗阿姆迪杰弗里，到头来却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此间大事一了，我非好好享受弄死那两个的乐趣不可！他们比谁都该死，死有余辜。种种坎坷，皆因他们而起。一天到晚不停地索要他的关心呀、爱护呀，倒好像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主子，而他铁先生倒成了奔走趋附的奴才。傲慢无礼的东西，给他的侮辱比上万名普通士兵加在一起还多得多。

内城里忙乱嘈杂：劳工组合的号子声、绞盘的吱呀声、大石块被拖动时发出的刺耳的摩擦声。剔割王国的这个核心并没有垮，只要再有几个小时，城墙轰开的缺口就能修好，北方也会调来新的大炮。我的辉煌计划仍然可能成功，只要我能振作精神，不计损失，计划仍然可以成功。

四周乱哄哄的，他几乎没听到城墙内侧梯级上传来的脚爪声。铁先生后退两步，一转身，所有脑袋全部面对传来声音的方向。施里克？但施里克会先报告再走近。他放心了——只有四只脚爪的声音，上来的是个单体。

剃刀的组件走上城墙，朝铁先生一躬身。没有其他组件协调，这个礼敬得很不像样。单体身披的无线电斗篷一尘不染，发着黑沉沉的乌光。部队对这些斗篷以及斗篷下的单体、双体（好像比正常的共生体更加聪明！）怕得要死，就连铁先生身边知道这些斗篷是什么的助手——就连施里克——见了这些身披黑斗篷的身影，都变得小心翼翼，大气儿也不敢出。眼下的铁先生极度需要这个剃刀残体，一生中他从没有这么需要过另一个人，或者说东西——除了来自天上的那伙被他哄得团团转的傻瓜蛋。“有什么新情况？”

“允许我坐下吗，大人？”恭顺的请求后是不是隐着一丝剃刀的嘲弄的笑意？

“想坐就坐。”铁先生不耐烦地说。

单体在石砌地面上舒舒服服坐下来。但铁先生发现它疼得抽搐了一下。二十天来，剃刀残体一直四散在这一片广阔地区，除了短短的间隙，几乎从未除下过斗篷。乌光闪烁金银饰，真是豪华的折磨啊。眼前这个组件洗澡时铁先生看过，斗篷最重的地方，也就是它的肩臀，毛被磨得大片脱落，光秃秃的中心是一块块鲜血淋漓的擦伤。脱下斗篷成了白痴之后，这个单体叽里呱啦，直嚷嚷说疼呀、疼呀。铁

先生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话，即使这个没多少语言能力。每当这种时候，铁先生便感到仿佛自己成了过去那位手执利刃的大师，剜刀却变成了他剔割教诲的学生。

单体一时没有说话，尽管它极力掩饰，铁先生还是听出了它的喘息。“昨天我们打得还不错，大人。”

“但这里打得一团糟！几乎损失了全部大炮，被困在城堡里了。”只怕外星人来得太迟，无法援救他们。

“我说的是外面。”单体的鼻子指指城墙外的远方，“您的侦察兵训练有素，大人，指挥官也非常出色。这会儿我正在木女王的后方和翼侧。”单体做了个残缺不全的笑脸，“‘后方和翼侧’，有意思。对我来说，木女王的远征军只不过是一个共生体，我方突击步兵则像我脚爪上的钢爪尖。大人，我们给了女王重重的一击。我在苦峡放了把大火，只有我才能看出火势的走向，知道怎么利用大火消灭敌人。再过四天，女王的补给线便会彻底中断。到时候她只能听凭我们摆布了。”

“太慢了，说不定我们今天下午就会完蛋。”

“是啊。”单体脑袋一歪，瞧着铁先生。它在笑话我。当年剜刀训育组合时，每遇到问题，需要处决不合格组件的时候，他总是这副模样。“但拉芙娜和其他客人五个小时内就会赶到，不对吗？”铁先生点点头。“这样就没问题了。我向你担保，几个小时内，木女王的主要攻势搞不起来。你只需要让阿姆迪杰弗里相信你就行。我看，还应该把原定计划提前一点，安排得更紧凑些，只要拉芙娜拼命赶——”

“外星人已经在拼尽全力赶路了，我知道。”拉芙娜没有透露她的意图和动机，但她正处于十万火急之中，恨不得一步跨过来，这一点无可怀疑。“如果你能拖住木女王——”铁先生集中精力，思考当前的各项安排，发现自己的惧意渐渐退去。运筹帷幄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难处在于，我们必须同时处理两个难题，而且要协调好。以前很简单，只需要假装受围攻，把飞船骗进城堡的陷阱。”他转过一只脑袋，向内城点了点。坠落飞船上方的石砌穹顶仲春时节便已完工。现在被弹片打坏了一点，大理石贴面掉下来不少，幸好还没有被炮弹直接命中。它的旁边便是嘴巴大张的陷阱：中间地方宽敞，足够

容纳前来援救的飞船，四面石柱环绕——这就是嘴里的利齿。炸药运用得当，这些牙齿便会咬进来援者体内。这是铁先生的最后一招。最好是趁外星人出来与亲爱的杰弗里见面时抓住他们，或者杀掉他们。不到万不得已，铁先生不会使用自己的最后绝招。多少个十天来，铁先生精心打磨这个计划，怀着极大的满足感抚弄它，充分利用了从阿姆迪杰弗里那儿习得的人类心理，加上自己了解到的飞船通常的降落地点，把计划安排得滴水不漏。可现在——“现在我们真的需要外星人帮一把。现在担子重了一倍：诱他们进入陷阱，还要哄骗他们替我们消灭木女王。”

“这两件事，同时说的话很难。”斗篷下的单体道，“为什么不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算不上欺骗，就是让他们替我们消灭木女王。在这之后，再考虑怎么对付他们。”

铁先生沉思着，一只爪子轻轻叩打地面：“是啊。可是，如果他们看到的太多……他们不可能傻到杰弗里那个地步。据杰弗里说，人类历史上也有城堡、有战争。让他们飞来飞去的话，可能会发现杰弗里绝不会发现，也绝不会明白的东西……也许可以骗他们在城堡着陆，把他们的先进武器架在城墙上。只要落进陷阱，我们就算把他们攥在爪子里了。他妈的，又得在阿姆迪杰弗里身上好好下一番功夫了。”幸福的运筹帷幄令人恼怒地被现实绊了一下。“让我再跟那两个打交道，想想都头疼。”

“看在共生体之上的共生体分儿上，那两个只是小崽子罢了。”残体顿了顿，“不过，要论天生的聪明，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共生体赶得上阿姆迪杰弗里。你觉得，他会不会突破孩子气的局限，”他用了个萨姆诺什克语里的词儿，“识破咱们的手段？”

“不，还没到那个地步。他们的脖子叼在我嘴里，自己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说得对，泰娜瑟克特，他们确实爱戴我。”所以我才这么憎恨他们。“只要我跟他们在一起，那只螳螂总缠着我不放，抱呀摸的，巴不得我也这么待他。哼，近得可以割断我的喉管、抠出我的眼珠子。对，我说的每个字他们都会确信无疑。可恨我不得不忍受他们没完没了的侮辱。”

“冷静点，我亲爱的学生。控制他人的要诀就是既理解他们，又不为他们所动。”残体打住不说了，跟平常一样，不会做得太出格。

但这一次，铁先生只觉一股怒火直顶上来，没等他意识到，咝咝的咆哮声已经脱口而出。

“永远……别再……教训……我！你不是剜刀，只是个残体。混账东西，现在你连残体都算不上，只是个残体的残体。再说一个字，我把你剁个粉碎，砍成他妈一千多块。”组件们气得直打哆嗦，他尽力压制。为什么没早宰了他？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就是剜刀，比什么都恨。宰了他不费吹灰之力。问题是这个残体一直是他无法抛弃的宝贵财富，现在也许是他免遭败绩的唯一指望，而且完全受他铁先生的控制。

单体的样子好像怕得要命。“坐好，你！我要的是你的建议，而不是教训。我不杀你……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没办法跟那两个小崽子耍那套鬼把戏，一次几分钟还行，或者旁边有另一个共生体帮我挡开他们。爱来爱去，没完没了，真受不了。要是超过一个小时，我……我非大开杀戒不可。所以我要你去跟阿姆迪杰弗里说说，解释解释‘目前的局势’，说清——”

“可——”单体震惊地望着他。

“我会盯着你的，不会把那两个交给你。我只要你帮我解决跟他们接触的问题。”

单体再也无法掩饰肩头的创伤，整个身体都耷拉下来：“如果您这么吩咐的话，我自然执行您的命令，大人。”

铁先生露出全副獠牙：“这就是我的吩咐。有一点你给我牢牢记住：任何重要的事，我都必须在场，尤其是跟外星人用无线电通话时。”他一挥爪子，把单体从城墙上打发走，“去吧，跟那两个小孩儿厮混去吧，记住别违反我的命令。”

斗篷走后，他把施里克唤上城墙。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花在巡视城墙与参谋做种种安排上。铁先生惊喜地发现，把阿姆迪杰弗里这副担子交出去之后，自己的头脑灵活多了，情绪也好多了。参谋们感受到了他的变化，也能轻松自如地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比如城墙缺口无法修复处干脆设下陷阱，安排滚木礮石。北面铸炮厂今天结束前就会运来新的大炮。施里克的一个手下又提出了供应食物和饮水的新方案。远程侦察兵那里捷报频传，敌人的后方补给线已经撑不住了，没

等打到飞船山，他们便会耗尽弹药。即便现在，打过来的炮弹也稀稀拉拉，越来越少了。

太阳从南方升起时，铁先生又回到城墙上，思考该对外星人说什么。

现在差不多又像过去一样了，计划稳步实施，一切顺顺利利，辉煌的成功仿佛触手可及。但是……跟那个单体说话之后，这几个小时以来，他的脑海深处始终有一种惧意，像一只小爪子，不住抓搔。从表面上来看，发号施令的是他铁先生，剃刀残体则俯首帖耳。可是，这个共生体虽然分散在四面八方，却仿佛比从前更像一个整体。嗯，过去，剃刀残体总是强装出沉着自如的样子，但却无法完全掩饰内在的紧张。近来他却好像真的完全镇定了，几乎有点……飞扬跋扈。飞船山以南的王国部队全部掌握在剃刀残体手里，今天之后——在铁先生的命令下——他更可以天天跟阿姆迪杰弗里在一起。命令是铁先生自己下达的，不过都一样。剃刀残体显然精疲力竭、痛苦万状，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位大师当年全盛时期，有本事把一大群狼哄得团团转，让它们把他当成自己的主子。而且，我不在场，怎么知道他对其他人说什么？虽有间谍随时向我汇报他的动向，但他们说的会不会也是精心编织的谎言？

现在手头没有急待办理的紧急事务，恐惧的小爪子于是抓得更狠了。我需要他，这没错，但现在容不得再犯任何错误。思忖良久，他恨恨地哼了一声：只好承受这些风险。如果有必要，他会利用自己得自第二套斗篷的知识。这些知识他巧妙地瞒过了剃刀残体。真到了那个时候，残体会发现死亡来得和无线电波同样迅速。

调整飞船接近速度的同时，范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超能驱动器的问题。如果能妥善解决，将大大节约时间。但这个问题十分棘手，跟飞船的设计性能不符。“纵横二号”目前正在这个太阳系内部跳来跳去，只要一次走运，跃迁到恰当位置，就万事大吉了。但如果来一次大不走运的超微型跃迁，正好撞在哪颗行星上，结果便是完事大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事一般才不怎么做。

一连几个小时为飞行控制系统编制新程序、摆弄超能驱动器，可怜的范累得双手都轻轻颤抖起来。每次爪族世界重新出现在眼前（多

数情况下只是远处一个蓝色光点），范都会停下手里的工作，连续好几秒钟时间愤愤地瞪着它。拉芙娜能够看出，他对自己越来越怀疑了。范的记忆告诉他，自己摆弄低科技水平的自动化系统应该很在行，但“纵横二号”飞船上有些设备，按说非常简单，可他就是捉摸不透。也许，他的全部记忆、他以为自己拥有的出众能力、在青河舰队中的经历，都是天人的廉价玩笑。

“瘟疫舰队，还有多远？”范问道。

绿茎一直在车手的船舱中通过导航显示窗监视舰队的动向。一个小时内，同样的问题已经问过五次了。但她的声音仍旧很平静、很有耐心。可能她觉得反复问同样的问题再自然不过了。“距离四十九光年，预计到达时间四十八个小时。又有七艘飞船掉队了。”减法拉芙娜会算：剩下的还有一百五十二艘。

传来蓝英语音合成器的声音，压过他的伴侣：“最近两百秒内，他们的速度比原来快了一点，这是底层不同地区的界区质量不同造成的我认为。范阁下，你做得很好，但我的飞船我最了解。只要你允许我来驾驶，节约一些时间可以，请——”

“闭嘴。”范厉声道。语气严峻，但字眼儿仿佛是自动蹦出来的。近来这种对话——或者说半截对话——很多，与范询问瘟疫动向的次数相当。

这次旅途开始的几周，拉芙娜一直以为天人裂体相当于某种超人。实际上它只是一些零星片断的信息和自动化系统，仓促之中急急忙忙载入的。它的情况谁都说不准，也许一切正常，也许它已经出了大毛病，正将范的大脑撕成碎片。

长期存在的恐惧和怀疑一次次反复出现，一道柔和的蓝光骤然打断了这个循环——爪族世界！终于成功了，一次绝妙的精确跃迁，几乎和五个小时以前误打误撞碰上的那一次一样出神入化。两万公里外，一弯巨大的新月，这是行星处于太阳照射下的一溜，其余部分是黑乎乎的一团，只有南极处悬着一点绿色光晕。杰弗里·奥尔森多在行星另一面的北极，正是白天。抵达之前无法建立无线电联系——她不懂怎么在极短距离内利用超波通信装置。

她从这幅景色前转过身来，范仍旧凝视着她身后的天空。“……范，四十个小时咱们能办成什么事？说不定只会把反制手段弄坏，你说有这种可能吗？”还有杰弗里和铁先生的人民怎么办？

“也许吧。但另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肯定存在。”声音越来越低，“我以前也被人追杀过，遇到过更大的困难。”可是他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两天多了，杰弗里看到天空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他和阿姆迪躲在保护飞船的巨大穹顶下，安全倒是安全，可外面的动静一点都看不到了。要不是有阿姆迪，我在这里面连一分钟都待不下去。现在简直比他刚到秘岛时还糟，杀害妈妈爸爸的坏人离他们只有几公里，还抢走了铁先生的不少大炮。最近几天，大炮一响就是好几个小时，轰隆隆，轰隆隆，震得地面晃个不停。有的时候，连穹隆厚厚的石墙都像要轰塌了似的。

吃的东西由别人给他们送进来。两个孩子或是坐在飞船控制间里，或是照料沉睡在冬眠箱里的其他人类孩子。简单维护工作杰弗里还记得，他天天都做。可只要透过冷冰冰的透明棺材盖向里面张望，杰弗里总是觉得非常害怕。有些孩子几乎没怎么呼吸，棺材里的温度好像也太高。可他和阿姆迪都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帮他们。

今天还是老样子，但却充满欢乐。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打破了，阿姆迪杰弗里还有铁先生现在可以跟拉芙娜直接说话！再过三个小时，她的飞船就到了！连炮击都停下来了，好像连木女王也知道末日已经来临。

还有整整三个小时啊。如果只有他自己，杰弗里肯定会急得上蹿下跳，不知该做什么才好。他九岁了，已经是个大人了，自然也像大人一样，有天大的烦恼。幸好还有阿姆迪。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共生体比杰弗里聪明得多，可他到底是个小孩子，恐怕只有五岁——阿姆迪自己也说不清，只能猜到这个地步。除了专心思考大问题时，这孩子简直一刻都安生不了。跟拉芙娜说话以后，杰弗里想坐下来，像大人一样，好好操操心。可阿姆迪不停地在船舱里追着他不放，前后左右瞎嚷嚷，一会儿用杰弗里的声音，一会儿用拉芙娜的声音，还不断有意地向他身上撞。杰弗里跳起身来，恨恨地瞪着这个淘气包。真是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他突然想到，拉芙娜会不会也这么看我？想到这个，他既高兴又难受。嗯，现在他应该负起责任来，比如说耐住性子。一个组件直奔过来，正要从他的两腿间蹿过，他一把抓住这个乱

挣乱踢的小东西，把它举到眼前。其他组件兴奋地一拥而上，从四面八方撞着他。

两人倒在干枯的霉菌丛里，扭打了一会儿。“出去转转，出去转转。”

“咱们得留在这儿，等着拉芙娜和铁先生。”

“别担心，记着时间就行。”

“好吧。”去哪儿呢？

两人走过点着火把的昏暗的大厅，来到穹隆内墙的一排通风窗前。杰弗里东张西望，四下里一个人都没有。没什么不同寻常的。铁先生非常担心木女王的间谍混进飞船，连他自己的士兵都很少进来。

内墙阿姆迪杰弗里以前就探过。隔音垫下，石墙又潮又冷，还有些通向外面的窟窿。肯定是通风用的，可为什么那么高？快十米高了，那儿的墙壁已经开始向内弯曲，形成弧形的拱顶。砌墙的石块很粗糙，还没来得及好好打磨。为了抢在木女王打来之之前完成这个保护飞船的穹隆，铁先生的工人干得非常匆忙。什么都没磨光，隔音垫上也没有装饰。

在他前后的阿姆迪嗅着墙缝和新抹的灰浆，杰弗里怀里的组件也协调一致地动弹起来。“哈！快来，我早知道，这些灰浆肯定会脱落，里面的石块可以抠出来。”共生体说。杰弗里松开手，阿姆迪全体冲向一个墙角。看上去跟别的地方没什么区别，可阿姆迪伸出五双爪子，使劲刨着。

“就算把石头刨出来，又有什么用处？”杰弗里以前看着这些石块被工人们吊下来，安放就位。每块差不多都有五十厘米见方，一排排错开砌好。刨出一块来，只会发现前面还有另一块挡着。

“嘿，嘿，我不知道。这事儿我早就瞧在眼里，专门等到咱们闲得没事的时候打发时间……哟，灰浆把我的嘴唇烧了一下。”刨刨刨，阿姆迪把一块跟杰弗里脑袋差不多大小的石块传到身后。砌墙石里真的有一个洞，大小刚够阿姆迪的一个组件钻进去。一只组件嗖地蹿进那个小窟窿。

“高兴了？看够了？”杰弗里扑通一声趴在窟窿边，尽量朝里面看。

“你猜怎么着？”正凑在他耳边的一只组件发出阿姆迪的尖叫声，“这儿有一条隧道哎！不是又一堵石头墙。”一只组件一扭身，擦过杰弗里，消失在黑洞洞的窟窿里。秘密隧道？未免太像讲述尼乔拉时代的童话故事了。“杰弗里，这儿挺大的，完全长大的组件都进得来。要爬的话，连你都能挤进来。”又有两只阿姆迪钻进洞口。

没准儿里面真的大得能让一个人类小孩儿钻进去，可入口太窄，连幼崽都只能硬挤。杰弗里没办法，只能拼命朝里面张望。留在洞外的阿姆迪把看到的告诉他。“——里面好长，我已经转了好几个弯了，打头的我朝上面钻进去了，比你的头还高。变窄了，我只能排成一列走。”阿姆迪的声音兴奋极了，比他平时打打闹闹还来劲。又有两只组件一头扎了进去。这场探险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可惜没有杰弗里。

“别走太远，小心出事。”

还有两只组件留在洞口，和他在一起，其中一只抬头望着他：“别担心，别担心。这条隧道不是碰巧空出来的，我觉得好像是先在石块上挖好了槽子，砌墙时才会弄出隧道。是有意搞的。可能是铁先生特意留的救生通道。我没事，我没事。哈，哈，呜哈哈哈哈哈。”又一只钻了进去。又过了一会儿，最后一只也拱进洞口，不过走得不远，阿姆迪还能继续跟他说话。这回这个共生体可算高兴了，自顾自地唱着、吠着。这家伙打什么主意，杰弗里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在玩一场杰弗里永远别想玩的游戏。组件拉成一串时，阿姆迪简直满脑子怪念头。讨厌。这下可好，他玩进了石头里，除了前后的组件，完全听不到外头任何人的思想声——准保比什么都来劲。

傻里傻气地哼哼唱唱继续了一会儿，接着，阿姆迪的声音几乎恢复了常态：“哎，这条隧道分成好多岔道，可以去好多别的地方。前头的我碰上三个岔路口，一条向下……我要是再多几个组件就好了，可以各走一条道。”

“哼，别做梦了！”

“嗯，好吧，今天走上头这条岔路。”安静了几秒钟，“这儿还有扇小门！门真小，像只能装进一只组件的小房间上的那种。没锁哎。”最前头的组件传出石头门轴转动的声音，直传到杰弗里耳边，“哈！看见光线了！就在上头一点，有扇窗户。听到风声了吗？”又传出风声、从秘岛方向飞来的海鸟的叫声。听上去真的太棒了，“嗯，嗯，这得费点事。可我非爬上去不可，想瞧瞧外头……杰弗里，我看见太阳了！我出来了，正坐在穹隆拱顶外头哩。能一直看到南边老远的地方。哎哟，那边好大的烟。”

“能看见山头吗？上面情况怎么样？”杰弗里问离他最近的组件，从洞口还勉强能看见它那身黑白相间的毛。至少阿姆迪还跟他保持着联系。

“比上个十天里颜色深了些。看不到兵。”杰弗里听到一声阿姆迪中转过来的炮响，“倒霉，还在打炮……刚好打在拱顶那一面。山头肯定有人，在我的视线下面一点，被挡住了，看不见。”木女王，终于杀过来了。杰弗里哆嗦了一下，又气又怕。气的是他自己看不见，又怕真的看见什么可怕的事。有时他会做有关木女王的噩梦，梦见她是什么样子，怎么杀害爸爸妈妈和约翰娜。虽然从来没有什么真切的形象……但梦得多了，真切得仿佛是他自己的记忆。铁先生肯定会打败木女王的。

“噢，噢。咱们的老朋友泰娜瑟克特从内城过来了，看样子是朝咱们这儿来的。”阿姆迪撒腿往回跑，一路上磕磕绊绊，最好别让泰娜瑟克特知道他们发现了这条隧道，他准会命令他们离它远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半数阿姆迪从墙里蹦出来。第四只有点左摇右晃，头晕眼花。杰弗里说不清是因为它自己拉得太远，还是因为洞里还有几个，共生体暂时被切断了。“镇定点儿，做出平常的样子。”

接着，另外几个也钻了出来，阿姆迪定定神，拉起杰弗里，拔腿便跑：“到通信机那儿去，假装一直在联系拉芙娜。”阿姆迪知道得很清楚，飞船半小时后才能折回来。说实话，铁先生手里的飞船减速公式还是他算出来的呢。这些顾不上了，两人你追我赶，三步并成两步，奔上飞船舷梯，一头扑到通信机前。刚刚把天线拉到信号接收状态，穹隆西边的大门便打开了。外面的天光映出一名卫兵的剪影，还有泰娜瑟克特——单独一个组件。卫兵退了出去，关上门。身披斗篷的单体踏着地面的苔藓，慢慢朝他们走来。

阿姆迪迎了上去，嘴里胡扯着他们是怎么怎么想跟拉芙娜联系，但无线电通信怎么也搞不好。这个谎撒得有点笨，杰弗里心想，阿姆迪还没从刚才的石墙探险中镇定下来。

单体看看阿姆迪身上蹭的白灰：“爬墙去了，对不对？”

“什么？”阿姆迪自己互相瞧了瞧，发现了身上的灰。平常他一直挺机灵的，不像今天这么笨。“嗯。”他臊眉耷眼地说，拍拍身上的灰，“你不会告诉铁大人吧？”

多半不会帮我们。杰弗里心想。泰娜瑟克特先生^[30]的萨姆诺什克语学得比铁先生强多了，除了铁先生外，他是唯一跟他们聊天的人。可他就算没穿无线电斗篷之前，也喜欢动不动发脾气，什么都要管，很像杰弗里从前的保姆。这人其实还不错，就是时不时爱说点讽刺别人的话，挺伤人的。虽然近来他的毛病改了很多，但杰弗里还是不太喜欢他。

泰娜瑟克特先生什么都没说，慢慢坐下来，好像屁股疼得不得了似的。“……我不会说的。”

杰弗里和阿姆迪交换了一个吃惊的眼色。“墙里的隧道是干什么用的？”他胆怯地问。

“所有城堡都有密道，特别是我的……铁先生的王国。总得留条退路吧，或者留个可以监视敌人的隐蔽地方。”单体晃晃脑袋，“别管那些了。你的无线电没问题吧，阿姆迪杰弗里？”

阿姆迪一只脑袋指指通信机的屏幕：“应该没问题，可到现在还没收到什么消息。你瞧，拉芙娜的飞船得先减速，再……嗯，我给你演算一下好吗？”泰娜瑟克特先生显然不想跟粉笔、黑板打交道，“……那好吧，反正，就看他们能不能弄好超能驱动器，应该很快就无线电联系了。”

通信机小小的显示屏上什么进来的信号都没有。他们盯着它瞧了几分钟。泰娜瑟克特先生头垂下来，像要打瞌睡，他的身体每隔一会儿便抽搐一下。杰弗里心想，不知他的其余组件这会儿在干什么。

就在这时，显示屏发出绿光。一阵吱吱啦啦的声音，这是仪器在调谐信号，把它与背景噪声分开。“……五分钟后从你上方飞过。”传来拉芙娜的声音，“杰弗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见！听得见！我们就在这儿。”

“请让我跟铁先生通话。”

泰娜瑟克特先生走近通信机：“他目前不在这里，拉芙娜。”

“你是谁？”

泰娜瑟克特轻声一笑，像小孩子咯咯咯的笑声。人类的其他笑法他从来没听过。“我吗？”他用爪族语发出“泰娜瑟克特”这个音，“也许你希望能换个有意义的名字，像铁先生那种？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你可以叫我剥皮……皮先生。”泰娜瑟克特又笑起来，“我现在代替铁先生讲话。”

“杰弗里，你没事儿吧？”

“没事，没事。你只管听皮先生的好了。”真是个怪名字。

通信机里的声音有点不清楚，好像有个男的在争执什么。接着又传出拉芙娜的声音，绷得紧紧的，过去妈妈生气时就是这样。“杰弗里……十厘米直径的球体，体积是多少？”

对话过程中，阿姆迪一直急不可耐地扭来扭去。去年一年，他从杰弗里嘴里听到了无数有关人类的故事，心里一直描绘着拉芙娜应该是个什么模样。这下子，他表现表现的机会终于来了。阿姆迪一下子蹦到通信机前，眉开眼笑，连嘴都合不拢了。“容易，拉芙娜。”他的声音和杰弗里完全没有差别，而且流利极了，连个顿都不打，

“523.598立方厘米……你想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又是一阵听不清楚的争论。“……不用，这样就很好了。好吧，皮先生，我们刚才飞过时拍下了图片，也能根据无线电信号定位。你的准确位置在哪里？”

“飞船山顶，在拱顶下面。就在海岸边，离——”

插进一个男人的声音。范？他的口音真怪。“我在地图上标好了，可还是不能直接看到你们，雾太大。”

“是烟。”单体道，“敌人马上就要从南面攻上来了。我们急需紧急支援——”单体的头向下一低，眼睛闭上又睁开，来来回回好几次。在思考？“嗯，是这样：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援，我们和杰弗里还有这艘飞船都会被消灭。请在城堡内城着陆。为了迎接你们，我们特意加固了城堡。着陆以后，利用你们的武器，我们就能——”

“不行。”那个男声干脆利落地一口回绝，“你们只需指明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剩下的交给我们处理。”

泰娜瑟克特发出一声拖长的哼哼唧唧，像不满意的小孩子发出的声音。他可真的把我们学了个透。“不，不，不。我不愿意不礼貌。不过好吧，就按你们的希望办。哪些是敌人……从山南接近城堡的全是敌军。只要你们的飞船用……嗯……喷火发动机……喷一次，肯定能把他们吓得狼狈逃窜。”

“进入大气层后我无法使用推进器。杰弗里，你爸爸真的是用火箭主推进器着陆的？没用反重力装置？”

“对，先生，我们当时只有火箭。”

“他是个天才，而且运气好到极点。”

拉芙娜：“也许我们可以低空掠过，高度几千米。这样就能把他们吓跑了。”

又是泰娜瑟克特：“对，这样可以——”

穹隆北门大开，阳光映出铁先生的身影。“我来和他们说话。”他说。

长旅已到尽头，终点就在“纵横二号”下方，距离只有二十公里。真是太近了。但是，跨越这最后两万里，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已经走过的两万光年。

他们依靠反重力垫飘浮在“飞船山”正上方。“纵横二号”的各种光学仪器运行得很不稳定，但从烟雾不太浓密的地方，飞船光学仪器仍能透过树林的针叶望见地面的情况。拉芙娜看到“木女王”的部队不断越过城堡南面的低矮丘陵。再往南，峡湾附近的森林里显然还隐藏着更多部队和火炮。只要稍花一点时间，暗藏部队的准确位置他们也能发现。但现在缺乏的正是时间。

时间，还有信任。

“四十个小时，范，舰队四十个小时就到，猛扑上来。”也许天人裂体能变出什么奇迹来，也许有这种可能。但停在上面不下去，他们永远别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可能。只好放胆一试了。

“范，你非得信任别人一次才行。”

范猛一回头，对她怒目而视。一时间，她真怕他当场彻底崩溃。“你想把自己送到铁先生手上去吗？拉芙娜，中世纪的坏蛋，论脑子一点儿也不比你在中界上界看到的坏蛋差。这些家伙说不定还能教那帮蝴蝶一两招呢。脑门儿上一箭照样能要你的小命，效果跟反物质炸弹没什么两样。”

又是你的虚幻记忆？不过范这回说得没错。她思索着刚刚结束的与地面的通话。第二个讲话的共生体——铁先生——显得有点固执，他待杰弗里一直不错，但现在明显走投无路了。他说，飞船从高处掠过不会吓跑木女王——这句话拉芙娜是相信的。他们必须降低高度，接近地面，以火力增援铁先生。可现在，除了范的射线枪，他们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好吧，我们这么办！就按我们早先告诉铁先生的方法办。单把着陆舱飞下去，掠过木女王的散兵线，用射线枪扫射他们。”

“该死的！你知道我不会飞那东西，咱俩谁都不会操纵着陆舱，没有自动化系统，我——”

拉芙娜轻声道：“没有自动化系统，你需要蓝英，范。”范顿时满脸惧色。她伸出手，轻轻抚着他的面颊。他却仿佛没注意到似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良久。“好吧。”他声音很低，紧梆梆的，接着又说，“蓝英，上这儿来。”

“纵横二号”的着陆舱容得下车行树和范·纽文两人。着陆舱是专门为车手建造的，但只要智能较高的自动化系统能够正常运行，范操纵起来毫无问题，连小孩子都能飞。可现在，着陆舱根本无法自动飞行，至于手动操纵，连蓝莢都费了好大功夫。该死的自动化系统！该死的优化设计！范一辈子居住在爬行界，飞船和武器终日摆弄，其威力可以将地面的封建城堡一举化为灰烬。可眼下，装备着比他原来所接触的任何飞船、武器远为强大的设备，他却连一艘小破船都玩不转。

乘员座对面，蓝莢坐在飞行员的位置，枝叶张开，在一片密如蛛网的操纵杆、按键上飞也似的来回移动。他已经关闭了所有自动显示系统，只有主显示窗处于激活状态，图像调成自然模式，显示船头摄像机拍摄的前方情形。“纵横二号”悬停在他们前方几百米处，随着着陆舱前后上下调整位置，不时闪出他们的视界。

一开始驾驶着陆舱，蓝莢的坐立不安——在范看来是鬼鬼祟祟——便消失了。语音合成器传出的声音也变得简洁、专注，枝条在控制面板上翻滚盘绕。这一手范哪怕练一辈子也别想学会。“谢谢你，范阁下……我会证明……不会辜负……”舱首向下一栽，他们几乎垂直地对准二十公里之下峡湾遍布的海岸坠落下去。自由落体运动持续了半分钟，车手的枝条在面板上不住滚动。想玩飞行特技？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加速。范被这股力量猛地推向网状椅背，重力加速度的值在十分之一g和无法忍受的重压之间不断变化。下面的大地飞速旋转。偶然间一瞥，上方的“纵横二号”已经缩小成针尖大小的一星。

“非杀人不可吗，范阁下？也许咱们只要在战场上空一露面，就能……”

范牙关紧咬：“只管飞你的，下去再说。”那个叫铁先生的家伙坚持要求他们把丘陵地带炸成焦土。范满腹疑团，却不得不承认此人说得有理。他们现在要对付的是一伙杀人犯，伏击飞船时杀人不眨眼。得好好教训教训那个木女王。

这段里程着陆舱转瞬便至，不需要强化图像也能看到铁先生的城堡了：一个粗陋的多边形建筑，保护着坠毁的飞船。西面几公里一个

海岛上还矗立着规模大得多的另一座城堡。青河舰队着陆时看到的我父亲的城池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城墙高耸壁立，一看就知道，在拉芙娜教会他们之前，爪族完全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

城堡南面的山谷一片黑烟腾腾，朝大海的方向飘去。用不着数据增强处理也能看见起火点：橘黄色的一团一团，像黑色背景上的点缀。

“你们的高度是两千米。”传来拉芙娜的声音，“杰弗里说他看见你们了。”

“把通话频道切过来，让我直接跟他们说话。”

“我试试看，范阁下。”蓝英拨弄着面板。注意力稍一分散，着陆舱螺旋形急剧转动起来，不住翻着跟头。连飘落的树叶都没这么不受控制。

响起一个小孩的尖叫声：“你……你们怎么样？千万别坠毁呀！”

拉芙娜和孩子的声音中又响起共生体铁先生的喊叫：“向南！向南！开火用炮！烧死他们！”

蓝英驾着着陆舱一头扎进烟雾。两人一时成了睁眼瞎。烟雾稍稍散开，前面不到两百米处就是山坡。拉起来！没等范朝蓝英破口大骂，车手已将着陆舱转了个圈子，悬停在没有烟雾遮蔽视线的空中。接着又将机头向下一沉，使两人可以直接观察地面情况。

经过三十个星期的商讨、筹划，范终于第一次看到了爪族共生体。在空中也能看出，他们和范以前遇到的任何智慧生物大不一样。一簇簇一团团的小群，四个、五个、六个一堆，每一团紧紧挤在一起，乍一看像单独一个长着许多只腿的大蜘蛛。小群之间则拉开很远距离，彼此相距十到十五米。

暗处火光一闪，一门大炮放了一炮。操炮的组合灵活得像一个人似的，协调的爪子把后坐的大炮推回原位，从炮口填进另一颗炮弹。

“可是……如果这边是敌人，范阁下，他们从哪里搞到的大炮？”

“偷来的。”可这是前膛装填式呀，他们从哪儿偷的？没时间想这个问题了。

“你正在他们上方，范！我看见你飞进黑烟又飞出来，你在向南飘移，速度每秒十五米，高度不断下降。”还是那个小孩儿，跟过去许多次一样，说的话精确得让人不敢相信。

范扭动身体，解开固定索具，爬到舱门处。他们把他的射线枪装在那儿了。这可能是唯一一件从飞船制造间那场火灾中抢救出来的东西，不过，老天在上，总是一件他知道怎么操作的东西。

“飞稳点，蓝莢。我枪口一颠，咱们大家都会烧成焦炭！”他拉开舱门，被辛辣的浓烟呛得连连咳嗽。蓝莢的反重力垫载着他们飘到空中一处没有烟的地方，范端起射线枪，枪口指向地面一排排由共生体组成的散兵线。

木女王最初要求约翰娜留在后方帐篷里。约翰娜的反应是爆炸式的。直到现在她还有点吃惊，当时自己怎么会那样大发脾气。来到爪族世界最初一段时间以后，这还是她头一次差点动手揍一个共生体。她要去找杰弗里，谁都别想拦住她。最后大家各自退让一步：只要听命令、不乱跑，约翰娜可以跟着部队上战场，条件是让行脚留在她身边保护她。

约翰娜透过一阵阵浓烟，极力向远处张望。行脚真该死！本来一直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乐天派，照他自己说的，这些年来他已经不知反复死过多少次了。可现在，他甚至不准她接近斯库鲁皮罗的大炮。两人只能在山坡上一块稍微平坦点的地方溜达。丛林大火几个小时前烧过这里，地苔烧焦后发出难闻的糊味儿。这种气味让她想起一年前的恐慌，就在这里，一切是那么栩栩如生……

两边是女王最信任的警卫，离她二十多米。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散兵游勇溜进来，而且剔割分子的大炮几个小时以前早就哑了。但行脚还是坚决拒绝了她往前去的请求。

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是蓝蓝的天、清新的空气——还有爸爸妈妈的死。现在她和行脚故地重游，蓝天变成了灰黄色，长满地苔的山坡变成了焦黑色，身边的共生体是和她共同战斗的战友。而且还有机会，也许能……

“让我走近些！浑蛋！就算我真出什么事，木女王反正还有数据机。”

行脚晃晃身体，这是爪族表示否定的姿势。他的一只幼崽从兜兜里伸出小爪子，揪住她的袖口。“再等等。”行脚第十次说道，“等女王的信使来了以后再——”

“我想上山！这儿只有我知道那艘飞船！”也许还有杰弗里。杰弗里呀杰弗里，要是维恩戴西欧斯说得没错，那该多好啊……

她挣扎着，正要狠狠给疤痢屁股一巴掌，就在这时，背后一股热浪扑来，一道强光，连浓黑的烟雾都被照得一片通明。又一道闪光，又一道。之后，空中才传来滚滚雷鸣，飞也似的掠向远方。

身边的行脚猛地一哆嗦。“不是炮火！”他喊道，“我的两个组件简直什么都看不见了。快跑。”他把她围了起来，连踢带打，连推带搯，把她向山下拉去。

约翰娜被他带着跑了起来，不是听从他的命令，只是愣住了。不知什么时候，那些警卫都不见了。

山头的喊杀声停止了。雷霆般的巨响过后，四面寂然无声。浓烟散去，她看见了斯库鲁皮罗指挥下的一门炮，炮车炮身已经熔化，只剩下半截炮管，倒在熔化的铁水里。炮手早被炸得粉碎。不是还击的大炮。约翰娜一把推开抓住她的行脚。不是炮火。

“是太空人！行脚，肯定是推进器的尾焰。”

行脚再一次揪住她，继续向山下跑去：“不是尾焰！那个我听过。这次声音小多了——还有人瞄准。”

突突突突，一长串点射声。木女王的人死了多少？“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在进攻那艘飞船，行脚。如果不赶紧做点什么，会把我们杀个

一干二净！”

咬住她袖口的嘴松开了，大口喘息着：“我们能做什么？留在这里不走一样会送命。”

约翰娜向上望着天空，什么飞行器都看不见。可能是因为这些烟。太阳的光线都暗淡下来，像一个血红的球。如果从太空来援的人知道他们杀的是她的朋友就好了。只要他们能看见……她死死定住脚步。“只要我能到上面去，让他们看见我就行……行脚，放开我！我要上山顶，站到烟雾挡不住的地方。”

他不再拽她了，嘴巴还是紧紧咬住不放。四个成年组件和两只幼崽仰脸望着她，每张脸上都是犹豫不决。“求你了行脚，这是唯一的办法。”败兵不断从山顶溃退下来，有的鲜血淋漓，有的已经被打散了。

惊恐的眼睛凝视着她，他松开嘴，一只鼻子轻轻拱拱她：“说不定这座山注定是我的死地。先是写写画画，现在又是你——你们全都疯了。”过去那个浪游者的笑又在组件中荡开，“好吧，咱们上！”两只没带幼崽的组件四下寻找最安全的路线，向山顶爬去。

约翰娜和其余组件跟在后面。两人爬过一段平缓的台地。约翰娜记得去年这里还有些积水冰凉的水洼，现在已被今年的酷热烤干了，脚下乌黑的地苔又干又硬。这段路本来很容易走，但行脚绕来绕去，专选小丘背后走，每隔几秒就要趴下来瞧瞧四周动静。行脚挑的路有些地方实在太陡，她只好揪住他衣服上的流苏肩章，让他把自己拉上去。两人走过一个炮位，过去的炮位。景象触目惊心，这种事约翰娜只在故事里读过。金属炸得粉碎，四下溅开，残肢被彻底炭化了。只可能是射线武器造成的。与此相似的弹坑山坡上到处都是，给饱受大火蹂躏的土地又添了一处处新伤。

约翰娜靠在一块光滑的岩石边。“爬上这块大石头，上面又是一块看台。”行脚在她耳边道，“快上来，我已经听见叫喊声了。”他的两只组件垂下来，把肩章侧到她手边。她抓住肩章，双脚一蹬。一时间，她和两只组件牵成一条线，挂在一堵高约四米的石壁上摇摇晃晃。眨眼工夫，她已经趴在未被大火烧过的褐色地苔上了。行脚在她四周围成一圈，用身体遮挡她。约翰娜从他的腿中间向外望去。这里已经看得见铁先生城堡最外面的高墙了，剔割弓箭手见木城兵四面溃

散，纷纷大胆地站在暴露的墙头。其实，木城部队在空袭中并没有遭到多大损失，但就连没受伤的士兵都四散奔逃。约翰娜知道得很清楚，女王的士兵不是懦夫，但面对的力量实在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

黑烟在这里已经变淡了，成了蓝烟。前面的战场上空更是晴空朗朗。去超限实验室之前，约翰娜经常和妈妈去斯特劳姆的大沼地野营。他们的野营背包上有传感器，随时可以定位空中的飞鸟。反过来应该也一样，飞船上的自动化系统肯定能看见她，哪怕它并没有特意搜索地面。“你看见什么吗？”

四个成年组件昂起头，两个一组，来回张望：“没有。天上的飞人肯定已经飞远了，或者被烟挡住了。”

胡说。约翰娜站起身来，朝城墙跑去。他们肯定在盯着那儿看！

“女王知道了是不会高兴的。”

女王的两名士兵已经向他们奔来。也许是因为约翰娜，也许是被他们的疯狂举动吓坏了。行脚挥手命他们退后。

这片开阔地上现在只有他俩，离城墙不到两百米。怎么还看不到她？就算随随便便扫一眼也该看到了呀。没错，有人发现了他们。嗖的一声，一根长达一米的羽箭射进他们左边的地面。疤痕屁股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扯得蹲下身来。幼崽们力不从心地咬住盾牌想朝这边拖，行脚用身体挡在她前面，开始一步步退出弩箭射程。退进烟雾里。

“不！横着跑！我想让他们看见！”

“好，好。”嗖嗖嗖，不断响起死神轻轻的呼啸。约翰娜一只手搭在行脚肩头，两人横穿这片开阔地。行脚突然一个趔趄，一支箭正射在肩下，离一只震膜只有几厘米。“我没事，身体放低点，低点！”

木女王部队的第一道散兵线已经重新集结，十几个共生体奔过开阔地，向他们冲来。行脚踏高跃低，放声大吼，声音一下一下震着约翰娜，像用拳头击打她似的。嚷嚷的大致是退后、小心空袭之类。可战士们毫不停步，仍旧朝他们飞奔。“他们要把你拉回去。”

突然间，他们发现城墙上不放箭了。行脚向天上一望：“飞回来了！来自东面，约一公里左右。”

她朝他指点的方向望去。那东西鼓鼓囊囊的，显得很笨重，大概只能在太空飞行，不能着陆。但怎么没有超能动力脊？在空中一顿一顿，磕磕绊绊的。没有发动机。用的是反重力垫？不是人类飞船？狂喜之中，这些念头一连串闪过脑海。

机腹下一个柱状结构里又射出道道闪光，泥土像一股股喷泉般在冲上前保护她的战士四周喷涌翻滚。又传来刚才那种突突声，白光闪烁，把她和冲上来营救她的朋友们分隔开来。

阿姆迪杰弗里在城墙上，铁先生尽量不让这两个小鬼看见自己冒着怒火的眼睛。人类还不算蠢到家，拉芙娜坚持要杰弗里通过无线电引导攻击。不过关系也不大，由谁引导都差不多。用不了多久，城墙外那支军队就会不复存在。

“第一次攻击效果如何？”通信机里传来拉芙娜的声音，十分清晰。但回答她的却不是杰弗里。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全部八个组件都在城墙上探头探脑，有几个甚至站到墙垛上。这样看能提供立体视觉效果。还有几个望着铁先生和无线电。让他退后纯粹是白费口舌。阿姆迪用杰弗里的声音回答通信机的问题：“好，我数出了十五次脉冲，打中的只有十次。换了我肯定打得更准。”

“该死的！用这么个（这个词没听过），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这一次不是拉芙娜的声音，铁先生听出了语气中的怒意——这两个小崽子真是人见人嫌啊。想到这个，他心里暖乎乎的。

“请，”铁先生道，“开火继续，继续。”他从石墙上探头向外望去。距离城墙最近的看台上的敌军已经被消灭了。真是壮观极了，像奇大无比的巨炮轰击，又像二十艘飞船分别着地。居然是从那么小的一个小玩意儿上射出的。那东西飘在空中，像片树叶一样荡来荡去。敌军的进攻锋线已经彻底溃散。城墙上下，他自己的部队在各自阵地上欢呼雀跃。自从他们的大炮被打哑以后，部队士气一落千丈，的确需要来点什么好好鼓舞鼓舞士气。“施里克！命令弓箭手消灭残敌。”接着换成萨姆诺什克语，“敌军还在向上冲，他们——他们

——”该死，真该死，“士气高昂”这个词儿怎么说来着？“不继续帮助，我们要被他们杀死。”

人类孩子迷惑不解地抬头望着他，如果他对通信机嚷嚷说他撒谎，那……顷刻，拉芙娜的声音道：“不对吧，他们正从你的城墙向后撤退，至少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我不想滥杀……”和飞行器里的人类飞快地说了几句，可能根本不是萨姆诺什克语。炮手的语气好像不大高兴。“范暂时飞开几公里。”她说，“如果敌军继续前进，我们可以立即赶到。”

“哟！”施里克的高频对话声又尖又响，像狠狠戳了铁先生一下。铁先生猛一转身，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好大的胆——他的副手眼睛瞪得滚圆，指着外面战场中央地带。铁先生当然也有一只组件始终注视着那个方向，但他的注意力没放在上头：另一个两腿人！

外面的螳螂在一个共生体身后趴了下来。谢天谢地。稍迟一点，阿姆迪杰弗里准会发现。仁慈的共生体之上的共生体啊，幸好那窝幼崽有些近视。铁先生一阵风似的抢上前去，围住几个阿姆迪，吼叫着让其余几个从墙头上下来。泰娜瑟克特的全体组件一拥而上，揪住几个不听话的小杂种，将他硬生生拖下墙头。“下去。”铁先生用爪族语锐声嘶叫。一时间，这里乱成一团，人人昏头涨脑。铁先生自己的思想声和幼崽的搅成一片混响。阿姆迪跌跌撞撞，尽量离他远点，被四面噪声和粗暴的推推搡搡弄得惊惶失措，不知应该如何是好。铁先生又换用萨姆诺什克语道：“还有大炮，外面好多。快下去，免得受伤！”

杰弗里向墙边跑去：“可我没看到——”老天有眼，外面还没什么特别可看的。至少现在没有。另外那个两腿人还缩在木女王手下的共生体身后。施里克嘴巴、爪子一齐上，抓住那个人类小孩儿。他和泰娜瑟克特簇拥着两个孩子，不顾他们的抗议，脚不点地冲下梯级。泰娜瑟克特反应很快，一边跑，一边已经开始修饰润色起铁先生现编的故事来，说什么他在山那边发现了敌人的大部队。

“炸掉弹药二级堆栈。”铁先生用高频声向朝城墙下跑去的施里克下令。那个堆栈反正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它一爆炸，也许便能起到语言起不到的作用，使太空人死心塌地相信自己。

阿姆迪杰弗里总算滚蛋了。铁先生站在城墙上，浑身颤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好险哪，平生那么多大风大浪，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惊险，成败只在一瞬间。堞墙上，弓箭手们正朝外面开阔地上那个共生体和躲在他身后的两腿人密集射击，箭如雨下。倒霉！他们已经快到射程尽头了。

内城，施里克点燃了二级堆栈。爆炸声让铁先生很满意，比炮弹直接命中响多了。院子里碎石纷飞，连一座小塔楼都炸飞了。碎石直溅到铁先生站的城墙上。

拉芙娜用萨姆诺什克语喊叫着什么，速度太快，铁先生一个字都听不懂。现在，一切计划、一切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在走钢丝。一把全押上去。铁先生朝通信机斜过身子，道：“对不起，这里情况变化太快。烟雾掩护木女王的好多兵上来。你们能把城墙下山坡上的敌人全部消灭吗？”螳螂会不会有本事透过烟雾看到下面的情况？赌一把。

传来炮手的声音：“我试试看，瞧我的。”

响起第三个声音，以人类标准而言太尖了些：“还需要五十秒，铁大人。我们掉头有困难。”

好，好。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到飞行和杀人上吧。别细看杀的是谁。弓箭手们把城下的螳螂赶得不住后退，有些方向已经被烟雾挡住了。一群共生体冲上前来想保护她。等天上的飞人掉过头来，地面便会聚起一大群可供射杀的靶子，裹在中间的便是那只螳螂。

两个他发现太空人穿过烟雾飘了过来。从那个方向，他们不可能看见自己正朝谁开火。飞行器下闪起道道白光，像一柄死神的巨镰，扫过山坡，挥向木女王的部队。

蓝莢掉转着陆舱，飞向目标。射手座位上的范被颠得东摇西晃。速度不快，从气流判断，不会超过每秒三十米。问题是这可恨的东西颠个不停，没有一秒钟安生。有一会儿工夫，范全靠紧紧抓住枪座才没被晃出着陆舱。再过四十来个小时，宇宙中最致命的力量便会从天而降，我却浪费时间在这儿乱枪打狗。

怎么才能一举消灭山坡上的敌人？铁先生的哀号还回荡在他耳边，“纵横二号”上的拉芙娜又对烟雾笼罩下的地面情况拿不准。乌七八糟乱成一团，没准儿不用自动化系统还能做得强点儿。至少他的射线枪还有个手控钮。范一只手抓稳射线枪，另一只手摸索着调节手控钮。把射线铺开。对付装甲目标不管用，但可以烧瞎眼睛，点燃皮肤和毛发。铺开的射线到达地面后，可以宽达数十米。

“还有十五秒，范阁下。”蓝莢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

这一次他们飞得很低。偶尔，没有浓烟遮蔽的地方一闪而过，像一动不动的立体雕塑。地面大多烧得一片焦黑，时而出现一道悬崖，甚至还有积雪，藏在裂隙里、背阴处，被烟熏得乌黑……时而出现一小堆和狗差不多的尸体，或是一截被摧毁的炮管。

“前面一大群敌人，范阁下。在城堡附近跑动。”

范俯下身体，观察着前方。那一群人在前方约四百米处，沿着与城墙平行的方向跑动，在一块密密麻麻插着城墙上射下的弩箭的地上飞奔。他按下发射钮，从机腹将射线枪划了一个弧形。下面有不少水洼，表面结了一层硬壳，壳下还有积水。射线过处，水汽蒸腾……声势虽然慑人，却没有造成什么杀伤。再过几秒，他才能瞄准那一伙倒霉的共生体。

且住。这些敌人怎么会有前膛装填式火炮？那种炮肯定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可能吗？在这个看样子不像有火器的世界上？铁先生是那种典型的中世纪统治者，范从一千光年以外便认出了他这一型。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正替这浑蛋干脏活儿，替他杀人。闭嘴吧！过一阵子再跟铁先生算账。

范斜过射线枪，指向下面的共生体。他再一次开火了。这一回，射线扫过人群的血肉之躯。也许他们不会全部死掉。他把头向外面的气流伸出去一点，想找个更好的视角。这一群共生体前面，一百米宽的开阔地中间，一个由四只组件组成的共生体，还有一——是个人！黑头发、纤细的身材，拼命跳着，向天挥舞着手臂。

枪管重重撞在着陆舱壳上——范猛地一抬射线枪，同时啪地关上保险。射线的余热涌来，把他的眉毛都烤焦了。“蓝莢！降下去！着陆！着陆！”

“误会，误会。她被人骗了。”

拉芙娜竭力分辨话里的语气变化，但铁先生的话和平时一样，吱吱呀呀，哼哼唧唧。语调和闹别扭的人类小孩儿差不多^[31]。但无论他怎么狡辩，还是难免破绽百出——发生的事明摆着。他或者是整个银河中最厚颜无耻的大骗子，或者……说的是实话？

“那个人类孩子肯定先受伤，再受骗，被木女王骗了。这样就真相大白了，拉芙娜。没有她，木女王不敢攻打我们；没有她，这里还是安全的。”

一条保密线路上传来范的声音：“拉芙娜，去年那场伏击中，女孩儿确实昏过去了好一阵子。可我刚刚暗示她可能把木女王和铁先生这两个人看错了时，这丫头差点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还有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共生体，他的话比铁先生的可信得多。”

拉芙娜询问地望着对面的绿茎。范不知道她也在指令舱里（他可真是个难侍候的家伙）。弥漫的大疯狂中，沉静的绿茎是一个理智的安全岛。再说，她了解“纵横二号”，比拉芙娜强多了。

铁先生趁她拿不定主意痛下说辞：“你现在看，没有变化，越来越好了。多一个人类活着，好。你怎么能怀疑我们？和杰弗里对讲，他明白。我们还尽了最大努力帮助……”咕噜咕噜，一个声音（另一个？）道：“冬眠者。”

“我当然会再和杰弗里通话，铁先生。要证明你的善意，他是最好的证人。”

“好。几分钟就好，拉芙娜。他同样也是让我不受你们手段伤害的保障。我知道，你们天外来客的威力。我……这个……怕你们。我们必须——”又是一阵咕噜咕噜，铁先生在和什么人商量，“——考虑到我们的恐惧心理。”

“嗯。这方面我们再想办法。先让我和杰弗里讲话。”

“好。”

拉芙娜切换通信线路，道：“范，你怎么看？”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个约翰娜不像杰弗里那么天真幼稚。另外，我们早就知道铁先生这家伙不是善种。过去我们还有几个地方没想到：飞船的着陆点正在他的领地中央，设伏杀人的是他。”范的声音低了下去，几乎变成了耳语，“他妈的，知不知道事实都一样。重要的是，飞船在铁先生手里。我非得进去不可。”

“那就会再发生一次埋伏。”

“……我知道，但埋不埋伏真有那么要紧吗？只要能给我时间，让我接触反制手段，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整个使命就是一次自杀性任务，其中再多加一项自杀性任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不准，范。如果我们真的把他要的都给他，说不定他会马上动手，不等我们接近飞船便除掉我们。”

“这个打算他肯定有。嗯，只管继续跟他通话。也许我们可以确定他的信号方位，一家伙炸死那个狗杂碎。”他的语气却并不乐观。

泰娜瑟克特并没有带他们回飞船，也没回他们的房间。他们在外墙夹层间的楼梯上一路向下，打头的是几个阿姆迪，然后是杰弗里和其他阿姆迪，来自泰娜瑟克特的那个单体殿后。

阿姆迪还在抱怨：“为什么叫我们下来？我不懂，我不懂。我们能帮上忙！”

杰弗里：“我没看见敌人的大炮呀。”

单体的解释张嘴就来，但跟平时有点不一样，像在敷衍他们：“我的一个组件在山谷里看到了。我们正在调动所有部队，尽一切力量坚守住，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看到援兵着陆救我们出去。所以说你俩应该留在安全的地方。”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杰弗里问，“你这会儿能跟铁大人说话吗？”

“对，一个我正在上面，和他在一起。”

“那你告诉他，我们想帮助他。你的萨姆诺什克语说得好，可我们说得更好。”

“我正跟他说着呢。”单体的回答倒挺现成。

这里的墙上没有凿出长窗。沿着甬道，每隔十米点着一把柳枝扎成的火把，这就是唯一的光源。空气很凉，一股潮乎乎的霉味儿。两边的小门也不是刨光的木头做成的，而是一根根铁栅栏，里头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这是去哪儿？杰弗里忽然想起故事书里的地牢，两大英雄和镜湖公主遭遇的背叛和出卖。阿姆迪好像一点都没感觉到。这个幼年组合虽说淘气，本质上却十分信任他人。他一直百分之百地信赖铁先生。可是，现在的铁先生所做的这些事，杰弗里的爸爸妈妈从来没做过，哪怕匆忙逃出超限实验室时也没像这样。铁先生突然之间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好像操心的事太多，所以不想再花心思装出对别人好的样子了。还有，这个阴沉沉的泰娜瑟克特，杰弗里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他。现在这个人已经是彻头彻尾一副阴险的样子了。

山上没有出现新的敌军。

恐惧、倔强、怀疑，种种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杰弗里一转身，面对那个身披斗篷的单体：“我们不走了。我们走的不该是这个方向。我们要和拉芙娜还有铁先生讲话。”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另一个优势，“你的个子没我大，拦不住我们。”

单体倒退几步，蹲坐下来，它低下脑袋，眨巴着眼睛：“这么说，你不相信我了？你做得对，不该相信别人。在这个地方，除了你自己，你谁都不该相信。”它的目光从杰弗里移到阿姆迪身上，然后注视着远方，“铁先生不知道我带你们来了这儿。”

这么快就承认了，这么轻松！杰弗里费劲地咽了口唾沫：“你把我们带到下面，想杀……杀我们。”阿姆迪的所有组件瞪着他和泰娜瑟克特，惊得目瞪口呆。

单体的脑袋上下动弹，露出一丝笑意：“你以为我是叛徒？一段时间之后，产生这种怀疑，说明你很聪明。我真为你骄傲。”泰娜瑟克特先生神态自若，接着说道，“你的身边全是叛徒，阿姆迪杰弗里，可我不是。我是来帮助你的。”

“这我知道。”阿姆迪走了过来，碰碰单体的嘴巴，“你不是叛徒。除了杰弗里，我能碰的人只有你。我们一直想喜欢你，跟你交朋友，可——”

“可是你们总是不放心。有警惕性很对，没有戒心，你们活不了多久。”泰娜瑟克特从幼崽身上抬起头，注视着眉头皱得紧紧的杰弗里，“你姐姐还活着，杰弗里。她现在就在外面。她的事铁先生早就知道，一直知道。是他杀害了你的父母。他所说的木女王做的所有坏事，几乎全是他自己干的。”阿姆迪吓得倒退了好几步，惊恐万状，连连摇头，“你不相信我？有意思，过去我是个最高明不过的骗子，能把鱼骗得自己跳进我嘴里。可到了只有说出真相才行的现在，我却不能让你相信我的话……你们自己听吧。”

突然间，单体嘴里传出铁先生用人类语言说话的声音。铁先生正跟拉芙娜说起约翰娜还活着的事，为自己方才下令部队向她放箭的行径找借口。

约翰娜。杰弗里猛扑过去，扑通一声跪在单体前，不假思索地一把掐住单体的喉头，猛烈摇晃着它。对方咬着他的手，竭力挣脱出来。阿姆迪也冲了上来，使劲扯他的袖口。须臾，杰弗里松开手。单体的眼睛在离他的脸几厘米处注视着他，火把的闪光在它的黑眼珠里跳动着。阿姆迪说：“人类说话的声音很容易伪造——”

单体傲慢地回答道：“这还用说？我也没说这是直接传递。你们听到的是几分钟前的话。我和铁先生这会儿计划的是这个——”他的萨姆诺什克语遽然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咕噜咕噜的一片爪族语和声，回荡在甬道中。虽说在这里待了一年，杰弗里对爪族语仍然只有点最模糊的概念。听上去像两个共生体的对话。其中一个要另一个做件什么事，把阿姆迪杰弗里（这个词他听清楚了）带上来。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大气不敢出，每个组件的身体都绷得紧紧的，倾听着中转传递下来的对话。“别传了！”他一声尖叫，甬道顿时静得像一座坟墓，“铁先生，啊，铁先生！”阿姆迪团团围住杰弗里，

紧紧挤着他，偎着他，“他说，如果拉芙娜不听他的，他就要折磨你。他想趁太空客人着陆时杀死他们。”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不明白。”

杰弗里狠狠捣了单体一拳：“说不定是他瞎编的，假的。”

“我不知道，两个组合对话，我从来编不好……”偎在杰弗里身上的小小身体不住颤抖，细细的呜咽非常耳熟，像极了孤独的人类小孩儿的哭声……“杰弗里，咱们该怎么办哪？”

杰弗里一言不发，他在回忆，在渐渐明白真相。他想起了铁先生的部队将他救出来——将他抓住？——头几分钟的情形。那些记忆被后来受到的善待压制住了，现在却悄悄地从意识深处爬了出来。妈妈，爸爸，还有约翰娜。可约翰娜还活着，就在这些城墙外……

“杰弗里？”

“我也不知道，躲……躲起来，好不好？”

两人大眼瞪小眼，谁都说不出来。最后还是那个残体开口了：“有个办法，比藏起来更好。你们已经知道了城墙里有密道，只要知道入口——这个我知道，几乎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甚至可以逃到城堡外面去。”

约翰娜。

阿姆迪的哭声停住了。三个他从前、后、侧面盯着泰娜瑟克特，其他组件仍旧紧紧抓住杰弗里不放。“我们还没相信你呢，泰娜瑟克特。”杰弗里道。

“好的，好的。我这个组合本来也是拼凑起来的，也许不值得完全信任。”

“把入口全都指给我们看。”主意由我们自己拿。

“时间不够——”

“你只管指给我们，一边指，一边接着传铁先生的话。”

单体连连点头，甬道里又响起爪族语对话的声音。单体吃力地站起身，领着两个孩子走下一条侧道。这儿的火把几乎全燃尽了，不断传来滴滴答答的滴水声。这地方修起来还不到一年，可除了石头边沿新凿的痕迹，甬道显得年深日久，十分古老。

幼崽又哭起来。杰弗里抚着蹲在自己肩头的组件的后背：“别哭，阿姆迪，翻译给我听。”

过了一会儿，阿姆迪才在他耳边犹犹豫豫地翻译起来：“铁……铁先生问我们在什么地方，泰娜瑟克特说内翼一堵墙塌了，我们卡在里面出不来。”他们几分钟前才听到一队工人向什么地方跑去，声音好像在很远的地方。“铁先生派泰娜瑟克特的其余组件通知施里克先生，叫他把咱们挖出来。铁先生的声音……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也许说话的不是他。”杰弗里悄声道。

长长的沉寂。“不，是他。只是非常生气，用的字眼也稀奇古怪的。”

“骂脏话？”

“不，挺吓人的话。什么切呀杀的……杀拉芙娜、你，还有我。他……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咱们，杰弗里。”

单体停下脚步，他们已经把最后一支火把甩在后面。四面黢黑黢黑的，只能影影绰绰看出个大致轮廓。单体指着墙上一处地方，阿姆迪上前推着石块。上面的泰娜瑟克特先生则一刻不停地说着话，通过单体的嘴巴把外面的情况传进甬道。

“行了。”阿姆迪道，“打开了。很大，连你都钻得进去，杰弗里，我想——”

泰娜瑟克特用萨姆诺什克语道：“太空人又回来了。我看见了他们的小飞行器……好不容易才及时脱身，铁先生起疑心了。再过几秒钟，他就会开始四处大搜捕。”

阿姆迪朝黑漆漆的洞里张望着：“我看，咱们还是走吧。”声音很轻，十分难过。

“是呀。”杰弗里垂下一只胳膊，手搭在阿姆迪的肩膀上。那个组件引着他钻进一个在方方正正大石块上凿出的洞口。只要缩起肩膀，杰弗里能钻进去。阿姆迪的一只组件在他前头，其余的跟在他身后：“可别越走越窄才好。”

泰娜瑟克特：“不会。设计这些密道是准备让穿着轻装甲的爪族士兵通过的。记住：分岔时朝上走，一直走，别停下，最后一定可以出城。范的飞行器就在，嗯，离城墙五百米处。”

密道窄极了，杰弗里连转头对单体说话都做不到。“要是铁先生派人进墙里追我们怎么办？”

一阵短短的沉默。“多半不会，他不知道你们走的是哪个洞口。漫无目的在密道系统内乱找太花时间。但是，”声音突然轻了许多，“城墙顶部有通向密道的开口。因为敌人也可能钻进密道，所以设计密道时必须做到能在外面消灭密道里的敌人。他可以灌油下去。”

这种可能性没有吓倒杰弗里。到了现在这种时候，他只觉得这种事儿真够古怪的。“我们爬快点就行。”

杰弗里手脚并用向前爬去，阿姆迪的多数组件跟在他后面。爬进石墙好几米后，他听见入口处传来阿姆迪的声音，那是最后钻进洞口的组件：“你不会出事吧，泰娜瑟克特先生？”

还不如问，你说的会不会又是一篇蒙人的鬼话？杰弗里心想。

对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玩世不恭：“估计还能四脚着地。请记住一点：我帮助过你们。”

接着，洞口关上了。两人向前爬去，爬进一片黑暗之中。

屁谈判。范心里明镜似的，铁先生所谓的“双方安全的会面地点”，其实就是准备屠杀的埋伏圈。这个组合的新提议连拉芙娜都骗不了。不过从这个提议中可以看出，铁先生现在慌了手脚，他事先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现在只能临时拼凑计划了。棘手的是，他们仍然没什么机会。只要能有几个小时和反制手段待在一起，不受打

扰，范可以欢天喜地接受死亡。但要依照铁先生的安排，没等他们看到那艘逃亡飞船里面是什么样便会送掉性命。

“继续飞来飞去，蓝莢，只要别当活靶就行。我想让铁先生好好瞧瞧咱们，在脑子里掂掂咱们的分量。”

车手枝条轻扬，表示同意。着陆舱一颤，从长满地苔的地面轻轻飘起，升到一百米高处，与城墙平齐，然后再次下降，在木女王和铁先生两支部队的中间无人地带飘来飘去。

约翰娜·奥尔森多费劲地扭动身子，转过头来望着他。舱里现在已是拥挤不堪。蓝莢紧紧贴在车手规格的控制面板前，范和约翰娜挤在后座，中间每个空处都被那个名叫行脚的共生体塞满了。“就算确定了通信机的方位也别急着开火，杰弗里说不定也在那附近。”已经二十分钟了，铁先生一直在保证杰弗里·奥尔森多马上就会出来和他们通话。

范看着她被浓烟熏得乌黑的脸：“你放心。除非看清射击目标，否则我们是不会开火的。”女孩儿点了点头。这姑娘顶多不过十四岁，不过倒真是个好样的。像这种被从天而降的飞行器一把抓住塞进船舱的事，放在青河船员身上，恐怕一半人非吓软了不可，剩下的那一半人中，也没有几个能像约翰娜和她的朋友那样准确汇报发生的情况。

他瞅了瞅那个共生组合。真得过上一阵子才能适应这种东西。起初他还以为有两只狗分别长着两只脑袋，后来才发现两个小脑袋是揣在兜里的小狗崽伸出来的。这位“行脚”挤在舱里，到处都是。他该对哪一个讲话？他挑中了正望着自己方向的那一个，问道：“怎么对付铁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共生体的萨姆诺什克语比范说得还好：“我在约翰娜的数据机里读过许多大坏蛋的资料，铁先生和剃刀跟他们同样狡猾，剃刀的头脑比铁先生更冷静。”

“剃刀？没听说还有个叫剃刀的呀……跟我们通话的有个名叫‘皮先生’的，好像是铁先生的助手什么的。”

“嗯。此人心计深沉，为了达到目的，当别人的走卒也是完全可能的……要是能飞回去，降落下来就好了。木女王准能琢磨出个道道儿来。”陈述句中委婉地传达出请求。范心想，不知爪族是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本事。真要这样，等他们飞进太空后，准能成为一个超一流的贸易种族。

“抱歉，时间来不及。说实话，如果不能马上进去，我们就会彻底完蛋。只盼铁先生没猜透这一点。”

几只脑袋动来动去，看得人眼花缭乱，灵活极了。个头儿最大的组件（肩头还扎着一支折断的箭杆）挪近约翰娜：“这个，只要管事的是铁先生，咱们就有机会。他很狡猾，这个不假。但只要一遇上挫折，他就会大发雷霆，被冲昏头脑。你们找到了约翰娜，这件事肯定把他气疯了。只要别让他冷静下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犯下致命的大错误。”

约翰娜脱口而出：“他也许会杀了杰弗里。”

或者炸毁飞船。“拉芙娜，跟铁先生的谈判有什么进展？”

通信线路上传来她的声音：“没有。已经有点图穷匕见的架势了。他的萨姆诺什克语又不清不楚，比刚才更难懂了。他正从城堡北面把更多的大炮调动过来。我觉得他还不清楚我们的观测能力有多强……到现在还没有把杰弗里带上来和我通话。”

女孩儿的脸都吓白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悄悄探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行脚的一只爪子。

整个援救行动中，蓝荚一直没怎么作声。最初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驾驶着陆舱上，女孩儿和共生体登机后要说的话又是那么多。范刚才发现行脚礼貌地嗅了嗅车手。车手毫不紧张，他的种族跟各种智慧生命形式打交道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但现在，车手发出叭叭的声音，表示他有话要说，请大家注意：“范阁下，城堡正面出现活动迹象。”

行脚几乎与车手同时发现。他的一只脑袋顶着另一只脑袋，眼睛一直凑在望远镜上：“没错。城堡主突击口的大门敞开了。奇怪呀，

铁先生怎么这会儿把部队派出来？木女王会把他碾个粉碎。”冲出城堡的部队是野战步兵，洪流一样从一个宽阔的大洞口涌出，和范记忆中的中世纪步兵没什么两样。冲出洞口后，大队人马立即分散成四到六只组件组成的一簇簇共生体，四面散开，绕着城墙奔跑。

范身体前倾，想尽量看远一点：“不是进攻。那些家伙没朝前冲，全待在城墙上弓弩手的射程之内。”

“攻也不怕，我们手里还有大炮。”行脚的声音一直和人类惟妙惟肖，突然间却发出一声爪族的尖哨，“不对。他们像在包围城堡，防止里面什么人出来似的。”

“城堡还有其他出入口吗？”

“很有可能。还有许多比较窄的隧道，只能容一个组件通过。”

“拉芙娜？你那里如何？”

“铁先生这会儿根本不开口了，只说了几句内奸渗透了城堡之类的话。现在我只能听到爪族语在咕噜咕噜。”除了地面的部队，范发现堞墙上的士兵也来来回回不断奔走。看来，有什么人狠狠捅了这个马蜂窝一家伙。

关注着这一切的约翰娜·奥尔森多满面焦灼，惊恐不安。空着的手攥成拳头，嘴唇轻轻哆嗦着。“这么久，我一直以为他死了。要是他们现在杀了他，我……”她突然大声道，“他们在干什么？”铁先生的手下正将铸铁制造的大铁桶拖上城墙。

范猜得出来。堪培拉的围城战中也有类似战术。他望望女孩儿，什么都没说。有些事我们无能为力。

名叫行脚的共生体却没这么体贴，或是不如范细心。“是油，约翰娜。他们想杀死躲在城墙夹道里的什么人。如果他活着逃出来……蓝莢，我读过一种叫扩音器的工具，你有吗？我能不能借用一下？如果藏在墙里的是杰弗里，我们可以通知木女王，她完全可以赶走城外和城墙上的敌军。”

范正想张嘴反对，车手已经替行脚打开了一条通话线路。片刻间，行脚的爪族语回响在山上山下。城墙附近，所有脑袋全都抬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个声音肯定像直接发自上帝嘴里。和声、尖哨声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消失。

线路上又传来拉芙娜的声音：“你们刚才那一手彻底把铁先生逼急了。他现在说的话我基本上听不明白，好像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让木女王收兵，他就会怎么怎么折磨杰弗里。”

范哼了一声：“行啊，蓝英，飞到高处去。”让外交手腕见鬼去吧，这种感觉真棒。

蓝英晃晃悠悠升起飞行器。他们缓缓向前飘去，只比跑步的速度快一点。后面是从山顶阵地蜂拥而下的木城部队，刚才被范的扫射赶得远远的。说不定没等他们赶到城堡，结果就见分晓了……不过木女王也有她的致敌于死命的长臂：城墙上炸开一团团黑烟火光，伴随着尖厉的爆炸声。杀死杰弗里·奥尔森多，铁先生的这一手会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你能用射线枪消灭墙头的敌人吗？”约翰娜问。

范正想点头，突然发现城堡上的活动：“瞧那些油。”铁先生一方的共生体和他们守卫的城墙之间出现了一摊摊黑色污迹。最好停止射击，直到他们知道那孩子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行脚：“哎呀。”他马上在扩音线路上嚷嚷了几句爪族语。木女王的炮兵停火了。

“好了。”范吩咐道，“从现在开始，全体密切观察城墙。蓝英，绕着城墙飞。只要能抢在铁先生前头发现孩子，咱们就有机会。”

拉芙娜：“除了北面之外，其他三面的兵都是平均分散的。范，我觉得铁先生自己也不知道那孩子藏在哪儿。”

向上帝挑战，必须敢于付出惨重的代价。我本来是可以赢的。只要他不出卖我，我本来是可以打赢的。到了现在，所有面具都撕了下来，起作用、说了算的只有敌人的武力。铁先生从几分钟前歇斯底里大发作中挣脱出来。就算打不赢上帝，至少我可以扯着大家一起见鬼去。杀掉杰弗里，摧毁来人一心想要的飞船……最最重要的是，绝不能放过那个叛徒，他从前的导师。

“大人？”是施里克。

铁先生的一只头转向施里克的方向，歇斯底里劲儿已经过去了：“油灌得怎么样了？”语气很平和。至于泰娜瑟克特的事，他是再也不会问了。

“全部完成了。油已经漫上了城墙。”木女王那边飞来的炮弹正巧有一颗在堞墙上爆炸，两人齐齐蹲下。城下的开阔地敌军已经冲过了一半，铁先生的弓弩手却忙着灌油、监视密道出口，无法放箭阻挡。“大人，也许可以把叛徒们灌出来。就在木女王重新开炮之前，我们监听到东南城墙下有动静。我担心的是，太空人或许会发现我们在那边的活动。”他的几只脑袋痉挛似的上下点动。

很难见到施里克也会这么魂不附体。铁先生脑子里模模糊糊冒出这个想法。施里克是一台忠诚的机器，可他的世界现在分崩离析了，他已经无所依凭，剩下的只有他诞生于其中的疯狂。

假如连施里克都几近崩溃，那么，飞船山上这场围城战也就到了终点。再坚持一小会儿，我只有这一个要求。铁先生强打精神，让组件们保持充满信心的外表：“这我知道。你做得很好，施里克。我们仍然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螳螂的想法我了如指掌，只要杀掉他们的幼崽，尤其是当着他们的面，他们的斗志就会彻底垮掉。手法适当的话，一点恐怖的小手段就能把幼年共生体吓瘫，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大人。”施里克的眼神很迟钝，他不相信。但这些话至少可以让他再撑一阵子。只要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这场游戏他就能继续玩下去。

“点燃城墙上的油。根据你的判断，把部队调到阿姆迪杰弗里最有可能钻出来的地方。要让恐怖手段起作用，就必须使客人们亲眼看

着我们怎么收拾他们的幼崽。还有——”炸掉那艘飞船！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幸好他及时管住了自己的嘴巴。埋在陷阱和飞船穹隆里的炸药一爆炸，除了最外面的城墙，城堡内部势必彻底崩塌。向施里克下达这种命令，铁先生的意图就暴露无遗了。“——行动要快，别等女王的部队接近。这是剔割运动最后的希望，施里克。”

共生体一躬身，转身奔下楼梯。铁先生壮着胆子，强撑出一副英勇自信的模样，挺直身体，纵览战场，直等对方到了看不见他的地方才龟缩起来。他伸手从堞墙上抓起无线电步话机，狠命砸向石墙。这东西竟然没摔坏，里面又传出那个拉芙娜螳螂的唠叨声。“你什么都甭想拿到。”他用爪族语朝她尖叫道，“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彻底完蛋！”

接着，他奔下梯级，跑过内城。一路上躲躲闪闪，避开他人的视线，直到钻进那条环绕着为客人准备的陷阱的回廊。引爆这里倒是容易，但飞船穹隆和里面的飞船本身却可能幸存下来。不，他一定要一刀子捅进心窝。消灭飞船，杀死所有冬眠的螳螂。他跨进一间密室，衔起两副十字弩——还有他准备的另一套无线电斗篷。斗篷里藏着一颗小炸弹。这是他自己的发明，并且做过实地检测：穿上这套斗篷的共生体当场死亡。

又下了几段梯级，铁先生走进一条储存物资的甬道。战斗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只有他脚爪上的钢爪踩在地上发出的咯咯声。四周是大桶大桶的炸药、食物、木料，堆积如山。导火索和起爆器就存放在五十码前的地方。铁先生放慢脚步，收起爪尖，免得戴在爪上的尖齿发出声音。他侧耳谛听，观察四周的动静。他心里有一种直觉，对手一定会在这里等着他。剃刀残体。剃刀因子。从世上有他这个人起，剃刀就像个鬼魅一样纠缠着他，即使大半死去后仍然死死缠着他不放。但直到这次明确的背叛之前，铁先生始终无法将自己刻骨铭心的仇恨宣泄出来。老师极可能跟着两个孩子一起逃走了，但还有一线机会：剃刀留在城堡里，想一举赢得一切。他确有可能折返回来。铁先生明白自己已经命不久矣，但死前也许还能赢得最后一次胜利。只要能够用自己的獠牙利爪杀死过去的导师……求求你，亲爱的老师，拜托，千万留下来，留下来吧，自以为能最后一次愚弄我的老师。

愿望变成了现实：他听到微弱的思想声。离他很近。高处的储备物资桶后冒出了脑袋。残体的两只组件在前面的走廊里现身了。

“我的学生。”

“老师。”铁先生笑了。五只组件都在，剜刀残体真的溜了回来。却没穿无线电斗篷。几只组件的身上伤痕累累，不断向外渗着血珠。无线电炸弹派不上用场了。也许没什么关系，看样子，这位老师的状态比尸首强不了多少。躲在对方视线外的组件举起十字弩：“我来要你的命。”

尸首似的脑袋比画了个耸肩的动作：“来做这种尝试罢了。”

单凭爪牙，铁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干掉对方。但三只残体站在高处，身边就是看样子很不稳定摇摇欲坠的盛货大木桶。正面冲上去是送死。不过他自己的站位也不错，射冷箭的话……铁先生缓缓踱步上前，在只差一点便可能被木桶砸到的地方停下脚步：“你真打算继续活下去不成？你的敌人可不止我一个呀。”一只鼻子朝甬道上方一摆，“恨不得亲手干掉你的足有好几千呢。”

对方上下晃动着脑袋，露出一个可怕的笑容。绽开的伤口处不住滴落鲜血。“亲爱的小铁，看来你一直没弄明白，正是因为你，我才能继续活下去。就说现在吧，阻止你破坏飞船的人是我。立下这种大功的人，至少会得到有条件投降的报答吧。我会软下来几年，但活下去不成问题。”

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过去的剜刀。他疼得哼哼了几声。还是过去那个不放过一切投机机会的剜刀，好一个奸诈小人。

“可你明明是个残体，你的五分之三已经——”

“你是说那个教书的小可怜？”剜刀的头一低，不好意思地眨巴着眼睛，“她比我想象的坚强得多。一段时间里，统治这个组合的是她。但最后，我一点一点夺回了自我。到现在，虽说过去的组件有几个已经死了，我却仍然是一个整体。”

再一次成为一个整体的剜刀。铁先生倒退了两步，几乎想拔腿便逃。可是，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对，剜刀确实十分和谐，扬扬自得。但现在铁先生以全新的目光审视对方，他从剜刀的身体语言中察觉出……灵光一闪，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自豪。一生中第一次，我的见识超越了老师。“整体？你是说整体吗？再好好想想。灵魂之战是多

么微妙，我们两人都知道。表面的理智、潜伏的未知事物。你自以为消灭了另一个，但你现在信心百倍做的这一切的根子在哪儿？你眼下做的，正是泰娜瑟克特才会做出的事。头脑是你的不错，但根基却是她的灵魂。不管你自己怎么想，取得最后胜利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教书的小可怜！”

残体犹豫了，明白了。它的犹豫只有不到一秒钟，但铁先生早已做好了准备。他一跃而起，放箭，利爪直取对方咽喉。

以前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以前钻黑窟窿一直挺好玩儿。密道里一团漆黑，但前后有阿姆迪，鼻子不住拱着他，找方向不成问题。换成其他时间，像这样在黑窟窿里摸索准让两人兴奋不已。组件拉成一线后阿姆迪变得稀里糊涂的，换个时间，杰弗里准会被逗得乐不可支。

可现在，只要阿姆迪一发愣，杰弗里便怕得要命。杰弗里爬不快，不断被后面的组件踩上脚后跟。“我最多只能爬这么快。”裤子的膝头已经被坚硬的石头地面磨破了。他使出吃奶的劲头，总算快了一点，膝盖在硬石头上不住磕着，但他只是模模糊糊觉得有点疼。前面的组件停住脚步，他一头撞在阿姆迪身上。那只组件好像拿不定主意：“这儿有个岔路口，我说咱们应该……咱们该怎么办？”

杰弗里向后退了退，脑袋撞在这个黑窟窿的什么地方。这一年来，正是因为阿姆迪的信心、乐观，他才能支撑下来。可现在……突然间，他觉得四面的石壁仿佛向自己挤压过来。只要这条甬道再窄几厘米，他们肯定会被卡在这儿，一辈子都别想出去。

“杰弗里？”

“我——哪条道是向上走的？”

“等等。”打头的组件沿着一条岔路向前探去。

“别走太远！”杰弗里喊道。

“别担心。我……它^[32]知道什么时候该回来。”过了没多会儿，前面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掌声，开路的组件回来了，把它的鼻子贴到他脸上，“右边这条向上。”

没等两人爬出十五米，阿姆迪听到了动静。“追咱们的人赶上来了？”杰弗里问。

“不，我是说，我也说不准。先等等，我再听听……听到了吗？黏黏的，像糖浆。”是油。

不能再等了。杰弗里拿出最快速度，沿着密道向上爬去。脑袋撞上洞顶，胳膊肘磕磕绊绊，杰弗里一概不管，只顾向前爬。脸划破了，淌下一股血。

灌油的声音连他都能听到了。

坑道变窄了，两边的石壁紧紧挤压着他的肩膀。前头的阿姆迪道：“是条死路——不然就是到出口了！”传来刨墙的刮擦声，“我推不动。”幼崽掉过头来，连拱带钻，从杰弗里的两腿间挤到后面，给他腾出位置，“推上面，杰弗里。跟我在穹隆里发现的那个密道口一样，是从上面翻开的。”

眼看到了门口，可这条讨厌的隧道竟然在这儿变窄了。杰弗里缩起肩膀，尽力向前挤去。他狠推暗门上部。动了动，也许开了一厘米。他再向前蹭近些，身体压得扁扁的，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他使出全身力气，拼命一推。那块石头向外翻去。一道亮光射在他脸上。外面其实也没多亮，而且他仍旧陷在七拐八绕的石墙里，但杰弗里只觉得平生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景色。再往前半米，他就能出去——只是，他已经卡住了。

他挣扎着，又向前蹭了一点点，反倒被卡得更紧了。身后的阿姆迪擦成一堆：“杰弗里！我的后脚已经踩在油里了。油从密道里漫过来了。”

慌了手脚。一时间，杰弗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么近，这么近了，却……现在已经能辨别出颜色，只见两手血糊糊的。“退后！我脱了衣服再试一次。”

差点无法退后，卡得就有这么紧。但总算退出来了，他侧过身体，扭动肩膀，扒下外套。

“杰弗里！两个我已经在……油里了。喘不上气儿。”幼崽在他身边挤成一团，毛上是滑腻腻的油。滑！

“先等等！”杰弗里在阿姆迪的毛上一阵乱蹭，双肩糊了一层油。两只胳膊并在一起向前伸，脚后跟在狭窄的巷道里蹬着，一点一点向前挤去。在他身后，阿姆迪发出一阵阵吹哨似的憋气声。卡住了。挤，挤啊。一厘米，又一厘米。突然间，肩膀出去了，这下就轻松多了。他跳到地上，转身抓住最近的阿姆迪向外扯。那只幼崽却挣脱他的手，嚷嚷了句什么，既不是爪族语，又不是人话。杰弗里见几个组件黑乎乎的影子正拽着视线之外的什么。片刻后，一团凉冰冰、湿漉漉的毛球跌进他怀里，一秒钟后，又跌下来一个。杰弗里将两只组件放下地，揩干净糊在它们嘴巴、鼻子上的油腻。其中一只打了个滚，爬起来，使劲抖毛，另一只也开始连咳带喘。

与此同时，其他组件一个接一个跳出洞口。八只组件身上的油加在一块儿，真有不少呢。组件们乱七八糟挤成一团，彼此擦拭震膜。嗡嗡嗡嗡，咿咿呀呀，发出的声音完全没有意义。

杰弗里从朋友身边走开，朝亮处走了几步。两人站的这块地方正巧被石墙挡住……运气真好。他听到拐角外面有铁先生部队的号令声。杰弗里爬到墙角边，偷偷张望。一时他还以为自己和阿姆迪又绕回了内城——外面全是兵，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是他的保护者。

腿被撞了一下，一只阿姆迪从他腿边探头向外望。“噢，咱们和铁先生的部队中间隔着一个大油潭。我——”

轰隆一声巨响。不像炸药爆炸的声音，来得飞快，只响了一秒，然后就过去了，留下一阵隆隆声。又钻过来两只阿姆迪，支着脑袋从墙角向外张望。那油潭变成了熊熊燃烧的一片火海。

蓝英驾着着陆舱飘行在城堡墙外两百米处，就在铁先生手下的共生体纷纷涌上城堞的地方，飞行高度离地只有一人多高。“我们只要在这儿飘着，就能把守军吓跑。”行脚说。

范转头向后看，木女王的部队已经控制了战场，正冲向城堡外墙，最多再过六十秒，便将与铁先生的部队交手肉搏。

叭！蓝莢的语音合成器里传出一声大叫，范赶紧向前看。“老天！”他轻声道。内城的士兵点燃火把，扔下内外城之间积满油的空地。蓝莢飞近了些，只见两堵城墙之间全是一汪一汪燃油。外城墙上的守兵与城堡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就连他们把守的外城墙也被卷进了熊熊烈焰，没有着火的只有一段三十来米宽的缺口。

飞行器飘荡着又升高了些，在大火引起的上升气流中摇摇晃晃。城墙根下的缓坡大多淹没在燃油中。这些城墙比堪培拉的更复杂，墙根许多地方掘出迷宫似的暗道或小洞。像这样修造军事防御建筑，未免太蠢了些。

“杰弗里！”约翰娜大叫起来，手指没有起火的那道缺口上的某一处。范一瞥之间，觉得好像看到什么东西缩进石头背后。

“我也看到了。”蓝莢一斜飞行器，对准城墙向下飘去。约翰娜的手死死抓住范的胳膊，推着、摇着。行脚也喊着什么，混在一起，姑娘的话范只听清了一句：“救救他，救救他。”

片刻间，他们仿佛马上就能把孩子救出来。铁先生的部队已经退下去了，下面虽然有油，一时还没起火，连上升气流都没有刚才那么强。这么有利的条件，蓝莢居然丧失了对着陆舱的控制。开始只是稍稍有些倾斜，但蓝莢没理会，飞行器歪歪斜斜滑向地面。不是高速坠落，但范清清楚楚听到一侧的起落架发出咔嚓的断裂声。蓝莢拨了拨操纵杆，飞行器依靠另一侧起落架着地。射线枪也枪口朝下扎进泥土里。

范凌厉的眼神死死瞪着车行树。他早知道会出这种事。

拉芙娜：“出什么事了？还能飞起来吗？”

蓝莢的枝条犹豫不决地在控制面板上摆弄了一会儿，这才朝范做了个树族耸肩的动作：“还能飞，但太费时间——”他解开固定索具，拔掉将小车固定在甲板上的别销。前面的舱门滑开了，战斗的喧嚣、炮火的轰鸣顿时涌进船舱。

“你到底想干什么，蓝莢？！”

车手听见了问话，枝条朝范一扬：“去救那个孩子。附近这一片用不了多久就会起火。”

“如果我们把着陆舱扔在这儿，大火会把它烧个稀巴烂。蓝莢，你哪儿都别想去！”他身体一倾，一把抓住对方靠下的枝条。

约翰娜害怕极了，只觉得一阵莫名恐慌，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别这样，求你们——”拉芙娜也在线路上大喊大叫。范全身绷得紧紧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车手身上。

蓝莢在狭窄的船舱里猛地向范斜过身体，枝条一伸，几乎杵在范脸上。语音合成器发出变腔变调的怒吼：“不听你的，你想拿我怎样？我去，范阁下，去证明我不是哪个天人的走卒，你能证明像我一样吗？”

他不说了。一时间，车手和人类怒目相对，相距只有几厘米。范松开了手。

叭。蓝莢的枝条一收，滚向舱门。小车的第三只辅助轮伸向地面，他摇摇晃晃滚出舱去。范仍旧一动不动。我也不是什么天人的程序。

“范？”女孩儿仰头望着他，拽着他的衣袖。范使劲摇摇头，甩开头脑里的噩梦。他又能看清楚了。那个行脚也跳出着陆舱，四个成年组件嘴里叼着短剑，脚爪上的钢尖闪闪发亮。

“好吧。”范拨开一个储物格，掏出他藏在里面的一把手枪。着陆舱已经被蓝莢弄坏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下船步战。

尽人事听天命吧。这个念头一起，范只觉得肩头卸下了千斤重担，连呼吸都轻快多了。他甩开坠机时摔坏的座椅，爬下飞行器。行脚站在他周围，两个怀里揣着幼崽的组件正摘下几面盾牌似的东西。所有嘴巴占得满满的，这伙计的声音却跟刚才一样清晰：“也许能找到一条捷径——”大火另一面的内城上已经不射箭了，没有哪个弓弩手能忍受被大火烧得滚烫的空气。

行脚灵活地跳过一摊摊乌黑的油迹，范和约翰娜跟在他身后。“尽量离油远点。”

铁先生的部队绕过火头朝这边奔来。范不知他们是向着陆舱发起冲锋还是逃避攻上来的木城兵。管他呢，都一样。他单膝跪下，用手枪扫射冲来的敌军共生体。小手枪跟射线枪没法比，特别是这么远的距离上，威力天差地远。却也小看得不得。冲在最前面的一排狗翻翻滚滚倒了下去，绊得后面的也摔倒一大片。冲上来的共生体都避开地上的油，只有极少数敢于冒险踏进油洼。他们知道身上沾了油会落个什么下场。不少共生体溜出范的视线，绕到着陆舱的另一面。

这里有没有没被油覆盖的地面？范绕着油洼跑动。肯定有一道“护城河”隔在内外城之间，否则火势非蔓延开不可。他前面的火头冲上空中十多米高，热浪滚滚，像有形的东西一样在他身上乱扑乱打。火头高处浓烟盘旋，飘向战场。遮天蔽日，连太阳都成了黑红色。“我什么都看不见。”耳机里响起拉芙娜绝望的叫声。

“咱们还有机会，拉芙娜。”只要能把这股挡道的敌人赶向木女王的部队……

铁先生的共生体发现了一条安全通道，逼得更近了。嗖的一声，什么东西掠过耳畔。一支箭。范朝地下一趴，以最大火力向敌军猛烈扫射。只要对方知道他的手枪很快便会耗尽能量，说不定他们会不顾一切向上冲。但几秒钟血腥屠杀之后，敌人顶不住了。攻势顿挫，部队崩溃，像狗一样的东西四散奔逃，奔向木城军队，觉得那边的机会更大些。

范转身望望城墙方向，约翰娜和行脚站在前面十米开外的地方。她拼命想挣脱对方的嘴巴。范随着她的视线向前看去……前面是车行树。蓝荚毫不理会在大火旁窜来窜去的共生体，只顾笔直地向前滚去。车轮上沾了油，一路留下清晰的车辙印。车手已经将所有枝条全收了起来，拉下蒙布罩住树干——目不视物的蓝荚径直滚过超高温空气，越来越接近大火中那段不断变窄的缺口。

他离城墙不到十五米了。两根枝条猛然间从树干向外张开，伸进高温之中。在那儿！透过蒸腾的热浪，范看见了那孩子，正迟迟疑疑走出城墙根。孩子肩膀上还蹲着什么，身边也有东西跟着他。范奔上一道缓坡——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他的速度比任何车手都快。也许还来得及。

城堡里飞出一支带火的羽箭，不偏不倚，正射进他和城墙边的车手之间的油潭。刚才还是一道可以通行的地带，就在他眼前化为一片火海。

“这儿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油。”阿姆迪说，从两人藏身的地方向前走出数米，探探那些边边角角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飞行器降下来了！什么……怪东西……朝咱们冲过来了。是蓝莢还是绿莖？”

外头还有不少铁先生的兵，不过离得很远，可能是因为害怕飞行器。那东西真够奇怪的，一点儿也不像对称漂亮的斯特劳姆制品。斜歪着侧在一边，跟坠机了似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人类成员，朝铁先生的部队开火。杰弗里探头张望，手不自觉地紧紧抓住靠得最近的那只幼崽。向他们冲过来的是一辆车，还有轮子哩，真像从尼乔拉历史里开出来的老古董。车子两边画着锯齿形的条纹，车上立着一根粗粗的柱子。

两个孩子从藏身处走出来一点。太空人看见他们了！车子一个急转，车轮溅起不少地苔和燃油。两根细细的不知什么东西从发蓝的柱子上伸出来，声音尖尖的，说的是萨姆诺什克语：“快些点，杰弗里阁下。我们很少时间。”这东西远处，一个大油洼的另一边，杰弗里看到了……约翰娜。

就在这时，大油洼爆炸了。大火向两边蔓延，封死了一切逃生道路。可太空人还在挥舞触须，不断催促他们爬到他的车顶上去。杰弗里死死抓住车上仅有的一两个可以抓住的凸出部分，几个组件也跟在他后头跳了上来，紧紧咬住他的衬衣和裤子。上来之后，从近处看，杰弗里这才明白那截柱子其实是个人：皮肤被烤得干裂了，到处是烟灰，但摸上去仍旧挺软和，还会动。

两个阿姆迪仍留在地面，在车子两边跳来跳去，观察火情。
“喂！”阿姆迪凑在他耳边尖叫，轰轰的火声中，即使这么近、这么大声音，他也只能勉强听清，“咱们肯定冲不过去，杰弗里。留在这里说不定还能捡条命。”

树干下部一块小盘子里传出太空人的声音：“不，如果这里留在，你们必死无疑。火势还在蔓延。”杰弗里蜷成一团，尽量躲在树

干后，可仍旧能感受到阵阵热浪。阿姆迪身上沾的油比他多得多，肯定会着火。

车手的触须掀起蒙在身上的一块色彩鲜艳的布：“用这个蒙住。”一根触须一晃，指指地上的阿姆迪组件，“蒙住你全部。”

地上那两个缩在太空人的车轮后。“好热，好热。”阿姆迪嚷嚷着。两个组件终究还是跳上车，藏在那块样式奇特的油布下。

“蒙好，一路蒙好！”杰弗里感到车手的触须伸了过来，替他盖上蒙布。小车掉头，开动，冲向烈火。火舌从油布没掖好的地方伸进来，杰弗里被烧得无法忍受，他不顾一切伸出手，先是一只，马上两手齐上，拽着蒙布，尽量盖住自己的腿。小车一路上发疯般剧烈颠簸着，杰弗里使尽全力才勉强盖好。身边的阿姆迪也蠕动着，嘴巴咬住蒙布，竭力躲在下面。烈火熊熊，像一头怒吼的野兽。过了一会儿，连贴在身上的油布也烧得滚烫。每一下颠簸都可能震松他的手，让他掉下车去。杰弗里只觉得无比恐慌，其他一切都想不起来。只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想起当时从语音合成器里传出的那个细细的声音，明白那些声音意味着什么。

范冲向烈焰飞腾的大火。一阵剧痛，他急忙抬手挡住脸，自己都能感觉到双手被烧得皮开肉绽。他只好倒退回来。

“这边，这边！”后面响起行脚的声音，引导他逃出火海。范跌跌撞撞跑过来。那个共生体在一道浅沟里，举起盾牌，抵挡噬来的火舌。两只组件让开地方，范一头栽进浅沟。

约翰娜和行脚一起拍打他的脑袋。

“你的头发着火了！”女孩儿叫喊道。两人迅速扑灭了他头上的火。行脚看上去也有些垂头丧气，衣服上那两个小兜兜合得严严实实的，范还是第一次没见到两个小狗崽好奇的眼睛向外窥探。

“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范。”高空的拉芙娜道，“情况如何？”

范飞快扫了一眼身后：“我们还好。”他喘息着，“木女王的部队正在痛歼剔割兵。但蓝莢——”他从盾牌间向外望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是个巨大的烧砖的窑洞。城墙根那儿也许还有点可以喘口气的空间，算是一线希望吧，但——

“有东西过来。”行脚刚才冒险探了一只脑袋出去，现在缩回来了，两边的组件一起舔着这颗脑袋上被烧伤的地方。

范再一次从盾牌缝隙向外张望，大火里面有些影子，比火头暗些，正在晃动……在移动？“我也看见了。”他感到约翰娜的头挤了过来，拼命向外看，“是蓝莢，拉芙娜……老天在上！”最后几个字非常轻，完全淹没在烈焰的怒吼声中。看不见杰弗里·奥尔森多的人影，可是——“蓝莢正从火场中间朝外滚。”

小车碾过深深的油洼，滚得很慢，但十分坚决，不断前进。范现在看到大火之中还有火焰，蓝莢的树干成了一根火柱，他的枝条已经收不回去了，它们着火了，向外张开，烧得不住翻卷。“他还在前进，直直地冲出来了。”

小车冲出火墙，不受控制地颠簸着，冲下斜坡。蓝莢并没有转向他们，而是径直驶向着陆舱。着陆舱前，全部六个车轮猛地刹住。

范站起身来，掉头全速奔向车行树。行脚早已收起盾牌，紧紧跟在他身后。约翰娜·奥尔森多也站起来，却没有动，呆呆地、孤单地站在那儿，绝望地注视着浓烟烈火中的城堡。行脚的一只组件咬住她的衣袖，将她从火舌前硬生生拖了回来。

范已经赶到车手身边，静静地望着车行树：“……蓝莢死了，拉芙娜。不相信？你要是在这儿就明白了。”枝叶全烧掉了，只在与树干相连处还剩下一点烧焦的残根。树干本身烧得迸裂开来。

耳机里传来拉芙娜颤抖的声音：“他自己起火燃烧时，还坚持驶过了火场？”

“不可能。他肯定在最初几米就已经烧死了，一定是设置了自动驾驶。”范竭力忘掉自己亲眼见到的景象：那些大火中痛苦翻卷的枝条。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呆滞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具被烈火烧裂的躯体。

小车也烧得滚烫。行脚绕着圈子，嗅着它。一只鼻子凑得太近，被烫得猛地向后一缩。突然间，他伸出一只戴着钢爪尖脚爪，抓住蒙在车顶上的那块油布，猛地一扯。

约翰娜放声尖叫，猛冲上来，动作比行脚和范快得多。蒙布下的身体一动不动，但没有烧伤。她抓住弟弟的双肩，把他拉到地下。范跪在她身旁。这孩子还有气儿吗？拉芙娜在他耳机里喊着什么，但声音仿佛极其遥远。隐约中，行脚好像从车上拉下了几个小小的狗崽似的东西。

几秒钟之后，男孩儿咳嗽起来，胳膊在姐姐身前挥动着：“阿姆迪，阿姆迪！”眼睛睁开了，睁圆了，“姐！”接着又是，“阿姆迪？”

“我还说不准。”行脚道，站在七只——不，八只——糊了一层油的小东西旁，“有思想声，但不连贯。”他拱着三只幼崽，可能在做人工呼吸。

片刻之后，小男孩儿哭了起来，细声细气，在烈火的咆哮中几乎听不见。他朝那堆小狗崽爬去，脸蛋紧靠着行脚。约翰娜紧紧跟在他后面，双手抚着他的肩头，先望望行脚，又望望地下一动不动的那堆小家伙。

范直起身，回头看看城堡。火势小了些。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一截烧得焦黑的树桩，从前的蓝莢。迷茫的头脑回忆着往事，他不知自己从前的种种猜疑是不是无中生有，他不知这一次舍己救人的背后，有多少是自动驾驶，有多少是无可比拟的勇气。

他想起和蓝莢一起度过的这几个月，先是喜爱，后来是仇恨——蓝莢，蓝莢啊，我的朋友。

火势慢慢退却。范在温度不断下降的火场边来回踱步。他感到天人裂体终于又回来了。只有这一次，他衷心欢迎它的到来，欢迎它给他带来的动力和狂热、生硬和冷漠。他看着行脚、约翰娜、杰弗里，还有那个正在恢复的幼崽组合。毫无意义地兜了个圈子。不，不是毫

无意义。还是有用的，可以推迟那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致命的一刻的到来。

他仰视天空，被浓烟涂黑的云团露出缝隙，他可以望见飞上高空的烟灰形成的红雾，偶尔也会见到一块蓝天。城堡的外墙已经废弃，围绕外墙的战斗也停止了。“有什么新情况？”他不耐烦地对天发问。

拉芙娜：“地面的情况仍然看不太清楚，范。很大数量的爪族士兵正向北退却，估计是敌人。看上去行动很迅速，是有组织的撤退。不大像要‘战斗至最后一人’。城堡内部没有起火，也没有留守部队的迹象。”

该下决心了。范转向其他人，尽量将厉声命令变成合乎情理的请求：“行脚！行脚！我需要木女王的支援。我们必须进入城堡。”

行脚有一肚子问题要问，但他完全不需要劝说。“要飞进城堡？”他一边向他跑来，一边问。

范已经向飞船跑去，一把将行脚举上飞船，自己也迅速爬进去。不，他才不会费心思去飞这个鬼东西呢。“不，你来用扬声器，请你的老板找一条路进去。”

几秒钟后，山坡上响起爪族语的喊话声。只要再过几分钟，几分钟后，我就会面对反制手段。至于到时候该怎么做，他并没有什么清楚的认识，只觉得天人裂体在体内沸腾，渴望进行最后一次行动，最终实现老头子的意志。“拉芙娜，瘟疫舰队在哪儿？”

回答立至。她一直关心着地面的战斗，但一刻也没有忘记必将从天而降的铁拳。“距离我们四十八光年。”声音离话筒远了点，有点模糊不清，“他们的速度加快了些，四十六个小时后便将进入本星系……我真抱歉，范。”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估计发自：山多尔公平裁断信息组织（与此前发帖者不同，但各中转站点已证实其可靠性。可能出自前发帖者的分支机构或后备站点）

主题：我们最后的信息？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飞升之后兴趣组：灭绝记录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72.78天

关键词：新一轮大规模攻击，山多尔公平裁断信息组织的毁灭

信息内文：

根据我们分析，本机构位居飞跃上界的全部站点已被瘟疫兼并。只要有可能，请拒收来自这些站点的一切信息。

就在四个小时之前，本组织还包括上界的二十余个文明形式。但现在，我们这些幸存者已经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界区，系统运转极其迟钝，一切都是浑浑噩噩。我们天生不适应层次如此低下的界区。我们决定，本信息传输之后便切断链接。

我们希望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仍然坚持生存下去的人。新一轮进攻来得十分突然。根据上界传来的消息，瘟疫骤然倾尽全力，从各个方向向外扩张，置一切安全措施于不顾，一心只想夺取尽可能多的运算处理能力。或许我们以前低估了它的威力，或许它是在做垂死挣扎的困兽斗，不惜冒最大风险——我们不知道。

直至三千秒前，本机构所有内部网络仍然承受着猛烈攻击。但攻击现已停止。是暂时的吗？也许攻击已经达到极限？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们再次听到我们的声音，你们便会知道，瘟疫取得了胜利。

别了。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奥普迪马语→阿奎勒隆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理性调查组织（估计为飞跃中界一个单星系文明，位于斯坚德拉凯逆气旋方向5700光年）

主题：从长远考虑

关键词：瘟疫，自然之美，前所未有的机遇

摘要：生活仍将继续

发往：

瘟疫威胁组

理性社会支网管理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日期：斯坚德拉凯毁灭之后72.80天

信息内文：

看到各种族自以为居于宇宙的中心，这种情况总让人忍俊不禁。以本次瘟疫的扩张为例（为没有跟踪有关线程和新闻组的读者提供的背景资料），瘟疫的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剧变，但仅仅局限于飞跃上界的一小部分，和我们绝大多数读者毫不相干。我相信，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一次最可怕不过的大灾难。对这些人，我充满同情。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灾难便意味着一切走到尽头，我只能觉得好笑。伙计们，生活仍将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许多读者显然没有认真关注这一事件，当然也没有看出其中的关键。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几名天人明显遭到蓄意谋杀，飞跃上界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很大的区域内，这些事件是史无前例的。

过去我常常称寰宇文明网为百万谎言网。诸位，趁真相凸显时好好研究，运气好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就此解决许多有关界区和天人的根本问题。

我在此敦促大家，从各个角度，尽可能仔细地观察瘟疫在下界所作所为，尤其应当利用德比利下载系统残余的收发站，以此协调我们从各个方向对受瘟疫感染地区的观测。这项研究工作只能在飞跃中界和下界完成，势必耗资巨大、冗长艰辛，但它值得我们做出这种努力。

研究课题如下：

瘟疫的网际通信的性质：该变种一半是天人，另一半是飞跃上界的事物，足以引发人们的无穷兴趣。

在瘟疫影响区域之下所发生的这次巨型界区涌动：这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目前正是研究它的最佳时机。

瘟疫舰队正步步逼近未与文明网联通的某个世界，它的性质如何：过去几周里，追踪战争兴趣组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舰队，问题在于，该兴趣组关注的原因未免过于愚蠢（谁在乎斯坚德拉凯和蝴蝶霸权，各地的政治冲突让各地的人自己解决好了），除了脑坏死的人士，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大家理应一眼看出：瘟疫为什么大费周章，远离适于自己生存的界区？

如果瘟疫舰队附近有其他飞船，我吁请你们：将你们的发现贴在追踪战争兴趣组。当地的文明也可以将该舰队的超波轨迹图转发给我们，我们将为此付酬。

所有这些都十分昂贵，但它们值这个价，这是窥见永恒世界万古运行规律的大好时机。瘟疫舰队很快便将抵达目标星系。它是会就此止步，掉头后撤，还是会摧毁这个挡路的星系？无论出现哪种情形，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

拉芙娜走过战场，朝等在前面的共生体走去。浓烟已经被大风吹散，空气中还是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山上已是一片大火肆虐后的废墟，山头是铁先生的城堡，像一个巨大、焦黑的乳房上的奶头，一座占地数公顷的建筑，在大自然与共生体的合作下变得残破不堪，但仍然矗立在山顶。

战士们默默地让开一条路。不止一个人不住地向她身后的着陆飞船投去紧张的一瞥。拉芙娜走向等着她的人。他们坐在那里，姿势真奇怪，像一群野餐者，对其他人的存在感到很不自在。肯定是他们的高级参谋会议。拉芙娜向坐在中间丝垫上那位共生体走去。此人的几只成年组件脖子上悬着精雕细刻的金银饰物，有几个看上去满面病容，身体衰迈。前面还蹲着两只幼崽。拉芙娜走过隔在他们中间的最后一块空地，对方站起身来，全体组件以极其协调的动作上前迎接。

“你就是木女王？”她问。

对方个头儿最大的组件发出一个女性的声音，和人类惊人地相像：“是的，拉芙娜。我就是木女王。你想见的人是行脚，他就在上面的城堡里，和孩子们在一起。”

“哦。”

“我们备了辆车，可以马上送你进去。”一只组件向山坡一指，一辆大车正被拖上山来，“要是你的着陆点再靠近一点就好了。”

拉芙娜摇摇头：“不，近不了啦。”这已经是她和绿茎通力协作的最好成绩了。

几只脑袋一偏，姿势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原以为你很急。行脚说还有一个舰队的太空人紧紧追着你不放。”

拉芙娜一时什么都没说。这样看来，范已经把瘟疫的事告诉他们了？他这么做她很高兴。拉芙娜摇摇头，极力摆脱头脑的麻木状态。“是……是的。我们非常急。”她手腕上佩戴的数据机有一条与“纵横二号”联系的通信链接，小小的显示屏上清楚地现出步步逼近的瘟疫舰队。

几只头扭了扭。拉芙娜猜不透这个姿势代表什么。“你们到了生死关头。我想，我能理解。”

你怎么理解？就算你理解，你能原谅我们吗？但拉芙娜说出口的只是一句“我很抱歉”。

女王登上车，陪伴拉芙娜驶向山上的城堡。拉芙娜回头望望，缓坡下停着“纵横二号”，像一只巨大、濒死的飞蛾。船身上侧的动力脊弯弯曲曲，伸向空中，高达百米，发着湿漉漉、绿莹莹的幽光。着陆动作太仓促，虽说反重力装置抵消了飞船的大部分重量，但船腹的动力脊还是被压折了。飞船远处，山势陡降，伸入岛屿星罗棋布的大海。西面的太阳射在岛上，拖下一道灰蒙蒙的阴影，笼罩着俯瞰峡湾的城堡。城堡和飞船，好一个奇幻场面。

一秒，又一秒，手腕上的显示屏静静地倒数计时。

“铁先生在穹隆四周埋了炸药。”木女王两只鼻子一摆，指指上面。拉芙娜望望她指点的方向。粉红色的大理石衬着天空，一个个大小不同的拱顶更像公主时代的大教堂，不大像军用建筑。真要是塌下来，肯定会砸毁下面停放的飞船。

木女王说范已经进去了。大车载着他们驶进大门，穿行在凉爽阴暗的一个个穹隆内部。拉芙娜看了看一排排冬眠箱。里面还有多少能活下来？我们还能弄清楚吗？石墙投下重重阴影。“铁先生的部队肯定都走了吗？”

木女王迟疑了一下，几只头望着各个方向。拉芙娜现在还完全看不懂共生体的表情。“应该是这样。城堡里就算还有敌人，肯定也躲进了非常隐蔽的地方，否则我的人会发现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铁先生的残体。”女王好像完全能看懂拉芙娜不解的表情，“你还

不知道？铁大人显然想亲自引爆炸药。不用说，他自己肯定也逃不出来，但那个组合一直是个疯狂的家伙。有人阻止了他，打得到处是血。两个他死了，其他组件四下东游西逛，被我们发现了。只会哀嚎，一塌糊涂……无论是谁干掉了铁先生，这次撤退也是那个人指挥的。此人尽一切努力避免正面决战。一时半会儿他是不会回来的，但我想，总有一天，我还会跟剌刀打交道。”

从眼下的局势来看，拉芙娜怀疑这种可能性还有没有机会变成现实。她的数据机显示，瘟疫舰队用不了四十五个小时便会开到。

主穹隆里，杰弗里和约翰娜在他们的飞船旁，手拉手坐在舷梯边。大门打开、木女王的大车驶进来时，女孩儿站起身来，向他们挥手。接着他们看见了拉芙娜。男孩儿拔腿朝门口飞奔，接近时却放慢脚步。“杰弗里·奥尔森多？”拉芙娜柔声问道。他有点犹豫不决，却又绷出大人样子。他才九岁，单从神态上来看，年纪却大得多。可怜的杰弗里，几乎丧失了一切，依靠如此之少的东西支撑了这么长时间。她跨下大车，朝他走去。

男孩儿从阴影中走出来，还有一群个头儿很小的组件。其中一只吊在他肩上，有几只在他脚边窜来窜去，却一次也没有绊着他。他身前身后还有好几只。杰弗里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停下脚步：“拉芙娜？”

她点点头。

“你能走过来一点吗？女王的思想声太大。”声音还是那个男孩儿的，但他的嘴唇却根本没动。她走过他们中间的几米，幼崽和男孩儿也迟迟疑疑走上前来。到了近处，她可以看到他衣服上撕破的口子，双肩和肘膝上还有些东西，像是裹伤的包扎物。脸好像刚刚洗过，但头发还是乱糟糟地黏成一团。他严肃地仰头注视着她，接着张开双臂紧紧搂住她：“谢谢你来。”嘴压在她怀里，声音有点不清楚。但他没有哭。“对，谢谢你，还要谢谢可怜的蓝莢。”又是他的声音，悲伤，但一点也不发闷——来自围在他们身边的那群幼崽。

约翰娜·奥尔森多走上前，站在他们身旁。这姑娘难道只有十四岁？拉芙娜向她伸出手：“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你一个人就顶得上一整支援军。”

大车里传来木女王的声音：“约翰娜正是这样的人。她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拉芙娜指指飞船舷梯。船内有光，穿过虚掩的舱门射到外面。
“范在里头？”

女孩儿正要点头，却被那一窝幼崽抢了先：“对，他上去了。他和行脚都在船里。”幼崽们不知怎的，一下子分散开来，朝舷梯跑去。留在后头的一只扯着拉芙娜。她跟了上去，杰弗里紧紧跟在她身后。

“这个共生体是什么人？”她突然问杰弗里，手一指那群幼崽。

男孩儿吃惊地停下脚步：“是阿姆迪呀。”

“哎哟，真对不起。”从幼崽那里传来杰弗里的声音，“我跟你说了那么久的话，都忘了你还不知道——”一阵爪族语的和声，以人类的笑声结束。拉芙娜低头望着这一片上下点动的小脑袋，心里知道，这小鬼头对自己的恶作剧清楚得很。一个大疑团就这样解开了。
“真高兴见到你。”她说，心里既恼火，又觉得有趣，“现在——”

“说得对，现在的要紧事还多着呢。”小狗崽连蹦带跳蹿上舷梯。这个“阿姆迪”的情绪真是变化多端，一会儿羞怯，一会儿悲伤，一会儿又精力充沛，淘气得要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把我们全轰了出来——还是我们领他们熟悉飞船的呢。”

拉芙娜跟着共生体，身后是杰弗里。这里听不出任何动静，好像根本没发生什么事。穹隆内部静得像一座坟墓，只有担任警卫工作的几个共生体发出的声音，回荡在穹隆里。而到了这里，舷梯的一半处，连这些声音都听不清了，上面的舱门后更是没传出一丝声响。
“范？”

“他就在上头。”站在舷梯下的约翰娜道。她和木女王正仰头看着他们。她踌躇了一下，道：“不知他情况怎样。战斗之后，他——他挺奇怪的。”

木女王的头偏来偏去，交叉晃动，像是要避开从舱门里射出的光，好好看看他们似的。“你们这艘飞船发出的噪声真是可怕极了，

人类怎么能忍受这种折磨？”

阿姆迪：“嗯，其实也不怎么糟啦。杰弗里和我在上头待了好长时间，我都习惯了。”两颗脑袋顶着舱门，“不知范和行脚干吗把我们轰出来，我们可以留在其他房间里嘛，一点点动静都不闹出来。”

拉芙娜小心翼翼走过幼崽打头的几只组件，轻轻推了推金属舱门。门虚掩着，站在这里，她能听到通风系统发出的声音。“范，有什么进展？”

门后一阵窸窣窸窣，还有脚爪走过的声音。舱门开了一小半，泻出明亮闪烁的光。露出一只像狗一样的脑袋，眼睛睁得大大的，拉芙娜甚至可以看到他的眼白。这表示什么意思？“你好。”它说，“嗯，你瞧，这儿的事有点吃紧，范——我想最好别打扰范。”

拉芙娜伸手抓住舱门：“我不会打扰他，但我一定要进去。”一路奋战，最后才等到了这一刻，一路上死了多少亿生灵？现在却来了一只会说话的狗，告诉我这儿的事有点吃紧。

这位行脚低头望着她的手：“好吧。”他把舱门打开了一点，刚好够她挤进去。幼崽们一个箭步蹿上来，脚跟脚便要钻进去，却在行脚的怒视下灰溜溜缩了回去。拉芙娜根本没有注意……

所谓的“飞船”，其实比货舱强不了多少，干脆就是个大货箱。里面的货——冬眠的孩子们——已被移出飞船，只留下近乎平平坦坦的一层舱面，安装着各式设备。

所有这些，她几乎完全没留意。拉芙娜眼里只有光——那个东西。从舱壁蔓生出来，聚集在货舱中央，明亮得让人难以直视。它的外形不断改变，颜色从红渐变为紫，又从紫渐变为绿。范盘腿坐在这片幻影似的东西旁，不，在它的光晕笼罩之下。他的头发一半被大火烧光，双手双臂不住颤抖，嘴里还咕哝着某种陌生的语言，她完全听不明白。天人裂体。它曾经两次出现，两次都伴随着灾难。天人临终发作的癫狂……现在竟然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范，唉，范。

拉芙娜向前迈了一步，立即觉得有嘴巴咬住自己的衣袖。“请不要过去，他不能受任何打扰。”扯住她袖口的是条大狗，身上带着战斗中留下的伤痕。这个组合——行脚——的其余组件望着舱里的范。蛮族土著不知怎的看出了她脸上的怒气。共生体道：“您瞧，夫人，您的范现在大脑一片空白，已将所有机能完全用于计算处理。”

咦？这个行脚居然学会了术语行话，不过可能仅仅知道这么几句。范肯定一直在向他介绍情况。她做了个叫他闭嘴的手势。“知道，知道，我明白。”她望着那团不断改变形状的光，像绝大多数显示设备上都可以生成的那种图像，像七彩泡沫的截面，不住闪烁，晃得眼睛很不舒服。是最纯净的单色光，但颜色不断变化，在舱壁投下深深浅浅的光影。这些闪闪发光的截面有许多一定是不中断的连续面，每一个面上都有不少暗色光斑。

她慢慢走近了些，注视着范和……反制手段。除此之外，它还可能是什？墙上的霉斑长了出来，伸向天人裂体。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处理、交换信息了，拉芙娜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台超限界机器。她以前读到过这种东西，由超限界制造的设备，专用于飞跃下界。这种机器没有自我意识，并没有打破下界所受到的局限——但它可以最充分地运用下界的自然条件，完成它的制造者赋予它的使命。可眼前这台机器，谁是它的制造者？瘟疫？瘟疫的敌人？

她更接近一点。那东西已经深深插进范的胸口。但没有血，也没有撕裂的皮肉。如果不是看到他随着它的翻卷颤抖，拉芙娜或许会以为这只是光影造成的幻觉。那些长长短短不规则碎片形的手臂像长着长牙，啃啮着他。她倒吸一口气，几乎失声惊呼。范却没有抵抗，他比从前更加彻底地陷入了天人裂体的状态，也比从前更加宁静。突然间，拉芙娜的恐惧和希冀同时如洪流般倾泻而出：希冀——也许即使是现在，天人裂体仍然可以对抗瘟疫，至少可以给它造成打击；恐惧——在这个过程中，范也许会就此死去。

那个人造制品一直翻卷扭动，不断发展。但现在，这个过程慢了下来。光的颜色变成近于白色的淡蓝，不再变化。范睁开眼睛，朝她的方向转过头来。“车手一族的神话传说是真的，拉芙娜。”声音遥不可及，她听见一声轻笑，“我想，经过上一次后，车手们现在也应该知道了。宇宙中还存在别的事物，不喜欢瘟疫的事物。像那种事物，即使是我的老头子也只能猜测……”

天人之上的天人？拉芙娜瘫坐在甲板上。手腕上的显示屏闪闪发亮：只有不到四十五个小时了。

范顺着她的视线向下看着显示屏：“我知道。舰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潜到这么深的地方，威力无穷的舰队也变成了可怜虫……但以它的力量，摧毁这个世界、这个太阳系，绰绰有余。这就是瘟疫现在的计划。瘟疫知道我有能力摧毁它……和以前摧毁它一样。”

拉芙娜的脑海里一片混乱，只隐隐约约感到行脚匍匐着从四面爬了过来，每一双眼睛都凝视着那团淡蓝色的光和浴在光芒中的人。
“怎么摧毁，范？”拉芙娜悄声问。

沉默。然后——“界区的动荡……是反制手段的行动，但缺乏协调。可现在它有我引导。我开始了一场逆转涌动，一场逆潮。它正在集中本地能源。你没感觉到吗？”

逆转涌动？逆潮？范在说些什么呀？她瞥了一眼手腕——惊叫一声。敌人的速度跃升至每小时二十光年，这种速度只有飞跃中界才能达到。本来还有差不多两天，现在却只有不到两小时……显示屏这时的读数又变了，从每小时二十五光年升至……三十光年。

有人咚咚咚敲响舱门。

斯库鲁皮罗失职了。他本该指挥部队向山头移动。这他知道，而且觉得很内疚——但他照样玩忽职守，完全不准备改正错误。就像嚼食克利玛树叶上瘾的瘾君子一样，有些东西太美妙了，实在割舍不下。

斯库鲁皮罗在部队后面晃荡着，组件们郑重其事地抬着数据机，小心别让它那对粉红色的大耳朵拖到地面。事实上，守卫数据机职责重大，比吆喝部队重要多了。何况他也不会走远，随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再说，要论日常工作，他的副手比他能干多了。

这几个小时里，海风已经把这儿的烟吹进了内陆，空气清新，带着一股海水的咸味。山丘的这一部分火烧得不厉害，甚至还有些小花和毛茸茸的带壳种子。鸟儿乘着海湾吹来的气流上下起伏，尾巴不住

摇动，音乐般的鸣叫声声入耳，好像在宣布这个世界不久便会恢复到从前的太平盛世。

斯库鲁皮罗知道不会这么简单。他的所有脑袋全都冲着山下，望着拉芙娜·伯格森多的飞船。据他估计，那些没压坏的动力脊足有一百多米长，船体本身则长达一百二十多米。他蹲下身，围坐在数据机旁，打开粉红象的盖子。飞船的事数据机知道许多。事实上，这艘飞船甚至不是人类的设计，但它的形状很普通，和其他许多飞船差不多。这是他从前在数据机里学到的知识。两万到三万吨，配备着反重力飘浮垫，还有比光速还快的推进器。对于飞跃界来说，这一切都普普通通……但在这儿看见它——想想看，通过他自己组件的眼睛！斯库鲁皮罗的眼睛简直离不开它。三个他摆弄着数据机，两个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泛着虹彩的绿色机身。跟飞船一比，身边的士兵和炮车完全丧失了一切意义。这么重的家伙，却像轻轻浮在缓坡上一样。我们多久才能造出这种东西啊？如果没有天外来客的帮助，肯定要花无数个世纪。数据机里的历史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能进去看看，让我死都肯。

可是，这么先进的飞船，却被威力更加强大的东西追赶。夏日阳光下，斯库鲁皮罗打了个寒噤。第一艘飞船降落时的情景他听行脚讲述过无数遍，他自己也亲眼看到了人类射线枪的威力，还在数据机里读过星球毁灭级炸弹以及飞跃界其他不可思议的武器。还在替木女王制造大炮时——眼下他能制造出来的最先进的武器——他就一直梦想着、幻想着。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觉得数据机所说的武器不太真实——直到亲眼看见在头顶飘动的飞船。现在他信了。整整一支舰队的杀人机器紧追拉芙娜而来！也许再过几个小时，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他飞快地在数据机里搜索着，寻找有关太空飞行的资料。几天也罢，几个小时也罢，至少要把来得及学的东西学到手。

于是，斯库鲁皮罗全神贯注于数据机的图像和声音上。他打开了三个窗口，每个讲述太空飞行的一个方面。

山上传来一阵叫喊声。他抬起一只头，只觉得一阵被人打扰的气恼。不是战斗警报，只是平平常常的惊慌不安。奇怪，这个下午怎么这么凉快？两个他抬起头，天上没有云呀。“斯库鲁皮罗！看，快看！”

他的炮兵们连蹦带跳，惊慌失措。大家都手指天上……指着太阳。他合上数据机的盖子，同时爪子搭在眼前仰望太阳。太阳高高挂在南面，明晃晃的，可地面很凉快，鸟儿自自在在唱着小调，太阳落山，它们进窝前总这么叫。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直视太阳，已经盯了五秒钟——眼睛却不疼，连眼泪都没冒。天上仍旧没有一丝云朵，但他只觉得心里涌上一股寒意。

阳光正在变弱。他能看见太阳表面的黑斑。太阳黑点。以前他用写写画画的望远镜看过很多次，可当时望远镜上有很厚的滤镜。他和太阳之间有什么东西，那种东西吸掉了太阳的光和热。

山上的共生体们发出哀号。心胆俱裂的号叫。即使在最激烈的战斗中斯库鲁皮罗也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声音，这是人们面对不可知的大恐怖时发出的号叫。

天空的蓝色渐渐淡了下去。突然间冷得像漆黑的深夜。太阳的光线也变成了灰蒙蒙的冷光，像褪色的月亮。比月亮还暗。斯库鲁皮罗肚子紧贴地面，几个他的喉头深处发出阵阵哨鸣。武器，这是袭来的武器。但数据机提都没提过这种可怕的武器。

最亮的光来自星星，冰冷的星光洒在山上。

“范，范。他们一个小时内就杀过来了。你都干了什么呀？”奇迹倒真是奇迹，但却是个邪恶的奇迹。

范·纽文在反制手段的光芒中前仰后合摇晃着身体，他的声音已经几乎恢复了正常——天人裂体渐渐退下去了。“我干了什么？不……不太多，但却比任何天人多得多。拉芙娜，连老头子也纯粹是猜出来的。斯特劳姆人唤醒的是那个车手神话。我们——我——别的东西——刚刚移动了界区分界线。只限于一处，但移动幅度非常大。我们现在相当于处在飞跃上界，也许甚至相当于超限下界。瘟疫舰队这才能飞得这么快。”

“可——”

行脚从舱门处回来了。他带来的消息——亲眼看见的大变故——打断了拉芙娜一阵阵发作的恐慌。“太阳刚刚灭了。”他的头上下起伏，看不懂这是什么表情。

范答道：“只是临时性的。刚才的移动需要能源。”

“为……为什么，范？”就算瘟疫必将获胜，可为什么帮助它？

对方的表情忽然间变成一片空白。在那个大脑中，某些程序开始运行，范·纽文几乎彻底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我在……集中注意力反制对方。现在我明白了，反制手段，它是……它是某种高于天人的力量制造的。也许是云中人，也许它在向他们发出信号。也许刚才所做的一切只像蚊子叮了对方一口，但它引起的反应和后果却将十分剧烈。飞跃界底层的分界线正在收缩，像海啸之前的水位下降一样。”反制手段变成了红色，闪闪发光。它的各个弧形、倒钩裹住范的全身，比刚才裹得更紧。“现……现在我们抬升到了较高的界区……这一切必将发生。哦，老头子的鬼魂高兴了。比天人们看得更加高远，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死亡都不算太大的代价。”

瘟疫舰队的状态数据横过拉芙娜手腕上的显示屏。瘟疫舰队来得比以前更快了。还在三十光年之外，但是——“只有五分钟了，范。”

范大笑：“哈，瘟疫知道了自己的下场。我看出来了，这一直是它最恐惧的事。亿万年前，它正是这样被消灭的。它全力扑上来了——为时太晚，为时太晚了。”光芒大张，范的脸庞像一张明亮的面具，表情轻松自如，“有什么……东西，非常远，远极了。它听到我了。它来了。”

“什么？谁来了？”

“涌动。大涌动。和它比起来，我们经历的那一次只是一阵小浪头。这一次的规模将无人相信，因为不会有人留下来做记录。就在瘟疫舰队下面，底层与爬行界的分界线将被彻底冲毁。”

恍然大悟，如醍醐灌顶。突然间前面无限希望。“……会把舰队彻底陷死在那儿，对不对？”也就是说，基耶特·斯文森多及其战友

的战斗和牺牲不是毫无价值，范当时的建议也不是异想天开。现在，瘟疫舰队里连一艘装备有冲压推进器的战舰都没有。

“是的，他们在三十光年之外。我们已经消灭了所有能在非跃迁状态下、在单一空间高速飞行的舰船。三十光年距离，但他们花一千年才能赶到这里……”反制手段猛地收缩，范呻吟一声，“时间不多了，我们已经收缩到了尽头。大潮涌来时，它将——”又是一声呻吟，“我看见它了！天人哪，拉芙娜，好高的浪头，它将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多高，范？”拉芙娜轻声道。她想到这个世界之上的无数文明，其中有蝴蝶，有帮助他们实施斯坚德拉凯大屠杀的那些邪恶文明……但还有数以亿万计爱好和平、尽自己的努力向上攀登的生灵。

“一千光年？一万？我不清楚。反制手段中的幽灵——阿恩和斯基阿纳，他们认为巨浪会一直打到超限界，把瘟疫剿灭在它的老巢……以前发生的那一次肯定也是这么做的。”

阿恩和斯基阿纳？

反制手段的扭动放慢了，它的光闪动着，变成黄色。一亮，熄灭，再一亮，再熄灭。每次一暗，范便粗重地喘息一声。反制手段，这位将杀害上百万个文明的救星，现在正在杀害这个将它激活的人。

几乎不假思索，她绕开那个东西，向范伸出手去。但刀锋般闪亮的光挡开她的手，堵住她。

然后，光芒终于彻底寂灭。四周的沉沉黑暗中，响起轻轻的滋滋声，一股刺鼻的气味，越来越浓烈。拉芙娜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气味。

范没有痛苦。一生的最后几分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爬行界和飞跃界，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语言来描述。

只能比喻。就像……就像……一片无比巨大、无比空旷的海滩，范和老头子并肩而立。拉芙娜和爪族只是他们脚下渺不足道的沙砾。海水退下去了，刚才还是黑沉沉一片混沌的海水，现在却成了洞见一

切、通体明澈的思想可以立足之地。这是飞升，但却是为时极短的飞升。天际处，退却的海水积蓄力量，乌黑的海浪聚成比山峦更加雄伟的巨构，又向他们扑来。他仰视巨大无比的潮头。范、天人裂体和反制手段都无法逃脱被吞没的命运，连独自逃生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他们引发了超越一切想象的大灾难，银河的大片区域一头陷进爬行界，沉没得比古老地球更深，沉没时间也将和地球一样持之久远。

阿恩、斯基阿纳、斯特劳姆人、老头子，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复仇……反制完成了。

范·纽文呢？一件工具罢了，制造出来，用过了，现在该抛弃了。一个从来不是真人的人。

巨浪吞没了他，把他拖进深深的海底，远离上面的超限之光。在他躯体之外，爪族世界的太阳不久便将重放光芒，但在他的意识内部，一切都在闭合，在关闭。感官退缩了，又回到肉眼可视、耳朵可听的范围。他感到反制手段渐渐脱落，化为乌有。无知无觉的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老头子的幽灵继续存在了一小会儿，也渐渐收缩、远离，如潜在的思想般缓缓散去。但它留下了范的自我意识。这一次，它没有把他抛在一边；这一次，它很和善，轻抚范的意识，仿佛一个人抚弄着一只忠心耿耿的狗。

你呀，更是一只勇猛的狼，范·纽文。离他们坠入深渊只有短短的几秒了，合为一体的反制手段和范·纽文将永远死去，所有意识也将随之而逝。记忆飞快地掠过眼前，老头子的幽灵站到一旁，将此前一直没有赋予范的明确性交还给他。是的，我用在中转系统垃圾场捡到的几个躯体造出了你，但是，我只能复活一个头脑、一个记忆。一头强壮、彪悍的狼——你太强悍了，我无法控制你，除非在你心头笼罩一层怀疑的阴影……

不知在什么地方，最后一重障碍物滑到一旁，老头子丧失了最后的控制手段，或者说，是他最后的礼物。究竟是哪一种，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无论这个幽灵怎么说，范·纽文已经觉悟，谁都无法否认他的身份：

堪培拉，辛迪，几个世纪与青河的漫游，野鹅区的最后一次飞行。都是真的。

他抬头望着拉芙娜。她做了那么多，忍受了那么多。即使不相信他，却依然爱着他。没事的，没事的，他想向她伸出手，告诉她。哦，拉芙娜，我是真实的。

接着坠入无尽的深渊，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舱门外再一次传来敲门声，她听见行脚走向舱门。射进来一丝光，只听杰弗里尖叫道：“太阳回来了！太阳回来了！……哎，里面怎么这么黑？”

行脚：“那个反制手段，就是范帮助的那个东西，它的光熄灭了。”

“哦，你是说你们没开大灯？”舱门彻底打开，火炬的光映出门口处男孩儿的脑袋，身边还有几只幼崽，身后站着约翰娜。他的手在门边摸索着，“开关就在这儿……瞧。”

弧形舱壁闪出柔和的白光。船舱里一切平平常常，正是人类飞船的样子，只是……杰弗里呆呆地站着，眼睛睁得滚圆，手捂在嘴上。他一转身，抓住姐姐。“怎么了？怎么了？”他在舱门口大喊道。

拉芙娜真希望自己看不到这一幕。她跪了下来。“范？”她轻声唤道，心里也明白对方不会回答。范·纽文的躯壳倒在反制手段中间。那个东西已经不发光了，它弯弯曲曲的边缘已经钝了，不像刚才那么锐利，而且黑乎乎的。看上去像朽木。但这些朽木死死包裹着范，刺进它所缠绕的人的身体。没有血，也没有焦痕。被反制手段刺穿的地方只有一块灰斑，那里的皮肉似乎已与反制手段融为一体。

行脚围着她，和她靠得紧紧的，鼻子几乎触及地下的那具躯体。那股刺鼻的气味仍然弥漫在舱里。是死亡的气息，不是血肉腐坏的臭味。死在这里的不仅是血肉之躯，还有些别的。

她看看自己的手腕。显示屏上只有几条夹杂着文字的直线，无法探测到任何超波轨迹。“纵横二号”的数据显示，它的高度控制装置出现故障。现在他们已经深深陷入爬行界，与任何可能的外援彻底断

绝，也无限远离瘟疫的舰队。她望着范的脸：“你办到了，范，你真的办到了。”她轻轻地对自己说出这几个字。

纠结缠绕的反制手段现在轻飘飘的，非常脆弱。但范还缠在里面，和它一样虚弱。他们怎么才能扯开这些东西，又不至于伤到……行脚和约翰娜温和地劝说拉芙娜离开船舱。接下来的几分钟所发生的事她不大记得了，只知道他们抬出了那具躯壳。蓝莢和范，都去了，再也呼唤不回。

在这以后，他们让她一个人待了一阵子。这里不缺少同情和关心，但同样不缺少灾难、陌生感和紧急情况。要照顾伤员，还要准备迎战可能出现的反击。这里一片混乱，急需恢复秩序。但这一切她几乎没有留意。长途逃亡到头了，她的精力也到头了。

她一定在舷梯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所丧失的一切压得她无法思想。绿莖通过数据机向她传送树族抚慰人心的海浪声，但她几乎没有听到。最后，她意识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除了绿莖的安慰……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小男孩儿回来了，坐在她身边，一群幼崽环绕着他们。谁都没有说话。

尾声

剃刀过去的王国终于迎来了和平和宁静，至少没有出现杀气腾腾的军队。不管是谁领导剔割军队的后撤，他的指挥手段十分巧妙。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当地的农民也敢露面了。老百姓倒还没有惊恐万状，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他们欢欣鼓舞。农田里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农夫们辛勤耕作，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人们记忆中最猛烈的大火，加上这一地区所发生的最激烈的战斗所带来的双重损失。

女王派遣信使奔赴南方故土，向木城人宣布胜利的消息。但她并不急于凯旋。部队帮助当地农民干活，尽量不成为当地人的负担。同时还彻底搜查了飞船山上的城堡，以及矗立在秘岛的巨大的老城。老城里的发现证实了多年来人们一直悄声议论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径。可是，对方逃走的军队却一直没有下落。当地人的奇谈怪论倒不少，但大多是不吉利的无稽之谈。比如，传说剃刀在远赴共和国发动政变之前便在北边修建了秘密堡垒，在那儿储备了大量物资。但也有些人说这些物资已经被铁大人消耗光了。从北面山谷回来的农民说看见了撤退的剔割军队。有些还说他们亲眼看到了剃刀本人——至少是一个身着显贵服饰的共生体。还说什么剃刀可以既在这里，同时又在那里，分成几个单体指挥部队撤退，之间隔着好几公里路程。全是胡说八道，就连当地人也不相信。

拉芙娜和女王却有理由相信这些传说。但她们头脑清醒，并没有派遣军队深入北方追击。木女王的远征军本来就兵力单薄，北面又到处是地势复杂的山谷、茂密的森林，绵延百里，直到冰牙地区折向西面到达海边的地方。木女王不熟悉那一地区。如果剃刀按他平素长期准备的老习惯，在那个地区经营多年的话，贸然攻打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哪怕对方只有一些散兵游勇，而已方却能召集一支大军。由剃刀去吧，但愿他的堡垒已经被铁大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木女王担心，此人必将成为下一世纪的心腹大患。

但问题的解决却比大家预想的快。找上门来的竟然是剃刀，而且不是金戈铁马杀上门来。战斗结束之后二十来天，一日将尽，太阳已经隐入北面的群山，这时响起一阵警号。拉芙娜和约翰娜一跃而起，迅速赶到城堡堞墙，向长日无夜季节的落日方向瞭望。太阳已落入北方的峡湾，橘黄色的阳光衬出北面群山的剪影。木女王的参谋们用许多双眼睛观察着山脊，其中有些人还有望远镜。

拉芙娜和约翰娜共用一副望远镜：“山上有人。”被后面的阳光一照，只能看见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共生体，举着一面长条幅，每只组件擎着一根旗杆。

木女王同时使用两副望远镜。考虑到她的每双眼睛各有其视角，可能比拉芙娜看得更清楚些。“对，我看见了。是一面休战旗。我想，打旗的人我认识。”她愤愤地冲行脚说了几句爪族语，接着又用萨姆诺什克语道，“上一次跟那个组合说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

约翰娜仍用望远镜望着，终于道：“他……铁先生就是他造出来的，对吗？”

“对，亲爱的。”

女孩儿放下望远镜：“我……我想，这个人我就不见了。”声音有些恍恍惚惚。

八个小时以后，他们在城堡北面的山坡会面。这段时间，木女王的部队仔细搜查了附近的山谷。防备对方的伏兵只是原因之一。对方来的是位特殊人物，本地有不少人一心盼着他死。

木女王走向山上的会面地点，山势在这里陡然下降，下面就是森林。拉芙娜和行脚跟在她身后十米外。按爪族的标准，这已经非常近了。木女王没怎么提这次见面的事，一路上沉默寡言。幸好行脚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一年前，飞船在这里降落时，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条路。你看，有些树都被着陆尾焰烧焦了。还好去年不像今年这么干燥。”

森林中林木茂盛，几个人低头望着下面的树梢。天气虽然十分干燥，但空气中仍然飘着一股树脂的甜味。他们左边是一个小瀑布，还有一条通向下面谷地的小径——前来和谈的客人已经答应从这里上来。行脚将下面的谷地称为农田，可在拉芙娜看来，下面是一片难以形容的乱七八糟。爪族农夫在同一块地里种上各式各样的庄稼，田地周围也没有边界，连个挡牲畜的围栏都没有。不时望得见一座小木屋，屋顶非常陡，墙壁凸向外面。常年积雪的地区，这种建筑形式很常见。

“看下面的农民，挤得真紧，好一伙乱众。”行脚说。

拉芙娜觉得一点也不挤。一小簇一小簇，每簇都是一个共生体，和别的共生体隔得相当远。一群群分布在农家小屋旁，田地里还稀稀拉拉散着更多组合。木女王在那条穿过谷地而来的小路边定住脚步。

拉芙娜感到身边的行脚紧张起来，一只脑袋伸过她腰边，向下面指点着。“那个肯定是他。一个人上来，跟讲好的一样。还有——”一部分他举起望远镜，“嘿，这倒新鲜。”

孤零零一个组合吃力地向这边走来，走过女王的警卫。它还拖着一辆小车——坐在里面的那个组件显然是它的一分子。这算什么？瘸子？

地里的农民走向田边，排列在那个孤单的共生体走来的路旁。她远远听见咕噜咕噜的爪族语叫嚷声。真要拉开嗓门儿大声嚷嚷起来，爪族人的声音可真是非常、非常响亮。警卫们赶上前去，将太靠近路边的农民轰走。

“还以为我们解放了他们，他们会感激我们呢。”卫兵和农民们差点打了起来。自从飞船山上的战斗结束后，拉芙娜还是第一次看到木城兵和当地人发生近于暴力的冲突。

“他们确实感激我们。那些人大多喊的是杀死剜刀。”

剜刀——皮先生——救出杰弗里·奥尔森多的共生体。“仇恨深到这个地步？”

“爱戴、仇恨、恐惧，混合在一起。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始终生活在他的利刃之下。现在他来了，成了瘸子，没有部队护卫。可他们还是怕他。下面那么多农民，真要上来，咱们的卫兵是挡不住的。但他们冲得并不是很厉害。这里是剃刀的地盘，他一直像个好农民照料自己的田地一样经营它。不，好农民不会像他那样，把人民和这片土地当成一项什么大实验。研究了数据机里的资料后，我才明白他是什么人：一个领先于他的时代的魔鬼。甘愿替他杀人送命的人还有不少，隐藏得很深，谁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行脚停住话头，认真观察。

“还有，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他？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他竟然敢孤身一人到这里来，远离一切可能的援兵。”

拉芙娜把腰间范的手枪挪到前面。带枪很不方便，而且太招摇。但她还是庆幸自己带着它。她望望西面秘岛的方向，“纵横二号”就停在那里的城堡外，动弹不得。除非绿茎能为它重新编制一套基本程序，否则它再也飞不起来了。绿茎觉得前景不大乐观。不过她和拉芙娜好歹在货舱中支起了那支射线枪。遥控武器简单到极点。好吧，也许剃刀打算来个出其不意，但我们这边也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那个五位一体走近山脚，被山挡住了。

“还得过一会儿。”行脚说。他的一只幼崽在成年组件肩上立起来，搭着拉芙娜的胳膊。她笑了：想给我开一条专用通话线路？她抱起幼崽，把它放在自己肩头。行脚其余的组件蹲坐在地，期待地望着山下。

拉芙娜看看木女王那边。女王在自己左、右两侧都安排了手执十字弩的弓箭手，剃刀上来后坐的位置在她正前方，地势稍低。拉芙娜觉得女王有点紧张。组件不住舔嘴唇，窄细的粉红舌头进进出出，快得像蛇芯子。各组件站立的位置好像准备拍全家福：高个子组件居中，两只幼崽笔挺地坐在前排。她的视线大多集中在山边，谷地中升上来的小路便在那里出现，伸至他们所在的山坡台地。

拉芙娜终于听到脚爪抓地的声音。山坡下露出一只头来，更多脑袋随之出现。剃刀踏着地苔走来，两只组件拖着小车，车里的组件坐姿僵硬，下半身搭着毛毯。除了它的白耳朵尖，这个组件的样子很不起眼。

这位共生体的眼睛注视着各个方向，全体向坡上的女王走来时，一只组件的眼睛始终盯着拉芙娜，目光炯炯，摄人心魄。皮先生——剃刀，过去总穿着无线电斗篷，现在却没有穿。但从衣缝里，拉芙娜还是能发现它的毛被磨光后留下的疤痕。

“满身疥癣的脏家伙，对吧？”行脚在她耳边轻声道，“但非常沉着。瞧他那股傲慢劲儿。”女王没有动，仿佛凝固了，每个组件都注视着走过来的共生体，几只鼻子不住颤动。

剃刀的四只组件将小车斜过一边，扶着白耳朵尖滑到地面。拉芙娜这才看见它裹着毯子的下半身扭曲得很不自然，一动不动。五只组件臀部紧靠在一起坐下，脖子探上探下，像同一个躯体上的几只手。组合咕噜了几声，拉芙娜听着像被掐住脖子的鸟发出的叫声。

马上传来翻译声，通过蹲在肩上的幼崽传进拉芙娜耳中。幼崽的声音也变成童话书中典型的坏蛋的声音：“你好……我的父母。多年不见了。”

木女王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才发出一阵呜噜声，行脚翻译道：“你还能认出我？”

剃刀的一只组件将脖子朝女王一伸：“组件当然认不出了，不过我看得很清楚，灵魂还是你。”

女王又一次一言不发。行脚评论道：“可怜的女王，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样，不知说什么好。”他突然提高嗓门儿，用萨姆诺什克语对剃刀说，“在我看来，你的情况可就有点不清不白了，我从前的旅伴。我只记得你是泰娜瑟克特，来自长湖共和国的那个谨小慎微的教师。”

几只脑袋转向行脚和拉芙娜的方向，这东西的萨姆诺什克语十分流利，用的却是小孩子的声音。“你好，行脚，还有你，拉芙娜·伯格森多，对吗？你说得对，我正是剃刀·泰娜瑟克特。”脑袋向下一低，慢慢眨着眼睛。

“狡猾的东西。”行脚哼了一声。

“阿姆迪杰弗里还好吧？”剃刀忽然问。

“什么？”拉芙娜一时没弄明白这个名字指的是谁，转眼便反应过来，“哦，他们都很好。”

“那就好。”所有脑袋再次转向女王，用爪族语道，“亲爱的女王，我像一个孝顺的子嗣般来到这里，希望与我的父母和平共处。”

“他真是这么说的？”拉芙娜悄声问肩头的幼崽。

“哎，我还会瞎编不成？”

木女王答了几句，行脚马上继续翻译，声音和女王说人话时一样。“和平共处。我很怀疑，剃刀。恐怕你只是想争取喘息机会，好东山再起，再次对我们大施屠戮。”

“我的确希望东山再起，这是实话。但我已经变了，那个‘谨小慎微’的教师已经让我变得……柔和了些。这是你无法做到的，父母。”

“什么？”行脚设法充分传达出了女王既吃惊又受伤害的语气。

“木女王，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想过吗？你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共生体中最聪明的人，也许还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共生体。而且，你一手打造的共生体大多也聪明绝伦。难道你没有想过你的作品中最杰出的那个吗？你赋予了它最大的才华，不顾血亲繁殖的禁忌，而且（这个词我译不出意思^[33]），最后，你得到了……我。如此奇异，如此不同凡响，让你自己在上个世纪深受其害。”

“我……我反省过这个错误，从那以后，我做得好多了。”

“你是说维恩戴西欧斯？（这一句真够伤人的，瞧女王的脸色）没关系，没关系，维恩戴西欧斯可能是另一类型的错误。我想说的是，造就我的人是你。过去，我认为这是你的天才杰作，但现在……我没那么肯定了。我想修正你的工作，希望与你和平相处。”剃刀一只头指指拉芙娜，另一只头指着停放“纵横二号”的秘岛方向，“宇宙中还存在别的事物，我们的天才应该联合起来，用在那些方面。”

“又是过去那一套傲慢自大的老生常谈。过去我不信，为什么现在要相信你呢？”

“现在的我是可以信赖的。我帮助你们救出了孩子，飞船也是我一手救下的。”

“不过是投机行为。你一直是这个世上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剃刀两侧的头向内一摆：“（相当于你们人类的耸肩）目前形势你居上风，父母，但我在北方还保存着力量。和谈吧，否则今后几十年里你会疲于奔命，四处开战。

“我想，你是不会趁现在的机会伤害我的。你已经许诺保证我的安全，既不伤害我的组件，也不伤害我的组合。你的灵魂中根深蒂固的一点就是，你厌恶出尔反尔。”

木女王组合中的后排组件蹲下身体，第一排的小家伙向剃刀疾走几步。“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剃刀。你能改变，难道我就不能？”

一瞬间，剃刀的组件个个僵直不动。接着，他的一部分缓缓站起身，慢慢向木女王走近几步。会面地点两侧手持十字弩的警卫端平武器，瞄准他。剃刀在女王前面六七米处停下脚步。他的头摇来摇去，全部注视着女王。最后，响起一个拿不定主意的声音，几乎有些不安。“是的，木女王，你同样可以改变，毕竟这么多世纪了……你放弃你的自我了？这些新组件是……”

“不全是我的，你猜得没错。”不知为什么，行脚在拉芙娜耳边轻声笑了。

“哦，这样……”剃刀退回刚才待的地方，“我还是希望和平。”

“（女王的样子有点吃惊）你也变了，我听得出来。你有多少是真正的剃刀？”

长时间停顿。“两个。”

“……很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地图铺开。木女王要求对方指明剃刀主力潜伏的地点。她要求解除这些部队的武装，每支部队派遣数名己方共生体监督，用反光镜和

女王保持联系。剃刀应交出无线电斗篷，自身也置于女王监控之下。秘岛与飞船山割让给女王。两人画出新边界，讨论女王如何在剃刀保有的领地内实施监控。

南方的天空中，太阳运行到了正午位置。谷地的农民早就不嚷嚷了。保持着全神戒备的只有女王手持十字弩的警卫。

最后，剃刀从他那一侧的地图前后退一步：“好的，好的，你的人大可以监视我做的一切。不会再有什么……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实验了。我将成为一个以温和手段收集知识的人，（这话是不是讽刺？）像你一样。”

木女王的头上下起伏，动作协调一致，像水波荡漾。“也许让你做任何实验都是风险，但有两腿人站在我这一边，这个险我还冒得起。”

坐着的剃刀再次站起身，将残废组件扶上小车。他转身道：“对了，还有最后一件事，亲爱的木女王。一件小事。铁先生想破坏杰弗里的飞船时，我杀了他两只组件（说得更准确点，把它们砸了个稀巴烂。现在咱们总算知道剃刀是怎么受伤的了）。剩下的组件在你手里吗？”

“是的。”拉芙娜见过铁先生的残体。她和约翰娜见过大部分伤员，希望改装“纵横二号”上的医疗系统，使之适用于爪族人。但看铁先生那次，两人心里既好奇，又有点报仇雪恨的快意：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啊，都是那个家伙一手造成的。铁先生的残体倒不太需要急救，几处血肉模糊的牙印（约翰娜猜测是它自己弄伤的），一条腿扭了。但它已经成了个可怜虫，几乎让人有点不寒而栗。缩在笼子角落里，胆战心惊，不住哆嗦，脑袋拼命转来转去。每过一阵子，这东西的几张嘴便会猛烈开合，要不就是某只组件想跳出围栏，但总是刚刚起步便颓然蹶倒。三位一体无法形成相当于人的智力，但这一个还能说话。一看见拉芙娜和约翰娜，三双眼睛顿时睁得溜圆，连眼白都露出来了。它开始呱啦呱啦说起萨姆诺什克语来，只能勉强听懂。听它说话真是一场噩梦，威胁夹杂着哀求：“别割，别割！”可怜的约翰娜禁不住哭了起来。过去一年里，她一直对眼前这几个组件所属的组合恨之入骨，但——“他们也是牺牲品。三体真……真惨。但没有谁愿意替它补全，重新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剃刀继续道，“我希望这几个能交给我，我——”

“绝无可能！那一个的头脑几乎跟你一样聪明，只不过有点疯狂，所以才会被击败。我不会让你把他重新组合起来。”

剃刀聚到一起，所有眼睛都注视着木女王，他的声音很轻：“求你了，女王。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只要满足我这个要求，”他一指地图，“其他一切我都可以让步。”

“（喔呦）。”端着十字弩的警卫引满待发，女王的一部分绕过地图，和剃刀站得极近，他们的思想声肯定已经撞车了。女王几只头聚拢，一致逼视着对方，“如果是小事一桩，为什么还甘愿放弃一切？”

剃刀来回疾走，组件们彼此怒目相视。拉芙娜还是第一次见到爪族人的这个姿势。“这是我的事！我是说……小铁是我最杰出的成品。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为他感到骄傲。但是……我对他有责任。你对维恩戴西欧斯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维恩戴西欧斯我自有安排。”回答得很勉强。（“跟你说吧，维恩戴西欧斯还是个整体，没被拆散。我担心女王当时跟他谈判时许诺得太多，现在没什么办法收拾他了。”）

“过去我伤害了小铁，我想补偿他。我的意思你一定明白。”

“我明白。铁先生我看过，我也知道你的方法：刀子、恐吓、痛苦。我不会给你机会，让你再玩这一套！”

拉芙娜觉得自己听到了从远处、从下面的山谷传来的隐隐的乐声，一种奇异的和声。但这不是音乐，而是剃刀的回答。行脚翻译中已经没有半点嘲讽的语气。“不用刀子，不再剔割。我还保留着剃刀的名字，是为了方便其他人称呼我。其实，我已经不是他了。最终，大家会明白……赢得这个组合的是泰娜瑟克特。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木女王，我乞求你。”

两个共生体彼此对视，长达十秒钟。拉芙娜的视线从一个组合转到另一个组合，竭力分辨他们的表情。没有一个人开口，连耳边的行

脚都不再唠叨，猜测剃刀说的究竟是实话还是另一个新的谎言，他不会真的成了一个新人。

木女王做出最后决定：“好吧，我把它交给你。”

行脚·威克乌阿拉克疤痕在飞行！行脚自己记得几百年的事，加上他这个自我还没有成形之前的那另外一个浪游者（他的事行脚记不清了，模模糊糊的，只能称为传说），近千年历史啊。这种事谁听说过！他简直幸福得快爆炸了，化为一缕云烟，一首欢快的歌。这么做的话肯定会进一步激怒他的乘客。飞得这么忽上忽下，大家本来已经够不高兴的了，幸好都以为他初学乍练，还没掌握技巧。

行脚踏上云端，翱翔其间，又穿云而出，偶尔与风雨共舞。一生之中，他曾经多少次仰望浮云，猜测它们的深度——现在他却置身于其中，飞翔在由白云和阳光构成的宏伟建筑中，探索其中的幽明。

云层间隙中可以望见下面的西海，一直伸向天际。根据太阳和飞行器上的仪表，他知道自己已接近赤道，到了木女王的领地西南八千公里之外。这里有不少岛屿，“纵横二号”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是这么显示的，行脚自己也记得是这样。但他上次在这里的探险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没想到在自己现有组件的一生中，他还能再一次来到赤道。

他掉头北行，不，北飞！

“纵横二号”的着陆舱真是奇妙啊，完全不像战场上空初见时那么古怪。他们还没编制出让它实现自动飞行的程序，也许永远编制不出。但还能通过这个小飞行器上的电子元件控制它那些了不起的飞行部件。反重力垫需要不断调节，船舱前部分散排放着一圈控制面板。这种设计便于树族操纵，还有爪族。有了太空人的帮助，加上“纵横二号”里的说明书，行脚只花了几天时间便掌握了驾驶它的窍门。关键是分配注意力，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学习过程是一段幸福时光，还有点吓人。有一次一项设置出错，飞行器险些失控，一个劲儿朝上冲，怎么都停不下来。但到头来，这台机器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像他的嘴巴和爪子的延伸部分。

自从他们从紫色的高空降入云端，在云朵间起伏，拉芙娜越来越难受了。又一次让人胃部痉挛的颠簸剧降，她实在受不了了：“要不然咱们还是先着陆？也许应该以后再飞，”啊？“——等你完全掌握之后。”

“好的，好的，这个……气流锋面马上就过了。”他降到云层下，向东划了一个几十公里的弧形。这里气象条件好得多，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本来就该从这边飞。这回学乖了，他暗下决心，今后再也不能为了好玩上下乱飞了。至少返航时不能这样。

他的第二位乘客开口了，两小时飞行中的第二次。“我喜欢这样。”绿茎道。行脚觉得她的语音合成声有意思极了，大多数时间平平板板，一拔高音就变了调子。“就像……就像在浪涛中起伏，感到你的枝条在海水里漂荡。”

行脚费尽心思想多了解了解这位车行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她是唯一的外星人，而且比两腿人更加难以理解。她多数时间都好像在梦游，除了反复发生的事，其他的她一概记不住。拉芙娜告诉他，这是因为她的小车太原始。行脚完全相信她的话。他还记得绿茎的伴侣在烈火中那次猛冲，他那辆小车真了不得呀。天上的群星间，还有许许多多生命形式，比两腿人更加奇特——行脚不由得浮想联翩，脑瓜子都想疼了。

天边出现了一道深色的环形，在它之后还有另一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让你享受真正的海浪了。”

拉芙娜：“那些岛就是？”

行脚查了查显示在屏幕上的地图，同时抬头望望太阳。这个动作其实大可不必。“对，没错。”西海宽达一万两千公里，赤道地区环礁和岛链星罗棋布。这一组群岛独处一隅，离它最近的岛民居住在两千公里之外。

他们飞到最近的海岛上空，行脚绕着它飞了一圈。茂密的蕨类植物紧紧抓住珊瑚礁，他看了惊叹不已。正值落潮，植物骨骼似的根部暴露在外。这里见不到一块稍稍平整点的地方，于是他向下一个海岛

飞去。这个岛稍大些，环礁内部一圈芳草萋萋的平地。行脚驾着飞行器在平地上轻飘飘着陆——一点能感觉出来的震动都没有。

拉芙娜·伯格森多怀疑地盯着他。噢，噢。“嗯，有点进步，是吧？”他尴尬地说。

一个小小的无人荒岛，被茫无际涯的大海包围着。过去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身为海岛王国原住民的是他那个死去的组件罗姆。只有残存的记忆，但眼前的一切对得上号：高挂空中的太阳，让人陶醉的潮润的空气，热气从脚爪下的土地直往上冒。天堂啊。仍然保留在他之中的罗姆的意识尤为欣喜，流浪在外的岁月仿佛消逝无踪，一部分他终于回家了。

他们帮助绿茎下了飞行器，来到地面。拉芙娜说她的小车是件效率低下的仿制品，那些崭新的车轮是临时凑合拼成的。就算这样，行脚还是大为钦佩。四只低压轮胎的车轴各自独立，无须拉芙娜或他的帮助，车手自己就能滚上珊瑚礁高处，只有到了植物最厚密、遍布根茎的顶点，才需要他和拉芙娜搭把手，抬一抬，拉一拉。

然后，他们来到海岛另一面，大海就在眼前。

行脚一部分奔向前去，既是为了找一条容易下去的路，也为靠近大海，嗅一嗅海水和海藻的咸味。潮水已经大部分退却，海滩上留下无数水洼，有的只有石头缝里积的一点水。三个他从一个水洼跑到另一个水洼，打量着里面的东西。第一次来到海岛时，他觉得这些东西真是世上最奇异的生物，有带壳的，还有朝各个方向伸出触手的，色彩各异。还有的既是动物又是植物，如果被冲进内陆无法退回海里，干脆就变成热带的蕨类植物。

“你想选哪儿？”他问车手，“要是现在一直朝前走，走进海水，涨潮时肯定会淹在一米深的水下。”

车手没有回答，但她的所有枝条全部弯折过来，伸向大海，车轮有的打滑，有的转来转去，好像有点协调不起来。“咱们带她靠近些。”过了一会儿，拉芙娜道。

他们走下一片相对而言还算平坦的珊瑚礁，到处是只有几厘米深的窟窿、水沟。“我向前游一会儿，找个好地方。”行脚说。全体组件向珊瑚与水面交界处奔去——游泳这种事非全体组件一起动手不可。哈哈，几乎没几个大陆共生体能一边游泳，一边想问题。大陆人大多认为下水会让人发疯。行脚现在明白，原因其实很简单，声音在水里的传播速度和在空气中不一样。震膜全没在水里，肯定和罩上无线电斗篷差不多，需要坚强的意志，勤加练习。有些人就是学不会。但岛民向来是水中健儿，他们喜欢在水里沉思、冥想。拉芙娜甚至以为这些共生体是从鲸鱼进化来的！

行脚来到珊瑚礁边，向下望去。突然间，海浪好像变得不那么友好了。他马上就会知道，罗姆和他自己的记忆中有关戏水的部分是不是真的过得硬。他脱下衣服。

一下子全跳下去，最好一下子全跳下去。他鼓起勇气，笨拙地一头扎进大海。头脑一阵混乱，几个头在水里钻进钻出。全都埋进去。他脚爪乱舞，所有脑袋埋进水里。每隔几秒钟，一只鼻子便探出水面。我能游！六个他甩开乌贼的纠缠，分头滑出那些绿色的触手。到处是哗啦啦的水声，像一个熟睡的、巨大的共生体，不断发出组合内部交流的思想声。

过了几分钟，他发现了一块挺不错的平地，全是沙，还可以避开波涛最凶狠的拍打。他吧嗒吧嗒划着水，随着海浪向珊瑚礁游去——险些在礁石上撞折腿。全体同时出水是不可能的，只能一个个单干。“喂，这边来！”他向绿茎和拉芙娜喊道。两人踏着白色沙石走过来，他则坐下舔着被礁石擦破的皮毛。“找到个好地方，比那儿的浪小多了。”他朝下面喷波吐沫的海面挥挥手。

绿茎向水边滚近些，又迟疑着停下了。她的枝条沿着起伏的海滩摆动着。是不是需要帮忙？行脚正想走过去，却见拉芙娜在车手旁坐下，斜靠着车轮。行脚来到她们身边，三人静静地坐了片刻，人类望着大海，车手望着哪里他说不大清楚，他自己则望着四面八方……一派祥和宁静，就连隆隆潮涌和海浪声也破坏不了这里的寂静……或许寂静正是大海的声音造成的？他觉得自己的心跳都放慢了，在阳光下懒洋洋的。每只组件的皮毛上都沾着一层海水晒干后留下的盐粉。舔舔毛，修饰修饰，味道还不错，可……哎呀，干刺刺的盐舔得太多了。这也是过去留下的记忆片段，早就知道这滋味不好受。绿茎的枝

叶轻轻横过他头顶，太细、太窄，遮不了多少阳光，只能算一种安慰。

他们坐了很久，久得行脚的几只鼻子上晒出了水泡，连深色皮肤的拉芙娜都晒伤了。

车手轻轻哼唱起来，良久，哼唱变成语言：“这片大海很好，岛也很好。正是我需要的，坐下来，待一阵子，恢复本来的生活步伐。”

拉芙娜说：“多长时间？我们会想你的。”不是客气话，人人都会想念她。虽说迷迷糊糊，但绿茎仍旧是“纵横二号”首屈一指的专家，在处理残存的自动化系统方面没人比得上她。

“按你们的标准，恐怕很长，几十年……”她凝视着（？[\[34\]](#)）波涛，过了几分钟才重新开口，“我真恨不得马上下去。哈，哈，这种情绪挺像人类的……拉芙娜，你知道，我的记忆体现在很混乱。我和蓝莢在一起两百年了，有的时候，他有点小气，招人烦。但他是个最了不起的商人。我们享受过许多美好时光。至于勇气，最后那一刻，连你们都能看出来。”

拉芙娜点点头。

“这一次旅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可怕的大秘密。我想，它深深刺伤了他，和最后那场……火一样。你保护了我们，谢谢你。现在我希望好好想一想，让海浪和时间拍打我的记忆，理出个头绪。有了这两者，连这辆落后的慢车也能把记忆体整理清楚。说不定我会整理出一份记录，把咱们这次冒险记下来。”

她摸摸行脚的两只脑袋：“还有一件事，行脚阁下，你们把属于你们的这片大海交给我……但你们应当知道，我怀孕了，我身上带着许多我和蓝莢共同的种子。让我留在这里，许多年后，这里便会出现许多新的车手。请不要认为我想欺骗你们，我只是希望有蓝莢的孩子，看见他们，我会想起他。我们的种族十分温和，遍布千万个世界，从来不是坏邻居……只有一个坏处，但那件事在这里不会发生。这个秘密，拉芙娜会告诉你的。”

最后发现，绿茎对行脚找的那片可以避开风浪的大海完全不感兴趣。那么多好地段，她想要的居然是那片风急浪高、澎湃汹涌的地方。几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觅路走下那片险恶海滩，又过了半小时，才将车手和慢车稳稳当当浸进海水里。这个险地方，行脚连下去游一番的念头都没敢起。到处是陡峭的珊瑚礁石，深色底子上一块块滑溜溜的暗绿，边缘如剃刀般锋利。礁石重重叠叠，一争雄长，互不相让。只要在这个绞肉机待五分钟，恐怕他行脚便再也没力气爬出来了。真奇怪，这里的海水中竟然有这么多绿色，海草和蜉蝣将海水变成了翡翠般的不透明的一块。

拉芙娜站得稍远，正好在潮头处。但多数时间里她依然站得很稳，挺立在喷着白沫的浪潮里，帮助车行树越过礁石。一翻过珊瑚礁，小车砰地砸进水里，稳稳停在人类身旁。

拉芙娜仰头望着行脚，比了个“OK”的手势。接着蹲下身，帮绿茎调整小车的位置。浪花溅在两人身上，挡住了她们的身影，行脚只能看见绿茎伸在空中的枝条。浪头退了下去，只见车手位置靠下的枝条轻轻搭在人类的后背，还能听到语音合成器的嗡嗡声。周围太嘈杂，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人类直起身，在齐腰的水中朝礁石上的行脚涉来。行脚的组件一只只串联起来，爪子伸向下面的拉芙娜。她爬上长着滑溜溜绿苔的珊瑚礁。

拉芙娜一瘸一拐向热带植物中走去，行脚跟在她身后。两人来到一块荫凉处，她坐下来，倚着一根粗壮的蕨根。拉芙娜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跟那天的约翰娜一样狼狈。

“你还好吧？”

“还行。”她伸手拢拢披散的头发，看看他，笑了起来，“咱俩看上去一副丢盔卸甲的伤兵样。”

嗯，还真是这样。待会儿他得找个淡水洼好好洗洗。他互相看看，又看看环礁下安顿绿茎的地方。拉芙娜也在向下看，没理会自己身上的一道道伤痕。

“她怎么会喜欢那个地方？”行脚真搞不懂，“想想，一个个浪头，被那样砸来砸去，谁受得了？”

拉芙娜脸上浮起一抹笑意，眼睛仍望着下面的海浪，嘴里说：“宇宙中有各种各样的奇事，行脚。有些最诡异的你还没读到呢，还是不看那些的好。浪头打上海滩处，那是块奇妙的地方，存在落差，那就是能量，许多生物可以利用这种能量，像植物利用阳光一样。阳光、海浪，加上浮游生物……不过我们还应该多观察一会儿，看绿茎的情况如何。”每次潮头落下，他们便能望见绿茎的枝叶。行脚过去知道，那些枝条没多大力气，现在他才明白，它们一定非常坚韧。

“她很好，不会出什么问题。只是，那个没用的慢车撑不了多久。可怜的绿茎，最后很可能连一点自动化系统都剩不下……她和她的孩子们，都成了最低级的止树。”

拉芙娜转过身来，看着共生体，脸上仍然挂着笑意。悲喜交加？“你知道绿茎所说的那个秘密吗？”

“木女王把你对她说的话告诉我了。”

“木女王竟然允许绿茎来这里，我真高兴，也非常吃惊。为了这种事，中世纪的想法——对不起，绝大多数种族的想法——是宁愿杀人，也不肯冒丝毫危险。”

“要真是这样，你为什么告诉女王？”小车可能被异化的事。

“这里毕竟是你们的世界。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独自把秘密藏在心里，这一切我已经受够了。我这么做事先取得了绿茎的同意。万一女王拒绝她的要求，她也可以进入‘纵横二号’的冬眠箱。”也许永世长眠，永远没有苏醒的机会。“但女王没有拒绝。不知为什么，她理解我所说的一切：有可能被异化的是过去那种真正的小车，但绿茎的小车已经毁了，她只有慢车。十年之后，这里的海岸将出现数以百计新一代车手，如果没有征得当地人的同意，他们不会离开这个群岛，向外开拓。危险很小，越来越小……可木女王愿意冒这个险，还是很出乎我意料的。”

行脚在拉芙娜周围坐下，只有一双眼睛继续望着海浪中出没的绿茎枝叶。最好向她解释解释。他一只头向拉芙娜偏了偏：“你说得对，拉芙娜，我们仍然是中世纪的人——不过正在飞速发展。我们敬

佩蓝英在大火中所表现的勇气。这种勇气理应得到酬答。至于说风险，我们中世纪蛮子早就见惯不惊了。危险大得足以弥漫宇宙又怎么样？对我们来说，再大的风险也大不过我们自己世上的风险。我们是些可怜的蛮子呀，每天都跟危险打交道。”

“去你的。”她被他的利嘴逗乐了。

行脚也咯咯咯笑起来，脑袋上下点动。他说的是实话，但不是全部实话，甚至没有提到最重要的部分。他想起自己和女王决定怎么答复绿茎的那一天。木女王起初很害怕，面临历史长达数十亿年的大邪恶，治理国家者当然应该心存惕惧。这样一种事物，连让它进入冬眠箱都是大风险。按……中世纪……的做法，他们应当先答应下来，过几天再悄悄摸回去，干掉绿茎。

行脚坐在女王身旁，只有伴侣才能坐得这么近，再近一分就会混淆思想了。“可你对维恩戴西欧斯十分宽宏大量。”当时他这么说。杀害写写画画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完整无缺，几乎没受到任何惩罚。

木女王的头在空中啪地一甩。行脚知道，女王不得已才饶了维恩戴西欧斯，一提起便恨恨不已。“……对。而这些车行树呢，我们看到的只有勇气和尊严。我不会伤害绿茎，但我很害怕。留下她，这是一个我们子子孙孙都必须面对的巨大风险。”

行脚大笑起来，也许是他浪游者的疯劲儿在作怪吧，但——“我的女王，我们应该想得到。大风险才有大收获。我喜欢跟人类在一起，喜欢接触另一个生物，同时保持自己的理智。”他向前一探身，拱了拱离她最近的木女王，然后迅速后退到能让头脑保持清醒的距离外，“就算没有带来飞船、数据机，他们仍然能让我们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掌握的知识，我们学习起来是多么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即使现在，拉芙娜好像还没明白我们学得有多快，即使现在，她仍然不明白我们对数据机的研究有多彻底。还有，我的女王，他们的飞船很容易掌握。我不是说自己弄明白了飞船背后的原理，星星上的人也没有多少能彻底弄清。那些设备，虽然有不少损坏了，但还是稍加学习就能掌握。我想，恐怕拉芙娜永远不可能飞得像我一样好。”

“嗯，因为你能同时控制所有操纵杆和面板。”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我觉得，我们爪族的头脑比人类更灵活。等到我们造出更多无线电斗篷，造出自己的飞行器，那时的情景，你想象得出来吗？”

木女王笑了，笑容中带着一丝忧伤：“你又在做梦了，行脚。这里是爬行界，反重力垫过几年就会用坏。不管到时候我们能造出什么，都比你现在摆弄的机器差得远。”

“那又怎么样？看看人类的历史吧。尼乔拉只用了不到两百年时间便摆脱蒙昧，重新掌握了宇宙飞行技术。当时他们只能依靠考古学家的发现，而我们掌握的资料比他们的考古学家掌握的全面得多。我们和人类可以结成最佳组合，他们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向我们展示了无限的可能性。”一个世纪，造出爪族自己的宇宙飞船，也许再过一个世纪，造出亚光速星际飞船。总有一天，他们可以飞出爬行界。不知到了超限界后，爪族共生体能不能拥有八个以上组件。

木女王的幼崽站起来，绕着其他组件走来走去。女王被吸引住了，说道：“看来你跟铁先生的想法有某种相通之处：我们爪族是个很特别的种族，注定要在飞跃界大显身手？有意思，却有一点缺陷：和上界的其他种族相比，人类处于什么地位？上界生物中我们只知道人类，而且只有这几个人。这个问题数据机无法全面回答。”

“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王，所以绿茎才极其重要。我们需要与其他种族接触的经验，不仅仅是人类。车手一族显然在宇宙中分布极广，见多识广。我们需要和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看他们是不是跟两腿人一样有意思、有用！即使危险比现在想的大十倍，我仍然希望能够满足绿茎的心愿。”

“……你说得对。前景很美妙，但要将这些前景变为现实，我们必须知道更多东西。应该冒冒险。”她停止踱步，所有眼睛转向行脚，显得有点吃惊。突然间，她笑起来。

“怎么？”

“笑咱们从前想过的一件事，亲爱的行脚。现在我才明白，咱们当初的设想真的实现了。你变得更聪明、更有条理了。以后，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民族前途的规划者。”

“但仍然怀着浪游者的灵魂。”

“一点不错……还有我，我现在也不像从前那么瞻前顾后、以策万全了。总有一天，我们会飞升到群星之间，拜访星星上的人。”幼崽们晃动身体，欢天喜地敬了个礼，“现在我也有点浪游者的成分了。”

她趴下身子，向他爬来。清醒的意识渐渐化为一团甜蜜的爱的渴望。行脚只记得她的最后一句话：“咱们真是碰上了天大的机遇：我已经老了，又被环境所迫，重新开始，再做新人。而你，正是我们这时最需要的人。”

行脚的思绪回到现在，转回拉芙娜身上。人类向他微笑着。她伸出一只手，抚着他的头：“你们呀，可真是中世纪的家伙。”

他们在树荫下坐了几个小时，看着潮头涨起。已经是下午了，太阳的位置却只相当于木城的正午。这里最奇怪的就是光线和太阳的运动。太阳那么高，落下去时那么陡，不像北极的下午，太阳只是缓缓斜过天际。有黄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已经快忘光了。

潮水已经涨上来了，从绿茎所在的地方深入内陆三十多码。随着太阳西沉，天边升起一弯新月。潮水不会再涨了。拉芙娜站起身来，手搭凉棚望望西沉的落日：“咱们该动身了。”

“她不会有事吧？你觉得呢？”

拉芙娜点点头：“如果水里有什么毒物、凶猛的鱼类，这么长时间，绿茎也该发现了。再说，她还有武器。”

人类和爪族人取路向环礁上走去，把高高的蕨类植物抛在身后。行脚一双眼睛注视着背后的大海。潮水淹没了绿茎，但从泡沫般的浪花中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她的枝叶。他最后一次看到她时，绿茎正处在两个浪头之间。相对平缓的潮水被她最长的两根枝条激起一星水花，枝条尖梢轻轻摇摆着。

夏季缓缓离开了秘岛所在的地区。时有阵雨，森林再也没有发生火灾。虽然有战争、干旱的侵扰，但还能收割一季庄稼。每一天，太阳都在群山后隐得更深。现在这里也有黄昏了。再过几个星期，午夜时分便会出现真正的夜晚。已经能看见星星了。

事情多得数不清，但夏季的最后一晚，拉芙娜还是带着孩子们来到飞船山城堡外的原野看星星。

这里没有城市的烟雾，近地空间也没有工厂卫星。仰望星空，除了北面一抹淡淡的红色外，视野无遮无阻。也许那是偶然出现的黄昏的微光，也许是极光。四个人在开始结霜的地苔上坐下，遥望四周。拉芙娜深深吸了口气。空气中没有一丝烟气，清清冷冷，预示着冬天的来临。

“雪会深到你的肩膀，拉芙娜。”杰弗里一想起这个便兴奋不已，“你准喜欢。”昏暗中，他的小脸只能见到白白的一团，仰面朝天，东张西望。

“有时候天气挺糟。”约翰娜·奥尔森多说。今晚大家出来她倒是没反对，但拉芙娜知道，她其实更想留在秘岛，操心明天要做的工作。

杰弗里发现她有点坐不住——不对，说话的是阿姆迪。两个小鬼总喜欢假扮另一个，这个毛病看来是改不了啦。“别担心工作的事儿，约翰娜，我们会帮你的。”

大家一时谁都没有开口。拉芙娜看着山下。天色太暗，六百米外的山下已经看不清了，更别说远处的峡湾和更远处的岛屿。只凭城墙上的火把才能辨别出城堡的方位。过去铁先生的内城现在成了木女王的治下，还能正常运行的冷冻箱都在那里。一百五十一个沉睡的孩子，斯特劳姆逃亡飞船最后的幸存者。约翰娜认为绝大多数都能复活，越早解冻，机会便越大。女王对这件事十分热心。秘岛城堡的很大一部分正在按人类的需求紧急装修。秘岛的位置很好，虽说挡不住冬天的大雪，至少不会受到风暴袭击。孩子们复活之后在那里生活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拉芙娜十分疼爱杰弗里、约翰娜和阿姆迪，但再来一百五十一个孩子，她能带好吗？看来木女王对人类没什么猜忌之心，她计划成立一所学校，在那里，爪族向人类学习，人类孩子们也可以了解这个世界……看着杰弗里和阿姆迪，拉芙娜开始看出未来的

轮廓。这两个比她认识的所有孩子更加亲密，可能也更加能干。不仅仅是幼崽的数学天分，两人合在一起，在各个方面都非常能干。

人类和爪族非常合得来，经验丰富的木女王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拉芙娜喜欢女王，更喜欢行脚。但她也知道，到头来，最大的受益者将是爪族。聪慧的木女王明白自己种族的弱点。爪族有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这么悠久的历史，但他们的文明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总是到了相当于现在的水平便止步不前。这是一个智力高度发达的种族，却有一个压倒其他一切优势的致命弱点：他们无法既保持智力又与他人紧密合作。他们的成就是由一个个单独共生体取得的，先天条件迫使他们成为一个个封闭的个体，成就达到一定限度后便再也无法提高。行脚、斯库鲁皮罗还有其他人是多么急于接触人类啊，这种急迫之心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长远上来看，我们能够让爪族走出这个死胡同。

阿姆迪和杰弗里正嘻嘻哈哈说着什么，小共生体的一个组件远远跑开，几乎到了保持意识的极限距离。几个星期以来，拉芙娜明白这种顽皮胡闹才是真正的阿姆迪，起初的迟钝只是受了铁先生那件事的刺激。真……不对劲儿，像铁先生这么一个魔鬼，却有人这么爱戴他。但是，这种爱却又是多么神奇。

杰弗里喊道：“你能四下里看，看到了一定得告诉我。”寂静。过了一会儿，又响起和刚才一模一样的杰弗里的声音：“那儿！”

“你俩玩什么呢？”姐姐温和地问。

“看流星。”两个孩子中的一个说，“我朝四面看，等流星来的时候——那儿！又是一颗——提醒杰弗里。”

拉芙娜什么都没看见，只见男孩儿按照朋友的指点飞快地转来转去。

“绝了，绝了。”传来杰弗里的声音，“高度大概四十公里，速度——”两个声音嘀咕起来，听不清楚。虽说组合有几个各自独立的视野，但他们是怎么判断流星高度的？

拉芙娜重新在一丛丛地苔之间坐下。当地人替她做了一件非常不错的大衣，几乎觉不出地上的凉意。头上就是星星。该好好想想

了，明天还有无数事情等着她，趁这时先静一静。带着一百五十多个孩子的童子军辅导员……我还以为自个儿是资料库管理员哩。

在老家时她便十分喜爱夜空，一眼可以望尽斯坚德拉凯的其他行星，其他世界。故乡就在星空中。一念及此，夜晚的寒气仿佛成了无尽寒冬的一部分，蚀入肺腑，缠绕不去。父母、林恩，直到三年前，他们还是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别想了。星空中的某处是她最后的同胞：基耶特·斯文森多、台罗勒、格里姆弗雷勒。她认识他们只有几个小时，但他们是斯坚德拉凯人啊——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拯救了多少人。他们会活下去的。斯坚德拉凯商务安全公司舰队中有许多装备着冲压发动机的飞船，他们会找到适于他们的世界，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战场附近的某处。

拉芙娜头向后一仰，漫无目标地搜索着天空。会在哪儿？也许甚至不在这里的地平线之上。从这个世界上望去，碟形银河的光芒几乎正好被挡住了。探索它的真实形状和位置没有什么意义，大宇宙已经收缩为近处闪出辉光的星群，一串串，一簇簇，仿佛凝固在天幕上闪着微光的珍珠。但就在南方地平线偏下的地方，有两团云雾般的星光。麦哲伦星云。骤然间，地理知识复苏了。头上的苍穹不是完全陌生的。“阿丽亚娜”号舰队的位置一定在——

“不……不知能不能从这儿看到我们斯特劳姆。”约翰娜道。一年多以来，她一直扮演着成年人的角色，到了明天，她又会恢复这一角色，持续终生。但是现在，她的声音中充满孩子气的渴望。

“说不定行，说不定行。”是阿姆迪。小共生体聚拢自己的组件，友好地拱着人类，暖烘烘的，挺舒服的。“瞧，我一直在读数据机里这方面的事儿，寻思从咱们这儿看应该是在哪个方向。”两只鼻子冲着天，形成黑乎乎的剪影，像一位人类的雄辩家朝天挥舞手臂。

“最亮的都是附近的星星，不能作为定位参照。”他指着一两处星云，声称它们和他在数据机上看到的资料对得上号。阿姆迪早就注意到了麦哲伦星云，推想出来的也比拉芙娜多得多。“也就是说，斯特劳姆文明圈过去是在——”过去是在——！小家伙，你可真会说话。

“飞跃上界，很接近碟状银河。所以说，瞧见那一大片星星吗？”鼻子指指点点，“我们管那片叫大方块。从左上角再往外飞六千光年，咱们就到了斯特劳姆。”

杰弗里跪起身，一声不响地望着那个方向，过了一会儿问道：“那么远，咱们能看到吗？”

“看不到斯特劳姆星系的星星，但离斯特劳姆四十光年的地方有一颗蓝巨星——”

“对呀。”约翰娜轻声道，“斯托里斯。亮极了，晚上都能看见它旁边的阴影。”

“嗯，那个角上亮度第四的星星就是。看见没有，几颗星都快连成一线了。我能看见，你们肯定也能。”

很长时间，约翰娜和杰弗里一言不发，凝视着那方星空。拉芙娜嘴唇绷得紧紧的，心里愤怒不已。这些都是好孩子，历经劫难，他们的父母为了阻止魔头英勇奋斗，带着能够摧毁瘟疫的东西逃了出来。但是……飞跃界中数以百万计的种族都曾经试图探索超限界，想与魔鬼做交易，由此被摧毁的种族也数以百万计。可斯特劳姆人偏偏不吸取教训，硬要钻进超限界，唤醒某种能够一举摧毁银河的邪恶事物。

“你觉得那上面还有人活着吗？”杰弗里问道，“是不是只剩下咱们了？”

他的姐姐伸手搂住他：“也许有，也许斯特劳姆文明圈已经……但宇宙的其他部分——你看——它们还在。”轻轻的笑声，“爸爸和妈妈，拉芙娜和范，他们挡住了瘟疫。”她的手向天上一挥，“他们挽救了大部分宇宙。”

“是啊。”拉芙娜道，“我们还活着，安全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重新再来。”虽说这是个渺茫的安慰，但也许是真的。飞船的界区探测器还能正常工作。当然，只依靠一个探测点，无法精确探知界区地理情况。但她还是从中发现，他们目前深陷于最近形成的新的爬行界，这是范的复仇造成的后果。更重要的是，“纵横二号”没有发现界区密度发生丝毫变化，几个月以来的波动已成过去。这个稳定的新局面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一座大山，只有岁月才能侵蚀它、改变它。

沿银河方向偏移五十度是一片无法辨认的空间。她没有指给孩子们看，但那里的情况跟他们关系更密切，距离也更近。仅仅三十光年之外，便是瘟疫舰队。陷在琥珀里的飞蝇。在范发动巨涌之前，以飞

跃底层的跃迁速率，只需几十个小时便能赶到，但现在……如果那些战舰装备着冲压发动机，他们可以在五十年内越过这段距离。但“阿丽亚娜”舰队做出了自己的牺牲，听从了范的天人裂体的安排。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但瘟疫舰队确实被粉碎了。那支舰队里没有剩下一艘可以穿行爬行界的飞船——每秒数千公里的亚光速飞船。在这里，他们再也无能为力了，不可能一挥魔杖便完成创造、带来毁灭。瘟疫的舰队终将抵达爪族世界，在……几千年之后。留给他们的时间足够了。

拉芙娜靠在阿姆迪肩头，他舒舒服服地在她颈下蜷成一堆。最近两个月里，这窝幼崽长大了不少，铁先生以前显然一直在给他服用某种抑制生长发育的药物。她的视线迷失在黑暗的星空中，望着遥不可及的各个界区。界区分界线现在在哪儿？范的复仇真是太可怕了。也许应该说是老头子的复仇。不，远远不止。老头子只是瘟疫最近一次复活的牺牲品，不过是一名助产护士。真正的瘟疫反制者一定和瘟疫本身一样古老，它的威力甚至远在天人之上。

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巨涌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于复仇。拉芙娜研究过飞船探测得来的界区密度数据。只能做个大致估算，她认为他们目前陷在新形成的爬行界一千到三万光年深处。巨涌将爬行界推到了什么高度，恐怕只有天人们才说得清……说不定有些天人都被它摧毁了。许多原始文明都有对于行星毁灭的恐惧，而这一次更是比行星毁灭的规模高了许多个数量级，达到了银河级。银河的一大块被爬行界一口吞没了，一个下午的事。陷在琥珀里的飞蝇远不止瘟疫舰队。为什么？这片苍穹覆盖的一切地区——除了麦哲伦星云和更遥远的远方——完全被埋葬在爬行界的坟墓中。也许有不少幸存者，但陷在群星间的飞船有多少？千百万艘？多少个自动化系统崩溃，多少个依靠它们生活的人就此丧生？宇宙中一片死寂。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次复仇带来的灾难比瘟疫更加可怕。

还有瘟疫，它怎么样了？不是追逐“纵横二号”的舰队，而是瘟疫本身。它是飞跃上界、超限界的事物，远在他们所见的天空之上。范的复仇真能打倒它吗？肯定会的。否则这一切牺牲全成了无意义的浪费。如此凶猛的巨涌，将爬行界上推了数千光年，推过飞跃底层和中界，冲过上界的无数伟大文明……直抵超限界。难怪它如此急迫地阻挡我们。被爬行界淹没的天人已经不再是天人了，甚至不能存活。只要……只要……只要范的巨涌能推到如此高的高度。

这些事，我是永远不会知道了的。

密级：0

接收方：

语言路径：奥普迪马语

发自：理性调查组织

主题：探测信号

关键词：救救我！

摘要：我掉网了吗？

发往：

瘟疫威胁组

理性社会支网管理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日期：失去联系之后0.412毫秒

信息内文：

我仍然未能恢复自己与正气旋方向任何已知站点的联系。很明显，我已经大难临头了。

如果你接收到这个信号，请回应！我有危险吗？

向你提供以下信息：我仍能正常联系逆气旋方向的站点。我知道，那些站点做出了极大努力，想绕过银河转发信息。这种努力至少可以使我们得知目前这场灾难的规模。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回应信

息。考虑到如此巨量的中转站点、如此昂贵的耗费，我想，这不奇怪。

与此同时，我不断向外传送与本信息相似的探测信号，说实话，为此消耗了巨大资源。但目前事态极其紧急，值得做出这种努力。我已经向正气旋方向的所有网络中心发出直接信号，但仍未能得到回应。

更加不祥的是：我同时向“头顶”上传送了信息，我们知道那一区域一直存在着某些超限界站点，此前从未有什么灾难降临那里。当然，天人们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但我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信号。只有一片深不可测的死寂。从种种迹象分析，连超限界也有一部分区域被吞没了。

最后重申：如果你收到这条信息，恳请回应！

[1]. 英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编者注

[2]. 袭击约翰娜一家的是一种像狼又像狗的生物，作者本身用了“dogs”“wolves”这样的表达，并非前后不统一。——编者注

[3].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4]. 按作者的设定，共生体的整个组合是相当于人的智慧生物，其中的单个组件或残体则不是，故称“它”，雌性单体称“她”，下文不再说明。——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全书注解均为译者注。

[5]. 新添了疤痕这个组件后，它的记忆融入整体，行脚于是知道了部队番号等情况。

[6]. 指写写画画的组件中缺乏疤痕那种组件。

[7]. 通信传输中所出现的缺漏，后文的类似缺漏不再注明。

[8]. 天人与斯特劳姆变种的人称代词，本书均译为“它”。

[9]. 车行树的话时有语病，译文只能近似传达。下文这种情况不再注明。

[10]. 作者臆造的当地动物。

[11]. 杰弗里年龄太小，许多字不会写，写的东西用词不准，格式也不对。类似情况后文不再注明。

[12]. 意即，怎么不动动脑子。

[13]. 通信中出现的乱码。

[14]. 文明网上语言译解中产生的歧义，程序无法分辨，所以将歧义一并列出。

[15]. 在这里，拉芙娜模仿车行树发拟声词的方式。

[16] 爪族人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常常不自觉地把这两个孩子看成一个共生体，于是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

[17] 1英亩约等于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18] 施里克的萨姆诺什克语不太通顺。

[19] 行星光环：由星际尘埃和较小的固体物质构成的、围绕行星的扁平状碟形区域。太阳系中最著名的行星光环是土星光环。具体而言，组成光环的具体成分有硅酸盐、冰，也可能存在大型岩石和圆形巨石。有时光环中还存在“周界卫星”（shepherd moon, shepherd satellite），通常体积不大，位于星环边界或数个星环之间，它的重力可以起到维持星环边界的作用，接近它的星际物质或被推入星环，或被排斥开，或被它自己吸收。这里所提到的恒星光环不见于资料。从作者的描写来看，其性质当与行星光环无异。

[20] 象牙腿的特里斯克韦兰语不好，下文类似情况不再注明。

[21] 蝴蝶的话也很别扭，还有一种发号施令的语气。

[22] 蓝莢对范的这个称呼不太符合语法规范。

[23] 从这一章开始，泰娜瑟克特在与自己内部的剃刀组件作斗争。有的想法是泰娜瑟克特本人的，但有的时候，共生体内部的剃刀组件占上风，这时的想法就成了剃刀的想法，比如这一句楷体字就是。

[24] 请注意这里的话，说话者已经是剃刀，人称也变成了“他”。这种情形下文屡有出现，不一一注明。

[25] 因为阿姆迪和杰弗里老在一起，身体也密切接触，按爪族的看法，简直成了一个组合，所以常常把这两个孩子联在一起称为“阿姆迪杰弗里”，人称代词也用“他”。有时也分别称呼，这时的代词就成了“他们”。详见下文。

[26] 尼乔拉星球是母系社会，所以这里用“女士”取代“骑士”。

[27] 寰宇文明网上不同语言转译中出现的不明之处。

[28] 树族感叹词。

[29] 铁先生的萨姆诺什克语不流利。

[30] 爪族的性别由组件中两性组件谁起决定作用决定，泰娜瑟克特又时常处于变化中，很难分辨。

[31] 铁先生这一派学习人类语言只能通过杰弗里，所以都学成了一副孩子腔调。

[32] 相距太远，又是拉成一线，这个组件脱离了共生体，所以阿姆迪称为“它”。

[33] 行脚的话。

[34] 树族凝视的方向外人判断不清。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目录

版权信息

序章

PART ONE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10 -

- 11 -

- 12 -

- 13 -

PART TWO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PART THREE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尾声](#)

[致谢](#)

[返回总目录](#)

未讀

〔美〕弗诺·文奇——著
李克勤——译

•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DEEPNESS
IN
THE SKY

天渊



A DEEPNESS
IN THE SKY

科幻文学史上的
里程碑之作

硬核科幻代表作家，5次“雨果奖”得主

弗诺·文奇经典太空歌剧
刘慈欣数次公开推荐

〔雨果奖〕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
〔普罗米修斯奖〕

银河界区三部曲 ····· [II]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版权信息

银河界区三部曲II：天渊

A DEEPNESS IN THE SKY

作者：[美] 弗诺·文奇（Vernor Vinge）

译者：李克勤

出品方：未读·文艺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致波尔·安德森

在写科幻小说这条路上，有许多伟大的楷模对我影响至深，

但波尔·安德森的作品对于我的意义远胜其他。

波尔为我乃至整个世界奉献了，并在继续奉献着大量精彩、有趣的故事，

这些故事如珍宝般熠熠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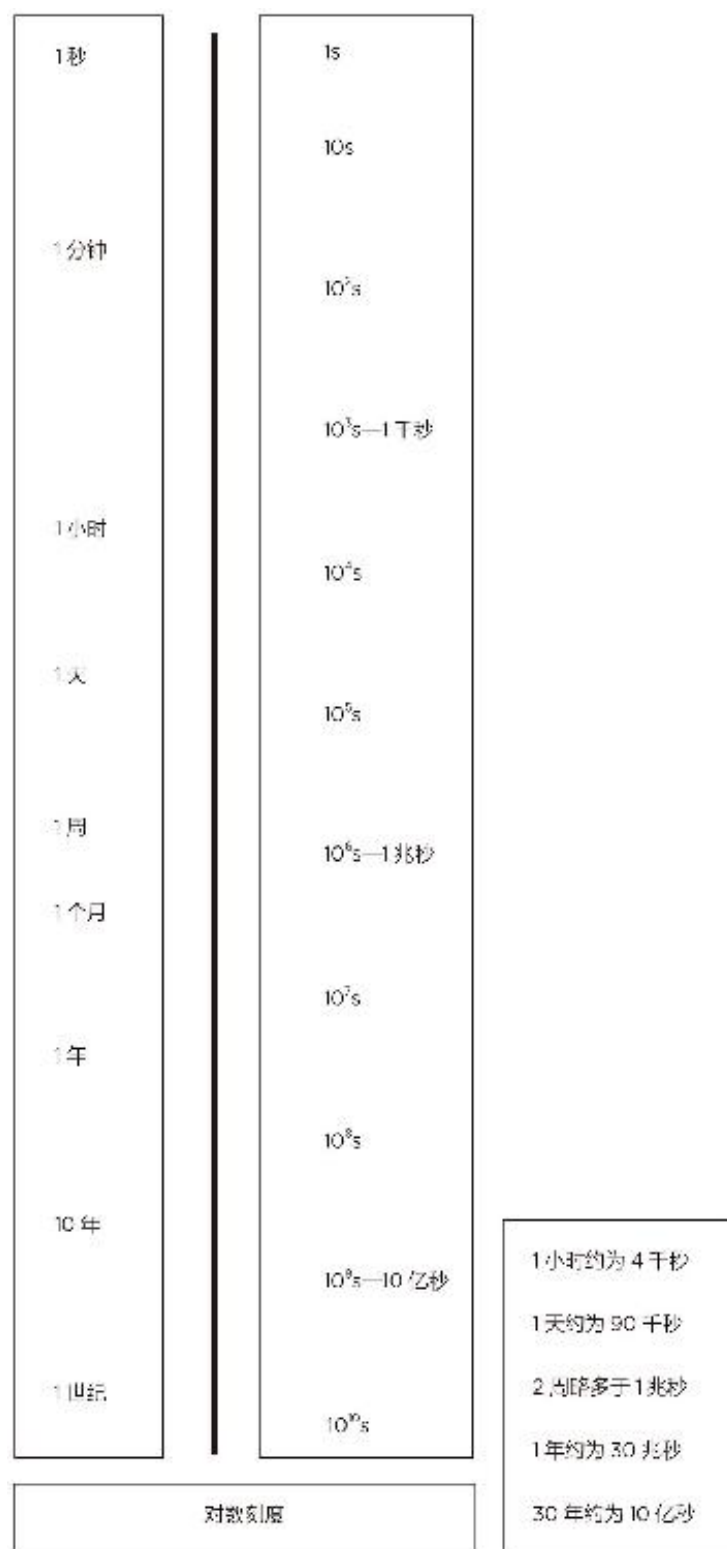
就我个人而言，我将永远对波尔·安德森及卡伦·安德森充满感激。

感谢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一位年轻科幻作家的热情款待。

作者注释

小说的背景设定于几千年后，
届时，人类的语言及书写体系都与现在大有不同。
不过，小说中“青河”一词的首字母发音与
英文单词“棋子”的首字母发音相同。

（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肯定了解其中典故！）



序章

搜索时间持续了八个世纪，范围远达一百光年之外。始终是秘密搜索，连有些参与者都不知道实情。早期只是隐蔽在无线电通信数据流中的加密查询。几十年过去了，然后是几个世纪。通过查问那个人的旅途同伴，得到了一些线索，但这些线索却指向几个互相矛盾的方向：那个人现在孤身一人，正前往远方；那个人早就死了，搜索还没展开就死了；那个人现在拥有了一支舰队，正掉头向他们发起反攻。

随着时间的流逝，前后连贯性的迹象开始在一些最难以置信的故事中浮现出来。某些证据切实可靠，某些飞船还为此改变了原定计划，耗费数十年光阴，以找出更多线索。有弯路，也有耽搁，由此消耗了巨额金钱。但这些损失由最大的一批贸易家族承担下来，没有一个家族抱怨——这些家族太富有了，这次搜索又太重要了。所以，金钱的损失无关紧要。搜索范围逐步缩小：那个人独来独往，身份模糊不定，多次在小型贸易船只上从事一次性的工作。但是，他总会一次次地重回人类活动空间这一端。搜索范围从一百光年缩小到五十光年，到二十光年，再到几个星系。

最终，缩小到一个世界，地处人类活动空间一端。现在，萨米舰队出发来结束这次搜索。船员们不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连大多数船主都不知道。但是这一次，很有可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次搜索。

萨米本人亲自在特莱兰着陆。这一次，舰队司令有必要亲自处理细节：整个舰队中，只有萨米一个人面对面见过那个人。考虑到他的舰队在这个世界大受欢迎，他也可以越过所有可能的官僚手续。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即使不是这样，萨米也一样会亲自在行星上着陆。我等了这么久，很快，他就是我们的了。

“不管那个人是谁，我凭什么替你们找？我又不是你们的妈！”小个子男人龟缩进他的办公室里，他身后那扇门打开了一道五厘米宽的缝。萨米瞥见一个小孩正从门缝里偷偷向外张望，眼神中充满恐惧。小个子猛地关上门。他怒视着先于萨米走进房间的林区治安官：“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们：我做生意的地方在网上。要是你们在那儿找不到你们想要的，那从我这儿也别想找到。”

“不好意思，”萨米拍拍离他最近的治安官的肩膀，“请让一让。”他挤过保护他的治安官。

办公室的主人眼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朝他走来。他的手伸向自己的办公桌。老天！如果他删除了自己传到网上的原始数据库，那他们就什么也别想弄到了。

但那人的动作突然僵住了。他震惊地瞪着萨米的脸：“上将！”

“嗯，请叫我‘舰队司令’好了。”

“是，遵命！我们一直在新闻上看您的消息。请……请……请坐。查问那个人的原来是您！”

宛如花儿在阳光下怒放，对方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看来，市民阶层也和林区一样，对青河热忱欢迎。眨眼工夫，办公室的主人（自称为“私家侦探”）已经打开了记录，启动了搜索程序。

“嗯……您说不出名字，也没有准确的体貌特征描述，只有一个大致的抵达时间。嗯……林区声称您要的人现在应该是个名叫‘比德威尔·杜坎’的人……”他斜眼瞅了瞅沉默的治安官们，微微一笑，“如果情报不充分，他们很善于得出胡说八道的结论。不过这一次嘛……”他调了调自己的搜索程序，“比德威尔·杜坎。对了，这一搜索让我想起这个家伙来了。六十年还是一百年前，他还是有点儿名气的。”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带着一小笔钱，以及一种强大得不可思议的感召力。三十年之内，他已经获得了几家主要公司的支持，连林区都支持他。“杜坎自称出身于市民阶层，但他的目的不是为市民阶层争取权利。他想把钱花在一些疯狂的长期项目上。是什么呢？他想……”私家侦探从显示搜索结果的屏幕前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盯着萨米，“他想把钱花在一支探险船队上，探索开关星！”

萨米只点了点头。

“天哪！如果他当时成功了，特莱兰的探险船队这会儿已经飞了一半里程了。”私家侦探半晌说不出话来，看样子正寻思着自己的星球丧失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他重新看着自己的记录：“您知道吗，他差一点就成功了。我们这种世界如果要搞星际飞行，准会弄得经济崩溃。但六十年前，青河舰队的一艘飞船正好在访问特莱兰。当然啰，他们不想改变行程安排，但杜坎的一些支持者希望依靠他们帮忙。杜坎压根儿不考虑这个主意，甚至谈都不跟青河人谈。自那以后，比德威尔·杜坎就失去了他的公信力……渐渐从大众视野里消失了。”

这些都保存在特莱兰林区的档案里。萨米道：“你说得对。但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这六十年来，没有一艘星际飞船到过特莱兰所在的太阳系。他就在这儿！

“哦，所以您觉得他也许还能提供一些情报，一些到现在还用得上的情报，哪怕有最近三年里出的这些事儿？”

萨米压下伸手揍人的冲动。已经到最后了，再耐心点，几个世纪都等过来了，这时难道不该耐心点吗？“对。”他语气很和善。萨米是个很明智的人。“应该尽可能掌握一切情报，不是吗？”

“是的，是的。您算是来对了地方。市民阶层里有许多事，林区根本不愿操那份心，可我都知道。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您效力。”他注视着屏幕上正在进行的某种扫描分析进程，看来他还没完全把时间浪费在废话上，“那些外星无线电信息肯定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

私家侦探眉头一皱：“哈！舰队司令，您刚好错过了这个比德威尔。瞧，他十年前就死了。”

萨米什么话都没说，但他的温和态度肯定已经烟消云散了。小个子抬头一见他的神情，不由得向后缩了一下：“我……我很抱歉，大人。不过也许他还留下了什么东西，遗嘱之类的。”

不可能！我已经这么接近了，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但萨米一开始就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人生那么短暂，星际航行的距离却那么遥远，在这样一个宇宙中，这种事实在太平常了。“我想，我们对

这个人留下的任何东西都很感兴趣。”他失落地说。至少，搜索有了最后结果——某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情报分析专家肯定会这么总结。

私家侦探在他的机器上按着什么，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林区十分勉强地提供了他的名字，说他是市民阶层中最出色的侦探。此人的信息网铺得很广，单纯没收他的器材无法把他的情报一股脑儿地端过来。他的确真心想帮忙……“可能留下了一份遗嘱，舰队司令，但不在格兰德维尔市的网上。”

“就是说，在另一个城市？”林区切断了各城市间的网络，使之不能彼此交流。对特莱兰的未来而言，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不完全是这样。瞧，杜坎死在圣苏培里教派的一家老人院里，在卢辛达。看来他的私人物品留在修士们手里。我敢肯定，只要给教团一份适当的捐赠，他们一定会把杜坎的东西交出来的。”他的目光转向治安官，表情没那么友善了。也许是因为认出了其中最年长的那一位——城市治安部的部长。他们无疑能够从修士们手里挤出东西，不需做任何捐赠。

萨米站起身来，对私家侦探表示感谢，但他的话连自己听来都干巴巴的，很是僵硬。他朝门口和自己的陪同人员走去，这时，私家侦探慌忙起身，绕过办公桌朝他赶来。萨米这才尴尬地意识到还没付钱。他转过身，忽然间对此人产生了一丝好感。面对态度凶狠的警察居然还敢索要自己的报酬，他挺佩服这种人。“给你，”萨米开口道，“这是你的——”

对方却举起双手：“不不不，用不着。但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是这样的，我有好几个孩子，都是最聪明的孩子。您的这支联合探险队一时还不会离开特莱兰，还得待个五年、十年，对吧？您能不能保证我的孩子们……哪怕只有一个也好——”

萨米头一偏。只要涉及任务，这种许诺绝不是轻易就能做出的。“我很抱歉，先生。”他尽可能温和地说，“你的孩子只能和其他所有孩子竞争。让他们在大学里努力用功吧，让他们以我们公告中提到的专业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增加他们胜出的机会。”

“您说得一点没错，舰队司令！我希望您帮的正是这个忙。您能不能关照——”他咽了口唾沫，热切地望着萨米，丝毫不理睬其他

人，“您能不能关照关照他们，让他们有资格念大学？”

“当然可以。”稍稍给大学入学部门一点好处，这种事萨米才不在乎呢。但他马上明白了对方话里的真正意思：“先生，我一定尽力。”

“太感谢了，谢谢您！”他把自己的名片塞进萨米手中，“上面有我的名字和情况，我会及时更新名片上的内容。拜托您一定记住。”

“好的，嗯……邦索尔先生，我会记住的。”这是一次典型的青河交易。

格兰德维尔在林区飞行器之下渐小渐远。这个城市只有大约五十万居民，但都挤在一个奇乱无比的贫民窟里，顶着蒸腾的夏日热浪。首批殖民者的后裔则住在环绕城市的林区。林区向外铺展，远达数千千米，形成一片莽莽林海。

他们向上爬升，进入洁净的靛青色天空，划了一个弧形，向南飞去。萨米没理会坐在自己身边的特莱兰城市治安部部长，眼下，他既无必要又无心情搞外交。他接通自己的舰队副司令，眼前立即掠过凯拉·利索勒特的自动报告：萨姆·多特兰已经同意变更计划，舰队所有飞船都将驶往开关星。

“萨米！”凯拉的声音切断了自动报告，“事情进行得怎么样？”除他之外，整个舰队中只有凯拉·利索勒特知道这次航行的真正目的：搜索那个人。

“我——”我们失去他了。但萨米不能这么说，“你自己看吧，凯拉。我的视像资料，最后两千秒。我现在正前往卢辛达……最后一个小问题，得把它解决了。”

稍稍一顿。利索勒特的索引扫描速度飞快。片刻之后，他听她骂了一声：“好吧……但那个小问题还是得解决，萨米。以前也有好几次，我们以为失去他了，但最后并没有。”

“但从来不像这次这么确定无疑，凯拉。”

“我已经说了，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有把握。”这女人的语气中有一股刚硬之气。这支舰队里很大一批飞船归她的家族所有，其中一艘还属于她本人。这次任务中担当实际职责的船主只有她一人。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没什么问题。凯拉·利索勒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通情达理，但这一次是个例外。

“我会做到百分之百有把握，这你也知道。”萨米这时才意识到特莱兰安全部门的首脑就坐在自己身边，也想起了不久以前偶然发现的问题，“上面情况怎么样？”

她的回答很轻快，有点道歉的意思：“非常好。船坞弃权书我已经弄到了，和工厂卫星、小行星矿的生意看来已经没问题了。我们正在处理合同的细节。我仍旧认为，三百兆秒^[1]内，舰队就能从物质、人员两方面装备完毕。你知道特莱兰人多想从这项任务上分一杯羹。”她的声音中带着笑意。他们之间的链接是加密的，但她很清楚，他这一端的加密非常不保险。特莱兰是客户，不久以后还会成为参与这次行动的合作伙伴，不过得让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况之中。

“很好。如果单子上还没有的话，再加一条：‘我们希望配备最优秀的人员，故此，我们郑重要求林区高校面向所有通过我方测试者，而不仅仅是首批殖民者的后裔。’”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一秒之后，对方才恍然大悟，“老天哪，我们怎么会漏了这么重要的事？”原因很简单：小看了某些人的冥顽不灵。

一千秒后，卢辛达从下方迎向他们。这里约处于南纬三十度，城市周围是一片冻土荒原，看上去像人类来之前的特莱兰赤道地区。五百年前，第一批人类殖民者到达这颗星球，开始调节温室气体，建立起复杂精细的地球类型的生态系统。

卢辛达位于一大片黑色污迹的中心。黑色污迹是几个世纪的火箭燃料造成的——“经过净化的核燃料”。这里是特莱兰行星上最大的

太空港，但这座城市近来的发展却像贫民窟一样缓慢，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城市如出一辙。

他们的飞行器转为螺旋桨驱动，越过城市，缓缓降落。太阳渐落，街道大多处在半明半暗的黄昏微光中。每前进一千米，街道便更窄了一些，精心修建的复合式建筑渐渐让位于一座座方头方脑的楼房，也许是从前的货舱改造的。萨米冷冷地看着这一切。首批殖民者费了几个世纪才建成一个美丽的世界，但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土崩瓦解。地球类型的世界要获得最后成功，至少有五条路可走，都合乎情理、毫无痛苦。但如果首批殖民者后裔和他们的林区不愿走其中任何一条路的话……哼，等他的舰队再一次回来时，这里的文明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再过一阵子，他得跟这儿的统治阶级成员们好好交交心才行。

飞行器在斑驳的建筑物之间着陆了，他的心思回到现在。萨米和护送他的林区打手们走过一摊摊冻得半硬的黏糊糊的东西。他们走近的那幢房子前的楼梯边散放着一些大盒子，里面是一堆堆衣物。是捐赠品？打手们绕开盒子，上了楼梯，走进大门。

老人院的管理人自称宋教友，看样子已经老得快咽气了。“比德威尔·杜坎？”他的目光不安地从萨米脸上移开。宋教友没认出萨米，但他知道林区治安部：“比德威尔·杜坎十年前就死了。”

他在撒谎。他在撒谎！

萨米深吸一口气，打量着这个阴暗肮脏的房间。突然间，他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舰队流言编造出来的那个危险人物。上帝原谅我，但只要能从这个人嘴里掏出实话，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的视线回到宋教友身上，尽量挤出一个亲切的笑容。笑容肯定不如想象的那么亲切，因为老头子后退了一步。“老人院就是替别人送终的地方，对不对，宋教友？”

“是让所有人寿终正寝的地方。我们用人们的馈赠帮助来到这里的人。”这是老人院最原始的定义。但在特莱兰这种奇糟无比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他尽力帮助最贫穷的人中病得最厉害的。

萨米举起一只手：“我会向你们教派所管理的每一家老人院捐赠一百年的经费……只要你带我去见比德威尔·杜坎。”

“我——”宋教友又向后退了一步，一屁股坐了下来。不知怎的，他知道眼前这个人一定能做到说话算话。也许……但就在这时，老头子抬起头来，瞪着萨米，目光中是不顾一切的固执倔强：“办不到！比德威尔·杜坎十年前已经死了。”

萨米走过房间，双手抓住老头子坐椅的扶手，脸凑近对方：“你知道跟我在一起的是什么人。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可以把你这个地方变成一片瓦砾？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我们会把你教派的每一所老人院都变成碎片，全世界每一所。你信不信？”

显然，宋教友完全相信。林区治安部能干出什么事来，他清楚得很。可一时间，萨米只怕宋教友会置这种威胁于不顾，强硬到底。那样的话，我只能做我不得不做的事了。但突然间，老人好像彻底垮了，不出声地抽泣起来。

萨米起身离开对方的椅子。几秒钟过去了，老人停止抽泣，挣扎着站起来。他没看萨米一眼，也没做任何手势，只拖着脚步，走出房间。

萨米和他的随从紧紧跟上。他们排成一行，走过一段长长的过道。真是个可怕的地方。不是因为这里的照明设备破旧不堪，一片昏暗，也不是因为片片水渍的天花板、污秽不堪的地板。过道两边，人们坐在沙发上、轮椅中，他们呆呆地坐着，愣愣地望着……虚无。一开始，萨米还以为他们有隐形头戴式显示装置。他们注视着远处，也许正观看某种互动图像，他们中间有些人正嘟囔着什么，还有几个不断比画着复杂的手势。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墙壁上那些鬼画符是涂在上面的。片片剥落、毫无装饰的涂料，就这些，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而那些干瘪枯萎的人，他们的眼睛是裸眼，没有任何增强手段，眼神里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

萨米走在宋教友身后，靠得很近。修士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他的话不是没有意义的咕哝，而是说的那个人：“比德威尔·杜坎算不上好人，不是那个你会喜欢上的人，哪怕才见面也不会喜欢……尤其是才见面的时候。他说他从前很有钱，但他什么都没给我们带来。头三十年，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哩，他工作得比谁都卖力，无论多苦

多累……但他的话可不中听，对谁都没句好话，谁都要笑话。他可以陪着病人度过一生的最后一晚，之后却嘲笑人家。”宋教友用的是过去时，但过了一会儿，萨米才意识到他压根儿没有半点劝说自己的意思。他甚至不是在跟自己说话，仿佛是在替一个他知道命在旦夕的人说几句悼词：“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他能做的事越来越少了。他说起他的对头，说只要他们找到他，肯定会杀了他。我们向他保证，说会把他藏起来，可他却笑话我们。到了最后，他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下一肚子恶毒，简直恶毒得没法说。”

宋教友在一扇很大的门前停住脚步。门牌上写着几个大字，饰着花边——“通往日光室”。

“杜坎每天都要看日落。”可修士并没有开门。他站在那儿，垂着头，但也没怎么挡道。

萨米绕过他，又停住脚步，道：“我刚才提到的捐赠会存进你们教派的户头。”但老人根本没有看他，只朝萨米的外套上啐了一口，转身朝过道走去，一路推开挡道的治安官们。

萨米稍一转身，手搭在房门的机械转锁上。

“先生？”是城市治安部部长。这位警察头子走近一步，轻声说道：“嗯……我们不愿意再护送您了，先生。护送工作应该由您自己的手下来做。”

哈？“我同意，部长。可当时你们怎么不让我带上自己的人？”

“那不是我决定的。我想，他们觉得治安官更谨慎些。”警察转开视线，“您看，舰队司令，我们也知道，你们青河人要是恨起谁来，会恨上很长很长时间。”

但这种仇恨更多情况下指的是对某个文明的仇恨，而不针对个人。不过萨米还是点了点头。

警察终于直视他的双眼：“是这样，我们跟你们合作了。我们确保了这次搜索的任何消息都不会走漏到你的……目标那里。但我们不能替你做掉这个人。我们会转过头去，不看你做的事。我们不会阻止你。但我自己不会下这个手。”

“哦。”萨米极力琢磨，在道德的万神殿中，究竟哪个位置适合眼前这个人，“这个嘛，部长，我只要求你们不要干涉我的行动，剩下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警察紧张地猛一点头，退后一步，不再跟随萨米。萨米打开那扇标着“通往日光室”的房门。

里面的空气冷飕飕的，弥漫着一股陈腐的臭味。不过跟过道中人体的恶臭相比，这里好多了。他仍然在室内，头顶的遮挡却不多。这里原本是一个向外伸出的出口，通向下面的大街。但现在装上了塑料板壁，成了一个有点遮蔽的天井。

如果他也跟过道里那些可怜虫一样了怎么办？他们让他联想到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人，以及某种疯疯癫癫的实验牺牲品，思维、意识迸成碎片，再也无法恢复。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种收场，可现在……

萨米沿着楼梯走到最下一层。拐角处隐隐约约看得见一线天光。他用手背擦了擦嘴，静静地站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

干吧。萨米走上前，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似乎是停车场的一部分，但用半透明的塑料板壁围成一个有顶盖的封闭空间。这里没有供热装置，一股股冷风从板壁缝隙中钻进来。屋子中间四散着几把椅子，上面是包裹得厚厚实实的人形。这些人并没有特意望着哪个方向，有的只呆呆盯着外面的石墙出神。

但所有这些几乎都没能入萨米的眼。屋子的另一端，一柱阳光从顶盖的一个破洞中斜斜落下，光柱下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

萨米缓缓走过房间，目光没有一刻离开金红斜晖下的那个人。那张脸与青河上层家族有血脉上的相似之处，但它不是萨米记忆中的那张脸。这没什么，那个人肯定许久以前便改换了面容。再说，萨米衣服里带着一个DNA检测器，还有一份那个人的真实DNA密码副本。

他裹着一张毯子，头戴一顶厚厚的编织帽，一动不动，似乎在凝视着什么，凝视着落日。是他。不需要有条有理的思考，萨米直接得

出了结论。一股激动的洪流迸发出来，涌遍全身。也许不能算健全完整，但这就是他。

萨米拉过一把没人坐的椅子，面对斜阳中的那个人坐下。一百秒过去了。两百秒。最后一缕阳光渐渐消退，那个人的目光空洞，脸上毫无表情，但身体却有反应。他动了动脑袋，好像在找寻着什么。这时，他似乎注意到来了客人。萨米侧了侧头，让霞光照在自己的脸上。对方眼睛里出现了某种表情，迷惑、回忆，从眸子深处浮起。突然间，那个人的双手一哆嗦，从毯子里抽出来，爪子一样的手颤抖着指向萨米的脸：

“是你！”

“是的，先生，是我。”八个世纪的搜索结束了。

那个人不安地在轮椅里扭动着，重新裹好毯子。几秒钟内他默不作声。最终开口时，却略显迟疑：“我早就知道，你……你这样的人会一直找我，一直找下去。我赞助了这个该死的苏培里教派，但我一直知道……这种保护是不够的。”他又在椅子上动了动，眸子里现出一道萨米过去从未见过的光，“不用你告诉我，我全都知道。每个家族都投点钱，也许每艘青河飞船上都有一个船员在不断搜查我的下落。”

对于这场最终发现了他的搜捕的规模，他连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们没有恶意，先生。”

那个人嘶哑地大笑一声，没有反驳，但显然全然不信：“我的运气不好，他们派到特莱兰的人是你。你很机灵，能找到我。他们应该拿你派更大的用场才是，萨米。到现在，至少该提拔你为舰队司令了。分派你当个杀人的小伙计，真是大材小用了。”他又动了动，手向下伸去，像是要搔搔屁股。怎么回事？痔疮？癌症？老天，我敢打赌，他屁股下面坐着一把手枪。这么多年，他一直准备着迎接这一天。时候到了，枪却缠在毯子里一时拔不出来。

萨米急切地倾身向前。那个人在诱他说话。好吧，也许只有这样，他才有说话的机会。“我们终于撞上了大运，先生。我自己撞上了大运。我猜您也许会来这儿，因为开关星。”

毯子里偷偷的摸索停了片刻，一丝冷笑掠过对方的脸。“只有五十光年，萨米。一个天体物理学上的谜，离人类空间最近的谜。可你们这些没种的青河漫游者却从来没去拜访过。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利润啊——你们这些人在乎的只有这个。”他的右手大度地一挥，左手却在毯子里越探越深，“话又说回来，整个人类都这德行。八千年的望远镜观测、两次笨手笨脚的擦肩而过。这个神奇的谜所得到的关注不过如此……我原想，这么近的距离，也许我能组织一次载人飞船探索。也许能在那儿发现什么，获得某种优势。那样的话，等我回来时——”他眼睛里又出现了那种奇异的光。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折磨了他这么多年，已经将他销蚀一空了。萨米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人早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人，他已经彻底疯了。

但欠疯子的债依然是债。

萨米靠得更近了一点：“您本来是可以成功的。我知道，就在‘比德威尔·杜坎’的影响力达到鼎盛期的时候，一艘星际飞船到过这颗行星。”

“是青河的船。他妈的青河！我再也不想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了。”他的左手已经不动了，显然他找到了手枪。

萨米伸出手去，轻轻碰碰盖在对方左臂上的毯子。不是要抓住他的手，只是个暗示，表示自己什么都明白……同时也是一个请求，请求对方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范，现在已经有理由前往开关星了，即使以青河的标准看也大有理由。”

“嗯？”萨米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的触碰？自己的话？抑或是那个多年来从没有人说过的名字？不管怎样，某种原因使老人暂时停止了动作，听着他的话。

“那是三年前的事。当时我们正在向这里赶，特莱兰人接收到了来自开关星附近的无线电信号。是个节拍式信号，完全丧失了过去科技成果的失落文明能发明的就是这种信号。我们部署了自己的天线阵列，也做了详尽分析。那个信号类似莫尔斯电码，但它的节拍与人类的手和反射系统所造成的节拍完全不同。”

老人的嘴张开又合上，很长时间，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不可能。”他终于说道，声音很低。

萨米发觉自己露出了微笑：“从您嘴里居然听到这种话，真是太奇怪了。”

长久的沉默。那个人的头低了下来，接着说道：“这是头彩啊。我差点中了头彩，只差六十年。而你呢，你追踪找到了我，这下子，大满贯全是你的了。”他的手臂仍然隐在毯子里，但身体已经向前耷拉下来。他被击败了，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失败了。

“先生，我们中间有些人——”远远不止有些人——“一直在寻找您。您隐藏得很好，我们很难找到。另外，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公开搜索，理由和过去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丝毫恶意。我们希望找到您——”怎么样？补偿您？请求您的原谅？这些话萨米说不出口，再说也不完全是实话。毕竟，本来就是这个人的错。“如果您能和我们一同前往开关星，我们将不胜荣幸。”

“门儿都没有，我不是青河人。”

萨米始终与飞船保持着紧密联系，随时更新飞船动态。也许现在应该……嗯，值得一试。“我来特莱兰带了不少一艘船，我有一支舰队。”

对方的下巴收缩了一点：“一支舰队？”多年培养起来的兴趣还在，像条件反射，还没有彻底消失。

“停在近地泊位，眼下，从卢辛达正好能看见。您想看看吗？”

老人只耸了耸肩，但现在，他的两只手都从毯子里抽了出来，放在膝盖上。

“我带您去看看。”塑料板壁上开着一道门，就在几米外。萨米站起身来，缓缓走近，推动轮椅。老人没有表示反对。

外面冷极了，气温也许在零度以下。前面的屋顶上方还残留着落日的余晖，但却没有丝毫暖意。只有溅在他鞋上的冷冰冰的泥浆才能说明这里白天也曾有过温暖。他推着轮椅一路穿过停车场，来到一处

多少可以望西面的地方。老人茫然地四下张望着。不知他多久没到外面来过了。

“你想过没有，萨米，也许会有其他人来参加这个小聚会？”

“您是什么意思，先生？”除了他们俩，停车场里空无一人。

“有些人类殖民地离开关星比我们更近。”

哦，原来是那个小聚会。“是的，我想过，先生。我们不断监听着他们的信息，随时更新情报。”那是一个有三颗恒星的星系，其中的三颗行星有人类居住，三个美丽的世界，近几个世纪才摆脱蒙昧，重返技术文明时代。“他们现在称自己‘易莫金人’。我们从来没访问过他们的世界，只推测他们是某种专制文明，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但非常封闭，非常重视心灵力量。”

老人咕哝了一声：“我才不在乎这些杂种重不重视心灵力量呢。那种力量……守灵的时候倒是能派上用场。听我的话，萨米，上路的时候带上大炮、火箭和核弹，多带核弹，很多很多。”

“是，先生。”

萨米将老人的轮椅转到停车场边缘。通过头戴式显示系统，萨米可以看见他的舰队正在天空中缓缓升起。但光凭肉眼是看不到的，被附近的建筑挡住了。“先生，再过四百秒，你就能看到它们飞过那边的屋顶。”他朝远处指了指。

老人什么都没说，但他还是抬起头来，漫无目的地望着天空。空中是穿梭来往的常规飞行器，还有卢辛达太空港起降的星系内往来飞船。已近黄昏，但天色还是很亮。虽然有亮光混淆视线，不过单凭肉眼仍然能辨认出好几颗卫星。西面有一点微弱的红光，在萨米的头戴式显示系统里不断闪烁，表明这是一个图标，而非目视可见对象。那就是他特意标注出来的开关星。萨米朝那个方向注视了片刻。即使在夜间卢辛达天色全黑的情况下，开关星仍然很难识别。但只要有一台小小的望远镜，它看上去很像一颗寻常的G级恒星……目前还很像。不过，再过几年，这颗星星就会完全不可见，除非是通过望远镜阵列观测。等我的舰队抵达时，它已经在暗寂状态待了长达两百年……而且它将做好万全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复兴。

萨米在轮椅边单膝跪下，丝毫不理会冰冷的泥浆：“先生，我给您讲讲我的飞船吧。”他依次数说着飞船的吨位、设计用途和船主——大部分船主，有些人最好换个时间再提，等老人手边没放着枪的时候再说。他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对方的脸。他所说的对方全都懂，这一点很清楚，因为老人不住喃喃咒骂，萨米每说一个名字，他都会换个新的下流话诅咒那个人。只有最后一个名字例外——

“利索勒特？像斯特伦曼人的名字。”

“是的，先生。我的舰队副司令确实是斯特伦曼人。”

“哦。”他点点头，“他们……他们人挺不错。”

萨米暗笑起来。这次任务的空间飞行时间是十年，这段时间足以让这个人的身体复原。可能也足以使他的疯癫劲儿弱下来。萨米拍拍老人肩头后面的轮椅靠背。这一次，我们不会抛弃你。

“我的第一艘飞船过来了，先生。”萨米再次指点着。一秒钟后，一颗明亮的星星从那座建筑屋顶旁冉冉升起，又逐渐化入落日余晖之中，一颗耀眼的傍晚的明星。六秒钟过去了，第二艘飞船进入视野。再过六秒，第三艘。又一艘。又一艘。又一艘。停顿半晌，最后出现的是一颗比其他所有星星更加璀璨的明星。他的舰队在近地泊位，距地面四千千米。在这段距离上望去，它们只是点点星光，像小小的宝石，沿着天空中一条看不见的直线排列，彼此之间拉开半度。跟近地泊位中的星系内货运飞船、本地工厂卫星相比，舰队并不特别壮观……除非你知道这点点星光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终将航行到多么辽远的地方去。萨米听到老人敬畏地轻轻吐出一口气。他知道。

两个人望着七点星光缓缓滑过天际。萨米打破了寂静：“最后面那艘，最亮的那颗，看见了吗？”缀在绚烂星群中最辉煌的宝石。

“有史以来建造得最出色的飞船。我的旗舰，先生……范·纽文号。”

PART ONE

[一百六十年后]

青河舰队第一个抵达开关星。先后次序也许无关紧要。最近五十年的航程中，他们始终注视着易莫金人飞船的羽状尾迹——对方正降速接近同一个目的地：开关星。

双方都很陌生，双方都远离自己的故乡。对青河贸易者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以前相遇陌生人大多不像这次这么不友好，以前的相遇总存在贸易的可能性。而这一次，宝藏是有的，但不属于任何一方。宝藏处于冰冻状态，一动不动，等待着掠夺、探索或开发。至于究竟是哪种方式，取决于下手者的天性。远离亲友，远离社会……也远离一切可能的证人。在这样的局势下，阴谋背叛可能带来丰硕成果。这一点双方都清楚。青河人和易莫金人，两支探险队，长时间绕着对方打转，探察对方的动机和火力。协议达成了，然后重写，然后再次达成。联合行动、着陆的计划也拟订出来了。但是，贸易者们对易莫金人的意图仍旧几乎完全不了解。所以，当易莫金人的宴会邀请到来时，有些人松了一口气，持欢迎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则一言不发，暗中咬牙切齿。

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把肩膀倚在他肩上，侧过头来。这样一来，她的话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你怎么看，伊泽尔？吃的还行，也许他们没想毒死咱们。”

“没滋没味的。”他低声回答，尽可能不因为跟她的身体接触分心走神。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是在地面出生的，是专家组的一员。和大多数特莱兰人一样，她过于相信别人，这是他们的天性。她很喜欢拿伊泽尔“贸易者的疑心病”开玩笑。

伊泽尔的目光扫过一张张餐桌。舰队司令帕克带了一百人赴宴，但其中只有几个战斗员。易莫金人的数量和青河人差不多，双方混坐在一起。他和特里克西娅的桌子离司令很远。伊泽尔·文尼是见习贸易员，特里克西娅是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后。他估计，在这儿就座的易

莫金人也和他们一样，职衔很低。青河人只推测易莫金人是专制独裁体制，但伊泽尔没发现一眼就能辨认的衔位标记。对方那些陌生人中有的很健谈，他们的尼瑟语很容易理解，跟广播中使用的尼瑟语没什么区别。坐在他左手边的那个家伙肤色苍白，块头很大，宴会进行过程中几乎没住过嘴，一直在聊个不停。这位里茨尔·布鲁厄尔好像是战斗程序规划员，但伊泽尔使用这个职务名称时他好像没听明白。他满嘴说的都是双方今后应该如何联手行动。

“那种事从前多了去了，你知道吗？趁他们还不懂技术，或者还没重建技术文明的时候，一家伙弄住。”布鲁厄尔道，最大限度地将注意力从伊泽尔转到了老家伙范·特林尼身上。看来布鲁厄尔认为，外貌较老表示具有某种特别的权威。他没有意识到，如果一个年岁较长的人坐在低职位的年轻人堆里，此人准是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伊泽尔毫不介意对方忽视自己：他可以趁机好好观察，用不着分心应付。倒是范·特林尼看样子因为受重视备感得意。他也是个战斗程序规划员，这下子遇上同行。无论那个脸色苍白的金发家伙说什么，他都要竭力压过对方一头，这么做的过程中透露了不少机密，让伊泽尔坐立不安。

得为易莫金人说句好话：他们在技术方面还是很能干的。他们拥有可以快速来往于星际的吸附式^[2]飞船，单凭这一点，他们的技术水平便已位居人类世界的高端。易莫金人的技术文明显然还处于继续上升的阶段，其信号处理和电脑水平跟青河不相上下——文尼知道，这一点比易莫金人自己的秘密更让帕克司令手下负责安全的人寝食难安。青河过去曾经通过贸易手段享用过上百个文明的黄金时代，如果换一种场合，易莫金人的技术水平会让青河人欣喜若狂：有生意可做了。

能干，而且勤奋。伊泽尔朝宴会席桌上方望去。这个地方真的令人难忘。不是客气话，而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一般说来，吸附式飞船上的所谓“居住区”不值一晒。这类飞船必须装备重重防护手段，结构也要相当坚固。尽管飞船速度可以高达光速的几分之一，但一次旅程也要花许多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船员和旅客多数时候都处于冷冻冬眠状态。这一次，易莫金人不等收拾好居住的地方便解冻了大批人手，不到八天便建成了这个宴会场馆，与此同时还完成了最后阶段的轨道调整。设宴的场馆直径超过两百米，呈半环形。建筑材料是随船搭载的，跨过了足足二十光年的旅程。

场馆内部极尽豪奢。采用的是文明初级阶段的古典主义风格，和人类还没有掌握生命支持系统的早期太阳系的风格有些类似。在织物和陶瓷制品方面，易莫金人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伊泽尔推测他们还不懂生化艺术。帷幕和家具都经过精心设计，巧妙地掩饰了地板的弧度。通风系统无声无息地送来阵阵和风，强度正好能给人一种身处空气清新广阔空间的感觉。这里没有视窗，连可以在视觉上抵消飞船旋转效应的风景视窗都没有。只要能看见舱壁的地方，都悬挂着极其复杂的手绘艺术品。（油画？）色彩鲜明，即使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也闪闪发亮。他知道，特里克西娅恨不得凑到近处，好好看看这些画。据她说，艺术品最能展示一个种族的核心文化，其效力甚至强于语言。

文尼的视线转到特里克西娅身上，冲她微微一笑。他的什么心思都瞒不过她，但也许能瞒过旁边的易莫金人。文尼真希望自己有帕克司令那种本事。司令坐在上首桌旁，正跟那个名叫托马斯·劳的易莫金人聊得起劲。瞧两人谈得那么投机，你准会当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呢。只要能学到这种本事，让文尼干什么都会。文尼向后一靠，侧耳细听周围的谈笑。不是内容，重要的是语气和态度。

不是所有的易莫金人都笑容可掬、谈笑风生。比如离托马斯·劳不远那张桌旁的那个红头发。刚才介绍过她，但文尼没记住名字。除了一条闪亮的银项链，这女人什么饰物都没戴，穿着很素，简直可以说冷峻。身材很苗条，年龄无法判断。红头发可能是专为这个场合做出来的，但惨白的肤色却很难做什么手脚。她有一种异国情调的美，不过举止却很笨拙，嘴部线条也显得过于刚强了些。她的目光扫视着宴会桌，神态仿佛这里只有她一个人。文尼注意到，主人没在她身边安排任何来宾。特里克西娅时常笑话文尼，说单从他脑子里想的那些事儿来看，他完全算得上是个花花公子。但是，这个古怪的女人却绝无可能出现在文尼的脑子里，即使出现，也只能是噩梦，而不是幸福的绮念。

上首宴会桌边，托马斯·劳站起身来。各张桌边的侍者们齐齐后退。仍然坐着的易莫金人全都安静了，绝大多数贸易者也静了下来，只有几个最忘形的除外。

“又到为群星间的友谊祝酒的时候了。”伊泽尔嘟囔着。邦索尔用手肘捣了他一下，她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在上首桌上了。但当易莫金人首领开口时，文尼能感到她好不容易才压下涌到嘴边的笑。

“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远离故乡的人。”他的手臂大幅度一挥，仿佛把宴会厅四壁外的空间一揽在内，“我们都犯过严重的错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星系有多么古怪。”想想看，一颗变化如此剧烈的恒星，每二百五十年中竟然有长达二百一十五年的寂灭期，暗得如此彻底，仿佛把自己关掉了一样。“一千年来，不止一个文明体系的天体物理学家做出过努力，试图说服他们的统治者，派出一支探险队来这里。”他停顿片刻，然后笑道，“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这儿离我们人类的居住空间太远，探险费用也太过昂贵。可是现在，它却同时成为两支人类探险舰队的目标。”与会双方所有人都露出了笑脸，同时暗自发出共同的感慨：运气真他妈的背。“出现这种巧合当然是有原因的。多年以前，这种探险还缺乏动力。但今天，我们双方都有了远赴开关星的理由，即我们称之为蜘蛛人的外星种族——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三种非人类智慧生物。”居住在这么寒冷的星系中，这样的生命形式不太可能是自然产生的。蜘蛛人肯定是某种来往于遥远星系间的非人类智慧生物的后裔，其远祖必定是掌握了高技术的智慧生物，人类还从未遇到过那样的生物。这可能是青河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最大的宝藏。另外一点更增添了这份宝藏的可贵：目前的蜘蛛人文明刚刚重新发现无线电，和失落的人类文明体系一样，他们应该不难对付，很容易驾驭。

劳发出一声自责的轻笑，望着帕克司令：“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们双方具有多么强的互补性：我们的优势、弱点，我们的错误、见识，合在一起，真是天衣无缝。你们来自更加遥远的远方，但你们已经有了速度极快的飞船；我们的故乡近一些，但花了更长时间想要带更多东西过来。在对目标的探测方面，我们双方的分析大都是正确的。”人类观测开关星的历史很长。自从进入太空时代，望远镜阵列便不断注视着那里。许多个世纪以前，人们便发现，该星系中有一颗大小与地球相近的行星，围绕着开关星旋转。那颗行星上有表明存在生命的生化迹象。假如开关星是一颗正常恒星，那里肯定是个非常宜人的地方。可是由于开关星的剧烈变化，那颗行星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冰球。开关星系中再也没有别的行星体，而且，古代天文学家们早已确认，星系中唯一的行星也没有自己的卫星。没有其他行星，没有气体巨星，没有小行星……连彗星星尘都没有。开关星周围的空間内空无一物。考虑到开关星本身灾难性的频繁变化，这倒也不十分奇怪。另外，开关星过去很可能发生过大爆炸——可是，如果有大爆炸，怎么还会有一个孤零零的行星世界？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这就是那个地方不为人知的大秘密之一。

所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也做好了准备。帕克司令的舰队充分利用了先期到达的这段时间，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探测了这个星系，还从行星冰冻的海洋中掘起了几千吨挥发矿^[3]。他们甚至在这个星系内部发现了四块巨岩——如果别太苛刻，用比较宽泛的定义的话，似乎也可以称为小行星。四块巨岩都非常奇特，全是不折不扣的大钻石，最大的一块约两千米长。为了解释其成因，来自特莱兰的科学家们彼此差点动起了拳头。

问题是不能拿钻石当饭吃，至少不能直接吃。如果不能从本地搞到挥发矿和矿石，舰队里的日子将会非常非常不舒适。易莫金人来晚了一步，但这些该死的家伙太走运了：虽然他们的科研不如青河，科学方面的专家也少得多，飞船速度慢得多……但他们带的硬件很多，多极了。

易莫金首脑和善地一笑，继续说道：“在整个开关星系中，只有一个地方存在大批挥发矿，那就是蜘蛛人世界。”他来回看看自己的听众，目光停留在来宾脸上，“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把某些事推迟到蜘蛛人再一次复苏之后再说……但是，不应该过高估计潜伏的价值。另外，我的舰队中装备了起重飞船。雷诺特主任——”对了，红头发就叫这个名字！“的看法和你们的科学家相同：当地人的科技发展从来没有超出最简单的无线电装置的水平。现在，所有‘蜘蛛人’都进入了地下，处于冷冻冬眠状态，直到开关星重放光明才会复苏。”也就是说，大约一年后。人类尚不清楚开关星一明一灭的原因，但已经观测了它八千年时间。八千年间，其明灭周期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上首桌托马斯·劳身旁坐着的S. J. 帕克也在微笑，真诚程度可能和易莫金人首脑不相上下。早在特莱兰时，舰队司令帕克就不大受当地林中贵族的欢迎，部分原因是他把他们在起飞之前的准备时间压缩到了不能再压缩的地步，当时甚至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会有第二支舰队。进入降速阶段的时间比预计的耽搁了，帕克几乎烧毁了飞船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这才险险地抢在易莫金人前头到达。他可以说自己第一个到达，但再没有其他好说的了：发现了钻石巨岩，掘上来一小批挥发矿。首次着陆之前，他们甚至连外星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那次着陆也没多少大成果：在突出地标附近东捅捅西瞅瞅，在人家垃圾堆里翻腾。垃圾堆里偷来的东西倒真的透露出外星人的不少情况。现在，这些资料就是谈判的筹码。

“现在是携手合作的时候了。”劳接着说，“两天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至于讨论的内容，我不清楚在座各位了解多少。肯定有小道消息，这是免不了的。讨论的细节嘛，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首先，帕克司令、你们的贸易委员会和我本人一致认为，目前正是我们双方团结起来的最佳时机。我们正在计划进行一次相当大规模的联合着陆，主要目的是提取至少一百万吨水和相同数量的金属矿石。我们手里有重型起重飞船，达成目的应该不会很困难。其次，我们要留下一批隐蔽式传感器，并进行一次规模不大的文化采样。行动中取得的成果和资源将在我们两支探险舰队之间平分。在太空中，我们两支队伍将利用这里的巨岩建立屏障，保护我们的驻地。我们这一方希望把驻地设在离蜘蛛人几光秒的距离上。”劳看了帕克司令一眼。这么说，这个问题仍在讨论中，还没有达成一致。

劳举起酒杯：“为了终结双方过去的种种错误，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双方将来的进一步团结协作——干杯！”

“喂，亲爱的，有‘贸易者的疑心病’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是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还把我骂得体无完肤吗？”

特里克西娅勉强笑了笑，但没有马上回答。从易莫金人宴会回来的路上，她异乎寻常地安静。回到贸易者营帐后，两人来到她的宿舍。通常情况下，她在这儿说话最放得开，最兴高采烈。毕竟这才是她的天性。“他们的营帐弄得倒是不错。”她终于开口道。

“比我们强多了。”伊泽尔拍拍塑料隔断墙，“光靠随船搭载的部件现搭现建，搞成那样，真了不起。”青河营帐比一个分成无数隔间的巨型气泡强不到哪儿去。健身房和会议室的面积还行，但说不上漂亮优雅。漂亮优雅青河人也懂，但他们只有在取得本地材料以后才会考虑。特里克西娅只有两个连通的房间，加在一起仅仅一百立方米多一点。四壁本来什么装饰都没有，但特里克西娅在这儿的互动图像上下了不少功夫。图像中有她的父母、姐妹，一幅特莱兰某个大森林的全景画。她的桌面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方面的平面图像，内容是太空时代之前的古老地球。有第一个伦敦^[4]的图像、第一个柏林的图像，有马、飞机、人物。说实话，这些图像并不美，远远比不上地球之后的各个世界。后者才真的是千变万化，炫人眼目。当然，对古老地球的要求不能太高。那时的人类还处于黎明时代，每一个发现都是

第一次。当时没有什么辉煌的去、可以借鉴的记忆。伊泽尔自己的专业也是那个时代。当初他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时，父母震惊至极，朋友困惑不已。可特里克西娅理解他。对于她来说，黎明时代也许只是爱好，但她喜欢谈起那个一切都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古老时代。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找到第二个像她这样的人了。

“哎，特里克西娅，那儿有什么事让你不痛快了？易莫金人的房间不错，这总没什么可疑的吧。大半个晚上，你都是平常那个没主意的小傻瓜，”——这样嘲笑她，她居然没上钩，没反驳——“可到后来，出了什么事，你马上变了个人似的。你发现什么了？”她坐在墙边的一个沙发里，他双手一撑天花板，缓缓飘落到她身边^[5]。

“就……就是几件很小的事，可——”她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你知道，我在分辨语言方面很有一套。”——笑容一闪而过——“他们尼瑟语的口音和你们青河广播里的非常接近，易莫金人显然是借助青河广播网才发展起来的。”

“那是当然，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一切都对得上。他们是个年轻的文明，从前彻底垮了，不久以前才重新爬起来。”我怎么老是替他们辩护？易莫金人的建议很合理，甚至可以说慷慨大方。遇上这种情况，任何称职的贸易者都会有点起疑心。但特里克西娅担心的显然是别的事。

“不错，但双方使用同一种语言，这种情况下，许多事很难掩饰。易莫金人语言的所有格中有一种变化，我听见好几次了，而且不是从前传下来的过时用法。伊泽尔，易莫金人习惯于把人看作一种可以拥有的东西。”

“你是说奴隶？他们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特里克西娅，科技水平很高的人成不了合格的奴隶，因为他们绝不可能甘为奴隶，全身心合作。缺少了这一点，奴隶制是行不通的。”

她突然攥紧他的手。不是气恼，不是闹着玩，而是紧张。他以前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是的，是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怪招，只知道他们喜欢玩硬的。整晚上我都听着坐你旁边那个金红头发叽里哇啦，还有坐在我右边的那两个。他们说‘贸易’这个词时别扭极了。跟蜘蛛人的关系，他们能想象出来的只有一种：剥削压榨。”

“嗯。”这就是特里克西娅。有些事他自己不经意间就忽略过去了，她却能从中得出许多发现。有些发现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时，她的解释仿佛像一道光，照亮了他绝不会猜到的内情。“我拿不准……特里克西娅。你知道，有时候，在客户背后，我们青河人说话也挺傲慢的。”

特里克西娅的视线从他身上转开了一会儿，望着周围图像中一套古怪有趣的房子，那是她在特莱兰的家。“青河的傲慢把我的那个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伊泽尔。你们的帕克司令把特莱兰的教育系统轰开了一个大洞，打开了林区贵族的学校……在你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我们并没有强迫任何人……”

“我知道。你们没有强迫别人做什么。林区贵族渴望参加这次行动，你们提出的准入费就是要他们提供某些产品。”她的笑容很奇特，“我不是在抱怨，伊泽尔。没有青河的傲慢，我永远不可能进入林区贵族院校的入学选拔程序。我一辈子也别想拿到博士学位，也就不可能到这儿来。你们青河人确实横得很，但遇上你们同时也是我最大的幸事之一。”

直到在特莱兰停留的最后一年，伊泽尔才从冬眠中醒来，他不大清楚客户的详细情况。今晚之前，特里克西娅也没怎么谈起这些事。嗯，他的计划是一兆秒^[6]求婚一次，除此之外，他还没有向她做出别的承诺，但……他张开嘴，正准备说——

“等等，先别说话！我还没讲完呢。我之所以这会儿说起这些，是为了告诉你：傲慢分许多种，其中的区别我看得出来。从宴会上那些人说的话来看，他们更像残暴的专制君主，而不像从事贸易的商人。”

“你留意过那些侍者吗？他们像饱受践踏的奴隶吗？”

“不像……更像雇员。我知道侍者的事讲不通，但我们并没有见过对方舰队中所有易莫金人，也许那些受害者在别处。可不知是出于自信还是失误，托马斯·劳把奴隶的痛苦统统张贴出来了，就在四面的墙壁上。”她不耐烦地瞪着他探询的脸，“该死的，那些画！”

离开宴会大厅时，特里克西娅漫步绕了一圈，依次欣赏墙上的画。全是美丽的风景画，有的是地面景物，有的是很大的居民聚居处。在明暗和几何排列方面，这些画都是超现实风格，但在对象描绘上，每一幅画都无比精确，一草一叶，精细入微。“正常、幸福的人绝不会画出那样的画。”

伊泽尔耸耸肩：“照我看，那些画都是同一个人的作品。画得非常不错。我敢打赌，是古典画作的复制品，就像邓^[7]画的堪培拉城堡。”邓是个疯狂、压抑的人，膝下无子，了无生趣。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的画作中。“伟大的艺术家很多疯疯癫癫，生活不幸。”

“你说话真像个不折不扣的商人。”

他伸出另一只手，握住她的手：“特里克西娅，我不是想和你争执。这次宴会之前，不相信他们的人是我。”

“现在仍然不相信，是吗？”问话很急切，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是的。”但没有特里克西娅那么重的疑心，怀疑的原因也不一样，“重型起重飞船是他们的，易莫金人却愿意和我们平分运上来的东西，这未免太大方了些。”这个协定肯定是艰苦谈判得来的。从理论上来说，青河舰队中随行科学家的价值完全顶得上几艘起重飞船，但这种等量性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很难以这个作为谈判筹码。“我正在琢磨你看到、我却没发现的那些事……好吧，就算他们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危险，但帕克司令和委员会肯定也能看出来。你说呢？”

“不管以前如何，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看看你那些舰队指挥官从交通艇上下来的样子吧。我有一种感觉，大家现在都觉得易莫金人挺不错的。”

“他们高兴，是因为我们的买卖成交了。贸易委员会的人现在怎么想，我就知道了。”

“你可以查问出来，伊泽尔。如果他们被宴会骗了，你可以要求他们顶住。我知道，你只是个见习生。青河有自己的规矩、自己的惯例，等等。但是，这个探险队是你们家族的！”

伊泽尔向前倾过身体：“只是部分拥有。”这也是她第一次想用这个事实达到什么目的。到现在为止，两人一直害怕承认他们的地位差别，至少伊泽尔是这样。两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种恐惧，担心对方利用自己。伊泽尔·文尼的父母和两个姑妈拥有这支探险队的三分之一：两艘吸附式动力飞船、三艘登陆舰。文尼.23家族共有三十艘船，投入十来个行动。在特莱兰舰队的投资并不很重要，只对几个家族成员有利，家族代表只有他一个人。跟随舰队一到三个世纪之后，他就会重新回到自己的家族。到那时，伊泽尔·文尼的年龄会比开始时大十到十五岁^[8]。他盼着与家人聚首，让父母看看，他们的小男孩干得不错。但在这次行动中，他太年轻，不可能施加什么影响。“特里克西娅，所有权和管理权是两回事，对我来说更是这样。如果参加这次探险的是我父母，对，他们会很有影响。但即使是他们，年轻时也不可能指手画脚。我是个船主不假，但我更是个见习生。”说起来不大光彩，但事实就是这样。在合乎规范的青河行动中，裙带关系没什么用处，有时甚至会起反作用。

特里克西娅很长时间没说话，眼睛探询地注视着伊泽尔的脸。以后会发生什么？文尼记得很清楚，菲利帕姑妈曾严厉警告过他，要他小心那些跟有钱人家的年轻小伙子拉关系的女人，那种女人会先引诱他们，下一步就想操纵他们，甚至操纵家族的正常业务往来——后者就更严重了。伊泽尔现在十九岁，特里克西娅·邦索尔二十五岁。也许她觉得自己可以指使他。啊，特里克西娅，千万别。

她终于笑了，比平常浅些、温和些：“好吧，伊泽尔。应该怎样就怎样吧。但拜托了，想想我说的话。”她侧转身，抬起手，触到了他的脸，轻轻抚摩着。她试探着吻了吻他，很轻很轻。

捣蛋小鬼奇维埋伏在伊泽尔宿舍外，正等着他。

“哎，伊泽尔，昨晚我看你来着。”这句话差点让他停下了脚步。她说的是宴会。对了，贸易委员会把宴会的情况实时传送回了舰队。

“知道，奇维。你在传送图像上看到了我，现在又见到了我本人。”他打开房门走进去。小鬼在身后跟得实在太紧，不知怎么一下子，她也进来了。“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在按自己的心意曲解别人的问题方面，捣蛋小鬼是个天才：“正好轮到咱们值同一个勤杂班，两千秒后开始。我想，咱们可以一块儿下楼到菌囊去，交换交换小道消息什么的。”

文尼飘进里间，这回总算成功地把她关在门外。他换上工作服。不用猜都想得到，他出门时捣蛋小鬼仍旧守在外头。

他叹了口气：“我没什么小道消息。”至于特里克西娅跟我说的话，我要告诉你才真是活见鬼呢。

奇维得意扬扬地笑了。“这个嘛，我有。来。”她打开通向外面的宿舍门，零重力下姿态优美地向他一躬，飘身进入外面的走廊，“宴会上的事，我想跟你对对笔记。但说实在的，我敢打赌，我看到的准比你多。委员会传回来的视像数据分三个视角，其中一个在大门边上，比你的视角强多了。”她蹦蹦跳跳，在零重力环境中一弹一弹的，和他一起穿过走廊，一路上解释她对那些视像数据做了多少次分析，从那以后又跟多少人交换过小道消息。

文尼第一次遇见奇维·林·利索勒特是在特莱兰空间，航程开始之前。那时她还是个八岁大的万人嫌，不知什么缘故，她选中了文尼作为她注意力的靶子。只要一吃完饭，或是训练课下课，她就会紧追着他不放，时不时在他肩膀上狠揍一拳。他越生气，她好像越高兴。

要是他还手的话，一拳就能砸她个满脸花。可你总不能打一个八岁大的小孩子吧。她比规定的船员年龄底线还小九岁。小孩子应该出现在航程之前，或之后，而不是身为船员的一分子，尤其是这样一支前往荒凉地域的探险商队的船员。问题是奇维的母亲拥有这支探险队的五分之一……利索勒特.17家族是地地道道的女性主导，历来以女性为一家之长。这个家族源自远在青河活动空间另一端的斯特伦曼，长相和习俗同样彪悍刚强。这家人准打破了许多条条框框，但不管怎样，小奇维最终成了探险队的一员。航行过程中，除了值警戒班的船员，她醒着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长。她的很大一部分童年时光就这样在群星间流逝了，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人，甚至常常不是她的父母。文尼虽然很烦她，但只要一想到这些，气就消了。可怜的小姑娘——现在已经不那么小了。奇维应该十四岁了。过去用拳头攻击他，现在大多改成了口头攻击。考虑到斯特伦曼人在高重力环境下进化出的结实身板，这是件值得欢迎的大好事。

两人沿着营帐主通道向下走。“嘿，雷吉，近来怎么样？”奇维不住地向过往的每一个人笑嘻嘻地挥手打招呼。易莫金人到达之前几千秒，帕克司令解冻了将近半数船员，人手足够操纵所有交通工具和武器系统，此外还有一批后备，可以随时替补。在他父母的营帐，一千五百人算不了多少，可在这儿简直是一大群。虽说有许多人在船上值班，不在营帐，这儿还是挤得受不了。有了这么多人，就要不断为他们充气造出新隔间，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临时宿舍。所谓主通道，只是四个巨型气泡相交的地方。四五个人同时侧身挤过的时候，气泡表面就会荡起一阵阵涟漪。

“反正我信不过易莫金人，伊泽尔。嘴上说得好听，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割开咱们的喉管。”

文尼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这么重的心事，你怎么还笑得这么欢？”

他们飘过气泡织物上的一个透明处——不是墙纸^[9]，是真正的窗户，看得见外面营帐的支撑锚地。这个锚地比大型盆栽^[10]大不了多少，却可以支持大片空间，养活大批人口，说不定比易莫金人那个贫瘠的场地所能供应的全部空间和人口多得多。奇维转头望着窗外，一时间安静下来。只有活着的动植物才能让她这样。她父亲是舰队的生

命支持主管，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盆栽艺术家，在青河空间内大名鼎鼎。

过了一会儿，她的思绪好像又回到现在，脸上重新露出笑容，用目空一切的口气说道：“为什么笑？因为咱们是青河人呀，这一点你可别忘了。攒了几千年的手段，还怕那些新来的青皮小子？去他的易莫金人吧！他们有今天，靠的还不是咱们广播网上公开发送的那些信息！没有青河网，他们现在还不知在哪个旮旯里蹲着呢。”

通道变窄了，一拐弯，收缩成一个向下的尖顶。其他人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和头顶，被膨胀的墙壁织料一隔，模模糊糊听不清了。这里是营帐最内层的气囊。除了航行系统和动力反应堆，这是唯一一个不可或缺的系统：菌囊。

在这儿值班，干的都是勤杂活儿，低级琐碎到极点：清理水塘下面的细菌滤器。下到这里，植物的味儿可就没那么好闻了。事实上，让人欲呕的腐臭正说明这里情况良好，应该生长的东西正在茁壮成长。其实大多数工作都可以由机器完成，但有时也需要视情况做出判断，即使最好的自动化机器也做不到这一点。本来可以安上遥控，但从来没人费过这份神。从某种角度来说，在这儿值勤责任重大。只要笨手笨脚弄出一个错误，某个细菌链便可能进入生物链上层培养箱的薄膜。食物的味道会像呕吐物，通风系统也会传出阵阵恶臭。但话又说回来，在这儿即使犯下弥天大错多半也不会弄死谁——飞船里保存着同样一份细菌样本，分门别类，不会混淆。

所以，这是一个学习场所。作为学习场所，即使在最挑剔苛刻的老师看来，这里也算得上十全十美：容易出错；能把人累得腰酸背痛；一旦出事，又会引发尴尬的后果，没办法轻松过关。

奇维却主动报名，在这里干额外勤务。她声称喜欢这个地方。“我爸爸说，你得先从最小的生物入手，往后才能应付大家伙。”只要跟细菌有关，她就是本行走的百科全书，什么都懂：错综复杂的新陈代谢路径呀，不同菌种组合会泛出什么味儿呀（都跟阴沟的气味差不多），哪些细菌链会因为人类的接触发生坏死（谢天谢地，不用闻这些东西的气味了），它们有什么特性……

值班的头一千秒内伊泽尔差点犯了两个错误。当然，他及时纠正了，但奇维已经发现了。平常她肯定会揪住这些纰漏不放，唠唠叨叨

说个没完。但今天，奇维的心思全放在跟易莫金人商定的安排上：
“你知道咱们为什么没带重型起重飞船吗？”

他们的两艘最大的登陆舰可以将上千吨矿物从星球表面运至轨道。只要时间充裕，青河人可以从容不迫地获取所需的全部挥发矿和矿石。当然，易莫金人到达之后，他们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了。伊泽尔耸耸肩，眼睛盯着自己正在汲取的样本：“那些流言我早就听过了。”

“哈，用不着听流言，做做算术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舰队司令帕克早就猜到咱们会有同伴，所以只带了最少数量的登陆舰和营帐设备，却带了许多许多大炮和核弹。”

“也许吧。”一定的。

“麻烦的是，那些浑蛋易莫金人离开关星太近，他们带的家伙比咱们多得多，而且跟咱们前后脚到达。”

伊泽尔没搭腔，但他开不开口对奇维一点影响都没有。

“还有，我一直很留心小道消息。咱们得非常非常小心才行。”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叽里哇啦说起战术呀、对易莫金人武器系统的推测呀，等等。奇维的母亲是舰队副司令，同时也是一名战斗员。一个斯特伦曼战斗员，想想看！航行过程中，捣蛋小鬼的时间大都花在数学、弹道学和工程学上。对菌囊和盆栽的兴趣得自她的父亲。她可以忽而是嗜血的战斗员，忽而是狡猾的贸易员，转而又变成盆栽艺术家——几秒钟之内摇身一变，连换三种身份。她父母是怎么结的婚？生出了一个多么孤独、多么乱七八糟的女儿啊。“所以，正大光明交手，我们完全可以打败易莫金人。”奇维道，“这一点，对方心里很清楚，所以他们才这么客气。咱们应当这么办：陪他们玩下去，反正我们需要他们的重型起重飞船。到最后，如果老老实实遵守协定，他们会发一笔财，不过咱们会发一笔巨财，比他们多得多。那帮蠢材，连把空气卖给没有支撑锚地的营帐都不会^[11]。如果不出太大意外，我们可以顺利完成这次行动，而且自始至终掌握主动权。”

伊泽尔完成了一项排序，又开始汲取另一个样本。“好啊。”他说，“但特里克西娅觉得，易莫金人根本没把这次行动看成一次互惠的贸易。”

“哦。”有关文尼的任何事奇维都要拿来开玩笑，除了特里克西娅。有意思。绝大多数时间里，她好像只当特里克西娅这个人完全不存在。奇维不作声了——很不像她，但只沉默了一秒钟。“我想，你朋友是对的。哎，文尼，本来不该跟你说的：贸易委员会里意见分歧相当大。”肯定是瞎编出来的，除非是她母亲说漏了嘴。“我估计是这样：委员会里有些白痴觉得这只是一次纯粹的商业谈判，双方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合作，具体谈判过程中各自尽最大努力为己方争取更多好处——跟往常一样，我们这方谈判手段更高明。他们没意识到，如果咱们被杀得干干净净，对方哪怕在谈判桌上输得精光也没关系。咱们得准备来硬的，准备反偷袭。”

奇维跟特里克西娅的想法完全一样，只是她的表达中充满杀气。“妈妈没直说，但好像委员会陷入僵局了，定不下来。”她偷偷望着他，小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儿假装耍阴谋时才会这么看人，“你也是个船主，伊泽尔，你可以去说——”

“奇维！”

“好好好，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她让他清静了大约一百秒，接着便说起自己另外的计划——怎么从易莫金人身上赚点利润：“如果能顺利度过接下来的几兆秒^[12]的话。”如果没有蜘蛛人世界和开关星，易莫金人肯定算得上青河空间这一端的世纪大发现。从舰队行动来看，易莫金人显然在自动化设备和计划系统方面别具慧眼，有些不为人知的窍门。但是，他们的飞船速度还不到青河飞船的一半，其生物科技也同样低劣。奇维有上百种方案，可以从这些差别中谋取利润。

伊泽尔由着她说不停，却充耳不闻。换个时间，也许他会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其他一切都不操心。但值这一轮班^[13]的时候不可能这样。两个世纪的规划，几千秒后便要见分晓，成败全看这几千秒了。他头一次琢磨起舰队的指挥和管理问题来。特里克西娅是个外来者，但才华横溢，又能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大不同于终生从事商贸的贸易者。捣蛋小鬼虽然很机灵，但她的看法一般来说没什么价值。不过这一次嘛……也许这些话是“妈妈”让她说的。凯拉·利索勒特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青河空间内已经远到了极点，不可能更远了。和许多异乡人一样，她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于一般人。也许她真

的认为，一个十几岁的见习生有可能对重大决定产生影响，仅仅因为他来自一个船主家族。真要命……

值班时间渐渐过去，没想出什么新点子。再过一千五百秒，菌囊的这一班勤务就结束了。如果不吃午饭，他也许还有时间换身衣服……有时间要求面见帕克司令。迄今为止，舰队这一路航行中，他共有两年时间处于非冬眠状态。这两年中，他从来没有利用过家族的影响力。我能做什么？真能打破委员会里的僵持局面吗？剩下的当班时间中，他一直处于犹豫状态。直至在菌囊里接通舰队通信网，联系司令的约见秘书时，他仍然迟疑不决。

奇维的笑容和平常一样目空一切：“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文尼。这一次得看我们战斗员的。”

他挥挥手，让她闭嘴，接着注意到呼叫失败。占线？一时间，伊泽尔觉得一阵宽慰，之后才发现之所以没接通，是因为有一个呼叫先打进来了……来自帕克司令的办公室。“5. 20. 00前往舰队司令的规划室……”不是有个说法，说得偿所愿会遭恶报吗？遭什么恶报来着？伊泽尔·文尼爬上营帐的交通艇气密门，脑子里一团糨糊。

奇维·林·利索勒特连影子都不见了。真是个机灵丫头。

他晋见的可不是哪个下级军官。伊泽尔来到位于“范·纽文”号的舰队司令规划室，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舰队司令本人……以及探险队贸易委员会成员。这些人看上去都不大高兴。靠在支撑柱^[14]处立正敬礼之前，文尼飞快地瞥了一眼，迅速用余光点了点人数。没错，人都到齐了，围坐在会议桌旁，目光一点儿也不友好。

帕克朝伊泽尔生硬地一摆手：“稍息，见习生。”三百年前，伊泽尔五岁时，帕克司令拜访过文尼家族在堪培拉空间的营帐。当时他还不是飞船高级指挥官，但伊泽尔的父母仍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伊泽尔只记得那些来自帕克兰的礼物，还有就是送他礼物的那个人待他很友好。

第二次见面时，文尼是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一名飞船见习生，而帕克正在装备一支舰队，准备前往特莱兰。变化真大啊。自

那以后，两人一共说了大约一百个词，都是在探险队的正式场合中。这种默默无闻很对伊泽尔的胃口。眼下，只要能重新回到那种状态，要他做什么他都乐意。

帕克司令的模样仿佛刚刚吞下了一口什么酸东西似的。他来回扫视着贸易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文尼不禁暗自猜测是谁惹火了司令。

“小文——见习生文尼，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种……嗯……不同寻常的局面。你也知道，自从易莫金人到达之后，局势变得很微妙。”司令看样子没打算让他回答，伊泽尔的一声“是，长官”还没出口便“胎死腹中”，“现在，我们有几种可行方案。”他说着又朝委员们扫了一眼。

伊泽尔明白了，之前奇维·利索勒特并非全然是胡说八道。在战术问题上，舰队司令具有完全的决定权，即使在战略问题上，他也有一票否决权。但如果连探险的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便只好听从舰队贸易委员会安排了。而且，委员会的这次决策会议肯定又出了乱子。不可能是不同意见的两方票数上相等。在这种情况下，舰队司令有决定权。不，这一次一定是实质上的僵局，也就是说，决策层的大多数人与司令的看法不一致。像这类情况，学院老师们倒是唠叨过不少。但真要出了这种事，也许一个年少无知的船主真能在决策过程中起点作用：充当替罪羊。

“第一种方案，”对文尼脑子里这些胡思乱想毫不知情的帕克继续说道，“我们按照易莫金人提出的建议，陪他们玩下去。联合行动。在预定的地面行动中使用的所有交通工具由双方共同控制。”

伊泽尔琢磨着委员们的表情。凯拉·利索勒特坐在舰队司令身旁。她穿着自己家族最喜爱的军装，军装的颜色就叫“利索勒特绿”。这女人是个小个子，跟奇维差不多高，五官很柔和，神情专注，但神态举止却让人觉得她的身体极其强悍。青河人在身体方面差异很大，但即使以青河的标准，斯特伦曼人的体力也是极其突出的。有些贸易者以不动声色自豪，但凯拉·利索勒特不是这种人。她恨透了帕克所说的“第一种方案”，敌视程度与奇维讲的完全一样。

伊泽尔的目光落到另一张熟悉的面孔上：萨姆·多特兰。决策委员会是由精英组成的。有一些船主，但大多数是专业规划者，一路靠能力爬到现在这个位置，最后他们也大有机会成为船主。也有少数很老的老人。这些老头子大多是顶尖专家，他们热爱、看重的是管理，

而不是以任何形式拥有自己的飞船。萨姆·多特兰就是这种人。过去有一段时间，他替文尼家族工作过。伊泽尔猜测他也反对帕克的“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分头行事，结构独立。双方分别控制自己的登陆舰，随舰乘员也不搞联合编队。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以最快速度单方面联系蜘蛛人。”——让贸易之神决定谁是赢家，谁技不如人。一旦蜘蛛人加入进来，游戏有了第三方，仅仅通过背后捅刀子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几年之后，清河人与易莫金人的关系也会渐渐演变为一种相对正常的竞争关系。当然，抛下他们、单方面跟蜘蛛人接触，这一行为本身也许会被易莫金人视为背叛。那又如何？文尼觉得，至少半数委员支持这种办法——但萨姆·多特兰反对。老头子朝文尼微微一摇头，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这一信息。

“第三种方案：我们打点行装，收拾营帐，回特莱兰去。”

文尼的震惊之情肯定太明显了，萨姆·多特兰解释道：“小文，舰队司令的意思是，对方的人数比我们多，可能火力也比我们强。在座的没有一个完全相信易莫金人，一旦他们翻脸，我们又无处请求支援，那时可就太危险——”

凯拉·利索勒特一拍桌子：“我反对！召开这次会议本身就很荒唐，但更有甚者，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萨姆·多特兰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看来，奇维受母亲指使向他说那些话的理论站不住脚。

“你们两个，安静！”帕克司令顿了顿，怒视着委员们，片刻后才重新开口，“第四种方案：我们先发制人，对易莫金舰队发动进攻，把开关星系夺到自己手中。”

“企图把开关星系夺到自己手中，只是企图。”多特兰纠正道。

“我反对！”又是凯拉·利索勒特，她一挥手，调出互动图像，“先发制人才是唯一可行之道。”

利索勒特调出的图像不是星图或从望远镜中观察到的蜘蛛人世界，也不是让规划者们穷尽心力的矿物表、时间表。都不是。这些图像有点像星际航行图，分别以对方、蜘蛛人世界和开关星为参照物，

显示出两支舰队的方位和速度。图像还以这些参照物为坐标体系，以轨迹的形式标示出了双方今后的位置。同时标明了钻石巨岩，还有其他标识、军事战术符号、千兆吨位符号、炸弹当量和电子反制手段。

伊泽尔盯着这些图像，竭力回忆军事科学课上学过的内容。关于帕克司令秘藏货物的传言说得没错。这支青河探险舰队武装到了牙齿——比平常贸易舰队更长、更利的獠牙。易莫金人到达之前，青河战斗员获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很明显，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即使开关星系荒凉得让人难以置信，没有什么可以隐蔽伏击部队和预备队的地方，他们也还是可以好好打一场。

再看易莫金舰队的图像：围绕着舰队的军事战术符号密密麻麻，但都是推测，没有明确情报。他们的自动化系统很怪，可能优于青河装备。易莫金舰队的运载总量是青河的两倍，只能做出这样的估计：他们的武器也是青河的两倍。

伊泽尔的注意力又回到会议桌上。除凯拉·利索勒特之外，还有谁赞成偷袭？少年时代，伊泽尔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战略学，他受到的教育一直反对以背叛欺诈取胜。所有老师都一致指出，这种做法既邪恶，又无理智，任何体面的青河人都不应该、也不需要采取这种行动。亲眼看到一个贸易委员会考虑谋杀，这一幕肯定会……在他脑子里盘桓很长时间。

奇怪的沉默。他们在等他说点什么吗？过了很久，帕克司令终于开口：“见习生文尼，你可能也猜到了，我们这儿陷入了僵局。你没有投票权，没有经验，对局势也没有详尽深入的了解。我无意冒犯，但我不得不说，让你参加会议，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很难堪。但探险队的两艘船是你的，你是普通船员中唯一一个船主。如果你能对我们的几种方案提供意见，我们……乐意……听一听。”

也许见习生伊泽尔·文尼只是个小角色，但现在他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能说什么？上百万个问题在他脑海里打转。在学校里大家练习过如何当机立断做出决定，但哪怕是学校里，给出的背景材料也比现在多。不用说，这儿的人也没兴趣听他做什么分析。这个想法猛地扎了他一下，几乎让他从麻痹状态中惊醒过来：“舰队司令，四……四种方案？还有没有其他比……比较次要的方案没告诉我？”

“我或委员们支持的只有这四种方案。”

“嗯，您跟易莫金人谈得最多，比其他人都多。您对他们的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就是那个托马斯·劳。”这个问题他和特里克西娅盘算过很久，但伊泽尔从没想到自己会向舰队司令当面提出来。

帕克的嘴唇绷紧了。一时间，伊泽尔觉得他就要大发雷霆了，可他随即点了点头：“这个人很聪明。但和青河的舰队司令官相比，技术背景好像弱一些。他在战略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当然，他们的战略学可能与我们的不太一样……下面所说的就完全是猜测和直觉了，但我想，大多数委员也同意这种判断：我绝不相信和托马斯·劳达成的任何商业协定。我认为，只要能给他们一丁点儿好处，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撕毁协定。他是个一流的骗子，这个人可以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但绝对不会对回头生意有任何兴趣。”一个青河人对任何活物所能做出的最强烈抨击莫过于此了。伊泽尔顿时意识到，帕克司令一定是偷袭的支持者。他望望萨姆·多特兰，又望望帕克。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各执己见，看法截然相反。天哪，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明白吗？我只是个见习生啊！

伊泽尔竭力抑制内心的哀鸣。他犹豫半晌，集中精力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来，然后说道：“长官，根据您的分析，我反对第一种方案，即联合行动方案。但……我同样反对偷袭，因为——”

“明智的决定，我的孩子。”萨姆·多特兰插嘴道。

“因为我们青河人几乎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全无经验，不管我们进行过多少理论方面的研究。”

剩下的只有两种方案：收拾行装，溜之大吉；或者留下来，把与易莫金人的合作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一有机会就抢先接触蜘蛛人。即使有天大的理由，撤回去也意味着彻底失败。考虑到他们的能源状况，后撤也将会极其缓慢。

一百万千米之外，就是人类这部分活动空间的最大秘密，同时还可能是最大宝藏。他们跨越了五十光年的长途，现在目标已经伸手可及了。风险越大，收益越大。“长官，现在后撤，放弃的实在太多了。不过，在确定安全以前，我们全体都应该担负起战斗员的职责。”怎么说，青河也有自己的武士传统，范·纽文就曾经战功赫赫，所向披靡。“我——我建议舰队留下来。”

沉默。伊泽尔觉得大多数人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表情。舰队副司令利索勒特仍旧板着脸，神色冷峻。但萨姆·多特兰却不像她那样冷淡：“孩子，我恳求你，重新考虑你的决定。你的家族也承担着风险，舰队里有你家的两艘船。和损失一切相比，后撤没什么丢脸的。这是明智的决策。易莫金人太危险了，和他们——”

帕克从桌边的座椅中飘了起来，有力的手向前伸去，轻轻落在萨姆·多特兰肩上。帕克的声音很温和：“我很抱歉，萨姆。你已经尽力了，你甚至让我们听取一个低职衔船主的意见。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做出决定。”

多特兰的脸皱缩起来。是沮丧还是恐惧？他集中全力拼命思考，连头都轻轻颤抖起来。须臾，带着嘶哑的哨音，他吐出一口气，突然间显得老态龙钟、精疲力竭：“是啊，舰队司令。”

帕克重新轻轻落座，毫无表情地看了伊泽尔一眼：“谢谢你的意见，见习生文尼。这次会议的情况希望你不要外传。”

“是，长官。”伊泽尔倚柱敬礼。

“去吧。”

身后的门打开了，伊泽尔推了一把支撑柱，飘出门外。没等他出去，帕克司令便对委员会说道：“凯拉，安排在所有中小型舰艇上安装武器系统。也许我们能暗示一下易莫金人，我方参加联合行动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不是那么好劫持的。我——”

门轻轻滑回原位。伊泽尔感到无比宽慰，同时又紧张得直哆嗦。他竟然参与了舰队决策，比预计进入决策层的时间提前了可能有四十年。决策一点儿都不好玩。

蜘蛛人世界——有人已经开始管它叫阿拉克尼^[15]了——直径约一万两千千米，星球表面为0.95个标准重力。行星表面之下是结构紧密的石质内壳，但地层表面却有许多海洋，冻成了挥发矿。它的大气层也适于人类生存。这里简直算得上是和地球一样的理想世界，只有一个问题：没有阳光。

这个世界的太阳是开关星。这颗恒星进入“关”的状态已经两百多年了。两百多年来，它投射到阿拉克尼的光芒比遥远的群星亮不了多少。

伊泽尔乘坐的登陆小艇呈弧形掠过。在温暖的时期，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群岛。主要行动发生在行星的另一面，重型起重飞船正在那里挖掘冰冻的海洋和海底山脉，将数百万吨矿石和挥发矿送上太空轨道。不算什么。伊泽尔从前见过大型工程，但创造历史的将是这里的小型着陆……

乘员舱的互动影像选取的是自然视角。下面的大地像一道灰影般一掠而过，间或出现一块微微闪光的白色。也许只是想象，但伊泽尔觉得自己似乎能看见开关星投下的淡淡的影子。峭壁、山巅在影子之下显现，最终成为迅速融入黑暗的一块块白色。他觉得似乎看到远处的山峰下有一道道同心弧，是冻结在岩壁的海洋波涛吗？

“喂，至少把高度坐标格调出来呀。”本尼·温的声音在他肩头上方响起，一幅微微泛红的网格立即覆盖了图像中的景物。高度坐标基本上证实了他对下面阴影和冰雪的直觉。

伊泽尔抬手扫开坐标格：“开关星‘开’时，底下生活着几百万蜘蛛人。还以为总会有点文明迹象呢。”

本尼轻笑一声：“自然视角下，你指望能看到什么？只有山尖能伸出来，低一点的地方全埋在多少米深的氧、氮气凝雪下面。”相当于地球大气的整个大气层全都凝结成了气凝雪，落在地面上。如果平

均散布的话，深度为十米左右。像海湾、河流交汇处这类最可能建立城市的地点，覆盖的冰雪足有几十米深。之前他们都选择相对较高的地点着陆，估计那些地方是矿业小镇或比较落后的居民点。直到易莫金人抵达前不久，他们才弄清最佳着陆点，也就是他们眼下的目标。

黑沉沉的大地在他们下面不断延伸，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冰川。伊泽尔觉得有些奇怪，时间不够形成冰川呀？也许是气凝雪冻结而成的冰川吧。

“贸易之神啊！快瞧瞧那个！”本尼朝左面一指：天尽头，一点红光。本尼放大图像，但红光还是太小，迅速向他们的视域之外滑去。真像火光，可又不像火光那样闪烁闪烁。他们的视线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伊泽尔觉得好像有什么不透明的东西从红光处向上升起。

“我从高轨道得到了图像，那儿的视角更好。”通道前方传来队长迪姆的声音，他没有把图像转发过来，“是火山，正好爆发。”

伊泽尔盯着那点即将掠过视域的红光。那层不透明的东西肯定是一股岩浆，或者只是水和热气，猛地爆发，冲天喷起。“这是发现的第一座活火山。”伊泽尔说。行星内核已经冷却，死气沉沉，但地幔层还有一些残存的岩浆。“大家都断定所有蜘蛛人这会儿都在冬眠，像死人一样。其中会不会还有些人没有冬眠？这类火山附近比较暖和，他们会不会仍在这种地方活动？”

“不太可能。我们的红外扫描搞得相当彻底，热点附近如果有居民点，我们肯定能发现。再说，最近这次黑暗之前，蜘蛛人刚刚发明无线电，他们暂时还没有在黑暗期溜出门去四处乱爬的本事。”

这个定论的基础是数兆秒的探查和经过实践证明的生命化学理论。“我想是吧。”他望着那点红光，直到它消失在视域之外。紧跟着，更刺激的事情在正前方和正下方发生了。小型登陆艇的着陆曲线已到尽头，现在正向下急降。他们仍然处于失重状态。虽然这是一颗标准大小的行星，但行星大气已经凝结，飞行起来没有空气阻力。他们的速度是每秒八千米，距地面只有几千米。伊泽尔感到下面的山峦直插天空，向他们迎面扑来。一道道山脊一掠而过，地面越来越近。身后的本尼不自在地哼哼着，暂时不像平时那么喜欢闲聊了。最后一道山岭奔向眼底，伊泽尔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太近了，不知擦没擦到船底。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着陆曲线会把你直直送下地狱。

就在这时，前方的主火箭点火了。

他们费了将近三十千秒才从吉米·迪姆选定的着陆点爬下山。这一趟可不轻松。登陆艇落在半山腰一块没有冰和气凝雪的地方，目标却在山脚一道狭窄的山谷里。按说那道山谷里应该满满登登填着一百米深的气凝雪，但地形、气候的各种原因凑在一起，积雪只有半米。山谷中是一片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建筑群，毫发无损，被两边谷壁一挡，从空中几乎看不见。也许这里能够通向蜘蛛人最大的冬眠洞窟群落中的其中一个，又是温暖时期的一座城市。这种可能性很大。在这儿了解的无论什么情况都十分重要。按照联合行动协议的规定，所有图像都实时传送给易莫金人……

上次参加会议之后，伊泽尔再也没听到任何有关那次会议决定的传言。正如易莫金人所能想象到的，迪姆尽了最大努力来掩饰这次到访，不让当地人察觉：起飞离开后不久便会制造一次雪崩，吞没他们留在登陆艇着陆点的一切痕迹。连脚印都要仔细扫除（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到达谷底时，开关星正好升至头顶。如果在“阳光季”，这会儿应该是正午了。可现在，开关星看上去像一个泛着暗淡红光的月亮，侧倾角为半度。恒星表面斑驳，像水面上的一块块油迹。如果不打开显示增强器，单凭开关星的亮光则只能看见身旁很近的地方。

登陆小队——五个身着太空服的人，还有一台随伴步行机——沿着一条类似中央大道的路径向前行进。走在气凝积雪上，每走一步便噗地腾起一股雪雾，只要这种气凝雪雾落到太空服上绝缘性稍差的地方，便会立即化为气体。停步时间稍长的话一定要避开积雪较深的地方，否则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裹在一团升华气体之中。每隔十米远，他们便放下一个振动传感器或频响发射器。这样一来，走一圈之后，他们便能相当准确地探知附近什么地方有洞窟，还能清楚掌握建筑物内部有什么。后者对这次登陆行动更为重要。他们想实现的最大目标是：找到文字材料、图画。只要能发现一本带插图的儿童读物，迪姆升官就板上钉钉了。

几个微微泛红的灰影投在黑乎乎的大地上。这幅未经强化的图像让伊泽尔沉醉不已。真美啊，却又如此怪诞。这就是蜘蛛人真正生活

过的地方。行经的道路两旁，他们的灰影子爬上蜘蛛人建筑的墙壁。大多是两三层高的建筑。就算光线暗淡，就算轮廓被积雪和黑暗弄得模糊不清，这些建筑仍旧绝不会被错认为出自人类之手。以人类标准而言，连最小的门道都宽得异乎寻常，但大多数的高度却不到一百五十厘米。窗户也和门一样既宽且矮。窗户上的护窗板，关得好好的——从这些有条不紊的整理可以看出，放弃这里的业主以后是要回来的。

这些窗户像数百只细长的眼睛，注视着下面的五个人和他们的同伴步行机。文尼心想，如果哪扇窗户后的灯突然亮起来会怎么样？护窗板后透出一缕灯光？他放纵自己，想象了一会儿这个场景。如果他们自以为比当地人先进的想法是错的会怎么样？怎么说，这些也是外星人啊。这样一个奇特的世界里不大可能自然进化出生命来，过去某个时间，他们一定有星际飞船。青河贸易空间的直径是四百光年，持续保持技术文明的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了。青河也接收过许多来自非人类文明的信号，但最近的都在数千光年以外，绝大多数更是远达数百万光年，永远不可能接触，连对话都不可能实现。蜘蛛人是人类亲身接触的第三种异族智慧生命——人类八千年的太空旅行历史上，只发现过三个智慧种族。其中之一数百万年前便已消亡，另一个甚至还没有进入机器时代，更不用说太空飞行了。

五个人，走在朦朦胧胧、一扇扇狭长窗户紧闭的建筑之间。如文尼所想，他们几乎是在书写人类的历史啊。月球上的阿姆斯特朗、布里斯戈大裂隙的范·纽文……现在则是文尼、温、帕蒂尔、杜和迪姆，他们正走在蜘蛛人的街道上。

无线电通信中持续不断的对话停顿了片刻，这时，最响的声音就是他的全封闭太空服发出的吱嘎声和他自己的呼吸声。接着，低微的通信对讲声又恢复了，指引他们穿过一片开阔地，朝山谷远端走去。分析员们显然认为这一道狭窄山谷可能通向某些洞穴，估计当地的蜘蛛人就藏身其中。

“奇怪，”太空轨道上传来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振动传感器听到了什么动静——正在听——发自你们右侧的建筑物。”

文尼猛一抬头，窥视黑沉沉的建筑。也许不会亮起灯光，但传出声音也一样吓人。

“有人走动？”迪姆问。

“说不定只是房子下陷？”本尼道。

“不，不。是一种脉冲式声音，类似嘀嗒声。嗯，我们收听到了有规律的节拍声，不断反复，每次反复稍有衰减。频率分析……像机械设备发出的声音，有活动部件，诸如此类的……行了，停止了，只有一点残留的回声。迪姆队长，我们已经准确标定这一装置的位置，在离你们较远的一角，高出街道平面四米。导向标已发送给你。”

导向符号飘浮在小队成员的头戴式显示系统中，文尼和队友们在它的指引下前进了三十米。大家全都蹑手蹑脚偷偷摸摸，其实如果房子里有人，他们这一伙早就清清楚楚摆在人家眼皮底下了。细想想，几乎有些好笑。

导向标引导他们绕过拐角。

“这幢建筑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迪姆说道。和其他房子一样，这一幢也是没用灰泥的石砌建筑，上面的楼层比底层稍稍凸出一点。“等等，我看见你们指示的目标了。像个……陶瓷盒子，钉在第二层的凸出悬垂部位。文尼，你离它最近，爬上去瞧瞧。”

伊泽尔朝那座房子走去，这时才发现不知哪个帮倒忙的家伙删除了导向标：“在哪儿？”他能看见的只有阴影中灰扑扑的一幢石头房子。

“文尼，”迪姆平时说话就狠巴巴的，这时更严厉了，“昏头了？醒醒！”

“对不起。”伊泽尔感到自己脸上有些发烧，他常犯类似错误。文尼打开视像增强功能，眼前顿时变成了彩色世界。太空服能感受不同的光谱，并复合成不同的色彩。刚才是一团暗影的地方，这时清清楚楚。他看见了迪姆所说的盒子，就安装在他头顶上方几米的地方。“马上就好，我再靠近点。”他走近墙边。和大多数建筑一样，这一座也装着一道道宽宽的石板。分析员们认为它们是梯级。管它是什么，文尼刚好用得着，不过他拿它们当长梯使，而不是普通楼梯。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在盒子旁边了。

这是一台机器，两边还有铆钉，真像中世纪传说中的东西。他从太空服里抽出传感棒，挨近盒子：“要我碰碰它吗？”

迪姆没回答。这其实是向空中那些人提出的问题。文尼听见几个声音商量着。“在它周围轻轻摇晃摇晃。盒边有记号吗？”特里克西娅！他知道她会在上头密切观察，但能听到她的声音，可真是个让人高兴的意外。“有，女士。”他一面说，一面将传感棒举在盒子前来回晃动。盒子侧面有些东西。是文字还是自己的视像扫描系统双重扫描复合算法造成的错觉？真要是文字的话，那可是个小小的惊喜。

“好了，现在你可以把传感棒放在盒子上了。”最早说发现动静的那个声音说道。伊泽尔照办了。

几秒钟过去了。蜘蛛人的梯级太陡了，他只好尽量向后仰身。气凝雪从梯级上雾腾腾升起，然后下落。他能够感觉到太空服里的供热器提高了功率，以补偿梯级上的冷气。

上面又说话了：“真有意思。这东西是个传感器，相当于刚脱离蒙昧时代的技术水平。”

“是电子的吗？在向远程控制端发送信号吗？”文尼吃了一惊：是女人的声音，带易莫金口音。

“啊，是雷诺特主任，你好啊。并非如此。这便是这个装置的特别之处。它是个自足系统，‘动力源’好像是由一个金属弹簧阵列提供的。机械式钟表结构。你熟悉这个概念吗？既可以计时，同时又能为运动部件提供动力。能够长期在严寒中正常工作，同时不能太复杂……嗯，说实话，恐怕这是不那么精妙的办法中唯一可行的了。”

“可是，它探查的是什么呢？”说话的是迪姆。好问题。文尼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也许蜘蛛人比大家想象的聪明得多，也许他自己身着太空服的图像正显示在他们的探测屏幕上。还有，如果这盒子还连着某种武器，那该如何？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摄像器材，队长。现在它的内部结构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个齿轮带动记录纸带，纸带上面是四根记录针。”这些术语得自有关失落文明的教材。“我是这么估计的：每一天，齿轮转一格，把字条拖出来一点，记录下温度、压力……另外两个量我现

在还拿不准。”每天如此，时间长达两百多年。即便是人类的原始文明，要制造出这样一台能工作这么长时间的有活动部件的机器，也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了，更别说还是在这么低的温度中工作。“我们走过时它正好开始记录，我们也是够幸运了。”

接下来是一阵技术方面的讨论，上面在争论这种记录仪到底能有多复杂。迪姆让本尼和其他人用皮秒^[16]级频闪器扫一扫这块地方。没有任何闪光反射回来，说明没有人用光学镜头在直线距离上窥视他们。

文尼则继续靠在梯子上。寒气开始渐渐渗入他的封闭式太空服。这套太空服的设计功能里没包括与超低温物体保持持续接触。他在窄窄的梯子上笨拙地换了换脚。在一个G的重力环境里，常玩这种杂技，人可是老得快啊^[17]……换了姿势以后，他现在可以看到拐角的另一侧。那一侧的窗户上有几根板条掉落了。文尼摇摇晃晃地从梯子上探出身去，竭力分辨屋里的东西。屋里所有东西上都覆着一层气凝雪。有几长排齐腰高的架子或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金属结构，以及更多矮柜。每一层都有蜘蛛人梯子，通向上面一层。当然，对蜘蛛人来说，这些柜子肯定不会是“齐腰高”。哎，顶上还散放着什么东西，一垛垛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由许多薄片组成，薄片一端钉在一起。有的东西是合上的，有的则是摊开的，像扇子。

他仿佛触电般，突然明白了什么。文尼想都没想，在公开频道上说：“打断一下，迪姆队长。”

来自上方的对话也停了下来。

“怎么了，文尼？”迪姆问道。

“切换到我的视角看看。我觉得咱们找到了一座图书馆。”

上方某个人欢呼了一声，很像特里克西娅。

有频响发射器，找到图书馆是迟早的事，但伊泽尔的发现给大家省了一番工夫。

建筑物的另一面有一扇大门，把步行机弄进去没费什么事。步行机里有一台可调控扫描器，不一会儿便适应了那些“书”的奇特外形。现在它正以危险的高速度在书架之间移动——每秒一到两厘米。迪姆的两名队员不断将书送进它的肚子里。从通信系统中可以听到，轨道上方正在很有礼貌地争论着。这次着陆是联合行动的一部分，活动时间双方事先已经商定，不得超过一百千秒。这段时间连这个图书馆都处理不完，更别说探索其他建筑，寻找洞穴入口了。但易莫金人仍是不想延长这次探索的时间，他们提出由他们派下一艘大型登陆艇，直接在谷底降落，把这里的人造制品一股脑儿地捞走。

“不会影响保密潜伏的既定战略。”一个易莫金男人的声音解释说，“我们可以把山谷两边的山壁炸垮，做得像发生了一场山崩，彻底摧毁谷底的村子。”

“嘿，这伙计的手法可真够温柔的。”从他们的专用频道上传来本尼·温的声音。伊泽尔没有搭腔。易莫金人的建议倒也不是全无理性，只是……跟青河太不一样了。青河人从事的是贸易。即使最残忍的青河人也最多不过把竞争对手榨个精光，以此为乐。连这都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是让顾客觉得跟青河做生意有利可图，一次交易完成后盼着下一次。单纯破坏、劫掠完全是……不对的。大可以下次再来嘛，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呢？

高处轨道上，易莫金人的建议被客客气气地拒绝了，最终大家决定今后对这个宝贝山谷做进一步考察。这项考察被列为未来联合行动的重要项目。

迪姆派本尼和伊泽尔·文尼去别的书架翻翻。这个图书馆也许只有十万册藏书，寥寥几百千兆的数据，可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绝对处理不完。最后他们只得挑挑选选，只盼能找到这类行动所追求的圣杯：一本带插图的儿童读物。

几千秒之后，迪姆命令队员换班，轮换着把书送进步行机的肚子里扫描，把上层的书抱下来翻翻，还有一班人专门负责将书放回原位。

轮到文尼吃饭时，开关星已经从天顶附近落下去了，挂在山谷的另一头，比峭壁高不了多少，建筑物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在街道上。他找到一块没有积雪的地方，在上面扔一块绝缘毯，脱掉沉重的靴子。

哎哟，真舒服死了。迪姆给他的吃饭时间是一千五百秒。文尼拨弄着进食器，慢慢咀嚼水果巧克力棒。他能听到特里克西娅的声音，但这会儿她忙得很，没工夫和他讲话。还没有发现“儿童插图读物”，但他们已经发现了仅次于它的好东西：一堆物理、化学课本。特里克西娅好像把这当成了某种科技图书馆，此刻他们正讨论着怎样加速扫描。特里克西娅觉得她已经对蜘蛛人文字的字形做出了正确分析，所以现在可以转为智能阅读了。

第一次见到特里克西娅时，伊泽尔就知道她非常聪明。可她只是个来自特莱兰的客户，专业又是语言学，清河学者在这个领域的造诣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她能为舰队做出什么贡献？可现在……头顶上的讨论他听得见，其他语言学家不断请教特里克西娅的看法。也许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整个特莱兰文明都在竞争探险商船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名额，整整五亿人啊，从这么多人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专家……入选者肯定极其精通他们的专业。意识到这一点后，文尼的自尊心一时有点动摇：在他们两人中，高攀的人其实是他。没错，伊泽尔是文尼.23家族的主要继承人之一，但他本人却……不是那么有才华。比那更糟，他这一辈子好像总在做白日梦，梦想着别的地方、别的时代。

这些让人沮丧的想法习惯性地转入另一个方向：也许在这里，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不是那么所思大于所行，不堪重任。蜘蛛人过去的辉煌文明也许早已失落，他们目前的状态可能跟人类的黎明时代很相似。也许他可以提出某些真知灼见，让舰队圆满实现目标——同时为自己赢得特里克西娅·邦索尔。他的心滑向未来的美好可能之中，但他永远不会让自己陷入令人不安的细节……

文尼看了一眼自己的计时器。哈，他还有五百秒！他站起身来，望望远处的阴影，那是逐渐向上升入山里的街道。这一天中，他们的精力全都集中在着陆的重点任务上，也没瞧瞧风景。其实，他们的停留点正好是一条大街开始变宽的地方，前面有点像个广场。

开关星明亮的时候，这里有很多绿色植物。山坡上到处是过去树木扭曲变形的残迹，但在下面的山谷中，大自然受到了蜘蛛人的精心裁剪：街道上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小堆装饰植物。广场四周也围绕着这种装饰植物堆。

四百秒。他还有时间。他迅速来到广场边，开始围着广场绕圈。这个圈中间有个小丘，覆盖着积雪，形状很古怪。绕到广场另一头

后，他正好面对开关星的亮光。图书馆里的工作大大提高了那个地方的温度，一股股大气凝雪的雪雾涌出房子，飘过街道，重新凝结，再一次坠落地面。雪雾被开关星的光一照，映成了微红色。如果不考虑颜色，这里的雪雾很像他父母营帐底层涌起的夏夜雾气，山壁可以看成营帐的隔断。一时间，文尼陶醉在这幅景象里。如此奇异陌生的地方，突然间变得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如此平和安宁。

他的注意力回到广场中央。这一侧几乎没什么雪。前面有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黑暗中半隐半现。他想都没想，径直走了过去。地面没有积雪，踩上去像冻硬的地苔。他停住脚步，倒抽一口气。中央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雕塑。蜘蛛人的塑像！几秒钟后，他便会上报自己的发现，但这一刻，他只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惊叹不已。此前的着陆行动中发现过一些粗陋的图片，当地人的大致外形他们早就知道。但这个——文尼开始图像扫描，这些是真人大小的雕像，用一种黑色金属铸成，细节历历可见。雕像中一共有三个蜘蛛人，估计和生活中的蜘蛛人大小相同。“蜘蛛”这个词是日常用语，要做专业描述的话，这种词汇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伊泽尔童年生活的营帐中这类东西有好几种，都叫蜘蛛。有些有六条腿，有些八条腿，还有的甚至长着十到十二条腿。有些胖乎乎、毛茸茸的，有些又瘦又长、黑色，模样凶狠。眼前的雕像很像瘦长、十条腿的那种。不过，他们好像长着很多刺。或许是穿的衣服带刺，或许他们身上原本就比他们的同名生物多长了些刺？三个蜘蛛人的腿互相绞缠着，伸向身体下方藏着的什么东西。在搏斗？做爱？究竟在干什么？连文尼的想象力都甘拜下风。

这儿从前到底是什么样子？当太阳照耀大地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

有句老话正好说到了点子上：太阳渐暗的时期，世界最美好。的确是这样。气候宜人，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逐渐放慢脚步。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有好些年四季如春，夏天不炎热，冬天不酷寒。渐暗期历来是最浪漫的时期。这个时期向所有高等生物发出诱人的呼唤，让大家舒缓下来，放慢步伐。这也是世界终结之前的最后一段准备期。

舍坎纳·昂德希尔误打误撞碰上了好运气，正巧赶在渐暗期那几年间天气最好的几天出门。这是他第一次前往陆战指挥部。不久他便发现，自己的好运气还不止于此：弯弯曲曲的海岸公路修建时没考虑汽车行驶问题，舍坎纳也远不是个技术娴熟的驾驶员（他从前还以为自己肯定精通驾驶技术呢）。他不止一次碰上急转弯，车子整个斜了过来，让引擎传动带不堪负荷。全靠方向盘打得急、刹车踩得快，他才没有飞进飘着一层薄雾的蓝色格雷特海（当然，他肯定不会掉进海里，只会栽进山崖下的森林中。但不管掉哪儿都一样完蛋）。

舍坎纳高兴极了！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对操纵机器已经上瘾了。现在，如果车子出现偏侧、只有一边车轮着地的情况，十有八九是他有意为之。这趟车跑得太舒服了。本地人嘲弄地把这条路称为“协和的骄傲”，连皇室都不敢公然指责这种放肆行径。正是仲夏季节，森林中的树木有整整三十年了，已经接近树龄的极限。高高的树木笔直地伸向空中，绿意葱茏，都快挨着山崖上的公路了，阵阵花香和树脂的清香拂过汽车里的栖座。

一路上没见过几辆民用汽车，靠驮兽牵引的大车倒是见了不少，还有些手推车。军队的车队则多到让人感觉很不方便。路人纷纷向他的汽车行注目礼，目光很复杂：气愤、好笑、羡慕。怀孕的女人很多，还有许多背上贴着十多个婴儿的男人，这种男女的数量比普林塞顿^[18]附近多得多。其中有些人似乎羡慕的不仅仅是舍坎纳的车。有时候，我也有点仰慕她们。他玩味了一会儿这个念头，但并不想认真分析。本能真是奇妙啊，坐在车里时产生的本能尤其妙不可言。

路程一段段过去。舍坎纳的身体和感官享受着驾驶的乐趣，脑子里却琢磨起别的事来：研究生院的往事，如何劝说陆战指挥部接受自己的方案，这种汽车还能如何大加改进。

上路头一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开进一个森林小镇。古色古香的招牌上写着“暗夜渊藪”。舍坎纳不清楚这究竟是小镇的名字还是简单的描述^[19]。

他在当地铁匠铺停下车，铁匠脸上也挂着路人那种复杂微妙的笑容。“先生的汽车真不错呀。”说实在的，这辆车确实不错，而且价格昂贵，是辆崭新的雷梅奇，一般大学生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舍坎纳是两天前刚从校园外一家赌场赢来的。那场赌博很是惊险。现在，普林塞顿每家赌场都知道了舍坎纳的模样。赌博行会告诉他，只要发现他在本市赌博，他们会折断他的每一只胳膊。没关系，反正他要离开普林塞顿了，再说，他实在太想体验体验汽车的滋味了。铁匠绕着汽车打转，假装欣赏车子的银饰和那三只仍在转动的汽缸。“出远门，对吧？离家这么远，万一路上停止运转了怎么办？”

“买点煤油？”

“对，倒是个好办法，有些农庄里也有使用煤油的机器。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车要是坏了怎么办？你知道，机器时不时就会坏，那些玩意儿不结实，跟驭兽不一样。”

舍坎纳乐了。他瞧见铁匠铺后面的树林里堆着几辆汽车的外壳。他来对地方了。“出了那种事的确麻烦。你瞧，我有些想法，其中有些涉及皮革活和打铁的活儿，你可能会感兴趣。”他这天下午想到不少点子，他把其中两个容易做的画了张草图。铁匠满口答应，他很乐意跟这种疯疯癫癫的人做买卖，只不过得先请舍坎纳把钱付清。幸好这儿也收普林塞顿银行发行的货币。

之后，舍坎纳驱车在镇子里兜了一圈，想找家旅店。乍一看，这儿是个宁静、逍遥过日子的好地方。镇里有一座传统拜黑教派的老教堂，有些破旧。这很正常，毕竟这么多年了。邮局卖的报纸是三天前的，尽管头条标题又大又红，叫嚣着战争和入侵，但这儿好像丝毫不受打扰。就连陆上指挥部的一列运输车队隆隆驶过时，镇上的人也没怎么大惊小怪。

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的暗夜渊藪实在太小，没有旅店。邮局主人给他介绍了几户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人家。太阳已经快落进大海了，舍坎纳仍驾着车在乡间摸索着前进。尽管森林很美，但没多少可供开垦的土地。当地人跟外来者做点生意，也辛勤地打理着山上的田地……森林死亡之前，他们有三年的好年景。这里的粮库看来都是满满的，山间运送粮食的大车川流不息。这个地区的渊藪在山上，离镇子大约十五英里。那个渊藪并不大，不过本地人口不多，小渊藪也够了。如果这些人现在不攒够粮食，等大黑暗降临的头几年（也是最难熬的几年），他们肯定会饿死。虽说已经是现代社会了，但对那些身体强壮健全，却没能为大黑暗做好准备的人，社会仍旧不会提供什么救助。

太阳下山时，他来到一个俯瞰大海的海岬。地面朝三个方向倾斜，南面斜进一个树木掩映的小山谷。谷地那边的山包上有座房子，看样子就是邮局主人跟他说起的几户人家之一。但舍坎纳并没有急匆匆向那边赶。这时的风景是一天里最美的，他注视着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一块块阴影漫过缤纷的大地。

之后，他掉转车头，沿着又陡又窄的土路朝山谷开去。森林树木的树冠罩在他头顶上……这段路是一天中最难走的，他开得比步行速度都慢。车子在一脚深的沟壑之间颠簸，滑进滑出，全凭运气才没陷进去出不来。等驶到山谷底部的小河床时，舍坎纳已经开始担心会不会被迫把自己闪闪发亮的新车扔在这儿了。他前后望望，这条路还没被废弃，大车留下的车辙印还是新的。

傍晚的和风送来一股垃圾的腐臭味。垃圾堆？真怪，荒野里竟然还有这种玩意儿。可一堆堆不知从哪儿来的垃圾确实就在那儿。还有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房身有一半隐在树丛中。墙壁歪七扭八，好像做梁柱的木头从没好好修整过。屋顶也塌陷下去，到处是窟窿，只用枝条随便堵了堵。房子和道路之间的地面也损毁得一塌糊涂。估计垃圾的源头就是这儿。房屋处于一条小河的上游，几只水鸟在河边蹦蹦跳跳。

舍坎纳停下车。前方二十几英尺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小路消失在河里。好一会儿工夫，他愣愣地坐在车里，拿不定主意。这里住的准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肯定是城里长大的舍坎纳所能遇到的最奇特的人物。他想下车看看，了解一下这些人的想法，长点见识。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这些人的想法真的那么异于常人，恐怕不会很高兴见到他。

有人……舍坎纳重新在栖座上坐好，谨慎地把稳方向盘、油门和刹车^[20]。盯着他的不光是那几只水鸟。他四周打量，让眼睛适应周围朦胧的光线。有两个。一边一个，潜伏在阴影里。不是动物，也不是人。小孩子？大概一个五岁，另一个十岁。小的那个连婴儿眼^[21]都没褪。他们正慢慢接近汽车，目光和动物一模一样，而且是猎食动物。

舍坎纳发动引擎，猛地向前冲去。就在快到小河时，他发现了第三个，更大些，藏于伸在小河上方的树枝上。就算只是孩子，这些家伙也绝不是在玩平常的捉迷藏。舍坎纳向右猛打方向盘，在道道车辙上剧烈颠簸着。他冲出路面了，不过他拿不准——有路没路都差不多。前面是一道道浅沟，伸向下方：这里才是涉渡点！

他冲进小河，水花四溅。树梢上那个大点儿的一跃而起，一只长胳膊在车身一侧抓挠着，但那家伙的落脚点离汽车稍远了些。舍坎纳冲上对岸，汽车轰响着朝山坡上驶去。如果这儿也有埋伏，那就全完了。可道路继续向前伸展，车子虽然左摇右晃，不知怎的却没有侧翻。冲出密林之前的最后一段路程把他吓坏了：道路突然变陡，他的雷梅奇开始朝后滑，后轮甩来甩去。舍坎纳全身从栖座向前压去，汽车轰隆隆两声，总算冲上山顶。

终于重新来到闪烁着微光的天穹下。他把车停在从山谷那头看到的房子前。

舍坎纳关掉引擎，坐了半晌，喘着粗气。四周一片寂静，似乎听得见胸中狂奔的血流发出的轰鸣。他朝身后张望着：没有人追赶。他又回想起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最大的那个正慢吞吞地爬上河岸，两个小的转回头去，一副不感兴趣的神态……真怪呀。

但总算到了在山谷那头看到的房子。屋前透出灯光，门开了，一位老太太出现在门廊里。“谁呀？”声音清晰镇定。

“是恩克莱尔太太吗？”舍坎纳的声音有点发紧，“邮局的人给了我您的地址，他说您有一间过夜房可以出租。”

她绕到驾驶座一侧，仔细打量着他：“没错。但你来得太晚，错过了晚饭，只能喝点冷汤将就了。”

“哦，那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那就好，进来吧。”她笑了，一只小手朝舍坎纳刚刚逃出来的山谷挥了挥，“你这一趟路走得可不算近啊，孩子。”

说是只有冷汤，但恩克莱尔太太还是为舍坎纳提供了一顿美餐。饭后，两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座房子收拾得很干净，但有点老旧。下陷的地板没有修理，墙上的涂料时有剥落。房子够年头了，时候已经到了。灯光下，舍坎纳发现配有纱窗的窗户之间还有一个书橱，里面有百余本书，大多是儿童初级读本。老太太的年岁也很大了，比舍坎纳整整早出生两代^[22]。她是个退休的教区老师，丈夫上个暗黑期过世了，孩子们也都成年了，都住在这片山区。事实上，连她的孩子都已经是老年人了。

恩克莱尔老太太和城里的老师很不一样：“哦，我也在外头闯过。从前我在西海当水手，那时年纪比你现在还小些呢。”水手！舍坎纳听着老人讲述海上的风暴、巨兽和冰山，掩饰不住自己的敬畏之情。疯狂到出海当水手的人没多少，哪怕是在气候温和的渐暗期。恩克莱尔老太太的运气肯定非常好，这才得享高龄，生儿育女。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海上的风浪，她才在接下来的一代安顿下来，教书，和丈夫一起抚育后代。每一年，她都提前学下一个年级的课程，让自己的水平总领先于教区的孩子一个年级。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直到他们成年。

在这个光明期，她开始教育新世代的孩子。等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她将很老很老了。能活到第三代的人很多，但只有极少数人能活到这一代结束。老太太身体羸弱，不可能孤身一人为即将到来的暗黑期^[23]做好准备，不过她有当地教堂和她自己孩子的帮助，说不定还能活着进入第四代，第四次看到新太阳的到来。恩克莱尔太太生活得并不封闭，她随时可以听到本地的小道消息，还坚持阅读。老人甚至对战争也很感兴趣——当然，只是作为一个热心的旁观者。“要我说，就得冲那些逃弗人的屁股狠狠捣几下。我有两个侄孙在前线，我真替他们骄傲。”

舍坎纳一边听，一边从宽宽的窗口向外看。山区的星星真亮啊，群星璀璨，颜色各不相同。星光下，森林的阔叶和远处的山丘半明半

暗。细小的林妖不断撞着纱窗，发出嘀嘀的声音，几不可闻。它们吱吱的歌声从周围的树林里飘来。

外面蓦地响起鼓声。声若滚雷，震动从他的耳朵、肢尖和胸膛传来。另一面鼓也敲打起来了，与先前的鼓声相呼应。

恩克莱尔太太不说话了，她恨恨地听着这一片喧嚣：“真抱歉，一时半会恐怕停不下来。”

“是您的邻居？”舍坎纳指指北面，就是那条小山谷。真有意思，除了刚来时那句“这一趟路走得可不算近”之外，她提都没提山谷里那些怪人。

恐怕现在也不会提。恩克莱尔太太蜷缩在她的栖座上，一声不吭。自从舍坎纳来了以后，这是她头一次长时间不说话。不过之后，她还是问了一句：“听说过懒惰的林妖的故事吗？”

“当然。”

“我讲课时经常用这个故事，特别是给五六岁的孩子上课的时候。林妖跟咱们沾点远亲，所以长得很像非常小的人。我们上课时要讲这种动物，讲它们是怎么长出翅膀来的。每到这时候，我就会给孩子们讲懒惰的林妖的故事：不为暗黑期做好准备，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直到一切都太晚了。我会把这讲成一个恐怖故事。”她气恼地朝自己的进食肢喷了口气，“这地方的人很穷，只能在土里刨食，所以我当初才离家出海。同样因为这个，我最后又回到这里。我想帮大家。有好多年，我教书得到的报酬只是农民合作社打的欠条。但我想告诉你，年轻人，我们这儿的人并不坏……当然，时不时地会有个别人自愿走上当害虫的路。这样的人不多，主要是山里头的。”

舍坎纳向她描述了自己在谷底遭到的伏击。

恩克莱尔太太点点头：“我猜也是这样，你来的时候就跟屁股上着了火似的。幸好你有车，才逃过这一劫。嗯，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你也没多大危险。我是说，除非你一动不动随他们怎样，那真有可能被他们活活打死。但一般来说，他们太懒，构不成什么威胁。”

噢！也就是说，下边那些人当真是地地道道的怪胎。他极力不让自己显得过于感兴趣：“那鼓声又是——”

恩克莱尔太太不屑地一摆手：“没准儿算他们的音乐吧。我猜他们前不久从哪儿搞来一批药性汽水，喝醉了。不过乱敲乱打只是小事，虽说晚上吵得人睡不好。不，这些算不了什么。你知道真正让他们成为害虫的是什么呢？他们不好好为大黑暗做准备……还连累孩子一块儿受罪。住下面山谷里的那对夫妻，原本是山里人，因为受不了种地的苦，开开关关^[24]做过一阵子铁匠，后来又在各个村子里闲逛，能偷就偷，偷不着就打点短工。反正太阳好的时候混日子不算难。最可恨的是，都已经这样了，他们也没忘记乱搞，一个劲儿地生……

“昂德希尔先生，你还年轻，可能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不知你懂不懂，在渐暗期之前让女人怀上孩子是多么不应该。之前最多也就是一两个小家伙——任何体面的女人都会坚决拿掉。可山谷里那对儿害虫，整天不停地搞来搞去。那个男的背后总贴着一两个小的。幸好老天有眼，那些孩子没几个活下来的。不过偶尔总会有一两个能长过婴儿阶段，有几个甚至长成了儿童。但等长到这个阶段，因为多年^[25]被当成纯粹的动物对待，大多数也都成了白痴。”

舍坎纳想起那种猎食动物般的瞪视。那些小东西跟他记忆中的孩子是那么不一样。“但肯定还有一些挺过来了，长大成人？”

“是有一些。那些人非常危险，他们明白自己丧失的是宝贵的童年。一开一关之间，就会做出些很可怕的事来。我从前也带过这种小恶棍——你知道，一是为找个伴儿，另外也多多少少挣点钱。这些人到头来没一个有好下场，不是变成小偷、流氓，就是成了横在我门前的尸体。”想起痛苦的往事，她不作声了。

“那些白痴最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有一阵子，他们中的一伙人琢磨出了怎么撬开我的门。偷的多半是吮糖。后来有一天，他们偷了屋子里所有的画，连书里的插图都不放过。从那以后，我把内间的房门彻底堵死了。可不知怎的，他们还是溜了进来——把剩下的书一扫而光！那时我还在教书呢，那些书我用得着！教区的治安官因为这事把那伙害虫赶跑了，但不用说，她也没能找回我的书。教书的最后两年，我只好新买了一套教材。”她指指书架最上层那一排十几本破旧

的教科书。书架下面几排放的也是初级课本，从婴儿教材直到小学。奇怪的是，那些书倒是崭新的，好像碰都没碰过。

两重鼓声方才还互相呼应，这时却各响各的，杂乱无章，声音越来越小，终于静了下来。“所以你看，昂德希尔先生，有些早产儿[26]的确能活到成年期，跟这一代出生的正常成年人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就是下一代害虫。再过几年，情况会比现在还糟。跟懒惰的林妖一样，到时候，这些人就会开始觉得冷了。他们中几乎没几个人能进渊藪，只会在山里晃荡。山里有些洞穴，比动物的渊藪强不到哪儿去，最穷的农民只能在那些地方熬过暗黑期，但对他们来说，四处游荡的早产儿实在太危险了。”

老太太注意到了他的表情，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恐怕我不能活着看到新太阳了。没什么，我的孩子会继承这块地。这儿景色很美，也许他们会建起一家小旅店。可要是我熬过这次暗黑期，我就会在这里搭一个小窝棚，外面立起一块大牌子，宣布我是这个地区最老的老太婆……到那时，我一定会再看看下面这个山谷。我希望里头没人。因为要是那伙害虫回来了，他们准是谋害了哪个可怜的农民，霸占了人家的渊藪。”

在这之后，恩克莱尔太太转了话题，问起普林塞顿的生活和舍坎纳的童年。她说，既然她已经把这个教区最黑暗的秘密告诉了他，他也应当投桃报李，说说他开着一辆汽车去陆战指挥部干什么。

“这个，我想加入军队。”其实，舍坎纳是想让军队“加入”他的计划，而不是反过来。让大学教授们气得发疯的正是他这种自大态度。

“嗯——嗯。在普林塞顿一样可以参军，却偏偏要跑这么远的路。你车斗里装的行李我也看见了，大得快赶上农民的马车了。”她的进食肢好奇地晃来晃去。

舍坎纳回笑道：“我的朋友们警告过我，想开车走‘协和的骄傲’这条路，备件得带够。”

“哼，那还用说。”她站起来，动作有些吃力，中肢和腿脚一起用劲才撑起身体，“唉，老喽，这么好的夏夜，这么好的聊伴儿，可还是熬不住。得睡了。太阳出来时吃早饭。”

她带他去他的房间，还坚持爬上楼梯，教他怎么开窗户、怎么打开睡觉的栖架。房间很小，通风情况却很好，贴墙纸老旧剥落了。这里过去肯定是她孩子的房间。

“厕所在房子后头。跟你们城里没法比，昂德希尔先生。”

“没问题，太太。”

“那，晚安。”

她正下楼，舍坎纳忽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他这个人总是这样，不断冒出问题来。他把头探出卧室门：“恩克莱尔太太，现在您这儿这么多书，最后教区也替您买了吗？”

正在小心翼翼下楼的老太太停下脚步，轻轻笑了起来。“是呀，被偷好几年以后才买的。这件事挺有意思。是新来的教区牧师买的。用的肯定是他自己的钱，虽说他不承认。好人哪。反正，有一天，一个邮包放在我门口，直接从普林塞顿的出版商那儿买的，新教材，每个年级的全齐了。”她挥挥手，“真是个傻瓜。但这些书我都要好好地带进渊藪，不管教区下一代孩子由谁来教，我都得安排好，一定要让新老师拿到这批书才行。”老太太下楼去了。

舍坎纳在栖架上安顿下来，吱吱呀呀不断翻身，直到疙疙瘩瘩的垫子伏贴下来。他很累，却睡不着。透过房间的几扇小窗户正好能俯瞰那个山谷，星光照着一小堆篝火升起的烟。烟微微泛红，但却看不到火星儿。看来，就算是怪胎，一样需要睡觉。

周围的树林中传来林妖的声音。小东西们正在交配，为暗黑期储存食物。舍坎纳希望自己有时间学学昆虫学。林妖发出的嗡嗡声忽高忽低。小时候他听过懒惰的林妖的故事，但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它们唱的那首傻乎乎的歌：“飞得高，飞得低，学习再学习，多少大秘密。”现在，从林妖细细的叫声中，他好像又听到了这首歌。

那歌词和唱个不停的歌哄他进入了梦乡。

又过了两天，舍坎纳终于来到陆战指挥部。本来需要更长时间，幸好他对车子所做的改进增强了它的安全性，下坡时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不幸的是车子出了三次机械故障，有一次还是汽缸开裂，因此也没能更快到达。他告诉恩克莱尔太太车里载的是备件，这是个借口，不算撒谎。事实上，他确实带了些备件，都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在某个偏僻地方的铁匠铺造出来的零件。

下午晚些时候，他绕过最后一个弯，陆战指挥部所在的长长的山谷第一次映入眼帘。山谷长达数英里，直通向山里。山谷两边的山壁很高，高得遮住了日头，谷底有些地方的天色已近黄昏。因为太远，山谷的远端融入青天。山尖处，皇家瀑布仿佛慢动作般庄重地缓缓落下。游客到了这里就该止步了。这个地区以及山里的渊薮一直属皇室所有。四十个暗黑期之前，现在的国王还是个突然崛起的公爵时便是如此。

舍坎纳在最后一家小旅店饱餐一顿后，给车加满了油，这才径直驶进这片皇室专用地。表亲给他写的介绍信让他过了第一道哨卡。挡路的横杆一抬，身穿褐绿色军服、一脸厌倦的士兵挥挥手让他进去。里面是一排排营房，一个个训练场，宽大的路肩后的凹地是弹药堆积场。陆战指挥部从来不是寻常的军队单位。建国之初，它只是个供皇室成员开心解闷的地方。然后，一代又一代，政府事务逐渐走上正轨，有条有理，越来越没有浪漫色彩。陆战指挥部终于名实相符，成为协和国壁垒森严的最高统帅部。最后还不仅限于统帅部，它同时成了协和国最高级的军事科研机关。

让舍坎纳·昂德希尔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点。他没有停车呆看。宪兵说得很清楚：径直开往目的地，不准东张西望。可这儿没什么拦着他东张西望。他不断在栖座上挪着，好看得更清楚些。每幢建筑只有一个标牌表明其用途，标牌做得也很谨慎：很小，上面只有数字。但还是有些建筑，一看就知道里面是什么。无线通信部门：一长列营房，上面奇形怪状的天线不计其数。嗯，如果这儿的安排讲究条理、追求效率的话，紧挨着通信机关的肯定是密码部门。道路另一边是一

大片平地，上面铺着沥青，比任何公路平得多也宽得多。不出所料，平地另一头停着两架翅膀很低的单翼机。舍坎纳愿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看看飞机蒙布下面的奇妙机器。再远处一幢建筑前，一辆巨大的挖掘机的机头直拱出草坪。挖掘机的前倾角很奇特，给人一种凶猛、高速的印象。其实真要行动起来，这东西慢得让人难以想象。

他驶近山谷另一端，上面高处就是皇家瀑布，水花激荡，反射出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他绕过一座图书馆样的建筑，开进一条环形车道。车道饰有皇室标志，还有到处都见得到的那座所谓“追求协和”的玩意儿。停车场周围是几幢石砌建筑。这是神秘的陆战指挥部的一处特别所在，正处在山壁遮挡下，每次新日出都不会受到多大损失，连里面的东西都不会烤坏。

标牌上写着5007。根据大门口卫兵给他的说明，这里是材料研究部，正处在陆战指挥部的核心位置——好兆头。他把自己的车停在另外两辆靠路边停放的汽车中间：最好别太惹人注意。

爬上楼梯时，他看见太阳直直落向他来的那条路，已经比最高的山崖更低了。环形车道中央，那座“追求协和”雕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草坪上。他不知怎的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普通军事基地肯定没这么漂亮。

军士拿着舍坎纳的介绍信，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哼，这个昂德希尔上尉到底是——”

“哦，其实也不算什么亲戚，军士。他希望——”

“他希望？我们凭什么要拿他的希望当回事呢？”

“哦，如果再往下看，你会看到，他是皇家军需主任A.G.卡斯尔沃思上校的副官。”

军士咕哝了两声什么，听上去很像“守门的卫兵都他妈的饭桶”，体积可观的块头听天由命地一蹲：“好吧，昂德希尔先生，你说你能为我们的战争做出什么贡献来着？”舍坎纳怎么看怎么觉得这

位军士的身姿有点歪斜，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对方左边一排腿上打满了石膏。跟他说话的原来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兵。

说动此人看来远非易事。就算面前是位富于同情心的听众，舍坎纳也知道自己的形象不足以服人：太瘦，算不上英俊，举止腼腆笨拙，却又透着一股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劲头。他原本希望能碰上一位懂技术的工兵军官。“这个，是这样的，军士。至少最近三个世代以来，你们军队里的人一直努力研究如何延长在暗黑期的活动时间，以取得对敌优势。最初只能把这段时间延长几百天，可以多埋些诡雷，或者强化我方的工事。后来，时间延长到一年、两年，足以调动规模相当大的部队进入攻击位置，下一个光明期到来时就可以抢先发动进攻。”

军士的名牌上写着伦克纳·昂纳白。昂纳白军士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大家都知道，在东线，双方都在全力挖掘坑道。这样一来，下一个暗黑期到来以后，大规模战斗仍有可能爆发，直至暗黑期的第十年左右。”

昂纳白忽然想起一件高兴事，他脸一板：“如果你想的是这个，你应该去跟坑道兵谈。我们这儿是材料研究部，昂德希尔先生。”

“哦，这个我知道。可如果没有材料研究，我们不可能真正进入最冷的深黑期。嗯，还有……我的方案和坑道挖掘没什么关系。”最后一句话他说得飞快，急匆匆的。

“那你有什么方案？”

“我——我建议，我们先选择一些适当的逃弗人作为目标。等到了深黑期，我们再醒过来，从陆上进入敌区，摧毁那些目标。”这下子，他算把所有不可能实现的事压进一个简单句子里了。不等对方反驳，他先举起手：“每个困难我都想过，军士，我有解决办法，或者说，已经开始研究——”

昂纳白用近于温和的语气打断了他的话：“你是说深黑期吗？你刚才说你是哪儿的研究员？普林塞顿大学国王学院？”舍坎纳的亲戚在介绍信里就是这么写的。

“是的，专业是数学和——”

“给我住嘴！你知道政府在国王学院这种地方的军事研究项目上投了几百万吗？你知道我们是多么关注他们的重大项目吗？你们这些自高自大的西部佬，老天，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类人。操心的只是怎么攒粮食度过暗黑期，有的连这都不关心！只要脊梁骨还有半分硬度，你们就该参军入伍。东部地区在死人，你懂不懂？因为没有为暗黑期做好准备，几千人会死。死在坑道里的更多。等新太阳亮起来时，还会有多得更多的人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饿死。而你却坐在这里，高谈阔论如果、也许之类的屁话！”

昂纳白顿了顿，好像火气退了一点：“喂，在我把你一脚踢回普林塞顿之前，先告诉你点儿好玩的事儿。你也看到了，我的腿脚有点不方便。”他晃了晃左边的几条腿，“跟那边的破坏机干仗落下的。伤愈之前，我帮他们处理寄来的种种异想天开的想法。都是像你这样的人寄的，一直寄，总断不了。还算好，大多数屁话都是走的邮件。十天里最多一次，有家伙会谆谆告诫我们，锡在低温下的同素异形体[\[27\]](#)很危险——”

哟，跟我说话的这位也许真是个工兵！“不能当焊料用，诸如此类。至少这些人说的话还不错，只不过浪费我们一些时间罢了。但还有些人，读了点有关镭的材料，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这玩意儿制造超级挖掘机。我们这些人还搞了个小竞赛，看谁碰上最大的白痴。嗯，昂德希尔先生，我认为，你让我成功胜出了。你和你的狗屁点子——深黑期醒过来，爬起来，从陆上走过去。知道那时候的气温有多低吗？任何私人实验室都不可能制造出那种低温，我们目前能够制造的任何真空状态都不可能达到那么低的温度！”昂纳白不说话了。无意间吐露了一点机密，把自己吓了一跳？片刻后舍坎纳才意识到，军士正望着自己视觉盲区内的什么东西。

“史密斯中尉！下午好，长官。”军士几乎要立正敬礼了。

“下午好，伦克纳。”说话者走进他的视线。她真是……太美了。所有肢腿都是那么纤细、结实、曲线优美，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毫不张扬的高雅。她身穿一套舍坎纳没见过的黑色军服，显示其军衔的只有证章上的星徽和名牌。维多利亚·史密斯。模样年轻得让人不敢相信，是早产儿？也许，所以军士有点夸张的敬意才带着嘲弄的意味。

史密斯中尉的注意力转到舍坎纳身上。她的表情中有一丝友善，似乎觉得来人挺有意思：“昂德希尔先生，这么说你是国王学院数学系的研究员？”

“这个，更准确地说，是研究生……”对方静静地看着他，仿佛等着他说下去。“嗯，其实数学只是列在课程表上的专业，我还选修了许多医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的课程。”他以为昂纳白会发表一番粗鲁的评论，但军士这会儿却不作声了。

“也就是说，你明白深黑期的性质：超低温、真空，等等。”

“是的，长官。对所有难点我都进行了深入思考。”想了将近半年。但现在最好别提这个话茬。“我有很多想法，还做了一些初步设计。我考虑的解决方案中，生化方面的内容一时还无法向您展示。但工程机械的部分，有一些我做了原型机，就在外面我的车里。”

“啊，我知道，停在格林维尔将军和唐宁将军的座车之间。我们去看看，同时把你的车挪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完全明白是多年以后的事，但现在，舍坎纳·昂德希尔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在陆战指挥部的所有人中——在全世界的所有人中——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位比维多利亚·史密斯更合适的听众了。

渐暗期的最后几年里时有风暴，经常来势汹汹，但不像新太阳期爆发的大风暴那么气焰万丈，那么具有爆炸性。黑暗将至前吹来的寒风更像一个被狠狠捅了一刀的人，踉踉跄跄，慢慢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热量就是使世界呈现生机的血脉，血已经快被黑暗吸干了，日渐衰弱的世界正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先是正午时可以望见上百颗星星与太阳并存于同一块天空中，然后是上千颗星星，最后，太阳暗到极限……黑暗真正降临。较大的植物早已死去，它们粉状的孢子埋藏在深雪之下。较低等的动物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一堆堆骨骸散落在雪地上，不时飘动着一缕磷火——那是死者的精灵飘过，古代观察者们写道；那是细菌在大嚼最后的晚餐，近代科学家们指出。但地面上还游荡着活人。有些是被屠杀的对象，比他们更强大的部落（或国家）阻止他们进入渊薮；有些是洪水或地震的牺牲品，祖祖辈辈为他们提供藏身地的渊薮遭到破坏。古时候，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了解暗黑期像什么样子：留在地面，写下你亲眼所见的一切，并且把记录收藏在能逃过新太阳烈焰烧灼的地方。用这种方法，你可以得到一点不朽的虚名。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观察者中的个别人可以活着熬过暗黑期的第一年、第二年。发生这种事只有两种原因：或是机缘凑巧，碰上了最理想的环境；或是怀着尽可能深入暗黑期、尽可能多看到一些东西的强烈愿望，事先精心布置、巧妙安排。坚持时间最久的是一位哲学家，他最后的一句话刻在石头上。从藏身的渊薮中重回地面的人们，有的将这句话视为此人已经彻底疯狂的证明，有的则视之为一种神谕。这句话是：“空气变干了，变成了雾。”

王国一方和逖弗国一方的宣传机构至少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这次大黑暗将不同于此前所有暗黑期。这是第一个遭到效力于战争的科学正面攻打的暗黑期。双方数以百万计平民撤进了上千处寂静的渊薮，两支军队却仍然攻战不休。地面上进行着壕堑战，露天战壕里依靠蒸汽机提供热量。但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却是地下。双方的坑道不断

伸向对方的战线。坑道相交处，两军以机枪和毒气展开激战。如果没有交会，坑道便继续在东战场的白垩岩石中向前钻行。一码又一码，一天又一天，地面战斗结束很久后，坑道仍在不断延伸。

进入暗黑期五年后，只有技术装备最精良的精锐部队仍在东战区地下继续战斗。部队人数不多，王国一方大约有一万人。虽说深藏于地下，但坑道的温度仍然远远低于冰点。有人的坑道里循环着换气扇带来的新鲜空气。不久以后，通向地面的最后一批通气孔道便会被寒冰封闭。

“已经十天没有听到逖弗人的任何动静了。坑道兵司令部一直在欢庆他们的胜利。”格林维尔将军把一块香胶扔进口中，大声咀嚼着。协国情报机关的这位领导从来不是个举止斯文的人，最近他的脾气更暴躁了，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个老人，而且陆战指挥部的生存环境已经极度恶化了，尽管眼下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一片地堡群紧靠着皇室渊藪，里面还有五十多个人处于神志清醒的状态。每过一个小时，空气便更增一分污浊。一年多以前，格林维尔不得不告别了自己宽大的书房。他现在的办公室只是一个20英尺×10英尺×4英尺的小间，位于宿舍区上方的死寂空间里。房间四壁贴满地图，桌上是一沓沓电传打印报告。电传走的是陆上通信电缆，七十天前，无线电通信最终失效。去年，王国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试制了许多新型发报机，功率一台比一台强大。本指望无线电通信可以坚持到最后，但希望落空了，现在剩下的只有线缆电报，以及目力范围内的短距离无线电。格林维尔看着自己的客人。这肯定是来自陆战指挥部的最后一个人，此后两百年内，再也不会来人了。“你也是从前线回来的，史密斯上校，我怎么没看见你欢呼雀跃呢？”

维多利亚·史密斯的注意力被将军的潜望镜吸引住了。正是因为这台潜望镜，将军才坚持住在上面这个小窝里——最后看看这个世界。皇家瀑布两年前便已停止了湍流。她一直望到山谷上方。一片黑色大地，可怕的寒霜在岩石上、冰上不断堆积。碳氧化物，从大气中滤出来的。但舍坎纳将看到的世界比现在冷得多。

“上校？”

史密斯从潜望镜前退开。“对不起，长官……我无比敬佩坑道兵取得的成就。”可敬的不是司令部，而是真正奋力挖掘的士兵。她去过他们的野战渊藪。“但他们已经许多天没有遇上任何敌军阵地了。

并不是说敌人已经放弃了阵地。进入暗黑期后，对方阵地至少还有半数仍在坚持战斗。恐怕坑道兵司令部把掘进停工点计算错了。”

“是啊。”将军恨恨地说，“坑道兵司令部创造了坚持作战行动时间最长的纪录，可逃弗人偏偏一撤，把他们的成绩变成了一场空。”他叹了口气，说了些换个时间非把他的官职赔进去的话。幸好进入暗黑期五年之后，不可能有多少人听到这番话。“你知道吗，逃弗人其实也不算太坏。看长远一点，你就能从我们自己的盟国中发现更坏的家伙，他们正等着王国和逃弗国彼此打成一团肉酱呢。我们应该根据这种情况制订自己的计划，防着哪个坏家伙抓住机会扑上来。要打赢这场战争，但不能靠坑道和坑道兵。不然的话，新太阳升起时我们还得打上很多年才分得出胜负。”

他狠狠一嚼香胶，伸出一根前肢，朝史密斯一指：“能不能干净利落地结束这场战争，全看你的计划了。”

史密斯的回答很大胆：“如果您允许我和那个小组在一起，成功的机会大得多。”

格林维尔好像没听见她的话：“维多利亚，你搞那个项目已经七年了。说真心话，你认为它会成功吗？”

也许是因为污浊的空气，两人都跟平时有些不一样。一般人绝对想象不到斯特拉特·格林维尔也会迟疑不决。史密斯认识将军已经九年了。她知道，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格林维尔是个很开明的人，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直至下定最后决心。这以后，他就是一个最果断的人，从不踌躇，任何将军都不得质疑他的决定，甚至在国王的顾问大臣面前也毫不让步。她从未在他嘴里听到这样忧伤、迷茫的问题。可她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位很老的老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屈服于黑暗，也许是最后一次屈服于黑暗。这种感觉就好像倚着一块熟悉的磐石，却发现磐石慢慢滑开了。“长——长官，我们的目标选择得很好。只要摧毁这些目标，逃弗国的认输投降指日可待。昂德希尔的小组已经潜入一个湖里，离目标不到两英里。”这本身就是一个辉煌的成就。那个湖正好在逃弗人最重要的补给中心附近，深入逃弗国只有百英里之遥。

“昂纳白、昂德希尔和其他人只需要走很短一段路，长官。我们已经测试过了，他们的装具和放热质可以维持长得多的时间，测试环

境几乎——”

格林维尔无力地笑了笑：“是啊，这些我都知道。想想看，我不知道多少次把这些数字塞到总参谋部的爪子底下。过去几个世代里，我们这些当兵的在暗黑期边上狠狠摸了几把，亵渎神明啊。但昂纳白的小组将亲眼看到的是深黑期。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是啊，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冻结成霜的空气、真空。但这些都是推测。我不是个相信宗教的人，史密斯上校，可……不知他们会发现什么。”

信教也罢，不信教也罢，随着将军的话，仿佛所有古老的迷信同时复活了：雪妖、地精……一个彻底笼罩在黑暗中的世界，黑暗如此深重，世界仿佛已经不复存在。想到这些，再理智的人也会心生惧意。维多利亚吃力地推开因格林维尔的话招来的恐惧：“您说得对，长官，确实可能出现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意外情况。所以我对这次任务的评估本来是：很可能失败——但我们有舍坎纳·昂德希尔。”

“我们最信任的捣蛋分子。”

“是的，而且是最极端的捣蛋分子。我认识他已经七年了，从他冒出来的第一天起就认识他了。当时他只有一车斗半成品原型机，满脑子最疯狂的计划。那天我正好没什么事——真是天大的运气，所以我有时间听他说说，解解闷。普通研究人员也许一辈子也就二十来个新点子，但昂德希尔一小时就能想出二十个。一会儿一个点子，一会儿一个点子，简直跟抽筋儿似的。这种人我在情报学校里也见识过。区别在于，昂德希尔的一百个点子中有一个是可行的，而且他可以相当准确地挑出这一个可行的点子。也许还有其他人能想到在沼地淤泥里培养放热质，至于供气服，肯定别人也想得到。但他想到了这两点，并将它们结合起来，而且取得了成功。

“还不止于此。没有舍坎纳，我们不可能将这最后七年里所取得的一切进步综合起来。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把所有他需要的天才拧成一股绳，绑在他的项目里。”她想起当初那个下午伦克纳·昂纳白是如何满腔怨气，一肚子轻蔑，这种态度又是如何渐渐转变，直到这个机械天才彻底接受了舍坎纳的种种奇思妙想的洗礼，“昂德希尔性子太急，不耐烦处理细节问题。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他激发起了一个创造性的环境，能把方方面面的细节考虑周全。他实在……太了不起了。”

所有这些，在场的两个人都一清二楚。这些年来，格林维尔始终在对他的上司说着同样的话。但现在，维多利亚只能用这些话来安慰老人。格林维尔笑了，笑得很古怪：“那，你为什么还不嫁给他，上校？”

史密斯真没想到格林维尔这会儿会提出这个话题。管他呢，这儿又没别的人，再说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了。“我很愿意嫁给他，长官。可现在在打仗，你也知道，我不……我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们打算暗黑期过去之后再结婚。”头一个下午，维多利亚·史密斯就明白了，昂德希尔是她这辈子遇到的最怪的人。过了几天，她意识到此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毫不夸张地说，他可以成为一台发动机，改变这场世界大战的进程。五十天之内，她让斯特拉特·格林维尔产生了同样的信念。于是，昂德希尔获得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以他为中心逐渐扩大，以解决他的项目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将昂德希尔奇迹——她就是这么想的，总参谋部也持同样看法——列入了自己的计划，决心尽可能利用这个奇迹，将它永远收归己有。显而易见，最佳途径就是婚姻。按照传统在渐暗期结婚，这样做最有利于她的前程。计划十全十美，唯一的问题就是舍坎纳·昂德希尔。这一位是个不听别人安排、喜欢自行其是的人。最后，他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成了和她一起做安排的人，同时又是她安排的对象。对于暗黑期之后，舍克^[28]有许多打算，这些打算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她没有多少朋友，但就算这寥寥几个朋友中，也没人能接受她是个早产儿这一事实，包括伦克纳·昂纳白。而舍坎纳·昂德希尔呢，他竟然有喜欢早产儿这个想法。在维多利亚一生中，她头一次遇上一个不是勉强容忍早产儿的人。于是，他们决定现在只管打仗，如果两个人都能活到暗黑期结束，那么，未来将是一片全新的天地，有全新的生活。

但斯特拉特·格林维尔聪明绝顶，猜出了他们的打算。她盯着自己的上司：“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才不让我跟任务小组一起留下来。你觉得这是一次自杀性任务，我的判断力又会受他的影响……怎么说呢，这次任务是很危险，但你不懂舍坎纳·昂德希尔这个人。他的安排中可没有自我牺牲这一项。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算得上是个胆小鬼。你我珍视的东西，他却不怎么看重。他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原因很简单：好奇心。但只要涉及他的安全，他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我认为，这个小组能够完成任务，而且活下来。如果您允许我留下来，成功的可能性只会更大，长官！”

房间里唯一一盏灯骤然一暗，正好加强了她说最后一句话的分量。“啊，”格林维尔道，“我们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燃油了。这你知道吗，上校？现在，靠铅和酸产生电力的电池也快完蛋了。再过一两分钟，迪雷德上尉就会带来维护部门最后的报告：‘对不起，长官。最后的放热池很快就会封冻。维护部门希望您立即下去，关闭全部坑道。’”将军惟妙惟肖地模仿着自己副官的尖嗓门。

格林维尔站起身来，手伸过桌子。刚才的迟疑不见了，果断的神态又回来了：“在此之前，我想说说给你下达的命令和你的将来。是的，让你回来确实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冒险亲自执行这次任务。我和我的昂纳白军士长谈过几次。九年了，我们多次让你冒险，而且是无法估量的危险，也知道你有能力做出关系到几千条命的重大决策。现在到了把你从前线抽调回来的时候了。你是当代最年轻的上校之一，这个暗黑期之后，还会成为最年轻的将军。”

“如果昂德希尔的任务成功的话。”

“别插嘴。不管这次任务进行得如何，国王的顾问大臣们都知道你的能力。无论我能不能活过暗黑期，新太阳重放光明几年之内，你都会坐上我这个位置。所以，你亲自冒险的日子必须到此为止。如果你那位昂德希尔先生也能活下来，嫁给他吧，和他生孩子，我才不在乎呢。但是，你绝不能再冒生命危险。”他伸出的手朝她头上一戳，好像是吓唬她似的开玩笑，但又不完全是玩笑，“要是你胆敢干出那种事，我发誓，我一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砸碎你的背壳。”

狭窄的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充当唯一一扇房门的厚帘子上传来抓挠声。是迪雷德上尉：“对不起，将军，坑道维护部门坚决要求您立即动身。电力最多只能维持三十分钟了。他们恳求您——”

格林维尔一口将香胶吐进痰盂：“好的，上尉。我们马上下去。”他绕过上校，掀起门帘。史密斯有些迟疑，不敢走在上级前头。将军朝门口一挥手：“在这种情况下，亲爱的，级别最高的意思就是最后一个离开。跟暗黑期耍花样，这种事儿我从来没喜欢过。但如果我们不得不要这种花样，最后一个走的人应该是我，由我来关灯。”

以他的身份，范·特林尼本来没资格进入舰队司令的舰桥，在重大行动时就更不可能了。老头子坐在一个双联备份通信台前，却没做什么通信工作。特林尼是三级战斗程序规划员，但即使这么低级别的工作，也没人见他干出什么成绩来。他好像全凭自己高兴四处游来荡去，大半时间消磨在船员休息室里。大家都知道，舰队司令帕克尊重老年人，甚至到了有点不合情理的地步。看样子，只要范·特林尼不捅什么篓子，逍遥自在就能领到薪水。

现在，特林尼侧着身子坐在他的岗位上，闷闷不乐地听着通信流中的轻声应答。他的目光越过技术人员和战斗员，望着一排排公用显示屏。

青河和易莫金飞船的联合登陆行动进行得小心翼翼。在帕克司令的舰队中，上上下下弥漫着对易莫金人深深的不信任感。所以不搞船员混编，还特别设置了冗余通信网，以防出现紧急情况。帕克司令把他的主要舰船编进三个集团，安插在易莫金船只中间，每个集团负责登陆行动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易莫金人的每艘飞船、每艘登陆舰、每组船员，都处于青河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任何背叛迹象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一切大都显示在舰桥的互动图像中。在“东集团”转发过来的图像上，特林尼看见三艘易莫金重型起重飞船从行星海洋的冰冻表面上升空，三艘船共同牵引着一大块二十五万吨重的冰。这已经是第六趟了。火箭尾焰将冰面照得雪亮，特林尼可以看见上面一个深达数百米的大洞。蒸汽冲天而起，遮住了海床上凿出的深沟。声频探测表明，这部分海底地壳中蕴藏着丰富的重金属，他们正用与切割冰块时相同的凶猛力量挖掘着这些矿藏。

那边没什么可疑的，但分配战利品时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研究着表示通信状态的视窗。双方此前一致同意公开传送飞船之间的通信对话。许多易莫金专家正在频道上与青河方的相应人员交

换意见，他们对迪姆小队在那道干谷里的发现大感兴趣，挤出了每一个能挤出的情报。他想起他们刚才提出的一把攫走当地人工制品的建议。有意思。跟青河太不一样了，倒有几分像我干的事。

易莫金人到达前不久，帕克把舰队的舰载微型卫星撒在近地空间。现在，这一片空间中充斥着数以万计拳头大小的小卫星。巧妙地微调之后，它们不断地在易莫金舰船附近出没，光靠巧合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微型卫星的报告直接发到舰桥的电子情报视窗上。据它们报告，易莫金舰船之间的短距离通信极其频繁。也许是各飞船自动化系统之间的对话，但更有可能是经过加密的舰队协同，是狡猾的敌人在进行作战部署（范·特林尼从来没有把易莫金人看作其他任何类型：他们是敌人）。

不用说，帕克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些迹象。虽说过于谨小慎微，但这些青河战斗员仍然十分精明。特林尼看着三个战斗员争论着从易莫金发射器不断涌来的一波波广播信号。一位低级战斗员认为，这种信号混合了物理层信号和刺探软件，两者密织在一起。真要是这样的话，这种技术就比青河自己的电子战手段更加高明了一一这是不可能的。高级战斗员皱着眉头，冷冷地盯着自己的下属，仿佛此人故意要让他头疼似的。连打过仗的人都没明白过来。特林尼的表情更阴郁了。

通过私人信道传过来一个声音，在他耳畔响起：“你怎么看，范？”

特林尼叹了口气，嘴唇几乎没动，对着自己的通话器低声嘀咕道：“你自己也知道，萨米，气味不对啊。”

“如果你能转移到后备控制中心，我会放心得多。”从字面上来讲，范·纽文号的“舰桥”才是全舰队的司令部。但事实上，这艘飞船能住人的地方分布着无数控制中心。舰桥上可以看到的半数人员只是影像，而真人则身处别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分布式指挥中心使敌方更难于摧毁舰队的神经中枢。仅仅是理论。

“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我已经切入了一艘交通艇，可以做舰外遥控。”老人从他的座椅上飘起来，在一排排舰桥技术人员身后悄声无息地游过，他游过显示重型起重飞船的视窗、显示正准备从干谷升空的迪姆小队的视窗，游过一个个易莫金人的影像——那些脸，表情

太紧张了……游过显示着不祥征兆的电子战视窗。没有人留意他的行动，除了萨米。他滑出舰桥舱门时，萨米·帕克望着他。特林尼朝他轻轻点了点头。

这帮没种的蠢材，几乎没一个带种的。只有萨米和凯拉·利索勒特明白事理，知道必须先发制人。但他们劝说不动贸易委员会里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在跟易莫金人面对面磋商之后，他们仍旧没有醒悟过来：对方的背叛是铁板钉钉的事！这些人不仅没有做出正确决策，反而让一个文尼家的人替他们决定。文尼家的人！

特林尼滑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放慢速度，在交通艇位停下，打开他事先准备好的那艘船的舱门。我应该劝说利索勒特发动兵变。副司令指挥着自己的船：“无影手”号，兵变是可以做到的。一旦她开火，萨米和其他人一定会加入进来。

他滑进交通艇，启动闭锁的吸盘。可我却什么都没做。他后脑不知什么地方开始疼起来，越来越疼。从前，再紧张他也没头疼过。他晃晃脑袋。说实话吧，事实上，他不可能说服利索勒特发动兵变，因为她是极少数真正具有荣誉感的人。所以，他只能尽量利用手头的东西，尽自己的努力。萨米带来的武器倒真不少啊。想起过一会儿会发生的事，特林尼笑了。就算对方先动手，我敢打赌最后直立不倒的还是我们。交通艇悄无声息地脱离青河旗舰，特林尼研究着最新进程，计划着，安排着。对方会怎么下手？只要他们别马上动手，他说不定能取得萨米武器系统的远程控制权……单枪匹马来一场兵变。

已经有很多征兆证明背叛正在进行，但即使是范·特林尼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最明显的迹象。要想发现那一点，你必须事先知道对手的攻击方式才行。

伊泽尔·文尼对头顶上紧锣密鼓展开的军事行动懵然不知。行星地表的工作很艰苦，也很刺激，没多少时间疑神疑鬼。他这一生中，在行星表面度过的时间一共只有几十兆秒。虽说平时坚持锻炼，又有青河的医药支持，但他还是觉得很累。头一千秒还相对轻松些，但现在，他每一块肌肉都阵阵作痛。还好他不是唯一一个窝囊废，看起来小队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了。最后清扫就是不断检查、反复检查，确保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任何来过的痕迹都会在开关星重放光明的烈焰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过程简直漫长得看不到头，但最后总算完了。爬上登陆艇所在的半山腰时，迪姆队长还把脚扭了。要是没有登陆艇上的绞盘，完全靠人力爬上山是不可能的。上船之后，连脱下太空服放好都是一种痛苦。

“老天呀。”本尼瘫在文尼身旁的座椅里。登陆艇升空了，过道两旁一片呻吟之声。精疲力竭中，文尼却产生了一种成就感：这次着陆为舰队提供的大量信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迪姆小队的队员们开始闲聊起来。登陆艇的推进火箭发出阵阵嗡鸣，像次声波一样，声音好像是从他们的骨头缝里发出的，一阵阵往外冒。文尼仍然听得见头顶轨道上公开频道里的对话，但没有特里克西娅的声音，这会儿也没人跟迪姆的小队通话——不能说完全没人：奇维一直想跟他聊聊，但伊泽尔实在太累，没精力哄那个捣蛋小鬼。

行星弧形表面另一边，重型起重飞船的进展落后于预定计划。无污染核爆炸从封冻的海里炸出了几百万吨冰块，但开掘地点被水蒸气弄得雾蒙蒙的，搞得接下来的工作很棘手。那个易莫金人布鲁厄尔正在抱怨，说他们与一艘起重飞船失去了联系。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视角不好。”频道里传来一个青河人员的声音，“那些船我们这儿能看见，其中一只因为雾气有点看不清，但它的位置似乎挺好……请稍等……”几秒钟过去了，更“远”的一个频道里，一个声音正说着医疗方面的事儿，有人在零重力环境中呕吐了。接着，刚才那个负责飞行管制的青河人的声音又回来了：“奇怪呀，我们丢了东海岸行动的图像。”

布鲁厄尔厉声道：“你们肯定有备用线路吧。”

青河的人没有回答。

传来第三个声音：“我们感应到电磁脉冲。表面爆破你们的人不是已经搞完了吗？”

“当然！”布鲁厄尔生气地回答。

“又来了三道脉冲。我——长官！”

电磁脉冲？文尼挣扎着想坐起来，但登陆艇的加速度实在太太，突然间他头痛欲裂。多说点情况，该死的！可刚才说“长官”的那个青河人——听声音好像是个战斗员——不开口了，更可能是切换到了加密通信模式。

易莫金人的声音变得怒气冲冲：“我要求与你们的负责人通话，马上通话。你们的瞄准激光对准了我们，那东西我们认得出来！关闭激光，不然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伊泽尔的头戴式显示系统骤然失灵，他现在看到的只是登陆艇的舱壁。然后，显示系统闪烁着重新调出墙纸，但现在的图像仅仅是紧急处置程序随机调出的。

“妈的！”是吉米·迪姆。小艇前部的队长飞快敲击着命令面板。文尼身后某处响起呕吐的声音。真像那种突然间一切全乱套了的噩梦。

就在这时，推进火箭停机。三秒钟后，紧紧压住文尼胸口的压力舒缓了，零重力的熟悉感觉又回来了。他一拉座椅安全带，朝迪姆飘去。

他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从上往下看着急急情况显示屏，和迪姆头并头，又不妨碍队长的视线。“我们真朝他们开火了？”老天，头真疼啊！疼得他仿佛看到迪姆控制台上的图像在他眼前晃动起来。

迪姆稍稍侧过头，望着伊泽尔。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队长显然也处于极度痛苦中，连动都不大动得了。“我不知道舰队在干什么，互动图像消失了。坐下，系好安全带……”他身体前倾，仿佛这样有助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显示屏上，“舰队通信网已经进入高密级，我们偏偏只有最低安全权限。”也就是说，除非帕克的战斗员直接对小队下达指令，否则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信息。

文尼的屁股在天花板上重重地一撞，他开始滑落下来。应急自动驾驶切了进来，强行取代手动驾驶，登陆艇在急转弯，事先没有任何警告。肯定是舰队司令部的直控，准备再次启动他们的推进火箭。文尼在迪姆身边坐下，刚系好安全带，主推进火箭便在十分之一标准重力下点火了。“他们在把我们调入更低的轨道……可我没看见有谁来跟咱们会合。”迪姆道。他挣扎着伸出手指，笨拙地拨弄着显示屏

下的密码区：“好吧，我自己来，四下闻闻……只盼帕克别发脾气……”

两人身后又传来呕吐的声音。迪姆想转头看看，却疼得脸一皱：“你还能活动，文尼。去瞧瞧。”

伊泽尔顺着通道里的梯子滑下去，让十分之一的重力推着自己向前飘动。青河人终身都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加速度中，他们有最好的医疗手段，加上从小培养，极少产生因方向感丧失造成的不适感，可现在祖芙·杜和范·帕蒂尔都在吐，本尼·温也在安全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蜷成一团，双手捧着脑袋，痛苦万状地摇来晃去：“压力太大，受不了……受不了……”

文尼滑到帕蒂尔和杜身旁，用吸尘器轻轻吸掉从他们连裤工作服上淌到甲板上的秽物。祖芙抬起头，窘迫地望着他：“这辈子从没吐过。”

“不是你的问题。”文尼道。他竭尽全力想在不断挤压、越来越剧烈的痛苦中考虑这个问题。真蠢，真蠢，真蠢。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抢先发动袭击的不是青河，不知怎么回事，先动手的竟然是易莫金人。

忽然，他又能望到船外的情况了。“我这儿，本地互动图像恢复了。”耳机里传来迪姆的声音，队长的话被疼痛截成了一个短句，“五枚高速炸弹，易莫金人的……目标：帕克的旗舰……”

文尼身子探出椅背，向外望去。从登陆艇的视角来看，导弹正朝远处飞去：五颗影影绰绰的小星星，越飞越快，越飞越快，逼近青河的范·纽文号。导弹的飞行路线不是平滑的弧线，它们不断转弯，上下起伏。

“肯定在用激光打它们，导弹在躲。”

一点星光骤然消失。“打中一枚！我们——”

四点星光在天空中迸裂开来，无比耀眼，不断向外推，越来越大，比那轮暗淡无光的太阳亮一千倍。

然后，这幅景象蓦地消失。船舱里灯光一暗，忽闪忽闪又亮了，接着再次熄灭。最底层的应急系统启动了。船舱里隐隐亮起道道红光，映出设备舱、气密门、紧急控制台。这套系统可以抗辐射，但太过简易，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连后备图像都没有。

“帕克的旗舰怎么样了，队长？”文尼问。四枚近距离引爆弹，那么可怕的闪光，像一个盒子，把旗舰包围在中间。景象已经消失，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吉米！”文尼冲着小艇前部尖叫起来，“‘范·纽文’号怎么样了？”红光似乎在他眼前闪动，这一声大叫几乎让他昏了过去。

迪姆的声音响起，嘶哑、响亮：“我……我想……它……完了。”烧了，气化了。没有什么词句能缓和其中赤裸裸的残酷。“我什么都看不到……但那是四枚核弹啊……老天，几乎直接命中！”

另外几个声音插了进来，含混不清。文尼起身向前走去，就在这时，十分之一重力下的火箭推进停止了。没有控制它的大脑，没有光，登陆艇只是一具黑漆漆的棺材。平生第一次，伊泽尔·文尼感受到了生活在地表的人对失重、丧失方向感的恐惧。零重力，可能意味着他们已经到达预定的低轨道，但同样可能表示他们正沿着一条弧线向下坠落，最终撞上行星表面……

文尼强压下惧意，向前飘去。他们还有紧急控制台可用，还可以从通信频道中听到别人的只言片语。他们可以利用本舰自动驾驶仪飞行，与青河舰队的残存飞船会合。头越来越疼，伊泽尔一生从未经历过这种剧痛。一盏盏红色应急灯好像越来越暗。他感到自己的清醒意识仿佛被人向下摁去，恐惧和惊慌则从心底涌起，吞没了他。他束手无策，什么都做不了。

在他丧失神志之前，命运总算对伊泽尔·文尼显示了一次仁慈。他想起来了：特里克西娅·邦索尔不在“范·纽文”号上。

在超过两百年的时间里，冻湖下的计时装置保持着稳定的性能，耗尽了一圈又一圈弹簧蓄积的力量。嘀嗒嘀嗒，时钟启用最后一圈弹簧……转到最后一个齿轮时，却被一片气凝雪塞住了。齿轮也许会从此卡死在那儿，直到新的太阳亮起。但幸好发生了别的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在第二百零九年的第九天，海底爆发了一连串强烈地震，向外推展的地震波震松了最后一个齿轮。一个活塞启动了，推动一股活性淤泥涌进封冻的气凝冰。几分钟内，什么动静都没有。接着，活性淤泥发出热量，温度升至氧、氮凝结点之上，甚至高于二氧化物的凝结点。无数飞速生长的放热质吐出热气，融化了小小的潜水箱周围的冰。潜水箱开始向湖面升起。

从黑暗中醒来。这个过程大不同于从普通睡眠中醒来。上千位诗人描绘过这一刻，近来又有上万位科学家深入研究了这一刻。这是舍坎纳·昂德希尔一生中经历的第二次（第一次其实不算，那一次的记忆只剩下婴儿记忆中模糊不清的一个片段：攀在父亲背上，在罗伊尔山的渊薮中醒来）。

从黑暗中醒来就像许多碎片慢慢拼凑成一个整体，视觉、触觉、听觉；记忆、明白自己身处何地、往事。这些是依顺序一个一个回来的吗？或者是同时发生的，但各个碎片之间一时没有建立起联系？从这些碎片中，“意识”是什么时候复苏的？这些问题将终生萦绕在舍坎纳脑海里，成为他最想参透的天地间大秘密的基础……但此刻还有更重要的事：片段意识飘动着，还没有聚合起来：重新成为一个人……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儿？最紧急的事就是活下来——这是高踞驾驶座上驱策一切的本能，百万年沉淀下来的本能。

时间流逝，意识拼合起来。终于，舍坎纳·昂德希尔从自己潜水箱迸开裂纹的窗口向外望去。外面有动静——是翻腾的蒸汽？不，更像一层透明的晶体，在它们发出的微光中不断旋转。

有人撞在他的几个右肩上，一遍遍叫着他的名字。舍坎纳的记忆渐渐恢复过来：“啊，军士。我清——醒了。”

“太好了。”昂纳白的声音有点尖，“检查一下，看你受伤没有。怎么做你都知道。”

舍坎纳晃晃自己的肢腿。疼得要命，但这是好事。中肢、前肢、进食肢。“右中肢和右前肢好像没感觉，可能缠在一块儿了。”

“嗯，也许是还没解冻。”

“吉尔和安珀怎么样？”

“我在另外两根传声管上跟他们说过话。要论脑子清醒过来，你是最后一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有好些部分冻着呢，比你多。”

“传声管给我。”昂纳白把传声装置递给他，让舍坎纳直接与另外两人对话。身体各部分的解冻程度可以不尽相同，但最后必须达到全身解冻。否则便会引发溃烂。麻烦的是，潜水箱正在一路融解冰块，向上浮升，储存放热质及其燃料的口袋被摇得四下晃动。舍坎纳调整了口袋，启动里面淤泥状的放热质，让空气进入口袋。小小潜水箱里的绿光更亮了，舍坎纳借着绿光，仔细检查他们的供气管上有没有洞眼。有了放热质，他们才有热量，但不能让放热质和小组争夺氧气。一旦发生那种竞赛，他们肯定是输家。

半小时过去，周围热了起来，他们的肢体渐渐彻底解冻，可以自由行动了。只有吉尔·黑文几条中肢尖端受了冻伤。这个安全纪录比绝大多数渊藪都强。舍坎纳脸上笑开了花。他们成功了，成功地在深黑期清醒过来。

四个人休息了一会儿，密切监视着气流，按照舍坎纳事先制订的计划调整放热质。昂纳白和安珀顿·尼兹尼莫拿着检查单，依次检查一应物品，损坏的、拿不准状况的都递给舍坎纳。尼兹尼莫、黑文和昂纳白都是极为聪明的人，一个是化学家，另两人是工程师。三人同时又都是职业军人。只要离开实验室走上战场，这三位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舍坎纳觉得这种变化有意思极了。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这方面以昂纳白为最：外表是咬钢嚼铁的战士，里面是富于想象力的天才工程师，内心深处又是个深受传统观念约束的人。舍坎纳认识他已经七

年了，此人最初对舍坎纳计划的轻蔑早已成为往事，两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可当这个小组最后出发前往东线时，他对舍坎纳的态度变得生分起来，开始称他“昂德希尔先生”，尊敬中却又时时掺杂着不耐烦的情绪。

他还问过维多利亚，那是在东部前线机场下一间冷飕飕的地下营房里，两人最后一次不受打扰单独相处。她被他的问题逗乐了。

“啊，我亲爱的小笨蛋，你以为会怎么样？一旦小组离开己方控制区，伦克纳就是任务指挥官，而你本来是个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普通人，却偏偏不得不在指挥链上硬把你这一环插进去。他需要你不折不扣地服从他的命令，又担心逼得太紧，破坏了你的想象力、你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她笑起来，声音很轻。营房没有房门，只有一幅门帘，外面就是狭窄的军营过道。“如果你只是个征召入伍的普通人，昂纳白早把你的壳儿砸碎好几次了。可怜的人哪，他生怕到时候你的天才绕到哪个不相干的方面，比如说天文学什么的。”

“哦。”说实在的，他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大气遮蔽，不知到时候星星是什么样子，“我懂你的意思了。有这么多问题，他居然还同意格林维尔批准我参加小组，真搞不懂他。”

“你开玩笑吧？是伦克纳坚持要你参加的。他清楚得很，到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么说吧，他把你当成一个必须忍受的麻烦，忍下来了。”

舍坎纳·昂德希尔不是个轻易就会垂头丧气的人，但现在他却颇受打击：“好吧，我会乖乖的，不捅娄子。”

“我知道你会做得很好。我只想告诉你昂纳白最担心什么……哎，咱们可以把这次任务看成一次行为测试：一群疯疯癫癫的人怎么彼此合作，在没有任何人涉足的深黑期生存下来。怎么样？”也许她在开玩笑，但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

他们的潜水箱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奇特的容器：既是潜水箱，又是简易渊藪，还是个淤泥桶。现在，这只容器浮上了水面，停在一团微微泛红的淡淡绿光中。周围一圈湖水在真空状态下沸腾着，冒起一团团蒸汽，又迅速凝结成细小的结晶体，重新落进水中。昂纳白推開箱

盖，小组成员排成一行，传递装备和盛着放热质的箱子，直到紧靠这汪小小水潭的岸边堆满东西——他们必须扛着上路的必备品。

一条传声管把四个人串在一起。昂德希尔连着昂纳白，昂纳白连着黑文，黑文连着尼兹尼莫。舍坎纳一直希望能用上便携式无线电，直到最后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即使最轻便的无线电都过于笨重，而且没人敢担保它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正常工作。使用传声管，每人只能跟和自己连在一起的队友通话。不过反正得用保险绳把大家连在一起，所以传声管也不算太不方便。

舍坎纳率先跨上湖岸（准确地说，是冰冻的湖面），昂纳白紧随其后，他身后是拉雪橇的尼兹尼莫和黑文。一离开潜水箱，无边无际的黑暗便吞没了他们。撒在湖岸的放热质仍然隐隐闪烁着红光。在浮上湖面的过程中，潜水箱已经消耗了成吨的燃料。要完成任务的余下部分，小组只能依靠自身背负的放热质，以及在雪下找到的可燃催化剂。

放热质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放热质，他们才有可能在暗黑期活动。在显微镜问世之前，“智者”们宣称：高等动物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能力在暗黑期生存下来，熬过大黑暗。但现在人们发现，许多单细胞生物照样能挺过冰天雪地，而且用不着潜入渊薮。舍坎纳在国王学院读研究生时，该校的生物学家还发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火山地区有些低等细菌居然在暗黑期仍旧保持着活性。舍坎纳被这些微生物深深吸引住了。教授们认为，火山变冷之后，这些低级生命肯定只是暂停其活性，或者群聚成孢子。但舍坎纳想，这些微生物中会不会有些变种，能够自己发热，以度过暗黑期。因为即使在暗黑期，世上仍然有充足的固态氧，大多数地方的气凝雪下还存在着有机质，可以充当放热质的催化剂。在超低温环境下，这些小东西或许能够以植物残骸中包含的有机质为燃料，“燃烧”起来，发出热量抵御寒气。这样的细菌才是最适应暗黑期的生命形式。

现在想来，舍坎纳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恰恰是因为他对这个领域并不精通。事实上，停止活性和主动放热这两种生存策略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化学机制。对放热质来说，超低温状态下外界的氧化作用是十分微弱的，而温度稍一升高，这种作用便不复存在。在许多情况下，两种并存的生化机制其实对那些小生命极其不利。对其中任何一种新陈代谢方式来说，另一种方式的存在都是致命的危险。即使进入

暗黑期后，这种复杂的机制也只能给它们带来十分有限的好处，前提是它们所处的位置离火山口不远。如果舍坎纳不是特意去找，他绝不可能发现这些小东西的特性。当时，他把学校里的生化实验室弄成了一个冰冻的大泥潭，差点被踢出校门。但这是值得的：他发现了放热质。

材料研究部花了七年时间，有选择地培养放热质，最后得到的菌种新陈代谢速度极快，同时发出很大热量。舍坎纳将放热质淤泥倾倒在气凝雪上，蒸汽立即腾腾而起，出现点点微光。但随着尚未凝结的放热质冷却下来，微光消失了。一秒钟之后，如果仔细分辨，能看到气凝雪之下的一点微光，表明淤泥里的某一滴放热质十分幸运，因为它还活着，雪下残留的有机物起了催化作用，让它可以依靠气凝雪中的氧生存下去。

左边亮光变得更加闪耀，比其他各个方向的放热质都亮。气凝雪颤动起来，开始滑动，雪面升起袅袅轻烟。舍坎纳拽了拽连着昂纳白的传声管，引导小组向雪下有机物更多的地方前进。运用放热质的想法确实很天才，可说到底，这其实跟放火没多大区别。气凝雪到处都是，但起催化作用的有机物却深藏在雪下，只有靠数以亿万计的低级细菌才能发现，并将这些有机物当成催化燃料。有一段时间，从事这项开发工作的材料研究部都被自己的创造吓住了。这些小东西像南海海岸地区的浮藻一样，是一种群居式生命，仿佛构成了自己的社会。跟浮藻一样，放热质移动和繁殖的速度也非常快。大家担心这次任务会不会将整个世界烧了。但事实上，如此之快的新陈代谢速度对细菌来说是一种自杀行径。昂德希尔和他的小组最多只有十五个小时的活动时间，时候一到，他们的最后一批放热质便会全部死光。

他们不久便走出冻湖，穿过一大片平地。在渐暗期，这里曾是基地司令部的草地球场。这个地方燃料十分充足。放热质在某一点碰上了一大堆枯死已久的植物，一株大树的残骸。开始时，这堆残骸只是变得越来越温暖，片刻间，迸发出耀眼的绿光，照亮了一大片地方，连远处的建筑都清晰可辨。接着，绿光暗了下来，只剩下暗红色的一团。

离开潜水箱大约一百码了，如果不遇上障碍物，他们还需要前进四千多码。到这时，小组已经进入了一种令人痛苦的程序化模式：前进几十码，停下，倾倒放热质。这一套手续让人痛苦不已。尼兹尼莫和黑文停步的时候，昂纳白和昂德希尔就会四处探察，根据放热质的

蔓延情况判断哪些地方燃料更充足。一旦发现燃料富积的地点，大家便会抓紧时间补充自己的放热袋。有的时候，积雪下没多少燃料（比如下面是水泥地），能铲进背囊的只有气凝雪。气凝雪也是需要的，能释放出空气。但如果放热质得不到燃料，寒气很快就能让人肢腿麻木，从脚底渗进人体各个关节。这种时候，大家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舍坎纳能否正确判明下一步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了。

舍坎纳觉得判断前进方向其实很容易。根据那棵燃烧的枯树，他已经明确了自己所处的方位。到现在，他很有把握，知道哪些地方的雪下有枯死的植物。任务还算顺利，他没有冻死。不过真疼啊。手指、脚趾像针扎一样疼，每一处关节都火烧火燎一般。带来痛苦的不仅有寒冷的天气；由于缺少大气压力，身体胀得很难受；连防护服的摩擦都令人痛苦难耐。嗯，痛苦真是个有趣的问题。对保持头脑清醒很有帮助，却又那么讨厌。连伦克纳·昂纳白这样的人都无法完全置之不理。从传声管里，他能听到昂纳白嘶哑的喘息声。

停步，补充放热袋，补充空气，继续前进。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吉尔·黑文的冻伤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大家停下来，尽力替他整理防护服。昂纳白和黑文交换了位置，帮助尼兹尼莫拉雪橇。“没关系，冻伤的只有中肢。”吉尔说，但他的喘息声比昂纳白粗重得多。

即使这样，任务仍然比舍坎纳预想的顺利。他们在深黑期一步步跋涉，行进常规不久就成了机械动作，几乎不用动脑子。剩下的只有痛苦……和惊叹。舍坎纳从头盔小小的观察窗向外张望。透过盘旋飞舞的雾气和放热质的绿光……竟然能看到远处低缓的小丘。看来暗黑期也并不是漆黑一片。有时候，如果脑袋的转动角度合适的话，他还能瞥见低低挂在西边天际的一轮红色圆盘：他看到的是深黑期的太阳。

从头盔顶端的小观察窗，舍坎纳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总算成了。第一批用自己的眼睛直视深黑期的人。这是某些古代哲学家坚决认为并不存在的一个世界（如果某个事物存在，怎么会从来没有一个人观察到它），但现在，这个世界被人观察到了：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连续几百年静止沉寂的严寒世界，这个世界之上仍然有璀璨的群星。虽说顶部观察窗有厚厚的玻璃，虽说只能用头顶的眼睛去看，但他仍然看到了那些星星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奇异色彩。要是能停一会儿，用他所有的眼睛瞩目群星就好了。他还会看到什么？大多数理论家估计，如果没有阳光，黎明朝霞是不可能存在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那个方

向仍然存在活跃的火山，就有可能映照出霞光。除了星光之外，这里也许还有其他光源……

传声管被拽了一下，让他的思绪回到当前。“继续走，得继续走啊。”吉尔喘息着说。肯定是在传昂纳白的的话。昂德希尔正想开口道歉，忽然发现停步不前的是后面拉雪橇的尼兹尼莫。

“怎么了？”舍坎纳问。

“安珀发现……东面有光……走，继续走。”

东面，就是右边。头盔那一侧结了一层雾气，他只能隐隐约约看出那边不远处有道山坡。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离海岸四英里之内，但如果能爬上那道山坡，他们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天边，不管安珀说的光是远是近，都看得见。没错！真的有光，很淡，在侧面和上方浮动。是霞光吗？舍坎纳强行压下自己的好奇心，不断把一条腿迈到另一条腿之前。老天呀，他多想爬上那道山坡，极目纵览冰封的大海！

再一次停步。到这时，舍坎纳的动作已经非常熟练了。他铲起一团放热质、催化燃料和气凝雪，将这堆放光的混合物倒进黑文的放热袋。就在这时，出事了。五点小小的星光驰入西面的天空，像闪电一样拐来拐去。一点星光消失了，其他四点则迅速聚拢。蓦地——迸出耀眼的光芒。亮极了，晃得昂德希尔上方的眼睛一阵刺痛，连视线都模糊不清了，好在侧面的眼睛还能看。光芒越来越盛，比暗淡无光的太阳明亮一千倍，在昂德希尔身边投下幢幢黑影。四道光芒的亮度仍在不断增强，舍坎纳只觉得热量透进自己背壳外的防护服。四周的气凝雪喷泉似的冲天而起，白色雾气被照得闪闪发亮。温度仍在持续上升，全身烤得发烫——然后，热力消失了。但很长一段日子里他的后背仍然觉得暖洋洋的，就像光明中期的夏日走在树荫下的感觉。

雾气在他们周围飞旋，形成了风。自从离开潜水箱，这是他们头一次看到风。他们被裹在雪雾中，热量也被雪雾吸走。顿时冷了。他们的靴子可以在雪中保暖，但衣服却不行。设计防护服时没人想得到他们会浸在厚厚的雪中。那几道光芒暗下去了，空气和水重新冷却，凝成晶体落回地面。昂德希尔冒险用头顶的眼睛向上望去，四个耀眼的光点已经铺开形成光圈，就在他的注视下渐渐变暗。光圈交汇处，他看见了一层光芒重叠的颤动的光晕，像霞光。这样看来，它们有既定的活动范围、飞行角度。紧密排列，像规整的四面体的四个角？真

美啊……可它们的活动范围在哪儿？像球状闪电一样，离地面只有几百码？

再过几分钟，它们的光芒就会暗下去，渐渐消失。可天上又出现了其他闪光，就在东面那道山岭之上，明亮地闪烁着。在西面，许多针尖大的光点射向天顶，速度飞快，在背后搅起一片颤动的光晕。

四名组员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一时间，昂纳白铁血战士的形象荡然无存，只剩下深深的敬畏。他跌跌撞撞地离开雪橇，一只手搭在舍坎纳背上。近距离传声管传来的声音只勉强听得见：“那是什么，舍坎纳？”

“不知道。”他感到昂纳白的手在哆嗦，“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的……咱们走吧，军士。”

像靠弹簧发动的木偶骤然启动般，小组停止补充，重新踏上征途。天上的奇观仍在继续，不再像刚才那样出现四个烈焰夺目的太阳，但闪烁的流光仍然比任何霞光都更加美丽、耀眼。两颗星星从西面划破黑沉沉的天幕，一路向东，速度越来越快，在东面的高空中同时炸成两团白光。和刚才燃烧四个太阳一样，只不过强度小得多。光芒铺开，暗下去，从中又射出几道光，沿两颗星星的飞行方向飞去，重新照亮刚才闪光、现在黑暗的地方。

最壮丽的景象过去了，天上只剩下鬼火般飘来飘去的光点。如果它们跟真正的霞光一样，距地面只有几百英里，那这些光芒中所蕴含的能量则十分巨大。如果离他们头顶不远，或许他们看到的只是夏天闪电在深黑期的对应物。不管是什么，能看到这样瑰丽的奇观，冒再大的风险都值得。

他们终于来到逖弗人兵站边缘。他们沿着斜坡走进兵站时，仍能看见天上奇异的霞光。

目标方面从来没有多大分歧，仍是昂德希尔初遇维多利亚·史密斯那个下午所提出的那批目标。只要能够深入深黑期，四名携带炸药的战士肯定可以沉重打击敌人，破坏其燃料堆积场、野战部队潜伏的

浅层渊藪，说不定还能消灭逖弗人的司令部。不过，这些目标虽然重要，但单凭这些，昂德希尔还是无法取得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但是另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双方的战争机器都做出了最大努力，尽力延长己方在暗黑期的战斗时间，以期在敌人进入冬眠状态后取得有利态势。等新太阳重新亮起的时候，第一支完成战斗准备出现在战场上的军队就能取得决定性的对敌优势。

双方都为那一刻建立起了巨大的军需储备场。这类储备场与渐暗期、暗黑初期的军需储备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科学已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明确了一点：新太阳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内就会全面复苏。此后许多天内，它是一个释放出骇人热量的炽热的魔鬼，比光明中期和渐暗期亮一百多倍。除了最坚固的建筑外，每一世代的普通建筑物都会遭到彻底破坏。摧毁它们的不是暗黑期的严寒，而是新太阳的热量大爆炸。

这道斜坡便通向逖弗人的前线军需储备场。前线还有许多别的储备场，但这个是为逖弗主力部队提供补给的后方梯队储备场。没有它，逖弗人最精锐的部队只能置身战事之外，进攻王国的先头部队便会失去增援。据陆战指挥部推算，只要消灭这个军需储备场，对方就会被迫在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停火。即使他们继续顽抗，也会被王国军队一举歼灭。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只是四名战士，加上巧妙的破坏计划。

前提是沿坡而下的四名战士没有中途冻死。坡地上只积了很少的气凝雪，石板路缝隙中偶尔会有一簇枯死的灌木。现在中途停步已经收集不了多少放热质了，相反，他们还不得不把一桶桶放热质从尼兹尼莫和昂纳白拉的雪橇上传过来。黑暗紧紧笼罩着他们，打破黑暗的只有泼撒的放热质间或发出的一缕光。据情报部门说，这道斜坡只有不到两百码……

前面亮起一团光。总算走到头了。小组成员摇摇晃晃走下斜坡，走进平地。这里搭起了银色棚子，以防新太阳烤坏装备。这是一片棚柱形成的森林。棚子的有些地方被积雪压坏了，但大部分完好无损。微光下，他们辨认出了蒸汽发动机、铺轨机、机枪车、装甲车。天色虽暗，但还是能到处看到银漆发出的银光。等新太阳重放光芒时，这里短时间内便会一切就绪。冰雪融化形成的洪流将流进蛛网般密布于这个地区的沟渠，逖弗战士会从附近的渊藪中一跃而起，冲进车辆存

放地。洪水将汇进蓄水池，再喷射出来，降低附近的温度。会有一段疯狂忙乱的时间，人们忙着检查储备的物品和机械，再用一段时间修复两百多年的黑暗和几个小时的炽热所造成的破坏。之后，军队便会沿着上级认为将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方向前进。这是无数世代深入研究暗黑期和新太阳性质的成果。据情报分析，在许多方面，敌人的军需储备技术比己方高明。

伦克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让其他三人可以同时听到他的话：“我敢打赌，他们肯定在这附近埋伏了尖兵，新太阳亮起后一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可眼下嘛，这儿全是咱们的了……好了，按计划行动，补充放热质，散开。吉尔，你行吗？”

吉尔·黑文下坡时东倒西歪，像个瘸腿的醉汉。舍坎纳估计他的冻伤已经从中肢延伸到负责行走的腿脚部分了。但听到昂纳白的话，吉尔身子一挺，几乎没有任何异样地回答道：“军士长，吃了多少苦头才熬到这儿，我可不会坐在一边，干瞪眼看你们干活儿。我的工作我能做好。”

动手的时候到了。他们解开传声管，各自拿好分给自己的炸药和黑色涂料。这一切已经演练过无数遍。只要每一步骤都能迅速完成，只要别掉进哪条沟渠折断几条腿，只要他们背得烂熟于心的地图都是准确的，那么，时间还是够的，他们也不至于冻死。小组成员分头出发，前往四个方向。他们安在防晒棚下的炸药比手榴弹的威力大不了多少，爆炸时寂静无声^[29]，只有一道闪光，防晒棚的某个关键部位便随之坍塌下来。接下来是喷涂黑色涂料。这东西比炸药更不起眼，但完全可以起到材料研究部预想的作用。军需储备地区不久便被涂上了一块块黑色，等着领受阳光的亲吻^[30]。

三个小时以后，他们已经离开了军火堆积场，向北走了将近一千米。撤离开始之后，昂纳白把他们逼得更紧了，逼着他们实现最后的、附带性的目标：活下来。

他们几乎实现了这个目标——几乎。离开军火库时，吉尔·黑文已经神志不清了，他想自己单独离开。“得找个地方，刨个洞藏起来。”这句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挣扎着不让尼兹尼莫和昂纳白把他和大家串起来系在安全绳上。

“我们这就去找个洞，吉尔，再坚持一会儿。”昂纳白让琥珀接替自己对付吉尔，现在，伦克纳和舍坎纳只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他的劲头可真大呀。大家都累得不行了，他怎么还有这么大劲头？”舍坎纳道。黑文正四下乱蹦乱跳，像个装了几条木腿的人。

“我看，他已经丧失感觉痛苦的能力了。”伦克纳的声音很低，但舍坎纳听得清清楚楚，“我担心的还不是这个。我觉得，他开始黑迷了。”

黑迷，暗黑期发作的狂乱症。暗黑期里，有些人潜意识中会产生自己身处渊藪之外、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于是被最原始的动物本能所控制，疯狂地寻找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行，只要能为自己提供一处渊藪就好。

“真该死。”舍坎纳闷声骂了一句。昂纳白切断两人的话线，开始尽力让大家继续前进。距离可能的安全所在只有几小时路程了，但现在，吉尔的挣扎唤醒了大家最原始的本能。本能真是太奇妙了，但如果这会儿向它屈服，这种本能无疑会把他们引向死亡。

两小时以后，他们差不多登上了俯瞰军火堆积场的小山。吉尔两次挣脱安全绳，想冲向坡道两侧下虚幻的渊藪，势头一次比一次猛烈。还好琥珀把他拉了回来，尽力跟他讲道理。但吉尔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胡乱挣扎中，他的防护服扯破了好几处，身体也有好几个部分被冻硬了。

准备攀登第一道陡坡时，吉尔的末日到了。小组这时已经扔掉雪橇，剩下的路程只能依靠各人背负的放热袋中储蓄的放热质和空气。吉尔第三次挣脱安全绳，迈着奇特的蹒跚步伐跑开了。尼兹尼莫解开安全绳追上去。琥珀是个高个儿女人，刚才还能制服吉尔·黑文。但这一次情况不同，吉尔已经彻底黑迷了。她刚在山崖边揪住他，吉尔一个转身，狠狠给了她几拳。琥珀向后一个踉跄，手一松。伦克纳和舍坎纳赶了上来，但晚了一步。黑文的几条胳膊四处一阵乱打，脚下一绊，跌向山崖下的凹地。

三个人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琥珀开始滑下山崖，几条腿探着下面的气凝雪，想找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昂纳白和昂德希尔一把抓住她，使劲把她向上拽。

“不，让我下去！他冻伤了，但还有机会。咱们可以背着他回去。”

昂德希尔将身体探出山崖，向下望了很久。吉尔摔下去时撞在裸露的岩石上，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就算现在还没死，不等他们把他弄上来，脱水和严寒就会要了他的命。

伦克纳一定也看出来了。“他完了，安珀。”他轻声说，接着又拿出军士长的严厉嗓门，“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安静了一会儿，安珀没攀在崖上的几只手默默地蜷了起来，认可了伦克纳的话。但舍坎纳没有听到她吐出一个字。安珀重新攀上来，和大家一起再次系好安全绳，连好传声管。

三个人继续攀登。现在的速度快多了。

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只剩下几夸脱尚有活性的放热质了。暗黑期之前，这片山区是一处茂密的森林，归一个逖弗贵族所有——是他的猎场。森林后的石壁上有一道裂隙，通往一个天然形成的渊藪。任何大型野兽的栖息地都有这种可供动物藏身的渊藪。这些地方开垦出来之后，人们通常会扩大天然渊藪，供自己使用。少数未利用的渊藪便荒废了。舍坎纳猜不出协和国的情报机构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可能附近的逖弗人中有协和国的间谍吧。问题是这个渊藪没有事先收拾过，像布伦纳戈蛮荒地那些天然渊藪一样荒凉。

小组里真正打过猎的只有尼兹尼莫一人。她和昂纳白砍倒三株横在洞口当障碍物的荆柳，向下爬了进去。舍坎纳攀在洞口，把发光发热的放热质垂下去：“我看见了五个冬眠塘……两头成年泰伦特兽[31]。把光再垂下来点儿。”

舍坎纳把身体朝洞里更深处探进去一些，体重大半攀在洞口的荆柳上。伸下去的手里拿着放热质，绿光可以一直照到洞底。现在他可以看到两个冬眠塘，上面几乎一点气凝雪都没有。这是典型的冬眠塘，冰面凝结得平平的，连一个气泡都没有。他望望冰下沉睡的动物，它的眼睛是睁开的，冰冻的眸子反射着放热质发出的绿光。老

天，这家伙真大呀！虽然个子大，但肯定是头雄兽，它身上攀着几十头幼兽。

“其他塘里都是储备的食物。不用说，是暗黑期之前刚捕获的新鲜猎物。”新太阳亮起的头一年，这样一对泰伦特兽会继续留在它们的渊藪中不出来，靠储存的食物为生。这期间，幼兽渐渐长大，同时学习猎杀的本领，等烈焰和洪水退下去之后就用得上了。泰伦特兽是纯粹的食肉动物，智力远不如施拉特兽。问题是它们的模样跟人很相似。杀死它们、夺取它们的食物，这些都是必要的，但这种事不像打猎，倒更像暗黑谋杀。

这项工作又花了一个小时，几乎耗尽了他们剩余的放热质。三个人最后一次爬上地面，用荆柳尽可能设好障碍。昂德希尔已经有几处肩关节冻僵了，左边几只手的指尖也麻木了。最后几个小时里，他们的防护服遭了很大的罪，好些地方破了，只能临时贴上东西凑合。因为摆弄气凝雪和放热质，琥珀几只手腕处的防护服全烧没了。他们只好由着一些肢腿冻僵。她说不定会被截掉几只手。尽管如此，三个人还是不顾严寒，在外面多站了一会儿。

最后，琥珀问道：“咱们应该算胜利了，对吗？”

昂纳白的声音坚定有力：“对。还有，吉尔也会这么说的，相信我吧。”

带着一丝伤感，三个人肢腿交缠，简直跟戈克纳的那座“追求协和”的雕塑一模一样，连损失了一个人都一样。

琥珀顿·尼兹尼莫钻进石壁裂隙，穿进荆柳障时激起一阵绿蒙蒙的光。下到洞底之后，她会把剩余的放热质倒进冬眠塘，冰会融成一堆冰冷的淤泥，他们可以在里面钻个洞。到时候，他们会敞开衣服，只盼全身能均匀冻结。当然，风险很大，但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

“最后看看吧，舍坎纳。看看你的成就。”昂纳白的声音不像刚才那么斩钉截铁了。琥珀顿·尼兹尼莫是个地地道道的战士，和她在一起时，昂纳白也是个战士。但现在任务完成了，他好像退出了战士模式，一脸疲倦，累得肚子都抬不起来，就快碰到地上的气凝雪了。

昂德希尔极目远望。他们所在的地方比逖弗人的军火堆积场高几百英尺。霞光、划过天幕的星星和天空中的闪光——这一切早就不见了。天色昏暗，但星光照耀下，仍然看得见逖弗人的军火堆积场，掺杂着一块块黑色，衬在被星光照得灰白的气凝雪上，分外瞩目。那是他们四处喷涂的黑色涂料。

“看上去真是太儿戏了。”昂纳白道，“几百磅黑颜料，你真觉得会起作用？”

“哦，当然。等新太阳重新亮起，几个小时之内，黑色涂料就会让逖弗人的装备产生高热，任何装备都抵抗不住。你知道是什么效果。”事实上，那些测试是昂纳白自己设计的，将百倍于光明中期的热量投射到涂着黑色涂料的金属上。几分钟内，金属零件相连的部位就会熔化，焊死在一起：轴承粘在套筒上，活塞凝在气缸上，车轮粘在铁轨上。敌军最重要的前方补给场肯定全完了，他们只得重新退入地下。

“你这一招只能玩这一回，舍坎纳。几道障碍物，几颗地雷，轻轻松松就能把咱们挡住、干掉。”

“当然。但其他方面也会改变。这是我们蜘蛛人冬眠的最后一个暗黑期。下一次，醒着的不再只有四个身穿供气服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清醒地度过暗黑期。伦克纳，我们要开垦暗黑期，在暗黑期殖民。”

昂纳白大笑起来，显然压根儿不相信。他挥手让昂德希尔先走，钻进石壁裂隙，进入渊薮。虽然精疲力竭，但军士还是要最后一个撤退，安置好最后一个障碍物。

舍坎纳最后望了望灰蒙蒙的大地、天空。飞得高，飞得低，学习再学习，多少大秘密。

伊泽尔·文尼在父母荫庇下度过整个童年，总的来说，算是无忧无虑的。他只出过一次真正的生命危险，不过就算那一回也只是一次愚蠢得近乎犯罪的意外。

即使以青河的标准，文尼.23也是个分布极广的家族。家族的有些支系彼此之间数千年都没有接触。比如文尼.23.4与文尼.23.4.1，他们之间隔着半个人类活动空间，几千年从未聚首。几个分支各自赚取财富，繁衍后代。分开这么长时间，也许最好不要重新会合到一起。但如果有机会小聚，当然是件天大的幸事。有一次，家族的这三支中有许多人恰好在同一时间前往老基勒。于是，三家人都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建起大多数定居文明会称为王宫的营帐，共同生活，饶有兴味地探究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不同后代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文尼.23.4.1现在成了一个民选首领家族，管理他们所在地区的公共事务。当然，公务也没有妨碍他们做生意。可菲利帕姑妈很反感家里人参加选举。小文尼记得她说过：“什么民选！哪天投票取消财产权怎么办？”文尼.23.4一系则更近于伊泽尔的父母熟悉的那些支脉，不过他们的尼瑟语让人很难听懂，这家人不太注意以青河广播为标准调整自己的发音。标准是件大事，甚至比贸易黑名单还重要，他们真不应该忽视。有一次，大家同去野餐，一位亲戚检查了孩子们的太空服，他的机器人又检查了一遍。可那位亲戚忘了一件事：远亲子侄需要的“大气持续秒数”和他自己的孩子们不一样。野餐地点是一颗小行星，伊泽尔爬到一块围绕小行星旋转的岩石上，玩得高兴极了。平时他只能听凭人家摆弄，而现在，这个小小的世界是他自己的，他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双脚摆弄它。可他的空气快用完了，身边又没人，玩伴们都在其他岩石上建立自己的小世界。直到伊泽尔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野餐地点的监控器才注意到孩子的太空服发出的呼救信号。

伊泽尔只记得自己在一个特制的新看护室醒来。以后的好多千秒，大家众星捧月般围在他身边，待他就像个国王。

所以，从冷冻冬眠状态清醒过来时，伊泽尔·文尼向来情绪很好。和别人一样，他也会暂时丧失方向感，身体一时也会有些不适，但童年的经历让文尼坚信，不管他身处何地，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一次最初也没什么不同，症状比平时还缓和一些。他在接近零重力的环境中，舒舒服服地裹在床上……一切都是那么周到，真跟画里一样。特里克西娅讨厌那些画。这个念头跳出脑海，像一条金线，一下子便把前后事件贯串起来。特里克西娅、特莱兰、前往开关星的任务……还有，这不是他这次旅途中第一次醒来，之前出过事，很糟糕的事：易莫金人的袭击，己方是怎么反败为胜的？这次冬眠前最后的记忆是……是什么来着？一艘自主能力严重受损的登陆艇，飘浮在黑沉沉的太空中。帕克的旗舰被消灭了，特里克西娅……

“我想我们已经把他带出来了，统领大人。”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他几乎有点不情愿地把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坐在他床头的是安妮·雷诺特，她身边站着托马斯·劳。

“啊，见习生文尼，很高兴看到你重返幸存者的行列。”劳的笑容既关切，又庄重。

伊泽尔张了好几次嘴才吐出一句清楚的话：“怎么……出了什么事？我在哪儿？”

“你在我的旗舰上。从你们的舰队向我方发动袭击算起，现在已经过了八天了。”

“啊？”我们袭击你们？

劳的头稍稍一侧，探询地望着文尼。文尼的话音含混，他没听清。“唤醒你时我希望在场看着。细节方面，雷诺特主任会告诉你的。我只想对你说，我全力支持你。我现在任命你为清河探险舰队残余部分的管理主任。”他站起来，轻轻拍拍文尼的肩膀。文尼瞪眼望着这个易莫金人走出房间。管理主任？

雷诺特带给文尼一套组合视窗，里面包含的内容他简直无法接受。不可能全是谎言……一千四百名青河人死亡，接近舰队全员的半数。青河的七艘主力星际飞船中四艘被摧毁，余下三艘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被损坏。小型船只大多不是被击毁，便是遭到重创。劳的人正急着回收战斗中散布在近地轨道的失散人员和船只。他们仍然希望将“联合行动”继续下去。从阿拉克尼星球已经拉回来大批挥发矿和普通矿石，这些原料足以维持易莫金人正在兴建的居住区。居住区不止一个，位于这个星系恒星与行星之间的拉格朗日^[32]L1点。

她让他看了幸存者名单。范·纽文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包括帕克司令和贸易委员会的好几名委员。未遭摧毁的舰船乘员大多还活着，但其中的高级官员都被冷冻了起来。

在登陆艇上的最后一刻，文尼的头撕裂般疼。但现在，疼痛已经无影无踪。据雷诺特说，他们已经治愈了他“不幸罹患的传染病”。谁都看得出来，只有经过工程改进的生化武器才能选择在那么巧的时机全面发作。易莫金人撒谎的目的只是客气，几乎不是掩饰真相。他们从一开始就计划先发制人，从来没打过别的主意。

至少，安妮·雷诺特撒谎的时候一本正经，并没有笑。不过她几乎从来没笑过。人力资源部主任雷诺特。就连特里克西娅都没意识到这个头衔的含义。雷诺特从来不直视伊泽尔的眼睛，最初他还以为她尚有一丝最起码的羞愧之心，后来才渐渐发现并非如此。在雷诺特看来，他的脸和舱壁一样毫无意思，引不起她的半点兴趣。她没把他看作一个人，对死者也没有分毫羞愧之心。

伊泽尔平静地读着报告，不动声色，就连看到萨姆·多特兰的死讯时也没有惊呼出声。特里克西娅的名字不在阵亡者名单上。他开始看没有进入冬眠状态的幸存者名单，上面同时开列出他们的安置情况。移送青河营帐的有将近三百人，已经全部转移到L1点。伊泽尔的目光扫过名单，回想这些人：全是低级别人员，几乎没有特莱兰专家，也没有青河学者。没有特里克西娅·邦索尔。他调入下一个窗口——另一份名单。特里克西娅！她的名字在这儿，被列入一个称为“语言部”的单位。

伊泽尔从视窗上抬起头，尽力用随便的语气说道：“这个，嗯，列在这些名字旁边的字，是什么意思？”列在特里克西娅旁边。

“‘聚能’。”

“什么意思？”尽管他不愿意，但语气中还是流露出一股焦虑。

“这些人仍在治疗。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容易复原。”她的眼光冷漠，毫无表情。

第二天，劳又来了。

“该把你介绍给你的新下属了。”他说。他们飘过一段长长的、笔直的走廊，来到停放交通工具的气密门。这个营地和宴会场馆不是同一个地方，稍稍有点重力，好像是建在一颗小行星上。停在气密门外的交通艇比清河带来的所有交通艇都更大些，装饰繁复，十分豪华，但又带着点原始味儿。船舱内摆放着低矮的桌子，还有一个环形吧台。他们四周是一圈宽大的视窗，显示着艇外的情况。都是肉眼可见的自然图像，没有经过增强处理。有一会儿工夫，劳没有打扰他，任他向外观看。

交通艇正从一个接地^[33]营地的支撑架上冉冉升空。这个营地还没有完工，但看它的规模，跟清河探险队的主营帐不相上下。地面呈弧形，像一群灰色的巨型怪兽。这是那几座钻石巨岩，易莫金人已经把它们连到一起了。奇怪的是巨岩表面并没有常见的坑坑洼洼，颜色也暗淡沉闷，跟普通的小行星没什么区别。但间或有些凿开的地方，被淡淡的阳光一照，顿时反射出道道虹彩。伊泽尔发现两块巨岩之间还有积雪，原来这里窝着大块大块的岩石和冰块，全都是新近切割下来的。肯定是他们从阿拉克尼星球弄上来的挥发矿和普通矿石中的一部分。交通艇飞得更高了，可以望到泊在钻石巨岩另一面的星际飞船。几艘飞船的长度都超过六百米，但跟巨岩相比却成了不起眼的侏儒。几艘船泊靠在一起，挨得很紧。只有遭受重创的船才会在船坞里靠得这么紧。伊泽尔飞快地数了数，又估计了一下自己这时看不见的船只数量：“你把所有飞船全都集中到这儿来了？在L1点？你真的还打算执行原来的潜伏方案？”

劳点了点头：“恐怕是这样，这件事，咱们最好还是摊开来说，开诚布公。那场仗打下来，我们双方全都损失惨重，濒于崩溃。单凭我们自己现有的资源，回家倒是办得到，但只能两手空空地回去。可

是，只要我们能够携手合作……嗯，在L1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密切观察蜘蛛人世界。他们要是真能进入信息时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里的本地资源，重新振作起来。那样的话，远赴这个地方想找的东西，我们说不定还能拿到。”

嗯，长期潜伏，等待客户成长起来。青河人以前多次采用过类似策略，有的时候能成功。“难度很大呀。”

伊泽尔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对你们来说当然难，但我们易莫金人办得到，小家伙，不成问题。这些事，你最好现在就能明白。”这个声音文尼以前听到过，就是这个声音，在易莫金人的杀戮开始之后还不断抗议青河人的反击准备。里茨尔·布鲁厄尔。伊泽尔转过身。金发大块头正朝他咧嘴笑着。这一位说话直截了当：“我们易莫金人干什么都要赢，这一点，蜘蛛人很快也会明白的。”不久以前，伊泽尔·文尼就坐在此人身旁，听着他对范·特林尼高谈阔论。金头发很是野蛮，凶横霸道。这一点当初还无关紧要。伊泽尔的目光越过船舱，落在安妮·雷诺特身上，她正专注地听着这场对话。从外貌上来看，她和布鲁厄尔有几分相似，有点像兄妹俩，男的那头金发里甚至还泛着点儿红色。可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布鲁厄尔虽然讨厌，但是个情绪化的人，心里想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从安妮·雷诺特脸上，文尼只能看出一丝不耐烦，其他什么表情都没有。瞧她注意这场对话的样子，就像在观察花园泥土里的昆虫似的。

“你也别担心，做买卖的小子，你们的驻地藏得很好，当地人不会发现。”布鲁厄尔一指前方的视窗，那儿有一个绿色光斑，勉强能算一个光环。那就是青河的营帐。“我们把它泊在主区的轨道上，八日轨道。”

托马斯·劳客气地抬起手，几乎像恳求大家同意他开口说话。布鲁厄尔闭嘴了。“我们的时间不多，文尼先生。我知道安妮·雷诺特已经向你大致介绍了情况，但我还想多说几句，希望你能完全明白自己的责任。”他在手腕上轻轻抹了一下，青河营帐的图像顿时放大。文尼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野外营帐，边长仅有一百米。他的眼睛注视着凹凸不平、加了衬垫的营帐外壳。他在那里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两兆秒，曾经上千次诅咒过它的过分简朴。但现在，它是这里一切事物中最接近家的地方，里面住着许多劫后余生的朋友。野外营帐本来很容易摧毁，但看它的情形，这个营帐并未损坏，连补丁都没打一个。里面所有隔间都充了气，投入了使用。帕克

司令选择设营点的时候把它安排在离自己的旗舰很远的地方，劳也放了它一马。“所以，你的新工作非常重要。作为我属下的舰队管理主任，你的责任相当于过去的帕克司令。你随时可以得到我的支持。这一点我也会让其他易莫金人明白。”劳说着瞥了一眼里茨尔·布鲁厄尔，“请你记住：我们能否成功——甚至能否生存下来——全都有赖于我们双方的精诚合作。”

只要涉及人事问题，伊泽尔的反应总会慢半拍。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劳的意图很清楚，他本来应该当即明白过来。这种事他在学校里还学过呢。他们来到营帐后，劳先对大家来了一小段甜言蜜语，把新的“清河舰队管理主任”伊泽尔·文尼介绍给大家。劳特别强调指出，在幸存下来、来自船主家庭的船员中，文尼的级别是最高的。文尼家族的两艘主力飞船逃过了大难，受创也相对较轻。如果要在目前的清河舰队中选出一位领导，那自然非伊泽尔·文尼莫属。只要与目前的上级合作，大家都能得到财富。之后，伊泽尔被推到前列，他嘟囔了几句能回到朋友们中间来真好、希望大家帮助之类的话。

劳在清河人的职责和忠诚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此后几天，文尼渐渐意识到了这个楔子。他回到了自己人中间，却又不算真的回来。每一天，他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本尼·温和吉米·迪姆都活下来了。伊泽尔和本尼从六岁起就是好朋友，但现在本尼却像个陌生人，一个顺从的陌生人。

一天，伊泽尔在营帐的交通艇气密门处遇上本尼。这是他事先安排好的，但更大程度上也是巧合——伊泽尔身边没其他人。他的易莫金人助手现在已经不怎么盯着他了。信任他？在他身上安了监控器？觉得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有破坏性的事？这些可能性没有一种让人高兴。但身边没有易莫金人转来转去，总是件好事。

本尼和一小队清河人在一起。这里是气囊状营帐最靠外的幕墙。因为紧靠着气密门，所以这一片帐壁没加衬垫，不时能看到过往交通艇闪动的光。本尼的人稀稀拉拉散在帐壁上，修整通道的自动化设施。他们的易莫金工头远远地站在一片开阔处。

伊泽尔从一条支巷飘出来，见了本尼，脚轻轻在墙上一点，朝他弹了过去。

温和手里的活计上抬起头，客气地点了点：“舰队主任。”这个正式称呼文尼现在已经听惯了，但每次听到仍旧很痛苦，就像被别人

迎面踢了一脚似的。

“嘿，本尼。近——近来怎么样？”

温望望过道另一端的易莫金人工头。在青河人的营帐里，那家伙显得十分打眼。青河人着装很随便，全看各人喜好。那人却一身死板的灰色工作服，一眼就能看出来。工头正跟三个青河人大声说着什么。隔着这么远距离，声音大多被营帐织料吸收了，闷声闷气，听不清楚。本尼回头看着伊泽尔，耸耸肩：“嗯，还行吧。知道我们在这儿做什么吗？”

“替换通信输入接口。”易莫金人的最先施行的举措之一就是没收青河人的全部头戴式显示系统。这种系统以及跟它们配套的电子输入接口历来是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工具。

温轻声笑了，眼睛仍旧盯着工头：“一猜就中，伊泽尔老伙计。你瞧，咱们的新……东家……有件麻烦事儿。他们需要我们的船，需要我们的设备。问题是这些东西没一样能用，除非跟咱们的自动化系统配套。可他们怎么信得过咱们？”所有起作用的机器系统都有内置的控制器，这些控制器当然是联网工作的。舰队的本地网络就像无形的胶水，将这些系统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这些系统的软件开发出来已经有数千年了，又经过青河人几个世纪的加工改造。破坏了它们，舰队比一堆废弃金属强不到哪儿去。但任何征服者都不可能了解数百年间对手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又怎么能信任这些软件？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多征服者会把失败一方的工具一毁了之，可正如托马斯·劳自己所说，剩下的资源已经不多了，谁都浪费不起。

“你知道，他们自己的人挨个检查了每个节点。不单是这儿，我们剩下的船只全查过。一个比特一个比特重新调校。”

“他们绝对没办法换下所有东西。”但愿如此。按自己的方式调整每个内置节点的逻辑机制，这种统治者是最可怕的暴君。

“要是知道他们换上来的东西，你准会大吃一惊。他们干的活儿我见过。易莫金人的电脑技术真是……太怪了。他们从系统里刨出来的有些玩意儿，我一辈子都别想猜到。”本尼又耸了耸肩，“可你说

得也没错，他们没碰最底层内置的那些东西。鼓捣的主要是输入—输出逻辑机制。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些崭新的人机界面。”本尼的脸一拧，挤出一丝冷笑。他从腰带上拔下一个长方形的塑料块，有点像是某种键盘，“我们这段时间只能用这玩意儿。”

“啊，看上去真够落伍的。”

“落伍倒不落伍，只是功能很简单。我猜，这东西是易莫金人游来荡去时随身携带的后备系统。”本尼又朝工头的方向瞥了一眼，

“最重要的是，这些盒子里的通信设备易莫金人了如指掌。要是想在这里头搞什么鬼，本地网上马上就会亮起警报。一句话，有了它，咱们一举一动都别想瞒过他们。”本尼低头瞅着那个盒子，手里轻轻掂着。跟伊泽尔一样，本尼也只是个见习生，技术方面的事并不比伊泽尔更精明。但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能瞧出别人技术上的高明之处。“真怪呀。照我看，易莫金人的技术很笨拙，没多大意思。可那些家伙真的想把一切都监控起来。他们的自动化系统里，准有什么咱们不明白的地方。”他几乎在自言自语。

他身后的幕墙上亮起一道光，越来越强，慢慢晃动着滑向一侧。一艘交通艇正在进入泊靠地。灯光扫过弧形的幕墙，一秒钟后，传来沉闷的一声“砰——嚓”，在营帐幕墙上激起一阵涟漪。闭锁泵启动了。这种时候，这个地方是最吵的，比泊位那儿更嘈杂。伊泽尔犹豫起来。有这些嘈杂声，易莫金人工头不可能听到他们的交谈，可是，暗藏的监控器从嘈杂中分辨对话的能力可比人类的耳朵强多了。他最终还是开口了，但并没有鬼鬼祟祟故意压低嗓门，反而提高声音，压过闭锁泵的轰鸣：“本尼，最近出了很多事。我只希望你明白，我并没有变。我不是——”该死的，我不是叛徒！

有一会儿工夫，本尼的表情难以捉摸。接着，他突然笑了：“我知道，伊泽尔。我知道。”

本尼领着他走向自己那群人：“带你瞧瞧我们干的其他活儿。”他替伊泽尔指点着，向他解释易莫金人在船坞区管理程序上做了哪些改变。突然间，文尼对这场游戏的性质又多了一层了解：敌人需要我们，希望驱使我们替他们干许多年的活儿。清河人之间有许多事都可以谈，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些替他们干活儿所需要的信息就大开杀戒，也不会因为我们对于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猜测就杀了我们。

闭锁泵的轰鸣停止了。泊位另一边，人员和货物可以下船了。

温飘近一扇敞开的管道门：“我听说，他们正不断往这儿调进他们自己的人。”

“对，不久就会来四百个，也许更多。”这座营帐只不过是几个组合在一起的气囊，几兆秒之前舰队抵达时才充好气。但它的容量很大，足以容纳所有从特莱兰跨越五十光年飞到此地的舰队人员，也就是三千人。现在住在这里的只有三百人。

本尼挑了一下一边的眉毛：“我还以为他们会带自己的营帐呢，而且比咱们的好。”

“我——”已经快到工头能听见的地方了。可这算不上什么秘密活动。贸易之神啊，谈谈自己的工作总可以吧。“我觉得，他们的损失比公开出来的大。”我觉得，就算一开始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就算受到了易莫金作战细菌的重创，那场仗我们还是只差一点就打赢了。

本尼点点头，看来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不知他听没听说下面这件事：“就算他们的人住进来，这里还是会有很多空地。托马斯·劳正在考虑多解冻一批我们的人，也许还包括一部分军官。”不用说，高级别青河人肯定会对易莫金人形成更大威胁，但如果劳真希望双方的合作能有成效的话……可惜那位统领大人对另一个话题讳莫如深，“聚能者”，特里克西娅。

“哦？”本尼的声音漫不经心，但他的眼神忽地锐利起来。片刻后，视线挪开了，“真要那样，那倒很有意义，特别是对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如跟我一块儿修这条管道的那位年轻女士。”他把头伸进管道门，叫道，“哎，奇维，你那儿好了吗？”

捣蛋小鬼？那场战斗结束之后，伊泽尔只见过她两三次，知道她没有受伤，也没有被易莫金人扣住不放。最要紧的信息是，她和易莫金人在一起，多半不在青河营帐里。也许他们觉得她太小，不可能构成什么威胁。片刻之后，一个穿得滑稽古怪、像小丑似的人影滑出管道。

“知道了，知道了，都做完了。锁定装置全都——”她看见了伊泽尔，“嘿，伊泽尔！”小丫头这回没有朝他扑上来，只点点头，笑

了笑。也许是因为长大了，严酷的环境催人成熟。“锁定装置已经串在闸门上了，没问题。哼，真搞不懂，那些家伙怎么不干脆用个密码，方便得多。”她脸上挂着笑容，却顶着重重的黑眼圈。伊泽尔本来以为只有年纪大些的人才会有这种倦容。奇维在零重力环境下舒舒服服地蹲着，一只带钩的靴子钩在墙壁一处支撑点上。但她紧紧抱着胳膊，双手抓住手肘。那个大说大笑、喜欢抓人打人的捣蛋鬼一去不复返了。奇维的父亲和特里克西娅一样，仍处于细菌感染状态，也和特里克西娅一样，或许再也醒不过来了。她的母亲凯拉·利索勒特则是一名高级别战斗员。

小姑娘不停地说着管道内部的设置。她是个很称职的船员。和她同龄的小孩也许还在玩玩具、做游戏，有自己的玩伴。奇维的家却是一艘几乎见不着多少人的吸附式星际飞船，远在群星之间。孤独漫长的旅途使她在好几个领域达到了接近专家的水平。

易莫金人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布线。她想出了好几个可以节约时间的点子。本尼边听边点头，同时记着笔记。

说完工作，奇维换了个话题：“听说咱们这儿会新搬进来一批人？”

“是这样的——”

“谁？哪些人？”

“易莫金人。我想，他们之后，还会来些咱们自己的人。”

奇维脸上容光焕发，不过很快便强压下兴奋之情——明显用了很大劲儿：“我……我去过哈默菲斯特。他们要把那儿的冷冻装置移送‘远方宝藏’号，劳统领让我先检查检查那些设备。我……我看见妈妈了，伊泽尔。从透明舱盖上看见了她的脸。看见她呼吸，很轻很慢的冬眠呼吸。”

本尼安慰道：“别担心，丫头。我们一定会……嗯，事情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妈妈爸爸都会没事的。”

“我知道。劳统领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的眼睛里充满希望。这么说，劳在向她许诺，那个人已经成了她的希望所在。有些许诺甚至有可能成为现实。也许他们会治好他父亲，替他清除染上的那种该死的作战细菌。可凯拉·利索勒特呢？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像她那样的战斗员都是极度危险的。除非青河人能成功反击，否则凯拉·利索勒特将会沉睡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除非能成功反击。他的目光转向本尼，他朋友的目光里什么内容都没有，又恢复了刚才那种捉摸不透的表情。伊泽尔蓦地明白了，秘密活动确实是存在的。最多几兆秒后，青河人中有些人便会采取行动。

我可以帮助你们，我有这个能力。易莫金人的正式命令都要经过伊泽尔·文尼之手。如果他能打入敌人内部……可他也是对方盯得最紧的青河人，哪怕托马斯·劳并不真正把他视为威胁。一时间，伊泽尔心里愤懑不平：本尼知道他不是叛徒，但却不能接受他的任何帮助——只要他参与进来，密谋必然暴露。

青河营帐在战斗中幸存下来了，连一处划伤都没有，甚至没有遭到电磁脉冲的打击。在他们大肆改造本地网之前，易莫金人从那里的数据库里捞了不少东西。

剩下的东西维持正常运转已经足够。每隔一段时间，营帐人口便会新添一批。大多是易莫金人，但也有一些新近从冷冻拘押状态中释放出来的青河低级人员。无论是易莫金人还是青河人，情况都好不到哪儿去，都像从那场劫难中侥幸逃生的残兵败将。易莫金人受到的损失是掩饰不住的，许多设备毁了，人员也伤亡惨重。也许特里克西娅已经死了。那批“聚能者”都被扣押在易莫金人新建的营地哈默菲斯特里，但没有一个青河人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人。

这期间，青河营帐的环境开始慢慢恶化。目前的人口数还不到营帐设计容量的三分之一，但整个系统却逐渐开始坏死。部分是因为易莫金人对营帐的胡乱改造导致自动化系统和生命支持系统功能大大下降，另有一个更隐蔽的原因：人们不愿意好好工作。不过易莫金人还没有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件事对那些从事秘密活动的人很有利：奇维大多数时间不在营帐。伊泽尔知道，她一眼就能看出那些人搞的花样。文尼对发生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他对密谋活动的支持。他把自己的时间消耗在处理一件件突发小事故上，只做做表面工夫，同时心里猜测自己的朋友们到底想干什么。

营帐已经开始发臭了。伊泽尔和他的易莫金助手专门去了一趟营帐核心部位的菌囊。见习生文尼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多少千秒啊……都是从前的事了。只要能让帕克司令和其他人死而复生，他情愿在这下面当一辈子见习生。

菌囊里臭不可闻。只有学校做练习时出了大乱子才会这么臭。离开学校后，伊泽尔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菌囊。生化堰后面的墙上粘了厚厚一层黏糊糊的黑色污物，滴滴答答悬挂下来，像在通风系统的和风吹动下的腐肉。塞雷特和马里恶心得直发呕，其中一人甚至在自己的呼吸面具里吐了出来。马里哑着嗓子道：“呸！我可受不了这个。还是你来吧，我们在外面等。”

两人啪嗒啪嗒一路踩着污泥走出去，门关死了。臭气熏天的菌囊里只剩下伊泽尔一个人。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突然想到，只有在这个地方，自己才有可能完全摆脱易莫金人！

他正准备着手检查污染情况，一大堆污物后面忽然转出一个人影。身穿防水衣，头戴呼吸面具。他抬起一只手，示意文尼别出声，又用一个信号检测器在文尼身上一扫。“嗯，你没装监控器。”他的声音含混不清，“也许他们真的相信你。”

是吉米·迪姆。伊泽尔差点不顾他身上的秽物给他一个大拥抱。真不容易啊，密谋者总算找到跟他对话的办法了。可吉米的声音里没有一点欣喜之意。有护目镜挡着，文尼看不见他的眼神，但他能看出吉米身体的紧绷、僵硬。“为什么拍他们的马屁，文尼？”

“我没有！只不过跟他们应付一下，为咱们争取几分便利。”

“我们……当中有的人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劳给你的好处可不少啊。高高在上，我们什么小事都得经过你。你真以为把我们剩下的人都攥在手心里了？”

劳就是想让大家产生这种想法。“不！也许他们自以为已经把我收买了，可……贸易之神啊，队长，我一直是你小队里的，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

面具后面发出一声闷笑，迪姆的肩膀好像放松了一点：“是啊，我知道，老是东想西想，不老老实实干好手头的活儿。”——过去的

批评，现在却说得十分亲热——“可你不是个笨蛋，也从来不用家里的关系为自己谋好处……好吧，见习生，欢迎归队。”

伊泽尔·文尼一生之中，从未有任何一句奖励让他如此欣喜若狂。一时间，他有上百个问题要问，绝大多数问题的答案都是他不应当知道的。这些他明白，但有一个问题，他非问不可，是特里克西娅——

没等他开口，迪姆已经说话了：“我们有些事要你做，你现在就记下来。往后我们还需要面对面谈话。所以，这儿的臭味会有些好转，但问题还在，解决不了。你随时可以找借口下来。先说眼下：我们需要走出营帐。”

文尼首先想到的是“远方宝藏”号和冷冻在那儿的青河战斗员。或者，青河残余飞船上还有什么地方暗藏着武器。“嗯，有几项营帐之外的维修工作，易莫金人不行，只有我们才能做好。”

“这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把合适的人弄出去，给他们分配合适的工作。我们会给你几个名字。”

“好的。”

“还有一件：我们需要了解那些‘聚能者’的情况。他们被扣在哪儿？能不能挪动？”

“我一直在想办法，想搞清楚他们的事。”花的精力之多，你想都想不到，队长。“雷诺特说他们还活着，疾病也得到了控制。”蚀脑菌。这个可怕的名词不是从雷诺特那儿听到的，是一个低级易莫金人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我正在努力取得他们批准，去看——”

“知道，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没错吧？”粘着黏糊糊秽物的手同情地在他胳膊上一拍，“嗯，你有这个动机，大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缠着他们不放。其他方面，好好应付他们，但这个问题得逼着不放。知道怎么做吗？就好比让他们给你这个天大的好处，你才会死心塌地帮他们。要是他们能同意就好了……好吧，赶紧回去吧。”

迪姆钻进东一片西一片的悬垂物里消失了。文尼擦掉自己袖口的指印。来到舱门时，他几乎已经意识不到菌囊的臭气了。他又跟朋友

们一起干了。他们还有机会。

青河残存的探险商船队有个装装门面的“舰队主任”伊泽尔·文尼，托马斯·劳还仿照过去船队里贸易委员会的形式弄了个“舰队管理委员会”，辅助舰队主任的工作，向他提供建议。这是劳惯用的手段：将一部分青河人孤立出来，虽然他们并没有投靠他，但表面上来看，这些人仿佛已经背叛了青河。委员会每一兆秒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是对文尼心灵的折磨。只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他：吉米·迪姆也是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伊泽尔望着十名委员走进自己的会议室。劳在这间会议室里安排了精致的家具，质量上乘的视窗。营帐里每个人都知道舰队主任和委员们享受着易莫金人的优待。但是，除了奇维，其他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正被对方利用。他们也大多清楚，这种情形可能会持续多年，直到最后托马斯·劳将青河高级官员从冷冻拘押状态中释放出来——如果真的会释放他们的话。吉米等人甚至怀疑易莫金人时常偷偷将这些高级别青河人唤醒，秘密审讯他们，逼他们替自己效力。这种邪恶行径可以使易莫金人永远控制住青河残余人员。

也就是说，这间屋子里没有叛徒。但与会者的情况仍然让人乐观不起来：五名见习生，三名低级军官，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有一个走路都费劲的窝囊废。好吧，公道点儿，范·特林尼倒也不是走不动路，至少他的身体还行。以老年人的标准来看，状态挺好。只不过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罢了。人家没把他送进冷冻箱就是明证：特林尼是唯一一个处于非冬眠状态的青河战斗员。

这些货色凑在一起，我就更是小丑之王了。舰队主任文尼宣布会议开始。这一伙充门面的傀儡，至少应该尽快开完会了事吧。并没有。会议常常一开就是好多千秒，为芝麻小事儿反复争论不休。祝你听得愉快，窃听会议的浑蛋劳。

第一个议题是腐坏的菌囊。事态已经控制住了，到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弥漫营帐的臭气就会排净。菌囊内部本身还有一些一时无法控制的基因链，（好！）但营帐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听汇报时，文尼有意没朝迪姆的方向看。到现在为止，他和迪姆在菌囊碰过三次头。每次对话都很简短，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一个人说，另一个听。有几件

事文尼最想知道，却偏偏最不应该知道：参加迪姆行动的有多少青河人？都是哪些人？有没有痛击易莫金人、救出人质的具体计划？

第二个议题更有争议。易莫金人希望双方都采用他们的计时单位。“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文尼对闷闷不乐的委员们说，“易莫金人的秒和咱们的秒是一样的，本地行动以秒为计时单位就够了。其他的不过是日历上花花哨哨的玩意儿，没多大意思。我们的软件在处理客户的日历方面从来没出过问题。”平时对话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易莫金人所说的“一天”和青河一次轮班所用的一百千秒差别不大，三十兆秒指一年，与以年为单位的语言也很接近，不会产生误解。

“当然，我们可以对付各种各样的日历系统，但以前都局限在软件前端的处理上。”阿罗·丁过去是见习程序员，现在成了软件调制部的负责人，“我们的新……嗯，新客户使用的却是青河的内部工具。‘可能会产生副作用。’”阿罗拉长声音，吐出这句不祥的箴言。

“好吧，我会跟——”伊泽尔一顿，突然以管理者的口吻说道，“阿罗，你去跟雷诺特谈谈好吗？向她解释解释这个问题。”

伊泽尔低头瞧着自己的会议议程，避开阿罗生气的目光：“下一项。营帐的住户越来越多。统领说至少还会再进来三百名易莫金人，之后还有另外五十名青河人。生命支持系统看样子倒还能对付过去。其他系统怎么样，冈勒？”

按原来实实在在的衔位，冈勒·冯只是“无影手”号的一位低级军需官。冯还没有适应自己身份的遽然转变。很难判断她的年纪，如果不是那场偷袭，她可能终生也只是个低级军需官。她这种人也许只适合过去那个职位，在下级职位上能力刚刚好，但现在……

冯点点头：“这个，我这儿有些数字，请看一看。”她笨手笨脚地敲打着面前的易莫金键盘，打错了几处，重新修改。房间对面的视窗上掠过一道道出错信息。“这东西怎么关掉？”冯嘟囔着，小声骂着。又打错了一处，她的怒气猛地爆发了：“该死的混账。我受够了这些鬼东西！”她一把抄起键盘，狠狠砸在光亮的木桌上。木制饰面被砸出一道裂口，键盘却没坏。她又一次砸下去。视窗上闪现的出错信息让人眼花缭乱，接着消失了。冯从座位上半站起来，在伊泽尔面前挥舞着那个被砸弯变形的键盘：“那些易莫金王八蛋把管用的输入

一输出系统全拿走了。我不能语音控制，不能用头戴式显示。手里有的只是视窗和这些浑蛋玩意儿！”她把键盘朝桌上一扔，键盘弹向天花板。

屋里嗡嗡嗡一片赞同声，只是没像冯那么失态。“什么都用键盘，这还怎么做事？我们需要头戴式……就算基础系统完好无损，没装备还是什么都干不成。”

伊泽尔抬起双手，等待嚷成一团的众人安静下来：“原因在哪儿大家都清楚。一句话，易莫金人信不过咱们的系统，他们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块控制起来。”

“这还用说！非要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才放心。我自己也不会相信缴获的自动化装备，但做到这种程度，真是太过分了！用他们的输入—输出，可以，但得给我们头戴式系统、目视指针和——”

“告诉你吧，有些人还在继续使用咱们青河过去的装备呢。”冈勒·冯说道。

“够了！”当傀儡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这一点，人家什么话都敢当着你的面说。伊泽尔尽力拿出凶狠的目光瞪着冯：“小心你的话，冯女士。是的，确实存在不方便，但劳统领将这个问题上的不服从视为叛乱。易莫金人认为这方面的乱子是对他们的直接威胁。”想用旧装备的话就继续用吧，不过别忘了其中的危险。这句话他没说出声来。

冯缩回自己的座位，看着他，冷冷地点了点头。

“听着，”伊泽尔道，“我已经向劳和雷诺特申请了其他设备，有些可能会批准。但请大家记住，我们离最近的技术文明相距许多光年，无论制造什么设备都只能利用易莫金人在L1点的资源。”伊泽尔很怀疑能利用那些资源制造出多少东西，“大家必须向各自部门的人员强调有关输入—输出设备的禁令，这一点非常重要，关系到大家的人身安全。”

他依次注视着每个人的脸，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怒目而视。但文尼还是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了一丝宽慰。回到自己朋友中间后，这些委

员会说文尼是个软骨头，助纣为虐，硬逼他们听凭易莫金人摆布。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不受欢迎的程度便会稍许减轻。

伊泽尔一时没有说话，只觉得自己无比虚弱。但愿我的做法符合迪姆队长的要求。可吉米的眼神和其他人一样空洞冷漠。他把菌囊之外的角色扮演得很好。最后，伊泽尔身体前倾，平静地对冯说道：

“刚才你想说新搬进营帐的人的事。有什么麻烦吗？”

冯哼哼着，这才想起自己发脾气前讨论的问题。她出人意料地说：“嗯，算了，别管数字了。一句话，再多些人也能应付下来。哼，只要按我们的方式操纵自动化系统，营帐里可以住下三千人。至于说新来的那些，”她耸耸肩，这回没有发作，“全是典型的呆子。专制体制下总出这号人物，我见得多了。管他们自个儿叫‘经理’，其实全是打工的苦力。除了咋咋呼呼说些大话，这些人其实挺怕咱们。”她粗笨的脸上透出一丝笑意，“我们这儿很多人明白该怎么处理这类客户，有些人还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了解到不少情况，有些本来不该说的，比如那种‘蚀脑菌’的厉害，等等。告诉你，就算他们那边的头儿不来清除那些玩意儿，咱们不久也能琢磨出来。”

伊泽尔没有回应她的笑脸。你在听吗，劳统领？不管你有什么打算，用不了多久，我们自己都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他们发现的一切，吉米·迪姆都可以利用。伊泽尔的思绪重新回到会议上来。其实他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后一项议程。现在他开始渐渐看出门道了：有一个目的，这一切都是出于这个目的。也许说到底，他自己的活儿干得还不算坏。

最后一项议程是关于即将爆发出光和热的开关星。为此，吉米专门准备了一个傻瓜替自己出头。不用说，一个不知内情的傻瓜：范·特林尼。这位战斗员姿势招摇地走到会议桌前方。“马上，马上，”他说，“图像马上就好。”十几幅工程图出现在会议室周遭的一圈视窗上。特林尼双脚一蹬，飘向讲台，开始向大家宣讲起拉格朗日点的学问来。此人的声音和姿势确实颇有权威感，可说出来的话却是人人知道的琐碎常识。有意思。

文尼由着他废话了一百秒，这才开口问道：“我想你的主题应该是‘为开关星点亮所做的准备’，特林尼先生。易莫金人要求我们做什么？”

老头子用队长才有的凶狠目光狠狠地瞪着他：“请用‘特林尼战斗员’这个称呼，舰队主任。”他继续瞪视了一秒钟，“很好，我们直接说最关键的部分。我们这里有五十亿吨钻石。”他身后的视窗上亮起一个指针，指向缓缓旋转的一堆堆岩石。这些都是帕克司令在这个星系里发现的飘浮物。从阿拉克尼采掘的冰和矿石就嵌在这一堆堆小行星块所形成的缝隙和褶皱里。“这些岩石组成一个典型的互相接触的庞杂体。目前，我们的舰队一部分泊在这个庞杂体上，另一部分处于它的周界轨道上。正如我几分钟前试图向大家说明的，易莫金人希望我们在这个庞杂体的核心岩块上安装并管理一组电子喷射式推进装置。”

迪姆问道：“在重放光明之前？”

“是的。”

“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使庞杂体在开关星点亮的阶段保持稳定？”

“完全正确。”

桌边众人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保持空间站台的稳定这种事古已有之，一点也不稀奇。做得好的话，几乎不费什么能量就能让空间站台在环绕L1点的轨道上运行，距阿拉克尼不到一百五十万千米，几乎正好在行星和它的太阳之间。等开关星重放光明以后，他们可以隐在它的光芒中，接连几年不被察觉。但易莫金人想的可不是仅仅如此。他们已经在岩石堆组成的庞杂体上兴建了许多基础设施，其中还包括他们的哈默菲斯特营地。所以他们现在急着要抢在重放光明之前将稳定那个庞杂体的推进器安置就位。从亮起到降低强度稳定下来这段时间里，开关星的亮度将会达到标准太阳的五十到一百倍。这期间，易莫金呆子们希望借助恒定推进器，使那些大石头别摇来晃去。真是愚蠢的蛮干硬上。可易莫金人是老板，还有，这给了吉米机会溜出青河营帐。

“说实话，我倒觉得不是什么难事。”奇维·利索勒特站起来，滑到范·特林尼的那些工程图边。特林尼看来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奇维抢过了话头：“旅途中我做过许多这方面的练习。我母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工程师，她觉得稳定空间站台的技术对这次行动很重要。”奇维的话比平时成熟稳重得多。伊泽尔还是头一次见她穿上利索勒特家族的绿军装。她飘到视窗前，认真看了一会儿，庄重的淑女样儿一下

子绷不住了：“哎哟，他们要求的可真不少啊！岩石堆积得不密实，太松散了。就算计算方法不出错，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一堆石头互相之间的作用力全部弄清楚。还有，如果挥发矿暴露在阳光照射下的话，又会弄出一大摊子麻烦事儿。”她吹了声口哨，又露出过去孩子气的笑容，“开关星点亮阶段我们得调整喷气装置才行，我——”

范·特林尼阴沉着脸，悻悻地瞪着这个小姑娘。她肯定抢走了他上千秒的话题。“是的，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这样巨大的一个庞杂体，可我们能用来推动它的电子喷射推进器只有一百个。整个工程期间，我们的人都必须在那上面。”

“不，不，不对。我是说那些推进器，‘布里斯戈裂隙’号上还有好些呢。这个活儿的规模也没比我做过的练习大上一百倍——”奇维的劲头全上来了，还好这一回她的靶子不是伊泽尔·文尼。

不是每个人都一声不吭地接下这项工程。包括迪姆在内的前青河低级军官们要求在开关星重亮初期把连接在一起的岩石群拆开，将挥发矿堆积到最大的钻石巨岩背阴的一面，避开烈焰烤灼。劳爱怎么想怎么想好了，这个工程太危险。特林尼怒气冲冲地对大家吆喝着，说这些建议他早向易莫金人提过。

伊泽尔一拍桌子，接着又拍了一下，第二次的声音更大：“请安静。这就是分派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只能照做，而且要做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我想易莫金人也会给予一定帮助，但我们只能以适当的方式向他们争取这种帮助。”

周围人声鼎沸。这中间有多少人参与了密谋？文尼心中暗想。奇维肯定没有参加吧？继续争执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又绕回了刚才的出发点：别无选择，只好屈从。吉米·迪姆向后一靠，叹道：“好吧，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好了。至少我们知道他们还需要我们。咱们得好好逼一逼劳，得让他拨一批高级专家过来。”

一片赞同声。文尼的目光与吉米一碰，立即转开视线。也许这次能让他们释放出一批专家，不过可能性不大。就在这时，伊泽尔心中豁然开朗：他明白了暴动定于何时爆发。

开关星大可以换个名字，称为“准点星”。早在古老地球时期，黎明时代的人类天文学家便观测到了它的剧变周期。一颗被划分为“褐矮孤星”的恒星，其亮度在不到八百秒的时间内便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惊人变化：从暗淡的二十六等一跃而为光芒万丈的四等。三十五年之内，它的亮度会逐渐减弱，直至地球上肉眼观测不到的程度（同期还会在地球上催生出一大批博士）。从那以后，这颗星星一直处于人类的密切注视之下，但其神秘却愈加难以索解。它的峰值亮度可以出现上下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变化，但从整个周期来看，开关星的亮度变化曲线规律得让人难以置信。开、关、开、关……二百五十年一个轮回，预测可以精确到秒。

黎明时代之后的数千年间，人类文明从地球所在的太阳系向外稳步扩张，对开关星系的观测越来越细致入微，观测距离也一步步缩短。

最后，人类终于进入开关星系，在这里注视着时间一秒秒走向开关星又一次重放光明的一刻。

托马斯·劳做了一番简短的演说，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这个场面一定很有意思。”大家聚集在青河营帐最大的一间大厅里观看重放光明这一幕。大厅里挤满了人，由于岩石庞杂体的轻微引力，房间稍许朝着那个方向塌陷下去。易莫金人的技术专家正在哈默菲斯特上密切监控着这次行动。各艘飞船也都留有骨干操作人员。除了这些人以外，伊泽尔知道绝大多数青河人和没有值勤的易莫金人都在这间大厅里了。两伙人看起来很融洽，起码算得上很友善。那场战斗已经过去四十天了，有传言说，开关星重放光明之后，易莫金人会大大放松对青河人的控制。

伊泽尔钩在靠近天花板的一个支撑点上。没有头戴式显示系统，他只能透过墙纸式视窗看到外面的情况。从这儿倒挂下去，只要不被飘来飘去的人挡住视线，他就可以看到三个最有意思的视窗。一个视窗显示着呈碟状的开关星全景，另一个取的是围绕开关星旋转的一颗

低轨道微型卫星的视角。那儿的高度只有五百千米，从微型卫星的视角看去，恒星表面似乎没有任何吓人的地方。乘飞行器在一块反射着红光的云层上方飞过，向下看到的景象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片云层是块实体的话，人类在它上头着陆都不成问题。可是“云层”在微型卫星镜头前慢慢滑开，露出下面的熊熊火光。是暗红色，褐矮星特有的颜色，一团带黑色的红。没有丝毫惊人变化的迹象，但巨变即将来临，就在……六百秒后。

劳和他的飞航管制人员来到伊泽尔身边。大厅里见不着布鲁厄尔的人影。劳什么时候想用怀柔手段是看得出来的：只要瞧瞧里茨尔·布鲁厄尔在不在就行。统领大人抓住文尼身边的另一个支撑点，脸上的笑容活像某个客户文明中的政客：“哎，舰队主任，还在担心这次行动？”

文尼点点头：“我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你是知道的。在开关星点亮初期，我们应该把挥发矿转移到一块单独的钻石巨岩背后，再推动它远离恒星。这个阶段，我们应当后撤到星系外围才是。”两支舰队的船只目前都泊在最大的钻石巨岩后面，隐蔽得很好，重放光明的开关星照射不到。但如果出个什么意外……

劳的飞航主任摇摇头：“我们这儿已经有太多东西接地了，重新调动很不方便。再说我们的资源不富裕，撤到星系外围会耗费大量挥发矿。”这位技师名叫乔新^[34]，看样子几乎跟伊泽尔一样年轻。乔新倒是挺讨人喜欢，但缺乏伊泽尔熟知的青河高级别人员特有的精明强干和专业技能。“我真佩服你们的工程师。”乔新冲着几个视窗点点头，“瞧他们怎么对付那一大堆石头，比我们干的强多了。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这么能干，你们又没有聚……”他突然打住了。对方还是有秘密啊。不过，秘密也许很快便会揭晓，比易莫金人设想的快得多。

劳巧妙地接上乔新的话头：“你们的人确实能干，伊泽尔，真的。我看，正因为能干，他们才对这个方案这么不满意：他们追求的是完美。”他望着显示开关星的视窗，“想想看，人类的各个分支走过了多么漫长的历史，最后终于聚集到这里来了。”

在他们四周和下方，众人分成一个个小群，青河人和易莫金人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但彼此之间仍不断对话，谈得很热烈。大厅另一

端的视窗显示着巨岩庞杂体暴露的表面。吉米·迪姆的工程队正将一张银色遮篷罩在冰块上。劳皱起眉头。

“为了保护水凝冰和气凝雪，先生。”文尼道，“冰块顶部暴露在开关星的光芒下，隔热篷可以降低蒸发率。”

“哦。”劳点点头。

巨岩表面有几个人影。有的系着安全绳，其他人则自由浮动。巨岩表面的重力可以说不存在。这些人把绳结在冰山顶端抛来抛去，那份轻松自如，只有终生在太空活动的人——加上青河人积累数千年的经验——才办得到。伊泽尔望着那些身影，极力分辨谁是谁。但他们都在工作服外套着隔热外套，文尼只能看到飘浮在岩石深色表面的一个个人影。伊泽尔不清楚秘密行动的细节，但从吉米交给他办的事上，他也猜出了几分。今后也许再也不会出现这么好的机会了：他们现在掌握了“布里斯戈裂隙”号上那些电子喷射式推进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便可以出入营帐，进入没有易莫金人监视的地方。开关星点亮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这里的场面肯定很混乱，负责保持站台稳定的青河人可以浑水摸鱼，乱中得利。可我偏偏只能站在一边，和托马斯·劳在一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伊泽尔朝统领露出了微笑。

奇维·利索勒特愤怒地冲出气密门。“该死！该死！他妈的真该死——”她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扯下隔热外套。她在脑子里记下一笔，得跟冈勒·冯好好算算这笔账。事情糟到这个地步，到时候，她能骂的比现在多得多。她把隔热外套朝衣柜里一扔，连带兜帽式头盔的工作服都没脱便一头扎向中央通道。

贸易之神啊，他们怎么能对她干出这种事？把她哄进一间小屋，像个傻子似的呆坐着。本该她做的工作却被吉米·迪姆抢走了！

范·特林尼飘浮着。他下面三十米处，大家正忙着把隔热篷罩在冰山上。按说这次稳定空间站的工作由特林尼正式负责，但他发布

的命令全是不着边际的瞎起哄。他是有意这么干的。所以，实际负责的是吉米·迪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小丫头奇维·利索勒特居然拿出了一整套方案：在哪儿安置电子推进器，如何运行这些恒定推进器。只要依照她的建议办，大家便可以顺利度过开关星重放光明的阶段，不会出任何问题。

这可不是件好事。

范·特林尼参与了“地下活动”，只是其中一个小角色，任何大事都不会告诉他。这正合范·特林尼的心意。他又兜了一圈，背对开关星的光芒（目前和月光差不多），让那一大堆岩石位于自己上方。岩石庞杂体投下的阴影中还密密麻麻藏着许多东西：泊定系紧的飞船、营帐、挥发矿的提炼加工设施。它们躲在这里，避开即将喷涌而出的强光高热。哈默菲斯特便是其中的一座营帐，不仅接地，连根都扎进了岩堆。如果不是周围乱七八糟的其他设施，这东西颇有一种奇异之美。青河贸易者的营帐现在已经不在轨道上了，它被系在巨岩表面，像一只大气球。所有没有冬眠的青河人都在里面，易莫金人也有一大批在那儿。

营地远处被一号钻石巨岩部分遮住的地方停泊着吸附式飞船。真是好一片凄惨景象。星际飞船不应该像那样紧紧系在一起，更不该离松散岩石那么近。脑海里浮起一幅记忆中的场景：一堆堆缠绕在一起的鲸鱼腐尸。码头可不是这么管理的。但这儿与其说是个码头，还不如说是个废品堆积场。为了他们发动的那场偷袭，易莫金人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萨米的旗舰被消灭之后，范龟缩在一艘破破烂烂的交通艇里，东躲西藏过了几乎一整天——同时切入所有剩余的自动化作战系统。估计劳统领一直没弄明白究竟是谁在组织协调青河人的战斗。只要他稍有怀疑，范早就一命呜呼了，或者和侥幸逃生的其他战斗员一块儿被冻在“远方宝藏”号上。

虽说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但青河还是只差一点便赢得胜利。要不是那些该死的易莫金蚀脑菌，我们本来是可以打赢的。那场战斗足以使双方从此不敢轻举妄动。对易莫金人来说，那次代价惨重的胜利极有可能令双方同归于尽：还能借助磁场吸附式推进器实施星际飞行的飞船只剩下了两艘。拆下遭到彻底破坏的飞船上的零件之后，或许还能再修复一两艘。目前，任何一艘飞船都没有足够的氢，无法达到磁场吸附飞行的高速度。从挥发矿提炼设备的运行情况来看，哪怕只驱动一艘，也得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行。

离开关星重亮只有不到五百秒了。范缓缓地向上飘行，朝岩堆飞去，直到视线被隔热篷挡住，看不到那个庞杂体为止。他的人就分散在那堆岩石表面：迪姆、杜和帕蒂尔。奇维不在，小姑娘被骗进了营帐中一间屋子里。按理说，这些人这会儿应该在巨岩表面最后一次检查恒定推进器。工程队频道里不时传来吉米镇静的声音，但范知道，这些只是事先录制好的录音。在挡住视线的隔热篷背后，迪姆和其他人已经从岩石另一侧消失了。三人这时都已经重新武装起来。用一台电子喷射器——尤其是青河的型号——可以做出来的事，不懂行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范很高兴被留在后头。毫无疑问，吉米同样巴不得甩掉他。他们相信他，这倒不假，但只放心让他参与最不起眼的小事，比如留在后头，维持工程队正在施工的假象。特林尼飘来飘去，时时出现在哈默菲斯特和青河营帐的视野中，不时说点什么，与通信频道里迪姆的录音配合。

离重亮只有三百秒了。特林尼飘到隔热篷下。在这里可以看见崎岖不平的冰山，还有精心管理的气凝雪。越靠近隔热篷边缘，雪堆越小，渐渐变为暴露在篷外的钻石巨岩。

钻石。在范·特林尼儿时生活的地方，钻石是财富的最高象征。小小一块钻石便足以让人谋杀王子。但在一般青河人看来，钻石只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碳而已，不费多大力气便能造出几吨。不过眼前这些钻石巨岩的重量实在太惊人了，连青河人都不敢小觑。从理论上来说，这么大的钻石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仅仅存在于理论中，从来没有任何人亲眼见过。这些巨岩不是单粒大钻石，而是许多巨型结晶体按一定规律黏合在一起。它们曾是气体巨星的内核吗？是许久以前爆炸的行星残余吗？这是开关星系又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庞杂岩堆的工作一开始，特林尼便深入研究了这里的地形。他的动机和奇维·利索勒特不一样，甚至不同于吉米·迪姆。一号巨岩和二号巨岩之间有一个缺口，里面填着冰和气凝雪。奇维和吉米都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缺口会对岩堆的维护产生什么影响。范·特林尼却……稍稍加点工，这道缺口就成了一条从他们的主要施工地点通往哈默菲斯特的小径，一条可以避开飞船和营帐视线的秘道。他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迪姆，反正迪姆也用不着。密谋者的计划是占领“远方宝藏”号，进而夺取哈默菲斯特。

特林尼沿着V字形的小径偷偷向前爬行，一步步接近易莫金人的营地。范·特林尼并非生来就是遨游太空的青河人，这一点要是让迪姆和其他人知道了，他们准会大吃一惊。但他确实不是。像这样爬来爬去，有时他会产生行星定居者才会出现的丧失方向的眩晕感。如果他放任自己的想象……他不是在一个窄沟里用双手爬行，而是正向上沿着一道仅容一人的裂隙攀爬山壁，裂隙越来越陡，然后渐渐向他压过来，直到他失手坠入深渊。

特林尼停了一会儿，一只手死死抠住石壁。他渴望着带钉爪的登山鞋、登山绳，还有能够结结实实钉进山壁的岩钉。这种渴望让他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行星定居者的本能。老天，上一次被这种本能猛然攫住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他继续向前移动，向前，向前，而不是向上。

双手交替爬行。按臂长计算，他应该已经到了哈默菲斯特之外，接近它的通信部门。如果他这时跳出来，很有可能被哪台摄像机发现。当然，大变动前夕，也许没人注意这里的画面，也没有哪个程序盯着这个角落。这种可能性相当大。但特林尼还是低低地伏下身体。如果有必要，他还可以爬得更近些，但现在他只想先在这儿窥探一番。特林尼缩进裂隙，双脚抵住冰面，背靠钻石山壁，解开一台小探测器的天线。自从战斗结束，易莫金人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和善的统治者，只在一个方面发出赤裸裸的威胁：不得私藏未经许可的输入—输出设备。范知道，迪姆和密谋活动的核心成员都藏有青河的头戴式显示系统，利用私设的密码在本地网上互相联系，就在易莫金人鼻子底下完成了抵抗活动的准备工作。还有许多通信流没有采用任何自动化设备。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懂得古老的由点线组成的代码^[35]，稍加变动之后，这些代码就像过去的闪光信号，古老，但一样管用。

身为抵抗运动的外围成员，范·特林尼却深知内情，原因就是他在暗中藏下了不少违禁电子设备。像他手里这种微型探测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居心不良的铁证。

无论什么发射或接收信号的设备，只要在附近，他的探测器都可以感应到。这台小东西的天线顶端有一个微型传感器，不断嗅探电磁信号。范寻找的是一套与青河营帐直接联通、直线发射^[36]的通信阵列。他像一个投送钓丝的渔夫一样摆动双臂，调整天线的位置。这种天线虽然像一根细线，但软中有硬，稍带一丝刚性，最适合在微重力

环境中使用。成了。传感器捕捉到了哈默菲斯特与青河营帐之间的通信流。范在岩壁边缘松松地搭上一个定向器，将它瞄准青河营帐里一个未被使用的端口。通过这个端口，他绕开了易莫金人的所有保安系统，直接挂上舰队的本地网。劳和其他易莫金人之所以严禁青河人暗藏违禁电子设备，不惜撕下假面，以死亡来威胁，怕的就是范眼下干的这种事。吉米·迪姆很机灵，没在这方面冒险。但范却敢用这一招。他有一些优势，知道某些在青河系统中埋藏多年的机关，它们藏在那儿已经许多、许多年了……但就算这样，如果不是因为吉米和他的战友把太多赌注押在他们的暴动上，他仍然不会冒这个险。

也许他应该跟吉米·迪姆好好谈谈，说服他放弃自己的计划。易莫金人的事他们知道得太少了。对手的自动化系统为什么那么出色？从战斗中看得很清楚，他们的高级战术比青河人差远了，但易莫金人的系统却比范·特林尼交过手的任何作战系统高明得多。

特林尼有一种被对手诱进死地的不祥预感。抵抗分子们认定这是他们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可以一举打垮敌人。也许吧。但事情未免太轻巧了一点，简直完美无缺。完美得过分了。

只好尽力争取一个好结果了。

范看着藏在自己兜帽式头盔里的显示视窗。他在截收易莫金人的遥测信号，还有发往营帐的部分视频。有些信号他可以破解。易莫金浑蛋对自己直线信号的保密性未免过于自信了。好吧，现在是好好窥视一番的时候了。

“距开关星点亮还有五十秒。”两百秒前，这个单调平板的声音便开始计时。大厅里，几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注视着厅内的视窗。

“四十秒。”

伊泽尔飞快地扫了一眼大厅内部。那个易莫金飞航主任乔新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开关星低轨道上那颗微型卫星传来的图像，他的专注更多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恐惧或疑心。

奇维·利索勒特恨恨地瞪着一个视窗，上面显示的是隔热篷与吉米·迪姆工程队的队员。自从飘进大厅，她一直阴沉着脸，情绪恶劣。伊泽尔猜得出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松了口气。吉米一直在利用这个天真的十四岁小姑娘掩护自己的活动。但他从来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最后关头，他抓住机会把姑娘留下了，留在安全的地方。可我不敢打赌，奇维绝对不会原谅他，哪怕知道真相后也不会。

“电磁波锋面将于十秒后抵达。”

但从微型卫星传来的图像上来看，开关星依然没什么变化，移动的云层下面只透出一股暗红色。或许它正处于爆发的边缘，或许是“准点星”打算跟他们开一个超级大玩笑。

“点亮。”

显示开关星碟状全景的视窗上出现了一块明亮的耀斑，正好位于碟状图的中心部位，迅速向外扩展。不到两秒钟，耀斑已在整个碟面上铺开。在耀斑扩展的这两秒钟内，低轨道卫星传送的图像消失了。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大厅四周同时传来一声轻轻的、充满敬畏的叹息。视窗投射出来的光芒在对面墙壁上映出幢幢黑影，片刻之后，墙纸系统^[37]才反应过来，调暗了它输出的光照强度。

“点亮之后五秒。”这个声音肯定是自动化系统控制的。“我们接收到的能量已经升高至每平方米七千瓦。”这是另一个技术员的声音，平板的语调中带着特莱兰口音。怎么不是易莫金人？这个问题在伊泽尔脑海中一闪，随即便被接下来发生的事吞没了。

“点亮之后十秒。”大厅一侧有个较小的视窗，显示着蜘蛛人的世界。点亮之初，它还跟刚才一样黑沉沉的，但现在光已经越过这段距离传送上来。这颗行星也亮了起来，在一颗亮度已经五倍于标准太阳的恒星照耀下，它的气凝冰雪苏醒了。开关星的亮度仍在继续上升。

“每平方米二十千瓦。”新太阳的图像下方出现了一幅条柱图，将它目前的输出功率与历史记录做比较。看来，这一次重放光明的威力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

“中子流量仍然低于可探测水平。”

劳和文尼交换了一个宽慰的眼神。总算有一次，双方都是真诚的。中子流这类危险从遥远的太空中是无法测定的，历史上有许多次星际飞行的失败都是这类危险造成的。至少现在他们不会被无法从远处测到的放射能烤糊了。

“点亮之后三十秒。”

“每平方米五十千瓦。”

大厅外，替他们挡住阳光的巨岩山巅开始发光。

范·特林尼一直开着公开通信频道。就算不开，也能一眼看出开关星已经亮起来了。但现在这些事在他意识中排不上号，特林尼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哈默菲斯特的保密通信链接上。眼下，技术人员的注意力完全被外界事物吸引过去了，这种时刻最容易出现安全漏洞。如果迪姆的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一切按照既定方案的话，他和他的人这会儿应该已经到达了“远方宝藏”号的泊位。

兜帽中的视域大部分被半打视窗所占据，特林尼的双眼来回扫视着视窗。青河舰队本地网上的程序处理遥测信号得心应手。哈！许久以前的后门程序仍然管用，老花招真是谁都比不了啊。现在急需海量计算能力，易莫金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调用青河的自动化系统，特林尼的窥探效率也相应地不断提高。

信号强度衰减。是校正偏移？特林尼清掉几个视窗，观察自己周围的环境。开关星仍旧被石山挡着，但几座山巅已经被它的光芒照亮。暴露在外的气凝冰雪蒸腾起阵阵雾气。吉米的银色隔热篷眼下倒还支撑得住，但织物已经开始缓缓摇晃、轻轻拍打起来。天空隐隐约约显出一抹淡蓝色，数千吨冰和气凝雪化为雾气腾腾而起，将巨岩堆变成了一颗拖着长尾巴的彗星。

所有这些都干扰了他对哈默菲斯特直射信号的截收。特林尼摇晃着线状天线。丢失信号不可能完全是雾气的缘故。好了。他再次收到了哈默菲斯特的信号流。一秒钟后，他的解密程序重新实现同步，他又开工了。但现在开始，特林尼更加留心周围气流的变化了，这个新太阳比他们预想的还厉害。

特林尼的网络嗅探程序切进哈默菲斯特。任何一个程序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刻，都会遇上它的设计者认为绝对不会出现的意外情形。在目前这种剧变期间，不知所措将演化成漏洞，漏洞将越来越大……

奇怪呀。好像有几十个人登录了内核系统。而且，易莫金系统内部有许多地方他完全看不出头绪——这些地方非常违背常理，与青河的机制截然不同。易莫金人本来应该是寻常呆子才对，他们不是才进入高科技时代不久吗？全靠青河广播网的提携才起来的。可这儿不同寻常的古怪东西实在太多了。他悄悄潜入语音通信流。语音流中易莫金人说的尼瑟语全是只言片语，没一句整话，其中还掺杂着大量术语切口，他只能听懂个大概。“迪姆……绕过岩石……和预计的一样。”

和预计的一样？

特林尼迅速扫描相关数据流。他看到了图片：有的显示着吉米一伙儿将携带的武器，有的显示出他们打算利用哪条通道潜入“远方宝藏”号。还有表格列出人名——参与密谋者的名字。范·特林尼的名字赫然在上，注明为跑腿打杂的同谋。还有其他表格。吉米·迪姆他们私设的密码！这些文档是演进式的，最初还不甚精确，但后来的文档却把吉米和其他抵抗分子所用的密码描述得准确无比。不知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易莫金人始终对抵抗分子的一切计划都了如指掌。没有叛徒，只有一双非人类的巨眼，洞悉着一切细节。

范猛地扔下装备，爬近了些。他抬起身，将定向器指向哈默菲斯特顶篷上一处微斜的凸出物。这个角度应该很合适，可以把一束通信射线反射到“远方宝藏”号的泊位。

“吉米，吉米！能听到我的话吗？”这些话用青河密码加了密。但如果被敌人截收到，这条通信链接两头的人谁都跑不了。

过去，吉米·迪姆的心愿只是把队长的工作干好，步步升迁，当个中级管理人员。然后就可以和祖芙结婚。所有这些他都计划得好好，这次开关星的任务一完成应该就差不多了。当然，这都是易莫金人插脚、战斗打响之前的事了。而现在呢？现在他领导着一场抵抗运

动，孤注一掷——片刻间的巨大风险：一切都押在这上头了。唉，至少他们总算行动起来了……

不到四十秒，他们越过四千米距离，绕过了岩石庞杂体向阳的一面。就算没有猛然爆发的太阳烈焰，没有裹在身上碍手碍脚的银箔，这一次的太空中荡绳飞跃也依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其间他们差点儿失去了范·帕蒂尔。要实现荡绳飞跃，必须准确判断出岩钉插入的位置，估算出它能不能承受住你拉着绳子从地表加速荡起的重量。本来应该事先调查一番，可是为了安置站台恒定推进器所做的岩石表面考察工作早已完成，找不到借口测试岩钉插入点。帕蒂尔当时荡起来的重力加速度足有半个G，就在这时，岩钉脱落了。要不是跟他用保险绳连在一起的祖芙和吉米的岩钉钉得牢，他已经飘进太空，永远回不来了。只要多耽搁几秒钟，直射的阳光就会射透他们临时凑合起来的简陋的隔热银箔，将他们彻底烤焦。

但他们总算成功了！他们来到了飞船泊位，就在飞船背侧（正常的进出通道，那些杂种说不定有防备）。这会儿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太阳，被它射得眼花缭乱。他们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位了。

三个人蜷缩着身体，潜伏在“远方宝藏”号的泊位。六百米高的船身矗立在他们眼前^[38]，这么近的距离上，他们只能看见槽面和燃料箱的一部分。通过事先侦察，他们知道它是所有青河飞船中受创最轻的。飞船里面有装备，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人。有了这些装备和人员，他们就能夺回自由。

眼前一片昏暗，但不像刚才那么黑沉沉的了。雾气升上天空，反射着日光，驱散了几分黑暗。吉米和其他人甩掉隔热银箔和隔热外套，只剩兜帽式头盔和一身压力服，一下子觉得寒气刺骨。他们从一个藏身点溜到另一个藏身点，身后拖曳着工具和改装的枪支，竭力避开发亮的天空反射下来的光。总不会越来越亮吧？会吗？根据他的计时器显示，到现在为止，开关星重放光明还不足一百秒，还要再过一百秒，它才会达到亮度的峰值。

三个人沿着泊位缆桩向上飘行。“远方宝藏”号巨大的船头高高在上，仿佛遥不可及。不过对偷偷溜上船的人来说，磁场吸附式飞船这种庞然大物也有个好处：他们的动作不会弄得船身摇晃起来。船上肯定会有一组操作人员，但像现在这样的剧变时期，他们会做好应对

武装人员登门拜访的准备吗？这类风险他们全都反复思量过，可无论怎么考虑，风险仍旧在那儿，不会有分毫降低。但只要夺取这艘飞船，他们就掌握了最好的现存装备，手里有真正的武器，还有幸存的青河战斗员与他们并肩战斗。他们完全可能一举结束这场噩梦。

从粗糙的钻石表面反射过来一缕阳光！一时间，吉米呆立在那儿，动弹不得，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番奇观。虽然已经飘升到很高的位置，但他们和开关星的直射阳光之间仍旧隔着一堵高纯度钻石山壁，高达三百米。山壁并没有将阳光完全挡住。阳光在上百万个截面上跳跃、减弱、分光、散射，最终，有些光线越过山壁透了过来。越来越亮，每一秒都更加明亮。吉米甚至可以看透石壁，看到山体内部延伸数百米的截面、裂隙。亮度仍在持续增强。

还说什么借黑暗掩护潜入飞船。吉米收回心思，向上方猛冲。从下面看时，外缘的舱门毫不起眼，就像吸附式飞船喉头的一道褶皱。但随着他的飘升，舱门越变越大，正对着他的头顶。吉米挥挥手，示意杜和帕蒂尔分赴舱门两侧。不用说，易莫金人更改了舱门的程序，幸好没像营帐里那样更换机械结构。祖芙用望远镜窥探到了密码，他们的手套也是系统认可的匹配密钥。会碰上多少警卫？我们能对付他们，肯定能。他伸出手，轻按舱门的控制面板。正在这时——

有人向他发送信号。

“吉米，吉米！能听到我的话吗？”声音很小，就在他耳畔轻响。标志表明，这是经过译解的短促式激光密码信号，来自易莫金人营地的屋顶。可这个声音分明是范·特林尼的。

吉米如坠冰窟。最坏的可能性：敌人在跟他玩猫逗老鼠的游戏；最好的可能性：范猜出了他们的目标是“远方宝藏”号，现在要来捅出一个谁都无法想象的大娄子。别理那个白痴。只要活下来，非把他的屎揍出来不可。吉米瞥了一眼哈默菲斯特上方的天空。那上面形成了一团淡紫色的雾气，在开关星的阳光中缓缓翻滚着。在太空中，激光链接很难跟踪。但这里已经算不上平常的太空了，更像一颗彗星的接近地域。只要易莫金人弄明白应该朝哪儿看，他们简直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这条链接。

吉米的回复是一个压缩信号，长度只有一毫秒，沿着那道信号射线的路径飞回去：“快关掉，老浑蛋，马上关掉！”

“马上就关。不过先说一件事：他们知道这个计划，把你们的密码掌握得一清二楚。”声音的确是特林尼，但跟平时不太一样。还有，密码的事根本没人告诉过他。“这是个圈套，吉米。趁他们还没把什么都弄明白，赶紧撤回来。无论他们在‘远方宝藏’上搞什么鬼，进去之后都只会使局势更加不利于我们。”

上帝呀。吉米一时全身冰凉，僵立在那儿。自从那次偷袭之后，失败和死亡便是他每晚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走到现在这一步，他们冒了上千次生命危险。他早就知道，行动有可能被发现，但却从来没想到会弄成这样。不知那个老蠢货发现了什么，也许很重要，也许一文不值。但现在后撤比惨败也强不到哪儿去。不管怎么说，已经太迟了。

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吉米勉强张开嘴，发出声音：“我说过了，关闭链接！”他转头面对“远方宝藏”号的船身，在舱门输入易莫金人的密码。一秒钟过去——闭锁的舱门开启了。杜和帕蒂尔向上飘进阴暗的气密舱。迪姆只滞后了一秒钟，将一个小装置贴在舱门边的船身上，随即跟了上去。

范·特林尼切断了链接。他一个翻身，沿着方才那条裂隙迅速爬了回去。看来我们全都上当了。托马斯·劳真是太狡猾了，而且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奇异的优势。特林尼见识过上百次行动，有些规模不及这次，还有一些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但他见过的各种诡异事物中，没有一件比得上易莫金人对抵抗分子密码的记录：那种近于疯狂的精确性，那种登峰造极的专注精神，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连最不起眼的细枝末节都一一记录在案。劳或是有一套威力无比的软件，或是有一帮狂热执着的偏执狂手下。范·特林尼已经开始在他深谋远虑的头脑里，琢磨这到底是什么、自己今后能不能利用的问题了。

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活下来。只要迪姆抽身退出“远方宝藏”号，或许就不会触发劳设下的杀人机关。就算触发，或许不至于成为致命一击。

他左侧的高纯度钻石山壁现在已是闪闪发亮。这块有史以来最大的巨型钻石在阳光中闪耀着，将他四周照得一片通明。头顶上方几乎同样耀眼，屹立在开关星光芒中的冰山之巅亮起一轮光环，让人不敢仰视。银色的隔热篷只有三点固定，此时正如怒涛般翻滚。

猛然间，范的双手双膝突地一震，整个身体从小径上横飞起来。他伸手一阵急抓，单手抠住石壁，稳住身体。从这只手上，他甚至可以感受到石山的阵阵呻吟。沿着小径，整条裂隙都在向外喷吐雾气——这座钻石巨岩在移动。缓慢、笨重，速度不到每秒一厘米，但毕竟在动。小径全程都在阳光照射之下。他从工程队的图上研究过这个岩石庞杂体。一号钻石巨岩和二号巨岩大致肩并肩连在一起。易莫金工程师认为上面的山谷是个便利地点，于是将取自阿拉克尼的冰雪倾倒在里面。这种想法很有道理……具体操作时却做得不够好。部分挥发矿滑进了两块巨岩之间。现在，在一号和二号巨岩之间来回反射的阳光发现了这些冰雪。猛烈蒸发形成的张力正将两块巨岩分别向两旁推开。原本数百米高的屏障现在迸开了一个犬牙交错的裂口，两侧是上百万个反射镜，将射入的阳光映成一道仿佛从地狱中升起的彩虹。

“每平方米一百四十五千瓦。”

“达到峰值强度了。”有人道。开关星这时的亮度已经是标准太阳的一百多倍。从整个趋势来看，这一次点亮与历史上各次重放光明大致相仿，强度却高于从前的大多数点亮期。目前的亮度仍将持续十多千秒，然后剧降至两个标准太阳的强度，并保持数年不变。

没有人欢呼。几百秒以来，营帐里的人大多静静地不作一声。起初奇维还因为被哄进房间恨恨不已，后来也渐渐平静了。就连银色隔热篷一连两处固定点脱落、冰山暴露在直射阳光下的时候，她也只轻轻咕哝了一声：“早跟吉米说过，那样做固定不住。”声音中却没有恼怒。眼前壮丽的光之奇景实在太美了，造成的损失也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岩石庞杂体上触目皆是喷发的气体，他们可怜的恒定推进器根本不可能抵消这些气体的冲力。要过几兆秒后，他们才能让岩石的摇晃平缓下来。

进入开关星明亮期四百秒后，隔热篷彻底脱落了。它缓缓飘起，扭曲翻滚着飞向紫色的天空。本该隐蔽在天棚下的工程队却不见踪影。大厅里响起提心吊胆的议论声。劳碰了碰他的腕戴式装置，声音一下子放大，响彻整个大厅：“不用担心。几百秒前他们就能看到隔热篷固定不住，时间足够工程队转移到背阴面去。”

奇维点点头，却小声对伊泽尔道：“前提是他们不跌下去。我真搞不懂，他们干吗非要到那上面去？”万一他们失足跌下巨岩，在太空飘进阳光中……就算隔热外套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会被活活烤死的。

他感到一只小手伸进自己掌心。捣蛋小鬼自己意识到这个举动没有？但一秒钟后，他轻轻握了握她的手。奇维凝视着外面的主要施工点：“我本来应该在那儿的。”自从来到大厅，这句话她翻来覆去说了好多遍，但这一次的语气截然不同。

外面的图像突然跳动起来，好像所有摄像机同时受到什么东西的干扰。二号巨岩移动后，露出的缝隙间透过来一缕阳光。这缕阳光现在更亮了，刺眼的光线不断曲折伸缩。还有声音，像呻吟，最初是高音，随即低沉下去。

“统领大人！”声音响亮，语气紧张，不是刚才一板一眼报告数据的易莫金技术人员的声音。里茨尔·布鲁厄尔。“钻石二号在移动，偏移——”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整座山都歪了过来。数十亿吨的庞然大物，挣脱了羁绊。

音响系统中呻吟声仍旧清晰可辨。一定是营帐下的网状系泊索拉伸扭动发出的声音。

“不会发生碰撞，大人。”伊泽尔也看出来了。那头巨怪正在缓缓移动，但山侧已经偏离了营帐、哈默菲斯特和停泊的飞船。外面刚才还在慢慢旋转，这时又转了回来。大厅里每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寻找支撑点。

哈默菲斯特在钻石一号上，不仅接地，连根都扎进了那块巨岩。那块大家伙似乎没什么变化，也没有移动。星际飞船泊在另一边……跟巨岩一比，小得像不起眼的蝌蚪。其实每艘船都长达六百米，没有燃料时净重上百万吨。那些系泊在钻石一号上的飞船正在缓慢移动！眼前展开的是一场巨兽之舞。这场可怕的舞蹈如果持续下去，飞船便在劫难逃了。

“统领大人！”又是布鲁厄尔，“我收到了工程队队长迪姆的声频信号。”

“传过来！”

气密门里黑沉沉的。光线没透进这里，船里也没有大气。迪姆和其他人沿着气密舱前头的甬道向上飘行，兜帽里照明灯发出的光四下闪烁着。他们走过一条条甬道，巡视一个个舱室。舱室里的隔断大多炸飞了，轰出了深达五十米的大洞。可是，不是说这艘船没受多大破坏吗？一股寒意从迪姆心头升起。战斗之后，敌人进入了这艘飞船，把什么都吸干了，只剩下一个空壳。

身后的祖芙道：“吉米，‘远方宝藏’号在移动。”

“嗯。我在舱壁上找到了一个接入点。船好像在系泊点上飘荡。”

迪姆从舷梯上探出身去，将兜帽贴上舱壁。如果飞船里有大气的话，遭到破坏的零部件准会被晃得哗啦啦直响。看来开关星重放光明造成的震动比大家事先预料的更严重。一天之前，这种事会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可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来吧，祖芙。”他加快速度，带领祖芙和帕蒂尔飘上舷梯。从一切迹象上看，范·特林尼是对的，他们的计划注定失败。但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他就要尽力查清易莫金人究竟是怎么对付他们的，也许还有机会把这方面的情报传出去，让其他人知道。

飞船内部的气密门都被炸飞了，真空状态已经蔓延到各个舱室。他们飘过从前的维修舱、工作舱，飘过从前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启动喷射井——现在已经成了几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高居于船尾的是过去的医疗舱，这是飞船的关键部位，处于护盾的严密保护之下。冷冻箱本来应该存放在这里。可现在……三人进入通向护盾内部的旁道，手碰在舱壁上都能感受到船身嘎吱作响，感受到它的缓慢移动。到现在为止，紧紧系泊在一起的飞船之间还没有发生碰撞。但吉米觉得，即使发生了，他们可能也不会知道。这些飞船实在太太、太重了。以每秒几厘米的速度，就算船身擦碰，飞船可能连晃都不会晃一下。

他们走进医疗舱通道。易莫金人声称，所有幸存的青河战斗员都冷冻在这里。

空的？是敌人的又一个谎言？

吉米飘进舱室，头灯的光射进房间。

祖芙·杜惊呼起来。

不是空的。尸体。他转动头灯，四下照射。到处都是……冬眠箱全都被拆走了，但整个舱室……充满了尸体。迪姆摘下头灯，插进墙上的一个孔。灯光映照出他们的影子，在舱室里四下舞动着。但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医疗舱的全景了。

“他们……他们全都死了？”范·帕蒂尔像在梦中呓语。不是提问，只是表达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

迪姆在死者之间飘行。尸体排列得整整齐齐，一小摞一小摞，数以百计。他认出了其中一些战斗员。奇维的妈妈。只有一部分人像是在战斗中因气压骤减而死。其他人都是什么时候死的？有些人的表情还很宁静，但另外有些人——他突地止步，一双死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眸子在灯光中闪闪发亮。这是一张饱受折磨的脸，前额遍布瘀伤。这个人在战斗之后还活了很长时间。吉米认出了这张脸。

祖芙从房间另一头飘了过来，影子在这片恐怖场景中跳动着：“是个特莱兰人，对吗？”

“嗯，好像是个地质学家。”大家都以为特莱兰学者被扣押在哈默菲斯特营帐，这个人却出现在这里。迪姆朝自己安在墙上的灯走去。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摆放的尸体一直延伸到被炸毁的隔断墙之外。他们把所有人全部杀害了吗？他只觉得一阵恶心，想吐。

自从刚才提出那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以后，帕蒂尔一直一动不动地飘浮在空中。祖芙却剧烈哆嗦着，颤抖的声音尖厉刺耳：“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手里扣着许多人质，可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尸体。”她尖声大笑起来，“都一样，反正我们相信了，效果是一样的。”

“也许不一样。”就在这时，迪姆的恶心感消失了。敌人的机关发动了，他、祖芙和帕蒂尔已经必死无疑，而且很快。但只要他们能再多活几秒钟，也许就有机会揭露那些魔鬼的真面目。他从工作服里掏出一个声频传送盒，找了块干净墙面贴上去。这是又一件违禁输入—输出装置，私藏者立即处决。好啊，来吧。现在 he 可以把声音传出“远方宝藏”号，输入他刚才贴在飞船舱门的广播器。营帐面向飞船的一面全部在广播信号覆盖范围之内。内置设备会识别出这个信号的。一定会有哪个青河人判断出这个信号的重要性，并且放大信号，让所有青河人都能听到。

吉米开口了：“青河！听我说！我现在在‘远方宝藏’号上。这艘飞船已经被易莫金人拆空了。他们杀害了我们以为还活在世上的所有人……”

伊泽尔——还有营帐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长长的一秒钟后，里茨尔·布鲁厄尔终于将线路切换过来。吉米开口了：

“青河！听我说！我是——”

“工程队长！”托马斯·劳打断他的话，“你们没事吧？我们在外头看不见你们。”

吉米大笑道：“那是因为我已经登上了‘远方宝藏’号。”

劳的脸上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远方宝藏’号的机组成员没有报告——”

“他们当然没有。”伊泽尔几乎能听出吉米话里的笑意，“你瞧，‘远方宝藏’号本来就是一艘青河飞船，现在我们已经把它重新夺回来了。”

伊泽尔见大厅里众人脸上或震惊不已，或笑逐颜开。计划原来是这个！一艘状态良好的飞船，里面可能还有原舰配备的武器。还有易莫金人安置青河残余战斗员和高级军官的医疗舱。我们总算有机会了！

托马斯·劳看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迷惑不解旋即变为愤怒、惊恐的怒吼：“布鲁厄尔？！”他对着虚空喝道。

“统领大人，我想他说的是实话。他在‘远方宝藏’号的维护频道上，我跟那儿所有人都联系不上。”

主视窗上的能量图仍旧保持在接近每平方米一百四十五千瓦的水平。在一号和二号巨岩之间来回反射的阳光已经开始影响到位于阴影中的冰雪，冰雪蒸腾起来。千万吨矿石和冰块正滑向巨钻之间的沟壑。肉眼几乎察觉不出这种每秒只有几厘米的缓慢滑动。但无论多慢，它们照样能摧毁挡在前面的一切人类劳动成果。

劳凝视着视窗，几秒钟后才重新开口。语气激动，已经不像命令了：“听着，迪姆。你们是不可能成功的。点亮过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事先谁都预料不到——”

线路另一端传来一声嘶哑的大笑：“谁都想象不到？不大对呀。我们调了调站台恒定器，让这些石头动弹得更厉害一点。按说它们已经震得够厉害了，我们又推了它们一把。”

奇维一下子攥紧了伊泽尔的手，姑娘吃惊地瞪大眼睛。伊泽尔自己也觉得很诧异。这次站台恒定器本来就没起到多大作用，无论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可干吗要故意把情况弄得更复杂呢？

大厅里穿着全封闭式工作服和兜帽的人纷纷拉好衣服密闭起来。其他人则朝大厅外冲去。一块巨大的圆形矿石被直射阳光照得亮闪闪的，正在慢慢飘过来，离营帐已经不到一百米了。它会飘过营帐顶端，只差一点就会撞个正着。

“可是，可是——”一向雄辩的统领大人突然间语塞了，“你自己的同胞也会死！我们早就拆除了‘远方宝藏’号上的武器。该死的，那是我们的医疗船！”

有一会儿工夫，线路上没有回答，只有含混不清的争论声。伊泽尔注意到那个易莫金飞航主任乔新睁大眼睛，吃惊地瞪着他的统领大人，一句话都没说。

线路上又传来吉米的声音：“算你狠，拆掉了武器系统。不过没关系，小家伙。我们准备了四公斤S7。你没想到我们还能弄到炸药吧？和那些电子喷射器放一块儿的东西多着呢，你想都想不到。”

“不，不。”劳茫然地连连摇头。

“你说得不错，这是你们的医疗船。船上冻着你们的人，和我们的战斗员躺在一起。就算这儿什么武器都没有，我看我们手里的谈判筹码还是不少的。”

劳恳求地望望伊泽尔和奇维：“停战吧！一切等我们稳定了巨岩再说。”

“不！”吉米喝道，“只要没有东西顶在喉咙上，你们就会立马出尔反尔。”

“该死的。‘远方宝藏’号上有你们自己的人啊。”

“如果脱离了冷冻状态，他们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统领大人。亮底牌的时候到了。我们手里有医疗舱里的二十三个人，加上五名机组成员。你看，人质的把戏我们一样会玩。我的要求就是，你和布鲁

厄尔到这儿来。你们可以用你们的交通艇，规规矩矩，不许带武器。你有一千秒的时间。”

伊泽尔一直认为劳是个精于算计的人。这时他好像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了。劳猛一抬头，冲吉米声音的方向问道：“如果我们不同意你的条件呢？”

“我们就输了，但你们也一样。我们先干掉船上你们的人，再用S7炸开系泊固定点，开着飞船撞向你那个该死的哈默菲斯特。”

奇维惊得脸色煞白，两眼瞪得溜圆，突然放声大叫起来，朝吉米声音的方向冲去：“不！不！吉米！千万别！”

一时间，每一双眼睛都注视着奇维，系紧兜帽、扣好手套的慌乱场面停止了，只有重压下不断移动的营帐固定装置发出的呻吟声仍旧回荡在大厅里。奇维的母亲在“远方宝藏”号上，她的父亲则和蚀脑菌的其他受害者一起被安置在哈默菲斯特。不管是处于冷冻状态还是正在接受“聚能”治疗，青河探险队的大部分幸存者不是在这儿就是在“远方宝藏”号。特里克西娅。这么做实在太过分了，吉米。快停下！这些话没有出口，堵在伊泽尔喉头。他一直那么信任吉米。如果吉米的威胁吓住了他，也许同样能吓倒托马斯·劳。

吉米没有理会奇维的呼喊，再次开口：“你只有九百七十五秒了，统领大人。我建议你布鲁厄尔把你们的屁股挪到这儿来。”

就算劳立即动身，一头冲出营帐，这点时间仍旧太紧。他转向乔新，两人低声商量着。

“行，我能把您送过去。很危险，但松散的碎屑移动速度并不快，每秒不到一米。我们能躲开。”

劳点点头：“那就走吧。我想——”他扣好全封闭服，系紧兜帽，声音一下子消失了。

两人急匆匆朝出口走去，青河人和易莫金人纷纷让道。

通信链接上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大厅里有人喊了起来，手指着主视窗。“远方宝藏”号上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很小，移动速度很

快。是船壳的一部分。

大厅门口的劳骤然止步，回头望着视窗上的“远方宝藏”号。
“系统显示‘远方宝藏’号船身破损。”布鲁厄尔说道，“船尾十五号环形甲板发生爆炸。”

冷冻和医疗舱的所在地。伊泽尔全身僵硬，动弹不得，也无法转开视线。“远方宝藏”号船身又裂开了两处，破口处惨白的亮光一闪即逝，完全无法和开关星重亮的光芒相提并论。在一双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看来，“远方宝藏”号似乎仍然完好无损，船身的破洞直径只有一两米。但是，S7是青河威力最大的炸药，而十五号环形甲板在四重舱壁之后，离飞船外壳足有二十米。几乎可以肯定，向内迸发的爆炸冲击波已将“远方宝藏”号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撕了个粉碎。又一艘星际飞船死去了。

奇维一动不动地飘浮在大厅中央，远离朝她伸来的安慰的手。

数千秒过去了。这是伊泽尔一生中最紧张忙乱的数千秒。吉米的失败所造成的恐怖后果沉重地压迫着他的脑子，但现在没有时间多想。他们太忙了，急于减轻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双重灾难。

第二天，托马斯·劳对青河营帐和哈默菲斯特营地的幸存者发表讲话。从视窗中注视众人的托马斯·劳明显精疲力竭了，演说也失去了平时的流畅。

“女士们，先生们，我向大家表示祝贺。我们挺过了这次点亮期。这是开关星有记载的历史上强度第二的一次重放光明。尽管发生了最可怕的背叛，但我们还是成功了。”他朝镜头走近了些，仿佛想更仔细地看看挤在一起、疲惫不堪的青河和易莫金听众，“以后几兆秒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损失，回收仍可继续利用的资源……这里我想坦白地告诉大家一些情况。在青河和易莫金人最初的那场战斗中，青河人遭到重大损失，但易莫金人的损失几乎同样惨重。这一点我很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试图掩饰我方遭受的打击。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有足够的备件、医疗设备，又从阿拉克尼获得了大批原材料。一旦安全问题解决之后，在专业方面还可以获得青河高级人员的支援。这么说吧，我们一直享有最低限度的保障。但是，昨天的事件之后，我们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损失了。目前，我们没有一艘可用的吸附式飞船，也不知道能不能从受损飞船中拼凑出一艘来。”

只有两艘飞船发生了碰撞事故。但吉米的行动之后，原本状态最好的“远方宝藏”号已经完了。它的推进器和绝大多数生命维持系统成了一堆废铁。

“在过去几千秒内，你们中的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挽救挥发矿。矿物方面的损失不是任何人的过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次点亮的强度，也没有预计到钻石巨岩之间的冰块蒸发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家都知道，体积较大的挥发矿和普通矿石大部分已经成功回收，散在外面的只有三块。”本尼·温和乔新正协力将这几块和其他一些较小的

矿岩弄回来。这些东西离这里只有三十千米，但那三块大家伙每个都重达十万吨，而他们的牵引工具只有交通艇，外加一艘受损的起重飞船。

“开关星的放射能量强度已经降到每平方米两万五千瓦，我们的船可以在它的射线中活动了。只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人员就可以在其中执行短期任务。但飘出去的气凝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担心许多水凝冰也遭受了同样的损失。”

劳摊开双手，长叹一声：“你们青河人曾经告诉我们，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类似情况。我们打来打去，最后同归于尽，彻底灭绝了。以手头现有的设备和资源，我们已经回不了家了——双方谁都回不去。我们抢救出了一些东西，但凭这些东西能支撑多久？我们只能猜测。五年？一百年？有一条定理被验证多次，现在仍旧适用：没有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明提供支持，一小批孤立的飞船和人员不可能重建技术核心。”

惨淡的笑容掠过他的面庞：“但我们仍有希望。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灾难迫使我们集中全部精力，拼命也要完成我们最初定下的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再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好奇心了，甚至不再是青河人能向客户文明出售什么商品——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存全都要依赖阿拉克尼星球上的智慧生命。他们正处于信息时代的边缘。从我们所知的一切情况分析，他们将在这个明亮期进入高效率的工业文明阶段。只要我们坚持几十年，蜘蛛人就将拥有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基础。我们也能完成最初定下的任务，尽管事先谁都不曾料到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伤亡。

“我们能坚持三十到五十年吗？也许。可以从废旧物品中提取资源，可以厉行节约……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吗？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无论是进攻的一方还是防御的一方，我们大家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你们都认识吉米·迪姆，至少有一个人参与了他的阴谋。但是，来一场大清洗只会降低我们全体的生存机会。所以，参与、哪怕部分参与这次叛乱的青河人，我向你们呼吁：记住吉米·迪姆、祖芙·杜和范·帕蒂尔所做的事，还有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惜摧毁所有飞船、碾碎哈默菲斯特。结果，他们被自己安放的炸药消灭了，和他们一同死去的是我们冷冻起来的青河人，还有整整一个医疗舱的易莫金人和青河人。

“于是，我们被放逐在异乡，有家难归。这种流放是我们自作自受。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来领导这个集体，但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必须将从前种种分歧、仇恨彻底埋葬。我们易莫金人很了解你们青河人，你们的广播我们收听了数百年。有了你们提供的信息，我们才重返技术文明。”他的脸上重新展露疲惫的笑容，“我知道，你们这么做是希望造就更多客户。但我们依旧万分感激你们。现在，我们发展出了你们并不希望见到的一种文明。我相信，我们为人类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某些新的、好的、威力巨大的新知识：聚能。也许最初你们会觉得它很生疏，但我请求你们，给它一个机会，学习我们的方法，正如从前我们向你们学习一样。

“有了全体成员全身心的支持，我们是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后，我们还将比现在更加繁荣昌盛。”

劳的脸从视窗上消失了，屏幕上只留下一幅经过重新调整的岩石庞杂体的图像。房间里，青河人彼此对视，轻声交谈。贸易者是极为骄傲的，特别是当他们将自己与客户文明做比较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即使最辉煌的客户文明，即使是纳姆奇和堪培拉这样的文明，也不过是一时怒放的鲜花。它们是固着于行星的文明，美丽中先天便包含着死亡的种子，注定了凋落枯萎的命运。可现在，伊泽尔头一次在这么多青河人脸上看到羞愧的神情。我跟吉米一起干过，我帮助过他。即使那些完全没有参与的人，听到吉米从“远方宝藏”号传来的头一句话时也曾欣喜若狂。

怎么竟会铸成如此大错？

塞雷特和马里找到他，要“调查相关事宜”。两个警卫带着他朝里走去，一路向上，却并没有去交通艇坞站。劳在文尼自己的“舰队主任”办公室里。和统领大人在一起的还有里茨尔·布鲁厄尔和安妮·雷诺特。

“请坐……舰队主任。”劳轻声说，朝伊泽尔居中的座位摆了摆手。

文尼慢慢走过去，坐下，很难正视托马斯·劳的眼睛。至于那两个……安妮·雷诺特和平时一样烦躁不安。回避她的视线不是难事，

反正她从不直视他的眼睛。看样子里茨尔·布鲁厄尔和统领一样疲惫，但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奇特的笑意，忽而退去，忽而重现。此刻，这人正恶狠狠地瞪着他。文尼突然间意识到，布鲁厄尔这会儿一肚子胜利的喜悦，止不住地往外冒。死了这么多人——青河人、易莫金人，这个虐待狂却半点不在乎。

“舰队主任，”劳的声音很低，却令文尼的脸朝他转了过去，“关于J.Y.迪姆的阴谋——”

“我事先知道，统领大人。”语气介于傲慢挑战与坦白忏悔之间，“我——”

劳抬起一只手：“我知道。不过，你只是沾了点边。我们已经查明了其他几个人。那个老头子，范·特林尼，替他们打掩护——为这个几乎送了老命。”

布鲁厄尔嘿嘿笑了：“没错儿。差点被煮熟了，到现在还在不停哼哼着呢。”

劳转过头，看了布鲁厄尔一眼。他什么话都没说，只看了那么一眼。一秒钟后，里茨尔点点头，表情调整成劳的神态，只是更阴沉些。

统领大人重新望着文尼：“我们没人付得起愤怒的代价，更不用说感到胜利的喜悦了。眼下，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范·特林尼。”他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文尼，伊泽尔迎上他的视线，没有回避。

“是的，阁下。我明白。”

“他们的具体策划稍后我们再向你通报，舰队主任。也会做些调查，查明哪些人需要特别关注。至于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比揪住过去不放重要得多。”

“发生这种事之后，你还希望我继续担任舰队主任？”过去他憎恨这份工作，现在更是恨之入骨，但却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理由。

统领大人点点头：“过去你是最适合的人选，现在仍然是。再说，我们也需要连续性。如果你能从外表到内心真诚地接受我的领

导，青河人与易莫金人作为一个整体，将具有更大的生存与成功机会。”

“遵命，长官。”有的时候，罪孽是可以弥补的。这一点，吉米、祖芙和范·帕蒂尔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好。我的看法是，我们目前的物理态势已经稳定下来了，没有正在发展的危机。乔新和温的情况怎么样？能把他们追赶的大冰岩收回来吗？现在最要紧的是向他们输送更多燃料。”

“我们已经联通了提炼站，大人。几千秒后就能为他们提供燃料了。”为交通艇补充能量。“我估计，四十千秒以内，我们就能回收最后一批冰岩，固定在巨岩庞杂体背阴的一面。”

劳望了望安妮·雷诺特。

“这个估计是合理的，统领大人。其他问题现在都控制住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处理更重要的人事问题了。文尼先生，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会发布几个公告，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会在公告中表彰你和奇维，感谢你们协助我们查明其他破坏分子。”

“可是——”

“是的，我知道这种说法不太符合事实。但奇维从来没有卷入阴谋，还给了我们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劳顿了顿，“可怜的小姑娘，这件事把她的心都撕碎了。她是满腔仇恨呀。为了她，也为了我们的整个集体，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我需要向大家强调指出，还有许多青河人并没有丧失理智，始终忠心耿耿地和我们共同奋斗。”

他顿了半晌：“现在还有另一件大事。我的演讲你也听了，我要求青河人学习我们的方法，这部分你听到了吗？”

“学习……聚能？”真正了解他们对特里克西娅做了什么。

劳身后，里茨尔·布鲁厄尔的脸上又一次闪过残忍的狞笑。

“聚能是最关键的部分。”劳说，“也许我们应该早些说明这个方面，但当时训练还没有完成。以我们目前的处境，聚能的重要性怎

么夸大都不过分，它是决定生与死的关键。伊泽尔，我想让安妮带你去哈默菲斯特，把一切详细解释给你听。你是知道聚能的第一个青河人。我希望你理解它、接受它。在你接受以后，我希望由你对你的同胞解释聚能，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局势残破不堪，我们仍然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就这样，文尼努力追寻、数兆秒间魂牵梦绕的大秘密即将展示在他眼前。伊泽尔跟随雷诺特沿着中央通道走向交通艇船坞，这段距离的每一米都折磨着他。聚能。他们无法治愈的感染。蚀脑菌。关于这些的流言满天飞，有些是可怕的噩梦。但现在，他马上就会知道了。

雷诺特挥挥手，请他走进交通艇：“坐那边，文尼。”虽说有点荒谬，但他还是宁愿跟安妮·雷诺特打交道。至少她并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轻蔑，也没有里茨尔·布鲁厄尔那满腔的胜利喜悦——那种残忍的喜悦，他怎么都压制不住。

交通艇舱门闭合，起飞。青河营帐仍旧系在巨岩庞杂体上。这个阶段的阳光仍然太强烈，让营帐重返轨道还不安全。深紫色的天空已经恢复成了正常的深黑，不过群星间飘着几颗拖着长长彗尾的小星星，那是几块滑入太空的冰岩，飘浮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温和乔新就在它们中间。

哈默菲斯特离青河营帐只有不到五百米。如果雷诺特愿意，本可以让交通艇实施无重力跃进，一下子就能跳过去。但她偏要飞起来，舒舒服服兜个圈子。如果没见过点亮前的情景，谁都想象不出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大灾难。巨岩早就停止了移动，松散的冰雪堆积在它们的阴影中，按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冰少多了，气凝雪更少。现在，巨岩背日面也有光亮。阿拉克尼就像个明亮的月亮，将开关星的光反射上来。交通艇掠过忙着重新镶嵌站台稳定推进器的人们，从他们头顶上方五十米处飞过。文尼上次查看这个工地时，奇维·利索勒特也在那儿，多少担负起了工程指导的工作。

雷诺特系着安全带坐在他对面：“所有成功转化为聚能者的人都集中在哈默菲斯特。你可以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交谈。”

哈默菲斯特像一座城堡，颇具奇异之美。这是易莫金人极尽奢侈的心脏。这一点曾经给伊泽尔带来不少安慰：他不断告诉自己，特里克西娅和其他人在这儿必定会得到体面的待遇，也许和青河历史上扣押的人质差不多，像“远皮约奥亚的一百人”一样被待以上宾之礼。不过，没有哪个尚存一丝理智的青河人会建起一座扎根于一堆岩石庞杂体的营地。交通艇从两座怪诞的高塔上空划过，眼前的城堡从钻石巨岩的晶体表面拔地而起，奇崛怪异，不似人间之物。再过一会儿，他便会知道这座城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了……他突然想起雷诺特刚才的遣词造句：“成功转化为聚能者的人？”

雷诺特耸耸肩：“聚能，实际上就是蚀脑菌在我们控制之下对人脑的正面影响。最初的疗程中，我们损失了百分之三十的处理对象，今后一些年可能还会损失一些。病情最严重的本来已经移送‘远方宝藏’号了。”

“但是——”

“闭上嘴，听我说。”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伊泽尔身后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但马上又闪了回来，“你一定记得，战斗过程中你觉得不舒服。你也猜到了这是我们研制的一种病菌，它有一段潜伏期，这对我们的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一点你还不知道，这种微生物在军事上的用途只是第二位的。”蚀脑菌是病毒性的，它的原生形态曾经肆虐于易莫金人故乡的太阳系，杀人数以百万计，最终摧毁了他们的文明……同时也为易莫金人这个阶段的大扩张奠定了基础。原因在于，这一品系的细菌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们富含神经毒素。

“大瘟疫之后数百年，易莫金人驯化了蚀脑菌，将它转变为有利于自己文明发展的工具。只要辅以一种特殊方法，目前形态的蚀脑菌就能突破人脑内部的屏障，在大脑里扩散开来，以近乎无害的方式感染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神经细胞。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控制其神经毒素的释放在过程。”

交通艇放慢速度，与哈默菲斯特的气密舱门达到精确同步。阿拉克尼斜挂天空，侧倾角约半度，像一轮满月。看不清这颗发着银光的行星的地貌特征，狂暴的诞生过程中出现的厚密云层将它捂了个严严实实。

但伊泽尔几乎没注意那颗星球。安妮·雷诺特干巴巴的术语背后潜藏着的无数可怕的图景，攫住了伊泽尔的心。易莫金人驯化的病毒，穿透人脑，猛烈繁殖至数十亿之多，将毒液注入仍旧活着的大脑。他想起乘坐登陆艇从阿拉克尼起飞时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撕裂般的头痛，那是病菌在猛叩意识的大门。伊泽尔·文尼和目前住在青河营帐里的人顶住了蚀脑菌的攻击——或许他们的大脑还是受到了感染，只不过病菌暂时处于休眠状态。可是，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和其他名字旁边标注着“聚能”字样的人仍在接受治疗，不，不是治疗，而是特殊处理。雷诺特的手下正在这批受害者大脑中培养毒菌。它们逐渐扩大，像果肉里的霉斑。如果交通艇里还有哪怕一点重力，伊泽尔非吐出来不可。“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雷诺特没理他，只打开气密门，带着他走进哈默菲斯特。再次开口时，她毫无情绪的语气里出现了一丝近于激情的波动：“聚能提升了人类的能力。它是易莫金人成功的关键，比你想象的奇妙得多。我们所创造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能在人脑中活动的细菌。它在人脑中生长，生长过程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其精确性达到了毫微级。生长到需要的程度以后，我们仍然能够以同样的精确性引导细菌整体的活动。”

文尼面无表情，连雷诺特都注意到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可以控制人类意识中负责注意力的区域，大大提升聚能者的思维能力，将他们转变为精于分析计算的机器。”她肆无忌惮，一一道出细节：在易莫金人居住的世界上，预定的聚能者修完研究生课程后都要接受专门培训，天才便由此产生。对特里克西娅和其他人来说，这个过程自然来得更加突然。雷诺特和她的技术人员已经花费了许多天时间，微调这些蚀脑菌，触发基因表达，引发思维过程所需的化学反应——这一切都处于易莫金医疗计算机的监控之下，人脑的所有常规反应都由它们采集……

“现在，训练已经结束。幸存者可以继续从事他们各自的专业研究了——以他们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雷诺特领着他穿过一个个装饰豪华、连墙面都嵌满壁毯的房间，走过一条条走廊。走廊越来越窄，最后钻进不足一米宽的甬道。这里的结构像毛细血管，伊泽尔只在历史书上见过这类建筑的图片——独

裁者统治的都市。最后，两人来到一扇样式简单的门前。这样的门有许多扇，各自标着一个数字、一个专业。这一扇门上的标志是F042语言探测。

雷诺特停住脚步。“还有一件事。劳统领认为，你在这里看到的事可能会让你有些反感。我自己也知道，外人最初见识聚能时会产生许多极端反应。”她侧过头来，好像在估量伊泽尔·文尼具备多少理智，“所以，统领大人要求我向你明确一点：聚能者一般都是可以复原的，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原状。”她耸耸肩，好像在背诵一条陈腐教条。

“开门。”伊泽尔发出嘶哑的声音。

房间很小、很暗，提供照明的只有十几个活动视窗，模模糊糊照亮了视窗环绕之中的一个人影：短发，纤细的身材，穿着一件朴素的工作服。

“特里克西娅？”他轻声问道。他伸出手去，轻轻碰了碰她的肩头。她却连头都没回一下。文尼勉强咽下自己的恐惧，鼓起勇气绕到前面，望着她的脸：“特里克西娅？”

一时间，她似乎直视着他的眼睛。接着，她轻轻挣开他的手，想绕开他，看那些视窗。“你挡住我了，我看不见！”她的声音很紧张，焦躁不安。

伊泽尔急忙侧身避开。他转头望着周围的视窗，看是什么东西对她如此重要。壁上的视窗里是一排排表示发展变化的结构式图表，很大一部分好像是词汇选择，许多尼瑟语对应一个无法拼读的片语。这是典型的语言分析界面，不过打开的视窗之多，远远超出正常人（所能加工的极限）的需要。特里克西娅的视线飞快地来回跳动，手指键入选择，偶尔轻声嘟囔一条指令。她的表情全神贯注。这种神态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也不吓人。从前她沉醉于某个语言研究的难题时常常会这样，他见过许多次。

刚从她眼前让开，伊泽尔便立即从特里克西娅意识中消失了。他从来没见过她的注意力集中到这种程度——聚能。

伊泽尔·文尼开始明白了。

他继续望着她，看着视窗里的图表不断变化、扩展，看着她做出种种选择，图表的结构随之改变。终于，他用平静的、近乎闲聊的语气轻声问：“你过得怎么样，特里克西娅？”

“好。”回答快如闪电，心不在焉。过去那个特里克西娅没工夫搭理他时就是这个样子，一模一样。“从蜘蛛人图书馆里得到的书，真是太好了。我已经开始有点明白他们的字形了。从来没人见过这样的文字，也没人从事过类似的研究。蜘蛛人看东西和我们人类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视像衔接与他们截然不同。要不是他们那些物理书，我绝对想不透那种分裂式字形的含义。”声音很冷漠，稍带一丝兴奋。她说话时没有转身看他，手指仍旧不停敲击着。眼睛适应房间的阴暗光线之后，伊泽尔注意到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她的工作服是新的，前襟却有几块黏糊糊的污迹。头发尽管剪得很短，却仍然纠结在一起，显得油腻腻的。她的弧形唇线上方还悬着一点什么——食物？鼻涕？

难道她连自己洗澡都做不到了吗？文尼低头望着门口。这地方小得容不下三个人，雷诺特只把头和肩膀从门口探进来，手肘撑地，身体轻松地飘浮着。她带着浓厚的兴趣仰头望着伊泽尔和特里克西娅，神情专注：“邦索尔博士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连我们那些刚读完研究生就开始聚能培训的语言学家都比不上她。有了她，不等蜘蛛人从冬眠中醒过来，我们就能阅读他们的文字了。”

伊泽尔又触了触特里克西娅的肩头，她再一次躲开了。这个动作不是生气，也不是害怕，只是赶开一只扰人的苍蝇。“你还记得我吗？特里克西娅？”没有回答。但他相信她一定记得。只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理会。眼前的她是一位中了魔法的公主，只有邪恶的女巫才能将她唤醒。但是，如果过去他对公主的恐惧更重视一些，如果他支持萨姆·多特兰的意见，特里克西娅就不会着魔了。“我对不起你，特里克西娅。”

雷诺特催道：“耽搁得够久的了，该走了，舰队主任。”她摆摆手，示意他离开小房间。

文尼向后滑向门口。特里克西娅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她的工作。最初，正是这种专注吸引了他。她是特莱兰人，加入青河探险队

的一批特莱兰人中的一个，没有朋友，也没有自己的小家庭。特里克西娅梦想着了解真正的外星人，掌握没有哪个人类成员了解的知识。这个梦想是如此强烈，不亚于任何青河人探测外星的渴望。现在，她实现了自己曾付出种种牺牲所追逐的梦想……却丧失了其余的一切。

快到门口时，他停下了，望着房间里她的后脑。“你幸福吗？”他小声问，并不指望得到回答。

她没有转身，手指却停止了敲击。他的面容和触摸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这个傻问题却打动了她。在那个他深深爱着的脑袋内部的某个地方，这个问题穿透了聚能的重重屏障，让她思索了一会儿：“是的，很幸福。”击键声又响了起来。

文尼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青河营帐的，事后也想不起来，他脑中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残片。在交通艇坞站，文尼见到了本尼·温。

本尼想跟他聊聊。“回来得比我想的早些。乔新的飞行技术太棒了，你简直想象不出来。”他的嗓门放低了，“其中一个孙艾，你还记得吗？‘无影手’号上的。她也是机组成员之一。咱们自己的人，伊泽尔。可她就像……就像里头已经死了似的，和乔新手下其他易莫金飞行员、程序员一样。乔新说她已经聚能了，他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泽尔，你知道的，我家老头子也在哈默菲斯特那边。究竟——”

伊泽尔只记得这么多。或许他朝本尼大吼大叫了，或许他只是把他朝旁边一推便接着走了。对你的同胞解释聚能，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局势残破不堪，我们仍然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理智渐渐恢复了……

文尼独自一人在营帐的中央公园里。他一点儿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游荡到这儿来的。园子从他身边向外延伸，茂密的树梢从五个方向轻抚着他。有一句老话：没有菌囊，营地居民无法存活；没有公园，心灵会渐渐死灭。就算在飞行于群星之间的吸附式飞船上，舰长也会

弄一个盆景。如果是规模较大的营地，如堪培拉、纳姆奇这种维持千年的营地，公园便会占据最大的空间，蔓延在建筑物之间，举目就能看到几千米的自然景观，一眼望不到头。即使是最小型的公园，设计之中也充分体现出青河人数千年凝聚的智慧。这里的公园给人一种茂密森林的印象，使人觉得附近的树丛中潜伏着种种大小动物。这么小的公园，却照样保持着生态平衡，这也许是整座营帐中最困难的工程了。

园子的光线调成日暮黄昏时分，渐渐暗下去，下方已经进入了黑夜，他右边的树林上方还闪烁着最后一缕蓝色天光。文尼伸出手去，双手交替向地面爬去。这一段路很短，园子的直径总共还不到十二米。文尼把身体埋进树干下的一簇苔丛，倾听渐晚渐凉的树林天籁。天边传来一只蝙蝠的拍翅声，附近什么地方，一群蝴蝶震颤着发出悦耳的嗡鸣。蝙蝠很可能是虚拟的，这么小的园子里不可能有比较大的飞禽走兽。但蝴蝶说不定是真的。

极乐般的宁静。一切烦恼都消失了……

又回来了，锋刃磨得更加锐利。吉米死了，还有祖芙，还有范·帕蒂尔。垂死挣扎中，他们还害死了其他的人，数以百计，包括那些也许知道该怎么做的人。而我却还活着。

如果是半天以前，他会因为特里克西娅的遭遇愤怒欲狂。但现在，愤怒被羞愧淹没了。伊泽尔·文尼自己的手也沾着“远方宝藏”号遇害者的血。如果吉米再取得一点点“成功”，哈默菲斯特上的所有人就会送命。他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支持那些同样愚蠢，却更加凶残的人。和背信弃义发动偷袭的易莫金人相比，吉米的行径是不是更加邪恶？不，不，不！可是，许多人从那次偷袭中幸存下来了，最后却死于吉米之手。我必须做些什么，弥补自己的罪孽。我必须想个办法，向同胞们解释聚能，说服他们接受它。只有这样，我们的任务才可能成功。

伊泽尔差点因抽泣而窒息。聚能这样的事，只要能够阻止，他宁肯死。现在却要说服其他人，让青河同胞们接受。他受过那么多培训，读过那么多书，活了整整十九年，却从来没有想到世间竟会有如此困难的使命。

不远处亮光一闪。树枝哗哗响动，有人进了园子，跌跌撞撞地走过林间空地。灯光照了照文尼的脸，又灭了。

“哈，我猜你会钻到地面上来。”是范·特林尼。老头子揪住一丛低矮灌木，在文尼身边的苔藓上坐下：“打起精神来，年轻人。唉，迪姆现在可算得偿所愿了。我尽力了，帮了他一把。可他昏了头，什么都不管不顾。记得他当时说话的那副腔调吧？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蠢到那份儿上。结果可好，弄死了不少人。唉，有时候就是这么倒霉。”

文尼转头向说话者的方向望去。黄昏夜色中，对方的脸成了灰白色的一团，摇来晃去。文尼心头的无名火升腾起来，恨不得大打出手。要是能一拳把那张脸砸烂，那该多好啊。他没有动，身体朝黑暗中更缩进去一点，让呼吸平静下来：“是啊，有时候就那么倒霉。”说不定哪天就会落到你头上。不用说，劳肯定在这儿安了监控器。

“胆子倒不小，有种。这一点我倒挺佩服。”黑暗中，文尼说不清对方是不是在笑，也无法分辨这种愚蠢的赞美到底是不是老头子的真心话。特林尼凑近了些，压低嗓门道：“别太难过了。有时候，你只能顺着来才过得下去。而且，我倒觉得劳挺容易对付的，我满可以把那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发表的那通演说——你注意到没有？吉米弄死那么些人以后，劳缓和下来了，愿意顺着咱们。我敢发誓，连他的那些话都是从咱们的历史上抄来的。”

就算在地狱里，也少不了这些该死的小丑！范·特林尼，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古董，此人心目中的阴谋就是在中央公园一棵大树底下压低嗓门说悄悄话。如此无知。比这更糟，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东西，有他还不如没有……

两人在几乎一片漆黑中坐了一会儿。好在范·特林尼没再开腔。这家伙的冥顽不灵就像一堆石头，倒进伊泽尔如死水般绝望的心，重新搅起许多本已沉淀下去的东西。有这个蠢人也好，让他可以想点自身以外的事。劳的演说……缓和下来了，愿意顺着咱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真是这样。劳是这场灾难的受害一方，他们同属受害的一方。事到如今，双方只有携手合作，此外别无他途。他回想着劳的演说。嗯。有些字句还真的是抄来的，从范·纽文在布里斯戈大裂隙发表的讲话中抄的。布里斯戈大裂隙，那是青河历史上的一个闪光点。贸易者们在那里拯救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还有数十亿生命。那次

事件的规模如此之大，恐怕时空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点再也容不下比那更大的事件了。可以说，当代意义上的青河便源自布里斯戈大裂隙。它和眼下有什么相似之处？毫无相似之处……不对，有一点相同：当时同样是来自各地的人类分支相互合作，终于战胜了最可怕的背叛。

两千年来，范·纽文的演讲一直回荡在青河人的活动空间。托马斯·劳也知道，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里那里抄袭几句，引起青河人的共鸣……问题是，托马斯·劳所谓的“合作”，就是要他们接受聚能，接受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的遭遇。文尼现在意识到，当时他也被劳的演说所感染，被打动了。可一旦明白他的话只是抄袭，自己的感受便全然不同了。说得天花乱坠、深情款款，目的只是要他们接受——聚能。

两天来，羞愧和负罪感一直沉重地压在伊泽尔的心头，但现在，他又开始思索起来。吉米·迪姆从来算不上他的朋友，迪姆比他大好几岁，从两人第一次见面起，迪姆就是他的队长，他的直接上司。伊泽尔尽力回想吉米的事，拉开一段距离，以第三者的眼光审视他。伊泽尔·文尼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他长大成人的这些年，正是文尼.23家族兴旺发达的鼎盛期。他的叔叔婶婶和表亲中有许多人是人类这部分活动空间最成功的贸易者。从儿时起，伊泽尔便听着他们的教诲、和他们玩耍……吉米·迪姆则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另一种人。工作十分努力，却没有多少想象力。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定下什么远大目标，这样很好，因为虽说他十分勤勉，但能力有限，只够管理一支工程队。嗯，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这么想过他？这种回想让人十分伤感，一下子使吉米从一个强硬、不好打交道的队长变为一个更容易让别人喜欢上的人，一个本来可以跟文尼成为朋友的人。

另一个想法来得同样突然。他意识到，吉米肯定极不愿意跟托马斯·劳耍这种孤注一掷、互相威胁的把戏。他天生没办法做这种事，只是最终他还是计算错了。那个人，想的只是跟祖芙·杜结婚，爬上中级管理职位。不对呀！文尼仿佛蓦地从噩梦中惊醒，这才觉察到周围的浓重夜色，树丛间入睡的蝴蝶轻轻拍打翅膀的声音，透过衬衣长裤传来的潮乎乎苔藓丛的寒气。他拼命回想自己当时在大厅音响系统里听到的那个声音。不错，声音是吉米的，他们迪姆家的尼瑟语，口音一点不差。但那种语气、词句的选择，如此自信、如此傲慢、如此……近乎轻浮。吉米·迪姆永远不可能装出那种情绪，吉米也永远不可能感受到那种情绪。

于是只剩下一个结论。假扮吉米的声音、口音，这很困难，但不知怎的他们做到了。还有，难道只有这一个谎言？有没有其他的？吉米没有害死任何人。青河的高级别人员早就被谋害了，早在吉米、祖芙和范·帕蒂尔登上“远方宝藏”号之前。在偷袭的谋杀之外，托马斯·劳又犯下了另一个谋杀罪行，目的就是使自己在道德方面高居其他人之上。对你的同胞解释聚能，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局势残破不堪，我们仍然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文尼凝视着天空中最后的光。枝丫间是点点星光，虚幻的星光，来自虚幻的天空。他听见范·特林尼动了动，笨拙地拍拍伊泽尔的肩膀，瘦长的身影飘离地面，“这样就好。别大吵大骂。我就知道，你需要我这样的人支持你一把，给你鼓鼓劲。记住：只能顺着来，这样才过得下去。劳基本上是个软柿子，咱们完全可以弄住他。”

伊泽尔浑身颤抖，一声狂怒的咆哮哽在喉头。他忍住了，只发出抽泣般的声音，把愤恨化为一声颤音吐了出来：“是……是啊，只能顺着来。”

“好样的。”特林尼再一次拍拍他的肩膀，转身从树梢间飘走了。伊泽尔想起里茨尔·布鲁厄尔在点亮之后对特林尼的评价。老东西倒没受托马斯·劳的操控，做什么不道德的事，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特林尼是个自欺欺人的胆小鬼。你这种人，当然只有顺着来。

一个吉米·迪姆比无数个范·特林尼更有价值。

狡猾的托马斯·劳，将青河人骗得团团转。他偷走了特里克西娅和其他数百人的思想，谋杀了所有可能振臂而起的青河人。而且，他竟然利用这些谋杀，将其他人转变为他手里的驯服工具。

伊泽尔凝视着那些人工制造的星星，凝视着弯弯曲曲像利爪一样横过天空的树枝。尽管压吧，把一个人压进死角，最后压得粉碎，粉碎之后，他就不可能再当你的工具了。凝视着身遭的幢幢黑影，文尼感到自己的意识分裂成几个互不相干的部分。一个部分站在一边，观察着，什么都不做，只觉得奇怪：这种分裂竟会发生在伊泽尔·文尼身上。另一个部分则向内缩成一团，让无边的痛苦淹没自己：萨姆·多特兰已死，不能复生，S.J.帕克也死了，易莫金人有关将聚能的特

里克西娅恢复原状的诺言肯定是另一个谎言。但是，他的意识还有第三个部分，冷静地分析着，凶狠地盘算着。

无论是对青河人还是易莫金人来说，这次流放都将延续数十年。这段时间大多处于冷冻冬眠状态，不值班……但会有好几年清醒的勤务时间。所有幸存者，托马斯·劳都需要，都会利用起来。目前，青河人被打败、被奸污、被欺骗——一定要让托马斯·劳这么想。内心中那部分冷静的意识——那部分可以杀人的意识——遥望着未来，满怀冷酷的杀机。这不是伊泽尔·文尼梦想中的任何一种生活，他再也不会会有可以倾吐心声的朋友，他的四周将遍布敌人和蠢人——他望着特林尼的照明灯消失在园子出口处——像范·特林尼这种可以利用的蠢人。为了保护能干、忠诚的青河人，可以牺牲特林尼这种无足轻重的棋子。托马斯·劳给文尼限定了一个角色，他必须像服无期徒刑的囚犯一样，终身扮演这个角色。也许他的报酬就是复仇，此外再无其他（也许还有机会，旁观的意识喊道，也许雷诺特并没有在特里克西娅的事上撒谎，聚能者确实可以复原）。

冷静的意识最后望了一眼自己未来许多年含辛茹苦的工作……然后，在此刻，它退下了。这里肯定有暗中窥视的摄像机，发生这么多事以后，最好不要表现得过于平静。文尼蜷成一团，让那部分可以痛哭失声的意识占据了自己的整个心灵。

PART TWO

“新太阳，新世界。”只有抠字眼的人才会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新太阳出现之后，行星内核的确没有变化，各大洲的轮廓也基本保持着原样。但是，新太阳升起的头一年，蒸汽流和洪水席卷地表，将过去生命的残骸冲刷一空。森林和丛林、草原和沼泽，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至于蜘蛛人的建筑物，只有受山壁保护的最坚固的房屋才能幸存。

孢子形态的生命迅速扩展开来，被洪水裹挟着四处扩张。头几年里，藏入渊薮的较高级的动物也许会探出鼻子东闻西嗅，也许会试着早点儿出来抢占地盘，但这么做是自寻死路：“新世界的诞生”是一个无比狂暴的过程——这个比喻已经贴切到不能说是个比喻的程度了。

第三年或是第四年后，洪水暴雨偶尔会暂停一阵子，蒸汽和山崩已经很少见到了，新生植物也能活下去了。到了冬天，在暴风减弱的洪峰间隙，有时候，你也可以张望一眼外面的世界，将这个阶段的太阳想象成一股催生生命的力量。

“协和的骄傲”又一次完工了。一条宽阔的公路，路况远胜从前。维多利亚·史密斯的跑车在直路上可以开到每小时六十英里，只有遇上“之”字形转弯路时才骤降到三十英里以下。每出现一道新的悬崖，后排栖架上的伦克纳·昂纳白就会看到一派险得让人心脏停止跳动的景象。他的所有手脚都死死抓住栖架不放，但就算这样，又一次转弯时，他还是以为自己铁定会被甩出车外。

“你真的不想让我来开吗，夫人？”他问。

史密斯大笑道：“让我坐在后头你的位子上？想都别想。我知道坐在后头栖架上呆看着有多吓人。”

舍坎纳·昂德希尔偏过头，望着侧窗：“嗯，当乘客在这条路上跑一趟也能这么刺激，这我倒从来没想到。”

“行啦，懂你们的意思。”史密斯放慢车速，开得更谨慎一些。如果是单独驱车上路，这三人中没有哪一个会这么小心。不过说实话，这儿的路况真是好。暴雨被一股热气流赶跑了，水泥路面既干爽又洁净。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又会在泥浆里打滚。这条山道上方不远处就是快速移动的厚厚乌云，南边更是黑压压的，雨云密布。沿着“协和的骄傲”，一路的景色跟从前一样开阔。森林的平均树龄只有两岁，锥形树干的硬皮上缀满新发的蓓蕾。树的高度大多只有一米左右，偶尔也有些地方，树木和灌木长到了两三尺。绿色一直蔓延数英里，只是不时出现一片山崩造成的褐色，或是一道奔流的瀑布。在目前的太阳新生期，远西森林仿佛是上帝亲手打理的一块草坪。走在“协和的骄傲”上，旅人的目光不受任何遮挡，极目向下，几乎随处可以俯瞰大海。

紧紧抓住栖架的伦克纳把手脚稍稍放松了一点。他向后张望，只见史密斯的警卫从最后一个转弯处赶了上来。旅途的大部分时间，警卫车还算跟得很紧。一路上洪水泛滥，暴雨倾盆，就连史密斯也只得低速前进。但现在，警卫们可就手忙脚乱了。如果这些人怨气冲天，伦克纳也绝不会怪他们。不幸的是，他们的牢骚只有向上司发才管用，也就是维多利亚·史密斯。史密斯穿着一身陆战指挥部后勤部的少校军服。部门的事倒不算撒谎。从编制上来说，情报部门确实隶属于后勤部，这样做比较方便。但史密斯可不是什么少校。昂纳白退役已经四年了，不过部队里还是有不少一块儿喝酒的老朋友……还有，他知道那场大战是怎么打赢的。如果维多利亚·史密斯至今还不是情报部门的首脑，那可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了。

不过，出乎意料的事还是有的，至少是在他还没琢磨出内中含意的时候。两天前，史密斯打来电话，邀请他重返部队。今天又亲自到他在普林塞顿的店铺登门拜访。一看警戒的架势他就明白了。舍坎纳·昂德希尔居然也来了——他没料到这一幕。再次与他们相见，他高兴极了（这方面倒没有出乎意料）。伦克纳·昂纳白在那次缩短战争进程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并没有因此成为知名人物。至少还得再等十年，他们涉险踏入深黑期的壮举才会公之于众。不过那次任务还是有好处的，昂纳白得到的赏金是他终生积蓄的足足二十倍，

同时他也有了机会退伍。离开部队以后，他利用自己的工程背景做起了建筑方面的生意。

在新太阳亮起的头几年，需要做的真是太多了。工作环境很危险，不亚于战斗时的处境。有时还会爆发真正的战斗。即使在现代社会，光明初期仍然是个恶行遍地的阶段：从盗窃到谋杀到占用他人土地，什么坏事都有。伦克纳·昂纳白的建筑生意干得相当不错。所以，最出人意料的也许是：维多利亚·史密斯竟然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了他重新入伍，为期三十天。“时间不长，可以让你先了解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再决定要不要回来长期服役，跟我们一块儿干。”

于是便有了这趟前往陆战指挥部的旅程。到现在为止，这还算一次开心的假期，会会老朋友什么的（另外，将军替军士开车，这也是件稀罕事儿）。舍坎纳·昂德希尔还是过去那个不羁的天才，不过因为在深黑期历险中神经系统受了伤，他的模样比实际岁数老了些。史密斯比过去开朗多了，有说有笑。驶离普林塞顿十五英里之后，车子进入远西山脉，刚才那一排排临时房子退出视线。这两位才向他透露了他们的私人生活。

“你们是什么来着？”昂纳白脱口而出，差点滑下栖架。四面热气腾腾的瓢泼大雨哗啦啦直往下浇，也许他没听清楚。

“你听到我的话了，伦克^[39]。将军大人和我已经是夫妻了。”昂德希尔乐开了花，一脸傻笑。

维多利亚·史密斯抬起一只前肢：“更正一下，别叫我将军。”

昂纳白平时很善于掩饰自己的惊讶，可由于这回实在太过震惊，连昂德希尔都看出来了。他笑得更开心了：“大黑暗之前，你真没看出我们之间有了点什么？”

“这个……”看是看出来了，但当时舍坎纳即将冒生命危险踏进一切都是未知数的深黑期，他们还能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个，伦克纳一直很替这两人惋惜。

说实话，这两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舍坎纳·昂德希尔的天才主意比昂纳白军士长认识的任何十二个人加起来都多，但他的主意大多完全没有可行性，至少人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另一方

面，维多利亚·史密斯对哪些主意可以实现别具慧眼。就说舍坎纳这个人吧，许久以前的那个下午，如果不是她碰巧来了，昂纳白准会把可怜的昂德希尔一脚踢回普林塞顿。如此一来，他那些最后赢得大战的疯狂想法也就永远损失掉了。所以，不，如果不是时间问题，他完全相信这两人最终会结成良缘。还有，如果维多利亚·史密斯现在真的担任了协和国的情报局局长，肯定对国家大有裨益。但是，那个难堪的问题怎么都压不下去，好像自己一下子蹦出了他的嘴巴：“可孩子的事怎么办？你们肯定不会现在生孩子吧？”

“为什么？当然要生。将军已经怀上了。不到半年，我背上就会贴上两个小东西了。”

伦克纳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正窘迫地噁着进食肢。他含混不清地嘟囔了几句。车子继续向前开，半分钟内，谁都没有说话。热腾腾的雨水哗哗打在挡风玻璃上。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孩子做出这种事？

最后，将军轻声道：“你觉得很难接受吗，伦克纳？”

昂纳白又想噁进食肢了。从维多利亚·史密斯来到陆战指挥部的第一天起，他就认识她了。一个能力突出、生气勃勃的新少尉，一个没有自己的家族名字、年轻得无法掩饰的女士。在部队里，什么都不遮遮掩掩，一切直来直去。没说的，少尉确实年轻，是个早产儿。可不知怎么竟受过很好的教育，还能进军官学校。有谣传说，维多利亚·史密斯是东海岸一个变态富商的女儿，富商最终被赶出了家，和他一起被轰出去的还有维多利亚这个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女儿。昂纳白还记得她刚来的第一个季度：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流言蜚语跟着她。事实上，正是她面对中伤诽谤的勇气和智慧，使昂纳白认定此人终将出人头地。

他总算说出话来：“呃，是的，夫人。这个，我没有不敬的意思。我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知道体面人应该怎么过日子。体面人只在渐暗期怀孩子，在新太阳出现时生孩子。

将军什么话都没说，但昂德希尔反手朝他一拍：“没关系的，军士。你该看看我那些堂兄弟的反应。不过，一切都会改变的。老规矩已经没什么要紧的了。等闲下来的时候，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这就是舍坎纳·昂德希尔最让人担惊受怕的地方：他说不定真能把他们的

行为解释得头头是道，丝毫不会意识到自己激起了别人多大的愤怒——他可真够幸运的。

窘迫的一刻过去了。他们俩能忍受伦克纳这个老古板，他也应该尽力容忍这两人的……怪癖。上帝知道，战争期间他什么没忍过呀！再说，维多利亚·史密斯是那种自立规范的人，一旦她确定了自己应该怎么做，没人能改变她，至少昂纳白不知道怎么改变她。

至于昂德希尔……他的注意力早转到别的地方去了。神经系统受的伤让他的样子显老，可他的头脑还是和从前一样敏锐，也一样古怪，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念头，从来不像正常人那样可以休息一会儿。雨停了，风又热又干。山势陡升时，昂纳白瞥了一眼表，开始计算下面几分钟之内这个怪人会冒出多少疯疯癫癫的主意来。结果如下：昂德希尔一指树皮坚硬的新生森林，开始了第一个奇想——如果蜘蛛人也像植物一样，那会如何？每个暗黑期都从头开始，从孢子开始，而不是成人带着新生儿走出渊藪。前面厚厚的云层裂开一道口子，幸好偏离道路几英里，不是正对着他们。几分钟内，未经反射的阳光照耀下来，炽热，雪亮。旁边的云层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他们不得不把车身那一侧盖上。在他们之上，直射的阳光无情地烤炙着山坡。舍坎纳·昂德希尔又来了第二个灵感：能不能在山顶建“热量农场”，利用热差为山下的城镇发电。后来路边窜出一群绿色小动物，差点被车轮辗着，引起舍坎纳发表第三个妙想——有关进化和汽车的宏论（维多利亚则指出，小动物可能被车轮代表的进化所消灭，但反过来说，坐车的人也大有可能不进反退，重新退化成动物）。昂德希尔的第四个主意出现了，他预见到一种比现在的汽车甚至飞机更快、更安全的交通工具。“十分钟就能从普林塞顿赶到陆战指挥部，横穿大陆只需二十分钟。你们看，可以挖一条隧道，弧度越小越好，最好是一条直线。把隧道里的空气抽光，形成真空。这样一来，单凭重力就够了。”昂纳白的表只过了五秒钟，“哎呀，有个小麻烦。这个最快方案的隧道必须挖得很深……六百英里吧。估计连我的将军老婆都不会资助这个计划。”

“一点儿没错！”两口子争论开了：不用那么笔直，稍稍带点弧度，这才能超过飞机，实现高效和经济的平衡。最后总算清楚了，深挖洞实在是个傻主意。

过了一会儿，昂纳白便不再计时了。舍坎纳对昂纳白的建筑生意很感兴趣，这家伙不仅能说，也很善于倾听。他提的问题给了昂纳白

不少启发。要不是舍坎纳，他永远不会想到那些。他的有些想法还真有可能让他的买卖赚一笔，大赚一笔。嗯，不赖。

史密斯也发现了：“喂，我需要让这个军士长穷得叮当响，急需一大笔服役津贴。别坏我的事。”

“抱歉，亲爱的。”昂德希尔好像并没有什么歉意，“分手好一阵子了，伦克。真希望最近几年多见见你。你还记得当时我那个大——”

“那个彻底发疯的主意？”

“对，一点没错！”

“记得。就在咱们收拾好准备钻进那个遯弗国野兽渊藪之前，你叽里咕噜着说什么这是我们蜘蛛人文明最后一次冬眠。后来咱们蹲医院的时候，你也一直唠叨个不停。舍坎纳，你真该去当个科幻作家才对。”

昂德希尔快活地挥挥前肢，好像把伦克纳的话当成了恭维：“可惜科幻小说已经写过了。不过，伦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会儿可以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了，就在我们这一代。”

伦克纳耸耸肩。他本人正面接触过深黑期，现在想起来还会浑身发冷：“蜘蛛人会更多地探索深黑期，这我相信。探索队伍比咱们那次大，装备也比咱们强。是个振奋人心的想法，我相信将——少校已经有了许多方案。我甚至能够想象两军可以在深黑期激烈交战。但仅止于此了，舍坎纳。”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伦克。看看我们周围吧，科学正在发挥出越来越巨大的力量。”

车子绕过最后一个弯，告别了干燥路面，一头扎进一堵结结实实的雨墙里。这就是他们刚才注意到的从北方朝这里移动的暴雨。史密斯早有准备。被大雨吞没时车窗早已摇了上去，车速也降到了二十英里。但尽管这样，驾驶条件仍然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车窗上一片水雾，雨刷根本无法应付。雨水像有形的墙，深红色的车灯连路边

都照不到。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的雨水热得发烫。身后的一片漆黑中又出现了两对深红色，那是史密斯的警卫，现在跟得更紧了。

昂纳白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从窗外的暴雨转到车内，半天才弄明白昂德希尔究竟在说什么。“我知道‘科技时代’，舍克，也懂那么一点儿。在建筑行当里，懂这些太有利了。上一个渐暗期，我们有了收音机、飞机、电话和录音。就算在光明初现的草创期，科技也一直在向前发展。就说这辆车吧，比你暗黑期之前那辆雷梅奇强太多了。当时雷梅奇已经算非常好的车了。”昂纳白打定主意，以后得问问舍坎纳是怎么凭研究生那点津贴把那么好的车弄到手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肯定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世代。能活在这个世代，我真是太高兴了。飞机很快就会突破声障，王国正在兴建全国高速公路网。对了，在后头推动的不会是你吧，少校？”

维多利亚笑道：“用不着。推动它的已经有后勤部里一大批人了。就算没有政府投入，公路网也一样修得起来。但有了投入，就能把它控制在我们手里。”

“是啊。你看，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就在我们这一代发生。三十年后——到下一个暗黑期时，要是出现全球航空、带图像的电话，我一点儿也不会吃惊。说不定还会有火箭发射的信号中转系统，绕着星球转，就像我们绕着太阳转一样。只要不再来一场世界大战，我这一辈子可就太爽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整个文明都在暗黑期保持清醒，不再冬眠——原谅我，我的战友兄弟，我觉得你没把这里头涉及的数字弄清楚。要做到这一点，相当于要我们新创造一个太阳。你知不知道实现这个计划需要消耗多大能量？打仗的时候，为了支持坑道兵在暗黑到来时继续掘进，我们耗费了多少能量啊。我还记得，为了那些暗黑挖掘，我们消耗的燃料比整场战争其他所有消耗加起来还多。”

哈！总算有一次，舍坎纳·昂德希尔没有现成答案。接着他才明白过来，舍克是想让将军说出下面的话。片刻之后，维多利亚·史密斯抬起一只手：“到现在为止，军士，咱们说的都不算什么秘密。我知道，刚才有些话如果传出去，也能帮敌人一点小忙——比如说，你显然猜到了我目前的工作。”

“是的，祝贺你，夫人。除了斯特拉特·格林维尔，你是所有干这份工作的人中最棒的一个。”

“哦……谢谢，伦克纳。但我想说的是，舍坎纳聊着聊着，说到了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才请求你重新服役三十天。下面要告诉你的是绝对的战略机密。”

“是，夫人。”昂纳白没想到会这样，冷不防冒出了任务指示。外面暴风雨的咆哮更越发厉害，即使在直路上，史密斯最多也只能勉强开到每小时二十英里。光明初期的这些年，即使阴天也亮得刺眼，但这场暴雨居然大得让天空都黑了下来，只有隐约一点天光。大风卷着车子，随时都可能将它掀翻在路边。车厢里雾气腾腾，像在洗蒸汽浴。

史密斯挥挥手，示意舍坎纳说。昂德希尔在他的栖架上向后一靠，抬高嗓门压过呼啸的风雨：“你刚才说得不对，我‘把这里头涉及的数字’算得非常清楚。战争结束后，我一直在维多利亚的一批同事间兜售我的观点，差点毁了她的晋升机会。那些人，数字方面跟你一样精明，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

“更正一下。”史密斯道，“形势可能会变。”大风将汽车斜着推向昂纳白几乎没看见的一道悬崖。史密斯换上低挡，强扭过车头，把车重新开回公路中间。

“告诉你，”昂德希尔接着说，完全没因为刚才惊险的一幕分心，“世上存在强大的能量，完全可以支撑我们的文明挺过暗黑期。你刚才说，我们需要重新创造一个太阳。我们所需要的能量真的近于那个规模，可惜谁都不知道太阳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有另外一种替代它的能源。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已经证实原子拥有巨大的能量。”

如果放在几分钟前，昂纳白非笑破肚子不可。即使是现在，他还是无法掩饰语气中的嘲弄之意：“放射能？你打算用这个办法让大伙儿暖和起来？来上几吨经过提炼的射线？”也许对方打算透露的大秘密就是：王国的高级领导都爱读《惊奇科技》[\[40\]](#)。

跟过去一样，反问和质疑像水珠一样滑过昂德希尔后背，丝毫没弄湿这个家伙：“存在几种可能性。只要大力研究，加上足够的想象力，我毫不怀疑，到下个渐暗期时，这里头涉及的数字都会为我说话。”

这时，将军开口了：“我想让你知道，军士，我自己也很怀疑。但这样一个天大的机会，忽视它可能造成巨大损失。这种损失我们赔不起。就算这个研究计划没有成功，它的副产品也会成为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比大战期间任何武器可怕上千倍。”

“比向渊薮投放毒气更可怕？”跟维多利亚·史密斯的话相比，连车窗外的天色突然间都显得不那么一片乌黑了。

他意识到她的注意力已经全部转到了自己身上：“是的，军士，比那更可怕。只需要几个小时，它就能把我们规模最大的一批城市夷为平地。”

昂德希尔差点从他的栖架上跳起来：“最坏的可能性！最坏的可能性！你们当兵的只会想这个。听着，昂纳白，只要今后三十年里花大力气研究，我们有极大可能获得无比巨大的能源，足以使地下的城市熬过暗黑期——不是渊薮，而是一座座清醒的、运转中的城市。我们可以使道路不上冻、不积雪，深黑期都畅通无阻。到那时，地面交通状况甚至比现在光明期的绝大多数时候都强。”他朝跑车窗外的大雨一挥手。

“没错，我估计，空中交通也一样方便。”空气全都凝成雪落到地面了，一片真空，多好。但语气中的嘲弄意味已经很弱了，连他自己都不大察觉得到。是啊，只要有了能源，说不定真能办到。

对方一定发现了昂纳白的态度转变。昂德希尔笑道：“你总算明白过来了！五十年后，我们会回望现在，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没看出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其实，跟别的时期相比，暗黑期是个温和得多的阶段。”

“是啊。”他打了个哆嗦。单凭舍坎纳的这些话，有人准会认定他是个悖理逆天的怪物。“是啊，真要那样可就好喽。不过真能办到吗？你还没说服我呢。”

“就算能办到，也是极端困难的。”史密斯说道，“离下一个暗黑期还有大约三十年。确实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原子能的想法是可能实现的。可是，上帝啊，直到58||10^[41]年，他们才知道原子的事！说服最高统帅部的人是我，考虑到投资规模，如果

这项研究真的失败了，我的饭碗肯定就保不住了。可你知道吗？我宁肯它不成功。抱歉，舍克。”

这个问题上，她竟然会支持保守派！有意思。

“这就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舍坎纳说道。

“不！是重新开拓现在的世界。舍克，咱们就说说‘最好的可能性’吧。你总说我们这些眼光狭隘的当兵的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假设科学家们确实有所成就，就说再过十年吧，最多到60|20年，我们开始兴建原子能发电厂，为你设想的‘暗黑城市’提供能源。即使世上其他国家没有一个自力更生发现原子能，但那种建筑工程是瞒不过别人的。所以，哪怕没有开战的理由，世上也会爆发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跟那时的竞争相比，我们上次大战期间见识的一切都是小巫见大巫。”

昂纳白：“嗯，是的。第一个开拓暗黑期的国家将拥有全世界。”

“完全正确。”史密斯说，“真到那时，我甚至信不过我们自己的国家会尊重别国主权。可王国还算是好的。如果征服暗黑期的是金德雷那样的国家，全世界的人都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别人的奴隶，或者干脆长眠不醒了。”

促使昂纳白离开军队的正是这种噩梦般的场景。“我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够忠诚。但你想过把这个想法压下去吗？”他开玩笑地朝昂德希尔一摆手，“你完全可以想点别的什么出来嘛，对不对？”

“你现在可真不像个当兵的了。不过你倒没说错，我还真想过把这项研究扼杀掉。也许——只是也许——如果亲爱的舍克闭紧嘴巴，这事儿就从此一了百了了。如果其他人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这次暗黑期也就平安无事了，不可能被谁突然占据。也许原子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时间会推迟几个世代。有些物理学家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我告诉你吧，”昂德希尔道，“用不了多久，原子能就只是个工程问题了。就算我们不碰这方面，十五到二十年内，原子能仍旧会成为全球瞩目的大热门。只不过，到那时再动手兴建原子能发

电厂和密封的地下城市就太晚了。时间太晚，来不及征服暗黑期。原子能的研究成果唯一能应用的领域就是战争。你刚才说过放射线，伦克。想象一下，如果把这种东西当成战争毒剂，大批量投放战场，会造成什么后果？这还是最浅显的运用方式。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做，文明都会冒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做，至少还可以指望出现美满的结果：暗黑期仍旧生生不息的文明。”

史密斯闷闷不乐地挥手承认。昂纳白产生了一种感觉，他现在目睹的这种讨论已经反复进行过多次了。维多利亚·史密斯相信了昂德希尔——又转而成功地鼓动起了最高统帅部。看样子，今后的三十年甚至会比昂纳白原先设想的还要刺激。

当天很晚的时候，他们才赶到山里的那个镇子。由于那场暴雨，最后三个小时车子只行进了二十英里。小镇附近一段路也因为恶劣的气候遭到了破坏。

进入光明期五年后，暗夜渊薮这个小镇的重建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镇子的石基顶住了新太阳的烈焰和奔腾的洪水，没有受到破坏。和以前无数次暗黑期结束时一样，村民们用新生树木的硬皮搭起只有一层的住宅、店铺和小学。也许到60或10年，他们就会有更好的木材，建起第二层，教堂可能还会建第三层。至于现在，所有建筑都是绿色的、矮矮的。外墙用短短的锥形圆木筑成，斑斑点点，像披了一层鳞片。

昂德希尔不肯住在大路边的加油站。“我知道一处好地方。”他说，指点史密斯掉头开进一条老路。

雨停后，车窗都摇了下来，迎面吹来干爽的、几乎算得上凉爽的风。云层中露出一道缝，几分钟后，他们就看见了云中的阳光，而且不是刚才那种模糊不清的光。太阳一定快落山了，翻滚的云团被染成了红色、橘黄，云团之外则是湛蓝的天空。街道、房屋和远处的山丘沐浴在光芒中，一派超现实景象。

舍坎纳说得没错，砂石道尽头出现了一座低矮的房子，还有个只有一台油泵的加油站。“舍克，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昂纳白问。

“这个……至少更有意思。”对方推开车门，跳下栖架，“看看那人还记不记得我。”他在车旁来回走动，舒展舒展筋骨。坐了这么久的车，他的神经性颤抖比平时更严重了。

史密斯和昂纳白也下了车。过了一会儿，房主走了出来，一个背着工具筐的大块头，身后跟着两个小孩。

“加油吗，朋友？”那人问道。

昂德希尔没纠正对方在他岁数上犯的错误，满面笑容道：“当然。”他跟着主人走向油泵。天色更亮了，蓝色天空中闪耀着太阳的红光。“你还记得我吗？暗黑之前我来过，开一辆很大的红色雷梅奇。当时你是铁匠。”

对方停住脚步，认真打量着昂德希尔：“雷梅奇我倒是记得。”两个五岁大的孩子在他身后蹦蹦跳跳，望着这个好奇的客人。

“变化大呀，对不对？”

主人不知道昂德希尔在说什么，但没过多久，这两人便像一对老朋友一般聊开了。是的，主人很喜欢汽车，这东西才是潮流所在，干铁匠没前途了。舍坎纳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对方过去替自己改装汽车时的手艺，还说大路上真不该新开一家加油站。他敢说，那一家的手艺肯定赶不上这里。这位前铁匠考虑过在普林塞顿承揽广告制作的活儿吗？史密斯的警卫在路边空地停下车子，聊得起劲的主人却几乎没看见他们。昂德希尔就有这个本事，跟什么人都能处得来。只要把他的疯癫劲儿往下调一调，他就立即变成了一个非常好打交道的人。

史密斯来到路边，跟担任卫士长的上尉说了几句。舍克付了油钱之后，她对他们道：“真糟，陆战指挥部说半夜还有一场暴风雨，比我们刚刚遇到的那场大得多。我怎么这么倒霉，第一次开自己的车就赶上这种事儿。”史密斯的声音怒气冲冲，只要这样说话，通常表示她的急脾气又发作了。大家上了车，她戳了两下点火器，又戳了一下，引擎发动起来。“只好在这儿过夜了。”她坐了一会儿，好像拿不定主意，或许她在望南边的天色，“我知道镇子西边有个地方。”

史密斯驾车驶过一条条沙石路、满是泥浆的土路。昂纳白还以为她迷路了，可她没有一点犹豫，也没有向后倒车。警卫车紧紧跟在后面，跟一大群水鸟一样招摇过市。土路渐渐消失，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俯瞰大海的海岬，三面是向下的斜坡。再过一段时间，这儿的森林便会长成参天大树，但现在它们还只是无数身披硬皮的锥形矮桩，连陡坡上裸露的岩石都遮挡不住。

史密斯在路尽头停下车，向后退。“抱歉……转错一个弯。”她朝紧跟在后的第一辆警卫车挥了挥手。

昂纳白极目海天。有时候，转错弯是件好事。“没关系，老天，这儿真是太美了。”乌云中的一道道缝隙像道道峡谷，阳光从中倾泻下来，将他们沐浴在落日的红光之中，海面涌来的碎浪上闪耀着百万颗红宝石。他爬下汽车后座，在树桩间走近海岬顶端。厚厚的林中落叶踩在脚下，湿漉漉的。片刻后，舍坎纳也跟了上来。

海面吹来潮润清凉的和风，不用气象部门预告也能看出不久便会袭来风暴。他看着海面。下面的大浪离他们不到三英里，在太阳目前的阶段，近到这个距离已经是安全的极限了。从这儿可以看到潮头涌动，听见阵阵嘎吱嘎吱的声音。三座巨大的冰山被卷到附近，无法漂走。远方的冰山更多，一直延伸到天边。这是一场永恒的战斗，来自太阳的火焰与这个世界土生的寒冰对垒。这场战斗还会持续二十年，最后的残冰才会浮出水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到那时，太阳的威力也会渐渐衰弱，进入渐暗期。就连舍坎纳好像也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维多利亚也下了车，但没有跟上他们，而是向回走到海岬南缘。可怜的将军，连自己都说不清这一趟是公干还是游玩。他们无法一下子赶到陆战指挥部，昂纳白对这个倒是挺满意。

他们回头走近史密斯。海岬的这一面，地势陡降成为一道山谷。山谷另一边的高地上有座房子，像是家小旅店。史密斯站在坡地的一块凹陷处，这儿坡度不是很大。过去，刚才那条土路也许从这里延伸下去，进入小山谷，再向上通向山谷对面。

舍坎纳在妻子身旁停下，左边几条胳膊搭在她肩上。过了一会儿，她伸出两条胳膊，挽住丈夫的手臂。两人一句话都没说。昂纳白走到崖边，探头下望。下面确实有路，一直伸进谷底。光明初期的洪

水和暴雨冲刷出了新的沟壑，但这道山谷却没受到破坏，仍旧很美。
“哎，从这儿咱们是下不去的，夫人。路全冲没了。”

维多利亚·史密斯沉静了片刻，说道，“是啊，冲没了。这样最好……”

舍克道：“我说，或许我们能徒步走过去，再爬上那边山坡。”
他一只手指向对面山顶那家小旅店，“咱们可以瞧瞧恩克莱尔太太——”

维多利亚紧紧搂了他一下：“不。反正那地方也太小，最多只能容下咱们三个。还是和警卫一块儿露营吧。”

过了一会儿，舍克一声轻笑：“我没问题。倒真想瞧瞧机械化的现代社会里露营是个什么滋味。”他们跟着史密斯沿着来时的土路回头走去。来到汽车旁，舍坎纳已经恢复了他的老样子，提出一大堆有关轻质帐篷的设想。照他的说法，这些帐篷连光明初期的大洪水都扛得住。

托马斯·劳站在卧室视窗边，目光投向窗外。他的套房其实嵌入钻石一号地下五十米深，但窗外的景象却取自哈默菲斯特最高的高塔。点亮之后，他的房间已经大大扩展了。从历次灾难中侥幸逃生的技工们终日劳碌，刮垢磨光，雕琢切削，让这里的环境和劳故乡的府邸一样精美豪奢。

哈默菲斯特附近的地区已经被削成平地，上面是重重叠叠的金属结构。金属是用钻石二号上堆积的矿石冶炼出来的。他原打算好好调整一下这里的站台恒定推进器，将一号钻石巨岩隐在阴影里，只有哈默菲斯特最高的塔尖才能伸进阳光中。但这一两年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么小心了。不过，躲在阴影里仍有个好处：可以利用冰块形成一重护盾，冰块还可以提供一定的黏着力。高挂半空的就是阿拉克尼，侧倾角半度左右，一个闪闪发亮的碟状物，蓝白相间，将明亮、柔和的光洒向城堡。现在的情形跟点亮之初的头几兆秒已经大大不同了，当时可真是烈焰熊熊呀。眼前的景色是托马斯·劳辛勤工作五年的成果，如此美丽、如此宁静。

五年了。他们还会被困在这里多少年？蜘蛛人需要三十到五十年，才能创造出高效的工业经济环境。舰队专家只能估算到这个程度。但奇怪的是，一切竟然都很顺利。这次探险确实是一次流放，但跟他在巴拉克利亚所计划的那种流放不同。最初的计划同样必须冒险，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冒险，不是实际发生的那种风险。他当时计划远离故国日益危险的政治，出去一两百年，在对头势力范围之外培养自己的资源。表面上自然有另一番说辞：大好机会，具备星际飞行能力的非人类智慧生命，机不可失、掌握他们的秘密之类的，没能料到的是青河居然捷足先登。

青河的知识构成了巴拉克利亚易莫金文明的核心。托马斯·劳毕生研究青河文明，但直到和他们对面相遇，他才知道这帮做买卖的是多么古怪，跟易莫金人是多么不同。他们的舰队行动软弱，天真幼稚。用定时蚀脑菌感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突然袭击也易如反掌。可一到战斗打响，这些小商小贩却凶得像魔鬼，诡计百出，肯定事先已

经做了一定的准备。开战头一百秒内，他们的旗舰就被击毁了，可这些家伙反而打得更加凶猛。等蚀脑菌最后彻底关闭生意人的大脑时，战斗双方都垮了。战斗结束后，劳又在处理青河人方面犯了第二个大错。蚀脑菌可以消灭青河人，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并不屈服，无法“聚能”。紧急审讯搞得一团糟，幸好到最后，他还能利用这次审讯的灾难，把双方残余人员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残存的只有哈默菲斯特的高塔、聚能中心，还有得自被毁飞船的种种华丽装饰。一片废墟中，还有些高科技仍旧可以发挥作用。剩下的则必须取自受恒定器控制的庞杂体上的原材料，还有蜘蛛人文明——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三十到四十年。他们能够做到。冷冻箱的数量还够剩下的人员使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蜘蛛人，学习他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为了度过这几十年，必须适当划分工作，将值勤班次安排成树状结构，值班几兆秒，然后轮换下去，冬眠一两年。有些人的值勤时间会大大多于平均数，如译员和科学家。还有一些人，如飞航人员、战术人员，最初几年派不上什么用场，但任务的最后几年却需要他们值全班，全时值守。所有这些，劳都在大小会议上对自己人和青河人解释过。他所做的许诺大多也是真的。像这种行动，青河人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精湛的技艺。只要运气稍好，熬过这次流放，一般人只会消耗生命中的十到十二年。在这些年里，他会把生意人舰队的资料库一扫而光，掌握青河人所掌握的一切。

劳的手搭在视窗上。这东西暖乎乎的，和壁上的挂毯一样。瘟疫在上，青河的墙纸系统可真好啊，随便从什么角度看都不会发生图像扭曲。他轻声笑了。到头来，小商小贩们在这次流放中的表现反而比易莫金人强，指挥他们真是得心应手。他计划安排的事，青河人很有经验，实施起来十分顺利。

而他自己呢……劳允许自己稍微自怜一下。在取得最后成功之前，每一班岗都必须有一个既精明强干，又值得信赖的人在场监督。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就叫托马斯·劳。如果监督者只有里茨尔·布鲁厄尔一个人，他会愚蠢地大开杀戒，干掉本可以留下继续利用的资源——或者尽力谋害劳本人；如果换了安妮·雷诺特，那个女人倒是可以信任，也许一连许多年都不会出什么事，可只要发生变故……嗯，青河人看样子已经彻底认输了，经过审讯，劳基本上可以

肯定他们没有酝酿什么大阴谋。但只要青河重新谋反，安妮·雷诺特必输无疑。

所以，等看到这里胜利的曙光时，托马斯·劳或许已经一百岁了。按照巴拉克利亚的标准，算是人到中年了。劳长叹一声。只好如此。损失的时间完全可以用青河的医疗技术来弥补，而且……

房间颤抖了一下，传来一阵几乎听不见的低吟。劳靠在墙上的手掌感受到了震动。这是四十千秒内的第三次地震。

房间另一头，那个生意人姑娘在他们的床上动了动：“怎么回——”奇维·林·利索勒特醒了。身体一动，从床上飘了起来。她一连工作了将近三天，又一次竭力调整恒定器的配置，想让巨岩稳定下来。利索勒特的眼睛迷迷糊糊四下张望着。她可能压根儿不清楚是什么弄醒了她。她的目光落在站在视窗边的劳身上，脸上露出温暖的笑意：“噢，托马斯，又为我们提心吊胆得睡不着觉了？”

她伸出双臂，这是个邀请。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点点头。嘿，正如她所言。他飘过房间，一只手在她头边的墙上一撑，停了下来。她双臂搂着他，两人在空中飘浮着，慢慢下降，落向下面的床上。他伸手揽着她的腰，感到她有力的双腿缠绕着他。“能做的你都做了，托马斯。别多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的双手轻轻抚弄着他的颈背，他感觉到了她身体的颤抖。其实，担心的人是奇维·利索勒特，只要能将他们的生存机会增加百分之一，工作到死她都乐意。他们静静飘动着，直到重力将两人拉回绣褥铺成的眠床。

劳双手轻抚奇维身侧，感到她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这次探险中，他犯过无数大错，但奇维·林·利索勒特却算得上一个小小的胜利。劳歼灭青河舰队时，她才十四岁，一个早熟、天真又任性的小姑娘。女孩也被蚀脑菌感染了，中毒程度刚刚好。她是可以被“聚能”的。有一阵子，他还想把她造就成为他的性玩具。瘟疫在上，幸好我没那么做。

头一两年，这个姑娘的大多数时间都消磨在这间屋子里——在这里痛哭流涕。迪姆“谋杀”了她母亲，于是她成了第一个全心全意投向易莫金人的青河人。劳花了许多时间安慰她。最初纯粹是为了练习自己说服他人的技巧，还有个附带的好处：通过奇维，强化其他生意人对他的信任。但一段时间之后，劳渐渐发现这姑娘的危险性比他猜

想的大得多，用处也大得多。奇维的童年时光大多耗费在从特莱兰到这里的旅程中。她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以近于“聚能”的效率学习建筑工程、生命支持技术和贸易技巧。太奇怪了：为什么给这个小孩子如此特殊的待遇？和许多清河家族一样，利索勒特家族也有它自己的秘密、家族内部的文化传统。通过审讯，他从姑娘的母亲嘴里榨出了可能的解释：利索勒特家族习惯于利用在星际间航行的时间，密集培训今后将占据家族首脑地位的小女孩，将她们铸造成形。按照凯拉·利索勒特的计划，等进入开关星系之后，这个绝对忠于自己母亲的小女孩就会完成基础教育，可以进行高级培训了。

事态的发展与她的计划大相径庭，却使托马斯·劳得到了一件最符合自己需要的工具。奇维十分年轻，富于才华，而且内心深处渴望着效忠某个人。他可以驱使她连续值勤，不加冷冻。他就是这么驱策他自己的。她是他今后岁月中的最佳伴侣，而且可以不断磨砺、考验他的种种计划。奇维十分聪明，在个性的许多方面又有很强的依赖性。过去还有证据，可以证明真正发生在她母亲和其他人身上的是什​​么，但现在，这些证据已经被炸了个灰飞烟灭。不过，失误仍旧可能出现。利用奇维，这是对神经的不断刺激和持续考验。但至少他知道存在什么危险，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托马斯——”她转过脸，直直地望着他，“你真的觉得我能把庞杂体稳定下来吗？”

她确实应该担心这个问题。正确的反应不应当是威胁，甚至不是批评。如果换了里茨尔·布鲁厄尔——甚至早些年的托马斯·劳——是绝不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我相信你。你会想出办法的，我们会想出办法。先休息几天，好吗？这一班勤务交给特林尼老头子，他从冬眠箱出来了。平衡巨岩的活儿先交给他。”

奇维大笑起来，笑声比她的长相还像个小姑娘：“哈，是啊，范·特林尼！”她憎恨迪姆的所有同谋，只有对这个特林尼，她的轻蔑超过了憎恨，“还记得他上次是怎么平衡巨岩的吗？嗓门挺大，动起手来胆小如鼠。没等他明白过来，庞杂体的速度已经达到每秒三米，脱离了L1轨道。接下来，老东西又反制过度，还——”她又放声大笑起来。这个生意人女孩觉得可笑的事儿可真怪。就是这些地方，他到现在还弄不明白。

利索勒特沉默了一会儿，再次开口时，说的话又一次出乎统领大人意料：“是啊……或许你说得对。如果只有四天，我可以先把方方面面安排好，连特林尼都坏不了多大事。我确实需要休息休息，好好想些事情。也许可以用水把那些石头黏合起来……还有，爸爸这一班也轮值。我想多花些时间跟他在一起。”她探询地看着他，含蓄地请求休假。

唉！有时候也会操纵失当，出现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他敢拿三个“聚能”呆子打赌，她不会硬逼着他同意。我可以把她糊弄过去。表面上同意，却带着一丝勉强，刚好可以让她觉得惭愧。不，不值得这么做，这一次不用。如果不打算拒绝，就该大大方方地批准。他把她搂近了些：“对呀！你瞧，你也知道有时候该歇歇嘛。”

她叹了口气，顽皮地笑了：“那当然。不过这个嘛，我早就知道了。”她的手向下伸去，很长时间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奇维·利索勒特还是个有点稚拙的年轻姑娘，但她正在学习，而托马斯·劳还有许多年可以教她。对付凯拉·利索勒特可就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了，何况她又是个懂得顽强抵抗的成年人。劳笑了，想起了当时的情形。是啊，以不同的方式，母亲和女儿都为他效了力。

阿里·林不是出生在利索勒特家族内的人。凯拉·利索勒特是在家族之外认识他的。像阿里那样的人，十亿人中也找不出一个。在公园和活物方面，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同时，他是奇维的父亲。凯拉和奇维母女俩都非常爱他，尽管他不是凯拉那种人，也不是奇维今后将成为的那种人。

对易莫金人来说，阿里·林十分重要，重要程度不亚于任何聚能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能在哈默菲斯特拥挤不堪的顶层建筑之外拥有一个实验室，他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极少数没有安妮·雷诺特或其他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时时盯着的人之一。

这时，他正和奇维坐在青河营帐公园的树冠下，耐心地研究这里的昆虫。奇维来这儿已经十千秒了，阿里·林待的时间更长些。他培育出了一种新的清理垃圾的蜘蛛品种，这会儿正让奇维比对它的基因。看样子他相信她能做好，每过一千秒左右才来检查一次。其他时

间，爸爸或是检查树叶，或是愣愣地琢磨安妮·雷诺特交给他的研究项目。

奇维望着下面的公园地面。这里的树是一种开花的伞状植物，非常适合在微重力环境中生长，是许许多多像阿里·林这样的人历经数千年专门培育出来的。枝叶卷曲着向下铺开，从“下面”的阴影中无法看到他们在高处的小巢。虽然没什么重力，但蓝天和枝叶的走向还是稍稍给人带来一点方向感。这里真正的动物中最大的是蝴蝶和蜜蜂，她能听见蜜蜂的嗡鸣，偶尔还能看到它们忽闪着飞过。蝴蝶更是无处不在，在虚拟阳光和微重力的引导下翩翩起舞，进一步加深了来人心理上的上下概念。这会儿没有其他人，园子已经正式关闭了，以便维护。这是个无关紧要的小谎话，但托马斯·劳也没说什么。不过说实话，这个园子也未免太受欢迎了，易莫金人对它的喜爱至少不亚于青河人。人来人往的压力下，奇维感到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运行故障：清理垃圾的小蜘蛛忙不过来了。

她望着父亲心不在焉的脸，笑了。多多少少，确实算是维护时间嘛。“最后一批比对结果出来了。爸爸，你想找的是不是这个？”

“哦？”爸爸仍旧忙着手头的工作，头都没抬，忽然好像听见了她的声音，“是吗？咱们瞧瞧，奇维。”

她把单子递给他：“看见了吗？这儿，还有这儿。这就是我们寻找的吻合模式。成虫的片状体会发生改变，正是你想要的变化。”爸爸希望新品种的代谢率更高，却又不会引起种群数量剧增。在这个园子里，这类昆虫没有病毒天敌，只能通过基因限制它们的发展。

阿里从她手里接过单子。他露出了微笑，眼睛几乎望着她、几乎注意到她了：“好。繁殖这个难点，你处理得恰到好处。”

眼下这个时候，说这些话的爸爸最能让奇维·林·利索勒特体验到过去的好时光。九岁到十四岁是奇维接受利索勒特式教育的时间。这是一段孤寂的光阴，但妈妈这么做是对的。奇维学会了在大黑暗中独处，一步步长大。她学习了父亲的专业生命支持系统，也学了天体运行规律，这是掌握妈妈的建筑工程所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她知道当其他人脱离冬眠时她是多么高兴，多么爱他们。她的父母这些年里各有几年时间脱离冬眠，和她一起执行飞船维护的勤务。

现在，妈妈死了。爸爸被“聚能”了，他的整个身心被压缩到一个点上：生态系统中的生化管理。虽说在“聚能”状态，但父女俩仍然可以交流。战斗之后的这些年里，他们有几兆秒时间同一轮值班上岗。于是奇维继续跟他学习相关专业。有时候，当两人全身心钻研复杂的物种稳定问题时，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她还是小孩子时，爸爸时常也会被自己研究的生物弄得痴痴迷迷，与女儿一块儿沉醉在无比奇妙、超越他们两人的另一个世界里。

奇维研究着基因比对结果，更主要的是在观察爸爸。她知道，他很快就会结束清理垃圾的蜘蛛这个课题，至少完成由他研究的部分。长期经验告诉她，很久以后她才有可能再次接触阿里·林。到那时，人家已经重新调节了他的“聚能”，使他的头脑与另一个项目捆绑起来了。奇维暗自笑了。我来安排一个项目。她的目的几乎和雷诺特与托马斯对爸爸的要求完全一致，所以，只要做得巧妙些，很有可能让爸爸的头脑稍稍偏离聚能状态。

成功。阿里·林一声轻叹，满足地凝视着身边的枝叶。奇维也许只有五十秒时间。她脚尖钩住自己所在的树枝，身体向下一溜，一把抓起她偷偷带进园子的东西，重新回到父亲身边，把这东西递给父亲：“爸爸，还记得它吗？这种很小很小、非常非常小的园子？”

这一次，爸爸没有对她的话置之不理。他朝她转过脸来，动作很快，几乎像个正常人。一见那个透明的塑料球体，他的眼睛睁大了：“真的！除了没有光，这完全是个彻底封闭的生态环境。”

奇维让那个里面还没有东西的塑料球飘进父亲手中。在一艘长旅中的吸附式飞船里，盆景泡囊是最常见不过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只有几丛苔藓，有的跟这座营帐的园子同样复杂精致。“比起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这个问题简单些。但我有点没把握，不知你的解决办法能不能应用在这里？”

激将法用在过去的阿里身上很好使，要让他做什么事，激将法几乎跟爱同样管用。不过现在，你得抓住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才行。他眯着眼睛打量那个泡囊，好像在脑子里用手比量它的大小：“有什么不行！我能解决。我发明的新招数有用极了……想要个小湖吗？再加一点脂质，让水面平静点？”

奇维点点头。

“还有，这些垃圾蜘蛛，我还能让它们的个子更小些，长出花花绿绿的翅膀来。”

“太好了。”雷诺特肯定会同意让他在这些垃圾虫上多花些时间，这些东西非常重要，除了中央公园，其他许多地方都用得上。那场战斗摧毁了大批设备，保留下来的也七零八落，残破不堪。阿里的研究成果能够使一批小型生命支持模块分布在残存结构中。像这种规模的项目，通常需要整整一支专家队伍，还需要深入搜索舰队的各个资料库。但爸爸既是个聚能者，又是世间罕有的天才，所有这些工作，他一个人就能完成，而且只用几兆秒。

对付爸爸只需恰到好处地助推一下就行，这种事，安妮·雷诺特那种老傻瓜才不肯干呢。所以——

阿里·林突然笑逐颜开：“我敢打赌，我准能做个比纳姆奇至尊盆景更棒的东西出来。你看，这些过滤网可以提供横向支撑。嗯，灌木只能弄成标准形态的，也许能做点小改进，让它支持你的变异昆虫……”

“好啊，好啊。”奇维应道。两人谈了起来，是真正的谈话，几百秒之后，爸爸才重新退缩回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聚能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爸爸刚才说的“小改进”才能成功。最棘手的是细菌和线粒体的处理，奇维自己是没这个本事的。她冲父亲笑了，差点伸手过去碰碰他的肩头。妈妈肯定会为他们父女俩骄傲。说不定爸爸琢磨出来的还是一种以前没见过的新方法呢，反正数据库里没提过，至少在显眼的地方找不着。奇维原想，如果能造出一些特别出色的微型公园，他们准会认可她的小动作。可爸爸的想法比她的设想强太多了。

纳姆奇至尊盆景大小跟这个泡囊差不多，直径也就三十厘米左右。其中有些已经活了两百多年，是完完全全的动植物生态系统，还能支持虚拟的进化过程。其制作技术是绝对的私人机密，就连青河人都只能分批购买，没办法一次性购买齐备。仅用舰队的资源做出这种东西，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如果爸爸竟然做出比至尊盆景更棒的微型园子……绝大多数人好像都认定奇维接受的主要是战斗员培训，跟她母亲一样。就连托马斯也这么想。他们不明白，利索勒特家族是最纯正的青河人。战斗是第二位的，重要性远次于第一位。战斗的事儿她确实学过一点儿，这没错。妈妈打算让她花一二十年学习军事，如果

其他手段全部失败，起码还有这一招，这也没错。但贸易才是中心，其他一切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贸易，赚取利润。

是啊，他们现在被易莫金人收编了。不过托马斯是个正直的好人。他的任务太艰巨、太困难了，她简直没法想象他有多难。她正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他，使这支残破不堪的探险队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托马斯毕竟是个易莫金人，都是他文化的问题。这种文化无法理解贸易对青河人的重要性。

不过，托马斯不理解也没关系。奇维笑咪咪地望着那个空泡囊，想着里面装上爸爸的作品后会是什么模样。在文明社会，一个顶级盆景可以卖出天价，有时甚至能换回一艘星际飞船。但在这儿？没什么，奇维可以把做盆景当成自己的兼职，毕竟只是个小玩意儿。可惜托马斯不懂得欣赏。他下了命令，禁止囤积私货、地下交易。嗯，也许得先瞒他一阵子。事后取得同意比事先征求批准容易多了。她估计，易莫金人最终会受青河人的影响，改头换面，而易莫金人对青河人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她重新开始比对基因链，就在这时，下方响起一阵撕开什么的声音。声音的来源看不清，被密密的枝叶遮住了。奇维一秒钟后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底层的进出舱门。那道门只能维护时使用，只要一开门，覆在上面的苔丛就会撕裂。真该死！

奇维身体一晃，荡出他们的小巢，迅速向下移动。一路提防着别折断树枝，也别让自己的影子落在下面的苔丛上。闭园时偷偷溜进来只是件讨人嫌的小事，说实在的，她自己兴致一来都会干出这种事。但不应该打开底层进出舱门。园子本来能给人造成广阔森林的错觉，一开这道门，这种印象就全毁了，还会破坏下面的苔丛草坪。哪个浑蛋会干出这种事？特别是现在，在易莫金人极度重视各项规章制度的非常时期。

奇维飘浮在最下层的灌木丛上方，闯进来的家伙马上就会露面，但她已经听出是谁了。里茨尔·布鲁厄尔。副统领大人阔步踏过苔丛，一路咒骂着，狠狠甩开灌木丛。这人的嘴真够臭的，连奇维这种对脏话特别感兴趣的人都受不了。以前她也听过他这样口无遮拦。布鲁厄尔是易莫金探险舰队的二号人物。光凭他一个人就能证明，易莫金领导人完全可能是地地道道的下流胚子。看来托马斯也明白这家伙是个什么货色，特意把这位副手的住地安排在远离巨岩庞杂体的地

方，把他安置在“无影手”号上，连轮值时间都和绝大多数普通队员差不多。可怜的托马斯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年年老去，布鲁厄尔却每四十兆秒才脱离冷冻，值十兆秒的班就结束。因为他的当值时间短，奇维也不大了解他。不过单是她了解到的那些已经让她对这个人憎恨不已了。哪怕这个浑蛋能起一丁儿点作用，托马斯也用不着为我们大家消耗自己的生命。她听了一阵：好家伙。许多人都说脏话，但这个人的脏话中有点什么，她在大多数人那里从来没听到过——一种说到做到、真能干出那些脏事的味道。

奇维推开灌木丛，声音很响。她拉着树枝，让自己飘在离地面半米的地方，这样她便和对面这位易莫金人差不多高：“统领大人，园子已经关闭，以便维护。”

布鲁厄尔稍稍吃了一惊，一时没说话，连苍白的大脸都阴沉下来，真可笑：“你这个傲慢的小……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维护。”与事实相差无几。她反击道：“你来这儿又干什么？”

布鲁厄尔的脸色更阴沉了。他一拉树枝，飘了起来，脑袋高出奇维十厘米：“小东西，你没资格盘问我。”他还随身带着那根愚蠢的金属短杖——其实就是一根棍子，只不过各处嵌了些颜色黑乎乎的小齿。他一只手稳住身体，另一只手一挥。短杖一闪，划出一道弧形，把奇维脑袋旁边的一棵小树苗打得木屑纷飞。

奇维也发火了。她揪住树枝一撑，又跟布鲁厄尔来了个四目平齐，正面对峙：“这是破坏，不是回答。”她知道托马斯在园子里安装了监控系统。对易莫金人来说，破坏也是一种罪名，惩罚不会比对清河人的更轻。

统领气极了：“搞破坏的是你们。园子本来挺漂亮，以前我没想到孬种还能造出这么好的园子。可现在你们在破坏它。昨天我来过，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你们往这里放了害虫。”他又一次挥舞短杖，把藏在树丛间的一网垃圾虫打跑了。织网昆虫们四下逃窜，身后拖着银光闪闪的细丝。布鲁厄尔捅捅那张网，把网里的虫膜、枯叶和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搅成一团。“看见吗？你们还干了什么好事？”他飘身向上，居高临下地瞪着她。

奇维有点发愣，没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怎么可能有这么无知的人？别忘了，他是个呆子。她一扯树枝，飘到高于布鲁厄尔的地方，冲着他那张蠢脸大喝：“老天，这是个零重力公园！你以为我们靠什么弄干净这儿的飘浮物？垃圾虫一直就有，这会儿对它们来说还有点负担过重了。”说这话时，她原本不是那个意思。可话一出口，她随即上下打量着统领大人，好像她指的是他这大块儿垃圾。

两人这时已经飘到下层灌木之上了。奇维从眼角余光里能看见爸爸。上面是无限的蔚蓝，交错其间的是横生的枝丫。虚拟阳光把她的后脑晒得热烘烘的。如果这种比高矮的把戏再玩上几个回合，他们的脑袋非撞上塑料天棚不可。奇维放声大笑起来。

布鲁厄尔却不作声了，只恨恨地瞪着她，短杖一下又一下敲打着手掌。对于他那根短杖小齿上的黑色的来历，流言从未断过，显然里茨尔·布鲁厄尔自己也巴不得别人这么想。但这个人实在不像个战士。看他挥舞短杖的姿势，好像压根儿没想过短杖击打的对象会反击似的。现在，他唯一的支撑点便是钩在几根树枝间的双脚。奇维则轻轻松松手扶枝叶，脸上挂着她最能激怒别人的笑容。

片刻间，布鲁厄尔一动不动，目光在她周围扫来扫去。突然他一蹬脚，一声不吭跃了起来，在空中摇晃了一下，抓住一根树枝，一拽，一头扎向底层出入舱门。

奇维静静地飘浮着，百感交集。一时间，她辨不清自己的感受，只知道……这个园子，在里茨尔·布鲁厄尔滚蛋之后是多美啊。刚才，她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怒气冲天的统领身上，现在，园子里的声音又回来了。低微的嗡鸣，翩跹的蝴蝶。直到现在，她才感受到整个身体的刺痛，那是激愤压迫产生的刺痛。愤怒，还有恐惧。

奇维·林·利索勒特捉弄过许多人，激怒过不少人。她干这种事几乎有点上瘾了。妈妈说过，这是心中暗藏的愤怒引起的，因为她被孤零零一个人留在群星之间。也许是吧，但这么干挺好玩的。这一次却不一样。

她转身飘向树丛间父亲的小巢。这些年来，生她气的大有人在，就连伊泽尔·文尼有时都极为愤怒。可怜的伊泽尔，真希望……但今天却截然不同。她从里茨尔·布鲁厄尔眼睛里看到了这种不同。那个

人真的想杀了她，在杀与不杀的边缘摇摆了好一阵子。他怕托马斯知道，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他才没有当场下手。如果哪一天布鲁厄尔趁她一个人时逮住她，周围又没有监控系统……

来到阿里·林身边时，奇维两只手都在哆嗦。爸爸呀。她多么希望爸爸能听到自己的话，能抚慰颤抖不已的女儿。可阿里·林连看都没看她一眼。爸爸“聚能”已经好几年了，但奇维还记得从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从前……刚一争吵爸爸就会冲下来，他会挡在奇维身前，不管布鲁厄尔手里有没有短杖。可现在……除了里茨尔·布鲁厄尔，奇维没注意周围的事，但还是有些隐约片段进入她的视野：阿里坐在他的显示视窗和分析系统中间，没动弹一下。两人的争执他全听到了，声音越吵越大时他还朝这边瞟了一眼，表情很不耐烦，满脸不赞成，一副“别打扰我”的模样。

奇维伸出一只颤抖的手，碰碰爸爸肩头。他耸耸肩，像赶开一只讨厌的小虫子。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爸爸还活着。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他死得比妈妈更彻底。托马斯说过，聚能者是可以复原的，但托马斯需要爸爸和其他聚能者像现在这个样子。托马斯是个易莫金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易莫金文化中。他们利用聚能技术把人变成一项资产，能这么干，他们还非常自豪。奇维知道，许多青河人觉得易莫金人所谓的“聚能复原”是骗人的谎话。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怕一个聚能者复原。但这么重要的大事，托马斯是不会撒谎的。

或许，她和爸爸做得越好，就越能让他尽快复原。“聚能”又不是死亡，不会永远这样的。她重新滑进爸爸身边的座位，开始比对基因。她下去和布鲁厄尔争吵时处理器已经开始比对，这会儿结果出来了。

这个结果准会让爸爸高兴的，如果他不是聚能者的话。

劳跟过去一样，仍旧参加每隔一兆秒举行一次的舰队管理委员会的例会。随着轮值班次的变化，与会者自然每次都不一样。今天伊泽尔·文尼参加了会议。他已经为这个小伙子安排好了一次小小的惊喜，瞧瞧他的反应一定很有趣。里茨尔·布鲁厄尔也来了，所以他没让奇维出席。劳暗自好笑。妈的，没想到这小妮子能把一个大男人气成这副模样。

按照劳的吩咐，委员会的例会已经和劳自己的易莫金管理人员会议合并起来，称为“轮值干部会议”。这种做法是想表明，不管双方过去有什么争端，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只有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当然，这种会只是个幌子，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真正的决定是劳和安妮·雷诺特或里茨尔·布鲁厄尔以及安全人员私下商量之后做出的。那种密谈通常发生在常规勤务轮班之外的空当^[42]。不过，说决策是在这些每兆秒一次的例会上做出的也不完全是假话。劳手指一点会议议程：“那么，进行最后一项：安妮·雷诺特对开关星的探测报告。安妮？”

安妮毫无表情地纠正他的话：“天体物理学家的报告，统领大人。但首先，我有一点要求。我们这个领域还需要至少一位未‘聚能’的专家。你知道，对技术分析的结果做出判断需要……”

劳叹了口气，私下商谈时她也在这个问题上紧咬着他不放：“安妮，我们没有资源呀。这个研究领域，活下来的专家只有三个人。”而且都是聚能呆子。

“但我需要一名能运用常识做出判断的分析家。”她耸耸肩，“好吧。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拨出了两名天体物理学家，从点亮之前便连续值勤。请记住，他们有五年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才做出汇报。”她向空中一挥手，大家面前出现了一艘经过改装的青河交通艇。小艇的每一个侧面都加装了燃料箱，船头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探测器。艇侧一个拱起的结构上伸出一面银色的盾帆。“就在点亮之前，李博士和温驾着这艘小艇进入开关星的近地轨道。”另一个视窗显示出下降轨迹，在距开关星表面五百千米左右进入轨道。“盾帆调整得很合适，在它的保护下，他们在那个高度安全飞行了一天多长的时间。”

驾驶交通艇的其实是乔新手下的“聚能”飞行员。劳朝乔新点点头：“干得很好，飞行主任。”

乔新心里乐开了花：“谢谢您。那次可真惊险，可算有了往后能对我的孩子吹一吹的事了。”

雷诺特没理睬他的话，弹开几个视窗，显示出以不同光谱在低轨道拍摄的图像：“从一开始，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就遇上了困难。”

大家听到了录下的两个聚能者的对话。李是易莫金人，说话的是另一个声音，带青河口音，肯定是温：“我们早就知道开关星的质量和密度与普通G级恒星没什么差别，现在又制作出了高解析度图谱，确定了恒星内部的温度和密度——”李博士以聚能者特有的急促语气插了进来：“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微型卫星……管他什么资源不足。至少需要两百颗，点亮期间持续监测。”

雷诺特暂停录音：“我们给他们抽调了一百颗微型卫星。”又弹出几个视窗，已经是点亮之后了，李和温也回到了哈默菲斯特，仍旧争个不停。雷诺特汇报工作时总是这样，密集的图像、表格和录音。

温又开口了，声音疲惫不堪：“哪怕它处于‘关’的状态，内部密度仍旧是典型的G级星。开关星没有坍塌的迹象，但表面气流的深度却只有不到一万千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李又说道：“点亮之后，恒星内核结构好像仍旧是老样子，跟关闭状态时完全一样。”

“这一点我们无法断定，没办法更接近它。”

“不，问题是它的各项数据都是非常典型的G级星呀，我们有模式分析……”

温的声音变了。这一次语速快得多，听起来沮丧不已，几乎到了痛苦的地步：“这么多数据，全摆在这儿，这个谜团却跟以前一样解不开。我一直在研究它的反应路线，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可还是跟黎明时代的天文学家一样摸不着头脑。恒星内核深处肯定有什么东西，不然的话，开关星早就坍塌了。”

另一个聚能者的语气十分焦躁：“有一点很明显，即使处于关闭状态，开关星仍在释放射线、能量或是别的东西，但这种东西经过了某种转换，发生了某种交互作用，于是强度降低，变弱了。”

“问题是，那种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如果真的有那种东西，星球表面诸层为什么不坍塌？”

“因为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恒星可见光层的最底层，那一层确实坍塌了！射缩^[43]。我用你的软件模块演示给你看！”

“用不着，全是瞎扯，跟几年前没什么区别。”

“可我有数据！”

“那又怎么样？在恒定熵状态下可逆热力过程是封闭的——”

雷诺特关闭了录音：“他们这样争论了好几天。大多数都是他们之间的行话术语。绑定在一起执行同一项目的聚能者经常会发明出这类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的行话。”

劳在椅子上直起身体：“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明白，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你被封在外面了吗？”

“没有，至少不是通常所谓‘被封在外面’。温博士非常沮丧，他开始随机考虑各种不大可能出现的极端解释。如果是正常人，这种方式或许会打开思路，但——”

布鲁厄尔大笑起来，开心极了：“这么说，你的天文伙计彻底找不着门了。丢球了，呃？”

雷诺特看都没看布鲁厄尔。“闭嘴。”她说。劳发现她的话让做生意人吃了一惊。里茨尔是二号人物，是统治者中的残暴分子，却被她一句话打得瘪了下去。不知这些生意人什么时候才能猜出个中奥妙。布鲁厄尔脸上闪过一股怒气，接着，他咧嘴笑了，在椅子上往后一靠，高兴地瞥了一眼劳的方向。安妮顿都没顿一下，继续说道：

“温暂时不再把研究集中在问题的焦点上，而是后退一步，把它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中考虑。最初，他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重新响起温的声音，跟刚才一样急匆匆地，单调平板：“开关星在银河中的轨道，这是个线索。”视窗一闪，出现一幅开关星在银河中的运行轨道图。这是安妮直接从温笔记里提取出来的假想图，假设它不会受到其他接近恒星的影响。这幅图回溯了五亿年。从图像上来看，开关星的运行轨道是典型晕轮恒星特有的花瓣状。每隔两亿年，开关星便会穿过银河看不见的核心，一直向外，一直向外，直到星星越来越稀疏，出现银河之间的大黑暗地带。托马斯·劳不是天文学家，但他知道晕轮恒星不像普通恒星那样有一个由行星组成的星系，正是因为这个，人们一般很少前往晕轮恒星实地考察。在开关星的种种奇异处中，这是最不起眼的了。

可不知为什么，青河那个聚能呆子却死死揪住开关星的银河轨道不放：“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一颗恒星——它进入过银河最核心的部分，一次又一次——”雷诺特跳过了一大段，准是可怜的温头脑发昏、思路不停地兜圈子的部分。聚能呆子的语气忽然平静下来：

“这是线索。我们有许多线索，真的。别管物理学了，只想想它发光、变暗的变动曲线。每二百五十年中，二百一十五年是黑暗期，发出的可感知能量比褐矮星还少。”视窗随着温的思路不断变化，调出褐矮星的图像，还有物理学家们推测的开关星远古时期的变化周期（频率比现在快得多）。“一定存在一些我们无法测到的变化。就点亮吧，亮度曲线大致相当于一颗周期性爆发的Q级新星，几兆秒后，它的光谱几乎和一颗内核发生核聚变的恒星相似。接下来，亮度逐渐降低到零……或者发生了变化，变成我们无法看见的某种东西。这根本不是什么星星！这是魔法。是一台受到损坏的魔法般的机器。我敢说，这是一台快启波束发生器。对，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来自银河最核心部位的魔法机器，损坏了，所以我们无法理解。”

录音骤然中断。温万花筒般的视窗也突然定格。“温博士陷入这个怪圈已经十兆秒了。”雷诺特说。

这些劳早就知道，但他还是装出关切的神情：“我们还剩下谁？”

“李博士做得还行。他陷入了与温博士的结论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怪圈，不过我们拆散他和温博士的组合之后，他的状态又恢复了。可是现在——这个，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青河的识别软件系统上，搞出了一个庞大的模式，与我们所有的观测资料全部吻合。”又是一组图像，说明李有关亚原子新族的理论。“我们让李博士把研究扩展到亨特·温一个人钻研的领域，他得出了和温博士完全不同的结论。”

李的声音：“对，对了！我的模式表明，类似开关星这种星体，银河内核附近一定很常见。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恒星也会发生碰撞，其结果是大爆炸，将碎片炸得远离内核。”不用说，在这种假想的爆炸之后，李博士所描述的星球运动轨迹与温博士的描述完全一样，“我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我们无法在银河内核星尘中看到这种眨巴眼睛的星星，因为它们不是很亮，运动速度又太快。但亿万年间，总会发生一次我们所设想的恒星之间的非对称大碰撞，大爆炸之后，一块碎片就被抛了出来。”图像显示假想的毁灭开关星的恒星所

发生的假想中的大爆炸，开关星原有的太阳系被炸毁了，行星尽毁，只有一颗行星被开关星本身挡住，没有受到恒星爆炸的破坏。

伊泽尔·文尼向前倾过身体：“老天，他真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是啊。”劳说，“甚至解释了这个星系只有一颗恒星的原因。”他从那一大堆视窗前转过身来，望着安妮：“你怎么看？”

雷诺特耸耸肩：“谁知道？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没有聚能的专家，统领大人。李博士的研究领域越扩越大，表现出一种很典型的症结，企图拿出一个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他的粒子理论结构十分庞大，说不定是一种互证式的同义反复。”她顿了顿。安妮·雷诺特太缺乏陈述技巧了。劳只得调整自己的问题，重新发问，这才引出了她的大炸弹：“粒子理论是他的核心专业，这种理论也许会引发一系列突破，最终可能制造出速度更快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

好几秒钟时间，没有人开口。青河人几千年来一直在摆弄他们的推进器，也许从范·纽文的时代之前就开始了研究。他们从数以百计的人类文明中窃取了种种天才设想，用于推进器的改造。但最近一千年里，推进器的效率只提高了不到百分之一。“是这样啊。哎哟，哎哟。”大赌一把……而且赢了，劳知道这是什么滋味，感觉真是太棒了。就连生意人都是满脸傻笑。他一时没有说话，让房间里的兴奋之情浸得更久一些。真是个好天大的好消息啊。哪怕一直等到流放期快结束时才研究成功，都是不得了的好消息。“天体物理学家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呀。温的状态，你能想想办法吗？”

“恐怕亨特·温已经无法复原了。”她打开一个视窗，显示医疗图像。在一个青河医生看来，这只是一幅大脑诊断图。但对安妮来说，它是一幅策划图：“请看，这里和这里的链接与他对开关星的研究相关。通过部分微调，我已经证实了这种相关性。如果强行撤销聚能，他最近五年的工作就会被全部抹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也全完了。别忘了，聚能手术主要是个摸索过程，精确度只比毫米级稍强一点。”

“这么说，如果强行撤销聚能，最后就会弄出个植物人？”

“不会。如果我们后退一步，撤销聚能，他会恢复原来的个性，大多数记忆也会保留下来。只不过再也不是什么天体物理学家了。”

“嗯。”劳沉吟着。看来，对做买卖的不能简简单单撤销聚能，让他一变而为雷诺特需要的非聚能专家。我要是冒险把那第三名专家解除聚能，那才真见鬼呢。幸好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非常合适，全部三名专家都能人尽其用。“好吧，安妮，我的意见是这样：把另外那位物理学家调上线，别给他压太重的担子，让他这一轮班轻松点。让李博士进入冬眠，新出来的人则负责检查审核李的结论。当然比不上非聚能的正常专家的分析，但毕竟也算第三方意见。如果你们好好安排一下，同样可以得出持中的结论。”

回答又是一耸肩。雷诺特不会假装谦虚，但她同样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出色。

“至于亨特·温，”劳继续道，“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最大贡献，我们不可能要求得更多了。”照安妮刚才的话看，这话是完完全全的事实。“我希望你解除他的聚能。”

伊泽尔·文尼猛吃了一惊，连嘴都合不上了。其他小商小贩的表情同样震惊不已。还有点小麻烦：亨特·温可能不会成为聚能者也能复原的最佳例证，相反，他的情况或许相当棘手。显示你的关怀。

“我们让温博士连续值了五年多的班，我看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的。把我们最好的药品用在他身上，用什么都行，尽可能让他的身体状况好起来。”

这是最后一项议程。这之后，会议没继续多久。劳冷眼看着他们飘出会计室，一路上叽叽喳喳兴奋不已，说的全是李的理论突破和温的解放。伊泽尔·文尼跟在最后，没和任何人说话。小伙子的模样有点呆头呆脑。这样才对，文尼先生，乖乖的，也许有一天，我会释放你关心的那一个。

轮班空当。四下静悄悄的。大多数班次只有一兆秒或几兆秒，新旧上岗人员会一起值一段时间的班，以便新上岗者熟悉情况。轮班空当不是什么秘密，但只要是在正式场合，劳就会说这是人员安排程序出了故障，所以不时会出现连续四天无人值勤的状况。这就跟从第一天和第二天之间凭空变出了一天似的。

“如果回家后也有轮班空当，可就太好了！”布鲁厄尔一边开玩笑，一边领着劳和卡尔·奥莫走进存放冬眠箱的区域，“我在弗伦克干了五年安保工作。当时要是也能时不时来上这么一段空当，那可太方便了。只要有必要，随时可以把棋局一调，重新布置。”他的大嗓门在舱位里隆隆作响，四面回荡。苏维里号上，醒着的只有他们三人。雷诺特和一小撮聚能呆子，在下面的哈默菲斯特，一群行尸走肉罢了。庞杂体上有一小队易莫金人和生意人正在稳定巨岩（人数已经达到庞杂体可承载的最高限度），奇维·利索勒特也是其中之一。除了聚能呆子，真正知道那个大秘密的只有九个人。在这种空当期，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苏维里”号冬眠舱的内部隔断墙已经拆掉了，多塞进了几十具冬眠箱。值A班的全体人员都在这儿长眠，将近七百人。轮班树上的另一枝B和其他人在布里斯戈裂隙号上，共同利益号上是C枝和D枝。这一次空当期之后轮到A枝上岗值班。

墙上亮起一盏红灯：冬眠舱的独立数据系统准备就绪，可以对话了。劳戴上头戴式显示系统，一具具冬眠箱上立即显示出姓名、属性。老天保佑，都是代表正常的绿色。劳转向自己的统领侍卫，脸畔马上浮出卡尔·奥莫的名字、身份和体征验证。这儿的数据系统真是死板，什么都要标示出来。“卡尔，安妮手下的医疗人员几千秒后就到。里茨尔和我干完之前别让他们进来。”

“遵命，大人。”对方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转身飘向门口。这儿的事他以前见过，他还曾协助他们制造了“远方宝藏”号上的骗局。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舱里只剩下他和里茨尔·布鲁厄尔两人。“好吧，里茨尔，又发现烂苹果了？”

里茨尔咧嘴笑了。他已经为劳准备了一份惊喜。脚下的灯光照着他们飘过一排排冬眠箱，尽管这些箱子历尽磨难，却依然完好无损——至少青河人的冬眠箱一个都没坏。做生意的真狡猾。他们通过广播向整个人类文明传播技术知识，但自己的东西永远比他们朝着群免费星免费宣扬的高明许多。但现在，我们手里掌握了整整一个舰队的数据库……还有一批可以解说这些数据的大活人。

“我把我的监控人员逼得很紧，统领大人。A枝看来没什么问题，只是——”他伸手抓住冬眠箱的架子，停止飘动。整整一排细细的支架应手弯了过来。这种设计真够特别的。“我真弄不懂，你干吗留着这种参加过叛乱的老废物？”他用他的统领短杖敲了敲一具冬眠箱。

生意人的冬眠箱箱体很宽，带弧形窗口，内部还有照明。就算没有标签，劳也能认出范·特林尼。不知怎么回事，这家伙面部沉静时反而显得年轻些。

里茨尔准是误将他的沉默当成了犹豫：“他事先就知道迪姆的计划。”

劳耸耸肩：“当然。知道的还有文尼，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人现在是已知量，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可是——”

“记住，里茨尔，我们早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不能再随便干放血的事了，我们经不起这种消耗。”战斗之后那场紧急审讯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劳当时遵循的是从大瘟疫期间总结出来的灾难应变策略。那是一套相当强硬的方法，普通人是不知道的。问题在于，第一批统领所处的形势跟劳很不一样，他们手里的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不怕消耗。可这一次……嗯，有些青河人可以聚能，审讯他们不成问题。但其他人却惊人地顽固。最糟糕的是，他们面对威吓时的反应非常不理智。里茨尔头脑发热了，托马斯自己也强不到哪儿去。没等摸清对方的心理，他们已经把小商小贩中间的高级别人员杀了个一干二净。总的来说，那是一场惨败。不过同时也是一次让人成熟起来的宝贵教训。托马斯从中学会了如何对付活下来的青河人。

里茨尔笑道：“好好，留着他至少能给咱们解解闷。瞧他怎么讨好你跟我吧——同时还要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他朝一排排冬眠箱一挥，手，“好吧，就按计划办，把他们弄醒。反正咱们要解释的‘事故’已经够多了，少点麻烦也好。”他转身面对劳，脸上仍旧挂着微笑，但被下方照射上来的灯光一衬，烘托出了狞笑的真实表情，“真正的问题不是A枝。统领大人，在过去的四天中，我发现了破坏行为，不是A枝，而是其他地方。”

劳望着他，脸上带着略微吃惊的表情。他正等着对方开口呢。
“你是说奇维·利索勒特？”

“没错！你先别说话，我知道你看见了我跟她的那次正面交锋。臭婊子，就凭那件事就该弄死她。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有确凿证据，她正在破坏你立下的法令。而且还有同谋。”

这倒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怎么回事？”

“你也知道，我在买卖人园子里逮住她跟她父亲在一起。自作主张，把园子关了。所以我才那么生气。可后来……我专门对她实施了监控。要不是这样，也许再过好几次轮班随机监控都发现不了她的事：那个小贱货在盗窃统管资源。盗窃挥发矿提炼站生产的产品，挪用设备机时，还引导她父亲偏离聚能目标，搞她自己的投机项目。”

该死的。这可比奇维跟他讲的严重得多。“还有什么？她拿这些资源干什么？”

“不光是这些资源，还有其他的，统领大人。她的计划可多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她想拿偷窃的东西跟别人交换，为自己牟取好处。”

劳一时语塞。盗窃集体共有资源当然是一桩大罪，瘟疫蔓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因为这种罪行被处决的人数甚至比因瘟疫而死的人数更多。可是在现代……当然，以物易物的地下交易从来没有彻底根绝，在巴拉克利亚，至今仍然有人会因为这个得到处决——但这只是个借口而已。“里茨尔，”劳开口了，谨慎地撒了个谎，“这些事我都知道。如果严格依照我法令的字面含义，这么做当然是不对的。但你想，我们离家二十六光年，对付的是青河人。他们确确实实是一伙

做买卖的。我知道这么说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他们的整个发展历史就是欺骗集体的历史。我们不能指望一下子把这种事彻底压制——”

“不对！”布鲁厄尔猛地一推他扶着的冬眠箱，抓住劳身旁的支架，“他们全是渣滓。但触犯你法令的只有利索勒特和少数几个人，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

这一切，劳都可以想象。奇维·林·利索勒特从来不是个守规矩的人，甚至不遵守青河自己的规矩。她那个疯疯癫癫的妈把她调教得可以任人摆布，但想直接控制这姑娘却做不到。玩小花招，这是她最喜欢的事。奇维对他说过：“取得批准难，事后让别人原谅你却容易多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最雄辩地说明她和第一批统领的世界观有多么不同。

完全因为坚强的意志，他才没有在布鲁厄尔的气焰前退缩。这个人到底怎么了？他正视对方的眼睛，不理睬里茨尔抽搐的手中的那根短杖：“我相信你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你的工作，副统领。而如何解释我制定的法律则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奇维从来没有摆脱蚀脑菌，如果有必要，她是很容易……控制的。我希望你随时向我通报这些违规活动，但目前，我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选择？我——”布鲁厄尔一时气结，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再次开口时，声音平静多了，带着一股经过计算的怒气：“不错，我们离家二十多光年。也就是说，离你的家族二十多光年，还有，统治者已经不是你叔叔了。”阿兰·劳被刺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当时探险队还有三年才能抵达开关星系。“在故乡星球，也许没有法律能约束你，你可以保护那些违法乱纪的人，仅仅因为那些人搞起来很爽。”短杖在他的手心叭地一敲，“可在这儿，现在，你只是孤身一人。”

统领阶层内部的厮杀高于一切法律。这是一条源自大瘟疫时期的古老原则。这条原则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的天性。如果布鲁厄尔现在动手砸碎他的天灵盖，卡尔·奥莫就会听副统领的。但劳镇定如常，说道：“你比我更孤立，我的朋友。聚能者中，跟你绑定在一起的有多少？”

“我……我有乔新的飞航人员，还有监控人员。雷诺特也可以重新调整，我爱怎么调就怎么调。”

里茨尔在托马斯以前没有发现的一道深渊前徘徊，好在他现在平静多了。“我想，你不至于不了解安妮的情况吧，里茨尔？”

布鲁厄尔胸中杀人的怒气陡然熄灭。“对，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好像一下子崩溃了，“大人……都是因为……因为这次任务变化太大了，跟我过去想的太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这儿有资源，可以过最豪华的日子，像最高统领那样。还有发现宝藏的前景。可现在，我们的聚能者死得差不多了，设备连返航回家都不够。卡在这儿一陷就是几十年……”

里茨尔几乎声泪俱下。从气焰万丈到苦苦哀求，变化真是太惊人了。托马斯不动声色，用安抚的语气说道：“我理解，里茨尔。自从瘟疫期之后，从来没有人面临过我们目前这种极端处境。连你这么坚强的人都觉得受不了，真不知道普通队员是什么心情。”这倒是大实话，只不过普通队员不会像里茨尔这样有如此激烈的反应。跟里茨尔一样，他们也是一连几十年陷在这里进退不得，家庭、儿女更是无从说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不能忽视。但大多数普通人可以找到新伴侣。舰队中没有聚能的人还有上千个，选择很多。但里茨尔的欲望却很难满足，他需要折磨人。可现在人数这么少，几乎无法腾出人手供他消耗。

“宝藏的前景仍然存在，也许我们追求的一切都可以实现。消灭青河让我们差点赔上老命，但现在，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学习他们的秘密。上一次轮值干部会议你也参加了，我们已经发现了全新的物理规律，连青河人都不知道的规律。这些你都听见了。最好的还在后面，里茨尔。蜘蛛人是很落后，但这里根本不应该出现生命，连最低级的生命形式都不应该存在。这个太阳系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我们不可能是到这儿打探的第一个智慧种族。想想看，里茨尔，一个有能力航行星际的非人类文明。它的秘密就在下面这颗星球上，藏在废墟之下一——遥远的过去，他们留下的遗迹。”

他领着自己的副统领绕过冬眠箱架子的远端，又折回来，沿着第二条冬眠箱架组成的甬道飘行。头戴式显示系统里，各处都是表示正常的绿色。可惜，跟往常一样，易莫金冬眠箱显示出更高的磨损率。唉，再过几年，随着冬眠箱渐渐损坏，安排轮值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轻松了。单纯依靠自己，一支星际舰队是不可能建造出另一支星际舰队的，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为自己提供高科技设备。仍旧是那个古老的难题：要制造出最尖端的技术产品，你需要一整个文明提供支持——

大批不同类型的专家，各种层次的工业设施。没有捷径。人类经常幻想制造出一种适用于一切的通用装配系统，但这种幻想从未实现。

里茨尔平静多了，绝望的怨气过去了，他开始思考：“好吧……牺牲很大，但到头来，咱们总归能大功告成、衣锦还乡。别人能挺过去，我也能。可是……干吗非他妈等那么久？干脆直接着陆，接管哪个蜘蛛人国家——”

“他们刚刚发明出最初级的电子设备，里茨尔。我们还需要更多——”

副统领不耐烦地一晃脑袋：“是啊，是啊，我知道。需要一个坚实的工业基地。这方面我可能知道的比你还多，别忘了我在诺比塔船坞当过统领。事到如今，无疑只有一次伟大的重建才能够拯救我们。可我们不一定非要躲在L1点呀。如果接管哪个蜘蛛人国家，假装跟他们合作，说不定能让他们发展得快点。”

“你说得不错，但有一个困难解决不了：保持对蜘蛛人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时机。你知道，征服加斯帕那次我参加了，嗯，应该说，我是征服之后第一批开进去的。如果我加入了征服舰队，现在不知有多少个百万了。”劳有意在语气中流露出满腔羡慕，这种情绪最能引起布鲁厄尔的共鸣。加斯帕那回可真是中了头彩。

“老天，头一批征服舰队可真是赚大了。只有两艘船啊，里茨尔！想想看。他们只有五百个聚能者，比我们现在还少，可他们耐着性子，潜伏起来。等到加斯帕进入信息时代，他们控制了那颗行星上的每一个数据系统。宝藏自己落入了他们的手掌心！”劳摇摇头，把那个辉煌景象从脑海里驱赶出去，“你说得对，我们现在就可以下手对付蜘蛛人，费时可能更少。但要这样做，我们这一方多半只能靠虚张声势，对手却是我们完全不理解的外星人。只要算错一步，只要弄出一场游击战，我们就会弄个两手空空……到最后很可能还是我们‘赢’，但那时可就不是等待三十年了，完全可能长达五百年。这一类失败是有先例的，不过我们自己瘟疫期后没有这种例子。里茨尔，你知道堪培拉的事吗？”

布鲁厄尔耸耸肩。堪培拉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但相隔太远，他不感兴趣。和许多易莫金人一样，布鲁厄尔觉得广袤宇宙遥不可及之处发生了什么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三千年前，堪培拉还处于中世纪。跟加斯帕一样，那个文明也自我毁灭，退回了原始社会。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堪培拉还远远没有恢复过去的技术水平。一支规模很小的青河舰队飞到了那里。不知怎的，他们以为堪培拉人仍旧是个高技术文明，可以做生意谋利。这是那帮生意人犯的第一个大错。第二个大错是，他们没有拔腿便走，反而逗留不去，想跟落后的堪培拉人搞点贸易之类的。青河人的力量与当地人的相去何止万里，他们自认为高高在上，当地的原始社会，可以任其摆布。”

布鲁厄尔哼了一声：“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可照你的话，当时的堪培拉人比我们要对付的蜘蛛人落后得多。”

“是的，可堪培拉人是地球人。而且青河人当时的资源更丰富。不管怎么说，他们跟某些当地人结盟了，使出浑身解数推动当地的科技发展，然后出发去征服整个世界。他们还真的成功了。但每前进一步，他们的力量都削弱一分。舰队船员最后连冬眠箱都没有了，只能住在堪培拉的石头城堡里慢慢老去。买卖人和当地人的混血文明最后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先进、非常强大的文明。但对最初那批船员来说，这一切都太迟了。”

统领和他的副手已经快到主要出入口了。布鲁厄尔飘在前面，他转过身，双脚像踩甲板一样立在舱壁上。他抬头望着飘过来的劳，满脸专注的神情。

劳轻轻落地，靴子上的锚爪固定住身体，不再反弹：“想想我说的话，里茨尔。我们这段流放期是必要的，回报必将大大超出你的想象。这段时间内，我们再好好想想怎么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统领阶级不应该被生活琐事所困扰。”

年纪较轻的人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然后变成了满脸感激：“谢……谢谢你，大人。只要你能时时帮我一把，我就感激不尽了。”两人又谈了一会儿，互相做出必要的妥协。

从“苏维里”号回来的旅程给了劳思考的时间。从他的交通艇望去，前面的巨岩庞杂体闪闪发亮、纷纭杂乱，形状不规则的营帐、仓库、飞船，猬集在庞杂体的轨道上，点缀着周围的天空。现在是轮班

空当，他察觉不到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连奇维和她的手下都看不见，可能在庞杂体的背阴面吧。钻石峰峦远处便是阿拉克尼，壮丽的一轮，孤悬天际。今天，它上空没有云层遮挡，露出了一块块海洋。蓝色海洋清晰地衬出赤道附近的大陆。蜘蛛人世界真是越看越像地球那类行星了，上千颗行星中才有那么一颗，人类可以着陆、生活、繁衍。这一番天堂般的景象还会延续三十年左右，到那时，它的太阳将再一次熄灭。到那时，它就是我们的了。

而现在，他为最后的胜利又添了一个砝码。今天，他解开了一个谜团，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风险。托马斯嘴角一歪，恨恨地笑了笑。里茨尔错了，误以为阿兰·劳的侄儿是好当的。阿兰·劳喜欢托马斯，这倒是真的。劳家的统治重任总有一天会落到托马斯肩上，这一点很早就清楚了。但问题也出在这儿。如此一来，托马斯便对自己的叔叔构成了威胁。大位的接续通常伴随着血腥谋杀，哪怕统领家族也概莫能外。好在阿兰·劳很明智。他确实希望由侄儿接过自己的位子——但必须是在他自己尽享天年、终身统治之后。把开星探险舰队交给托马斯·劳，这是一种权术，对统治者和未来的继任者都有好处。托马斯·劳一去两个世纪，将远离世界舞台。当他载誉而归时，他带来的财富又会加强劳家的统治力量。

过去，托马斯一直怀疑里茨尔·布鲁厄尔是人家暗中给他下的绊子。在家乡时，这人看起来还行，是块副统领的料子。年轻了些，但肃清诺比塔船坞那件事干得很出色。从血统上来说，他是弗伦克人。阿兰·劳入侵弗伦克时，里茨尔的父母两系是最早的两家支持者。对每一个新征服的世界，易莫金人都会施以重压，其程度和性质与瘟疫对巴拉克利亚的打击相近，以期造就出类似巴拉克利亚的世界：千万人的死亡、蚀脑菌、统领阶级的出现。年轻的里茨尔对于新秩序很快便全盘接受。

但进入流放期之后，里茨尔却变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鲁莽、懒散，不时还有点傲慢无礼。当然，红白脸事先就分配好了，他原本应该扮演坏蛋。可里茨尔的表现不是演戏。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配合劳的工作。让人不禁得出这种结论：劳家的敌人十分狡猾，早就安排妥当，不知用什么办法突破了阿兰叔叔的安全检查，将一个冒牌货塞进了舰队。

可是今天，这种怀疑显得站不住脚了。我没有发现他在暗中搞破坏，连不称职的迹象都没有。副统领只是有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罢了，

于是情绪低落，却又太顾忌面子，不好意思向他提出来。在文明社会里，满足这些欲望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这确实是每一个统领阶级成员的天赋特权。可是到了这个蛮荒之地，举目皆是废船……里茨尔真的受罪了。

交通艇从哈默菲斯特高耸的尖塔上空划过，降入下面的阴影处。

满足布鲁厄尔的欲望很困难，年轻人只得拿出点忍耐精神了。托马斯全面查看了船员和聚能者的值勤名单。总得想个办法。这么做是值得的。除了他自己，二十光年之内，里茨尔·布鲁厄尔是唯一一个统领阶级成员。统领阶级内部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但他们之间有一条纽带。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套秘不示人的残酷战略，每一个人都明白易莫金人真正的利器是什么。里茨尔还年轻，还不成熟，如果能趁机建立一种适当的关系，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还有，最后的成功或许比他告诉里茨尔的更加辉煌，甚至比阿兰叔叔所设想的更加伟大。如果没有跟那些生意人直接打交道，连托马斯自己都想象不到。

阿兰叔叔向来很重视远方的威胁。在处理舰队起航这类事上，他一直遵循着巴拉克利亚的保密传统。但就算是阿兰叔叔，好像也没认识到自己只是在一个小得可笑的池塘里扮演大鱼的角色：巴拉克利亚、弗伦克、加斯帕，寥寥三个世界而已。刚才劳跟里茨尔·布鲁厄尔谈到了堪培拉的创建经过，其实这类例子很多，但托马斯·劳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堪培拉文明。他的同侪皓首穷经，毕生钻研易莫金历史，而托马斯·劳研究的却是整个人类空间的历史。只要把眼光扩大到人类空间，就连大瘟疫这种灾难都比皆是。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伟大的征服者啊，跟他们的伟绩相比，巴拉克利亚只是个侏儒的舞台。伟人们的业绩托马斯稔熟于心，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到塔夫·卢^[44]……一直到范·纽文。在这些伟人中，范·纽文是劳最崇拜的，他是青河人中最伟大的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文一手缔造了现代青河人。生意人的广播网描述了纽文的生平事迹，有些方面还很详尽，但所有这些事迹都裹上了一层糖衣。还有其他版本，在群星间悄悄流传。这个人生平的每一个方面都值得下苦工夫钻研。范·纽文是堪培拉人，出生在青河人抵达前不久。少年纽文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了青河……而且改变了青河。几个世纪之内，在他的驱策下，小商小贩们建立起了一个帝国，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他是横跨整个人类空间的亚历山大。同亚历山大一样，他的帝国也没有持续很久。

这个人是征服与组织方面的奇才。只是缺乏必要的工具，他才功败垂成。

蓝色的、美丽的阿拉克尼渐渐落到哈默菲斯特的高塔之后，劳最后望了它一眼。他有一个梦想，一个从未示人的梦想：几十年内，他将征服一个外星种族，一个曾经翱翔星际的外星文明。几十年内，他会收获青河舰队自动化系统最深层的机密。有了这些，也许他甚至可以跟范·纽文比肩。有了这些，他也许可以缔造一个星际帝国。托马斯·劳的梦想还不止于此，因为他有一件缔造帝国的强有力的工具，是范·纽文、塔夫·卢和其他所有人从来不曾拥有的——聚能。

再过半生，这个理想才会实现。他必须先度过这个流放期，而且毫无疑问，种种目前无法想象的困难还在等着他。目标遥不可及啊。有的时候，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竟然觉得有可能实现这种梦想。可是，这个梦想烧灼着他的心，放出多么美丽的光芒啊。

有了聚能，也许他托马斯·劳可以将所有设想化为现实。托马斯·劳的易莫金帝国将成为横跨人类空间的唯一帝国。而且，它不会中道而绝，必将持之永久。

按官方的正式说法，本尼·温的酒吧自然是不存在的。本尼在营帐的各层气囊之间占了一处地方，这本来是存放设备用的，但既然空着，本尼便自作主张拿了过来。他和他父亲利用工余时间，把这个地方布置起来：家具、一间零重力游戏室、墙纸视窗系统。本来舱壁上还能看见设备管道，但现在已经用彩色胶带裹上了。

轮到范·特林尼那一枝值班时，老头子的空余时间大多消磨在这儿。把稳定L1周边设施的活儿搞砸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已经交由奇维·利索勒特全权负责，所以他有大把的空余时间。

范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是啤酒花和大麦酿造品发出的浓烈芬芳。几滴啤酒从他耳边飘过，随即消失于门上的清洁孔中。

“喂，范，最近上哪儿去了？找个位子，坐吧。”他平时那帮酒友大多都在，坐在游戏室天花板一侧。范朝他们挥挥手，飘过房间，在靠外的墙边找了个位子，面对那些人旁边的侧巷。说是侧巷，其实窄得很。

特鲁德·西利潘朝房间那头飘在吧台旁的本尼一扬手：“啤酒和吃的呢，伙计？喂，给咱们的军事天才来一大杯！”

大家哄笑起来，范恨恨地哼了一声。他费了很大工夫，终于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牛皮匠。想听大胆玩命的英雄事迹吗？找范·特林尼，一百秒之内准能听到。当然，只要你有一点点经验，一眼就能识破：多半是瞎编的，少数真事儿也是别人，而非这位特林尼的成就。他打量着房间。跟平常一样，顾客大都是下级易莫金人，但每群人中总有一两个青河人。开关星点亮和“迪姆大屠杀”已经过去六年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各自生命中的两年光阴。活下来的青河人接受了教训，渐渐适应了。还不能说两个种族已经融为一体，但和范·特林尼一样，大家都成了这个流放在外的集体的一分子。

亨特·温从吧台飘过来，身后拖着一个网兜，里面装满了饮料泡囊和他们父子俩冒险偷偷弄进酒吧的小吃。他把东西递给大家，暂时打断了众人的对话。分发完毕，亨特收起酒钱——这是私下流通、用来交换好处的一种兑换券。

范抓起一个饮料泡囊。容器是一种新型塑料做的，本尼和在庞杂体表面工作的探险队员有联系。小小的挥发矿加工设备摄入气凝雪和水凝冰，以及地面的钻石……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货物，包括制造饮料泡囊的塑料、家具、零重力撞球台。连酒吧招徕顾客的主要货色都是庞杂体出品的一一加上一点点营帐菌囊的魔法。

泡囊一侧绘着彩色标志：冰钻酿品，还有一幅庞杂体被分解成小小液滴的小画。小画精致极了，显然是从手绘图画转化生成的。范盯着这幅杰作欣赏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强行忍住，没有贸然发问。反正别人也会问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特鲁德和他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这幅画，顿时笑语喧天：“喂，亨特，是你做的？”

老温不好意思地笑笑，点点头。

“嘿，真漂亮。不过当然赶不上聚能画家的手艺。”

“你不是什么物理学家吗，在你重获自由之前？”

“天体物理学家。可我……我不大记得天体物理的事了，正试着重新学点什么。”

几个易莫金人又和温聊了几分钟。大多数人都很友善。除了特鲁德·西利潘，其他人看样子都挺同情他。范还隐约记得战前那个亨特·温，开朗直率，是个好心肠的学者。现在嘛，他心肠依然好，但总是笑，态度也过于谦恭了。他的个性仿佛是一件被摔成碎片的瓷器，尽管重新地黏合在一起，但非常脆弱，经不起碰撞。

老温收走最后一张兑换券，穿过房间，飘向自己的老位子。离吧台还有一半距离时，他停了下来，飘近墙纸显示系统，向外望着庞杂体和太阳，对奇异的开关星惊疑不已，仿佛从来没见过似的。特鲁德

咯咯咯笑了，身体斜过桌子，对范讲道：“恍恍惚惚，傻得要命，对吧？脱离聚能的一般不至于糟到他那个地步。”

本尼·温从吧台里出来，把父亲拉走了。本尼过去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青年，是活下来的迪姆同谋中最招人注意的一个。

桌边的谈话又回到今天的大事上。乔新想打听A枝有没有人愿意换到B枝值班，他的女伴是B枝的，两人轮值时间不一样，没法见面。这种交换本来必须由统领批准，可如果交换双方都乐意……有人说，军需部有个青河女人可以代理这种事，当然，你得给她她需要的好处才行。“该死的买卖人，做什么都有价码。”西利潘喃喃咒骂。

特林尼讲了个故事，给大家开心解闷。这其实是件真事儿，但他有意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让别人觉得是瞎编出来的。故事讲的是由他负责的一次长期值班。“五十年，我们只有四班人。最后我只好打破规定，批准在飞行途中生孩子。可是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个重大利好——”

范正要说到最精彩的部分，特鲁德·西利潘一捅他的肋骨：“嘘！青河的贸易之神啊，你的死对头来了。”桌旁一阵大笑，范瞪了西利潘一眼，回头张望。

奇维·林·利索勒特飘进门口，空中一转身，落在本尼·温身旁。酒吧里人声暂停，天花板旁特林尼一伙人听到了她的话：“本尼，那些交换表你拿到了吗？冈勒可以替你——”两人飘到远处，话音渐渐消失，房间里又恢复了之前的热闹。奇维的态度显然很积极，正拽着本尼的胳膊谈交易。

“是真的吗？她还在管稳定庞杂体的事儿？范，不是说你负责吗？”

乔新脸一皱：“你省省吧，特鲁德。”

范抬起一只手——老家伙恼羞成怒，但又极力装出大人物的模样：“我早就说过，我晋升了。利索勒特管具体细节，我负责总体，直接向劳统领汇报。”他望向奇维，装出仇恨的目光。不知她在搞什么名堂。这孩子真是了不得。

从眼角余光中，范瞅见西利潘抱歉地朝乔新耸耸肩。他们都知道范是个不中用的老废物，但却很喜欢他。他的故事也许尽是胡扯，可是很好玩。特鲁德·西利潘的毛病在于不知道适可而止。这会儿，这家伙或许会想个什么办法对他做点补偿。

“厉害。”西利潘道，“我们这儿可没几个人能直接向统领大人汇报工作。跟你说点奇维·林·利索勒特的事儿吧。”他瞅了瞅酒吧四周，继续说道，“你知道，我在雷诺特手下负责管理聚能者，我们，嗯，为里茨尔·布鲁厄尔的监控部门提供技术支持。我跟那个部门的伙计们聊过。那个女人，她的花招可真不少，你简直想象不出来。”他朝酒吧里的家具一摆手，“你以为这些塑料都是哪儿弄来的？她接了范过去的活儿，整天都在下面的庞杂体上。产品都被她分流出去了，给了本尼这种人。”

桌边的一个人冲西利潘晃了晃冰钻酿品的泡囊：“你也有好处嘛，而且好像还挺喜欢这种好处。对不对，特鲁德？”

“你也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和本尼·温动的可是统管资源啊。”桌边众人脸色凝重地点着头。“不管咱们有什么好处，这仍然是盗窃集体财产。”他眼光凌厉如刀，“要放在大瘟疫时期，比这更重的罪名没几条。”

“话是这么说。但这些勾当统领都知道，又没给这儿造成什么大损失。”

西利潘点点头：“是的。他们这段时间对于这种事很有包容度。”笑容变得有点邪恶，“也许是因为她跟劳统领睡在一张床上。”流传的消息不少啊。

“你瞧，范，你是青河人，但从根儿上说你是个战斗员。战士是最崇高的职业，不管你的血统如何，有了这份职业，你的身份就高。明白吗？一个社会分很多层级。”西利潘的高论显然是别人灌输给他的。“最上层是统领阶级，照我看称作领袖阶级更合适。下面一层是军事领导人，他们之下是计划员、技术员和战斗员。再往下……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寄生虫罢了：从有益于社会的阶层中被刷下去的人，在社会体系中给他们找个位子。他们之下，是工厂工人、农民。最底层——集中了所有社会渣滓最恶劣的方面——就是生意人。”西利潘满面笑容，望着范，显然觉得自己是在替对方说好话，因为他把他放

在天生的高贵者中间。“生意人只能吃死人，还有马上就要咽气的人。这帮孬种，连下手小偷小摸的胆子都没有。”

特林尼早就在自己身上涂了一层保护色，但即使对他扮演的角色来说，这番分析仍旧无法消受。他勃然大怒：“告诉你，西利潘，青河发展到现在的水平已经几千年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不是什么失败。”

西利潘同情地笑了，他是真心的：“我知道，这种话你接受不了，特林尼。你是个好人，忠于青河也应该。以后你会明白的。我们周围总归少不了买卖人，不管是在小胡同里兜售违禁品还是在星际间鬼鬼祟祟。飞来飞去的小商小贩管他们那一套也叫文明，但他们其实只是一帮乌合之众，攀在真正的文明周围得点好处罢了。”

范悻悻地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被恭维得那么厉害，同时又被贬了个一文不值。”

众人大笑起来，特鲁德觉得自己的那番说教让特林尼心里暗自高兴。没人打岔，范说完了刚才被打断的小故事。闲聊转向对阿拉克尼蜘蛛人的猜测。通常，这种事范会凝神倾听，一个字都不放过，表面上却装出不感兴趣的模样。不过今天，他的不热心不是装出来的。他的目光落在吧台那边，奇维和本尼差不多到了他的视线之外，两人正激烈地谈着什么。虽说特鲁德·西利潘被易莫金人那套胡说八道的理论搞坏了脑子，但他有些话还是有道理的。过去一两年间，这里发展出一个欣欣向荣的黑市。不是吉米·迪姆那种激烈的反抗，在参与黑市的青河人看来，这种事根本不是什么反抗，只不过继续做生意过日子罢了。本尼和他父亲还有其他几十个人不断做点小动作，有时甚至直接违反统领大人的法令。到现在为止，劳没有采取什么惩治措施；到现在为止，青河的地下贸易改善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这类事范以前见过一两次，都发生在青河人不能作为自由人做生意，却又无法逃脱、无法战斗的情况下。

奇维·林·利索勒特这姑娘是地下贸易的核心人物。范的视线落在她身上，心里赞叹不已，一时甚至忘了扮成怒目而视的样子。奇维的损失太大了。按某些荣誉标准而言，她可以算是卖身投敌。可瞧瞧她现在，接连不断地值班，照样应付自如，处于中心位置，联系着四面八方，跟各种各样的人做生意。范感到一丝慈爱的微笑不由自主地出现在自己嘴边，他赶紧咬住嘴唇，强自忍住，又皱起眉头，恨恨地

望着她。如果特鲁德·西利潘或乔新知道他对这姑娘的真实想法，他们准会认定他彻底疯了。如果发现这些想法的是托马斯·劳这种聪明人，他会把几件事一综合——范·特林尼的末日便告来临。

当范注视着奇维·林·利索勒特时，他看见的是自己。他以前从来没产生过这种感受。是的，奇维是个姑娘，而特林尼内心深处颇有点大男子主义。但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大大超过了性别差异。航程开始时，奇维只有——多大？八岁？在黑暗的星际长旅中她度过了将近半个童年，除了飞船维护人员，身边没有一个人。现在她又深深扎进了另一种文明。可她挺过来了，仍旧勇敢地面对一个个全新的挑战。而且不断取得胜利。

范陷入沉思，不再听酒友们的闲聊，连奇维·林·利索勒特都不看了。他想起了往事，三千多年前的往事。按他自己的生命计算，已经过去了三个世纪。

堪培拉。范当时十三岁，是特兰·纽文最年幼的儿子。特兰·纽文，北方所有土地的领主、国王。范住在冰冷的大海边的一座石头城堡里，在利剑、毒药和阴谋中一天天长。如果中世纪的生活持续下去，他只有两种前景：或是被谋杀，或是成为统治一切的国王。但是，突然有一天，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飞行器和无线电只存在于远古传说中），与星际贸易者正面相遇了。青河。他们的舰载小艇将城堡南面的大沼地烧成一片枯焦，范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短短一年时间，堪培拉的封建体制便土崩瓦解。

青河前往堪培拉的舰队只有三艘飞船，他们在计算上出了大错，以为等他们赶到时，当地人会拥有很发达的技术文明。可事实上，特兰·纽文就是倾全国之力，也无法为这支舰队提供必要的补给。两艘飞船留下了，年少的范跟随第三艘飞船离开故土——这套人质把戏是他父亲琢磨出来的，他还自以为占了那些来自星辰的人的便宜。

范在堪培拉的最后一天是个寒冷多雾的日子。从高墙环绕的城堡走到沼地花了大半个早上。这是人家第一次允许他从近处观看天外来客巨大无比的飞船，少年范·纽文欣喜若狂。范的一生中再也没像那次一样，那一天，他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搞错了：高高耸立在雾气之中的其实只是舰载中型登陆艇；跟范的父亲打招呼的那位高大魁梧、举止奇特的大官其实只是大副；恭顺地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女人皱着脸，难掩自己浑身的不舒服——侍妾？婢女？后来才知道，是船长。

范的父王打了个手势，孩子的老师和他严肃的仆人领着他走过泥巴地，走向来自星辰的人们。放在他肩头的手抓得紧紧的，但范几乎没注意。他仰头望着，惊叹不已，双眼贪婪地“吞噬”着飞船，视线竭力追踪着闪亮的船体金属（是金属吗？）流畅的曲线。这种完美的事物他只在小件珍宝或者绘画中见过，眼前的一切仿佛是化为现实的梦。

要不是辛迪，他或许会被他们弄上船去，懵然不知其中的背叛和出卖。辛迪·杜坎，特兰堂弟的二女儿。她们家地位很高，高到可以住在宫中，却又没高到能施加什么影响的地步。辛迪十五岁，是范见过的最奇特、最热情的人，他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话，只能用“朋友”这个词，不过，这个词已经足够了。

辛迪突然出现，挡在他和天外来客之间。“不！不能这么做，不应该，不一——”她举起手，仿佛要阻止他们。范听到附近一个女人大喊起来，是辛迪的母亲，她正朝自己的女儿尖叫着。

真是个愚蠢、无望到极点的举动啊。范那群人连脚步都没放慢，他的老师一挥齐眉棍，狠狠打在辛迪腿上。她倒下了。

范一转身，想朝她冲去，但几双有力的手将他举起，抓住他的手脚。他只看见辛迪在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眼睛仍然望着他的方向，全然不知执斧卫士已朝她奔来。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辛迪。一个渺小的人，却挺身而出，极力保护他。范·纽文始终不知道她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几个世纪以后，他重返堪培拉，富甲天下。虽说当地已经进入了技术文明，但他仍旧可以把整个星球买下来。他搜索过所有老旧的图书馆，还有留在当地没有离开的青河人的片断数据。没有任何文件提到辛迪那次行动之后的遭遇，辛迪的家族记录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她，还有她所做的一切，在时间的眼里，实在渺小得不值一提。

范被人揪上前去，速度飞快。匆忙之中，他只来得及瞥一眼他的兄弟姐妹，年轻的、面容冷酷的男男女女。对他们来说，这一天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很小的竞争对手。仆人们在范的国王父亲面前暂停了短短的一瞬。那位老人——其实只有四十岁——低头看了他一眼。特兰一直不像个父亲，更像某种遥远的、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隐身于无数老师、竞争兄弟和朝臣之后。他的嘴角拉下来，紧紧地闭成一条

线。那双冷硬的眼睛里掠过一丝近于同情的神情。他触了触范的脸庞：“坚强些，孩子。你有我的姓。”

特兰转过身去，用一种混杂的语言和星辰来客谈话。范落入他们的掌心。

和奇维·林·利索勒特一样，范·纽文被抛进无边无际的大黑暗中。也和奇维一样，范不属于这片黑暗。

他清晰地记得头几年的事，比他一生中任何时间的记忆都更清晰。毫无疑问，船员们肯定打算把他直接扔进冬眠箱，在下一个停靠点甩掉他。这么个小家伙，他以为宇宙间只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扁扁平平的一大片，他这辈子只学过怎么拿着一把剑乱挥乱砍。你能拿他怎么办？

范·纽文原本有他自己的计划。那些冬眠棺材把他吓得灵魂出窍。“重奏”号刚刚离开堪培拉的轨道，小小的范·纽文便从分派给他的舱室里失踪了。相对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个头实在很小，一躲起来，谁都别想找到他。他让“重奏”号的船员们忙活了四天，他们到处搜索他。最后，当然，范输了。几个怒气冲天的青河人把他揪到船长面前。

到这时他才知道，他在沼地见过的那位“婢女”原来就是船长。就算知道了，他仍旧不敢相信。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却统率着一艘星际飞船，还有上千名船员（没过多久，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了冬眠状态）。嗯，也许她是船主的侍妾，把船主毒死了，接管了他的船。这么一想，一切都合情合理了，但也说明这是个阴险恶毒的女人。事实上，苏娜只是个资历不深的船长，有一小批人投票反对继续留在堪培拉，她就是这一小批人的头儿。留在当地的人把飞走的人称为“谨小慎微的懦夫”。现在，这批人正朝家乡的方向飞去，等待他们的是确定无疑的破产。

他们抓住他，把他带上桥。范还记得她当时的表情。船长居高临下，怒目而视，瞪着这个捣蛋的小王子。那时的他还穿着堪培拉贵族的天鹅绒呢。

“你耽搁了我们的轮岗，年轻人。”

范只能听个大概，少年甩开恐惧和孤独，直视她的眼睛：“夫人，我是你的人质，但不是你的奴仆，不是任你摆布的人。”

“该死的，他在说什么？”苏娜·文尼看看她的助手，“你瞧，小鬼，这一次飞行要花六十年，我们只能把你先冻起来。”

最后一句话笔直地穿透语言障碍，听起来实在太像马夫在剁掉一匹马的脑袋之前说的话了。“不行！你甭想把我塞进棺材里。”

这句话苏娜·文尼听懂了。

一个人突然插嘴，对飞船的主人说了些什么，大致相当于“别管他怎么想，船长”。

范准备好了，等待着最后的、必败无疑的战斗。但苏娜只盯着他看了一秒钟，然后吩咐其他人离开她的办公室。剩下的两个人混杂着双方语言谈了一千秒左右。范知道朝廷上的诸般诡计，也知道怎么操纵别人，但这些办法这会儿全都不适用。没等他们说完，小男孩已经伤心地痛哭起来。苏娜揽着他的双肩：“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好多年，”她说，“你懂吗？”

“我……我懂。”

“如果你不让我们把你放进冬眠箱，到达目的地时，你会变成一个老头子的。”“冬眠箱”这个词仍然是个让他难以接受的字眼。

“不，不，不！不等变老，我就会死的。”范·纽文已经失去了理智。

苏娜一时没有作声。多年以后，她把她当时的想法告诉了范：“是的，我可以把你硬塞进冬眠箱，这么做才对，也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而且省了我一大堆麻烦。我一直不知道邓和他的贸易委员会为什么非要把你塞给我。那些人，心胸狭隘，又对我很不满意，可这么干未免太过分了。

“你就是这样，一个被亲生父亲出卖的小男孩。我不会像他和委员会，拿你做那种交易。真要那样我就是疯了。而且话说回来，要是

一直将你冷冻着，等到飞抵纳姆奇，你醒来后，还是原来按个样子，不知道应该怎么在技术文明中生活。嗯，不让你冬眠，也挺好，教你点基础知识。我看你也明白了星际飞行需要多长时间，再过一些年，也许你就不那么害怕冬眠箱了。”

但一切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船上出现了一位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人，飞船安全程序必须重新编写，适应这种新局面。原来的程序不允许出现船上夹杂着非船员。程序总算编好了，几位值班人员自告奋勇延长自己的值班时间。

“重奏”号达到了巡航速度，0.3个光速，驶向无尽的宇宙。

范·纽文手上的时间似乎无穷无尽。几个船员（苏娜和其他值第一班的）竭尽全力辅导他。起初，他什么都不懂……但时间长啊，他学会了苏娜的语言，掌握了青河人的一般知识。

“我们是做星际贸易的。”苏娜说，两人单独待在一起，坐在磁场吸附式推进器上面的舱位里。周围的视窗显示出青河人周游的五个星系。

“青河真是个大帝国啊。”少年说，望着群星，暗自将这片广阔空间与父亲小小的王国做比较。

苏娜笑道：“不，不是什么帝国。没有哪个政府能管理几光年之外的事。嘿，绝大多数政府连几个世纪都撑不下去。一时的政治潮流来了又去，可贸易却能持久不变。”

少年范·纽文皱起眉头。虽然学了那么多，但他仍然觉得苏娜的话很是费解：“可这确实是个大帝国呀。”

苏娜没跟他争辩。几天之后，她这一班勤务结束了，她躺进那些奇异、冰冷的棺材里，死了。范几乎声泪俱下地恳求她不要自杀。此后几兆秒内，他为这种此前连想都没想过的打击哀痛不已。这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其他陌生人，还有无穷无尽的沉默寡言的日子。最后，他学会了阅读尼瑟语。

两年之后，苏娜复活了。少年依然拒绝冬眠，但从那时起，他急不可待地学习他们愿意教给他的一切。他明白了，这里有无数堪培拉

贵族无法想象的高强本领，他有可能掌握它们。两年之内，他学会了文明社会普通孩子五年才能掌握的知识。他在数学方面极有天赋，还学会了怎么使用青河程序最上层和下一层的程序界面。

苏娜的模样几乎和她进入冬眠箱前完全一样，只有一点：不知怎的，她竟然显得年轻了些。一天，他发现她注视着自己。

“怎么了？”范问。

苏娜笑了：“长途飞行过程中，我从来没见过小孩子。你现在是——多大？按堪培拉的算法，十五岁了？布雷特告诉我，你学了不少东西。”

“对，我要当个青河人。”

“嗯。”她笑了，但不是范记忆中那种慈祥、保护人似的微笑。她好像真的非常高兴，也没有不相信他的话：“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的时间也多着呢。”

这一次，苏娜·文尼值了四年班。第一年里，布雷特·特林尼也在，他延长了自己的值班时间。“重奏”号可以进去的一切地方，他们三人全都走遍了：医疗舱、冷冻箱、指令舱、燃料箱。为了达到磁场吸附式推进器的巡航高速，“重奏”号消耗了几乎两百万吨氢。所以现在，它成了一个巨大无比、里面几乎没什么东西的空壳。“如果目的地不能给我们提供支持，我们再也别想飞起来了。”

“可是，燃料是可以补充的呀，就算目的地是一颗气体巨星也行。连我都知道怎么调整程序、补足燃料。”

“是啊，我们在堪培拉就是这么做的。但如果不大修，我们飞不了多远，就算飞到某个地方也做不了什么。”苏娜顿了顿，小声骂了一句，“那些该死的傻瓜，留在堪培拉干什么？”两种情绪撕扯着她的心：对决定留下的船长的愤恨，对抛下他们不管的自责。

布雷特·特林尼打破寂静：“别为他们难过了。他们冒了最大的风险，可一旦赌赢，堪培拉就会出现我们原本追求的消费者群体。”

“我知道。可现在，我们只能两手空空回到纳姆奇了。我敢说，咱们连“重奏”号都得赔出去。”她一摇脑袋，甩开明显一直缠绕着她的忧思，“不管了。反正，这段时间里，咱们至少还能造就一位训练有素的船员。”她装出凶狠的样子白了范一眼，“我们最需要哪个专业，布雷特？”

特林尼一翻眼珠：“你是说哪种专业能给咱们带来最大好处？那还用说，考古程序员呗。”

唯一的问题是，像范·纽文这种野小子怎么能成为一名考古程序员？到这时，少年已经能运用各种标准界面了，甚至自以为已经算是个程序员了，说不定往后还能当船主呢。掌握了标准界面，就能操纵“重奏”号，进入行星近地轨道，监控冷冻箱……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你就死了，死定了，死定了。”苏娜打断了范的自吹自擂，“年轻人，你要学的东西非同小可啊，连从小在文明社会里长大的孩子都很容易弄糊涂。计算机、程序，这些东西在我们文明之初就有了，那时还没有太空飞行呢。不过，计算机和程序能做的事很有限，一旦出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它们不可能给出解决方案，也做不出什么创造性的事。”

“可——你说得不对。我跟机器玩过游戏，游戏水平一调高，我一盘都赢不了。”

“游戏其实很简单，计算机很擅长处理这种简单的事，速度飞快。计算机其实只有一个长处：它们储存了数千年编制出来的程序，能运行其中的大多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发明出来的所有诡计都储存在它们的记忆体中。”

布雷特·特林尼不屑地哼了一声：“加上所有屁话。”

苏娜耸耸肩：“当然。我们一共有多少船员？我是说进入行星轨道，全体动员之后。”

“一千零二十三人。”范说。“重奏”号及其旅程的相关物理数据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对。现在假设，你所在的位置离任何文明体系都很远很远——”

特林尼插嘴道：“用不着假设，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这时出了大错。需要大约一万名专家，加上一个巨大的工业基地，这样才能造出一艘星际飞船。以飞船现有的船员，绝不可能彻底分析一颗行星，不可能造出某种对抗当地细菌变异的疫苗，也不可能想出办法抵御可能遇到的所有疾病——”

“对！”范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程序和这些电脑。”

“不对。只能这么说：正是因为这些情况，离开程序和电脑的话我们无法生存。经过了几千年，机器的记忆体里储存着大批能够帮助我们的程序。但布雷特刚才也说过，这些程序许多是派不上用场的谎言。还有，所有程序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有最适当的程序才能帮助我们。”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注视着范，“只有训练有素、又聪明绝顶的人，才能根据需要、根据现有资源，选出最恰当的程序，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最后还需要对程序分析的结果做适当的译解。”

范沉默了很长时间，回想着从前机器不能按他的需要进行工作的情景。这种事很多，并不全是范的过错。比如负责把堪培拉语翻译成尼瑟语的程序，简直是饭桶。“这么说……你要我学习怎么编出更好的程序？”

苏娜笑了，布雷特也是好不容易才强压下笑声：“只要你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程序员，学会怎么运用现有的程序，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此后几年，范·纽文努力学习编程—开发。编程这种事很早以前就有了，和他父亲城堡外那一大堆垃圾一样源远流长。小溪把垃圾冲得离城堡远了点，但只冲远了十米便又堆积下来：大堆大堆废弃的机器。当地农民说那些东西是飞行器，是从堪培拉过去科技发达的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不过，跟“重奏”号内部本地网上的程序相比，城堡外的垃圾简直可以说是崭新的。这儿还有些五千年前编写的程序呢，当时人类甚至还没离开地球。最奇妙的地方——按苏娜的说法，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不像堪培拉城堡外的垃圾，这些程序至今仍

然管用！曲曲折折、拐弯抹角，通过千百万种渠道，许多最老的程序仍然在青河系统内部运行着。就说贸易者的计时方法吧，它的调整框架异常复杂，但剥开外面的一切，最底层的其实只是一个控制计时器的小程序，一秒又一秒，不断计数，从人类第一次踏上古老月球的那一刻算起。但如果你更仔细地分析……开始计时的时间其实还要晚得多，是从人类的第一个操作系统的诞生算起的。

在一切最上层界面之下，其实还有无数起支持作用的层次。有些软件设计之初原本打算运用在跟现在极其不同的环境中。运用环境的剧变常常引起重大事故。关于星际旅行有许多浪漫的传说，但实际上，事故原因通常十分简单：用错了地方的古老程序终于向人类报复了。

“这些程序全都应该重写。”范说。

“已经做过了。”苏娜头都没抬。她很快又将进入冬眠，于是最近四天一直在努力工作，想排除冷冻冬眠自动化系统中的一个故障。

“已经尝试过了。”刚脱离冬眠的布雷特更正道，“但即使只限于舰队自动化系统的最上层，代码也太多了，根本无法处理。你，再加上上千个跟你一样的人，得花一个多世纪才能重写一遍。”特林尼不怀好意地咧嘴一笑，“还有，你猜怎么着？就算真的全部重写了，待你收工大吉时，你会发现重写的界面又出了新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到头来，你经常运用的程序仍旧不会顺顺利利，毫无冲突。”

苏娜也暂时放下手里的调试工作。“这方面有个术语，叫‘程序成熟极限’。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当程序员们在编制程序上花了几个世纪时间，能够充分发挥出硬件性能时，我们会面临数量庞大的代码，你根本无法分析这种数量级的代码。最多只能做到从整体上理解程序的各个层面，知道怎么搜索偶尔用得上的小工具。就说我手头的事吧，”她指指自己埋头研究的程序附表，“我们很缺冷冻箱工作液，但跟其他上百万件东西一样，咱们那个可爱的堪培拉上没处买去。现在，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棺材挪到后舱去，利用放射线直接降温。可要这么做，我们手头缺乏必要的工具。所以，我这几天也干起了考古程序员的差事。看来，类似情况五百年前也出现过，发生在陀玛星系内部的一场战争中。他们临时拼凑了一个温控程序，正是咱们现在需要的。”

“几乎正是咱们现在需要的。”布雷特又是一脸坏笑，“还得先做点小调整。”

“对，不过我已经快做完了。”她扫了范一眼，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哈，我还以为你宁死也不进冬眠箱呢。”

范不好意思地笑了，想起了六年前那个小男孩：“我会用的，总有一天会用。”

那天过后，范又度过了生命中的五年。紧张忙碌的五年。布雷特和苏娜都已离岗冬眠，范始终跟他们的继任者亲密不起来。那四位喜欢玩乐器，而且是最原始的手工乐器，跟他父亲的宫廷乐师演奏的乐器一样！他们一玩就是几千秒，好像从合奏中得到了某种奇异的心理和社交享受似的。范也稍通音律，但实在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在这种小事上下这么大工夫。他自己可没这份耐心，连稍习此道都不肯，所以他一直离这些人远远的。现在他已经很习惯独处了。再说，需要学习的东西又是那么多。

他学得越多，越能领会苏娜所说的“程序成熟极限”。与他认识的船员相比，这时的范已经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了。“惊人的天才”，有一次苏娜这么说他，当时她不知道他就在附近。他什么样的程序都能编写出来——可生命太短暂了，而最重要的系统又都是那么庞大。于是，范学会了如何钻研过去编制的巨型代码，从中撷取有用的片段，他甚至能够将现代武器系统的程序与人类征服太空之前的双曲线计划程序结合在一起。范还掌握了另外一项同样重要的本领：知道如何探索飞船本地网络，发掘最适当的程序。他知道怎么找，去什么地方找。

他悟出了“程序成熟极限”的另一层含义，这是苏娜没怎么对他提及的。一个系统依赖在它之下的另一个系统，而这另一个系统又以某些年代更久远的东西为基础……如此一来，你几乎不可能彻底了解这些系统的威力和局限。在一个舰队的自动化系统的内部深处，很可能存在——必然存在——大批后门。这些系统的作者大多已经死了数千年，他们暗中埋设供自己出入的这批路径久已湮没，不为人知。还有一些后门是自以为会长久存留的公司或政府设置的。苏娜、布雷特加上其他少数几个人知道“重奏”号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后门，于是便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范·纽文心中那个富于心计的中世纪小王子沉醉在一种前景中：如果能深入某些普适性极强的通用程序的最底层……如果能编制一种运用极广、远至各地的层面，那么，掌握这个层面中所有后门程序的人必将成为国王般的统治者，运用这个层面的宇宙各地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从那个惊恐万状的十三岁堪培拉少年被带离故乡算起，十一年过去了。

苏娜再一次脱离冬眠。范一直渴望着她的归来……从她进入冬眠那天开始便盼着这一天。他有那么多事想告诉她，有那么多问题想问她，有那么多东西想给她看。可当那一刻终于到来时，他却没有守候在冬眠舱迎接她。

她在船尾一个设备区找到了他。一间小小的舱室，有一个可以望见船外群星的真正的小窗子。这间舱室是几年前分给范的。

轻质塑料门上响起一记轻叩。他打开门。

“你好，范。”苏娜脸上挂着奇异的微笑。她的模样也很奇怪，那么年轻，简直一点都没老。而范却已经度过了生命中的二十四年。他请她走进狭小的房间。她轻轻飘过他身侧，转过身来，脸上带笑，眼光却很严肃：“你长大了，我的朋友。”

范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是的，可我——可你还是在我前头。”

“也许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但你编程的本事已经比我强几倍了，我永远成不了你这么优秀的程序员。这一班里你替陈运算出来的结果我看到了。”

两人坐下来，她询问陈遇到的困难，他又是怎么解决的。这一年来，他计划过无数次再见她时应该怎么说、怎么表现。现在，这些话在他脑子里奔来涌去，搅得他头昏脑涨，连嘴上正说的话都结巴起来。但苏娜好像没注意到。该死的，青河男人怎么向女人求爱？在堪培拉时，他受的一直是骑士教育：对女人要有侠义之心，要有牺牲精

神……后来他渐渐明白了，在现实生活中，贵人采取的方法其实最简单不过：看中什么，一把拿过来，只要看中的对象不属于另一个更有权势的贵人就行。不过，范自己的亲身经验却很有限，甚至可以说很可怜：径直伸手的是不幸的辛迪，他自己成了被她看中的对象。最近这班轮值开始的时候，他尝试着把堪培拉的那一套用在一位女船员身上，结果被希娜·饶打折了手腕，人家还向上级正式投诉他。这种事，苏娜迟早会听说的。

一念及此，范连勉强谈话都进行不下去了。他瞪着苏娜，尴尬地沉默着，突然脱口而出，宣布一件大事——他本来打算留到某个特别时刻再说出来的：“我……我要轮换下岗了，苏娜。我决定开始使用冬眠箱。”

她严肃地点点头，仿佛从来没想到一样。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冬眠了？知道最后的决定因素吗？那是三年前，你已经冬眠了。”那时我才意识到，见不到你的时间是多么漫长，多么难熬。“当时我在处理那个二级天文程序。做那份工作，你的数学底子得非常好才行。有一阵子，我被难住了。我想，管他呢，所以我搬到这上面来，望着外面的天空发呆。以前我也这么做过。故乡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暗淡，真是有点吓人。”

“肯定是这样。”苏娜道，“可就算在船尾这儿，你能看到它吗？”她挪到那面直径四十厘米的舷窗边，关掉舱室里的灯。

“能看到。”范说，“等眼睛适应以后就行了。”现在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扇真正的窗子，不是什么强化显示设备。他来到她身后：“瞧，那边四颗最亮的星星是派克曼，堪培拉的太阳就在它们外面，大约一根火钳那么远的地方。”真傻，她又不懂堪培拉人的天文概念。可他还是叽里呱啦说个不停，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

“真正震动我的其实不是这个。我那个太阳只不过是颗平平常常的恒星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说，从堪培拉能看到的那些星座：派克曼、野鹅座、犁头座，我在这儿仍旧可以认出它们，哪怕它们的形状跟过去看到的不一样了。我知道，这些我也想得到，工作间隙我在数学上下过苦工夫。可是……我还是被震动了。十一年里，我们飞了多远啊，整个天空都变了。我从内心深处最真切不过地感受到，我们已经飞了那么远，前头依然有那么遥远的路。”

他在黑暗中比画着，手掌无意间触到了她美妙的臀部曲线。他的声音一下子哑了，那短短的一瞬，他能够感受到的一瞬，他的手停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手指轻抚她赤裸的腰际。她的衬衣下摆没扎进裤腰。他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的手绕过她的腰，向上摸索，从光滑的腹部一直向上，探到乳房下缘。动作很快，也许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但实在很快。

苏娜的反应几乎和希娜·饶一样迅捷。她在他身下一转，乳房正正挤压在他的另一只手掌上。不等范让开，她的手臂已经环过他的脖子，把他向下一拉……长久、炽烈的吻。双唇所触、双手所抚，还有她的双腿，缠绕着他的……他全身颤抖不已，同时也感到了她的颤抖。

她拉起他的衬衣，两人的身体缠绕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她的头向后一仰，让开他的嘴唇，轻声笑了：“老天，从你十五岁起，我就想要你。”

为什么不动手？我不是完全听你摆布的吗？这是他最后一个连贯的念头，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混沌。黑暗之中，他需要解决的美妙问题还多着呢：怎么着力，如何销魂。他们在空中荡来荡去，从一面舱壁弹到另一面。要不是伴侣的指引，可怜的范永远也别想办成什么事。

此后，她打开灯，教他如何在他的床上做爱，接着是在灯光熄灭的情况下。很久以后，两人精疲力竭地瘫软在黑暗中。宁静，欢愉。隐约的星光像施了魔法，只要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被它们照得通明，亮得在苏娜眸子里映出点点闪光，亮得能够清楚映照出她的皓齿。她在微笑。“星星的事，你说得没错。”她说，“看见群星掠过，确实能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渺小。”

范轻轻搂了她一下，但就此而止，他满足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啊，确实挺吓人的。但看着星星的同时，我明白了一件事：有了飞船和冬眠箱，我们就能飞越群星，超越群星，横行寰宇。”

皓齿再现，她笑得更厉害了：“啊，范，也许你还是没多大变化。我还记得你初来的时候，那时你连句让人能听明白的整话都不会说呢。你不断说青河是个帝国，而我反复告诉你我们只是贸易者，不是别的任何人。”

“我也记得，可我还是不明白。青河存在有多久了？”

“你是说以目前这种‘贸易舰队’的形式？大约两千年。”

“比绝大多数帝国的历史更长。”

“没错，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帝国。正是由于我们的贸易功能，我们才能持续这么久。两千年前的青河连语言都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现在这种共同的文明。但我相信，人类空间一切地方都存在过贸易这种事物。贸易是过程，而不是统治。”

“你是说，青河只是一群人，碰巧做着同一件事？”

“一点不错。”

范一时没有作声。她怎么不明白他的意思？“好的，现在是你说的这种情形。可你难道看不见吗？做这种事给予了你们多大的力量？你们掌握着高科技，势力遍及数百光年的空间，持续时间长达几千年。”

“不对。你这种观点，相当于说海浪统治着世界。到处都有海浪，它有很大的威力，而且连成一体，同样具有持续性。”

“你们可以在人类空间中设置一个网络，跟你们在堪培拉上设置的网络一样。”

“但还有个光速的问题，范，你忘了？速度不可能超越光速。人类空间另一端的贸易者在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就算传来什么信息，也早就过期几百年了。你看得最多的只是‘重奏’号上的本地网，你研究的只是一支小型船队的网络运行。支撑星际网络需要多大资源，恐怕你想都没有想过。到了纳姆奇后，你会看到这种网络的。像那种地方，我们每次访问都会损失一部分人手，人都留在那儿不走了。生活在行星间有网络相连的地方，可以跟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联系，通信时间只有几毫秒延迟——这种事你还没见识过呢。我敢打赌，等我们到达纳姆奇，你就会离开我们。”

“我永远不——”

苏娜反过来搂住了他。她的乳房紧贴着他的胸膛，她的手向他的腹部伸去，摸索着。生理反应淹没了他的否认。

这以后，范搬进了苏娜的舱室。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其他人开玩笑，说他把船长绑架了。对范来说，和苏娜在一起的时间是无尽的欢悦，并不单纯因为满足了身体欲望。他们两人总是说个不停，不断争辩……他们一生的方向也由此决定。

有时候他会想起辛迪。她和苏娜扮演的都是主动追求者的角色，她们都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和他不断争辩，让他困惑不已。但除此之外，她们截然不同，就像夏天不同于冬天，一个是清浅的池塘，一个是汹涌的大海。辛迪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对抗国王的手下。但范哪怕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苏娜·文尼会在如此强弱悬殊、必败无疑的情况下为他冒生命危险。不，苏娜是个思维缜密、行动谨慎的人，正是她周密计算了留在堪培拉的风险，认定不大可能成功——然后说服了足够多的人认同她的观点，这才从贸易委员会手里弄到一艘飞船，逃离堪培拉所在的空间。苏娜·文尼擅长长远地看问题，认清别人无法发现的困难。她总能避开危险，只有在自己拥有压倒性优势时才与危险正面相对。在范诸多道德观念搅成一团糨糊的脑袋里，她的道德水准远比辛迪低下……同时却又大大高于辛迪。

苏娜始终没有认同他有关清河星际帝国的观念，但也没有简简单单一口否定了事。她让他阅读了一大批历史、经济相关的书籍，这些内容，在他长达十多年的阅读规划中从来没有排上号。换了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接受她的观点：范过去拥有的所谓“常识”中，错误混淆之处实在太多了。但范仍旧顽固地抱着自己的旧观点不放——被蒙蔽了双眼的人其实是苏娜。“我们是可以建立一个巨大的星际网，只不过……速度慢一点罢了。”

苏娜大笑道：“那还用说！太慢了。两点通信，再加上中转站，这一趟三方联通足足要花上千年时间！”

“不会。到时候网络协议肯定跟现在不一样。还有，使用方法也不同。有了星际网，我们就不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碰运气寻找贸易机会了，清河会更加……呃，利润更加丰厚。”范本来想说更加强大，

但他知道，她准会揪住他的“中世纪思维方式”猛批一顿。“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动态客户数据库。”

苏娜摇摇头：“只不过里面的数据过时了几十年到几千年。”

“我们可以发展人类通用的标准语言，并且保持这种语言的相对恒定性。我们的网络程序标准将持之恒久以恒，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统治那么长时间。我们的贸易者文明将永远传承下去。”

“但从事贸易的也不光是我们青河人，我们只是大海中的一条鱼……噢。”范看出她终于心动了，“对呀，用广播的手段传播我们的文化，所有吸取这种文化的人都会获得贸易优势，这种优势反过来又巩固了我们的文化。”

“说得对！太对了！还可以加密广播信息，封锁我们的竞争对手。”范突然露出狡黠的笑容。他下面要说的话是少年时代的范万万想不到的，连他那位统治北方领土的父亲可能都想不出这么天才的主意。“其实，我们甚至可以以明文的形式播送一部分信息，不加密。比如语言标准方面的内容、我们技术数据库里比较粗浅的部分。我一直在研究客户文明的历史，从古老地球开始，人类文明中只有一点恒久不变，那就是变化本身，剧烈的变化。某种区域文明兴起，然后衰落，彻底毁灭时有发生。从长远来看，青河的广播可以缓和这种动荡。”

苏娜开始连连点头，眼睛里露出憧憬的神情：“对。只要处理得当，到最后，我们的客户甚至能用我们的语言说话，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思考。改造客户，催生出我们可以满足的贸易需求，运用我们的程序环境——”她目光突然一转，落到他脸上，“你脑子里想的还是帝国的事，对不对？”

范笑而不答。

苏娜提出了无数反对意见，但她抓住了这个想法的精髓，并且用自己的经验改造它。现在，她全身心投入，和他共同努力。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反对越来越像建议，两人的争执也越来越像共同探索、安排一个奇妙的新世界。

“你是个疯子，范……不过没关系，也许只有疯癫的中世纪笨蛋才会这么野心勃勃。我们就像……就像白手起家，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全新的文明。我们可以锻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传统，成为一切事物的基石。”

“而且生命力比任何竞争对手更强，持续时间比他们更长。”

“上帝啊。”苏娜轻声道（他们当时还没有发明“贸易之神”，以及其下的一大批小神），“知道吗？最好从纳姆奇开始。它正处于文明发展的最高端，现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整个文明的态度都有点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纳姆奇的信息传播技术是人类文明中第一流的。你提的建议他们肯定觉得有点奇特，但行星际网络广告战中比这更怪的事多着呢。只要我的亲戚还在那个区域，他们一定肯为咱们的行动提供资金。”她笑起来，欢天喜地，跟个孩子似的。自从堪培拉撤退以来，破产和耻辱一直沉重地压迫着她，现在总算看到了希望：“嘿，我们有利润了！”

这一次轮班剩下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想象、发明和纵欲狂欢。范搞出了一个杂烩式的信息传播系统，兼容射束和广播两种方式，还有能使各贸易舰队和家族跨越几个世纪保持同步的时间表。苏娜带着明显的赞叹和惊喜接受了他的大多数设计。至于另一些方案，如用工程手段改造人体、世袭贵族体系和作战舰队，苏娜则大加嘲笑。范没有和她争执。他的才能目前只限于技术，说到与人有关的方面，他仍旧只是个十三岁的中世纪少年。

其实，苏娜·文尼对他的态度更多是惊叹不已，她不再以保护人自居。范还记得他第一次冬眠前两人的一次谈话。苏娜一直在检测放射性冷冻剂和降低人体温度的药品。“我们会差不多同时醒来，范，我只比你早一百千秒。到时候我会在这儿帮你。”她微笑着，范感到她的目光温柔地抚慰着他，“别担心。”

范随便说了几句大话，但她当然知道他的紧张不安。范进入冬眠箱时，她絮絮叨叨说着不相干的事：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梦想、到纳姆奇后怎么着手。最后，时间到了，她闭嘴了。苏娜倾过身去，在他唇上轻轻一吻。她的笑意中有一丝开玩笑的神情，但开玩笑的对象不光是他，也有她自己：“好好睡吧，可爱的王子。”

药力发作，她消失了。其实一点儿都不冷，最后一缕奇异的思绪飘过他的脑海。在范的童年，父亲只是离他很远的一个形象，兄弟姐妹更是他生存的直接威胁。辛迪，辛迪爱他，但还没等他真正了解她，他就永远失去了她。而苏娜·文尼呢……好几种感受：孩子对慈祥的父母，男人对自己的女人，一个人对自己挚爱的朋友。

从根本上来说，苏娜·文尼是上面几种角色的综合。在她漫长的一生中，苏娜·文尼似乎始终是他的朋友。即使最后背叛了他，但在两人交往的最初阶段，苏娜·文尼仍然是个真心爱他的好女人。

有人轻轻拍着他，伸手在他脸前摇晃着：“嘿，特林尼！范！魂儿飞哪儿去了？你怎么了？”是乔新。这个人似乎真的关心他。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

“真的？”乔新望了他几秒钟，这才飘回自己的座位，“我有个叔叔，中风了，一下子两眼发直，跟你刚才一模一样。他——”

“跟你说了我没事，好着呢。”范又拿出自己的牛皮腔，“在思考问题，没什么。”

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思考问题！这个习惯可不好啊，老伙计。”过了一会儿，众人不注意他了。范打起精神，专心地听着桌边的谈话，不时咋咋呼呼插几句评论。

自从离开堪培拉，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时不时发一阵白日梦。回忆、计划，千头万绪，骤然淹没了他。他就像接受沉浸式教育时一样，一下子不知身处何方。因为这个，他搞砸过不止一次交易。从眼角余光里，他发现奇维已经走了。是啊，那姑娘的童年和他自己的很相似，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的想象力才如此活跃，在眼下的艰难时期仍然保持着活力。他常想，斯特伦曼人这种疯疯癫癫的童年教育方式是不是源自范在“重奏”号上的经历。但他那次旅程到达终点后，一切都大有转机。而可怜的奇维在终点发现的只是死亡和欺骗。但她仍然坚持着……

“现在的翻译越来越好了。”特鲁德·西利潘又说起了蜘蛛人的事，“雷诺特手下的聚能译员归我管。”准确地说，特鲁德只是个助理，而不是负责人，但谁都没有说破。“告诉你们，蜘蛛人起源的文

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不定哪天我们就弄明白了，相关信息随时可能出现。”

“我就是这个弄不明白，特鲁德。人人都说这是个失落的外星文明殖民地。可蜘蛛人要真是从别的星球过来的，我们怎么会从来没收听到他们的信息？”

范：“哎，这事儿不是早就说过了吗？阿拉克尼肯定是个殖民世界，这个星系的环境太恶劣，根本不可能自然进化出生命。”

另一个人道：“也许这儿的家伙没上青河广播网。”桌旁众人都笑了起来。

“就算没上，他们总该有大量无线电信号吧？可我们从来没收听到。”

“也许他们的母体文明离我们实在太远，比如在英仙座之类的地方——”

“还有一种可能：他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不用无线电的地步了。我们之所以能发现这些家伙，是因为他们失落了原来的文明，什么都没有了，只好另起炉灶。”这种悖论是个老问题了，从幻灭时代起就纠缠不清。不过，正是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人类才远航至阿拉克尼。就算别人不是，反正范是这个目的。

但现在，范却发现了另一种新东西，威力强大的新东西。与它相比，连蜘蛛人的起源都不那么重要了。范发现了聚能。利用聚能技术，易莫金人可以将他们最有才能的人转化为一台强大的思维机器，一心一意，不计其他。即使是特鲁德·西利潘这样的蠢材，敲几下键就能得到最复杂的问题的答案。而像托马斯·劳这种恶魔更可以借助这种手段大兴风波。聚能将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了易莫金人。聚能者在处理精微问题方面超过任何机器，在耐心细致方面又超过了人类。这是幻灭时代破碎的许多梦想之一啊——可易莫金人却办到了。

看着西利潘装腔作势自吹自擂，范明白自己已经成功实现了第一步计划，下层易莫金人接受了范·特林尼。劳对他也很宽容，常常顺着他的性子。统领觉得他也许可以起到一扇不自觉的窗口的作用，最

终透露出青河人的军事思维模式。是深入了解聚能的时候了。通过西利潘、通过雷诺特……最后弄清聚能的技术细节。

范曾经努力奋斗，想建立一个横跨整个人类空间的真正的文明体系。经过短短几个世纪，成功仿佛就在眼前。但到头来，他遭到的却是背叛和出卖。不过范早就认清了一点：背叛仅仅是表象。苏娜和其他人在布里斯戈大裂隙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必然。一个星际帝国，它覆盖了辽阔的空间、漫长的时间。单纯依靠它的公正、它能够带来的好处，这样一个帝国是维持不下去的。你必须拥有一件利器。

范·纽文举起盛着冰钻酿品的泡囊，暗暗敬了自己一杯：为了过去的教训，为了未来的成功。这一次，他不会失误。

和易莫金人的战斗之后，伊泽尔·文尼在八年的时间段里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两年。托马斯·劳精心安排船员的值勤时间，与本地形势保持同步，使大家能跟上任务的进度。这方面，他做得几乎和青河舰长一样好。奇维和她那一组值勤的时间最多，但就算他们，这时也不那么频繁轮岗了。

安妮·雷诺特手下的天体物理学家工作仍旧很紧张。开关星的明暗周期与此前无数个世纪所观测到的一致，现在正渐渐变暗。对外行来说，这时的开关星完全像一颗普通恒星，燃烧氢气，连太阳黑斑都跟其他恒星一样。这段时间里，雷诺特安排其他科学家减少值勤班次，静待蜘蛛人复苏。

点亮之后不到一天便截收到了阿拉克尼的军用无线电通信。这时的行星表面还是蒸汽涌动、翻腾不止。很明显，上一次黑暗降临时，当地正在进行某种战事。点亮之后一两年间，两个大陆上出现了几十个固定的信号发射点。每隔两个世纪，这些家伙就得白手起家，重建地表设施。但显然他们干得不错。每当云层散开时，便能从太空中看到下面出现了新的道路、新的城镇。

到了第四年，信号发射点已经增加到两千多个，都是老式的固定发射装置。这时，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和其他语言学家进入了高强度轮值期。他们第一次有了可供研究的连贯的声频资料。

他们的值勤班次吻合时（这种时候很多），伊泽尔每天都要去看望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起初，特里克西娅离他比以前更加遥远。她好像听不到他的话，她的工作室里无休无止回荡着蜘蛛人的声音。这种声音尖尖的，每天都不一样。特里克西娅和其他聚能语言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分析蜘蛛人语的含意潜伏在这些声音的那个频段，还发明出了许多便利的声频视频记号以辅助研究。最终，特里克西娅有了一批可用的表意素材。

从这时起，真正的翻译工作开始了。雷诺特的聚能译员监听可以截收的一切对话，每天都能收获几千个含意半明半暗的字眼。特里克西娅是最出色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看得清清楚楚。正是由于她在物理课本文句上的研究成果，他们才取得了最初的突破。把书写语言与截收到的三分之二对话一一对应起来的也是她。即使跟清河语言学家相比，特里克西娅·邦索尔也技高一筹。如果她能知道的话，她准会万分欣喜。“她是不可缺少的人才。”雷诺特这么说过。语气和平时一样呆板，既无赞赏也无嘲讽，只是阐述一个事实。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肯定能像亨特·温一样，提前脱离聚能状态。

文尼极力读完译员们翻译出来的所有材料。最初是典型的试探性粗译，每个句子都包含几十处注解，表明可能的其他含义、其他划分方式。几兆秒之后，译文改进到了逐渐能读懂意思的程度。下面的阿拉克尼上生活着活生生的智慧生命，而这些就是他们说的话。

有些语言学家始终没能取得高于注解式译文的成绩。他们陷入释义的最底层，只能挣扎着尽力弄清外星人想说什么。也许做到这一步就够了。他们至少了解了一点，蜘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失落的文明。

“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提及科技的黄金时代。”

劳怀疑地看着雷诺特：“单凭这一点就很可疑。就连古老地球的时代，人类都有种种神话，讲述失落的过去。”古老地球本身已经够“过去”的了，如果说人类有个起源的话，就是古老地球。

雷诺特耸耸肩：“我只是告诉你，任何提及过去技术文明的对话都在我们可辨析的层次之下。比如，就我们所知，考古学被他们视为一种重要性并不突出的普通学问。”而在典型的失落殖民地，考古学是重建世界的发动机，是人们倾尽全力孜孜钻研的科目。

“该死的，瘟疫在上，”里茨尔·布鲁厄尔吼道，“如果那些家伙没什么玩意儿可刨，咱们挣大钱的希望可就完蛋了。”

可惜你来之之前没想到。伊泽尔暗想。

“就算真到那一步，我们还有李博士的研究成果。”他的目光扫过桌子对面的清河人。伊泽尔敢肯定他还有些话没说出来：我们有一支清河舰队的数据库，还有可以为我们探索数据库的买卖人。

现在特里克西娅允许他触碰她了。有时是替她梳头，有时只是拍拍她的肩膀。或许只是因为他在她的工作室里盘桓的时间太多，她把他当成了房间里的一件设备，跟其他声音驱动仪器没什么区别。特里克西娅现在常借助头戴式显示系统工作，有时候给他形成一种她正望着他的印象。虽然是假象，却也令人鼓舞。还有些时候，她甚至会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限于她的聚能项目，又不干扰她与设备或其他语言学家交流。

大多数时间里，特里克西娅都坐在半明半暗中，凝神倾听，同时说出她的翻译。另外还有几个语言学家也以这种模式工作，跟机器没什么区别。但特里克西娅跟他们不同（文尼喜欢这么想）。她也和其他人一样，分析，再分析，但特里克西娅不会在每个句子成分下面塞进几十个别种解释。特里克西娅的翻译好像深入到了句子内部，把握住了说话者想说的深层含意。而说话者是什么人呢？是把阿拉克尼看成正常、熟悉的家园的蜘蛛人。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的翻译是一种……艺术。

但安妮·雷诺特要的可不是什么艺术。一开始，她没什么可指责的。在翻译过程中，译员们发明了一些注音字符，代表复合音。这些字符使他们的翻译稍显古怪。幸好第一个采用这些字符的不是特里克西娅。但不幸的是，她发明的非常规方法未免太多了些。

在一个可怕的日子里，雷诺特威胁要禁止伊泽尔进入特里克西娅的工作室，也就是说，禁止他进入特里克西娅的生活。“不管你在做什么，文尼，你都在干扰她，破坏她的工作。她现在给我的都是比喻性的译本。瞧瞧这些名字：‘舍坎纳·昂德希尔’‘杰伯特·兰德斯’。所有译员都认为，蜘蛛人语言有许多我们弄不清楚的地方，必须一一注明。可她却不管不顾，把这些词语当成名字了事。音节划分上也不清不楚、糊里糊涂。”

“她做的正是她应当做的，雷诺特。你跟自动化系统打交道的的时间太长了，忘了人是怎么回事。”得为雷诺特说句公道话：虽然她和其他易莫金人一样粗暴，但她从来不计恨谁，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跟她争论。但如果她真的不准他再去看望特里克西娅……

雷诺特直直地瞪着他，说道：“你不是语言学家。你不懂。”

“我是青河人。为了贸易，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各种人类文化，数以百计。还有一两种非人类文化。你们易莫金人却只在人类空间的一个小角落里厮混，接触的语言都是以我们青河的广播为基础。宇宙中还存在着无数语言，和你们以前接触的语言差别大极了。”

“不错。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接受她这种盲目的简单化倾向。”

“不！你需要的是能够真正理解蜘蛛人思想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告诉我们：在蜘蛛人与人类的种种差异中，哪种差异最重要。我承认特里克西娅编出来的蜘蛛人名字有点傻气，但你别忘了，这个所谓的‘协和’集团的文化非常年轻，具有这种文化背景的个体经常会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为源头起名字^[45]。特里克西娅完全有理由认为某个日常生活词汇在特定场合下代表的是某个人的名字。”

“但这些词不可能全是名字，至少这几个不是。事实是，蜘蛛人发音有个特点，姓和名是混合在一起的。”

“我只告诉你一点：特里克西娅做得完全没有问题。我敢打赌，这几个肯定是名字，源自某种很古老的叙述性语言。你注意到没有，有的名字甚至包含着某些含义。”

“是的，这是最让人恼火的地方。这种语言有的地方有点像拉德语，或者阿米娜语。连度量衡单位都跟拉德语差不多：‘小时’‘英寸’‘分’。读起来真别扭。”

伊泽尔自己碰上拉德语度量衡单位时也很恼火，但他不打算向雷诺特承认：“就以拉德语和阿米娜语为例，它们跟你我说的尼瑟语有关系。我相信，特里克西娅准是看出了这些名字和我们已知的蜘蛛人语言内核的关系。”

雷诺特很长时间没说话，眼神空洞。有的时候，这种表情表示她已经结束了讨论，只是不想费神让对方滚蛋而已。有的时候则表示她正在努力领会对方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她的翻译已经达到了更高层次，将蜘蛛人语言的含意置换为我们的思维所习惯的方式？”

这种分析是典型的雷诺特风格：复杂别扭，但却十分精确。“正是！就是这话。我们对蜘蛛人语的理解还不完善，所以你要求译员做

大量注释，标明例外项、含混不清的地方。但做生意讲究的却是真切了解对方的要求和期望。”

雷诺特接受了他的解释。再说劳也希望译员拿出最简明的翻译文本，哪怕中间夹杂着类似拉德语计量单位的别扭处。一段时间之后，其他译员渐渐也采用了特里克西娅发明的翻译方法。伊泽尔心想，不知那些没有聚能的语言学家有没有能力判断他们的翻译正确与否。尽管说得信心满满，伊泽尔心里其实没多大把握：特里克西娅揣测蜘蛛人语时未免过于自以为是了，翻译出来的内容也太像战前他给她灌输的人类黎明时代的历史了。那个领域，劳、布鲁厄尔和雷诺特或许不熟悉，但却是伊泽尔的专长。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相似、巧合处实在太多了。

对蜘蛛人的身体构造，特里克西娅始终不甚重视。考虑到许多人对蜘蛛的厌恶，这么做也许很正常。但那些东西确实跟人类截然不同，怎么能完全不考虑差异呢？外形、生理周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东西都是人类所接触的最异类的外星智慧生命。他们有许多肢腿，有的甚至可以起到相当于人类颞部的作用。他们没有人类那样的手和手指，只依靠数目众多的肢腿互相配合搬弄东西。但从特里克西娅的译文中却完全看不出这些区别。译文中有的地方提到“肢尖”

（也许是指前肢伸出形成的尖端），还有“中肢”“前肢”，但仅止于此，此外再没有其他地方表明他们和人类外观上的巨大差异。伊泽尔在学校里也见过这种类型的意译，但那些译者都是跟所翻译的客户文明直接打过多年交道的专家。

蜘蛛人世界出现了一种以儿童为对象的广播节目——至少特里克西娅认为它是这种节目，她把节目的名称译为《少年科学讲座》。目前，它是深入了解蜘蛛人的最佳途径，因为它既有人类已经基本掌握的蜘蛛人科技词汇，又有日常生活用语，二者结合得十分理想，最有利于人类对当地语言的研究。至于这个节目的目的到底是教育孩子还是为孩子们提供娱乐，没有人能确定。它甚至可能是以应征入伍的士兵为对象的科技培训课程。无论它是什么，反正特里克西娅给它起的译名被大家接受了。《少年科学讲座》，这个名字给节目涂上了一层天真纯洁、乖巧可爱的色彩。特里克西娅心目中的阿拉克尼好像出自人类黎明时代的童话。有的时候，她的聚能状态发挥到极致，一整天都不和伊泽尔说一个字，注意力集中得……完全没有一丝人性。每当这种时候，文尼便会产生一种想法：这种译本也许是过去那个特里克

西娅从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奴役控制中伸出手来，向他呼救。她的聚能只允许她关注一件事：蜘蛛人世界。也许她在无意识中扭曲了她所见到的、所听到的，用她仅存的手段，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幸福的梦境。

时间到了光明中期，普林塞顿几乎完全恢复了旧日的美景。在今后更凉爽的日子里，这里还会大兴土木，建起露天剧场、渐暗期的豪华大厦、大学植物园。但60|19这会儿，街道已经尽复旧观，中央商业区也已竣工，大学已经恢复了全部各年级的班次。

但在其他方面，60|19年不同于59|19年，也不同于过去一切世代的第十九年。世界进入了科技时代。过去河区低洼地一直是小块农田，现在成了一个机场；城市最高的山头上矗立着无数无线电发射塔，到了晚上，几英里外都能看到天线顶端的远红外指示灯^[46]。

到了60|19年，协和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发生了类似改变。逖弗国和金德雷国的大城市也一样。比较弱小的国家虽然变化没有这么剧烈，但毕竟也在变。即使以新时代的标准，普林塞顿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外人看不到的，但它们却是一场伟大革命的种子。

一个春雨沥沥的早上，伦克纳·昂纳白飞抵普林塞顿。他在机场搭上一辆出租车，沿着滨河公路向上驶入市中心。昂纳白是在普林塞顿长大的，他过去那家建筑公司也开在这儿。他到的时候店铺大多还没开门，出租车附近只有一群群来往奔忙的清洁工人。凉爽宜人的春雨中，店铺和树叶上的水滴映着阳光，五彩缤纷。伦克纳喜欢老城的景色，这里许多石头建筑经历过三四个世代的酷热严寒。新修的水泥砖石建筑也依然沿用过去的样式。

出租车驶出老城，向上驶向新区。这里过去是皇室资产，被政府卖掉了，以资助大战——这是他们这一辈的叫法，年轻人只称之为逖弗战争。新区的一部分还是临时性的棚户区，高处的建筑则已成了华堂广厦。出租车绕着盘山公路向这片新区的最高处驶去。到处是茂密的蕨类植物，挡住视线，只有从稀疏处才能间或瞥见上面靠外缘的建

筑。大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却看不见任何门卫。嗯，前面是一座豪宅。

舍坎纳·昂德希尔站在车道尽头，模样跟豪宅颇不般配。雨不大，只是一层蒙蒙湿雾，但昂德希尔还是撑着一把伞，走上前来迎接昂纳白。

“欢迎欢迎，军士长！欢迎你！这么多年一直逼着你光临寒舍，你总算来了。”

伦克纳耸耸肩。

“我有好多想向你显摆的……就从这两个挺重要的小东西开始吧。”他把雨伞一斜，稍停，两颗小脑袋从他的背毛里探出来。两个都是婴儿，紧紧贴在父亲背上。看样子不比光明初期出生的正常婴儿大，但已经大到挺逗人的地步了。“小姑娘叫娜普莎，男娃娃叫伦克纳。”

昂纳白尽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向前迈了一步。多半是出于友谊才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老天哪。“很高兴见到你。”即使在心情最好的时候，昂纳白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孩子打交道。他最接近侍弄孩子的经历是训练新兵。这样也好，可以拿没经验当借口。但愿能蒙混过关。

两个小孩好像感觉到了他的厌恶之情，害羞地在父亲背后躲了起来。

“别管他们。”舍坎纳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大大咧咧，“进门以后他们就会溜出来玩的。”

舍坎纳领着他走进宅子，一路大谈他有多少新东西想让他看，伦克纳终于过来他是多么高兴。这么多年过去，昂德希尔变了，至少外表老了许多。再也不像原来那么瘦骨伶仃，毛也换了好几次，背上的毛是厚实茂密的父毛。在太阳的这个阶段长出这种毛真是稀奇。受伤造成的头部和上身的神经性颤抖好像比以前更严重了。

两人穿过一个大厅（大得跟饭店休息厅一样），走下一个宽敞的螺旋形楼梯，外面的建筑重重叠叠，都是舍坎纳的“寒舍”。这还有

不少人，或许是仆役，但身上没穿富豪人家仆役通常都穿的号衣。这个地方给人一种实用至上的感觉，像一家公司，或是政府机构。昂纳白打断对方滔滔不绝的话：“这些都是伪装手段，对不对，昂德希尔？皇室根本没把这块地方卖掉，只不过转让出去了。”转让给情报部门。

“不是。真的。这块地方是我的，我自己买的。可是，嗯，我在这儿做过许多咨询工作，维多利亚——我是说协和国情报局，他们觉得，把实验室设在这儿更有利于保密。我有些东西要请你看看。”

“是啊，你请我来不就是为这个吗？舍克，我觉得你把精力用错了地方，你想推动国家，让全国都——在这儿谈这些方便吗？”

“方便，方便，没问题。”

一般情况下，昂纳白不会接受这么随便的一句话。但他已经意识到这幢大宅的安全工作是多么完善。这里的不少东西出自舍坎纳之手，比如螺旋对称式的房间。但维多利亚也留下了她的印记：到处埋伏着警卫（他总算发现了），地毯和墙饰的风格简洁利落。估计这个地方的安全程度不下于昂纳白在陆战指挥部的实验室。“这么说吧，你正在推动这个国家尽全力开发原子能。我手下管理的人员和设备比亿万富翁都多，其中有些人的聪明劲儿几乎赶上你了。”尽管伦克纳的军衔仍旧是军士长，但他的工作却高出军士不知多少倍。他现在的的生活是过去那个只想当个建筑承包商的伦克纳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好，好。你也知道，维多利亚对你很有信心。”他将客人领进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布置得有点奇特，到处是书架，还有一张书桌，上面乱堆着报告、一摞摞杂乱无章的书、便条。书架都是固定的，构成了一片供小孩子玩耍的攀爬架，儿童书和艰深著作并列杂陈。两个婴儿从他背上蹦下来，飞快地爬上攀爬架，从天花板上向下窥视两个大人。舍坎纳把书籍杂志从攀爬架下层踏板上推开，挥手请昂纳白坐下。他好像没打算改变话题，真是万幸。

“这我知道。但你还没看过我的报告。”

“在我手里，维多利亚交给我了。可我没时间看。”

“你应该看看！”绝密文件送给他，这个人居然没时间看——这些事可是他搞出来的。“瞧，舍坎纳，我这就告诉你，成不了。从理论上来说，原子能可以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可实际上——嗯，我们弄出了一批很厉害的有毒物质。跟普通放射性射线很相似，但能巨量释放。做到这一点很容易。还制造出了一种铀的同位素，这东西极难分解。不过我觉得，只要能让它产生裂变，我们就有了一种威力惊人的炸弹：我可以给你你所需要的、能让整个城市暖暖和和度过暗黑期的能量，不过却是在不到一秒钟内完全爆发！”

“太好了！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头。”

“非常好的开头之后就没有了。研究炸弹的那帮家伙已经接管了我手下的三个实验室。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和平时期呀。这种技术会慢慢泄露出去，首先进入矿山开采领域，然后就会泄露到国外。如果金德雷和咱们的老对手逃弗国弄到了这东西，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

昂德希尔那一身百毒不侵、漫不经心的甲冑好像终于被刺穿了：“是啊……很可怕。你的报告我没读过，但维多利亚经常到这儿来。技术可以给我们带来奇迹，也能造成巨大的危险。不能只要前半，不要后半。但如果不研究这个方面，我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这一点我仍旧坚信不疑。你只看到了后半。你瞧，我知道维多利亚还可以给你更多经费，协和情报局这方面的信用一向不错。他们可以一连十年大把扔钱不要收获。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实验室，不管你要什么——”

“舍坎纳，你听说过‘研究曲线’吗？”

“这个嘛，呃——”他当然听说过。

“就说眼下，如果我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钱，我可以给你弄出一台城市供暖设备，也许可以。但每隔几年它就会出一次重大故障，就算它能‘正常’运行，它释放出的东西——比如说超高热蒸气——也会具有极强的放射性。进入暗黑期不到十年，你的城市居民就会统统死掉。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停滞下来，到了这个时期，朝里头扔钱扔人用处不大。这就是‘研究曲线’。”

舍坎纳没有马上回答。昂纳白有一种感觉，对方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天花板，放到了他的两个孩子身上。这个房间真是个大杂烩：财富、天才特有的混乱（这倒跟过去的昂德希尔相去无几），加上新出现的父亲身份。地板上没被书堆和小玩意儿遮住的地方露出豪华的长毛绒地毯，墙饰是那种昂贵得惊人的幻视风格。石英窗户高齐天花板，锻铁窗格里飘进蕨类植物的芬芳。昂德希尔的书桌旁、书架边都有电灯，现在已经关上了。

房间里只有窗外射来的阳光，被外面的植物一衬，微微有些发绿。这种光线，读读旁边书籍的大标题倒也够了。书籍种类五花八门，有心理学、数学、电子学，还有几本天文学教材，一大堆儿童故事书。书摞成一堆堆，之间的空处散放着玩具、仪器。玩具到底是孩子的还是昂德希尔自己的？有些还真分不出来。有些小玩意儿看上去像旅游纪念品，可能是维多利亚从她任职的各部队驻地收集来的：一只遯弗国肢腿拭抹器、海岛花环上摘下来的一朵干花，角落里……老天爷，好像是一枚马克七型炮射火箭。填装高爆炸药的战斗部已经拆除，代之以一个模拟弹头。

昂德希尔总算开口了：“你说得对，光是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花时间，先造机器，再用它制造更精密的机器，如此循环往复，一步步走下去。但我们还有二十五年左右，还有时间。将军告诉我，你擅长管理大型科研项目。”

昂纳白只觉得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他在大战中获得过不少勋章，但那些勋章加在一起都没让他如此自豪。如果不是史密斯和昂德希尔，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还有这方面的天才。昂纳白小心地控制住自己，别让对方发现自己多么在意他们的赞誉。他哼了一声，说道：“谢谢。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光靠金钱和我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想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弄出点眉目，我还需要点儿别的东西。”

“尽管说，需要什么？”

“你，该死的！需要你的洞察力！你这个浑蛋，提出这个项目的第一年，你就溜到普林塞顿这儿躲了起来，鬼知道你在这儿搞什么名堂。”

“噢……伦克，我很抱歉，可我已经对原子能这方面不太感兴趣了。”

昂纳白认识昂德希尔已经很多年了，应该不会对这种话大惊小怪。可他仍然有一种猛嚼自己的进食肢的冲动。这一位，在某个领域里干一阵子，没等别人知道这个领域的存在，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如果此人仅仅是个怪物，那还罢了。可他偏偏是个离不得的天才。有时候，昂纳白真恨不得亲手宰了这个家伙。

“是的，”昂德希尔继续说道，“你需要更多有才华的人。知道吗？我在干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等会儿我带你看看。现在只说一点，”他接着说下去，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话是火上浇油，“我有一种直觉，跟其他方面的难题相比，原子能可能只是个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小麻烦。”

“比——如——说——什——么？”

舍坎纳笑道：“比如说抚养孩子。”他一指墙上的古董钟，“其他小孩子很快就会来了，也许应该趁他们没到先带你参观参观我这个研究所。”他从栖架上站起身来，开始像别的父母那样傻里傻气地冲两个婴儿挥手：“下来，下来。娜普莎，别碰那个钟！”太晚了，婴儿从屋顶滑下来，在空中一跃，蹦到古董钟上，再滑到地面。“我这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总担心哪天什么东西倒下来砸着孩子。”两个小东西蹦蹦跳跳穿过房间，蹦进父亲的背毛中。两个孩子很小，比林妖大不了多少。

昂德希尔的这个“研究所”把国王学院的一部分也圈了进来。这座山顶巨宅里有不少教室，都位于宅第靠外的部分。教育费用大多不由政府负担——昂德希尔本人是这么说的。绝大多数研究项目都是私营课题，经费由对昂德希尔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私营公司承担。“本来可以挖国王学院的墙脚，把他们最优秀的人才全招过来。但我们跟学院有协议。他们的人继续在学院教书、做课题，剩下的时间才上这儿来。我们则会返还学院一笔费用。只要到了这儿，就得做出成果。只有成果才算数。”

“不分班级？”

舍坎纳耸耸肩，两个小家伙被颠得沿着他的后背上上下下，发出兴奋的“咪咪”声，估计意思是：“再来一次，爸爸。”

“嗯，也算有班级吧。主要是想让不同专业的人混在一起，互相启发。这儿的学生要冒点风险，因为我们没有划分明确的结构，比较乱。有些学生学得很好，但头脑稍差的就适应不了这种方式。”

教室里大多有两三个人站在黑板前，下面一排排栖架上聚着一簇人，专心注视着黑板。很难判断哪些是教授，哪些是学生。有时候，伦克纳连他们在研讨哪个专业都弄不清楚。两人在一间教室门口停住脚步，里面一个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正在宣讲什么，下面的听众岁数比他大得多。从黑板上的符号公式来看，既像天体运行规律，又像电磁学。舍坎纳面带笑容，朝里面的人挥挥手：“你还记得我们在暗黑期看到的天上的闪光吗？我这儿有个人认为，那种闪光可能是太空中的物体造成的，是一种极其黑暗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些闪光一点儿都不暗。”

“是啊。也许它们跟新日出有某种联系。我自己也对这种看法有点疑问。杰伯特不大懂天体运行方面的学问，但他却是电磁方面的专家。他正在研制一种无线电设备，可以发出波长只有几英寸的射线。”

“啊？听上去不像无线电，更像超远红外射线。”

“是一种我们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不过很有意思。他希望用这种设备搜索他所谓的太空火箭，它的回波可以定位远处的物体。”

两人沿着走廊走下去。他发现昂德希尔突然不作声了，不用问，这是给他时间好好思索那种短波玩意儿。伦克纳·昂纳白是个很实际的人，恐怕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成了史密斯将军实现她那些异想天开项目所不可或缺的人。但就算是他，也会被那些特别惊人的想法震住。波长这么短的射束是怎么回事，他只有一点最模糊的知识，只知道这种射束具有极强的定向性。但搜索距离越远，它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大。要想用这种装置搜索空间目标，它必须先在地面证实自己的用处才行。嗯，不管这个杰伯特如何打算，这东西在军事上倒真的大有用处……“有人造出了频率这么高的发射装置吗？”

他的兴趣肯定流露出来了，因为昂德希尔笑得越来越开心了。
“是的，这是杰伯特的天才发明，他称之为腔振器。我在房顶上竖了一根天线，样子不太像无线电发射塔，更像个天文望远镜。维多利亚在陆战指挥部那边的西岭上设了一排中继站。通过这个装置，我可以跟她对话，跟电话一样方便可靠。我这儿有一个班正在搞密码研究，我用它来测试他们的成绩。你瞧着吧，我们会研究出你能想象出来的最可靠、保密性最强的高频无线通信技术。”

哪怕杰伯特的观星计划成不了，你照样有收获。舍坎纳·昂德希尔的狂热劲儿跟过去一模一样。昂纳白渐渐有点明白他正在研究什么了，以及对方为什么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转而开发原子能。“你真的以为你这所学校能造就出陆战指挥部所需要的人才人物？”

“天才是容易找到的——我的想法是培养我们发现的天才，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创造性。我这辈子从来没像现在过得这么有意思。你知道，伦克，天才必须灵活。真正的创造性一定会有某种游戏的劲头，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个念头，不能被僵硬的计划、要求拖住。当然，你最后到手的成果跟你最初的想法很可能不是一回事。我认为，从这个世代起，发明创造将成为需求之母，而不是相反。”

这话舍坎纳说得倒是轻松，以工程手段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又不是他。

两人来到一间空教室，昂纳白瞅了一眼黑板，又是一黑板天书。
“还记得陆战指挥部用来计算弹道的那种齿轮式计算器吗？我们现在正用真空电子管和磁心制造那种设备，运算速度比齿轮式的快一百万倍。还可以直接输入一个个数字串，不用先把它们转化成标尺设定。你手下的物理学家们准会喜欢这种机器。”他笑道，“你瞧，伦克，这些发明的专利权属于提供经费的赞助商。除了这唯一一个不利之处，你和维多利亚手里马上就会有大把大把的玩具，足够你们开心的了……”

他们走上一段长长的螺旋式楼梯。楼梯通向接近山顶的一个露天院落。普林塞顿附近还有一些山峰比这儿更高，但这里的景色已经够壮观的了。虽然现在下着蒙蒙细雨，但仍然令人心情畅快。昂纳白望见一架三引擎飞机正朝下面的机场徐徐降落。山谷那一面到处是新开采的花岗石、新铺的沥青。昂纳白跟干那项工程的公司很熟，他们对这儿的流言坚信不疑，即到下一个暗黑期时，这里会研究出一种强大

的能源，将大大延伸蜘蛛人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在暗黑期正常生活。真要那样的话，普林塞顿会是什么样子？一座城市，坐落在暗夜星空下，无边的真空中——但却没有陷入沉睡，它的渊薮里空无一人。最大的危险将发生在渐暗期。到了那时，人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储备物质，像过去一样度过暗黑期，还是把赌注押在伦克纳·昂纳白手下的工程师身上，看他们是不是真能把他们夸下的海口化为现实。他怕的不是彻底失败，而是只取得部分成功——这才是他的噩梦。

“爸爸，爸爸！”两个五岁大小的小孩蹦蹦跳跳从后面跑进他们的视野^[47]。他们后面还跟着另外两个小孩，这两个已经相当大了，几乎可以算长成形了。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伦克纳尽了最大努力，尽可能不去注意上司的变态行为。毕竟，维多利亚·史密斯将军是他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情报局局长，甚至可能比格林维尔将军还要出色。她的个人生活方面有什么怪癖无关紧要。她本人也是个早产儿，他对这一点倒从来没什么反感。早产不早产，责任不在她，她控制不了。可是，她竟然在太阳新生的时期开始家庭生活，让她的亲生孩子跟她一样受罪……这些孩子甚至不是同一个岁数。两个婴儿从舍坎纳背上跳下来，钻过草丛，爬上他们兄长的肢腿。史密斯和昂德希尔这么做，简直像故意朝社会脸上啐唾沫。他一直推脱搪塞，不肯到他们家来——来了以后才发现，这里的情形跟他想象的一模一样，太不体面了。

两个最大的孩子都是男孩。两人一把举起弟妹，像当父亲的一样把他们负在背上。他们自然没长背毛，两个婴儿从他们的背壳上滑了下来。他们揪住大哥哥的衣服，又爬了上去，一路发出婴儿特有的响亮笑声。

昂德希尔把四个孩子介绍给军士，一行人走过湿漉漉的草地，来到一处挡雨的天棚下。除了学校操场，这是昂纳白见过的最大的儿童游戏场，不过透着一股邪气。正经学校分得清清楚楚，学生都是当代的同龄儿童。昂德希尔的儿童游戏场里摆放的设备却五花八门，跨越了好几个年龄段，既有供两岁幼儿玩耍的攀爬网，又有大孩子用的沙坑，几个很大的玩具屋，还有几张放着图画书和棋具的矮桌子。

“爸爸，我们本想到楼下迎接你和昂纳白先生，可小妹不肯。”十二岁大的大孩子肢尖朝一个五岁的孩子（小维多利亚？）一指，“她想让你们上来，可以让昂纳白先生看看我们的玩具。”

五岁的孩子还不能掩饰自己的情绪，小维多利亚连婴儿眼都没退。虽然婴儿眼可以转动几度，但只有两只，她只能几乎完全正面面对自己想要观察的对象。你永远无法确切判断成年人在注意什么，却可以一眼辨出小孩子的关注方向。“告密！”她冲他嚷嚷道，“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想他们上这儿来？”她的进食肢朝他一挥，又来到昂德希尔身边：“对不起，爸爸。我想让昂纳白先生瞧瞧我的玩具屋。还有布伦特和戈克娜，他们得在上头做作业。”

昂德希尔抬起前肢搂住她：“没关系，反正我们也不想上来。”接着又对昂纳白道：“将军在他们面前把你吹上天了，伦克。”

“是呀，她说你是最棒的工程师！”另一个五岁孩子（戈克娜？）雀跃道。

小女孩还没来得及显摆玩具屋，布伦特和杰里布便先露了一手。很难说清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两人有一点固定课程，除此之外，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杰里布（那个告发妹妹的大男孩）喜欢考古发掘，昂纳白从来没见过这么精通化石的孩子，有的书他是从国王学院图书馆借来的，大人读都很吃力。他还收藏了一大批钻石有孔虫，这是跟他父母去陆战指挥部时收集的。和父亲一样，他也满脑子奇思怪想：

“知道吗，我们不是这儿的第一种文明形式。钻石地层下面有个一亿年前的遗址，科尔姆异形。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以前只有傻乎乎的动物，其实才不是呢。过去这儿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明。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看那种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在的，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可让昂纳白吃惊的是，舍坎纳居然允许他的孩子读科尔姆的考古著作，学习他那种疯狂理论。

另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布伦特更像一般早产儿：内向、有点阴郁，也许有点迟钝，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他的眼睛倒是不少，都长全了，但还是喜欢用前方的眼睛，好像他仍是个婴儿。除了“爸爸的实验”，布伦特没有表现出对某个方面特别感兴趣的样子。他有许多建筑玩具：闪闪发亮的金属榫钉、连接器，两三张桌子上放满了这种东西。不知是谁用这些榫钉和连接器为孩子们搭建了许多精巧的建筑模型。“我常常琢磨爸爸的实验，我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他一边说，一边在一个大模型上摸索着，把好端端的结构搞得乱七八糟。

“实验？”昂纳白瞪了一眼昂德希尔，“你在拿这些孩子做什么实验？”

昂德希尔好像没听出他语气中的怒气：“孩子们真是太美妙了，对吧？我是说，只要他们不把你烦得要死。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你简直能够看到他们的思维机能一步步就位，直到最后完成。”他一只手向后伸去，轻轻抚弄着两个刚刚返回安全港的小婴儿，“在某些方面，这两个的智力还赶不上丛林里的泰伦特兽。有些思维机能是婴儿完全不具备的。跟他们玩的时候，我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思维上的障碍。但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头脑也在成长，以前没有的机能也一个个形成了。”昂德希尔一边说，一边在桌旁踱步。五个孩子中的一个——戈克娜——在他前面半步走着，调皮地模仿着父亲的动作，连他的神经性颤抖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在一张摆放着深浅各异、形状不同的漂亮褐色玻璃瓶的桌边停住脚步，几个瓶子中盛着果汁冰水，好像准备开一个稀奇古怪的草地游乐会，“但就算孩子长到五岁，他们的思维上仍旧存在盲点。他们有很好的语言技能，却没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你是说我们不懂性方面的事？”戈克娜问道。

昂德希尔总算有一次觉得尴尬起来：“恐怕我这些话她听得太多了。她的哥哥们经常给她出点子，告诉她我们玩问答游戏时该怎么说。”

戈克娜拽住他的腿：“坐下，开始玩吧。我想让昂纳白先生看我们是怎么玩的。”

“好吧。来玩玩——你妹妹在哪儿？”他的声音一下子严厉起来，大声喊道，“[维基\[48\]](#)！快下来，那东西承受不住你。”

小维多利亚在婴儿的攀爬架上，爬到了天棚下面：“承受得住，爸爸。没事的，反正你在这儿。”

“不行！赶快下来。”

小维多利亚开始向下滑，嘴里咕哝着，但几分钟后，她便高兴兴地向昂纳白显示起自己的玩具屋来。

他们一个个向他展示自己的科目。两个最大的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广播节目，向少年儿童讲解科学知识。这个节目显然是舍坎纳搞的，昂纳白不知他为什么愿意做这种事。

伦克纳忍受着这一切，面带微笑，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感受。每一个孩子都很可爱。除了布伦特，每个孩子都比昂纳白认识的其他任何孩子更聪明、更活泼。他不禁想道，现在越可爱，今后就越可怜。等他们长到必须面对外面的世界时，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啊？

小维多利亚有一座玩具屋，很大，一直伸进外面的蕨类植物中。轮到她时，她伸出两只手，拽着昂纳白的前肢，几乎把他硬生生拖到房子出入口那一面。

“瞧，”她指着玩具屋底层的一个小洞，看上去真像白蚁窝的入口，“我的屋子还有渊藪呢，还有一个餐具室、一个饭厅、七间卧室……”客人必须把每个房间一一参观一遍，同时听她详细解说每一件家具。她搬开一堵墙壁，房间里面立即一阵骚动。“我的房子里住着许多小人，瞧这些林妖幼虫。”说实话，维基的房子对这些小东西来说大小正合适，至少在太阳的这个阶段很合适。再过一段时间，它们的中肢就会演变为五彩斑斓的翅膀，成为真正的林妖，这座玩具屋便再也容纳不下它们了。至于现在，它们看上去真像微型蜘蛛人，在里面的房间来回乱跑。

“它们喜欢我。只要愿意，它们随时可以回树上去。但我在房间里放了些吃的，它们每天都来。”她轻轻拉扯着一个铜制拉手，一块地板像抽屉一样被拉了出来，上面是轻木片做的一个小迷宫，“我还拿它们做实验呢，就像爸爸拿我们做实验一样。当然我的实验简单些。”她的婴儿眼向下望着迷宫，所以没看见昂纳白的表情，“我在这边出口滴几滴蜂蜜，再让它们从那边进来，我给它们计时，看花多长……哟，你迷路了，对吧？你待在这儿已经两个小时了，真抱歉。”她笨拙地把一只进食肢伸进迷宫，把一只林妖幼虫挪出来放在蕨类植物旁边。“嘿嘿。”笑得真像舍坎纳，“有些幼虫比其他的笨得多——或许是运气坏得多。我考考你，既然它没从这一头的出口走出来，我怎么计算它在里面多长时间了？”

“这个……我不知道。”

她转过头，面对着他，漂亮的大眼睛向上望着他：“妈妈说小弟的名字是跟着你起的，也叫伦克纳。”

“啊，可能吧。”

“妈妈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她说连爸爸那些疯疯癫癫的主意你都能实现。妈妈希望你喜欢我们。”

小孩子看人跟大人不一样。正面对着你，直勾勾盯着你。跟小孩子说话的人根本无法假装不知道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话。做客期间所有的尴尬、所有的不自在仿佛全聚到了这一刻。“我喜欢你们。”他说。

小维多利亚继续盯了他一会儿，才移开视线：“好吧。”

两个大人和孩子们一块儿在天棚下吃午饭。雨后，云散去，渐渐热了起来。按第十九年春天的标准，在普林塞顿这个地方，这种天气已经算很热了。孩子们却个个满不在乎。这个陌生人让他们很兴奋——小弟弟的名字就是跟他起的呀。除了维基以外，几个孩子吵吵嚷嚷说个不停。昂纳白做出最大努力，尽量配合他们。

吃完饭后，孩子们的几位老师上来了。看样子都是这个研究所的学生。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去真正的学校上学。也许这样一来，他们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些？

孩子们希望昂纳白留下来看他们上课，但舍坎纳不答应。“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说。

这次做客最困难的一段就这样结束了（但愿如此）。两个大人回到研究所一楼昂德希尔凉爽的书房，只有两个最小的婴儿还跟他们在一起。两人聊了一会儿昂纳白的实验室还需要什么设备和人员。虽说舍坎纳不愿直接参与原子能的研究，但他这儿确实有些非常优秀的人才。“我希望你跟我这儿搞理论的谈谈，再见见我们研制那种计算机器的专家。在我看来，只要有了能迅速解开复杂方程的运算手段，你大多数困难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昂德希尔在书桌后的栖架上舒展了一下身体，脸上露出略带揶揄的探询表情：“伦克……如果没有社交活动，我们这儿一天内就能办成不少事儿，比打十几个电话能办成的多得多。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上这个研究所。不是说你能跟这儿的人打成一片，适应这里。我们这儿也有不少技术人员，可搞理论的认为自己能指使他们。而你的层次就不同了。你这种人能指使搞理论的，利用他们的理念，实现你自己的工程目标。”

伦克纳勉强笑了笑：“你不是说发明即将成为需求之母吗？”

“嗯，主流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你这种能把碎片拼合成整个图案的人。下午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那些人，你肯定巴不得利用他们，他们也巴不得利用你……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昂纳白想编点借口，话才出口便住了嘴。他再也装不下去了。再说，跟舍坎纳说总比直接跟将军说好开口得多。“你自己知道我为什么以前不来，舍克。说实话，要不是史密斯将军给我下了明确指令，这次我也不会来。你知道，只要是她下的命令，我绝没二话可说。但她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要我接受你们的变态行为。这我可做不到。我——你们俩的孩子非常可爱，舍克。可……你们怎么能对他们做出这种事？”

他以为对方会哈哈大笑，置之不理，或者像史密斯将军那样，只要一批评这个方面，立即面若冰霜，横眉冷对。但昂德希尔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把玩着一套过时的小孩子玩儿的积木。书房里谁都没有说话，只有小木块互相碰撞发出的嗒嗒声。“你也认为这些孩子很可爱、很健康？”

“是的，只是布伦特的反应……有点慢。”

“你不会认为我把他们当成了实验室的小动物吧？”

昂纳白回想起小维多利亚和她的玩具屋里的迷宫。不算什么，他在她那个岁数时常用放大镜烧林妖幼虫呢。“嗯，反正你无论什么都要拿来当实验品研究一番。舍克，你就是这种人。我想，你跟其他当父亲的一样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才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在非正常时期让他们来到这个世上？要是哪个孩子脑子有毛病怎么办？我注意到

了，他们没多少同世代的玩伴。其他早产的多半是畸形儿，你找不到哪个正常孩子跟他们一块儿玩。我说得没错吧？”

从舍坎纳的表情来看，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正中靶心。“舍克，你那几个不幸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会永远会把他们看成是违背自然规律的犯罪行为下的后果。”

“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着手解决，伦克。杰里布跟你说过《少年科学讲座》的事儿，是吗？”

“我没怎么听明白。你是说他和布伦特要上电台节目了？那两个倒有可能冒充正常孩子蒙混过去，可如果时间长了，总会有人猜出来——”

“那是自然。小维多利亚一心盼着上那个节目，就是因为这个才上不了。我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说到节目本身，它会介绍各门类的科学知识，但有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即生化和进化、暗黑期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成了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另外我还想让听众明白，随着科技进步，过去形成的有关生育时间的社会习俗已经过时了。”

“你永远别想说服拜黑教会。”

“没关系，我想说服的是数百万思想开明的普通人，像你伦克纳·昂纳白这样的人。”

昂纳白不知该说什么。对方实在太能说了，自己不是对手。但昂德希尔怎么就不明白呢？每一个正经社会都有一些大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关系到全社会健康生存的原则。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想把这些基本原则抛到脑后的所有做法都是只顾自己利益的愚蠢行为。就算是冥顽不灵的群体也需要一个正常、体面的生活周期……沉默，长久的沉默，屋子里只有舍克手里的积木发出的轻响。

舍坎纳终于开口：“伦克，将军非常欣赏你。你是她最敬重的战友。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中尉，根本看不到什么光明前途的时候，你就善待她，从不歧视她。”

“她是最优秀的军人。至于出身，错不在她。”

“这我承认……但正是因为你一直善待她，她才急于要你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才把你逼得这么苦。她觉得，这么多人中，你最应该理解我和她的做法。”

“我知道，舍克，但我做不到。我今天做的你也看见了，我已经尽力了，但你的孩子们仍然看穿了我的真实感受。至少小维多利亚看穿了。”

“嘿嘿，这倒是。她那个名字可不是白起的，小维多利亚跟她妈妈一样聪明绝顶。可是……你说得对，她今后会面对很多难以承受的困难……这么办，伦克，我跟将军好好谈谈，她应该接受现实，学会容忍……哪怕仅仅是容忍你的无法容忍也好。”

“这个……你这么做我能好过一些。舍克，谢谢你。”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你多来这里几次。至于我们怎么招待你，你自己决定。孩子们喜欢见到你，但如果能让你觉得好过些，我可以让他们离你远点。”

“好吧。我也喜欢他们，只是我担心自己成不了他们期望看到的人，让他们失望。”

“哈。那么，让他们自己判断跟你保持什么距离合适吧，把它当作他们的小实验也好。”他笑道，“如果把你看成实验对象，他们的耐心好着呢，态度也灵活得多。”

星际长旅开始之前，伊泽尔·文尼对范·特林尼没多大兴趣，他也不是很了解对方，只觉得此人性子阴沉，懒懒散散，能力也不强。只是因为他跟“某个大人物有关系”，才能通过选拔，进入探险队。在易莫金人的偷袭之后，特林尼充分暴露了他粗鄙、浮夸的性格。有时候伊泽尔也觉得他挺逗，但更多时候，他只觉得特林尼令人憎恶。但两人有百分之六十的轮值时间是重合的。他去哈默菲斯特时会遇见特林尼跟雷诺特的技术人员一块儿大讲下流笑话；去本尼的酒吧时同样会遇见他跟一伙易莫金人混在一起，肆无忌惮天南海北地胡吹乱侃。吉米·迪姆的死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大家早就忘了他也曾是那个阴谋团伙中的一员。青河人和易莫金人处得不错，特林尼那个小圈子里也有不少贸易者。

这一天，伊泽尔对那个人的憎恶变得更深了，成了某种更阴暗的东西。事情发生在每兆秒一次的值班管理人员例会上，跟平常一样，这次会议由托马斯·劳主持。这种会议不完全是为伊泽尔那个所谓的“舰队管理委员会”撑门面，而需要双方专业人员全力参与共同商讨某些事情，因为易莫金人和青河人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生存下来。当然，大家都明白谁是老板，但劳确实很重视这些会议上提出的建议。里茨尔·布鲁厄尔这一班不当值，所以这次会议不会出现恶毒的不和谐音。除了范·特林尼以外，这里的管理人员都是真正做事的人。

前一千秒内，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卡尔·奥莫手下的程序员对一批头戴式显示系统做了“净化”处理，现在这批头戴式可以交付青河人使用了。新的人机界面功能很有限，但总比没有强。安妮·雷诺特拿出了经过调整的聚能者勤务表。她的具体安排仍旧保密，但从勤务表上来看，特里克西娅可能会不那么紧张，休息时间会稍多一些。冈勒·冯提出对轮值班次做一些调整。伊泽尔知道这里面有名堂，她在拿这个跟别人做交易。但劳什么都没说，平静地接受了冯的意见。托马斯·劳肯定知道她和本尼搞的地下经济……但一年又一年，他始终不加理会。而且不断从中获益。像L1这么小、这么封闭的营地，有了自由贸易之后，其运转竟会变得如此高效，这是伊泽尔·文尼从来

没有想到的。但事实如此。因为地下贸易，营地的生活大为改善。大多数人都有自己心心念念的值班伴侣，许多人房间里都有奇维·利索勒特的小型盆景泡囊。设备和资源的调配顺畅无比，实现了最优化。也许这正说明易莫金人原来的调配系统是多么低劣。在内心深处，伊泽尔仍然坚信不疑：托马斯·劳是他所见过的最邪恶的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单单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言便屠杀了一大批人。但他实在太狡猾了，表面上是那么温和。正是因为他的狡猾，托马斯·劳才容忍了这种地下经济，因为它有利于他。

“好的，我们讨论最后一项。”他朝会议桌边的众人笑道，“和平常一样，最后，同样也是最有意思、最困难的一项。奇维？”

奇维·利索勒特轻盈地飘身而起，手在低矮的天花板上轻轻一撑，稳住身体。哈默菲斯特上有重力，但仅能勉强让盛饮料的泡囊稳定在桌面上。“有意思？也许吧。”她做了个鬼脸，“但也够让人恼火的。”奇维打开一个大口袋，掏出一堆头戴式显示系统——全都贴着“允许贸易者使用”的标签。“咱们试试卡尔·奥莫的这些玩具。”她依次把这批系统分发给在座的管理人员，递给伊泽尔时还腼腆地冲他笑了笑。伊泽尔也还了她一个微笑。奇维的身高仍旧跟孩子差不多，但她长得很结实，已经接近斯特伦曼成年人的平均身高。她再也不是个小丫头了，也不再是开关星点亮期那个失去母亲、孤苦无依的可怜孩子了。每过一年，她便实实在在地长大一岁。开关星的亮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她休眠了一段时间，但伊泽尔仍然能看出她眼角出现的细细的鱼尾纹。她现在多大了？比我大。有时候，她仍跟过去一样顽皮，但再也不捉弄伊泽尔了。他知道有关奇维和托马斯·劳的流言是真的。可怜的、该死的奇维！

奇维·利索勒特已经长大成人。伊泽尔从来没想到她会变得如此精明强干。现在的奇维可以摆弄群山，平衡巨岩。

她等到大家全都戴上系统，这才开口道：“大家知道，L1点附近的轨道管理由我负责。”会议桌上方突然出现一座庞杂体的立体影像。在伊泽尔一侧，一个小小的哈默菲斯特从庞杂体间突出出来，一艘交通艇正接近高塔，泊靠就位。图像清晰锐利，浮在四壁之内，众人之间。但他抬头看奇维时，庞杂体的图像便有点模糊，说明定位程序无法很好地跟踪他的动作，不能同步保持立体图像的拟真性。很明显，卡尔·奥莫的程序员被迫替换了一批过去的优化程序，但剩下部

分仍能保持近于青河标准的技术水准，使图像与每一个头戴式显示系统调协，配合每一个人的动作。

庞杂体上出现了数十处红点。“这些是恒定推进器的埋设位置。”更多黄点随之出现，“这是传感器网络。”她笑起来，笑声轻快、顽皮，仍旧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奇维。“结合在一起，完全是个像模像样的有限元网络，对不对？确实是这么回事，当然，节点处是真正的机器，不断收集数据。我和我的人有两个困难，单独来看，每一个都很好解决：我们需要让这个庞杂体稳定在L1周围的轨道上。”庞杂体收缩成为一个标示性的符号，围绕同为符号的L1点勾画着不断变化的利萨如图形^[49]。标线的一端是阿拉克尼，另一端是开关星。

“我们的位置在这里，以阿拉克尼的蜘蛛人视角观测，我们始终处于太阳边缘。他们还要过许多年才会开发出能够探测到我们的技术……但我们稳定庞杂体还有另一个目标：使哈默菲斯特和我们剩余的水凝冰、气凝雪处于背阴面。”庞杂体的图像又恢复成了刚才的样子，以蓝色和绿色标注出挥发矿。这批宝贵的资源每年都在减少，一部分是人类消费了，另一部分则挥发了，散逸进入太空。“不幸的是，这两个目标有点互相抵触。这堆石头是松的。我们的恒定推进器在旋转它时会造成山体滑坡。”

“发生地震。”乔新道。

“对。处于下方的哈默菲斯特随时都能感受到震动。如果不是时时监控调整，情况还会糟糕得多。”会议桌上的图像变成钻石一号和钻石二号的交界处。奇维一点图像，一道四十厘米宽的带状区域变成粉红色。“这个地点的变化我们已经快控制不住了。但又不敢过多投入人力资源——”

范·特林尼一直坐着没吭声，他眯缝着眼睛，带着悻悻然的表情盯着图像。按劳最初的想法，稳定巨岩本来是他的工作，但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一次又一次出乖露丑。特林尼终于发作了：“胡扯。你不是准备消耗一些水凝冰，把它们融化成黏合剂，注入钻石交界处吗？”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但你还是拿这些事儿没辙，对不对？”特林尼欠起身来，转向劳，“统领大人，我以前就告诉过你，这方面我才是行家。利索勒特

知道怎么运行动态程序，工作也够卖力，谁都比不了——但她缺乏足够的经验。”足够的经验？需要干多少年才算有“足够的经验”？你觉得呢，老头子？

但劳只是面带微笑望着特林尼。不管这白痴的话是多么荒唐，劳总是对他客客气气，请他发表意见。伊泽尔一直怀疑统领是故意这么干的，以此为乐，满足他的虐待欲。

“嗯，也许应该让你负责这项工作，战斗员。但请你想想，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要完成剩下的部分，至少还要花一个轮值班三分之一的的时间。”劳的语气很客气，但特林尼还是发现了其中的挑战味道。伊泽尔发现老家伙冒火了。

“三分之一？”特林尼道，“哪怕手下全是新手，我也能在五分之一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恒定推进器的埋设位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引导网络。引导网络过硬，项目才能成功。利索勒特小姐用了许多定位器，却并不了解这些定位器的特点和功能。”

“请解释一下。”安妮·雷诺特道，“这个项目中我们同时使用了青河和易莫金定位器。但定位器就是定位器，还有什么特别功能？”定位器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工具，各技术文明都有。这种小装置彼此之间不断发送、接收脉冲码，利用发送接收的时间和分布算法确定各装置的精确方位。庞杂体中的定位器数以千计，形成了一个定位格栅。这些定位器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底层网络，提供恒定推进器和松散山体的方向、位置、相对速度等基本信息。

“不完全是这样。”特林尼自鸣得意地笑了，“我们的定位器可以和你们的混用，不会冲突，但代价是降低它们本身的功能。让你瞧瞧它们的样子。”老家伙摆弄着他的掌垫，“利索勒特小姐，这些界面简直不是个东西，没法弄。”

“我来。”劳抬头对着空中道，“这就是我们所用的两种定位器。”

庞杂体的图像消失了，会议桌面上出现了两件真空式电子装置。这种手法伊泽尔见识过许多次，但无论多少次，他还是很难习惯。只要规定好表达语法，加上事先定义的显示序列，语音控制不算什么难事。但劳刚才做的却比任何青河界面精妙得多。在哈默菲斯特顶楼的

某个地方，一个或多个聚能奴隶正凝神倾听着这里所说的每一个字，再把劳的话放在这个语境中，判断他的要求，并将其转发至舰队自动化系统或其他聚能专家。结果就是，劳话音刚落，他需要的图像便出现在这里，速度之快，仿佛舰队的全部数据库都储存在他的头脑中一样，心念一动，资料立即调出。

范·特林尼显然完全没有领会其中的魔力。“就是它们。”他朝定位器倾过身子，“只不过，这东西比真正的定位器大得多。”

奇维很是疑惑：“我不懂你的意思。定位器当然要配上动力包、感应探针等附属元器件。”

特林尼望着她，满面笑容，胜利的喜悦仿佛快要溢出来了：“你当然只能这么想——也许开关星能把什么玩意儿全烤焦的时候，确实需要配上那些附属元器件。但现在——”他靠得更近了，手指消失在那件装置中，“统领大人，你能显示定位器内核吗？”

劳点点头：“可以。”清河定位器的图像开始分解，元器件一层层剥离，最后只剩下一个小黑点，直径不足一毫米。

紧挨着托马斯·劳的伊泽尔觉得对方突然变得聚精会神起来。骤然间，劳对特林尼的话大感兴趣，到了全神贯注的地步。但这种情绪变化转瞬即逝，伊泽尔甚至说不准这种变化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哟，真小呀，咱们好好看看。”

细若微尘的图像立即被放大，直径一米，高度接近四十厘米。各人的头戴式显示系统自动做出相应调整，重新绘制出图像和阴影。

“谢谢。”特林尼站起身来，飘到外表像个透镜的图像上方，“这就是清河定位器的基本核心，当然，外面通常有些起保护作用的包裹层。但是请看，只要在相对良性的环境中——包括外面见不到光的背阴处——这种定位器具有相当高的自足性。”

“自携动力？”雷诺特问。

特林尼盛气凌人地一挥手：“每秒发送十来次微波脉冲，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但我见过一些密集使用这种定位器的项目。我相信，充分发挥其功能以后，我们会获得更精密的控制能力。至于传感器，

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起到传感器的作用，它们内置了一些最基本的感应功能：温度、亮度、声频。”

乔新问道：“那，这些事奇维和其他人怎么不知道？”

伊泽尔能看出这样下去会推导出什么结论，但他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特林尼宽宏大量地耸了耸肩。到现在此人还不明白，为了跟奇维争个高低，他干出了什么事。“我早就说过：奇维·林·利索勒特还年轻，没什么经验。大多数项目，用粗糙的定位器也行。再说，定位器的这种高端特性更多用于军事方面。我敢说句大话：她读的那些教程在这方面肯定故意含糊其辞。而我，既是工程师，又是战斗员。一般人不知道定位器可以构成一种极佳的监视系统，但我知道。”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劳若有所思，“定位器和附属的感应器是任何安全系统的核心部件。”而这些细若纤尘的东西早已内置了独立的传感器。它们不是某个安全系统的嵌入式组件，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系统。

“你怎么想，奇维？如果有一大批这种东西，你的工作会不会好办些？”

“有可能。定位器的这种特性我以前不知道，我没想到教程也会隐瞒设备的功能。”她想了想，“是的，如果增加一大批定位器，适当调整其处理功耗，或许能大大减少监控人员。”

“很好。我要你向特林尼战斗员深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安装一个大型网络。”

“我希望亲自负责这项工作，统领大人。”特林尼道。

但劳可不是傻瓜，他摇摇头：“不，你现在的工作是监控全局，这项工作重要得多。对了，我希望你向安妮详尽说明这方面的技术细节。等里茨尔轮值上岗后，他也会很感兴趣的。这些装置可以在保障安全方面发挥出更大作用。”

就这样，范·特林尼把一套效率更高的镣铐交给了易莫金人。老头子脸上掠过一丝类似懊悔的表情。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伊泽尔尽了最大努力，回避和别人说话，以免控制不住自己，发作起来。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如此痛恨一个愚蠢的小丑。范·特林尼不是杀人犯，只是天性冥顽不灵，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愚不可及。但现在，他的愚蠢将一个天大的秘密拱手奉送给青河的敌人。易莫金人本来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秘密，连伊泽尔自己都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秘密，别的人宁死也不会透露给托马斯·劳和里茨尔·布鲁厄尔。

以前他总以为劳留着特林尼只是为了逗笑取乐。现在，伊泽尔明白了。营帐公园那个夜晚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伊泽尔从未像今天一样，心头涌起冰冷的杀机。如果碰上机会，能让范·特林尼出一次致命事故就好了……

在食堂吃完饭后，伊泽尔待在自己房间里。他的举动没引起任何人注意。每天这个时候，寻欢作乐的人们便会挤满本尼的酒吧。但伊泽尔向来不欣赏青河人这种喜欢扎堆的习惯，哪怕只去酒吧当个听众他也不愿意。再说，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有些工作不涉及跟别人交流。他戴上刚发下来不久的显示系统，开始浏览舰队数据库。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克司令最大的失误是没能及时销毁舰队数据库。每支贸易舰队都有周密的程序，确保在舰队即将落入敌手时彻底销毁本地数据库中至关重要的数据。舰队数据库是无法完全销毁的。数据是分布式的，分散保存在舰队的各艘飞船上。敌人可以从上千处节点截获数据残片，数量多少视当时的调用情况而定。许多独立芯片内——比如那些该死的定位器——也保存着大量维护数据和操作说明。但是，数据库的主体部分仍然可以用一条简短的命令彻底删除。残留部分仍然有一定的价值，但真正至关重要的知识、亿万兆经过实践验证的数据却一去不复返了，最多只留下实例（体现这些知识的硬件），必须经过无比痛苦的逆工程手段才能琢磨出一点头绪。可不知怎的，这一次却没有彻底清空数据，尽管当时已经很清楚，发动偷袭的易莫金人必将俘获帕克舰队的所有船只。也许帕克下达了删除命令，但某个脱网的节点却保存了舰队数据库的完整拷贝——这种做法背离了一切规定。

托马斯·劳一眼便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何等珍贵的宝藏。安妮·雷诺特手下的奴隶劳工立即动手，以聚能者非人类能及的精确解剖分析舰队数据库。贸易者的一切秘密都会落入他们的掌握，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会一拖许多年，因为聚能者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于是，劳命令一批非聚能者浏览数据库，向他汇报数据库的总体情况。伊泽尔已经在这项工作上花了几兆秒了。其间的分寸很难把握：既要拿出一定的成果向劳交差……同时又要巧妙地误导易莫金人的研究，让他们偏离可能立即派得上用场的内容。他知道，只要一不留神，稍有偏差，劳便会察觉他的不合作态度。这个魔鬼非常敏感。伊泽尔不止一次怀疑到底是谁利用了谁。

可是今天……范·特林尼一句话便向对方泄露了这么多宝贵的秘密。

伊泽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浏览数据库，随便写点报告。至少可以装出工作的样子，免得一时失控，让别人瞧出端倪。和新发下来、经过“净化”的显示系统配套的还有一个手动控制器，他拨弄着。这东西毕竟还能识别简单指令，配合得还算协调：肉眼应该看到的是自己的舱室，但被系统无缝替换成了数据库的进入层面。转头四下看时，自动化系统追踪他的头部动作，相应调整图像。整个过程还算平顺，文件仿佛是真实存在的实体，飘浮在他的房间里。问题是……他摆弄着控制器，该死的，参数大都锁死了，几乎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系统。他们把好好的青河系统彻底肢解了，或者换上了别的东西，把系统降低到易莫金人的技术水平。这东西比普通墙纸系统强不到哪儿去！

他伸出手，想把这玩意儿从脸上一把扯下来，砸个粉碎。冷静。他还没从特林尼干的蠢事中镇定下来。说句公道话，这种系统再怎么差，比墙纸还是要好些。他蓦地想起上次冈勒·冯破口大骂易莫金键盘的事儿，不禁笑了起来。

那么，今天浏览什么呢？一些对劳来说合情合理、不可能给他提供新启发的东西。啊，对了，特林尼的超级定位器。这方面的信息肯定藏在角落里，不可能摆在显眼的地方。他开启了几个查询线索，沿用一般人都会用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他现在所见的数据库是当见习生时绝对看不到的。劳手里掌握着顶级口令和通行码。至于他是用什么办法搞到这些东西的，伊泽尔只能凭空想象——而这些想象足以让

他晚上做噩梦。伊泽尔现在见到的数据库和当年帕克司令眼中所见完全一样。

没什么结果，有关定位器只有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内容。体积微小，这谈不上什么秘密。但哪儿也没有表明它们携带传感器的资料，芯片内置说明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嗯，也就是说，特林尼的意思是，这些文件里有暗藏的后门，即使以舰队司令的权限也看不到？

伊泽尔一时忘记了胸中翻腾的怒火，他出神地望着排列在身周的数据资料，突然间如释重负。托马斯·劳不可能看出其中的荒谬，除了伊泽尔·文尼，活着的贸易者们没有一个人能看出特林尼的说法是多么荒唐无稽。

但伊泽尔·文尼不同。他生长在一个有着悠久贸易传统的辉煌家族里，从小就在饭桌边听着大人们闲聊贸易舰队的种种策略。一个舰队司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出所辖舰队的本地数据库。并不是说有了无限制权限，他就能找到所有隐藏的资料。跟其他事物一样，数据也可能遗失，有的应用程序是数千年流传下来的，连搜索引擎都无法查明跟它相关的所有资料。但是，数据库中不可能存在故意隐匿起来，避开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所有人耳目的秘密。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故意破坏，或者司令本人是临时任命的，并未获得一般司令所有的全权。故意藏匿数据毕竟不会有什么好处，就算一时有利，但从长远观点看，终将导致系统无法维护。

伊泽尔本想放声大笑，但又怕这些被易莫金人做过手脚的头戴式显示系统将他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传给布鲁厄尔手下那批聚能监控专家。今天总算有了点值得高兴的事。特林尼又在跟我们胡说八道！这个老骗子吹过许多牛皮，但在跟托马斯·劳打交道时，他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等到向雷诺特报告技术细节的时候，特林尼准会在芯片说明里大翻特翻，想找点可以应付的材料……到头来却只能两手空空。伊泽尔一点儿也不同情他。老杂种，活该落个这种下场。

奇维·林·利索勒特大多数时间都在户外度过。掌握老特林尼说的定位器以后，她待在屋里的时间或许会多一些。奇维低低飘过钻石一号与二号的交界处。这里现在暴露在阳光之下，早些年堆积的挥发矿或是挪走，或是蒸发，露出了略呈乳白色的钻石表面，长期日晒之后，表层一毫米左右已经变成了石墨，像为巨岩披上了薄薄一层风化岩，遮盖着下面闪闪发光的钻石。每隔大约十米，便有一处石墨层被凿开，下面的钻石发出虹彩——这便是传感器的埋设地点。电子喷射式恒定器埋设在两侧更远的地方。奇维飘得虽近，但仍然看不出巨岩有什么动静。不过她对自己管理的设备了如指掌：恒定器随时随地都在喷射，间隔时间只能以毫秒计，控制这些恒定推进器的程序不断倾听着她传感器的报告，时刻调整巨岩的方位。现在的问题是仍然缺乏精确性。奇维每次轮值都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巡游庞杂体，调整推进器，可巨岩的震动仍然大得足以引发危险。有了特林尼所说的精度更高的传感器网络和控制程序以后，她就能够更精密地调整喷射时间。那样一来，巨岩随时都在震动，但这是无数微小震动，大家甚至察觉不到。到那时，她就不用在这上头花这么多时间了。奇维心想，不知和大多数人一样低频度值班是什么滋味？会节约一部分医疗资源，但可怜的托马斯却会更加孤独。

她的思绪绕开这个让人放不下心的难题。有些事你有办法，有些没有办法。特林尼所说的定位器能帮上大忙，你就知足吧。她从裂隙处向上飘去，和维护队员们一块儿检查山体。

“还是那些老问题。”耳机里响起弗洛莉亚·佩雷斯的声音。弗洛莉亚正在巡视钻石三号的“山头坡地”，也就是说，在庞杂体平面的上方。那儿每年都要损失几台恒定推进器。“三处山体松动……幸好我们来得及时，晚一步就塌了。”

“好，我派阿恩和迪玛去处理，我看今天能早点儿收工。”她暗自笑了，剩下不少时间干真正有意思的项目。她从维修队公开频道切换到一对一频道：“哎，弗洛莉亚，这一班由你负责提炼站，对吗？”

“是啊。”对方的声音带着笑意，“我每次都想干提炼，这回总算如愿了。当然啰，这样一来就得在你手下打工。不过问题不大，只算是高兴事儿里的小小不适。”

“行啊，我这儿有点儿你用得着的东西。咱们做个交易？”

“看情况，或许吧。”弗洛莉亚值的是十分之一的低频班，但两人从前也玩过交易这一套。再说她是青河人，这一套驾轻就熟。“过一两千秒到下面提炼站那儿找我，咱俩喝杯茶。”

提炼站在庞杂体的背阴面，矮矮地蹲伏着，背后是一道它缓慢爬过的印迹。塔状结构和蒸馏器蒙着一层霜，在阿拉克尼反射的光芒中闪闪发亮。蒸馏及整合工序段是炽热的暗红色，从这里出来的产品就是供应工厂和菌囊再加工的原材料。L1点提炼设备的核心器材来自青河舰队，易莫金舰队本来也随船带了类似装备，但在战斗中损坏了。多谢老天爷，幸存下来的是咱们的东西。东修西补，重新建造，设备全是从各飞船上拆下来的。如果提炼设备核心用的是易莫金人的蹩脚货，能有什么机器运转得起来，那非得是碰上了天大的好运气才行。

奇维在离提炼站几米的地方泊稳交通艇，把裹着隔热材料的货物从小艇里搬出来，拉着导向绳朝入口走去。周围是残存的挥发矿：从阿拉克尼表面弄来的水凝冰和气凝雪，飘起一股细细的粉尘。这些挥发矿经受了許多考验，折耗了许多。起初还不算少，但很大一部分在点亮阶段和光明初期损失了，特别是气凝雪，损失最大。剩下的都被推到最安全的背阴处小心保存起来，但数量仍在不断下降——被融解成黏合剂，徒劳地想把这堆乱石头粘在一起；供应人们呼吸、食用、生活。托马斯曾想把钻石一号掏空一部分，建一个真正安全的储备库。这倒没有必要。太阳的强度越来越弱，保存剩下的挥发矿应该比原来容易。与此同时，提炼站缓缓地吞吃着这一堆堆凝成固态的水和空气，以每年十米的速度前进，在身后留下一片光秃秃的、闪闪发亮的钻石，以及一排排驻锚孔，指明它过去的停靠地点。

弗洛莉亚狭小的控制间在提炼站最后面的塔状结构底层，是过去青河设备的一部分。本来只是个可以在里面吃点东西、打个盹儿的加压密封舱，但不断变化的主人给它添加了不少东西。从底层进去……奇维不禁愣了一下。她的一生大都在两种环境中度过，或是封闭的舱

室、管道，或是空旷的开阔空间，但弗洛莉亚却把眼前这个小间变成了介于二者之间的某种东西：看上去既像个小小的舱室，又像童话故事里的小屋。遥远的往昔，白雪覆盖的小山下那种农夫小屋，旁边是反射着白雪亮光的森林。不知伊泽尔见了会怎么想。

奇维爬过舷外支架、固定缆桩——也就是那片童话般的森林的边缘地带——敲了敲舱门。

做交易从来都是一件乐事。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想让托马斯明白其中的乐趣。可怜的人，一个好人，可惜来自一种无法理解这种乐趣的文明。

奇维从隔热包装里拿出支付弗洛莉亚近期产品的部分报酬：一个直径二十公分的盆景，爸爸花了几兆秒才做出来。里面有缩微级的蕨类植物，枝叶交迭，形成一个个天棚。弗洛莉亚将盆景凑近舱室顶灯，细细端详着这一团翠绿。“虫子！”亚毫米级的昆虫，“彩色翅膀！”

奇维一直谨慎地不动声色，仔细观察朋友的反应，这会儿再也绷不住了，笑道：“我还担心你看不见呢。”这个盆景比爸爸平时做的小些，但也许是他的作品中最漂亮的一个，比奇维在资料库中看到的任何盆景美得多。她从隔热包装里掏出付给对方的另一部分报酬，“冈勒私人给你的，是这个盆景的架子。”

“是……木头的。”被盆景迷得神魂颠倒的弗洛莉亚吃了一惊，伸出手，手指轻轻抚过光滑的木纹。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批量生产了，相当于把干燥过程整个反过来。不过这是冈勒从细菌大缸里培养出来的，模样有点怪。”它的木纹和年轮是用生化技术在木质里制造的。“只要有地方有时间，肯定能弄出真玩意儿来。”也许用不着。爸爸认为，他可以诱导细菌，使木头形成足以乱真的年轮。

“没关系。”弗洛莉亚的声音恍恍惚惚，“冈勒还跟我打过赌呢……她赢了。嗯，应该说你爸爸替她赢了。真了不起，批量制造真正的木材，不只是盆景里的小树枝，营地园子里那几棵树。”她望着

奇维容光焕发的脸，“她肯定以为这下子把以前欠我的全付清了，还绰绰有余。对吧？”

“这个嘛……我们是这么想的，只要你喜欢，以后做买卖就方便了。”两人坐下，弗洛莉亚拿出事先说好的茶——同样来自冈勒·冯的培养菌，而培养菌之所以能制造出茶叶，又是因为提炼站周围的挥发矿和钻石。两人开始围绕本尼和冈勒共同提出的清单讨价还价。清单上开列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订的货，还有他们当中介替别人订的货（跑合拉纤的事，本尼的酒吧里天天有）。有些货主要供给易莫金人。嘿，有些东西连托马斯都用得着。还有那个里茨尔·布鲁厄尔，一准用得上这张清单上的某些货色。

弗洛莉亚提出一大堆技术上的难处，另外，清单上还有些东西，必须先满足某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才造得出来。她当然要尽可能强调难度，拿到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清单上的要求确实难度很大，这也是实情。这次飞行之前，奇维还没到七岁，有一次爸爸把她带到特莱兰的一个提炼站：“奇维，菌囊依靠的就是这里的产品。提炼站的产品支撑着菌囊，就像菌囊支撑着公园一样。每一个层面都比在它下面的层面漂亮，但即使是处于最底层的提炼站，做好它也是很不容易的，是一种艺术。”阿里热爱自己处于高端的工作，但他向来很尊重在他下面的各个层次。弗洛莉亚·佩雷斯是个天才化学家，提炼厂黏糊糊的产品，只要出自她的手笔，都是妙不可言的顶级制作。

四千秒后，两人敲定了弗洛莉亚这一班的交易：好处换好处，大家得利。新沏了一道茶，两人坐着聊了会儿闲天，随意说着这次交易完成后下一次怎么合作。奇维把特林尼所说的定位器告诉了弗洛莉亚。

“要是那个老家伙没撒谎，这倒真是个好消息。说不定你以后再也不用着这样频繁当班了。”弗洛莉亚以一种奇异、伤感的眼神打量着奇维，“以前你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却比我还大。真不该这样，生命一下子耗光了，仅仅为了平衡几堆石头。”

“也——也没那么糟。该做的就得做，哪怕没有最好的医疗手段也得做。”再说，托马斯始终当班值勤，他需要我的帮助。“大多数时间都醒着，其实也有好处。所有活动差不多都有我一份，我知道该找谁做交易，上哪儿找好处。有利于提高贸易技巧嘛。”

“嗯。”弗洛莉亚转开视线，又猛地回过头来，“可这不是贸易！只是傻里傻气的小把戏！”她的声音柔和下来，“我不该这么说，奇维，你是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真正的贸易是什么样子。我去过基勒，去过堪培拉。而这个……”她一挥手，仿佛把整个L1包揽在内，“这里只是假象。知道我为什么要求来提炼站吗？我把这个控制间改装了一番，现在这儿有了家的样子。在这儿我可以生活在假象中，假装我是孤身一人，在遥远的地方。我不想住在营帐里，跟易莫金人混在一起，骗自己说他们也是体面人。”

“可许多易莫金人确实是体面人呀，弗洛莉亚！”

佩雷斯摇摇头，嗓门一下子抬高了：“也许吧。也许这才是最恐怖的。像丽塔·廖、乔新那样的易莫金人，都是没什么毛病的普通人，对吧？可他们每天都在奴役其他人，待他们连动物都不如，把他们当——当成机器零件。最可恨的是，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廖是‘编程主任’，乔新是‘飞航主任’，对不对？宇宙中最邪恶的行为，他们却欣然接受、不以为意。跟我们一块儿在本尼酒吧里厮混，而我们呢，我们接受了他们！”弗洛莉亚的声音尖锐刺耳，然后突然陷入沉默，她紧紧闭上双眼，泪水簌簌淌下，飘向空中。

奇维伸出手去，轻轻拍拍对方的手，拿不准弗洛莉亚会不会甩开她。她在许多人身上看到过同样的痛苦，其中有些人向她倾吐过，而另一些人，比如伊泽尔，却将这种痛苦牢牢锁在心底。在这些人身上，她偶尔能感受到一丝压制不住喷涌而出的怒火。

弗洛莉亚一声不吭，弯腰枯坐。过了一会儿，她一把抓住奇维的手，双手握住，头埋在手手抽泣起来，哽咽着吐出含混的字句：“不怪你……真的不怪。我知道你父亲的事。”哽咽的抽泣打断了她的话，片刻后，声音清楚了些，“我知道你爱那个托马斯·劳。没关系，没你，他可能管不了这么一大摊。没你的话，我们可能早就死了。”

奇维搂住弗洛莉亚的肩：“我并不爱他。”这句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弗洛莉亚同样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我是说，我尊敬他。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帮助了我，救了我，就是吉米杀害我母亲的时候。可——”把这些告诉弗洛莉亚，感觉很奇特。这些话她一直藏在心里，对谁都没有提起。托马斯需要她。他是

个好人，只不过生在一个可怕、邪恶的制度中。他理解自己文明的邪恶，尽了最大努力消除它，这种行为最清楚地证明了他的善良。奇维心想，如果换了自己，她做的肯定不如托马斯。她会像丽塔和乔新一样，懵然不知，只能接受现状，同时庆幸自己逃脱了被聚能的命运。而托马斯·劳却真心实意地想改变这一切。但她真的爱他吗？虽然他是那么风趣、有爱心、有智慧，可她对他只有隐隐约约一点爱的影子。但愿他永远不知道她对他的感情。但愿弗洛莉亚这个破坏分子有本事破坏里茨尔的监控设备。

奇维极力甩开这些念头。两个女人一时间四目相对，呆呆地盯着对方，吃惊地发现对方对自己敞开了心扉。她轻轻拍了拍弗洛莉亚的肩膀：“共同值班的时间加在一起，我跟你认识也有一年多了，今天才知道你的心思……”

弗洛莉亚松开奇维的手，拭了拭眼角的泪水。她的声音差不多完全平静下来了：“是啊。从前，我在心头加上一把锁，盖上盖子。我对自己说：‘别出头，别引人注目。只管做个小小的、被彻底征服的买卖人好了。’这方面我们天生很能干，你说是不是？或许是因为我们能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可现在……我在舰队里有个亲妹妹，你知道吗？”

“不知道。”真惭愧。旅程开始时，舰队里有那么多青河人，年幼的奇维认识的人太少了。

“露安是个小混混，不算太聪明，但跟各种人都处得来……高明的舰队司令选拔人员时总会挑几个她那样的，让团体更融洽。”一缕笑意刚刚浮上弗洛莉亚的脸庞，痛苦的回忆又将其淹没，“我是化学工程博士，可他们聚能的偏偏是露安，而不是我。本来应该是我呀，他们却抓了她。”

沉重的负罪感扭歪了她的脸。其实她不必内疚，也许弗洛莉亚像许多青河人一样，具有免疫力，蚀脑菌无法永久性地感染她。还有一种可能。托马斯既需要聚能者，也需要正常状态的专家。不然的话，专家们全都纠缠在细节中，整个体系终将被拖垮。奇维想张嘴解释，可弗洛莉亚不想听。

“我忍下来了，但始终关注露安的消息。她被聚能在他们所谓的艺术上。她和她的同伴一班又一班接连不断值勤，在哈默菲斯特大大

小小的门框上精雕细刻。你说不定见过她上百次。”

是的，可以肯定。雕刻工是聚能者中地位最低的，不像阿里·林或译员们，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易莫金人死板的“历史传奇”毫无创造性可言。雕刻工们在钻石甬道里成群结队忙碌着，根据图案的要求，用小小的镶片一厘米一厘米装饰墙壁。里茨尔原来的安排是用这种项目耗掉“没用的人力资源”，不为他们提供任何医疗救助，听任他们工作至死。

“可是他们已经没有连续值班了，弗洛莉亚。”这还是奇维在跟里茨尔·布鲁厄尔的对抗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呢。雕刻工的值班强度大为减轻，所有人当班时都能获得医疗保障。他们可以活着看到这个流放期结束，最后获得托马斯许诺的解放。

弗洛莉亚点点头：“是啊。这样一来，我们的班次岔开了，但我还是很留心露安的消息。班次重合的时候，我常常在甬道附近转，只要有其他人来往，我就装出正好路过的样子。我甚至还跟她聊她喜欢的那种肮脏的‘艺术’——她只能说这方面的事。《征服弗伦克怪兽》。”弗洛莉亚像吐口痰一样吐出这个名称。她的怒火消失了，整个人仿佛枯萎了：“不管说什么，我总算还能看到她。我总是想，如果我当个恭顺肯干的小买卖人，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放了她。可现在……”她望着奇维，声音再一次颤抖起来，“现在……她死了。花名册上已经勾销了她的名字。他们说她的冷冻箱出了故障，说她死于冬眠。这些无耻、下流、满嘴谎言的……杂种……”

青河冷冻箱的安全程度无与伦比，只要使用方法得当、冬眠期不超过四千兆秒^[50]，所谓故障率只是统计学上的猜测。但易莫金人的设备却脆弱得多。还有，经过那场战斗，没有谁的设备称得上百分之百可靠。露安的死很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意外，跟那次几乎杀死所有人的大疯狂一样。但我怎么才能让可怜的弗洛莉亚相信呢？“不能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这方面你说得对，弗洛莉亚。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上岗率是百分之百，即使现在还保持在百分之五十。我几乎什么事都知道。告诉你，这么长时间里，我从没发现托马斯撒过一次谎。”

“嗯。”弗洛莉亚怨恨地哼了一声。

“你想，有谁会杀害露安呢？”

“我没说‘杀害’，你的托马斯也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跟你说，注意雕刻工的不止我一个。我在那儿见过里茨尔·布鲁厄尔，见过两次。有一次那些女人都在，他从后面打量她们……另外一次，那儿只有他和露安。”

“哦。”声音很轻。

“我没有证据。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动作、一个神态、他脸上的表情，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我没吱声。而现在，露安死了。”

弗洛莉亚的疑心病一下子有了依据。里茨尔·布鲁厄尔的确是个魔鬼，统领体制只能勉强约束住这个魔鬼。奇维从来没有忘记两人的那次交锋，他大发雷霆时金属短杖敲击掌心发出的叭叭声仍旧回响在奇维耳边。那一次奇维压倒了他，她既感到愤怒，又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事情过去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是多么害怕。如果没有托马斯，她肯定会死在那次交锋中……甚至比死更可怕。但里茨尔知道，如果托马斯发现他的所作所为，他会落得什么下场。

伪造一起死亡事故，或者未经许可擅自处决某人。这种事是相当难办的。即使是统领，一举一动也会记录在案，只不过记录方式不同于常人罢了。除非里茨尔狡猾过人，否则一定会留下线索。“听着，弗洛莉亚。我有些办法，可以查查这件事。你的估计有可能是对的，不管对错，我们总会查明真相。要是真像你想的那样——嗯，草菅人命这种事，托马斯绝不会听之任之。他需要全体青河人跟他们同舟共济，不然的话，无论是青河人还是易莫金人，谁都活不下去。”

弗洛莉亚严肃地注视着她，然后伸出双臂，紧紧搂住她。奇维感受到她的身体传来的颤抖，但弗洛莉亚没有哭。过了好一会儿，弗洛莉亚开口道：“谢谢你。谢谢你。最近这一兆秒，我真是太害怕……太羞愧了。”

“羞愧？”

“我爱露安，但聚能把她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听到她的死讯，我应该放声大叫，让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次谋杀。该死的，一看到布鲁厄尔跟她在一起，我就该说点什么。可我太害怕了，现在……”她松开手，勉强冲奇维笑了笑，“现在，也许我又让另一个

人担上了风险。但你至少还有机会……要知道，奇维，她甚至有可能还活着。得尽快找到她。”

奇维抬起手掌：“也许，只是也许，还得看我能发现什么情况。”

“是啊。”两人喝完茶，弗洛莉亚把自己记得的、看到的妹妹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奇维。她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平静，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宽慰和紧张：说话的速度太快，手势的幅度也比平时大得多。

奇维帮她把盆景及木架安在房间主照明灯下的一个支撑架上：“我可以给你弄一大堆木料。冈勒非常、非常需要你替她生产一批高纯度聚合物。到时候，你可以用真正的材料做墙板，像古代船长的舱室一样。”

弗洛莉亚扫视着自己的控制间，配合着奇维改变了话题：“我能做到。你跟她说，或许我能和她做笔交易。”

奇维来到舱室门口，拉下全封闭工作服的兜帽。忧虑又出现在弗洛莉亚脸上：“千万小心，奇维。”

“我会的。”

奇维没有直接回去，而是驾着交通艇停了好几次，检查山体，将问题和变化发给聚能专家协同工作网。与此同时，她的脑子急转，设想着种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好在有这段时间好好想想。如果弗洛莉亚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有托马斯的支持，眼前的形势仍然非常危险。里茨尔插手的事太多了。如果他能暗中破坏冷冻箱，或者伪造死亡记录，说明托马斯的管理网络已经遭到了暗中破坏。

里茨尔会不会怀疑我知道这些事？奇维滑下分隔三号钻石与四号钻石的峡谷。阿拉克尼的蓝光从身后直射过来，照亮山石之间崎岖不平的地面。这里出现了一些水凝剂的升华结晶体，颗粒太细小，连传感器网络都感应不到。但只要飘在空中，当她把脸凑到离地面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就能直接看到这些结晶体。这是个应该上报的问题。但就在她汇报的同时，意识的一部分已经转到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上：

弗洛莉亚很聪明，肯定会扫清自己控制间里的监控设备，甚至不会放过控制间外的地方。奇维对自己身上的衣服也同样谨慎。托马斯早就特许她关闭衣物上的监控器材，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设置的。但只要上了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里茨尔真的在干弗洛莉亚所想的那种事，他很可能会监视一切，连统领通信都不放过。很难在他不察觉的情况下发现什么秘密。

所以，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一定要找个借口，掩饰她现在做的事。有了。交给她和伊泽尔的个人研究项目。她不是正在检查山体吗？正可以借这个理由调用她需要的资料。她向伊泽尔发出一条低优先级信息，要求和他通话，随即下载很大数量的轮值情况及个人资料数据。里面肯定有露安的记录。资料现在已经保存到本地，至于处理过程，她有托马斯的加密权限，不会被人察觉。

她调出露安·佩雷斯的材料。没错，报告上说她死于冬眠期。奇维跳着读完下面的内容。充斥着术语，全是对设备发生故障的原因的推测。奇维在运行冷冻设备方面有多年经验，但她的经验仅限于前端操作的技术员。报告中的话她只能看懂个大概，但也看出这份报告出自聚能者之手，枝枝蔓蔓无所不包，事无巨细罗列详尽。未免过分花哨了。如果你命令聚能者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事故，得到的就是这种东西。

交通艇飞出庞杂体的阴影，迎面而来的阳光将阿拉克尼的蓝光扫得一干二净。庞杂体向阳的一面完全是光秃秃的石头，石墨化的金刚石。奇维将视域亮度调暗一些，继续研究有关露安的报告。这份报告几乎无懈可击，如果不是事先就起了疑心，或者对易莫金医疗程序不完全了解，她肯定会被蒙过去。按照要求，必须进行第三、第四次尸检复查。复查数据在哪儿？复查工作由雷诺特手下的聚能者负责。这个女人平时做事就一板一眼，涉及聚能者死亡的事，她更会严格依照操作规程，不会打半点折扣。

报告是伪造的。只要她一指出来，托马斯马上就能明白。

耳机里传来一记悦耳的铃声：“你好，我是伊泽尔。”真该死，给他发信本来只是个伪装，好找个借口下载巨量数据，审查露安的记录。可这家伙居然回电了。起初，他的影像质感极强，好像跟她一块儿坐在交通艇上似的。但没过多久，她的头戴式显示系统便发觉自己无力维持这种虚拟场景，影像闪烁起来，最后，系统只得老老实实传

送实时图像。他身后是哈默菲斯特顶楼蓝绿色的墙壁。对了，他在特里克西娅那儿，不用看都知道。

图像清晰极了，她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不耐烦：“我想尽快给你回电。要知道，我六十千秒后就下岗了。”

“知道，真抱歉，这种时候还来打扰你。我在查人员勤务表，那次会上硬派给咱们俩的事，记得吗？嗯，我这儿发现一个问题。”奇维一边说，一边拼命动脑筋，想为这次通话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最无关紧要的小谎话常常能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真惨。她嘴里嘟嘟囔囔拖延时间，最后也只想出了个跟专家配备有关的傻问题。

伊泽尔望着她的目光变得有点奇怪。他耸耸肩：“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等到流放期结束时才说得清。谁知道和蜘蛛人接触时需要什么类型的专家！不是有计划吗？到时候只能让所有专家上岗，来个全体出动。”

“当然，计划是这么安排的，但还有些细节问题——”奇维竭力让自己的问题听起来合情合理，并且尽快结束这次通话，“嗯，我再想想吧。你下次上岗时咱们面对面好好谈谈。”

伊泽尔做了个鬼脸：“那你可有得等了，我这次要下岗五十兆秒。”将近两年。

“什么？”怎么会那么长？是他从前下岗时间的四倍。

“新面孔太多，得让他们适应，之类的。这些你不是都知道吗？”轮值图上他这一枝中有些人上岗时间不足，托马斯和舰队管理委员会——奇维和伊泽尔都是委员！——认为有必要让全体人员熟悉情况，进行必要的常规业务培训。

“但是，这会儿就开始不是太早了吗？”再说，五十兆秒未免太长了，她真的没想到。

“是啊。但总得有个开始的时候吧。”他的目光转向摄像头外。在看特里克西娅？重新望着她时，伊泽尔的声音不像刚才那么不耐烦了，但不知怎的，语气反而变得急迫起来：“你瞧，奇维，我会冻起来整整五十兆秒，醒来之后值的也是低频班。”他抬起一只手，好像

预计到她会说什么，事先便把她堵回去一样，“我不是抱怨，这些决定是在我本人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可这段时期内，特里克西娅始终在值班，又没有我陪她。以前她从来没有一个人熬这么长时间，如果有什么事，没有人会出头替她说话。”

奇维真希望这会儿在他身边，能伸出手去，好好安慰他：“没人会伤害她的，伊泽尔。”

“是，这我知道。她是一项宝贵资产，损失了太可惜，跟你父亲一样。”眼神里，某种东西一闪而逝。不是平时那种怒气。可怜的伊泽尔，他在恳求她：“他们会保证她的身体能够继续运行，不影响她的工作；他们会马马虎虎给她洗洗干净。可我不愿让她比现在更操劳，眼下她已经够累了。请照顾她，奇维。你手里有权，至少可以管束像特鲁德·西利潘那种小角色。”

这是伊泽尔头一次请求她的帮助。

“我会照看她的，伊泽尔。”奇维柔声道，“我保证。”

伊泽尔切断通信之后，奇维好几秒钟一动不动。真怪呀，随便一次通信，而且是编出来的瞎话，竟然让她这么感动。伊泽尔对她一直有这种影响力。十三岁时，她觉得伊泽尔·文尼是全宇宙最有吸引力的男人，当时她只有一种办法能吸引他的注意力：激怒他。少女时代的爱情早就烟消云散了，对吗？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成长在迪姆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被强行中断了，遽然中断。亲人之死的瞬间，纯真时代永远结束了，凝固在那一刻……不管是什么原因，能为他做点什么，她觉得很开心。

也许疑心病有传染性。露安·佩雷斯死了，现在伊泽尔又将长时间离她而去。安排轮值表的到底是谁？奇维检索着自己的储存缓冲器。从名义上来说，负责轮值安排的是值班管理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最后说了算的是里茨尔·布鲁厄尔。这种事没什么特别的：轮值变更之类的大事必须由统领阶层的人签字生效。

奇维的交通艇继续缓缓向上飘行。从远处来看，庞杂体只是参差不齐的一大堆顽石，阳光照耀下的钻石二号发出璀璨的光芒，掩过了除几颗最亮的星星之外的一切星光。要不是旁逸斜出的青河营帐，这里简直是一片蛮荒。借助图像增强器，奇维可以看到L1系统的几十处

仓库。庞杂体的阴影处是哈默菲斯特和提炼站，还有L1—A点的军火库。环绕营帐的轨道上杂乱无章：仓库、废弃和半废弃的星际飞船（载着他们来到这里的正是这些飞船）。奇维充分利用了这些飞船，将它们当作辅助推进器。从整体上来看，这里是个运行状态良好的动态系统，当然，跟流放早期相比略显芜杂。

奇维富于经验的双眼一一审视着这里的配置，头脑中考虑的却是种种阴谋破坏。前清河星际飞船“无影手”号居于这杂乱无章的一堆的最外侧，那是里茨尔·布鲁厄尔的私有领地，离她的交通艇只有不到两千米。如果继续飘行，她便会横穿其咽喉要地。相距不到一千五百米。嗯，里茨尔会不会暗中绑架了露安·佩雷斯？真要那样，这肯定是迄今为止对托马斯权威的最大挑衅。也许还不止这一桩。能把这件事瞒天过海，里茨尔肯定还有其他见不得人的勾当。伊泽尔，你说对吗？

奇维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先假定弗洛莉亚猜得没错，露安还活着，成了任凭里茨尔摆布的玩物。真要这样又如何？对同属统领阶层的里茨尔，托马斯不可能当即采取对策。如果她向托马斯投诉，托马斯又不能立即行动，露安就会送命，毫不掺假、真的送命，证据也就……从此消失。

奇维在交通艇里动了动，用肉眼直接观察“无影手”号。她离它只有不到一千七百米了。再要找个这么好的机会，最快也是几天之后的事了。短粗的星际飞船仿佛触手可及，连紧急修补的焊点、战斗中被射线束烧灼起泡的凸出部分都清晰可见。奇维对“无影手”号的结构了如指掌，旅程中她在那上面生活过许多年，学习过程中时常以这艘飞船为实例。她知道“无影手”号的盲区……更重要的是，她有统领级进出权限。托马斯很信任她，给了她许多特别权限，这就是其中之一。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运用过这些特权……至少在大事上没用过，但现在——

没等有条有理地推导出结论，奇维的手已经移动起来。她键入与托马斯单独交流的密码，轻声描述了自己发现的情况、她的怀疑，以及下一步的打算。她用一个短促式喷射通信流发出信息，先储存在一个保留区，一旦有事，这条信息便会直接发送给托马斯。不管一会儿发生什么，托马斯都会知道她的想法。而且，万一被里茨尔抓住，她也有了一张可以威胁他的王牌。

距“无影手”号一千六百米。奇维拉下兜帽式头盔，将交通艇的自动导航系统设为循环式。头戴式系统计算出了从盲区跃向“无影手”咽喉的轨道，和她凭直觉判断的方位相符。她弹开交通艇舱门，静静等待着，直到自己杂技艺人般的直觉下达命令——奇维一跃而起，纵身跃入虚空。

奇维手指攀缘，进入“无影手”号的货舱。凭借托马斯的权限，加上她对这艘飞船的了解，奇维顺利进入了“无影手”号的生活区，没有触发任何音响警报。每走过一段距离，奇维都会把耳朵贴在舱壁，凝神谛听。已经接近值班区了，她能听到值班人员的动静，没有谁扬声示警……很好。可怎么有哭泣的声音？

奇维加快了速度，胸中又涌起了许久以前跟里茨尔·布鲁厄尔对峙的怒气——只是现在理智多了，相应地，也害怕得多。自从公园交锋之后，只要两人同时值班，她总觉得里茨尔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她始终有一种直觉，会跟里茨尔再次正面对决。奇维在健身房里下过苦功，一方面是尊重母亲过去的教导，另一方面是为了对付里茨尔和他的金属短杖。要是他拿一把电击枪，一下子就能把我收拾了。但里茨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绝不会想到用这种方法简单地解决掉她。他折磨人的目的是取乐。而现在，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她会为自己争取时间，用留给托马斯的信息威胁他。奇维甩开恐惧，摸索着向传来哭声的地方前进。

奇维飘浮在一扇舱门上方。突然间，肩膀和双臂绷得紧紧的，脑海里掠过一个奇异的念头，捉摸不定，一闪即逝。我一定要记住。我一定要记住。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啊，真要命。

从这一点再向前走，能使她不被别人发现的唯一保障便只有她掌握的统领级进出权限了。这点保障很可能不够。但我只需要几秒钟。奇维最后一次检查了自己的记录仪和数据链接……然后轻轻滑入舱门，飘进一条乘员走廊。

天哪！一时间，奇维惊得目瞪口呆。走廊的大小宽窄仍旧跟她记得的一样：向前十米向右拐，通向舰长的居住区。但里茨尔将整个走廊全贴上了墙纸，图像是一种涡流状的粉红色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动物体臭。这里已经成了另一个天地，完全不同于她记忆中的

“无影手”号。她拼命鼓起勇气，慢慢向前飘行。前头什么地方传来音乐声，是嘭嘭嘭的打击乐，还有人唱歌……像吠叫似的刺耳尖音，配合着打击乐的节奏。

她的双肩仿佛有了自主意识，紧张得近乎抽搐，一心想在墙上一撞，借反弹力逃出这个地方。我真的需要拿到更多证据吗？是的，需要。只要手动切入，看一眼本舰数据系统。那才是扎扎实实的证据。而里茨尔选择什么音乐、图像却算不上什么证据，怎么说别人也不会相信。

她沿着走廊前进，飘过一扇扇舱门。这些原本是军官舱室，这次旅途中用作值班人员宿舍。她在倒数第二间里住过三年时间。那间房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她不敢想，也不愿知道。拐个弯就是舰长的计划室。她在舱门前一亮通行码，门滑开了。里面……再也不是计划室了，像健身房和卧室的综合体。四壁同样贴着图像墙纸。奇维轻轻抓住一个样式奇异、带护套的架子，选了个从门外看不见的地方轻轻落地。她碰了碰头戴式系统，要求强行切入本舰网，建立网络链接。本地系统开始检查她的方位和权限，稍稍一顿，奇维眼前出现了一排排姓名、日期和图像。找到了！原来里茨尔在“无影手”号上搞了一套自己的小型冷冻系统。露安·佩雷斯名列其中……仍然活着，而且正好当值！

够了，该离开这个疯人院了。但奇维稍稍犹豫了一下，这里列着这么多名字，熟悉的名字、熟悉的脸，来自遥远的过去。每张脸旁边都有一个注明死亡的记号。上一次看见这些人时，她还是小孩子，但那时的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眼前这些脸有的阴沉，有的处于睡眠状态，有的带着可怕的青肿或烧伤。有的图片是活着的时候拍摄的，有的明显摄于死亡后，有的受过严刑拷打，有的残留着拼死抵抗的伤痕。这是吉米·迪姆事件之前的图像。战斗之后到恢复正常轮值这段时期有过审讯的事，这些她知道，但是……奇维只觉得小腹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她不断翻页，调出更多名字。凯拉·利索勒特。妈妈。一张遍布瘀伤的脸，眼睛直直地瞪着她。里茨尔对你干了什么？托马斯怎么会不知道？不知不觉中，她下意识地打开图片的相关数据链接。突然间，头戴式系统在她眼前展开了一段视频记录。仍旧是这个房间，但充斥其中的却是往昔的影像和声音。喘息声、呻吟声，好像就在那个架子的另一侧。奇维侧过头，图像随之变化，配合得近乎完美。架子边的角落里，她和另一个人正面对……托马斯·

劳，一个比现在年轻的托马斯·劳。他的手从腰际伸出去，伸向架子。脸上是狂喜、陶醉。奇维曾经无数次见过同样的表情，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做爱的时候。但眼前这个多年前的托马斯手里握着一把小刀，殷红的血不住滴落下来。他向前倾过身去，靠近看不见的某个被折磨者，后者的呻吟突然变成一声凄厉的惨叫。奇维伸手一拉架子，飘向前去，从上方俯视着过去的真相，俯视着劳正在切割的女人。

“妈妈！”已逝的过去听不见她的呼喊。劳继续干着他的残酷勾当。奇维蜷缩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呕吐物飘过架子，飘向前方，她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但来自过去的声音还在继续，就在下面的支架边。奇维一把扯下头戴式系统，猛地摔开。她哽咽着，喘不过气来。恐惧攫住了她，她全身都麻木了。

房间里光线一变，房门打开了。传来了声音，来自现在的声音：“对，她来过这儿，马里。”

“呸，什么脏东西，真恶心。”两个人走过来，从声音判断，离奇维的藏身处越来越近了。她想都没想，抽身后退，降到那个可怕的支架下方，抓住地板上一个支撑点，身体低低伏下。

一张脸飘过来。

“抓住了——”

奇维猛地向上一蹿，挥出的手掌没有击中对方的脖子，重重地落在他身后的隔墙上，震得手臂剧痛。

一阵刺痛，是电击枪发射的飞镖。她一个转身，想借反冲力扑向攻击者，但双腿已经麻木了。对方谨慎地又等了一秒钟，开枪的马里才笑着一把抓住她缓缓转动的身体。奇维动弹不得，气若游丝，但还没有丧失知觉。她感到马里把她拉过去，抓住她的乳房。“行了，动不了啦。别担心，唐。”马里大笑起来，“不过，你倒真该担心才对。瞧她在墙上砸的那个大洞。只差四公分，你就得冲着你的脊梁骨出气儿了。”

“呸。”唐恼火地说。

“抓住她了？很好。”门口响起托马斯的声音。马里的手一下子从奇维的乳房上缩了回去，他拉着她绕过架子，来到房间空处。

奇维无法转头，只能看到正前方的情况。托马斯，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始终那么从容不迫。他朝拉着她的马里点点头。奇维想放声嘶叫，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托马斯会杀了我，像杀其他人一样……会不会不杀我？只要我留下一条命，这个宇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救得了他。

托马斯转过身，他身后是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里茨尔·布鲁厄尔。“里茨尔，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们之所以给她进出权限，目的就是在发生这种情况时能事先防范，轻而易举地逮住她。你明知她来了，却敞开大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布鲁厄尔抱怨道：“瘟疫在上。她不是才来查过吗？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刚查过又来。还有，你刚发出警报她就到了，我只有不到三百秒。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

托马斯怒视着他的副统领：“上一次是运气不好——这种事你应该事先防备着。至于这一次……”他的目光落到奇维身上，怒气冲冲变成了若有所思，“让她采取行动的是一个我们没有意料到的事件。让卡尔查查她跟谁谈过话。”

他朝马里和唐一挥手：“把她装进盒子，送到哈默菲斯特。告诉安妮，按老办法处理。”

“大人，从什么时段清除记忆？”

“我会亲自告诉安妮。还得先查查记录。”

奇维看见了走廊，还有拖着她飘动的手。我有过多少次相似的经历？不管怎么努力，她都无法调动一丝肌肉。但在内心深处，奇维不断呼喊着：这一次我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范跟在特鲁德·西利潘身后，向哈默菲斯特中塔顶楼走去。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和易莫金人厮混了这些兆秒，为的就是这一刻：找个借口深入聚能体系，看看这个体系的内部运作——外人看到的只是聚能体系得出的成果。他本来早就有机会上这儿来。说实话，西利潘不止一次提出带他上来瞧瞧。一块儿值过几班之后，他早已和易莫金人打成一片。范总是对聚能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还拿出数额相当大的兑换券跟西利潘和乔新打赌。这样一来，他们少不得要让他开开眼界。但在此之前，时机还不成熟，范的伪装还不够完善。别自己糊弄自己了，把定位器的事儿捅给托马斯·劳以后，你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好了，你总算可以看到内幕了，老范。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你的怪论根本算不上什么。”西利潘笑得合不拢嘴，显然，他也一直期待着这一刻。

他们向上飘去，飘过一排排纵横交错、不断分支的狭窄甬道。这地方又挤又乱，活像个大杂院。

范赶上一步，与滑行的西利潘肩并肩：“有什么稀奇的？你们易莫金人不就是把人变成了自动装置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聚能者，一秒钟内也算不了几次加减乘除。真正的机器比他们快几万亿倍。有了聚能者，你们就能指使他们干这干那，好像占了多大便宜的。其实呀，这是从人类能读会写以来发明的最慢、最烂的自动装置。”

“得了，得了。这话你说了好几年了。可你照样错得没谱。”他伸出脚，鞋尖勾住一个驻足点。“进了协同工作大厅，你声音小点，懂吗？”他们面前是一扇真正的门，跟下面那些只能供人爬进爬出的小舱门不一样。西利潘一扬手，门开了，两人飘了进去。范的第一印象是里面竟然挤了这么多人，一股浓重的体味扑面而来。

“臭烘烘的，对吗？但个个身体健康——有我盯着呢。”西利潘的语气里透着搞技术的人特有的职业自豪感。

一排又一排微重力座椅，密密麻麻塞在一个蜂窝状开放式框架中，框架是立体式的，充斥在房间中，重力稍大的地方绝不可能存在这种形式的空间结构。大多数座椅上都有人，有男有女，年龄各异，穿着灰罩袍。多数人用的是未经改造的青河原装头戴式系统。这里面的情景出乎范的意料：“我还以为他们都是单独隔离起来的呢。”住在极小的房间里。伊泽尔·文尼在酒吧里不止一次近乎声泪俱下地描述过那种小房间。

“有些人要隔离，看他们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他指指房间里的两个医院杂役打扮的看护，“这么搞便宜得多。只需要两个人，应付递送便壶的事儿完全足够了，一般斗殴也能处理。”

“斗殴？”

“专业领域里的意见不统一。”西利潘嘿嘿乐了，“应该说心情焦躁才对。只要不破坏蚀脑菌的平衡，没什么关系。”

两人取一条对角线，在密集的框架中向斜上方飘行。有些头戴式系统闪烁间变成了透明状态，范能看见聚能者的眼睛。眼球在移动，但好像没人注意到他和西利潘。他们眼中所见的是头戴式系统呈现的另一个现实。

房间里一片嘟嘟囔囔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聚能者的声音合在一起，汇成一片低低的嗡嗡声。说话的人相当多，短促地蹦出几个字词，是尼瑟语，但范一点儿也听不懂。这些不知其意的声音会合在一起，仿佛是合奏催眠曲。

聚能者们无休无止地敲击着协同工作键盘。西利潘自豪地指点着他们的手：“看，患关节损伤的还不到五分之一。我们损失不起人。人力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雷诺特又无法百分之百控制住蚀脑菌。但将近一年来，几乎没有出现单纯因为医疗不当造成的死亡事件——按说这种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一个聚能者，才做过卫生检查，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来了个结肠穿孔。按他搞的专业，他有个独立隔间。表现突然大失水准，但我们没发现问题，直到臭气熏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那个奴隶劳工从里到外一步步坏死，但他的

头脑被迫专注于他的项目，无法诉说身体感受到的痛苦，再加上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别人也就没有注意到。特鲁德·西利潘在意的只是整体水平。

他们飘到最顶端，回头俯瞰塞满框架不断低语的聚能者。“有一个方面你说对了，战斗员特林尼先生。如果这些人做的只是简单算术，或者排列资料，这个体系就是彻头彻尾的大笑话。那种工作，小小一个指环上的最小的处理器都比任何人快几十亿倍。我们的聚能者干的完全不是那种活儿。听得见他们的谈话吗？”

“听见了，可那些话根本没有意义呀。”

“这是他们之间的行话。只要把一批聚能者合成一组，他们很快就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行话。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底层运算机器的替代品。他们在使用我们的电脑资源。你懂吗？对我们易莫金人来说，聚能者是软件之上的另一个系统层面。他们会发挥出人类的智力，同时能像机器一样持久、耐心地处理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非聚能专家才至关重要，尤其是干我这一行的。如果没有正常专家，聚能体系就没用了。聚能者必须由正常人引导，只有正常人才能协调平衡硬件、软件和聚能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当，结合在一起，那可真是威力无穷啊。你们青河人永远不可能具备这种力量。”

不用他说，范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只不过故作愚顽，一口否认，诱使特鲁德·西利潘这样的易莫金人进一步详加解释，透露更多细节：“嗯，这一组现在在干什么？”

“咱们瞧瞧。”他示意范戴上他的头戴式系统，“哎，看见了吗？我们把他们又分成了三组，最上面这三个处理的是不需要什么智力的问题，这种聚能者很容易重新定向，重新分配工作。用来处理日常工作顺手极了，比如把查询转交给适当的部门之类杂事。中间这三个是编程的。你这个战斗程序规划员应该对这个最感兴趣。”他弹出几份关联图表，全是不明其意的臆语，代码数量巨大，却看不出什么递进关系，代码之间好像没有任何联系。“这是经过重写的青河武器的目标代码。”

“都是什么玩意儿。这么乱，叫我怎么维护？”

“说得对，你不可能维护它。但我们的编程主任却有这个本事，比如丽塔·廖，前提条件是她手下有一批聚能程序员。这会儿她正让那些人调整、优化这些代码呢。他们能做的，普通人其实也能做到，只是不能像他们一样无休无止地高度集中注意力。在适当的软件开发工具的帮助下，聚能者搞出来的代码只有你们过去代码的一半，配合相同的硬件，其运行速度是过去的五倍。他们还从你们的代码中找出了几百个错误。”

有一会儿工夫，范什么话都没说，只浏览着那批错综复杂的关联图表。武器相关程序是范浸淫多年的领域。错误肯定是有的，任何大型系统都少不了错误，但武器相关程序是数千年反复锤炼的精品啊，多少代人不断努力，优化它，为它除错……他清空自己的系统显示，望着下面一排排、一列列奴隶劳工。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可怕……但得到的成果却是多么奇妙。

西利潘乐开了花：“你瞒不了我，特林尼。我看得出来，你服气了。”

“嗯，这个嘛，真要管用的话，我就服气。对了，那第三组在干什么？”

西利潘已经朝门口飘去：“哦，他们呀。”他满不在乎地朝右手边的聚能者摆摆手，“是雷诺特搞的项目。我们正在清理你们舰队程序的主体，看有没有后门什么的。”

每一个稍稍有点多疑的系统管理者都会干这种蠢事，到头来总是一场空。可见识过聚能者的能耐后，范突然觉得不踏实起来。他们需要多久才能发现我许久以前埋设的后门？我还剩下多长时间？

两人离开协同工作大厅，沿路返回，在中塔里向下滑行。“现在你懂了吧，范？你，还有其他所有青河人，从生到死都有一个误区，相当于蒙上了眼睛。你们简单地认定有些事是办不到的。你们的书里尽是这种陈词滥调：‘垃圾输入只能得到垃圾输出’‘自动化系统的缺陷就是它只能严格按你的要求办，不可能超越你的要求’‘自动化系统永远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创造性’……几千年了，人类一直抱着这种老观点不放。但我们易莫金人已经证明，这一套是错误的！有了聚能者，我大可以模糊输入，得到的却是正确的解答。我可以用自然语

言提出查询，聚能者给我的答案既具备机器的精确，又有人类的智力！”

他们的下滑速度飞快，每秒好几米。这会儿上行的人不多。两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塔底的亮光了。“好吧，就算这样，聚能者还是谈不上有多大创造性。”范说，这是特鲁德最喜欢发表高见的话题之一。

“只能这么说，范，创造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你不可能指望他们发挥出一切形式的创造性。我刚才说过，聚能者离不开丽塔和我这种管理人员，还有我们之上的统领阶层。再说说那些真正具有高超创造性的人吧，比如你们历史书上记载的艺术家。按通常的标准，那些人大多是自私自利的混账东西，一门心思盯着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绞尽脑汁，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不可能抛开朋友和家庭，抛开一切，只顾自己的那点事。当然，那批艺术家付出了这种代价，最后也许能创造出别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成果。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其实早就有聚能这种事了，这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聚能是一种牺牲，我们易莫金人只不过让这种牺牲系统化了，让全社会都可以从中获益。”

西利潘伸出双手，在两边墙壁上轻轻一撑，放慢下滑速度。范也随即减速。

“你跟安妮·雷诺特约好什么时候见面？”

“一千秒后。”

“时间不多了，我就长话短说吧。不能让老板等得不耐烦呀。”他呵呵笑了。西利潘似乎特别瞧不起安妮·雷诺特，好像觉得那个女人没什么真本事似的。真要那样就好了，范的许多事会容易得多……

两人穿过一扇压力门，里面大概是个医疗舱。有几具冷冻箱，像临时性治疗器具。各种设备后面还有一扇门，上面贴着统领封条。特鲁德紧张地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

“这里就是中枢，范，聚能体系真正的魔力所在。”他拉着范穿过房间，远远避开那扇一半隐藏在角落里的门。一个技术员正在一具毫无生气的聚能者身体上埋头工作，把他的头放进占据房间显要位置

的一台球状设备中。房间里有好几台这种设备，估计是诊断成像仪。易莫金设备本来就笨重，这几台的样子更让人不敢恭维。

“基本原理你都明白，对吗，范？”

“当然。”吉米事件之后的第一班，他们便向他详细解说过蚀脑菌的原理，“你们弄了一批特别的病毒，蚀脑菌，把我们全部感染了。”

“对，对，但那次是打仗，军事行动。一般情况下，蚀脑菌并不穿透大脑中的血屏。但只要它透进去了……你知道神经胶原细胞吗？大脑中这种细胞的数量比神经细胞还多。蚀脑菌就是以这种细胞为培养基，把它们几乎全部感染了。经过四天左右——”

“你就有了一个聚能者？”

“不，没那么简单。只能算制造聚能者的原材料。你们青河人有许多便到此为止——没有被聚能，完全健康，只不过大脑永久性地被蚀脑菌感染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神经细胞旁边都有被感染的胶原细胞。每一个受感染的细胞都可以分泌出好几种神经刺激素，影响神经细胞。就说这个家伙吧——”他朝那个正在处理昏睡聚能者的技术员道，“比尔，这个是怎么回事？”

比尔·弗恩耸耸肩：“一直在反抗聚能，艾尔只好让他昏过去。不可能是蚀脑菌失控。但雷诺特要求重调他的五项基本参数，按序列……”

两个人讨论起来，满口术语。范瞅了瞅那个聚能者，小心地装出没多大兴趣的样子。埃吉尔·曼里。星际旅行开始前，埃吉尔是战斗员中最糊涂的一个。但现在……现在他也许成了一名优秀的分析员，从前的他绝无可能达到这种水平。

特鲁德冲弗恩点点头：“嗯，我看不出调整基本五项有什么好处。不过人家是老板，她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你说对吧？”他对弗恩笑道，“哎，这个让我来，行吗？想让范瞧瞧。”

“行啊，签字就行。”弗恩让开了，看来他对这项工作没多大兴趣。西利潘飘到灰色的球状设备旁坐下。范注意到这台设备有许多独

立动力线缆，每根约一厘米宽。

“是成像仪吗？样子真落伍。”

“哈，才不呢。来，帮我一把，把那家伙的脑袋放稳，别让他碰着侧边……”警铃大作。“你竟然还戴着指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快摘下来，交给比尔保管。要站错了地方的话，这玩意儿的磁场非把你那根手指头扯下来不可。”

虽然是低重力环境，但摆弄昏睡状态的埃吉尔仍旧不容易。设备不够大，只能勉强把他塞进去，庞杂体上的重力又太小，“患者”的脑袋晃来晃去，好不容易才在设备的一个洞口放稳。

特鲁德退后一点，欣赏着自己的成果，笑道：“妥了。范，老朋友，马上就让你开开眼界，看个究竟。”他发出几条指令，一幅医学诊断图立即浮现在空中，估计是埃吉尔脑袋内部的图像。一般的解剖图范也能看个大致明白，却从来没见过这种图像。“你问这是不是成像仪。算是吧，标准的磁核共振成像，老早以前就有了。原始了点，但有这个就足够了。我们所谓的基本五项调协在这儿。”一个指针标示出大脑表面一段复杂的曲面。

“蚀脑菌远远不只是神经病学里的某种疑难杂症，请看它真正的妙处所在。”三维立体图像上出现了一大批小小的光点。各种颜色都有，主要是粉红色。成团成串，许多光点的闪烁明显与另一部分光点互相呼应。“你看到的是受了感染的神经胶原细胞。另外一些胶原细胞也受过感染，但那些跟聚能没关系。有关系的都在这儿标示出来了。”

“那些颜色代表什么？”

“它们分泌出不同的神经刺激素，所以标成不同颜色……看我是怎么做的……”又是几道指令，范头一次看到了这台聚能球体的使用手册。“我要改变这条线附近的蚀脑菌释放的神经刺激素，同时改变其分泌刺激素的强度。”他的一个小小的指示箭头沿着一道加亮标明的线来回移动。特鲁德对范笑道：“所以说，聚能球体不只是一台成像仪。你看，蚀脑菌含有特定的顺磁体、抗磁体蛋白，这些蛋白质可以感受磁场的变化，进而促使蚀脑菌分泌出某种特定的神经刺激素。你们青河人和其他人全都把磁核成像当成一种被动的观测工具，我们

易莫金人却能用同样的工具去主动改变我们的蚀脑菌。”他敲击着键盘，范听到吱一声轻响，超导线缆张开了。埃吉尔抽搐了几下。特鲁德伸手按住他：“该死的，这么动来动去，我没法达到毫米级清晰度。”

“我没看到大脑图像上有什么变化。”

“当然看不到，除非我把聚能球体从主动模式改到被动观测模式。不可能一边修改，一边观测。”他停下来，对照操作手册逐项检查，“差不多了……成了！好，咱们来瞧瞧变化。”图像刷新。现在的光点大都变成了蓝色，闪动得很厉害。“几秒钟后才能渗进去。”特鲁德两眼不离图像，嘴里继续道，“瞧见没，范，我干这个很在行。按照你们的文化，我这份工作不知该算什么。有点像程序员，却不写代码；有点像个神经病理学家，但却不只是搞搞理论，我能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来。我觉得我最像你们的硬件技术员，全靠我，硬件才能运转。当然，最后出名得好处的都是上头各个层面的人，轮不到我们搞底层技术的。”

特鲁德皱起眉头：“嗯……不对呀？哎哟。”他转头望着在房间另一边工作的技术员：“比尔，这家伙的生物碱比率还是偏低。”

“没忘记关闭磁场吧？”

“当然没忘。基本五项这会儿应该调好了。”

比尔人没过来，但显然也在自己的头戴式里调出了患者的脑部模型。

那条线上仍然是一串杂乱的蓝光，跳动不已。特鲁德说道：“只有一点收尾工作没做好，我一时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你能接过去吗？”他一抬大拇指，朝范晃了晃，意思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

比尔怀疑地说：“你签字了？”

“签了签了。替我做完就行。”

“好吧。”

“多谢。”西利潘示意范从磁核成像仪旁退后。大脑图像消失了。“都是那个雷诺特干的好事。她交办的活儿是最难弄的，完全不能按照规矩来。你要是严格照章操作，不仅办不好，还会搞出一大堆麻烦。”

范跟着他来到门口，走下一条在钻石一号凿出来的甬道。墙壁上是镶嵌图案。许久以前的那次“欢迎宴会”上，范就觉得这种万分精细的图案真是不可思议。并非所有聚能者都是从事高级研究的技术专家，比如这里的十几个奴隶画家。这些人分成几个小组，趴在墙面上，戴着放大镜，手里的工具只有针尖大小。范几班以前来过这儿，当时这幅图还只有个大概轮廓，一座山，好像有支军队，正朝着一个模模糊糊看不出名堂的目的地前进。其实就连这些都是瞎猜的，因为好歹还有个画名：《征服弗伦克怪兽》。而现在，图案已经接近完成。画的是一批英勇战士，甲冑堂皇，鲜明耀眼。他们的对手是一头怪物。怪物塑造得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是尖牙利爪，能把人撕得粉碎的老套把戏。易莫金人把征服弗伦克的事吹上了天，可他们的怪物对手是不是真那么吓人，范心里是很怀疑的。他放慢脚步，西利潘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完全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真的在欣赏这些作品。

“雕刻工每兆秒只能完成五十厘米。但看到这些历史题材的艺术品，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呀。”

热血沸腾？“雷诺特想让这儿更漂亮些？”范随口问道。

“哼，雷诺特才不管呢。这是布鲁厄尔统领的命令——提出建议的人是我。”

“但这儿不是雷诺特管吗？我还以为统领在自己的地盘里至高无上，不会允许其他统领干涉呢。”以前的各个班次中，范很少接触雷诺特，只在劳参加的管理会议上见过她让布鲁厄尔当众出丑。

特鲁德好几秒钟没说话，脸皱了起来，露出笑意，一副蠢相。在本尼酒吧喝酒时他多次见过对方这种表情。但这一次，笑意突然间化为放声大笑：“统领？安妮·雷诺特？老范呀老范，瞧你见识聚能威力的模样已经够让我开心的了，可现在——哎哟，真是笑死我了。”他继续向前滑行，一路笑个不停，直到发现范满面愠怒，“对不起，范。你们买卖人很多方面非常机灵，可一说到文化根子上，你们简直

跟孩子似的……反正上头连聚能中心都同意让你参观，估计再跟你说点别的也没关系。不，安妮·雷诺特不是统领。当然，她过去很可能是个大人物。但现在，雷诺特只不过是个聚能者而已。”

范脸上的怒气化为一脸惊愕——确实是他的真实感受：“可……她管那么多事呀。不是还能给你下命令吗？”

西利潘耸耸肩，笑容变得有点酸溜溜的：“是啊，她给我下命令。这种事很少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倒宁愿替布鲁厄尔统领或是卡尔·奥莫干活儿，只不过他们的活儿太……烫手了。”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紧张，低了下去。

范接过话头：“我想我明白了。”他撒谎道，“如果某个专业技术人员被聚能了，他就被钉死在他的专业上。如果以前的专业是艺术，他就会成为一个只懂镶嵌画的雕刻工；如果以前是物理学家，就成了亨特·温那样的；如果聚能前是搞管理的，嗯，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了不得的管理大师。”

特鲁德摇摇头：“没那么简单。告诉你，技术专家很容易接受聚能。即使是你们青河人，我们的成功率也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但跟人有关的技能，比如咨询、政治、人事管理，一般来说根本没办法聚能。你现在已经见过不少聚能者了，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完全直来直去。要让他们推测正常人脑子里那些弯弯绕绕的念头，他们还没一块石头强。就连翻译这种工作都很难聚能，我们真是撞上了大运，才成功地弄出了那么多聚能译员。以前从来没有同时使用过这么多译员。

“不，像安妮·雷诺特那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据小道消息说，她原来是瑟维勒派系里的高阶层统领。那一派的大多数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洗脑了。但据说她把劳那一派彻底惹火了。他们纯粹是为了开心才把她聚能了。估计原来打算拿她当性奴隶。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我猜，她本来就是偏执狂，没什么其他爱好，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百年难遇的事儿：她的管理才能居然挺过了聚能，保存下来了，连某些人际关系方面的技能都留下了。”

甬道快到头了，范已经看到了另一端没有装饰的舱门反射的亮光。特鲁德停住脚步，转身面对范：“她是个怪物，但也是劳统领最宝贵的财产。可以这么说，有了她，他的手长了一倍……”他做了个鬼脸，“但跟你说句老实话，就算这样，听她的吩咐还是让人不好

受。就我看，我觉得劳统领高估了她的价值。她是个了不起的怪物，但那又怎样？只要狗能写诗，大家就觉得它了不起，哪怕它写的是狗屁不通的打油诗。”

“看来你一点儿也不在乎她知不知道你的想法。”

听了这话，特鲁德再一次露出了笑容：“当然不在乎。这也算是替她干活儿的一点好处吧。只要是跟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事，你简直别想骗过她的眼睛。但只要跟工作无关——她跟其他聚能者没什么两样。嘿，我还跟她耍过一点儿小把戏——”他突然住嘴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只管把劳统领吩咐你告诉她的事告诉她，就行了，不会有什么事。”他挤挤眼睛，沿路返回，跟雷诺特的办公室的方向正好相反。

“好好瞧瞧她，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如果范早一点得知安妮·雷诺特的情况，也许他会把定位器的事推迟一段时间。但现在，坐在雷诺特的办公室里，范没多少选择余地。不过，能主动出击的感觉也挺好。自从吉米死后，范的一举一动无不经过深思熟虑——真太他妈小心了。

一开始，这女人根本没注意到范。范没等她邀请，径直在她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四周打量着这个房间。跟劳的办公室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四壁是光秃秃的金刚石，毫无装饰。没有图画，甚至没有易莫金人当作艺术品的那种讨厌玩意儿。除网络设备之外，雷诺特的办公桌上只有几个没盛东西的储物盒。

雷诺特自己呢，范专注地观察着她的面部表情，以前他从来不敢这样做。他和雷诺特交往的时间一共有大约二十千秒，都是开会，雷诺特远远坐在会议桌另一端。这女人的穿着打扮一直很简单，除一条掖进衬衣里的项链之外，全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再加上红发、苍白的肤色，看上去简直像里茨尔·布鲁厄尔的亲姐妹。这些体貌特征在人类活动空间的这一区很少见到，有也是身体畸变的结果。安妮看上去三十来岁，如果医疗手段较好，也可能是两三百岁。如果欣赏者本人头脑不大健全、有点变态的话，他或许会觉得安妮很可爱，长得挺好。这么说，你过去也是统领阶层的一员。

雷诺特视线一动，凌厉的眼光射向特林尼：“你是来汇报那批定位器的技术细节的，说吧。”

范点点头，感觉有点奇怪：她的目光避开了他的眼睛，只盯着他的嘴唇、喉咙，偶尔才与他的视线相对。目光中没有感情，没有交流，但范只觉得心里发冷，觉得她仿佛看穿了自己的所有花招。

“说说它们的标准感应中枢。”

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然后告诉她自己其实不了解具体细节。

雷诺特好像并不生气，提问的语气和刚才相比毫无变化，平静、镇定、稍带轻蔑：“光凭这些情况无法开展工作，我需要技术手册。”

“当然，我来这儿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定位器芯片上储存了全套技术手册，加了密，埋设在底层，一般技术人员没有进入权限。”

又一次长长的瞪视。和上一次一样，避免和他四目相对：“我们看过，没发现手册。”

最危险的部分来了。说出下面的情况以后，劳和布鲁厄尔肯定会再一次认真审视他，极力揣测隐藏在小丑外表之下的范·特林尼到底是什么人——而这是他所能想象的最好的结果。至于另外的可能……如果他们意识到他所汇报的是最高级别战斗员都不可能知晓的青河绝密，他就有大麻烦了。范一指雷诺特桌上的头戴式系统：“戴上就知道了。”

雷诺特对他无礼态度毫不在意，戴上系统，接收双人交感图像。范开始了：“密码是什么来着？好久以前的事了，不知——”其实单凭他的身体信号就能打开完整版本的技术手册，但他没这么做，而是多次输入错误的密码，每一次报错后他都装出焦躁不安、大发脾气的样子。任何普通人，哪怕是托马斯·劳，都会等得不耐烦，或是被范的笨拙逗得放声大笑。

雷诺特什么都没说，静静地坐等。等了一会儿，她蓦地开口，道：“我没这份耐心。请不要假装无能了。”

她看透了我。自从他来到特莱兰，从来没有一个人识破他的伪装。范本来希望自己还能有点缓冲时间，他们开始启用新的定位器后，他还有时间替自己重新发明一套伪装。真该死。但就在这时，他想起了西利潘的话。安妮看透了他的某些小把戏，但极有可能只得出一个结论：特林尼不太情愿向她透露这个秘密。

“对不起。”范嘟囔一句，输入正确的密码。

舰队数据库芯片文件部分传回一个简简单单的认可信号，两人之间出现了银色的图像符号：暗藏的目录、元器件说明。

“有这些足够了。”雷诺特道。她动了动控制器，办公室骤然间无影无踪。两人置身于一排排文件之中，面对定位器资料。

“跟你说的一样。温度、亮度、声频……功能很多。比你在会议上说的精巧得多。”

“我说过这东西很好用，剩下的只不过是细节而已。”

雷诺特迅速审查各项功能，语气几乎有点兴奋了。这些定位器比易莫金人的相应产品高明得太多了。“不带任何附加元器件的定位器，感应功能很强大，可以独立使用。”但她看到的只是范想让她看到的部分，远远不是这种元件的全部功能。

“高频度使用的话，还是需要附带动力。”

“没关系。其实附带动力更好，我们可以先限制其使用范围，直到把它研究透彻以后再说。”

她关掉图像，两人又置身于她四壁闪着冷光的办公室。范感到自己后背开始冒汗。

现在她连看都不看他了：“目录表明，除了埋设在舰队硬件里的以外，这种定位器还有几百万个。”

“对，没有激活，打包存放着，加在一起只有几公升。”

雷诺特平静地指出：“你们没有把这些器材利用起来，加强安全，真是愚蠢。”

范厉声道：“我们当战斗员的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在军事行动中——”

这些细节不在雷诺特的关注范围中，她挥手打断他的话：“看来，这批器材数量足够我们用了。”

劳统领手下这位漂亮亲信的目光再一次落到范脸上，一瞬间，目光逼视着他的眼睛。

“你很有可能开创了一个舰队操控的新纪元，战斗员。”

范迎着那双冰冷清冽的蓝色眸子，点了点头。他希望对方意识不到她的话是多么正确。就在这时，范明白了：眼前这个女人在他的所有计划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安妮·雷诺特管理着几乎全部聚能者；安妮·雷诺特负责安排、落实托马斯·劳的指挥控制命令；安妮·雷诺特了解易莫金人的所有核心机密，而了解这些机密正是成功发动叛乱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最后，安妮·雷诺特是个聚能者，也许她已经隐约猜出了他的意图，也许她可以成为摧毁劳和布鲁厄尔的关键。

临时性营帐里永远不可能彻底安静下来。青河贸易者营帐的直径只有一百多米，人们在帐壁弹来弹去，造成很大的震动，营帐织料不可能百分之百吸收这种震动。还有热气压，不时发出叭的一声脆响。但现在，大多数人睡得正香，范·纽文的小舱室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安静了。他假装打盹儿，在空中飘荡着。用不了多久，他的秘密生活就要变得繁忙起来了。易莫金人还不明白，他们已经落进了一个深不见底、连绝大多数青河舰队司令都不知道的陷阱。这是范·纽文许久以前布下的两三种陷阱之一。知道底细的最初只有苏娜和寥寥可数的几人，即使是布里斯戈大裂隙事件之后，相关秘密也没有在青河数据库里公开。对于这一点，范一直惊叹不已：苏娜做事的手段真是巧妙啊。

雷诺特和布鲁厄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培训人员掌握这批新型定位器？定位器的库存数量很大，足以满足稳定L1站点的需要，足以监控一切活动空间。第三顿饭的时候，通信部门的人提到在营帐主干线路上出现了一批尖峰信号，一秒十次，是一种微波脉冲，信号范围覆盖

了全部营帐。这正是供定位器使用的无线动力。就寝时间刚开始时，他便发现通风口里飘出了第一批粉尘。布鲁厄尔和雷诺特这会儿肯定在调校新系统，这个系统的声音和图像信号质量准会让布鲁厄尔和劳心满意足，大喜过望。运气好的话，他们最终会把笨重落后的易莫金监控器材全部撤下来。即使运气没好到那一步……嗯，再过几兆秒，他就可以调看、更改发送给他们的报告了。

一点东西碰上他的面颊，比灰尘大不了多少。他的手轻轻一动，仿佛抹了抹脸，将那一点轻尘按进眼皮下。又过了一会儿，他将第二点轻尘深深按进自己的右耳。易莫金人大动干戈更改他们信不过的青河输入一输出器材，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定位器确实具有范告诉托马斯·劳的诸般功能。在人类历史上，定位器的功能始终没有多大变化，即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互相确定对方的位置。原理也十分简单，算算信号从发送到接收的时间即可。青河定位器的型号比大多数定位器更小，短距离内可以使用无线动力源，还附带了一批传感器。这东西用作监控器材最方便不过，劳统领看中的正是这个方面。从原理上来说，组合起来的定位器其实是一种电脑网络，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分布式处理器。每一个比粉尘大不了多少的定位器都有一点点计算功能——并且能够彼此通信。几十万个这种小玩意儿在青河营帐里飘来飘去，加在一起，它们的运算能力超过了劳和布鲁厄尔安装在这儿的设备之和。当然，所有定位器都有一定的运算能力，呆笨的易莫金定位器型号也不例外。青河定位器真正的秘密在于，它们不需要另外加装人机交流界面便能实现输入一输出。只要掌握诀窍，你可以直接联通青河定位器，让定位器感应到你的身体位置，经过适当的编码解码，定位器内置的效应器便会发挥作用。易莫金人把青河营帐的前端界面全部删除了，但这无关紧要。现在，一个可用的青河界面随时随地环绕着所有人，只要你知道其中的秘密就行。

联通定位器需要特别的手法，需要操作者集中注意力。误打误撞绝无可能实现联通，蛮干也不行。范轻轻落到吊床上，放松身体。一方面假装熟睡，另一方面调节身心，准备工作。他需要调节心跳和呼吸，让身体信号成为一个特定模式。我会不会忘了那个模式？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突然一阵恐慌。眼睛里一个、耳朵里一个，两点一线，飘散在房间里的其他定位器应该可以识别出这个信号了。应该完全够了。

但他仍旧调不出那个模式，脑子里都是安妮·雷诺特，还有西利潘让他看到的事。聚能体系有能力看穿他的计划，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聚能真是个奇迹啊。只要有了这件威力无比的工具，他范·纽文完全可以缔造一个真正的青河帝国，哪怕再次出现苏娜那种背叛也无所谓。是的，代价是惨痛的。范想起哈默菲斯特顶楼那一排排行尸走肉般的聚能者。他可以想出许多办法，让这个体系温和一些。但说到底，要运用聚能这件工具，牺牲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的成果就是一个真正的青河帝国。这个成果值得付出这种代价吗？他能作出这个牺牲吗？

是的，是的！

以这种情绪，他不可能进入定位器系统。他澄清头脑，再一次全身放松。想象中的光明前景渐渐消失，化为对往事的回忆。当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苏娜·文尼带着“重奏”号和一个仍旧天真无知的范·纽文，来到了纳姆奇周边卫星上的大都会区……

他在纳姆奇住了十五年。这是范·纽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苏娜的亲戚也在同一个星系，他们爱上了苏娜和她的年轻蛮子提出的计划：在星际间保持消息同步的新方法，在不影响自己买卖的前提下传播科技知识，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贸易文明（范已经学乖了，说到这一点便打住，不提什么青河帝国的事）。苏娜的亲戚们做成过好些巨额利润的大买卖，但他们很清楚孤立贸易的局限性：他们自己可以大赚特赚，一段时间内攥住这笔财富不放……但财富终究不会长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多的财富也会慢慢散佚，消失在无边的宇宙中。范的许多目标，他们打心眼儿里赞成。

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和苏娜在纳姆奇度过的时光就像两人在“重奏”号上的蜜月。但这一次延续的时间更长，前景也更加辉煌，收益日渐丰富。还有一件奇妙的事儿，他装满计划的脑袋压根儿没有想到，那就是孩子。范从来没想到会有自己的孩子，以及有了孩子之后，家庭会发生多大变化。拉科、布特拉、科欧，三个小家伙，他和苏娜的第一批后代。他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教导他们，和他们玩游戏，带他们参观神奇无比的纳姆奇世界公园。范深深地爱着他们，超过对自己的爱，接近对苏娜的爱。为了跟他们在一起，他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宏伟计划。以后再说吧，计划完全可以推迟一点。苏娜也原谅了他。最后他还是走了，再回来时已经是三十年后。苏娜等着他，告

诉他计划的其他部分，各个部分都执行得很顺利。到那时，他们的头一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开始遨游太空，为建立一个新青河做出自己的贡献。

范参加了一支由三艘飞船组成的舰队。航行不顺利，发生了大灾难。是背叛与出卖。赞姆勒·恩格把他甩在基勒的彗星尘里等死。二十年时间里，他手里没有一艘飞船，白手起家成了亿万富翁，只为离开那个鬼地方。

苏娜跟他一块儿跑过几趟船，两人在好几个世界留下了后代。一个世纪过去了，三个世纪过去了。他们在“重奏”号上制定的网络协议发挥了极好的作用。这些年里，他们不时跟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孩子相聚。其中有些人是比拉科、布特拉和科欧更好的合作伙伴，但他对他们的爱始终不及对自己的第一批孩子那般深厚。范看着自己规划的结构渐渐成形。现在一切都简单了，他只需要单纯搞搞贸易就行。结构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使这个结构的影响力日益扩张。未来还会更加美好。

最困难的是，他们必须在贸易空间的核心留下留守人员，至少在这几个世纪，这么做是绝对必要的。于是，苏娜越来越多地留在后面，协调范与其他人的工作。

他们继续生儿育女。范在许多光年以外，可苏娜却有了新的儿女。他跟她开玩笑，说这真是个奇迹。但一想到她居然有了新爱人，范就万分难过。苏娜轻轻笑着，摇了摇头：“不，范，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她的笑容变得顽皮起来，“这么些年里，你给了我那么多种子，生一支军队都够了。当然啰，这么多礼物，我不可能一下子全用光。不过我会用的。”

“我不要克隆人。”范脱口而出，语气比想象的更激烈。

“老天，当然不。”她转开视线，“我……一个你已经够我受的了。”或许她跟他一样，对这种事也挺迷信。但也可能不是这个缘故。“不，光有你的种子还不够，我要的是自然的受精卵。至于卵子，倒不一定非得是我自己的。纳姆奇这方面的医疗技术很先进。”她的目光又落到他脸上，她看出了他的表情，“我向你发誓，范，你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每个孩子都找到了自己的爱人……范，我们需要他们，需要家庭，需要他们的家庭，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

计划需要他们。”她开玩笑地捅了捅他，想打消他脸上不赞成的表情，“哎，范！这可是天大的美事儿呀。每个蛮族国王整天发的不都是这种春梦吗？嘿，告诉你吧，你可是千真万确的多子多福，没有哪个蛮族国王比得上。”

是啊，孩子数以千计，卵子来自几十个人，不费他这个当父亲的半点工夫。为了保证传下足够后代，他那个北海王国之君的父亲一方面严酷镇压任何弑君企图，另一方面广蓄姬妾，干的事儿跟这个差不多，只不过规模小得可怜。父亲想要的，范全有了，而且过程中没有谋杀，没有暴力。可是……苏娜干这种事儿多长时间了？他有多少儿女？多少卵子“供应者”？他能想象出来她是怎么干的：精心规划血缘关系，在每一个新家庭预先安排好适当的才华，把这些家庭散布到整个青河空间。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苏娜说得没错，这是每个蛮族国王求之不得的春梦……但他又有点被强奸的感觉。

“本来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你的，范，但我担心你会反对。这种安排又是那么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最后，范没有反对。这种做法对他们的计划实在大有好处。可一想到那些他永远不认识的亲生孩子，范的心便会隐隐作痛。

以0.3个光速，范漫游远方。到处都有贸易者，只不过三十光年以外的贸易者很少自称“青河人”。但这没有关系。他们明白那个大计划。他遇见的所有贸易者都在尽力传播它。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青河的精髓带到哪里。扩张范围甚至超出他们远行的距离，因为许多人收听到了范发向茫茫寰宇的电子信息，然后皈依，从此信奉青河的理念。

范仍然一次又一次回到纳姆奇。不断返航对大计划不利，他的行为已经接近破坏这个计划了。苏娜老了，她现在已经两三百岁了。她的身体已经到了医疗技术保持人体青春活力的极限。用不了多久，她便会现出老态。连他们的许多孩子都变老了——在港口驻留太久，太长时间没有远航。有的时候，范在苏娜的眼睛里瞥见一种他不了解的岁月沧桑。

每次返航纳姆奇，他都会向她提出那个老问题。一天晚上，做爱以后（几乎和最初相爱时一样美好），他终于爆发了：“不应该这样，苏娜！计划为的是咱们俩。跟我一块儿飞吧。哪怕你一个人出去也行啊。”我们就能时常见上一面，直到生命的终点。

她稍稍向后靠了靠，离开他一点，手滑到他脖子下面。她的笑容既顽皮，又伤感：“我知道。我们以前觉得，两个人都可以飞出去。真奇怪，做计划的时候犯的最大一个错误竟然是这个。唉，还是说老实话吧。你也知道，我们俩中间得有一个人留下来，守在青河空间的中央位置，值守一个永无尽头的长班，为计划做出牺牲。”征服宇宙涉及数以亿万计小事细节，千头万绪，不可能不加以理会，把自己一冻了之，一枕长眠。

“是的，但只是在头几个世纪。不是……不是你的一生。”

苏娜摇摇头，手轻轻抚着他的颈背：“恐怕，咱们当时那个想法是错的。”她看见了他脸上的痛苦，将他拥进自己的怀抱，“我可怜的蛮族王子。”语气里含着调笑，还有对他深深的爱。他听得出来。

“你是我最珍贵的宝藏。知道为什么吗？你是个才华横溢的、最伟大的天才，有一种永不停息向前冲的劲儿。但我爱上你，最重要的原因却不是这个。在这个脑袋瓜里，深入进去，你是个最矛盾不过的人。你在那个破烂地方长大，目睹过无数背叛、出卖，自己也尝过遭人出卖的滋味。你懂得暴力、邪恶，连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大坏蛋都没你懂得多。而与此同时，你又从小装了一脑子骑士精神：光荣、荣誉、探险。这两种东西截然不同，却同时存在于你的脑袋里。你这辈子想的都是怎么改变宇宙，让它适应你那些个彼此矛盾的观念。你会接近这个目标的，放在我或者其他任何理智的人身上，那么接近，已经相当于实现了。但你却不会满足。所以，为了你的目标，我必须留下；而你，因为同样的理由，必须走。不幸的是，这些你也清楚，对不对，范？”

范从苏娜顶楼房间环绕的真正窗户向外望去。这所套房位于一座直刺苍穹的办公楼顶端，办公楼则高耸在纳姆奇周界最大的都会卫星上。塔雷斯克大厦。由于昂贵的通信费用，这里的房价高到了彻底疯狂的地步。它公开出租的时候，顶楼一整层一年的租金就能买下一艘星际飞船。最近七十年来，青河家族——主要是他和苏娜的后裔——买下了这座大厦和周围的大片地产。在青河产业中，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大海里的一滴水。

正值傍晚，纳姆奇的新月低悬天际，塔雷斯克商业区的璀璨灯光与母星的光芒交相辉映。再过一千秒，文尼—曼索坞站就将升入视野。文尼—曼索坞站也许是人类所居空间最大的飞船船坞。但就算是这个巨无霸坞站，也只占家族财富的一小部分。在这之外，青河各个家族的产业无远弗届，直到人类空间遥远的边疆。这份庞大的产业仍在持续增长。他和苏娜已经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贸易文明。苏娜就是这么看的，她只能看到这个地步。她想要的也就是这个：伟大的贸易文明。苏娜不在乎自己不能活着看到他们的最后成就……因为她认定这个成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于是，范强忍眼眶中的泪水，轻轻搂住苏娜，吻了吻她的脖颈。“对，我清楚。”最后，他说道。

范推迟了自己离开纳姆奇的行期。两年，五年。停留得太久，直到大计划现出败象。即使现在出发，有些事也来不及弥补了。继续滞留下去，计划便可能彻底失败。他终于告别了苏娜。分别的时候，他心里的某些东西死去了。他们仍将继续合作下去，甚至保持着抽象的爱情。但是，时间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他知道，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跨过这道鸿沟了。

一百岁时，范·纽文到过三十多个太阳系，见识了上百种文明。比他见多识广的贸易者也是有的，但这种人不多。苏娜当然不可能是这种人。她龟缩在纳姆奇，抱着过去的计划不放。范见过的事物她是不可能见到的。苏娜有的只是书本和历史——来自远方的报告。

具有固定基点的文明不可能持之恒久，哪怕它有遨游太空的本领，也终究逃不过灭绝的宿命。人类居然能坚持那么久，最后逃离地球，真可谓奇迹。对于智慧种族来说，灭绝之道实在太多。解不开的僵局、预见不到的失控、瘟疫、大气变化、重大变故，这些只是最显而易见的危险。人类这个种族历史悠久，时间沉淀下来的智慧足以应付一部分威胁。但是，无论如何小心谨慎，一个科技文明本身便蕴藏着自身毁灭的种子。总有一天，技术发展会走到尽头，僵死了，接踵而至的各方政治冲突便足以引发整个文明的毁灭。范·纽文出生在堪培拉，那时的堪培拉还深处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他现在明白了，导致堪培拉退回中世纪的灾难必定是比较温和的一种，尽管丧失了高技术文明，但当地人毕竟没有灭绝。有些世界，范一百岁之前去过好几

次。有的时候，这一次与下一次之间隔着好几个世纪。他亲眼见到纽马斯这种美好的乌托邦如何退化成了人口爆炸的专制世界，昔日美丽的海洋城市变成了数亿人聚居的超级贫民窟。七十年之后，他又一次回到那个地方——一个只有一百万人口的原始星球，当地人已经成了野蛮人，住在一个个小村落里，涂着大花脸，挥舞战斧。唯一值得称道的只有一曲曲令人心碎的民歌。要不是那些民歌，那次贸易航行只能算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惨败。但跟许多彻底灭绝的世界相比，纽马斯还算幸运的。比如古老地球，自从人类向太空扩张以来，它已经经历过四次殖民，每一次都只能白手起家，在上一次彻底毁灭的遗址上重建文明。

寰宇间一定存在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每看到一个新世界，范便更加确信：自己选择的才是最佳发展道路。帝国。一个无比庞大的帝国，统治区域横跨银河，即使某个太阳系整体崩溃，对于这样一个大帝国来说，仍旧是一次可以控制的地方性灾难。青河贸易文明只是这个帝国的开始，它将发展成为青河贸易帝国……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君临寰宇的强盛帝国。青河完全有可能成就这一切，因为它所处的地位十分特别。每一个被它视为客户的文明，只要发展到鼎盛时期，都会拥有极其发达的科学技术，有的时候，它还会将在它之前便存在过的文明成就向前推进一大步。但是，只要它一灭亡，这些改进也就随之灰飞烟灭。这种事屡见不鲜。但青河不同。青河人永远在旅途上，耐心地采撷他们与之贸易的各个客户文明的精英。对苏娜来说，这是青河最伟大的贸易优势。

但在范看来，这种优势并不仅限于贸易。为什么非得把我们知道的一切都作为交易商品告诉客户？拿出一部分当成商品，这是对的。我们就是靠这个过日子。但是，让我们把人类全部文明的精华部分收藏起来吧——由我们保存，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这就是青河“定位器”的由来。有一次，范在特莱夫-伊特尔着陆。这里也许是他远航以来离纳姆奇最远的地方。甚至连当地人的起源都不同于人类空间那些为人熟知的地区。

特莱夫的太阳是那种很小、很暗的M级恒星。几乎每个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系里都少不了这种讨厌的小东西。几十颗加在一起，才顶得上一颗古老地球的太阳。但这些小玩意儿居然都有行星。这种地方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小恒星之间可供生存的生态圈十分窄小。没有发达的技术文明，人类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但在人类征服太空

的头几千年里，所有人都忽视了这一点，结果就是，许多这类世界被开发出来了。人类是多么乐观呀，认为他们的技术文明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后来便是第一次大衰退，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甩在这种冰冻世界里（如果这颗行星处于该地太阳生态圈的内层，便是烈火世界）。

特莱夫—伊特尔便是这类世界中的一个，跟大多数同类稍有不同，但生存环境差不了多少。这个星系的恒星有一颗巨行星，即特莱夫，它绕行恒星的轨道在该星生态圈偏外一点的地方。大块头行星特莱夫只有两颗卫星，其中一颗大小与地球相似。在范抵达时，两颗卫星都有人定居。较大的一颗，即伊特尔，较为繁华。太阳的能量输出虽然不足，但特莱夫引起的潮汐以及和它距离近所带来的热量弥补了这个缺陷。伊特尔有大陆、空气和液态海洋。特莱夫—伊特尔的人类文明经历过一次大倒退，但当地人终究还是挺过来了。

他们目前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最高端。范的小舰队被当地人接纳了，位于距太阳十亿千米的小行星带上的船坞非常先进。范让船员留在飞船上，自己乘坐当地交通工具向内飞行，来到特莱夫和伊特尔。当地人已经见识过了范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浏览了他的预备交易清单……范手里的大多数商品远远比不上伊特尔本地宛如魔法的技术。

纽文在伊特尔逗留了一段时间。用当地奇特的计时单位来说，是一些^[51]星期，即大卫星伊特尔绕特莱夫转动一周所用的时间，约六百千秒。而特莱夫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是六兆秒多一点。所以伊特尔的日历还算清楚，以十星期为一个大单位。

虽然伊特尔在寒冰烈焰之间岌岌可危，但这个世界多数地方还是可以住人的。“要说气候稳定，我们的世界比古老地球还强。”当地人夸口说，“伊特尔深处特莱夫的重力井中，没有什么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整整一个地质时期，潮汐的热效应一直相当温和。”他们还说，就算真有什么危险，也没什么应付不来的。M3级别太阳的侧倾角只有一度多一点，莽撞的人甚至可以裸眼直视那个红色圆盘，看见上面盘旋蒸腾的气流，还有又大又暗的太阳黑子。像这样盯着太阳看几秒钟后，视网膜会受到严重灼伤。原因显而易见，太阳的可见光虽然比较弱，但它的近红外线十分强烈。当地人建议范戴上像透明塑料似的视力保护罩。不过即使戴上这种东西，范仍然十分小心。

他在当地的费用由一批本地公司组成的东道主承担。他的时间主要花在几件事上：进一步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当地人的需求，看自己舰队带来的货物中有没有当地人看得上、愿出高价购买的。当地公司在做同样努力。这种情形有点像搞商业间谍活动，只不过颠倒了一番。本地的电子设备比范见过的最高明的同类产品都要更高明一点，但在驱动硬件的程序方面尚有改进余地，青河人可以为他们提供改进方案。他们的医疗设备相当落后，他可以从这里入手，和当地人讨价还价。

范和自己的船员做了一番统计，看青河人从这次交往中可能得到哪些收获。可能的收获非常丰富，足以支付这次航行的所有费用，还大有盈余。除此之外，范还听到了一些有关某种新奇设备的小道消息。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尚待查证。他的东道主是由一批“企业集团”（他只能翻译到这个程度）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企业集团连彼此之间都要隐瞒情报，打听机密十分困难。小道消息所说的新设备是一种新型定位器，比其他任何地方制造的同类设备更加小巧精致，而且不需要附属动力包。在定位器上做出任何改进都会带来丰厚的利润，它的定位功能就像胶水一样，把内置系统凝结成一个整体，使系统发挥出更强劲的功能。但有消息说，这些“超级”定位器还内置了传感器和相当于操作界面的效应器。如果消息是真的，这种设备必将对伊特尔的政治军事产生巨大影响——颠覆性的影响。

现在的范·纽文已经彻底掌握了在科技社会收集情报的方法。哪怕是在一个他连本地话都说不流利、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的社会里，他照样有本事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四星期后，他已经知道了超级定位器可能掌握在哪个企业集团手里，也知道了那位企业巨子的名字：冈纳·拉森。拉森集团开列的贸易清单里没有提到这种新发明，没摆到桌面上来，范自己也不愿在有其他集团代表在场的场合提到定位器。这是个连范在中世纪堪培拉的叔叔婶婶都知道的老花招，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是采用什么技术手段规避无所不在的监视，安排会面而已。

在伊特尔着陆六星期后的一天，范·纽文走在第厄比城最排外、最高档的大街上。预示大雨将临的灰色云层翻滚着，时而被将近全食的太阳映成粉红。太阳刚向特莱夫方向落去，那颗巨行星的一端还残留着一弯金红。巨行星横挂天空，跨度达十度，靠近两极的高纬度地区闪烁着静静的蓝光。

空气凉爽湿润，微风散发着大自然的芬芳。范的脚步不紧不慢，时时拉紧牵狗绳，把想窜到路边查看什么的哮犬拉回来。要保持伪装，他就不能行动得过于匆忙，只能走走停停，欣赏风景，客气地跟穿着打扮和自己差不多的过路人挥手打招呼。说到底，像他这样一位隐居在此的退休富翁，除了看看风景、炫耀炫耀自己的名犬之外，有什么必要在外面闲逛？至少，跟他联络的人是这么说的：“哈斯克斯特拉德地区的保安其实算不上十分严密，但如果你贸然在那儿露面，又没有适当的理由，警察多半会拦住你。牵上几只名贵哮犬，在外面散步就顺理成章了。”

范将路边的林间豪宅收进眼底。从表面上来看，第厄比是个宁静的城市，治安措施也还完善……但如果有人真想大闹一场，纵火、暴乱，只消一晚上，就能把这儿化为一片废墟。企业集团在生意谈判中十分强硬，但当地文明却非常祥和，正处于最高级、最幸福的时光……说真的，“企业集团”这种译法不十分准确。冈纳·拉森和其他许多巨头很依赖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但他的正式头衔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范以前听说过“哲人王”这个称呼，但拉森是个生意人呀，或许他的头衔的正确含义应当是“哲人巨子”。嗯，有意思。

范来到拉森大宅，转进一条跟大街差不多宽的私家车道。头戴式系统的输入渐渐稀疏，再走几步，他只剩下了自然视域。范有点生气，但并不意外。他漫步前行，从容不迫，仿佛这个地方是他的，甚至还让狗在一排两米多高的花丛后拉了一泡屎。让那位哲人巨子瞧瞧我对他这些鬼把戏的深切敬意吧。

“请这边来，先生。”背后转来轻轻的声音。范吃了一惊，但掩饰得很好。他转过身，漫不经心地对说话者点了点头。半明半暗的日食残光中，他没看到任何武器。高空中，两百万千米之外，一串蓝色闪电从特莱夫表面掠过。他趁机打量了一番那位向导，还有隐在暗处的另外三个人。他们穿着公司袍服，但他一眼便看出这些人的军人姿态，还有扣在眼睛上的头戴式系统。

他让他们接过哮犬，这样最好。这四只畜生身高体壮，一副食肉动物的凶相。好好养养也许能让它们变得温驯些，但要让范爱上这些家伙，光靠遛一趟是办不到的。

范和剩下的警卫走了一百多米。他注意到了修剪得非常精致的树丛，还有低伏在地的苔属植物。在这里，社会地位越高，越欣赏田园味儿——同时越发精细，任何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这条“林中小径”无疑经过上百年的精心修理，这才完美地体现出纯粹野生的森林风味。

小径通向一座坐落在半山处的花园，花园另一边有道溪流，还有一个小池塘。借着特莱夫旁边的一弯残红，范辨认出了桌椅摆设，还有那个起身迎接他的矮小身影。

“哲人巨子。”范微微一欠身，他知道当地地位相同的人彼此都是这么行礼的。拉森也欠身答礼。不知怎么回事，范总觉得对方露出了一丝笑意。

“纽文司令……请坐。”

在有的文明中，贸易双方一开始只能互相客套，一直拖到大家都烦到极点才能开始做买卖。范知道这次不会这样。他必须在二十千秒内返回饭店——双方都不希望其他企业集团知道范来过这里。但冈纳·拉森却仿佛并不着急。偶尔亮起的一道道特莱夫闪电让范可以仔细端详一下对手：典型的伊特尔血统，岁数很大，头上的金发只有稀稀疏疏一层，露出的粉红色头皮都起皱了。两人在不断亮起闪光的黄昏中坐了两千秒。老头子不住唠叨着范过去的经历、特莱夫-伊特尔的历史。妈的，没准儿因为我在他的花丛里留下了狗屎，老头子生气了，这会儿正报复我呢。或许是一种他不了解的伊特尔风俗。幸好还有一点好处，这家伙说得一口流利的阿米尼瑟语，范也同样精通这种语言。

拉森的巨宅静得出奇。第厄比城有将近一百万居民，虽说没有什么高大建筑，但这片位于哈斯克斯特拉德高档地段的宅第一千米外便是繁华的都市。可坐在这儿，能听到的最大的声音就是冈纳·拉森的废话，还有山坡边那条小溪的淙淙流水声。范的视力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昏暗，能看到池塘里特莱夫闪电的微弱反光，以及某种甲壳类生物钻出水面形成的涟漪。我真有点喜欢上了伊特尔的光线。三星期前，范绝不会想到还有这一天。这里白昼和夜晚的时间都太长，范难以适应这种节奏。幸好每天还有一次日食，可以让他喘口气。但一段时间以后，范再也不像刚来时那样，觉得这里的一切颜色都带着一层红色

底色。这个世界让人觉得十分舒适、安全，当地的繁荣、和平已经保持了近千年。也许，这里的人真有某种智慧……

拉森骤然改变话题，尽管还是用那种唠唠叨叨的语调：“这么说，你想知道拉森集团的定位器？”

范知道，除了眼光一闪，自己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

“首先，我想了解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小道消息倒是说，这种定位器非常好……但小道消息毕竟太含糊其词了。”

老头子露齿而笑：“噢，东西倒是真有。”他朝四周一挥手，“有了它们，我什么都看得见。这里虽然昏暗，但对我来说，和大白天没有区别。”

“我明白了。”老头子没戴头戴式，能看出范脸上嘲讽的表情吗？

拉森轻声笑道：“真的？”他轻轻碰了碰紧靠眼窝的太阳穴，“有一个就在这儿。其他的跟这一个相连，精确刺激我的视神经。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定位器，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彼此适应。但只要你有足够数量的拉森定位器，承担这点工作负荷不成问题。无论我面对哪个方向，它们都能组合各个方向，形成综合图像。”他挥了挥手，范看不出是什么意思，“你的面部表情我看得一清二楚，范·纽文。还有，通过像粉尘一样附着在你手上脖子上的定位器，我可以看到你身体内部的情况。我能听到你的心跳，你的肺部呼吸。再稍稍专心一点——”他的头微微一偏，“我能判断你大脑的血流量……你现在非常非常吃惊，年轻人。”

自责的怒火让范绷紧了嘴唇。对手已经打量了他两千秒。如果这是一间办公室，不是暮色中的宁静花园，他会警觉得多。范耸耸肩：“在伊特尔文明的这个阶段，你的定位器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设备，远胜于其他东西。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些样品——更希望得到它的驱动程序，还有制造设施。”

“你打算拿它干什么呢？”

“这很明显，但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能给你什么作为交换。你们的医疗技术比纳姆奇和基勒的落后得多。”

拉森好像在点头：“现在的医疗技术呀，比我们这儿大衰退前掌握的差多了。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掌握古代的科技。”

“你刚才称我‘年轻人’，”范道，“你多大岁数了，先生？九十？一百？”范和他的下属仔细研究过伊特尔网络上的资料，评估了当地的医疗技术。

“按你们三十兆秒一年的算法，九十一岁。”拉森道。

“先生，不算冷冻冬眠期，我的实际岁数是一百二十七岁。”可我的样子还是个年轻人。

拉森沉默了很长时间。范相信自己得了一分。也许这些所谓的“哲人巨子”并不是那么深不可测。

“是啊。我真希望能再一次变成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将这个变为现实，有数百万人愿意花百万价钱。你的医疗技术能做什么？”

“一两百岁的人就像你看到的我一样年轻。这之后两三百年，外表开始出现老态。”

“啊，比我们大衰退前的古代技术水平还高些。但岁数大到一定程度，照样会难看，老家伙总免不了这一劫。人类的身体总有个内部极限，不可能超过这个极限。”

范客气地保持着沉默，但心里暗自发笑。医疗技术这个鱼饵算下对了，范可以拿出一套相当不错的医疗技术，将他们的定位器换到手。贸易双方都会得到丰厚的利润，拉森自己也会多活好几百年。如果拉森走运的话，他会在他的这一轮文明终结之前离开人世。但一千年后，拉森早已化为尘土，他的文明也将和其他任何固着于行星的文明一样灭亡，而范和青河仍将遨游在群星之间——手里掌握着拉森定位器。

拉森发出一阵奇特的、轻软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范才意识到这是连咳带喘的笑声：“啊，请原谅我。你也许有一百二十七岁，但你

的思想仍旧是个年轻人。你沉着脸，毫无表情，掩饰你的真实想法——请别见怪，你不懂怎么掩饰，这方面没受过正确的训练。我有定位器，知道你的脉搏，你大脑的血流量……你以为，总有一天，你会在我的坟头上跳舞。对吗？”

“我——”该死的。就算他是个高手，又有最好的探测装置，还是不可能这么透彻地洞见对方的心思。拉森在瞎猜……或许，那种定位器比范想象的更加厉害，是一件绝世奇珍。震惊、提防、恼怒，诸般情绪混杂在一起。对手在嘲弄他。哼，好吧，跟你说点老实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如果你像我希望的那样同意这笔交易，你的寿命会跟我一样长。但我是青河人，星际飞行途中一睡就是几十年。在我们看来，客户文明的生存期是十分短暂的。”觉得怎么样？这下子，轮到你的血压升高了吧。

“舰队司令，我觉得你有点像那边池子里的弗雷德。我再说一遍，我毫无冒犯的意思。弗雷德是个卢克斯塔菲斯克。”他指的肯定是范刚才留意到的冒出水面的那只东西。“弗雷德对许多事儿很好奇。自从你来了，他一直在那边蹦蹦跳跳，想弄清你到底是什么。你看得见吗？这会儿他正坐在池塘边上，两根甲壳触手拨弄着离你脚边三米远的那丛草。”

范心里震动不已。他刚才还以为那是什么藤蔓呢。他顺着那两根纤细的触手向水边望去……没错，四根眼柄，四只一眨不眨的眼睛，反射着特莱夫渐渐暗下去的微光，四只黄眼睛。“弗雷德活了很长时间。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他的培育档案，他是上一次大衰退之前的人们拿当地野生生物做的一个小实验。当时他是某个有钱人养的宠物，智力程度跟哮犬差不多。弗雷德的岁数实在太大了，活过了整个衰退期。他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传奇。你说得很对，舰队司令，只要活得够长，你就能见识很多东西。中世纪时，第厄比还是一片废墟。接下来，这里兴起了一个王国，王国贵人们开始发掘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秘密，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有一段时间，这座小山曾是那些统治者的元老院。到了复兴时期，这里成了一个贫民窟，下面那个湖当时是露天下水道。就连‘哈斯克斯特拉德’这个词，现在是第厄比高档地段的代名词，从前的意思呢？类似于‘垃圾堆’。

“弗雷德见识过这一切，一直活到今天。很久以前，他就是阴沟里的传奇。直到三个世纪前，有理智的人甚至仍不相信他的存在。现在他神气起来了——住在最干净的水里。”老人语气里充满疼爱，

“你看，弗雷德活得够长，见识过许多东西。直到现在，他的头脑仍旧很灵活，以卢克斯塔菲斯克的标准而言，十分机灵。瞧他那些盯着我们的小豆眼。但是，要说了解这个世界，甚至他自己的历史，弗雷德远远不及只从阅读历史中了解这一切的我。”

“这个比方说明不了问题。弗雷德只是一只头脑简单的动物。”

“说得对。你是人，而且是个来往星际的聪明人。你能活好几百年，要论生活的时间跨度，你能赶上弗雷德。但你又能比他多看到多少？文明有盛衰起伏，到现在，所有科技文明都知道了那些大秘密，知道哪些社会结构比较行得通，哪些很快便会衰落。他们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推迟灾难的到来、躲避最愚蠢的错误。他们也知道，即使这样，每一个特定文明最终仍将衰落，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在想，从我这里得到的电子器材也许在人类空间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但我向你担保，这么好的器材以前肯定有人发明过，将来也会有人重新发明出来，跟你带来的优良医疗科技一样（你猜得不错，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技术）。尽管人类在缓慢地不断扩张，不断开拓新空间，但它作为一个整体是十分稳定的。是的，跟你相比，我就像森林里的一只昆虫，只有一天可活。但我的见识不比你少，我的生活跟你一样丰富。我可以学习我们的历史，还有星际间的通信。你们青河人见识过种种辉煌、种种愚行，我也一样。”

“我们可以把人类最好的产品收集起来。有了我们，人类最杰出的智慧结晶永远不会消亡。”

“我很怀疑。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特莱夫-伊特尔还来过另外一支贸易舰队。那批贸易者跟你们完全不一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人类文明是个大环境，星际贸易者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生境，只占据着微不足道的位置。星际贸易者不是一种文明。”苏娜也这么跟他争辩过，但在这里，在这个古意盎然的花园中，这些以平静语气吐出的话比苏娜·文尼说出来的更有分量。冈纳·拉森的话有一种近似催眠的力量：“早先的那批贸易者跟你的态度不一样，舰队司令。他们只希望发一笔财，最终目的是找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发展成为一种固着于行星的文明。”

“到了那时，他们就不再是贸易者了。”

“对。但也许他们会做出比贸易者更大的成就。你们去过许多行星系统，你们的货单上说你们在纳姆奇住过很多年，时间之长，足以深入了解一种行星文明了。我们这里的居民数以亿计，彼此相隔只有几光秒。覆盖整个特莱夫-伊特尔的本地网可以让几乎每一个居民了解人类空间其他地方的情形，而你们却只有在到港后才能搜集到类似信息……最重要的是，你那星际贸易的生活，只不过是存在于你头脑中的卢瑞塔尼亚^[52]而已。”

范不知道卢瑞塔尼亚是什么，不过对方的意思很明确。“拉森先生，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想长寿了。你把什么事都想透了：一个不可能超越前人的宇宙，一切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什么好东西都留不下。”范的话有讽刺意味，但他确实希望对方能解除他的疑惑。冈纳·拉森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出现在面前的景色一片凄凉。

一声叹息，几不可闻。“你书读得不多呀，孩子，对吗？”不知怎么回事，范本能地觉得对方没有继续探查他了。拉森的语气既像开玩笑，又带着一丝忧伤。

“够我用了。”苏娜还抱怨过范在书本上花的时间太多呢。但范起步太晚，一生都在极力弥补自己这个弱点。这么说，他受的教育还有缺陷？

“你问我的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这可是个大问题呀，只有靠自己回答，舰队司令，别人帮不上忙。各人走过的道路不同，各有利弊。但为了你自己，为了人类，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好好考虑一下：每个文明形式都有它的时限，每一样科技都会有无法继续发展的那一天，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只能活几百年。等真正理解了这些局限……那时你才算长大成人了，才会明白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唉……听听这宁静的大自然的声音吧。能这么做，是一种福气呀。我们在奋勇直前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感受和风的气息，看弗雷德动脑筋想琢磨出我们是什么，倾听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发出的笑声。享受你的光阴吧，不管这段光阴是谁给予你的，不管它会持续多长时间。”

拉森向后一靠，半躺在他的椅子上。他似乎在遥望圆盘状特莱夫所在的那一片看不见半点星光的黑暗。太阳已经全食，隐在特莱夫后面，将那颗巨行星周围涂上了一圈暗淡的红光。那个方向的闪电早已消失。范估计，这里之所以能看到那些闪电，原因在于视角，还有特

莱夫上空积雨云的旋转。“给你举个例子，舰队司令。坐在这儿，感受，看。有的时候，日食中期有一种独特的美。请看特莱夫圆碟的中央。”几秒钟后，范抬头向上望去。特莱夫的低轨道地区一般是很暗的，一团漆黑……可现在：一抹淡淡的红色，淡得让他误以为是老人的话令他形成的错觉。红光慢慢变亮，一种非常非常深重的红色，像洪炉中的锻铁在温度升高到可以锤打之前的颜色，上面还带着一道道暗影。

“发自特莱夫自身的光。你知道，我们能直接从那颗行星得到一部分热量。有的时候，隔在伊特尔和特莱夫之间的云层排列得恰到好处，中间裂开一道口子，像峡谷一样，又没有猛烈的上层气流……每到这种时候，我们能看得很远很远，一直看到特莱夫深处——单凭肉眼就能看到它发出的光。”光比刚才又亮了一点，范四下打量着花园，一切都映着一抹红，但他现在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了，比刚才闪电亮起时还要多些。池塘边茂密的高树，同时又是溪流的一部分，让小溪平添了许多旋涡回流。一群群细小的昆虫在枝叶间飞舞，过了一会儿，竟嗡嗡嗡嗡吟唱起来。弗雷德的整个身体都爬出了池塘，蹲坐在几只鳍状腿上，触手轻颤，向上方抬起，伸向洒落的天光。

两人静静地望着这一切。在从小行星带飞向这里的路上，范用多种观测器材仔细观察过特莱夫。现在能看到的一切没什么新鲜的。眼前所见，只是几何因素、时间因素等凑在一起发生的巧合而已。可是……被钉死在某颗固定的行星上，遥望远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奇异景象……范明白，当大宇宙将这种景象在行星居民们眼前展开时，会给他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奇怪的是，连他自己竟然也产生了一缕敬畏之情。

接着，特莱夫的心脏重新归于黑暗，林间的吟唱停止了。整个景象只延续了不足一百秒的时间。

第一个打破寂静的是拉森：“我相信我们能做成生意，我年轻的高龄朋友。有些事我不方便向你透露，但我们的确需要你的医疗科技。不过，如果你能回答我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你准备拿拉森定位器做什么？如果用来对付不了解这种器材的人，它是一种最出色的间谍工具。如果滥用，它会造就一个监控无所不在的警察社会，随之而来的便是文明的终结。你准备把它卖给什么人？”

不知为什么，范很坦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随着特莱夫的东方缓缓明亮起来，范告诉了老人自己的帝国抱负，一个包含全人类的庞大帝国。这种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一位客户，只对某些最聪明、最不死抱教条的青河人谈起过。但就算这些人，大多也无法接受他的全部设想。大多数人跟苏娜一样，不赞同范的终极目的，只愿意发展出一个真正的青河文明，并且从中获利……“所以，我们很可能会留着这种定位器，不出售给任何人。会有一些利益损失，但我们由此获得了一种跟客户文明打交道时可以利用的特殊优势。共同的语言、协调的航行计划、共享的数据库——所有这些，将使青河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明。但有了类似定位器这种小工具，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最后，青河将不再是占据人类文明一个‘小生境’的松散的漫游者群体，我们会成为最伟大的文明形式，让人类永远延续下去。”

拉森久久地沉默着。“你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孩子。”拉森道，声音里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揶揄的语气，“一个人类的大联盟，永远打破文明盛衰的轮回。但是，很抱歉，我不相信真的有实现这个梦想的那一天，我们登不上那个顶峰。但到达山脚，爬到山腰……那也是了不得的大事，说不定真能做到。让辉煌时代更辉煌，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虽然是个客户，拉森仍旧是位了不起的人。但不知为什么，他有着跟苏娜·文尼相同的盲区。范在带软垫的木椅上向后退。片刻后，拉森继续道：“你失望了。你尊重我，所以对我的期许也更高。你对许多事情的见解都是对的，舰队司令。你的洞察力真是非同小可……对于一个来自卢瑞塔尼亚的人来说。”他的声音带着温和的笑意，“你知道吗，我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在你们贸易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但这只是因为你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我们不仅直接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我和我的前辈还大量阅读，了解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上百个世界，上千种文明。你的想法中有许多东西是行得通的，还有一些部分，是自从幻灭时代以来最可行、最有希望行得通的设计。我也有些想法，或许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他们一直谈到日食结束，特莱夫的东面一片光明。太阳露出来了，爬上开阔的天空。明亮的天空变成蓝色，他们仍旧谈着、谈着。现在，谈得最多的人是冈纳·拉森，竭力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范

牢牢记下了老人的话。但两人的共同语阿米尼瑟语也许不像他刚来时所想的那样，能完美地表达各自的观点。老人的许多话范一直没有弄明白。

谈话中，两人敲定了生意：范提供全套医疗技术，以交换拉森定位器。交易的还有其他商品：那种在日食期吟唱的昆虫的繁衍样本。总的来说，生意进行得十分顺利，双方都可以得到极大好处……但给范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老人所说的跟生意无关的话，他的那些建议——也许没什么价值，但饱含智慧。

特莱夫-伊特尔之行是范的贸易生涯中获利最丰厚的航行之一，但在范·纽文记忆中留下无法磨灭印象的却是在特莱夫发出神秘红光时所进行的那次交谈。那次谈话以后，他认定拉森当时对他使用了某种可以改变心理状态的药物，不然的话，范绝不会那么轻易受人影响。可是……也许用不用药没什么关系。冈纳·拉森确实有些很出色的想法——至少在范听懂了的部分中，这样的想法很多。那个花园，还有花园中宁静平和的气氛——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素啊，小看不得。离开特莱夫-伊特尔以后，范认识到，一个拥有活着的动植物的花园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对人产生重大影响。还有，智慧，哪怕仅仅是智慧的外表，都是具有强大威力的东西。生物技术及其相关产品一直是一项重要商品……但现在，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新的青河人应该珍视鲜活的生命，每一艘有条件的交通工具上都应该装备一个园子。从此以后，青河要像收集最先进的技术一样，尽最大努力收集生物。老人的一个建议范完全听懂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从现在直到永远，青河人是最理解生命的。

公园和盆景的传统由此诞生。公园的维护费用极高，但在特莱夫-伊特尔之行的数千年后，它已经成为青河传统中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珍视的部分。

特莱夫-伊特尔和冈纳·拉森呢？不用说，拉森早已去世几千年了，特莱夫-伊特尔文明的持续时间比他的寿命长不了多少。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警察社会，恐怖活动四处蔓延。拉森的定位器极有可能促成了这个文明的终结。那么多高深莫测的智慧，却并没有帮上多大忙。

范在吊床上动了动身体。每次想起伊特尔，他都有点心神不定。想这种事真是浪费时间……但今晚不是。今天晚上，他需要唤回那次谈话之后的情绪，需要唤醒潜伏在肢体筋肉之中的处理定位器的记忆。到现在，房间里肯定已经有数十个定位器了，身体和情绪应该进入什么状态，才能使它们对他做出反应？范在吊床里一转，让吊床严严实实裹住他的双手。在这层包裹之内，他的手指敲击着一个不存在的键盘。肯定不是这样做的。除非情绪跟定位器彻底协调一致，敲键盘这种动作不会引发任何反应。范叹了口气，再次改变呼吸与脉搏节奏……首次运用拉森定位器时的敬畏之情又一次攫住了他。

一点淡淡的蓝光，纯净的蓝色，在他的视域边缘闪了一下。范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房间里是夜半的黑暗。控制吊床的面板发出的光微弱得显示不出颜色，一切都静止不动，只有他的吊床在通风口传出的微风中轻轻摇晃。蓝光肯定是其他地方发出的，来自他的视神经内部。范重新合上眼皮，调匀呼吸。闪动的蓝光又出现了。这是一个定位器阵列并网协作时发出的射束，它正在引导他刚才安在太阳穴和耳朵里的两个定位器。这种携带通信流的射束十分隐蔽，其强度不超过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的大气放电。隐蔽性的问题在系统设计之初便充分考虑到了。这一次他没睁眼，保持呼吸和脉搏的平稳，两根手指向掌心蜷起。一秒钟过去了，蓝光又闪了一下，对他的行动做出了反应。范咳嗽起来，顺势抬起右臂。蓝光再闪：一次，两次，三次……一连串脉冲，计算着即将发自他的二进制代码。范开始了，发出自己许久以前便设定的密码。

他通过了反应一回应阶段。进去了！在他的眼睛内部，光点仿佛漫无次序地闪烁着，需要花几千秒，这个定位器网络的显示才会达到最佳设计效果。对于传递清晰的即时图像这个任务来说，视神经实在太太，也太复杂了。没关系。网络已经可靠地和他联通了。来自远古的隐秘花招从藏身之地悄悄爬了出来。定位器已经从各方面测定了他的体征。从现在起，他可以通过无数手段与它们交流。他这一班还剩下大约三兆秒，这些时间应该足够他完成最必要、最紧迫的任务了：渗入舰队本地网，重新为自己建立掩护。该找什么借口呢？一些让人羞愧、不好提及的事。对，就是这样。有了这个难以启齿的原因，范·特林尼才会多年扮演夸夸其谈的小丑。编一个能让劳和布鲁厄尔信服的故事，让他们觉得可以用这个当把柄，把他紧紧攥在手里。具体编什么？

一丝微笑悄悄浮现在他的脸庞。赞姆勒·恩格，祝你那个奴隶贩子的灵魂在地狱里彻底腐烂。你让我受了那么大的罪，也许死后能有点好事，帮我一把。

《少年科学讲座》。好一个纯洁的名字。结束漫长冬眠、重新上岗的伊泽尔发现，这个节目成了自己的噩梦。奇维不是向我保证过吗？她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事发生？每一次现场转播都比上一次更像一出闹剧。

今天的节目也许是最可怕的。运气好的话，今天或许是最后一次。

节目开始一千秒前，伊泽尔飘进本尼的酒吧。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打算在自己房间里看。但最终他还是改变了主意。真是有受虐倾向。好吧，受虐倾向又赢了一个回合。他飘进人群，静听周围的交谈。

本尼的酒吧已经成了他们L1生活的中心。现在，这个酒吧已经有十六年历史了。本尼自己值班的强度是百分之二十五。他、他父亲，还有冈勒·冯以及其他共同经营着酒吧。老旧的墙纸系统已经出现了斑点，有的地方连三维效果都没有了。这里的一切都不是官方分发下来的：有的是从L1周围其他站台搬来的，有的则是私自用钻石、冰和气凝雪制造的。阿里·林甚至发明出了一种真菌矩阵，可以培育出质感极强的木头，有颗粒，还有生长年轮。在伊泽尔长眠期间，吧台和墙板都换成了打磨得十分光滑的深色木头。真是个让人身心舒泰的地方，简直像自由的青河人创造出来的……

酒吧里的桌子上刻着人名，如果轮值班次没有重叠，有些人多年都不会遇见。吧台上方挂着一幅轮值图表，根据劳的轮值图不断更新。和其他许多东西一样，易莫金轮值图上的标注也采用了青河的做法。有了这张图，可以非常轻易地判断，还要多少兆秒——客观时间和个人时间，两个特定的人才能相遇。

伊泽尔下岗期间，本尼在这张图表上加了点新东西。现在它上面还显示着蜘蛛人的日历，按照特里克西娅的标注方式，写成60|21。

“21”的意思是蜘蛛人目前这一个“世代”的第二十一年，“60”指

的是世代，表示在蜘蛛人的历史上，太阳的周期性轮回已经是第六十次了。青河人有句老话：“开始使用当地人的日历，说明你在这里待的时间过长了。”60|21，点亮之后第二十一年，吉米和其他人死后第二十一年。除了世代数和年份，每天的时间用“小时”和“分”计算，六十进制（译员没有自找麻烦分析为什么用六十）。现在，酒吧里所有的人都习惯了这种日历，毫不费力就能看懂，跟看青河日历一样。特里克西娅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人人一清二楚。

特里克西娅的节目。伊泽尔暗暗咬牙切齿。奴隶当众表演。最可怕的是，人人都觉得挺自然。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易莫金人。

乔新和丽塔·廖，加上其他好几对儿（其中有两对儿是青河人）聚在他们平时常待的桌旁，起劲地聊着今天将要播放的节目内容。伊泽尔坐在这一圈人最外面，听得津津有味，同时又厌恶不已。现在，有些易莫金人已经成了他的朋友，比如说乔新。乔新和廖也和其他易莫金人一样，对道德上的某些罪恶视而不见。但他们仍旧是好人，连他们眼下的烦恼都深具人性，令人同情。有时候，伊泽尔能从乔新眼里看出某种东西，或许其他人没注意到，但伊泽尔看见了。乔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很适合搞研究。纯粹是因为运气好，他才没有大学一毕业便被选中，从此成为聚能者。在这件事上，大多数易莫金人都抱着双重观念：发生在别人身上没关系，千万别落到我头上。但乔新有时却做不到。

“就怕这次播出成为最后一次。”丽塔·廖真的很担心。

“别抱怨了，丽塔。我们连这到底是不是个严重问题都不清楚。”

“有问题是肯定的。”冈勒·冯头前脚后从上方飘过来，她正在到处分发饮料泡囊，“我觉得，聚能者——”她带着歉意瞥了伊泽尔一眼，“我觉得译员也出了毛病，再也不明白蜘蛛人在说什么了。看了这次节目的广告吗？简直是胡扯嘛。”

“才不呢，我觉得很清楚。”一个易莫金人开始向大家解释“早产儿”是什么意思。问题并不在译员身上，真正的困难在于，人类很难接受这么奇异的观念。

《少年科学讲座》是特里克西娅和其他译员所做的第一个语音广播。按说，只要能把蜘蛛人的语音与他们的文字一一对应起来，就是一大成功。按客观时间计算，这个节目最早出现在十五年前，那时只能做文字翻译。本尼酒吧里也讨论过这些译稿，不过那时谁都没有太热心，只是稍有兴趣而已，跟讨论聚能者提出的解释开关星的最新理论所抱持的态度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节目越来越受欢迎。受欢迎就受欢迎吧。可五十兆秒前，奇维·林和特鲁德·西利潘做了笔交易：每九天或十天，特里克西娅和其他译员出来公开表演一次，现场转播。正是因为这个，这一班里，伊泽尔跟奇维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字。她保证过，要照顾特里克西娅。对这种违背诺言的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无法相信奇维是个叛徒。可她确实跟托马斯·劳睡在一张床上呀。或许她在利用这种“地位”保护青河人的利益。或许吧。但到头来，得到好处的好像只有劳一个人。

伊泽尔已经看过四次“表演”了。聚能译员们的本事超过任何普通译员，更是远远超过任何机器翻译系统。每个译员都能在翻译中充分表现说话者的情绪，甚至表现出他们的身体语言。

聚能者将节目主持人的名字译为“拉帕波特·底格比”（这种怪名字他们是打哪儿弄出来的？直到现在，大家仍在提出这种问题。伊泽尔知道，这些名字大都来自特里克西娅，是她从第一次古典时期的资料里找出来的。他现在和特里克西娅可谈的内容不多，那个时期便是其中之一。有时，她还会向他打听一些新字眼。事实上，“底格比”这个名字还是伊泽尔跟她提的呢，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她查出了那位担任节目主持的蜘蛛人的一些背景情况，觉得这个名字跟他很配）。伊泽尔认识扮演拉帕波特·底格比的那位聚能译员。在节目之外，津明·布鲁特是个典型的聚能者，急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外人无法与之交流。但只要扮演起蜘蛛人拉帕波特·底格比，他就变得亲切和蔼、滔滔不绝，一个善于向孩子们耐心解释科学道理的人……这一切，就像一具僵尸蓦地化身为另一个人。

每一个轮班上岗的人都觉得蜘蛛人小孩跟自己上次值班时不太一样了。毕竟，大多数人值的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班，大多数探险队员过一年，相当于蜘蛛人小孩的四年。为了跟译员们翻译的声音配合，丽塔和其他人弄了些人类儿童的图像，这些图像一直分布在酒吧的墙纸上。儿童的形象是大家想象出来的，还给他们分配了特里克西娅挑选

的名字。“杰里布”个子比较矮，一头乱蓬蓬的黑发，脸上时常挂着顽皮的笑容。“布伦特”个子高一些，不像自己兄弟那么爱捣蛋。本尼告诉他，有一次，里茨尔·布鲁厄尔把这些笑嘻嘻的可爱孩子的图像掉换了，换成真正的蜘蛛人形象：肢腿一大堆，全是骨头，身上覆着甲壳。这些形象主要得自伊泽尔在阿拉克尼着陆时发现的蜘蛛人雕像，侦察卫星拍下的低分辨率图片也补充了一些情况。

布鲁厄尔的破坏其实关系不大，他不理解《少年科学讲座》广受欢迎的真正原因。但托马斯·劳显然理解得很透彻，而且意识到这个节目对自己大有好处：光顾本尼酒吧的客人可以通过《少年科学讲座》缓解他们的一个重大个人困难。这个困难在劳这个小王国里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易莫金人对舒适生活的要求比青河人来得更加强烈，他们本来指望在这里找到大批资源，许多人在故乡时便计划好了婚姻，想在开关星系开花结果，养育出自己的下一代……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只能留待将来。这是我们的禁忌，类似蜘蛛人的早产禁忌。像乔新和廖这样的恋人只能梦想将来以及，在《少年科学讲座》里的孩子话、孩子气中寻找慰藉。

在现场转播之前，人类便注意到了：出现在节目中的所有孩子都是同龄。阿拉克尼上过了一年又一年，节目里不断出现新一批孩子，但跟他们换下的上一批孩子一样，下一批孩子的岁数仍然相同。最初翻译出来的节目内容都是教学课程：磁学、数学、分析方法，等等。

大约两年前，这个节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聚能者的书面报告里指出了这种变化——乔新和丽塔·廖也凭他们的直觉迅速发现了。这种变化就是：节目中出现了“布伦特”和“杰里布”。对他俩的介绍跟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但特里克西娅的翻译使得他们俩好像比其他孩子年纪小。节目主持人底格比从来没提过这种差别，节目所介绍的数学和科学知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最近，出场人物中又出现了“小维多利亚”和“戈克娜”。她们是这个轮值期才出现的。伊泽尔见过特里克西娅扮演她们，她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急乎乎的，还时常咯咯咯地笑起来。丽塔用两个喜欢笑的七岁儿童图像代表她们——准备得倒真及时。不过，节目里孩子的平均年龄为什么会下降？本尼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少年科学讲座》的制作人换了呗。那个无处不在的舍坎纳·昂德希尔又在这儿

冒了出来，被视为节目内容的撰稿人。还有，昂德希尔显然是新出场的孩子的父亲。

到伊泽尔脱离冬眠时，这个节目的观众已经多到本尼酒吧都容纳不下了。伊泽尔看过四次演出，对他来说，每一次都是可怕的经历。后来，节目突然中止。到现在为止，《少年科学讲座》已经停播了二十天。中间有一次措辞严厉的声明：“根据许多听众提供的证明，广播电台的所有者认定，舍坎纳·昂德希尔一家涉及早产这一非正常行为。在这一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少年科学讲座》暂时停止播出。”朗读这个声明时，布鲁特的声音完全不同于拉帕波特·底格比。新的声音十分冷漠，充满愤慨。

这一次，蜘蛛人与人类的巨大差别彻底打破了大家的美好想象。看来，蜘蛛人只允许在太阳点亮初期生育后代。代与代之间有明确区分，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终生保持着生理状态的同步。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人类只能凭空猜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少年科学讲座》一直在为破坏这一禁忌的行为打掩护。节目停播一次，停播两次。本尼酒吧里一片忧伤，人人心里空落落的。丽塔开始说要把那批傻里傻气的图像撤下来，而伊泽尔却心中暗喜，这场闹剧总算到头了——太好了。

可惜没这种好事。四天前，尽管谜团仍旧没有解开，酒吧的阴郁气氛却一扫而空。协和国全境的广播电台纷纷宣告，“拜黑教会”的一位发言人将与舍坎纳·昂德希尔就他的节目“是否适当”做公开辩论。特鲁德·西利潘保证，聚能译员一定会做好准备，把这场节目奉献给大家。

本尼的计时器显示着节目开始的时间。再过几秒钟，《少年科学讲座》的特别节目就将开始。

特鲁德·西利潘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大家的期待心情，正坐在酒吧尽头的老位置上，跟范·特林尼压低嗓门谈着什么。这两人总在一块儿喝酒，空谈着种种大计划，却没有落实哪怕一个。奇怪呀，过去我怎么把特林尼看成了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嘴巴？事实表明，范的那种“神奇定位器”并不是吹牛。伊泽尔注意到了各处出现的粉尘。劳和布鲁厄尔已经用上了这种器材。不知怎么回事，范·特林尼居然知道舰队数据库最深层都找不着的大秘密。也许只有伊泽尔·文尼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范·特林尼并不完全是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小丑。

他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头子根本不是笨蛋。舰队数据库里肯定有不为外人所知的机密，这么庞大古老的数据库，总少不了这种秘密。但是，如此重要的机密，这个人竟然知道……范·特林尼有来头，大有来头。

“喂，特鲁德！”丽塔手指计时器，吆喝起来，“你的聚能者呢？”酒吧墙纸系统上显示的图像仍然是巴拉克利亚某个自然保护区的大森林。

特鲁德·西利潘从座位上飘身而起，来到大家前头：“伙计们，别着急。我刚收到消息，普林塞顿广播电台刚开始节目介绍。雷诺特主任马上就带译员们出来，他们这会儿正在同步数据流。”

廖高兴起来：“太好了！干得漂亮，特鲁德！”

西利潘欠身致意，为自己根本没参与的工作接受赞扬。“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叫昂德希尔的家伙对自家孩子干了什么怪事儿……”他头一偏，倾听来自私人线路的输入，“他们来了！”

湿淋淋的蓝绿色森林消失了。吧台那边好像骤然扩大，变成哈默菲斯特上的一间会议室。安妮·雷诺特从右方飘进镜头，出于视角的缘故，身体显得有点变形——那个地方的墙纸系统正好坏了，无法处理三维图像。雷诺特身后，两名技术员走进会议室，然后是五名译员……聚能者。其中之一正是特里克西娅。

伊泽尔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想放声尖叫，或者逃到哪个暗角里躲起来，假装这个世界不存在。一般情况下，易莫金人把聚能者藏在系统深处，好像他们的潜意识中还残留一丝羞耻。一般情况下，易莫金人喜欢只通过电脑和头戴式系统得到干干净净的图像、数据。本尼跟他说过，奇维的这个把戏刚开始的时候，酒吧里只能听见聚能者的声音。后来，特鲁德把译员们还能表现出说话者身体语言的事告诉了每一个人。从那以后，酒吧里便可以看到图像了。当然，聚能者肯定无法从蜘蛛人的声音广播中得知他们的身体语言。所谓的身体语言很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特鲁德和他那一伙以残忍勾当为乐的家伙才不顾这些呢。

特里克西娅身穿一身宽松的工作服，头发披散下来。伊泽尔不到四十千秒之前才替她梳理过，可有些地方已经纠结成团了。她耸耸

肩，甩开负责管理她的技术员，抓住一张桌子边缘。她左右望望，嘴里自言自语嘀咕着什么，接着抬起胳膊，用工作服的衣袖胡乱擦了擦脸，这才在座位上坐下，固定好。其他聚能译员的表情跟她一样神不守舍。译员们大多戴着头戴式。伊泽尔知道那些头戴式会输出什么内容：转换成中世纪语言的蜘蛛人对话——特里克西娅的全部世界。

“完成同步，主任。”一位技术员向雷诺特报告。

易莫金人力资源部主任飘过她手下那排奴隶劳工，不时调整一下某个坐立不安的聚能者。伊泽尔完全猜不出她这么做的原因，但跟她共事这么久以后，他知道，尽管雷诺特是个眼光冰冷的混账东西，但在利用聚能者方面却是个真正的行家。

“好了，让他们开始吧。”她向上飘起，飘出镜头。津明·布鲁特从座椅上飘然而起，同时发出节目主持人一成不变的问候语：“我是拉帕波特·底格比，欢迎收听《少年科学讲座》……”

这一天，爸爸把他们几个全带到电台演播室。一路上，杰里布和布伦特坐在车子最上面的栖架上，一本正经地装出大孩子的模样。他们看上去跟正常孩子差不多大，没有引起过路人的注意。娜普莎和小伦克还太小，只能拱在爸爸的背毛里。再过一年，他们也许就不乐意让别人管他们叫家里的小宝宝了。

戈克娜和小维多利亚坐在后排，两个小姑娘各有各的栖架。透过雾蒙蒙的车窗，小维多利亚可以望见普林塞顿的街道。这一切让她觉得自个儿有点像个真正的公主。她的脑袋狡黠地冲妹妹一点：戈克娜完全可以看成自己的侍女。

戈克娜正好傲慢地哼了一声。她俩挺像，她心里准在想着同一件事，当然，在她脑子里，两人的地位跟小维多利亚的想象完全不同。

“爸爸，今天上节目的不是你吗？干吗把我们全带上？”

爸爸哈哈一笑：“哎，说不清会出什么事。拜黑教会自以为真理是他们的专利，但我估计，他们那个发言人连一个早产儿都没见过。虽然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可她说不定还是个挺不错的人呢，不会一见小孩子就朝他们喷烟吐火，仅仅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对劲。”

这倒有可能。维多利亚想起伦克叔叔。伦克叔叔完全不接受这家人的观念，不也一样爱他们吗？

轿车驶过拥挤的街道，沿着横贯全市的大道向电台所在的山顶驶去。城里的电台中，普林塞顿广播电台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爸爸说，上个暗黑期之前它就开始广播了，当时它还是一家军用电台。进入这个世代以后，电台的所有者又将其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扩建了一番。本来可以迁到市区，但他们把老传统什么的看得很重。不过，开车去电台还是挺有意思的，绕着一座比他们家所在的山更高的山，一圈圈爬呀爬。外面笼罩在早晨的雾气中，维多利亚朝戈克娜的栖架探过身去，她那边的视角更好。两个小姑娘歪着身子，专心望着外面的景致。现在是光明中期，冬天刚过一半，但这两个小孩子对雾还很陌生，这以前只见过一次。戈克娜一只手向东面一指：“瞧，我们爬得真高，连那边的克拉奇山都能看到。”

“山上还有雪呢！”两个小姑娘尖叫起来。其实，远处的白光只是反射的晨雾罢了。在普林塞顿这个地区，就算是仲冬时分，看到第一片雪也得再过几年。在雪里走路是什么感觉？片片雪花飘扬是什么样子？两人久久琢磨着这些问题，把今天的大事抛在脑后：电台上的公开辩论——这可真是件大事，最近十几天里，这是人人关注的大问题，连将军都不例外。

起初，所有孩子都害怕这次公开辩论，特别是杰里布。“节目完了，”大哥说，“大家一知道咱们的事，节目就完了。”将军特意从陆战指挥部赶回来，告诉大家没什么好担心的，说爸爸会把那些抗议顶回去。但即使是她，也没说他们的节目一定会重新开播。维多利亚·史密斯将军惯于向部队和下属发号施令，却不怎么会安抚孩子。戈克娜和小维多利亚背地里觉得，电台节目这件事让妈妈非常紧张，比她过去打仗时更紧张。

唯一一个一点儿也没受这片愁云影响的人是爸爸。“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妈妈从陆战指挥部赶回来时，他这么对她说，“这一次辩论不仅能把事情公之于众，还将揭开盖子，让大众认清存在的问题。”妈妈的话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从爸爸嘴里说出来，显得更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最近十天来，他比平时更喜欢跟他们一块儿玩。

“你们是我这次公开辩论的主题，所以，我尽可以随时随地跟你们玩儿。我这是在认真工作呀。”他假装哭丧着脸兜来兜去，忙着干一件看不见的工作。宝宝们最喜欢他这个样子，就连杰里布和布伦特都好

像受了爸爸乐观情绪的影响。昨天晚上，将军出发去南方了。她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操心的事太多，远远不止家里这点麻烦。

电台山很高，山顶已经高过了树木的生长线。环形停车道上只有一簇簇低矮的爬地植物。孩子们爬下车，对清冷的空气惊叹不已。小维多利亚觉得自己的呼吸道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好像雾气凝在那儿了似的。这种事可能吗？

“来吧，孩子们。戈克娜，别老在那儿傻看。”爸爸和哥哥领着大家走上电台宽宽的台阶。台阶年深日久，中间都凹陷下去了，也没好好打磨，粗粗拉拉的。电台的人好像希望用这种方法提醒大家：他们坚定地维护着古老传统。

里面的墙上悬着大照片，上面是电台的所有者和发明人（是同一批人）。除了娜普莎和伦克，其他孩子都来过这儿。自从爸爸买下《少年科学讲座》，杰里布和布伦特就开始上那个节目，渐渐取代了那些正常孩子。到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两年节目了。两个男孩子说起话来都显得比他们的实际岁数大些，特别是杰里布，脑子跟大多数成年人一样好使。没人对他们的年龄产生过怀疑。爸爸倒有点恼火：

“我原本希望大家能自己猜出来。可他们实在太蠢，看不出真相。”所以，最后戈克娜和小维多利亚也上了节目。做节目挺好玩的，只要照着那些傻乎乎脚本做就行。还有，底格比先生虽说算不上真正的科学家，不过人倒是挺和善的。

戈克娜和小维多利亚的声音一听就知道年龄不对，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人打消顾虑（大家都觉得，电台里播的肯定不会有问题），认识到有人公然将变态行径塞进了公众的耳朵里。但对反对者来说，有个问题相当棘手：普林塞顿广播电台是一家私营电台，它买断了一个波段，还拥有在相邻波段上播送节目的权力。这家电台归一伙第五十八代的老家伙所有，这些人岁数大、钱多，他们要播出节目，谁都管不了，除非拜黑教会能发动听众，联合抵制。正因如此，无计可施的拜黑教会才要求来一场公开辩论。要是他们有办法，早把《少年科学讲座》禁了，才不会这么麻烦呢。

“啊，昂德希尔博士，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萨布特莱姆女士一阵风似的跑出她的办公室。这位电台经理乍一看全是肢腿，身子

比脑袋大不了多少。戈克娜和维基特别喜欢偷偷学她的样子，乐不可支。“你简直想不到，这场辩论彻底激发了公众的兴趣。连东海岸都要求转播，节目拷贝还会上短波台。我可不吹牛，咱们真是听众遍天下呀！”

我可不吹牛……戈克娜躲在经理看不见的地方，无声地动着嘴巴，把经理的话学得分毫不差。维基拼命绷着脸，假装没看到。

爸爸的脑袋朝经理一偏：“这么受欢迎，我真是受宠若惊，女士。”

“真的是大受欢迎！赞助商们为了在这个节目里插一脚，差点打了个头破血流！”她低头冲孩子们笑道，“我全都安排好了，你们可以坐在技术员的位置，那上头什么都看得到。”

那个地方他们都知道，但还是听话地跟着她走，一路听着她滔滔不绝的车轱辘话。至于萨布特莱姆女士心里究竟怎么看待这些早产儿，孩子们没人猜得透。杰里布声称，萨布特莱姆女士其实精明得很，隐藏在那一大堆废话下面的是一台冷冰冰的计算器，时刻不停地点着钞票。“激怒听众反而能替拥有电台的那伙老东西赚大钱，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一直算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也许是吧，但就算这样，维基仍旧挺喜欢她，甚至愿意原谅她的尖嗓门和蠢话。至于她的想法，管他呢，抱着自己的看法不放、什么都改变不了的人多的是，不止她一个。

“这个小时值班的是迪迪，你们认识她。”萨布特莱姆女士在技术人员待的控制间门口停住脚步，好像这时才头一次发现正从舍坎纳·昂德希尔背毛里向外探头探脑的小宝宝，“哎哟，你还真的是什么年龄的孩子都不缺呀。我……他们跟其他孩子在一块儿安全吗？这会儿我腾不出人手照看他们。”

“不用担心，女士。我还打算把娜普莎和小伦克介绍给教会的发言人呢。”

萨布特莱姆女士一下子呆了。整整一秒钟，所有那些不停动弹的肢腿骤然僵硬了。维基还是头一回见她真真正正大吃一惊。半晌，她的身体才缓缓放松，脸上慢慢笑开了花：“昂德希尔博士！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最了不起的天才？”

爸爸也回了她一个笑脸：“有倒是有的，但从来不像现在这么理由十足……杰里布，看好弟妹，大家都好好待在这儿，跟迪迪在一起。需要你们出来时，我会通知你们的。”

孩子们爬上工程师坐的栖架。迪迪·乌尔特莫懒懒地歪在她平时的栖架上，盯着面前的控制面板。一堵厚厚的玻璃墙把这儿和现场广播室分隔开。玻璃墙有隔音功能，而且很难透过墙壁看到对面，孩子们只好紧紧凑在玻璃墙旁。对面广播室里，已经有人就座了。

迪迪伸手一指：“那个就是教会的代表，提前一个小时就来了。”迪迪还是跟平时一样，举手投足间稍带点不耐烦的神情。她大约二十一岁，模样长得挺好看。虽说比不上爸爸那些学生，但也很聪明。她是普林塞顿广播电台的技术主任。十四岁时，迪迪就当上了负责黄金时段广播节目的技术员，说起电子工程，她差不多跟杰里布一样在行。事实上，她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所有这些，杰里布和布伦特第一次跟她见面时就知道了，那时他们刚刚参加这个节目。杰里布把跟迪迪见面时的情景告诉了弟妹们，当时他那种奇怪的神态，维基现在还记得。他几乎对这个迪迪肃然起敬。那时她十九岁，而杰里布只有十二岁……不过他个子很大，不像十二岁。两次节目后，迪迪就意识到杰里布是早产儿。吃惊之余，她把这看成对她本人的侮辱。可怜的杰里布好几天都提不起精神，走路一瘸一拐，好像折了几条腿似的。不过最终他还是挺过来了。毕竟，今后还有更沉重的挫折等着他们。

另一方面，迪迪多少也算挺过来了。只要杰里布离她远点，她的态度还算客气。还有，只要什么时候迪迪忘了早产不早产的事，维基觉得，她就变成了这个世代里最风趣、最有意思的人。节目间隙，她会让维基和戈克娜坐在她的栖架旁，看她怎么调节那几十个控制开关和旋钮。迪迪为自己的控制面板感到非常自豪。说真的，除了边框是做家具的木头做的（整个控制面板只有这一小部分不是金属），看上去，它跟家里那些仪器设备简直没什么区别。

“这个教会的人怎么样？”戈克娜问。她和维基把自己主要的眼睛紧紧挤在玻璃墙上。玻璃太厚了，隔着这么一层，许多颜色无法分辨，能看到的只有对面的远红外光，她们连那边的人是死是活都说不清。

迪迪耸耸肩：“叫‘尊贵的佩杜雷女士’。口音很怪。我估计她是逃弗人。看见她的教士披肩了吗？不是控制间这儿辨不清颜色，那条披肩真的是黑色，居然在红外光中还能让人分辨出来。”

嗯，那玩意儿价钱便宜不了。妈妈有一套军服就是那样，不过没几个人见她穿过。

迪迪脸上现出一丝淘气的笑意：“我敢打赌，见了你父亲背毛里的小娃娃，她非当场吐出来不可。”

可惜没这么好运。但当舍坎纳·昂德希尔几秒钟后走进广播室时，尽管身披宽大的斗篷，依旧能看出尊贵的佩杜雷女士身体一下子僵硬了。一秒钟后，拉帕波特·底格比溜小跑进了广播室，抓起一副耳机。自打有《少年科学讲座》这个节目，就一直是底格比主持。他是个怪老头。布伦特声称，他其实是电台老板之一。维基不相信。真要是老板，迪迪还敢那样跟他顶嘴？

“好了各位。”迪迪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来。爸爸和尊贵的佩杜雷女士也从他们身边的喇叭里听到了迪迪的声音，于是坐直了身体。“十五秒后开始现场直播。准备好了吗，主持人底格比？需不需要我推迟一会儿，什么都不播？”

底格比嘴里叼着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想笑我就笑话好了，乌尔特莫小姐，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直播时间等于金钱。再怎么也比什么都不播——”

“三，二，一——”迪迪关掉自己的麦克风，朝底格比的方向伸出一只长长的肢尖。

后者马上做出响应，好像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刻。他的话和以前完全一样，流畅、自信。十五年来，节目的开场白一直是这些话，这已经成了节目的招牌：“我是拉帕波特·底格比，欢迎收听《少年科学讲座》……”

津明·布鲁特一开口翻译，神态举止便与方才那个不住抽搐的聚能者截然不同了。他直视前方，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皱起眉头，一副

主持人派头，以人类的形象传达出下面阿拉克尼上蜘蛛人的一颦一笑。若语言中介数据流稍一顿挫，他也会出现一瞬间的迟疑。还有的时候，布鲁特会转过身去，也许是他的头戴式系统中出现了某个没有位于正前方的提示。不过这种情形出现的概率非常小。除非是个看得出窍门的内行，否则在平常人眼里，这位译员的翻译如风行水上，跟普通播音员朗读用自己母语写成的台词毫无区别。

一开始，扮演底格比的布鲁特先自我吹嘘了一番，介绍这个节目的历史，然后才说起近来面临的问题。“早产儿”“非正常生育”，这些话从布鲁特嘴里倾泻而出，好像这些字眼他已经用了大半辈子似的。“根据事先的公告，今天下午，我们重新开始现场直播。最近，听众们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严肃批评。女士们，先生们，这些批评全是事实。”

叭叭叭，停顿了三拍。非常戏剧化。然后继续说道：“朋友们，你们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还有勇气——或者说敢于如此无礼，重新面对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恳求大家听一听我们《少年科学讲座》的这次特别节目。这个节目今后能否继续播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对即将听到的内容作何反应……”

西利潘哼了一声：“好一个一门心思捞钱的伪君子。”乔新和其他人立即挥手要他闭嘴。特鲁德飘到伊泽尔身旁坐下。以前他也常这么做。特鲁德好像觉得，伊泽尔既然来了，肯定是想听听他的高见。

墙纸系统显示的画面上，布鲁特正在介绍辩论双方。西利潘把一台电脑放在自己膝头，叭的一声打开。这是一台易莫金电脑，样子粗笨，但它有聚能者支持，于是变成了一台比人类造出的任何电脑效率更高的超级电脑。他键入一条“解释”指令，马上便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不断提供着背景评论。“尊贵的佩杜雷女士的正式身份是传统拜黑教会的代表，但是——”特鲁德电脑里发出的声音顿了一瞬，估计硬件正在搜索数据库。“对于协和国来说，佩杜雷是个外国人，也许代表金德雷政府。”

乔新朝他们转过头来，注意力从布鲁特—底格比身上转移开来：“哟，那些人可是一伙原教旨主义者啊。昂德希尔知道这些情况吗？”

特鲁德的便携电脑回答道：“有这个可能。‘舍坎纳·昂德希尔’与协和国情报机关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军用通信中截获对今天节目的讨论。不过，蜘蛛人文明的自动化程度还不高，所以不能排除以下可能性，即，有些讨论可能没有通过通信网络，没有被我们截取到。”

特鲁德对电脑说道：“给你下达一项低优先级任务：金德雷国想从这次公开辩论中得到什么？”他望望乔新，耸耸肩，“不知会不会答复，这会儿忙得很。”

布鲁特已经快介绍完了。尊贵的佩杜雷由一个名叫容小毕的聚能译员扮演。小毕是个瘦小的易莫金人。伊泽尔只是通过花名册、加上与雷诺特的谈话才知道她的名字。他想，不知这儿除我之外，还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女人叫什么？乔新和丽塔肯定不知道。特鲁德则肯定知道，就像原始社会的牧人知道自己养的牲口一样。容小毕很年轻，他们让她脱离冬眠来替换另一个人。用特鲁德的话说，后者发生了一起“因衰老造成的意外事故”。小毕上岗已经四十兆秒了，她负责蜘蛛人的其他几种语言，特别是“逖弗语”。在蜘蛛人中应用最广泛的“标准协和语”的翻译方面，她也是除特里克西娅之外最优秀的。今后，她很有可能取得超过特里克西娅的成就。在任何有理智的正常社会里，容小毕都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她的太阳系里享有盛名。但容小毕中了彩，成了一名聚能者。于是，乔新和廖、西利潘可以过上头脑清醒的正常人的生活，而小毕却只能成为高墙之后的自动化系统的一部分，除了特殊场合，谁也见不着她。

容小毕开口了：“谢谢你，主持人底格比。通过给予我们这次宝贵的机会，普林塞顿广播电台证明了自己的慷慨^[53]。”方才布鲁特做节目介绍时，小毕的脑袋不住转动，像鸟儿一样。或许她的头戴式没调整好，也可能她喜欢把重要资料在视域内四处散放。一开口翻译，她的眼睛里马上露出一丝凶狠的神情。

“译得不怎么样啊。”有人抱怨起来。

“别太苛刻了，她还是个新手。”特鲁德道。

“说不定这个佩杜雷说话就这么怪。你不是说吗，她是个外国人。”

小毕一佩杜雷身体向前一倾，声音不大，却很有磁性：“二十天前，一种腐烂被发现了。它的破坏力已经一连许多年深入千家万户，深入丈夫们、妻子们、孩子们的耳朵。”表达方式颇为别扭，语气却万分虔诚。她继续道，“所以，这是正确的决定，普林塞顿电台决定给我们一个肃清影响、纯洁社会的机会。”她停了下来，有点结巴，“我……我……”好像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一样。一时间，小毕看上去又成了翻译前那个聚能者，侧着脑袋，坐立不安。然后，手掌突兀地在桌子上一拍，一屁股坐了下来，不出声了。

“早跟你们说过，这一个翻译得不怎么样。”

维基和戈克娜前肢全趴在墙上，主要的眼睛顶着玻璃墙。这个姿势很不舒服，两个孩子的肢腿不停地在玻璃墙根爬爬抓抓。

“谢谢你，主持人底格比。通过给予我们这次宝贵的机会，普林塞顿广播电台证明……”一通废话。

“她说话真别扭。”戈克娜道。

“不是早跟你说过吗？她是个外国人。”迪迪三心二意地回答道。她忙得很，正神妙莫测地在她那个控制面板上东调调西转转，好像没怎么留心广播室里的对话。布伦特完全沉浸在节目中，看得发呆。杰里布却动来动去，一会儿靠近玻璃墙，一会儿又尽可能凑近迪迪。以前他总忍不住指手画脚，给迪迪提供技术方面的意见。这个毛病现在已经被人家彻底治好了，但他还是喜欢接近迪迪。有时候，他会恰到好处地提出一个挺天真的问题，引迪迪跟他说话。只要迪迪不是太忙，这一手一般都是有效的。

戈克娜咧嘴一笑：“不，我说的别扭，意思是‘尊贵的佩杜雷女士’简直不会说人话。”

“噢。”维基有点拿不准。不用说，佩杜雷的打扮确实稀奇古怪，除了在书本里，她从来没亲眼见过教士披肩。就是一件毫无版型的斗篷，从身体各边披下来，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脑袋和胃^[54]。但在滑稽的外表之下，这女人给人一种凶狠的感觉。维基知道大多数人怎么看待她这样的小孩子，按说，佩杜雷只是专门替这些人说话，把大家的心思公开表达出来，对不对？可她的话里怎么有一种狠毒的味道……“你们怎么想？她真的相信自个儿说的那些话？”

“那当然，所以她才那么滑稽。瞧，爸爸不也乐了吗？”舍坎纳·昂德希尔安安静静坐在演播台另一边，轻轻拍打着两个宝宝。他一个字都没说，但脸上却挂着一丝笑意。两双婴儿眼害怕地从他的背毛

里向外窥探着。娜普莎和伦克肯定不明白这儿发生的事，但他们瞧上去吓得不轻。

戈克娜注意到了他们的表情：“可怜的妈妈。不过她能吓唬的也只有他们了。你瞧着，我给她比个十字！”她从玻璃墙边一转身，跑到侧面墙边——眨眼间便爬上摆放录音带的架子。两个小姑娘已经七岁了，做这类杂技动作年龄太大了点^[55]。哎哟！架子没有支撑物，从墙边歪倒了，录音带和杂物滑到每一层搁板边上。戈克娜爬上最高的一层，除了维基，没有一个人明白她要干什么。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她猛地跃了出去，一把抓住广播室上面的窗框，身体往下一落，随着结结实实“叭”的一声响，正好落在玻璃上，形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十字。玻璃另一面，佩杜雷眼睛瞪得大大的，张口结舌。两个小姑娘尖声大笑，简直乐疯了。做出这么漂亮的十字，冲着目标迎面亮出内裤，这可实在太不容易了。

“不许胡闹！”迪迪气坏了，连声音都变成了咝咝的气声。她的手在控制面板上一阵飞舞：“你们这些小混蛋，以后休想进我的控制间！杰里布，你给我过来！管管你妹妹，叫她们闭嘴，把她们轰出去也行。千万别让她们再瞎胡闹！”

“好的，好的。真是太对不起了。”但从杰里布的声音里却听不出太多歉意。他急急忙忙冲过去，将戈克娜从玻璃墙上揪下来。一秒钟后，跟着他跑过去的布伦特也抓住了维基。

看样子，杰里布没怎么生气，只是挺不安。他搂住戈克娜，把她拉到自己脑袋旁：“别出声。哪怕就这一次，别捣乱。行吗？”维基心想，也许是因为把迪迪惹火了，他才这么不安。不过跟她没关系，刚才的笑声多半是戈克娜发出的。戈克娜伸出一只进食肢，轻轻碰了碰哥哥的胃，小声道：“好的。这次节目剩下的时间里，我一定乖乖的。我保证。”

维基从他们身后望过去，迪迪正在跟谁通话，估计是在线路上向底格比汇报情况吧。维基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看见底格比。底格比慢慢点着脑袋，表示赞同。他已经安抚住了气得说不出话来的佩杜雷，没露出半点破绽，非常自然地开始向听众介绍爸爸。玻璃墙这边的动静没对那边造成任何影响。总有一天，她和戈克娜的调皮捣蛋会给她惹上大麻烦，但现在看来，这次没闹出什么风波，麻烦还是将来的事。

一片混乱中，小毕重新坐了下来。聚能译员的翻译一般总是与实际的节目保持实时同步。西利潘说，这方面不是他的专长，只跟他负责的工作稍稍沾点边。不过他仍旧解释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聚能译员们其实挺喜欢当众表演，只是这次不太成功罢了。

最后，布鲁特总算恢复过来，开始介绍舍坎纳·昂德希尔，翻译得还算流畅。

舍坎纳·昂德希尔。为他翻译的是特里克西娅·邦索尔。除她之外，还有谁更胜任这项工作？特里克西娅是第一个译解出蜘蛛人口语的人。乔新告诉伊泽尔，在最早的现场表演中，她扮演过各个角色：小孩子、老年人、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其他译员达到流畅翻译的水平之后，大家仍然一致公认，特里克西娅是最出色的。所以，最难的角色仍旧由她扮演。

舍坎纳·昂德希尔。也许是他们为其命名的第一个蜘蛛人。这个名字出现在一大批广播节目中，数量之大，让人难以置信。给人们留下的最初印象是，蜘蛛人工业革命中三分之二的发明都出自他的手笔。但现在，这种误会已逐步澄清：“昂德希尔”是个十分常见的名字，广播中提到的发明多半是他的学生完成的。这样看来，这家伙准是个当官的，又是普林塞顿哪个研究机构的创始人，他的学生好像大多毕业于这个机构。自从蜘蛛人发明微波中转通信之后，人类侦察卫星便大显身手，从轻而易举便破解其密码的通信流中截获了大量国家机密。在协和国的绝密通信中，百分之二十涉及“舍坎纳·昂德希尔”这个ID。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对付的原来是某个机构组织的名称。恍然大悟……直到发现这个“舍坎纳·昂德希尔”有孩子，而且在《少年科学讲座》中露面了。就算这样，还有个问题人类依然没搞清楚：这个《少年科学讲座》具有某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意义何在？毫无疑问，托马斯·劳这会儿也在哈默菲斯特观看这个节目。不知奇维是不是跟他在一块儿？

特里克西娅开口了：“谢谢你，主持人底格比。今天能在这里参与这个节目，我深感荣幸。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讨论的时候了。我希望所有年轻人，不管是正常的还是早产儿，都能听听这场辩论。我知道，我的孩子们正在听。”

特里克西娅看了小毕一眼，神态从容镇定。不过，她的声音里有一丝轻微的颤抖。伊泽尔注视着她的脸。特里克西娅现在多大了？聚能者的完整值班情况是保密材料——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值的是百分之百的全班。以特里克西娅掌握的知识，平常人必须花上一生的时间。最早的几年之后，无论他什么时候上岗，特里克西娅总在值班。现在的她看上去比聚能之前的特里克西娅老十岁。替昂德希尔代言的时候，她的模样更显苍老。

特里克西娅侃侃而谈：“但我想对佩杜雷女士的话做一点更正。我从来没打算把这些孩子的年龄当成秘密。我的两个大孩子现在十四岁，很久以前便开始上这个节目。他们参加这个节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他们收到的听众来信中，我了解到，无论是正常孩子还是他们的父母，都非常喜爱他们。”

小毕怒视着桌子对面的特里克西娅：“仅仅是因为他们闭口不谈自己的真实年龄。通过广播收听节目的听众是分辨不出这种细微差别的。于是在广播中，丑事……类似这种……成功了。”

特里克西娅笑道：“确实是这样。但我希望听众们能够想一想这个问题。你们中的许多人喜爱杰里布、布伦特、戈克娜和维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们的听众却反而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点：早产儿有可能和正常人一样，是让人喜爱、令人尊重的，并不低人一等。但我重申一遍，我没有故意隐瞒任何情况。当然，到最后……到最后，事实清清楚楚摆在每一个人面前，迫使每一个人正视这个问题。”

“你如此夸夸其谈、振振有词。你的第二批早产儿才刚刚七岁，这种天大的丑事，就算在广播里见不到人也隐瞒不下去。我看见了，你的背毛里还有两个新生儿。告诉我，先生，你的这类邪恶行径还有个尽头吗？”

“佩杜雷女士，你声称这种行为是邪恶的，但它邪在何处？恶在哪里？听众们收听我孩子的节目已经两年了。他们了解杰里布、布伦特、维基和戈克娜，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好朋友，看成可爱的伙伴。你看见小伦克和娜普莎从我肩膀上面张望——”特里克西娅顿了顿，好像给对方一点时间，让她看个清楚一样，“我知道，对你来说，看见出生日期离渐暗期这么远的婴儿是一种痛苦。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说话了。到时候，我非常希望《少年科学讲座》能将所有年龄段的

孩子包容进来。听过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我们的听众就会认识到：这些小孩子和任何生于渐暗末期的孩子同样可爱。”

“荒谬！你赢的唯一可能是每次只走一小步，让体面人渐渐接受这种丑恶道德，然后，直到……”

“直到什么？”特里克西娅问，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直到——直到——”透过半透明的头戴式，伊泽尔看到小毕的眼睛瞪得滚圆，“直到体面人肯亲吻你背上这些可恶的蛆虫！”她跳起身来，两只胳膊冲特里克西娅的方向挥舞着。

特里克西娅的笑容没有改变：“我用一个字来回答你，亲爱的佩杜雷女士，‘对。’就连你也明白，总有一天，人们会接受这种观念。人们不需要有一个什么‘第一次黑暗^[56]’来赋予他们不朽的灵魂，蜘蛛人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爱自己的同胞。日积月累，《少年科学讲座》最后必将让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到时候，连你都可能认清这一点。”

小毕坐了下来。她看上去非常像一位刚刚吃了败仗的辩手，准备调整战术，从新的角度发起进攻：“我明白了，跟你谈体面无法影响你，昂德希尔先生。有些意志薄弱的人也许真的会慢慢被你影响。人人生来倾向不朽灵魂，这一点我跟你达成共识。但我们也都有粗俗、世俗的一面，先天就有。只有传统才能引导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但我也同时明白了，传统在你这种人眼里也没有什么分量。你是个科学家，对吗？”

“嗯，是的。”

“四位深黑先驱之一？”

“是的。”

“我们的听众也许没有意识到，《少年科学讲座》幕后隐藏着这么一位具有辉煌成就的了不起的人。你是四个亲眼见过深黑期的人中的一位。你眼里没有神秘。”特里克西娅正想说什么，但扮演佩杜雷的小毕不管不顾地接着说下去，“我放大胆子说句话，这就解释了你的缺点。你看不到我们之前许许多多世代的蜘蛛前辈的辛勤，他们慢

慢积累，终于弄清了对蜘蛛人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会死人的。这些就是道德法则的基石，先生！没有道德法则，到了渐暗期结束的时候，勤劳地为暗黑期储备的好人就会被游手好闲的恶棍抢劫；没有道德法则，在渊藪里睡觉的无辜人就会被先醒过来的人杀死。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许许多多东西，但有些东西会从根本上破坏我们想要的其他东西。”

“我同意你最后的话，佩杜雷女士。但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规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特别是那些反对早产儿的规则。你是深黑先驱，你眼里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就算是你，也一定知道，暗黑期是蜘蛛人的大清洗剂。我听过你孩子讲话，今天广播开始之前。他们在控制间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关于你的秘密早已流言满天飞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你的孩子中至少有一个——是叫布伦特的那个吗？——是个智障。是不是？”

小毕不说话了，但特里克西娅没有反应。她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却不是因为跟不上数据流。突然间，伊泽尔感到她的模样变了，感觉她严肃起来了——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变化的原因不是译员对字句的选择，甚至也不是字句中包含的强烈情绪造成的。变化的原因是……沉默。伊泽尔头一次真切地感到，蜘蛛人也是人，跟人一样，感情同样可能遭到伤害。

一直沉默着，好几秒钟。“哈，”西利潘道，“这样一来，许多猜测便迎刃而解了。蜘蛛人肯定一堆一堆地生，大自然母亲再以黑暗为武器，消灭其中的劣种。真妙。”

廖的脸一皱：“是啊，我猜是这样。”她的手伸向乔新的肩头。

津明·布鲁特打破了沉寂：“昂德希尔先生，你愿意回答尊贵的佩杜雷女士的问题吗？”

“是的。”特里克西娅嗓音中的颤抖更明显了，“布伦特不是智障。他的话不多，学习方式也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她的声音激动起来，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意，“智力真是无比奇妙啊。从布伦特身上，我发现——”

小毕打断了她的话：“从布伦特身上，我看见早产儿的典型缺陷。朋友们，我知道，这个世代里拜黑教会的力量受到很大压力，许多人认为教会专制。过去，像布伦特这种孩子只可能出现在偏僻的地方，那种野蛮变态的地方。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说，‘当父母者回避暗黑期的问题，连动物都不如。他们把小布伦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过一段残缺不健康的苦日子。他们应当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谴责’。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犯下这种罪孽的是昂德希尔这样的知识分子。”说着，她冲特里克西娅的方向点点头，“他让大众嘲笑传统，我却必须跟他用他自己那一套理论战斗。看看这个孩子，昂德希尔先生。你还生了多少像他一样的孩子？”

特里克西娅回答：“我的所有孩子——”

“那是当然，肯定还有其他缺陷。我们知道你有六个孩子。除此之外，你还有多少？你把有明显缺陷孩子杀死了吗？如果全世界都跟着你一样，不等下个暗黑期到来世界就会毁灭，被大群大群非正常出生的缺陷人淹没。”佩杜雷开始长篇大论，总结起来有几点：先天缺陷、人口过剩、杀婴、暗黑期开始时发生在渊薮内的暴乱——只要大众接受非正常出生的观点，这一切必将随之而至。小毕呱呱呱说个不停，直说得喘不上气来才住嘴。

布鲁特转向扮演昂德希尔的特里克西娅：“这一切，你有何回应？”

特里克西娅回答道：“啊，总算有回应的机会了，真是太好了。”她又笑了起来，几乎恢复到了节目开始时的轻快语气。就算刚才昂德希尔被针对他儿子的攻击弄得有点措手不及，佩杜雷的长篇大论还是给了他喘息之机，他已经镇定下来了，“我想首先说明一点：我所有的孩子都活着，只有六个。人数确实少了点，但也不奇怪。大家都知道，除了渐暗末期，其他时间很难怀上孩子。早产儿在背毛里待的时间也比正常孩子长得多，很久以后才能长出眼睛。就自然条件来说，暗黑期到来之前确实是生育孩子的最佳时机。”

小毕身子向前一倾，大声道：“记住他说的话，朋友们。昂德希尔刚刚承认，他犯下了反自然的罪行！”

“完全不是这样。进化过程使我们受制于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繁荣。但时代已经变了——”

小毕嘲弄地说：“时代变了，是吗？科学使你成为深黑先驱之一，现在你比大自然更大了？”

特里克西娅笑道：“哦，不，我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过你知道吗，就在科技时代到来之前——一千万年前，太阳的明暗周期比现在短得多，还不到现在的一年。”

“胡说。生物怎么可能生存——”

“是吗？”特里克西娅的笑意更浓了，以胜利的口吻回应道，“但我们已经发现了确凿的证据。一些化石可以显示，一千万年前，周期短得多，太阳亮度的变化强度也温和得多。当时不需要渊藪，也不需要冬眠。随着太阳的明暗周期越来越长，强度越来越剧烈，所有活下来的生物都逐渐适应了这种变化。我想，适应过程一定十分残酷，生物必须做出重大变化、重大调整。而现在——”

小毕利落地一挥手。这个动作是她编出来的还是从蜘蛛人广播中听到了什么暗示？“就算不是胡说，但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先生，我不想和你讨论进化。有些人或者会相信，但你的话是推测，不能当成生死大事的基础。”

“嘿！爸爸得分！”坐在布伦特和杰里布上方栖架上的两个小姑娘轻声评点着。只要迪迪没注意，她们还不住用胃冲着尊贵的佩杜雷女士做怪相。刚才比十字闹出了乱子，这会儿不能再干了，但做点小动作，让她知道她们对她的看法——感觉真棒。

“放心吧，布伦特，爸爸准能把这个什么佩杜雷收拾了。”

布伦特比平常更加沉默寡言：“我早知道会有这种事。爸爸本来已经够难的了，还得解释我的事。”

事实上，佩杜雷将布伦特称为智障的时候，爸爸几乎乱了阵脚。维基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但现在爸爸正在收复失地。维基原以为，佩杜雷这个女人屁都不懂，可现在看来，她对爸爸用来驳斥她的某些理论还挺熟悉。不过没关系，尊贵的佩杜雷女士的知识不可能那么渊博，再说，爸爸的话是对的。

爸爸开始大举反攻：“我真是不明白，佩杜雷女士，以维护传统为己任的教会怎么对我们的历史那么不感兴趣。不过没关系，发生在我们这个世代的科技巨变足以证明我的观点。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某些生存策略，代际区划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我同意。没有这种策略，我们也许不可能生存到今天。但是，女士，请想想这种策略给我们造成的浪费吧。每过一年，我们完全同步的孩子们便同时进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上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教学工具对他们再也没有用处了，只好闲置在那儿，等待下一个世代的孩子。现在，这种浪费已经不必要了。有了科学——”

尊贵的佩杜雷女士尖声大笑起来，语气中充满轻蔑和嘲讽：“你总算坦白了！原来你的大阴谋就是让大家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共同生活方式有了之后，你自己的早产儿就不是孤立分子了。”

“这还用说！”爸爸接过话头，“我希望大众知道，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依自己的心愿，在太阳变化的任何阶段生儿育女。”

“好，你阴谋腐蚀我们大家。告诉我，昂德希尔先生，你是不是已经成立了一家秘密学校，专门为了早产儿？是不是还存在几百几千几万个早产儿，像你的孩子一样，等着我们承认他们？”

“嗯，这倒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们甚至无法为我自己的孩子们找到玩伴。”

这些年来，他们全都渴望着找到能和自己一块儿玩耍的小伙伴。妈妈一直在寻找，可到现在还没找到。戈克娜和维基已经得出了结论：其他早产儿肯定藏起来了……或者人数非常少。找到他们真是太难了，有的时候，维基甚至怀疑他们会不会真的是遭到了天谴。

尊贵的佩杜雷女士在她的栖架上向后一靠，露出近乎和善的微笑：“你最后这句话使我非常欣慰，昂德希尔先生。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仍旧保持着体面，你的变态行径非常罕见。但是，《少年科学讲座》一直大受欢迎，它最初的听众已经年过二十了。你的节目是一个以前不存在的诱导。我们交换观点非常重要。”

“是的，完全正确。我也这么想。”

尊贵的佩杜雷女士一歪脑袋。坏了。这家伙明白了，爸爸说的是真心话。要是她勾得爸爸畅谈未来……事情就麻烦了。佩杜雷用随随便便的语气提出下一个问题，仿佛她真的觉得好奇似的：“昂德希尔先生，看起来，你还是懂道德法则的。你认为道德法则是一种事物，呃，像艺术法则一样，可以由你这样的大思想家更改吗？”

“大思想家！真恶心。”但这个问题把爸爸吸引住了，让他放松了对对方花言巧语的警惕，“佩杜雷，你知道吗，你启发了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道德法则与艺术法则的相似之处。这个想法非常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道德法则不适用于某些先天便具有……嗯，天性善良的人，这些人可以不顾忌道德法则。嗯，肯定不能这样……不过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很多有关道德理论的书籍。我喜欢玩，也喜欢思考，思考问题就是我的游戏。踏进深黑期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而已。在不久的将来，科技发展必将大大改变我们蜘蛛人的生活，我从这些科技创新中得到了许多乐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以研究道德理论为业的人——理解这种变化的后果。”

“是啊。”尊贵的佩杜雷女士将嘲讽的语气掩饰得非常好，只有像小维基这种以猜疑的态度认真倾听的人才听得出来，“你是想以科技取代黑暗，成为我们的净化剂，我们的神秘宗教？”

爸爸不经意地摇了摇进食肢。他好像忘了正在广播：“科学终会让我们所有人理解太阳变暗这件事，就像我们了解每天都有黑夜一样。”

控制间里，迪迪惊奇地“啊”了一声。维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工程师对自己监控的节目做出反应。对面的广播室里，拉帕波特·底格比突然身体挺得笔直，好像有人用长矛在他屁股上戳了一下一样。可爸爸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尊贵的佩杜雷女士的神态仍旧保持着方才的漫不经心，仿佛他们讨论的只是今天会不会下雨之类的问题。“我们将生活在暗黑期，一直生活到暗黑期结束，跟过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晚上一样？”

“一点不错！要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对原子能那么感兴趣？”

“也就是说，到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与你一样的深黑行者，也没有暗黑期了，没有神秘宗教，没有可以为蜘蛛人的灵魂提供庇护的渊藪。科学掌管一切。”

“不是这样。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上不再有黑暗，但黑暗总是存在的。今天晚上你出去看看，佩杜雷女士，向上看。我们这个星球被包围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外面的大黑暗将永远存在。我们的暗黑期结束于太阳重放光明的时候，同样，外面的大黑暗也会被亿万颗星星照亮。想想吧！很久以前，我们的太阳变化周期比现在短得多，再以前呢？我们的太阳很可能长期保持着同样的亮度，强度不高也不低，中等。我有一些学生，他们认为，宇宙中存在着许多颗跟我们的太阳一样的恒星，但年轻得多，还有许多跟我们这个世界相似的世界。你希望有一个永世长存的渊藪，一个蜘蛛人的灵魂可以依托的渊藪？佩杜雷，它在天上，天渊！它会永永远远存在下去。”爸爸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了，兴奋地谈起他那套太空航行的理论。爸爸侃侃而谈时，连他的研究生都没什么反应，只能两眼发直地呆坐着。天文学不是正常人搞的学问，只有一小撮最疯狂的疯子才喜欢天文学。这门学问是彻头彻尾的颠三倒四、不着边际。光是稳定的，星星跟太阳一样……如果没有最坚定的信仰，没有谁能够相信这类事情，但就连最极端的宗教都无法要求信徒具有如此坚定的信仰。

爸爸口若悬河，开始详尽阐述自己的理论。底格比和尊贵的佩杜雷听得直发愣，连胃都张得老大。底格比向来对这个节目的科学知识部分非常感兴趣，这会儿更像被爸爸的理论催眠了似的。而佩杜雷呢……她很快便摆脱了震惊。要不就是她以前听过这种理论，要不就是她觉得爸爸的话扯得太远，偏离了她的如意算盘。

控制间里的时钟指针嘀嘀嗒嗒，渐渐指向喧嚣热闹的商业广告时间。《少年科学讲座》每一次都以这种广告结束。表面上看，最后掌握着发言权的人是爸爸……但维基敢打赌，佩杜雷比电台里任何一个人更加关注时间，静静等候着精心选定的出击时机。

就在这时，教会发言人一把抓起她的话筒，放大嗓门，打断舍坎纳的思路：“非常有意思，但到太空里，到星星上殖民？我们这个世代肯定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爸爸毫不在意地一挥手：“也许，但我们——”

尊贵的佩杜雷没有住口，声音显得既有学问，又感兴趣，一口气接着说道：“那么，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大的挑战是征服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暗黑期，也就是太阳的这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对不对？”

“是这样。到那时，我们——还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就再也不需要渊藪了。原子能的开发完全能够保证这一点，所有大城市都能得到足够的能源，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保证城市供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清醒地度过下一个暗黑期，那么——”

“我明白了。所以，将会出现大型建筑项目以便保护我们的所有城市？”

“是的，还有农场。我们需要——”

“为了这些大型项目，你需要更多一代成年人劳动，所以你才推动早产儿行为。”

“呃，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这个时代具备了必要条件——”

“那么，协和国将有千百万暗黑行者进入下一个暗黑期。那，世界的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事？”

爸爸好像也意识到自己掉进了陷阱：“呃，其他技术发达的先进国家也能这么做呀。比较落后的国家仍将依赖传统的渊藪，但以后同样会进入觉醒时期的。”

佩杜雷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又冷又硬，像冷冰冰的钢铁。机关发动了：“‘以后同样会进入觉醒时期的。’上次大战中，仅有四个深黑先驱，但一个世界强国却因此崩溃。而到下一个暗黑期时，你们将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暗黑行者。在我看来，即将发生的无异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渊藪屠杀。”

“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不会——”

“对不起，两位嘉宾，我们的结束时间快到了。”

“可是——”

底格比的声音压过爸爸的反对：“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叽里呱啦……

广播室里，底格比刚说完他的结束语，佩杜雷立即起身。这时麦克风已经关了，维基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从动作表情上看，教会代表显然在跟主持人寒暄。坐在广播室另一端的爸爸却愁眉深锁，不知如何是好。尊贵的佩杜雷女士从他身边走过，爸爸站起身来，跟着她走下演播台，一路上激动地说着什么。佩杜雷则傲慢地微笑着，此外别无反应。

维基身后的迪迪·乌尔特莫推动着控制面板上的操纵杆，精密调节着电台最重要的节目：商业广告。最后，她从控制面板前转过身来，一脸困惑的表情：“知道吗……你们的爸爸真有些非常……怪……的想法。”

响起一连串和声，估计是蜘蛛人的音乐，伴随着音乐，一个声音说道：“打磨光滑的手才是幸福的手，锡纸裹在手上，记住这个带来欢乐的名字——”

有的时候，蜘蛛人广告是最有意思的节目。毛发清洁剂、磨眼器、肢腿镯——许多产品能听明白，但它们的卖点在哪儿却不一定那么清楚。其他产品则完全不知所云，特别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东西。如果译员又是二流的，就更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

今天翻译广告的就是二流译员。通向容小毕、布鲁特和特里克西娅的数据流已经切断，他们又变得坐立不安起来。负责他们的技术员出现了，准备领聚能者们退场。挤在本尼酒吧里的人们今天几乎没注意广告。

“不像有孩子出场时那么好玩，可是——”

“听见他对太空飞行的看法了吗？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吗？如果——”

伊泽尔的注意力却在别的地方。他凝视着墙纸系统，人群的议论只是远处传来的一片嗡嗡声。特里克西娅的情况比过去更糟了，她眼

光闪烁，好像在绝望地向他呼救。他时常这么想，但安妮·雷诺特多次告诉他，聚能者这种表情只表示他们急切地想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此外别无他意。

“伊泽尔？”一只手轻轻拂过他的衣袖。是奇维。她肯定是节目播出期间进来的。以前她也这么做过，静静地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看着节目。她居然还有胆子做出朋友的样子，“伊泽尔，我——”

“省省吧。”伊泽尔转过身去。

于是，出事的时候，他正好面对特里克西娅。负责的技术员已经把布鲁特带出了房间，正领着容小毕从她身边经过，这时，特里克西娅突然尖叫起来，从椅子上跳起身来，一拳打在那个年轻得多的女人脸上。小毕身体一扭，从技术员手中挣脱开来。她呆呆地望着从自己鼻孔里淌下的血，然后伸手擦了擦脸。另一个技术员没等大声尖叫的特里克西娅造成更大的破坏便一把抓住她。不知怎么回事，她的声音通过通用声频传递频道传了出来：“佩杜雷坏！去死！去死！”

“哎哟，天哪。”伊泽尔身旁的特鲁德·西利潘一跃而起，推开人群，冲向酒吧出口，“雷诺特非中风不可。我得马上赶回哈默菲斯特。”

“我也去。”伊泽尔从奇维身旁冲出去，一头扎向酒吧大门。人人惊得目瞪口呆，酒吧里一时鸦雀无声。那一瞬间过去了，每个人同时开口，一片喧哗。

但到这时，紧追西利潘而去的伊泽尔已经快冲出了能听到喧哗声的范围。两人飞快地飘下主要通道，奔向交通艇泊位。来到气密门后，西利潘在交通艇使用记录器上输入了些什么，转身问道：“你俩来干什么？”

伊泽尔回头一看，原来是范·特林尼，他也从酒吧出来了。伊泽尔道：“我得去，特鲁德。我得看看特里克西娅。”

特林尼的声音同样忧心忡忡：“不会把咱们的交易搞砸吧，西利潘？我们得确保——”

“哎呀，是啊。得想想这件事会带来什么影响。好吧，一块儿走。”他望着伊泽尔，“可你，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得去，特鲁德。”伊泽尔发现自己离对方只有不到十公分，连拳头都抬起来了。

“好吧，好吧！别惹事就行。”片刻之后，交通艇气密门的指示灯一闪，变成绿色。三人上船，加速离开营帐。巨岩庞杂体面对蓝色碟状的阿拉克尼的那一面闪闪发亮。“该死，等我们开到，庞杂体正好转向。交通艇！”

“有什么指令？”

“调整速度，选择抵达哈默菲斯特的最佳时机。”如果是另外两人驾船，他们只有手动调节硬件。但交通艇的自动化系统显然识别出了特鲁德的声音，开始自动调节各项参数。

“遵命。”交通艇的重力变为11 10 G。西利潘和其他人抓住支撑稳住身体，慢慢坐好，系上起固定作用的安全带。前面的庞杂体越来越大。“真他妈倒霉。知道吗？雷诺特准会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这个，你是不是擅自离岗？”特林尼已经在西利潘身旁安顿好了。

“离岗倒真是离岗，可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呀。妈的，对付这伙天杀的译员，一个技术员就足够了。可现在，吃不了兜着走的人是我。”

“特里克西娅不会有事吧？”

“邦索尔为什么突然出乱子？”特林尼问道。

“我怎么知道！你知道的，聚能者总是不断吵嘴打架，特别是搞同一个专业的。可无缘无故，怎么会这样？”突然间，西利潘闭嘴了，长久注视着他的头戴式的输出，接着，“不会有事，不会有事。我敢打赌，肯定还有来自阿拉克尼的声频输入。知道吗，一个话筒忘了关上。这是管理节目的人犯的错。也许是昂德希尔揍了另外那个蜘蛛”

蛛人一顿。这样一来，邦索尔的反应就是做出‘准确翻译’……该死！”

看来这家伙是真的慌了手脚，开始随便抓住什么理由为自己开脱。特林尼好像太笨，没注意到。他咧嘴笑着，轻轻拍拍西利潘肩头：“别担心。你也知道，这里头也有奇维·利索勒特一份。也就是说，劳统领也希望在更大范围内使用聚能者。待会儿，我们只管说你到营帐来是帮我处理一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包你没事。”

交通艇转了个圈，进入垂直降落状态，开始减速着陆。下面就是庞杂体，和阿拉克尼一样，在天空中缓缓转动着。

走出电台的一路上没看见尊贵的佩杜雷女士。爸爸有点沮丧，但在孩子们告诉他大家非常喜欢他的表现时，他还是笑了起来，甚至没有因为比十字的事责备戈克娜。回他们山顶大宅的一路上，布伦特和爸爸一块儿坐在前排。

戈克娜和维多利亚在车里没怎么说话。她们知道，大家这会儿都把自己的心思隐藏起来了。

到家以后，离开饭还有两小时。厨房的人报告说，史密斯将军从陆战指挥部回来了，会和大家一起吃饭。戈克娜和维基交换了个眼色。不知妈妈会对爸爸说什么。当然，父母最精彩的对话不会呈现在餐桌上。嗯，那么，晚餐前剩下这段时间做什么？两个小姐妹分开了，分头从事各自的侦察任务，探索这幢大宅子。这是她们的游戏。这里有一些房间——许多房间——向来锁着，其中有些房间的钥匙她们从来没偷到过。将军在宅子里有自己的办公室，最重要的东西自然存放在陆战指挥部。

维基把脑袋探进爸爸在一楼的窝，又打探了研究部门的自助餐厅。不过都没花太长时间。她敢打赌，戈克娜和爸爸今天都没有心情玩捉迷藏。但就算他们没有躲起来，还是一样难找。她信步走过一个个实验室，发现了爸爸路过时会留下的典型迹象：研究生从迷惑不解到恍然大悟的戏剧性改变（他的学生们称之为“昂德希尔效应”：如果你觉得大惑不解，多半是爸爸说了某句很有启发意义的话；如果你顿时觉得恍然大悟，多半是受了爸爸的误导——爸爸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窍门，结果却是误人误己）。

新近设立的通信信号实验室在靠近宅子最顶层的地方，上面的屋顶立着密密麻麻用于实验的天线。杰伯特·兰德斯正巧从实验室出来，此刻正在下楼。不幸的是，这人脸上没有“昂德希尔效应”。

“喂，杰伯特，瞧见我——”

“看见了，他们都在楼上实验室里。”一只手朝肩后一指。

啊？但维基没有立即跑上去。如果将军也在，最好先从杰伯特这儿搞点情报。“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杰伯特？”

结果可想而知，杰伯特以为她问的是他的工作：“糟透了。今天早上我才把我的新天线和陆战指挥部连上，起初连得好好的，可突然间，我开始不断接到一种十五秒长的短暂电子链接信号，跟肉眼可视范围内出现两个基站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本想问问你父亲——”维基跟着他走下几级楼梯，听着对方关于放大器级差、瞬时联系中断的唠叨，一路发出嗯呀啊的声音。她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杰伯特肯定因为爸爸这么感兴趣而觉得非常高兴，爸爸肯定也非常高兴，因为总算有个借口可以躲进信号实验室。可妈妈偏偏进来了……

两人一直走到杰伯特的办公隔间门边，维基这才离开他，回头重新爬上楼梯。这次却绕了点路，来到实验室运送器材的通道口。通道尽头透出一缕光。哈！门半开着，她能听到将军的声音。维基溜进通道，紧贴房门。

“真不明白，舍坎纳。你是个聪明人，怎么在节目里表现得跟个傻瓜似的？”

小维多利亚心里有点打鼓，有点想退回黑乎乎的通道里去。她从没听过妈妈这么生气，说话这么……伤人。可转念一想，只要能听到这种第一手情报，要戈克娜干什么她都会肯。维基蹑手蹑脚凑近了些，侧过脑袋，从那道窄缝向里面窥视。实验室本身没多大变化，跟她记忆中的差不多，到处是示波器、高速记录仪，有些杰伯特器材上的遮布已经掀开了。事情很明显，没等他和爸爸把电子器材拆个七零八落，妈妈便赶到了。妈妈站在爸爸面前，正好挡住了他最好的眼睛[57]，这样他就瞧不见维基了。我敢打赌，我在妈妈的盲区里。

“我真有那么差劲？”爸爸说。

“一点不错！”

舍坎纳·昂德希尔在将军的怒目下打萎蔫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那个人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提起小布伦特的事。我早就知道，她肯定会提。你和我谈过布伦特的事，我甚至跟布伦特自己都讨

论过。可就算这样，真提起时还是像把我的肢腿打折了似的。说得我晕头转向的。”

妈妈一抬手，不理睬爸爸的话：“不是这个问题，舍克。你的反应很正常。你和其他正常的父亲一样，感情上受了伤害。我说的是五分钟以后，她把你骗得——”

“除了天文学，其他内容我们本来就准备在明年的节目中播出。”

“可你一口气全说出来了！”

“这个……我明白。佩杜雷开始假装成一个聪明、好奇的人，跟伦克或者山顶大宅里其他人一样。她提出了几个很聪明的问题，把我弄得有点跑题了。知道吗？就算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个佩杜雷非常聪明，而且可以接受新观念。只要有时间，告诉你，我可以把她赢过来，让她站在咱们这边。”

将军的笑声很尖厉，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老天，真是个体面的白痴！舍克，我……”妈妈伸出手去，轻轻碰了碰爸爸，“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真奇怪，我对自己的下属都不会像你这样，动不动就大发雷霆。”

爸爸的声音很温和，和他跟娜普莎或是小伦克说话时一样：“你也知道为什么，亲爱的，你爱我，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我知道你对自己是多么苛刻。”

“只是在心里，从没有骂出声。”两人有一阵子没说话，小维多利亚真希望自己没来这儿，哪怕为此在侦察游戏中输给戈克娜都行。妈妈重新开口时，声音已经恢复了正常：“这件事我们俩都办得不好，搞砸了。”她用钥匙打开自己的旅行箱，拿出几张纸，“下一年，《少年科学讲座》要向听众介绍在暗黑期保持清醒的生活有什么好处，有多大可行性，与我们的头一批工程项目配合。我们早就知道这么做会产生军事方面的后果，可没想到来得这么早。”

“现在就影响到军事方面了？”

“至少露出了这方面的苗头，而且相当吓人。你知道，那个佩杜雷来自逖弗国，对吧？”

“当然，她的口音一听就能听出来。”

“她的掩饰身份真是太好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身份中有很大的真实成分。尊贵的佩杜雷是拜黑教会的三级教士，但她同时也是‘上帝之手’的中级情报员。”

“金德雷国。”

“不错。战争结束后，我们一直跟逖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金德雷国想插进来，改变这种关系。他们已经控制了逖弗几个比较小的盟国。他们有教会的支持，但——”

小维多利亚身后，通道另一头，有人打开了一盏走廊灯。妈妈突然抬起一只手，一动不动。糟糕。也许她发现了灯光衬出来的影子，熟悉的形状，熟悉的甲壳投影。史密斯没有转身，只朝窃听者的方向伸出一只长长的肢腿：“小丫头！关上门，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小维多利亚局促不安地小声回道：“是，妈妈。”

关上门时，她听到了最后一句话：“真要命，信号安全方面我一年要花五千万，却被自己的女儿来了个信号拦截——”

哈默菲斯特下层的聚能医疗中心挤满了人。范以前来这里时，遇上的只有特鲁德，有时还有另外一两个技术员，再就是一两个所谓的“病人”了。可今天——如果朝挤满聚能者的协同工作大厅里扔进一颗手榴弹，炸死的人也许会比这里多一点，但多不了多少。所有磁核共振成像仪都用上了。一位技术员正在替容小毕做成像准备。那女人呻吟着，四肢挥舞挣扎着。角落里，迪特·李——那位天体物理学家——已经被绑好了，躺在那儿嘟嘟囔囔自言自语着什么。

雷诺特一只脚钩在天花板一处支撑点上，身体倒挂下来。这样既能从近处注视磁核成像仪的运行情况，又不会妨碍其他人的工作。他们进来时她连看都没往这边看一眼。“好了，电磁感应完成。把她的

胳膊固定好。”技术员一推他的病人，让后者飘到房间中央。是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她转着脑袋四处张望，但显然一个人都没认出来，突然，她的脸皱起来，开始抽泣。

“你让她脱离聚能了！”文尼大喊一声，脚一蹬，掠过特鲁德和特林尼，冲了过去。范已经找到了支撑点，他定住身体，同时伸手一抓——只用一个动作便完成了，麻利至极。文尼一下子从前冲变成后退，身体轻轻撞在墙上。

雷诺特望着文尼：“安静，不然就出去。”跟着朝比尔·冯招招手，“把容博士送进去，我要——”接下来是一串行话。如果换其他管理人员，准会把他们踢出去。可安妮·雷诺特却似乎毫不在意，只要他们不妨碍她的工作就行。

西利潘飘向范和文尼，脸色阴郁严厉。“别出声，文尼。”他看了看成像仪的显示屏，“邦索尔还处于聚能状态，我们刚刚解除了她与语言相关的聚能绑定，让她更容易……治疗。”他有点没把握地望了望邦索尔。那女人在固定带允许的范围内拼命蜷缩起身体，仍在不停地哭泣，绝望、痛苦地哭泣着。

文尼挣扎着，想挣开范的手，但马上停了下来，除了只有范能感受到的颤抖，他没再动一下。似乎一秒钟内，他就会放声大叫起来。不过，小伙子一拧身，转开了脸，他紧紧闭上眼睛，不去看邦索尔。

房间里响起托马斯·劳的声音，十分响亮：“安妮？事故发生以来，我已经损失了三条分析线索，你知道——”

雷诺特的语气和打发文尼时完全一样：“再给我一千秒。我手头至少有五例失控。”

“老天……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安妮。”

雷诺特已经在和别人说话了：“霍姆！李博士的问题是什么？”

“他很正常，主任。我一直在听他说的话。节目播出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另外——”

雷诺特飘过房间，来到迪特·李身旁。那么多技术人员、聚能者、仪器设备，她居然能一样都没碰上。“那可太奇怪了。物理学家们和节目线路之间不应该串话呀。”

技术员点了点李上衣佩戴的一张卡片：“他的记录表明，他听到了翻译。”

范发觉西利潘吃力地咽下一口唾沫。难道又是这位捅娄子大王的问题？太糟了。如果这个人被赶走，范了解聚能情况的通道便中断了。

但雷诺特没有注意手下这位擅离职守的技术员。她凑近迪特·李，仔细听了一会儿他说的话。“你说得对，他陷进去了，纠缠在那个蜘蛛人说的有关开关星的话里。我看他没有失控。但还是要注意观察。如果他的思路开始死循环，马上向我报告。”

墙壁中传来报告声，听声音像聚能者：“顶楼实验室，百分之二十分析未完成……可能的原因：针对声频数据流ID2738《少年科学讲座》的跨专业反应……不稳定性继续发展，无衰减迹象……”

“收到，顶楼。准备快速关机，停止运行。”雷诺特转向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她注视着那个不断抽泣的女人，表情十分奇特：极其关注，同时又无动于衷。她蓦地一转身，两眼死死盯着特鲁德·西利潘：“你！过来。”

特鲁德轻轻一弹，奔向上司：“来了，主任。来了，主任。”这一次，他语气里没有平常那种轻蔑。雷诺特也许从来不会产生报复谁的念头，但只要她做出判断，劳和布鲁厄尔一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我一直在核验翻译的效率，主任，看外行——”也就是本尼酒吧的客人们，“能不能听懂她的实时口译。”

雷诺特完全没理会这个借口：“找个没联网的小组，要他们彻底检查邦索尔博士的记录。”她飘近特里克西娅，用探索的目光注视着她。译员的抽泣停止了，身体蜷缩着，手脚一阵阵颤抖不已。“不知能不能把这一个抢救过来。”

伊泽尔·文尼猛地一挣，好像又准备放声狂吼什么。接着，他用奇异的眼神盯着范，没有嚷嚷出来。范松开手，轻轻在他肩头拍了一

下。

两人静静地注视着医疗室里发生的一切。“病人”们来了又走，又有几个聚能者被解除了绑定。容小毕从成像仪上下来了，状况和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差不多。最近几班里，范多次旁观，看特鲁德是怎么干活儿的，从他嘴里套出了不少有关聚能步骤的情报。他甚至趁机瞧了瞧聚能教材开头的部分。但直到今天，他才头一次有机会好好看看雷诺特和其他技术员的工作。

这里正发生着人命关天的大事：蚀脑菌失控。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时，雷诺特变得几乎有点情绪激动了。范从没见过她这样。事故的部分原因已经查清。节目开始时，特鲁德提交的查询任务引起了一次覆盖多种专业的搜索。正是因为这个查询，才有这么多聚能者收听《少年科学讲座》的辩论。头几百秒，他们的分析进程一直很正常。可当查询结果公布出来时，译员之间的沟通达到一个波峰。正常情况下，这种峰值的出现是议员大声说话之前在相互咨询，调整字句，使之通顺、合理。可这一次，说出的全是不知所云的胡话。结果是致命的。最初是特里克西娅，接着，其他译员的注意力也开始涣散。他们的大脑化学反应表明，蚀脑菌出现了不受控制的偏移。其实，在特里克西娅动手袭击容小毕之前，破坏早已形成。袭击事件只能表示蚀脑菌的失控已经到了引发大崩溃的地步。不管这批聚能者通过聚能网络相互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一信息在各处都引起了相似的连锁反应。没等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被感染的聚能者数量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他们大脑内部的病毒开始越出限定范围，大批繁殖，引起心理变化和毒性化学反应。

负责航行控制的聚能者没有受到感染。布鲁厄尔负责监控的聚能者只受到轻度感染。范仔细观察着雷诺特的每一个动作，尽力记下每一个细节、每一条线索。如果我能在L1支撑网络上搞出一次类似事件，如果布鲁厄尔的手下也中了招……

安妮·雷诺特的身影仿佛无处不在。每个技术员都向她请教，是她挽救了里茨尔手下的聚能者，是她指导顶楼重新启动，恢复了部分功能。范意识到，如果没有安妮·雷诺特，这次事故将不会有任何转机。如果是在易莫金人的故乡星系，聚能系统崩溃也许只会造成一时不便。那里毕竟有许多大学，可以推出替换系统；有许多聚能中心，随时可以造出一批全新的聚能专家。可是，这里与易莫金文明相距二十光年，情况完全不一样。在这里，稍稍出一点纰漏，就可能演变成

无法收拾的大乱子……如果没有技艺高超的管理者，没有安妮·雷诺特，托马斯·劳的行动必败无疑。

他们将容小毕移出成像仪后不久，她的脑电图就变成了一根直线。正在指挥顶楼重新启动的雷诺特扔下手里的工作，拼命抢救这位译员。但这一次，她没有成功。一百秒之后，失控的蚀脑菌扩散到小毕的脑干……无药可救了。雷诺特皱着眉头，视线在那具一动不动的身体上停留了一秒钟，然后挥挥手，让技术员将这具躯壳推出聚能中心。

范望着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被移出医疗中心。她还活着。雷诺特亲自跟随担架，在它旁边飘着。

特鲁德·西利潘跟着她向门口走去。到这时，他好像才突然想起了两位参观者。西利潘转过身来，做了个“跟我来”的手势：“好了，特林尼，演出结束了。”

西利潘的脸苍白，绷得紧紧的。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完全确定，只知道是聚能者之间的互动引起的。至于节目开始时特鲁德向聚能网络提交的查询，只是正常利用这一资源。但是，特鲁德现在仍旧是在悬崖边上，随时可能大祸临头。就算事故不是由他的查询直接引起的，但毕竟有关系。如果按青河的处理方式，特鲁德的查询完全可以视为一条查清问题的线索，但易莫金人判断罪责时的逻辑关系却完全不同于青河。

“你不会出事吧，特鲁德？”

西利潘惊魂不定地耸了耸肩，把两人轰出医疗中心：“回营帐去。还有，别让文尼追究他那个聚能者的事。”他一转身，跟着雷诺特走了。

范和文尼从哈默菲斯特底层上行，除了布鲁厄尔无所不在的监控器材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一路上，小伙子一言不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从迪姆死后，今天的事件是他这些年来遭受的最为沉重的打击。尽管眼前这个人跟他相隔无数代，但他却长着一张太过熟悉的面庞，让他联想起年轻时的拉科·文尼，也很像苏娜。这是让人安慰

的想法。也许我的潜意识想告诉我什么……想起来了！有个念头，不是刚刚在医疗中心里产生的，整个这一班里，他一直有这个念头：这孩子时不时偷偷打量他……眼神里更多的是谨慎，而非轻蔑。范回想着自己扮演的这个特林尼的所作所为。这么个人，居然对聚能如此感兴趣，当然会引起别人怀疑。好在把特鲁德拉下了水，跟他的交易可以替自己打掩护。嗯，即使在他全神贯注观察雷诺特和邦索尔的一举一动时，他也敢保证，自己的表情也没有露出破绽：还是那个老牛皮匠，看得眼花缭乱，却什么名堂都瞧不出来，一心只怕这场乱子把他和特鲁德的交易搅黄了。可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文尼却看出了他的破绽。为什么？应该怎么办？

他们出了垂直的主要通道，走下通往交通艇气密门的坡道。到处是聚能者的壁画，天花板上、墙上、地板上。有的地方，雕刻时特意将金刚石壁削得很薄，阿拉克尼的满月发出的蓝光透过墙壁，柔和地洒落下来。墙壁厚的地方暗些，薄的地方亮些。从L1这里看去，阿拉克尼始终处于满月状态，庞杂体相对于太阳的相位也保持固定不变。于是，这种蓝光一连多年也持续不变。过去的范·纽文也许会爱上这种光影艺术，但现在的他已经知道这种艺术是怎么做出来的。一班接一班，每次和特鲁德走下这条坡道，都有工人在辛勤雕刻。劳与布鲁厄尔漫不经心地消耗着雕刻工的生命，为的就是这种艺术。据范所知，已经至少有两名聚能雕刻工因年老而死。幸存下来的工人们离开了这个地方，也许去了那些不太重要的通道，继续他们的雕刻。等我成功以后，情况一定会大为改观。聚能真是一门可怕的技术，一定要限制它的应用范围，只用于最关键的地方。

两人经过一条支巷口，这里四壁覆盖着从罐子里培养出来的木头做成的壁板。光滑的木纹一圈圈盘旋，配合着弯弯曲曲的巷道。这条支巷通往托马斯·劳的私人住宿区。

奇维·林·利索勒特。也许她听见了他们过来的声音，更有可能是从监视器上看到他们离开了医疗中心。不管用的是哪种方法，反正她在这儿等了他们很长时间，长得足以双脚着地，像站在普通行星地表一样。

“伊泽尔，求你了。咱们谈谈好吗？就一会儿。我没想到这个节目会——”

一路上，文尼一直在范前面飘行，按一下支撑点，向前飘一段，默默前进，一言不发。看见奇维之后，他突然向上飘起，好像准备从她头上飘过去。这时奇维说话了。文尼狠狠一推墙壁，扑向她，动作飞快。这种举动含有很大的敌意，跟在一个人面前挥舞拳头一样。

“别！”范脱口而出，然后迫使自己装出年老力衰的模样，留在后头。这家伙，今天已经拦过他一次了。还有，在这里，监视器可以把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另外，在外面施工时，范认真观察过奇维。要论身体状态，她比L1上的任何人都好，又天生动作敏捷。也许应该让文尼得点教训，让他明白不能随便拿人撒气。

可奇维没做任何防御动作，连动都没动一下。文尼一拧身，狠狠给了她一耳光。两人旋转着分开了。“跟你只能这么谈！”文尼怒喝道。他再次扑了上去，又是一耳光。可奇维仍然没有抵抗，连抬手护住脸的动作都没有。

范·纽文想都没想，手一推，向前蹿了出去。在他的意识深处，某种东西狠狠嘲笑着他：伪装这么多年，却为了仅仅一个无辜者冒暴露身份的危险。但与此同时，同样的东西又在为他的举动高声喝彩。

范向前扑出的动作中途变形，好像控制不住一样，变成了不停地转动，转着转着，肩头碰巧撞上文尼的肚子，把这个岁数小得多的人撞在墙上。从摄像机拍不到的死角里，范手肘一动，给了对手一下子。后背撞上墙后，紧跟着文尼的后脑也在墙上重重地碰了一下。如果这儿是刚才那条精工雕饰的甬道，这一撞非受重伤不可。就算在这里，文尼飘离墙壁后，双臂也只能软软地挥动几下。一股血从他的后脑勺上淌下来。

“想打架，挑个块头和你差不多的！懦夫，不中用的孬种。你们这些了不起的贸易家族，出来的货色都一个德行！”范的怒气不是装出来的，只不过这股怒火同样冲着他自己——为这点事，居然甘冒暴露身份的危险。

理智重新出现在文尼的眼神里。他瞪着巷道四米外的奇维。女孩也盯着他，脸上的表情混合着震惊和坚决。然后，文尼看了范一眼，眼光让老人心里泛起一股寒意。布鲁厄尔的监控器材也许没能捕捉住这场打斗的每一个细节，但这小伙子心里清楚，范刚才那一招算得多精。一时间，两人四目相对，接着，文尼挣脱他的手，沿着坡道迅速

朝交通艇气密门飘去。表面看去他是个吃了败仗的人，夹起尾巴灰溜溜地走了一——但范看见了他的眼神。对这个伊泽尔·文尼，得想点办法。

奇维拔腿朝文尼追去，但没到十米便硬生生止住了。她在坡道和支巷形成的丁字路口上方飘着，凝视着文尼远去的方向。

范靠近了些。他心里明白，自己应该尽快脱身。现在盯着他的摄像机肯定有好几台，此外，他早已让大家形成了他跟奇维关系紧张的印象，留在这里是非常不合适的。说点什么才能让他安全撤退？“别担心，丫头。文尼不值得你生气。我拍胸脯担保，今后他再也不敢来招惹你了。”

过了一会儿，女孩转过身来，面对着他。老天，她长得真像她母亲，劳让她一班一班连续轮岗，她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小姑娘了。她眼里噙着泪水，虽然没有伤痕，但深色皮肤上已经开始现出瘀青：“我真的没想伤害他。上帝呀，如果特里克西娅死……死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奇维将剪得短短的黑发拨到耳后。不管她现在实际年龄有多大，一时间，她仿佛又成了迪姆“大屠杀”之后几天里那个孤苦无依的小孩子。她真是太孤独了，孤独到了向范·特林尼这样的牛皮大王倾吐心事的地步：“我……我小时候，除了父母，我最崇拜伊泽尔·文尼。全宇宙中，我觉得他是最了不起的人。我一心想让他觉得我也不错。可后来，易莫金人袭击我们，然后又是吉米·迪姆杀害了我母亲还有其他人……我们大家现在都坐在一条很小的救生艇里，不能再杀人了。”她的头使劲点了一下，“你知道吗？自从迪姆的事之后，托马斯没有冬眠过一次。这么多年，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是实实在在熬过来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辛苦……他认同聚能，但他有新思想，也开始采用新方法。”她这是把希望对伊泽尔说的话给他，“没有托马斯，本尼酒吧不可能存在。贸易、盆景，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让易莫金人理解青河的做法。总有一天，托马斯会解放我父亲和特里克西娅还有其他所有聚能者。总有一天——”

范希望自己能伸出手去，抚慰眼前这个女孩。在所有活着的人中间，除了凶手，范·纽文也许是唯一一个知道吉米·迪姆事件真相的人，也是唯一一个知道劳和布鲁厄尔对奇维·林·利索勒特干了什么的人。他本应该粗鲁地拂袖而去，但就是办不到。他留了下来，带着

尴尬、迷惑不解的表情。是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孩子，你会报仇雪恨的。

里茨尔·布鲁厄尔的住宿区和指挥部都设在“无影手”号上。他时常想，这些小商小贩怎么琢磨出了这么一个好名字。只有三个字，却彻底传达出了安全工作的精要。在青河人和易莫金人所有的飞船中，“无影手”号是受创最轻的。飞行控制部分完好无损，主推进器或许可以持续几天提供1G的推进力。易主之后，“无影手”号的通信和电子对抗系统都经过了重新调整，达到聚能标准。在“无影手”号上，他几乎相当于上帝。

不幸的是，“无影手”号虽然和探险队的其他部分保持物理隔绝，但出现蚀脑菌失控的大事故时，这种隔绝的用处不大。蚀脑菌失控的原因是聚能者的情绪平衡遭到了破坏，这种不稳定情绪可以通过网络不断蔓延。正常情况下，只有密切协作的一组聚能者之间才能彼此影响，造成这种后果。在易莫金文明的故乡，失控是常事，谁都没把它当回事——不是有后备聚能者吗，热交换一下就行。可在这个一片荒凉的鬼地方，失控却成了致命的威胁。事故发生时，里茨尔便注意到了，速度之快，几乎能赶上雷诺特。但是，他不能下令让他的聚能者停止运行，这么做代价太大。跟平常一样，雷诺特赋予他二级优先权。但他到底还是应付下来了。他们将聚能监控员分成不同小组，各小组独立运行，不与其他小组并网。这样做，得到的情报当然只能是一个个片段，事后需要在小组记录上下一番分析综合的大工夫。可他们毕竟没有遗漏任何重要情况……多花点时间，但最后总能掌握所有细节，不会留下漏洞。

事故发生后头二十千秒内，里茨尔损失了三名聚能监控员。他命令奥莫把死人清理掉，其他人继续运行，自己则奔赴哈默菲斯特，和托马斯·劳长时间磋商。看来，雷诺特至少会损失六个人，她的翻译部门这下可算遭受了重击。布鲁厄尔自己的损失轻得多，第一统领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让你的人在线上待着，里茨尔。安妮认为，在该死的蜘蛛人公开辩论的时候，她的译员分成了两派，分别支持一方。所以，这次失控的性质跟平常的聚能者意见分歧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规模大得多。她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但我还是下令把这场辩论移出译

员的绑定范围，至少移出他们的关注中心。等情况稳定下来，你要一秒钟一秒钟把你的记录过一遍，检查可疑事件。”

又过了六十千秒，布鲁厄尔和劳一致认为，这次危机过去了，至少安全部门已经没问题了。统领侍卫奥莫重新将监控员与雷诺特的人并网，不过在中间增加了一个缓冲链接。这以后，他才开始仔细扫描之前发生的事故。这次崩溃使里茨尔部门的工作彻底中断了一阵子，当然时间并不长，但大约有一千秒，他们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监控。经过仔细调查，没有发现向这个星系之外发送的任何信号，也就是说，他们的长期安全没受影响。但在本地，译员们嚷嚷了些什么，由于控制端丧失了作用，这些话发了出去。不过蜘蛛人没有发现。这并不奇怪，他们肯定会把无序发射的信号当成瞬时电子噪声。

尘埃落定以后，里茨尔只能把这次失控视为一次坏运气。但在对细节做详尽分析时，还是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一般情况下，里茨尔总是待在“无影手”号的舰桥上，可以居高临下，俯瞰L1的庞杂体和远处的阿拉克尼。可现在，塞雷特和马里去哈默菲斯特帮忙了，只剩下谭和卡尔·奥莫管理这儿将近一百名的聚能监控员。所以他只好纡尊降贵，和奥莫、谭一起操纵。

“统领大人，这一班里，文尼三次触发了警报信号。两次发生在这起事故期间。”

飘浮在奥莫上方的里茨尔俯瞰着所有未在冬眠状态的聚能者。约三分之一的聚能者在他们的座位上熟睡，剩下的则全身心沉浸在数据流中，分析记录，哈默菲斯特那里雷诺特的聚能者交换数据和结果。

“说吧，抓住他什么把柄了？”

“都是摄像分析，一次是在雷诺特的实验室，另一次在劳统领住宿区附近一条通道中。”画面飞速闪过，凸显出监控器发现异常身体语言的片段。

“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吗？”

奥莫阴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笑容里毫无高兴的成分：“要是 在家里，多得可以采取行动了。可在现行统领法令下，没有。”

“懂了。”如果是在易莫金故乡，颁布这种法令的劳会被立即撤 职。二十多年来，第一统领由着那帮做买卖的猪猡为所欲为，还带坏 了一大批本来遵纪守法的属民。一开始，里茨尔被气得发疯，可现 在……现在他明白了。在许多事情上，托马斯都是对的。他们资源不 足，不可能再次大开杀戒。另外，让人们开口讲话还有个好处，可以 趁机收集大量情报。只要等到放松的绳套收紧的那一天，这些情报就 能派上用场。“那么，这次又有什么新发现？”

“七号和八号分析员都报告了两个情况。”七号和八号是位于第 一排末端的两名聚能监控员。还是孩子时，他们或许还有自己的名 字，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进入警察学院以后，他们的个人身份 便不复存在。平民聚能者工作中还保存着名字、博士头衔这类无关紧 要的信息，可在警察这种严肃行当里，没这种事。“文尼对某件事极 其关注，其程度远远超出了正常的紧张、焦虑。注意他的头部动 作。”

里茨尔什么都看不出来，不过他的工作是领导，而不是纠缠在这 类细枝末节上。奥莫继续说道：“他在看特林尼，他起疑心了。在交 通艇气密门，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一次。”

布鲁厄尔翻弄着记录文尼哈默菲斯特之行的录像索引：“嗯，他 跟特林尼干了一架，骚扰特鲁德·西利潘。哎哟天哪——”布鲁厄尔 实在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揍了托马斯·劳豢养的婊子。可你 说警报信号是由他的眼光和身体语言触发的？”

奥莫耸耸肩：“违规行为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人，跟我们早 就知道的他那些毛病吻合。再说，按现行的统领法令，也算不了什 么大事。”

嗯，奇维·利索勒特挨了耳光，就在托马斯的门口。里茨尔情不 自禁地微笑着，欣赏其中的讽刺意味。这些年来，托马斯一直把那个 小贱货哄得团团转。对里茨尔自己而言，时不时给她洗洗脑，这是他 生活中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在他看到她对某段录像资料的反应之后。 但就算这样，他还是控制不了对劳的忌妒。因为他里茨尔·布鲁厄尔 没有劳那种长期伪装的本事，哪怕有洗脑技术也做不到。里茨尔自己

的女人没有一个能待久。所以，他必须每年去托马斯那儿一两次，乞求他赏给自己几个玩物。可消耗资源中最漂亮的一批已经全被里茨尔消耗光了。有的时候，他也会撞上好运气，比如那个弗洛莉亚·佩雷斯。那个女人肯定会发现奇维被洗脑了，因此，虽说是个化学工程博士，还是必须清除掉。但这种好运气毕竟有限……而流放却遥遥无期……这种阴郁的情绪，里茨尔再熟悉不过了。他坚决地将它推离自己的大脑，把注意力转到现在的问题上来。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七号和八号发现文尼隐瞒了某种以前没有的想法？”

如果在家里，解决这个问题不费吹灰之力。把这小子弄进来，从他嘴里撬出答案就行。可在这儿……撬嘴巴的事儿他以前也做过，结果却让人非常失望。有能力抗拒审讯的青河人实在太多了，能被蚀脑菌适当影响的人又太少了。

他反复观看加亮显示的图像：“嗯，特林尼其实就是赞姆勒·恩格，他怀疑的会不会是这个？”小商贩们脑子有毛病：无论多么腐败堕落的行径，他们全都可以甘之如饴，却偏偏这么憎恨他们的这位同胞，仅仅因为他贩卖的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里茨尔的嘴唇厌恶地一撇。唉，我们现在真是丧尽体面了。讹诈这种武器只应该用在统领阶层。对付范·特林尼这种角色，平平常常的恐怖手段按说就足够了。他继续检查奥莫发现的证据，其实算不上什么证据，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是不是把监控器材的报警阈值设得太低了。动不动发警报，谁受得了。”

奥莫早就提出过类似意见。但这位统领侍卫是个聪明人，并没有露出扬扬得意的表情：“有这种可能，大人。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存在必须由管理人员判断的问题，正常属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位统领统治着完全由聚能者组成的世界，这种事只能出现在幻想小说里。“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统领大人？”

“什么想法？”

“这些能独立运行的青河定位器，我真希望能大批布置在哈默菲斯特。青河营帐的保安措施居然比咱们这儿更严密，这怎么都说不过去。比如这些事，如果发生在青河营帐，我们就会知道文尼的血压、心跳速度——嘿，如果目标脑袋上沾了定位器的话，我们连他的脑电

图都会一清二楚。有了买卖人的信号处理器，加上我们的聚能者，我们甚至可以知道这家伙心里在想什么。”

“是啊，我知道。”近于魔法的青河定位器，给执法水平带来了质的飞跃。买卖人的营帐里四处分布着这种一毫米大小的监控器材，数量多达几十万。劳放松规定以后，哈默菲斯特的公开活动场所可能也有好几百。他们只需要稍稍修改一下哈默菲斯特的脉冲式微波设施，就能大大提高定位器的监控范围。那时就再也用不着摄像包这类笨重设备了。“这件事，我会再跟劳统领谈谈。”安妮手下的程序员已经在这批小商贩的定位器上下了两年工夫，竭力寻找可能的陷阱，却什么都没找到。

与此同时……“对了，伊泽尔·文尼这时已经回到青河营帐了。你不是想要定位器吗？那儿的定位器要多少有多少。”他对奥莫笑道，“多抽调两个聚能者盯着他。咱们瞧瞧，看仔细会发现什么新情况。”

这场危机剩下的时间里，伊泽尔再也没有发作过。来自哈默菲斯特的常规报告说，蚀脑菌已经被控制住了。容小毕和另外八名聚能者死亡。还有三例“严重损伤”。但特里克西娅被注明“未受损伤，已重返工作岗位”。

本尼酒吧里，人们议论纷纷。丽塔很有把握地声称，这次失控只是随机发生的意外事故：“在巴拉克利亚时，我工作的单位每隔一两年就会出一次这种事故。只有一次找出了确切原因。聚能者必须密切协同，而密切协同肯定会出这类事。这是一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她和乔新担心的是，这次事故之后，肯定会禁播《少年科学讲座》，哪怕延时播出都不行。冈勒·冯则说，禁不禁都一样，舍坎纳·昂德希尔不是在辩论中莫名其妙地输给佩杜雷了吗？所以说，那个节目准会取消，就是上头同意派聚能者继续翻译，也没有可翻译的东西了。特鲁德·西利潘没参加这场讨论，他这会儿在哈默菲斯特，这回也许真得好好干活儿了。但他不在没关系，范·特林尼替他把手话都说。他向大伙儿转述了特鲁德的理论，说下面的蜘蛛人打起来了，特里克西娅只是忠实地干她的翻译工作而已，蚀脑菌的失控就是这样造成的。伊泽尔麻木地听着这一切，一言不发。

还有四十千秒，他才开始新一轮工作，伊泽尔提前回到自己的宿舍。他必须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才能重新面对本尼酒吧的人群。发生了这么多事：让人羞愧的事，让人痛心的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意义却重大得要命的事。他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飘浮着，感觉自己的心像被放在地狱烈焰上灼烧一般，他痛苦极了。脑子昏沉沉的，一会儿想想这件事……一会儿又想想同样令人痛苦的另一件事，过不了多久，思绪又飘到第三件事……最后又兜回第一件事。

奇维。真是羞愧啊。他打了她两次，打得那么用力。如果范·特林尼没有干涉，我会继续不停地打下去吗？这种可能性太可怕了，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是啊，他一直担心自己莽莽撞撞犯什么大错误，甚至担心自己是个懦夫，可……今天，他看到了自己性格中新的一面，卑鄙的一面。让特里克西娅等人公开表演，这件事跟奇维有关，这没错，但有关的不止她一个。我为什么偏偏揪住她不放？因为她以前好像很关心他和特里克西娅？因为她不还手？脑子里的声音不断这么说着，怎么都压不下去。在内心深处，也许他伊泽尔·文尼不仅是个无能之辈、胆小如鼠的懦夫，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下流胚子。伊泽尔的思绪围绕着这个结论不住打转，越逼越紧，直到找到一条岔路，逃遁出去……

范·特林尼。这就是那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特林尼昨天行动了两次，每次都拉了伊泽尔一把，让他没有变成更大的傻瓜、更坏的恶棍。他后脑勺上结了一块大血疤，就是特林尼“笨手笨脚”把他撞到墙上的杰作。伊泽尔在营帐的健身房见过特林尼。老头子锻炼的时候很夸张，跟他平时一样装模作样、咋咋呼呼，身体却不见得怎么样。他的反应速度并不特别快，可那个人真的内行，懂得怎么行动、怎么制造“事故”。回头想想，伊泽尔突然意识到，有好几次，范·特林尼都碰巧误打误撞地在最适当的时间地点冒了出来……比如那次大屠杀之后的营帐公园。老头子当时说什么来着？没将半点把柄落在监控摄像机镜头里，甚至没有劝说他——可他说的某件事让伊泽尔的头脑清醒了，让他认识到吉米·迪姆是被谋杀了，吉米根本没做劳推在他头上的任何事。范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么招摇浮夸，那么自以为是、那么无能，可是……伊泽尔细细琢磨着那些细节，那些只有他才有可能明白、其他人却会忽略的小事。也许他已经陷入了幻想。当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幻想便会悄悄爬上心头。他不就是这样吗？昨天，他深深埋藏在心底的希望破灭了……

特里克西娅。这就是他痛苦、愤怒和恐惧的焦点。昨天，特里克西娅距死亡只有一线之隔，她的身体承受着痛苦，痛苦得蜷缩起来，和容小毕一样。也许她的痛苦更深……他想起她从成像仪里出来时的表情。特鲁德说，她的语言技能被暂时解除了绑定。也许正因如此，她才如此绝望：她失去了对她来说唯一有意义的东西。或许特鲁德在撒谎，跟雷诺特、劳和布鲁厄尔一样。他怀疑在很多事上他们都没说实话。或许特里克西娅当时的确暂时脱离了聚能状态，看着自己，发现自己变得如此苍老，意识到别人盗取了她的生命。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只能一年又一年站在一旁，看着她，无能为力，怒火中烧……一言不发。他想痛打某个应当为此负责的人，惩罚某个……

轮回。又一次想起奇维，又一次痛苦。

两千秒过去了。四千秒。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这种情形在以前几个无比痛苦的时刻也出现过好几次。有的时候，他整晚将自己的心放在地狱之火上烧灼，直到耗尽最后一点精力，沉沉睡去。可今天晚上，他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特林尼身上。伊泽尔终于焦躁起来，再也按捺不住了。就算他疯了，那又怎样？现在已经到了除了幻想一无所有的时候，抓住幻想吧！文尼行动起来，戴上自己的头戴式系统。进入数据库很不方便，花了好几秒钟。直到现在，他还是习惯不了这种笨拙的易莫金输入—输出界面，这东西甚至没有像样的定制功能，无法根据用户的需要调整系统。终于，一圈视窗在他身体周围亮起，上面是他正在写的提交给劳的报告。

嗯，关于范·特林尼，他知道什么情况？更准确地说，哪些情况只有他知道，却逃过了劳和布鲁厄尔的视线？这家伙的徒手格斗技巧——或者说厮打技巧——高明得不可思议，却一直真人不露相，瞒着易莫金人。他在跟他们玩花样……经过这次事故，他在文尼面前露底了——他自己肯定也知道。

或许特林尼只是个老罪犯，竭力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以保住自己的老命。可要是这样，那些定位器的事儿就解释不通了。特林尼把这个机密泄露给了托马斯·劳，大大增强了劳的力量。现在，那种小得几乎看不见的自动化器材已是遍布各处，这会儿连他的指关节上都沾着一个——或许只是一点汗迹，但也可能是个定位器。这种粉末大小的东西能报告他胳膊的准确位置，他的几根手指头在哪儿，他侧着脑袋的角度。劳的监控器材无所不知。

但这些功能，舰队数据库里只字未提，即使以最高权限进去，这些情况也搜索不到。也就是说，范·特林尼知道来自青河遥远过去的某些机密。甚至不排除这种可能，他之所以向劳透露这些秘密，是为了掩饰……掩饰什么？

伊泽尔苦思冥想定位器的事，却什么都想不出来。还是想想这个人吧。范·特林尼。老油条，甚至知道保密级别高于青河舰队司令的古老信息。既然知道这么古老的秘密……奠定现代青河基石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特林尼这个人可能已经存在了。那是范·纽文、苏娜·文尼和大裂隙委员会完成他们壮举的时代——特林尼在场。真要那样的话，按客观时间计算，特林尼肯定非常非常老了。这倒不是完全不可能，甚至算不上非常罕见。航程极长的贸易可以让一位商人消耗一千个客观年。他父母就有一两位双脚曾经踏上过古老地球的朋友。但就算他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类似这种位于青河自动化系统最深层的绝密，会随便让某个小人物知道吗？

不可能。如果特林尼真的如伊泽尔所想——他彻底疯了，那他必定是个在历史上留下过姓名的大人物。是谁呢？

文尼的手指敲打着键盘。劳交给他的任务正好为寻找答案提供了掩护。任何事情，只要与青河有关，劳都有莫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永无餍足。文尼正在替他准备一份概要，提出对聚能者进行研究的方向。伊泽尔早已看透，尽管劳的态度亲切圆滑，他的疯狂程度却远甚于布鲁厄尔。劳的所有研究只有一个目的：以后更大规模的统治。

小心呀。他必须用报告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查询无关紧要的项目，让监控者看不出他的真实意图。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毫不相关的东西，足以应付那些监视者了！

他需要一份名单：青河人，男性，生活在现代青河创立之初，在帕克司令的贸易舰队离开特莱兰时尚未确定死亡。其中有些人已经远赴这部分人类活动空间以外的区域，排除这部分人以后，名单缩小了许多。他提出又一项查询条件：布里斯戈大裂隙事件时在场。名单再次缩小。这一切本来很简单：以布尔逻辑为基础，一串击键，或者几道语音命令，马上会显示出结果。但伊泽尔不敢走捷径直奔主题。每一项查询必须隐藏在众多搜索之中，必须跟他准备提交的报告有关。结果分散在许多项目中，这里一个名字，那里一个名字。飘浮在天花板附近的行星计时器表明，再过十五千秒，房间的四壁便会亮起曙

光……名单终于到手了。真的会有什么意义吗？寥寥几个名字，还有一些不太清楚，或者可能性不大。他提交的查询条件本身就过于模糊。星河星际网无比庞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结构体系。上面的内容全都是过时的，有的过时的几年，有的长达许多个世纪。另外，星河人彼此之间也时常以谎言为武器，特别是在相隔不太远、这样做有利于自己在贸易中占上风的情况下。几个名字。是谁？为了不引起暗藏的监视者注意，他连看这份名单都得万分小心，慢得让人焦躁。他认出了几个名字：特兰·文尼.21，苏娜·文尼的曾曾孙，文尼家族伊泽尔这一支的父系祖先；金·申.03，苏娜在布里斯戈大裂隙的首席战斗员。申不可能是特林尼，他的身高只有一百二十公分，宽度也差不多有这个数。其他名字的主人不是什么名声赫赫的大人物，荣格、特拉普、帕克……帕克？

文尼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惊讶。如果布鲁厄尔的聚能监控员审查记录，肯定会注意到他的情绪变化。该死的定位器，连脉搏都查得到，说不定还有血压呢。发现我大吃一惊……好吧，干脆闹得更大点。

“贸易之神啊。”文尼吹了声口哨，光明正大地把图像和生化数据调入所有视窗。确实像是他们这位S. J. 帕克，开关星贸易舰队司令。他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见过的帕克，那时他还一点儿都不显老。很像。不过，这份生化数据很多地方不清不楚，DNA记录也和后来的帕克不一致。嗯，难怪劳和雷诺特没有察觉。他们没有文尼那种家庭关系，没有接触过那时的帕克。在布里斯戈大裂隙的S. J. 帕克——两千年前——是一位飞船船长，最后加入了拉科·文尼的舰队。还有传言说，他跟拉科本来打算联姻的，后来没成功。那以后便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文尼跟踪着一两条显而易见的查询线索，继续查了查帕克的事，然后便罢手了——发现一件有点意思却并不重要的事时，一般人都会这么做。名单上还有几个名字……花了一千秒，他才把名单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没有一个眼熟的。他的思想不住转回S. J. 帕克，最后简直恐慌起来。敌人窥视对方思想的手法到底高明到什么程度？他看了几幅特里克西娅的图片，熟悉的痛苦再次涌上心头。模糊的泪眼下，他拼命转着脑筋。如果他关于帕克的猜测是正确的话，他一定出生在非常非常遥远的过去。难怪父母那么尊重他，从不把他当成一个年纪轻轻的普通签约船长。老天，他甚至可能参加过范·纽文组织的前往人类活动空间另一端的远征。布里斯戈大裂隙之后，纽文的财富达到了顶点，他组织了一支规模宏大的舰队，远赴天涯。这件事太有范的风

格了，只有他能做得出来。人类空间远端至少在四百光年以外，等他们抵达目的地时，有关那个区域的商业情报早已成为远古历史了。他计划的航线将穿过人类这个种族最早殖民的某些星系。舰队出发后几个世纪里，青河网络不断报道着这位堪培拉王子的事迹：他的舰队扩大了，舰队缩小了。后来，报道渐渐变得模糊，传来的消息时常没有确证。这个无比漫长的航程，纽文或许连一半都没走完。童年时代，伊泽尔和伙伴们经常扮演这位失踪的王子。可能的结局多种多样：充满冒险精神的辉煌结局或者凄惨收场。最有可能的是年老、贸易连续失利、数十光年以外的破产导致无法继续航程。总之，舰队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返航。

部分船只或许回来了。时不时回来几个人，可能是由于对这次远航丧失了信心——他们曾深信他们将会永远告别自己的时代。有谁会知道哪些人回来了，哪些人没有？S. J. 帕克很可能知道。S. J. 帕克很可能清楚范·特林尼的真实身份，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守这个秘密。来自布里斯戈大裂隙的人中，谁会如此重要，真实姓名又是尽人皆知，居然让S. J. 帕克从那个时代直到现在一直对他忠心耿耿。谁？

就在这时，伊泽尔想起自己听说的一件事：舰队旗舰的名字是帕克司令亲自选定的——“范·纽文”号。

范·特林尼。范·纽文。失踪的堪培拉王子。

我真的彻底发疯了。数据库里保存着资料，一秒钟内就能推翻这个结论。就算这样也否定不了。如果他的想法是对的，数据库的相关材料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得了吧，得了吧。这正是那种他必须小心提防的由绝望导致的幻想。只要把自己的期望值抬升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开始自欺欺人，最后把自己的幻想视为事实，并且深信不疑。这么做倒也有个好处，心里烧灼似的痛苦感受消失了。

太晚了。他久久凝视着特里克西娅的图片，将自己淹没在悲伤的回忆中。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今后，类似的幻觉还会出现。但他的时间还长，他有一生的时间耐心搜索。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发现这座牢笼的裂缝，而且不会怀疑那是自己的想象造成的错觉。

睡眠降临了。梦境，混合着跟平常一样的忧伤，新的羞愧，刚刚的疯狂，以及宁静，拂过他的舱室。意识渐渐消退了。

又一个梦。如此真实，直到结束，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梦。小小的光点在他眼前闪烁，但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坐起来，睁开眼，房间里一片漆黑。躺下，合上眼睛睡去，光点又出现了。

这些光点在向他说话，跟用小镜子反射阳光打信号一样。还是小孩子时，他时常玩这种游戏，看着光点一闪一闪，射向门外，从一块岩石跳上另一块岩石。今晚，光点形成一个固定模式，不断重复着。在文尼的梦境里，他几乎没费一点力，但它的含意却渐渐浮出水面：

“如——果——听——懂——点——头——如——果——听——懂——”

文尼吃惊地呻吟了一声，光点的模式变了：

“别——出——声——别——出——声——别——出——声——”良久，模式再次改变：“如——果——听——懂——点——头——如——果——”

这太容易了。文尼的头动了动，只有一厘米。

“好。假装睡着。裹住手，手指掌上击键。”

这么多年殚精竭虑，到头来搞阴谋却如此简单。假装手掌是个键盘，跟你的同谋击键交流就行。以前怎么没想到！双手藏在被单下，没人看得见！真是好主意。要不是不符合地下活动者的身份，他非高兴得笑出声不可。救星是谁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弓起右手，敲出一句话：“啊，聪明的王子，怎么耽搁这么久才来？”

光点消失了很长时间。伊泽尔的意识沉入更深的睡眠。

接着：“你今晚之前就知道了？我真失败。”长长的停顿，“抱歉，还以为你垮了。”

文尼冲自己点着脑袋，颇有点自豪。或许有一天，奇维会原谅他，特里克西娅也会重获生命，还有……

“对了，”伊泽尔击键，“我们有多少人？”

“秘密。只有我知道。人人可以传出信息，但谁都不知道还有谁。”停顿，“除了你。”

哈。简直是地下活动的范本。成员彼此可以合作，但除了王子本人，谁都不可能出卖其他人。现在，一切都简单了。

“嗯，我现在太累，想睡。我们以后再谈。”

停顿。他的要求是不是太奇怪了？不过晚上本来就应该睡觉嘛。
“好，以后谈。”

意识终于完全消失。文尼在铺位上动了动，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他不再孤单了。这么长时间，秘密就在眼前。真想不到呀。

第二天一早，文尼醒了。精神饱满，心里洋溢着奇怪的幸福感。嘿，他做了什么，竟会如此幸福？

他灌满淋浴袋，准备好沐浴液。昨天是那么绝望，那么羞愧。现实的痛苦再次爬上心头，但来得很慢，慢得奇怪……对了，他做了个梦。做梦没什么不寻常，但他的梦通常是让人伤心欲绝的噩梦，文尼从来不愿回忆。他关掉淋浴莲蓬，进入干洗状态，在回旋的气流中待了一会儿。可昨天的梦似乎不一样，是什么？

对了！那是个幻想式的美梦，以前他也做过这类梦。但昨天不同，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变成噩梦，劳和布鲁厄尔没有在最后关头从藏身处猛扑出来。

嗯，这次梦见了什么秘密武器？想起来了，跟一般的梦境一样，没什么逻辑可言。出现了某种魔法，让他的双手变成了可以联系地下活动领导人的通信链接。范·特林尼？伊泽尔咯咯笑出声来。有些梦真是荒谬绝伦。奇怪的是，他仍旧因为这个荒唐大梦备感安慰。

他套上衣服，沿着营帐通道飘行。动作是典型的零重力姿势，推，拉，拐弯时轻轻一弹，不时旋转，避开速度较慢或跟他方向不一致的过路人。范·纽文。范·特林尼。以范为名的人肯定有几十亿，

叫“范·纽文”的旗舰少说也有上百艘。但他渐渐想起了昨天在数据库的查询，想起就寝前自己的那些疯狂念头。

帕克司令的事不是做梦。他的速度越来越慢，来到娱乐室。

伊泽尔头前脚后飘了进去，向门边的亨特·温打了个招呼。这里的气氛比昨天缓和得多。他很快便发现雷诺特已经让幸存下来的聚能者重新上线了，没再出什么意外，也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事件。房间另一头的天花板处，范·特林尼正在高谈阔论，就事故原因以及危机是如何度过的发表自己的高见。还是过去那个范·特林尼。自从与易莫金人的战斗之后，每次值班都有好几千秒和这个老家伙重合。突然间，梦境和数据库的查询清清楚楚展现在他的眼前，露出了真面目：彻底的荒唐，不可理喻。

特林尼准是听到了他向亨特打招呼。老骗子转过身来，片刻间，视线越过房间，抵达文尼。什么话都没说，连头都没点一下。就算这时正有一台易莫金监视设备沿着文尼的视线看过去，也不会有任何情况引人注意。但对伊泽尔·文尼来说，这一刻仿佛持之永恒。就在这一瞬间，小丑似的范·特林尼消失了，那张脸上没有半点轻狂，只有高高在上的寂寞、平静，还有对昨天夜里那场奇特对话的认可。不是梦。昨天夜里的联系不是魔法。还有，眼前的老人的的确确就是那位失踪的王子。

“可这是第一场雪呀，你不想瞧瞧吗？”维多利亚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招对谁都没用，除了这位哥哥。

“你以前不是玩过雪吗？”

那倒是，爸爸带他们去北方旅行时玩过。“布伦特！这是普林塞顿的第一场雪。广播里说了，克拉奇山已经被雪覆盖了。”

布伦特仍旧继续摆弄着他那个框架上的轴心和榫头。那东西有许多面，亮晶晶的，一天比一天复杂。布伦特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溜出宅子。他在模型上埋头苦干，好一阵子没理会她。遇上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时，布伦特总是这个样子。他的手很灵巧，可脑子转得慢。另外，他还特别害羞。照大人的话说就是有点阴沉。他的头没怎么动，但维基看得出来，他正偷偷瞅着自己。模型框架上来回穿梭的手慢了下来，时而动动这儿，时而拧拧那儿。最后，他总算开口了：“没得到爸爸同意之前，咱们不应该出门。”

“呸。他在睡觉，这你也知道。今儿早晨比以往都冷，现在不出去，待会儿就暖和起来了。哎，我给他留张条子，这总成了吧？”

要是换了戈克娜，她会跟维基反复争辩，最后用她的歪道理说服她；要是杰里布，则会因为她使唤自己干这干那而大发脾气。可布伦特没跟她争辩，只是继续忙着他的模型，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她身上，另一部分专注于不断从他手下出现的新接头、新连接，同时望着普林塞顿另一边山岭上笼罩的霜雾。那么多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个不着急出去瞧瞧。可她今天早上只找到他一个，而且，他的模样比杰里布更像成年人。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嗯，好吧。你要真想去，就去吧。”维多利亚得意地笑了：结果不出她所料。从道宁上尉眼皮底下溜出宅子要困难一些——但也难不到哪儿去。

天色还早，阳光还没照到山顶大宅下面的街道。维多利亚大口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每吸进一口霜冻的空气，胸腔周围便一阵麻酥酥的。热花和林妖紧紧抓着树枝，像这种天气，它们可能一整天不出来。但外面还是有不少可看的，这些东西她从没见过，只是不久前刚从书本上读到过。在最冷的洼地里，晶虫慢吞吞地从雾气里爬出来。这批小小的、勇敢的先驱不会活太久。维基想起自己去年做的一次节目，那次节目讲的就是晶虫。最先爬出来的肯定会死，但它们仍旧不断爬出来，直到气温进一步降低。在全天的低温中，晶虫才能活下去。再过一段时间，等天气更冷的时候，才会出现扎下根的晶虫变种。

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维基蹦蹦跳跳。哥哥的步子更大、也更慢，她完全跟得上。时间尚早，外面几乎没什么人，这倒是便于她把这里想象成一座空城，只有自己跟哥哥——仅存的两个人。想想看，这里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严寒到来，他们只能像爸爸跟逖弗人打仗时那样，全副武装出门。下山的路上，维基一直在幻想这件事儿，她把见到的一切都转化成幻想的一部分。布伦特听着她的唠叨，偶尔也出出主意。要是爸爸那些大人朋友听了布伦特的这些主意，准会大吃一惊。布伦特才不傻呢，他的想象挺像那么回事儿。

克拉奇山在三十英里以外，比皇家城堡还远，在普林塞顿另一头。走路是绝对到不了的。但今天，想去附近山里的人很多。不管在什么地方，第一场雪都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节日，当然，这个节日时间不固定，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过节。这一点维基最清楚不过。如果能准确预报初雪，爸爸肯定会起个大早，妈妈也会从陆战指挥部飞回来，全家一块儿出去玩。不过真要是那样，就一点探险的感觉都没有了。

而现在却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从到山脚开始。布伦特十六岁了，他的个子在这个年龄段里算大的，很容易被当成正常人。他以前独自出过好多趟门。他说他知道直达车在哪儿停。可今天，外头一辆公共汽车都找不到，别的车也少之又少。难道每个人都上山去了？

布伦特从一个车站走向下一个车站，越来越焦躁不安。这次维基只是紧紧跟着他，一声不吭。时常有人说布伦特是智障，于是，布伦特很少说自己知道什么事。总算有一次说出口——哪怕是对自己的小妹妹——却被证明是错的。他肯定难过极了。走过第三个车站时，布伦特往下一趴，身体都快碰着地面了。维基以为他打算就在这儿一直等下去，看会不会有车来。维基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小。他们出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连一辆公车都没瞧见。看样子，到头来，她还是不得不伸出小小的肢尖，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可过了一会儿，布伦特站起来，望着大街远处：“我敢说，那些搞挖掘的今天不会放假，他们离这儿只有一英里远。那儿随时都有车子。”

哈。正是维基一直想提出来的主意。幸好还算耐心，没多嘴多舌。

天还没大亮，街上仍然笼罩在一片昏暗中。这是普林塞顿的隆冬，黑漆漆的地方积着一层霜，厚得跟雪没什么区别。他们走过的地方没什么植物，最多只有点野草和蔓生爬藤。到了浑身湿漉漉、热得让人受不了的夏天，只要没有暴风雨，这种地方肯定一片生机，满是飞来飞去的蚊虫和饮水虫。

街道两旁是两三层楼高的店铺。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荒凉。地面嗡嗡震动着，不时发出砰砰巨响。这都是那些看不见的挖掘工干的。货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时而出现一座栅栏挡住去路，只准施工队进出。维基使劲拽着布伦特的胳膊，叫他从栅栏底下爬进去瞧瞧：“哎，这儿有这些东西，全都是因为爸爸。咱们当然有资格瞧瞧！”不用说，布伦特绝不会同意这种理论，但他的小妹妹已经穿过了“闲人免入”的栏杆，他只得跟上，尽力保护她。

两人爬过一座座高高的支撑钢架，一堆堆砖瓦。这地方显得既生气蓬勃，又古怪陌生。在他们的山顶大宅里，一切都是那么安全，那么有条理。可这儿……嗯，她已经瞧出了许多漏洞，这些疏漏完全可能让某个人摔断一条腿、戳瞎一只眼。嘿，瞧这些摞得高高的石板，要是弄翻了，准能把人压扁。在她看来，这些危险都明摆着……简直太刺激了。兄妹俩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混凝土箱边择路而前，避开工人的目光，以及种种可能发生致命事故的有趣玩意儿。

前面的护栏是两根合股线围成的。不想死的话，自己小心别摔下去！维基和哥哥低低地趴在地上，伸出脑袋，张望着下面的深渊。起

初下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一股股热气直往上冲，带着烧着的油味、滚烫的金属味，感觉如同脑袋被人打了一巴掌后又被好好抚摩了一番。还有声音：工人的喊叫声、金属摩擦声、引擎轰鸣声，还有一种说不出名堂的滋滋声。维基头往下探，让所有眼睛适应下面的黑暗。下面有光，却又不像白天的天光、夜里的星光。她在爸爸实验室里见过电弧灯，不过那是小型灯，这里的却大得多：一束束光闪耀着，主要是红外光和远红外光——肉眼看来，除了在太阳的碟形表面上，这种光向来不太强。光线从戴着头罩的工人那里发出，射在竖井壁上，来回跳跃着……还有其他没这么引人注目的光，光线稳定得多，色彩也是固定的，这里一盏灯，那里一盏灯。离暗黑期还有十二年，但他们已经在这下面建造了这么大一座城市。她可以望见石头砌成的交通干道，从竖井看下去，这种无比粗大的干道如管道一般纵横交错。在这些管道中，她还看到了更黑的窟窿……为进一步挖掘准备的坡道？建筑、住宅和花园之后会建，现在已经为它们掘好洞窟了。向下望着望着，维基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天生的对于渊薮的向往。可工人现在建造的空间相当于天然渊薮的几千倍大。如果只想一觉睡过整个暗黑期，你只需要一个能容下你睡觉的地方，加上一个小小空间，够储备苏醒之初所需要的食物就行。这样的渊薮早就有了，旧城中心下面就是，已经存在了将近二十个世代。这个新建的地下城则完全不同，它是供人们在里面居住的，清醒地居住的。在能够保证密封绝缘的地方，地下城延伸到了地表，其他部分则建在地下数百英尺的深处——就好像给普林塞顿现在高低错落的建筑来了个大颠倒，感觉奇妙极了。

维基望着望着，她被自己的想象弄得神魂颠倒。今天以前，这一切只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故事。小维多利亚从书里读过，听自己父母谈论过，还听过电台的广播。地下城的事她熟悉极了。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这么憎恶她的一家。因为这件事，还有早产儿的事，爸爸妈妈才不允许他们单独出门。爸爸总是说，世界在不断进化，必须让小孩子出去闯荡，不然的话就不会锻炼出才干。问题在于，爸爸只是说说而已。每当维基想做点有风险的事，爸爸马上摆出一副做父亲的架子，小心翼翼保护她，为她好端端的冒险计划添上重重保护，到头来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维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咯咯咯笑个不停。

“怎么了？”布伦特问。

“没什么。我想啊，咱们今天总算能瞧瞧外面的世界了——不管爸爸同不同意。”

布伦特显得不自在起来。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个人刻板地遵守所有规定，稍做点出格的事就大惊小怪。“我觉得咱们该走了。地面上还有工人，离得越来越近。再说，耽搁下去，雪全化了。”

哼。维基极不情愿地跟着哥哥穿过工地上一堆堆大家伙组成的迷宫，维基满心欢喜。跟这里相比，雪花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来到第一个公共汽车还在运营的车站时，等着他们的是今天最出乎意料的事：杰里布和戈克娜，正站在离等车的人群稍远一点的地方。怪不得今天早上没找到他们。居然没叫上她就偷偷溜出来了！维基穿过广场，朝他们走去，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戈克娜竟然还好意思跟平常一样冲她笑嘻嘻的，杰里布倒还知道害臊。他跟布伦特是孩子中最年长，本来应该阻止这类事。四个人避开人群的瞪视，脑袋凑在一起。

叽里咕噜。高人一等小姐开口了：“你们怎么这么久？绕开道宁的警卫有那么难吗？”

维基立马回嘴：“你居然也敢溜出来，我倒真没想到。至于我们嘛，今天早上可长了见识了。”

“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瞧了瞧新的地下城。”

“这个——”

杰里布插进来：“你们俩都闭嘴。你们谁都不该出来。”

“可我们是大明星，上过电台。”戈克娜搔首弄姿，“大家全都喜欢我们。”

杰里布靠近了点，压低嗓门：“少来这套。有三个听过《少年科学讲座》，就有整整三个人觉得不自在，而把我们恨之入骨的保守派有四个。”

维基做过的所有事中，上《少年科学讲座》是最好玩的。可自从尊贵的佩杜雷女士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的年龄，于是他们必须做点什么，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甚至找到了另外一些早产儿，可到目前为止，能上节目的早产儿一个都没有。维基和戈克娜也没有和别的早产儿交上朋友，虽然大家是同龄人。那些早产儿怪得很，态度冷漠，跟一般人心目中的早产儿一模一样。爸爸说，这是他们的成长过程造成的，这么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东躲西藏。可维基还是觉得他们挺吓人的。最可怕的事，她只跟戈克娜谈过，而且是半夜三更说的悄悄话：万一教会是对的怎么办？也许她和戈克娜只是自以为自己有灵魂，其实并没有。

杰里布说得有理。片刻间，四个人都沉默了。接着，布伦特问道：“你们怎么也出来了，杰里布？”要是换个人问，这话颇具挑衅意味，但布伦特不是那个意思，他根本不懂怎么话里带刺儿。这个问题纯粹出于好奇，希望对方给他说明一下。

尽管如此，它却比任何讽刺都更深刻。“哼。我本来打算自个儿进城的。皇家博物馆有个关于科尔姆异形的展览……我是不会惹出麻烦的，我的样子显老，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最后这句话没错。杰里布的个子虽然没有布伦特大，但他背上已经长父毛了，父毛还从外套衣缝里支棱出来。可维基才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呢，她一只手朝戈克娜的方向一戳：“那，她又算什么？你养的宠物泰伦特？”

高人一等小姐甜甜地一笑，而杰里布的表情只能用怒目而视形容。“你们俩冒的风险可不小啊，你们知道吗？”戈克娜究竟使了什么花招，骗得杰里布带上她？维基对这个问题有一种专业兴趣。到现在为止，她和戈克娜是全家最懂怎么支使别人的人，正因如此，她俩才一直无法和平共处。

“我们出来至少还有个学术原因。”戈克娜道，“你有什么借口？”

维基的进食肢冲着对方的脸一挥：“我们是出来看雪的，这也是学习！”

“哈！学习？你只想在雪地里打几个滚儿罢了。”

“闭嘴。”杰里布抬头观察着车站附近来来往往的行人，“我们都应该回家去。”

戈克娜改变策略，想要以理服人：“可是，杰里布，路那么长，回家更糟。咱们还是搭车去博物馆吧——瞧，车来了。”来得倒真巧，公共汽车沿着上坡的大道开上来，不停闪烁的近光红灯表明这是一辆出城的环线班车。“逛完博物馆后，那帮看雪的神经病也该返城回家了，我们正好可以搭车回去。”

“哎，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看那些瞎编出来的外星魔法。我想看雪！”

戈克娜耸耸肩：“运气不好呗，维基。想看雪，什么时候都行，回家以后你把脑袋扎进冰盒里就能看到。”

“我——”维基发觉杰里布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了，自己却拿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只要他跟布伦特说一声，维基就会不由分说被带回家。“呃——天气倒是真不错，去博物馆也挺好。”

杰里布苦笑一声：“是啊，等我们到博物馆时，说不定会发现娜普莎和小伦克已经在那儿等着咱们了。那两个肯定比咱们强，说几句好话就能骗得警卫开车把他们直接送过去。”维基和戈克娜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那两个小家伙虽然现在已经不算婴儿了，但还是几乎整天缠着爸爸不放。他们能骗过妈妈的警卫？想想就好笑。

四个人蹭到等车的人群边上，最后一批登上汽车……其实这样挺好，四个人比两个人安全多了，皇家博物馆所在的城区治安也不错。就算爸爸发现了，但看在他们安排得这么好、这么小心的分儿上，肯定会原谅大家。至于雪嘛，她还有一辈子时间呢，看雪的机会多的是。

公交车跟维基坐惯的轿车和飞机完全不一样，大家一个接一个，挨得紧紧的。车里张着一片片绳网，每隔五六英尺就有一张。乘客们伸开肢腿，身体垂直吊在绳子上，样子真不体面。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往车里塞进更多的人，坏处是让人觉得自己傻透了。只有司机有个真正的栖架。

车里本来不太挤，可其他乘客刻意跟孩子们保持较大的距离，这样一来就很拥挤了。哼，这些人，爱怎么样怎么样吧，缩成小人我都不在乎。她不再理会那些人，开始研究掠过车外的街道。

工程力量大都投入了地下城的施工，许多地方的街道维护工作便被忽略了。汽车不住颠簸，每颠一下，绳网就一阵晃——真好玩。过了好一阵子，街道渐渐平坦起来。车子驶进新城区最豪华的地段。她认出了一些大楼上的标志，像地下动力公司、摄政电子公司，等等。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协和国有些最大的公司根本不会存在。看到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出这些大楼，小维多利亚满腔自豪。爸爸影响了一大批人，而且是好的影响。

布伦特松开绳网，脑袋凑了过来：“知道吗？我觉得有人在跟踪咱们。”

说话声虽轻，但还是被杰里布听到了，他吊在绳网上的身体一下子僵直了：“什么？哪儿？”

“那两辆车。就在前面车站旁。”

恐惧瞬间攫住了维基，很快她又如释重负，笑道：“我明白了。咱们今天谁也没逃出爸爸的法眼。爸爸是故意放咱们出来的。道宁上尉的人也跟平时一样，一直跟着咱们。”

“那些车子跟我们见过的不大一样。”布伦特说。

皇家博物馆就在城市中心车站旁边，维基一行人一下公交车，便来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

有那么片刻，维基和戈克娜仰望着博物馆的石砌拱门，叹为观止，一句话都说不出。她们做过一次关于这座博物馆的节目，却从来没有来过。皇家博物馆只有三层楼高，跟附近的现代建筑比起来像个侏儒，不过尽管小，它却有一种那些摩天大楼没有的厚重威严。除了堡垒要塞，皇家博物馆是普林塞顿地表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见证过太阳五次明暗轮回，仍旧完好无损。尽管这座博物馆经过历代的翻修、扩建，但这里却有一个世代谨遵无违的传统：它的基本形态应当保持不变，永远与“长肢”国王所见的“异象”一致。建筑外表呈弧形，和飞机机翼的弧度正好相反，让气流得以平顺地拂过它的表面。这是科技时代之前两个世代的建筑师的杰作。陆战指挥部也保存着一些古代建筑，但跟这个没法比。那里的建筑全靠两边高耸山壁的保护才得以幸存下来。一时间，维基沉浸在想象中，设想着太阳初放光明时这里的情景：博物馆伏得低低的，近乎声速的肆虐狂风从它上面掠过，太阳放出烈焰，从红外光到远红外光，各种频谱的光一应俱全。长肢国王为什么非要把这座博物馆建在地表？那还用说，挑战黑暗和太阳呗。从小小的藏身渊藪中长身而起，君临天下。

“喂，你们两个！睡着了吗？”杰里布厉声吆喝。他和布伦特正在大门那儿瞪着她们呢。两个女孩儿急匆匆奔上梯级，这一次居然没有反唇相讥。

杰里布迈步向前走去，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这两个做白日梦的小神经病。布伦特断后，紧紧跟着其他三人。

他们走进大门里的阴影，城市的喧嚣在身后渐渐退去。入口两边的伏击位置上静静地立着两名禁卫军人，他们在这儿只是个仪式，不负责警卫。真正的警卫在前面：验票的。他身后古老的石墙上挂着招贴，指明目前的展出内容。杰里布不再嘟囔了，站在一幅描绘科尔姆异形的十二色“艺术招贴画”前，紧张兮兮，肃然起敬。直到这时，

维基才明白像科尔姆异形这种大笑话是怎么进入皇家博物馆的：博物馆这一季的展出主题是“形形色色的科学谬误”。贴在墙上的招贴画可真不少：渊薮巫术、自动机、影像魔法，还有，哈——科尔姆异形。但杰里布好像压根儿没注意人家把他心爱的科尔姆异形跟什么放在一块儿，他只知道一点，它总算在博物馆里有了一席之地——这就够了。

这个主题的展览设在博物馆新建的翼楼，这里的天花板很高，一块块镜面接力的把外面的阳光引进来，透过白蒙蒙的锥形折射体，洒在大理石地面上。除了他们四个，这里几乎没有别的人。这地方对声音的处理很独特，把声音扩大许多倍，却没多少回音。不说话的时候，连他们的脚步声都变得十分响亮。这种手段比任何“肃静”标志有效得多。展出的骗术多极了，其中有些简直匪夷所思，让维基佩服得五体投地。爸爸觉得这些东西很好玩：“有点像宗教信仰，却比宗教信仰活跃得多。”可糟糕的是，杰里布的眼睛只盯着他自己最感兴趣的骗术。吸引戈克娜的是自动机，她恨不得自己也能弄一个试试；维基想看的是影像魔法展厅，里面展出了一些能放映活动画片的发光管子。可杰里布才不在乎她们想看什么呢。最可恨的是，他跟布伦特还要管束小妹妹，不许她们东逛西瞧。

不过说实话，维基也一直对科尔姆异形很感兴趣。从她能记事起，杰里布就在琢磨这东西，现在，他们总算可以看到真家伙了。

进入那个展厅，迎面是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展柜，里面全是钻石有孔虫。这么漂亮的标本，得过滤多少吨燃料污泥^[58]才能筛出来啊。依照有关科学理论的最新进展，这些有孔虫标本被分成不同门类，贴着相应的标签。托盘里是有孔虫化为晶体的细小骨骼，以精心设计的各种姿势摆放着，外面罩着放大镜，方便游人观看。折射的阳光照在它们身上，映出点点星光，像镶珠嵌宝的冠冕、手镯和背饰。跟这批展品相比，杰里布的收藏就不值一提了。展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摆着显微镜，有兴趣的游人可以更仔细地观察它们的形态。维基凑到镜头跟前，这些东西她之前见过许多次，但这里的有孔虫骨骼跟她见过的不一样，它们保存得完好无损，形态之多样，令人目瞪口呆。绝大多数形状均匀对称，晶体骨骼朝六个方向展开。可还有一些，身上多了些小小的钩状、杆状物。活着的时候，它们准是利用这些家伙在微

型生态环境中四处游动。这种长着钻石骨骼的有孔虫早已彻底灭绝，五千万年前便不复存在了。但有的水成岩里还保存着厚达数百英尺的有孔虫化石层。东部有些地方把这东西当作燃料，比煤便宜。这玩意儿，最大的还没有豌豆大，曾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动物。接着，五千万年前——噗。剩下的只有一副副骨头架子。就连伦克叔叔都承认这是个值得好好探讨的问题，当然，只有在被爸爸五花八门的主意弄得招架不住时，他才会这么说。

“快点，快点。”杰里布研究自己收藏的有孔虫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可今天，他对面前一排排皇室收藏品一扫而过，只看了不到三十秒钟。远处那扇门上标着科尔姆异形。四个人谁都不说话了，踮起脚尖，跑向那个黑乎乎的入口。里面只有一个锥形体折射阳光，照在展室中央的台子上。其他地方隐在阴影中，虽然旁边点缀着零星的几盏灯，发出的光却都是暗淡的超远红外光。

四个人轻轻溜进那间展室。戈克娜吃惊地轻轻叫了一声。黑影里有人……比一般成年人长^[59]些，靠三条后腿立着，摇摇晃晃地，前肢和胳膊抬离地面，像某种昆虫。跟丘恩德拉·科尔姆宣称的异形长相一模一样。加上隐在阴影中，更给人一种栩栩如生之感，仿佛只要上前一步，异形就会纤毫毕现地展现在你眼前。

维基读了读异形脚下微微发光的说明文字，乐了：“瞧这些，带劲吧？”她对戈克娜道。

“是啊，没想到是这——”戈克娜也读完了，“哎呀，全是胡说八道嘛，骗人的假货。”

“不是假货。”杰里布说道，“是认认真真造出来的模型。”但她还是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失望。大家缓缓走过黑沉沉的展室，不时瞧瞧闪着微光的文字说明。说明有意写得含糊其辞，让人读了摸不着头脑。这里的模型包括科尔姆描述的全部五十个异形种族，做得很粗陋，估计是碰上了蹩脚工匠。杰里布越看越失落，整个人都蔫了。瞧瞧那些介绍说明是怎么吹嘘的吧：“我们的先辈……远古蜘蛛星球的统治者……最黑最深的渊藪中，也许依然潜伏着他们的后代，静静等待着夺回他们世界的那一刻。”最后这句屁话所描述的模型颇像一头巨型泰伦特，摆成一副随时准备一口咬掉游人脑袋的架势。彻头彻尾的垃圾，连维基的小弟弟小妹妹都能一眼看出来。丘恩德拉·科尔姆认为，他的“失落的遗址”在有孔虫地层之下。也就是说，即使真有

什么异形，他们至少五千万年前便灭绝了，早在最早的蜘蛛人出现之前数百万年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觉得，博物馆只是拿这些异形理论开开玩笑，杰里[\[60\]](#)。”维基说。这一次她没有讥笑的意思。她不喜欢别人嘲弄自己的亲人，哪怕是无意的。

杰里布赞同地耸耸肩：“是啊，你说得对。越往里走越搞笑，哈哈。”他在最后一个模型前停下脚步，“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瞧这最后一段说明：‘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这里，你就会明白丘恩德拉·科尔姆的理论是多么荒谬。但是，真正的异形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来自某个故意弄错的发掘地点的赝品，还是某些发生了自然变异的岩石样本？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声音渐渐小下去，杰里布的注意力转移到房间中央沐浴在折射阳光下的那堆岩石上。岩石被一个隔断挡着，大家刚才没能发现。

杰里布一个翻滚，蹦到那堆照得雪亮的展品旁，激动得搓手搓脚。每块岩石都独立摆放，和其他部分相隔一小段距离。七彩[\[61\]](#)阳光下，清晰可辨。看上去很像没经过打磨的大理石，但杰里布敬畏地长舒一口气：“这些才是真正的异形。不算丘恩德拉·科尔姆找到的，这些是最好的。”

要是能好好打磨一下，兴许还能从这些石头中找出一两块好看的。石头上有些涡状纹路，跟天然碳元素的颜色相近，不像大理石纹。努力想象一下的话，这些石头有点像被拉长后拧歪的人形。不过说实话，怎么看它们都不像曾经有过生命的模样。离石堆稍远一点的地方单独放着一块石头，被精心切成一片一片，每片大约十分之一英寸，薄得能透过阳光。一个钢架把这一百多片石片支撑起来，每片之间隔着一小块间隙。如果凑得很近很近，再上下移动脑袋，还能看出石头上的纹路是怎么形成的。有的地方有点钻石粉末的痕迹，星星点点闪着微光，但痕迹非常模糊。这些钻石粉末周围还围绕着黑色的网状纹路。真美。杰里布愣愣地站在那儿，脑袋紧紧贴在钢架上，他侧着头，观察着阳光透过这些薄片。“以前肯定是有生命的。我敢肯定。我敢肯定。”他说，“比任何有孔虫大一百万倍，但身体构造跟有孔虫一样。要是我们能在那些痕迹变模糊之前看到它就好了。”很久以前的科尔姆就是这么感叹的——可现在，这东西就摆在面前，实实在在。连戈克娜似乎都被它迷住了。得过好一阵子才能轮到维基上

前细看，于是她绕着这堆石头漫步了一圈，瞧瞧显微镜下面的展品，读读文字说明。撇开里面故意搞笑的成分，那些模型已经尽可能接近所谓的异形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它们才最能打击可怜的杰里布。就算这些玩意儿过去真的有生命，看上去也实在不像有智力的样子。如果异形真像杰里布盼望的那样，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最了不起的。可是，他们的机器在哪儿？他们的城市又在哪儿？

唉。维基走远了几步，来到戈克娜和杰里布身后，正好在他们的视域内。但这两人正专注于那些半透明的异形切片，压根儿没注意她。也许她可以悄悄溜进另一个展厅，去瞧瞧那些影像魔法。但她看见了布伦特，他没有被展品弄得神魂颠倒。这位大哥哥蹲在展室暗角里的一张桌子后，正好堵住她的去路。要不是他的眼珠表面在远红外灯反射下闪闪发光，维基说不定还发现不了他呢。布伦特所在的位置，刚好可以让他盯住所有出口，同时还能看到其他几个人在展室中央的一举一动。

维基朝他挥挥手，相当于露个笑脸^[62]，然后慢吞吞地朝出口走去。布伦特没动，也没叫住她。或许他的情绪进入了埋伏状态^[63]，要不干脆他就是在做白日梦，想着他的宝贝模型。只要没出他的视线，兴许他不会冲她大呼小叫。她朝高高的拱门走去，走进影像魔法展室。

最初是绘画和镶嵌画，都是好几个世代之前的老古董。影像魔法的设想古已有之，现代社会之前就有了，当时是一种迷信：只要能完美地绘出对头的形象，你就把他攥在自己掌心里了。从这个观念出发，产生了一大批艺术品，发明了全新的染料、混合颜色的技巧。但直到现在，和蜘蛛人肉眼看到的外界事物相比，最好的绘画作品也只是一层单调的影子^[64]。现代影像魔法师声称，借助科学，完全可以创造出最完美的图像，实现古老的梦想。爸爸觉得这一套纯粹是痴人说梦。

一排排高高的架子上展示着会发光的图像管^[65]。维基在架子间慢慢走着。多少图像管啊，上面显示着上百幅风景画，但都模糊不清……最现代的图像管可以显示出很罕见的色彩，除了超远红外灯光和阳光，其他地方很难出现这些色调。图像管的技术在不断发展，每一年都更完善一些。现在就连一般人也开始谈论起活动图像广播的事

来了。播送活动图像，小维多利亚被这种事迷上了。当然啰，她感兴趣的不是什么借助图像控制心灵那套胡说八道的东西。

展厅远处什么地方传来说话的声音，婴儿的嬉闹声，像娜普莎和小伦克发出的声音。维基吃了一惊。几秒钟过去了……两个婴儿蹦蹦跳跳跑进远处的入口。维基想起杰里布不久前开的玩笑，说娜普莎和小伦克准在这儿等着他们。有那么一瞬间，她还以为他的玩笑应验了。可是，不对，两个陌生人跟在他们身后走进展厅。还有，那两个孩子比她的弟妹年龄还要小些。

维基激动地尖叫一声，奔过展厅，朝孩子们跑去。两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吓坏了，一把抱起孩子，转身便逃。

“等等！请等等！我只想跟你们聊聊。”维基强迫自己放慢脚步，变成平时漫步的步伐（但走得挺快），抬起前肢，比出微笑的姿势。维基看见在她身后的戈克娜和杰里布离开了异形展厅，正震惊地望着她这边。

那一对父母停下脚步，转过身，慢慢走了过来。一看戈克娜和维基的样子就知道她们是早产儿，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让两个陌生人放心多了。

几个人客客气气地聊了一会儿。特伦切特·苏比斯莫是新世界建筑公司的一位设计员，她丈夫阿伦登是同一家公司的监测员。“今天有空的人大都上山玩雪去了，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博物馆^[66]。你们也是这样吗？”

“啊，对。”戈克娜道——她跟杰里布说不定真是这么想的，“遇上你们，嗯，和你们的孩子，我们真是太高兴了。他们叫什么名字？”真奇怪：明明是陌生人，感觉却比家里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更亲近。特伦切特和阿伦登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的孩子在两人胳膊里挣扎着、吵嚷着，不肯钻进阿伦登的背毛里。几分钟后，父母只好把他们放到地上。两个小宝宝只跳了两步，便分别跃进戈克娜和维基的怀抱，在她们身上拱来拱去，嘴里还叽里呱啦个没完。近视的婴儿眼转过来转过去，既兴奋又好奇。在维基身上爬来爬去的那个，是个女孩，叫阿莉奎尔，最多不过两岁。维基觉得娜普莎和小伦克都不如这个小东西这么逗人。当然啰，弟妹两岁时，维基自己也只有七岁，

那时候的她什么都不懂，只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自个儿身上。这两个小孩子活泼极了，一点儿也不像她们之前接触的早产儿。

在两个成年人得知对方的身份时，最尴尬的一刻出现了。特伦切特·苏比斯莫吃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我们早就应该猜出来了。不是你们，还能是谁？……你们知道吗，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听你们的广播节目，当时就觉得你们的声音过于年轻了点。所有早产儿中，我只知道你们。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是啊。”阿伦登说。他看着阿莉奎尔拱呀拱的，钻进维基的外套口袋，笑了起来，“知道你们的事以后，我和特伦切特才决定生下我们自己的孩子。很难。贴背婴儿死了四个，但这两个总算长出了眼睛^[67]，可爱极了。”

婴儿快活地吱吱叫着，在维基衣服里爬来爬去，总算露出了脑袋，还不断挥动着进食肢。维基弯过手去，挠着那些小手。她心里觉得暖暖的：终于有人听懂了爸爸通过广播发出的信息，而且行动起来了。她觉得自豪极了，可是——“你们还是得避开一般人，我心里真不好受。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你们的孩子，能多些就好了。”

出乎她的意料，特伦切特轻声笑了起来：“时代在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清醒地活过暗黑期，他们也开始明白了，有些习俗必须改变。这么多大工程，必须不断有长大成人的孩子加入工人的行列。据我们所知，光新世界建筑公司有其他两对夫妇打算生早产儿。”她拍拍丈夫的肩膀：“我们不会一辈子孤独下去的。”

维基心里涌动着热流。阿莉奎尔和另一个婴儿——叫波尔伯？——跟娜普莎和小伦克一样健康，又是完全不同于弟妹的人。总有一天，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同伴。维基觉得仿佛敞开了一扇窗户，突然间眼前一片光明。

大家在影像魔法展厅里信步走着，戈克娜和特伦切特·苏比斯莫起劲地讨论着今后的种种打算。戈克娜很是积极，她提出要把家里的山顶大宅变成早产儿家庭的聚会地点。维基心想，无论爸爸还是妈妈，恐怕都不会同意这么做，当然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但总的来说……还是应该做点打算，想想办法，对早产儿家庭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维基跟在大伙儿身后，只顾逗弄小阿莉奎尔的她，玩得兴趣盎然，没怎么注意听他们讲话。跟宝宝玩比看雪有意思多了。

就在这时，维基听到远处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四五个人正径直朝他们走来。几分钟前，维基就是从那扇门过来的。不管来人是谁，此情此景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整整六个早产儿，从新生婴儿到半大小伙子，一应俱全。

来人中有四个是这个世代的成年人，块头跟妈妈那些警卫一样大。他们没有停步，看到孩子们时也没有吃惊。跟家里的警卫一样，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没什么特征的平常服装。领头的是上个世代的人，一副精明强干的神气，凶巴巴的，活像个军士长。维基本该觉得松了口气，这些应该就是布伦特说的盯着他们的人。可为什么她一个都不认识——

领头的把他们全部纳入自己的视线范围，然后熟门熟路地冲特伦切特·苏比斯莫打了个招呼：“交给我们了。史密斯将军希望把所有孩子带回安全保护区内。”

“什——什么？我听不明白你的话。”苏比斯莫抬起肢腿，这是个万分困惑的姿势。

五个陌生人继续稳步前进，领头人高高兴兴地点点头，可她的解释却叫人摸不着头脑：“保护这么多孩子，两名警卫怎么够。你们离开后我们接到消息，说可能会有麻烦。”两名警卫模样的人自然地挡在孩子和苏比斯莫夫妇之间。维基感到自己被人粗鲁地朝杰里布和戈克娜推了推。妈妈的人从来没这样对待过她。“对不起，这是紧急情况——”

接下来的几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一片混乱，毫无理性。特伦切特和阿伦登都嚷嚷起来，既惊慌又气愤。两个块头最大的警卫把他们从孩子们身旁推开，还有一个正伸手从背包里往外掏什么。

“喂，少了一个。”布伦特。

高高的上方，有什么东西在动。影像魔法展厅里全是一排排高高的架子，上面密密麻麻放着图像管。离他们最近的架子倒了下来，从容优美，但无可阻挡。一片瀑布似的电火花中，图像闪烁着熄灭了。轰隆一声，金属坠地。倒塌之前，维基刚巧来得及瞥见布伦特从架子顶端一跃荡开。

钢架一砸之下，地板在她眼前迸裂。摔得粉碎的图像管溅得到处都是，扯开的电线发出高压电的嗡鸣。架子正好倒在她和苏比斯莫夫妇之间，不偏不倚砸在两个陌生人身上。鲜血缓缓流过大理石地板，架子下压着两颗一动不动的脑袋，两人手边不远处还扔着一把短筒霰弹枪。

接着，仿佛凝固不动的时间又活了过来。维基的身体中段被人一把抓住，拖离那片狼藉。抓她的人的身体另一侧传来戈克娜和杰里布的大叫声。一声闷响，戈克娜尖叫起来，杰里布没声音了。

“队长，他俩怎么——”

“别管了！六个全抓住了。快走，快走！”

她被扛了起来，穿过展厅。维基向后望去，陌生人扔下他们死去的同伴不管。架子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看不见苏比斯莫夫妇。

伦克纳·昂纳白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下午。认识维多利亚·史密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见到她近于歇斯底里地发作。中午刚过不久，微波通信线路上便传来紧急报告，是舍坎纳·昂德希尔。他不顾一切军用通信优先级别的规定，将绑架的消息告诉了将军。史密斯甩下电话，紧急召集手下。突然间，伦克纳·昂纳白发现自己从一个项目主管摇身一变，干起了类似……军士长的活儿。伦克纳调出将军那架有三台螺旋桨的座机，又和下级职员检查了一遍各项安全措施。他才不会让自己的将军冒风险呢。敌人最喜欢制造这类紧急情况，等你的眼睛只盯着这个问题时，就顾不上其他事了，到那时，他们才会朝真正的目标下手。

三桨飞机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便从陆战指挥部飞到普林塞顿。但这架飞机不是空中指挥中心，现有的预算负担不起这类设备。所以，在这两个小时内，将军只有一条速度很慢的通信线路。将近两个小时，他们完全脱离陆战指挥部庞大的指挥通信网络，尽管普林塞顿也有类似的指挥中心，但在飞机上却无法利用。两个小时里他们只能收到一些片断情报，并以此为基础，竭力组织协调各方面的行动。两个小时的沮丧、恼怒和焦躁。好不容易挨到着陆，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又花半个小时，才来到山顶大宅。

车子还没停稳，舍坎纳·昂德希尔已经拉开车门，催促大家赶紧下车。他一把拽住昂纳白，对将军道：“谢天谢地，你把伦克带来了。我太需要你们俩了。”他带着他们疾步穿过门厅，将他们拉进他在一楼的房间。

这些年来，昂纳白无数次目睹过舍坎纳处理十分棘手的问题：跟逃弗人的战争进行到一半时怎么花言巧语打入陆战指挥部；领导踏进深黑期的远征；跟保守派做斗争。舍坎纳并不是每次都能取得胜利，但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满怀信心，一肚子出人意料的主意，满脑子出其不意的办法。每件事都是一次了不得的实验机会，一次奇妙的探索。哪怕失败的时候，他也能从其中看到机会，开始另一次更加有趣的实验。可是今天……今天的舍坎纳是个绝望的人。他向史密斯伸出

手，头和手臂哆嗦得比平时厉害得多。“肯定能想出个办法找到他们，肯定能行。我有电脑，还有直通陆战指挥部的计算机链接。”这些设备平日里让他如虎添翼，“我一定能把他们平安救出来。我知道，绝对可以。”

史密斯站在那里良久，一动不动。她走近丈夫，伸出一只胳膊，搭在舍坎纳肩上，轻轻抚着他的背毛。她的声音很轻、很沉重，像一个士兵抚慰自己即将崩溃的战友：“不，亲爱的，你能做的已经都做了。”房间外，下午的天色渐渐阴沉下来。一阵风呼啸着吹进半开的窗户，植物摇晃拍打着窗格。透过层层乌云和灌木丛射进来的阳光丧失了其他色彩，只剩下阴惨的暗绿。

将军站在那儿，和丈夫面面相觑，没人开口。恐惧和惭愧徘徊在两人之间，昂纳白觉得自己几乎可以触到这种情绪。然后，突然间，舍坎纳崩溃了，他紧紧抱着将军，发出啾啾的抽泣声。抽泣声，风声，除此之外，房间里鸦雀无声。片刻之后，史密斯抬起后背的一只手，轻轻向昂纳白摇了摇，示意他暂时出去。

昂纳白对她点点头。长毛绒地毯上撒满玩具，有的是孩子们的，有的是舍坎纳自己的，但昂纳白到底还是没踩上任何一件，无声地离开了房间。

正值太阳落山，又赶上雨云密集，黄昏骤然变成了夜晚。设在宅子里的指挥中心只有几个向外凸出的小窗口，到达那里的昂纳白没注意到天色的变化。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史密斯才匆匆赶来，她对敬礼的下级们点点头，坐在昂纳白旁边的栖架上。他用肢腿朝她比画了个探询的姿势，她耸耸肩：“舍克不会有事的，军士长。他去他的学生那儿了，做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况如何？”

昂纳白将桌上的一沓谈话记录朝她一推：“道宁上尉和他的人这会儿还在房子里，没派他们值勤，你要想问随时可以问。但我们大家（从陆战指挥部赶来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清白的。不怪他们，是那些孩子太机灵了。”十分严密的安全措施却败在了几个孩子手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孩子一辈子都在跟这类安全措施打交道，差不多什么情况都了如指掌，又跟许多警卫是朋友。再说，在今天以前，来自外界的威胁从来只是一种理论，最多是偶尔有点这方面的流言而

已。孩子们要是打定主意出去兜一圈儿，没什么能拦住他们。卫队的人全是维多利亚·史密斯将军亲自选拔的，他们机警、忠诚。出了这种事，他们跟舍坎纳·昂德希尔一样难过。

史密斯把记录朝他推回来：“好的，让达拉姆的人重新上岗值勤，让他们忙起来。搜索方面有什么报告？”她向负责这方面的人招招手，自己也开始忙碌起来。

山顶大宅的指挥中心有很好的地图，用于汇总情况的台面。它的微波通信线路可以与陆战指挥部保持双向联系。不幸的是，跟普林塞顿方面的联系却没有这么便利。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房间里随时随地人来人往，许多是刚刚从陆战指挥部抽调过来的，没有经历今天发生在宅子里的大混乱。这是件好事，他们的到来冲淡了有些人脸上疲惫、紧张的神情。进展还是有的……有些令人鼓舞，有些则让人平添几分忧虑。

一个小时以后，金德雷情报处处长到了。拉奇纳·思拉克特才上任不久，年纪不大，又是个逃弗人。这几样合在一起，干的却是这份工作，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这人看样子挺聪明，不过是一种书卷气的聪明，缺乏咄咄逼人的气势。或许这样也挺好。说实话，他们实在太需要精通金德雷国事务的人了。金德雷国是上次大战期间从逃弗帝国分裂出来的小属国之一，暗中支持协和国。但维多利亚·史密斯总认为，金德雷国必将成为心腹大患。不过也许她只是跟一般人的说法唱反调而已，这是将军的一贯做法。

思拉克特在衣架上挂好他的雨披，解开背包，把里面的文件放在上司桌上：“金德雷在这件事上陷得很深，将军，都快陷到下巴了。”

“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史密斯道。昂纳白知道她肯定精疲力竭了，但看上去仍旧那么精神，几乎跟平常的维多利亚·史密斯没有区别。几乎。还是像平时主持参谋会议时那么镇定从容，提出的问题也仍旧那么一针见血。但昂纳白还是看出了区别，将军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丝心不在焉。不是焦躁不安，她的心思好像在别的地方，沉思着：“但是，在今天早上之前，金德雷卷入的可能性一直很低。有什么新情况吗，思拉克特？”

“两次尸检，两份报告。现场被杀的两名死者生前经过严格的体能训练，而且不是运动员所受的那种训练。他们的甲壳上有些旧伤，有一处明显是经过修补的弹洞。”

维多利亚耸耸肩：“我们早就知道，这是职业行家干的。国内目前仍有不安定因素，比如极端保守派，他们完全可能雇用专业人士出马。”

“是有这种可能。但这一次肯定是金德雷，不是国内极端保守派。”

“找到确凿证据了？”昂纳白不由得松了口气，马上又为自己的反应深感惭愧。

“嗯。”思拉克特好像既在掂量这个问题，又在掂量问题的提出者。此人摸不透昂纳白在指挥链上的位置（分明是个老百姓，可人家却称他“军士长”）。年轻人，慢慢习惯吧。“金德雷人一向把他们跟宗教、教会的关系看得很重。但以前，干涉我们的国内事务时他们一直很谨慎，最多给几个保守组织提供点资金而已。可是……今天他们总算露出马脚了。这些人全都是金德雷的职业军人。他们下了很大功夫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没想到我们的侦察技术部门如此高明。对了，那种测试方法还是您丈夫的一位学生发明的呢。我们从两名死者的呼吸通道里采集到了一些花粉，这些花粉国内是没有的。我甚至可以告诉您他们是从金德雷的哪个军事基地出发的。那两人潜入协和国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五天。”

史密斯点点头：“停留时间再长一些，就验不出花粉了，对吗？”

“是这样，技术人员说，时间长了，就会被人体免疫系统排出体外。但就算没有花粉，我们还是能看出个大概。其实，对方今天的运气远比咱们坏，他们还留下了两名活着的目击者……”思拉克特突然闭嘴，显然意识到这一次跟平常的行动不一样，通常意义上的成功很可能会被将军视为惨败。

将军好像没注意他的踌躇：“嗯，那对夫妇。带小孩上博物馆那两位。”

“是的，长官。我之所以说敌人这次彻底搞砸了，一半是因为那对夫妇。昂德维尔上校（负责国内行动的处长）派人和他们谈了一下午，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提供帮助。她从他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已经以最快速度向您做了汇报，您的一个儿子推倒了一个展览架，砸死了两名绑匪。”

“然后，所有孩子都被抓走了，被抓走时还活着。”

“是的。但后来，昂德维尔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些绑匪企图对您的所有孩子下手。他们把苏比斯莫夫妇的婴儿误认为您的。毕竟，即使到现在，世界上还是没有多少早产儿。他们甚至以为苏比斯莫夫妇是我方的警卫人员，这种假定也很自然。”

地底的渊藪啊！昂纳白瞪着那几扇狭小的窗户。外面比刚才亮一点了，不是天色，是警卫灯射出的红外光。风越来越大，把雨滴吹打在窗户上，吹得植物猛烈摇晃。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雷雨。

这么说，金德雷人之所以把这次绑架搞砸了，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协和国的警戒力量。也不奇怪，正常人都会认为有几个警卫跟随着孩子。

“将军，我们从那两个普通人嘴里得到了不少情报：那些人走进来时所用的借口，发生意外后口吻的变化……绑匪本来没打算留下活口，苏比斯莫两口子算得上普林塞顿今天最走运的人了。当然他们自己不会这么想。被您的孩子砸死的那两个绑匪当时正要解决掉苏比斯莫夫妇，其中一个已经拔出了一把自动霰弹枪，枪上的保险^[68]全打开了。昂德维尔上校认为，他们原计划抓走孩子们，不留任何证人。流些血、死几个平民其实对他们有好处，有利于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国内的极端保守派。”

“真要那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留下几具孩子的尸体？逃跑起来还更方便些。”维多利亚提问的语气很平静，态度甚至有些漠然。

“我们还不清楚，长官。但昂德维尔上校认为他们还在国内，甚至可能没离开普林塞顿。”

“哦？”怀疑和希望在剧烈交锋，“我知道贝尔加动作相当快，对方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困难。好吧。开始你主持的首次国内行动吧，拉奇纳。一定要和负责国内情报的部门密切协作，还需要和本地警察、商务警察合作。”协和国情报部门不喜欢声张，一向静悄悄地行动，但今后几天内，这种做法看来要大大改变了，“对警察的态度一定要友好，现在不是战时。处理得不好的话，会引起大乱子的。”

“遵命，长官。昂德维尔上校和我已经做了安排，和警察联合巡逻。通信线路的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之类的机构，让警察也派代表进驻山顶大宅。”

“很好……看来你的动作比我快，拉奇纳。”

思拉克特露出笑容，站起身来：“请将军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回您的孩子。”

史密斯正想回答，却发现门缝里探进两颗小脑袋：“我相信你，拉奇纳。谢谢。”

思拉克特从桌边走开，房间里一时无人说话。昂德希尔最小的两个孩子——也许还活着的只有这两个孩子了——怯生生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卫队长和三名警卫。道宁上尉带着一把折起来的雨伞，但娜普莎和小伦克显然没用，他们的衣服湿漉漉的，光滑的黑色甲壳上还残留着雨滴。

维多利亚没对孩子们露出笑脸，她盯着他们的湿衣服和雨伞：“你们在外面跑吗？”

娜普莎胆怯地开了口，伦克纳从来没见过这个小淘气鬼这么老实。“没有，妈妈。我们跟爸爸在一起来着，可这会儿他特别忙。我们一直跟道宁上尉在一块儿，还有其他人……”她停住话头，脑袋轻轻冲着她的警卫侧了侧。

年轻上尉啪地立正。动作虽然麻利，可他的表情却像个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军人：“对不起，将军。决定不撑雨伞的人是我，我希望观察到各个方向的动静，不想让雨伞挡住视线。”

“没关系，达拉姆。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做得对。”她不说话了，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们。娜普莎和小伦克也一动不动地瞪着她。接着，仿佛某个中央控制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两个孩子冲过房间，号啕大哭起来，所有肢腿一起开动，爬到史密斯身上，像对父亲那样紧紧抱着她不放。堤防冲垮了，孩子们哭声震天，一连串大声发问。戈克娜、维基、杰里布和布伦特有消息吗？他们会有事吧？他们不想没有哥哥姐姐，只留下他们两个。

稍稍安静下来了，史密斯和孩子们头挨着头。昂纳白不知她这会儿在想什么。还好这两个没事。不管今天怎么不幸，被绑架的毕竟是另外两个孩子，而不是这两个。她朝昂纳白的方向抬起一只手：“伦克纳，请你帮个忙。找到苏比斯莫夫妇，告诉他们……替我安慰安慰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在山顶大宅这儿住一段时间，直到事情结束……我将不胜荣幸。”

他们在很高的地方，有点像通风竖井。

“不，根本不是通风井！”戈克娜道，“真正的竖井里有好多别的管道，还有设备线缆。”

也没有通风扇发出的呼呼声，头顶上只有呼啸的风声。维基把视线集中在头顶正上方。上方五十英尺左右的地方有个盖着格栅的出口。天光从那里洒落下来，在金属井壁上留下斑驳的影子。他们待的井底半明半暗，但也能分辨出睡垫、化学厕所和金属地板。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这个监狱越来越热。戈克娜说得没错。他们在家里探索了那么多地方，知道真正的设备井是什么样子。但如果说不是通风井，这又是什么地方？“瞧这些补丁。”她指指东一块西一块粗枝大叶焊接起来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早就废弃了——不，是正在修建。”

“对。”杰里布说道，“刚焊上去不久。这些是轨道孔，焊上盖板。也许只有一个多小时。”没等他的话说完，戈克娜便急忙点头。今天早上出了那么多事，发生了许多变化。杰里布不再是过去那个高高在上、不耐烦为自己的小妹妹充当仲裁者的大哥哥了。现在，他肩上压着迄今为止最重的担子。她知道，他心里一定深深地自责。他和

布伦特是最大的，可他们竟然让这种事发生了，他肯定痛苦极了。但他没有让这种痛苦直接流露出来，只是比平时更加耐心、更加温和。

所以，他说话时，两个妹妹认真听着。就算不考虑年龄（他基本上算个成年人了），他也是他们中间最聪明的，比其他人聪明得多。

“说实话，我想我知道咱们的准确位置……”两个婴儿打断了他的话，在他背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杰里布的背毛还不够长，婴儿们觉得不舒服。再说，他身上已经开始发臭了。阿莉奎尔和波尔伯紧紧揪着杰里布的背毛，时而尖叫着要爸爸妈妈，时而完全不作声（更让人心里发紧）。看来这会儿他们又进入烦躁状态了。维基伸出手去，哄着阿莉奎尔钻进自己怀里。

“你说我们在哪儿？”戈克娜问道，这一次语气里没有争辩的意味。

“看见那些林妖幼虫织的网了吗？”杰里布向上一指。一片片很小的网，才结成不久，在从上面格栅吹来的微风中轻轻摇晃着。“林妖幼虫分许多种，从它们织的网上可以看出来，上面这种是普林塞顿特有的。这一类林妖幼虫只在最高的地方结网。对它们来说，连我们山顶大宅顶层都只刚刚够标准。所以——我估计咱们还在城里，处在非常高的高处，几英里外都能看到这个地方。不是山上，就是那几座新建的摩天大厦里，比如城市中心大厦。”

阿莉奎尔又开始哭起来，维基轻轻地前后摇晃。小伦克最喜欢这样，但不知……奇迹呀！阿莉奎尔的哭号声低了下去。或许只是精疲力竭，哭不出声了。不。几秒钟后，婴儿摇动肢腿，冲她露出一丝微笑，开始转动小脑袋四下张望。真是乖宝宝！维基继续摇晃了一会儿，才说道：“嗯，就算他们开车带着我们兜圈子，可是——不会是城市中心大厦吧？这么久了，我们只听见几架飞机飞过，怎么没听见街道上的声音？”

“有声音。”从被绑架以来，这几乎是布伦特说的第一句话。布伦特这个人，总是慢吞吞的、很迟钝的样子。可今天早上，那么多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看出了名堂。只有他溜到一边，躲在暗角里。布伦特的个子已经跟成年人一样大了，爬到展览架顶上，把它朝敌人推倒，他自己很可能摔死呀。他们被拖出博物馆货运门时，布伦特一瘸

一拐的，一声不吭。被塞进车里后他同样什么都没说。杰里布和戈克娜问他伤势如何的时候，他也只朝他们动动肢腿，表示没事。

才不是没事呢。看样子，他摔断了一条前腿，还有至少一条肢腿受了伤。可他怎么也不肯让他们瞧瞧他的伤势。维基完全明白他的心情。布伦特和杰里布一样万分羞愧，心情可能比杰里布更沉重，他觉得自己没用，是个废物。到这里以后，他一直蜷缩起来，闷声不响。一个小时以后，他才一瘸一拐地转来转去，在金属墙壁上东敲敲西挠挠，还不时扑倒在地，好像打算装死一样——也可能是完全绝望了，绝望时他就是这个姿势。

“你们没听见吗？”他说，“用肚子听。”

维基已经好些年没玩过这个游戏了。但她和其他人马上学他的样子，趴在地下，所有肢腿完全摊平，肢腿彻底拉直，一点弧度都没有，摆出这种姿势，休想抓住任何东西。真是太不舒服了，这种模样，你什么都做不了。阿莉奎尔从她胳膊里钻出来，波尔伯也蹦过来。两个小东西在几个大孩子身上蹦来蹦去，不时戳他们一下，咯咯地笑成一团。

“嘘……嘘……”维基轻声道，小家伙却笑得更欢了。刚才她还一心盼着婴儿们能活泼点儿呢，这是多久以前的事？这时却巴不得他们安静下来才好。维基尽力不想婴儿，专心倾听。嗯，其实算不上声音，至少头上的耳朵听不见，可她趴在地上的身体却感觉到了。有一种嗡嗡声，持续不断……还有震动，时不时震一下。哈！隐隐约约的，但跟大清早走在城里时脚尖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又来了！这一次绝不会错，急刹车发出的鸣的一声。

杰里布笑了：“我看，这下子就什么都清楚了！把我们关在封死的箱子里，他们觉得这一手聪明得很，可咱们还是知道了。”

维基欠起身子，让自己舒服点儿，跟戈克娜交换着眼色。杰里布是比大家聪明，这没错，可要论鬼心眼儿，他跟两个小妹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戈克娜的声音很温和，一方面是想客气些，另一方面，她怕自己嚷嚷起来，会把宝宝们吓得躲起来。“杰里，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打算向咱们隐瞒地点。”

杰里布脑袋向后一仰，差点又拿出“大哥什么都懂”的姿态，但马上就变过来了：“戈克娜，他们五分钟之内就能把咱们送到这儿，可咱们在路上兜了将近一个小时，这——”

维基说：“我猜他们是为了避开妈妈的安全部门。这些人有好几辆车，你记得吗？他们让咱们换了两次车。也许他们本来打算逃出城去，却发现逃不掉。”维基朝这个监狱一摆手，“他们但凡有点脑筋，肯定知道咱们看到了许多东西。”她没有抬高嗓门，波尔伯和阿莉奎尔爬到仍旧摊开肢腿趴在地上的布伦特身上，翻弄着他的口袋，“我们可以认出他们几个，杰里，包括司机和守在博物馆卸货区的那个女人。”

她把在博物馆地板上看到霰弹枪的事告诉大家。杰里布比画了个惊恐的姿势：“你觉得他们不是保守派，只想让爸爸妈妈丢脸吗？”

戈克娜和维基同时做出否定姿势。戈克娜道：“我觉得他们是当兵的，杰里。不管他们自己说什么。”事实上，那伙人撒了好几重谎。刚刚走进影像展厅时，他们说是史密斯将军安全部门的，把孩子们关起来以后，他们说的话又像是保守派——“对体面人来说，你们这些孩子是可怕的、不体面的”“不会伤害你们，但要让大家看清楚你们变态父母的真面目”等等。话虽这么说，但他们的话里没有激情，维基和戈克娜都注意到了。她们知道保守主义者在广播里是怎么说话的，一副激动万分的模样。还有维基和戈克娜遇见的人，一见早产儿便怒火万丈。可这伙绑匪却非常冷静。不管嘴上怎么说，这些人待孩子们就像货物一样，不狂躁、不激动、不动声色。麻利、内行的行事风格下，维基只有两次发现他们流露出了真实感情：领头的绑匪因为布伦特砸死了她的两个人大为光火……还有，对孩子们似乎有点冷漠的歉疚。

杰里布身体一震，维基看出他明白了。但杰里布没有开口，他在思索，却被一阵清脆的大笑声打断了思路。阿莉奎尔和波尔伯早就把维基、戈克娜和杰里布抛到了脑后，他们找到了布伦特藏在衣兜里的翻花线圈。阿莉奎尔一蹦老高，线圈在她身后拖了个弧形。波尔伯跳起来揪住线圈，围着布伦特转，用线圈缠他的腿。

“哎，布伦特，我还以为你长大了，早就不玩那玩意儿了。”戈克娜装出开心的语气，对布伦特说道。

布伦特像为自己辩解般慢吞吞地回答道：“没有模型，我提不起精神头儿。带着线圈，随时随地可以当模型玩。”布伦特玩翻花线圈的本事大极了，线圈一绷起来，肢腿穿来穿去，可以编出无数个花样。再小些的时候，他常常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张开全部肢腿，绷起线圈，连进食肢都用上了。这么多肢腿，可以编出极其复杂的花样。布伦特就喜欢这类带点傻气、却又非常复杂的小东西。

波尔伯抓住线圈的一头，不管拽着另一头的阿莉奎尔，自顾自爬上墙去，灵活极了，任何稍稍凹凸不平的地方都借得上力，转眼便到了十多英尺高的地方。只有很小的孩子才有这个本事。他不住冲阿莉奎尔摇晃着绳子，逗她往下用力拽他。她真往下拽时，他使劲一拉，又往上爬了五英尺。跟过去的娜普莎一模一样，说不定比她还要灵活。

“别再高了，波尔伯，小心摔下来。”这时的维基说起话来活脱脱一个爸爸的翻版。

婴儿之上，仍旧是高高的墙壁，再往上，离他们五十英尺的地方，就是那个小小的格栅。维基见身旁的戈克娜直愣愣地瞪着自己。“在想什么？跟我想的一样吗？”维基问道。

“可……可能吧。娜普莎小时候，可以一直爬到顶。”那伙绑匪其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聪明。随便哪个照看过婴儿的人都比他们强。不过也难怪，那几个年轻些的绑匪都是男的，这个世代出生的人。

“可万一摔下来——”

在这里摔下来，下面可没有体育馆里的保护绳网，连软点的地毯都没有。两岁大的小婴儿只有大约十五到二十磅重，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攀爬。这些孩子仿佛本能地知道，再长大些，身体变重以后，上高处就只得借助攀爬梯了，蹦跳也只能跃过很短一点点距离。婴儿就算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也不会像成年人那样受重伤，但高到一定程度，照样可能摔死。问题是，最后这一点，两岁大的孩子是不知道的。只要稍微怂恿一下，波尔伯准会一口气爬到顶。成功的机会很大啊……

要在平时，维基和戈克娜巴不得有个冒险的机会，可这是别人的命啊……两人长时间面面相觑。“我……我不知道，维基。”

如果不这么做呢？婴儿们多半会和大家一块儿死。不管她们怎么选，后果都太可怕了。维基突然间只觉得一阵深深的恐惧，一生中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她走了过去，来到笑嘻嘻的波尔伯下面。她的手臂不自觉地抬了起来，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想把宝宝哄下来。她强迫自己放下手，强迫自己发出轻快、怂恿的声音：“哎，波尔伯！你能一直爬到那个小窗口，把线圈也带上去吗？有没有本事爬上去？”

波尔伯小脑袋一歪，向上方转动婴儿眼。“嗯。”他向上爬去，左一下右一下，在焊接补丁上借力，向上，向上。我欠你的情，小家伙，哪怕你自己不知道。

地面上的阿莉奎尔见波尔伯吸引了大家的全部注意力，气愤地叫起来。她使劲一拽绳头。二十英尺上方，她的兄弟忽地一下荡了起来，只靠三只胳膊抠住一个借力点。戈克娜吓得一把抱起她，从她手里夺下绳头，再把小家伙交给杰里布。

维基竭力压下心头的恐惧，望着婴儿越爬越高。就算能爬到窗口那儿去，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向外扔字条？可他们没有纸笔，就算有，也不知道风会把它吹向哪里……她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可以一下子解决两个困难。“布伦特，把外套脱下来。”她猛地伸出手，朝戈克娜摇晃着，要她帮助布伦特赶紧脱下衣服。

“好主意！”没等维基说完，戈克娜已经开始使劲拽着布伦特的袖套、腿套^[69]。布伦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但马上反应过来了，他以最快速度脱掉衣服。他的外套几乎跟杰里布的一样大，背后又没开缝没分片。三个人把衣服抻开，一人扯一个角，不断移动，追踪高处波尔伯的每一个动作。万一他摔下来，也许还能接住。也许。冒险故事里，这种办法总能成功。可扯着衣服站在这儿，去想象成功似乎有些荒谬。

阿莉奎尔仍在放声尖叫，拼命挣扎，想甩开紧紧抓住她不放的杰里布。波尔伯不断嘲弄着她。要在平时，干这种事非挨揍不可，但此刻却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他得意极了。四十英尺。他慢下来了。到了焊接处以上，腿和手的借力点越来越少。有一两次，他倒手时差点让线圈掉下来。波尔伯利用一个窄得不能再窄的小凸起定住身体，猛

地发力，向侧上方一跃，跃过最后三英尺。他一只手一把钩住格栅。从格栅上方射入的天光将他小小的身体映成一个黑色的剪影。

婴儿们只有两只眼睛，都在正前方，几乎得把脑袋转过来才能看到身后。所以，这是波尔伯爬行过程中头一次向下看。一看之下，胜利的笑声顿时消失。他看见了自己处在多高的位置上，高得连他的婴儿直觉都能判断出来：自己现在十分危险。难怪父母不让他爱爬多高就爬多高。波尔伯的胳膊和腿条件反射似的紧抓住格栅不放。

下面的人劝他说没人能上去帮他，他只能自己下来。但无论怎么说，波尔伯就是不动。维基从没想到这里会出问题。娜普莎和小伦克过去经常偷偷爬上高得要命的地方，每次都轻轻松松下来了。

正当波尔伯僵在上头，动弹不得之时，阿莉奎尔停止了哭闹，冲他放声大笑起来。受了这番刺激之后，大孩子们没费什么口舌便让他将翻花线圈穿过格栅垂下来，像个定滑轮一样，再利用它支撑身体向下滑。

沿着绳子下滑这一手，大多数婴儿都无师自通，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中还保留着动物时代的记忆。波尔伯五条肢腿稳稳地缠在下垂的绳子上，另外三条夹住绳子控制下滑速度。滑下来几英尺之后，他彻底放心了，只用三条肢腿钩住绳子，然后是两条，脚还不断蹬着墙壁，飞速下滑的同时身体像耍杂技一样在空中荡来荡去。底下的人跑来跑去，徒劳地想将自制的安全垫对准他……终于落地了。

现在，他们的线圈绕过格栅，两头垂到地面。由于波尔伯的摩擦，绳子闪着亮光^[70]。没有承重之后，抻开的绳子开始向上收缩。

戈克娜和维基争执着两人之间谁该进行下一步。维基赢了。她还不到八十磅，是兄弟姐妹中最轻的。她抓住绳子，试探地摇晃着。布伦特和戈克娜撕下那件外套的丝质衬里。衬里是红色的，还有一块块红外色斑。更妙的是，衬里是双层的，沿针脚剪开后成了一面大旗，轻得像一股烟，边长足足有十五英尺。肯定会有人看到它。

戈克娜把衬里折成小小的一块，递给她：“嗯，这个线圈，你觉得撑得住吗？”

“没问题。”也许吧。这东西很光滑，有弹性。好的翻花线圈都这样。可万一抻得太狠，会不会——

布伦特的话给了她巨大的安慰，比任何祝福的效果都好。“我想没问题。我的模型里经常要用承重绳，这一根就是。是我从机械实验室拿来的。”

维基脱下自己的外套，进食肢抓住这面自制大旗，开始向上攀爬。背后的视线中，其他人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紧张不安地围着“安全垫”，成了小小的一簇。按她这个分量，掉下去的话可就好看了。她在空中晃晃荡荡，脚蹬墙壁，一步步向上。其实并不吃力。有两根着力的绳子，连成年人都能毫不费力地缘绳而上——只要绳子不断。她看着身后的绳子，又看着下面的门。真奇怪，直到现在，她才担心会不会有人从那扇门里突然进来。成功近在眼前，要是那伙坏蛋偏偏选这个时候进来查看他们，那该怎么办？只要再上去几英尺……

她的前肢穿过格栅，用力一拉，身体紧挨格栅，外面就是开阔的天空。没地方稳住身体，只能这么吊着。格栅的洞眼又太小，连婴儿都钻不出去。可就算这样——景色多美啊！他们是在一座新落成的大厦顶端，大厦至少有三十层。天空中乌云翻卷，狂风呼啸。她朝大楼下看，一部分视线被挡住了，但普林塞顿依然像个漂亮的模型般在她眼前铺展开。下面有条大街，她可以一直看到尽头——公共汽车、轿车以及行人。要是他们朝这个方向看看……维基展开衬里，将它伸出格栅。大风险些把它卷走。她抓得更紧一点，用肢尖撕开衬里一角。这东西真不结实！她轻轻地将撕开的几头系在格栅栏杆上，结结实实捆了四处。红色旗帜被大风卷起，飘扬在大楼一角。衬里在风中“呼啦啦”直响，时而飘起遮住这个小小窗口，时而沿着建筑物坠下，离开她的视域。

向自由望最后一眼：远方，城市的山丘与低垂的乌云相接，渐渐模糊。但维基仍然看见了一样能让她明确自己方位的东西。有一座山丘，并不比其他小山高，上面有盘山路，还有建筑。山顶大宅！她可以一直望到自己的家！

维基滑了下来，欣喜若狂。他们会成功的！大家拉下绳子，让布伦特在衣服里藏好。这里越来越暗了，几个人讨论着他们的狱卒什么时候会再次露面，到那时该做什么。到了下午，这里已经差不多全黑

了。外面开始下雨，但旗帜仍旧“呼啦啦”地在风中飘动，给他们送来无限安慰。

午夜某个时候，大风卷走了他们的旗帜，把它吹向不知何处。

向统领请愿的权利古已有之，甚至有历史证明了这种权利的合理性。但托马斯·劳清楚地知道，几个世纪以前，大瘟疫时期，唯一能够获得批准的请愿只是宣传方面的琐事。到了现代，他的阿兰叔叔倾向于利用请愿权得到群众的拥戴，削弱反对派力量。

非常聪明的策略，只要别像阿兰叔叔那样被假扮成请愿者的杀手干掉就行。来到开关星系的二十四年里，托马斯·劳批准了大约十几桩请愿，但从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请愿书中明确写着“极为紧急，恳请迅速处理”的字样。

劳看着桌子对面的五名请愿者，不对，是请愿者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百多名请愿者，而发起请愿的时间还不到八千秒。劳面带微笑，示意他们坐下：“乔新主任，我相信你是你们中职务最高的。请说吧。”

“是，统领大人。”乔新瞥了一眼他的女朋友——丽塔·廖。这两人都是易莫金文明发祥地星球的人，三百多年来，他们的家族供应了许多聚能者和属民。这种人历来是易莫金文明的中坚力量，管理他们本来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唉，但是在距易莫金文明二十光年的这里，没有什么事儿是容易的。乔新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紧张地偷偷瞥了一眼卡尔·奥莫。奥莫看他的眼神却冷若冰霜。劳突然希望自己刚才能抽点时间，先让统领侍卫向他汇报一下情况。布鲁厄尔现在冬眠了，如果这是一个不得不拒绝的请愿，他连个顶缸受过的人都找不到。

“您也知道，统领大人，我们很多人的工作涉及蜘蛛人星球。对我们研究的蜘蛛人，许多人都产生了很大兴趣——”

劳温和地对他笑笑：“我知道。你们喜欢在本尼酒吧里聚聚，收听聚能者翻译的蜘蛛人广播节目。”

“是的，大人。嗯，我们非常喜爱《少年科学讲座》，还有翻译过来的许多小说。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蜘蛛人的情况。还有……”他的眼神有点恍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蜘蛛人虽然不同于人类，但他们就住在下面，在下面生活。跟我们相比，他们的生活有时好像更……”真实，劳知道，他想说的是这个词，“我是说，我们渐渐喜欢上了有些蜘蛛人孩子。”

这正是我的用意所在。现在的翻译表演加上了严密的缓冲层。他们一直没查出蚀脑菌失控的原因，甚至不知道那次事故是不是真的跟实时转播节目有关系。据安妮分析，继续转播节目的风险并不比其他行动更大。劳的手伸向右边，轻轻拍了拍奇维的手。她冲他嫣然一笑。蜘蛛人小孩很重要。要不是奇维·利索勒特，他可能永远不会了解这些孩子对下面的人意味着什么。奇维真是太有用了。观察她、跟她交谈、诱骗她，从中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啊。以L1现在的资源状况，不可能批准人们养育孩子，但一定得为他们提供一种替代品。奇维让他明白了这种替代品是什么，她的计划、她的梦想给了他启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那些小蜘蛛人，飞航主任。我明白了，你们的请愿跟下面的绑架事件有关，对吗？”

“是的，大人。从绑架发生到现在已经七十千秒了，协和国蜘蛛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使用他们最好的通信和情报搜集手段。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但我们的聚能者却掌握了诸多情况。协和国截获了大量金德雷国密电，并且一直在通过他们的微波通信线路向各方传递这些密电。金德雷国的密码都基于算法，没有采用一次性加密本。我们破解起来毫不费力。最近四十千秒中，我们——我——一直在调用聚能译员和分析员，我想我已经知道了那些孩子的关押地点。五名分析员几乎百分之百地肯定——”

“五名分析员，三名译员，还有‘无影手’号上的一部分监控阵列。”雷诺特打断乔新的话，声音很大，但不动声色，“除此之外，乔新主任还调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外围支撑硬件。”

奥莫马上附和。这还是劳第一次看到雷诺特和安全部门的观点如此一致。“另外，乔新主任和另外几位主任肯定还利用自己的权限调用了紧急资源，否则不可能这么快便得到结果。”奥莫侍卫冷冷地扫视着众人，请愿者们在他的目光下低下头，易莫金人害怕的程度更甚于青河人。滥用集体资源。这可是一桩重罪。劳心里暗笑。布鲁厄尔的威慑力更大，但奥莫也能凑合。

劳抬起手，房间里安静下来。“我知道了，统领侍卫。请你和雷诺特主任向我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这一活动对我们的资源可能造成的……”他不会使用“滥用集体资源”这些字眼，“影响。”他沉默了片刻，调整表情——一个处事公道的人，为了集体的长远利益不得不驳回某些个人的请求。他感到奇维攥紧了他的手。“飞航主任，你应该懂得，我们不能暴露。”

乔新已经彻底蔫了：“是，统领大人。”

“这么多人中，你应该最清楚我们的资源是何等紧张。战斗之后，我们既缺乏聚能者，也缺乏一般人手。几个班次前那次事故之后，我们的聚能者更加匮乏。我们没有至关重要的设备，武器也很少，星系内的交通也只能勉强维持。或许我们可以胁迫一部分蜘蛛人，与另一部分结为同盟。但却要冒巨大的风险。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坚持自迪姆大屠杀以来我们一直执行政策：潜伏、等待。用不了几年，下面这个世界就会进入信息时代。到那时，我们就能用蜘蛛人的网络建起适用于人类的自动化设施。最终，他们会发展出技术文明，既具备修复我们飞船的能力，又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在这以前……在这以前，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直接行动。”

劳观察着这批请愿者中每一个人：乔新、廖、冯，坐得稍远些的特林尼——仿佛想以这段距离表明他已经尽力劝过其他人。伊泽尔·文尼下岗冬眠了，否则他肯定会在这儿。按照里茨尔·布鲁厄尔的标准，这批人全都是刺儿头。每经过一个班次，这一小撮人便离易莫金规范更远一步，部分是因为看不到希望，还有一个原因是受青河的影响。这些买卖人，哪怕战败了，照样能发挥腐蚀作用。是的，按照易莫金文明的标准，这些人都是麻烦制造者——但同时，与奇维一样，这批人也是这次使命能维持至今的基础。

长久的沉默。泪水从丽塔·廖眼里静静飘落。哈默菲斯特只有很小的引力，泪水在面颊上挂不住。乔新顺从地低下头：“我理解，统领大人。我们撤回请愿。”

劳表示感谢地点了点头。他不会惩罚这些人，只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适度提醒一下他们就行。

这时，奇维拍拍他的手。她喜笑颜开：“有些事，我们今后肯定会做。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做一次实验呢？我们不应当暴露，这当然

是对的。但请大家注意乔新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我们已经开始利用蜘蛛人自己的情报系统了。他们的自动化程度目前还很低下，还需要二十年才能进入信息时代，但他们已经开始利用电脑了，水平甚至高于地球的黎明时代。安妮的译员们已经做好准备，不久以后就可以将信息插入蜘蛛人的系统。为什么不现在动手呢？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每年前进一小步，每年做点新实验。”

乔新眼睛里亮起了希望，但他说出口的话却在向后退缩：“但他们目前的水平还不够啊。那些蜘蛛人去年才发射了第一颗卫星，还没有通用定位器网络——任何类型的定位器网络都不存在。除了普林塞顿和陆战指挥部之间那条可怜的连接之外，他们连个电脑网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在他们的系统里插入信息？”

是啊，怎么插入？

奇维仍旧满面笑容。笑容让她显得如此年轻，几乎跟他得到她的头几年一样青春焕发。“你刚刚说过，协和国截获了金德雷国有关绑架的密码通信？”

“对。所以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协和国情报机关无法破译金德雷的密码。”

“可他们目前正在做这种努力，对吗？”

“是的。协和国用上了他们最大型的电脑，跟房子一样大的笨重家伙。普林塞顿和陆战指挥部之间那条电脑通信链接的两头都是这种大机器，现在正拼命瞎扑腾呢。但像这样下去，要过几百万年才能解出正确的密钥……噢！”乔新瞬间瞪大双眼，“你是说，在不让他们察觉的前提下，在他们生成的实验性密钥中插入正确的密钥……不知能不能做到？”

劳几乎同时明白过来。他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道：“可以查一下背景资料，看看他们目前用的什么方法生成实验性密钥。”

一秒钟后，一个声音回答道：“随机实验法，辅以他们的数学家所掌握的金德雷国加密算法。”

奇维正读着她的头戴式传出的信息：“协和国采用的显然是分布式运算法，从链接两头同时运算。但那个网络上总共还不到十台电脑，这样下去是得不出结果的。而我们有十几颗侦察卫星，不会干扰到他们的微波通信，他们不可能察觉，在他们线路上传递的信息中做点手脚易如反掌。我们本来就打算在第一次插入信息时使用这种方法。至于这一次，只要对他们传递的实验性密钥做点小改动就行。数据量很小，包括分割位在内，大约只有一百比特。”

“是这样。即使他们事后复核，最多只能看成碰上了好运气，完全合情合理。但插入的密钥不能超过一个。多于一个，风险就太大了。”雷诺特接着说道。

奇维望着劳：“托马斯，不会有问题的。风险很低，至于主动干涉的问题……我们迟早都得做这种实验。你也知道，蜘蛛人对太空越来越感兴趣了。不久以后，我们也许会被迫进行大量干预。”她抚着他的肩膀，以前奇维从未像这样当众央求过他什么。不管她说得多么客观，奇维的提议中还是掺杂了不少私人情感。

她说得对。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安妮的聚能者主动出击。再说也该显示一下自己的宽厚仁慈了。劳朝她露出笑容：“好吧，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把我说服了。安妮，做好安排，发送一个密钥。至于发送时机，我看就由乔新主任决定吧。把这次行动列为暂时性的第一优先，优先权持续时间四十千秒。嗯，再向前回溯四十千秒。”这样一来便正式豁免了乔新、廖和其他人的罪名。

请愿者没有欢呼，但当他们站起身来，飘出会议室时，劳真切地感到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奇维跟在他们后面，突然飞快地转过身，在劳的前额吻了一下：“谢谢你，托马斯。”说完便赶上其他人，离开了会议室。

他转身面对唯一一个留下的人——卡尔·奥莫：“盯着他们点儿，侍卫。从现在起，恐怕麻烦会越来越多。”

大战期间，伦克纳·昂纳白曾经多次在战火纷飞中一连几天不睡觉。这次只有一个晚上，但这个晚上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难熬。

至于将军和舍坎纳有什么感受，只有老天知道。电话线拉好以后，昂纳白几乎没怎么离开走道里的联合指挥部（就在安全部办公室下面一点）。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察部门和昂德维尔手下的通信技师——他们不断追踪城里的一切小道消息。将军来过一次，又走了。表面看来，她显得专注又镇定。但昂纳白看得出来，他的这位老上级已经垮了。她管的事太多，不但掌管大局，连小事都要亲自过问。该死的，她竟然参加搜索队的搜查，一去三个小时，到现在都没回来。

他抽时间去瞧了瞧昂德希尔。舍克钻进顶楼的信号实验室不出来。内疚像某种病灶一样，在他身上不断蔓延，破坏了他那种兴奋、张扬的天才。过去无论他从事什么项目，都会把这种精神带到研究中去。但他仍旧在努力。昂扬的激情没有了，他便代之以死缠滥打，揪住问题不松手。他在电脑上敲击着，尽一切努力把方方面面综合起来。昂纳白看不明白他在搞什么，总觉得都是些乱七八糟、全无关系的玩意儿。

“这是数学，不是工程问题，伦克。”

“对，数字理论。”实验室的主人，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后说，“我们在收听……”他不作声了，身体前倾，沉浸在他编的程序中，半晌才把话说完，“在破译截获的密码通信。”

他说的是从普林塞顿地区向外发送的密电。绑架发生后，他们截获了不少这类密电，全都是零散的信息，根本不成片段。“可我们连这些密电是不是绑架者发送的都不知道。”昂纳白答道。我要是金德雷人，一定会用一次性加密本。才不会用什么算法密码呢。

杰伯特（记不清他姓什么了）耸了耸肩，继续埋头工作。舍坎纳同样一言不发，一脸凄凉，了无生气。他只能这么做，不然还能怎么办？

昂纳白只好重新回到联合指挥部，至少这里还有点进展。哪怕这些进展只是骗人的假象，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太阳升起后一个小时，史密斯回来了。她飞快地翻了翻各种否定性报告，动作焦躁烦乱：“我让贝尔加留在城里，和当地警察协作。

混账东西，她的通信手段比警察也强不到哪儿去。”

昂纳白擦擦眼睛，想让眼睛重新发出亮光^[71]。这当然是徒劳的，只有好好睡一觉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恐怕昂德维尔上校对仪器设备一直不够重视。”放在其他世代，贝尔加准是把好手。可现在——唉，适应不了这个全新的科技时代的人并不是只有贝尔加·昂德维尔一个人。

维多利亚·史密斯在自己的老部下身旁坐下：“至少她没让新闻界跑来烦咱们。拉奇纳那里有什么新消息？”

“他在安全部办公室。”老实说，那位年轻少校不怎么信任昂纳白。

“他认定这是金德雷国干的。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这件事里有他们一份……可是……你知道吗？博物馆有个工作人员是极端保守分子。还有，在博物馆装卸处干活的工人失踪了，贝尔加发现他也是个保守分子。我觉得，这件事上，当地的极端保守派肯定涉足其中。”她的声音很轻、很温和，好像在一边想一边说，说出心里的想法。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昂纳白回想这次谈话时才意识到，将军的声音很轻、很温和，但她的每一根肢腿都绷得紧紧的。

不幸的是，伦克纳·昂纳白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他整晚都在看报告，整晚盯着外面的黑暗，为小维多利亚、戈克娜、布伦特和杰里布的平安祈祷。他忧伤地自言自语道：“我眼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长成任何人一看就会喜欢上的真正的人。他们是有灵魂的。”

“你什么意思？”他太疲劳了，没有听出维多利亚语气中的严厉。以后许多年间，他仍然不断回想起这次对话、这个时刻，想象自己当时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后来的灾难。但那时的他没能注意到未来的冷酷瞪视，脱口而出：“被提前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他们的错。”

“是我靠不住的现代理想送了他们的小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史密斯的声音是一种凶狠的咝咝声，连痛苦不已、精疲力竭的昂纳白都察觉到了。他望着浑身颤抖的将军。

“不，我不是——”太迟了，已经无法挽回了。

史密斯猛地站起来，一只长长的胳膊向他一挥，甩了他一个耳光，像抽了一鞭子。“滚出去！”

昂纳白被打了个趔趄，脑袋右边火辣辣的，视线一片模糊。其他方向的眼睛看见房间里的军官军士们耸然动容，震惊不已。

史密斯向他一步步逼近：“保守派！叛徒！”每吐出一个字，手便随之向前猛地一戳，仿佛想一拳打死他。她努力控制住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扮成我们的朋友，却总是在耻笑我们、憎恨我们。够了！”她强迫自己停下脚步，收回胳膊。伦克纳知道，她已经压下了怒火，下面的话将是冷峻的、镇定的，经过思考做出的决断……比火辣辣的眼角更伤人。“带着你那套道德走吧。现在就走。”

同样的表情他以前见过一两次，都是在大战期间，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但她却仍在顽强抗争的时候。用不着恳求，她不会动摇。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我爱你的孩子们。但是太晚了，这些话改变不了任何事。伦克纳转过身，疾步穿过惊呆了的人群，走出房门。

拉奇纳·思拉克特一听见史密斯回来了，立刻疾步赶向联合指挥部。昨天晚上他本来应该在那儿工作，可是，让我把自己的密码破译工作暴露在国内情报处和当地警察面前？真要那么干才见鬼了呢。幸好独立工作取得了成绩，现在他手里有了过硬的证据。

他差点和迎面而来的伦克纳·昂纳白撞个满怀。老军士长丧失了平时的军人气概，蹒跚着走下过道，脑袋右边还有一道长长的、白乎乎的伤痕。

他朝军士长挥挥手：“你没事吧？”可昂纳白径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毫无反应，像被剁了脑袋的水鸟不理睬渔夫一样。他差点想赶上去问个究竟，但又记起自己要事在身，于是继续朝联合指挥中心奔去。

这地方一片死寂，静得像渊薮……或者坟场。参谋和分析员们噤若寒蝉，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拉奇纳穿过房间向将军走去时，众人又

恢复了自己的工作，但看起来总觉得有点异常，像有意让自己忙起来似的。

史密斯正翻看着一本行动记录，翻阅的速度很快，不大可能看出什么名堂。她示意他在自己身旁的栖架上坐下：“昂德维尔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本地极端保守派参与了这次绑架，但我们还是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语气很平和，跟房间里的肃杀之气很不协调，或许是她有意不去理会，“你有什么新情报吗？我们的金德雷‘朋友’有什么反应？”

“反应相当大，将军。连公开的活动都做出了反应。绑架公开一个小时，金德雷的宣传部门立即提高了调门，特别是针对较落后国家的宣传。内容倒没什么太大变化，兜售的仍旧是‘暗黑中的屠杀’那一套，但强度大大提高了。他们说这次绑架是体面人所做的最后抗争，这些人认识到激进派已经篡夺了协和国的领导权……”

房间里再一次陷入一片死寂。维多利亚·史密斯说话了，语气稍嫌尖刻：“他们那一套我知道。早就料到他们会这么说。”

也许该直奔主题，马上拿出他的大发现：“是的，将军，但他们的反应未免太快了点儿。广播的内容，我们的情报来源事先完全没有报告。看来这是一个先兆，说明极端行动派终于控制了金德雷国。昨天一天里，他们的深密局至少处决了五个人，克林特拉姆、桑斯特，都是温和派。被处决的人里还有德鲁比这种脓包。唉，真可惜。剩下的人都非常精干，而且比以前的深密局更爱冒险——”

史密斯向后一靠，神情很吃惊：“我——明白了。”

“这些情报才得到不足半小时，将军。我已经命令所有分析人员进行深入研究。目前还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迹象。”

直到这时，他才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这种做法合乎情理。还要再过一些年，发动战争才可能对他们有利。”

“是这样，长官。这一次不会开战，现在还不会。金德雷国的大战略肯定不会现在就变，他们会继续慢慢磨那些发展中国家，争取在暗黑到来之前尽可能多拖垮一批，然后腾出手来，与有能力在暗黑期保持清醒的国家开战……将军，我们还有一些尚未确认的情报。”应

该说只是流言，但为了传递出这些流言，他隐蔽最深的间谍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佩杜雷似乎成了金德雷国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新头目。您还记得佩杜雷吗？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她只是个低级情报人员，但很明显，她的聪明和凶残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次绑架很可能就是她本人亲自策划的。现在看来，金德雷国新建深密局时，她可能是第一批元老之一。她说服了金德雷国的决策者，特别将您和舍坎纳·昂德希尔视为协和国战略成功的关键。暗杀您很困难，您对您丈夫的保护同样严密，绑架您的孩子却可以——”

将军的手断断续续敲击着情况桌，“说下去，少校。”

假装我们谈论的是其他人的孩子。“长官，舍坎纳·昂德希尔经常在广播里谈他对家人的感情，说他是多么珍视他的每个孩子。我得到的情报是（得自那位为了传出这些情报暴露了自己身份的潜伏间谍）佩杜雷认为，绑架您的孩子有百利而无一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她希望将您的全部孩子偷运出协和国，再暗地里用孩子要挟您和您的丈夫，这种要挟会持续多年。按她的估计，在这种打击下，您不可能继续您目前的工作。”

史密斯开口道：“如果他们杀死那些孩子，一个一个杀死他们，把他们的尸体一部分一部分地送回来……”她的声音低下去，“你关于佩杜雷的情报是正确的。她明白应该用什么办法对付我和舍坎纳。好吧，我要你和贝尔加——”

桌上几部电话机中的一部响了，是宅子内部直通线。维多利亚·史密斯两根长肢一晃，越过桌子抓起电话：“我是史密斯。”

她听了一会儿，轻轻吹了声口哨：“真的？可是……好，舍克，我相信你。杰伯特做得对，这个消息应该交给昂德维尔。”

她挂断电话，对思拉克特道：“舍坎纳解出了密钥，他破译出了昨天晚上截获的密电。看来孩子们被关在斯帕广场大厦，就在城里。”

思拉克特自己的电话也响了起来，他朝免提洞眼里一戳，说道：“思拉克特。”

贝尔加·昂德维尔的声音很小，好像没对着麦克风讲话。“他们干什么？还能怎么办？让他们给我闭上臭嘴！”声音大了些，“你在听吗，思拉克特？我这儿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你的一个搞技术的疯家伙给我打电话，说被绑架者关押在斯帕广场大厦顶层。你的人是认真的吗？”

“不是我的人。但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上校，不管情报来源是谁。”

“该死的，我手头已经有了一条真正过硬的大线索。本地警察发现了一件丝质衬里，钩在普林塞顿银行楼上。”离斯帕广场大厦半英里，“正是道宁向我们描述过的那种衬里。”

史密斯走过来，靠近麦克风：“贝尔加，上面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比如字条什么的？”

线路那边犹豫了一下，思拉克特能察觉到，贝尔加·昂德维尔刚才怒火中烧，这会儿正在尽量把自己的火气往下压。贝尔加从来不在乎当着下级的面发牢骚，爆粗口，比如痛斥“愚蠢透顶的新技术”之类的，但现在史密斯在线路上，她可没这个胆子。

“没有，将军。衬里已经撕烂了。嗯，技术分析人员说是斯帕广场大厦，那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那个地方人来人往，一向很热闹。我马上派一队人马进入大厦下面几层，化装成客户。问题是——”

“这样很好，不要打草惊蛇，悄悄接近。”

“将军，我认为发现衬里的地方可能性更大，那里比较冷清，而且——”

“可以，两个地方都查。”

“遵命，长官。问题出在本地警察身上。他们已经上路了，警笛长鸣，平时的威慑手段全用上了。”

前一个晚上，维多利亚·史密斯还谆谆告诫思拉克特，要他不要小看当地警察的力量。其实有什么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如此

而已。这会儿，将军大吼起来：“他们干什么？还能怎么办？让他们给我闭上臭嘴！有问题来找我。”

她朝思拉克特一挥手：“出发，进城。”

谢恩克雷特在她的“指挥所”里来回踱步。运气这玩意儿，真是变幻莫测。按计划这次任务本来应该“百日潜伏，突然袭击”，可潜伏还没到十天，他们便成功捕获了目标。整个行动成了一个意外事故大全。其实这种事并不新鲜。实地行动从来都是错综复杂，而加官晋爵只能来自实地行动。谢恩克雷特以前经历过更为复杂的局势，照样逃出生天。巴克尔和弗雷姆被砸扁了，这是他们运气太坏，也怪他们注意力不集中。但最大的错误还是留下了两个活口——至少这是她肢腿下出现的最大错误。但从好的一面来说，他们到手了六个小孩，至少四个是原定目标。从博物馆脱身还算顺利，但机场方面的接应却没跟上。协和国安全部门的反应未免太快了点——多半还是因为那两个活口。

斯帕广场大厦二十五层以上全是办公区。城里有什么动静，这上头可以一览无余，只有大厦正下方是观察死角。一方面，他们被彻底困住了——谁听说过直杵到半空里还能藏身？但另一方面——谢恩克雷特在她的军士长身后停住脚步：“特莱维尔那儿的情况如何，登尼？”

军士长从脑袋边挪开电话：“一楼大厅的活动跟平时一样，没什么异样。他那儿来了几个生意人，一个老家伙，还有几个上个世代的。他们想从咱们手里转租办公室。”

“让他们看三楼的套房。想看别的，叫他们明天再来。”到明天，渊藪啊，谢恩克雷特和她的手下早就远走高飞了。要不是那场暴风雨，本来昨天晚上就该走了。金德雷特种部队是玩直升机的高手，能用直升机做出协和国军队无法想象的动作……好运气加专业技能，再坚持一两天，她的小队就能带着捕获品回国。按惯例，金德雷特种部队更习惯暗杀、斩首突袭，但这一次，佩杜雷大人制定了全新的策略，这是一次全新的考验。渊藪啊，佩杜雷打算怎么摆布这些小孩？一想到这个，谢恩克雷特便有些畏缩。自从大战结束，她一直是佩杜雷小圈子内部的人，因此官运亨通。但她宁愿替那位贵人干上战场的

活儿，也不愿跟她一起待在金德雷审讯室里。那些地方实在太容易……出意外了，死亡也来得太慢了。

谢恩克雷特兜着圈子，用一具反射式放大器观察着下面的街道……坏了，警察车队，警灯不停地闪烁着。她认出了那些卡车上面的特种器材。这是警方的“重武器”分队。他们惯用的战术是威吓罪犯，吓得他们魂飞魄散，举手投降。警灯、警笛（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听见的）都是这种威吓战术的组成部分。可这一套用在这儿，警察们算是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谢恩克雷特当即行动，绕着一圈圈同心圆状的办公室飞奔，一边跑一边拔出背上的枪。

“军士长！上楼！”

登尼吃惊地抬起头：“特莱维尔说他听见了警笛声，但好像不是朝这边来的。”

巧合？也许警察打算冲别的什么人挥舞他们的大枪？一向果断的谢恩克雷特犹豫不决。登尼抬起一只手，继续说道：“可他说那伙生意人中有三个老家伙不见了，估计上厕所去了。”

谢恩克雷特不再迟疑，挥手让军士长起身跟上：“告诉特莱维尔混进人群逃命去吧。”只要他有这个本事，“我们实施五号后备方案。”这是特种部队里一个让人害怕的老笑话：后备方案总是有的，哪怕排到第五号。他们这回还算有点预警时间，还有可能溜出大厦，混进人群。特莱维尔下士几乎没什么机会，不过他知道的情况不多，没多大关系。这次任务绝不能出现让金德雷国尴尬的局面。只要不留下后患，或许行动还可以算部分成功。

奔上中央梯级时，登尼也拔出了自己的枪和战术刀。所谓的五号后备方案，就是指逃命之前稍收费点工夫，干掉那几个小孩。佩杜雷好像认为，这样一来，协和国一方某些人就会方寸大乱。谢恩克雷特自己觉得这完全是放屁，但她毕竟不知道内情，说不清楚究竟会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的。战争后期，她参与了一起渊藪大屠杀。这一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那一次血腥。不过尽管血腥了些，从渊藪中发掘出来的储藏品对金德雷的振兴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妈的，她说不定帮了那几个小孩一个大忙呢。至少他们不会跟佩杜雷大人“约会”了。

整个上午，布伦特几乎一直平平地趴在金属地板上，跟维基和戈克娜一样垂头丧气。杰里布忙着安慰那两个小宝宝，至少他手里还有事可做。小东西们的脾气越来越坏，嗓门越来越大，还不让维基和戈克娜抱。大伙儿上一次吃饭还是昨天下午的事。

连计划都没得商量了。曙光亮起时，他们发现求救旗不见了，又尝试挂出了另一面，可没到三十分钟就被大风刮跑了。那以后，戈克娜和维基花了三个小时，把翻花线圈在房间唯一一个出入口上方的管道凸起处缠绕多次，编出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花样。布伦特帮了她们大忙——要论打结、编花，谁都比不了他。要是哪个不怀好意的家伙从那扇门进来，准会碰上一堆大麻烦。可要是来人手持武器，这点小伎俩怎么够？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后，布伦特马上退出讨论，走到一旁，重新趴在冰冷的地板上。

他们上方的一小片阳光，在这座监狱的高墙上缓缓爬动，一英尺又一英尺。肯定快到中午了。“我听到了警笛声。”趴了一个多小时后，布伦特突然说道，“趴下来，好好听听。”

戈克娜和维基马上趴下，杰里布则徒劳地哄着婴儿让他们安静下来。

“没错，我听到了。”

“是警察的警笛，维基。听，夹杂着‘砰砰砰’的声音。”

戈克娜跳起身来，朝门口奔去。

维基仍旧趴着：“安静，戈克娜！”

连婴儿都不作声了。还有其他声音：建筑下面某个地方风扇低沉的嗡嗡声，以前听到过的街道上的声音……还有别的，断断续续的脚步声，许多只脚，从楼梯上来了。

“离得很近。”布伦特道。

“是——是冲着咱们来的。”

“对。”布伦特顿了顿，还是像平常那样慢吞吞地，“还有其他人正往上赶，不过离这儿很远。”

管不了后面的人了。维基奔向门边，像戈克娜那样沿着墙壁爬上去一截。他们想的这个主意其实非常可怜，但不幸（也许是幸运）的是，他们别无选择。早些时候，杰里布争辩说，他的个子大些，可以吊在门上方，跳下来砸翻进门的人。问题是个子大在这儿起不了多大作用，像那样跳下来只会成为一个活靶子。再说还需要有人保护婴儿，抱他们避开射击区。所以，维基和戈克娜攀在门口上方五英尺的地方，身体紧紧绷着布伦特巧妙设计的弹性线圈。

布伦特站起身，跑到门口右边。杰里布站在稍远处，怀里紧紧搂住两个宝宝，这会儿也不哄他们了。可是，突然间，两个小婴儿同时闭嘴，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或许连他们都明白了形势的险恶，估计是出于某种直觉。

这时，维基通过墙壁都能感受到跑上楼梯的脚步。两个人，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低声说了句什么。内容听不清，但她听出是那个领头的绑匪。门外的锁上，钥匙“哗啦”响了一声。在她左边下面一点的杰里布轻轻将两个宝宝放在自己身旁的地上，两个婴儿没有发出丝毫声音。杰里布蹑手蹑脚靠近门边，随时准备猛扑过去。维基和戈克娜身体压得更低，弹性线圈已经绷到了极限。两人最后对视一眼。其他人是被她们扯进这一团乱麻的，她们连累了大家。为了逃命，她们甚至不惜让一个无辜的婴儿冒生命危险。现在是她们出一把力的时候了。

门滑开了，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布伦特全身绷紧，准备扑击。“求求你们，别杀我。”他说，声音跟平时一样单调平板。无论情况多么险恶，布伦特还是完全不会演戏。可奇怪的是，他这时候听上去，倒像极了一个吓得彻底丧失思考能力的人所发出的声音。

“没人想杀你。我们想替你们换个好点的地方，还给你们带了点吃的。出来吧。”绑匪头子的声音还是那么通情达理，“出来。”稍稍尖厉了些。她到底是怎么想的？轻轻松松把他们全干掉，连自个儿的衣服都不弄脏？安静了一两秒钟……维基只听外面恼怒地喘了口粗气。然后，爆发。

戈克娜和维基从上往下猛扑出去，这一跃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她们离地面只有五英尺，要不是弹性线圈，他们会被摔得粉碎。

线圈将她们猛地一弹，凌空一翻，头下脚上穿出门去。

旁边的枪口冒出火光，子弹朝传来布伦特声音的方向飞去。

维基只瞥见了一颗脑袋和一堆肢腿，好像还有某种枪。她一头撞在绑匪头目后背下方，把她整个撞翻在地，手里的枪也飞了出去。但她身后几英尺处还有一个人，戈克娜正撞在那人肩膀上，她手脚一阵乱抓，想把绑匪拽倒。可那人甩开了她，一串子弹飞出枪口，穿过戈克娜身体中部。她身后的墙上立即溅满甲壳碎片和鲜血。

布伦特将他扑倒在地。

维基压倒的那个绑匪在她下面猛地一拱，将她甩得飞了出去，砸在门框上。那之后，整个世界仿佛黑了下来，一切都离她好远好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枪声，还有陌生人的叫喊声。

维基受的伤不算重，内脏器官有轻微出血，医生很容易就控制住了。杰里布甲壳上被砸得凹下去好几处，几只胳膊也被拧得脱了臼。可怜的布伦特伤势最重。

那个陌生的思拉克特少校盘问结束后，维基和杰里布前住宅子的病房看望布伦特。爸爸已经在那儿了，坐在床边的栖架上。从他们脱险到现在已经三个小时了，但爸爸好像仍然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布伦特躺在厚厚的垫子上，进食肢够得着的地方放着喝水的吸管。他们进来时，他侧过头，肢腿微微一动，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没事。”只断了两条腿，加上子弹打穿的两三个洞眼。

杰里布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妈妈在哪儿？”维基问。

爸爸的头没什么把握地摇晃着：“在宅子里吧。她说今晚一定来看你们，这会儿事情实在太多了。你们知道吗？这件事不是哪个疯疯癫癫的小团体干出来的。”

维基点点头。宅子里的警卫人员比平时多得多，外面还驻扎了更多身穿军服的士兵。思拉克特少校的人问了一大堆问题，都是关于那伙绑匪的：他们的行为举止、对彼此的态度、说话方式，等等。他们甚至想对维基用催眠术，挤出她记得的每一点细节。他们用这一招时应该事先告诉她，那样的话能省下好多工夫：维基和戈克娜多年来一直想催眠对方，却从来没成功过。

没有活捉一个绑匪。听思拉克特的意思，至少有一名绑匪为避免被俘，饮弹自尽了。

“将军需要明确绑架的背后主使者，协和国的对敌策略也会做出相应调整。”

“是金德雷国。”维基脱口而出。其实她没有任何证据，只从那些人言谈举止判断他们是军人出身。但维基跟别人一样读过报纸，爸爸也时常跟他们说起征服暗黑期可能带来的种种危险。

听了她的判断，昂德希尔耸耸肩：“可能吧。但对咱们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对。”维基突然大声道，“爸爸！当然不一样了，怎么可能一样？”

昂德希尔的身体好像缩小了一圈：“孩子们，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我绝不想让你们受到这种伤害，我从来没想……”

“爸爸，把大家哄出宅子的人是我和戈克娜——你别说话，杰里布。我知道你是大哥，可我们总是能把你拉下水。”这是实话。有的时候，两个小姐妹会利用哥哥的自大，有时则利用他的求知欲，比如这回去看异形展览。有的时候，利用的只是他对两个妹妹的疼爱。布伦特则有他自己的弱点。“出了这种事，责任在我和戈克娜。要是没有布伦特在博物馆整了他们一下子，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昂德希尔做了个表示否定的姿势：“不，小维多利亚，如果不是你和戈克娜，救援人员赶到时就太晚了。哪怕只晚一分钟，你们就会全部被杀。而现在，只有戈克娜——”

“可是，戈克娜还是死了！”一瞬间，她坚强的甲冑粉碎了，维基失声痛哭起来。她泣不成声，奔出房间。她飞奔到大厅里，跑上中央楼梯，一路推开身着军装的士兵和一直住在宅子里的其他人。几只手朝她伸了过来，但后面有人喊着不要拦她。大家让开一条路，任由她奔了过去。

维基跑呀跑呀，一直向上，跑过教室和实验室，跑过中庭——过去她们经常在这儿玩，第一次遇见伦克纳·昂纳白也是在这里。

最顶上就是那间小阁楼——当初她和戈克娜为了它苦苦央求，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才争取到手。有的人喜欢深深的低处，有的人却喜欢高处。爸爸就最喜欢攀登高地，他的两个女儿同样喜欢从这个制高点俯视下面的一切。这里还不算普林塞顿最高的地方，但也够高的了。

维基跑进阁楼，猛地关上门。一路飞奔上来，她一时觉得有点头晕。然后……她突然僵住，瞪着周围的一切。那边就是装林妖幼虫的玩具屋，过去五年里，她们一直在扩建，它已经越来越大。但随着冬天一年比一年更冷，这个玩具屋渐渐不好玩了，林妖幼虫都长出了翅膀，再想把它们看作小小的人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时正有十来只林妖在喂食器旁飞来飞去，扑扇着蓝底红外色斑的翅膀——那种花样挺像宅子的护墙板。她和戈克娜总在争论哪一只才是这座玩具屋的女王。

她俩几乎任何事都要争个不可开交。墙边还有一个用炮弹壳做的玩具屋，是戈克娜从下面弄上来的。这东西明明是戈克娜的，可维基还是跟她争个没完。

这里，戈克娜的痕迹无所不在，但戈克娜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们再也不能一起聊天，连吵架都不可能了。维基差点转身逃出这间屋子。她的甲壳下面好像被人掏了一个大洞，肢腿也被活生生从身体上扯下来。她只觉得空荡荡的，没有着落。维基坐在一堆杂物上，浑身颤抖不已。

做爸爸的和做妈妈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在孩子们看来，有些区别是一般家庭共有的：无论什么时候，爸爸总在孩子们附近；他有无限的耐心，耍耍小性儿、哭哭鼻子，很容易让他答应他们的要求。但舍坎纳·昂德希尔也有一些特点，不同于其他爸爸：无论自然规律还是社会习俗，他总把它们当成一种障碍，必须动动脑筋，想办法试探试探它们的虚实。无论他做什么事，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当妈妈的——至少是他们的妈妈——却不会随时守在孩子们身边，耍赖的手段在她身上多半没用。维多利亚·史密斯将军也不是经常不在，十天中总有一天会回到普林塞顿。如果他们去陆战指挥部，妈妈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如果要制定什么非遵守不可的规定，肯定是她出马，这些规定一旦制定出来，连舍坎纳·昂德希尔都不大敢违背。还有，如果你闯下很大很大的祸事，那毋庸置疑，妈妈肯定在。

维基蜷缩着躺在屋角，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从梯子上朝这间阁楼走来。她躺在这儿的时间肯定不超过半个小时。从窗口向外看，外面仍旧是凉爽、美好的下午。

响起轻轻的敲门声。“维基？咱们能谈谈吗？”是妈妈。

维基心里涌起一股奇特的如释重负之感：妈妈来了，太好了。爸爸肯定会原谅她的错误，爸爸总是原谅她们……可只有妈妈才能理解她犯下了多么可怕的错误。

维基打开房门，低着脑袋退回房间里：“我以为你这会儿还忙着呢。”这时她才发现，妈妈穿着军装——黑色外套，黑色袖套，红白色斑加红色的肩章。在普林塞顿她从没见过将军穿军服，就算在陆战指挥部，这套军装也只适用于特别场合，比如向上级汇报什么的。

将军轻轻踏进房间。“我——我想过了，到这儿来比那些事更重要。”她让小维多利亚坐到她身旁。维基坐下，绑架事件以来头一次觉得心里平静下来。将军把两只前肢轻轻搭在她肩上：“这件事上，有人犯了许多很严重的错误。你爸爸和我都是这么想的。”

维基点点头：“对，一点没错！”

“我们不可能让戈克娜起死回生。但我们可以记住她、爱她，把导致这一切发生的错误纠正过来。”

“对！”

“你父亲——还有我——过去总想管束你们，不让你们遇上比较大的磨难，想至少等到你们长大以后再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我们的做法也有道理。但我现在明白了，这么做恰恰给你们带来了最大的危险。”

“不……妈妈，怎么连你都不明白？是我呀，还——还有戈克娜，是我们破坏了规定。我们骗了道宁上尉，你跟爸爸警告过我们，可我们根本没听进去。”

将军的手轻轻拍了拍维基的肩膀。妈妈好像有点出乎意料，也可能是在生气，维基说不准。妈妈沉默良久，最后开口道：“你说得

对。舍克和我犯过错误……你和戈克娜也一样。你们谁也不是出于恶意，但……现在你该明白了，只有良好的用心是远远不够的。做某些事的时候，只要你犯错误，就会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你还应该这么想：出事以后，你们表现得非常好——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年人都不会比你们更出色。你们救了苏比斯莫家的孩子——”

“不，我们让波尔伯冒生命危险——”

史密斯生气地一挥手：“没错。女儿，这就是你应该从中学到的宝贵的一课。我这辈子一直在这么做，不得不这么做。”她又不作声了。维基忽然觉得妈妈的思绪仿佛一下子飘到离自己很远很远的地方。直到这时，她才真正认识到，妈妈不是自谦，就连她也会犯错误。几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无比敬重母亲。她从来不说自己的工作，但他们还是打听出了一些事。单凭这些事，妈妈就比所有惊险小说里的女主角加在一块儿更了不起。但直到这时，维基才隐约明白了这些英勇业绩背后的代价。她往母亲那边挪了挪，依偎着她。

“维基，当压力落到你们背壳上的时候，你和戈克娜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们四个全都是。代价是惨痛的，但如果我们——你——从中什么都没学到，这才是一切惨痛中最惨痛的。”戈克娜也就白死了。

“我会改，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告诉我，要我怎么做？”

“外在的改变并不大。我会给你们派几个老师，教你们军事知识，或许还会开始体能训练。但你和弟妹们仍旧有许多书本知识需要学习。每天的安排跟过去没有太大不同。最大的改变应该在你的脑子里，还有，我们待你们的方式也要大大改变。除了书本知识，你还必须理解我们所面对的更大、更可怕的挑战。但愿那些挑战不会像今天早上一样，转眼间生死立判——但从长远来看，未来的挑战比今天早上可怕得多。很抱歉，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危险。”

“但也同时存在着巨大的机遇。”爸爸总是这么说。将军怎么看？

“是的，这是事实。正是因为这个，他和我才在努力推进我们现在这项事业。但要实现爸爸说的这种理想，仅有希望和乐观精神是不

够的。从现在起，我们面对的危险将一年甚于一年。今天发生的只是个开始。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将在我很老很老的时候降临。你也知道，你父亲的年龄比我还大半个世代……

“要我说，你们四个孩子今天做得非常出色。不仅如此，你们组成了一支坚强的团队。你想过吗？我们一家人就好像一支团队一样。跟别的家庭相比，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不是同一个世代的，家里甚至不止两个世代，从小伦克到你父亲，我们家里足足有好几个世代的人。我们绝对忠于自己的家庭。另外，我认为，我们全家人都有很高的天赋。”

维基朝母亲露出了笑容：“我们没一个人比得上爸爸。”

维多利亚笑道：“是的，嗯，舍克是……独一无二的。”

维基开始分析起来：“说实在的，要说聪明，嗯，除了杰里布，我们中间甚至没有一个达到爸爸的学生的水平。但如果说的不是搞研究的聪明，我和戈……戈克娜像你，妈妈。我们——我很会跟人打交道，会耍点小花招。我觉得，等娜普莎和小伦克长大到定了型，多半会综合你和爸爸的特质，介于你们之间。还有布伦特，他一点儿也不傻，但他的脑子和一般人不一样，想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他不会和人相处，但他天生是我们中间警惕性最高的，总能发现我们注意不到的危险。”

将军笑了：“他没问题的。维基，现在只剩下你们五个了，加上我和舍坎纳是七个。我们七个是一个团队。你分析得很对。但有一点你还不知道：跟外面世界的人相比你们怎么样。我这就告诉你我完全客观、完全冷静的专业分析：你们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对你们有安排，本来打算过些年再开始。这个计划现在变了。当我最担心的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来临时，我要你们五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必要的話，哪怕其他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你们五个也必须能够挺身而出，行动起来。”

小维多利亚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她知道入伍宣誓和指挥链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我怎么能……”她指指母亲的肩章。

“是的，我必须遵守我的誓言，忠于协和国。我的意思是，今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简单地说就是，效忠国家可能意味着不理睬表面上的逐级指挥链。”她对女儿笑道，“有些惊险小说是对的，身为协和国情报首脑，有时确实有点小特权……哎哟，待了这么久，好几个会都耽搁了。咱们以后再聊，很快，全家人会聚在一块儿谈谈。”

妈妈走后，维基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慢慢踱步。这么多变化，她仍旧有些不适应，但已经不像刚才那样自责自怨了。未来会是什么样？她不知道，但却充满憧憬。她和戈克娜从前一直很喜欢玩间谍游戏。妈妈从来不谈她的工作，但她的工作显然远远高于每天都能看见的那些军事活动。妈妈是这么遥不可及的榜样，想追随她似乎是个愚蠢的、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做个企业家也许还比较现实，像伦克纳·昂纳白那样。但现在——

维基拿起戈克娜的玩具屋玩了一会儿。她再也不可能和戈克娜争论未来的大计划了。妈妈的团队第一次出现了伤亡。但这个团队已经成形，成为一个自觉的集体：杰里布、布伦特、娜普莎、小伦克、维基、维多利亚和舍坎纳。他们会努力学习的，到最后，事实会证明，他们的努力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对伊泽尔·文尼来说，时间过得飞快，不仅仅因为他的轮值时间只有四分之一。战争和谋杀已成往事，发生在他的前三分之一人生中。很久以前，他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以无比的耐心坚持下去，永不放弃，一定要摧毁托马斯·劳，夺回幸存下来的一切。但有的时候，他以为这场斗争终将变成一场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折磨。

是的，他以不屈不挠的韧性坚持下来了。有痛苦，也有羞愧，还有恐惧。不过，大多数时间里，恐惧似乎一直十分遥远。而现在，虽然仍旧不知道细节，但他在为范·纽文工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坚信，他们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最奇怪的是时时从脑海里冒出来的一种感受。自省时分，这种感受让他十分不安：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年都可以算得上是他从孩提时代起所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这是为什么？

剩下那批医疗自动化器材，劳统领用得很省，“关键岗位”上的聚能者不得不长期值勤。于是，特里克西娅四十多岁了。伊泽尔当值时，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她面庞上那些微小变化让他痛彻心肺。

但特里克西娅还有其他变化，这些变化给了他希望。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她身边，伊泽尔相信，正因如此，她才变得不那么冷漠，跟他的距离好像也缩短了些。

起初，去她在哈默菲斯特的狭小房间时，她还是和过去一样对他不理不睬。但后来有一次，他比平时晚到了一百秒。特里克西娅面对房门坐着。“你迟到了。”她说。语气还是那么单调刻板，夹杂着不耐烦，跟安妮·雷诺特一样。人人都知道，所有聚能者都把细节看得非常重，无一例外。但不管怎么说，特里克西娅毕竟注意到了他不在。

他还注意到，特里克西娅开始收拾打扮了。每次他去，都发现她把头发梳到脑后，梳理得还算整洁。还有，时不时地，他们的谈话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独白了……只要他注意话题，别过分偏离她绑定的研究项目。

这一天，伊泽尔准时来到她的小房间，还违反规定偷偷带进来了点东西——两盒从本尼酒吧弄到的美味饼干。“给你的。”他伸出手去，把一块饼干递到她面前。小房间里顿时充满饼干的香甜。特里克西娅迅速地瞪了他的手一眼，好像觉得这是个粗鲁举动。接着，她拨开这个让人分心的东西：“你应该带来附加翻译清单。”

唉。但他还是把饼干盒放在她手边的工作空间。“对，我带来了。”伊泽尔飘在门边他的老位子上，面对着她。今天的翻译清单其实并不长。聚能者的工作效率近于神奇，但如果没有正常头脑的引导，各个不同专业的聚能小组就会盯着各自的领域不放，持续钻研，忽视了协同工作的首要目标。伊泽尔和其他一些正常人负责阅读聚能者的工作报告，从不同专业聚能者的工作成果中综合出高于聚能者各自绑定项目的东西，并将这些东西上报给劳，劳再据此下发任务，列入附加工作清单中。

今天，特里克西娅毫不费力便完成了新加入的这一批任务，中间生气地咕哝了好几次：“纯属浪费时间。”

“对了，我跟丽塔·廖谈过。她的程序员对你给他们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他们设计了一套财务应用和网络软件，这些软件可以和蜘蛛人新发明的微处理器配合，效果好极了。”

特里克西娅点着头：“对，对。我每天都和他们对话。”大家都知道，聚能译员和底层聚能程序员，以及从事财务—法律事务的聚能者相处得最好。伊泽尔估计，这是因为译员们对那些聚能者的研究领域一无所知，反过来也一样，所以不会产生冲突。

“丽塔想在下面搞一家公司，把这批程序推向市场。当地没什么东西能跟它们比。我们要完全占领市场。”

“是的，是的，兴隆软件公司。名字我早想好了。但现在开始还为时过早。”

他跟她又聊了一会儿这个问题，想让她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客观时间），再把这个估计转达给丽塔·廖。特里克西娅有一条线程，在和研究将信息插入蜘蛛人系统的聚能者协同工作。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应该可以对这个时间做出准确评估。即使在具备必要知识、事先计划得当的情况下，要实现通过计算机网络协同工作，这个网络也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才行。蜘蛛人至少还需要五年才能开发出大规模的软件市场，此后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公用电脑网络。在此之前，想对地面事务造成重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现在，唯一一个能经常插入信息的蜘蛛人系统是协和国的军用网络。

没过多久就到了伊泽尔清单上的最后一项。来得太快了。表面上看，最后一项只是件小事，但从长期经验中，他知道这儿会出麻烦。

“新项目，特里克西娅，是个纯粹跟翻译相关的问题。这种颜色，‘彩格’。我发现，你在描绘蜘蛛人看到的東西時仍然堅持用這個詞。生理學家——”

“加藤。”特里克西娅的双眼收缩成了一道窄缝。聚能者交流协作时，通常会发展出一种近于心灵感应的亲密关系——要不然就是互相憎恨，敌意达到顶点，除了传奇小说，现实生活中很难发现那种程度的仇恨。诺姆·加藤和特里克西娅的关系在这两者之间不断摆动，时而密切，时而对立。

“是的，嗯，怎么说呢，加藤博士长篇大论地向我阐述了视觉、电磁频谱方面的知识。他向我保证：这种所谓的‘彩格’绝对不可能是一种色彩，它是毫无意义的。”

特里克西娅的脸皱了起来，眉头紧锁。一时间，她看上去老了许多。伊泽尔一点儿也不乐意看到她这个样子。“这个词本来就有，我选择了它。联系上下文，它给人一种——”她眉头皱得更紧了。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形，乍看起来是翻译错误，最后发现——也许这种译法从字面上说不能算忠实，但它却能帮助人类理解蜘蛛人生活中某个不同于人、人类以前从没见过的方面。这种情况出现得很多。但是，聚能译员，哪怕是特里克西娅，仍然有犯错误的可能。刚开始翻译蜘蛛人语言时，她和其他聚能译员一样，只能不断试探性地摸索这个未知的种族和他们的世界。当时，她的译文中存在许多选项，许多字眼的意义不明确，只能将可能的含义一一列出。其中许多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麻烦的是，聚能者很难放弃成见。发现自己是错误的，对他们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特里克西娅已经快要发火了。迹象并不很明显。她经常皱眉，但不像现在皱得这么紧。她不说话了，两手不停地在分离式键盘上敲击。分析结果出来了，溢出她的头戴式，散布到墙纸上。她的头脑和附属网络反复权衡着结果，呼吸随之急促。她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推翻这个结论的证据。

伊泽尔伸出手去，碰了碰她的肩膀：“还有个相关问题，特里克西娅。‘彩格’这个词，我跟加藤讨论过一阵子。”事实上，伊泽尔一次又一次揪住加藤不放，把那个人烦得要死。一般说来，跟聚能专家打交道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话题集中在聚能者的绑定领域和自己的问题上，反复问，多次问，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提出同一个问题。如果提问者不是很有经验，运气又不是特别好，专家极有可能马上中断这种讨论。伊泽尔值班的时间加起来共有七年，但还算不上这方面的高手。不过这一次，他居然成功地使诺姆·加藤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们怀疑，蜘蛛人形成视像的器官可能不止一种。所以，他们的大脑处理视像时可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一会儿感知这部分光谱，一会儿感知那部分光谱，其间的时间间隔极短，只有几分之一秒钟。他们感知的视像，我没有把握，但可能有一种涟漪状、类似水波的效果。”

但是，加藤很快便排斥了这种想法，认为这是荒唐的。他说，就算蜘蛛人的大脑真的在诸种视觉器官中不断切换，他们见到的外物在可感知范围内仍然是连续、稳定的。

他把这些话告诉特里克西娅时，她静静地听着，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只有手指仍在键盘上敲击。而且，她的视线会凝视着伊泽尔的双眼，长达一秒钟。这是因为他说的东西很重要，不是琐碎的小事，还是她聚能项目的核心。然后，她的视线便会转移，她也开始嘟嘟囔囔语音输入，双手更加猛烈地敲着键盘。几秒钟后，她的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追踪只有通过她的头戴式才能看到的幻影。接着，突然间：“对！我明白了。以前没想到……只根据上下文，所以才选了那个词，可——”日期、文件散布在两人都能看到的墙纸上。伊泽尔尽力跟上她，但他的头戴式有部分功能被哈默菲斯特屏蔽了，只能靠特里克西娅的指点才知道她引述的是哪份文件。

伊泽尔意识到自己笑容满面。现在几乎是特里克西娅聚能以来最接近于正常人的时候，像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的正常人——没关系，这也挺好。“看！除了一次因为痛苦词不达意以外，凡是用‘彩格’一词的地方都涉及晴朗的天气、低湿度，眼前一片光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颜色都……vetmoot3……”她说起了行话，只有聚能译员能听明白，其他人则完全摸不着头脑，“语言的基调变了。所以我要用一个特别的词，‘彩格’就很合适。”

他听着，看着，几乎觉得自己看到了特里克西娅的头脑在迅速深入，洞察秋毫，建立起新的关联。今后的翻译水平无疑会更上一个台阶。特里克西娅是对的，看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彩格”又怎么了？上头那些人没什么可抱怨的。

这一次见面很不错。但就在这时，特里克西娅做了一件让他惊叹不已、喜出望外的事。她嘴里的话几乎没怎么停顿，一只手离开键盘，朝旁边的饼干盒一抓，撬下一块，瞪着香气扑鼻的饼干上的糖霜——仿佛突然间想起了饼干是什么，吃它是多么令人愉快一样。然后，她一把将饼干填进嘴里，嘴角溅出五颜六色的糖霜。他一时还以为她被呛住了，但那只是高兴的笑声。她嚼着、咽着……过了一会儿，发出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这么多年来，这还是伊泽尔头一次见到她因为聚能绑定项目以外的什么事高兴。

她的手重新回到键盘上。几秒钟后：“还有事吗？”

过了一会儿，高兴得头晕目眩的伊泽尔才弄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啊，嗯。”其实这是他计划中的最后一件事。但是，他欣喜若狂！饼干创造了奇迹。“只……只剩最后一件事，特里克西娅。一件你应该知道的事。”一件也许你最终会明白过来的事。“你不是机器。你是一个人。”

这些话没有引起丝毫的反应。说不定她连听都没听到。她的手指又敲起键盘来，眼睛盯着头戴式里他看不到的某个形象。刚才转移的注意力再一次转了回去。他叹了口气，朝小房间门口飘去。

说完那句话之后十到十五秒。特里克西娅突然抬头望着他，脸上又有了表情，但这一次是吃惊的表情：“真的？我不是机器？”

“对。你是个真真正正的人。”

“噢。”又不感兴趣了。她重新回到键盘操作上，同时通过语音链接向她的聚能同事们嘟囔着。如果是最初的几年，得到这么冷淡的回答，他准会崩溃，至少会垂头丧气。但现在……对聚能者来说，这种反应再正常不过了。至少在那个瞬间，他穿透了那层聚能的甲冑。伊泽尔爬出狭小的门。门小得变态，只是个仅能爬进爬出的洞口，比双肩稍宽一点。伊泽尔每次进出门都忧心忡忡：两米外就是其他类似的小门，上，下，左，右，全是。这儿如果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怎么办？如果需要让他们迅速撤离，特里克西娅该如何是好？可今天不同。伊泽尔听见周围传来的回音，才意识到他一直在吹口哨。

他飘进哈默菲斯特垂直的主要通道时，安妮·雷诺特拦住他。一根手指朝跟在他身后飘动的饼干盒一指：“那个给我。”

该死！本打算把这一盒也留给特里克西娅的，却忘了。他将盒子递给雷诺特：“没什么事儿，你会在我的报告里看到——”

“事实上，我希望现在就听你的报告。”她朝一百英尺下一摆手，抓住墙上一处支撑点，空中一翻身，向下扎去。伊泽尔跟在她身后。巷道敞开处，开关星的星光透过外面透明的金刚石壁射进来。但没过多久，他们便进入了人工照明的地段，越来越深地进入庞大的钻石一号地下深处。四壁精雕细刻的图案大都依然保持着崭新的样子，跟刚刚完工时一样。但来往行人手脚借力的地方却留下了块块污迹。剩下的没有专业技能的聚能劳工已经不多了，无法达到易莫金的完美标准。两人在底层转了个弯，仍在缓缓向下，飘过一排排忙碌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伊泽尔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到了，聚能中心。这个地方伊泽尔只来过一次。中心戒备森严，监控无所不在，但也不是完全不准外人进入。范就是这儿的常客，他是特鲁德·西利潘的铁哥们儿嘛。但伊泽尔向来有意回避这里，这个盗取别人灵魂的地方。

雷诺特的办公室仍在老地方，遍布实验室的走廊尽头，外面是普普通通一扇门。这位“人力资源部主任”在她的座椅上坐定，打开从伊泽尔那儿拿来的饼干盒。

文尼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四下打量着这间办公室。没有任何变化：光秃秃的墙、储物筐、零散设备。这么多年了，值了这么多班次，她的家具仍然是老一套。就算没人告诉他，伊泽尔也会察觉安妮

• 雷诺特是个聚能者，而且很久以前便察觉到了。真是个奇迹，能管人的聚能者，但说到底仍旧是个聚能者。

雷诺特显然早就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她嗅了嗅饼干，脸上的表情活像菌囊技术人员检查那些滑腻腻的污泥：“芳香物质。聚能者的食品有严格规定，糖果和垃圾食品是禁止食用的，文尼先生。”

“我很抱歉。只是件小礼物……一种犒劳。我很少这么做。”

“这是事实。更准确地说，你从来没这么做过。”她的目光在他脸上顿了一下，马上移开，“三十年了，文尼先生。以你的生命计算，值班七年了。你很清楚，这类‘犒劳’不可能让聚能者产生任何反应。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有明确动机：首先是聚能领域，其次是忠于他们所依附的主人。不，这不是犒劳……我认为，你仍旧抱着你的秘密计划不放，想唤醒邦索尔博士心里对你的爱。”

“吃了点心，然后就会吐露心声？”

雷诺特给了他一个冷冰冰的笑容。平常的聚能者不会听出他的嘲讽。这种嘲讽对雷诺特没有任何作用，但她能听出来。“这种香味，有这个可能。我想你一定在学习青河的神经学和神经病学，而且发现嗅觉通道能直通大脑的高端中心。嗯？”一时间，他仿佛被她的目光整个刺穿，活像一只被人剖开研究的虫子。

神经学里的确是这么说的。饼干这种东西，聚能以后的特里克西娅不可能闻过。有那么一瞬间，围绕在特里克西娅身边的高墙变成了薄薄的一层纱；有那么一瞬间，伊泽尔触到了她。

伊泽尔耸耸肩。雷诺特确实精明。如果她真想查个究竟，凭她的聪明，肯定可以完全看透伊泽尔的内心。说不定连范·纽文都能看透。幸好范和伊泽尔处于她的绑定范围边缘，这是唯一让他们免于覆灭的东西。要是里茨尔·布鲁厄尔手下有个哪怕只及她一半聪明的聚能监控员，范和我早就死定了。

雷诺特的视线从他身上挪开，看着她的头戴式传来的影像。然后她说道：“你的不良行为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从许多意义上来说，聚能是一种稳定性极强的状态。你或许以为自己发现了邦索尔博士的变化，但请想一想：工作多年以后，所有一流译员都会出现变化。如果

这种变化不利于他们的工作，我们就会把他们带到下面这里的聚能中心，做一些调整……

“虽然这次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你再次尝试破坏规定，干扰邦索尔博士，我就会禁止你与她接触。”

这个威胁实实在在，绝不是空言恫吓。但伊泽尔尽力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大笑一声：“什么？惩罚只是这个？不用处决？”

“文尼先生，我对你的分析如下：你有关人类黎明时代的知识使你具有极高价值，你的工作影响到我的至少四个聚能研究小组。另外，我知道统领大人也很重视你的意见。但不要因此错误估计形势。我的翻译部门没有你仍然可以继续开展工作。只要你再一次干扰我的部门，你将不会再见到邦索尔博士，直到这次任务结束。”

十五年？二十年？

伊泽尔瞪着她，掂量着她话里那种绝对肯定的语气。真是比冷漠、毫不留情的女人。他心想，不知以前的她是什么样子。这不是他头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有这种疑问的人也不止他一个。特鲁德·西利潘做了许多猜测和分析，以此款待本尼酒吧的客人：在易莫金故乡，瑟维勒一族曾经是第二大豪族。特鲁德还说，过去她在这一族中的地位很高。过去某个时间，她一定是个比劳更加可怕的魔头。至少，这些魔头中有一部分最后没有逃脱对他们的惩罚，被他们的同类打垮了。安妮·雷诺特的地位一落千丈，从高高在上的撒旦沦为撒旦手里的工具。

不知这种变化让她比从前更温和还是更可怕。但不管怎样，她是伊泽尔·文尼的心腹大患。

当天晚上，在自己黑暗的宿舍中独处时，伊泽尔向范·纽文描述了这场交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哪天雷诺特被调去主管布鲁厄尔的安全部门，几千秒内，她就能发现你我的活动。”

伊泽尔耳朵深处响起纽文的笑声。声音有点变调，嗡嗡嗡的：“不会发生这种调动。没有她，这儿的聚能就搞不下去了。战斗之

前，她有四百个没有聚能的普通人为她工作，可现在——嗡嗡，嗡嗡。”

“你说什么？最后那句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现在她只能依靠一批没受过相关训练的人支持她的工作’。”

这种通话声总是嗡嗡嗡的，跟一般说话的声音很不一样。时而能听清，时而听不清。有时伊泽尔不得不请求对方重复三四遍。但就算这样，也比刚开始那种类似闪光信号的交流方式强得多。这时的伊泽尔假装睡觉，耳朵深处却塞着一个一毫米大小的定位器。收听到的声音总是嗡嗡嗡、啾啾啾的，几乎难以辨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通常还是能够猜出对方想说的是是什么。这间宿舍里到处都是定位器——青河营帐里无处不在。它们已经成为布鲁厄尔和劳监控这里的主要技术手段。

“可我还是不该用饼干那一招。”

“也许吧。换了我，肯定不会用这么招摇的手段。”可范·纽文也并没有爱上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这些我们以前也谈过。布鲁厄尔手下那些聚能者实在太厉害了，威力比咱们青河人所能想象的任何监控器材大得多。任何时候都在东闻西嗅，他们甚至有本事读出像你这么——”下面这个词儿伊泽尔没听清：天真？愚蠢？“的人的心思。打消幻想吧，他们肯定早就猜出了你不相信关于迪姆大屠杀的那套鬼话，他们知道你是敌人，也知道你在策划着什么——至少希望策划点什么。对邦索尔的感情正好给了你一种伪装，他们知道你想唤醒她对你的爱。这样正好，你的唤醒计划正好可以掩护我们的大计划。效果跟我那个赞姆勒·恩格的谎话差不多。”

“是啊。”可我还是得按捺住性子，先避过这阵风头再说。“这么说，你不觉得雷诺特是个很大的威胁？”

有一会儿工夫，他听到的只有嗡嗡、啾啾的声音。也许范什么都没说？接着他的声音又恢复了：“文尼，我的想法正好相反。从长远看，她是我们面对的最致命的威胁。”

“可她不是安全部门的。”

“对，但布鲁厄尔的监控者由她负责维护，他们脑子里的弦松下来时由她负责拧紧。弗恩和霍姆只能应付比较简单的情况，特鲁德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其实只能听她的吩咐。还有，她手下有八名聚能程序员在彻查舰队的程序代码，其中三个到现在还在反复琢磨那些定位器。她终会发现我的花招。咝咝咝，嗡嗡嗡。老天，劳提供的这算哪门子动力！”范的声音断了，剩下的只有背景噪声。

伊泽尔从被单里伸出一只手，一根手指掏掏耳朵，将那个小小的定位器往更深处塞紧：“重复一遍？你还在吗？”

嗡嗡。“还在。再说一遍：雷诺特对我们的威胁是致命的。不管怎么说，一定得想个办法除掉她。”

“杀了她？”伊泽尔嗓子哽了一下，差点没能说出口。他痛恨劳、布鲁厄尔，还有这个该死的聚能体制，但他并不恨安妮·雷诺特。在她能力所及的有限范围内，她尽心尽力地照顾那些聚能奴隶。不管她以前是个什么人，现在的安妮·雷诺特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

“但愿不至于走到那一步。要是……要是劳能吞下定位器这个饵，开始在哈默菲斯特广泛使用就好了。真要那样，我们在那边就能跟在这里一样安全。如果在聚能者发现这是个陷阱之前就在哈默菲斯特使用定位器……”

“但他之所以迟迟不用，就是要给她时间，研究定位器。”

“是啊，劳不是笨蛋。别担心，我一直在盯着。要是她靠得太近，我会……处理她。”

伊泽尔想象着范会做什么，但马上强迫自己停下。虽说已经过了两千年，但文尼家族仍然深深地怀念、尊重范·纽文。伊泽尔想起父亲房间里那些图像，想起姑妈跟他讲的那些故事。这些资料有的甚至在青河数据库里都找不到。这就是说，那些故事是编出来的。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它们是没有公之于众的私人回忆，是曾曾曾祖母苏娜和她的孩子们对范·纽文的真实看法。文尼家族敬爱他，不仅仅因为他缔造了现代青河，也不仅仅因为他是家族成员的曾曾曾祖父。不过，从有些故事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确实有他冷酷无情的一面。

伊泽尔睁开眼睛，望着周围黑乎乎的房间。房间里有几盏灯光很弱的夜灯，照着他飘浮在袋状衣橱里的工作服，还有留在桌上没动过的那个饼干盒。这就是他身处的现实。“范，你用那些定位器能干出什么事？”

沉默。远远的嗡嗡声。“能干出什么事？这个嘛，文尼，我不能用它们杀人……不能直接杀人。不过它们的好处远远多于充当这种劣质语音链接。有效利用它们需要长期练习，许多花样你都没有见识过。有许多时候我可能不在，唯一能让你保住自己伪装的只有它们。我们应该找机会聚一聚——”

“啊？面对面？”像今晚这种密谈，两人进行过几十几百次，像彼此不能见面的囚犯用敲击墙壁的方式联系一样。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见面的次数甚至比以前的各班次更少。纽文说，伊泽尔实在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眼神和肢体语言了，他暴露的破绽会让聚能监控员推测出太多隐情。可现在——

“在青河营帐这里，布鲁厄尔和他的监控员依靠的器材是定位器。气囊状营帐外壳之间有些地方，他们过去设置的摄像机已经年久失修损坏了。我们可以在那些地方假装偶然碰到，没有其他监控器材可以揭穿我通过定位器向他们发送的假信息。问题是，我很肯定他们像重视器材那样重视数据。我从前在一支舰队里负责过安全部门，类似里茨尔的角色，只不过比他温和些。我有些程序，可以提醒我注意可疑迹象：谁脱离了监视范围，在什么时间，不同寻常的对话，设备故障，等等。非常有效，就算我不能在坏蛋做坏事时当场抓住他，我也能发现谁是坏蛋。聚能者加电脑的效率肯定比我当时强一千倍。我敢打赌，他们手里掌握着自从在L1扎营以来所有活动的统计数据，可以随时回溯、比对。看似无害的小事就这样一件件累积起来，直到某一天，里茨尔·布鲁厄尔掌握了足够的、明确的间接证据。那一天也就是我们的末日。”

贸易之神啊。“可我们不是做什么都可以不引起他们的察觉吗？”只要易莫金人依靠的是青河定位器。

“也许，可能会逃过一两次。控制住你的脉搏。”虽说声音嗡嗡的，伊泽尔还是听出范在轻声发笑。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最不会引起里茨尔的分析员注意的时候。我想想……还有不到两百千秒，我就下岗了。等你下次轮班上岗时，我的班已经值了一半……到那时找机会见面，具体的交给我处理吧。”

伊泽尔叹了口气。按他的时间算，半年以后。但至少不像有些事一样遥遥无期。行，他可以等。

最初，本尼的酒吧处于半合法状态，不得不遮遮掩掩的。它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说明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黑市交易网。按易莫金人的标准，够得上死罪了。最纯粹的青河尼瑟语也有“黑市”这个词，但意思只是“为避免冒犯某些客户而不得不暗中进行的交易”。庞杂体周围只有这么个小小的社会，无论是交易还是贿赂，不久便会大白于天下，不可能成为秘密。酒吧开张初期，能保护它的只有奇维·利索勒特。但现在……正在准备食物饮料的本尼·温高兴地笑了。现在，只要他当班，他可以全天候经营这个酒吧。更妙的是，就算本尼和冈勒都下岗冬眠了，这个生意他父亲自己几乎也能料理。亨特·温仍旧行动迟缓、恍恍惚惚，脱离聚能以后再也没能重新捡起过去的物理专业。但他已经爱上了经营这家酒吧。他一个人打理店子时经常会出些奇事，有时候利润会毫无理由地少了一大块，有时却又会一下子多出许多。有一次，他跟负责挥发矿提炼站的人换回了一种芳香漆。只要数量较小，这种漆挺好闻的，但涂在墙板上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气。那段时间里，营帐社交中心只好移到最大的娱乐室。亨特·温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四个客观年以前，他用整整一班车时间攒下的好处券做了笔交易，结果是奇维的爸爸为酒吧设计出了一种适于零重力的松树，还有附加的生态环境，装点着酒吧的四壁和家具。这地方变成了一个跟公园差不多的美妙所在。

尽管亨特已经下岗两年了，但松树和鲜花都还在。

本尼飘向吧台上方，穿过这一片翠绿，兜了一大圈。把饮料和食物分发给顾客们，收回来的是好处券——写在纸上，保证以某种好处作为回报。本尼在特鲁德·西利潘面前放下一个冰钴酿品泡囊、一个餐桶。西利潘抛给他一张好处券，跟平常一样，一脸占到便宜的表情。他多半以为好处券上的许诺一文不值，方便的时候随便做点什么就行。

本尼笑容不改，继续飘行。他没必要跟他争执。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特鲁德的想法也没错。不过，酒吧开张初期以后，几乎没有拒绝兑现好处券的人。不用说，特鲁德肯定会做缺斤短两的事。特鲁

德可以让聚能者提供服务，他只拿得出这种好处，而且兑现好处券时总要少些尺寸，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聚能专家，或者是服务时间不够数，得不出最佳答案。但就算是特鲁德·西利潘也不敢过于拖欠，欠的债总会还的。比如，零重力松树就是他让阿里·林设计的。纸上许诺的好处虽然在有些人眼里没什么分量，但人人都知道托马斯·劳的态度。不管他是出于对奇维的爱还是觉得这么做对他有好处，反正统领大人的态度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青河营帐里的地下经济活动受他的保护。

“嗨，本尼！这边来！”上方桌旁的乔新朝他挥手。那张桌边的人组成了“辩论俱乐部”，那是他们的专座。一班接一班，坐在那张桌旁的似乎都是同一批人。一伙人班次重叠的事很常见，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就算酒吧里其他顾客换了一茬，围坐在那张桌旁的还是那些人，高谈阔论争辩着“最后会是什么结果”之类的大问题。这一班里，在那儿就座的是乔新，当然还少不了丽塔·廖，另外六个也都是老面孔，还有一——哎呀，一个对那类大问题真的懂行的家伙。“伊泽尔！我还以为你得再过四百千秒才露面呢。”真该死，要是早点过来，听听他们谈的什么就好了。

“嗨，本尼！”伊泽尔脸上露出他十分熟悉的笑容。真有意思，好长时间不见某个伙计，乍一见面，立马就能看出这段时间在他脸上留下的印记。跟本尼一样，伊泽尔仍旧是个年轻人，但他们谁都不再是毛头小伙子了。伊泽尔眼角有了细得不怎么看得出来的皱纹，说话时带着一股从容自信，两人在吉米·迪姆小队共事时，本尼从没发现伊泽尔有现在这种自信。“别给我劲儿太大的东西，本尼。才解冻不久，肚子不舒服。轮值安排提前了四天。”他指指吧台边的树状轮值表。真的，已经自动更新了，混在其他许多小变动之中，刚才没注意到。“看来安妮·雷诺特找我有事。”

丽塔·廖笑道：“就凭这个，咱们俱乐部就该好好辩论一下，看她找你究竟有什么事。”

本尼从拖在身后的网兜里掏出饮料泡囊和餐桶分给大家，他朝伊泽尔点点头：“我给你弄点东西，好好安抚安抚你这身还没化冻的皮囊。”

伊泽尔望着本尼飘回吧台与备餐台。本尼可能有办法弄点不会折腾他胃的东西。过去谁能想到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谁都想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人会像今天这个样子。本尼至少仍然是个贸易者，尽管他的交易规模小得让人心碎。而我呢？我成了什么？一个地下工作者，潜伏得如此之深，有时连他自己都被蒙过去了，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自己伪装的那个人。伊泽尔身边坐着三个青河人，四个易莫金人，其中有些易莫金人比青河人跟他还要好。难怪托马斯·劳现在办事这么顺利，他真的已经把大家凝成了一个整体，尽管许多人都认为这个整体走的是贸易者的路子。劳还迫使大家从思想上接受了聚能这种奴隶体制。也许这么做对所有人都是最有利的：伊泽尔的朋友们有了一定的保障，不必直面劳和布鲁厄尔的厉害手段；劳和布鲁厄尔也不必提心吊胆，整天考虑会不会有青河人在背地里反抗他们。

“你怎么提前解冻了，伊泽尔？”

文尼耸耸肩：“你问倒我了。再过几千秒，我要去哈默菲斯特，到那时就清楚了。”不管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愿别破坏我跟范的会面。

特鲁德·西利潘从地面飘升上来，在一张空座位上坐下：“没什么大事。译员和搞理论的聚能科学家干起来了。今天早些时候刚刚解决。”

“可这还是说明不了雷诺特为什么要改动伊泽尔的轮值表呀。”

西利潘翻了个白眼：“咳，雷诺特那个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没什么，伊泽尔，只是她觉得你是黎明时代的专家，没你的话，我们的工作没法办。”

但要办还是能照样办，伊泽尔暗想。他想起了与人力资源部主任的上一次交锋。

丽塔道：“我敢打赌，肯定跟卡罗利加湾的事有关。你们知道的，孩子们都去了那儿。”丽塔说“孩子们”时，指的都是过去《少年科学讲座》那一批蜘蛛人孩子。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乔新温和地说，“小维多利亚已经成了个年轻女——成年人。”

廖气恼地耸耸肩：“娜普莎和小伦克还是孩子。他们全都搬到卡罗利加去了。”

桌边出现了忧郁的沉默。对许多人来说，某些特定蜘蛛人的奋斗史是一出远未结束的戏剧。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现在可以更方便地得到更多细节情报，这出戏也因此愈加丰满。蜘蛛人爱好者追踪的还有其他一些家庭，但昂德希尔一家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丽塔当然是这一家子最大的追随者，她的感情别人一眼就能看透。

特鲁德显然没受忧郁气氛的感染：“才不是那么回事呢，卡罗利加只是个骗局罢了。”

乔新笑道：“哎，特鲁德，卡罗利加南边一点确实有个发射场啊。那些蜘蛛人确实在那儿发射他们的卫星。”

“不，不，我的意思是，这一套卡沃莱特^[72]的做法纯粹是骗术。就是因为这个，才提前唤醒了伊泽尔。”他发现了伊泽尔的反应，于是笑得更开心了，“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对，意思是——”

特鲁德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下去，古典文学这种琐事他才不感兴趣呢。“反正又是那伙译员搞出来的鬼把戏，什么有参照价值，比其他词儿难懂多了。不管怎么说吧，卡罗利加以南的高原上有些废弃的矿井，一年前，有些蜘蛛人开始打起这些矿井的主意来了，想找出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之间的区别。竟能干出这种蠢事，真怀疑这些家伙到底长没长脑子。”

“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愚蠢。”伊泽尔道，“做过一些实验之后，你才能明白这种办法行不通。”他想起这个项目来了。主要是逖弗国科学家搞的，但他们的报告人类很难弄明白。人类对逖弗语的理解从来没有达到协和语那种深度。本来容小毕和其他几个人有可能会精通逖弗语，但他们都在那次蚀脑菌失控中亡故了。

特鲁德压根儿不理睬伊泽尔的不同看法：“最蠢的还是，那伙蜘蛛竟然当真找出了区别。还把这种蠢事四处张扬，宣布在高原上发现了反重力物质。”

伊泽尔看了乔新一眼：“这些你听说过吗？”

“我想是吧……”乔新有点吞吞吐吐。看来，直到现在，这件事仍然是个秘密。“雷诺特让我跟做这方面研究的聚能者一起讨论了几次。他们想了解我们侦察卫星的轨道异常现象。”他耸耸肩，“轨道异常现象当然有，地下物质密度分析图就是根据这个做出来的。”

“还有好玩的呢。”特鲁德继续说道，“做出这个大发现的蜘蛛人享受了大概一兆秒的荣耀名声，然后，有人发现，这种奇迹无法重现。几千秒前，他们刚刚发表了正式声明，说弄错了。”他咯咯咯笑出声来，“真是一伙白痴。放在任何一个人类文明里，这种发现连一天都撑不下去。”

“蜘蛛人并不愚蠢。”丽塔说。

“也不是无能。”伊泽尔道，“你说得没错，绝大多数人类社会都会对这类发现抱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但不要忘记，人类已经有八千年的科学经验了。即使是一个失落的文明，只要发展到研究这类问题的阶段，肯定会从上一个文明的废墟中发掘出大批可资借鉴的资料。”

“得了，得了。‘蜘蛛人做的任何事都是破天荒头一次。’这种说辞我听得多了。”

“可这话说得一点没错，特鲁德。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第一世文明。要说比较，我们只有一种文明可以跟他们比较——我们第一次从地球崛起。人类在第一世文明中也犯过无数错误。”

“说实在的，我们下去接管过来，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说话的是阿洛·丁，说这话时，他那股高等种族的傲慢劲儿跟易莫金人一模一样。

伊泽尔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是啊，我们黎明时代的老祖宗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才能最后冲出行星牢笼。蜘蛛人天才的才智和从前人类的天才差不多，同样有自己的局限，瞧瞧那个昂德希尔就知道。他的学生们倒做出了不少发明，但——”

“但他却满脑子空想。”特鲁德插嘴道。

“对。他不知道软件设计有自己的极限，也不知道硬件同样存在极限。昂德希尔总是觉得，只要再前进一步，威力无限、跟上帝一样的电脑就在前头拐角处等着他呢。人类幻灭的梦想，他是一样不缺。”

“瞧见没有？难怪雷诺特最欣赏你。你知道蜘蛛人会产生哪些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等咱们接手的时候，这些知识能派上大用场。”

“等咱们接手的时候……”乔新脸一歪，露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酒吧那一边的墙上，紧靠着轮值表的地方有一个视窗，上面是本尼做的“露面博彩”盘口。“露面博彩”赌的是他们什么时候结束潜伏，结束流放——这也是酒吧里人们争辩不休的大问题。“按客观时间算，太阳点亮已经三十多年了。你们也知道，我值勤的时间很长，几乎跟奇维·利索勒特和她的手下一样长。这段时间里，我眼看着太阳一天天暗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它就会再一次死亡。蜘蛛人有一个最终期限。我敢打赌，他们用不了十年便会进入信息时代。”

“不可能。那么快的话，咱们就没办法顺利接手了。”阿洛道。

“就算不能，但到头来说不定还会出别的事，逼着咱们提前下手。蜘蛛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太空计划，十年之后，我们的活动——我们在L1的存在——极有可能再也隐藏不下去了。”

“那又怎样？要是太放肆，就打他们。”特鲁德说。

“相当于同时割断自己的喉管，伙计。”乔新无奈地回复道。

“你们全在胡说八道。”阿洛道，“我敢说，咱们剩下的核弹还不到十颗。其他的嘛，从前全用在自己头上了——”

“我们还有导向能量武器。”

“这倒不假，但必须进入近地轨道才能用。告诉你，要把他们吓个屁滚尿流占点便宜没问题，可——”

“还可以把废掉的星际飞船扔下去，砸死那帮王八蛋。”

伊泽尔和丽塔·廖交换了个眼色。类似这种观点，每次都能让她义愤填膺。她——还有乔新，以及围坐桌边的大多数人——早就把蜘蛛人看成了跟人类一样的人。这是特里克西娅的胜利。统领阶层以外的绝大多数易莫金人，一想到这种超大规模的大屠杀就觉得良心不安。乔新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易莫金人的火力够不够用的问题，大家之所以在这里长期潜伏，目的是创造一个有能力让这次任务重新启动的客户文明。把下面炸个灰飞烟灭的做法，只有里茨尔·布鲁厄尔这样的疯子才觉得合情合理。

伊泽尔向后一靠，不再参与大家的争论。他在轮值表上看见了范的名字。再过几天，他们就能面对面碰头了。慢点，耐心点，别冲动。他希望辩论俱乐部能结束这个主题，讨论点别的东西。不过就这样也挺好。虽说是不着边际的瞎扯，但那些声音是那么熟悉，汇成一片听不真切的背景声，让人觉得亲切极了。伊泽尔头一次感到，这里就像一个家——无休无止、唠唠叨叨地争论着那些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麻烦事。几乎像普通人的生活……他的视线穿过纵横交错的藤蔓，随意打量着四周。这些花的气味其实并不算好闻——当然不至于像亨特那次不成功的尝试一样一股恶臭。啊，那儿的花叶间有一处空洞，可以向下望到本尼所在的酒吧地面。他朝本尼挥了挥手，说不定他真有点本事弄点真正可吃的东西。就在这时，那边闪过一个身穿花格裤子和彩色上衣的身影。

奇维。

她在和本尼讨价还价，谈得正起劲。本尼的手冲着酒吧周围破旧的墙纸指指点点。奇维点着头，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和他商量。这时，她好像感觉到了他在看她，转过身来，朝天花板附近伊泽尔那群人招招手。她真美啊。伊泽尔马上移开视线，脸上突然间感觉有点发紧。过去的奇维是个让他烦得要命的捣蛋小鬼，过去的奇维好像是个虐待聚能者的叛徒，伊泽尔打过她，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打……伊泽尔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怒火，多多少少能为吉米·迪姆和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报仇了，感觉真是好啊。但奇维并不是叛徒，奇维是个最值得同情的牺牲品，这一点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如果范对蚀脑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奇维遭遇的悲惨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极限。打奇维那次，伊泽尔对自己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意识到，他伊泽尔·文尼的所谓正派只是薄薄的一层表象。大多数时候，他强迫自己抛开这种自我认识。就算在内心深处是个坏蛋，或许他仍旧可以做好人、做好

事……可这时，他亲眼看见了奇维，她也看见了他……他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忘记那件坏事。

“嗨，奇维！”丽塔看见了她招手，“有空吗？过来开导开导我们。”

奇维笑道：“马上。”她转向本尼，本尼正不断点头，递给她一沓好处券。她轻轻跃起，从藤蔓间穿过，身后还拖着本尼的网兜，里面是啤酒和小吃。她在帮本尼的忙，替他做他的分内事。奇维就是这样的人。她是地下经济的一分子，是许多中介掮客中的一个。有了这些中介，这儿的生活才能相对舒适一些。她跟本尼是一类人，绝不吝啬伸手帮别人一把，她乐意工作。与此同时，她又能让统领听她的。正是因为她，劳的统治才会比较温和。虽说乔新这样的易莫金人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你从乔新和丽塔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几乎崇拜这个奇维·利索勒特。

她对他露出了微笑：“嗨，伊泽尔。本尼估计你可能想多来点。”她将餐桶放在桌上他面前的粘垫上。伊泽尔点头表示谢意，但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丽塔已经叽里呱啦说了起来，或许没人发现他的不自在。“不是想找你打听内幕消息，奇维，但我们露面出去的时间，最新评估是什么？能跟大伙儿讲讲吗？”

奇维笑道：“我自己的估计？最多十二年。蜘蛛人在太空飞行方面的进展还可能逼着咱们提前出去。”

“太好了。”丽塔瞥了一眼乔新，“嗯，有件事我们正在琢磨。假如我们不能做到通过他们的计算机网络把一切都一把抓过来，假如我们不得不在蜘蛛人大国中做选择，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我们支持哪一边？”

钻石一号有两千多米长，宽度也大致相当，是巨岩庞杂体中最大的一块。这些年来，哈默菲斯特正下方的地下深处已经凿成了一个由坑道组成的迷宫。上层是实验室、办公室，下面就是托马斯的私人住所。这座头下脚上整个倒过来的建筑下方，最近又新添了一处：一个透镜形状的空洞，直径达两百米。为了掏出这个洞窟，他们的热力掘进机几乎消耗殆尽。但奇维从来没有反对这项工程，正相反，很大程度上，这是她的主意。

这么大的空间，只有三个小小的身影，大得几乎让他们有点不安。“真壮观，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样？”奇维笑着问托马斯。

劳直直地望着上方。由于惊叹不已，脸上的线条都松弛了下来，近于张口结舌。他极少这样。仰望上方时，劳后仰得太厉害，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平衡，缓缓向后倒下，可他却没注意到，“我……是啊。真漂亮，我看过头戴式的模拟，却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奇维笑了，拍了他后背一下，以免他倒下去：“我坦白。模拟的时候，我没把光效加进去。”不会发出回音的洞顶上有些凹槽，弧状光源便埋在那里。灯光映射下，洞顶像璀璨的宝石。只要调调头戴式，任何光效都可以调出来，但总带着一丝彩虹似的幻彩。

她右手边的爸爸也在四下打量，但没有欣喜若狂的表情，也没往上看。阿里·林两手撑地，头下脚上。他几乎没受这里轻微重力的影响，只管用手指试探地戳着掘进机在金刚石地面上留下的卵石状斑纹。“这儿没有活东西，什么活东西都没有。”他皱着眉头，不满地说。

“这里将是你所创造的最大的公园，爸爸。一张白纸，你可以尽情发挥。”皱起的眉头松开了。我们一起干，爸爸。你能教会我许多新东西。这么大的地方，可以有真正的动物，甚至能养那种会飞的小猫。很久以前奇维见过那种动物，那还是这次任务开始之前，妈妈爸

爸还有她一块儿在特莱兰营帐里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更像是梦中的景象，而不像真切的记忆。

托马斯道：“我真高兴当时你说服了我，奇维。我原来只是打算稍稍加强一下我们的安全措施，你带给我的却如此美妙。”他叹了口气，低下头，满面笑容地望着她，手抚着她的后背，最后落在她的腰际。

“这个园子会很大，托马斯，哪怕以青河的标准也是个很大的公园。不是最大的，但——”

“但很可能是最好的。”他伸手越过她，拍拍阿里的肩头。

“对。”完全可能是最好的。爸爸一直是最优秀的公园建筑师，又在这个领域做了十五年聚能研究。聚能以来，他每年都会创造新的奇迹，他做的盆景和微型公园早就超过了纳姆奇最杰出的作品。其他易莫金聚能生物学家也非常出色，掌握了舰队生物数据库之后，他们达到了没有聚能的最优秀的青河生物学家的水平。

等流放期结束，爸爸，等你最后获得了自由，那时你就会真正明白自己创造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劳的视线来回巡视着这个空空荡荡、闪闪发光的巨型洞窟。准是在想象这儿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大草原、漂亮的雨林、山间牧场。即使有阿里魔法般的技巧，也不可能在这里创造出一个以上的生态环境，有这么多选择……她笑道：“来一个湖，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在我的设计数据库里，密码是‘水’。”奇维键入密码，通过她的头戴式进入数据库。

“啊……你没告诉过我这个！”

现实中的钻石巨窟被一片林地覆盖了，林地来自阿里的几个设计方案。洞窟中央出现了一个湖，越变越宽，一直向外延伸，湖心岛上的山仿佛在好几千米之外。树林掩映的山下泊舟处，一艘小船正扬帆起航。

托马斯激动得良久说不出话来：“老天。我叔叔在北爪就有这样一个湖，我经常在那儿过夏天。”

“我知道。就是从你的个人资料里取出来的。”

“真美啊，奇维，可惜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外头上面我们还有大量的水，这里正好作为第二个蓄水处，把一部分水转移过来。”她朝宽阔的湖面一挥手，“把洞窟那一头再朝远处挖一点，让这个湖直抵墙面。至于远景，我们可以收集起一批墙纸，制造出虚拟现实。”这方面其实有点难度。废弃的飞船上虽然还有一部分墙纸，但大都因为长期暴露在真空下损坏了。不过没有墙纸也没关系，许多人都像托马斯一样喜欢随时随地戴着头戴式，所以只需要为不能分享头戴式图像的人制造出虚拟现实就行，耗费不了多少资源。

“我不是这个意思。微重力状态下，我们不可能制造出真正的湖泊。巨岩只要稍一晃动，水就会从湖里爬到墙上去。”

奇维得意地笑了：“我还有个真正的惊喜没告诉你呢。我办得到，托马斯！我们从损毁飞船里取下了大量侍服阀，数以千计，怎么都用不完，大可以把它用在湖底，用定位器把阀门联成一个网络。很容易就能减小水的震荡，让湖水老老实实封闭在湖里。”

托马斯笑道：“你对这个上瘾了，对不对？稳定那些最不好稳定的东西。嗯……你把庞杂体稳住了，也许有本事把这儿也稳住。”

她耸了耸肩：“没问题。只要湖岸别太复杂，我甚至可以用易莫金定位器稳住它。”

托马斯转过头来，望着她。她看出来了，他眼前的虚拟幻景已经消失了。他重新回到了生冷的金刚石窟。但他已经见识过完全可能化为现实的奇迹，而且喜欢极了，她知道。“真要能实现的话就太好了……但会消耗许多资源，人力工作量也很大。”他指的是非聚能的普通人。即使是托马斯，也没把聚能者看成真正的人。

“不会影响大事的。阀门都是边角废料，哪儿都用不了多少。定位器我们有的是。至于人嘛，大伙儿还欠着我不少人情呢。”

之后，劳带着他的女人和那个聚能者离开洞窟。奇维又一次给他带来了惊喜，这一次更甚于平时。还有……真该死，这就是又一个理由，真该在哈默菲斯特把那种定位器用起来。雷诺特的人怎么还没检查完？这东西能复杂得到哪儿去？还是再等等吧。奇维自己也说，哪怕用易莫金定位器，也能弄出个湖来。

他们穿过地下最深处的几层，一路点头回应大家的敬礼、致意。有的是易莫金人，有的是青河人。他们将阿里·林留在充当他工作室的公园。奇维的父亲没被关在顶楼拥挤的蜂巢里，他的研究领域需要开阔空间和活着的生物。至少，这是托马斯·劳告诉奇维的理由。很说得过去，同时免得这女人经常接触聚能活动正常的一面，有助于推迟她醒悟过来的那一刻——这是不可避免的。

“奇维，你要去青河营帐吗？”

“对，有点事，还得见几个朋友。”有交易要做，还要收回她放出去的人情债。

“好吧。”他吻了她一下。这儿是办公区，公开场合。但也没什么要紧的。“你做得非常好，亲爱的。”

“谢谢。”她的笑容是如此灿烂。三十多岁了，奇维·利索勒特仍旧那么看重他的肯定。“晚上见。”

她沿着中央竖井向上飘去，不断在各个支撑点上借力，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嗖地掠过竖井里的行人。奇维每天坚持在两个重力的离心机上健身，磨炼徒手杀人的功夫。母亲对她的影响只剩下这些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她的干劲儿无疑来自潜意识中想取悦母亲的心理。

劳向上望去，毫不在意从上面向他飘落的行人。他们知道避开他。他仰望着她的身影在竖井里渐远渐小。

除了安妮·雷诺特，奇维是他最值得珍视的财富。雷诺特主要是他继承得来的，奇维·林·利索勒特则是他个人的杰作：一个才华横溢、没有聚能的活生生的人，这么多年来不断为他奉献。拥有她、操

纵她，这是对他的挑战，永远是那么刺激，绝不会乏味。这种行为始终带着风险，以她的体力和速度，她可以赤手空拳置人于死地，至少她有这种能力。早期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等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她的可贵。

是的，她是他的胜利。但托马斯·劳是个很现实的人，知道这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的好运气。拥有她的时候，她的年龄和背景正好合适。既年长到足以拥有完整的青河背景，又年轻得可以凭着他的心愿重新塑造。塑造她的工具就是迪姆大屠杀。流放期的前十年里，她只有三次识破伪装，发现了真相。

劳嘴唇一挑，露出一缕微笑。奇维还以为她在改变他，因为她让他看到了自由体制的种种优点。嗯，她倒也没错。头几年里，允许地下经济的存在只是他跟她玩的一场游戏，暂时让自己显得很软弱。可这个地下经济竟然大收奇效。就连青河人自己的理论都说，在这样一个封闭、狭小的社会中，自由市场没什么意义。可是，一年又一年，这伙小商贩把这儿变得越来越好了，连劳自己想采取什么行动时都顺手了许多。所以，当奇维向他保证说许多人欠她的情，会加倍努力造出这个湖泊公园时——瘟疫啊，我可真想要那个湖啊——托马斯·劳并没有在心里嘲笑她。她是对的。这些人——青河人和易莫金人——欠她的情，确实会加倍努力地工作，比为他托马斯·劳工作时更卖力，尽管他身为统领，拥有把他们全部扔进太空的无上权力。

奇维变成了竖井顶端一个小小的身影。她转过身来，向他挥手。劳也招了招手，她朝旁边一晃，飘进一条通向交通艇气密门的支巷，消失了。

劳多耽搁了一会儿，仰望竖井上方，脸上挂着微笑。奇维教他懂得了在他控制之下的自由的力量，阿兰叔叔和劳家族又给了他聚能奴隶这份力量。开关星呢？它将给他带来什么？这颗恒星及其行星，他们研究得越深入，便越发肯定它下面埋藏着足以震惊人类的奇迹。也许不是他们当初追求的宝藏，比那更大……当地的生物、物理环境，这个星系在银河中的运行轨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让所有分析家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逗弄着他的直觉。

再过一些年，蜘蛛人就会将一个发达的工业系统拱手奉献给他，让他可以揭开这个无比巨大的谜团。

在人类这个种族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地点会发生这种事——如此之多的机会，全都落到一个人头上。二十五年前，年轻的托马斯·劳在如此隐晦不明的未来面前战栗不已。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他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阿拉克尼的秘密将赋予他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来没有一个人拥有过的建立王朝的力量。需要时间，或许还需要一两个世纪，但就算到那时，按青河的标准，他也只是刚过中年。他要易莫金人从前的种种小派系一扫而光，在人类空间的这一区域建立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帝国。与未来光芒四射的托马斯·劳相比，范·纽文的传奇将黯然失色，不足挂齿。

奇维会怎么样？他最后向上望了一眼。他希望她能撑到流放期结束。拿下蜘蛛人的时候，有许多事她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但是，他的伪装在渐渐磨损。蚀脑菌并不完美：跟早期相比，奇维发现真相的频率越来越高。按安妮·雷诺特的话说，叫“神经中枢累积的残留物”。除非破坏一大批脑组织，否则这种累积下来的残留物无法根除。另外，冷冻失忆术也不可能彻底抹除记忆。就算他的操纵技巧再高明，到最后……比如解放聚能者，这种失言背信怎么开脱？还有他计划用来对付蜘蛛人的手段，他又该如何解释？还有必须进行的人类繁殖项目，怎么说服她？不可能。最终，即使再不情愿，他仍旧不得不把奇维处理掉。就算到那以后，她还是可以为他效劳、为他生孩子。总有一天，他需要继承人接过他缔造的王朝。

大约两千秒后，奇维飘进本尼的酒吧。这一班是本尼管事。太好了。酒吧的经营者中，她最喜欢他。他想要些新设备，两人开始谈判。“老天，本尼！还要墙纸？知道吗，需要这东西的项目多的是。”比如哈默菲斯特下面的某个公园。

本尼耸耸肩：“只要你能让统领大人答应在这儿用上多方共享式交感系统，我就用不着墙纸了。这玩意儿越来越撑不下去了。你瞧。”他指了指地板，这里始终显示着下面的阿拉克尼。她看到一团雨云正在接近普林塞顿，估计再过几千秒，那儿就会来一场暴风雨。显示驱动当然还管用，但图像有些地方有点变形，色彩也不太清晰。

“好吧，‘无影手’上还能拆下来一批，不过你得出一大笔钱才行。”里茨尔·布鲁厄尔肯定会大发脾气，大吼大叫一番，哪怕那些

墙纸对他来说根本没用。里茨尔把“无影手”号当成了他自个儿的封地。她继续看着本尼手写清单上的其他项目。来自营帐菌囊和“农场”的食物——冈勒·冯肯定会把这方面紧紧抓在自己手里。挥发矿提炼站和交付提炼站的原料。啊哈。本尼又使出了老花招，把这些项目塞在不起眼的地方，想绕过冈勒，直接插手庞杂体的采矿经营。这两人虽然是好朋友，但照样竞争得非常激烈。

视域边缘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她抬头一看，天花板旁边，乔新那伙人还在他们的老地方。伊泽尔！她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他背对着其他人，正朝她的方向看。她对他挥了挥手。伊泽尔突然没了表情，转开了脸。一时间，让人伤心的往事涌上心头。即使现在，只要看见他，她的内心深处还是会迸发出一种无法控制的喜悦，就像碰上一个老朋友，她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跟他说。可是，这些年来，他每次都扭过脸去。她从未想过伤害特里克西娅。至于帮助托马斯，只是因为他是好人，一个尽自己最大努力让他们坚持下去、挺过流放期的好人。

不知会不会有那一天，伊泽尔让她走近他，听她解释。也许会有那一天的。再等几年，等流放期结束，等他们得到蜘蛛人文明的支持，等特里克西娅重新回到他们中间——到那时，他一定会原谅她的。

供人居住的泡状气囊和营帐外壳之间隔着一段空间，如果发生气流外泄，这里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这些年来，冈勒·冯一直把她的种植架放在这里。如果出现压力骤减，这个“农场”里的块菌和冈勒·冯试种的堪培拉花卉就会大祸临头，死掉一大批。但直到现在，冯的“农场”也只占这个死寂空间里的一小部分。范和伊泽尔·文尼见面的地方离那些种植架很远。见面地点很冷，空气几乎停滞不动，唯一的光源是透过营帐外壳射进来的开关星越来越暗的微光。

范一只脚钩在墙上一处支撑点上，静静等待着。这一班一开始，他就采取了必要措施，确保这里有足够的定位器，四散在墙上。他身体周围的空间里还有一些，即使在明亮的光线下，看到的也不过是几星粉尘而已。这样一来，虽然他现在独自躲在暗角里，却和身处作战指挥中心差不多。在这个气囊夹层里，他什么都能看到，什么都能听到。有人过来了，动作小心翼翼。他的双眼内部直接收到了图像，效果跟青河头戴式差不多。是文尼那小伙子，神色紧张，偷偷摸摸的。

文尼现在多大了？三十？已经不能算个孩子了。五官，还有那种严肃郑重的神情……真像苏娜。不是个能完全信任的人。不不不，绝不能完全信任他。不过，但愿是个用得上的人。

内层气囊呈弧形，文尼绕了过来，进入他的裸眼视力范围。范抬起一只手，小伙子猛然止步，吓得倒抽一口冷气。这么步步留神，可文尼还是差点就径直走过去了，没看见隐在气囊织料一个凹陷处的他。“我——你好。”声音压得很低。

范从墙边飘出来，进入开关星亮光稍强的地方。“我们到底还是见面了。”他嘴角一挑，露出一个邪邪的笑。

“是……是啊，真的见面了。”伊泽尔转过身来，久久凝视着他，然后——天啊！——微微一躬。很像苏娜的那张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感觉真怪，我见到的是你，而不是范·特林尼。”

“表面上不至于有什么区别吧。”

“哦不，大人，你不知道，确实有区别。你是特林尼时，很多小地方都跟现在不一样。可在这儿，虽说光线这么暗，你看上去却完全是另一个人。要是劳或者雷诺特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哪怕只看十秒钟，他们也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子的想象力未免过分丰富了。“这个嘛，接下来两千秒内，他们能看到的只有我的定位器向他们提供的假情报。但愿这段时间够你学习了——”

“太好了！你真的能通过那些定位器看东西？能向它们输入指令？”

“练习之后才能做到。”他向这小伙子演示着如何把小小的定位器贴近眼眶，怎么接收附近定位器的信号，让它们联网工作，“公开场合别这么做。并网通信波束非常窄，但还是有可能被发现。”

文尼像个瞎子似的直愣愣地瞪着前方，“啊，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眼球后面挠。”

“定位器在直接刺激你的视神经。一开始的时候，出现的视像可能很古怪，你可能完全弄不清楚是什么。学会下达指令很简单，只要稍加练习就行。可要想学会把这种对视神经的刺激转化成真正的图像……嗯，我看，这跟重新学习用眼睛看东西差不多。”范估计，这跟盲人学习使用人造假眼一样。有人学得会，有些人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窍门。他没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反倒教了伊泽尔几种练习图案，让他以后自己练习。

至于指令界面，到底教给他多少？范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麻烦的是，伊泽尔知道他的底细，有能力出卖他。除了杀掉这小子，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他妈的，我布置了那么多线索，条条线索都指向赞姆勒·恩格，可他竟然还是发现了。但愿只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家庭背景。范多年来一直很注意观察文尼，不动声色，也不露自己的底牌。他想看看这小子会不会使坏，也掂量着他有多大本事。他看到一个冒冒失失的愣头青，在暴君统治下渐渐长大成人，但仍旧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等到决战关头，等范最终对劳和布鲁厄尔下手的时候，他肯定需要帮手。千头万绪，他一个人难以顾虑周全。应该教这小伙子一些窍门……但许多个夜晚，范咬牙切齿，为自己即将传授的那些高招痛惜不已——传授给一个文尼家族的人！

伊泽尔学习指令集的速度很快。学会这个以后，进一步掌握范向他公开的其他技术就水到渠成了。完整视像当然来得慢得多，可是

“我知道，你现在只能看到一点闪光，其他什么都看不到。只管练习我教给你的那几种图案，几兆秒之后，你就跟我一样强了。”几乎一样强。

小伙子好像从他的话里得到了莫大安慰：“好，我一定认真练习，坚持练习。按你说的，只在我自己房间里练。我觉得……我也说不清楚，但就这一会儿，我觉得学到了许多本事，平时多少年都学不到的本事。”

安排的时间还有一百秒。提交给易莫金监控人员的伪装是事先设定的，不能提前解除。没关系，随便对这小伙子说点什么，来点套话就行。“你一向做得很好。我们联手，一定能把哈默菲斯特的内部活动摸个一清二楚。”

“对。可学会了本事，以后就大不一样了……大人，胜利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胜利之后？”哪些情况是不能说的？“会……前途光明。我们拥有青河科技，还有一个已经足够发达，很快就能利用这种科技的行星文明。单凭这一点，就是青河人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商机。但我们能得到的还远不止这些。只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会从开关星的物理规律中发现真正的奇迹，可以用于我们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还有，你也知道阿拉克尼的DNA多样性，那也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蕴含着无限惊喜，可以——”

“而且所有聚能者都会重获自由。”

“对，对，那是当然。放心吧文尼，我们会救出特里克西娅的。”这是个代价高昂的许诺，但范没打算违背这一承诺。特里克西

娅·邦索尔得到自由以后，也许文尼可以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其他问题。也许。

范意识到小伙子正以奇特的眼神望着他。他刚才沉默得太久，就像话里有话似的。他可不想给他这种感觉。“好吧，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多练练输入语法和视像图案。我们的时间到了。”感谢贸易之神。“你先走，从原路回去。我给他们的假情报是你差不多到了交通艇气密门，然后改了主意，决定回休息室吃早饭。”

“是。”文尼犹豫了一下，好像想再说点什么。然后，他转过身，绕过弧形内层气囊飘走了。

范看着定格在他视像背景里的计时器。再过二十秒，他就会出发飘向相反的方向。定位器已经将两千秒精心安排的谎言喂给布鲁厄尔的聚能监控员。过一阵子，范会再次复核，看有没有跟营帐其他部分的活动对不上口径的矛盾之处。肯定有些地方需要再加工。要是敌人的监控人员是普通人，这类碰面安排起来轻而易举。但跟聚能监控员打交道，你非得下大功夫才能不露出马脚。

还有十秒。他望着一片昏暗中伊泽尔刚刚离去的方向。范·纽文一辈子都在人际关系、背叛欺诈里打滚，经验之丰富无与伦比。可我究竟他妈的搞的什么名堂，连这么个小毛孩子都没摆布好？至少没有彻底摆平。苏娜·文尼的幽灵突然间仿佛离他很近很近，她在放声大笑。

“你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在哈默菲斯特布置那些定位器。”里茨尔·布鲁厄尔每次做安全汇报都要提起这个话题，已经成惯例了。但今天，里茨尔的唠叨中可能有了点新东西。

“安妮的人说他们还没有完成彻查。”

副统领的身体朝他倾过来。这些年来，里茨尔的变化是最大的。最近一段时期，他值班的强度很大，差不多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但与此同时，他消耗了大批医疗资源，而且大大加强了他在哈默菲斯特健身房里的锻炼强度。说实话，现在的他看上去比早些年更健康。还有，经过这么多年，他学会了如何既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会不

断制造出一批又一批聚能者死亡案例。他已经成长成为一名靠得住的统领了。“你看过雷诺特最近的报告吗，大人？”

“看过。她现在的估计是再过五年。”在彻查买卖人定位器这件事上，简直不知安妮在搞些什么。许多年前，托马斯还颇有信心：负责在定位器中埋设后门的青河黑客再怎么强，到底不是聚能者，也得不到聚能技术的支持。可现在他发现，这种青河系统的软件方面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简直深不可测。每过一年，安妮的聚能者都要把他们确保安全的截止线向后推一两年。现在又来了这样一份最新汇报。

“还得再等五年，大人，她还不如干脆说‘永远做不到’好了。我们都很清楚，这种定位器有毛病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我的聚能监控员使用这种设备已经十二年了，用在青河营帐，用在废弃的星际飞船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当然，我的聚能者不是编程专家，但我告诉你，从这么多年的表现来看，定位器比青河人的其他任何装备都更干净。那些小玩意儿太有用了，大人。什么都逃不过它们的耳目。要说冒险，不用它们才是真正的冒险。”

“有什么危险？说来听听。”

劳看出对方有点出乎意料。这个问题已经接近鼓励了，里茨尔以前从来没在这方面得到劳的鼓励。“嗯，比如说，因为没有使用定位器，我们会漏掉许多情况。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最近这份安全报告再说吧。”接下来的讨论内容是近期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与定位器关系不是很大：冈勒·冯又在耍花招，想为她的黑市“农场”弄到更多自动化装备。各阶层对蜘蛛人产生了近于变态的喜爱——用于替代不可能有的孩子，这种喜爱有它的好处。但等到对蜘蛛人采取真正的行动时，这方面恐怕会出问题。安妮出现的偏执心理到底正不正常。

“我知道你一直监视着她，大人，但我觉得她的绑定已经有点松散了。对定位器系统极不可能存在的后门过于执着，还有，她对‘她的’聚能者越来越关心，已经发展到不正常的程度。”

“我可能把她的警惕性调得太高了。”安妮总在怀疑她的聚能者会出问题，会受别人的暗中破坏。这种疑心已经有些过头了，让她跟平时精确有条理的自己相比判若两人。“但那跟激活在哈默菲斯特的定位器有什么关系？”

“只要哈默菲斯特有了定位器支持，我的监控员就可以实施连续不断的精密分析，将网上数据流量与发生的外界活动一一对应。最应当注重安全的地方，安全措施反而是最弱的，这简直是……是丑闻。”

“嗯。”他望着里茨尔的眼睛。还是个孩子时，托马斯·劳就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无论犯什么错误都可以，就是不能欺骗自己。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是因为自欺欺人才功亏一篑，从赫尔穆恩·戴尔^[73]到范·纽文都是这样。还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吧：他实在太想要奇维在哈默菲斯特地下向他演示的那个湖了。有了那样一个湖泊公园，他就可以让这个悲惨的烂地方摇身一变，成为一朵连青河人在文明星系中都极少建成的奇葩。但这并不成其为破坏安全制度的理由呀——但反过来说，也许否认自己的欲望本身也是一个错误。还是换个角度想想吧：最想在哈默菲斯特激活定位器的是谁？里茨尔·布鲁厄尔热心到极点，积极到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程度。还有一个影响不是那么直接的人：奇维。是她弄出了这么一个让他左右为难、难以抉择的困境。“里茨尔，奇维·利索勒特的情况如何？你的分析员对她有什么评价？”

里茨尔眼里闪过一道光。他仍然对奇维恨之入骨，恨不得宰了她。“她发现真相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必须更加密切地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但目前来看，她没有任何问题，一丝一毫问题都没有。她不爱你，但非常崇拜你，这种强烈的崇拜所起到的作用和爱情一样。她是你的杰作，大人。”

现在，奇维每个班次都能发现真相。不过上一次洗脑刚过没多久，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扩大定位器的覆盖面可以把她盯得更死。劳长久地思忖着，最后点点头：“好吧，副统领，激活哈默菲斯特的定位器。”

如今，青河定位器早就遍布哈默菲斯特了。粉尘似的定位器飘浮在气流里，粘在衣服上、头发里，甚至皮肤上。庞杂体附近有人居住活动的空间，它们无处不在。

再怎么无处不在，只要没有动力，定位器跟其他细小的金属颗粒没什么区别。但现在，安妮的手下重新编制了哈默菲斯特动力线缆的

程序，而且将它们一直延伸到最下层新近掘成的洞窟。于是，一切空间都启动了震荡微波，每秒十次脉冲。这种能量远远不到对生物体产生损害的阈值，低得甚至不会干扰其他设备。但青河定位器并不需要多少能量，只要一点点，便足以让它小小的传感器运行起来，足以让它的通信器与离它最近的邻居联网。启动微波脉冲之后十千秒，里茨尔便报告，定位器网络已经稳定下来，开始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直径四百米的空间内，散布着数以百万计的定位器。每一个的功能比黎明时代的电脑高不了多少，但加在一起，它们形成了L1附近最强大的计算机网络。

奇维只用四天时间便拓宽了洞窟，波浪侍服系统也安装完毕。高地上，她父亲已经开始酿造、生成泥土。湖水最后就位，但总会来的。

定位器开始工作之后，劳不禁奇怪：以前没有这种定位器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里茨尔·布鲁厄尔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以前，他们的安全系统遍布四方，唯一的盲点就是哈默菲斯特；以前，从安全的角度说，青河营帐比哈默菲斯特强得多。一连许多天，劳亲自出马，指挥布鲁厄尔和他的监控员来了一次最彻底的大清查：先是哈默菲斯特（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接着是星际飞船，然后是猬集于附近空间的仓库。他甚至打破常规，让定位器在L1—A点的军火库做了一次彻底清查。就像将探照光束射进黑暗处一样，他们发现并堵住了数十处安全隐患……没有发现任何地下抵抗活动的蛛丝马迹。总的来说，这次行动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感觉好像在房子里寻找害虫，却什么都没发现。仍然用这个比方，他们发现了许多可以喷洒杀虫剂、设置保护屏的地方，能够有效地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虫害。

现在，托马斯·劳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易莫金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统领如此熟稔自己的地盘。利用定位器，里茨尔的监控员可以向劳汇报哈默菲斯特中任何人处于什么地点、情绪如何，甚至可以说出此人的心理。一段时间以后，他认识到，有了青河定位器，他一直以来想做的许多实验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

伊泽尔·文尼。也许应该对这个人采取点措施了。劳再一次研究了此人的简历。等到伊泽尔·文尼下一次来作汇报时，他已经做好了相应准备。文尼每隔一段时间就向他做一次个人汇报。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但那个做买卖的早已习惯了，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最近十

天来，劳不断叫他来讨论他的工作。文尼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几个聚能小组协作，尽力理解下面那个蜘蛛人世界。

托马斯由着那个买卖人说。他只管听，不时点点头，问几个相关问题……同时看着自己头戴式里传来的分析。老天哪！飘浮在空中的、文尼座椅上的、甚至他皮肤上的定位器不断向“无影手”号发送报告，经过那里的分析程序处理，再将结果发给劳的头戴式，用颜色标出文尼身上的生物电流反应、皮肤温度、汗液分泌情况。在他脸部周围有标准图注，显示出脉搏和其他身体内部活动。还有一个插入式视窗，显示出桌子对面文尼在他的位置所看到的一切，还用红色记号标明他眼球的每一个动作。两名布鲁厄尔的监控员被抽调出来，专门负责监视这场谈话，他们的分析不断以浮动标注的形式出现在劳的视域上端：目标比较放松，紧张度为标准汇报时的百分之十；目标很自信，同时也保持着警觉，对统领大人并未显示出友好；目标并未试图压制其想法，所说的与其想法基本保持一致。

所有这些，劳自己也能大致猜到，但绝不可能像现在这么细致入微。定位器的性能比“软”审讯时所能采用的最好的设备更为出色，而且它还有个巨大的好处：目标看不到它。

“所以，我们已经清楚地掌握了下面的战略政治态势。”文尼总结道，完全意识不到这次汇报所包含的另一重审讯。真是太好了。

“佩杜雷和金德雷国在火箭技术和核武器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但在计算机和电脑网络领域则大大落后于协和国。”

劳耸耸肩：“金德雷国是个地地道道的专制体制。你以前是不是告诉过我，人类黎明时代的专制统治者全都觉得电脑网络非常棘手？”

“是的。”目标做出反应，压下嘲弄的冲动。“还不止这些。我们知道，他们正计划在太阳熄灭时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武器研发上不惜代价巨额投入。而在协和国一方，舍坎纳·昂德希尔对自动化太积极了，佩德雷绝无可能在这个方面赶超协和国。坦白地说，我认为我们即将面临一次重大危机，统领大人。”目标诚实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蜘蛛人文明几个世代之前才发现逆平方原理，他们在数学方面也相应地落后于黎明时代的人类。但金德雷国仍然在火箭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只要他们的好奇心达

到舍坎纳·昂德希尔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现我们。”

“在我们能够彻底接管其网络之前？”

“是的，大人。”

乔新也一直持这种观点，这是他的飞航聚能者一致得出的结论。真可惜。但是，至少流放末期的对应策略因此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至于现在：

目标放松了戒备。劳暗自得意，正好趁机震慑舰队管理主任伊泽尔·文尼先生。也许我甚至可以像摆布别人一样摆布这个人。不管怎么说，文尼的反应肯定非常有趣。劳在座椅中向后一靠，假装随意打量着飘浮在桌面上的盆景：“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青河文明，文尼先生。不管有多少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我很清楚：你们的人对文明的种种变异形式把握得非常好，这方面，任何固着于行星的文明都赶不上你们。”

“是的，大人。”目标仍然保持平静，同时完全赞同以上评价。

劳的头一偏：“你是文尼家族的人。如果说有哪个家族真正懂得青河文明，无疑是你们家。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一直非常崇拜范·纽文，他始终是我的偶像之一。”

“你以前……也说过。”声音毫无表情。但在劳的头戴式里，文尼脸上的颜色变了，脉搏和汁液分泌陡然增加，出现了一个波峰。

“无影手”号上某个地方，聚能监控员做出了分析，并将结果报告给劳：目标内心产生了对统领大人的极度愤慨。“我跟你讲老实话，文尼先生，我不想侮辱你们的传统。你也知道，易莫金人对青河人的许多文化传统是很轻视的。但范·纽文完全是另一回事。告诉你……我知道范·纽文的真面目。”

不断变化的诊断色彩渐渐恢复了正常，心跳也慢了下来。文尼在强压怒火。瞳孔变化和眼球动作也和监控员的这个分析一致。劳稍稍有点诧异。如果是他独立判断，他会说文尼刚才的反应中有一丝惧意。看来我还没有完全掌握这种设备，还得多学学才行。这下子他真的有点弄不明白状况了。“怎么啦，文尼先生？至少这一次，让我们

双方摊开来，坦白地谈一谈，好吗？”他微微一笑，“我不告诉里茨尔，你也别说出去，比如对乔新、廖，或者……我的奇维。”

最后这句话让对方愤怒不已。这一次，他完全赞同监控员的分析。这个买卖人对奇维·利索勒特有意思，不过即使对自己他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愤怒慢慢消退。文尼舔了舔嘴唇，这应该是个显示其紧张的小动作，但劳的头戴式上方的标注则说，目标产生了好奇心。文尼开口道：“话虽如此，但我实在看不出范·纽文的生平事迹和易莫金人的价值观有任何相近之处。当然，范·纽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贸易者，但他造就了今天的青河。在这方面，他起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看看青河档案就知道，他的一生——”

“哦，我看过。那些资料有点不太连贯，你没发现吗？”

“这个嘛，他总是在旅行。估计他并不怎么在乎历史学家对他的看法。”

“文尼先生，和一切伟人一样，范·纽文非常重视历史对他的评价。我认为——不，我知道，你们的青河档案经过精心‘整理’，很可能就是你们家的人做的。但是你看，像范·纽文这样的伟大人物必然会吸引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的注意，比如被他改变的世界，还有其他具备太空飞行能力的文明。他们记录的故事覆盖了很长一个时间段，只要是人类空间的这个区域能找得到的有关资料，我都收集到了。这个人一直是我的楷模。你们这位范·纽文绝对不是个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四处逢迎的买卖人。范·纽文是个秩序的建立者，是一位征服者。当然，他用了你们贸易者的技术、欺骗和贿赂的手法，但他从来回避威胁和暴力。只要有必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使出这种激烈手段。”

“我——”诊断图标显示出气愤、惊异和怀疑，文尼脸上反映出诸种剧烈、混杂的情绪。劳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反应。

“我可以证明我的话，文尼先生。”他对着空中说出几个关键词，“我刚把我们的档案中保存的一部分资料转到你的个人资料保存域中。看一看吧。这些是未经修饰的青河以外的人对那个人的看法。还有十几次小小的暴行。看看他终结斯特伦曼大屠杀的真实记录，还

有他在布里斯戈大裂隙是怎么被别人出卖的。看完之后，咱们再聊。”

太有意思了。劳本来没打算说得这么直截了当，但这番话却引起了如此剧烈的反应。有意思。两人交换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会谈便告结束。文尼的双手闪动着一片红色记号，表明他出门的时候，双手在不住颤抖。肉眼虽然发现不了，但却瞒不过青河定位器。

这个小贩走了以后，劳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仿佛正望着远处出神，其实他在阅读头戴式传来的资料。以钻石一号为背景，不同色彩的数据汇成一道巨流，源源不断。这份报告他会好好研读……过一阵子再读。第一步，他先得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出头绪。定位器对目标的诊断真是太神奇了，他知道，没有它们，光凭他自己的话，很难察觉文尼的许多细小的情绪变化。更重要的是，没有定位器的帮助，我无法像这样引导谈话，抓住最佳时机甩出能钉死文尼的话题。看来，利用定位器摆布别人是完全可行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监控器材。经过这次谈话，他发现伊泽尔·文尼的许多想法及性格都有一个基础：经过伪造的青河历史。有可能用另一个版本的历史将这小伙子拉过来吗？今天之前，他从来不相信存在这种可能。但有了新的工具以后，或许……

“我们应该面对面再聚一次。”

“好的。你瞧，范，劳扔给我的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压根儿不相信。”

“是啊，每个人对过去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但见面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个，我想训练训练你，让你学会怎么应付这种突然袭击式的盘问。”

“真对不起。有几秒钟，我还以为他发现咱们了。”传进范耳朵的声音很微弱，但伊泽尔·文尼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秘密通信链接的诸般技巧，传音的保真度很高——即使这么微弱的声音，范还是听出了他受到的震动。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再接受点应答训练，你还能做得更好。”两人又谈了一会儿，商定会面时间，说好怎么掩饰。然后，细若游丝的通信链接切断了，范可以不受打扰地想想白天发生的事了。

该死。今天真玄啊，一场大灾难，惊险万分地躲了过去……或者说，暂时躲过去了。范在黑暗的宿舍里飘着，眼中的视像却是远处的钻石一号和哈默菲斯特。定位器已经在那里铺开了，运行得很好。唯一的例外是聚能中心，那儿有磁核成像仪，定位器一靠近，转眼间就被烧掉了。但是，哈默菲斯特的定位器总算激活了，这是他等待多年的重大突破。可是——要不是我在报告文尼情况的定位器数据中做了手脚，我们就全完了。范早就料到统领会怎么使用这件新到手的玩具，同样的方法（但不像这次这么紧张）早就在青河营帐里运用多年了。他没想到的是劳的运气这么好，在谈话中恰恰挑选了最要命的字眼。将近十秒钟的时间里，小伙子认定劳已经什么都知道了。范把定位器的这部分报告改得缓和了许多，文尼自己后来掩饰得也挺不错，可是……

没想到托马斯·劳会掌握这么多有关我的信息。这些年来，这位统领大人时常声称自己无比崇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列出的名单里总少不了范·纽文的名字。他总觉得，统领只是想说服青河人，让他们相信他跟他们有相通之处。可现在，范有点说不准了。当时，托马斯·劳忙着“读”伊泽尔·文尼的心思，范也在用同一套手法诊断统领大人。托马斯·劳的的确确崇拜他心目中那个范·纽文！不知那个魔头怎么想的，竟然以为范·纽文跟他是同一类人。他管我叫“秩序的建立者”。奇怪的是，他对这个称呼颇有共鸣。他以前从未想过这种说法，不过它确实相当准确地描绘出了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但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种人，托马斯·劳只知道杀戮、杀戮，无休止地杀戮，为一己私利杀戮。我的全部理想却是终止杀戮，为一切野蛮行径画上句号。我们绝不一样！范将这种荒唐透顶的想法抛到脑后。还有一件让他大为吃惊的事：劳竟然知道这么多他的真实事迹。最近十千秒里，小伙子一直在看劳给他的资料，而范却在文尼的肩后偷看。就是现在，他仍在把这部分数据偷偷从文尼的储存域里一点一点复制过来，保存在定位器网络的分布式储存空间里。下一兆秒内，他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些资料。

就他已经读完的那部分来看，感觉……很有趣。没想到，劳弄到手的许多东西都是真的。不管是真是假，这些资料与苏娜·文尼留给青河历史的那些让人肃然起敬的神话大不一样。苏娜的神话有许多是不折不扣的谎言，目的是掩饰她自己的大背叛。伊泽尔·文尼会作何感想？范暴露给文尼的情况本来已经够多的了，那小子对聚能这件事的态度死板得很，没有任何灵活性可言，只知道不断哭诉聚能者的悲惨遭遇。有件怪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生中，范撒过无数弥天大谎，对疯子、对恶棍、对客户，有时甚至对青河同胞，撒得兴高采烈。为了对付文尼在聚能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他也撒了谎……可这些谎话让他心力交瘁。聚能可以创造出奇迹，文尼怎么就是理解不了呢？

还有，劳的档案中有些很要命的资料。看了这些资料后，范很难继续对那个小伙子掩饰自己真正的目的。

范重新开始浏览托马斯·劳版本的历史，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不断看下去，咒骂着那些为了把他塑造成魔鬼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对真实叙述皱眉蹙额。即使当时只能采取那种做法，可他还是觉得不自在。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感觉真是太奇特了。有些视频资

料应该是真实的，范几乎可以感到那些演说在喉间涌动，随时可以脱口而出。往事重现，历历在目。那些美好的岁月啊。每到一处都能碰上最优秀的贸易者，他们完全理解建立一个星际贸易文明会带来多么辉煌的成就。无线电信息走在他前面，一路传播他的信息，所到之处大见成效。近一千年前，小王子范·纽文被父亲扔给周游太空的商人，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他的毕生计划已经接近成功。建立真正的青河文明，这一观念传遍了大半个人类活动空间。从他也许永远不可能抵达的遥远的人类空间另一端，到经过一遍遍耕耘、反复耕耘的人类空间的核心区域，甚至包括古老地球，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听到了他的信息，看到了他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无比强大、持之永恒的组织，足以让命运的巨轮停止轮回。是的，还有许多人目光不够远大，只能看到苏娜所看到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只关心挣大钱、发大财，保障自己和家庭的财富。但范当时却认为——老天为证，我希望自己现在仍旧能有这种信心——大多数人能够认同范所鼓吹的远大目标。

在一千个客观年里，范传播这个信息，同时反复发布一个会议通告。这将是一次比人类此前任何聚会更加壮丽的大会。通告中说明了地点、时间。在这次大会上，新的青河文明将宣布人类空间的永远和平，并将永远捍卫这种和平。大会地点是苏娜·文尼最后确定的：

纳姆奇。

不错，纳姆奇过于靠近人类空间核心，但它同时也很接近青河人来往最频繁的贸易中心，最有可能参与计划的青河人迢迢长旅共襄盛会时相对比较容易，只需要不到一千年时间。这些就是苏娜的理由。但阐述这些理由时，她脸上自始至终挂着她一贯的充满怀疑的微笑，好像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可怜的范。但在当时，范坚信不疑，他必将在纳姆奇取得成功。

最后，将会议地点选在纳姆奇还有另一个理由。苏娜一直很少旅行，她从来都是安居于范的计划的中心，为他规划筹措。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几百年。尽管时时冬眠，又有人类空间所能提供的一切医疗技术，苏娜·文尼仍旧日渐衰老下去。五百岁了？六百岁？从她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她已经年迈体衰了。如果会议地点不在纳姆奇，苏娜或许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范毕生工作的最后成就了，再也无法知道他范·纽文是正确的。她是我一生中唯一一个可以完全相信的人，为了她，我让自己落入了陷阱。

古老、遥远的仇恨和回忆，慢慢淹没了她……

这次大会堪称一切会议之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范和苏娜创造发明的所有方法策略、奇迹神话都是为了这一刻。所以，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将与会者安排得当也就不足为怪了。来宾不是前前后后在十几二十年间先后抵达。来自三百多个世界的五千艘磁场吸附式飞船齐聚纳姆奇星系，前后相差只有几兆秒。

有些飞船的离港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世纪，比如来自堪培拉和托马的飞船。有些船只来自斯特伦曼和基勒那种几乎已经不能算人类世界的遥远星球。还有更远的，只是从无线电信息中得知了这次大会。连古老地球都派出了三艘飞船。与会者并不全是贸易者，有些是对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抱着极大希望的政府使节。三分之一的客人们返航回乡时，很可能发现他们离开时的那个文明早已毁灭了。

这样一个会议不可能改变会址，也不可能推迟举行。即使地狱之门大开，也无法改变它的议程。但是，离港赴会几十年后，范已经知道，地狱之门正向纳姆奇人敞开。

范的旗舰舰长只有四十岁，但已经见识过十多个世界，本来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可他的出生地点就是纳姆奇。“大人，你还没有脱离蒙昧世界，他们就早已是技术文明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办。可怎么会出这种事？”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苏娜·文尼发来的最近一份分析报告。

“坐下，萨米。”范一脚从墙上踢下一把椅子，示意对方坐好，“这份报告我也看过，那些都是最典型的征兆。过去十年里，那个星系陷入了僵局，形势还在不断恶化。瞧瞧这儿，看看星系外围卫星之间的往返商业飞船。无法启动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任选一个时间段，都是这个比例。”不是硬件故障。问题在于当地系统太过复杂，系统冲突过于严重，飞船得不到准予出发的许可令。

萨米·帕克是范手下最出色的人才之一。他清醒地知道，人们之所以赞同新青河的原则，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但他仍旧坚定地认同这些原则。他完全可能成为范和苏娜杰出的继承者，甚至比范的第一批孩子更为出色。那些孩子常常太过谨

慎，像他们的母亲。但现在，连萨米也恐慌起来。“纳姆奇政府肯定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对吗？人类让系统稳定下来的所有办法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自动化设备比咱们的还强！没问题，再过几十兆秒，我们准会收到消息，说他们已经实现了系统的重新优化。”

范耸耸肩。他也不相信纳姆奇会崩溃，但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不可能，纳姆奇是那么发达，历史又是那么悠久。他说出口的话却是：“也许吧。但我们知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花了三十年了。”他朝苏娜的报告挥挥手，“可问题仍旧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看到了帕克脸上的表情，把声音放和缓了些，“萨米，纳姆奇保持和平自由已经将近四千年了。人类空间的客户文明中没有几个能夸这个口。但关键是，没有外界帮助，即使是他们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萨米的肩膀耷拉下来：“那么多毁灭性的大灾大难，他们都躲过去了。他们从来没有用于战争的生化瘟疫，也没打过核战。政治体系很灵活、很尽责。这只是些该死的技术故障啊。”

“而他们恰恰是一个技术文明，萨米。我想，那种性质的困难，他们应该很熟悉。”但却无计可施。他回想起了冈纳·拉森的悲观见解。现在这场谈话和他跟拉森的对话一样，走进了同样的死胡同。

“政府的灵活性既是它的生命所系，又是一剂致命毒药。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面对不断优化的压力，并且接受了不断优化，视之为一条解决之道。天才、智慧加上积累的知识，这三样东西过去一直让他们平安无事。但总有一天，不断优化会让他们变得无比脆弱。他们那儿的大都会卫星拥有整个人类空间中最密集的网络，却同时造就了一个瓶颈……”

“可我们——我是说，他们不是早就知道吗？一直留有余地的呀。”

纳姆奇是分布式自动化系统的辉煌胜利。每过十年，它都会更完善一点。每过十年，政府都会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灵活性，以应对优化资源配置、同时留出缓冲压力的余地。下滑的螺旋曲线比人类黎明时代的任何一位悲观主义思想家的预言更加和缓。政府并没有试图直接干预，而是让自由市场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作用，这无疑是更有效的管理。但是，即使避免了所有常见的错误：腐败、集权、疯狂的发明——“最后仍然会出大问题，政府也不得不直接插手。”即

使没落进任何陷阱，到头来，成功本身仍然会使形势无比复杂，最后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是啊，我知道。”萨米转开视线，范让自己的头戴式与对方的眼光同步，望着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眼前的情景：塔雷斯克和马雷斯克，纳姆奇最大的两颗卫星，每颗上面生活着二十亿人。随着卫星转动，璀璨的城市灯光滑过下面的母星——人类空间里最大的公园。纳姆奇的末日来临时，肯定是一次剧烈的大崩溃，骤然间彻底垮台。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之初选定的殖民点都在小行星带上，四下里满目荒凉。但纳姆奇所在的太阳系不是这样……不过，再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挽救不了它，大都会卫星需要的是高科技，只有高科技才能维持其亿万居民的生存。巨大的灾变很快就会在整个星系引发大规模战争，毁于这种战事的人类世界难以计数。萨米凝望着这一片安宁、祥和、美好的世界——多年以前的世界。最后说道：“我知道。你一直在向人们解释这个道理，我加入青河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这么做。还有我加入之前的许多个世纪……范，对不起，过去我总觉得……我就是不肯相信，我出生的地方也会毁灭，而且这么快。”

“我……也不知道。”范看着旗舰的指挥台，还有几个较小视窗中显示的另外三十艘飞船的指挥台。现在是航行中途，每艘飞船的舰桥上只有三四个值班人员。这是宇宙间最枯燥乏味的差事。但是，这支纽文舰队是与会舰队中最庞大的一支，舰队飞船上熟睡着一万多名冬眠的青河人。一个世纪前，他们离开特纽，在磁场吸附式推进器允许的范围内排成最紧密的编队，最远处的飞船离他只有不足四千光秒。“还要飞二十年才能到达纳姆奇。如果都用在值勤上，这段时间不算短。或许……这是一次机会，可以证明我一直在宣传的解决之道行得通。等我们赶到时，纳姆奇很可能已经天下大乱了。但我们没有身处其中，我们在那个陷阱之外，又有足够的人手，可以改变形势。”

他们正坐在萨米这艘“遥远问候”号的指挥台前，舰桥的活动几乎称得上忙碌，三十个指挥阵位中五个有人值守。萨米的目光从一个阵位投向另一个阵位，最后落在范·纽文脸上。他的表情变了，出现了近似希望的神情：“是的……这正是大会的目的所在，我们可以向天下人做出证明。”他已经运行起规划程序来，开始研究具体方案，“如果动用后备资源，我们可以在每艘船上保持由上百人组成的轮值班，一直持续到飞抵纳姆奇。这么多人，足够研判态势，拿出行动方

案。嘿，有二十年时间，咱们说不定还能联系上其他舰队，协同行动呢。”

萨米·帕克恢复了旗舰舰长的精明强干，注视着计算结果，分析着各种可能性：“没错，古老地球的舰队距离我们不到四分之一光年，半数与会者都在距我们不足六光年的空间中，这个距离还在不断缩小。可苏娜和已经在纳姆奇星系内部的青河人怎么办？”

几个世纪以来，苏娜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但是，“苏娜和她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资源，会挺过来的”。虽然苏娜不相信他们可以阻止命运的轮回，但她对这种轮回的理解还是十分透彻的。一个世纪以前，她已经把自己的总部迁离了塔雷斯克，在一处古老的小行星带设下了“营帐”。她一定猜得到范会采取什么行动，就在此时，她的大批分析报告多半正朝他们飞过来。或许宇宙间真的存在一位“贸易之神”，至少，一只“无影手”总是有的。看来，纳姆奇大会的意义比他原来想象的更为重大。

一年又一年，无数支舰队所组成的最伟大的舰队群向纳姆奇会聚过来。五千缕星光，数光年外肉眼可辨的点点飞萤，最先进的望远镜可以在数千光年外看见。一年又一年，星光闪耀，逐渐减速，收紧队形，每一艘迢迢飞来的飞船都可以在自己的视窗中看见群集舰队发出的花冠一般的辉光。

五千艘船，超过一百万名人类成员。推进器会合在一起，其功率可以熔化许多颗行星。还有数据库，电脑网络……但跟纳姆奇这样的发达世界相比，它们全部的动力和资源轻若鸿毛。轻盈的鸿毛怎么能挽狂澜于既倒？对于这个问题，范自有他的答案。他不断鼓吹着自己的这个答案，通过面谈，通过青河广播网，不断游说——固着于行星的文明是孤立无援的，逃不脱一个个陷阱。简简单单一次灾难就能彻底毁灭它，但外界的一点点帮助就能起到救亡脱难的大作用。有些世界的情况比另一些更复杂一点，比如纳姆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优化最终压垮了它。但即使是这样的灾难，其基础仍然是行星文明共有的封闭性、孤立性。统治者能够做出的选择太少，而顾忌的方面却太多。到头来，这样的统治者必将被野蛮势力所推翻。而青河却可以为它提供一个自外向内的新视角，一套新的自动化系统。范宣称，这样的帮助必将起到巨大作用，让它重获新生。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用

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空口论争。准备时间有二十年，并不算充裕。

在这二十年间，纳姆奇一度温和的退步陡然加剧，不再限于各处出现的一些小小的不便，不再限于经济衰退。政治体制三次崩溃，每次都被一个信誓旦旦要“提高效率”的体制所取代，每次都在社会和技术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激进。这些激进措施曾在上百个世界中采用过，全都以失败告终。每一次衰退，都使步步接近的舰队的计划更为明确，更为精密。

开始死人了。十亿千米之外的舰队目睹了纳姆奇第一次战争的爆发。真真切切的目睹，肉眼目视。千兆当量的大爆炸，政府的倒台，外围行星三分之二的自动化工业体系的毁灭。大爆炸之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业幸存下来，但却牢牢控制在大都会政权手中。

一次会议上，旗舰舰长萨米·帕克汇报说：“阿尔钦正试图撤往行星地表。马雷斯克已经出现了饥荒，来自外围系统的资源供应将在我们抵达前几天彻底中断。”

“塔雷斯克上的残余政府还认为它们在管事呢。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的……”新发言者的尼瑟语很流畅，他们采用这种通行语言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位舰队司令是个年轻的……人类，来自古老地球。八千年间，古老地球的人类已经四次遭到灭顶之灾。如果地球没有在宇宙中留下一大批儿女，人类这个种族很早以前便灭绝了。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种族，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远离人类空间的核心。但现在，所有舰队都已到达可以最后进入纳姆奇星系的接近地，古老地球的各艘飞船距离范的旗舰只有十光秒。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参与了这次行动——大家一致称之为“拯救行动”。

萨米客气地等待着，直到确定对方的发言已经结束。等许多秒钟，确定语音传输结束再开口，这是长期培养出来的一种行为规范。他点点头：“塔雷斯克很可能会第一个出现百万人级别的大型死亡事件，我们只是还不清楚这种死亡事件的具体性质。”

范和萨米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他利用了这个便利条件，没等对方的发言时间结束便插嘴道：“请谈谈你对苏娜所处局势的分析，萨

米。”

“贸易者文尼仍在主要的小行星带上，她距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还有大约两千光秒。”还得再过一段时间，苏娜·文尼才会直接参与，“她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背景信息，但她已经损失了自己的营帐，还有许多艘飞船。”苏娜在那个行星带上拥有许多地盘，这会儿肯定还是安全的，“她建议我们将大会地点改到布里斯戈大裂隙。”

时间一秒一秒缓缓过去，他们等待着来自远方的意见。二十秒过去了，古老地球舰队没有发表意见。四十秒。斯特伦曼舰队司令（不用说，是个女人）发言。“布里斯戈大裂隙？从来没听说过。”她抬起手，示意还没讲完，“好了，我已经看到了，他们那个行星带上一处密度发生变化的地方。”她冷笑一声，“我看这个地点没什么可争论的。好吧，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接近贸易者文尼地盘的经线，在那儿会面……在完成拯救行动之后。”

他们飞越了几十光年，有些人是数百光年，结果却要在一个无比荒凉的地方召开他们的伟大会议。范早已不顾传输时间滞后的影响，尽其所能与苏娜争执过：在那么一个鸟不生蛋的荒芜地方开会，这是自认失败。再次轮到“遥远问候”号发言时，范开口了：“贸易者文尼将大会地点选在纳姆奇星系一处避开麻烦的角落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但我想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计划怎么实施拯救，我们掌握着五千艘飞船，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略，具体到每一颗大都会卫星的居民，还有那些已经撤到纳姆奇行星地表的人。我赞同坦索勒特舰队司令的意见。我建议，先将拯救计划付诸实施，再去那个什么狗屁裂隙召开大会。”

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战争。三颗大都会卫星的人民岌岌可危。将近一千艘飞船前去镇压大动荡中出现的、由乌合之众组成的一支支军队。两百艘飞船受命在纳姆奇行星地表着陆。数千年来，这里一直是一个精心照料下的大型公园，但现在，它将成为数十亿人的家。一颗大都会卫星的部分人口已经来到了纳姆奇行星表面。

两千多艘飞船奔赴马雷斯克。这里的政权已接近坍塌，饥荒仅有数兆秒之遥。巧妙的安排，加上重型货运力量，马雷斯克的大多数人会活下来的。

塔雷斯克上却还存在一个仍然发挥作用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全然不同于纳姆奇星系历史上的任何政治体制，只有其他世界上的黑暗时代才出现过类似政权。统治者们嘴上高谈和平、和解，同时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塔雷斯克政府的统治只能称为肆无忌惮的疯狂。

“要是把他们硬打下去的话，就有点像武力征服了。”萨米的一位分析员说道。

“有点像？”范从下一步计划图上抬起头来。每一个船员现在都穿着全套压力服和兜帽。“去他妈的，根本就是。”如果一切顺利，清河拯救行动将由三次协调一致的巧妙打击组成。如果计划取得成功，历史是不会将这次行动视为武力征服的。只要成功的话，每一次打击都将被视为一次小小的奇迹，当地人无法实现的拯救。就算历史上有过在若干光年范围内的大战，这次打击也比那些战争取得的成就辉煌十倍。范想，要是父亲知道这个被他抛弃的孩子有一天会做出这种震撼天地的大事，不知会作何感想。他的视线重新回到计划图上，最快的打击也要五十千秒才能抵达塔雷斯克：“有什么最新情况？”

“不出我们预料，塔雷斯克政府不接受我们的提议，他们把我们视为侵略者，而不是拯救者。还有，他们没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塔雷斯克人民。”

“可当地人肯定还是都知道了，对吗？”

“估计不知道。我们的探测器已经实施了三次成功的定点飞越。”那批自动化探测器四兆秒前便投下去了，这些侦察机器的飞行速度接近光速的十分之一，“观察他们的时间只有一毫秒。我们的发现和苏娜特工的报告一致。看来，当地政府已经实施了无缝式全面戒严。”

范轻轻吹了声口哨。这样一来，塔雷斯克上的每一个嵌入式计算系统都成了政府手里的工具，连小孩子玩具里的小芯片都不例外。这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极端的社会管制手段。“这样的话，他们可算是把什么都放在自己的监控之下了。”对独裁头脑来说，这种观念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力……唯一难办的是，没有哪个暴君有这个本事，能把他统治下的社会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全部安排妥帖。这种绝对管制曾经消灭过一大批文明，连行星毁灭级炸弹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塔雷斯克的统治者堕落之快、堕落之深，真是令人震惊。范在座椅里向后一靠：“好吧。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更好办些，当然风险也更大一些。我们选择耗时最少的办法。那些家伙，只要能保住手里的权力，随便死多少人都不在乎。时间拖得越久，死在他们手里的人就越多。实施九号投放计划。”即一个波次接一个波次连续投放无人驾驶自动装置。第一波是事先精确锁定目标的电磁脉冲弹，尽可能打瞎塔雷斯克的眼睛，让当地的自动化系统变成无法行动的废铁。紧接着是钻地弹，让这个都会卫星市区内布满青河自动机器。如果范的计划奏效，塔雷斯克的自动化机器便将与完全陌生、不受当地独裁者控制令影响的青河自动机正面对决。

范的舰队以极低的高度掠过纳姆奇行星。这样可以使他们在数千秒内避开塔雷斯克的直射火力。但这种机动本身便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意味。文明体系不喜欢在它们的都会区域中心出现大型聚变炸弹，更不用说星际飞船了。这是铁律。违反这种规定将面临巨额罚金、驱逐出境直至没收飞船的惩罚。不过，偶尔打破这种铁律，做些违规犯禁的事感觉挺不错。范的三十艘飞船将制动火箭的功率开到最大，将飞船重力抬升到1G以上，并在长达千秒的时间内保持这种状态。舰队划过北半球中部，高度还不到两百千米，速度却高达每秒两百千米。森林、精心设计的荒原、收容阿尔钦难民的临时城市。这一切从他们眼皮底下一晃而过。然后，他们飞了出去，飞行轨迹几乎没有因行星引

力发生弯曲。简直像儿童笔下的图画：整整一颗行星，从他们眼前飞掠过去。

就在前面。距离只能以千米计。太空宛如活物，被地狱烈火灼烧，但只有部分是塔雷斯克的防御火力。这才是不能在都会区域高速飞行的真正原因。纳姆奇附近的空域曾经被最精密地规划成不同区域，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化。过去甚至还有一种意见，要求在这里的太空轨道上建立交通管制塔。幸好这种所谓的优化措施被当时的政府明智地否决了。但就算没有插进大占地盘的管制塔，近地空间仍然充斥着数以千计的交通工具和卫星。即使在条件最好的时代，这里仍旧会不时有些微小的碰撞，制造大批垃圾，以至于垃圾回收成了纳姆奇近地空间最大的产业。

井然有序的商业交通早在许多兆秒以前便已结束。青河舰队没有纠缠在这一团大混乱中，而是用炸弹开路，以推进器形成的磁场向前方和两侧伸张数百千米，扫开数百万吨的废弃物、货运飞船和政府军用船只……舰队的来临曾事先反复通知过，也许没有无辜的平民死亡。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片七零八落、翻滚燃烧的凄惨景象，和任何战场没什么两样。

塔雷斯克就在正前方。繁荣时代的百万盏明灯已经全部熄灭，这是政府法令与范的脉冲炸弹共同造成的结果。但这颗卫星并没有死亡。青河舰队做出了巨大努力，尽可能减少当地的人员伤亡。再过不到五十秒，范的各艘飞船将切断自己的推进火箭。然后，他们的个人生命将面临最大的考验。关闭推进器，磁场便会失效，任何一块高速飞行的废弃物都可能造成伤亡。

“四十秒后关机。”推进火箭的功率已经调到最低，以免破坏塔雷斯克地表。

范扫视着其他舰队发来的报告：登陆舰降落在纳姆奇行星地表，两千艘星际飞船拯救马雷斯克上处于饥饿中的人们。马雷斯克像一头巨大的海怪，被一群发疯般向它提供饮食的飞船包围着。两千艘飞船中的许多艘已经泊靠在它的坞站上，其他的则飞在它的上空。极目远望，还能在它边缘以外的地方看见来自外围系统的最后一批货运飞船。那些又大又笨的飞船是几兆秒前起飞的，外围的农场还保有能发挥作用的自动化系统。货运船的体积与星际飞船差不多，只是没有后

者高塔状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它们载着一千万吨粮食。有了这些粮食，马雷斯克应该还可以撑一阵子。

“二十秒后关机。”

范最后望了马雷斯克几秒钟。青河来客周围密密麻麻云集着较小的运载工具。这些小飞船并没有彼此争斗。那里的人还没有像塔雷斯克人一样陷入疯狂。

银色标注横过范的视域上端，如寒冰刺体。信息来自苏娜在马雷斯克上的间谍：进港飞船上发现破坏活动。快逃！快逃！快逃！突然，马雷斯克的景象从范的头戴式里消失了。一时间，他看到的只是“遥远问候”号的舰桥，上面显示着未被增强的纳姆奇。白昼的阳光一派平和，照耀着这个世界的三分之二。裸眼看不见马雷斯克，这颗卫星藏在行星背后。

就在这时，纳姆奇大气层的边缘闪过一道光，像太阳一样明亮炽烈。一个新的太阳，出现在纳姆奇上方某处。两秒钟后，又一道闪光，接着又是一道。

这一刻之前，“遥远问候”号的舰桥成员都全神贯注于即将到来的火箭关机上，为磁场关闭后可能遭遇的危险做准备。但这时，舰桥一片骚动，人人的注意力都转向横过纳姆奇边缘的闪光。“马雷斯克周边出现数千兆当量的爆炸。”分析员的声音尽量保持平静，“我们接近其表面的舰队——老天！——舰队全毁了！”一同被毁灭的还有大都会卫星上的十多亿居民。

萨米·帕克愣愣地坐在那儿，目瞪口呆。范意识到自己应该接过指挥权。但就在这时，萨米身体向前一倾，安全带猛地一拽。舰桥上响起他响亮刺耳的声音：“特兰，朗，回你们的岗位上去，各就各位！眼睛盯着我们的舰队！”

之后，传来另一个声音：“即将关机……关机。”

“遥远问候”号的主推进器熄火，功率降为零。范再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熟悉的身体一轻、向下坠落之感。他的头戴式显示，纽文舰队的全部三十艘飞船全部于既定时间关机熄火，前后相差只有一百毫秒。塔雷斯克就飘浮在不到四千千米的地方。这么近，它看起来既不

像卫星，也不像行星，而是在他们四面展开的无垠之地。人类到来之前，塔雷斯克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遍布陨坑的死寂月球，比地球的月亮大不了多少。但也和月亮一样，发达的交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成就了它的伟大。在纳姆奇行星的映照下，塔雷斯克是一幅柔和的风景画，高耸着人造山峦。但它又不同于月亮，这里从来没有遭遇过人类带来的浩劫——此刻之前。

“接近速率每秒五十五米。距离三千五百米。”按照计划，他们直到极度接近地表时才减速，这样一来对手便无法向他们发动攻击——这么近的距离，攻击他们必然造成己方的伤亡。可这伙疯狂的独裁者刚刚杀害了十亿人，他们根本不在乎伤亡。“萨米！快着陆！随便什么地方着陆都行，硬着陆！”

“啊？”萨米的目光和他的相交，他立即醒悟过来。可惜还是太晚了。

所有系统全部瘫痪。眼前一闪，他的头戴式变成一片透明，而且没有任何声音。一生中第一次，范感觉到星际飞船一震。不管是什么冲击，都被百万吨级的船壳和护盾吸收、弱化了。但确实有东西击中了他们。范四下望着舰桥，空气中传播着声音，四面八方一片报告声，但报告未经过滤，也没有经过分析。用于过滤分析报告的自动化设备已经失效了。

“老天，直接接触，核武器！”

一个接一个，稀稀拉拉的一批显示系统重新上线。这是后备墙纸系统。视域里最先出现了塔雷斯克地表，然后又变成天空。“遥远问候”号在以每秒几度的速度旋转。有些下级分析员正吃力地爬出自己的安全带。

萨米向舰桥大声吼道：“立即抢修，联上二级系统！”

唯一一堵由还能运行的视窗组成的墙面上又出现了塔雷斯克的地形：坡地、摩天大楼，还有透明罩保护下的农田。塔雷斯克相当大，几乎可以在没有外围农业的情况下生存。而他们正在一头飞撞下去，速度是——多少？每秒十五米？头戴式失效后，他无法判断接近速度。

“速度多少，萨米？”

他的旗舰舰长摇摇头：“不知道。击中我们的核弹是从塔雷斯克发射的，几乎正中靶心。我们现在的速度不可能超过每秒二十米。”现在的‘遥远问候’已经变成了一堆不停旋转的废物，他们根本无法减速。

萨米的手下发疯般联系着飞船其余部分，以及舰队的其他飞船。范静静地坐着、倾听、观察。全部三十艘飞船都中了核弹，“遥远问候”号既不是受损最重的，也不是最轻的。报告断断续续汇总起来，他们的视域不断旋转着，旋转着……大地迎面扑来，渐渐充满整个视域。范看到了地表的大面积毁伤。这些疯子，为了向他们发动进攻，不惜破坏自己的大片农场。几乎就在正前方，是……天哪……是他和苏娜在第一个世纪买下来的那批古老的商业大厦。

飞船碰撞多种多样，差别极大：从每秒几毫米的速度造成的轻微擦伤（这种小事只有港务警察才有兴趣处理）直到形成将小行星与飞船化为灰烬的巨大、刺眼的火球。“遥远问候”号与塔雷斯克的碰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百万吨级的星际飞船一头扎下去，穿透压力保护罩，穿透地下好几层居住区，但速度并不快，跟人在1G重力下奔跑的速度差不多。

但百万吨的重量形成的巨大动能，使飞船难以尽快停下来。冲撞持续不断，伴随着金属扭曲的刺耳尖啸。船壳和推进器比城市建筑结实得多，但最终，飞船和它周围的城市混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废墟。

时间可能还不足二十秒，终于结束了。范和其他人被吊挂在固定安全带上，船内重力和塔雷斯克地面一样，只有2| 10 G。舱壁上灯光疯狂地闪烁着，出现在显示器上的大多是毫无意义的杂乱信号。范解开安全带，向下一滑，走在天花板上。通风格栅处烟尘滚滚，他的全封闭式压力服自动收紧了，舰桥已经成了真空。从指挥频道上，他听见萨米正在进行损失评估。“遥远问候”号上载着五百个活生生的人……直到片刻之前。

“前舱人员全部牺牲，舰队司令。需要几千秒才能把尸体弄出来。我们——”

范从舱壁攀缘到舱门，拉开一道缝。气流涌进真空状态的舰桥，形成一股小旋风。“萨米，我们的登陆部队怎么样？”

“还行，大人。但——”

“让他们集合。其他人留在船上抢救伤员，我们出去。”去大开杀戒。

接下来的几千秒是一团混乱。这么多事，几乎全都在同一时间爆发。计划了这么多年，没人敢相信最后竟要来一场地面战斗。青河的战斗员算不上真正的士兵。范·纽文在中世纪堪培拉见过的死亡和血腥比他们漫长的一生中见到的还多。

但他们的对手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军队。塔雷斯克那伙疯狂的统治者甚至没有向地表城区发出警告，要大家做好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撞击。许多人自发行动起来，撤离了地表城区，但仍然有数百万人死于冲撞碾压。对这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了。范的队伍一路向下，来到第二层超轨隧道，并跟其他登陆部队建立了通信联系。塔雷斯克人民不久前还生活在人类最高级的文明之中，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是人类空间中最高的。他们理解这场灾难，大多数人懂得他们那些疯狂的统治者所不懂的东西。但在最后这批统治者的种种镇压体制下，他们束手无策，只能任人宰割。

范的耳机里传来三十千米以外另一艘飞船的登陆部队的报告。他们闯进了无缝式管制做得最好的一个地区。“大人，这里一切完好无损，什么设备都能用——都跟我们作对。我在超轨站损失了十五个人。”

“帮不了你，戴夫。你手里有脉冲弹，用啊。再用我们的自动机冲击那个区域的核心部位。”

萨米率领的小队离范的人越来越远，钻出船壳以后，在每个岔路口，萨米和范都选择不同的方向，因为队伍分散以后，目标小得多。起初还没关系，通信信号能轻易穿过墙壁。可现在，该死的，萨米已经跑到东面两千米以外去了。范的队伍周围全是当地人，有些人说自

已是公用设施系统管理员，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超驰系统，切断自动控制。“等等，萨米！”

野战通信链接的传输率很低，范看不到萨米的人正朝哪个方向赶。但他们仍在越走越远。“范！我们穿进废墟，进入了一座建筑，外面是……大学校园。这里发生了一次爆炸，还有一——”范的头戴式上出现了萨米小队发来的一幅静止图像。是块像停车场一样的草坪，少说也有好几十个当地人正朝镜头奔来，没有一个身穿压力服，但天花板附近还是烟尘弥漫，纸片纷飞。传来的声频中全是管道破裂时发出的尖啸。

第二幅静止图像传来，有些模糊，似乎萨米的部下正在用抢修器材修补管道。还有大群大群的当地人，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其中许多是孩子——那个地方肯定是一座反转过来插入地下的大厦，像颠倒的摩天大楼。声频链接上传来萨米的声音：“范，他们是我的同胞！”

范想起来了，萨米·帕克的父母是塔雷斯克人，其家族成员都在大学工作。该死。“别受影响，萨米。那个地方的楼层数多极了，比普通行星上所有城市的楼层数加起来还多。下到底层的机会是零——”

“不是零……”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当时没告诉你，觉得不重要。我是有意让‘遥远问候’号在工艺学院附近着陆的。”

该死！该死！

“范，我们能救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盼着我们……苏娜有些手下也在这儿，他们拿到了核心系统分布图……还掌握了新政权所做的某些系统修改。范，他们说，他们知道那些疯子躲在哪儿！”

萨米有自己的计划，这或许是件大好事。以地面作战战士的标准来看，青河人差劲到了极点。但有了核心系统分布图，他们很快便确定了那些独裁者用于控制塔雷斯克的管制网络。

十千秒后，范跟自称政府的那伙疯子建立了通信链接。只不过是几个不计后果、惊恐万状的家伙。他们的头目还穿着一件制服，可能是纳姆奇公园维修工的工作服。这一小撮人便是人类最伟大文明的终点。

“除了让局势日益恶化以外，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胡说。塔雷斯克在我们手里，我们打败了你们，消灭了你们在马雷斯克的同伙。这里的资源完全可以让塔雷斯克自给自足。赶走你们以后，我们就会在这里建立新秩序。”就在这时，图像闪了几下，消失了。范始终没能弄明白，是对方有意中断了谈判，还是脆弱的通信链接崩溃了。

没关系。这次对话持续的时间已经足够了，青河人摸清了对话两头之间的所有节点。范在纳姆奇之外还拥有足够的资源，有那批装备，加上当地人民提供的帮助，那伙疯狂的独裁者最多只能再撑几千秒。

这个所谓的政权烟消云散了。拯救活动最艰巨的工作开始了。

青河大会将于二十兆秒后举行。纳姆奇星系仍旧是满目疮痍。阿尔钦已经没有人了，它的居民在纳姆奇行星上扎下了营盘，没有发生饥荒。最小的卫星马雷斯克成了充满放射污染的废墟，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重建。死于马雷斯克的人数高达十亿。最后一批粮食补给船幸免于难，外围自动化农场已经全面重启，能够为塔雷斯克的二十亿幸存者提供必要的粮食。纳姆奇的自动化系统成了一个烂摊子，效率只相当于大动荡开始前的百分之十。所有没有在动荡中丧生的纳姆奇人都能活下去了，他们可以用毕生精力重建家园。这里的文明不会灭绝，不会堕入蒙昧时代。但幸存者的子孙后代仍将震惊于这场险些毁灭一切的大灾难。

这里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文明会场举行青河大会。于是范和苏娜没有变动既定方案，大会仍将在布里斯戈大裂隙举行——星系中最荒芜的所在。但至少没有废墟，也没有需要立即解决的当地困难。从布里斯戈望去，纳姆奇和它的三颗卫星只是一个蓝色圆盘和它周围的三点星光。

苏娜·文尼用自己在小行星带上的最后一批资源建立了一个营帐，作为大会会场。范原本希望青河计划的这次成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拯救了这个文明，苏娜。你现在相信我了吧，我们可以成为比四处流浪的贸易者更伟大的文明。”

苏娜·文尼现在已经很老了，进入技术文明之初，医学科技快速、长足的进步仿佛可以轻易战胜死亡。头几千年里，人类的寿命达到了两三百岁。但那以后，进步便不那么显著了，每前进一步都更加困难。于是，人类的又一个幻梦破灭了。冷冻冬眠术可以将死亡推迟到数千年以后，但即使在最好的医疗条件下，人类的真正寿命也不可能达到五百岁以上。这是人类寿命的终极上限。接近这个上限的人必然付出身体功能方面的重大代价。

苏娜的动力椅与其说像一件用品，不如说更像一个活动的医院病房。她的双臂抽搐着抬起来，虽然在零重力环境下，动作仍然虚弱无

比。“不，范。”她说。她的眼睛跟过去一样清澈碧绿，肯定是移植的，或者是人造眼。她的声音很明显是人工合成声，但范仍能听出声音里那熟悉的笑意。“应该由大会来决定，难道你忘了？我们从来不赞同你的计划。之所以到这儿来，就是要对你的计划进行投票表决。”

苏娜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从她意识到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个梦想起，她就这么说。唉，苏娜，我真不想伤害你。但如果你非得眼睁睁看到我的意见获得压倒性胜利，那么，好吧。

苏娜拖到布里斯戈大裂隙中部的这个营帐其大无比，即便跟她在纳姆奇大动乱开始前拥有的地产相比，这个营帐也是个巨无霸。营帐泊位可以容纳幸存下来的全部星际飞船。安全方面做得也很周密，苏娜的警戒力量一直延伸到裂隙之外两百万千米。

营帐中央是一个零重力的大会堂，这个已经大到超越一切实用目的的会堂，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华丽的。这将是贸易者们有史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会议，未来很可能再也不会出现这种规模的盛会。大会之前数兆秒是大家互相交流往还的时间，范的时间被各项拯救计划排得满满的，但他还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参与这些活动，几乎每一天他都能建立起新的联系，此前的他一百年也不可能进行这么多交流。他必须想方设法改变怀疑论者的态度，这种人真是太多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都是好人，就是太谨慎，也太精明了些。其中的许多人都是他自己的后裔。他们对他的景仰看来是真诚的，对他的爱也是真挚的，但他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服了他们。范意识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焦躁，比在战斗和最激烈的贸易中更甚。再正常不过了，他告诉自己。为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一生。离最后考验只有几兆秒了，紧张是难免的。

大会开始前的两三兆秒简直忙疯了，需要调整的安排是那么多。纳姆奇星系严重缺乏自动化设备。为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出现新的“冒险家”，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儿都需要外来的扶持。但范不希望他自己的人忙得无法出席大会。苏娜理解他的想法，没有趁机耍什么花招。她和他一起重新调整了大会议程，让范的人能全部赶到营帐，同时又不至于使纳姆奇的新政权发生危机。

终于，范期盼已久的时刻来到了。这是他实现理想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他躲在主席台入口的帷幕后，望着会场。苏娜刚刚结束

了对范的介绍，正在离开讲台。欢呼声喝彩声响彻会场。“天啊——”范小声嘟囔着。

“紧张吗，大人？”他身后的萨米·帕克问道。

“该死的，真他妈的紧张。”说实话，一生之中，他只有一次像今天这么害怕……那时的他还是个小孩子，平生第一次踏上星际飞船，第一次面对青河贸易者。他转过身，看着自己的旗舰舰长。萨米在微笑。自从成功拯救了塔雷斯克以来，他一直这么高兴，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真可惜。也许他再也不能遨游太空了，至少不能跟范的舰队一块儿走。他的队伍救出来的那批人竟然真是他的家人，还有，他那个漂亮的曾曾曾侄女——琼——确实是个好姑娘，但她对萨米这辈子应该干什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萨米伸出手：“祝……祝您好运，大人。”

范走出帷幕，走上讲台时他与苏娜擦肩而过。他们没时间说话，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也不可能听见对方的话。她虚弱的手轻轻拂过他的面颊。在海涛般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中，他走上中央的讲台。镇静。离他必须开口还有至少二十秒。十九秒，十八秒……大会堂直径足有七百米，是按照最古老的礼堂样子建造的。他的听众几乎代表了全人类，他们轻松地飘浮在大会堂的内部、四壁、天花板和地面，面对着这个相比之下小得微不足道的讲台。范左右看看，上下看看，无论他的目光投向哪里，都能遇上人们期待的目光。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一大片空座位，将近十万个，留给了那些在马雷斯克遇难的青河人。苏娜坚持要这样安排，以表达对死者的敬意。范同意了。但他很清楚，苏娜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提醒在场的所有人，范的计划将使他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站定后，范向人群抬起双臂，头戴式的整个视域里都是向他热烈回应的青河人。一秒钟后，他耳边的欢呼声更响亮了。为了显示提词，头戴式清屏了。这么远的距离上，他无法看到大家的面貌，只能根据座席安排推测坐在那里的是什么人。人群中不乏女性的身影。某几个地方，女性很少；大多数地方，女性人数和男性人数一样；还有一些地方——比如斯特伦曼人的座位上——女性的数量大大超过男性。也许他应当在她们身上多做些工作。自从和斯特伦曼人打交道以后，他渐渐意识到，要论目光远大，女人有时比男人强得多。但中世纪堪培拉形成的男女偏见仍然对他有一种十分微妙的影响，不仅如此，范还从来搞不懂该如何领导女人。

他掌心向外，等待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平息下来。他的演讲词以银色标注的形式出现在他眼前。多年来，他反复锤炼过这次演说的内容，直到大会开始之前。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动词，都精心打磨。

但是，突然间，他不再需要那些小小的银色标注了。范的双眼越过听众，投向无边宇宙中的全人类。他脱口而出：

“同胞们！”

听众们安静了，近于鸦雀无声。百万张脸向上注视着他，穿过会场注视着他，自上而下注视着他。

“你们现在听到了我的声音，滞后不到一秒钟。在这个会场里，我们可以听到各地青河同胞发出的声音，甚至包括那些来自遥远的古老地球的同胞——时间滞后不到一秒钟。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能够亲眼看到咱们青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决定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同胞们，我祝贺你们。我们穿越数百光年的距离，拯救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使它免于灭绝。尽管发生了最可怕的阴谋和背叛，我们还是做到了。”他顿了顿，朝那一大片空座位做了个沉重的手势。

“在这里，在纳姆奇，我们打破了命运的轮回。在上千个世界中，我们人类争战不休，直至覆灭。唯一拯救我们这个种族免于灭绝的只是时间和距离。直至今天，人类都在不断重复这种悲惨的命运。

“有一句话，过去是真理，今后仍然是：没有一个固着行星的文明的支持，一小撮孤立的飞船和人员无法重建技术文明的核心。与此同时，还有一条同样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来自外界的援助，任何固着行星的文明都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

范停下来，他感到自己脸上浮起一缕淡淡的微笑：“所以，希望就在这里。只要联合起来，分裂成两个部分的人类就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生存下去。”他环顾四周，让头戴式放大凸显出许多人的面庞。他们在凝神倾听。他们最后会赞同他的计划吗？“凝结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就能永续生存……只要我们能够改变青河。对客户来说，今后的青河人将不再仅仅是做买卖的贸易者。”

范记不大清自己后来又说了什么。所有的观念，以及如何陈述，在他心中酝酿太久太久，早已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做了之后便记不真切了。他只记得那些脸，那么多充满希望的脸，还有更多谨慎戒备的脸。发言最后，他告诉大家，他的所有请求都将由大家投票决定。

“如果不能同心协力，我们青河最终也会灭亡，被倾覆过无数个客户文明的命运车轮碾碎。但只要你们把目光从当前的贸易中轻移出来，稍稍看远一点，向未来做出这项重大投资，那么，没有什么梦想是我们无法实现的。”

如果会堂像飞船一样有加速度，或是处于行星地表，以范的激动状态，走下讲台时肯定会踉踉跄跄。不过就算在这个会堂，走到帷幕后，范还是需要萨米·帕克的搀扶。

他们上面，帷幕之外，欢呼声震撼天地，好像比他上讲台时更加响亮。

苏娜在前厅等他，还有几张新面孔——拉科、布特拉、科欧。他的第一批孩子，现在却比他的年纪还大。

“苏娜！”

动力椅“嚓”的一声，她飘了过来。

“不想祝贺我演讲成功吗？”范笑逐颜开，到这会儿还觉得脑袋晕乎乎的。他伸出双手，轻轻握住她的手。她是这么虚弱，这么衰老。啊，苏娜！这应该是我们两人的胜利。可她是不这么想的。她只会把这看成自己的失败。因为她已如此年迈，不可能看到今天的成就将会带来什么影响了。

上面的欢呼仍在继续。苏娜抬头向上望了一眼：“是啊，无论做什么，你都做得比我预想的好得多。不对，你做得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你一直是这样的。”她的合成音既忧伤，又骄傲。她一抬手，动力椅飘出前厅。范跟着她走了出去，远离会场的喧嚣。“不过，你也知道，你这次成功很大程度是碰上了好运气，对不对？”她继续说道，“如果这支舰队群抵达时没赶上纳姆奇处在分崩离析的状况中，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范耸耸肩：“确实是好运气。但是苏娜，这次事件仍旧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这种类型的大崩溃是最致命的一一而我们拯救了他们。”

苏娜的身体掩在一身加了衬垫的套装下面，不过就算这样也掩饰不住她的瘦骨嶙峋。但她的头脑和意志仍然和过去一样。在那具座椅里，在医疗技术的支撑下，她摇头的动作仍跟过去一样坚决，几乎和她还是个年轻女人时一样自然：“拯救了他们？没错，你确实改变了这里的命运，但还是有亿万个人丧生。面对现实吧，范。为了安排这次会议，我们耗费了一千年时间。某个文明要完蛋了，我们便立即赶到？每次都及时赶到？这种事是不可能的。还有，要不是马雷斯克的毁灭，纵然你有五千艘飞船，也还是不够。为整个星系提供补给，它的货运量必然达到极限，再也无法应付不久之后肯定会发生的意外事件。”

所有这些，范都想过，大会之前的几兆秒时间里他一直在分析各种可能性：“但纳姆奇是我们需要应付的最困难的局面，苏娜。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彻底开发了这个世界内部的一切资源，又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单纯的生化瘟疫或者独裁暴政比这个好对付多了。”

苏娜仍在不住摇头。即使到现在，她还是不认同范的观点：“不。大多数情况下，你确实可以让局势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最常出现的肯定是堪培拉的局面——做出一点小改进，但向前迈进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由贸易者的鲜血凝成的。你说得对，没有我们这支规模庞大的舰队，纳姆奇文明会就此灭亡。但就算灭亡，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幸存下来，小行星带上甚至会保留下个别城市。接下来发生的就是那个重复过无数遍的老故事了。总有一天，这里还会出现另一个文明，哪怕是外来的殖民文明。从蒙昧到文明，中间隔着一道鸿沟。这一次，你在这道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千百亿人会对你感恩戴德……但还是要再过许多年，通过精心管理，这个系统才会恢复到动荡之前的水平。我们这里的人，”她的手颤抖着抬起来，指指大会堂的方向，“或许可以做好这些事，或许做不好。但有一点我很肯定：我们不能替整个宇宙做好这些事，而且一直做下去。”苏娜做了点什么，动力椅“噤”的一声停住了。

她转过身来，伸出双手，搭在范的肩头。范望着她的脸，肩头感受到她的双手。突然间，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是肌肤和骨骼自己的记忆。这种记忆比他们成为朋友的时间更长，比他

们成为爱人的时间更久。来自他们在“重奏”号上相识之后不久。那时的苏娜·文尼是个严厉的年轻女人，时常对少年范·纽文大发雷霆。每次发脾气时，她都会伸出双手，抓住他的肩头，长时间抓着，直到他那个年轻的野蛮人脑子开窍为止。“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我们可以跨越整个人类空间，但不能把所有人类文明统统置于我们的管理之下。要做到那种事，你需要一个对你敬爱到五体投地的奴隶组成的种族。而我们青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范强迫自己正视苏娜的目光。从一开始，她就坚持这种观点，从未动摇过。我早该知道，最后总会有这么一天的。所以，她将会一败涂地，而对此范却无能为力。“很抱歉，苏娜。轮到你发言时，你可以在百万青河人面前阐述自己的见解。许多人会相信你的话。那以后，我们投票表决。然后——”从他在大会堂里看到的情景，从他在苏娜·文尼眼睛里看到的神情……范知道，第一次知道，他会赢的。

苏娜转过身去，她的合成声音很低，很柔和：“不，我不会发言。投票表决？笑话，你居然也要靠这个……你终结斯特伦曼大屠杀的经过，我们都听说了。”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话题？真荒唐。但苏娜的话触到了他的一根敏感神经。“我当时只剩下一艘飞船了，苏娜。换了你会怎么办？”该死的，我救了那个文明，救了不残暴的那部分文明。

苏娜抬起手：“对不起……范，你的运气实在太好，本事也太大了。”她仿佛在自言自语，“差不多一千年里，你跟我一直在策划这次大会。其实这只是个幻影，但在追逐这个幻影的过程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可以长久持续下去、时间超过你最乐观的、梦想的贸易文明。我一直以为，到最后，等到大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面对面坐到一起时，你的理智和常识会占上风……”她摇摇头，颤巍巍地笑了笑，“但我没有想到，你的运气竟然这么好，不早不晚，偏偏赶上纳姆奇的大动荡，也没料到你能把这件事处理得这么巧妙。范，如果我们听你的，按你的计划走下去，十年之内，纳姆奇很可能发生巨大的灾难。几个世纪之内，青河便会分裂成十几个互相争斗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都自认为是‘星际总督’。我们共同的梦想也将就此化为泡影。

“你是对的，范，你很可能赢得投票……所以不会有什么投票表决，至少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

片刻之后，他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范·纽文面对过上百次的阴谋、出卖，早在见到第一艘星际飞船之前，他便有了对这种背叛的本能直觉。但这次是……苏娜？苏娜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他的救星，他的爱人，他最好的朋友，他毕生与之共同筹措一切的战友。可现在——

范打量着这个房间，头脑里天翻地覆。苏娜身边是她的助手，六个人。还有拉科、布特拉、科欧。他这一方呢？只有萨米·帕克。萨米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垂头丧气。

最后，他的目光落到苏娜脸上：“我不明白……但无论你玩什么花样，投票结果是你无法改变的。上百万人听到了我的话。”

苏娜叹了口气：“是啊，他们听到了。要是公平投票的话，你可能会以微弱优势取胜。但是，许多你以为支持你的人……实际上是我的人。”

她迟疑了一下。范再一次盯着他的三个孩子。拉科避开他的视线，但布特拉和科欧严肃坚决地直视着他的眼睛。“我们不想伤害你，爸爸。”拉科终于迎上他的目光：“我们爱你。我们本来想通过大会这场把戏让你认清现实：青河人不可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没想到形势发展得——”

拉科的话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很久以前，在堪培拉的一个早晨，范从自己的兄弟姐妹脸上看到过同样的表情：磐石般冷漠坚硬。亲人之间的感情只不过是……一场把戏？

他再一次看向苏娜：“那么，你想怎么赢我？让五十万人突然间意外身亡？或者挑选目标时更精确点儿，悄悄干掉三万来个固执的纽文分子？行不通的，苏娜。外面的好人太多了。或许今天你可以赢，但我的话已经传出去了。迟早你所担心惧怕的青河内战会摆在你面前。”

苏娜摇摇头：“我们谁都不杀，范。你的话也不会传出去，或者说，不会广为流传。大会堂里的人会记得你的演说，至于演说记录——绝大多数记录设备都是我们的。为大家提供便利，以示友好，不记得了？到最后，你的演说会被加工得更……安全些。”

苏娜接着说道：“接下来的二十千秒，你会和持反对意见的人开一个特别会议。会议结束后，你将出来宣布一个双方协商之后的决定：清河将在我们的信息服务网络上加大投入，下更大的功夫，以利于各地重建的文明。而你，你会收回让清河人充当星际总管的意见。你被我们大家说服了。”

一场把戏。“这场戏倒是可行，但在这以后，你还是得杀死一大批人。”

“不必。你将宣布你个人的新目标，向人类空间的另一端远航。当然，大家都看得出，这个决定很大程度是出于你的怨愤，但你还是会祝福我们大家。你的远航舰队已经准备好了，范，就泊在偏离裂隙大约二十度的地方。飞船全都是认认真真装备起来的。你舰队的自动化系统远比普通飞船精良，甚至不需要值班人员。普通贸易船队用这么好的设备肯定会赔本的。第一次醒来将是从现在算起的几个世纪以后。”

范的目光依次扫过对面几个人的脸。苏娜的方案有可能行得通。如果真的奏效，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以为支持他的舰队司令们其实大都像拉科、布特拉和科欧一样。还有，这批司令还得在他们自己的部下面前事先安排好一整套谎言。“苏娜，这些……你计划了多长时间？”

“从你还是个年轻人时就开始了，范。我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但我一直在祈祷，希望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

范麻木地点点头。如果安排了那么久，是不可能出现明显的纰漏的。不过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你说我的舰队正等着我？”他的嘴角讥讽地一撇，“船员当然是那些无药可救的家伙咯，对吗？多少人？三万？”

“比你想象的少得多，范。你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全都认真研究过。”

选择再简单不过。谁会愿意踏上一条单程旅途，一去不返？对方非常谨慎，房间里没有一个他的坚定追随者，除了萨米。“萨米？”

旗舰舰长望着他的眼睛，嘴唇哆嗦着：“大人，真——真对不起。琼想让我换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我们仍旧是青河人，可我们不能跟您上船。”

范点点头：“啊。”

苏娜飘近了些。范意识到，只要他猛扑过去，应该可以一把抓住动力椅的扶手，一拳捣开她的胸膛。然后撞伤我自己的手。苏娜的心脏两三个世纪之前就已换成了机器。“孩子，范，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在追求这个梦想的过程中，我们成了今天的青河人。可说到底，它仍然只是一个梦，一个注定幻灭的梦。”

范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开。门边出现了警卫，等待着押送他。他没有看自己的孩子们，走过萨米·帕克面前时也没有说一句话。在那颗死寂、冰冷的心脏深处的某个地方，范希望他的旗舰舰长过得幸福。萨米背叛了他，但他跟对方的其他人不一样。还有，显然萨米真的相信那套远航舰队的鬼话。苏娜描述的那支舰队，谁会出钱装备它？绝不可能是精明的贸易者苏娜·文尼，也不可能是她面如铁石的孩子，同样不可能是那些为这一天谋划已久的同谋。建造一支由真正的铁棺材组成的舰队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我父亲肯定理解这种做法。最好的敌人是长眠不醒的敌人。

范走进一条长长的走道，周围是一批由陌生人组成的警卫。这将是范与苏娜的最后一次见面，苏娜那张脸在范的脑海中盘桓不去。老姬的双眼噙着泪水。最后一次演出。

一间小小的船舱，几乎一片漆黑。小型营帐里的下级官员住的那种小房间。密封袋里装着工作服。一个标牌向他轻声细语，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眼前——范·特林尼。

和平常一样，只要范让怒火淹没自己，往事便会涌上心头，比任何头戴式的输出更加鲜明。返回现实则像一个恶毒的笑话。苏娜的“远航舰队”并不是一队铁棺材。即使到了现在，距苏娜的背叛两千年后的现在，范仍然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叛徒中仍有另一些人，掌握着一定权力、却没有完全丧尽天良，他们坚决不同意杀死范和那些忠于他的人。组成“舰队”的飞船比装上吸附式推进器

的货船强不到哪儿去，船舱里除了沦为难民的范的手下和冷冻设备之外，几乎空无一物。但是，“舰队”的每艘飞船都被设定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船只的航线。航行千年后，这批人四散在人类空间的各个角落。

他们没有被杀害，但范已经吸取了教训。他开始了自己缓慢、秘密的返航。苏娜早已是活人再也够不到的目标了，但他和她共同缔造的青河还在，这个背叛了他的青河。而且，他仍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但是……如果不是萨米找到了他，他还是会老死在特莱兰。现在，命运和时间给了他第二次机会：聚能，还有它可能创造的未来。

范抛开过去，重新调了调太阳穴和耳朵里的定位器。要做的工作比以前多得多。他应该冒险多跟文尼面对面谈几次。接受反馈训练以后，文尼能学会如何应付劳的突袭式盘问，而不至于彻底露馅儿。嗯，这倒不难。难的是怎么诱导他，向他隐瞒自己的终极目标。

范在睡袋里翻了个身，让呼吸变成轻轻的鼾声。在他的眼皮后面，图像切换到他对雷诺特和聚能监控员的监视数据。从长远看……？只要不出什么愚蠢的意外，从长远看，最大的威胁依旧是安妮·雷诺特。

暗黑降临的第一天，伦克纳·昂纳白飞到卡罗利加湾。这些年里，昂纳白来过这里很多次。岂止来过，光明中期刚过他就到了卡罗利加，当时这个大坑底部还是一口沸腾的大锅呢。那以后的几年里，附近山坳出现了一个小城镇，居民都是建筑工程人员。虽说这个小城坐落在高地，但要在光明中期施工，还是热得让人受不了。不过工人的薪水很高。发射场建在更高的高地上，由皇家政府和商业公司联合投资。后来，伦克纳在这儿安装了降温设备，生活条件才好些。有钱人直到渐暗期才露面，在形成火山口的巨大环形山壁内安顿下来。过去五个世代里，每一代有钱人都是这么过的。

尽管来过这么多次，但这一次的感觉是最怪的。在蜘蛛人的意识中，暗黑期的头一天是一条分界线，重要性远远高于其他一切分界线。这种观念反过来又更加凸显了这一天的重要性。

昂纳白从易奎托利亚高原赶来时乘的是商业航班，不是旅游飞机。易奎托利亚离这儿虽说只有五百英里，但在暗黑期的头一天，它却是富豪云集的卡罗利加湾向外飞行的极限。昂纳白和他的两名助手（其实是保镖）耐心地等其他人沿着绳网通道下飞机后，才穿上皮大衣、加热腿套，拿起两只驮篮——这正是他们这次飞行的目的所在。快到舱门时，伦克纳失手没抓紧绳网，一只驮篮滚到飞机乘务员脚边。这只特别设计、可以适应各种气候条件的驮篮敞开了一半，露出里面的一个个塑料袋，袋里盛着颜色如石头一般的粉末。

伦克纳从绳网通道上跳下地来，扣好驮篮。乘务员被逗乐了，笑道：“那个笑话我也听说过：山上的泥巴就是易奎托利亚高原最棒的出口货。今天倒头一次碰见有人把那个笑话当真了。”

昂纳白尴尬地耸耸肩。微笑有时是最好的伪装。他重新背起驮篮，系紧皮大衣的扣子。

“呃，嗯。”乘务员好像打算再说点什么，又忍住了，她退到一旁，鞠躬致意，目送三人走下飞机。三个人啪嗒啪嗒走下舷梯，来到

停机坪。突然间，他们领悟到刚才那个乘务员想要说什么。一个小时前离开易奎托利亚的时候，气温是冰点以下八十摄氏度，风速超过每小时二十英里。连从易奎托利亚候机厅走到飞机前那短短一段路，他们都离不开加热呼吸器。

可这儿……“妈的，这地方简直是个火炉！”职衔较低的那位安全人员，布龙·索娜克，放下她的驮篮，扒下身上的皮大衣。

级别较高的保镖大笑起来，其实她跟同伴犯了同样的错误：“你以为会怎么样，布龙！这是卡罗利加湾呀。”

“没错，可这是暗黑期的第一天呀！”

还有些乘客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尽管这一群人个个都着急蹦跶着甩掉身上的皮大衣、呼吸器和腿套。但昂纳白还是注意到，当布龙的手脚全用在脱掉御寒衣物时，阿娜·昂德盖特的手却没动，她的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而阿娜脱衣服时，布龙则保持警戒状态。不知她们怎么做到，脱衣服时仍能把手枪藏得好好的，没有一个人看见。这两人虽然外表傻气，实际上却不逊色于昂纳白在大战期间认识的任何优秀军人。

这次任务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整个行动也很低调，但安排在机场的情报人员效率却非常高。转眼间，一袋袋岩石粉便装上了装甲汽车。更说明问题的是，负责指挥的少校对这次看似荒唐的行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三十分钟后，伦克纳和他现在已经不再需要的两名保镖到了大街上。

“怎么说‘不再需要’了？”阿娜挥着手臂，做了个惊奇的姿势。“没意思的是保管那些……玩意儿。”她们俩都不知道那种岩石粉的重要，而且毫不掩饰对‘那些玩意儿’的轻蔑。她们是优秀的特工，但缺乏伦克纳以前当兵时那种对待任务的郑重态度。“到现在，我们才算有了真正值得保护的对象。”阿娜的一只手朝昂纳白的方向一点，玩笑背后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开玩笑。“你干吗不让我们省点心，跟着少校的人一块儿走呢？”

伦克纳还给她一个笑脸：“跟头儿的约会还有一个小时。这么长时间，徒步走过去完全来得及。阿娜，难道你不想瞧瞧这儿？有多少普通人能在暗黑期头一天参观卡罗利加湾？”

阿娜和布龙恼火地对视了一眼。军士们面对愚蠢行为却又无计可施时向来是这种态度。昂纳白实在太熟悉了。当然，如果换了他，他是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的。到现在为止，金德雷国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它对在他国国土上行使暴力并无太大顾忌。但我已经活了七十五年了，再说，什么都怕，担惊受怕的事未免太多了。他径直朝水边的灯火处走去。要是换了昂纳白平时的保镖，就是那批在他出访国外时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卫，一定会紧紧贴身跟着他。但阿娜和布龙是临时借调给他的，她们对他的情况不大了解。没过多久，她们已经走到了他前面。但阿娜正朝自己的小型对讲机里说着什么。昂纳白偷偷笑了：不，这两个一点儿也不傻。不知我能不能发现她正在联系的隐蔽特工。

很早以来，卡罗利加湾便是这个世上的奇迹。它是已知的三个火山口之一，而另外两个一个在冰下，一个在海底。这个海湾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它的环形山壁面向大海的一面塌陷了，于是，这个大碗底部几乎全被海水淹没。

太阳初放光明时，这里是个烈焰熊熊的人间地狱——当然，没有哪个活人能在那种时候目睹这里的景象。环形山壁起到了聚焦阳光的作用，火山口内温度之高，甚至能够将铅熔化。高温引发（或者说允许）岩浆渗出，不断发生爆炸。等太阳变暗，进入光明中期时，这里到处是新添的爆炸形成的大坑。就算到了光明中期，也只有最胆大、最愚蠢的人才敢从环形山壁上面的高地探出脑袋向下窥探。

当太阳的变化周期进入渐暗期后，这里便会出现一批完全不同于探险家的新客人。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高纬度地区的气温会持续下降，气候日益恶劣，而火山口这个大碗最上方的边缘地带却暖乎乎的，十分宜人。随着世界逐渐变冷，大碗深处也在发生变化：最初是可以接近，最后变成人间天堂。过去五个世代以来，卡罗利加湾成了渐暗期里最尊贵的旅游、度假胜地。有钱到根本不必操心为暗黑期储备物资的大富翁们纷纷涌到这里，尽情享受生活。上次大战最激烈的时候，昂纳白在东线涉冰卧雪，后来还钻进地下打起了艰苦的坑道

战。从彩色版画上可以看出，即便那个时候，有钱人仍在卡罗利加湾底部过着悠闲富足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工程和原子能技术正将暗黑初期卡罗利加湾的生活方式带给整个蜘蛛人种族，而且不仅仅是暗黑初期，整个暗黑期，蜘蛛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昂纳白向前面的灯火和音乐走去，不知自己会看到怎样的景象。

人潮涌动，到处是欢笑声、音乐声，偶尔还有争吵声。这些人各方面都很不寻常，一时间，昂纳白看得眼花缭乱，竟没有注意到最重要的东西。

他由着人流把他们推来卷去，仿佛液体中的悬浮粒子。他知道这一大批没有清查过的陌生人会让阿娜和布龙多么紧张。但她们还是挤了进来，融入一片喧嚣之中，只是偶尔靠近一下昂纳白。几分钟内，三人已经被人潮卷到水边。许多人拿着棍状燃香，但仍旧驱散不了火山口底部暖风中那股浓浓的硫黄味。朝水面望去，海湾中熔浆凝成的岩石闪着红光、黄光和近红外光。世上唯有这一小片水域，不需人们担心海底寒冰和海中怪兽。但是，倘若火山爆发，这里的人全都将失去生命，跟被寒冰和怪兽杀死没什么区别。

“哎呀！”布龙惊叫起来。这可不像她的为人。她拽拽广场边缘的昂纳白：“瞧水里，有人快淹死了！”

昂纳白朝她手指的方向望了一会儿：“不是淹死。他们……暗黑在上，他们在玩水！”那几个在水里浮浮沉沉的人身上背着某种浮筒，不会沉进水底。昂纳白和两个保镖看得瞠目结舌。大吃一惊的不止他们三个，但大多数旁观者尽力掩饰着他们的震惊之情。怎么会有人冒着淹死的危险玩水？也许是军人在执行任务。在比较温暖的时期里，金德雷国和协和国都有战舰。

石头护栏下方三十英尺处，另一个疯子“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骤然间，水边仿佛变成了攫人性命的悬崖边缘。昂纳白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好几步，远远避开了水里传来的狂喜或惊恐的尖叫声。三个人漫步穿过火山底部广场，朝装有灯饰的树丛走去。这里是火山底部的中央，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天空和火山的环状山壁。

现在是午后，但除了树丛间缤纷的灯光、火山口里的热量发出的光，天色跟平时的夜晚没什么两样。仍旧俯瞰着他们的太阳成了天空中模模糊糊的一块，一个暗红色的圆盘，上面缀着小小的黑色斑点。

暗黑第一天。这个日期的设定随宗教和国家的不同而略有出入。太阳大放光明的头一刻虽然极为壮丽，可是没有哪个活人能看到。但光明的结束却大不一样，这是一个缓慢的、渐渐变暗的过程，贯穿整个光明期。最近三年里，太阳一直苍白暗淡，正午时连背都晒不暖和，肉眼甚至可以盯着它看。最后一年，整个白天都能看到比较亮的星星。即使这样，也还算不上暗黑期的真正开始。这只是一个标志，说明绿色植物已经停止生长，人们最好已经在渊藪中储备好了充足的食物。撤到地下以前，只能以块茎食物维生。

在这个世界渐渐湮没的过程中，究竟把哪一天算作暗黑期开始的第一天？它的标志是什么？昂纳白盯着太阳，它现在的颜色像个发热的炉盖，暗得感觉不到一点热量。太阳不会继续暗下去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冷，照耀它的只有星光和这个暗红色的圆盘。从现在起，空气也会越变越冷，直到冷得难以呼吸。在过去的世代里，现在是向自己的渊藪补充最后一批补给的时候；在过去的世代里，现在是当父亲的为自己孩子的将来备好食物的最后机会；在过去的世代里，在那些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黑暗和寒冷的人中间，现在会出现最无耻、最怯懦的罪行，也会出现最英勇、最崇高的义举。

可是现在！他和树丛之间的那个广场上，有群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有些人——主要是老年人和正常出生的这个世代的人——正朝太阳举起手臂、放下，虔诚拥抱着大地和即将到来的长眠。

周围的空气却温暖得如同光明中期的夏夜。大地也是热乎乎的，好像中期的太阳刚刚落山，它留下的热量正从土地中慢慢释放出来一样。这里的大多数人根本没意识到光明已经离他们而去，大家唱着、笑着，衣服色彩鲜明、价格昂贵。这些人似乎根本不考虑将来。或许有钱人向来如此？

树丛间缤纷灯光的电力肯定来自大型核电站。那座发电厂是昂纳白的公司五年前在火山坑上面的高原上建造的。灯光将火山坑底的树林照得熠熠生辉。有人弄来一批懒惰的林妖，足有好几万只，全部散放在这里。它们的翅膀在灯火中闪耀着蓝色、绿色和远蓝外色，在树下的人流中翩翩起舞。

树林里，一簇簇人群载歌载舞，有些年轻的爬上树去逗林妖玩儿。树林中央的音乐声最疯狂最劲爆，离火山坑底越远，音乐越柔和。到现在，他已经习惯见到大批早产儿了。虽说他还是本能地觉得这些人不正常、变态，但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财富。早产儿中，许多人赢得了他的喜爱和尊重。走在他两侧的阿娜和布龙都是早产儿，二十出头，比现在的小维基还年轻一点。她们人很好，跟他的许多战友一样出色。是的，伦克纳·昂纳白一点点克服了自己对早产儿的厌恶情绪。可还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早产儿聚在一起。

“喂，老大爷，跟我们一块儿跳舞吧！”两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蹦蹦跳跳朝他跑来。阿娜和布龙装成兴高采烈寻欢作乐的样子帮他脱了身。在一棵树下的暗角里，昂纳白瞥见一个好像刚到换毛期、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唉，眼前的一切仿佛反映罪孽和懒惰的雕刻画突然间活了过来、变成了现实一般。是啊，空气是很温暖、很舒适，但却弥漫着一股硫黄的恶臭；是啊，土地里热烘烘的，但他知道这不是太阳的热力，只是土地本身的热量，一直向下深入，不断深入，像腐尸发出的热气。在这儿建成的任何渊藪都只能是个死亡陷阱，太热，冬眠者的肉体会在他们的外壳之下逐渐腐坏。

昂纳白不知道阿娜和布龙是怎么干的，但他们最终甩开了人群，来到树林的另一边。这里还是有人群、有树木，但却不像火山最底部那么疯狂，舞蹈也没疯到把衣服都扯坏的地步。在这边，林妖都觉得更加安全，大胆地落到他们身上，懒洋洋地拍打着它们花花绿绿的翅膀。换作世上其他地方，林妖的翅膀早就脱落了。五年前，一场霜冻之后，当昂纳白从普林塞顿的一条街上走过时，脚下踩着的是数以千计花瓣一样的翅膀，都是正常的林妖脱落的，它们早在那时便钻进地下深处产卵去了。它们懒惰的兄弟姐妹或许还可以继续高高兴兴地玩乐几个夏季，但它们注定灭亡……或者说，本来应该是这种命运。

三人一路上行，来到环形山壁的第一个高坡。前面的一圈灯光，逐渐延伸，环绕着山壁。那是最近一个渐暗期修建的大宅。当然，这些宅子的历史都不超过十年，大多数都按这个世代的风尚，建得很花哨。房子虽新，背后的钱财和家族却都历史悠久。每一幢房子都是放射状，沿着环形山壁对称地展开。更上面些是渐暗初期的宅第，基本上在环形山壁的半山腰间。那些地方大多是黑压压的一片，没人居住，适应渐暗初期的开放式建筑结构如今没法继续用了。昂纳白看到，厚厚的积雪在这些高处的房子上闪闪发光。舍坎纳的房子就在那

上面某个地方，跟那些有钱得足够为宅子提供御寒材料、却又没有钱到能够在靠近底部的地方另建家宅的人住在一个区域。舍坎纳知道，即使卡罗利加湾也无法熬过整个暗黑期……那种热量，只有原子能才能提供。

底部树林和上面一圈宅第之间是一片阴影。停在他们衣服上的林妖飞了起来，翅膀闪动着朝下面飞去。硫黄味轻了许多，但空气中的冷冽之气也重了许多。除了太阳暗淡的圆盘和点点星光，头顶的天空一片漆黑。那才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最真实不过的暗黑。昂纳白凝视着黑压压的天空，竭力不理睬下面的灯光。他勉强笑了一声，问道：“你们喜欢哪一样？跟实实在在的敌人交手，还是挤过刚才那一大堆人？”

阿娜·昂德盖特的回答十分郑重：“我当然宁可跟人群打交道。可是……感觉真怪。”

“该说疼人才对。”布龙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舒服。

“没错。”阿娜道，“可你发现没有，下面那些人里也有不少人同样怕得要命。说不清，感觉好像他们——我们——都成了懒惰的林妖。只要抬起头，看看上面的黑暗，看见太阳已经死了……就会觉得自己简直……简直太渺小了。”

“是啊。”昂纳白不知该说什么。这两个年轻人是早产儿，这辈子肯定从来没被灌输过传统思想，可她们却跟伦克纳·昂纳白一样，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真有意思。

“快点，索道站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山腰的建筑大都是庞然大物，用石头和粗大的原木砌成的宽大前厅，通向里面环形山壁上自然形成的洞穴。伦克纳本来以为自己会看到一座“南方风格的山区大宅”，但事实上，昂德希尔的家让人颇为失望，看上去就像真正的大宅里的客房。宅子里的空间大都是跟警卫人员共用的，因为眼下主人住在里面，警卫人员的数量又增加了一倍。有人通知昂纳白，说他宝贵的货物已经送抵，很快就会有人来叫他。阿娜和布龙把他交给宅子的保镖，办了交接手续，之后便有人将伦克纳引进一间不算很大的工作人员休息室。他随意翻看着这里的几本过期已久的旧杂志，打发了一个下午。

“军士长？”史密斯将军出现在门口，“真对不起，耽搁了这么久。”她身穿一件没有军衔标志的军需官制服，很像过去斯特拉特·格林维尔穿过的那件。她的身材几乎还保持着过去的纤细苗条，但动作已经不太灵活了。伦克纳跟在她身后走过安全人员的活动区，走上一段螺旋形木制楼梯。“这件事上我们的运气不错，军士长，我和舍克正好离你的大发现地点不远。”

“是的，将军。路线是拉奇纳·思拉克特安排的。”楼梯在绿色墙壁间转来转去，两边是关得紧紧的房门，偶尔会开着一两间，但里面黑洞洞的，“孩子们在吗？”本来不该提起这个话题，但不知怎么却说漏了嘴。

史密斯迟疑片刻，肯定是在琢磨他话里是否带有讽刺意味：“维基一年前就入伍了。”

他听说过。上一次见到小维基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不知她喜不喜欢部队。她一直是个坚强的孩子，时不时冒出些怪念头，这方面跟舍坎纳很像。他想，不知娜普莎和小伦克在不在。

几段楼梯从火山壁里钻出来。这部分宅子估计早在渐暗初期就建成了，但以前是院子和天井的地方现在却竖起了厚实的三重石英窗，以抵挡外面暗黑期的寒气。远处的色彩被窗户过滤掉，只剩下一片漆

黑。但还能看到下面火山坑底的灯光，一圈圈环绕在暗红色的火山湖周围。水面上空浮着厚厚一层冷雾，被下面的灯光映得红光闪闪。将军拉下窗帘，挡住外面的一切。他们上去的地方肯定是旧房主的顶楼。

她带他走进一间灯光照得雪亮的大房间。

“伦克！”舍坎纳·昂德希尔从一堆填得鼓鼓的垫子里钻出来。房间里所有栖架上都铺着这种垫子。这种布置肯定出自从前的房主。昂纳白怎么也想象不出将军或者昂德希尔会这样布置房间。

昂德希尔笨拙地走过房间，热情虽然高，脚步却跟不上。他手里牵着一只很大的引路虫。引路虫不断纠正他的方向，耐心地把他们领向门口。“早来一两天，你就能见到娜普莎和小伦克了。那两个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小孩子了，十七咯！将军很不欣赏这附近的氛围，早早把他们打发回普林塞顿了。”

伦克纳看见跟在自己身后的将军狠狠瞪了丈夫一眼，但什么话都没说。她缓慢地走到一扇扇窗户前，拉下百叶窗，把黑暗挡在外面。过去，这间房子是个很大的露天观景台，现在却建了许多窗户。三个人坐下。舍坎纳滔滔不绝地说着孩子们的新闻，将军则一言不发。当舍克谈起杰里布和布伦特的最新冒险业绩时，她终于开口道：“我想，军士长对咱们的孩子肯定没多大兴趣。”

“不，我——”昂纳白刚想表示反对，却看到了将军紧绷的脸，“嗯——该说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对吧？”

舍克不出声了，倾身向前，抚着引路虫的毛皮。那东西个头很大，准有七十磅重，不过样子挺温顺、很机灵。过了一会儿，引路虫发出心满意足的呼噜声。“你们呀，要是能像莫比一样容易满足就好了。不过你说得对，我们确实有许多事要谈。”他的手伸向一张金银丝镶嵌的书桌——看样子像特雷朋王朝时代的古董，在某个富家大族的渊藪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掏出伦克从易奎托利亚带来的一个塑料袋。他把口袋“砰”的一声扔在桌上，光滑的桌面立刻撒上了一层细细的岩石粉末。

“我可真是大吃一惊呀，伦克！你的这些魔法岩石粉！你是怎么办到的？绕了一小圈就带回了我们所有对外情报部门全都没有发现的

大秘密。”

“别，别。瞧你说的，好像我们的人全都不称职似的。”要是他不把话说清楚，有些人恐怕会受到严惩，“这是从情报系统之外的渠道弄来的，但拉奇纳·思拉克特提供了百分之百的支持。陪我来这里的两名特工就是他借给我的。更重要的是，把它带回来的是他安排在易奎托利亚的特工。那件事你知道吧？”思拉克特手下的四个人，跋山涉水，穿过整个高原，把这批岩石粉末从金德雷国戒备森严的精炼厂带了回来。

史密斯点点头：“知道。别担心，错过这件事，我只怪我自己。我们过于自信，总觉得没有谁在技术方面比得过我们。”

舍坎纳嘿嘿笑道：“一点儿不错。”他戳了戳岩石粉末。这里的光线很亮，色彩齐全，比机场海关那儿的条件好多了。但就算在良好光照下，这些粉末还是跟普通岩石粉末完全一样，如果懂些地质学知识，还能看出它们是高原地区的页岩粉。“可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哪怕仅仅想到这种可能性。”

昂纳白向后退。这些软垫真是比三等机舱里的栖架舒服多了。“这个……你还记得吗，大约五年前，金德雷国和协和国在高原中部搞了一次联合勘探。他们有几个物理学家说，那儿的重力很奇特。”

“我记得，他们以为是那里的矿井引起的，本来打算在那个地方做点实验，大幅度扩张等效原则的运用范围，结果却有了更重大的发现，说重力变化跟时间相关。你也知道，那个结论是错的，他们重新实验之后便放弃了原来的结论。”

“是这么个说法。但我在西部建设发电厂的时候碰上了一位参加过那次联合勘探的协和国物理学家。特莉加·迪普道格的专业是物理，但她也是个很棒的工程师。我跟她相当熟。据她说，勘探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实验方法也都没什么毛病，可后来，她被从实验里排挤出去了……那时，我就开始怀疑了，那次勘探之后刚刚一年，金德雷国便开始在高原上大规模钻洞采矿。地点几乎就在当时从事物理实验的地方。那个地方很不方便，但他们宁可建一条五百英里的铁路，也要在那里开工。”

“他们找到了铜，”史密斯说，“蕴含量很大，这可不是骗人的。”

昂纳白笑道：“当然，不然的话，你早就开始查他们的底细了。可说到底……铜只是个幌子，是个附带收获。我那位物理学家朋友对她的专业非常精通。这个问题我想得越深，越觉得应该好好查查那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指指盛着岩石粉的塑料口袋，“你们看到的是第三级精炼品。金德雷国的矿工需要提炼几百吨易奎托利亚页岩，才能得到这么小小一袋。我估计，还需要精炼一百倍左右，才能得到最终产品。”

史密斯点点头：“我敢打赌，最终产品保护得肯定比逖弗国圣石还严密。”

“对。思拉克特的人根本接近不了最终产品。”伦克纳用一根指尖碰了碰岩粉，“但愿这一批的数量够了，能让你验证我们找到的是什么。”

“哦，够了，我已经证实了。”

昂纳白吃惊地瞪着舍克：“你到手最多不过四个小时！”

“你了解我，伦克。虽说这儿是个度假休息的地方，可我有我的嗜好。（不用说，还有一个实验室，以满足这些嗜好。）只要在适当的光照下，你的岩粉的重量就会比其他情况下减少百分之一……祝贺你，军士长，你发现了反重力物质。”

“我——”特莉加·迪普道格早就想他发过誓，可直到现在，昂纳白才真正相信，“好吧，高速分析员先生，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舍克简直心花怒放，“你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新东西。哎呀，连……”他好像在寻找恰当的比方，最后干脆放弃了，“但这东西非常难捉摸。我提取了一份岩末样本，碾磨得更细些——知道吗，没发现什么飘向上方的神奇物质。没法提炼出某种‘反重力成分’。我估计，这肯定是个复合作用过程。这儿的实验室再也分析不出什么了，我要带着这些东西飞回普林塞顿，明天一早就走。除了重量变化之外，我在这东西里头还发现了一件怪事。这种高原页岩里一般只含有微量的钻石有孔虫，但在你带来的这种岩粉里，有孔

虫的含量高了一千倍。我得回去查查，看能不能从有孔虫研究领域里查出什么。也许这些有孔虫成分起了某种介质的作用，或许是一——”舍坎纳·昂德希尔话匣子一开，涌出十多种猜测，还有几十种实验方案，以判断这些猜测正确与否。舍坎纳一旦开始滔滔不绝，仿佛立即变成了过去的那个年轻人，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颤抖的老毛病还在，但他的全部肢腿都离开了系着引路虫的绳子，声音里充满欢乐。一直以来，正是这种激情推动着他的学生、昂纳白和维多利亚·史密斯不断努力，去创造一个新世界。他正说着，维多利亚从她的栖架上站起身来，坐到他身旁。她垂下右边的几条胳膊，搂着他的肩膀，突然紧紧拥抱了他一下。

昂纳白发觉自己正笑逐颜开地望着舍坎纳，他完全被他的话打动了：“还记得你因为《少年科学讲座》弄出了多大麻烦吗？你当时说‘我们会在天上建起蜘蛛人的渊薮，我们的天渊’。老天啊，舍克，有了这种东西，谁还需要火箭？我们可以把船只直接拉上天去。还能揭开我们那次在深黑期看到的那种光的秘密！说不定还能在天上发现别的世界呢。”

“是啊，可是一——”舍坎纳刚想开口，声音突然断了，好像他在昂纳白身上点燃的激情让他意识到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可是，嗯，我们还得先对付尊贵的佩杜雷和金德雷国。”

伦克纳也想起了刚才在火山坑底见到的一切。还有，我们还得学会如何在暗黑期生活。

流逝的岁月好像重新回到舍坎纳身上，他伸手抚弄着引路虫莫比，另外两只手抓住它的牵引绳：“是啊，困难很多。”他耸耸肩，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年纪和实现梦想之前的漫长征途，“可是，在赶到普林塞顿之前，我做不了多少拯救世界的事。今天晚上是我观察那些人暗黑期生活态度的最好时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这种机会了。你对咱们这个暗黑第一天是怎么想的，伦克？”

从希望的高处落下来，看到了蜘蛛人令人不快的局限。“很——吓人，舍克。我们抛掉了一条又一条规则和约束，结果就是今天下午我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即使——即使我们战胜了佩杜雷，我也不敢说咱们一定是赢家。”

舍坎纳又露出过去那种笑容：“还不至于糟糕到那种地步吧，伦克。”他缓缓站起身来，莫比引着他朝门口走去，“留在卡罗利加的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少爷小姐，只知道依靠祖辈留下的财产吃喝玩乐……来点小小的狂欢，你应该想得到。但就算是他们，好好观察，还是会有收获的。”他朝将军摆摆手，“我到底下环状地区散散步，亲爱的，说不定能从那些年轻人那儿得到些有意思的启发。”

史密斯也从软垫上站起来，绕开莫比，拥抱了丈夫一下：“别忘了带上警卫，别耍小花样。”

“当然。”伦克纳觉得将军的话非常郑重。自从十二年前那场意外之后，舍坎纳和昂德希尔家的所有孩子都不再逃避警卫的保护了。

房门在舍坎纳身后轻轻关上，房间里只剩下昂纳白和将军两人。史密斯又回到她的栖架上坐下。寂静笼罩着房间。上一次在没有挤满参谋助手的房间里跟将军单独谈话，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们时常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正式说来，昂纳白不是将军的下级，但核电厂的建设是她的计划中由平民实施的最重要的项目，而他也始终将她的建议视为命令，依照她的部署，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尽力按她的要求施工，按她规定的时间完工——同时满足承包商的要求。昂纳白几乎每天都会跟她的助手通电话，每年还会参加好几次由她主持的会议。

但自从那次绑架……他们之间便出现了一堵高墙。隔膜以前就在，随着她的孩子们日渐长大，隔膜也越来越深。但在戈克娜死前，他们一直能打破隔膜，彼此交流。但是现在，只有他跟将军两人，枯坐一室，相对无言，感觉十分奇特。

沉默继续着，两个人都在悄悄打量对方，又装作没什么的样子。屋里又冷又闷，好像很长时间没开过门一样。伦克纳强迫自己打量起房间里的家具。上面的漆都是十二色的，每样家具好像都是几个世代之前传下来的古董。连枕头和上面的刺绣都是五十八世代的繁复风格。但还是有迹象表明，这儿确实是舍克的工作间。他右边的栖架旁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纸张和奇奇怪怪的小装置。一件小装置上面还有昂德希尔颤巍巍的笔迹：“高负荷信号图像管”。

将军突兀地打破沉默：“你干得很好，军士长。”她站起来，穿过房间，来到他身旁，坐在舍克桌前的栖架上，“我们完全没有注意

到金德雷国在这里的发现。要不是你和思拉克特指出问题，我们直到今天还蒙在鼓里。”

“行动是思拉克特安排的，将军。他是个出色的情报官员。”

“是的……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我和他会处理的。”

“是。”只知道你必须知道的，其他的少打听。

两人又不说话了，屋子里再一次陷入寂静。最后，伦克纳指指屋里的家具软垫（最小的一件都抵得上一个军士长一年的工资。但除了那张桌子，这里的任何东西都跟他这两位朋友的风格大不一样）。

“你们不常来这儿，对吗？”

“不。”她断然答道，“舍克想亲眼看看人们在暗黑期里是怎么过日子的。在真正过上那种生活之前，我们只能从这儿就近观察。另外，我原来以为，带我们的孩子过来玩玩也不错。”她挑战似的望了他一眼。

怎么才能甩开这个话题？“是啊，我很高兴你把他们送回普林塞顿了。他们是……是好孩子，可这个地方太不适合他们了。在底下的时候，我的感觉真是怪得没法说。那些人都很害怕，跟过去的故事里说的一样：不好好准备，最后被抛在外面，独自面对黑暗。他们没有任何生活目标，现在又到了暗黑期，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史密斯在她的栖架里坐低了些：“我们要对抗的是上百万年的进化，这可比对付原子能，还有尊贵的佩杜雷难多了。但大家会渐渐习惯的。”

这是舍坎纳·昂德希尔会说的话，他说的时候肯定笑嘻嘻的，完全没发现自己让大家多么不自在。可同样的话从史密斯将军嘴里说出来，就像是趴在散兵坑里的士兵机械地重复司令部的宣传一样——念叨着敌人虚弱无比，不堪一击等等。他想起一路上她关上每一扇窗子的动作：“你的感受跟我的一样，对不对？”

一时间，他还以为她会勃然大怒，但她只是坐在那儿，看不出在想什么。良久，她才回答道：“你说得对，军士长。我刚才也说过，大家都有一种本能，不愿接受这些变化。我们要对抗的就是这些本

能。”她耸耸肩，“不知为什么，舍克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些。或者说，他知道大家害怕，却觉得这种恐惧很有意思，是个奇妙的谜团。他每天都要到下头坑底去，观察那些人，甚至常常跟那些人打成一片，完全不管保镖呀，引路虫呀之类的。不亲眼看见你是没法相信的。要不是你今天来这儿，还带来了更神秘的东西，他准会在下面待上一整天。”

昂纳白笑了：“舍克就是这个样子。”也许这是个安全的话题，“你看见刚才我们聊我的‘神秘岩粉’时他那股兴奋劲儿了吗？我真等不及想看看他能从这玩意儿里搞出什么名堂。一件神秘物质，交到奇迹创造者手里，天晓得会是什么结果。”

史密斯好像在寻找恰当的词儿：“我们会搞清这种岩粉的，没问题。或早或晚而已。可是……算了，还是告诉你吧。你有权知道，你跟舍克认识的时间和我一样长。你注意到他的震颤加剧了吗？实话告诉你，他老了，跟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相比，老得特别厉害。”

“身体不太好，我注意到了。但你看看这些年他在普林塞顿的研究成果，这么多！比以前的成果多多了。”

“是啊，不过这些成果不是他直接创造的，他只起了间接作用，把大批大批天才学生吸引到他周围来。这些人现在有好几百个，遍布各地，通过电脑网络联系。”

“但是……这些署着‘汤姆·卢克萨洛特’名字的论文，不是他写的吗？我一直以为这是舍克和他学生的假名。”

“那个名字？不。只是……他的学生。他们喜欢在网上玩这套匿名把戏，让一个假名获得所有荣誉，让大家去猜测假名背后是什么人。真是……傻透了。”

不管傻不傻，那仍然是一大批惊人的成果。过去这些年来，“汤姆·卢克萨洛特”在所有领域里都显示了深邃的洞察力，取得了一连串突破，从核物理到计算机科学，到工业标准，内容无所不包。“我不太相信。就在刚才，他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我是说他的头脑。那些新观念出来得跟过去一样快。”脑子一动起来，一分钟能有十几次异想天开。昂纳白想起了往事，笑了。灵动啊，你的名字是昂德希尔[74]。

将军叹了口气，声音很轻，迷茫辽远，好像在说小说里的人物，而不是她个人生活中的悲剧。“舍克有过几千个疯狂的想法，有几百个大获成功。可现在……不同了。最近三年来，我的舍克没拿出任何新东西。知道吗，这些天里，他居然在钻研图像管。过去的激情还在，可……”史密斯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渐不作声了。

将近四十年来，维多利亚·史密斯和舍坎纳·昂德希尔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昂德希尔的创造、想象无穷无尽，一次比一次大胆；史密斯则从中精选出最优秀的，再反馈给他。舍克曾用更形象的语言描述过这个过程，那时他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坚信人工智能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是产出想法的组件，维多利亚是抛弃无用信息的组件。组装在一起，我们拥有比任何十条腿的生物高得多的智能。”这两个人改变了世界。

可现在……如果这个双人组真的损失了产出创意的部分，那该如何是好？舍克的创新精神一直是将军的推动力，反过来，将军也以她自身的品质推动着舍克。没有了舍克，将军只能依靠自己拥有的东西：勇气、力量、坚韧。但仅有这些，够吗？

维多利亚沉默了很长时间。伦克纳真希望自己能走过去，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但军士长，哪怕是老军士长，是不能这样对待将军的。

一年又一年，危险渐渐增大。雷诺特始终在搜索，不断搜索，其坚韧和耐心远远超过范认识的任何人。他尽可能避免直接对聚能者动手脚，还做了安排，以保证他设计的行动在他本人下岗冬眠时仍然继续进行。这么做很危险，而且无法像他在场时那样，把有一丝关联的事都联系在一起，建立关联性，所以作用也很小。现在雷诺特好像有所怀疑了，而且她的怀疑范围越来越小，也越来越逼近她的怀疑对象——首当其冲就是范·纽文。没有别的办法，不管多冒险，都必须除掉安妮。劳的新“办公处”开始使用也许是最佳时机。

“北爪”，这是托马斯·劳的叫法。其他大多数人会跟着具体施工的青河人，只简单地称之为“湖泊园”。现在，每个上岗的人都有机会欣赏这个最后成果。

最后一批参观者仍在不断飘进来，这时，劳出现在他的木屋门口。他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压力上衣，下着一条绿裤子。“大家在地面站稳了。我的奇维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礼仪，专门用在北爪。”他笑道，人群也附和着笑起来。钻石一号的重力本来就若有若无，只够提醒人们还存在着这么一条重力法则。但在这座木屋周围，“地面”经过巧妙设计，能让人产生一种重力感，更准确地说，一种“抓地”感。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双脚都能立在地面上。这种头上脚下的直立感其实只是多方共享式交感系统带来的。奇维站在木屋门口，就在劳身边，肩头趴着一只黑色小猫。看着站在前面的几百个人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奇维暗自发笑。

托马斯再次抬起手：“同胞们，朋友们，今天下午，请尽情享受你们在这里创造的成就吧。请想一想，三十八年前，我们几乎被战争和背叛彻底毁灭。对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场灾难并没有过去太久，按值班时间算，只发生在十年、十二年前。大家可能还记得灾难之后我说过‘这就像巴拉克利亚的大瘟疫时期’。我们毁掉了带到这里来的大多数资源，破坏了我们的星际飞行能力。我当时说，为了生存下来，我们只有摒弃敌意，抛开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朋友们，我们做到了。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

未来能否与蜘蛛人的合作也尚不可知，但请看看周围吧，你们都会看到，我们的伤口已渐渐愈合，我们正在恢复。这一切都是你们从荒凉的岩石、水凝冰和气凝雪中创造出来的。这个北爪，或者说湖泊园，并不大，但它是无与伦比的艺术。看看吧，你们创造出了可以跟任何完整的行星文明所创造的东西相媲美的美景。

“我为你们骄傲。”他伸出手，搂住奇维的肩膀。小猫一跳，偎在奇维臂弯里。过去，人们背地里说了不少关于劳和利索勒特的下流话。但现在，范看到人们只是笑望着这一幕，没有丝毫不自在。“你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园，也不仅仅是统领的私人领地。你们看到的是证据，证明宇宙间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它融合了青河和易莫金两大文明的长处。易莫金辛勤的聚能者——”范注意到，劳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些奴隶劳工时客气得多，“为这座园子做了最详尽的规划，青河的贸易和行动则使之成为现实。我个人也从中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在巴拉克利亚、弗伦克和加斯帕，我们统领阶层始终致力于集体福利，但我们的领导经常依靠个人命令，为了贯彻命令，常常会实施强制性法令。但在这里，在与你们青河人共事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另一种方法。我知道，我这座园子能够完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在偿还人情债，其表现形式就是你们偷偷摸摸瞒了我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愚蠢的粉红色字条。”他单手一扬，几张好处券飘飘荡荡飞向空中。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只要将统领的领导和青河的效率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完成我们起航时制定的目标，还会为我们大家带来无比辉煌的未来！”

他向欢呼喝彩的人群鞠了一躬。奇维双脚踏着地面滑到他前面，站在门廊栏杆处，欢呼声更响亮了。那只小猫终于受够了喧闹的人声，从奇维臂弯里一跃而起，飞到人群之上。它张开柔软的双翅进行缓冲，然后轻轻转弯，在它的女主人头上盘旋着。“看哪，”奇维对人群道，“奇迹喵喵不仅可以在这个低重力地区飘行，它还有翅膀，会飞！”小猫朝她猛地扎下来，假装要扑她，然后又振翅飞起，朝劳的木屋所在湖泊的内陆森林飞去。“请大家到统领木屋这边来，吃些点心，尽情玩乐。”

三脚桌面微微下陷，好像不胜放在上面的美食的重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享用了，其他人也渐渐聚了过来。范顺着人流向前走，一路吆喝，和每个说得上话的人打招呼。重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注意到

他。而此刻，他的眼里都是他那些小小间谍发来的这座园子及森林等各个地方的情况。

青河人的饮食习俗和易莫金人不同，但在本尼酒吧里早已形成了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进餐礼节。没过多久，大多数人都已酒足饭饱，慢悠悠地四下徜徉。范赶上本尼，在他肩膀上一拍：“本尼！吃喝真不赖呀。我还以为是你准备的饭菜呢。”

本尼·温赶紧吞下嘴里的食物，被呛得咳嗽了几声：“当然不赖。还有，当然是我准备的一一呃，还有冈勒。”他朝身边的前军需官点点头，“其实应该归功于奇维的父亲。是他从资料库里发掘出了一批好东西，培养出来的。这批新货色到我们手上已经半年了，一直没用，专门留到今天。”

范又开始了自吹自擂：“我也有一份儿功劳，外面的活计少了我可不行啊。钻探、为统领的湖泊融解水凝冰，这多么事，没人看着怎么成。”

冈勒·冯露出了她生意人的笑脸。冯对托马斯·劳那套“携手共创未来”的远景百分之百确信，比任何青河人更彻底，甚至比奇维都坚定。当顺民给她带来了不少好处。“这件事成了，人人都有好处。统领现在已经公开支持我的农场，我总算可以弄到真正的自动化系统了。”

“弄到了比键盘更棒的好东西？”范不怀好意地问。

“那还用说。还有，今天这个仪式，一切都由我负责。”她戏剧性地一抬手，一盘食物立即听话地飞了过来，在她手底下旋转着，还挺配合地鼓起来一块，让她抓多味海带时更方便些。然后，食物盘转向本尼，最后是范。范的定位器从各个角度分析着这件小玩意儿。这个盘子装有微型喷气装置，飞行时几乎全无声息。从机械上来说，这东西非常简单，但它的动作极其灵活，显示出只有智力才能带来的优雅。本尼也注意到了。“是由一个聚能者控制的？”本尼的声音有些伤感。

“嗯。考虑到仪式的重要性，统领大人觉得有这个必要。”范注视着其他食物盘。它们绕着大圈飞来飞去，从餐桌飞向想吃东西的客人。聪明。他们很谨慎地将聚能奴隶藏在幕后，这样，大家都可以假

装聚能者将文明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正是劳经常宣称的理论。问题是，劳说的没错！真该死。

范又跟冈勒·冯说了几句，语言粗鄙，适合“老骗子范”这个身份，恰到好处地显示出自己颇为佩服，却又不肯承认的心态。然后，他从人群中央走开，好像准备弄点吃的。嗯。里茨尔·布鲁厄尔刚刚下岗冬眠去了——这又是托马斯·劳的计策。到现在，劳那套关于“远景”的鬼话，大多数人至少能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里茨尔·布鲁厄尔在场，就连那些完全相信他的人都会觉得惴惴不安。可眼下，布鲁厄尔冬眠了，劳和雷诺特又抽调了一大批从事简单工作的聚能者，充当宴会看不见的侍者……机会啊，比他设想的更好。可雷诺特在哪儿？这女人极难追踪，难得让人吃惊。有时候，她会无缘无故地脱离布鲁厄尔的监控名单，一消失就是几千秒。范将注意力投向远方。这个湖泊园内分布着百万个定位器，负责稳定湖水、监控通风设备的定位器工作负荷最大，但就算是它们也保留着相当大的运算处理能力。这么多视角，这么多图像，他无论如何也处理不过来。他的意识来回扫视着湖区，只隐隐注意到脚下有些摇晃。哈，在那儿！劳的木屋内，不是近距离图像，但还是能看出雷诺特的红头发和苍白的皮肤。不出所料，那女人没参加庆典。她正躬着身子坐在一块易莫金输入板前，双眼隐在黑色的头戴式后。身体姿态和平时一样，紧张、专注，仿佛正处在某个巨大、要命的大发现边缘。就我所知，她确实马上就会得到她的大发现了。

有人狠狠拍了他的后背一下，跟他方才给本尼的那一下一样重：“范，老伙计，你怎么想？”

范推开眼底的图像，转身看着攻击者。特鲁德·西利潘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看来专门为这场庆典好好打扮了一番。那身行头他只在易莫金历史资料里见过，从没见过人真正穿过。蓝丝绸，带镶边，带流苏，不知怎的，越来越像一块撕成一片片、脏兮兮的破布。特鲁德曾告诉他，这是第一代属民的打扮。范将自己的惊讶表现得更夸张些：“怎么想什么？园子还是你这一身？”

“园子，园子。这一身是正式了点，但这可是个里程碑呀，统领的讲话你也听见了。走吧，转转，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范的眼底图像显示出伊泽尔·文尼从身后向他们飘落下来。真该死。“这个——”

“是啊，你有什么看法，战斗员特林尼？”文尼转了一圈，面对他们站住，目光转向范，“这里所有的青河人中，你年龄最大，旅行的航程也最远。你的经验肯定比我们所有人都丰富得多。说说看，统领的北爪跟青河人以前最好的公园比起来，如何？”

文尼一语双关，当然，特鲁德·西利潘懵然不觉。但范只感到心头涌起一股冰冷的怒气。小王八蛋，多半是因为你，我才非得干掉安妮·雷诺特不可。劳发给文尼的范·纽文的“真实”历史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年轻人。这一年来，他看得很清楚：文尼已经明白了布里斯戈大裂隙事件的真相。还有，他已经猜出范打算利用聚能技术。他越来越强硬地要求范拿出可信的证据，说明他的目的所在。

定位器用不同色彩绘出伊泽尔·文尼的脸，显示出他的血压和皮肤温度。一个出色的聚能监控员会不会通过这些图像，猜出这小伙子在玩某种花样？有可能。目前，小伙子对劳和布鲁厄尔的憎恨仍然远远强于他对范的敌意。范仍然可以利用他。但有了他这个因素，雷诺特更是非除掉不可。

这些想法掠过范的脑海，与此同时，他嘴角一撇，露出自鸣得意的笑容：“这么想的话，小伙子，那你可一点儿都没想错。书本学习是一回事，穿过无数光年实地旅行、用你的两只眼睛看到一切，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根本没法比。”他转过身去，望着前面的小路。假装在想怎么回答文尼的问题。

他已经花了好几兆秒，悄悄地、细致地检查过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是什么难事。站在这里，他能感受到背后吹来的一阵阵林间微风。湿润的风，稍稍带点寒意，还有一股从这片仿佛绵延上千千米的大森林深处传来的林间气息。阳光透过高空飘浮的一片片云朵投射下来。当然，这也是幻象。近来，开关星这颗太阳的亮度比月亮还弱。但埋设在钻石深处的照明系统可以惟妙惟肖地模拟出任何幻景，唯一暴露出不真实的只是极远处那一抹淡淡的、不断颤动的彩虹……

脚下的山丘之下就是湖泊。这是奇维的胜利。湖水是真实的，有些地方深达三十米。奇维用侍服阀和定位器组成的网络保证湖面水波不兴，映出上空的白云和蓝天。统领木屋俯瞰着一处充当泊位的小水湾。水湾向外两千米处——其实只有不到两百米——是两座湖心岛，小岛掩在水雾中，俯视对面的湖岸。

这地方真是一处凝聚福泽的杰作。“是个极限园。”范说。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颇像一种侮辱。

西利潘皱起眉头：“什么——”

“这是建园术里的术语，意思是——”伊泽尔接道。

“哦，知道。我听说过，是指发挥到极致的盆景或公园。”特鲁德急乎乎地说，唯恐别人小看他，“极限园就极限园，统领大人要的就是这个。瞧，这么大一个微重力园子，完全模仿了行星表面。打破了许多美学上的框框——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打破条条框框，这正是一位伟大统领的标志。”

范耸耸肩，大口嚼着冈勒提供的小吃。他漫不经心地转了个身，目光投向森林。这道山丘直抵这个大洞窟真正的洞壁，这种手法在建园术中很常见。树木高达十到二十米，高大的树干上长满暗色调绿苔，让人一望而起凉意。这些树是阿里·林在钻石一号表面培养棚的栅格里培养生成的。一年前还都是些小树苗，可现在，在阿里·林的魔法下，这些树看上去仿佛已经长了数百年。葱葱郁郁的蓝色和绿色中，不时能在各处见到“年深日久”的老干枯枝。只要以单一视角观察，不少建园者都能达到这种水平的完美。但范隐藏的眼睛从所有可能的方位看透了整座森林，无论从哪个层次上说，统领的这座园子都无懈可击。无论哪一个立方米，都堪称纳姆奇盆景的极致。

“所以说啊，”西利潘道，“连你都不得不承认，我完全有理由骄傲！大规划是劳统领提出的，但只有在我的自动化系统的引导下，这一切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范感到伊泽尔·文尼腾起一股怒火。他控制得不错，但一个好的聚能监控员仍旧可以发现蛛丝马迹。范轻轻一拳捣在伊泽尔肩上，同时发出特林尼的招牌嘶哑笑声：“伊泽尔，听听他是怎么胡说八道的。特鲁德，做事的其实不是你，而是你负责的聚能者。”“负责”这个词离事实太远了。西利潘的工作只是照料聚能者，但真要这么直接说出来，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特鲁德永远不会原谅他。

“呃，是啊。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丽塔·廖从桌旁的人群朝这边走过来，端着两个人吃的食物：“有谁看见乔新了吗？这地方简直太大了，稍不留神就找不到人了。”

“没见过。”范说。

“飞航主任？好像到木屋另一头去了。”说这话的是个范一时想不起叫什么的易莫金人。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参加这次开园仪式，劳和奇维事先做了安排，让好几个班次的轮值期在这段时间重叠，所以人群中有些人他们几乎不认识。

“倒霉。我真该跳到天花板上，居高临下地找找他。”但即使在今天这种欢宴场合，丽塔·廖仍旧是个听话的属民，她双脚牢牢站在地面，不敢违背统领的命令。她转过身去，扫视着人群。“奇维！”她喊道，“瞧见乔新没有？”

奇维从托马斯·劳那一伙人里走开，脚蹭着地面朝这边走来。“见过。”她说。范注意到伊泽尔·文尼抽身朝另一群人那里去了。“乔新不相信那个码头是真的，所以我让他自己去看个清楚。”

“码头是真的？小船也是？”

“那当然。来吧，我带你们瞧瞧。”五个人沿着小路走下去，穿着那身丝绸乞丐服的西利潘走得摇摇晃晃，一边走，一边招手其他人一块儿过来，“都来瞧瞧咱的本事吧！”

范将自己暗藏的视线投向远方，研究着码头附近的岩石，水畔的灌木丛。那种巴拉克利亚植物透着一股蛮荒劲儿，却跟凉凉的空气很相衬，配合在一起，很美。蓝绿相间的植物后面是一堵山壁，设备隧道的入口便隐在山壁里。这也许是我最好的机会了。范走在奇维身旁，不断提问，希望这些问题能够成为日后证明他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证据：“真的可以在湖里划船？”

奇维笑道：“你自己看吧。”

丽塔·廖夸张地打了个哆嗦：“就凭这么冷，我就知道这是真的。北爪美是美，但你们就不能弄点热带气氛吗？”

“不行。”西利潘道。他紧赶几步，来到众人前头，开始高谈阔论：“弄不得那些名堂，这地方完全是真实的，加上别的东西会破坏真实感。阿里·林的安排就是要真实，每个细节都真实。”奇维在场，所以他提起聚能者时似乎也把他們看成人，而不是机器。

小径曲曲折折，引着他们一路向下，来到形成港湾的石壁前。大多数客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好奇地想看看这个泊舟处到底是什么模样。

“水面太平了。”有人评论说。

“是啊。”奇维道，“真实的波浪最难弄。我父亲有些朋友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在适当的时间使水面的行程短距离——”一阵笑声打断了她的话。三只小飞猫“呼”地低低扫过大家头顶，“嗖”地掠过水面，紧接着一个急剧爬升，蹿上天空。一连串动作真像俯冲的飞行器。

“我敢打赌，真正的北爪绝没有这种飞猫！”

奇维笑了：“没错。这是我本人辛勤工作的报酬！”她抬头笑着对范说道：“你还记得吗？我们起航前的营帐里就有这种猫。我小时候——”她四下望了望，在人群中搜寻着一张脸，“我小时候，有人送过我一只，当宠物。”

一句话暴露了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小女孩，那个还记得往事的小姑娘。范假装没听出她话里的惆怅，他的回答像粗鲁的长辈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飞猫其实没多大意思。要想弄点真正有象征意义的玩意儿，你该培育几只飞猪才对。”

“会飞的猪？”特鲁德差点摔了一跤，“噢，对了，意思是‘不可能的事’。”

“没错，这就是编程的精髓，时不时就会碰上不可能的事。正因为这个，每个大营帐都有飞猪。”

“行啊，没关系……只要给我把雨伞挡着，别让猪粪浇到我头上就行！”特鲁德直摇脑袋，后面跟着的不少人笑了起来。巴拉克利亚从来没有类似比方。

这个小插曲把奇维逗乐了：“也许真该弄飞猪——这些小猫什么事都干不成，我看，连教它们清理空中的飘浮垃圾都没办法。”

两百秒钟后，人群在水边四散开来。范逛荡着离开奇维、特鲁德和丽塔，仿佛想找个更好的观景点。他渐渐接近那一丛蓝绿相间的植物。只要运气不至于太坏，接下来一会儿，肯定会出点吸引大家注意力的事。他敢打赌，准会有几个不习惯地面的笨蛋失足摔倒。他通过定位器网络，做最后一次安全检查……

丽塔·廖不是笨蛋，可看到乔新后，她没太留神脚下：“乔新，看在瘟疫的分儿上，你到底在搞什么——”她把手里的食物和饮料交给身后一个人，朝码头奔去。那艘小船已经解开缆绳，正朝小水湾外漂去。船是深色木头造的，跟码头和统领木屋一样。但小船的吃水部分刷了一层焦油，船舷和船首涂着清漆。独桅上已经扯起了一面巴拉克利亚式的风帆。乔新坐在小船中部，正朝岸上的人群笑呢。

“乔新，你给我回来！那是统领大人的船。你会——”丽塔跑下码头，她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竭力止步。但已经晚了，她的双脚离开了地面，速度只有每秒几厘米。她从地面飘了起来，不断旋转。丽塔又尴尬，又气恼。要是没有人揪住她，她会一路转下去，直到撞上她本次航行期内的丈夫的脑袋，几百秒后再落入湖里。

行动时机到。他的程序告诉他，人群里没人朝这个方向看，他安插在劳安全部门的定位器也报告说，目前没有任何监控器材盯着他。而雷诺特也仍在统领木屋里忙着。他命令本地定位器暂时关闭，趁机一步踏进灌木丛。事后稍稍做点手脚，定位器发送的数据就能证明他一直留在这儿没动过。这段时间足够他办完该料理的事，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不过，就算布鲁厄尔的监控人员没有当场发出警报，这种事仍然是走钢丝，惊险万分。但无论如何都得除掉雷诺特。

范手指攀着石壁，飘然上行。速度并不快，始终注意让灌木丛遮挡住自己。这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落，但仍旧充分显示出阿里·林的超群技艺。石壁本来是钻石，但阿里·林从堆积在L1庞杂体表面的矿石里采集出岩石，做成了真正的岩石峭壁。峭壁表面斑驳，好像经过流水数千年的侵蚀。这种水渍美得不能逊于任何纸上或纯数字化的绘画作品。远赴开关星的航行开始之前，阿里便是一位一流的建园者。聚能之后的这些年里，他变成了一位更加伟大的艺术家。只有当一个人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唯一一件他热爱的事物上时，他才有可能达

到这种造诣。他和他同伴的成就真令人叹为观止……这里，还有其他无数地方，都充分地证明，聚能可以赋予掌握这一技术的文明以无穷的威力。应该好好利用，只要使用方法得当就行。

设备隧道就在上面几米处。这里飘浮着几个定位器，范感应到了。它们为他绘出了隧道门的外形。

意识的很小一部分仍旧对准了码头处的人群。没有谁往这个方向看。有些身手敏捷的人聚在码头上，组成一条人链，伸向空中六七米高。跟演杂技一样。组成人链的男男女女不断朝各个方向旋转，这是零重力环境中的标准做法，有助于克服方向感的错乱。一些易莫金人呻吟着转开脸，不敢看水面。平平整整的一大片水面，老老实实躺在下方，是一回事，可突然间感到水面成了陡直的水壁，朝自己直压过来，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能让有些人吐出来。

人链顶端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丽塔的脚腕。人链向后缩了回去，把她安全地放回地面。范轻触掌心，码头处的声音立即在他耳边响起。乔新有点窘，不住向妻子道歉：“奇维说没关系，可以用船。驾船没问题的，我是太空飞行员呀。”

“管理飞行员的飞航主任，乔新，跟飞行员完全是两码事。”

“差别不大。没有聚能者，我也能办成点事。”乔新在桅杆下坐定，调整调整风帆。小船在码头附近兜圈子，稳稳地浮在水面上。水里可能有一股吸力，能够将船身稳定在水里。但船尾的尾迹却掀起半米多高的浪头，浪花翻卷，跟正常重力环境中浪头在水面张力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浪花一样。人群中响起一片喝彩，连丽塔都忍不住大声叫好。乔新驾着小船慢慢驶近，想重新泊靠在码头上。

范一拉，身体与设备隧道入口成水平状。他通过远程控制解除入口舱门的锁定。湖泊园的一切设备都与定位器兼容，真是谢天谢地。舱门轻轻开了，范飘了进去，毫不费力地关上舱门。

他有大约两百秒。

他推着狭窄的隧道壁，快速向前飘行。这里没有视觉增强，墙体是未经加工的钻石一号上的金刚石。范双手轻推，加快速度。双眼眼底不断打开一幅幅地图，这些图他早已认真研究过。托马斯·劳打算

把湖泊园当作他王国的中枢，今天的开园仪式之后，这里便会成为禁地。他动用了最后一批热核掘进装备，开辟出这些狭窄的甬道，让他可以直达哈默菲斯特所有的要害枢纽。

范的一批微型间谍向他显示，距离新开辟的聚能中心出入口只有三十米了。没有危险，劳和雷诺特都在聚会上，没有下岗休眠的所有聚能中心技术人员也都在享受盛宴。他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对聚能中心的破坏。范双脚一撑，同时张开双手撑住墙壁，控制身体的飘行。

破坏？诚实点吧，这是谋杀。不对，不是谋杀，是处决。或者说，是在两军交锋的战阵上消灭敌人。范在战斗中杀过人，有舰对舰作战时远程杀人，也有直视对手时面对面搏杀。眼下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就算现在的雷诺特只是一台被聚能的自动化机器，只是劳手下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奴隶，那又怎样？从前，在具备完全的自我意识时，雷诺特也是个邪恶的人。范对她从前所属的瑟维勒一族很了解，那一族的恶行并不完全是对手毁灭它之后进行栽赃嫁祸。过去有一个时期，安妮·雷诺特扮演的就是现在里茨尔·布鲁厄尔的角色，而且效率肯定高得多。光看外貌，这两个人极有可能是孪生兄妹：苍白的皮肤，红头发，一双冰冷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范极力想象着远景：总有一天，他会推翻劳—布鲁厄尔的统治；总有一天，他会杀进“无影手”号，终结布鲁厄尔的那个恐怖王国。是的，我要对安妮·雷诺特做的事和战场上的厮杀没什么两样。

范发觉自己已经飘行至聚能中心的入口处。他的手指轻轻动弹，下达指令，打开入口大门。我刚才浪费了多长时间？放在视像一角的时间表告诉他，不过两秒钟。

范的手指焦躁地弹动着，大门滑开，他飘进这个静悄悄的房间。聚能中心内灯火通明，但他的眼底视像却骤然一暗，变成一片空白。范像个突然失明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移动身体。片刻之后，一批微型定位器从隧道飘了进来，他从自己衣服上也抖落了一些小间谍，它们共同在他周围形成一个网络。他的视像稍稍恢复了一些。范迅速来到磁核成像仪的控制台前，尽力不理睬视像中的大片暗角和盲点。在聚能中心这个地方，定位器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只要这里的强力磁场一启动，定位器里的电子元件便会被烧毁。有一次，一颗被磁化的微尘式定位器高速掠过中心，划伤了特鲁德的耳朵。从那以后，他便用真空吸尘法将这里所有的定位器清除了。

但这一次范并不打算启动磁场，所以，在他安排陷阱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小间谍会活得好好的。他在房间里四处穿行，判别各种仪器。和平时一样，中心内安放着一排排控制台，形成了一个井井有条的迷宫。这里的器材不可能使用无线连接，各种自动化设备都以光缆和短距离激光链接与磁核成像仪相连。超导动力线缆绕来绕去，通向他现在无法看到的区域。哈。他的定位器飘近了总控台。总控台的设置没有更改，仍旧保持着特鲁德上次离开时的样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次轮班上岗，范都要花许多千秒和特鲁德一块儿在聚能中心盘桓。范·特林尼从来没有对聚能设备的运行情况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特鲁德喜欢夸夸其谈，于是范也越来越了解这里的情况。

聚能设备杀起人来易如反掌。范飘到校列线圈上方。磁核成像仪的内核直径只有不到五十厘米，甚至不够做全身成像。不过，这种设备的设计用途只是针对头部，成像也仅仅是其很小的一部分功用。它与普通成像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那一列高频调制器。在程序控制下（无论特鲁德怎么吹嘘，事实是，这些程序主要由安妮·雷诺特本人维护管理），高频调制器可以调节、刺激寄生于牺牲者大脑内部的蚀脑菌，将它们协调起来，释放分泌物，以此影响改变大脑的运行机制，这种影响可以微小到按立方毫米来计算。即使在毫无差池的情况下，每隔几兆秒，这些蚀脑菌都必须重新调校，不然的话，聚能者就会变得紧张、暴躁。任何小差池都会导致对象的功能紊乱（特鲁德所做的作品中，足有四分之一过不了关，必须从头再来）。中等程度的错误时常会抹掉聚能者的记忆，大错误则会引发严重的心脏病及脑瘫。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象会死得比容小毕还快。

安妮·雷诺特下一次调节自己的蚀脑菌时，便会遇上这种大脑内部的意外事故。

离开湖泊园已经差不多一百秒了。乔新这会儿已经邀请一群人上船泛舟，总算有人失足落水了。好。这会多给我一点时间。

范打开总控台上的控制盒，里面是超导体的控制界面。这类设备是有可能出故障的，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故障发生之前甚至没有预警。把转换器弱化一点，在管理程序中动动手脚，这样一来，雷诺特下次使用这台设备做自我调节时，设备便会识别出她……

自从进入聚能中心之后，他带进来的可以正常运行的定位器一直在朝房间的各个角落扩散，就像一束光，不断探进一个个黑漆漆的暗

角。中心各部分的图像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他眼底。他将这批图像设为低优先级，集中精力，以接近显微镜的放大级别检查超导体。

有动静。背景图像中闪过一条穿裤子的腿。有人躲在控制台后面，那是他视像中的盲点。范判断定位器显示的方向，猛地扑向控制台上方。

一个女人的声音：“抓住支撑点，停住别动！”

是安妮·雷诺特。她从两排控制台之间飘然而起。范够不着她。雷诺特手里拿着一件导引装置，可能是某种武器。

雷诺特在天花板处稳住身体，冲他摆出导引器：“两手交替，一步一步回到墙边。”

那一瞬间，范很想正面猛扑过去。那个导引器可能只是件唬人的摆设。可就算它真的能指引一门大炮向他开火，又有什么关系？局势很清楚，唯一的出路就是迅猛出手，以暴力压倒对方。可是，这里有这么多定位器，与整个哈默菲斯特的定位器链接成一个大网。或许不会……范听从了对方的吩咐，向后退去。

雷诺特飘了过来，一只脚钩住一个停顿桩，停了下来。手里的导引器仍旧稳稳地指着她，晃都没晃一下：“范·特林尼先生，总算真相大白了，真让人高兴啊。”没拿导引器的那只手从脸上拨开几缕乱发。她的头戴式处于透明模式，范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现在的雷诺特和平时有些不一样。脸庞仍旧那么苍白，表情仍旧那么冷漠，但显然她那平时急躁、漠然的表情中掺进了一丝胜利之情、一种有意识的得意与傲慢。还有……她的嘴角竟然挂着一丝笑意，若有若无，但范肯定，她在微笑。

“这是你给我设的陷阱，对不对？”范重新审视着来自劳木屋的图像，察看最初以为是安妮·雷诺特的那个人。这一次，他看得十分仔细。那不是人，只是一幅墙纸图像，覆盖在床上。原来如此。她关闭了范可以靠近观察的那批“眼睛”，用一段粗制滥造的图像瞒过了他。

她点点头：“我没想到是你。是的，我早就发现，有人在偷偷摸摸动我的系统。起初我还以为是里茨尔或者卡尔·奥莫在搞权术阴

谋。我也考虑过你，但没有把重点放在你身上。不过，后来我发现，好像哪都有你。一开始，你是个老傻瓜，后来又变成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傻瓜的奴隶贩子，唯恐被别人发现。我现在才明白，你的角色远不止于此，特林尼先生。你真的以为你可以胜过统领的系统，永远不被别人发现吗？”

“我——” 范的视线越过房间，快速扫过湖泊园。园中聚会仍在继续，托马斯·劳本人和奇维都上了船，参加乔新组织的湖上泛舟。他聚焦视线，放大观察劳的脸。他没有戴头戴式，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雷诺特设下的埋伏。他不知道！“我一直很担心，觉得不可能永远瞒过统领的系统——特别是，不可能永远瞒过你。”

她点点头：“我早就料到了，无论动手脚的是谁，最终肯定会对我下手。我是系统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她的目光越过他，瞥了一眼打开的控制盒，“你知道我会在下一兆秒作自我调校，对不对？”

“对。” 没错儿，你的确需要调校，你比我想象的更疯。他心中涌起一股希望。雷诺特眼下的表现活像愚蠢的冒险小说里的人物。她没有把自己的打算报告给统领，很可能也没有其他帮手。瞧她的样子，飘在那儿，说呀，说呀！引她说下去。“我估计，我可以弱化超导体转换器。等你使用这台设备的时候，它会发生堵塞，然后——”

“然后我就会脑血管爆裂？笨办法，特林尼先生，但杀起人来很有效。我想，你还没有聪明到给系统重新编程的地步，是吗？”

“对，” 她确实跟平时不一样，但究竟不一样到什么程度？从感情上打击她。“我想要你的命。在这里，只有你和劳还有布鲁厄尔是真正的魔鬼。眼下，我能够得着的只有你一个。”

她的笑意更浓了：“你疯了。”

“不，发疯的人是你。从前你跟他们一样，也是统领。只不过你输了。或许你不记得从前的事了？瑟维勒族的事？”

傲慢的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了，有一阵子，她恢复了平时的眼神：阴郁、冷漠。片刻之后，她又露出了微笑：“我记得很清楚，你说得对，我输了。但那是瑟维勒族之前一个世纪的事，我反抗的对象是所有统领阶层。” 她缓缓走过房间，手里的导引器没有一刻离开范的前

胸，“易莫金人入侵弗伦克，当时，我是阿恩汉姆大学的学生，古典文学专业……后来，我学会了许多别的知识。十五年，我们跟他们战斗了十五年。他们有高技术，他们有聚能。最初的时候，我们有数量优势。我们屡战屡败，但我们迫使他们为自己的每一次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到最后，我们终于有了更好的武器装备，可那时，我们的人已经太少太少了。但我们仍旧坚持战斗下去。”

她的眼神是……喜悦。他听到的是另一个阵营的弗伦克历史：“你——你就是那个弗伦克怪兽！”

雷诺特的笑容更灿烂了，她离范越来越近，零重力下屈身飘行的苗条身体也挺得笔直：“一点不错。统领们很明智地决定改写历史。‘弗伦克怪兽’听上去比‘阿恩汉姆的安妮’更像个坏蛋。将弗伦克从一伙畸形劣等种族手里拯救出来，这个故事也比大屠杀和聚能强多了。”

天啊。不过范的一部分意识仍然维持着条件反射般的本能，仍然没有忘记他来到这里的目的。他的双脚在墙壁上轻轻挪动，渐渐就位，随时可以猛地一蹬墙壁，扑向对方。

一步步接近的雷诺特止住飘行，放低导引器，瞄准他的膝盖：“别，特林尼先生。这个导引器引导的是一个磁核控制台程序，你刚才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准会发现我放在磁场靶区的那些小镍丸。当然，只是一件临时拼凑的武器，但炸掉你的两条腿还是绰绰有余的，还能让你活着面对接下来的审讯。”

范把视线调到磁核成像仪处。真的有镍制弹丸。只要启动适当的磁场脉冲，这些弹丸就会变成高速霰弹。那个程序，如果是在控制台里……细若微尘的眼睛扫过超导体界面。他有足够的定位器，完全可以与光纤链接对话，通过光纤切入，抹掉她的程序。她根本不知道我这些定位器的威力！希望的火苗燃烧成了炽烈的大火。

他的手指在掌心轻轻叩击，调动种种设备。但愿雷诺特将他手指的动作看作抑制不住的紧张：“审讯？难道你还忠于劳？”

“当然。怎么可能不忠于他？”

“可你背着他对付我。”

“以便更好地为他效力。如果这些活动是里茨尔·布鲁厄尔搞的鬼，我希望能将来龙去脉完完整整地报告给我的统领——”

范一蹬墙壁，疾冲过去。只听雷诺特的引导器徒劳地“咔嗒”一声，紧接着，他狠狠撞上了她。两个人翻滚着撞在成像仪的控制台上。雷诺特拼死反击，几乎一声不吭，她用膝盖顶，试图咬范的喉咙，但他反扭住她的双臂，两人掠过磁场控制盒时，空中一转身，将她的脑袋狠狠撞向控制盒的金属面板。

雷诺特瘫软下来。范止住身体前冲，准备再撞她一次。

等等，想想。其乐融融的湖泊园聚会仍在进行。范的计时器显示，从他离开港口到现在，时间过了二百五十秒。我的计划仍然有成功的机会！当然，必须做些调整。尸检肯定会发现雷诺特头部受到的撞击……但是……奇迹啊！她的衣服完好无损，看不出打斗的迹象。安排上一定得做点相应变化。他的手伸进成像仪靶区，将那些镍制弹丸扫进垃圾筒……原定计划的许多部分仍然适用。她正在调校控制程序，中间发生了意外——行得通吗？

范小心地将她的身体挪动就位。他紧紧抓住她，注意着任何表明她即将醒来的迹象。

魔鬼。弗伦克怪兽。当然，安妮·雷诺特既不是魔鬼，也不是怪兽。她是个高高的、苗条的女人，是人类的一员，和范·纽文一样，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后裔子孙一样。

现在，在范眼里，刻在哈默菲斯特墙壁上的易莫金传奇画有了全新的解释。一年又一年，安妮·雷诺特对抗着聚能，她的人民节节败退，退入群山中最最后的堡垒。阿恩汉姆的安妮。所有这一切，留存至今的只有一个被人肆意歪曲的魔鬼形象以及诸如里茨尔·布鲁厄尔这种真正的魔鬼。这便是所有活下来的弗伦克人：被聚能的、被征服的。

但阿恩汉姆的安妮并没有死。不，她的天才被聚能了。现在，对范和他为之奋斗的一切来说，它是最致命的。所以，她必须死……

三百秒。别走神！范的手指连连弹跳，发布一系列指令。没做好。他重新输入了一遍。超导连接器被弱化以后，这个小程序就足够

了。这东西非常简单，它将启动一串带编码的高频脉冲信号，使安妮大脑内部的那批蚀脑菌变成小型制造厂，产出血管收缩剂，形成数百万个极其细微的血管瘤。最终结果是致命的。特鲁德说过那么多次，声称他们对聚能者大脑的调节没有任何一项会引起肉体痛苦。但愿他说的是事实。

失去知觉后，安妮的面部表情松弛下来，仿佛熟睡未醒。脸上没有伤痕，没有瘀青。就连悬在她颈上的那根细细的银链在打斗中都没被扯坏，只是从上衣里掉了出来。银链一端悬着一枚软膜宝石。范忍不住轻轻一捏那枚绿色宝石。这么一捏，宝石可以短时间内显示一段图像。绿宝石转为透明，一个山坡出现在范眼前。从图像的角度判断，拍摄位置应该是一艘装甲飞行器的炮塔。山坡四周还有好几艘同样的飞行器，仿佛一条条飞龙，从天而降，将能量炮指向已经化为一片废墟的建筑，以及一个山洞的入口。一个孤零零的身影面对大炮挺立着，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女人。特鲁德说过，软膜宝石记录的都是最幸福的一刻，或者最辉煌的胜利。也许，拍摄这幅图像的易莫金人认为，眼前就是这种时刻。图像中的女人显然是安妮·雷诺特，她已经彻底失败了。无论她拼命守卫着的洞窟里有什么，不久之后都会被敌人夺走。可是，她直直地挺立着，眼睛怒视着镜头。片刻之后，她将被一把推开，甚至化为齑粉……但她并没有屈服投降。

范放开宝石。他久久地凝视着前方，却什么都没有看见。然后，他缓缓地、谨慎地键入了另一串很长的指令。比刚才的指令复杂得多。他更改了药剂，迟疑半晌……几秒钟……这才键入剂量。雷诺特的部分近期记忆将被抹掉，但愿只有三十到四十兆秒。那以后，你重新开始追捕我吧。

他输入“执行”。控制台后的超导线缆“吱”的一声彼此分开。经过精确计算的海量电流进入成像仪磁场。一秒钟过去了。眼底的图像“噼啪”一声消失了。怀里的雷诺特一阵痉挛。他稳住她的身体，防止她的头撞上控制台。

几秒钟后，痉挛渐渐平息。她的呼吸也舒缓下来。范放开她。把她弄出磁场。行了。他抚摩着她的头发，将散发从她脸上拨开。像这样的红发，堪培拉是没有的……可安妮·雷诺特却让他想起了堪培拉的某个清晨。

丧失了眼底图像的范盲目地摸索着逃离聚能中心，飘进隧道，返回湖畔的聚会。

北瓜的开园仪式是这一班次的高潮，也是迄今为止所有班次的高潮。直到流放结束，这样的大事都不会再出现了。就连亲手将湖泊园变为现实的青河人都震惊不已：如此之少的资源，却能造就如此辉煌的奇迹。托马斯·劳的话或许真的有点道理：聚能系统加上青河的创造力，这种结合会迸发出无与伦比的伟力。

乔新欢乐地在湖上泛舟泛了几千秒。至少三个人失足落水，溅起的水花宽达数米，悬在湖面上，久久不散。统领大人邀请大家上岸，去他的小屋休息，让湖水平静下来。聚会上有丰盛的美食——好几百人攒了一年的好处券全用在这儿了。众所周知的那伙傻瓜们喝得酩酊大醉，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范·特林尼。

终于，客人们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山坡上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伊泽尔心里明白，对普通下层民众而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受邀进入统领大人的私人领地。正是因为民众，才会有今天的聚会。奇维显然乐在其中，但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托马斯·劳却明显有些不耐烦了。好一个狡猾的浑蛋。一个下午，一点点不足挂齿的努力，统领大人便赢得了群众的感激。单就这方面而言，一场聚会所得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几十年专制统治不可能让青河人忘记自己的传统……但劳的手法实在太巧妙了，成功地模糊了专制与非专制的界线。聚能是奴役。但托马斯·劳许下诺言，流放一结束，马上让聚能者重获自由。许多原本是自由的社会也曾接受过暂时的奴役。但是，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劳的诺言只是一文不值的谎言。

聚会结束四千秒后，不省人事的安妮·雷诺特被人发现。接下来整整一天时间里，谣言蜂起，一片恐慌。有人说，雷诺特已经脑死亡，公告只是让大家安心的假话；还有人说，里茨尔·布鲁厄尔其实没有下岗休眠，他对雷诺特下手了。伊泽尔却有他自己的想法：隐忍不发这么多年以后，范·纽文终于出手了。

日常工作继续进行，但二十千秒之后，对两个研究团队的聚能支持停止了。类似再常见不过的小故障，换作雷诺特，几秒钟就能解

决，但弗恩和西利潘埋头苦干了六千秒，然后宣布，当天余下的时间内，所有相关聚能者都将脱离工作，下线调整。这批聚能者不包括译员，但特里克西娅正在与其中一人协作，那位聚能者好像是个地质学家。伊泽尔想去哈默菲斯特探望探望她。

“我的许可名单上没有你，伙计。”交通艇泊位有个警卫这么说道——他是奥莫指挥的打手之一，“你不能去哈默菲斯特，封闭了。”

“封闭多长时间？”

“不知道。自己看通告吧。”

伊泽尔只好来到本尼的酒吧。酒吧里人头攒动，伊泽尔挤到乔新和丽塔的桌旁坐下。范也在那儿，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

乔新正诉说着自己的不幸：“雷诺特本来应该重新调校我的飞行员，倒不是什么大事，可没有调校，我们的训练全泡汤了。”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的设备还能运行，对吧？可我们正忙着分析蜘蛛人的太空飞行项目呢，分配给我们的聚能者却下线了。唉，我自己倒也懂一点化学啊工程啊什么的，可我压根儿没办法把它们——”

范大声呻吟起来，两只手抱着脑袋：“别吵了。出了这种事儿，我真搞不懂易莫金人的‘高明之处’到底在哪儿。一个人出事，你们整幢纸牌搭的房子全塌下来了。算什么狗屁高明？”

丽塔·廖平常是个好脾气的女人，可这会儿，她恶狠狠地瞪着范：“我们的‘高明之处’被你们青河人破坏了，谋害了。难道你忘了？刚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手里的聚能设备比现在多十倍。要是那些设备还在，舰队系统会跟易莫金老家一样牢靠，绝不会这么脆弱。”

桌边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范怒视着丽塔，却没有跟她争辩下去。过了一会儿，范耸耸肩。这个动作大家再熟悉不过：特林尼自知理屈，嘴巴上却不肯认输，更不肯道歉。

邻近桌旁一个人叫起来，打破了沉寂：“喂，特鲁德！”

西利潘站在酒吧门廊中间，仰头望着大家。他身上还穿着昨天那套易莫金属民的丝绸乞丐服，现在，衣服上已经沾了不少污迹，而且不是特意做出来的艺术效果。

众人叫嚷起来，提出各种问题，最后，他们请特鲁德过来坐，以便跟大家说明情况。特鲁德拉着藤蔓，朝乔新桌边飘升上来。桌边已经没空位了，大家又搬来一张桌子，拼成上下两层。这样一来，伊泽尔几乎跟西利潘四目相对，只不过两人站的方向上下颠倒着。其他桌边的人也挤了过来，钩在藤蔓上稳住身体。

“特鲁德，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聚能者重新开工？我这儿积压下来的工作一大堆，就等他们了。”

“得了吧，他们正常运行时你怎么没想到早点过来——”

“只用普通硬件资源，我们能做的太有限——”

“万能的贸易之神啊，你们放过这伙计吧！”范拉开嗓门，不耐烦地大喝一声。这是特林尼惯用的伎俩，急转话题，说大话放大炮，朝哪个方向开火无所谓，只要能让自个儿的形象高大起来就成。不过，伊泽尔留意到，这一嗓子确实起到了让大家安静下来的效果。

西利潘感激地望了范一眼。这位技术员总是一副自高自大的神情，可今天，这种态度有点绷不住了。他黑眼圈很重，端起本尼放在他面前的酒时，手也不住地哆嗦。

“她怎么样了，特鲁德？”乔新用关心的语气轻声问道，“我们听说……听说，她脑死亡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特鲁德摇摇头，勉强笑了笑，“雷诺特会复原的，不过可能会抹掉她最近一年的记忆。在我们把她调整好、让她重新上线之前，事情会有点棘手。停工的事儿，我很抱歉。嗯……我本来应该已经调整好了，”——过去自鸣得意的语气又有点恢复了——“可我被调去处理更要紧的问题了。”

“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本尼端上来一盘虾须，这是他最拿手的一道菜。西利潘贪婪地大嚼起来，像是没听见大家的问题似的。眼下这一群人是特鲁德平生所遇到的最急切的听众，他们真的屏住呼吸，等候他的高见。伊泽尔明白，这家伙再清楚不过了，此刻他正乐不可支地享受着自己突如其来的重要地位呢。不过，与此同时，特鲁德几乎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前一天还干干净净的制服这会儿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从餐桶到嘴巴的一路上，他手中的叉子一直哆哆嗦嗦，甚至还不受控制地拐了好几次弯。过了一会儿，他抬起昏昏沉沉的眼睛，望着提问的人：“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还说不准。过去一年左右，雷诺特的聚能一直有点散焦。当然，仍然保持着聚能，但没调好。这里头的区别可太难拿捏了，只有真正的专家才瞧得出来。连我差点都没发现。她似乎被某个附属项目缠住了。你们也知道，聚能者很容易陷进去。问题是，一直以来，雷诺特都是自己给自己调整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们，这个问题让我一直放心不下。本来打算直接向统领大人汇报——”

特鲁德迟疑了一下，看来意识到牛皮不能这么吹，说不定会招来麻烦：“不管怎么说，看样子好像是这么回事：她想调校磁核成像仪的某个控制线路，或许她自己也知道她的自我调校没做好。到底怎么样我也说不准。她打开了安全盒，正在运行诊断程序。似乎软件内部本身就有点小毛病，我们正在尽力复制她的运行过程。反正，她迎面挨了一记脉冲，后面的控制台上还残留着她的一点点头皮，估计是痉挛之后撞在那上面了。幸好蚀脑菌接受刺激后产出的药物还算温和，她只是大脑受了震动，再加上用药过量……我刚才说过，完全可以治好。再过四十天，咱们过去那位可爱的雷诺特就会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勉强笑了笑。

“丧失了近期的记忆。”

“这个自然。聚能者毕竟不是硬件，我可没办法给他们做备份。”

桌边众人发出一阵不安的嘟囔，最后还是丽塔正面提出了那个问题：“这未免也太凑巧了。看上去，好像有人有意让她下线关机似的。”她犹豫了。有关里茨尔·布鲁厄尔的猜测正是源自丽塔。对于易莫金人来说，探头探脑打听统领之间的争斗，下面这句话已经达到了最大极限，“劳统领查过副统领的休眠状态没有？”

“还有他的手下。”伊泽尔身后一位青河人补充道。

特鲁德“啪”的一声放下叉子。他的声音既气恼，又紧张：“你们以为会怎么样！统领大人考虑了各种可能……考虑得非常仔细。”他深吸一口气，好像意识到为了眼下暂时的重要性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你们可以百分之百地放心，统领非常重视这个事件。听着，原因很简单，用药过量。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所有事故都这样。失忆这东西很不好处理，真要有谁搞破坏的话，不会笨到用这种办法。弄死她不就完了？一样可以装成意外事故，何必多此一举。”

一时间，没有人再开口。特鲁德的目光扫过大伙儿的脸。

西利潘重新拿起叉子，却再一次放下。他望着盛虾须的餐桶：“老天，我真是累坏了。再过二十——该死，十五千秒，我又得开工了。”

丽塔伸手拍拍他的胳膊：“嗯，我很高兴你能上这儿来跟大伙儿谈谈，谢谢。”周围众人小声嘟囔着，表示赞同。

“这段时间，聚能者由比尔和我负责。这方面全靠我们了。”特鲁德依次望着大家的脸，寻求支持和安慰。他的语气既自负，又惊恐。

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会面了。地点在营帐内外帷幕之间的缓冲区。这次会面很久以前就定好了，早在湖泊园开园仪式之前。伊泽尔一直盼着这一刻，既期待，又害怕。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在这次会面中向范·纽文清楚表明自己对聚能的态度。小小的说辞准备好了，小小的威胁也准备好了。可是，单凭这些，够吗？

伊泽尔静悄悄地飘过冯的菜园，将明亮的阳光和植物的气息抛在身后。前面是深重的黑暗，没有辅助手段的裸眼只能看到一片漆黑。八年前，他第一次和纽文会面时，这里还有些许阳光。现在，营帐塑壳外面只有黑暗。

但现在，伊泽尔有了其他视觉手段……他向鬓角边的定位器发出信号，眼前随即出现隐隐约约的图像，稍带淡黄，手指轻压眼珠一侧时便会出现这种色彩。和按压眼球不同的是，这一片黄晕并不是随机闪光。伊泽尔按照范的指令，在定位器使用方面下过苦功。黄光中渐

渐浮现出营帐内层气囊的弧形墙面，以及外层的壳体。图像有时会发生扭曲变形，有的时候，视角甚至在脚底或脑后。但只要指令适当，集中注意力，他能看到不懂这种技术的人完全无法看到的东西。范这方面仍然比我强得多，看到的比我多得多。这些年来有不少迹象证明了他的猜测。定位器仿佛是纽文的私人仆役，而他是它们至高无上的君主。

范·纽文就在前头，站在墙面一处支撑点后。要不是他身后存在一批定位器，为伊泽尔提供了从对方身后向前看的视角，他是不可能看到他的。伊泽尔飘过最后几米，视像忽然抖动起来——纽文改变了他身周那一群仆从的排列方式。

“好吧，说快点。”范从藏身处走出来，面对着他。虚拟的黄光勾勒出他的面容，枯槁，烦躁。难道他这会儿还没甩掉特林尼的伪装身份？不，乍看之下，有点像宿醉未醒、头痛欲裂的特林尼，但细看之后便会发现，那人身上还存在着更深一层的东西。

“你——你向我保证过，就在两千秒之前。”

“对，可情况变了，你瞎了吗？没发现？”

“我发现了不少情况。这些事，我想我们应该摊开来，好好谈谈。劳那个人，他是真的崇拜你……这你也知道，对吗？”

“劳是个满嘴胡说八道的骗子。”

“没错。但他给我看的那些记录，很大一部分是真的。范，你和我已经合作了好几个班次。我的叔叔婶婶还有叔祖父，他们常常提到你。我仔细考虑过他们的话。我已经过了英雄崇拜的阶段，现在，我非常清楚你对聚能是多么……热衷。你给过我许多承诺，说了不少漂亮话。你确实想打败劳，夺回我们损失的一切……可是，你最大的目的是掌握聚能技术，是不是？”

沉默。沉默时间长达五秒。直截了当的问题，他会怎么回答？最后开口时，范声音里一股咬牙切齿的味道：“聚能是关键。只有聚能，才能使一种文明永远延续，横跨整个人类生存的空间。”

“聚能就是奴役，范。”这句话，伊泽尔说得很轻，“不用说，这些你最清楚不过。我相信，在你心底深处，你同样憎恨这种技术。在范·特林尼的表皮之下，你还有一层伪装，赞姆勒·恩格——我相信，那层伪装暴露了你的潜意识，你的心灵。你憎恨人奴役人的制度。”

范沉默了一秒钟，只怒视着他，嘴角抽搐着：“你是个蠢货，伊泽尔·文尼。劳给你的记录你读过了，可还是什么都不懂。从前我曾经被一个你们文尼家的人出卖过。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第二次。如果你敢背叛我，你以为我会让你活下去吗？”

范飘身靠近，伊泽尔的视像遽然消失。他与定位器的链接突然间全部切断了。伊泽尔抬起双手，掌心向前：“你怎么打算我不知道，但我的确是文尼家的，是苏娜的嫡系子孙，也是你的。我们这一家有许多秘密。也许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告诉我在布里斯戈大裂隙究竟发生了什么，告诉我真相。但是，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四处听说过只言片语。家族没有忘记你。家族中甚至有一句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的家族誓言：‘善待范·纽文，我们所有的一切均得自此人。’所以，就算你想杀我，我还是要把我的想法老老实实告诉你。”伊泽尔盯着那一片无声无息的黑暗。现在他甚至无法辨别对方的方位。“还有，经过昨天的事之后……我想你会听我的话，我觉得我没什么好害怕的。”

“经过昨天的事？”范的声音近在咫尺，怒气冲冲，“文尼，你这个蛇窝里拱出来的小杂种，昨天的事，你他妈知道个屁。”

伊泽尔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范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一种无法解释原因的深仇大恨。雷诺特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出了大事，可怕的大事。但他有的只是几句话，几句早就想好的话：“你没有杀她。我相信特鲁德的话，杀掉她更容易，一样可以伪造成事故。有了这件事，我想，我能从劳给我的记录里分辨出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谎言。”伊泽尔伸出双臂，双手正落在范的肩头。他极力注视着黑暗中他的大脑想象出来的对方的脸：“范！整整一生，你都被一种无比强大的动力驱策着。正是这种动力，加上你的天才，才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可你想要的不仅仅是今天的青河，你想要的多得多。具体是什么，青河历史中从来没有说清，只能隐约其词。但劳的记录让我明白了。你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范。聚能或许能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可是，代价实在太高昂了。”

寂静。然后，黑暗中响起一个声音，仿佛痛苦挣扎的动物发出的声音。蓦地，伊泽尔的双臂被猛然甩开，两只铁钳般的手突然扼住他的喉咙，用力挤压。震惊，眼前一片昏暗，渐渐暗下去……

就在这时，手松开了。在他四周是一片闪闪发亮的光点，好像一群萤光虫，闪耀着白炽光点，不断响起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他喘着粗气，目瞪口呆，拼命寻思出了什么事。范正在炸毁附近定位器的电子元件！闪耀的光点照出范的面容，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是一种疯狂的闪光。伊泽尔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

光点向远处扩散，定位器的损毁范围越来越大。伊泽尔吓得哽咽起来：“范……我们的伪装！没有定位器，我们——”

近处最后几点微光映照出对方嘴角一缕扭曲的冷笑：“没有定位器，我们死定了！死吧，小文尼，我已经不在乎了。”

伊泽尔听到对方一撑，飘然远去。剩下的只有一片黑暗，绝对的沉寂——死亡就在眼前，距他不到几千秒。伊泽尔竭尽全力试着联通常定位器，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仍然发现不了任何可以支持自己的定位器。

梦想破灭之后，你会怎么做？范孤独地飘浮在自己黑漆漆的房间里，想着这个问题。他的态度近似于好奇，并不怎么在乎。意识边缘，他能察觉到自己在定位器网络中捅出的大洞。这个网络真结实啊。网络故障并没有自动传递给易莫金人的嗅探器和监控人员，但最终，经过层层过滤，故障情况肯定会送达他们。他们会察觉的，甚至无须特别留意。他模糊地意识到，伊泽尔·文尼正绝望地挣扎着，试图弥补定位器大面积焚毁造成的漏洞。这小子居然没有把事情越弄越糟，这倒挺有意思，但是，他根本无法承担这种高端补救工作。再过最多几百秒，卡尔·奥莫便会向布鲁厄尔发出警报……这场捉迷藏游戏便告结束。没关系，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梦想破灭之后，你会怎么做？

每个人都会经历梦想的幻灭，每个人都有衰老的时候。早在生命之初、前面仿佛一片光明时，这一切便注定了。伴随着年华老去，起

初大有希望的前途必然越来越黯淡。

但范的梦想不是这样。他在五百光年范围内上下求索，经历了三千年的客观时间，始终苦苦追求着这个梦想。这个梦想便是：人类成为一个凝成一体种族，在这个种族中，正义不再是偶尔出现、忽明忽灭的闪光，而是一道持续不断的强光，烛照整个人类的生存空间。他梦想着这样一个文明：这里的大陆不再有战火肆虐，不再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女拱手送出当成人质的暴君。当萨米把他从卢辛达的墓穴里掘出来时，范正在死去——但他的梦想没有！即使那时，这个梦想仍旧燃烧在他的脑海中，鲜活无比。

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能够将这个梦想化为现实的利器：聚能。绝佳的自动化工具，强有力，同时具备高度的智力，足以管理一个跨越星系的文明。它能够创造出一个“由对你敬爱到五体投地的奴隶组成的种族”（苏娜为此嘲笑过他，认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算这是奴役，那又怎样？聚能可以将更多、更可怕的不公正行为化为乌有。

或许。

他强迫自己对伊吉尔·玛里视而不见，此人现在仅仅是一台扫描装置；他强迫自己对被禁锢在小小囚室里的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视而不见，还有许许多多和特里克西娅一样的聚能者。但是昨天，他不得不正视安妮·雷诺特。这个人曾经孤独地对抗聚能的全部威力，用她的一生同它战斗。他一直在欺骗自己，相对于梦想的实现，聚能的代价并不算太高。但安妮的经历震撼了他。安妮就是数千年前不顾一切要拯救他的辛迪·杜坎，她就是大写的辛迪·杜坎。

而今天，又来了伊泽尔·文尼和他小小的说辞：“代价实在太高昂了！”伊泽尔·文尼！

范仍然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只要他放弃思考。

曾经，也有一个名叫文尼的人挡在他和最后的成功之间。让文尼这一窝毒蛇死吧。让他们都死吧。让我死吧。

范蜷缩起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抽泣。不算上以眼泪作为工具的时候，他有多久没哭过了……记不清了……或许是从他生命的初期

——第一次踏上“重奏”号的时候。

梦想破灭之后，你会怎么做？

梦想破灭之后，你放弃自己的梦想。

放弃之后，还剩下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范的意识中一片虚无。接着，渐渐地，图像又回来了，来自围绕着他的定位器网络：下面的巨岩庞杂体内，数以百计的聚能奴隶挤在哈默菲斯特蜂巢般密集狭小的囚室内，其中一间安置着安妮·雷诺特，她的囚室和其他聚能者的完全一样。

他们的命运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比托马斯·劳为他们安排的好得多的生活。安妮理应有更好的命运。

他的意识在网络中延伸出去，轻轻碰了碰伊泽尔·文尼，示意他站开。他接过了小伙子的工作，把他此前的努力联结起来，形成有效的弥补手段。还有些细节留待以后处理：文尼脖颈上的瘀青，在营帐中布设上万个新定位器。没问题，他可以完成，从长远看——

最终，安妮·雷诺特也会从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猫捉老鼠的游戏会重新开始。但这一次，他会保护她，还有其他所有聚能奴隶。今后的一切会比从前艰难得多，但他可以和伊泽尔·文尼携手，他们俩也许会真正地精诚合作……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范脑海中形成、完善。和过去那些试图打破人类历史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大计划相比，现在的安排算不上宏伟，但他却有一种奇异的、逐渐高涨的喜悦：他在做完全正确的事。

入睡前不久，他想起了冈纳·拉森，想起了老人温和的嘲讽以及对人力有限的提醒。现在，他接受了那位老人的意见。现在看来，或许他是对的。想想真奇怪：这么多年，他睡在这间小屋里，夜不能寐，咬牙切齿地思考着自己的计划，幻想着今后利用聚能干出的大事。现在他放弃了梦想，但仍在计划，前面仍然存在可怕的危机……但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他感受到了……宁静。

这个晚上，他梦到了苏娜。这个梦里没有痛苦。

PART THREE

任何事情都有其益。冈勒·冯一生都对这一信条坚信不疑。参加开关星远征就是一次风险很大的赌注。这种事一般科学家才会感兴趣，但冈勒从中看到了好处。之后发生了易莫金人的偷袭，这次赌注让她变成了遭人奴役的奴隶，而且是被流放的奴隶，被监禁在由暴徒管理的牢狱中。但就算到了这一步，仍然可以找到好处。在她一生的这二十年时间里，凭借这些好处，她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当然是以这个烂摊子的标准而言。

最近一段时间，这儿的事有所变化。乔新离开营帐已经四天了，自从她这一班上岗以来就没见过他。最初，小道消息说他和丽塔被临时抽调到轮值表的C枝去了，目前正处于下岗冬眠阶段。她和丽塔本来计划要做几笔生意，这下全完了。而且这种事是极其罕见的。接下来，特林尼又说哈默菲斯特营帐里有两个聚能飞行员也不见了。这样看来，丽塔说不定还没解冻，而乔新和他的飞行员却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此后的说法更加五花八门：乔新去了那颗仍处于寂灭状态的太阳执行勘察任务；乔新在蜘蛛人世界着陆了，等等。特鲁德·西利潘在本尼酒吧里摇来晃去，得意扬扬，好像知道了什么内部机密似的，却又不肯透露——这一点最明白无误地证明，确实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大事。

冈勒搞了一台赌局，让大家为乔新的去向下注。但她自己也因为被蒙在鼓里而焦躁难安。所以，当统领决定向所有人公开这个秘密时，她完全没有因为赌局散伙觉得失望。

托马斯·劳请了几个下级前往他的老巢，听他介绍当前情况。自从开园仪式以来，这还是冈勒第一次走进湖泊园。劳把那个开园仪式搞得相当隆重，想借此表明他对大家多么友善。但从那以后，这个园子变成了戒备森严的禁地。当然，开园那天安妮·雷诺特的事故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冈勒和另外三个受邀下级双脚擦地，一步一蹭地沿着小径走向劳的木屋。她一边走，一边评论着眼前的景象：“看样子，他们总算弄

明白怎么下雨了。”更准确地说，是随风飘摇的薄雾。她的头发和睫毛都被打湿了。这个处理得高明极了，似乎完全不受重力缺失的影响。

范·特林尼不屑地笑道：“我敢打赌，之所以弄出雨雾，主要是为了清扫飘浮垃圾。我这辈子见识的伪重力园子多了去了，多半是些钱多人傻的客户建的。弄一片地面还不够，还要加上天空。乱七八糟的垃圾会越积越多。用不了多久，就会垃圾满天飘。”

“我倒觉得这儿的天空挺干净的。”走在他们旁边的特鲁德·西利潘说道。

特林尼抬起头，透过飘动的雨雾向上望去。头顶的云层很低，灰扑扑的，从湖对岸向这边飘来，速度相当快。整体景象中，有些是真的，有些肯定是墙纸系统的虚拟图像，但两者融合得天衣无缝。以冈勒·冯的眼光来看，这幅景象未免有些过分阴沉，不过凉凉的感觉倒也颇为清新。“是啊，”过了一会儿，范承认道，“我得替你说句好话，特鲁德，你那位阿里·林真是个天才。”

西利潘又开始吹起牛来：“不光是他一个人。把大家的工作协调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调了好大批聚能者做这个工程，把它弄得一年比一年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研究出怎么制造逼真的海浪呢。”

冈勒注意到伊泽尔·文尼翻了个白眼。那些易莫金头目才不管这儿花费了多少人的心血呢。现在，园子对大众彻底封闭了，但它的食物、木材、植物以及其他种种设计，无一不来自下层群众。

雨雾围绕着木屋翻滚。穿着抓地鞋的来客们身体东摇西晃，他们用身体检验这里的重力幻象到底逼真到什么程度。走进木屋，大家注意到劳的大壁炉里正烧着大段原木，看样子是真正的原木，整幢房子暖烘烘的。统领示意大家在一张会议桌边就座。在座的有劳、布鲁厄尔和雷诺特。窗外灰蒙蒙的天光照出另外三个人的侧影，其中一个奇维。

“哟，你好，乔新，”伊泽尔道，“欢迎……回来。”

没错，是乔新和丽塔。托马斯·劳打开室内照明灯。温暖与明亮，任何一个文明体系都有的寻常东西，但对照着外面花大价钱形成的寒冷阴暗，显得室内一派祥和，让人觉得安心、踏实。

统领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劳跟平常一样，简直是宽厚仁慈、英明睿智的领导化身。可他休想骗过我，冈勒心想。这次航行之前，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三个世界上跟十来个客户文明打过交道。客户们大小不一，人种各异，其政治制度更是千差万别：专制、民主，五花八门。可总能找到跟他们做生意的办法。统领劳是个恶棍，但又是个非常聪明的恶棍，知道自己必须跟大家做交易。多年以前，奇维便让他明白了这一点。不幸的是，在这场交易中占上风的是他——这可不是青河人通常的交易模式。当你无法从恶棍手中逃掉时，做生意是相当棘手的。不过从长远看，就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统领需要他们每一个人。“感谢大家到这里来。先通知各位一声，我们这次会议在本地网上实时转播。但我希望诸位能把自己在会场上的亲身感受转告你们的朋友。”他微微一笑，“我相信，这个话题在本尼酒吧会大受欢迎。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诸位，飞航主任乔新刚刚从阿拉克尼近地轨道返回。”他顿了顿。我敢打赌，本尼酒吧这会儿准是鸦雀无声，人人屏气凝神。“他在那里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乔，请大家说说你的这次任务。”

乔新站起身来。起来得太快了点，幸好妻子将他一把拉住，他才能站在地板上面对大家，没飘上半空。冈勒极力捕捉丽塔的视线，可这女人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乔新身上。他们肯定一直把她冻着，直到他回来。不然的话，她那张大嘴巴不可能保守秘密。丽塔脸上的表情极度宽慰。这么看来，不管怎样，消息准坏不了。

“好的，大人。按照您的指示，我提前结束休眠，对阿拉克尼实施抵近侦察。”他说话时，奇维开始依次向大家发放青河水准的头戴式。冈勒趁机朝她做了个要求买下的口型，对方轻轻一笑，悄声回了一句：“快了！”统领们至今仍然不允许一般人拥有这种设备，也许这条禁令终于要废除了。一秒钟后，头戴式实现了多方共享式交感图像的同步，会议桌上方荡起一阵涟漪，化为L1巨岩庞杂体的图像。距它很远的地板上方是碟状的蜘蛛人世界。

“我和我的飞行员启用了最后一艘舰载侦察艇。”一道金线从庞杂体上呈弧形射出，在中途开始减速。大家的视角切换到侦察艇上。前面，碟状的阿拉克尼越变越宽，看上去一片冰封，死气沉沉，几乎和人类第一次抵达时一模一样。不，并不完全一样，有一个巨大区别：北半球有一抹微弱的城市灯火，在主要城市上方不住地颤抖。

黑暗中响起范·特林尼的大嗓门，他难以置信地嚷嚷了一声：“你们准是被发现了！”

“他们朝我们的方向发射过探测波束。显示当地防御雷达和卫星。”他朝图像道。行星周边空间顿时出现一片片蓝色、绿色的光点。阿拉克尼地面还有探照灯的弧光，蜘蛛人的制导雷达不断扫描天空。“我们今后的行动恐怕会有点棘手。”

安妮·雷诺特的声音打断了飞航主任：“我手下负责网络的聚能者已经删除了所有表明我们存在的实体证据，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哼，最好是这样，你们最好真的有了什么重大发现。”

“是的，范，确实是重大发现。”乔新跨前一步，来到交感图像一侧，将手深深插进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卫星丛中，在一个蓝色光点旁附上一个标注：金德雷国543号侦察卫星，后面还有说明其运行轨道的一系列参数。他瞅着范的方向，脸上笑嘻嘻的，好像期待着对方的某种反应。从那些参数中，冈勒瞧不出什么名堂。她略微偏过身体，从图像一侧观察范·特林尼。那个老骗子似乎跟其他人一样摸不着头脑，不过显然他对乔新的笑容和西利潘自鸣得意的嘿嘿笑声感到颇为恼怒。

特林尼眯着眼睛，打量着图像：“好吧，我看得出来，你们让侦察艇和543号侦察卫星并轨同步了。”他身旁的伊泽尔·文尼吃惊地倒吸一口冷气，特林尼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发射时间是七百千秒之前，化学推进燃料，与行星保持短期同步，高度是……”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了自言自语的咕哝，“高度，他妈的，一万两千千米！你们肯定弄错了。”

乔新笑开了花：“没弄错。正是因为这个，才会派我下去抵近观察。”

冈勒总算渐渐明白过来。从前干后勤的时候，她主要负责货物管理，不怎么涉及太空飞行。但货运费用是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说，她毕竟是个青河人。阿拉克尼的情况和地球差不多，是一颗类地行星，一天大约有九十千秒。它的同步轨道高度应该远远高于一万两千千米。即使她这样的非技术人员，也知道不可能存在这样一颗侦察卫星。这简直是变魔术嘛。“使用了太空站台稳定技术？”她问，“用了小型火箭？”

“不。哪怕是核聚变火箭，也不大可能连续几天使卫星保持与行星的同步。”

“卡沃莱特。”伊泽尔的声音几不可闻，震惊不已。这个词儿她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

乔新连连点头：“一点儿不错。”他冲图像下达了一句指令，图像又恢复成侦察艇的视角，“本来很难靠上去看个究竟，特别是我也不想暴露主推进器。于是，我想了个主意，烧掉了卫星的镜头，然后从下方瞬间接近，转为同步……你们看，就是这儿，侦察艇目标指示器的中央部分。接近速度本来是每秒五十米，然后骤然减速，下一刹那，侦察艇和卫星实现相对静止。现在，它在我们上方五米处。”目标指示器中央有个什么东西，四四方方，黑黢黢的，朝他们直落下来，像被牵动的拉线玩具。下落速度变慢，落到他们下方一两米处，然后向上收了回来。这东西的上面部分不是黑色，而是深灰色。颜色斑驳，不太规则。“好，定格图像。这个角度很好，各位可以好好看看。扁平结构，可能使用陀螺仪保持稳定。外壳分成一块一块，角度各不相同，可能是为了躲避雷达。除了它所处的轨道非常不可思议，这东西是典型的低技术隐形侦察卫星……”卫星再一次向上方飞去，但这一次，等待着它的是抓钩，“我们就是在这儿俘获了它，将它带上侦察艇——在后面制造了一次可信的爆炸事故。”

“飞得不赖，伙计。”范·特林尼道，承认对方的飞行技术几乎跟他本人一样高超。

“嘿，当时的情况比图像显示的更紧张。会合过程中，我差点把我的聚能飞行员逼疯了，真要是疯了，可再也别想恢复了。他们的飞行技能跟这次遇上情况有点不匹配。”

西利潘高高兴兴地插话道：“以后不会出这种事了。我们正在为所有飞行员重新编程，让他们适应卡沃莱特飞行器。”

乔新关闭图像，冲西利潘皱起眉头：“你们要是捅出篓子，我们可就没有飞行员了。”

冈勒再也受不了这些与主题无关的闲聊了：“那颗卫星。送到这儿来了吗？蜘蛛人是怎么研究出那种东西的？”

她发现劳朝自己露出了笑容：“我看，冯女士问到点子上了。大家还记得那些高原上重力变化的故事吗？一句话，那些故事是真的。金德雷军方发现了某种——就叫它反重力物质好了。很显然，他们已经在这方面下了十年工夫。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个项目，因为协和国情报机关没有发现，而我们对金德雷的直接渗透又做得很不好。这颗小型卫星只有八吨重，但将近两吨都是反重力贴片。真是一种奇妙的物质啊，可金德雷的蜘蛛人却仅仅利用它增加火箭的发射重量。我这里向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

他对着空中说：“关掉壁炉，关闭通风系统。”他顿了顿，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墙边的奇维关上一扇透进外面湖泊湿气的高窗。湖泊园内的虚拟太阳从云层间隙向下射出缕缕阳光，把湖面照得波光粼粼。冈勒心里模模糊糊地想，不知劳的聚能者是不是如此高明，能将他周围的世界组织起来，为这样的时刻营造出最佳氛围。说不定真有这么高明。

统领大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打开，拿出一个东西。那东西在斜射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一个小方片，一块贴片。贴片上闪烁着光点，像廉价云母。不是。光斑不住流动，呈现出协调的彩虹色。“这就是那颗卫星上的反重力外壳贴片中的一片。上面本来还有一层低功耗光敏涂层，被我们刷掉了。从化学成分上说，剩下的物质只是包裹在环氧树脂中的金刚石碎末。请看。”他把这个小方片放在桌上，用一支小手电筒照着它。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它……片刻之后，这个流动着彩虹的小方片向上浮了起来。一开始它如同一片纸在微重力环境中随着气流浮动。几秒钟后，小方片的速度变快了，打着滚，翻腾着……笔直向上。叮的一声，它撞上了天花板，在那儿停止不动了。

好几秒钟内，没有一个人开口。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怀着获得宝藏的希望来到开关星。迄今为止，我们学到了一些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新知识，稍稍改进了我们的吸附式推进器。蜘蛛人世界的生化资源是另一个宝藏，足以使我们这一次旅行获利。但是，我们当初的希望远比这个高，我们希望发现人类之外的另一个有星际旅行能力的种族残留至今的遗迹——嗯，看来四十年之后，我们终于成功了。巨大的成功。”

幸好劳没有把这次会议安排成全体大会。突然间，所有人同时发话了。天知道本尼酒吧里现在是什么景象。最后，伊泽尔·文尼终于让大家听到了他的问题：“你认为这种物质是蜘蛛人制造的吗？”

劳摇摇头：“不。为了弄到这么一点点这种魔法般的物质，金德雷国不得不开采数千吨低品位矿石。”

“我们早就知道这儿有蜘蛛人，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进化到高级技术的阶段。”特林尼说。

“一点不错。他们自己的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信的证据，说明曾有天外来客到访这里。但这种……这种物质不是天然生成的，是制造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确证。安妮的自动化设备已经分析研究了好几天。这是一种协调处理的矩阵。”

“你不是说这是从天然矿物中提炼出来的吗？”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这个结论才更加令人着迷。四十年来，我们一直认为阿拉克尼的金刚石碎末是冲积形成，或是古生物化石转变而来的。现在看来，它是某种处理化石的设备。一旦重新聚合到一起，至少其中一部分便会恢复自己最初设定的功能。这些粉末有些类似于我们的定位器，只不过比定位器更小，小得多，具备完全不同于定位器的功能和目的——以我们至今无法理解的手段，改变物理法则。”

特林尼的模样好像有人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拳似的，多年的夸夸其谈被打得无影无踪。他轻轻地说：“纳米技术，那个梦想。”

“什么？噢，对，人类长期追求的梦想，早已幻灭的梦想。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统领大人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那块贴片，笑道：“不管曾经来到这里的天外来客是谁，都是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

前的事了。估计找不到他们的营帐垃圾堆什么的……但他们留下了技术，这种迹象举目皆是。”

“我们看到的是来往星际的高科技种族。可惜我们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只能看到他们的脚踝。”文尼勉强从天花板上收回目光，“甚至连这些——”他朝窗口挥挥手，冈勒明白他指的是L1钻石巨岩，“甚至连这些都很可能是人工制品。”

布鲁厄尔从他的座椅内倾身向前：“胡扯。只不过是块大金刚石而已。”但他的挑衅姿态中也有一丝犹疑不定。

劳顿了顿，然后假装轻松地笑了几声，挥挥手，让他的打手闭嘴：“瞧我们，越说越像黎明时代的幻想小说了。不用添上这些幻想、猜测，摆在我们面前的铁板钉钉的事实已经够惊人的了。单凭这些事实，已经足以使我们这次飞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探索。”

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冈勒在她的椅子上向后退一靠，开始盘算可以用贴在天花板上那块小玩意儿做什么。这种东西，应该怎么售出？应该索取多少世纪的独家垄断权？

但统领大人话锋一转，谈起了更实际的事务：“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好消息。从长远角度来看，它会给我们带来巨额利润，超出我们最大胆、最疯狂的梦想。但眼下——呃，它给我们的计划造成了一个大麻烦。奇维？”

“好的。大家都知道，再过大约五年，蜘蛛人就将拥有一个成熟的全球计算机网络。这将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可靠平台。”

足够先进，可以为我们所用。今天之前，冈勒一直将这一点视为摆脱流放状态后可以获得的最大宝藏。吸附式推进器的一点小改进算什么，跟这个平台相比，连生化资源都可以忽略不计。下面可是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世界啊，一个百分之百不同于其他市场的外星人文化体系。只要控制了这个世界，哪怕仅仅做到主宰双方的交易也足以跻身青河历史上的贸易传奇之列。这一点冈勒明白，劳自然更不必说，奇维也明白，但她现在并没有谈及这些。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他们还有五年时间才需要我们的大力帮助，我们认为协和国与金德雷国五年之内不可能爆发战争。嗯……

我们错了。金德雷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计算机网络，但他们手中却掌握着卡沃莱特矿。他们的侦察卫星已经实现了隐形化，这还只是开始阶段，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导弹就将全面更新换代。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开始着手颠覆比较小的国家了，怂恿它们与协和国对抗。种种情况表明，我们不可能等到五年之后再插手。”

乔新紧接着说道：“所以我们要提前行动。有这种卡沃莱特，我们已经不可能长期隐蔽行动了。蜘蛛人不久就会进入本地空间，就看他们手里有多少这种东西——”他拇指冲着天花板上那块亮晶晶的贴片点了点，“说不定他们的空间机动能力比咱们还强呢。”

他身旁的丽塔越来越急切：“你是说，佩杜雷那伙人有可能打赢？既要打算提前动手，咱们可就不能再偷偷摸摸的了。应该拿出武力冲下去，跟协和国站在一起。”

统领大人严肃地朝她的方向点点头：“你的话我听见了，丽塔。下面有些人是我们十分敬重的，甚至——”他摆摆手，仿佛在驱散自己更深切的感情，将注意力集中到冷硬的现实上来，“但是，身为你们的统领，我考虑问题得有轻重缓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以及这个小小舰队里所有人的生存问题。你们在这儿创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园子，但不能因为湖泊园的美便错误地估计我们的力量。事实是，我们可运用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落日将湖泊染成一片金黄，斜阳映射下的会议室暖融融的，“事实上，我们几乎是一群遇难者，远离人类文明。在我们之前，没有多少人曾经飞到如此遥远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和刚说的那个问题密不可分，那就是如何保存蜘蛛人发展至今的工业文明，包括它的人民和文化。我们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单凭感情……你们知道，我也听了译员们的翻译。我想，像维多利亚·史密斯和舍坎纳·昂德希尔那样的人一定能够理解我们的做法。”

“但他们可以帮助咱们呀。”

“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们有更好的信息来源、网络渗透工作做得更好，我马上就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不必要地暴露自己，很可能会促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或者激起佩杜雷立即向他们发动攻击。我们必须拯救他们，同时还要保护好自己。”

丽塔踌躇了。劳右边的阴影里，里茨尔·布鲁厄尔恶狠狠地瞪着她。和年长的托马斯·劳不同，这位年纪较轻的统领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一个事实：易莫金人的老规矩必须做出变通。属民跟统领顶嘴这种事仍旧让他怒不可遏。谢天谢地，管事的不是他。劳是个恶棍，表面上甜言蜜语，实际上既狡诈圆滑，又冷酷无情，但你至少能跟他做交易。

没人替丽塔出头，支持她的立场，可她还是努力了一把：“我们知道舍坎纳·昂德希尔是个天才，他会理解我们的，他可以帮助我们。”

托马斯·劳叹了口气：“是的，昂德希尔。我们欠他很多。如果没有他，我们现在很可能离成功还有二十年，而不是五年。可是，我担心……”他望望会议桌下首的伊泽尔·文尼，“对昂德希尔和黎明时代的科技，你懂的比谁都多。伊泽尔，你怎么看？”

冈勒差点笑了。文尼一直像球场观众一样对这场对话冷眼旁观，现在球却不偏不倚打在他脸上。“呃，是的，昂德希尔的确是个天才，他就像冯·诺伊曼、爱因斯坦、明斯基、张^[75]等人类黎明时代十多位天才的混合体。也许他真有这个本事，也许他很会挑学生。”文尼伤感地笑了笑，“抱歉，丽塔，对你我来说，这段流放期只有十年、十五年，但昂德希尔却实实在在活了这么些年。按蜘蛛人——还有高技术时代之前的人类标准，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恐怕已经老迈不堪了。他曾经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无数科研成果，但现在却走进了死胡同……从前头脑敏锐的他，现在成了迷信的老糊涂。即使决定脱离潜伏状态，我也会建议与协和国政府接触，不要掺杂感情因素，严格按做生意的规矩办。”

文尼好像还想说下去，但统领插嘴道：“丽塔，我们在尽最大努力，寻找一条可以保障各方面安全的途径。我向大家保证，如果到头来，安全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听凭蜘蛛人摆布——那么就由他们摆布好了。”他向右面瞥了一眼。冈勒明白，这句话既说给大家听，也是警告布鲁厄尔。劳顿了顿，没人插嘴。他用就事论事的语气继续说道：“那么，计划必须大大提前。这是一个挑战，我很乐意迎接它。”虚拟的落日斜晖里，他笑了笑：“不管走什么途径，我们的流放将在一年之内结束。我们可以，也必须，放手消耗资源。从现在起，直到成功拯救蜘蛛人世界，几乎全体成员都要上岗值勤。”

噢！

“开始按最后关头的紧急状态标准使用挥发矿。”会议桌边，大家全都抬起头来，“请记住，如果一年以后仍旧需要这些挥发矿，我们就完了。各位，要做的事多得惊人，必须毫不吝啬，将最后一点潜力全部利用起来。现在，只要是用于集体目的，我会取消资源使用方面的一切限制。除了与安全相关的核心自动化设备，‘地下’经济可以使用一切资源。”

太好了！冈勒向桌子对面的奇维·利索勒特绽开笑脸。对方也满面笑容地望着她。原来这就是刚才那句“快了”的意思！劳继续说了一会儿，无非是取消这样那样的限制。这些愚蠢的限制多年来一直碍手碍脚，干什么都不顺利。劳每说一句话，桌边就一阵兴奋。她可以清清楚楚感觉到。或许我可以为今后的地面生意搞个期货市场。

会议在前所未有的欢快气氛中结束。出去的路上，冈勒紧紧拥抱了一下奇维：“姑娘，干得漂亮！”她轻声道。

四个来访的下属沿着山坡向上出去了，前面是最后一缕斜阳映出的长长的影子。走进森林之前，冈勒朝身后望了最后一眼。豪华得过分了，这个园子。不过确实漂亮，其中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天边的云层里还能看到最后一抹阳光。也许是劳在控制，也许是园子的自动化系统弄的。不管怎样，都是个吉兆。劳这个老家伙，或许仍然以为自己控制一切。冈勒知道，一段时间之后，统领也许还会做出努力，重新剥夺刚才交还大家的自由，重新堵住瓶口。但冈勒是青河人。这些年来，她、奇维、本尼，还有其他几十个人，不断削弱着易莫金人的专制统治，到头来，几乎所有易莫金人都被地下交易“腐蚀”了。连劳自己都学会了一点：只有跟别人交易，你才可能赢。等到蜘蛛人市场开放以后，他会看出，将自由重新塞进瓶子里没有任何好处。

当天晚些时候，托马斯·劳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地点在“无影手”号上。在这里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被不知内情的人听到。“卡尔·奥莫的报告交上来了，统领大人。从监控结果来看，你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几乎？”

“这个嘛，文尼那个人你是知道的……可就连他也没猜出你的打算。还有乔新，看来他有点……怀疑。”

劳带着询问的目光望了安妮·雷诺特一眼。

雷诺特回答得很快：“乔新少不得，统领大人。只有他一个飞航主任。要不是他，我们肯定会损失那艘侦察艇。看到那个卡沃莱特飞行器的轨道时，聚能飞行员惊慌失措，运转不灵。规矩一下子全变了，他们无法应付那种突发局面。”

“好吧，他背地里怀疑咱们。”这方面没什么好办法，乔新所做的许多事都太接近核心了，说不定他早已猜出了迪姆大屠杀的真相。

“我们不能把他冻起来，又骗不了他，任务最关键的阶段又离不开他。不过……有了丽塔·廖，还是可以控制住他。里茨尔，记得关照关照乔新，让他明白：妻子过得怎么样，全看他的工作质量。”

里茨尔微微一笑，做了点记录。

劳看着奥莫的报告：“是啊，我们做得还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向大家说他们想听的话，这种事儿是最轻松的。看样子还没人明白提前五年的全部后果。提前之后，我们不可能顺利地接管网络，又不能破坏下边的工业环境——当然，没必要保住整个星球。现在——”劳看了看雷诺特手下聚能者的最新报告，“七个蜘蛛国家有了核武器，其中四个的当量还不小，三个国家有投射系统。”

雷诺特耸耸肩：“我们完全可以挑起一场战争。”

“一场规模受我们精确控制的战争。要让世界经济体系保持正常，受控于我们。”这就是所谓的灾难管理。

“金德雷国怎么办？”

“这还用说，我们当然希望它保存下来，同时还要大大削弱它，吓唬一下他们，说我们随时可以全面接管。咱们多给他们那一方来点‘好运气’。”

雷诺特点头称是：“对，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南国有远程导弹，但其他方面都很落后。它的大部分人口都会在暗黑期进入冬眠，所以

很怕发达国家趁机下手。尊贵的佩杜雷打算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她取得成功——”安妮开始详细阐述，说明可以让对手出现哪些失误；哪些城市可以被干掉，不至于出现任何问题；协和国有些地方拥有金德雷国还没有的资源，如何保全这些资源。杀人的事大多可以交给下面的代理去做，考虑到蜘蛛人低劣的武器系统，这么做完全没有关系……布鲁厄尔望着她，觉得她既好笑，又令人敬畏。每当安妮做这种分析时，他总有这种感觉。安妮不动声色，平静如恒，但又完全可以像布鲁厄尔一样杀人不眨眼。

易莫金人初到弗伦克时，安妮·雷诺特还是个年轻姑娘。如果历史由失败一方书写，她的名字将成为一个传奇。弗伦克正规军投降之后，安妮·雷诺特指挥着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游击队，继续战斗了很多年——而且不只是小打小闹。劳看过情报部门的评估：雷诺特使这次入侵的代价增加了三倍。她的部队远未成熟，却几乎击败了易莫金远征军。这种对手应该尽快处理掉，越快越好。但阿兰·劳注意到了这个对手的与众不同之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之处。指挥、管理人员的技能是相当高级的，这方面的聚能实验一般都以失败告终。由于聚能本身的性质，它会过滤掉比较宽泛的感受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管理人力资源的关键所在。可是……雷诺特还很年轻，才华横溢，又具备一种绝对的顽强执着。她的拼死抵抗简直近于聚能者对聚能项目的执着。如果她能被有效聚能……

阿兰叔叔尝试性的实验获得了丰硕成果。在大学里，雷诺特只接受过古典文学专业的训练，但不知怎么回事，聚能却捕获了她更为微妙的技能，正是这种技能支持着她误打误撞从事的职业：战争、颠覆、领导。阿兰小心地隐藏了自己的发现，此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利用这个十分特殊的聚能者。她的技能帮助阿兰成为易莫金地区的大统领，随后，她又成为一件赠品，被赠与了一个最受宠的侄儿……

这些想法，他永远不会向里茨尔·布鲁厄尔透露。有的时候，当托马斯望着那双冷冰冰的淡蓝色眼睛时……会感到一种难以言明的寒冷。在她最近一百年中，安妮·雷诺特全身心致力于破坏、打击聚能之前的她为之拼命奋斗的一切。要是她想跟他作对，她能做的实在太多了。但这正是聚能的妙处，也是易莫金人强于人类各种族的原因所在。聚能之后，你得到了聚能者的能力，又不用担心聚能者的人性。只要好好维护，聚能者的兴趣和忠诚将始终牢牢系于他们的聚能项目之上，还有他们的主人。

“好吧，安妮，让你的人着手干起来。你有一年时间。最后几千秒时，我们很可能需要把一艘大型舰船布置在近地轨道。”

“你知道，”里茨尔说，“我觉得下面的情况其实对我们最有利。金德雷国只有一两人管事，什么都听他们的。我们发号施令时只用跟这一两个人打交道就行。要是换了那个该死的协和国——”

“没错。协和国内的自治中心太多，他们那个君主毫无用处，君主制比民主制还糟。”劳耸耸肩，“我们交了好运，接管对象是最好摆弄的。要是没有卡沃莱特，我们还得在这儿拖上五年。到那时，协和国肯定有了完全成熟的网络，只好像我在公开场合希望的那样，不放一枪平稳过渡了。”

里茨尔向前倾过身体：“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题。一旦我们的人知道要对蜘蛛人下重手，而对方又是那批他们所谓的朋友——”

“当然是个问题。不过只要处理得当，完全可以把最后结果打扮成一场无法避免的大悲剧。要不是因为我们，悲剧本来还会更惨。”

“这么干，难度比上回迪姆的事还大。你要是没向那伙小商贩开放资源就好了。”

“开放资源是无法避免的，里茨尔，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但我不会让他们享有网络全权。让安全部门的聚能监控员全员上岗，严密监控。如果有必要，可以弄出几场意外死亡。”

他看着安妮：“说到意外……你的阴谋理论有进展吗？”安妮在磁核成像仪上那次真假难辨的事故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将近一年时间，却没有任何敌对行动的迹象。当然，事故之前也找不出多少这种迹象的影子。

但安妮·雷诺特却一口咬定：“有人在操纵我们的系统，统领大人，包括定位器和聚能者两大系统。活动范围太宽，还看不出模式，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此人现在越来越大胆……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他钉死，我已经很接近了。或许跟上次他先下手时一样接近。”

安妮从来没信过那种解释：一次愚蠢的错误让她洗了脑。可是，当时她的聚能状态确实有点散焦，虽说只是稍有一点偏差，连他亲自

检查时都没查出来。我怎么这样疑神疑鬼？安妮早已将里茨尔·布鲁厄尔从怀疑名单上排除了，他可以当着副统领的面问她。“他？是个男的？”

“你知道怀疑名单上都有谁。范·特林尼至今仍然是最可疑的。这些年来，他从我的技术人员嘴里把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还有，青河定位器的秘密也是他告诉我们的。”

“可你已经查了他二十年了。”

安妮皱起眉头：“综合行为模式分析是最复杂的，这还没有把物理层面的困难算进去。再给我三四年时间。”

他瞧瞧里茨尔：“你怎么看？”

副统领咧嘴一笑：“这件事我们谈过多少次了，大人。特林尼很有用，我们手上又有他的把柄。他是个坏蛋不假，不过是咱们手里的坏蛋。”

说得对。从特林尼的个人利害考虑，跟着易莫金人，他可以拿到大把好处。只要青河人知道他的叛徒历史，他就全完了。一个值勤班次接一个值勤班次，老家伙通过了劳设计的每一次考查，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有用。回想起来，这家伙从一开始就狡猾到极点。当然，这一点是最不利于他的证据。权衡利弊。“好吧。里茨尔，你和安妮事先安排好，必要时马上就把特林尼和文尼收拾了。至于乔新，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活着。只要我们手里有丽塔，就能让他规规矩矩的。”

“奇维·利索勒特怎么办？”里茨尔不动声色，但统领知道，藏在他面具下的是一丝讪笑。

“啊，我看奇维准能猜出究竟。关键时刻到来之前，说不定需要给她洗几次脑。”如果运气好，或许她能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一直坚持到最后，“好了，需要特别注意的就这几个人。但运气不好的话，任何人都可能猜出真相。监控与镇压力量必须进入最高戒备。”他向自己的副统领点点头，“下一年的工作会非常艰巨。那伙小商贩很能干，关键行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他们——之后也需要其中的一

部分。唯一不需要他们插手的就是接管阶段。那部分的工作，他们应该只当旁观者。”

“到时候，咱们再给他们好好讲个故事，说我们做出怎样巨大的努力，才使蜘蛛人没有彻底绝种。”里茨尔笑了。一想到这个挑战，他就浑身是劲。“这个我喜欢。”

他们做好了总体安排，具体细节交给安妮和她的聚能属下。里茨尔说得对：这一回比干掉迪姆那次更棘手。不过话又说回来，骗人的把戏或许只需要玩到接管结束……能撑到那时候就足够了。控制阿拉克尼以后， he 可以从蜘蛛人和青河人中挑选出一批，最好的一批。至于剩下的，打发掉就行。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这番前景真是个凉爽宜人的绿洲啊。

暗黑期再一次降临了。传统观念沉甸甸地压在伦克纳肩上，他几乎能感受到那种分量。对传统派而言——内心深处，他永远是个传统派——生死各依其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应当遵照太阳的循环安排自己的生活。

到现在，伦克纳已经活过了两个光明期，是个老家伙了。上一个暗黑期降临时，他还是个年轻人，世间正上演着一场大战，他的祖国存亡未卜。可这一次呢？全球爆发了一连串小规模战争，但主要大国还没有卷进去。如果出现大国参战的局面，他伦克纳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幸好没有——这也有他的一份贡献，他喜欢这么想。

反正，循环往复的旧日生活已经分崩离析，一去不返了。伦克纳朝替他开门的军士点点头，踏上蒙着一层霜的石板路。他穿着厚厚的靴子、厚厚的外套、厚厚的袖套，可寒气仍旧咬得他指尖生疼，虽然也穿了御寒服，他的气管还是被寒气刺激得阵阵作痛。普林塞顿四周山丘环绕，将大雪挡在外面。抵御风雪的山丘，加上丰富的水资源，所以每次循环，人们都会重建这座城市。现在是夏日午后，但你得找好一阵子才能发现那个太阳，曾经光芒万丈，现在却是个暗淡圆盘。世界早已告别了温和的渐暗期，甚至告别了暗黑初期，即将进入热量的大坍缩。到那时，风暴将会有气无力地一圈圈盘旋，挤掉空气中最后一点水分，为更加寒冷的时期打开大门，最终进入全球的彻底死寂。

这个阶段，如果在早些世代里，除了战士之外，所有人都已进入了渊薮，就算在他那个世代，大战期间，也只有最顽强、最骁勇的坑道战士才会继续坚持战斗。可现在——普林塞顿人来人往！嗯，军人当然少不了，伦克纳身边就围着一队他的警卫兵，连昂德希尔大宅里负责警卫的人这会儿都穿上了军服，不过，跟从前不同的是，这些人不是保护人民免受暗黑初期劫掠者侵害的卫士。新建的暗黑寓所里也填满了人。伦克纳从未见过这座城市如此繁忙。

大家的情绪呢？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惧，达到极点的狂喜。两种情绪常常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生意兴旺极了。就在两天前，兴隆软件买下了普林塞顿银行的控股权。那些搞软件的，肯定掏空了兴隆公司的老底。把钱投进自己屁都不懂的行当，真是疯了——跟时代精神倒挺合拍。

在山顶大宅门口那会儿，伦克纳的警卫不得不用力推搡，才在人群中给他开辟出一条通道。记者甚至挤进了大门，头顶上的氦气球吊着他们小小的四色照相机。他们不可能知道伦克纳的身份，可他们瞧见了他的警卫，还有他前去的方向。

“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南国是否已经威胁要先发制人？”这一位拽着他气球上的拉线，让气球下降，把照相机悬在伦克纳眼睛上方。

伦克纳抬起前肢，夸张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只是个军士长。”事实上，他的确只是个军士长，不过军衔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军队各部门的协调靠的是一伙什么军衔都没有的人。年轻时他就知道这伙人的重要，那时觉得那些人离他无比遥远，跟国王本人似的。现在……现在他忙得连拜访朋友都要掐着时间，精确到分，免得耽搁他做出生死决策的宝贵时间。

听到他的回答，记者愣了一下，刚好足够他们一行人走进大门。爬上石阶的昂纳白只见身后的记者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明天，他的名字可就登上他们的大人物名单了。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山顶大宅只不过是大学的一幢豪华的附属建筑吗？这些年来，这种伪装早已荡然无存。这会儿，新闻界已经自以为对舍坎纳的底细了如指掌了。

进了嵌着装甲型玻璃的大门后，再没有人挡住他问这问那了，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宅子里暖烘烘的，外套和腿套穿不住了。昂纳白正脱着御寒服，只见昂德希尔站在记者看不见的拐角那儿，手里牵着他的引路虫。要是在过去，舍克准会到大门外来迎接他。就算是名气最大的时候，他也毫无顾忌，从不担心抛头露面。可现在，史密斯的警卫人员把他管得死死的。

“喂，舍克，我来了。”只要你叫我，无论如何我都会赶来。过去几十年间，舍克的新点子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加疯狂——而且再一次改变了世界。但现在，舍克已经不是原先的舍克了。五年前，在卡罗利加，将军就曾提出这种担忧。那以后他也听到各种消息，不过都是道听途说。舍坎纳已经不搞研究了，他的反重力研究显然没搞出名堂来。而金德雷国却利用反重力物质发射了飘浮式卫星。老天啊！

“谢谢，伦克。”他的笑容有些紧张，一闪即逝，“小维多利亚说你会来，我——”

“维基？她在家？”

“没错！在宅子里什么地方。你会见到她的。”舍克引着伦克纳和他的警卫沿着走廊向里走，一路说着小维多利亚和其他孩子的近况：杰里布的研究，最小的两个孩子的基础教育。伦克纳极力想象他们现在的模样。从那起绑架算起，十七年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些孩子。

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在走廊里。引路虫领着舍坎纳，舍坎纳领着伦克纳，后面跟着伦克纳的警卫。昂德希尔不断向左偏，全靠莫比拉着引路绳轻轻拽他。这种平衡功能失调不是大脑出了毛病，跟他的哆嗦一样，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深入暗黑的冒险使他成为那次大战结束之后的又一名伤员，只不过症状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他现在的模样、说话的样子，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了整整一代。

舍坎纳在一台电梯前停下。昂纳白记得上次来时还没有这玩意儿。“瞧着，伦克……按九，莫比。”引路虫伸出一只长长的、毛茸茸的前肢，肢尖有点没把握地在空中悬了一会儿，然后捅了捅电梯门上标着“9”的窄槽。“他们说引路虫不可能识数。莫比和我，我们正在下这个功夫。”

随从们没跟上来，电梯里一路向上的只有他们俩——加上莫比。直到这时，舍坎纳好像才放松下来，哆嗦得不那么厉害了。他轻轻拍着莫比的后背，不像刚才那样紧紧抓住引路绳不放了：“接下来我要说的，只能咱们俩人知道，军士长。”

昂纳白一抬眼：“我的警卫有许可令，可以接触最高机密，许多情报都——”

昂德希尔抬起一只手。天花板上的灯光映照下，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往日的天才仿佛又在这些眼睛里复活了：“这次……不一样。这件事，我很早以前就想告诉你了。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电梯减速，停下，门开了。舍坎纳让电梯一直上到了山顶：“我把我的办公室搬到这上面来了。以前是维基的，可现在她参军了，于是很大方地把这地方送给了我。”伦克纳还记得，这条走廊以前在户外，在这儿可以看见孩子们玩耍的小园子，不过现在已经被玻璃封死了。厚重的玻璃非常结实，即使在大气层完全化为积雪之后也不会碎裂。

一阵电动马达的嗡嗡声，门滑开了。舍坎纳抬手请他的朋友进去。里面一扇扇高窗，俯瞰着整个城市。小维多利亚的房间可真不错啊，不过变成舍坎纳的办公室以后却一片狼藉。角落里放着过去那个炮弹壳兼玩具屋，还有一个供莫比睡卧的栖架。房间最显眼的地方摆满了处理器和高清晰显示器，上面的图像是皇家山林的景色。伦克纳见过真实风景，图像色彩之怪诞，跟真正的皇家山林没有半点相似，只能称之为超现实：幽暗的林中峡谷，充满了一块块惨白色，冻雨掠过冰山（从前的火山口），冰山和冻雨都是熔岩冷却后的死灰色。这些画面啊，简直是发了疯的……影像魔法。伦克纳停住脚步，朝那一大片乱七八糟的颜色挥挥手：“真让人大开眼界，舍克。不过，颜色好像没调好。”

“噢，调好了，特别调过的。反正，画面的内在含义没变。”舍克爬上控制台边的栖架，好像重新打量着这些画面，“哎哟，颜色确实挺嘈杂。不过用不了多久，你就习惯了，或者说……视而不见……伦克纳，咱们现在有许多困难，但深入一步，这些困难其实比显露出来的更严重。这你想过没有？”

“我怎么知道？什么都是新情况。”昂纳白肩背一沉，“是啊，糟透了，还在越变越糟。南国的形势成了噩梦，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噩梦。他们有了核武器，可能有两百件，还有投射系统。为了跟发达国家搞军备竞赛，国家经济都垮了。”

“让自己穷得叮当响，仅仅是为了干掉我们？”

三十五年前，舍克便瞧出了端倪，或者说看出了大概。这会儿他又开始提他那些傻问题了。“不，”昂纳白道，几乎带上了教训的语气，“至少最初的目的不是这个。他们当时想的是建立一个工业—农业基地，进入暗黑期后仍然可以保持运转。结果失败了，其产品只够维持一两个城市，加上部队的一两个师。到现在，南国已经深陷暗黑期，比全球其他地区快五年。南极那边已经开始刮干燥飓风^[76]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南方也只是个勉强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产粮期只有不多的几年。但那个地区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最近五个世代里，南方人一直在遭受北方矿产公司的剥削。盘剥日甚一日，大公司每个世代都比上个世代更加贪婪。到了这个世代，那里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南国对北方和即将到来的暗黑期极度恐惧。“他们不惜代价，想一步跃入核能时代。下了血本，现在连渊藪补给都十分不足。”

“而金德雷国正在不断影响他们，毒化他们最初的良好意愿。”

“是这样。”佩杜雷是个天才。暗杀、威吓、煽动恐惧情绪——只要是邪恶手段，佩杜雷无不精通。于是，南国政府渐渐认定，准备在暗黑期猛扑过来的是协和国。“媒体的分析很可能是正确的，舍克。南国也许会对咱们实施核攻击。”

伦克纳的目光越过舍坎纳那些显示着俗艳画面的显示器，投向远方。从这里可以俯瞰普林塞顿。即使在空气凝结之后，城市的许多建筑仍然可以居住，比如这幢山顶大宅。它们能够承受气压的改变，也有足够的能源支撑。除了极少部分，整座城市并没有转入地下深处。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拼命施工十五年，协和国才达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可以使人民清醒地度过黑暗期，活着。但他们离地表太近了。只要核战争爆发，用不了多久，他们便会死去。核技术的开发过程中也有伦克纳的一份功劳，这些技术创造了奇迹……可现在，我们比从前任何时间都更加岌岌可危。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奇迹。伦克纳和其他人，数以百万计，正拼命奋斗，以求实现这些近乎不可能的奇迹。最近三十天里，昂纳白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放弃计划会和工程检查来这儿和昂德希尔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友情……还是指望舍克能再一次拯救大家？

昂德希尔抬起前肢，敲敲自己的脑门：“你……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困境，会不会有其他……因素？”

“该死的，舍克，有话直说好了。比如什么因素？”

舍坎纳在栖架上坐稳一点，他的声音很低，说得很快：“比如来自太空的外星人。新太阳点亮之前，他们就来了。伦克纳，你和我一样，在暗黑期见过。记得吗，天上那些闪光？”

他不管不顾，一口气说个没完。他的语气已经完全不像多年前的那个舍坎纳·昂德希尔了，那个满脸嬉笑，一个接一个抛出奇思异想的昂德希尔，不时发出一声大笑，仿佛在挑战自己的听众。现在的昂德希尔说得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好像生怕被谁拦住似的……或者遭到别人的反驳？这个昂德希尔的话像出自……一个绝望者之口，走投无路，只好在异想天开中抓几根救命稻草。

老人似乎意识到失去了听众：“你不相信我，伦克，是不是？”

伦克纳深深缩进自己的栖架。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却说出如此荒唐愚昧的谰语。其他世界，其他世界的智能生命，这是昂德希尔最早、最疯狂的狂想之一。老老实实潜伏这么多年（理应如此）以后，居然再次浮出水面。他了解将军的为人，她对这些胡话的看法跟自己一样。全世界正处于深渊边上，摇摇欲坠，实在没办法顺着可怜的舍坎纳，搞点面子货的研究应付他。将军当然不会在这上面分散精力。

“这些，是你想象出来的吧？跟你的影像魔法一样，对不对，舍克？”在你一生中，你创造了那么多奇迹。可现在，你比从前任何时候更需要奇迹，而且要多、要快。可你手中剩下的只有迷信。

“不，不，伦克。这些画面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伪装，蒙蔽外星人的耳目。这儿，我做给你看！”舍坎纳的手在控制眼里不断戳着，画面开始闪烁，颜色值改变了。景色由夏季化为冬季。“得等上一阵子。比特率很低，但建立保密链接需要大量运算。”昂德希尔的头偏向伦克纳看不见的一排小显示器，几只手不耐烦地在控制台上敲打着：“你比其他人更应该了解这个情况，伦克。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只要我们让你了解内情，你还能做得更多，多得多。可是将军——”

显示屏上，色彩不断变化，风景变成了低解析度的一团模糊。几秒钟过去了。

舍坎纳突然轻轻叫了一声，听上去既吃惊，又有些愠怒。

画面可以辨认了，但清晰度远远比不上最初的影像。看来是标准的八色视频流。他们看到的是摄像头拍下的维多利亚·史密斯在陆战指挥部的办公室。画质还行，当然比实景粗糙得多，也比不上舍克搞的那些影像魔法画面。

至少这些画面显示的場景是真实的：史密斯将军在她的办公桌后瞪着他们，桌上的文件摞得高高的。她朝一名助手做了个手势，让他出去，然后望着昂德希尔和昂纳白。

“舍坎纳……你让伦克纳·昂纳白去你的办公室。”声音紧绷，十分生气。

“对，我——”

“我还以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舍坎纳。你可以随便玩你那些玩具，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你不能干扰手头有真正的工作要做的人。”

伦克纳从没听过将军用这种讽刺的语气跟昂德希尔说话。就算这些话再有道理，他还是不希望亲耳听到。只要能不在场，让他干什么都行。

昂德希尔好像打算抗议。他在栖架上扭动着，手臂挥动着，抬起来，做出恳求的姿势。最后还是妥协了：“好吧，亲爱的。”

史密斯将军向伦克纳点点头：“抱歉给你带来了麻烦，军士长。如果你赶时间，日程安排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谢谢您，将军。可能真的有。我先跟机场联系联系，如果需要您出面，我会向您汇报的。”

“好的。”来自陆战指挥部的图像消失了。

舍坎纳垂头抵着控制台。他的肢腿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引路虫靠近了些，探询地推推他的胳膊。

昂纳白朝他走近几步，望着舍坎纳：“舍克？”他轻声道，“你没事吧？”

沉默片刻，舍坎纳抬起头：“一会儿就好了。真抱歉，伦克。”

“我——这个，舍坎纳，我得走了。我还有个会——”不完全是实话，这会儿他已经赶不上会议和工程检查了。不过也不完全算假话。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有史密斯将军的帮助，以最快速度赶回去，说不定还能补上耽搁的时间。

昂德希尔艰难地从他的栖架上爬起来，让莫比领着他，跟在军士长身后。厚重的房门滑开时，舍坎纳伸出一只前肢，轻轻拽了拽他的袖口。还想再胡言乱语一番？

“别绝望，伦克。跟从前一样，总会有办法的。你等着瞧吧。”

昂纳白点点头，嘴里含混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侧身走出这间屋子。他沿着这条玻璃走廊向电梯走去，舍坎纳和莫比站在门口没动。过去，昂德希尔会一路陪着他，把他送出大门。但他好像明白了，他们之间的某种东西已经改变了。电梯门在昂纳白身后合上之前，他看见自己这位老朋友向他轻轻挥了挥手。

然后，他的身影消失了。电梯向下滑去。直到这时，昂纳白才允许自己沉浸在深沉的怨恨与悲哀中。这两种情绪竟然能够混合在一起，奇怪呀。他以前也听说过有关舍坎纳的流言，他有意识地排斥这些消息，拒绝相信。跟昂德希尔一样，他希望某件事情是真的，于是对一切相反的征兆持拒绝态度。不同之处在于，伦克纳·昂纳白不可能闭上眼睛，不看他们面对的险恶局势。看来舍坎纳·昂德希尔不可能参与这次最大的危机了。无论是输是赢，只能靠他们自己……

昂纳白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舍坎纳。回忆可以推迟，但愿到那时想起的是过去的好时光，而不是这个下午。至于现在……要是能抢到一架喷气机，说不定还能及时赶到陆战指挥部，跟他那几个副手谈谈，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电梯在孩子们从前的园子那一层慢了下来。昂纳白还以为这是舍坎纳的专用电梯呢。会是谁呢？

门滑开了——

“哎呀！是昂纳白军士长！我进来你不介意吧？”

一位年轻的女中尉，身穿后勤部队的作训服。维多利亚·史密斯，多年以前的维多利亚·史密斯。同样朝气蓬勃的神态，同样优雅准确的动作。一时间，昂纳白瞠目结舌，瞪着门口的这个鬼影。

鬼影踏进电梯，惊魂未定的昂纳白后退了一步。这时，对方严肃的军人仪态消失了。中尉腼腆地低下头：“伦克叔叔，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维基呀，长大了的维基。”

当然！昂纳白勉强笑了一声：“我——我再也不能管你叫小维基了。”

维基伸出两只胳膊，亲热地搂住他的肩膀：“不用，你可以叫。嗯，我这个中尉恐怕没办法给你下命令。爸爸说你今天会来……你见过他了？有时间跟我聊聊吗？”

电梯停下来，到一楼了。“我——对，我见过他了……你瞧，我得赶回陆战指挥部去。”经过楼上那番谈话，他真不知道能和维基聊什么。

“没关系。反正我也赶时间，咱们一块儿去机场好了。”肢腿一动，比画出一个笑容，“还能把你的警卫力量翻一番。”

中尉有时可以指挥警卫，但极少成为警卫的对象。小维多利亚的警卫只有昂纳白的半数，但从神态上来看，说不定更加精明强干。有几个明显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驾驶座背后最上头那个栖架上就座的是个大块头，是昂纳白平生所见个子最大的军人。他们爬上车时，他朝昂纳白怪模怪样地敬了个礼，完全不是军队礼仪教的那种。哈！大个子原来是布伦特！

“爸爸这次又说什么了？”语气很轻松，但伦克纳听出了其中的焦虑。维基还算不上是完美的情报军官，掩饰的功夫还不够好。或许是个缺点。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毕竟早就认识她了，那时她连婴儿眼都没退呢。

越是这样，昂纳白就越是难以启齿：“你一定知道，维基，他不是过去的他了。舍克对外星魔鬼和影像魔法着了迷。最后只有将军本

人出马，才让他闭上了嘴。”

年轻的维多利亚没作声，但她的胳膊生气地缩得紧紧的。他一时还以为她生自己的气了。接着，只听她喃喃地吐出一句：“老傻瓜。”她叹了口气。车子开动了，好几秒内，谁都没再说话。

地表的交通流量很小，车辆大都是在没通地铁的地区之间穿梭。街灯射出一团团蓝光和紫外光，照在阴沟和建筑边缘积起的霜雪上，闪闪发亮。建筑物内透出的光映得冰霜亮晶晶的，时而被一片雪苔衬成绿色。附着在墙上的晶虫数以百万，长出无数根须，收集任何一点点热量。在普林塞顿，直到深黑期，自然世界可能还会继续存活。地表上面、下面，城市欣欣向荣，热腾腾地生长着。高墙之后，地表之下，普林塞顿从没像现在这么繁忙，上万个窗口射出的灯火将商业区的新建筑照得一片通明，较老的建筑也沐浴在大片灯光下……可是，只要一颗中等当量的核弹，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死于非命。

维基碰碰他的肩头：“真抱歉……为爸爸的事。”舍坎纳疯到什么地步，她比昂纳白清楚得多。

“他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我记得从前他也说起过外星怪物，可从来没怎么当真。”

她耸耸肩。这个问题显然让她不大自在：“从……那次绑架之后，他就开始琢磨影像魔法的事了。”

那么久？这时，他想起舍坎纳当时是多么绝望：他的所有科学知识、逻辑推理都救不了他的孩子。原来疯狂的种子是这样撒下的。

“好啦，维基，你妈妈说得对，他那些胡思乱想并没妨碍大事，这是最重要的。无数人爱你父亲，尊重你父亲”包括我，直到现在，我仍然爱他，尊重他。“没人会相信他那些昏话。可我担心，许多人仍然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为他调拨资源，做他想要的实验。这一点，我们承担不起。至少现在不行。”

“当然。”但维基犹豫了一瞬，她的肢尖一下子挺直了。要不是从她还是个孩子时就认识她了，昂纳白肯定不会察觉到。她没把全部情况告诉他，因为这个，她有点愧疚。小维基过去是个了不起的小骗子，只有在她觉得愧疚时才会露出马脚。

“将军在顺着他来，是吗？现在这个时候，还这样？”

“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带宽，一点机时而已。”什么机器的机时？昂德希尔的台式机还是情报局的超级阵列？或许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现在明白了，舍克不再抛头露面，完全是因为将军不想让他干扰更重大的事务。可怜的将军。对维多利亚·史密斯来说，失去昂德希尔一定像把自己右边的肢腿全部剁掉一样痛苦。

“好吧。”不管昂德希尔浪费的是什么资源，反正伦克纳·昂纳白管不了。或许还是老兵的那一套最聪明：服从命令，照别人的吩咐做。他瞅了一眼小维多利亚的军服。名牌在最那头那个领口，他这边看不见。是维多利亚·史密斯？这个名字准会让高级军官们跳起来举手敬礼。或许是维多利亚·昂德希尔，或者是别的什么？

“对了，中尉，你的部队生活怎么样？”

维基笑了，话题的转变明显让她松了口气：“充满挑战，军士长。”官话只有这一句，然后——“说真的，爽死了。基础训练——嗯，这个，反正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你这种军士长，才把那个阶段搞得那么‘多姿多彩’。幸好我有个优势。受训的时候，差不多所有新兵都是‘正常年龄’，比我大得多。把年龄小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我还算干得不错。所以——你看，基础训练结束之后，成绩一般的话，到不了我这个位置。”她朝车里挥挥手，“布伦特现在是高级军士，我们一块儿工作。娜普莎和小伦克最后肯定会上军官学校，但现在还是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说不定能在机场见到他们。”

“你们全都在一起共事？”昂纳白尽量不让自己的话听上去充满讶异。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只要将军想抽查什么地方，又要快，又要完全信得过——派出去的就是我们四个。”所有活下来的孩子，除了杰里布。起初，昂纳白对此感到些许不快。不知参谋人员和中级军官们会怎么想：一伙史密斯将军的亲人，在最高机密中东翻西看。不过……伦克纳·昂纳白也从事过最高机密工作。斯特拉特·格林维尔那个老头子过去也是自行其是，从不理会别人怎么想。国王赋予了情报局长不少特权。许多中级情报官员觉得这只是一个愚蠢的传统，可要是连史密斯都觉得需要一支由自己家里的人组成的检查小队——那，说不定真有这个必要。

普林塞顿机场一片混乱。从前任何时候都没有这么多航班、航空租赁公司，这么多忙得发疯的工程。不管乱不乱，史密斯将军的地位高于一切。一架喷气式飞机已经抽调出来供他使用，维基的车畅通无阻，直接驶进军用机场。他们行驶在跑道上，在滑行的飞机机翼下穿行，一路小心翼翼。辅道已经被施工队毁了，每隔一百英尺就有一个弹坑似的大洞。到年底，机场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在遮蔽物之下进行，而不是暴露在外。这些设施最终将可以支持新型飞机，大气凝结以后仍然保持运行。

维基将他送到他的飞机旁，她没说今天晚上她还要到哪里去。昂纳白觉得很欣慰。虽说维基现在执行的任务非常古怪，不合常规，至少她还知道怎么闭上自个儿的嘴。

她陪着他来到寒冷的车外。这会儿没有风，所以他冒了个险，没有打开加热器便走了出去。每吸进一口气，气管都一阵灼痛。真冷啊，露在外面的手周围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一重重悬浮的冰霜。

因为太年轻，或者身体结实，维基可能没注意这些。汽车离飞机三十码，她径直大踏步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说个不停。要不是这次拜访看到了那么多不祥之兆，见到维基会让他由衷地高兴。虽说是个早产儿，她却这么漂亮，仿佛她母亲忽然年轻了似的。舍坎纳的优点，又中和了史密斯脸上过分强硬的线条。嘿，这么漂亮，说不定正因为她是个早产儿！这个想法突如其来，吓了他一跳。是啊，维基一辈子都比一般人领先几步，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于常人。不知为什么，看着她，昂纳白对未来的忧惧渐渐缓和了。

来到飞机下面的暖棚后，维基侧身让开，身体一震，向他行了个漂亮的军礼。昂纳白举手还礼，之后才看见了她的名牌。

“你的名字可真有意思啊，中尉。不表示职业，也不是过去住过的哪个渊藪^[77]。到底——”

“这个嘛，我的父母没有哪个是铁匠，再说谁都不知道爸爸家最初住在哪个山脚。嗯，瞧瞧你后面——”她指了指。

他身后是停机坪，延伸出去几百坪，间杂着无数施工点，直到候机大楼。但维基指的是高处，这一带河谷平原之上。普林塞顿，从闪亮的高塔到山区城郊，灯火在天边蜿蜒。

“看，在你右后方，无线电发射塔过去五度。在这儿都看得见。”她指的是昂德希尔的山顶大宅。它是这个方向最亮的，高高矗立，闪耀着现代荧光技术所能呈现的全部色调。

“爸爸设计得非常好。建成以后，我们几乎没对它作任何改动。就算到大气凝结以后，它的灯光还会在那儿，在山顶。知道爸爸是怎么说的吗？我们可以朝下走，钻到地底下去——也可以站在高处，举目远眺。我很高兴自己生长在那儿，我想让那个地方成为我的名字。”

她抬起名牌，让它在飞机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维多利亚·赖特希尔中尉^[78]。“别担心，军士长。你和爸爸妈妈创立的一切都将持续下去，会持续很久很久。”

贝尔加·昂德维尔对陆战指挥部这个地方实在有点厌了。她生命的十分之一几乎都在这里度过——要不是大量使用通信器材，肯定远不止这点时间。从60|15年以来，昂德维尔上校一直是国内情报处的处长。光明期的一半时间里，她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有一条公理——至少在现代社会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光明期快结束时，最残酷的大战就将爆发。她料到事情会相当棘手，但没想到这么棘手。

昂德维尔提前来到会议室。她将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为此，她惶惶不安。她一点也不想跟上头对着干，却不得不这么做。拉奇纳·思拉克特到得比她还早，正为自己的发言做准备。他身后的墙壁上投射着十色侦察照片，颗粒很粗。看来他又找到了几处南国核弹发射点。这是铁证，进一步证明金德雷国为“协和国背叛所必然造成的牺牲品”提供了援助。她和她的助手们坐下，思拉克特客气地点点头。负责国外和国内的两大部门之间始终存在摩擦。对外情报部门喜欢玩硬的，国内情报部门对此很难接受，但那些家伙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为自己申辩。最近几年里，思拉克特和昂德维尔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但自从思拉克特在南国的行动搞砸以后，跟他打交道容易多了。连大难临头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贝尔加闷闷不乐地想。

昂德维尔翻着会议议程。老天，那个疯子还在耗费他们的资源。也可能不是这么回事。“这些高空飞行物，你是怎么想的，拉奇纳？”这不是挑起争议。有关防空处的问题，思拉克特和她的看法一致，没有分歧。

思拉克特的手愤愤地一抬，做了个强烈反对的姿势：“闹了这么久，防空处却只发现了三次目标。‘发现’个屁。我们已经提供了金德雷反重力物质的情报，可他们还是，了解它们的情况则至关重要。这是在暗示国外情报部门连遭败绩，没有尽到职责。昂德维尔不能有效地发现那些家伙。现在，防空头头们又声称金德雷还有些我不知道的发射点。你也知道，头儿肯定会逼我找到它们……真该死！”昂德维尔弄不清最后一个词到底是前面那句话的结束语，还是他又在笔记

中发现了什么令人不快的情况。无论是哪种，反正思拉克特闭上了嘴。

其他人陆续进来，有防空处长道格威（坐在离思拉克特最远的栖架上）、火箭处处长、公关处处长还有老板本人，她身后紧跟着国王陛下的财政大臣。

史密斯将军宣布会议开始，然后正式向财政大臣表示欢迎。严格说来，财政大臣尼兹尼莫是将军的直接上司，大臣之上就是国王。可实际上，安珀顿·尼兹尼莫是史密斯的老朋友，对她言听计从。

议程的第一项就是高空飞行物，讨论过程恰如思拉克特预所料。防空处进一步研究了他们那三次发现的目标，道格威最近所做的计算机分析表明，这些目标确实是金德雷的卫星，可能是发射升空的卫星，甚至可能是处于测试阶段的反重力导弹。但不管是什么，每个目标只被发现过一次。而且，没有一个目标是从已知的金德雷基地发射的。防空处长强调指出，亟须从地面深入金德雷境内，收集可靠的情报。如果敌人拥有可机动的发射装置，了解它们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暗示负责国外情报的部门连遭败绩，没有尽到责任。昂德维尔本以为思拉克特会当场发作，可上校竟然保持着礼貌的态度，冷淡地接受了对方的批评和将军的指示。思拉克特很清楚，在他的一大堆麻烦中，这些真的算不上什么。议程的最后一项才是真正的灾难。

公关处处长开始发言：“很抱歉，我们不可能要求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参战。赢得投票就更没指望了。人民极度恐慌，但考虑到投票的时间、规模，这完全是不现实的。”贝尔加点点头。这点真知灼见，她用不着哪个广告宣传员告诉她。从内部来看，国王陛下的政府是相当专制的。但自从协和条约签订之后，十九个世代以来，政府对国内事务的管理便非常有限了。诸如陆战指挥部这样的王室家族领地可以继续保留皇家领地的名称，国王的政府有权征收数量有限的赋税，但没有垄断性的铸币权，没有征用权，也没有强迫国民服役的权力。和平时期，国家遵守的是协和条约。法庭的资金来源是诉讼者缴纳的费用，各地警察也知道约束自己，别闹得太厉害，否则便会遇到手持武器的人民的反抗。但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协和条约就将暂时失效，因此需要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参战。上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套体制经受住了考验，但也仅仅是勉强维持。而这一次，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哪怕谈论公民投票都会导致敌国立即开战。以核弹为武器的大战，不到一天便会见分晓。

史密斯将军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听着公关处的这番陈词滥调。之后便轮到贝尔加。她先从国内潜在的各种不稳定因素谈起，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或多或少。少数团体强烈反对现代化进程，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这些团体中，有些已经钻进自己的渊薮冬眠了，所以不足为虑；还有的在地下挖了棱堡，但还没有进去蒙头大睡，倘若形势恶化，这些人肯定很麻烦。伦克纳·昂纳白又创造了几项工程奇迹，在最老旧的东北部城市实现了核电供应，建成了可以抵御气候变化的居住区。“当然，这些居住区都没有经过加固处理。哪怕一颗小型核弹都可以消灭当地的大部分人口，幸存者也会因储备不足无法冬眠。”事实上，这些本可以用于渊薮的资源大部分都转用于核电厂和地下农场的建设。

史密斯将军向在座众人打了个手势：“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人提出了意见。公关处处长建议买入生产加固设备厂商的股票。这个残忍的胆小鬼，已经开始为世界末日之后做打算了。但头儿只点了点头，要贝尔加和这个胆小鬼一起研究这种可能性。她在自己的议程安排上看了看国内情报处的报告。

“将军，”贝尔加·昂德维尔举起一只手，“我想提出一个议题，可以吗？”

“当然。”

昂德维尔的进食肢紧张地抹了抹嘴。该死的，这下子，她算豁出去了。要是财政大臣不在场就好了。“我……将军，过去，您对下属的行动安排充分放权。您交给我们任务，让我们放手去做。对此，我一直非常感激。但现在，呃，很可能在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您身边的人事先不做通知”——说白了，半夜突袭，“就前往我管辖范围的某些地点检查工作——”

史密斯将军点点头：“赖特希尔小队。”

“是的，将军。”你自己的孩子，随时出现，活像国王陛下的总检察官。他们提出一大堆疯疯癫癫、不近情理的要求，让某些很好的项目下马，撤换某些她最出色的部下。最重要的是，她由此怀疑，头儿那位发疯的丈夫对她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贝尔加在自己的栖架上缩成一团。她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维多利亚·史密斯非常了解她，当然看得出她为什么不满。

“在这些检查中，赖特希尔发现过什么重要情况吗？”

“有一次，将军。”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但贝尔加坚信，最多十天，自己从内部也能揪出这个问题。从桌边众人的表情中，昂德维尔看出，大多数人只是非常惊讶，不明白她为什么把自己的不满表露出来。思拉克特的肢尖却气恼地在桌上敲击着，好像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这场讨论。这不奇怪，他也是头儿的亲人小队锁定的靶子。老天呀，给他点脑子吧，让他知道闭上自个儿的嘴巴。思拉克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来帮她，相当于在奔逃的攀爬兽身上坠一块铁砧。

头儿偏着头，客气地等了等，让其他人有机会发表意见。然后说道：“昂德维尔上校，这种做法可能有损你们的士气，这我理解。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甚至比公开宣战之后更加致命。我需要一支特别小队，既是我完全熟悉的，又能迅速行动。赖特希尔小队直属于我。如果你觉得他们的行为失当，可以告诉我——但我恳请你尊重他们所代表的上级意图。”语气中的歉意似乎是真诚的，但所用的字句毫无妥协之意。史密斯在改变数十年不变的指挥传统。贝尔加心头一沉。她有一种感觉，老板对她子女的所有破坏行径了如指掌。

在这个议题之前，财政大臣的表情近于厌倦。尼兹尼莫是个战时英雄，曾经和舍坎纳·昂德希尔共同踏进深黑期。但她现在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忘记她曾经的壮举。这一世代的几十年来，安珀顿·尼兹尼莫走上了另一条报效君王的道路——廷臣、仲裁者。地位越爬越高。无论是穿着还是举止，这老东西都是典型的漫画里的财政大臣形象：高，瘦，虚弱。此刻的她倾身向前，气喘吁吁的声音和她的长相一样，似乎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大家讨论的这些事，我肯定是外行。但我也有一点浅见。虽然无法进行公民投票，但事实上，我们已经陷入战争之中。在政府内部，我们正在调整，转变为战争状态。许多陈述、审核的程序都做了很大改动。在目前这种严峻局势下，我希望大家切实明白一点：我本人——更重要的是国王陛下——完全相信史密斯将军的领导。你们大家都知道，情报局长享有特权。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一个过时的、不合理的传统。这个传统始终被视为国王陛下政府的治国方略之一。各位必须接受这一点。”

噢！原来这就是财政大臣表面上的“虚弱”。桌边众人全都表情严肃地点头不已，没人再说什么，贝尔加·昂德维尔当然也不能继续下去。像这样被千钧压顶打了个落花流水以后，不知为什么，贝尔加

竟然感觉好多了。也许这是一条直通地狱的通衢大道，但驾驶栖座上坐的不是她，她没什么好操心的。

片刻之后，史密斯将军让会议进入她自己的议程：“还有一项议程，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思拉克特上校，请谈谈南国的局势，好吗？”说得很客气，几乎带着一丝同情。但不管怎样，可怜的思拉克特大难临头了。

但思拉克特表现得很坚强。他从栖架上一跃而起，轻快地走上讲台。“谢谢大臣阁下，谢谢将军。”他向尼兹尼莫和头儿点点头，“最近十五个小时以来，我们相信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他点着侦察照片。会议开始前贝尔加见他专心研究的就是这批照片。南国的大部分地区笼罩在一场暴风雨之下，但发射地点在枯山高处，绝大部分可以看到。思拉克特在照片上指出对方的补给线路：“南国远程火箭采用液体燃料，非常不稳定。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议会极其好斗，像疯了似的。他们那个‘关于合作与生存的最后通牒’就是最好的例子。但事实上，我们认为，他们完成发射准备的火箭还不到火箭总数的十分之一。还需要三到四天才能完成全部燃料加注。”

“在这种情况下叫嚣着打仗，可不太明智啊。”贝尔加接道。

思拉克特点点头：“但别忘了，在做出决策方面，他们的议会制度比不上我们和金德雷国。那些人被别人误导了，他们以为自己只有两条路：要么现在开战，要么进入冬眠后被杀。那份最后通牒也许在时间上犯了个错误。但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南国议会中有些人有意这么做，以使战争显得迫在眉睫，以此吓倒反对他们的一方。”

“这么说，你认为在完成燃料加注之前不会爆发战争？”防空处处长问道。

“是。最重要的是四天后在南端市召开的议会紧急会议。那次会议上，他们将评估我们对最后通牒所做的反应——如果我们有反应的话。”

公关处的胆小鬼发言说：“为什么不干脆同意他们的要求？又不是割让领土。我们强大得多，稍稍让步也不会丢什么面子的。”

桌边一片愤怒的议论声。这种言论本该遭到当头痛斥，但史密斯将军的回答还算温和：“不幸的是，这不是个面子问题。南国最后通牒要求大大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其实我想，就算我们让步，他们冬眠以后也不会变得更安全——但是，一旦妥协，我们就会虚弱不堪，无法抵御金德雷国的第一波核打击。”

火箭处处长切尼·诺德普接道：“没错。南国现在完全是金德雷手中的傀儡。佩杜雷和她那伙吸血鬼肯定万分得意。不管形势怎么发展，最后获利的都是他们。”

“也许不是。”尼兹尼莫大臣道，“我认识南国的许多政治家。他们并不邪恶，也不疯狂，更不是无能之辈。说到底，这是个信任问题。国王陛下已经表示，他愿意前往南国，参加南国议会的下一次会议，整个会议期间他都会留在南国境内。要说信任，我们这一方不可能做出比这更高的姿态了。我想，不管佩杜雷有什么打算，南国都会接受这个提议。”

这还用说，国王的用处就在这里。但大臣的这个消息仍然让大家震动不已，连“杀个精光”诺德普都吓了一跳：“阁下……我知道国王有这个权力，但我无法认同您的看法。这不是个信任问题。当然，南国也有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家，一年前，南国还几乎算得上咱们的盟国呢。政府各级官员中都有倾向于我们的人。思拉克特也说过，南国关键位置上有一——我还是直说好了——咱们一大批间谍。要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我想，史密斯将军也不可能一直对南国的科技发展持鼓励态度……可是，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在那边丧失了一切优势。南国成了一个被金德雷彻底渗透的国家。就算大部分议会成员仍然是值得敬重的人，那又怎么样？”诺德普两只胳膊朝思拉克特一指，“你怎么看，上校？”

推卸责任的时间到了。近来每次例会都是这样，每次会议，思拉克特都比上次更像靶子。

思拉克特朝“杀个精光”微微一躬：“先生，从总体上来看，你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我没有发现金德雷渗入南国火箭部队本身。过去的南国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而且我敢发誓，那个政府中有许多我们的‘同情者’。金德雷国当然也在活动，但向来被我们制得缚手缚脚。可紧接着，我们一步步败退，损失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先是侦察手段失灵，然后是一次次重大事故，接着是暗杀。我们的反应不够

快，没顶住。最近他们又开始以捏造的刑事罪名起诉我们的人……我们的对手越来越狡猾了。”

“这么说，尊贵的佩杜雷是一位咱们望尘莫及的天才？”防空处处长问道，嘲弄之意显而易见。

思拉克特沉默了，他的进食肢抽搐似的来回扭动着。过去的会议中，遇上这种情况，他会毫不犹豫地反击，拿出统计数字，拿出制定好的新方案。但现在——似乎他内心深处的某件东西被折断了。自从头儿的孩子遭到绑架以来，贝尔加·昂德维尔一直将思拉克特视为仕途上的对手，但现在，对方的模样让她窘迫不已。思拉克特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发尖，充满痛苦：“不！你不知道，我……我有朋友死在那边。还有些人死了，因为我不信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的部门里有一个身居高位的金德雷间谍。我越来越不愿意透露关键情报，知道重要情报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不报告给我的顶头上司——”他朝史密斯将军点点头，“最后……他们得到的情报中，许多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甚至用自己的加密设备亲手加密……”

会议室内一片沉寂。在听众脑海里，这些话只可能得出一个明确无误的结论。思拉克特仿佛在自言自语，完全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把他当成协和国最大的叛徒。他继续说下去，声音更低了：“要说多疑，我已经做到极点了。我用不同的通信渠道、不同的密码、不同的欺敌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敌人可怕极了，单单一个‘尊贵的佩杜雷’绝没有这个本事。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全部侦测科技都在跟我们自己作对。”

“胡说！”防空处处长道，“你所说的侦测科技，我的部门用得比谁都多。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只要在能干的人手里，计算机、网络 and 侦察卫星是威力无比的工具。不信就看看我们对这种不明飞行物所做的深度分析。当然，网络可能为敌人所用。但我们在这些领域中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还有，就算出了问题，我们还有最可靠的密码系统……难道你想说，敌人能够破解我们的密码？”

讲台后的思拉克特轻轻摇摇头：“不。我最初有过这种怀疑。但我们在金德雷密码部门渗透得很深，一直很安全——直到最近才被发觉。要是我还有什么坚信不疑的，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破解我们的密码。”他向全体听众一挥手，“你们没听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网络中存在某种异己力量，它在活动，在打击我们。

无论我们做什么，它总是什么都知道，而且，它在帮助我们的敌人……”

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同情。这个人已经垮掉了。思拉克特崩溃了，只会以幻影开脱自己的失败。或许佩杜雷真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聪明。更有可能的是，思拉克特确实是协和国最大的叛徒。

贝尔加一半的注意力放在头儿身上。史密斯将军深获国王信任，思拉克特叛变的灾难影响不了她，只要她说自己跟他没关系就行。

史密斯叫门口的警卫进来：“把思拉克特上校请到行政办公室。上校，我一会儿跟你好好谈谈。在此期间，你的职责不变。”

这些话好像过了一秒钟才进入思拉克特充满恐惧的大脑。他朝门口走去，但显然不是被逮捕，甚至不是去接受过去下级的盘问。“遵命，将军。”他极力振作起来，跟着军士出去了。

思拉克特离开后，房间里寂然无声。贝尔加看得出来，人人都在暗中互相打量，脑子里转着不可告人的念头。终于，史密斯将军开口了：“朋友们，上校的话有道理。我们内部肯定有金德雷国的潜伏间谍，这一点我不怀疑。但他们的活动面未免太广了，全面渗入了我们的组织。这里出现了系统性的大问题，可我们还不知道问题的性质……这就是赖特希尔小队存在的原因。”

开关星点亮已经四十年了。里茨尔·布鲁厄尔并没有连续值班，但流放仍然消耗着他的生命。现在，流放终于快结束了。过去按年计，现在则按天计了。再过不到四天，他就能统治一个世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布鲁厄尔飘在一名聚能操作员身后。操作员正遥控在阿拉克尼着陆的集束式侦察器。他静静地观察着这种微型探测器发回的信号。几秒钟前，侦察器刹车减速，张开它一米多长的翅膀。它的飞行高度距地面四十千米，像鬼影一样，飘浮在下面无尽的灯火之上。灯火像一张铺开的大网，亮闪闪的，看不到尽头。聚能者把这个地方称为大金斯顿南端市。这是个蜘蛛人的大都会。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冰天雪地，还会越来越冷。但它再也不是一片荒原了。蜘蛛人的大都会看上去很像弗伦克。这是个真正的文明世界，四十年不断开发的成果。以人类的高标准来看，它的科技还不够先进。但只要有聚能者引导，一二十年就能很像样。四十年了，我降级成了只管十来个人的小队长，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千百万人的主人。那以后……如果真的能从蜘蛛人世界追根溯源，发现一个高级技术文明……总有一天，他和托马斯·劳会重返弗伦克和巴拉克利亚，将那里一并纳入自己治下。

三秒钟内，侦察器传回的图像分裂成了数十个，每个又分解为数十个……“怎么回——”

“集束式侦察器解体了，统领大人。”雷诺特的解释冷冰冰的，有点像嘲弄，“分解为两百个移动式侦察子。我们会将其中的一部分调进南端市。”她从画面前转过身来，几乎直视着他的眼睛，“真奇怪，你居然开始对行动细节感兴趣了，统领大人。”

她的大胆无礼激起他一丝怒火，但怒火稍纵即逝，而且很温和，没影响他的呼吸，更没让他气得两眼模糊。他只耸了耸肩。我现在甚至可以跟雷诺特和平相处了。或许托马斯·劳是对的，或许他成熟了。“我想看看这些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必须了解你的奴隶。用不

了多久，他们会把上亿蜘蛛人炸个灰飞烟灭，但还是会留下一批。对于后者，他必须学会忍受。

有部分侦察子飞过一个冰封的峡谷，无声无息地弧形下降。还有一些仍在继续飞行。里茨尔瞥见了云层，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估计是飓风^[79]的上端。两百颗指头大小的小弹丸。一千秒后，小弹丸全部着陆，许多陷入深深的积雪，有的落在荒原乱石中。但还有一些侦察子成功地在适当地点着陆了。

有几颗落在像是公路的地方，处在蓝色的街灯灯光下。其中一颗显示出远处一幢积了厚厚一层雪的破房子。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大型车辆从近处轰隆隆驶过。雷诺特的聚能呆子一点点调整着侦察子的位置，让它们爬上路面，附着在某辆车上。但小间谍们一个个停止了发送信号，它们被大车轧扁了。里茨尔扫了一眼侦察子统计视窗，“最好一次成功，安妮。我们只剩下一枚集束式了。”

雷诺特没搭理他。里茨尔在支撑点上一拉，飘落下来，拍拍聚能专家的肩膀：“你能把一个弄进他们室内吗？”

得到对方回答的概率不大。一般来说，正在执行任务的聚能者不会理睬外界干扰。但片刻之后，这个聚能者点点头：“一百三十二号侦察子的情况不错。我还有三百秒的高成像链接可用，我们离防寒门的这一侧只有几米。这一个要进去了——”这人躬着身子伏在控制台上，前后摇晃着，像沉迷于手眼配合游戏的玩家。眼前的情况还真跟一场手眼配合游戏差不多。一幅图像开始随着他的动作翻滚，进入来往的车流。

布鲁厄尔回头瞪着雷诺特：“该死的，存在时间滞后。这样怎么可能——”

“操纵远程机器并不是最困难的，梅林——”就是那个聚能操作员“对处理时间滞后很有经验。最大的困难是在蜘蛛人的网络中活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资料、情报，但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和蜘蛛人实时互动。到那时，哪怕滞后十秒，也会对实时互动造成重大影响。”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侦察子的小镜头前出现了一缕灯光。梅林早已凭借聚能者神奇的直觉，将侦察子贴在一辆车上。图像发疯似的旋

转着，几秒钟后，梅林才实现侦察子与车身的同步，图像稳定了。前面的墙上打开一道门，车子开了进去。三十秒过去，墙身好像在向上升起。难道是某种电梯？如果信息计量是正确的，那这个电梯间比一个壁球场还宽。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布鲁厄尔发现自己被眼前的图像深深吸引住了。这以前的许多年里，他们得到的所有有关蜘蛛人的资料都是经过雷诺特的聚能译员翻译之后的二手情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瞎编的，现实怎么可能那么乐观。他要的是真正的图像。微型光学侦察卫星送回了一些图像，但清晰度差得要命。好几年时间里，里茨尔一直觉得，只要蜘蛛人发明出高清影像通信，他就能得到大批优质图像。问题是，蜘蛛人的视觉系统跟人类差别太大。到现在，蜘蛛人军用通信中的百分之五都是高清晰度的图像，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称之为“影像魔法”。如果不经过转译、分析，人类根本瞧不出名堂来。译员们早已向卡尔·奥莫的监控人员证明，对蜘蛛人来说，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普通影像，再正常不过了。要不是这样，他肯定会怀疑这种所谓影像魔法是一种加密图像。

但现在，再过几秒钟，他就会以人类的视角好好瞧瞧这些怪物到底什么模样了。

仍旧看不出动静。如果这真的是一台电梯，他们下降的路程可不短呀。考虑到南极的气候，这种做法也有道理。“信号会不会丢失？”

雷诺特没有立即回答：“现在还不清楚。梅林正在调动其他侦察子进入那个电梯井，形成中转路径。我更担心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些探测器。就算激活了自毁机制——”

布鲁厄尔放声大笑：“管他呢。雷诺特，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再过四天，我们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协和国已经开始恐慌了。他们刚刚撤换了一个高级负责人。我有会议记录，维多利亚·史密斯已经怀疑网上有人跟他们作对了。”

“他们情报部门的头头？”这个消息让布鲁厄尔愣了愣。肯定是刚发生不久的事。但这又如何？“他们只有不到四天时间，还能有什么办法？”

雷诺特的目光仍旧是彻底的冷漠：“可以分段隔离他们的网络，说不定干脆彻底断网。这种办法是可以堵住我们的。”

“同时意味着输掉与金德雷国的战争。”

“是的，除非他们能向金德雷国提供扎扎实实的证据，说明的确存在着‘潜伏在太空里的魔鬼’。”

这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女人只是在钻牛角尖罢了。里茨尔朝眉头紧锁的雷诺特露出了笑脸。钻牛角尖再正常不过了，是我们把你制造成这个样子的。

电梯门开了。镜头传送图像的速度降低到每秒一帧，解析度也很低。真该死。

“好！”是梅林，表示某种胜利情绪。

“他把一个中转侦察子调动就位了。”

图像突然清晰起来，也流畅多了。小间谍爬出电梯门，梅林将它的眼睛向下转动，下面出现了一道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台阶，更像一个云梯。这是什么地方？上货的车库？侦察子潜入角落，向外望着蜘蛛人。从屏幕上显示的比例尺判断，蜘蛛人的个子与他们的猜测一致。成年蜘蛛人的高度大约能到布鲁厄尔的大腿。这东西的身姿很低，在地面铺得很宽。点亮之前他们从下面的图书馆弄来了一批图片，里面的蜘蛛人就是这副模样，跟聚能译员们在听众脑子里激发出的形象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穿着衣服吗？跟人类不同，这些怪物缠着一条条料子，像带纽扣的横幅。许多怪物身边还挂着很大的背篓。他们的动作倒挺快，一抽一抽的，难看得要命。大刀一样的前腿在身前这里劈一下，那里砍一下。这儿的怪物还真不少，除了颜色古怪的衣服，身体的甲壳全是黑色。他们的脑袋上亮闪闪的，好像缀着扁平的宝石，这就是蜘蛛人的眼睛。至于嘴，那些译员总算挑了个合适的词儿：“胃”。带尖牙的小洞，很深，周围是一圈小爪子——是不是邦索尔翻译公司所谓的“进食肢”？这些小爪子好像随时随地都在蠕动。

蜘蛛人聚成黑乎乎的一堆。他们的形象比他想象的更可怕，简直是噩梦。这类东西，你碾呀踩呀，碾呀踩呀，可还是不断爬出来，越

来越多，朝你身上爬。里茨尔倒吸一口气。只有一个想法能给他带来安慰：只要一切顺利，再过不到四天，眼前这一批怪物就会全部消失。

一艘星际飞船即将飞越开关星系，这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只是短短一跃，不到两百万千米，按文明世界的标准，跟移动船身调整泊位没多大区别。但对幸存的飞船来说，这已经接近它们的机动极限。

“无影手”号的起航准备是在乔新的亲自监督下完成的。这艘飞船向来供里茨尔·布鲁厄尔私人使用，但乔新知道，这些年来，它也是唯一一艘没有被同类吞食的飞船——没有拆卸零件用于修补其他船只。

在“乘客”登船前几天，乔新已经将L1提炼站的氢气抽干了。不过几千吨，与吸附式飞船主燃料箱的百万吨位相比，只能算可怜的一滴，但也足够他们滑过L1和蜘蛛人世界之间的这段距离了。

乔新和范·特林尼对飞船的推进器喷射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看着这直径两米的窄窄管道，人总能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在这里，惊天动地的力量喷涌而出，推动清河飞船达到光速的百分之三十。管道内壁的光洁度为微米级，除了工作服射灯映出的一片片金色银色，完全看不出它无比狂暴的历史。实际引导磁场的是埋在管壁后面的处理器毫微网络，但只要喷射管壁出现空腔，一旦点火，哪怕运算速度最快的处理器也救不了他们。特林尼进行激光计量检测时做得非常郑重，一板一眼，之后马上又吹起了牛皮：“左侧有九十微米的灼痕——去他妈的，反正没什么新落下的坑坑洼洼。就算你把自个儿的名字刻在管壁这儿，飞这么点距离也没什么狗屁关系。你是怎么计划的，以几分之一的重力飞上一两百千秒？”

“嗯。我们要把启动过程适当延长，慢点推。但制动点火时会稍稍超过一个标准重力，持续一千秒。”只有到了大洋上空低处时，他们才能减速。稍出一点差错，火箭就会点亮阿拉克尼的天空，强度远远超过太阳。行星这一侧的每个蜘蛛人都能看个一清二楚。

特林尼做了个夸张的挥手否定的手势：“别担心。星系内飞行我搞过无数次，比这危险多了。”他们爬到喷射管靠近船首的一侧，平

滑的管道在这里逐渐敞开，成为推进磁场发生器的开始部分。特林尼一路上大吹大擂着他那些牛皮故事。也不全是牛皮，大多数都可能是真的。老头子从他认识的所有探险者中提取精华，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主人公。不过，要说飞船推进器，特林尼还真的略知一二。糟糕的是找不到比他更懂的人。清河的所有飞船工程师都死于最初那场战斗，统领属下的最后一个聚能工程师又出了蚀脑菌失控的事故。

两人从“无影手”号船首一端钻出来，拽着系泊绳回到他们的交通艇。特林尼顿了顿，转过身：“我羡慕你，小伙子。瞧瞧你的船！空船重量一百万吨！你这一趟飞不了多远，但你会驾着“无影手”号驶向宝藏和客户——它飞了五十光年，为的就是这个。”

乔新顺着他的手望去。这么多年来，他已经意识到特林尼的戏剧化姿态只是老头子的伪装……但有时候，这些夸张的言辞仍旧深入他的内心，带给他震动。这时的“无影手”号看上去完全可以跨越群星。弧形船壳，一百米，又一百米，向前延伸，伸向视线之外。流线型船身，无论是速度还是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都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内达到了最高限度。船尾之外——一百五十万千米——就是碟形的阿拉克尼，苍白，暗淡。首次接触，飞航主任是我。乔新有理由为自己骄傲……

起飞前最后一天，最后检查，人员登舰，乔新忙得团团转。船员加上聚能者，上船的总共有一百多人。乔新对哪个聚能者是干嘛一行的了解得并不细，但有一点很清楚：两位统领要大量干预蜘蛛人的网络，而且是实时干预，去掉L1存在十秒滞后。这种做法很有必要。要想将蜘蛛人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必须采取一系列精巧的欺诈手段。这些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将蜘蛛人的全部战略武器一锅端，彻底接管过来。

这一班总算干得差不多了。乔新正准备离舰，卡尔·奥莫出现在乔新紧靠舰桥的小办公室里。

“还有一项工作，飞航主任。”奥莫的瘦脸挤出一个毫无欢愉之情的笑容，“就算加班吧。”

两人乘一艘交通艇来到庞杂体，却不是去哈默菲斯特。交通艇围着钻石一号绕了一圈。冰块和钻石之间嵌着L1—A的入口。这是军火库。气密门外泊着另外两艘交通艇。

“飞航主任，‘无影手’的武器系统你都研究过了？”

“对。”除了那上面布鲁厄尔的私人地盘，“无影手”号的所有情况乔新全部认真研究过，“不过，青河人肯定更熟悉——”

奥莫摇摇头：“这种工作不适合小商贩，哪怕范·特林尼都不行。”他们过了好一会儿才通过安全检查，但进去之后，两人一路畅通无阻，来到武器区。面对他们的是一排排机器，一列列卵形弹头沿墙排列，上面是古老的青河标志，标出核武器、导向能量武器。有关战斗之后到底还剩下多少武器，多年来一直是流言猜测的对象。现在，乔新亲眼看到了。

奥莫领着他走上一条慢行道，两边都是没有标记的货柜。L1—A没有交感系统，又是少数几个没有布置青河定位器的地方。这里的自动化系统是最简单的傻瓜式。他们碰上了雷·塞雷特。后者正监督着一群聚能者制造某种发射架。“这些武器绝大多数都要调上“无影手”号，乔新先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东拼西凑，想尽可能多拼凑出几套发射装置。花了大力气，可还是没多少。资源不足啊。”他朝一排武器一挥手，那些武器像是用青河推进装置加易莫金战术核弹头拼成的，“数数，短程核弹一共十八枚。货柜里的东西还可以凑成十来套激光武器。”

“我……我不懂，统领侍卫。你是战斗员，手下又有一批专家。需要我——”

“需要你这个飞航主任考虑这些事吗？”又是刚才那种毫无笑意的笑容，“为了挽救蜘蛛人文明，我们极有可能用上这些武器。从进入低轨道的‘无影手’上发射。你们飞航人员也必须熟悉武器配备和应用，这很重要。”

乔新点点头。这些他都想过。下面随时可能爆发一场足以毁灭行星的战争，最可能的导火线就是蜘蛛人南极地区目前的危机。进入轨道以后，他们每隔五千三百秒便会经过那个地区。如果星际飞船派出较小的船只，该地区更是几乎时刻处于他们的火力之下。这些激光武

器的事，托马斯·劳早就向大家宣布过。至于核弹……或许可以用来威吓对方。

统领侍卫领着乔新向前走，向他讲解每种重新装配起来的武器的局限。大都是定向爆炸弹，奥莫的聚能者已经将它们改造成了钻地弹。“我们会把大多数搞网络工作的聚能者调入‘无影手’号，他们会参照你的机动随时提供火控参数。我们可能会根据目标的情况对飞行轨道做相当大的调整。”

奥莫满怀操枪弄炮的激情，讲得滔滔不绝。乔新再也无法回避严酷的事实了。最近一年来，乔新注视着准备工作的进展，心里的惧意越来越深。有些细节是瞒不过他的。但每一种可能的背叛，他们都准备好了一套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一直紧紧抓住这些“合情合理的解释”不放，为自己保留着最后一丝体面，让他有可能和丽塔一起欢笑，计划他们与蜘蛛人共同生活的未来，想象他和她今后会有的孩子。

恐怖之情一定在他脸上流露出来了。奥莫不再高谈阔论杀人的企图，转身看着他。乔新问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告诉你？”奥莫一根指头在乔新胸口狠狠一戳，推力使他飘离慢行道，撞在墙上。奥莫又戳了他一下，那张凶狠的脸上怒气陡升。这是易莫金权贵们特有的怒气，是他们的特权。生长在巴拉克利亚的乔新从小就十分熟悉这种表情。“其实没多大必要，对不对？但是你，还有这儿的大多数易莫金人，你们都变质了，里面腐烂了，成了小商贩。别的人，我们可以由着他们晃荡一阵子。可一旦‘无影手’进入低轨道，我们需要你的智慧，需要你立即服从。”奥莫再一次捅了他一下，“你现在懂了吗？”

“懂……懂了，是！”丽塔啊，我们永远是易莫金人，永远无法改变。

要离开哈默菲斯特顶楼的聚能者超过一百名。特鲁德·西利潘真是个大天才，居然安排他们一起行动，同时上路。前往特里克西娅舱室的伊泽尔只能逆着汹涌的人流游动。聚能者四五人一个小组，在别人的引导下，首先进入跟他们狭小囚室相连的狭窄过道，然后是支巷，最后进入主通道。引导员的动作还算温和，但这种走法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伊泽尔轻轻一拉，闪入巷道侧壁的一个设备龕中。这里相当于人流中的一个小小的回水湾。面前飘过的人群中，有些是他多年未见的熟人，有青河人，也有来自特莱兰的专家。他们和特里克西娅一样，埋伏之后立即被易莫金人聚能了。分派来引导他们的人里，有些跟他们带领的聚能者是好朋友，每次上岗都要来这里探望自己失去的朋友。最初的时候，这样做的人很多，但一年年过去，希望渐渐破灭。也许今后可以……劳不是保证解放他们吗？与此同时，聚能者好像根本不在乎有没有朋友前来探望。对他们来说，访客只能打扰他们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死脑筋才坚持探望，还一连坚持多年。

伊泽尔从未见过这么多聚能者集体行动。甬道里的通风设备不如他们的小囚室，没有好好洗澡的身体散发出阵阵臭味。安妮把统领的这批财产看护得很好，基本上算健康。这就行了，没必要干净漂亮。

在一个各支流交汇的路口上，比尔·弗恩挂在墙上指挥各小组的引导员。大多数小组都由同专业的聚能者组成，彼此兴奋急促地谈论着。文尼听到了零星几句，关于别人为下面的蜘蛛人世界做了什么安排，难道他们也对这个问题的感兴趣？……不，交谈急匆匆的，支离破碎，还包含着大量术语行话。一个岁数较大的女人——专业是破解网络协议——朝她的引导员使劲推了一下，对他发话了。聚能者竟然主动跟普通人直接对话！“还要多久？！”声音尖厉刺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工作？！”

这女人同组的另一个聚能者也嚷嚷起来，说的好像是“对呀，堆栈数据早该更新了”！一边说，一边从另一侧朝引导员挤过

来。没有数据输入，这些可怜人快急疯了。小组成员全都冲着引导员大喊大叫起来。这个小组成了人流中的核心，以他们为中心，聚能者越挤越多。突然间，伊泽尔意识到，聚能者中完全可能出现类似奴隶暴动的骚乱——如果把这些奴隶从他们的苦役中带走的话！那个易莫金引导员显然明白这种危险，他溜到一旁，使劲一拽吵得最起劲的两个聚能者身上的电击系索。他们一阵抽搐，瘫倒了。失去中心之后，其他人的抗议很快降成了不满的唠叨。

比尔·弗恩赶过来镇住最后几个好斗的聚能者，还抽空瞪了引导员一眼：“又给我添了两个需要调整的。”引导员擦去脸颊的血迹，怒视比尔，回敬了一句：“跟特鲁德说去吧。”他拉着电击系索，将两个失去知觉的聚能者从小组里拖出来。人流重新开始流动。过了一阵，文尼抓住一个空当，用力一跃，飘向巷道底部。

译员们不上“无影手”号，顶楼他们那一区本来应该什么事都没有。但伊泽尔赶到时，他发现每个小间的门都大开着，译员们在窄过道里挤成一团。伊泽尔挤过烦躁不安、大喊大叫的聚能者。找不到特里克西娅。他在过道上几米处碰上了从另一个方向过来的丽塔·廖。

“丽塔！负责他们的引导员都去哪儿了？”

丽塔双手一扬，生气地说：“还用说，上别的地方忙去了呗！这会儿偏偏又有哪个笨蛋打开了译员的舱门！”

这个活儿真不该交给特鲁德，他实在没这个本事。当然，舱门打开多半是因为哪儿出了什么小故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哪儿都不该去的译员们不用任何人催促，全都离开了自己的小间，这会儿正吆喝着要别人领他们走。“我们要去阿拉克尼！”“我们要近距离接触！”

特里克西娅在哪儿？伊泽尔听见上面一个角落里闹声最响。他拐过那个岔路口。她在那儿，跟一伙译员在一起。特里克西娅看上去惊慌失措，不知该干什么。她不习惯自己小间以外的世界。但她好像认出了他，“别吵！别吵！”她喊道。周围叽里呱啦的声音小了些。她偏过头，大致冲着他的方向：“四号，我们什么时候去阿拉克尼？”

四号？“呃，快了，特里克西娅。但不是这一趟，咱们不坐‘无影手’号。”

“为什么不？这里有时间滞后，我不喜欢！”

“目前，统领希望你们留在这儿。”事实上，这确实是官方版本的通知：阿拉克尼近地轨道上目前只需要从事底层网络工作的人员。但范和伊泽尔知道上面的险恶用心。劳希望“无影手”号执行它真正的任务时，上面搭载的人员越少越好。“等安全了，你马上就能去，特里克西娅。我保证。”他朝她伸出手。特里克西娅没有躲开，但紧紧抓住墙上的支撑点不放，不想被拉回她的小间。

伊泽尔扭头望着丽塔·廖：“我们怎么办？”

“等等。”她碰碰耳朵，侧耳听着，“弗恩和西利潘马上就会过来把他们塞回洞里去，现在还得先把其他人在‘无影手’号上安顿好。”

天哪，够等一阵子的。这段时间里，二十个译员只能在顶楼的迷宫中四处游荡，没人管他们。他轻轻拍拍特里克西娅的胳膊：“咱们先回你的房间去，特里克西娅。嗯，你瞧，你在外面耽搁的时间越久，错过的信息就越多。肯定把头戴式落在房间里了吧。你可以把它用起来呀，问问舰队网你什么时候能去。”头戴式拉在房间里多半是因为掉线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随便什么似是而非的理由都行。

特里克西娅从一个支撑点荡到另一个支撑点，动作犹豫，拿不定主意。突然间，她猛地一推，从他身前掠过，向下一拐。那个方向通往她的房间。伊泽尔跟了上去。

特里克西娅一到，房间立即做出反应，光线调成了平时的暗光。特里克西娅抓起她的头戴式，伊泽尔赶紧将自己的完成同步。她的链接没有全部切断，伊泽尔看见了平常那些图像和闪烁而出的片片文字。这些来自地面的信息算不上实时，但也差不多。特里克西娅的目光跳动着，从一个区域跳到另一个区域。她的手指敲击着那块旧键盘，但她好像忘了向舰队信息中心查询的事。一看到她的工作空间，她立即被拉回自己的聚能绑定项目。不断弹出新的文字窗，上面的鬼画符飞速变换。肯定是蜘蛛人对话的同步文字记录，某个电台谈话节

目，或者是——考虑到当前局势——截获的军用通信。“真受不了这种时间滞后，不公平！”又一阵沉默。她弹开另一个文字视窗，文字旁边还有图像，一系列色彩不断闪烁，这是蜘蛛人的某种视频格式。不大像真正的图像，但他认出了这种模式，毕竟从前在这间小屋里见得多了。这是一个蜘蛛人的商业广播电视节目，特里克西娅每天都要翻译这个节目。“他们错了。去南端市的是史密斯将军，不是国王。”现在的特里克西娅仍旧很紧张，但这是正常的紧张，聚能者特有的全神贯注。

过了一会儿，丽塔·廖从门外探进头来。伊泽尔转过身，见她一脸惊奇。“你真是个魔术师，伊泽尔。你究竟是怎么让她安静下来的？”

“我……我猜，特里克西娅信任我。”用没把握的推测表达内心深处的希望。

丽塔的脑袋缩了回去，望望外面的过道：“是啊。你把她弄回去工作以后，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其他人全都安安静静回自个儿房间去了。译员型聚能者比军事领域的好管理得多，只要摆平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其他全都老实了。”她咧嘴一笑，“这一套我们从前也见过，译员能管住下面各层级的聚能者，他们真是核心组件，一点没错。”

“特里克西娅是个人！”所有聚能者都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你这个该死的奴隶主！

“我知道，伊泽尔，对不起。真的，你的心情我理解……特里克西娅和其他译员确实跟别的聚能者不一样。要翻译自然语言，当然得有点与众不同才行。所有呆子——我是说聚能者里，译员最像人……对了，我得去传个话，让比尔·弗恩知道这里没事了。”

“好吧。”伊泽尔铁青着脸回道。

丽塔退出房间，房门滑过来，关上。片刻之后，只听沿着过道响起一片砰砰的关门声。

特里克西娅身体伏在键盘上，完全没听见两人刚才的对话。伊泽尔望着她，想着她的将来，想着自己最后会怎么解救她。潜伏四十年

后，译员们仍然无法与蜘蛛人进行实时语音对话，所以托马斯·劳不会把译员们派到阿拉克尼上去，对他没好处……暂时不会。等到这个世界被征服以后，特里克西娅和其他人总有一天会为他代言，成为征服者的声音。

那一天是不会到来的。范和伊泽尔正按计划行动。除了几个老式系统，几台机电后备设施，青河定位器可以控制一切。范和伊泽尔终于开始了真正的破坏活动，最重要的是哈默菲斯特上的无线动力断开阀。那个阀门几乎完全是个机械链接，什么巧劲儿都使不上。但范给定位器找了个新用途，把它们当成真正的细砂。之前几兆秒里，他们在那个开关处积起了几层细砂。其他几个老式系统和“无影手”号上也同样做了手脚。最近几百秒里，他们冒了最大的风险。这一招只能用一次，只能用在劳及其一伙儿的注意力被接管阿拉克尼的大事所分散的时候。

如果这次破坏成功的话——不，这次破坏得手以后——一切都将掌握在青河定位器手里。那时就看我们的了。

伦克纳·昂纳白是陆战指挥部的常客，这里简直成了他建筑工程的大本营。这个协和国情报中枢，他一年要来十几次。他每天都和史密斯将军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随时能在工作会议上见到她。在卡罗利加的那次会面——竟然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虽然不够亲切，至少双方都能开诚布公，向对方坦承自己的忧虑。但是，十七年来，自从戈克娜死后……他一次也没有进过史密斯将军的私人办公室。

将军现在换了个助手，一位年轻的早产儿，但昂纳白几乎没怎么注意到他。他踏进的是将军的私室，里面悄无声息。这地方跟他记忆中的一样大，里面有密室（尽人皆知），摆放着一张张栖架。表面看来，这里暂时只有他一个人。这间办公室过去属于史密斯的前任斯特拉特·格林维尔将军，但早在格林维尔之前两代，这里便是情报局局长最隐秘的老巢。从前的主人现在肯定认不出这个地方了，这儿的通信、电脑设备甚至比舍克在普林塞顿的办公室还多。房间一侧全是显示器，图像之复杂，超过了任何影像魔法。现在显示的是来自上方摄像机的视频信号：皇家瀑布两年多以前就凝固了，显示图像越过瀑布，整个山谷历历在目。山头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覆着一层二氧化碳凝成的霜。但近处……除了红光，建筑物里还透出色彩各异的灯光，射在来往于街道的车辆排出的废气上。一时间，伦克纳看得出神。哪怕仅仅一个世代之前，进入暗黑期五年以后，外面怎么可能出现这番景象。外面？这个时候，连这间屋子都该人去楼空了。上个世代的这个时候，格林维尔的手下早已钻进地下小小的指挥部，呼吸着浑浊的空气，倾听最后的无线电信息，猜测躲在潜水箱这一简易渊藪里的伦克、舍克等人能不能活下来。再过几天，格林维尔就将结束最后的活动，那场大战则会暂停，凝固在死一般的沉睡中。

但在这个世代，我们却没有暂停，只能不断前进，走向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

他看见将军在自己身后静静地迈进房间。“军士长，请坐。”史密斯朝办公桌前的一张栖架摆了摆手。

昂纳白的遐思到此为止，坐了下来。史密斯的U形办公桌上摆着一摞摞打印出来的报告，还有五六台小型阅读屏，三台还亮着。两台显示着不明所以的抽象图案，和舍坎纳沉溺其中的那些图像相似。这么说，她还在顺着他。

将军的笑容很生硬，或许是真诚的：“我还叫你军士长，这个军衔真的是……嗯，谢谢你来这里。”

“我当然会来，将军。”她叫我到这儿来干什么？那个匪夷所思的东北地区项目或许还有机会？或许——“将军，你看过我的掘进报告吗？有了核子爆破物，我们可以迅速形成一批有防护手段的坑道。东北地区的地质构成是页岩，是最理想的地点。只要把爆破物给我，一百天内，我就能保障那里所有人员和农场的安全。”这些话竹筒倒豆子般滚出来。这项工程必然耗资巨大，无论是皇家政府还是市场，谁都不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经费。筹措经费的唯一办法是说服将军抛开协和条约，实施战时紧急法令。就算这样，结果也不一定理想。但如果等到战争爆发，这一措施会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维多利亚·史密斯抬起一只手，轻声道：“伦克，我们没有一百天。不管最后结局是什么，我估计，不到三天就会见分晓。”她朝一台小阅读屏点了点，“我刚刚收到情报，尊贵的佩杜雷亲自赶到了南端市，现地统筹安排。”

“这个，现地就现地。她要是煽动南国向我们发动袭击，核战一打起来，她也跑不了。”

“所以，我们目前可能还没事——她离开南端之前。”

“将军，我听到了一些消息。咱们的对外情报部门是不是真的全垮了？思拉克特也被撤了？”流言满天飞，说金德雷国间谍打入了情报机关心脏。眼下，哪怕最普通的通信往来都用上了最高密级。就算敌人并没有取得什么直接战果，金德雷国也可能利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慌和混乱，来个乱中取胜。

史密斯愤愤地抬起头：“对。我们在南国输得一败涂地。但那里仍旧有我们的人，信赖我的人……我辜负了的人。”最后一句话几不可闻，伦克纳不知这句话是不是对他说的。将军沉默片刻，然后挺起身：“你是南端基础设施方面的专家，对不对，军士长？”

“是我设计的，大部分工程又是在我监督下完成的。”当时的南国和协和国是友邦，友谊之深厚，达到了国与国之间友谊的极点。

将军的身体在栖架里扭动着，手臂不住颤抖：“军士长……即使是现在，我仍然受不了你，无法忍受！我想，这一点你自己也清楚。”

伦克纳低下头。我清楚，对，太清楚了。

“但是，我信任你。还有，啊，渊藪呀，我现在需要你！命令是没用的……可是，你能帮助我处理南国的危机吗？”这些话好像是从她嘴里硬生生挤出来的。

这还用问？伦克纳抬起手：“当然。”

将军显然不希望他回答得这么草率。史密斯咕哝了一声：“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次任务是帮助我个人，而且非常危险。”

“是的，是的。我一直乐意为你效劳。”一直想恢复我们之间的友谊。

将军凝视着他：“谢谢你，军士长。”她轻轻叩击着桌子，“蒂姆·道宁”你的新助手？“会告诉你具体安排。我简要地说一下。佩杜雷之所以去南端，只有一个原因：南国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并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听她摆布，南国议会有些议员邀请我过去，跟那边的人谈一谈。”

“可是……这种事，应该是国王去才对呀。”

“是这样。但在这个暗黑期内，许多传统都被打破了。”

“你不能去，将军。”在他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某种强烈的情绪已经按捺不住，即将冲破士官礼仪的约束。

“提这种意见的人不止你一个……上个暗黑期，就在离我们现在坐的地方不到两百码的地方，格林维尔将军跟我说过同样的话。那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说话。”她沉默了，沉浸在回忆中，“有意思。有许多事，格林维尔当时就猜出来了。他知道我会坐上他的栖架，知道会出现诱使我亲临行动现场的事。光明期的头几十年，我有十多次想亲

自出马。如果我去，亲自动手，完全可以把事情办妥——甚至拯救别人的生命。但对我来说，格林维尔的建议更像命令，我服从了，按捺住性子，决定等以后再说。”她突然笑起来，看样子思绪回到了现在，“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整天弓腰驼背在办公桌前欺敌诱敌。可现在，终于到了违背斯特拉特命令的时候了。”

“将军，格林维尔的建议过去有道理，现在仍然有道理。这里才是你的岗位。”

“这种糟糕的局面……原因在我。是我做出的决定。如果现在去南端，我还有可能挽救一些人的性命。”

“但如果失败，你会死，我们也输定了！”

“不。如果我死了，事情可能更棘手些。但到最后，胜利仍然属于我们。”她“啪”地关闭桌面上的显示器，“我们三小时后出发。四号紧急跑道。准时到。”

伦克纳气急败坏，几乎大吼起来：“至少加强警卫。小维多利亚和——”

“赖特希尔小队？”一丝浅笑，“他们的名气蛮大的嘛。”

伦克纳忍不住笑了：“是……是的。谁都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可他们那股劲头，几乎跟咱们当年一样疯。”关于他们的传闻不少，有些好，有些坏，但全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其实你并不讨厌他们，对吗，伦克？”她的声音里带着惊奇。史密斯接着道，“接下来的七十五个小时里，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眼前的局势，应该说是我和舍坎纳有意识造成的，是我们多年以前做出的决定。我们当时就知道这里头的危险。现在是我们做出总结的时候了。”

自从他进入这个房间，这是她第一次提到舍坎纳。她和舍克的协作取得了那么多成就，可现在，这种协作瓦解了，将军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下面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但他一定得问：“这件事你跟舍克谈过吗？他现在在干什么？”

史密斯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他在尽力，军士长，在尽最大努力。”

即使按天堂岛的标准，今天的夜空也算得上澄澈通透。奥布雷·尼瑟林小心翼翼地在小岛山顶的高塔上绕行，检查今晚的研讨会将使用的各种器材。他的加热腿套和外套不算特别臃肿，但只要加热器出了毛病，或是拖在身后的电线断了……嗯，他没跟助手们撒谎，几分钟内，你就可能冻掉一只胳膊、一条腿或一片肺。进入暗黑期已经五年了。就算在大战中，恐怕也没多少人这么晚还醒着。

尼瑟林的检查慢了下来，不用急，他比计划还提前了一点呢。他站在寒冷寂静的夜气中，望着自己的专业领域——天空。二十年前刚到普林塞顿时，尼瑟林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地质学是一切科学之父，在这个世代，它的重要性更是远超从前。这么多采矿、挖掘工程，处处离不开它。而天文学就不同了，它是疯子的领域。自然和进化让有理智的人向下看，把注意力放在熬过下一个暗黑期所必需的最安全的渊藪上。天上有什么可看的？当然，有太阳，它是一切生命之源，也是所有麻烦之源。但除了太阳以外，天上的一切始终是那个样子，亘古不变。闪闪的星星是那么遥远，完全不像太阳，也不像跟太阳有关的任何东西。

可是，大学二年级时，尼瑟林遇上了一位老人，舍坎纳·昂德希尔。他的生活之路永远改变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像尼瑟林一样被昂德希尔改变的人大有人在。二年级学生足有上万名，但昂德希尔的影响力却触到了每个人。也可能正好相反：昂德希尔的疯狂点子无穷无尽，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许多特定类型的学生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他身边，像林妖绕着火苗打转一样。昂德希尔宣称，所有数学物理方面的研究都有局限，因为没人理解世界围绕太阳旋转的原因，也没人明白群星运动的规律。如果能再找到哪怕一颗行星，把它跟这个世界做比较——啊，微积分就能在十个世代之前总结出来，而不是两个世代之前才发现的新学问。这个世代的科技大爆炸也会平缓地分散到此前的多次明暗轮回中，不至于引起现在的大动荡。

当然，昂德希尔的科学理论不完全是新东西。五个世代之前，望远镜的发明带来了双星天文学，蜘蛛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昂德希尔用全新的观念重新阐述了过去的理论。年轻的尼瑟林沉浸其中，越陷越深，越来越远离理智、安全的地质学。最后，头顶的虚空成了他的心头挚爱。你对天上那些星星的了解越深入，就越明白宇宙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到了现在，只要知道应该朝什么地方看，拥有必要的仪器，你就可以在天上看到地面的一切光谱。就说这个天堂岛吧，这里可以看到星星射出的远红外光，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有这么明亮清晰的色彩。现在正在制造更大的望远镜，有了它们，以及静止澄澈的高空，有时他觉得自己能望到宇宙的另一头。

咦？东北方向天低处，一道窄窄的羽状极光向南铺开。北海上空始终存在一个强磁场，但进入暗黑期五年以后，极光已经十分罕见了。至今仍在天堂镇逗留不去的少数几个游客要是也看见了这番景象，一定正“啊”“啊”“啊”惊叹个没完。但对奥布雷·尼瑟林来说，这道意料之外的极光真是来得太不巧了。他继续观察了一会儿，这才觉得不对劲。这道光凝在一起，并不发散。北点那儿尤其明显，极光在那儿窄到极点，收缩成了一个点。嗯，要不是担心影响今晚的研讨会，他们真该启动那台远红外望远镜，认真瞧瞧。说不定会撞上出乎意料的大发现。

尼瑟林从护墙边转过身，朝楼梯走去。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就像有一百来个当兵的杀气腾腾冲上来似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肯定是谢普里·特利帕和他的四只大靴子。片刻过后，他这位助手蹦了出来。谢普里刚刚十五岁，要说早产，他可真是早产到顶点了。过去有一段时间，尼瑟林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跟这样一个怪物搭话，更别说和他共事了。这是普林塞顿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大改变。谢普里还是个孩子，很多东西不懂。但这孩子的激情真是了不得，劲头十足。渐暗期里，其他研究人员中最年轻的都接近中年，有了自己的家庭，整天忙着家务事，精力不放在研究上。看着谢普里的干劲，尼瑟林不禁会想，年龄大的研究人员们真是浪费时间，要像谢普里那样，把精力全放在研究上，那该多好。

“尼瑟林博士！先生！”嘴上的加热呼吸器让谢普里的声音闷声闷气的。这孩子直喘粗气。不管冲上楼梯节约了多少时间，这会儿全耗在喘气儿上了。“出大乱了！我跟北点的通信联系全部中断。”

——北点离这儿五英里，是干涉仪^[80]的另一端——“所有频段上全是乱哄哄的静电干扰。”

今天晚上的安排全完了。“你用地线跟萨姆联系过吗？有什么——”话说了一半，突然中断。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明白了谢普里的话的含意：静电干扰覆盖全部频段。在他身后，那道奇怪极光的“波峰”稳步南移。焦急慢慢化为恐惧。尼瑟林知道，世界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徘徊在战争边缘。这一点谁都知道。如果核弹开始从天而降，整个文明完全可能在几小时内彻底毁灭。就连天堂岛这种偏僻地方都不一定安全。那道光是什么？它在逐渐变暗，那个亮点已经消失。在磁场附近爆炸的核弹有可能发出类似极光的闪光，但肯定不会这么不对称，不均衡，也不会亮这么久。嗯。不过，说不定某些搞物理的聪明过人，造出了比普通核弹更精巧的玩意儿。好奇和恐惧在尼瑟林脑子里不断交锋。

他转过身，一把揪住谢普里，朝楼梯跑去。慢点，别慌。这句话他跟谢普里说过多少次？“一步一步，慢慢走，谢普里。小心，别使劲拽你的电线。雷达阵列今晚开着吗？”

“是……是的。”谢普里的大靴子在他身后响得惊天动地，“可没什么好记录的，一片噪声，什么都没有。”

“也许吧。”尼瑟林和特利帕搞过不少小项目，其中之一就是用微波探测电离作用留下的痕迹。探测结果表明，这些痕迹几乎全是废弃卫星坠落留下的。但他们每年都会发现原因不明的电离痕迹，这是虚无太空中的一个谜。他原本打算就这种现象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可那个该死的大专家，那个无处不在的T. 卢克萨洛特，抢在他前面搞了这项研究，而且得出了不同于他的结论。今天晚上，那套雷达阵列将别有用处。这道奇怪的极光的那个亮点——它会不会是个有自己物理形态的物体？

“谢普里，咱们的网络没断开吧？”他们的高速网络用的是光纤，埋设在海洋冰层内部。今晚他打算用大陆的超级计算机引导雷达阵列，如果网络没断——

“我去查查。”

尼瑟林笑道：“咱们说不定会拿出点有趣的发现，让普林塞顿那边瞧瞧！”他抓起雷达扫描记录本快速浏览起来。今晚对他们露出面目的到底是战争还是大自然？无论哪一种，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乘坐现代化飞机总让伦克纳·昂纳白觉得自己已经老迈。他还记得过去的飞机：活塞引擎推动木制螺旋桨，机翼是绷在木框子上的帆布。

维多利亚·史密斯的座机比普通专机更先进：飞行高度是十万英尺，以三倍声速向南疾飞。两台引擎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只有一缕尖细的单音，好像在你的五脏六腑中呼啸。外面的阳光跟星光差不多，只够让下面的云层变幻出各种颜色。云层重重叠叠，覆盖着下面的世界^[81]。在这个高度，连最高的云团都变成了下方低伏着的一层。云层时而分开，他们得以瞥见下面的冰雪。再过几分钟，他们就将飞越南方海峡，离开协和国的领空。飞行通信官报告说，有一队协和国战斗机在四周护卫着他们，会一直护送到南端市大使馆机场。昂纳白寻找着那些战斗机，但最多只能偶尔看见上空闪烁的航行灯。唉，现在这个世道，无论什么东西，但凡有点重要性，就无一例外跑得又快又远，让常人的目光难以企及。

史密斯将军的私人座机其实是一架超声速侦察轰炸机。自从有了侦察卫星，这种飞机就落伍了，没用了。“空军送给我们的，基本上算白送。”登机时史密斯告诉他，“等空气凝结降落地表以后，这玩意儿就是一堆废铁。”今后会出现一个全新的交通运输工业。会是轨道交通吗？还是反重力飘浮器？也许无关紧要。如果他们这一次任务失败，世上说不定再也不会有什么工业了，只有废墟中的搏斗。

机身中部塞满了一排排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上飞机时，昂纳白还看见了激光和微波通信器材。机上的设备接入协和国的军队网络，安全性几乎跟陆战指挥部一样可靠。这架飞机上没有乘务员。昂纳白和将军一样，被紧紧固定在狭小的栖架上。飞了一两个小时以后，便被这些栖架硌得生疼。他这样还算好的，比飞机后头那些挂在攀爬网上的战士强得多。那一队战士总共只有十个，将军的保镖只有这么多。

上飞机后，维多利亚·史密斯便没怎么说话，一直忙个不停。她的助手蒂姆·道宁把她那些计算机全都弄上了飞机。都是些沉甸甸的笨家伙，可能是功率很大，屏蔽得很好，不过也说不定是过时的款型。最近三小时里，她坐在六七台显示器中间，眼睛里闪动着屏幕的微光。伦克纳不知她在看什么。跟那么多军用网络联通，加上外面的民用网，什么都在她眼前摆着。那种视角肯定很像上帝。

昂纳白自己的屏幕上显示着南国地下工程的最新报告。其中有些情况不准确，但他对那里的基础设施了如指掌，一眼就能看出真相。不过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不知多少次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报告上。真奇怪，上次大战那会儿，他还年轻，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像现在的将军一样。可现在，他怎么也专心不起来，不断想着困难重重、找不到任何出路的未来。

飞过海峡了。在这个高度往下看，迸裂的冰面像一块块碎片拼成的花一样。

一位通信技师嚷了起来：“噢！看那儿，看见了吗？”

伦克纳什么都没看见。

“我看见了！我盯着，赶紧查查。”

“遵命，长官！”

昂纳白前面的栖架上，技师们躬着身子，注视着各自的屏幕，飞快地敲击戳打，周围的各种信号灯不住闪烁。昂纳白看不懂他们显示屏上的文字，他没受过阅读那种格式的训练。

他看见身后的维多利亚·史密斯从栖架上站起来，专注地望着前面的技师。她的设备显然没跟技师联网。嗯，这样看来，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拥有上帝视角。

片刻后，她抬起手，朝一位技师打了个手势。那人朝她喊道：“好像有谁扔了颗核弹，将军！”

“嗯。”史密斯说。可昂纳白的屏幕连闪都没闪一下。

“离我们很远，可能在北海上空。对了，我给您设一个子窗口。”

“请给昂纳白军士长也设一个。”

“遵命，将军。”伦克纳面前的南国情况报告忽地变成北海岸地图。彩色轮廓线一圈圈铺开，圆心在天堂岛东北约一千二百千米处。对，就是那个逃弗国过去的燃料补给站。一大片露出海面的山地，什么用处都没有，除非你想让部队越过冰面向前推进。确实够远的，按他们目前的位置计算，几乎到了世界的另一头。

“只有一次核爆？”史密斯问。

“对，爆炸位置相当高。应该是脉冲攻击……可它的当量还不到一百万吨。我们正在根据卫星情报、北海岸和普林塞顿的地面分析对这幅图做进一步细化。”图上分布着许多小图标，以编码方式注明情报来自哪一个节点。嘿，这儿甚至还有一份天堂岛的目击报告——从编码上来看，是个搞学术研究的天文观测站。

“报告我们的损失。”

“部队没有损失，将军。两颗商业卫星掉线了，但可能是暂时性的。这次攻击算不了什么，最多只是轻轻捅了我们一下。”

为什么？一次实验？一个警告？昂纳白盯着面前的屏幕。

不到一年前，乔新来过这里。但那次只有六个人，一艘侦察艇，悄悄溜进去溜出来，时间不到一天。今天他要负责指挥“无影手”号的飞行，一艘百万吨级的星际飞船。

这一次，征服者真的来了，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是拯救者。乔新身边是里茨尔·布鲁厄尔，坐在过去青河舰长的座位上。统领不断指手画脚，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命令，好像打算亲自管理驾驶飞船的飞行员似的。他们是从阿拉克尼极地地区进入的，擦着大气层飞过。推进器只猛烈喷射了一次，近一千秒内，重力加速度达到了1G多。减速地段在大洋上空，远离人口众多的蜘蛛人中

心城市。看到的人不可能太多，但对这些人来说，飞船肯定光芒万丈。乔新看到，飞船的光芒甚至从下面的冰雪上反射出来。

布鲁厄尔望着下面的冰封荒原急速掠过。他的感受似乎很强烈，连脸都皱起来了。什么感受？觉得下面一无是处，所以厌恶？或者是胜利，因为终于来到这个他和劳联手统治的世界？可能两者并存。在舰桥上，他从对方的语气里听出了这种厌恶和胜利。有的时候，布鲁厄尔干脆把自己的感受明明白白地直说出来。留在L1的托马斯·劳多半还戴着假面具，维持着过去的谎言。但“无影手”号上的里茨尔·布鲁厄尔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乔新见过通向布鲁厄尔私人领地的走廊，墙面是一片粉红色的涡旋，威吓之意几乎伸手可触。任何公开会议都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召开。从L1来这里的一路上，布鲁厄尔不住跟统领侍卫安朗吹嘘着要如何解冻一批人，让自己好好乐一乐，庆贺即将到来的胜利。不，别想了。你知道得太多了。

乔新耳朵里响起他手下飞行员的声音，证实了他已经在自己的航行显示屏上看到的情况。他抬头看着布鲁厄尔，用最正规的方式报告（对方好像很喜欢这种正规调调儿）：“统领大人，推进结束，推进器关机。我们已经进入极地轨道，距地面高度一百五十千米。”再低一点，飞船就将坠地，他们就需要雪鞋了。

“大人，下面几千平方千米范围内都能够看到我们。”说这句话时，乔新故意露出忧心忡忡的表情。自从离开L1，他一直在玩扮猪吃老虎的把戏。这么干十分危险，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可以让他韬光养晦，给了他一点回旋余地。或许，仅仅是或许，我能想个办法，避免发生大屠杀。

布鲁厄尔还了他一个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笑容：“他们看见我们了，那是当然，乔新先生。就是要他们看见，这是个信息。我们要瞧瞧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信息，再插进去做手脚。”他打开与“无影手”号聚能者工作区的通话频道，“弗恩先生！你把我们的抵达过程伪装起来了么？”

比尔·弗恩的声音从聚能工作区传来。乔新上次查看时，那里简直像个疯人院。但弗恩的声音还很镇定：“我们控制着局势，统领大人。我调了三个小组处理卫星同步。L1告诉我，他们的情况很好。”L1上跟他通话的肯定是丽塔的人。不过，丽塔随时可能下岗。劳会说

这是让她休息休息，准备应付接下来的重活儿。乔新前一天就知道，宣布“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是杀戮即将开始之时。

弗恩接着说道：“但我必须提醒您，大人。蜘蛛人最终肯定会明白过来，我们的伪装措施最多只能再维持一百千秒。要是下面的人再聪明点儿，连一百千秒都撑不住。”

“谢谢你，弗恩先生。这么长时间足够了。”布鲁厄尔和气地冲乔新笑了笑。

视域中开阔的地平线消失了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L1上的托马斯·劳。第一统领坐在湖泊园的木屋里，身边是伊泽尔·文尼和范·特林尼，身后是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湖水。肯定是公开频道上的双向对话，所有属民和青河人都能看到听到。劳望着“无影手”号的舰桥，目光落在里茨尔·布鲁厄尔身上。

“祝贺你，里茨尔。你们成功就位了。丽塔告诉我，你们已经与地面网络实现了紧密同步。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好消息。协和国情报局局长正在访问南端市，她那位金德雷对手已经在那儿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阿拉克尼的局势会暂时保持稳定。”

劳的声音听上去是那么真诚、那么充满善意。这倒不奇怪，让人吃惊的是，里茨尔·布鲁厄尔的声音几乎不亚于他：“是的，大人。我正在做公开宣告、接管网络的准备，定于——”他顿了顿，好像在查看自己的时间表，“五十一千秒后。”

当然，劳没有立即回答。“无影手”发出的通信信号必须穿过信号隐蔽区前往一个中转站，再由中转站转发，穿过五光秒距离，到达L1。然后再要五秒钟，对方的回答才能抵达“无影手”号。

整十秒后，劳笑道：“太好了。我们这儿还要做点调整，让大家的体力保持最佳状态，以应付接下来的紧张工作。里茨尔，我祝你们下面所有人好运。全看你们的了。”

蒙蔽众人耳目的对话又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劳切断了信号。布鲁厄尔先确认所有通信频道切换到本地，不至于发回L1，这才说道：“动手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弗恩先生。”布鲁厄尔笑了，“再过二十千秒，咱们就要炸他一大批蜘蛛人了。”

谢普里·特利帕瞪着雷达显示器：“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八十八分钟，马上就会从北边冒出来！”

谢普里的数学底子很好，又在尼瑟林手下工作了快一年时间。卫星飞行的原理他当然懂。但仍然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一遇上“一块石头扔上天，竟然不落地”的怪事，他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每次看见一颗彗星按照数学计算的时间和高度飞过天空，这孩子都会高兴得咯咯傻笑。

尼瑟林今天晚上做的却是另一种预测。其结果让他跟自己的助手同样错愕不已，而他的恐惧程度更是远甚于助手。只有两三束雷达波锁定了那道极光窄窄的顶点，从雷达显示情况来看，这东西虽然在大气层以外，却不断减速。普林塞顿的防空司令部对他的报告不屑一顾。尼瑟林跟那些人合作过很长时间，但今天晚上，他们好像不认识他似的，待他像个陌生人。回答他的是彬彬有礼的自动应答系统，感谢他提供的信息，保证认真对待。环球网络上流言纷起，都说发生了一次高空核爆。但这根本不是核爆。它应该是在近地轨道，向南运动……然后又回到北方，准时极了。

“我们这一次能看到它吗？您说呢？它会从我们头顶上飞过。”

“我不知道。追踪它的方位需要快速旋转的望远镜，可我们没有。”他朝楼梯走去，“也许应该把那种十英寸的用起来。”

“太好了！”谢普里从他身边跑过，抢在前头。

“扣好呼吸器！小心电线！”

谢普里早跑没影了。楼梯上一片噔噔噔的脚步声。

但小伙子做得对！还有不到两分钟，目标就会飞过头顶，再过一两分钟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嗯，说不定已经来不及取出望远镜了。尼瑟林停下脚步，从书桌上抓起一副宽视域四筒望远镜^[82]，然后拔腿便跑，紧跟特利帕朝楼上奔去。

塔顶有点小风。虽说他有电热腿套，寒气还是冷冰冰地咬进皮肉里，像泰伦特兽的牙齿。再过七十分钟，太阳就会升起。虽说已经变暗，但只要它一出来，他的最佳观测时机就结束了。总算有这么一次不需要担心它了，他从未遇过的最大好运马上就会出现，高挂在冻土上方的夜空中。

最多再过一分钟，那个神秘的东西便会出现在他们头顶。这会儿它还在地平线之外，正从北向南朝他们飞来。尼瑟林在塔楼观测台的弧形围墙边来回走动，眼睛始终盯着北面。只听前面的器材柜一阵乱响，谢普里正手忙脚乱往外拖着那台给游客用的十英寸小型望远镜。他应该过去帮小伙子一把，可这会儿已经没有时间了。

澄澈的天空中是熟悉的星群，一直延伸出去，直到地平线。对奥布雷·尼瑟林来说，正是这种通透澄澈，才使这个小岛成为地上的天堂。再过一会儿，天空中便会出现一缕反射的阳光，十分微弱，若隐若现。已经死灭的太阳本身都是那么苍白暗淡，它在天空中的反射光更不必说。尼瑟林搜寻着那道奇异的极光，竭力在天空中寻找任何一点光的颤动……什么都没有。或许他应该守着雷达才对，或许这会儿他已经因为跑到这儿来，错过了用雷达收集数据的好机会。谢普里终于把十英寸望远镜拖了出来，正拼命摆弄它呢。“先生，来帮我一把！”

他们俩真是大错特错了。幸运也许真是一位天使，但她却是个最不可靠、一闪即逝的天使。奥布雷转身朝谢普里走去。他颇有些羞愧，因为刚才没理睬自己的助手。当然，他仍然没有放弃，眼睛始终盯着应该出现一个光点的那片天空，就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突然间，闪亮的罗伯星簇^[83]被一片黑色咬去了一部分。有东西……好大！

羞愧之情抛到九霄云外。尼瑟林猛地侧身倒下，把四筒望远镜举到他视力较弱的眼睛上。今天晚上，他只能依靠四筒望远镜和弱视眼睛了……他缓缓转动望远镜，在他的预测范围内搜寻着，祈祷着再次发现他的目标。

“先生？怎么了？”

“谢普里，向上看……上面。”

小伙子沉默了一秒钟，然后叫了一声：“哎呀！”

奥布雷·尼瑟林什么都没听见。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四筒望远镜盯着的那个……东西上面了，他望着，同时记下自己看见的一切。他所看到的是光的缺位，一个影子，横过星簇。偏移角度接近四分之一度。在星群和星群之间，那东西再次消失……又出现了，出现了一秒钟时间。尼瑟林几乎可以感觉到它的形状：一个向下运动的圆柱体，又短又宽，船体中部似乎还伸出一个很复杂的结构。

船体中部。

它的运动轨迹好像穿过星群，一直向南方地平线降落下去。尼瑟林试图追踪它的完整轨迹，但没有成功。要不是因为它穿过罗伯星簇，说不定他根本盯不上它。谢谢你，幸运天使！

他放低四筒望远镜，站起身来：“我们继续观察几分钟。”看不会有其他东西伴着它飞。

“嗯，我下去把这东西放到网上好吗？求求您！”小伙子恳求道，“高度超过九十英里，大得可以看到它的形状。这东西肯定有半英里长！”

“好吧，去吧。”

谢普里消失在楼梯口。三分钟过去了，四分钟。南方地平线附近有个光点一闪，滑了下去。可能是一颗S型低轨道通信卫星。尼瑟林将四筒望远镜放进口袋，缓缓走下楼梯。防空司令部这一回肯定会好好听听他的发现了。尼瑟林搞的项目，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协和国情报局。他知道金德雷国近来不断发射的那种飘浮式卫星。但这东西既不属于协和国，也不属于金德雷国。与这东西相比，蜘蛛人的所有征战都成了不值一提的小纠纷。世界已经到了核大战的边缘，而现在……现在会怎么样？他想起来了，昂德希尔老头不断唠叨所谓的“天上的渊藪”。但天使应该来自友好的、冷冰冰的地底，空无一物的天空是不会降下天使的^[84]。

谢普里在楼梯下面等着他：“坏消息，先生，我没办法——”

“和大陆的通信联系中断了？”

“没有，没中断。但防空司令部根本不理睬我，跟上次报告极光时一样。”

“也许他们已经知道了。”

谢普里急躁地一挥手：“也许吧。但我发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流言。最近几天里，这类帖子一个接一个，都快擦到屋顶了。什么世界末日呀，雪怪呀，都是些大笑话，嗯，我自己也添了些。可今天晚上，怪帖子一下子涌出一大堆。”谢普里停下来，好像不知怎么描述似的。突然间，他似乎变成了一个小孩，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这种事，不……不自然，先生。我发现了两个帖子，描述我们刚才看到的東西。大海上空出现这种怪事，这种帖子肯定少不了。可它们转眼间就淹没在一片胡说八道中了。”

嗯。尼瑟林走过房间，在控制台前他那张旧栖架上坐下。谢普里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等待着他的判断。尼瑟林最初到这个观测站时，这里摆满了控制器、仪器、操纵杆，全都是模拟式的，占了足足三面墙。现在的设备大都很小，数字式的，非常精确。有时候他会跟谢普里开玩笑，问他这些看不到内部元器件的玩意儿到底信不信得过。谢普里从来不理解他为什么不信任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直到今晚。

“知道吗，谢普里。也许咱们应该打几个电话。”

伦克纳以前见过一次干燥飓风，那还是上次大战期间的事。但那次是在地面，准确地说，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地下。他记得的只是风不住地刮，细细的雪粉在风中飞旋，落下，堆积，堵塞每一道裂隙，每一个洞口。

这一次，他身在空中，从四万英尺高空向下降落。在暗淡的阳光下，只见飓风的涡流铺展开去，远达数百英里。飓风风速为每小时六十英里，但隔着很远看，它仿佛静止不动似的。干燥飓风的威力永远比不上光明初期挟带洪流的狂暴飓风，但干燥飓风一刮就是好几年，冰冷的飓风眼越铺越宽。世界的热平衡活动中止了，全球仿佛变成了热量稀缺的高原。水能消失了，水变成了晶体。一旦跨过这个高原，气温就将稳步下滑，进入另一个寒冷得多的水平。到那时，空气就会渐渐消失。

他们的喷气式飞机滑进云层，在看不见的气流摆布下摇晃颠簸。飞行员之一告诉大家，这里的气压比海峡上空五万英尺处还低。伦克纳侧着脑袋靠在舷窗上，差不多可以直视前方。前面的飓风眼里，粉尘似的冰雪吞没了阳光。光还是有的，来自地表之下南国工业所释放的炽热的红色。

前面远处，一座崎岖险峻的山峰刺破云层。自从他和舍坎纳许久以前那次深黑历险以来，他再也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山峰。

位于南端市的协和国大使馆有自己的机场，在市中心之外，一块8平方英里的地产。只是以前各世代协和国殖民飞地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对协和国和南国来说，这些残留至今的殖民地时而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障碍，时而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但在昂纳白看来，这只是一块短得要命、油迹斑斑的冰面而已。经过改装的轰炸机降落了，这是伦克纳一生中最刺激的一次着陆：滑溜溜的，急速掠过，一连串看不到头的积雪货仓在眼前一晃而过，像一串模糊的影子。

将军的飞行员真棒，或者说运气真好。他们终于停下了，前头不到一百英尺处就是跑道尽头之外的一个个雪堆。要是到了那儿，大家可就没命了。几分钟内，甲壳虫形状的汽车开了过来，拖着飞机驶向一座机库。在露天活动的人没有一个。跑道之外的地面蒙着一层亮晶晶的二氧化碳冰霜。

机库像个巨大的洞窟，里面灯火通明。还有，总算见着人了——在大门关闭之后。地勤人员推着舷梯一拥而上，还有几个看样子像大人物的家伙等在舷梯下。很可能是协和国驻南国大使和使馆安全长官。这里是协和国领土，下面应该没有南国的人……但他马上看见其中两个大人物身上佩着议会徽记。有人真是很着急呀，急得顾不上外交策略了。

中舱门打开了，一团团冰冷的空气涌进机舱。史密斯已经收拾好她的计算机，朝身后的舱门走去。伦克纳在自己的栖架上待了一会儿，朝一个情报局的技师招招手：“发生过其他核爆吗？”

“没有，长官。什么都没发现。通信网上各处都发来了确认。只有一次核爆，当量只有一百万吨。”

陆战指挥部的士官俱乐部跟其他部队不太一样。陆战指挥部离可以让人娱乐身心的平民居住区很远，开车要走一天多。另一方面，这里的预算比坐落在偏僻地方的其他军营充裕得多。陆战指挥部的军士一般是技术人员，受过至少四年大学教育，许多人的岗位在地下最深处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还要爬好几层才能到俱乐部。所以，除了常见的游戏台、健身房、酒吧，这个俱乐部还有很大一批藏书，一道拱廊下摆着一排可以兼做学习工作站的游戏机。

维多利亚·赖特希尔懒洋洋地坐在阴暗的吧台后，望着远处墙上正在播放商业广告的电视。她居然可以进入这里，这或许是这个俱乐部最不同寻常的地方。赖特希尔是个年轻中尉，而中尉正是许多士官的眼中钉肉中刺。但这里有个传统，如果军官不亮出军衔标志，又是一位士官请来的，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容忍他的在场。

容忍，但具体到赖特希尔，并不欢迎。她的小队有突击检查的坏名声，又跟情报局局长关系不同寻常，一般人对她和她的小队都敬而

远之。幸好除她之外，小队其他成员都是军士。这会儿，他们四散在俱乐部内，每人都背着外出工作的背篓，里面盛得满满的。总算有一回，别的士官们肯跟他们说话了，虽说算不上交朋友。即使不在情报局工作的人都明白，局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随时可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贯神秘的赖特希尔小队肯定有点内部消息。

“去南端的是史密斯，”吧台边一个年长的军士道，“其他还有什么人？”他的脑袋朝赖特希尔手下的一位下士一偏，等着对方回答。苏比斯莫下士只耸了耸肩，他那张按传统观念看来，年轻得不体面的脸懵懵懂懂：“我怎么可能知道，军士？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年长军士的进食肢挥动着，比画出一个冷笑：“是吗？真要是不知道，你们这些赖特希尔小爬虫怎么个个背着外出背篓？要我说，你们肯定等着跳上飞机去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遇见这种情况，维基会当即采取行动，叫苏比斯莫离开那儿，如果有必要，她还会命令那个年长军士闭嘴。可这是士官俱乐部，赖特希尔没有半点指挥权。再说，之所以让小队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他们离开长官的视线。好在过了一会儿，年长军士确定不可能从那个年轻下士嘴里掏出任何情报后，转身回酒吧另一头他那些酒友那儿去了。

维基不出声地噓了口气。她把身体躬下去些，只把眼睛露在吧台之上。这地方人越来越多了，朝痰盂里吐痰的“咔咔”声就没断过，像背景音乐。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更没什么笑声。不当班的士官们本来应该闹哄哄的，但这些家伙却各怀心事。众人注意力的中心是那台最新型的电视——图像格式可以改变。吧台后的阴影里，维基不禁偷偷乐了。只要这个世界不完蛋，只要它再撑几年，这种电视肯定能赶上爸爸用于影像魔法的器材。

电视正播送着一家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一个视窗的图像很粗糙，来自南端市大使馆机场的一台租赁摄像机。一架飞机正在机场跑道上滑行。和许多东西一样，这种机型既神秘，又过时，连赖特希尔都只见过两次。但节目几乎没理会飞机。主视窗上，评论员正忙于吹噓这次新闻播报的方式多么新颖别致，同时猜测谁是那架形如匕首的飞机的乘客。

“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怎么说，这架飞机上绝对不是国王本人。我们的记者守候在王宫和普林塞顿的所有机场，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那么，现在到达南端的是谁呢？”评论员顿了顿，围绕在她前半身周围的摄像机拉近了，图像随之扩张，溢出到旁边的视窗内。这一手一下子让观众产生出一种评论员正跟他们促膝谈心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不是别人，正是国王陛下的情报局局长，维多利亚·史密斯。”摄像机退后了一点，“我们希望告诉国王陛下的情报官员们：你们不能瞒着新闻界行动。敞开大门，让我们报道，让人民看到史密斯与南国人谈判的进展。”

另一台安装在机库内的摄像机拍下的画面：妈妈的座机被一路牵引到使馆机库内，机库的蚌式大门正在关闭。画面很像用小孩子的玩具搭成的立体模型。颇具未来气息的飞机，全封闭牵引车拉着飞机在宽阔的机库里移动，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们肯定用不着给机库加压吧？就算在干燥飓风的飓风眼里，气压也不会低到那个地步。片刻以后，士兵们从一辆封闭货车里跳出来，推着一架舷梯朝飞机一侧跑去。士官俱乐部里突然安静了，没有一个人开口。

一名士兵爬上飞机的中舱门，舱门缓缓打开，接着……使馆对外租赁的摄像机的输出信号突然中断，画面变成了皇家徽记。

俱乐部里一片吃惊的哄笑，嘘声、喝彩声接踵而至。“将军好样的！”有人大喊起来。虽说这些人跟所有人一样，迫切地想知道南端市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向来讨厌新闻媒体，将媒体公开讨论机密大事视为对他们个人的侮辱。

她望着自己的队员。多数队员也在看电视，但兴趣不是很大。他们知道内幕。另外，那个爱打听的军士猜得不错，他们知道自己不久便会亲临现场。可惜电视无法帮助他们熟悉那里的情况。房间后面离酒吧很远的地方，寥寥几个铁杆游戏迷仍在游戏机前奋战，其中包括三名赖特希尔的队员。自从他们开始在这儿打发时间以来，布伦特一直在那儿。她这位哥哥紧张地躬着身体，大半个脑袋扣在游戏头盔下。看着他那副模样，你绝对猜不出世界正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

维基滑下栖架，悄悄地朝拱廊的游戏机走去。

在酒吧存在的三十五年历史上，这是经营者最辉煌的一刻。但也未必，或许以后还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把它做成一项真正的大生意。这是完全可能的，比这更稀奇的事儿不也照样发生过吗？本尼的酒吧一直是这个奇特的集体在L1上的社交中心，用不了多久，这个集体还会增添一个全新的种族，人类迄今为止遇上的唯一一种非人类的高科技智能生命。真是奇妙的混合呀，酒吧完全可以成为这个混合的中心。

本尼·温从一张桌子飘到另一张桌子，指挥着他的助手，迎接新到的客人。尽管忙碌，他还是能够抽出点时间，遐想一下奇妙的未来，甚至想象着该怎么替蜘蛛人备办伙食。

“下面廊道没酒了，本尼。”耳朵里响起亨特的声音。

“跟冈勒要，爸爸。她保证过，无论需要什么货，只管告诉她。”他四下瞧瞧，瞥见冯向下飘过一条由花叶藤蔓构成的甬道，朝酒吧东廊去了。

本尼没听到爸爸回话，他自己也忙着招呼朝刚刚备好的桌旁飘落的青河人、易莫金人。“欢迎，欢迎，拉娜！这么多班没见你了。”他心里暖乎乎的，既有和那么多老朋友重逢的喜悦，又有向他们展示酒吧的自豪。

聊了一会儿，他从这张桌边飘开，朝下一张桌子飘去，然后再下一张。与此同时，他始终注意着整个酒吧的运转。虽说爸爸和冈勒都在当值，但客人实在太多了，他们勉强才使众多助手的活动协调起来。

“她来了，本尼。”耳朵里响起冈勒的声音。

“总算来了！”他回答道，“我到前面桌子那儿迎她去！”他从一张张桌旁飘过，飘向中厅。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全都有招待客人的廊道。统领同意并鼓励他们拆除隔墙，将过去的会议室变成酒吧的一部分。现在的营帐中，酒吧占据了最大的一块。除了湖泊园，它还是L1上最大的一片生活区。今天，青河人和易莫金人加在一块儿，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三同时在岗，值班人数达到了高峰，为紧急拯救蜘蛛人做准备。最后行动之前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本尼

酒吧里。气氛热烈极了，既是重逢团聚，又是拯救生命，同时洋溢着目睹一个全新开始的喜悦。

酒吧的核心部位是一台二十五面体显示装置，用上了他们最好的墙纸系统。虽说有点简陋，但完全可以实现实时多方交感。他的顾客可以从任何方向向内望着全体共享的图像。本尼快速穿过这块空地，双脚从图像一侧擦过。从这里向外看，他能看到数以百计的客人，倚在藤蔓花丛中的几十张桌子。他抓住一根长藤一拽，轻轻停在上方一张桌旁，紧靠着那片图像空间的一角。托马斯·劳称这张桌子为“贵宾席”。

“奇维！快来，欢迎你！”他一个空翻，飘在她身旁。

奇维·利索勒特有点不知所措地冲他笑了笑。她现在已经比他大五六岁了，但一笑之下，她好像突然年轻了，有点不知所措似的。奇维手里抱着什么东西，一只湖泊园的飞猫，倚在她肩头。奇维四下望着酒吧，似乎被这么多人吓了一跳：“好像全都上这儿来了。”

“一点儿没错！真高兴你也来了。给我们说点内部消息吧。”她是统领显示其善意的使节，奇维也确实像个善心大使的样子。她今天脱下了全封闭式工作服，穿着一件花边长裙，随着她的动作，裙边旋起一个个柔和的旋涡。即使是湖泊园开园仪式上，她也没像今天这么漂亮。

奇维迟疑着在桌边坐下，本尼也陪她坐了一会儿，以示敬意。他递给她一根控制杆：“这是冈勒给我的，抱歉没有更好的东西。”他指指显示装置和链接控制项，“用这玩意儿，整个酒吧都能听见你的话。用起来吧。你比这儿所有人更清楚正在发生的大事。”

奇维过了一会儿才接过控制杆，另一只手仍旧紧紧搂着小猫。小猫没有反抗，只扭着翅膀，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多年以来，奇维一直是统领小圈子里最受大家喜爱的人，其实她不是什么善心大使，她更像一位公主。本尼有一次就是这么对冈勒说的。冈勒当时嘲弄地冷笑一声，最后还是赞同他的话。人人都信任奇维，她缓解了专制的暴政……可有的时候，她显得恍恍惚惚的。今天就是这样。本尼才起身，又在椅子上坐下。吆吆喝喝的事儿暂时交给别人吧，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奇维需要他的陪伴。

她愣愣地望着上面，片刻之后，脸上露出些微过去那种笑容：“行，我知道怎么做。托马斯教过我。”她松开紧紧抓住小猫的手，拍拍他的手背，“别担心，本尼。这次拯救是很棘手，但我们能办好。”

她把玩着控制杆，酒吧那片图像显示空间随之幻化出闪光，光斑点点，溅入花丛，表示有公开通告。她开口了，声音来自上千个经过精心调整的微型麦克风，仿佛她是在每个人身边说话：“各位好。欢迎来这里观看下面发生的一切。”声音欢快，充满自信，这是那个人人都熟悉的奇维在讲话。

显示装置在自我调节，变成多幅图像：奇维的脸、从“无影手”号上看到的阿拉克尼、在北爪木屋工作的劳统领、“无影手”号的轨道示意图和不同蜘蛛人国家的军事力量图。

“大家知道，我们的老朋友维多利亚·史密斯刚刚到达南国。再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前往南国议会。我们将得到一次这以前没人有过的第一手资料：来自地面的人类摄像机拍摄的画面。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亲眼看到第一手图像资料了。”中央显示空间里，奇维的脸上绽开一个笑容，“我们将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阿拉克尼人共同生活的未来。

“但在此之前，大家知道，我们必须先阻止一场战争，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望着下面的显示空间，声音里忽然出现了一丝彷徨，好像这时才意识到他们要尝试的是多么伟大的壮举，“我们计划于四十千秒之后宣布我们的存在。到那时，我们位于近地轨道的网络操纵手段应该已经准备就绪，而“无影手”号的轨道正好将它带到可以同时控制金德雷和协和国的位置。我想大家都知道目前的局势是多么困难，蜘蛛人，我们希望成为朋友的种族，正面临巨大的、许多人类文明都无法挺过去的危险。但我知道，你们已经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到公开宣布、首次接触的那一刻，我们会成功的。我对此坚信不疑。

“所以，眼下请好好观赏。用不了多久，我们会忙碌到极点。”

奇怪的是，拉奇纳·思拉克特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上校军衔，虽然过去的同事们连洗厕所的事都不敢信任他。史密斯将军待他很温和。他们无法证明他是个叛徒，而她又显然不愿把极端的审讯手段用在他身上。结果就是，过去从事秘密工作的拉奇纳·思拉克特上校发现自己仍旧领着薪水、足额的任务津贴……却完全无所事事。

陆战指挥部那次可怕的会议只过了四天，但将近一年时间里，他的屈辱日甚一日。终于被屈辱压垮时……他几乎觉得如释重负。让他不满的只有一件小事：他居然幸存了下来，毫发无损，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老派军官们，特别是逃弗军官，遭受这种奇耻大辱之后，会砍掉自己的脑袋。拉奇纳·思拉克特有一半逃弗血统，但他并没有用一把分量特别加重的大刀砍掉自己的脑袋。没有。他用痛饮麻痹自己的大脑，一连五天酩酊大醉，喝遍了卡罗利加地区的所有酒吧。直到这时还是个大傻瓜。这会儿全世界只有卡罗利加一个地方热得让人怎么喝都无法进入发泡酒精昏迷状态。

醉不了，所以他听到了新闻，说有人飞到南端，收拾他思拉克特的烂摊子。史密斯，只可能是史密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史密斯应该到达南端了。思拉克特不喝了，他坐在酒吧里，盯着新闻，祈祷着维多利亚·史密斯能创造奇迹，在思拉克特毕生努力化为泡影的地方取得成功。但他心里明白，她必败无疑。没人相信他的话，就连拉奇纳·思拉克特自己都想不通自己的失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但他相信一点：金德雷国背后有人撑腰。就算金德雷国自己也不知道，但那东西确实存在，就在那儿，将协和国的一切技术优势转化为不利因素。

多视窗电视播送着来自南端的实况报道。史密斯走进议会大厅的大门。即使在这个卡罗利加最嘈杂的酒吧里，也出现了片刻寂静。思拉克特把头靠在吧台上，觉得视线渐渐模糊起来。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拉奇纳从衣服里掏出电话，举在眼前，既不感兴趣，又难以置信。准是电话坏了。要不就是有人向他发送广告。重要事绝对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不保险的废物传递给他。

他正想把电话朝地板上一摔，旁边栖架上一个家伙朝他背上猛地一拍：“该死的当兵的，全他妈的废物。滚出去！”她吆喝道。

思拉克特从栖架上站了起来，不知应该灰溜溜地听话离开，还是奋起捍卫史密斯和其他竭力保卫和平的人的荣誉。

到头来还是酒吧老板替他做了决定：思拉克特发现自己到了大街上。这下子连电视都看不成了，他本想看看他的将军准备怎么办。电话仍在响个不停。他一戳“接收”键，含混不清地冲着电话嚷嚷了几声。

“思拉克特上校，是你吗？”声音断断续续的，不太清晰，但听着似乎有点耳熟，“上校，你那头是安全线路吗？”

思拉克特大声咒骂了一句：“这还用说，他妈的，当然不是！”

“噢，谢天谢地！”那个有点熟悉的声音竟然这么回答，“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线希望。没人能把全世界的聊天全部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肯定的。即使他们也不行。”

他们。这个以强调的语气吐出的词语进入了思拉克特被发泡酒弄得昏沉沉的大脑。他把电话凑到自己胃部，语气几乎有几分好奇：“你是谁？”

“对不起，我是奥布雷·尼瑟林。求求您，别挂电话。您可能记不得我了，十五年前，我开过一次短期培训课，讲远程感应。在普林塞顿，您也参加了。”

“我，呃，记得你。”说实话，那次培训课相当精彩。

“是吗？好，哎呀，太好了！所以您知道，我不是疯子。先生，我知道您现在是多么繁忙，但我恳求您，给我一分钟时间。求您了。”

突然间，思拉克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意识到周围的建筑、街道。火山坑底卡罗利加一圈目前可能是全世界地表最暖和的地方了。但现在，这里跟超级富翁寻欢作乐的那个卡罗利加只隐约有几分相似之处。酒吧和饭店已经快完蛋了，连雪花都早已停止飘落。小巷里的雪堆是两年前积下的，上面遍布着一摊摊酒醉后的呕吐物，以及一条条凝结的尿液。这就是我的高科技指挥中心。

思拉克特蹲下来，避开寒风：“可以给你一点儿时间。”

“噢，太谢谢你了！您是我最后一线希望了。我给昂德希尔教授打了无数个电话，可全都接不通。我现在明白了，一点都不奇怪……”思拉克特几乎能听见对方正绞尽脑汁，别说废话。“上校，我是天堂岛的一位天文学家。昨天晚上，我看见——看见了一艘大得像一座城市的飞船，它的推进器照亮了整个天空……可防空司令部和所有侦察部门却不加理会。”尼瑟林的描述非常简短，急匆匆地，真的只花了不到一分钟。这位天文学家继续说道：“我不是疯子，真的不是。我们真的看见了！目击者肯定有几百个，可不知为什么，防空司令部居然看不见它。上校，请千万相信我。”天文学家的语气变得不自在起来，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只要是个头脑正常的人，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

“噢，我相信你。”拉奇纳轻声道。对方看到的那番景象，只可能是让妄想狂眼花缭乱的幻想……可是，它能解释一切。

“您怎么看，上校？抱歉我没办法把过硬的证据发送给您。大约半小时前，他们切断了我们的地面通信。我是用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自己组装的器材跟外界联系——”下面的几个字听不清楚，“所以，能告诉您的我已经全部告诉您了。也许这是防空司令部搞的绝密行动，如果您不能透露，我完全理解。但我一定得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那艘飞船实在太大了，而且——”

片刻间，思拉克特还以为对方在考虑措辞，但寂静持续了好几秒，接着，电话听筒里响起一个叽叽呱呱的合成音：“信息305，网络故障。请稍后再拨。”

拉奇纳慢慢地将电话放回口袋。他的胃和进食肢已经麻木了，不光是因为寒冷。过去有一段时间，他手下负责网络情报的工作人员做过一项有关自动嗅探的研究。从理论上说，只要有足够的计算资源，

完全可以监听所有明语通信中的关键词，让这些关键词触发安全机制。但这仅仅是从理论上来说。事实上，计算资源永远比现存的公众网络落后一步。但现在，似乎有人已经拥有了这种规模的计算资源。

防空司令部搞的绝密行动？不太可能。最近一年来，拉奇纳·思拉克特眼看着神秘的失败逐渐扩张开来，向各个方向蔓延。就算把协和国情报部门、佩杜雷，以及全世界的情报机关的资源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形成思拉克特所感受到的那张天衣无缝的谎言之网。不。不管他们面对的是什麼，这东西比这个世界更大。巨大的邪恶，其规模远远超过蜘蛛人的能力。

现在，他终于有了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的头脑本应该猛地警觉起来，达到战时的紧张状态。可是，他脑子里一片混沌。该死的发泡酒。如果他们要对抗的是规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高明的外星力量——就算奥布雷·尼瑟林和他拉奇纳·思拉克特知道了真相，那又怎样？他们能做什么？可是，尼瑟林跟他通话的时间超过了一分钟，在通信被切断之前说了许多个关键词。外星人也许比蜘蛛人强大——但他们不是上帝。

这个想法让思拉克特一惊。这么说，他们不是上帝。整个文明世界的通信对话中，只要有关他们那艘可怕的飞船，肯定全都经过他们的过滤，被压制下去，限于小人物之间一对一的通话。这些小人物是无法接近权力部门的。但这种做法最多只能把这个重大消息压下去几个小时。也就是说……无论这场大骗局的制造者有什么计划，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就会实施自己的计划。眼下，情报局局长正在南端冒生命危险，想把大家从一场巨大灾难中拯救出来。而这场巨大灾难，其实只是一个陷阱，一个人家布下的局。要是我能跟她联系上，或者跟贝尔加，或者跟上头的无论什么人……

但电话和电子邮件肯定没用，不，比没用更糟。他需要面对面联系。思拉克特掉头奔向一条空荡的人行道。街角那边什么地方有个公共汽车站。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到？他自己有一架私人直升机，有钱人的小玩具……但飞机是所谓灵巧型的，跟网络密切相联。外星人说不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它拿过去，让他坠机。思拉克特抛开自己的恐惧。眼下只能指望那架直升机了。从直升机场，两百英里以内无论什么地方他都能去。这段距离里都有谁？他跑过街角，脚下直打滑。一排排三色路灯照耀下，日落大道一直向前延伸，从这里向前穿过卡罗利加森林。当然森林早已“名存实亡”，其他地方至少还有供孢子生

存的树叶，但在这儿，由于地下温度过高，森林连树叶都没留下一片。火山坑底从前被推平了，建起了一个直升机场。他可以从那儿飞往……思拉克特望着远方，日落大道的街灯在远处变成一个个小亮点。从前，他们曾沿着火山坑壁向上走，去上面渐暗期的富家豪宅——真正富有的富豪们当时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宫殿，只有少数豪宅还有人居住——可从下面上不去，只能绕路。

舍坎纳·昂德希尔就在上面，从普林塞顿搬到了这儿。至少，他看到的最后一份情况通报里是这么说的。自从他的研究生涯中止以后，他就来到了卡罗利加。昂德希尔的事他听说过，可怜的人，精神失常了。没关系。思拉克特只需要找到一条能跟陆战指挥部联系的路径，或许可以通过局长的女儿。只要不通过通信网络，什么路径都行。

一分钟后，城市公共汽车在思拉克特身后停下。他跳上车。虽说这时上午刚过去一半，但他却是车上唯一一位乘客。“你运气不坏，”司机笑道，“下一班车午后三小时才到。”

时速二十英里，三十英里。汽车颠簸着，沿着日落大道驶向死去的森林。十分钟后，我就到他的大门口了。直到这时，拉奇纳才意识到冻结在自己胃边和进食肢上的呕吐物，还有军装上的污迹。他擦擦脑袋，这实在没办法了，疯子拜会老傻瓜，倒也挺合适。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也是昂德希尔最后的机会。

十年前，在比较温和的年份，伦克纳·昂纳白是南国新南端地下工程的设计顾问。所以，离开协和国大使馆、进入南国以后，伦克纳反而觉得眼前的一切熟悉得多。这种感觉真是奇怪。到处都是电梯，南国设计时便希望他们的议会大厅具备承受核打击的能力。他当时便告诫他们，武器的发展很可能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南国人没听他的，将大批本来可以用于暗黑期农场的资源消耗在这个地方。

主电梯非常大，甚至容得下所有记者。他们都进来了。南国新闻界是个特权阶级，议会制定的法律明确保障了他们的权力。即使是政府机关里，他们照样通行无阻！将军待这群乌合之众的态度很得体，或许见多了舍坎纳是怎么应对媒体的，她也学了几手。她的警卫缩在一侧，不引人注目。将军发表了几句泛泛而谈的评论，对他们的问题

避而不答，始终保持着礼貌的态度。有南国警察护驾，记者们还不至于蜂拥而上。

深入地下一千英尺后，电梯驶向一侧，行驶在电磁聚合轨道上。从电梯宽敞的窗户望出去，外面是无数工厂洞窟。在这里，还有弧形海岸地区，南国人的工程搞得很不错，他们的问题是缺乏必要的地下农场，为这里的一切提供支持。

在机场迎接她的那两位议会代表一度是手握重权的南国大人物，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这些人丧失权力的是佩杜雷的惯用伎俩：暗杀、破坏，加上最近金德雷一方近乎神奇的好运气。这两位是仅有的公开对协和国表示友好的政治家，被视为讨好外国君王的谄媚之徒。两个人和将军站得很近，其中一个近到可以跟她耳语。运气好的话，只有将军和昂纳白能听见他在说什么。对这一点别抱太大希望。昂纳白提醒自己。

“不是对您不敬，夫人，但我们一直希望国王陛下本人能亲自光临。”这位政治家穿着剪裁精良的外套、腿套，但一脸被打垮了的神态。

将军安慰地点点头：“我完全理解，大人。我来访的目的是希望贵国做出正确的抉择，并安全地实施这一决定。我能获准在议会发表讲话吗？”昂纳白估计，以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存在什么“核心圈子”了，除非算上被牢牢控制在佩杜雷手里的那伙人。好在战略火箭部队仍然忠于议会，如果议会公开投票偏向协和国，必将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可——可以。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局势发展得太快，已经无力回天了。”他挥了挥他的指示肢，“我甚至不敢保证另一方不会搞一次电梯失事，让——”

“但他们已经让我们到这儿来了。如果我能对议会讲话，我想，我们可以找出解决之道。”史密斯将军朝这个南国人笑了笑，像搞了什么密谋似的。

十五分钟后，电梯将他们送到议会大厅外面的大片空地上。电梯的三面墙和顶棚骤然收了上去，这种开门的方式真别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工程师出身的昂纳白抵抗不住这种诱惑：他停在这个平台上

没动，向灯光下、阴影里东张西望，想瞧瞧这么漂亮安静的效果是什么机械制造出来的。

但是，一拥而下的警察、政治家和记者把他挤下了平台……

登上了通向南国议会大厅的台阶。

台阶顶上，南国安全部门的人总算将记者和史密斯的警卫拦在了外面。他们通过了重达五吨的厚重木门……进入大厅。南国议会大厅向来坐落于地下，早些世代，它就蹲伏在当地渊藪上面。早期的议会领袖们更像一伙强盗（或者说自由斗士，全看描述者是哪一方的宣传机关），手下的部队啸聚山林之中。

这座新大厅是伦克纳帮助设计的。他参加的项目中，只有极少数以外观让人肃然起敬为目的，这便是其中之一。这家伙也许顶不住核弹轰击，但它的确气派堂皇。

大厅呈浅浅的碗状，坐席分层排列，各层以低级的台阶相连，每一层都很宽，放得下几排桌子、栖架。墙壁由岩石砌成，向中间弯曲过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拱顶，上面是一列列荧光灯，以及其他几种照明技术。雪亮的灯光形成一种光明中期的效果，亮得能显示出岩石的所有颜色。台阶、过道和讲台都铺着地毯，厚得像男人背上的父毛。每一层的木质挡板上都悬着由最优秀的艺术家绘成的图画，颜色多达上千种。这个地方花费的金钱对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是惊人的。但话又说回来，议会是南国人的骄傲。他们发明的这种政治体制终结了盗匪横行、仰仗他国的时代，为南国带来了和平——一直到现在。

大门在他们身后訇然关闭，低沉的轰鸣在穹顶和四壁之间回荡。这里剩下的只有人民的代表、来宾，还有高处一簇簇镜头——新闻摄像机。一列列桌后是栖架，几乎每个栖架上都有人。昂纳白几乎可以触到五百名民选代表专注的目光。

史密斯和昂纳白、蒂姆·道宁走上通向讲台的台阶。民选代表们大多沉默着，注视着。这里有敬意、有敌意，也有希望。也许史密斯终于有了一个挽救和平的机会。

在这个胜利的日子里，托马斯·劳将北爪的天气设置成最耀眼的太阳天，像那种似乎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温暖的夏日午后。阿里·林

抱怨了几句，但还是做出了必要的调整。阿里这会儿正在劳书房下面的花园里专心除草，把刚才的不满已忘了个干干净净。园子的模式改变了又怎么样？阿里的下一项任务就是把改变模式引起的毛病解决掉。

而我的任务则是综合调度一切，托马斯心想。文尼和特林尼坐在桌子对面，做他分配给他们的站点监测工作。要想编圆接下来的弥天大谎，特林尼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托马斯完全相信他会支持自己的谎言。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小商小贩中，他只信任特林尼一个人。至于文尼……嗯，关键时刻来到时，只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就能让他离线下岗，那些他亲眼看到的情况将使他对特林尼的说法坚信不疑。很难做到完全不露破绽，但真要发生什么出乎意料的情况……这个嘛，卡尔和他的人之所以在这儿，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

里茨尔也在这儿，但只是一幅他坐在“无影手”舰长座椅里的平面图像。他说的话一个字也不会传到不相干的外人耳朵里。“是的，统领大人！我们马上就能收到图像了。一个自动化侦察子已经进入了议会大厅。哎，雷诺特，你那个梅林干得挺不错。”

安妮在上面哈默菲斯特的顶楼。只有托马斯一个人的头戴式能显示出她的影像，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她的声音。这一刻，她的注意力至少分成了三部分，同时处理三件不同的事：进行某项聚能分析，望着上方墙壁上投射的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的翻译、跟踪来自“无影手”号的数据流。跟平时一样，这个聚能者要处理的事务十分复杂。她没有理会里茨尔的话。

“安妮，里茨尔的图像进来以后直接传到本尼酒吧。让特里克西娅同声传译，同时也让我们听听现场的真实声音。”托马斯看过一些侦察子传上来的视频资料。让本尼酒吧里的人好好瞧瞧活生生的蜘蛛人动起来是什么模样吧。这种影响很微妙，之后向他们撒谎时更容易得到信任。

安妮一刻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是，统领大人。我发现文尼和特林尼也能听到你对我说的话。”

“是这样。”

“很好。只想让你知道……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加快了行动步伐，我们所有自动化系统都被他们做了手脚——”盯着特林尼。“我不敢打赌，他正坐在那儿操纵他那些定位器。”安妮的眼睛忽然向上一抬，看到了劳用眼神提出的问题。她耸耸肩：“不，我还不能确认是他。但我已经非常接近了。做好准备。”

一秒钟之后，安妮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是公开频道，这里和小商贩的营帐里都能听到：“好了，我们收到了发自南端议会大厅的实时图像。这是以人类的视角看到听到的蜘蛛人。”

劳的目光投向左边，他的头戴式在这里显示着以奇维的视角看到的营帐景象。本尼的显示装置闪烁着，片刻间，人们说不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一大片乱哄哄的红色、绿色、蓝色。他们看到的像是一个大坑。墙壁上嵌着石梯，岩石上一片片既像青苔、又像毛皮的东西，总之毛茸茸的。蜘蛛人像一堆挤来挤去的黑蟑螂。

里茨尔·布鲁厄尔的目光离开了议会大厅图像，抬头望过来，几乎震惊地摇着头：“像弗伦克某些先知眼中的地狱。”

劳没作声，只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有十秒延迟，应该尽可能回避闲聊天。但布鲁厄尔说得对，这么多挤在一起，比前一阵子在侦察子图像上看到的单个蜘蛛人更令人厌恶。大家依据聚能译员们那套人性化翻译所形成的蜘蛛人印象完全不符合现实。还有他们的想法，不知我们误读了多少。他调出一幅新图像，拍摄的也是这番场景。这是经过聚能译员合成的一个蜘蛛人新闻节目。在这幅图像中，深深的大坑变成了浅浅的圆形剧场，一块块丑陋的色彩变成了整齐的镶嵌图，依次化入地毯（这东西也不再像乱七八糟的毛皮了）。到处都是光滑闪亮的木质版画（不再是坑坑洼洼的烂糟货色了）。连蜘蛛人的模样看上去都庄重多了，举手投足很接近人类的肢体语言。

两幅图像都显示出三个蜘蛛人走向议会大厅入口。他们爬下（走下）那些石头梯子。传来一片啾啾声、咔嗒声，这才是那些东西真正发出的声音。

三个东西消失在坑底。过了一会儿重新露面了，沿着另一面向上爬去。里茨尔咯咯笑道：“中间那个中等个子一定就是那位间谍头子了，就是邦索尔所谓的‘维多利亚·史密斯’。”有关蜘蛛人的情况，至少有一点是准确的：那东西的衣服一片乌黑，其实压根儿不像

军服，只是一块块料子缠在一起。“史密斯后面那个毛茸茸的家伙肯定是那个工程师‘伦克纳·昂纳白’。真是给怪物起了个新奇有趣的好名字。”

三个东西爬上一块凸出的弧形石头。那块摇摇欲坠的石头上原本还有一个蜘蛛人，这会儿，此人爬到石头顶尖的位置上。

劳的目光从蜘蛛人大厅转向本尼酒吧的人群。人群鸦雀无声，无比震惊地瞪着眼前这一幕。连本尼·温的助手都一动不动呆站在那儿，来自蜘蛛人世界的形象紧紧抓住了他们的视线。

“议会议长在介绍来宾。”响起一个聚能者的声音，“请议会全体成员肃静。我很荣幸地——”伴随着文雅的言辞，里茨尔的自动化间谍送回了现实：啾啾声、咔嚓声，顶端像剑尖的前肢一戳一戳地比画着。说实话，这些东西确实像青河人在陆战指挥部见到的雕像，可一动起来，又极其像猎食动物，带着一种猎食动物特有的、令人胆寒的优雅，有些动作很慢，有些则很快，太快了，快得惊人。还有一点最奇怪的地方，这些东西的视力虽然比人强，但却很不容易分辨出他们的眼睛。那个有凹槽、有凸起的脑袋四周有一片片光滑的东西，像玻璃，这儿拱出来一块，那儿拱出来一块，上面还有些伸出来的部件，可能是用来冷却器官、形成热像的。蜘蛛人身体的正面简直是一台噩梦似的进食机器。锋利的颞骨、爪子似的辅助肢，一部分动起来，所以部件都跟着动个不停。可这东西胸腔上方的脑袋却几乎不能转动。

议长离开了那个尖尖的石头顶端。史密斯将军爬了上去，侧身让对方离开（这个动作真够复杂的）。爬到顶端以后，史密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她的几条前腿挥来挥去，成一个螺旋形，好像让笨蛋们都过来，离她的胃近点。麦克风里传出一阵啾啾嗒嗒的声音。在经过“翻译”的版本里，她旁边出现了一个标注：对听众露出温和的笑容。

“议会的女士们、先生们，”声音坚定、动听——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的声音。劳发现伊泽尔·文尼听到她的声音后，脑袋猛地一抖。跟过去一样，文尼的诊断图表显示出矛盾、紧张的情绪。他会听我摆布的，一段时间里还很有用。劳想。

“作为敝国国王的全权代表，在此，我代表国王陛下发言。希望我的话能够赢得你们的信赖。”

“议会的女士们、先生们，”一排排民选代表们注视着维多利亚·史密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像过去无数次经历的一样，伦克纳感到将军的个人感召力弥漫开来：“作为敝国国王的全权代表，在此，我代表国王陛下发言。希望我的话能够赢得你们的信赖。”

“我们面临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关头，或者会将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毁于一旦，或者，以我们过去努力取得的成就为基础，我们能继续前进，创造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这两种结局就是当前局势的两面。能不能实现美好的结局，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彼此信任。”

大厅里响起稀稀拉拉的嘲弄嘘声。是投靠金德雷的那一伙。昂纳白心想，不知这些人是不是人手一张逃离南国的机票。他们当然明白，少了这张票，等炸弹落下时，他们会和他们背叛的南国人民一样难逃一死。

将军告诉过他，佩杜雷也在南国。不知……将军发言时，昂纳白朝各个方向张望，视线大多集中在阴影处和武装卫士身上。在那儿。佩杜雷坐在拱墙旁边，离史密斯不到一百英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比多年前自信得多。等着瞧吧，尊贵的佩杜雷宝贝，我的将军说不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我有一个提议，它非常简单，但至关重要，而且可以立即施行。”她示意蒂姆·道宁将数据片递给议长的助手，“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协和国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即使你们中间疑心最重的人都会同意，只要我在这儿，协和国一定会谨守它公开宣布的承诺。我受权向各位宣布，我的滞留期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诸位南国议员可以挑选协和国中任意三人——包括我自己，也包括敝国国王。这三个人将无限期驻留我们在南国的大使馆。”为对方提供人质，这是最原始的保障和平的手段。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级别的人质。这种做法完全可行。协和国驻南国大使馆占地面积极大，甚至可以容纳一个小城市的人口，同时为他们提供所有现代化设施，丝毫不会影响人质们的任

何重要活动。只要议会没有完全听从金德雷国摆布，这一举措就像在狂奔而来的灾难的肢腿之间插了一根绊脚棒。

代表们鸦雀无声，连那伙佩杜雷的走卒都不说话了。这些跟屁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突然觉得有了其他选择？正在等待上头的吩咐？会场里肯定在酝酿着什么。伦克纳望着史密斯附近的阴影，只见佩杜雷正急促地对一个助手交代着什么。

维多利亚·史密斯的演讲刚一结束，本尼的酒吧里喝彩声如雷。演说刚开始的时候，酒吧里的人都惊呆了。他们看到了活生生的蜘蛛人是什么模样。但演讲的词句恰如史密斯的性格，后者是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的。至于其他的，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但……

本尼端着饮料朝天花板飘去，丽塔·廖一把抓住他的袖口：“你不该让奇维孤零零一个人待在上头，本尼。她可以到这儿来。在这儿一样能对所有人讲话。”

“嗯，好吧。”其实，建议让她在前排单独就座的是统领大人，可既然一切都那么顺利，换个位子应该没什么关系。本尼一边上酒，一边注意听着大家乐观的猜测。

“有那番演说，加上咱们做点手脚，下面肯定太平无事了，跟特莱兰的圣殿一样安全——”

“嘿，再过不到四兆秒，咱们可就双脚站在行星表面了。等了这么多年——”

“管他是太空还是行星，谁在乎？有了资源，禁止生育的规定就见鬼去吧——”

是啊，禁止生育，这是我们人类的禁忌，相当于下面的早产禁忌。或许我总算能向冈勒求婚了——这个念头才起，本尼的思绪马上躲开。行动之前想得太多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虽然不想了，但本尼忽然间觉得十分幸福，好久没这么幸福了。本尼避开一重重桌子，一头扎向中央的一个缺口，抄了条近路，朝奇维飘去。

听了丽塔的建议，奇维点点头。“这样最好。”她的笑容有些勉强，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酒吧那个显示装置。史密斯将军正在步下讲台。

“奇维！局势发展跟统领大人的计划一模一样，大家都等着给你道喜，祝贺你成功呢。”

奇维轻轻拍了拍臂弯里的小猫，动作有点紧张，像保护它不受别人伤害似的。她望着他，神情很奇怪，有点恍惚：“是啊，一切都很顺利。”她从桌边站起身，跟着本尼来到丽塔桌旁。

“我一定得见他，情况紧急，我一定得告诉他，下士。马上！”配合着这些话，拉奇纳抬头挺胸，端起肩膀，拿出当了十五年上校的人才有的威严。

有一会儿工夫，年轻的下士在他的怒视下退缩了。但接着，他准是发现了思拉克特胃旁残存的呕吐物，还有他那身军服的邈邈状态，年轻的早产儿下士耸耸肩，目光很警觉，拒人于千里之外：“很抱歉，长官。你不在准入名单上。”

拉奇纳感到自己的肩膀耷拉下来了：“下士，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行。告诉他思拉克特来了，有要事……事关生死。”话刚出口，思拉克特便恨不得自己收回这个可怕的断言。小伙子盯了他一秒钟——琢磨是不是该把他扔出去？然后，对方脸上露出了某种类似同情的表情。他打开一条通信线路的开关，与另一头说起话来。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拉奇纳在访客候见室焦躁地来回踱步。至少这里头没有寒风吹打。为了爬上昂德希尔家的直升机停机坪，他冻伤了两条肢腿的肢尖。到头来只能见到……大门警卫，还有一间候见室？没想到这儿的警戒如此松懈。或许是他砸了饭碗带来的好处：没有内奸出卖，其他人不需要重重戒备了。

“拉奇纳，是你吗？”警卫通信线路上传来的声音既虚弱又急躁。昂德希尔。

“是的，先生。请让我进去，我一定得跟您谈谈。”

“你——你的样子糟透了，上校。我很抱歉，我——”声音越来越小，听不见了，里面隐隐约约传来背景声，有人在说，“演说非常成功……还有许多时间”。又响起了昂德希尔的声音，这一回清楚多了：“上校，请等几分钟，我马上就上来。”

“演说太精彩了。就算我们替她写讲稿，也不可能比这更好了。”来自“无影手”的二维图像上，里茨尔叽里呱啦说个不停。这种滔滔不绝显然让他颇为自得。劳没有说话，只颌首微笑。史密斯的和平呼吁非常有说服力，足以使蜘蛛人的战争机器暂时停止向前迈进。人类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宣布自己的存在，向蜘蛛人提出携手合作的提议。这就是劳发表的官方公告。但如果这个方案真的付诸实施，统领们就会降到次要位置，无法独揽大权。真正的方案是，从现在起七千秒后，安妮的聚能者将挑起争斗，在史密斯一方的军队中下手，让他们发起一次突然袭击。金德雷国随后的“反击”将完成统领计划中的大破坏。到那时，我们再下去收拾残局。

劳抬起头，好像望着北爪的午后阳光，但出现在他头戴式里的是特林尼和文尼。这两人就坐在离他一两米外的地方。特林尼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手指不断敲击，做着分配给他的工作：监控金德雷的核武器。文尼呢？文尼的样子有点紧张，浮在他脸上的标注表明，他意识到这里面有名堂，但还没猜出到底是什么名堂。是时候让他离开了，给他安排几件小事，办完回来时，大戏已经上演了……而特林尼会坚决支持统领的一切谎言。

劳耳朵里传来安妮的声音，很轻：“大人，我们这里出了个紧急情况。”

“好的，说吧。”劳轻松地说，仍然面对湖泊，没有转过身来。但是，他的胃里陡然变得沉甸甸的，像一块凝结的冰。他从来没有听过安妮以这种语气说话，她的声音已经接近恐慌了。

“我们那个破坏分子的行动大大加快了，几乎已经不加掩饰了。只要稍有松动的地方，他都控制起来了。再过几千秒，他就能关闭我们的聚能者……是特林尼，大人，可能性百分之九十。”

可特林尼就坐在这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需要他，有了他，攻击之后的谎言才维持得下去。“我不知道，安妮。”他大声说。安妮也许过度紧张了。虽然他近来比从前更密切地注视着她的医疗情况、磁核调校，但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

安妮耸耸肩，没有回答。对聚能者来说，这是典型的表示轻蔑、放弃的姿势：能做的她都做了，不理睬她的意见、自己找死，请便好了。

这个时候，他绝不能让这种事分他的心。四十年的工作啊，今天就要大功告成了。但正因为这一点，敌人也会挑选这个时刻发起总攻。

卡尔·奥莫就站在劳的身后，他跟雷诺特之间也有一条不为公众所知的通信链接。房间里还有另外三名警卫，但这三人中，只有雷·塞雷特的真身在场。劳叹了口气：“好吧，安妮。”他向奥莫发了个别人看不到的信号，命令他把他手下的其他侍卫调进房间。先把这两个冻起来，以后再盘问。

劳没有给目标任何警告，可是——从视域一角，他看见特林尼单手一扬，做了个投掷的动作。卡尔·奥莫发出一声窒息的尖叫。

劳双手一拉，身体一下子滑到桌子下面。他上方传来一声轰响，是什么东西砸进厚重的木板里。咔咔几声，是电击枪的枪声，又是一声惨叫。

“他跑了！”

劳在地板上滑行几步，到了桌子另一头后猛地一弹，跃上天花板。雷·塞雷特正在空中和伊泽尔·文尼厮打。“对不起，大人！他一下子就朝我扑上来了。”他推开对手血淋淋的身躯。文尼为特林尼赢得了宝贵的一瞬间，他逃掉了。“马里和唐会抓住他的！”

这两名侍卫尽了全力，朝山坡上的森林里猛烈扫射。但特林尼离得太远，老头子从一棵树飞跃到另一棵树，眨眼间便无影无踪。唐和马里紧追不舍，离森林只有一半距离了。

“别追了！”木屋扬声系统震响着传出劳的呵斥声。两名侍卫花费毕生养成了服从的习惯，一听命令，立即停步。两人小心翼翼地山坡上沿路返回，一路勘查，看有没有埋伏的机关。两种表情混合在他们脸上：震惊和狂怒。

劳放低声音：“进来。保卫木屋。”这样的基本命令本来应该由统领侍卫下达，但卡尔·奥莫已经……劳飘身飞到会议桌旁。这时已经顾不上那套交感重力下擦地而行的礼仪了。桌上插着一片锐利、闪亮的东西，不偏不倚，正好在他钻下桌子找掩护的地方。另一片同样的东西插进了奥莫的喉头，一端从统领侍卫的气管里戳了出来。奥莫已经停止了抽搐，身遭飘着一摊摊血，缓缓朝地板飘落。统领侍卫的电击枪只从枪套里拔出了一半。

奥莫是个有用的人。我能抽出时间把他冻起来吗？劳考虑了一下计划和时间安排……卡尔·奥莫完了。

剩下的侍卫在木屋窗户边飘动，但他们的目光不时扫过统领侍卫。劳的大脑迅速盘算着事件的后果：“塞雷特，把文尼捆起来固定好，马里，去找阿里·林。”

他们将文尼推进一把椅子上，文尼发出低微的呻吟声。劳飘到桌子上方，观察着对方。看来他肩膀上被电击枪擦了一下。血流得很多，但没有向外喷溅。文尼会活下来的……活足够长的时间。

“呸，那个特林尼动作真他妈快。”唐嘴里唠唠叨叨，以此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这么多年，一直是个大嘴巴糟老头子。结果——砰——他干倒了统领侍卫。干倒了他，干净利落逃了。”

“这一个没逃掉，所以算不上什么干净利落。”塞雷特用电击枪的枪口捅了捅文尼的脑袋，“这两人都够快的。”

太快了，快得过分了。劳从自己眼前拉下头戴式，瞪着它看了看。青河头戴式，其数据来自本地网络。手一紧，头戴式被攥成了一团。劳找出光纤设备。雷诺特坚持要他留着这东西，当成备用系统。“安妮，你听得见吗？刚才的事你看见了吗？”

“是的。你刚向卡尔·奥莫发出信号，特林尼就动手了。”

“他知道。他能听见我们这边的对话。”瘟疫啊！安妮发现了破坏迹象，却没发现特林尼破解了他们的通信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我只猜出了他的一部分活动。”这么说，那种定位器是特林尼为自己度身定制的武器。一个圈套，千年前便已设好的圈套。我的对手到底是谁？

“安妮，我要你切断支持定位器的无线动力源。”但定位器是许多至关重要的系统的基石，这种系统有多少，只有瘟疫才知道。连这里这个湖泊的稳定都是由定位器维护的。“先别关闭北爪的稳定系统。让你的聚能者直控一切，用光纤设备。”

“办完了。会出点问题，但我们能应付。行星地面的行动怎么办？”

“跟里茨尔取得联系。局势复杂化了，不能再玩什么巧妙的小花样。地面行动必须提前。”

他能听见安妮击键下达指令的声音，但再也无法看到那些命令、调配到每项任务的每个聚能线程。像蒙着双眼作战。震惊中摸索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便可能大败亏输。

一百秒后，安妮再次与他通话：“里茨尔明白了形势。我的人正在协助他安排一次简单有效的打击。微调可以等到结果出来以后进行。”她的语气又恢复了镇定、不耐烦的常态。安妮·雷诺特身经百战，多次战胜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艰险程度甚于这一次的场面她经历得多了。要是他的所有敌人都能像安妮一样为他所用，那该多好啊。

“很好。你找到特林尼了吗？我肯定他躲在那些工作巷道里。”如果没有兜回来，再来一次袭击的话。

“是的，我也这么想。我们通过过去的地音探测器听见了他的动静。”易莫金人的设备。

“好。与此同时，制造点合成音，让本尼酒吧那些人开开心心的别出事。”

“好了。”回答立至，如影随形。已经完成了。

劳转身面对他的侍卫和伊泽尔·文尼。总算有了一点点喘息的时间，足够他给里茨尔下达新命令，足够他发掘出一点点情况，看自己的对手是什么人。

文尼已经恢复了知觉。他的眼睛里有痛苦——也闪耀着仇恨。劳向他露出笑容，他示意塞雷特狠拧文尼受伤的肩膀。“我需要一点答案，伊泽尔。”

小商贩惨叫起来。

范沿着钻石巷道向上飘行，速度越来越快。引导他的绿色图像模模糊糊，不断跳动……最后熄灭，眼前一片黑暗。他没有放慢速度，继续盲目飘行了几秒钟。范拍了拍自己的太阳穴，想重新设定贴在那儿的定位器。定位器还在，他知道巷道里飘浮的定位器还有数千个。安妮肯定切断了脉冲式无线动力，至少切断了这条巷道的动力供应。

这女人够有本事的，简直不可思议！几年来，范一直避免直接对聚能体系动手脚。可安妮仍旧发现了。那次洗脑让她的系统彻查减缓了一阵子，但最近一年，她拽紧了绳头，绳套越勒越紧，最后……只差一点点，我们就能破坏那个无线动力断开阀，现在却全完了。没有全完——伊泽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给他争取了又一次机会。

巷道在前面什么地方拐弯。一片黑暗中，他双手轻抚墙壁，然后用力撑住，停止向前飘行，一转身，双脚朝前，动作慢了数分之一秒。脚、膝和双手狠狠撞在看不见的墙面上，相当于在行星地表重重地摔了一跤。比那还糟，他弹了回来，旋转着撞上另一堵墙。

他稳住身体，借助手指的力量移动到转弯处。这里是四条分支巷道的交会点。他在前面的空间摸索着，飘下第二条支巷。这一次动作非常轻。几秒钟之前，安妮还拿不准我到底在哪儿，但她现在知道了。他藏在这条支巷里的宝贝应该还在。

飘过几米以后，他的手指触到了钉在墙上的一个布包。哈。把这东西藏在这儿很危险，但到了游戏的最后关头，基本上所有行动都危

险。这一次，冒险得到了回报。他打开布包，拿起里面一个发光的环。黄光绕着他的手闪动着。范抓起这件装置的其余部分，光在他的手上流动，他的身边光影交错，像不断变幻的彩虹。布包里还有几个小包，其中一个装着小弹珠。他将一颗弹珠弹进旁边的支巷，它无声地飘了一秒钟，然后，砰的一声，夹杂着其他声响。这是为安妮手下负责监听的聚能者准备的诱敌工具。

伪装被揭穿了，比预计的快了几千秒。但计划付诸实行时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事故。如果一切顺利，他永远不会用上这个包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冒险把它藏在这儿。范一件一件检查着里面的东西：呼吸器、增强型接收器、医疗包、发射飞镖的枪。

劳和他的同伙可能采取几种行动：朝巷道里放毒气，或者抽尽里面的空气，形成真空——后一种做法会破坏不少贵重器材。他们也可以直接上这儿来抓他——那样的话就热闹了。劳的打手们会发现，他们的巷道已经成了多么危险的所在……范心中涌起了许久以前的激情。每到决战时刻，每当计划和想法化为行动，这种熟悉的激情便会涌上心头。他将自己的器材放进衣服口袋，临场发挥的紧急方案在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伊泽尔，我们会赢的，我向你保证。不管安妮怎么样……为了安妮，我们一定要赢。

蜘蛛人世界之上百五十千米处，“无影手”号依靠惯性滑行着。它飞得太低，只有一小片地区的蜘蛛人能看到它。时机到来时，它将正好掠过预定目标。无论他们正对L1的丽塔和其他人灌输什么谎言，在“无影手”号上，那些蜘蛛人地区被称为目标。

乔新坐在飞航主任的座椅里，过去，这艘船还属于青河人时，这是副舰长的座位。他巡视着下面灰色的弧形地平线。负责具体飞行任务的聚能者本来有三个，但眼下监控飞行的只有一人，其他人全都接入比尔·弗恩的武器系统，调整着各种攻击选项。乔新尽量不去听身边舰长座椅里传出的声音。里茨尔·布鲁厄尔正乐在其中，不断向他在哈默菲斯特的老板实时汇报地面发生的一切。

谢天谢地，布鲁厄尔变态的分析总算停顿了几秒钟。接着，副统领破口大骂一声：“大人！怎么——”他拉开嗓门大喝，“弗恩！北爪发生了枪战，奥莫倒了——该死的，我的头戴式链接断了。弗恩！”

乔新在椅子上一转身，只见布鲁厄尔正在他的控制台上猛烈敲击，原本苍白的脸涨得通红。副统领在他的私人通信频道上听了一会儿：“统领没事吧？好的，让雷诺特对付他们。把她接过来！”

安妮·雷诺特显然没有立即接通。一百秒过去了，两百秒。布鲁厄尔大发雷霆，连他的打手都远远躲着他。乔新转向自己的那组显示屏，可上面的信号他一点都看不明白。这不是托马斯·劳的脚本格式。

“臭婊子！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布鲁厄尔突然住嘴，只偶尔咕哝几声，但没有打断对方。通话成了单方独白。再次开口时，他的语气更像若有所思，而不是怒气冲天：“我明白了。告诉统领大人，交给我的事一定办好，请他放心。”

长距离通话又持续了一个回合，乔新暗自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旁边，窥视着副统领。布鲁厄尔盯着他：“飞航主任，报告我们的方位。”

“大人，我们正向南飞过大洋上空，距离南端市一千六百千米。”

布鲁厄尔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头戴式接收着更详尽的数据。“这样的话，飞过这一圈再转向北方时，我们将飞越协和国的导弹发射场。”

乔新的喉咙里出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他哽住了。这一刻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原以为还有点缓冲时间。“我们将从发射场以东数百千米处飞过，大人。”

布鲁厄尔不屑一顾地一挥手：“主推进器喷一次就能校正过来……弗恩，我们的话你听见了吗？对，提前七千秒。那又怎样？就算他们发现我们，也来不及做什么事了。让你的人重新搞一套行动步骤。还用说吗？这么干当然更直接。雷诺特正把能调动的所有聚能者划到你那儿，尽你的最大努力让他们同步起来……好。”

布鲁厄尔在青河舰长座椅上一摊，笑道：“只有一个不利之处，我们没时间让佩杜雷离开南端市了。这个人我们已经琢磨透了，我觉得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本地人总督……不过就我自己而言，告诉

你，蜘蛛人没一个是我喜欢的。”听着他的话，乔新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惊恐之情。布鲁厄尔道：“小心点儿，飞航主任，小心点儿。你和你那些清河朋友混得太久了。不管他们打算搞什么鬼，他们已经失手了。你听明白了吗？统领大难不死，资源仍旧掌握在他的手里。”他的目光越过乔新，在头戴式里看到了什么。“让你的飞行员跟比尔·弗恩的聚能者实现同步。几秒钟后给你具体数值。飞过南端时，我们不发射自己的武器，但你要定位、触发金德雷国布设在海岸以外的短程导弹。至于‘协和国的突然袭击’，我们已经计划好了。几百秒后，你就有真正的工作要做了，你的人要干掉协和国的导弹发射场。”这就需要使用人类的导弹和激光武器了。这些武器数量不多，但消灭蜘蛛人落后的反导弹防御网绰绰有余……这以后，数千枚金德雷导弹会将全球半数城市屠戮一空。

“我——”乔新说不出话来。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们会害死丽塔。布鲁厄尔会先杀害丽塔，再杀死他，但如果照他们的吩咐做……我知道得太多了。

布鲁厄尔注视着他。乔新以前从未在里茨尔·布鲁厄尔眼里见到这种目光……冷静的目光，分析评估的目光，几乎像劳的目光。布鲁厄尔头一偏，轻声道：“服从命令的话，你没什么可担心的。哦，或许要洗一次脑，稍稍损失一点东西。但我们需要你，你和丽塔可以一直为我们效劳多年，过上美满的生活——只要你现在服从命令。”

事变发生之前，雷诺特一直在哈默菲斯特顶楼。范估计她现在还在那儿，和特鲁德一起扎根在协同工作大厅里，控制着她顾得过来的每一条通信线路，尽最大努力照顾、管理她属下的聚能者……聚起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才华，实现劳的意志。

范向上穿过黑暗，飘过一条条巷道。巷道越来越窄，最后直径缩小到不足八十厘米。这些是掘进机几十年前开掘的，那时的哈默菲斯特正将自己的根须扎进钻石一号。流放进入第三个十年以后，范抓住机会渗透了易莫金人的建筑程序，发现这批甬道——其中的一部分丢失了，程序只保存了后来添加的链接通道。他敢断言，就算是安妮·雷诺特，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

每到一个转角处，他都要放慢速度，只用手轻推洞壁缓慢前进，还要用自己的照明光迅速晃一下。不断探索，不断搜寻。就算丧失了来自外部的无线动力，定位器的电容里依然残留着一点弱电，足够驱动它做出最后一点点运算。有了增强型接收器，他仍然能从定位器那儿得到点头绪，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哈默菲斯特塔楼的高处，位于高塔中协同工作大厅所处的那一侧。

但这里的定位器已经几乎耗尽了全部电流。他摸索着飘过一个拐角，一路估算着目标的大致方位。墙壁闪着光，像暗淡的彩虹，没有一点瑕疵。又前进了几米。在那儿！钻石墙壁上刻着一个浅浅的环。他滑了过去，轻触表面，输入一个控制码。咔的一声，那一小片碟形变成黑色，周围变得一片雪亮，照出前面的一个储藏室。范溜进那储藏室，里面是一架架配给食物和卫生用品。

他绕过架子，几乎穿过房间，接近这里的正式出入口。就在此时，有人打开门。范冲向门边，来人刚跨进房门，范一伸手，将对方的头戴式轻轻拉了下来。是特鲁德·西利潘。

“范！”西利潘的神情更像大吃一惊，而不是害怕，“到底怎么——知道吗？安妮都快被你气疯了，说你杀了卡尔·奥莫，占领了北爪。”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范绝不应该出现在这儿。西利潘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住嘴了。

范朝西利潘咧嘴一笑，关上他身后的房门：“哦，差不多都是真的，特鲁德。我来这儿是为了收回我的舰队。”

“你的……舰队。”特鲁德张口结舌，困惑和惊恐的表情交替出现在他脸上，“呸，范，你怎么了？瞧上去怪怪的。”一点儿肾上腺素，一点儿自由。只要一点儿，就能让你判若两人。范脸上浮现的微笑把西利潘吓得缩小了一圈。“你疯了，伙计。你知道你赢不了。你陷在这儿了，哪儿都去不了。投降吧，咱们或许能蒙过去——说你一时精神失常什么的。”

范摇摇头：“我到这儿是来赢的，特鲁德。”他抬起自己小小的飞镖枪，举到西利潘能看见的地方，“而且你要帮我的忙。咱们上协同工作大厅去，你要替我切断所有聚能支持系统——”

西利潘朝范握枪的手急乎乎一挥手：“不可能。聚能支持是最最关键的，地面行动少不了它。”

“你是说劳那个消灭蜘蛛人的行动？所以最好赶紧切断系统。系统一断，统领大人那个湖也会发生一点很有趣的变化。”

范几乎能看出这个易莫金人的脑子里正盘算着风险大小：一块儿喝酒、一块儿胡吹海聊的老伙计范·特林尼，这会儿拿着一把不知管不管用的飞镖枪——对手是掌握着可怕力量、威力无比的统领大人。

“没门儿，范。眼下这一摊子是你自找的，陷在里头谁也怨不了。”

范攥在右手里的那副头戴式发出闷声闷气的声音，是个生气的声音，它最后嘎的一声，与此同时，储藏室的门砰地开了。“你怎么回事，特鲁德？告诉你我们需要——”安妮·雷诺特飘进房间。一望之下，她当即明白了眼前这一幕，可身在空中无处借力，无法弹出门去。

范的反应同样迅捷。手一翻，小小的飞镖枪开火了。雷诺特的身体猛一抽搐，然后，“砰”的一声，她的身体发出一记震响。范转身面对特鲁德，笑得更开心了：“爆炸式飞镖，懂吗？射进体内，砰！你的五脏六腑成肉酱了。”

特鲁德面如死灰：“呃……呃……”他瞪着前老板一奴隶的尸体，好像随时会一口吐出来似的。

范用小小的飞镖枪在特鲁德胸口敲了敲。特鲁德魂飞魄散，惊恐万状地向下望着枪口。“特鲁德老朋友，干吗这么不开心呀？你是个好易莫金人，雷诺特只不过是聚能呆子，一件家具而已。”他朝雷诺特的尸体摆摆手。痉挛已经停止，尸体瘫软下来，刚死不久的人都这样，“好了，咱们甩掉这堆垃圾。然后嘛，你教我怎么切断聚能者的通信联系。”他笑嘻嘻地一把抓起尸体。特鲁德浑身筛糠似的哆嗦着，朝门口走去。

特鲁德刚一转身，范胡乱揪着安妮的那只手立即轻下来，变得小心翼翼。天哪，这动静简直跟真家伙一模一样，完全不像一发眩晕镖加一个音响器发出的。半辈子没用过这种花招了，万一搞砸了怎么办？行动开始以后，范第一次感到了恐慌，惧意随着肾上腺素喷涌而

出。他一只手滑到她咽喉一侧……稳定、有力的脉搏！安妮被打晕了，除此之外没别的问题。

范脸上重新装出那种捕猎猛兽的笑容，跟着特鲁德，走进聚能者协同工作大厅。

新闻媒体到底成了笑到最后的一方。协和国安全部门切断了妈妈走下飞机的画面，那又怎样？几分钟后，妈妈便已踏上南国领土。当地媒体巴不得向一切人播出维多利亚·史密斯和她的随行人员的画面。有好几分钟，摄像机凑得如此之近，她甚至能清楚看到将军最里面的进食肢比画的表情。妈妈看上去那么镇定、那么威严……但这几分钟里，维多利亚·赖特希尔感到自己更像个小孩子，而不是情报局的中尉军官——简直跟戈克娜遇害那天早上一样。妈妈，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但维基知道答案。今天的科技反噬是她和爸爸造成的，到了现在这一步，将军本人已经不再重要了。现在，她要帮助那些被她置于险境的人。

士官俱乐部挤满了本来应该换班休息、或者上别处寻欢作乐的人，只有这个地方能使他们觉得自己仍在继续工作。对他们来说，这一刻没有比“工作”更要紧的事了。

维多利亚走过游戏机拱廊，不引人注意地向她的人打手势，告诉他们一切顺利。最后，她跳上布伦特身边的栖架。哥哥没有摘下游戏头盔，他的手在游戏控制台上飞快地移动着。她在他一只肩膀上拍了拍：“妈妈的讲话马上就要开始了。”她轻声说。

“我知道。”布伦特只应了一声，“九号发现了我们的行动，但他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本地的一点小麻烦。”

维基差点一把将头盔从哥哥脑袋上拽下来。该死的，跟他在一起，我还不不如变成聋子瞎子呢。但她终究还是忍住了。维多利亚从外套里掏出电话，按下一个键：“嗨，爸爸吗？妈妈的讲话开始了。”

演说很短，但非常精彩。它成功地消解了来自南方的威胁。那又怎样？亲自去那儿还是太冒险了。从吧台上方的显示屏上，维基见将军把她的正式提议交给蒂姆，由他转交南国议会。或许那边的事能就

此解决，或许去这一趟还是值得的。几分钟过去了，议会大厅的摄像机来回拍摄着乱成一团的议员们。妈妈和伦克叔叔走下讲台，一个身穿黑衣的邋遢小个子走向他们。佩杜雷。他们在争执着什么……

突然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布伦特用肩膀碰了碰她：“坏消息，”他说，脑袋上仍旧扣着游戏屏，“联系全部中断，连跟咱们那位老朋友的联系都断了。”

赖特希尔跳下游戏机旁的栖架，朝她的小队一挥手。以效果而言，就像吹了一声尖厉的口哨。队员们跳了起来，背好背篓，朝门口走去。布伦特把游戏头盔一推，急急忙忙越过赖特希尔，向前跑去。

她望见身后的人群朝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但大多数酒吧顾客太专注于电视，没怎么留意他们。

她的小队刚刚跑下两层楼，凄厉的空袭警报拉响了。

“你说什么？我们的聚能支持中断了？光纤也断了吗？”难道特林尼想了什么办法，把所有光纤全部切断了？

“不一一不，大人，至少我觉得不会。”马里侍卫还是很能干的，但他毕竟不是卡尔·奥莫，“测试信号还能通过，可控制信道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大人……就好像有人让聚能者全体下线了似的。”

“嗯，知道了。”看来又是特林尼的袭击，又一个全然出乎他意料的袭击。也可能是顶楼出了叛徒。不管是什么原因……劳望着房间另一头的伊泽尔·文尼，这小商贩痛苦得眼光都散焦了。那双眼睛后面藏着重大秘密，但文尼跟其他被他和里茨尔用重刑折磨至死的青河人一样顽强。要想从他嘴里撬出真正的机密，非得耗费大量时间不可，或者用某种特别的威胁手段。他们没有时间。他转向马里，“我还能跟里茨尔通话吗？”

“我想是的。我们跟通向外面的激光通信站有光纤链接。”他笨手笨脚地在控制台上敲击着。看着马里笨拙的样子，劳真想破口大骂，好不容易才压制住这种冲动。但话又说回来，没了聚能支持，干什么都笨拙。我们简直跟青河人一样了。

马里突然笑得合不拢嘴：“大人，我们与‘无影手’号的通话链接还在！我刚刚把声频切换到您的衣领麦克风上。”

“很好……里茨尔！我不知道你对形势了解多少，但是——”劳迅速讲了讲刚才的事变，最后道，“接下来的几百秒内，我们之间的联系会暂时中断，我要撤到L1—A点。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聚能支持，你能否实施地面行动？”

答案最快也要十秒钟后才能传回来。劳看着另一位侥幸逃生的侍卫：“塞雷特，找到唐和那个聚能者。我们立即撤往L1—A。”

到了没有自动化系统捣乱的军火库，L1空间里所有人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了。劳打开身后的柜子，按下一个控制键。镶木地板的一部分滑到一旁，露出一个甬道舱门。这条甬道穿过钻石一号，直通军火库。这里面没有定位器，也不与任何巷道相交。两端的锁定只由他的指纹控制。他把手指按在扫描器上。小小的指示灯还是红色。难道特林尼把这儿也破坏了？劳强自镇定，又试了一次。仍旧是红色。再来。指示灯好不容易才转为绿色，地板下的舱门转到解锁位置。软件肯定探测了他的血压，判断他刚才处于被胁迫状态。另一头的门锁仍旧可能锁死，把我们封在里面。他再次按下手指，遥控远端门锁。试了两次，但那扇门终于也变成了绿色。

塞雷特和唐回来了，推搡着阿里·林。“你们违背了规定。”老人厉声呵斥，“我们应该走，像这样，脚踏在地上。”阿里脸上的表情既生气，又困惑。聚能者向来不乐意脱离自己的工作。在阿里·林脑子里，替统领的园子除草肯定跟最精细的组接基因的工作同样重要。可现在，他突然被人硬拉进屋子，这些人甚至丝毫不顾忌他的园子里虚拟重力下的礼仪。

“站着别动，别出声。塞雷特，解开文尼。我们也得带上他。”

阿里站着没动，双脚牢牢地站在稍带附着力的地板上，嘴里却不肯消停。他的目光越过劳望着远方，聚能者的目光都这样。阿里·林嘴里不住抱怨：“你们难道看不见吗？你们把什么都毁了。”

房间里突然响起里茨尔·布鲁厄尔的声音：“大人，这儿的局势仍旧在我们控制之下。‘无影手’的聚能者仍然在线。在核弹发射之前，我们其实不需要L1提供高空支援。弗恩说，从短期来看，没有支

援其实更好。雷诺特的有些人在掉线之前弄出了很大麻烦。攻击计划安排如下：七百秒后打击南端市，紧接着，‘无影手’会飞过协和国的反导弹发射场，我们亲自动手干掉那批反导导弹——”

布鲁厄尔的回答变成了单向报告。长距离通话最后总是这样。林已经不作声了。劳突然感到后背凉飕飕的。阳光被挡住了。是云吗？他转过身——发现至少这次，聚能者的远望目光还是有意义的。唐从林身边跨前一步，从木屋面向湖泊的窗户向外望去。“哎呀。”侍卫轻声说。

“里茨尔！我们这边又有麻烦了，等会儿再跟你联系。”

来自“无影手”号的声音仍在说个不停，但这时已经没人在听了。

北爪的湖水像巴拉克利亚神话中的女神一样缓缓凝聚起来，越来越高，漫过阿里·林精心设计的湖岸。百万吨湖水形成巨大的水柱，挡住了阳光。就算没有了控制系统，园内湖泊仍然应该保持大致平稳。但敌人在驱动湖床的伺服阀，让它们协同运转……湖水震荡，变成了巨大的灾难。

劳猛地扑向甬道舱门，稳住身体，拼命抓住厚重的舱门。水墙朝木屋压了下来，房子呻吟着，在每秒一米以上的水流冲击下，窗户迸成了碎片。

水墙变成了上千根长臂，伸过倒塌的墙壁。冰冷的水流涌过他的身体，将他扯离舱门。一声尖叫，突然沉没。一会儿工夫，劳淹进了水里。唯一能听到的就是他的木屋崩塌的巨响。他只来得及瞥了一眼：他的窝，他的表面装饰着木纹的书桌，大理石壁炉。然后，海啸缓缓推进，最后一堵墙壁垮下来了。劳置身涡流之中，被水流裹挟着向上抬升^[85]。

他仍然浸在水里，肺里憋得像着了火似的，身体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劳奋力挣扎着，极力透过水流分辨周围环境。下方看得最清楚，他看到了木屋后面的绿色森林。劳向下游去，向有空气的地方游去。

他出来了。劳猛地一震，最后一缕水流向上飞去。他自己则向那边的开阔处飘行。一时间，劳孤身一人，只能勉强抢在舞动的湖水之

前。四面轰鸣，劳从来不曾想到世上竟会有这么可怕的响声。声音滑溜溜的，这是百万吨湖水在涌动、扩散、坠落。水柱撞上洞顶，又向下奔流，而他正在下方。森林里的蝴蝶已经不再吟唱，它们聚成一团，形成稀奇古怪的图案。远处还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飞舞。小小的一点一点，飘在汹涌的水柱旁边。飞猫！它们好像一点也不害怕横空舞动的水流。只见一只飞猫噗地钻进水柱，不见了，接着又钻了出来，然后再一次下潜。该死的瘟猫，瞧这股机灵劲儿，准死不了。

他转过身，透过水流望着园子的阳光。金灿灿的阳光照着下面的一片狼藉，照着陷在水流中、如同困在琥珀里的飞蝇似的人影。那些人正拼命扑腾着朝他这边赶，有些人已经没劲了，有些人则力气十足。马里一个猛子扎进空中，紧接着，唐也冲出水墙。然后是塞雷特，手里还抓着阿里·林。好样的！

还有一个人，伊泽尔·文尼。那个小商贩一半身子脱离湖水，离其他人还有十米远。他被淹得晕晕乎乎，连连咳嗽，但看样子比刚才受审时有活力多了。他向下望着大家纷纷坠落的树梢，发出一连串声音，大概是笑声：“你陷住了，统领大人。范·纽文比你高明多了。”

“范什么？”

小商贩斜睨着他，仿佛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暴露了宁死不肯透露的大秘密。劳朝马里一挥手：“把他带过来！”

但马里还在空中，无处借力。文尼哗啦一声，猛地扑进水墙，他宁可淹死，也不愿落到他们手里。

马里一转身，用电击枪朝森林方向开了一枪，借反冲力再一次冲进水流。劳看到阳光映出伊泽尔·文尼的影子，伊泽尔已经筋疲力尽了，处于数米深的水中。

树梢朝他们弯了下来。马里发疯似的四下张望：“大人，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那就杀了他。”劳抓住树梢。他上方的马里打了几个短点射。飞出去的电线可以割裂肢体，但在水里，它的射程近于零。不过马里运气不坏，小商贩身体周围晕染开一片红色。

没时间了。劳抓住一根根树枝在林中穿行，扑向森林绿色树冠下的开阔地。湖水向树梢压来，周围一片树枝断裂的声音。这声音既像战火般猛烈，又带着水流湿漉漉的感觉。水墙压进森林，分裂成上百万根手指，拧着、绞着、伸着，时而分开时而融合。它触到了那一团蝴蝶。蝴蝶群发出吹号般的声音，劳从来没听过蝴蝶叫得这么响亮。然后，蝶群被吞没了。

马里冲到他前头，扭过头来：“水隔在我们和出口之间，大人。”

陷住了。那个小商贩就是这么说的。

四个人拉着地面植物向前飘动，和园子的墙壁保持平行。头顶上面是洪水形成的屋顶，越压越低，已经压过森林树冠，正继续向下。透过几十米深的湖水，无论向哪个方向望去，都能见到明亮的阳光。湖水的水只有这么多，整个园子里肯定还有不少有空气的地方。但他们的运气太坏。他们仿佛困在一个算不上太大的洞窟里，四面被水包围着。

阿里·林只能被人拖着走。他好像被宛如水神的洪水彻底迷住了，完全意识不到危险。

或许……“阿里！”劳厉声喝道。

阿里·林朝他转过身来。他没有因为被别人打断而不高兴，没有皱眉，他在笑：“我的园子，它被毁了。可我想到了更好的，从前没有一个人想到过。我们可以造出一个真正的微重力湖泊，有水泡，有水花，互相交换能量，使湖水保持稳定。我还能制造一批动植物——”

“阿里，好了！你一定有机会造一个更好的园子，我保证。但现在，我只想知道一点：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离开这个园子——不被淹死的情况下？”

感谢老天，这个呆子的注意力转过来了。最近几百秒内，阿里对自己聚能项目的积极性一次又一次遭到打压。一般说来，聚能呆子对主子的忠诚是不会改变的。但如果他们觉得你要把他们和他们的专业

项目分开……过了一会儿，阿里耸耸肩：“当然。那块大石头后面有一道闸沟，我没把它焊死。”

马里朝那块岩石冲去。那儿真有一道闸沟？没有头戴式，劳无从知道。但有十好几条闸沟跟园子相通，上面地表的冰就是从这些地方送下来的。

“呆子说得对，大人！解锁码还能用。”

劳和其他人赶到岩石旁，朝马里打开的那个洞里张望。与此同时，他们所处的这个气泡——有空气的气泡——的四壁仍在不断移动，再过三十秒，这里也会淹没在水中。马里望着劳，脸上胜利的表情稍稍变了一点：“大人，进了这里头，我们就安全了，可是——”

“可是也去不了别的地方。对，我知道。”闸道尽头是一扇锁死的舱门，门外就是真空。这是一条死巷。

一股缓缓下坠的水流溅在劳头上，他不得不蹲在马里身旁。这股水又缩回去了，湖水形成的天花板一时也向上抬升了一点。就这样，一步接一步，我丧失了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突然间，劳明白了，那个伊泽尔·文尼嚷嚷的话千真万确。范·特林尼不是什么赞姆勒·恩格，这是他的又一重掩饰身份，专门用来对付他托马斯·劳。这么多年来，他最钦佩的英雄——因此也是他一切可能的敌人中最可怕的敌人——就在他面前，触手可及。特林尼就是范·纽文！自从孩提时代以来，劳第一次被极度的恐惧攫住，恐惧得几乎动弹不得。

但即使范·纽文也有他的弱点，那种道德上的弱点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人，从他的事迹中吸取经验。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他的弱点所在，而且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弱点。他望着其他人，掂量着他们和他们的装备：一个奇维深深爱着的老头子、一些通信器材、几件武器、几个打手。够了。

“阿里，这种闸道对外的一头都有光纤端子，对吗？阿里！”

正在研究头顶洪水流动情况的聚能呆子转过身来：“对，对。把冰弄下来时，一定得跟外头协调好才行。”

他挥手示意马里进入闸道：“没问题，会有办法的。” 几人一个个进入狭窄的甬道。地面上这时已经积起半米深的水，水位还在不断上升。唐和阿里·林进来时溅起大片水花，塞雷特最后一个冲进来，“砰”地关上身后的闸门。几十升水也跟着涌了进来，在闸道里四处乱溅，弄得里面一片脏兮兮的。总比外面好多了。他们能听到外头的水已经积得很深了。

马里打开他的通信激光，变成散射光，照亮闸道。劳对他道：“咱们到光纤端子那儿去，侍卫。到时候让阿里·林帮助我打个电话。”

范·纽文离胜利只差一步，但劳仍旧有伸展出去操纵他人的头脑和能力。他一边沿着闸道向上走，一边想着该对奇维·林·利索勒特说什么。

史密斯将军正走下讲台。蒂姆·道宁数据片上的资料已经分发给所有民选代表，五百颗脑袋这会儿都在思索着这个提案。站在讲台后面阴影里的伦克纳·昂纳白心里惊叹不已：史密斯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正常情况下，这个办法肯定管用。佩杜雷会想出什么办法，反击这个提案？

史密斯来到他身旁：“跟我来，军士长。我看见了一个人，早就想跟她谈谈了。” 议会将投票表决，在那以前，议员们会向将军提出无数问题，大有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他和道宁跟着将军来到讲台另一侧的大厅出口。一个穿着花里胡哨腿套的人正朝他们走来。佩杜雷。这些年来，她衰老得厉害——或许传说中的那次暗杀真有其事？她从将军身旁经过时被拦住了去路。

史密斯露出微笑：“你好，杀手女士。咱们总算见面了，真是太好了。”

对方咿咿地说：“是的。另外，如果你还堵着我的路，我会很高兴地杀死你。” 声音凶狠，手里还清清楚楚地掂着把小刀。

史密斯的几只手臂朝两边伸开，做了个非常夸张的耸肩动作，整个大厅的人都能看到：“当着这么多人？尊贵的佩杜雷女士，我不这

么想。你——”

史密斯突然不说话了，两只手抬到头边，好像在倾听什么。电话？

佩杜雷怀疑地盯着她。这女人是个小个子，背壳粗糙，动作快得有点过分，容貌充分显示出，她这个人很不可靠。她一定太习惯于从远处操纵刺杀活动，至于个人魅力、语言能力，早已被她抛之脑后。亲自到这儿来指手画脚，对她来说是弃长用短。昂纳白突然觉得自己的信心又添了一分。

佩杜雷的口袋里嗡嗡作响。小刀消失了，她掏出一部电话。一时间，两个间谍头子看上去如一对正在叙旧的老朋友。

“不！”佩杜雷狂叫一声，声音尖厉刺耳。她的进食肢一把攫住电话，差点把它吞下胃去。“不可能向这儿！不可能是现在！”全场的目光投向了她，她却似乎不以为意。

史密斯将军朝昂纳白转过身来：“所有计划全部作废，军士长。三枚从冰海发射的导弹正朝这里飞来。我们还有大约七分钟。”昂纳白的目光不自觉地瞟了一眼上面的拱顶。这里深入地下一千英尺，可以顶住战术核导弹。但他知道，金德雷舰队里有比战术核武器威力大得多的家伙。三发连射，几乎可以肯定是钻地攻击。就算这样……这个地方是我协助设计的。附近有楼梯，可以下到更深的地方。他抓住将军的一只胳膊：“快，将军，跟我来。”他们转身朝讲台方向走去。

昂纳白见识过勇气和怯懦，在好人中见过，也在坏蛋中见过。佩杜雷……哼，尊贵的佩杜雷惊恐万状，几乎快吓抽筋了。她扭着身体，迈着那种小步子，这边一蹦，那边一跳，用遯弗语朝电话里尖叫着。突然间，她住嘴了，朝史密斯猛一转身，极度的恐惧与震惊在她脸上不断交锋。“那些导弹。是你们的！你——”她猛地朝史密斯后背扑去，最长的那只胳膊前端银光闪闪，那把小刀像长在胳膊上的一截附肢。

没等史密斯转身，昂纳白已经横插进两人之间。肩膀凶狠地一顶，尊贵的佩杜雷横着飞了出去。周围乱成一团。佩杜雷的警卫蜂拥而上，史密斯的警卫也从来宾廊扑过来，挡住对方的冲击。大厅里一

片震惊，人人都从自己的阅读器上抬起头，想弄清是谁在打斗。就在这时，后面高处传来一声尖叫：“看哪！看新闻！协和国向我们发射了导弹！”

昂纳白引着警卫和将军冲出一道侧门。他们奔下楼梯，朝通向下面深处的隐蔽竖井奔去。只能活七分钟了？也许。但伦克纳的心情忽然间轻松了。剩下的一切都简单了，和许久以前他跟史密斯并肩战斗时一样：生与死，一群好战士，几分钟内见分晓。

此刻，贝尔加·昂德维尔是指挥控制中心里资历最老的军官，可她起不了任何作用。昂德维尔负责的是国内情报部门。这里发生的事可能会永远地改变她的工作，可她不是指挥链上的任何一环，只能起到联系民防和国王警卫部队的作用。贝尔加望着刚刚走马上任的对外情报部门头头厄尔诺·科德哈文，目前他是指挥控制中心的负责人。科德哈文知道导致他前任下台的一连串惨败，他也知道拉奇纳·思拉克特不是笨蛋，可能也不是叛徒。现在这份工作落到了他的手上，而头儿又不在国内。现在的他虽说在发号施令，积极行动，但脚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起点缓冲作用的安全网。最近几天里，他不止一次把昂德维尔拉到一旁，急切地征求她的意见。她心想，老板说不定就是想让她发挥这种作用，才命令她留在这儿，而不是返回普林塞顿。

陆战指挥部所在的岬角深处过去皇家渊藪之下，中心距离那儿只有一英里多。十年前，中心的规模相当庞大，这里随时都有几十个情报局的技术人员盯着眼前怪里怪气的小屏幕，他们身后是玻璃隔开的会议室，可以俯瞰一切的天桥上的负责军官。但一年年过去了，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不断改进，协和国情报局有了更敏锐的眼睛和耳朵，更好的自动化系统。中心也变成了一个比会议室大不了多少的地方，一个宁静、奇特的会议室，一排排栖架面朝外面排列着。空气很清新，微微流动，循环往复。室内灯光雪亮，没有一丝暗影。显示屏仍旧有许多，但其中最差的都变成了十二色全彩屏。技术人员当然也有，每个人都管理着分布在整个大陆和近地空间侦察系统中的上千个节点，每个人都可以间接得到数百名专家的协助。八名技术员、四名校级军官、一位指挥官。需要现地在场的只有这么多人。

中央屏幕上，他们正在向南国议会介绍头儿。这是全世界都能看到的商业新闻节目。对外情报部门已经决定，不在议会大厅偷偷安装自己的摄录器材。一个技术员正在调整从电视上截取的图像。他调整着十来幅图片的色差补偿，又调了调明暗度。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模样邋遢的人，那身黑衣服仍旧有点模糊。贝尔加身旁的科德哈文将军轻

声说：“好了，可以确认了。尊贵的佩杜雷……自己的脑袋也押在那儿，她不大可能现在动手。”

昂德维尔只能兼顾听着，需要注意的事实在太多了……将军的演说给她造成的震动更甚于发现佩杜雷。史密斯提出人质提案时，几个埋头工作的技术员都抬起头来，进食肢僵在胃旁。“老天！”她听见厄尔诺·科德哈文轻轻吐出一句。

“是啊，”贝尔加悄声回答，“但只要他们同意，我们说不定就有了一条出路。”

“他们要是挑国王当人质就好了。如果挑史密斯将军——”如果史密斯滞留南国，情况就棘手了，特别是对厄尔诺·科德哈文来说。科德哈文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这么说，他事先也不知情。

“咱们能应付下来。”防空处处长克雷德·道格威说。道格威是这里除科德哈文以外唯一的将官，这位防空处处长过去是可怜的思拉克特最大的批评者，又是厄尔诺·科德哈文从前的上司。道格威好像觉得自己仍旧是厄尔诺的老板。

来自南国的电视画面上，史密斯将军走下讲台，将正式提案交给蒂姆·道宁。摄像机一路追踪着史密斯。“她向佩杜雷走过去了！”

道格威嘿嘿地笑起来：“这下可有好看的了。”

“该死的！”摄像机转了回来，拍摄分发史密斯将军提案的道宁少校。

“能想办法弄到头儿的画面吗？还有没有摄像机在拍她？”

“抱歉，长官，没有。”

防空处的屏幕上亮起报警信号。技术员身体向前一扑，在线路上急促地说了一些什么。然后传来一句：“长官，出了点事，我不太明白。可是——”

道格威一只手朝南国综合情况图上一戳：“那些是升空导弹？”

是的。连贝尔加都明白那些信号代表着什么。小小的十字标示出可能的发射地点。“三发连射。不是南国的陆基导弹，是冰海潜艇。可能是——”除了金德雷之外，不会是别人。有穿行冰下、具备导弹发射能力的只有两个国家：协和国和金德雷国。

屏幕上出现了第一次预判目标，用三个圆圈表示。都在南极附近。

科德哈文朝负责导弹攻击的技术员猛一挥手：“进入极亮状态。”大屏幕上仍然显示着新闻摄像机拍摄的南国议会，议员们正认真考虑着史密斯将军的演说。

一个攻击技术员突然从栖架上直起身体：“长官！那些导弹是我们的。来自七号地域，发射艇为‘钻冰者’和‘潜行者’！”

“你说什么？！”科德哈文将军抢在他过去的上司发问前厉声喝道。

“潜艇自己的自动记录就是这么报告的。我正在联系它们的艇长，长官——正在调用各艇密码。”

道格威跳了起来：“我不相信！在跟它们的艇长通话之前，我什么都不信。我认识那两个艇长。这里面肯定有鬼。”

“发射与目标均确认无误，长官。”技术员点点十字标记和圆圈记号。

“确认个屁！除了几个漂亮灯泡，你手里没有任何证据。”道格威怒斥道。

“这些指示灯是安全网络触发的，信号直接发自我们专门探测导弹发射情况的卫星。”

科德哈文打了个手势，让两人都别说话：“看上去，这个情况很像我的前任碰上的那些麻烦。”

道格威瞪着自己从前的下属……脸上慢慢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对呀……”

科德哈文哼了一声：“觉得有问题的不只是我们。没有改为数字化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上一直有传言。”模拟式无线电，至今仍有些人用这玩意儿。昂德维尔就认识一些死抱着模拟式无线电设备不放的乡下特工，拒绝一切升级换代。真正奇怪的是，陆战指挥部居然也有人收听这种信号，把它当回事。科德哈文发现了贝尔加的表情。“我妻子在一家面向公众开放的科技博物馆里工作，”他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她告诉我，她那伙跟不上时代的无线电爱好者朋友并不是疯子。现在，跟他们一样，我们也发现了不可思议的怪事。过去碰上这种事，我们还可以说是某某犯傻，搞错了。可现在……”围绕在目标区的圆圈不断收缩，离爆炸时间只有不足三分钟了。所有目标侦察卫星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目标——南端市。

昂德维尔犹豫了一瞬。拉奇纳的偏执和狂想——难道都是真的？“也就是说，这次发射是伪造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至少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切——”

“都可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真是技术恐惧症患者最可怕的噩梦。

道格威总算明白了这些话的含意。二十年建立巩固起来的对技术的信仰正在土崩瓦解。“可加密解密、核实查证的工作……我们能做什么，厄尔诺？”

科德哈文面如土色。他的理论已经被别人接受了，但接受之后，留给大家的只有灾难。“我们——我们可以切断信号传输，所有命令和通信都不通过网络。这种事我在战争演习的时候见过，这是演习的一项设定。只不过，那次演习也是在网上举行的。”

贝尔加伸出手，搭在他的肩头：“要我说，就这么干。我们就用博物馆里的模拟式无线电设备，我手下还有人手、信使。比网络慢一点——”慢得多，太慢了。但他们至少可以用这种手段查明自己的敌人是谁。

他们可以和其他人协商——尼兹尼莫，甚至国王陛下本人——但那同样要经过网络。他们现在已经什么都信不过了。道格威虽然在场，但指挥与控制中心的负责指挥官是厄尔诺·科德哈文。科德哈文

犹豫不决，不过并没有咨询道格威的意见。最后，他向自己的技术军士长下令：“实施断网计划。送交博物馆的通知必须由专人传递。”

“遵命，长官！”这位技术员一直在听着他们的对话，他的震惊程度似乎比自己的上级弱得多。目标区环状标志显示，距爆炸时间只有两分钟了。来自南国议会的新闻图像中，那里已经一片大乱。可怜的人啊。不久前，战争只是地平线上一朵不祥的乌云，而现在，南国议员们发现自己身处核导弹爆心点，只有不到两分钟可活了。有些人呆坐在那儿，瞪着百万当量即将轰然而坠的上方。其他人则涌下铺着华贵地毯的台阶，搜寻着出路，向下躲藏的通道。画面之外的某处，史密斯将军也同样大难临头。

真是奇迹啊，技术军士长居然还有断网计划的纸质硬拷贝。他把文件交给手下的技术员，开始按计划规定的步骤，打开指挥与控制中心的防爆门。

但门已经开了。贝尔加身体一紧。这一班结束、科德哈文交出解除锁定的密码之前，门绝不应该打开，也绝不应该有人进来。一名中心警卫朝门边走近一步，两只左臂不自在地端着步枪，欲前又止：“我知道您有进入许可，长官。可条令规定，任何人都不得——”

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道：“胡扯。我们有进入许可，你也看见门开了。请让开。”一个年轻中尉大步走了进来。朴素的黑色军装，苗条、健壮的身躯，仿佛维多利亚·史密斯逃过劫难回来了，甚至变得像昂德维尔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么年轻。紧跟在中尉身后的是一个大块头军士和一队士兵。闯入者大多手持短粗的攻击步枪。

道格威将军冲着年轻中尉破口大骂。道格威是个蠢材。乍看上去，闯入者像搞斩首行动的突击队员，可他们为什么还不开火？厄尔诺·科德哈文绕到他的桌后，几只手悄悄伸向一个看不见的抽屉。贝尔加迈上一步，插在他和来人之间，道：“你是史密斯的女儿？”

中尉朝昂德维尔“啪”地敬了一个礼：“是的，长官。我叫维多利亚·赖特希尔，这是我指挥的小队。史密斯将军授权我们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突击检查。我不想冒犯，长官，但我们确实是来检查的。”

赖特希尔横着绕过怒容满面的防空处处长。道格威气得说不出话来。在贝尔加的遮挡下，厄尔诺·科德哈文迅速输入指挥码。

不知怎么，赖特希尔竟然发现了他们的行动。“科德哈文将军，请离开您的控制面板。”那个大块头军士用攻击步枪朝科德哈文的方向比画了一下。昂德维尔这时才认出这个大块头：史密斯那个智障儿子。真该死。

厄尔诺·科德哈文后退两步，离开桌子，手微微举在空中，表示明白对方远非普通“检查人员”可比。两名离门口最近的技术员猛地冲过闯入者，扑向门外。但这些士兵的动作真是太快了。他们一转身直接将技术员扑倒，拖回指挥中心。

防爆门缓缓关闭了。

科德哈文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也是最不可能成功的一次尝试。“中尉，用于信号处理的自动化设备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必须将指挥与控制中心从网上断开。”

赖特希尔走近屏幕。上面仍然是议会大厅的图像，但摄像机后面已经没有操作者了，镜头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最后指向天花板。其他显示器上是一簇簇表示极亮状态的指示灯，向陆战指挥部发来的查询，还有国王陛下火箭攻击部队的开火通告。这是世界末日。

赖特希尔终于开口道：“这些我知道，长官。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阻止你这么干。”她的士兵已经在这会儿变得拥挤起来的中心大厅四散开来，每一名技术员和军官都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大块头军士打开一个装具背篓，安装周边设备……游戏屏？

道格威总算能说出话来了：“我们一直怀疑存在一个隐藏得极深的间谍，我还以为是拉奇纳·思拉克特。我们真蠢啊！从头到尾，为佩杜雷和金德雷国效力的只有一个人：维多利亚·史密斯。”

潜伏在核心要害处的叛徒，这样一来，一切都好解释了，可是……贝尔加望着屏幕上通过网络传递过来的报道：协和国的导弹从各个方向朝南国飞去，说道：“这些消息中哪些是真的，中尉？它们全都是骗人的障眼法，对吗？包括对南端的攻击？”

一时间，昂德维尔以为中尉不会回答。围绕在南端的圆圈已经缩为一个点。来自议会大厅摄像机的信号一秒之后才消失。那一瞬间，贝尔加瞥到了岩石向下膨胀、天光从上方透下，紧接着，屏幕上一片空白。维多利亚·赖特希尔身体一震。回答贝尔加时，她的声音柔和又坚定：“不，那一次是真的。”

“她真的能看到我？你有把握吗？”

马里从他的器材上抬起头：“是的，大人。通向她头戴式的声频信号已经接通。”

该你上场了，统领大人，你一生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演出。“奇维！你在吗？”

“我在，我——”他听见奇维倒吸一口气。听见。这里无法接收视频信号。有一点不是做戏：局势的确已到了最绝望的关头。“爸爸！”

劳用双臂搂着阿里·林的头和双肩。聚能呆子这些伤口可真漂亮，临时拼凑成的应急绷带下面不住渗出一股股鲜血。瘟疫啊，但愿这家伙别死。可话又说回来，伤势必须做得逼真。马里尽了最大努力。

“是文尼干的，奇维。他和特林尼偷袭我们，杀了卡尔·奥莫。他们还要杀了阿里，我只好……只好放了他们。”词句一泻而出，极具说服力，因为其中的愤怒和恐惧是完全真实的，再加上战术上的需要精心引导着这两种情绪的发展方向。叛徒们发动了野蛮袭击，时机把握得太好了，正选在整个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还有北爪的毁灭。“两只小猫淹死了，奇维，真抱歉，我们隔得太远，救不了它们——”他说不出话来了。非常巧妙。

只听线路那一头传来哽咽的声音。在面对那些极度可怕的场合时，奇维发出的就是这种声音。该死，这样可能会造成记忆叠合。他强压下惧意，说道：“奇维，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叛徒们在本尼酒吧里露面了吗？”范·纽文逃到那边去了吗？

“没有。但我们知道出了大乱子。我们失去了北爪的图像，下面的阿拉克尼好像爆发了战争。这条线路是保密的，但大家都看到我离

开了酒吧。”

“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很好，奇维。不管文尼和特林尼的同谋是谁，他们还没掌握情况。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两人——”

“可我们肯定还有可以信赖的人——”奇维的抗议声音低下去了，她没再争辩。很好。奇维刚刚洗过脑，对自己没把握，“好的，我能帮助你。你现在藏在哪儿？一条闸道里？”

“对，可通向外面的舱门锁着，我们出不去。只要能出去，我们就能挽回局势。L1—A有——”

“哪条闸道？”

“嗯。”他看了看舱门，马里手里的照明器照出一个数字，“七——七四五。这个数字是不是——”

“我知道在哪儿。我二百秒后到。别担心，托马斯。”

老天，奇维的恢复能力真是太惊人了。劳稍等片刻，然后朝马里探询地望了一眼。

“线路断开了，大人。”

“好。重新安排线路，看能不能强行接通里茨尔·布鲁厄尔。”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查对地面行动情况。下次联系或许只能等到这里的一切有结果之后——不管这个结果是好是坏。

导弹爆炸时，“无影手”号正在南端上空。乔新的显示器里出现一串闪光，照亮了大气层。他们的跟踪卫星将破坏的详细情况转发至“无影手”号：三枚核弹全部命中目标。

但里茨尔·布鲁厄尔并不是特别高兴：“时机算得不对。核弹钻得不够深。”

舰桥公开通话频道上响起比尔·弗恩的声音：“是的，大人。把握准确时机必须依靠高空负责火控的聚能者——只有L1才能做到。”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乔新！”

“有什么指示，大人？”乔新从他的控制台前抬起头来。

“你的人做好攻击导弹发射场的准备好了吗？”

“是的，大人。推进器刚刚完成一次喷射，足够我们飞临大多数发射场。我们将消灭协和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武装力量。”

“飞航主任，我要你亲自——”布鲁厄尔的控制面板响起一个信号提示音。没有图像，但副总统侧耳倾听着传来的声频信号。过了一会儿，布鲁厄尔道：“遵命，大人。我们会弥补这种局面。您的情况如何？”

上面出了什么事？丽塔不会有事吧？乔新强行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场远程通话上转移开，集中到自己的情况显示屏。他迫使手下的聚能者将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但他们这时已经算不上什么潜伏隐蔽了，行动不可能瞒过蜘蛛人网络。协和国的导弹发射场分布在大陆北部一个狭长地带内，只能说大致接近“无影手”号的航线。在乔新的飞行员与十来个聚能火控员的协作下，“无影手”号上拼凑起来的激光武器可以消灭接近地表的发射场，但前提是使飞船在航线上暂停五十毫秒。除非发生奇迹，否则齐射激光不可能消灭全部目标。某些埋藏最深的目标，攻击导弹发射场，将被钻地弹消灭。钻地弹已经投放，正在飞船身后沿着弧线向下坠落。

为了做到这一切，乔新尽了最大努力。我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念头不断升起，仿佛是一句咒语，与发自内心的另一个同样固执、同样挥之不去的念头应和着：我不是屠夫。

可现在……现在，也许他有了个安全的办法，可以逃避布鲁厄尔下达的可怕命令。诚实些吧，你仍旧是个屠夫。但屠杀的只是几百人，而不是几百万人。

少了来自L1的目标标定和火控命令，完全可能出现许多小差池。在南端爆炸的核弹便证明了这一点。乔新的手指在键盘上移动着，向他的手下发送了最后一道指令。这是一个不易觉察的小错误，但足以在对反导导弹的攻击过程中引发一系列偏差。现在，许多射束将大大偏离目标，协和国仍然有机会对抗金德雷核弹。

拉奇纳·思拉克特在访客候见室急躁地来回踱步。昂德希尔到底多久才能出来？老头子或许改变了主意，甚至干脆忘了出来见客。警卫似乎也提心吊胆，在某条线路上不断跟什么人说着。思拉克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终于暗藏的马达“嗡嗡”响了起来。片刻之后，老旧的木门滑开，一只引路虫钻了出来，身后跟着舍坎纳·昂德希尔。警卫赶紧跑出哨亭：“先生，我能跟您说句话吗？我觉得——”

“好的，但先让我跟这位上校谈谈。”昂德希尔好像被身上的大衣压得直不起腰来，每走一步都往一旁偏。警卫在哨亭边手足无措，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好。引路虫耐心地拽着昂德希尔，以确定他大方向朝思拉克特走过去。

昂德希尔走进候见室：“我正好有几分钟时间，上校。听说你丢了工作，我很难受。我希望——”

“我的工作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先生！这件事我一定得告诉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见到昂德希尔，这是个奇迹。现在，我必须赶紧说服他，抢在警卫鼓起勇气干涉之前。“我们的自动化指挥系统已经被人破坏了，先生。我有证据！”昂德希尔抬起手，好像要阻止他。但拉奇纳不管不顾一口气说下去。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我听上去肯定像个疯子，可它能解释一切。存在一个——”

世界在他们周围爆炸了。比一切色彩更明亮的色彩，亮得让人痛苦难当，比思拉克特想象中的光明初期的太阳更加耀眼。一时间，他脑海里只有这种让人极度痛苦的明亮。其他的一切：意识、恐惧，甚至震惊——都被这种无比耀眼的色彩挤出脑海。

接着，意识又回来了。痛苦的意识，但仍旧是意识。他躺在雪地上，周围是散落的残骸、碎片。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疼痛难忍。前方视域中只有视觉暂留的残像，这残像仿佛地狱，烧灼在他的视网膜上，挡住他的视线。残像——一束绝对漆黑的光柱，衬出黑色的人影：那个警卫，舍坎纳·昂德希尔。

昂德希尔！思拉克特爬起来，推开落在他身上的瓦砾。痛觉全部回来了。他的背成了一大片难以抑止的剧痛。被扔进屋里，一路撞倒了几堵墙，这种痛法再自然不过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骨头好像没断。

“先生！昂德希尔教授？”他的声音仿佛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拉奇纳四下转动脑袋，好像一个还长着婴儿眼的小孩子。占满前视域的残像挥之不去，他只能这么做。下方的弧形火山壁上是一串冒烟的大洞，上面毁损最严重，昂德希尔住宅的外屋全塌了，能燃烧的一切都在熊熊燃烧。拉奇纳朝警卫刚刚站立的地方走了几步，那儿已经成了一个浓烟滚滚的深坑。上面的山体已经炸平了。思拉克特从前见过这种事，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一个军火库被引爆。我们碰上什么了？昂德希尔在他的宅子下藏了什么？他脑子里某个地方不解地问着这些问题，但他无法回答，他还有更紧急的事要做。

动物的啾啾声传来，就在他脚边。拉奇纳转回头。原来是昂德希尔的引路虫。它的战斗肢比画着刺戳的姿势，可它压在倒塌的残垣下的身体扭曲着。可怜的畜牲，背壳肯定压碎了。他正想绕开它，引路虫发出更加凄厉的尖叫，可怕地挣扎着，想把它压碎的身体从废墟下拉出来。

“莫比！没事的，没事的，莫比。”是昂德希尔！声音好像被捂住了，含混不清，但现在他听什么都含混不清。思拉克特刚绕过引路虫，它猛地一挣，残躯从墙下挣出来，跟着他朝昂德希尔声音的方向爬去。它的声音已经不再是威胁的啾啾声了，更像哽咽的哀鸣。

思拉克特沿着那个深坑走着，坑边积满炸飞落下的瓦砾。坑壁烧灼成了玻璃一样的东西，已经开始向内坍塌。没有昂德希尔的踪影。

引路虫爬过思拉克特。在那儿，就在引路虫前头：一片残骸中，高高伸出一只蜘蛛人的胳膊，十分突兀。引路虫尖叫起来，开始无力地扒着。拉奇纳也赶上来，拖开重物，刨开热烘烘的松土。热烘烘？跟卡罗利加最底部一样滚烫。蜘蛛人最怕被埋在热腾腾的泥土里。思拉克特拼命掘着。

虽然昂德希尔被埋在土里，但他还保持着头上脚下的姿势，头部离空气只有一英尺。几秒钟内，他肩部以上的身体便露了出来。地面一斜，废墟向深坑方向塌去。思拉克特一伸手，揪住昂德希尔，全力

向上拽。一英寸，一英尺……两个人滚倒在高处，昂德希尔刚才的墓穴已经塌进了深坑。

引路虫在他们身边爬着，前肢始终没有松开它的主人。昂德希尔轻轻拍着它，然后转过身，脑袋傻乎乎地转动着，跟思拉克特刚才的动作一模一样。他眼睛的晶状表面上被灼出了不少水泡，因为昂德希尔的遮挡，思拉克特的眼睛才没有被灼伤，但老人头的上半部分却完全暴露在冲击波之下。

昂德希尔好像在望着那个深坑。“杰伯特？尼兹尼莫？”他轻声叫道，好像不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他站起来，开始朝那个深坑走去。思拉克特和引路虫一起抓住他。起初，昂德希尔由着他们领着自己绕过一堆堆瓦砾。老人穿着厚衣服，很难判断伤势，但看他走路的样子，至少断了两条腿。

“维多利亚？布伦特？你们能听到我吗？我丢了——”他转过身，重新朝那个深坑走去。这一次，拉奇纳不得不使劲抓住他不放。可怜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快想办法！拉奇纳朝山坡下望去，直升机停机坪的地面有点倾斜，但有上面的山头遮挡，停机坪还没被溅上太多碎片。“啊，教授——我的直升机里有电话。快来，咱们可以给将军打电话。”虽说是灵机一动，但这些话实在经不起推敲，幸好昂德希尔这会儿糊涂了。他顿了顿，身体摇摇晃晃，差点倒下。接着，他好像又清醒了：“直升机？对……我能派上用场。”

“好的，咱们下去吧。”思拉克特正要走，昂德希尔却迟疑起来：“我们不能把莫比留在这儿。尼兹尼莫和其他人留下没关系，他们肯定已经死了。可莫比……”

莫比马上就要死了。思拉克特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引路虫已经不再爬动，前肢微微朝昂德希尔的方向摇晃着。“它是一只动物啊，先生。”思拉克特轻声道。

昂德希尔嘿嘿一笑，显然又神志不清了：“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上校？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思拉克特只得脱下外套，替引路虫做了个包袱。这东西特别沉，肯定有八十磅。但他们总算开始下山了，昂德希尔再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只需要拉奇纳偶尔扶他一把。你现在还能做什么，上校？潜伏

的敌人终于扑出来了。思拉克特望望火山壁上仍旧冒着烟的断壁残垣。高原上肯定也正发生着同样的事，国王的战略防御部队全完了。最高司令部无疑也中了核弹。不管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现在都已经太迟了。

交通艇从L1庞杂体上飘然而起。他们下面是敞开的S745号闸道口，空气涌出舱口，变成了冰晶。要不是奇维，他们这时还陷在闸道的压力舱门之后。奇维的着陆飞行和现场发挥的解除锁定技术真是太神奇了，说不定连状态良好的聚能者都没有这种本事。

劳将阿里·林轻轻放进奇维身旁的座椅。这女人从控制台前转过头，一脸悲伤：“爸爸？爸爸？”她伸手试他的脉搏，紧张的表情稍稍轻松下来。

“我想他能挺过去，奇维。你瞧，L1—A有医用自动化系统，我们可以——”

奇维重新在座椅里坐好。“军火库……”她的目光仍注视着父亲，惊骇的表情慢慢变成了若有所思。突然间，她掉转视线，点点头：“你说得对。”

交通艇小小的核子发动机点火了，劳和他的人赶紧手忙脚乱抓住支撑物。要是由自动驾驶仪控制，小艇可以飞得很平稳。但奇维已经强行接过控制权，手动飞行。“出了什么事，托马斯？咱们还有机会吗？”

“我想是的，只要能赶到L1—A。”他将背叛的故事讲了一遍。基本上是真实的，除了阿里·林的伤是怎么来的。

奇维操纵着交通艇转了一圈，减速接近目的地。飞得很稳，但她的声音哽咽着：“这简直是又一场迪姆大屠杀，对不对？如果这一次不能阻止他们，我们全都会死。还有蜘蛛人也会死。”

太妙了！要不是奇维刚刚被洗过脑，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本来会很危险。只要再过几天，她便能将上百处破绽拼在一起，迅速洞见真相。但下面的几千秒中，她想起迪姆对劳有利。“说得对！但这一次，奇维，我们还有机会，完全可以阻止他们。”

交通艇降低高度，横过钻石一号。开关星像个暗红色的月亮，亮光在取自阿拉克尼的最后几堆残雪上闪烁着。转过一个弯后，便看不见哈默菲斯特了。范·纽文最可能的藏身处便是那里的塔楼，这下子算陷在那儿了。这人实在是个天才，但他只赢得了半场胜利。他切断了聚能支持系统，但还没有阻止阿拉克尼的地面行动，又孤立无援，无法联系他的同谋。

在这场角逐中，半场胜利一文不值。再过几百秒，L1—A的火力就掌握在我手里了。战略再清楚不过：确保彻底摧毁。范·纽文自身在道德上存在的弱点会让他在这场角逐中将胜利拱手奉送到托马斯·劳手中。

伊泽尔并没有失去知觉。要是他昏过去了，那就是再也不会醒来的长眠。但片刻之间，他的知觉全部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蚀骨的寒冷、肩头和手臂上撕裂般的剧痛。

将空气吸入肺里的渴望压倒了一切。空气肯定有，就在什么地方。园子里可以呼吸的地方多的是。可是都在哪儿？他朝虚拟阳光最亮的方向转过去，残留的一丝理智意识到水正从那个方向涌来，即将泻下。就朝最亮处游。他竭尽最后的力量，虚弱地在水里踢打着，没负伤的那只手划着水，保持方向。

水，还是水。看不到尽头的水流，被阳光映成了红色。

他冲出水面，咳着，呕着。还有，他在呼吸。周围全是湖水，翻滚着，爬升着，没有什么地平线。此情此景，真像他小时候看过的《堪培拉剑与海盗的故事》。他是陷在大涡流中的水手。他极力向上方望去，翻腾的水流在他头顶，将他团团围住的这片大海直径只有五米左右。

方向感回来了，随之而至的是有条有理的思维。伊泽尔翻了个身，向下方和后面望去。没发现追兵，也许有没有追兵都一样。身边的水流被他的血染红了，他能尝到自己鲜血的味道。寒冷放慢了失血速度，减弱了疼痛，但同时也在麻痹着他的双腿和没负伤的胳膊。

伊泽尔透过湖水四处张望，想判断自己周围这个有空气的气泡离朝外的水面有多远。阳光射来的方向上，湖水好像不深，可是……向下望去，他看见了遭到水流破坏的森林。透过涌动的湖水，他能看到森林的残迹。这层湖水最多不过十米深。我算逃出来了。他的气泡本身就在向下飘落，缓缓飘过北爪的天空。

向下飘落。原因是这里的微重力，还有湖水撞上洞窟顶部所产生的反冲力。但汹涌澎湃的水流就在他四周飞窜，翻波吐浪。他的腰腿在浪头上一撞，向上弹起，带起了一串颤动的水珠，和他一起在空中旋转着。周围噼噼啪啪响成一片，一片机械噪音。离构成水墙边框的钻石洞壁只有不到一米了。他伸开双臂，旋转刚停，受伤的肩膀便撞上了洞壁。伊泽尔疼得眼前一黑，一切骤然消失。

他只晕过去了一两秒钟。醒来后发现，他距离湖床大约五米，附近的岩石上布满苔藓。这是过去的湖水与岸边齐平的地方。还有那种噼噼叭叭的声音……他朝湖床望去。几百个由定位器控制的伺服阀，仍在继续着它们协调一致的破坏活动。正是这种活动将湖水掀了起来。

伊泽尔攀住湖床上粗粗切削过的岩石。距上面只有几米，离木屋不远……离木屋过去所在的地方不远。那边还看得出地基，房屋框架仍旧支撑着没倒。至于其他的……一百万吨水的运动，虽然缓慢，但也足够把这个地方冲刷一空。碎石仍在不断飘起，打在木屋残骸上。

伊泽尔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地方，只靠一只好手攀着废墟。湖水已经稳定了下来，形成一个水层，拥住森林，爬上洞窟远处的石壁。它仍然不时涌动一下，一颗直径十米的大水珠在空中飘着。大部分湖水最终还是会沉入低洼的湖床，但阿里·林的杰作已经彻底毁了。

痛楚稍减，但事情的来龙去脉伊泽尔已经有点记不清了。托马斯·劳好像与他那几个随从一起陷在被淹没的森林某处，伊泽尔亲眼见到他们沉入林间水流。他想起了自己当时胜利的喜悦。范，我们赢了。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原定计划。事实上，劳不知用什么方法看破了他们的伪装，差点把他们俩人全杀了。劳或许根本没陷在这里。要是他逃出了这个洞窟，他完全可以觅踪寻迹抓住范，或者赶到L1—A。

他的恐惧渐渐远去，最终消失。一缕缕黏黏的鲜血缓缓飘起。他低头检查手臂的伤势。马里的电击枪打碎了他的手肘，撕裂了一根动

脉。更早些时肩头所受的伤，加上受到的折磨，却无意中起到了止血带的作用。可我还是会慢慢因流血过多而死。正常情况下，这个念头会让他极度惊慌，可他现在却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彻底放松、休息一会儿。然后你就死定了，然后，托马斯·劳或许会取得最后胜利。

伊泽尔强迫自己不断飘动。要是能止住血就好了……可他连脱下外套都做不到。他的思绪慢慢从这些不可能做到的事上飘离，脑海中一团灰色渐渐化开。剩下的最后时刻该做什么？他飘过废墟，视域已经大大收缩，只能看到眼前几厘米的地面。要是能找到劳的巢穴该有多好，哪怕只找到一个通信链接也行。至少我可以提醒范。可是没有通信链接，有的只是无尽的废墟。冯精心培育的木材都已化为碎木，连木纹都粉碎了。

一个压碎的衣橱里伸出一只赤裸的白色手臂。恐怖又神秘，伊泽尔吓得僵住了。我们落在这儿的还有谁？奥莫，对。可这只手臂赤裸着，亮闪闪的，白得毫无血色。他碰了碰手臂尽头的手，它转动着，在他的指尖滑动。啊，原来不是尸体，只是劳最喜欢的那种封闭式压力服。伊泽尔幽暗的脑海中浮起一个念头，或许它能止血。他拽了拽压力服的衣袖，它飘过来、卡住，又挣脱了。他抓着地面的手一松，一时间，他仿佛在与那件衣服翩翩起舞。左袖筒敞开着，前面连着分指手套。他将左臂穿进去，手指直到肩头全部套进衣袖。他拉着衣服，让它从后背绕过来，受伤的右臂进了右边袖筒。现在他尽可以流血至死，没人能看见一滴血迹。系紧衣服。他动着身体，让衣服套得更合适。好紧，这可是真正的止血带。他的左手抚过重伤的右臂，轻轻一捏，下面一阵剧痛。但压力服做出反应，收紧了。只听一声痛苦的呻吟，仿佛来自远方。是他自己的声音。他一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头顶着地面，轻轻飘浮着。

右臂现在已经固定了，压力服收缩到了最大限度。这种服装给人带来巨大的疼痛，或许它能让他活下来。

他从飘过的水流中吸了几口，竭力厘清自己的思绪。

他身后响起抱怨似的喵喵声，原来是小飞猫，小家伙滑过来依偎在他胸口和那只好胳膊之间。他伸手摸了摸，小猫的身体不住颤抖。

“你也碰上麻烦了？”他问，声音嘶哑难听。小猫那双大大的黑眼睛望着他，然后使劲往他怀里拱。真怪，要是小猫觉得不舒服，一般都会躲着人，尽管它们身上装有跟踪器，可找起来还是让阿里·林很头

疼。小猫身上湿漉漉的，但样子还挺精神。也许……“你是来安慰我的吗，小家伙？”

他感到小猫打起呼噜来，它的身体热乎乎的。他笑了，有个小动物听他说话，他感觉自己好多了。

响起一阵翅膀扑打的声音。又来了两只。两只。飘在他上方，生气地喵喵叫着，好像是说：“你把我们的园子怎么了”，也可能是：“我们要吃饭”。它们绕着他转来转去，小猫仍旧拱在他怀里，并没有被他轰出来。接着，最大的那只长着大耳朵的公猫嗖地从伊泽尔身边飞走，落在废墟中最高的一处，向下望了望伊泽尔，梳理起自己的翅膀来。这家伙，看上去一点水都没沾着。

废墟中最高的一处……一根直径约两米的钻石管道，上面还有一个金属盖子。伊泽尔突然意识到自己望着的东西是什么：劳巢穴中的一段甬道，极有可能是那条直通L1-A的甬道。他沿着山坡飘过去，来到那根上面扣着金属盖的管道前。公猫拱起背，很不情愿把地盘让给文尼。这些家伙，到现在这个时候还跟平时一样，地盘观念极强。

金属盖原来是舱门，上面的控制灯闪着绿光。

他望着那只大公猫：“你知道自个儿坐在一切的关键上，对不对，伙计？”

他轻手轻脚将怀里的小猫抱出来，把猫从舱门控制机关上轰走。舱门滑动着打开了。这些笨蛋小猫会不会跟着他进去？他最后挥挥手，把它们赶走一点：“我不管你们心里怎么想，但跟着我实在不妥当。挨电击枪可疼得要命。”

顶楼的协同工作大厅被附属座位塞得满满的，挤得让人很难飘过那些拐角。就在西利潘关闭聚能者通信链接的那一瞬间，这个地方便成了疯人院。特鲁德拼命飘开，躲开朝他伸来的胳膊，龟缩到工作大厅顶端的控制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被迫脱离自己的工作。”

眼前的景象比范想象的更糟。要不是聚能者全被固定在各自的座位上，他们准会向他和特鲁德发起攻击。他看着这个易莫金人：“链接必须切断。这是劳的力量核心，现在他可指望不上这份力量了。我们要夺过整个L1的控制权，特鲁德。”

西利潘两眼发直，这段时间里受的震撼太多了：“整个L1？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算全死在你手里了，范，至少我肯定死在你手里了。”他的眼神里又恢复了几分活气，无疑是在想象劳和布鲁厄尔会怎么收拾他。

范伸出空着的手扶住他：“不，我会赢的。只要胜利者是我，你就能活下来。蜘蛛人也一样。”

“什么？”特鲁德咬着嘴唇，“对呀，切断聚能支持肯定会拖住里茨尔，让他的行动放慢。那些该死的蜘蛛人说不定真的还有一线希望。”他的目光又涣散开来，蒙蒙眈眈地，好像望着远处的什么东西，“范，你到底是什么人？”

范的声音很轻，只稍稍压过在下面大喊大叫提要求的聚能者：“眼下，我是你唯一的希望。”他从口袋里掏出刚刚收缴的西利潘的头戴式，递给对方。

特鲁德小心地抚平皱成一团的头戴式，然后扣到眼睛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们这儿还有一批头戴式，我给你弄一副来。”

范笑了。西利潘以前从来没见过他露出过这种狡猾的笑容，直到两百秒前。“不用，我有更好的设备。”

“噢。”特鲁德的声音很低。

“现在，我要你评估一下受损情况。你有没有办法一边保持和劳通信，一边让这儿的人工作？”

特鲁德愤愤地一耸肩：“你知道这是不可——”他又抬头看看范，“或许吧，或许可以做些小事。我们可以做点儿离线运算的活儿。说不定我还能骗过那些负责数字运算的聚能者……”

“好样的。让这些人安静下来，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能搭把手。”

两人分开了。西利潘向下飘到聚能者中间，嘴里唠叨着抚慰的话，将情绪波动的聚能者呕吐的秽物收进口袋。他的抚慰没起什么作用，吵嚷声更响亮了。

“我需要更新跟踪数据！”

“金德雷国做出的反应没有翻译，翻译文本在哪儿？”

“你们这些大笨蛋，通信链接丢失了！”

范从侧面溜过天花板，向下观察着一排排座椅中的聚能者，倾听着他们的抱怨。远端的墙边，安妮和她的另一个助手一动不动地悬在供过往人们休息的支撑点上。她现在应该很安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正在进行的是你最后的战役，一两个世纪前你以为已经输掉了的决战。

范的眼底，图像不断淡入淡出。他已经启动了顶楼绝大多数区域的无线微波脉冲动力。在这个区域内，他有大约十万个已经激活的定位器。他的眼底仿佛伸出一道明亮的光，光的手指在顶楼探索着，伸向定位器群集、能够向他反馈信号的一切地方。

判断形势，判断形势。范的目光扫过协同工作大厅内外聚能者的屏幕输出。窄巷内，只有少数聚能者仍旧锁在自己的小舱室里，全都是当前行动用不着的专家。工作数据流被阻断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狂性大发。范轻轻松松地切入控制系统，打开一些输送进来的通信信道。有些情况他必须掌握，这些情况或许能让聚能者的情绪缓和下来。特鲁德紧张不安地抬起头，他注意到有人正在摆弄他的系统。

范的触觉伸出顶楼，在庞杂体表面上搜寻着定位器发出的微光。有了！两组孤立图像中的一组，传输率很低，黑白图像。一瞥之下，他发现一艘交通艇在裸露的岩石上着陆了。该死！S745号闸道。如果劳想出办法打开那道舱门锁，那他下一步的去向则毫无悬念。

一瞬间，范只觉得恐惧汹涌而至：潮流不可遏止地逆转了。嘿，这种感觉倒真跟重新回到年轻时一样。在劳到达L1-A之前，他只有大

约三百秒。现在已经不用保存力量了，手里掌握的一切都得用上去。范发出指令，将所有能启用的定位器全部调动上线，哪怕没有动力的也罢。它们那个小小的电容里还残留着一点弱电，每一个都足以传递十来个信息包。用得好的话，他仍旧可以得到有用的输入—输出信号。

在他的眼底，图像缓缓成形，一个比特接一个比特。

范在三面墙之间飘动着，小心地让自己别进入聚能者能够到的范围，不时闪避飞过来的键盘和饮料泡囊。但新进来的数据起到了镇定作用，译员区已经差不多平静下来了，译员之间的交流大多局限于本地直接对话。范朝下方飘去，来到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身边。这女人伏在她的键盘组上，全神贯注。范切入来自“无影手”号的数据流。这里应该有点好消息，里茨尔和他那一伙的行动应该停顿了，就在他们准备实施大屠杀的关键时刻……

他花了一秒钟才适应了这种多元数据流。里面有提交给译员的数据，弹道数据，发射密码。发射密码？布鲁厄尔实施了劳计划的诱导攻击！实施得相当笨拙，协和国相当大一部分武器肯定会保留下来。弹道呈上升弧线，每秒十几发。

片刻间，范的注意力全被这恐怖的一幕吸引住了。劳打算消灭一个世界上的半数人口，而里茨尔正不遗余力完成这一大规模屠杀。他切入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最近几百秒的工作记录。这份记录在她的工作数据切断处乱成一团，从本质上来说，这跟其他人的呕吐没什么区别，一连许多页不知所云，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甚至没有标注工作日期。一段看上去有点意义的话忽然跃入他的视线。

有句老话正好说到了点子上：太阳渐暗的时期，世界最美好。的确是这样。气候宜人，既非炎热也非酷寒；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逐渐放慢脚步。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有好些年四季如春，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渐暗期历来是最浪漫的时期。这个时期向所有高等生物发出诱人的呼唤，让大家舒缓下来，放慢步伐。这也是世界终结之前的最后一段准备期。

舍坎纳·昂德希尔误打误撞碰上了好运气，正巧赶在渐暗期那几年间天气最好的几天出门。这是他第一次前往陆战指挥部……

这显然是特里克西娅翻译的一段文字，就是那种气得里茨尔·布鲁厄尔火冒三丈的“人性化描述”。可是，昂德希尔“第一次前往陆战指挥部”？这是怎么回事？这肯定是上一个暗黑期到来之前的事。托马斯·劳怎么会提出这么奇怪的要求，要查阅从前的记录？

“全都搞乱了。”

“什么？”范的意识回到协同工作大厅和聚能者不耐烦的声音上。刚才说话的是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她的目光好像注视着远方，手指抽搐似的在键盘上敲击着。

范叹了口气：“是啊，你说得没错。”他回答道。不管她指的是什么，这句回答都完全适用。

无动力定位器网络的低传输率同步过程结束了：他有了来自L1—A的图像。如果沟通再好一点，说不定可以接通L1—A附近的电子喷射推进器。那儿没有多少运算处理能力，但那几个电子喷射推进器和其他电子喷射器连成了一个喷射网……更重要的是，我们或许可以利用那些电子喷射推进器本身！如果能把它们中的几十个瞄准统领大人……“特鲁德！那些负责数字运算的聚能者，你处理好了吗？”

拉奇纳·思拉克特的直升机起飞了，离开了倾斜的停机坪。发动机和旋翼的声音听上去都还正常。为了观察地形，思拉克特不得不随时转动脑袋。他沿着火山壁的方向向东飞去，受了重创、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山壁在他们面前延展开来，山壁顶端已经被削平了。下面的城市里报警灯闪烁，急救车辆正奔赴一个个弹坑，不久前那里还都是公寓、宅院。

他身边的栖架上，昂德希尔无力地动弹着，从他的引路虫背上的背篓中往外拉着什么。引路虫竭力帮忙，可它受的伤比它的主人重得多。“我要看看，拉奇纳。能帮我一把吗？帮我打开莫比的背篓。”

“马上，先生。我想飞出这里，去直升机场。”

昂德希尔把身体从栖架上支起几英寸：“用自动飞行仪就行了，上校。请过来帮我一把。”

思拉克特的直升机上有数十个内置处理芯片，这些处理器又自动挂接在空中管制和信息网上。如此先进的飞机，过去一直是他的骄傲。但自从最后那次在陆战指挥部的会议以后，他再也没用过自动飞行仪。“先生……我信不过自动飞行仪。”

昂德希尔轻轻笑了一声，笑声很快变成了剧烈的咳嗽：“没关系，拉奇纳。来吧，我一定得看看发生了什么。过来帮我一把。”

对呀！暗黑在上，无论怎么做，还有什么关系！拉奇纳咔的一声，四只肢尖插进控制孔，一转，切换到全自动飞行。他朝自己的乘客转过身来。莫比压断的后背上还背着背篓，拉奇纳迅速拉开背篓拉链。

昂德希尔的手伸进背篓，像捧国王王冠一样，小心翼翼地拿出里面的设备。拉奇纳转着脑袋，凑近细看。什么……一顶该死的电脑游戏头盔。真的是一顶游戏头盔！

“啊，好像没摔坏。”昂德希尔轻声道。他把头盔扣在眼前，头却猛地一缩。拉奇纳知道老人的眼睛上尽是燎泡。但昂德希尔没有放弃，他把头盔弄松一点，让它离头部稍远一点，这才打开电源。

他的头部周围亮起了绿光，闪了几下。拉奇纳不由自主地向后一缩。直升机舱突然淹没在上百万种不断变幻的色彩中，明亮，彩格。他想起了有关昂德希尔那些疯狂嗜好（影像魔法）的传言，看来是真的，这顶“游戏头盔”不可小觑，一定花了一大笔钱。

昂德希尔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不断调整着头盔，好像要绕开灼伤的眼睛造成的盲点。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只是漂亮的、变幻的光，惊人的电脑资源制造出来的江湖骗术。但昂德希尔似乎很是满意，边看边用一只空着的手抚摩着他的引路虫。“啊……我看见了。”他轻声说。

就在这时，直升机的发动机好像突然发了疯，所有指针全部越过红线。这股动力大得异乎寻常，一两个小时之内肯定会烧毁飞机。正因如此，没有哪个操作系统会允许发动机输出这么大功率。

“活见鬼——”思拉克特一句话刚说到一半，动力已经传到上面的旋翼。他的直升机骤然变成了疯子，猛烈爬升，越来越高，越过了火山壁。

高出火山五百英尺，距下面的高原一千英尺。这时，发动机又恢复了平静。拉奇纳抓紧时间瞥了下面一眼。他们刚才在卡罗利加只看到了单独一例破坏，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张大网的一部分。他们的西面南面排列着几百道烟柱。反导弹发射场。但这些浑蛋没打中！整个高原上，拦截火箭从发射井里冲天而起，一波接一波，数以百计，又快又密，像短程火箭炮。实际上，这些导弹彼此之间相隔几十英里，推进火箭运载着战斗部，飞向数千英里之外的拦截点，飞行高度达数十英里。防空司令部做了那么多次预演，但眼前这一幕的壮观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想，真是令人敬畏啊……这意味着，金德雷国刚刚发射了它的全部核武器。

可舍坎纳·昂德希尔似乎没注意。头盔玩弄着光的幻彩把戏，他的头随之转来转去。“肯定会重新联上，肯定会。”他抽搐似的扳动游戏操纵杆。几秒钟之后，“现在全完了。”他呜咽着说。

特鲁德离开他那些负责数字运算的聚能者，来到译员区的范·特林尼身边。“单纯的数字运算我还能对付，范。我是说我能得出答案，但控制方面——”

特林尼只点了点头，他的反对意见还没出口便被打回了去。特林尼的样子跟平时太不一样了。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一起值了那么多班，可现在，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过去那个范·特林尼说话总扯着大嗓门，高傲自大，是个惯吹牛皮的老骗子，你可以跟他吵闹说笑。现在这个范平静得多，但一举一动却刀锋般锐利。这把刀会把我们大家全宰了。特鲁德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朝安妮瞟去。安妮·雷诺特的尸体，就那么挂着，像挂在钩子上的肉。但就算他能想个办法背叛范，多半还是没法自救。劳和布鲁厄尔是统领啊，特鲁德知道自己已经罪无可赦。

“还有机会，特鲁德。”范的声音穿透他的恐惧，在他耳边响起，“或许我们可以把系统敞开一点，骗取聚能者的信任——”

西利潘耸耸肩，反正干什么都无所谓了。“可是这样做的话，统领们眨眼间就能把整个系统用起来。我这会儿正从劳和布鲁厄尔那儿接到大量服务请求，一秒钟五十个。”

范揉着他的太阳穴，目光投向远方：“对，我知道。好吧，我们有什么？营帐里——”

“从本尼酒吧的摄像机来看，那儿的人乱成一团，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运气好的话，就待在那儿，什么地方都别去。”统领们事后便不会把复仇的怒火宣泄到他们头上了。

一个聚能者——邦索尔——打断了他们的话。聚能者总是这样急乎乎的，不管不顾。“地面有数百万人，再过几秒钟，他们就会大批死亡。”

这句话竟然让范惊得说不出话来。就算是这个全新的范·特林尼，跟聚能者打交道时仍旧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是啊。”他回答，好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跟西利潘或者聚能者说话，“但至少蜘

蛛人有了一线生机。没有我们的聚能者，里茨尔的螺钉拧不紧。”不看都知道，邦索尔已经不理睬他的回答了，只顾敲击自己的键盘。

特林尼的注意力突然转回西利潘身上：“劳在一艘交通艇里，正前往L1—A。那个地区到处都是电喷恒定推进器，如果我们能调几个聚能者控制它们——”

特鲁德只觉得一股火直冲上来。不管他是什么身份，范·特林尼照样是个大笨蛋。“愿瘟疫把你抓了去！你完全不懂聚能者对主人的忠诚！我们需要——”

邦索尔又插了句嘴：“里茨尔不能拧紧螺钉，可我们也不能松开螺钉。”她不出声地笑起来，“真有意思，陷入了僵局。”

特鲁德朝范打了个手势，示意他飘上天花板，省得听这个出了毛病的聚能者胡说八道。“他们会一直说下去，怎么都没法让他们闭嘴。”

但范朝这个聚能者转过身，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她身上：“‘陷入了僵局’？你是什么意思？”他轻声说。

“该死的，范！理她干什么！”但范猛地一挥手，命令他安静。这个手势专断决绝，不容旁人置喙，简直如大统领一般。西利潘的抗议刚到嘴边便丧失了生气。但在心里，他的恐惧不断加剧。奇迹就此完蛋。就算刚才还有任何阻止劳进入L1—A的机会，耽搁这么一会儿，机会也早已化为泡影。西利潘知道L1—A有什么。没错，他知道。就算丧失了所有自动化系统，使不出任何巧妙的手腕，L1—A照样会使统领重新执掌大权。特鲁德视域一角的计时器无情地计算着，生存的希望一秒秒流失。还有，当然啰，那个聚能者甚至不再注意范·特林尼，更别说他的问题了。

沉默持续了十秒，或者十五秒。接着，突然间，邦索尔的头猛地一抬，直视范的双眼——除了扮演其他角色时，聚能者几乎从不这样做。“我是说，你堵住我们，我们也堵住了你。”她说，“我的胜利[86]认为，你们全都是魔鬼，没有一个信得过。现在，我们都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完全是聚能者的胡言乱语，比平时的胡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范手一拽，飘到邦索尔的座椅旁。他的嘴大大地张开，像受到过分震惊般瞠目结舌。只有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世界突然分崩离析，发现自己正坠入疯狂时，才会出现这种表情。他终于说话了，但他的话同样不可理喻。“我——我们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魔鬼。如果僵局打破，你们能控制局势吗？今后……这以后，我们将受制于你们。我们能信任你们吗？”

邦索尔的目光涣散了，她没有回答，双手在控制面板上摸索着。寂静，时间一秒秒过去，一股寒流爬上特鲁德的脊梁。他预感到了，回答将是否定的，不。

刚过十秒，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又开口了：“如果你们恢复全面支持，我们就能够控制最重要的东西。至少计划是这样制订的。至于说信任……”邦索尔的脸一拧，露出一个奇异的笑容，有嘲讽，又有忧伤，“这个嘛，你们对我们的了解，远胜于我们对你们的了解。你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好吧。”范说，揉着太阳穴，眯缝着眼睛，望着某种特鲁德看不到的东西。他转向西利潘，脸上带着猛兽般凶狠的笑容。从储藏室跳出来时，他脸上挂着的就是这种笑法。这是甘冒最大风险夺取胜利的笑容。“特鲁德，我们恢复全部通信链接。该让劳和布鲁厄尔享用他们的聚能支持了。”

劳望着奇维引导交通艇接近目标。前方和下面是一堆堆他安置在L1—A船坞附近的雪堆。仅凭交通艇上的自动化设备，奇维便找到了闸道，强行超驰舱门上的锁定装置，把他们救了出来——一共只用了几百秒。只要她这种状态能再坚持一段时间，他就能完全控制局势。只要再坚持一小段时间就好……她望着她父亲时，脸上那种表情劳看得一清二楚，不知怎么回事，阿里·林的样子，好像又刺激到了她一点，让她距离想起真相更进一步。该死的，让我们平安着陆吧，我只有这一点要求。那以后，他就可以杀了她。

马里从他的通信器材上抬起头，脸上又惊又喜：“大人！聚能频道上有回应了。几秒钟后，我们就能获得全面的聚能支持。”

“啊。”总算有了点意料之外的好消息。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控制打击面。只要夺回控制权就行，用不着摧毁一切。可是，你的对手是范·纽文，此人近于无所不能。这也可能是一种伪装得极其巧妙的假象。“很好，侍卫。但暂时不要利用聚能系统。”

“遵命，大人。”马里困惑不解地应道。

劳透过交通艇的舷窗向外望去。不借助任何增强手段望着赤裸裸的大自然，这种感觉真奇怪。L1—A的坞站就在七十米之外，深深藏在阴影里。有点不对劲……金属船坞边框上亮着红光。可能是没有头戴式的缘故。

“奇维——”

“我看见了，有人——”

“啪”！一记响亮的脆响。马里一声惨叫。他的头发起火了，劳座位旁的船壳也变成了炽热的红色。

“妈的！”奇维加速爬升，“他们用的是我的电喷恒定推进器！”她驾着交通艇，一面前后躲避，一面急速旋转。劳的五脏六腑一阵翻江倒海。什么飞行器都不该这样飞。

L1—A船坞的红热，身边滚烫的船壳——敌人一定用上了可见范围内的所有恒定推进器。纽文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将几十个电子喷射推进器集合起来，向至关重要的两个目标准确开火。

马里还在不停叫唤着。奇维的飞行动作让劳身体一震，在固定安全带的约束范围内向上一冲，一落，又一转。这个过程中，他瞥了侍卫一眼。马里被他的同伴紧紧抱住。至少他没有继续烧下去。其他侍卫的眼睛睁得滚圆。“X射线。”其中一个人道。那些电子射束的散射有可能把他们烧成灰，但考虑到各种因素，他们应当还能支撑一会儿——

急转之下，奇维将他们转到靠近钻石一号的山坡处。交通艇向前运动了。翻滚、旋转，再加上前进，三股力拧在一起，交通艇像发了疯似的。敌人不可能集中火力烧灼一点。可是，每一次旋转，船壳那个炽热点都更亮了一分。该死，纽文竟然得到了全面的自动化系统支持。

先是船头，然后是船尾，交通艇猛地砸在地面上，溅得积雪冲天而起。船壳吱嘎吱嘎地呻吟着，但还是挺住了。现在，在气凝雪的迷雾中，劳看见了来自电喷推进器的射束。前面的冰雪爆炸了，化为炽热的气体。五道射束，或许十道，追着不停旋转的交通艇交替开火。其中几束死死咬住船壳上那个炽热点持续烧灼。

周围的气体 and 冰雪越来越厚。冰雪起了冷却作用，同时使那些可怕的射束扩散开来。船壳上的炽热点开始变暗。奇维操纵着小艇姿态控制器，发动机四下精准的喷射，旋转止住了。交通艇拐来拐去，穿过蒸腾的冰雪，向L1—A的船坞滑去。

劳竭力张望着前方。船坞就在眼前，遽然接近，肯定会撞上。可奇维竟然仍控制着小艇。交通艇猛地一抬，入坞环狠狠撞进坞站的入坞卡口。响起一阵金属扭曲的声音，接着，他们停住了。

奇维敲击着交通艇上的锁定控制面板，然后从座椅上一跃而起，冲向前方的舱门：“卡住了，托马斯！快来帮忙！”

这下子，他们算是锁死在这儿了，像落进陷阱的野狗。托马斯冲向前去，稳住身体，和奇维一起猛拉交通艇舱门。卡死了。不，几乎卡死了。两人合力之下，舱门总算拉开了一半。他伸出手，花了宝贵的几秒钟解除L1—A大门的锁止装置。成功！

他越过奇维头顶，望着身后的船壳。那处炽热点现在已经像个靶子了，一圈红色，一圈橘黄，中间是刺眼的白炽点。他们就像站在敞开门的火窑前一样。

白炽点噗噗两声，向外迸开，消失了。周围顿时响起一连串雷鸣般的空气泄漏声。

维多利亚·赖特希尔占领指挥与控制中心以后，这里顿时安静下来。中心原来的技术人员从栖架上被轰下来，赶到后面，跟昂德维尔、科德哈文和道格威在一起。像挤在吸入式杀虫器里的虫子，贝尔加心想。反正无所谓了。从形势图上来看，大半这个世界即将毁灭。

代表金德雷导弹的标线以弧形横过地图，数以千计，每一秒都有更多导弹发射升空。目标标注圈围绕着协和国的每个军事基地、每座城市——甚至围绕在传统的渊藪上。

奇怪的是，赖特希尔到达之后，地图上还出现了协和国的升空导弹——那些本来已经从形势图上消失了的导弹。骗术，已经不再需要的骗术。

维多利亚·赖特希尔沿着那排栖架来回走动，目光越过她手下技术员的肩头，扫视着他们面前的屏幕。她似乎已经把昂德维尔等人忘在了脑后。还有一件怪事。瞧她的模样，似乎跟中心原属人员同样震怖不已。她在她哥哥身边转来转去。后者仿佛沉溺在另一个世界里，戴着他那个游戏头盔，正玩得高兴呢。“布伦特？”

大块头军士呻吟着：“对不起，对不起。卡罗利加还是联系不上。妹妹……我想，他们打中了爸爸。”

“怎么可能？他们绝不可能知道！”

“我不知道。讲话的都是下级人员，那些人从来帮不上多大忙。我觉得应该是不久以前的事，就在我们跟高栖架的联系中断时——”他不说话了。在跟他的游戏玩互动？头盔边缘透出的光，闪烁着。之后，他又说道：“他回来了！听！”

赖特希尔抓起电话紧贴在脑袋一侧：“爸爸！”她高兴得像刚放学的小孩子，“你在哪儿——”她突然大吃一惊，进食肢互相攥得紧紧的。她不说话了，专心致志地听着。对方说了很久，突然赖特希尔兴奋得跳了起来，她手下那伙人也开始猛烈敲击控制面板。

“我们全记下来了，爸爸。我们——”她停下来，望望她的技术员，“我们占了上风，跟你说的完全一样。我想我们能成功。只是，老天啊，最好有个别的什么中转点，二十秒实在太长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接下来是吩咐她的技术员，“娜普莎，只标定那些我们无法从上方挡住的。波尔伯，搞定那个该死的中转——”

形势图上起了变化……易奎托利亚高原上的导弹发射场行动了。形势图上显示出彩色标线，那是数十枚、数百枚反导导弹。协和国的远程拦截导弹，呈弧形向上飞起，去迎击敌人。也是骗术吗？贝尔加望着突然间欣喜若狂的赖特希尔和其他闯入者，感到心中慢慢升起了希望。

还要过半分钟才会发生首次接触。贝尔加以前见过模拟演习。进攻一方至少会有百分之五的导弹穿过拦截网，死亡人数将百倍于上次大战。但至少不会屠戮一空……形势图上又起了变化：拦截导弹远未抵达，敌人的进攻导弹正在各处不断消失。

赖特希尔朝屏幕指了指，接管中心以来第一次对昂德维尔和其他人解释道：“金德雷国有些导弹有中途取消功能，我们正尽量利用这一点。至于其他的，许多我们可以从上方消灭。”从上方？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擦除器从大陆上空向北抹过，一大片导弹标示信号消失了。赖特希尔转向科德哈文和其他军官，郑重地敬了个礼：“各位长官，你们的人操纵反导导弹更在行，如果我们能合作——”

“该死的，当然！”道格威和科德哈文同时叫道。原中心技术员奔向各自的岗位，只浪费了宝贵的一瞬间，重新调整目标清单……然后，第一批拦截导弹击中了目标。

“电磁脉冲确认，拦截成功！”一个反导技术员喊道。这一声听上去比刚才发生的一切真实得多。

科德哈文将军垂下一只手，向赖特希尔点了点，差不多算是向她这个下级军官敬了个礼。赖特希尔轻声道：“谢谢长官。这跟局长制订的计划不太一样，但我想咱们能成功……布伦特，试试看能不能让形势图完全显示出真实情况。”

屏幕上显出了几百个新标志，但这些不是导弹。贝尔加知道那些符号的意思。是卫星，但图像似乎不完整。大批缺失的数据域，还有些地方是一连串不知所云的符号。屏幕北部是一个奇特的矩形，周围是不断颤动的波形，试图对这一块做出调整。道格威将军滋滋地说：“这不可能是真的。比正常标记大了十几倍，那岂不是有一千英尺长了？”

“是的，长官。”赖特希尔中尉说道，“标准显示程序无法处理这个记号。那个飞行物体差不多有两千英尺长。”她好像没看到道格威的表情，只盯着这个鬼影看了一秒钟，“我想，它刚刚发挥了作用，现在已经没用了。”

里茨尔·布鲁厄尔似乎颇为自得：“就算没有雷诺特的人，我们干得也还不赖嘛。”副统领从他的舰长座椅上飘然而起，悬浮在他的飞行主任身旁，“或许用量不够精确，多发射了几颗核弹。但就算是对反导导弹发射场那边做点弥补吧。那个活儿你干砸了，对吗？”他亲热地拍了拍乔新的肩膀。乔新陡然间意识到，自己单枪匹马干下的那一点点背叛已经被发现了。

除了一句“是，大人”，便无话可说了。行星的弧形表面上闪着一片片光点，织成了一张大网。那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他们知道那些名字：普林塞顿、瓦尔德蒙、皇家山。也许蜘蛛人并不是丽塔想象中的那样，也许那只是翻译出了差错。但无论真相是什么，那些城市即将覆灭。

“大人，”舰桥公开通信频道上响起比尔·弗恩的声音，“我收到了安妮手下的回应。几秒钟内，我们就能获得全面聚能支持。”

“哼，这时候来干什么。”但显然里茨尔·布鲁厄尔松了口气。

乔新只觉一阵震动，又一阵，又一阵。布鲁厄尔猛一抬头，望着一个虚拟显示屏：“听上去像我们的激光武器，可是——”

乔新的目光扫过状态清单。武器面板上没有任何动静，核心动力震动着，好像在向电容器充电——可电容本来就是稳定的呀。还有，“我的飞行员没有任何发射报告，大人。”

砰，砰。他们已经飞过了大城市，正向北飞往北极。下面是封冻的大地，无边的黑暗，间杂着稀稀疏疏的灯光。这儿一切正常，可他们后面……“砰！”三道白色光束点亮天空，然后分散，变暗……激光武器向大气层上层目标开火时的典型景象。

“弗恩！你他妈那边在搞什么鬼！”

“没有什么，大人！我是说——”弗恩在聚能者中间奔忙的声音传了过来，“呃，聚能者正与L1协同工作，目标正确无误，来自L1。”

“可他们根本没跟我这儿的目標清单同步。你给我放清醒点儿！”布鲁厄尔切断通信，转向他的飞航主任。统领大人原本苍白的脸气成了紫红色：“该把那些混账聚能呆子全毙了，弄一批新的来！”他恶狠狠地瞪着乔新，“你这儿又有什么问题？”

“我——说不定不是什么问题，可下边一直在照我们。”

“嗯。”布鲁厄尔眯缝着眼睛，瞅着电子情报系统，“是啊，地面雷达。不过这种事也没什么稀奇的，每次重返大气层都会出好几……噢。”

乔新点点头：“这次接触已经持续了十五秒。他们似乎在追踪我们。”

“这不可能。蜘蛛人的网络掌握在我们手里。”布鲁厄尔咬着嘴唇，“除非……除非弗恩把跟L1的联系完全搞砸了。”

雷达信号弱了一会儿……又加强了，亮多了，聚拢了。“这是目标锁定！”

布鲁厄尔向后一退，仿佛这幅图像变成了向他扑来的毒蛇：“乔新，控制住飞船。必要的话主推进器点火。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遵命，大人。”蜘蛛人世界极北处没多少导弹发射场，但仅有的几处全装备着核弹头。即使一枚命中也会重创“无影手”号。乔新伸出手，想联系他的飞行员——

辅助推进器的轰鸣声响彻舰桥。

“不是我干的，大人！”

声音响起时，布鲁厄尔一直盯着他。他点点头，“接通你的飞行员，控制住飞船！”他从自己待的地方跳起来，朝他的侍卫一挥，向飞船后部飘去，“弗恩！”

乔新发疯似的敲击控制键，一遍又一遍大喊指挥码。他看到了七零八落的诊断数据，但飞行员们却全无反应。地平线微微倾斜了，“无影手”号的辅助动力已经全部启动，但不是乔新启动的。慢慢地，飞船的姿态变了，似乎转为船首朝下的巡航飞行。他的飞行员还是没有反应，可是——核心动力的指示曲线向上升起。

“主推进器点火了，大人！我无法阻止——”

布鲁厄尔和他的侍卫一把抓住支撑点。不会弄错的，这是主推进器发出的亚声速轰鸣，震动好像发自人体骨骼和牙齿。重力速度缓缓提升，0.05G，0.1G。没有固定的杂物向船尾飞去，速度越来越快，一路旋转着，东撞一下西撞一下。0.3G。好像有一只巨大的拳头将乔新轻轻压进他的座椅。一个侍卫刚才正巧在一处空地，没抓住支撑，他这时向后飘去，向后摔去，摔在后舱壁上。0.5G，重力仍在持续上升。乔新在固定安全带中扭过身向后望，向上望，望着布鲁厄尔和其他人。大家都被钉在后舱壁上，被越来越大的重力钉得死死的……

就在这时，主推进器的声音减弱了，乔新在安全带固定范围内向上飘起。布鲁厄尔冲着他的侍卫们叫嚷着，把他们召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头戴式掉了，“报告情况，乔新先生！”

乔新瞪着自己的显示屏。状态屏上仍是一片随机信号。他沿着“无影手”号的运行轨道向前望去。正当他们穿行时，太阳升起来

了，暗淡的阳光照亮了无边无际向前延伸的冰封大海。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时看到的地平线也跟平时有点不一样。跟你平时做的点火脱离轨道不太一样，不过仍旧是脱轨运动。乔新舔了舔嘴唇：“大人，再过一两百秒，我们就会落水。”

片刻间，布鲁厄尔脸上只剩惊恐：“先生，你听着，把我们拉起来。”

“是，大人。”还能说什么呢？

布鲁厄尔和他的打手们飘过舰桥，朝通向飞船后部的舱门飘去。

“大人，我收到了来自L1的语音信号。”弗恩报告。

“好的，播放。”

是个女人的声音，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无影手’号上的人类，你们好。这里是维多利亚·赖特希尔中尉，隶属协和国情报局。我已经控制了你们的飞船，你们不久就将着陆。此后不久，我们的部队也将到达现场。不要，我重复一遍，不要抵抗。”

绝对的震惊，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舰桥上每个人都是同一种表情……邦索尔不说话了。第一个清醒过来的是布鲁厄尔，但他的声音不住颤抖着：“弗恩，切断与L1的链接。关闭所有协议层。”

“大人，我……我做不到。一旦采取这种行动，内部链接——”

“你做不到。来硬的。带上根棍子，砸那些设备，你自己也给我下线。”

“大人，就算切断本地聚能者……我想，L1有回路，可以绕开……”

“这个我来解决。我们马上过去。”

舱门的侍卫抬头望着布鲁厄尔：“打不开，大人。”

“弗恩！”

没有回答。

布鲁厄尔跳上舱门旁的墙壁，开始狠砸直接开启装置。舱门如磐石般纹丝不动。统领大人转过身来，乔新只见那张气得通红的脸上已经没了半分血色，变成一片惨白。还有目光，完全是一个疯子眼神。布鲁厄尔手里握着一把电击枪，他四下张望着舰桥，似乎在找个什么靶子。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乔新身上，电击枪抽搐似的向上一抬。

“大人，我好像接通了一个飞行员。”这是撒谎，但没有头戴式的布鲁厄尔发现不了。

“啊？”枪口摇晃了一下，“好，抓紧干，乔新。这也是你自己的命。飞船出了事，你也活不了。”

乔新点点头，转身面对毫无反应的控制面板，装出拼命努力的样子。

在他身后，布鲁厄尔一伙忙着设法手动超驰舱门的自动锁止装置：七手八脚、污言秽语、毫无结果……忙乱以一阵枪声告终。电击枪射出的电线撞在舱门上，反弹回来，在舰桥上飞舞。又响起打开柜子的声音，但乔新低低地埋着头，尽量装出忙碌不堪的样子。“这儿，试试这个。”后面静了片刻，然后响起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老天啊！布鲁厄尔竟把这种武器放在舰桥？

乔欣的耳朵里嗡嗡作响，隐约听到后面传来胜利的欢呼。然后是布鲁厄尔的大吼：“上！上！上！”

乔新微微侧过头，用眼角余光观察着身后的舰桥。舱门仍旧关着，但门上打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大洞。炸得歪歪扭扭的金属碎块和其他杂物正从舱门处向上飘起。

现在，“无影手”号舰桥上只剩下乔新一个人了。他深吸一口气，极力从显示屏上的随机信号中琢磨出点名堂来。里茨尔·布鲁厄尔有句话说得对，飞船出了事，乔新也活不了。

核心动力曲线仍然很高。他向外面弯曲的地平线望去。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了，“无影手”即将坠落，按数据板上的显示，是从八万米

高空坠落。一阵辅助推进器的轰鸣声传来。我接通了系统？如果他能够适当调整方向，想办法启动主推进器……不，转动的方向不对！飞船正在根据飞行方向调整身姿，船尾朝前。现在他能看见船尾方向左右侧的部分机身，那些突角状的纤细结构原本是为了应付星际间的等离子流，设计时从来没打算让它们进入行星大气。船体结构边缘已经开始发出炽热光，溅起一重重黄色、红色的火花，像着火的海浪。最突出的部分已经白热化了，纷纷从船身脱落。辅助推进器仍在喷射动力，一连串瞬时喷射。开，关，开，关。不管是谁在操纵他的飞行员，这种保持“无影手”号航向的方式可真够古怪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确控制，掠过不规则船身的气流会让重达百万吨的飞船不可遏止地翻滚起来；最后，远远超过船体设计承受力的巨大外力会将它撕成碎片。

横贯船尾的炽热光铺展开来，变成模糊的一片，他只能看清几处地方。在那些地方，气流冲击力造成的炽热还没有高到使船体结构气化的程度。乔新在座椅安全带固定范围内向后飘起——重力正在增加。增加得很慢，但不可阻挡。0.4G，0.8G。但这时的重力不是飞船主推进器造成的，发挥作用的是行星重力。

辅助推进器的轰鸣之外又响起另一个声音。声音低沉，越来越响。“无影手”号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管风琴，推进器喷射管和外船壳齐齐发声。随着飞船渐渐深入大气层，它的速度也逐渐慢下来，管风琴的奏鸣声也一个音阶一个音阶地降下来。船身的离子火焰摇曳着熄灭了，“无影手”号的垂死之歌突然响起一个最强音，然后消失。

乔新望着外面的船尾。眼前的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凹凸不平的船壳结构已经被高温熔化、抹平。但“无影手”号毕竟重达一百万吨，飞行员们把气流中的飞船控制得很好，巨大的船身大都保存下来了。

将近1G的重力将他压在自己的座椅里。跟辅助动力刚刚启动时相比，飞船现在的姿态基本上已经正过来了。行星重力下，“无影手”号变成了某种大飞机，饱受创伤，滑过天空。他们现在的高度是四万米，每秒稳步下降一百米。乔新望着苍白的地平线，山岭、冰山从下面一掠而过。有些冰山高达五百米，是封冻的海底逐渐向上拱起形成的。他在控制面板上敲击着，一个飞行员终于注意到了他，分出一点心思给他发送了一些情况。他们很快就将越过前面的山岭，然后会再

越过后面的三道，接近天边处，阴影好像稍淡一些……可能是视觉误差，也可能是崎岖的冰山上积雪太多的缘故。

“无影手”号的走廊里传来阵阵回声，乔新听见布鲁厄尔的重型武器在不住轰响。时而响起一阵叫喊，然后是一段沉寂，之后又是武器的轰鸣。肯定每扇舱门都锁死了。里茨尔·布鲁厄尔正强行轰开每一扇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统领的话也没错：物理层面毕竟掌握在他手里。他可以赶到船体光纤链接处，强行切断与L1的链接。如果本地聚能者做出什么让他冒火的举动，他可以“切断”他们……

高度三万米。冰面反射着暗淡的阳光，但没有发现人工照明的迹象，附近也没有城镇。他们正朝蜘蛛人最大的海洋降落，速度超过三马赫，仍旧保持每秒下降一百米的降落速度。本能加上状态显示屏上的那点数据，乔新知道，他们将以超过声速的速度狠狠撞向地面，除非主推进器再做一次喷射。核心动力曲线仍在上升，完全可以喷射，但点火时机一定要把握得十分准确才行……准确得近于奇迹，只有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无影手”号毕竟有那么大的吨位，船腹和喷射管可以起到缓冲垫的作用，在坠机后数千米长的滑行过程中分崩离析，保障舰桥和乘员区的安全。范·特林尼以前胡乱吹嘘时也提过这种事。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乔新这一刻获得了飞船的全部控制权，他的飞行员也拿出全部技巧与他配合，他仍旧没办法完成这种着陆。

他们飞过了最后一道山岭。辅助发动机又轰响了一阵，使飞船角度偏移一度，引导飞船向前飞行，好像对周围环境了如指掌似的。

可供里茨尔·布鲁厄尔大开杀戒的时间减少到了几秒。丽塔会平安的。乔新看着陆地摇摇晃晃地向自己迎面扑来。这时，他心里涌起一股最奇异的感觉：惊恐、胜利，还有自由。“你来不及了，里茨尔，你来不及了。”

贝尔加·昂德维尔几乎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喜悦或者恐惧，更没见过这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在同一批人身上。一波接一波远程拦截导弹击落金德雷的来犯导弹，还有数百枚敌方导弹自己爆炸或坠落。成功率几乎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科德哈文的技术员们本应放声欢呼才是。但仍有三十枚载着核弹头的火箭飞进了协和国的国土。全部消灭或者有限范围内的惨剧，就是这个区别……技术员们一边啃着自己的进食肢，一边拼命努力，试图消除最后一批零零散散的威胁。

科德哈文在一排技术员中间来回走动，他身边站着一个赖特希尔家的人——一个早产儿军士。将军不放过娜普莎·赖特希尔所说的每一个字，确保他的技术员及时掌握、利用潮水般涌上他们屏幕的最新情报。贝尔加吊挂在后方。她在这儿只会碍事。维多利亚·赖特希尔正全神贯注地跟外星人进行那种奇特的对话，每说几句话便是一阵长长的停顿，她便利用这段时间跟她哥哥以及科德哈文的技术员交谈。她停下来，等待着，朝贝尔加腼腆地笑了笑。

贝尔加也朝她轻轻挥了挥手。这年轻人其实不大像她母亲——当然除了那些最关键的特质。

这时，赖特希尔的电话响了——某个距离近些的合作者？“好，太好了。我们马上派人过去，也许五个小时后就能赶到……爸爸，我们进行得很顺利。五号说到做到，没做手脚。你对那个人的判断是正确的。爸爸？布伦特……跟他的联系又断了！这种时候，怎么也不该出这种事……爸爸？”

拉奇纳的直升机航线终于稳定下来，不再画“之”字般歪曲前行了，此刻直升机飞得又低又快，掠过高原，似乎全然无惧于来自高空的敌方监控。但思拉克特已经完全迷路了，丧失了对飞机的控制权，他成了坐在驾驶座上的乘客。他像进入催眠状态般，痴痴地望着空中的奇观，只隐约意识到舍坎纳·昂德希尔的混乱谰语，还有他游戏头盔上的奇异光芒。

反导导弹的密集发射早已结束，他们的任务在地平线上留下的唯一证据便是被点亮的天空。我们至少反击了。

旋翼的轰鸣发生了变化，将思拉克特的注意力从糟糕的远方拉回近处。夜空中直升机正在向下滑落。思拉克特伸出一只手遮挡天空中的闪光，他发现他们正降落到一片荒芜之地，周围都是一片片杂乱无章的岩石、山丘和冰块。

降落了，重重触地。引擎停机，旋翼越转越慢，直到他们能清楚看到旋翼的形状。机舱里安静下来，引路虫动了动，固执地拱着昂德希尔身边的舱门。

“别放它出去，先生。要是在这儿走丢了，很难把它找回来。”

昂德希尔茫然地点了点头。他取下游戏头盔，头盔的光闪了几下，熄灭了。他拍拍自己的引路虫，束紧外套：“没关系，上校。已经结束了。你知道，我们赢了。”

这人还在说胡话，但思拉克特开始意识到，不管他脑子是否正常，但昂德希尔已经拯救了世界。“这是怎么回事，先生？”他轻声问道，“外星魔鬼控制了我们的网络……可你控制了外星魔鬼？”

一声轻笑，很熟悉，和过去一模一样：“算是吧。问题在于，他们并不都是魔鬼，其中有些人既聪明，又善良……我们双方各有打算，正因如此，大家差点同归于尽。改正这个错误花费的代价真是太大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脑袋轻轻摇晃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是……如今我看不到了。”可怕的外星射束重创了老人的头部，昂德希尔眼睛周围的水泡已经扩散成了一大片，分泌着黄色的脓液。

“外面怎么样了？你能花点时间跟我说说吗？”老人的一只手抽搐似的朝空中指了指。

拉奇纳将视力最好的一侧紧贴在面向南方的舷窗上，一部分视域被山丘挡住了，但他还是能看到一百度左右的地平线。“数百颗核弹爆炸了，先生，整个天空火光四射。估计是我们的拦截导弹，拦截点距这里非常远。”

“唉，可怜的尼兹尼莫，可怜的伦克……第一次踏进深黑期时，我们见过这种事。那时比现在冷多了。”引路虫弄明白了怎么开门，

将舱门顶开了一道缝。一股寒气涌进机舱。

“先生——”拉奇纳准备关门。

“没事的，反正你也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你还看到了什么？”

“光。炸点发出的光正在向外扩展，估计是在电离层。还有——”拉奇纳的声音一下子哽住了。还有其他东西，他认出来了，“先生，我看见了飞行物进入大气层的航迹。十几道，越过我们头顶向东飞去了。”他在防空司令部的演习上见过这种景象。弹头再次进入大气层时，会在身后留下一道发光的虹彩。即使是在演习中，这种景象也让人毛骨悚然，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泰伦特将手从空中伸向大地的生灵。十几道，不，不止。成功拦截了数千枚核弹，但剩下的仍然足以毁灭许多座城市。

“别担心。”思拉克特的盲区响起昂德希尔的声音，很轻，“我的外星朋友已经把这些核弹解决了。那些弹头只剩下一个空壳，几吨放射性废渣而已。要是正巧落在你头上，那当然不好玩，但除此之外，它们已经没什么威胁了。”

拉奇纳转过身来，但视线仍然焦虑地追踪着弹道轨迹。我的外星朋友已经把这些核弹解决了。“那些魔鬼到底是什么样子，舍坎纳？我们能信任他们吗？”

“嘿嘿，信任？搞情报的居然说出了这个词？我的将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人。而我，我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究人类，拉奇纳。他们航行太空已经好几百代了，见识了那么多，成就了那么多……这些可怜的家伙，自以为知道什么是极限，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有本事来往星际，但想象力却禁锢在一个他们甚至没有察觉到的牢笼里。”

明亮的轨迹划过天际，大多消散成远红外光，渐渐看不到了。有两条轨迹朝天边的同一个目标飞去，估计是易奎托利亚高原的导弹发射场。思拉克特屏住呼吸，等待着。

在他身后，昂德希尔说了句什么，好像是“啊，亲爱的维多利亚”，之后便沉默了。

思拉克特遥望北方，全身紧绷。如果弹头仍然处于激活状态，即使在天际也能看到巨大当量的爆炸。十秒，三十秒。只有寂静、寒冷，以及北方的点点星光。“你是对的，先生。剩下的弹头只是废料，我——”思拉克特转过身，蓦地意识到机舱内已经变得多么寒冷刺骨。

昂德希尔不见了。

思拉克特扑到半开的舱门旁：“先生！舍坎纳！”他爬出直升机，转动着脑袋，拼命寻找。夜气凝定不动，冷得深入骨髓。没有加热呼吸器，几分钟内，他的肺部便会被寒气灼伤。

那儿！直升机几十码外，星光和空中闪光之下，两点远红外光斑。莫比，身后是昂德希尔软绵绵的躯体。引路虫拖拽着他向前爬去。每爬一步，莫比长长的肢腿都要探询地摸索周围的坡地。这是动物的本能反应，无望地在冰天雪地里搜索可能存在的渊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在如此荒凉的野外，它没有任何机会。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它和它的主人便会因严重脱水而死。

思拉克特跌跌撞撞爬下舷梯，朝昂德希尔放声大喊。头顶上，直升机的旋翼开始转动，寒风让思拉克特全身猛地一缩。引擎动力不断提升，旋翼将飞机向上拉动。思拉克特一转身，手扒脚蹬地钻进机舱。他敲打着自动飞行仪，戳打着每一个能够切断动力的开关。

毫无作用。引擎动力达到了起飞阈值，直升机升空了。他只来得及最后瞥了一眼舍坎纳·昂德希尔所处的那片阴影，然后，直升机转向东面，将这片地方甩在身后。

狭小空间内的空气泄漏通常是致命的。一旦泄漏，死亡立至。但一名侍卫无意间救了托马斯·劳一命。船壳迸开的一刹那，唐松开安全带，冲向舱门。空气外泄的力量同时施加于船内全部乘员，但由于唐没系安全带，又最接近泄漏点，从头部到臀部，他整个身体一下子被吸进船壳熔开的那个窟窿，堵在了那里。

奇维正在交通艇舱门处，但她居然稳住了。现在，她打开了L1—A的气密门，一个转身，一把抓起她父亲，将他推进气密对接口。一连串动作干净流畅，像舞蹈般优美。劳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她已经第二次转过身来，一只脚钩在舱壁一处固定环上，单手一探，手指抓住他的袖口，轻轻拉近，再用力抓紧他，将他推进对接口。

安全了，而五秒钟前，我简直已经死定了。空气泄漏的滋滋声越来越响，损毁的入坞环马上就会爆炸。

奇维从舱门处掉头向后扑去：“我去把马里和塞雷特拉出来。”

“好。”劳返回L1—A的入口处。混乱中，他的电击枪掉了。劳一面诅咒着自己的疏忽，一面回头朝交通艇里望去。显然一个侍卫死了，唐的腿已经停止了抽搐。马里多半也死了，至少昏过去了。但奇维还是在拼命努力拽他和塞雷特的安全带。再过一秒钟，她就会把他们俩拉出来，动作迅捷有效，和救他与阿里·林时一样。奇维真是太危险了，要想干掉她，现在是最后的机会。

劳一推L1—A的对接气密门，门在气流作用下轰然闭合。他的手指飞快地在控制面板上跳动，输入紧急情况下断开对接的指令。墙壁另一侧砰的一声炸响，这是气体猛然释放的声音，中间还混杂着金属撞击声。劳想象得出外面的情况：交通艇飘离对接坞，艇内空气泄漏殆尽。让范·纽文继续朝死人开火吧。

气密门这一侧的气压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劳打开气密室通向内部的舱门，拉着阿里·林飘进门内的甬道。半昏迷的老头子嘟囔了几

声，至少他已经不流血了。该死的，别死在我手上。眼下，阿里·林似乎只是一堆肉，毫无用处。但从长远来看，他是个无价之宝，收拾烂摊子本来就是件麻烦事，没他的话会更加棘手。

他拉着阿里·林，轻轻飘过长长的甬道。这儿的墙体是绿色强化塑料，原本是“共同利益”号上的保险库。这种形状不规则的塑料在这儿派上了用场，其坚固性、屏蔽性充分发挥了作用。厚达几米的复合材料，熔点比钨还高。在这儿，范·纽文掌握的所有火力都拿他没办法。

直到几天前，在开关星幸存下来的所有重型武器还都储存在这里。但现在，这个仓库几乎已经被搬空了，绝大多数武器都上了“无影手”号。没关系。劳做事向来审慎，留下的核武器足够了。必要的话，还足以实施他那套历史悠久的策略：灾难管理。

还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他不知道范·纽文控制了哪些资源，只有个隐约的概念。恐惧袭上心头。劳一生都在研究这种级别的手，现在却还是被这样的人逼进了死角。但只要赢了这一局，我就超越了一切对手。要做的事太多了，但时间只剩几秒钟。劳松开阿里·林，由着他在L1-A的微重力作用下缓缓飘落。门边一个固定把手上系着一副通信装置，还有作用范围局限于本地的头戴式。劳迅速佩戴完毕，发出简短的指令。这里的自动化系统很原始，但也够用了。他的视域扩大到了仓库之外。小商贩的营帐飘浮在天边，没有交通艇来往的迹象，也没有身穿太空服的人影接近这里。

他飘过开阔处，卸下一枚小型鱼雷。一个提示信号出现在视域一角，表示他向哈默菲斯特发出的通信请求已经接通。信号消失，耳边响起范的声音。

“劳？”

“一猜就中，先生。”劳将核子鱼雷拉到卡尔·奥莫安装就绪的发射管旁。做这项准备仅仅是三十五天前的事，当时看来，这一举动似乎全无理智。可现在，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统领阁下，投降吧。我已经控制了整个L1空间，我们——”

范的声音平和、镇定，充满力量，绝非过去范·特林尼那种夸张狂妄。劳可以想象，普通人是如何被这种声音所折服，服从这个声音的领导的。但托马斯·劳不是普通人——在俘获人心方面，他毫不逊色于范——他没有被对方的声音魔力征服。他打断范：“恰恰相反，先生。唯一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控制在我手里。”他触了触发射管的控制面板，压缩空气喷出发射口，砰的一声，在气凝雪中喷开一条通道，“我已经编制了发射程序，载入一枚战术核武器。目标是小商贩的营帐。当然啰，武器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破烂货，但我相信已经足够了。”

“统领，你不能这么做。那儿还有三百个你们的人。”

劳轻声笑了笑：“哦，我能这么做。会有点损失，但我的冷冻箱里还有足够的人手。我……你真的是范·纽文吗？”这个问题几乎未经思考，脱口而出。

对方顿了顿，再次开口时，纽文的语气似乎有点漫不经心：“是的。”事无巨细，全由你一手完成，对不对？应该这么做。如果他跟常人一样，组织一个阴谋小圈子，多年以前就被发现了。只有范·纽文，加上一个伊泽尔·文尼。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单枪匹马、坚韧不拔，只差一点便彻底征服了对手。“与您相会是我的无上荣幸，大人。我花了许多年时间研究您。”劳一边说，一边弹开一个窗口，检查鱼雷的发射准备情况。窗口里，发射架的所有情况一览无余。发射管没有问题。“您或许只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充分掌握统领阶层的特点。您看，我们统领阶层是从大灾难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力量，是我们的潜在优势。如果我摧毁营帐，对L1空间的行动来说，将是一次沉重打击。但却能改善我个人的处境。庞杂体会掌握在我手里，我还有许多聚能者，还有‘无影手’号。”他的视线离开发射管，越过储藏区，望着剩余的鱼雷。恐怕还得将哈默菲斯特的顶楼一并搞掉。哪怕最极端的应变计划都没料到会走这一步。或许可以想个办法，既搞掉哈默菲斯特顶楼，又能让一批聚能傻子活下来。他还有部分心思仍旧放在范·纽文身上，好奇地等待着他的回答。他会像普通人一样屈服吗？还是像一位真正的统领一般心如铁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将表明，范·纽文是不是真的如他所料，存在道德上的缺陷。

有动静。声音来得很突然，回荡在整个仓库里。阿里·林早已脱离了他的视域，飘向仓库下层。声音重新响起，一遍又一遍，哗啦啦

响成一片，嘈杂刺耳。是金属撞击声。是仓库内层入口？那是仓库的最低处。劳无声无息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飘去。

混响之中，范·纽文的声音有些模糊：“你错了，统领。你手里没有——”劳手一挥，切断声频输入，缓缓前进。他手动控制着仓库内的固定式摄像机，来回扫描。什么都没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里原始的自动化设备既是有力的辅助，同时却又极其不方便，劳有些烦躁。好吧，先找武器。这附近有什么家伙比核弹的威力小些吗？数据库太差，无法查询这种细枝末节。他让货物清单流过头戴式，同时紧贴墙根，避开来自下方的可能的侦察。哐哐当当的声音仍在继续。啊，湖床侍服阀发出的声音，沿着甬道传过来了。这么大动静，对潜入者来说可太糟了。

真的是一个潜入者。他飘进了他的视域。

“啊，文尼先生。我还以为你乖乖淹死了呢。”

事实上，文尼好像仍然处于半昏迷状态，脸色惨白，身上却看不到电击枪的枪伤。不，他偷了一件我的衣服。全封闭式压力服整齐利落，只有右臂有点扭曲，胀鼓鼓的。文尼用左肩撑着阿里·林，盯着托马斯·劳。巨大的仇恨似乎让他清醒了些。

他身后的甬道里再没有别人了，而劳的全球搜索已经结束：他身后的柜子里就有三把电击枪！劳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对小商贩笑道：“你干得不错，文尼先生。”文尼很可能抢先一步进入仓库，前后只差几秒钟！那样的话，此人完全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可是……这家伙好像没有武器，只有一只胳膊能活动，虚弱得像只小猫。而托马斯·劳正好站在他与电击枪之间。“恐怕我没时间多说。从阿里身边站开些，请。”他温和地说，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这两人。他的左手向上伸去，悄悄打开枪柜。举止平静些，或许能瞒过文尼，干净利落地干掉他。

“托马斯！”

是奇维，就在他们上方，在通向仓库气密门的通道口上。

一时间，劳一片茫然，只愣愣地望着她。她的鼻子在淌血，外套撕破了，溅满泥浆。但她还活着。对接口的断开装置肯定出问题了，

在跟交通艇对接的撞击中损坏了。锁止安全系统判断出交通艇还联在对接口上，于是没有重设。而奇维，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爬了进来。

“我们被卡住了，托马斯。对接口不知怎么回事，失效了。”

“啊，没错！”劳的声音充满痛苦，听不出一丝破绽，“对接口锁死了，我听到了放气声。我……我以为你死了。”

奇维从上方飘落，一路拉着雷·塞雷特，把他在一个固定环上系好。侍卫或许还活着，但这会儿显然指望不上。“我……我真抱歉，托马斯，没能救出马里。”她飘过房间，拥抱着他，但动作有点迟疑，“你在跟谁说话？”她这时才发现文尼和阿里，“伊泽尔？”

这一次，运气太好了：文尼的模样太妙了，全封闭压力服上沾满阿里·林的血迹，像屠夫的围裙，身后还不断传来损毁的湖泊园的轰鸣。小贩气喘吁吁，声音粗粝：“奇维，我们已经夺取了L1。除了劳的几个打手，没伤一个人。”嘿嘿，这句话说得真好，她的亲生父亲就抱在他手里，浑身是血！“劳在利用你，他一直在利用你。但这一次，他要把我们全杀掉。看看周围吧，他想用核弹摧毁营帐。”

“我……”奇维没有看周围的情况，但劳不喜欢她眼里透出的神情。

“奇维，”劳说，“看着我。我们的对手跟躲在吉米·迪姆背后，指使他犯下大屠杀罪行的是同一伙人。”

“谋杀吉米的人是你！”文尼喊道。

奇维用袖口擦擦鼻子旁的血。这时的她看上去是那么柔弱无助，和他当初控制她时一样迷惘。她一只脚钩着墙上的支撑点，朝他转过身来，思索着。无论如何，他一定得争取几秒钟时间，几秒钟就行。

“奇维，好好想想，说这些无耻谎言的人是谁。”劳朝文尼和阿里·林的方向一挥手。这个险冒得太大了，如果不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操纵绝不会这么直接。但这一手起作用了！她的身体稍稍转过去一点，视线从他身上转向文尼。劳的手偷偷伸进枪柜，摸索着电击枪。

“奇维，好好想想，说这些无耻谎言的人是谁。”劳朝文尼和阿里·林的方向一挥手，可怜的奇维竟真的转过身来，望着劳手指的方向。伊泽尔看见，她身后的托马斯·劳脸上掠过一丝奸笑。

“你知道伊泽尔是什么人。他能在北爪杀了你父亲，他觉得杀了阿里可以打击我。要是手里有刀，他这会儿就会杀死你父亲。你也知道，伊泽尔·文尼是个不折不扣的虐待狂。还记得他是怎么打你的吗？记得事后我怎么搂着你，安慰你吗？”

这些话是说给奇维听的，但字字句句都像大锤一样，撞击着伊泽尔的心。可怕的事实，混杂着置人于死地的谎言。

奇维一动不动，但慢慢地，她的拳头攥紧了，肩背也弓了起来，绷得紧紧的。伊泽尔心想，劳就要赢了，因为我的缘故赢得这一局。失败的灰色笼罩下来，渐渐闭合，好像要将他彻底封闭。他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最后一次大喊道：“不要想我，奇维。想想其他人，想想你的母亲。想想吧！劳欺骗了你整整四十年。只要你察觉到真相，他就会给你洗脑。一次又一次洗脑，让你永远记不住。”

回忆，震惊，惊怖莫名，诸般表情同时出现在奇维脸上。“这一次，我一定会记住。”她向劳转过身去，劳正从柜子里抽出什么。奇维手肘横击他的胸口正中。咔嚓一声，什么东西断裂了。劳猛撞在柜子上，而后被反弹，向外飞去，飞到仓库的开阔空间。一把电击枪同时飞出，飘在劳身后。劳扑向这把武器，只差几厘米。他没有支撑点，无从借力，无法再次前扑。

奇维身形一展，从墙上一跃而前，一把抓住电击枪，瞬间将枪口指向统领的脑袋。

劳在空中缓缓翻滚，他扭转身体，面向奇维。他张开嘴，那张无论什么情况下总能吐出花言巧语的利嘴。“奇维，你不能——”他开口道，但紧接着，劳一定看到了奇维脸上的表情，他的脸色变了。那种伊泽尔看了半辈子的冷静、镇定的傲慢表情一瞬间荡然无存。劳的声音化为一声低语：“不，不……”

奇维的头和双肩颤抖着，但她的声音坚定如磐石：“我记得。”她的手臂向下垂落，枪口从劳的脸上向下移去，对准腰部以下……开火，一连串点射。劳发出一声声惨叫。火力的冲击将他的身体撞得翻滚过来，最终，他的头部被击中。惨叫声遽然中断。

开始时一片漆黑，后来渐渐有了光亮。她在黑暗中挣扎着，向光亮处飘去。我是谁？答案来得飞快，伴随着无以复加的恐惧：安妮·雷诺特。

记忆。撤入群山，最后的藏匿与搜寻，巴拉克利亚的入侵者找到了她的每一处藏身洞窟。叛徒，发现得太晚了。他们被人从空中围歼。他们站在山坡上，被巴拉克利亚的装甲兵团团围住。那是个寒冷的清晨，四周是尸体的焦臭味，但敌军已经停止了射击。他们活捉了她。

“安妮？”声音很温和，充满关切。来自折磨者的声音，正为即将到来的恐怖酝酿情绪。“安妮？”

她睁开眼睛，巴拉克利亚的刑具凸显在眼前，占据了整个视域。这种恐怖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切发生在失重环境里。占领我们的城市已经十五年了，为什么把我送进太空？

审讯者飘入视域。黑头发，典型的巴拉克利亚肤色，既年轻又苍老的脸庞。一定是个高级统领，可他的服装很怪，一片片连缀而成，完全不像安妮以前见过的统领。一脸假惺惺的关切。蠢货，演得太过火了。他把一束又轻又软的白花放在她膝头，仿佛送给她一份礼物。白花带着逝去的夏天的气息。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尽，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尽。当然，她的双手被牢牢束缚着，但只要他再靠近一点，她还有牙齿可用。也许，只要他真的蠢到那种程度——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肩头。安妮猛地一挣，一口咬在统领那只冒冒失失的手上。他缩回手，空中留下一串飘动的血珠。可惜他还不算太蠢，没有一怒之下当场杀了她。相反，他怒视着一排排设备之后的某个她看不见的人：“特鲁德！你他妈的把她怎么了？”

一个嘀嘀咕咕发牢骚的声音响起来，声音挺熟悉。“范，我提醒过你，这个过程很棘手。没有她引导我们，很难有把握——”说话者

进入了视域，是个小个子，穿着巴拉克利亚技术员的制服，看样子很紧张。看见空中的血珠后，他的眼睛瞪大了。他望着安妮，一脸满意，但不知什么原因，同时又充满畏惧：“我和艾尔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等等，等比尔回来以后再说……瞧，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记忆丧失。”

岁数较大的那个人猛地发作了，可他看上去同样充满惧意：“我要的是撤销聚能，而不是该死的洗脑！”

小个子，特鲁德……特鲁德·西利潘，让步了。“别着急，她会复原的。没碰过她的记忆结构，我发誓。”他朝她的方向提心吊胆地望了一眼，“或许……我说不清，或许聚能已经撤销了，一切正常，我们看到的只是大脑的自我抑制反应。”他凑近了些，但没走进她牙齿的攻击范围，勉强冲她笑了笑，“头儿？你还记得我吗？特鲁德·西利潘。我们一块儿值了许多个班次，多年同事。这以前，在巴拉克利亚也共过事，在阿兰·劳手下。你不记得了？”

安妮盯着这张圆脸勉强挤出的笑容。阿兰·劳，托马斯·劳。啊……天哪……老天啊。她醒了，在噩梦般的现实中醒来，这个噩梦永远不会结束。刑讯坑，然后是聚能，然后，是她为敌人效劳的一生。

西利潘的脸蓦地模糊了，可他的声音骤然间变得欢欣鼓舞：“范，快看！她在哭。她真的想起来了！”

是的，桩桩件件，全都想起来了。

可范的声音却更加恼怒：“出去，特鲁德。快出去。”

“很容易验证，咱们可以——”

“滚出去！”

然后，特鲁德的声音消失了。整个世界崩溃了，化为一片剧痛，化为哽咽，沉痛，使她无法呼吸，无法感知。

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头，这一次，她知道这不是折磨者的触碰。我是谁？刚才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我是

什么？大脑空白几秒钟后，记忆如怒潮般涌来：自从阿恩汉姆群山间的那一天起，她成了邪恶的魔鬼。

她哆嗦了一下，甩开范的胳膊，却被束缚带所困，动弹不得。

“对不起。”他嘟囔道。咔的一声，束缚带飘开。但是否被束缚已经无关紧要了，她蜷缩成一个球，几乎意识不到他的轻声抚慰。他在和她说话，都是最简单的句子，翻来覆去地说：“没事了，安妮。托马斯·劳死了。他四天前就死了。你自由了，我们全都自由了……”

过了一会儿，他不作声了，只有搭在她肩头的那只胳膊证明他还在她身旁。她的抽泣声低下来。恐怖不复存在了，但最可怕的已经发生，一遍又一遍，剩下的只有死亡和空虚。

时间不断流逝。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舒展开来，她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强迫自己转身面对范。由于刚才的哭泣，她的脸一阵阵刺痛。她多么希望这种痛苦能增加一百万倍：“你……该死的，为什么救我？让我死吧。”

范平静地注视着她，眼中充满关切。过去的浮夸矫饰无影无踪，她一直怀疑那种浮夸是狡猾的伪装。现在，取代它的是智慧，还有……敬畏？不，不可能。他伸出手，从空中拾起那束花，重新放在她的膝头。那鬼东西暖烘烘、毛茸茸的。真美。范似乎正考虑着她的要求，沉思片刻，这才摇摇头：“你不能死，安妮。这儿还有两千多个聚能者。你可以让他们重获自由，安妮。”他指指她脑后的一排排聚能设备，“我有个感觉，艾尔·霍姆在撤销你的聚能时并没有把握，是瞎碰上的。”

我可以让他们重获自由。自从群山间的那个清晨以来，她一直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这个想法是她这么多年来的第一道希望之光。希望之光肯定出现在了她的脸上，因为范露出了期盼的笑意。但是，安妮的眼睛突然收缩成了一道窄缝。她了解聚能，这方面的造诣不亚于任何巴拉克利亚人，她掌握所有重新聚能、调整效忠对象的技巧。“范·特林尼，或者别的什么名字。我留意你许多年了。几乎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在跟托马斯对着干。我同样注意到你对聚能是多么感兴趣。你渴望获得聚能带给你的权力，对不对？”

对方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缓缓地点点头：“我过去觉得……觉得它能让我实现我毕生奋斗所追求的目标。但最后，我明白了，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耸耸肩，低下头，仿佛为过去的想法而羞愧。

安妮望着他的脸，思索着。如果是过去，哪怕托马斯·劳都骗不了她。聚能之后，安妮的头脑如剃刀般锐利，彻底的专注，没有想当然，也不受个人愿望的羁绊。当然，就算知道托马斯·劳的真实意图也没用。一把斧头，就算知道它正在剥夺他人的生命，又能怎样？可现在，她没有过去那种把握。这个人有可能在撒谎，但他向她提出的要求，正是这个世上她最渴望做到的事。到那时，在尽最大努力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之后，她才有死的权利。安妮同样耸耸肩：“托马斯·劳在撤销聚能的问题上撒了谎。”

“他在许多问题上撒了谎。”

“我可以比特鲁德·西利潘和比尔·弗恩做得更好，但仍然会出现失败的个案。”最可怕的是：许多人会因为她让他们清醒过来而痛不欲生，并归咎于她。

范的手伸到花束后，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请你尽最大的努力。”

她低头望着他的手。手掌上被她咬伤的地方仍在冒血。这个人的话不尽属实，但只要他允许她让其他聚能者重获新生……行啊，暂且照他说的做。“现在你说了算？”

范笑道：“我有点权力，某些蜘蛛人的权力更大些。这事儿挺复杂，还没理出个头绪来。四百千秒之前是托马斯·劳说了算，但再过一百兆秒，或许两百兆秒，这里就将出现真正的复兴。你会看到的。我们的飞船将整修一新，嘿，说不定还会新造几艘。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这么重大的机遇，我还从来没遇上过呢。”

先照他说的做。“你想要我做什么？”你多久以后才会对我下手，把我变成你的工具？

“我——我只想让你得到自由，安妮。”他转开目光，“我知道你从前是什么人，安妮。我读过许多资料，知道你在弗伦克的经历，还有你最后被俘的事。你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人。她也和你一样，挺身而出，对抗占压倒性优势的敌人。和你一样，她也被对手碾成齏粉。”他稍稍朝她侧过脸，“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怕你更甚于托马斯·劳。但自从我知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所谓的弗伦克怪兽，我一直祈祷上苍，希望你能获得新生。”

真是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可惜这一套说辞过于直白，过于煽情了。她只觉得一阵冲动，想激他一下，让他不得不透露自己的目的：“这么说，几年之后，我们会重新获得可用的星际飞船？”

“是的，很可能比我们来时乘坐的更先进，装备更好。你也知道我们在这儿的物理发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这些飞船由你控制？”

“其中的一部分，是的。”伪装就要揭穿，但他仍在点头。

“你真想帮助我，帮助弗伦克怪兽吗？那好，先生，你确实可以帮助我。把这些飞船借给我，和我一起杀回巴拉克利亚、弗伦克和加斯帕。帮助我解放所有的聚能者。”

她的话让范大吃一惊。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有意思。“你想击败一个具备星际飞行能力的帝国，一个掌握着聚能技术的帝国，就凭寥寥几艘飞船？这简直……”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是言辞无法形容的疯狂，他只能怔怔地瞪着她。然后，突然间，笑容重新浮现在他脸上，“这简直太好了！安妮，给我点准备时间，在这儿结交盟友。帮助我一段时间，十几年吧。咱们很可能赢不了，但我发誓，一定会试一试。”

不管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一口答应下来。肯定是撒谎。但是，如果这是真的，这是能让她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她凝视着范的眼睛，竭力分辨眼光中隐藏的谎言。或许撤销聚能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损伤了她的脑力，使她丧失了过去那种刀锋般的犀利，因为无论她怎么看，看到的只有充满敬畏的激情。这个人真是天才，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起码他做到了一点：让我在十几年间全力协助他。片刻间，她允许自己放松下来，允许自己暂且信任眼前这个人。她幻想着对方不

是个骗子。弗伦克怪兽回来了，说不定能够解放一切聚能者。一种奇异至极的感情从她的心中满溢出来，充满全身，拨动着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认出这种久已失落的感受：喜悦。

范指派伊泽尔·文尼前往行星地表，与蜘蛛人谈判。

“为什么派我，范？”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贸易谈判，同时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战争，“应该由你——”

纽文抬起手，打断他的话：“派你是有理由的。没有聚能的人里，你是最了解蜘蛛人的，至少比我强得多。”

“我可以做你的助手，协助你。”

“不，我做你的助手。”他顿了顿，神情中有一丝焦虑，“孩子，你说得对，事情很棘手。短期之内，他们占据主动，而且他们很恨咱们，当然他们绝对有理由这么做。我们觉得赖特希尔那些人仍旧能让国王听他们的，可——”

协和国内还有许多其他派别，将聚能译员视为掌握在他们手里的王牌。

“所以才更应该由你去，范。”

“决定权不在我们手里。知道吗，他们特别指定由你去。”

“什么？”

“是啊。我猜是因为跟特里克西娅合作了很久，他们觉得已经把你琢磨透了。”他咧嘴一笑，“现在想凑近了好好瞧瞧你。”

这么说来，还真的有点道理。“好吧，”他想了想，“但不能让他们跟特里克西娅直接来往。下去的时候，我要带别的译员。”他盯着范，“她在那边是明星人物，昂德维尔的人巴不得直接接触她。”

“嗯，我估计下面某些派别也有同样的顾虑。国王要求津明和你一块儿去。”他注意到了伊泽尔脸上的表情，“还有别的事吗？”

“我……呃，是的。我希望尽快解除特里克西娅的聚能。”

“这个当然。我不是已经向你保证过了吗？同样的话，我也跟安妮说过。”

伊泽尔望着他。你真的变了，真的放弃了那个梦想。经过这么多变故之后，伊泽尔不怀疑他。可突然间，他再也无法继续等待下去了：“把她调到解除聚能者名单的首位，范。我不管你是不是需要她的翻译技能。把她调到前头去。我回来以后就得看到解除聚能之后的她。”

范扬起眉头：“这是一——最后警告？”

“不……是的！”

老人叹了口气：“好吧，就依你吧。我们马上解除特里克西娅的锁定。我……我得向你坦白，我们一直有意把聚能译员排在后面，我们太需要他们了。”他顿了顿，“别指望尽善尽美，伊泽尔。尽善尽美只不过是劳对我们撒的另一个谎。撤销聚能的人里，有些跟安妮一样能保持头脑敏锐，但还有些——”

“我知道。”有些人大脑中的蚀脑菌在解除锁定的过程中会猛然失控，聚能者极大可能成为植物人，“但这种尝试总得做。到头来，你终究会没有聚能者可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轻轻一跃，飘离范的办公室。再谈下去，两人都将无法承受。

前往阿拉克尼的交通工具简陋到了极点，只能使用乔新的侦察艇，软件是奇维临时拼凑的。与蜘蛛人相比，人类仍保持着技术优势，手里还残存着一些高科技装备——但物理资源和自动化设备寥寥无几。随着聚能者解除聚能状态，易莫金人的软件渐渐成了废物，而青河的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L1空间内青河和易莫金设备的大杂烩。他们在这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太阳系内陷得死死的，可利用的工业环境只有下面的阿拉克尼能够提供。他们可以朝下面那颗行星扔几块巨岩，或许还可以发射一批核弹，倘若真的如此行事，人类将再无退路。而蜘蛛人尽管目前不能有什么作为，但情况会发生变化。他们已经了解了入侵者，也知道技术的威力。“无影手”号的大部分仍然完

好无损，控制在他们手里。用不了多久，蜘蛛人的武装力量就能进入L1。范估计他们还有一年时间可以扭转形势，在双方之间建立某种信任。但奇维说，如果她是蜘蛛人，根本用不了一年，她就能完成技术上的飞跃。

整个营帐通道里挤满了人，他们都来目送伊泽尔和津明进入侦察艇气密门。L1没有聚能的人几乎全到了。

范和安妮也在。他们飘近了。放在过去，伊泽尔·文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两人会如此密切。“我们已经开始了撤销聚能的准备工作。”安妮说。不必指明是哪一个聚能者，“我们会尽全力的，伊泽尔。”

奇维祝他好运，她的神情从没像现在这么严肃。一时间，她似乎不知所措，突然，她做了个以前从没做过的动作——紧紧握住他的手：“平安归来，伊泽尔。”

丽塔·廖不知怎的挤到了气密门前，堵住去路。伊泽尔伸出手，安慰地拍了拍她：“我会把乔新带回来的，丽塔。”但他心里想的是，我会尽力的。他不敢在她面前流露出一丝不确定。

丽塔双眼布满血丝，神态比数千秒前谈话时更加茫然：“我知道，伊泽尔，我知道。蜘蛛人是善良的种族，他们知道乔新不想伤害他们。”她向来喜爱蜘蛛人，但现在，她对通过翻译节目形成的感情似乎有点没把握了，“可是，如果他们不肯把他交还给你……请，请把这个给他……”她把一个透明的小盒子塞进他手里。上面有个指纹锁，估计乔新指纹可以解锁。里面是一枚软膜宝石。她蓦地挣开他，挤进人群。

抵达陆战指挥部用了两百千秒。到达地面后，蜘蛛人驾车载着他们开上那条狭长山谷中的道路。奇异的往事浮现在伊泽尔脑海。这里的许多建筑都是新的，但我来过这里，在这些建筑之前。那时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索解。而现在，他对看到一切都能有所理解。津明·布鲁特从一个窗口蹦到另一个，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每看到一样东西，他都要念叨出它的名字。他们经过了他和本尼·温搜索过的那座图书馆——暗黑博物馆，还有国王大道尽头的那座雕像——戈克纳的“追求协和”。雕像肢体绞缠，但津明却能说个头头是道。

今天，他们不再是溜进他人梦乡的潜行者。这里灯火通明。他们最后进入地下时，见到的一切是那么令人震惊，那么异于人类，活脱脱一个里茨尔·布鲁厄尔的蜘蛛噩梦。楼梯陡得像脚手架，普通房间的天花板极低，伊泽尔和津明只能蹲着移动。尽管有传统医药科技的帮助，还有长达千年的基因工程辅助，持续存在的行星重力仍然让人大耗体力，十分难受。津明声称，他们的住处是皇室规格的套房，地板毛茸茸的，天花板的高度也能容人直立。第二天，谈判开始了。

他们通过翻译了解的那批蜘蛛人大多不在场。伊泽尔只知道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贝尔加·昂德维尔、厄尔诺·科德哈文，但他们一直和人类保持一段距离。这两人不是舍坎纳·昂德希尔的反潜伏项目成员，但他们肯定在和维多利亚·赖特希尔保持密切磋商。谈判中间，昂德维尔常常会抽身退出，朝某个看不见的人发出啾啾声，说着什么。

几天之后，伊泽尔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参加了这场谈判，从非常遥远的地方：特里克西娅·邦索尔。回到房间后，伊泽尔呼叫L1。当然，这条链接必须经过蜘蛛人中转，但伊泽尔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你告诉过我，特里克西娅已经脱离聚能了。”

停顿远远长于十秒延迟。突然间，伊泽尔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种种借口了：“听着，该死的！你做过保证，保证让她脱离聚能。或早或迟，总会有再也无法利用她的一天！”

范的声音传过来了：“我知道，伊泽尔。问题是，蜘蛛人坚持要跟她保持联系，让她继续保持聚能状态。如果拒绝，谈判就完了……另外，特里克西娅本人也拒绝在撤销聚能的过程中跟我们合作。我们只好利用她。”

“我不管……我不管！不能让他们跟托马斯·劳一样，拥有特里克西娅。”这种恐惧让他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他几乎快破口大骂了。房间对面的津明·布鲁特却乐滋滋的，伊泽尔从未见过聚能者这么高兴。他正盘腿坐在毛茸茸的地毯上，翻着一本蜘蛛人的图画书。我们也在利用他。我们只能这么做，再利用他们一小段时间。

“伊泽尔，这只是暂时的。安妮也很难过。但蜘蛛人只能凭借她来了解我们。他们信任聚能者。我们说的一切，每一句话，他们都会反馈到聚能者那儿。没有这种信任，我们绝对无法将‘无影手’号上的人弄回来。没有这种信任，我们也无法从劳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丽塔和乔新。指纹锁定的小盒子就放在伊泽尔的箱子最上面。蜘蛛人没有坚持要求检查它，以及他的其他随身物品。伊泽尔让步了：“好吧，但是，这件事结束之后，绝不能再有人拥有其他人的事了。否则，我会用其他办法让谈判破裂。”没等回复，他便切断了通信。对方的回答根本无关紧要。

每一天，他们都要经受一番折磨：爬下陡峭的楼梯，进入同样可怕的会议室。津明宣称，这是情报头子的私人办公室，“一间明亮、宽敞的开放式房间，还有许多暗室和独立栖架”。嗯，暗室倒真的有，像一根根黑洞洞的烟囱，顶上有隐蔽的小窝。沿墙排列着显示器，显示的图像全是一片乱七八糟。他和津明·布鲁特不得不走过冷冰冰的石头地板，坐在一堆毛皮上。在场的共有四五个蜘蛛人，昂德维尔和科德哈文几乎每次都在。

不过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有聚能者证实伊泽尔的说法，蜘蛛人对他的相信大大增加。他们似乎弄明白了，只要稍加合作，双方都会得到巨大的好处。蜘蛛人可以派人前往庞杂体，人类会将技术教授给他们，唯一的条件是人类可以利用行星资源。过一段时间，庞杂体和营帐将进入阿拉克尼的高轨道，双方将共同兴建一座船坞。

和蜘蛛人坐在一起，每天谈判几千秒。这个过程很折磨人。人类天生不喜欢这样的生物。他们看上去似乎没有眼睛，只有一些透明的甲壳质晶片，但视力却比任何人类都好，但人类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蜘蛛人的进食肢总在不断蠕动，伊泽尔只能隐约猜测其含意。用主要肢腿打手势时，那种动作非常突兀，极富攻击性，像准备发起进攻。空气中还总有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儿，在场的蜘蛛人越多，这种气味越浓重。还有，下一次，我非得带上我们的厕卫设备来不可。为了适应本地的厕所，伊泽尔几乎成了罗圈腿。

双方交流主要依靠津明，但特里克西娅和其他人也参与对话。遇上需要精确明白含义的场合，她的声音便会响起，替昂德维尔或科德哈文代言：昂德维尔是不动声色的警察腔，科德哈文则是圆滑的年轻将领的口吻。特里克西娅的声音，别人的灵魂。

还有入睡后的梦境，常常比白天的现实更令人不快。他能弄清含义的那些梦是最可怕的：特里克西娅出现在他身旁，声音和意识忽而是他从前认识的那位年轻姑娘，忽而是正在控制她的外星人。有的时候，她说说着说着，面孔忽然幻化成呆滞的甲壳。他问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她却说，这只是他的想象。这个特里克西娅将永远困在聚能状态，被聚能所控制，迷失其中。许多梦境里还出现了奇维，有时是过去那个捣蛋小鬼，有时是击毙托马斯·劳时的奇维。她和他说话，常常向他提出某种建议。在梦里，这些建议再合理不过——可清醒过来时，他却怎么都想不起具体是什么建议了。

双方谈判磋商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了。不到一兆秒时间里，双方从你死我活的彻底灭亡前进到了商业贸易。L1上传来范的声音，他为取得的进展兴奋不已：“这些家伙，讨价还价的时候真像咱们贸易者，一点也不像政府组织。”

“我们做了许多让步，范，允许他们前往我们的空间，我们可从来没对任何客户做出这种让步。”

跟着是惯常的延时。然后，范的声音重新响起，仍旧那么高兴：“这一点或许对咱们有利，孩子。我敢打赌，有些蜘蛛人最后肯定会希望成为咱们的合作伙伴。”真是典型的青河想法。

“还有一件事……”范继续道，“解决战俘问题之后（这是谈判的最后一项）我们就能把特里克西娅放出牢笼。赖特希尔已经让昂德维尔他们做了保证。”

谈判的最后一天。一开始，这一天和其他天没什么不同。蜘蛛人带路，领着伊泽尔和津明走下一段——“螺旋形楼梯”，津明是这么说的。从人类的角度看，那只是一个钻透岩石、直直朝下的深洞，深不见底，其中还有一股股热风迎面扑来。洞口的直径大约两米，洞壁有一圈圈五厘米的凸起。领路的蜘蛛人没问题，肢腿张开以后，他们可以够到两边洞壁，借助凸起，稳稳地撑住身体。下降时，他们缓缓转动，沿着螺旋形凸起步步向下。每下降十米左右，洞壁就有一处凹陷，供蜘蛛人休息一下。他们坚持要伊泽尔和津明系上一种带子——既像安全带，又像牵狗绳。伊泽尔安心不少，同时又颇不自在。

“他们故意用这些楼梯来吓唬咱们，对不对，津明？”攀爬这种梯级时，伊泽尔总这么问津明。但津明一直拒绝回答这类低级问题。

在窄窄的凸起上，聚能译员比伊泽尔更立不稳脚。他还极力模仿蜘蛛人那种手脚张开的姿势，这样一来更不稳当了。那种姿势本来就只对蜘蛛人有用。今天，他回答了伊泽尔的问题：“是啊——不对！这是进入皇家渊薮的主通道。非常古老。是一种传统，一种荣誉——”脚下一滑，在深不见底的洞窟中直落下去，幸好上面的蜘蛛人卫兵马上拉紧绳子，把他吊在空中。伊泽尔紧紧抠住洞壁，津明手忙脚乱找立脚点的时候差点把他撞下去。

他们来到最后一个休息处。即使对蜘蛛人来说，这儿的天花板都很低矮，只有一米高。在卫兵护卫下，他们弓腰曲背，蹒跚着钻进宽得要命的门。门里光线很暗，呈蓝色。蜘蛛人的视域极宽，原本以为

他们会将照明设施设置成太阳的全部光谱，但他们偏偏喜欢暗淡的微光——或者是人类无法看到的光谱。

一片昏暗中，响起熟悉的滋滋声。

“请进，请坐。”津明替屋里的蜘蛛人翻译道。伊泽尔和津明走过石砌地面，来到他们的“栖架”。他现在能看到对方了，一个很大的蜘蛛人，坐在一只稍高一些的栖架上。封闭环境中，她发出的气味十分刺鼻。“昂德维尔将军。”伊泽尔礼貌地说。

和其他谈判项目相比，战俘问题本来应该很容易解决。但他注意到，这一次参加谈判的只有昂德维尔一个人。没有与外界相通的通信链接，至少没向他们提供。他们被孤立在这一片昏暗中，津明·布鲁特的遣词用句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威胁的调子。有点吓人……但出生在贸易世家的伊泽尔·文尼一眼便看透了对方的把戏。这种恫吓姿态是有意为之。赖特希尔已经迫使昂德维尔做出保证，战俘问题解决之后，将允许人类撤销译员的聚能状态。她已经被迫做出了许多让步，这是她保全脸面的最后机会。

他打开装具包，取出一副头戴式戴上。蜘蛛人声称，“无影手”号的全部乘员都在迫降过程中幸存下来了。飞船残骸散落在两万平方米的海洋冰面上，唯一完好无损的就是乘员区。在范看来，这些人——任何人——能活下来，都是聚能飞行员们创造的奇迹。但是，坠落之后，还是出现了大批伤亡。布鲁厄尔彻底丧失了理智，命令他的打手与到达现场的蜘蛛人部队交火。打手们全部送了命，但布鲁厄尔不愧是个真正的统领，在最后关头他抛弃了自己的手下，想混进飞船的幸存乘员中。蜘蛛人表示，最初的交火之后，没有出现任何伤亡。

“你们可以把聚能者带回去。”昂德维尔通过津明说，“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责任。另外，正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们才取得了胜利。”津明的语气十分暴躁，“但其余人都是罪犯。他们杀了我们几百人，还试图谋杀我们成百万人。”

“不，做出这种行为的只是极少数。其他人没有参与——或者仅仅是受了蒙蔽。”

伊泽尔按照名单挨个解释各乘员的职责。冷冻箱里有二十个不幸的人，都是里茨尔的玩物。这些人显然是被害者，昂德维尔只是不肯交还冷冻装备。伊泽尔耐心解释，为每个人争取，让昂德维尔同意释放他们，包括技术人员。这些人可以解释目前掌握在她部门手中的设备的功用。最困难的放在最后。“乔新，飞航主任。”

“乔新，扣动扳机的人。”将军道。有了头戴式的图像增强功能，周围的环境不那么昏暗了。整个谈判过程中，昂德维尔一直没怎么动，只有进食肢在不断蠕动。津明解释说，这是一种警觉的表情，相当于向前探过脸来。“乔新是有罪的，他发动了对我们的攻击。”

“将军，我们检查过记录。你们也跟乔新的聚能飞行员交流过，你们掌握的情况也许更全面。我们看得很明白，乔新暗中破坏了易莫金人的攻击。夫人，我熟悉乔新，熟悉他的妻子。他们两个人对你们都十分友善。”包括特里克西娅在内的聚能分析员认为，提到这种家庭联系有可能对蜘蛛人产生影响。有可能。但贝尔加·昂德维尔极可能是那种“国家利益至上”的类型。

津明·布鲁特在一个小小的面板上输入伊泽尔的话，设备再将转换结果输入声频发生器。布鲁特的声频盒中发出一阵可怕的咝咝声。伊泽尔的意思转换成了蜘蛛人的语言。

昂德维尔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一个短促的尖音。伊泽尔知道，这表示对方不屑地哼了一声。

但这番对话最后会传递到其他蜘蛛人那里。我不会让你哼一声就结束这个话题的，昂德维尔。伊泽尔的手伸进装具袋，掏出丽塔的小盒子。

“这是什么？”昂德维尔问道。津明一昂德维尔的语气中没有半分好奇。

“这是乔新的妻子带给他的礼物。一份纪念品，以防你们拒绝释放他。”

昂德维尔坐的地方差不多两米以外。即使到现在，伊泽尔仍然没意识到蜘蛛人的前肢能伸多长。四根长矛似的黑色肢腿在他眼前一晃，一把夺过盒子。昂德维尔收回前肢，将盒子凑近她的一部分透明

甲壳，再后又凑到另一部分跟前。她的几根附肢撬着盒盖和指纹锁，发出轻微的刮擦声。

“只有乔新才能打开。硬撬的话，里面的东西会自动毁坏。”

“毁坏就毁坏。”虽然这样说，蜘蛛人的附肢还是离开了小盒子。她拿着盒子，过了一会儿，猛地发出一声刺耳的咝咝声，将它扔向伊泽尔。

难听的咝咝声仍在继续，津明·布鲁特开始翻译：“去你们的！”布鲁特的声音紧绷绷的，充满怒火，“收起这份送给谋杀犯的礼物吧。把乔新和其他人带回去。”

“谢谢，将军。谢谢你。”伊泽尔手忙脚乱地接住丽塔的礼物。

蜘蛛人刺耳的声音停止了，再次开口时平静了许多，声音有点像沸水泼溅：“我看，你还想把里茨尔·布鲁厄尔一并带回去？”

“夫人，我没有救他的打算。这么多年来，里茨尔·布鲁厄尔杀了许多我们的人，可能比他杀死的蜘蛛人更多。他理应为这种罪行受到惩罚。”

“一点不错。另外，我们从未打算把这个人送还你们。”布鲁特的声音变得自鸣得意起来。伊泽尔心想，看样子，在这个问题上，蜘蛛人之间没有意见分歧。

也许这样最好。伊泽尔耸耸肩：“很好，就由你们惩罚他吧。”

蜘蛛人停止了一切动作，连进食肢都不动了：“惩罚？你误会我了。这场愚蠢的谈判之后，我们手中只剩下一个大活人。我们没打算惩罚他，即使真的有任何惩罚，都只可能是附带的。通过解剖人类的尸体，我们掌握了很多情况。但我们极端需要一个活着的实验对象。你们的身体极限是什么？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之下，你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设计全新的刺激手段，获得在你们的数据库里没发现的资料。我唯愿里茨尔·布鲁厄尔能非常非常长寿。”

要找人类样本的话，里茨尔·布鲁厄尔恐怕是你能找到的最罕见、最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了。不过，这种想法最好还是留在心里。伊

泽尔点了点头。对里茨尔来说，这种命运再适合不过。伊泽尔总算看到了能恰如其分地惩罚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手段。统领大人的蜘蛛人噩梦将持续毕生。

伊泽尔·文尼如凯旋的英雄般回到了L1。或许没有哪位船主或舰队合伙人得到过他在庞杂体上受到的如此隆重的欢迎。他带回来头一批获释战俘，其中包括乔新，还带回了他们的第一批合作伙伴：第一批飞上太空的蜘蛛人。

伊泽尔几乎什么都没注意到，只敷衍着微笑、交谈。看到丽塔和乔新重逢时，他也只感到一丝隐约的欣喜。

最后一个走出侦察艇的是弗洛莉亚·佩雷斯。她是里茨尔冷冻箱里的受害者之一，统领大人准备把她留到最后时刻享用。解冻两百千秒之后，这女人还是一脸惊恐茫然。伊泽尔将她领出来时，通道里的人群安静了。奇维飘了过来。她主动要求帮助这些受害者，但来到弗洛莉亚面前后，奇维的眼睛瞪大了，嘴唇也颤抖起来。两个女人四目相对，片刻之后，奇维向弗洛莉亚伸出手去。她们身后的人群默默让出一条路。

伊泽尔望着她们离开，但他的心思却在别处。离开阿拉克尼一千秒后，安妮·雷诺特开始解除特里克西娅的聚能。返程的两百千秒中，范不断向他通报进展。特里克西娅已经完成了准备阶段，这一次不会再临时取消了。第一步是让蚀脑菌休眠，然后让特里克西娅进入昏睡状态，之后再慢慢改变蚀脑菌分泌毒素的模式。“安妮已经做过好几百次了，伊泽尔。”范说，“她说一切都很顺利。你回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她就可以离开解除中心了。”

这一次没有拖延。特里克西娅终于要自由了。

两天之后，等待已久的消息传来：特里克西娅安全解除聚能。

去聚能解除中心之前，伊泽尔先去了奇维那儿。奇维正和她父亲一块儿重建湖泊园。树木大多死了，但阿里·林觉得他能想办法让它

们活过来。解除聚能之后，阿里·林仍然是一位造园大师，奇思妙想层出不穷。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阿里可以爱他的女儿了。特里克西娅会幸福的，跟噩梦之前一样自由。

伊泽尔穿过被摧毁的森林一路走来时，奇维正在跟那些蜘蛛人说话。飞猫飞得高高的，一圈圈盘旋着，对蜘蛛人既害怕，又好奇。

“我们会对湖泊园做点改动，让它的形态更自由些，形成自己的生态环境。”站立的蜘蛛人比奇维稍高一点。在微重力环境下，他们不再是宽宽的、矮矮的生物了。他们将肢腿舒展开来，形成蜘蛛人版本的零重力姿态：肢腿长长地垂在身下。这让他们显得高了些，苗条了些。正在说话的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可能是娜普莎·赖特希尔。跟贝尔加·昂德维尔相比，她发出的滋滋声简直像音乐般动听。

“我们会看着你们怎么做，但我猜不会有多少蜘蛛人愿意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我们希望试制自己的营帐。”津明·布鲁特充当翻译，声音欢快，是聊天的语气。到现在，津明可能是最后一个聚能译员了。

奇维对蜘蛛人露出了笑脸：“是啊，我太想瞧瞧你们最后会怎么做了。我——”她一抬头，看到了伊泽尔。

“奇维，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她已经迎上前来：“咱们等会儿再聊，好吗，娜普莎？”

“当然。”蜘蛛人踮着肢腿飘开了。津明仍在翻译，滔滔不绝地向阿里·林提问。

伊泽尔和奇维四目相对，相隔三十厘米。“奇维，大约两千秒前，他们解除了特里克西娅的聚能。”

女孩笑了，她的笑容是那么明媚。直到现在，她仍有些孩子气。虽然经历了那么多，但奇维仍旧是个开朗的人。她现在是在跟蜘蛛人打交道的中心人物，正在向他们传授工程技术知识。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天分，从动力学到生化科学，到最复杂的交易，奇维无不精通。她真正代表着青河的精神。

“她……她一切都好吗？”奇维的眼睛瞪得很大，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对！安妮说，稍有点方向感缺失，但她的头脑和个性完好无损。还有……我今天晚些时候就能见到她了。”

“太好了，伊泽尔！我真为她高兴。”奇维的手松开了，伸向前去，抓住他的肩膀。突然间，她的脸离他很近很近，嘴唇轻轻拂过他的脸颊。

“跟她说话之前，我想先见见你。”

“为什么？”

“我……我只想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们大家。”谢谢你拯救了我的灵魂。“如果特里克西娅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她又退了回去，脸上的笑容变得有点奇怪：“多谢，伊泽尔。可是……你用不着谢我。你有了幸福的结局，我真高兴。”

伊泽尔转身朝引导绳飘去，这是阿里安排的，方便园区的重建。“不如说是幸福的开始，奇维。这么多年，像死了一样，现在终于……哎，我晚些时候再跟你聊！”他挥挥手，越来越快地拉着引导绳，向这个洞窟的出入口飘去。

雷诺特已经将哈默菲斯特顶楼的聚能者协同工作大厅改造成了恢复区。过去，聚能者们在这里一个班次接一个班次替统领效劳，现在，他们在这里重获自由。

安妮在大厅外的走廊上拦住他：“进去之前，请一定记住——”

文尼正准备从她身边挤过去，突然停住脚步：“你说过她恢复得很好。”

“对。情感方面很正常，认知情况跟感染蚀脑菌之前一样好。甚至连她的专业技能都保留了下来。我们做了将近三千例解除聚能手

术，易莫金历史上，没有哪个组织解放过这么多人。这方面，我们越来越棒了。”她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是聚能期间那种不耐烦的皱眉，而是一种痛苦的表情。“头一批解除聚能的人，我——我真希望再重做一次。现在再做，肯定比当时好得多。”

伊泽尔明白她的痛苦，让他羞愧的是，他心里突然一阵欣喜：谢天谢地，幸好特里克西娅的手术推迟了。早期手术积累了大量经验，特里克西娅从中获益良多。不过，也许早做同样没事，雷诺特不是恢复得挺好吗？无论如何，总算有了个好结果。雷诺特身后，宁静的绿色走廊尽头，特里克西娅就在那儿。美丽的公主终于醒来了。他绕过雷诺特，轻快地向前飘去。

身后，雷诺特叫道：“还有，伊泽尔……呃，见过特里克西娅以后，范想跟你谈谈。”

“行啊，行啊。”可他已经没在听了。向前，进入恢复大厅。大厅的一部分仍是敞开式的，十几把椅子上还坐着人，这些人围成一个个小圈子，正谈着什么。他们朝他的方向转过头来，露出好奇的表情——放在从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些人显得很害怕，更多人则带着亨特·温解除聚能之后那种悲哀、迷茫的表情。尤其是易莫金聚能者。解除锁定之后，他们举目无亲。他们自由了，但他们的一生已经与亲人、过去熟悉的生活彻底隔离开来，相隔无数光年的距离。

伊泽尔尴尬地笑了笑，轻轻飘过他们身旁。我和特里克西娅的结局还算圆满，但真的应该多帮帮这些人。

大厅最里头隔成一个个小间。伊泽尔掠过敞开的房门，只在关闭的门前稍停片刻，看看门牌上的患者姓名。最后……特里克西娅·邦索尔。急速飞奔骤然停止，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仍然穿着工作服，头发也乱蓬蓬的。他真跟聚能者差不多了，除了关注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抛在脑后。

他尽可能理理头发……然后，轻轻敲了敲这个轻塑料隔成的小房间的房门。

“请进。”

“嗨……特里克西娅。”

她浮在一张跟普通床差不多的吊床上，头部周围环绕着一圈细小的医疗设备，像一团雾气。没什么，伊泽尔事先就知道会有这些东西。到了现在，安妮已经可以将自动化设备用于这些患者，用此前取得的数据引导解除聚能过程。解除之后，仍需要这些设备监护病人，防止中风和感染。

但这样一来，伊泽尔·文尼很难像他希望的那样，紧紧拥抱特里克西娅。他飘近她，痴痴地注视着她的脸。特里克西娅也注视着他——不是望着他周围，也没像以前那样，因为他干扰了数据流动而焦躁不安。她直直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嘴角浮出一丝微弱、颤动的笑意。

“伊泽尔。”

然后，他将她拥入怀中。她的双手搂着他，她的嘴唇是那么柔软温暖。他轻轻拥着吊床上的她，然后偏过头，小心地避开那些医疗设备：“那么多次，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这么长时间，这些事你还记得吗？”——实实在在的生命，许多年——“记得我吗？在你那个该死的小房间里？”

“记得。你受的罪比我的大得多。对我来说，这就像一场梦，我只能隐隐约约意识到时间。聚能项目之外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我能听到你的话，但那些话却好像一点也不重要。”她伸手抚摩着他的脖子，如此轻柔。从前，他们真正在一起时，她就是这么做的。

伊泽尔笑了。我们终于在对话了，真正的对话。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你总算回来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有好多计划。这么多年里，我想了许多计划：如果有一天，劳被打倒了，你被救回来了，我们会做什么。虽然死了这么多人，但我们这次任务已经成功了，巨大的成功，发现的宝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巨大的风险，巨大的收获。但是，危机已经过去，牺牲已经付出，到现在——“有了这次任务的红利，咱们俩的加在一起，我们……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太空家族！”文尼.23.7，文尼—邦索尔，邦索尔.1……名字无关紧要，总之，这个家是他们自己的。

特里克西娅仍在微笑，但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摇摇头：“伊泽尔，我不——”

文尼急忙接过话头：“特里克西娅，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如果你不想要一个太空家族——那也没关系。”在托马斯·劳统治的这么多年里，他有许多时间可以思考，想通了许多问题。他明白，过去所谓的牺牲其实根本不算牺牲。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特里克西娅，哪怕你想回特莱兰……我也愿意和你一块儿去，我愿意离开青河。”他的家族是不会喜欢这个决定的：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家里无足轻重的继承者了，这次远航将极大地增加文尼.23家族的财富，可是……他知道，做出这种决定之后，财富的扩张只会源于家族在舰队的股份，而不是伊泽尔·文尼本人。“你想做什么都行，无论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

他靠近了些，但这一次，她轻轻推开他：“不，伊泽尔，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过了这么多年，你和我，我们都长大了。我……我们在一起，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伊泽尔的声音一下子抬高了：“对我来说才久。可对你呢？你刚才还说，聚能就像一场梦，时间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概念。”

“不全是这样。对于有些事，我的聚能锁定的事，这些事的时间，我可能记得比你更清楚。”

“可是——”她抬起手，他不作声了。

“我过得比你容易些。我被聚能了，但不只是这样。虽说我从来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感谢老天，布鲁厄尔和托马斯·劳同样没意识到这些事，我有一个可以逃避进去的世界，可以通过我的翻译建立起来的世界。”

伊泽尔不由自主地说：“我怀疑过。你的翻译未免太像黎明时代的幻想了。也就是说……你翻译过来的蜘蛛人世界全是编造出来的，不是真正的蜘蛛人？”

“不。这就像……我们把蜘蛛人拟人化了。如果你细读我翻译的材料，你肯定能看出来，有些地方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我想，你可能猜到了那些地方，伊泽尔。阿拉克尼是我的避难所。我是译员，蜘蛛人的相关事务全都在我的聚能范围之内。我们穷尽心力，想成为真正的蜘蛛人。当亲爱的舍坎纳理解我们的意图之后——尽管他最初以

为我们是机器——突然间，一个完整的世界向我们敞开大门，接受了我们。”

正是因为这个，劳的企图才没有得逞，才拯救了所有人。可是——“可你现在回来了，特里克西娅。现在再也没有噩梦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我们会比过去想象的更幸福！”

她再次摇摇头：“你还没明白吗，伊泽尔？我们俩都变了。我的变化甚至比你更大，虽说我被——”她想了想，“多年‘囚禁在魔法中’。你瞧，我记得这期间你对我说的话。但是，伊泽尔，现在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我和蜘蛛人，我们会创造未来——”

他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平和镇定，让自己听上去像在劝说。可他自己都能听到声音里的惊恐。贸易之神啊，我不能再一次失去她！“我明白了，你现在仍旧把自己视为蜘蛛人。对你来说，我们是外星人。”

她轻轻碰了碰他的肩头：“有点这意思吧。解除聚能的第一阶段，我醒来了，但仿佛是在一个噩梦中醒来。我知道人类在蜘蛛人眼里是什么样子：苍白、柔软，像蛆虫。像蜘蛛人世界里的某些害虫和供食用的牲口。我们觉得他们形象可憎，但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她向上望着他，脸上的笑容一时开朗了些，“你转过头想看什么的姿势真可爱。你自己不知道，但只要在近处跟你说话，任何背上长了父毛的阿拉克尼男性和绝大多数女性都会迷上你的。”

这就像他在阿拉克尼做的那些噩梦。在特里克西娅的意识中，她仍然有一半是蜘蛛人。“特里克西娅，听着，我会每天来看你。你的情形会变的，这个阶段会过去的。”

“唉，伊泽尔，伊泽尔。”她的泪水在两人之间飘动。泪水是为他流的，而不是为她自己。“我希望自己保持现在的状态，当个译员，在你们大家和我的新家庭之间搭起桥梁。”

桥梁。她还没有解除聚能。范和安妮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将她固定在聚能和自由之间。这种想法像在他腹部狠击了一拳……他想吐，然后是一阵狂怒。

他在安妮的新办公室堵住了她：“安妮，把你的活儿干完！蚀脑菌仍旧控制着特里克西娅。”

雷诺特的脸色似乎比平时更加苍白。他忽然意识到，她正等着他。“你也知道，我们是无法消灭这种病毒的，伊泽尔。关闭它们，让它们休眠，我们能做到，但……”她的语气犹犹豫豫，一点也不像过去那个安妮·雷诺特。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安妮。她仍旧处于聚能状态。特里克西娅仍旧锁定在蜘蛛人上，继续执行着她的聚能任务。”

安妮沉默了。她早就知道。

“把她彻底带回来，安妮。”

雷诺特的嘴唇扭曲着，仿佛在克制肉体的疼痛：“她陷得太深了。彻底带回来，她会丧失聚能期间得到的所有知识，甚至可能丧失她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她会跟亨特·温一样。”

“但她会获得自由！她可以学习新东西，跟亨特·温一样。”

“我……我明白。直到昨天，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彻底治愈她。我们已经到了复原的最后阶段——可是，伊泽尔，特里克西娅不希望我们继续深入！”

这太过分了。突然间，伊泽尔大吼大叫起来：“该死的，你以为会怎么样？她被聚能了，当然不想摆脱锁定！”他强压下音调，但声音仍旧充满威胁，可怕到极点，“我懂。你和范仍然需要奴隶，尤其是特里克西娅那样的人。你们从来没想让她自由。”

雷诺特瞪大眼睛，脸涨得通红。他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不过，里茨尔·布鲁厄尔愤怒欲狂时总会变成这种脸色。她的嘴张开了，像要大吼一声，但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砰！”办公室的外墙传来重重的撞击声。有人在墙上猛地一撞——这人来得好急。转眼间，范飘进门来。“安妮，让我来。”声音很温和。过了一会儿，安妮深深吸了口气，点点头。她绕过桌子向外

飘去，一句话都没说。但伊泽尔注意到了，她抓住范的手是多么用力。

范在她身后轻轻关上门。再次转过身来时，他脸上的表情一点也不温和。他一根手指朝雷诺特桌前的椅子猛地一戳：“坐下，固定好。”

他声音里有某种东西，抑制住了伊泽尔的怒火，迫使他坐了下来。

范自己在桌后坐下。一时间，他一言不发，只瞪着面前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伊泽尔此时的感觉很奇特。他早就明白了范·纽文是什么人，但突然间，他感到对方始终没有在他面前现出真身，直到现在。范终于开口了：“几年前，你跟我直截了当地谈了谈。你迫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让我明白必须改正这个错误。”

伊泽尔冷冷地迎上对方的目光：“看来我的话没起什么作用。”你终究还是干上了奴隶主这一行。

“你错了，孩子。你的话起了作用。这么多年，能说动我的人没多少。连苏娜也没办到。”范脸上似乎掠过一丝忧伤，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你很不公正地伤害了安妮，伊泽尔。过一阵子，你或许应该向她道个歉。”

“不可能！你们两个满口大道理，什么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对你们来说，撤销聚能的代价太大，对吗？”

“嗯，你说得对，代价确实很大，差点酿成无可挽回的大灾难。在易莫金系统下，我们的几乎所有自动化设备都离不开聚能者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和真正的机器的工作无缝连接在一起。更糟的是，舰队的所有维护程序都是聚能程序员完成的。解除聚能后，我们手里只剩下数百万行互不相连的垃圾。还得过一阵子，咱们过去的系统才能正常运转起来……但你也知道，安妮就是所谓的弗伦克怪兽，刻在所有钻石镶嵌画里的魔头。”

“知——知道。”

“那你理应知道，只要能让聚能者重获自由，她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她脱离聚能以后向我提出的条件，没有半点商量余地。这是让她活下来的动力。”他停了下来，视线离开伊泽尔，“你知道聚能最邪恶的一点是什么吗？它是最有效的奴隶制度，但我说的并不是这一点，尽管这一点已经够邪恶的了。老天，比绝大多数恶行邪得多。不，它最邪的一点是：它使拯救者自身成为某种杀人者，使最初的受害者再一次遭到屠杀。这个情况，从前连安妮都不清楚。现在，她的心因此都要碎了。”

“照你的意思，既然他们愿意当奴隶，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继续受奴役？”

“不！但聚能者仍旧是人，跟罕见但始终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一样。只要他们有独立生存能力，只要他们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服从……直到半天以前，我们还以为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的进展很顺利，安妮已经阻止了蚀脑菌的随机散逸。特里克西娅不会成为精神不健全的人，也不会变成植物人。她的忠诚锁定已经解除了，用不着再忠于哪个主人。她能听懂我们的意思，能分析我们的话，我们能够安慰她。但她拒绝再深入一步，破坏聚能的深层结构，非常坚决。她生活的核心就是理解蜘蛛人，她希望保持这一点，就这样下去，不做进一步改变。”

两人默默地坐了片刻。最可怕的是，范说的很可能是实话，他甚至没打算用什么大道理说服他。也许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悲剧。真要这样的话，托马斯·劳的邪恶将笼罩伊泽尔的余生。老天，这太难了。雷诺特的办公室亮堂堂的，但仍使伊泽尔联想起了吉米被害那天的那座阴暗的园子。当时范也在那儿，用那时的伊泽尔还无法理解的方式安慰了他。伊泽尔用手背擦擦脸：“好吧，这么说，特里克西娅是自由的，那她同样有改变自己想法的自由。”

“是的，当然。人类天性总是最难猜测的。”

“我等了她的半辈子。今后，不管多久，我会继续等她。”

范叹了口气：“我就担心你会这么做。”

“嗯？”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你是那种最执着的。另外，你在跟人打交道方面很有天分。面对托马斯·劳的毒手，正是因为你，才使这里的青河人保持了自我。”

“不！我永远没办法挺身而出，反抗那个人。我做的全都是小打小闹，尽量让这儿不那么阴森可怕。就算这样，仍然不断有人被害。我的脊梁不够硬，又缺乏管理才干。我只是劳手里的一個傀儡，用来钳制那些比我强得多的人。”

范摇着头：“我搞地下活动的时候，信任并合作的人只有你一个，伊泽尔。”他突然打住话头，咧嘴笑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聪明得能猜出我是谁的人也只有你一个。你没有屈服，也没有崩溃。你甚至还拉了我一把……你也知道，我去过许多地方。”

伊泽尔抬起头：“当然知道，那又怎样？”

“我见过许多大人物。”他嘴角一歪，露出一个歪歪斜斜的笑容，“在青河活动的这部分空间中，许多大家族都是我和苏娜一手创建的。但你是最棒的。伊泽尔·文尼，我为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深感骄傲。”

“呃。”伊泽尔觉得范不太可能在这种事上撒谎，可他的话实在太——夸张了，夸张得不像真话。

范还没说完：“但你也有缺点。你很有韧劲儿，可以一连数百兆秒扮演你的角色。其他人已经开始新生活了，可你仍旧咬定目标不放。你说你要继续等待特里克西娅，不管需要等多久。我相信你会等下去的……永远等下去。伊泽尔，你想过没有？进入聚能状态其实并不一定需要蚀脑菌。有的人自己就能锁定目标，心无旁骛，将其他一切全部抛在脑后。我理应知道，我自己就是这种人！这种人的意志力强到极点——或者说，头脑僵化到极点——除了锁定的目标，其他一切都不在意。在劳和布鲁厄尔统治下，你需要的正是这种品质，它拯救了你，也帮助你拯救了其他青河人。但现在，请你想想，再好好考虑考虑。别把你的一生白白抛掉。”

伊泽尔咽了口唾沫。他想起了易莫金人的说法：人类社会一直依赖某些“抛弃了自己生活”的人。可是，“特里克西娅值得我等待，范。”

“我同意。但你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等待一生，你所等待的却很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他停下来，脑袋一偏，“真可惜，让你聚能的不是易莫金人的蚀脑菌，那样的话，解除锁定可能还容易些。你一门心思盯着特里克西娅，完全看不见发生在你周围的事，看不见你正在伤害的人，也看不见其他爱你的人。”

“啊？谁？”

“自己想想吧，伊泽尔。是谁稳定了庞杂体？是谁劝说劳放松管制？是谁让本尼的酒吧和冈勒的农场得以维持？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反复洗脑的情况下完成的。最后，关键时刻，又是谁救了你的小命？”

“哦。”声音很低，十分尴尬，“奇维……奇维是个好人。”

范勃然大怒：“醒醒吧，猪脑子！”

“我是说，她非常聪明，勇敢，而且——”

“没错，没错，没错！事实上，在几乎一切领域，她都是了不起的天才。像这样的人，我一生中只见过寥寥几个。”

“我……”

“伊泽尔，我相信你不是个道德方面的白痴，否则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些，更不会向你提起奇维。脑子放清醒点！多年以前你就该明白过来了，只是你太执着，眼睛只盯着特里克西娅，只知道自怨自艾。现在，奇维正等着你呢，只不过没抱多大希望，因为她太正直，太尊重你对特里克西娅的感情。想想摆脱劳以后她的表现吧。”

“这里什么事都是她在做……嗯，我每天都能见到她。”他深吸一口气。这种感觉真的很像解除了聚能。回想起来，他真的非常依赖奇维，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依赖范或者安妮。但奇维也有自己的思想包袱，他想起了她迎接弗洛莉亚·佩雷斯时的表情，想起了她说为他的幸福结局感到高兴时的模样。真奇怪，人竟会为片刻之前还一无所知的事感到这么内疚。“我真是太对不起她了……我简直……我从来没想过。”

范轻松地向后一靠：“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伊泽尔。你和我，我们都有个小毛病：目光远大，这是长处，但却常常忽视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方面，咱们可得多下下功夫啊。刚才我说了你很多好话，那些都是实话。但是，要说奇迹，奇维才是真正的奇迹。”

好一阵子，伊泽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人重新调整了他的灵魂深处。半生的梦想……特里克西娅，正慢慢滑开……“我得好好想想。”

“想吧，但把你的想法跟奇维聊聊，行吗？你们俩都躲在自己构筑的堡垒里面。好好谈谈吧，倾吐心声的效果，你难以想象。”

又是一个好主意，像一轮新升的太阳。跟奇维谈谈。“我会的……我会的！”

时间流逝，但阿拉克尼还要再过很久才会进入深黑期。最后的干燥飓风仍旧肆虐在中纬度地区，有时甚至蔓延到赤道附近。

他们的飞行器没有机翼，也没有喷气发动机或推进火箭。它沿着一道弧形曲线向下降落，最后减速，轻轻落在裸露在外的高原岩石上。

两个身穿太空服的身影钻了出来。一个高高的，身材苗条，另一个矮矮的，肢腿向各个方向伸展。

维多利亚·赖特希尔用肢尖轻轻敲了敲地面：“我们运气不好。这儿没有雪，什么脚印都看不到。”她朝几十码外的岩石山坡比画了一下。那儿有雪，藏在风刮不到的岩缝中，阳光一照，亮闪闪的，发出吓人的红光。“有雪的地方，风会把雪吹得团团转。你能感觉到风吗？”

特里克西娅·邦索尔能感觉得到。通过头戴式，她能听到风的吟唱。她笑道：“比你的感觉更清晰。我只有两条腿，在风里站得没有你稳。”

她们向山坡走去。特里克西娅将声频链接的音量调到最低。此时此地，她期待已久，她希望不受打扰，好好体会一番。但她仍在视域上角保留着声音信号和图像，保持跟太空和普林塞顿的一线联系。在头戴式之外的真实世界里，阳光跟特莱兰的月光差不多。世界仿佛静止了，只有地面的霜雾在风中翻滚。“这就是舍坎纳离开直升机的地方？你们估计是在这儿？”

“这是我们的推测，但就是找不到。直升机的飞行记录一片混乱。当时爸爸通过网络控制着拉奇纳的飞机。也许他想去什么地方，但更可能是漫无目的乱飞一通。”特里克西娅听到的不是小维多利亚的真实声音，这些声音传入她的头戴式，再由头戴式进行处理，放慢语速。最后的结果既非人声，也不是蜘蛛人的声音。但特里克西娅听

得明白，像听尼瑟语一样清楚。这样一来，她的眼睛和手就解放了，不用再操作键盘。

“可是……”特里克西娅指指前面崎岖不平的山坡，“我觉得舍坎纳当时的话很有条理，直到最后一刻，逻辑都很清楚。”她说的语言同样是她听到的那种中介语，再由衣服上的处理器加快语速，成为维基能听懂的语言。

“黑迷发作时，有时候也会那样。”维多利亚说，“他跟妈妈的联系中断了。尼兹尼莫、杰伯特，整个反潜伏中心的联络都断了。”

特里克西娅在视域底部看到了维基前肢的抽搐。这个动作相当于人类忍受痛苦时绷紧嘴唇的表情。在聚能的岁月里，她一直想象自己跟他们亲密对话，头并头，同处一个高度。零重力状态下还大致可以做出这种姿势，但在地面……唉，人类的身体向上伸，而蜘蛛人却四面铺开。如果没有底部视域，她就看不到对方的“面部”表情。更糟的是，她说不定会踩到朋友。

“谢谢你能陪我一块儿来，特里克西娅。”中介语的标注表明，维基的声音有点颤抖，“我以前来过这儿，也去过南端市。很正式的，跟我的兄弟和小妹妹一起。我们彼此保证过，一段时间里别来这儿打扰他，可……我做不到……又不敢一个人来。”

特里克西娅做了个表示安慰、理解的手势，“自从脱离聚能之后，我一直盼着上这儿来。我终于觉得自己不再是机器而是个真正的人了。跟你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一个家。”

维基一只胳膊向上一伸，碰碰特里克西娅的手肘：“我向来认为你是个真正的人。我还记得戈克娜死的那天，将军把你的事告诉我们。爸爸给我们看了全部记录，从你最初联系他的时候开始。那时，他觉得你们译员是某种人工智能，但我觉得你是个真正的人，而且非常喜欢爸爸。”

特里克西娅做了个微笑的手势：“人工智能，怎么可能？可那时，亲爱的舍坎纳抱着这种想法不放。对我来说，聚能就像一场大梦。我的任务是彻底理解你们蜘蛛人，可随着任务进行下去，我对你们产生了感情。劳从来没想到聚能还有这种副作用。”语言知识每进一步，特里克西娅对蜘蛛人的认同感便更深一层。真正的转折点就是

电台的那场辩论。当时，特里克西娅、津明·布鲁特和其他人彻底完成身份的转变，从人类变成了蜘蛛人。同时，由于扮演着不同角色，译员们便分别站到了不同的阵营。我真对不起你，小毕。我们被聚能了，突然间，你成了敌人。干扰你的磁核信号时，我们没意识到这是在谋杀你。那一天，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分派扮演佩杜雷，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就在那一刻，通过通信链接，特里克西娅与阿拉克尼取得了联系，向舍坎纳·昂德希尔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地形变了，地面向上升起，成为一道山坡。到处是一片片积雪，阳光星光下，一块块岩石投下阴影。特里克西娅和维多利亚攀缘而上，不断朝岩缝中窥探。空中和轨道搜索很久以前就结束了。这一次算不上什么搜寻，更多只是表达一种敬意。

“维多利亚，你……你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他吗？”聚能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舍坎纳·昂德希尔一直是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的宇宙中心。她几乎没意识到安妮·雷诺特的存在。忠诚的伊泽尔时常来探望她，次数数以百计，可她同样没怎么留意。对她来说，实实在在的只有舍坎纳·昂德希尔。她甚至记得老人需要一只引路虫，不然走路会打转，一圈圈转下去。他怎么会就这么消失了？

维多利亚许久没出声。她悬挂在上面几米处，四处察看。和蜘蛛人种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她比人类更擅长攀爬。“会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们知道他不在地表，或许……我觉得，莫比准是碰上了好运气，找到了一处比较深的窟窿。但就算那样，窟窿也算不上渊藪。用不了多久，爸爸就会脱水而死。”她从岩石下爬出来，向上攀去，“想想真奇怪。联系中断、计划出现大变动时，我以为死的是妈妈，而爸爸还能救回来。可现在……你知道吗？人类用超声波扫描了南端市的地下。金德雷的核弹摧毁了议会大厅和上面几层。几百万吨碎石——但下面还有空间，南国的超级渊藪仍旧有一部分保留下来了。如果妈妈和伦克纳在那里头……”

特里克西娅看过那些新闻，她皱起眉头：“可报告说还无法挖掘，太危险，会破坏残存的渊藪。”等新太阳重放光芒，那些炸碎的岩石肯定会垮塌下去，摧毁渊藪。

“但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认真准备。我们会改进人类的挖掘技术，也许可以从几英里外开始掘进，打出很深的隧道，用卡沃莱特技

术保持坑道的稳定。在新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超级渊藪里都有哪些人了。只要妈妈和伦克真在那下面，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两人绕着山丘向北走去。即使舍坎纳真是在这个地区离开思拉克特的，她们也已经离开可能的降落点很远了，但维多利亚仍旧检查着每一片阴影。

特里克西娅已经撑不住了。她直起身体，遥望远方。南方地平线之上，天空亮闪闪的，很像城市上空的天色。差不多真是这样。过去的导弹发射场已经废弃了，这片高原派上了更好的用途：卡沃莱特矿。这个世界没有进入冬眠的各个地区中，无数公司蜂拥而至。从空间轨道上都能看到这些露天矿，从过去的金德雷矿区开始，延伸一千英里，横贯整个荒原。在这儿工作的蜘蛛人足有上百万之多。他们至今仍然无法人工合成这种反重力物质，尽管如此，卡沃莱特仍将对这里的太空飞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部分弥补本地太阳系缺少其他星体的缺陷。

维多利亚留意到特里克西娅已经步履蹒跚，难以为继了。蜘蛛人在避风处找了一块大圆石坐下，特里克西娅坐在石头下面。这下子，两人总算处在同一高度了。特里克西娅觉得很高兴。向南望去，重峦叠嶂，一眼望不到尽头，任何一处都可能是舍坎纳最后长眠的地方。远处天空中，无数小光点冉冉向上飘升，那是反重力载重飞行器，正将行星矿物送上空间轨道。整个人类历史上，反重力物质始终是一个梦想，一个破灭的美梦。但现在，它就在这里。

很长一段时间，维多利亚一言不发。不了解蜘蛛人的人会觉得她睡着了。但特里克西娅能看到相当于人类表情的进食肢的蠕动，能听到对方发出的忧伤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无法翻译的。维基偶尔会这样。在与她的部属、贝尔加·昂德维尔、外星人相处时，她总像戴着面具，随时注意保持自己的形象。但每当这种时刻，她的面具便会消失。小维多利亚做得很好，至少不亚于她的母亲。这一点，特里克西娅坚信不疑。她使她父母策划的反潜伏取得了最后胜利。从头戴式里，特里克西娅看到了十几个希望与赖特希尔少校联系的通话请求。这些天里，维多利亚最多只能挤出一两个小时，不被事务打扰，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维多利亚心里有怀疑，有犹豫，但除了布伦特，特里克西娅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她这些心事的人。

开关星渐渐爬上天顶，岩石投下的阴影随之改变。现在是易奎托利亚高原最温暖的时刻，今后两百年中，这里将越来越冷。但即使在这种时刻，开关星的热量也只是若有若无，最多只能让地面腾起一片雾蒙蒙的蒸汽。

“我抱着希望，特里克西娅。将军和爸爸是那么聪明，不可能两人全都遇难。但他们——还有我——不得不做出那么多决定，困难的决定。许多信任我们的人因为这些决定牺牲了生命。”

“这是战争，维多利亚，对抗佩杜雷，对抗易莫金人。”想到小毕时，特里克西娅就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

“是啊。幸好活下来的人做得还不错，就连拉奇纳·思拉克特都过得挺好。你知道，他没有继续服役了，觉得被我们出卖了。我们的确对不起他。但他现在在那上头，和杰里布、迪迪他们在一起。”她一只手指了指L1，“渐渐成了蜘蛛人版的青河人。”她沉默了，然后，突兀地一拍身下的岩石。特里克西娅听得出来，她的声音中充满怒气，带着自我辩护的调子。“该死的，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妈妈都是最出色的将军！她做的那些事，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方面，我太像爸爸了，没有她那么刚强。一开始，他们俩人的天才加在一起，计划似乎很顺利。但反潜伏越来越困难了，一天比一天更难隐蔽。影像魔法是最好的隐蔽手段，使我们有了一种不受人类监控的硬件，一套数据加密技术，在人类鼻子底下实现数据流动。但只要犯一次错误，只要人类发现，他们就能把我们杀个精光。压力太大了，恐惧侵蚀着妈妈的心。”

她的进食肢漫无目的地晃动着，发出哽咽的啾啾声。维多利亚在抽泣。“我真希望她把这一切告诉了伦克纳。他是我们一家最忠实的朋友。他爱我们，虽说觉得我们是怪胎。可妈妈就是接受不了这一点。她对伦克叔叔抱了太大希望，当发现他无法改变时，她——”

特里克西娅伸出一只胳膊，揽着对方的后背中部。和长着许多肢腿的蜘蛛人拥抱，人类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

“知道吗，爸爸多想把反潜伏的事告诉伦克啊。最后一次在普林塞顿时，爸爸和我觉得这回肯定成了，一定能说服妈妈。可是不行，将军太……她就是不肯原谅……但到最后，她还是希望伦克和她一块

儿去南端。既然这件事都能信任他，她准会把其他事都告诉他的，对吗？她会告诉他，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尾声

[七年之后]

蜘蛛人的世界有了月亮。L1庞杂体被引入它的同步轨道，就在普林塞顿上方。以大多数可居住的世界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可怜巴巴的月亮，从地面几乎看不到它。阿拉克尼上方四万千米处，星光和阳光照耀下，这堆钻石和冰块组成的庞杂体反射出暗淡的微光。但是，它是最有力的证据，告诉整个阿拉克尼，宇宙并不是他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

庞杂体前后是一串小星星，星光一年比一年明亮。这是蜘蛛人的营帐和工厂，借助反重力物质升空入轨。最初几年里，它们是所有曾经进入太空的人造制品中最简陋、最原始的：粗糙、笨拙、拥挤。但蜘蛛人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阿拉克尼主营帐里曾经举办过国宴。第一支飞赴特莱兰的舰队出发时，国王甚至亲自到了空间轨道。那支舰队由四艘飞船组成，配备了反重力装置——卡沃莱特已经成为他的王国和整个阿拉克尼最重要的产业。那支舰队中不仅有青河人、特莱兰人和从前的易莫金人，还有杰里布·赖特希尔和拉奇纳·思拉克特领导下的两百名蜘蛛人乘员。他们装备了第一批经过改进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和冷冻装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带着钥匙，能解开长久以来深藏的秘密，这个秘密穿越无数光年在特莱兰和堪培拉的上空闪烁。

为了送别那支舰队，将近一万名蜘蛛人进入了太空轨道。国王本人乘坐的是第一批完全由蜘蛛人操纵的渡轮。那次国宴持续了三百千秒。从那时起，近地空间内的蜘蛛人数量便超过了人类。

范·纽文认为，这种情形再正常不过了。行星周边本来就应当由客户文明自己控制。对青河人来说，本地人的作用正在于此：提供港口、船坞，以维修、改装星际飞船，将行星周边变成一个大市场。正因如此，跨越星际的长途贸易才会赢得丰厚的回报。

第二支舰队即将起航。主营帐里人来人往，跟当年离开特莱兰时一样拥挤。但这一次的宴会规模小得多，与会者只有十几个。范知道，这是伊泽尔、奇维、特里克西娅和维基有意安排的，让参加宴会的人能够彼此交谈，谈话不至于被喧闹的人声淹没。对于从过去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同处一室的最后机会了。

阿拉克尼人主营帐的大厅是宇宙中的新玩意儿。蜘蛛人进入太空的时间只有短短两百兆秒，相当于本地的七年时间。这是蜘蛛人首次尝试在无重力太空中追求气派堂皇的效果。他们对青河造园术中的基因生化技术不是很感兴趣。绝大多数蜘蛛人还没有认识到，对于星际旅行者来说，生态园最能展示其威力和技术。但国王手下的设计人员只借用了青河的无机材料建筑科技，竭力使零重力建筑与他们的传统建筑风格协调起来。毫无疑问，再过一个世纪，这次尝试准会让他们自己笑掉大牙。但也有这种可能：这一次的错误将融入未来形成的传统，成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厅外壁是钛金属锻造的栅格，栅格上镶嵌了数百块透明薄片，有些是钻石，有些是石英，以范的视力，还有些甚至是不透明的。蜘蛛人喜欢以天生的视觉器官直接视物，觉得人类的壁纸系统和影像科技不适用。镶拼而成的外壁向外凸出，形成一个直径五十米的气囊。气囊底部向上拱起，形成一层层台地，最上面便是餐桌。以蜘蛛人的标准，台地的坡度很小，梯级十分宽大。但在人类看来，这块台地高高耸起，陡峭险峻。梯子却宽得不成比例，怪模怪样。但无论是对蜘蛛人还是人类，整体效果都相当不错。在餐桌边就座以后，半个天空尽收眼底。主营帐是个长条形结构，稳定得很好，大厅位于面向阿拉克尼的一端。直视前方，蜘蛛人世界占据了大半个视域；向侧面望去，庞杂体和人类营帐排成一条线，一年比一年长，整整齐齐；另一侧是皇家船坞，远远望去，像一簇星光，不时闪烁一下。建造飞船需要许多工具，蜘蛛人目前正在加紧制造这些工具。再过一年左右，他们就将开始铺设第一艘阿拉克尼磁场吸附式飞船的龙骨。

按照约定的时间，安妮和范准时来了。尽管大厅并不太大，但主人待客的规格却十分正式。两人飘上一层层台地，不时在梯级上轻轻一按，调整方向，最后飘到最上层的大圆桌旁。主人已经恭候多时了，有阿拉克尼人，也有人类：特里克西娅和维基、奇维和伊泽尔，还有其他几位。安妮和范来得最晚，他们是即将远航的贵宾。

众人落座后，蜘蛛人侍者从台地底层飘上来，分别端着适用于人类和蜘蛛人的食物。两个种族都觉得对方的食物怪到极点，但同桌共餐还是可以的。

按照蜘蛛人的风俗，大家静静地吃着表示欢迎之意的开胃小吃。接着，和蜘蛛人坐在一起的特里克西娅·邦索尔站起身来，发表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跟上次送别杰里布时同样正式。范暗自呻吟了一声。除了贝尔加·昂德维尔，在座的都是好朋友。他知道这些人跟自己一样不喜欢这种正儿八经的场合。更让人难受的是，大厅里一股忧伤气氛，比平时分别更加伤感。他悄悄打量着桌旁。太严肃了，人类个个身穿零重力环境中最正式的礼服，这种服装样式的历史至少长达一千年。看样子，大家并不是为了遵循什么外交礼仪才打扮得如此郑重。参加宴会的人中，昂德维尔可能是最古板的，但就算是她也不热衷于正规仪式。有人发言也好，不然的话，这顿饭真有可能直到最后都静悄悄的。

特里克西娅结束发言重新坐下后，范轻轻地将半升红酒朝空中一倒。红色酒浆在空中来回晃荡着，让人看得提心吊胆。要是它真的泼洒在谁身上，那就尴尬了。范的一根手指朝酒里一伸，轻轻搅动着，从这团全靠液体表面张力绷着的酒浆里拉出一根。这下子，他可真把桌边人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了，蜘蛛人更是大感兴趣。范摆摆手，让拿着真空吸附式餐巾飘近的侍者退下，朝自己的观众咧嘴一笑：“这一手还行吧？”

奇维倾身过来，说道：“要是你有本事让它干净利落地着陆，那就更漂亮了。”她满面笑容，“那才叫难度呢。我知道，我女儿也常常拿她的饭菜这么闹着玩。”

“嗯，只要我乐意，让这玩意儿稳定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他的手轻轻一晃，将拉成一线的酒水重新混成一团，连袖口都没弄湿。奇维带着专业兴趣，专注地望着他的动作。她曾经稳定过数十亿吨岩石，其原理跟范的小把戏完全一样。看样子，那个小丫头凯拉·文尼

一利索勒特也喜欢这么摆弄自己的食物。范一点也不怀疑。哼，奇维说不定还怂恿那个小鬼头这么干呢。

他引着那团红色的酒浆飘到自己上方，招手让侍者上下一道菜：“等会儿再给大家变个小魔术，你们等着瞧吧。”

维多利亚·赖特希尔从她的栖架上欠起身，用进食肢帮着调整声音，发出忧伤的唧唧声：“魔术……很久，悲伤，走了……唧唧。”在范听来，她说的就是这些字眼。有了语音调节装置，蜘蛛人发出的音节总算能全部听清了，但过了这么长时间，人类还是不大能听懂他们的意思。蜘蛛语比他知道的所有人类语言都难得多。坐在赖特希尔身旁的特里克西娅笑着替她翻译道：“我们会想念你的魔术的，魔术师。”她的声音和蜘蛛人一样伤感。真该死，他们是铁了心要把这顿饭弄得跟守灵一样还是怎么着？

范假装没明白对方的意思，开心地笑起来：“是啊，再过不到一兆秒，安妮和我就得跟大家说再见了。”和他们一起动身的还有一千多人，易莫金人，前聚能者，甚至还有一部分青河人。三艘飞船，加上一千余名乘员。“回来时可能已经过了两个世纪了。喂，别担心，在我们青河人中间，分别是常事儿，经常比这更久。我知道你们的船坞里也在造船。”他朝维多利亚身后远方天空中的点点光斑挥挥手，“你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踏上星际航行之路，很可能在太空中再次见面的。到时候，咱们好好聊聊，看双方这次分手后都发生了什么故事。青河人和有星际航行能力的行星居民向来都是这么做的。”

伊泽尔·文尼点点头：“是啊，就算不知道我们会怎么见面，在哪儿见面，但以后总有见面的机会，这是肯定的。”可伊泽尔没敢直视他的眼睛。伊泽尔把这次任务得到的红利的一半交给了范和安妮，让他们能准备得更充分些。但在内心深处，就连伊泽尔也忧心忡忡。

奇维把手放在丈夫肩头：“我说，咱们也学学那些大家族的做法，设定个会合点吧。”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地点在遥不可及的远方，时间是常人的一生。她望着安妮，笑道。现在，奇维既是一位工程师，又是一位母亲。绝大多数时间里，她似乎是这儿最快乐的人。但范有时也能看出一丝阴霾，那是她想起自己母亲的时候。凯拉·利索勒特，和奇维的女儿同名。奇维支持这次巴拉克利亚远征。要不是为了伊泽尔、孩子，还有这个她正在创造的新世界，范敢打赌，她一定会参加的。伊泽尔很擅长管理，自从当上了名副其实的舰队主任，

管理所有人类成员以来，他这方面的才能更是大大提高。但伊泽尔必须依靠奇维的天才，只有奇维才能判断蜘蛛人最重视哪种技术。要不是她谈判达成的交易，蜘蛛人的船坞至今仍将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他们真的明白自己所创造的有多么伟大吗？我怀疑。他们有了孩子，乔新和丽塔也是，还有其他许多人。冈勒和本尼为所有小家伙建立了一个幼儿园，人类孩子和小蜘蛛人在这里嬉戏，他们的父母则携手合作。年复一年，人类—蜘蛛人的共同事业飞速发展。奇维和伊泽尔或许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青河活动空间的这一端势必兴旺发达，迸发出万丈光芒，成为无数个伟大文明的发祥地。这样的成就，连堪培拉和纳姆奇都难与比肩。

迸发出万丈光芒，对呀！“好，咱们定一个时间！下次新太阳出现的时候——嗯，或许再晚个几兆秒，我记得新太阳刚露头时，这儿的环境有点不太好。”大约两个世纪。完全可以和我的其他计划配合起来。

维多利亚通过特里克西娅回道：“行，那就定在下次光明期。地点就在这个大帐，到那时，它肯定比现在强得多。”她轻轻一笑，“我得记下来，千万别睡过了头，或者跑到多少光年以外去。”

“同意。”“太好了！”桌边一阵七嘴八舌。

贝尔加·昂德维尔发出一阵嗡嗡声、啾啾声。跟平时一样，她的话范一个字都听不清，只觉得对方的语调凶巴巴的，仿佛丝毫不相信大家的话。好在她是国王的情报局长，请得起全职译员。坐在她身旁的津明·布鲁特带着微笑，倾听她的话。津明似乎挺喜欢这个老泼妇，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她说完以后，津明不笑了，换上能充分传达昂德维尔语意的凶狠表情：“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或者说，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人类的疯狂。你只有三艘飞船，就凭这个，你就想摧毁易莫金人的大帝国？七年来，你们一直说，我们蜘蛛人无须担心外来入侵，说一个拥有高科技的行星文明一定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他们的地盘上，易莫金人准有几千艘战舰，你却想打垮他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在对我们撒谎？要不就是你一厢情愿。”

维多利亚·赖特希尔嗡嗡着提了一个问题，简洁明了，用不着特里克西娅翻译：“但是……也许……援兵……来自远方青河？”

“不，”伊泽尔道，“我……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青河人不喜欢战争。更容易的做法是根本不理睬那些暴君。我们有句老话，等他们‘自取灭亡’去吧。”

安妮·雷诺特一直没作声，这时她开口道：“你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伊泽尔，没事的。你有疑虑，但你照样为我们提供了巨大帮助。”她转向贝尔加·昂德维尔，“将军阁下，这件事必须有人去做。易莫金人和聚能，这种事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不理睬他们，他们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总有一天，他们会找上门来，吞噬一切。”

怀疑和拒绝真是昂德维尔的专利，她长长的肢腿挥动着：“说得好，但这就更矛盾了。这些年来，你们一直劝说我们在正常贸易之外为你们提供帮助，重新装备你们的飞船和武器系统。”如果她是人类，准会意味深长地朝维多利亚·赖特希尔的方向瞧一眼，毕竟国王对她言听计从，“但我们的努力岂不是全部浪费了吗？你们这是自杀。实力对比明摆着。”

安妮仍旧微笑着。但范看得出来，这些问题让她十分不安。贝尔加在许多正式场合反复强调这些观点，当然，这儿的人是不会支持她的。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安妮。但贝尔加不知道的是，安妮·雷诺特惯于以弱击强。跟她以前的战斗相比，现在的实力对比已经是最接近的了。“不是自杀，将军阁下。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范和我又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优势。”她一只手放在范手上，“人类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将领打赢过这种仗。我请的人正是其中之一。”

是啊，斯特伦曼人那次也是同样的处境。但愿老天助我一臂之力。一时间，没人开口。那团红酒向上飘去，范将手指插进酒浆中央，将它轻轻牵引到自己座位前面。“除了我的指挥，我们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优势。安妮对那个系统了如指掌，理解之透彻，不亚于任何统领。”他们的小舰队上还有些能让易莫金人大吃一惊的新硬件，人类—蜘蛛人合作开发的新技术的第一批成品。但这仍然不是舰队最重要的力量。它的力量在于，三艘飞船的乘员绝大多数都是前聚能者，深刻理解易莫金人的那套自动化机制，而且，他们跟安妮一样迫切希望彻底粉碎那个机制。乘员中还有一些原来没被聚能的易莫金人。范发现，乔新正专注地望着他，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而丽塔正望着自己的丈夫，神情同样专注。要不是因为有了三个孩子，他们准会参加这次远征。就算现在，机会仍然存在。范还有四天时间可以

劝说他们。这次阿拉克尼远航之前，乔新就是飞航主任，替劳的叔叔干活。来自巴拉克利亚的最新消息显示，劳的家族又重掌大权了。

范叙述着自己的计划，同时依次看着大家：伊泽尔和奇维、特里克西娅和维多利亚，当然，还有乔新和丽塔。他们仍旧觉得是在给我送葬。他们知道我们有机会，但就是放心不下。“我们一直在研究劳的记录，还有他接收到的来自巴拉克利亚的信息。直到今天，巴拉克利亚仍在继续向我们发送信息。我们瞒过了那边，让他们觉得易莫金人在这儿打赢了。我们打算尽可能维持这种假象。直到进入易莫金星系，他们才会觉察到我们来者不善。另外，我们已经弄清了他们统治层中的各个派别。总而言之——”总而言之，这次远征还是危机重重。但安妮对聚能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且，这是她最大的心愿。在那以后，嗯，那以后就是他自己的大计划了，而安妮将会协助他。为了得到她的协助，冒任何风险都值得。“总而言之，我们有机会。这是一次大赌博，大冒险。我本来打算把我们的旗舰取名为‘徒劳’号，可安妮不答应。”

“去你的！”安妮说，“我觉得‘易莫金酬劳’这个名字合适得多。胜利之后随你的便，想叫‘徒劳’号就叫‘徒劳’号吧！”

上菜了，范没找到机会申辩。他向大家演示如何将飘在空中的半升红酒引入杯中，一滴都不溅出来。他高兴地笑了，就连其他青河人都没见过这一手。这也是长期漂泊、走南闯北的好处之一。

宴会进行了几千秒，大家聊了许多事：过去的经历，为今天献出生命的朋友。谈话很正常，直到宴会快结束时，安妮突然语惊四座，提出一个包括维多利亚·赖特希尔都没想到的全新想法。

随着宴会进行，安妮渐渐放松了。范知道，直到今天，她仍然不长于交际，和大家在一起时总觉得不自在。她可以扮演角色，但在内心深处，她是个羞怯的人，只是大家觉察不到罢了。她学会了信任别人。只要话题集中在怎么对付易莫金人上，她可以谈得兴致勃勃。她比任何人更了解聚能，她的观点大大启发了大家。范听着她和特里克西娅与维多利亚·赖特希尔聊天，寻思着怎么改进翻译技术，让谈话比现在更自由。从我看到你的第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同寻常的人。闪闪发亮的红发，苍白、接近粉色的皮肤，跟他自己的黑发和

深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部分人类活动空间中，她的形象真是太独特了。但紧接着，他了解到了外貌下面的东西：头脑、勇气……只要和她在一起，巴拉克利亚这一趟非常值得，哪怕没有那之后的计划。

餐后饮料送到人类手里，蜘蛛人的饮料则是一种小黑丸子，他们囁着囁着，然后啐到样式奇特的痰盂里去。

范频频举杯，祝在座所有人取得成功，也为两百年后的重逢干杯。

奇维身边的伊泽尔望着他：“重逢之后呢？解放了巴拉克利亚和弗伦克以后，你有什么打算？不准备跟我们说说吗？”

安妮冲范笑道：“对呀，把你那个疯疯癫癫的计划告诉大家。”

“嗯。”范的尴尬不完全是装出来的。除了安妮，这个计划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或许是因为它太宏大了，甚至比他过去的计划更加宏大。“好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来阿拉克尼：开关星的秘密，可能存在于这儿的智能生命。这四十年里，我们忍受着托马斯·劳的欺压，但同时也有许多惊人的大发现。”

“对。人类从来没在任何别的地方发现过这么多奇迹。”伊泽尔接着道。

“我们人类觉得自己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疯子还在试图突破极限，比如许多天文学家仍在钻研天空中的种种不可解之处。嗯，开关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总算能在近处好好看看它了。瞧我们发现了什么：一种我们还无法理解的星际间的物理规律，还有卡沃莱特，对于反重力物质，我们知道得更少——”

范注意到了奇维的神情，停了下来。某种回忆从她噩梦般的往昔浮现出来。她转开视线，但范没有接着说下去。过了一会儿，她轻声接过话头：“托马斯·劳过去也是这么说的。托马斯是个邪恶的人，可是——”但邪恶的人往往颇有奇思异想，能想常人所不能想，尤其是那些大奸大恶之辈。她咽了口唾沫，态度坚定多了：“我还记得聚能研究员对从下面拉上来的海洋冰块所做的DNA分析，那种变异——太惊人了，比上千个世界中所能产生的变异更大、更丰富。研究员们认

为，这是阿拉克尼迥异于人类世界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但托马斯……托马斯不这么想。他觉得，这里的DNA变异未免太多了，可能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阿拉克尼曾经是诸种星际文明交汇的中心。”

伊泽尔握住奇维的手：“不止是托马斯·劳。这些事我们全都想过。这儿的碳晶体多得不正常：钻石有孔虫、庞杂体，等等。会不会是某种外星人的计算机？可有孔虫太小，我们的L1巨岩又太大……而且，无论以前怎么样，到了现在，它们没有任何活力，只是顽石。”

桌子对面的乔新说：“也不一定，比如这儿的卡沃莱特吧，这些反重力物质可是大有活力。”

贝尔加·昂德维尔刺耳地说了几句什么，语气不以为然。过了一会儿，津明翻译道：“嘿，又多了一批相信科尔姆异形的人，只不过换了个说法：我们的世界是个垃圾场，天神垃圾堆里的小爬虫逐渐进化，最后成了我们蜘蛛人。真要像那样，你说的那个超人帝国现在在哪儿？”

“我……我不知道。请记住，我说的是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前的事。也许那些文明爆发了战争。人类过去有一种理论，解释你们这个太阳系的独特情况：那里是个战场，一颗太阳被摧毁了，绝大多数行星也随之蒸发，只剩下一颗。”之所以留下一颗，是因为某种高于人类、宛如魔法般的力量庇护了它，“也许我说的那个超人帝国成长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也许他们有意不打扰我们，让我们自己发展。”说出口以后，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解释听上去傻里傻气的。

昂德维尔的进食肢向外张开，范认识这个表情，相当于放声大笑：“你的话真是跟科尔姆一模一样！你的理论似乎能解释一切，但却没有丝毫用处，更别说证明自己的真实性了。”

冈勒·冯一只手朝空中一戳。这是人类不自觉中学到的蜘蛛人姿势。“这种理论也没什么好反对的。‘阿拉克尼这个地方，许久以前，人类许多破灭的梦想都曾是为这里的现实。’这只是个假设，简单、自足。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儿生活，周围几百光年范围，时间延续几千年。不管有什么假设，单凭在阿拉克尼的发现，已经足够我们稳赚一辈子了。”

范客气地点点头：“对，这是标准的青河态度。但是冈勒——我出生在城堡和大炮的文明中，不算冷冻冬眠期，我这一辈子也够长的了，见识过不少事。黎明时代以来，我们人类学会了不少知识，这儿学一点儿，那儿学一点——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极限。行星文明兴盛又衰亡，兴盛期间无比美妙，可惜它仍有自己的黑暗时代。”比城堡和大炮更加可怕的时代，“再说我们青河人。我们存活下来了，兴旺发达。但我们也有极限，最多只能一步步尽可能接近这些极限，比如光速。为了突破极限，我在布里斯戈大裂隙吃尽了苦头。发现聚能之后，我觉得终于找到了一种终结轮回、结束黑暗时代的办法。我错了。”他注视着安妮的眼睛，“于是，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我的毕生梦想……开始关注身边的人的生活。可是，在阿拉克尼，我们终于发现了某种我们极限之外的东西。只是惊鸿一瞥，只是过去的辉煌所残留下来的一点点碎片。冈勒，我们还大有可为……伊泽尔问我打倒易莫金帝国之后有什么打算，在我们会合之后。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我要追溯阿拉克尼的源头，探索那种辉煌。”

他的话完了，特里克西娅继续翻译了一会儿。接下来，桌旁一片沉寂。伊泽尔如五雷轰顶，愣愣地坐在那儿。这些想法，范只跟安妮提起过。考虑到这里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剧变，这个秘密不难保守。可是，伊泽尔·文尼毕生热爱黎明时代，热爱那些破灭的梦想，现在，他突然发现这些梦想依然有可能实现。小伙子如痴如醉，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提了一个重要问题。不是挑剔，他恨不得范的计划取得成功，只是——

“你准备朝什么方位飞？还有——”

“什么方位？这个问题其实不算太难，再说，我们还有两百年时间呢，大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大家知道，拥有高科技以来，数千年间，人类始终注视着群星。几乎每一个行星文明都会走到这一步：架设直径百米的太空望远镜阵列，穷尽一切手段，搜索远方。我们看到过远方的难解之谜，不时发现来自远古的无线电信号，还有银河的磁场波动，等等。”

“要是真有什么，我们肯定早就发现了。”伊泽尔说。他知道对方会怎么回答。自古以来，这种争论始终存在。

“但我们搜索的只是我们有能力搜索的地方，银河内核处有许多地方，那里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如果我所说的超级文明不用无线电，要是他们有比吸附式推进器更好的交通手段……他们很可能就在银河内核，我们无法侦测的地方。”开关星奇异的运行轨道十分接近那些看不见的深渊^[87]。

“好吧，范，我同意，你的说法讲得通。但深入内核，这可是三万光年的旅程啊。那些隐蔽处离这儿少说也有这么长距离。”

冈勒：“比任何青河人尝试过的长旅还要长一百倍，途中又没有可以休养生息的文明社会，不到一千年，你的磁场吸附式推进器就会损坏。这种航行，我们只能想想而已，绝对不可能实施，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范朝大家笑了：“目前，完全超出我们的能力。”

“我正是这个意思！绝对超出，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伊泽尔眼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冈勒，他的意思是，我们今后很可能会拥有这种能力。”

“一点不错！”范倾身向前。在场的人中，不知有多少能理解这个梦想。“在头脑中做个小实验吧。假设你们身处黎明时代。那时的人一心以为，再过一段时间，科技便会突飞猛进。当然，这种看法只维持了短短几个世纪。但在阿拉克尼，你们应该多少有一点那时人类的乐观精神。你们或许眼下还不相信，因为你们没有认识到大家正在创造的这种新文明的意义。伊泽尔，奇维，你们已经为一个伟大家族奠定了基础，这个家族必将发出万丈光芒，此前的所有青河家族都将相形见绌。特里克西娅、维多利亚，以及其他所有蜘蛛人，这是青河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我们现在仅仅刚刚开始了解阿拉克尼的种种不可思议之处。你们说得对，现在谈论远航，就仿佛才学会踩水的孩子夸口要游过重洋。但我敢跟你们打个赌：到下一个光明期，你们就会发展出我所需要的技术。”

他看了看身边的安妮。安妮望着他，笑着。幸福的笑容，同时又有点揶揄之意。“安妮和我，还有我们这支由三艘飞船组成的舰队的全体成员，我们打算摧毁易莫金的聚能体制。如果我们成功——当我们成功时——那里将是一个没有聚能的高科技文明。我们舰队的规模

会大大扩张，至少二十艘船。到时候，安妮会让我把她的旗舰重新命名为‘徒劳’号。我们会重返这里，在这儿加装必要的设备，踏上……探索的长旅。”到那时，安妮真的会和他一块儿上路吗？她说她会的。打垮易莫金暴政的胜利会让她重振活力吗？也许她不会陪他。胜利之后，整个易莫金文明会变成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哈默菲斯特顶楼，到时候，也许她无法离开这些刚刚得到解放的人。那怎么办？我不知道。过去很长时间里，他习惯于独自一人。唉，我的变化真大呀，这种改变是多么奇妙。

安妮温和地笑着，捏捏他的手，点点头，再一次认可他刚刚告诉大家的约定。范依次打量着大家：奇维张口结舌，伊泽尔一脸极力说服自己相信这种前景的表情，只恨他肩负着太多责任，无法投身于这次伟大探险。至于蜘蛛人，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昂德维尔一脸“做出来之前别指望我相信”，维多利亚却——

他讲话的时候，维多利亚·赖特希尔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连进食肢都不动了。这时，她说话了，声音是轻柔的喉音，柔和、忧伤、向往。特里克西娅翻译之前，没人能听懂她的意思。“这个计划，爸爸肯定喜欢得要命。”

“是啊。”范轻声道。昂德希尔是个天才，也是个梦想家，不折不扣的黎明时代的人物。很久以前，范便读过特里克西娅的“影像魔法日志”，昂德希尔的整个反潜伏计划尽在其中。那个人在易莫金自动化系统里钻得很深，有时深得引起了聚能状态下的安妮·雷诺特的注意。但她一直认为这是人类的阴谋活动。到最后，昂德希尔明白了聚能的性质，知道人类并没有什么大大超过蜘蛛人的人工智能系统。发现这个极限之后，舍坎纳·昂德希尔肯定失望到了极点。

安妮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说。最后，她说了出来。这些话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大吃一惊，蜘蛛人更是惊得瞠目结舌。她的头微微偏着，慢慢露出一个微笑：“你们都认为他肯定没活下来，对不对？可你们凭什么这么有把握？他掌握的信息不亚于我们中的任何人——却比我们多了一分想象力。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安妮，我读过那些日志。如果昂德希尔还活着，他会现身的。”

她摇摇头：“不一定。渊藪这种东西，以及蜘蛛人的冬眠状态，我们人类是无法理解的。就连蜘蛛人自己都不明白。舍坎纳不也认定史密斯死了吗？这个人，他不止一次使人类和蜘蛛人大吃一惊，他将蜘蛛人引向他们从未想到的方向——他看到了天上的渊藪。我觉得他还活着，就在阿拉克尼的什么地方，打算一直活到所有谜团被解开为止。”

“这……有可能，有这个可能。”范说不清这些震惊不已的喃喃低语到底是出自特里克西娅还是维多利亚，“我们不确知他的最后着陆点在高原的什么地方。如果那是一处他从前发现的藏身处，说不定他真的还有一线生机。”

范的目光投向窗外，投向阿拉克尼。行星侧倾三十度，像一颗巨大的黑珍珠。金色、银色的光斑散布于整个大陆，跨过微微反光的东部海洋，直到南半球。但是，行星上仍然存在大片大片的黑暗。黑暗和严寒将笼罩着那些地方，直到暗黑期结束。范心中一亮：是啊，那个老蜘蛛人说不定真的沉睡在下面某个地方，等待着自己下落不明的伴侣……这是他一个人的潜伏，最惊人的潜伏。

飞得高，飞得低，学习再学习，多少大秘密。

致谢

在此谨向如下人士表示感谢：

罗伯特·凯德米、约翰·卡罗尔、霍华德·L. 戴维森、鲍勃·弗莱明、伦纳德·福纳、迈克尔·甘尼斯、杰伊·R. 希尔、埃里克·休斯、莎朗·贾维斯、近藤洋次、切丽·库什纳、蒂姆·梅、基斯·梅耶斯、玛丽·Q. 史密斯以及琼·D. 温格。

感谢他们在本书创作过程中为我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帮助。

还要向詹姆斯·弗伦克尔致以特别的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同时及时指出了早期书稿中存在的问题，极富洞察力。

[1] 本书中青河舰队的计时单位是秒、千秒、兆秒（百万秒）和千兆秒。大致来说，一小时约等于四千秒，一天约等于九十千秒，两周约等于一兆秒，一年约等于三十兆秒，三十年等于一千兆秒。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后不再标明。

[2] 即装备有磁场吸附式推进器的飞船。所谓吸附磁场，即用一个磁场吸取太空中的微量氢原子，作为动力源送入反应堆，依靠这种推进器推动的飞船无法超越光速。这种飞船是一种常见于科幻小说中的亚光速飞船。

[3] 可能是作者杜撰的名词。即水凝结成的冰或大气凝结成的气凝冰（可能也是一个杜撰出来的名词）。与普通矿物相比，这类物质受热后会挥发，故称挥发矿。

[4] 暗示地球文明多次毁灭又多次重建。第一个伦敦，指地球文明第一次毁灭之前的那个伦敦。

[5] 处于失重状态。

[6] 约两星期。

[7] 作者杜撰的大画家。

[8] 将文尼冬眠的时间算上是两三个世纪，未冬眠的活动期却只有十到十五年。

[9] 指某种图像，类似于我们现在电脑Windows系统里的墙纸。

[10] 详情见后文。

[11] 没有支撑锚地产出空气，营帐里当然也不会有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向营帐里随时可能窒息而死的人出售空气应该是最容易的买卖了。奇维以此嘲笑易莫金人奇蠢无比，连最容易的事都不会。

[12] 一兆秒约等于两个星期多一点。

[13] 书中的“值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冬眠状态中解冻出来，执行各种勤务，这时的“值班”或“当班”“轮班”与“冬眠”相对；

另一种是本来就处于非冬眠的正常状态，被分派执行某项例行任务，如勤杂、警戒等，这时的“值班”便与“休息”相对。读者应根据上下文分辨其含义。

[14] 处于失重状态。

[15]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长于纺织，后被女神变形为蜘蛛。

[16] 一皮秒相当于一百亿分之一秒。

[17] 青河人是太空贸易种族，习惯于失重状态，不适应地表的高重力。

[18] 蜘蛛人的大学城，名称与美国著名大学城普林斯顿很相似，这可能是作者的一个小玩笑。

[19] 蜘蛛人在暗黑期都会进入隐蔽地点，这种隐蔽地点就叫渊藪。所以舍坎纳不清楚这里的“暗夜渊藪”究竟是不是地名。

[20] 蜘蛛人的胳膊腿远不止四肢。

[21] 又一个不同于人类的地方，这是幼年蜘蛛人特有的一种视觉器官，长大后便退化了。

[22] 这里的一代不是指辈分。蜘蛛人过了一个暗黑期，便称为一代，或称世代。

[23] 当地蜘蛛人称之为暗黑期，青河人和易莫金人则称其为黑暗期，后来在学会蜘蛛人语言后也改口称之为暗黑期。这是译文所做的更改，以示区别。

[24] 当地人语言也受了开关星的影响，这里的“开开关关”就是“时不时”“断断续续”的意思。

[25] 蜘蛛人对童年的定义不同于人类。

[26] 如上文所述，蜘蛛人怀孕生子是在渐暗期，而上文所说的“害虫”夫妻却在光明期生下孩子，本书称这种孩子为早产儿，其意义与通常所说的早产儿有所不同。

[27]. 比如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的同素异形体。

[28]. 舍坎纳的昵称。

[29]. 没有空气，自然无法传递声波。

[30]. 这个储备库到处涂着银漆，可以起到反射阳光的作用。但现在被喷上了一块块黑色，不仅不能反射阳光，反而更能吸热。

[31]. 和上文的荆柳一样，是蜘蛛人世界的动植物。

[32]. 拉格朗日点是以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拉格朗日的名字命名的空间中的一个点，也被称为太空中的天平点。它存在于两个大的天体之间，由于受到两个天体的重力影响，位于这一点上的小型物体可以相对保持平衡，不需要动力推进以抵消引力作用。在任何两个大型天体之间，比如太阳和木星、地球和月球之间，理论上都存在五个拉格朗日点。

[33]. 青河和易莫金人的居住区或营帐有的飘浮在空中，有的固着在小行星、行星表面，后者均称为接地。

[34]. 青河与易莫金两族中有许多人的姓名很像中国人的名字。

[35]. 估计类似于莫尔斯电码。

[36]. 指不通过弯曲的行星或其他大物体表面的通信信号。这种通信方式的距离较短，保密性强于远程信号。

[37]. 视窗也是墙纸系统的一部分。

[38]. 前文说到，飞船的长度为六百米。也许飞船在没有重力的太空船坞中是竖立泊靠。

[39]. 伦克纳的昵称。

[40]. 与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期著名的科幻杂志《惊奇故事》相近，也许是作者开的又一个玩笑。

[41] 蜘蛛人的纪年方式，小说后文有解释。58指世代，表示在蜘蛛人历史上，开关星已经循环变化过58次。10指开关星这一次点亮之后第十年。这场对话发生在第六十个世代的第五年，也就是60||5年。

[42] 有关这一时间段，后文将详细解释。

[43] 聚能人的行话。详见下文。

[44] 作者杜撰的伟人。

[45] 如昂德希尔，原文underhill，意为“山脚”。

[46] 蜘蛛人的视觉系统不同于人类，可以看到人眼看不到的红外光、紫外光。

[47] 蜘蛛人不仅正前方有眼睛，后面也有，所以背后也有“视野”。

[48] 维多利亚的昵称。

[49] 同时在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做谐振动的点所描出的轨迹，形状同两个谐振动的振幅之比、频率之比和周相差有关。

[50] 一千兆秒约等于三十年。

[51] 这个计时单位十分奇特，青河人找不到适当的量词。

[52] 虚构的中欧王国，许多小说以此为宫廷阴谋与浪漫故事的背景，最初出自十九世纪后期小说家安东尼·霍普所著《詹达堡的囚徒》。这里的意思是范的生活只是耍一些虚幻的小花招。

[53] 这位佩杜雷女士说的话比较别扭，原因见下文。

[54] 显然又是蜘蛛人不同于人类的一个身体特征。

[55] 蜘蛛人年数越小，越擅长攀爬。

[56] 显然是拜黑教的某种宗教观念。

[57] 蜘蛛人的眼睛很多，视力各不相同。

[58]. 一种可以充当燃料的淤泥，见下文。

[59]. 看来蜘蛛人的个子是以长短衡量的，而不是高矮。

[60]. 杰里布的呢称。

[61]. 蜘蛛人能看到多种光谱。

[62]. 蜘蛛人的许多表情是以肢腿动作表示的。

[63]. 另一种蜘蛛人有别于人类的特点。

[64]. 蜘蛛人能看到各种光谱，所以对人工复制的图像的要求比人类严格得多。

[65]. 类似人类电视的显像管。

[66]. 免得早产儿受普通人骚扰。

[67]. 综合上文可以看出，蜘蛛人的生育过程是女方怀孕，一次生下好些孩子。这些孩子移到父亲的背毛里继续生长，这个阶段的婴儿称为贴背婴儿。婴儿大到会四处活动时长出婴儿眼。这种眼睛只有两只，能转动几度，近视。再长大些后，婴儿眼退去，长出成人的眼睛，婴儿阶段到此结束。作者显然是从某些动物的生长繁殖中得到的灵感。

[68]. 蜘蛛人的身体构造不同于人类，可用的肢腿很多，所以器械也不同于人类，如枪支上可能不止一个保险，东西可以放在背包里（背上也有手，从背包往外拿东西很方便）。

[69]. 蜘蛛人的服装样式显然不同于人类。

[70]. 摩擦生热，绳子自然会发光。人类虽然看不见，但蜘蛛人可以看见这种光。

[71]. 蜘蛛人的眼睛与人类的不同。

[72]. 源自威尔斯科幻小说《最先抵达月球的人》。小说主人公使用了一种反重力材料，以这种手段登上月球。这种反重力材料的名称就叫卡沃莱特。

[73]. 作者杜撰的伟人。

[74]. 这里开玩笑地套用了莎士比亚的著名台词。

[75]. 后面两个是作者杜撰的人物。

[76]. 详见此部分08章。

[77]. 西方许多名字源于职业，如史密斯就是铁匠的意思，昂德希尔是山脚的意思。日本许多名字源于地址，如松下。作者在描写蜘蛛人时借用了这两种人类习俗。

[78]. 意思是闪亮的高山。

[79]. 即蜘蛛人所谓干燥飓风，详见此部分08章。

[80]. 光频、声频或无线电频仪器。基准波和实验波或实验波的两部分之间存在干涉现象，干涉仪可以利用这一现象测量波长、波速、微小距离、速度、折射率等。

[81]. 蜘蛛人星球还没有进入大气彻底凝结的阶段，所以还有云层，喷气机还能飞行。

[82]. 蜘蛛人不止两只眼睛，所以会有四筒望远镜。

[83]. 蜘蛛人命名的星群。

[84]. 蜘蛛人重视地下，看来其神话传说也是这样，而人类传说中的神灵总是生活在天上。

[85]. 一般的漩涡会把人朝水下拖，但在重力缺失的情况下，水向上涌，漩涡自然将人拉向上方。下面段落描写的事件都发生在无重力环境中，与正常情况下不同。

[86]. 维多利亚，意思是胜利。特鲁德没想到这个词是个名字。

[87]. 范的这个计划犯了个致命错误：弄错了方向。高于人类文明的飞跃界和超限界在银河外围，银河内核是零意识深渊。范的壮举最后以

失败告终。但机缘巧合，他终于进入了向往中的飞跃界，开始了另一番冒险，即《深渊上的火》一书中的内容。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

目录

版权信息

PART ONE

- 01 -

- 02 -

- 03 -

- 04 -

PART TWO

PART THREE

- 01 -

- 02 -

- 03 -

- 04 -

- 05 -

- 06 -

- 07 -

- 08 -

- 0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返回总目录](#)

未讀

【美】弗诺·文奇——著
李永学——译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天空的孩子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VERNOR
VINGE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科幻文学史上的
里程碑之作

硬科幻代表作家，5次“雨果奖”得主

弗诺·文奇经典太空歌剧
刘慈欣数次公开推荐

《深渊上的火》续章

银河界区三部曲 ······ [III]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版权信息

银河界区三部曲 III：天空的孩子

THE CHILDREN OF THE SKY

作者：[美] 弗诺·文奇（Vernor Vinge）

译者：李永学

出品方：未读·文艺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献给卡罗尔·D. 沃德与约翰·D. 文奇

谨在此向以下为我提供过建议与帮助的人士致谢：

戴维·布林、约翰·卡罗尔、辛迪·千、霍华德·L. 戴维森、罗伯特·弗莱明、迈克·加尼斯、切丽·库什纳、基思·迈耶斯、萨拉·巴斯·迈耶斯、汤姆·芒内克、戴安娜·奥斯本、玛丽·Q. 史密斯。

我的编辑詹姆斯·弗伦克尔为本书贡献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我对他心怀感激。《天空的孩子》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吉姆与托尔图书出版社对我很有耐心。我知道，关于上一部小说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本书的工作量几乎是上部小说的四倍。

PART ONE

[飞船山之战两年后]

如何才能引起世界首富的注意？

自他记事以来，维恩戴西欧斯始终致力于攀附王族。他做梦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沦落到要靠一位平民商人施怜的境地。现在，他正带着硕果仅存的一名仆人，在东部家园工业区查找一处地址。

这条路比刚才那条更窄了。世界首富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

小巷两边有几道沉重的大门，眼下所有大门紧闭，但上下班时想必这里也是人潮涌动。墙上每隔一两米就贴着一张海报，却不像他们在别处见过的那种广告，只是简单写着需求和通告：“上工前先洗爪”“无预付工资”“应聘向前走”，诸如此类。最后一张海报上的箭头指向夹巷尽头宽大的双开门。这里充斥着一种庸俗浮华的格调，只是……维恩戴西欧斯一边走，一边死死盯着头顶上方高耸的城垛。那应该只是往木头上抹了层灰浆吧。但如果真是石头做的，那就意味着商业至上的东部家园正中心隐藏着一座坚实的要塞。

维恩戴西欧斯停下脚步，挥手示意仆人继续前行。切提拉蒂弗尔朝巷尾走去，一路为他亲爱的主人高唱赞美歌。还没等他走到门前，双开门猛地敞开，一大队组件蜂拥而出。这十来个组件如同哨兵般一字排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维恩戴西欧斯几乎就要抬头去找城垛上的弓箭手了。

那个巨大的共生体呆呆地看着他们，然后用命令的口吻大声问道：“你们来找活干？识字吗？”

切提拉蒂弗尔停下歌功颂德，答道：“当然识字，但我们不是——”

看门人立即打断他的话：“不打紧，我这里就有申请表。”他的两个组件快步走下台阶，嘴里叼着几张纸，“我会给你们解释清楚

的，然后你们签上字就行。大掌柜给钱多，住得好，每十天休息一天。”

这下可把切提拉蒂弗尔气坏了：“听着，老兄，我们不是来应聘做工的。我家主人——”他毕恭毕敬地向维恩戴西欧斯欠了欠身，“是来为大掌柜推荐新的产品和商机的。”

“不会写字就按爪印——”他终于听明白切提拉蒂弗尔的话，这才住了口，“不是来找活的？”他注视着他们，打量了一会儿切提拉蒂弗尔的时髦装束，“是了，看你们这身行头就不像来应聘的，我早该发现的。”他想了想，“你们走错门了，商务访客应该去商务中心。你们往回走五个街区，到大掌柜的中央大厅去。慢着，我给你拿张地图。”那家伙丝毫没动。维恩戴西欧斯随即发现，这个共生体的组件数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多，一直延伸到建筑物内部他看不见的地方。这帮东部佬，恐怕再离奇的状况都应付得了吧。

切提拉蒂弗尔拖着步子回到维恩戴西欧斯身边，走在最前面的组件愤愤不平地嘟囔起来：“整整三公里路呢，就为了绕去这破房子的另一头！”

维恩戴西欧斯点点头，绕开仆人走上前去，直接对看门人说：“我们为了帮助大掌柜，大老远从西海岸过来。我们理应受到礼遇，而不是宵小之辈的推搪！”

看门人最靠前的那个组件吓得直往后退。从近处看，维恩戴西欧斯可以断定，对方并非军用共生体。除了在宴会上，他八成还没杀过任何活物。事实上，这家伙神经也太大了，对于眼前逼人的杀气竟全然没有察觉。很快，他重整队形道：“尽管如此，先生，我必须服从命令。商务访客还请前往商务中心。”

切提拉蒂弗尔嘶吼起来，满满的杀意，维恩戴西欧斯则挥了挥手，示意他安静。只是，维恩戴西欧斯确实不想绕道去正门，不仅仅是图方便。他现在意识到，发现这个边门是他们意外交了好运。尽管木女王的奸细不太可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但知道大掌柜和维恩戴西欧斯有联系的人越少越好。

他礼貌性地退了几步，离开看门人一段距离。如果他能找个有脑子的人谈谈，通过这里应该不成问题。“或许那条命令对我不适

用。”他说。

看门人苦苦思索了将近五秒钟，最后说道：“但我想它适用。”

“那好吧，我们在这里等地图送来，你或许可以趁机请示一下危机处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维恩戴西欧斯可是为这种时刻储备了不少诱饵，“告诉你们的头儿，就说他的访客有外层空间入侵者的消息。”

“从哪儿来的什么？”

“我们有一些与‘人类’相关的目击信息——”看门人依然摸不着头脑。“见鬼，伙计，就是关于那些螳螂怪的事！”

提及螳螂怪，前来接待他们的可就不是什么看门人的主管了。来者是个五体，在指挥系统中级别要高得多！这位瑞玛斯里托菲尔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然后摆手示意他们跟上。没几分钟，他们便从看门人的组件当中穿过，走上一条铺着地毯的走廊。维恩戴西欧斯四下打量着，努力掩饰笑意。内部装潢完美体现了与巨额财富不相匹配的低下品位，足见这位新晋富豪的愚蠢。他们的向导倒是很不一样。瑞玛斯里托菲尔的大部分组件身形纤细，但口鼻和身侧伤痕累累，毛皮下健实的肌肉线条流畅。他的眼睛接近浅黄色，算不上友好。

他们走了很久，那位向导几乎一言不发。终于，他们来到走廊尽头。那是一扇只够单个组件通过的房门，比起世界第一平民富翁的办公室大门，反倒更像兽穴的入口。

瑞玛斯里托菲尔打开房门，探头进去：“我把外来者带来了，阁下。”

房间里传出声音：“你应该说‘我的大人’。我今天觉得‘我的大人’听着更舒服。”

“遵命，我的大人。”瑞玛斯里托菲尔说，但他留在走廊里的四个组件都厌恶地摇着头。

“好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让他们进来吧，屋里有的是地方。”

维恩戴西欧斯的组件依次通过狭小的入口，装作不经意地四下张望。煤气罩灯高高挂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在罩灯上方，维恩戴西欧斯隐约能看到躲在横木后的一位保镖的部分组件。没错，房间是很大，但塞满了东西。是些什么呢？不是走廊里那些珠光宝气的摆件。这里到处是装备和配件，还有倾斜的大号画架，上面铺着未完成的图纸。几面书墙高耸，需要站在横木上，动用绳索和滑轮才能拿到最上层的书。维恩戴西欧斯的一个组件与书墙之间不到一米的距离。这里完全没有文学著作，大部分是些分类账簿，最上面的像是装订成册的法律文献。

只闻其声的发话人继续说道：“走到我能看到你们所有组件的地方！真见鬼，你们就不能走商务访客入口吗？我建造那个王座室可不是当摆设用的。”说到最后，他抱怨似的喃喃自语起来。

维恩戴西欧斯费劲地穿过满屋的杂物。他的两个组件从画架底下钻了过去，其余组件也紧跟着来到房间中央。切提拉蒂弗尔挪动身子让出道来，他在经历了片刻的思维混乱后，终于得见这位大掌柜的真容。

这是个组合欠佳的八体。维恩戴西欧斯不得不数了两遍，因为较小的组件总是四处乱跑。核心部分是四个中年组件，看不出任何贵族或军人特征。其中两个戴着各地会计都喜欢的那种绿色遮阳帽，另外两个正在翻阅一本账簿。显然，他先前要么在清点钱款，要么在考虑削减开销，要不然就是在干其他生意人该干的事。

大掌柜恼火地瞪着维恩戴西欧斯和切提拉蒂弗尔：“你们说自己了解螳螂怪，最好真是这样。关于螳螂怪我知道得也不少，你们可别想撒谎。”他努努嘴，示意维恩戴西欧斯走近一点。

要待之以皇家之礼。维恩戴西欧斯的两个组件俯身向大掌柜靠近。这下，大掌柜的所有组件都注意到他了。那四个小组件都是还不满两岁的幼崽。它们不再围绕四个会计做不规则运动，其中两个缩在成年组件身后，另外两个已经进入维恩戴西欧斯身边一米以内的区域。这些幼崽是大掌柜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只是勉强够格，而且

只在它们愿意的时候才加入。它们的思想声吵得维恩戴西欧斯难以忍受，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才能勉强留在原地。

大掌柜很没礼貌地在他身上戳戳点点了一通，然后问道：“说吧，你们是怎么知道螳螂怪的？”

“我亲眼见到他们的飞船‘纵横二号’从天而降。”维恩戴西欧斯用了人类对那艘飞船的称呼，发音单调而干脆，地道的舶来品，“我目睹了飞船上的闪电武器只用一下午的时间就让一个庞大帝国灰飞烟灭。”

大掌柜点了点头。对大部分东海岸共生体来说，木女王的那场胜利不过是天方夜谭，但大掌柜显然不在此列。“小子，你说的这些也不是什么新闻——虽然知道那艘飞船名字的共生体寥寥无几。”

“我的大人，我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我会说螳螂怪的语言，知道他们的秘密和计划。”此外，右数第三个组件还背着他们的一台数据机，但他还不想亮出底牌。

“哦，是吗？”大掌柜微笑着，显得精明而多疑，就连幼崽也是相同的神情，“那你们又是谁？”

这问题攸关生死，但他迟早要坦诚相告的：“我的大人，我名叫维恩戴西欧斯，我是——”

大掌柜的所有组件猛地抬起头来：“瑞玛斯里托菲尔！”

“我的大人！”那个瘦小的五体堵住了唯一的出口。

“取消所有预约。今天不再会客了，谁也不见。叫萨里米诺弗恩负责好换班工作。”

“遵命，我的大人！”

大掌柜的四个成年体放下账簿，所有组件都看着维恩戴西欧斯：“我们会验明你的身份的，先生。我保证会谨慎处理，不过得彻查清楚。”看得出来，大掌柜热切希望这是真的，眼下连幼崽都规规矩矩的，“你是木女王的间谍首脑，被判犯有叛国罪。”

维恩戴西欧斯的所有组件都昂起脑袋：“完全正确，我的大人，但我以‘叛国’为荣。木女王和螳螂女王以及她的蛆虫们结盟了。”

“蛆虫？”大掌柜瞪大了眼睛。

“是的，我的大人。‘螳螂’和‘蛆虫’指的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形态，他们自称‘人类’，‘螳螂’则用来指代成年人类。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两足行走的生物，阴险邪恶，不过始终是单体。”

“真正的螳螂是昆虫，只有这么高。”一只幼崽张开嘴，比画了一个不到五厘米的高度。

“天上来的螳螂肩高足有一米五。”

“这我知道，”大掌柜说，“但蛆虫呢？成年螳螂怪的幼崽？”

“一点儿不错。”维恩戴西欧斯最靠前的两个组件又朝对方挪了挪，以表信任，“有件事您可能还不知道，听完后您会更加认同这个比喻的。事实上，来自天空的侵略在飞船山之战近一年前就开始了。”

“在木女王大举北伐之前？”

“是的，北伐之日往前推三百五十天，一艘比‘纵横二号’小得多的飞船秘密着陆。您知道船上载的是什么呢？我的大人，第一艘登陆舱里是满满一舱的蛆虫卵！”

“这么说那才是入侵的真正开端，”大掌柜说，“就像昆虫的蛆从卵中孵化后四处横行，这些人类将侵占整个世界——”

切提拉蒂弗尔插嘴道：“他们会把我们吞噬干净！”

维恩戴西欧斯瞪了他的仆人一眼：“切提拉蒂弗尔的比喻用过头了。眼下蛆虫们还小，成人只有一个，也就是螳螂女王拉芙娜。但想想吧，拉芙娜和‘纵横二号’才来两年，她已经控制了木女王的王国，还把领土扩张到整个西北地区。”

大掌柜的两个成年组件正心不在焉地摆弄着一种计算工具，上下拨动着算珠。果然是个算数狂。“螳螂们——尤其这个拉芙娜——是

怎么控制思想的？因为声音足够响亮，能淹没其他人的思想声？”

这是个试探性的问题。“并非如此，我的大人。就和昆虫一样，人类思考时没有声音，完全没有。他们就如同行尸走肉。”维恩戴西欧斯稍做停顿，“我的大人，我不是要您轻视这种威胁，但只要我们联手，就能战胜这帮家伙。人类非常愚蠢！这并不意外，毕竟他们只是单体。据我估计，最聪明的人类也不会比一个搭配不当的四体强多少。”

“真的吗？连拉芙娜也是这样吗？”

“没错！他们连最简单的算术都不会，还不如街头小贩。他们几乎对声音毫无记忆，就连人耳能听到的声音也不行。和螳螂这种昆虫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偷盗和寄生。”

大掌柜的八个组件纹丝不动地坐着。维恩戴西欧斯能依稀听到一些零碎的思想声，混杂着算计、惊奇与迟疑。

“这说不通啊，”大掌柜终于开口，“我自己也做过调查，知道一些你说的事情。但那些螳螂怪是最优秀的发明家，我测试过他们的黑火药，我还听说过使用这种火药的弩炮。他们还有我仿造不来的其他发明，他们能飞！他们的‘纵横二号’或许真的已经坠毁，但他们还有一艘小型飞行器，几乎只有小艇那么大。去年，就在镇子北面，有几个可靠的共生体见过。”

维恩戴西欧斯和切提拉蒂弗尔交换了一个眼色。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维恩戴西欧斯高声说：“我理解您的意思，我的大人，但这和我说的并不矛盾。螳螂人只不过是把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偷来占为己有而已。我有……消息来源……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干。结果，受害的种族终于烦了，将他们逐出天空。他们拥有很多东西，但他们理解不了，也无法复制。这些设备终究会消耗殆尽的。您说的反重力飞艇就是一例。此外，这些家伙也偷走了我们的许多发明，而且还在继续偷。就以您提到的黑火药为例吧，它可能早就被某个极富创造力的共生体发明出来了，很可能就是加农弩炮的真正发明者。”

大掌柜没有马上回应，看上去大为震惊。维恩戴西欧斯自从听说大掌柜以来，就一直怀疑这个共生体有个特殊的秘密，一个足以令其坚定不移地支持维恩戴西欧斯的秘密。这还只是他的假设，但——

终于，大掌柜回过神来：“我也怀疑过……黑火药和弩炮……我记得……”他一时又失了神，成年和幼年组件彼此分开。幼崽们满地乱跑，像绝望的残体那样哀鸣。很快，大掌柜重新振作起来，“曾经……我也是个发明家。”

维恩戴西欧斯指着满屋子的机械装置说：“依我看您现在也是，我的大人。”

大掌柜好像没听见他说话，自顾自说道：“但后来我分裂了，与我分离的兄弟最后离开这里去了西海岸。他总是有那么多点子。你觉得会不会是——”

正是！但维恩戴西欧斯说出的话却更为谨慎：“我的消息源还在，先生。或许这方面我也能助您一臂之力。”

太多不可能的事了。拉芙娜在做梦。她很清楚，但就是醒不过来。她只能在恐惧中观望与承受，因恐惧而窒息。瘟疫舰队包围了她，飞船如同烂泥里的虫群一般聚集。舰队原有一百五十艘飞船，还有大批无人机。如今无人机已被拆卸一空，许多飞船也不在了，其中一些也被拆卸掉了。只要对瘟疫有好处，船员也可以被拆卸，或者直接被驱逐。她能在梦里看到数以百计的尸体，有人类、迪洛基人，甚至还有车行树。

瘟疫远在将近三十光年外一个普通的恒星系里……拉芙娜和孩子们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这足以证明一切只是梦境。在宇宙的这片区域，光速是极限速度，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比光快，因此三十光年远得几乎无法跨越。她不可能知道敌方舰队的近况。

舰队在死亡中浮沉，但它本身并未死去。若能靠近仔细看看这些飞船，便会发现其间有东西在动——构建仍在继续。这支舰队曾经是神明的一只手，如今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神明复活。即便受困于弹丸之地，策划和构建仍在进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迫使一息尚存的船员竭力工作。如有必要，这一过程可以历经千百年，培育出新的船员以弥补人员的自然损耗。该程序的终极目标是生产出星际冲压飞船。这种飞船将成为爬行界的最高科技，运行速度接近光速。

也许现在一切努力都没有必要了，因为就像拉芙娜能看到瘟疫一样，瘟疫也能看到她。这位受困的神明对她说：规则变了。我来了，我来了，比你料想的快得多。

拉芙娜突然惊醒，剧烈地喘息。

她躺在地板上，弯曲的右臂疼痛不止。我肯定是摔下来了，多么可怕的梦。她挣扎着坐回椅子上。此刻，她不在“纵横二号”自己的

舱室里，那里的自动化系统会在她落地之前使地面变软。她茫然四顾，试图理解当前的状况，但她记得的只有那场梦。

她的手抚过椅侧。这是把木头椅子，和桌子一样，同为当地爪族厂家生产。墙壁是淡绿色的，逐渐与同为淡绿色的地板融为一体。她花了好半天才认出这里！她在孩子们的登陆舱里，木女王的新城堡之下。她把脸埋进手心，静候片刻直到周围停止天旋地转。眩晕感终于消退，她靠向椅背，试图思考。直到梦境的最后几分钟之前，一切似乎都还合情合理。

她记得自己去了地下墓穴，检查孩子们的冬眠箱。城堡的这块区域运用不同时期的各种科技，从冷兵器时代一直到业已落幕的超限界文明时期。墙壁是用凿子和锤子雕成的，照明用灯则是从“纵横二号”上借来的。两年前，他们从斯特劳姆登陆舱上取下冬眠箱，将它们转移到这里。这里空间充足，能保证容器间距，以便冷藏设备散热。

一半的冬眠箱都空了，原本睡在里头的人都已醒来。这几乎包括了年纪较长的所有孩子。他们现在要么住在新堡镇，要么住在镇郊，有些来这里上学。只要她仔细听，就不时能听到孩子们的尖声大笑，还混合着共生体的咯咯叫。

可我后来进登陆舱又是为了什么？哦，对了。她原本只打算待上几分钟，从外面透过窗口看看那些仍在沉睡的小家伙就行了。他们正懵然不知地等待着，直到有足够的人手来照看他们。尝试唤醒的工作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只是经检测，有些冬眠箱已经濒临失控。她要如何拯救这些崩溃容器里的孩子？这就是她今天来的原因：回顾提莫·瑞斯特林的唤醒过程——那是她第一次尝试修复冬眠设备。

这个登陆舱原本拥有飞跃界的顶尖技术，但大部分功能在爬行界趋于无效。她一直无法把登陆舱的维护记录转移到“纵横二号”的稳定系统中去，只好亲自过来查询记录。她不安地巡视舱内：这个绿墙环绕的房间见证了太多事情。登陆舱不仅是飞跃界的至高科技，它还去过超限界下层的超限实验室，并在那里得到了……改良。只要抬起头，她就能看到一部分改良成果。那是从舱顶蔓延而下的菌类——神奇的反制手段，如今却像落满灰尘的蛛网一样死气沉沉。反制手段曾夺走太阳的光辉，杀死她的挚爱，或许还拯救了银河系。就连斯特劳姆的孩子们也会被这些菌类的残骸搅得心神不宁。

在这种地方，会做噩梦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但她旋即想起，在疯狂的梦境占据她的大脑之前，她都做了些什么。在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受内疚的烦扰，几乎无法入眠。很显然，她毁了提莫的前途。她并非有意为之，工作上也并未出现疏漏。只是无论如何都要挑选一个受损冬眠箱中的孩子出来试水，而我选了他。问题不在男孩扭曲的腿，也不在于他大概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聪明。问题在于，自提莫醒来已经过去几十天了，然而在这孩子身上还是看不出半点成长的迹象。

可靠的意见远在几千光年之外。如今，“纵横二号”和这个古怪的登陆舱是拉芙娜·伯格森多仅有的资源。她还记得，自己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录入数据，并把提莫的冬眠记录和“纵横二号”的最新医疗测试报告相关联，这才弄清了症结所在。在爬行界，没有人，也没有机器能预测这一点。她不得不面对那个冰冷而残酷的事实：提莫成了一件极具价值的……实验品。

当她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拉芙娜双手抱头。她已经无力寻找任何技术上的补救措施，也不再竭力否认自己是在支配他人的人生。

所以我就这么睡着了，然后做了噩梦？她凝视着淡绿色的舱壁。她太累了，而且完全被打败了。拉芙娜叹了口气。她常做有关瘟疫舰队的噩梦，但这次是最古怪的。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活动，目的在于转移她对提莫的愧疚，哪怕只是暂时的也好。

她断开与登陆舱相连的头戴式显示器，爬出舱外。三年前，斯佳娜·奥尔森多和阿恩·奥尔森多将孩子们带来这里，当时这一带还是开阔的草地。她在蜘蛛形起落架旁站了一会儿，环视着这座清冷干燥的地下墓穴。想象一下吧，宇宙飞船的上方建了一座城堡。只有爬行界才有这种事。

她必须一再重返这里，直到所有孩子苏醒过来为止。但令她庆幸的是，今天的任务到此为止，她可以离开这里了。再攀登两段台阶，她就能步入城堡庭院，回到夏日阳光里。刚放学的孩子都聚在那里，他们结伴玩耍，和爪族朋友一起嬉戏。如果留下来闲聊，她大概能在新城堡待上整整一个下午吧。在必须返回“纵横二号”的舱室之前，她将度过一个美好的夏日黄昏。一踏上台阶，她便找回了那种身心放

松的感觉。她应该稍微休息一下，和孩子们玩一会儿。总会有办法解决提莫的问题的。

拉芙娜还在黑暗的楼梯间向上攀爬，突然，她又想起了那场梦。她停下脚步，伸手扶向冰冷的石墙以稳住身体。舰队里的那个思维体说：“法则变了。”是啊，如果界区发生变动，超光速航行将再次成为可能，那么，瘟疫也许很快就会到来。无论她是在睡梦中还是清醒着，这种可能性都困扰着她。自飞船山之战以来，“纵横二号”一直在监控相关的物理法则，还从未发出过警报。

拉芙娜仍靠在墙上，呼叫“纵横二号”，要求打开监控仪窗口。图像被传送了过来，是一张格式编排混乱的图表。没错，还有一如往常的噪声。然后她注意到上面的数值。这不可能！她滑动记录，发现就在五百秒前出现了峰值。界区的物理特性值超出仪表最大刻度，甚至高达超限界的水平，并且足足持续了十毫秒。她随即注意到起伏跳动的红线。那是她早前设置的界区警报线，峰值出现的瞬间她就该接到警报的。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是哪里出了纰漏。她手忙脚乱地检查起来，心中越发恐惧。好吧，确实是她疏忽了：只有当她位于“纵横二号”内部时，界区报警系统才会开启。为什么飞船的逻辑系统没有发现如此愚蠢的错误？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她已经向孩子们解释过几十遍了。孩子们很难理解：如果你把膝盖蹭破了，错在你自己。我们生活在爬行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现有的系统都缺乏常识，简单得可怜。在爬行界，若想做好一件事情，你必须自身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解释。在他们的家乡，这种理念荒谬至极，就连拉芙娜·伯格森多也难以接受。

她瞪着悬于黑暗之中的显示屏。这明显是界区警报，但也可能是误报。肯定是误报！峰值转瞬即逝，还不够十次探针取样的时间。是仪器瞬变值。好了。她转身继续攀爬台阶，但还在沿时间线前后不断搜寻证据，试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她还有几个系统诊断程序可以一试。

她思索着，又上了五级台阶，转向另一段楼梯。她能看到尽头不远处的一方光亮。

飞船山之战后，界区物理特性有如大山般不可动摇……但这个比喻也预示着，一旦动摇，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地震时有发生。还有前震。她看到的可能是局域宇宙层面上一次突发的微小滑动。她看了看

界区图像上的时间。她在孩子们的登陆舱里莫名睡去，峰值的出现与这一时间基本吻合。原来如此。在那将近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光速可能不再是极限速度，登陆舱也可能获悉瘟疫舰队当前的状况。反制手段或许运行了将近百分之一秒的时间。

她的梦实则是一条讯息。

尽管如此，她仍然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时间。或许只有几个小时。但如果还有几年，或者几十年，那接下来的每一秒都应当善加利用。无论以何种方式。

“嘿，拉芙娜！”庭院另一头的学校附近传来一声孩子气的叫喊。下一秒，孩子们就会将她团团围住。

这可不行。她半转过身，退回楼梯间。噩梦很可能是真的。并非只有反派才需要面对这种艰难的选择。

每个旬日的最后一天都不用上学。对于这种结束一周^[1]的方式，提莫·瑞斯特林感觉无聊透顶。有些时候，贝尔会领他去新城堡某个阴湿的角落里转转，拉芙娜·伯格森多则会带他渡过海峡，前往秘岛。

今天会是非常快乐的一天，因为其他孩子同意让他加入他们的秘密行动。

“提莫，你负责望风。”加侬对他说。这次的探险就是加侬·乔肯路德组织的，他还特别邀请了提莫，虽然这意味着从飞船山下来他们必须一路抬着他。在加侬和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提莫成功穿越了悬崖下的巨石滩。一路上，海鸟的叫声此起彼伏。

现在，孩子们已经抵达海边，峭壁耸立在他们身后。水面与视线齐平，感觉很是奇妙。浪涛的浮沫与海雾交融，几公里之外的秘岛上，建筑物若隐若现。来到这里，你便知晓峭壁下都有什么了。你可以观察“低潮”如何收回海水，留下满地光滑的礁石，如同巨人的杂物堆。这里根本没有干燥的地方，涨潮之时，一切皆在水下。

贝尔在提莫近旁轻快地走着，像往常那样发着牢骚：“这些脏水会弄脏我的毛皮的。”贝尔一身纯白，这在爪族中十分少见，虽然她那个老年男性组件在年轻时身上可能带有黑斑。

“没人非要你来，蠢货。”加侬说。他和贝尔的关系不大好。

贝尔咝咝笑道：“休想甩掉我。我都好些年没见过什么像样的海难船了，你们是怎么知道它会在这儿靠岸的？”

“我们是人类。山人自有妙计。”

另外几个孩子笑了起来。他们正排成一路纵队，沿着山岩间的狭窄小径前行。其中一个孩子说：“其实是内维尔告诉我们的，他在研

究码头作业时从‘纵横二号’的监视屏上看到了。拉芙娜和那些共生体也知道海难船要来，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时刻关注着最新动态。”

“没错！木女王的手下恐怕还在崖畔港呢。我们会抢先到达现场，目睹船靠岸的那一刻。”

他们就这样走着，海难船仍不见踪影，只有海水冲击着岩石。前方上空，成群的海鸟正围绕某个中心高飞盘旋。提莫的胸中莫名涌起一股乡愁。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事物能让他想起过去，就像那群海鸟，明明那么陌生，可当它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又和家乡的建筑群那么相像。

及踝深的海水渗进提莫的皮鞋里，如同冰冷的手掌抚弄着脚底。
“等等我，伙计们！”

“瞧瞧，我说什么来着，这儿路不好走。”说话的是贝尔，她蹦着，一脸担心。

加侬回过头问：“又怎么了？”然后他耸耸肩，“好吧，就近找块石头，是时候把你放下了。”

加侬和其他几个孩子折返回来，把提莫抬到近旁那块巨石一侧的岩架上。贝尔的两个组件踩着另外三个组件，也跳上了岩架。

“从这儿你能自己爬到顶上去吧？”加侬问。

提莫扭过身子，顺着光滑的石头曲面努力看向另一侧。他最不愿承认的就是自己做不到：“嗯，我可以。”

“那好，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了。嘿，我们会和这帮倒霉蛋交上朋友的。你一会儿爬到石头顶上去，如果看到木女王或者拉芙娜·伯格森多，就让你的爪族朋友喊我们一声。明白吗？”

“明白。”

加侬和其他人又上路了。提莫目送他们离开，只有欧文·维林转身冲他挥了挥手。好吧，他们跟他不一样，都在日益走向成熟，就算不怎么重视他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再说了，他只是个负责望风的。

他沿着岩架，向可供他借力的地方挪动。贝尔还在他的下方转来转去，左思右想，不知道怎么把另外三个组件也弄上来。哎呀，头顶上方的岩石上栖息着一对海鸟。他记起了鸟类和鸟巢的相关课程。

“鸟巢”类似于鸟类自建的托儿所，但缺乏安全保障。如果那对海鸟认为他是来抓它们的生体复制品（幼鸟后代）的，可能会飞下来啄他。

幸运的是，那两只鸟不过响亮地叫了两声，相继飞回盘旋在水边的鸟群中。他注意到，他的同学们和鸟儿飞走的方向一致。嘿！他就要登顶了！他在光滑的黑色石面上挪移，小心翼翼地避开鸟粪。

贝尔从岩石边缘探出脑袋问：“能帮我一把吗？”

“抱歉，我没注意。”他平躺在岩石上，垂下手朝第一个组件的前腿抓去。那是她的男性组件伊姆。当提莫开始向上拉时，贝尔的其余组件也都上前帮忙。终于，她成功登顶，坐在石块中央，因为爪子冻僵而抱怨个不停。提莫艰难地转身，终于一睹海难船尊容：那是个木筏，仍漂浮在海上，但是正一步步向礁石逼近。

贝尔的三个组件俯下身，竖起了耳朵，另外两个在提莫左右两端正坐好。提莫猜测自己身旁这两个应该是在观察木筏。爪族的视力通常不如人类，然而一旦组件散开，他们在洞察力方面便大有长进。

贝尔说：“你能听到吗？是木头撞在礁石上的声音。”当然了，在裸耳听力方面，爪族则比人类优秀太多，差距足以用光年计算。

“可能吧。”提莫注视着木筏前端。好吧，礁石确实能撞坏木头，不是吗？尤其在没有防触礁系统支持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安全规避系统。他看到木筏正从中间断开，两端向相反方向倾覆。这肯定不是木筏设计者的初衷。

他眯起眼睛，试图辨认细节。他看到木筏上堆满了圆桶，还有很多爪族，一个个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褐色布衣，大多蹲坐在圆桶之间。时不时会有四五个爪族站起身来，设法控制木筏。是的，它们正竭尽全力让木筏远离礁石。

“它们遇上麻烦了。”他说。

贝尔发出猫头鹰般的鸣叫，这是爪族的笑声：“它们当然有麻烦了。你没听到水里的那些家伙在尖叫吗？”

他这才发现好多脑袋浮在水面上。“太可怕了，就没有人去帮帮它们吗？”提莫说。他知道，加依他们帮不上什么忙。

贝尔耸了耸肩：“它们要是没有漂到这么靠北的地方，或是选在涨潮的时候来，根本不会出这些问题。”

“难道我们不该帮帮那些落水的共生体吗？”

贝尔的一个组件望向他：“什么共生体？那儿都是些热带佬。它们就跟北方单体差不多，但它们从不主动组成共生体——偶然事件除外。就看看那筏子吧！没脑子的家伙造出来的垃圾。有些时候，这伙白痴会被海潮冲走，离开丛林，漂来这里。要我说，它们就该死在路上，越多越好。”她像往常那样嘟囔着，一边闲扯一边发着牢骚，

“我们自己的伤残老兵就够麻烦的了，但也算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至少眼不见心不烦。现在，这帮乌合之众不请自来，准没好事。它们会满城瞎转悠，把我们的街巷搞得乌七八糟。一群榆木脑袋，邋里邋遢、臭气熏天的无脑窃贼和乞丐……”

后面的话更加不堪。贝尔是一个萨姆诺什克语讲得近乎完美的爪族共生体。有时，即便她已将注意力转向别处，个别组件还在就前一件事抱怨个没完。不过此刻，贝尔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海难船上，长长的脖子来回扭动。当加依·乔肯路德向他们发出邀请时，她显得比提莫还要热心。他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只见圆桶在浪花间沉沉浮浮。

“既然热带佬是个麻烦，你干吗还对海难船这么感兴趣？”

“听着，孩子，海难船古来有之，我还记得关于它们的传说。每隔几年，就会有一群热带来的单体被冲到岸边。活下来的家伙向来是个麻烦，但木筏上的垃圾倒有点价值，通常是些日常见不到的稀奇玩意儿。因为热带地区到处是疾病和杂音，共生体在那儿根本没法生存。”她停顿了一下，“嘿，有几只木桶也撞上礁石了，我听见木头碎裂的声音。”两个组件冲到石崖边，最年长的组件留在后方，管控全体组件的方向感，“行了，提莫，你留在这儿，我去下面看看。”

最年轻的两个组件已经急不可耐地飞奔而下，全然不顾划伤和扭伤的危险。

“等等！”提莫喊道，“我们应该留在这儿望风的。”

“我走近点也能望风，”她说，“你老实待在那儿就行。”那两个年轻组件早已被巨石边缘吞没，消失不见了，另外两个正帮着老伊姆应对湿滑的岩壁。她发出一组爪族和鸣，在提莫看来，那就是一句含混不清的托词：“你是总望手，明白吗？记住，加侬还要靠你呢。”

“但是——”

现在，贝尔完全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她当然还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她可能不会理睬他。她在这件事上很在行。

提莫退回巨石中央。这里确实是个不错的望点，但贝尔走后，指挥只能靠他一人大喊大叫了。他在迷蒙的海雾中极目远眺，仍不见任何救生艇从秘岛出发，穿过海峡。南边的崖畔港在距离上要近得多，但码头上大片的桅杆和风帆也都纹丝不动。那些遇险的爪族恐怕只能等加侬和其他孩子施以援手了。

他回头看向海水礁石相会之处。他不时能看到贝尔的组件出现在各种地方。她设法在狭窄的通道中穿行，几乎是踏着浪花前进。她走得很小心，尽量不让爪子接触冰凉的海水。总之，她离落水者不过几米远了。她会帮助它们吗？拉芙娜说过，爪族是由海洋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个个都是游泳好手。但此时看着贝尔的提莫猜想，极地的海水对爪族来说也许太冷了。

不过，贝尔的两个组件还是踏进水里，其余组件拉住下水成员的斗篷，以防那两个组件被水冲走。也许她能救出一两个热带爪族。这时他才注意到，她拼命靠近的是卡在时隐时现的礁石之间的一只木桶。透过木桶的裂缝，可以窥见桶内的绿色纤维。

“贝尔可真是的。”提莫自言自语道。他挪动到巨石南侧，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在那儿！加侬他们终于到达水边了。他基本能看到所有孩子，他们身边还有几个共生体，但加侬一伙人一向和爪族往来不多。这几个共生体看上去相当不安，他们挤作一团，大声抱怨着，

声音响得连五十米外的提莫也能听见。孩子们看起来也不大自在。他们的裤子全湿了，欧文等人冷得都发抖了。加侬爬上一小块台地，正挥着手示意其他孩子跟上。

一块木筏的残骸离孩子们不到十米远。它在水面上浮浮沉沉，时而无限靠近那块台地，提莫担心孩子们会被它撞上。木筏残骸上有已损坏的桅杆和从桅杆上坠落的船帆残片。提莫从没上过航海课，因为这门课程是专门为想当探险家和外交家的大孩子们开设的。但这些桅杆和船帆显然与他在秘岛码头和崖畔港见过的那些整齐划一的桅杆、船帆不同，除非这些部件能够自我修复——众所周知，爪族不具备这样的高科技，否则木筏肯定早已失控。它大概是遇上了风暴，然后就成了这副模样。

贝尔还是只对她那桶宝贝感兴趣，其他的全都不管不顾。加侬和其他孩子正对着木筏上的爪族大呼小叫，岸上的两个共生体也在喊叫。提莫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不过热带爪族的呼号尤其响亮，而且听着不像爪族和声。或许是另一种爪族语言，或许只是惊恐的尖叫。

提莫想象不出那群孩子能帮上什么忙。他又看了看崖畔港的方向。嘿！有东西正沿着怪石嶙峋的海岸线移动，看起来像是四五个拖着货物的共生体。位于他们头顶上方的一一是反重力飞艇！其设计并非出自人类之手，飞艇总像落叶一般飘忽不定，但这不重要。它还是带有那么一丝家乡的气息。

反重力飞艇小心地避开上升气流，沿山崖缓慢下降。它要在那几个靠近的共生体前方着陆，但离提莫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当然，飞行员只可能是行脚。一时间，提莫好奇他为什么不降落在更近的地方。这时，飞艇突然倾斜，顶部擦过岩石，但很快又翻转过来，轰然落地。最近，撞机事故确实多了点，所幸机身比木头和岩石都要结实。上部舱门砰地打开了，转瞬间一个人类的脑袋探了出来。是约翰娜·奥尔森多。这并不教人意外：每次飞艇出航，乘客几乎总是她。

提莫转身便对着加侬和孩子们大喊：“援兵到了！”

加侬·乔肯路德摇摇晃晃地站在石台边缘，那块木筏残骸在他可触及的范围之外搁浅了。欧文·维林等一些孩子退了下来，加侬和其余几人则对准木筏的方向不停地扔着什么。他们大声叫着、笑着，一下接着一下地投掷。他们正在朝着那些热带爪族扔石头。

提莫站起身来喊道：“嘿，伙计们！别扔啦！”风声无疑盖过了他的声音，但他们注意到他有如风车般旋转的手臂。加依朝他挥了挥手，也许只是以为提莫在提醒他们有情况。扔石头的孩子们从水边退开。提莫脚底一滑，重重地摔在石头表面的一处水洼里。

他或许赢得了加依的友谊。对他来说，这件事曾经无比重要，但如今看来并不那么美好。

来到爪族世界后的第二年，孩子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海难船。约翰娜·奥尔森多刚满十六岁，却在这次海难的余波中建立起自己“坏女孩”的威名。考虑到那些常年调皮捣蛋的孩子都未能荣膺此头衔，这不能不算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行脚·威克勒尔拉克疤痢也听说了海难船的事，于是他俩相约飞去帮忙。但这显然不符合“坏女孩”的行事风格。他们抢在木女王的海岸巡逻队之前早早出动了。约翰娜甚至没等反重力飞艇停稳就跳出座舱，向遇难的木筏跑去。飞艇在她身后又短暂升空，而后落下。对此她可能压根儿就没注意。热带爪族的木筏已经在岩石上撞得四分五裂。

她这才看见已经到场的其他救助者，竟是以加依·乔肯路德为首的一群不靠谱的孩子。而且——噢，该死！——他们正朝落水的爪族丢石头呢！约翰娜绕过一块块巨石，蹚过内海峡的冰水，对着加依那伙人破口大骂起来。

那群家伙已经从岩石上撤退，匆匆消失在通往山崖的小路上。他们都比约翰娜年幼，而且谁也没有她高。再加上约翰娜一向以坏脾气著称，还是唯一真正参加过飞船山之战的人类孩子。

约翰娜的目光在乱石堆里来回扫荡，搜寻着其他捣蛋鬼的踪影。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提莫·瑞斯特林。在贝尔·奥恩里卡伊姆的帮助下，他正笨拙地从一块山岩上往下爬，前者不过是由几头小动物拼凑而成的共生体。然后，提莫和贝尔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不见，她也就不再想他们的事了。行脚从反重力飞艇上走了下来，他的五个组件都试图将她拉出及踝深的海水。

“嘿，你这是干吗？”约翰娜并不领情，“水又不深。”虽说海水寒彻骨髓，但有礁石阻挡，大海温驯得像一座涟漪不兴的池塘。

行脚带领着她沿岸边行进，始终与海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这里不全是浅滩，坑坑洼洼多着呢。你要是还不知深浅地乱走，一转眼保准出事。”身为漠视生死的漫游者，他也许有点过于胆小了，但事实上……距离他们的立足点仅四五米的地方，水中已经有白色泡沫在翻腾了。站在砾石上举目望去，水天朦胧一片，浓雾滚滚，为日头蒙上了一层阴霾。

海岸巡逻队到了。五个共生体已经在操作绳索，试图把最大的那块木筏碎片从犬牙交错的礁石丛中拉出来。

木筏上，几十个热带爪族正躲在一堆堆垃圾中间。这是约翰娜第一次见到热带爪族，它们就像本地爪族说的那样古怪。这些外来者不组成共生体。它们就是临时聚合的一群单体，随心所欲地做着各自喜欢的事情。其中有些懂得配合救援者，会拽住抛向它们的绳索，而另一些则吓得不知所措。她扫视雾气环绕的海面，到处是露出水面的脑袋，要不就是趴在碎木上的单体。但很快，几十个热带爪族又被海浪掀回水里。

约翰娜把手伸向离她最近的疤痕屁股，行脚的组件里块头最大的那个。“看那儿！水里那几个就快淹死了！我们应该先救它们。”

行脚的组件全都点头赞同：“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嘿，当然有救！”约翰娜指着海岸巡逻队手上成卷的救生索，“带上绳索！叫上海岸巡逻队！先把最要紧的事做了！”

行脚通常行事冲动，但这一回他犹豫了片刻，才追上海岸巡逻队，高声叫嚷起来。约翰娜已经听了三年的爪族语，可还是听不太懂。这种语言由组件之间的和声堆砌而成，有时音调过高，甚至超出了人耳的接收范围。还不等你辨识出和声中单个音节的含义，下一段和声又来了。就好比现在，行脚正在大声发布命令，代表“木女王”的音节多次跳出来。如此看来，他是想借助更高的权威以服众。

两名海岸巡逻队员离开岗位，和行脚一起从礁石上拖走尚未使用的绳索。一群共生体从崖畔港那边向他们跑来。这些家伙看起来不像

海岸巡逻队员，他们大多绕开约翰娜和行脚，朝更远的目的地进军。和其他爪族一样，他们最感兴趣的似乎还是那个木筏。木筏上仍有好多生命在等待解救，但真正危在旦夕的是那些落水者。包括行脚在内，总共只有三个共生体在帮助它们。共生体们来来回回地跑，一遍又一遍地把拴着漂浮物的绳索扔进海里。在水中挣扎的那些单体跃出水面，拼命想抓住绳索。它们的动作像极了海洋哺乳动物。倘若海水能再温暖、平静一些，它们还不会有生命危险。可现在，这些救生索成了存活的关键：只要热带单体能抓住绳索，救生员很快就会将它拖上平坦的鹅卵石海滩。约翰娜他们成功救起了十几个落水者。然而，水里本来至少有三十颗脑袋，其余那些肯定是在冰水中失去了意识，要不就是被冲往更北的海域了。

与此同时，其他共生体已经把木筏残骸都拉上了岸。当海岸巡逻队和本地居民爬上垃圾堆开始翻找时，筏子上的热带爪族立刻做鸟兽散。约翰娜方才意识到，这场“救援”的主要目的是弄到海难船上的货物。

海峡内已找不到更多幸存者了。原先和行脚一起救助落水者的那两个共生体也加入了争抢废品的疯狂大军。在平坦的海滩上，瑟瑟发抖的幸存者聚拢成几小丛，数量最少的一丛也有不下二十个热带爪族。它们不是共生体，只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单体。

约翰娜走过去旁听热带爪族说话，以为能辨认出一些爪族语的表达方式，却什么也听不懂。说到底，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共生体，但待在它们身边，她偶尔也能感觉到轻微的蜂鸣。这些生物能够在某个特定的频率范围——大约四十千赫至二百五十千赫之间——发出声音，也就是共生体所说的思想声。

行脚紧跟约翰娜的脚步，但与最近的热带爪族始终保持着至少十五米的距离。“你在这儿恐怕不受欢迎啊。”他说。

“你说我吗？”约翰娜说着，眼睛仍盯着这些奇怪的单体。它们大多没穿衣服，皮毛就和传言所说的一样脏乱，有些热带爪族除爪子以外全身都没有毛发。“是我们救了这些家伙啊。”

“哦，我说的不是这些家伙。”行脚说。约翰娜又向那群难民靠近了一些，几十颗脑袋跟随她的动作，上下颚神经质地开开合合。行

脚继续说：“嘿，我也没说这些热带佬会喜欢你！我敢打赌，它们压根儿不知道是你救了它们。”

它们的脖子都冲着她，还有一两只翻滚着从其他同胞的身上掉下来。一时间，她还以为它们要发动进攻，但那几只刚落地的爪族看上去也受到了惊吓。约翰娜退开一两步：“是，我能明白你的意思。它们就像战争中受伤的残体，只会害怕，不会思考，而且一旦受惊，说不定就会进入攻击模式。”

“差不多。”行脚说，“但有一点，这些家伙可不比残体，它们可能从来就没组成过协调有序的共生体。它们的思想声毫无意义。”

约翰娜继续在难民周围走动。她需要和这群热带爪族保持一定距离，好让它们安心；一旦越过雷池半步，它们可能会扑向她。行脚是对的，它们和战争伤员不同。她知道的那些残体都渴望重组，再次成为某个共生体的一部分。他们会对行脚怀抱善意，尽力吸引他靠近。如果在受创前对人类有所了解，他们也会对她表示友好。“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它们？”她问。

“哈，这就是你不受海岸巡逻队欢迎的原因。事实上，每隔几年就会出现这样一艘海难船，船上装的大都是废品，不是认真做生意的人会喜欢的东西。”

约翰娜扫了一眼雾蒙蒙的海滩。的确，海岸巡逻队人手不足，难以管控所有难民。虽然热带爪族一个个虚弱得东倒西歪，大部分显然被周围的共生体吓到了，但仍不时会有几个脏兮兮的家伙乘警卫不备逃跑。一旦巡逻队员追了出去，就又会多出五个甚至十个难民同时出逃——总有一些能成功逃脱。她看向行脚：“这么说，巡逻队情愿它们多淹死几个？”

行脚的几个组件冲约翰娜点了点头：“是这样没错。”他虽然是木女王的配偶，却不喜外交辞令，“本地残体已经够木女王操心的了，这群家伙只会平添麻烦。”

约翰娜胸中一阵恶寒，比海水还冷。在爪族世界里，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共生体对待残体的方式。“那它们之后会怎么样？如果有人强迫它们回到海上——”她提高了嗓门，火气也涌了上来。约翰娜可以

断定，拉芙娜·伯格森多不会容忍这种事发生，只要她能及时告诉对方。她一个转身，快步朝反重力飞艇走去。

行脚的所有组件也都转过身来，紧跟上她：“不会发生那种事的，不用担心。事实上，木女王颁布了长期有效的法令，允许所有幸存者住进崖畔村。这些巡逻队员只是在等候支援，好把难民都赶到村子里去。”

大约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已经不见踪影，它们或单独或成对地逃跑了。比起约翰娜熟悉的那些残体，它们也许可以活得更好。通常情况下，残体都是些焦虑不安的精神障碍者，即便身体健康，也有不少被活活饿死。那些惨遭遗弃的老年组件一般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约翰娜没有放慢脚步，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是不是？”行脚说。他曾经声称，自己总跟着她，是因为她在一年里干的怪事比别人在十年里干的还要多。行脚是个真正的漫游者，这番话显得有些夸张了。他的记忆持续长达几个世纪，其间他亲历了不少如今看来并不可靠的历史传说。很少能有共生体像他那样，行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证过那么多事情。早年的冒险经历造就了行脚，他始终把生存放在首位，但缺乏坚韧不拔的意志。好在，行脚是个正直的共生体，这对于约翰娜来说，实在是一大幸事。在全世界所有的爪族当中，她最先认识了行脚和写写画画。这份运气救了她，也最终拯救了所有幸存的人类孩子。

“怎么，你不打算向我透露你的计划吗？”行脚说，“但我猜你希望我载你去某个地方。”这并不难猜，因为约翰娜仍旧朝飞艇所在的方向走去。飞艇就降落——或者说坠落——在一座山崖脚下：崖壁陡峭光滑，任何爪族或不借助工具的人类都难以攀登。

行脚跑到她跟前：“好吧好吧，但别忘了，热带佬无法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就算它们有意组成共生体，组件之间的联动也相当有限。”

“这么说，你在热带待过？”这件事她还从未听行脚提起过。

行脚犹豫了一下：“好吧，我确实在边缘地带待过一阵子，但从林深处的热带佬才是真正的热带佬，它们对共生体来说是致命的存在。你能想象被这帮乌合之众包围的感觉吗？它们压根儿不在乎离你

有多近。你完全无法思考……但我想，如果所谓‘物极必反’的故事都是真的，那也不失为一种自我消亡的好法子。不，我只是想说，这种海难船以前也来过。我们往往要忍受一到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徘徊游荡的单体数目比起通常情况下的老年组件和残体要多得多，甚至比我们和铁先生、剃刀之间的那场战争产生的单体还要多，但最终问题会自行得到解决的。”

“我想也是。”他们在房屋大小的巨石间穿行，翻过挡路的小型石山。这里并不安全，不适合散步，因为这些岩石都是从他们头顶上方不知什么位置滚落下来的。春暖雪融之后，有时你能看到岩石倾泻而下，汇入乱石堆中。这时，一个想法在约翰娜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使她更想即刻飞离这里：“也就是说，再过一两年，这些可怜的家伙大多会死去，然后木女王和她的臣民们的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哦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基本上不是。许多个世纪以来，木女王和她的臣民们发现，等到某个凉爽的秋日，再碰上某个大方向朝南的表层洋流，他们就能以近乎友好的方式摆脱这些海难幸存者了：只消修好木筏或者造批新的就行。毕竟，利用源源不断漂来的木筏残骸再造个粗糙的筏子也不算什么难事。”

“难不成那些幸存的热带爪族都会识趣地上船出海？”

“也不见得，但这就够了。这些年来，木女王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她知道热带佬很容易上当。它们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喜欢能生火的玩意儿——这一点匪夷所思，因为热带气候潮湿，那些东西很快就没法用了，但它们就是喜欢各种蠢玩意儿。王国的共生体很久以前就摸透了它们的这种习惯。所以，只要在筏子上堆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再放点吃的，如果浪不太大，你就能把热带佬请上船。然后，只消把筏子往向南的洋流里一推，嘿，问题就解决了！”

约翰娜伸手探向反重力飞艇光滑的银色金属外壳。轻轻触碰之下，侧面的舱门向上打开，一条坡道滑了下来。这是专门为有轮生物设计的，人类或爪族也能轻松出入。她登上飞艇，坐在她平时常坐的位置上（内部的设计对人类不太友好）。

行脚翻过岩石，一个接着一个走上斜坡：“约翰娜，它们不是完整的人，这你也是知道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是你，行脚，你并非真的这么想，对吧？”

五体在驾驶舱里一一就位。反重力飞艇的用户界面在飞跃界或许兼容性良好，但来到爬行界后，它便自动回到了最适合其原主人车行树的默认设置。而在整颗星球上，恐怕也找不到一棵活着的车行树。这简直糟糕透顶，因为在默认的用户界面下，飞艇的控制装置散布在驾驶舱各处。或许一个人类机组能驾驶这艘飞艇，但他们必须耗费毕生的时间接受训练，学习如何应对极不稳定的飞行系统。当然了，一个共生体，如果他能像行脚那样疯狂又富有经验，或许也能开动这玩意儿，但也只是勉强。

舱门关闭。行脚忙着重新设置飞艇的反重力材料，几个组件却看着约翰娜，思考她最后提的那个问题。他用人类语言和伤感的口吻说道：“是啊，它们和动物不一样，约翰娜。我的爱人木女王可能认为它们还不如野兽，但就像你说的，我并不认同。我经历过太多次组件分离了。”他推动操纵台上几十根控制杆中的一根。反重力飞艇左端开始爬升，然后是右端。飞艇侧向滑行，砰的一声撞上了崖壁。他很快修正方向，飞艇向左倾斜，平顺地离开悬崖，却又撞上下方最大的一块岩石，被反弹了回来。此时，行脚已经找到了感觉，而后飞艇便一路爬升，只是偶尔会擦到悬崖边缘。两年前，大家发现只有行脚能驾驶飞艇，从那以后，行脚便有了新的嗜好，那就是把他的乘客吓得屁滚尿流。究其原因，部分是出于漫游者特有的幽默感，部分是为了享受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权利。连拉芙娜也上过他的当，而约翰娜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她揭露过他的“罪行”，但她也知道，近来飞行状况异常并非行脚捣蛋所致，而是由于反重力材料功能逐渐减弱，操控飞艇也就变得越发困难。这些材料当中性能最好的部分都是从“纵横二号”上拆卸下来的，而且越拆越多。行脚不得不重新反复学习飞艇的飞行特性，已经无暇再搞过去那些恶作剧了。

飞艇又滑落了五米，但此时已经离开悬崖很远了。它飞升至岩石上方二十米处，周围空空荡荡，船身的那点晃动倒也无伤大雅。这次的起飞还算不错。

现在，飞艇已经在稳步爬升了。行脚转头看向她：“我忘记问了，你到底要去哪儿？”

“我们去给这些家伙弄个体面的家。”约翰娜回答。

木女王的残体之家坐落在玛格兰山谷相对平缓的谷坡上，就在崖畔港上方不远处，热带爪族被圈养在那里。行脚的飞行路线与直通残体之家的航线近乎一致。也就是说，虽然反重力飞艇在各个方向上有所偏移，但整体来说仍保持着直线飞行。如果飞行高度还能再高一些，他可以冒险试试超声速飞行，不过在这种短途飞行中，飞艇航速恐怕还比不上共生体的奔跑速度。

行脚调整了设置。从外部看，飞艇机身呈银色；从内往外看，船壳却是透明的。然而，视野差得惊人。那些东拼西凑的反重力材料完全不透光，好像一块块黄褐色碎布打的补丁。某些区域修补得过了头，看起来就像是某个疯狂的共生体缝制的厚棉被。就是因为有这些遮蔽物，约翰娜才选定了自己最喜欢的座位。她的座位并非真正的座椅，她必须保持身体前倾，才不会撞上天花板，安全带也是临时配的；但优点在于，正下方的景致一览无余。

他们刚好从孩子们的头顶上空飞过，就是先前她在海难船附近看到的那些孩子，五男两女。从这个高度上，她能够辨认出每一个人。“没错，就是这些家伙。”约翰娜摇头自语。“你看到了吗？”她问行脚。

“我当然看到了。”行脚的三个组件把脸贴在舱壁上补丁之间的空当处，他毫不费力就能看到不同方向上的景色，“你指什么？”

“那群孩子。他们之前朝落水者丢石头。”她在心里默念那几个名字，暗暗发誓绝不忘记，“欧文·维林，没想到他也会干出这种事来。”欧文和她同龄，他们在学校里棋逢对手，还是没有浪漫关系的朋友。

飞艇猛地俯冲直下，吓得人牙齿打战，紧接着又开始爬升。每回坐上这艘小艇，约翰娜都会颇有先见之明地咬紧牙关。如今她已很少会被这类特技动作惊动，除非他们正冲向什么坚硬无比的物体。

行脚恢复了对飞艇的控制，他似乎也毫不在意这次起伏。“说实话，小约，我觉得欧文没丢石头。他当时在后面。”他说。

“那又怎样？他应该劝阻别人才对……”他们飞过另一个孩子的头顶，他身形矮小，落在队伍最后。与他并肩同行的是一个五体。共生体大多会跟这伙小流氓保持距离，而贝尔则是那三个与之牵扯不清的共生体中的一个。“看到了吗？连提莫·瑞斯特林这小家伙也掺和进去胡闹。他刚刚还在替人把风呢！”提莫下体残疾。他在超限实验室时还算健康，但即便那时，她也对他抱有同情。他和她的弟弟年纪相仿，但出生在一个阶层较低的整合员家庭，地位远在那些复活古老资料库的科学家与考古学家之下。若是对比爪族世界的社会分工体系，则提莫一家就是看门人，负责打扫更有才能之人留下的那些闪光的垃圾。一直以来，他在学校表现欠佳，缺乏科研头脑。她还以为，自身的不幸经历能让他更加同情海难船上的可怜生灵。唉……“要我说，肯定是被那个老跟着他的共生体给带坏了。”毛色苍白的五体环绕在他周围。在人类到来之前，贝尔·奥恩里卡伊姆自命为王国中一位极富才华的未来政客。她将魔爪伸向了提莫，这真教人遗憾。这男孩值得更好的爪族密友。但话又说回来，他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有能力拒绝他人的不良影响了。

他们驾驶反重力飞艇，把孩子们甩在了身后。她回头望去，仍能勉强看清队伍前列几个孩子的面孔。没错，其中就有加依·乔肯路德，他和伙伴们走在一起，手舞足蹈，有说有笑。真是个浑球。在超限实验室那会儿，加依比约翰娜大一岁。他跳了几级，当时已经快毕业了。加依是个该死的天才，甚至比约翰娜的弟弟还要天赋异禀。十四岁那年，加依已经是太空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其造诣足以媲美研究团队里的任何成员。人人都同意，假以时日，他必将成为斯特劳姆文明圈最杰出的太空考古学家。可惜在这里，加依的天赋毫无用武之地。

反重力飞艇升得更高，也飞得更快了一些，依然晃晃悠悠的。飞艇下方，海岸巡逻队员和普通市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从崖畔村向北走，多半是去海难船那里。队伍中还混有几个人类，其中一人正在奔跑。

“嘿，下面那人是内维尔。”约翰娜说。

“他也扔石头了？”行脚很吃惊。

“没有，没有，他是从崖畔村过来的。”在所有孩子当中，内维尔·斯托赫特年纪最大，当然也最明事理。在超限实验室时，约翰娜

一度非常迷恋他，但刻意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当年，他可能压根儿不知道她的存在。她还是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而他都快毕业了。再过一两年，他或许会成为斯特劳姆的一位研究员。他的父母当时是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尽管内维尔还很年轻，却已经展露出外交方面的天赋。

他设法得知，加侬和其他孩子会经过此处。他没能更早赶来阻止他们。她知道，他此刻奔跑的目的并不是尽快赶去海难船那里。他转向内陆，朝孩子们所在的方向跑去。追上他们之后，他放慢脚步，招呼加侬和其他人停下，显然是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她将身子进一步前倾，想要看个究竟。海雾飘上陆地，孩子们的身影已经隐约难辨，她只看到内维尔拦住了所有捣蛋鬼，正等着提莫和贝尔赶上来。他抬起头，朝她挥了挥手。谢谢你，内维尔。如此一来，虽然没能亲自到场处理，她也不必为此负疚难安了。

约翰娜仰起身子，望向南方。虽然海雾遮挡了视线，但她还是能看到崖畔村及其位于玛格兰河口处的小港口。身处夏末无云的天空之上，眼前的景色她百看不厌。冰川侵蚀而成的玛格兰山谷呈U形，一路延伸至内陆。绿色低地绵延起伏，直到与陡峭的崖壁相连。高山上积雪斑驳，终年不化。历史上，正是玛格兰山谷分隔了剃刀和木女王的领地，而飞船山之战改变了这一切。

木女王的残体之家就在前方了，高踞于迷雾之上。它的前身是一家临时的战地医院，木女王为了向那些因支持她而受伤的共生体表达敬意，主持修建了这些建筑。如今，这里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期。行脚宣称，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这一带见过类似的机构。当然了，许多共生体至今都不理解其存在的意义。

这些建筑物坐落于山谷一侧一块小小的台地之上。围栏沿平地边缘修筑，比任何爪族农民建的都高。围栏内房屋布局拥挤，尽可能地留出更多空地，供居民锻炼和娱乐。木女王曾开玩笑说，这块空地其实是给行脚留的，便于飞艇安全着陆。考虑到约翰娜和行脚来这里的频率，这确实不失为一件好事。

降落过程并不平稳。她发现在空地附近活动的爪族中间，有些异类混迹其中，样貌脏得出奇。它们是怎么通过围栏的？她意识到，她不是第一个带来海难船消息的人。她开始修改自己先前打好的腹稿。

若是在平时，约翰娜此刻肯定已被空地上的爪族团团围住，但今天只有更善表达的几个单体同她打招呼，大多数病患似乎都对那些热带访客更感兴趣。至于负责这座收容所的管理员，她在现场一个也没见着。

约翰娜和行脚离开那片自由活动用的场地，走过被拉芙娜·伯格森多称为“老人院”的建筑群。共生体的组件基本活不过四十岁，老人院里就住着那些高龄组件，他们已然无力再与昔日的同伴一起生活、工作。别的组件会来探望，有时甚至一待就是好几天，尤其是在老年组件作为该共生体中智力或情感的主导者而存在的情况下。在约翰娜看来，这正是残体之家最令人感伤的地方：没有足够的技术条件，现状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善。其余组件前来看望的次数终将越来越少，等接纳了更年轻的组件后便不会再来了。

一路上不断遇到爪族，他们都抬起脑袋看她。有的共生体对老年组件足够重视，于是定期前来团聚。这些重情重义的来访者纷纷向她致意，有的甚至能说出一整句萨姆诺什克语。他们都是懂得感恩的爪族。但总的来说，这里和人类黑暗的史前时代太像了，而我们这些孩子只能面对，别无选择。

越过空地和为身强体壮的残体设立的健全体兵营，从营地附近上坡，管理员办公室就在坡道的尽头。其实还有一条捷径，但约翰娜和行脚选择了绕开战犯监狱的远路。在不少爪族王国也存在这类机构，不过通常是用来关押那些全民公敌并将其斩首示众的。木女王没有这种虐待囚犯的嗜好，从来都没有。行脚曾向约翰娜保证，他们这帮幸运儿遇上的绝对是全世界最善良的独裁者。剃刀已经改过自新，维恩戴西欧斯依然在逃，木女王的领地当前只有一个战犯——剃刀亲手创造的怪物：铁大人。铁大人如今已经减少至三个组件，坐拥一间牢房和一块小型活动场地。她有两年没见过那个残体了。她知道她弟弟偶尔会来跟那个三体说话，但因为杰弗里、阿姆迪和铁先生有些私人恩怨，她只希望他们探访的目的不是奚落铁先生。铁先生已经彻底疯了。虽然木女王始终对此保持警惕，但剃刀恳求不要摧毁这个残体。

在这场离奇的拉锯战中，铁先生艰难地活了下来。这会儿，她听到从战犯监狱里传出尖厉的怒吼，是铁先生要求守卫放他出去。他也感知到外头出了事，可惜看守不在，他不能到运动场上去。

“狗舍管理员都去哪儿了？”约翰娜问。怎么连卡伦弗雷特也没有？她平日里可是负责得要命。

“和弦在呢，我能听见他说话。”行脚朝主管办公室的方向噘了噘嘴。

“他在？”见鬼。和弦是狗舍主管、守旧派，货真价实的浑蛋。现在她也能听到前方传来的咯咯声了。声音很响，起初她还以为是健全体兵营里的日常喧嚣。好吧，是那个共生体在打电话。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唯有外界的建议方有可能增强和弦有限的判断力。她抬起里屋大门上的单杠锁，和行脚先后通过。实际上，主管大楼原是为值夜班的管理人员准备的宿舍，这一福利通常由卡伦弗雷特独享。房间足以容纳两到三个共生体，但此时屋里好像只有一个声音。正门敞开着。约翰娜弯下腰，用别扭的姿势率先进了门，行脚紧随其后。

和弦还在更里面的房间，在他自己的长官办公室里。那间房面积不大，和弦多半不太满意，但屋里装有电话，于是上任第一天，这位主管便将其占为己用了。其实铺设线路并不难，别的房间也轻而易举就能装上电话，不过谁也没有告诉他，约翰娜对此很是满意。不喜欢和弦的大有人在，并非就她一人。

行脚和约翰娜进来时，和弦刚好挂上电话。“哎呀呀，”他听上去亲切而友好，“我好多麻烦事儿的源头来啦。”他朝书桌前的地板比画了一下，“请坐吧，约翰娜。”

约翰娜席地而坐。她现在得抬起头才能看到和弦的脑袋，不过如果她选择站着，就要一直弓着背，免得撞上房梁。行脚回到走廊里，只留一个组件在门口探头探脑。这样他才能参与讨论，同时避免思想声互相干扰。

约翰娜本来准备了一套说辞，但这通电话兴许是个变数。“看来，”她开始了即兴演说，“你已经听说海难船的事了。”

“当然，我刚刚就是在和女王陛下商讨此事。”

“哦。”那木女王对此怎么说？看和弦一副自我陶醉的模样，恐怕情况不妙。“先生，幸存的热带爪族有近两百名。行脚告诉我了，这远远超出了南海遇险船员的平均数量。”

和弦的组件纷纷摇晃着脑袋，形成一片恼人的涟漪。“是啊，我想你需要为此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说。

“那个，我也帮忙了哦。”行脚愉快地插了一句。

和弦一脸轻蔑地对着行脚摇摇头。这位狗舍主管一直以来都在无视行脚的存在。在爪族当中，这两个共生体可谓两种极端：一个将组件维系得那么紧密，如同人类紧紧攥起的拳头；另一个则松散得仿佛随时会丢失一两个组件。和弦的不幸在于，行脚作为女王的配偶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女王现有的一部分组件便是取自行脚。和弦只好凡事小心翼翼，不敢说半句反对他的话，生怕被打小报告。他扭头看向约翰娜：“你肯定很好奇，今天下午我的助理们都去哪儿了。”他指的是其他狗舍管理员，他们大都很友好。

“好吧，是的。”

“就因为你，他们才不得不离开这里。这也正是我刚才在和女王讨论的话题。这场海难因为你从普通的机遇升级为可怕的麻烦，这已经够糟了，而最不可原谅的是，你居然引它们来这里避难。”

“什么？我没做过这种事。”

行脚开口了：“嘿，管理员先生，我当时也在场。约翰娜显然做不了这种事，我看没有哪个热带佬能听懂半句萨姆诺什克语。”

和弦的所有组件都站了起来，纷纷整理起各自身上那件整齐划一的红夹克制服。两个组件一边往桌上爬，一边朝约翰娜用力地比画着手势。“那么请你原谅，”他说，“我以为只有你会这么做，我的助理也都这么想。他们现在全都下了坡，去狗舍外面抵挡那帮热带痞子的侵袭。总之我们心中有数，是谁怂恿这群家伙这样做的。”

约翰娜双臂交叉，身体前倾。她知道，大多数难民还留在海边，海岸巡逻队正要把它们集体赶往崖畔村。先前逃脱的不过三四十只，它们这会儿大概还在山腰处晃悠。至于说是她建议热带佬来这里的，

简直一派胡言。和弦过去也干过类似的事。他曾对她大加指责，抨击内容刚好是她原本要提的建议。这一回，她不能不战而降：“先生，如果你的部下也认为是我指引热带爪族来这里的，那或许说明这是个好主意。热带爪族是和你们一样的生物，与我们在残体之家救助的单体并无差别。”

“是狗舍。”和弦纠正道。狗舍管理是爪族文明中关键的一部分，集婚姻顾问、动物养殖和再造手术于一身。约翰娜尊敬大部分狗舍管理员，甚至包括不喜欢她的守旧派。哪只幼崽何时加入哪个共生体，重组是否必要，只有真正经验丰富的管理员才能给出最合理的意见。若想帮成年单体和双体组合成机能良好的共生体，则需要更出色的天赋。这里有些管理员真可谓是业内天才，但和弦·红夹克并非其中之一。他是个东海岸来的专家，木女王曾因为失去最年长的两个组件而情绪低落，他趁机设法骗取了她的信任。与王国内大多数的共生体相比，这些东部来的红夹克对待单体的态度更为严苛。在某些方面，他们就像过去的别割主义者，当然在木女王面前，她不会暗示得如此直白。

“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后果，”和弦继续说，“根本问题在于，你将残体视为病患。我能理解，这都是基于人类的根本弱点，你作为人类中的一员自然也无法摆脱。”

约翰娜忍不住想嘲讽他。要不是被困在这片前科技时代的蛮荒之地，我们人类可以任意更换身体上的任何部位，而且比和弦先生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只可惜这番话也可能反过来支持和弦的论点。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驳，约翰娜只好任由对方说下去。

“我们共生体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摆脱当前的成员继续存活，而且永远保持最佳状态。”

幸好行脚知道如何回应：“我有足够多的漫游经验，所以我知道，你这个观点并不是总能成立。”

“像你这种松散的共生体……”

“哈，没错，然而正是我这个松散的共生体，在女王面前说话管用。跟我说说吧，和弦，你真打算把今早上岸的难民全都赶走吗？”

“没错。”红夹克笑眯眯地说。

“的确，它们比以往的数量更多。”行脚说，“作为爪族，它们吵得招人烦。就像普通的单体和双体那样，它们很快就会开始在村镇周围游荡，惹出更大的麻烦。无论是村民还是商人都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但我也知道，木女王并不赞成杀掉它们。”

和弦仍咧嘴笑着：“如果当初你们二位能放那些多余的难民自生自灭，如今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他耸了耸肩，“谁也没说过要杀了那些幸存者。我很清楚，幸存到最后的家伙会带上我们准备的廉价小玩意儿坐船离开。木女王告诉过我，这种事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次。”他的全体组件向行脚投去一致尖锐的目光，“别以为只有你能跟女王说上话。”他指了指电话，“这玩具可真神奇，绝对是你们两腿人最棒的发明。”

真见鬼。约翰娜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我应该在飞来这里的途中给木女王和拉芙娜打电话的，而不是像这样只能把时间浪费在发火上。

和弦还在继续：“女王陛下和我都认为，继续往狗舍里塞人根本不切实际。如果不进行大规模扩建，空间根本不够用。更何况，收容热带爪族与本机构成立初衷严重不符。”他稍做停顿，仿佛在等约翰娜和行脚反驳，“但你们也不必担心新堡镇或秘岛会受到侵扰，我已将新的方案呈给陛下，她也欣然表示支持。我们会把热带佬送去一块专为它们量身打造的新飞地。”

“第二座残体之家？”行脚问。

“非也。它位于飞船山南端，足以将热带佬隔离在一切它们可能惹出麻烦的地方之外。另外也无须配备人手，因为那里只管收容，不包治疗。”

“这么说，是座集中营？”

“不，是座大使馆！热带爪族驻本地大使馆。有时候，荒谬就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和弦说，伴着鸣笛般的笑声。爪族能自己给自己伴奏，约翰娜觉得这点很可爱，只可惜眼前这位是和弦·红夹克。

“当然了，要多筑几道围墙，前期还要加强外围戒备，但这也有利于

女王的士兵积累实战经验。管辖区内还会有一小块农田，足够容纳一片硬芯草坪和一座红薯园。我们都知道，热带佬不爱吃肉。”

约翰娜瞪着眼前这个共生体。爪族是杂食性动物，都爱吃肉，只有一贫如洗之人才吃素。但如果她只能想出这些话来反驳，那么无疑和弦已经赢得了这场辩论。她瞥了一眼行脚。“好吧，”她最后说，“这可能也是个办法。”

“事实上，”行脚说，“如果细节方面处理得当，这兴许真是个好办法。要知道，前期工作恐怕会持续好几年，我不确定——”

“至于后面的事，”和弦打断了他的话，“谢天谢地，那就与我无关了。你可以把你对未来的担忧告诉陛下，当然，你肯定会这么做的，一如既往。”

“好吧，我会的。”行脚回答。

约翰娜能感觉到身后的行脚轻轻拉了拉她的腰带，仿佛在说，是时候来个体面的撤退了。行脚担心她会死磕到底。他太了解她了。好吧，这一回她会证明行脚错了。她小心地站起身，以免撞上天花板。她说：“那好吧，和弦先生，您如此及时并且，呃，漂亮地解决了问题，我向您深表感谢。”你看，我也可以圆通得体。她把腰弯得更低了一些，但不是在鞠躬，她只是想倒退着出去而已。

和弦示意她先别走：“你知道，我和陛下深入探讨过。我认为，在廉政和公共卫生方面，陛下和我的观点极其相似。毕竟，狗舍管理也是关乎全民福祉的一件大事。我来自东部，比这里的大多数生物更有感触。剝刀暴政激起的反弹本来就够糟了，人类又来火上浇油，把你们自己都稀里糊涂的那套道德观加诸我们。”

“是，确实如此。”约翰娜比了个和弦绝对看不懂的手势。她真想快点摆脱这个家伙。

很不幸，和弦偏偏就是那种喜欢在他人伤口上撒盐的家伙，他大概觉得痛打落水狗才是取胜之道。他继续道：“你对狗舍的疯狂影响就到此为止了，约翰娜。我们没有你想要的资源，无法帮你实现你的‘残体之家’理念。”

她留意到对方的破绽：“这么说，那些战争老兵和事故伤员你也打算弃置不顾了？”她无视行脚的劝诫，又朝和弦所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和弦对她说话的语气并不在意：“不，不是这样的，女王的旨意十分明确。虽说成年残体即便成功重组，形成的共生体也大多不够健全。我是说，尽管希望渺茫，但这些老兵值得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亟须铲除的是那些愚蠢的理念。共生体组件会变老，会得不治之症，会死亡——抱歉，但恕我直言，无论如何一厢情愿，组件最终都会死的。延长组件的寿命并非狗舍管理员的职责所在，况且我们也没有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

“但是和弦，既然老年组件终究会死，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好最后的一两年呢？”

红夹克耸耸肩：“这也是我刚上任时觉得这个愚蠢的主意没什么害处的原因。但你注意到没有？你的这种介入恰恰是在鼓励健全的共生体停留在濒死组件的身边。于是，我们这里病弱无用的组件只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不会有任何好转。我们都知道，他们永无复原的可能，可他们占用我们的空间，剥夺了我们原本可以拯救的病人的生存机会，其中也包括那些你情有独钟的成年单体。总得有人来做这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需要有所取舍。”

行脚探出一颗脑袋：“恐怕你很难跟心软的西部人解释这个‘艰难的决定’，他们只是想继续陪伴最年长的组件而已。”

和弦的几个组件审慎地凑在一起：“最后的选择将由共生体自主决定，我们只是把种种不利后果告知他们，并指出我们再没有多余的资源去看护他们衰弱的组件了。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任凭我们处置，还是自己负起责任来——顾及体面的共生体通常会选择后者。”传统意义上，当一个组件跟不上正常狩猎的脚步时，这就意味着他“掉队”了。在爪族的字典里，“掉队”其实是组件死亡的委婉用语。

“那你打算杀了现有的看护对象吗，嗯？”约翰娜又向前迈进一步，这足以让和弦感受到威胁。

他的两个组件咄咄逼人地冲了上来，但其他组件只是有些紧张地盯着她：“传……传统的法子不会带来任何痛苦或者压抑。你们这些可悲的两腿人，至死受困于一具肉身之中，我不指望你认同我们的观点。”他所有的组件似乎又恢复了勇气，五张长满利齿的嘴巴大张着，在她面前左摇右晃。

在她身后，行脚的所有组件都抓着她的裤子和外衣下摆。他不再轻手轻脚，而是尽最大努力想拉她出去。他说话彬彬有礼，仍在掩饰自己的真实用意：“嗯，感谢您事先告知，亲爱的和弦先生。”

红夹克们优雅地点点头：“不客气，我只是转达了女王陛下的意见。”

“我会亲口感谢她的，”行脚说，“等我们夫妻团聚之时。”

行脚话里有话，应该能让这位狗舍主管消停一会儿。对共生体而言，“团聚”即指字面意义的“夫妻同心”。这当然比约翰娜能想到的任何反击都更有力。于是，她跟着自己多齿的朋友离开了。

一路上，约翰娜沉默不语，直到他们离开这栋建筑，来到爪族听力所及范围之外。“希望你能说到做到，行脚。你该和木女王好好谈谈。”她说。

“哦，当然。和弦太把他的红夹克们当回事了，是他们让整个东海岸蒙羞。”但听起来，行脚语气里的欢快多于愤怒。

“他就是个邪恶的狗杂种。”约翰娜说。

行脚打量着道路两旁军营里的高层楼房，从这个位置甚至看不到那块空地和远处的山谷。“说真的，这儿确实有点挤。”他说。

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她都在和行脚的大声争吵中度过。这很反常。所幸只有约翰娜一人在大喊大叫，否则她的耳朵恐怕就不保了。他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面对残体之家暗中策划的谋杀，他怎么还能如此淡定？直到日落时分，约翰娜终于得到肯定的答案，他会和木女王谈谈的，但她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安抚自己。行脚显

然在尽力回避这个话题。他确实不明白，为什么精简老年组件等同于谋杀，他也不希望约翰娜跟着自己一起去找木女王谈话。

“约翰娜，这件事很私密。你知道的，有关性，还有思想交流。”他用下流的姿势摇晃着脑袋。

这种借口一般总能奏效，她自然没有资格插手爪族之间的风流韵事。但今晚，她怀疑行脚只是想敷衍了事。他可能也认为，她和她那些人类的古怪念头只会带来麻烦。“好吧，”她说，“你跟木女王该干吗就干吗，但是要让她明白，这个红夹克就和过去的剜刀一样浑蛋！”

“哦，我会的，不遗余力。我发誓。”五体紧张地蹦来跳去，终于夺门而出。胆小鬼。

她应该跟上他去新城堡，亲自找木女王谈谈的。行脚显得热情不足。

好在约翰娜尚保有一丝理智，没有跟出去，只是看着行脚走远。她可以给拉芙娜·伯格森多打个电话。和木女王一样，拉芙娜也是这个王国的女王。也许拉芙娜并不看重称谓和头衔，但她依然是这里最有权势的人。她可以建议木女王如何处理此事，而且天人在上，她的话保准管用。好吧，问题在于拉芙娜太容易妥协了。她可以为任何事妥协，只要不妨碍她对战瘟疫就行。

约翰娜深吸几口气，踏着暮色出了门。落日的余晖还在西北天际徘徊，但别处的天空夜色渐深。东方，几颗星在眨着眼。她经常诅咒这个险恶的世界，但夏天还是很美好的，能教你暂时忘却自然界的残酷。有时，你甚至会忘记自己失去了多少东西。照爪族的标准来看，她和行脚合住的小屋算得上一栋豪宅了。如果拉芙娜用飞船激光炮烧水的方案得以实现，这种小屋能比当地任何一座老城堡还要舒适。

或许她应该去新堡镇。大部分孩子和所有新生儿都住在那里，她的弟弟兴许也在。不对，杰弗里和阿姆迪这一周都在北部森林学习侦察技巧呢。她也可以找别的孩子谈谈，比如内维尔。他可能还在崖畔村吧。他是个理想的谈话对象，如果是他的话，一定能理解她吧。可惜电话线还没拉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然她肯定会给他打电话的。

约翰娜走下山去，离新城堡和环绕在城堡周围的小镇越来越远。今晚她恐怕是找不到倾诉对象了。也许这样更好，因为她还是怒气冲天的。爪族可以很讨人喜欢，而且比大多数人类善良，但就算是其中最良善的那些，也不会真把自己的组件当人看。她稍稍加快了脚步，内心的沮丧有增无减。今天，怒气几度一触即发，她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她目睹过组件的死亡：组件亦有人性，她很确定，但她可能永远无法说服共生体相信这一点。

好吧，如果言语无效，或许行动可以。她任凭这个想法在脑袋里打转，想象着如果自己还拥有任何斯特劳姆人在坠落之前拥有的力量，哪怕只是一个孩子的力量，她能够做些什么。拉芙娜的那艘飞船甚至比不上他们过去的多功能组合玩具。她可以帮助残体重塑心智，教会残体使用工具，而这一切就足以打击像和弦那样的家伙，他们满脸的得意将被一扫而空。

这种扭转他人命运之事，光是想想就令人心情舒畅。在他们被迫离开飞跃界顶端之前，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的，并非空想。在超限实验室铸成大错之前。

她看了看周围，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了超过一公里的路。她来到玛格兰山谷边缘。月亮升起，照亮了夜雾笼罩之下山谷的另一侧。那条小路曲曲折折，沿山谷北侧的岩壁蜿蜒而下，官方名曰“女王大道”。在白天，驮猪拉的货车常会造成道路拥堵，赶车的共生体常要为了谁先通过而争论不休。

她想象着不可能实现的复仇计划，不知不觉又走上了去往残体之家的路。或许她的双脚比脑袋更聪明。和弦抱怨残体之家空间不足，木女王也同意他的观点。好吧，一定有办法能增加空间，也有办法能让每个人听她说话！她加快了脚步。她现在终于“头脚一致”了（爪族的说法用在这里真是恰到好处！），同时意识到靠她一人就能带来多大的改变。在她的大脑深处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或许她真能做点什么，但或许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但下一秒，那个声音就被她抛在脑后了。

她来到转向残体之家前的最后一个岔口。建筑物的顶端刚好隐没在上空的云层里，她只能看见几点微弱的灯火，多半来自老年组件的营房。主管办公楼位于建筑群的另一侧。女王大道继续弯弯绕绕，延

伸至山下的崖畔村。距离通往残体之家的岔路只剩下五十来米了，她迈步向前，走进迷雾里。

“嘿，约翰娜。”前方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约翰娜惊叫了一声，几个选项在脑海中飞速旋转：战斗、逃跑，还是友好对话？她凝视着迷雾。啊哈，还是选友好对话吧。那是个四组件共生体。不，如果算上背篓里的幼崽，那就是五体了。

“你好，”约翰娜说，“我认识你吗？”

那四个成年组件把脑袋凑到了一起。迷雾之中，虽然双方仅间隔一两米，但空气中的水分足以淹没一切思想声。那个共生体正在努力整理思绪。片刻后，那个声音答道：“听不懂，约翰娜。抱歉。”

约翰娜轻轻地拂了拂手。大多数共生体都视其为“没关系”的意思，相当于爪族常使用的头部动作。不过，因为四周太暗，那个共生体可能没看见。

他们继续同行了一会儿，雾气一如既往地变着声音戏法。一阵嗡嗡声，可能是思想声的拍频，也可能只是对方紧张地哼起了小曲儿。

“我，嗯……”他说——是在思考萨姆诺什克语对应的词汇吗？

“我……是，”紧接着是一段爪族和声，听上去有点耳熟，“我……工作……新城堡，呃……石头工作。”

“你在新城堡当石匠？”

“对！这个词。这个词。”

在人类到来以前，人类之子学院成立以前，石匠属于高规格的技术工种，即便现在也是相当受人尊重的职业。他们一起默默地走着，被严重的语言障碍阻隔开。她这才发现，他们并不孤单——他们身后跟着一个共生体，再往后大概还有一个。石匠先生肯定也发现了他们，因此当下，约翰娜感到神秘多过危险。

“转弯，我转弯……这里。”石匠说。他们到达通往残体之家的岔路口了。约翰娜跟着那个共生体走上石板小径。他们途经一盏油灯

时，她趁机瞥了一眼另外两个共生体。其中一个是三体。另一个是四体，但有两个组件还是幼崽。于是，神秘感不复存在了。

他们来到收容老年组件的兵营附近，另外两个共生体都咯咯地叫了起来。兵营里传出各色不同的回应，那两个共生体都向兵营跑去。石匠还和约翰娜在一起，他们来到入口附近。这时他又说话了：“你不记得我了，你和范·纽文进入新城堡那天，我和你们走在一起——当然，我的幼崽除外。你知道的，就是范让太阳变暗的那天。”

约翰娜转向那个共生体，因为他突如其来的流利口齿而感到吃惊。一个苍老、秃顶的组件一瘸一拐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石匠的全体组件环绕在它的身边，所有脑袋都紧贴在一起。飞船山之战期间，这个共生体想必曾是木女王的护卫之一。

约翰娜笑了。她不记得眼前这个共生体，但她说：“我确实记得那一天。你当时也在外面？你亲眼看见太阳变暗了吗？”对于爪族世界这样的前科技文明来说，几乎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已足够震撼，但是范在那天做的却是另一回事，在数百光年的范围内扭曲了自然法则……连孩子们都震惊不已。就在那天，他还吸收了太阳放射出的所有能量，但相比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石匠先生的五个组件，就连幼崽也一致点头赞同：“从今往后的一千年间，就算我后继的组件以为那只是个神话，它也是最伟大的神话。当时我仰望黑色的太阳，感受到共生体之王的神明。”

石匠的所有组件——包括住在残体之家的前成员在内——都陷入一阵沉默。他打了个寒战：“我的几个成员好像都觉得外头太冷了。为什么不进屋坐坐呢？今晚这儿有好几个完整的共生体，他们不会说萨姆诺什克语，但我可以帮忙翻译。”

约翰娜正要跟上他们向门厅走去，但马上意识到，设施里的大多数残体都无人探访。他们已经“掉队”了。只要在里面待上一两分钟，她一定会忍不住透露和弦的计划的……而这里能听懂个中含义的爪族太多了。于是她在门口停下了，向石匠挥挥手。“我改天再来。”她说。

那个共生体犹豫了一下：“那好吧，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很感激你。我的女性组件病得很厉害，但有她在时，我会聪明很多。我能

更好地规划。我每天晚上来这里，第二天工作就会更加顺利，部分原因在于我在聪明的时候把一切都规划好了。另外，我的新幼崽也能从老组件那里学到东西。”组件们都仰起脑袋，看着约翰娜，“有钱人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我想这也是他们能保持富有的原因吧。感谢你向木女王提议修建了这个地方。”

约翰娜摇了摇头：“不客气。”她的声音哽咽了。她转过身，动作僵硬地走进黑暗。可恶，可恶，真是可恶。

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迷雾之中，短短几分钟足以使内疚转化为熊熊怒火。她需要一个正当且极富创意的复仇计划，以对付和弦之流的守旧派，甚至也能给木女王当头一棒——如果她也执迷不悟的话。

最后，她还是来到那道高大的围栏前，围栏之内是活动场地和健全体兵营。她沿围栏边走着，指尖拂过一块块木板。和弦认为这里空间不够。不错，这里确实很挤，共生体的退休组件在此养老，这项服务大受欢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和弦肯定也抱怨了资源消耗的问题，这一点在木女王面前很受用。事实上，木女王十分富有。就算她的财富真的不够，拉芙娜还可以出借一些“纵横二号”的技术来弥补。这个世界太贫穷，也太愚昧。在飞跃界上层，照顾智慧生命体是政府工作中最微小的一笔开销，在多数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默默运作，资金都能被用在刀刃上……

围栏下一个正在挖掘什么的生物差点把她绊倒。那个爪族从泥土中抽出脑袋和爪子，正面扑向约翰娜就是一口，还好她及时退开了。攻击没有继续。这野兽没有后援，是个单体。不，等等。还有两只藏身于烟雾笼罩的月色之下，都是热带爪族。它们彼此交换着愤怒的目光，然后，这些脏兮兮的家伙退却了，四散而去。在共生体里，你绝不会看到像这样无端丧失自我的行为。残体之家周围藏匿着多少这样的捣蛋鬼？看来，把热带佬隔离在某个营地里的想法并非全无道理。

约翰娜继续向健全体兵营入口走去。屋子里乱哄哄的。屋外，她站在围栏的这一头，能看到偶尔移动的身影，听到偶尔传来的号叫声。和弦的狗舍管理员们肯定还在山谷里玩着“抓野狗”的游戏，这里只有她一人。想到这里，她非但没有恐惧，反而有点兴奋。热带爪族不怎么友好，但它们显然也很迷糊。前方兵营里的残体又都是约翰娜的朋友，虽然他们智力有限。

事实上……正因为此时此地她只身一人，她才有机会实施那个暗中策划的正当的复仇。她加快脚步，明确的目标为她指引方向。这个想法很疯狂，却能创造出许多和弦口中不够用的宝贵“空间”。这也会让那帮狗娘养的家伙以及木女王明白，不要以为残体就能任其摆布。

营房里实在吵闹得厉害。约翰娜常来这里，冬天她通常只会在入夜后来访，但她还从未听过如此气愤的叫喊声。当然了，残体的礼仪本就无法同完整的共生体相比，他们混合了几百种不同动物的情绪和怪异举止。营房中的爪族大多高大健硕，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某个完整的共生体。这就解释了围栏和铁栅门的必要性。大多数时候，残体都是有点害怕逃跑的；与此同时，他们又渴望回到广阔的世界中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共生体。过去的两年里，约翰娜已经把这种配对工作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事实上，她被卡伦弗雷特称为“小不点管理员”。约翰娜可以自由出入营房，跟懂一点萨姆诺什克语的单体或双体聊天。即便语言不通，残体也乐于靠近一个像共生体那样聪明的生物，哪怕只是一时的过家家而已。她已经记不得自己曾多少次为两个双体配对，或者让一个单体加入另一个双体了，起码不会少于她去秘岛、新堡镇或崖畔村看望受损共生体的次数。她与它们一一交谈，并且要它们相信，她有办法让它们复原。

正因为她和那些正派的狗舍管理员的不懈努力，残体们都对逃跑兴趣不大。

今晚有些异样。

大门上方的油灯照亮了正在出口处徘徊的几十个残体。越来越多的残体闻声赶来，在围栏一侧连推带挤。

这时，他们看到了她（或者说是听到了她，爪族的听觉优势更为显著）。“嘿，约翰娜！”“嘿，约翰娜！”一如往常的招呼声扑面而来，但旋即淹没在愤怒的咯咯声、号叫声和犬吠声里。

那些可辨认的只言片语足以说明一切。人群中偶尔会冒出一句萨姆诺什克语，和她已知的爪族语对得上号：“放我们出去！我们要自由！”

这下她明白过来了，那些热带爪族的出现恐怕就是残体们盲目追逐自由的原因。虽然她只发现了几个，不过它们吵得惊人。热带佬我行我素的做派显然破坏了残体先前达成的共识。

她从没见过这种场景，如此数量的残体同时企图越狱。除了撞击围栏，还有一些残体正在破坏围栏的地基。出口的位置上，一群单体叠起了罗汉，想要翻过围栏出去。如果是完整的共生体，他们会穿上配有绑爪带的外衣，彼此配合协作，或许能成功送几个组件出去。但现在这种情况下，人梯搭到两米半便轰然倒塌。

“嘿，约翰娜，帮帮我们！”紧靠出口的人梯中传来一个声音。

“小家伙！”约翰娜说。她认出了他脑后的那撮白色毛发。他可能是萨姆诺什克语说得最流利的一个残体了，有时真能讲出点什么道理来。这个可怜的家伙对于任何共生体来说都算得上如虎添翼的组件，只可惜他来自铁大人创造的某个共生体怪物。他过去的记忆导致与他结合的共生体最终都离他而去。小家伙本人温驯而友好，作为单体而言非常聪明，这就更让约翰娜为他的处境倍感惋惜。她单膝跪下，与那个单体视线齐平，透过围栏的狭小空隙问他：“怎么了，小家伙？”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约翰娜有些动摇。她该做何解释？好在捕捉细节并非单体的强项。“我——”她打算随便编个借口，可接着又想，嘿，为什么呢？她缓缓站起身来。没错，或许她真能完成复仇，解决掉拥挤问题，还能让小家伙和他的朋友们如愿以偿。

她看着那扇大门。门仅靠一根木条和一个搭扣，从外部上了闩。门闩离地将近两米，任何一个单体都够不着。围栏这一侧，她依稀觉察到那三个热带爪族投来的目光。毫无疑问，它们不够聪明，搞不懂门闩的结构和开门的方法。任何一个协调性良好的共生体都能从围栏这头轻易打开大门，只要踏着自己的组件就能够到门闩。约翰娜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

约翰娜向前迈了一步，因为可预见的后果而幸灾乐祸。她将手伸向门闩，却犹豫了。后果。想想后果。把这些可怜的生物集中起来关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否则他们能到哪里去呢？到周边城镇中去吗？只

有极少数残体能在那里找到新的归宿，其余往往事与愿违，有的被杀，有的惨遭奴役。残体之家的存在也是有道理的。在她的大力游说下，木女王把战地医院改造成如今这个机构。如果现在放这些病患逃走，到头来蒙受最大损失的是他们自己。她向左侧扫了一眼，看见小家伙正上蹿下跳地催她行动。这些残体在出逃问题上向来胆小，今晚之事显然是受了挑唆。

约翰娜从门边退开。不，即便是她，有些事也是断然不能做的，哪怕她真的被怒气冲昏了头。但如果我真这么干了，想想和弦的脸色……

有什么东西从左侧飞奔过来，将她撞倒在地。是那三个热带爪族，它们连蹦带跳地冲了过去。就在她匆忙起身时，它们已经在搭建人梯了。或许它们看出了她想要做的事情，或许它们本来就很聪明。总之，最上面的那个家伙把鼻子伸到门闩下方，用力一掀。来自另一侧的压力冲开大门，三个热带爪族被撞得飞了出去。门内的单体蜂拥而出，约翰娜再度被撞倒在地，不过他们大多还是小心地绕过她的身边，有的甚至在经过时对她说了声“嘿”。

约翰娜蜷起身子，用膝盖和胳膊护住脸。

喧闹的兽群终于散去。叫声和欢呼声在群山间回响，他们沿着女王大道，朝南、北两个方向呼啸而去。

约翰娜站起身。潮湿的地面经过踩踏已然一片狼藉，敞开的大门歪向一侧。她看到出口附近还有五六个身影。

“大家没事吧？”约翰娜向那几个留下的单体走去。如此阵仗的集体出逃，出现几个伤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她走到近前，并未发现丝毫血迹。他们走路不瘸不拐，只有被她称为“脏亨里克”的单体除外，但他前爪的伤是一起落石事故造成的，而他其余的组件都在那次事故中被压扁了。不，这六个单体只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门外一片漆黑，他们在门口进进出出，不时紧张地号叫两声。

约翰娜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和那些留下的爪族一样犹豫不定。她回想起自己刚才的几番论证——在那三个热带佬将问题彻底引向另一

边之前。她最后说道：“伙计们，你们最好快些拿定主意，因为我要关门了。”

他们都听不懂萨姆诺什克语，但当她把手搭在门上开始关门时，他们似乎明白过来了。除了脏亨里克，所有爪族都飞快地溜回门内。脏亨里克的身子一半在内，一半在外，他抽动鼻子，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他以前的共生体是个伐木工，所以也许在外面他也能过得不错。脏亨里克还在摇摆不定，却发现大门即将在他眼前闭合。他轻轻尖叫一声，退了回去。

铰链被拉弯了，约翰娜不得不用力托起大门向前推。门顺利关上了。门闩被她留在地上。管他呢，如果脏亨里克真的想走，他自行把门推开就是。

至于现在……约翰娜站在那里，陷入沉默。她想梳理一下整个事件和自己的心情。最后，她摇了摇头，走上通往主管办公楼的台阶。她要打几个电话。

孩子们将那晚的事件称为“约翰娜大劫狱”，有些人只是单纯觉得这件事太好玩了。至于后果，或许和约翰娜想象的一样糟，但似乎又没那么明显。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各地村镇内、僻静小巷和垃圾堆中，单体和双体藏匿其间，数量比以往多得多。他们终日漫无目的地乞讨，也干些盗窃和抢劫的勾当，但收获寥寥。有几个回到了残体之家，还有几个在新建成的热带爪族大使馆里寻求庇护，但热带佬似乎对招募同伴缺乏兴趣，却对煽动本地单体骚乱热情极高。

大部分逃亡者误入荒野，从此销声匿迹。行脚认为，失踪者中有不少还活着，而且自行组成了共生体。“根据我的个人经验，”事发几周后，他有一次撞见约翰娜在哭，安慰她说，“有些家伙，平时你连半点想法都不愿与他们分享，但等到危急关头，你会选择和他们重组的。嘿，看看我就知道啦。”她听后笑得喘不上气，虽然前一秒钟还在呜咽。她比大部分人类更能领会他这番话的含意。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广袤寂静的北部森林吞噬了大部分逃亡者的生命。

至于说这件事给约翰娜·奥尔森多本人带来了什么后果，且不提那些认为一切只是笑话的白痴同学，似乎就连她的弟弟也对此事颇为

忌惮，同时感到惴惴不安。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姐姐帮他纠正愚蠢的错误。在他看来，眼下的状况有悖家中的自然法则。

确实有一段时间，木女王不再和约翰娜说话了。女王清楚单体在荒野中的存活概率。原本她只是体恤那些老兵，后来她延续善意，成立了残体之家，而和弦的计划也是为了腾出更多空间，以保障健全单体的安全。她再清楚不过，这场逃亡不仅使和弦·红夹克的计划泡了汤，也令她自己面上无光。

兴许是行脚在木女王面前说了些好话，残体之家才好歹没有关门大吉。还有一件好事和约翰娜设想的一样：残体之家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木女王无须赶走那些老年组件，石匠先生和其他共生体仍有地方为退休成员养老，尽管那些组件终将死去。空间不足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而和弦依然是那个无能又自大的浑蛋！

逃亡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约翰娜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自证清白。毕竟，对她不利的只有间接证据，但是和弦却积极主张她有罪。仅有的目击证人都是些头脑混乱的单体，其中不乏有人认为是约翰娜打开了大门。她几乎要把真相全部告诉行脚，但很快意识到他也许早已知情。约翰娜又险些说给拉芙娜·伯格森多听，但一想到拉芙娜只会把她当成爱做傻事的青少年看待，她便退却了。那位可怜的女士已经自顾不暇了。那几天很快就过去了，约翰娜的名声渐长，而且无可动摇了。好吧，她很庆幸自己没有做别人认为她做过的事，但是见鬼，事情还是发生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或许人们会在招惹飞船山上的“疯狂坏女孩”之前掂量一番，比如和弦。

PART TWO

[飞船山之战三年后]

瑞玛斯里托菲尔在大掌柜手底下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对于瑞玛斯里托菲尔来说，大掌柜简直就是惊奇制造者，而且从不休息。他对蠢货毫无怜悯之心，对像自己一样的有钱人也不例外。过去两年间，疯狂的任务接二连三，有些任务过于惊险刺激，就连瑞玛斯里托菲尔的探险家组件也难以想象。或许这就是他还在给那个疯子干活的原因吧。

不过，这段雇佣关系可能终于要因为大掌柜最新的狂想而终结了。探索热带地区！这项任务危险而疯狂，不折不扣的疯狂，难度超出大掌柜以往的任何要求。不过说真的，最初的几日令人振奋：瑞玛斯里托菲尔毫发未损，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他都足以媲美甚至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位探险家。

遗憾的是，短短四十天便辉煌不再了。大掌柜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弃。荣光化作死一般的沉闷，以及接连不断的挫败。

“这事儿总得有个了结吧。”这话是此次同行的一位乘客说的，道出了瑞玛斯里托菲尔的心声。上天保佑，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征了。切提拉蒂弗尔是个穿着考究的六体，热气球狭小的乘客席几乎容不下他。“海风”号的吊舱空间有限，每一磅重量都必须精打细算。乘客席四面的绝缘板很薄，切提拉蒂弗尔每一声焦躁不安的呼号都能传到他的耳朵里，吵得直教人崩溃。透过隔板，瑞玛斯里托菲尔满眼都是对方的爪子和下颚。他的乘客恨不得把吊舱凿穿。干呕声传来，那几个组件正对着下方泥泞的浑水呕吐不止。

瑞玛斯里托菲尔向下方大掌柜的船队发出信号，对方加快了放开牵引绳的速度。借助海风的力量，“海风”号不断向遍布沼泽的内陆地带挺进。自任务开始之日起，每十天就有两次这样的例行出征。破晓之前，大掌柜的辅助船队就开始生火发烟，将铁屑混合着各种腐蚀

性毒物，装进“海风”号和备用气球的气囊。等到晨风渐起，瑞玛斯里托菲尔便乘坐热气球升上天去，破天荒地在空中航行——这种事从前只有天上来的蛆虫才办得到。

“我们几分钟后就能着陆了，先生。”他欢快地对切提拉蒂弗尔说。

切提拉蒂弗尔又哼哼唧唧了半晌，然后说：“这回你可得好好表现才行，知道吗？我家主人说了，大掌柜仍断定热带地区有取之不尽的财富，超乎所有共生体的想象。如果我们今天还说服不了他，他就会一直开船来这里兜兜转转，花光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钱财？维恩戴西欧斯和切提拉蒂弗尔这对主仆也太放肆了。但一定程度上，他们有理由这么做。他们提供了技术情报，对大掌柜的发明进行多处关键改动，使其能真正投入使用，比如他们此刻乘坐的热气球。瑞玛斯里托菲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里的一切不屑一顾。他们原以为大掌柜可以利用，没想到对方过于我行我素，这令他们深感不安。

很遗憾，在大掌柜这件事上，切提拉蒂弗尔和维恩戴西欧斯的判断完全正确。瑞玛斯里托菲尔望向内陆。当前天气完美，但北方天空高云重叠。如果云团继续向南飘，下午的景况可以想见，但现在它们只是遮挡了远方的丛林盆地，那里是大河沼泽的发源地。即便在天气最晴朗的时候，共生体也由于视力不佳，看不清这番景致。沼泽向北延伸至地平线，两边河网密集，由诸多溪流汇聚而成，源头可追溯至北极边缘的高山融雪之水。大河沼泽神秘而危险，有道不尽的死亡传说，瑞玛斯里托菲尔也经常去那里探险，但它无法与低地沼泽相比，无法与他下方这片土地相比。热气球距离地面不超过三百米，潮湿的雨雾模糊了所有细节，但只要他垂直向下望去，还是能看到泥水，偶尔还有些沼生水草。很难说这片沼泽的尽头在哪里。这片几乎隐没在水中的泥滩绵延一百五十多公里，常有船只在此搁浅。还没有任何爪族到过河口，大家只是根据浅滩区域的颜色和气味将之命名为“大河沼泽”。只有借助木筏和特制船只才能抵达此时大掌柜的船队所在地。而我离得更近！瑞玛斯里托菲尔心想，这份殊荣可遇而不可求，他将永远珍视，但也是在他成功逃离这里之后。至于现在，好吧，他曾在东部家园见过化粪池，看上去与下面这片薄雾相差无几，但气味真是前所未“闻”，混合了腐朽、体臭和异域植物的味道。

“海风”号持续驶向北方，不比共生体的行走速度快多少。在风力与牵引绳的共同作用下，热气球得以保持在一定高度上，他们才不至于像以前那些探险家一样惨遭厄运，同时又刚好避开了热带丛林的酷热与潮湿。下方，草地开始展现出林地的形态。树干或许仍有一部分在水下，但随着热气球慢慢飘向北方，树干变得越发粗壮，拦截下更多来自沼泽的淤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东西都长期处在海平面以上，涨潮和风暴来临时除外。”瑞玛斯里托菲尔说。

现在，切提拉蒂弗尔多数组件的口鼻都露出了舱外。这个共生体正在向下看。“还要飞多远？”他问。

“还要再往东飞一会儿。”瑞玛斯里托菲尔一直在观察地面、大掌柜的船队以及牵引绳的收放情况。他几乎可以肯定，大掌柜也在观察他。如果大掌柜本尊没有跟来，而是留在东部家园，他们可能早就放弃这场愚蠢的行动了。正下方是前几次飞行时用于定位的那片奇怪状的树林，于是他发出信号，示意船只收紧牵引绳，转而向东航行。“海风”号因为惯性出现轻微的晃动，绷紧的牵引绳已经到达极限，下方的地面便开始向一侧移动了。瑞玛斯里托菲尔简直一副导游的口吻：“欢迎来到传说中的失落之城，在这里您将有幸听到热带爪族的大合唱。”或许这真是一座城市，任何方向上都能看到成百上千个爪族。热气球越飞越高，他们视野范围内的爪族也越来越多。数以千计的爪族，或许还不止，或许和传说中一样多。而这其中，连一个共生体也没有，只是规模庞大的无意识群体。至于声音……还算可以忍受。“海风”号距离地面上百米，思想声无法到达这个高度。能抵达热气球吊舱的声音都处于正常频率范围之内。其中可能夹杂着某种语言，但数千个震膜发出的巨大噪声掩盖了它可能包含的任何意思。这是一曲怪诞的狂喜挽歌。

这一幕粉碎了切提拉蒂弗尔的傲慢。这个肥胖的六体缩成一团，瑞玛斯里托菲尔感觉整个吊舱都在晃动。前者的声音带着迷醉的恐惧：“这么多，这么近，这……好一场大合唱。”

“没错。”瑞玛斯里托菲尔语气轻快，虽然他头几次到这里来时也受过类似的精神冲击。

“可他们要怎么吃饭，又怎么睡觉？”“纵欲无度”这个前提他没有说出口，但瑞玛斯里托菲尔几乎能听到他的想法。

“我也不清楚详情，但如果我们再飞低点儿——”

“不要！别这样！”

瑞玛斯里托菲尔撇嘴一笑，继续说道：“如果我们降低一些高度，你就能发现这些生物全都饿得半死。那边还有房子呢，看见了吗？”他发出了一个指示方位的声音。的确，是有不少土泥建筑，有些只剩残垣断瓦，早已沦为后起建筑的地基，而这些建筑也隐没在最新建起的房屋之下。任何协调性良好的共生体都造不出这种随心所欲、几乎看不出人工修筑痕迹的东西。

不同世代的泥屋层层堆叠，足有五六层之多。这样的建筑到处可见，与垃圾堆、金字塔共同构成杂糅混乱的局面。这些建筑上想必都有孔洞或裂缝，他们能从高空观察爪族进进出出。瑞玛斯里托菲尔认出了这片住宅区，他之前明明到过这里。当时，他辨认出些许痕迹，并由此推断可能是尚有规划能力的残体途经此处，尝试工作了几天，又因为忍受不了噪声或者计划变更而离去。只不过几周的时间，先前的地标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再飞三十米左右就到了。”他说着，指挥大掌柜的船下锚。要知道，在牵引绳的控制下，热气球导航的精确度一向不高，但今天的海风如同上好的丝绸一般顺滑。“马上就到大贸易广场了。”他说。

他头顶上方的乘客席传出一阵响动。切提拉蒂弗尔鼓足勇气，伸长脑袋向栏杆外探去，难以置信地问：“你管那儿叫广场？”

“哦，大掌柜爱这么叫。”客观来说，那只是一块十五米见方的开阔泥地，大掌柜擅长活用词语，重新定义现实，在这方面他就和街头小贩一样出色。但瑞玛斯里托菲尔压根儿没工夫闲扯。他上身探出舱外，扔下一根系泊缆，大声呼叫下方的热带爪族。当然，望手早已就位，只是它们时常忘记自己的工作。今天，它们倒是立刻就有所行动了。三个热带佬，自然都是单体，从不同方向朝泥地中央跑去。只有当距离缩短至两三米时，它们才会展开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只见它们笨拙地四下爬窜，试图咬住瑞玛斯里托菲尔垂下的缆绳。终于，两个单体站稳了身子，另一个单体踩着它们的脊背，这才够到了绳索。然后，三个单体一起咬住绳索，把它一圈一圈地缠在一根泥柱子上。

当地爪族的合作表现并未消除切提拉蒂弗尔内心的忐忑。他叫道：“这下我们陷进去了，对不对？它们轻易就能把我们拽下去。”

“确实如此，但它们现在不太这么干了。就算它们真这么干，我们只要丢掉缆绳飞走就行了。”

“哦，当然。”切提拉蒂弗尔沉默了一会儿，但他的思想声并非静默，反而异常激烈，“好吧，继续吧，让我们去见证一场失败。我给大掌柜写的那份令人沮丧的报告里还缺少一些细节。”

“如你所愿。”瑞玛斯里托菲尔比任何人都希望大掌柜早日放弃他的热带狂想，但他也不想让面前这个尖嘴薄舌的恶棍如愿，“稍等，我准备一下要交易的货物。”瑞玛斯里托菲尔俯身靠近吊舱底部，打开舱门。他们的货物就装在吊舱下方悬挂着的那只班纳木水壶里。如此看来，水壶内一切安好，在气球的爬升过程中甚至没有溅出过一滴水。

“准备好了吗，伙计们？”瑞玛斯里托菲尔对着水壶扬声喊道。

“是的长官！”“好了！”“出发！”……七嘴八舌堆叠在一起，水壶里的几十只——也许是每一只——小动物都在作答。

瑞玛斯里托菲尔取出长柄勺，从水壶中舀出十来只蠕动不止的乌贼，装进一只货篮里。它们纷纷抬起头，睁着大圆眼睛看他，上百条触须在他面前翩翩起舞。小家伙们喋喋不休，从它们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恐惧。他探出脑袋，靠近货篮里泛起涟漪的水面。狭小的篮子里拥挤不堪，但这与它们即将面对的其他麻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好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计划的。”他没去理会那些热情的细声附和，“你们下去跟那些家伙谈谈——”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去请求它们，让你们安全着陆。更多生意。还有港口权。好的，好的！好的！”十来只小动物的回答声此起彼伏，像铃铛一般叮当作响。它们求知欲极强，记忆力又好，比任何单体都聪明，但它们精力不太集中，瑞玛斯里托菲尔很难确定它们究竟聪明到何种程度。

“好吧！”瑞玛斯里托菲尔放弃指挥它们，“祝你们好运！”他把交易篮绳索的一端拴在系泊缆上，慢慢开始放绳索。

“再——再——再——再见，再见！”叮叮当当声来往于交易篮和班纳木水壶之间，小铃铛们在相互道别。小小的货篮距离地面还有一段高度，除了刚才那三个热带佬之外，泥地此时空空荡荡。这或许是个吉兆。

上面传来了切提拉蒂弗尔的声音：“干吗不把这一壶鱼都派出去？”

“大掌柜想先看看情况，可能还会再放一批下去，派它们去完成其他任务。”

切提拉蒂弗尔一时没有搭话，想必正盯着那只摇曳而下的交易篮。然后他说：“你的老板真他妈的疯了。你也清楚这一点，不是吗？”

瑞玛斯里托菲尔没有回答。切提拉蒂弗尔接着说道：“你看，大掌柜是由他自己拼凑出来的共生体，一半是会计守财奴，另一半是会计挑选的四只疯疯癫癫的幼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痴心妄想。要是守财奴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情况还不至于太糟，但他们分明被那四个疯小子控制住了。这下你知道他为什么总跑来这一带胡闹了吧？”

为了表明自己对此并非一无所知，瑞玛斯里托菲尔难掩兴奋地说：“因为他在数脑袋？”

“什么？——没错！那个会计组件估算出了热带佬的数量。”

“总数恐怕超过一个亿。”

“没错，那四个疯小子显然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市场能与这里相提并论！”

“嗯，”瑞玛斯里托菲尔说，“大掌柜一直在开拓新市场，而且越大越好。”确认地说，新市场是大掌柜的心头肉，几乎是他做每件事的驱动力。

瑞玛斯里托菲尔的两个组件持续观察着乌贼们的下落情况。它们重叠交错的独白仍旧清晰可闻。再过两三分钟篮子就该着陆了。

那位乘客的抱怨还在继续：“大掌柜的愚蠢念头一抓就有一大把，通过经商获取权力什么的。可这一回……你刚才说的那个疯狂的数字是多少来着？如果真有那么多热带佬，那我们该怎么办？关键在于，这千百万个家伙是野兽，是暴民，除非我们把它们全宰了再开发土地，否则热带根本一钱不值。偷偷告诉你好了，我家主人已经开始厌倦这场热带冒险了。这根本就是在消耗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浪费维恩戴西欧斯提供的先进技术，损害东部家园工业大本营的利益。必须叫停这种傻瓜行径，现在！立刻！”

“哼，建议你家主人别在我家老板面前这么强硬。大掌柜可不怎么喜欢别人对他发号施令。”

“哦，别担心，维恩戴西欧斯的外交手段你我望尘莫及。我不过是个诚实的雇员，就跟你差不多。哈，我不过是跟你分享一下我对头儿们的质疑和不满罢了。”瑞玛斯里托菲尔确实不善交际，但他听得出对方在试探他。他几乎忍不住要对头顶上方那六个浑蛋破口大骂，说他受够了维恩戴西欧斯和那些阴谋诡计。不行，冷静点。

片刻的沉默之后，切提拉蒂弗尔话锋一转：“那群饶舌的乌贼快到地面了。”

“是的。”事实上，班纳木水壶里的乌贼们也兴致高昂起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它们显然能听到下方同胞的说话声。

“你们老板跟我家主人说，这次测试至关重要：如果失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但——除了疯子，谁会在只懂学舌的乌贼身上下注？”

这话不无道理，更糟糕的是，瑞玛斯里托菲尔也想不出什么能帮大掌柜扳回一城的回答。“它们不是真的乌贼。”他说。

“它们一看就让人食指大动。我喜欢乌贼。”

“尝一口它们的汤水，你就没兴趣吃了。它们的肉简直难以下咽。”瑞玛斯里托菲尔从没吃过这种奇怪的软体动物，但西部那些在南海环礁捕鱼的共生体几乎都知道这种生物有多难吃，又有多聪明。刚好大掌柜有搜罗奇物的嗜好，瑞玛斯里托菲尔便横跨半个星球，奉命前往那些岛屿，探访当地土著，带回了这群古怪的生物。那场冒险

和这一次同样荒诞，结果却成了瑞玛斯里托菲尔一生中最刺激的经历。“不过这些小家伙真的能说话。”

“但全是胡说八道，跟那些单体一样。”

“不，它们更聪明。”也许吧，“正是因为它们聪明，大掌柜才构思出今天这场测试来。”

“是啊，他的秘密计划。我不在乎它到底是什么，只要这是最后一次就行……”切提拉蒂弗尔再度陷入沉默，多半又在看交易篮。距离泥泞的地面还剩最后几米了。其他人也在看，专注地看着。在开阔地带的边缘，数不清的热带爪族在泥水里打滚。许多颗脑袋转了过来，成千上万只眼睛盯着“海风”号和正在下落的小篮子。他们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反复进行这种危险的热气球旅行，搭进去好些昂贵的珠宝，这才确立了一小块开阔的空间，以及不知对方能否遵守的交易规则。

“好啦，你就说吧！”切提拉蒂弗尔终于难掩好奇，“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们到底要用这些乌贼干吗？”

“不就是我家老板的宏伟计划吗？”瑞玛斯里托菲尔尽可能不带怀疑和讽刺地说，“切提拉蒂弗尔，说说看，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切提拉蒂弗尔发出一声嘶吼：“我们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热带群落的正上方！”

“一点儿不错。从来没有哪个探险家到过这里。大掌柜的船队在离岸六百米的位置下锚，这是迄今为止所有探险中离得最近的一次。多少年来，无数探险家试图从北方前往热带中心，他们或步行，或驾船驶过大河沼泽，沿途遭遇各种传染病和不知名的野兽。这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我也能侥幸存活下来。然而，但凡继续南行的，要么失踪了，要么带着支离破碎的组件回来了，却连基本的思维能力也丧失了，他们的故事只能为热带平添更多传奇色彩而已。而现在，你我就站在这里，距离中心区域不过三百来米。”

“你想说什么？”切提拉蒂弗尔语气中带着傲慢和不耐烦，嗓音却在颤抖。也许他终于看清了下面那些生物，看清了空地周围热带爪

族无休止的骚动。那些家伙只是随便戴了几件饰物，身上抹了几块油彩，由于天气炎热，它们不穿衣服也很正常。即便不考虑服装，热带佬也基本不会被误认为北方爪族。热带爪族的毛皮很薄，不少只在爪子附近长有茸毛，身体两侧和腹部都没有毛发。下面的热带爪族实在太多，连在热气球上都能听到少许思想声。噪声对于神经确实是种折磨，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切提拉蒂弗尔陷入恐慌的吧。

现在，瑞玛斯里托菲尔的大部分组件都凝视着下方的交易篮。根据协议，那三个热带爪族在绳索松弛之前不能触碰篮子，不过他打算悠着点儿来。他暂时停下了放绳索的动作，两个组件小心地从吊舱另一侧探头向下观望。篮子离地还有五六米，是时候让它着陆了。然后……然后会发生什么，瑞玛斯里托菲尔也不知道。

“我想说什么？……嘿，你能想象吗，踏上这片土地会是什么感觉？”

“疯了吧。”切提拉蒂弗尔说——很难判断这是他的回答，还是他听到这个问题后的反应，“你是说让一个共生体下去，被千百万个热带佬包围？他的精神在几秒之内就会崩溃，就好比把一块煤炭丢进一桶刚刚熔炼出的铁水里。”

“没错，如果你我下去，结果正如你所说。但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上一回的交易，我们才得到了下面那块空地。那儿只有三个管绳子的热带佬，其他热带佬哪怕离得再近，也在将近十米开外的地方。即便如此，待在那里还是很不舒服，而且精神要绝对集中才行，但共生体还是有可能存活下来的。”

切提拉蒂弗尔语带不屑，同时掺杂着恐惧：“压迫感从四面八方袭来，那块空地就像地狱中心一个清醒的气泡。热带群落忍受不了外来的东西。我们一旦下去，那块宝贵的空地瞬间就不复存在了。”

“但谁也没试过，不是吗？如果大掌柜真能让共生体安全登陆，冗长的贸易过程就能加速了。”

“嗯。这是个很好验证的理论，只需要丢一个共生体下去——”切提拉蒂弗尔犹豫了，小心选择用词，“找个已经定罪的犯人，只要他愿意去这片空地上走一遭，跟那些可爱的热带爪族聊两句，就还他自由。”

“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愿意相助的罪犯。大掌柜觉得这些会说话的乌贼是仅次于罪犯的最佳选择……”就连瑞玛斯里托菲尔自己也不觉得这话有多少说服力。然而这就是大掌柜：他主意很多，但大部分都荒谬至极。在这件事上，大掌柜唯一成功说服的是那些乌贼——它们似乎无限向往与陌生物种交谈。难以想象这种生物是如何存活至今的：“难吃”实在算不上什么有效的防御手段。

切提拉蒂弗尔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这就是大掌柜反复提到的宏伟计划？你会如实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吗？”

瑞玛斯里托菲尔没有理会对方居高临下的语气。“当然。”他说。

切提拉蒂弗尔怪笑一声：“那就行，我们把乌贼放下去吧！”

好了，小朋友们，祝你们好运。从三百米的高空下落，最后几米才是最棘手的，但瑞玛斯里托菲尔此前已演练多次了。爪族的思想声伤害不到那群小家伙，乌贼的思想如死亡一般寂静。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会说话的异己面前，热带佬会做何反应。他的几个组件盯着空地边缘，群落中也弥漫着异样的紧张气息。瑞玛斯里托菲尔以前也见过这种事。热带群落虽然没法做到思绪连贯一致，但个体之间显然是有思想交流的，而且那些思想声能蔓延近百米。该模式下声音的穿透力之强，他在岗哨以外的地方还从未见识过。

“群落的思想声越来越响了！”切提拉蒂弗尔的话语中充满了敬畏。他在乘客席来回踱步，吓得不知所措。整个吊舱都随之晃动起来。

瑞玛斯里托菲尔嘶声叫道：“镇定点，伙计！”不过，群落的思想声确实越来越响了，混杂着情欲、愤怒、欢愉和浓烈的兴趣，疯狂的情绪不断高涨。要是下方所有爪族能做到同步思考……那么好吧，兴许它们真能把思想声送到这个高度，直接摧毁他们，即便他们此刻安坐在“海风”号里。然后他发现，思想声除了变得更响亮、更一致之外，似乎还发生了什么变化。几乎所有低频声波都消失了，包括群落里那些持续躁动的呻吟和零星的爪族语。低频段一片寂静，他甚至能听到大河沼泽流经三角洲地带的泥滩和刺叶树时的叹息。

就连乌贼——无论是水壶里的还是下方货篮里的——也停止了叽喳喧嚷。在这一瞬间，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止步观望。

凭借以往的经验，瑞玛斯里托菲尔知道交易篮已经落地了。与此同时，他嘴里叼着的绳索也松弛下来。不会错，着陆了！

现在，他听到乌贼们在和着陆点上的三个爪族交谈，叮叮当当，清脆入耳。它们说的正是大掌柜一手炮制的推销广告词。原本应该由瑞玛斯里托菲尔来说这番话的，但前提是他胆子够肥，敢踏足地狱中心（况且瑞玛斯里托菲尔只会用一根舌头说话，没法像小乌贼那样七嘴八舌）。

篮子旁边的三个爪族没有立即做出反应，诡异的低频段静默又持续了一小会儿。然后，一声尖锐的思想声差点吓得瑞玛斯里托菲尔心跳骤停。愤怒声震耳欲聋，仿佛出自他自己的大脑。热带爪族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轻而易举就打破了瑞玛斯里托菲尔这段时间苦心经营的脆弱协议，纷纷扑向交易篮。

对方的怒气麻痹了瑞玛斯里托菲尔的神经，但他看到了也记住了随后发生的事：那群乌合之众瞬间形成五到十层的人浪，从各个角度奔涌而下，如同狂涛巨浪。空地不到两秒钟就消失无踪了，交易篮也被暴民压在身下，不知去向。尖叫声无数。这阵疯狂持续了将近一分钟，热带佬在极短的时间内越聚越多，也越堆越高。终于，暴民退去，协议要求的那块空地再次出现在视野里。“海风”号的系泊缆奇迹般地留在原处，但交易篮只剩下一地碎片。

“怎么啦？它们去哪儿啦？怎么啦？”班纳木水壶里剩下的乌贼叫喊着。

“伙计们，我……我很抱歉。”交易地点几乎恢复了原貌，剩下的热带佬也蹒跚着向同伴走去。在被踩烂的泥浆之中，小乌贼早已踪迹难寻。

切提拉蒂弗尔满足地大笑起来：“绝妙的测试，果然不出我所料。好了，伙计，是时候松开系泊缆，回归理性了。”

四个小时之后，瑞玛斯里托菲尔、幸存的乌贼们还有切提拉蒂弗尔总算安全回到了大掌柜的蒸汽船上。他们遇上了瑞玛斯里托菲尔迄今见过的最暴烈的午后风暴，单是与风暴搏斗就耗费了三个小时之久。现在，狂风依然吹打着“共生体之王”号的甲板，热气球的修复工作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见鬼，那帮地勤人员还是赶紧割断绳子，让气球飞走吧，在闪电点燃残余的气体燃料之前。

瑞玛斯里托菲尔垂着脑袋，把班纳木水壶推上遮蔽甲板避雨。暴雨把他的全身都淋湿了，奇怪，他居然还能思考。

乌贼们还在抱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再试一次？再一次？”

“闭嘴！”瑞玛斯里托菲尔怒吼一声。大掌柜的命令中确实提到了“多试几次”。在风暴到来之前，瑞玛斯里托菲尔至少有四个组件愿意成全剩下的那些自杀狂，但他的第五组件对这些小乌贼抱有怪异的情感，其中包含着母性的成分。正因为这种母性冲动，也因为风暴和切提拉蒂弗尔，他们没能完全按大掌柜的计划行事，而提前离开或许救了他们一命。

他捆紧水壶，又往水里撒了些鱼食。切提拉蒂弗尔的大部分组件都靠在栏杆上，对着海面呕吐。在栏杆之外的远处，沼泽地带在雨中化作一团漆黑的阴影。在过去的几周里，瑞玛斯里托菲尔的成就超越了爪族历史上任何一位探险家，而如今，他明白自己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土地了。没有哪个共生体愿意这么干，即便愿意，也没法活着回来讲述这一切。

瑞玛斯里托菲尔抖了抖身子，是时候收拾一下自己了。今天还有一项最艰巨的任务——说服大掌柜：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无论他的渴望何等热切，总有一些梦想无法成真。

PART THREE

[飞船山之战十年后]

木女王的领地沿西北海岸向内陆伸展。以飞船山为中心，王国北部领土大致分布在北极圈以北两百公里的地方，在剌刀战败之后方才被纳入版图。爪族世界气候温和，风景如画，很像第一代人类文明诞生的古地球。当然，“气候温和”只是相对而言。即便是有暖流经过的海岸，极地的冬天也无疑是可怕的。岛屿被坚冰覆盖，四处白雪深积，黑夜无穷无尽，风暴每袭来，你甚至看不见一点星辰。

但到了夏天……明明是同一处地方，反差居然如此之大，全然超出拉芙娜·伯格森多的想象。积雪消融，小部分深藏于高山与冰川之中。这一年春雨充沛，绿意森林、石楠丛和农田蔓延，林木线以下的世界一片生机盎然。今日美丽更甚。雨停了，天空清澈明朗，只有几朵白云遥挂在海岛上空。每一个晴朗的夏日，太阳始终位于地平线以上。中午，太阳就已走过半程，而后便是无止无休的午后时光。

天气和暖！甚至可以说很热！

拉芙娜和约翰娜运气不错，选择在这一天去秘岛南端的市场。她们从飞船山坐缆车来到山下，又乘轮船渡过了一千五百米宽的内海峡。就是那道海峡，将剌刀昔日帝国的首府与大陆隔开。不过现在，她们正走在宽阔的鹅卵石路上，尽情享受温暖的阳光。

镇上的共生体也都脱掉了夹克衫和绑腿。一个工作小队由三个共生体组成，他们在街道一侧一字排开，正在挖掘排水沟。即便是像挖沟这样的简单工作，那三个共生体也以一种超级组合的合作方式忙碌着。用铁铲挖土、装进桶里、搬走，所有步骤一气呵成，配合天衣无缝。

他们与剌刀和铁先生时代的奴隶截然不同。当拉芙娜和约翰娜从旁经过时，超级组合注意到了她们，暂时恢复成三个彼此独立的共生体，用人类语言大声同她们打招呼。拉芙娜认出中间那位是剌刀-泰娜瑟克特手下的城市规划师。

约翰娜和另外两个共生体闲聊起来，他们的萨姆诺什克语说得不太好。拉芙娜跟规划师交谈了几句，了解到一些近期的维修工作。对方问起一年多前就答应给他们的工具，她回答：“我们在能源供给上出了点问题，不过你还是可以指望在下雪前收到这批工具。”

两个人类再次上路，朝秘岛的商业街走去。“约翰娜，我想今天或许是我们到这儿以来最美好的一天。”越过低矮的屋顶望向内陆，山峰高耸，飞船山上的新城堡仿佛从童话世界里搬出来的一样。城堡下方半山腰处，“纵横二号”的船壳如绿蛭虫般晶莹剔透。

年轻的女孩微笑着说：“没错，今天确实好极了。”

她们与过往的爪族频频相遇，尽可能地相互避让。镇子的这个区域禁止驮猪和货车通行，但空间依旧有限，对共生体来说只是勉强够用。不远处竟还有几个人类。他们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长的几个，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开始在当地工作。一瞬间，拉芙娜几乎以为……“有一种重返文明世界的感觉呢。”她说。

约翰娜嘴上仍挂着微笑，同时面露疑色地说：“超限实验室跟这儿完全没有相似之处。”据拉芙娜所知，超限实验室只是一片网格状营房，位于一颗围绕着红矮星旋转、没有空气的行星之上。“在去实验室以前，”约翰娜接着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来自斯特劳姆星。那里有城市和公园，而这里呢？虽然我已经非常习惯这里，胜过其他任何地方，但我不明白它如何能让你联想起文明世界。”

关于斯特劳姆文明，拉芙娜有她自己的看法，经过十年的接触和实践，她对此更加确信，却从来不曾向人吐露。于是她只是回答：“有时候是微小的细节，有时则是整体的印象。这里既有人类也有异星生物，这在文明世界之外是很少见的。这里的街道干净，宽得出奇，我知道共生体需要额外的空间，但……这地方看起来就像一座历史遗迹公园，坐落在某个多物种聚居的星球上。我们不妨假设科技只是被隐藏了起来，或许就在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些店铺里。你就当这里是斯坚德拉凯，遍布游客陷阱，能让你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

“哦，那也不错啊，因为我就是来买生日礼物的！”

拉芙娜点点头：“这么说，我们这趟行程带着一个有建设性的目的。”孩子们非常看重他们的“生日”派对，虽然在具体日期上多少

有些争议，但生日对他们来说是连接过去的桥梁。她犹豫了一下，“但我们是在说谁的生日？”

“你觉得是谁？”约翰娜被表情出卖了，答案一目了然。

“内维尔？”

“没错。他今天出城了，去东溪谷考察贸易前景。内维尔在人类中间很吃得开，我知道他也想和爪族发展类似的关系。总之今天，我们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买件礼物。”

拉芙娜笑了。一直以来，她对两人的关系都很有耐心，但约翰娜今年已经二十四岁，而过完这个生日，内维尔就二十六岁了。在年长的孩子们当中，没有谁能比他们俩更般配了。“那你打算送他什么呢？”

“当然是那种适合白马王子的礼物啦。”其实约翰娜已经有想法了。她比拉芙娜更常来这里，她还向木女王和行脚打听那些偏远地方才有的稀奇玩意儿。本来，剃刀并不打算将秘岛作为他未来帝国的首府，但无论如何，这里如今成了木女王领地的核心商业区。又因为与长湖共和国为邻的关系，秘岛一直都是体验异域风情的好去处。

她们探访了商业街上一家又一家商店，逛遍了卵石广场上的夏季市场。约翰娜事先准备了一张清单，上面不光有木女王和行脚的建议，她的朋友雷吉娜和吉丝克——二人都已结婚——也帮了忙，就连内维尔本人也贡献了意见。约翰娜买到一匹嵌花布料，共生体穿上后可以通过各个组件看到的图案拼凑出完整的印花。

“这东西不太适合人类吧。”拉芙娜说。

“也许吧，但内维尔应该会喜欢这种点彩风格。它让我想起了早期数码风。”

在另一家店里，她们看中一些镶嵌在黄金和黄铜雕像上的次等宝石。虽然拉芙娜贵为王室成员，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也没人会为联合执政的女王提供什么“官方赞助”。作为一位中世纪统治者，木女王真可谓经济领域的改革家。

“你应该特制一份礼物，就用那些嵌花料子。”

“好主意！”约翰娜说。她们拐进微微巷，小巷尽头是拉森多针线行。这家小店原本只有两层，如今在门前也搭建起临时铺面。小温达·拉森多正跪在地上，帮一位顾客的新生幼崽穿上天鹅绒外衣。

“嘿，约翰娜！嘿，拉芙娜！”这个七岁大的孩子满怀喜悦，不过没有站起身来，“我现在没空聊天，奴隶主正催着我干活呢。”然后她拉着顾客，如同小鸟啁啾一般，说了些让对方安心的话。

“但你明天会去上学的，对吗？”拉芙娜说。

那个小女孩是第二代孩子中最年长的，她滴溜转了转眼珠：“会的会的，我今天休了一天假。不过比起乘法，我更喜欢缝纫。爸爸在那儿呢，妈妈在里头。”他们是本·拉森多和温达·拉森多，也就是小温达口中的“奴隶主”。

本比小温达还要忙。这地方已经人满为患，嘈杂的思想声足以让共生体头脑麻木。莫非是今天的好天气带动了这股购物狂潮？

她们俩向本招招手，穿过临时铺面走进店里。拉森多针线行里也有爪族雇员。事实上，这家店铺原先的经营者叫针线，是个大部分组件都很年轻的六体。针线对于现在这种合伙经营的模式很是满意，毕竟缝纫也属于那类“问题职业”之一。不同的共生体一旦靠得太近就会头脑发晕，因此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他们能轻松完成的事不多，除了开战、做爱，更常见的就是双双昏迷。相反，人类做这种需要近距离服务的工作则非常理想。他们中每一个个体都和共生体一样聪明，而且即便紧挨着顾客也能专心工作。这是人类与共生体的完美组合。融入当地，让当地人需要他们，这一点极为重要，但拉芙娜总觉得拉森多一家融入得有点过头了。人类必须重建科技文明，而不是满足于量体裁衣。

今天的工作仅靠这几个人类根本忙不过来。三个爪族裁缝坐在垫得厚厚的高台上，每个裁缝各自派出一个组件，尽其所能地为地面上的顾客试衣。在人类眼中，这个过程不免有些滑稽。分离出来的组件一身正装，制服上别有长柄针，测量用的软尺卷在领口的卷盘上。他们并非无法思考的单体，因为在垫子上正襟危坐的同伴一直俯视着他们，努力与他们保持联系的同时避免麻痹顾客的头脑。地上的组件忙

得不亦乐乎，不断接收来自上层的指示。实际上，他们的肢体动作也没比普通的狗利落多少。他们吻部前端紧闭，像一双握起的脆弱的手；他们的爪子就和动物的一样笨拙，尽管这些生物经常佩戴工具或铁爪——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将其称为爪族。

这几个裁缝经验丰富。地上的组件从肩头卷盘上抽出软尺，递给顾客。台子上的组件发出指令，如果此时顾客没有因为外来组件靠得太近而头脑混乱的话，他们就能适时地咬住卷尺，协助裁缝测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顾客会帮忙抓住下垂的衣料，一旁的裁缝组件则咬住别针针柄，小心翼翼地别在料子上。

拉芙娜和约翰娜穿过店铺古老的房间，这些区域并不是为人类设计建造的。她们压低身子，以免头撞上天花板，然后迈着别扭的步子走进通往缝纫室的走廊。在爪族建筑内部，共生体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拉芙娜与飞跃界上层的许多种族打过交道，但那些地方都配备了良好的空调装置。这里可没有这类设施。

正前方传来温达的笑声。绝大部分经营管理工作都由温达负责，会计事务除外。和大多数人类难民一样，她在算术方面不行。

“嘿，约翰娜！拉芙娜！”温达站在一张缝纫台前。几张台子并排放置在高高的烟色玻璃窗下，阳光照射在工作台上。拉森多针线行共有三位成衣师傅，此刻都在忙碌着。温达在屋内来回走动，调整量具，卷起剩余的几匹布料。这其中就有“纵横二号”生产的珍贵面料，是那艘飞船的实感图形显示装置退休之前的最后一批产品。

温达的小女儿席卡坐在她身旁的台子上，显然是在“监督工作”。

“嘿，温达！我来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约翰娜把那块嵌花布料平铺在展示台上，“我想送点东西给内维尔，作为他的生日礼物。你说这料子穿在人类身上会不会太傻了？”

“席卡，乖乖待着别动，明白吗？”温达说。令人吃惊的是，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居然照做了。爪族成衣师傅的一举一动都让她着迷。

温达侧身避开那些沉重的木头凳子，走向展示台。她恭敬地向拉芙娜点了点头，然后端起约翰娜的布料，对着阳光展开：“哟，这是

来自下海岸地区的真品吧，约翰娜？”

两个女子就那匹布料聊开了。孩子们逃出超限实验室那年，温达十六岁，是第一批苏醒过来的孩子之一。她和内维尔·斯托赫特同龄，今年二十六岁，神情和声音愉快而有活力，但头发已经灰白了。这是衰老的开始。自流亡之日起，拉芙娜便沉迷于研读人类史方面的书籍。在自然条件下，如果不加干预，人类几乎刚一成年便开始衰老。温达从不抱怨，但她在这里的生活负担比大多数人都重，无疑比那些同龄的男孩更重。不过她还是比许多孩子幸运。因为年纪够大，在逃离实验室之前她接受过近乎完整的常规延寿治疗。他们这批人基本都能活上二三百岁。

最年轻的那批孩子在逃亡之前完全没有接受过延寿治疗，更不用说第二代了。他们会迅速衰老，兴许都活不过一百岁。他们甚至活不到科技进步、人类获救的那一天。如此一来，重新回到冬眠箱里或许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一位成衣师傅绕开桌子走了过来，四个组件纷纷爬上凳子，从各个方向俯身察看起布料来。他是个五体，大部分组件都上了年纪，能听懂一些萨姆诺什克语，但只是小心地说着爪族语。这些和声拉芙娜是一句也听不懂，但她看得出，他很高兴能和约翰娜说上话。这个共生体是老兵，参加过木女王的远征和飞船山之战。在拉芙娜认识的人类中，约翰娜的爪族朋友最多，而且在许多爪族的心目中，约翰娜是至高无上的英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战后第二年，约翰娜在那般胡闹之后还能得到木女王的原谅。

最后，约翰娜、温达和成衣师傅绘制出一张草图，图上是一套式样奇异的斗篷和裤子。温达宣称，时尚界和内维尔都会对此深表欣慰的。大众美学的沦丧，这可能是拉芙娜见过的最有力的实证了。

“……我会再送些搭扣过来。”约翰娜说。

“好的，好的，”温达点头，“但当前最紧要的是，拿到内维尔的尺码。”

“行，我来搞定。但别忘了，这礼物是个惊喜。他知道会有生日派对，不过——”

“哈，带卷尺去的话，他恐怕会起疑吧。”

“山人自有妙计！”

说完，温达和约翰娜都大笑起来。

回到街上，约翰娜依旧笑个不停：“拉芙娜，老实说，我那话没别的意思。”好不容易停下后，她还是像个傻瓜一样咧着嘴。

那天的午后无限漫长，日影缓缓偏移，却始终不见日落的迹象。两人沿途又进了几家银饰店，但约翰娜似乎只想要独一无二的东西。她们这会儿已经来到商业街的北端，这里商贩营帐密集，拥挤程度几乎达到共生体的忍耐极限，帐篷与帐篷之间相隔不到数米。

“感觉从没在这一带见过这么多外乡爪族。”拉芙娜评论道，语气中带着疑问。通过那些可笑的红夹克，她认出了来自东部家园的共生体。其他地方来的爪族也不难辨识，要么根据他们散漫的姿势，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知羞耻的调情方式。约翰娜·奥尔森多将所有细节一道来，这也是拉芙娜喜欢和她出来逛街的另一个原因。

但今天的约翰娜可称不上完美的导游。“我……是，我想你说得对。”她环顾一圈混乱的营地，“我刚才有点走神。”她注意到拉芙娜脸上的微笑，“怎么了？”

“你意识到没有，今天每经过四个共生体，你才会停下来和其中一个聊天。”

“哦，我也不是谁都认识——等等，你是说，我没有达到平日里的社交水平？哈，好吧。”她们又向前走了两步，离开帐篷区。当约翰娜再次看向她时，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但似乎有一丝惊讶：“你说得没错，我最近感觉有些不同了。这种感觉很陌生。要知道我们的生活，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过得很艰难。”

每当拉芙娜·伯格森多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之中，她都会试图想象约翰娜和杰弗里的那段经历。和所有孩子一样，他们俩也是孤儿，但一开始他们的父母也成功抵达这颗星球了。约翰娜目睹他们遇害，

目睹半数同学被杀。而她当时只有十三岁，在这个荒凉的世界苦苦求生，一年的时间里受到过善待，也遭遇过背叛。然而多亏这对姐弟的指引，“纵横二号”才能穿越战火，安然降落在飞船山上。

有些孩子过于轻巧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忘记了曾经拥有的文明。其他一些孩子则因为从天堂跌落的事实无所适从。好在还有约翰娜这样的孩子，拉芙娜才能重拾信心：假以时日，他们或许真能通过命运的考验，幸存下来。

她们离商业街已经有段距离了，前方街区近几年建起了不少酒馆。约翰娜似乎并不在意，她仍旧心不在焉的，一脸深邃的微笑：“日子一开始是很难熬，后来我们揭穿了维恩戴西欧斯的阴谋，打败了铁大人，从那以后……”她的声音里扬起惊奇，“……哎呀，我现在每天都很快乐，有好多事要忙，残体之家的事，人类之子学院的事，还有一——”

“你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拉芙娜说。

“我知道。但现在，情况就更好了。自从我和内维尔开始交往，好多事情都变得有意思了。人类似乎也比以前更有趣了。我和内维尔最近也，嗯，更亲近了。我想为他过一个特别的生日，拉芙娜。”

哈！拉芙娜伸出手，挽着约翰娜的胳膊：“所以什么时候……”

约翰娜笑了起来：“啊，内维尔太保守了。说实话，我感觉他在等我跟他求婚呢。”她发现拉芙娜笑得更欢了，还带了点狡黠，“拉芙娜，你可别说出去啊，我确实打算在生日派对结束后这么做呢！”

“那太好了！好期待你们的婚礼啊！”她站住了，二人相视一笑，“我敢说，木女王会为你们特别设立个庆典什么的。”

“是啊，她利用起我的名声来从不手软。”

“对她有好处。事实上，你们的结合对我们人类来说意义更甚。大家都那么喜欢你们，他在孩子们中间大受欢迎，而你在爪族的心目中独一无二，或许——”或许是时候了。

“什么？”

拉芙娜拉着约翰娜走在街道中央，她不希望路过的爪族听见她们的对话。“唉，我只是不想再当什么联合女王了。”她说。

“拉芙娜！十年了，这种模式很好。最初还是木女王自己提出来的，爪族历史上有过先例，我们的历史上也有。”

“是的，”拉芙娜说，“在尼乔拉星上。”在公主时代，那里确实有过年长公主和年轻公主共同执政的时期。公主时代文明是最新发掘出的人类文明，尼乔拉星是拉芙娜的故乡斯坚德拉凯的前身，而尼乔拉人也可以说是约翰娜等斯特劳姆人的祖先。

斯特劳姆人很少回顾历史，但拉芙娜给孩子们讲过公主时代的故事。在学院里，她用这段历史将昔日的人类家园与今日的爪族王国相连。约翰娜笑着说：“拉芙娜，你应该喜欢当这个联合女王才对。我敢打赌，你小时候玩过家家肯定扮演过女王。”

拉芙娜犹豫了，羞于承认这个事实：“可能吧，只是我发现，现实让我……分心。起初我必须对你们这些孩子负责，但现在你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我可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在大限之日到来之前做好准备。我们只剩几个世纪的时间了，恶鬼就要来了。”拉芙娜没有把那个疯狂的梦或是那次仪表故障告诉孩子们。那天的状况没有再发生，数据也算不上可靠。她只能更加努力地工作，尽量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疯婆子。

拉芙娜将目光从约翰娜身上移开，看着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踩在鹅卵石路面上。“也许没有几百年那么久，”她说，“瘟疫舰队虽然连一台运转正常的星际冲压发动机都没有，但或许有办法把一艘小船提速至接近光速。或许它还有与神明联络的手段，能研究出达到光速的方法，乘胜追击我们。我必须确保我们准备就绪，一秒钟也不能浪费。”

约翰娜没有回答。拉芙娜又沉默地走了几步，重申自己的观点：“我只是想说，我需要把更多时间花在‘纵横二号’上。毕竟我是个资料库管理员，在这种形势下，让我去做别的工作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在我看来，你和内维尔才是最佳人选，应该和木女王共同管理王国事务。”

约翰娜看着拉芙娜，目瞪口呆：“你疯了吗？”

拉芙娜微笑着说：“我们都遭受过这样的指控。”

“哈！”约翰娜说着，一把搂住拉芙娜的肩膀，“就算我们都疯了，疯的方式也不一样。拉芙娜，我们需要你——”

“是，我知道，我是所有孩子的老干妈！”

这句离奇而又老掉牙的比喻本该换来约翰娜的会心一笑，可她却严肃起来：“拉芙娜，对于所有幸存下来的孩子而言，你就是我们的母亲。十年前，我们还是孩子和婴儿，爪族把我们当成奇怪的动物。要不是你将我们团结起来，像母亲一样照顾我们，我们大部分人早就在冬眠中死去了，就算还有少数幸存，也终会化作孤魂野鬼，被这片蛮荒吞没！”

“……我，唉，好吧。”是时候重整旗鼓了，“我想那时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而现在是时候为将来做打算了。在我们所有人中间，只有我接受过操控‘纵横二号’策划系统的训练。我应该把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领导王国的任务就交给你、内维尔和木女王了。我只是个资料库管理员，不是领袖。”

“你可以身兼二职！资料库管理员和考古学家本来就是复兴文明的关键。”

“这不一样。这里没有什么废墟可供研究，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藏在‘纵横二号’上。”拉芙娜朝飞船山的方向扬起下巴，“你们在刚起步时需要我的帮助，可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技术性任务迫在眉睫，况且……况且我已经厌倦当领袖了。”

“我们需要你的决策力，拉芙娜。”

“我做的那些决定只有一部分得到认可，其余的并不受欢迎，可能在一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内都不会被接受。”有些决定或许会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都错得离谱，然后一夜之间又对得理所当然。

“我没想到，你一直觉得是在孤军奋战。你可以为我们付出一切，我们也同样可以为你这么做，我以为你是知道的。”约翰娜低头看着那几包布料和派对装饰，微微一笑，“好啦，说点别的吧。我跟

内维尔在一起非常开心，我的生活因为他而明亮起来。我早该注意到的，你那种孑然一身、找不到人分享的感觉。你是不是很想念范？”

“有时候。”其实是经常，“我们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完全了解他。恐惧占据着他的心灵。”

“是啊。”就在范·纽文死前不久，约翰娜见过他。她亲眼见过，知道恐惧能将人摧毁到何种程度。她说：“我们有一百五十个人，拉芙娜，我们都爱你，至少绝大多数时间如此。你想过没有，在这么多人中间，你或许能再找到一个……你愿意和他在一起的人？”

大街上，拉芙娜能看到一些人类孩子。他们和约翰娜年龄相仿，或者更年长一些。他们正要走进一间酒馆。拉芙娜朝那个方向点点头：“你说真的吗？”

女孩局促一笑：“你看，连我都找到那个他了。我只是觉得，你总把我们当作孩子。考虑考虑吧……要知道，你会比我们活得都久。”

“别这么说。你们是在衰老，但只是现在。迟早我们会拥有足够的资源，回归文明，重建医学。当下的困境只是暂时的。”

“没错，有你带领我们，我们终将拥有那样的科技，人数也会增至成千上万。要是在那么多人里还找不到如意郎君，那就是你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我想你说得没错。”

“当然！”约翰娜说，“在那之前，希望你记住，我们对你满怀感激，即便抱怨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内维尔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再议吧。”

“你明白我的意思。对于温达和本这样的人来说，是否由你领导意义重大。”

“好吧，先放过你和内维尔了，我只是说现在。”

“呼——”约翰娜极尽夸张地表现出如释重负的样子，但拉芙娜能看见她的真心实意，“哦，还有，拉芙娜，你最好别跟内维尔提这件事。他会得意忘形的。”

酒馆区靠近秘岛中心区域，位于旧城堡南侧。其实那座城堡也不算太旧，尽管在人类孩子到来前几十年就建成了。曾经，剃刀的城堡是个令人恐惧的地方，是整个大陆的传说。剃刀——重组之前的剃刀——为爪族做过整体而非凡的规划。在人类到来之前，这个世界连火药都没有，印刷机作为当时的一项最新发明，轰动一时。在那样的背景下，剃刀一手建立起极权主义国家，同时构建起一套科学方法论。有传闻说，他制造的那些共生体怪物至今仍潜藏在旧城堡的什么地方。拉芙娜知道传闻不是真的，但剃刀-泰娜瑟克特的支持者确实存在，且已经渗透进木女王的谍报系统，紧盯着女王的一举一动。

太阳向北偏移，日影在整条街道上铺展开来。

两个女人经过第一家酒馆门口。“我昨天刚来过，”约翰娜说，“最近的顾客大多是从内陆来的牧民，为了庆祝他们的游牧节。”

前方还有几家酒馆，充斥着问题、陌生面孔和流言蜚语，显然更吸引长湖共和国的商贩和东部家园的探子。拉芙娜注意到一个正在过街的共生体，他似乎从集市开始就一路跟着她们。

约翰娜注意到她的目光：“别担心，那是波罗达尼，木女王的一个部下。我认得他的低音耳朵。”她朝共生体招招手，然后大笑道，“你不是说这里很像飞跃界中层的城市吗？”

“是有一点像，但我每次只能骗自己几分钟。斯坚德拉凯的主要种族有六七个之多，却没有一个像爪族这样。我们人类在人口数量上只排第三，但我们很受欢迎。那里还有几座模仿古人类时期的旅游城镇，吸引了除人类之外至少两个种族的大量游客。”

“其实人们只是去那里兜个风、漫个步，对吧？我几乎能想象这种花钱如流水的生活，就像我们马上要做的那样。”

“你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有过这种经历？”

“嗯，有啊。你知道，我是个早熟的孩子。不过，你应该很熟悉这种生活吧？”

“呃，好吧，以前去过几次。”那时她是个羞涩的女大学生，还没毕业，也还没坐上去往弗林尼米集团的飞船。她在弗林尼米的交际圈里完全没有人类，至少在范·纽文到来之前是这样。

“这么说，这里跟你记忆中文明世界的那些酒吧很像？”

“嗯，也不是很像。斯坚德拉凯的酒吧总是人满为患，用爪族方式表达就是到了‘和声堵塞’的程度。对于人类和其他几个种族来说，那里是个谈情说爱的地方，而这里——”

“在这里，每个人类从小就互相认识，就算我们加在一起也填不满这些酒馆。不过，光想想就挺有趣的，比如前面那一家。”

她说的是螳螂之兆酒馆。店名由爪族文字写成，被刻在一块一米高的雕像下方，雕像表现的是一只双腿直立行走的昆虫。拉芙娜从未见过真正的螳螂，但她听说，这种生物是下海岸村镇一带随处可见的害虫——当然了，真正的螳螂身長还不到五厘米。无论何时，只要有爪族说到人类登陆时的情景，总有听众问起那些新来的外星人长什么样。因为没有可供演示的录像，讲述者是爪族，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听众也是爪族，于是人类就被描述成了“特别特别大的螳螂”。事实上，螳螂之兆酒馆的招牌——包括那件木雕——是从长湖共和国的一间酒吧买来的。不过有趣的是，这里正是人类最爱光顾的一家酒馆。

音乐从酒馆里传了出来。

“听听，像不像文明世界的夜总会？”约翰娜说。

那是人类的音乐，由人类演唱，伴奏用到十多种乐器，也可能只用了一台电子音响合成器。但酒吧里并没有什么电子合成器，也没有乐器，甚至没有任何唱歌的人类。歌词出自某首童谣，至于配乐……可不怎么像儿歌。这一系列的声音恐怕都是某个共生体发出的。显然，他对“纵横二号”提供的资料做了点润色和加工。人类文化流落到爪族世界，在机械记忆和中世纪物种的曲解中一步步重建起来。

一段木制阶梯涂着光洁的油漆，曲曲折折，通向酒馆入口所在的主楼层。约翰娜轻快地连蹦几级阶梯，拉芙娜紧随其后。当她们离入口不到半程时，高处的大门打开，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走了出来，聚集在楼梯口。

其中一人转过身去，把头探进酒馆里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是啊，想想吧，这样更合情理……”

看到上面那群人，拉芙娜让出一条路来。这段阶梯只够一个共生体单向通行，所以不比单个组件宽多少。男孩们没看见她，只看到了约翰娜，便立即不说话了。其中一人说：“杰弗里，是你姐姐。”

约翰娜的声音听着有些刺耳：“嘿，你们在干吗？”

领头的男孩听声音像是加侬·乔肯路德。他答道：“只是把真相告诉大家，小丫头。”没错，正是加侬。看到拉芙娜的瞬间，他脸上的冷笑消失了。说来奇怪，他似乎有点做贼心虚！他小心地从她身边侧身通过，避开了她的目光。

他身后的三个男孩年纪更小一些，两个十七岁，一个十九岁，也都是些讨厌鬼。今天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的，一声不响地经过她的身边，然后走下台阶，动作也未免太快了一点。还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他们都穿着短裤，蹬着今年夏初开始流行的傻乎乎的低帮鞋。要是碰上雨天，他们肯定会小腿直打哆嗦，脚也会湿透的。

约翰娜又登上几级台阶，说道：“好吧，杰弗里，怎么回事？”她话说得很轻，但拉芙娜发现，约翰娜已经走到了楼梯中段。阶梯最上方站着杰弗里和阿姆迪，人类和共生体都是满脸的吃惊和不悦。共生体名叫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带着更加明显的不安，就连拉芙娜也一眼就能看出来。相比之下，杰弗里表现得更沉稳一些：“嘿，姐。嘿，拉芙娜。有阵子没见了。”

阿姆迪走下台阶，一个组件把脑袋轻轻靠在约翰娜身上，另外两个贴着拉芙娜。“很高兴见到你们！”共生体用小男孩一般的嗓音说。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是个八体，共生体要想保持头脑清醒，这个组件数量差不多就是极限了。拉芙娜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所有组件都还是幼崽。那时它们那么小，你可以一次性抱起四个，剩下四个则在你的脚踝周围打转，提出各种问题，炫耀自己的知识。他和小杰弗里

关系太过亲密，以至于有些爪族把他们俩当作一个共生体，还称呼他们为阿姆迪杰弗里。现在没人再这么叫了。如今，阿姆迪每个组件都长得很大，甚至有点超重。乍看之下，他体魄强壮得有点吓人；再看一眼，闲聊几句，你就会明白，阿姆迪太腼腆了，不可能威吓任何人；等看上第三眼时——无论是你真的想要了解他，还是他乐于炫耀自己——你便意识到，阿姆迪恐怕是你在这里遇到的最聪明的生物了。

拉芙娜拍了拍离她最近的那颗脑袋，对共生体和杰弗里笑了笑：“是的，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

“而且只是碰巧。”约翰娜插嘴道，对她弟弟漫不经心的态度并不买账。

拉芙娜朝约翰娜摆摆手，意思是“没关系”。杰弗里向来缺少礼貌，她只希望他别再倒退回叛逆期去。

约翰娜似乎没注意到这一点：“好了弟弟，说说吧？”

男孩眼中闪过一丝火星：“好吧，但你是知道的，我整个春天都跟随梅丽·莱森多的团队，在下海岸勘探特殊金属。根据‘纵横二号’的指示——”

“这我知道，杰弗里，我还知道你跟梅丽还有你能搭上话的每个丫头胡来。可你都回来好多天了，怎么也不吱一声？”

这下他真生气了：“别管我了，约翰娜。你犯不着这样，你又不欠我的。”

“我是你姐姐！我……”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拉芙娜注意到阿姆迪悄悄退了回去，似乎是想藏到杰弗里身后。她绞尽脑汁想要化解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过去的一年里，杰弗里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有了。“没关系，杰弗里。我读过你们的勘察报告，很优秀。”她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三位……”她指了指楼梯下方。我应该说“你的朋友”吗？真希望他们不是。“加侬说的‘真相’是什么？”

“呃，没什么。”

“嗯，没什么。”阿姆迪说，每一个组件都点着脑袋。

“好吧。”拉芙娜走上台阶。杰弗里今年十九岁，按照斯坚德拉凯和斯特劳姆文明圈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很久以前，杰弗里是个人见人爱的男孩，既勇敢又善良，但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后来他成了那帮臭小子中最叛逆的一个，但这段时期也已成过去。多亏有内维尔看着他。每当约翰娜无法同他说理时，冷静又老练的内维尔总能成功说服他。运气好的话，他当前的的问题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退步。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家的近况。”拉芙娜说着，指了指杰弗里和阿姆迪身后的入口，“要是你不方便，我们三个也可以下次再聊。”

杰弗里有些犹豫，但她温和的话语还是见效了。“好吧，我们聊聊。整件事，呃，透着古怪。”他说着转身拉开酒馆的门，让拉芙娜和他姐姐先进去。

一进酒馆，扑面而来的暖意提醒人们，即便在夏天，阴影里头也还是冷的。四周弥漫着烟草和香料的气味，还有早就习以为常的共生体的体味。杰弗里缓缓移动到约翰娜和拉芙娜前面，领着她们走进一条低矮狭长的走廊，烟味更浓了。在这个地方，健康观念和消防管理条例都还没有出现。

拉芙娜只是默默地跟着，望着走廊两侧墙上那些疯狂的雕塑出神——那是爪族对飞跃界生活的想象，也为她的孩子们在这短短十年间的变化而惊奇。有趣。她总觉得约翰娜个子很高，虽然相遇那会儿后者只有十三岁，想来是约翰娜的性格使然。即便现在，约翰娜也不过一米七出头，只比拉芙娜高出一点。至于杰弗里，她一直以为他是小个子。范当年驾驶飞船从天而降，把他从铁大人手里救了出来，那个时候他确实非常矮小。她还记得这个小小的孤儿向她伸出双臂的情景，但现在，他必须深深弯腰才能保证不撞上天花板。面前这个家伙一旦站直，身高将近两米。

正前方，乐声响起。五彩光芒闪动，这就要归功于那些用来渲染疯狂情绪的枝形烛台了。杰弗里走了进去，拉芙娜、约翰娜和阿姆迪紧随其后。

螳螂之兆酒馆是拱顶结构，高处墙壁上凿有大量凹室，内部铺设了软垫。今天的顾客大都是人类。顶层可能还坐着两三个共生体，但主楼层只有酒保是爪族。果不其然，那些音乐全是酒保一人的杰作。

“这么快就回来了？”有人对阿姆迪和杰弗里喊。然后她看到了拉芙娜和约翰娜，于是紧张地笑起来，“哇，反叛的话题开始还不到五分钟，秘密警察就现身啦。”

“我在楼梯口遇上她们的。”杰弗里说。

“她们是要告诉你，下回记得像老实人那样从出口出去。”是希达·奥斯勒，她还在为自己那句有关秘密警察的俏皮话发笑。有些人似乎被刺痛了，但幽默感才是希达最大的敌人。好在拉芙娜一眼望去，没有看到她在楼梯间看到的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希达另外拉来几把椅子，招呼他们坐下。

待他们全部落座，酒保派出的组件又送来了几杯啤酒。拉芙娜的目光扫过整张桌子，看了看都有谁在场。十个孩子。不，十个成年人。杰弗里和希达恐怕是这当中最年轻的。在座的人都还没有小孩，但有一对新婚夫妇。

约翰娜抓过一杯啤酒，半开玩笑地向希达举杯致意：“既然秘密警察已经到位，你们就权当接受调查好了。恶徒们，还不从实招来？”

“唉，还不就是老一套的制造恐慌。”但接下来，希达也想不出什么俏皮话可以说了。谢天谢地。一说起疯话来，希达总有办法把场面搞得异常尴尬。她曾开玩笑说塔米和维尔姆有一腿，结果发现确有其事。“我们只是在揣测，你知道，灾难研究组那些事儿。”

“是吗？”约翰娜把啤酒放回桌上。

“那是什么？”拉芙娜说，“听上去真够官方的。我还以为一切官方事务我都有份呢。”

“哦，那不过是——”希达刚要解释，另一个名叫爱斯芭·拉特比的女孩就抢过话头道：

“那不过是几个了不起的字眼组合起来罢了，包含着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停顿片刻，爱斯芭耸了耸肩膀接着说，“您看，女士——”

“爱斯芭，拜托，叫我拉芙娜就好。”唉，我总在提醒，可有些人，比如爱斯芭，老是忘。

“好的，拉芙娜。您看，问题在于——是的，您和您的爪族朋友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代替我们的父母照顾我们。我知道为了我们的学院，木女王和剌刀-泰娜瑟克特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财力。而现在，我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做点事情。当然，最年幼的那批孩子仍旧过着快活的日子。”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妹妹有贝斯里和人类玩伴，她还有我，她已经不太记得我们的父母了。对格丽来说，这里是个神奇的好地方。”

拉芙娜点了点头，说：“但对于年长的孩子来说，这里的生活只是那场浩劫的尾声吧？”可不是吗？拉芙娜也常常这么想。

爱斯芭也点点头：“可能是我们太固执了，但现状就是这样。并非人人如此，但起码我们这些人还记得我们的父母和文明，而其中一些人因为失去太多而痛苦煎熬，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灾难就是这样，没有哪个活人能为此负责。”

杰弗里没有专门去人类座椅上落座，而是爬上了通常供爪族使用的高台，神情阴郁地俯视众人。“所以，这些人自称‘灾难研究组’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

拉芙娜露出微笑：“我想，我们都曾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我是说，我们中所有愿意正视这段历史的人。”

酒保的组件离开了，阿姆迪在两张桌子周围，从各种位置上冒出脑袋来，有的组件已经坐到了高台上。他喜欢纵观六路，而他又有这么多组件，确实能做到这一点。高台上的两个组件昂起头来，声音却好像来自四面八方：“其实说起来，我跟铁大人的一些试验品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都是在杀戮中被制造出来的。我很幸运能得一善终，但其他人现在还是一团糟。有时我们会聚在一起，就过去遭受的伤害吐吐槽。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了。”

爱斯芭点点头：“你说得没错，阿姆迪，但起码你们憎恨的对象是个有实体的怪物。”

“嗯，”拉芙娜说，“我们也有憎恨的对象，那就是瘟疫。它的恐怖是任何飞跃界生物都无法想象的。我们后来得知，在与邪祟的斗争中，不只是你们的父母牺牲了，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了，斯坚德拉凯也间接被毁。为了阻止瘟疫，银河系中的多数文明都消失殆尽了。”

大家都在摇头。叫欧文·维林的男孩说：“我们没法知道所有真相。”

“好吧，我们的确很难证实这一切。它的破坏力太大，几乎摧毁了我们，损失无法计量，但——”

“不，我是说，我们很难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听着，我们的父母都是科学家，他们在超限界下层做研究，那是个危险的地方。他们是在和未知打交道。”

说得好，孩子。拉芙娜心想。

“但成百上千万的种族都是这么做的，”欧文继续说道，“这是产生新的天人最普遍的方式。我父亲认为，斯特劳姆人终将去往超限界下层某个空置的褐矮星上垦殖，从而实现飞升。他说，我们斯特劳姆人始终有一只向外延伸的手，我们勇于承担风险。”欧文肯定是注意到了拉芙娜的表情，赶忙说下去，“然后事态急转直下，这种事也在数以千计的种族身上发生过。和我们的超限实验室一样，有时远征队会被天空的居民吞噬，或者被直接摧毁，有时母星所在的恒星系统都会受到牵连，惨遭灭顶之灾。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因何被下放至此，问题的答案与我们已有的认知完全对应不上。”

“我——”拉芙娜刚要开口，却犹豫了。我能怎么说呢？你们的父母贪婪又粗心，而且倒霉至极。她爱这些孩子，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为了保护所有孩子，她几乎可以做任何事。但有时，她看着他们，只能想到他们的父母因为贪婪而自取灭亡。她瞥了一眼约翰娜。帮帮我。

一如往常，一见势头不对，约翰娜便会出手相助。“关于这一点，欧文，”她说，“我个人保存的记忆要比你们更多一些。我还记得我的父母准备这场逃亡时的情形。超限实验室不只是单纯为了实现飞升，我们得到了一座废弃的资料库。我们在窥探天人的历史。”

“这我知道，约翰娜。”欧文说，声音有点刺耳。

“结果那座资料库苏醒了。我的父母认为，我们可能一直在被牵着鼻子走。好吧，我猜所有成年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最后，我的父母发现，实际风险远比表象大得多。我们挖掘出了一个可能威胁到天人本身的存在。”

“这是他们告诉你的？”

“当时没有。事实上，我不太确定爸爸妈妈是如何完成准备工作的。起初我们有三百个孩子，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把三百个冬眠箱偷偷运出了医药储藏室，接着又装上集装箱船。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刚好全都下课了——这你们也都记得吧。”

大家纷纷点头。

“如果被唤醒的真是天人，那你爸妈的计划肯定早就露馅了。”

“我——”约翰娜迟疑了一下，“你说得没错，他们本该暴露的才对，肯定还有什么人在，帮他们设计了那场逃亡。”

“我什么也没注意到。”希达说。

“我也没有。”另一个人说。

“我也是。”欧文说，“还记得我们那时的生活吗？住在临时增压舱里，毫无隐私可言。我看得出，他们当时很烦躁——好吧，是害怕，可他们完全没有机会秘密行动。因此或许可以推断，我们的逃亡只是某种存在走的一步棋——这也是灾难研究组所持的观点。”

拉芙娜说：“欧文，我们在学院里讲解过反制手段，你们确实获得了特殊的帮助。最终，是反制手段——”还有范和老头子——“制止了瘟疫。”

“是的，女士，”欧文说，“但这一切只能说明我们对善恶的理解有多肤浅。我们被困在这里，年长的孩子相信自己失去了一切，终日怨天尤人。但在官方记载中，好人和坏人有可能是完全颠倒的。”

“什么？到底是谁在販售这种无稽之谈？”拉芙娜忍不住脱口而出。优雅的领袖形象已然无法维持了。

欧文有点退缩：“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哦？那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那三位呢？”

杰弗里在高台上晃了一下：“你在楼梯上也碰到我了，拉芙娜。那三个家伙不过是传瞎话，你要怪就怪我们大家好了。”

“如果真是‘你们大家’，那‘灾难研究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背后肯定另有主谋，我要——”

一只手轻轻按在拉芙娜的胳膊上。约翰娜保持这个动作，直到拉芙娜强忍住盛怒，咽下已到嘴边的一番话。然后，女孩说道：“类似的质疑一直存在。”

“你是说怀疑瘟疫的威胁并不存在？”

约翰娜点点头：“是的，只是程度上各有不同。我知道，你自己对此也有过怀疑。就比如，既然瘟疫舰队已被反制手段阻隔在外，它是否还有兴趣进一步追来爪族世界？”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定残存的舰队依然想要摧毁我们。”我的那个梦——

“好吧，但即便如此，还有一个问题：威胁究竟有多大？舰队远在三光年之外，以现在的航行速度，恐怕一个世纪也前进不了一光年。就算它真想对我们不利，我们还有几千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如果分成若干个分舰队，则航速有可能更快。”

“这么说我们‘只’剩下几个世纪了，重建科技文明可用不着那么久。”

拉芙娜转了转眼球：“重建文明需要的时间确实更短，但我们恐怕压根儿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瘟疫舰队可能已经造出了小型星际冲压发动机，界区也可能再次滑动——”她吸了口气，平复一下情绪，“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学院里教给你们的一切，其真正意义就在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全速准备。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是阿姆迪：“我想这正是灾难研究组与你意见相左的地方。他们认为，无论对人类还是爪族，瘟疫从来就不构成威胁。他们还说，即使真有威胁，那也是反制手段造成的。”

沉默。连酒吧的背景音乐也渐弱淡出。他们讨论得出的竟是如此荒诞的结论，拉芙娜显然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这件事的人。终于，她轻声说：“你不是说真的吧，阿姆迪。”

阿姆迪脸上掠过一阵尴尬和悔意。他的组件全部年满十四岁，都已成年，但他的心理年龄比她认识的任何共生体都要小。他确实是个天才，但羞涩而又孩子气。

桌子另一头，杰弗里宽慰似的拍了拍阿姆迪的脑袋：“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也这么认为，拉芙娜，但他告诉你的都是实话。正是因为没人清楚超限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而我们又是如何逃脱的，才有了灾研组。他们根据已知事实推断，一直以来我们或许颠倒了善恶双方。进一步的分析则指出，反制手段十年前的那次行动是一场星系规模的暴行，所谓不断逼近的可怕怪物本来就不存在。”

“你也这么想吗？”

杰弗里恼怒地抬起手：“不，当然不是！我只是说出某些人碍于礼貌才没有说出的观点而已。在你接着提问之前，我就可以回答你，在场没有人是这么想的。不过对于孩子们来说——”

“尤其是较年长的孩子——”欧文说。

“这种观点很有吸引力。”杰弗里挑衅似的瞪着她，“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父母没有创造出什么可怕的怪物，他们也不是愚不可及的笨蛋。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牺牲都是……不必要的。”

拉芙娜努力平复语气道：“你说的牺牲具体指什么？学习初级编程？学习算术？”

希达插嘴道：“哦，就比如老有人指挥告诉我们干这干那！”

前科技时代的“共识构建法”，这些孩子恐怕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当初，拉芙娜为了精简课程，选择跳过这一步骤。她原本以为，信任、友爱以及共同的目标，足以让他们撑到拥有更高科技和更多人口的那一天。

“不喜欢被人指手画脚也许是一部分原因，”欧文说，“但对一些人来说，医疗才是问题的关键。”他直视拉芙娜的眼睛，“这么多年过去，依旧是您掌权，而您依旧年轻，看上去就和约翰娜一般年纪。”

“欧文！我才三十五岁。”按照人类的计算方法，三十兆秒为一个周期年，斯特劳姆人亦使用这套标准，“我看起来年轻没什么好奇怪的。在斯坚德拉凯，我还只是个低级别的年轻专家。”

“是啊，从今往后一千年间，您也将一如既往这么年轻。我们所有人——即便是较年长的孩子——都将在几百年后死去。我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衰老，开始脱发，就像受过辐射损伤一样。还有发胖。最年幼的那批孩子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延寿治疗。我们的下一代会像蜉蝣一般早早死去，比我们还早上好几十年。”

拉芙娜想起温达·拉森多越发灰白的头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错了！“听着，欧文，我们的医疗研究水平最终会大幅提升的，只是当前不该把它放在首位。我可以给你看看‘纵横二号’生成的进程图表。我们都想发展行之有效的医疗技术，但这个过程中的陷阱多得数不清。何种治疗手段难度最大，会对哪些孩子造成伤害，这些都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一旦医疗程序出现大问题，我们就可能深陷泥潭，耽误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目前，我们至少还有二十口冬眠箱可以正常工作。我敢肯定，总有一天我们会研发出冬眠箱所需耗材的。如有必要，我们可以把衰老将死之人先冷冻起来。没有人会死。”

欧文·维林举起手：“我明白，女士。我想在场所有人都明白，包括螺旋牙线、班奇和猫条，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呢。”酒馆顶层传

来尴尬地扭动身体的声音。房间另一头，酒保开口道：“嘿，那是你们两腿人的事。”

希达忍不住了：“你们爪族又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死法！”

欧文微微一笑，示意希达安静：“不管怎么说，您也看出灾难研究组的魅力了。他们拒绝承认我们的父母闯了祸，拒绝接受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都是难民，没法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又是谁害我们沦落至此。我想我们中没有谁在知情的情况下跟那些极端分子谈过，他们总是借外人之口散布他们的主张：既然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父母有多优秀，那就该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就该相信瘟疫根本不是怪物，所有那些准备和牺牲或许都是……呃，在为邪恶势力服务。”

约翰娜用力地摇了摇头：“什么？欧文，这种逻辑也太混乱了。”

“或许，这就是我们找不到直接责任人的原因，约翰娜。”

拉芙娜认真地听着。我还能说什么呢？早说过无数遍了。但她无法保持沉默：“那些否认者声称，我们没法知道真相。这是谎言。我知道真相。我曾在中转系统为弗林尼米集团工作，瘟疫在‘纵横二号’起航前半年就开始作恶了。它从你们的超限实验室向外传播，在你们逃跑之后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接管了飞跃界顶端。这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借助弗林尼米集团的资源，我能够实时跟进瘟疫进行无差别杀戮的所有细节。那个怪物占领了斯特劳姆文明圈，摧毁了中转系统。它追赶着我、范，还有车行树，一路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它摧毁了斯坚德拉凯，杀死了飞跃界绝大多数人类。”这些都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过他们的事，“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始终没有针对瘟疫采取防卫措施。没错，范和反制手段的骇人程度难以估量。反制手段的确困住了我们，但也困住了瘟疫，留给我们人类一线生机。他们否认这些事实，但这些事情并非无从验证的传说。我就在现场，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在桌子周围，这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都满怀敬意地点了点头。

拉芙娜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那日在螳螂之兆酒馆里发生的事。更准确地说，她根本无力思考别的事。她尝试站在否认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自己说过、做过的一切已经全都变了味。

起初，孩子们都住在飞船山上的新城堡里，离学院仅一百米远。如今，除了最年幼的那些在兄姊或爪族密友的陪同下留在了那里，其他孩子都搬去了秘岛，或是住在新城堡南边的一排房子里。他们大多已长大成人，开始组建家庭。

拉芙娜仍旧住在“纵横二号”上——这艘庞然大物足有三万吨重，虽然已经无法飞行，却拥有来自星空的科技。

想必在旁人眼里，她就是个不近人情的疯婆子，盘踞在这个世界的权力巅峰。

可我必须留在这里！因为“纵横二号”上有个小型资料库，而拉芙娜是资料库管理员。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舰载资料库里，却蕴藏着爬行界种族不计其数的技术法宝。从熔铁到星际旅行，地球上的人类花了四千多年才实现技术上的飞跃，这期间难免走了不少弯路。和大多数种族一样，随之而来的战争和灾难一次次将人类打回中世纪，甚至新石器时代；在一些星球上，人类彻底灭绝了。不过，一旦人类幸存下来，要复兴科技就不必再走弯路了。只要考古学家发掘出资料库来，不出几百年的时间，人类就将恢复到之前的科技水平。有了“纵横二号”，她可以把复兴所需的时间压缩到一百年以内。要是霉运不来打扰，则只需三十年！

但那天下午，在螳螂之兆，她发现原来霉运一直如影随形。我为什么之前丝毫没有察觉？拉芙娜再三问自己。孩子们总是有无穷的问题。这些年来，她和爪族无数次地为他们讲述飞船山之战的故事，还有战争之前发生的事。他们都去过凶杀草地，重新踏上铁大人杀死了半数孩子的那块土地。但关于那场战事的后半段，似乎只是拉芙娜的一面之词：范如何阻止了瘟疫舰队，以及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关

于这件事，关于灾难伊始自己父母的遭遇，孩子们还有许多疑问。离开实验室时，这些孩子还有家人和朋友相伴，醒来时身边却只有一众爪族和一个成年人类。有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只能听她讲述。真是可笑，她以为这样就足够了。

现在，孩子们有的不只是疑问。他们有了灾难研究组。

离开螳螂之兆酒馆不过几个小时，她和约翰娜、杰弗里（当然还有阿姆迪）又谈了一次。约翰娜和杰弗里是拉芙娜在这里最先遇到的两个孩子。十年前，他们共同经历了那恐怖的几个小时。从那以后，拉芙娜就觉得他们之间有种特殊的联系，尽管步入青春期后，杰弗里仿佛失去了全部理性。

约翰娜脸色发青，灾难研究组令她生气，杰弗里更令她生气，因为他没告诉她灾研组最新编造的那些谎言。

杰弗里毫不客气地反击：“你想再搞一次猎巫行动吗，约翰娜？你想清除一切哪怕只是相信灾研组部分说辞的人？你知道，那约等于所有人。”他顿了顿，不太确定地朝拉芙娜瞥了一眼，“我说的不是最恶毒的那部分，拉芙娜。我们知道你和范是好人。”

拉芙娜点点头，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知道。我能看出，有些质疑是自然产生的。”她当然知道，事后聪明很容易，“我只希望我能早点知道。”

约翰娜垂下头：“抱歉，我一直没跟你说。灾研组总爱散布一些无耻谣言，但我和内维尔都以为，这种鬼话很快就会销声匿迹。现在看来，整件事似乎更有组织性。”她看了杰弗里一眼。他们回到了“纵横二号”的舰桥上，这是个进行私密的小型会议的好地方。阿姆迪躲到了家具下面，已经不见踪影。“你和阿姆迪显然知道，整个灾研组最近变得越发疯狂了。”

杰弗里本想反唇相讥，却只是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事实上，拉芙娜发现他面露惭愧。杰弗里跟他姐姐一样固执，但这种固执总是在毫无意义的沮丧中逐渐消失。在超限实验室的那场混乱中，他们的父母几乎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们创造了奇迹，把孩子们带到了这里。杰弗里终于开口了，但语气缓和了不少：“我们确实知道，但就像欧文

说的那样，最恶毒的言论总是通过第三者转述……靠加侖·乔肯路德之流传播。”

约翰娜摇摇头：“你怎么还跟那个蹩脚货有来往？”

“嘿！加侖在实验室那会儿就是我的朋友好不好？我可以跟他聊那些连老师都不懂的事情。或许现在他真是个蹩脚货，可……”

约翰娜脸上的愤怒化作由衷的担忧：“这太教人费解了，杰弗里。好像突然间，灾研组就成了真正的威胁。”

杰弗里耸耸肩：“我不知道，约翰娜。最近这些言论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开始只是梅丽勘察队里的一两个人在说，等我一回来，就发现已经传开了。但即便真是阴谋，对加侖这类人施压，也只会让人觉得执行委员会专横。说不定加侖还会趁机乱咬那些跟他不对付的人，他就是这么卑劣。”

拉芙娜点点头：“杰弗里，你看这样好不好？或许这些指控是基于正当的议题讨论——顺便说一句，这些议题我也正打算要处理，但或许这只是某些年长孩子的小团伙策划的破坏活动，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夸大了实际问题。而以你现在的位置，你是最容易查明真相的那个人。大家都知道，嗯，你——”

杰弗里瞥了眼约翰娜，然后咧嘴笑了。他的笑容很迷人。“别不好意思说，”他说，“谁都知道我过去有多可恶，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是我沦为难民后的部分焦虑病征，你知道的。”

“总之，”拉芙娜说，“大家都愿意信任你。如果你对这些邪恶的言论表现出认同，而且如果那些否认者真的有什么阴谋，我敢打赌，他们会找你坦白的。这样的角色，呃，你愿意——”

“你是想问，我愿不愿意调查我的哪些朋友躲在幕后，然后再把他们供出来？”杰弗里的话里不带恶意，但他看上去很不开心。所幸约翰娜没有说话，没有像平时那样，摆出姐姐的架子来对他说教。最后他摇摇头：“好吧，我来做这件事。我还是觉得没什么阴谋，但如果有，我会找出来的。”

拉芙娜终于松了口气：“谢谢你，杰弗里。”如果像杰弗里·奥尔森多这样的人都站在她这边，这一关她就一定能闯过。

约翰娜微笑着，看起来释然了不少。她想对弟弟说点什么，但明智地闭上了嘴。她转而环视桌子周围：“嘿，阿姆迪！你都听明白了吗？有疑问吗？”

沉默。视野里没有脑袋冒出来。阿姆迪就这点不好，有时他会被那些萦绕于心的数学问题吸引，迷失在只有阿基米德或者纳卡穆尔才能想象的白日梦里。特别是近几年，他有时会直截了当地进入梦乡。

“阿姆迪？”

“嗯，嗯。”阿姆迪的男孩嗓音从地毯附近传来，听起来无精打采，或者说有点困乏，“我仍旧是杰弗里的拍档。”

拉芙娜跟约翰娜、杰弗里以及阿姆迪的谈话只是几次私人会谈中的第一场。因为行脚出城了，她紧接着去找了木女王。

拉芙娜的这位联合执政的女王伙伴统治着西北大部分土地，历时超过三个世纪。当然，她的单个组件没有一个能活这么久，但她在维持自身完整方面非常小心。作为共生体，她甚至对当年在海边小屋度过的那段普通艺术家的生活记忆犹新。木女王认为，帝国发源于艺术，目的就是建设、塑造与雕琢。木女王是真正的中世纪领主，也是一位正派（虽然偶尔也会嗜血）的领主，因此，她能长寿并长期掌权，对拉芙娜和人类难民来说不啻红运天降。

如今两位联合女王都住在飞船山上，拉芙娜在她的“纵横二号”飞船里，木女王则待在新城堡——在人类孩子的登陆舱上方建起的圆顶建筑。

每当走向城堡大门时，拉芙娜总会为她 and 木女王实现的分权与制衡而惊讶，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拉芙娜手握科技，但她住在山峰较低处。稍高一些——位于二人之间——是人类与爪族伙伴学院（或者说爪族与人类伙伴学院）。在那里，人人都在竞相学习未来要求他们掌握的东西。最后，山顶是新城堡中的木女王。城堡的圆顶下方，放置

着伴随人类孩子一同到来的科技残余，其中有冬眠箱和留有部分自动化功能的登陆舱。范·纽文就死在登陆舱的某个地方，那里还有反制手段留下的硅质霉斑。

今天，拉芙娜一路上行，登上了城堡高处的走廊。阳光透过窗户上数十个狭窄的窗格子照射进来，但冬眠箱、霉斑和可怕的梦魇依旧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拉芙娜和木女王在王座室里谈话。新城堡起初不过是个空壳，是铁大人给范和拉芙娜设置的陷阱。木女王补充了各种内部设施，让城堡得以完整。王座室就是新增设施中最引人注目的。这是一座巨型阶梯式大厅，在接见日可以容纳所有的人类孩子，外加一定数量的爪族。

今天这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爪族和一个人类。护卫在她身后关上门，拉芙娜沿着长地毯走向王座和圣坛。木女王从她身体两侧的阴影里现身，陪着她一起走。

拉芙娜向木女王点了点头。两位联合女王一直小心遵守着某种非正式的礼节。“我猜，你的酒保兼特务已经把我在螳螂之兆的奇遇告诉你了。”

木女王轻声笑了起来。这些年来，她试过各种人类嗓音和举止，以观察人类的反应。如今她的萨姆诺什克语已非常流利，拉芙娜直视着眼前这个奇怪生物的七个组件，她给人的感觉和人类毫无二致。

“酒保？”木女王问，“你是说螺旋牙线？他是剃刀的部下。我的人是在高台上的一个顾客，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包括加侖·乔肯路德在遇到你之前说的话。”

我误会螺旋牙线了。不知为什么，当地爪族很流行用这种古怪的人类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剃刀的手下则偏爱那些意思更邪恶的词。

木女王挥手示意拉芙娜坐下。在无须待客的时候，木女王会把这个房间当作自己的小窝。圣坛上摆放着几张皮毛裹边的板凳，还有堆得乱七八糟的毛毯。经常使用的家具上飘来浓浓的爪族体味，地上还有些丢弃的饮料和啃了一半的骨头。木女王是少数几个能用无线电与

“纵横二号”上的神谕者联络的爪族之一——她的这座“圣坛”有着非常实用的价值。

拉芙娜重重地坐在离她最近的那张人类风格的椅子上：“木女王，我们怎么会这么粗心，漏掉了这么大一件事？灾难研究组一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

木女王绕着圣坛坐下，一些组件围在拉芙娜身旁。组件们挨个耸肩，形成一片涟漪：“这纯粹是你们人类自己的事务。”

“关于瘟疫舰队还有多少残存势力，大家一直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这我们是知道的，”拉芙娜说，“但我想不明白，这怎么又跟我们落后的医疗条件扯上关系了。我也没想到，孩子们会怀疑把他们困在这里的那场灾难的起因。”

木女王沉默了一会儿，看似有些尴尬。拉芙娜用五味杂陈的目光扫过每一个组件：“这么说你早知道了？”

木女王的回答含糊其词：“知道一些。你知道的，就连约翰娜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对！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谁都没在委员会例会上提过这事儿！”

“呃，我只是听到了些小道消息。好的领袖总是多听少做。如果你不愿用探子，那就去跟你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只要你还在飞船上当那个淡漠的巫师，你就会遇到这类令人不快的‘惊喜’。”

拉芙娜克制住掩面狂呼的冲动：但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领袖！“听着，木女王，我很担心这件事。先不管我是否‘惊喜’，也不管孩子们如何藐视我的存在，但你不觉得，这种有组织的不满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吗？”

女王伙伴微微躬身，这个动作相当于皱眉沉思：“抱歉，拉芙娜，我以为你以前碰见过这种情况。没错，我确实收到了爪族密友的报告：欧文·维林他们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但这都是传闻，而且越传越夸张。我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核心人物，不过，嗯，或许核心人物是没有爪族密友的人类。”

“……或许吧。”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太多了，“你之前就听说过这个‘灾难研究组’了吗？”

“没有，直到加侖开始大肆宣扬。”

“还有最极端的那些言论，说瘟疫并不邪恶，范才是坏人——我敢打赌，这些也是最近才编出来的。”

木女王沉默了片刻：“对，那是新的，但过去也有不那么恶毒的版本。”她有些像在自我辩护，“但在爪族内部，谣言几乎查不到源头，尤其是在共生体做爱时散布的谣言。那些瞬息人格会冒出平时根本想象不到的念头，过后根本不知道该指证谁。”

听到这种典型的爪族观点，拉芙娜不禁笑了起来：“我们人类也说，谣言有它自己的生命，不过看来在爪族中间，这句话是真的。”

“你觉得有人在搞阴谋破坏？”

拉芙娜点点头：“恐怕是的。木女王，你称得上这个世界的现代领袖，但你‘无处不设防’的理念，嗯，我看——”

“我知道，按照文明社会的标准，我的监视手段太无力了。”木女王看向无线电圣坛，那是她与“纵横二号”资料库联通的私人渠道。冬天，她会用踏板车为它提供电力，夏天则会利用从大厅高窗透下的阳光。无论如何，为了全面学习相关技术，木女王已正式在她的无线电圣坛边安营扎寨了。

木女王并不是唯一拥有间谍组织的共生体。拉芙娜努力想说得婉转一些：“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任何信息都很宝贵。你是否可以向剃刀-泰娜瑟克特咨询一下——”

“不！”木女王说，牙齿咯咯作响。她一直怀疑剃刀在密谋颠覆她的统治。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几十台无线摄像头。摄像头和网络，这才是实现全面监控的基础。”她听上去就像研读过相关的古老文献，“既然我们没有像样的网络，那就只能依靠更多侦探的眼睛了。”

拉芙娜摇摇头：“我们总共只有十二台可以动用的摄像头。”当然，“纵横二号”的许多部分可以用作摄像头和显示器，但不幸的是，一旦你拿起撬棍，撬下那些程控舱壁，飞船就会丧失许多性能。他们拥有的那十二台摄像头都只有初级备份。拉芙娜看出了木女王此刻的气恼：“一切都会改变的，木女王，等到我们能制造数字化电子设备的那一天。”

“是啊，等到那一天。”木女王如同唱起了哀歌。她自己有三台摄像头，但显然不打算主动外借。她另有打算：“你知道吗，我那位杰出的科学顾问独占了九台摄像头？”斯库鲁皮罗虽然缺乏分布式运算的手段，但还是尽其所能地构建起了网络系统。他利用那些摄像头，把影像从他的实验室发回“纵横二号”的策划逻辑系统，材料评估的时间因此缩短了十倍。只要能充分运用这艘飞船的动力或者逻辑系统，就意味着战斗的胜利。这些实验室的建成就是他们最近几年最辉煌的战果。

“好吧，”拉芙娜说，“我可以叫斯库鲁皮罗把一部分测试系统暂停一二十天。我真的想弄清，这些否认者的谎言背后是不是真的存在有组织的阴谋。”

“那就看看我能争取来几台摄像头吧。”木女王的三个组件跳上无线电圣坛周围的座位。她发出一声轻柔的颤音，既不是爪族语，也不是萨姆诺什克语。木女王利用“纵横二号”的用户定制功能，以声音代替了通常的可视界面。这就好比拉芙娜的“王冠”，她不敢每天戴着它，因为那种头戴式显示器太过脆弱。但对于共生体来说就方便多了，木女王的这种方式和王冠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木女王听见“纵横二号”传回“呜呜哗哗”的声响：“哼，这个斯库鲁皮罗。‘纵横二号’说，我亲爱的科学顾问不仅在用那些摄像头为你开发产品，而且……你听说过‘质能转化液滴’吗？”

“没有……听起来很危险。”

“哦，是很危险。”木女王又发出一阵颤音，大概是在“搜索”定义吧，“如果不能合理控制工序，这些‘液滴’通常会变成某种叫作‘转化洪流’的东西。它已经摧毁了不止一个文明。幸运的是，在多数历史情况下，人们很难在充分了解它的危险性之前将它创造出来。”她又问了几句，“哦，很好。那是十天前的事了，斯库鲁皮罗

难得明智一回，放弃了这个计划。他现在似乎在做他该做的材料研究。”她顿了一下，然后发出一声人类般的窃笑，“我们去接管那些摄像头，斯库鲁皮罗肯定会大闹特闹的。你就等着看热闹吧。”那位科学顾问是木女王的后代之一。这些后代才是真正危险的实验衍生品。

拉芙娜以尽可能狡猾的方式思考：“我倒觉得这次分配可以暗中进行，我们只需对外声称有两三台摄像头‘坏了’。”当地没几个人知道哪些东西耐用，而哪些东西易损。这些年来，她的头戴式显示器悉数损坏，如今只剩下一台，反倒是那些低科技的摄像头，从二十米的高处掉下来也不一定会坏。“斯库鲁皮罗甚至不必隐藏他的怒火，这不过是故事的合理情节。”

“这主意不错！”木女王发出振荡的笑声，高台上的一个组件还拍了拍拉芙娜的头。木女王又对“纵横二号”发出一阵颤音：“成了，我们可以拿走三台摄像头，但我们得好好想想用在哪里，怎么用才最有效。”

“兵贵神速，他们肯定知道消息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如果真有幕后黑手，他们肯定会趁早动手，搞得我们手足无措的。”

“的确。”

无论放置得何等巧妙，三台摄像头都难以构成监测系统。拉芙娜决定直接要求动用其他摄像头：“你用来监视剃刀的那三台呢？眼下最大的威胁是人类。”

“不行，那些不能动。如果真有阴谋，我敢打赌，策划者肯定是位老手，而不是你那些稚嫩的孩子。剃刀之狡猾，当世无人能及。”老剃刀也是木女王的一个后代。就算他不是她创造出的天才中最恶毒的一个，那也是其中杀人最多的一个。

“可剃刀已经重组过了，他现在只有两个组件是从你那里来的。”

木女王重重地哼了一声：“那又如何？老剃刀选择了另外三个……”

“都过去十年了。”

“十年间我们相安无事，但我在旧城堡里藏了三台摄像头，是它们让我有理由……嗯，说‘相信’不大对……容忍他。”

拉芙娜微微一笑：“你总是抱怨他知道你在监视他。”

“哼，我怀疑他都知道。要一直怀疑，拉芙娜，这样你才不会失望。或许……如果我能让我的人潜入城堡，我们就可以挪用摄像头了，反正我也一直想这么干。必须一直把剃刀放在嫌犯名单榜首。我不想用那些摄像头去监视任何不那么可疑的人。”

“好吧。”剃刀过去的确是个可怕的怪物，融合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极端性格。如果拉芙娜没有自己特殊的情报来源，她也会像木女王那样对剃刀充满执念的。那个特殊渠道是她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少数秘密之一，连约翰娜都不知道。只是为了换取木女王手中的三台摄像头，她还不打算说出这个秘密。

木女王的一个组件跳上拉芙娜的座椅，把爪子搭在她胳膊上：“你失望了？”

“抱歉，是有一点。我们只腾出了三台摄像头，监控目标显然比这要多。”

“我会比以前更仔细地监视剃刀的。”

拉芙娜不知如何回答才不会泄露自己的信息来源。

“你看，拉芙娜，除了摄像头，我还会从偏远地区调一些探子回来。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木女王已经非常努力在配合了。除了斯库鲁皮罗，她似乎比所有爪族都更清楚，拉芙娜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做。

人类女子伸出手，拍了拍最靠近她的组件。那是“希特”——嗯，在人类的双耳听来，发音接近这两个字。一般来说，组件名和狗舍标签差不多，在爪族听来基本没有意义。小希特出生不过几十天光景。木女王正在谨慎地调整自己年幼与年长组件的比例，希特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新成员。这个幼崽的年纪太小，只能和其余组件分享最

基本的感官知觉。除此之外，拉芙娜只知道这个幼崽和木女王或行脚都没有血缘关系。在和爪族打交道时，幼崽往往是个麻烦的因素，特别是当共生体中的育儿者比较粗心大意的时候。与养育后代相比，木女王在掌控心智方面要高明得多：近六百年间，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自我意志。拉芙娜没必要担心。她抚摩着小家伙精细浓密的皮毛，感到一阵惬意。嘿，如果说木女王会有什么变化，那也是她早就为自己设计好的一次进化。

斯库鲁皮罗失控了。“这是犯罪！”他的六个组件挤在一起，其中两个沿着肩带爬到其他组件的背上，嘴巴贴近拉芙娜的脸，“它们被盗了。这是背叛，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分钟前，拉芙娜抵达秘岛北端的采石场。从浮雕石墙的边缘向下望，一切都很安静，没有警旗，也没有提示爆破的警报声。看来现在是跟科学顾问畅谈的好时机。

她沿着开阔的阶梯向下走去，沿途朝帮忙采石的人类挥手，他们都欢快地挥手回应。或许斯库鲁皮罗也没那么愤怒吧。走到半程时，她听到了科学顾问雷霆般的怒吼声。她来到实验室入口，他的两个助手恰好飞奔出来，几乎跟她撞了个满怀。

现在，她和那个疯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对面了。她根本没想到，斯库鲁皮罗会如此震怒。说实在的，还没有爪族如此靠近过她的脸。她退回空旷的门道，抬手挡住对方上下开合的嘴。

“这只是暂时的，斯库鲁皮罗！你很快就能拿回那些摄像头。”至少她希望如此。如果斯库鲁皮罗长期无法使用那些摄像头，她自己的大部分研究项目也会受阻。

好消息是，斯库鲁皮罗并没有把她的脸咬掉；坏消息是，这个爪族还在她周围张牙舞爪，而且也不再说萨姆诺什克语了。她听到响亮、断续的和声，可能是共生体在咒骂。然后突然间，斯库鲁皮罗最老的组件——那个白脑袋——愣住了。半秒钟后，共生体陷入令人吃惊的沉默不语，就像喜剧演员装作恍然大悟时的夸张模样。“摄像头？”他降低了分贝，“你是说今天早些时候官方声称出现故障、由木女王的蠢货手下拿走的那三台摄像头？”

“呃——对。”但愿在斯库鲁皮罗的办公室外，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盛怒之下泄露的国家机密。

斯库鲁皮罗态度软了下来，一时间就只是瞪着眼睛来回兜圈子。他是个好管闲事的家伙，但也很有天赋，是个货真价实的工程师。只要你能一直为他指点方向，不让他过分嫉妒他人的特权，那他确实是个人才。

“说真的，斯库鲁皮罗，”拉芙娜柔声说，“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会尽快把摄像头还给你的。我和你一样清楚它们的重要性。”

科学顾问还在愤愤不平地来回踱步，口气却缓和了不少：“我对此毫不怀疑，这也是我同意你们征用、答应帮你们掩饰的唯一理由。”他的嘴巴又开合了几下，但这回没有冲着她，“恐怕我们说的是两码事。摄像头是由两位陛下合法征用的，也给出了合理解释。这么说，您和木女王跟无线电斗篷的消失无关？”

“什么？没有！”斗篷对监视起不到实际作用，穿着还很危险，“斯库鲁皮罗，这与我们毫不相干。”

“那就对了，确实有人背叛。”

“斗篷怎么会不见了？你没把它们藏在自己的储藏室里吗？”

“女王的特务拿走了我的摄像头，之后我就把斗篷从储藏室里拿了出来。我想出了一个使用斗篷的办法……一个真正聪明的想法，我可以穿上斗篷而不会在工作时送命。您瞧，或许可以只让我的部分组件穿上斗篷，露出肩膀，然后——”斯库鲁皮罗主动抛开他那些极客式的狂想，“别管那些了。重点是，我把斗篷放在了实验工厂里，准备使用。我当时还在因为木女王征用摄像头的事不高兴，今天一早让人分心的事太多了。让我想想……”斯库鲁皮罗一下子把所有脑袋凑到一起，这正是爪族专心思考时的姿势。

“是啊，你也知道实验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一排排简易的木制工作台，数以百计的实验托盘，每一只托盘上都放着简单组合的试剂。这一切都是“纵横二号”的策划程序设计的，是飞船将自身存储的数据与爪族实际资源状况匹配后的结果。有些房间几个小时都不需要任何爪族或人类在场，飞船的自动化系统会向分派室的调度接收机发送一系列无线要求。然后，斯库鲁皮罗的助手们会飞快地穿过工厂，彻底移除某些实验项目，把一些项目转移到新实验站，再把一些项目置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直接由“纵横二号”监控进展。

“当时无线电斗篷边上就我一人，只是我满脑子都在琢磨我的新主意。”斯库鲁皮罗的组件都抬起了脑袋，“对了！接着那些热带疯人院来的小丑就出现了。”

“它们来实验项目这边了？”

“没有。过去常有这种事，但现在我们都把它们留在访客区。呵呵，我用几部报废的固定电话就能把它们打发掉……总之，我只好出去跟它们的‘大使’聊天。”斯库鲁皮罗挤成了一团，“我敢打赌，就是那时候！我只离开了不到十五分钟。要是我们不必对那家伙这么客气就好了，我们就这么需要硫镓铜矿吗？算了，我是知道答案的。”

“总之，今天它们比平时更吵，数量也更多，那群家伙还一本正经地梳妆打扮过。”还没等他说出自己的猜测，斯库鲁皮罗的一些组件已经向门口走去，“那些浑蛋。它们肯定是先让我的手下分心，然后其中一个趁机偷走了斗篷！”

“该死！来吧，我尊贵的女士！”他剩下的组件也跑出了房门，白脑袋殿后。科学顾问横冲直撞地下了楼，朝四面八方发送警报。

本来，拉芙娜很难跟上共生体的速度，但因为白脑袋患有关节炎，斯库鲁皮罗并没有全速奔跑。他是不会丢下自己的组件不管的。

斯库鲁皮罗同时用萨姆诺什克语高喊：“拦住那些热带佬！拦住那些热带佬！”出口台阶处的守卫已经关上了大门。

拉芙娜跟着斯库鲁皮罗在采石场上奔跑，耳边不断传来斯库鲁皮罗的低声咒骂，那是爪族辱骂用语的翻译和萨姆诺什克语脏话的怪异结合：“婊子养的！我早该想到是那些王八蛋热带佬。就为摄像头这事儿，我当时太他妈生气了，我还以为又被你和木女王坑了。”

前方传来大喊声：“逮到它们了！”采石场里的爪族和人类都没有佩带武器，但他们还是在一个……家伙周围拦起了路障。

斯库鲁皮罗在嘈杂的思想声中蜿蜒前行，拉芙娜紧跟在后头。大使神赐和他的团伙还在采石场里。它们一直在这座实验室最令人神往的区域参观，许多看似单调的计划和实验最终就是在那里演变成奇迹的。

人群和嫌犯之间有一段开阔地带。神赐和他的手下退到了斯库鲁皮罗的飞行器——“俯视之眼”号——跟前。至少在拉芙娜看来，这不是反重力飞艇，而是某种更古怪的东西。它由悬挂在一只尖头气球下的推进器和吊舱组成。

斯库鲁皮罗在人群前面来回走了一会儿，还用爪族语咯咯地说着什么。没有“纵横二号”的解析，拉芙娜听不太明白。他好像在要求大家不要高声大叫。在今天这种冰冷干燥的空气中，声音可以传得更远。如果所有爪族同时陷入紧张，局面势必变得非常混乱。

拉芙娜朝热带爪族的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那些爪族看起来又害怕又烦躁，个个睁大了眼睛。它们缩成一个小圈子，后背紧靠着飞艇吊舱。其中，那位自封的大使是唯一清晰可辨的组合，但其余好几只也都在前爪上佩带了锐利的铁制武器。这些家伙或许脑子不够灵光，但它们在北方住久了，已经养成不少北方的习惯。

斯库鲁皮罗分别用萨姆诺什克语和爪族语喊了一句话。萨姆诺什克语说的是：“有谁知道这些恶棍想要干什么吗？”他的一部分组件正看着那艘飞艇。拉芙娜突然想到，或许这些热带爪族刚才差一点就飞走了！

十五岁的人类戴尔·荣森多走上前说：“我——是我带它们参观了‘俯视之眼’号。我还以为它们得到许可了。”

“没关系，戴尔。”拉芙娜说。这样的观光是正常的。

“是它们要求参观飞艇的？”斯库鲁皮罗问。

“哦，是的，先生。所有访客都想参观。等我们经过一定操练之后，或许还能让访客试乘一回。”他的双眼扫过那些热带爪族，仿佛意识到这样慷慨的行为只能延后了。

“它们有没有要求安排几个成员上飞艇？”

乱哄哄的热带爪族中间传出一两句响亮的和声，然后是一个人类的声音：“哎呀，斯库鲁皮罗大人，如果您怀疑有人做坏事，应该直接找我谈嘛。”大使向前走来。他选择了“神赐”这个名字，而今已经初具规模了。他的一部分组件可以追溯到大使馆创始之初，而且他

说起话来也很流畅。但与此同时，他更像一个单体俱乐部，每个成员都喜欢炫耀和装模作样。他穿着搭配失调的夹克衫，有几件倒是相当精美。看见这个小丑你很难忍住不笑。而现在……好吧，他的凝视有点吓人。回想一下吧，拉芙娜，还记得穿长筒靴的蝴蝶吗？她见过的外星生物够多，知道外表的欺骗性有多大。

斯库鲁皮罗仍然因为愤怒无法谨慎从事。他派出两个组件逼近大使：“好了，大使先生。你对我的无线电斗篷到底做了什么？”虽然双方相距三米，但他的那两个组件冲着神赐龇牙咧嘴，相当于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的胸口戳戳点点。

神赐对此无动于衷：“哈，我听说过那些斗篷。它们有自我定位能力不是吗？”他朝飞船山的方向努了努嘴，“你在春季最后的落日时分进行了那场有趣的演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宝贝斗篷。”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北方佬的节日可真美好。对我们来说，春季只不过是雨水更多罢了——”

“闭嘴！”斯库鲁皮罗的一个组件转向人类和爪族助手，“带些长矛兵过来，我们要把窃贼送去审讯。”

热带爪族纷纷向斯库鲁皮罗扑去，爪间闪烁着钢铁的光芒。它们断然无法取胜，不过，斯库鲁皮罗靠前那两个组件的喉咙多半也保不住了。

拉芙娜走上前去，抬起双臂。那是令多数爪族敬畏的姿势。“等等！”她尽量大声地喊道，“没人会受到审讯。我们或者保留你们的使馆，或者把你们逐出王国。”

斯库鲁皮罗后退几步，自顾自地嘟囔起来。

大使已经离开大部队一段距离，无疑是想保持头脑清晰。这时他发出一阵颤音，其他热带爪族便略微放松了一点。神赐朝拉芙娜点点头道：“啊，如此率直而又——该用什么词好呢？——富有理性。非常感谢，陛下。我今天来此，原是为了享受一次愉快而又友好的观光。至少现在，它不必演变成一场流血事件了。”

“还很难说。”斯库鲁皮罗小声反驳。

拉芙娜放下双臂，身子前倾，让眼睛更接近神赐眼睛的高度：“我们的无线电斗篷刚巧在不到一小时前失踪了，大使先生。那么，您对保留使馆权有多大兴趣？您和您的随从能否接受搜身呢？”她指了指神赐的手下和它们数量多得可疑的背篓。

大使的组件纷纷昂起脑袋，很可能是表示轻蔑：“或许您的问题应该是，你们的王国在多大程度上想继续与热带爪族通商？”

过去，与热带爪族的贸易几乎都是非官方的以货易货；近些年来，因为时有出现的海难船，这种小规模讨价还价也逐渐扩散开来。热带爪族大使馆起初是为海难幸存者建立的慈善机构，所谓“使馆”只是个笑话。如今这个笑话有了生命，或许还在南方产生了些许影响。

拉芙娜双臂交叉，看了大使一眼。两腿人无声的凝视对某些爪族的影响着实惊人。

不管原因究竟为何，只见大使耸了耸肩说：“嗯，好吧，我们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拉芙娜在心里松了口气。现在，是时候查明小偷的身份了。她看向身后的人群。附近站着二三十个人类，在爪族中间显得鹤立鸡群。而后排那位是——

“嘿，内维尔！你来多久了？”

约翰娜的未婚夫快步上前，他的几个朋友紧跟着他。“刚到。我刚才在采石场山顶，看到大家都像发了疯似的。”内维尔在她身边站住，仍然喘着粗气，“我倒是听到了最后几句话。你想搜查这些家伙？”

斯库鲁皮罗连连点头：“对了，你们人类可以靠近我们脆弱的客人，而且不会让它们不安。”他讽刺地朝热带爪族点点头，显然不够真诚。“我敢肯定是它们干的。”他低声自语道。

内维尔蹲下身子，以便进行更私密的谈话。人类无法像爪族那样“交头接耳”。拉芙娜凑了过去。“神赐确实屈服得有点太快了，”内维尔说，“你们肯定他所有的随从都在这里了？”

斯库鲁皮罗的眼睛都瞪圆了。他抬起脑袋，久久地盯着那些热带爪族。“它们的数量太难计算了。”他突然恍然大悟，“天哪，内维尔，你是说它们又从中分离出一个组合来？”

拉芙娜看着这伙访客。热带爪族一向古怪，它们毛色杂驳，身上涂着油彩，衣服也不合身。这会儿它们已经不再紧靠着飞艇，而是分散成类似共生体的小团体，大多四个一组。如果它们来的时候夹带了额外的成员，然后分离，形成另一个组合……这种玩弄灵魂的做法足以让本地爪族头昏脑涨，不明真相。

斯库鲁皮罗上下打量着那群热带爪族：“我不知道来了多少，不过……看它们身上的油彩，你们不觉得最后那两个家伙中间太空了点儿吗？它们可是热带佬，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神赐或许每一个字都听到了。总之，他开始不安了：“我说，陛下，我们同意搜身。但此事有辱斯文，还请你们快一点！”

“少安毋躁，大使先生。”拉芙娜又跟内维尔和斯库鲁皮罗窃窃私语起来，“我不知道，斯库鲁皮罗，我完全看不出那些油彩是怎么回事。”要是行脚在这儿就好了。行脚肯定知道热带爪族能不能办到这种事。

内维尔转过身，招手示意他的一个朋友上前，然后他轻声说：“其实，毕里在采石场最高处看到了一件怪事。”

毕里·伊格瓦在他们身旁蹲下，点了点头：“没错。当时有个五体在采石场起重机边上鬼鬼祟祟的，背篓塞得很满。我刚想凑近看看，那家伙就往锚地那边跑了。最奇怪的是，我看到毛皮上有蓝色污痕，就像热带佬身上的油彩，只不过被擦掉了。”

斯库鲁皮罗发出一声胜利的鸣叫：“我就知道！”然后他犹豫了。恐怕下一秒，他就要向所有人发号施令了。

内维尔站起身，对拉芙娜使了个眼色：“陛下？”

好吧，拉芙娜突然意识到，是时候扮演联合女王的角色了。她一只手按住斯库鲁皮罗的脑袋，制止了他。“请先忍耐一下，科学顾问先生。”然后她站起身，转向不知所措的人群，“诸位！诸位！”好

吧，这招也许只在课堂上有效。谢天谢地，此刻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她。“大使刚刚同意清查随身物品，我们现在要开始了。斯库鲁皮罗会提供建议，不过我想让人类负责具体执行。”让谁来呢？她突然更加庆幸内维尔出现在这里了。他跟所有孩子的关系都很好，是个天生的领袖。“由内维尔·斯托赫特负责监督。”

她又问一旁的内维尔：“约翰娜在这附近吗？”

“抱歉，她今天下午在大陆那边。”

“好吧，去检查我们的客人吧。”

内维尔点点头，开始召集人手。拉芙娜瞥了眼神赐：“我们很快就会放你出去的，大使先生。”

热带领袖放肆地笑了：“非常好。”很显然，他丝毫不担心罪行败露。

斯库鲁皮罗沮丧地晃动着身体。他咯咯的和声变成了萨姆诺什克的低语：“这根本就没用！我应该打电话给锚地，启动全岛警报，并联系‘纵横二号’。”

高空侦察作业也很有必要……她抬头看了看曾经作为冲突背景的那艘飞艇。“‘俯视之眼’号能飞吗？”她指着飞艇，“船上有无无线电吗？”

“什么？没有无线电，但发动机充好电了……噢！没错！”他开始以不同的音量向各个方向的地勤人员大喊，爪族语和萨姆诺什克语混在一起。她能听懂的那部分是：“给木女王打电话！”“内维尔，叫你们的人换个地方搜身，‘俯视之眼’号我有别的用处！”然后他在她耳边悄声说：“飞艇准备好了。我不知道傻瓜先生之前发现了没有。”他跑向柳条编成的吊舱，他的两个助手从另一边靠近。他们拨弄着一排燃气阀门，与斯库鲁皮罗争论着各种细节问题。

内维尔等人和热带爪族整体向外移动了二十来米。嫌疑人都不情不愿地取下身上的背篓和夹克衫，一部分裸露的肌肤被复杂的油彩所覆盖。有些热带爪族正好奇地打量着飞艇，对于斯库鲁皮罗的举动似乎毫不在意。

斯库鲁皮罗的一个助手带着实验室的便携式无线电冲了出来。斯库鲁皮罗的一个组件就近接过盒子，交给他在飞艇踏板上的另一个组件。然后他犹豫起来，开始四处张望，仿佛忘掉了什么大事：“唉，如果约翰娜在这里就好了。还是组合式船员比较好。”他是指爪族加人类的组合。“内维尔！”他喊道。

拉芙娜一脚踏上踏板：“没关系，我一样可以帮你。”这话或许没错。她跟斯库鲁皮罗合作过好几次了，另外，她也不想留下来妨碍内维尔的工作。

内维尔·斯托赫特已经朝他们走过来了。起初，拉芙娜还以为他会反对。这个男孩，不，这个男人——他只比她小八岁——总说她应该去忙那些更高层的领导工作。不过这次，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有工作，而且时间紧迫。他犹豫了，然后朝她轻轻挥了挥手：“好吧，狩猎愉快。”

她挥手回应，然后把斯库鲁皮罗的剩余组件赶上踏板，走进飞艇的狭小吊舱内。

斯库鲁皮罗罕见地没有发表异议。他的各个组件争相上了船，一边上边一边对着地勤大吼大叫。在拉芙娜爬向艇尾座椅的同时，吊舱开始像平常那样剧烈地摇晃。没等她坐稳，地勤便解开了系泊缆，气球带着他们稳稳地飞向天际。

这感觉简直就像在坐反重力飞艇——只不过比行脚飞得稳。地面逐渐远去。从吊舱的边缘向下望去，她看到所有热带爪族正在把随身物品放到地上。那里面根本藏不下整套无线电斗篷。

斯库鲁皮罗加大飞艇推进器的动力，然后转舵。他们正在一片暗色的水池上空飞行，那里从前是个矿坑，大量实验用稳态氢罐被掩埋在水底。平静的水面反射出采石场的高墙。如果她进一步探身出去，就能看到飞艇的倒影。

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拉芙娜系上一条安全绳，爬向吊舱尾部。那里有一些设备柜，大多是用防水柳条编成的，安有能用手、爪子或牙齿拉开的木门。她一只接一只地打开，检查里面的设备：一台日光仪（但没有足够的无线电，所以无法运转）、地图、两架望远

镜。她突然想到，有些东西应该优先检查。于是她放下手里的单筒望远镜，转向船尾。

“陛下！”斯库鲁皮罗对她喊道。她向外看去，发现他们正在飞越采石场上空。“请您掌舵，我比较擅长使用望远镜。”然后，他发现拉芙娜正试图掀开船尾压舱物上的那块布，“陛下？请把望远镜给我……您这是在做什么？”

“我刚刚想到——他们会不会把斗篷塞进压载舱里了？”

“哎呀。”斯库鲁皮罗思索片刻，无疑是在考虑这样做在多大程度上会毁了他们想要找回的东西。风险太大了，但——“我去检查船头和中段的水箱。”斯库鲁皮罗的组件放开原先咬着的控制装置，两个一组，在沿吊舱两边放置的水箱里寻找起来。主舵无人控制，螺旋桨也慢了下来，甚至能渐渐看清三片桨叶。“俯视之眼”号在几乎静止的午后空气中缓缓转向，对准外群岛的方向，然后是北部海峡，最后是飞船山。他们已经飞得够高了，她可以看到新城堡的圆顶。

“除了水什么都没有。”他说着回到舵轮边。

“后面也一样。”

“好吧，那别浪费时间了。”他调整了水平和垂直船舵，螺旋桨也重新转动起来。“俯视之眼”号的船尾缓缓上升，船头下沉，对准了秘岛北端的船舶停靠处。“您能驾驶飞艇在北区上空盘旋，让我看看下方的情况吗？”

“好。”空中平静无风，飞艇驾驶起来不难。后座的控制装置包括她椅子旁的两根咬式拉杆，稍远处还有另一对，距离刚好够她用脚控制。它们分别是用来控制舵和螺旋桨的，虽然不像触控式界面那么简单，不过拉芙娜以前练习过。

斯库鲁皮罗把两架望远镜都扯了出来。目镜上配有弧线形面具，可以自由旋转以便贴合组件的任意一侧头部。每只镜筒中部都有挂钩，可以挂在爪族外衣通常都有的肩带上。没过几秒钟，他的两个组件就装备好了望远镜，另外两个组件则在四下寻找值得观察的东西。

“好吧，再往北飞一点……哈！除了我的施工驳船，这片锚地几乎什么都没有。”

斯库鲁皮罗的重点飞行器项目占据着北区锚地的大部分区域，他们正在建一艘坚固的飞船。在那些施工驳船的船桅和吊起的肋材中，已经可以看出“俯视之眼二号”的上层结构。再过半年左右，等“俯视之眼二号”竣工之时，机身将超过两百米长，能一次性运送十几个共生体跨越大陆，全程直达。

斯库鲁皮罗像用双筒望远镜那样操作着两架单筒望远镜，扫过码头和陆上的船只仓库。其余组件全都趴在吊舱底部，像是睡着了。不过，他们也可能正忙着分析转化那两个组件看到的一切。

斯库鲁皮罗小声自言自语起来，但在拉芙娜听来不知所云：“哈！我发现那小贼在码头上留下的湿爪印了！看到锚地那边的缺口没？有爪族最近来过，还开走了一艘单船体日间渔船。这下我们知道该找什么了！”挎着望远镜的两个组件站定了，其他组件纷纷向压舱水箱跑去，“我们得快些往高处飞，陛下！”他倒掉了一些水。总之，飞艇开始爬升了。

拉芙娜将飞艇转向西北，越过外海峡。外部岛屿众多，岛上森林茂盛，大多无人居住。如果那个窃贼成功逃到那里，或许真能逃过追捕。

斯库鲁皮罗瞥了眼白脑袋夹克衫上的齿轮驱动怀表：“带我们到峭线岛去，沿这个方向，小贼要逃也只能逃去那里。”他又用单筒望远镜扫视了一遍开放水域，直至最远处海雾笼罩的群岛，“嗯……有两艘双体船，不像是我们的目标。”

他们又飞了几秒钟，在螺旋桨的推动下，以大约每秒五米的速度前进。柳条吊舱里又阴又冷，不过舱外的弓形防护罩还是阻挡了一部分气流。

拉芙娜固定住船舵，然后察看起斯库鲁皮罗带到艇上的无线电。这些无线电是“纵横二号”的“再发明”中比较奇特的一类。当然，设备上没有机载处理器，完全是模拟机，只能不加筛选地播放全频段信号。没关系，飞船会做好全方位的监控工作的。

“飞船，能看到我的位置吗？”拉芙娜对着话筒问。

“拉芙娜，可以。”一个悦耳的男声回应道。有点像范的声音。不过，声音背后完全没有智慧生命的存在。“纵横二号”的自动化系统就是能在爬行界运行的一台高级计算机而已。现在她差不多已经适应这种界面了，除了那顶数据王冠，这是她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

她以飞船能够分析的方式描述了当前的情况：“察看我所在位置附近的无线电波。”

“察看中。”“纵横二号”答道。

“你发现了……呃，大约四公里内的哪些信号？”

“我发现了很多——”

“忽略北区实验室那部分。”

“——我只看到一条，就是你当前的传输信号。”

“是否发现嵴线岛传来的无线电波？”

“来自嵴线岛的射频能量以正常方式分布。”

“好吧，”拉芙娜说，“接下来，报告一切可观察的人工无线电波，范围是，嗯——”她真该换个好些的界面，但现在她只能先忍受它的迟钝和简陋，“从秘岛北端起一万米以内。”

“进行中。你希望现在传输流水报告吗？”

拉芙娜思索了一下：“不，只报告反常和中继信号。”在王国的这个角落，应该还有好几台合法的无线电，那是“纵横二号”笨拙的中转系统的一部分。

“好的，”“纵横二号”回答，“此次未发现异常。”

“陛下，您或许应该让我来操作无线电界面。”斯库鲁皮罗几乎和木女王一样擅长语音通信。

“不用，你继续留意地面吧。”

斯库鲁皮罗在吊舱里咕哝起来。飞艇带着他们向嵴线岛的海岸低飞过去，他用单筒望远镜可以看清高大常绿植物之下的情况。“下面什么都没有，沙子上也没有痕迹。这点时间只够它逃来这里。那小贼要么是猫在秘岛上，要么就是在内海峡，往大陆方向去了。现在我们再也追不上它了！我们可真没用。”

斯库鲁皮罗总像这样，一沮丧起来就想要放弃，但拉芙娜还在兴头上。有了“俯视之眼”号和“纵横二号”，一切都还有可能。她与“纵横二号”的讨论还在继续。飞船报告说有一股吹向大陆的气流位于几百米远的南方，比当前的位置还要高五百米。他们又抛下一些压舱物。她转动船舵，让推进器以它的小电动机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运转。飞艇开始爬升，而拉芙娜根据“纵横二号”的指示控制方向。拉芙娜已然沦为飞船形同虚设的自动化系统的手动驾驶装置，但如果不去理会这一事实，这段路还是挺有趣的。

他们在看不见的阶梯上攀爬，同时艇身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斯库鲁皮罗向四面八方望去，然后着重观察了大陆与秘岛间的内海峡。每过几秒钟，他会就当前的情况评论一番：“还是看不到……哇，这水平速度！我尊贵的女士，您的驾驶技术跟约翰娜有的一拼！”飞船回报，“俯视之眼”号正以接近每秒二十米的速度前进。“我已经能看到整个大陆海岸了。记着我说的话，我们会抓住那个小贼的！”他说。

他们一直向前，航速没有继续增加，但北区实验室早已被他们抛在身后。此时他们正沿着内海峡飞向南方。“纵横二号”没有发现新的无线电信号。当然，这不过是以防万一，因为窃贼穿上无线电斗篷的可能性不大。对爪族来说，这件斗篷无异于宗教象征。穿上斗篷，你极有可能烧坏脑子，但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你会成为一个接近神明的共生体，可以走遍世界，组件之间相隔再远也不怕！像神赐这样自负的家伙或许有胆在窃取过程中试穿，但他的手下恐怕不会这么做。

她眺望大陆那边的山崖，那里就像是支撑着飞船山的肩膀。如果那窃贼想到法子上岸，它肯定会躲在险峻陡坡的常绿植物丛中。

“纵横二号”说几个小时后会有场夏日阵雨。在阵雨的掩护下，窃贼也许能够赶到热带爪族预定的集合地点。她看着覆盖在常绿树冠上的那些枯死的春季树叶。大部分地面都被遮盖了，“纵横二号”也没法观察这片山崖。虽然如此……她再次呼叫飞船。

斯库鲁皮罗专注于他的单筒望远镜，显然没听到拉芙娜在和飞船说些什么。他朝下面努努嘴：“那些是木女王的部队，正赶去大陆的海岸！我们应该通知他们，说我已经观测过北面的海岸了。呼叫他们吧，陛下。”

然后，她的科学顾问发现她没有呼叫。“陛下！”

“稍等一下，斯库鲁皮罗。斗篷即便没有开启，或许也能被探测到。”

“可我们得呼叫木女王！”就连他使用望远镜的组件也看向她。突然他身体一激灵，开始嗅自己的皮毛，“哇！您感觉到了吗，陛下？就像稍微被电击了一下，但我所有的组件都同时感觉到了。”

拉芙娜没感觉到什么，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六具毛皮包裹的身体。但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纵横二号’刚才用一股非常强的电磁脉冲冲击中了我们。就算斗篷没有开启或者藏在死角，它们也可能产生共鸣。”

“啊！”斯库鲁皮罗有个优点，他由衷地钦慕智慧，“好吧，要是那样的话，我很乐意充当您的私人无线电脉冲传感器。”

拉芙娜对他微微一笑，再次呼叫飞船。

“纵横二号”回应：“除已知无线电外，未探测到任何装置的回音。”

斯库鲁皮罗从吊舱两边探出身去，用肉眼察看下方飞快掠过的景物：“我看我们可以时不时发出电磁脉冲。那个热带佬肯定猜不到您的妙计，陛下。它迟早会跑到‘纵横二号’能够探测到的范围内的。”

拉芙娜在“纵横二号”的辅助下制订了监控方案，听取了“纵横二号”关于高空气流的建议，并通过“纵横二号”将斯库鲁皮罗的观测结果转告木女王。他们继续向南飞，同时又爬升了几百米，几乎要与那排沿女王大道向南铺设的电线杆齐平了。

“俯视之眼”号放慢了速度，但还是比木女王的搜寻队要快得多。就在她左方几百米与电线杆平行的地方，搭建着年长孩子以及富有共生体的排屋。这恐怕是拉芙娜过去十年最显著的成就了，对此她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些砖木结构的房子很大，每一栋都足以容纳一对夫妇、一个或几个即将出世的孩子，外加一两个爪族密友。

“纵横二号”用能量极低的激光照射每栋房子旁的热水塔，以此给房屋供暖，所以室内四季如春，有上下水系统，常年供应热水。“纵横二号”的技术租金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人类孩子的排屋上。第二代的孩子都觉得自己置身于天堂，他们的父母则将之视为脱离苦海的一小步。

“哈，我又感觉到一股脉冲。”斯库鲁皮罗说。拉芙娜呼叫飞船，依然没有收获。

“快到崖畔港了，斯库鲁皮罗。我们可能已经超出了小偷的逃跑范围。”总之，秘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比北区的污染水域繁忙多了。看来，他们是很难在这里找到可疑船只了。

“……是啊。我想我们应该掉头，然后——”斯库鲁皮罗举起单筒望远镜，对准了前方的高地，“先别掉头！那群热带佬恐怕要弄巧成拙了。它们的疯人院周围有些异样，您能悄悄地飞过去吗？”

大使馆位于排屋南面，坐落在玛格兰山谷边缘，有几座被围墙包围的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我试试。”她立即呼叫“纵横二号”，然后回头对斯库鲁皮罗说，“在那个方向上有一股南风。”她又让推进器持续运转了三十秒，足够他们取道使馆上空经过了。他们现在离地面的石楠丛只有几十米高。她关闭了发动机，飞艇乘风滑翔，四周一片怪异的寂静。“怎么样？”

斯库鲁皮罗的各个组件目不斜视：“好极了。那帮杂种又在搞什么鬼？它们都聚集在使馆的西北方位上。”

“怎么，它们又玩上雪橇了？”去年冬天下很大的雪，热带爪族都迷上了大型雪橇。按照当时的长远计划，它们又通过乞讨和工作买下了一批雪橇——恰好能让它们在春天玩上滑泥。

“不是！”斯库鲁皮罗说，“这些家伙都在围墙边上，靠近电线杆那儿。不知我们在它们看到之前能飞多近。”

拉芙娜瞥了眼身后。北方的阳光照亮了气球的曲线。“我们可以背光接近它们。”她实际上看不到前方地面上的影子，但在使馆院落外的石楠丛中，有个闪亮的光点标明了飞艇影子应该在的位置。那个圆形光点已经接近山谷边缘。她又排放了些许氢气。在“俯视之眼”号下降的过程中，光点也移进了使馆大院里。

“太棒了，我尊贵的女士！您能让我们一直藏在太阳里吗？”

“我想可以。”等那个光点飘出大院时，拉芙娜又放掉了一些氢气。天哪，就像有个导航程序似的！她想到这个世界的原生态自然也有如此便利的一面，不禁有些兴奋。

此刻他们距大院还有大约五百米，高度还在持续降低。拉芙娜必须站起身，才能看到吊舱的弓形曲线。“俯视之眼”号的影子现在已清晰可见，影子周围是一圈光晕。她又放出一些气体，让影子刚好留在热带爪族的视野之外。

下面确实有不少热带爪族，它们站在女王大道离使馆最近的路段边缘。没人能完全弄清它们的数量，但加上之前在实验室的那些，差不多就是使馆里的全部爪族了。一些热带爪族在它们的筏子再次入海时回了南方，另一些则在近年来残体之家的数次逃脱事件后不知去向。

拉芙娜能看到它们褴褛的外套和裹腿，还有裸露在外的脑袋和震膜上的油彩。约莫二十个爪族混杂在一起。没错，一场蠢蠢欲动的狂欢。

双方相距已不到两百米，没有一个爪族抬头看向“俯视之眼”号。拉芙娜又放了些氢气，将阴影始终隔绝在外。

斯库鲁皮罗现在不需要望远镜了。他的五颗脑袋伸出吊舱外，紧盯着下面看。白脑袋蠕动着回到拉芙娜身边。“嘘——”白脑袋小声说，“我能听见它们！”

几秒后，拉芙娜也能听到了，是爪族兴奋时的咯咯声和滋滋声。那些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随着“俯视之眼”号的接近越发响亮。那片和声在她听来毫无意义，即使对方努力做到咬字清晰，她能听懂的爪族语依然接近于零。

斯库鲁皮罗就不受这些限制。白脑袋把鼻子凑到拉芙娜脸旁，这样说起悄悄话来更方便：“你听到它们说什么了吗？这些杂碎已经知道这起盗窃案了！这足以说明它们就是幕后黑手。它们的人不可能这么快就从实验室回来！”

“俯视之眼”号正从它们上方飞过。没必要再这么小心谨慎了。拉芙娜离开驾驶位，身子探出吊舱。他们可以在与大使馆里歪歪斜斜的塔同样的高度上默默通过。正下方不超过四十米的地方，热带爪族异常躁动。然而爪族群中留出了一道缺口，她看到地上有一台电话机，一根细细的电话线与最近的电线杆相连。

“原来如此。”斯库鲁皮罗说。好吧，这下就能解释它们因何兴奋，还有为何站在路边了。切记：永远别给这些家伙提供哪怕半点便利。

就在这时，有个爪族终于发现了“俯视之眼”号。热带佬们纷纷抬起脑袋，然后开始乱跑，发出巨大的噪声。这让人暗自惊奇，以它们像狗那样的小巧身材，居然能造成如此强有力的声浪。

斯库鲁皮罗大声回骂，而拉芙娜则蹲了下来，用手指堵住耳孔。噪声制造者之间的战斗持续了数秒钟，双方音量越来越高。热带佬们是在下面追着飞艇跑吗？她不敢回头看，担心会迎面撞上酷刑一般的噪声。

“俯视之眼”号滑翔到玛格兰山谷上空。拉芙娜仍能看到，他们身后的热带爪族在陡坡边缘一字排开，上蹿下跳，怒气冲天。这跟人类挥舞拳头是一个意思。

斯库鲁皮罗愤怒地喘着粗气：“无脑的饶舌鬼！只会说我们如何虐待了它们的大使，还有它们为何有权盗接我们的电话线路……欺骗！谎言！胡说！”最后那几个词是他抓紧最后的机会直接对着敌人喊的。

拉芙娜倒掉了一些压舱物，重启推进器，“俯视之眼”号开始了漫长的爬升转弯，向北飞越内海峡。天人为证，她惊讶地发现，相隔如此之远的距离，斯库鲁皮罗和热带爪族仍在隔空对骂。

许多天过去了，无线电斗篷失窃案始终未能侦破。那日，在斯库鲁皮罗的实验室对大使一行人的搜身毫无结果。最后，他们搜遍了实验室、秘岛北端及邻近岛屿，还有大陆那边的所有锚地，仍旧一无所获。拉芙娜不禁为神赐在平息众怒时的优雅而吃惊，这家伙以前可没这么机灵。过去八年间，这个自称“大使”的生物经历了多次打乱重组。对于他的同胞盗接电话线路一事，他给出了几乎可信的解释：那天，大使前往附近一栋王国住宅，爪族们一直没有等来大使的电话，而那栋住宅的主人也没有给使馆带来任何消息，它们担心大使的安全，于是盗接了线路（作为初犯，这也太轻车熟路了吧），结果搞得线路一团糟。通常，“纵横二号”的日常维护建议能保证系统运转良好，但那需要用户遵照建议操作才行。

神赐一方面在抱怨、找借口，另一方面拒绝了搜查使馆的请求，木女王则以包围使馆作为回敬。这场对峙持续了大约十天。最后，神赐以为期一年的免费电话服务为交换条件，同意对方进来搜查。

自然，大使馆里也什么都没有。

这种阴险手段与小丑行为虽然有效，但同样令人生疑。斯库鲁皮罗和内维尔游说众人，要把热带爪族驱逐出境，让那些战略材料见鬼去吧。约翰娜认为，热带爪族的智力不比共生体，无法实施团伙盗窃。木女王（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受剃刀利用，要不就是那个失踪已久的维恩戴西欧斯。剃刀否认了这一指控。

与此同时，拉芙娜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矛盾上。她需要尽力消除民众的不满，以防灾难研究组有机可乘。她不得不引入变化，进行改革。不幸的是，再单纯不过的项目也可能存在隐患。就拿让孩子们更多地使用“纵横二号”这事来说吧。这最终会略微延误研究进度，但那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拉芙娜在清空飞船的主载货甲板方面没有遇到麻烦。现在，底层的入口可以直接对外开放，其余设备也可以安全地存放在新城堡里。把飞船的内部舱壁转换成显示屏更不成问题，只

要向飞船的自动化系统提出要求即可。现在，宽敞的货舱成了一间温暖的会客厅，孩子们急切地想把那里布置一新。

孩子们对世界崩溃前的事物尚有记忆。很快，货舱内部便充斥着对这些事物的粗糙效仿。他们甚至选出了委员会（民主制度抬头），用以决定每周一换的装饰风格。孩子们和他们的爪族密友成群结队而来。等到他们确实进入了飞船内部，“纵横二号”便可以操纵声学系统，使得共生体即便只相隔数米，思想声也不会相互干扰。这对大多数共生体来说新鲜而神奇，于是这个地方也就越发受欢迎了。

新会场收获了压倒性的成功，还无心插柳，带来始料未及的好处。果真如此吗？也不尽然。其中存在严重的隐患，初见端倪是在拉芙娜清空货舱的时候。当载满设备（大部分是飞跃界的技术，或许某天会派上用场）的货车到达新城堡时，木女王的守卫在将近半天内拒绝放行。他们告诉拉芙娜，木女王在下海岸地区，那里没有无线电中继，她离开之前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们该把货物放在哪里，就连该不该收下都没说！可笑的官僚主义！拉芙娜心想。斯库鲁皮罗偶尔爱犯这种毛病，但木女王城堡的理财官员平常是很通情达理的。再说了，她早就确认过，城堡底部孩子们的登陆舱周围有的是地方。

正如拉芙娜是“纵横二号”上的头儿，在城堡里，木女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法律管辖权。这是联合女王制度的一部分，但拉芙娜此前请求使用地下墓穴时从未遭受过拒绝，而且木女王早就知道拉芙娜有关货舱的计划。

最后拉芙娜还是把设备存放好了，但在此后的几天里，她感到自己和木女王之间出现了疏远和冷漠。她们共事十年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拉芙娜询问了行脚的意见。作为女王的配偶以及她几个新组件的父亲，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木女王因为顾虑太多，所以才没有提出异议，拉芙娜。”

“啊？”拉芙娜想起木女王过去的直言不讳，“为什么木女王会羞于向我抱怨？”

“嗯，我想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对你不满是错误的。”

“你……你俩谈过这事儿？”

“对。她主要是觉得，这个新的集会场地会改变你们之间的声望平衡。”他的几个组件碰了碰鼻子，看似有些尴尬，“我知道，这太‘孩子气’——是你们人类会用的词吧。我敢断定木女王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了，否则我早就提醒你了。她平常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她的新幼崽还没法与其他组件完全合拍。”他的口气愉快了些，“我会和她谈的。我们三个可以见个面，然后——”

“不，我会单独找她聊的。我最初就该多花点时间跟她解释这个想法的。新会场不会取代王座室，它不是什么官方的集会场所。在那里，人人可以更接近我们努力想要建造的世界。”

于是，拉芙娜与她的女王伙伴约好在飞船山上的王座室碰面。就连这点也跟以往不同了。以前她觉得，自己不请自来也会受到欢迎。

她跟木女王聊了一会儿，指出新会场的超高人气，它可以促进人类孩子和爪族密友理解并热切参与拉芙娜与木女王试图成就的事业。

“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好多和人类孩子并无瓜葛的爪族——其中不乏来自木城的传统主义者——都到新会场来了。有一天，它或许会成为某种外交中心。”

木女王的大部分组件都蜷缩在无线电旁。面对拉芙娜热情的描述，她礼貌地点点头：“这么说，就跟国会大厦差不多？”

“对，我的意思是——不，不是权力中心，木女王。爪族和孩子们都可以查看飞船的数据库，”拉芙娜挤出几声无力的笑，“所以才有了这么多人类和飞跃界方面的爪族专家！新会场只是让他们更容易查阅资料罢了。”

木女王轻轻摇了摇头：“但无论你或者我怎么说，你的飞船的确是权力中心。我只要站在新城堡的护墙里向外看去，就会看到电话主线路全都通向你的飞船。”

“那是因为我们需要‘纵横二号’控制开关和逻辑存取。”

木女王接着说道：“而且，你的飞船还在无形之中管控着无线电接入和中转——没有这个，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只能满足短距离的信号传输。”

“等我们度过使用天线的阶段，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其实，拉芙娜希望爪族世界可以跳过模拟频率管理的阶段，直接进入数字化管理的时代。在那之前，集权式管理应该就够用了。

“而且，我们看到你的数据库里记载了那么多能源方案，但我们爪族连一种都还没开发出来。现在就连水和住宅供暖，还得依靠你飞船上的激光炮。”

拉芙娜举起双手：“没有‘纵横二号’提供捷径，要实现这些服务还得花费好几十年。”

木女王说：“这我知道。不过每当我望向窗外，看到‘纵横二号’的激光炮，射程如此巧妙地覆盖了王国的中心地带……”

拉芙娜坐着，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飞船山之战过后，木女王选择了剃刀的旧城堡作为她的办公场所，而拉芙娜也把“纵横二号”搬到了秘岛上。第一年，女王便发现，尽管建造匆忙，但飞船山上的新城堡才更适合作为伟大帝国的权力中心。她搬来了这里，并要求拉芙娜把“纵横二号”也搬回山上，护卫木女王所能看到的一切。搬运“纵横二号”并不容易，拉芙娜一度以为这艘飞船再也飞不起来了，而现在……

木女王的几个组件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是意见有分歧？“抱歉。我知道，是我向‘纵横二号’求助的。我知道你已经拆除了激光炮的增幅装置。我永远不会把你作为‘纵横二号’管理者的身份看作威胁，只是我最近换了一种角度去看待风险。

“我们每件事都依赖你的飞船，这让它成了唯一的‘故障点’——我想这里可以用你们的这个技术名词——当然，这也是我在‘纵横二号’的资料库里学到的。把一切都赌在某个零件的正常运转上，这难道不是很不明智的吗？”

对拉芙娜来说，答案不言而喻。拉芙娜要考虑大限之日，距离现在或许已经不到一个世纪了。她低下了头：“我明白。但我们以前不

是讨论过所有这些吗？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要用‘纵横二号’来支持斯库鲁皮罗的研究，让我们尽快取得进展。”

木女王叹了口气：“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了。”

感谢天人！拉芙娜突然意识到，她避免了一场灾难。问题比行脚说的严重多了。“木女王，如果你担心新会场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跟我说清楚就行，我会关闭的。”

“不，我认为你说得有道理，拉芙娜。我对你的新会场很满意。”

“是我们的新会场，木女王。谢谢你。”拉芙娜搜肠刮肚地寻找别的话题，“对了，边防检查的情况如何？”自从斗篷失踪后，木女王就尝试在通往冰牙地区的几个山口实行类似戒严的制度。

木女王微笑着点点头：“一切就绪，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她耸耸肩，“无所谓，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外国爪族。我相信斗篷根本没有离开王国。”

“嗯，好吧。剃刀。”

“你是说重组后的剃刀吧。”木女王顽皮地说，“无论是否重组，我知道剃刀一直垂涎无线电斗篷。它们能满足他的救世主野心。”

“你可以把他踢出委员会。”

“我想过要对他采取行动，但我想你还不清楚他的聪明程度。说真的，我觉得他现在和四个组件遇刺前一样聪明。泰娜瑟克特，那位‘卑微的教师’就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他在秘岛和北方仍拥有强大的政治关系网。他太狡猾了，让人很难抓住把柄；他也太强大了，没法放任不管。”

“但没有证据指向他与盗窃案有关。”

“间接证据倒有不少，是行脚注意到的。斯库鲁皮罗太执着于热带佬，不然他也能发现的……没几个窃贼能逃脱你的追捕，拉芙娜。”

你再次展示了‘纵横二号’的非凡作用。”

“哦？”

“我从斯库鲁皮罗那里得知到一些细节，比他在委员会例会上说得多。你运用了热带佬无法想象的各种技巧。除非那个窃贼已经充分了解‘纵横二号’的科技，否则它根本不可能逃脱。斯库鲁皮罗或许能做到。我或许也能，毕竟我都研究这么久了。再就是剃刀，谁知道他这些年对‘纵横二号’了解到了什么程度？另外我还是怀疑，是他偷走了‘粉红象’。”

拉芙娜张口想要反驳，随后意识到自己今天对木女王的偏执想法已经反对得够多了。事实上，不管是谁偷了数据机“粉红象”，他一定有个能和“纵横二号”一较高下的智囊。一旦拥有这样的东西，所有阴谋就几乎都变得可行，而木女王依然坚信，她最聪明的后代是个恶棍。我应该庆幸才对，拉芙娜心想，让木女王去惦记剃刀，总比老惦记着新会场要好。

拉芙娜离开新城堡，走下山来。还差一两个小时就到午夜了。石楠丛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南方的天空不时出现一点星光，是那艘运载人类孩子登陆舱的飞船，在那之后它便一直绕着这座星球旋转。

晴朗的黑夜带来了夏日里不常见的深寒。当拉芙娜回到“纵横二号”时，寒风越加凛冽，犹如冰针般穿透了她身上本地产的毛衣。孩子们对这类衣服的评价是“蠢得令人无语”。总之，这种纤维完全无法平衡温度。

“纵横二号”货舱作为新会场，灯光洋溢着温暖，在山坡上欢迎着她。站在灯光边缘，拉芙娜望向会场里面。即便是现在，里面也有爪族和人类孩子。他们可能只是在玩游戏，但这一幕令她舒心。木女王迟早也会爱上这里的。

但现在拉芙娜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她穿过灯光，绕过飞船。自从斗篷失窃，当地的治安就成了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内维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后可能还会发生打砸抢等恶性事件，对此斯库鲁皮罗大声表示支持，约翰娜听了也严肃地点点头。拉芙娜却觉得这

种想法相当愚蠢，但事实上，他们的确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或许增加监控摄像头会有帮助。或许他们需要更多的警卫。在重获必要的科技手段之前，我们只能面对一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各种丑恶。

不管怎么说，这里紧靠她的飞船，出不了什么乱子。她一走近船身，“纵横二号”便默默地为她打开了一扇舱门。她走了进去，让飞船送她去她在舰桥边的房间。然后，她脱去沉重的毛衣和长裤，穿上船居服。这让她再次想到自己享有的特权。她必须尽快搬出去，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尽管她还没对任何人说起。住在“纵横二号”外面会延缓她的工作进程，但她已然意识到，如果留在船上，破坏性只会更大。

与此同时，今晚她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而且这些工作需要动用飞船舰桥能够提供的一切技术。

剗刀-泰娜瑟克特究竟要干什么？木女王对那个共生体的怀疑如此强烈。事实上，拉芙娜知道，那些怀疑中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那个狡猾（经过重组）的怪物确实早就知道木女王在监视他的房间了。不过，拉芙娜得知这一点的同时也了解到，剗刀不是当前这些神秘事件的幕后黑手。

她在她最喜欢的椅子上坐下，呼叫“纵横二号”的监视系统。这是一套源自飞跃界上层的系统，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

“纵横二号”本来就设计为可在飞跃界下层，甚至是他们现在被困的爬行界操作的系统。但飞船本身是在飞跃界中层制造的，那里的科技水平几乎达到了人类的认知边界。飞船的绝大部分高科技功能都无法在这里使用。当然，在爬行界任何飞船都无法超过光速，反重力材料也在慢慢失效，自然语言翻译程序更是错误百出。即使在当地物理法则下出现了某种现象，舰载软件往往也没有开发能力。因此，“纵横二号”给出的大部分方案都是对经典问题的原始解决方法。

但也有惊喜。在范战死、飞船山之战结束后的那些天里，拉芙娜给剩下的物品列了一张清单。在碎片中，她找到了一些勉强还能运行的先进设备。她把这些发现告诉了约翰娜，接着是木女王，然后是后来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只有一台设备除外。拉芙娜绝口不提的是一组监控设备。毕竟她和孩子们被困在一颗中世纪的陌生星球上。除他们

之外，这颗地球上仅有的银河系生物是车行树绿茎，而她也早已离她而去。噢，绿茎，我好想你。这个念头还不时浮现在她脑海中，因为绿茎伴她度过了那段最绝望的太空之旅。

就这样，拉芙娜开始对有些东西秘而不宣，如今过了好多年，再向他人交代这件事已经太迟了。飞跃界的“摄像头”是早期科技文明无法想象的。摄像头可以是涂层，或者是类似昆虫的生物，甚至可以是一次细菌感染。向观察员传递信息的方式则更加古怪，比如通过一团混合了声音、图像、热量的干扰云雾。再现这些信息需要经过一个极为庞大繁杂的处理过程。

在经历了反制手段的冲击之后，这种硬件系统仅此一组得以幸存。更富神奇色彩的是，“纵横二号”竟然能再现其输出信息。于是，拉芙娜需要决定一个重点监视对象，不过选择起来并不困难。过去的剃刀曾创造出一种奇怪的文化，残忍而极富创造力。那时，他看上去完全就像木女王宣称的一样危险。

所以，很久之前的某一天，拉芙娜用监控系统感染了剃刀-泰娜瑟克特的组件。这种感染对身体无害，也无法大面积传染、繁殖，不过覆盖他的全部组件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愿能维持得足够久。

这些年来，拉芙娜时常会想，如果她当初用系统感染的是另一个对象就好了，虽然倒也不会像那些铸下大错的人那样极其沮丧。这位“经过重组”的剃刀曾经是最大的未知数，也是最大的潜在威胁，但拉芙娜的摄像头向她揭示的事实是：无论剃刀-泰娜瑟克特是何等古怪的家伙，他都从未显露出反叛木女王或者拉芙娜的意图，也从未反对过她们为王国制订的计划。不止一次地，拉芙娜几乎就要向木女王说出秘密武器的存在了。但在经历了新会场的误会之后，拉芙娜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告诉她。

有关无线电斗篷失窃，木女王对剃刀的最新怀疑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她不知道拉芙娜的特殊监控系统。飞船不间断地监测着剃刀的数据，保留复制影像的记录，观察特定的警示条件。无线电斗篷失窃后的那几日，拉芙娜非常仔细地检查了监控记录。重组后的剃刀依旧为人阴险，但在这件事上却清白无辜。可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不知道那个共生体今晚又要做什么？这问题或许很可笑，因为系统传回的“实时”影像尽是一些古怪而零散的东西。尽管如此，拉芙娜

还是发出了指令。几秒钟过去了。这台设备的一大弱点是它的监测距离，一旦超出地域范围，就只能收到极其微弱的信号。幸好剃刀十年间只出过几趟远门——这是木女王对他严格管控的绝佳效果。零碎的反馈报告从几乎随机的不同装置地点（那是先前从剃刀的组件身上脱落的）不同步地发送回来。要积累起足以构建第一幅画面的数据恐怕得花上一千秒，但要再构建第二张则用不了一秒。

有时，“纵横二号”会以相当怪异的方式修复影像流，进行后期调整。

今晚接收效果很差，但随着“纵横二号”的信号处理软件加紧工作，图像逐渐清晰、明亮了，色彩也丰富了。画面连续播了一会儿，然后影像流再度定格。拉芙娜手动调整参数。

剃刀在旧城堡地下室里的某个地方。他每年都会去那里两三次。拉芙娜几年前就得出结论：剃刀其实知道木女王的监视摄像头放在哪里。这个结论令人惊慌，不过她随即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剃刀的“下楼一游”只不过是出于激怒“母亲”的爱好。

也有例外：剃刀确实有些不想让木女王知道的事情。例如，木女王禁止剃刀尝试修复他的作品——铁大人。唯独在这件事上木女王违背了她和剃刀的和平协议。铁大人的残体可以活下去，但却是一个只会流口水的狂暴的三体。那个疯子现在被单独关在残体之家。

有段时间，剃刀很像会以木女王违背协议为由再度宣战，但他只是以此为由赢得了不少让步，其中包括收回旧城堡的所有权。不过拉芙娜知道，狡猾的剃刀从来没有放弃铁先生。早些年，剃刀时常会去地下室和狗舍管理员卡伦弗雷特会面。卡伦弗雷特对木女王的忠诚无可怀疑，恐怕也对老剃刀过去的那些可怕实验很是反感，但剃刀和卡伦弗雷特确实秘密会面了，而目的只是想说服木女王恢复铁先生。或许他们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幸的是，问题出在铁先生自身：这个可怜的恶棍自我斗争到了要死要活的程度，使得两位密谋者的计划无疾而终。

拉芙娜敢肯定，木女王不会轻易宽恕这种事情。在旧城堡的地下墓穴密会本就属于叛逆行为。那些房间阴森而恐怖。木女王曾经尝试搞清那里的情况，她的部下发现地下至少有五层，还有许多未知的下行隧道。

近年来，孩子们开始对这些地下墓穴产生越发浓厚的兴趣。到了十一二岁，他们就会去探索这座“剃刀的死亡之窟”。如果算上自然销蚀和岩石崩塌形成的洞口，这座墓穴确实有许多入口，而且每过几年就会有新入口被发现。迟早会有孩子掉入某个孔洞而丧命。在否认者的狂热组织出现之前，这里和岸边的悬崖是拉芙娜最担心的日常事项。

在今晚的探险中，剃刀的大部分组件都携带了太阳能电池灯。灯光几乎不比柏油火把更亮，但它一不耗氧，二不生烟。拉芙娜认出了剃刀正在穿过的那座矮顶洞穴。去年，几个孩子就是在那里迷了路。她只希望，那是他们见过的最恐怖的地方。尽管过了这么多年，那里仍然臭气熏天。昏暗的地面上时不时会出现石头塞子，看起来就像小号的窰井盖。“纵横二号”根据剃刀的几颗脑袋得来的信息合成影像。在这些影像中，她能看到好几十只甚至几百只这种六边形盖子，它们在黑暗中一直向前延伸。

画面定格了。“纵横二号”在等待信号，另一种可能是它的分析速度跟不上了。拉芙娜没有催促它，她希望看到高分辨率的影像，不在乎花些时间去接收和解析细节部分。事实上，飞船这回的表现还算不错。有些时候，无论她等多久，看到的都只是一片模糊。

她无所事事地盯着静态画面，发现一张画面的右边少了只窰井盖。那正是孩子们探险时她最担忧的事。在黑暗中，你可能掉进一个敞开的孔洞里摔断脖子。她信手把剃刀看到的画面拼合起来。通过合成图，她得以探看孔洞里的情况。洞里一片漆黑，但她知道每个洞大约两米深，洞底全都是污水坑。如果“纵横二号”没有根据过去的数
据篡改图像的话，那么，图像中的这个洞里确实不是空的。

她能看到骨头与脱水的肉。真恶心。过去的剃刀无疑是头怪物。这些孔洞兼具地牢与刑台的作用。剃刀和铁大人会拆开囚犯的组件，分别塞进不同的洞里。他们会接受投食、喂水，肉体受尽折磨，或是简单地在幽闭中因无法思考而发疯。剃刀把这一过程称为“回收利用”，因为一旦单个成员发疯或患上紧张症，他们就可以将其与别的囚犯重组，成为“用户定制”的重组共生体。如今，王国之中还游荡着一批当年被回收利用的组件，他们大都是些悲伤而迟钝的怪胎，少数几个是焦虑不安的精神病患者。回收利用是剃刀最恐怖、最愚蠢的成就。

影像终于恢复流畅了，不同的视角都越过了那个可怕的孔洞。拉芙娜手边的小窗口显示了一张图表，描述了不同组件的位置，以及出现在主显示屏上的是哪个组件的视界。和平常一样，剃刀那个跛足的组件位于队伍的最前方，一对末端白色的耳朵不时出现在大多数组件的视野中。白耳尖是制约剃刀-泰娜瑟克特行动速度的主要因素，那个组件的骨盆断过。他用毛毯裹住身体，躺在一辆类似独轮手推车的装置上，其他组件推推拉拉地带着他往前走。

白耳尖的视力近些年退化得厉害。他逐渐衰老，而白内障治疗还要再等几十年才能实现。白耳尖的视野显现出最前方的画面，但是比“纵横二号”修复出来的大部分画面还要模糊。除了这个共生体之外，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拉芙娜将界面切换回所有组件的视界画面。就在灯光边缘处，居然还有另一个共生体。是阿姆迪！

杰弗里在哪里？拉芙娜仔细地察看所有视界窗口。阴影里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她倒退了几秒钟，做了一番图形分析……没有，没有发现杰弗里。她强压下冲动，才没有提高人形识别概率后重新分析。

阿姆迪蹲坐在地上，灯光撒在他的身上。白耳尖的独轮车被推到离他极近的地方，剃刀-泰娜瑟克特的其余组件则分散开来，在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四周围成一个半圆。

画面再度定格。弹出一个诊断窗口，这次的延迟与剃刀的听力有关。迄今为止，链接传回的声音还没有经过多少分析。拉芙娜听到了剃刀的后爪指甲踩在石头上的咔嗒声、独轮车的吱呀声，却几乎完全忽视了剃刀的思想声——频率在四十千赫到二百五十千赫的超声波。她会接到代表惊吓或愤怒的波纹报告，但即使在飞跃界，“纵横二号”也无法详尽地还原出一段完整的思想流。

这时，“纵横二号”接收到一些思想和声，还有爪族语特有的咯咯声和啾啾声。

又过了一会儿，影像和同步后的声音重新开始播放，主窗口下方出现了“纵横二号”尽最大努力给出的译文。

剃刀-泰娜瑟克特：

我（有时间 很好奇），

（小家伙 小家伙们）。

你为什么想见我？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

我（？）很伤心。我（？）（？）害怕。

我（？）什么（？）（？）

拉芙娜把这段音频重放了几遍。将自己的理解和“纵横二号”的猜测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她有时也能听懂爪族语。阿姆迪最后那句话显然是：“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时，阿姆迪转用萨姆诺什克语说：“泰娜瑟克特先生，我们能用人类语言说话吗？它是我最喜欢的语言。我的问题很难用爪族语说清楚。”

“当然，我亲爱的孩子。就用萨姆诺什克语吧。”剃刀的人类语音像平常一样热忱，透出一种聪明的虐待狂特有的气质。

阿姆迪肯定听出剃刀语气中的嘲讽了吧？毕竟那个八体是从剃刀政权覆灭之前就熟悉剃刀-泰娜瑟克特的。但现在，他的八个组件挤成一团，向前挪动了几厘米，几乎是用腹部向前爬的。“我好害怕。这么多事让我悲伤。如果不是这么多事都凑到一块儿，我也许还能应付，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自怜自叹了。”他说。

剃刀-泰娜瑟克特轻声一笑：“啊，可怜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那是因为你天资卓绝。普通人也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悲剧，但他们不会这么痛苦。他们无法感知额外的负担，但你在承受苦难方面能力过人。尽管如此——”

诊断窗口显示严重延迟。剃刀表面的一部分发送装置或许爬上了夜光虫的表面，或许这些昆虫会随着夜晚空气变冷而减少。几秒钟过去了。“纵横二号”没有给出建议。最后，屏幕上出现了一面小红旗，表示接收的数据量无法维持画面清晰。唉。拉芙娜放宽了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挥挥手示意程序继续。这套监控设备有时会使她过多地想起前科技时代的童话故事：她是个弯着腰观察水晶球的女巫，正根据不可靠的征兆尽其所能地卜算真相。

片刻之后，“纵横二号”给出了它自认为最合理的猜测。影像倒回一两秒后重新播放。剃刀说：“尽管如此，我的孩子，但到底是什么问题让你烦恼呢？”

阿姆迪凑得更近了些：“你创造了铁先生，铁先生创造了我。”

温柔的笑声：“当然。我创造铁先生时主要从我自己的组件中取材，而铁先生通过购买、偷窃和谋杀，在整个大陆搜罗天才的新生幼崽，并用那些幼崽组合成了你。你跻身爪族罕见的人物之列，每个组件都是同时诞生的幼崽，就像两腿人一样。”

“是啊，就像人类。”“纵横二号”传回的影像中，阿姆迪满眼是泪，“而现在我也要像人类那样死去，尽管人类不会在童年时就开始衰老。”

“啊。”剃刀说。拉芙娜注意到，那个白耳尖使独轮车前倾，把脖子伸向阿姆迪。哇哦。相互重叠的思想声非常响亮，足以让这两个共生体陷入情感混乱。不过剃刀的声音——但别忘了，这只是监控程序演绎的声音——冷静如初：“这我们不是讨论过吗？集体衰老确实很悲惨，但你的组件都才十四岁。生活再悲惨，那也是二十年后的事情，到那时我也宏图大展——”

阿姆迪打断了他，虽然有些跑题了：“我敬重铁先生。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个怪物。”

剃刀耸耸肩：“我就是这样创造他的。这恐怕是我的错。”

“我知道，可你已经补救过了！”阿姆迪犹豫着，声音更小了，“现在还有杰弗里的问题。你……”

拉芙娜猛地抬头。杰弗里怎么了？但那个句子阿姆迪没说完。

剃刀想了一会儿说：“是的，我已经在尽力弥补了。现在，你又有什么新的烦恼了吗？”

阿姆迪发出人类的哭声，像个迷路的小孩：“我发现我有两个组件是大平原短命鬼。”

拉芙娜回想了几秒钟。大平原短命鬼？那是个族群，看起来和大多数爪族没什么不同，只是往往患有先天性心脏疾病。短命鬼很少能活过二十岁。

拉芙娜看到，在其他窗口里剃刀的脑袋晃动起来：“你的那两个组件都有胸口疼的症状吗？”

“对，也有视力问题。”

“天哪，”剃刀说，“短命鬼。这确实有点棘手。我会去查查——”声音信息颤抖了，这或许是因为“纵横二号”碰到了特别严重的信号模糊，“我会去查查铁先生的记录，但恐怕你是对的。这也是狗舍管理员常常需要权衡的事：大平原短命鬼通常都有杰出的几何想象力。何况你也不是所有组件同时衰老。”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在发抖：“如果我那两个组件死掉——我就不再是我了。”

“每个共生体都要面对这种事，我的孩子。除非我们同时被杀，否则生命总有变化。”

“或许对你来说如此，对普通的共生体来说如此！可我是一下子诞生的，之前的我根本不存在。铁先生是经过了权衡考量才组合出我来的。如果我失去两个组件，甚至只失去一个，我也会——”

“木女王的狗舍管理员会给你找到搭配的组件的。又或者你可能会发现，以你的头脑，六个组件也够用了。”剃刀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同情，但也多少带点不屑一顾的意思，这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

“不，求你了！不管失去八个中的哪一个，我都会像没有楔石的拱顶那样垮掉的。我求你了，泰娜瑟克特先生。你创造了铁先生。你

创造了灾难研究组。你让杰弗里背叛了所有人。在缔造了众多灾祸之后，你难道就不能创造一些正面的奇迹吗？”

拉芙娜麻木地看着，完全没有暂停影像流或者查看日志窗口。影像一经超出合理范畴，便不停歇地持续播了下去。阿姆迪不再说话，只有人类的痛哭声。可以理解。那个八体以近乎绝望的姿势瘫倒在地。剃刀也没再说什么，但“纵横二号”上显示的画面却不可思议：剃刀-泰娜瑟克特的五个组件都凑近了阿姆迪，两个老剃刀的组件推着白耳尖和独轮车靠上前去，几个组件离阿姆迪不到一米。这一幕真教人难以置信。剃刀-泰娜瑟克特的苛刻与漠然可是出了名的。作为友好的正常爪族，他们经常会派出一两个组件来到中间地带做短暂的思想声交流，这类似于人类社交时的拥抱或者轻吻。剃刀-泰娜瑟克特从未对他人如此亲近过。他永远坐在长桌的最远端，或者藏身于最厚重的隔音罩之后。

在这段怪诞程度不断增加的视频中，白耳尖向前伸出爪子，搂过阿姆迪的两个组件，让他们靠在自己的脖子上。另外几个组件也几乎靠得一样近。在一个天真的人类眼里，这或许只是一群动物在互相安慰。但在共生体之间，这是极度亲密的象征。

这其中就算带有一星半点的真实，也纯粹只是巧合！拉芙娜愤然关闭了所有的界面。

拉芙娜长时间地静坐着，凝视着书房里温暖柔和的黑暗。分析功能被她强化得有点过头了。“纵横二号”想让几乎就是噪声的内容听起来合理，这太疯狂了。然而……软件不会毫无原因地引入专有名词。她知道自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回放这该死的一幕，试图区分潜在的真相与信号噪声引起的软件故障。或许她可以从外在事实着手——比如，杰弗里不可能是叛徒。

她开始回顾数据，但她不再去看那段撒谎的录像，而是浏览起监控系统日志来。正如她推测的那样，今晚的信号状况极差。但过去也有像这样糟糕的情况，但她依然得到了合理的结果。她丢下网络日志，又看起了程序分析报告。几张概率树状图显示出程序考虑到的不同选项，以及这些选项之间的关联。拉芙娜最后看的那段视频，只不过是事后猜测得出的最有可能的解释而已。举例来说，阿姆迪语

气肯定地指出，灾难研究组幕后有黑手。她找到分析节点之后展开，理由和概率随即出现了。没错，程序之所以认定剃刀是幕后黑手，是因为当时的语境和阿姆迪的态度。阿姆迪很可能还提到“某人”背叛了“某样东西”，于是软件从长长的疑似列表中选出了那几个特定的名词。

令人惊讶的是杰弗里竟也上了名单，居然还位居榜首。程序是依据什么逻辑把他列上去的呢？她仔细检查了程序的推演过程，进入了她从未触及过的深度。如她所料，那些“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那个’”的理由导致了排列组合的庞大名单。她恐怕得花上几百年去研究——然后一无所获。

拉芙娜靠在椅背上，左右转动头部，试图放松颈部肌肉。我漏掉了什么？当然了，也许只是程序不行了。“纵横二号”的应急自动化系统经过特别设计，可以在爬行界运行，但监控程序纯粹就是飞跃界的软件，不在飞船可用设备的备选名单内，能在这里使用纯属偶然。

但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重大问题，肯定会有警报吧？拉芙娜随意翻看着应用程序的错误日志。高优先级的信息和她预想的一样，都是“数据不足”之类的话。她转到低优先级建议信息。不出所料，仅今晚使用的这段时间，就出现了数十亿条信息。她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其分类，然后花了些时间浏览结果……

拉芙娜僵坐在椅子上，瞪大眼睛看着她发现的这头潜伏已久的怪兽：

442741542471.74351920仅为建议类信息：

剃刀传感器总数：140269471

442741542481.74351935仅为建议类信息：

剃刀传感器总数：140269369

442741542491.74354327仅为建议类信息：

剃刀传感器总数：140269373

442741542501.74359121仅为建议类信息：

剃刀传感器总数：140269313

442741542511.74359144仅为建议类信息：

剃刀传感器总数：140269265

442741542521.74351947仅为建议类信息：

剃刀传感器总数：140269215

……省略29980242行

“解释！”她的嗓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一个窗口跳了出来，定义了相关区域，指向这些建议类信息的出处，同时指向对剃刀-泰娜瑟克特身上的传感装置的分析结果。

简言之，这些提示其实就是，她对结果的解读是正确的。在剃刀的全体组件身上，剩余的传感器已经少于一亿五千万个。最初感染时的数量略多于一万亿，而即使那样也只是勉强够用。如果装置数量已经跌落到一亿上下，如此……如此看来，她的重点监视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这种情形持续多久了？她调出一个曲线拟合程序，要求它就软件故障历史给出最好的三种模型。它当然给出了三份，但第一份便差不多说准了：从大约十年前她开始监控的第一天起，她的小密探们就在逐步失灵，以不到一年的半衰期平滑地衰减。在飞跃界，这种感染式传感器可以在一个世纪内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而且就算她手中的设备报废，辅助软件也会及时提醒她的。难怪这套设备不在可用设备清单内。她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拉芙娜蜷缩在椅子上。今晚简直就是过去几周的缩影。但如果我检查之前的监控记录，弄清它的真假，或许我就能确定对剃刀究竟可以信任到何种程度。她睁开眼睛，擦净泪水，看着空中那条无情的衰变曲线正在面前闪闪发光。好多年前，传感器就只剩下一万亿个左

右。这些年来，故障提示堆积如山，但始终维持在不可见的低优先级水平。在此期间，监控程序的高优先级层面还在继续向拉芙娜讲述——面对现实吧——虚构的故事。要不是威胁如此之多，以至于谎言不攻自破，她或许永远不会注意到现实。

如果我确定过去的监控记录全是谬误，我就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木女王。然后，当然了，这会摧毁我们之间残存的那点信任。

一时间，她完全陷入了阴郁的沉思。她以前闯过这么大的祸吗？没有。她遇到过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吗？……好吧，想想飞船山之战，当时的情形更加危急，几个小时之后又失去了范，那更令她伤心。但说到绝望，自从她在斯坚德拉凯的故乡文明被摧毁以来，没有什么比此刻更令人绝望。

但当年我也挺过来了。范为她而来。

拉芙娜睁开眼睛。时间刚过午夜。窗外一片黑暗，秋意渐浓。

有件事她非做不可，尽管它或许毫无理性，而且她已有一年多没做了。无论是人类孩子还是爪族都不会理解，她也不想鼓励迷信。但如果说话做事真有时机可言，那么是时候去看看范了。

墓地阴森森的。她记得在斯坚德拉凯也有类似的地方。飞跃界的人最终也是会死的，那里的整体死亡率可以和其他文明的半衰期相比。下界的文明大多不断向上迁徙，他们只要别像斯特劳姆人那样贪婪和愚蠢，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人的。

定居文明往往兴修大量墓地，赋予过去越来越沉重的含义。拉芙娜在安眠星系见过这类巨型墓葬，岩层经开凿改造成陵，偶尔也会有活人来此地借宿。

在飞船山建墓地是拉芙娜的主意，她当时突然意识到墓地在公主时代如此重要的原因。她在新城堡周围的镇子形成规模前就选好了地点。这块两公顷的土地横贯山坡，山上石楠遍布，视野开阔，从西北方的岛屿一直到南边的“纵横二号”，一切尽收眼底。再过十年，这周围恐怕到处是新堡镇的建筑，将再无余地扩建墓地了。要是我能成功，拉芙娜心想，这鬼地方就再也不用扩建了。

孩子们偶尔也会来这里，但只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最年幼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墓地，最年长的孩子也不想懂，但他们都不想忘记自己的朋友。

拉芙娜通常会在天黑之后过来，或是在她心情最差的时候。按照这个标准，今晚确实是到访的最佳时机。她走在大路上，脚下打了霜的苔藓咯吱作响。虽然此地靠近海峡海流，但极地的秋夜依然难熬，始终维持在寒冷与致命的酷寒之间。今晚相对暖和。日落时分，大地上空的云团越积越厚，白昼的温暖无处遁隐。山风渐弱，最后只剩下一股微弱的寒气。“纵横二号”说过一会儿有雨，但此刻内海峡的水面上空气干燥，天空昏暗无云。她不时能看到秘岛北端的灯光。近处有淡紫色光点在闪烁，是发光虫。这种小虫每年只有两三个夜晚会大规模出动，通常是在稍早的秋夜。她继续走着，身边的紫色闪光更多了。这些不时出现的微光虽不足以为她照亮道路……却令她舒心。

墓地主路两旁是成排的墓碑。每座坟墓都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名字和一颗星。这个设计是根据她在“纵横二号”典型人类数据库中找到的样式，小小的四角星是早期的宗教符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虽然其中的细节她并不清楚。一百五十一座坟墓，分列四排，这几乎就是墓地的全部住民了。一百五十一个孩子，最小的不到一岁，最大的不过十六岁，在一个夏夜全部遇害，在冬眠中被活活烧死。这片石楠丛位于镇子南边，被后人称作“凶杀草地”，但真正的屠戮场位于新城堡正下方，人类孩子的登陆舱仍坐落在地下墓穴中心烧焦的苔藓上。

拉芙娜不认识这些孩子。在她得知他们的存在之前，他们便已死去。她放慢了脚步。原本还会有更多的孩子死去。许多冬眠箱虽然没在大火中烧毁，但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她在唤醒提莫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安全的操作办法。如今只有几个孩子还在城堡下的冬眠箱中沉睡，连同四个新生代的流产儿和两名遭遇意外的孩子。有一天，她会把他们全都唤醒。总有一天，她会治好提莫的。

奇怪的是，墓地中还葬着几个爪族。原本只有十二个，都是飞船山之战中战死的爪族，但近年来，自从约翰娜为老年组件开设了残体之家，这一点也在悄然改变，红夹克之流却因此大为光火。

第十三个爪族被葬在了范的坟墓正前方。六块小墓碑上分别刻着每个组件的名字，大墓碑上则标记着共生体的全名：贾-奎-拉-玛-弗安。还有那个亡者生前使用过的名字：写写画画。拉芙娜从未见过写写画画，只是从行脚和约翰娜口中听过他的故事：写写画画，仗义而愚蠢的发明家，曾说动行脚去帮助约翰娜，约翰娜对此不以为然，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奋勇被杀。拉芙娜知道，约翰娜和她一样，会趁着夜色来访。

不过十年光景，就有这么多人值得铭记：斯佳娜·奥尔森多、阿恩·奥尔森多、车行树蓝莢……阿姆迪是少数定期来访的爪族之一——当然了，他总和杰弗里一起来。

拉芙娜来到道路尽头的巨石前。范的碑石耸立在山肩，为孩子们抵御着北风。但今夜，空气几乎静止，发光虫也不必躲进石楠丛里。事实上，它们都聚集在范的坟墓周围，如此之多，形成了脉动的光波。每过几秒钟，她的身边就会出现一道无声的淡紫色光浪，仿佛在欢迎她的到来。如此之多的发光虫，她以前还见过一回，也是在范的

坟旁。一定是因为她种在这里的花，它们如今已长得很高了。拉芙娜和孩子们在其他同学的墓前也栽了花，那些花的周围发光虫却没有这么多。而且范的墓朝北，这就更奇怪了。

拉芙娜在道路尽头转弯，来到岩石一侧那个特别的地方。宗教真有趣。在飞跃上界，宗教令人畏惧，是能够创造神明并与之打交道的实际存在；而在爬行界这个人类诞生之地……这里的宗教是自然形成的大杂烩，几乎完全受制于局域进化生物学。

我们的脆弱让我们如此迅速地拥抱古老的方式，这仍然让人吃惊。

淡紫色的光在缓慢地脉动，脉动之间是死一般的黑暗，但拉芙娜完全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她伸出手，抚摩一块熟悉的花岗岩光滑的表面。如此冰冷……许久之后，她用体温焐热了岩石。范·纽文也是如此。除了他们认识后那一年左右的时光，他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创造他的天人可能只是开了一个玩笑，伪造了一段昔日英雄的记忆，并塞进了他的脑子里。但不管真相如何，最终范成了真正的英雄。有时，她来这里是为了替范祈祷，但今晚不是。今晚属于那些绝望的夜晚。更糟糕的是，今晚她有一切理由绝望。不过，范扭转过更糟糕的局面。

她靠在石头上，静静地待了一会儿。

接着，主路上传来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她从范的墓碑旁走开，庆幸自己没有哭出声音。她擦了擦脸，把外衣兜帽又拉低了一些。

身影越来越近，挡住了时不时从高处的新堡镇上照下来的灯光。起初她以为是杰弗里·奥尔森多。等到发光虫同时发光，淡紫色的光晕包裹她的全身，也映出了对方的脸。不是杰弗里。内维尔·斯托赫特没有杰弗里高，而且说真的，也不如杰弗里英俊。

“内维尔！”

“拉芙娜？我——我不是有意惊动你的。”

“没关系。”看到对方眉眼中闪现的同情，她也不知道是该尴尬还是该高兴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内维尔紧张地搓起手来，目光越过她的头顶看向巨石。紫光暗淡了，只有他的声音传了过来：“在凶杀草地，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丽达和乔斯奇。我理应在乎每一位同学的离去，但他们是特别的……有时我会来这里，你知道，来看看他们。”

有时候，拉芙娜会告诉自己，这些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了。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提醒她这一点。

“我明白，内维尔。不顺心的时候我也喜欢来这里。”

“不顺心？我知道你有很多事要操心，但你利用飞船货舱的主意真是太妙了。”

当然，他并不知道木女王的愤怒，更不知道她私自对剃刀进行了特别监控，并且遇到了棘手的麻烦。

内维尔有些困惑，他接着说道：“拉芙娜，如果真有什么麻烦，你不用一个人兜着。你还有我们执行委员会呢。”

“我知道，但只怕这件事……”闯了这么大的祸，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委员会的某些成员知道这事儿。发光虫再度亮起，她看到了内维尔问询的睿智目光。自从约翰娜和内维尔走到了一起，自从内维尔加入委员会以来，她很少单独和内维尔说话，除非这两个年轻人都在场。内心深处，她总担心约翰娜误会。今晚，这个念头显得格外可笑。比起当下的麻烦，我过去的担心又算得上什么呢？“有些事情真的没法跟全体委员提。”

她又看不见他的脸了。他会不会谴责她？因为她躲在委员会看不到的暗处，似乎在密谋着什么。但他的声音充满同情：“我想我能明白。你的工作难度太大了，我可以等你想说的时候——”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时间吗，内维尔？我想……我很想听听你的建议。”

“当然。”他笑得不太自信，“我不确定我的建议能派多大用场。”

光芒一闪。仿佛突然之间，他们置身于一一片开满淡紫色花朵的田野里。毫无疑问，这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发光虫群，几乎照亮了巨石的顶端。拉芙娜攀上岩石，那里有一小块她几年前发现的平地，她又挥手示意内维尔去边上一个同样舒适的地方。他点点头，在逐渐消退的光辉中攀缘而上。这个孩子——不，这个男人——动作相当稳健。他坐在巨石上，比她的位置低半米，两人相距差不多一米。这样就好。现在就算她向他哭诉，也不会引人误解的吧。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内维尔开口问道：“是灾难研究组的事吧？”

“起初只是灾难研究组，而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才发现，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是我，是我和约翰娜搞砸的。我们本该成为你和其他同胞之间的沟通渠道的——”

“好吧，我知道约翰娜很为这件事自责，但灾研组只是一切麻烦的开始。”拉芙娜终于放下了那些一直压迫着她的问题。这感觉真是太好了，几分钟后她意识到，原因不仅在于她有机会说出之前从未向人说起的话。事实上，是内维尔，他提问很巧妙，而且几乎总能给出可行的建议。他立刻就能明白，为什么把货舱改造成集会场所会让木女王如此不安。

“新会场的诞生是近几年来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拉芙娜。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对木女王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我们不仅不能在集会场所的问题上让步，还要把它变成木女王也甘之如饴的东西。”

拉芙娜正好有此打算，但听他这么一说，她还是心头一热。他刚说完这句话时，她瞥见了他的脸。内维尔·斯托赫特的身上总是带着狂放的内敛，现在她才意识到他这种矛盾的性格意味着什么。内维尔·斯托赫特有着出众的个人魅力。这种魅力尚未完全开发，略显生涩，但仍会在不经意间展露光芒。

“你母亲是超限实验室的总负责人吧？”

“其实总负责人是我爸，妈妈是他的副手。她打趣说自己是‘一切麻烦的总负责人’[\[2\]](#)。”

拉芙娜对斯特劳姆的超限实验室评价向来不高，那帮科学家虽是好心，却办了宇宙级大坏事。但实验室本身却象征着斯特劳姆文明发展的顶点。那里虽然自大得令人发指，却又囊括了整个文明最杰出、最聪明的人才。除了约翰娜和杰弗里的父母，很可能还有其他英雄人物的存在。“你父亲肯定是管理界的超级明星吧？”一位比这个可怜的任何人都更有才华的领袖。

内维尔窘迫地笑了笑：“如果你是从人才选拔的层面来说，那他是的。印象中那次选拔伴随我度过了大部分的小学时光，我的父母得通过一个又一个关口。可爸爸说没关系，他说实验室里天才那么多，‘管理’就像是养猫……你知道猫吧？你在斯坚德拉凯养过猫吧？”

拉芙娜在黑暗中露出了微笑：“哦，是的。猫的历史可比斯坚德拉凯长多了。”

或许内维尔·斯托赫特只有童年的记忆，但他是在真正的领袖身边成长起来的。很显然，他也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金手指。而愚蠢的我，只顾着自悲自怜，却一直忽略了近在身边的资源。她深吸一口气，比起一分钟前浅薄的自信，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你知道的，内维尔，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身处这部分星系之中，最重要的恐怕仍然是及时重建文明，以对抗瘟疫舰队。”

“同意。”

“但灾研组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正因为有这个长远的目标，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当下。都是因为我，恐怕我们还没踏上起跑线，就已经输掉了比赛。”

沉默，但借着片刻的白光，她看见他沉思而专注的脸。她接着说道：“内维尔，我正在尝试纠正我的错误，但目前还看不到效果，只有各种令人不快的副作用。”

“你是说木女王对新会场的反应？”

“那只是其中之一。”

“或许我能帮上忙。我虽然没有渠道直接和木女王沟通，但约翰娜有啊。而且我敢打赌，我的朋友们能想出改造新会场的好办法。我们会让木女王相信，它是整个王国的荣耀。”

“没错！就这么办。”谢谢你。“你再听我说说关于改革的其他想法吧，大部分可要比改造新会场的问题棘手得多。”或许你可以告诉我哪些错得离谱，哪些有可能见效。她一个接着一个地描述起自己的改革设想，内维尔所有的反应都如同和煦的阳光，时而认同，时而反对，但始终熠熠闪光。

内维尔对正式建立民主持赞同态度：“没错，这是我们非做不可的，而且要快，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已长大。但我希望这种制度是自然而然确立起来的，而不是强加的。”

“但所有孩子，我是说，你们已有的经验都建立在高度自动化与泛市场化的基础之上，你们又怎么能自发地产生这些想法呢？”

内维尔轻声地笑了：“没错，不经之谈肯定会有有的。不过……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他们都很善良。我会和他们一起讨论的。我们或许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新会场，将最可行的民主模式展示给爬行界的所有住民。具体怎么做还要再细细考虑，不能得罪了木女王！”

拉芙娜提出想从“纵横二号”搬出去住。令人惊讶的是，内维尔几乎和她同样担心：“我们需要你留在‘纵横二号’上，拉芙娜。任何人只要认真想想就能明白，你是唯一了解如何使用策划工具的人。如果我们想在老死之前重建文明，你就必须留在那里。”他沉默片刻，“另一方面，你的顾虑也有道理。你担心这会激怒那些不愿思考的人，还有所有仍旧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的人。我们这些人类孩子诞生在舒适的文明世界，但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只剩下这艘飞船，坐落在飞船山的绿茵之上。或许你可以试着搬出去一阵子，但要选对时候，挑一个能带来最佳效果的时机。你住在外面的这段时间里，如何与‘纵横二号’实现有效通信，是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

“好。如此一来，我们只需要计划什么时候行动就好。你能——”

“当然。我会四处打听一下，但是尽量低调。我也建议你先别跟其他人说。这种事情一经提起，很快就会传得尽人皆知。”

然后是当下最容易引发恐慌的议题：厘清医学研究的轻重缓急。在这件事上，内维尔的答复令她惊讶，也让她感到宽慰：“你是说从常规科研项目那里调用资源吗，拉芙娜？长远来看，这难道不会拖垮包括生命科学在内所有项目的进度吗？”

拉芙娜点点头：“你说得没错。我们第一步要造出电脑，以便实现进程管控，然后要创建网络。在这之后，其他科技才有可能起飞，延寿技术也不再是天方夜谭。然而在这期间，你们这些孩子会变老，年复一年地凋零，直到死亡，这就是自然衰老的过程。那几个最年长的孩子身上已经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我看上去还比他们要年轻一些。这就好像我是住在‘纵横二号’上享福的，但说实话，我给人的印象比起这个恐怕还要丑恶百倍。”

“我——”内维尔有些挣扎，“我想你是对的。我一直都没觉得有什么，不过或许是因为我天生体格就比较健康。这在未来确实会是个大问题，但好消息是，和我比较熟的孩子们，也就是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目前这不是他们最常抱怨的内容。”

“真的？我还担心——”自从灾研组崭露锋芒以来，我就有点草木皆兵了。

“我的建议是，继续当前的长期研究计划，但也请尽快召开全体大会，向我们解释这些改革和你的整体规划。”

“好，”拉芙娜点点头，“嗯，行。”这是她的改革，但也是构建社会常识的一剂猛药。“等新会场改建完毕，我们可以在那里召开全体大会。”

“行。初冬，我应该能拿点方案出来，到时候只要你觉得时机合适——”

“嗯，”她说，“越快越好。”此刻的进展几乎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知怎的，她又想起了那场悲壮的惨败。她只犹豫了一秒钟。一直以来，对剃刀的特别监控是她不可言说的大秘密。至于现在，现在她终于有人分享这个秘密了。

“还有一件事，内维尔。”她解释了剃刀和她的间谍感染。

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没想到飞跃界的监控技术在这儿还能运作。”

“事实证明，这到头来只是一场灾难。”她紧接着说起最近那次监测时在剃刀的城堡底下发生的一切。她能听见自己提高了声音。这部分的故事还是和从前一样糟。“当务之急是向木女王坦白——可我真的做不到！”

起风了。发光虫难以维持同步，只剩下一个个孤零零的光点在闪动。雨点打在她的兜帽上。“纵横二号”说得没错，阵雨开始了。

沉默良久，内维尔开口说道：“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想监视剃刀这事儿并没有错。约翰娜也很难信任那个共生体。而且按你这么说不，在这之前你还是得到了不少有效的情报。”

“也不知道正常运行了几年时间。”

“的确。不过我爸爸过去常说，不承担风险是没法成为领袖的。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们时常要面对失败和惨痛的教训。重点在于，学会从成功中汲取经验，然后反思每一场失败。等木女王心情好的时候，再从头到尾讲给她听吧。”

拉芙娜抬头望向黑暗，几颗硕大的雨点落在她的脸上。她舔了舔冰冷的雨水，突然笑出声来：“天气在提醒我们，该散会了。”

她伸手去拍内维尔的肩膀，他却握住了她的手。当然，两人的手都冻得发冷，他的还是更暖一些。这感觉真好。“谢谢你，内维尔。”她轻声说。

他依然握着她的手。“这是你应得的支持，我们都需要你。”然后他抽回手，尴尬地笑着，“关于天气，你是对的！”他站起身，跳下岩石，然后点亮了一盏灯，方便她下来。谢天谢地，他没有伸手帮她。

他们在生了苔藓的路上艰难地前进，始终保持着一米半的距离。小雨已转暴雨，微风已成劲风。发光虫狼狈退去，她能想象，通往

“纵横二号”的小路业已泥泞不堪。真是个黑暗的暴风雨之夜！然而，然而……这么久以来，拉芙娜第一次感到如此舒心，充满希望。

飞船山一带，秋日的寒意渐渐显露。虽说每天还能享受到半日的阳光，但大多数时间里，天空都被乌云遮盖。海洋风暴接连造访，每来一次，气温就下跌一截。因为下雨，到处一片泥泞，雨后还会飘雪。也只有晚春能与如此糟糕的季节相“媲美”了，虽然也是无休止的雨水和泥泞，但很快就将迎来绿意和夏季。秋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它意味着北极圈的严酷冬日已近在眼前了。冬天倒是适合执行拉芙娜最得意的一个计划。在北部冰牙地区，连续几十个晚上都清爽干燥，气温在185K^[3]以下。对于太空文明而言，这几乎与室温无异，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纵横二号”从冷门科技数据库里找到一些研究超级材料的课题：利用该温度下的一公顷土地，推导出宏观逻辑，再运用激光干涉法，制造出微米级半导体元件。他们最近的三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也许这个冬天会有所不同……

当然，执行委员会就这项计划也有过讨论。斯库鲁皮罗整天待在他的冷谷实验室里埋头实验。尽管前三次尝试算不上什么秘密，但内维尔还是不建议拉芙娜透露给孩子们太多细节。低温实验若能成功，游戏规则将要改写，世界将比原定计划提早几十年进入自动化时代，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也都将成为过去。至于这第四次尝试，“纵横二号”给出的成功率并不高。

拉芙娜也像斯库鲁皮罗那样埋头工作。灾难研究组的事情曝光之后，这个冬天她不想再经受一次失败了。不过，自从去看望范的那个夜晚后，她又能定下心来，因为她知道事情将走上正轨。内维尔每天都会有新的见解，大多是针对那些没法提交委员会处理的事务，还有一些是她还没想到的。内维尔和约翰娜可以完美互补。“纵横二号”着陆之前，约翰娜孤身一人生活在这里，周围都是爪族。她是他们的英雄。在爪族社会，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约翰娜都有不少密友。共生体们爱戴她，不仅因为她战绩卓绝。她早年间在残体之家煽动越狱事件，结果却引发了私立医院运动，就连这些也为人所称道。拉芙娜时常惊异于会有这么多爪族宣称他们认识约翰娜，有不少甚至没打过仗。

尽管约翰娜在人类孩子中也有不少朋友，但不知为什么，她还是会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杰弗里也是。在这里的第一年，那段可怕的时光，姐弟俩都是孤身度过的。而另一方面，内维尔则充当起拉芙娜和孩子们沟通的桥梁角色。他是天生的领袖，早在超限实验室那会儿就认识这里的每一个孩子。内维尔能把握他们的脉搏，似乎也知道他们喜怒哀乐背后每一个古怪的理由。

“你觉得新会场怎么样？”拉芙娜问。

“我爱死那里了！”提莫·瑞斯特林今年十四岁，但看起来只有六七岁。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不时一阵痉挛。拉芙娜还担心他会有智力方面的缺陷。提莫精通算术，其他科目却落后于人。提莫的爪族密友是个坏脾气的四体，关于这孩子的事，她总有些敷衍了事，因此对他的帮助不大。贝尔·奥恩里卡伊姆此刻正跟在他俩身后，眼里闪过一丝精明。

但现在，提莫已经把那些不愉快的过往抛在脑后了。他牵着拉芙娜的手，几乎是拖着她在走。他还在颤抖，但多半是因为兴奋，他迫不及待地要向她展示按照内维尔的设计方案改造后的“纵横二号”货舱。

整个空间长四十米、宽三十米、高二十米。当年，拉芙娜和范就曾巧妙地利用这块空间，瞒过安眠星系的海关，成功将所有人偷运了出去。现在这里已基本清空了，舱门朝内陆方向敞开，位于地表之上。门前立了一面墙，足以为内部遮风挡雨。

内维尔对内部进行了改造，一方面将舱壁改造成显眼的接入点和游戏区，另一方面就地取材，重新装修。他承认，这是效仿了斯特劳姆风格，虽然只是皮毛。提莫领着拉芙娜穿过镶有宝石的地板，向她展示着源源不断的惊喜。“看见上面了吗？”男孩抬起头，平衡欠佳的身子微微晃动，“这是斯特劳姆主星的天际线，我在去超限实验室前就记住了它的样子。我还有些朋友在那儿的启蒙学校上学呢。”她记得提莫离开斯特劳姆主星时才四岁，也不知怎的，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后他居然还保留着这些记忆。

“这里真不错，提莫。”

“不，应该说太美了！谢谢你为我们建了这个地方。”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拉芙娜说。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参与细节设计，大部分都是内维尔和他朋友们的劳动成果。但内维尔坚持认为，当下应该帮她赢得尽可能多的赞誉。

贝尔绕过拉芙娜，站到提莫身旁。她刚才一直在游戏机边看别人玩狩猎游戏，但明显兴致不高。“我听人说这里一点儿都不像真的飞跃界。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就会彻底厌倦这套骗人的把戏的。”

“才不会呢！”提莫抬高嗓门反驳道，“我喜欢这里，而且还有别的呢！我带你们去看。”他转身走开，贝尔仍痴痴地盯着游戏显示屏。直到拉芙娜从她面前经过，贝尔才回过神来，跟了上去。

提莫领着她们离开游戏区，走过健身房所在的楼层，沿着斜坡往上走。进入这片区域后，周围安静下来，“纵横二号”通过声控装置对游戏机的噪声进行了消音处理。十来个较年长的孩子围坐在投影显示区旁。他们可能正在进行某种战略游戏，或者——拉芙娜这才注意到，内维尔正站在椅子后方，看起来也是刚到。她正要向内维尔走去，但提莫却扯住了她的袖子：“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椅子和墙壁之间，几个复杂的模型悬在空中。每个孩子的前面都吊着一扇小窗口。这些模型看起来像是某种网络，不过——拉芙娜摇摇头。

“欧文能解释给你听！”提莫拉着她走向欧文·维林，他正和爱斯芭·拉特比坐在一起。

欧文抬起头来看着她。他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也可能是紧张：“你好，拉芙娜！”

“嘿。”爱斯芭说着，轻轻地挥了挥手。

拉芙娜笑着问道：“你们在做什么呢？”她看向所有人。这里聚集着一帮不苟言笑的孩子，希达·奥斯勒除外。“在玩游戏吗？”

爱斯芭摇摇头：“啊，不是，我们想学学怎么——”

希达接过话头：“我们从未申请使用过‘纵横二号’的自动化系统，你都没觉得奇怪吗？”

“有一点。”实际上，就像他们不愿学习那些更原始的技能一样，大多数孩子也不愿学习编程。

“两个原因，”希达说，“你自己的项目似乎缺不了它，但另一点同样重要，这飞船蠢得像块石头。”

“这已经是我們目前能有的最高科技了，希达。”

“我很喜欢！”提莫插嘴道。

希达咧嘴笑了笑：“好吧，它不是块蠢石头。它更像那什么来着，哦对，像个表层脱落的石箭头。关键是，它压根儿没用——”

欧文摇摇头：“希达用她自认为优雅的方式，是想表达……”他试着组织一些更委婉的话，“……既然我们现在课外也有机会使用‘纵横二号’，或许我们应该学着改变方法，做到物尽其用。目前我们正在把这个问题具象化，这也是最难的部分。我可以演示给你看看。”

欧文转身看向其他人，大家都忙着处理自己显示屏上的细节。那些东西在拉芙娜看来像是某种艺术程序，却以不可思议的迂回方式在运行。爱斯芭·拉特比抬眼看了看：“好了，一切正常。开始吧，欧文。”

孩子们中间，某种结构体在逐渐成形，确实和艺术没什么关系。它由数千个光点组成，两点之间以彩色线条相连。

谁能为我解释一下？拉芙娜想。可能是模拟网络，但上面没有标签。啊，等等，她几乎能够猜出这些连接之间的幂次法则了。也许这是——

欧文再次开口道：“利用‘纵横二号’的界面进行整合简直太难了，但我们已经成功将现代人类全身传导网络具象化了。好吧，这些都是在‘纵横二号’资料库里找到的，斯坚德拉凯人的平均数据，我们斯特劳姆人想来也没什么不同。总之——”他将网状系统中的一小

从放大，其余繁杂的线条也没有消失，只是移向了远处。“这里，”欧文继续道，“包含了一部分运动神经的稳定区域。”

拉芙娜点了点头，努力保持微笑。她开始明白这一切所为何事。她用余光瞥见内维尔正从外围向自己走来。帮帮我！

她的笑容想必带有鼓励的意味，欧文的阐述还在继续：“这其实只是针对更大规模的问题进行的一次小型测试，我指的是一般医学。如果我们能对‘纵横二号’的编程界面有更充分的了解，就有可能弄清运动神经稳定区域的病理学原理，从而和已知症状进行比较——”

“我的症状！”提莫说。这孩子从欧文开始演示时就一直坐在地板上，此刻正努力站起身来，想吸引拉芙娜的注意，“他们要给我治病。”

欧文低头瞥了男孩一眼：“提莫，我们会试试看，但这里什么条件都没有。”

“我知道。”这明显是在给他打预防针，提莫有些不高兴。

片刻过后，欧文回头看向拉芙娜：“总之，等到——我是说，只要我们做到以上这些，‘纵横二号’就能开始生成治疗目标，进行实验了。”欧文突然迟疑了一下，他看着拉芙娜，试图找寻一些认同，“我想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了。拉芙娜，你怎么想？”

拉芙娜盯着那个模拟网络看了一会儿，这比直接面对欧文·维林的目光要容易得多。这些天才的后裔都很聪明。最年长的那些在被迫离开超限实验室之前，都接受过良好的斯特劳姆式教育。至于这里，在爬行界，孩子们都相对缺乏教育。实验在这里无法自行开展，需要中间步骤，建立基础结构。

拉芙娜还在寻找说辞。她回头看了眼欧文·维林，知道对方已经看穿她的想法。拉芙娜的笑容消失了。她说：“欧文，我该怎么说才好？你们——”

救援奇迹般地降临。是内维尔。他拍了拍欧文的肩膀，朝拉芙娜的方向投去一个宽慰的微笑：“没事的，伙计们，让我和拉芙娜单独谈谈。”

这帮未来的医药研究者似乎都松了口气——但远比不上拉芙娜来得如释重负。

拉芙娜向所有人展露出最美好的笑颜。“我去去就回。”她低下头，“提莫，我保证。”

“我相信你。”提莫说。

然后，她跟着内维尔快速离开了。谢天谢地。他显然有办法控制新会场的环境，因为他们还没走出五米，她就感到音质变了。她知道，就算站在房间中央，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这场谈话。“多谢了，内维尔。太可怕了，孩子们怎么会想去——”

内维尔生气地比了个手势：“是我的错。真见鬼，这个集会场所明明有那么多爬行界的游戏。但我能理解，我们当中最优秀的那些人会去思考，如何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

“我想这也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但还是要好好规划才行。”

“是啊，但我早该想到的，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上。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个阶段进行大规模生物科学研究是多么不理智的行为。”

拉芙娜转过脸，只有内维尔能看见她的忧容。“我以前就解释给欧文听过。”她说。

内维尔摇摇头：“我明白。欧文……有时候喜欢空想，他觉得这就跟增加收成一样简单。你得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然后——”

“然后，由我发表讲话。”这一点似乎越来越关键了，“而且越快越好。”召集所有人，阐述问题，争取大家的支持。“我可以提议急救程序正规化，在研发出合适的治疗方法前，我们可以充分使用剩余的冬眠箱。”

“好极了！”

“我这就回去，告诉欧文和其他人，跟他们解释清楚。”越过他的肩头，她看到“纵横二号”上那些业余的管理者仍聚集在模拟网络周围。除了提莫，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朝她这边看。

内维尔注意到她脸上的犹疑：“要是你希望，我可以去同欧文和其他人解释。我是说，把你大致的想法告诉他们，另外让他们知道，细节部分你还在研究。”

“可以吗？”那些人都是内维尔的朋友，他了解他们，在这一点上拉芙娜远不能与之相比，“那真是谢谢你了，内维尔。”

他摆了摆手：“别担心，交给我处理。”

拉芙娜走出隔音的私密空间。看着内维尔转身走向欧文和其他人，她冲孩子们招了招手。然后她走向通往舰桥的出口。她还有很多事要做，演讲稿还得再修改润色。她希望包括木女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支持她。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室外，地上积起了雪，连秘岛的街道也一片雪白。黄昏连同黑夜越来越长。天空逐渐被月光和极光占领。

除了和斯库鲁皮罗去过一次熔炉峰和冷谷，拉芙娜几乎一直待在“纵横二号”的指挥舱里闭门不出。要做的事太多了。在北方，冷谷的底部基本已是光滑平地，斯库鲁皮罗的组件整饬出一块一千平方米左右的土地，“纵横二号”的两门微型激光炮也均已就位。真正的寒冷到来之时，也是第一批百微米级元件诞生之日……一万个加法器电路。哈！没错！这个目标确实荒唐，却是证明定理的重要依据。去年冬天，他们一直忙到开春也没能实现目标。

她还在为演讲做准备，希望是篇现实而乐观的杰作。内维尔每天都会来，向她汇报新会场改建的最新细节。演讲要和新会场一起发挥作用，而全民大会日期已经确定。此刻，她全情投入，这种感觉真好！

这期间，执行委员会只开过一次全体会议。木女王的情绪很糟，斯库鲁皮罗也是个麻烦。他是拉芙娜见过的最没政治头脑的家伙——考虑到他的血统，可真有点匪夷所思。尽管他已然得到拉芙娜的极大关注，又有“纵横二号”随时给予支持，可他还是抱怨她对冷谷计划不够上心。他说得没错——如果不用考虑争取民众的支持，没有政治

上的需要。无论如何，她还是为斯库鲁皮罗抽出了更多时间和精力，让内维尔去处理大会相关事宜。

例会次数减少还有其他原因。拉芙娜回顾自己早年间对剃刀进行的监控，她确信最初几年，那些传感器发回的信息是准确的。鉴于这一点，再结合最近监控中的明显故障，以此揪住剃刀不放很显然并不明智。尽管如此，在例会上遇见他时，她还是感到不太舒服。

最后就要说起行脚和约翰娜的那场冒险，在拉芙娜看来危险且毫无意义。他们乘坐反重力飞艇，去五千公里之外的东部家园侦察。那里超出了无线电直接传输的范围，但他们重新设置了“纵横二号”所剩无几的通信设备，使它能发出频率在五兆赫到二十兆赫之间的信号。他们朝天空发射无线电信号，信号通过这颗星球的电离层反射到大陆另一头。飞船山上，“纵横二号”足够灵敏，甚至能在极光发生时分辨信号，并向约翰娜的通信设备发回比之接收时强得多的信号。

那次例会的主题就是关于这次远征——

“我很庆幸我们飞来这里，”行脚的声音传来，“有关大掌柜的传闻并不夸张，他确实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业革命了。”

剃刀坐在桌子另一端，他一贯如此。他抬起头：“啊哈！维恩戴西欧斯终于按捺不住了！”

木女王发出轻微的嘘声，不过并未回应什么。事实上，唯有在东部家园，曾有人目击维恩戴西欧斯出没。那是八年前的事了，在那之后不久，斯库鲁皮罗实验室就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失窃案。被盗的有几台打印机、一台电话原型机，三个打印机接口也被偷走了一个。在当时，那几起盗窃案比起这回无线电斗篷被盗还要耸人听闻。窃贼中有两人后来被捕，都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前任助手。盗窃案之后，大掌柜的“创造发明”便开始起步。

“我们以前就此有过讨论，”拉芙娜说，“大掌柜或许将我们视作对手，但任何形式的技术传播只会在整体上加速我们的进步。别忘了我们最大的威胁。”瘟疫舰队正向我们逼近。

剃刀的几个组件狡猾地相互对视——代表讪笑的意思。“如果王国覆灭，最大的威胁也就不重要了。”

“这也就是约翰娜和我此行的目的。”行脚说，“基于我们看到的事实，可以说这些年来大掌柜取得的进步甚至超过了他对外的宣传。如今，他正式展开行动，规模之大，已经没法继续伪装了。我觉得大掌柜或维恩戴西欧斯可能在王国高层内部安插了密探。”

一听这话，木女王的每个组件都抬起头来。其中两个组件——如果算上幼崽小希特的话，那应该是三个——都恨恨地瞪向剃刀。

“这可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新，”约翰娜说，“我想最初应该是从北区实验室泄露出去的。”

“什么？！”斯库鲁皮罗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

“你们见到那个什么大掌柜了吗？”拉芙娜问。

“还没有，”行脚说，“就连他的工厂经理也很少能见到他。他似乎不怎么插手工厂的日常业务。”

“关于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约翰娜说，“我一直躲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

“很好！”拉芙娜和内维尔同时说道，语气非常坚决。有些事只有两腿人才能做到，这带给行脚和约翰娜这对搭档巨大的优势——至少这是约翰娜给出的理由。但拉芙娜觉得，这远不足以构成她参与此次侦察任务的前提。

“我希望你尽快回来。”内维尔说。

“我很好，内维尔。就像我说的，我会注意避人耳目的。”

无线电那头传来一阵怪声，有可能是行脚的思想声。拉芙娜笑了，她想象着共生体和女孩围坐在通信设备旁的样子。东海岸现在是凌晨，她不知道他们会藏在哪里。

剃刀-泰娜瑟克特摇摇头，咧嘴笑了。

“怎么了？”拉芙娜问他。

对方耸耸肩道：“这还不够明显吗？根本不需要在斯库鲁皮罗身边安插密探。谁偷了‘粉红象’数据机？我只知道，要是我有‘粉红象’，我能用它设计所有——”

要不是“纵横二号”有噪声抑制功能，木女王的尖叫声都能将人耳膜震破。她的三个组件几乎跳上了桌子，爪子敲击着桌面：“你这是承认自己叛变了？”

剃刀龇牙咧嘴地回答道：“别跟个白痴似的。哦，我都忘了，你就是个白痴，你明明有机会杀了维恩戴西欧斯，可你没杀。当初是你放跑了他，现在却指控我偷了‘粉红象’。”

又有一个木女王的组件站上了会议桌。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拉芙娜还可以出面调停。至于现在，拉芙娜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此刻她站出来，木女王恐怕会把矛头转向她。

内维尔比她勇敢，或者说动作更快，也可能只是更傻。木女王还在向前爬动，他站了起来：“别这样，陛下！”他向她伸出一只手，然后意识到自己试图说服的对象根本不是人类，“这……这是英明的统治者必须承担的。”

这种生硬的、中世纪风格的手段显然奏效了。木女王没有后退，但前冲的势头减缓了。

“剃刀有他的道理，”约翰娜语气镇定，看来剑拔弩张之际的各种响动还是输给了微弱的信号，“大掌柜可能真的得到了维恩戴西欧斯和‘粉红象’。不过，要说实验室里有间谍也说得通。”

这下大家都满意了，斯库鲁皮罗除外。“我的任何一间实验室里都没有间谍！”意料之中的是，他非常乐于讨论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打击并不存在的间谍活动。对“纵横二号”的来访者实施监控，这办法相对容易。问题在于，如何确切地将它和出现在别处的发明联系起来。

内维尔似乎越发不高兴起来：“我们需要尽快查明这件事。大掌柜那边当然会有相关线索，但按照原定计划，你们差不多该离开东部家园了吧，约翰娜？”

“按照计划，是的。”约翰娜和行脚小声商量了几句，但声音太轻，“纵横二号”无法识别，“目前设备运转良好，我们在城外又有藏身之所。如果有必要，我们完全可以再待上一阵子。要是你们有值得跟进的线索，那就更应该这么做了。”

内维尔陷入了挣扎。拉芙娜看得出，他多么希望约翰娜早日回来。

“我们有这样的线索吗？”拉芙娜问。

“比如斯库鲁皮罗的实验室日志，”行脚说，“我们可以仔细排查那些巧合的时间点。”

此时，木女王已经坐回座位，显然有另一层考虑：“照约翰娜和行脚的说法，大掌柜的势力一天天壮大。如果他们现在回来，下回我们要想再这么近距离地侦察就难了。”

“我们真该在那儿部署一帮全职探子。”剃刀-泰娜瑟克特说。

木女王耸耸肩表示赞同。两人几乎要开始交谈了。

最后，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只是约翰娜和行脚还将继续缺席，至少二十天。

二十天。约翰娜和行脚要在拉芙娜发表完重要讲话之后才会回来。自从那晚探望完范之后，她一直没什么机会同约翰娜说话。约翰娜总是出远门去执行侦察任务，回来后也大都和内维尔在一起。而现在，拉芙娜是彻底失去和她私下聊聊的机会了。

至于木女王，脾气简直不能更糟了。

拉芙娜为即将到来的演说打了无数草稿。她有太多事要借这次机会昭告天下了。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比如新会场可以用来试行民主制度，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参与其中；有难以消化的真相——瘟疫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而在开始延寿研究之前，首先必须攻克最基础的技术性难关；还有一些提议，以便大家消化这些真相。没有木女王的支持，也没有约翰娜和行脚从旁协助，一切只能依靠拉芙娜的自

主判断和内维尔的建议了。他会反复提醒她那些她总是忽略的细节。比如，“安排好话题的顺序，用能给人希望的好消息结尾”，以及“我们可以把你创立公共委员会的想法融入到你的讲话中去，拉芙娜。我爸爸常说，有责任感的人能更好地对付坏消息，只要他们有能力克服难题”。于是他们决议，在这次全民大会上，不仅她会发表讲话，所有人类孩子和爪族都有机会提出反馈意见。“我和木女王谈过了，拉芙娜。她也觉得可行。”这是最好的消息之一。木女王仍旧躲着拉芙娜，但她至少间接参与了这次计划。

内维尔和朋友们想了一些办法，能让新会场显得更加宽敞，他给她展示了几十种不同的内部装修方案。结果她把这些全权委托给他，自己专心打磨演讲稿，尽力实现他最后的那几点建议。

很快就到了“盛会”前一天。拉芙娜强烈感觉到大会进入倒计时阶段：现在距离开讲还有十五个小时。她和内维尔最后聊了一次，又重温了一遍新会场的重要设施。她仍在排练她的演讲稿。“别担心，就算演讲没能达到百分之百完美的效果，你还有我呢。有了公共委员会，我随时可以站出来提问，让事情重回正轨，你的朋友们也都能像这样轻易帮到你。”

“……你说得没错，”拉芙娜说，“我只是太紧张了。”拉芙娜看向小小的时钟表盘，她刚才彩排就是用它来计时。倒计时显示，距离开讲还有14: 37: 33。她和内维尔站在舰桥上，他们重置了显示屏，舰桥此刻看起来就像是她将要站上的演讲台……还有14: 36: 55。她看向内维尔，他的脸上也满是紧张。她知道他是因为看到她如此紧张才感到担心的。有他这样的伴侣，约翰娜真是太幸运了。

“内维尔，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你，我恐怕还处在手忙脚乱之中呢。”

他摇摇头：“你没法一个人应付所有这些事，拉芙娜，但你现在为了实现目标付出的努力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全体人类孩子都应该尽力帮助你。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不会失败。”

这话和她的演讲内容有点像。拉芙娜突然觉得，内维尔定是对此深信不疑，倒是她自己听得耳朵都快长茧了。肯定是过度排练的缘故。

她站起身，小心绕过虚拟演讲台，走向舰桥入口。她挥了挥手，门打开了。她转身看向他：“那就明天见了。”她笑了笑，“还有不到14小时35分21秒。”

内维尔也站了起来，笑容里带着一丝宽慰。

“明天见，女士。”他来到距她一臂之遥的位置，“睡个好觉，不用担心。”

“谢谢你，内维尔。晚安。”

他笑了：“晚安。”说完他便离开了。

她理所当然地失眠了。事实上，拉芙娜并没有直接上床休息。但我配得上一句表扬，因为我没有再去排练我的演讲稿。她离开平台和演讲台之后，便回到她最熟悉的分析设备旁坐下。现在，“纵横二号”全天都在运行威胁探测软件，有时甚至会影响斯库鲁皮罗的科研程序运行速度。过去十天里，拉芙娜没有像原先那样关注监控结果了。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她有一个理论，再怎么爱自寻烦恼的人也有一个忧患上限。如果操心之事超出上限——例如忙于这次全民大会——那么平日里的患得患失也会相应削弱。

她还是坐了下来，想浏览一遍存档日志分分心。“纵横二号”有着自动划分优先级的警报系统，不过以史为鉴，分类失误总是难免的。

查阅着冗长的日志，她突然意识到，对于演讲，她已经没那么担心了。哈！再说“纵横二号”的日志也不算什么嘛！……她继续浏览着那些优先级别较低的结果。

“早期威胁”这一分类下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纵横二号”仍在追踪失窃的无线电斗篷。那些斗篷和行脚、约翰娜正在使用的通信设备全然不同，跟斯库鲁皮罗后来研发的语音频带无线电也不一样。这些斗篷能够模拟穿戴者发出的思想声，并将其转换成频度极广的无线电波。由此生成的信号覆盖范围过小，“纵横二号”基本无法转

译。憎恨、恐惧、欲望，这些或许还能识别，但要读取思想几乎没有可能。

飞船从未接收过这类信号。但“纵横二号”还是探测到某种与斗篷杂音非常类似的声音。结合极光的变化轨迹，“纵横二号”推测信号源位于冰牙地区的高地，从此处往东大约七十公里。信号过于零散，最明显时也只能勉强算作可疑。即便真是无线电斗篷，恐怕也只有一件，而且信号比起在这个距离上该有的还要微弱得多。盗贼每天可能只穿戴几分钟而已。

拉芙娜反复比对这个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几分钟。信号不佳，实在支撑不起过多的分析。要是继续请求分析，恐怕又会得到“纵横二号”一厢情愿的结论。不必了，谢谢……但一件无线电斗篷有什么用？其他组件不穿上斗篷的话，一只巴掌又怎么拍得响？

她靠在椅背上浮想联翩：一队窃贼溜出王国，穿过地势险峻的山口。即使在盛夏，那些山口也极其危险。一场雪崩就能让它们全部送命，此外还可能遇上劫匪伏击。无论如何，斗篷全丢了，仅剩一件。这基本上说得通，只是那件斗篷需要有人穿上，还需要不时晒晒太阳充电。或许可以这样假设：这些斗篷很漂亮，太阳能电池就像黑天鹅绒，却闪耀着金光。或许某个比较原始的爪族穿上了那件斗篷，将其当作战利品，但对它的魔力一无所知。

多么可悲的讽刺啊。她做了笔记。她要当着执行委员会的面陈述她的推测，直接呈给木女王自然更好。或许她们能就此重新开启对话。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应该在冬季来临之前派出一队人马，搜索那片高地。

此刻，倒计时窗口显示13: 25: 14。她浪费掉整整一个小时，一次也没去想她的演讲。我真该再温习温习，或许再彩排一遍。她从来没有因为要在孩子们面前讲话而如此紧张。只不过在以前，她要么是同某个孩子单独聊天，要么是和一小群孩子说话，这次却要面对他们所有人。她和内维尔耗尽心思整理出这么多论点，如果她能一一阐述清楚，好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可如果她搞砸了……

那天早上天色阴暗，狂风大作。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场暴雨，作为与秋日的冷然道别。拉芙娜透过舰桥窗户，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阴霾之景，一如她刚才穿衣服时的心情。沿山路向下看去，雾气翻腾，灰暗的内海峡和秘岛在灰暗天色下时隐时现。雨丝被北风吹斜。飞船传感器探测到上空是液体水，不是冰雹，但雨水洒向飞船山时结了冰，将新堡镇变成了冰封的世界。

她看见包括爪族和人类孩子在内的王国子民正从南方的新堡镇和北方的女王大道赶来。她看向西面的显示屏，从雾中浮现的缆车带来了更多人。拉芙娜暂停画面，放大那些模糊的人影，以及如影随形的成群爪族。他们肯定一小时前就离开了秘岛，只是为了赶来听拉芙娜演讲。距离那一刻还有00: 25: 43。

等他们进了新会场，至少能舒服暖和一些。

她看着眼前的景象犹豫了。我是不是也应该穿得朴素一点？她上下打量自己。是她和内维尔一起敲定的设计，但当时这衣服不如现在这么像礼服。尽管木女王不与她直接沟通，她还是能通过内维尔知晓木女王的意愿：后者打算戴王冠、穿王袍，因此希望拉芙娜也尽可能着装正式。好吧。天空的孩子们一定有办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但她亟须木女王的认可。木女王必须明白，新会场与她自己的王座室性质相当，否则敌意恐怕永远无法消除。

拉芙娜又打量起自己。其实，这种服饰风格有过其辉煌的历史，尽管在这个世界只有她真正了解这段历史。布蕾西外出争取考古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支持时也是这么穿的。

你看起来很美。要相信这一点。她抓起手边的王冠显示器，离开了舰桥。

距离出场还有00: 03: 51。

从指挥舱出来，一条通道直通货舱上方的空间。今天，这片小小的天地洋溢着剧场后台的氛围。这里只有她一人。拉芙娜没去调节亮度，径直走进黑暗。身边的窗口里显示着她的演讲稿，开场白尤其醒目。开场千万不能出错！另一头还有几个窗口，那是内维尔特别设置的，可以环视新会场内的情况。这些鱼眼效果只是临时的，而且作用非常有限。或许还是有点用的，至少她能像古时候的表演者那样，从后台观察观众的反应。

拉芙娜目光所及之处都已满座。内维尔应该就在前排的某个地方。只有木女王和拉芙娜会走出飞船，以这种方式亮相。内维尔说这是木女王的意思，显然是为了展示王室风范。

00: 00: 50。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带着共生体特有的微弱金属音。是木女王。拉芙娜转过身，向这位联合女王鞠了一躬。“准备好迎接这个重要的日子了吗，陛下？”拉芙娜有好多话想对木女王说。今天如果顺利，或许你又会愿意听我说话，我们也将重新做回朋友。

木女王的几个组件点了点头。她露出了微笑，在半黑暗的环境中显出几分怪异。“哦，是的，不过你才是做好万全准备的那个吧。”她朝着墙壁努努嘴，想必是指向远处的会场，“你为自己建了一个多么……特别的地方啊。”

“是为我们，木女王。为我们所有人。”

00: 00: 00。她的王冠毫无必要地在她耳边报时。如此精确。过个一两分钟应该也没多大差别。但拉芙娜非常担心，如果不按计划行事，她可能就永远不会站上讲台了。所以她没再说别的，只是对着木女王又鞠了一躬，请她先行通过那几道敞开的大门入场。

明亮的阳光——当然了，都是人造光——在木女王缓步通过走廊时照射在她的身上。走廊足够宽，能容许整个共生体通行。木女王的所有组件并肩向前走去。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拉芙娜完全可以与她同行，但听内维尔说，木女王希望自己先出场，然后才是拉芙娜。

于是她等待着，直到木女王从入口处消失，走去位于左侧的王位。一瞬间，拉芙娜犹豫了。她又害怕了。如今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

局面可是你自己一手促成的。但时间到了，她必须按计划行事。她走上前去。很奇怪，特制礼服似乎赐予了她力量，她步伐坚定起来。

正当她走到灯光下，看不见的号角奏响欢快的乐声。这段音乐爪族可能难以理解，但在人类古代历史上，它代表一种致敬。糟糕！第一个失误。就算花彩号声真有什么必要，那也应该是向木女王致敬才对。

拉芙娜转向右侧，朝自己的王位走去。她这才想起自己打算好要先向木女王鞠躬的。好吧，第二个失误，但只是小失误。她早知道要出现各种小失误的。

舞台比观众区高出很多。拉芙娜穿过舞台，向着人群挥手，尽力想显得随兴。事实上，她感觉自己就像在挥舞一根木棍，但她还是听到了友好的掌声。她抬眼看了一圈：天哪，这地方看上去可真大。她很清楚具体的增建面积，但内维尔他们利用视觉和透视方面的小技巧，使这块空间看起来更大。先前那些游戏机已经消失不见，如今的墙壁由众多细长的拱形结构拼成。它们一路延伸至高高的天花板，即使有鸟儿在顶端盘旋飞舞也并不显得突兀。人造阳光透过水晶穹顶照射下来，她认出了这种建筑风格。这是尼乔拉文明复兴中期的雨林式建筑。当时，公主们从倾圮的废墟中收集建筑材料，否则也永无可能造出水晶天窗。眼前的这一幕令她心头一颤，尽管这对大多数爪族来说毫无意义，斯特劳姆的孩子可能也很难理解。

幸运的是，讲坛和讲台跟她在舰桥上排练时的一模一样。拉芙娜的女王王座距离讲台只有几步之遥，要比木女王近得多。舞台上再无其他座位。她原本希望执行委员会全员上台，但约翰娜和行脚还在东海岸，而内维尔也显然未能说服木女王让更多人上台。好吧，也就是说，木女王只希望由两位女王统治全体人民。

拉芙娜迟疑着走上王座前的台阶。王座就像一只怪物，不算台阶就有两米之高，椅身缀满了人造宝石和贵金属，还有许多只在特定的人类传奇中才有意义的符号。我真不想坐上去。木女王可以这样出风头，但——

拉芙娜环顾舞台一周。木女王的王座和拉芙娜完全不同。共生体的每个组件都需要一个单独的座位。木女王的王座都与拉芙娜的等高，但总面积并不比拉芙娜的独立王座更大，那些座椅沿短直线排

列，完全不符合爪族沉思时会用的排列方式。这是第三个失误，严重程度远超前两个。

拉芙娜向木女王鞠了一躬，致以迟到的敬意。与此同时，似乎有一个巨大的人影在后方墙壁上移动。那是……她……她的影像，高高耸立，占据着十米宽的墙壁。光是抬头看它，拉芙娜就感到一阵眩晕。不管从新会场的哪个位置看去，她的影像都令人生畏。摄像头实时捕捉拍摄她的脸。即便她转身看向木女王，墙上那个巨大的影像仍然是她，而不是另一位联合女王。

这时，内维尔本该走上舞台，向观众介绍两位女王，为拉芙娜引出这次非比寻常的演讲。但内维尔此刻无影无踪。不会是木女王叫他不要出面吧？

她再度向木女王鞠躬，同时开始搜索私人音频信道。

木女王展现出仁慈。她在人类风格的王座上笨拙地挪动身子，所有脑袋凑到一块儿。她说话的声音仿佛来自四面八方，语气又好像距离听话人只有一两米远。她的话语充满希望，至少听上去如此：“欢迎各位光临新会场。希望这里能给予大家直言不讳的勇气与力量。”

大屏幕上仍然显示着拉芙娜的脸。木女王就坐在数米之外。她穿着爪族女王的礼服，但与她平时穿的皮毛斗篷和短夹克区别不大。爪族的表情通常是通过各个组件的姿势来展现的。木女王坐在自己的王座上，似乎一脸讽刺：“今天，我们的另一位女王拉芙娜想谈谈，她的统治将给你们带来什么进步和改变，而你们又需要为此做些什么。”木女王朝拉芙娜努努嘴，优雅地对着讲台一摆手，示意后者上场。

一瞬间，拉芙娜呆若木鸡，彻底慌了神。目前已是失误连连，有的可能还算小事，有的可不见得是小事。这和预计的完全不同！但她还是要发表讲话，还有她沥尽心血总结出的那些想法。况且，她确实已如愿得到所有人对她的关注。她转身走上讲坛。视窗弹了出来，是她的演讲稿，一字一句都闪着荧光。起初她没去理会那些字句，只是望着她的观众：一百五十个人类，还有约五十个共生体。从这里看下去，第一排观众席位于讲台下方三米处。这是利用视觉误差人为增高的结果，实际距离不到三米。观众席位比舞台要简朴得多，板凳和爪

族专用座位几乎都是木制的。观众都仰着脸，每一张脸——包括大多数共生体——她都如此熟悉。

内维尔出现了，就在第一排！他和孩子们都穿着当地人的衣服，看起来很冷，全身都淋湿了，滴滴答答的。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是一大早冒雨赶来的。

无论如何，他来了，只是刚好被讲台挡住了。坐在他身边的是提莫·瑞斯特林，而他那位占有欲很强的爪族密友这回很少见地没有跟着。男孩脸上洋溢着笑意，看起来完全被墙上拉芙娜的影像吸引了。他发现她在看自己，便招了招手。事情终于要走上正轨了。拉芙娜猛地抬起手，同二人打招呼，内维尔报以灿烂的笑容。

是时候开始了。她调整了视窗设置，演讲稿的位置随目光移动而变化，字体呈现半透明，便于眼睛辨认。她要是内维尔、木女王或者约翰娜就好了，此刻就能即兴来段开场白，弥补此前所有的失误，比如赞美一下木女王，或是逗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但她是拉芙娜·伯格森多。要叫她脱稿，她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演讲稿是她的救命稻草。

之前的排练这时显出效果来。她可以透过半透明的文字，一边讲话，一边扫视场下观众的脸庞。

“谢谢您，呃，木女王。”嘿，这不就挺即兴的嘛！

她努力露出体谅的微笑：“感谢你们冒雨来到这里。”这话不能算即兴演说，因为“纵横二号”确信今早会有暴风雨。

“我们人类来到爪族世界已有十年了。爪族拯救了我们，还与们结为密友。但无论人类还是爪族都不该忘记，我们的到来只是这场悲剧性灾难的一部分。”她适时地指向水晶圆顶之上的苍穹，“尽管势力有所削弱，但那个将人类驱赶至此的邪魔仍在附近太空伺机而动。”接着，拉芙娜阐述了“纵横二号”对三十光年之外的瘟疫舰队最合理的评估。她没有提界区分野可能再次变动：若真要变动，游戏就到此为止了。除了“纵横二号”多年前那次诡异的故障之外，她没有其他依据。糟了，她现在说的和孩子们离开冬眠箱以来一直听的相差无几。但内维尔说过，很多孩子缺乏全局观念，在这种震撼的场合重申一遍，也许能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当下的牺牲是必要的。

“还有不到二十年，瘟疫舰队发出的光将首先抵达爪族世界。会有危险吗？也许吧，但我说不准。不过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内，瘟疫的部分战力就能抵达，可能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到那时整个舰队已接近光速。凭借高科技，即便只是小部分战斗力，也会给爪族世界以重创。”这是“纵横二号”依据自身武器资料库内的数据给出的评估，是结合有关瘟疫以及爬行界另类武器系统的最新情报来推断的。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瘟疫仍想伤害我们，那么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间，它就能杀光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除非——”此处一个戏剧化的停顿，和每次排练时一样，她用坚定的目光扫过她的观众，“除非我们，无论人类或爪族，尽快发展这个世界的科技，直至最高水平。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可能也是唯一的希望，为此做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她一边说话，一边仍不时地扫视观众，偶尔也向她那位联合女王微微颌首。拉芙娜没有使用分析工具，但她已排练多次，所以才有余裕地留心观众的反应。她看见那些她最看重的人。内维尔不适合作为参照样本，但他的反应令人舒心。尽管这些东西他已经听了一遍又一遍，但仍会在恰当的时机点头表示认同。其他的人：欧文·维林和爱斯芭·拉特比也认真听着，时不时对视一眼，摇摇头。裁缝本·拉森多和温达·拉森多带着孩子们坐在后排座位上。他们早已放弃听讲，工夫都花在让孩子们保持安静上。他们表现得好像早就知道这些内容似的。他们确实知道，这些年来，我和他们谈过不下百次了。还有些人，比如加侬·乔肯路德，则扮起了鬼脸，对她的话不以为然。

我必须讲下去。如果她和内维尔对这类反应早有预料，如果她够机灵，能临场发挥，就应该跳过中间部分，用一两句俏皮话衔接，然后直奔演讲主题。

想到这里，她说话磕磕绊绊起来，几乎乱了阵脚。不行，闷头前进是她唯一的希望。这些话也许不够动听，但至少逻辑上是流畅的。

“那么，为了最终能存活下来，这个最大的牺牲是什么？我每天都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出这种牺牲。这是个艰难的选择，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并无有效的变通之法。生物医学产品的研发需要让位给优先级别更高的项目，这就是我们必须做出的牺牲。”这段话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就连爪族也抬起了头。

先说坏消息，再逐步过渡到好消息，但太花时间了！好吧，就快说到要修复更多冬眠箱和建立紧急医疗委员会了。“目前，我们只能处理身体的轻微损伤，而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但这一切终会改变。在那之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衰老问题？我们的祖先适应了几千年……”拉芙娜没能说出那句“但是”。

“我们不是你那些该死的祖先！”是杰弗里·奥尔森多。他坐在后排观众中间，所以她才一直没见到他，但现在他正怒气冲冲地站着。

杰弗里？阿姆迪围在他身旁，每个组件都伸长了脑袋，脸上是拉芙娜无法理解的表情。

杰弗里扯着嗓子大吼道：“你自己过得安全又舒服，怎么还敢对我们指手画脚？拉芙娜，为你而死，没门！我们——”他还在大喊大叫，挥动手臂，但没有声音。“纵横二号”的声学系统启用了消声功能。

这时，加依·乔肯路德和另一个家伙站了起来。“我们拒绝为你而死，女王小姐！我们拒绝为——”他们的声音也消失了。

然后是塔米·安森多以及更多人，都在大喊大叫，却听不见声音。拉芙娜四下寻找声音控制装置，但那是整个会场自动化系统的一部分。我不想让人闭嘴啊！

她再次看向她的演讲稿：还有好几段没讲呢！她感到无助和恐慌。这时，她看到讲台下方第一排，内维尔站了起来。

谢天谢地。按照计划，内维尔会在问答环节发言。但愿他们能直接进入问答环节，好将她从噩梦中解救出来。

她悄悄晃了晃手腕，催他上台。

内维尔踏着台阶走上舞台，却没有去她身旁。观众席上，杰弗里他们仍然站着，但已经不再叫喊。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烦躁的低语，仿佛来自台下全体观众。

内维尔转过身来，扬起手示意台下安静。片刻的工夫，抗议者全都坐回了自己的座位。“各位，这是我们的新会场，是拉芙娜为我们建造的。我们应该用来做正确的事。”低语和怒吼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内维尔的话有理有据，所有人都在看他，给予他应得的关注。

拉芙娜回头看向舞台后的巨大显示屏。镜头仍锁定在她身上。或许她离开讲台，镜头就会对准内维尔了。她转向一旁，走下了讲坛。但即便她在一旁的座位上坐下，她的脸仍然高高在上，正向着观众皱起眉头。

观众只能看到真人大小的内维尔站在讲台旁，但至少他没有被消音：

“这或许是新会场最重要的功能，它赋予我们这些人类难民发言、表决的权利。”他看向左手边的木女王。

木女王彬彬有礼地对他点点头，用和解的语气说道：“你说得很对，内维尔，是时候让王国的人类和共生体享有表达权了。”

内维尔又看向他右方的拉芙娜：“你认为如何，拉芙娜？”

“没错，的确如此！我——”但他已转过头去看向观众。拉芙娜没有打断他。这可比她任何一场排练都要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大概就是，我们要表决什么？”他咧嘴一笑，人群中也迸发出笑声，“我想可能有许多议题值得表决，例如，我们什么时候有权在这里发声，如何保证我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对此表示赞同，响亮而热烈，而且没有被消音。

“我认为首要的任务还是医学研究，这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看上去年轻漂亮。”他再次露出微笑，但立马又严肃起来，“你们都认识提莫·瑞斯特林吧。”内维尔向前排观众挥了挥手，提莫也坐在那里。当内维尔用手指向那孩子时，跟踪摄像机终于恢复了工作，舞台背景墙上映出提莫的形象。这回不仅是头部到肩部的影像，他四肢的抽搐显而易见，双手也在微微颤抖。那孩子盯着自己巨大的影像，惊喜地拍起手来。

内维尔向他报以微笑，然后看向人群：“你们有谁还记得超限实验室里的提莫？我记得，尽管那时他才四岁。他的父母负责维护旧系统引导逻辑程序。那是份可敬的工作，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有一切理由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拥有同样光明的未来。”他的声音低沉下去，“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来到这里，几乎害他死于非命。”他稍事停顿，重新看向观众，冷静而又坚定地说，“这个重负不该由提莫一人承担，也不该由我们任何人承担。”这番话为他赢得一阵欢呼。

在接下来的好几十天里，拉芙娜·伯格森多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顾大会上的这段经过。一块块拼凑出的事实击碎了她的先入之见，令她惊讶不已，也使她走出困惑，走向了然。她记得自己当时站了起来，挥手想提醒内维尔，回到她原本的思路上来，告知公众冬眠装置已得到改进。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认同下，内维尔顺势说道：“好了，有件事需要我们表决，而这只是亟须解决的众多体制问题中的一个。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今的体制太不透明。执行委员会不该私下里开会，也许委员会根本就不该存在。我在此放弃我在委员会中的席位。”

几位观众站了起来，打算发言。内维尔停止演说，做了个手势：“杰弗里？”

杰弗里双手叉腰站着。阿姆迪盘坐在他周围，时不时探出一颗脑袋。杰弗里语气愤怒，看都不看拉芙娜一眼：“你问我该表决什么？内维尔，不管有没有执行委员会，也不管你是不是其中的一员，这都无所谓。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正被某个偏执的疯子带入地狱！”

瞬间，四下一片死寂。瞬间，恐怕人人都跟拉芙娜一样震惊。紧接着，加侬·乔肯路德起身，大声支持杰弗里。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温达·拉森多突然和加侬·乔肯路德大吵起来。

内维尔再次举起双手。几秒钟后，骚乱平息了。温达愤然坐下，加侬和其他人也陆续坐下。寂静又持续了片刻，内维尔这才开口：“我们显然有很多事需要讨论，没办法全靠一次会议表决。我们还要商讨日常治理王国的许多问题。为求稳妥，我们或许可以折中一下。在日常事务方面，我们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可靠人选。”他转向木女

王，深鞠一躬，“尊敬的女士，您是否愿意在没有执行委员会提供建议的情况下，继续管理那些无争议的王国事务？”

木女王的两个组件看了拉芙娜一眼，包括幼崽在内的其他组件则看着内维尔和观众。这位联合女王此时神情庄重认真，但拉芙娜和木女王共事已有十年之久，在严肃的外表之下，拉芙娜能看出木女王欢快的满足。但木女王的声音和措辞没有一点破绽：“我很乐意，斯托赫特先生。当然了，我依旧需要你们大家的建议。”

“这是自然。”内维尔重重地点了点头，几乎弯下腰去。然后他转向拉芙娜。他没有征求她的意愿，而是换成一种宽慰安抚的语气：“拉芙娜，我们欠你很多。你在木女王与铁先生、剗刀的战争中向她提供了支持。流亡至此的最初那些年，你对我们关爱有加，我们都记得；你努力说服木女王和其他共生体，照顾最年轻的那批孩子，我们也都记得。即便是现在，‘纵横二号’资料库也亟须你的专业支持。”他犹豫了，不确定该怎么说好，“但与此同时……我们……我们认为你对那个远在天边的威胁过分执着。我们觉得你掉进了某种精神陷阱，你因为迷茫和孤独，陷进了——”他抬头看着那些惟妙惟肖的公主时代风格的建筑，继续说道，“陷进了某种个人的幻想里。”他的目光重新回到她身上，饱含同情与探究。这一刻，拉芙娜才彻底明白过来。她感觉到所有人类孩子和爪族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有些可能带着厌恶，就像杰弗里那样，但大多数只是盯着她身上的礼服，还有这奢华的大厅，并得出结论：她的宏大计划全是因为疯狂。在内维尔陷入沉默的五到十秒钟里，她几乎能看见这一结论在观众席间蔓延。他的声音温柔依旧：“因此，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务必表决的一项提案：我们不希望你继续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我们需要你继续就‘纵横二号’向我们提供意见与帮助，但不再参与治理王国，而是全权交给木女王和新会场上的民主决策。这只是暂时性的。你能明白我的这项提案吗，拉芙娜？”

在这过去的几分钟里，拉芙娜第一次正视内维尔的眼睛。他没有闪躲。他的目光中除了对她以及这个世界坚定的敬意，再无其他。拉芙娜想高声谴责和反击……但她不知要如何开口。除非暂停一两分钟整理思路，否则她只可能说出一连串愤怒的蠢话。但我是有办法阻止他的。内维尔·斯托赫特或许能操控会场的音响和布景，外加当初为改建新会场，拉芙娜给他的其他所有权限，但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拉芙娜对“纵横二号”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她可以接管这个空

间，粉碎公主时代的谎言，强迫所有人听她说话……听这个已被证实的疯女人的胡言乱语。她感觉到木女王紧绷的神经。木女王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拉芙娜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但我不是疯女人。于是拉芙娜开口道：“我明白，内维尔。我非常明白。”

“谢谢你，拉芙娜。”内维尔的声音里满是同情和庆幸。

然后，他转头看向观众：“如此一来，就有一件值得我们表决的事了。这是个巨大的改变，我们将着手创造一个安全而又健康的未来，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表决前还有人有异议吗？”

肯定有，但不多。加侖发了言，然后是杰弗里。杰弗里的这番话比先前还要详尽、直接和刻薄，拉芙娜听着听着几乎要哭出来。据她所知，内维尔没有再用“纵横二号”的声控装置使人噤声，大家确实说不出多少反对意见，只是一脸困惑。拉芙娜患有妄想症，证据随处可见。她微微转过身子，摄像机又在追踪她了。墙上那个她，愠怒之色叫人生畏。

表决结果不出意料：疯女人顺利当选技术顾问。

席间一阵欢呼，孩子们起身进入过道，向台前走来。拉芙娜被虚无包围着。所幸巨型屏幕不再显示她的脸了，她坐在那里，只剩一片阴影。

内维尔走下讲坛。人们围着他，和他握手，嘈杂声越发响亮了。内维尔咧嘴笑着，朝众人挥手。他弯下腰，将提莫高高举了起来：“为了他！为了我们自己！”

他放下男孩，祝福的话语将二人淹没。几秒钟过去了，提莫钻出人群，此时的他已被人遗忘。他环顾四周，然后笨拙地奔跑起来，跑向笼罩着拉芙娜的那片阴影。

提莫来到了她跟前，她发现他在哭。他看上去困惑、不知所措，并没有因为内维尔的表态而获救。看来他和我是一样的感受。

她单膝跪地，和他打了招呼。他伸出双臂环住她的脖子。他在她耳边说话，疑惑不已：“拉芙娜，拉芙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拉芙娜来说，接下来的几天平静得出奇。她得到消息，约翰娜和行脚已经在从东海岸返回的路上，但大家没有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打算。木女王没有时间。而她，新任“王国技术顾问”，眼下却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人们要求她腾出“纵横二号”上的寓所。内维尔向她保证，那里的空间将得到合理利用，用于辅助医疗研究。他们显然是想升级冬眠设备，但拉芙娜不清楚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在女王大道上为拉芙娜新找了一套房子。毕里·伊格瓦带她看了看地方，然后帮她搬了进去。毕里是内维尔的首席助理，他笑容可掬，毕恭毕敬。“内维尔本想亲自带你来的，但恐怕他要管的事情太多了。”他说，带着温暖的笑容。他们来到二楼。和所有城镇住宅一样，这栋房子也有蒸汽供暖和室内上下水管道。这几栋最新的房子在二楼还有一间厕所。

二楼有前、后两个楼梯，客厅里的玻璃窗又宽又亮。透过西南面的窗户往外看去，能全方位观赏内海峡的壮美景观。“这是第一栋配备了新型光学玻璃的房子，它们几乎和真正的显示屏无异，只是视图菜单少了些。”他指了指玻璃边缘凝结的霜花，“别担心结冰的事。等我们接通了水，这些冰就化了。你的加热塔已经在‘纵横二号’上登记过了。”

拉芙娜点了点头。一旦飞船开始加热她的水塔，热量可能透过窗户流失多少就都无所谓了，反正“纵横二号”的传感器会接受反馈，并且自动恒温调节的。啊，这就是集中供暖和中央计算的妙处。

过了一会儿，毕里知道她不打算有所回应了：“好吧，我还是下楼去帮帮那些家伙，把你的行李搬进来吧。”

毕里走下楼去，她听到他朝门外喊了几句，然后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像是有人拿着家伙什儿干仗。拉芙娜跟着他一起下了楼，但毕里坚决不让她动手帮忙。那些箱子大得吓人，不是爪族或者小个头

的人类招呼得了的。毕里有四个帮手，都是年长的强壮男孩。他们不太和拉芙娜说话，只有加侬·乔肯路德时不时会对她冷笑。

这么多家具、陶器、窗帘、衣服，没有一样真正属于她的东西，她的东西还在“纵横二号”上——几件纪念品，其余的都是飞船的循环再生品。毕里他们搬来的那些家伙什儿虽然都是爪族制造，但大部分还是得益于“纵横二号”对王国的科技贡献。

一楼的空间很快被堆得一片狼藉。毕里对她咧嘴一笑，确信他们没少干活：“嘿，我知道这太疯狂了，但在原始条件下，你需要很多东西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会给你找几个人来，帮你做饭洗衣。”

也就是仆人。

拉芙娜回到二楼。她在抛光的镶木地板上来回踱步，然后在窗边停下，打量着这些设备。早年间，许多孩子无法适应这种原始的生活：系统毫无智能可言，你需要思考它们如何运作。她记得那些年幼的孩子经常挨冻，而这原本不必发生。那时，她不得不提醒孩子们，要想过得舒适，就必须有意识地提前计划。但身处爬行界，你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提前计划，未必就能避免受苦。

她的新职务大大限制了她对“纵横二号”的使用权，生活条件却比大多数人类孩子优越得多。内维尔的计谋并未跟随政变一起结束。这些事毕里当然也心知肚明，虽然他面带笑容，而且有求必应。

楼道里有动静，毕里的那群搬运工上楼来了。但首先上来的不是家具。她转身看见一大捆地毯，在众人的努力下扭动着出现在楼梯口。毕里、加侬，还有另外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它搬到了房间中央。有个共生体拿着锤子跟在他们身后走上楼来。她认出那是螺旋牙线，酒保兼剃刀的手下——居然还是个铺地毯的？

“嘿，拉芙娜，嘿，嘿！”螺旋牙线说，每个组件向在场所有人点了点头。装模作样地测量一番之后，他展开地毯，四个组件向地毯四角走去，剩下一个站在一旁观看。共生体铺好了地毯。“哎呀，没对齐。”他又铺了一遍……然后是第三遍，最后才从一个背篓里叼出大头钉，固定好地毯。边缘还是不够齐整，但也没人说过螺旋牙线是铺设地毯的高手。而地毯本身非常华美。她弯下腰，抚摩着长毛绒

料子。它不是那种朴实耐用的工厂货，它是件艺术品，图案描绘了爪族传说中的一个经典场面。在拉芙娜看来，这堆多重变幻的形象毫无意义，但一看便知地毯价格高昂，爪族工匠为此付出了数千个小时的劳动。

拉芙娜站起身。她发现对于地毯的铺设工作，毕里显得有些不耐烦。

“嚯！看上去棒极了，不是吗？”螺旋牙线说。他在问她，但两个组件正粗鲁地斜眼看着毕里。

“很……漂亮。”拉芙娜说。

“好极了！”毕里说，“我们希望技术顾问高兴。把其余家具也搬上来吧。”

“看来你什么都帮我考虑到了，毕里，只是——”

“只是什么？”他的笑容变成了质询。

“这里没有……没有思考所需的东西。”这是斯特劳姆人典型的说话方式。

毕里点点头：“哦，你是说计算机、数据接口，还有通信工具？我们明天就来给这房子装电话，拉芙娜。但仅此而已，任何住在‘纵横二号’外面的人都是如此。”

加侬·乔肯路德哼了一声，拉芙娜看见他一脸坏笑。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只有毕里·伊格瓦始终面带友善的微笑：“别担心，拉芙娜，我们正在为你争取新会场的特别使用权。”

“有些事我必须继续做下去，毕里。作为技术顾问，我——”

毕里善解人意地举起手：“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也确实需要你的帮助。内维尔这些天的首要任务是为这些事件划分优先级，用不了几天他就会带着工作清单来找你了。他是这么答应我的。”他瞥向窗外，时间已近黄昏，太阳开始下山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不然你可要挨冻了。”

他们已经成群地走下楼去，只有螺旋牙线发现拉芙娜没有跟着下楼。她朝那个共生体挥了挥手，于是他也走了。他们又在下面弄出乒乒乓乓的声响，这回像是在装设管道。毕里和加侬他们真有这么勤快？还是说都是螺旋牙线在干活？

她压制住下楼看看的想法，转而穿过房间，走到宽敞的窗户旁。玻璃先前看着不易变形，此刻却出现了细微的波纹……哦，通风口已经在吹暖风了。

拉芙娜看着窗外的街区。这个方向上只能看到几栋房子，全无其他遮挡物。越过渐黑的陆地和漆黑的海水，天空一片暗淡。她能看到几颗明亮的星星。如今，她被困在一颗行星上，就靠这几颗星星的随机方位得知季节、时间以及……在两颗最接近海面的恒星的边缘，她看着整个天穹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它只是毫无特殊的一块天空，即使在最黑暗、最清澈的夜晚，也只会出现几颗光芒昏暗的星。

就在那个方位，三十光年之外的某处，可能有一百艘飞船正向他们挺进。这个威胁悬在她的头顶已经整整十年，影响着她的每一个决定，迫使她劝说、催促，甚至威吓人类孩子和爪族，让他们去尝试那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击败瘟疫。

至于现在，她不必再做那些可怕的决定，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她感到了……平静。

第二天、第三天，内维尔那边还是杳无音信。几个人类孩子来新家拜访她，也都没坐多久。年长的孩子四下打量，这里奢侈的装潢布置似乎也在他们之间筑起一堵看不见的墙。

十天前的暴风雨已转战内陆地区，约翰娜和行脚的归程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的反重力飞艇迫降在几百公里以东的地方。并非所有坏事都是内维尔所为。

拉芙娜每天都会去“纵横二号”。毕里·伊格瓦帮她办了张新会场的临时使用许可证。充斥了权力欲望的货舱一夜之间风光不再，内维尔基本恢复了这里原先的设计。果然不出拉芙娜所料，孩子们逐渐对原始的游戏机失去了兴趣。和年长孩子记忆中的东西相比，“纵横

二号”能够创造和展示的真是简陋得可怜。如今玩游戏的主要是爪族和最年轻的那些孩子——还有提莫。他现在已经正式驻扎在一台游戏机边，就连同样对游戏上瘾的贝尔·奥恩里卡伊姆也感到厌烦了。有时，提莫甚至注意不到身旁的拉芙娜；就算注意到了，他也只是热情似火地与她分享自己的游戏秘诀。唯一同情拉芙娜的孩子如今有了新的消遣，已然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除了提莫，其他孩子似乎都不太愿意和她说话。他们可能一看到她，就只会想起她在全民大会上的糟糕表现。拉芙娜只好坐在公开区域，悠闲地摆弄着界面，小心不要越过内维尔的“临时使用许可证”所赋予她的权限。这当然就意味着她不再是系统管理员，不能进行相关操作。计算和搜索权限小得不能再小，资料库也有部分对她不可见。

就在第三天，温达·拉森多来找她帮忙：“最近，针线这家伙满脑子都是批量生产的想法，我来听听‘纵横二号’的意见。关于数控缝纫产业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但我只需要一些简单可行的办法，技术含量不用太高。”

于是，拉芙娜向温达介绍了复合规划工具，那是她早前基于飞船资料库自主研发的。这些年来，她一直督促孩子们学会使用这项工具，但学习过程十分乏味——至少以斯特劳姆人的标准来说确实如此。搜索总会通向数不清的死胡同，就连“纵横二号”也无法精简路径。但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很容易！在逃离瘟疫的疯狂之旅中，拉芙娜浏览过机械自动化的相关资料……结果发现，大多数前技术文明都为模式驱动的织机发明过机械读数器。因此，温达真正的问题，只是需要找到其中能够容易地和爪族现有的编制装置匹配的那一种。等拉芙娜正确建立了爪族织机的限制条件之后就简单了。“纵横二号”从资料库里翻出了某个昆虫种族，其古代历史中出现过某种器械，几乎与爪族的织机完美契合。

“哇，”温达看着初步生成的模型说，“我们只要再雇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就够了。原本生产斗篷需要一千个工时，现在可能都用不了一天！”

拉芙娜看着她笑了：“也不一定行得通。你看，它有好多可活动的小零件，跟我们的织造设备不完全一样，最后的协调收尾向来不

是‘纵横二号’的强项。”她指指齿轮和凸轮上浮动的小旗，它们代表不确定性，“你恐怕得问问斯库鲁皮罗，让他给你定做一台。”

“嗯，这事儿我们会成功的。”面对一连串选项和零件列表，温达陷入了沉思。不知怎的，她看着又有些二十岁的样子了。

拉芙娜抬起头，艾德维·维林和一些更年幼的孩子正围了过来。艾德维紧张地笑了笑：“是这样的，拉芙娜，我们在一个游戏上遇到了点麻烦……”

距离她上次有空玩游戏已经很久了，而且帮助孩子们是件愉快的事。游戏不比现实那般不可调和。温达的问题还要靠点运气，玩游戏可用不着。就算有不顺手的地方，她只需后退一步，稍微调整一下游戏参数就行了。有些时候，资料库管理员也能拥有神一样的能力，即便她只有一张临时使用许可证。

“拉芙娜？”一个成年声音把她从艾德维·维林的游戏里拉了回来。

她抬起头，看到毕里·伊格瓦站在一旁。我这是玩了多久？温达还在那里研究她的纺织器械呢。

“抱歉打扰你，拉芙娜，不过——”

她这才看到有好几封未读邮件：“哎呀，我没注意。”

“没关系，我只是来帮内维尔带个口信。你要是愿意从这边的重要事务中抽身出来，他想和你聊聊。”他对温达和玩游戏的孩子们笑了笑。

新会场将近一半的空间已被改建成办公室。毕里带着她穿过一条条狭小的过道。这些过道则是用本地木材和“纵横二号”压制的轻型塑料板建造而成。

拉芙娜远远地落在了毕里后头。她能感觉到怒火从麻木中升腾而起。她迟早是要和内维尔谈谈的，但她想象不出他将如何面对自己，这回又要说些什么……

毕里回头看了看停下脚步的拉芙娜：“马上就到了，拉芙娜。”

……怎么反而是我无法面对这次会面呢？

拉芙娜点了点头，转瞬间跟了上去。的确，前方拐角处就是内维尔的办公室。它看起来和别的办公室毫无二致，只是功能显示屏上用工整的萨姆诺什克文字标着他的名字。

办公室里的内维尔·斯托赫特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依旧英俊而沉着。他坐在简朴的工作台前，四周是灰色的墙壁。“请进，请进。”他说着，示意拉芙娜去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看向毕里，“我们大概需要十分钟，你可以十分钟后再来吗？”

“当然可以。”毕里离开了。

自那天之后，内维尔与拉芙娜还是第一次单独会面。拉芙娜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久久地盯着内维尔。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内维尔温和地与她对视。过了一会儿，他挑起一边的眉毛道：“看来你是在寻求一个解释，一个道歉？”

“首先，告诉我真相。”可她没法抑制话音中的哽咽。

“好吧，我来告诉你真相。”内维尔稍稍移开了目光，“真相就是，你作茧自缚，拉芙娜。早些年你做了太多好事，现在你依然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能容忍你胡乱折腾了这么久，而事实上每个质疑你的人都知道我们欠你太多了。也正因如此，你才变得这么……古怪……真叫人难过。”

“你真的不相信有关瘟疫的事？”

内维尔恼怒地耸耸肩：“我相信，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压根儿没法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儿，足以证明超限实验室发生过致命的事故。你也在这儿，再加上‘纵横二号’上的可见档案，足以证明你的家乡——可能也是我的家乡——已经被摧毁了。天空寂静

无声，足以证明飞跃界遭遇了可怕的灾难。然而，你对于这个‘瘟疫’的痴迷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

“残存的舰队就在三十光年之外，内维尔。”

内维尔摇了摇头：“三十光年。好吧，也许应该是一百艘飞船，每秒只移动几公里，没有一致的方向，也没有冲压式发动机——这些可都是你自己说的！从现在算起的几千年后，他们或许会降落在某个地方的某颗行星上。等到这一切终于发生，无论不确定性背后的事实如何，都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了。与此同时——”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内维尔。瘟——”

“不，拉芙娜，这都是我以前听你说的，一遍又一遍。这些是你的口头禅，是你躲在这艘飞船上的借口。等到我们长大一些，能够照顾其他年幼的孩子以后，你却变本加厉起来。要不是当初你彻底疏远了我们，现在你可能还在掌权呢。”

拉芙娜瞪大了眼睛，模糊中意识到自己正张着嘴：“我没听人抱怨过——”

“因为你从不去听。”他顿了一下，“你要明白，我是个温和派。我们这些孩子都记得自己的父母，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傻瓜。超限实验室会集了斯特劳姆文明圈最聪明的人才，他们不可能唤醒什么大魔头。不过呢，我们查看了你的飞船记录，发现你和范·纽文所到之处都有灾祸降临。你也承认范·纽文受过天人的操控。你称之为反制手段，并且承认是它摧毁了我们肉眼可见的一切文明。我们中的一些人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结论：或许你所说之事都是真的，只不过颠倒了善恶认知。”他轻蔑地摆了摆手，“我认为这种观点相当极端，和你的说法一样可笑，但没你的那么危险。”

“没我的……那么……危险？”

“拉芙娜，你越来越疯狂，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你的妄想。我们必须阻止你。是的，我骗了你，我还把你欺骗木女王的事告诉了她。我设计推翻了你。但不管在你看来多么残忍，这已经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温和的变革方式了。虽然你不再享有权威，但你还是可以继续贡献力量。”他直视着她的双眼，也许是估量，也许是在等她回答。

但他什么也没等到。他身子前倾，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拉芙娜，我们需要你。你深受孩子们的爱戴，你是他们能仰仗的唯一成年人。这听起来可能不近人情，但你的重要性就在于，你是唯一幸存的专业人员，还是个资料库管理员。我那些朋友也都聪明又骄傲，他们是天生的计算天才，解开过许多难题——但那是在飞跃上界的事了。他们现在才发现自己对计算一窍不通，和你相比，水准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内维尔靠在椅背上，平静地看了她一会儿：“拉芙娜，我不介意你恨我，但我极其需要你的配合。这也是为什么我尽力确保你的新家足够舒适，努力将你可能产生的屈辱感降到最低。即便你不再主持大局，我也希望你能伸以援手。我们的计划平凡而实际，但要在此生存，它却必不可少。”

拉芙娜急促地点点头：“你指望我帮忙，却只叫毕里给我那点游戏级别的权限？”

内维尔笑了。谈话进行到这里，他还是头一回露出笑容，这可能比他在政变前的所有示好表现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抱歉，他只有那种权限。我和木女王就此讨论过，她认为你是开发使用‘纵横二号’计算工具的最佳人选。我们会给你安排一间像这样的办公室，你就不必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浪费时间了。我们只有两个条件：首先，你的工作进度必须允许其他用户随时了解和介入；其次，木女王——老实说还有我——我们希望收回你的控制权。”他又犹豫了，“你对‘纵横二号’有某种行政权限，对吧？在这类小型机械上是不是叫作‘系统管理’？”

拉芙娜思索了片刻：“通常我们说‘系统管理员’。”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吧，内维尔？曾经，拉芙娜也对此一无所知。是范·纽文和车行树蓝英教会她，控制飞船是何其特殊而又可怕之事。

“好吧，我该感谢你整个下午都没有超越毕里给你的权限，看来木女王的担心实在毫无根据。”他有些尴尬，这场对话进行至此又一个“第一次”，“不过，我们请你现在就交出权限。”

“交给你？”

“是的。我们只是在兑现表决结果而已。”见她没答话，他又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拉芙娜，你在全民大会上就同意过的。”

她回想起那次集会的最后几分钟，也就是表决前的几分钟。她还记得那股愤怒，而今怒火又重被点燃了。当时，她没有据理力争。

拉芙娜垂着脑袋。现在，她依然不会。

内陆地区转晴，新一轮的风暴席卷海岸。就在新城堡迎来第一场大雪之时，约翰娜与行脚终于等到了向东南飞行的机会。拉芙娜那天很晚才睡，为两人担心，唯恐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飞船上风势渐强，要是他们刚好遇上暴风雪怎么办？更保险的办法是原地静待风雪过去，即便归程尚远，归心似箭。三年前，风暴在起飞点与着陆点之间此起彼伏，行脚被困荒野长达五十天，而这次……好吧，她知道旅途中的二人对这起事件已有耳闻，但只是零星片断。她只祈祷他们不要因好奇心影响了判断力。

因为忧虑与狂风，几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睡着。终于，她睡着了……却睡过了头。自从迁入新堡镇的寓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一直以来，她都依赖于便利的叫醒服务；现在看来，她体内的生物钟也有必要训练训练了。

唤醒她的是沉闷的敲击声。她躺了好一阵子，努力想弄明白声音的源头，这才猛地意识到是有人在敲她家大门。她踩着冰冷的地板，一路小跑出了卧室。透过窗户，她瞥见昏暗的天空、邻家屋顶厚厚的积雪，还有被雪掩埋的街道。就在她睡着的那段时间里，风也停了。

没等拉芙娜走下楼梯，脆弱的门闩已放弃了最后的抵抗。房门砰地被打开了，寒风尾随一个身披厚实连帽风衣的人灌进屋里。“便宜没好货！”好像是约翰娜的声音。那人朝楼梯走来，掀开兜帽。没错，正是约翰娜。

她大步走进衣帽间，边走边脱风衣。一个五体在她之后也进了屋子。在极地的寒冬，爪族会长出厚密的皮毛。即便是他们，在这样的大冷天也得穿上厚夹克。尽管行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拉芙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两个组件检查完破损的门闩，另外两个轻声关上门，还有一个则留意着约翰娜的一举一动。

年轻女子把风衣随手扔在地上：“那个浑蛋！有爹没娘、自以为是的叛徒！那个——”

接下来，约翰娜的咒骂变得越发恶毒。约翰娜竟会知道这些词，拉芙娜对此有点吃惊，虽然它们在斯特劳姆某些方言中的意思可能更平和。

地狱风暴式的怒斥终于停了。

“你是在说内维尔吧？”

约翰娜怒气冲冲地盯着她看了差不多五秒钟，欲言又止。终于，她说道：“以防你还没猜到，告诉你吧，婚事吹了。”

“我们上楼再聊吧？”

二人走上木制楼梯，拉芙娜在前，约翰娜在她身后重重地踩着台阶。走到半路，拉芙娜听见她嘟囔了一句：“抱歉，靴子有点脏。”

身后传来行脚的声音：“我们和内维尔谈过了。我跟木女王也聊了，推心置腹的那种。”

或许我没必要解释一切，只说最尴尬的部分就行。“你们回来多久了？”

“五个小时。”行脚说，“我们赌了一把起飞了，结果押对了。在空中悬停了不过十二个小时，然后风停了，雪也停了，我们就回来了！”

上了二楼，拉芙娜调亮发光墙板。约翰娜沿着地毯边缘晃晃悠悠地走了几步，然后背靠墙壁瘫倒下来，一屁股坐在没铺地毯的木地板上。行脚一边帮她脱下靴子，一边围着卧室转悠，显然在欣赏地毯。

“通过通信器我们只能听到些零碎的细节，”他说，“我们——”

“你被坑了，拉芙娜。”约翰娜说。

拉芙娜叹了口气：“真不敢相信，我太天真了。”

约翰娜摇摇头：“你知道的，我是那么相信他，都快嫁给他了。”

行脚语带宽慰，言辞却不然：“内维尔是个政治天才，真叫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他也没费多大劲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我打心底觉得他——”

约翰娜打断了他：“你真该亲眼瞧瞧，拉芙娜。他满脸真挚，说的话感人肺腑。要不是毕里和加依也在边上，我肯定要打掉他几颗牙。”她抬头看着拉芙娜，再也支撑不住了，“拉芙娜，我……我爱过他！我不相信内维尔真有这么邪恶，我想……他一定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她屈起身子，呜咽起来。

此刻，约翰娜已经坐在长沙发上，精疲力竭。行脚那个长疤的大块头组件坐在她身边，脑袋倚在她的大腿上。他的其余组件也到日常观察的位置上就位，都趴在地毯上。“我得去找杰弗里。”约翰娜说，“我们离开超限实验室时，他还那么小，和加依一样天资聪颖，只是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我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地方，但他怎么可以背叛——”

“他不是唯一的否认者，约翰娜。”拉芙娜说。她想起那些谴责她的愤怒声音。

“我知道，我从没理会过那些牢骚满腹的笨蛋。说起来，自从踏上这颗星球，我就觉得爪族是比人类好得多的朋友。”约翰娜若有所思，“我还以为内维尔能改变这一点。”她瞥了一眼行脚，“你知道，还有一人比我们更蠢，蠢得出奇，那就是木女王。我看得出来，她生气都是因为内维尔告诉她你在秘密监视剃刀。但天人在上！为什么她也跟其他人一样，被内维尔当猴耍？”

行脚发出一阵轻柔的笑声：“啊，亲爱的木女王，要不是她的生活正经历变动，她也不至于上当。”

约翰娜点点头：“我早前就很担心她的幼崽。”

“没错，希特。生下希特是个错误，但算不上大错。木女王和她的狗舍管理员在这方面很有经验，通常只会造成些许不便，出不了大问题。但自从有了小希特，我们这位联合女王报复心就更重了。”行脚那四个组件先前一直在观察地毯设计，现在都抬起头看着拉芙娜，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告诉木女王监视剃刀的事，可告诉内维尔——”

“大概是我最大的失误？”拉芙娜说。

共生体纷纷点头：“如果没有小希特，就算内维尔告密，木女王也绝不会如此愤怒。她详细地同我解释了她的决定，她认为自己在利用内维尔。”

“我不知道，”约翰娜漫不经心地抚摩着疤痕的脑袋，“在超限实验室，内维尔是学校里人缘最好的人。我在那时就爱上他了——好吧，我那时很迷恋他。不过，他生在政治世家，父母都是实验室主任，斯特劳姆文明圈精英中的精英。先天遗传和后天训练成就了内维尔。”

“没错，但我的木女王也不是吃素的。几百年来她见识了太多狡诈，狡诈便也融进了她的血液。”行脚脸上洋溢着微笑，“和她孕育幼崽后，连我也继承了一部分狡诈。”地毯上的四个组件端坐好，一首古老的人类曲子响起，那是行脚为自己哼的“歌”，“话又说回来，希特确实影响了木女王的判断力，她真的相信拉芙娜权欲熏心。”

约翰娜突然挺直了身子：“什么？”

“木女王仔细研究了新会场的装潢，还有拉芙娜的演讲稿和着装。”

“而这些多亏了内维尔的帮忙，不是吗？”约翰娜看向拉芙娜，后者点了点头。

“哦，这一点木女王也明白——”行脚说，“但她说，即便如此，这些也足以反映出拉芙娜本人的意向。她真的很生你的气，拉芙娜。抱歉。”

拉芙娜低下头：“是啊……是我太醉心于公主时代了，内维尔都不用加多少料，就能让我看上去像个疯子。”我再也不会觉得公主时代美好了。

“别这么想，拉芙娜。”约翰娜抱起疤痕放在一边，绕过矮桌，握住拉芙娜的手，“是内维尔太会算计了，无人能及。”她坐在拉芙娜椅子旁的地毯上，头枕在她俩握在一起的手上，“没有人，这是最让人吃惊的。所以，就算我们这些孩子和你意见不合，或者抱怨你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大多数孩子都爱你，拉芙娜。”

“嗯，内维尔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

“好吧，但我敢打赌，他的最大麻烦在于，他必须设法让那些孩子相信，他们对你的爱并非出于理性。”她不说话了，面朝地毯，凝视良久。

“你总算注意到这地毯了，呃？”行脚问。

约翰娜弱弱地瞪了他一眼：“嗯。”她的视线扫过一扇扇窗，看见毕里在壁橱上摆放的那些小型雕刻，“这地方真漂亮，拉芙娜。内维尔给你找的公寓比木女王的套间还阔气。”

行脚说：“我打赌他还打算让拉芙娜在独立办公室里干活。”

拉芙娜点点头。

约翰娜愤愤地哼了一声：“我们已经知道，他乐于摆布他人。”她起身走到窗前，阴暗的地平线出现一个缺口，极光流泻而出。过了一会儿她问：“你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

“终于能睡上一觉了？”行脚说。拉芙娜却注意到，每个组件都睁大眼睛，盯着约翰娜。

“好吧，但我想的是在那之后的事。既然内维尔精通权术，我们就得比他更高明。这世上肯定存在耍弄权术的学问，而拉芙娜掌管着‘纵横二号’的资料库。我们都很聪明，我们可以学着变得狡诈。”约翰娜满怀期待地看着她，拉芙娜突然意识到，这丫头果真以为资料库管理员无所不能。

“约翰娜，我是可以调用研究‘狡诈’的相关材料，但——”

“怎么，你觉得就凭内维尔对‘纵横二号’的了解，能发现你有所动作？”

“哎呀，”拉芙娜说，“我还没告诉你昨天发生的事。”极度压抑的氛围使人分心，她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内维尔向我说明了我的新岗位。”

“然后呢？”约翰娜突然警惕起来。

拉芙娜描述起内维尔“温和”的态度，还有他请她帮忙的事：“然后他说，既然我已落选也同意让位，就该把‘纵横二号’的系统管理权限交给他。”

行脚开口道：“他真这么说？”

“拉芙娜，你没答应吧！”

“我给了他系统管理员权限，但——”

约翰娜用手捂住脸：“所以现在他能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只要他愿意，就能阻止我们访问资料库，还能篡改文本记录？”

“也……不见得。他嘴上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运气不错：要是叫我当面撒谎，我肯定早露馅了。”

约翰娜透过指缝看向她：“所以说……系统管理员到底啥意思？”

“字面意思是‘纵横二号’自动化系统行政管理权。但内维尔没想到的是，‘纵横二号’是艘船，肯定有船长，船长的命令又独立于管理系统而存在。”

“真的？我怎么觉得这跟斯特劳姆的太空船不太一样？”

拉芙娜想起了当年范·纽文与车行树蓝莢的激烈冲突。“可能吧，但‘纵横二号’确实如此。”斯特劳姆人老喜欢走捷径——但这话她没说出来，“‘纵横二号’拥有多部记忆系统，管理员也只能触及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那一部分的内容偏离了其他内容，拥有指挥权限的人会有一系列的应变手段。”

约翰娜放下双手，喜悦之色浮上脸庞：“这么说……你……是那个拥有指挥权限的人？”

拉芙娜点点头：“在飞船山着陆之前，范设置了权限紧急移交程序。这……这是他最后为我做的几件事之一。”

“你就和‘桥上女神’一样！”话一出口，共生体的几个组件面面相觑，略显尴尬，“不好意思，可那是你们斯坚德拉探险小说里的人物。”

拉芙娜不记得这本书，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大多数文明的虚构作品都比真实的历史记载更丰富。“总而言之，”她说，“我正在从内维尔他们能看到的那部分中删去一些东西。”

“指挥权限能做到这一点？”

“哦，当然。一切他有可能查阅的地方都行，‘纵横二号’没有修复整个资料库的计算能力。所以说，内维尔可以继续搞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欺诈、偷窥——”

“但都被记录在案，只是他看不到！”

“没错。除非我们运气不好，不然就是影响向外扩散了，否则他根本注意不到。”

几天后，拉芙娜在“纵横二号”上有了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同时获得了开启权术研究的机会。“纵横二号”的资料库里基本上都是与科技相关的内容。无论如何，作为搜索关键词，“狡诈”还是太宽泛了。通常在飞跃界，互动合作即是追求双赢，“狡诈”仅仅用于揣摩顾客心理，促成一笔大生意。她在弗林尼米集团的老雇主之间进行的正是这类和平的角逐：赢家名利双收，家财万贯；输家——好吧，输家只是赚得少一点。而位于爬行界最不幸的角落，存在着另一种极端情况，真正的“双输”局面时有出现。在那样的世界里，只有圣徒相信劳有所获，因为要谋求自身发展，就必须削弱他人，这才是现实。范·纽文就是在那种地方长大的——至少他记忆中如此。

唉。不过谢天谢地，这两种极端情况这里都没有。拉芙娜感兴趣的“狡诈”专指非暴力策略与政治手段，就是内维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那套东西。“纵横二号”的社会科学分库不大，却也涵盖了爬行界和飞跃界数亿年间上百万个种族的记录。跳出一个分类查询模板。她提交了模板，但对于爪族共生特质这一选项，她决定暂时不予考虑。毕竟，集体思维过于罕见，容易导致搜索偏差。但根据其他搜索条件，甚至包括流亡的星际旅行者在内，应该能生成不少匹配项。当前，爪族世界微微呈现出双赢的格局，不过仍处于启蒙前夜。

她扫了一眼指令窗口，其上显示有内维尔运行的所有间谍程序。其中大多数程序是针对她的，但全都简陋而无用。总之，他们能看到的不过是拉芙娜在从事他们委派给她的农业研究。

然后，她将模板投入进度生成器，将优先级别设得很低。此举可能有点谨慎过头了，但如果她过多地占用系统资源，其他进程就会出现延迟，这是她必须小心避免的“外部影响”之一。因此，数据采集恐怕要花上一些时间。她靠在椅背上，满意地察看进展。好吧，不能这样浪费时间。她应该去新会场和孩子们聊聊天，以毒攻毒，以牙还牙，在无形中削弱内维尔的势力。

拉芙娜一摆手，关掉显示屏，走出她的“私人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比内维尔的还大，房门显著位置上还很用心地贴着大幅的“禁入”标志。当然了，内维尔的门上没贴这个。但正如行脚所说，他的办公室很可能还有个后门。

每分每秒，约翰娜与行脚似乎都在享受这场战斗。拉芙娜在这方面缺乏天赋，不过她很高兴他们能住进自己家里。多亏了内维尔的“慷慨”，公寓里有的是房间，而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更是逗乐了约翰娜。

走出办公区迷宫般的走廊，拉芙娜通过专用楼梯来到主楼层。内维尔保留了这里的游戏机，但如今，新会场的这片区域几乎无人问津。仅存的几个游戏迷中自然有提莫和贝尔，此外还有几个共生体。奇怪，提莫没在平常那台游戏设备跟前。她绕场地一周，看看有什么游戏。要是提莫在的话，他通常会留在不轰他走的玩家身边，给出长篇累牍的建议。

她转身走向通往中层的坡道，大部分编程设备都存放在该楼层。孩子们逐渐认识到游戏的局限性，这些设备也就流行起来。早年间，孩子们完全不把爬行界的编程放在眼里，但现在他们迫切需要改善医疗条件，情况也就有所改变。人类孩子和爪族也就顺理成章地聚在“纵横二号”这个初具文明社会雏形的场所里共事。有些人只是来玩的，但多数人都在研究如何利用现有的自动化系统。我早该建立这个地方的。不过那时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殖民地的生存问题上，之后又挖空心思创办人类之子学院。那时的她肯定会认为集会场所可有可无。

前方人声嘈杂。提莫·瑞斯特林有礼貌地恳求道：“我只是想请你——”

“现在不行，我正忙着安排今天的项目呢。”是欧文·维林的声音。

坡道顶端光线不足，是内维尔先前的粗制滥造干扰了照明系统。看着眼前的一幕，拉芙娜犹豫了。欧文面前还有五六个年长的孩子，他们对医学研究最是热心。这也是内维尔为发动政变而大力促成的组织。

欧文一边同他们说话，一边捣鼓着显示屏。界面当前正处于空闲状态。“我想给你们看看我昨天发现的教程，我们不仅要——”

“欧文，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提莫插嘴道。

欧文摇摇手：“现在不行，提莫。”他继续操作界面，然后对面前这批人说，“‘纵横二号’的自动化水平不高，但我找到的这本教程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简单的——”

提莫又道：“欧文，我只是在想，我能不——”

欧文终于将注意力集中到提莫身上。他瞪着提莫，拉芙娜已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她相信欧文·维林从未有过欺负提莫的行径，可要是欧文真打算与那帮坏小子为伍，她绝不允许。

“听着，提莫！给我点时间，好吗？等我调出教程给他们看完，你想让我干吗都行。”

提莫瞄了眼显示器基座，他之前都没注意到：“哦，这个啊，你得这样——”他伸出手，手指飞快地敲击了几下维修界面，就在欧文刚才摆弄的界面下方，“机子倒没有全坏。”这就算解释完了。

随着画面逐渐展开，欧文·维林往后退了一步。拉芙娜看出来，那是初级程序员培训环境。哈，欧文真的找到了她没发现的东西。“初级用户算法，”听他说话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开始第一课的学习了，“受限搜索。”

欧文盯着看了一会儿：“哦，没错！这就是——”他低头瞥了一眼提莫，“好吧，你刚才想问我什么？”

“我能不能用一下那个工作站，就今天？”男孩指向房间另一端的设备，贝尔·奥恩里卡伊姆已经靠在一旁，替提莫抢占好机位。那是台唯一没人在用的机器。

欧文犹豫了一下：“呃，没问题。去吧。”

提莫一声欢呼，穿过房间朝贝尔跑去。

拉芙娜松了口气，佯装成刚上坡的样子走上前去。

“嘿，拉芙娜。”欧文绕过那一小群人，向她走去。其他人显然正在兴头上，无暇抬眼看她。他指了指提莫和贝尔所在的方向：“我好像没工作站可用了……既然如此，我们能聊聊吗？”

“当然。”

自拉芙娜下台以来，欧文一直表现得很友好。最近，大部分准医疗研究员态度也均有改善。

“有……有个基础项目，我们想修缮升级冬眠箱，但内置说明书完全派不上用场。虽说冷冻睡眠是项古老而简单的技术，但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法用‘纵横二号’来精简任务清单。”

啊。这听起来有点像她的演讲稿，不过是她没机会发表的那部分。这么说，是内维尔叫他这么做的？她看了看欧文团队的其他成员，他们还在试图理解教程。

好吧。“关于说明书，你说得没错，欧文。在爬行界没法靠它们修复设备。不过，‘纵横二号’上确实储存了大量与冬眠技术相关的资料。如果你能生成一个搜索条目，使用说明书里的关键字，并正确提交给‘纵横二号’……”

“你真的愿意帮我们，即便在经历了那些……”

拉芙娜点点头：“但你必须做出判断，为此你们愿意承担多大的医疗风险。”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房间另一端的提莫身上。

“哦。”欧文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因为风险而搁置了这个项目。”他又看了一会儿提莫·瑞斯特林。提莫放大工作站显示界面，以便贝尔能跟上他的操作。但这纯属白费工夫，因为那个四体盘在他的椅子周围，眼睛都闭上了。不过提莫对此一无所知，他全神贯注地在工作。这不是普通的游戏，它看上去……要简单得多。拉芙娜看到界面上排列着简单的圆点，下方显示着某种机器语言、三字母的缩写词，还有操作数。

“看起来他编了个二进制计数器。”欧文柔声说，“真可悲，人类智慧不该浪费在这种琐事上。”欧文瞥了眼拉芙娜，忍住没继续说下去。

她笑着问：“你也为我感到遗憾吗，欧文？”

“说实话，我为自己感到遗憾，还有……”他向仍在初级教程前奋斗的伙伴们挥挥手，“真浪费。”

就算没有日光，北极的冬天也不缺天然计时器。正午前后会出现明亮的暮光，而在没有暮光的清澈夜晚，极光在天地之间延展，瞬息万变。月亮贴着地平线浮沉，每十天公转一周。冬季风暴每三四天就光顾一回，有时持续几个小时，有时一直持续至下一场风暴到来。建筑群被大雪覆盖，形成一个个奇异的雪丘。有些道路务必保证畅通，这才截断了绵延千里的无边雪景。

“纵横二号”底部也积满了雪。也不知采用的何种照明，包括拱形驾驶舱和弧形船壳在内的其他部位全都闪耀着绿光。主入口附近被来往不断的人流踩出一条小径来。

内维尔每十天要在新会场召开两次会议。每天，欧文团队的孩子也和其他人一起在飞船上工作，努力学习自动化技术。其中一个小组成功激活了运载登陆舱的飞船，内维尔还为此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拉芙娜不得不承认，轨道飞行器有一定价值。虽然它近乎一堆废铁，但仍可以作为远程传感器和信号中继站投入使用。

执行委员会不再召开会议，成员如今都各自为政。内维尔的那场政变并未对斯库鲁皮罗的冷谷实验室产生直接影响，但这主要是因为必要的模拟实验都已完成，实验设备也已到位。斯库鲁皮罗显然也为前景担忧，但他还是选择与内维尔和木女王共进退，况且轨道飞行器的信号中转功能也为冷谷项目提供了方便。

日复一日，拉芙娜、约翰娜和行脚还在公寓二楼继续着他们的密谋。

“这只是时间问题，”约翰娜说，“内维尔的支持者每天都在减少。拉芙娜的程序是这样说的，我跟斯库鲁皮罗、班奇，还有拉森多谈过之后也有同感。”她打量着行脚，似乎觉察到他热情不足，“你怎么回事？”

“嘿，你情绪起起落落的，还不得有人帮忙平衡一下？”行脚的各个组件分散在不同位置上，欣赏着拉芙娜美丽的地毯。他爱死这块地毯了。他说这件杰作来自长湖共和国。现在，他的三个组件把头埋进长毛绒里歇息，从缝隙之间凝视着地毯上的风景纹样。“没错，我同意拉芙娜的判断，她对内维尔的反侦察更是教人振奋。”

拉芙娜咧嘴一笑：“是吧！滥用指挥权限可比我想象中还要有趣。”

“同样教我高兴的是，我的朋友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杰出的政客——没说你，约翰娜，你依然是那个‘疯狂的坏女孩’。”

约翰娜蹙起眉头：“我们要好好给内维尔那杂——那家伙上堂课，嗯，教教他如何当好民间领袖。瞧见没有，我也可以很文雅的。”

拉芙娜说：“你总不会是说我成了什么杰出的政客吧？‘纵横二号’的那套权术策略我压根儿学不会，每次尝试只会害我舌头打结。况且，欧文·维林他们都在努力工作，我不想愚弄他们。”

行脚分散在地毯各处的组件齐齐点头：“没错，他们肯定也知道。内维尔上台以来，你就一直在尽力帮助他们，内维尔跟你没法比。”

“他们会明白的！”约翰娜说。

内维尔安排最年长的几个孩子协助研究。这些人是他的死党，大多是超限实验室的高才生。研究持续了还不到十天。“纵横二号”有其局限性，内维尔的朋友们对此毫无概念。加侬·乔肯路德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尝试与飞船“谈判”——这是他的原话。提莫本想在接入方式上提些建议，却差点挨了打。最后，加侬在愤怒中甩手不干了。

行脚咧嘴笑了笑：“你不想小打小闹，而是在下一盘大棋。孩子们已经知道你是他们的朋友。慢慢地，他们还会认识到，你的规划更可行，而他们的捷径根本走不通。”

“好吧，”约翰娜说，“既然你也认为一切顺利，那还发什么愁呢？”

“是有那么几件糟心事。亲爱的木女王老是拒绝我，我们已经很久没‘嘿咻’了。”他语气中的轻快消失了。

“真遗憾，行脚。”拉芙娜说。虽然朝夕相处了十年，但她还是理解不了共生体间的罗曼蒂克。种族差异着实太大了。

行脚耸耸肩：“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有了幼崽。嗯，小希特是一码事，主要是木女王疑心越来越重，也比以前更刻薄了。共生体之间，如果你真心爱对方，或者你融合了对方的组件，那么在亲热时秘密就有可能泄露给对方。以前不过是有这种说法，但现在……唉，现在我们在一起也就说说话。”他回头看约翰娜，“但至少我们还能说上话。”

约翰娜低下头，之前的乐观消散了一些：“是啊，我还没逮到我那个弟弟呢。”眼下，杰弗里和阿姆迪正在王国以北约六十公里的熔炉峰上。那里是冷谷实验室的大本营所在地，也是实验室所需玻璃板和高纯碳的原产地。“熔炉峰有无线电，但应该很抢手。”她看着拉芙娜，“我敢说，他整个冬天都会待在那儿。我看他就是太羞愧了，不敢回来。”

拉芙娜点了点头。杰弗里起身谴责她的那一刻，是她关于内维尔夺权一事最痛苦的一段记忆。她看向行脚，想换个没那么难堪的话题：“你还有什么糟心事？”

“哦，我担心的正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胜利前景。你专注于利用‘纵横二号’资料库，学习政治技巧，但这种研究太纯粹了。手腕高明是件好事，只要合理运用，兵不血刃就能化解矛盾。但当政权摇摇欲坠之时，当权者很可能会利用权位改写规则，垂死挣扎一番。”

约翰娜扬起下巴：“你是说暴动？在这些孩子当中？我们一起长大的，行脚。内维尔是个老奸巨猾的杂种，但我想他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说到底，内维尔不是什么恶棍。”

十天过去了，海上风暴又起。很快，日子回归如初，极光横亘天际，月亮在低空疾驰而过。

每天，拉芙娜都要花十五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待在新会场和她的办公室里。编程团队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不过年纪较轻的几个孩子与“纵横二号”的磨合最为成功。提莫·瑞斯特林初露锋芒：他能深入“纵横二号”的自动化系统，声称自己无须用户开发工具即可编程。但拉芙娜对此表示怀疑。无论如何，是提莫一次又一次地帮孩子们编写补丁，并用便于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讲解。

越来越多的孩子来找拉芙娜说话。他们或是来道歉，或是来示好，还有人希望她能再发起一次选举。

除了协助孩子们的工作，她还忙于别的……课题。内维尔指派她做农业研究，任何进展、成果尽在内维尔的监视之下。“纵横二号”进行基因改造的能力很弱，却不影响该业务为飞船赚取好名声。饲料作物通过改良带来的技术租金收入，甚至超过了“纵横二号”其他所有服务所得之和。在木女王的领地，爪族建立起数百座小型农场。起初只是试水，同私营动物保护区数量相当；现如今，小型农场摇身一变成了大型牧场，爪族也因此发了财。要不是畜牧业得到迅猛发展，新堡镇是绝无可能形成当今这种规模的。

但内维尔想要的是更直接的回报，更先进可口的食物以供人类食用。这任务很不好办，因为“纵横二号”没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无法规避因基因修改引发的生态灾难。最后，拉芙娜在自然选择的范畴内，对天然硬芯草的基因做了微调，从而激活了表观遗传诱发因子。这类因子自文明形成初期就普遍存在于人类体内，被激活因子的孩子可以以新型硬芯草为食，甚至喜欢上这种食物。这一折中方案对人类和爪族世界都相对安全，但如果拉芙娜仍有决定权的话，她还是不会采用的：对人类适应性的调整全都伴有风险，个体的抗疾病能力可能随之下降。

除去装饰门面的扫尾工作，她的课题总算可以告一段落。眼下，她终于有大把时间开展她的间谍任务了。这些程序比不上她监视剃刀时施展的高科技魔法，但至少还有用。在她认识的人里，范·纽文是最狡诈的好人，而且在爬行界做过程序员。在那段最偏执多疑的时期，范在“纵横二号”上布置了一个机关与内部安保程序相结合的精巧系统，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飞船上的氛围压抑得可怕。机关陷阱解除之后，“纵横二号”上的许多故障也随之消失。直到现在她才发现，安保程序为她提供的保护是她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实现的。直到现在，她才认识到范最后留给她的这件礼物的价值。

这样，拉芙娜就可以直接对行脚的担忧展开调查：内维尔的邪恶是否属实。利用指挥权限和范的程序，她可以从内部观测到内维尔在“纵横二号”上的一切操作，读取每一封邮件，窃听每一次对话，甚至能大致掌握轨道飞行器的运转情况。

确实，内维尔、毕里和他们的小圈子开始不顾一切了。跟踪监听活动不断升级，他们甚至在支持重新选举的团体中安插自己的党羽。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从未谈及使用暴力，只是一直在设计 and 捣乱。“纵横二号”和行脚都建议拉芙娜与内维尔一伙展开对话，促使对方妥协，但必须用一种足够温和的方式，而不是让人觉得那场选举只是一时的闹剧。

拉芙娜待在船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她通常只是打个盹儿，然后持续工作，直到第二天暮色降临。远在北区的斯库鲁皮罗已做好制造加法器的万全准备，这也意味着，就等“纵横二号”输出最新结果了！

拉芙娜彻夜攻关，希望孩子们的程序多少能提高系统资源的使用效率。她其实可以动用指挥权限，神不知鬼不觉地修改孩子们使用系统的优先级别，但这么做有被察觉的危险……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么做如同她背叛了他们。最终，她什么也没改。她沿着货舱尾部的私人通道摇摇晃晃地离开飞船，已经累得再没力气去新会场上转一圈了。

走到室外，正午的暮光已逐渐暗淡了。在爪族看来，这点光线无异于黑夜。在人类眼里，远景、近景全都灰蒙蒙的。最近刚下过雪，不大，却在拱形船脊周围形成雪丘。风又把积雪吹散，落到陡峭裸露的深灰色岩石上，一路向下，落到结冰的海面上，与冰上的积雪融为一体。

拉芙娜艰难地上山，朝新堡镇走去。就在这时，如“纵横二号”所预测的那样，下雪了。这场降雪轻柔，无风。估计等雪停了，问题终要接二连三地到来，但此刻，除了空气中无声的叹息，什么都没有。她手举提灯，继续向前。因为早前的积雪，道路本就狭窄难行，如今户外只有零星几个人类，共生体则数量更少。

她知道，在人类到来之前，冬天几乎可以叫停这里的生活。即便近些年来有了室内照明与供暖，大多数活动仍暴露在黑暗与寒冷中，因而进展缓慢。但前方不远处，城镇中心的学院仍在上课。几乎所有年幼的人类孩子——第一代或者第二代——都在那里学习，他们极少

受冬日影响而陷入抑郁。幼童们精力旺盛，只要有光和食物，有办法取暖，他们就能自在地生活。新会场建成之前，学院是冬日里的社交活动中心，现在就有几十个共生体被暖意与活力吸引，聚集在那里。也不知内维尔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学院仍是拉芙娜的坚实后盾。

雪花飘落在她的周围，越来越密，反射着提灯的光亮。她已进入新堡镇近郊。十年前，她是从这里第一次踏上爪族世界的大地。当时镇子还不存在，城堡仍在建设当中；这里是一片战场。现在，它已然是一座中世纪城市了。不，不是中世纪。建筑虽然还是多用石材、木料和枝条搭建，但外墙已经接通管道，热水塔高高矗立在屋顶。没有人从沿街窗户向外丢垃圾。即使在盛夏，排水沟也不会有污水溢出。为了兴修城市下水管道系统，斯库鲁皮罗参考了“纵横二号”资料库里的设计图样，还利用“纵横二号”的激光炮保持水流长年不断。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改造，造就了一座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安全温馨的城镇。

可现在，她几乎在女王大道上迷了路！能见度仅一两米，她那盏破灯跟鸡肋无异。除了最深的车辙，其他的痕迹都被新雪覆盖，就连她自己的脚印也不见了。抬头望去，拉芙娜只看见一块模糊的蓝色光斑，可能是从高处哪扇窗里透出的灯光。唉，要是下的是暴雨，哪怕是午夜时分那种阻隔视线的倾盆大雨，她也能贴着离她最近的建筑，单手扶墙，一边摸索着前进，一边确认方位。但在这里，这个下午，由上一轮风暴掀起的这场鹅毛大雪封锁了她的去路，她触碰不到任何熟悉的东西。

她继续沿大路前行，认定那是最好走的路线。偶尔出现在窗口的灯光是为她指路的吉星。每前进一百米左右，都会经过一处喷泉广场才对。

“咝——”音量不比落雪更响，音色也近乎雪声。要么是她幻听，要么是某个共生体在默默吸引她的注意。她逐渐偏离自己猜想中的大路，循着那个声音前行。雪堆之间有个缺口，应该是条巷子或者小街。她举起提灯，照亮前方。

奇怪的声响戛然而止。光圈正中央，一个共生体蹲在雪里。他向她招招手：“是我，螺旋牙线。”对方一声耳语，她怀疑这句话是直接传入她颅内的，除了她没人听得到，“能简单聊两句吗？”

拉芙娜走近那个共生体，不错，是螺旋牙线。她通过他口鼻至头顶的白斑认出了其中两个组件。“有什么事？”她问。

螺旋牙线退了几步，一扬脑袋，示意她跟上。“小点声，”他说，“有个毕里·伊格瓦的人在，嗯——”他摇头摆脑地估算起来，“就在你身后三十米左右的地方。我能抢先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绕了路。”他已经开始用雪帮她掩盖脚印了。

哦！她不知道有人跟踪。该死，政坛新秀拉芙娜本该有所警觉的。她调暗灯光，刚好够她看清脚下的路，还有螺旋牙线离她最近的组件。共生体领着她穿过窄巷，又拐了两个弯，所有组件彼此紧挨着。拉芙娜知道，因为大雪，思想声的传播范围仅有数米，一旦分散开来，共生体很可能就无法思考了。前方，连这点微弱的蓝光也消失了。想必又是那种街道，街两边是无窗的斗室，街面狭窄，只够单体通行。这类街区在秘岛随处可见，新堡镇上也能找到一些。

“行了，”螺旋牙线说，“这儿应该就没人打扰了。那家伙只知道走大路，恐怕还没等他发现跟丢了，就已经到城堡了。”共生体发出一声坏笑（这家伙真是人类戏剧看多了），“没多远了，我的老板在等你。”

直接问他好了：“是剃刀吧？”

“这不该是个秘密吗？”他像是被她冒犯了。

她这才警惕起来，可惜她在这条无窗的小巷上走得太深了。她之前认定“纵横二号”对剃刀的监控录像后期出现了故障，但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没错，而非出于理智的判断。她艰难地跟在螺旋牙线身后，同时也在寻找岔道。积雪很深，还没有人踏足过。在如此松软的雪地里，也许她能甩掉他。终于，螺旋牙线停下脚步：

“老板就在前面，女士，还有几米。”在昏暗的灯光下，她隐约看见他优雅地俯首，请她继续前行。

看来只好这样了。“谢谢你，螺旋牙线。”她拍了拍离她最近的那个组件的脑袋，向前走去。

地面被冰雪覆盖，光影交错。剃刀到底是如何避开监视，到这飞船山顶上来的？这里可不是秘岛，没有那些迷宫般的秘道。

她重新将灯光调亮，快速环顾四周。她看到及肩高的积雪，以及雪顶之上无窗的砖木结构建筑。前方不是死胡同，更像是个丁字路口，一组共生体正坐在出口旁边的土块上。是个五体，其中一个组件坐在手推车里。

拉芙娜走向共生体。她微微欠身：“剃刀-泰娜瑟克特。”她用全名称呼他。我只是想提醒你，善良的组件占了你身体的五分之三，即便到头来只是徒劳。

对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狡猾而腼腆：“向你问好，拉芙娜·伯格森多。我一直想私下里和你谈谈，所幸天公作美，增强了这次会面的私密性。”

拉芙娜努力保持淡定：“你和大家一样，也能获取飞船提供的天气预报信息吧。”

“呃，没错。总之，我不想再推迟这次会面了。你陪我走吧？”他对着身后的巷口努了努嘴，“这条小巷通往女王大道。运气好的话，内维尔的眼线根本不会发现你走丢了。”

“请带路吧。”

剃刀站起身，费劲地转动独轮车。拉芙娜伸出手想要帮忙。“不用，不用，我推这个还挺在行的。”剃刀仍旧口气冰冷，但少了些平日里的油滑。他的多数组件都很健康，他们推着小车，车上坐着那个残疾组件。拉芙娜不禁由此联想起中世纪的人类，人到暮年，只能勉强行走。狗舍管理员会一致建议抛弃这类虚弱的成员。

他在前走着，尽管一路东倒西歪，却和人类慢走的速度差不多。这个行动不便的共生体到底使了什么神通，竟然能在暴雪天气里穿越木女王全线设防的城镇而不被发觉？拉芙娜再也忍不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剃刀？我以为你一直在秘岛——”

对方露出招牌式的冷笑：“我确实规规矩矩待在我的旧城堡里，出入口被木女王的警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她还用秘密摄像机观察我的‘私生活’。是的，我知道那些摄像机，我也知道木女王知道我知道。哈哈。但如果我进入其他房间，或是到地下墓穴去，她就看不到

我了。我自有出入城堡的办法，我还有几位忠心耿耿的随从。内海峡冰封之后，我要想跨海进入内陆并不难。”

拉芙娜知道，剜刀以前就用这一招来过内陆，去看望铁先生的残余组件。她没把这事告诉木女王，一方面，那几次来访构不成什么威胁；另一方面，她不想暴露自己的“魔法”监控系统。“这么说你是从冰面上过来的。可再怎么也有六百米的距离，这一路都没被发现，你是怎么做到的？”

“坐缆车会被发现，这一点是肯定的。”他狡黠地看了她一眼，“谁知道呢，伪装可是我的拿手戏，我可能是分批上来的也说不定。”他停顿了一会儿，好让她琢磨他的话，又接着说：“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作为我拿出诚意的证明。”恐怕只能证明你的自负吧，而这在木女王的后代中普遍存在又尽人皆知。“你看，就在新堡镇上下水系统建成之时，你、木女王和斯库鲁皮罗都因此沾沾自喜，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纵横二号’绘制的断层图。有了这张地形图，挖掘秘道不过是小菜一碟——好吧，实际上我们还是付出了数年的劳动，因为在木女王的鼻子底下动工简直是场噩梦。楼梯很窄，几乎和我昔日里那些隧道一样窄，只够单个组件通过，你还记得吧？”

“记得。”拉芙娜简短答道。就是在那种地方，阿姆迪和当时只有九岁的杰弗里差点被活活烧死——尽管那是铁先生的命令。“秘道里没法推轮椅吧？”

“是不行，所以台阶的部分，我特别给白耳尖准备了吊索。”白耳尖即那个残疾组件，“即便如此，往返一趟也十分辛苦。是吧，螺旋牙线？”

“是的，老板。”身后一个声音响起。她吓得猛一回头，见螺旋牙线几乎就贴着她的脚后跟。也就是说，他和剜刀相距不到两米。对于共生体来说，这个距离近得惊人。确实，降雪能大大削弱思想声的影响，但或许还是因为螺旋牙线曾是剜刀大人的‘白外套’之一吧。他们接受过训练，只要主人要求，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舍弃自我意识。

螺旋牙线继续说：“我得拖着白耳尖爬完一百五十一级台阶。回程更惨，估计明天正午之前都到不了家。”

她又转向剃刀，尽可能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吧，告诉我这么重要的秘密，你想得到什么？”

“我只是想帮你，女士。从一开始，自从我以全新的面貌与你和木女王相见的那天起，我就一直试图让你们明白这一点。”

“但你并不打算把秘密告诉木女王吧？”

“唉，她谁也不信！”他顿住了，在积雪的浅滩上努力想要推动独轮车，“我现在担心，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木女王——不是说邪恶，但或许更糟——一个蠢货。”他话中夹着几声惋惜的笑。

“蠢货？内维尔试图操纵她的事，我确信木女王是知道的。”

“当然，”剃刀说，“她以为自己能控制局面，但她错得离谱。好吧，我是来救你们俩的。我向来就比木女王聪明，至于你——”

“我蠢得无可救药，这场阴谋我从头到尾丝毫没有觉察。”

剃刀的小车突然停住，所有组件都抬起头看着她，声音诚恳而深沉：“不，拉芙娜，你不是蠢，你是天真。你的心灵太纯洁，不为现实世界所容。除了残体和圣徒，我还从未在我的同胞当中见过像你这样的。告诉我，这是太空文明所特有的吗？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供你这样的个体生存？”

我正在努力改变自己！她大声道：“你们共生体中也有纯洁的代表，泰娜瑟克特不就是吗？”

“哼，但她的意识终究没能幸存下来，不是吗？”剃刀耸耸肩，自我打量了一番，“泰娜瑟克特最终幻化成一种态度，威胁着我的美好生活。”他朝他的残疾组件努努嘴，那家伙的下半身裹在毯子里，乌黑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拉芙娜，“如果白耳尖死在我其他组件的前头，事情可就要有趣起来了。”他夸张地叹了口气，“不过在那之前，我觉得当你的秘密顾问也很好玩。来吧，随时听候差遣。”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几步。天人哪！这将产生一系列后果，有好有坏，延伸至各个方面。要是木女王觉得拉芙娜和剃刀在密谋对付她怎么办？要是剃刀也像内维尔那样利用她呢？要是用她新近发现的威胁

分析程序进行演算，恐怕还能列出一百种可能的后果。我得找行脚和约翰娜商量一下。但此时此地她该怎么做？

这个狡猾的共生体害得她心烦意乱……

“好吧，剜刀。欢迎你提建议，但我没有义务非听不可。”

“哦，当然，当然。这第一次会面主要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任关系。我还有一条内幕消息要告诉你，外加几则小道消息。要知道，内维尔把你的形象全毁了。”

“这就是所谓的内幕？”

“你到现在还没完全认清形势，我那过分自信的母亲木女王同样对此一无所知。她还以为内维尔是个头脑简单的业余玩家。”

“你觉得他是专业的？”

“他本人？当然不是。但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内维尔不过是个工具，他背后的家伙比他聪明百倍。”

“什么？我了解那些孩子，内维尔的同伙里没有这号人物。”

“确实没有。内维尔的后台是爪族，而且根本不在王国内。”

剜刀继续向前走去，拉芙娜却在雪中站住了。“不可能！”她说着小跑两步追了上去，“大孩子当中没几个和共生体建立私人关系的，内维尔·斯托赫特肯定也没有。”内维尔对待共生体算得上友善，但她怀疑，他和那些斯特劳姆极端分子一样是种族主义者，一心只想着实现飞升，到超限界去。

剜刀耸耸肩：“我可没说他们和他是朋友。他们只是在利用他，而他也以为自己在利用他们。这种同盟十分危险，尤其是在你和木女王还不知情的情况下。”

拉芙娜因为这种可能性感到惊恐。她再度放慢脚步，总觉得有些地方说不通。

剜刀没有放慢脚步，用爪族语说了句什么。她解读不了那个和声，只知道是疑问句。片刻之后，前方有了回应。“啊，”剜刀再次开口道，“看来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了。小巷快到头了。你现在应该回大路去，赶在内维尔的眼线发现之前。我会告诉你所有细节的，很快。”一个组件折回到她脚边，一口叼住裤腿，拽着她往前走。

“但，但是……”他之前一路铺垫，如今却来不及透露细节？这就是剜刀！她止住脚步，稳了稳身子。“等等！”她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这说不通。一场跨国阴谋？都有谁？你又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细节的？”

剜刀没有松开她的裤腿，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你觉得呢，亲爱的？当然是因为那些阴谋家认定我是他们的人啦。”他的另外两个组件也回来了，轻推着她上了女王大道。

“现在，嘘——”他最后那点声音也消失在漫天飞雪之中。

约翰娜和行脚一致认为，他们应该把剃刀提供的情报立即告知木女王。第二天晚上，行脚前来通报：“除了见面的地点和缘由，我把剃刀说的都告诉她了。”

“她相信你说的吗？”拉芙娜问。

“她打算怎么对付剃刀？”约翰娜问。

行脚微微一笑：“我觉得剃刀用不着太担心，至少现在，木女王很平和。她告诉我，她一直怀疑剃刀与维恩戴西欧斯、大掌柜（二者或二者之一）有勾结，得知内维尔是他们的傀儡，她并不吃惊。最后她还叫我向你道喜，拉芙娜。”

“道什么喜？”

“‘告诉拉芙娜那个傻瓜，她离识破剃刀的险恶阴谋又近了一步。’”行脚突然用木女王的声音说——并非模仿，更像是录音回放。

拉芙娜下意识地张大了嘴：“那剃刀干吗特意跑来告诉我呢？”

行脚耸耸肩：“木女王认为这只是老剃刀施虐癖发作，毕竟到头来，他什么细节也没透露。我个人认为，剃刀-泰娜瑟克特并没有什么施虐倾向。他倒是希望自己有。”

约翰娜摆摆手表示他的看法无关紧要：“如果这不是剃刀的游戏，如果维恩戴西欧斯确实在操控内维尔……”

这话中断了行脚的玩笑。他沉默片刻，然后严肃地说：“好吧，你说得对。我们得从剃刀那儿挖点东西出来。”

约翰娜看着有些心神不宁：“我们都知道内维尔是个自以为是的畜生，但维恩戴西欧斯可是头怪物啊。内维尔这种弱小的政客和他斗毫无胜算。也许……也许我们有必要提醒一下内维尔，有些游戏可是会玩死人的。”

“哎，‘老虞婆’这个词是啥意思？”贝尔朝提莫的故事书努了努嘴，那是一本《尼乔拉古代童话故事集》。

“嗯，我不知道。”提莫回答。他疑惑的时候就会像这样皱起眉头，“下回再去‘纵横二号’，我们可以查查资料库。”她刚认识提莫那会儿，这种问题会令他恐慌。每当他遇到一个无法立即作答的问题时，提莫都会因为震惊而瞪大双眼。贝尔相信，这些人类曾经知晓一切，提莫的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今，提莫碰上问题也不惊慌了，他会去问问别人，或是去“纵横二号”的公共区域查询一番，要么就利用手头资料现找答案。现在，提莫就在故事书中翻找起来，人类灵巧的手指飞快地捻动书页。“在这儿呢！”他说，“第十三页，聪明的考古学家说起这个第四十页上的‘老虞婆’，他称她为‘呶尔夫人’。”

“贝尔是美人儿的意思。”贝尔说。那是她给自己选定的名字，而她也是最早几个用人类语言取名的爪族之一。这是个大胆的举动，尽管她后来被踢出木女王的内阁，曾经的名号“聪明的王室顾问”也顷刻间沦为笑料。

提莫咧嘴笑道：“我知道。嘿，我想起《公主与沼地百合》那篇里，‘夫人’是对贵族女子的尊称。所以，‘呶尔夫人’应该是指‘美丽的贵妇’吧。”

“嗯……”或许她可以换个名字，“呶尔夫人”或者“呶尔夫人老虞婆”，改用爪族的发音方式好像也还可以。她玩味着其中的可能性，提莫将注意力回到故事上，放声朗读起来。曾几何时，贝尔也一门心思研读过这类书籍，即两位女王推出的“大众出版计划”中的书目。这些书能教你看懂拉芙娜·伯格森多制订的天才规划，不过那都是她下台以前的事了。

至于这本书，故事发生在骇人的热带，诡秘多变的人性也是其必不可少的元素。如果排除这两点，那它就与爪族王国的民间故事没两样了。拉芙娜总会在演讲中反复提到尼乔拉星球，称其为她治理王国的范本，贝尔也因此对尼乔拉产生了兴趣。虽然提莫很爱读这本新出的故事集，但她后来发现书中的故事全都是虚构的。通过偷听年长孩子间的谈话，贝尔逐渐认识到拉芙娜·伯格森多的愚蠢。尼乔拉的历史对拉芙娜影响深远，但在人类孩子看来只是神话，跟这本小书没什么分别。要是之前有人问贝尔（或者叫‘老虞婆呶尔夫人’，这样似乎更好听），她会告诉他们，拉芙娜·伯格森多离垮台不远了。如今失势已成事实。

拉芙娜和贝尔之间一大差别在于：拉芙娜仍旧住在一个跟宫殿差不多的地方。贝尔已能渐渐看出其后的政治原因了。总有一天，内维尔·斯托赫特将无法继续忽视贝尔和她的提莫……

“真遗憾，‘老虞婆’原来是这个意思。”提莫合上书，就近搂住其中一个组件的肩膀，“今晚还想再读一则故事吗？”

贝尔通常会更留心听这孩子说话，可现在她只记得几分钟前自己神游天外时，提莫打量她的眼神。就算他没在朗读，也总能东拉西扯，连续说上几个小时。这很不寻常——至少对爪族来说是这样——他怎么能谈论着那么多的东西，却丝毫不带一点思想声呢！有那么一会儿，她都在考虑要不要承认自己走神了。偶尔，他也能猜出她没有在听。还是算了，她可以等他睡着了再溜回来，看看“老虞婆”到底什么意思。或许她今晚就该把整本书都读完，但如此一来，接下来的几个夜晚，她就真的无事可做了。

屋外，也不知是什么庞然大物过街，发出砰砰的声响。听声音像是驮猪队，至少有六头，拉着好几辆货车。动静很大，直接穿透墙壁内衬的隔音材料，传进屋来。此外，还有车轮声和撞击声，就好像轮胎轧过路面，弹起的小石子击中了房屋墙壁。他们的小屋坐落在城镇南端的货运大道上。大道建成之初，贝尔还觉得木女王准是膨胀了：这条路实在太宽阔、太平整了。如今，货运大道直通崖畔港，见识过沿途的车水马龙后，贝尔（私下里）承认，她已产生了全新的看法。

她几乎要冲出屋去，对着赶畜人破口大骂，但随即有了更切实际的想法：“提莫，你不觉得我们住在这种破房子里很不公平吗？”虽然弹指之间，小屋就能变得温暖明亮，即使是在北方的冬天；虽然它

很舒适，天空的孩子到来之前，即便是女王的住所也无法同它相比，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对照其他人，他们的房子还是寒酸了一点。

提莫轻抚她的肩膀，试图安抚她。说来也怪，他们居然相处了那么久，以至于他的安抚见效了。她尽力想要摆脱这个念头。他应当比她更抗拒现在的处境才对。贝尔走了大运，得到了属于她的人类，但败兴的是，提莫·瑞斯特林是她见过的最随遇而安、最心平气和、最通情达理的生物。

“我们也可以去住公共宿舍，跟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爪族密友一起，贝尔。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寄宿在某个新组的家庭，你知道，比如秘岛上的拉森多一家。我还以为你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呢。”

如果贝尔还是那个“聪明的王室顾问”，而提莫是另一位顾问，那她几乎能肯定，这是提莫巧妙而刁钻的反击。然而，那是提莫，她知道他这么说纯粹是因为天真。贝尔当然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而不被他的人类朋友，甚至别的共生体吸引走呢？他们在一起将近九年，提莫一直是她的饭票。如果她不再是提莫的法定监护人，她恐怕连这栋房子也住不起。

“不是这样的，”她发出一声人类的叹息，“我只是认为你值得更好的待遇。你知道的，我都是为你好。”

“噢，贝尔，”提莫放下书，摇摇晃晃地走到四个组件中间，“要是你真想要个更好的房子，我可以在拉芙娜面前提一句。我只是不想那么干。”

谁在乎拉芙娜怎么说啊？贝尔心想，但她没有说出来。伯格森多已然失势，充其量就是个不重要的玩家。反倒是她的提莫正日渐成长为重要的角色，尽管他自己并未察觉。在新会场，贝尔经常躺在他的脚边装睡，其实是在偷听人类说话。

据贝尔所知，提莫的父母社会地位很高，能和王国内的废品回收员相提并论。提莫继承了他们的天赋——这份天赋在这里恰好是稀缺资源。内维尔和他的死党不喜欢提莫。他们不喜欢他天真的意见，也不喜欢他对其他孩子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提莫都会是我上位的有力工具！重要的是选择最佳时机和手段，以对抗内维尔一伙。不过，播

种要趁早：“也许我们可以问问内维尔，或者毕里·伊格瓦，他人还不错。”

男孩打了个哈欠。“也许吧。”他略微有些发抖，“好累啊，不能再读了。我要睡了。”

在提莫还处于幼儿期的时候，她每晚都会来帮他掖好被子。现在，这已成了全无必要的例行公事了。但这孩子还和过去一样小，没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这也就产生了别的问题：他太虚弱了，比她认识的任何人类或者共生体都更需要睡眠。尽管他从未对她不忠，她还是担心会失去他。

她的几个组件簇拥着提莫爬上楼梯，来到他睡觉的小阁楼。楼顶那个小巧的电灯开关很是奇妙，只需用鼻子轻触开关，墙上一块方形瓷砖就会发出蓝光。

“嗯，灯光有点……暗。”她说。

“我觉得还成，”提莫说，“但房间没有平时暖和，我敢打赌是蒸汽管道出了问题。”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们的小屋是最早一批接上加热塔的，换句话说，设备也是最差的。

今晚实在太冷了，他们真该找个人问问，申诉一下。她检查了玻璃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没有漏风。离小屋最近的那盏街灯坏了，屋外的情况也看不出个究竟。他们果真要去投诉的话，问题还真不少。

其余几个组件都在忙着给提莫盖被子。“我们再加几床毛毯。”她说，说着又在毯子外添了条破旧的绿被子。这还是之前去海难船探险时得来的，是她唯一的收获。她还因此差点失去提莫的信任。他指责她抢劫了垂死之人。好吧！可哪里有什么垂死之人？一个人也没有嘛。当时幸存下来的热带佬们如今过得可舒坦了，谁也没回海里去找丢失的东西。

她只有一根旧骨针，就用那匹绿色面料缝制了被套，又拿蛙鸡绒做填充物。活计做得粗糙，针脚也不齐整，毕竟她的组件里没一个有缝纫技巧的相关记忆的。八年过去了，针脚已经散开，被套上布满虫蛀的小孔。后来还是在提莫的坚持下，她才留下它的。

“够暖和吗？”她问。

“嗯，够了。”他就近拍了拍她的脑袋。

“那我再待一会儿，放哨。”这也是例行公事的一部分。贝尔的一个组件挪到床尾，坐在被子上，另一个趴在床边的地板上。一两米之外，剩余两个组件端坐着，留意各种动静。她关上灯：“晚安，提莫。”

“晚安，贝尔。”

房间里一片黑暗。在这样一个冬夜，没有街灯，天空乌云密布，四周暗得恐怕连提莫也看不见东西。好在她能听见房间里的任何声响，只要她以爪族思想声的频率发出尖叫，她就能“听见”墙壁和地板的位置。假如再费点劲，她甚至能分辨提莫脸的形状。提莫的心脏和肺也不断发出声音，她毫不费劲就能辨认出他在被子下的身体。

八年前，提莫刚从冬眠中醒来，那会儿他每晚都哭着入睡，哭他父母的死，哭他什么都想不明白。在最初的几年里，贝尔的两个组件时不时会上床抱着他睡。如今，已有好些年没见他哭了。他说他长大了，不用抱了，但他还是希望她能在黑暗中多陪他一会儿。

她不介意。她善谋划，爱算计。可她又算不上思维敏捷，即便在她还是贝尔·奥恩里卡伊姆而不是贝尔·奥恩里卡时也算不上。伊姆死后，她剩下这四个组件。四体也可以很聪明，但大多还是迟钝一些，缺乏想象力。有时，她会像这样坐在黑暗里，很慢很慢地制定策略，然后自我怀疑起来：她那些巧妙的计划会不会只是在自欺欺人。

提莫还醒着，翻来覆去睡不着，但她知道他是真的累了。有趣的是，虽然他思考时悄无声息，她却总能读懂他的想法。有时甚至不用动嘴，他就能发挥近乎一个组件的作用；无须攀爬，他就能到比几个组件相加还高的地方。很多问题他动一动手指就能解决，比她的爪族鼻子方便多了。他和共生体一样聪明，和其他人类一样异想天开。

作为一个聪明的共生体，她能从这些异想天开中看到机遇。

如果我还是王室顾问就好了。一直以来，木女王都更偏爱斯库鲁皮罗和维恩戴西欧斯——她自己的后代。要是我早能猜到维恩戴西欧斯是个叛徒，揭下他的假面具，那我可能已经是王国的二把手了。她叹了口气。她离那个清醒的噩梦越来越近：她可能永远也爬不出她自掘的陷阱了。她没有聪明的头脑，而失去伊姆，也意味着她失去了最后一个具备生育能力的组件。

伊姆还活着的时候，她是有可能跟其他共生体交换幼崽的。但她从未认真试过配对，或者说，她还是五体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多少吸引力。现在她只有四个组件，都是年老、不育的丑陋女性。她就算计谋得逞，也很难帮她加官晋爵，从而有权挑选像样的幼崽。事实上，她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去残体之家，领养几个残体，要么放弃现在的自己，和别的共生体重组。不然她也可以就这样死去，一个接一个，直到什么也不剩，就像可怜的提莫那样，终有一天会彻底消失。

提莫还没有睡。今晚，他可能都不如贝尔睡得久，这种事情可不常见。这时，贝尔发现他在发抖。就算添了毯子，对他来说，房间肯定还是太冷了。他没有抱怨，他本来就很少抱怨。但这足以证明，房屋设施严重老化。她要提前实施她的计划，明天就去找内维尔·斯托赫特，把提莫受的苦好好说道说道。她和提莫应该借此做点文章，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

可要是真把提莫冻坏了怎么办？他身子弱，稍微折腾一下可能就死了。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吧，今晚就得做点什么。她可以打电话投诉——假如电话还能用的话。贝尔回忆了一下这一带的供能系统。学院老师为孩子们讲解过其中的原理，细节之多，不是只有四个组件的贝尔能记住的。女王大道整段铺设有一条管道，联通附近街道上的每一座房屋。热水沸腾产生蒸汽，系统靠蒸汽完成所有作业。这种天人的魔法不需要数以千计的火堆，却能防止流水结冰，又能产生水蒸气。“纵横二号”内部好像有取之不尽的火源，飞船能把火焰产生的热量送往可视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想想看吧，王国的敌人们！贝尔常常感到奇怪，“纵横二号”拥有如此惊人的致命力量，为什么拉芙娜和木女王不多加以利用呢？伊姆还活着的时候，贝尔就得出过结论：人类如此谦恭温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飞船的热释放速率有其上限。她现在已理解不了当时的推断逻辑了，但结论还保存在剩余组件的记忆里。）总之，从女王大道附近的所有房子里都能看到“纵横二号”，屋里应该永远不

缺暖气才对。另外，蒸汽也支持一些没那么了不起的魔法，譬如照明——也许还有电话？

她悄声跳下提莫的床，所有组件安静地向楼梯走去。她几乎都已经在下楼了，这时传来提莫迷迷糊糊的话音：“你是个好人，贝尔。”

“嗯，对呀。”她回答，“晚安。”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一楼的起居室，贝尔打开灯。辉光灯亮起，但光线太暗，贝尔几乎看不到灯在哪里。蒸汽压强接近于零。她穿过房间，轻松避开她和提莫收集的各类小玩意儿。但是书太多了。她在书堆中艰难地挪动脚步，总算来到电话前。电话是为人类和爪族共同设计的，像她这样的四体也能轻易使用。她智力有限，但要代表提莫·瑞斯特林抗议不公也够用了。可怜的孩子，居住条件如此恶劣，早晚能要了他的命！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住进更好的房子，那是他们应得的。只是……别再跟飞船的电话语音服务较劲了。“纵横二号”在模拟人声方面近乎完美（至少低频段的声音堪能以假乱真），但智力和能说会道的单体无异。一次她错把语音程序当作真人，骂了对方整整五分钟——当然了，只是对牛弹琴。不，这一回她只说她是贝尔·奥恩里卡，提莫·瑞斯特林的密友，有急事要找，呃，内维尔？总之，要省着火气烧真人。

她稳住底座，抬起听筒，放到其中一只收低音的耳朵附近。没有拨号音，也没有她已经习惯的嘀嗒声和噼啪声。她用超声波骂了一串脏话。果然，电话也是靠蒸汽供能的！贝尔在拥挤的小房间里来回走动，拍打任何爪子够得着的东西，不过动静不大，以免吵醒提莫。还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她才能见到那帮管事的饭桶，发泄她的一腔怒火。一个合格的政客会利用时间，磨砺言辞，可她没那心情。事实上……她每个组件都张着嘴，摇晃着脑袋。她感觉舌头都结了霜。越来越冷，没有斗篷，连共生体也耐受不住。

她蹲坐在地上，试图思考，蒸汽压强为何降得那么低？噢，因为水不够热！可能是“纵横二号”发生故障了，可能它没有给这片地区加热。但她没听到有人上街抱怨，恐怕就这一栋屋子出了问题。她可以挨家挨户去打听看看。也许提莫今晚可以借宿在某栋有暖气的房子里。

贝尔在黑暗中又坐了几分钟，吃力地想要罗列这个计划的优缺点。午夜时分紧急求宿，足以证明提莫遭受了何种虐待。同时，她又非常担心，拉芙娜或内维尔之流会借机把提莫交给别人照顾，而且是永久性的。

向邻居孩子寻求帮助的想法可以否决了。本来是这样的，可此刻，贝尔紧挨窗边坐着，瑟瑟发抖。要是提莫死了，任何计划就都失去意义了。这个念头出奇地恐怖，甚至比起伊姆临终前几天大脑里一片静默更恐怖。

贝尔站起身，用斗篷裹紧身体。组件排着队，挨个通过房屋后门，内心却盘算着该如何同邻居说明情况。他们是一对夫妇，也是人类孩子中的一员。她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实际上，她一直在尽力避免提莫跟他们接触，如今却不得不去讨好人家的。

她关上身后的房门，即刻因为天气萌生了退意。低温对保暖措施不足的人类来说是致命的，但就冬夜本身来说不算太坏。云层遮蔽了一切可能存在的极光、星光或者月光。她感觉周身被厚厚的雾气包围，湿气阻断了几几乎所有高频声波。周围响起新的声音，一种低频段的“啞啞”声。一瞬间，她为自己的洞察力感到自豪。或许“纵横二号”仍在用激光为本地供暖，只是什么地方发生了泄漏，导致蒸汽在输送进房子之前就流失了。说不定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她绕过小屋走着，思考起解决方案来。一如往常那样，她消极的组件已经在抱怨了。她对蒸汽科技一无所知，更遑论修理管道泄漏了。不过，要听出泄漏的位置很容易，也许她找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堵住洞口就行。

周围好暗，高频段寂静无声。四下除了气体泄漏的声音，唯有她自己呼吸和爪子踩在冰上的声响。没有了回声定位，她只能像那些“聋哑”的人类一样摸索着前行。

她爬下房屋北面的沟壑。泄漏点就在前方一两码的地方，几乎与地平面等高。就在这时，街灯发出的朦胧微光照亮了从她头顶上方垂下的一根线。那是电话线，被人剪断了。

她又往前走了一两步，这才明白过来。下一秒，她惊恐得无法动弹。长期生活在天人的魔法之下，她已然忘了过去那些攸关生死的生

活经验。雾气能掩盖思想声。想当年，迷雾天气是左右战争和叛乱成败的一大因素。现如今，要想实施这种障眼法，只需刺穿一根蒸汽管道就可以了。

贝尔颤抖着，竭力去看，仔细去听。她能做什么？可能到处都潜伏着杀手。但他们还没对她下手。或许只要她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就会放过她。毕竟，没人会在意一个毫无价值的四体的。

她转过身，尽可能装作漫不经心，但两个组件还是转错了方向，强忍着才没有一口气冲上屋前的街道。她回到小屋的后门，哼唱着一首人类的小调，音调低得足以穿透迷雾。她紧张地等待回音，同时也在搜寻爪族思想声的高频段信号。一旦开始查找，线索也纷至沓来：血肉横飞的回声，模糊而尖锐的思想声。她甚至能分辨出半山坡模糊的雪白背景下几颗头颅的轮廓。一个共生体就在附近，可能只是个四体。雪地边缘应该还埋伏着一两个共生体。

他们还是没有动作。她只需要再掉转身子，就可以走上街去，到时候他们想要什么都行。

可他们想要什么呢？入侵者从后方包围了小屋。提莫？他们是冲提莫来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但现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只身一人，而她只管走开就好。

或许她可以大声尖叫，街坊四邻就会赶来。会吗？也许吧。

她又踌躇片刻，思维就和过去一样迟缓。接着，因为一个念头，她振作了起来。谁也不能偷走我的提莫。

她高声尖叫，声音响得足以刺破附近任何人类的耳膜：“救命，救命，救命！”她用的是萨姆诺什克语。近旁那个共生体扑向她，她这才意识到，是个六体。回声折返，带回袭击者外形和步态的信息。十年了，但她认出了那个恶棍！是切提拉蒂弗尔。她正要大声叫出那个名字——一个单音节和音，只见白光一闪而过，奥恩的意识便消融在痛苦之中。奥恩的脑袋掉落在岩石上。余下的组件被团团围住，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和噪音。现在她只剩两个了。一个。

她能想到的只有尖叫：“提莫！”

那天，拉芙娜一直待在她位于“纵横二号”的办公室里直到深夜。内维尔和他的间谍程序都以为，她还在努力完成指派给她的农学任务。但事实上，拉芙娜是在“纵横二号”上查找她能想到的一切信息，以核实剃刀的指控。即使内维尔没有利用“纵横二号”施展他全部的阴谋诡计，通过监听这片地区的所有电磁噪声，她还是能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通过轨道飞行器中转信息，也会留下关联痕迹。她信手敲击桌面，等待着“纵横二号”对分组和检索请求的分析结果。她明明可以调用更多计算资源，却不敢轻举妄动，这是最恼人的地方。不过，再有一个小时也该够了。那样她就能拿出点成果来给约翰娜和行脚看看了，他们今晚应该会从斯库鲁皮罗的冷谷实验室回来。最新的实验结果可喜可贺，只是他们三个估计整晚都要为剃刀和内维尔的事发愁了。

屏幕上弹出一面小旗：“请指示：是否关联本地异常事件数据？”飞船山上一座旧供热塔失灵了——至少“纵横二号”的红外探测器是这么显示的。最早建造的那批供热塔质量从来就不可靠，她也早已要求飞船对它们进行实时监测。为什么非要现在来烦她？她调出诊断说明。好吧，没有实质性危险，但在有人采取行动之前，那一带的人恐怕要一直挨冻了。这事归内维尔他们管。也许她能想点办法，只要告诉内维尔，这条警告信息不知怎么误发给她了。紧接着又出现一面小旗，报告了电话故障。奇怪。拉芙娜想不通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她听见楼下传来叫喊声。通常情况下，飞船对游戏机的消音处理效果可没这么差。过了片刻，就听见有人在砸她办公室的门了。显示屏自动切换到了她本该从事的农业研究的页面上。

“拉芙娜，我们需要你！”有什么人在用力拍打舱壁，听着像是希达·奥斯勒。她太用力了，木头插销都要断开了。

“拉芙娜！”是希达，声音比平时还响。

后来她想起爪族模仿人声的能力有些后怕，但那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了。门外可能是希达，也可能是某个共生体。不过当时，她只顾着赶紧开门。

确实是希达。她抓着拉芙娜的胳膊，把她拽上走廊。

“你得帮帮我们，现在、马上！”

“什么？怎么回事？”拉芙娜问。希达已经拉着她向楼梯走去。

“格丽·拉特比，她不见了！”希达说。

她们来到楼下。几个孩子聚在一起，人群中心是一个裹着厚冬装的人，坐在一张桌子边。欧文·维林转身看见了拉芙娜：“你把她带来了！”

拉芙娜认出了桌边那个身影，是爱斯芭·拉特比。孩子们纷纷给拉芙娜让路。女孩垂着头，吐得满桌都是。

拉芙娜拍拍她的肩：“你还好吗，爱斯芭？”

女孩抬起头来。她左脸有擦伤，眼周在流血，看起来像是脸着地摔了一跤。“格丽……我们都快到家了，一帮衣衫褴褛的爪族突然跳到我们面前。他们抓走了格丽。比斯利和我追了过去……我追不上他们。”

拉芙娜用手轻轻梳理着爱斯芭的头发：“我们会把她救出来的，爱斯芭。”她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一张张愤怒、惊恐的脸。与残体的冲突时有发生，三年前就闹过一起抢劫案，但绑架？好吧。“莉丝在吗？你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医师，麻烦你照看一下爱斯芭。”

年轻女子一直在人群后方徘徊。她太害羞了，不敢穿过众人，走上前来。拉芙娜曾经呼吁大力发展急救护理，真正认同她的人不多，莉丝·阿尔明却是其中一位。有莉丝在，还有‘纵横二号’为其诊治，爱斯芭不会有事的，至于格丽……“欧文，打电话通知所有人，紧急状态菜单顶端就有自动联系人列表。我们要成立搜捕小组——”

“地面通信线路全断了。”欧文似乎打不起精神。

当我没说。“用无线电联系到木女王和内维尔了吗？”

“是、是的，”他说，“木女王已经调派了城市卫队，内维尔在——”

“嘿！各位！”是毕里·伊格瓦。他站在会场出口处，挥舞着手中的无线电，“我刚和内维尔通过话。他发现热带佬了，它们正往南跑呢！”

孩子们一窝蜂涌向出口。

拉芙娜实在分身乏术，只好赌一把，陪孩子们一起离开“纵横二号”。

女王大道沿山崖缓缓通向玛格兰山顶。沿途都是公寓，屋内的高杆灯散发着明亮的光。一小群孩子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不一会儿，木女王的城市卫队也追上了他们。

孩子们众说纷纭，似乎整个镇子都遭受了敌袭。

毕里通过无线电获取的消息虽不多，但更接近于无情的事实。“没错，是有几个孩子遇袭了，还有些镇上的共生体。”他说。

“都有谁？”人群中好多人喊道。

“还不知道！格丽和爱斯芭被袭击了，但爱斯芭没事。还有艾德维·维林和他的爪族密友。”

走在队伍前头的欧文·维林踉跄了一下。他和艾德维是堂兄弟。他艰难地穿过人群，挤到毕里身边：“他们没事吧？”

毕里压低声音道：“目前还不知道，欧文。艾德维和格丽失踪了。垃圾桶和贝斯里的组件也要么死了，要么失踪了。”

“狗娘养的！”有个声音说。所谓“爪族密友”，其实良莠不齐，从取巧者到仰慕者——当然也有真正的密友，就像行脚那样。贝斯里和垃圾桶，据拉芙娜所知，他们算得上人类孩子的理想伙伴。

“听着，”毕里喊道，“据说袭击者是一帮热带疯子，关于这一点，目击者的证词是一致的。我们已经在处理了，内维尔在去大使馆的路上。”他们和周围的爪族部队也正朝着那个方向挺进。

他们即将离开这片最新建成的住宅区。最后一盏街灯位于拉芙娜的公寓南侧。屋里没开灯，一向停在屋后的反重力飞艇今天也不知去向。

拉芙娜踩过冻得结结实实的车辙：“毕里，无线电借我用一下。”

毕里低头看着手中的小设备：“我必须和内维尔时刻保持联系。”

她伸出手：“就一会儿。”

他们说着话，但毕里没有放慢脚步，只是看了眼周围其他孩子。他没有内维尔那么圆滑，但也想在他的听众面前保持体面：“好吧，但麻烦你快一点。”

他把设备递给拉芙娜。那是斯库鲁皮罗制作的模拟信号无线电，并非正规的通信工具。但这不重要，只要拉芙娜能联系上飞船就行。所幸这件事没有超出内维尔授予她的权责范围。

她要求“纵横二号”检测现存所有无线电信号，并发回定位。好吧，内维尔已经进入热带爪族大使馆的地界了。木女王正驾车沿内环道路前进，她会先于拉芙娜抵达大使馆。斯库鲁皮罗还在北区，正准备起飞。约翰娜和行脚……他们的反重力飞艇还停在冷谷实验室。拉芙娜向反重力飞艇发送了一条信息，结尾是：“……我们必须采取主动，积极搜捕。”她要求“纵横二号”向她汇报所有高优先级事件。

“拜托，拉芙娜，内维尔还要靠这台无线电组织营救工作呢。电池已经电量不足了。”

她正要交还无线电，“纵横二号”的声音从设备里传了出来。毕里听了一会儿，然后宣布道：“各位！又出现了新的遇难者。贝尔·奥恩里卡死了，热带佬抓走了提莫！”

贝尔在受害者当中算是最没名气的。要是在半年前，提莫也会被认定为折损人类中最无足轻重的。但今晚……孩子中间传出一阵呻吟。有些孩子跑了起来，想跟上从旁稳步超过他们的共生体士兵。可路面凹凸不平，又结了冰，不适合瘦弱的两腿人奔跑。孩子们只是在

堵塞交通而已。拉芙娜看出了问题，劝他们改为快步沿路边前行。连希达也终于放慢了速度。

他们就要离开高级住宅区了。只有几个孩子带了提灯，拉芙娜便说服一个小队的共生体与孩子们同行。他们用火把照亮前路。

今晚，夜间照明必不可少，即便对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天空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没有极光，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她没有提前查看天气情况，但想必云层很厚，遮挡了整片天空。他们又前进了约一公里。经毕里报告——其实是“纵横二号”播报：未发现更多伤亡，已确认其余所有孩子安全。约翰娜和行脚也顺利起飞，正往南边赶来。

此刻，南方地平线附近，云层间裂开一道发光的口子。那光好像极光一样，缓慢移动变幻着。孩子们指着那里说：“好奇怪的颜色！”

希达爬上路边的雪堆，小心翼翼地站在顶端眺望：“是火！着火了！”

玛格兰山脚，前方只有一座大型建筑：热带爪族大使馆。

火势没有扩散。好像只有使馆中央塔顶的一块区域着火了。只靠士兵手里的火把照明，几乎看不出有多大损失。大使馆的大门敞开着。两个共生体分列在入口两侧，四个后备警卫守在暗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爪族平民和人类孩子。他们被门卫拦住，只能在门外徘徊。

拉芙娜向大门走去，从“纵横二号”一路赶来的欧文、希达等一众孩子跟在她身后。

毕里阔步走在最前面，直对着无线电说：“好的。明白。”他在警戒线前停下，挥手示意大家退后，“抱歉，伙计们，里头还在收集线索。”

拉芙娜又上前两步，走到毕里跟前说：“提莫、格丽和艾德维怎么样了？他们可能就在里面。”真心话就这样脱口而出，其实她并不

想惹麻烦。

毕里压低了声音：“帮帮忙，拉芙娜，让这些人退后。拜托，拿出点责任人的样子来吧。”

“让拉芙娜通过，伊格瓦先生。女王特别召见她。”躲在暗处的一个共生体说。那是木女王的内侍。

也许毕里皱了皱眉头，但光线太暗，那表情也只是一闪而过。他一边放行，一边转身对着人群喊道：“好啦，拉芙娜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要是你们能让出空间，方便我们工作，她会很感谢大家的。”

拉芙娜没有回去反驳他，但，我已经知道毕里·伊格瓦是个讨厌鬼了。

那位女王内侍和加依·乔肯路德一起，领着拉芙娜深入使馆腹地。他们俩都带了提灯，加依移动灯光，四下探照着。他的声音既愤怒又得意：“我们抓住那帮杂种了。”他另一只手握紧着斧头——不会是把染血的斧头吧？

她还是第一次走进这座所谓的大使馆。这块禁地与传闻所言多少有些不同。那些不规则的金属片和抛光的石头都是从公共建筑上撬下来的，如今被用来装饰使馆内部。墙壁没有使用吸音材料，满墙伤痕累累，也许他们近期刚拆掉了什么东西。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垃圾堆。天花板很高，基本够她直起身子行走，但从垃圾堆中穿过的小道都太窄，无法保障共生体的私人空间，也没有避让带供他们暂时停留，再依次有序通过。一路上，透过墙壁上的孔洞，她不时能看到木女王的卫兵在更远的走廊里搜查。

他们穿过一扇扇被砸坏的房门。空气温暖而潮湿，充斥着体味和焚香味。在内侍的带领下，他们沿中心望塔的楼梯盘旋而上。加依殿后，嘴里还在愤愤地说着他们如何“好好教训了它们一顿”。

楼梯尽头是一扇门，门锁也被砸坏了。内侍拉开一条门缝，一阵风扫过他们，钻进房间。内侍先和里头一个共生体用爪族语问候了两句。拉芙娜只听出一段和音，说法却自相矛盾：“太挤了”和“进来吧”。内侍朝加依和拉芙娜努努嘴：“请进吧，两位。我留在外

面。”他走下楼梯，所有组件散开，保持着尚能思考的最大距离。楼底的组件依然能和主楼的士兵交谈。

拉芙娜和加依进了屋。风跟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门。

她环顾四周，注意到损坏的窗户和烧毁的窗帘。以前——可能就在几分钟前——天花板要比现在低得多，因为那里曾悬挂着丝质顶篷。无疑，这里曾经也和大使馆其他区域一样，像沼泽一样暖和。现在这里很冷，而且全是烟味。木女王站在一堆从衣橱滚落的垃圾周围，余烬在她脚边缓慢燃烧，但她的组件全都看着拉芙娜，甚至包括那个幼崽。“我们会找到格丽、艾德维和提莫的。”她同时说出三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一节和弦，“我保证，拉芙娜。”

内维尔点点头：“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也大致知道它们在哪儿。”他戴着她留在飞船上的数据王冠，脸蛋被熏得乌黑。显示器后方，瞳孔微微放大。她还是头一回在他脸上看到恐惧。“热带佬一定为此准备了好几周。它们对那三个孩子的作息习惯和他们的爪族密友了如指掌。”他疯狂地朝那堆废纸后面猛踢一脚，然后恢复常态，用微微颤抖的手抹了把脸，“我已经跟约翰娜和行脚取得联系，他们正驾驶反重力飞艇缉捕绑匪。斯库鲁皮罗说，‘俯视之眼’号会在大约一小时后起飞。”

拉芙娜穿过房间，低头打量着内维尔踢飞的东西：一个共生体的组件。不，是两个。一个浸在一大摊血泊中；另一个身体僵直，仿佛是在跳跃过程中被杀死的。他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什么惩罚也不起作用了。活着的时候，他们属于一个自视甚高的家伙。很少有穿着如此气派的热带爪族。她瞥了一眼木女王。

“是神赐的两个组件。”女王说，“加依赶到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两个家伙了。”

加依站在拉芙娜身后：“其余的家伙肯定在至少一个小时前就离开了，他们带走了雪橇和所有东西。”

内维尔匆匆看了一眼加依：“加依当时并不知道，但是——我负全责，是我搞砸的。孩子们可能到过这里，我们没时间等木女王——”

加依插嘴道：“听着，我什么都没做错。我们破门而入，追着那家伙冲进塔里，我们以为是个完整的共生体。那混账说孩子们在他手上，说他割破了他们的喉咙。我们闻到屋里着了火，就砸开门进去，然后他开始攻击我们。我们杀了那两个组件，结果发现就只有两个组件！”

拉芙娜转身看着他：“而且孩子们也没在这儿？”

加依瞪着她，想发怒反驳，却硬生生咽了回去：“没有。什么人都没有。”

木女王还在尸体周围查探，拉芙娜走了过去。她从来就不喜欢神赐，但——“我都不知道，共生体还能做到这种事。”

木女王耸耸肩，但拉芙娜知道她只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为所动；她那只恶魔般的幼崽眼神中透着茫然。“热带佬都是疯子。”木女王说着，又嗅了嗅那个倒在血泊中的组件，“我想这应该是那个共生体的语言中心，最近的组件变动也是由他主导的。另外，这两个家伙总是比其他组件更注重书面材料。”

内维尔一脸诧异：“这事我可没听说。楼下还有几处小火，都是洒了鲸脂油后点着的，不过都没太烧起来，没有把这里彻底毁掉。”他看了看遍地烧焦的文件，“他们可能在最后一刻发现了需要销毁的秘密。”

木女王转向他说：“这两个凑到一块儿，说不定脑子也够用了，知道先烧什么。”她抖了抖身子，“也就是说，神赐不惜牺牲两个组件，也要保守秘密。”

姑且有一件事情不算太坏：云雾散了，下一场风暴还在海上，两天后才会到来。虽然斯库鲁皮罗的大型飞艇还要十天才能首航，但他还是派出了小型电气飞艇协助搜捕。飞艇在空中盘旋，一圈又一圈，直到马达电力耗尽。更进一步的空中搜索就要仰仗反重力飞艇，还有轨道飞行器拍摄的低分辨率照片了。木女王的领土内有数百万公顷的雪原、光秃秃的石山和冰封的海峡，好在仍有目击者幸存，而雪地上的血迹则为寻找格丽、艾德维和提莫提供了线索。最优秀的地面追踪

员已经搜遍附近所有的林间小路。轨道飞行器也传回影像，指引他们去更远的地方。山上农场几乎和标明产权的荒地一样多，人最有可能被藏在那里。

与此同时，约翰娜和行脚完成了飞艇没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追踪到四处逃散的热带佬中最集中的一支。他们借助云朵和崖壁隐匿踪迹，观察着热带佬的一举一动。这帮乌合之众早在绑匪回到大使馆之前就跑了——也许它们会在哪里会合……

大部队沿东森林大道逃跑，中途没有停下，也没有和谁碰头。一直以来，大使馆的这帮热带佬就是一副蠢样，总爱在最不合时宜的天气里拉雪橇玩。不过眼下，气候和地形倒是适合来一场疯狂的雪橇之旅。从高钮山口山脊处，它们纷纷跳上雪橇，开启了一场长途滑雪障碍赛，只有偶尔的翻车和激烈的碰撞才能暂时让它们停下。然而，就在它们朝王国边境关卡——东大门挺进时，暴风雪袭击了它们。当时，仅剩的八只雪橇上挤满了幸存者。终于，它们闯过东部边境关卡，有伤员出现，但没有成员死亡。

理论上，热带佬已经不再受王国法律制约了，但事实上，缉捕人员还是在境外赶上并拦下了它们。

东大门失守几小时后，约翰娜和行脚回到公寓二楼，与拉芙娜碰面。屋外风雪肆虐，雪花直在窗前打转。屋内倒是舒适温暖。他们从冷谷带回了拉芙娜等候多时的货物，堆在窗边的桌上。一万个加法器电路，装在一块五十厘米口径的碳压磁盘里。这些东西还要送去斯库鲁皮罗那里接受测试，不过，约翰娜和行脚这次前往北方，却为她明确了下一个目标：真正可靠的数字处理器和数据存储设备。这些加法器若能通过测试，前路便会畅通无阻，拉芙娜和斯库鲁皮罗为此已经奋斗了十年。

收到这批货物，本该是拉芙娜这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刻。结果，当约翰娜把漆黑的碳制圆盘交给她时，拉芙娜几乎没有时间就着灯光好好看上两眼，欣赏一下磁盘上极其微小的花纹。她打算尽快把装置送给斯库鲁皮罗，好让他赶紧完成检测。与此同时，她还有别的事要处理：三个最年幼的人类孩子失踪了，三个共生体基本被屠戮殆尽了。

拉芙娜、约翰娜和行脚一同坐在那张美丽的地毯上，内心悲凉，仿佛置身于暴风雪之中。

约翰娜可能哭过，但不留痕迹，此时她只是一脸焦虑。“本来，我们可以一路跟着热带佬，说不定能找到它们荒山上的老巢，可惜风暴来了。”大部分情况她已经通过无线电汇报过了。明早，孩子们都会去新会场，到时她会再说一遍。约翰娜怒形于色，对着膝上的枕头就是一拳。行脚的组件围绕在她身边，同样的疲惫与不悦。

“我们谁也没救出来，”约翰娜说，“什么也没找到。这次的变故唯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能和杰弗里共事，他负责地面追捕。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真正合作。”

“还没有哪个人类比杰弗里更了解森林。”行脚说，“他和阿姆迪从熔炉峰起程，追踪一小群逃亡者的行迹。他们就快赶到热带佬大部队的前头去了，这时候风暴来了。”

“这么说，热带佬被杰弗里和木女王的卫队两面夹击？”拉芙娜问。当时，她和大部分孩子一起在“纵横二号”上观看传回的影像，密切关注着整场追击的进展。

“没错，我们确实困住它们了。否则的话，它们肯定会躲进风暴里，直到把我们甩掉的。”约翰娜又给了枕头一拳，“尽管如此，要不是该死的加依·乔肯路德，我们本可以抓住更多逃犯的。他带队冲了上去，痛打那群热带爪族。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拉芙娜点点头。约翰娜也不打算放过他，事实上，她已经公开、大声地抗议过了，“纵横二号”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孩子听到了她的指责。加依的攻击根本没有效果，只是彻底打散了原本聚在一起的热带爪族。“是啊，”拉芙娜说，“我们都看见了。”还好木女王带了摄影机，“热带佬蹲伏在雪橇周围，就好像能够理性思考的集群，然后加依那群人冲了进去——”

“没错！然后一转眼的工夫，热带佬就恢复成单体的形式，四处逃窜了。”一时间，约翰娜目光游移，“暴风雪天气，我们根本抓不住几个。”她的脸上布满阴霾，“热带单体闯进北方风暴里，我敢打赌，它们现在都死了。”

“杰弗里和阿姆迪带了网具，”行脚说，“他们设法抓了几个。”他摇晃着脑袋，若有所思，“他们是一对不可思议的组合。杰弗里进入森林，就跟共生体一样如鱼得水；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是个矮矮胖胖的天才，但是太过善良，甚至连荤腥都不爱沾。我赌用网是阿姆迪的主意，他俩抓住的热带佬比木女王的士兵和内维尔那伙白痴逮到的加起来都多。”

“你们在雪橇里找到什么没有？”

约翰娜摇摇头：“只有等内维尔开了大会，我们才会知道。当时，我们还在天上，阿姆迪和杰弗里忙着收网，主要是加侬那帮人查看了货物……我敢说，就算在这儿待了十年，他们还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他们转呢。如果有什么东西没有主动回应，或者没有服从语音指令，他们就认定它坏了。最后，这帮蠢货拿斧头把雪橇和货箱都劈成了柴火。”

“我看他们掉了点东西在地上，像是一堆杂物，但我不时能看到七色的反光。”

“没什么要紧的东西。”约翰娜说，“这些年来，热带佬一直在偷我们的科技制品，但大部分都是些发光的垃圾。我需要真正有用的线索。格丽、艾德维和提莫到底在哪儿？怎样才能把他们救回来……”她的声音变轻了，越发悲伤了，“或者说，我们还能救回他们吗？”她抬头看着拉芙娜，“我看得出杰弗里很沮丧，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就连小时候也没有。就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凶杀草地。”

十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听到与格丽、艾德维和提莫有关的消息。最近，公墓那边发生了一件事：在一个风雪肆虐的黄昏，数百名共生体和余下的所有孩子迎着风雪，为贝尔、垃圾桶的一部分组件，还有贝斯里几乎所有的组件举行葬礼。这项仪式似乎已经成了爪族的新传统。葬礼上，内维尔做了简单发言，他先是感谢逝去的爪族密友，之后向大家保证一定会找回那些被抢走的孩子。紧接着，爪族和人类代表也陆续发言，悼念死者。他们在评价脾气一向暴躁的贝尔·奥恩里卡时，竟然说了很多赞美的话。贝斯里看上去悲伤、困惑，他仅存的最后一部分组件孤零零地站在自己的墓旁。

这次的谋杀和绑架事件让人类孩子团结一心，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此时，为了同一个目标，所有人齐心合力，抱怨声也日渐消失。虽然失踪的孩子尚未找到，但在后续追踪中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线索，如一些偷来的小饰品和玩具，热带爪族装满食物的雪橇，还有一些只有人类才能消化的谷物棒。如此看来，有人早就计划好，想要带着劫走的人类孩子去很远的地方。对此，内维尔承认自己的领导能力不足，对事态毫无准备。尽管他们在救援上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还是一团糟。

由此推断，敌人可能已经渗透到了王国内部。显然，敌人对两腿人的研究很感兴趣。在每份嫌疑人类名单上，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这两个名字都排在靠前的位置。看来在王国之外，一股异常危险的势力已然崛起。这一次，它成功利用了自己的傀儡，可下一次呢？

内维尔和木女王唯有加强合作以求共生。爪族和人类都愿意献出个人时间，进行特别时期的值班警戒。那些较年幼的孩子身边一直都有两倍数量的保镖。杰弗里和阿姆迪留在镇上，组建起一支全天不间断的城镇巡逻队。内维尔还任命了特别委员会，制定和推行新政策。

每十天开两次例行会议。在一次例会上，内维尔总结了计划委员会商讨得出的最终方案：那些不太成功的生物科学项目将被当前紧急的安全项目所取代。

行脚之前就说过，掌权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以维持政权稳定。现在发生的一切与他当时的预言完全吻合。不过现在，行脚的话里少了一些愤世嫉俗：“虽然目前的事态发展在政治上对内维尔有利，但我不相信他能策划出这种阴谋。”

“他一个人确实不行，”约翰娜说，“但如果内维尔中了维恩戴西欧斯的奸计，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她瞥了拉芙娜一眼，“你说你在大使馆看到内维尔时，他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是的。”

约翰娜点点头：“我觉得内维尔一定是跟魔鬼做了交易，而现在摆脱不掉了。”她沉默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可能是无辜的。今天我和杰弗里又谈了一下。我觉得如果他能在镇上多待一段时间，我完全可以查清楚他都知道些什么。杰弗里和阿姆迪竭力想要阻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们完全支持内维尔这次推行的安全项目。杰弗里认为，我们当下急需武器，比如内维尔昨天在例会上提到的那种手持火炮。如果剃刀说的黑暗联盟是真的，杰弗里说他是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有些事杰弗里瞒着没说。剃刀，还对你说了别的什么吗？”

拉芙娜摇摇头：“没有了，你是知道的。”他们之前就谈过这个话题了。剃刀出席了会议，如往常一样支持内维尔。尤为不同的是，这次他竟然没用那种阴阳怪气的挖苦语气。但是，他承诺给予拉芙娜的帮助依然没有兑现。

“疯狂坏女孩”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要我说，木女王就该把剃刀抓了送去审问。”说完，她瞪了行脚一眼，“你怎么看？你下午刚见过那位女王吧？”

行脚的组件相互打量着。他是有点尴尬吗？“事实上，我们最近一次聊天比较，呃，亲密，可能是这段时间内最亲密的一次。我看清了一些事。我担心她会变得比以前更怪异。”

“是因为那个幼崽吗？”

“是的。现在希特长大了，但目前整体情况还不稳定。虽然木女王知道它是个麻烦，但它成了她的一部分，她已经没法自己处理了。

现在她总在不同的状态间摇摆不定，而我碰巧遇上的是那个温柔的她。”

“嗯，那你应该让木女王甩掉小希特。”约翰娜说，语气和她平常对待单体时的友善态度截然不同。

“嘿，即便我们处在蜜月期的时候，这种建议在我看来也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是过去的木女王，是万万不会允许自己偏离正轨这么远的。我们相恋之初她就知道，这种关系一旦开始，她就要放弃自己数百年来稳定心智，但我们都没有想到，她最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她意识到自身存在问题，而且已经在积极处理。我相信她会成功的，尽管在此期间，她的许多决定会显得自相矛盾。对于内维尔强化安全保障的计划，她非常支持。在当前情况下，她认为内维尔是执行这些安保项目的最佳盟友。但有时候，她又和我们一样对内维尔充满质疑，认为他是维恩戴西欧斯或者剃刀的傀儡。当然，她没办法直接找维恩戴西欧斯对质，但她也不会接受你的那个建议——把剃刀送去审问！”

十五天过去了。剃刀-泰娜瑟克特被软禁在秘岛的旧城堡里，对此没有公布任何情况说明。但是由于那里有很多秘密通道，拉芙娜怀疑剃刀其实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剃刀还没来找拉芙娜！

拉芙娜继续秘密监视着内维尔的线上活动。内维尔和毕里还是和以往一样笨拙而谨慎。即便她没有指挥权限，也能一眼看穿他们企图监视她的那些可笑尝试。但话又说回来，内维尔拥有对轨道飞行器以及他私自挪用的那些通信设备的实质控制权，所以有些数据连她也无法获取。

最近，尽管受到了这场惨剧和各种猜忌的影响，拉芙娜还是得到了一条不算太坏的消息——“俯视之眼二号”首航。这个庞然大物的大小和外形类似一艘小型星际货船，虽然它只能在低层大气中飞行，载重量也低于反重力飞艇，但它依然是安全而且相对便捷的交通工具。之前，内维尔说“俯视之眼二号”能给王国的救援能力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现在看来，他说得没错。

与此同时，拉芙娜则忙于她的冷谷计划，枪械设计的任务也被正式指派给了她。这两个项目都需要和斯库鲁皮罗合作。斯库鲁皮罗和她约在北区实验室见面，一瞬间，她感觉自己又回到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灾难研究组还没出现，政变和谋杀也尚未发生。

虽然拉芙娜的住处距离北区实验室不到五公里，但如果要去那里，她得先走到搭乘缆车的站点，然后乘坐缆车前往内海峡。此时海峡大面积结冰，持续的降雨又为其表面附上一层几厘米厚的雨凇。要想渡过海峡，就必须不停地更换船只和雪橇这两种交通工具。好不容易走完前面的路，接下来的后半程依然是举步维艰，即便剃刀的手下已经把沿街的排水管道清理通畅了。一个半小时后，她终于安全抵达斯库鲁皮罗位于北区采石场的办公室。正当她擦拭着身上的湿衣服时，斯库鲁皮罗穿过众多的玻璃器皿和电子设备，站在了她的面前。

“你好，斯库鲁皮罗，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当面谈吗？是枪还是冷谷计划？”真希望是冷谷计划啊。如果不是危机当前，她原本打算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那边的。

“都是，也都不是，”斯库鲁皮罗生气地说，“先聊点轻松的话题吧。你衣服干了没？我可不想你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干了。”

“那就好。”斯库鲁皮罗把她带到房间一侧的测试架前。这里满是连接器和电缆，以及本地制造的电池和稳压器——虽然都是一些低科技产品，却是拉芙娜和斯库鲁皮罗花费多年时间研制出来的。众多设备之中藏着一块玻璃，一块一厘米宽的碳质膜附着在玻璃表面。斯库鲁皮罗和他的助手们把这块碳从一万个数组阵列中小心翼翼地切了下来，之后再接上相匹配的电源和数据线。“我们今天上午才刚装设完毕，”斯库鲁皮罗说，“其实，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些测试，但还是想让你看看。”他的所有组件都聚集在设备四周，用鼻子点开开关，然后开始纠正错误指令。斯库鲁皮罗有几个组件看起来已经很老了。白脑袋可能都听不见低频段声音了。拉芙娜看到斯库鲁皮罗的其他组件总是围在白脑袋身边，由此推断白脑袋可能已经无法准确地辨别超声波，也就是思想声了。斯库鲁皮罗说，适应年轻组件需要时间，如此一来，他就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了。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看看木女王现在的状况就知道了。“快看！我没算错。看到没？顶端引线的编码是二进制的十二，低端引线的编码是二进制的十七。”他对着

微型灯组成的图样摇着鼻子，指向另外两排光下面的第三排灯，也就是输出线路，“十二加十七等于二十九！”

“你成功啦，斯库鲁皮罗。”拉芙娜说。

斯库鲁皮罗顿时得意起来，一个忠于内心想法的组件说道：“我们成功啦。我和你，还有‘纵横二号’的设计程序，都成功啦。当然了，还有这里以及北方团队的功劳。”他一边说着，一边陶醉地摆动脑袋，“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不同的速度条件下测试‘纵横二号’，继而由它确认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的加法器电路甚至可以进行每秒钟上万次的操作，一秒接一秒地持续好几个小时！”他抬头看着她，“目前我们在冷谷完成的设计——绑架案发生前刚由约翰娜和行脚送到——就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巨大进步，同样是百微米规格的产品，我敢说它也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试想一下，我们将同时拥有时钟、数据存储器 and 整套指令系统。”

拉芙娜点点头，表示赞同他刚才的说法。下一步就是从上千种文明的处理器设计中萃取精华，进行优化，以适应冷谷出奇原始的环境条件。“当然啦，”她说，“整个过程中，接线工作可能是最无趣的环节。”

“是啊，那工作就像是编织地毯时需要打结一样，要数千个小时啊。不过，用不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能造出一二十个处理器，重要的是，它们完全属于我们。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造出可视芯片了，不过也会产生更多乏味的工作，需要我们用爪子和手去完成。”

“但我相信，我们在十年之内一定能实现自动化。”然后，接线的工作就可以交给机械去做了，这也是她向孩子们承诺的文明起点。虽然现在看来很原始，但已经足够了。“未来，我们可以逐步缩小成品尺寸。”总之，这将成为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技术文明的开始。

“没错。”斯库鲁皮罗说。他过去在“纵横二号”的资料库里读过这段历史。刹那间，他们俩面对面站着傻笑，看上去就像一对快乐的傻瓜。她非常愿意帮忙收拾这些连接器，设置她自己的自动计算器。这小玩意儿可能不会给孩子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提莫是个例外。他……

提莫会爱死它的。这一想法将她拉回到可怕的现实。等有时间再收拾它吧。面对眼前这个奇迹，她后退了几步，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你还有别的事要对我说吧，斯库鲁皮罗？”她问。

斯库鲁皮罗的脑袋还在不停地上下摆动，但也很快回过神来。他踱步走到窗前，盯着下方的采石场，也可能在看远处那些闪光，此刻他的手下正在棚屋里造船肋和船桅，光正是从那里折射出来的。第二艘大型飞船已经开始建造了，显然，它将会被命名“俯视之眼三号”。说到命名，斯库鲁皮罗在这件事上实在缺乏想象力。

斯库鲁皮罗从窗口转过身来，竟然没有谈论“俯视之眼三号”：“你知道，内维尔微型火炮的构想蠢得可笑。”

那是内维尔首度从技术层面上回应绑架事件，比起新飞艇首航，他似乎更重视这件事。他为该项目拟了一个口号：“保护全员安全”。大部分孩子都很喜欢这个构想。拉芙娜当然知道微型火炮是有办法制造的，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很常见。要制造这种火炮并不难，问题在于，仿制也很容易。当前在这颗星球的这片地区，王国在军事上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如非必要，还是别让其他国家有机会依葫芦画瓢为好。此外，根据“纵横二号”的推算，等王国的技术水平再进步一些，他们将有能力造出更厉害的个人武器。“但是斯库鲁皮罗，你忘了吗？木女王非常支持个人火炮的设想。”最近，她在例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倾向。

斯库鲁皮罗恼怒地哼了一声：“我以前就和你谈过这种武器，本质就是个平庸的蠢主意，只是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显得略有必要罢了，设计本身简直蠢透了。”他指派一个组件去房间另一头取来设计图纸，递给拉芙娜。

设计图是拉芙娜根据内维尔的大致描述绘制成的。她盯着看了一会儿：“呃，我添了火光和噪声抑制装置，”它们并不在内维尔所提要求之内，“你希望炮筒更长一些吗？”

“没错！难道你想让它在你的脸上爆炸？”在第一次野战炮击实验中，斯库鲁皮罗的白脑袋就是因此受伤，导致听力受损的，“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基本的保障。再看看这个，你们叫它什么来着？哦，柄。”

对于内维尔的这一提议，拉芙娜倒是觉得挺巧妙的：“这个设计参考了爪族使用的颚斧的握柄，斯库鲁皮罗。”但转到侧面却发现，它的下半部分很像范那把丢失已久的手枪。

“太蠢了！”除了一个组件，斯库鲁皮罗其余所有组件都围了上来，夺过拉芙娜手中的图纸，“对于有胳膊、有手的人类来说，持枪、扣动扳机和装弹都很容易。但换作共生体，瞧，首先其他组件需要作为助手站在两边，把鼻子杵在拿枪的那个组件前面。尽管子弹和弹匣的概念都还不错，但共生体钻到炮口下摸索着装弹的样子简直难以想象。”

拉芙娜一直盯着图纸。看来把内维尔的建议输进“纵横二号”的多重设计程序里修正一番很有必要。这怎么看都是为人类设计的武器。“还有什么好的修改意见吗？”

“让我想一想，”他又看向窗外，“既然我们非得为这事儿浪费时间，那么至少把事儿做好了。”他从背篓里抽出一张白纸，画起草图来，“嗯，枪筒长一点能提高命中率，也能让扣动扳机、持枪和后续维修都更容易……”

他们俩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讨论并做了几处改动。其实主要还是斯库鲁皮罗，离开“纵横二号”的辅佐，拉芙娜基本上对设计一窍不通。果然不出所料，最终设计出的产物更像是一架多人合用的重型武器，而不是私人手枪。“不过我能确定，人类用起来也很顺手，然后——”他抬起头，好像在聆听什么。拉芙娜只能听到从下方锻造车间持续传来的敲击声，但斯库鲁皮罗的所有组件都紧贴玻璃，朝着下面张望。

看来，他是在等什么人。拉芙娜迈开步子，穿过房间，慢慢靠近窗边，用手挡住反射在房间玻璃上的灯光。车间里的闪光穿透层层雨幕。冰冷的雨水从实验室的屋檐滴落，泛着微光。拉芙娜顺着斯库鲁皮罗注视的方向看去，一段摇摇晃晃的“之”字形木楼梯一直通往斯库鲁皮罗的办公室。楼梯仅容许单个组件通过，极其狭窄。暮色中，几个组件列着队，缓缓爬上那段楼梯，只有黑色的轮廓，但看上去有三个共生体。突然，车间一道闪光照亮了最中间的那个七体，从上到下披着沉重的雨衣，有个较小的组件坐在最大的组件肩上。是木女王。

不一会儿，木女王的保镖首先抵达门外的楼梯平台。拉芙娜不认识那个共生体。他的各个组件在建筑物外分散开来，把守着每一个方向。最后，木女王的组件也陆续现身。她在门廊停留片刻，然后脱掉雨衣，顺势抖落毛皮上的雨水。她目光犀利，看了拉芙娜一眼便走进屋，同时也带进一股寒气。

“春天真是个讨人厌的季节，”她说，“冬天还没结束，它就来了。”她一边说着，两个组件直勾勾地盯着拉芙娜。她的恶魔幼崽则死死盯着斯库鲁皮罗屋内的实验器具，眼中闪烁着毁灭之光。“你在太空中经历过更极端的天气，不是吗，拉芙娜？”

“是的，气候非常严酷，但好在有先进的防护措施，使我们免遭了不少罪。”我们居然在友好地对话！

斯库鲁皮罗早已走到实验室另一端，站在隔音屏的后面。隔音屏足够厚实，使他既能参与对话，又不会干扰女王思考。

木女王朝他点点头：“没别人在吧？”

“没有，陛下，任何可能窃听我们谈话的设备也都被关闭了。”

突然，那个幼崽跳上实验台，对着连接器和充电基座嗅个不停。木女王的其余组件在拉芙娜身边慢慢散开。“和你打交道比跟内维尔简单多了。”她说。

拉芙娜点点头。

木女王停顿了片刻，说：“抱歉，请把我刚才的话当作一句赞美，甚或一句道歉。我知道自己现在变得很难相处，我的一一呃，我是说行脚一定告诉过你，我近来心智状态不太稳定吧？”

我该作何回应才好呢？拉芙娜尽力用诚挚的口吻说：“行脚确实说过，你的新组件……让你有点分心。”

木女王浅笑一声：“谢谢你善良的措辞。”她的六个成年组件齐刷刷地看向小希特。这个小恶魔用天真无邪的眼神和一系列身体语言作为回应，一副“出什么事啦”的样子。当然，这只是人类拉芙娜的解读。过了一会儿，木女王又说：“若是一个世纪以前，我是绝对不

会选择这条路的，我也绝对不会接受和弦·红夹克不切实际的狗舍计划。那会儿，我最爱的行脚还没把冒险因子传染给我。但是现在，我感觉陷入了自有记忆以来最大的困境。在我意识到这些危险之前，希特就几乎已经把我毁了。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平衡。行脚给了我不少建议，与此同时……”

木女王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拉芙娜身上：“如你所知，尽管我们之前有过分歧，但我最信任的人依然是你、约翰娜，还有行脚。”

拉芙娜点了点头。天人在上！“谢谢你。”

“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更紧急的事吧。”她停了下来，像是在思考。

房间另一端传来斯库鲁皮罗的声音：“你指的是内维尔和他耍的那些花招？”

木女王的两个组件抬起头来：“是的。在拉芙娜被内维尔夺权之后，我仔细观察过他。他想要掌管王国，但他不够聪明。问题是……”木女王声音逐渐低沉，慢慢陷入沉思。

斯库鲁皮罗插话道：“问题是，内维尔成了某人的傀儡——那是个比他聪明百倍的爪族。”

木女王所有的脑袋都抬起来了：“斯库鲁皮罗！你能不能别再插嘴了！整个房间被你的思想声占据着，本来就够烦人的了。”

“对不起！真对不起。”

随后，所有脑袋又都转向了拉芙娜，小希特是最后一个转过来的。“谋杀和绑架正合内维尔的意，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吗？如果是，那我们——你和我联手——轻易就能让内维尔的宏大野心破产。但你也知道，剃刀不断暗示这些都是维恩戴西欧斯的阴谋。如果果真如此——或者更糟，如果剃刀同时背叛两边——那么我们恐怕真会被击垮。”她默默思考片刻，“内维尔想让我们以为凶手是热带爪族。大使馆的那帮乌合之众，我已经监视了近十年之久。它们真有能力组织这场偷袭吗？我表示怀疑。”

“神赐倒是够聪明，”拉芙娜说，“就是行为太怪诞。约翰娜认为，热带爪族的变化或许和我们这十年来的贸易有关。”

木女王笑出了声：“这能为一亿员热带大军带来什么变化？”

拉芙娜也笑了：“行脚对此看法跟你差不多。”

“嗯，我知道。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和他俩都聊过了。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向各位诚挚道歉，并祈求和解的日子。即便内维尔是别人的傀儡，神赐和他的那伙流氓手下也是这场行动的关键，一定不能轻视。过去五年间，我们一直在东海岸一带打探消息，希望得到大掌柜、维恩戴西欧斯等人的相关消息。还是说，我们一直以来的方向是错的？假如神赐背后另有他人指使，那很多事就说得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去核实这种猜测。”

斯库鲁皮罗说：“那就把约翰娜和行脚派去热带地区吧！哎呀，说漏嘴了。”

木女王向斯库鲁皮罗点了点头：“就像他说的，我们早该行动了。不过这会儿，约翰娜和行脚应该已经飞越大河沼泽河口了。”

拉芙娜明白，就算不把大沙漠考虑在内，这片大陆的热带地区也足够辽阔了。“结果是不理想，但也不能证明我们方向错了啊。”她说。

小希特对着空气猛咬一口，木女王没有受其影响，依然有条不紊地说道：“的确如此，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考虑到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我们也应将注意力放在热带地区，就像我们关注长湖共和国和东部家园那样。”

“没错。”

“当务之急是在内维尔他们知晓我们的计划之前，开展一切必要的勘察工作。约翰娜和行脚也是这样想的。内维尔以为他们今天是去熔炉峰，他们真正的目的地可比熔炉峰要远得多。”

这里距离熔炉峰大约六十公里，距离另一个地点则有上千公里。不过，不管飞去哪里，驾驶反重力飞艇的难度都是一样的。即便如此

——“要是在他们出发前，我们能先坐下来商讨一下就好了，木女王。”

“为什么？他们都挺想去看看的。这次行程只要一两天时间，不像之前东海岸的那些侦察任务。他们只需保持安静，直到返程那天。”

“我还是觉得，内维尔很有可能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了。”

“那又如何？”木女王说，“反而说明我们要尽快行动了。谋杀和绑架事件杀得我措手不及，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被内维尔牵着鼻子走。我希望在下一次‘惊喜’到来之前，我们能弄清楚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她看了看四周，“我们找你谈话还有一个原因：你不能再继续装傻了。内维尔确实需要你提供技术上的指导，即便如此，一旦他知道我们联手的事，你恐怕也没法自保了。如果他真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傀儡，那他极有可能会用暴力手段对付你。你得开始配备私人保镖了。我带了四个共生体过来，他们会和你显然没察觉的那些家伙一起，护送你回家。”她盯着拉芙娜的表情，面带微笑，“总之从今晚开始，我会扩大安保范围。”包括小希特在内，她的所有组件都上下摇晃着脑袋。

三个小时后，拉芙娜终于回到位于飞船山上的住处。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比飞船山之战以来的任何一天都多——整个过程还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她的大脑经过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塞满了各种规划和打算，也混杂着喜悦和担忧：用不了多长时间，冷谷实验室就能产出数以千计的处理器和视频元件，数量将远超斯库鲁皮罗当前项目所需。有一天，集成设备结合“纵横二号”的软件设计功能，终能产生革命性影响，在那之前还需要付出很多年艰辛的手工劳动。但付出是值得的，孩子们的生活和王国的国力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内维尔到底有多邪恶？假如他没有参与谋杀和绑架，那么同他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妥协便是可能的，既能为他保住颜面，又有利于拉芙娜实施自己的计划。

如果内维尔真是维恩戴西欧斯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傀儡呢？她或许可以劝他和那些家伙断绝关系。但要想证明他不是傀儡……看来一切

都取决于约翰娜和行脚能否找到线索了，前提是他们能找对地方。我现在就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们谈一谈。由于这是个秘密任务，所以她只能等待，或许还要再等上一两天。即便他们真能飞到热带群落的正中心，可仅凭一次空中侦察又能找到多少真正有用的线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次侦察只是多次飞行任务的开始，而且根本不可能一直保密下去。

拉芙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反复思考她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透过窗户，她看到驻守在屋外的新守卫，他们都是木女王派来的，光明正大地站在那里，丝毫不打算隐蔽起来。木女王心意的转变——或者说应该说，她成功控制了自己的心智——这算是今天最大的喜讯了。但这也是乐观背后无法忽视的担忧。木女王的性情极不稳定，很多时候完全取决于她的稳定和友善程度。有时，她的怒火会在一瞬间爆发，还会有意识恍惚和失忆的时候。因此，这场应对木女王极端心智的战斗尚未结束。

拉芙娜思绪万千，新的想法和担忧接连涌现。要是她能从这里接通“纵横二号”就好了。我今晚应该去那儿的。她一定还是遗漏了什么。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从二楼的窗户向外看去，她发现地上的雨水凝结成了晶莹的薄冰，在依稀的街灯下闪着光。睡一会儿吧。明天她得和“纵横二号”好好聊聊，或许她还会试着联系一下约翰娜和行脚。终于，拉芙娜拖着步子，走向自己的床。

黑暗中，拉芙娜躺在床上，侧耳听屋外的风声。整个屋子已经融入夜晚接近冰点的严寒里。这些房屋都太吵了。在拉芙娜小时候，室内和室外界限分明，室内只能听到人工设置的环境声，通常是些自然界中的小动物发出的声音，比如蝙蝠、小鸟或是四处觅食的小猫。毫无疑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设置声音和环境模式。她妹妹林恩总喜欢将环境设置成安静模式，这也是小林恩经常把她惹毛的一件事。当时，她们俩总会为了设置某种声音吵得不可开交。

声音对于听力超群的爪族来说极其重要。在这片荒野之中——尽管在拉芙娜的眼里，整个爪族星球都是一片荒野——爪族叫声以外的声响都显得异常恐怖。拉芙娜刚搬进这栋公寓的最初几周，那会儿行脚和约翰娜还没回来与她同住，她经常整夜难眠。一到晚上，总是有砰砰的响声传来，还夹杂着咔嗒声和呻吟声。尽管她试图给出各种合

理的解释，这些声音仍旧充满威胁。夜复一夜，她渐渐习惯了这些声音，其中一些听着竟让她感觉安心。

或许有那么一会儿，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时，一阵陌生的嘎吱声响起。听上去像是有人踩在前厅的楼梯上。

拉芙娜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真是蹑手蹑脚吗？如果上楼的是个爪族，他肯定能听到她的声音！不过，如果她大声呼喊，街上的守卫也能迅速赶来营救。她慢慢移到窗边，尽量不让自己的影子映在窗户上。屋外一片寂静，灯火通明——

——街上连个守卫的影子都看不到。

楼梯附近的嘎吱声停下了。她微微转头，能看见其中一段楼梯。那个爪族或许以为能瞒过她的耳朵，却没想到人类的眼睛完全能弥补听力上的不足。借着屋外的灯光，她注意到四周墙壁折射出的光，接着……她注意到晃动的影子，看着像是两个爪族脑袋。一个共生体已经悄然爬上了楼梯。

他一定听到了我转头的声音，也一定听出了此刻我脸上的表情。她猛一转身，向后楼梯间冲去。

前楼梯那边传来一阵压低的尖叫声和爪子重重踏在上面的声音。拉芙娜猛地拉开后楼梯间的门，大步通过，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这时，入侵者大声嘶吼起来，不一会儿便开始用身体撞击门板。拉芙娜用身体奋力顶住，门没法从她这一侧上锁，全靠她身体的重量和全身的力气来把守。她得想办法把门堵上才行。混乱中，她摸到了灯的开关。尽管这是一栋为人类建造的房子，但楼梯与肩同宽，天花板不过一米五高。台阶上堆放着各种野营装备，还有行脚和约翰娜每次远征带回的“垃圾”。他们每次都轻装上阵，最后又总带回一大堆纪念品。

离她不远处刚好有一捆木棍，每一根木棍的前端都装有短而尖锐的锋刃。她伸脚去够，压在门上的重量就减少了一些。门后的共生体所有组件齐上，猛烈地撞门。门被撞开一条缝，一只利爪探了进来。拉芙娜见势不妙，再次用力关门。有什么东西碎了。受伤的组件痛得

惊叫一声，把爪子缩了回去。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对面想必正捂着爪子呜咽呢。拉芙娜拿起那捆木棍，将末端塞进楼梯扶手的间隙里。她抽出两三根利刃插进门板，剩下的木棍也散开了。这下可以了！她将所有利刃刺进门板的不同位置，手中只留下一根。现在，如果对方再次撞上来的话，这门可比她之前全力抵抗时更紧。

她在箱子和口袋间匍匐移动，手中的木棍始终挺向前方。这武器对人类来说不太好用。它的肩钩毫无用处，握柄的下半部分带有诡异的弧度。不过好在它比较长，有一头还很锋利。

楼梯底部堆满她那两个室友的杂物：帐篷、各种器材、挽具和靴子。靴子。拉芙娜一边穿上约翰娜的旧靴子，一边透过外门的窗子向外看。屋后有一块空地。从山上，她能看到新堡镇的零星灯火。现在四周一片漆黑，她没有发现其他匪徒的踪迹。

说不定他们全都进到屋里了。上方楼梯口传来一阵叫嚷声，有人正拿着斧子砍向那扇门，顷刻间木屑飞溅。她看到劈穿门板的金属刃闪着光。

拉芙娜转身走向外门。外门只允许单个组件通过，还被横木门闩挡住了。她拔掉门闩，使劲推门。卡住了！她躬起身子，用尽全身的力气继续推门。嘎吱一声，门开了。拉芙娜疾步踏进凛冽的严寒中。此时，她身后的那个共生体已经把门的上半部分劈开了。行脚和约翰娜收集的那堆箱子和口袋一下子滚到入侵者面前，堵住了出去的路。

正是这宝贵的几秒，让拉芙娜有机会逃脱。她先是把肩上那支长枪刺进冰里，以此稳住身体，然后迅速通过门廊。约翰娜的靴子踩在刚刚冻结的冰上，冰面光滑得如同玻璃一般。她以木棒做支撑，与其说奔跑，倒不如说在滑行。房子里不断传出响亮的咯咯声。

只要赶在他们之前走到大路上就好了。至少能遇上几个目击者，说不定还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拉芙娜屈起膝盖，利用她的“滑雪杖”向前滑行。每一次至少能推进五米，锋刃轻轻擦破冰面，也利于她保持平衡。她再次推动滑杆。我是不是应该大声求救？她已经看不到自家的后门和门上的窗户了。也许他们现在连她在哪里都不知道！

正下方就是女王大道，在街灯的照耀下显得空荡荡的。拉芙娜继续向前滑行，却发现斜坡上的水冻得不像前面那样光滑。她一屁股坐

到了冰上，随之袭来一阵剧痛。她继续在崎岖不平的冰面上下滑、打旋。

她停在街灯下，全身被灯光笼罩。她打了个滚，挣扎着爬起身，手里居然还握着那根带刃的木棍。附近房屋的灯光照亮了路面，远处也射来一束强光——是杰弗里和阿姆迪！他们正向她飞奔而来。阿姆迪爪子上附着的冰粒闪闪发光，两个组件跟在杰弗里身边，帮他维持平衡。终于，九个组件一齐停在她的面前。杰弗里弯腰去拉她的手。

“来吧。”杰弗里说。她感觉身边的阿姆迪一边稳住杰弗里，一边帮助她起身。一瞬间，她感受到他臂弯里的温暖，以及四周刺骨的寒冷。

这时她看到，一个共生体正从她家公寓前门的楼梯上滚落下来，还有一个共生体连滚带爬地沿小路不断下滑。阿姆迪朝杰弗里叫了一声，但她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杰弗里突然用手臂将她紧紧箍住，双脚抱离地面。“我抓住她了！”他朝他们大喊。

其他共生体也围了上来，拉芙娜眼前全是铁爪和十字弓。她瞥见一辆装满干草的封闭式货车正缓缓驶来。

“抓好了，别让她乱动！”

有人猛地抓起拉芙娜的后衣领，将她的头狠狠撞向货车。

约翰娜非常喜欢乘坐反重力飞艇，只是有些时候——比如现在——飞行体验有点太过惊险了。她屏住呼吸，试图平复狂跳不止的心脏，然后瞥向舱室另一端的行脚问道：“现在我们距离地面多高？”

“不用担心，”他兴奋地答道，“离地面还远着呢。”

约翰娜探身出去，室外阴雨连绵，一片昏暗。他们已经在热带爪族的领土上空飞了几百公里，更准确地说，是一路滑翔和摇晃了几百公里。下雨之前，她看到地面多个地方出现火光，是在煮饭还是献祭？她看不清任何细节，也闻不到柴火的味道，因而猜测飞艇此时距离地面至少还有一公里。也许下方还只是丛林，不过行脚说他听到了爪族没完没了的叫声。如果他们试图飞越的是一座城市，那它的面积堪比斯特劳姆所有城区之和。

飞艇急行向前，险些倾覆。类似的状况一路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行脚全力稳住飞艇。他要是失败了，他们就又得头脚颠倒着飞了。幸好，这一次的危机很快就被克服了。飞艇很快恢复到正常的飞行高度。他们在黑暗中平稳滑翔的那几秒，感觉就像是坐在一艘真正的飞船上。

“实际上，”行脚说，“我们此刻距离地面750米。”他注视着不断闪烁的显示屏。约翰娜一看到这些显示屏就头疼了，更别提在整个旅程中，它们还会一直不间断地提醒各种潜在的安全隐患。这些年下来，飞艇的大部分船载传感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零件故障和功能失灵时常发生。他们要想观察地面状况，如今只能靠自己的眼睛了——通过敞开的窗户，或者透过反重力飞艇上那些尚未被修补遮挡的部分向外观察。

再飞行不到十公里，他们可以暂时降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那里也是沼泽汇入海洋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只有位于同步卫星高度的轨道飞行器才能提供最准确的导航信息，但今晚他们还不打算用它。

“你又在编造数据了吧？”约翰娜问道。

一颗狼狗模样的脑袋转向她，用鼻头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
“嘿，”他说，“只编了十位数而已。”当然了，只要他们飞得够低，行脚完全可以听出距离。“虽然谈不上精确，但也无伤大雅。”他继续道，“我敢说，内维尔他们肯定还没发现，我们今晚没去熔炉峰。”

“没错。”他们明天要飞快地察看一遍，然后火速返回。

“别担心啦，”行脚说，“我们早就该来这里了。”

大雨倾盆，天气无风，飞艇正以每秒数米的速度匀速滑翔。不一会儿，舱室地板开始积水，行脚声称这些雨水帮了大忙，让他更容易维持飞艇的平衡。

现在，他们的飞行高度已经很低了。一股混合了污水和野兽恶臭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对于行脚他们来说，这种气味并不陌生。他们听热带佬和水手的残体说过，这里的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大、更拥挤；心智全无的都市化扩张摧毁了一切思维和秩序。这里被称为“合唱之都”，并非空穴来风。

“它们以前没这么吵，”行脚说，“现在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在齐声高歌。听上去，它们的日子似乎过得很开心，只不过……嘿，说不定真有永无止尽的交欢这种事。”

他们越降越低，约翰娜再次看到地上的火光，不过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挡住了，只有零星的闪光，时而蹿起一阵让人窒息的滚烫黑烟。她瞥了一眼右边，抬起头喊道：“行脚，快看！那边是不是有东西在飞？”

行脚的两个组件顺着约翰娜所指方向看去。飞艇晃动了一下。
“我什么也没看到。不过，确实有一些奇怪的噪音。”

自轨道飞行器恢复使用以来，一直有人试图用它监视整个大陆，甚至包括共生体都未踏足的热带地区。轨道飞行器的光学设备比光传

感器强不了多少，只有千米级别的地面分辨率，远不如“纵横二号”十年前使用的近场成像系统。说话间，他们的反重力飞艇已经到达大河沼泽河口上空。那里是热带爪族最密集的聚居地，看来“纵横二号”上的图像和航海传说中对这一点的记载是一致的。

此刻，神秘的火光不见了。约翰娜发现，在她左侧有一簇忽明忽暗的微光。那是个庞大而静止的物体，细雨中无法看清它的形状。

“当前高度是四百米，飞船正驶往沼泽中那个温暖潮湿的着陆点，今晚我们将在那里过夜。嘿，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两百多年前，我——也可以说大部分的我——曾在这里生活了十天。那是我离热带群落最近的一次。”他陷入沉默，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那些家伙的叫嚷声消失了。我敢说，这片沼泽往内陆延伸的距离比我们想象中要远。我们或许可以降落在这里。”

“就算可以也不要，好吗？”约翰娜说。

“好吧。明天一定会很有趣。就算没发现大掌柜，只要能让我看到这些年来一直渴望见到的东西，为此搭上性命也值——”

一阵巨响。飞艇翻了个跟斗，猛地向地面冲去。

“行脚！”

“不是我弄的！”五体怒吼一声，显然还在跟操纵系统搏斗。这次的状况比她记忆中的任何一次都糟糕，除了行脚自找麻烦的那几次，比如很久以前他“意外”飞向了月球。“左侧升降舵正在——”

飞艇颠倒过来，以机身右侧某处作为支撑点前后摇摆。这既是反重力材料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这种材料就像某个跟众多物理定律谈判的律师，稍等一会儿，浮力说不定又会上升。

也可能不会。突然，有什么东西折断了，他们的飞艇再次下坠。行脚滚到约翰娜身边，两个组件探出窗外，张着嘴巴在雨中大口呼吸。还好，他的组件一个也没少。片刻之后，他回来了，嘴里叼着反重力材料。“接着！”他说，“抓紧别放！”

约翰娜抓住那块反重力材料的边缘。它扭动着，就像活了一样，正试图从她手中逃脱。行脚用嘴咬住剩余的材料。他左右晃动材料，想靠它们浮在空中，现在任何自动化控制系统都指望不上了。

“我们这次要完蛋了！”行脚喊道。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坠落，只是向下的速度比正常情况下要快得多。

有东西在敲打飞艇的右侧，接着转到左侧，之后又转向右侧……最后是底部的一阵剧烈撞击。约翰娜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记忆中行脚的声音在她耳边回荡：“听起来你还活着，对吗？”

哦，居然不是回忆。“对。”她终于答道。

“哈，又一次完美的着陆。”

“你没事吧，行脚？”

行脚没有回答。爪族在承受冲击力方面比成年人类更强，但共生体中出现倒霉鬼的概率也更大。“差不多，”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就是勒尔撞伤了一条前腿。”他犹豫了一下，“别管那个了。我们安全着陆了，而且离热带爪族还远。”

“可是我们没能飞到沼泽地那里。”

“是啊，”他轻笑了一下，“连你都听出来了。我们降落在了岩石之类的障碍物中间，我出去看看情况。”话音刚落，他的几个组件已经走了出去。

“嗯。”不知怎么回事，她还是没法站起来。她迷迷糊糊地想了一下。哦。她解开安全带，爬进雨里。行脚说得没错，他们降落在了坚硬的物体表面。她用双手四下摸索：这里有低浅的水洼，里面没有淤泥。这块石头或许是经冰川蚀刻的岩石，或许——她摸到一些有规则的缝隙——铺路石。她站起身，发现全身都被雨水浸湿了。

行脚聚集在约翰娜脚边。大个子组件疤痕舒服地靠在她身上。

“让我们来看看这飞艇还剩下点什么。”一道光亮起，勾勒出行脚一颗脑袋的剪影。行脚调暗提灯的光，用嘴巴叼住，光只能照向一面。灯光扫向整个飞艇，行脚的两个组件在残骸周围嗅个不停，毫无

疑问，他在探测声音。“天哪，”他说，“让这玩意儿再飞起来绝对是个挑战。”

飞艇的外观本就不好看，行脚这些年来的修修补补无异于雪上加霜。现在船体开裂，仅剩的反重力材料碎成一块一块，仍在奋力上浮。

行脚突然把灯熄了。“我听到了爪族的说话声。”他在约翰娜耳边低语，同时把灯塞到她手里，“调到你的眼睛能看见的亮度。”

约翰娜点点头。她把灯光调成淡紫色，微光下勉强能看清脚下的地面。这样一来，外面的爪族就发现不了他们了。与此同时，除疤痕之外，行脚的所有组件爬回飞艇，取出了应急补给背篓。他们以前就靠背篓里的装备撑过了好几周。

行脚说：“我觉得那些爪族是在找我们。我们在降落时弄出了很大的动静。”

约翰娜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音量回答，疤痕的脑袋与她的腰部等高，能清楚无误地听见：“那些是普通的共生体吗？”

“没错。我们本该被无脑的热带佬包围才对，可我却听到了东海岸的爪族语。”即便他们此后再无重大发现，此行抱着的最大疑问也已经找到答案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消息传送给拉芙娜和木女王。若能活着回去，当面传达当然更好。

“你带通信器了吗？”约翰娜问道。

“带了。”行脚催促她快走，离开飞艇坠落的地点。他们在淡紫色灯光的照射下，穿行在两堵石头高墙之间。事实上，那是两面砖墙，砖头呈直角搭砌，每隔几米就有水倾流而下。两堵墙之间有条小巷，头顶上方都是带排水口的屋顶。

“这条路的尽头是一片开阔的空地——过了那里就听不到说话声了。要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优势。”

行脚还在逗约翰娜开心。每当情况危急之时，他就会这么做。好吧，他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成功逃生经验。约翰娜配合地说：“比如，

“我们还能呼吸？”

“没错，而且还能思考。热带群落没有导致我们思维崩溃。只要我们能找到藏身的地方，很快就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了，就和之前那些行动时一样。当然了，飞行除外。”

“嗯，我们还可以把消息传送回去。”

“对。这里是最适合打探情报的地方。或许我们还能弄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些家伙在操纵你男朋友。”

“他不是我男朋友！”她几乎叫了起来。

“随便啦。”行脚说，“无论如何——”他的声音犹豫了，“等一下。”

约翰娜用提灯照向四周，发现勒尔掉队了。那个组件一瘸一拐的，背篓也快滑落了。约翰娜伸手取下背篓。

“多谢——”

约翰娜没有停下，她将双手伸到勒尔的前腿后，一下子把她抱了起来。

“嘿，等等！”行脚说，“我不需要这么多帮助。”

约翰娜没有回答，只是把背篓挂在肩头继续走着，勒尔在她怀里挣扎，像个不听话的巨婴。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行脚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勒尔在她的臂弯放松下来，伸长脖子，咬了咬约翰娜的耳朵——没有用牙咬，而是用她柔软的嘴唇。

他们沿小巷又走了三十米，速度比之前快多了。越快越好，因为现在连约翰娜都能听到身后传来咯咯的爪族语。行脚说里面还夹杂着“刺耳的咝咝声”，可能并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正前方，有个比紫色灯光微亮的庞然大物：一堵石墙。

“我记得你说小巷的尽头是空地。”约翰娜说。

“那里有个转角，”行脚低声说，“往右转。”

约翰娜听到行脚先前说的古怪噪音了。突然，他们身后亮起强光。“快跑！”她对行脚说。他们向小巷尽头跑去，刚一转弯，噪音就变得更尖锐了，一道刺眼的光穿透雨幕，照亮他们身后的石墙。

他们避开了那道光，约翰娜听到一阵和声：“追上他们。”她还听到金属爪子的咔嗒声。

约翰娜和行脚一直向前跑，勒尔不断提醒约翰娜该往哪个方向跑。

约翰娜不时看到前方高地的闪光，搜捕者在用滋滋作响的探照灯四处探查。那肯定是某种电弧灯。斯库鲁皮罗之前一直想研发这个东西，但拉芙娜提供了一种更易操作的低功耗设计方案。显然，对爪族来说，这样的电弧灯太亮了——他们很难在不弄瞎自己的情况下准确地照亮目标。

行脚带着约翰娜飞奔在一条比水洼略高的石头路上。在敌人疯狂探照的电弧灯下，约翰娜瞥见了砖木结构建筑的墙壁——很像北方的建筑风格，只是墙上布满了霉点。北方风格在这里可能维持不了太久。他们俯身躲在木头棚屋后面，躲开了探照灯光。

约翰娜感觉到勒尔警惕地收紧爪子。冷静点。现在没人能发现他们，最好的方案就是尽可能保持安静。

“我们需要逃到更远的地方去。”约翰娜说。

勒尔轻拍约翰娜的肩膀表示赞同，但他们改变了行进的方式。行脚先试行一两米，避开可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再告诉约翰娜和勒尔怎么过来。他们身后的追逐声逐渐减弱。听起来那几个共生体还在后面追赶，轻声地相互交流，就好像是因为自己制造了许多噪声而感到羞愧。

行脚步步小心，也离那些东部佬越来越远了。突然，一道光照在他们前方的那面墙上，刚好是他们一分钟后就会抵达的地方。那道光移开了，几秒钟后又照了回来，然后再次移开。

约翰娜坐在石头路上，用膝盖托着勒尔一部分的身体：“我们或许可以躲在这里等一会儿。”

这句话是约翰娜用唇语说的，但对行脚来说足够响了。一两个组件摇着脑袋说：“看到那个方向上有多残破了吗？”那些所谓的建筑，不过是堆腐朽的木头。“我听到前方有热带爪族说话的声音，我们就快离开这些东海岸笨蛋所在的安全区了。也许我们再走几步就能甩掉他们，同时又不至于深入热带群落，被大合唱摧毁心智。”

“好吧。”她还能说些什么呢？

疤痢向前爬去，探出鼻子搜寻追踪者。他突然停住了，约翰娜感觉到勒尔的身体也绷紧了。“约翰娜，快看。”

约翰娜放下勒尔，爬到疤痢身后，脸几乎贴在了黏滑的石头上。她看到四个共生体站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其中一个在操作电弧灯。那个神奇的装置居然也没电死半个一个共生体，真是奇迹。那个共生体拿着电弧灯来回探照。约翰娜看清了其他共生体的样子，其中两个背着样式奇特的长枪，枪头朝向地面。哈！那玩意儿看起来很像微型火炮，但跟内维尔设计的完全不同。指挥官位置上站着一个组件很多的共生体。他说话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很有威严。这家伙怎么这么眼熟？难道……电弧灯无意间扫过那几个共生体。领头那个穿着轻便斗篷，不过是绑带上缝了些口袋。一个组件转过身来，她注意到对方身体右侧从腰部延伸至口鼻的那道白纹。

十年前，就是这个组件在她的喉咙边滋滋尖叫，而另一个组件将刀刺进了她的身体。那家伙还幸灾乐祸地以为能将她折磨致死。

行脚肯定也注意到约翰娜震惊的表情。他神秘兮兮地说：“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维恩戴西欧斯？”

约翰娜点点头。现在她完全确定了。维恩戴西欧斯就是幕后操纵者。可他操纵的对象到底是谁？

行脚拍拍她的肩膀：“他们被晃晕了，我们赶紧吧。”他指了指前方木墙上的缺口。

如果执行追捕的是人类，这招可能不会奏效，但电弧灯确实没再照向行脚他们。那帮共生体这会儿正眼花呢，估计什么都看不清了。维恩戴西欧斯似乎发起了牢骚，大概是在埋怨他们乱用电弧灯。

约翰娜趴在石板路上，匍匐前进。行脚分散在她的周围，发出那种能够抑制声响的声波——在合成声音方面，行脚比大多数共生体都在行。只要再过几秒钟，他们就能离开追踪者的视线范围了。“轻一点，慢一点。”行脚说。他们安静、缓慢地向前爬去。勒尔毫不费力地跟着。他们身边的建筑物仍是北方风格，不过木头都已腐坏。在提灯淡紫色的光中，她看见一些木头几乎被霉菌侵蚀殆尽了。雨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气味：食物、污水、腐物，还有无数爪族的体味。前方仿佛真有歌声，还是只是她的想象？

行脚察觉到约翰娜的不安。

“你也能听到这些声音了？”他说，“他们一路上都在制造噪声。”

“你怎么忍受得了？”

“虽然雨水和迷雾抑制了大部分思想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正在接近某个东西……一个大家伙。”约翰娜记得，行脚当年面对从天而降的飞船仍旧是满腔好奇，然而今晚，他的声音里却透着恐惧。不过很快，他开始催促约翰娜往前走，似乎恢复了一点往日的活力：“我想再靠近一点，比维恩戴西欧斯他们靠得再近一点。”

追踪者似乎跟丢了。约翰娜不时能看到闪烁的电弧灯光，但光线都来自她左手边很远的地方。她还能听到低声的交谈，声音又似乎在她的右手边。那帮家伙似乎还在前进，但不是往她和行脚的这个方向。莫非是害怕引起热带爪族的骚动？或许真正神秘之处在于，维恩戴西欧斯一伙是如何在这里存活至今的。热带爪族为什么没有横扫这里，一举摧毁所有的共生体呢？

约翰娜手举提灯，照向前方的瓦砾。那不是北方风格建筑物的残骸。这些被雨水浸泡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散落各处，过去也许都是野兽的巢穴。她曾见过鼬鼠的巢穴，只是匆匆一瞥，而洞穴中的居民都试图杀死她。那些鼬鼠的大小、外形和沙鼠差不多。她想象了一下，如果那些怪物长成爪族的体形会是什么样子，光是想想就令她不寒而栗。

她把灯光上移。紫色的光线被雨水吞没，只能照见几米以内的景象，而且一片朦胧。在视线范围的最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好像

一张绵长、低矮的蜘蛛网。

是道围栏！所谓的“蜘蛛丝”只是悬挂在木桩之间的绳子。从顶端垂下的每一根绳子依次与下方的每一根绳子交叉、打结。这种东西又能挡住什么呢？莫非上面涂了毒？当他们又靠近一些，约翰娜发现那张网破损相当严重，尤其是接近地面的部分。显然，那里曾被一些小型爪族大小的生物突破了。

行脚用力扯她的袖子，让她趴在地上。下一个瞬间，电弧灯光扫过围栏。

“抱歉，”她轻声说，“你怎么样？”

“还好。我倒要看看，维恩戴西欧斯他们敢不敢跟着我们到围栏对面去。”

围栏另一面，场地平坦开阔。就算维恩戴西欧斯不跟上去，他也能看到他们，并向他们开火。与此同时，约翰娜看见成堆的……什么东西，可能那才是热带建筑真正的形态。热带爪族嘈杂的叫声越来越响，可她看不到它们。

她和行脚来到围栏边。绳子由植物纤维编织而成，扯开一个洞非常容易。他们沿着围栏开始爬……

追踪者也分散开了。他们一定已经发现行脚和约翰娜就在围栏附近，只是还不知道确切的位置。

“他们会发现我们的。”约翰娜低声说。

“是啊，是啊。”行脚随口应付了一句。他仍在寻找完美的突破口。因为围栏后的场地没有之前开阔了。他们又悄悄地前进了三米。突然，行脚的一个组件猛地抬头，指向前方：围栏顶端的绳子上挂了一块圆形标牌。那是个带图案的陶瓷圆盘，看样子早在人类降临这颗星球之前就存在了。无论白昼黑夜，每个共生体都能听到它的回声。在提灯微弱的光线下，约翰娜看到了用油彩绘制在圆盘表面的图案：骷髅五芒星，死亡的标志。绘制者认为，越过这道围栏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

“我不希望有人开枪，”维恩戴西欧斯瞪着身边好战的手下说，“这里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

共生体全都直起了身子，看上去十分顺从。他们或许很好斗，但还没疯狂到要去激怒维恩戴西欧斯的地步。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保留地西侧巡逻，确保没人越过边界。当然了，共生体是不会主动离开保留地的，但总有热带佬越过边界，涌入他们的地盘。这些愚蠢的单体。这就是热带群落的问题：这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这些生物的行为难以捉摸。还有那么一小撮极端分子，它们太过糊涂或者脾气太过暴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手下的这些守卫本该抓住入侵者，然后带去会议所的，可他们嫌太麻烦了，碰到不服从的，直接射杀完事。如果出了保留地，这么做当然没有问题，维恩戴西欧斯认为那是很好的休闲运动。但在这一边，这样的射杀行为要是被大掌柜的人知道了，他们会如实地上报，而维恩戴西欧斯则要面临各种麻烦。尤其是今晚。维恩戴西欧斯心想，我可不希望大掌柜的走狗出现在这里。

维恩戴西欧斯说完注意事项，收起了愤怒的目光。今晚，他希望自己的手下能好好表现。“他们俩就在我们和围栏之间的某个地方。别担心他们到底在哪儿，只要我们沿着围栏向前推进，最后一定能把他们赶出来。”两个持枪的共生体不怀好意地笑了。他们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杀死愚蠢的单体是一回事，强迫会思考的爪族进入热带佬的领地完全是另一回事。“脚步轻点。注意听我的信号。”他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直到热带佬再次经过。在那之后，他们想怎么叫唤都行。

维恩戴西欧斯看着那些共生体排列成不标准的散兵线，慢慢向围栏逼近。那个负责探照的共生体站在稍后一点的位置，将灯照向传出可疑声音的方向。

维恩戴西欧斯跟在最后，边走边取出他的小型步枪。同时，他把脑袋伸向藏在口袋里的通信设备，关闭了静音功能，但还是调低音量，小到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

他对着口袋抱怨道：“他们没有落在你说的那个地方。”他们坠机了，但他们还都活着。

半秒钟的延迟之后，另一头响起内维尔的声音。那个人类狂妄地反驳道：“好在被我发现他们要偷偷去你那里，你已经够走运的了。更幸运的是，我在为他们准备飞行器的时候动了手脚，也让他们坠落在了正确的位置上，正如你交代的那样。”

维恩戴西欧斯没有立马回答。因为他发现，沉默常常更能激怒内维尔·斯托赫特，逼他说出更有价值的信息。片刻之后，内维尔果然说了一件更有价值的事：“你知道，呃，目标在逃离飞艇时带了一套通信设备。”

什么！那他们岂不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维恩戴西欧斯忍住没问。他早就知道，这些太空种族的“通信设备”跟无线电斗篷完全不一样。除非内维尔更改设备程序，否则每台通信器在通过他的轨道中转时，都会拥有一个独立的“频道”。于是，他只是大声说：“真有意思。我猜，你一定早就屏蔽了它的呼叫功能。”

“那当然，他们现在不过是带了个砖头跑来跑去而已，而我却能告诉你他们此刻的具体位置。”

当前，维恩戴西欧斯的计划依赖于两件超级强大，又极其令人恼火的工具，其一就是内维尔·斯托赫特的这个设备。还好内维尔离得太远，否则我一定会忍不住杀了他。当下，维恩戴西欧斯只能温柔地问道：“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离你的通信器三十一米远。方位是四十七度。”他听得出两腿人说起专业术语时的那种扬扬得意。在其他人类面前，内维尔算得上欺诈方面的大师，但他对爪族的轻蔑态度太强烈了，以至于无处隐藏。

幸运的是，过去十年里，维恩戴西欧斯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人类和飞跃界的知识。那些知识足以孕育出巨大的权力，不过拜一些宗教疯子所赐，有些记录已经难辨真伪。在数字方面，维恩戴西欧斯强过任何一个不借助工具的“天空的孩子”。他观察着探照灯下的保留地围栏，现在约翰娜和行脚都在那里，他那些手下的前方。他对着那几个共生体尖叫，命令他们围住那堆瓦砾，猎物一定藏在那里。

今晚，他们将大获全胜，虽然比起最初的计划多了几分风险。他本以为自己的两个大敌会惨死在坠毁的飞船里，而不是像现在，害他

们在黑暗中苦苦搜寻，还要时刻留意灯光和噪声不会引起大掌柜的注意。话又说回来，现在这个状况更有意思。此时此刻，行脚和约翰娜已经被赶到围栏边了。穿过围栏意味着精神或肉体——抑或是两者同时——被撕裂，他们必死无疑。但如果他们继续保持不动，约翰娜又将落入维恩戴西欧斯的魔爪。这一次，就算行脚再狡猾也救不了她，因为行脚也和人类一样无力抵抗。不管怎样，我都赢了。

维恩戴西欧斯走近他的手下。通常情况下，他痛恨待在热带的每一秒，更别说这种肮脏的室外作业了。但今晚……今晚他真的很享受。

“我想，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行脚说。

约翰娜点点头。行脚正看向围栏后的远方，但她知道他说的是那些追捕他们的家伙。她回头看到几个追踪者的组件一闪而过。他们看起来离得更近了，现在探照灯几乎一直汇聚在她头顶上方。灯光照在那枚骷髅徽章上，闪闪发光。“他们大多从我们来的方向过来，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边溜走……绕开他们。”这是个近乎绝望的提议。

“不行，”行脚说，“你知道的，你跟热带爪族在一起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本来就够没脑子了。”典型的行脚式幽默，但约翰娜觉得这话里可能藏着什么要点。以前，她听过很多发生在热带城市里的故事。在那里，一切都被吞噬殆尽，无论思想还是肉体。

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配合他：“你也会没事的，因为你也几乎没长脑子。”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约翰娜说出那个令人伤感的事实：“我想维恩戴西欧斯是不会对我手下留情的。但我不会再让他的臭爪子碰我了。”

“他也不会对我手下留情的。”行脚的话里没有了玩笑似的戏谑，但也没有约翰娜声音中的那种苦涩。毕竟他是个漫游者，总爱吹嘘漫游者无所畏惧。“你知道的，”行脚继续说，“我一生中听到的所有故事，包括过去的那些神话传说，它们对热带佬的说法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对思想的伤害是致命的，只有那些想在欢乐中寻求毁灭的人才会计到这里。看看那儿，”他指了指被维恩戴西欧斯一行人照亮的方向，“几乎看不到一个热带佬。我们能听到它们吟唱，但思想

声都被雨水和湿气压制住了。你看，维恩戴西欧斯的那些手下相互挨得多近啊。我敢说，这场雨对热带爪族影响更大，我们听到的吟唱声恐怕就是那些全身湿透、匆忙躲雨的热带爪族发出来的！或许我可以穿过这条街，在另一边为我们找个藏身之所。”

“如果你没被维恩戴西欧斯的枪手击中的话——”

“怎么可能。”行脚轻蔑地晃着脑袋。约翰娜觉得，其实行脚完全不相信自己说的这番话，只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她免遭伤害。不过，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每当他制订疯狂计划时的那种狡黠和工于心计：“说实话，约翰娜，比起当年我和写写画画把你救出凶杀草地那次，现在也不算什么了。况且……我一直都很好奇热带群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总想象着进入那里，然后活着出来。”疤痕屁股在围栏上撕开一道口子，撑大缺口直到全体组件都能迅速通过。

“噢，行脚！”约翰娜的低语响到自己都能听到。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她伸出手，试图拦住行脚。她仿佛又回到过去，成了那个小小的孤儿。

“嘿，别担心。想想看，比这可怕的事，我们都挺过来了。”他挣脱她的手，但没有马上冲出去。他可能在等待电弧灯远离他们这段围栏。“利用你手里的提灯，视线跟紧我。我先去找个安全的地点，然后挥手示意你过来。”

“好。”约翰娜摸了摸他。行脚是对的，尽管他总爱说大话。她把通信器和其他设备移近了些，然后用提灯微微照亮围栏后面的空地。

片刻之后，刺眼的电弧灯照向别处，只在她的视网膜上留下耀眼的残像。行脚抓住时机，飞奔着穿过围栏上的缺口。约翰娜眯起眼睛，等待残像消失——刺眼的强光又回来了，照在那个飞奔的四体身上。行脚以“之”字形前进。那些持枪的共生体显然都无法瞄准目标，因为他们还是一枪未发。

从热带群落传出的吟唱声更响了，但愿潮湿还能压制思想声。不过约翰娜觉得，声音另一头是一大群暴民，而且就在隔壁。难道除了维恩戴西欧斯的埋伏之外，还有其他敌人伺机而动？她将提灯照向右侧。在闪着光的雨中，可以隐约看到一些形体。它们从她身边经过，

径直向行脚所在的位置移动。刚才难以辨认的形体此刻变成一大群暴徒，它们肩并肩地向前走去，约翰娜还从未见过爪族以这种方式行进。

行脚掉头就跑，沿着开阔地带的边缘，热带佬们也涌进那块空地。它们没有奔跑，所有单体近乎平行地沿围栏前进。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此刻的行脚·威克勒尔拉克疤痕还有思想。他的各个组件都在奔跑，但跛脚的勒尔让他没法发挥全速。无所谓了。暴徒沿着围栏边缘向前推进，仿佛一把巨型剪刀的锋刃，刀口移动的速度比任何一个共生体都快。拉克倒在了挥舞的利爪下。约翰娜看到行脚的最后画面是，小勒尔被抛向空中，就像某种巨型食肉动物的小零食。

“行脚！”约翰娜大声喊出这个名字。

行脚不见了。那帮暴民没有越过围栏。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步伐一致地沿围栏前进。这些大家伙挤成一堆，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一路上常有热带佬冲破围栏，大部分会扭着身子退回去，但也有一些家伙只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

热带佬的喧闹在约翰娜听来如同怒吼。这些超高频率的声音足以让维恩戴西欧斯的那些手下痛苦不堪，然而她回过头：一个共生体正持枪站在她身后，另一个共生体举着电弧灯，灯光照进雨里。

突然响起一个人类一般的声音：“跑啊，约翰娜，跑啊。跑去热带群落那里。让我看看这一幕。”是维恩戴西欧斯。

虽然说话人是维恩戴西欧斯，但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约翰娜撕开围栏，闯入那片热带群落。

该死！让所谓的逆反心理见鬼去吧。两腿人真跑了。维恩戴西欧斯不假思索地举起步枪，瞄准约翰娜的背。与此同时，他朝手下大喊：“别开枪！”

维恩戴西欧斯的嘴巴紧紧咬住扳机，最终理性还是战胜了冲动。他以死亡作为威胁阻止其他人在保留地一侧开枪是有原因的。一旦开枪，他八年来的努力很可能就都白费了……哦，也可以撒个谎掩盖过

去：那么多弥天大谎，大掌柜不是也都信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今晚他已经冒了不少险。即便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一切，他也该满足了。

约翰娜·奥尔森多运气不错。她刚一冲出围栏，从旁经过的热带佬数量就开始慢慢减少。她在热带爪族的领土上前进了五米，十米。热带群落又恢复了稠密，思想声甚至比摧毁行脚时更响亮了。维恩戴西欧斯和他的手下们都倒在了地上，每个共生体都捂紧自己的头。要不是这场雨，他们中的一些共生体很可能被摧毁，尽管大部分留在了保留地一侧。

维恩戴西欧斯还是有办法集中视力和听力，关注着那个逃跑人类的一举一动。思想声阻止不了螳螂怪，不过几十个热带爪族还是依靠蛮力制服了她。她被撞倒在地，有的热带佬发现她是个异类，便开始咬她。胜利的喜悦传遍维恩戴西欧斯的每个组件。噢，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太久了。多亏提前做了功课，他完全知道可以期待什么。他一直好奇热带群落会给人类造成怎样的影响，心智毁灭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从之前绑架来的那几个人类中挑出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家伙，安排他“逃”出保留地。就和这次一样，起初热带佬们有些犹豫，但很快它们便像对待任何体形的非爪族生物那样将对方撕成碎片，然后再像对待被分离的共生体组件那样耍弄一番。但与献祭不同的是，热带群落只看重入侵动物的食用价值。那个倒霉的两腿人一定很合它们的胃口，而这一切也正合维恩戴西欧斯的心意，比成为阶下囚有意义得多。

现在，他只需静候相同的戏码再度上演。约翰娜又站了起来。噪音太响，他听不清她的呼吸和呜咽，但在电弧灯的光照下，他看见她一侧脸流血了。约翰娜跌跌撞撞地离开围栏，大叫着向暴徒挥舞手中的设备，就好像那股浪潮会因此绕过她一样。她又走了三四米，保留地对面的地穴就在眼前了。维恩戴西欧斯知道，就算她真到得了那里，也不代表就能得救——爪族都在那里等着呢。她又摔倒了，这次没能爬起来。热带佬就像发现了一块美味的鲜肉，一层盖过一层，全部压在她的身上。维恩戴西欧看到一些零碎的小物件掉在地上，大概是她随身携带的设备吧。

十五分钟后，群落的密度才有所减小，真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那伙爪族终于进完食，在电弧灯的照射下扭动着身子，把剩余的部分拖进了地穴。热带佬离开后，又只剩下雨水和湿气，结果到底如何，维

恩戴西欧斯无从知晓。此刻，雨也变小了，现场已经听不到任何活物的声音。再仔细听听……还是什么都没有，连人类的呼吸都没有，只有成百上千只无脑爪族呻吟般的气息。

“出什么事了？”维恩戴西欧斯的通信器里传出内维尔的声音，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担忧。

维恩戴西欧斯没有回答。他盯着那堆浸泡在水中、散发着恶臭的垃圾。那里距离围栏只有十五米，地面以下的某个地方就躺着一具尸体，那个生物不仅毁掉了他过去的生活，还威胁着他的未来。十五米。这么近，他却无法通过这段距离，亲口吸食敌人的骨髓。突然维恩戴西欧斯一脸阴险地看向他忠实的手下。看来他又要发出死亡威胁，才能迫使他们过去了。在见识了热带群落的疯狂之后，正常的爪族都不会再相信什么“物极必反”之类的传说了。就算群落密度有所减小，要成功往返这段路的概率也几乎为零。另外，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否则维恩戴西欧斯是不会在大掌柜的宫殿附近采取这种行动的。

维恩戴西欧斯思考片刻，意识到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对着通信器，用一句问话回答了人类宠物刚才的提问：“约翰娜的通信器在哪儿？”它还能正常运转吗？

“从她尖叫的那一刻起，通信器就落到了离你二十米远的地方。现在它处于静止状态。我——具体位置我可以试着帮你找找。”

“好。”还是确认一下为妙。

维恩戴西欧斯的通信器里没了声音。随后，内维尔的声音从空地那边传来。内维尔压低了声音，但话音清晰可辨：“喂，约翰娜，你没事吧？遥感仪器显示飞艇出了故障。约翰娜？”他重复了好几遍。维恩戴西欧斯觉得，内维尔语带哀伤，颇具艺术表现力。考虑到目前留下的种种证据，这种佯装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但维恩戴西欧斯还是很佩服他的演技。

再次倒下的时候，约翰娜觉得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热带佬最初咬那几口像是在品尝味道。她在共生体身上也看到过这种行为，但随后它们就会陷入进食的疯狂。现在，她的脸和胳膊上满是鲜血。她像挥舞鞭子那样挥动手中的设备，却让热带佬更兴奋了。它们聚在一起从后面撞击她的膝部，约翰娜再次跌倒在地。她用胳膊挡住脸，俯身向地面倒去，这样背包就能遮住她的一部分身体了。热带佬用爪子和嘴巴再次将她掀翻，一次又一次。它们撕扯她的衣服，还拖出了她背包里的装备。

然而，进食的疯狂始终没有开始，热带佬如同小山一样压在她身上，快把她的身体压碎了。它们一直在相互撕咬，似乎就只是为了拱她一下，再咬上一小口肉。她尝试在脸和前臂之间留出一条缝隙用来呼吸，同时朝着远离维恩戴西欧斯一伙的方向蠕动。压在身上的重量似乎轻了些，啃咬和抓挠带来的痛苦变得模糊起来。

咦？约翰娜平躺在地上，仍感到眩晕。四周一片昏暗。她全身颤抖，双手摸索着周围。通信器还在，背包里还剩下一些东西。地面光滑，像黏液一般。她没有摸到热带佬。突然间，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可能已经死了。好吧。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喂，约翰娜，你没事吧？遥感仪器显示飞艇出了故障。约翰娜？”那是内维尔的声音。

约翰娜伸手去摸通信器，突然她停下了，尽量克制不发一点声音。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在这之前，她一直以为内维尔可能只是被维恩戴西欧斯利用了。这一刻，她仍然无法相信内维尔背叛了他们。黑暗中，她凝视着发出声音的通信器。现在我依然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确认了事实。

维恩戴西欧斯的通信器里再次响起内维尔的声音。“没有回应，”两腿人说，“行脚那边怎么样？”

“行脚和那个蛆虫肯定已经死了。”维恩戴西欧斯回答。事实上，行脚的一两个组件可能还活着，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状态行脚是不可能活着回来的。

内维尔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好吧，现在事情变简单了。”

维恩戴西欧斯笑了。尽管他们几乎没见过面，但维恩戴西欧斯仔细研究过内维尔·斯托赫特这个人。内维尔就像一头未成熟的野兽，截至当前，他没杀过任何东西。在维恩戴西欧斯看来，内维尔还在遵循道德标准行事，他还在不断成长，直到露出真实的本性来。

维恩戴西欧斯大声重复道：“确实，事情简单多了。”暂且不说复仇，至少我最危险的谎言如今不会被拆穿了。“现在该是对付我们另一个大敌的时候了。”

“是啊。我很乐意把拉芙娜·伯格森多交给你。”

约翰娜就这样安静地躺了几分钟，之后内维尔没有再说什么。

考虑到眼下的局势，装死是件很容易的事。热带佬已经走远，但它们颤抖的吟唱声仍在不远处回荡。也正因为如此，维恩戴西欧斯没有派手下前来寻找她的尸体。此刻，大雨在无风的空中下个不停。雨水淋湿了她身上的背包，从里面流下来的液体像油一样。

过了一会儿，热带群落噪音再起。约翰娜听到上万只爪子同时摩擦地面，声音离她越来越近。她听到了单体的说话声，但说话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巨大噪音的一部分。现在到处都是单体的声音，它们的思想声近在耳边。尽管这些声音比人类的听力范围要高出几千赫兹，却仍旧嗡嗡作响穿透了她的身体。热带群落像之前那样包围着她，用鼻子拱她，但这次它们没有野蛮地啃咬，而是用柔软的嘴唇轻轻触碰。它们的气味和声音席卷而来，她被淹没在其中，但很快，热带爪族通通避开她，几乎没有一只再碰触她。

好吧，看来她不会被吃掉了。只要它们允许她移动，这帮乌合之众发出的噪音反倒是最理想的掩护。约翰娜逐一确认身上没有任何会向内维尔泄露行踪的东西。刀？没问题。提灯？她决定冒险带上它。之后，她跪在地上，低着头，试探着朝热带群落来时的方向爬去。

那群热带佬如同血肉和皮毛组成的巨浪，不过那些撞向她的爪族并没有咬她。事实上，它们似乎在竭力给她让路。但其实效果甚微，因为后方数不清的躯体还在不断向前推挤着。突然，就像交通信号改变了一样，压力瞬间减轻，热带佬纷纷让开。约翰娜从这些或怒吼或低语的爪族身边匍匐前进。她用嘴巴咬住提灯，微弱的紫光照在那些热带爪族身上。走廊的墙壁上涂满泥巴，一路弯弯曲曲。有些地方出现岔道口，有些地方与其他道路交会。总有爪族从四面八方涌来，最低矮的洼地除外——那些家伙可能今晚都打算待在水下了。约翰娜发现，每当经过岔口被爪族挡住去路时，它们总会自动散开，一次次让她通过。

约翰娜在潮湿的地下坑道走了一个小时。当她出来的时候，大雨已经变成了毛毛细雨。她看到身后的黑暗里闪着微光。她盯着微光看了一会儿，注意到那些忽明忽暗、时而弯曲的黑色影子，那一定是烟。之后，她看到墙上的火把。当雨势渐小时，她又看到了以石料和木头筑成的笔直墙壁的边缘，那是标准的北方建筑风格，也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地盘。地平线以外仍是一片漆黑，笼罩着热带群落持续不断的呻吟。

约翰娜一瘸一拐地远离维恩戴西欧斯的灯光，悄然走进热带群落的黑暗之中。噢，行脚！

约翰娜毫无目标地走了一阵，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伤口正在流血，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回想行脚的惨死。提灯紫色的微光只能照到脚边，让她不至于撞向墙壁或是踩进水坑。她把灯光调得很暗，因为有些爪族能感觉到这种紫色，尽管只是它们视觉范围边缘的模糊光斑。在一次前往东部家园的任务中，这给她和行脚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她调亮了灯光，看到几个热带佬正缓慢地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些热带佬都绕开了她，看来它们对她没什么兴趣。约翰娜走的地方很像是一座城市的中央街道。这是一座诞生在疯狂和矛盾构想中的城市，它在泥泞的废墟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建。

约翰娜走在这条微微向下倾斜的街道上。有一些地方，石头上覆盖着被雨水打湿的苔藓；而在另一些地方，路面看上去如同树叶铺就的地毯。一直走下去，会走向哪里呢？

这真是个傻问题，她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约翰娜一边走，一边思考。我为什么还活着？维恩戴西欧斯似乎很害怕踏入热带群落的疆域，那恐惧跟直面死亡差不多。维恩戴西欧斯认为，热带群落会像摧毁行脚那样摧毁约翰娜。维恩戴西欧斯并不愚蠢，他肯定事先证实过这一想法了。

约翰娜的左边，热带群落发出的噪音越来越响。她为什么还活着？对于这个谜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她的幸存只是暂时的。群落越聚越多，从模糊的墙边慢慢显现。它们用追行脚的那种阵形前进，两翼倾斜像剪刀一样。右前方有一道狭窄的裂缝。或许她可以藏在那里。

一切都来不及了。热带群落已经到她面前了。不过它们和她只有短暂的接触，随着约翰娜慢慢向前移动，群落也纷纷为她让出道路。她仍旧无法解释自己幸存的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第一次袭击之后，它们发现了她的某种特质，并且把这一信息传递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群落都走开了，约翰娜再次孤身一人，立在街头。

维恩戴西欧斯安全区的灯光已彻底消失在热带城市的混沌之后，约翰娜继续向坡下走去，绝望中惊现一丝希望。如果她能活下来，就有机会告诉拉芙娜和木女王……这条路最终会通向大河沼泽。地图上标明它流向南方，就在反重力飞艇路线的西侧。

淤泥没过了约翰娜的脚踝。她在沼地中继续走着，不时听到吱嘎吱嘎的声音。爪族轻易就能发出这种声音，只是这里的建筑都在……动。那是一种缓慢重复的动作，以上下一两厘米的幅度振动。她走到街道一侧，把手放在湿透的墙壁上。没错，墙壁是在上下移动，还有小幅度地水平移动。她沿着墙边走，手扶在墙上。她意识到街面不同寻常——现在连街道也加入了这种平缓运动。要不是她倚在墙上，估计早就摔倒在地了。

街道的边缘漂浮在大河沼泽上。

虽然约翰娜说不清楚漂浮的木筏从何处开始取代了固定的房屋，但随着她的移动，房屋上下浮动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相较于码头来说，此刻她脚下的街道更像是一片沙洲，正向缓缓流淌的大河沼泽延伸。提灯掠过一些地方，映照出泛着涟漪的昏暗水面。而以前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是起航远去，就是四分五裂了。还有些地方，倾斜的建筑物堆积了好几层，这很可能是木筏正面撞击房屋的结果。不过在暴风雨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被冲走，甚至连这条道路也将不复存在。

今晚约翰娜见到了数千只热带爪族，但没看到一只鸡蛙，也没找到一株可食用的植物。不管热带的运输系统有多落后，还是会有货船从这里进出吧。前方道路变窄，木筏却更大了。突然她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疯狂的想法：或许她知道其中一些木筏去过哪里。

约翰娜一直往前走，并不时回头观望，留意那群正向她靠近的爪族。前方是路的尽头，也是这座半岛的尽头。她能听到沼泽如糖浆般缓慢流淌的声音，提灯照亮了前方那些装饰着索具和桅杆的“建筑”。爪族从里面探出一个个脑袋。五六个爪族跳出木筏向她跑来，伴着愤怒的滋滋声。它们围住了她，轻轻咬住她的腿。

与此同时，一群热带爪族再次出现在街道上。好吧，这下她真被困住了。随着数百只爪族的到来，那些原本围绕在她身边、嘶叫啃咬的爪族慢慢退后，融入后方的大部队之中。它们围成圈推搡着。数百名后加入的爪族挤了上来，约翰娜的身边变得更拥挤了。她听到周围有落水的声音，想必是那些不时被挤到河里的群落成员。

约翰娜身边已经没有空间了。尽管面前的爪族一直在对抗身后的强大推力，却还是从四面八方向她压来。突然她身上的压力就像反弹了一样，瞬间消失，身旁一下子空了出来。

不过，群落没有离开，可能是因为只有这一条路。这些生物在她身边打转，它们无声地打量着她，满眼好奇，就像在等待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

我也是一样。约翰娜心想。

约翰娜周围的空间逐渐扩大。这些家伙分散成许多小群，看姿势它们可真像……共生体。一个临时组合的五体走近她。它的组件几乎

是全裸的，仅有两个背着两个破背篓。四个组件毛发稀疏，看起来反倒比那个毛发浓密的组件要健康。第五只组件离约翰娜最近。它少了只耳朵，肩部的一侧有一道不规则的伤痕。从伤痕可以推断是斧头所致，它被坚硬的披甲挡住了一部分。

它用萨姆诺什克语说：“嘿，约翰娜，我身体的一部分还记得你。”

其他几个临时组合则说了些更加令她摸不着头脑的话。在这群爪族的外围，约翰娜不时看到几颗上下晃动的脑袋，难道它们是王国和残体之家的单体？

约翰娜回头看了一眼停泊处的船桅，然后转身对那个组件说：“我想，我也记得你。”她沿着这条泥泞的道路一路走来时，脑海中闪过的那个想法瞬间变得可行……至少可以想象了。她调节灯光，让自己可以看清周围的爪族：“我想回王国去，你们介意我搭个便车吗？”

这群爪族沿河肆意破坏，把至少八只木筏推进河里。这不是一次和平的行动：木筏上原本住着一小股爪族（暂住民？管理员？），它们被突然离岸的住所吓得惊恐万分。其中一些被赶跑了，还有一些汇入大部队之中。就约翰娜所见，没有谁因此受到特别严重的伤害。

约翰娜还要再航行几千公里才能脱险。她坐在漂流货物一般的木筏上，船员全是临时拼凑的。事实是残酷的，她此刻的处境就和起航前一样绝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怀念行脚的同时她已经能思考其他事情了。

清晨，东方出现一道灰白的光，这很可能是她在热带地区看到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光。低矮错乱的城市轮廓仍在地平线上伸展，占据了视野的四分之三。那几道光来自维恩戴西欧斯安全区内的高大建筑物。她总感觉有什么巨大而黑暗的东西笼罩在他们的头顶。那像一片云，但却静止不动。

此刻无风，沼泽的水流引领他们缓慢前进，而她那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船员还是扬起了至少三面船帆。木筏经过约翰娜和行脚原本打算藏身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地：有低矮的林木，还有繁茂的树叶。

约翰娜向着渐渐消失在身后的神秘土地挥了挥手。我一定会回来的，行脚。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对拉芙娜来说，时间已成碎片，一切前因后果都变得混乱不堪。还有一些关于声音、影像和气味的片断被孤立出来。疼痛。颠簸的旅途。黑暗中令人窒息的恶臭。温柔的双手。杰弗里怒吼的声音。

另一些片断是在暮色中。在一小块记忆碎片里，她感觉自己被覆盖着皮毛的温暖躯体包围。是阿姆迪。他在和她轻声说话，语气急促。而在另一段记忆中——也可能是同一段——一个长着残缺的低音耳朵的共生体撞飞了阿姆迪，然后啃咬拉芙娜，好像食肉动物玩弄食物一般。

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白昼与黑夜。在那些较长的记忆碎片里，有个共生体一直坐在她身边。其中两个组件的鼻子上各有一块白斑，看起来完全相同。是螺旋牙线吗？那个共生体会喂她食物，还在她因呕吐而窒息时帮她转头，清理她身上的污物。他并不总是如此体贴。有几次，他用湿布狠狠地擦拭她的脸。有时他还会暴跳如雷：“我只是给囚犯擦屁股的！”这有点好笑，有时他还会抱怨她精神不正常。“你又在学我说话，”他怒吼道，一颗脑袋凑近她的喉咙，“‘给囚犯擦屁股的，给囚犯擦屁股的’，你就不能闭嘴吗？”

最长的几段记忆都是在明亮的白天。她身上裹着温暖的毯子，被绑在缓慢移动的车顶。当她睁开眼时，能看到很多东西：冰雪覆盖的森林，驾车的螺旋牙线，加侖·乔肯路德，还有走在车后面的杰弗里。杰弗里看上去是那么憔悴。

当然还有其他共生体。有时他们会走到货车旁，不止一块记忆碎片的开头是：“她快死了吗？”是那个残耳朵问的。那是个六体，每个组件都有阿姆迪最大的组件那么大，但看起来更强壮。他的萨姆诺什克语说得很差，只是拼凑起来的一些人类语言片断。

然后就是螺旋牙线的回答：“快了，切提拉蒂弗尔大人。你看她鼻子上的伤，她的状态越来越差了。”

两个共生体交谈的声音很小，只有拉芙娜能听到。“别想歪点子，螺旋牙线。”共生体说着，其他组件看向拉芙娜看不到的地方，“她必须是自然死亡。”

阿姆迪走过来想说话，但被螺旋牙线轰走了。

另一个共生体也和螺旋牙线说了话。那是个身材瘦小的五体。他没说什么萨姆诺什克语，似乎在问螺旋牙线拉芙娜什么时候会死。拉芙娜能近距离观察那几个组件，他们目光冷漠，充满敌意，叫声中还流露出了愤怒。

之后是最长的一个记忆片段。这段记忆始于残耳朵的再次来访。那个共生体走到货车边，盯着拉芙娜静静地看了好几分钟：“螺旋牙线，她还没死。”

“是的，不过快了，切提拉蒂弗尔大人。”

“她的呼吸都变了。她的眼睛还能动，不像你说的那么虚弱。”残耳朵发出愤怒的嘶吼，“人类应该很容易死才对，螺旋牙线！”

“但是您说不能用非正常手段啊，大人。这个两腿人也许能活下来——但看她碎裂的鼻子很难。就算她活下来了，脑子还不如单体。”

“没有也许。”切提拉蒂弗尔看向远处，就像货车前面有什么东西或者人一样，“我还会来的，螺旋牙线。”说完，他向前走去。

他们又向前走了一两分钟，螺旋牙线轻轻戳了戳拉芙娜的背：“你好点没有？”

拉芙娜没有回答。那天下午，她一直这么毫无生气地躺着。由于无法转头，她只能静静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行进在深谷中，她能不时看到一条与行进路线平行、翻滚着白沫的河流。她听出前方有一辆货车。另外，她看到身后还跟着一辆货车——那似乎就是她零碎记忆中出现过的运载饲料的货车。阿姆迪、杰弗里和加侬走在饲料车后面。过去这段时间里，杰弗里和加侬成了一——或许谈不上是朋友——共犯。他们很少说话，每当加侬不看他时，杰弗里就会攥紧拳头。

当阳光从林间退去，拉芙娜看到了覆盖在树冠和山谷高处的皑皑白雪。现在，阳光比之前更灿烂了。黄昏来临之际，她听到爪族发出低鸣示警。货车离开小路，穿越积雪，进入树林的最深处。切提拉蒂弗尔一路飞跑回来，边跑边取下望远镜。之后，他把望远镜架在雪地里，调整角度，顺着树林的缝隙看去。驾车的爪族在驱赶驮猪，试图让它们保持安静。过了一会儿，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警惕地看着周围。只有切提拉蒂弗尔在动，他缓缓抬起望远镜，追踪着那个正朝这边来的东西。

片刻之后，拉芙娜听到了蒸汽感应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是斯库鲁皮罗和“俯视之眼二号”。紧接着，飞船的声音越来越响……然后渐渐归于平静。切提拉蒂弗尔放下望远镜，站了起来。一个出现在拉芙娜视线之外的共生体发出咿咿怒吼，切提拉蒂弗尔又趴了回去。所有人继续保持沉默。几分钟后，切提拉蒂弗尔再次起身，恼怒地朝车夫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起程。

他们行进在越来越昏暗的暮色中，拉芙娜想起了下午发生的事。她想起了每一件事，仿佛那是一条不间断的时间溪流，因果关系全部符合逻辑。

可能晚了点，但她的生命开始复苏。

假装昏睡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但拉芙娜很快意识到这完全不可能。她身上全是记忆深处的那种味道——她的衣服和身体散发出的味道。要是没有螺旋牙线，她身上的伤口肯定都流脓发炎了。表面上螺旋牙线假装怒火中烧，却偷偷地用几块湿布——外加给她换了一次衣服——创造了奇迹。既然她已经清醒，就没法再忍受下去了。还是当个残破的单体，祈祷他们手下留情吧。

当他们停下来过夜时，拉芙娜让螺旋牙线将自己放到货车旁边的地上，又让他帮自己重新裹好毯子。当螺旋牙线拿食物喂她时，她的双手从毯子里挣脱出来。螺旋牙线没有立刻把碗给她，而是犹豫了一下之后，才放到她手中。他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什么也没说。

这一晚，拉芙娜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绑架她的这伙人。她看到，在那堆篝火周围至少坐着四个共生体。阿姆迪、杰弗里和加侬包揽了大

部分的粗活，他们还有自己的小营地，螺旋牙线给她的食物就来自那里。尽管在昏暗的灯光下，杰弗里的脸色依旧和她记忆中的一样难看。他尽量不朝她那边看。在这一点上，阿姆迪就不如杰弗里，说到底还是他的脑袋太多了。加侬呢？虽然看上去也不怎么开心，但他吃了很多。

他们三个很可能不是囚徒，但在这伙绑匪中充其量也只是底层成员。在拉芙娜恢复了思考能力之后，她想到了一百万种解释。过去杰弗里背叛过她……这次肯定会不一样。加侬呢？他会是她的另一个秘密同伙吗？这更让人难以置信。

拉芙娜并没有因为谷物甜浆想呕吐，但现在……她挣扎着站起来。“要吐了——”她对螺旋牙线说。那个共生体犹豫了片刻，时间非常短暂。他很快拿来约翰娜的旧靴子，帮她穿上。等到她一站起来，他就催促她快点去灌木丛。她听到了加侬的笑声。

对于拉芙娜来说，扮演大脑受损的单体不难。如果没有螺旋牙线的帮助，她连走路都办不到。当他们走到灌木丛边，她便瘫坐在了地上。螺旋牙线扶着她站了一会儿，之后他就离开了。天色昏暗，共生体已经看不清周围了，但拉芙娜却能清楚地看出螺旋牙线的喜悦。他不用再给囚犯擦屁股了。也许他的喜悦不只是这个原因。

“你的脑子好了吧？”螺旋牙线将音量压到最低，仿佛声音来自她的耳朵里面。这是只有共生体才能做到的定向发声。拉芙娜冷静地点点头。“很好，”螺旋牙线继续低语，“不过你还是越少说话越好……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随后，他便一言不发了。

在他们跌跌撞撞地返回营地的途中，拉芙娜注意到螺旋牙线的腿一瘸一拐。她想起来了，就是他将她从住处赶出来的，他的腿也是被她挤断的。

螺旋牙线把拉芙娜放在货车旁，她感觉有好多双眼睛在看着自己。过了一会儿，第二个恐怖的绑匪走了过来，挥手示意螺旋牙线走开。那是个瘦削、浅色瞳孔的共生体。他在她身边晃来晃去，嘴里还说着萨姆诺什克语，但他根本不懂人类的语言。拉芙娜边呻吟边扭动着身体，装出智力受损的样子。就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个五体离开了。他似乎跟切提拉蒂弗尔一样，因为她好转的迹象而恼火。他转身

对螺旋牙线说了句话，就走了。拉芙娜心想，我这样够像将死之人了吧？

营地里的多数人都安顿下来了。对爪族来说，昏暗的篝火显然无法看清眼前的事物，但这并没有妨碍那两个绑匪头目活动。前面的货车顶端出现了一道绿光。他们从“纵横二号”上拿来了一盏可调节式提灯。切提拉蒂弗尔在车顶上展开了什么东西。地图吗？他看上去像是在请教那个身材瘦削的五体。

过了一会儿，他们关灯休息，留下至少一个负责巡逻的共生体。拉芙娜看到几个影子钻进了树丛。那是他们布置的哨兵吗？时间在慢慢流逝。周围只有动物发出的轻微声响，之后这些声音也消失了。毫无疑问，那些躺下的共生体中有一部分还醒着，但他们没有发出人类能听见的声音。她听到远处有流水的声音，那是下午见到的那条河发出来的。她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发现有小点的绿光闪过，但那些绿光都很微弱，宿营地的爪族肯定没有发现。这么说，此刻河边有一些共生体正在干活，而且那些技术活还必须在远离同伙的地方进行。

拉芙娜看到同一方向上绿光又闪了几次，矮树丛间一片星星点点。螺旋牙线的一个组件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挡住了她的视线。最近，那个共生体没再和她说过什么重要的内容。

拉芙娜发现，保持清醒越来越困难，她试图抵抗困意，但只是徒劳。尽管清醒的头脑让人愉快，但如果她醒来后又无法思考了，那该怎么办？她意识模糊地思考着各种可能性。她曾以为螺旋牙线会杀了她，但从她被绑架以来，他的每个行动都是在保护她。难道杰弗里、阿姆迪和螺旋牙线真打算救她？至于他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拉芙娜觉得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头脑不够清醒，而且他们身处敌人之中，这些敌人还拥有在她已知物种中最敏锐的听力。至于他们三个为什么要把她赶出住处，而后又把她抓起来，这已经不重要了。唉，这种暧昧的态度可真像剃刀！但如果她必须在这种敌友关系上赌上性命，她知道该选哪一种。

第二天，拉芙娜坐在中间那辆货车的顶上，身边还围坐着螺旋牙线的组件。螺旋牙线花了很大力气才用货物和绳子固定住她，事实上，她只是偶尔会头晕。她尽可能放松地坐在车顶，保持一动不动的

姿势。拉芙娜的脸依然不能碰，鼻子和脸颊还很痛，如果碰到她折断的骨头和软骨，就会痛得叫出声来。

冰牙山脉以南有几条狭长裂谷。他们现在位于冰牙山脉南面，所以只能沿着大陆边缘的其中一条裂谷行进。人类在旧地球（尼乔拉星）时代，这些裂谷的地质活动都不活跃，但在类地行星中它们就很普遍了。在过去的多个世纪里，这些山谷遭受了巨大的地面移动和熔岩流的破坏。更常见的情况是，二氧化碳或者甲烷充斥整条裂谷，杀死所有需要氧气的生物，或者引发火焰飓风。这导致生态系统出现混乱的重叠杂糅，产生各种矛盾——至少“纵横二号”迟钝的分析系统是这么认为的。

拉芙娜觉得，绑架她的匪徒要么是疯了，要么有一位专家级的向导——那个共生体必须掌握所有快速便捷的逃生路线，知道如何应对这一带幸存下来的危险生物。

正午时分，货车停下了。共生体们四散开去狩猎午餐。有些猎物人类也可以食用。拉芙娜被安置在远离其他人类和阿姆迪的地方。螺旋牙线再次冒险向她定向发声说：“我想，切提拉蒂弗尔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处置你了。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午后，他们走进一个刚刚发生过大灾变的地区。方圆两百米以内，郁郁葱葱的矮树丛和茂密的灌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又细又高的林木组成的稀疏森林。积雪在阳光下慢慢融化，只剩下小块浮冰。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除了那条同样在几米远的下坡处奔流不息的河流。车夫们紧张地四下张望，切提拉蒂弗尔走近货车，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但在拉芙娜听来，他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过这些变化却让她觉得高兴。要是今天“俯视之眼二号”还从他们头顶飞过，这些家伙就无处躲藏了。如果是行脚的反重力飞艇就更好了：切提拉蒂弗尔连声音都听不到。

这是整个下午最值得兴奋的事了。

暮色渐深，拉芙娜看到切提拉蒂弗尔走到前方，在跟那个瘦削的五体商量着什么。等切提拉蒂弗尔回来后，他挥手示意车夫再前进一百米。之后，车队离开道路，驶向一片相对茂密的树林——那里就是今晚的宿营地。

晚餐和昨天区别不大，不过这次他们给了拉芙娜一点肉，她简直饿坏了。拉芙娜竭力掩饰自己的食欲。螺旋牙线配合着她的表演，用了一种非常恼人的方式：把肉切成小片，然后一片一片喂她吃。为了证明她没有胃口，他先是发出咯咯的噪音，就像在鼓励一头牲畜进食。好吧。拉芙娜只能继续装傻，而且尽量不看坐在远处的杰弗里、阿姆迪和加侬。

这一晚，没有共生体再来打听她的健康状况。切提拉蒂弗尔他们已经做好决定了。残耳朵和那个五体又在地图前开了次会议，之后便熄了灯。有几个共生体分散开去，各自藏身，这一点和人类宿营时有些不同。很难说出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或者谁负责放哨，不过确实有爪族在四处走动。拉芙娜看到河边有几个影子。是切提拉蒂弗尔。

过了约十分钟，拉芙娜翻身靠近螺旋牙线最近的那个组件：“要吐了，要吐了！”

螺旋牙线发出抱怨的咕哝声，但还是迅速起身了。当拉芙娜朝河流方向走去时，他甚至没有表示反对。

在树梢间透出的微弱星光下，他们勉强能避开低垂的枝条。前方河流怒吼着奔腾不息，遮盖了周围的一切声响。她没有看到闪烁的绿光。螺旋牙线将她拽倒在地。“待着别动！”他用定向发声说道。看来他不愿冒这个险，她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当她蹲下后，却发现螺旋牙线悄悄下坡，自己打探情报去了。

拉芙娜蹲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她还听到了轻柔的咯咯声。那听起来像爪族语，但大多数和声都不够紧凑，尖叫声和啾啾声模糊不清。如果声音再大一些，她也许能听懂。有人在用斯库鲁皮罗制作的语音频带无线电，说话时非常小心，以防通信中出现传输问题。即便如此，联络范围内还有其他人吗？无线电里传出萨姆诺什克语……是内维尔在讲话。内维尔正在通过轨道飞行器为他们提供信号中转服务！她起身，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近了几步。

突然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一条手臂搂住了她的腰。她被腾空拎了起来，然后又被轻轻地放了下来。是杰弗里。他们俩在阴冷潮湿的

地上躺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之后，阿姆迪的声音传来：“现在我们必须回去了。”

拉芙娜点点头。阿姆迪就在他们身边。她和杰弗里站了起来。

下坡处传来一阵哀号，就像野兽之间相互撕扯的声音。杰弗里拉着拉芙娜一起趴在隐蔽处。从营地跑向河边的共生体吵嚷着，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怒吼声萦绕四周。杰弗里他们藏在一片矮树丛里，共生体们从旁飞奔而过。

案发现场就在河边。打斗声更响了，中间还夹杂着组件鸣笛般的尖叫声。有人被杀了。

杰弗里起身，伸手帮拉芙娜离开树丛。

拉芙娜的腿被枝条缠住，她藏得太深了！她扭转身子，看向打斗声传来的方向。现在声音更响了，但听起来正常了很多。有什么人在用真正的语言发号施令。有亮光闪烁。他们还在河边搜寻。

“我被卡住了！”她低声说。

杰弗里用脊背顶住那些低矮的枝条，然后用力向上推。拉芙娜听到他在用刀削砍。阿姆迪就站在灌木丛的边缘。他在杰弗里抬高的同时用力一拉，拉芙娜滑出了灌木丛。

螺旋牙线从河边跑来，他的五个组件都还在。“回营地去！”他说。杰弗里搀着她，没多久就到了。他们来到货车边，杰弗里停了下来，他让螺旋牙线扶着拉芙娜，自己则绕过货车，走进营地。

“他妈的怎么回事！”那是加侬的声音，但并不是挑衅。在螺旋牙线搀扶下，拉芙娜缓缓地走来，她注意到，加侬是独自一人，驮猪都聚集在远离打斗声的地方。这几头驮猪因为害怕而惊叫起来，加侬此时大概也是这种感受。现在能看到下坡那边明亮的灯光了，传来的声音里混合着尖叫和爪族的笑声。

拉芙娜的手碰到了一只冰冷的鼻子，她吓得尖叫一声，并用手环抱住了一个组件的头。是阿姆迪的组件，他用只有他和拉芙娜能听到的声音说：“我好害怕，拉芙娜。”

“阿姆迪，过来！”杰弗里的声音传来。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睡觉的地方。

螺旋牙线把拉芙娜放到床上，之后他们俩坐着望向坡下。幸存者陆续归来，阴影跟在这些热情的猎手身后。她闻到他们身上的血腥味，他们得意的咯咯声中夹杂着不安。几分钟后，又有六个影子悄然走进营地，是切提拉蒂弗尔。她非常确定，他的一些组件正朝她这边看来，但他没有过来。所有活着的共生体都休息了，很快，夜晚变得比骚乱前更安静了。鼾声没了，小动物夜间活动的声息也少了。

尽管拉芙娜的大脑还在飞快地思考各种可能性，但她强烈的恐慌感渐渐消退了。她很确定螺旋牙线还醒着，虽然他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拉芙娜意识到另一件事：她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

真是漫长的一夜。

一场骚乱没有让切提拉蒂弗尔放慢脚步。当太阳升到山谷壁的高度时，他们的车队已经走了四个小时。在车队第一次停下休息的时候，残耳朵在阳光下大摇大摆地踱着步，似乎在向所有人炫耀自己毫发无伤。

拉芙娜数了一下。两个车夫的夹克都破了，好多组件还带着伤，其中一个原本是六体，现在成了五体。杰弗里蹲在阿姆迪身旁，他们俩用从小就开始使用的暗语正说着什么。拉芙娜坐着，螺旋牙线站在她周围，就像在监视囚犯一样。加侬·乔肯路德坐在一辆货车的驾驶座上，他倒没受伤，不过自大的样子暂时不见了。他被吓坏了。

那个浅色瞳孔的五体和另一个共生体不见了。

切提拉蒂弗尔走过幸存者身边，咯咯的叫声就像在发表演说一样。两名车夫在他的思想声里畏缩起来，相互交换担忧的目光。残耳朵把鼻子伸到阿姆迪中间。八体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躲到杰弗里身后。

至于杰弗里……在上下咬合着的嘴巴面前，他没有退缩。他盯着切提拉蒂弗尔离他最近的组件，冷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如果说杰弗里是人类里最懂爪族语的可能有点夸张，但他的确浇灭了切提拉蒂弗尔的气焰。切提拉蒂弗尔瞪了杰弗里一下，发出一阵如人类般的笑声。“我在跟一个懦夫说话。”切提拉蒂弗尔粗暴地戳着阿姆迪的胸脯，“真是可笑，我们这里居然有人想从一个两腿人那儿寻求保护！两腿人，一块没人要的烂肉！”

切提拉蒂弗尔的笑声又变回爪族的笑声，然后从阿姆迪和杰弗里身边走开了。“真是抱歉，我有些失礼，别忘了我们可是盟友。”他的两个组件看向加侬。加侬仿佛受到了鼓舞，稍稍恢复了一点往常的

傲慢：“我们确实是盟友，切提拉蒂弗尔先生。内维尔让我们全面配合您。为了我们更好地合作，您就直接告诉我们您的要求吧。”

“啊，”切提拉蒂弗尔傲慢地晃着脑袋，“说得没错。”他停了一下，狡猾地瞥了一眼在场的三名人类。“那么，”他继续说，“我用萨姆诺什克语说了，昨晚我看见两个叛徒，不过现在他们都死了。”他用鼻子戳了一下螺旋牙线，“你也会说萨姆诺什克语吧？”

螺旋牙线慢慢地绕过拉芙娜，恭敬地站在残耳朵面前。“是的，”他说，“我比一些人类说得都好。”

“无所谓。我要你在两腿人听不懂的时候，负责向他们解释。”他的意思是：我才没有工夫搭理这帮蠢货呢。

螺旋牙线顺从地点点头，看起来就像受到了惊吓，他的萨姆诺什克语和剃刀一样带着狡黠：“是，大人，我还能做其他事呢。在剩下的这些人里，我可能是唯一能为您提供前方国家情报的。”

切提拉蒂弗尔发出了愉快的笑声，他用支离破碎的人类语言说：“如果你把情报告诉别人，我就割破你的喉咙，明白吗？”

“当然，大人。这是我们之间的事，跟人类没关系。”

“很好。”切提拉蒂弗尔又开心地说起了爪族语。阿姆迪还是一声不吭地藏杰弗里身后。两名车夫笑出了声，好像对一切都一无所知。

他们仍然在沿河前进。路很陡，旁边就是急流和瀑布。山谷的崖壁耸立在他们头顶上方。在阳光的照耀下，西边覆盖着白雪的高峰十分耀眼。杰弗里负责驾驶最后一辆车，切提拉蒂弗尔把原来的车夫派去侦察了。残耳朵在车队里来回跑，并没有催促车队加速通过开阔地。内维尔很可能已经控制了飞艇。

整个上午，残耳朵向螺旋牙线询问了好几次意见，他们用的是萨姆诺什克语。显然，他对这片区域一无所知，而且他也不关心拉芙娜对这里了解多少。

秩序更新后，螺旋牙线和拉芙娜可以公开交谈了。“当时我不在场，我听前面那辆车的车夫说，两个叛徒已经被杀了。切提拉蒂弗尔追上他们，把他们全都处死了。那个共生体叫——”他发出几个和声，“人类语言中最接近的发音是‘瑞玛斯里托菲尔’。他是大掌柜的首席副官，另外那个是他的助手。他们显然都是这片山谷的专家。”切提拉蒂弗尔走在前面，离他们有段距离，他可能听不清螺旋牙线说了些什么，但肯定能听到他们在说话。

螺旋牙线看出了拉芙娜脸上的惊讶：“我干吗和你说这些？”他耸耸肩，“你已经恢复清醒，只要听着就行了。至于你知道什么根本不重要。”

螺旋牙线安静了一会儿，驾驶货车通过路上的洼地。在这个季节，洼地里满是积水。阿姆迪的一部分组件勇敢地行走在冷水里，另一部分组件则跳上货车，以此保证身子在通过洼地后还是干爽的。他们一直低着头，努力不让自己的思想声和螺旋牙线的混在一起。但螺旋牙线还是严厉地说：“别耍花招！听到没？”

在拉芙娜模糊的记忆里，曾出现螺旋牙线把阿姆迪从她身边赶走的一幕。为什么呢？片刻之后，阿姆迪的声音传入她耳中：“螺旋牙线认为我不够聪明，他不相信我能跟听力欠佳的人类说悄悄话，至少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不行。但是你必须知道，瑞玛斯里托菲尔死了，切提拉蒂弗尔正在寻找一种——我很遗憾——更有趣的方法杀死你，他可能还想把杰弗里和加侬也干掉。”这下她明白了。

螺旋牙线发出刺耳的滋滋声。

阿姆迪盘腿坐下，他还在用定向发声说：“他根本没听到说话声，只是假装听到罢了。”他转而对螺旋牙线大声说，“我不要再耍花招了。我保证。”

所有了解阿姆迪的人都知道，他总是轻易许诺，但也很少毁约。螺旋牙线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他看了阿姆迪一会儿，说：“那就好，小鬼。”

不管怎么说，这是今天上午信息量最大，也最惊险的一刻。螺旋牙线没再说话，或许心情不好，或许是在思考，抑或在监听阿姆迪有没有信守承诺。午餐时间，车队停了一会儿，阿姆迪去找杰弗里和加

依，螺旋牙线也和切提拉蒂弗尔一起到前面观察情况。当螺旋牙线再次回到货车的时候，下午已经过去大半。

“处死叛徒的时机太不好了，我们正在驶入特别危险的地带。”他说，“就像我午饭时对切提拉蒂弗尔说的那样，在这里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致命。”

阿姆迪的三个组件坐在货车后面，他没有失信。他大声说：“那切提拉蒂弗尔跟车夫说了吗？”

“当然。不过那些共生体只是城市里的小混混。到目前为止，这次的工作更像是一场有趣的冒险——野外狩猎，几乎每天都有鲜肉吃，但从现在开始，他们需要切提拉蒂弗尔大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了。”螺旋牙线指着四周的森林说，“这里看上去很平静吧。但为什么爪族对这里知之甚少？那是因为很少有完整的爪族能从这里通过，连不完整的也几乎没有。老剃刀和铁先生都研究过裂谷，他们就是在这里练就了那些邪恶的洞察力。”螺旋牙线几个组件的脑袋转向拉芙娜，“我知道，你们这些太空种族要比这厉害得多，但我们是原始人，要量力而行。”

加依·乔肯路德一直跟在他们身后，走在两辆货车之间。他很可能是听到了一部分对话，所以小跑着跳上螺旋牙线的车，同时还把阿姆迪的几个组件踢下了车。“你们这些笨蛋没资格坐车。”他说着坐到拉芙娜身边，露出灿烂的微笑，“我们能让你搭顺风车已经很便宜你了。”

阿姆迪走在货车左边，反驳道：“拉芙娜现在还走不了路，是切提拉蒂弗尔把她安排在车上的。”

“所以说便宜你了，”加依试图驱赶阿姆迪，“干吗不回到你伟大的保护者身边？”

后方的货车上，杰弗里从驾驶座站了起来。看来两人最近是真的不和，杰弗里此时的表情像要杀人一般。他的车左右摇摆起来，杰弗里立马坐下，将驮猪引回正道。

加依并不想吵架，他更想和螺旋牙线聊天：“螺旋牙线，你是在泄露切提拉蒂弗尔的秘密吗？”

螺旋牙线耸了耸肩：“她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这么说，你告诉她无线电和轨道飞行器之间的联系了？”

“没有，不过她现在知道了。”

“……哦。”加侬笑了，“就像你说的，她知道了也没什么用，不过看她的反应还是很有趣的。”他对着拉芙娜咧嘴一笑，“无线电不过是内维尔送给这些小朋友的一个玩具，把你交给那些狗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你只是一个玩具。这样，我们就解决掉了一个麻烦，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内维尔知道，如果木女王得知你被抓走的消息，一定会派出部队搜寻。这就给了我们让各种想要的设备消失的机会。”

拉芙娜气得直咬牙：“所以，现在内维尔已经不准备掩饰了？”

“没错！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躲过木女王的卫兵的，总之我们会放出消息：当然，你不是被绑架的，因为我们把你赶出安逸的飞船，所以你叛逃了。那些设备被你的手下偷走了，你们很可能想自己开展行动。等我获救后，就可以为内维尔做证了。”加侬看了看身后的货车，“如果杰弗里知道怎样对他自己最好，他也会这样做的。”

“这——”拉芙娜想说点什么，但一时不知该怎么说，“谁都骗不了。”

“哦？但我们成功绑走了孩子们，这回不见得比那次复杂多少。”

“那群热带佬在无意间帮了我们大忙。”螺旋牙线说。他对加侬的话做了一个小小的更正。

加侬笑着说：“没错。内维尔说这是周密计划带来的好处。内维尔骗了那群热带佬，它们像罪犯一样逃跑了。可是谁又能想到神赐会留下他的一部分组件呢？他以为自己能见到木女王，让我们都完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先抓住了他。”

拉芙娜看着加侬，只觉得恶心：“所以是你抓走了那些孩子，还杀了他们的爪族密友？”

加侬一本正经地答道：“我没亲自动手……谁都有倒霉的时候，女士。你就别管这事儿了。现在我还要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真是麻烦。”

阿姆迪的声音从货车那边传来：“拉芙娜，我和杰弗里之前不知道这些。”

加侬看向阿姆迪说：“那胖子说的是事实。他和杰弗里还挺有用的，只是关键时刻靠不住。我知道他们本不在这次行动的计划中。”

拉芙娜闭上眼，身子倚在车边。她明白过来为什么杰弗里如此恨加侬。“但是，加侬，为什么……”

加侬看向拉芙娜，显然，他明白她想问什么。有一瞬间，拉芙娜觉得他一定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来反驳自己，但他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被击垮了，眼神流露出忧伤。“从前在斯特劳姆文明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聪明人，能轻易弄明白超限实验室里的那些东西。但自从来到这里，自从苏醒以来，我什么都想不明白。我所有的思维工具都没了，就好像有人切掉了我的手，戳瞎了我的眼睛。”

“所有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加侬。”

“是啊，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甚至是那些没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女士？反制手段从我们手中夺走家园后，把我们流放到了这里。你想继续这种流放是不可能的。听着，你不会成功的。你等着完蛋吧。但如果你跟我们合作，帮助我们的爪族小朋友，切提拉蒂弗尔的老板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加侬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满脸痛苦，施虐狂般的表情难得一见地消失了。他的目光飘向远方，又过了片刻，他又像平时那样懒散地夸夸其谈起来。环视森林一圈后，他问螺旋牙线：“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些树林危险？我参加过探险队，能分辨出鼯鼠的巢穴和它们引起的落石。切提拉蒂弗尔派了一个共生体时刻监视着我们。之前，我们见过几栋佃农的小木屋，但没看到什么像样的聚居地。所以我们究竟会遇到些什么？”

“有吸血的蚊虫。和它们相比，极地蚊就像友善的幼崽一样。等天气稍暖一些，我们就能看到了。”

“蚊虫？我听说过。”加侬的声音夹杂着兴奋和轻蔑，之后变成了不自在的表情，“那些蚊虫会传染疾病吗？”

拉芙娜注意到，螺旋牙线背着加侬，组件之间偷偷交换了眼神，他们好像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向这个愚蠢的人类撒谎。最终他似乎放弃了，说：“不会。就我所知不会，何况人类对我们的疾病基本是免疫的。‘纵横二号’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是的。”

“热带有的是厉害的疾病，”螺旋牙线接着说，“我们即将看到的蚊虫还只是烦人而已。真正让森林变危险的是一——用最容易理解的词叫‘杀手树’或者‘飞箭树’。”

“我听说过。”拉芙娜说。阿姆迪发出赞同的声音。行脚讲的故事里也提到过杀手树。

加侬粗鲁地哼了一声：“简直胡说八道，你们从哪里听来的？”

螺旋牙线傲慢地看了他一眼：“在成为剃刀的手下前，我可是森林走私者，研究裂谷的知名专家。”

拉芙娜想起来了，木女王曾说螺旋牙线是剃刀的一个打手。同时，他还是吹嘘方面的专家。

加侬质疑道：“这些树看上去很像班纳木，尽管罕见，我也有幸见过。我听说用它造房子极佳。难道你觉得杀手树就藏在树林里，埋伏起来了？”

“是这样的，先生，但和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班纳木不想被人砍断或者嚼碎。抱歉，拉芙娜女士，我不是故意装成无知的中世纪人。我知道树不会思考。我只是不喜欢卖弄术语，这种事剃刀和斯库鲁皮罗做就可以了。不管怎么说，这种班纳木中有一部分是杀手树。”

“比例是多少呢？”阿姆迪问。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总的来说，比重很小，但在裂谷边的树林里杀手树更常见。我猜这取决于本地食草动物的习性。”螺旋牙线瞟

了一眼阿姆迪，“你，天才小鬼，没准能估出一个具体的数值来。”

“没准。”阿姆迪说。对于螺旋牙线一直称他为“小鬼”，他似乎已经免疫了。

这番嘲讽让加侬心烦意乱，他干笑了几声。“本来我早该获救的，”他说，“真不知道内维尔什么时候才能弄走木女王走狗的飞艇。”他现在看着森林似乎多了点关心，因为那恐怕不只是别人的事了。这些树看起来都一样，都是高大雅致的常青树，针叶长短粗细各不相等。“好吧，”他说，“有些针叶确实能做箭，不过得砍下来，装上合适的弓。”

“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杀手树就没什么危险了。等下次我们停车休息时，我去找一棵安全的树。你如果爬到最下面的树杈上，应该能看到长针叶根部那些绷紧的节疤。”

“我会去看的。”加侬说，“你跟切提拉蒂弗尔说过这事吗？”

“当然。看到没？他已经在传话了。”前车上的残耳朵确实在不厌其烦地交代车夫，同时还指向森林那边以示强调。“不过不用担心。真正致命的树很少。只要我们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安全通过还是没问题的。”说完，螺旋牙线就不再说话了。他和剃刀一样，有那种能引起听众好奇心的天分。他们又通过了两条涨水期的溪流，冰冷的雪水汇入河中。其间，有几段路距离那些漂亮但致命的杀人树很近，步行的人只能走在货车的前后位置。阿姆迪环顾四周，好奇多过恐惧。在这片新生的森林中，没有矮树丛，只有巨大的灌木耸立在树周围。拉芙娜几乎可以想象，阿姆迪正在估算它们的覆盖面积和火力范围，他脑子里一定冒出了数千个问题。如果螺旋牙线再不理他，他很可能会把这些问题全说出来。

加侬也看了一眼周围，最后还是打破了沉默：“好吧，你这混蛋，那‘几条简单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螺旋牙线咯咯笑了，不打算再戏弄他们。他给出了一些明确的建议：“有没有看到那些开阔的空地？待在那里很可能会死。箭雨飞来时，你根本跑不了多远。就算只有一棵杀手树，然而飞箭一旦触发，就足以射死一个两腿人。要是有一片杀手树林，只要触动其中一棵，整片树林都会放箭。几十棵树，箭如飞蝗。你们太空人只要研究一

下，准能得出一大堆结论，比如释放花粉、传递信号之类的。无论如何，那些箭会一起射过来。”

“它们会瞄准吗？”阿姆迪问。

“不一定。第一棵树的箭会像浪潮般扫过。重点是，可能有好几千支箭，足以把共生体的全部组件杀死。所以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待在开阔地。看到树根处的灌木丛了吗？那些是树的花——相当于共生体王冠上的珠宝，很少有箭会射到那里。所以如果我们要停下来休息，最佳策略就是待在那些灌木旁边，提前做好准备，箭刚飞出来就往里钻。”螺旋牙线耸了耸肩，“两腿人可能做不到，但那是我们共生体的保命要诀。”

听完螺旋牙线的话，加侬陷入沉思。阿姆迪在四周侦察，闻了闻其中的几丛灌木。之后，他让螺旋牙线把知道的有关飞箭的触发方式和飞箭树丛可能的排列方式都告诉他。螺旋牙线说了很多的细节，混合了技术分析和中世纪的民间传说。

阿姆迪把这些知识都消化了，之后又提了很多问题。直到切提拉蒂弗尔示意他们停下来休息时，加侬对于安全守则已经了然于胸，他脑子里的细节够多了。

显然，切提拉蒂弗尔在午餐时已经听过简洁版本了。拉芙娜从他对晚上宿营地点的犹豫上就能看出来。

拉芙娜爬下车，阿姆迪站在她身边。“你知道，”他没有用定向发声，只是语气随意地轻声说，“这完全说不通。”

说完，他朝杰弗里走去。

他们停下后半个小时。加侬和杰弗里正在忙些杂事。切提拉蒂弗尔已经决定好了篝火的位置，但他还得安顿好货车和拉车的驮猪，想要找到最安全的阵形。螺旋牙线跟在切提拉蒂弗尔身边，提供专业建议。每当他们走到拉芙娜旁边时，她都听得津津有味。螺旋牙线的话有一点好处：至少它转移了切提拉蒂弗尔的注意力，让他不再沉迷于计划残忍的杀人活动，阿姆迪也能稍微安下心来。

“没错，”百事通螺旋牙线说，“你必须引开树的注意力。它们会对震动和物理攻击产生反应。”

切提拉蒂弗尔反驳道：“可我们又不吃它们，也不砍伐它们。我们压根儿不打算伤害它们。”

“这些都不重要，大人。这里的杀手树比我在任何地方见到的都多，而且我觉得前面可能更多。我们今晚运气不错，有机会演练一遍。我在路的这一边找到了一小片没有杀手树的区域，但我们的声音迟早会让它们‘走火’的——这是人类的术语，大人，指的是武器自行发射。我们需要主动引发一场小规模‘走火’来保护自己。”

“我的人可不喜欢这样。”

“绝对安全的演练，大人，不会有问题的。我们扎营在小路的西边，那里靠近灌木保护区。不过，我建议您在东边的树上弄一些创伤。”

“创伤？”

“我的意思是，对树造成一点损伤。您可以派一个组件去做这件事，用一辆货车掩护他。其他人隐蔽在这边的灌木丛附近。这样，大家对前面可能遇到的麻烦就有所了解。”

切提拉蒂弗尔若有所思，但他和螺旋牙线已经走远了，拉芙娜听不到后面的话了。货车总算停好了，驮猪藏在货车后面。加侬和切提拉蒂弗尔向她走来，杰弗里和阿姆迪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切提拉蒂弗尔用两张嘴叼着一把多功能斧子。拉芙娜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想好如何利用一场有趣的谋杀，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了。

切提拉蒂弗尔把斧子扔到她面前。“你！”他说，“到路对面去，在中间那棵树上砍几下。”

“切提拉蒂弗尔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加侬把她推到路对面，远离货车的地方，“笨蛋，拿着斧子。”他把斧子扔了过去。旋转的斧刃扎进离拉芙娜两米远的土里。

加侬的话音刚落，阿姆迪和杰弗里便从饲料车后面出现了。他们刚才肯定是喂驮猪去了。天气很暖和，不需要给它们保暖，但给饥饿的牲畜喂食也是件麻烦事，那是加侬极力想避开的活儿。

“你要对拉芙娜做什么？”杰弗里喊道。加侬与她之间隔开了十来米远，这次的侵害似乎非同寻常。

“他要我砍一棵树。”拉芙娜喊道。

“什么？”

阿姆迪和杰弗里向她跑去，但切提拉蒂弗尔拦住了他们。他从背篓里抽出战斧，任意挥舞。拉芙娜注意到，车夫们也架起了十字弩。

加侬示意杰弗里退后：“嘿，杰弗里，冷静点。”

杰弗里看着独自站在路对面的拉芙娜。他将目光扫向树林，又向切提拉蒂弗尔最近的组件喊道：“你还需要她！这次远征全是为了她。”

切提拉蒂弗尔不怀好意地笑着，熟练地挥了下战斧：“你错了，我不需要两腿人活着。她现在就大有用处，对我来说，她比多数两腿人有用多了。”

加侬不自然地笑了笑，对杰弗里说：“你就待在一边安静地看着吧，杰弗里。”

杰弗里怒视着他，然后又回头看了眼周围的共生体。空气在一瞬间凝固了。拉芙娜意识到，阿姆迪是对的。瑞玛斯里托菲尔死了，切提拉蒂弗尔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别和他们对着干，杰弗里。阿姆迪似乎有同样的担忧。他大叫一声，咬住杰弗里的裤腿，不让他过去。

“那好，”杰弗里对切提拉蒂弗尔最近的组件说，“也给我一把斧头。”

“真是头蠢驴！”加侬说。

有一瞬间，拉芙娜觉得切提拉蒂弗尔很可能会把杰弗里的手砍下来。但他只是咯咯地笑着，然后甩出一把斧子。

杰弗里接住了斧子。他踢开阿姆迪，大踏步穿过路中央，走到拉芙娜身边。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紧随其后。

切提拉蒂弗尔尽情狂笑，之后对螺旋牙线和车夫说了些什么。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他们的头儿就要为他们展示杀手树的奥妙了，而他们自己不会有任何危险。他咯咯地向阿姆迪发出命令。

阿姆迪则用人类的语言答道：“不，我不会离开杰弗里的。”这话说得勇敢，虽然他已经吓得脸色惨白了。

切提拉蒂弗尔生气地用萨姆诺什克语说：“虽然你很有用，我还是会惩罚你的。你是想变成七体还是六体？”

螺旋牙线插嘴道：“大人，就让他待在那里吧。他可以站到那棵有灌木的树旁。那里相对安全。”

阿姆迪缩了缩身子，朝螺旋牙线指的那棵树走去。拉芙娜注意到，这次在挑选宿营地点上确实花了心思。她旁边没有一棵有灌木的树。

切提拉蒂弗尔看到阿姆迪走过去时，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你个胆小鬼。”他的注意力再次回到拉芙娜和杰弗里身上，幽默地说，“现在你，女人，拿起斧头，砍向你身后的树。那棵吗，螺旋牙线？”

“没错，大人。那肯定是一棵真正的杀手树，最底层的箭看起来蓄势待发。”

“驮猪都在安全区吗？”

螺旋牙线看向大车和那些驮猪：“是的。”驮猪们似乎意识到将要发生大事，这会儿都在原地打转。“您为它们安排的位置绝对安全。”

切提拉蒂弗尔又对其他人说了些什么，一副期待好戏上演的样子。拉芙娜听到他的和声里有“赌局”这个词。“至于你，男人，左数第二棵树。”

“先别砍树，”螺旋牙线说，“我们先看看一次攻击会不会触发其他树。”

切提拉蒂弗尔又向他的爪族手下解释了一番。

“我说了，拿起斧子！”切提拉蒂弗尔向拉芙娜吼道，“如果你照做，还有可能活命。”他又对手下说了些什么，然后补充道：“我们为你开出了四比一的赔率。但你要是不照做，现在就得死！”车夫们也拉开了十字弩。

拉芙娜抓住斧柄，从草地里拔起斧子。一些针叶从斧子上掉下来，斧刃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光。它可能只是一把刚磨过的多功能斧子。

车夫和切提拉蒂弗尔站在路的另一边，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她一直很在意爪族的这种姿势。对爪族来说，这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除了持弩的爪族，其他爪族都爬进了灌木保护区，只有切提拉蒂弗尔、螺旋牙线和加侬还在开阔地上站着。加侬向周围看了一圈，发现身边没有遮挡物，于是他转身钻进了最近的那丛灌木。

车夫们又在制造噪声。他们吟唱着，混杂的和声震得拉芙娜耳朵疼。她听懂了：上啊，上啊，上啊。共生体在孩子们的球赛场上也是这么吟唱的。

拉芙娜转向身后的那棵树。她右边的阿姆迪既兴奋又害怕，他跳来跳去，靠近能保护自己的灌木丛。他没发出任何声音，至少在人类的听力范围内没有。左边的杰弗里看了看阿姆迪，又看了看她。她突然发现，杰弗里和阿姆迪在玩一个游戏，就像他们小时候那样，不过这次的游戏事关生死。

上啊，上啊，上啊。

“好！”她向那棵树走去，挥了下斧子。古人或许会叫这东西“装在打包钩把手上的双头斧”。她无法像使用人类的斧头那样，完全发挥它的作用。

不过斧刃确实很锋利。

这棵树的直径约有八十厘米，树皮和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但是带着一种在现代智人身上少见的浅黄色。这棵树和她几天来见到的那些班纳木没有什么不同。笔直的树干向上延伸了四十米，仿佛一座美丽的高塔。那些矮树枝向外笔直地延伸生长。最近的树枝高过她头顶三十厘米，大束针叶长在螺旋牙线说的“绷紧的节子”那里。

上啊，上啊，上啊。

拉芙娜举起斧子，砍向光滑的树干，不过这一下更像试探。斧刃入木一厘米左右。她把斧子拔出来，钢质斧刃上沾了一层透明的液体，树的侧面也渗出了一些。液体散发出复杂而熟悉的气味。她想到了，原来森林里闻到的都是这个气味，只是这里更浓烈些。

傍晚时分，这种气味对让人昏昏欲睡的平和氛围毫无影响。她头顶上方的针叶还挂在树上，一片寂静。

道路另一边的观众很不满意。吟唱声停止了，车夫们恼怒地咯咯说着什么。螺旋牙线什么也没说，但脸上却露出嘲讽的笑，他似乎在等其他人说话。

切提拉蒂弗尔怒吼起来，夹杂着爪族语和萨姆诺什克语：“砍树，人类！抡起斧子砍下去！我们要看树心，不然就看你的心！”

车夫们大笑着把十字弩对准了她。

拉芙娜转过身继续砍树。虽然她力气很小，还是照做了，她在同一个位置持续砍着。按照这个进度，她要一个小时才能把树砍倒。不过她已经在树上砍出了深深的切口，树的年轮显现出来。

拉芙娜停了一会儿：一是因为她太累了，需要喘口气；二是她听到阿姆迪发出担忧的呜咽声。同时，她还注意到，切提拉蒂弗尔走进一大片安全的灌木丛旁，准备寻求保护。

森林不再沉默。她听到头顶的树枝发出一阵咔啦咔啦的声音。最近的那些树枝颤抖着，成束的针叶也在轻轻颤动，在绷紧的节子那里晃动了一下。至于节子，似乎在……冒烟？不，不是烟。那是浓密的花粉雾，在下午清冷的微风里缓缓飘舞。太阳光从峰顶反射过来，花粉雾飘向最亮的光线，散发出金绿色的光芒。

路的另一侧，之前的那种娱乐气氛瞬间不见了。共生体们睁大眼睛，看着飘散的花粉雾。就在花粉从拉芙娜砍的那棵树飘出的同时，咔啦咔啦的响声传遍周围的树，之后越过中间那条路，形成一片不断扩大的金绿色警报。车夫们挤在灌木丛里，现在连持弩的组件也都不敢站在开阔的空地上了。

当咔啦声传到切提拉蒂弗尔周围的树上时，他终于不再假装勇敢，缩进了灌木丛里。只有螺旋牙线没做好准备。他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丛足够大的灌木来隐蔽自己。

那些驮猪紧张不安地盯着他们。考虑到警报蔓延的范围，货车可能没办法将它们完全遮挡。

十几秒过去了。咔啦声传得越来越远，但没有飞箭射出来。

螺旋牙线话里透着紧张：“这回的箭雨恐怕会像雪崩。大人，我们可能有点做过头了。”

切提拉蒂弗尔饶有兴趣看着他：“是你暴露得过头了，蠢货。这棵树后面还有一小丛灌木，对你来说足够了。快爬进去！”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拉芙娜，“再砍，人类。”

拉芙娜转向那棵树。她透过余光看到阿姆迪盘坐着，不肯躲起来。你们玩的什么把戏，杰弗里？

上啊，上啊，上啊。

拉芙娜握住斧柄，把所有的恐惧都发泄在这棵可怜的树上。砍。砍。砍。

针叶的咔啦声比之前更响了，警报花粉也多到令人窒息。拉芙娜触发了这场连锁反应，她的耳朵开始疼起来，被像箭射穿了一样。她扑倒在地，寻求掩护，就算是一条浅沟也行。她的痛感不是来自真正的箭，而是爪族们的尖叫声。

“起来！快跑！”阿姆迪的几个组件围在她身边，想把她拉起来。她起来后，看到阿姆迪的另外几个组件冲向了杰弗里。

拉芙娜完全没明白这场混乱是怎么回事。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弯着腰以防突袭。不过根本没有箭飞过来。没有一支箭飞出。路对面的尖叫声越来越响，还伴随着爪族疼痛时那种微弱的如同吹口哨的声响。她没看到一个车夫。车夫们藏身的灌木丛似乎比以前更矮更宽了，还晃动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

阿姆迪拽着拉芙娜：“快到货车里！”

拉芙娜跌跌撞撞地走着，她看到爪族并没有全部消失。螺旋牙线的大部分组件站在一棵灌木旁，正在砍树枝。他的跛脚不方便，被灌木枝条缠住了。

切提拉蒂弗尔的一些组件逃离了正在吞噬他的灌木。他用剩下的斧子反击，迅速解救了自己持弩的组件。他看到拉芙娜和阿姆迪，发出一声怒吼，其中的三个组件冲向拉芙娜。

拉芙娜一路狂奔。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无用的挣扎。因为在开阔地，共生体比两腿人跑得快。那些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共生体甚至可以发起短促的致命进攻，但切提拉蒂弗尔那些没跟上来的组件一定在忍受着剧痛。那三个追她的组件看起来像是被隐形的锁链束缚住了。他们保持匀速绕了个大圈子，跑回其余的组件那里，又开始劈砍那棵缠住他们的灌木。

螺旋牙线的情况就好多了。他成功解救了自己受困的组件。他只能用三条腿蹒跚地走着，和其他组件一起向拉芙娜他们缓缓靠近。

“我去带他过来。”杰弗里喊道。相比拉芙娜，他离货车更近。他冲了过去，一把抱起螺旋牙线的瘸腿组件。

“救命，救命！”是加依。他手肘撑地，下半身被压在身上的灌木淹没。他脸上满是不加掩饰的恐惧，双手伸向拉芙娜。

拉芙娜不了解童年时代的加依·乔肯路德。但他充其量不过是个自大的少年，只可惜越长大心眼越坏。她第一次见加依时，只觉得他和其他孩子一样需要她的帮助。至少有一段时间，他看起来并不邪恶。

真是奇迹，约翰娜手里还握着那把斧头。她横穿小路，跑向加侬。

阿姆迪仍拉着她不放：“不，别去！求你了——”

另一个声音生气地说：“该死！好吧。”这是螺旋牙线还能活动的组件，他离开杰弗里刚刚安顿好的受伤组件跑了回来，杰弗里紧随其后。他们跑到拉芙娜面前，拦住了她的路。

他们是想帮拉芙娜做她想做的事。杰弗里走到树边，砍向灌木根部的地方，那里不会误伤到加侬。螺旋牙线的四个组件一边砍树枝，一边抓着加侬的外套往外拖。

拉芙娜和螺旋牙线的几个组件一起拽着。她搂住加侬的肩膀。杰弗里每砍一下，都在灌木上留下一道裂缝，加侬向自由又近了一步。

螺旋牙线一声尖叫，摇晃着后退了几步，松开了抓加侬的手。拉芙娜马上向上看了一眼，勉强躲开了金属爪的袭击。残耳朵在他们中间散开所有的组件，挥斧劈砍。至少有一个车夫组件挣脱了灌木，加入战团。

最终灌木丛的拉力战胜了拉芙娜，加侬从拉芙娜的手中滑走，被毫不留情地拉了回去。他在消失之前发出一声尖叫，随后就被咀嚼声淹没了。

满地都是血淋淋的尸体。

拉芙娜站起身，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她从没打过架，但听约翰娜讲过不少故事。即便只跟一个共生体对战，一个没有武装的人也会失败的。站稳，爬到共生体爬不到的地方。

有东西从背后重重地撞了拉芙娜，瞬间她感觉自己腾空了。是杰弗里！她越过杰弗里的肩膀，向地面看去。杰弗里正快步退离战场，她看不到那里！阿姆迪的一些组件跑到他们后面，身上还流着血。阿姆迪没有武器，杰弗里有把斧子。杰弗里在挥动斧子，她听到了尖叫声。杰弗里踉跄转身，她看到了螺旋牙线。那个共生体全副武装，连跛脚组件也不例外。螺旋牙线和杰弗里正在有序地撤退。对面的敌人

不能算共生体，而是一群嗜杀成性的暴徒，由残耳朵的三个组件和两个车夫的组件组成。

他们走到了最近的货车边。螺旋牙线的所有组件都跟上来了。如果她没数错的话，阿姆迪依然是八体。他们分成了三组，一起向驮猪那边跑去。

杰弗里把拉芙娜放下来：“去帮阿姆迪，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件事拉芙娜确实能帮上忙。说到对付驮猪，一个两腿人抵得上四个组件。她没等阿姆迪拴牢别的驮猪，就已经把自己负责的那头拴上了第一辆车。驮猪很配合——简直太配合了。货车开始前进，驮猪显然不想靠近那些尖叫的食肉植物。

“别让它跑了！”阿姆迪手忙脚乱地指引后面两辆车前进。他虽然满身伤痕，但仍是八体。

杰弗里和螺旋牙线还在后面防守。敌军在他们身后，不时越过小路发起进攻。杰弗里把守中心防线。除了跛脚组件之外，螺旋牙线的各个组件时而进击，时而回撤。他连砍带劈，用他特有的疯狂回击，毫不逊色于对方。有敌人想要迂回到后面那辆货车的侧面，打算攻击拉芙娜和阿姆迪，最后都被螺旋牙线击退了。

三辆货车慢慢驶离营地。拉芙娜走在领头的驮猪旁，它现在已经不紧张了，拉芙娜可以从容不迫地跟上它。她回头看了一眼。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她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可怕的画面……那是他们的敌人将要面对的噩梦：车夫的两个组件和切提拉蒂弗尔的三个组件，离缠住自己其他组件的树丛约五十米远，这已经超出了思想声的传播范围。他们可以在无法思考的状态下追击，但无法保证全员存活。

车夫的两个组件最先离开了，转身跑回营地。切提拉蒂弗尔的三个组件怒吼着，对这种逃兵行为发起愤怒的谴责。三个组件又向杰弗里和螺旋牙线发起了一次猛烈攻击，最后为了自保，也只能绝望地撤退了。

拉芙娜向螺旋牙线询问加侬和其他人的情况。“灌木里的那些要么死了，要么快死了。他们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被压死。”螺旋牙线答道，语气比以往更轻率了，“切提拉蒂弗尔最好慢慢死去，这样他剩下的组件就追不上我们了。”

他们加快了速度。刚开始跑时天还亮着，现在天色已晚，货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连伤员都看不清，又如何为他们包扎呢？提灯被放在货车的某个地方，但他们不可能停下来去找。拉芙娜在白天就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了点伤。拉芙娜在过去十年里努力学习过急救知识。杰弗里的前臂需要用绑带包扎，她尽全力包扎伤口，他也知道要如何养伤。阿姆迪脸色苍白，三个组件的脑袋在流血，不过他的头脑还是和平时一样清晰。估计只是擦破了皮，没有伤到大脑。她撕下阿姆迪斗篷上的布条，帮他的脑袋包扎。这样一来，阿姆迪会很难听到自己的思想声，但血止住了。“我没事，”他说，“只需要自己多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快去看看螺旋牙线吧。”

天已经很黑了。螺旋牙线的一个组件驾驶货车跟在后面，他的其他组件早已精疲力竭，横七竖八地躺在拉芙娜坐的那辆货车上。

“我们先停一下，我要给你包扎一下。”拉芙娜说。

“不行，”螺旋牙线说，“绝对不能停。阿姆迪和杰弗里怎么样了？”

拉芙娜看了看周围。杰弗里走在领头的驮猪旁带路。阿姆迪的八个组件在中间那辆货车和驮猪的周围徘徊，防止它们偏离正道。“我很好，”阿姆迪说，他担心地看了眼螺旋牙线，“你呢？还好吗？”

螺旋牙线答道：“小鬼，你今晚表现得不错。”

拉芙娜抚摩着螺旋牙线最近的那个组件：“你没事吧，螺旋牙线？”

“我没事？我可能没事吗？你是白痴吗？我那条被你弄断的腿还没好呢，疼得要命。今天你又逼我去救加侬。知道吗？他可比那两个车夫浑蛋多了。”

拉芙娜吓了一跳。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当时只想着要救加侖。她不是种族主义者，这在斯特劳姆也被认为是一项恶行。她低下头说：“真对不起，螺旋牙线。只因为我认识加侖，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觉得自己要对他们负责。”

螺旋牙线轻笑了一声：“如果你知道他就是那个把你撞向饲料车的人，你还会这么做吗？算了，我觉得你还会这么做的。你和木女王都太心软了。”

木女王心软？跟谁比？

螺旋牙线不自在地动了动，最终还是让拉芙娜给他检查了一番。现在几乎看不到任何伤口，但刚才他跟阿姆迪一样浑身是血。得让他继续说话才行。“螺旋牙线，你从一开始就站在我们这边，但是你也参与了内维尔的阴谋吧？”

“当然了！难道剃刀没告诉你他也被卷入其中了吗？要是他们不相信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你那些关于树的话真骗到了我。发现箭没飞过来后，我才开始怀疑这一点。”

“那可是我最开心的时刻。飞箭树真的存在，不过离这儿还远着呢。压杀灌木更少见，只在森林的恢复期才会有。所以，那天晚上看到你被压杀灌木缠住，我都不敢相信，运气简直太好了。我的谎话其实骗不了什么人，还好切提拉蒂弗尔是个十足的傻瓜。我真不知道，这些年维恩戴西欧斯怎么受得了他。瑞玛斯里托菲尔就不会上当，他要把你交给大掌柜。值得庆幸的是，这事没发生。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只要躲开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就能回到王国了。”

拉芙娜突然醒悟过来，眼前的爪族能解答她所有的疑问，而且他还是友方。

夜幕降临。月亮低挂在夜空中，月光洒在森林的地面上，将其分成明暗呼应的两部分。

马车行驶在一段开阔的路面上，拉芙娜看着螺旋牙线抱在一起的组件。他不怎么说话了。在另一辆车上，他的一个组件警觉地看着昏

暗的前方，和她一样借着月色观察四周的环境。除了驾驶后车的组件之外，螺旋牙线的其他组件全都抱在了一起。这是共生体无法清晰感觉自己伤势时的茫然反应。

“说话呀，螺旋牙线。”

螺旋牙线发出了人类般的笑声：“好吧，好吧。我敢说你至少有一百万个问题，我确实能给出不少解答，但如果我们都能了解所有事是怎么回事，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低声咕哝了几句，“我们没意识到维恩戴西欧斯如此关键，没意识到他会背叛大掌柜，没意识到他们会搞这么大的动作。”

螺旋牙线说得很清楚。声音来自整个共生体，但其中混杂着断断续续的吟唱声：有个组件没在思考。拉芙娜轻柔地把手伸进组件之间，想鼓励他们分开。有几个组件不小心咬了她，最终他们还是分开了。好多血。

那个被保护的组件倒在血泊中。他还哼唱着，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多少疼痛。在月光下，她看到他把头转向她，眼中闪着微弱的光。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摸到他颤抖的脖子旁边有一个伤口。血从她指缝间流出。

“杰弗里！”她大喊道。

拉芙娜、杰弗里和阿姆迪已经尽全力抢救了，但还是远远不够。拉芙娜止住了血。他们找到一片空地，哄着螺旋牙线躺在月光下，这样他们就可以检查他的伤口了。但此时一个组件已经失去知觉，回天乏术了。他死得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如果他能感觉到疼痛，发出尖厉的呼叫，或许就不会死了。然而他只是静静地流着血，其他组件全都神志不清，丝毫察觉不到死亡的逼近……

休整之后，他们彻夜赶路，一直走到第二天，直到人类、爪族和驮猪都走不动了，才停下休息。

拉芙娜又察看了一下其他人的伤势。杰弗里和阿姆迪紧张地环顾四周，尤其是来时的方向。“我觉得，那些活下来的残体不可能追这么远。”杰弗里说。

“螺旋牙线对此怎么看？”拉芙娜问道。

螺旋牙线的剩余组件看起来比杰弗里和阿姆迪还要精神。货车停稳后，他就溜进树林，自顾自地侦察去了。即使现在，当拉芙娜打算给他包扎伤口时，他还是会发出咿咿声。那四个组件在货车周围嗅来嗅去。片刻过后，螺旋牙线从柜子里翻出应急干粮，吃了起来。他恶狠狠地嚼着，向周围的树木投去好奇的目光。

“我担心，他以后再也不能说话了。”阿姆迪说，他绕过螺旋牙线，拿着人类和爪族的干粮，往拉芙娜和杰弗里的地方走去。拉芙娜需要多吃点。她太累了，都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今天很暖和，微弱的呜咽声环绕四周，蚊子在池塘和寂静的河面上空飞舞。

拉芙娜终于明白了阿姆迪的意思。“我见过很多四体，”她说，“他们说话都没问题。”

“如果他们生来如此，那自然可以。”杰弗里说。他坐在阿姆迪身边，离拉芙娜有两三米远。她注意到，杰弗里目光闪躲，偶尔会瞥她一眼，多半带着挑衅。他接着说下去：“很明显，螺旋牙线死掉的那个组件是语言中枢，所以他不会说萨姆诺什克语了，甚至连爪族语也不会说了。”

“我们还不能放弃，”阿姆迪说，“我知道，剩下的组件还有些语言能力。”阿姆迪摇着脑袋，并不是否定他刚才说的话，而是为了驱赶蚊子。

杰弗里摸了下阿姆迪最近的组件：“有可能。不过得先花点时间了解一下他脑子里还剩下什么。”

“这么说，他有点像以前的我。”拉芙娜说。不过他不让别人帮他。

杰弗里点点头：“有一点。但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个健全的共生体。他很擅长驾驶货车。除了那个死去的组件，其他都伤得不重。”

螺旋牙线对他们的谈话毫不在意。他爬起来慢慢走向中间那辆货车。只剩四个组件之后，他的瘸腿组件似乎影响了另外三个组件的步调。两个组件推开了货车门，在里面四处翻找。他们跳下来时，嘴里叼着一只皮包，还有一些看着像肥皂和干净斗篷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新斗篷驱赶着蚊子，之后转身朝河边走去。

拉芙娜惊讶地笑了：“他打算去洗澡呢！”

杰弗里起身：“是啊，但我们不能单独去洗澡。”他跟着那个四体，朝他发出咝咝的警告声。

杰弗里坐了下来，说：“好吧。我一点也不了解螺旋牙线，以前他完整时也不了解。”他看了一眼身边的阿姆迪。

“是啊，”阿姆迪说，“阴险、滑稽，剃刀的左右手。”他看看杰弗里，杰弗里也看着他。拉芙娜知道，他俩又在玩他们之间的那种隐秘对话。她总觉得，他们俩隐瞒了一些事，虽然他们小时候这样还挺可爱的……

她的脖子被蚊子咬了，手也被咬了。她伸手驱赶，却引来了更多的蚊子。螺旋牙线以前说的蚊子预言成真了。如果现在他说句“我早就说过”，那该多好。

拉芙娜和阿姆迪、杰弗里面面相觑地站着。阿姆迪的所有组件都看向她。最后她说：“好吧，我们有好多事需要谈一谈。”

阿姆迪蜷缩在林间正在腐坏的针叶上。他的几个组件互相对望，另有一些看向拉芙娜。“抱歉，拉芙娜。”他说。

杰弗里沉默了片刻，然后生气地拍了拍地面：“我们只是做了自己以为对的事！”他看着拉芙娜的脸，“我实在无法相信，内维尔是谋杀和绑架案的幕后主使，后来螺旋牙线又告诉我们你也会被抓。我们以为能抢先把你带出房子，你的确逃出来了——”

拉芙娜点点头：“螺旋牙线把我赶下楼梯，还赶出了门。”这或许比任何得体的解释都更容易理解。

“对的。我们几乎要成功了，但切提拉蒂弗尔的反应太快了。你刚跑到街上，他的十字弩就瞄准了你。”

拉芙娜靠在货车的轮子上。切提拉蒂弗尔肯定乐意看到这样一场“意外”死亡。所以，杰弗里和阿姆迪抓了她，然后一路冒险跟了过来。她相信他的话。“杰弗里，那早些时候是怎么回事？在内维尔的大会上为什么……”为什么要背叛我？

如果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杰弗里，他或许会气愤地耸耸肩，或者说几句狠话。现在的杰弗里，脸上满是痛苦和愤怒。他平静且诚恳地解释道：“天人哪，救救我吧。我过去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么想，你和约翰娜完全把最重要的事情颠倒黑白了。超限实验室的确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意外，但我知道那些科学家是斯特劳姆文明圈里最聪明的人。他们不可能像你们想象中那么愚蠢。”

“我从没说他们愚蠢。”

“你确实没直接说过这类词，孩子们都了解你，拉芙娜。别忘了早些年你可是我们的挚友。尽管你从来不说这些，从来不谈论我们的同胞和超限实验室，我们依然能从中猜出你对他们的想法。”

拉芙娜无法否认这一点。

杰弗里微微点头，继续说：“内维尔总结了这些事实。他说服我说了那些你不可原谅的谎话。但是拉芙娜，我记得超限实验室。我们斯特劳姆人在那里进展良好。我们即将成为……某种令人敬畏的存在。真正的祸根是反制手段。”

“约翰娜可不这么认为。”

“虽然我爱约翰娜，但她一向对科技不感兴趣。她对超限实验室的了解比有些孩子还要少。现在她更像拉森多家的人，完全背离了我们的命运。”

“你也是否认者。”

“别再提那三个字了！如果你去和孩子们谈有关超限实验室的回忆，他们中大多数都会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只是不好意思去纠正他们特别……尊敬的某个人，比如你。”

“杰弗里，就算是这样，但你认识到内维尔的邪恶了吗？”

杰弗里不再看她，似乎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阿姆迪说：“你知道他邪恶，杰弗里。”

“我试图告诉自己他不邪恶。我和阿姆迪追赶那些热带爪族时，注意到的怪现象或许有合理解释，内维尔很有可能受到了像维恩戴西欧斯那样的怪物的欺骗……但当我看到加依把你撞上饲料车时……”最后杰弗里说，他的目光又回到拉芙娜身上，“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听他吹牛。你知道吗？加依做的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内维尔指使的。所以，内维尔是邪恶的。”

阿姆迪点点头：“没错，没错，没错。”

杰弗里还没说完：“现在，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安全地带回王国，再去……对付……内维尔。可完成这些之后——”他眼睛里流露出轻蔑和决然，“更大的威胁还在，而且这些威胁会让我们成为绝对的敌人。”

噢，天人啊。过去十年，拉芙娜一直将未来想象成漫长的攀登之后，与敌人的一次生死较量。攀登的途中，居然存在如此致命的山麓小丘！“好吧，杰弗里。我们走一步算一步。我们现在不要考虑将来会不会成为敌人。”

赞美阿姆迪。他让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对！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跳起来，绕过杰弗里，撒娇似的贴着两个人坐着。云团般的蚊子一直跟着他。相对人类，这些蚊虫更喜欢爪族的血。“眼下我们就有严重问题。”

拉芙娜弯腰数起他的鼻子：“你的其他组件去哪儿了，阿姆迪？”

“哦！我去那边的灌木丛——”阿姆迪努了努嘴，“确认一下螺旋牙线有没有事。他不让我靠近，但我能听到他泼水的声音。如果他碰到麻烦，我们就能及时赶过去。现在我们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他扭了扭身子，拍了下拉芙娜的手，“我们应该去清点一下存货……”

阿姆迪说得对。先考虑一下明天和下周的问题，放松一下心情。他们可能被抓，也可能被杀，但至少不用忙着背叛对方了。

这一天他们没有继续赶路。对此，拉芙娜很害怕，她担心那几个共生体的部分组件还跟在后面。可是驮猪们累坏了，天也亮了。他们发现，前方森林提供的遮蔽非常有限——至少在货车通过的那段路程是这样。几天前，她还祈祷王国的飞艇能发现他们，现在则开始担心内维尔会控制了空中。

螺旋牙线洗完澡回来，阿姆迪问他在这里宿营是否安全。螺旋牙线的残体显然听懂了。他看起来和五体时一样自信，对阿姆迪的问题报之一笑。

阿姆迪又嘱咐了一番，希望残体在他们去河边的时候放个哨。残体离开了，但愿他是做这件事去了。

天气太冷，不适合洗澡，但洗去血迹和汗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杰弗里要第一个去，他让阿姆迪在河流和货车之间站成一条警戒线。“拉芙娜，你待在阿姆迪这边，行吗？”

她耸耸肩，说：“当然可以。”这两个家伙还小的时候，她就认识了他们。要说他害羞还真是不太可信。

杰弗里回来后，阿姆迪跟拉芙娜去了河边，一直在旁边放哨。她跪在河水飞快流动的岸边，避开蚊虫，喝了几口河水。她盯着自己的倒影看了好久。在加侬打伤她后，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脸。情况比她先前触摸时更糟。好吧，加侬的那一下攻击，几乎让她一命呜呼。所以现在她的脸惨不忍睹，也没什么好惊奇的。

她脱下臭气熏天的破烂衣服。裤子和衬衣是用加衬垫的帆布做的，尺码太大，很不合身，这是爪族凭借对人类身体的一般了解做出来的。显然，一些绑匪想要活捉她。真是好人啊。她浸湿布料，打上肥皂，一次次清洗。相比之下，她清洗自己的身体就容易多了，虽然这有点像用冰块擦拭身体。阿姆迪拿来干净的斗篷给她当毛巾和外套。他们太好了。有趣的是，现在的她看上去像样多了。

拉芙娜回到营地，发现杰弗里正在不耐烦地踱步。阿姆迪在他们身上打量了一下，说：“我想我们应该查点存货了。”

“当然，”杰弗里不自然地说，“我刚刚在放哨。”他朝货车走去，拉芙娜和阿姆迪跟在后面。杰弗里可能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先清点货物，她会怀疑他私藏物品。拉芙娜这才意识到，她并不了解杰弗里·奥尔森多。

两辆货车足以容纳各种设备和补给品。另外还有隐匿处，如切提拉蒂弗尔和瑞玛斯里托菲尔隐藏地图的地方。杰弗里砸开柜子，里面没有地图，其中的一只箱子里有干净毛毯和两套粗糙的人类衣服。他们对主补给间还是比较熟悉的。食物已经消耗了大半，特别是供给人类的那些。这次远征意外地多了一个人，不过，或许切提拉蒂弗尔早就打算杀掉这些人类，尽快给这趟旅程画上句号。

拉芙娜见过其中大部分宿营设备，不过是在光线不好的时候。有些设备不是斯库鲁皮罗的工厂制造的，但也不是中世纪的制品。杰弗里拿起两只水壶，看起来完全一样，是用锡或者锡铅合金制成的：

“你看到那个图形了吗？”两只水壶上都有同样的标志：一个环绕世界的神明般的共生体。

“这是大掌柜的标志。”拉芙娜说。约翰娜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例会上展示过这个图案。现在看来，他们用了三十天时间在大掌柜的东海岸总部侦察，最后只得到这样的结果，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十二体，”阿姆迪说，“他可真能吹牛。”神明通常以十二体的形态出现。要是再多，就容易让人想到可笑的热带群落了。“我敢说，没有谁见过大掌柜，因为他实际上只是个无能的四体。”

中间的那辆货车上装着内维尔的科技礼品。内维尔不算慷慨：有摄像机和提灯，全都来自“纵横二号”。无线电是本地产品，是斯库

鲁皮罗的创举之一，像石头一样笨，不过整个王国也没几个。“我们只能扔掉这台无线电了。”拉芙娜遗憾地说。这是内维尔可以通过轨道飞行器追踪的东西。如果他够聪明的话，就算它没电了，他也能让轨道飞行器发射足够强的脉冲信号，予以回应。

“嗯，”杰弗里紧张地看着这些设备说，“我们得扔掉所有器材。”对他这样一个来自超限实验室的孩子来说，机器的狡诈程度难以估量。

拉芙娜收起摄像机：“这些摄像机要扔掉。”她不是飞跃界上层人士，但任何来自科技文明的人都对这种机器带着本能的戒备。她又摆弄了一下提灯。“这些提灯我用过。它们有安全的局域模式，我会设置的。如果我们小心地使用，应该没问题。”

“好。”杰弗里半信半疑地答道。

阿姆迪还在那只柜子周围嗅来嗅去：“我想知道那些地图去哪儿了。这里就是切提拉蒂弗尔和瑞玛斯里托菲尔放地图的地方啊。”

太阳渐渐西斜，连高山积雪上的反光也慢慢消失。“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杰弗里疲惫地问。

“不管怎样，”拉芙娜说，“我们都要靠自己回王国，而不是被‘营救’。只要我们能靠近‘纵横二号’，我就能——”她无法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事，这种感觉让她不舒服。

杰弗里没有注意到她的迟疑：“我可不想原路返回。那几个邪恶的共生体可能有一部分还活着。我也不想往前走。我打赌，前面肯定有完整的邪恶共生体在等着我们。”

阿姆迪发出烦躁的尖叫声：“那就来帮我找地图！”

“好吧，”杰弗里走向阿姆迪所在的地方，翻找起来，“切提拉蒂弗尔很有可能随身带。”

“没有！昨天没有。地图还在货车里。”

杰弗里在阿姆迪身边弯下腰，他看着货车隔间：“这里真没别的东西了，阿姆迪。相信我这个人类的好视力吧。”

“好吧。这么说，地图有可能在顶上或者下面。基本上他每次拿地图的时候，我都盯着看呢。”

“那就是秘密隔间了，”杰弗里沿着货车的侧面上下敲打着，“肯定很小，而且隐秘。我可以用斧子把这里砍开一点。”

阿姆迪的几个组件跟在他身后。“没必要，我能听出来的。你继续敲木头，我……”他把自己堆成一座金字塔的样子，紧贴着货车的车身，其余的组件爬到车顶后，分坐在不同的位置，“听着就行。”

高山上的积雪只是灰蒙天空下的一抹亮色。拉芙娜听到身后有动静。她吃惊地四处张望，发现有四道黑影滑向货车。那是放哨回来的螺旋牙线。她朝他挥手，为这个残体随性的勤奋感到惊讶。螺旋牙线懒懒地坐下，看着阿姆迪和两个人类。如果换作整个螺旋牙线的话，她敢肯定，他一定会觉得这种搜寻很可笑。现在他的个性依然依旧，只是没法再妙语连珠了。

她抬头看着他，问道：“这么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螺旋牙线咯咯笑着。然后，他起身颤巍巍地从她身旁走过，鼻子伸向货车底部。

她听到一声金属的咔啦声，来自货车顶部。

“多棒的伪装！”阿姆迪说。

“他在底下做了什么？”拉芙娜说，她弯腰看向车底。螺旋牙线站在一旁，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他的一个组件指了指货车底部，一个狭小的木头平台显现出来。拉芙娜摸到一块细长的凸起物，里面有些像丝绸一样柔滑的纸。

“啊！”她抽出一个扁平的重物，“这个是？”

拉芙娜手里拿着油布纸，其实是个口袋。杰弗里帮她打开，里面是……她见过的最华丽的一套爪族正装，干干净净，看起来像是新的。

杰弗里摸着细长的木衣架。“六件套，”他说，“切提拉蒂弗尔这个疯子到底在想什么？”

“这是他凯旋之日去见老板时要穿的。”

“有可能，但是——”杰弗里把手伸向袋子的深处，拿出一个镶了珠宝的圆盘。它在昏暗的光线中闪闪发光，显现出大掌柜的标志。
“在共生体眼里，这个徽章就相当于我们的虎符，象征权威。我在想——”

阿姆迪走过他身边：“别管这些了。地图在哪儿？”他把鼻子探入秘密空间来回扫动，就像人类用手搜索一样，“找到了！”

拉芙娜和杰弗里把衣服放到货车上，去帮阿姆迪把“新发现”拿出来。之后他们退到一边，阿姆迪铺开地图。拉芙娜看着上面印刷精良到可疑的图案。好吧，数据是内维尔给的，可又是谁印刷的呢？

“哇！”阿姆迪说，“不过太暗了，细节都看不清，得用提灯才行。”

“我可不想在晴朗的夜里用这些提灯。”拉芙娜说。不过就算内维尔正在追踪无线电，用提灯也没关系。

杰弗里的手绕过阿姆迪，把地图铺在货车平整的地方，那里的光线最亮。阿姆迪立马爬上车顶，寻找最佳视角。

“哇！”他说，“真详细。”

“如果我们知道现在在哪儿就好了。”杰弗里说。

阿姆迪抬头看了看周围：“有了这么棒的地图，我们就能对上地标了。而且，”他的三个组件还在近距离地研究地图，“我知道我们就在这附近。”他用鼻子碰了碰那张纸。

杰弗里站在货车旁，他的个子很高，能看到地图。他看着阿姆迪指的位置说：“原来如此。”

“怎么了？”拉芙娜问道。她得像阿姆迪一样爬上去才看得到。

在她爬向车顶时，杰弗里解释道：“这里画着叉号，就在前方几公里。我觉得，我们距离切提拉蒂弗尔的欢迎队伍没多远了。”

“是的。” 阿姆迪说。

拉芙娜坐到阿姆迪身边，看着杰弗里指的地方。那里位于裂谷较宽的地方。虽然具体在哪里尚不清楚，但大致估算需要赶三天路才能到。“他们在离王国这么近的地方修建了要塞？”

“我觉得那不是要塞，” 杰弗里说，“那看上去是裂谷较宽的地方，不是交通要塞。这个叉在开阔地带的中央。我敢说，切提拉蒂弗尔或者瑞玛斯里托菲尔想要在那里跟大部队会合。”

“是的，” 阿姆迪说，“他们肯定以为切提拉蒂弗尔会一切顺利，按点到达……不过他今晚来不了了。”

拉芙娜耸耸肩：“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往前走了，而且也不能留在这里。我们还没见到切提拉蒂弗尔，所以往回走说不定不那么危险？”

“是啊，” 杰弗里摇着头说，“一旦那伙坏人发现我们逃脱了，他们肯定会沿着那条路搜索。”

阿姆迪还在地图旁边看着，完全了解他们现在的困境。“这条裂谷并不总是这么陡峭，” 他说，“你们看，离这个叉不远的地方，有几条可以走向东边谷壁的小道。我们可以从旁边绕过去。谁能想到呢？”

约翰娜·奥尔森多走在这只奇怪的木筏上，看向她的同伴们。她不会驾船，但是她坐过王国的轮船。最常见的是多体船：一个由单体船连接起来的网状舰船，共生体即使共乘，也依然可以保持各自的身份认知。有时为运送大型货物，多体船中也会包含中心结构。那里的空间足够大，能同时容下很多共生体。

即使最大的北方多体船也没有这支十船舰队中的木筏大。约翰娜很好奇这些散乱的筏子是如何连接在一起航海的。每只筏子都配有桅杆和帆，但没有共生体操纵。在她这只木筏上，热带爪族四处奔走，组成一个个小组用力拉舵柄，还有些爪族爬上索具（有时会掉到海里）。上方传来的尖叫声和叽喳声可能是在指示方向，但没有爪族会依照执行。

这些筏子一定被淹没，然后搁浅在某个遥远的海滨，就像飞船山下那些被冲上礁石的海难船。

第二天，约翰娜在帆桁处发现了一个临时组合，这个家伙正在把船帆拖来拖去。成员不全是毛发稀疏的热带佬，其中有些长着肮脏的长毛，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肯定不舒服，但看起来很像北方爪族。

“嘿，约翰娜，嘿，嘿。”五体注视着她，用清晰的萨姆诺什克语说。约翰娜在他身边坐下。五体围住了她，五颗脑袋上下摇晃，以示友好。

“我猜，我们正向北航行。”他说。他只是信口胡说，因为实际上他们正在向西航行，而海岸就在几公里以北的地方。但如果他们向西航行得够远，绕过大陆西南角，就到王国北部了。约翰娜仔细地看了看那五个组件，离她最近的那个后脑勺有一块白色的星状斑点。这么多年来，她见过不少残体，不可能全记得，但这一个……她向他伸出手：“小家伙？”

“有些大概是，有些。”他说。按照狗舍的标准，小家伙算是失败品，但他从和弦的残体之家成功逃出，加入了热带群落。这样的爪族还有几百只，但都散落在数以百万计的热带群落中间。维恩戴西奥斯把约翰娜逼进了热带群落，嗜血的爪族群将她击倒在地，她的外来者特征一定以声速传遍了整个城市。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那些记得她的爪族收到信息后为她求情，这才及时救了她。

这个临时组合和她又待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混入大部队之中。其中一些去了另一根桅杆那里，另一些加入了更大的部队，正致力于哄骗海鸟下来当作午餐。

现在，约翰娜这只筏子上的所有爪族都认识她了。她再没遭遇到敌意。不过，热带群落依旧喜怒无常。出海后第五天的夜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约翰娜坐在木筏上，听着爪族临死前的尖叫声。第二天，她看到了筏子边缘木料上的暗色污渍。希望它们不是因为我打架。或许不是吧。这里连较温和的打斗都很少见，不过她在白天还是遇到过几次，热带佬分派对峙。她看不出搏斗的任何动机，很明显，跟食欲或性欲无关。这里似乎没有持久存在的战斗派系。单体甚至不如狗聪明，但群落似乎传承着某种与周遭对抗的文化基因。她很快就弄清了爪族最具危害的情绪和最疯狂的规矩。比如，那些四处堆放的储藏箱，如果她试图打开其中任何一个，那就是自找麻烦。这种反应可能来自筏居原住民遗留下来的游民基因，也可能另有原因。每只箱子的木头边缘都有圆形烙印，有点像北方佬的妖术符号。总之，没有爪族会乱动货物。

约翰娜只好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研究这帮热带佬。它们和残体之家里的爪族不同。在残体之家，共生体之间乱交或随意使用思想声都被视作恶行，管理员会全面禁止这些行为。但在这里，邪恶即游戏的本质。不过，像往筏子贮雨池里撒尿这类蠢事，这些单体基本不会做。它们具备一定的水手技能，在潜水捕鱼时相当协调。这一点对约翰娜有利，尽管她没法永远靠吃生鱼过活。

多数共生体不喜欢游泳，水会干扰思想声的传播，他们无法忍受这一点。热带群落就没那么谨慎了，它们在水中能飞快地来回游动，就好像它们诞生在海里一样。在这次路途中，一部分爪族几乎一直泡在水里，不过当那些比爪族大得多的、黑白相间的动物游过来时，它

们会赶紧回到筏子上。孩子们称这些动物为鲸鱼，热带群落和北方爪族都极度害怕这种生物。

鲸鱼恐怕也很吵闹，而且智商不高，所以爪族总能知道什么时候回到水里安全。第四天，约翰娜也和爪族一起去游泳了。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她参观了其他筏子。那些木筏上的爪族和她筏子上的那些差不多。最后，她跟所有“船员”都混熟了。

不管约翰娜去哪只筏子，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我们这是去哪里？”答案多数是“我们去北方”“我们跟你走”或者“这条大河真好玩”之类。

最终约翰娜回到了她原来的那只筏子，一来是小家伙在那里，二来她已经决定那只木筏是舰队中的旗舰了。显然，它是这里最大的木筏，而且桅杆附近还有一片用带抽屉的橱柜围出的空间。橱柜上没有那种标志，但几乎全是空的。要不是她临时劫走了这支船队，这些抽屉里也许会装有属于真正的船员的设备吧。

最初的二十天里，阴雨连绵。筏子的一侧是大海，另一侧是海岸丛林。筏子向西匀速前进。根据约翰娜的计算，舰队很快就会绕过西南海角——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感谢拉芙娜曾强迫他们学习手动运算的技巧。这支舰队可能真的在向王国方向驶去。这一切真的是因为我的诱导吗？会不会是这支舰队本来就打算去北方，而我不过是让它提前起程了？

约翰娜有的是时间思考，她的空暇时间从没这么多过。她的这些时间大部分用在胡思乱想上，不过有些思考也许真能救她的命。

内维尔的邪恶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现在约翰娜明白了这一点，她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明白了好些事。他早在背叛拉芙娜之前，就开始散布谎言了。她想起内维尔一直劝她和行脚绕开热带地区。多年来，他们一直四处寻找大掌柜，但始终一无所获。这次内维尔做得也太过头了。木女王和拉芙娜都知道他们这次是去往热带地区，即便内维尔巧舌如簧，也没法长久掩盖事实。

第一次厘清整件事的逻辑让约翰娜为之一振，但只持续了三秒钟。她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各种暗示。在她和行脚坠机的那天夜里，内维尔是不是还谋杀了谁？等她回到王国，哪些同伴还会活着？

会有同伴活着的。我必须动用一切智慧，回到家并找到他们。为此她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内维尔说的一切，并假定其中的每个字都是谎言。比如：内维尔说轨道飞行器的图像装置勉强可以算作水平传感器，只有千米级别的分辨率。如果不是这样呢？她想起轨道飞行器，她和杰弗里是看过它的内部构造的。她记得妈妈说，它里面已经没剩下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内维尔的说法放在过去是可信的，至于现在，厘米级别的分辨率不也同样是有可能的吗？遗憾的是，仅凭内维尔撒谎成性这一点并不能让她得知真相！

她第一次思考这件事是在出海的第一天晚上。在这之前，天空很少有晴朗的时候。她曾抬头看着雨和阴沉的天空，推断内维尔的“水平传感器”无法穿透云团，否则她也不能坐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了。即使在晴天，轨道飞行器的监视设备的分辨率也很难达到一米以上的级别，更不用说在夜间了。

出海二十天后，天空时常放晴，夜间也能看到繁星。木筏真的向北航行了，约翰娜可以确定他们已绕过海角。白天，约翰娜要么待在帆下，要么坐在她在木筏中央用杂物建起的小屋里。到了晚上，她会小心地往外窥视。轨道飞行器犹如一颗明亮的星，总是高悬在东南方天空，比内维尔接管时的位置向东偏了不少。他该如何向木女王解释呢？还有解释的必要吗？这对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有什么好处呢？她有许多问题，却无法得出答案。不过好消息是，如果内维尔在找她，那他肯定找错地方了！对于暴露在天空下，她已经不担心了。

大概再过三十天，这些木筏就能抵达木女王的旧都。到那时，约翰娜和她朋友的生死，就取决于她能多快掌握王国内部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约翰娜因为那些可能出现的情景寝食难安。几天过去了，她能做的很少。她需要更多线索，这支舰队原本打算去哪里？她需要查看那些货物。

要怎么做才能让这群热带佬同意呢？

如今，约翰娜已经走遍了所有木筏。尽管每只木筏上面都挤满了嘈杂的热带佬，但这些木筏和她在王国见到的海难船完全不同。某个能清晰思考的生物向它们传授过独特的工艺技巧。船桅、船柱、索具和木女王的船只很相似。货箱整齐统一，她完全无法把它和热带群落

的混乱联系起来。现在她有时间研究它们了，她发现货箱侧面的灼痕是大掌柜的“共生体之王”标志。

只要不提及货箱，这群热带佬还是非常欢迎约翰娜的。她的巧手和锋利耐用的小刀时常能帮上它们大忙。除了它们偶尔发作的狂躁症和禁止碰箱子的规矩，在许多方面热带群落比共生体更有趣。这些家伙总是玩在一起，如孩子般嬉戏打闹。

热带群落有时会突然停下手头的重要工作，跑去玩弹性球。那种球似乎除了供热带爪族玩耍之外别无他用。这些球可以浮在水面，但每天都会被打丢好几个，没法作为它们长久的乐趣源泉。还有些时候，尤其是夜里，爪族会聚集在筏子的最高处。其他筏子上的爪族也是如此。它们齐声咆哮，发出阵阵嘶吼，还会高唱多年前从王国偷听来的斯特劳姆歌曲的片段。它们会在黎明时分安静下来，纷纷走下高处，用别的方式打发时间。有些会跳进水里抓鱼。约翰娜现在有很多时间可以做一些小实验。她之前和共生体、单体和残体一起待了近十年，但始终处在狗舍管理员的监管之下，行为不能超出北方爪族的接受范围。

约翰娜有很多新奇的发现。热带群落和共生体之间的差异，几乎像共生体和人类之间的差异一样大。约翰娜在筏子高处找到一个阴凉地。筏子上的所有爪族几乎都看得到她。当她朝爪族喊时，那些懂萨姆诺什克语的爪族转向她，这足以让整个群落知道她的想法。当然，这不是某种超级智能，而是一种不同的智能。尽管它们在有些方面和狗差不多，但热带群落在优化局域搜索方面却强于任何共生体或人类。如果她问“玩具球在哪儿”，几秒钟内，筏子上所有的球都会被抛向空中，就连她在前一天事先藏起来的那颗也不例外。而且她还看到，相隔百米远的两只木筏上空也全是被抛起的黄色小球！

果然。群落在优化局域搜索上有着奇迹般的优势，可惜它们没有全局意识。它们只会各自搜索自己那块地方，不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将结果联系起来。它们就像没有聚合器的蔓延式思维玩具。这种局限存在于各方各面，从思维到……捕鱼。

约翰娜得出这一结论后，花了十天时间才教会所有筏子上的热带群落协作捕鱼。通常，爪族们并不愿意照做。自从船队向北航行以来，水温和气温都在持续下降，风暴也更严重了。海水太冷了，即便爪族也很难自在地捕鱼。尽管群落总是愠怒阴沉，约翰娜还是渐渐教

会了它们越来越复杂的协作。后来，有些临时组合会在看见鱼群时爬上桅杆，用零碎的爪族语或萨姆诺什克语通知其他成员。最后，群落中的临时操帆手也加入了进来。它把一部分游泳时间拿来捕鱼，全员就都不会挨饿了。

虽然热带群落完全无法理解信誉的概念，但约翰娜认为，在取得这一成功后爪族更相信她了。现在，它们确实更努力去理解约翰娜要它们做的事，并迅速地按照她希望的——它们自认为约翰娜所希望的一一去做。约翰娜认为，她现在应该可以安全地打开大掌柜的货箱了。

约翰娜通过一系列小心翼翼的试验，发现这些货箱设计得相当结实，无法轻易打开。她的小刀也起不了作用。她在桅杆附近的一个带抽屉的橱柜里找到一根钢撬棍。这东西很像北方共生体用的杠杆。有了这根撬棍，再花费一些时间，她很快就能撬开货箱了。

一天早晨，起了风暴，那是如绞肉机般的风暴。在那些爪族意识到必须拴紧自己才能保证安全之前，风暴已经夺去了数条生命。风暴过后，约翰娜注意到，一只箱子从中央货堆上滑落。像往常一样，爪族们试图阻止它进一步下滑，它们用了一大堆绳索，纵横交错，打了各种死结。约翰娜发现，这只货箱的木头镶板裂了，黑色的焦油正从缝里渗出来——是防水用的吗？

约翰娜看着，那些爪族在箱子周围跳来跳去，比平时更慌乱。要是在平时，它们可能会注意到裂缝，但今天显然没有。约翰娜等到爪族群散开才开始行动。它们大多挤在筏子背风处的一张“偷来的”船帆下取暖。寒冷的天气对热带爪族的影响更大，但船上全员都不好过。抱歉，伙计们，如果不是我劝诱你们劫持了这支舰队……

现在，筏子这边几乎看不到爪族。约翰娜抓起撬棍，跑到破损的货箱旁。“修补一下而已。”她说。筏子上的所有爪族应该都能听见她的话，约翰娜希望那些听得懂萨姆诺什克语的爪族能帮忙掩护一下。她把撬棍插进开裂的镶板后，犹豫了一会儿。木板裂开的声音有可能给她带来大麻烦。

约翰娜没时间验证这种可能了，就在她犹豫之时，身后响起了低音喇叭般的声音。她回头看去。天人啊！一只爬上木筏索具的爪族发

现了她！那个勤劳的捕鱼者原本可能只是盯着鱼群，但现在它正盯着她，还发出了警报！

几秒钟后，爪族就涌了过来，围着她嘶叫。约翰娜跪下来，把头歪向一边，伸出双手。这是人类传达自己对爪族不构成威胁的最好方式。

爪族一个个牙咬得咯咯直响，杀气腾腾地扑了过来。不过后面的那群爪族并没有往里推。爪族们三三两两地组成思考集群。不过当前群落中满是愤怒，一片混乱，这种方法无法奏效。那些临时组合只坚持了几秒钟就放弃了，开始争吵起来。

约翰娜斜靠在裂缝的货箱上，希望这个姿势看起来像是在保护货箱。实际上，最凶狠的那几颗脑袋缩回了一点，怒吼声也减弱了。她环顾四周，想要找一个可以传话的集群。不行，它们现在仍是混杂无序的单体。好吧，她只能对全体船员说话了。“听我说，”约翰娜说，“我们正向北去，对吧？”

爪族们努力理解时的思想声如此强烈，以至于她都感觉到了震颤。最后，群落中传出个萨姆诺什克语单词：“对。”那声音听来像回声一样，“去王国”“回家”“去老家”。

约翰娜晃动着脑袋，这是单体的点头姿势：“我可以帮忙，但我需要知道更多。”

爪族们仍在犹豫，思想声的震颤越来越强烈。真是天赐良机。热带群落并没有留出充足的空间，只能来回摇摆身体。几秒钟后，空中飘荡着一句萨姆诺什克语：“我们相信你。”

约翰娜向破损的货箱里面瞥了一眼，终于可以一窥维恩戴西欧斯的主子的计划了。在爪族安静而紧张的注视下，她撬开了木箱盖子，拉出焦油防水粘层……黄色的玩具球如瀑布般倾泻到木筏上。大群爪族一下子兴奋起来，忘我地冲上去又抓又拍，最后又将大部分带回约翰娜面前。

好吧！玩具球的短缺问题解决了！黄球下面是整齐的一层砖，但摸上去软软的。约翰娜撬开紧紧卡在里面的楔状物，把剩下的东西倒了出来。当她看到这批货物时，迅速后退，还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爪族们继续玩着球，约翰娜能感觉到，它们的思想犹如涟漪般扩散开。货箱里装满了厚厚的夹克斗篷。下一秒，这些爪族就忘记了黄球，冲向将带给它们温暖的东西。

箱子里的斗篷无法满足人手一件。于是，箱子周围发生了推搡和争抢，但没有爪族伤亡。很快，撬开更多货箱的想法占了上风。约翰娜手握撬棍，一马当先。它们又发现了一些斗篷，另一个箱子里主要是玩具球，还有一些密封好的熏肉。此时，爪族们一心只想着洗劫货物。约翰娜不打算冒着损坏货物的风险继续开箱了。她裹了两件斗篷，回到她的舒适小窝去了。她回顾今日的发现：这么说，顶层货物也只是某些计划长途航行的爪族存放的补给品。大掌柜真正要运送的货物在下面吗？是不是还没等那些真正的船员和主要货物上船，她就将舰队劫走了？

爪族们在筏子上摆弄它们的新衣服，或是试穿，或是搭小帐篷。它们还在熏肉前不停地转悠。约翰娜从没见过爪族对冰冷的死肉有这么大的兴趣。好吧，这毕竟不是鱼。

爪族成群地聚集在筏子边，十分吵闹，它们在向其他筏子上的成员炫耀温暖的斗篷。它们基本使用爪族语，但她还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约翰娜看着其他筏子上的爪族。刚开始它们还装模作样地表示不屑，不过也有一些爪族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最接近旗舰的那只筏子上的群落似乎明白了——一只爱管闲事的爪族告发约翰娜开箱子的行为。它们一窝蜂地涌向最顶处的货箱，又抓又咬，还用很重的绳索敲打。它们就这样持续了五到十分钟，毫无成效。大掌柜的箱子足以防备没有工具的爪族。它们需要约翰娜的撬棒，还有人类或共生体的智慧。

在毫无意义的攻击之后，爪族们退后坐下了，一切恢复平静。根据以往经验，它们协力同盟的时刻随时都会消失……这次并没有：爪

族们四下散开，在筏子的网格下围成一圈。它们吟唱，富有韵律的叫声频率越来越高，掠过约翰娜的耳边，而后再次低沉下去。几分钟后，吟唱结束，爪族们安静下来。突然间它们开始跳舞。至少是蹦跳。它们不断地跳啊跳，筏子伴着海浪晃动，货箱也随之移动。不知不觉中，整个平台开始倾斜摇摆，晃动越来越剧烈。爪族刚才的一波袭击使得木筏货堆最上面的箱子变得松动。第一个掉了下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与风暴造成的伤害相比，这种做法更糟糕，不过确实奏效了。雪崩般的碎木片将半堆货物扫进大海。有关大掌柜货箱的禁忌也就此终结了！

如今，筏子周围的海面漂满了箱子和箱子的碎片。约翰娜看到水里的脑袋和趴在大块残骸上的爪族。这很像她记忆中王国境内的那几次海难，只是这次没有谁被冲到礁石遍布的岸上。爪族们离开筏子的残骸，在海中展开某种回收和救援行动。在太阳落山时，几乎所有爪族都成功地回到了残存的那部分筏子上。

那天晚上，其他筏子上的声音听起来都很欢快。每只木筏都成功“震落”了箱子，不过那只破损筏子上的爪族吹嘘声最为响亮。咯咯声和鸣叫声随着风声逐渐增强。约翰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肚子饱了，身上也很暖和。尽管爪族的斗篷又短又窄，震膜部位的开口还老有风灌入，但它的确是个好东西。

月亮越升越高，欢庆的场面也越发狂野。尽管形式上还是吟唱、狂欢和疯跑，但今晚的内容却略有不同。每过几分钟，就会有一个单体或者双体，抑或三体害羞地朝约翰娜走去。它们每次来都会带礼物，或是一件斗篷，或是一块熏肉。这让约翰娜想起了残体之家。在那里也有一群生物，脑子不太聪明但很感谢她的帮助，他们建立了令人难忘的友谊。这次航行虽有很多艰苦的时刻，但比残体之家更快乐。在这里，她的朋友们不必再被无法重组的噩梦困扰。热带群落在这件事上看法跟狗舍管理员完全不同！

庆典在午夜时分达到高潮，所有木筏上的爪族都在认真地尝试协调同步。刺耳的尖叫声如节拍般撞击水面。短时间内，各种旋律汇聚起来，融合成一种巨大的、缓慢一致的声音。

约翰娜昏昏欲睡。即使在庆祝活动结束之后，她仍感觉个别爪族还在周围转来转去。它们不会是打算撬开更多箱子吧？没有撬棍，它

们唯有把整个木筏摇散架了。这种事她必须阻止……还是明天吧。她往温暖的斗篷里缩了缩，任凭睡意吞没了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一只鼻子不停地戳着她的肩膀。

“呃？”约翰娜挣扎着醒来。还没到早上。还早着呢。月亮挂在半空中。借着月光，她看到围在身边的一群爪族。一个包含小家伙在内的三体站得最近。

“这是什么？”小家伙又问道。三体中的另一个组件走向她，递过来一个闪亮的小盒子，在月光的映射下如同深色的玻璃。

“天人啊！”她轻声感叹。反射月光的部分是扭矩天线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是斯库鲁皮罗发明创造的模拟无线电，每一台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撇开骄傲不说，每一台对斯库鲁皮罗都大有用处。她记得每次有无线电丢失时，他都要狠狠抱怨一通。

“这是什么？”小家伙问道。更准确地说，是所有爪族都在问。

约翰娜仰起头：“是台无线电。”它的传输范围最多不过几公里，但通过轨道飞行器中转，它的信号可以跨越整个世界，传到维恩戴西欧斯和内维尔那里。

“你们在哪儿找到的？”

小家伙指了指桅杆周围成堆的垃圾。啊，就在她找到撬棍的地点附近。这台无线电一定是给那些真正的船员准备的。

爪族中突然传来另外一个声音：“听到了。”

听到了？约翰娜拿起无线电，放在耳朵旁边。如果一直见不到太阳，它的电量应该很低才对，但是——她听到了微弱的声音！轨道飞行器的信号一定很强。对方说的是爪族语，一直在重复一段和声：

“听见，请回答。”

“它没坏。”小家伙好心地提醒道。

“……是啊，”约翰娜说着快速思考起来，她注意到发送键处于关闭状态，“但它快要坏了，不是吗？”

爪族们在旁边垂头丧气地站着，失望在身后蔓延开来：“很可能。我们喊得越来越响，但是它不听。”

三体又想了一下，也有可能是在听取大部队的意见。然后他补充道：“声音听着死的。”

是啊，也难怪它们觉得奇怪。这是一段循环播放的录音。爪族可以精准地重复语句，但它们讨厌反复。

“是我们把它带给你的，对吗？你修一修？”

约翰娜当然能修。只要在日出时按下发送键，她的朋友就可以和维恩戴西欧斯聊天了，并且天真地向他通报，说约翰娜将会在十天后抵达王国。

约翰娜看着小家伙和其他所有爪族。她必须撒谎。距离王国越来越近，这个设备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但她现在不得不拆掉那个爪族用鼻子就能轻易按下的发送键。然而谁知道呢？她见过爪族是怎样摆弄那些它们感兴趣的東西的。它们可能会砸了无线电，甚至拆了它，但它们也可能会以她从未想过的方式调试和发动机器。这些爪族对未知神秘的探索，让约翰娜想起了小温达·拉森多。那个女孩对周遭事物笨拙的摸索总能让人大为惊奇。有一次，她竟然钻进上锁的橱柜，在里面摆弄她父母的织布机上的齿轮链——幸运的是，她没害死自己。所以，这些爪族很有可能会弄坏无线电，抑或打开它的发送模式。

约翰娜拿着盒子翻来覆去地看，假装在检查。然后，她说：“它快坏了，不过我能救它。”爪族们欣喜地挥舞着爪子。“但可能需要好几天。”

小家伙所在的三体低下了头。在爪族们全都获悉约翰娜的意思之后，失望的情绪蔓延开来。好在如今群落比以前更信任她了，几分钟后爪族纷纷散去。约翰娜又大费周章地弄了件斗篷，给这件“圣物”搭了个窝。最后，她用斗篷把窝和自己裹了起来。

小家伙一直在她旁边。这个三体正踌躇地看着她。

“我会照顾好无线电的。”约翰娜保证。

他们犹豫了一下，也许是不知道该离去还是陪她守夜。后来，他们晃了晃脑袋，转身离开。呼。

“我们走，”小家伙和他的朋友们说，“听听其他无线电去。”

“什么？”

“在盒子里。还有许许多多许多无线电。”

毕里·伊格瓦是内维尔·斯托赫特的灾难研究组的二号人物。毕里自以为是这个组织的大脑，而内维尔是组织的三寸不烂之舌。毕里总是惊讶于自己被分配到大量粗活。比如，总得有人做“纵横二号”的维护工作。这艘飞船是这个世界的权利中心，也是数光年范围内的最高科技系统。一旦失去对“纵横二号”的控制权，灾研组不出几天就会失势，而那些叛徒、蠢货和爱狗人士则会占据上风。更可能发生的是，那位本地的领主会杀死所有人类，无论他们是否爱狗。尽管现在木女王被“纵横二号”牵制，但她仍是个致命的威胁。

无论谁负责维护，都必须有飞船的管理员权限。内维尔不相信别人，只给自己和毕里·伊格瓦设置了权限。因此毕里几乎每晚都会来这里，顺其自然地成了“世界的主人”。

毕里在摄像机之间切换，窥视着木女王和斯库鲁皮罗自以为私密的每一个地方。不过，要是过程不这么无聊就更好了。毕里认为，“纵横二号”无疑是自己见过的自动化系统中最愚蠢的。在飞跃界上层，连某些核糖体插件都比它聪明。尽管身处权力的顶峰，但这只会让毕里想起，他们在深渊中的位置如此之低。他几乎能理解那些爱狗人士融入当地的原因。如果想借助“纵横二号”做点什么事的话，只能手动操作。这艘飞船无法进行策略性思考，更不用说制订战略计划了。因此这些只能由内维尔和毕里负责，不过主要还是毕里。这艘飞船太蠢了，像加侖·乔肯路德这种天才根本不屑使用。此外，如果任由飞船以默认模式处理事务，那么各种可怕的麻烦就会陆续出现。

这就是毕里想念拉芙娜·伯格森多的原因。天人啊，从本质上说，那个斯坚德拉凯人就是颅骨倾斜的尼安德特人。是的，她只是看上去像人类，只要跟她交谈几分钟，就会发现那跟试图和猴子交流没什么两样。然而，也正是她的局限性让她和“纵横二号”完美契合。毕里记得，她曾在这里花了几千个小时去研究那些乏味单调的细节，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却也因此得以存在。可惜的是，这个女人太危险了。该死，现在轮到他去适应“纵横二号”了。

毕里翻出先前为自己的“最佳希望”项目做的记录汇总：不过是一些根据摄像机传来的最新画面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显然，约翰娜·奥尔森多和那个叫行脚的爪族都不在画面中了。这就跟那个叫伯格森多的女人失踪时一样，极大地削弱了木女王的实力，不过仍有很多事没有了结。

必须找回加依。遗憾的是，操纵“俯视之眼二号”难度巨大，毕竟它诞生在技术兴起之前。就连“纵横二号”也追踪不到加依的远征队！毕里已经调整了轨道飞行器的角度，使其面向东方，试图找到更好的搜寻视角，但迄今仍是一无所获。

内维尔联系了木女王的敌人，对方告知拉芙娜·伯格森多半已经死了。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也没办法。就算没有了拉芙娜，木女王还是争取到了其他孩子的支持。如果他们要求再次选举，如果内维尔没法再用他那张巧嘴取胜——好吧，内维尔说（其实只对毕里一个人说过）——也许他们应该用“纵横二号”对付自己的同学。根据内维尔的设想，只会死几个人，然后就能实现暂时的专制了。他还说，专制在这里是最合理的组织形式。也许吧，但现在内维尔变得太残忍了：他已经升级了飞船上激光炮的威力级别。我们应该保护人类。想要返回超限界，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毕里正在制订对付木女王的另一项计划，它不会伤到任何人类孩子——无论他们效忠于谁——这个计划还会让灾难研究组处于从容的反击位置。毕里只要把这个计划梳理清晰，能够说服内维尔就可以了。

毕里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去思考那些本应该由“纵横二号”处理的细节。人类是如何从爬行界编程的黑暗时代苟活下来的……

当毕里再次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快到早上了。今天又熬了一个通宵。他还需要再继续一个小时，因为“纵横二号”又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了。当然，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每当要求“纵横二号”做点什么，哪怕再简单，也只能得到新奇又愚蠢的解答。起初，这次异常看起来只是些程序漏洞：三百万条中间码崩溃了，变成毕里无法识别的潦草文字，所谓的“结果窗口”开始滚动简单的萨姆诺什克语句。刚开始，他以为这些只是没用的回溯信息，就是每当系统提醒毕里出错时弹出的那种提示信息。

有什么东西正对他闪烁着柔和的绿光。那是资源监控软件发出的警告。毕里是为了监视拉芙娜，以防对方私自挪用资源才用这个软件

的。既然拉芙娜·伯格森多和提莫·瑞斯特林都不在了，那肯定另有他人在捣鬼。难道是欧文·维林？欧文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不过他不是那种耍阴谋的人。等等。系统资源的使用率已经……啊……超过了百分之一。毕里一时间想不通这代表了什么，显然，“纵横二号”没法为他解释。现在，使用率达到了原有水平的一万倍！也许“纵横二号”发现了出错的新方法。在接下来的五秒钟里，使用率增长到七百万倍。他发现，用户列表里……只有毕里·伊格瓦这个名字。

有人在耍我。这不是同学间相互开的玩笑。毕里发疯般地寻找选项按钮。他能关掉这玩意儿吗？这种绿色系统资源警报，他之前从未见过。他请求飞船帮助，这一回居然得到了答复：

资源监控器显示，飞船已升级为标准处理元件。飞船正以零等级状态处理你的计划任务，其性能是爬行界应急处理器的一千万倍。为使系统拥有更合理的性能，你应当考虑请求非确定性扩展。

“真是见鬼。”毕里小声地说。这意味着，黑暗已经退去，爪族世界不再处于爬行界。四周的墙上光芒四射，有些任务苏醒了。它们在范·纽文完成杀戮时便暂停了，距今已有十年之久。大部分任务都被取消了，飞船已经确认它们不再重要了。有几项任务从毕里眼前掠过。他费尽心思构建的设计程序正在被重写，并与“纵横二号”的技术资料库融合，现在资料库正在自行运转。

毕里盯着进程看了几秒，惊得目瞪口呆。屏幕上显示的数据大都无法理解，不过他看懂了它的推理模式。这是飞跃界中层的自动化系统，“纵横二号”很有可能在这里展现过最高能力。毕里流泪了，如此简单的系统竟能带来这么大的快乐。这下肯定好用多了。他调出一个界面，却发现理解力并没有得到加强。该死。或许他们在抢救“纵横二号”可用物资的时候，毁了这个功能。或许这艘飞船从没达到那个程度。他身子前倾，观察着屏幕上的推理模式。他能看出，基本模式来自飞跃界。实景图像应该是有望实现的，尽管它将需要自然界的材料作为来源。他从一个进程转向另一个进程，不断地排查问题，思

考答案。大部分思考仍要在他大脑里进行，不过十年后的现在，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突然间他明白了最重要的一点。显然，那是拉芙娜·伯格森多留下的礼物：那几个简单的窗口指示他该看向哪里。那个婊子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她对“纵横二号”进行了设置，要求飞船通过运行断层摄影功能来监测相关的物理法则。但是，刚才发生的变化比程序能探测的阈值要大很多倍。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纵横二号”重启了标准自动化模式。

毕里将其他计划放到一边，命令系统给出更多的细节和解释……好吧，拉芙娜曾用地震比喻界区分界线的变动。毕里嘴角浮起一抹微笑。这一比喻是否恰当，得取决于模型的概率分布状况。这种情况下，结束睡眠状态的比喻似乎更合适。这次变化开始于一百秒钟前，但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纵横二号”在十秒钟内就恢复到了标准自动化模式。之后的一分钟内，性能提升势头逐渐趋于平稳，但物理状况却达到了飞跃界中层的水平。一艘正常的飞船，包括未被掏空前的“纵横二号”，时速是每小时数十光年。在宇宙的这个区域，这一点胜过范·纽文到来之前。这就意味着……

救援不再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拉芙娜曾把这个遥远的承诺扭曲成了一种威胁。她一直宣称救援舰队在三十光年之外。在如今的爪族世界，界区的物理状况仍在改善中。如果上升三十光年会是什么样子呢？

毕里翻来覆去地调整监测程序，试图察看近处的星际空间的情况。“纵横二号”现在很聪明，它应该能帮得上忙。他的不同指令都得到了相应的解释。唯一可用的界区探测器在飞船上。如果这艘飞船有稍远的工作站（即使在一光年之外），就能得出合理的推断了。

毕里拂手关闭了异议窗口，强制系统按照历史数据进行推断，得到的结果却闪烁着表示极度不确定的淡紫色灯光。系统一直在发出警告。尽管如此……窗口上显示，一支由数十艘飞船组成的舰队正在高速行驶。救援者位于三十光年外的高处，紫色的推测数据显示，虚拟速度为每小时五十光年。救援者用不了几世纪，甚至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到达。或许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就到了。

飞船仪器上的数据表明，空间变动已趋于平缓。这都不重要了！过了今天，这次流放就将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有了可以正常运作的超光速引擎，救援者就可以载着他们不断飞升，最终到达超限界。在那里，像加侖和杰弗里这样的太空考古学家（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完全摧毁杰弗里的潜能）可以重建超限实验室，完成他们父母和整个斯特劳姆文明圈的梦想。

要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可以对这个吞噬灵魂的困境说再见了。

嗯？紫色的显示窗口上，舰队的速度估测已降至每小时三十光年。好吧，那本就是胡乱推测的。毕里盯着这几个显示窗口，发现“纵横二号”的监测设备显示：在这里，数据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飞船的监测设备显示，本地的物理特性正在衰退。此时此地，超光速引擎的极限速度是每小时十五光年。之后，又降至十二光年。

那又如何？救援可能还要等一个小时，或者一天，甚至十天。但令人厌恶的寒冷在毕里体内蔓延。范·纽文造成的界区波动或许并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昏睡”，而拉芙娜·伯格森多的比喻则是对的。

物理特性依然在变化。本地速度推测是五光年每……年。不，不，不！紫色舰队已在二十光年之外了，如果在飞跃界上层，只要一次空间跃迁就能到达了。

每年两光年。运行警报响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纵横二号”无法维持正常的标准计算能力。可毕里还是挥挥手，命令它进行计算。

后来，毕里意识到，当自动化设备接近运行极限时，再对它下达飞跃界的要求是不明智的，你能强制它执行，但毫无意义。监测软件的估测值达到了每年一光年，他周围的显示窗口纷纷格式化，或者崩溃。飞船上的照明灯亮了，毕里知道，他和整个爪族世界再次坠入黑暗之中。

毕里坐在程序的废墟之上，他由于太过震惊而无法动弹。从一个幸存下来的时钟上可以看到，就在刚才短短的193秒内，救援近在咫尺。如今它在震颤中离去。他真想放声痛哭，但还是强迫自己先去检查飞船的受损状况。在过去的三分钟里，“纵横二号”的计算量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他的“最佳希望”项目有结果了，现在增加了利

用现存设备的技术细节，内维尔的政治手段，还有这次界区变动的记录。他们或许可以据此推断今后能有哪些进展。还有……数据在持续丢失！飞船一直在运作标准处理模式，直到爬行界的阴霾再度笼罩的那一刻。转存备份成功了，但将数据转译为被动（或者说愚蠢）格式的过程中断了。消失的智能还在恢复，实际数据却在消失。幸存的那些数据，包括被动数据，都需要马上手动备份。

毕里身体前倾，挥手下达指令。不要慌。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下的各种问题，他已经有过多次演习。别漏掉任何步骤，别犯错。不要慌。如果内维尔、欧文或者梅多在线上，他们就能一起努力，恢复所有的数据了。是的，狗是怎么说的来着？“如果只是希望有蛙鸡，那我们将永远不会挨饿”？那些狗知道自己世界的极限，但它们不明白自己就是极限所在。

毕里成功保住了程序中绝大部分的数据。从开头那部分看，它很有说服力，那些观点足够说服内维尔赞同他的“最佳希望”方案。不幸的是，他不确定重新格式化之后，还能剩下多少细节。在他恢复数据时，监测仪器显示屏那里飘来一股焦味，这是数据丢失的典型展现方式。见鬼，我可没有分身术！他匆匆浏览伯格森多的记录。程序本身是简单的序列，连最早期的人类都能看懂。那类菜单程序不会轻易丢失，但紫色窗口的分析数据和断层摄影任务的原始画面都丢失了。

毕里迅速对监测仪器进行修复，并重启程序。在此期间，他小心翼翼地整理好“最佳希望”的打印件。直到最后，他才做那件内维尔希望他最先做的事：

“飞船，用安全线路接通内维尔。”这时，毕里已经完全回归了穴居人的状态，他甚至还记得要先确认线路安全。这意味着通话会直接接入内维尔的头戴式显示器，或者接通内维尔家的电话。

不过只剩一个头戴式显示器了，内维尔跟拉芙娜·伯格森多一样小心，尽量不使用它。等了大概十秒钟，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

“嘿，塔米。我可以和内维尔通话吗？”

“嘿，毕里。内维尔去新城堡了，你知道，他去抗议木女王的阴谋了。他让我留在这里。你有什么话要我转告给他吗？”她的声音听

起来不太开心。塔米不是约翰娜·奥尔森多，但她在其他方面同样是个麻烦。毕里不明白，内维尔到底喜欢她哪一点。

“不用了，我去会场上找他。多谢了，塔米。”

毕里又盯着监测仪器的显示屏看了一会儿。只有微弱的噪声。爬行界很有可能又上移了很多光年。但也可能在几秒钟……或者几年后就发生改变。他必须马上通知内维尔。毕里又用了几分钟确认没有异常运行，也没有任何设备会在下一次界区上升或下降时烧坏输出口。

毕里匆匆离开指挥甲板，走进大会议室，但是那里空荡荡的。不知道内维尔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能说动所有人去新城堡参加抗议集会，甚至包括那些顽固的爱狗人士。或许人们想明白了：既然伯格森多和约翰娜都不在了，那么能拯救他们的就只有内维尔和灾研组了。

他出门，走进室外寒冷的空气中。还好没有风，身体才不至于被冻僵。他站在相对温暖的入口处，扣好上衣纽扣，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山腰上，照亮了女王大道两侧的房子以及新堡镇的屋顶。远处是新城堡的大理石圆顶——登陆舱就在圆顶之下。

茫茫宇宙之中，又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感谢范·纽文以及随登陆舱一起降落的那些霉菌。毕里知道范·纽文抬高爬行界那天发生的事：太阳失去光泽，爪族疯狂舞蹈。但在今天早上的界区变动中，他没看到任何类似的迹象。极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注意到了某件事。这件事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上什么大变化。它只是向自然平衡略微趋近了一些而已。

在毕里去新城堡的路上，他内心的沮丧也慢慢消失了。尽管救援在最后一刻倏然远去，但却留下了一条信息：拯救已经在路上了，只会早来，不会迟到。

“绕过去走。”这是阿姆迪的建议，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开始绕路的那天夜里，他们向切提拉蒂弗尔地图上那个凶险的叉号，又走近了几公里。在湍急的浅滩处，他们冒着倾盆大雨蹚过一条河。拉芙娜认为，一旦他们能安全过河，这天气就十分有利了。因为暴风雨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让敌人侦察不到。乌云（或许）意味着内维尔的轨道飞行器看不到他们。雨水也能赶走昨天那些享受温暖阳光的蚊虫。

阿姆迪在地图上找到了那条能带他们穿过山口的小道，由此可以进入另一处裂谷。狂野帝国是地质活动较少的裂谷之一，这个名字听上去显得很无知。距离上一次大规模喷发大约有一千年了。之后，垦殖者冒着天灾频发的风险慢慢定居在了这里。两百年前，裂谷北端喷发了一次，造成木女王那里的殖民地成员全部窒息而死。木女王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再也没去过那里。

相比其他选择，拉芙娜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地质风险。

他们爬出山谷，这时风力渐强，头顶上方电闪雷鸣。虽然没有东西被吹落下来，但路太狭窄了，轰鸣的雷声让驮猪紧张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后，拉芙娜注意到，闪电意外触发了中间车上那些提灯的防盗警报。警报的亮光从箱柜的缝隙透过来。那并没有增加驮猪的紧张感，但却很让拉芙娜和后面车上的阿姆迪分心。

“所有的灯都亮了，”他说，“嗯，嗯，它们在一起调节光亮！看到你那辆车侧面的彩虹色了没有？”

“看到了。别担心，阿姆迪。暴风雨过后它们就会停了。”除非内维尔足够聪明，现在使用轨道飞行器探测情况，不过即使他现在用了，得到的有用信息也很少，“别分心，看路。”不过，她想到阿姆迪有很多只眼睛，所以这个提醒还是留给自己吧。

警报又持续了一两分钟。最后狂风停下了，闪电也消退了。雨还在下，有时还夹杂着冰屑，雨点如此密集，以至于她连驮猪前面的路都看不清了。又过了几分钟，她能看到裂谷的一些景色了，这时的暴雨看起来更像一阵弥漫的雾气。现在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山谷森林之上。再见了，压杀灌木，再见了，火箭树和挺拔的班纳木。高处的树林更加茂密，交错虬结，四周的雪堆也在雨中慢慢融化。

阿姆迪的一个组件在拉芙娜身边坐下来，看上去十分痛苦：雨水严重阻碍了他的思想声。她只希望，阿姆迪货车里的其他组件能够安全地行驶在路上。有些路段，路的一侧紧靠峭壁，另一侧则是迷雾。等雨势稍减时，拉芙娜心里一阵后怕，因为她发现一旦驮猪走偏了，她将会坠入幽深的悬崖。

螺旋牙线在他们旁边，他的大部分组件在杰弗里的货车前方。自从昨晚找出地图之后，这个残体就再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了。当阿姆迪跟他解释向东绕道的计划并询问有没有被发现的风险时，他就只是站在那里将脑袋转向不同的方向，这个行为就跟耸肩一样有讽刺的意思。不过今天他真的帮了大忙。当道路消失或者出现岔路时，螺旋牙线会走到前方爬上爬下地察看。之后，他会回到这里，给他们带路。有几次，他们必须清理干净路上的石头才能前进，他们向着东方、向着高处一点一点地挺进。

现在螺旋牙线朝最后那辆车走去，拉芙娜旁边的阿姆迪转过身子盯着他。“我想他是在检查备用的驮猪。”阿姆迪说。由一根短绳牵引的那几头备用驮猪跟在第三辆车后面。

螺旋牙线经过时，拉芙娜低头看了一下。他那个瘸腿组件还和过去一样，影响着全员的步调，但……她已经习惯他那个样子了。螺旋牙线有两个组件脑袋上的白斑完全相同，同步性极好，肯定是同一窝出生的。其中一个家伙的腿就是被她弄断的，她每次都能认出那条瘸腿。现在他那块白斑的边缘已经晕染开，看起来就像……用了廉价的染发剂。

嗯？还嫌奇怪的事不够多吗？这个想法在她脑海中一掠而过，这时她的驮猪向坡下滑了半米。于是，她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脚下的路上：先活过今天再说吧。

雨一直下到暮色降临，他们也走完了最难走的那段山路。他们的车队沿着高山草地的边缘缓慢前行。要不是阴云密布，恐怕轨道飞行器的摄像机早就发现他们了。杰弗里又哄驮猪们多走了几公里，最后他们在一座悬崖边停下。因为阿姆迪判断出，就算在晴明的白天，这里也能避开轨道飞行器的监视。

“除非内维尔又调整了它的方向。”拉芙娜说。

“对，”那个八体紧张地望着天空，“我得好好想想。今天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

螺旋牙线又在爬上爬下了，可能是在确认是否有岩石坠落的危险。他回来后，又绕到前面，示意他们车应该停在哪里。

除了拉芙娜，这里的每个人都要做很多粗活。尽管一直下雨，他们还是及时给驮猪添了饲料。螺旋牙线生好火后，他们坐下开始吃饭。

“这东西虽然煮过了，但还是一样难吃。”杰弗里说。

“腌肉更难吃。”阿姆迪说。

“那么，”拉芙娜说，“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食物快吃完了。”

螺旋牙线没有加入闲聊，他只是静静地咀嚼着食物。现在他成了跛足，又只剩下四个组件，很可能没法再参加爪族平常的狩猎活动了。拉芙娜注意到，他一直用好奇的目光看着其中一头驮猪，也就是他们拴在阿姆迪货车后面的那头，它也瘸了。之前，螺旋牙线和杰弗里检查过那头驮猪的前爪，从中取出了一块石头。这头驮猪明天很可能会多干点活儿，它很聪明，注意到了食肉动物的主人虎视眈眈的目光。现在，它不安地看着螺旋牙线。

“我想，我们在这条近道上已经走了一半的路。”阿姆迪说。

拉芙娜想起了他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标记：前方的那座山谷里散布着许多聚居地。“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顺便交换些食物。”

阿姆迪说：“我们在那边会遇到其他共生体，他们多半没见过人类。”

拉芙娜的目光从阿姆迪转向杰弗里：“你觉得他们可能会袭击我们，就像铁先生的部下杀死你父母时那样？”

杰弗里看了看四周，摇着头说：“铁先生是老剃刀制造出的疯狂共生体，残忍程度超出一般爪族。”

“他们肯定跟铁先生不一样，”阿姆迪说，“但还是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可能性。我觉得，狂野帝国的居民一定听说过人类，但——”

“好吧，”拉芙娜说，“也许我和杰弗里应该先藏起来。你和螺旋牙线假扮成离群索居的旅人。如有必要，可以用提灯跟他们交换，用别的东西也可以。要蒙混过关不难，伙计们。但问题是，然后呢？我们必须尽快赶回去，而且不能让别人发现——直到我们想让人发现为止。”

杰弗里弯着腰，他抓着乱似茅草的头发，突然坐直身子：“我敢说，要是约翰娜和行脚在这附近的话，我们肯定已经得救了。内维尔要对付的肯定不只是你，拉芙娜。说不定我们最后还要去救其他人。”

“这事可以交给我，杰弗里，”拉芙娜说，“只要我能回到‘纵横二号’上。”

杰弗里吃惊地看着她：“你这么轻松就能控制它？那你还任由内维尔把你赶下台？”

拉芙娜的脸有些发烫：“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傻瓜？”

杰弗里看向别处。拉芙娜不知道，他这是生气还是表示蔑视。当他再次说话时，语气温柔了不少：“算上内维尔，一共有三个敌人在找我们。我们掌握的事实表明，他们之间也有背叛的可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分别想要什么。或许大掌柜真的想把我们送进动物园。维恩戴西欧斯是在假装把我们送给大掌柜的途中，悄无声息地干掉我们，尤其是你。我想，内维尔只是想赶走你。只要你不在，他就能

独自掌控‘纵横二号’。”他回头看着她，“不管怎样，截至目前，这三股势力都知道我们逃跑了。如果我们发送求助信息，那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无处藏身了。最佳方案就像你说的那样：翻过这些山，穿过狂野帝国回家，然后……然后把你送回‘纵横二号’。”

阿姆迪呜咽了一声，不是表示反对，只是不开心：“而我得负责跟那些陌生人沟通！”

杰弗里答道：“你知道，螺旋牙线也恢复了一部分爪族语能力，阿姆迪。”

“但愿是真的，”阿姆迪说，语气振奋了点，“他以前总是——”

“可是螺旋牙线在哪儿？”拉芙娜问道。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不知跑哪里去了。

杰弗里叹了一口气，这与他片刻前的乐观大不相同：“我想他是听腻了。也不知道他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多少，但愿他能尽好哨兵的职责。”

这让拉芙娜想起那天早些时候注意到的事情。她描述了一下这个残体皮毛的颜色后问：“他究竟在隐瞒些什么？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阿姆迪犹豫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唉，那个螺旋牙线啊，部分组件被杀害，这一点损害了他的形象。他现在梳理毛发相当糊弄……”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他转过几颗脑袋，和杰弗里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在犹豫是否该告诉她。

最后杰弗里说：“你自己讲吧，阿姆迪。”

阿姆迪示意他们再靠近一些，现在拉芙娜和杰弗里并肩坐着，阿姆迪的两个组件靠在他们的膝上。如果换作小时候的阿姆迪，这样的姿势还是很舒服的。“这实际上是两个秘密。请别责怪我，拉芙娜，但……我曾跟着剃刀做事，嗯，做了好久。”

那个倚在拉芙娜膝盖上的组件转过头看着她，眼睛又大又黑：“这跟内维尔无关。我们谁也没有背叛，你们很可能不相信，特别是木女王。”

“没错，不要逼阿姆迪了，拉芙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拉芙娜点点头，忍住不笑：“阿姆迪，我也知道一些关于剃刀的事。他答应要帮你治疗，对吧？”

阿姆迪惊叫一声，所有的脑袋都抬了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以后再说，”拉芙娜说，“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秘密，当时我还不相信。”

“好吧，但确实如此。”阿姆迪低下了头，“我知道我太懦弱。你们人类很勇敢，你们长期与死亡做斗争。就像你们一样，我的所有组件一起出生，但我却非常……怕死。”

拉芙娜抚摩着靠在她膝上的组件：“我不认为这是懦弱。”她只是好奇剃刀到底答应了阿姆迪什么，“但你要告诉我螺旋牙线的事。”

“当然可以。关于他的伪装！”阿姆迪说话时，又振作了些，“在帮助螺旋牙线这件事上，我做得很成功。我为自己骄傲。尽管木女王可能会认为这是背叛。我知道，剃刀-泰娜瑟克特基本上是个好人。”

杰弗里轻轻地拍了下他腿上的那个组件：“你是故意吊拉芙娜的胃口吧？说重点！”

“不是不是！我只是在想该怎么说。”他把身子贴得更近，还扫视了一下黑暗的四周。雨又变大了，但在无风的夜里显得分外轻柔。

“我说剃刀-泰娜瑟克特基本上是个好人，不是玩弄修辞。三个组件来自他谋杀的那位学校老师。那个老师现在控制着局势，不过整个共生体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知道，”拉芙娜说，“剃刀曾拿这事开玩笑，但他狡猾地暗示这不过是谎言。”

“哦，但这不是谎言。”阿姆迪粗暴地说，“那个白耳尖是关键角色，不过所有组件都出了力。”

“这我也知道。”拉芙娜说。

阿姆迪戏谑地说：“我敢打赌，你肯定不知道那三个组件都生过幼崽。”

“什么？”就算她的监控系统再烂，也应该能发现这个，除非——“是不是剃刀在北方失踪那会儿？”

“是的。”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木女王大发雷霆，差点跟剔割主义残党开战。“这么说，泰娜瑟克特的旧组件死去时，剃刀-泰娜瑟克特想用自己的幼崽来补充？”

“是的，但没成功。剃刀找了各种培育方面的借口，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老剃刀剩下的组件可以拒绝幼崽加入……于是，他把其中一个给了坏家伙，而我帮他安置了另外两个。”

拉芙娜看向深黑的雨幕。如果这个事有后续的话，她都能猜到另外两个幼崽的去处。“螺旋牙线的其他组件是从哪儿来的，阿姆迪？”

“我和杰弗里这里。我们把那两只幼崽偷偷藏到了残体之家，就是铁先生的残体被囚禁的地方。”

“我猜，那是在铁先生‘自杀’之前。”

“是的，”阿姆迪说，“总之，剃刀成功说服了卡伦弗雷特，他欺骗了所有人，包括木女王。”

“是啊，”杰弗里说，“我一直都在想，卡伦弗雷特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剃刀手里了。”

“不过也不重要了，”阿姆迪说，“虽然铁先生被认为是个怪物，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却是我的第一个朋友。不管怎么说，整件事都按照剃刀和卡伦弗雷特的计划进行。铁先生剩下的部分已经疯

了，疯的一部分原因是，铁先生总想向老剝刀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在他不再尝试杀死泰娜瑟克特的那两只幼崽后，他们实现了完美的契合。这个共生体有一部分看起来仍像原来的铁先生，因此他需要在毛皮上涂抹颜料做伪装。”

螺旋牙线的狡猾和杀戮欲救了他们，而他的耐心体贴帮她度过了那些丧失思考能力的日子。他真的来自那个凶杀草地因其得名的共生体吗？这样的救赎方式连人类都做不到，至少在爬行界不可能。

有一阵子，没有人再说话。只有雨声和篝火的噼啪声。最后，拉芙娜说：“那昨晚被杀的是他的哪个部分？铁先生现在占了组件的一半还是四分之三呢？”

“呃，嗯，”阿姆迪的声音听起来很开心，“别担心。你知道的，人格不能用百分比计算。剩余组件中的四分之三来自铁先生，但他们的灵魂都改过自新了。”

他们讨论的对象好几个小时都没出现了，阿姆迪说他能听到螺旋牙线在营地周围巡逻的声音。“他认为我们都不是好哨兵，”阿姆迪说，“我敢说，他会睡在外围警戒线。”

他们尽可能地把驮猪安置在舒适的山坡的背风处，那里比任何地方都干燥。至于他们自己，有箱子里的防水斗篷，还有杰弗里和拉芙娜前一天穿的衣服。

他们都换好了衣服，阿姆迪和杰弗里随后铺开防水斗篷。他俩蜷成一团，就像在去南方的冰冷夜晚里那样。

“你可以和我们躺在一起，拉芙娜。”阿姆迪说着腾出了一个空间。

杰弗里犹豫了一下，说：“这样也好。我们可以抱团取暖。”

前一晚他们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他们只是在车上短暂休息一下。

“好吧。”拉芙娜在杰弗里身后躺下，阿姆迪在她旁边。自从他俩长大以后，她就再没抱过他们了。现在……她抱着杰弗里，那感觉跟过去完全不同。

尽管大雨过后留下了几厘米深的烂泥，但在山谷中走路还是比爬山容易。尽管绿草之下隐藏着满是积水的深坑，驮猪却可以吃到柔软的青草。雨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阴云密布：这可是隐蔽前进的好天气。螺旋牙线的残体（或者说铁先生的残体）和昨天一样，他在三辆车的最前方侦察，指引路线。瘸腿让他的速度慢下来，但对他的敏捷性没有太大影响。

地图收起来了，不过阿姆迪已经记住了：“西边的山要比东边更平缓。前方有个向下的陡坡。”

拉芙娜也记得这个。“向下的陡坡”说得太轻巧了，实际上，它是地图上的轮廓线汇聚成一条曲线的地方，也就是峭壁。阿姆迪没有否认这一点，他现在担心别的事：“再过几个小时，最多两天，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村子、客栈，或者是务农的爪族。我们该跟他们说什么呢？”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啊，阿姆迪。”拉芙娜说。可怜的家伙。他正在准备即兴发挥呢。当然，这时候他不用考虑前方的陡坡，不用担心他们的粮食（包括拉芙娜认为所有可使用的东西）短缺，以及同时被三个不同的势力追捕的事实。一阵风现在吹过草地。当然，这不是极地寒风，但冷意还是穿透了她湿透的外衣。他们又累又冷，又……还是想点别的吧。

螺旋牙线走到了后面，围着散布在草地上的巨石转悠。他的警觉性令人欣慰，尽管每过一天，切提拉蒂弗尔他们追上来的可能性就越小。阿姆迪可不放心，他的几个脑袋一直跟着那个四体：“说不定不等我们下坡，就会撞见本地爪族！”

拉芙娜注意到，杰弗里放慢了车的速度，关注着螺旋牙线的行动。其实，这些草地看上去跟王国的老式农场差不多。在转基因饲料作物问世之前，爪族对于种植业的理解更像是人类的禁猎区。传统的爪族农夫让土地更适于捕猎。他们会饲养牲畜，保护它们不受其他食

肉动物的伤害。有时，“农场围栏”会被误认成自然形成的成排树木和落石，不过她在附近没看到与它相似的东西。

巨石后面突然传来哀鸣声。一个单体大小的生物飞奔出来，向草地外跑去。螺旋牙线的三个组件从两侧包抄。那家伙一个急转身，轻巧地向草地中心跃去，不过螺旋牙线的跛脚组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它别无选择，又一个急转弯，沿小路直奔向货车，螺旋牙线的三个组件紧追不舍。

这家伙太大了，肯定不是黄鼠狼。况且有一只黄鼠狼出现，接着就会有更多黄鼠狼，你甚至有可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这家伙身体的中间部位还长了一对肢体！正当它从拉芙娜的货车前狂奔而过时，她发现那对“肢体”只是件破烂的旅行斗篷。

同时发生了好几件事。拉芙娜的驮猪受到惊吓，几乎挣脱了缰绳。杰弗里和阿姆迪的一个组件从最前面的车上跳了下来。

“上啊！”她身边的阿姆迪说。就在螺旋牙线大步走过时，阿姆迪的其他组件也跳了下去，紧随其后。

杰弗里左右跑着，挡住那家伙的去路。

拉芙娜站起来。“当心——”她话音未落，那家伙飞快地绕过了杰弗里。这时，螺旋牙线跑在前面的组件追了上来。他们形成包围圈，逼着那个家伙后退。阿姆迪的全部组件在拉芙娜的货车前一字排开。包围行动只是临时起意，但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团队协作。那家伙不再跑了，只是蹲在地上，发出可怕的尖叫声。

一秒钟过去了，没有人动。三秒钟，嘶吼声也停了。那家伙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对手，然后盯着组件数量最少的那一个：杰弗里。一个共生体的攻击足以致命，但如果对手是个单体呢？杰弗里看起来非常冷静。他盯着那家伙，嘴里还跟大家说着话。

“拉芙娜，坐下。别让驮猪过来。”他的那辆货车前进了五十米，之后偏离主路，向草地驶去，“阿姆迪，干得好。如果再站直点就更好了。”

突然拉芙娜发现阿姆迪在发抖。他的组件都很高大，足足有八个，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人类的小孩，连心中的榜样都是人类。阿姆迪尽力抵抗，八个组件都摆出了随时出击的姿势。他分别对那个单体和杰弗里身后的螺旋牙线说了几句话。螺旋牙线一直绕着杰弗里打转，他似乎计划着对单体发动突袭。现在他后退了一点点，拦住了那个单体的退路。

“你带了吃的东西吗，阿姆迪？”杰弗里问。

“嗯，就看你能不能说它是了，”阿姆迪把嘴巴伸进一只背篓，叼出一根长着绿霉的大香肠，“反正现在我是吃不了这玩意儿。”他小心翼翼地咬着香肠。

“那把它给我们这位新朋友，好不好？”

“啊！好。”阿姆迪对那个单体说了句什么，然后把香肠扔了过去。香肠刚好掉在了单体旁边。

单体没有立马过去。那家伙先看了一眼阿姆迪，又迅速转向杰弗里和螺旋牙线，确认他们的反应，最后又用犀利的眼神盯着阿姆迪。一个单体居然会如此关心自己周围的情况，真是稀奇。

那个单体又警惕地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扑向香肠，一口咬住了它。香肠硬得跟石头一样。单体把香肠丢回地上，用爪子摁住，努力地啃着。那家伙低下了脑袋，但还是左观右看，警惕着周遭的任何威胁。

突然单体说起了咯咯的爪族语，声音从肩膀处传来。拉芙娜听出了“害怕”这个词的和声。也有可能是个否定句，意思是“不害怕”。这节和声一直重复着，连成一段更为复杂的旋律。

“看来她会说话。”杰弗里说。

大家都放松了一些。拉芙娜指挥驮猪离开主路，走到它们可以吃鲜嫩青草的地方。“我在想她来自哪个共生体，”拉芙娜说，“那些车夫？”显然不是切提拉蒂弗尔的一部分。这个单体看上去饿坏了，皮包骨头。切提拉蒂弗尔的组件都很胖，三天就沦落到这个境地是不可能的。

杰弗里单膝跪下，仔细观察。那个单体抬起头，模糊不清的和声变成刺耳的嘶叫声。杰弗里没有再继续靠近，单体又扫视了一圈，然后把香肠放回地上，撕咬起来。

片刻过后，杰弗里说：“我觉得，她不是那两个车夫的组件。这件破斗篷不像他们穿的那种。”

“我认得她的斑纹，”阿姆迪说，“她是瑞玛斯里托菲尔的组件。”他又给那个单体扔了一根香肠，“不过切提拉蒂弗尔说，他把瑞玛斯里托菲尔彻底杀死了。”

杰弗里咧嘴笑了：“切提拉蒂弗尔就是个自吹自擂的大骗子……这家伙的生命力太顽强了。”

他们叫这个单体“里托”，阿姆迪也不确定这是不是这个组件的名字。

里托吃掉了两根香肠，之后便呕吐起来，整个过程中一直发出威胁的噪音。最后她喝了点草地上的积水，就瘫倒在路中央了。她平静下来了，只是偶尔对螺旋牙线发出啾啾声。

阿姆迪在周围打转，又劝说螺旋牙线后退。后来他和杰弗里都坐下来，轻声谈论着那个单体。

“我敢说，她就剩最后一丝力气了。”杰弗里说。

拉芙娜爬下货车，向他们走来，直到里托开始对她嘶叫才停下脚步：“你们确定她是语言中枢？”

“等她休息好，我们才能确定，”杰弗里耸耸肩，“有时语言能力并不集中在一个组件身上。”

“就像我的运算能力，”阿姆迪说，“我的每个组件都是数学家。”

“是啊，你可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啊。铁大人……”杰弗里犹豫了一下，可能是因为铁大人的很大一部分就在他身后，正阴沉着脸爬上

中间那辆车。看来曾经的铁大人给杰弗里留下了可怕的记忆，“铁大人用那些被他谋杀、欺骗和绑架的超级天才的幼崽造就了你。”

杰弗里试探性地向里托伸出手。那个单体又对他嘶叫了一声，但她似乎累坏了。“我不觉得瑞玛斯里托菲尔是个语言学家。”

“如果我们跟里托搞好关系了，她会不会告诉我们有关大掌柜的事呢？”

“一个单体？可能不会。”

阿姆迪悲伤地笑了笑：“她可能还记得一些有意义的事，但对我们来说，那听起来简直就是谜语。”

拉芙娜想了一会儿：“有个很直接的方法，可以一举两得。”她看向身后。螺旋牙线的所有组件都坐在中间的马车顶上，低头看着他们。

“你能听懂萨姆诺什克语吗？”她问道。

螺旋牙线仍旧专注地看着下面，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我觉得，螺旋牙线现在听不懂人类语言了，”阿姆迪说，“我甚至无法确定他对爪族语还知道多少。”

“好吧。我只是在想……或许螺旋牙线剩余的组件可以跟里托……”

杰弗里笑了：“那是很好，但我觉得这肯定行不通。里托的敌意太强了。”

“或许她只是害怕。”阿姆迪说。那个单体又叽里呱啦地说了起来。那噪声不像她的嘶叫声那么吓人，但也不算上友好。

“是啊，但螺旋牙线看起来也没什么兴趣。接受里托可能会改变共生体的性别，这可不是小事。”杰弗里不耐烦地耸耸肩，“如果里托不逃跑，这事还可以考虑。但在这之前，”他看了眼天空，“我们真的该赶路了。”

“我一退后，她肯定会跑的。”阿姆迪说。

“不一定。我敢说，她会一直跟着我们的，这就是单体。”

“那好吧。”阿姆迪安慰了里托几句，然后退后了。他又跟螺旋牙线说了几句，大概是要他不要这么吓人。杰弗里转身，朝前面那辆车走去。

那家伙蹲在地上注视这一切。她还在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

杰弗里翻译道：“这是个威胁，说如果我们乱来的话，她就不让我们好过。”

里托突然站起来跑了，等她发现自己已经逃出这些人的视线时，就停下来了。

杰弗里和阿姆迪走向第一头驮猪吃草的地方。几分钟后，他们说服那牲口回去拉车了。阿姆迪也回去驾驶最后那辆车了，他们又踏上了旅途。

和往常一样，阿姆迪的一个组件跟拉芙娜坐在中间的货车上。下午慢慢过去，湿度也变小了，阿姆迪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快了。但这未必是好事。“今天是轻松赶路的最后一天了，”他说，“听到瀑布声没？我们快到陡峭地带了。”他把“向下的陡坡”换成了更具体的说法，“我们很快就会碰到陌生人了。”

拉芙娜猜，他一定也和前面的杰弗里说了这事。阿姆迪就像超光速引擎上那些杞人忧天的家伙。她松开手里的缰绳，拍了拍他的肩膀：“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在这期间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车上，还要时刻关注螺旋牙线和里托的情况。”

“哦，我会的，我会的。”阿姆迪抬头看看她，身子在她的手掌下面扭动着，“如果你能同时看到全部的我，你就会知道我一直盯着呢。螺旋牙线肯定听懂了我跟他说的话，他一直在我们后面跟着。另外，我还看到，里托走在杰弗里车的前面一点。她没有逃跑，就是不想让我们看到。”

事实上，拉芙娜很容易就看到了那个单体。那个单体一直活动在距离杰弗里的货车三十米的范围内，不停地更换藏身地。与此同时，她时刻留意货车和螺旋牙线的踪迹。有时，她会在开阔的地方停下来，扭着脖子前后打量。但是单体只要发现他们在看她，就会立马跑开寻找藏身地。

阿姆迪发出如人类般的叹息声：“里托太可怜了。你说得对。要是她能 and 螺旋牙线接受彼此，他们俩就都能好过点了。你读爱情小说吗，拉芙娜？”

“嗯？爪族的爱情小说？哪里有一——”

“行脚带我去过木女王的图书馆。”

拉芙娜完全不知道阿姆迪还研究过这些，她问道：“你读过‘纵横二号’资料库里的爱情故事吗？”当拉芙娜为弗林尼米集团工作时，她注意到顾客对爱情文学很感兴趣。爱情文学或许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独特的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在超限界这里，只要在可以理解的情况下，爱情文学让你对异族文化和心理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方式。

“我们的爱情故事完全不像‘纵横二号’里记录的那么奇怪，不过，我们爪族的恋爱方式要比其他物种多！你看，有共生体级别的爱情，比如行脚和木女王。还有一些受伤的共生体期待拥有完整的爱情，无论对方是内部成员还是外部组件。另一类的爱情故事则是多体爱上了单体或者单体爱上了多体。”

“按照杰弗里的说法，这种情况极其少见。”

阿姆迪说：“嗯。也许这就是人们喜欢完美结局故事的原因。”之后，他陷入了沉思。他低下头，脑袋放在前爪上。拉芙娜低头一看，发现他闭上了眼睛。杞人忧天的阿姆迪竟然在休息，真是个奇迹！或许他在考虑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当初他去找剃刀的原因。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接着说：“爱情真是个奇特的东西，它更是我们爪族躲避死神的方法。我想，其他生物应该也是一样，不过寓意更深刻而已。我特地读了你们人类的爱情小说。这次绑架就很像你们的一些故事，将两个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多么需要彼此。你难道没发现，你和杰弗里有多合适吗？”

“阿姆迪！”

“怎么了？我只是希望你们幸福而已。”

没等阿姆迪再次发表令人不安的评论，新麻烦就来了。

他们顺着下坡路前进，进入一片灌木丛，但现在烂泥成了最大的麻烦。流水阻断了小路，流向他们右方的草地。根据他们对地图的观察，这里离那个“陡峭的下坡”只有几百米了。此刻，落水声即使在拉芙娜听来也十分响亮了。杰弗里和阿姆迪走上前探路，拉芙娜则留在货车这边。里托不见了踪影，而螺旋牙线正在四周巡视。

拉芙娜下车，检查了所有车辆，确认所有驮猪的挽具都系紧了。显然，她是这支探险队里最弱的成员，站都站不稳，现在更是痛得连坐下都困难。她倚在中间那辆车上，努力保持警惕性。自从经历了那段神志不清的时期，她就开始没理由地惧怕白天袭来的困意。如果我的脑子又犯糊涂了，该怎么办？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杰弗里和阿姆迪出现在灌木丛那边。阿姆迪喘着粗气跟在后面。

“地图上标得不对。”杰弗里说，他的声音很小，近乎耳语。

几秒钟后，阿姆迪也到了。“不对，”他有气无力地附和道，“地图是根据轨道飞行器的数据画出来的，所以不可能有那些看不到的地方。”

杰弗里耸耸肩。他和大多数人类孩子一样，认为人造物都有制造它的动机。“重要的是，谷底有些建筑物，看起来像商队旅店。”

“是的，”阿姆迪说，“而且悬崖边还有绞车站。”

拉芙娜注意到，螺旋牙线正绕着货车转来转去，试图唤醒驮猪，他似乎想要继续赶路。他的动静很大，丝毫没打算悄悄进行。“螺旋牙线好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杰弗里回头看去：“我明白了。他觉得，已经有人发现了我们，那我们干脆就继续前进好了。现在，关于我们的伪装……”

“我们的伪装？”拉芙娜的话里满是质疑。两个外星人和一群爪族一起旅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抱歉。我们这些两腿人应该先回避，让阿姆迪去和他们沟通……”她和杰弗里同时看向那个八体。

此刻，可怜的阿姆迪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所有的组件都挤成一团，尽量避开拉芙娜和杰弗里的视线：“我不行啊！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只有你能跟他们交流，阿姆迪。”

“啊！”阿姆迪哀号着，“这不公平！”他犹豫了一下，接着毫无逻辑地反驳道：“他们很可能是坏人，说不定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在前面等着抓我们呢。”

杰弗里摇摇头：“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螺旋牙线肯定早就有所准备了，但是现在，你看看他的状态。”那个残体正坐在前方第一辆车上，满脸期待地看着他们。

“我们可以折回头啊。我们会狩猎，会设陷阱！我知道螺旋牙线都很擅长。你也擅长。我上次还抓了一条鱼呢！”

拉芙娜跪在阿姆迪旁边，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阿姆迪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感觉到他靠了过来，用身体支撑着她。拉芙娜抱住离她最近的那几个组件的脖子。过了一会儿，拉芙娜的晕眩好了一些。她感觉到了渗入膝盖的寒意，还有阿姆迪贴在她脸部的皮毛。她现在该说什么好呢？“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共生体，阿姆迪。”

“这……或许是真的。铁先生就是按照这个想法创造了我。他创造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胆小鬼。”

“是啊，这可能正是过去的铁先生想要的结果。但我觉得他剩下的那部分组件不是这么想的。”拉芙娜抬起头，朝螺旋牙线那边点了点头。

“也许，但是——”

“铁大人创造了比他自己更聪明的作品。我以飞跃界中层人士的经验告诉你，他是希望你在其他地方毫无用处。你有一个强大的工具，但没有人知道你能用它做什么。”她的观点也适用于双方智力相当的情况，不过拉芙娜太累了，没有力气再去阐述补充。

这一瞬间，阿姆迪什么也没说，但拉芙娜透过他的毛皮，感觉到了思想声的振动。

“我们会跟你一起，”杰弗里说，“光明正大地走过去。如果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些两腿人，再躲起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们可以给你出谋划策。”拉芙娜道。

考虑到爪族谈话时的速度，拉芙娜的这话更像是空头支票。阿姆迪缩回身子，把脑袋凑在一起全力思考：“出谋划策，好吧。伪装的好借口……嗯。我敢打赌，当地的爪族听过关于人类的谣传，也知道人类是非常聪明的超自然物种，人类仅仅一个单体就跟爪族多体一样聪明。或许我可以说自己是两腿神明的代表。”

里托悄悄走进大家的视界。她坐在阿姆迪思想声的边缘。阿姆迪对她咯咯叫着，她则回以一段叽里呱啦的胡言乱语。

阿姆迪笑了：“看来里托也很赞同这个主意，虽然她压根儿就没听懂我们说的话。”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好主意，“你们是神明，我是你们的使者，你们的翻译！我们有很多时间演练，但还是有穿帮的可能。那样的话……”

他们决定只带第一辆货车和三头驮猪过去。如果这次会见顺利的话，他们可以雇绞车站的爪族把另外两辆货车和那头瘸腿驮猪送下来。在此期间，他们得好好演戏。

他们把存货中最奇特的交易品——珍藏的提灯——搬到了最前面那辆车上。地图也带着，不过绝对不可以用来交易。他们没有干净的

人类衣服了，只有杰弗里那套“纵横二号”的编织品看起来还体面点。

最终，他们决定充分利用切提拉蒂弗尔的那些华丽衣服。他们小心地打开油布，从中取出一套。这套衣服非常干净，闪闪发亮，精细的针脚几乎达到了机纺的程度。其中有披肩和配套的夹克，甚至还有绑腿。切提拉蒂弗尔是个大块头，跟现在的阿姆迪差不多。这套衣服，六个阿姆迪穿都可以。阿姆迪立刻穿上，调整起皮带和搭扣。

阿姆迪在货车旁边一边迈着大步，一边称赞自己，最后又整理了一下衣服。他现在完全是超常发挥，之前的担忧和焦虑早就丢到了脑后，也有可能被他藏起来了。拉芙娜仔细打量着夹克上的镶珠式设计，它们很可能有什么含义，不过你得站到十厘米外才能看出来。

“阿姆迪，这套衣服会不会是某种制服？现在你穿的这套衣服，说不定是维恩戴西欧斯浑蛋军团里上校的制服。”

“哦，不可能的，”阿姆迪说，“这只是那种有钱的共生体才会穿的衣服而已。”他停下了自我欣赏，“现在我们得看看，你们这些两腿神明应该待在哪里。”他希望，杰弗里能和拉芙娜分开待着，这样本地爪族就会知道，即便他们是单体也足够聪明。“之后，如果你们站在一起，他们就会害怕了！”

杰弗里点点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拉芙娜：“你还走得动吗？”

“可以。”她不想回驾驶座。

“那好。我和阿姆迪走在前面。拉芙娜，你在货车的车尾那里。”

“这是要我躲到后面吗？”拉芙娜发现他没有被自己逗笑，“为什么你要冒这么大的险？”

“别拿公主时代的标准衡量我，拉芙娜。这是……这是你最让人恼火的习惯之一。”

好吧。她确实是一行人中最弱的那个。事实上，她恐怕需要扶着货车才能站稳。

当他们再次出发的时候，阴沉的天空暗了下来，变成了雾蒙蒙的阴霾，夜幕也降临了。

他们在车上放置好电量最足的那个提灯，狭长的光线越过三头驮猪，照向前方。在这场戏中，这些精疲力竭的牲畜也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它们让这辆车看上去像是装了极重的货物。

阿姆迪那两个没穿制服的组件负责驾车。螺旋牙线一马当先，扮演保镖。阿姆迪的大部分组件跟在他身后，镶珠斗篷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杰弗里跟在阿姆迪的六个组件身后，他的衣服没有那么华丽，不过在灯光的照耀下倒是显现出了神奇的视觉效果。毫无疑问，拉芙娜没有走在灯光下，她一直跟在货车后面。除了她之外，大家都是明显的靶子。

阿姆迪自以为是地大呼小叫起来，同时伴着欢快的哼唱声：“我只是想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惊吓而突然向我们射击。”

“这不太可能，”杰弗里说，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树木。这些茂密的低矮树枝应该很好爬，爪族也没有问题。“我敢打赌，他们正用上了弦的箭瞄准我们呢。”

好像是要证明这一点似的，一个单体大小的东西突然从矮树枝上跳下来，绕过最右边的阿姆迪，跑到螺旋牙线面前。螺旋牙线开始追赶，之后又退了回来。

是里托。说不定她的老板就埋伏在这里。

单体没有再继续跑。她在螺旋牙线前面十米远的地方来回徘徊着，嘴里还呜哩哇啦地说着，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很多扇门被砰的一下子关上了似的。

“天人啊！那家伙在干什么？”杰弗里说。

“我想，她是在通报我们到了，”阿姆迪犹豫了一下，准备停车，“她在编谎话，说我们是皇家贵族之类的，不过她的话毫无逻辑，听起来简直是胡言乱语。”下车之后，阿姆迪的组件分散开来，拉芙娜猜他正在对里托定向发声。那个单体摇了摇身子，又回头看了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一眼。瞬间，她暴跳如雷，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刺耳的叫声更响亮了。

货车上的提灯照亮了道路两边的浓密树木，天空中只剩下一抹灰色光斑。前方传来清晰响亮的瀑布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就算他们强行带回里托重新开始，也已经迟了。

阿姆迪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的六个组件继续向前走着，货车上的那两个组件则小心地控制着驮猪下坡。拉芙娜现在才看到阿姆迪口中所说的“绞车站”。它看上去像个小型渡船停泊地，但它悬挂在峭壁一侧。它旁边似乎是一个大型水车，一道弧形的阴影映入河面。他们脚下这条路通向水车边的那个建筑物。

“看到那些箭垛了吗？”杰弗里问道，但他不是说下面那些，而是指向前方不远处的木头路障的漆黑槽，“今天下午我们可没看到这个。”

货车的灯光对附近的人来说，太刺眼了，让人无法看清眼前的东西。“阿姆迪，把光调暗点。”拉芙娜说。因为有时候一味地恐吓对方，只会招来杀身之祸。

“好的。”阿姆迪在货车上的一个组件回头看了下她。阿姆迪沉默了，只剩下里托在前面方大肆吹嘘。灯光还是太亮了。

“怎么了？”拉芙娜问道。

“嗯，我只是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他说起了爪族语，又快又难理解。

或许是因为身后有声音，或许是因为阿姆迪举止怪异，拉芙娜回头看了一下，发现身后有人。而离她最近的那个共生体拿着一架巨型十字弩，上面有一支长箭矢，箭头离她的鼻子不到十厘米。

人类和驮猪只好走下山坡，走进一间堆满干草、散发着臭味的大棚。几十天前，拉芙娜·伯格森多可能会把这当作严重的虐待行为。但现在和这些驮猪一起待在棚里，她觉得暖和多了，而且干草并没有散发出恶臭味。

“也许我们还能继续这个神明骗局。”杰弗里说。他被绑在离拉芙娜很远的一根谷仓支柱上。

“是啊，所以才用重型武器对付我们。”两个共生体各有一架巨型十字弩。

“没错，愚蠢的是——”

那个离杰弗里最近的组件大声嘶吼，将十字弩砸向杰弗里的脑袋。杰弗里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

“杰弗里！”拉芙娜用力挣扎，想要挣脱绑着的绳子。那个看守她的共生体将十字弩撞向她的腰部，她一下子被击倒了。拉芙娜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微微抬起身子，看向四周。一盏盖罩式提灯挂在杰弗里上方的椽子上。显然，对爪族来说，光线太暗了，但对她来说，这点光足够了。拉芙娜看到杰弗里比画了一个“我没事”的手势，她回了个“我也没事”的手势。看守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慢慢地，杰弗里开始比画起其他手势来。

那些手语是人类孩子刚到爪族世界的前几年创造出来的。爪族在秘密沟通上有着先天优势，孩子们发明了手语作为应对的手段。他们的一些爪族朋友渐渐知道了这些手势的含义，不过在昏暗的环境下，爪族根本看不到他们在做手势。拉芙娜记得，当时孩子们还为他们的秘密“信息通道”而扬扬得意。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但拉芙娜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学习这项技能。

片刻过后，杰弗里意识到，拉芙娜不太明白他的手语。他对她做了个“好吧”的手势后，就停下了。她盯着他看了很久，因为“好吧”有很多种含义。

一个小时后，螺旋牙线出现了，他是被另一名守卫赶进来的。尽管螺旋牙线也是个囚犯，但似乎不值得专门派一名守卫看管。螺旋牙线身上也拴着绳索，他在绳索控制的范围内徘徊着。拉芙娜觉得，自从他的一个组件死了之后，他从没像现在这么健谈。他好像在和那些守卫争论些什么。起初他们没打他，但在交谈了几句之后，有个守卫对他甩了甩长鞭。螺旋牙线后退了几步，他看上去不是害怕，而是愤怒。他沉默了，打量着杰弗里和拉芙娜。杰弗里侧身躺着看向他，但并不打算交流。

拉芙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依稀记得驮猪在巨大的食槽那里走来走去。她做梦了，梦中还听到了爪族的音乐声。可怜的阿姆迪现在怎么样了？

第二天，灰白色的光穿透屋檐，有人在用力拍打谷仓门。之后，一个守卫打开了门。拉芙娜眯起眼睛看向门外，那只是暗淡的晨光而已。有个东西——里托——跳进来，扯着嗓子嘶叫。里托后面跟着阿姆迪，还有一个爪族跟在阿姆迪身后，与阿姆迪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阿姆迪环顾四周，大喊：“杰弗里？拉芙娜？”

“我在这里。”杰弗里有气无力地说。

“还有这儿。”拉芙娜答道。

“你受伤了！”阿姆迪围着杰弗里，摸了摸他的身体，又摸了摸他的脸。

“嘿，别碰那里！那里肿了，阿姆迪。”

“好吧。他们应该善待你的。”两个组件看着身后的那个爪族，愤怒地说着爪族语。拉芙娜从没见过阿姆迪如此强硬地对任何人提出抗议。

说不定……“神明骗局怎么样了？”拉芙娜问道。

“我……我搞砸了。本地爪族很怕人类，他们中的大部分根本不相信你们能思考。我本来有机会的，要不是这个胡说八道的蠢货一直在——”

里托一直在阿姆迪身边转来转去，想要得到他的关注，还不时发出思想声附和着。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所有组件的脑袋都转向里托，同时对她发出不满的嘶吼。那个单体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之后退缩到谷仓的角落里去。

“对不起，对不起。我无意伤害任何人，哪怕是那个白痴，但她差点害了我们——”阿姆迪用爪族语对那些守卫和另一个爪族交谈了几句，他们都笑了，声音有些嘶哑。显然，他正在同时进行着两组对话。

杰弗里跪坐起来，眼睛盯着离他最近的守卫和守卫嘴里的十字弩。“谈得怎么样，阿姆迪？看起来，你跟这群家伙能谈得来呀。”

“是呀，情况不算太坏。路上我再跟你们解释吧。绞车长希望我们在暴雨径流还可以控制时，赶紧出发。如果动作够快，你们还能有时间吃点热饭。我跟他们商量——”

拉芙娜闻到了食物的味道。一个共生体守卫推来两辆手推车，里面有冒着热气的……粥？不，也不太像。手推车里的汤洒得到处都是。车里还有几堆红薯，甚至还有几罐肉汤，就是爪族平时用来调味熟肉的那种。如果饥饿的人看到这些肯定会垂涎欲滴的，就算在平时这也是能被接受的、人类可以食用的少数爪族食物之一。

没有餐具，甚至连爪族的颚刀都没有。肮脏的手推车就这样被推到他们面前。这种待遇不像是对神明，倒像是对家畜。他们被允许有一点时间吃饭，之后守卫把他们带了出去，不过两个人类依然是分开走。

他们的货车就停在前面，在那座模样怪异的木制建筑物——也就是绞车站旁。

“等我们到了谷底，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阿姆迪说，“我马上就回来。”说完，他向前走去。

“你用了什么跟他们交换，阿姆迪？”杰弗里喊道，“我们的提灯还有吗？”

“地图还在吗？”

“都在都在。还有货车和两头最好的驮猪。”

“厉害。”杰弗里说。

“那我们到底给了他们什么？”拉芙娜问道。难道是另外两辆车和几头驮猪？

阿姆迪穿过院子，和站在绞车站旁的那几个爪族交流起来。在拉芙娜身后，螺旋牙线赶着两头驮猪走出了谷仓。他看起来比拉芙娜他们更了解情况。当两头驮猪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经过时，螺旋牙线一直走在下坡路的一侧，让驮猪远离河水那片可口的青草。里托跟在后面，偶尔咬一下驮猪，发出尖厉的和声，像是在指挥螺旋牙线。

这天早上，天气寒冷潮湿，所有暴露在外面东西的边缘都有小水滴，头顶的乌云预示着暴雨将至。拉芙娜在泥泞中艰难地迈着步子，努力保持平衡。

河水在绞车站旁奔涌而过，几乎淹没了大水车。地平线看上去近得异乎寻常，水流涌向远方与之相会。飞流直下的瀑布声震耳欲聋。绞车站今天看起来尤其特别。比如，昨晚他们将货车停放在悬崖边，今天那里多了一块有门的平台，看起来很像望台。平台的顶部被一座矮木塔挡住了。

杰弗里先到了平台那里。守卫把他推到平台的一端，然后把他拴在了栏杆上。螺旋牙线和两头驮猪拉着的车也上了平台，他把驮猪也拴在了栏杆上。接着是拉芙娜。

驮猪在平台上不安地走来走去，因为走动，平台不停摇晃。一个本地共生体上了平台。他先是检查了螺旋牙线打的绳结，然后对地面

上的那些爪族吼了几句。当阿姆迪朝平台走来时，那个本地爪族的每个组件都向后退去，让出了一条路。

阿姆迪的大部分组件昂首阔步地绕过驮猪，来到杰弗里身边。他的其他组件站在拉芙娜的栏杆旁。他那身华丽的衣服完好无损，姿态很是傲慢。他和绞车长相谈甚欢的同时，用孩子般的人类嗓音犹豫又惶恐地说：“抱歉，抱歉。我跟这些家伙说的那些，给你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拉芙娜听到杰弗里的笑声：“听起来你们现在成了好朋友啊，阿姆迪。”

“哦，我想是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看穿我。我没法继续演了。”

“你演的是啥啊，阿姆迪？如果我们不是神明，那是——”

哗！这时有人割断了平台的系泊缆。平台一下子倾斜了至少五度。驮猪不安地拽着绳索，木板嘎吱作响。

平台上的爪族似乎也紧张起来。有人在上面的木塔里大声道歉。

阿姆迪也朝那边大声喊了几句。拉芙娜听出那是表示谅解的友好和声。然后，阿姆迪用人类语言说：“绞车长说他很抱歉。由于河水猛涨，水车动力突增。离合器不太好用……我都看过的，齿轮都是木头做的。只要几天时间，我就能把它改装得更安全，但——”

平台以几厘米的幅度颠簸着往下跌去。拉芙娜能想象出阿姆迪说的那种装置。初到爪族世界时，她在斯库鲁皮罗的工厂里见过类似装置。木头齿轮没有人力操纵带给她的冲击大。即使在十年后，每当她意识到这里没有程序监控和抵御齿轮的反复无常、人为与自然的坑害时，她仍觉得震惊。

颠簸幅度变小了，但频率更快了。没多久，他们的降落几乎变成了壮观的巡演。空中到处是泡沫，瀑布声震耳欲聋，而他们看起来像沿着崖壁表面的一条安全凹口走下去一样。光秃秃的岩石耸立在她刚好能够到的地方，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树木和藤蔓。

十五秒钟后，下降速度逐渐平稳。“这速度差不多每秒行进数米。”杰弗里说。

平台钻出了云层。突然间，拉芙娜听到了远处的鸟鸣声，而她的左边——天人啊！他们正位于海拔一千米的高空。崖壁一路向下，一直通往雾气弥漫的地面。她有些眩晕，不能再往下看了。真好笑，她在飞跃界可从来没有晕过。

平台上那个共生体看起来很淡定。他顺着栏杆爬上爬下，而且就不用系安全绳。螺旋牙线的残体也相当轻松，在货车顶上欣赏起了风景。

“好吧，我猜，它比看起来要安全，”拉芙娜说，“这个本地爪族也不怎么担心。这辆绞车用了多少年？”她看着眼前的景色。

“嗯，去年夏天开始使用，”阿姆迪说，“大掌柜买下一批绞车用来出租，想要改善一下这片荒野山谷的交通。”

去年夏天？大掌柜？短短几个词里充满了太多可怕的信息。拉芙娜凝视着石壁……她发现自己正盯着一个平台残骸，那东西看起来跟他们脚下的这个差不多。好吧。

阿姆迪也看到了这个东西，他强自欢笑地说：“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绞车长跟我说，绞车真正混乱的是那次：上面只有三等座客人，没有货物。当时他们考虑风险就开始运行了，在这里面塞了十个共生体。然后就听到一阵杂乱的思想声，一片恐慌中，平台撞向了岩石……呃，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块。”

全体陷入了沉默。拉芙娜注意到，里托趴在阿姆迪的两个组件之间。那个单体盯着深渊，然后迅速抬头看向阿姆迪，接着又向深渊看去。她的爪子紧紧抓着栏杆，低声地自言自语。

“好吧，阿姆迪，”杰弗里说，“我们大家都安顿好了。趁着这几分钟的平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到底对当地爪族说了什么？”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发出一阵人类的呜咽声：“我尽力了，杰弗里。”

拉芙娜记得，当初阿姆迪挣扎了一番才同意出马去跟对方交涉。“你已经带我们走了这么远，阿姆迪，”她指了指他华丽的装束，“你看上去棒极了。”

“是啊，可你到底怎么跟他们说的？”杰弗里假装生气，但没忍住，还是笑了出来。

“好吧。等我们撞上——我是说接触——地面后就有的忙了，现在告诉你们或许是最好的时机。‘人类神明’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不可信，因为他们轻松地伏击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有超越共生体的能力。我告诉他们，你们俩是因为分开了，能力才没发挥出来，结果情况反而更糟，你们俩差点因此被杀。”

拉芙娜点点头：“所以他们才一直把我们俩分开。”

“是的。抱歉。”

杰弗里说：“别介意。我们当时都以为是个好主意呢。”

“是啊，所以现在这个计划是我临时想的。”所有组件都转身怒视着里托，“早在遇到伏击之前，那个单体就给我们惹了祸。这些麻烦都是她制造的。”

“我想她没聪明到能事先预谋的程度，阿姆迪。”

“她就是个惹祸大王。你们不知道她昨晚都说了些什么。”

“你是说她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好像是夸我们的赞美词，肯定都是瑞玛斯里托菲尔在东部家园学的。不过从一个组件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有点蠢。”

“是的！她什么都不懂，一直在妨碍我——就像现在，她趴在我中间，让我很难思考。”阿姆迪的一个组件向那个单体冲过去。那个单体趴在栏杆上，回以愤怒的嘶吼。“昨晚她一直在我身后胡言乱语，把我弄得像个傻瓜一样。简直比傻瓜还傻。”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活着，还有呼吸，阿姆迪。所有重要的东西也都还在。所以你干得很好。”

“虽然我们损失了另外两辆货车，但我们撑过了一夜。今天能不能活着，我就不确定了。我们惹上大麻烦了。这些共生体受雇于大掌柜，至少也算间接雇佣关系。这辆绞车最下面的那家旅店也是大掌柜开的。那个共生体把他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整个狂野帝国，但不是为了占领这里，而是为了赚钱。”

杰弗里沉默不语，拉芙娜指出了现在的麻烦：“大掌柜正在追捕我们。”

“是的。但暂时的好消息是，大掌柜的摊子铺得太大，没法保证面面俱到。”阿姆迪发出剃刀式的窃笑，“绞车长知道人类很重要，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在逃亡。下面那家旅店的老板也是一样。他们现在还觉得，帮助我们就会得到大掌柜的感谢，就能赚到钱了。”

平台颤动了一下，平稳的下降又变成了急剧的颠簸。

阿姆迪对那个爪族说了些什么，同时一颗脑袋向栏杆外探去。“看来我们离地面不到一百米了。驾驶员说，我们很快就会慢下来。”他退离栏杆，又对里托嘶叫起来，“我受不了了。这个怪物还往我脑子里塞图像！”他的几个组件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然后在平台上慢慢站稳，“……嗯，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正说到你是怎么说服这些家伙合作的。”

“嗯。我发现他们是大掌柜的人，而且对我们一无所知。我就想，或许可以把我们原来的身份略微改动一下。我给他们看了切提拉蒂弗尔的徽章。”阿姆迪把鼻子伸进口袋，拿出那枚镶嵌着珠宝的徽章，“我告诉他们，我们到北方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你们是人类派来的大使，应当得到保护。”

“做得好，阿姆迪！”

受到赞美的阿姆迪开心起来：“当时真的快成功了。我觉得，这种地方应该不会有我们丢失的无线电，大掌柜或许在几十天后才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他说着说着又叹了口气，“问题是，他们在听到这些后开始狂笑，显然觉得是假的。”他怒视着里托，“这个畜生一直在那儿胡言乱语，害我成了愚蠢的笑话，最后绞车长还称赞了我的演技！”

“啊？”杰弗里的声音传来，“那他以为你在扮演谁？”

平台颤抖了一阵后，就停下来了。一个爪族（他们的驾驶员？）沿着梯子上到了屋顶。拉芙娜能听到他的组件分散开，踏在轻质木板上的声音。他朝上面大声喊叫。上面回以模糊的应答声。拉芙娜探出身子，向上看，只见缆索消失在细雨和云层中。她这才意识到，这里交流只能靠喊。这样一对比，那次乘坐斯库鲁皮罗的“俯视之眼”号简直像度假般愉快。

现在他们几乎跟木质结构的房屋齐平，离地面只有几米。拉芙娜看到，有几个共生体把头探出了沉重的遮雨篷。

他们的驾驶员发出一段命令口吻的和声。

阿姆迪翻译道：“远离栏杆！”

平台逐步下降，每颠簸一次就下降五厘米。驮猪睁大了眼睛，躁动起来，但螺旋牙线的怒吼声让它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趴在平台上。平台底部传来悠长的嘎吱声，他们又下降了两三厘米，杰弗里那边又倾斜了几厘米。栏杆外传来吟唱的和声，拉芙娜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干得好，干得好！”驾驶员飞快地爬下梯子，动作娴熟，看上去很专业。但拉芙娜注意到，当他刚离开的那个屋顶发出长长的破裂声时，他和其他人一样害怕。下降缆索松了吗？无论如何，破裂声停了，云端上的绞车长想必也知道：任务完成了。

当驾驶员升起护栏门之后，螺旋牙线一直注意着那些驮猪。雨中，有个共生体正将一条坡道装设在平台倾斜的那侧。是的，这是空中渡轮的又一次例行着陆。此时里托爬到车顶，开始对所有人发号施令。

阿姆迪将组件聚拢，整理了一下斗篷和裹腿。他用人类孩子的声音呜咽了一下，但几秒钟后，他就恢复了今早的仪表堂堂。绞车驾驶员走了过来，解开几头牲畜——驮猪和人类——的绳索。阿姆迪走到大门口，亲切地问候了那几个刚从旅馆里走出来的共生体。然后他说：“我走在前面，你们跟紧点好吗……好吧，我已经准备好说辞了，这出戏到最后我只能这么演了。是这样的，旅店老板认为我们是巡回演出团：‘卓尔不凡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来自神秘之地的领主，残体和僵尸的主人’，还有一——我们的首场演出就在今晚！”

杰弗里和拉芙娜又被安排在猪厩里，不过其他方面的条件大为改善。阿姆迪说服了那些爪族，让他们相信人类没法组成神明一般的共生体，不过人类的确是惊人的生物，是天生聪明的单体。杰弗里和拉芙娜大步离开绞车平台时，听到他们说“行尸”这个词。这个概念在人类到来之前就有了，专指能够思考但不发出思想声的生物。显然，这给即将到来的演出增加了一定的吸引力。

旅店猪厩的房顶很高，光线昏暗，有些许臭味。跟旅店的其他部分一样，它远离悬崖底部的那片致命乱石堆。

“经过昨晚的事后，我已经不在乎这个了。”杰弗里说着，晃了晃手腕上的驮猪用脚镣。阿姆迪和旅店员工离开之后，杰弗里把阁楼和停放在一楼的几辆货车都检查了一遍。“我想，我们现在跟切提拉蒂弗尔出现前一样安全。”

“是的。”拉芙娜嚼着最后一个红薯，这次它们是放在木质托盘里的，本地爪族也用这种盘子吃饭，“能遇上一个友好的守卫真是太走运了。”

“守卫”是阿姆迪向他们的东道主引荐螺旋牙线时使用的词汇。确实有点夸大其词了。螺旋牙线满意地坐在大门边，透过木门板上的节孔向外看。他毫不在意杰弗里到处走动观察。不过当本地爪族经过时，他便扮演起守卫的角色，还不时甩动鞭子，恐吓杰弗里和拉芙娜。

杰弗里离开猪厩，坐在离残体一米远的地方：“你现在好多了吧？”

螺旋牙线没有甩鞭子。片刻，他的脑袋上下动了动，咯咯地发出了几段和声。

“哇。他好像能听懂你说的萨姆诺什克语了！”

“对。他好像在说‘我挺好’，确实回答了我的问题。”杰弗里拍了拍离他最近的那个组件的肩膀，“这种事时有发生。一个有天赋的组件被杀了，其他组件会通过慢慢学习来填补缺失的功能。他或许再也没法变得那么聪明了，但……”

拉芙娜看了看共生体身上污迹斑斑的伪装：“但我们都知道，他是由几个非常聪明的组件组合而成的。”

“呃，没错。”

整个下午，他们都听到外面传来货车和爪族的声响。透过节孔，他们看到墙外有两个共生体。这堵墙到底是为了挡住外面好奇的人，还是为了围住里面的僵尸呢？总之，杰弗里和拉芙娜终于有时间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考虑一下接下来该怎么进行两腿人的伪装。里托走下阁楼，无视螺旋牙线的威胁，一直叽里咕噜说个不停。她主要是抱怨被囚禁在这里，但当午后守卫开门送水时，拉芙娜发现那个单体一直站在远离大门的位置。也许她正在储备能量，以便将来用到阿姆迪身上，也许这只是野兽本能的警惕性：在某些爪族文化体系里，落单的单体会被视为猎物，其他爪族可以任意杀害、强暴或强行组成奴隶共生体。

水送来后约一个小时，螺旋牙线突然站了起来。里托惊叫一声，慌忙跑进阁楼，螺旋牙线的注意力在猪厩墙壁上的节孔上。他示意杰弗里和拉芙娜退后。

拉芙娜听到此时有几个共生体朝这边走来，还发出咯咯叫声。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穿透这片嘈杂声传来：“嘿，杰弗里。嘿，拉芙娜。装出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猪厩的门滑向一边。除了那两个常守在门口的家伙之外，还有三个共生体，其中一个是阿姆迪。他们各自聚拢组件，信步走入，这是彼此陌生的爪族惯有的举止。其中一名是个六体，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组件的块头跟阿姆迪差不多大。

阿姆迪让螺旋牙线退开，给他们留出位置。他对着那些爪族夸夸其谈，同时又用萨姆诺什克语说：“这个六体就是旅店老板。他想在

演出前看看你们。他对两腿人很是着迷，不过我想他有点怕你们。如果他能相信你们没有危险，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杰弗里说：“阿姆迪，你可以命令我往前走。让那家伙靠近点观察。”

“好。不过你得表现得乖一点。”

阿姆迪跟其他共生体你来我往地咯咯叫唤了一阵子。他们的语速都比平时见的那些爪族慢。拉芙娜突然意识到，阿姆迪自己跟这些家伙沟通也有语言方面的问题。结果就是双方都简化了语句。他们不再堆砌辞藻，而是重复使用某些词句。阿姆迪跟他们说，根本没必要限制这些人的行动。他向杰弗里努了努鼻子，接着杰弗里走出阴影地，站在阿姆迪最近的组件旁边。紧接着，杰弗里跪了下来，眼睛跟最大的那个组件的眼睛齐平：“这样够乖了吧？”

阿姆迪朝旅店老板昂起头：“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温顺。”他鼓励旅店老板，自己后退几步，示意那个六体走过去。

拉芙娜屏住了呼吸。她几乎没见过不熟悉人类的爪族，就算偶尔见到了，对方也不曾有加害人类之意。此时此地，杰弗里正面对着一个危险的陌生爪族。

旅店老板没有之前那么自大了。他睁大眼睛，几个组件摆弄起了驮篮里的顎斧。显然，他一想到要靠近杰弗里，就开始惴惴不安。那个共生体似乎想起周围还有别人看着。于是，他挺直身子——感谢天人——不再摆弄斧子了。他对其他爪族说了些自大的话，然后从旁边慢慢靠近杰弗里。这会儿，他和某些爪族（不包括螺旋牙线）一样，试图像安抚驮猪时那样发出温柔的声音。

杰弗里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压根儿没看那些包围过来的组件。

旅店老板最近的组件已经到杰弗里旁边了，那家伙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停下脚步，舔了舔嘴唇，然后用鼻子碰了碰杰弗里的肩膀。杰弗里报以含蓄的微笑。那个六体又犹豫了一下，然后组件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使劲拍打着杰弗里的背，就像拍打驮猪一样。同时，他的大部分组件都看向门口，和其他爪族高声讨论着。

阿姆迪翻译道：“他说的是‘看，我就知道它很乖’。”

那家伙笑了起来。如果现在有摄像机，他一定会要求记录下这光辉的时刻。

“现在他要我证明你跟共生体一样聪明，”阿姆迪又对旅店老板咯咯地叫了几声，“我告诉他必须得等到今晚演出的时候。”

那个六体不耐烦地吸了吸鼻子。他的两个组件扯着杰弗里的衬衫，检查它的质地。拉芙娜一时以为那家伙想要大吵一架，但卓尔不凡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走近了些，对他恭维了几句。如果不是拉芙娜认识阿姆迪有十年之久，她也会被他吓到的。当然，旅店老板被打动了。他又猛捶了杰弗里几下，同时尝试扯下杰弗里衬衫的一角，没有成功，之后便走开了。

旅店老板又和阿姆迪亲密地聊了一阵。他们的谈话算不上随意，因为那个六体几乎一直盯着杰弗里，还有两个组件对着拉芙娜。他终于注意到了阴影中的她。旅店老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事实上，他完全陷入了沉思。他问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还需要些什么。阿姆迪提到了隐私，还有……嗯，玩具？

门外已经聚集了一群本地爪族，他们互相推搡着。他们彼此离得很近，密度很大，连拉芙娜都能感觉到思想声的震颤。旅店老板飞快地走出猪厩，对那群爪族说了几句话。其间，拉芙娜听到几次意为“今晚的盛大演出”的和声。

本地爪族散去，旅店老板的助手推着装满彩色小球和斗篷的独轮车来了。助手送来这两堆神秘装置，然后和阿姆迪合力把门关了。

猪厩里只有他们几个，守卫应该不会允许好奇者进入。卓尔不凡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要彩排了。

阿姆迪打开杰弗里和拉芙娜的镣铐。他和杰弗里点燃几盏罩灯，挂在独轮车上面。拉芙娜在检查那堆“玩具”，里面有彩色小球、四条鞭子、斗篷和木头尖爪。这些还只是第一辆手推车里的东西。她坐在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抬头看着阿姆迪：“我和杰弗里一直想知道，这场盛大的演出是什么样子的。”

卓尔不凡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一下子蔫了：“我也想知道！”

阿姆迪又和之前一样，丧失了信心。其实，他心里早就计划好了。他让旅店老板拿来那些小玩意儿是有原因的。“这是之前的马戏团留下来的。”阿姆迪说。

杰弗里捡起一颗彩球，扔向不远处的柱子。小球弹力十足，这一定是热带乳胶制成的。在这里，这些东西肯定不便宜。

“为什么马戏团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拉芙娜问道。

“哦，嗯，他们破产了。这是旅店老板告诉我的。这些抵押品已经过了赎回期限。”阿姆迪紧张兮兮地看着拉芙娜和杰弗里，“这些道具对爪族剧团没什么用，不过会让他们的表演更有趣。我想，我们可以模仿那些在王国巡回的马戏团。我……我先介绍你们，然后你们再出来表演，可以打几个绳结……”由于紧张，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杰弗里又扔了一颗球，然后瞥了一眼阿姆迪：“你的想法很好……不过在表演结束后，你觉得旅店老板会放我们走吗？”

“我想——也许会吧。我看得出他很想要你和拉芙娜。如果他知道大掌柜正在找你们，他一定会马上抓住你们。不过我想我已经说服他了，让他相信我们有大掌柜庇护。如果我们表演得好，我觉得他会兑现承诺的。他还会把马戏团的篷车、供给品和一半的门票收入赠给我们。”

拉芙娜又问道：“表演是在室外吗，阿姆迪？”

“是的，旅店后面有个竞技场。在绞车平台这一侧看不到它。怎么——”

“我知道，这地方不在切提拉蒂弗尔的地图上，但既然内维尔把轨道飞行器向东移了——”

“噢，对！”阿姆迪说，“我考虑到了这一点。它还看不到我们。我是说，只要他不再移动位置。”

拉芙娜觉得这种谈话毫无意义，他们其实别无选择。最后她说：“那么我们就好好表演吧。听起来比对付飞箭树和压杀灌木简单多了。”

杰弗里无力地笑了笑。拉芙娜看得出他在强装镇定。“那当然了。十二岁的时候，我就是个很厉害的杂技演员了。”

拉芙娜报以微笑。这些她都记得。在那些日子里，小杰弗里很讨厌，让人恼火的程度更是与日俱增。他把豆子袋随处乱扔，棍子四处乱挥，甚至因为还是幼崽的阿姆迪轻易就学会了杂耍，杰弗里为此还跟他闹矛盾了。

“行了，”她说，“我们的行头已经收拾好了。你这套衣服相当好，阿姆迪。你只要打起精神就行了。你可是卓尔不凡的阿姆迪，除了杂耍，还有别的什么惊艳众人的表演吗？”

“你会打绳结吗，拉芙娜？”阿姆迪从手推车里抽出几根绳子。

“当然啦，”怎么着也比爪族单体强，“可要怎么表演呢？”这可是马戏团当时在王国表演时的重头戏。

阿姆迪突然眼睛一亮：“这件事我也考虑过了。”三个组件正在摆弄一根束带，做起了绳圈，“那个单体总让我看起来像傻瓜，也许我应该以其人之道——”

他们说话时，里托在阿姆迪身边打转，胡说八道的声音越来越大。她已经进入阿姆迪的私人空间。他的五个组件突然转向里托，一起把三个绳圈套在她的脖子、前腿和后腿上。阿姆迪把里托侧身撂倒在地，她发出愤怒的咆哮声。螺旋牙线在阁楼上咯咯大笑。

阿姆迪后退几步，仍紧紧拽着绳圈。“我说到哪儿了？”他问道，“哦，对。里托还需要一套戏装。”他的两个组件走到远处的手推车旁边，取出一个圆锥形的皮项圈。项圈在他的组件之间传递，最后那个站在里托身边的组件把项圈系在了她的脖子上。

里托扭动着身子，嘴巴一张一合。她的嘶吼声十分刺耳。圆锥形的项圈在她的脑袋上，挡住了一部分视线。她的叫声变小了，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

阿姆迪注意到了拉芙娜的表情：“我没有伤害她，真的。这是小丑单体的最佳戏服。是不是这样，杰弗里？”

“呃，是的。”杰弗里的表情也很惊讶。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很少这么咄咄逼人。与大多数共生体相比，这个八体很同情那些受压迫者。

“对了！现在该给小丑化妆了。”他把两根染色棒递给拉芙娜，“我告诉你画什么。只要别碰到她的眼睛或者震膜，就没问题。”

拉芙娜迟疑地看着那两根木棒。把柄特意加宽了，嘴巴很容易咬住。而且阿姆迪的空闲组件多的是，他自己做就可以了啊。

“你来吧，拉芙娜。思想声让我很不舒服，就算只是单体也一样。我不想站在里托身边。”

“好吧。”拉芙娜跪在那个单体旁边，温柔地抚摩她的脊背，就像孩子们对待他们的爪族密友那样。里托尖叫着，想要用爪子挠她，但最后渐渐安静下来。

“先绕着肩膀和腰部的震膜画粉色圈……”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杰弗里帮忙涂其他颜色，最后里托被打扮得比拉芙娜以前见过的爪族都漂亮，包括神赐。

之后，阿姆迪把绳子重新系在了里托项圈的一只挂钩上，然后把她放开了。里托平静了片刻，飞快地穿过猪厩，钻进牧草堆上最明亮的角落。她不停地打转，想要看看他们在自己身上做了什么，不过一切都是徒劳。最后，这个可怜的家伙被绳套缠住了，摔倒在地。

“看到了吗？”阿姆迪说，虽然他的热情不高，“观众们一定会觉得这很好玩。”他努了努鼻子，“螺旋牙线都觉得好笑极了。”

螺旋牙线正乐得脑袋上下晃动，直到阿姆迪发出一串表示“该你了”的和声。然后他示意残体下楼，螺旋牙线这才停下来。

除了一个脑袋之外，他把所有脑袋都收了回去，看不到了。拉芙娜听到了愠怒的咯咯声。阿姆迪以一句欢快的话作答。他的三个组件拿起染色棒，剩下的组件则抬起头，对着螺旋牙线比画起来。

那个残体的组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楼梯，瘸腿的那个走在最后。四个组件在楼梯底部集结，愤怒地盯着阿姆迪。

拉芙娜和杰弗里交换了一个眼神，杰弗里说：“当心点，阿姆迪。别忘了他是谁。”

“我……我没忘。我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的。”阿姆迪走向猪厩的另一端，那里挂着挽具。那里小而舒适，空间足够两个共生体进行私人对话。片刻过后，螺旋牙线迟疑地跟了进去。他们俩消失在挽具架后。微小的讨论声传来。“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杰弗里说。半分钟过去了，没有争吵声。此时，猪厩里最响的声音依然是驮猪的躁动声和里托的自言自语声。

外面渐渐嘈杂起来。拉芙娜听出，那是娱乐表演中常见的老套乐声。

螺旋牙线和阿姆迪停止了排练。阿姆迪在猪厩里疾走，他将所有人集合到一起，并确认了所有必要的道具都在一辆手推车里。螺旋牙线向门口走去，他擦掉了身上涂抹的颜色，他觉得这种伪装在距离王国这么远的地方毫无意义。现在，他的皮毛上涂着黑白相间的格子图案。他牵着里托。螺旋牙线看起来不太开心，很有可能是里托的错。拉芙娜走过去，想给他一些鼓励。但螺旋牙线抬头望着她，说出了自组件死后的第一句萨姆诺什克语：“我们会让他们大笑的。等着瞧吧。”他的一个组件轻轻地碰了碰她。

一个共生体在外面用力拍门，并发出响亮的咯咯声。

“他们准备好了，伙计们！”阿姆迪说，“拉芙娜，请到我左边。”杰弗里站到了八体的右边，一切准备就绪，“别担心。别担心。我会给你提示的。一切都会顺利的！”

门已经打开，音乐变成了快节奏的乐曲。螺旋牙线蹒跚地走在日光下，里托不情不愿地跟在他身边。在路过乐手（是这些守卫奏出了先前那些老套的乐声）的地方时，拉芙娜看到一群相互之间留出礼貌距离的爪族，跟那天早上看到的乌合之众截然不同。

螺旋牙线仍然步履维艰，但他现在假装两只脚都跛了。那两个拽着皮项圈的组件靠得很近，好像听力受损一般。自从画了黑白格图案之后，他就一直在练习这种步法。里托没有刻意表演，但她依旧在给她的“主人”添乱，这种样子完美地烘托了螺旋牙线的演技：傻瓜和傻瓜的宠物。这是中世纪的残酷笑话，观众的笑声大到淹没了音乐声。

接着，阿姆迪走了出来，两个人类站在他的两侧。观众的笑声停了，惊叫声此起彼伏。那两名守卫走上前，为他们鸣锣开道，其中一个拉着那辆独轮车。

“跟着那些守卫走，”阿姆迪说，“旅店老板对我说，他们是付过钱的顾客，付了双倍的钱，来到台前台后观看我们的演出。”

守卫沿着石板小路向旅店走去。到处都停着货车，甚至在绞车平台那里也停着火车。绞车平台在瀑布的轰鸣声和薄雾中，看上去如同一座歪歪斜斜的眺望台。

很多爪族在旅馆的柱廊下观看，此时守卫们已经绕过这座建筑物，领着列成长队的表演者和花了大价钱的顾客，来到圆形露天竞技场。这是拉芙娜在爪族世界里见过的最大的一个。

阿姆迪的剧团在竞技场边缘的雨篷下停下，也避开了观众的视线。

旅店老板走到竞技场中央。脚下的石板铺成复杂的式样，但到处都有看起来像是溅上去的暗色斑点，那并非是设计图案。一阵恶寒。是由动物献祭形成的吗？

旅店老板开始讲话了，但只说了几秒，看台那里便传来吼声。接着，四面八方的爪族开始发出持续的吟唱。阿姆迪的几颗脑袋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他的其他组件都蹲下了。“嘿！他们喊的是‘我们付了钱，不要听你说！’”

在外面竞技场上的旅店老板猛地抬头，做了个厌恶的姿势，然后跺脚走进了他正面看台上的包厢。

“这是不是表示我们该上场了？”拉芙娜问道。

那个八体把脑袋缩得更低了。

“阿姆迪？”杰弗里在他另一边鼓励道，“到目前为止，你做得都很好。上！”

“我、我、我准备的时间还不够。我——”

那些爪族的吟唱声越来越响亮。一只烂红薯被人扔到了雨篷上，一小块碎渣落到螺旋牙线身上。他发出作呕声，松开了里托的皮绳。那个单体跑进了开阔的场地，将早前的警惕忘得一干二净。她绕着大弧线奔跑，高声地咯咯叫。她停住了，两条后腿站了起来，但因为项圈或是遮眼布挡住了视线，结果摔倒在地上。她连忙跳起，一阵狂叫。她在吹嘘着什么，内容肯定荒谬至极。不过，她对旅店老板高谈阔论语气的模仿真是惟妙惟肖。

爪族群的吟唱变成了一阵哄笑。

里托犹豫了，十分困惑。她跳来跳去，要求观众们认真观看。但爪族笑得更欢了，她扑向最近的看台，却被螺旋牙线拉住了。之后她又冲向另一边，拼命拽着皮绳。这时，拉芙娜注意到，螺旋牙线的脑袋开心地上下振动。他朝阿姆迪看了一眼，然后松开了皮绳，不过他自己还躲在观众们的视线外。

在竞技场里，可怜的里托差点再次摔倒。她稳住身子，沿着看台边缘奔跑，拖着长长的皮绳。

螺旋牙线跌跌撞撞地闯进观众们的视线，他的组件身上全是方格图案，两边的腿瘸着。他追赶着那个单体的皮绳，却一再扑空。最后，他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上，结果不知怎么回事把皮绳压在了身下。他站起来，四张嘴巴紧紧咬住皮绳，扬扬得意地鞠了一躬，随即开始了他的演讲。但傻瓜宠物不肯配合，里托绕着他一圈接一圈地跑，越跑越快，越跑越近，皮绳也越来越短。

螺旋牙线最后也被皮绳绊倒了。他踉跄地走着，并大声咒骂着。结果观众们觉得更好笑了。又有烂蔬菜被丢上来，这是粗鲁的喝彩方

式。其中一块蔬菜砸中了螺旋牙线的肩膀，给他的格子花纹又添了新颜色。里托也想笑，不过还没来得及，就有蔬菜向她那边袭去。

螺旋牙线装出惊慌的样子，然后他的所有组件转向阿姆迪和其他人藏身的地方。就连拉芙娜也看出了他在努力搞笑。他用爪族语恳求道：“主人！主人！出来啊！”

这次阿姆迪不得不行动了。他低声呜咽着……然后走进了竞技场。

笑声变成了喝彩声，烂菜雨也变小了。拉芙娜从没见过阿姆迪如此骄傲的步伐，那几个走在中间的组件高昂着头。如果他是人类，也肯定是一个高举双臂迎接观众欢呼的人。

杰弗里走到阿姆迪之前的位置上，满脸惊讶。

“他在说什么？”拉芙娜问道。

“太快了，我没听清楚。他在承诺他们什么——”

考虑到当地口音的差异，对许多观众来说，阿姆迪的话可能说得太快了，但这或许更增加了他的魅力。阿姆迪大方地向螺旋牙线和里托挥了挥爪子。之后，那两个家伙离开了竞技场，不过似乎还沉浸在角色中。但在拉芙娜看来，他们的表演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演员。螺旋牙线钻进雨篷，把里托拴在一根柱子上。他一边笑着，一边咕哝着，不时擦拭皮毛上的汁液。他看着拉芙娜和杰弗里坏笑，好像在说“下面就轮到你们啦”。

“杰弗里！拉芙娜！”阿姆迪的人类声音响起的同时，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马戏团老板的演说，“轮到你们闪亮登场了。杰弗里到我这来，拉芙娜留在思想声范围以外。可以吧？”这些基本上跟他们在猪厩里讨论的计划一样。

“没问题！”杰弗里大声回答。

空中的云团散开了，阿姆迪站在午后的阳光下，斗篷上的珠子闪闪发光，涂过油彩的靴子像银质尖爪一样耀眼。那两个服装简朴的组件躲在华丽组件的中间，拉芙娜没看到他们。

阿姆迪抬头看了一眼空中，大吃一惊，然后大声说：“很好！”他在致辞的同时，也做起了同声翻译，“下面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一下，来自北方世界的神奇生物，他们是天外来客，是能够无声思考的稀有物种，连单体也能独立思考。他们就是……两腿人！”他的四个组件猛地转身，指向雨篷下的拉芙娜和杰弗里。天哪，那个八体还发出了喇叭的乐声。

“你觉得他这是提示我们该登台了吗？”杰弗里说。

“大概吧。”拉芙娜说。她自己也紧张怯场起来。

他们走出雨篷，挺直身子，接受大家的目光。此时和他们从猪厩里走出来时一样，观众们沉默了。杰弗里和拉芙娜面对面站着，他们同时举起双臂。拉芙娜扫视着人群，看着那些扔红薯的家伙。这个看台跟木女王旧首都的集会地点很像，但这个要更大。每一层阶梯都建在下面那层的正上方，那些“座位”大多用收音的垫子和高级包厢分开。短暂的阳光消散，看台笼罩在昏暗之中。所以很难判断看台上有多少爪族，他们都挤在一起，距离近到她从未见过的程度。到处都是爪族脑袋，他们全都看着下面的两个人类。

拉芙娜和杰弗里又一次面对面站着。她轻轻拂了拂他的袖子：“真想不到，我们会来到这里。”

杰弗里的紧张神情变成了微笑：“我敢说，你肯定也没想到，我的杂耍竟然能救命。”他握着她的手，瞬间就分开了，之后拉芙娜走到了竞技场的边缘。

阿姆迪站在杰弗里旁边，继续他的长篇大论。他没有再翻译，不过拉芙娜听出了“五条触须的爪子”这个和声。他走向竞技场中央的独轮车，将三颗彩球丢给杰弗里。

开始时，杰弗里很小心，只是简单地交叉抛接三颗彩球。之后，他把球抛得越来越高，手的位置越来越低，让抛球的圈子离地。阿姆迪扔出第四颗球。他们在猪厩里演练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现在杰弗里有些慌乱，他试了好几次才保持住四个小球同时在空中。拉芙娜扫视着看台。现在还没有人丢烂红薯，空气中的咔嗒咔嗒声是观众喝彩的响动。对这些爪族来说，那个奇形怪状、走路摇摇晃晃的单体居然能玩杂耍，已经够他们惊奇的了。

在杰弗里的表演中，最受欢迎的部分是表演快结束时的突发状况：第二层看台上有个粗鲁的共生体，他向杰弗里扔了一个红薯。杰弗里没被打中，而是迅速接住了红薯。他现在能同时抛接五件东西了！

“把它丢回去！”阿姆迪说，接着他对远处的几处看台发出了严重警告。杰弗里把其他彩球放到地上，站在那里注视着看台。在乌云密布的暮色下，爪族完全看不清周围的景物，片刻之后，杰弗里后退一步，抛出一个高飞球，刚好砸在那个丢红薯的共生体身上。

拉芙娜屏住呼吸，她完全不知道这种耻辱对这些生物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在笑。那个家伙看了看周围，愉快地上下晃着脑袋。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丢，在试过几次后选了坚硬的红薯，就这样共生体和两腿人玩起了接球游戏。

在更多观众参与进来之前，卓尔不凡的阿姆迪示意杰弗里离开竞技场，然后朝拉芙娜做了个手势。她演出生涯的处女秀即将开始。

系绳结作为压轴戏的安排可真不明智。即使有旅店老板提供的粗绳子，观众也看不清细节，尤其现在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此外，爪族也没有挑战她的平衡感——没朝她扔烂红薯。她举起自己的最新作品，目光扫过看台。掌声不多，她感觉有一双严肃的眼睛在背后注视着自己。或许她没法证明自己拥有超出单体的智慧，但她证明了两腿人要比任何爪族都更灵巧。

她的表演时间没有杰弗里那么长。阿姆迪开始收尾。阿姆迪示意螺旋牙线，让他再上台耍一段。但当他在解里托绳子的时候，旅店老板从主看台的私人包厢走了出来。他温柔的咯咯声似乎在提某种请求，非常客气。他的话得到观众们的大声叫好。

阿姆迪犹豫了，满脸震惊。杰弗里缓缓走进竞技场。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拉芙娜问道。

杰弗里向她尴尬一笑：“我猜，东道主是希望选几个观众下来……呃……抚摩我们。”

阿姆迪全神贯注地看着拉芙娜和杰弗里，全然失去了卓尔不凡的风度。“正是如此。这些共生体没见过人类，即使有，也是作为敌人……你们说怎么办？”他看着拉芙娜。杰弗里也是如此。

“我——”拉芙娜抬头看着那些爪族。现在他们绝大多数都表现得很友好。在我们明天离开时，或许需要这份友好。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就一直在冒险。“阿姆迪，告诉他们‘可以’。”

“好吧。”阿姆迪应和道，但这次他说得很慢，用词也很简单。接着，他对杰弗里和拉芙娜说，“我告诉他们，每次只能下来一个。旅店老板的守卫们会在附近，确保没人耍花样。”

第一排的爪族拥入场地，准备享受他们近距离接触“僵尸”的特权。旅店老板安排守卫们指挥顾客如何靠近，顺便收取额外的入场费。

阿姆迪站在两个人类身后，而螺旋牙线则带着里托站在拉芙娜右侧。里托又在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螺旋牙线把她拉近，假装咬她，她随即放压了声音。

这批“被选中的”顾客中的第一位走过守卫。这个五体兴冲冲地快步走来，然后放慢步子，甚至还后退了一点。他同时抬起所有的脑袋仰望着，显然，他被杰弗里的身高震慑住了。紧随身后的顾客抱怨他在拖延时间，但他没打算就这样回去。

杰弗里单膝跪地，伸出一只手示意对方过来。

阿姆迪紧张地扭动着身体：“这位可不是旅店老板，你不要冒险。”

“没关系，阿姆迪。这就像我们第一次去长湖共和国探险。”杰弗里的身体相当放松，不过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

这个五体差不多用了一分钟，打量着杰弗里的衣服，用柔软的唇尖磨蹭他的手指，然后跟阿姆迪闲聊起来。“他在恭维我，说我把你训练得很好，杰弗里。”阿姆迪一边说，一边领着五体向拉芙娜走去。

有些爪族和第一个表现差不多，还有一些则回头看着远处的朋友，好像在说：“看我，在跟怪物近距离接触呢！”很多爪族试图跟杰弗里、阿姆迪交谈，他们重复着人类使用的词汇，观察杰弗里他们的反应。

暮色渐深，场地的角落点燃了火堆。火焰又亮又高，即使对爪族来说也足够亮了。顾客们一个接着一个。有几个甚至赞美了螺旋牙线的演出。拉芙娜很好奇，他体内的那个铁先生过去是否得到过任何真诚的赞美。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看上去很开心。里托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但她显然把自己当作迎宾队中重要的一员。

只有极少顾客会做出阿姆迪一直担心的事。有个共生体推了杰弗里一把。阿姆迪谴责了他，那个家伙表达歉意后，优哉游哉地走过阿姆迪，向拉芙娜走去。那是个七体，骨瘦如柴，长得很奇怪。如果给这家伙画上方格图，他完全可以扮演螺旋牙线的那个角色，只是更卑劣一些。他在拉芙娜身边转来转去，用黄眼睛盯着她，嘴里散发出爪族特有的臭味。阿姆迪紧盯着他，翻译了他的咯咯声：“他在对别人说，就算靠这么近，你也完全没有思想声。”拉芙娜始终没说话，他尖厉地叫着，意思是“活的”（或者“不是活的”），然后撞向她的膝盖。

拉芙娜摔倒了，那家伙还没来得及再做什么，杰弗里和阿姆迪就赶到她左边，螺旋牙线跑到了她右边，他们合力抓住那个爪族，把他的所有组件仍了出去。拉芙娜挣扎着站了起来。袭击者的组件分散开，超出了有效思考的范围，没有办法思考了。那些组件一片茫然，逃往竞技场的边缘，之后又一起跑到了看台中间的过道里。

“够了！”杰弗里喊道，“该结束了！”他向拉芙娜伸出手，温柔地说，“你没事吧？”

“没事，我——”拉芙娜没有受伤，但这让她意识到当前的危险处境。

阿姆迪还在和一旁的旅店老板交谈。旅店老板站在收钱者身边，阿姆迪的话让他一阵慌乱。那群爪族也发出了抗议。拉芙娜脑海中浮现了噩梦般的景象。

阿姆迪说：“旅店老板说，如果我们能再待一会儿，我们想要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只能再待一会儿了。”拉芙娜说。

阿姆迪的四个组件高高昂起了脑袋，响亮的咯咯叫声盖过了所有声音。“我再重复一遍旅店老板答应我们的事，”他说，“要我说，我们乐意合作，但我们要保证所有人都能信守承诺。”

旅店老板点头表示赞同。拉芙娜知道他如此热情的原因：守卫背篓里沉甸甸的全是钱。这家伙今晚赚大了。

杰弗里也点点头，但没什么热情。“好吧，你说得对。我们必须撑过这一关。”他转身继续和之前的那个组件聊天。起初，他们交谈的时候还有些紧张，实际上，现在双方都在提防惹祸精。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后来，拉芙娜也记不清他们在那里待了多久。爪族们不停地过来。她注意到，偶尔有共生体恶狠狠地瞪着她，但没人再动粗。至于其他共生体……她现在知道，为什么约翰娜、杰弗里和其他爱探险的孩子会喜欢王国之外的危险旅行了。大多数爪族一旦克服了最初对人类的不信任之后，就会渴望跟智慧的单体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并渐渐迷上这种活动。夜色越来越深，篝火一次次被点燃，越来越多的共生体开始尝试重复她和杰弗里说的话。还有些来过的共生体，由于旅店老板不让他们再次排队进来，便在竞技场边徘徊，给那些站在前排的爪族高声提建议。

他们中也许潜藏着敌人、怪物，但也不乏一些会在日后成为人类孩子的爪族密友。

情况在绞车底部的演出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他们有了一辆真正的马戏团篷车，就是那位倒霉的原主人因违约放弃的那一辆。这辆篷车很大，有旅客车厢，需要四头驮猪才能拉动。在顾客们的严密注视下，旅店老板给留下来过夜的他们分发了食物和十字弩。与这些同样重要的是，他还给了他们一封看起来很正式的信。信中声明他是大掌柜在绞车底层区域的经管人，他和大掌柜承诺会保障这批杰出的表演家安全通行。这封信再加上阿姆迪在切提拉蒂弗尔的私人物品中找到的大掌柜徽章，对拉芙娜一行人来说非常重要。拉芙娜只希望，当真正的大掌柜指令送达时，这家伙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

等到他们离开绞车底层地区时，至少有十二名共生体想要签约加入马戏团，想在北进旅途中保护他们，充当他们的向导。也许他们全都出于真心，但阿姆迪还是拒绝了。他们越出名，大掌柜、维恩戴西欧斯和内维尔就越容易找到他们。一旦逮捕令传开，再正直的共生体也有可能告发他们。

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名粉丝在他们告别绞车底层后，在距离马戏团篷车后几百米远的地方悄悄追随他们。

阿姆迪决定绕过北进路线上的头几个村子，选择了从地图上找到的周边路线。他们每经过一座村庄，追随者数量就会减少一些。他们都是狂野帝国的普通共生体，有农民，也有小土地所有者。无论他们多么迷恋两腿人，也无法像科技社会中的粉丝那般，拥有充裕的闲暇时间。

第三天，螺旋牙线从各处侦察归来，报告说他们已经甩掉了最后一名追随者。现在是时候改变阿姆迪在绞车底层区域公布的路线了。

“地图上可供选择的路线不少，”阿姆迪说，“难的是，无论选哪条，我们都会在回到王国前吃光食物。”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森林技巧谋生……或者再次登台表演。

每次面临这一严峻抉择时，阿姆迪就会先犹豫一阵，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然后说：“我……我猜我可以再来卓尔不凡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审视着每一座路过的小村子，螺旋牙线在周边地区勘察威胁和善意，权衡风险强度与补给品存量。尽管他们避开了大部分村落，但后来还是又表演了三次：一次是在一个农场主的室内会客厅里；两次是在多云的天空下，广阔的田野上。总体来说，天气还算温和，尽管也有雨水冰冷、道路泥泞的时候，但比之前要愉快多了。

他们的演出也在改进。拉芙娜本身的表演技巧仍然乏善可陈，但她调整了现场照明，让灯光变成了演出的一大看点。就连里托似乎也开始享受表演了，她以越来越滑稽幽默的方式与阿姆迪抢戏。现在阿姆迪的本地方言说得滚瓜烂熟，演技已臻化境，只是他似乎总会被里托的古怪行为气得火冒三丈。演出的最高潮永远都是例行的异兽抚摩环节，他们已经做了多方考量，基本能够保证安全。很快，名声不胫而走，传播速度超过了他们行进的速度：当他们打算绕过某个镇子时，经常有共生体等在外围小路上，求他们停下来表演。

“这片土地的文明程度变高了。”一天晚上，杰弗里在搭营帐的时候说。月光透过树叶倾泻下来，希望他们还在轨道飞行器的原始光学仪器的观察范围之外。“这里曾经一片蛮荒，对大多数冒险家来说非常危险。但现在这里商业繁华，绞车底层的那个竞技场又大又新。”

“而且这些镇子还在不断扩大，”阿姆迪说，“它们已经比内维尔的地图上画的大得多了。”这些地图提供给切提拉蒂弗尔的信息无疑是真的，不过已经过时了。

“是啊，”杰弗里说，“大掌柜制造的商品随处可见，那个‘共生体之王’的标志我已经看腻了。要是我们能抢在他获知我们的消息之前赶回王国，那将是个奇迹。”

拉芙娜忧郁地点了点头：“而且我敢说，内维尔就等在前面，可能还带着‘俯视之眼二号’。”

阿姆迪哼哼起来，这说明他又在酝酿好主意了。“但木女王也会在那里。”他说。这几乎是个疑问。杰弗里和阿姆迪都越来越为约翰

娜和行脚担心，也不知道木女王现在怎么样了？

拉芙娜回想起她和木女王最后那次奇怪的谈话：“阿姆迪，我敢说，她仍在管理王国。她不会听命于内维尔的。”

“那就好。希望她会派皇家部队沿着边境寻找我们。如果能跟她的人马会合，我们就能送你回‘纵横二号’了。”

“如果你们能让我回‘纵横二号’，内维尔就可以退场了。”拉芙娜每天晚上都这么跟他们说。

“嗯……，”阿姆迪说，“但我们怎样做才能——”

里托大声地说出她的建议，打断了阿姆迪的思考。只要有会，那个家伙就会一脸无辜地悄然走来，厚着脸皮靠近大家，强行加入他们的谈话。

这回，杰弗里展颜一笑：“阿姆迪，这次她的话有点道理，前提是驮猪能长出翅膀。”

阿姆迪没觉得好笑。他站起来，说：“她只是个该死的闯祸大王！你们看不出来吗？”这个八体毅然离开，走进月光洒落的暗淡之处。

“对于里托的事他越发敏感了。”拉芙娜说，“我在想，卓尔不凡的阿姆迪是不是块当剧团老板的料。”

“我听得到！”阿姆迪对他们大吼，“就算我没法思考，我也可以当守卫。”

螺旋牙线已经结束了巡视任务，正在给驮猪喂饲料。现在他的一个组件正歪着脑袋目送阿姆迪离开。喂完驮猪，他便躺在篷车边发表评论：“里托让他看上去像个傻瓜。”这些日子，螺旋牙线的残体已经能说不少萨姆诺什克语了，虽然还是无法达到组件完整时那种嬉笑怒骂的程度。

拉芙娜环顾篷车四周。通常螺旋牙线会把里托拴在驮猪们的另一边，这样会清静许多。“嘿，螺旋牙线，你没有把里托拴起来吗？”

螺旋牙线翘起脑袋，从篷车底部看着对面，一副不打算回答的样子。可他随即又说：“是她自己解开的。”

杰弗里轻笑一声：“拉芙娜，里托肯定是从你那里学会绳子戏法的。”

拉芙娜报以微笑：“她只是很会扭身子而已。”以前里托也扭开过一两次，除了阿姆迪，谁也没把她当回事。她越过微微发亮的余烬看着杰弗里。“里托会是个威胁吗？瑞玛斯里托菲尔曾是敌人，或许他没有切提拉蒂弗尔那么坏，但他终究是大掌柜忠诚的部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会不会背叛我们呢？”

“啊，又来了，你的妄想症。”黑暗中拉芙娜还是能看到杰弗里脸上的笑容。绕过将熄的营火，杰弗里朝她这边走来。跟平时一样，他们的床铺仅一臂之隔。阿姆迪这个八体填补了他们之间的间隙，他们彼此挤作一团，相互取暖。不过，最近几晚上通常都以令人不快的争执结束。昨晚拉芙娜第一次听到杰弗里把瘟疫舰队称作营救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听杰弗里亲口说出这话比之前经历的种种苦难都更使人发怵。

杰弗里在微微发光的余烬上面烤着手：“如果我们撞见大掌柜，很难讲里托会做出什么事来。螺旋牙线说过，瑞玛斯里托菲尔是大掌柜的主要助手之一。里托的行为与追捕我们的人有关。她确实有可能背叛我们，这就要看抓住我们的人是谁了。不过我敢说，凭她的智力，也就是喊上一声：‘嘿，老板，瞧这里！’”

“好吧。我承认现在担心这个还是挺傻的。”拉芙娜一言不发地盯着杰弗里看了一阵。她认识他十年了，看着他从一个可爱的孩子变成出色的探险家。对那个她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谎言，杰弗里深信不疑。

杰弗里抬头看着沉默的她。“怎么了？”他问。他仍然面带微笑，但拉芙娜看得出其中的戒心。

如果她说错一个字，他们又会陷入另一次争执。但我必须试试。“杰弗里，关于瘟疫和反制手段，我们之间分歧严重。一方面你明白我的想法，你也知道你的父母为逃离瘟疫做出的牺牲。另一方面，还有——”

“还有内维尔，没错，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杰弗里的话里怒火升腾，“可那又怎么样？！我记得超限实验室。而在这里，我看到反制手段如何杀死了范。就连你也承认，反制手段抬高了爬行界的分界线，或许也摧毁了我们能在晴朗夜空看到的所有星辰上的文明。重要的不是谁好谁坏，拉芙娜，重要的是事实。”

“我说的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杰弗里！我说的是眼见未必为实。你那时只是个——”

“只是个小孩？你昨晚就说过了！”

但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她永远不会忘记，看到范死后，杰弗里和阿姆迪曾怎样试图安慰她。她犹豫了，想说点什么，一些合理的话，一些能够清楚表达她的想法的话。“杰弗里，你有没有想过，或许存在着一些事实，一些有待发现或者验证的东西，它们或许会改变你的想法？”

“你想让我重新自检我的信念？棒极了。你也愿意这么做吗？”

“我——”

“算了。事到如今，还会有什么未曾发现的证据吗？”杰弗里转头对着火堆。他弯腰坐下，身体前倾，双手伸到余烬上方。沉默良久之后他说：“我们会帮助你躲过大掌柜和维恩戴西欧斯，安全回到‘纵横二号’上。然后你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如果你没法制止内维尔，我就自己解决他。”他看着她的脸，“但你知道吗？灾难研究会一直存在下去的。当然，新任领袖不会是毕里·伊格瓦。”

拉芙娜半睡半醒。月亮沉落，营火熄灭。她能听到驮猪偶尔发出的鼾声，却听不见里托恼人的唠叨。她听到有人走进营地的动静。应该是阿姆迪来叫醒下一班哨兵了。这个念头几乎让她完全清醒。她通常守第二班，尽管她知道，不管是阿姆迪，还是螺旋牙线，他们都不信任人类哨兵。他们的几个组件会整夜都竖着耳朵，留心警惕。

远处隐约传来声响，似乎是里托，但不是她平时的那种牢骚声。突然，嘶吼和尖叫声响彻夜晚。一些生物穿过灌木，追逐打斗起来。

“阿姆迪！”杰弗里喊道。没有回答，但拉芙娜听到有个共生体——螺旋牙线？——爬上受惊的驮猪，然后跳上了马戏团篷车顶。

尖叫声仍在持续，噪音在篷车另一端汇聚。

拉芙娜晚上总是在身边放一盏提灯。现在她把灯调到监视模式。灯光采取伪随机方式闪烁，用足以让任何寻找光源者困惑的模式扫过那片灌木。

打斗声还在继续，但她看不出有进犯共生体的迹象。如果里托果真背叛了他们，敌人肯定不会止步于一次简单的偷袭。

“我探照看看。”螺旋牙线在篷车顶上说。第二盏提灯存放在那里。他将光亮扫向篷车另一边的什么东西上。透过车底，拉芙娜看到许多局促乱动的腿足。

“那是阿姆迪的组件！”杰弗里开始绕过篷车。他拿起十字弩，搭上箭。

两个四体绕着篷车追逐，一边一个。他们冲向对方，上下牙齿咬得咔咔作响。他们都穿着阿姆迪在路上穿过的朴素的工作斗篷。

“嘿！”杰弗里说，“阿姆迪？”

八体瘫软下来，倒成一片。灯光飘来，照射在这群组件身上。没错，不是阿姆迪还有谁？

“你没事吧，阿姆迪？”拉芙娜跪在他旁边，一一打量着每个组件。他身上有许多割伤和擦伤，一只耳朵撕裂了。“谁干的？”那家伙还在吗？但她能看到篷车顶上的螺旋牙线，他的每个组件都看着阿姆迪，并不担心敌袭。

阿姆迪发出嘶吼声，口沫飞溅，但她听得出所有声音后面高亢哀恸的唢哨声。这个共生体正在经历可怕的痛苦。最后他用萨姆诺什克语说：“没有敌袭。真的没有敌袭。也没有人暗地逼近我们，但还是得由螺旋牙线去放哨。”他发出两三声和声。螺旋牙线也回了句什么，然后从篷车另一面爬下来，进了灌木丛。

阿姆迪在明亮的灯光下可怜地扭动着，他的几个组件交换着眼神，视线也在杰弗里和拉芙娜之间闪烁。“能关灯吗？”

拉芙娜照做了。阿姆迪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是里托。”

“我不明白，”拉芙娜说，“如果没有别人，她怎么能把你伤成这样？”

拉芙娜听到沉闷的咔嗒声，是杰弗里给十字弩上了保险。“只怕情况要复杂得多。”杰弗里说。她听到他跪在阿姆迪旁边。

阿姆迪发出奇怪的和声，类似人类孩子的呜咽，有几段拉芙娜无法理解。他用小男孩的声音说话，语气中充满了对自己的怨恨：“里托那家伙从一开始就是个捣蛋鬼。她不聪明，还总在我努力表演时捣蛋。你们也看到了，对不对？在绞车顶部她差点把我们害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闯进我的私人空间。”

杰弗里柔声说：“阿姆迪，她是个单体，无法独立生存。”

呜咽声高了一点。拉芙娜感觉到阿姆迪的组件迅速移动，听到空气中牙齿用力咬合的声音。杰弗里宽慰他说：“别对自己这么狠，阿姆迪。”

小男孩的声音再次响起：“唉。里托一出现，我就知道她是个麻烦，但我想——我希望里托可以让螺旋牙线完整，像爱情故事里写的那样！他们俩的问题就能一并解决了。但那个笨蛋残体对她毫无兴趣，里托也不喜欢螺旋牙线。后来她就，呃，朝我来了。但我当时想，那又怎样？我的组合如此完美，再接受新组件百害无一利。”

阿姆迪有一阵没说话，只是在呜咽。他重新开口道：“……今晚我排成一列在营地周围走。这种姿势很有趣。我变得稀里糊涂，但我的视野会变得宽广，那些在脑子里碰撞的念头围绕着我，每个我都会有一层新的理解。”呜咽声变响了，似乎是来自那三个紧靠地面盘坐的组件，“里托走了进来。她其实不是偷偷来的，我知道她在那里。她开始打扰我的几个组件……”阿姆迪的呜咽变为恸哭，“喜欢她的那几个组件。”他扭着身子，上下颚撞击着。杰弗里向下伸出手，冒着被重伤的风险抚摩阿姆迪的头。他的八个组件重新聚拢：“里托正在把我撕成两半！”

地图显示，沿路三十公里外有个镇子。其实，选择别的路线会遇到更近的镇子，只是唯有这个镇子最有希望给他们提供全面补给。在那之后，他们就必须悄然前进，侦察木女王的王国边境，并选择最安全的一个要塞进行突破。

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前方将进入真正的高潮。在那之前……

拉芙娜坐在篷车顶上。名义上是她在驾驶，但她觉得这可能不完全是她的功劳。天上来的拉芙娜却对付不了四头驮猪。它们能配合很可能是螺旋牙线的功劳，他几乎总是在牲畜身边的什么地方，驱使它们前进。

杰弗里和阿姆迪一起走着，比平常落后得更远，他们的身影几乎消失在晨雾之中。阿姆迪的组件紧紧聚成一团。通常，共生体只有身处大群组合或难以听清声音的环境中，抑或需要聚精思考时，才会采取这样的姿势。单是这场雾并不会导致他这么紧张。自从那晚情感爆发之后，阿姆迪就一直郁郁寡欢，沉默无语，只低声和他的人类密友交谈。

拉芙娜试探性地动了动缰绳，好让驮猪们知道她没睡。她瞟向车顶的同伴：“里托，这就是你吗，一个组合破坏者？”

里托向拉芙娜昂起头。很难通过单体的姿势看出表情，不过这家伙似乎听懂了些什么。她是在笑话我吗？这天清早，他们把里托的皮绳收短，绑在驾驶座后的货物护栏上。把她弄上去可费了不少劲。她似乎认为，要过昨晚的鬼把戏就赢得了特权地位。路上她嘶吼着抱怨了一会儿后就一言不发地坐着，还频频回首望向阿姆迪。拉芙娜经常感觉到驾驶座木头上传来震颤的感觉，大概是里托用超声波大声示爱造成的。

拉芙娜继续对单体说：“你要知道，在人类中间，即便你确实有需求，破坏他人关系也都是很不好的行为。”

“很不好的行为，很不好的行为。”里托重复着这个短句。接着，她的目光又回到她不好行为的对象身上。

称里托为“组合破坏者”并不只是修辞手法。可怜的阿姆迪作为共生体实在太大了，没法再接受其他组件。他是这么说的，杰弗里也认同。阿姆迪恐怕连保留自己组件生育的幼崽都不行，接受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组件肯定会导致这个八体分裂的。那三个迷恋里托的男性组件会分离出去。据阿姆迪说，还有个女性组件也在摇摆不定。不管哪种方式，这都意味着阿姆迪不再存在。

螺旋牙线向拉芙娜喊了一声，猛然把她拉回现实。驮猪受惊怪叫，拉着篷车冲向路边的灌木丛。螺旋牙线绕到篷车后，没理那些动物。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杰弗里和阿姆迪听到后都向前冲去。

拉芙娜拼力拉住缰绳。路边的灌木丛下藏着水沟和深深的淤泥。她从座位上站起来，绷紧双腿，用尽全身力气拽着缰绳。“快来帮我！”然后她听到了那个声音。前面的雾中传来蒸汽感应发动机的嗡嗡声。是斯库鲁皮罗的飞艇！尽管它仍然隐没在雾里，但拉芙娜知道它越来越近了。

阿姆迪和杰弗里从篷车旁跑过。“拉芙娜，我们得离开道路。”杰弗里轻声对她喊道。里托开始高声抱怨。阿姆迪咿咿地对她喝道：“安静！”神奇的是，里托真的安静了。

就这样，拉芙娜控制缰绳，螺旋牙线、杰弗里和阿姆迪将驮猪带进树丛。幸运的是，那些牲畜也想去那里，所以他们只需克服路边那条水沟就行。

与此同时，斯库鲁皮罗的蒸汽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是救援，还是内维尔一伙？她暂时没空管这个问题，因为篷车正在向一侧倾斜。她没有真的放松缰绳，但现在她清楚地意识到，篷车很轻易就能把她甩出去碾碎。

等车子前轮上了岸，她便回到了座位上。枝叶扫过车顶。她不假思索地伸出手，救下了趴在车顶的里托，一起缩在刮擦车厢的树枝

下。

“抱歉，”这是杰弗里的声音，“我没想到水沟会这么深。”

“没事，都挺好。”拉芙娜推开沉重的湿树叶。它们足以挡住来自上方的直接视线。她从驾驶座旁的阶梯走下去，她身后的里托抱怨起来，一开始声音还算轻柔，后面就越来越响了。“好吧，你也来吧。”拉芙娜解开篷车上的皮绳。里托立刻爬上她的肩膀，然后跳到地上。

片刻后，拉芙娜站在及踝深的淤泥里。她从篷车那里退开，抬头仰望。飞艇蒸汽发动机的嗡嗡声变得更响，但受到雾气和森林阻挡，她什么也看不到。

“阿姆迪！”杰弗里的声音几乎就是耳语，“让组件分散开听听情况。”

但组件们还是聚在一起。阿姆迪低声对着里托嘶吼起来：“这家伙离这么近，我动不了。”他说，“她会趁机和我组合的。”

好吧……拉芙娜沿着篷车的来路走了回去。如果飞艇上有真正的侦察设备，躲在篷车后也无济于事，但如果没有，嗯，她或许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情况。她藏身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沿着水沟一直走，寻找能看到天空的地方。

有什么东西飞快地穿过灌木丛来到她身旁。三个，不，螺旋牙线的所有四个组件。其中一个噙着她的裤腿，拉着她向他刚刚发现的一处开口走去。拉芙娜匍匐前进，跟着他来到道路边缘。很好，一个完美的窥探孔。

滋——滋——滋——蒸汽感应发动机的声音从拉芙娜头顶不过几米的地方飞过，径直向南移动，速度不比人类奔跑起来快多少。拉芙娜赶到灌木丛的开口处，小心地向外看，却只看到……“俯视之眼二号”的轮廓在黑暗中消失，在身后喷出雾状泡沫的螺旋状气流。天人哪！只要再早一秒，她没准就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了！螺旋牙线的两个组件在她身边探出头来。她屏息静听，小心留意飞艇是否有掉头的迹象。他们的篷车留下的踪迹或许会被上面的人看见。

无论是好是坏，总之，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弱，消失在南方。他们又在滴水的灌木丛里躲了好几分钟，直到螺旋牙线也觉得飞艇不会回来了，他们才步履沉重地回到篷车那里。其他人个个满腹疑惑。

“我们离得太远，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 阿姆迪说，“你们呢？”

“没听你跟他们打招呼，” 杰弗里说，“是内维尔的人吗？”

“抱歉，我没看到。或许是我太小心了。” 或许我应该直接冲到路上去。很少有否认者愿意费心去操纵原始装置，船上肯定有斯库鲁皮罗的机组成员。

阿姆迪和螺旋牙线咯咯地交流着。里托毫不客气地靠近他们，干扰他们的谈话。阿姆迪转向这个入侵者，尖叫着咬向她：“把她绑起来！我没必要再对她客气了！”

单体里托连蹦带跳地逃到谁都碰不到的地方，发出在拉芙娜听来是嘲笑的声音。有本事就来抓我啊！

杰弗里弯腰拾起脚边拴着单体的皮绳，扯动皮绳想要吸引里托的注意力。这家伙瞪了杰弗里一眼，然后绕着阿姆迪转起圈来，想用皮绳缠住共生体。但这不是马戏团表演。杰弗里和阿姆迪成功地制服了她，走上阶梯，把她拴在了篷车顶上原来拴她的位置，全然不顾她的乱抓乱咬乱叫。

“这就行了，” 阿姆迪说，对里托的抱怨置若罔闻，“拉芙娜去看飞艇时螺旋牙线仔细听了听，他说飞艇上面有爪族。”

杰弗里阶梯下到一半，听到这话停下了脚步：“他听到了思想声？”

“没有。太远了，而且也太潮湿。但他听到了爪族语。”

“我什么都没听到，” 拉芙娜说，“但这不奇怪。他听出是谁没有？他们说了什么？”

螺旋牙线前后摇晃着脑袋，然后用萨姆诺什克语回答：“没意义。没有词儿。但两腿人发不出那种声音。”

拉芙娜在残体身边蹲下：“那你听到人类的声音没有？”

螺旋牙线想了一下：“没有。”接着他用爪族语解释了一遍。

“他说，即使上面有人类，他们在他能听清的至少两分钟里什么也没说。”

拉芙娜苦笑道：“我应该招手让他们下来的。”

“他们会回来的，拉芙娜。”

“有可能。但他们也可能一直在南方搜索。无论如何……现在都一样了。”

那天上午，阿姆迪和螺旋牙线两次声称他们听到了飞艇的声音。两个共生体分别在路两边散开，努力辨听。他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飞艇还远在南边。

在此期间，他们还要准备最后一场演出。迷蒙细雨渐渐取代了雾气，杰弗里和拉芙娜爬进篷车，准备服装和道具，换螺旋牙线驱赶驮猪。他和阿姆迪轮流坐在篷车顶上，只是阿姆迪一上车顶，就会把里托赶下去，拴在篷车后面。

阿姆迪的大多数组件似乎都在担心演出后该怎么办，比如，如何离开镇子？如何前往王国边境？

拉芙娜在擦拭提灯发射器时微笑着：“嘿，阿姆迪，如果是十天前，我们恐怕只会想到你的登台恐惧症。”

阿姆迪的小男孩嗓音从敞开的车厢窗口飘了进来：“哦，我现在也还是会怯场，只不过这个问题可解，就像不太复杂的数学题一样。”他沉默了一两秒钟，“里托是不同种类的问题。如果能一直和她保持距离，我就能保持完整。只要我能保持完整，像怯场之类的问题就是小菜一碟。”接着是更长的一段沉默，随后他说，“谢谢你给了我勇气，拉芙娜。我在绞车顶层时本来已经准备放弃了。”

我当时说了什么？哦，好吧。“我只是说了实话，阿姆迪。铁先生为自己的目的创造了你，但在绞车底层，你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

“不，我不是说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做过什么，还有正在做什么。你只是一个人，受了这么多摧残。你在绞车顶层时几乎连站都站不住，可你还是挺过来了……所以我也会挺下去的。”

听到阿姆迪的话，杰弗里猛地抬头。他这是生气了？还是吃惊？“小心没大错，阿姆迪。”

当接近目的地时他们才发现，想要悄无声息地侦察根本不可能。甚至在远离镇子南边的田间小路上都挤满了篷车和共生体。

“都说是来看两腿人表演的。”在跟几个陌生人聊过之后，阿姆迪报告。

杰弗里透过他们先前拉在乘客车厢窗户上的帘子向外看。“这阵势非同小可啊，背后肯定有人在组织。”

拉芙娜拉开窗帘，探出身子。他们前面那辆篷车色彩醒目。在一块防雨篷下，她看见了帆布包裹上印着常见的“十二体”标志。包裹上的标签说明里面的货物是“上等斗篷”。车夫的两个组件回头望向她这边。那家伙短促地欢呼一声，向她挥了挥手。她挥手回应。“我们大概太有名了。你怎么想，阿姆迪？”

阿姆迪的声音从窗户底下传来：“他们说，当地的王子今天一早派来了信使，宣布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因为神话中才有的两腿人就要来了。他们认为这和天上的那个庞然大物有关——他们听说过飞船。好了，我应该先去探个路，跟能和咱们做交易的人谈谈。”

拉芙娜和杰弗里交换了一下眼神。通常他们会紧靠镇子停下，等待当地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来和他们交易。这经常会花上一天的时间。阿姆迪的计划更省时间，但他们这边就只能指望螺旋牙线不大靠得住的外交能力了。此刻，这位大拿刚好在篷车顶上，而且显然一直在听他们谈话：“阿姆迪，放心去吧。”

杰弗里看了看他们外面拥堵的交通：“好吧，阿姆迪。不要节外生枝。”

“不会的。一场表演，定好价格。明天一早我们就走人。”

“还是要当心。”拉芙娜说。或许是她鼓励过头了。

“嘿，没有里托，我就大吉大利了！”阿姆迪已经跑到他们的篷车前头，朝一个官员模样的共生体喊了起来。

这里或许只能算边境村庄，但规模还是相当大的。阿姆迪已摸清了路线，领他们来到镇广场旁的一顶大帐篷前：“当地首领管这里叫‘极北文明之端’。”

阿姆迪笑道：“木女王肯定不爱听！”

拉芙娜在他们的篷车周围逛了逛，一览镇中心的风光。这是拉芙娜第一次在爪族世界看到英雄人物的雕像——尽管木女王也为自己做过雕塑。每座雕像作品都表现着同一个共生体，他姿态雄伟，攀高舞剑，举着盾牌。据阿姆迪说，他就是当地首领，人称“纯洁王子”。这等人物绝非旅店老板之流可比：纯洁王子住在一座粉刷成纯白色的巨大的石头城堡里，城堡坐落在镇北的高地上，他就是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尽管听起来恢宏气派，可事实是，所谓的城堡不过是一栋坐落在涂成白色的裸露岩床顶端的小建筑。阿姆迪耸耸肩：“大掌柜的贸易给他带来了财富不假，但是我想这家伙绝对是个冒牌货。我看到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是新的。我敢打赌，十年前，这个‘极北文明之端’只是个极北的小村庄。”

杰弗里环顾四周，点点头道：“我们还知道，五十年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

“纯洁王子自称是数代世袭的统治者，先祖可追溯到传奇时代。”

“嗯，”杰弗里说，“我们早就在下海岸的一些王国见识过这种谎话了。木女王的崇拜者罢了。”

不过，这里的确是繁华之所。整个广场上，木匠们正为今晚的演出搭建木头看台，剩下的所有空地都被街头小贩占满了。那个拥有“上等斗篷”的家伙正向长凳上的爪族兜售商品。共生体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人类所在的这顶昏暗的大帐篷。

阿姆迪的部分组件站在帐篷外，气派十足地向观众挥手，但他的声音只在近处才听得见：“这里看起来就像南端市场的缩小版，不是吗？”现在他的八个组件全都回到了大帐篷里，开始换上切提拉蒂弗尔的炫目制服。“不过，我们经过了那么多地方，唯有这里的居民是真正畏惧当权者的。”尽管阿姆迪说的话多少有些不祥，但他听起来心情不错。或许这是因为里托被螺旋牙线拴在驮猪旁边，远离了他思想的覆盖范围。

“你觉得他会赖账吗？”拉芙娜说。

“嗯——”阿姆迪说着，摆弄起最后一件斗篷来。他还没有套上假爪子：那是演出前的点睛之笔。“在我们逃离切提拉蒂弗尔魔爪后遇到的人中，他大概是最坏的一个。但另一方面，我给他看了大掌柜授权的通行证。你们还记得飞艇昨晚绕着这一带飞行吧？嗯，我告诉他那是木女王在保护我们。”

“那他怎么说？”

“他一笑置之，可我觉得他吓了一跳。”阿姆迪抬头看着拉芙娜和杰弗里，似乎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担心的表情，“不必担心。如果他知道大掌柜追捕我们，我们现在早就被关起来了。我觉得，只要我们能继续让他有所忌惮，就没有问题。”

这场表演是他们迄今最精彩的一次。热情的观众是原因之一，在这里，奇妙的两腿人马戏团的影响力持续得比任何地方都久；另一部分原因令人出奇地愉快，因为表演者（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里托）全员做到了真正的合作无间。

开场戏是里托出场狂奔，笨得可笑的螺旋牙线紧追不放。只要拎着皮绳的螺旋牙线组件接近，里托就会飞快地跑开，她有时会嘲笑般站在螺旋牙线的某个组件旁边，有时则沿着看台飞跑，同时还对离她

最近的观众胡言乱语。到第二圈时，里托找到一条单体宽的仆人专用阶梯，通往统治者的私人席位。里托便站在皇家包厢的横档上跳舞，口若悬河。

杰弗里靠向拉芙娜。他们仍站在人群看不到的地方。“那是国家政要的口气，”他启齿一笑，“里托就像个到访的君主。我想她在向王子承诺一切，只要王子能满足她的……请求？或者要求？”

拉芙娜没有被逗乐：“我只希望她别把我们害死。”

“好吧，是有这种可能。”

人群哄笑，或许是紧张地窃笑。王子的私人包厢裹着厚重的吸音衬垫，恐怕也能起到防御的作用。卫兵和仆人围着包厢站立，但其内部昏暗如同洞窟。这位王子或许确实纯洁，但并不亲民。里托似乎没有察觉，而她因为大胆获得了赏识。落日的余晖中，拉芙娜看见三个披金戴银的组件，还有几个组件藏在阴影里。王子用洪亮的声音回复，然后，里托又扬扬自得地胡诌了一通。这次观众的笑声更自然了些，因为纯洁王子本人也在为观众表演。拉芙娜看见他低头行礼，略带讽刺。除了里托之外，所有人都看到了螺旋牙线那个咬着皮绳的组件，他悄悄地走上了里托身后的台阶，然后猛扑上去，把那个傲慢的单体拖下阶梯，这时人群发出的笑声更响了。螺旋牙线东摇西摆地绕广场一周，又向这边行礼，向那边鞠躬。有一段路里托是被拖着走的，她一路都在大声地抱怨。拉芙娜想着事后要看看她有没有割伤和瘀伤。这是传统的地方幽默，但拉芙娜不愿以此作为借口。

螺旋牙线跑回马戏团帐篷，里托冲在他前面。当他们进入暗处后，那个单体粗鲁地尖叫一声，扑向阿姆迪。八体躲开了，她则发出了单体特有的笑声。

“该死的家伙！”阿姆迪低声咒骂着。他在爪子上套上最后一只木爪，气宇轩昂地走了出去。天空阴云密布，因此使用灯照毫无风险。光圈追随着阿姆迪的脚步，来到了中央舞台。杰弗里和阿姆迪在大帐篷顶装上了发光元件，闪耀的汇聚光线就是由它们合成的。对于像这些观众一样的前科技时代的生物来说，将光源与光线分离的技术如同魔法。阿姆迪总是会小心地声称，没有专业知识，这些装置全然无用。这种说法接近于事实，控制界面靠意识都可以搞定。迄今只有

扮演白痴的螺旋牙线才会去偷那些灯，而每次出现的都是搞笑情节：被他偷走的其实是伪光源，真身只是驮猪肉饼。

表演的高潮依然是“聪明单体”的出场。先是杰弗里的杂耍，然后是拉芙娜的绳子戏法，最后是一段胡编的拼写测验，只是要让那些认为杂耍和结绳不足以说明智慧的家伙为之动容。与平时一样，杰弗里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拉芙娜的表演加入了一段简单的套索把戏，她绕着广场走，聚光灯和阿姆迪的解说如影随形。她走到离前排爪族足够近的地方，他们可以感受她大脑的寂静无声，观看她双手的灵活动作。跟平常一样，第一次观看表演的观众个个目瞪口呆，既惊讶、不安又兴趣盎然。

然后，拉芙娜来到纯洁王子的包厢前。包厢下面的守卫目光警惕，他们抬头仰望着她高大的身影，纷纷用上下颚拉开了十字弩。套索可不能甩到这帮家伙。拉芙娜退后几步，为包厢中的王子表演。三个戴着珠宝头饰的组件向前伸出脑袋，片刻后出现了另一个组件，肩膀上还趴着一只幼崽。这个组件开始说话，是在夸她吗？也许不是。其中一个组件回头看着黑暗的包厢，简直就像里面还有另一个共生体。谁能与王子如此靠近？

她踮起脚尖，想要更清楚地看清黑暗中的情景。里头会不会是人类？想到这里，她一下失去了平衡，没控制好套索。她蹦跶了一周，希望观众把这看成表演的一部分。

“你还好吗？”杰弗里在广场的另一边喊道。

“没事！”她不敢说出真相。也许飞艇上没有人类，是因为内维尔一伙已经着陆了，而且他们现在就在这里！

拉芙娜跳着舞离开了王子的包厢，但她心不在焉，又被绳子绊了两下，甚至连阿姆迪的一些拼读问题都答错了。

最后，感谢天人，阿姆迪总算拖到了压轴戏，并假做临时起意地邀请观众参与，介绍他们与来自天空之上的神奇生物做“爪子对触须”的互动。纯洁王子在包厢里说了些什么，共生体便纷纷排队等候自己的机会。这里的观众是他们遇到过的最守秩序的观众，也许是拜边道上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守卫所赐。守卫之多也是他们前所未见的。纯洁王子更像是在收税而不是在做买卖。

杰弗里穿过广场来到拉芙娜身边。每当表演“抚摩异兽”时他们总是在一起。今晚……拉芙娜抓住他的胳膊。他靠近了一些，把头贴到她耳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问：“怎么回事？”他多少猜到了，这种谈话绝不能被人偷听。

拉芙娜的嘴唇靠近他的耳朵，用尽可能小的声音说：“好好观察王子的包厢。你看到后面有什么了吗？”

“啊。”杰弗里并没马上抬头。他们手挽着手走向广场中央，来到阿姆迪身边，那里是“迎宾队伍”的起点。途中杰弗里不经意地回头，越过看台看着王子的包厢。“王子还在那里，”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希望他也能下来参与‘抚摩异兽’。”然后他非常小声地说，“我没看见任何别的东西。”

之后，他们被接连不断的见面与问候声淹没了。想要找话和他们交谈的共生体从未像今天这么多过，他们对拉芙娜重复着她说的萨姆诺什克语。在如此北部的地区，他们也许听说过王国的传闻：如果纯洁王子还没跟人类做过交易，他可能很快就要做了。拉芙娜遥望人群，压下了一声呻吟，即使只准抚摩一次，这次演出也会拖得像绞车底层那次一样长。

也许不会，因为王子的守卫吹响了军号。

阿姆迪抬头看着皇家包厢：“纯洁王子宣布公演结束。他将赐予我们私下会面的荣耀。”已付过款的共生体可以继续会面，但守卫让他们小跑着经过人类，再也没有什么长谈了。拉芙娜发现，不止一颗脑袋紧张地看向王子的包厢。

拉芙娜注意到，杰弗里在皇家包厢的视野之外向阿姆迪做手势。阿姆迪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挥手让螺旋牙线把里托带得更远些。

“她休想打扰我和王子会面。”阿姆迪在刚刚空出的空间上散开组件，非常专注地看着纯洁王子的组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他的私人台阶。

杰弗里紧张地站在拉芙娜身边。他也注视着王子，实际上是在越过那些共生体看去。与站在包厢正前方相比，他们在这个位置上能更清楚地看进他的包厢。在纯洁王子的最后一个组件走下阶梯后，再也没东西阻挡他们观察藏身其中的任何神秘人物了。

“那里面没有人类大小的生物。”杰弗里的耳语声传来。

没错，不过那里还是有些什么，而且这时它的一部分走出了阴影。她依然看不大清楚，但看起来像个单体。与王子的组件不同，那家伙的斗篷颜色很深。它也没有随王子走下阶梯。

拉芙娜瞥了杰弗里一眼，他对她微微耸肩。如果那个单体自始至终都在包厢里，王子应该很难集中注意力看表演才对。“也许是习惯差异？”他轻声说，“不然就是这位王子有什么怪癖。”

当王子穿过广场时，最后一个平民也退场了。看台上空无一人，不过，有些共生体还聚集在通向广场的街上，彼此尽量靠拢，勉强让自己和其他共生体不至于那么难受；另一些则透过面向广场的小窗子往下看。观众仍然相当多，只是气氛多少有些压抑，好像都在假装自己不存在一样。拉芙娜注意到，阿姆迪在暗中操纵照明设施，确保光圈随着王子穿过广场。希望这看上去是一种荣耀，但也提醒那个家伙：有一些天机是他道不破的。

纯洁王子的装束自然不是平民能比的。他的披风和夹克由几百条黄鼠狼皮缝制而成。拉芙娜在王国见过这种毛皮，不过，那只是用来制作绑腿和单体披风的。鞣制皮革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白色，爪族将其视为纯洁的象征。可是在人类看来，那只是一种暗淡而肮脏的深褐色罢了。

在王子走向前时，两个守卫共生体将阿姆迪和人类团团围住。阿姆迪只好紧贴在一起，但没有守卫接近杰弗里和拉芙娜。这是为那位独裁者保留的特权。纯洁王子走到离他们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因聚光灯的照射而明显地眯起了眼睛。这个生物是个五体，除了那个幼崽外，四个成年组件全都超重了。幼崽只在其他组件的尾巴后面露出圆溜溜的眼睛。四个成年组件坐了一会儿，脑袋上下晃动。拉芙娜觉得这是自大的微笑。和今晚的一些观众不同，王子不能完全克服对两腿人的不安，结果他只派自己的两个组件接近杰弗里和拉芙娜。这两个组件摩挲着人类的腿，品味了他们服装材料的味道，离开时还协力推了拉芙娜一把。杰弗里扶着她站住了。

阿姆迪发出了“嘿！”的和声。

王子咯咯地回应了一句。独裁者一开口，阿姆迪便开始同声翻译。他为王子选择的声音既谄媚又狡诈：“无意冒犯，马戏团老板。我必须说，这些摇摇晃晃的生物几乎无法靠自己的脚站稳。”王子派出的组件仍旧围着拉芙娜和杰弗里转，但刚好保持在一臂之外的位置上。

阿姆迪吹了口气，尽管身边有那些武装守卫，他还是表现出了义愤。他在用爪族语回答的同时也在做萨姆诺什克语的翻译：“我们是老老实实的表演者，先生。我们的表演难道不是让您有利可图的娱乐吗？”阿姆迪意味深长地看向王子的收费员，他们正在数着装进保险箱手推车的钱袋。

纯洁王子轻笑起来，阿姆迪没有把这种笑声翻译成人类能发出的声音。他还在说话，阿姆迪便继续翻译：“当然。我的子民喜欢表演的每一分钟，而且他们付钱大方。但你们占据着我的中心广场，而且还是好多个小时，全部交通都因此堵塞了。这是个贸易市镇，一心考虑马戏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无视这给那些生意人造成的损失。”

阿姆迪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一瞬间全然不顾及自己卓尔不凡的风度。王子仍在喋喋不休，阿姆迪的同声传译匆匆跟上：“所以便出现了附加费用的问题，你应该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吧。”

“嗯，或许我们可以贡献我们商定的报酬的一部分来弥补这些损失。”

“好，好！”经过阿姆迪转译的纯洁王子的声音变得更加狂妄。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阿姆迪尽情地嘲笑着这个恶霸，“好说好商量。这些法律毕竟——是我立的嘛。我们可以明天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明天？但我的大人，您应当记得，我们今晚的表演全都是为了支付我们的旅途补给品的，而且，我们明天天亮前就要动身。”

“哦，恐怕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太有价值了，我不能让你们趁着夜色溜走。”

阿姆迪一时犹豫不决。他该怎么办呢？里托开始在帐篷里面尖叫了。她的声音有别于共生体发出的那种集中式的刺耳音波，却比任何

人类的喊叫声还要响亮。她向前冲到皮绳绷紧，气势汹汹地高声大喝。那是在声援她的马戏团伙伴，要不就是在喊：“抓贼！”“抓住他们！”

阿姆迪四下张望。平民们开始从宽阔的街道回来，其中一些还相互冲撞，拼命争夺着雨篷和门廊下的空间。八个组件纷纷抬起脑袋，望向南方。阿姆迪的组件们分开来，入侵那两个守卫共生体的空间。片刻沉默之后，他脸上泛起心照不宣的微笑：“我给您看过我的安全通行信了，大人。”

纯洁王子不屑地哼了一声。如果他知道他们是逃犯，那份通行文件便毫无用处。

阿姆迪还在继续：“我也告诉过您，我有木女王王国的保护。今天之前，那个王国或许看上去很远，但想必您也听到了昨晚响彻您领地的声音，那便来自木女王的魔法飞行器。当我说到我们受到的保护时，您笑了。我暗示，她的飞艇可能会回来找我们，您也笑了。现在请重新考虑。”然后阿姆迪闭上嘴，好像他成功完成了一次令人震撼的表演。

实际上，纯洁王子并没有急着回答。他露出了几乎和阿姆迪一样的傲慢笑容。他的组件随后分散开来，占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一刻，他们俩看起来像是两个比赛行骗的骗子。然后拉芙娜发现，那两个共生体都望向夜空，与广场周围的共生体看着同一个方向。阿姆迪和纯洁王子是为了聆听才分开的。

拉芙娜和杰弗里转身像其他人一样抬头看去。黑夜降临已经一个小时了。阴云闭合，不见星辰。现在，即使是耳朵不灵光的人类，也能听到飞艇蒸汽发动机的声音。

天人在上，但愿不是内维尔。

阿姆迪和王子继续摆出骄傲的架势，咧嘴笑看对方。纯洁王子的守卫们扣紧了身上的铠甲，似乎并不像他们的老板那样自信。

滋——滋——滋——这声音类似今天早上的，只不过音量更低一些。“有两艘飞行器。”阿姆迪用小男孩的声音说。

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隐约出现。飞艇从南边的道路上空向他们滑翔而来，轻轻地降落在广场上。这里有大块空地供斯库鲁皮罗的飞艇降落，但里面的共生体仍然伸出杆子推着飞行器滑向空地一侧的边缘。八个组件——两个共生体——匆匆忙忙地跳了下来，嘴里咬着系泊缆绳。他们跑了一圈，将缆绳拴在了纯洁王子的英雄塑像上。

阿姆迪调整着灯光：多重光圈倾泻在飞艇的艇身上。他们面对着飞艇的正面，但拉芙娜看到的却是“纵横二号”的设计，融合了无数大陆世界的飞行器的优点，并针对爪族世界做了修改。

“它太小了，应该不是——”阿姆迪刚开口说话，就被王子的笑声打断了。一个单体沿着广场的边缘跑向飞艇。刹那间，拉芙娜还以为是里托逃了出来。但这个生物比里托大，而且穿着黑色披风。它来自王子的包厢。阿姆迪让一个光圈照向下方，跟着那个奔跑的生物，直到它消失在走下飞行器的共生体中。短暂的光照足够了，拉芙娜能够看到光滑的黑色斗篷反射出的金光。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布料会有这种光泽。这么说来，被盗的无线电斗篷并没有失落，而是——

落地后，飞艇发动机的轰鸣声逐渐平静下来，但另一种嗡嗡声在增强。她盯着南侧道路上空的黑影。第二架飞艇比第一架略大，圆形的机身几乎填满了建筑物之间的全部间隙。阿姆迪让灯光分散照向飞艇，展露出他们面前这个庞然大物的宽度。

螺旋牙线今早说他们上方的飞艇中没有人类成员，拉芙娜发现他的话很可能是正确的。内维尔那伙人很可能在两百公里开外，在飞船山上的新城堡里。恐怕木女王和任何可能来救他们的人也是如此。阿姆迪的灯洒下的光照亮了第二架飞艇上的图案——代表着世界的圆盘，周围被神明一样的十二体环绕。

与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对峙与纯洁王子本人预想的不一样。飞艇机组成员花了好久才固定好缆绳，因为王子的塑像比看起来要脆弱得多。裹着无线电斗篷的单体在地勤人员之间穿行。这个生物的行为不同于拉芙娜见过的任何单体。他既不像里托那样夸张地胡言乱语，也不像那个口才欠佳的残体一般沉默不语。他似乎在用合理的方式与共生体谈话。

第二艘飞艇终于放下了登陆梯，一个共生体——身形矮小的四体——出现了。他的每个组件都带着一对十字弩臂似的棍子。棍子金属质地，筒状，贴着背绑在组件身后，几乎与肩齐平。拉芙娜起初还觉得那武器的造型呆头呆脑，后来才意识到，那都是轻型枪械，与她 and 斯库鲁皮罗设计的火器非常相似。持枪共生体走向纯洁王子，披无线电斗篷的单体则与纯洁王子并肩而行。

共生体与单体在离王子几米处礼貌地站住。单体刚一开口，阿姆迪的同声传译随即在拉芙娜耳旁响起：“干得不错，我的好共生体。你们拖住了逃亡者，帮我们争取到不少时间。”

纯洁王子咯咯地发声回答，阿姆迪口气傲慢，翻译还像过去那么传神：“代价高昂啊，我的大人。我们可没少吃苦：让出大广场这么长时间，还要装出享受可怕演出的样子。为所有这些出乎意料的不快，您应该会有些额外的表示吧。”

拉芙娜瞪了阿姆迪一眼：“翻得太夸张了。”

“我发誓，”阿姆迪说，“纯洁王子真是这么说的。”

“哦，没错，纯洁王子就和这八体说的一样愚、愚蠢。”这声音听上去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但语带讥讽。是那个单体在说萨姆诺什克语。

阿姆迪身子一晃，所有组件都看向那个单体：“你是谁？”

这回，单体的声音变成了成年人类，而且有点耳熟：“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我的胖朋友。”

单体皮毛上的花纹被无线电斗篷遮住了大半，但不管怎么说，想通过单个组件来辨认共生体的身份本来就不容易。这个共生体的其他组件肯定也各自穿着斗篷，散布各处。但小女孩的声音是从哪儿学来的？

大概意识到无法理解这些对话，纯洁王子凝视着在场所有的人。他再次要求金钱补偿，只不过这次更加委婉。穿无线电斗篷的单体笑着，朝已经装满硬币的几辆推车努了努鼻子。

面对这种羞辱，纯洁王子瞬间暴怒，他霍然起身，深褐色斗篷在他身后飞舞起来。广场周围的士兵见势，迅即拈弓搭箭。又有两名持枪共生体走下飞艇，这批地方恶霸便立刻偃旗息鼓了。他们显然见识过火器的威力。纯洁王子的目光扫过守卫和人群，他慢慢冷静下来，迈动高贵而僵硬的步子离开了广场。无疑，他会在未来说起今夜的故事，但只会在很久之后。等到那时，与他的说法相左的事实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他的手下从广场上拖走战利品，人群散去，但拉芙娜还是能看到许多平民躲在阴影中，害怕但又好奇地观望着。

大掌柜的手下把杰弗里、阿姆迪和拉芙娜留在了广场中心，身穿无线电斗篷的单体指挥着部下搜查大帐篷和马戏团篷车。他们拿走了提灯和所有发光体，就连远在广场另一端的那些也没有放过。然后，他们用颚斧砍向那辆华丽的马戏团篷车。拉芙娜心想：真奇怪，直到这些浅色木材和磨烂了的金银丝织品被切碎，我才觉出它们的美丽。身穿无线电斗篷的单体对民间艺术漠不关心，却非常谨慎地指挥行动，显然以为车里还有别的魔法玩具。结果，他们只搜出了地图。

这时里托也被人从大帐篷里放了出来。她绕着篷车残骸徘徊，看上去有些困惑，甚至有些伤感，但很快便开始为挥斧砍斫的共生体出谋划策。当对方确认她的饶舌毫无价值之后，穿无线电斗篷的单体把她带到了一边。简短交谈之后，里托高叫一声，跳着舞穿过广场，奔向印有大掌柜标志的飞艇。她跑过广场中央，比平时叫唤得更厉害。她躲进阿姆迪的个人空间，颤声询问。阿姆迪龇着牙向她扑去。

广场另一边，无线电斗篷单体不知在下达什么命令。里托退开，像狗一样扬起头望着阿姆迪，继而扭身朝飞艇跑去。

“阿姆迪，里托说了什么？”

阿姆迪聚拢成防御姿态，恶狠狠地瞪着里托离去的方向。“我现在不想讨论。”他说。

包括地图在内的各种小玩意儿都被装上了印有大掌柜标志的飞艇。无线电斗篷单体走向广场中心，身后跟着螺旋牙线和一名持枪共生体。螺旋牙线在抱怨着什么，不时蹦出几段意为“理解忠诚”的和声。单体没有理会那个残体，他看了两个人类一眼，用先前的成年人类声音说：“如此远距离的追踪，总算有了完美的结局。走吧。”他开始向第一艘飞艇走去，然后翘起了一下，转身用小女孩的声音说，“更正。带人类上大掌柜的飞艇……呀呀，咔咔，咯咯——”他开始向持枪的共生体下达指令。

一名持枪共生体驱赶拉芙娜和杰弗里穿过广场，而另一名拦住想要同行的阿姆迪和螺旋牙线。那个单体转向阿姆迪说：“你不行，胖朋友，你去我的飞艇。”

杰弗里转身：“等一下！我们得待在一起，不然——”他泰山压顶般逼近单体。那生物踉跄着后退，一屁股坐在鹅卵石上。持枪共生体的一个组件移动肩膀，双筒枪管向前滑去，直至枪口消声器越过头顶。另一个成员走到那个组件身后，将枪口对准杰弗里。拉芙娜发现，持枪共生体的其他组件正盯着她。

单体尴尬地站了起来，可那个成年人类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我想，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你们不能待在一起。胖子和残体跟着我。”

杰弗里瞟了一眼对准自己的双筒枪管，攥紧了拳头。

阿姆迪过来将他的朋友围在中间，终止了这场对峙。“没办法，杰弗里。求你了。我不会有事的。”但拉芙娜发现阿姆迪在颤抖。

那个单体咯咯一笑，想说点什么，但只是切换成小女孩的声音说：“别害……害怕。你们会喜欢我和我的飞艇的。”

杰弗里松开拳头退后，由愤怒转为惊奇。他指着那个单体说：“这个……东西谁都不是。它只是个通信网络！”

阿姆迪点点头：“这么用无线电斗篷真是暴殄天物。真想不到他们会如此——”

“够了！”单体说。枪手们推搡着俘虏，带领他们走向各自的空中牢房。

飞艇底部，空气中充斥着燃油的气味，闻起来和斯库鲁皮罗的调和机油并无二致。但大掌柜的飞艇并非纯粹的工艺剽窃：登船舷梯宽敞到足以容下整个共生体，比斯库鲁皮罗的设计奢侈多了。我看他们未必知道如何稳定浮升气囊中的氢气吧。

登梯中途，拉芙娜回望广场。纯洁王子早已无影无踪，可她仍能看到农夫和城镇居民躲在阴影中向外张望。我们今晚真是演了出大戏啊。这个念头在她的头脑里一闪而过。对面另一艘飞艇旁无线电斗篷单体依然留在地面上，螺旋牙线和阿姆迪的多数组件已经上了船。阿姆迪的两个组件回头望向他们这边，发出鸟鸣似的鼓励声。

杰弗里停下，低头向对面望去。越过船体底部的弧线，他朝阿姆迪挥手致意。然后，拉芙娜身旁的共生体晃晃枪筒，示意杰弗里继续登梯，拉芙娜紧跟在后面。接近船尾的地方，蒸汽感应式发动机不断加速，发出嗡鸣。

大掌柜的飞艇是爪族的想象力与“纵横二号”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客舱大致分成两层，内部装潢为恢宏的东海岸风格。主通道的墙体表面铺着经过抛光的软木层（对听力好），搭配带有隔音被的岔路，大大减弱共生体擦肩而过时出现的精神不适。天花板高一百三十厘米，对于共生体来说，这点空间就已足够，但人类却站不直身子。

“我说，不知内维尔来访时会怎么想？”杰弗里说。好吧，说句公道话，这两名人类的牢房恐怕是间特等舱。从门到飞艇外壁大约有两米的距离，墙上铺了厚厚的隔音材料。如果让两个共生体分站在墙壁两侧，相距只有几厘米，估计他们也不会感到不适。

“我猜，内维尔的盟友对他的尊重，就和他对爪族的尊重一样多。”拉芙娜说。

飞艇上装有一对十五厘米宽的舷窗，这样的间隔能够保证共生体拥有良好的平行视野。飞艇转了弯，月光洒进船舱。“角落里有个金属盖。”她掀开盖子，传出一缕淡淡的厕所气味，发动机的噪声也变大了。拉芙娜笑了：“自带卫生间的特等舱。”如果不考虑生活在航线下方的地面生物，大掌柜这座空中宫殿的卫生设备倒也算便利。

杰弗里爬向船体内壁，透过一个舷窗向外看。月光下，他的脸看起来有些苍白，神情黯淡。“我们似乎正在向南飞，我看不到另一艘飞艇。”他又张望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有！”杰弗里离开舷窗，压低声音继续说，“我好担心阿姆迪。”

“我看不至于，杰弗里。大掌柜对我们似乎还算客气。”如此乐观的说法缺乏说服力，拉芙娜自己也似乎没什么自信。

杰弗里摇摇头：“只是暂时罢了。有两个共生体通过无线电斗篷说过话，带走阿姆迪的那个听起来就像‘粉红象’教学程序的声音。我敢说那家伙是维恩戴西欧斯。”

拉芙娜点点头：“另外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就是大掌柜本人。那个怪物也太明目张胆了，竟敢用一个受害者的声音说话。”

通常，爪族喜欢选取第一位语言教师的声音作为他们常用的人类语音，但那个小女孩的声音惊恐刺耳，几乎难以辨认。要折磨一个人多久，才能学会那个人的语言呢？“格丽·拉特比。”拉芙娜轻轻地说。

最终，各种猜测和徒劳无益的策划都淹没在蒙眬而不安的睡意中。杰弗里在船舱的垫子上辗转反侧。他和拉芙娜当然都无法在这种狭小的空间内站直身子，好在平躺下来，拉芙娜能稍微舒展一下手脚。杰弗里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即使把腿支在马桶盖上，也不得不蜷着身子。

飞艇的发动机一直嗡嗡作响，地板和墙壁也同步振动。即便如此，他们终于还是睡着了。

晨曦灿烂得不可思议。拉芙娜醒来后陷入恍惚。她在哪里？为什么会看到阳光照在刺绣枕头上？她听到了发动机的嗡嗡声。她茫然四顾：杰弗里躺在狭小船舱的另一头，静静地看着她。阳光透过两扇舷窗射入，“枕头”其实是房间的吸音被，柔软的面料上装饰着优雅的风景图案……还有，不知怎的，她一个人占据了地板的大部分空间。

“哎呀，对不起。”她说向自己这边挪了挪身子，“我不是故意挤得你没地方的。”

杰弗里只是耸了耸肩，顺势上前爬到舷窗边。过了一会儿他说：“下面全是云，但我们还是在往南飞。那些说大掌柜的总部设在东海岸的都见鬼去吧，我想——”

他被主过道里轮子滚动的声音打断。之后门闩拉开了，房门却还关着。走廊里的爪族礼貌地敲敲门，发出一段和声。拉芙娜听出对方在请求入内。

杰弗里以膝盖为支点转动身体，爬到门边拉开了门。外面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四体，组件全都披着显然是制服的蓝色披风。这个生物警惕地后退一步，然后——或许是因为杰弗里的眼睛和他等高，要不就是他鼓足了勇气——其中两个组件端着一盘食物走上前来。“二十三分钟。二十三分钟，够吗？”这话是以格丽·拉特比的声音说出的，但听上去像是背书一样。眼前的共生体看上去不像是个爱折磨人的生物。

食物盛在软松木碗里，有蔬菜和豆腐汤，就是稍微煮过头了。拉芙娜猜测，精心准备这些食物的应该是对人类饮食有所了解的共生体。食物的味道真好。这感觉真奇妙，明明落入了大掌柜手中，她反而比遭绑架后的任何时候吃得都好。她只顾着享用早餐，一抬头，发现杰弗里已经吃完了，正专注地看着她。他刚才对她说了什么吗？

“嗯，你觉得二十三分钟后会发生什么？”拉芙娜问。他们要把我们带去审问，还是只是来收脏盘子？

“不知道。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看看外面吧。”他又回到舷窗边。拉芙娜吃完了剩下的早餐，然后来到另一扇舷窗旁。阳光已经

照射不到她的脸了。她现在能看到无尽的云层上方的晴朗天空，雷暴在地平线上涌现。窗玻璃有些变形，看不清太多细节，这是大掌柜仿造“纵横二号”时出现的另一个纰漏。

发动机的噪声陡然增大，她感到一股寒风。

“杰弗里！”他居然设法打开了舷窗！她这才注意到暴露在外的金属钩与铰链。

“嘿，低科技有低科技的好处。”他说。

“嗯……”当然了，这应该没什么危险。他们离地未超过三千米，飞艇的飞行速度也不过每秒几十米。她试了试另一扇舷窗，用力将玻璃向内扳。发动机声变成不绝于耳的怒吼，刺骨的寒风打着旋儿，在舱室内横冲直撞。但视野也顿时清晰了。她看进云里，一切细节尽收眼底。

杰弗里努力眺向低处：“我想他们正在把我们带往热带群落！”

拉芙娜的思绪霎时飞到了比实际的窗户远得多的地方。如此说来，内维尔暗中勾结了王国的每一股敌对势力，在这之中为首的又是谁呢？

“哇！”杰弗里的声音被风噎住了，拉芙娜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景色。雷暴云砧离他们更近了，砧状云爬升到他们的视线之外，有如黑夜中光的迷宫。乘坐行脚驾驶的反重力飞艇时，拉芙娜曾在更近的地方观看过这番景致。行脚非常喜欢正面冲进大风暴的垂直气流中去。

发动机的音调变了。飞艇转向，驶离雷暴云砧，同时开始下降。没多久，云盖变成雾，盘旋向上，朝他们冲来。气流随之增强。

“真希望这些家伙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拉芙娜说。

“或许那位说的‘二十三分钟’指的就是这个。”

是啊，有礼貌的预警。

云团密不透光，将他们层层包围。他们全速航行了数分钟。但似乎还在下降？云团已经涌入舱内。她感到潮气在脸和睫毛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飞艇外的闪电划出蓝色的电弧，在浓稠的雨雾中扩散。艇身倾斜，雷声轰鸣。早餐碗盘的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

闪电逐渐减弱，几分钟后，飞艇从云层底部冲了出来。虽然下方还有不少乌云，但它们都只是这片灰蓝色深渊中零散的飘浮物而已。雨水持续拍打着飞艇外壁。经过刚才的转弯与下降之后，另一艘飞艇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它一路尾随，或许就在一公里开外，但除了被远处的电光勾勒出轮廓的瞬间，它几乎不见踪影。一段时间内杰弗里沉默无语，只是凝望着另一艘飞艇。

几个小时后，雷电更为遥远，但飞艇不再像以前那般平稳。它如同大洋波涛中的一只小船，只不过它的运动更加变幻莫测。

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守在舷窗边，窗外的景色先从树林过渡到原始森林，而后是沼泽。飞艇飞得这么低，他们可以在雨小的时候看到树梢上的花朵与沼泽地中的水鸟。这里与昔日尼乔拉星的赤道环境十分相似，那时，公主们奋力抗击剥削和传染病，后者杀死了她们最后的子民。她瞟了一眼杰弗里，那段历史与这里格格不入。

杰弗里似乎没发现她在看他。他凝视着大地，从未如此专注：“我还是不明白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如此深入南方，马上就到共生体无法生存的地方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飞越河流时，我能看到树下面的一点东西。那是热带爪族的聚居地，至少我认为是。等到这些聚居地开始连成片，共生体便很难维持正常思维了。看下面，那片林子周围。那块斑驳的阴影，我想那是漂浮的棚屋。”

“……是的。”她能看见河岸的结构变化，也能看到不时出现的多边形物体，那些应该真的是建筑。不到一小时，他们已经飞过了林间空地的好几个聚居点。此时，天色渐晚，聚居地连成一片，森林被植被、沼泽和人为建筑的交错景象所取代。

那个四体再次出现时已是黑夜，舱内一片黑暗。房间里有一盏罩灯，但似乎不能用。除了送饭，那位乘务员还为他们示范了如何点灯。他是个快活的四体，完全不像一般概念里的那种狱卒。

晚餐后雨势渐小，气温持续升高。他们熄了灯，回到舷窗旁。闪电没有了，也没有星星或者月光。下方似乎不时有营火闪烁。从舷窗进来的空气混杂着秽物与污水的气味。

“我们在下降，”杰弗里说，“我们会降落到那片区域的正中央。”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雨势渐强，风声渐响，他们也进入了梦乡。

随着咔啦一声，门闩被拉开了。有谁在挠舱门。拉芙娜努力想要完全清醒过来。她有些困惑：按理说那位乘务员四体会礼貌地敲门，然后唱起和声唤醒他们才对。

杰弗里用胳膊肘撑起上身。“会是谁——”他压低声音问。

“或许我们终于着陆了？”拉芙娜意识到自己也在耳语。其实没有意义，门外的任何爪族都能听清他们的对话。

挠门声仍在继续。

她比画了一个警示的手势，但杰弗里已经爬到门边，打开了门。外面走廊里亮着一盏汽灯。能看到两个组件的轮廓，其中一个把鼻子探进房间，然后扭动身子从杰弗里身边经过。

天人在上，是里托！她比拉芙娜印象中的任何时候都安静。单体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看向屋外的——共生体？——并做了个手势。

不是共生体，是无线电先生的一部分。就着灯光，拉芙娜不时能看到斗篷上的反光。那生物犹豫着，或许是在与远处的雇主交流。然后，它从里托身边挤了进来，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显然，它不太擅长回声定位，每次碰到人类的腿都害怕地往后一缩。不过没被占领的地面空间实在不多，最后它只好靠墙蜷缩着。

里托虚掩上门，然后爬上拉芙娜的小腿，把她的头按到靠近门缝的地方，好像要让拉芙娜听走廊里的声音。走廊透进的灯光使拉芙娜能够看清周遭情况，但对于爪族而言，房间里一片昏暗。无线电单体看上去非常紧张。至于里托，或许她被吓得不敢出声，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噤声是因为野兽特有的精明。

片刻之后，杰弗里冷冷地——但轻轻地——问：“好吧，谁在那边？”

无线电单体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似乎放松了一些。“杰弗里，只有你和拉芙娜在？”那耳语几乎只剩气息的声音……是阿姆迪。

杰弗里压低声音惊呼：“阿姆迪！你没事吧？你怎么——”

“嘘，嘘！小点声。如果你被发现，下场会和我现在一样糟。但我很好，特别是此时此刻，能跟你对话真好。我们的好运部分源于维恩戴西欧斯身体欠佳，是某种呕吐病毒，所以你才一直没见到他本人。他还是那么趾高气扬，不过他一半的组件都在狂吐不止。不管怎么说，我的两个组件被扣在了乌特的休息室里。乌特和伊尔是这条船上无线电先生的组件。你们那条船上的是泽克。总之，我们把门弄开了一条缝，我其余的组件还在隔壁。这个声道刚好够我正常思考。”

杰弗里一时没说什么，似乎因事情的转折而震惊。

房间另一头的里托轻轻地咯咯着。那不是示警，而是她平时的那种责备，只是换了声调而已。阿姆迪听上去有些无奈：“那个里托，她就连帮忙时也很烦。”然后他继续说，“我们必须试着谈谈，杰弗里。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我们才能早做打算。”拉芙娜觉得，这几句断言听上去带有匆忙询问的意思。

杰弗里当然也听出来了。他的声音带着宽慰：“没关系，阿姆迪。你是怎么找到通话方法的？无线电斗篷先生是谁——或者说，什么东西？”

“乌特泽克菲尔弗佛塔里伊尔是维恩戴西欧斯创造出来的，但大掌柜不知道这件事。维恩戴西欧斯以为，只要他控制了无线电先生的网络，所有人都将成为他的傀儡。”

拉芙娜怀疑地看着泽克：“结果又在哪里出了问题？”

泽克口中传来阿姆迪小男孩似的笑声：“你说呢？就是维恩戴西欧斯自己。他很精明，不过，他也是木女王的后代当中最疯狂、最下作的一个。而且，他的组件到现在还全是男性。”

“到现在还是？”杰弗里说，“按照这种组成，换作别的共生体早就在多年前自取灭亡了。这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奇迹，也是其他一切人的灾难。”

“倒也未必，”阿姆迪说，“就连他的手下都憎恶他。不管怎么说，维恩戴西欧斯没有老剃刀那么精明，比起我来更是天差地远。”阿姆迪的声音自信满满，“还不到一天，我就发现了借助维恩戴西欧斯听不到的通道进行交流的方法，我就用这种方法在他眼皮子底下联系了乌特。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在乌特休班期间盗出了他的斗篷。当然，当时维恩戴西欧斯的大部分组件都在呕吐，这一点也帮了不少忙。”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维恩戴西欧斯已经知道螺旋牙线是谁了，他知道真相后欣喜若狂。可怜的螺旋牙线。哦，杰弗里——”他不复自信，说话间呜咽了起来，“哦，杰弗里，这跟我在马戏团的表演可不一样。”哭声戛然而止，他继续说，“我……我必须这么做。我尽力，我保证。”

杰弗里正要宽解他，另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我会帮你的。”

“谁在说话？”拉芙娜问。一瞬间无人应答，时间长到足以感觉到彼此的呼吸和体热。

“我敢肯定刚才那是乌特泽克菲尔弗佛塔里伊尔的某个部分，”阿姆迪说，“他的组件全都痛恨维恩戴西欧斯。”

“我还认为无线电先生只是通信线路而已呢，他可以聪明到什么地步？”

阿姆迪说：“作为线路或者铃声或者绕线，他就和你想象的一样迟钝，只为维恩戴西欧斯服务。但我觉得，如果把所有组件聚在一起，他能比大多数共生体都聪明。但自从维恩戴西欧斯的狗舍管理员第一次把他们组合起来之后，他们还没有多少机会凑到一起。”

杰弗里更仔细地看了看泽克：“但即使只有部分组件相连，他也足够聪明了，能说不少萨姆诺什克语。还是说他和里托一样，只是在胡言乱语？”

阿姆迪嗤之以鼻（通过泽克的鼻子）：“他比那个白痴单体聪明多了。实际上，连维恩戴西欧斯自己都不知道的是，无线电先生的大部分组件有时可以通过无线电相互交流。现在，他只有三个组件在这两艘飞艇上，还不足以让他变得很聪明。但如果大气条件允许，他就能联络其他组件，变成基本完整的共生体。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到目前为止，无线电先生还没有对任何利用他的共生体透露过这个秘密。”

“嗯，”拉芙娜说，“不知他能否胜任‘伪装公主’这个角色。”

“啥？”阿姆迪与杰弗里异口同声地说。过了一会儿，里托模仿他们，提出了她自己的质疑。

“抱歉。”她违反了自己给自己立下的不提公主时代的规矩，“斯特劳姆人称之为‘中间人’攻击。”

“哦，没错，”阿姆迪说，“这我也想过。问题是，维恩戴西欧斯设置过无线电先生的全部组件，使他们必须遵守特定的转发协议，往好了说就是，无线电先生的智慧变化无常。他有时聪明到可以串通起来说谎，但其他时候则会穿帮。”

杰弗里点点头：“哪怕他只穿帮一次，我们也全玩完了。”

“对。”

泽克自己的声音盖过了阿姆迪：“而且，就算调集了全体组件，我也不太善于作为整体去思考。”

阿姆迪的声音：“他的整个生命备受折磨，但如果有朝一日他能恢复完整，连我都会嫉妒他的。那才是我们将无线电发扬光大的未来！而我还从来没有用过无线电斗篷呢！”

拉芙娜笑了。阿姆迪从未放弃得到他自己的无线电斗篷的想法。即便是在恐怖地狱的边缘，这种懊恼竟也能分散掉他的注意力。“阿姆迪，等我们逃了出去，我保证一定给你弄到属于你自己的斗篷。你，你们所有人，已经在这里创造了奇迹。”甚至包括里托。

“没错，”杰弗里连连点头，“我们还能再见吗，阿姆迪？平安见面？”

“我会想出办法的。我们这次说得够久了。最后一件事。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都很可怕，但他们很不同，在很多事情上，维恩戴西欧斯都对大掌柜说了谎。他不想让你们和大掌柜谈话。近期最大的危险就是，维恩戴西欧斯可能会刺杀你们。要不是没法瞒过大掌柜的耳目，他早在‘黑心王子’的领地就杀掉你们了。你们被安排进大掌柜的飞艇，对此他非常生气。”

事情应该也有光明的一面吧。“有可能把大掌柜争取到我们的阵营来吗？”拉芙娜问。

阿姆迪在短暂的沉默后回答：“有可能。但要知道，大掌柜非常非常厌恶人类，尤其是某人。”

拉芙娜想到了大掌柜对小格丽的所作所为。如果他对次要的敌人也如此残酷，那——

“谁是他的头号敌人？”杰弗里问。

“约翰娜。”

“什么？！”

“为什么？”

“我不知道！”阿姆迪口气凄婉悲伤，“约翰娜一直是王国中最受爪族爱戴的人类。拉芙娜，对不起，你知道约翰娜为那些老兵做过什么。第二受欢迎的肯定就是你了！”

“啊，谢谢。”她瞥了一眼杰弗里，“我们得弄清是怎么回事。”

“但别丢了性命。”这可能是无线电先生的话，但不管是谁说的，这话点出了关键。

“是的，”阿姆迪说，“现在我们得下线了，我……”

阿姆迪似乎在犹豫，然后泽克尖叫了一声瘫倒在拉芙娜的身旁。里托轻声对他叫着，但他还是没有反应。

杰弗里弯腰用额头蹭了蹭泽克，很像共生体试图叫醒受伤组件时的动作。拉芙娜也不知道人类做这种动作是否有效，但没过多久，泽克便挣扎着靠在了墙壁上。他摇晃着，仍旧迷迷糊糊的。

“一定是因为联络中断得太快了。”杰弗里说。

拉芙娜没听到走廊里传来任何警报。没有无线电，他们在这里的行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被察觉。“阿姆迪那边没问题吧？”她说。

杰弗里点点头：“但我们得设法把这两个家伙送回他们该在的地方。”他对泽克说了些什么，听起来好像同时发出的嗡嗡声和口哨声，但声调不同。拉芙娜一直不明白某些人类孩子是怎么学会这种沟通方式的。泽克摇头表示不解。在学习爪族语方面，杰弗里或许是仅次于约翰娜的第二人，但共生体需要经过练习才能理解人类说的爪族语。“好吧，”杰弗里现在用萨姆诺什克语问，“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能听到。”

“能听到阿姆迪吗？”

“听不到。”

“他说话很有条理，”拉芙娜说，“他可能还与其他几个组件有联系。”

杰弗里点点头：“现在就你一个？”

泽克再次因为不理解而摇头。

杰弗里瞥了里托一眼：“他们俩要是一起走，或许能回到他们来之前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撞上哪个难缠的家伙的话。”

“他们来的时候没遇到问题。”拉芙娜说。

“是啊，但当时无线电先生还保有大部分理智，而且阿姆迪也一起行动。”他顿了一下，“好吧，如果泽克现在几乎等同于单体，那或许有一招可以奏效。毕竟里托是个不顾一切的单体，而无线电先生是个组件间联系松散的共生体。”杰弗里轻轻拍了拍泽克的肩膀，然后把手伸到他的斗篷下面，掀开了盖住泽克肩部震膜的那部分。

泽克发出一声呼哨，身子往后一缩。针尖般的利齿距离杰弗里的脸只有几厘米。

“别担心。”杰弗里温和冷静地说出这几个字，但这是说给谁听的？“如果这和剃刀的斗篷差不多，那么泽克的震膜周围肯定也都是痛点。我只需动作轻缓就行了，但泽克也必须信任我。”他掀起泽克身体左侧的斗篷。泽克颤抖着，却没有咬他。

杰弗里把斗篷的左半边卷到泽克的背上。“你确实联系不上其他组件了吧，老兄？”他看着拉芙娜，“这是死马当活马医，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招招手让里托过来。那个单体犹豫片刻，可能是想最后再仔细听听走廊里的动静，然后她来到杰弗里身边。里托的视线落在泽克身上，脑袋不安地前后晃动。杰弗里挪开让出地方，然后拉了拉那两个单体，示意他们靠近点。现在，他们几乎都坐在了拉芙娜身上。

里托发出一个爪族表达厌恶的声音，随后又咯咯叫着抱怨起来。既然泽克已经失去了斗篷的遮盖，那他的思想声应该出奇响亮，足以影响邻近的任何爪族。现在双方离得这么近，想必正处于“或战斗，或逃跑，或融合”的胶着状态。通常，“融合”的可能性远低于另外两种。即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们俩也表现得好像初入社会的少女面对性变态一样。

“啊，少说废话！”人类的语言从两个爪族之间传出。

“同步了！”杰弗里惊喜不已，“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得很。”他听起来与其说害怕，不如说不耐烦。里托加泽克的组合大概比他们单独任何一个都聪明，不过他们搭在一起似乎不大开心。

杰弗里说：“你和你那些组件都失去联系了，对吧？”

“只剩下了刺耳的噪声，无线电信号全没了。”

拉芙娜说：“泽克里托？你能回到你的机舱里去吗？”

对方的回答是困惑地摇摇头。

杰弗里换了个说法：“回去？安全地、悄悄地？”

双体的两个组件对望一眼：“好。试试看。”为了方便里托接收泽克暴露在外的身体一侧发出的思想声，两个组件灵巧地交换位置，从杰弗里和拉芙娜的身上爬了过去。里托低头拉开房门，转眼间已经进入走廊。她始终侧着身体，以便与泽克保持思想交流。

泽克跟了出去，但斗篷却挂在了门上。杰弗里帮忙扫清障碍，引导他出了门。杰弗里探头出去，挡住了拉芙娜的视线。她听到有人轻声说了句“再见”。

杰弗里目送他们离开，几秒钟后关上舱门，将门闩复位。他摇了摇头：“天人啊，他们看上去就像从酒吧出来、晃晃荡荡回家的塔米和维尔姆。”

他躺下，沉默一会儿说：“你知道，那斗篷可能只是没电了——斯库鲁皮罗的无线电经常会出这类问题。如果太久照不到阳光，信号就会突然消失，既没有错误提示，也不会显示比特率异常。”

“对，”拉芙娜说，“我敢说，这些斗篷就要寿终正寝了。”她又考虑了一下，想为这种表面上的全盘失灵现象找些说得过去的解释。这确实是有可能的。

过了一会儿，杰弗里说：“唉。阿姆迪，你没必要逞英雄的。”

第二天早上，来到门前的是友好的四体，不是那个持枪的共生体。“阿姆迪肯定也没事，杰弗里。”拉芙娜说。相信这一点吧。

飞艇的巡航高度低于以往，但云层的遮蔽不再那般严密。一片略带绿色的暗色天空正下着雨，条条阳光斜穿云霭，折射出几道彩虹。

天空下的这座城市一眼望不到边。布局杂乱无章，由此你可以看出这是贫民窟。但现在拉芙娜能感觉到这片风景中隐藏的另一面：如果不理会贫民窟的组成部分——垃圾，这个地方是在寻求美好的，它想凭借真菌与森林的交融成为一座大城市，甚至它的细节也不全令人厌恶。她能嗅到炊烟，食物的香气几乎掩盖了空气中飘荡的污水气味。

“天人啊。看，拉芙娜，爪族聚集！”

大部分街道都被建筑物簇拥，可她看到的……是广场？多数广场直径仅有五六米方圆，但它们偶尔会连接成更大的空间。她看见远处面积约有一公顷的开阔空间，石头路面。到处都是爪族——房顶上，街道上，石头空地上。无数爪族如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这里肯定不会有共生体。

“十年前，这里还不是这样，”拉芙娜说，“‘纵横二号’在接近爪族世界时拍过照片。”热带地区的资料只储存在完整的磁盘影像里，当时森林上空的云盖只有几道缝隙，但——“当初可不似这般拥挤，而且，嗯，当时看上去更简单些。”她又继续观察了一阵，疑惑不解。这里的群落本身不可能具有超级智能。在这方面，它们甚至连支持广域认知的交流技术都没有，思想声需要好几分钟才能渗透这一整座大城市。但那里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团体活动。热带爪族分布得疏密不一，它们不只聚集在成堆的腐烂植物——不少较小的广场上遍地都是——周围。在某些地方的地面，群落成员会彼此保持好几米的距离。它们不像是在如此空旷的区域进行协同思考，因为它们中没有聚

合的共生体。这简直就像是……拉芙娜注视着—块空白区域，直到飞艇飞过。啊！“看到那些空地了吗？它们在动。”

“什么？”

“你看——”因为他俩各在一扇窗户边，她没办法指给他看。
“看下面那条街道。”她指的只能是那条向远方蜿蜒延伸、大部分被建筑遮挡的道路。

“对了……好吧，我看见有几个地方相对稀疏。”两人观察了有一会儿。“是的，”他最后说，“那些爪族正在不那么拥挤的区域缓慢地向前移动。哈。我想你应该在前科技时代的城市里见过这种情况。它们难道有专门的警务人员整顿交通吗？”

“我看不是交通管制。群落稀疏的区域也会缩小、扩大。看那座广场。”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几乎完美证实了拉芙娜的说法。一群分布稀疏的爪族从一条支路移过来。广场和主街上的爪族稍微靠向道路两边，拥挤路况略微得到缓解。可是，当它们重新回到街道中央，道路立即变回原来那般拥挤。这个热带群落就如此反复地沿着支路一直向前。

“是啊，”杰弗里缓缓地说，声音中带着惊讶，“这是贯穿城市的密度波，我们只能在街道和广场上见到。”

“好像这些爪族都在随着音乐摇摆。”真是一出大合唱。

飞艇做了一次缓慢的长距离转弯，他们的观察视角也随之改变。现在，离他们最近的陆地藏在低矮的云层下，一道道阳光依然在远方闪耀，照在拉芙娜在爪族世界见过的最大的建筑上。“天人啊，”她轻声说，“任何摄影作品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他们离得太远，无法看清细节，不过可以看出主建筑是四面体，边缘因坍塌而不规则，但总的来说，这座金字塔线条完美，即使在薄雾当中，表面也闪耀着金色的光泽。庞大的金字塔底座是一系列次级金字塔，每一座都很可能大于新城堡，而它们脚下是更小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越来越小，拉芙娜一直望下去，一直到目力的极限。

他们的飞艇再次转弯。金字塔淡出视野。“另一艘飞艇在那边。”杰弗里说。那架飞艇比他们低得多，正在降入下方的云盖。它像鱼跃入大海的泡沫那样在云层间穿梭，然后消失在云间。不久后他们进入了云层，穿过之后，迎接他们的是牛毛细雨中的灰色清晨。地表不再有混乱的贫民窟和雄伟的金字塔。她瞥见了与东海岸皇家宫殿非常相似的塔尖与圆顶。我敢打赌，那里就是维恩戴西欧斯、大掌柜称王称霸的地方。在另一艘飞艇的正前方，地表开阔，平坦得如同桌面。任何一颗与地球相像的行星上的低科技居民都能认出那是机场，虽然泄洪道和几座大水塘影响了机场的外貌。

机场尽头，五座建筑物赫然矗立。与金字塔相比，它们自然相当渺小。可实际上，每座都大得足以容纳一艘飞艇。其中两座建筑的双扇弧形门已经开启。

维恩戴西欧斯站在他的飞艇的着陆塔边，看着地勤人员泊好大掌柜的飞艇。

我恨透了热带！每次回到这里，他都不禁抱怨。从他能记事起，酷热与潮湿就是他最厌恶的，与此相比，今天早晨的微雨都勉强算是享受了！这里有寄生虫、肠道虫和食肉虫，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据数据机说，疾病都是那些微生物食肉者造成的。他过去从不呕吐，现在却频繁发作。早年在这里居住时，维恩戴西欧斯因病失去了两个组件。找到合适的替代品是不小的挑战，尽管他有无数原材料可供挑选。

然而……维恩戴西欧斯的部分组件凝视着左边那幢大掌柜为他修建的宏伟宫殿。在北方，木女王颁布了对他的死刑判决，维恩戴西欧斯在那里可不敢住如此豪华的场所。由于维恩戴西欧斯自身有两个组件是热带爪族，所以他偶尔也会一反常态地喜欢这里。维恩戴西欧斯曾在数据机中读到过自然选择的资料。这种观念古雅而直接，但用在自己身上一点也不好玩！假如胜利迟迟未能到来，他有可能愿意留在这鬼地方，不回北方。意识到这一点让他惊骇不已。

他要同时忍受气候和大掌柜。无线电先生的当地组件就站在几米开外，充当他与大掌柜的联络纽带。看起来乌特比维恩戴西欧斯更凄惨。一部分原因是这个生物必须穿着沉重的消声斗篷；另外一部分原

因则是乌特眼中的恐惧。乌特受到的训练就是要畏惧、服从与保守秘密。这些课程必须暗中传授，让维恩戴西欧斯核心成员外的手下毫不知情。昨夜之后，这家伙有更多理由恐惧了。这个畜生摆弄客舱钥匙是想干什么？守卫说他没穿斗篷，所以不管他去哪里，都必定处于毫无思考能力的状态，而且活动区域仅限定在船内。这是乌特免受终极惩罚的唯一代价。大掌柜不能容忍任何出轨行为再发生了。

乌特满怀惧怕地靠近，转达的却是大掌柜本人自信而苛求的声音：“回想一下吧，维恩戴西欧斯。我要的是把两个两腿人都带给我。此外，还有瑞玛斯里托菲尔的残体。”

毫无疑问，大掌柜正悠闲地享受着他宫殿中的舒适。那个死肥猪的信念是“活着便要享受”，说白了，就是脏活累活都丢给维恩戴西欧斯一个人。即便如此，维恩戴西欧斯八年的鞠躬尽瘁也没能让他更容易地讨好这头蠢猪。表面上，他还是恭敬地回答：“我明白，先生。他们的飞艇刚刚泊好。”

“那两个共生体怎么样了？”

维恩戴西欧斯早就料到他会问这个。如果应对得当，他就不必送走他们。“他们是忠于人类的蠢货，但我会祛除人类施加给他们的影响的。”

乌特转达了一声叹息：“跟那些两腿人混久了常有这种结果。真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办到的。”

“他们的科技是他们压倒性的优势，先生。”

“当然。但科技终究无法保护他们免于落入我的手中。”

维恩戴西欧斯做了个鬼脸。不等谈话超过一分钟，大掌柜的自大本性就暴露无遗了。正是因为这样，他容易操纵。“您的时代即将来临，先生。我看到飞艇的舱门打开了。我会派一辆篷车把人类直接送到您面前。”

谢天谢地，大掌柜没有兴趣继续谈话。也就是说，不必继续奴颜婢膝了。维恩戴西欧斯还待在地面指挥塔上，分散各个组件，观察从另一艘飞艇上走下来的囚犯们：

里托——瑞玛斯里托菲尔仅剩的东西。他看着那个单体庄严地阔步走过混凝土地面。虽说她现在几乎就是个废物，但还是有可能制造麻烦的。

拉芙娜和杰弗里——约翰娜死后，现存最危险的人类。他们有能力摧毁他创造的一切。审问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与铁先生的残体后，他弄清楚了切提拉蒂弗尔办砸差事的原因。

如果大掌柜没有介入后续搜查，他还是有可能干净地了结他们。可现在呢？或许幸好他们没有落入他的手中，否则他可能无法抵抗除掉他们的诱惑。唉，他杀掉了替大掌柜照管的其他人，这让他在大掌柜眼中信誉大损。

他看着篷车载着两名人类和单体走远。大掌柜的守卫步行跟着。

这场大败中有什么好消息呢？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他或许是个理想的人质，而且显然还是个娱乐型牺牲品。让天才崩溃是最好玩的，即便是到了现在这种境地，他还妄想着能智胜审问者呢。

飞艇着陆时，牢房里的提莫·瑞斯特林已经起来了。像往常一样，今天早晨也在下雨，还伴着令人欣喜的微风。也许今天不会太热。他坐在西向的窗口边，享受着夹在雨中的风，尽量不去理会新伤旧痛。疼痛依然存在，如果他无法忍受，他的生命便会终止。

提莫的牢房位于大掌柜宫殿边的四座金字塔中的一座里，是保留地的制高点。在晴朗的早晨，宫殿大部分都在金字塔的阴影中。透过西向的窗口，提莫能俯瞰机场、乌贼水塘和远处的几座工厂。他一直让脚踝夹住最靠近他的窗户柱子，同时使劲将后背靠在墙上。单是坐在这么高的窗台上就让人觉得既有趣又紧张了。

现在他能听到第一艘飞艇的声音了。它在飞向维恩戴西欧斯机库前的指挥塔的过程中倾斜下降。好吧，这里没什么东西归维恩戴西欧斯所有，可他控制了这一区域和宫殿的附属建筑，还有住在里面所有人。格丽能在附属建筑里活过几十天真是奇迹。

他看着地勤固定好第一艘飞艇。这些飞艇让他回忆起那些在反重力飘浮垫上的逻辑程控货运飞船。它们如此相像，提莫为此感到难过。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只要拉芙娜赢了，我们就能回去飞跃界了。

几个共生体走出第一艘飞艇——现在第二艘飞艇正在降落。关于未来的盘算谋划大掌柜讳莫如深，而且他的宫殿里会说萨姆诺什克语的共生体极少，所以，提莫知之甚少。但乌贼们浮躁的举止偶尔又会提供一些线索。大掌柜或沉默，或抱怨，或吹嘘，或亲善，提莫越来越善于推算。这两艘飞艇五天前突然离开，大掌柜无意间透露了维恩戴西欧斯也在其中的消息，所以那很可能，他在计划针对人类的行动。假如第二艘飞艇上没有人类……嗯，那就是非常不祥的预兆。

有人从第二艘飞艇上出来了！是个单体，也许是个人类小孩。提莫的视力几乎和普通爪族共生体一样糟。他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个乘客不是共生体。提莫从窗台上爬下，抓起大掌柜给他的双筒望远镜。望远镜很重，而且当然没有任何固定支架和辅助设备，提莫只好哄着大掌柜给了他个连接框架，后者抱怨人类的生理局限给他造成的不便，但提莫听出了他言语间的夸耀之意。大掌柜宣称这架望远镜是自己的共生体兄弟在十多年前发明的。“我们的确不需要你们人类，知道吧？”这话大掌柜多次重复。

提莫把望远镜架在窗台上，然后观看，但除了被雨水打湿的混凝土之外他什么都看不见。第一个小乘客没影了。啊，现在他看到了飞艇的一部分。主舱口藏在艇身的曲线之下，出口附近有一个共生体。提莫又看了一下，尽量端稳那台光学仪器……有个持枪共生体四下张望，枪口低垂，走下台阶。看样子是飞碟射手先生，就是平时负责看守提莫的那位。

然后是一个人类。大个。从这个角度，很难……是杰弗里·奥尔森多！他不是内维尔的马仔吗？但这个疑惑很快就被他抛到了脑后，因为第二个人类出现了。

拉芙娜！

提莫的身体猛然前倾，一下子什么也看不到了。他重新看到她时，拉芙娜已经走下了舷梯。她似乎只能靠着杰弗里走。看到她是她能想象的最好的事……或者说是最坏的？这取决于他们把她带到哪里

去。飞碟射手先生把拉芙娜和杰弗里赶进了一辆小小的篷车。先前的单体已经在里面了。

片刻后，飞碟射手先生押车，篷车驶离。他们要去的是大掌柜宫殿！他在塔顶上看不到车了，便继续观察了一阵飞艇，船员和负责维修的共生体还在。

提莫贴墙而坐，望远镜放在腿上。或许他应该继续观察，但他忙着考虑这件事的含义，以及他应该做什么：告诉格丽，决定如何与大掌柜接触。提莫越来越善于揣摩这个大人物的应激反应了，尽管他并不总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提莫曾尝试向大掌柜解释，说拉芙娜是个好人，应该成为他的盟友，但是行不通。不过，提莫相信，或者基本相信，大掌柜不会像维恩戴西欧斯希望的那样立刻杀了她。

他突然想到要立即行动。他可以边走边计划。于是他站起来，把双筒望远镜装进丝绒盒子。格丽的牢房比他的高。虽然爪族的台阶比大多数人类喜欢的台阶更容易爬，但每次上楼依然让他痛苦。他想过抱怨这个问题，但像他这样的腿脚，任何楼梯都不易攀登。要是大掌柜真的重视他，他大概早就不用住在这座塔里了。

小小的楼梯井十分清凉，墙上和台阶上凝着水滴，走起来很滑。楼梯顶端的门是金属的，外缘包着橡胶密封圈。他有礼貌地敲门，然后推开门。

“嘿，格丽。是我，提莫。”其实没别人会从这扇门进来。“我能进来吗？”

没人回答，因为格丽只在特别高兴时才回答。提莫慢慢推开门，踏入半昏暗的冰冷房间。其实，按照王国的标准，屋子里算是相当暖和的，只不过相对于外面，这里的气温至少低十度。而且和楼梯井不同，这间屋子相对干燥。提莫自己也在这个房间里住过几十天，因为房间里没窗户，而且室内外的温差太大，最后他实在受不了才离开。如果格丽觉得她恢复到了能够走出房间的程度，她也会有这个问题的。

“格丽？”

阴影中探出一个身影。“她在。但她说不见客。”这是狱卒，一个不太聪颖的四体，却是少数能讲点萨姆诺什克语的共生体之一。

“嘿，狱卒。”他试着用咯咯声和唿哨声说出狱卒的字。

狱卒像平常那样挤出一个微笑，至于他是被逗乐了还是自己高兴，提莫永远无法弄清。格丽坐在床的一端。每当有陌生人围在格丽周围，她就会明显地不安。提莫坐上床的另一端，格丽局促地在毯子下蠕动，缩着身子避开了他。她坚决不看提莫和狱卒。今天一定是她不愉快的一天，她连碰都不让人碰，更别说拥抱了。

真倒霉。可他必须告诉什么人才行。提莫把手放在这个五岁孩子的毯子边上。格丽比提莫小好多岁，可他只比她高一点点。格丽也曾明白虽然提莫与她差不多高，但他更年长。可现在她常把他和学院里的玩伴弄混。自从与维恩戴西欧斯相遇后，便有太多的东西让她困惑，也有太多的东西让她不愿意考虑。“格丽，我有好消息。拉芙娜在这里！是我亲眼看见的！”

她紫色的眼睛转向他，一种久违的激情滑过她阴沉的小脸。只要不是恐惧，任何别的表情提莫都认为是积极的。小姑娘端详了他片刻问：“她说什么？”

嗯。好聪明的问题，但相当令人泄气。格丽干得出这种事。他还记得他在王国里认识还只有四岁的格丽时，她总是在问来问去！“还没和她说上话呢。现在我下去找大掌柜。或许我能帮她。”

又顿了一刻，格丽没有挪开视线：“我能去吗？艾德维能不能也去？我们也可以帮忙。”

她喜欢大掌柜，可这是她第一次说到要去见他。不幸的是，艾德维肯定死了。“这次就别去了，格丽。我必须马上下去。但我会告诉他你需要拉芙娜。”

格丽的兴趣没了，她很快回答：“好吧。”

楼梯只延伸到高塔中部的游廊。提莫到了那里，进入了湿热的海洋，就如同一个猛子扎进一池热水。

游廊是出入高塔的唯一通道，当然，前提是能让两名持枪守卫放行。现在他们中的一个正绕门而立，冷冷地看着提莫。提莫朝他挥挥手，一拐一拐地沿着塔身的曲线绕了几米，来到今天上午当班的另一个共生体那里，说：“嘿，神枪手。我想下去。必须去见大掌柜。”

神枪手摇晃着脑袋，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不快表情。他与门边的共生体交谈起来。两名持枪的共生体都不想让这里只剩一名守卫，大掌柜有规定，提莫不可以一个人乱跑。最后神枪手还是妥协了，这并不令人吃惊。他的四个组件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打开电梯门，另外两个抓住提莫的衬衫和裤子，保证他不会掉进游廊与电梯间的缝隙。尽管他们并不觉得电提升降足以让提莫颤抖得如此厉害，只是他摔倒过一次，在楼梯上……

电梯缆绳连接塔顶和宫殿圆顶。坐电梯的过程总是令人兴奋。电梯厢微微摇晃，在他们和下面的圆顶之间只有三十米的距离。大掌柜说电梯是他兄弟的另一项发明。这根细小的缆绳由去碳芦苇编织，编织技术肯定又是从拉芙娜的飞船中窃得的。

五分钟后，他安全抵达大掌柜自己的生活区的那一层。提莫走捷径穿过水族室，神枪手先生尽管没有阻止，却坚持走在提莫的身前身后。

走进房间不超过五步，乌贼便发现了他们。“嘿，提莫！提莫！嘿，提、提莫！嘿，嘿，嘿！”他刚穿过房门，就听到吱吱的叫声沿着水族室的墙壁传开，一直扩散到大厅尽头。其实，那头的小乌贼根本看不到他。

提莫快速地穿过漏水的玻璃水箱之间的过道。任何别的时候他都会好奇地停下来闲聊。水族室有一条水梯直通机场的水池，所以这里时常有来自极远处的消息。乌贼是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们鱼雷形的身体不过三十厘米长，眼睛大且眼距近。伸展的触须几乎是身体长度的一半。数以百计的乌贼翻滚着扭动而来，成群结队地与他一路前进。我赶时间，小家伙们！它们的招呼声变成了询问。乌贼并非愚笨，只是思维不同寻常。乌贼的注意力不集中，而且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但

它们能说爪族语。大掌柜声称，它们在被发现时说的是南海地区的爪族方言。在他开始与乌贼交流之后，它们学会了一点萨姆诺什克语。

神枪手的两个组件跑在前方一点，其中之一朝大掌柜的会客厅那边望去。整个共生体突然间如同接受检阅般，将所有钢爪咔啦一声碰在地上。前方有异常。提莫放慢了步子。他身后的两个神枪手对此发出恼火的嘶鸣。

他到了转弯处，四下张望。会客厅的门是关着的！大掌柜从来不这么干。他喜欢四处闲逛，跟乌贼摆龙门阵。今天一反常态。他一定是在大力提高空调制冷功能——每当他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干。不错，这是好消息。

遗憾的是，一个站在门边的共生体正瞪着他们这边。那是神枪手的上司，职位相当于木女王的宫廷大臣。提莫尽可能挺直腰板向他走去。神枪手先生在后面的两个组件与他组队前进，然后与前方的两个组件会合。四个组件同时站定立正。神枪手的动作应该看上去令人望而生畏，但在提莫看来，他如同背着玩具枪的狗。

提莫走到那个共生体头目面前。他真的需要穿过这扇门。如果大掌柜能认真听听拉芙娜的说辞，他们就都能回家了。但问题是，有时大掌柜会先入为主地处理事情。维恩戴西欧斯总是试图利用这一点。要是维恩戴西欧斯也在里面怎么办？提莫努力不去管他。

“嘿，头儿。”他朝门边挥挥手，“大掌柜现在需要我。我能帮着讲解。”

那个共生体头目毫无表情地盯着他。这家伙毫无幽默感，而且今天比平时更不高兴。他的几个组件越过提莫看着神枪手。他们用思想声交换着看法。提莫只能听出其中几个和声，但他猜出了其他和声的意思。

共生体头目：“嘿，神枪手。这个两腿人小丑真是接到大掌柜的命令下来的？”

神枪手尽力保持立正姿势：“不可能，先生。今天只有狱卒去过高塔。”

头目的全部注意力都回到了提莫身上，他用萨姆诺什克语讲出的话让提莫难以想象地吃惊：“你来到这里，不行。大掌柜下达了命令。给我，关于你。”

大掌柜的大宫殿不在拉芙娜预想的地方，但其豪华程度完全符合她的想象：庞大、圆顶、尖塔。不幸的是，她和杰弗里在上午的剩余时间内都只能待在相对低洼的外围，可里托却高高兴兴地坐上篷车去了更高档的地方。持枪的共生体领着拉芙娜和杰弗里走向一道二十米宽的宏伟阶梯，落脚阶梯侧面遮阳篷下，几个共生体给他们拿来了食物（红薯！）和一种淡啤酒。最后，飞艇进了机库，兵营附近的神秘人员还在进进出出。云朵飞走，阳光照下来，到处都很热，遮阳篷下也不例外。杰弗里走到持枪共生体允许他活动的范围边缘，四下张望，还跟持枪共生体和偶尔路过的仆人抗辩，但他们好像都不会说萨姆诺什克语。他走回来的时候，看上去跟拉芙娜一样精神不振。

“你没事吧？”他问。

“没事。”这很像公主时代的场景，而这也是对她的童年幻想的再次打击。

“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战。”杰弗里说。

“想要我们服软？”

“或许。”他看看周围，“你知道，贴近观看，这里许多东西都没那么庄严。我看到了霉迹和水污。除了热带群落，北方爪族不在这里定居是有道理的。也许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来这里是因为‘虚弱’。也许他们现在正在摆家具，”他的大拇指朝宫殿正大门指了指，“给我们将要看到的那部分抛光。”

嗯。拉芙娜越过机场眺望。机库门已经关上，也没有其他人员在附近活动了。神秘营房的这一边有多达几公顷的开阔地，人迹寥寥，只有一两名共生体在观赏水池边钓鱼。这里是这颗行星上生物最稠密的地区，居然也有如此空旷的地方，看来某人是相当有势力。比起欺诈和浮华，或许这才是热带的真相。

直到午后，他们才终于被带入大掌柜的大宫殿。是的，宫殿内部也气势恢宏。不论她朝哪里看，哪里都有东奔西忙的共生体，他们的大部分组件都长有长绒皮毛。拉芙娜和杰弗里穿过几间铺着地毯的大房间，接着走上台阶，再穿过几间墙上垂着隔音被的略小的房间。她也注意到了杰弗里先前提到的瑕疵：空气中淡淡的霉味，地毯上黏糊糊的污渍。房间整体四壁高耸，圆顶飘飘欲飞。大掌柜一伙着实从王国的设计中剽窃了不少窍门，而且至少间接盗用过“纵横二号”的创意。

走完第四套楼梯后，拉芙娜累得情愿回到宫外的遮阳篷下。

上面这些房间都不大。他们的向导打开门，露出一条短走廊，对面一名共生体站在两扇门旁。这名共生体的组件全身披着斗篷。在北方的夏日，这样打扮还说过得去，但在这里这么穿显得很傻。持枪共生体摇晃着枪催他们朝前走，门在他们身后关上。

关门好像就是内室房门开启的信号。房门像气闸般开启，一股冷空气吹了进来。他们向前踏入一个室温不会超过25摄氏度的房间。因为吃惊，她绊了一下，杰弗里搀着她，找到王座前的凳子坐下。这里应该是会客室一类的房间。

离开飞艇后，他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东面的景致。面前耸立着一座二等高的金字塔，但与巍峨的一等高金字塔相比，它不过是座小丘而已。拉芙娜必须抬起头，透过天窗才能看到一等高金字塔的塔顶。

在王座室里见到这种情况有些古怪。拉芙娜强行把注意力从窗外拉回来。王座位于他们正前方，附近有个较小的平台。是为一个单体准备的？这些座位上都没有人，但房间里有人。右方一个七体坐在小一些的王座上，再向右几米外是另一个共生体。最初她以为是神赐，但不是，尽管那丑角式的俗丽着装与她在王国认识的神赐近乎一样。

第一名共生体对持枪共生体咯咯地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而对萨姆诺什克语说：“你认不出我了，对吧？”他的两个组件长着热带爪族的斑驳皮毛，“连我用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是维恩戴西欧斯。至少是他们跟纯洁王子做买卖时通过泽克听到的声音。

杰弗里冷若冰霜地看了他一眼：“阿姆迪和螺旋牙线在哪儿？”

共生体的脸上荡漾着笑意：“他们是我的客人。他们在配合我的调查，没什么好怕的。如果你们同样合作，你们也不用害怕。”他边说话边朝他们点着鼻子。他顿了一下，威严地向后坐好，“很快你们就有幸见大掌柜了。”

热带共生体突然加入对话：“我确信，如果我们通力合作，我们将和睦相处。”他的话说得爽朗，并无威胁的意味。但这家伙从哪儿学了这么好的萨姆诺什克语？

持枪共生体肃然立正，同时吹奏皇家迎驾喇叭。片刻之后，王座后的双扇大门敞开，一个身穿无线电斗篷的单体走了进来，看上去脑满肠肥，可以断定不是泽克。这家伙走向王座旁那个较矮的座位，刚入座，一名重量级的八体便穿过门廊走了进来。

拉芙娜见过不少多组件共生体，阿姆迪也是八体。但这家伙的组件全是大块头，甚至比行脚的疤痕还大，只是看上去没那么凶强侠气。这个共生体穿着朴素的丝绸斗篷，看上去低调雅致，但可惜上面有污渍。拉芙娜看着八体在王座上坐下，视线落在自己与杰弗里身上。这就是给他们制造麻烦的核心共生体。他是什么样的生物，才能既与维恩戴西欧斯合谋，又能在这些年中一直活到现在呢？

持枪共生体的喇叭声停止了，维恩戴西欧斯马上接口道：“向伟大的——”

王座后传出愤怒的尖叫声。又一个身影踏入。像大掌柜这样的多组件共生体也会养育幼崽吗？不，这是里托，她还是那样吵吵嚷嚷，拖着一只大凳子，拉芙娜猜测，她粗嗓门的喊叫是“这里就没有谁能帮我点小忙吗”。里托走过地毯，放下凳子，然后爬上去，看着周围。距离大掌柜近得不合规矩。通常人们无法看出单体有多少表情，但不知怎的，里托看上去……扬扬得意。

拉芙娜再次瞥向大掌柜。他依然全神贯注地盯着她和杰弗里。这个共生体顿了一下，等维恩戴西欧斯和里托安静。最后开口时，他用的是他们通过无线电先生早已听过的格丽的嗓音，显得非常违和。

“为了此刻，我等得太久了。”他切换成爪族语说了几句，接着又用

萨姆诺什克语问，“维恩戴西欧斯，哪位是被你的一个傀儡推翻的领袖？”

“是两个中小些的那个，先生。拉芙娜·伯格森多。她负责王国的研发工作。”

大掌柜轻轻地咯咯着，这是爪族的笑。“啊，机器操作员。”他指向杰弗里，“这个大家伙呢？他真的是……”

维恩戴西欧斯用爪族语回答。拉芙娜只能听出“约翰娜”这个名字。

杰弗里肯定听懂了：“是的，我是约翰娜的弟弟。”他说。

大掌柜身体前倾，死盯着杰弗里，足有十秒钟之久。而维恩戴西欧斯则在旁边咯咯地说着，催促大掌柜做点……什么事。最后大掌柜摇头，恼怒地回绝。他的一部分组件看着拉芙娜，还有看着里托的。

“你们两个人类本应在七十天前来到这里。不料你们却杀害了维恩戴西欧斯最优秀的助手，还杀害了瑞玛斯里托菲尔的大部分组件。然后，你们竟然又长途奔波，差点儿回到了你们宝贵的飞船上。这是科技的魔法，还是你们具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甚至远远超过我的朋友维恩戴西欧斯所描述的？”

杰弗里面色阴郁：“都不是，而且你满口胡言。我们——”

拉芙娜插话：“里托说发生了什么事？”

她提及的单体怒视着维恩戴西欧斯。这是一种低端对峙。维恩戴西欧斯的好多个组件也怒视着她。他的组件数目多得有点奇怪。拉芙娜觉得，里托可能是维恩戴西欧斯无法镇住的少数生物之一。

大掌柜伸手，专门对单体发出几声轻唤。里托扭头看着他，这时他说：“可怜的里托。这次会面前我试着问过她。她很能讲，但不聪明。她很可能无法正确回忆其他组件死去的情况了。”

维恩戴西欧斯咯咯地说着什么。

“说人话。”大掌柜说，“我想让他们俩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遵命，大人。我刚刚说，我们终究会弄清这两个人类做过些什么。毕竟我还可以去问他们的仆人。”

八体轻蔑地挥挥手：“不管你们人类是怎么逃走的，这样做对你们只有坏处。你们漏掉了不少事。”

杰弗里说：“如果不逃跑，我们现在已经死了。”

“胡说八道！”维恩戴西欧斯说，“大掌柜大人组织了这次远征，目的是告诉拉芙娜，合作是她唯一的选择。”

拉芙娜感觉，这些谋杀和阴谋的目的要深刻得多。她碰了碰杰弗里的胳膊。压制一下奥尔森多家的脾气，好吗？他很快坐回长凳，似乎领会了她没有说出的意思。

她望向大掌柜：“你说我们漏掉了什么事？那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我不想从约翰娜的弟弟那里得到什么，”或许大掌柜没发现，他说这话时爪子死抓着王座，“而你嘛……我想说服你，让你明白，反对我和——”他瞥了维恩戴西欧斯一眼，“——你那个傀儡叫啥？”

“内维尔·斯托赫特，大人。”

“嗯。反对我和内维尔等同于自杀。你和木女王必须接受即将到来的结盟——啊，你连这些事也不知道，对吗？”

拉芙娜试图微笑：“如你所说，我们断了联系。我如果反对，真的有意义吗？”

“还有许多两腿人仍然忠于你。你可能掌握着能帮助我们管理两腿人机械的技术知识，而且你可能对木女王有影响。”

我敢说木女王仍旧在位，而内维尔日薄西山。内维尔孤注一掷，终于将他的外国盟友公之于众了。拉芙娜努力坐得更直，让人觉得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某种权力。“先生，我不想失礼，但你打算如何说服我呢？”

大掌柜的几个组件面面相觑，显得大为困惑：“飞行过程中你没看过窗外？”

“看了。我们看见了数百公里的混乱之地，然后看到了你在混乱中建立的这块保留地。我们错过了某种秘密武器吗？”

“我想我就是那件秘密武器。”声音来自房间的另一端，是那个身穿丑角斗篷的热带爪族。“或者，用正确的术语来说，我应该是那件秘密武器的代表。我是热带群落得到的神赐。”

“神赐？”拉芙娜说，“我们在北方曾与另一个你相遇。”

“你们在北方杀害了另一个他。”大掌柜说。

她身旁的杰弗里气得只能摇头。如何才能厘清谎言与真相？

热带神赐专注地望着他们：“不必费心否认谋杀了。那个神赐的一些组件逃走了，他留下一部分组件谋求谈判。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挥手不提这个问题，“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神赐总是来来去去，但我们罕见，而且具有重要的全球价值。”共生体离开座位，绕过其他爪族，走近人类。持枪共生体只能后退让出空间。

那位热带佬以深谙人类奥秘的从容走向他们，或者说他是个不担心在人类中间无法思索的爪族。不管怎样，他没有表现出像大掌柜或者维恩戴西欧斯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我们的秘密武器就在你们周围。热带群落。”他对窗外的金字塔做了个手势。

“而你就是神明的代言人？”杰弗里的话中嘲讽毕露。

神赐昂起脑袋：“哦，不是。或者只是间接的。到了傍晚时分，热带群落就会知道现在这里说过的一切。”这个生物又指着室外的金字塔说，“你们肯定看到了爪族的聚集吧？”

拉芙娜透过粗制滥造的平板玻璃望去。阳光几乎笔直地射下来，让大金字塔的金色表面显得斑驳陆离。

杰弗里的声音温和而又好奇：“那些影子，拉芙娜——我想那是热带群落。”在离他们最近的一座二级金字塔表面，单独的组件看上

去像一些小斑点。大金字塔上，数以千计的杂色斑点爬得越来越高。这超过了行脚说的最离奇的热带群落故事。

“印象深刻吧？”大掌柜说，“我本人也印象深刻。让我如此可不容易。”

拉芙娜的目光远离窗户，说：“……没错，但这又怎么能变为秘密武器？我知道，热带群落至少与北方文明同样存在久远，但热带地区除了是南北陆路交通的阻碍之外，别无重要之处。热带爪族不可能比共生体或人类更聪明。”爬行界是不行的。飞跃界的共生体里智能生物多的是，但他们也不过是蠢笨的享乐主义者。要到超限界才会改善，在那里，大型共生体智慧正好是成为天人的各种方式之一。

“哈哈！”大掌柜笑着，音调如同孩子的嬉笑声，“他们在怀疑你们群落的神性。”

神赐已经绕着地毯上的人类坐定。现在他笑道：“大掌柜，你不也质疑过群落的神性吗？”披着斗篷的共生体扭着身子。他污秽的皮毛上有大块裸露皮肤，与他破烂的衣衫十分搭配。拉芙娜想着：不知这家伙在大掌柜的空调下有多么不舒服？

神赐假作敬畏地继续说：“实际上，有关热带群落，我唯一能记得的只是那丰厚的福祉。我真为那些无法投入其中的北方共生体感到惋惜。我对人类更是深表惋惜，因为即使你们希望，也永远无法成为它的一部分。你们俩与其他人都在为人类犯下的谋杀罪心怀不安。当你们与这里那里的组件或者共生体发生争吵时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他现在稍做停顿，“但我觉得，作为无情的事实，拉芙娜·伯格森多关于我们的看法只怕是对的。热带爪族并不比单个的统一共生体更聪明。但我们有空间和时间，每天都有无穷的空间和时间，这就让整个群落同样聪明。有时候，群落的神赐——就像我——会活得较长。这是个牺牲，因为我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如同你们那样受到限制。

“所以没错，作为整体，群落可能没有你们称之为智慧的东西，但与你们扭曲的存在相比，得知真实是更为幸福的方式。”神赐沉默了片刻，他的大部分组件都凝望着窗外的金字塔，绝佳地摆出沉思向往的姿势。共生体愣了一下，说：“我刚刚想到，有一种统一共生体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可以满足你们两个人类的好奇心。”

大掌柜俯身向前：“他们能做到哪些连我都做不到的事？”

“哦，先生，”神赐回答，“你可以去体验群落，但你的部件很可能再也无法组合成你如此珍视的整体。在另一，喀喀，方面，”他做作地挥舞脚掌，“这两名人类可以与爪族群一起攀爬。他们或许能目睹热带群落的顶峰，那里有无数爪族伫立在有限范围之内。即使我也将在那里消融，他们的思想能够保留。唉，这一事实说明，他们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他们可以把这一经历告诉我们！”

维恩戴西欧斯情绪振奋：“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想法！”

大掌柜的几个组件凑到一起，显然在郑重考虑这个建议：“我想这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几年前，我让瑞玛斯里托菲尔造了一辆封闭的隔音篷车，能从内部踩轮驱动。这个想法比你们建议的更简单，而且用不着人类。当然，车爬不上任何金字塔。尽管如此，这个项目还是失败了。当时，走出保留地不超过二十米，群落就攻击了瑞玛斯里托菲尔的车，把他掀翻了。”大掌柜看着里托，但那个单体一心一意地梳理爪子，对他们的谈话充耳未闻，“幸亏我们事先有缆绳系在车上，这才在群落杀死他之前把他拽回来了。”

“啊，但他错过了什么样的狂喜啊！”神赐说，似乎沉浸在推销其理念的狂喜之中，“我认为，可能那只是群落想放出它们认为受到监禁的组件而已。我知道你们北方人有各种有关群落的可怕故事，可其实，除了边界争端与偶尔发生的金字塔献祭，外来爪族极少遇害。对于人类而言，这里甚至更安全，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声，不会挑起争端。”

“嗯，”大掌柜说，“但它们不会把两腿人当成尸体或者入侵的动物处理吗？”他的好奇心让拉芙娜想到了一点斯库鲁皮罗的样子：如果牵涉到某种实验，一切都可以考虑。

“哦，不。我认为不会发生那种事。”神赐挥挥手，“其实，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人类会在热带群落的核心受到伤害。”

拉芙娜瞄了维恩戴西欧斯一眼，发现这家伙在那些大掌柜看不到的组件的脸上滑过一丝笑意。这么说，维恩戴西欧斯知道这种说法不准确。神赐与维恩戴西欧斯配合默契，正在把她和杰弗里推向大掌柜

献祭名单的前列。神赐没有维恩戴西欧斯的那种触手可及的威胁，但或许这正说明，他是其中更危险的那个。

神赐还在热情洋溢地大发议论：“跟你说，我几乎希望自己是人类。这样，我就能攀上巅峰，能在那里目睹一切，而且能在此之后生存、记忆！也许会有超越思想声的存在。无论如何，你们都将有机会知道！”

拉芙娜抬起一只手：“不，我想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她注意到杰弗里也在重重地点头，“或许以后吧。”等我们不再身陷囹圄，面对折磨与死亡的威胁时。“总之，我想你们认为，热带群落是大掌柜的秘密武器。”

“哦！你们只想知道大致情况。”好像这位共生体因为没有成功地把他们诳上献祭之山而深感不悦。

“有关信仰的讨论足矣。”大掌柜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坐在舒适凉爽的地方，四周便是无尽的思想死亡地带。我以安全的保留地为基地，与热带群落做生意。他们的庞大数量与我的天才结合，让我享有这个世界的最高权力。”他向沉默无语地坐在邻近长凳上的无线电斗篷爪族一指。“有了我的无线网络，我可以观察面积十倍于王国的市场。我的工厂生产的商品多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制造业生产的商品之和。我敢说，你们已经亲眼见到了其中一部分。我的存在无法继续掩饰。我的发明正在改变整个——”

里托之前的沉默有违她的本性，现在她啾啾地抱怨着。

杰弗里靠到拉芙娜耳边：“里托说大掌柜吹得太过分了！”

大掌柜的两三个组件注意着单体，以委婉的形式让她闭嘴。里托以类似营火旁的腔调咕哝着，但她还是靠上了椅背。

大掌柜瞬间尴尬：“她完整的时候是个好员工。”他前后看看自己的组件，好像在重拾思路，“内维尔·斯托赫特认清了形势。不到十日之后，他将向我袒露我们的同盟关系。但即便在今天，如果我能说服你承认我的权力，我仍然会在新的统治格局中为你留下一席之地。”

“我衷心期待被你说服，先生。”拉芙娜说。可能吗？此人认为我还有影响力？那好吧，“我们一直以来都为你的成功而动容，尽管我们完全不清楚你的成功之路。”

共生体扬扬自得：“呵，那你等着看吧。今天下午我领你参观我的一家工厂。把它乘以一千，你就会知道你在面对什么样的实力。乘以一百万，你就会知道明天的情况。你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小伙伴。”

“由衷感激。”她在想是谁在推荐她，“但还有一个相互信任的问题——”

“你没有谈条件的资格，人类。”

“问题在于你抓去的三位幼年人类。”

坐在房间另一面的维恩戴西欧斯说：“我们会把两个人好好地还给你的。”

杰弗里怒吼道：“两个？你这个王八蛋杀人犯！还有在劫持中被杀的爪族呢？”

“我没有大开杀戒，”维恩戴西欧斯断然回答，“跟我的手下无关。当然，内维尔·斯托赫特可能干了些什么，但这不关我们的事。”

大掌柜的脑袋在杰弗里与维恩戴西欧斯之间没有必要地转来转去：“是啊，”他说，“人类并不真正在乎共生体的性命。卑鄙的蛆虫……放聪明点吧，我不喜欢你们两腿人这个种族，但我发现，交易能让任何人走到一起。”他的脑袋朝向杰弗里那边，“几乎任何人。”

杰弗里摇摇头：“嘿！至少告诉我幸存者的名字——”

大掌柜身体前倾，他所有组件的头转向杰弗里那边：“你竟敢向我提要求，约翰娜的弟弟杰弗里？”他的格丽的嗓音猛然上扬，拉长为非人类的嘶鸣，“杀了我兄弟的仇人约翰娜的弟弟杰弗里！”

杰弗里猛地从板凳上站起。但他震惊于自己的顿悟，怒火似乎一扫而空，问道：“兄弟？天人在上，你是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的兄弟？”

大掌柜的组件成群扑向杰弗里。或许杰弗里未死是拜仍然坐在他周围的神赐所赐。只听得一声惊叫，几个组件向四周发力狂奔，恰巧挡住了大掌柜的前冲之势，并把杰弗里撞回长凳上。

拉芙娜沿着长凳侧身扑倒，想要挡住冲击。她感到大掌柜的两个组件撞在她身上，然后瞥见他的组件在长凳底下冲过，爪子伸得长长的。站在战场边缘的持枪共生体在混乱中移动步子，是打算在不误伤大掌柜的情况下开火吗？

“等等！住手！停！”她喊道，但狂野的冲击已经结束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钟，否则她甚至没有机会叫喊。大掌柜将她围在中间，但他的嘴巴没有上下开合。他的四个组件正在长凳的另一端，他们把杰弗里从地板上拉了起来，杵在拉芙娜身后的板凳上。他们的爪子扎进杰弗里的衣服，渗出斑斑点点的血迹，两个组件的上下颚就在杰弗里的喉咙边。

杰弗里纹丝不动地坐着。拉芙娜记得他幼时如何与阿姆迪闹着玩。他们的嬉戏有时会玩野了，而杰弗里知道，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一动不动地顺从地待着。这显然也是当前的正确策略。

大掌柜狠狠地抓着他。八体在房间内嘶鸣与尖叫着，显然不是萨姆诺什克语，也不是爪族语。他最后狠狠地推了杰弗里一把，八个组件继续瞪了杰弗里一阵，然后擦去了嘴里流出的唾沫。最后，他转向迟疑不决的持枪共生体，对他叫嚷起来。拉芙娜听出他是在下令，还听到了“牢房”这个词。

看来今天不去工厂参观了。

所谓“牢房”其实是离会客厅不远的一个套间。屋内有自来水与空调。这座宫殿里有哪个封闭空间没装空调吗？晚饭已经来了，又是红薯和淡啤酒。

只剩他俩之后，拉芙娜绕着“高级寓所”转了一周。“我想这里隔墙有耳。”她说。

杰弗里耸耸肩：“事实上，那头蠢蛋确实需要听清楚一件事。”他的脸上被大掌柜抓出了一道狭长的血口子。他稍作考虑，叫道：“约翰娜没有杀你的兄弟，浑蛋！”

“但你觉得他真的是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的兄弟吗？”

杰弗里坐回椅子。椅子虽然有靠背，却不太合人类的体形。“我曾经认为他是。现在我认为，这个共生体是个再造体。”他说。

“是个什么？”

“约翰娜在残体之家见过几个这样的共生体，之后她想出了这个词。有的共生体有时想要恢复自己的早期人格，于是便试图通过吸纳新组件达到此目的。这样的共生体通常是些有钱的蠢货。”

“那不就是融合共生体？”她在飞跃界见过的十几个种族，但爪族的生殖模式比其他任何种族都多。

“不完全如此。再造体更罕见。狗舍管理员负责寻找幼崽，幼崽要符合客户的原有人格与思维风格。然后客户会尝试着将自身与幼崽结合，重塑曾经的自我。你注意到没有，大掌柜的四个组件要比另外四个年轻得多？”

拉芙娜摇摇头：“我看他们都是成年体。”

“他们都是成年体，但——我的想法是，年长的四个组件其实是约翰娜的写写画画的裂变兄弟。这个共生体正尝试着恢复到裂变前的样子。”杰弗里的脸上露出苦笑，“写写画画与行脚是约翰娜在这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你知道她是如何评价他的：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疯狂发明家。当时，他刚刚裂变不久，似乎总也高兴不起来，就像人类后悔婚姻破裂一样。”

“而且看来分裂的另一半也有同感。”拉芙娜沉默了一下。阿姆迪的爱情小说藏品现在又有一个故事了！

杰弗里连连点头：“这能解释很多事情：商业帝国的建立，归功于老企业家的那一半，狂野的创造力，大掌柜心目中的写写画画的特点，甚至他对人类的记恨厌恶，因为维恩戴西欧斯设法让他相信，是约翰娜杀了写写画画。”

这么说大掌柜或许并不是个恶棍……不是天生的恶棍。两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那好吧，”拉芙娜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面对的是什么。这肯定是一个进展。我们得说服他认清真相……”

“但不能再惹出暴力。”他又笑了笑，这次并不是绝望的苦笑，“我会特别亲切，绝不刺激他。”

“我也会适当地表现出尊重。我们得弄清哪些孩子还活着。”

杰弗里点点头：“对。我很担心格丽。大掌柜的萨姆诺什克语词汇是成年人的，他显然一直在读书。但是当大掌柜讲人类的语言时，格丽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告诉我们——”

她经受了拷打和折磨。拉芙娜想。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示意隔墙有耳，很多话就不该说出声。“还有一件事，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约翰娜的情况。”

杰弗里轻轻点点头，似乎在谨慎地选择词汇，然后说：“是的。大掌柜想杀了她——这就是说他认为她还活着。但他似乎不知道她在哪里。而且谁也没有提到行脚。”

他们对视片刻。行脚和约翰娜是在乘反重力飞艇做例行侦察的途中一起失踪的。约翰娜之前告诉过杰弗里，他们将要前往大河沼泽河

口。过去，约翰娜和行脚在外国城市附近一藏就是几十天。想在大掌柜的底盘隐藏要比这些行动都困难得多，但有可能，他们俩现在就在这里。她靠向杰弗里，在他的椅子扶手上画了一个圆，然后点上一个点——就在这里。

他又轻轻点点头：“有可能。这是另一件需要留意的事。”

第二天早上，送早餐的共生体叫醒了他们。他不耐烦地等他们穿衣吃饭，然后催他们一路沿昨天爬过的楼梯，走出凉爽的“牢房”。

一直在下雨的天空现在一片瓦蓝。雷雨云砧依然掩盖着大金字塔与日出。空气几乎潮湿得能渗出水，但这或许是热带的一天中最舒适的时间了。因为牢房里更加凉爽也更加干燥，所以拉芙娜完全无法品味这一时刻的特别。

她和杰弗里坐进一辆车里，在持枪共生体的陪同下穿过机场。机场北端的两间机库打开了门。一些共生体正在飞艇周围忙碌，但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

这可能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驾驶员并不带他们去机库。也许是大掌柜渲染的工厂参观。他们的路线是南行，偶尔会通过桥梁越过他们在高空中见过的分洪渠。上午的空气比他们飞来时清新得多。那时曾被雾气掩盖的景象已经可以辨认了……那是几十座兵营式样的建筑。但即使是现在，她也无法看清这些建筑中最远的那几座。

接近第一栋建筑时，她发现它至少高十五米，差不多宽四十米。周围地面上放着大堆大堆的——什么？垃圾？不。近前她才发现，那是些木料和金属的成品冲压件，大致整齐地码放在货盘上。一排排的热带爪族拖着货架来来往往，正在把东西搬进工厂，那些东西应该是工厂的生产原料。他们的篷车得往南边兜一大圈才能避开运货流。

他们又改变了方向，绕开运输工人的路线，直接前往入口的一角。一名八体伫立在门廊下：正是大掌柜前来亲自相迎。他的无线电单体以及神赐也在场。阴影里或许还有一名持枪共生体。

“赞美天人。”杰弗里干巴巴地说，“维恩戴西欧斯不在。”大掌柜的随从中只有一名身材不高的四体。

拉芙娜走下篷车时听到一个人类孩子的声音。开始她以为是大掌柜，但那声音喊道：“拉芙娜！拉芙娜！”

她转身看见了：“提莫！”

那男孩张开双臂，瘸着腿全力向她跑来。拉芙娜也向他跑去，杰弗里紧随其后。双方在距离等待着的共生体几米的地方相遇。拉芙娜跪在地上拥抱了他，仿佛他真的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今天他没有反抗。

“看见你我真高兴！”

“看见你我也真高兴！”

放下提莫，拉芙娜发现他泪如雨下。他正在笑，也正在哭。过了一会儿，他不再看拉芙娜，而是向杰弗里跨出一步。

“嘿，提莫，”杰弗里严肃地说，伸出手去，“你怎么样？”

提莫伸手与他相握：“还好。你现在在帮拉芙娜吗？”

“我——”杰弗里瞥了拉芙娜一眼，“是的，提莫，我在帮她。”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头，“我真的在帮她。”

“你看见格丽和艾德维了吗，提莫？”拉芙娜问，“他们还好吗？”

“格丽正在恢复。我们都待在主塔上面的牢房里。”他朝宫殿的方向轻轻指了指，“艾德维，恐怕他——”

“艾德维·维林患了一种肿胀病。我尽了最大努力救治他，但是，唉——”

这句插话让拉芙娜抬起了头，并看到大掌柜的所有组件都专注地盯着他们。那无疑是维恩戴西欧斯惯用的声音，身穿无线电斗篷的单体正站在大掌柜身旁。她忍不住怒视着那个无辜的可怜单体。“那

么，维恩戴西欧斯，”她问，“艾德维当时在你的手中？有任何人见过他的尸体，能证实你的诊断吗？”

当她说话时，提莫握住了她的手。这是示警。

但维恩戴西欧斯似乎没有因这个问题而不安。他的语调十分轻松：“病情显而易见。我保存了遗体，欢迎你随时来检查。”

提莫的手仍然紧握着拉芙娜。

“现在还不必。”她回答。

大掌柜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那就好。”他说，“你不是我们的上司，拉芙娜·伯格森多。我把你带到这里，是因为我想知道你能不能为我工作。”他的一些组件越过她的肩膀盯着杰弗里。

参观工厂的开头不顺，但大掌柜的情绪向来就犹如日光与云层般阴晴不定。他们走进大厅，爬上位于整条生产线上方的长平台。大掌柜坚持要拉芙娜跟他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位八体的口气就像骄傲的工程师斯库鲁皮罗。他详细地指点着各项细节，对一切发表意见。他颐指气使地扫视整个大厅。“这座大厅全长一千二百米，里面有两千名爪族全职工作。这是较为陈旧的大厅之一，没有接上电力线路。主要的动力来源仍然是蒸汽机。还有，我敢打赌，你的王国里肯定没有像这样宏伟的东西。”

好吧，他甚至比斯库鲁皮罗更善于吹牛。但这还是比他的其他情绪容易忍受。“你说得很对，先生，”她答道，这是实话。大厅几乎望不到边，斯库鲁皮罗的北区实验室的所有生产活动都可以在这一座建筑物里完成。她看不到下面有任何聚集的共生体，只有沿着生产线各工作点并肩工作的成群爪族。工作过程迅速而又烦琐，而且没有停顿，就像被公主们推翻的血汗工厂。她试图想出一个更顺耳的词。慢着。这幅图像中有一个与任何古代文件中的景象都不符合的地方：一道水流在生产线的这一面流淌，几乎就在升起的过道的正下方。这条水渠和机场的那些相似，似乎贯穿整条大厅。阳光透过窗户投射在水中，将水面照亮，她能看到一些状似鱿鱼的小型动物在水中游荡。

“水里是什么生物，先生？”她问。

提莫从他们后面高声回答：“它们是乌贼！”

大掌柜耸耸肩：“爪族语里它们是一一”他咯咯地说了一个简单的和声：“指的是眼睛在脑袋两侧，触手生在身体一端晃动的水生生物。这个特定变种能够记忆与重复简单的短语。当目标地点没有共生体时，我用它们传递简单的信息。”

拉芙娜的身体又前倾了一点，直接向下看着它们。没错，这些生物生着玻璃似的大眼睛。它们的触手很长，总是在动。对于它们，大掌柜似乎也没有其他可以夸耀的了！有趣。她重新把视线移回装配线本身，问：“你正在这座厂里造什么？”

“今天？今天这条生产线要装配花园里的排雨槽。哼！”他对自己不满地咕哝了几声，似乎意识到这不符合他的光辉形象。他的一个组件转过头，开始叽里呱啦地用爪族语对无线电单体说话。拉芙娜觉得是在提问。那单体静了几秒钟，但回话时的咯咯声远比正常的爪族语富有乐感。拉芙娜意识到他在用和声吟唱数字，汇报数据。大掌柜用萨姆诺什克语概括：“塔报告说，日产两百吨，每小时五千排雨槽。这个产量还需要维持四天。”大掌柜一定在某处派驻了一名无线电单体，手下有大批职员。“这些排雨槽主要用在热带群落地区。内部销售如今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当然也包括原材料。但四天后我们将在这里造别的东西。生产力。弹性生产力！”

“是的，先生。”拉芙娜说，“我们在狂野帝国就已经见过你的各种商品了。”这是恭维，也是绝对的事实，而且又解答了一个谜，“你是如何设计出这些具体装配步骤的？这个一一”如果她在和“纵横二号”对话，她就会选择更专业的词汇“工作流程”。

大掌柜快活地摆摆手：“我在细节工作上的天赋正是在这里大放异彩。这一方面展示了我高屋建瓴的发明家特质，同样也体现了我对最细小的细节的兴趣！”就在他说话时，他的两个组件回头看，他突然转移了话题，“提莫！你拖慢了我的进度！”

进入大厅时大掌柜就把提莫和拉芙娜分开了。从那之后，男孩就一直瘸着腿跟在单体的身后。“抱歉。”他说着，匆匆往前赶。

“你的车呢？”八体问。

“嗯，在后头——哦，还有一辆。”提莫指了指外墙旁边的小型多功能篷车。

大掌柜派一个组件去抓来红色的小车，推到提莫面前，说：“上车。不能因为你拖了后腿。”他的两个组件扫了一眼拉芙娜，“通常我会让一名仆从负责这事，这里容不下这么多人。”他朝随行的众多共生体一挥爪，然后好像注意到了杰弗里：“你！过来拉车。”

“遵命，先生。”杰弗里用爪族的方式鞠了一躬后走上前。拉芙娜似乎看到了藏在他严肃表情下的微笑。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大掌柜说，继续领路，“对了，细节！其实我为此发掘了一名助理。提莫在细节筹划上很在行，比除我以外的任何共生体都好。他甚至发明了统筹计划的方法。很了不起。”

拉芙娜瞥了提莫一眼，他正坐在小车里。提莫回头看着她，有些迟疑地笑着说：“我希望能行，拉芙娜。这正是你做的那种事，但你做得好得多。”

她露齿一笑：“有‘纵横二号’我才行。这样很好，提莫。”现在她知道是谁向大掌柜强烈推荐自己了。

杰弗里拉着小车，提莫则指出工厂车间里的各种特点，半成品部件怎样从侧门运入，蒸汽驱动的主生产线上的装配架又怎样夹住工件，以便爪族能以简单的操作完成每一道组装工序。令人吃惊的是，大掌柜一言不发，让提莫在那里尽情发挥。

杰弗里望着下方的爪族群连连点头。最后他看着大掌柜问：“每个工人工作时都离得很近。我连一个共生体也没看到。”

问题和语调都很有礼貌，但拉芙娜还是屏住了呼吸。

大掌柜没有立即回答，也许是在等提莫对答。但当八体最后开口时，他似乎已经略过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首创了工厂流水线。甚至在我分裂之前，在我还在长湖共和国时，我就已经有了最初的想法。实际上，迁到东部家园后，我便实施了这一发明。东方人思想更开放，他们甚至有这个想法的原始形式。你明白，大部分工作不需要完整的思维。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必须考虑你的工作，你就会烦躁得

发狂。于是我自己就想，为什么不采用哨兵线的想法，让每个组件都从事简单的重复性的工作呢？”

拉芙娜点点头：“我们在王国里也有类似的例子。挖路工以团队施工，各管一段，任务完成后各自还原为共生体，领取报酬，然后享受那天余下的空闲时光。”

大掌柜有些恼火地哼了一声：“如我所说，这个想法的原始形式到处都有。我在东部家园把它提高到了高雅艺术的新程度。我确信你们在王国时也听说过。问题是，那里的行业协会实在讨厌，还得买通当地贵族——”

“而东部家园这种小庙也容不下您其他伟大发明的大神。”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通过塔传来了。

“是啊，是啊，我没忘记你，维恩戴西欧斯。关于我的其他发明，嗯，你的建议从那时起便不可或缺。我必须找到更大的劳工来源，既不受琐碎争吵的干扰，又能远离木女王的视野。”

前方的过道扩大变成了台地。假如两名持枪共生体留下，台地的宽度足以让所有人站在一起。大掌柜站住了，他的几个组件走到台地边缘，招呼拉芙娜跟上来。“热带地区恰好适合我的想法。工人们可以依照我的需要组合出各种形式。北方工厂无法达到如此完美的功效……”他狡黠地向她偏了偏头，“你真的听不见吗？”

能听见的太多了：远处蒸汽机的轰鸣声，装配线持续的敲击、敲击、敲击声，运送原料线路上的推车在工厂车间里的辘辘声。正下方的露天房间里，几个爪族的脑袋凑在一起，几乎像一个共生体。或许他们就是。一道陡楼梯从那里直通她现在站立的位置。但她没听到任何爪族的咯咯声。“要听什么？”她问。

“思想声！整条装备线上无不如此。工厂都随之怒吼。”他向一直在过道上陪同他们的沉默四体努了努嘴，“你就没想过他是谁？”

“呃……”这个问题似乎没由头。

那个四体用爪族语尖鸣几声。

维恩戴西欧斯的叹息声通过无线电单体传出：“是的大人，有人告诉我，你说的是阿瑞塔莫。我承认我的脆弱。我从来无法亲临工厂。无线电让我能够有嘴巴和耳朵陪同大掌柜大人。我的助手阿瑞塔莫将他自己看到的，和无线电未能注意的东西转述给我。”他又用爪族语咯咯了几句。

大掌柜笑了：“很对，维恩戴西欧斯。但我要指出的就是，这处工厂车间是温和版的群落。不是一切共生体都能忍受的。”

神赐一直对此不做任何发言，至少在人类听力所及的频率范围内什么也没说。这个共生体的全部组件都聚集在栏杆边向下俯视。“大掌柜阁下，”他说，“事实上，这里就是热带群落的领土，而非你的保留地的一部分。”

“啊，嗯，的确如此。”然后大掌柜几乎在对自己说，“我无法想象，几百万热带群落如何能够记住某位神赐七年前坚持写下的一条小字条款。”

大掌柜的更多组件聚在栏杆边，有些探出了头，然后又退了回去。

“需要真正的坚忍气质才能对抗这种怒吼，这是磨炼逆境生存的严峻考验……我说的重点是，这些工厂与北方的工厂有本质区别。这些工厂都有各自的目标，而且能够管理原材料的流入和成品的流出。关注与决策的浪潮能随时在整个车间前后迅速传递。我的助理们做出了整体设计和基本产品铸模，而爪族群众则进行具体工作。看到下面没有，那里有五名组件的脑袋聚在一起？我敢打赌，一定出现了生产的局域‘瓶颈’，是需要凝聚注意力加以解决的事情。那五个组件也是神赐的一种组合形式。”

“一种非常临时的组合形式。”站在栏杆边的神赐说。

“他们能够灵活决策吗？”拉芙娜问，“你说这家工厂当前只会再运转四天，但这座工厂要多久才能生产完全不同的东西？”

“完全不同的东西？要看情况，”大掌柜说，“无论神赐吹得多响，热带群落还是应付不了原创设计和发明。全靠我这个天才，热带群落才逃离了它们永恒的悲惨命运。”

要是里托在就好了，你在哪儿呢？拉芙娜想。

“群落并不悲惨。”神赐反驳。

“以后再辩论吧，朋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谈判保留地时你是如何生活的。至少在物质方面，你现在的的生活如同天堂。”

“嗯，物质方面，当然啰。”神赐不屑一顾地晃晃脑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群落绝不会与你合作。”

“无论如何。”大掌柜说着，恼怒地晃着头，“每到新产品开发，最困难之处就是让热带群落确信值得干。而这需要市场调研加上处理无智慧生物的问题。我在这方面变得非常、非常内行。只要我的新发明成功，并有了工厂与运输计划，群落就需要100天建造启用一座新工厂。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想避开王国的注意力，现在也办不到了。”

大掌柜的全体组件现在都注视着拉芙娜，好像认为自己的话已打动了她。事实确实如此，她想。大掌柜的吹牛其实还远没有到位。在全然没有真正的自动化的情况下，他概括了早期科技文明的威力……而且他几乎完成了她在过去十年间尝试过的一切。

当晚，在回到他们可能受到监听的空调牢房后，杰弗里说：“大掌柜确实有自动化技术，他劝说热带群落成为他个人的自动化工具。天人啊！老剃刀做梦都没想到。”

“大掌柜不是剃刀。大掌柜就是个……”拉芙娜看了看周围的墙，把“幼稚的小丑”几个字咽了回去。

杰弗里笑了：“你不必拼写了。是的，大掌柜不是剃刀，无论新老。可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他的视线扫过拉芙娜，“我想知道，他开始是怎样把鼻子拱进群落的。共生体渗透热带爪族的努力已持续了——嗯，数个世纪。探索者进去了，出来的却是残体、单体和小型群落。他们的故事充满疯狂、组件牺牲和狂喜，但从来看不到一丝理性。最接近交易的活动便是偶尔漂流到王国的海难木筏。如果确信将来能够获益，热带群落能够完成复杂的工作，对此我们或许不应

感到惊讶。但是，大掌柜最初是怎样充分接近它们来做说服工作的呢？”

“人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哈。如果建交历史真像大掌柜说的那么久，那就不关我们所知的人类什么事了。”

拉芙娜犹豫着，不知要不要说出她有关“乌贼”的疑问。最后她耸了耸肩：“好吧，还有些神秘之处，我或许应该直接问他。我觉得，尽管他如此——”能吹善侃，“骄傲自信，但大掌柜实际上很看重人类的技术知识。”

“对！尤其是你的专长！”杰弗里咧嘴一笑，“有些事你该感谢提莫。”

拉芙娜叹了口气：“提莫干得比我们谁都强。今天你跟他说的话比我多。”下午结束时男孩被突然带走了，这是极为奇异的一天的丑陋结束。“你觉得他还好吧？”

“是的，我真的觉得他挺好。大掌柜把他拉走时，他不像你那么不安。我觉得他是想回去见格丽……我觉得格丽的情况远没有他这么好。”

“我们必须去见她，”拉芙娜说。她踌躇了一下，竭力不去看墙壁。我希望这话听起来不像有预谋。“你知道，杰弗里，今天看了这一趟之后，我认为我可以跟大掌柜一起工作。他在这里取得的成就，嗯，如果能让用来组装斯库鲁皮罗冷谷实验室的产品，二者的结合能让我们在十年间进展百年。可是，如果我们见不到格丽，如果我们不能把所有被偷走的孩子送回去，那么我无法断定，跟大掌柜以及……合作有什么意义。”为防这个主要怪物也在偷听，她用了个“嗯”字代表维恩戴西欧斯的名字。

她这一小段话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他们第二天参观的工厂在十公里开外。这次的篷车改用驮猪牵引。这还是他们在热带第一次见到的大牲畜。他们穿过停机坪，越过南端的几十座厂房，在上午的暴雨中行进。紧靠路左边的土地是市区内的沼泽，与他们在飞来途中看到的相似。东方的宫殿与机库在身后消失了。大金字塔雄踞于雨雾之上，犹如远处的高山。

最后下车时，他们发现大掌柜一行已经在等候了。就在拉芙娜跟提莫打招呼时，大掌柜开始说话了：“你们觉得这已经挺远的了吧？可工厂的数目还在成倍增加。我在一百公里外还有较小的保留地。我们得乘飞艇去那里。现在快跟上，别和提莫磨磨叽叽的了。我还有好多东西要给你看呢。”

他带着他们冒雨参观了一座燃煤发电厂。工厂车间不需要蒸汽机组，其中的设备完全由各种电动设备驱动。与他们驻足观看之处相邻的那座工厂似乎使用了某种落锤锻工艺。大掌柜声称，另一边的工厂是做电镀的。拉芙娜认为，所有这些肯定就是他们长途跋涉所要参观的东西了。但她进入厂房，发现了这座特定工厂正在制造的产品后，她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

无线电。

无线电装置成堆地码放在工厂的成品输出端。大掌柜从货架上抓起一件成品，放到拉芙娜手中。拉芙娜把这个方方正正的神奇装置转过来，她没有马上认出来。或许因为它似乎镀了金，表面光滑得如同镜面。她把它再转一下，看到了普通太阳能电池的暗淡光泽，与北方的无线电完全相同。好吧。除了毫无用处的镀金层，这是依照“纵横二号”资料制造的山寨版无线电。最近几年里，这类产品斯库鲁皮罗一定造了好几十台。啊。她的视线越过大掌柜。他身后那口箱子里能轻松地放上一千台。

她唯一能说的是：“但为什么要镀金？”

大掌柜的视线瞬间从她身上移开，投向她身后的什么地方，说：“是啊，嗯，我的本地市场更喜欢镀金的。”

拉芙娜扬起眉毛：“热带群落？”

一直在旁观的神赐好像觉得很好玩，问道：“除了群落，谁能了解它们真正的价值？”

大掌柜恼羞成怒地哼了一声，一把从拉芙娜手中抓过无线电：“它们就喜欢发亮的玩意儿。”他说，“这无关紧要。我们做得更多的是普通品种。过来，我让你看看生产步骤。”

与昨天参观的厂房相比，眼前的车间内部更整洁，对拉芙娜的耳朵来说也更安静。考虑到此处生产的是科技产品而且用电做能源，这没啥意外的。大掌柜口若悬河地解释细节。这座建筑物是无线电的最终装配点。与生产排雨槽相比，制造无线电进一步说明，生产取决于各种车间的实体网络，其中从原材料到零件、到中间产品装配、一直到这样的总装车间。每一步都毫不怀疑地剽窃自斯库鲁皮罗与“纵横二号”，但网络却是一项别出心裁的设计成就。尽管大掌柜并未说出，但拉芙娜猜测，策划这些网络是他能力的巅峰。

“我还有改进的计划，”大掌柜说，“不仅是镀金这类愚蠢的事情。我正在尝试重新创造全套无线电斗篷的设计。想想吧，我用内维尔为我们，呃，取得的一套斗篷做到了哪些事。如果无线电斗篷普及，如果我们能够安全地使用它们，这将为整个工业生产带来革命！”

拉芙娜几乎笑出声来。你有改进计划？就是说内维尔发掘不出斗篷的原始设计，对吧？他们继续向前走了好远，一路上拉芙娜沉默不语，大掌柜舌灿莲花。在八体的另一边，杰弗里拉着提莫坐在篷车里。单体塔紧紧相随，阿瑞塔莫与神赐也相距不远。一两名持枪共生体在他们后面游走。

“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掌柜问。哦哦。他最后的牛皮竟然以问题结束。

“抱歉，先生，什么——”

“我的发明超越了你本人的成就，对不对？”

或许是让他稍微正视一下现实的时候了，于是她说：“先生，你和热带群落创造了生产的奇迹——”

大掌柜扬扬得意。

“——但最基本的发明都来自王国。”

“胡言乱语！”大掌柜的所有组件都怒视着她。但他的头部没有四下摇晃，还不到初次见面时的那种杀气四溢的程度。过了片刻，他的几个组件看向别处，说：“你也有说对的地方。我很大一部分成功应该归于维恩戴西欧斯和他绝顶的谍报工作。”

“感谢您，先生，谢谢您。”是维恩戴西欧斯，他在借塔之口说话。这个怪物一定认为这次参观十分重要，所以要逐字倾听。

大掌柜在阿瑞塔莫的可视范围内大度而优雅地挥挥手。“即便如此，”他继续说，“在完整时，我是个发明天才，而在最近七年中，我恢复了这份天才。我时时刻刻都有新想法。空中翱翔的发明，海下潜游的发明。我写满了好多本笔记。但我只是一个共生体，我知道把想法转变为现实需要解决大量细节问题。事实上，让我第一次分裂的正是这一点。我当前的成功建立在三大要素的基础上：我的天才驱动、热带群落、维恩戴西欧斯的间谍工作提供的线索与细节。”

“来自我们人类。”拉芙娜说。

大掌柜耸耸肩：“来自你偷去的资料库。我看你们人类没有任何自己的发明。”

一直倾听的杰弗里脸上不禁露出吃惊的表情。冷静，杰弗里！但是没有：“你造出来的每样东西，都能在人类以前的发明创造中找到对应！我们几千年前就做出来了！每个文明种族都是这样，然后再去做真正的东西！”

大掌柜一时静默，然后问：“真……真正的东西？”他的好奇似乎多过不悦。

“总有其他的东西，先生，”拉芙娜赶快插入，同时瞪了杰弗里一眼，示意他闭嘴。

“是啊，”大掌柜说，“太空船，飞艇。”

“没错，先生。”

“但这些东西的想法我也有。”他们又继续走了几步，也许是诚实和理智令大掌柜说，“当然我知道，这些需要多年的进一步工作落实。约翰娜的弟弟说的‘真正的东西’指的就是这个吗？”

杰弗里回答：“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冒出来回答：“我们之前说过的，大人。这些从天而降的蛆妄想成神。”

大掌柜咯咯地笑了：“对了！神明的事！”他朝拉芙娜瞥了一眼，“我们当初就是借此加入人类事务中的，也就是你们两个派系间的宗教战争。”

维恩戴西欧斯兴奋地咯咯叫着赞同，然后又用萨姆诺什克语说：“事实上，他们的迷信观念，就是他们是傻瓜的最佳证明。”

神赐像平时一样在过道边游荡，俯瞰下面的装配线。他所有组件的脑袋这时都向上看。他温和地说：“我反对这种对宗教的贬损。我的神明真实存在。如果你怀疑，我邀请你到工厂车间里走一趟。”

他们沿着楼下的生产线慢慢参观时，大掌柜的态度柔和多了。拉芙娜也没有继续批评他的首创性。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因为这里确实有不少值得真心赞赏的东西。当他们到达厂房中点时，天空又下起了雨。雨水落在金属屋顶上的声音如同远处传来的鼓点。除了偶尔的闪电，室内一片昏暗。生产线关键站点上亮起了灯光——这确实为这里平添了几分自动化色彩。

如同昨天的工厂一样，这里的过道中央有一块宽阔的四方平台。今天，大掌柜挥手让其他人停下，却带着拉芙娜走上平台，好像要进行私下谈话。她回头看看那些随从。私下谈话？提莫或杰弗里肯定听不见她和大掌柜的交谈——可其他人呢？雷声轰鸣，雨声也变大了。好吧。如果大掌柜肯好好地定向发声，其他爪族或许听不见他的话。

然而，也许那根本不重要。“你知道，”他说，“为我工作，你会大显身手。”

“备感荣幸，先生，但我还不确定——”

“哦，我想你明白，我的确非常善于发掘潜在人才。你曾指出了我在生产管理中的弱点，坦白地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他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对方理解这一赞扬。然后他问：“你知道我正准备与内维尔·斯托赫特和王国结盟吗？”

“你说过这件事，是的。但木女王呢？”

他不在乎地一摆手：“枝节问题罢了。再过一两天，我会飞去王国正式缔约。我估计会在1024台无线电运达的时候同时着陆，它们是表明我方经济实力的礼物。维恩戴西欧斯向我保证，木女王会对其中的含义极为动容，与我和内维尔合作会让她获益良多。于我自己——嗯，我可以从幕后走到台前，这就和当初我同内维尔达成协约时一样关键。现在他将为提供全面的，可以直接浏览‘纵横二号’资料库的权限。”

“啊。”虽然大掌柜弄错了“协约”的发音，不过他的要点表达得再清楚不过。

“是的。而你，作为我的雇员，也能因此大为获益。你将得到保护，不受内维尔伤害；你将能进入‘纵横二号’的资料库；你可以利用热带群落的生产开展你自己的宗教项目，当然这需要与群落另行商讨。相应地，我希望你做两件事作为给我的回报：第一，你要劝说你在两腿人中的派系，停止反对内维尔；第二，你要，嗯……要用‘纵横二号’帮我解决各种生产问题。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要把我的天才构想转变为实际产品，我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内维尔能帮上一点忙，但我开始相信，说到‘纵横二号’的资料库，你才是金牌大拿。”他顿了一下，或许是给拉芙娜一点时间来理解这句恭维。“好吧，你看怎么样？”

我可以把对杰弗里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你大概已经听到了吧。工厂外，电闪雷鸣，一场真正的风暴正在蓄势待发。在此之上的空气应该冰冷而干燥，而且越往上越稀薄，直到星际真空。在那之外三十光年的什么地方……瘟疫正在向这边赶来，这个世界的末日会随

之而至。或许还远不止于此。今天，此时此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避免这一结局。

她回过神来，看着等待回答的八体问：“内维尔怎么办？”

“内维尔继续领导两腿人。我不会为了得到新盟友而背叛老盟友的。”大掌柜咧嘴一笑，“开心点。维恩戴西欧斯告诉我，内维尔也会和你一样，对这个交易感到不快。”

嗯。她的视线越过平台，看看站在提莫旁边的杰弗里。一道蓝白色的闪电照亮了所有的人。他们都朝她看着。就在他们身前，阿瑞塔莫的组件散开着，无疑他在努力倾听。

她转身一个接一个地看着大掌柜的组件：“我要你偷走的孩子。”

“提莫和格丽。当然。我……我为第三名人类感到遗憾，尽管他的死是个意外。”他似乎想再说些什么，或许要找个借口。她了解了大掌柜的一个特点：他无法容忍自己是错的。

“而且不能再有新的杀戮了。”她说。

“当然，”但接着共生体身上泛起了慌张，“不能再杀，但可以以命抵命。约翰娜·奥尔森多杀害了我的兄弟。必须血债血偿，没有借口，不能妥协。”

另一道闪电撕裂长空。雷声过后，拉芙娜用坚定的声音低声回答：“那你去找维恩戴西欧斯吧。他才是杀害你兄弟的凶手。”

大掌柜低吼一声：“你撒谎，或者你又在老生常谈。这些年来，我找了不少证据，并不只是维恩戴西欧斯说的。内维尔·斯托赫特和约翰娜难道不是共生情侣关系吗？他本人说约翰娜承认过。我有时想，是不是就是这件事让他背叛她的。或许他确实对共生体的生命有几分尊重……我发现你张着嘴什么都不说。你很惊讶吗？”

“不——不。”片刻间，她觉得自己随时会扑向大掌柜。她努力咽下一口气说：“内维尔说谎。维恩戴西欧斯也在说谎。”

“啊，这么说我被骗子包围了？”大掌柜耸了耸肩膀，他的两个组件回头看着杰弗里和其他人，“你知道约翰娜·奥尔森多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拉芙娜简短答道，这不是谎言，因为她只有猜测。

“好吧，我也不知道。维恩戴西欧斯也不知道。自从我们劫持你的那一夜起，她和她的朋友行脚，还有他们的飞行器，就再没人见过。我怀疑她躲回了王国，在木女王的保护下。维恩戴西欧斯认为她可能死了，那艘疯狂的飞行机器最后坠毁了。”找不到她我是不会罢手的！他发出了或许意味着绝望的小声尖叫，“不过，维恩戴西欧斯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他说约翰娜的弟弟很可能知道谋杀我兄弟的情况。如果他确实知道，用上几天专业刑讯就应该能得出真相。”

“你不要——”

“维恩戴西欧斯说，约翰娜的弟弟很可能会撑过刑讯，但他无法保证。”他所有的组件一齐看向拉芙娜。

拉芙娜逼近共生体，只差踩上他的爪子。现在，大部分大掌柜的眼睛都得直视她的面孔。“不许再造杀孽！”

大掌柜的组件聚成一团，组成共生体，其中两个组件的头高于拉芙娜的眼睛。他身体前倾，獠牙毕露：“你不要搞错了，人类。我将找出约翰娜·奥尔森多。如果她的弟弟中途死了，那也是一种正义。一报还一报。”

两天后，大掌柜大肆吹嘘的王国远征即将开启。拉芙娜与八体之间的僵局依然如故。好消息是杰弗里安然无恙，没有落入维恩戴西欧斯的魔掌。坏消息……尚不完全清楚，或许取决于大掌柜此行的计划。

太阳刚刚升起，一辆篷车便带着他们来到机场。通常的那位持枪共生体小跑着跟随。天气已经晴朗，空气潮湿无风，而且几乎算得上凉爽。机场北端，两座机库门已经打开，他们的飞艇被拖了出来。

他们停在一处积水旁。持枪共生体没有制止杰弗里爬出篷车。片刻后拉芙娜也爬下去了，尽管跟在篷车上相比，站在地上的视野会相对窄些。杰弗里围着篷车走着。

拉芙娜手搭凉棚眺望远方。从这个距离她看不清飞艇的细节。“看来真是在做起飞准备，”她说，“我们这里离什么地方都不近。”

杰弗里站到她身旁：“我估计这又是心理战。大掌柜不会把你留下的。他真的需要你。”

拉芙娜有一阵子什么都没说。杰弗里可能是对的。过去四天里，她遍尝了大掌柜的自吹自擂与虚声恫吓，还有偶尔的凶神恶煞。估计在大掌柜起飞前他们之间还会有一次对峙，但即使她赢了也未必有好结果。他们会让杰弗里上哪艘飞艇呢？还有，那几个人会在——

“提莫、格丽、阿姆迪和螺旋牙线在哪里？”杰弗里问，仿佛读懂了她的心思，“自从你那次让大掌柜滚蛋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提莫了。”对最近的对峙，杰弗里在毫不留情地奚落她。同时，在这么长时间内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他最欣赏这次的“缺乏自制”。

他们站住观察机库周围的动向，看是不是有其他篷车从宫殿和维恩戴西欧斯那座同样富丽的偏殿驶出。宽阔的潮湿混凝土地面上出现

了诡异而又明显的寂静，似乎是对远处金字塔的致敬。阳光穿透东方的云层，在大金字塔金色的表面上闪耀。当太阳升到雷雨云层之上时，日光倾泻在大地上，明亮而又令人振奋……但一来到地面便会令人感到炎热难挨。

“大掌柜想热化我们。”杰弗里说，“我们应该回车上去。那里有阴凉。”他们的驾驶员早就退到阴凉处了。

拉芙娜再次环顾四周。阳光一来，一切都有了强烈的反差。她先前看到的浅水洼比她想的要远，而且它并不浅。“嘿，杰弗里。我们离最近的乌贼池只有大约四十米远。”

她开始朝池塘走去，杰弗里也在片刻后跟上了。持枪共生体发出吃惊的尖叫。他们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的，似乎想让他们回去，但枪口一直朝下，表情似乎恼怒多于专横。

到了水池时杰弗里说：“一辆车刚离开宫殿。想不想赌里面是大掌柜？”

她抬头看去。似乎几乎看不出那辆篷车在移动。啊，它正转向这边，而不是机库。是的，最后一次冲突。她不怕与大掌柜辩论，但她担心辩论失败的后果。这一次，他们的对峙必定会分出胜负。

她跪在水池边，希望看上去并不关心谁可能正在注视她。尽管这里有开阔的水面，但吸血昆虫的密集程度并不高于其他任何地方。或许它们并没有喜水幼虫期。又或许……整个水面不时微有波动，触须出水闪现。这么说，除了其他优点外，乌贼还喜食昆虫。

她探身水池边缘向下直视。池塘的混凝土壁很深，池底看来在水下一两米处。有一只乌贼般的生物。还有一只。几秒钟后，它们就在她凝视的水边集结成群了。

“我们好像吸引了它们的注意力。”杰弗里说。

“是啊。”她把手伸进温暖的水里。

“小心！”杰弗里抓住她的胳膊，想把她拉回来。

“没事。它们和爪族相处得足够融洽。”此外，她想验证一个想法。

“但你不知道水池里还有什么。”

小小的身体在她手边翻腾，闪光的大眼睛好奇地隔水看着她。她感觉有触须缠住她的手指轻轻地拖曳。她托起这个生物仔细观看。它很小，似乎没有智力，但是——

“嘿，嘿，嘿！”一个小小的声音尖叫着，“嘿，人类。嘿，两个人类！”触碰她手指的乌贼松开了触须。乌贼群四散而去，但片刻后，更大的一群又聚涌过来了。几十个小小的声音用简单的萨姆诺什克语打招呼。

杰弗里松开她的胳膊，也跪在她身边说：“这么说它们真的会说话！不知和单体比较谁更聪明。”

“哦，我认为它们聪明多了。”这还只是个想法，但是——她朝机场瞟了一眼。另一个持枪共生体跟着的车更接近了。她认得车上的精美纹饰：大掌柜来了。或许现在到了使用她的小小理论的时候了。

她和杰弗里站起来，但没有离开水池边。他的篷车慢慢停在另一辆车旁。拉芙娜和杰弗里没有动，有人在车里发出恼怒的咯咯声。片刻后，大掌柜的驾驶员将篷车开到了乌贼池边。

八体纷纷下车，身后是一个无线电单体——嘿，看起来像泽克！他身后是一个她更期待见到的随行者，里托。她还那样，正对什么事大声抱怨。大掌柜瞥她一眼，示意她安静点，于是她改为偶尔的嘀咕。她随着泽克走了几步，然后注意到了水池。她在水池边跑了起来。一时间大家都不必听她抱怨了。

大掌柜以轻车简从探访贫民的领导架势向他们缓步走来。啊哈，维恩戴西欧斯和阿瑞塔莫都没来。运气不错，拉芙娜想。

“看来今天会……会非常暖和。”大掌柜说，他的格丽嗓音听起来还是那么不协调。

“我看肯定会是的，先生。”拉芙娜回答。

八体咧嘴一笑：“那无所谓。今天下午我就会起飞。你知道，即使在几百米之上，空气也会相当凉爽。这是自然本身的空调。我想我在旅行途中会很舒服。”

“那就是说，你不带我们去？”拉芙娜尽量云淡风轻地问。

“乘客与空勤人员还没有最终确定。”他说。他的两个组件目光犀利地盯着杰弗里。

拉芙娜继续顺着话题往下说：“维恩戴西欧斯去吗？”

“当然。他坐第二艘飞艇。”大掌柜朝机库方向晃晃鼻子，“没有阿瑞塔莫的地方了。但我们还有网络。我会继续监督我的全球经营。”

“里托呢？”杰弗里问，仿佛只是在打发时间。

大掌柜恼怒地哼了一声：“里托不去。在封闭的空间内，那小怪物——我是说，那个忠实雇员的残体——实在太难对付了。”他所有的组件头部都转向拉芙娜，“但这不是你们俩要问的重要问题吧。”

拉芙娜尽力与他对视：“当然不是。还有我和杰弗里，以及你偷走的孩子们，格丽、提莫和——”

“不行。”虽然他用了小女孩的高频嗓音，但答案是断然否决，“他们要留下。”

“但是——”

“我不希望他们碍事。我——”共生体内心有了微妙的转变。拉芙娜几乎觉得，他心中什么地方感到尴尬，想要表现得坦白一点。

“提莫是个好员工，和共生体同样值得敬重。他在这里很安全。格丽也很安全。尽管他们是人类，但保护他们对我也很重要。你该知道，维恩戴西欧斯甚至比我更讨厌人类，而且有时候我会想，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你们多么脆弱。甚至连我都发觉，很难理解真正的新思维意味着什么：这不是自然的状态。我保证最后会把他们还给你。在此期间我也会让他们远离维恩戴西欧斯。”他向拉芙娜努努鼻子，“我想带

你一起去。和你一起被抓住的共生体会和维恩戴西欧斯一起去北方。他们可以很好地验证你的说法。”

“杰弗里呢？”拉芙娜问。

“取决于你们两人。我想知道约翰娜·奥尔森多在哪儿。你们隐瞒了些什么。我们听到了你们昨天在牢房里的密谋。坦白实情，你们俩都可以坐我的飞艇过去。”

“我们说的就是实情，”杰弗里说，“而且也没什么密谋！”不过他们的确用了几个小时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什么。大多数谈话都是静悄悄地写字，或者是隐晦的暗示。

大掌柜的话语与杰弗里同时传出：“否则——就像两天前我对你们说的那样。杰弗里将随维恩戴西欧斯前往北方。”

“我肯定会让约翰娜的弟弟开口的，大人。”这是通过泽克传出的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

拉芙娜瞥了杰弗里一眼，看到了他不耐烦的神色。他们的“密谋”结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有什么可坦白的，而对方又不相信这是事实，那你就没法说服他人。好吧，假装坦白或许能推迟最坏的结果。若不是她劝过杰弗里，由她先采取行动，他早就开始说谎了。一定另有办法，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但如果真有解决办法的话，昨天他们那般费尽心机也该找到了。背向大掌柜、杰弗里和泽克，她凝望着水塘。在中心附近有些她之前没留意的东西。这里或那里，有些伸出水面的触须在慢慢晃动。它们并不捕捉昆虫。那些触须更大，更像藻类的叶片而不是乌贼的触手。这就是支持她的乌贼理论的确切证据。她感到自己在抿嘴微笑：换个场合，她一定会高声欢叫。

她回头看着大掌柜。除了与杰弗里商定的谎言，她再无其他准备，但如果现在拖不住时间的话，那就真的糟糕了。“机场如此宽阔，你却将我们带到这里来。你想让我们看这片水池，是吧？为什么？”

泽克发出愤慨的和声。一定是维恩戴西欧斯对改变话题不耐烦了。所幸大掌柜组件众多，他的注意力更易分散。他侧身而行，几个组件向水池上瞟了一眼。最终说话时，他权威人士的语气无可置疑：

“我注意到，你从未对乌贼提出过实质性的问题，甚至在与约翰娜弟弟独处时也没有。我在想，你是否意识到了它们对我的计划何等重要。”

拉芙娜点点头：“我有一项理论。现在我认为，我对乌贼的了解比你多得多。”

“哦，真的？”大掌柜挑衅似的走上前来，“你认为自己知道了什么？”他看上去不像在发怒，但她感到，这个共生体作为商人和发明家的庞大自我被激怒了。

“乌贼并不是没有脑子，只知模仿。它们已经学会了你的语言，而且最近也学会了我的。它们能够有条理地说这两种语言。”

“是的，那又如何？”

“乌贼就是你最初与热带群落沟通的媒介，也是你在所有共生体失败后，依靠的交流媒介。”

大掌柜发出一串咔嚓声，表示喝彩：“非常好。完全正确。”他稳定了下来，语气友好地继续说，“看见里托正在和它们玩吗？”在水池另一端，里托正在前后奔跑，高声地对着水面咯咯，随之水池中细小的声音纷纷作答，“是瑞玛斯里托菲尔把这些生物从南海带回来的，但依靠它们与群落沟通是我的想法。瑞玛斯里托菲尔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我不知道它们被吃了多少，它们似乎丝毫不珍惜自身的性命。最终，瑞玛斯里托菲尔放弃了，但我要求他回去再试。和往常一样，我的勤奋和坚持得到了回报。”他得意扬扬地抬头，“这只是前进的一小步。之后我们又发现了几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并得以通过谈判取得了第一块在这里的保留地。”他的爪子挥舞着，朝机场、宫殿和工厂那边大大地画了个圈，“其他的一切众所周知。”

“这么奇怪的东西竟然会说话、能思考，你从来没有为此困惑过吗？”

“嗯，我当然困惑。我总是在考虑事物的深层含义。早先我提出过一个理论，认为它们可能是鲸的幼体状态。众所周知，鲸的智力高于鼬鼠，几乎和单体一样聪明。而且它们在池塘中游泳，可能还更聪明。”

过去十年，鲸的尸体偶尔会被潮水冲上王国的海岸。拉芙娜观摩过其中两具的解剖过程。它们像是水生哺乳动物。她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简单的系统分析，得出结论，这些动物是爪族的远亲，那种永远不可能再返回陆地生活的远亲。“乌贼不可能是幼体鲸。”她说。

“嗯，这我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些生物最终都会失去智力。只有为数不多的个体能够生存超过一年，它们会像植物一样扎根，变成没有思维的产卵生物，从而生出下一代乌贼。在我发现这一现象之前，我在这儿的整个经营几乎全部崩溃。我派出一支考察队回到南海，找到了它们产卵的唯一岛礁，然后把所有能够找到的成熟产卵植株连根带回。你可以看到它们露出水面的部分。”

“我看到了。”现在叶片出水比以前略高，而且更多地把叶面朝向人类和池边的共生体。这景象如此熟悉，如此令人振奋……也如此令人不安。哦，范……在明亮的阳光下，她甚至看得见叶子上的眼状斑点。它们或多或少没有思想，但这也是朋友的孩子尚存的证据。她沿着池边走向最靠近叶片丛生的地点，“你把它们连根拔起带了过来？它们能活下来是你走运。它们更喜欢开阔海水的波浪，而不是这个咸水泥塘。”

“什么？你怎么知道？”大掌柜的话语中既有气愤也有好奇。本已坐下的组件又爬了起来，跟在她身后。

杰弗里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不可能的，拉芙娜！乌贼看起来完全不一样。那些眼睛，那——”

“它们是车行树的幼体，杰弗里。我以前没见过车行树幼体，所以我无法肯定。看看它们长大的样子吧。”她朝那丛叶子一挥手。

大掌柜围住了她：“你知道什么？只因为它们来自海洋，你就猜想那里是它们的理想生长地？听着，自从我把它们带到沼泽河口以后，它们的繁殖数量已经翻了一百倍。”

维恩戴西欧斯（通过犹豫不决地跟来的泽克之口）问：“大人，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他的语气哀伤。可怜的维恩戴西欧斯，拉芙娜想。他已经策划好了下一轮拷问，现在却受到了拖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这个题外话拖延更长的时间。对此她仍旧毫无头绪。

她所能做的，只是与大掌柜就专业问题展开学术交流。她俯视着围在身边的八体问：“告诉我，大掌柜，你是否知道，两个智慧种族在一个世界中共生何等罕见？”

“我当然知道！维恩戴西欧斯的间谍告诉过我很多其他世界的情况。多个智慧种族共存的例子到处都是。”

拉芙娜摇摇头：“那是在飞跃界，先生，那里有高速星际旅行和像样的科技。爬行界的进化通过古老的血缘方式以生物学速度进行。在这里，新的智慧物种无法容忍竞争。如果两个智慧种族自然出现，一方势必会在竞争中灭绝另一方，而且通常发生在双方尚未开始记载历史的时候。”

“胡说！”但他还是把自己的组件凑到一起，一起紧靠着努力思考，“所以，或者是惊人的幸运，或者——”

“或者就是，你的乌贼就和我们人类一样，是最近来自外太空的物种。事实上，这些都是我的两名船员同伴的子孙。”

大掌柜踌躇了：“这没有道理啊，但我也不认为你说谎能有什么好处。无论如何，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生物没有科技。成年体就是些产卵的个体，不会说话。它们是植物。”他喊叫起来，“它们一定是了不起的船员伙伴吧。你把它们当作观赏性植物吗？你曾经——”他顿了一下，用爪族语咯咯说了几声，那是个提问。两名持枪共生体做出了否定的答复，然后散开……是去看，还是去听？

拉芙娜没有多加注意。她看着叶子直接长在茎上的车行树。他们被大掌柜永久固定在他插种他们的地方。应该是绿茎的下一代。在没有小车——哪怕是绿茎自产自用的那种小车——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形成新的记忆。他们单纯无知，就像这个种族获得飞升之前一样。但我很高兴，绿茎，你的孩子们活了下来。

“那是什么声音？”

“啊？”一直看着水面的拉芙娜回头望去，发现大掌柜的组件沿着水池散开，做出警觉聆听状，“我什么都没听到。”她说。

大掌柜恼火地哼了一声：“有些声音的频率高到连你也听得见，而且音量在增大。”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杰弗里说。

“出了什么事？”维恩戴西欧斯比任何人都更摸不着头脑。

拉芙娜也能听到了……是嗡嗡声。如此熟悉的声音，完全不可能发生。她越过池子看去，看着那些由叶子指明了位置的固定不动的成年植株。就在最后的几秒钟内，这些纤长的叶片中有几片抬高了一点。不可能，不可能。但可以检测。她轻轻挥挥手，沿着池边快走几步，险些撞到大掌柜的一个组件。高高竖起的叶子转过来随着她的动作移动。他们相互间发出嘎嘎声，这是它们自己的语言，是拉芙娜听不懂的语言，但这无关紧要。尽管受到水的抑制，但嗡嗡声变成了可以识别的声音合成器语言：“拉芙娜，哦，拉芙娜！”

“绿茎？”

“这是什么？产卵植株不说话！”大掌柜的组件在拉芙娜身边围成一团。他的一些脚掌搭在她的肩上，以便能从尽量高的位置向下看。两名持枪共生体也分别从拉芙娜的左右沿着池水向她靠拢。拉芙娜只是模糊地觉得大掌柜挥手让他们退下。

或许奇迹是有限度的。绿茎又说了一次拉芙娜的名字，只是现在声音合成的音调时高时低，音节几乎难以理解。因为长期未用而失效，还是年久失修？也许大掌柜没有注意到小车，在移栽过程中被砍掉了。拉芙娜伸出双臂，朝她的朋友连连挥手。

“产卵植株不可能动的！”大掌柜尖声叫道。他在拉芙娜肩上摇晃的组件失去了平衡，掉进了水池。其余组件把落水组件从水池里拉了出来——可他和拉芙娜都全神贯注地盯住了水池中利刃般的高大叶片。他们正在移动。这是一种痉挛式的前进，前进一米，倒退半米。摇晃着的车行树渐行渐近，拉芙娜能看到他们在水下的身体。她看到了绿茎隆起的茎、较矮的叶子。小车平整的平台……并没有丢失，只是被遮住了。怪不得大掌柜的员工没发现这套装置。现在拉芙娜看到了光滑的复合材料：绿茎现在奋力活动，刮掉独守小岛礁多年结在她身上的珊瑚。

在绿茎挪动到池边前，她的叶子滑过了拉芙娜的胳膊。这个动作，既是在看，也是在摸。

“我做了很长的梦，”语音合成器的故障消去了一两个词，“现在离开最初的地方了。我一直在想你怎么样了。”更多的嗡嗡声，“我有这么多孩子，孩子们也有了这么多孩子。真对不起，拉芙娜。你的善良和我收敛自己的承诺，我依然深深记在心里。对不起。”

拉芙娜笑了：“我也记得你的承诺。但你是受到邀请来这里的——朋友的邀请。”她向站在自己周围的大掌柜挥手，“你的孩子们受到了保护，他们的数量之多，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的吧。”拉芙娜看着大掌柜，“难道不是这样吗，先生？”

大掌柜的全体组件都蹲在地上，所有眼睛都看着这棵会动的神奇植物。这似乎是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他的两个组件抬头看着她：“抱歉，你问的是什麼？”

“我说你是一个朋友，你邀请绿茎和她的全体子孙住在这里。这不对吗？”

“我，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我也没想到这位，嗯……”

“绿茎。”拉芙娜给他提词。

“绿茎是个能交流的人。”他的一半组件都在盯着拉芙娜，另一半盯着绿茎，最后他大声说：“当然！你说出了明显的事实。我是绿茎的朋友。我很高兴她在这里，做她正在做的事。”

绿茎的一片叶子拂过大掌柜最靠近她的组件的头：“谢谢你，先生。我想得很慢，梦做得很多。我的小车不容易记事，但我和我的小车会成为好仆人？居民？”

“员工。”大掌柜坚定地说。

“见到拉芙娜我太高兴了。已经过去——？”

“好多年了。”拉芙娜说，“我找不到你。”

“这段时间对我不很重要。这些是你现在的朋友？”

拉芙娜看了看大掌柜，又看了看显然正在给维恩戴西欧斯传递的泽克。现在她还不能说出事实，说出来绿茎也无法理解。拉芙娜恐怕得花几周时间不断重复，才能让绿茎记住。她再次转身面向绿茎说：“这位大掌柜是我的朋友。”她挥手指着身边的八体。

语音合成器嗡嗡作响：“好。好。我很高兴。坐下来对我重复几次。”如果这台设备没有这么旧，也不在水里，它或许能发出开朗的笑声。

拉芙娜远望着绿茎所在水池背后的北方。在她们谈话期间，大掌柜的大飞艇已被完全拖出了机库。缆绳和几十根捆带将它固定在着陆塔上。她瞥了大掌柜一眼：“这要花些时间。”

大掌柜看了看自己，然后回头看着绿茎。最后他说：“绿茎，这么说，拉芙娜·伯格森多是你的朋友？”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大掌柜前往王国远征的日期推迟了一天。其间大多数时候，拉芙娜、杰弗里和大掌柜都围坐在乌贼水池或称小车行树水池旁对绿茎解释，说他们将短期离开，然后带着有趣的消息和计划回来。或许重复一天已经够了。绿茎会记得，也会用发明家兼买卖人的大掌柜已经非常感兴趣的方式合作。

大掌柜根本没有说到任何让步，就连拉芙娜与他单独说话时都没有提。第二天，杰弗里和拉芙娜都上了大掌柜的飞艇。

小时候在飞跃界，拉芙娜·伯格森将太空航行与自动计算之前的一切统统称为“前科技”的空想产物。拉芙娜与爪族一起的这些年是一次永无终止的发现之旅。她由此认识到，哪怕最简单的进步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人的生活。大掌柜的飞艇尽管原始，但要知道，她曾徒步走过他们如今正在飞过的许多地方。曾经需要几十天的艰苦跋涉才能走完的路程，现在几小时便能飞到。这本来可以是一段愉快的航行，可惜第一天，他们都被关在那个熟悉的小舱里。

第二天上午他们迅速下降。气流颠簸，通过云层落在地面上的阴影可以判断航行方向的偏差。不知晚上什么时候大掌柜改变了飞艇的航向。他们能看到远方维恩戴西欧斯的飞艇。它跟在他们后面，但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视野外。

一个四体来敲门，但没带早餐。“走这边，走这边。”他说。等拉芙娜爬出舱口，右边的四体已经在前面走出一两米远了，只偶尔看向她这边。左边是他们的持枪共生体。他在飞艇上装备的是短管枪械，枪口向下。

“注意那些枪。”她回头对杰弗里说。

“嘿，伙计。”走入过道时，杰弗里向持枪共生体打招呼。

他们被四体和持枪共生体一前一后夹在中间，向前走得很慢。走廊上等距离地排列着其他舱室：更多的特等舱。每个岔道口上的罩灯都亮着。她再次祈祷：真心希望这些家伙也偷走了稳定氢气的技术。

过道沿着整个飞艇伸展，随着艇腹略微画出一条曲线。他们前往飞艇首部，大掌柜自然在那里处理要事。

飞艇客舱区终于到头，他们走进一条横截包厢区的通道，通道两边都有十五厘米宽的通常舷窗，射入的日光比罩灯明亮得多。空旷的空间中央是爪族用的旋梯，阶梯如风扇叶片，非常适合爪族组件单向

上下。四体让一个组件跨上楼梯。拉芙娜听到他咯咯地叫起来，大概是通报人类来了。片刻后，组件快速走下台阶，四体说：“现在请上楼。”

拉芙娜第一个上去，她像滑稽剧演员一样扭曲身子前行。但她毕竟没被卡住，踏上了顶层的地毯，明亮的日光照耀眼前。

天人呀。用最原始的技术，大掌柜成功地造就了连飞跃设计师也会赞叹的视觉效果。这家伙虽然有点自吹自擂，但他的想象力的确与之相称。

大掌柜的会客厅将近十米宽。天花板配合艇身有向上的弧度，有些地方足够高，能让人类直立。这里没有肮脏的玻璃舷窗。大掌柜尚未剽窃制造大块无暇玻璃板的技术，但他将对微型舷窗的利用做到了极致。几百块微型玻璃镶嵌在精致的金属网格里，环绕着舱室右舷。不出所料，大掌柜端坐在王座上，这让他具有最佳视野。他的两个组件似乎朝她这边看，其他的则向外看着阳光照耀下的景色，明亮的光线照得他们轮廓清晰。

下面传来了杰弗里不悦的咒骂声。杰弗里爬梯子爬到一半时，因为体形太大卡在了第一道转弯处。

她伸手下去抓住杰弗里的双手，杰弗里双脚蹬在楼梯井的远端。她向上拉，杰弗里用力爬，一次一厘米地向上前进。随着金属的断裂声，杰弗里总算上来了。他摊开手脚趴在上层甲板的地毯上，然后翻身坐起。

有人用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说了起来：“那个大个人类正在拆您的楼梯。我告诉过您，这些人类就是破坏大王，碰啥毁啥，但没想到会有这么活生生的例子。”

还有人轻蔑地嘀咕着。拉芙娜环顾四周。啊，裹着无线电斗篷的泽克坐在单独的座位上。这就是说，还有别人在听，提出建议。还有人亲身到场吗？她发现身后的楼梯井那里有一两个持枪共生体的脑袋。等等。还有一个，既非共生体也非无线电斗篷组件：是里托。那个单体正坐在大掌柜王座右侧的阳光中，看来对自己很满意，像是做了什么大事又平安无事的样子。

拉芙娜指了指这个单体：“我以为你会把里托留在热带地区呢？”她对大掌柜说。大掌柜恼怒地哼了一声：“是啊。这家伙昨晚从一个储物柜里冒了出来。瑞玛斯里托菲尔是个优秀员工，但我或许过分尊敬他的过去了。”他用怀疑的目光瞪了一眼自己部下的残体。里托满不在乎地在天鹅绒坐垫里扭着身子，发出一串连拉芙娜都能听出来的放肆和声。

大掌柜漠视了这些话。他气派十足地向前一指：“我们正在接近王国。”

从她所坐的位置望出去，拉芙娜只能看到天空。她跪坐起来，从船首的窗户向下望去，她看得到明亮得耀眼的白雪、星罗棋布的阴影和黑色的岩石。冰川与冰牙山脉的山峰散布在他们眼前。她想起了那些地图，阿姆迪计划中的最后一环就是穿过这些山峰。下方的山谷通往王国南部边界线上众多哨所中的一个。

“看来你还得翻过几座山。”杰弗里说。

维恩戴西欧斯通过泽克说：“好好享受延误的时间吧，人类。内维尔很快就会把你们带走。”

大掌柜专横地说了句什么，然后是萨姆诺什克语：“我才是话语人，不是内维尔。”

“抱歉，先生。”维恩戴西欧斯道，“当然，内维尔说了不算。”

八体的几个组件看着杰弗里：“我们最迟明天越过群山。风可比潮汐变得快得多。”即使背着光，你也能看出他目光不善。

接下来，大掌柜沉默了片刻。所有八个组件凝视着闪光的雪原和参差不齐的黑色岩石。大家都知道，这是大掌柜的英雄人设，要让人敬畏有加。或许里托也是这么想的：她发出了藐视的评论。大掌柜一笑置之。

来自船尾压抑的发动机声渐渐增大。应该是置身飞艇控制室内驾驶员们又在改变航向了。拉芙娜在想：出发日期推迟一天，这对大掌柜和内维尔各自的计划会有什么影响呢？而且我还在想，他的船员们

曾经是多么频繁地在群山之间往返呢？她被劫持前没有过这种事，因为“纵横二号”会立刻发现入侵者。

在漫长的转弯过程中，拉芙娜突然失衡，摔倒在甲板上。杰弗里扶住她的双肩，然后他们在乱流中费力地坚持了大约三十秒钟。

爪族则应对从容。他们没用安全带，但他们的座位上有一排排木条，她看到每只爪子的指甲都牢牢地包在抓柄里。

大掌柜对泽克发出一串咯咯声。

杰弗里翻译说：“他正和维恩戴西欧斯谈论飞艇的颠簸。”

泽克回以尖叫。他的无线电斗篷先前滑向身侧，偏离了震膜中心。可怜的家伙左右耸动肩膀，这才让斗篷复原。他慢慢地发出七个单独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组件的名字。他是在检查自己能否与其余组件连通吗？

然后，维恩戴西欧斯又上线了：“我们没事，但气流很不稳定。告诉人类，他们的共生体组件好像感受到些许不适……”没错，就是威胁。或许维恩戴西欧斯认为她会说些什么，而这些话将会打动大掌柜。

大掌柜郑重地点头，没听出拉芙娜听到的话外音：“我们必须在这些山峰前迂回通过。我确信空气中有风口，就像陆地上的山峰间有让步行者穿越的山口一样。差别在于，风口位置只能靠猜，并且时时改变。我再说一遍，我们会在上午穿越这些山峰。”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从来不会被人质疑的人。

航行路线又调整了两次，这是缓慢跨越冰牙山脉的一次横扫，但除了迎面高速吹来的疾风，他们一无所获。显然他们没有找到穿越山脉的风口。大掌柜再次展现了他的学霸气质，与拉芙娜讨论“高层太空”作为消遣。

“我过去常常思索天空之外的空间会是什么，”他说，“但考虑这个问题赚不到一个铜板，于是我不再发挥这方面的想象力了。现在我希望自己当时能有更多的理解。你们人类在胡作非为的同时却也

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总有一天我们会探访最高的太空，而不是在山峰中辗转。”

“是啊，先生。”拉芙娜说，“星星其实也不算很高。”

就在他们讨论这些意味着什么的时刻，飞艇已经又绕了一圈。她谈到了界区分野和光速限制，大掌柜认为这是幼稚的否定论。接着她试图解释瘟疫，对此他更是毫无兴趣。

“别再扯那套宗教的怪话！”他说，“我要的是有头脑、能接受新概念的人类。我们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前提是我的想法、你的机械技术，还有内维尔的——无论什么。”

“而且没有木女王的干涉。”维恩戴西欧斯插嘴说。

“是的，当然，”大掌柜说。他的一两个脑袋看着窗外的山峦。午后的阴影在岩石与冰川间拉得修长。“简直难以忍受！”他说，“今夜会有月光，但我无法像白天那样冒险靠近山峰。”里托咯咯地说了什么。

“你住嘴！”大掌柜回答。八体对里托的容忍度远不如当天早些时候。他对泽克那边努了努鼻子，“再耽搁一天会有什么后果？”

维恩戴西欧斯答话时显得比通常更加小心翼翼：“只怕内维尔·斯托赫特会……呃，他说他安排了一次公开会面，使用了各种诡计，逼木女王出席。如果我们明天下午之前不能到达，他担心就要大祸临头了。”

“这个该死的两腿人。我应该直接跟他谈！”

“恐怕没用，大人。我觉得内维尔在这件事上是实事求是的。我知道很难占到木女王的上风。”

“只有木女王吗？约翰娜露面了吗？行脚呢？”

“没有，大人。”

“密切观察，提防突变。”大掌柜沉默片刻后又说，“就算不考虑内维尔，我们也需要在下午前抵达。还有海上的货船队呢。那可是

好多吨货物，包括1024台无线电，是一份肯定会让人类和木女王的支持者动容的礼物。这简直就像背在持枪共生体背上的一千支枪。你肯定舰队会在中午到达？”

“是的，大人。进展非常稳定。内维尔一直在追踪，我们自己的特务现在也已经发现它了。”

“那好，”大掌柜重重地点点头，“有关营销我学到的一件事是，你必须把展销、出售和产品协调起来。我——”

泽克打断了他的话，但却不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直接收到船队的报告？他们有无线电，我们应该直接要求他们推迟靠岸，直到符合总的日程安排。”

维恩戴西欧斯对这位未知发话者答道：“我们确实没有接到直接报告。不管怎么说，热带群落不仅仅是盟友，而那些木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船队本不该那么早离港，但它毕竟装上了全部货物。”

“维恩戴西欧斯在回答谁？”拉芙娜脱口问道。不论是谁，他的萨姆诺什克语相当流利，而且声音听上去异常熟悉。

大掌柜说道：“他的一部分算是你在王国认识的神赐，从南方由泽克·乌特·塔·佛里负责中转。我让他接管了过去的热带区顾问一职。即使现在，他也比我们中大部分人更了解北方的情况。”

“哦！”杰弗里看上去与拉芙娜一样感到惊讶，“我很高兴，很高兴他能回家。”

泽克摇晃着身子咯咯了几声，然后用萨姆诺什克语说：“我的大部分组件幸存了下来，但最会说话的死了。我一点也不感谢你们这些杀人放火的人类。如果这是约翰娜干的……”

没等说完，泽克就再次被打断了，爪族和声盖住了萨姆诺什克语。可怜的泽克扭动着身体。拉芙娜觉得他就像在被隐形的拳头打得连连退缩。过了片刻，泽克恢复了，以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开口：

“对不起，我这边也碰到了气流。大人，我有许多建议，有关如何处

理迟到会产生的问题，但如果你希望让这两名人类在着陆的时候在场，我认为我们最好现在私下交流。”

大掌柜与他的远程顾问们完全用爪族语往来对话。至少有四个大掌柜的组件遥望窗外日落，注视着整个冰原上越来越浓郁的暮色。他对那个持枪共生体咯咯叫了几声，然后拉芙娜和杰弗里便被带下了旋梯。

杰弗里在他们穿过主通道回囚室的途中说：“我真希望我们能有维恩戴西欧斯说的一半那么聪明。”

截至现在，约翰娜已在海上漂泊了六十天了。自从无线电板条箱被发现以后，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阻止群氓接近它们。感谢上苍，只有这艘旗舰上有无线电（但为什么这么多？她百思不得其解）。她说服木筏上的同伴们修补好了滑出来的板条箱的裂口。唯一从箱子里掉出来的无线电，也就是她还在“保护”的那台。

也许人们会认为，忽悠爪族群落要么不可能，要么轻而易举。事实上，小家伙的各位伙伴深信她的每一句话。它们一再保护她免遭抱怨和啃咬，有一次还帮她免受许多狂叫着的不相信她的爪族的攻击。

约翰娜曾有无数次念头，要把自己的无线电丢出船外。只要别被爪族当场听到她在做什么，她就能在某个雨暴风狂的晚上办到。但接着她发现，爪族偶尔会在无线电箱子边嗅来嗅去。这种随机的反潮流行为是热带群落创造力的一个主要源泉。如果没有被自己的愚蠢行为害死，这些组件会发现他人未曾想象过的东西。尽管总的来说群落服从她的管理，但最后总会有人打开那些箱子。结果就是，船队的无线电将会以大爆发的方式开口说话。

因此，她不妨暂时留下自己的无线电。她躲在毯子里工作了几个晚上，最终打开了装置，拿掉了通话键上的弹簧。她对机械弹簧不很了解，比如当人们压缩或拉伸弹簧时，是什么让它们缩短和伸长的。于是，她卸掉了所有能活动的小零件。她认定，即使它们靠群体智力也无法让按键工作。

之后，她便开诚布公地拿出了无线电。热带爪族立刻在她周围转悠，却无比肃静。它们以只有共生体才能做到的专注聆听着。过了一阵，它们稍微放松了一点。小家伙向她报告：“听起来像这样。”他以调高的音量回放他听到的声音，约翰娜觉得这只是随机脉冲噪声的咔嗒声和沙沙声。或许内维尔已放弃了自动呼叫的尝试，但随后来自无线电的音量陡增，打断了小家伙的翻译。是爪族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答复。热带佬陷入疯狂，都试图回答，但当然不会成功。

信号发送大约五分钟后停止。一小时后，循环声再次响起，下一小时再次重复。维恩戴西欧斯和内维尔只是希望，他们这种漫天撒网的方式或许能够建立联系。约翰娜暗自好笑。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但她会给这台装置找到用途。

他们经过了木女王在下海岸的旧都城。约翰娜认出了东方的峭壁和王国的那些冰川点缀着的山谷……那是她的家。西方也不再是开阔的海域。北方的群岛像一座座小丘般开始出现。她逐渐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岛屿，它们是浸在水下的山峰，将这部分海域变成了海峡的大网。不久他们便会抵达秘岛或崖畔港，事情将真正变得刺激起来。不管怎样，她都不必再喝臭水，不必只能在熏肉或者生鱼之间选择食物了。

一天下午，高挂王国旗帜的多体船进入眼帘。这些船沿着她的航线靠大陆的一面巡弋，不过离得很远，从不靠近。第一次看到它们时，约翰娜几乎冲上木筏挥手大叫。内维尔和维恩戴西欧斯肯定没有攫取木女王的王国吧？肯定吧？

事实上她不知道，于是她盘坐下来，躲着不露面。

第二天，她的无线电还是每小时一次接到内维尔或维恩戴西欧斯的信号，但现在有更有意思的声音了。许多声音被噪声淹没，但小家伙和他的朋友们却能准确地向她重复。那是人类的声音，是内维尔的特殊伙伴。

谈话只是片断，而且只有单方陈述。内维尔利用“纵横二号”或者轨道飞行器，向各个无线电发射或接收信号。除了向她的无线电发送荒唐的信息之外，约翰娜几乎听不到内维尔说话，但随着筏子接近王国的中心，她也进入了那些发信者的通话范围。

“是的，内维尔，是有十条破船，就在你说的位置。什么……我怎么知道？我看它们就像垃圾。”是塔米·安森多，像过去一样牙尖嘴利，“其中一条只有正常大小的一半，好像被人从中间一刀两断……你怎么不让斯库鲁皮罗坐他的气囊飞过去看看？”

斯库鲁皮罗还活着！那会有什么后果？什么后果……

有一段停顿，或许内维尔在解释为什么不让斯库鲁皮罗帮忙。约翰娜咬着嘴唇，试图想象他在说什么谎，掩盖什么。如果我没拆掉通话键，我会对塔米说一番心里话！塔米是个否认者，这已经够糟的了，但更糟的是，她相信内维尔的一切谎言。

她听出了所有的声音，全都是些有森林经验的否认者。内维尔一定非常重视这些木筏。怎么听不见她弟弟的声音？

整个下午约翰娜都在倾听，时而会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她的小货船队确实重要：不知怎的，它将揭示木女王是“我们一直怀疑的碍事的蠢货”——这显然是某个白痴的鹦鹉学舌，模仿内维尔当前宣传中的警句。他们即将签署一项影响深远的条约：这十只木筏将让协定铁板钉钉，并指明踏上新未来的道路。成啊，不过，他们必须先控制我的这伙群氓！

在某个时刻，塔米似乎说了类似这么一句：“约翰娜和拉芙娜真不走运。如果她们能在这里，看看她们的观点错成什么样子就好了。”

约翰娜很高兴，因为她听不见内维尔回答中令人作呕的假悲伤。

“最后一只木筏刚刚从我的位置经过。”这是个新的声音，听起来像毕里·伊格瓦。不，是他的弟弟。梅多可能知道所有的谋杀与背叛，但他不像毕里或内维尔那么圆滑。现在他听起来鬼鬼祟祟的：

“不，就像我说的，任何船上都没有人类的迹象。为什么在他们靠岸前你不派人去检查一遍？……对，对。今天之后，一切都会不同。”

随后二十个小时，大掌柜的飞艇一直在山脉上空兜兜转转，寻觅适合通过的气流方向。黎明前的某一刻，大掌柜的策略终于奏效了。又可能是，内维尔找出了协调轨道飞行器的观测器和“纵横二号”的程序的方法，指引飞艇在正确的时刻越过了正确的山峰。

总之，到了第二天早晨晚些时候，两艘飞艇都已飞越冰牙山脉，并开始下降。群山的这一面，阴暗无光，层云叠嶂。他们的上空和下方全是云团。风的转向和振动并不是晴空乱流，而是一场疯狂的雷鸣风暴。

当乘务员四体来找拉芙娜和杰弗里时，光线还像拂晓那样有些昏暗，偶尔会有电光闪过。他们三个穿过摇晃得更加剧烈的走廊，后面跟着一名持枪共生体。

拉芙娜扭动身体，爬上通往大掌柜船首舱室的旋梯。这次杰弗里与拉芙娜一样轻松地攀援。显然，大掌柜拿掉了一些栏杆，加宽了楼梯，好让他通过。

船首的视野还是那么壮观，可惜今天没有阳光照耀下的瑰丽冰川可欣赏。大掌柜的飞艇正疾飞穿过云层底部，不时会出现能见度为零的情况，然后会看到森林覆盖的山谷，还有在厚重的云层和雨水下绿得不可思议的草地。

大掌柜的大部分组件都在凝望天空，像往常那样装出一副对囚犯漫不经心的样子。绵延无际的云海在左右舷外伸展，闪电在他们和下面的大地之间闪耀。每隔几秒钟，飞艇就会被一道夺目的闪电照亮，挡风玻璃的窗格被雷霆震得作响。大掌柜缩了缩身子，然后有一两个组件转头向拉芙娜和杰弗里那边：“没什么可担心的。维恩戴西欧斯告诉我，用不了半小时我们就会离开风暴区。”

在这句保证之后又是十五分钟极为颠簸的航程。大掌柜和他的各位远程顾问偶尔交换看法，用的全都是咯咯的爪族语。至少有四个共

生体在通过泽克说话。其中之一显然是维恩戴西欧斯，另一个似乎是前一天一直在线的神赐。她时时能听到内维尔的名字跳出来。

“听起来，大掌柜似乎越来越对内维尔的建议不满了。”杰弗里小声对她说。听到杰弗里的话，大掌柜的两个组件抬起头看了看，但没理他们。

二十分钟过去了。他们看不到周围的景物。谁知道前方暗处躲着的山峰有多高？但在十秒钟内，飞艇穿越了风暴区，在明亮云层的悬崖峭壁上飘然而出。他们已经深入王国腹地，正飞过贫瘠的土地上空，向富庶农区的最高处前进。这片土地到处都点缀着积雪和泥色的瀑布。

王国领地的春天就是绵延几十天的雨季，处处泥泞。现在春季还未到半程，今天是个奇迹：风暴临时休兵，蓝天万里无云，让人感到夏天的撩拨。第一批绽开的花朵混迹于泥泞和融雪之间，在草地上异彩闪耀，展示着人类可见的颜色，包括可怜的爪族无法看见的那些色泽。风雨洗净了蓝天，他们可以一眼望到地平线，闪烁着银光的天际，偶尔被黑色的锯齿状山影打断。

大掌柜和他的几位顾问之间的对话变成了相互道贺。大掌柜得意地低吼一声，然后对拉芙娜说：“你吃惊吗？维恩戴西欧斯与内维尔用无线电联系，所以我们有那艘飞船的全力支援。我们用不着再躲躲闪闪，担心你们看到我们了。”

“确实，”维恩戴西欧斯说，“您绑架拉芙娜·伯格森多的决定真是神来之笔，大人。这让我们的运作有了革命性的改观。”

“啊，但那实际上是你的建议，维恩戴西欧斯，”大掌柜做了个鼻孔朝天的姿势，但这个动作泽克只怕无法传达，“我只是表示赞同而已。”

杰弗里转了转眼珠，但感谢上帝，他还是默默任由维恩戴西欧斯继续分析：“现在天气晴朗，事情顺利。我们将按计划准时出席与内维尔的会盟大典。木筏大队现在已经到达秘岛。”

“还有拉芙娜派系需要对付。”大掌柜说。

“相信我，先生。您可以回想我们上次的讨论。我们和内维尔必须趁着着陆的良机尽情展露我们的实力。而且老实说，除了不在王国的约翰娜和行脚，拉芙娜没什么有力的支持者了。木女王也有她自己讨厌拉芙娜的理由。如果我们行事顺利，木女王也只能俯首接受新秩序。”

“还有剃刀，”大掌柜说，“他或许可能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一直很佩服他，但我担心他自有一套。”

“是啊，”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拖长，变成了思索的咝咝声，“剃刀一直是个问题……”总算有了一句实话？

杰弗里全程都专注地看着地平线：“那里！我能看到鲸岛！”拉芙娜的目光循着他的手指望去。在世界的边缘，两个小点依稀可见。那是凹岛和孤岛。

“再往右半度，”杰弗里继续说，“那里应该是飞船山。”顺着他指的方向，拉芙娜只能看到绿色、灰色和白色的斑点。

“这些人类总算有用了！”大掌柜说，“作为望手……但要你信得过他们才行。”大掌柜拽出来两只长长的黄铜圆筒，安装在他最靠外的组件旁边的嵌入托架上。拉芙娜对面的另外四个组件正低头细看固定在他们座位前的地图。顶头的两个组件则在协力摆弄望远镜：

“维恩戴西欧斯！我看到飞船了！就像你一直说的那样，它真的带着那种神奇的绿色光泽。”他又欣赏了几秒望远镜中的景色，然后似乎又担心起来，“我敢打赌，我们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类。”他的一个组件仍旧看着拉芙娜，“你的飞船可以在这个距离瞬间摧毁我们，果真如此？”

“……是真的。”拉芙娜说。如果内维尔安装了放大器的话，那么那门激光炮能烧毁射程以内的一切。而且在拉芙娜缺席的情况下，内维尔或许会将系统管理员权限作为真正的武器。

维恩戴西欧斯对此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是一直监禁拉芙娜的另一个理由。对，内维尔也是个两腿人，但他真的需要我们。”

约翰娜的小船队排成一列航行。和平时一样，她的筏子在最前方。她回头看着这支木筏队伍，略呈弧线的队形长达两公里。哈。如果想象力再丰富些，她可以把它们看作庞大的海上战舰，就像拉芙娜为他们展示过的那些战舰一样。当时，拉芙娜还以为尼乔拉的历史对斯特劳姆人来说具有某种意义（当然，约翰娜从五岁起就非常喜欢那些公主故事了）。

这支小船队上共有两千多名热带爪族。一旦上岸，它们会带去海难船通常会造成的麻烦，以十倍之势。但也许不会。这些爪族是她的盟友。

现在他们已越过了鲸岛的南端。前方西侧有秘岛，东侧有内陆的悬崖峭壁。她的水手们已经差不多成专家了，而他们的技艺将会让他们实现一次完美的“穿针引线”，即在海峡群的正中穿过。

无线电突然复活了。这次不再只是依稀可辨的含糊对话，而是直接来自“纵横二号”或者轨道飞行器的爪族语：“登陆。登陆东方。东方。”连约翰娜都能听明白这几个和声。

“那里，那里，那里！”小家伙们一齐高喊着萨姆诺什克语，指向内陆的山崖，在崖畔港的码头更北些的地方。她看到一道狭窄的海滩和一片崎岖的岩堆，一些人类站在那里挥舞着彩色的方形布块。

约翰娜周围的爪族纷纷昂起脑袋。有些在几根桅杆周围奔忙，甲板上的爪族操纵着多重舵柄。整个木筏向挥动着旗语的人类漂去。

梅多又说话了：“嘿，真的成功了！它们转向岩港了。”

在约翰娜这只木筏的南边，船队的其余木筏方向一致对准岩港的狭小地带，向右漂去。她眯起眼睛，想看得更清楚。自从两只海难木筏到来的那年起，她就再没来过岩港，那时热带爪族大使馆尚未建立。现在那里已经没那么危险了。最危险的那片礁石早已填埋，木女王的手下还用火药炸碎了最危险的礁石。尽管它的名字里带个“港”字，但事实上那里并不是一处真正的港口。

哦！当然了。正因如此，内维尔才想要热带爪族在那里靠岸。不明就里的旁观者会被斥退一段距离，热带爪族及其货物也将完全落入内维尔和维恩戴西欧斯安排的人手中。

而我呢，在有人知道我还活着之前，我就会被逮捕。

他们距离多石的海岸已经不足一公里了。约翰娜又伫立一两秒钟，之后抓起那台无线电，沿着熟悉的小径跑上杂乱不堪的货堆顶端，也就是最高的桅杆底部。经过这几十天的筹谋，她早就研究出了既安全又快速的行动路线，而且每一步都避开了轨道飞行器的探查。

可是她无法躲开岸上的望手。

“嘿，嘿，听着！”约翰娜的声音如此微弱，但这是她仅有的手段。爪族们不是在注视着岩港的方向，就是在拉动船帆让筏子转向东方。约翰娜上蹿下跳，挥舞双手。小家伙和零落的几个组件转向她那边。整个热带群落的注意力都分散了。

“向西。向西！”她先指指岩港，然后胳膊扫了个半圆，点着秘岛。这是她对单体用口鼻和脖子做出姿势的最佳模仿，然后她又重复了一次。

她脚下的无线电默不作声。她还算走运。内维尔的望手没有发现她。

热带群落陷入混乱。它们从无线电中收到了清晰的指示。现在它们有可能不肯跟她协作。现在她甚至能看出它们的各种思想在犹豫不决时发出的波纹。无线电保持静默，群落中的自主意识一点点加强，应和着约翰娜的提议。

然后，她看到了爪族全体协同一致。整只木筏上下，它们咬紧绳索和舵柄，用力拉动，调整航向。木筏再次转向，笨重地向西漂去，穿过海峡。

这一行动引起了人类的注意。无线电又活跃了起来，传出两三个人类的声音。

“天哪，头筏失控了！”岩港那边急忙挥动旗语。约翰娜能听到岸边传来的微弱喊声，全都是人类。或许内维尔与维恩戴西欧斯早已狼狈为奸，但他仍旧是种族主义者。

“出了什么事？”这回是塔米，“天人啊！内维尔，头筏上有个怪东西。主桅周围有一团破布在迎风飘荡。”多谢你对我衣着品位的评价，塔米。约翰娜忍不住了。她停止为群落呐喊助威，转而面对峭壁，欢快地向山崖挥手。尽管她只能猜想塔米可能在那里望。

塔米的声音立刻传来：“它居然是活的，内维尔！木筏上有个人类。是约翰娜！……你什么意思？我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我们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要做那些可怕的事了。”然后无线电静默。约翰娜又挥了挥手，但这次塔米没有再发议论。约翰娜看向南面，身后那只木筏完全追随头筏的动作，它后面的那只也是！或许十只木筏全部都会随之转向，避开内维尔苦心策划的温馨的会合地点。

约翰娜的木筏距离秘岛南端码头已不到一千五百米了。她能看到那里的爪族和人类正在聚集。

她脚边的无线电复活了，传出咯咯的爪族语。有些爪族立刻抬起了头。那些和声听起来还是先前的要求。哈！完全一样，只是要求木筏前往岩港的一段录音。蠢啊，内维尔。完全相同的重复只会被爪族认为是漫不经心的话。事实果然如此，开始对录音有所关注的就不超过十来个，等再次重复时，连一个有反应的都看不到了。

南端码头聚集的人比一分钟前更多了。距离还是太远，她谁也认不出来，但显然有很多人类的孩子和很多爪族。她站在高处挥手。虽然他们都没有望远镜，也应该知道在热带爪族中有个人类。

木筏漂向秘岛的过程中，约翰娜也在注意着远景的变化。他们现在顺潮而行，而且风势也随着海峡变窄见涨。木筏现在的速度肯定有每秒三米。所有筏子都跟着她。东面岩港还在拼命地挥舞旗语，尽管完全无人理会。在前方靠近大陆的那一面，她能看到通往悬崖高处的缆车索道。春日的瀑布沿着峭壁挂着小小的彩虹，而她能在峭壁顶端看到以天空为背景的房屋。飞船山和新城堡仍然在视野之外。不过几秒钟后，她就可以看到“纵横二号”了。

“纵横二号”也能看见她！

尽管俯下了身体，约翰娜还是窥见了一缕闪烁的绿光，那是“纵横二号”的超能驱之一。她抓住无线电，从货箱堆的西侧滑下，躲到山崖和飞船的视野之外。激光炮曾发挥过远比加热住宅热水塔更大的

作用，但在人类孩子中，只有她和杰弗里亲眼见过。约翰娜想起它的杀伤力：熔成渣的金属，炸成碎片的尸体。内维尔肯定不敢在众目睽睽下大开杀戒吧？也许不敢。但那些在南端的人真能看到多少呢？也许他会碰碰运气。他会油嘴滑舌地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毕竟塔米说过，“木筏上的什么东西”看起来像个破布人体模型。

所以，还是保险起见，靠岸之前，众人得以见证无可抵赖的事实前，她还是要隐藏不出。她把无线电丢进水里，转移内维尔注意力。

约翰娜爬到木筏西面，途中略微绕了点路，为的是避免妨碍忙着操作帆叶和舵柄的爪族。群落把注意力都放在安全靠岸上，是否有她当啦啦队队长已经无所谓了。她爬上前面的那批集装箱之一，就是她曾撬开翻找厚斗篷的那些。她能在那里更清楚地看到渐渐靠近的码头。

本·拉森多也在！他正混杂在人类与爪族之中。人类手持各种临时武器：木料、吊钩，还有棍棒，为的是防止共生体之间相互干扰。约翰娜用力挥着手：“嘿，本！嘿，大家！这些热带爪族是朋友。别伤害它们。”

她的声音消失在海风中。她感到有个鼻子碰了碰自己的肩膀。是小家伙。约翰娜轻抚他的肩膀：“重复我刚才说的话，好吗？”

一秒钟后，她刚才说过的话响彻水面。木筏上的其他热带爪族也加入了呼喊。喊声逐渐加强。她用手指塞住耳朵来减轻耳膜震颤带来的疼痛。幸好喊声很短暂，但随着他们接近海岸，内陆山崖上也传来了她的回声。要否认她回来又难了许多！

她没再说话。她的耳朵受不了这样响亮的声音。沿着集装箱搭成的“甲板”，约翰娜向前爬去。

他们距离码头还有三十米。在如此接近岸边的情况下，普通共生体会收起船帆，用缆绳和系缆柱减缓速度，以便靠岸。热带爪族不会这样干，它们习惯了大河沼泽沿岸那些不怕撞的垃圾，所以，它们的船帆仍旧高扬。岸上的共生体和人类都退开了，喊叫着要热带佬降下船帆。

约翰娜上下打量着码头。她要上岸应该没问题，周围还有很多人类。一旦上了岸，内维尔再想杀她灭口就得连带着杀死其他人。不过，他还真做得出来。她得想法逃出码头躲进镇子才行。

在木筏撞上岸边之前躲到码头下面如何？她的想法越来越疯狂了，但是……她端详着码头下面的阴影空间。也许可行。

“小家伙！”小家伙和其他几个爪族靠近了，“你们留在这里。你们都留在木筏上，好吗？这里的人都是朋友。”

然后，约翰娜从货箱堆顶端滑下，落到码头上人群看不到她的地方。谁也看不见她要去哪里。也肯定没人会想到，她会如此疯狂……她一头扎入水中，游向码头木头支柱间的空隙。

麻木的痛苦。她浮回水面，几乎被冻僵了。这就是北方的春天。就在她几乎无法动弹而再度沉入水下时，她非常清楚地想起，拉芙娜和行脚曾教诲所有人类年幼的孩子：在这种水里游泳，无异于找死。

她用力让胳膊出水，结果碰上了一个坚实的东西——一根斜放的木料。她的脚碰到了另一根，于是用力一蹬，抓住了一根横梁。她就这样吊了一阵，大腿露出水面。她的腿麻了，而且她太虚弱，没法双手交替地爬向别处。她头抵手臂，拂开挡住眼睛的头发。这些爬满藤壶的支柱在她周围呈“之”字形。她没有地方立足，也没法离开码头踩上实地。她抓住木料的手掌向下滑动了一两厘米。那里正是人行过道！

没错，这里正是过道，而最近的那条就在她左边一米处。只是被涨潮的海水淹没了。她抓住横梁，身体来回悠着。运气不错，她松手的时机准确。她双手双膝溅起水花，压在不平坦结实的地方。这条过道只在水下十厘米。

就在约翰娜挣扎起身时，她的木筏也靠上了码头。群落使航速降到了每秒一米以下，但木筏实在太大了，这个速度还是太快。木头撞上了木头，码头前端的支柱嘎吱作响，然后纷纷折断。

她沿着过道踉跄而行，一路抓住支柱保持平衡。

木筏终于停稳。码头仍在摇晃不止，但还不至于散架。她听到了喊叫声，甚至还有人类孩子的几声欢呼。她加快步伐。海岸就在被阴影笼罩的木头前面。杰弗里和阿姆迪过去常在这些码头上玩耍，她有时还得跑到这里来抓他们。码头的另一端应该是台阶，接着是通向仓库的过道，还有屋顶和墙壁。然后呢？或许她应该藏上几天，弄清状况后再联络木女王、斯库鲁皮罗还有杰弗里——如果杰弗里恢复理智了的话。

她跌跌撞撞地前进，这时她听到人类和共生体在整条码头上奔跑的声音。还有叫喊声，有些是萨姆诺什克语，但太响了，不是人类说的。“约翰娜！你在哪里？”……“你说她跳进水里了？”

“那她现在在哪儿？”

她来到台阶前，发现自己面临着出乎意料的挑战。一般人类走爪族楼梯都是一次三阶，但如今约翰娜必须用双手抬起麻木的腿，还得仔细看好要把失去知觉的脚放到哪里。就像踩高跷。多亏这段楼梯只有一个组件那么宽，她还可以靠着两边墙，一只脚接一只脚地抬上去。

她甩掉最后一件结冰的斗篷，全神贯注地通过最后几级台阶，几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她必须尽快弄干身体，暖和起来。

然后，她抵达楼梯顶端，置身于有顶棚的过道中。她注意到外门上有一扇肮脏的玻璃窗。她凑近打量。她告诉自己：只是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反正她太虚弱，也做不了什么别的。

如今斯库鲁皮罗的玻璃厂已经能够制造以平方米计的清澈玻璃了。这扇小玻璃窗是早年制造的，但对约翰娜来说已经足够。她能看到人类和爪族围在木筏周围。第二和第三只木筏也在靠近。等整支船队抵达，南端港口看上去就会像大河沼泽一样混乱。

她可以就这样走出去，向码头上的孩子们挥手。她应该还在“纵横二号”的视野之外。让她的多疑症见鬼去吧。就在她伸手抓向门把手时，她看到几个热带爪族攀上码头，朝人类孩子们走近。它们找回了那台无线电！

不！

在激光炮的余波下，玻璃破碎，碎片划破了她的脸颊，摇晃的墙壁让她摔倒在地。她翻滚着跪在地上，双耳轰鸣。她不再需要门窗了。在许多地方，原来的木墙板从墙钉上飞走了。下面三十米远的码头那里，一团蒸汽云冉冉升起，来自码头本身的一个贯穿的大洞。

约翰娜挣扎着站起来，试图揩去脸上的血，但那里血流不止。有生还者，伤者无数。她朝露天码头踉跄几步。我应该去帮忙！但不行，那会给疯狂的内维尔再次炮轰的理由。

她转身，沿着过道，蹒跚走进仓库。

维恩戴西欧斯的飞艇比大掌柜的略小。就让大掌柜认为他才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吧。当然，内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大掌柜不会到这边来，维恩戴西欧斯可以随心所欲。大掌柜的飞艇上设有特等舱和船员套间；维恩戴西欧斯这边装的则是货物、囚笼和武器，船员可以在岗位边睡觉。大掌柜的指挥甲板高踞于艇首，虽然影响了飞艇的平衡，但能将他孤立在外；维恩戴西欧斯则在飞艇控制舱里发号施令，那里恰到好处地铺上了吸音壁，让船员不至于打扰他思考，也可以确保命令得到迅速执行。维恩戴西欧斯从来不用那些愚蠢的通话管。他总是认为，大掌柜的指挥甲板不过是八体想象中的人类自动化。尽管大掌柜肯定会极力否认，可事实上他就是盲目崇拜着一切人类事物。这也是他必须阻止人类和大掌柜加深友好关系的另一个理由。

“大人，‘共生体之王’号正跟我们拉开距离。”这个消息出自维恩戴西欧斯的飞艇船长之口。他的声音经过聚音处理，因此只有离维恩戴西欧斯最近的组件才能听到。

“很好。”维恩戴西欧斯回答。根据他原来的指示，他的飞艇落在后面，保持着与地面相对近的距离。通过一架双筒望远镜，维恩戴西欧斯目送大掌柜喜滋滋地飞向螳螂怪的大嘴。维恩戴西欧斯真的不想跟他去，但他不得不。

他压抑着令他颤抖的恐惧，专心听着乌特传来的声音。这个单体有自己的栖息平台，远离其他船员。乌特这几年来的生活目的非常简单：披在他肩头那件无线电斗篷就是他的监狱。不过，乌特应该为此高兴，至少他的待遇好于大多数船员。

大掌柜永无休止地吹嘘他的无线电斗篷网络。事实上，是维恩戴西欧斯说服内维尔提供斗篷的，也是维恩戴西欧斯筛选了数百个单体，才找出了少数几个穿着斗篷也能幸存的爪族。还是维恩戴西欧斯控制着网络，让这些无线电单体都活在对他们恰到好处的恐惧中。维恩戴西欧斯训练他们，让他们只在他指定的频道上说话。而且他同样也很谨慎，不让他们聚首。如今他们是他散布在整个帝国中的耳目：今

天早些时候，他通过乌特|塔|佛|伊尔中转，与热带保留地的阿瑞塔莫通话。一小时后，他又通过乌特|弗|菲尔中转，和秘岛内陆南部的德库托蒙交流。现在他通过乌特|泽克，就能轻而易举地监听大掌柜降落飞船山的最后准备。

大掌柜的各项说明和指示主要是面向船员的。这方面，维恩戴西欧斯只投入了小部分的精力。相比于此，他对那个拉芙娜蛆虫会惹出什么麻烦更感兴趣。他突然意识到大掌柜正对他说话：“见鬼，你在哪里，维恩戴西欧斯？我的望员看不到你了。”

你可真该死，我可不想成为天上的活靶子。维恩戴西欧斯心想，但他说出口的却是：“抱歉，大人，抱歉。我们这边出了点机械故障，没法升太高。”事实上，他们的航线两侧有高耸的群山，数百米厚的岩石拦在他的宝贝组件和人类蛆虫的激光炮之间。

“那你们要坠毁了？”大掌柜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对修理多上点心。你非要自己组建维护队，真是件蠢事。”

“别担心，先生。我的人有办法解决。您很快就会看到我们了。”维恩戴西欧斯瞄了一眼面前的数据机屏幕。方位图显示，他即将飞出自己藏身的群山。他必须快速做决定，是相信内维尔·斯托赫特，还是退出游戏？

“那好吧！”他们的对话是用爪族语进行的，因此不会受到蛆虫们自以为是的打扰。“另一件事，”大掌柜继续说，“我要和内维尔直接对话。关于最后的计划——”

“我相信我已经安排好了每件事，大人。”维恩戴西欧斯尽全力充当大掌柜与人类——还有，特别是与内维尔·斯托赫特——之间交流的媒介。幸运的是，内维尔也很不喜欢跟共生体交谈。阻止大掌柜跟内维尔谈话要比阻止他跟幸存的几个囚犯谈话简单多了。

但今天不同。“我肯定你尽了最大努力，维恩戴西欧斯，但现在你落在后面，而我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降落了。我想问内维尔一些问题，比如有谁会参会，木女王和剃刀目前的状况，还有——”大掌柜说话的声音抬高了两个八度。

“好的，大人！您用过您的普通无线电吗？内维尔一直在通过轨道飞行器倾听。现在——”

“我试过了！那个两腿人不回答。”

“我看看怎么回事，大人。我在地面上有特务。”以及其他通信手段。

“尽快给我回报，维恩戴西欧斯。你知道，两腿人拉芙娜对内维尔的评价很差。现在可不是证实她的话的好时机。”

“我同意，先生。我会直接跟您联系。”这句话他是完全诚恳的。“我会有几分钟暂时无法跟您联系。”

“我知道。有必要的話，使用斗篷网络或者其他什么手段。”

维恩戴西欧斯朝乌特挥挥爪，让他停止中转大掌柜飞船上的信息。该死。这么多麻烦事一下子全跳出来了。他应该立刻准备好解决其中的一件。维恩戴西欧斯从高台上向下望：“货舱管理员！”

“先生！”

“把我们的特别囚犯带上来。把四体关进平常的笼子，但我要你把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拷在舰首舱边。”

货舱管理员略微畏缩了一下，然后立刻快步赶往牢房。那个共生体以前干过这类事。

至于那些更困难的麻烦事：怎么与内维尔联系？那只蛆虫又在玩什么新花招？他以为自己摸透了内维尔，但此刻到了即将直面激光炮的时刻，他却不得不重新考虑每件事。德库托蒙离“纵横二号”很近。我可以让他带菲尔去见那只蛆虫。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这本是最佳手段：让内维尔知道，维恩戴西欧斯的特务无处不在，连他家门口也不能幸免。

或者他可以用普通无线电，通过轨道飞行器跟内维尔联络。不，这简直是奴颜婢膝，而且对大掌柜不起作用。更何况普通无线电可能会被大掌柜在“共生体之王”号上设置的无线电监听。

维恩戴西欧斯瞥着他的数据机屏幕。现在它显示着一张地面航迹图，飞艇两侧的山脊都标注上了高度和距离。在他早年的流亡生涯中，这台数据机——约翰娜称之为“粉红象”——是他最珍贵的财产，也是他能够得到大掌柜高度评价的真正原因。自从和内维尔结盟之后，数据机就不再是重要的信息工具了，维恩戴西欧斯甚至怀疑内维尔对装置动过了手脚。尽管如此，跟他的通信设备一样，这台数据机毕竟是星系科技，能让他与蛆虫们对等交流。而且，既然内维尔控制的飞艇也成了他们之间远超其他设备的最保密的联络途径。

维恩戴西欧斯的一两个组件伸出鼻子，输入指令序列，将“粉红象”切换至通信器。约翰娜操作“粉红象”要比他老练得多，毕竟她在整个人类的一生中都在用嘛。维恩戴西欧斯为自己能熟练地操作这台装置骄傲。行了，它已经转到了通信模式，而且……他注意到屏幕底部的红灯在闪烁。这是他设置的特别信号：内维尔正在试图联系他！

维恩戴西欧斯吓了一跳，马上开始行动。他最靠近乌特的那几个组件拉下绳索，让沉重的吸音被遮住单体平台四周。他上下检查了一番。现在，正常音调的声音乌特应该听不到了。这并不是说哪个无线电组件敢背叛维恩戴西欧斯，但他们散布于整块大陆，每一个组件几乎都只是通信中转器。维恩戴西欧斯曾利用这一点去打探几百里格外的情况——但他总害怕自己最深层的秘密被他人意外得知。^[4]

他又用鼻子戳了戳数据机开始呼叫，音频调得极高，几乎到了能够干涉思想声的程度。这样的尖叫声根本无法穿透乌特周围的吸音被，于是亲爱的大掌柜也就不会受到不经意间中转的谈话干扰了。

“我是维恩戴西欧斯。”他用超高频的本音轻声尖叫。“粉红象”数据机有爪族的听力，能在内部什么地方将维恩戴西欧斯的话音转换成数字信号（谁知这是什么），然后转发给内维尔。每当维恩戴西欧斯想到数据机能够自动进行的种种工作时就会头痛。在群星中间的什么地方，存在着令人惧怕的东西。

几秒钟过去了。他是不是该留言了？

但接着，内维尔飙高的话音从数据机里传出：“该死的，你为什么飞这么低啊老兄？”

维恩戴西欧斯压住了一声怒吼，又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人类的声音。

“别管这些，”蛆虫继续说，“我们有麻烦了。你告诉过我，约翰娜已经玩完了。”

“当然。成了碎片。”但突然间，维恩戴西欧斯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她就在你那狗屁货运船队里！”

“但我看着她死的，你自己也听到了。”

“哼，可我刚刚通过可靠的影像见到她还活着。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联络不上那些木筏子了。天人在上啊，维恩戴西欧斯！你怎么搞的？”

维恩戴西欧斯上下顎咔咔作响。要是那个蛆虫在场，内维尔肯定保不住自己的喉咙。“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在造假？”他问。

“我，没有。”内维尔的声音断断续续，好像在小跑或者爬楼梯。人类是如此单纯的生物，连这种事都不会掩盖，“听着，这边情况有点危险。如果我们过了这一关，木女王会威信扫地，不再掌权。我的姐妹兄弟们将会安全。我们将会从这次可悲的流亡中得到好处——这自然需要你的帮助。成功后我们会把这个该死的世界交给你，但是——”

维恩戴西欧斯的间谍经常报告，说内维尔极其善于蛊惑他那些驱虫同胞。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维恩戴西欧斯看来，内维尔这只蛆虫就是一个拙劣的操控者。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听来令人安心。维恩戴西欧斯任由内维尔抱怨了一阵，等那只蛆虫的话自然地一顿，维恩戴西欧斯便做出了合情合理而且有指导意义的回答：“这些我当然都同意。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呢？”“好吧，我已经采取了迫不得已的措施，这也是我非常愤怒的原因之一。”内维尔解释了他是如何将约翰娜和一群蛆虫化作超高温蒸汽的过程：“那束光杀了我

的六个兄弟姐妹。维恩戴西欧斯，我们这些人类孩子都很重要！我需要他们所有人与我一起工作。”他沉默了片刻。

他是在等我回答吗？维恩戴西欧斯想不到任何不挖苦的回答，最后只好回了一句：“这也损害了你的信誉。”

内维尔干巴巴地一笑：“我又不是白痴。我的解释是，激光炮的存在价值就是爆炸了。你知道的，这就像一枚炸弹。我曾刻意夸大了热带爪族内部的恐怖主义势力，这也是今天的‘和平条约’的全部意义。所以我的说法是：木筏队的爪族阴谋破坏大掌柜的慷慨礼物。这个故事不够圆满，但我能自圆其说。说到底，这只会增强我们的当前地位——但关键不是这个！”

“的确不是，”维恩戴西欧斯说，“这么说，你确实看见约翰娜死了？”

“啊……”这个人类倒是有承受讽刺的风度，“怎么说呢，没办法肯定。当时，码头上的人好像都朝岸边走了过去，而在我开炮的一瞬间，‘纵横二号’与我们一直追踪的受损无线电失去了联系。”

“听起来还不如我在热带那次可靠。”维恩戴西欧斯一直对约翰娜恨之入骨。确切地说，维恩戴西欧斯认为她才是十年前那场溃败的罪魁祸首。如果知道维恩戴西欧斯比他更恨约翰娜，大掌柜一定会大为惊讶，况且维恩戴西欧斯仇恨她的理由更充分，“内维尔，我想我们的麻烦可能还不只是关于这次小型炮击给出解释。至少我们应该筹划一番，以防约翰娜活着并找到盟友。”

内维尔沉默了一会儿。听起来，他好像刚走出门，或是调高了他的哪台机械隔音装置。然后他说：“是啊……毕里的看法与你相似。他认为我们应该转而实施后备计划。”

维恩戴西欧斯愤怒地耸耸肩，声音中有一层恫吓式的恼怒：“一派胡言！失败主义论调。”没有拉芙娜的技术支持，木女王又在积极对抗，内维尔在王国的地位越来越难以稳固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是好事，因为那只蛆虫会更易被操纵。但不幸的是，这同时也会越发刺激内维尔对那个“后备计划”的兴趣。或许那个方案更具长远的合理性——对内维尔来说——但也会让内维尔失去对维恩戴西欧斯的利用价值。

“内维尔，我，呃，恳求你坚持执行我们的宏大计划。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他的应对麻烦的方法吧。”

“好吧，假定大掌柜着陆，而且表现得比平时更蠢。假定他坚持让拉芙娜和约翰娜的弟弟一起登场，出现在所有人类孩子面前。然后——”

“对，那样会很糟糕，但是——”

内维尔的声音压住了他的话：“——而且再假定约翰娜奇迹生还，与木女王狼狈为奸呢。她会抢去我们所有的风头——那样的话我就没法杀掉所有人了！”

维恩戴西欧斯大笑嘲弄：“约翰娜来不及说一个字，大掌柜就会撕碎她的喉咙。”内维尔完全不懂大掌柜对那个两腿人的仇恨。

“最坏的情况，维恩戴西欧斯，我说的是最坏的情况。我知道拉芙娜是头蠢猪，她没法说服一个友好的听众相信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杰弗里顶多是个跟屁虫。但他们已经跟你那个白痴聊了几天了，对吧？”

维恩戴西欧斯咬牙切齿地回答：“我一直盯着他们的谈话。局面在我掌控之内。”

“你可投下大注了啊，朋友。假如大掌柜转而与他们联手，我们怎么办？”

维恩戴西欧斯对此没做太多考虑答道：“说到底，大掌柜只是件工具而已，一件非常非常珍贵的工具。如果他真的弄明白了一切，那我们只好立刻宰了他……嗯。”但这对当前局势有何意义呢？“如果你我精诚合作……我们可以应对任何状况。如果我发现大掌柜风头不对，立刻就告诉你。所以，你的‘最坏的情况’一旦成真——”

“那我就让他们俩都化成灰？……行啊。我就说，我本来是想保护约翰娜的，但‘纵横二号’出了毛病。这里的武器太原始，这种说法多半能蒙住人。”

“好的。但要记住，干掉大掌柜真的是最后一招。我觉得，我们对他的依赖程度超过你的想象。哪怕约翰娜突然跳到他眼前，你也别一下子就杀了大掌柜。我确信他很快就会杀掉她。如果没有，我就给你信号。”

“啊，也就是说你打算走出幕后了？”

一声叹息。“的确如此。我会在高空盘旋，庆祝我们两个种族的历史性会议。”

他们又简单地聊了几句细节，然后维恩戴西欧斯告诉内维尔，大掌柜要求与他通话。

“是啊，我看到他一直在烦我。”内维尔停顿了一下，背景中有人类说话的声音。他又接着说，“我现在不想跟那个白痴说话。我就要闪亮登场了。但他究竟想跟我谈些什么呢？”

“我认为，他是要最后确认一下木女王和剃刀的情况。”

“那个蠢货！我没法确认，所以开好这次会议才这么重要。好吧，等到了舞台区我会跟他谈的。”然后内维尔就下了线，至少数据机显示屏上给出了下线标志。就维恩戴西欧斯所知，数据机没有和这个两腿人私下沟通。考虑到“粉红象”是约翰娜的玩具，而且内维尔从来没有上过手，所以维恩戴西欧斯倾向于认为，内维尔没在它上面做手脚。但对于两腿人的装置，你根本就拿不准。每当维恩戴西欧斯做一些不能让内维尔知道的事时，他就会把数据机藏起来，使用无线电斗篷网络。他有十年的证据，说明飞艇无法侦察思想声。

话说他应该去找大掌柜请功，说内维尔就要呼叫他了——

他的这个想法被痛苦的呼号打断。货舱管理员把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拖进维恩戴西欧斯下面的空间，然后把那个共生体的项圈套在舰首舱的绞刑架上。货舱管理员走开去带另一个犯人时，维恩戴西欧斯的一个组件偏着脑袋，检查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状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八体向后缩了起来。

维恩戴西欧斯笑了。刑讯聪颖的犯人总是伴有娱乐。他们认为自己智高一筹，但一旦崩溃，他们自己的想象就会成为你最好的帮凶。

无疑，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是维恩戴西欧斯审讯过的最聪明的受刑者。这个八体抵抗了好久。开始一两天，他竟然想用密语策反船员和无线电单体，连接一些维恩戴西欧斯听不到的谈话。这个八体自负得可以，居然认为自己计划得逞。维恩戴西欧斯让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期盼了三整天。看着他牵肠挂肚实在滋润，对他的惩罚也恰到好处：他挖掉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两只眼睛。只有两只，只是眼睛——然后，他让受刑者自己去想象随后的惩罚可能会何等可怕。对这个共生体来说，想象的威力，就相当于撕裂他的一半耳膜，或者直接杀死他的一个组件。而这种温和的惩罚也给维恩戴西欧斯的进一步工作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发出小声尖叫，他内心挣扎着，想要鼓起勇气开口说话。

维恩戴西欧斯的一个组件努努鼻尖，这是审问时严刑拷打的前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被吓得六神无主，一动也不敢动。

“啊，我亲爱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真对不起，这里的风光实在不算优美。别担心，你可能还会听到其他有趣的事呢。这件事很重要：安静地思考。不准说话，除非我允许。”他抬起另一个组件的鼻子，这也是他在刑讯时用过的姿势，意味着绝对的命令。这家伙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但维恩戴西欧斯希望，任何由网络传出去的惨叫声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如果你不服从——哈，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哪儿。”维恩戴西欧斯朝舰首舱门挥了挥爪子，“你就权当现在是死缓。我很快会把你变成七体、六体，甚至是五体。把你的组件扔进风里一定很享受，而且我可以对大掌柜说，你想要逃跑，结果急于求成失败了。你不会怀疑我吧？”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几个组件颤抖着当场承认他绝不怀疑。就在昨晚，维恩戴西欧斯把他自己某个船员的组件之一从这个舱门扔了出去，而且让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目睹了纪律执行的全过程。无论是对付单一组件还是共生体，维恩戴西欧斯向来中意这种惩罚方式。受刑者通常是囚犯，但干掉一个装病的船员总能奇迹般地振奋其他人的工作精神。

货舱管理员带来了那个四体，是铁先生剩下的全部组件。这个犯人没那么好对付。他的愤怒远远超过了恐惧，而且不很聪明。通常这两项结合不会让人感到有趣。日子一天天过去，铁先生的残体也越来

越疯狂，或许是因为想起了昔日的仇恨吧。每当他听到或者看到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他就会暴跳如雷。现在四体正暴怒地猛力撞击笼壁，寻找出去的通路，还朝那个八体发出虐杀的狂叫。铁先生的残体和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自己的想象，二者让八体处于崩溃的边缘。

要是我能支配大掌柜身边的人类就好了。沉思中维恩戴西欧斯看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一眼。想要避开内维尔口中的“最坏情况”，恐怕取决于蛆虫杰弗里和拉芙娜能否保持沉默。如果他们非要背道而驰，那就只能看着他们的挚友一块一块地从天而降了。

现在拉芙娜已经能看到新城堡和“纵横二号”了。大掌柜拿着望远镜的组件和杰弗里说，城堡东南边石楠丛里有许多人。

“我也看到他们了。”这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他的飞艇正在迅速跟上来，“伟大集会的地点就在那里，先生。按照我们的协约，内维尔搭起了舞台，还清出了一块着陆场。”

“而且他会在我到达时与我通话？”大掌柜问。

“是的，大人，他会直接呼叫您的普通无线电。您已经——”

“喂？喂？”是内维尔的声音，来自大掌柜王座旁的一台模拟无线电。背景中有人声，还有呼啸着的风声。

大掌柜对着无线电盒子身子前倾，然后说：“向你致意，内维尔阁下。”矜持的措辞配之以战战兢兢的小女孩嗓音，听来相当违和。

“嗯……也向你致意。”内维尔的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拉芙娜听到他自信地给身边的某个人提着建议，但只是一些片段。噢。内维尔肯定正戴着最后的那台头戴式显示器，用它维持谈话顺畅。“好了，我回来了。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到你们的飞艇了。他们在挥手。我就要登上舞台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了。木女王已经在上面了，她很配合。有这么多人真心支持这次结盟。一切都在掌控中，而且是依照我们过去讨论的方式进行。”拉芙娜差点笑出来，她从没听过内维尔在说话时如此疲惫，“所以，嗯，先生，你准备好我们的会见了么？”

“我们也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大掌柜说，“不过我有几个问题。”

“先生请说。”

“首先，你是不是把约翰娜·奥尔森多藏起来了？”他的所有组件都看着拉芙娜和杰弗里。

“什么？没有！”内维尔的声音又断了一秒钟，“我以老天的名义起誓，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难道我——”

“你过去在这件事上帮过大忙，我十分感谢。”大掌柜仍旧看着拉芙娜和杰弗里，“但与此同时，我知道你与约翰娜有过山盟海誓？有性关系？就算人类也必定有某种形式的忠诚，所以我想问一下。”

“先生，我向你保证，在约翰娜做过那些事之后，我对她早无忠诚可言了！”

“那很好。我就是问问而已。”

“你的其他问题也这么有趣吗？”

“你可以自行判断，”大掌柜说，然后继续问到了各种细节，如舞台上谁坐在哪里呀，木女王的护卫在什么地方呀，他们有什么样的武器，等等。当他着陆时维恩戴西欧斯会在空中盘旋。大掌柜最后说：“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内维尔阁下。谢谢你。我很快将和你在地面会面。”

“好的，先生，”内维尔说，“我正期待着我们正式缔结同盟呢。”这时他似乎又恢复了平常那种圆滑老练的样子了，“啊，还有一件事，大掌柜阁下。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我建议你不要用人类的嗓音发言。用爪族语。那样听起来更威严，对不对？”

大掌柜昂起头来：“是我说不好你们人类的语言吗？”

“绝非如此！”内维尔抗议，“只是因为……嗯……说爪族语听起来更有风度，而且更有力。”事实上，大掌柜的萨姆诺什克语比飞船山上大多数共生体都好。内维尔一定是在担心格丽的嗓音——因为这本身就有可能戳穿内维尔的骗局。

维恩戴西欧斯插嘴道：“我乐意效劳翻译，当然不露面。”

大掌柜又自吹自擂一番：“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很好。”

“好极了。我现在必须上台了。回见。”

过了一小会儿，那台小型模拟无线电发出了静电音——没人向它发送信号。大掌柜的两个组件拿起那台装置，第三个组件的脑袋敲了装置侧面的一个按键，于是连静电音也没有了。

大掌柜放下装置，环顾指挥甲板四周：“不言而喻，他肯定在约翰娜的事情上撒了谎。”

“啊？”杰弗里说。

维恩戴西欧斯惊讶地发出类似的咯咯叫声，是某种形式的发问。

“是的，维恩戴西欧斯。就猜到你会这样问。”大掌柜又继续盯着拉芙娜和杰弗里，“在得到样本后，我对人类的本质很是做了一番研究。事实上，理解他们并不难。他们是如此简单的生物，动机也非常简单。我和内维尔说话时一直看着这两个人类。他们都知道内维尔在撒谎。”他用真正专家的自信口吻说，或者说是复仇疯子的口吻。

“看到了没有？”他对杰弗里挥挥爪，“约翰娜的弟弟无言以对。我又戳中了他心声。还有你，拉芙娜。请你诚实地回答我：内维尔说的是实话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都无法确定是否听到内维尔说过任何真话。希望和恐惧在她头脑里打转，她也像杰弗里一样沉默。

维恩戴西欧斯可没那么不好意思：“大人，我从来没想到，但是……确实可能是这样。下面几个小时，我会为您留意其他谎言的迹象。”

他们离飞船山还有大约十公里。拉芙娜曾多次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或者和行脚一起，或者在最近乘坐斯库鲁皮罗的小飞艇。下面是玛格兰河谷的联合农场。现在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边海岸峭壁的边

缘。就在边缘的这一侧，一幢幢联建住宅沿女王大道两侧矗立。新城堡向北方扩展，一直向上蔓延到城堡本身的大理石圆顶下面。

大掌柜同时在做好几件工作：他用通话管和驾驶员交谈、注视前方，还偶尔与顾问们交谈。维恩戴西欧斯说他把阿姆迪带到了他的指挥甲板上，正在说服他合作提供信息。“我当然不会在特别重要的事情上相信他，”维恩戴西欧斯说，“但他一生都住在飞船山附近。而且他知道，说谎会受到严惩。”

“我不确定，”大掌柜回答，即使他还同时在通过通话管和他自己的船员对话，“但我不想在这种时候信任囚犯。”

“啊，我在地面上也有特务。”

“德库托蒙？”

“他是其中最重要的，大人。他在降落点附近，与无线电斗篷菲尔在一起。”

“好！我曾好奇你把菲尔怎么了！这么说，内维尔听不见德库托蒙告诉我们的话？”

“没错，大人。”

大掌柜咯咯地说着什么，意思是哎哟，然后急忙对他的驾驶员们纠正了他说的什么。他用萨姆诺什克语说：“很好，维恩戴西欧斯。现在我要专心着陆了。”大掌柜主要看着前方，其中两个组件拿着望远镜。他显然打算直接指挥着陆，用通话管向正式飞行团队指示每一个微小的细节。这是典型的大掌柜式愚蠢。

所幸维恩戴西欧斯和其他几名顾问这时都暂时不说话了。只有泽克，每隔十五秒钟左右便高声以准确的萨姆诺什克单位报出距离数据：

“高度750米，距离着陆点3300米。”

“高度735米，距离着陆点3150米。”

“高度720米，距离着陆点3005米。”

大掌柜的所有组件都目不斜视，只是发出赞扬声：“非常好，维恩戴西欧斯！你的距离数据让这次着陆容易多了。”

除了爪族与生俱来的声呐本能之外，拉芙娜看不出说明大掌柜在操作中有任何其他定位技术的证据。那么这些数字是从哪儿来的呢？

杰弗里用手肘轻轻杵了她一下，朝泽克那边点点头。那个单体也回望着他们。他转身看了一眼前方的地形——

“高度705米，着陆点距离2850米。”

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拉芙娜和杰弗里身上。那个生物全身都在紧张地颤抖，仿佛这就能让他们明白数字背后隐藏的意义。他的眼睛后面有什么？两艘飞艇之间相距肯定不到一公里，所以泽克和乌特本质上连在一起的。德库托蒙身边的菲尔恐怕也与其他组件前所未有地靠近。这就意味着，无线电先生至少是三体。不远处可能还有两个组件，其中一个用长程中转联系菲尔，另一个来自热带信息链的顶端。如此一来，无线电先生很可能是个组合良好的五体，或许比阿姆迪初次与他们联系的那天晚上更聪明。

或许这样一个共生体没法实施完整的“中间人”攻势，但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拒绝把在这里听到的一切转发出去而已。如果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她瞥了眼杰弗里。他好像生了大病一般脸色苍白。他心领神会地朝她点点头。

与此同时，泽克还在专注地看着他们。这个生物勇敢地给出了提议。好吧。拉芙娜冲他点点头，平静地问了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就算被转发给网络中的其他人也没关系。她问：“你有几个组件？”

“五到八个不等，”无线电回答，“取决于空中的接收效果。我们必须快。”

大掌柜正专注于他的通话管和望远镜，但他的一个组件抬头瞥了一眼，对这番奇怪的谈话有些好奇。他咯咯地问着，话语中间有爪族语的“维恩戴西欧斯”这个词。

泽克在平台上缩着身子，用萨姆诺什克语说：“先生，现在我不是维恩戴西欧斯，我是我自己，无线电。”

另一个组件的头也抬了起来。“这么说，你们真的统一思想了？真行啊。维恩戴西欧斯对此怎么看？”

泽克缩得矮了一点，说：“维恩戴西欧斯不知道，先生。我没有中转这次对话。”

大掌柜吃惊地叫了一声。他的几个组件转头看向通话管，发出一个和声，意思是“继续”。然后，他的全副注意力都转向泽克：“为什么不中转？”

“我……我是他的受害者。先生，我恳求您对这次谈话保密。”

大掌柜耸耸肩：“或许会。这么说，你告诉维恩戴西欧斯的是假的？”

“没有！我只是用了您的声音，把您的话说得更详细些，说您需要专注于着陆。”

“那你给我的那些数字呢？也是谎话吗？”

“不，那些是从我的乌特、泽克和菲尔的视界中联合得出的。我在刚开始欺骗时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也根本不敢告诉您这件事。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认为——”

“啊，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大掌柜点点头，“这么说，他正在维恩戴西欧斯的鼻子底下行动。令人惊讶啊。”

泽克的声音中添了一丝信心：“是的，先生。要不是他和他在指挥座舱周围制造出的疯狂思想声道，我根本无法做到这些。每当我的无线电思想削弱时，他就会给我建议。”

此时，大掌柜的一半组件都看着杰弗里和拉芙娜：“我明白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比维恩戴西欧斯说的更了不起。他把我的无线电网络变成了一个傀儡。”

“不，您听我说！我不是傀儡——”

大掌柜的声音压倒了他的抗议：“听好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他抓起自己的语音频带无线电，朝泽克挥了挥爪。两艘飞艇之

间很近，这台装置应该能工作。

“不，不，不。请别说出我来——”泽克的萨姆诺什克语变成了爪族语，随即爪族语也没有了。单体的嘴上出现了一阵泡沫般的声音，拉芙娜从未听爪族发出过这样的声音。

杰弗里站起来喊叫。在他身后，持枪共生体冲出了楼梯井。

然而他们都被来自房间另一头的怒吼声镇住了：里托跳下她的座位，就像拉芙娜初遇她时那样响亮地胡说八道。她跑过甲板，来到大掌柜的王座旁，对他的所有组件尖叫。然后他连蹦带跳地到了一边，站到泽克身前。他转过身子，上下颚挑衅地一开一合。

大掌柜示意那名持枪共生体退后。然后他略微变换位置，向下面的里托定向发出一声怒吼。这种强度的声音是一种武器。那个单体被击倒在地。哪怕拉芙娜不在定向声音的范围内，她也感到耳膜瞬间的刺痛。

里托仰面躺着，身体抽搐，最后翻过身，匍匐爬向自己的座位，大掌柜盯着她一厘米又一厘米地爬过去。当座位能给她一些保护之后，她小声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尖叫。

大掌柜盯住里托看了好一阵。然后他放下无线电，对泽克说：“继续说。”

泽克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上去有些茫然，或许是被大掌柜的怒吼波及，或者是由于刚刚的恐惧。“谢谢您，先生，”泽克犹豫地说，“信号会有中断。我没法完全伪装——”他陡然咯咯地说着爪族语，是在问问题。

大掌柜用萨姆诺什克语回答：“等我一下，维恩戴西欧斯！这次着陆有点棘手。”他示意泽克中转他的话。

维恩戴西欧斯答道：“是啊，大人！对不起，打扰了！”

事实上，拉芙娜觉得，这艘“共生体之王”号的船员们即使没有大掌柜细致入微的指挥也同样会做得很好。飞艇距离着陆点还有一公

里。前方是她熟悉的凶杀草地，是最靠近城市的开阔地。今天的石楠丛里到处都是人和旗帜。

大掌柜接着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太高了。我将在着陆点上空盘旋，再尝试一次。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确认地面情况了。”

“如您所言，大人，”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活跃了，“我想您的飞行会让木女王的臣民震撼不已。”

“那就跟我来。”大掌柜有段时间没说话，只是看着泽克。

“我已经重新伪造了中转信息，先生。”无线电斗篷先生说。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谈几分钟。”大掌柜看起来有些愉快：在他的组件中，科技极客的那一面肯定觉得这场骗局很迷人。他对一根通话管说了什么。发动机的轰鸣声立刻变响了。飞艇转向，他们可以看到下方展开的新城堡。

大掌柜严肃起来，瞪了泽克一眼：“行了吧？你有时间了。说！”

泽克坐直了些：“谢谢您，先生。我很少能成为共生体，成了也不会很久。但现在我是八体。维恩戴西欧斯没法向我隐藏他的秘密，没法隐藏全部秘密。他是撒谎的王者，也是杀戮的王者。他杀啊杀——杀他自己的手下！”

“那又怎样？推翻他就是了。”

“您对杀戮了解得不多吧，先生？如果您杀得足够多、足够聪明，您就能建起一座恐惧宫殿。也许有一天这座宫殿会倒塌，但是它会让人想想就害怕得要死。”

“直到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让你们苏醒？”

泽克点了点头：“直到阿姆迪勒拉尼法尼到来，加上我的各个组件这十几天来一直希望有的良好无线电通信条件。只要您一句话，先生，只要一句让我们有希望的话，我们就能创造奇迹，让维恩戴西欧斯倒台。”

大掌柜怀疑地哼了一声：“我知道维恩戴西欧斯残酷对待囚犯，有时也这样对待他的雇员。我曾试图阻止他那些过于极端的行动，但他的间谍总能搞来情报。他有成果，你能否认这一点吗？”

“我能！”但这时泽克似乎无法继续谈话了。他的目光涣散，“对不起，我现在是三体。稍等——”

飞艇掠过下面的凶杀草地。他们现在看见了通向秘岛和更远处的下坡，但真正的辉煌景象是“纵横二号”。他们正沿着它的船身飞行。“纵横二号”的动力脊低垂在它周围，船体下面的那些已经压碎了，但飞船仍然闪耀着蚜虫般的绿色光泽。就连不知道船的来历的共生体也会被它的美丽征服。拉芙娜注意到，大掌柜的组件都死盯着那艘飞船，几乎和泽克一样心不在焉，但原因各不相同。

无线电先生重新开始说话：“维恩戴西欧斯杀害了咯咯和咯咯。”用爪族语说出的名字拉芙娜听不出来，“因为您太宠信他们了。他还杀了那个叫艾德维·维林的人类，他把他赶进了群落的领地，然后告诉您他死于肿胀。”

大掌柜的一个组件向泽克转过头说：“但维恩戴西欧斯提出让我们看遗体。”

“耍花招罢了，先生。记得吧，他也提出让拉芙娜和提莫去看。他曾让提莫相信艾德维可能还活着。维恩戴西欧斯对人质的利用无所不用其极。哪怕人质死了，他都还会利用他们。”

“这说不过去。我可以提出看遗体的。”

无线电先生突兀地回答：“您可以提出，但您没有。即使您真的要看，维恩戴西欧斯也会找出您能接受的解释。在我能记得的这一年里，您受人哄骗的程度到了极点。”他犹豫了起来，泽克从立姿缩了回去，并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大掌柜没有其他反应，只是讽刺地扬起一只鼻子，接着问：“你想说刚刚的话是无线电信号的杂音吧，是不是？”

“不，先生，”他的话语相当轻柔，“那是来自整个我的心声。”或许，但泽克现在看上去有些困惑了。“在我剩下的时间里，

我不太清楚还能说什么……”他瞥了一眼杰弗里，然后接着说，“让一切发生的是那次谋杀和那个谎言。维恩戴西欧斯杀害了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然后他撒谎说约翰娜——”

“是啊，是啊，你没必要重复这些指控。”大掌柜对杰弗里点点头。“在所有这些申诉背后，我都能听到你的朋友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声音。”但大掌柜听上去确实不像在发怒。他的大部分组件仍旧注视着外面。“纵横二号”占据了整个视野，它威严的弧线扫、拱起的动力脊仿佛近在眼前，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伸出手去触摸。大掌柜的姿态中透露着一种敬畏的苦恼。“写写画画会热爱你们人类的，”他说，“他是那么天真、那么理想化的一个人。在我们分裂之前，我——我们——比任何清醒的商业共生体都更富创造性。我们如此成功，这让我们无法同时再继续所有的探险。于是我们决定成为两个共生体：一个专营实际，另一个去进行最不靠谱的想象；一个是稳定的生意人，另一个是天马行空的幻想家；写写画画把他的发明记在笔记本上，我则在他创造时扩展生意。

“在他的笔记本中有飞行机器，也有隧道掘进机和潜水船。仅有的问题是把笔记本里的创意变成可销售的产品。嗯，不是的。是一千万个问题。他的大部分发明依赖于不存在的材料，或是我们制造不出的更强大的发动机，或是他自己只能用文字描述的制造精度。他让我们的公司转盈为亏，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惨败。我们过去曾如此美好……”大掌柜的组件们纷纷垂头，“我作为商业天才和理性的造物，到最后再无法容忍写写画画无穷无尽的天才失败了。我强迫他退出了企业，他对此也欣然赞同。我……认为……他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得到了一笔现金，然后离开去了西方。”大掌柜对着杰弗里和拉芙娜点了点鼻子，“我知道写写画画对你们人类友好。我知道他太聪明、太天真，与你们相遇必定吃亏。他发现了你们两腿人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约翰娜会把他撕成碎片，直到他的组件全部死去？”

可怜的杰弗里，他的愤怒无以复加。他坐了下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上下牙关打战。拉芙娜伸手搂住他的肩膀。让我再试一次。她看着大掌柜。“我从未见过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拉芙娜说，“但我通过约翰娜了解了。她非常敬爱他。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足够地尊敬他。他因为试图保护她而死，但谋害他的真凶是维恩

戴西欧斯。你根本都不愿意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吗？即使你的这位……这位员工冒死告诉你真相，你都不愿意考虑？”

大掌柜犹豫了：“如果他真的是我的员工而不只是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传声筒……你我以前讨论过这件事。对此我总是非常认真的。我和目击者谈过。内维尔本人——”

泽克叫了好一阵，打断了他的话，不知抱怨着什么。

大掌柜显然努力让自己镇定了下来。然后，他的两个组件从王座上探身，从船首端点几乎垂直向下望说：“是的，维恩戴西欧斯。我看到了。”

泽克又发出咯咯声。

“哦？”大掌柜说，“木女王这么想，是吗？那好，你让内维尔告诉她——”然后他也说起了爪族语。

拉芙娜瞥了杰弗里一眼。他微微摇头，但没说话。片刻之后，她看出了他们在谈论什么。那是第三艘飞艇，在他们前面靠下一点的地方。是斯库鲁皮罗的小飞艇——最早的“俯视之眼”号。这艘飞艇也在空地上方兜着圈子。

“共生体之王”号保持航向不变，两艘飞艇更近了，但现在第三艘飞艇转向，飞向内海峡方向，或许是飞向斯库鲁皮罗的秘岛实验室。她瞟到座舱里有个共生体：他的一个组件放肆地对他们指指点点。我敢打赌，那肯定是斯库鲁皮罗本人。她能够想象，他和木女王正竭尽全力，阻挠内维尔的“和平联盟”。

泽克发出欢快的大笑，然后用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说起了萨姆诺什克语：“木女王的‘气球’跑了，大人。只不过需要内维尔小小地威胁一下。”

“的确，”大掌柜说，但他只用一双眼睛看着离去的飞艇，其余的组件都看着前方，“用不到半圈，我们会回到着陆位置，维恩戴西欧斯。”

“我们一直紧跟着您呢，大人。您降落时我们会继续盘旋。请通过网络保持联络。”

大掌柜的两个组件回头看着泽克。那个可怜家伙瘫倒在座位上。他看上去累极了，也没有了一贯的恐惧。拉芙娜猜想，他现在只能做中转信息一件事了。大掌柜更多的组件看着周围，瞥着杰弗里和拉芙娜。大掌柜昂起脑袋，似乎心中踌躇。他会出卖泽克和他的同伴吗？但他随后只说了一句话：“很好。我会让泽克留在我身边。”

飞艇或许看上去像飞跃界的一些飞行器，但它们真正的相似之处只在于，它们都能在空中飘浮。飞艇是脆弱的气球，是大气的奴隶。至少在没有像样的自动化工具或者训练有素的地勤的情况下，想让飞艇降落是极为棘手的。

当他们向草地下降时，大掌柜的六个组件向前探着头，注视着前方。这次他没有打扰驾驶员。每降落一米都需要平衡压舱物和精细的操控。他们离地面已经那么近了，新城堡的大部分地方都比他们高。内维尔的露天舞台就在场地的另一边，但飞艇下面有几十个人类和很多爪族在奔跑。前方是一群群从学院里出来的幼年人类。人们的衣着装饰五彩缤纷，就像在迎接远方归来的探险者。

飞艇的发动机轰鸣声骤然响亮，拉芙娜脚下的甲板也在颤抖。她能看到舰首窗下小小的石楠花。发动机仍在运转，飞艇却一动不动。如果驾驶员排放了足够的上浮气体，他们可以像绒毛一样飘浮。然后发动机声停止。她听到了飞艇落在植被上的咔嚓声。

人类和爪族在舰首前方的地面上推滚着系紧飞艇的重物。她认出了好些面孔。这是斯库鲁皮罗的地勤人员。大掌柜紧张抽搐地注视着。

泽克传达了一句爪族语的保证，估计是来自上方盘旋的维恩戴西欧斯，但大掌柜似乎更关心眼前能看到的東西，以及通话管传来的船员们的話。现在他跳下王座，轻巧地经过拉芙娜和杰弗里身边，走向旋梯。他在向四面八方发号施令，但拉芙娜能听懂的很少。

杰弗里为他听到大掌柜的一句话而吃惊：“嘿，我想大掌柜想要我们跟着他。”

泽克爬下座位，几乎被斗篷绊倒。里托跑过去，发出鼓励的声音。泽克似乎不特别害怕：他整整斗篷，走向拉芙娜和杰弗里。他发出的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啊，人类们。该怎么处置你们呢？大掌柜阁下说带你们出去没有危险，说你们在场会说服木女王之流。”

持枪共生体从楼梯井那里探出脑袋，对泽克晃晃鼻子，显然在示意他跟上。泽克迈步走向楼梯，但他似乎接到了相互矛盾的指示。他停步传达了维恩戴西欧斯的另一个建议：“希望我的大掌柜阁下是对的，但要记住，我在上面看着呢。我会利用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来保证你们不惹麻烦。”然后他随着持枪共生体走下楼梯。

那天下午，约翰娜·奥尔森多发现了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值得惊喜和足以改变命运的奇迹是：所谓真正的朋友就是她那天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内维尔炮轰码头后不到十分钟，她已经来到了拉森多一家位于微微巷裁缝店楼上的公寓。早在爆炸之前，本·拉森多就看见她步履维艰地在小巷间前行。

“我当时就在人群前面，看到你扒着门往外瞅。然后就爆炸了。”他背着她，边走边说，“那些热带佬是带着炸弹上岸的吗？”

“不。是……激光炮。”她艰难地说出了本来应该尖叫着喊出的这几个字。

即使这样，本还是吃了一惊：“但是，就算内维尔也不能这么干啊！”

“但这是真的。”她说。这次谈话是内维尔人格的缩影。

此后本没再说话，但她能感觉到他的愤怒。他们走进了公寓，他只待了一会儿，简单地向妻子说明了情况，然后便离家返回码头。听他说话时温达双唇紧闭，想说什么，却还是让他走了。她看着约翰娜说：“本必须去帮忙。不过说起来，我才是家里有政治头脑的人。”

约翰娜无力地倒在沙发上，身上盖着舒适温暖的斗篷。她依稀能感觉到温达、小温达和席卡在走来走去。她们好像并不害怕，只是对突然发生的事有些敬畏。“政治头脑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我想把真实发生的事都说出来，不能再让无辜者送命了。”温达说。

温达给了她一些干净的衣物，暖和而且适合徒步行走。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约翰娜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裁缝家庭。拉森多一家这些年入乡随俗，温达和她的孩子们对南部地区的这条后街了若指掌。他

们有些特定的偏执，比如不肯使用电话，却不担心自动监控系统。孩子们，尤其是小温达，似乎总知道否认者们会去哪里寻找，于是带着约翰娜稍微绕路，避免与他们相遇。“现在我们每天都玩这种游戏，”温达说，“我们不喜欢南部地区的这伙否认者。自从你失踪、拉芙娜被绑架以后，情况一直……”

约翰娜还是一瘸一拐的，但要跟上她们三个并不难。“杰弗里。他和阿姆迪怎么样了？”

温达避开了她的目光：“都不见了，就在拉芙娜被抓的那个晚上。我们……我们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约翰娜。你知道，他们俩一直跟内维尔和加侖·乔肯路德有来往。加侖也不见了。”

他们藏身在建筑的阴影里，爪族式砖木结构建筑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巷。这些建筑是在人类孩子到来之后建造的，南部的大部分建筑都是在那之后修建的，颇有中世纪风格。有两个共生体堵住了她们的去路。约翰娜认出了前面的是班奇，后面的是坏家伙。

班奇是木女王最信赖的助手，但——“嘿，坏家伙是——”约翰娜支支吾吾的。温达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走。

坏家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哼，没错。既然螺旋牙线不在，我就是剃刀的头号马仔兼杀手。”小温达和席卡窃笑起来。小温达向前和班奇一起走。席卡退后几步，走在坏家伙的四个组件中间。他们拐过几个大弯，避开渡口边的集市向下走去。周围有一股垃圾味。现在席卡想要妈妈抱着她走。走着走着，木结构住宅渐渐变成了两三层高的石板建筑。他们时不时地会与共生体擦肩而过，但约翰娜一个人类也没见到。事实上，集市也不是很热闹。或许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最后一次转弯后，他们走出巷子，看到了渡船码头。地势只高出水面一两米，海峡仿佛一条水平的银线，绵延眼前。通常，这里会有一两艘渡船。别的渡船大概在海峡间航行，也许还有一两艘停泊在大陆那边。但今天，秘岛这边一艘船都没有。约翰娜向几公里外的崖边眺望：那边停着五艘船。

班奇的一个组件走到她身旁：“今天所有人都去那里。大多数人都都在飞船山上，内维尔要在那里为我们所有人缔造和平。”班奇的萨姆诺什克语说得很流利，他很会说讽刺话。

“如果能把你带上去，我们或许有机会戳穿他的谎言。”说这话的是坏家伙，他盘坐在约翰娜左边的拉森多母女旁边。

约翰娜打量着他们俩，问：“木女王和剃刀现在是盟友？”

班奇点点头，略显一丝怀疑：“理论上是。”

坏家伙的话说得要坚定得多：“我们当然是盟友！一直都是，尽管你们的木女王从来不信任我们。”

班奇嗤之以鼻：“你们和大掌柜、维恩戴西欧斯也是盟友。”

“虚与委蛇罢了，你说是就是吧。要是没有我们的内幕消息，班奇，你们又会怎么样？”他的语气与狡猾的剃刀一样。

约翰娜看着班奇问：“木女王决定信任剃刀了吗？”

班奇晃了晃脑袋，尴尬地耸耸肩：“是的。木女王总是对自己的私生后代心慈手软，这也许是她的致命缺点。我就反对这次结盟，不过——”他朝坏家伙那边瞥了一眼，“我们真的别无他法了。”他的全部组件一起看向约翰娜，“不管怎么说，我没办法帮你平安渡过海峡。”

“啊。”如果约翰娜无法跨越海峡去大陆，再攀上峭壁抵达飞船山，她的对抗大计就不得不延误至——比如那些坏蛋胜利以后。她回头望着渡口边的码头，有几艘多用双体船泊在那里。她可以利用其中一艘去大陆，而且全程都在激光炮的射程之外。渡口航线是激光炮的少数盲区之一：这也是一直让拉芙娜·伯格森多担心的问题。

坏家伙也盯着她：“千万别以为你自此就安全了，约翰娜。”

“什么？”但她猜到了他的意思。

坏家伙还是仔细地做了解释：“除了激光炮，杀人的办法还多着呢。而且，他们不需要‘纵横二号’的超级望远镜也能发现你。如果内维尔知道你在秘岛这边，他就会想到你会渡海。那可不只是一公里的开阔水面。就算我们把你塞进箱子，他也会看到这艘船，然后在登陆的那一刻拦住我们。”

约翰娜瞪了那个共生体一眼。就连剃刀的马仔也都像他们的主子一样，特别擅长激怒别人。秘岛的东侧沿岸有许多小型停泊处，但个个比这个更暴露。另一个选择是徒步穿过城镇前往西侧，然后在小岛之间绕路到北侧——也就需要偷偷摸摸地潜行三十公里吧。两天行程。“那么，你有更好的路线吗？”她看着幸灾乐祸的坏家伙，“好吧，你当然有。”

他的笑容绽开了：“哦，有啊。我的剃刀大人这十年可没有虚度光阴。木女王多次乱找借口软禁他，但他是何等人物，谁又限制得住他？嗯，他其实挖了几条通道。”坏家伙用鼻子点了点渡船的航线，“我可以把你带过去，从海峡下面走。”

温达·拉森多小声惊叫：“原来那么多便宜的填料土是由此而来的！”

约翰娜看着班奇：“木女王知道这些吗？”

“原来不知道……最近知道了。拉芙娜被抓，你和行脚失踪后，剃刀才坦白的。”

坏家伙点头：“他这么做是为了赢得木女王的信任。”

“同时也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小命。”班奇说。他指着海峡对面，那里有条之字形向上的小路，“你看，那不只是海底通道，尽管我敢说那是这项工程中最难的一部分。剃刀在悬崖上也挖了一条阶梯隧道，通入新城堡的一座仓库……我们早应该猜到的。剃刀消失得太频繁了。”

“是啊。”这么说，大陆上那些隧道也是剃刀工程的一部分。木女王说得没错，那家伙太狡猾了。

“但我们现在都是互相信任的伙伴。”坏家伙说，“我可以把你带上新城堡。实际上，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直接把你带上舞台，跟内维尔本人站到一起。”

“这些事情你得到剃刀的许可了吗？”

“呃，是这样，今天上午他听到传言，说你到了这里。我……可能说得有点夸张，但只要上去，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班奇看起来怒气冲冲，但他没说话。约翰娜看了看温达，对方耸耸肩：“这里是秘岛，约翰娜。剃刀是个不错的领主。他的最后一个怪物几年前也死了。”

约翰娜向来看不透剃刀，但……“好的，那就带我去新城堡。”在那里，她也许能弄清自己该干什么。

约翰娜在渡口与拉森多母女分别。小温达很不高兴，好在温达可以管住她。班奇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也一起去。”但如果情况不妙，特别是如果坏家伙不妙的时候，班奇又能做什么呢？

“你还是留在这里吧，准备着去向人们说明真相。”约翰娜说。

“我要去。如果……一旦我们到了飞船山，我就去找木女王。”他瞪了一眼坏家伙。

那位新剔割主义斗士只是笑笑：“这我不反对。”

温达带着两个女儿沿小巷回家。等到她们走远，坏家伙便领着约翰娜和班奇走上垃圾箱后面的一条蜿蜒小路，穿过建筑物间狭窄的缝隙，通过一道十分隐蔽的门，走下一段陡峭的楼梯。四周黑暗不见五指。

“弯着点儿腰吧，约翰娜。这不是给两腿人造的通道。”

“我猜到了。”约翰娜说。她的手指摸索着前方的石头。在爪族建筑里，人类永远别指望挺直腰杆。“为什么没有灯？”

坏家伙说：“哦，你需要灯？我带了一盏。”一道亮光出现在前方，照出他的两个组件的轮廓。坏家伙没有试着转身。他只是把灯放在地上，自己继续往前走。

“多谢。”约翰娜拿起灯。有了亮光，避开高低不平的通道顶就容易些了。尽管她的大部分视野都被坏家伙最靠后的组件挡住了。

他们走了很久，弯腰前进的不方便逐渐变成了难以忍受的酸痛。坏家伙愉快地闲扯，说他能听到头顶上的水潺潺流动的声音。他似乎百分之百肯定不会有入侵者在前面埋伏。“嘿，我能听到通道尽头传来的声音。”等他们到了大陆那边的阶梯时，班奇也说起话来，他非常好奇剃刀一伙人是如何避免隧道被水淹的。但约翰娜腰酸背痛，也没仔细听。

“嘿！”坏家伙的声音从前方传来，“我最前面的组件已经登陆了。”又走了几步后他说，“现在你可以站直了。”

太棒了！约翰娜挺直身子，在开阔的空间内尽情舒展四肢。

“现在我们只要爬上这段阶梯就行了。”也就五百多米。

阶梯是沿着天然的排水断层开挖的，所以左曲右折很不规则。有几段阶梯长达三四十米，流经的山泉就像瀑布一般。在爬梯方面，她比两个共生体强多了。班奇和坏家伙都必须和他们上了年纪的组件保持同步，很快就呼哧呼哧地喘了起来。

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才到阶梯顶端。这段时间里，约翰娜知悉了她不在时发生的所有事件的全部概要，而为她提供信息的分别是木女王和剃刀的首席副官。

“这十多天来，木女王和内维尔一直处于发动内战的边缘。”班奇的说话声盖过了组件的喘息声，“关于你的船队有不少流言，你经过旧首都时有人看到了你。”

“那些热带爪族只是来送贸易货物的。”

“这正是内维尔的……官方说法。私下里，否认者说：‘万一那些都是枪呢？’他们声称，大掌柜把我们的世界提升到了科技时代的初级阶段，如果不同意跟他和平共处，我们就会被赶尽杀绝。”

“那是维恩戴西欧斯，不是大掌柜！我在南方见过维恩戴西欧斯。行脚和我找大掌柜找了好多年了，但一直未果。我觉得他只是维恩戴西欧斯编造的另一个谎言罢了。”

“是啊。”班奇说。

“但那可是在热带创造了奇迹的人。”坏家伙说，“你真的觉得会是维恩戴西欧斯吗？我的老板不这么想。”

“那剃刀见过大掌柜吗？”

“哦，嗯，没有。”坏家伙似乎有点尴尬，因为他的老板——那位尽人皆知的叛国者——似乎也完全不知情，“不过，他应该就在上面等我们。你可以自己去问他。”

一辆套着四头驮猪的篷车停在阶梯顶端的仓库里。剃刀-泰娜瑟克特坐在车里，身穿礼服。跛脚组件的独轮车镀了金。

约翰娜爬上车坐到他的组件中间。坏家伙在外面闪上门，跑去照看驮猪。约翰娜靠近打开的窗户，对班奇挥了挥手。他的大部分组件还趴在地上，因为攀爬而累得气喘吁吁。他也对她挥挥手，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我会告诉木女王说你在这里。”他说，然后动作僵硬地离开了约翰娜的视线。

剃刀的一个组件探出窗外，看着班奇离开，若有所思地开口：“让外来者进入我的秘密通道，我不知有多紧张。天哪，他可是木女王的顶级特务。我花了这么长时间修建这些通道，费尽心思才避开她的眼线。唉，好吧。”

剃刀放下用吸音材料制成的百叶窗。等篷车颤动着开始移动时，他的所有组件都坐了回去。约翰娜听到外面传来不同的咯咯声，然后是沉重的大门滑开的动静。当他们驶出仓库时，光线透过车厢顶部和两边的隔板照进来。剃刀继续说话，声音很轻：“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聊天了，但必须把声音放低。维恩戴西欧斯对我的信任程度就像从前的木女王一样。如果他或内维尔发现了你，我也没法救你。嗯，或许我连自保都做不到。到时候我大概只能说是你绑架了我。”

约翰娜非常想大笑，但她克制住了：“我看就算是你，也没办法让人相信这个谎言。听着，我从班奇和坏家伙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我知道今天下午会有一次隆重的大会。你打扮得如此漂亮，我想你应

该是与会上宾。我只需要你把我送到能跳上舞台的地方即可。除了内维尔的核心圈子，其他否认者都是好孩子，大多数是我的朋友。当着众人的面，内维尔不敢杀我。我可以把真相和盘托出。”

剜刀笑着，所有组件的脑袋都在上下晃动：“说出真相，而且不被否认，是吗？”

“是的。”

篷车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路上颠簸行驶。他们肯定快到城镇附近了，也许是凶杀草地的边缘。这可真是段很短的旅途。

“我可以按你说的去做，约翰娜，但有一个问题。大掌柜本人也会出现在舞台上。”

“这么说他真的存在？好吧，可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剜刀示意约翰娜压低声音。

“瞧，即使内维尔不敢有所动作，大掌柜……好吧，我担心，一旦他知道你是谁，就会立刻把你撕碎。”

“什么？对不起，”她压低声音耳语道，“即使维恩戴西欧斯也干不出这种蠢事。”

现在有许多声音在他们周围响起，既有共生体，也有人类。剜刀抬起头，含义与人类举起手相同，意思是等一下再回答。约翰娜听到外面有什么人正在上面争论——是驾驶座上的坏家伙吗？好像在说驮猪不可以在什么下面通过。莫非是说舞台下面？

篷车转弯，缓缓爬上斜坡。剜刀的所有组件都转向约翰娜，声音轻柔：“你说得对。维恩戴西欧斯不会蠢到这个地步……”他又顿了顿，倾听着车厢上方传来的低语，“你看，大掌柜有个我们一直不知道的秘密。他是写写画画·贾奎拉玛弗安的兄弟。”

约翰娜一下子没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这与她的生命安全毫不相干啊。写写画画……她知道他有个分裂出去的兄弟，但关系疏远；写写画画每个组件都健在的前一晚，他给她讲过这个故事。还有一次，她把这个可怜、无辜的共生体狠狠地揍了一顿。她的嘴张了又闭，闭

了又张。无须担心弄出动静，因为她根本说不出话来。她只能无声地说着：“但是，但是……”

剃刀继续说着，声音轻得就像蝴蝶在耳边扇动翅膀，却如同铁锤在敲打般震撼：“说实话，直到大掌柜动身前来我才知道有这回事。维恩戴西欧斯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和大掌柜接触。我确实知道，大掌柜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组织天才。他在热带地区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也给了维恩戴西欧斯足以掀翻整个世界的杠杆。”

约翰娜想起来了。写写画画曾经说，他的那位分裂出去的兄弟是个冷酷寡言的商人。是什么改变了他？为什么大掌柜想要杀她？“为什么——”她非常小声地问，连自己也听不到。

剃刀当然听到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约翰娜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你认为是为什么？维恩戴西欧斯告诉他，是你杀了写写画画。维恩戴西欧斯是整场阴谋的核心，而且比过去的我更阴险，甚至超过了我的全盛时期。他必须如此，因为阴险是他唯一的天赋。大掌柜是实现所有计划的关键，他必须憎恨人类，尤其是你。”听他的口气像是在赞赏。

是啊，这是完美主义者维恩戴西欧斯。剃刀钦佩的大概就是这种完美主义。

篷车停下，又颤抖着向前滑动了几厘米才最终停稳。她听到坏家伙从驾驶座上跳下来的声音。门上响起不规则的敲击声。剃刀拉开门，坏家伙的一个组件看向门内：“我们到了，老板，就在舞台下面。嘿！突破了内维尔所有的安全防范。”

剃刀已经滑出车门：“你要知道，如果是维恩戴西欧斯组织了这次大会，事情就不会如此简单。对比我们这些恶棍始祖，内维尔还是太嫩了。”他的所有组件都在费力地帮那个跛脚组件下车。白耳尖留心看着约翰娜，但还是像往常那样，没发表任何她能听得见的评论。

“我该上台了。”剃刀说，“这个停车位是为方便我进出给的。你也知道，我有残疾。我准备把坏家伙留下来和你待在一起。只要你不尖叫或大喊，应该就能平安无事。”剃刀努了努嘴，示意约翰娜走到车门边。

阳光透过建筑物的裂缝照进来，她闻到新近砍伐的木材的气味。他们停在了凶杀草地上的石楠丛附近，篷车周围都是交叉排列的加固木梁。剃刀站在她身旁，白耳尖的小车面向一条通向昏暗的小路。

“听到吵闹声了吗，约翰娜？”他问。

她的确听到了。是爪族的号角声。剃刀继续说：“有人刚刚把飞艇降下来了。再过一分钟，他们就会走上舞台。我来不及迎接他们了。”行动较慢的组件已经出发了，“如果那是大掌柜，你上台必死无疑。留在车里，你会安全的。”

“如果我决心冒险，那要怎么上台？”

“啊。”剃刀的所有脑袋都转了起来，在上面透着光线的缝隙中找着什么，“坏家伙？”

那个强健共生体的一部分组件抬起头，端详着那些支柱：“让我来说说吧。这里是我们签约搭建的，全都是赶制出来的，好多细节存在漏洞。看那里，”坏家伙指着几根斜靠在一起的加固支柱，“看上去没事，但从那里开始，可以轻松——”他对着上方前后挥爪，“爬到主舞台中央的一块可以砸开的木板后面。”

剃刀咧嘴笑着，这种怡然自乐的姿势最让木女王恼火：“你可以来一次轰动全场的登台，只不过那会转瞬即逝，至少在大掌柜在场的情况下如此。我的部分组件也真的想看看……”他突然停下了，就连走到最远处的那些组件也停了下来，开始拉着独轮车后退，“说真的，约翰娜，别上去，除非你——还有坏家伙——可以确保安全。即使台上只有内维尔，你也要三思而行。我曾经冒险在长湖共和国公开露面——看看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约翰娜的视线从天花板上移开：“好，我明白。”事实上，除却那些疯话，剃刀的建议非常明智。

“那好！我还是快些过去为好。”他赶上其他组件，五个组件很快都消失在了昏暗之中。

坏家伙的其他组件走向篷车的梯子旁，：“附近没人。如果你愿意，可以到篷车下面来。不过做好准备，一听到我的提醒，就跳回到车上。”

约翰娜走下梯子，站在及踝深的潮湿草地上。草地被踩踏过，而且阳光受到遮蔽，但还是不时会有阳光照在枯萎的花朵上。凶杀草地。每当形势非常非常凶险的时候，她都在这里。

“台上的就是大掌柜，共生体之王。他好像是个八体，而且每个组件都是彪形大汉！”坏家伙正在篷车周围绕着大圈，边看边留意四下的动静。他的一个组件始终陪在约翰娜身边，跟着她走向他刚刚指的那堆乱七八糟的支柱。

约翰娜抬头看着斑驳的光影和裂缝：“坏家伙，他在说什么？”

“又是内维尔在放嘴炮，这家伙真是个噪声制造者。‘和平、繁荣、我们的新朋友，不再有恐怖袭击’等等等等。”

“你知道，坏家伙，他可以讲好几个小时。”

“是的。不过，今天这么做是非常愚蠢的。听众似乎不像平时那么有耐心。”他用鼻子指了指看不到的场地，“其中一个家伙更是连一点耐心都没有。”

“是我。”约翰娜说。

“不是你，我觉得是大掌柜。那个八体正在扭来扭去，就像屁股上生了虫子。”坏家伙顿了一下。约翰娜环顾四周，看到坏家伙的几个组件扭动身体，偏着肩膀和脑袋，绘制着能表现舞台上情况的音波图像。“奇怪，”坏家伙说，“我觉得大掌柜带了几个人类，听起来像是拉芙娜和杰弗里。”

约翰娜压下大声喊叫的欲望：“什么？如此一来就没有危险了！”

“……如果他们不是囚犯的话。”

“但木女王和剃刀也在上面。”

“是的。”坏家伙指着几分钟前剃刀离开的那个方向说。如果她想得没错，那里应该是舞台左侧。“他们没有过去见拉芙娜。听起

来，大掌柜还带了一两个共生体。我打赌是武装随从。”

一分钟后，好像有个人类小孩喊了一句什么。

坏家伙吃惊地后退：“哈，居然是大掌柜！他想要说话。”

许多砰砰的声响从上方传来。换作其他场合，约翰娜也许早就大笑起来了。她觉得内维尔还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被人抢过风头。

台上小女孩的声音相当响亮，但约翰娜还是听不清。那声音听上去有恐惧、困惑，还有……愤怒？

坏家伙拽住她的袖子，把她拉回篷车。“怎么了？”约翰娜问，“大掌柜在说什么？”

“说的是和平，但听起来并不愉快。但这不重要，约翰娜。我听到有共生体往舞台下面来了，还有人类。”

“木女王的人吗？”

“不是，是否认者和内维尔雇用的爪族败类。我们还有几分钟。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说话间，坏家伙的其他组件都从岗哨冲了回来。现在他们都围在她周围，默默地推拉着她走向篷车。见她还在反抗，坏家伙退了回来，犹豫不决地抬起脑袋：“见鬼，我的老板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你不明白吗？这都是他安排的。”

可能吧，那又怎么样呢？约翰娜再次抬头望去。她能从这里看到坏家伙先前指出的那条路的最上方。尽头是一块木板，与四周墙壁相比起来显得单薄脆弱。写写画画的兄弟就在上面。早年间她就好奇过写写画画那不知名的兄弟，想过他是否知道写写画画怎么样了，或许那个疏远的共生体对此根本不在乎。如果剗刀是对的，大掌柜只怕非常非常在乎。维恩戴西欧斯告诉他的这个谎言，推动了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维恩戴西欧斯杀害了写写画画，并以此策划了一场可怕的政变。昔日的怒火在约翰娜心头升腾，自从维恩戴西欧斯逃脱了处决，接着又逃脱了牢狱之灾，这重怒火就埋在她心底。忍无可忍，不能再忍。

“找个安全的地方去吧，坏家伙。”

“好，我们走吧！”见她开始攀爬梯子，他又说，“哦，见鬼。”

向下看去，她看到他所有的组件都围绕在梯子底下：一个正向她爬来，其余的则一起看向她的身后。其中三个摇晃着脑袋，但都不敢出声。然后，爬上梯子的那个组件翻身掉进了石楠丛中，接着她听到他所有的组件落荒而逃的声音。

那个小女孩还在说话，哭诉着约翰娜听不清的话。她语气中的那种悲痛肯定是约翰娜的幻觉。然而，大掌柜有权知道，他的兄弟曾经距离成功有多近，以及他那特别疯狂的善良是如何招致杀身之祸的。

约翰娜已经到达梯子的顶端了。她侧过身体，伸手试探那块木板。它被一个夹子临时固定住了。她应该能一下子砸开。她停在那里不动，希望愤怒赐予她力量。她脑海中的某个地方响起了一个声音，但不是让她谨慎——谨慎已经被捆上了，还塞上了嘴。现在是飞船山上那个“疯狂坏女孩”在做主。

拉芙娜走下舷梯，站在潮湿的石楠丛中。飞艇的起落架陷入石楠丛中三十厘米深。主艇身就在他们头顶几厘米处。他们藏在飞艇的阴影里，欢迎的人群几乎看不到他们。即便在这里，日光也如此明亮、熟悉而又感人。

持枪共生体催他们跟上泽克和大掌柜。拉芙娜走了一两步，因为习惯了低矮的天花板，她反而站立不稳。走进直射的阳光之中，她绊了一下，幸亏杰弗里扶住了她，否则她肯定会摔倒在地。他们又一起摇晃着走了几步，然后挺直身子站了一会儿，为有如此开阔的空间而感到欣喜。欢呼声随风而来。拉芙娜转身发现，地勤人员已经离开。除了大掌柜的随从，离他们最近的共生体也在三十米之外。欢呼声来自人类孩子和他们的爪族密友。拉芙娜突然意识到，他们在欢迎她和杰弗里。

她向他们挥手致意。持枪共生体顶了顶她和杰弗里的腿，催促他们跟上大掌柜。他们在田野中穿行缓慢，一方面因为拉芙娜重心不稳，另一方面则因为石楠丛高低不平，一路上有许多绊脚的小圆丘。

没有一个人类孩子跑过来迎接他们。他们被挡在了低矮的隔板后面。几个年长的孩子是内维尔的手下，他们阻止那些热情的孩子跑进田野。这当然是出于公众安全的考虑。自从她被绑架之后，好多事情都变了。

大掌柜一行在艇首下方转弯，庄严肃穆地走向舞台中央。拉芙娜和杰弗里踉踉跄跄跟在后面。即便是站在这里都能听到内维尔的声音。显然，他利用管理员权限放大了声音：“……今天上午的袭击不会妨碍我们在这里的会议。和平终于近在咫尺……”她听到他这样说。但他说话时面对人群，她没能听到其他的话。

内维尔正站在舞台一端高高的讲台后面。三个人类和两个共生体陪着他，其中一个共生体戴着王冠。舞台远处的山下，拉芙娜能看到彩虹般绚丽的“纵横二号”。内维尔精心选择了舞台的位置，将所有

与会者置于激光炮的射程之内。手握管理员权限，内维尔认为自己能够杀死这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共生体，还是人类。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让整片草坪化为灰烬。内维尔真的能做出如此兽行吗？我最好假设他能。不管怎么说，这是他最强有力的震慑手段，用来对付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

或许只有我是个例外。“纵横二号”能够识别人脸，而内维尔如此布置现场，就是为了保证“纵横二号”看得到她。如果它能认出她来……她靠在杰弗里身上，以此稳住自己。她看着飞船轻声说：“飞船！如果你能听到我说话，放出一毫瓦的红光。”她的声音随风荡去。似乎连杰弗里也没听见她说什么。

他们继续走着。拉芙娜偷看了一眼飞船。没有信号，没有红光闪烁。好吧，希望本来就不大。

大掌柜已经来到人群边缘。内维尔的守卫为他们开道，将人类、共生体与大掌柜、泽克和里托隔开。里托？那个单体快步跟着，就好像她也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一样。

现在大掌柜越过路障，有些幼小的孩子绕开内维尔的守卫和试图阻止他们的大孩子向前冲去。大掌柜略微后退，然后继续前行，没有显露厌恶之情。事实上，他知道这是善意的问候。比起她在马戏团遇见的那些初遇人类的爪族，他的表现可圈可点。

泽克放慢步子，离开大掌柜，并用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对拉芙娜和杰弗里说：“切记，切记，我们在天上。”是啊，维恩戴西欧斯和阿姆迪还在天上。另一艘飞艇仍在飞行，准备再次转向。

然后，她和杰弗里也进入人群。孩子们蜂拥而上，向他们伸出双臂。有几个看到她的脸之后吓得缩了回去，但其他人还在向他们冲过来。不顾持枪共生体的警告，她拥抱了其中一两个孩子。

在距离舞台更近的地方，她注意到了些新东西。她看到一边站着维尔姆和保罗·林登，他们不认同内维尔一伙；而另一边则是那些选举后便开始回避她的人。人类世界分裂为不同的阵营，内战一触即发。他们看起来都很不安，刻意回避大掌柜的目光。有些人看到拉芙娜的脸时吓了一跳。

“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听到一个孩子这样问。

拉芙娜继续往前走，努力微笑，努力咽下她想对所有人大声喊出的话。今天，她被隐形的口罩噤言了。

木制楼梯通向舞台，梯阶很高，更像是为人类而非爪族准备的。这应该是内维尔为强迫大掌柜一行攀爬而设计的，以此彰显人类的优越感。

楼梯通往一个平台，那里距离主舞台还有十二级。三个年长的孩子站在楼梯顶端，他们都是内维尔的死党，但奇怪的是，毕里·伊格瓦不在其列。是发生了内讧吗？大掌柜吃力地爬上楼梯走近他们。他们都紧张地略微后退。拉芙娜听到大掌柜对着他们愤愤地嘶吼。泽克和里托跟在大掌柜身后爬上楼梯，然后是拉芙娜和杰弗里。

她严厉地看了内维尔一眼，然后发现他正戴着那顶仅剩的头戴式显示器——那是他和“纵横二号”联络的手段。她盯着装置的晶体表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强迫自己看向别处。

剃刀也坐在附近，看上去慵懒、放松。他友善而意义不明地对拉芙娜点点头。在剃刀右侧隔着一块隔音板的地方坐着木女王。她所有的组件都看着杰弗里和拉芙娜。这个共生体一副高度警惕的样子，似乎还很愤怒。那只恶魔幼崽坐在其中一个组件的肩头。但等等……还有一只幼崽正害羞地在另一个组件的双腿间抬头张望。女王如今是八体了！

拉芙娜踏上平台，与大掌柜略微错开。木女王的组件稍稍分开，拉芙娜听到她的耳语：“行脚怎么样了？”

拉芙娜轻轻摇头。

内维尔的声音响彻人群：“让我们欢迎从东海岸远道而来的大掌柜。过去的愚蠢政策导致我们敌视这些未来的朋友。今天，我们将共同面对向我们双方施暴的那些人。今天——”

完全是骗人的胡说八道，但他话语里的坦诚与真挚几乎与拉芙娜记忆中的毫无二致。只能说几乎。尽管内维尔没有经历绑架和荒野逃亡，但他也消瘦了不少。自他掌权，时间似乎对他并不怎么和善。其

实，在拉芙娜被抓前，他就已经这样了，只是情况显然没有得到改善。但今天上午的袭击又是怎么回事？

内维尔继续讲了一阵子。舞台下的人群有些骚动，特别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但谁也没有离开，谁也没有高声反驳。内维尔的控制权竟已达到拉芙娜连做梦也不曾达到的高度。“也就是说，大掌柜和我将于今天签订协议，让先前被带走的人归来，”他优雅地向杰弗里和拉芙娜挥挥手，“并缔结走向繁荣的科技同盟。”

说完最后几个字，内维尔离开了讲台。大掌柜是个八体，每个组件都是大块头。他的决心比拉芙娜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任何生物都更坚定。此刻，他快步向讲台走去。唯一让内维尔脸面尚存的是，台下大多数观众还看不到走上前来大掌柜。

内维尔压低嗓门弯下腰，像是要礼貌地和那个共生体说话。他伸手指指拉芙娜和杰弗里：“为什么您一定要带他们来这里？”

“这是我善意的证明。”大掌柜说。

“那您应该带更年幼的人类来。”内维尔又飞快地瞥了眼拉芙娜，“这个……这个拉芙娜，她只是个麻烦。”

大掌柜上下晃动脑袋，狞笑起来：“她不是相当有用的。”

内维尔嘴角向下，目光迷离了好一会儿。也许他在和什么人说话，但拉芙娜什么也听不到。

泽克一直紧跟着大掌柜。他笨拙地穿过那个八体，轻声对内维尔说起话来。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带着安抚的语调：“别担心，还是照之前的约定。我这位同僚有点性急了。”

大掌柜使劲撞了泽克一下：“我性子一点不急，你用不着代表我说话。”然后他走上前去，强迫内维尔离开讲台。他跳上自己的其他组件，斜靠在讲台上。现在，这个共生体呈金字塔状，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即使不靠仪器辅助，他的话语也同样洪亮：“我是大掌柜！”

大掌柜答应不使用人类嗓音的承诺便到此为止了。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女孩的声音在草地上空回响。是格丽·拉特比的声音，但在大掌

柜的力度与傲慢性格的影响下音色有所改变：“内维尔·斯托赫特说我们都希望和平。他想要和平，我也想要和平。但如果你们无法把事情做好，那我们就开战！”

面对内维尔那通微笑的胡言乱语和大掌柜的发言，人群的反应截然不同。有人在大叫。一个女人在尖叫：“格丽？格丽！把她还给我……”是爱斯芭·拉特比。

大掌柜注意到了他们：“我们无法弥补所有坏事，但你我还能尽力弥补可弥补之事。否则我们就开战。”他对泽克咯咯地说了句什么。片刻后，维恩戴西欧斯的飞艇发动机加大了马力，飞过天空，刚好悬停在西面舞台的上空。内维尔看着那艘飞艇的航线，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又在和什么人说话。“纵横二号”？维恩戴西欧斯？总之，飞船没有开火。

大掌柜等叫喊声停止后说：“我会把能还给你们的東西都还给你们。我们将带给你们财富，还有未来的生意。作为交换，你们要给我接入‘纵横二号’的权限。最重要的是，你们得把那个谋杀了半个我的人类交给我！我要约翰娜·奥尔森多。此时此地，把她交出来！”一边说，大掌柜的组件一边四下搜寻，个个咬牙切齿。

舞台上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只有剗刀除外。他盘坐在那里，脑袋摇摆晃动。他正享受着这片混乱带来的欢愉。

内维尔小心地绕过大掌柜，回到讲台边。他肯定慌了，拉芙娜还是头一次看到他像现在这样仔细掂量，盘算着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说话时语气严肃而又紧张：“我的朋友们，我们几天前就知道这个要求了。大掌柜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原因的。”

“大掌柜绑架了我们的孩子！”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但是因为风的干扰，听不太清楚。内维尔没法像在飞艇上那样控制人们说话的音量，但风和空旷的场地同样有效。

“大掌柜要求得到犯了错误的人类，这是合情合理的，不管我或者我们多么喜爱她。”内维尔哽咽了。拉芙娜感觉到身旁的杰弗里在颤抖，他警惕的目光在内维尔和上方的飞艇间来回移动。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而杰弗里早已超出那个极限。

过了一会儿，内维尔似乎缓过一口气，终于强忍着泪水说：“我曾与约翰娜非常亲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痴迷。但我爱过她，我想她也尽其所能地爱过我。可现在……嗯，根据大掌柜提供的证据，以及她自己无意中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都意味着，我对她的爱和信任是错误的。我很遗憾。”他顿住了，转向大掌柜，后者仍然保持着金字塔状。内维尔又讲话了，声音坚定，富有政治家的风范，“先生，无论您的要求多么合理，却并无实际意义。早在几十天以前，约翰娜·奥尔森多便失踪了。”

“你撒谎！把她交出来！”那个八体吼道。

内维尔用音频装置压制了自己的声音，拉芙娜只能勉强听到。“你疯了吗？”他嘶声说，“听着，她死了。我可以给你把尸体弄来，只是——”

杰弗里冲向内维尔：“你这个杀人犯——”内维尔的朋友们在他们伤到内维尔之前扭住了他。大掌柜也跳了下来，慢慢绕过扭打的人群，咯咯地对持枪共生体嘱咐了几句。那个共生体退开了，移开枪口，不再对准杰弗里。

杰弗里被带下楼梯，拉芙娜身边暂时没人，一个无法分辨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看我身边的墙。”拉芙娜猛地抬头。木女王？有可能。不，是剃刀！

大掌柜也抬起了头。他穿过舞台，脑袋探询似的转向剃刀和木女王。他也听到了剃刀的声音？

现在拉芙娜又听到木头裂开的声音。墙上出现一厘米的凸起。破裂声一声接着一声。

大掌柜向后一缩。木板掉落在台上，然后……约翰娜出现在了阳光下，手里拿着一根结实的木料。她气喘吁吁，眼神野性十足，而且她显然还活着。她扔下木头，对面前目瞪口呆的那个八体说：“嘿，先生，我就是约翰娜·奥尔森多。”

明明恨之入骨的仇人就在眼前，大掌柜却忐忑起来。他退了回去，兜着圈子，就像拉芙娜在马戏团时遇到的那些从未见过人类的爪族。或者，这不过是杀手正品尝着此刻的滋味。

约翰娜躺倒在他面前的舞台上，头向后仰，尽量以人类的方式模仿“顺从单体”的模样。大掌柜冲向约翰娜，咬住了她的喉咙。他的两个组件抓住约翰娜的胳膊，将她拖向舞台右侧的空地。“我要在你死之前和你聊聊。”他说。

“但是——”内维尔想追上他们，但又停下了。显然，他意识到，除非他让激光炮开火，否则他已完全无法控制局面。

就在约翰娜被拖拽之时，木女王的幼崽跳了下来，把一件东西递给剃刀。剃刀的两个组件又把它推到大掌柜面前。

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出于好奇，总之大掌柜抓住了那件东西。那是一本书，是那种早在人类孩子登陆前爪族用“手”写成的书。它很旧，似乎还被火烧过。书页卷曲呈黑色，靠金属环扣在一起。拉芙娜刚瞥了一眼，大掌柜便冲上去围住了这本书。顷刻间他动也不动，然后回过神来向舞台另一端走去。

泽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只在必要时紧张地让出路来。现在他站住了，好像在倾听。然后他不顾一切地咯咯发话反对，穿过舞台向大掌柜跑去。一秒钟的工夫，里托也跟了上去。

大掌柜一意孤行。他拍了里托一爪子，咝咝地对泽克说：“退下！这是我的复仇。”

无论维恩戴西欧斯多么想探听约翰娜的遗言，可怜的泽克都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两个单体都退开了。

约翰娜和即将杀她的人之间的对峙短暂而公开。他们就在舞台一端的骄阳下，舞台上的所有人和大部分观众都能看见。欧文·维林和林登家的几个男孩冲上台阶，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内维尔的朋友们训练有素，他们用木棍将那些孩子打下台阶。维尔姆在兄弟们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又带着他们再次试图冲上去。人群乱作一团，到处都有打斗。其他观众只是呆呆站着，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内维尔也看得目瞪口呆，同时又在悄声说话……是在跟“纵横二号”通话吗？拉芙娜向他靠近。内维尔的通话没有完全被消音，他瞥了一眼维恩戴西欧斯的飞艇，提高了音量。但拉芙娜还是只能勉强听到：“这算不算最糟的情况？”

他的眼珠一转，看到拉芙娜正在逼近。

内维尔的打手们正在楼梯边。有一件事她可以做！“内维尔，你完了。”她说，“告诉维恩戴西欧斯——”

内维尔撇着嘴，轻蔑地说道：“闭嘴。记得吗？我有飞船的管理员权限，我可以当场把你烧成灰。”

也许你可以。拉芙娜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不去纠正他——至少不告诉他真相。于是她说：“在所有人面前把我烧成灰？我看我不敢。”

内维尔瞪着她，然后只是愤怒地耸了耸肩。他四下张望，也许是想找个打手把她拖走。只可惜，他们现在全忙着呢。如果她能稍微靠近他一点点……专心对付内维尔。她决心不顾舞台那一端的混乱，貌似不经意地向他走去。

“退后！”内维尔朝她嘶声吼叫。他的目光在大掌柜和拉芙娜之间游移。他正在等待某种信号，在那之前——好吧，幸好人群现在听不到他的话——内维尔胡言乱语起来：“你个婊子。你打压斯特劳姆的一切，就连爱你的那些蠢货也对你坚信的东西厌恶至极。”他向大掌柜那边点点头，“如果不是你害我们内部分裂，我根本不会和这些野人结盟。就是因为你，还有更多的人会死。现在就退后，不然我烧死你！”

约翰娜在舞台另一端跪着坐起来。她的袖子上沾着血，大掌柜的四个组件正徘徊在附近，想咬住她的喉咙。那本烧焦的书就放在她膝盖旁边的地上。大掌柜的两个组件翻开书，第三个阅读内文，第四个用鼻子轻触文字，其他的组件连珠炮般地向她发问。

那到底是本什么书？拉芙娜想。

约翰娜似乎知道。她低下头，指了指那本手稿，然后轻轻地掀起一页，又伸手指着什么。拿着书的组件抬头看着她，其余组件都凑近约翰娜的脸孔周围。

剃刀和木女王爬下了座位，但大掌柜向他们嘶吼，示意他们不要出声。泽克忧心忡忡地在安全区域踱步。他裹着无线电斗篷，能听到

的东西应该比木女王和剃刀更少。他转身离开大掌柜，跌跌撞撞地跑向内维尔和拉芙娜。他瑟缩着，好像正遭受着看不见的殴打，最后在内维尔脚边瘫倒。“我听不到大掌柜在说什么。”他说。这是维恩戴西欧斯的声音，但作为通信工具，泽克实在太痛苦了，因此声调跨了几个八度，几乎无法分辨，“你告诉我他们在说什么！”

“什么？我没法靠近，听不清。”内维尔显然不知道如何用头戴式显示器侦察情况。

或许维恩戴西欧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略微平静下来，但仍然在疯狂地推测：“你，拉芙娜蛆虫，你向来比他聪明，告诉内维尔该怎么做。告诉我他们在说什么。别再威胁他，否则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阿姆迪，先杀一个组件，然后杀光全部。”

泽克在他们面前的甲板上痛苦地扭动着，这个小单体正在转达可怕的威胁。内维尔不知所措地在他面前后退。这是拉芙娜最佳的机会。她向前跨出三步，朝内维尔扑去。作为物理攻击，这次撞击的效果微乎其微，但她缠住他不放，对着他的脸大喊：“飞船！夺权！夺权！”

内维尔的拳头打在她身上，打得她仰面倒。坠地的冲击几乎和拳打同样疼痛，让她一瞬间无法呼吸。她抬头看到内维尔正指着她，喃喃自语着什么。什么事都没发生。内维尔又一次用手指着她。

但拉芙娜还活着。“纵横二号”此刻一定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她挣扎着吸了几口气，最后喘着气说：“飞船！撤销内维尔的一切权限。撤销——”

她说话时，内维尔瞪大了眼睛。这回换他当靶心了。他仓皇后退，然后转身夺路而逃，冲下后台楼梯，躲开拉芙娜以及“纵横二号”的视线。

她向泽克爬去。里托陪在他身边，舔他的脸。泽克一会儿翻身，一会儿趴着，一会儿躺下：他努力想让自己的斗篷恢复正常。拉芙娜急于说出任何能够满足那头怪物的话：“好的，维恩戴西欧斯。告诉我，你想听些什么——”

她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低沉却宽厚的呻吟，来自人群。拉芙娜抬头看去，看到人类和爪族都看着同一个方向——不是拉芙娜，也不是约翰娜和大掌柜的争执。他们看着天空。

拉芙娜转身盯着飞艇。有个黑黝黝的小东西从上面落了下来。是个活物，脚蹬手刨着。那是共生体的组件，也许有点超重。那个组件肯定还活着，他落呀落呀落，最后坠落到舞台后方，消失在她的视野范围之外。

拉芙娜低头看着泽克。“为什么？”她问，“你根本没给我机会！”

泽克抬起头，胡乱晃动着。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抽搐，咯咯地发出她不明白的和声。

“嘿！”拉芙娜喊道，“我会按照你希望的去做。别再杀阿姆迪了！”

她穿过舞台，向大掌柜跑去。阿姆迪是个八体——曾经是个八体，如果变成七体，应该和从前差别还不大。

呼喊声在各处响起。她看到天空中出现了第二个组件，打扮得像第一个一样，从飞艇上掉了下来。他的腿在掉落的时候抽动着，好像尽全力想靠摩擦力留在空中。

约翰娜已经起身，抬头望向天空。大掌柜一跃而起，又将她拉倒在地。他拖着约翰娜，向楼梯走去。持枪共生体在他面前排成一列，将枪口对准剃刀和木女王，然后又对准拉芙娜。

大掌柜在泽克身边停下，凶狠地咯咯发问。那个单体做了回答，但仍在抽搐。大掌柜似乎想了一下，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他居然还能思考！然后他抓住泽克的斗篷领口继续走向楼梯。八体经过拉芙娜时，她伸出手去摸约翰娜。他对着她龇牙咧嘴，逼她后退。“你很快就会看到我将如何对付那些骗子和杀人犯。”大掌柜说。然后他带着泽克和约翰娜走下楼梯，持枪的共生体为他开道。

人群中再次传出尖叫声，也许是为了约翰娜，也许是……拉芙娜回头向西看去。阿姆迪的组件接连从天而降。三个组件翻滚着掉下

来，或许是四个，因为其中一个可能是两个抱在一起的组件。然后又是一个……再一个。现在，阿姆迪的大多数组件都死了，维恩戴西欧斯正准备丢下最后一个。

拉芙娜瘫倒在舞台上。我明明没有受伤。完全没有。为什么没有？坏蛋们赢了，世界上的一切善意都没能改变这一结果。

“拉芙娜？拉芙娜？”几个组件用鼻子轻轻戳了戳她。是木女王。拉芙娜转身抱住离她最近的那个组件。这个动作她从来不敢对木女王做，但现在她必须抱着什么寻求支持。有只幼崽——是那只恶魔幼崽吗？——从其他组件的背上爬了过来，蹭了蹭拉芙娜的脸颊。木女王的其他组件一起发出呜呜的颤音：“现在，去尽你最大的努力吧。拜托了，拉芙娜。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维恩戴西欧斯的飞艇已飞向东方，大掌柜的最后一名部下也登上了那艘较大的飞艇。虽说帮忙的只有内维尔的部下，但那艘大飞艇还是顺利升空了。从舞台上空掠过时，飞艇的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四十米，然后它向西边海峡飞去。这种飞艇没法机动转弯，所以大掌柜要先在空中兜个大圈，之后才去追赶维恩戴西欧斯。

拉芙娜不再理会那艘飞艇，转而看向周围。内维尔的伙伴们也向她投来茫然的目光。他们与否认者的大队人马一起离开了现场，多数人都向山上的新城堡走去。没人阻拦他们，但拉芙娜发现，木女王的大批部下突然现身，内维尔本人却无影无踪。

拉芙娜转身面对“纵横二号”，大声喊出几项指令。没有回应。“我需要与‘纵横二号’联系。”她对木女王说。

“我知道，我让人跑去拿无线电了。”

“你身上没带？”拉芙娜问。

“没有。”木女王的三个组件扭头看着拉芙娜，说话时伴着愤怒的滋滋声，“内维尔不许我们来的时候携带无线电。他利用‘纵横二号’销毁了任何未经他允许使用的无线电。大部分人仍然支持我。他想通过今天的会议改变这种状况，结果，你和约翰娜让他事与愿违。”

她们看着大掌柜的飞艇在内海峡上空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孩子们和共生体都围拢过来，他们喧嚷比画着，猜想这次会不会再有什么掉下来。不，大掌柜与一般的坏人有所不同。但愿他真的不同才好。

保罗·林登分开人群，穿过木女王的组件走了过来。“拉芙娜！”他呼吸急促，几乎说不出话来，“对不起，我没能拦住他。”

“什么？谁？”

“内维尔！我看到他从后台跑出去了，但没能拦住他。”

“保罗，给她看看他落下了什么！”是维尔姆，他不耐烦地拍打保罗的胳膊。

“啊，对了，”他递上了头戴式显示器，“这是你的。”

内维尔真够蠢的，竟然没毁掉它。不过能丢下它，说明他还算聪明。

她接过头戴式显示器，这时周围的孩子们都静了下来。因为敬畏吗？希望不是。正是这样的瞬间，会成为昔日绘画的题材和公主时代的神话。我早就发誓要和那些鬼话决裂了。她把数据王冠戴到头上。

“飞船！”她说。

在“纵横二号”的支持下，她跨出了黑暗。原本拉芙娜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成任务，现在只需几分钟。遗憾的是，最重要的那些事仍非她力所能及。

两艘敌方飞艇正稳步向东飞去，他们尝试了内维尔过去用过的各种联络方式，依然得不到回应。两艘飞艇拉芙娜都可以开炮击落，但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

轨道飞行器也没有反应。这倒没什么奇怪，因为那里仍旧是内维尔的专属领地。拉芙娜联系了“俯视之眼”号上的斯库鲁皮罗，说服他别去追击大掌柜。

在地面上，人类孩子和他们的爪族密友把她团团围住。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们对她表现出了非凡的耐心，现在却一下子提出千百个问题，还哭着叫着要复仇。

拉芙娜举起双臂，嘈杂声瞬间消失。“让否认者回他们在新城堡的住所吧，那里仍然是他们的家。他们几乎是整个人类种族的一半。我们需要他们。”

木女王高声说道：“我同意，共生体也不要伤害他们。但我们都不应该再容忍内维尔了，他到底在哪里？”

问题是抛给所有人的，但没有几个人回答，哪怕给出了答案也是相互矛盾。当然，这个问题并不难。内维尔也许能躲开“纵横二号”的监视，但他还在使用无线电，拉芙娜迟早能定位他的准确位置。当前他的踪迹正以一个亮点的形式显示在拉芙娜的头戴式显示器上。奇怪。“看起来内维尔正逃往镇外——”那里是东北方的山谷森林。

“跟上他！”

“正在跟踪。”“纵横二号”说。与此同时——

他们在舞台后面找到了杰弗里。他还活着。内维尔的手下把他捆得动也不能动，扔在烂泥地里。他们把他摆成头朝西的姿势，但这可能只是偶然。拉芙娜赶到时，人们已经给他松了绑。他坐在地上，背靠木架，凝视天空。他的衬衣前襟沾着呕吐物，但他对此似乎毫无感觉。

几个人类孩子跪坐在地上，对他低声讲着什么。

拉芙娜绕到杰弗里面前，挡住他望向山坡下的视线。“杰弗里，”她说，“我们认为约翰娜还活着。我们会把她带回来的。”

杰弗里抬头看着她的脸。她从未见他如此黯然神伤，即使在他最羞愧时也不曾露出这般神情。片刻后，他低沉嘶哑地说：“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是不是？是啊，但……”但至今为止，他们尽力而为又带来过什么好处？在周围孩子的搀扶下，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能尽力而为的就是找到阿姆迪的遗体。”要不是其他人拉住他，他肯定会趑趄趑趄冲进草地。

他们没办法阻止杰弗里去寻找。你们也不能阻止我去寻找。“我们一起去找。”她说。

结果他们发现，有些孩子与他们的爪族密友已经先行乘坐缆车来到海边，随后沿着桩子爬下峭壁。现在他们进退两难，只好等待救援了。拉芙娜和木女王派了些年长的孩子跟上去，嘱咐他们一定小心行事，不能再让任何人遭遇不测。

崖底有一条更安全的路线，这也是拉芙娜要求同行给出的正当理由。“纵横二号”无法直接监控悬崖表面，但多年来人们已经仔细勘察过这一区域。拥有头戴式显示器的拉芙娜或许是侦察队队长的最佳人选。

现在，他们在岩架间移动，迂回穿过岩壁。缆车建成之前，从秘岛到新堡镇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这些悬崖峭壁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致使喜欢探险的共生体伤残，也害两个人类孩子丧生。现在，岩壁上春叶丛生，让常绿树木更显温柔，也遮掩了犬牙差互的山石。

“来，拿着。”木女王说着，递过一根安全绳。这个共生体跟在拉芙娜身后，贴得很近。如今的木女王看起来很年轻，也许有点太年轻了，尤其当她还带着两个幼崽的时候，但她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她一边走，一边向高处的共生体喊话。木女王也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协调这次行动。

拉芙娜抓过安全绳，把其余的绳圈递给欧文——他是队伍中唯一走在她前面的人类。

“你觉得有没有任何可能——”拉芙娜压低声音问木女王。感谢天人，她说服了杰弗里、玛格达和爱斯芭留在队伍中部。

“阿姆迪有任何组件幸存？”木女王替拉芙娜问完了问题，“我看不太可能。春天的新叶又薄又嫩，下面的常青树却硬得像钢筋。但是……反正寻找遗体的事早晚要做。”

拉芙娜点点头：“我们要确保搜寻工作安全开展。”她没工夫闲谈了。头戴式显示器同步更新着她的方位。她可以借助“纵横二号”提供的地形图穿过树林，并引导欧文沿最安全的路线前进。她同时还打开了关于其他问题的窗口。内维尔的人并没有尝试去“纵横二号”上捣乱，但登陆舱圆顶那边升起了一缕热气。拉芙娜甚至有新城堡内部的监控视频！显然，内维尔把摄像机全部挪用于监视——这就是为什么她接收到的组件坠落轨迹图的分辨率如此之低。但她依然可以侦

察整个城堡周边的情况。毕里或别的什么人，用易燃物填满登陆舱后放了把火。木女王的消防员已经灭了火，而她能看出冬眠箱未受损伤。

拉芙娜回头注意到面前的岩壁：“欧文，别从那里下去。”高处的岩架有些窄，但从那里进入绿叶丛，几米外就是一条真正的小径。

“明白。”

拉芙娜在他之后侧身踏上岩架，一面红色的小旗出现在她的头戴式显示器上。她身后的木女王正高声与悬崖顶端看不见的共生体说话。她为拉芙娜翻译道：“他们说新城堡出事了。”

“是啊。”因此才有了那面小旗。她跟着欧文继续前进，途中收到了警报内容：那是来自镇外北边一条路的影像。否认者们在草地惨败后回家，现在他们又行动了，但不是去凶杀草地或者“纵横二号”。飞船探测到了七十个孩子，毕里与梅多都在列，但没有内维尔。年长的孩子们随身带着背囊、挎包，虽有几辆大车随行，但大多数人都步行出镇，向东北方向走去。“我觉得他们中有人带了枪。”那些正是拉芙娜为内维尔设计的人类武器。

“我的人带的枪要多得多，”木女王说，“我能阻止他们。看上去像不像大规模绑架？”

拉芙娜又观察了数秒钟后说：“……不像。”

“那么我建议放行。今天经不起内战。”

拉芙娜突然意识到，就在她专注于飞船山另一面的情况时，她正走在越来越狭窄的岩架上，如今只有三十厘米宽。木女王轻轻地把她从悬崖边缘向后拉。她停稳脚步，靠在陡峭的崖壁上。

“马上就到了，拉芙娜。把手给我。”拉芙娜抬头，看见欧文已经踏上了较宽的小径。片刻之后，她站到了他身边。她坐了一会儿，等待后续到达的成员。木女王在她周围坐下。那个新的幼崽还未到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年龄，只是从背篓中向外偷看；小希特则骑在一个年长组件的肩上。

木女王一定注意到了她的目光：“新幼崽吗？是为了平衡希特的偏执天性，一种非常古老的组件搭配技巧。这是行脚的建议……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礼物。”木女王沉默片刻，接着大声说，“我听到了斯库鲁皮罗的飞艇的声音。”

拉芙娜点点头，她一直在通过“纵横二号”关注他的动向。“他那艘‘飞船’呢？”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木女王转着脑袋说，“‘俯视之眼二号’在内维尔的人类船员手中坠毁了——那是他们第一次独立飞行。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件事导致你的远程搜索无疾而终。对此，人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事故，另一种认为是内维尔人为设计的。”

“好吧。”

现在连人类的耳朵也能听到飞艇的小电力发动机发出的噪声了。但直到它飞到正上方，众人才透过重重春叶看到它。接着，拉芙娜瞥见斯库鲁皮罗的两个组件在船舷上缘俯瞰下方。一年前我还和斯库鲁皮罗一起坐在那里，试图追踪内维尔手下的窃贼——只不过那时我们以为窃贼是热带爪族。

她通过“纵横二号”中转谈话：“斯库鲁皮罗，我们在——”她把坐标发了过去，“保罗·林登和另一支团队在我们下方五十米的另一条小路上。”那条路走起来更安全，但它没有延伸到“纵横二号”估算的大多数组件坠落的区域。

“我看到林登了，但看不到你。”斯库鲁皮罗的声音在空中隆隆作响。他都懒得用无线电了。

“好吧。你看到任何……任何尸体的踪迹了吗？”

斯库鲁皮罗一如既往地言辞粗鲁：“鸟知道！它们分散在三个地方。我这里有台小破摄像机，我会把拍到的影像发给‘纵横二号’。”接着，视频便出现在了拉芙娜的头戴式显示器上。

木女王的两名林务员从下面的岩架赶了上来，杰弗里在后面跟着，他歪歪斜斜地走着，仰头看天，谁也不理。“斯库鲁皮罗！”杰

弗里喊道，“我们要找多少具遗骸？”

共生体回答：“据说是八具，但有些年幼的孩子说是七具，其中一具抱着一个组件大小的东西。”

杰弗里静静站了片刻，仍旧抬头凝视。然后他走上那条小路，从拉芙娜身边经过。她站起身，伸手要拦住他。一瞬间，她以为杰弗里会甩开她。但接着，颤抖的杰弗里被她揽入怀里。

“我能带大家过去，杰弗里。你会见到我们见到的一切，但你先留在队伍中间，好吗？”

玛格达和爱斯芭追上杰弗里，柔声劝他让拉芙娜和木女王在前面带路。

就在拉芙娜转身跟上木女王时，她听到一连串愤怒的爪族语。一个单体从低处的岩架爬了上来。“里托！你又在搞什么鬼……”

这家伙派头十足地向拉芙娜点点头，经过她身边时还发出一段和声，大体是“又是你啊”的意思。

接着从岩架爬上来的是希达。她似乎以为拉芙娜在对她提问：“噢，真对不起。我们以为它是大掌柜的一个组件。嘿，它和大掌柜亲近得就像同一个共生体，而且还戴着一样的标志，甚至说话也像个老板。于是我们就把它逮住了。”随后上来的孩子们也有点不好意思。兴许这还是他们协同作战的成果。“看起来，我们不过是抓到了某人的恶心宠物罢了。”

天哪，我可没时间管这事。“但你们为什么把她带到这里来？”

希达对单体横眉立目：“噢，我们也不想这么干。”

斯库鲁皮罗的视频分辨率太低了，显然是用他自制的摄像机拍的。无论他怎样贬低那台设备，但拉芙娜敢说，这家伙在心中肯定是深以为傲的。她动用了“纵横二号”的图像识别程序对之加以筛选……然后获得了搜寻队需要的一切信息。

上空聚集着三群鸟。视频没有拍到它们下方地面的情况，但拉芙娜的地形图显示，其中之一刚好在保罗·林登小组的前方。木女王高声朝保罗喊话指路，同时拉芙娜的小队也接近了位于最高处的坠落点，这里还没被鸟儿发现。要到达那个地方需要艰苦的攀登，现在拉芙娜与欧文几乎并肩前进，木女王也时而穿插到他们中间。

前进的同时，拉芙娜也在浏览任务清单上的其他项目。进入森林后，内维尔的坐标就静止不动了。他要么丢弃了那些设备，要么在等待“他的子民”跟上。否认者的身影在北进的路上清晰可见，他们正在前往山谷森林，木女王的部队紧跟着他们。越来越多的货车加入进来，几名共生体似乎在为车队指路。是德库托蒙那伙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出逃。内维尔要么疯了，要么还计划着卷土重来，再次向拉芙娜和木女王发起反击。

不论内维尔采取什么战略，看来他短时间内无法和他的爪族盟友会面了。维恩戴西欧斯和大掌柜还在飞向东方，接近冰牙山脉后便稳步向上爬升。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脱离了激光炮的射击范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至少在几个小时之内，他们都摆脱不了“纵横二号”的监视，除非他们决定在高山低谷间玩一场风险极高的捉迷藏游戏。即使现在，拉芙娜也能数出大掌柜的蒸汽发动机座舱上有几根钩子。只要一个指令，两艘飞艇都会变成发光的薯条。

欧文打断了她毫无意义的白日梦：“嘿！这东西从哪儿来的？”他正跪在小径边，手里拿着一个金黄、闪亮的东西。

木女王的两个组件上前，仔细端详：“是枚金币。长湖共和国的货币。”

欧文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阵子，掂了掂分量。与不少孩子一样，他也入乡随俗，重视起贵金属来：金银能换来他们这些太空人也造不出的东西。“小时候，我们常来这里远足。”他说着抬头瞥了一眼拉芙娜。

“恕你无罪。”她说。捣蛋鬼。

欧文脸上的笑意一闪而逝：“关键是，我们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如果当初见着了，我们肯定会马上把它花光。”

木女王说：“唉，或许也没那么神秘。我敢说，在我们不让你和你的朋友们再来悬崖之后，维恩戴西欧斯与内维尔就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

杰弗里从他们旁边走过，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玛格达和艾斯芭紧跟着他，也没有停下来瞥一眼欧文手中的金币。他们三个知道什么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走吧。”拉芙娜对其他人说。

“喂，上面的！你们看到很多金币吗？”林登小队中的一个共生体问。

“只有一枚。”木女王大声回话。

“我们找到了十几枚，有的在石头表面，有的嵌在树里。”

杰弗里听后小跑起来，玛格达和艾斯芭让他小心，但他没有放慢速度。

“我也看到金黄的东西了！”斯库鲁皮罗插嘴道，“喂，高处那条道的！再往前走一点。鸟群还没发现，但树冠上有被穿透的窟窿——”

杰弗里他们消失在岩石转角处。拉芙娜等人赶过去时，发现三个人正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面前的金币不是一只手抓得起来的，而是数以百计的金币和宝石。一条金色闪光铺就的小径，它们就这么躺在直射的骄阳下。的确，春季森林的茂盛树冠上被撕开了两道宽大的口子。在阳光照射的地方，细密的璀璨光芒不协调地取代了绿色的阴影。但阿姆迪，你在哪里？难道真像童话故事里一样，一个朋友在临死前变成了宝藏？

杰弗里爬上岩石，脚扣树干，探身俯视悬崖深处。他的视线匆匆地扫过树枝。金币就在他手边，到处都是，他完全不曾留意。“他在哪里？”杰弗里喊道，“哪里——”他突然停下，站稳脚跟，然后用力一拉，扯出了一个卡在岩石间棱角分明的东西。那是——过去是——一个保险箱，没有成为碎片的部分表面抛过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拉芙娜感觉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转身发现是阴郁严肃的欧文。他把头向上一扬，拉芙娜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一个组件大小的昏暗物体卡在了高处的树枝上。她注意到里托走到树下，抬头仰望。这家伙少见地没有大发议论。

拉芙娜吞了口唾液，然后看着杰弗里，他还冒险在崖面与树干间搜索。“求你快下来吧，杰弗里。”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宽慰。

“我们必须找到他，拉芙娜。”

“我们会的，我保证。”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注视那个一动不动藏在树里、杰弗里刚好够不着的东西，“但你不应该站得那么高，太不安全了。我希望你现在就下来。”

他瞪大眼睛凝视着她。这种眼神她已有多年未见了。那时他尚未长大成人，还没有混迹于否认者中间，还没有背叛她而后救下她。他又变回范在凶杀草地救出的那个小男孩了。

杰弗里叹了口气：“好吧。”他说完便小心地爬到安全的地方。没人开口，但当杰弗里踏上地面时，差不多人人都注意到了树上的那具尸体。

取下那具尸体，最困难之处就是不让杰弗里插手。

尸体。要把它当作尸体、造物或者组件，不要去想它是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一部分。这个生物无疑已经死了。可怜的家伙被树冠上一根尖刺一样的树枝贯穿，那里的常绿针叶还没开始生长。这根偶然出现的“长矛”刺穿了它的整个身体，留在外面的树枝几乎有十五厘米长。

当他们取下尸体时，木女王高声向林登小队通报了最新消息。

“好的！”传来了回答，“我们正在和这群顽固的海鸟大战——去去去！它们正在我们前方围着什么东西盘旋着。”

玛格达、爱斯芭和杰弗里一起坐在地上。她们终于让他冷静了下来。拉芙娜倚着一块巨石，把各种信息一股脑儿全都发给“纵横二号”。根据斯库鲁皮罗的录像，飞船已经定位了七具尸体，全部确认死亡，但恐怕今天只能回收这具，还有保罗·林登发现的那具。这么说，我有空考虑别的事情了。但现在，她的注意力还留在那具被刺穿的躯体上，没有去察看其他窗口。

一名林务员正在锯树，其他人扯着控制高枝的绳子。里托在树下兜圈子，样子比拉芙娜见过的任何爪族，甚至单体，都更像真正的狗。里托没怎么说话，看上去既好奇又困惑，而且难得表现得很愚蠢，或许她本来就是这样。但拉芙娜记忆中的狗都很聪明，足以领会主人的不安——而且里托显然还记得阿姆迪。她给可怜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惹了不少麻烦。拉芙娜只希望这个小东西不会像杰弗里与阿姆迪的其他朋友那样受伤。

就在他们把尸体放到地面时，杰弗里甩开了玛格达与爱斯芭。除了里托，所有人都让开了。幸运的是，尸体的头部已经不可辨认：树枝把整张脸都打烂了。尸体上裹着一条长长的斗篷。杰弗里在它旁边跪下，里托滑步上前，狐疑地打量着尸体。杰弗里挥手驱赶单体，伸手去掀斗篷——

里托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从他身后冲了上去。她撕咬着尸体的咽喉，发出愤怒的尖叫。

杰弗里好像根本不在意。他双膝着地，茫然地凝视，无比震惊。玛格达和爱斯芭扑上前去抓里托，但她却从尸体上滚下来，冲进小径深处的矮树丛。她发出怪异的低吼声。片刻后拉芙娜才意识到，那是笑声。

杰弗里没有抬头，但说话的口气满是不解：“这不是阿姆迪的任何一个组件。”

最后拉芙娜仔细观察了那具破烂的尸体。尸体的一只爪子伸到了斗篷外面，爪尖染过色，脚上那个看起来像脚镣的东西是银制的。除此之外，这个生物的口鼻部位都发灰，它应该比阿姆迪的任何组件都年长。

木女王混杂在尸体周围的人类当中。她将斗篷全部掀在一边，凝视尸体良久。然后她退开了。

“是你认识的共生体吗？”拉芙娜问，但木女王没有回答。而现在其他共生体也都凑到跟前。

“我从来没见过它。”有人用萨姆诺什克语说。

“也许是我们认识的哪个共生体新添的组件。”

“不太可能。它太老了。”

欧文插嘴道：“我们得到另一具尸体那边，免得它被鸟啄干净了。”既然它身份不明，这么说话就更容易了。

里托欢笑不已。她开始发出响亮的咯咯声，更像平日的里托了。

这一次，没有谁能无视她了。大家飞快地转过身，然后惊愕地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连拉芙娜也明白了那几句简单的和声：

“维恩戴西欧斯死了。维恩戴西欧斯死了。维恩戴西欧斯死了！”

萨姆诺什克语中没有任何词汇能描述未来二十四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据木女王说，爪族语中有些和声能够描述这种局面：一段充满巨大变数的时期。这些变数可能导致全面的灾祸，可能度过劫难，也可能指向辉煌的胜利。而对于拉芙娜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一刻不停的麻烦与决策，中间夹杂了短时间的打盹、吃东西，接受莉丝·阿尔明用“纵横二号”诊疗室的设备，为自己体检。“你现在脱水、饥饿，全身都是伤口，但食物、休息和诊疗室的设备能轻松地让你复原。‘纵横二号’还诊断出你有脑震荡。只要你别太拼命工作，应该不会有问题，只是这一点，诊疗室恐怕帮不了你。”莉丝展颜一笑，“另外，我敢说我能修复你折断的鼻子和面骨！只会占用你几个小时，之后只要你自己小心——”

拉芙娜急忙让她别说了。她可没时间做整容手术。

第二天后半晌，飞船将她从午觉中唤醒。她真的感觉好多了！但与剩余孩子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十五分钟后开始。离开指挥甲板前，她检查了个人日志和“纵横二号”收到的最新消息。根据飞船的追踪，大掌柜的飞艇降落在冰牙山脉东方的一个哨站那里，或许是为了获取补给？然后它又再度升空南行。在王国一带，斯库鲁皮罗用他的小型飞艇——王国仅存的飞行器——监视着内维尔的蓬车队。

拉芙娜最早做的几件事之一，是检查“纵横二号”遭受了多少损失与破坏。她悄悄地去掉了范在激光炮上的功率放大级。因为发生软件故障而致使新城堡灰飞烟灭，光想想就毛骨悚然。当然，她也不想在内维尔留下的内部装潢上浪费时间。于是，走进新会场的瞬间，她才发现那里早已面目全非。内维尔兜售民主期间营造的温馨气氛早已无影无踪。就连一台游戏机都没有剩下，空留一两处设备接口。内维尔毫不留情地把飞船上的设备拆个精光，只为创建她一天前发现的监控系统。墙壁的主题也全部更换成了星际景观。该景观位于银道面上，但距离中心非常遥远，处在深渊的边缘，或许已经进入超限界下层。那是从斯特劳姆超限实验室看到的景色。

有座讲台设在星际壁纸前面，后方是内维尔的座椅，几乎和他为拉芙娜打造的王座一样令人动容。拉芙娜犹豫不决地走向讲台，却没有坐下。有人向她微笑问好，气氛却并不欢快。

今天的与会者中有二十名共生体，但人类孩子大约只有七十人。孩子们注视她的面孔的方式有些奇怪，而且看一下就马上躲开。是反感吗？她知道自己容貌尽毁，但他们肯定会适应的。共生体似乎没受那么大的影响，她发现剃刀和木女王都在听众席上。啊！杰弗里也在，他与众人隔开一段距离，漠然独坐。

拉芙娜说：“我们都需要比过去更多地交流。考虑到目前界面的状态——”她伸手在房间四处一指，“这可能不容易。我想确保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知道‘纵横二号’看到了什么。我……我也想听听你们在做什么，想知道是什么在困扰你们。”

她发现温达·拉森多已经站起身，举起了手：“我想谈谈内维尔！我们昨天失去了人类种族的一半人口。”

“是他们自己想走的。感谢上苍。”拉芙娜看不见说话的是谁，但发言者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房间里许多孩子也都点头赞同。

“没错！”爱斯芭·拉特比喊道，“我们应该追击大掌柜。他偷走了我的妹妹！”还有艾德维、提莫、阿姆迪、约翰娜、行脚、螺旋牙线和……赞同声和争论声此起彼伏，房间里一片混乱。拉芙娜霎时感到，她跟过去一样，一旦面对孩子们就手足无措。

她犹豫地抬起手，想要恢复房间里的秩序，然后——

人人都不说话了。

我是怎么做到的？拉芙娜自己反倒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哦，诸位，我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信息。但拜托大家，我们一步步来。温达，你好像是第一个提问的吧？”

“是的，嗯，多谢。这有点跑题，不过我认为很重要。昨天，在约翰娜前往飞船山之前我和她谈过。”全场鸦雀无声，“她跟我说了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事，还有其他我们有义务知道的事。首先就是，

木筏上没有什么‘热带恐怖分子’，也没有炸弹，那些人是被‘纵横二号’的激光炮杀死的。”

“我们猜到了。”欧文平淡的语气中杀气凛然。

维尔姆·林登朝拉芙娜挥挥手：“你能证明这一点，对吧？‘纵横二号’一定有记录。”

“是的。”只要没有根本性的软件故障，她就能发现内维尔掩盖自己行为的一切企图，“我会提取出记录，但只怕内维尔会说记录是伪造的。”

温达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约翰娜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欠那些热带爪族一个人情。它们或许没有共生体或者人类的头脑，但她说，营救她是它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且正是它们的牺牲挽救了她的生命。她请求——啊，实际上她用的是‘要求’这个词——我们善待它们，如果它们想回家，就帮助它们达成愿望。”

木女王的几个组件抬起脑袋，看向拉芙娜那边。“我可以说话吗？”她问。

“当然，请讲。”

“我已经将大部分热带难民转移到了旧大使馆。十个木筏的船员超出了过去任何一次海难。扩建大使馆可能耗资巨万……但我乐意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无辜，”她向温达点点头，“另一部分原因是，如果我们虐待大掌柜的子民，就可能危及行脚和其他人质的生命。”

拉芙娜点头道：“谢谢你，木女王。还有别的吗，温达？”

“有！南部地区在货物贮存方面有点小麻烦。内维尔唯独在一件事上没有撒谎，也就是木筏运来的货物。”

“哦，是啊，”有人说，“大掌柜的和平献礼。”

“好吧，不管你们怎么称呼它，总之这批货物不是垃圾。其中约有十五吨纺织品，”温达焦虑地转了转眼睛，“品质足以匹敌我们当

前生产的任何纺织品。还有一些别的货物，我们还在清点。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九百零五台语音频带无线电了。”

如果能亲眼看到拉芙娜眼前众人瞠目结舌的表情，大掌柜应该会大为得意。温达耸耸肩：“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然后她坐了下来。

孩子们有序发言。大多数孩子似乎意识到，对于大掌柜，他们鞭长莫及，他已然成了新的麻烦。有关否认者迁离的问题则不同。吉丝克说：“否认者一直存在，但内维尔把他们的愚蠢变成了杀人的刀。我的罗尔夫是很好的人，否则我也不会嫁给他。但无论内维尔鼓吹什么东西，他都会照单全收。我们每天晚上都为此争吵，尤其是在拉芙娜失踪之后。现在他把我的孩子全带走了，我要把他们找回来！”

人群低声表示赞同。这不仅与吉丝克一家有关，几乎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拉芙娜瞥了杰弗里一眼。杰弗里也是个好人，但光靠这一点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最后会爬着回来的。”温达·拉森多的语气远不像以往那样温和，“大多数否认者从来没有费心学习过如何在这里生活，让他们在野外求生简直是个笑话！”

“问题不在这里！”吉丝克抬高嗓门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认清内维尔的邪恶。说不定他是个超级疯狂的变态，一旦失势就会把追随者逼至绝境，然后杀掉他们！我要带我的孩子们回来！现在就要！”

会议又开了半个小时，然后拉芙娜与木女王找了几名孩子单独交谈。杰弗里没有参加，会议一结束他就走了。

斯库鲁皮罗的无线电不通，但据“纵横二号”显示，飞艇与斯库鲁皮罗本人都平安无事。他一小时后就能回来。也许他能为吉丝克令人不安的假设提供些正向或反向的证据。拉芙娜打算独自小睡一会儿。

她在指挥甲板旁的老房间里躺下，不禁再次为自己在会议上的成功表现而惊讶。自从孩子们长大后，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顺从她，甚至长大前也从未有过。或许他们把她看成勇闯地狱并且胜利归来的超级英雄了。哈哈，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这种想法多么不着边际，那该多有意思。但孩子们看到她满脸的伤后退缩的样子还是让她不安。但如果那并不是厌恶呢？如果孩子们认为她的伤痕是自我牺牲的证明呢？那么，同情与赞美将成为支持她的力量。如果内维尔处于她的位置，他肯定会尽全力、长时间地利用这一优势。她竭力抵御睡魔，又考虑了一会儿。也许她真是个傻瓜，但——“飞船！”

“什么事，拉芙娜？”

“请转告莉丝·阿尔明，我愿意接受面部修复手术。”

然后她睡着了。

斯库鲁皮罗这次高空侦察没有发现支持吉丝克那些糟糕假设的证据。也许内维尔最终会像吉丝克设想的那样疯狂，但目前否认者的车队装备精良，准备充分。考虑到他们偷走的各类设备，“装备精良”并不令人吃惊，而准备充分则和毕里·伊格瓦有关系。飞船日志显示，毕里曾在飞船指挥甲板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策划。他评估了登陆舱中的部分设备，尽管拉芙娜曾误以为它们是垃圾，但他认定它们还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这便解释了新城堡的地下墓穴中发生的诡异盗窃。至于他们在登陆舱中放的那把火——看来内维尔和毕里还是相信反制手段的威力——好多细节已经因为日志中损坏的文件而丢失了。但这些损坏似乎是系统事故造成的，不是人为加密的结果。也许她最终能够理清这团乱麻，但当前，她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与大掌柜取得联系以及破解轨道飞行器上。

与此同时，内维尔也在对“纵横二号”实施反侦察。首席否认者——这是她对他最客气的称呼——有接入轨道飞行器和大多数通信设备的权限。拉芙娜有意保留了否认者的用户账号，但却在其中下了套。内维尔光顾了每个圈套，寻找安全漏洞，留下内维尔式的宣传标语。这些不专业的破解尝试为拉芙娜提供了大量信息。

木女王派出的侦察兵打着白旗追上了否认者的队伍。他们得到了平静的接待，并获准与所有成员交谈。他们甚至说动了六个人离开车队回家。

当拉芙娜在新堡镇街头漫步时，她发现到处都是空房，人类薄弱的组织上到处都是缺口。否认者们带走了将近半数的人类，之后又有一小部分人类孩子选择了离开，试图并入大队。

五天后，内维尔抵达目的地——东北方向一百公里外的一处温泉洞穴群。木女王知道那个地方。她告诉拉芙娜，她知道那里大约有一百年了，而且一直认为那里十分危险，不适合长期居住。

那里在斯库鲁皮罗的飞艇巡察范围之外。三天过去了，唯一的消息是对方发来的，包括内维尔的演讲和几位追随者欣喜的留言。他随时都在描绘充满希望的美好蓝图。当信号经由轨道飞行器送达后，拉芙娜在新会场播放了视频。

拉芙娜和木女王出席并观看了首映，在场的还有几乎所有留下来的人类孩子和他们的爪族密友。

内维尔的“最佳希望”定居地靠近幽涧谷的一处悬崖，它位于冰牙山脉地带，刚好在木女王的领土之外。爪族猎户兼农夫们不喜欢那些高地，但内维尔对此表示乐观。事实上，第一段视频里，他就站在幽涧谷中段附近：“对人类的独立与成长来说，这是一块理想的沃土。一年后再来看吧。这里将成为我们新的硬芯草地，这片绿茵会一直伸展到诺德休斯冰川的边缘。”

“祝你好运，王八蛋！”大厅里有人吼道，“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可什么都没种过。”

视角摇晃着回转，离开冰川，越过河流，上到北方的谷壁。一些爪族发出惊奇的赞叹。欧文说：“嘿，看！他们肯定是因为这个才挑中这个地方的！”

从摄像镜头的位置，他们看见了侧面山谷黑色岩石上的一条垂直的裂缝，沿常规路线经过幽涧谷的旅行者会忽略它。

“那是什么，得有二十米高吧？”有人问。

内维尔友好的声音继续盖过这些人的说话声传来：“很明显，爪族从来不知道，这里的温泉支撑着整个洞穴群。这确实是人类的发现。”他又出现在镜头里，“幸运的是，发现它的考察队更重视人类本身的最大利益。杰弗里·奥尔森多直接对我做了报告。”

大厅里议论纷纷，掀翻了天。“那个狗娘养的！”“原来他还是‘伟大探险家’时就在为内维尔卖命！”

拉芙娜已经检查过了：杰弗里不在房间里。

画面中的内维尔举起双手，简直就像他知道他的宣告会引起骚动一样：“我知道，我知道。这或许不是纯粹的人类发现，杰弗里有共生体阿姆迪勒拉尼法尼陪同。与爪族友好共处永远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与木女王交好。我们已经与热带的大掌柜建立了友谊。”

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嘿，别忘了你的已故好友维恩戴西欧斯！”“十天前不还是‘东海岸的大掌柜’吗？”

内维尔继续说：“但是朋友们，现在是你们做出道德抉择的时候了。我们听取误入歧途的人类与爪族的建议，时间已经太久了。任何真正向往和平的人类，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不需要为末日浩劫进行没完没了的准备，那是拉芙娜·伯格森多强加在你们与木女王领地的爪族头上的。我们曾经因为少不更事，也因为形势险恶而无法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在大屠杀中幸存，拉芙娜、木女王和剃刀拯救了我们这些幼年逃亡者的生命——也正是他们引发了那场屠杀。我们亏欠他们很多。不过同时，我们也亏欠我们的父母。他们在超限实验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梦想而献身。我们绝不能接受拉芙娜的诱劝，落入破坏性的仇恨之中。”

“又是老一套！”吉丝克说，“我们有录像为证。”

拉芙娜听到欧文的声：“我敢肯定，内维尔很快会来拷贝录像的。”

“而且，也没人知道在超限实验室里真正发生了什么。”另一个声音说。

“我们连十年前在近太空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闭嘴！”

内维尔的声音再次响起，现场只剩下零星的议论。“我希望，当你们中间有更多的人纵观整体事实时，你们将会挣脱昔日忠诚的枷锁，而你们和你们的朋友——包括爪族密友——将会来到我们这里，加入我们斯特劳姆人的堡垒。一切襟怀坦诚的人都会受到欢迎，不论你们赞同与否，都请加入我们吧！无论我们的意见如何不同，人类两大阵营的和平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能是整个种族中唯一的幸存者。事实上，在十年前的那场星系大屠杀之后，整个飞跃界上层，我们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人类。”

内维尔此时开始沿山上行，走向“堡垒”的入口。他的追随者冲了出来，在欢笑声中迎接他。在熟悉面孔的簇拥下，内维尔转身看着镜头：“因此，尽管分隔两地，尽管我们有深刻的分歧……我们还是合作共生为好。身在王国的你们拥有广阔的资源，你们有‘纵横二号’，还有新城堡中的宝藏。这是飞跃界一脉相承的共同遗产，让我们合力使用它们。”

第一段视频让孩子们整个下午争论不休。第二段和第三段视频如此雷同，以至于第四段视频到来时，拉芙娜选择留在舰桥上观察孩子们的反应。新会场中人群稀落。视频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播，在场的观众大都是想要一睹亲友容貌的伤心人。

可事实上，内维尔的第四段视频很不一样。

视频摄于洞窟中，否认者的一栋新建筑内。他们在没有“纵横二号”科技的情况下施工，但拉芙娜发现，否认者们使用了从斯特劳姆登陆舱中偷走的设备。它们的确不是垃圾——她只是一直没弄清它的用户界面而已！在人造光源的照耀下，洞窟内部看起来温暖干燥。三幢内维尔称为“参与者家园”的建筑已经完工。洞窟内堆满了锯好的规整木材，随时可以建造下一批房屋。木料与木工工艺一定是大掌柜通过德库托蒙提供的。内维尔和他仅存的盟友居然携手干起来了。

“纵横二号”的会场中，为数不多的孩子们正用他们的新无线电，把视频内容转述给他人。等人群开始在会场聚集起来时，内维尔已经结束了他对“最佳希望”定居地妙处的导游宣传，开始老调重弹

了。他照旧被一堆笑脸包围着。但现在拉芙娜已经不太在意了——她几乎能背诵下面的演说词。果然如此：“因此，尽管我们有严重的分歧……我们还是合作为好。身在王国的你们拥有广阔的资源，身在希望之地的我们拥有来自热带、长湖共和国直至东海岸的爪族的善意。我们与曾经的可怕敌人大掌柜共建和平。通过赢得他的信任与友好，我们已经促成他释放拘禁的所有人。这次释放——”

拉芙娜的眼睛猛地看向显示屏幕。她听到下面倒吸凉气和议论纷纷的声音。

“——是无条件的。这一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大掌柜的谅解，他知道我们与拉芙娜和木女王不同，我们‘最佳希望’定居地对他绝无伤害之意。”内维尔略作停顿，他周围的否认者们开始欢呼。“纵横二号”楼下的人类孩子们也在欢呼，但稀稀拉拉的。

“我们期待，”内维尔继续说，“大部分重获自由的人会留在‘最佳希望’。”他又顿了一下，让众人考虑这话的意义，“但我们也意识到，拉芙娜的党羽将摧毁我们通过努力建立的任何友情。”他的面色阴沉了，这是政治家内维尔公开表现怒意的罕见时刻，“不要有任何误解。我们不会以任何孩子的自由做交易。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回到拉芙娜、木女王和剃刀身边，但我们欢迎来自王国的和平团体。任何人都可以前来。代表团可以随意接触任何被释放的孩子。你们可以自己征询获释的孩子与爪族的意愿。”

拉芙娜看见爱斯芭·拉特比哭成了泪人。她不是唯一痛哭的人。拉芙娜走下舰桥，跑进新会场。

人人都想参加人质释放大会。木女王动用昔日的部分权力，邀请拉芙娜前来新城堡私下商讨。她们在木女王的王座室会面。希特现在长大了不少，已经拥有自己的小王座了。另外那只幼崽则趴在另一个组件的肩上。

“内维尔骗走了半数人类，顺走了几乎所有的可拆卸设备。我不希望你们其他人也落入他的魔掌。”

拉芙娜点点头。她也在担忧同一件事，所以整个下午都在和孩子们谈话。“但你会派遣武装护卫的，对吧？”

“当然！而且，除非内维尔掌握了我们不知道的魔法，否则我的部队比他的武装要强得多。但需要考虑的是，关于协议，我们只有内维尔单方面的承诺。”王国方面仍然未能与大掌柜取得直接联系，

“假如他们之间有秘密交易，我们没法知道其中内容。据我所知，大掌柜可以部署一支实力强于我方的部队。说到阴谋诡计，他们俩若是联手，我恐怕还真不是对手。”

其他孩子也同意这一点。“好吧，我想我可以说服大多数孩子不要前往。”拉芙娜被暴力劫持时受的伤已经痊愈，但孩子们还是对她关怀备至。她说任何话都必须谨慎，以免他们把她随口说出的话当成命令，“但我无论如何都会去的。”

木女王叹了口气：“我是怕这个，而且我担心，这会让我们其他方面的谨慎都化为乌有。”

拉芙娜笑了：“这么说你不去喽？”

“除非我疯了。”木女王的话有些刺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可能全是假的，而大掌柜会趁机攻打我们。”

拉芙娜点点头。木女王的话有道理，但是——“你知道，我觉得行脚可能还活着。听了温达的话，我怀疑约翰娜和行脚是在大掌柜的商业帝国腹地坠机的。我猜大掌柜对此并不知情！行脚也许还藏在那里。大掌柜不是维恩戴西欧斯那种怪物，即使抓了行脚，我想也不会无端伤害他的。”

木女王坐了回去。除了两只幼崽在对视，她的所有组件都看着拉芙娜。他们摆出的正是老木女王将要厉声说话时的姿势。木女王终于开口了，语气却很悲伤：“但是约翰娜没告诉温达行脚怎么样了。而我们在舞台上也没听到其他消息。大掌柜只是没来得及撕碎她而已。面对现实吧，拉芙娜。约翰娜和行脚都死了。”

这是木女王没有在公众面前表露的消极想法。她的悲观也许全都拜小希特所赐，但也许由来已久。“你是不是也在为维恩戴西欧斯而悲伤，木女王？”

木女王突然扬起所有脑袋：“是的。我为一个凶残的共生体而悲伤，虽然他在出生一百年后就不再延续我的任何血脉了。就连我自己的顾问都称我的这种同情为‘女王的疯狂’。”

“不是疯狂……”拉芙娜还记得看着加侬被灌木压死时的恐惧，木女王的悲痛与此不同，“你们共生体，尤其是你，做到了大多数文明在实现思想实质化之前做不到的事情。你们的喉咙经历了自然选择，能够传达思想。你的共生体后代就是你伟大的实验成果。”

“而其中两个也是爪族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怪物。”

“的确，”拉芙娜说，“但仔细想想老剃刀为西北地区做出的变革几乎与你相当，而且他创造并重塑了铁先生，铁先生则设计、组装并且指导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

片刻之后，木女王回答道：“很久以前，我创造了维恩戴西欧斯，想用来对付剃刀。结果这件武器失控了。他杀了这么多人。或许他也杀死了我的组件最爱的那个共生体。然而，不管我多么憎恨维恩戴西欧斯，我都无法和别人一样，为他彻底死亡的消息而喜悦。”

拉芙娜点点头，试图想象一个改过自新的维恩戴西欧斯，但没能成功。“多听听你的组件的想法吧。不要过早放弃希望。”

比起拉芙娜与切提拉蒂弗尔同行的那些天，他们乘坐货车前往幽涧谷的这趟旅途完全不同：此行食品充足，还有舒适的帐篷供他们睡觉。王国卫兵一路护送，侦察兵在前方探路。但最心急前往的孩子们仍然觉得很痛苦。欧文不肯相信艾德维死了。即使在听过大掌柜可怕的嗓音之后，爱斯芭依然对妹妹格丽还活着抱有希望。杰弗里说他对阿姆迪的命运持乐观态度，但他的表现毫无乐观可言。吉丝克·吉丝克森多闭口不提自己的感受，但人们可以看到，她全身燃烧着熊熊怒火。内维尔做了惊人的公告之后，“慷慨地”允许她与丈夫通话。吉丝克得知，没有任何人质会随她回家，而罗尔夫决心留下他们的两个儿子。“诅咒天人，我只想去见见他们！”她向拉芙娜哭诉，恳求加入远行的队伍。拉芙娜不忍拒绝，但她担心她与罗尔夫或者内维尔发生冲突。

虽然里托牢骚不绝，而且接近拉芙娜就变得聒噪异常，但唯一无忧无虑的旅行者非她莫属。单体此行并非自愿，但她留在王国也不是自愿的。她像皮球一样被命运到处踢来踢去，可凭借有限的智力，她似乎在搜索某样东西。拉芙娜希望大掌柜会因为他们归还里托而心怀感激，至少不会因此为难他们。

第五天，内维尔所在的悬谷终于进入远征队的视线。班奇的部队设置了巡逻线，旅行者们则在河边搭起营帐。人人都在不耐烦地等待高处传来进一步的指示，剃刀-泰娜瑟克特的组件却在阳光炙烤下的河滩巨石上一字排开。剃刀随身携带了几架望远镜。他用观察悬谷边缘打发时间，看起来自得其乐。“我敢说，内维尔不会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洞窟。我还记得与他一起搞阴谋诡计的事。”除了目测高度的组件，其他组件都上下晃着脑袋笑了起来，“他不信任我，从没告诉过我确切的地点，但显然告诉了维恩戴西欧斯，大掌柜可能也知道。我估计，大掌柜对‘最佳希望’的支援只会给我们添点小麻烦。”

拉芙娜走过来坐在他旁边，紧靠那个长着一对白色低频尖耳朵的组件。他腿脚残疾无法爬上岩石，但剃刀的其他组件还是把他留在身边。拉芙娜抚摩着白耳尖的脖子，如同抚摩一只小狗。他一如既往地接受了她的爱抚。这是她愿意信任剃刀-泰娜瑟克特的原因之一。白耳尖发出呜呜的颤音，在这几分钟里，剃刀似乎不再是那个尖酸刻薄的刺儿头了。

“这么说，你认为他们会在这里释放人质？”拉芙娜问，“除了我们的人，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杰弗里和其他人从帐篷那边向他们走来。孩子们对杰弗里评价不一，效忠派中有一些认为他是拉芙娜的特工，其他人则确信他是叛徒。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是此行的首席人类顾问。只要他明显在为拉芙娜效力，大家似乎都愿意接受他的专业意见。如果不是杰弗里和班奇，他们的营地不可能建得这么快，同时又这么舒适。

爱斯芭在杰弗里身后一两米远的地方。她向剃刀招招手：“还没有否认者的影子吗？”

“对不起，还没有。”剃刀权威神气十足地晃动着望远镜。今天他的视力名列第一。

爱斯芭重重地坐在拉芙娜身边：“我在祈祷……祈祷他们带着我的格丽。”

杰弗里绕到拉芙娜右边，站在白耳尖身旁。他压低声音，刚好能让拉芙娜和那个共生体听到：“他们最好有带阿姆迪来，他们根本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

剃刀的声音更轻，几乎就像拉芙娜触摸白耳尖的手指时感觉到的微弱颤动：“希望他们带来了螺旋牙线。”

这段时间他们就这样坐在河边，猜测着，时而争论着。唯有吃饭时，他们暂停讨论，但心情依旧沉重。饭后，杰弗里离开大家，和班奇一起查哨，确认士兵和望手仍然坚守岗位。偶尔也能看到里托，她有自己的侦察任务。

拉芙娜则去和那位不在场的随行人员磋商。斯库鲁皮罗的飞艇停在“纵横二号”选定的山口上，负责通信中转。今天的电离层信号反射率不够高，而拉芙娜需要与木女王和“纵横二号”保持有效联系。斯库鲁皮罗胡乱摆弄了一通，倒是没有干扰主数据流的传输。“真令人吃惊，”他说，“站在山顶朝东瞧，感觉自己就像共生体之王一样。我能看到无尽的冰川和群山，如同一片石海。行脚过去总是对此吹嘘不已。”

“我看不到图像，斯库鲁皮罗。”拉芙娜的王冠有声音，但没有来自“纵横二号”的窗口。

“抱歉，”斯库鲁皮罗说，“或许你的王冠终于也不行了？维尔姆·林登的摄像机传回的图像很清晰。”

“好吧。”虽然只有声音，但加上维尔姆的摄像机应该也够用了。她通过斯库鲁皮罗中转呼叫，“飞船！你看到了什么？”

“纵横二号”回答：“我的雷达显示，各处多为晴朗，有鸟群，无法看到连续的山谷。”

“好吧。”斯库鲁皮罗插嘴道，“该死的内维尔，要不是他那群白痴毁了‘俯视之眼二号’，我们现在就能用上俯视雷达了。”之后的几分钟里，他一直在痛骂否认者的无能。在痛责内维尔之非方面，斯库鲁皮罗总能发挥自己作为极客的专长，从技术层面好好挖苦一番。

正午已过，距离喧闹的河水最远的那些共生体发出了警报。他们发出的不是无声的提醒，而是用轰鸣的和声宣告：“飞艇的声音！飞艇的声音！”

剌刀立即扫视山脊：“我什么都看不到。”他一直把望远镜对准内维尔的侧谷，但有的组件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绝大部分的组件都在倾听，“我离河太近。这里不是最佳监听……听到了！是飞艇，确实无误。”

现在，其他共生体也开始高呼。他们跑来跑去，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转。给我点线索，伙计们！拉芙娜想，我该看哪里？

班奇跑出森林，鼻子戳向东南方天空。

拉芙娜朝他指点的方向望去。什么都没有。而且她还是听不到一丝发动机的声音……但这时“纵横二号”报告，次级雷达显示，疑似飞行物正沿幽涧谷河流弯曲处移动。

一分钟过去了。那里！就在冰川山谷进一步转向南方的位置上空，她看到了以耀眼的雪地为背景的两个黑点。

剗刀正围着他的持镜组件打转。他带来了自己的消息：“嘿，嘿！内维尔的小山谷中有两腿人出来了！”

视线从天空转移到山脊线。十多个小小的身影正在走下山谷。突如其来的同步行动如同好戏开场，由内维尔与大掌柜联袂主演。

其中一艘飞艇拉芙娜和杰弗里可能坐过，船首喷涂着象征共生体之王的十二体图案。另一艘飞艇同样巨大，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质。

飞艇没有立刻着陆。它们以椭圆形路径，盘旋在拉芙娜等人的头顶上空，又乘着轻风，在山谷间穿行往返。

欧文对飞艇比了个粗鲁的手势：“没有内维尔的指令，这帮垃圾是不会降落的。”

剗刀的一架望远镜对准了走下山来的人类，另外两架则对准两艘飞艇。欧文·维林的话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哈，这确实像亲爱的内维尔的作风。我还记得‘俯视之眼二号’着陆的情况。没有地勤人员的帮助，降落相当棘手。”

玛格达·诺拉森多道：“是啊，但别只顾一时痛快，欧文。我们现在得先忍着。”她和爱斯芭·拉特比已经在讨论飞艇会在哪里降落了。她们想走在迎接者的前列。

班奇又跑回了那片树林。此时他带着部分士兵，陪同否认者一起现身。拉芙娜不需借助望远镜就能找到内维尔·斯托赫特。他怎么在这里还能保持衣着干净？那个恶棍迈着自信的步伐向他们走来。靠近时，拉芙娜看到他正咧着嘴，好脾气地笑着。

“欢迎，欢迎！”内维尔对迎着他冲上来的效忠派孩子喊道。他在与拉芙娜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开始与不顾一切希望得知消息的孩子谈话。

同行的否认者有十五人。塔米·安森多等人扛着摄像机与通信设备，活像古代的新闻工作小组。有趣的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受访者

的话语仿佛格外有了分量。

内维尔从人群中选出了爱斯芭。拉芙娜努力听他说话，王冠今天是帮不上忙了。“是的，”内维尔说，“通信条件很差。获得更好的通信设备是当前的第一要务。但我知道大掌柜找到了你妹妹格丽，我确信她就在第一艘飞艇上——”他转向碰他手臂的玛格达，并点点头，拥抱了玛格达，“是的，我希望诺拉森多几兄弟也在其中。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几名孩子哭了起来。

糟糕。吉丝克去哪儿了？除非她带着刀子准备拼命，否则她不该出现在这里。拉芙娜连忙扫视周围。那里——在差不多三十米开外，吉丝克与毕里·伊格瓦争论。

这时，内维尔开始向后退，声音显得更亲民了：“请大家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必须保证飞艇安全降落。”他仰视着天空中较远的那艘飞艇，它在远处盘旋一周，刚要掉头返回，“我会让我们的朋友乘坐的这艘飞艇先降落。另一艘只是支援艇。”他将让人失望的话说得云淡风轻，几乎让人毫无觉察。一艘飞艇真能把所有失踪者带回来吗？

内维尔就像古代戏剧中的演员那样摸摸耳朵。除了他偷走的赃物之外，他一定也从大掌柜那里得到了无线电。利用轨道飞行器中转，他的通信水平高于王国。内维尔四下张望，然后比了个“开始”的手势。大多数否认者孩子跑上沿河的沼泽平地。带队的戴尔·荣森多正挥舞手臂在空中画圈，其余孩子分散开来。一艘飞艇向他们飞去。

飞艇的嗡鸣声越来越响。艇首不断下沉，直到长长的艇身看起来越来越短，飞艇缓缓降落。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这有点像文明社会中常见的景象，不过在真正的文明社会中，缓缓降落的大概会是十万吨重、能在太阳系中航行的飞行器。

第一艘飞行器放下铰链，戴尔的地勤人员打下锚桩，与此同时，第二艘飞艇也在后方一百米处降落。拉芙娜注意到班奇已经调整队形，不声不响地组成了火力网。

而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冲进了沼泽地。班奇看起来大为震怒，他的几位部下也加入了人群。在荒凉的原野上，几十名人类与一些共生体挤成一堆，简直就像在模仿热带群落一般。杰弗里早已站到第一艘

飞艇跟前，他让王国士兵将主舱团团围住。维尔姆·林登也带着摄像机挤到了前排。

剃刀从河边的石头上爬下来。他让拉芙娜帮着推白耳尖的独轮车。他们缓步跨入泥沼地。里托畏畏缩缩地跟在后面。或许她意识到，如果冲进人群，她很可能会被踩扁。

人人都在为内维尔让路。他经过杰弗里面前，两人说了几句话，但拉芙娜离得太远，什么都听不见。她瞥了剃刀一眼，后者也看到两人交谈的场面。“听不见。”他说。

内维尔因为杰弗里的话沉下脸来，但紧接着又对杰弗里笑脸相迎，似乎还说了些鼓劲的话。他转向人群，满脸堆笑。天人啊，就算是即兴演出，他也和在新会场时一样，表现可圈可点。

“朋友们，”他喊道，轻风调低了他的音量，“朋友们请稍微退后。我还不确定，我们的至亲谁先谁后——”他示意爱斯芭上前。

拉芙娜和剃刀已经走到人群背后。拉芙娜试着越过前方人的身侧或者头顶观察。里托只会添乱，她在拉芙娜两腿之间跑来跑去，满口抱怨，大概是因为她什么都看不见。除了惹人心烦这一点之外，她现在的表现有点异常。为什么她不绕过人群，或者从孩子们中间穿过，跑到前排的开阔地点观看呢？

维尔姆·林登将王国产的摄像机高高举过头顶，扫过人群，接着又把镜头重新对准关闭的舱门。“你接收到维尔姆的录像了吗？”拉芙娜通过中转连线发问。

“是的。”斯库鲁皮罗的声音传了回来。一秒钟后木女王说：“拉芙娜，你的音频信号只有我和斯库鲁皮罗能听到。我们收到了维尔姆发送的视频，正在‘纵横二号’的新会场观看播出。另外还有否认者通过轨道飞行器发送的视频。我们听到了内维尔说的每一个字。”她咯咯地骂了一句温和的脏话。

拉芙娜咧嘴一笑，但没答话。她身旁的剃刀叠起了罗汉，使最上方的组件能看得更清楚。班奇仍然贴近地面。她注意到，他让三个共生体不去理会事件本身，而是留意着周围。

两艘飞艇都关闭了发动机。内维尔也沉默了，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和其他人一样，拉芙娜全神贯注地看着，等待着。就连靠在她脚踝旁边的里托也沉默不语，唯一的声响是山谷中呼啸而过的风。

飞艇左舷后方传来吱吱的声响，舱门转轮开始转动。拉芙娜走到一边，总算找到一个能看清楚的空隙。舱门豁然打开，主舷梯放了下来。

“里面有什么？”剌刀咝咝地问她。

“太暗了，我看不清。”拉芙娜说。入口完全被艇身的阴影遮住了。

木女王的声音从线路另一端传来：“‘纵横二号’处理了图像。至少有一个单体蜷伏在舷梯顶上。”

有谁在身侧推了拉芙娜一下，然后开始舔她的手。是里托！“干什么？你疯了吗？”拉芙娜对单体说，“跑过去啊！自己去看吧。”里托为什么突然害羞了？她发出绝望的呼哨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她平日里的埋怨更让人分心。“好吧，”拉芙娜说，“但不许抓我。”她把手伸到里托的前腿下，像孩子们举着爪族密友的幼崽一样把她抱了起来。但里托是个中等身材的成年雌性单体，抱起来有些困难。拉芙娜向后打了个趔趄，然后才稳住身体。虽说里托没有试图用爪子抓她，但拉芙娜却不得不面对她的尖牙和口臭。然后里托扭头看向飞艇。

一瞬间，里托差不多和其他人一样安静地看着舷梯顶部的空间。接着，木女王刚才提到的单体漫步走了出来。难怪先前看不到他：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斗篷。无线电斗篷的金色光泽几乎完全被掩盖了。

那单体是泽克。他的气色看上去比上次和拉芙娜见面时好多了。泽克以警觉沉静的神色环顾四周，这说明通信状况良好。他对内维尔点头致意，并大声说：“我代表大掌柜。”他的声音不是大掌柜那种受惊小女孩的嗓音。他的声音听上去真的很像阿姆迪假装成严肃而重要的成年男性时用的声音。

内维尔吃惊地一愣，但他的回答仍然那么自信：“先生，我已经如约把来自王国的爪族和人类带到了这里。今天，我们将会解决许多

过去毒化他们思想的问题。您也带来了您从荒野中救出的人吗？”

“当然。”泽克猝然点头，这个动作也可能是代表讽刺的微笑，“我的老板派我带来了我们为你救出的所有人类和王国爪族。”

泽克闪到一旁，为身后的人让路。拉芙娜发现内维尔正催着爱斯芭向前走，站在舷梯下，以便进入他所有摄像机的镜头之中。

一个矮小的人类身影出现在舷梯顶端。爱斯芭惊呼一声，向前跑去。但那不是格丽·拉特比，而是提莫·瑞斯特林——虽然他已经十四岁，但还是跟格丽一样矮小。他向爱斯芭挥手微笑，或许没有看出她脸上的失望。他转身向阴暗的通道做了一个劝诱的手势。过了片刻，一个像他一样矮小的孩子拉住了他的手。那张脸惴惴不安地打量众人——你很难看到脸色如此苍白的斯特劳姆人。

“格丽！”爱斯芭冲上舷梯，把妹妹搂进怀里。她在舷梯顶部没有站稳，只好退下几级，用膝盖顶住舷梯。一时间，她只是摇晃着怀里的小女孩，放声痛哭。格丽则平静得多，她似乎想要缩到提莫身边。紧接着，爱斯芭也把男孩拥入怀中。

爱斯芭和两个小家伙走下舷梯，众人纷纷上前，内维尔的摄像人员一马当先。拉芙娜感觉里托发出紧张的嗡嗡声，而且仍在看着舷梯顶部。那里现在只有泽克，而他此时也径直望着人群后方的拉芙娜。也可能是里托。里托挣脱了拉芙娜的怀抱，扎进人堆。这个疯子！或许里托感觉到阿姆迪也在那里，而且即将获释。

拉芙娜在后面站够了。她碰了碰白耳尖：“我要走近些。”

剃刀的其他组件都没看她，但他答道：“好啊，先去看看格丽。我觉得她无法胜任为内维尔宣传造势的任务。”

三个共生体走出飞艇。其中两个是第一次绑架事件之前便已失踪的城市警卫。虽然伤势基本痊愈了，但他们一身的伤疤一目了然。第三个身影则是艾德维·维林的爪族密友垃圾桶的残体。目睹所有这些虐待的证据之后，班奇的士兵们发出了愤怒的低语。

大掌柜手下的一些共生体从另一艘飞艇上走了下来。他们看上去是军人，但没有靠近人群。泽克是第一艘飞艇上唯一现身的机组成员，一直留在舷梯顶上。他话说得不多，主要是引导每个俘虏走出舱门。话都是内维尔说的。他使尽全身解数，想利用整个局面，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资本。

拉芙娜挤过人群，向爱斯芭坐着的小土丘走去。

“拉芙娜！”提莫看到了她，瘸着腿快步向她走来。拉芙娜拥抱了他。提莫说话又快又热情：“我真担心你，拉芙娜！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牢房里，但大掌柜说——”他停了下来，好像觉得不该多说，也可能是以为拉芙娜没注意听。

可我在注意听啊。拉芙娜弯下身子，伸手理了理他的乱发。他脸上洋溢着她一直记着的笑容。

提莫拉着她走向爱斯芭，后者把格丽放在膝上。玛格达与莉丝也跪在爱斯芭身旁，不理睬飞艇舷梯那边持续的混乱。

爱斯芭·拉特比垂首坐着，几乎用身体把妹妹包裹了起来。拉芙娜跪在潮湿的草地上看着那个小女孩。格丽·拉特比曾经是那么无忧无虑。自从在大掌柜口中听到了她惊恐的声音以来，拉芙娜的担心与日俱增。

格丽没有哭。她表情淡然，对姐姐的触摸几乎没有反应。即便格丽不说，拉芙娜也注意到，格丽的右手少了两根手指，左臂不自然地弯曲着。她穿着干净的厚长袍……但长袍没能完全遮住脖子上的伤疤。

“她受过严刑拷打，”玛格达说。她面部扭曲，如同在咀嚼玻璃，“大掌柜要为此付出代价。”

“不！”提莫说，“大个子只是在帮助她——”但其他孩子似乎都没有在听，他也就闭上了嘴。

大部分时间，内维尔·斯托赫特都在否认者中间转来转去。他的摄像团队分为两组，一组专门拍他，另一组守在飞艇入口。吉丝克不知去向，但拉芙娜发现杰弗里与欧文正逼近那位首席否认者。如果释放大会就此结束，一定会出大事的。

“劳驾，借过。”她穿过内维尔身边的人群，同时低声对远程通信线路说，“他们就释放这几个人吗？”飞艇舱门还开着，但泽克已经不在舷梯顶的岗位上了。

木女王的声音传了过来：“有可能……但少安毋躁。聪明的做法是，先看看内维尔如何解释那些不见踪影的囚犯的去向，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好像没法这么做，杰弗里和欧文已经准备敲打内维尔了。”

无论如何，内维尔已经发现她在靠近，于是朝她挥了挥手。
“嘿，麻烦各位让拉芙娜·伯格森多通过。”他说。

好吧，这下她又要被内维尔算计了。放马过来吧。她尽可能随意地点点头，随后走向内维尔面前的空地。

内维尔的微笑和在新会场陷害她那天一样优雅，但这一回，拉芙娜主动出击：“内维尔，我一直在和爱斯芭·拉特比谈话，从舷梯上第一个下来的是她的妹妹格丽和——”

内维尔眨了眨眼，但他已经从她的话里嗅出了威胁，赶紧打断她道：“是的，是我请大掌柜让格丽第一个下来的。”他的笑容饱含同情与深深的关切，“有些爪族疯狂敌视人类，她在被大掌柜救出前落入了那些家伙手中。”

爪族密友与班奇的士兵低声议论起来。木女王的声音在拉芙娜耳边响起：“你不在的时候，我不得不忍受这些所谓‘疯狂敌视’的言论。”但否认者们对此点头称是，就连效忠派的一些孩子好像也很认同内维尔的观点。事实上，内维尔的话里有一部分事实，但他绝口不提维恩戴西欧斯的事。

“好吧，”拉芙娜说，“但我们现在还缺至少三个共生体和五个人类。行脚呢？约翰娜呢？还记得她吗，那个爱你爱到向你求婚的女

人？我们今天能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吗？”

内维尔的头向后仰起，露出几分“诚恳”的义愤。“无论你们怎么想，但我不能控制大掌柜。他是我的盟友，我们就如同你和木女王的联盟一样正当。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通过意味深长的沉默继续制造谎言。趁着拉芙娜因为吃惊和愤怒来不及反应，内维尔又接着说，“我想我们都出席了草地上的那次大会，会议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有时候，昔日的仇恨如此可怕，让人无法正常地思考。我认为那天的大掌柜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没法把约翰娜带过来。大掌柜说她还活着，但我无法肯定我们最终是否能把她接回来。”他以恳求的神色环顾人群，“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把约翰娜带回来，那就得由我们对她进行审判。我……我想我做不到这一点。”

无线电先生的组件泽克又回到了舷梯顶上，他无疑正在把谈话的每个字都转发到热带地区。泽克的视线在拉芙娜与内维尔身上来回移动。

拉芙娜瞥了那个单体一眼，但注意力仍集中在内维尔身上：“你的谎话层层叠叠，我简直不知道该先揭开哪里好。木女王和大掌柜没有可比性。你听好了，无论是你还是大掌柜，要想和平共处，那就交出约翰娜。还有，其他人都在哪里？难不成你要说他们也是犯罪分子？”

“没错！艾德维在哪里？”欧文·维林质问道。

玛格达·诺拉森多喊道：“还有我妹妹一家呢？”

内维尔举起手：“听着，直到今天飞艇着陆，我们才得到准确信息。大掌柜跟所有人一样理解你们的想法。他也想伸张正义，但并不是我们所有失踪的朋友都在他那里。他完全不知道行脚的情况。他动用了一切关系，搜索了荒野和热带。大掌柜找到了欧文的堂弟，但来不及救他了。艾德维的遗体就在飞艇上。至于嘉娜·诺拉森多、巴斯尔·诺拉森多和他们的孩子金，哪里都不见他们的踪影。对你的悲伤我感同身受，玛格达。”他没有装模作样地安慰欧文，或许他意识到，那样做很可能让欧文情绪失控。

不等内维尔说完，玛格达就转过身去。她凝视远方，兴许是被说服了。诺拉森多一家早在绑架事件前就失踪了。这对年轻的父母当时跟随一支小商队前往木女王的旧都，途中需要穿越以鼯鼠巢穴闻名的荒野。他们的队伍一直没有抵达目的地。救援人员只发现了鼯鼠伏击的痕迹，但没有找到人类的尸体。

“那么，那些确实落在大掌柜手中的共生体呢？”说话的是杰弗里！他不知怎么穿过否认者，站到了内维尔旁边。杰弗里用左臂环住内维尔的双肩。这在别人看来或许是表示亲近，因为杰弗里在微笑，但拉芙娜看到，他的一只手死死抓住内维尔的肩膀，另一只手攥着外衣兜里的什么东西。

梅多·伊格瓦及其同伴走上前来，手探入随身挎包。在场几股势力都有武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亮出枪来。内维尔对梅多一伙挤出一个微笑：“没事，伙计们。”在看向杰弗里时，他的笑容凝住了，“嘿，杰弗里。我想你和大掌柜有过直接来往。他有时候挺死脑筋的，你说是吧？”

杰弗里肯定在使劲捏内维尔，因为内维尔轻轻地倒吸了一口冷气。用这种方法和内维尔谈话还是相当有力的！内维尔紧张地接着说：“大掌柜释放囚徒的顺序大体和抓的顺序相反，情况最差的先放。这样可以吧？”

杰弗里耸耸肩。“我还等着看结果呢。”他说。

“好吧，这种闲聊只会延误释放罢了。”内维尔扭头对泽克说，“把剩下的两个共生体带出来。”

泽克消失了。片刻后，一个组件在舱门探头探脑。他蹦跳着下了舷梯，后面是他的另外三个同伴。共生体的斗篷遮住了他大半身体，但拉芙娜认出这是螺旋牙线的残体，尽管他又画上了油彩伪装。

剃刀-泰娜瑟克特当然也认出来了。他在人群后方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意思是：“让一让！”就连完全听不懂的人类也会为他让路。他的两个组件拉着白耳尖的独轮车，实际上很难跑动。但这没关系。螺旋牙线穿过沼泽般的草坪，迎面跑向自己的创造者。两名共生体在相距几米的地方站住了。他们离得这么近，可能无法凝聚思考。残体的一个组件抽着鼻子靠近了。他抻了抻斗篷，躺在草地上。剃刀围住

了他的身体，几乎就要碰到螺旋牙线的其他组件了，然后给他唯一能碰触的那个组件梳理毛发。

“你看到了？”拉芙娜对着远程连线发问。

木女王的声音传了回来：“是的，我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我仍然对剃刀复活铁先生感到气愤。”但听起来，与其说是气愤，倒不如说是感伤。

杰弗里的手减了力度，笑容不像几秒钟前那么杀气腾腾了。“还差一个。”他说。

泽克再次消失。下一个应该是阿姆迪了吧。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舷梯上，但在人群后面，特别是在他们的脚踝附近，却有什么东西牵回了拉芙娜的目光。在过去的六十天里，她学会了注意观察较低的位置上可能出现的意外。没错。一个单体的鼻子从几个孩子中间冒了出来。里托正等着发动奇袭。

泽克重新出现了。他扫视人群，或许因为看见里托而顿了一下。接着他转过脑袋，对他身后什么人挥了挥爪子。

与拉芙娜印象中的相比，出现在舷梯顶端的那些组件消瘦了不少，其中一个的头部还有些变形。“阿姆迪！”杰弗里喊道，松开了内维尔。阿姆迪的其余组件一下冲了出来，几乎把泽克撞下平台。所有组件全都看着杰弗里。阿姆迪用萨姆诺什克语说了句和约翰娜有关的话，但声音聚在杰弗里周围，拉芙娜根本听不清。

舷梯很宽，但容不下八个组件，阿姆迪就像雪崩一样，连滚带爬地冲下了舷梯。

里托冲出人群，大声叫骂着。她从杰弗里面前绕过，转向阿姆迪。杰弗里和阿姆迪被她挡住了。然后，她开始责骂阿姆迪，也可能是在嘲笑他。

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缩成一团，没有答话。

又过了片刻，里托发出一声轻蔑的怒喝，然后从阿姆迪的组件中间穿了过去。阿姆迪没有崩溃，但入侵者在穿过共生体时与其发生了

思维、毛发和性别的推撞，导致组件一片混乱，躁动不已。他的上下颚开合咬闭，脑袋转动着，而当里托靠近共生体另一端时，阿姆迪的几个组件向她迎了上去。但里托没有停下，她把阿姆迪抛在身后，让他们目送自己离去。里托继续前进，但慢了许多。她仍然不停地咒骂，傲慢地扬起脑袋。她爬上了飞艇的舷梯，然后转身站到泽克身旁。

所有共生体都在咯咯地叫着。大多数孩子表情迷茫，但拉芙娜突然联想到了人类。阿姆迪就像一个青春期少年，刁蛮少女对他示好，他却避之唯恐不远。然后有这么一天，嫣然巧笑间，她与他擦肩而过，抬手拂了拂他的头发，就此走出他的生命永不相见。而少年独立环顾，松了口气，却突然对他错过的一切有了深深的眷恋。

杰弗里肯定也产生了类似的联想。他笑着跑向阿姆迪。阿姆迪回过神来将他围住，他还是没能止住笑意。

这就是他们能够接到的全部囚犯。

杰弗里不再紧抱着阿姆迪，他转身怒冲冲地走向内维尔。拉芙娜能猜出原因。阿姆迪的两个组件的头上缠着黑色绷带。又是酷刑。阿姆迪一路跟着杰弗里跑，拉他的裤腿，好像要阻止他。

“嘿，内维尔！”喊声来自坡顶的树林边缘。是毕里·伊格瓦。吉丝克就在他身后。她的两个儿子也在！哥哥抓着她的手，她背后背着弟弟。罗尔夫就走在母子三人身后。她越走越近，人们发现她和罗尔夫都在微笑。吉丝克几乎欣喜若狂，眼睛时刻紧盯着她的两个儿子。

吉丝克等人走到河边草地开始变得泥泞的地方。内维尔和大多数孩子跑了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内维尔问，口气十分吃惊。

毕里对他咧嘴一笑：“吉丝克做了一个决定。”他对吉丝克鼓励地点点头。

“啊，是的，”吉丝克上下打量着听她说话的人，“毕里让我看了看你们在洞窟里做了些什么。这里确实与我们在……在海岸那边一

样舒服。能再见到我的丈夫，真是太好了。”罗尔夫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继续说，“能和我的儿子团聚简直妙不可言！”她低头看着她的孩子们，脸上笑容绽放，“我认为，‘最佳希望’真的是人类最大的希望。请让我加入你们。”

拉芙娜听见各处的吸气声，内维尔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样吃惊。“吉丝克，欢迎你加入我们。”他走上前，似乎要拥抱她，但却转向人群，“欢迎一切心怀友爱的人，成为‘最佳希望’的一部分。”

或许这只是拉芙娜的想象，但在那个瞬间，她看到吉丝克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吉丝克为能和她的儿子在一起做出了许多牺牲，但她并没有放弃信仰。不过，她在回答人群提问时依然面带微笑，似乎要说服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她为自己的决定而高兴。

此后内维尔看上去志得意满。吉丝克表面上的反水为“最佳希望”的宣传提供了理想的素材，也让他把其他烦恼抛诸脑后：“朋友们，我们与大掌柜关系良好。我认为，无论是木女王和拉芙娜统治下的人们还是‘最佳希望’的住民，如果我们双方竭诚合作，就会让大掌柜相信，人类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的。总有一天，甚至连约翰娜·奥尔森多也会重返我们身边，希望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这些话逻辑混乱，但他巧舌如簧，就连一些效忠派的孩子也听得入了神。

真希望内维尔快点闭嘴，拉芙娜想。她不是来听那个怪物胡说的。她必须离开这里，去和剌刀还有木女王谈谈，看应该如何就大掌柜不肯释放约翰娜一事与他交涉。

内维尔望着她，她意识到自己应该早点走开的。“我在恳求你，拉芙娜。你和木女王是否愿意与我们和平合作？”

拉芙娜张开嘴。没有约翰娜还奢谈什么和平？休想。行脚的事不解释清楚？休想。不知是好意还是恶意，舱门边有人先发制人地大声说话，抢先答道：“我想问题在于，拉芙娜是否会与大掌柜的爪族臣民合作？”是泽克。至少是泽克在发出声音。

内维尔转向飞艇，震惊的表情在他脸上一掠而过。“呃，是的。当然，我是指——”内维尔居然在支支吾吾！尽管要大掌柜这样的疯子才能办到，但这一幕真教人心情舒畅。

泽克的声音压倒了内维尔：“不论我们的同盟关系何等紧密，我们仍然有各自的利益。我想知道拉芙娜和木女王的意愿——”

“是的，当然——”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安排一次私下会面。”

内维尔表情凝固，神色茫然。他转身与毕里严肃地商谈起来，但当他面对人群时，他的微笑又出现在脸上，以最美好的形象直面不可避免的现实。“我同意，先生。”他指向拉芙娜，“我只能寄希望于拉芙娜充分信任您，答应与您会面。”

现在拉芙娜又成了全场关注的焦点：“我十分乐意与无线电先生闲谈。为保证私密性，欢迎他前来我们的营地。”

她的耳边响起了木女王的声音：“对极了。”

“那样并不是真正的私下。”泽克的声音毫无妥协的余地，“请上飞艇。我的老板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可以随时离开。”

“不！”木女王嘶声说，“大掌柜已经抓了约翰娜，而且他显然是个疯子。”

现场的另一端可以看到剌刀的身影，只是他离她太远，无法定向传递声音。他也回望着拉芙娜，并偷偷地挥了挥爪子，以示鼓励。也就是说，全世界最顶尖的诡道大师认为她应当相信大掌柜，但却不愿意公开指出这一点？

拉芙娜慢慢走向舷梯底部。短短几秒钟没法让她有更深刻的理解，而斯库鲁皮罗和木女王却焦虑万分地反对。班奇和欧文也跑了过去。“你不能一个人上去。”欧文说。杰弗里在哪儿？

泽克从舷梯顶上低头看着她：“我说的是私下会面，拉芙娜。让其他人退后。”

内维尔似乎困惑少了，得意多了。这超出了他的计划，但他似乎认为，无论后续如何，他都稳赚不赔。

木女王说：“嘘！阿姆迪在说什么？”

杰弗里、阿姆迪仍与其他获释者在一起，同样在定向发声的范围之外。他们也和别人一样，只是在……观望。杰弗里跪坐在阿姆迪身边，凝视着拉芙娜。阿姆迪也同样如此。看上去他们与遇上飞箭树那天一模一样。

“没事的，欧文。”她柔声说，然后提高了音量，“我这就上船。”

飞艇内，共生体与人类的气味混在一起。的确是她和杰弗里坐过的飞艇：她认出了飞艇上的凹陷与刮痕。有趣的是，当时她没有注意这种气味。身后有个共生体关上了舱门。哦。是那温和的乘务员，而不是那些持枪共生体。

泽克转向左侧，领她沿着主通道前往艇首。里托黏在泽克身边，她乱七八糟地发出单调的音节，很可能没啥实际意义。泽克时常发出和音，大意是：请保持安静。

泽克用新的人类嗓音说：“我们将在指挥甲板上谈话。那里能有效防止窃听。”

木女王的话音在她耳边轻轻响起，也许泽克听不到：“但我和斯库鲁皮罗能听见！假装我们不在就行了。”

“好的。”拉芙娜说。也许泽克会认为这是对他的回答。她低头瞥了那个单体一眼：“泽克啊，你现在代表的是谁？”

泽克发出非常自然的人类笑声：“实际上就是我自己，无线电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拉芙娜。”

什么？

他们已经到了走廊尽头。泽克和紧跟着的里托快步走上旋梯。拉芙娜爬上曲曲折折的梯子，还和过去一样费力。上面——

上面，约翰娜坐在大掌柜的台子上，笑靥如花。

拉芙娜肯定尖叫出声了，因为约翰娜紧贴嘴唇竖起一根手指：“这里有吸音材料，不过隔音能力有限，我们可不希望外面的人以为你在受刑。”她一跃而起。她们热烈拥抱，一时无话。

接着拉芙娜退后几步，说不出话来。她过去也曾如此震惊，但那些多半不是好事。她语无伦次地挥舞着胳膊，而在保密线路的另一端，木女王和斯库鲁皮罗甚至比拉芙娜还迷惑不解。

“是约翰娜。”终于，拉芙娜说道。

“没错。真的是我。活得好好的，毫发无伤，很高兴见到你。”

“你不是囚犯？”

“不是……我现在就可以走出飞艇。但是我不打算出去。”约翰娜不再微笑了。她转身，透过遮住艇首窗户的吸音纱被向外看。外面的阳光如此明媚，让人能够把飞艇前方的景物看得一清二楚。“真对不住，我误导了自己的朋友们，但我确信杰弗里已经知道真相了。”她对拉芙娜的王冠一挥手，“而且我打赌，木女王也知道了。”

拉芙娜点头，碰了一下王冠。房间里现在响起了木女王的声音：“是的，我在这里。斯库鲁皮罗也在。我认为我已经明白目前的情况了。这全都是为了与大掌柜建立秘密合作？”

“大致如此。我在这里，就是让你们能够确信大掌柜的诚意。”

拉芙娜说：“我看她一切正常，木女王。”

木女王：“行脚呢？”

约翰娜的嬉笑戏谑立即不翼而飞，就好像走路时突然撞上了墙。“我……我认为行脚死了，至少被肢解了。维恩戴西欧斯把他赶进了热带群落。木女王，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就我们俩？”

沉默一瞬后传来了木女王的声音：“当然可以，但以后吧。”

“好、好吧。”约翰娜转身看着窗外，久久无语。好几名班奇的士兵在飞艇周围巡逻。“我觉得这下可把内维尔糊弄住了。”她的声音恢复了些许张扬，“大掌柜！你在听吗？”

泽克换上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听起来像提莫，但更暴躁些：“我当然在听。你想要我解释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对吧？”

“是啊。你花了那么多年找我杀我，怎么一下子变了？长话短说，外面的人还等着拉芙娜呢。”

“很好，但我不想让任何人认为我有朝令夕改的习惯。我的决心不容置疑。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没法在热带成功。尽管如此，我的一部分组件一直对维恩戴西欧斯有所怀疑，虽说他确实对我很有帮助。我注意到，我遇到的人类都不是怪物。而无线电先生坦率地为人类说话，这让我非常好奇，所以没在看到约翰娜时马上杀了她。”

“是的，谢谢你留了我一命。”约翰娜说。

“但那让我进退两难，”大掌柜继续说，“所幸我的脑筋转得快。我必须躲开内维尔和他的激光炮，那件武器应该有数百公里的杀伤距离，我需要航行几个小时才能确保安全。于是我抓上约翰娜先起飞了，一直给内维尔留下希望，认为我还愿意和他达成协议。”

约翰娜点点头：“大掌柜和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下午，就和你在内维尔的舞台上看到的差不多，但后来气氛慢慢缓和了。我觉得是写写画画的发明笔记本促成了这种变化。”

大掌柜说：“写写画画过去就用他的笔记本烦我。和约翰娜一谈，我发现她也被烦得头大。她没有杀他，但又恨不得要这么干。我们都排斥过他……也都为此悔恨多年。我一直错怪了约翰娜。我不常犯错误，但一犯就不会小。然后，我用了十天来修正自己的策略。”

斯库鲁皮罗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疑惑，但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挑毛病：“如果你花了几个小时才决定如何处置约翰娜，那把维恩戴西欧斯扔下飞艇是不是太仓促了？你那时候都还没起飞呢。”

“这个嘛，嗯，就像我说过，我的脑子转得很快。但那件事吧——”

话刚说到一半，泽克的声音变回无线电先生，打断了他老板的话：“但那件事吧，是大掌柜的员工预测了他的想法。是这样，维恩戴西欧斯死于……兵变。拉芙娜，你知道，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一直在

帮助乌特，还有他能联系上的我的其他组件。还不仅如此。维恩戴西欧斯的行为总是在叛乱的边缘游走。他对此很陶醉，这套把戏他玩很多年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试图争取船员的倒戈。第一次尝试让他失去了两只眼睛，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变得更加机智。我的部分组件见过受维恩戴西欧斯折磨的其他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受他残害的爪族比他更聪明。最后，总算出现了阿姆迪勒拉尼法尼。”

阿姆迪？羞羞大王阿姆迪？拉芙娜几乎要说出这几个字来。

无线电先生接着说：“那天我们在飞船山上空打开了弃物舱，这时维恩戴西欧斯打算扔掉几个组件，或许就是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阿姆迪勒拉尼法尼通过声音通道向整个指挥座舱发送暗号，而维恩戴西欧斯根本没怎么察觉。他几乎一直跟螺旋牙线的残体保持联系，因为后者的四个组件总是在笼子里折腾，所以维恩戴西欧斯根本没有机会仔细研究那些声音。然后，维恩戴西欧斯自己的一个组件下去开舱门，还让货舱管理员打开阿姆迪勒拉尼法尼一个组件的镣铐。我——乌特——完全按照阿姆迪勒拉尼法尼的计划行事。我从座位上溜下来，拿了货舱管理员的钥匙，打开关着螺旋牙线的笼子。那个四体是个嗜血杀手。你猜怎么着？那四个组件把指挥座舱变成了修罗场，砍杀维恩戴西欧斯和任何忠于他的死党。货舱管理员把维恩戴西欧斯的一个组件扔出了舱门。接着，维恩戴西欧斯从背后抓住我，割断了我的喉咙。后来我记得的，只剩下自己躺在甲板上，流血至死。”

整个叙述过程中，无线电先生的声音始终保持平静，但泽克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而且颤抖不已。拉芙娜向他伸出手。“没关系，”她轻声说，“剩下的我们都知道了。”

大掌柜再度开口，但听起来不那么高高在上了：“他们做得对。我很感激。”

“是的。”约翰娜说，坚定而又满足，“最终，维恩戴西欧斯的下场就和他带给可怜的写写画画的一样。”她沉默了片刻说，“这就是过去的事情的经过。我们最好尽量瞒住内维尔，越久越好。”

斯库鲁皮罗说：“哦？我倒是想让内维尔难受点，但这有什么意义？如果大掌柜现在是我们的盟友，那内维尔怎么想有什么要紧？至少拉芙娜的远征队回到新堡镇以后就无所谓了。”

泽克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然后大掌柜继续说：“你误会了。约翰娜·奥尔森多是我的顾问，而且有她在身边我觉得很好玩，但我不是你们的盟友。如果一定要说，你们可以认为约翰娜是你们派来的使节。我视王国为商业竞争者，而且尽管我……不喜欢内维尔，我也会和他做生意。”

斯库鲁皮罗大为光火：“荒唐至极！你现在没有理由反对木女王。我说——”但他的声音消失了，因为木女王没有出言支持他。

拉芙娜探询地看着约翰娜：“你真的随时可以走吗，约翰娜？”

“当然了！”大掌柜说。

约翰娜微笑着说：“我已经侦察好了，拉芙娜。如果真有必要，我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真的？”大掌柜的话有些羞恼。

“是的。”

“那好吧。”拉芙娜说。那就实话实说好了。“让你回到热带，生活在这个共生体的统治下，真的安全吗？”拉芙娜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

“嗯。”约翰娜若有所思……但似乎很欢喜。她有时就像和行脚坐在一起那样：她会爱抚他，好像他是由几条友善的狗组合而成的。“我是否觉得回到大掌柜那里安全？不会完全安全。如果大掌柜认定你是个浑蛋，他自己也会变得很浑蛋。但他救出了提莫和格丽，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些东西。他的厚脑袋壳能最终听得进事实。原先他对我的憎恨程度难以想象。现在如何？这么说吧，和大掌柜在一起要比……嗯，要比和剃刀在一起感觉更安全。重组后的剃刀是个好人。他让木女王带来了那本笔记本，很可能就这样救了我一命，但他太狡猾，让人根本摸不准。”她迟疑了一下。“大掌柜是我所见过的最成功的再造体。他花费十年时间，试图重建他失去的东西。跟他说话几乎像找回了我失去的朋友。”

大掌柜道：“我才走到半程。”

约翰娜柔声说：“大掌柜，你永远走不到头的。但我觉得，如果你能变得比写写画画记忆中的你更好，他会为你骄傲的。那正是他赞美的伟大跨越。”

“嘿……你说得对！”

“那好吧，”拉芙娜说，“我们不是盟友，而是商业伙伴和竞争者，但我对大掌柜继续支持内维尔的动机表示怀疑。”这也是她希望木女王提出的真正要点，但木女王却不吭声。

约翰娜和大掌柜同时开口，两人商量后由约翰娜道：“我来说吧。内维尔认为自己还有一名盟友，他运气不错，大掌柜对他还没恨到想除之后快的程度。当然，内维尔不是任何爪族的真正朋友，我敢肯定，他认为他在利用大掌柜。对于王国与大掌柜的关系，他被蒙在鼓里的时间越长越好。最终大掌柜想把内维尔的据点建设成能够匹敌王国的可靠人类据点，但要想存在，他就得听大掌柜的话。”

“你这话说得，还不如我有外交风度呢。”大掌柜愤愤不平。

“当然要实话实说。只要我还是你的顾问，我坦白地与王国的朋友交换意见的时候就不会少。”

斯库鲁皮罗嘀嘀咕咕发出一阵怪声：“如果说这个计划是一台机器，那它肯定会垮。”他又咯咯地抱怨了一通，然后用萨姆诺什克语说，“如果我们是秘密朋友，那我要求你拿出诚意来。大掌柜必须交还维恩戴西欧斯偷走的东西，尤其是‘粉红象’数据机。”除“纵横二号”之外，那是斯库鲁皮罗最喜爱的自动化设备。

“抱歉，斯库鲁皮罗，”约翰娜回答，“那可不行。大掌柜和你一样喜欢我的旧毛绒玩具。”

斯库鲁皮罗又气恼地哼了几声：“我们放弃了许多，还要忍受内维尔，还要看着他发财。作为回报，我们能得到啥呢？一场可怕的竞争而已。而且我们还必须相信这个咄咄逼人的热带狂想家。这事儿真能行吗？”

拉芙娜回想起她在南方看到的一切，绵延几公里的厂房，它们或许能拯救这个世界。“嗯，我看能行。”但代价呢？她看着约翰娜，

“你也是我们派往热带群落的朋友，约翰娜。”

“我——当然了。”

“你知道剥削是什么意思吧？”

“就像公主时代在尼乔拉星上发生的事？”她笑着问。

拉芙娜却没有笑：“我不想那种事情发生在这里，约翰娜。”

一时之间女孩有些困惑，但她随后非常严肃地点点头：“我答应你，拉芙娜。热带爪族不会遭受剥削。”

拉芙娜离开了“共生体之王”号，此后约翰娜依然留在舰桥上。现在是后半晌了。太阳很快就会下山。她和乘务员之前在艇首玻璃窗后挂上了吸音纱帘，现在的光线足以让她透过纱帘观察外面的情况。她身体前倾，看向侧面，她能看到拉芙娜远征队的大部分成员。杰弗里和阿姆迪都在。现在杰弗里知道她一切安好。但还有吉丝克、玛格达和欧文。只要约翰娜把针对内维尔的骗局继续演下去，她的大部分朋友一定认为她失踪了。约翰娜情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但她没有把他人的痛苦算进去，那种无尽的等待，担心得知残酷真相的痛苦……她能看见欧文坐在艾德维小小的棺材旁。我们本应该冒险将实情告诉那些心中真正痛苦的人。然而，她和大掌柜只考虑了怎样哄骗内维尔。这一点确实成功了，但现在约翰娜只想赶紧离开。

她的思绪被大掌柜的新声音打断了：“我觉得是时候启程回家了。”约翰娜转身，看见泽克正坐在她身后的王座上。

太棒了！但她说出来的却是：“啊，我还以为你想借这次旅行多吓唬他们几个小时呢。”

“我确实想，但听起来没能起到什么作用，还不如让旗舰返航赚钱呢。”

“你要留下护卫艇，是吧？”她问。

“当然了。内维尔可以宣称我是他的盟友，但我不会再容忍任何人跑去杀人，然后说是为我干的。”

“好吧。出发。” 快走吧！

泽克离开，前往飞艇主舱。片刻后，塔爬上旋梯，很可能是从驾驶员座舱过来的。“共生体之王”号上有无线电先生的两个组件。塔利用舰桥的通话管向船员发出最后几项指令。显然，他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大掌柜在需要时能跟约翰娜说上话。

约翰娜听到了蒸汽感应发动机微弱的嗡鸣声，片刻之后，泽克响亮的声音从主舱传来。大掌柜的官方发言人正在宣布他们即将离去，并要求内维尔的地勤人员给予帮助。

十分钟后，约翰娜感到最后一根系泊缆也松开了。“共生体之王”号摆脱了束缚，从谷底缓缓升起。她最后瞥了一眼拉芙娜的远征队与内维尔那伙人。否认者们庄重地挥手告别，其他人大多只是凝视着飞艇。还等她找到杰弗里和阿姆迪，所有人就都从她视野里消失了。

飞艇在幽涧谷的峭壁之上改变了方向。他们沿大河谷的北侧返回。约翰娜收起吸音纱帘，让塔和泽克能看清楚。

“侧谷上的那条缝隙，就是内维尔的洞穴入口？”这是无线电先生的声音。

“没错。如果木女王已经知道它的情况，我们应该能得到一些地图。”

大掌柜的声音咕哝着：“我现在正把视频发送器放在待造清单首位。”

不到一分钟，内维尔的老鼠洞就滑出了他们的视野。前方的地平线是在斜阳辉耀下的一片无尽的岩石、雪原与冰川。如果保持高空飞行，他们的燃料足够返程，全程不用停歇，但这段旅程会用去一整夜加上一部分白天。

要想好好做一件事，这段时间足够了。约翰娜看着泽克。“你把通信器放哪儿了？”她问。

墙边靠着一排矮柜，塔和泽克朝其中一个努了努鼻子。柜子没上锁。她把通信器拉了出来，仅有的两台通信器最终落入大掌柜手中，这是其中的一台。

“你打算做什么？”大掌柜问。

“我要跟木女王聊聊。”

无线电先生发出结结巴巴的声音，无疑来自大掌柜：“内维尔会偷听的！”

“不会的，”约翰娜说，“通信器线路是加密的，而且我们海拔这么高，我可以直接向海岸发送信号。内维尔甚至不会知道我们在谈话。”

大掌柜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好吧。迟早我们都需要和木女王详细讨论一下。”

“没错。”约翰娜放下通信器，看着塔和泽克，“但是大掌柜，这次对话我不会说这些。木女王和我……我们需要谈些私事。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会生气，但是……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跟她说话，也别偷听？”

约翰娜从未想过用这种方式考验大掌柜。说实在的，她觉得大掌柜不会这么信任她。

大掌柜沉默了一阵：“是关于行脚的，对吧？”

“是的。”

又一阵沉默。“好吧。”塔和泽克走向阶梯，“但我要所有其他细节的报告！”

几秒钟后，他们就在楼梯井和下方的前厅消失了。约翰娜摆弄着通信器，试图建立对话。由于这台设备无法识别自身位置，而她又不

想请求轨道飞行器定位，所以过程并不轻松。但几分钟后，屏幕变成了鲜绿色，接着没过多久——

“我是木女王。约翰娜吗？”

“是的。我说过我们应该谈谈，但现在是不是——”

“没问题，现在方便说话。王座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我、我想告诉你行脚的事……”

约翰娜描述了反重力飞艇的最后一次航行和坠毁。然后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或许现在谈论每一次死亡、说出她看到的一切太疯狂了，但她还是在说，而木女王也在聆听。她无法知道别人是不是能明白她的述说。但木女王明白了。她问了些问题，想要知道更多。

约翰娜说完知道的一切后停了下来。木女王说：“毫无疑问，他分裂了。”她自己的人类嗓音听起来几乎正常了，也许只是说话比平常慢一点，“他彻底死亡了吗？很可能。但他是行脚。等你回到大掌柜的热带巢穴——”

“我会留心的，木女王。我不会放弃。”

她们又聊了一阵行脚，她们都有关于他的其他记忆。约翰娜的记忆追溯到十年前，而木女王的记忆要久远得多，拼拼剪剪，却包含了两个共生体多次的不期而遇。

她们至少谈了两个小时。窗外的冰牙山脉已经变成了朦胧的黑影，地平线上只剩下群星的闪光。“共生体之王”号在接近山口时继续爬升。气流平稳流畅，与约翰娜早先经过这些山峰时迥然不同。

她们的追忆转为对行脚会如何应付当前局面的想象，又逐渐演变为有关战略的一般讨论。约翰娜肯定有东西向大掌柜报告。

但战略部分也讨论了大掌柜。“你确定大掌柜没有监听这次对话？”木女王问。

“我——”拉芙娜扫了一眼通话管。它们都盖了盖子。从她坐的地方，她能清楚地看到楼梯与下面空无一人的前厅。“木女王，我真

的相信他不会偷听，但这种事，信任比证据更重要——”

木女王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相信与否至关重要。我一直在想，这个疯狂的共生体到底是个什么生物？”

哦！约翰娜想了想：“他很怪异。性格复杂，怪异。有时他让我想起写写画画，但他也可以像斯库鲁皮罗一样暴躁。他还有商人的一面。想象一下，如果剃刀的毕生目标是把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和二手货车零件卖给你，那会是什么样？”

木女王发出一串多重喻鸣，这相当于人类面对意外时的大笑：“你觉得我是不是该和他聊聊？”

七十天过去了。

他们顺利骗过了内维尔，因此约翰娜仍然滞留热带地区。这是她人生中最令人迷醉的一段经历。每次她进入群落都会有新发现。她曾回到大河沼泽，看着上面的木筏来来去去。小家伙和他的伙伴们只比她晚回来六十天！她也曾在野外工厂的车间中漫步。总有一天，她会划着双体船从大河沼泽一直到北部一号保留地，但当她向大掌柜提出这个想法时，那个大人物完全没有像平时那么虚声恫吓。他请她不要如此犯傻。好吧，有关这种探险，也许他是对的……哈，但她和小家伙的内河船水手们完成了这次旅程！在此期间，热带群落的那座大金字塔一直吸引着她。约翰娜喜欢去那座金字塔远足。她有有的是理由，包括“想冒一点小风险”。

这一天快要日出了，她趁着一天最凉爽的时刻，偷偷溜出了大掌柜的宫殿。见鬼，气温还不到三十八摄氏度，雨却神奇地停了。当然，这么早外出的主要理由是，大掌柜现在还不会起床。他一半的组件非常担心她在保留地外远足时遇险，另一半则非常羡慕她。最好还是避开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

就在她以为自己成功脱逃时，泽克和里托突然闪现，拦住了她。连接良好时，人们很难瞒过无线电先生……特别当死心眼的里托也在的时候。

“又要去爬金字塔，对吗？”那个双体用几乎完美的萨姆诺什克语说。现在无线电先生的大部分组件肯定都在参与。

“对。别告诉大掌柜。”约翰娜说。他们穿过了无数员工出入口中的一个，外面的清晨几乎可以说是凉爽。她向蓝色的天空挥手，但天空的云顶仍旧截住了第一缕阳光。“我看今天是在热带地区散步的绝佳日子。”

“对你来说或许如此。”

那个双体友好地陪着约翰娜走向保留地边缘，少有地没有中转对她这种可能对身体有害的爱好的抱怨。“其实我想请你帮个忙，”无线电先生说，“昨晚我们北向的那台摄像机失去影像了。”

“这我知道。它翻倒了。我很肯定那只是意外。我到那里就会把它重新放好。”

“多谢。”与大掌柜相比，无线电先生似乎更清楚，约翰娜的爱好或许会变得何等重要。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早上，这些想法是如何应对即将出现的模拟摄像机生产过剩问题，以及如何避开内维尔的眼线发运产品。她低头看着那个双体，试图藏起自己的微笑。无线电先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他的实际存在只是双体，这意味着智力方面的缺陷，但他的实际思维却横跨了数百公里的空间，管理着一个像早期文明中的大型商企那样复杂的企业。她和他打交道毫无困难。如果斯库鲁皮罗能做出更安全的斗篷，这样的共生体还会多出几个。一旦他们能运用多用户通路技术制作出数字化斗篷，无线电共生体的数量可能高达数百万。而里托更是给这个组合增添了妙趣。她没穿无线电斗篷，为了融入组合，她必须把头贴近泽克的头；要使效果更佳，就需要泽克让她钻进斗篷。他们以此实现某种不完整的交流。不过，他们能够忍受如此脆弱而又时有时无的结合，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难怪里托如此努力地练习使用乌特的斗篷。

他们几乎已经到了保留地的主大门了。就像围墙那样，这重大门似有似无，主要是象征性意义。群落有时会蜂拥越过边界，看起来像一次疯狂的进攻，像一场足以摧毁大掌柜一切宏伟计划的兽潮。但那种群集并非真正的进攻，它们只是迷失了自我，而兴奋的浪潮仅仅拂过保留地的边缘。过后，大掌柜的人会修整好破烂的绳索和木料，然后一切复原。

今天，群落看起来很平静，只有几个爪族来到距边界线不到五米的地方。十米之外，群落的浪潮和往常一样密集，但看不到蜂拥踩踏的迹象。

“群落看着我们呢。”无线电先生说。

约翰娜耸耸肩，向大掌柜的守卫挥挥手，让他们打开大门。

无线电先生继续说：“我和大掌柜来的时候还不是这样。今天早上，群落有意识地看着这里，几乎像个共生体。”双体的两个组件稍微站远了些，里托从斗篷下探出了一半身体。她的震膜能够自由地倾听来自围墙另一边的思想声。无线电先生继续说着，“我——我能听到群落的声音。它们的声音比平时更容易理解了。它们在看你。”

“真的没关系。”约翰娜说。她能听到的声音只是刺耳的咯咯声和啾啾声，就像动物可能发出的声音，但她看得出，无线电先生是对的。只要她接近大门，就一定会出现类似的事。她的目光扫过分形金字塔的山麓。在缺乏经验的眼中，群落的动作只不过是些凌乱的推挤，是以不同的比例进行的重复。但她已经学会了从这些模式中认出情绪，有时甚至是意图。她这一次看到的则是巨大的……期待。

她向敞开的大门走去，没有理会盘坐一团的大掌柜的守卫。每当打开大门时他们都很紧张，总以为，门一旦关上，他们就会得到某种保护。

在她身后，无线电斗篷先生突然命令般地吱吱叫着，意思差不多是：“你回来了！”

她转身看到里托挣脱了泽克，坚定地走向约翰娜和门道。除了在血淋淋的医院里，约翰娜很少见到一个渴望加入共生体的单体会如此冒失。里托就是一位不听招呼的病人。通常这会让约翰娜更喜欢她，但现在她为里托感到担心。约翰娜停在门道中央，没有理会注视她的无数目光。她对那个单体猝然伸手，尽量模仿爪族挥爪警告的挥动。

“站住！里托，你不能去。对我没事，但对你很危险。”里托的探险会让她一去不回。

那个单体继续往前走，没有理会无线电先生的咯咯声和约翰娜的萨姆诺什克语。约翰娜从来没想到，里托会受到群落的魅惑呼唤的影响。不，里托看来正在强迫自己向前走。无线电先生没有动，但他听上去非常担心。里托仍然没有理会他们俩。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前方，紧盯着群落。她走得越来越慢，好像群落的思想声对她有实质性的阻挡。她最后停了下来，站在保留地的边界线上，抬起一只爪子，仿佛要再踏一步，然后犹豫了，接着又再次尝试。她的身体也因此而颤抖。

最后，里托用非常清晰的萨姆诺什克语大声说：“呸，浑蛋！大大的浑蛋！”她向前猛冲，鼻子碰在门外显然属于群落地盘的地面上。这让约翰娜想起了人类孩子玩的那种“点到即胜”的游戏。一经宣告了胜利，里托便飞快地跑回了保留地。

约翰娜对那个双体轻轻挥手，然后转身走进门外的开阔地。她身后的守卫们慌忙关上大门。

通常约翰娜需要大半个小时才能爬上中央的小型金字塔的顶部。她走的是一条之字形穿越西塔面的路，与其说是在攀爬，更多的是在走。这些金字塔的表面组成从花岗岩原石到切割过的石英和玉石不等。还有一公顷的铜、银、金镀层，但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塔身上。迄今大掌柜研究金字塔已有七年历史（或是从空中，或是从他的地面宫殿里）。除了这些东西的递归性，他没有发现太多规律，但它的硬度和尺寸却在持续增加。相形之下，瑞玛斯里托菲尔当初勘察的金字塔简直就是一堆烂泥。

她就这样以之字形，不断向上，其间可看的风光着实不少。大掌柜的宫殿以及维恩戴西欧斯原来的侧殿比北方的任何宫殿都大，但与金字塔相比不过是侏儒。机场从宫殿向西方延伸。她能看到那里的小车行树水池，但整个池塘网络并不全在保留地的范围之内。群落今天对这些“说话的乌贼”相当宽容。考虑到这些小车行树让一切成为可能，这也算得上公平合理。

大掌柜的一艘飞艇刚刚起飞，航向北方。这是一艘员工用穿梭机，在遥远的保留地之间来往起降。与此同时，她也能看到那艘每日照例从狂野帝国飞来、准备降落的飞艇。大多数货物仍然通过海运、河运或是陆上车队运输，但正是无线电路和这些飞艇，保证了大掌柜市场的同步运行。

机场过后是一列列灰色的长线，那是大掌柜的第一批热带工厂，如今它们覆盖了保留地西侧几乎每平方米的土地。在保留地西侧边界之外，她能看到热带群落的野外工厂。那些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一直在毁坏与重建。这样的过程会历经几十天，毫无产出。然后，就在你确信这种山寨工厂模仿失败时，生产会突然井喷，但产品奇形怪状，或

者编织错误、难以辨认。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垃圾……但有时也会出现真正的改进，镜子和玻璃制品便是其中的例子。

现在约翰娜站在第三道转弯处，在保留地上方一百多米。这里的群落还是那么密集，热带爪族从她脚下这条主路的各条支路网络蜂拥而来。它们还给她留下了空间，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爪族来来往往，不时会擦到她的身体。群落的声音敲击着她，其中有咯咯声、啞啞声和呜呜声，乱七八糟的爪族语中还掺杂着模仿打雷下雨的声音。在所有这些噪声之后，她能感觉到某种更响亮的声音，那是在她胸腔和头脑中的嗡鸣，也是人类对思想声的极限感受。

大多数生物都无视她的存在，但也有些对她发出吱吱声或者呜呜声。她不时能感到连贯的旋流，是那些神赐，或许只能存在几秒钟。“嘿，约翰娜！”是它们能说出的唯一话语，但有时也有别的，或许是从很远的地方，通过爪族之间传递而来的词，甚至是在回忆它们在木筏船队上共度的那段时光。这里的爪族或许每五个就有一个全身覆盖毛发的北方佬，但往往是浑身无毛的热带佬说还记得木女王的残体之家。

有时，个头超大、浑身皮毛，或者有黑白花纹的爪族会让约翰娜想起行脚。她曾两次冲入群落追逐，对是否会撞到挡在她路上的爪族毫不在意，而唯一目标就是接近那熟悉的身影。但那两次，她找到的都是陌生的爪族。然而，行脚的一些部分还是有可能在这里，以单体形式幸存。她在某些无视群落身上发现过他的些微特点。

最后的一段之字回路只有二十米长，但到了现在，太阳出现在晴空中，让早晨如同锅炉一般火热。约翰娜汗如雨下，最后的二十米确实如同攀登高峰。终于到了峰顶，她立刻停下，拿出水壶喝水。她倚在塔顶小广场边界上的一根镀金尖桩上。如果金字塔有任何逻辑，这块开阔空间应该是其中的神圣之最。在约翰娜眼中，这仅仅是一小块泥泞的地面，但来到顶部的爪族通常会避开这里。

摄影机在塔顶的另一面，确实被撞翻了。她穿过小场地，取回了那只盒子。这台设备是“纵横二号”设计的纯粹模拟摄像机，简单得连大掌柜的工厂都能制造。而且，如果它对群落有足够的魔力，而其他人也被吸引并有东西交换的话，产量将以百万计。

她拾起那台装置，擦了擦玻璃透镜上的泥土，那盒子突然开始对她说起了萨姆诺什克语：“你花了太多的时间。”这是大掌柜的新声音。他还是喜欢格丽的声音，因为听起来很“飘逸”，但他现在承认，这会给人类听众留下错误的印象。“你没事吧？”他问，“我不得不让有些港口的经营放慢。就连热带佬也不喜欢如此晴朗的天气。”

“我敢说那是些皮肤苍白的爪族。我们人类全是深色皮肤，最适合炎热、晴朗的天气。”

“哦，没错。你知道，我在想，有时群落本身也不很小心……”大掌柜低声自语着，显然有了某个疯狂的想法。接着他又以原来的老板口吻说，“这都是题外话。我们需要你拿着的这台摄像机。这次放稳点，别再被撞倒了！”

“嘿，大掌柜，既然它被放在制高点，群落就有可能时不时把它撞倒。”约翰娜重新放置了摄像机，又扶正了三脚架。三脚架的构造其实很结实，底盘也重。除非是一个大块爪族，或是一群爪族协力撞击，才会让它翻倒。好吧，毕竟这里是群落中心，总是会出现许多疑似仪式的古怪活动。

她努力把三脚架和摄像机放得更接近胸墙的边缘，那里的视野不受遮挡。十几个热带佬向她靠近，但似乎并不想阻拦她，而是簇拥在一起彼此碰撞。这与真正的共生体那种协调有序的动作相当不同，但她能看出它们正试着帮她搬动设备。约翰娜和那一小伙爪族变换着三脚架的位置，最终把它架上了石头胸墙。

她让它们走开了，自己最后放好了设备，这次她确保将三脚架固定在胸墙上的镀金尖桩之间。也许大掌柜正在用他的望远镜和这台摄像机看着她：“小心点儿。如果它们觉得你在破坏金字塔——”

约翰娜也同样有这个担心，因此干活时也一直看着那些爪族。“热带佬没有抱怨。你知道，我对它们来说是个特殊存在。”这或许是真的，但总之她喜欢取笑大掌柜。

大掌柜用爪族语抱怨了一句，接下来用萨姆诺什克语说：“我不介意自己的员工冒生命危险，我只是希望它们知道那是它们自己找

的！好了，反正你也上来了，干脆给我们一些有用的信息吧。我希望覆盖北边的道路。”

“嘿，我是你的顾问，不是你的员工。”她回答，但还是转过摄像机，让它对着西北方的地平线。所谓“路”其实是一片每周都会变化的空地，但它绵延数千公里，一直延伸到沼泽流域丛林的最深处。乍一看，热带爪族是如北方爪族所说的纵情欢乐的族群，但某些比无止境的享乐更加复杂的事情也在进行中。这片海岸需要依附极为广大的内陆。借助这类摄像机和偏远的保留地，大掌柜正开始了解情况。

热带生命的这种模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大掌柜的保留地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见证了大金字塔的诞生。这场革命现在正在加速。原料涌入，数以百万计的加工成品潮水般流出。木女王和王国将此视为产品的巨浪，而拉芙娜则认为，仅仅在一两年间，它便能让她的计划前进几十年。约翰娜知道，北方人看到的只是大掌柜诸多工厂生产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产品，以及所有远处新保留地的产品，都由热带群落内部使用。只需站在工厂的产品输出端，看看沿北方大道和大河沼泽运送的一车车纺织品、无线电和太阳能电池就可以了。在像今天这样真正晴朗的日子里，这台摄像机可以追踪道路的交通状况，一直到许多公里外，看着车流分散成支流，显然送往热带群落地区的各个角落。

通过结合热带群落、大掌柜和“纵横二号”提供的捷径，他们唤醒了这里的什么东西。这一点约翰娜很知道，大掌柜也知道。他不知疲倦地吹嘘“新市场”的规模，有时他生意人的那部分会在暗地里高兴得揉皱自己的口鼻。这台摄像机和无线电先生从那些新保留地发来的报告，都是大掌柜为预测用户心理做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

“行了，”摄像机里传出的声音说，“再向南转一点。很好！内维尔或许有天上的眼睛，但我知道地上发生了什么。而且当我能在摄像机上安装更好的望远镜时……”大掌柜的声音渐渐飘移，科技想象占据了他的头脑。当再次开口时，他又担心起她来，“既然你已经装好了摄像机，那就快回来吧。我给北一号保留地的一个神赐配备了次级无线电。他说那里有些怪异的情绪波动。如果那种情绪传到我们这里，金字塔上的爪族可能会有大规模性放纵。”

约翰娜向下看了看大掌柜的宫殿。大掌柜的觐见厅的特点是成排的窗子，最新的那些有三米高，但从这么远看去还是很小。她打赌大

掌柜正在那边看着自己。她轻轻招了招手：“别担心。我过去也见过。小儿科罢了。”这话有点夸张。“而且，”她接着说，“我来这里可不光是为了修你那台破摄像机。我想坐坐，观观风景。”

“啾啾。叽咕。”摄像机上的小型扬声器没法正确传达大掌柜的回答：那是气愤、担心和嫉妒的混合。

约翰娜又高兴地向宫殿挥挥手，接着在胸墙上坐下。赤日炎炎下，她最宽大的衣装是她的遮阳帽，她现在把它放在头顶。黑头发和深色的皮肤很有用，但她还是需要遮挡一下阳光。

约翰娜放眼望去，但她并没有看实际的风景。她愿意告诉大掌柜，她能从这里清晰地看到热带群落最深邃的思想。大掌柜说她那全是些迷信的胡言乱语，但他接着就注意到了如同高速气象锋面一样横扫热带群落的情绪波动。那就是市场信息。

在这座热带群落之城中，所有一切都聚集在一起，是约翰娜在木筏上见过的一百万倍。她将手肘支在膝盖上，凝视北方的地平线。这个世界在爬行界，不在飞跃界，也不在超限界。星系中绝大部分智慧生物都起源于这片原始的沼泽。比人类聪明得多的生物无法在这里生存，因此热带群落不可能拥有超人的智慧。对吧？正是这种问题，让约翰娜更希望了解爬行界的极限。这个课题从来没有得到超限实验室的重视。成年人都在忙于成神，不想在低等生物的智慧方面浪费时间。

他们很快就必须结束演给内维尔看的哑剧了：大掌柜和木女王之间的合作太明显了，没法伪装。我的朋友们将知道我还活着。我可以去看他们！拉芙娜也能来这里看绿茎，看看热带群落究竟是什么样子。只用通信器聊天是不够的。拉芙娜还有很多事不明白，比如约翰娜让热带群落免受剥削的承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承诺很容易遵守。但就个别爪族来说，例如小家伙，这个问题就跟约翰娜与和弦·红夹克甚至行脚争论过的完全相同……

约翰娜又向她宽大帽子的阴影下缩了缩身子。她能回王国自然非常好，但这个世界的人类实在很少：她不觉得自己能再找到合适的人。就连拉芙娜的情况都比我乐观，只要我那个蠢宝弟弟能再胆大妄为一点。就约翰娜所知，杰弗里心中有两种想法交替出现，时而觉得自己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时而将拉芙娜视为终极邪恶的代理人。

阳光终于热得她无法忍受了。约翰娜起身，开始缓缓从塔顶走下。她经常会在离开金字塔时感到情绪低落。有时她觉得，热带群落这时的情绪也会改变。或许它们不愿意看到我离开！哈，这当然只是无稽之谈。不过，她失去了超限实验室、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内维尔的承诺……在失去了一切之后，命中注定她会见证神奇。她知道，内维尔那伙人称她为“狗女士”。好吧，他们是对的。她有残体、共生体和热带群落。她完成了一项古怪的交易，其他的一切，她或许都不在意。

今天是最长的夏日。这在爪族的许多国家里都是重要节日。木女王的王国也会庆祝这个节日，但只在持续近七十天的极昼中间的某天。在这昼夜都有日照的几周里，人们向来都会进行无休无止且十分喜庆的活动。阳光会带来难以止歇的热情，只有完全精疲力竭才会终止。人类孩子和爪族都在不眠不休地工作，只在太阳垂到最低时才会略微放缓速度。换作其他季节，这时早已是群星闪耀的夜空。现在，太阳低垂时常常有聚会，孩子们虽然疲惫至极，但也会轻歌曼舞。

在这最长的一天，拉芙娜也在日暮时休息。她从“纵横二号”的个人出入口走出，绕过凶杀草地的西侧边缘。这条路本可以让她躲开正在聚会的孩子们的视线，但这一次，斯库鲁皮罗新近制造出了滑翔机，于是她刚好碰到了玩滑翔机的孩子和爪族们。她在敬畏中站立了一阵，忘记了自己为何这么晚出门。欧文·维林径直向悬崖边缘跑去。他跃下悬崖前端，弹出了滑翔翼。一瞬间，拉芙娜突然感到强烈的惊恐。诚然，这套滑翔设备是“纵横二号”综合了一千个文明的历史、完全结合这个世界的条件做出最优化处理之后的产物，但在这个奇妙装置上完全没有自动化成分！它很可能会翻滚、坠落，而她看到的从空中落下的躯体太多了……可是滑翔机运转正常。机身平稳下滑，向前飞行。作为这架飞行器的智慧生命，欧文驾着它飞向一片浅滩，寻找着上升气流，接着在气流中爬升，直到高过出发点，就像乘着反重力飘浮垫一样在空中翱翔。

地面的孩子之中传来一声叹息，或许他们是想起了失落的遗产。然后人人都欢呼起来，但人群中的爪族则连连抱怨，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参与这种冒险。这太危险了，拉芙娜想。有人转过身，看到她站在那里。换作一年前，拉芙娜必须阻止他们，孩子们也知道会这样，人人会因此刺痛、困窘、心中恼怒。在她近来回来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他们或许会温驯地服从她！所以，孩子们看到她，向她挥手，拉芙娜则挥手回应……没过多久，另一架滑翔机便飞过深渊。拉芙娜站在人群边上，看着滑翔机出发。她数出空中共有五架，它们围绕着山

崖或是在山崖上空来往盘旋。这种交通工具永远没有实用价值。但驾驶它们的滑翔员可能会有。这全都取决于其他科技的发展速度。

拉芙娜又看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人群继续向前走。兴奋的喊叫声渐渐在她身后消失。前面，秘岛海峡北端的阳光分外刺眼。以周围明亮的海水为背景，岛屿本身现出了轮廓。她踏着这条路，绕过飞船山西北侧，走向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人类孩子和爪族的公墓。这次归来后她只到过这里一次，是为了悼念艾德维·维林和诺拉森多一家。自从遇上内维尔的那个雨夜，她就再也没有独自来过这里。你会觉得，那一夜已经让这里不再有任何魅力了。好吧，她学会的重要的一课就是，如果她再在这里撞到什么人，她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这是否真的是偶遇。

而且说实在的，她这次来并非出于绝望。最近事态发展顺利。这个冬天，斯库鲁皮罗的冷谷实验室便将制造出第一批微处理器。等它们汇入大掌柜的生产洪流，科技之花便可开遍世界，文明的曙光正在躁动。

杰弗里也干得不错。他和阿姆迪与重新组合的螺旋牙线共事，建造货运高等级公路。木女王和剃刀都认定杰弗里不是内维尔的特务。看来，他留在王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拉芙娜走在设立在柔软苔藓地里的一排排墓碑之间。她在悼念仪式上注意到了几块新墓碑，不只是艾德维和诺拉森多一家的。贝尔·奥恩里卡和垃圾桶·佩里的墓前也放着鲜花。人类孩子，至少是留在王国的一些人类孩子，转而使用这种古老的怀念方式了。这也是他们内部争论的一个主题。

今天——今夜——她也有个特别想要怀念的人。那块形状不规则的巨大岩石是范的墓石，它就在海岬最高处，也就是墓地的尽头。她可以在它的北侧坐一阵子，背靠着被阳光照暖的岩石。

她绕过巨石——突然间与回头看着她的八颗脑袋迎面相逢。

“啊！你好，阿姆迪。”

“嘿，拉芙娜！真巧啊。”

共生体占据了岩石北侧几乎所有平坦的地方。阿姆迪基本恢复了体重。如今，他的两个组件的头上还戴着潇洒的眼罩。他似乎在看到她时并不惊讶。当然，四十米开外他就应该听到她来了。

阿姆迪挪到一边，为她让出能让人类坐下的平坦位置。

他在拉芙娜坐下之后问：“你来和范说话吗？”他的问题中毫无讽刺之意。

拉芙娜点点头。我是来和他说话的。她低头看着阿姆迪离她最近的组件，这时他已经偎近了她。“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阿姆迪？”

“哦，我现在也常来这里了。你知道，我就坐在这里思考。”阿姆迪在独自沉思？他有这么大的变化？

他的一颗脑袋枕在她的膝上，然后抬头看着她：“是真的！好吧，今天另有原因。我在等人。”

她用手梳理着他毛茸茸的皮毛：“我就这么容易猜透吗？”这么说完全不是巧合。

阿姆迪耸耸肩：“你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人。”

“而你为什么要等我？”

“哦，”他淘气地说，“我没说你是我等的人啊。”但他也没有否认。

他们坐在温暖的阳光下，看着太阳在被风吹皱的水面上反射的金芒。这里真的很平静，尽管上下左右都有阿姆迪的组件让人觉得还是不太一样。阿姆迪把脑袋伸向她。她轻抚着他的脑袋，能感觉到毛发下的一个深深的伤疤，从喉咙一直延伸到紧靠前震膜的地方。这又是维恩戴西欧斯的摧残。“别担心，”阿姆迪说，“全都好了，好得像新的一样。”

“好吧。”但他那两只眼睛除外，这不像他的其他伤口或者拉芙娜毁容的脸那么容易治。

此刻海上没有一条小船，更北方的王国也消失在阳光下。拉芙娜和阿姆迪简直就像世上仅有的人类与共生体。

更正。孩子们的一架滑翔机从南方滑入了视线。它捕捉到了一股神奇的气流，高高地爬到了半空，正绕着飞船山的曲线斜向下滑。当兜圈子转向返回的那一刹那间，它仿佛定格在空中一样。

阿姆迪朝飞行器那边点了点头：“你知道，那就是我们需要无线电斗篷的另一个原因。单独的一个共生体组件比人类小多了。它可以轻松地飞翔，把其他组件留在地面，或者驾驶其他滑翔机！”

沉思的气氛被打破了。拉芙娜咧嘴一笑：“我记得我的承诺，阿姆迪——你会得到你自己的无线电斗篷。斯库鲁皮罗正在制造第二套斗篷，但你知道这有多麻烦。为了创造能够使用斗篷的共生体，维恩戴西欧斯做过一些非常残忍的事。”

“但剃刀就直接使用了斗篷。”阿姆迪说。那是十一年前，发生在飞船山之战中的事。从还是幼崽时起，甚至在拉芙娜遇见他之前，阿姆迪就对无线电斗篷非常狂热。她记得他无休无止地哀求她，想要穿穿无线电斗篷。如今，他的口气成熟了不少：“我们会想出办法的。等着瞧吧，拉芙娜。无线电斗篷会让我们共生体变得像神一样！”

“嗯。”阿姆迪的问题是，对于真正的神明他经历有限。

阿姆迪自顾自地咯咯笑了起来：“而且如果我们不做，大掌柜也会做。你知道，如果不算约翰娜，无线电先生现在是他最亲近的顾问。”

“嘿，约翰娜是我们的人。”

“是他的‘顾问’或者‘朋友’，怎么说都行。我说的是，无线电是他最亲近的爪族顾问。他对斗篷的狂热甚至比我更甚。他觉得，只要培育方式得当，十体——或许甚至十二体——都可以有凝聚的思想。”

十二体。就像大掌柜的共生体之王的标志。“这里对智力还有其他限制，阿姆迪。你没法比最聪明的人类聪明得太多，除非在超限

界。”

“是的，好吧，没错。但无线电运用头脑的方式将令人惊讶。无线电先生已经相当聪明了。他恢复了八体。你知不知道，他找到了乌特的接班人？”

他提问时侧过头看她，显得有些羞怯，几乎是尴尬。

“你是说里托？”拉芙娜说，“她能用乌特的斗篷了？”

阿姆迪点点头。他的笑容有点不自然。

“嘿，真好！我是说，我知道她给你惹了不少麻烦，阿姆迪，但她当时走投无路。她不是存心伤害你的。”

“哦，她肯定是存心要伤害我的！她想要打散我的组件。我怕她怕得要命。不过没错，她当时走投无路了。我有一部分组件很想她，但总体来说，她的离开让我松了口气。你知道，结果她成了无线电先生的关键组件，她让他更聪明，也善于表达得多了。无线电先生到这里来时我跟他聊过。既然里托已经稳定下来了……是啊，无线电先生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里托和无线电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不错的爪族爱情小说……我是说，如果我要写爱情小说的话。当然了，我不会写的。”

拉芙娜上下打量着他。或许他来这里真的是让自己平静的。“那你自己的问题呢，阿姆迪？”

“我已经……有所改善了。所有组件同时出生，这让我太像人类了。我不知道你们两腿人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共生体遭遇的那种死亡方式已经够可怕了。”阿姆迪沉默了片刻，大部分头都低着，“里托让我知道，我无法永远保持我现在的样子。”他又抬头看她，“我也从维恩戴西欧斯那里学到了些东西。我意识到，死亡可以是你最小的麻烦。愚弄他并不难，但从他开始戳我的眼睛以后……能够鼓起勇气继续实施我的计划，这比我想象的一切更艰难。”

这些话阿姆迪说得很轻、很严肃。拉芙娜发现，他的所有组件都看着她。这就好像一道窗帘突然被拉开了。阿姆迪去了地狱一趟之后回来了。对于任何开始运气足够差、然后运气足够好的人，这种事都

可能发生。但阿姆迪能回来，凭的全是他自己的谋划。在维恩戴西欧斯魔爪中的那段可怕时间，他从原本的孩子成长得更深沉、更平静、更强大。

拉芙娜点点头，拍了他一下：“那你下面要做什么呢，阿姆迪勒拉尼法尼？”

阿姆迪挪开视线，而她发现，他向她推心置腹的那一瞬已经过去。他扭了几下说：“你、我和杰弗里有过一段好时候，是吧？”

来了，阿姆迪，而她以类似的口吻回答：“你是说我们没有忙于逃命、杰弗里和我也没有装成敌人的时候？”

“是的。我永远不会是你的敌人，而杰弗里……哦，你知道杰弗里爱你吧？”

“你们俩小时候都爱我，阿姆迪。”

“我说的是现在，拉芙娜。”

我就担心你说这个。现在轮到她低头看地不好意思了：“噢，阿姆迪，我——”

阿姆迪把她抱得更紧了，最靠近她脸的那个组件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嘘，”阿姆迪耳语道，“我听到有人过来了。”

拉芙娜当然听不到这种声音。他们下方的山坡上没人。就连那架滑翔机也飞出了视野，把天空让给了飞鸟和低垂的太阳。她轻拍阿姆迪一下表示“知道了”，然后背靠在岩石上。

确实有人从南边的路过来，在他们背后的视线之外。靴子踩在苔藓上咯吱咯吱响，听起来像是一个人类。

拉芙娜和阿姆迪又静静地坐了三十秒钟。脚步声一路到了范的墓碑西侧，但来人没有向他们走来。

是杰弗里·奥尔森多，他沿路走向海岬边的那两块墓碑。他和约翰娜为他们的父母挑选了那里。就像范·纽文一样，斯佳娜·奥尔森

多和阿恩·奥尔森多也曾与瘟疫战斗。那么，杰弗里，你相信什么，又否定什么呢？

杰弗里跪在墓碑之间，两只手各按一块，凝视着波光粼粼的海面。许久之后，他晃晃身子，就像一个刚刚醒来或是想起要去赴约的人。他站起来，转身，看到阿姆迪和拉芙娜正在范的墓石旁看着他。

“嘿，杰弗里！”阿姆迪说。他摆动着几只鼻子，犹豫不决地挥动着。

杰弗里缓慢地匀速走来。他在距离岩石三米的地方停下来瞪着他们俩。“她在这里做什么，阿姆迪？”他口气率直、愤怒。

“只是巧合而已，对不对？”共生体看着拉芙娜，想让她证实这一点。

“你是这么对我说的，阿姆迪。”她瞥了那些四下乱看不敢与她对视的眼睛一眼。现在的阿姆迪让她想起一个过分聪明的少年。嗯，他的确是个过分聪明的少年。

杰弗里的回答是气哼哼的。他靠近离拉芙娜最远的那个组件：“你说要在这里见面。你定的时间。我早来了半个小时，却发现你——和她——”他朝拉芙娜那边看了一眼，“在等我。”

“实在抱歉，杰弗里！”阿姆迪的声调提高了，有点像小孩，“我只是受不了一个想法，就是你们，我是说我们——”他犹豫了一秒钟，然后突然转换了话题。现在他听上去有点像他在马戏团学做的那个生意人，“我们应该就此聊聊。我们真该聊聊。”他在拉芙娜上方突出部分的那个组件挪到一旁，原本头枕拉芙娜膝上的那个爬上去补位。与此同时，另一个组件拍了拍拉芙娜身边刚刚空出来的位置，“坐这儿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话说开了。”

他在说到“说开了”的时候有点走调，这时杰弗里抓住了拍着空位的那个组件，把他推向拉芙娜。

“哎哟，抱歉。”阿姆迪转而对拉芙娜说。

她见过他们俩这样疯闹，连他们从热带回来后也照样如此，但现在的杰弗里一点没有玩闹的意思。如果使这么大劲去推一个像阿姆迪这样大块头的共生体，那他就是在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好吧，聊聊就聊聊。”杰弗里坐了下来。

现在，阿姆迪的一个组件夹在他和拉芙娜中间，其余的组件围在他们身边。总的来说，阿姆迪似乎有点慌张。他前后打量了自己一番，怯怯地轻拍杰弗里，又悄悄靠近他的老朋友。结果杰弗里无动于衷，于是阿姆迪重拾马戏团老板的口吻，音量也降为亲昵的呜呜颤音：“好吧，我坦白。尽管这只是凑巧，但我还是稍微推了一把。我相当肯定，拉芙娜会在太阳落山时到这里来。就算她不来，我也会想别的法子把我们凑到一起。你难道不知道，咱哥仨一块经历了多少？我不想让拉芙娜觉得，杰弗里和我要悄悄开溜——”

“什么？”拉芙娜问。

“阿姆迪，我发誓，你没这个权——”

“你们两个要离开，杰弗里？我还……我还以为你们会留在王国呢。”

杰弗里没有正视她的目光，或许是因为他正忙着对阿姆迪的一个又一个组件虎视眈眈。“我们没有要走。阿姆迪在逗你玩呢。”

“我没有！”

杰弗里总算又看着拉芙娜了：“看起来这又像是一次背叛，但我已经跟木女王和剃刀谈过了，呃，就是今天下午。你和约翰娜本来很快就会知道，可我真的不想跟你们俩争论这件事。”然后他转而对阿姆迪说，“你怎能这么对我？”

“你们要去‘最佳希望’聚居地？”她说。天人啊，我恨透了这个名字。

杰弗里点点头：“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这里也帮不了什么忙。没有谁真的信任我。你——”

“我信任你。”拉芙娜说。只要你还留在这里，我就有希望。
“为什么要去，杰弗里？”

杰弗里犹豫了一下之后说：“好吧。记得在路上，你建议我去找有关瘟疫的可以检验的证据吗？可都十年了，我能在这里找到什么呢？但现在……我想我有一个机会。毕里从登陆舱里偷了些设备，是一些我这样的白痴认不出来的设备。我了解毕里。现在我甚至也了解内维尔。盯着他们，看他们拿这些设备做什么，我就可以找个办法弄清我该做什么了。”

“这简直——”太疯狂了。“太没道理了，杰弗里。你救了我的命，内维尔差不多是所有人中最不信任你的。”

“我正在想办法让他信任。维恩戴西欧斯死了。切提拉蒂弗尔和他那伙人也死了。除了大掌柜的人，外边谁也不知道你我发生过什么事。而且，大掌柜非常乐意给我编个恰当的故事告诉内维尔。”

“啊？”

“我让阿姆迪弄清了上次无线电先生来这里时的全部细节。”

阿姆迪缩了缩身子。这下换拉芙娜对他怒目而视了。“别担心，拉芙娜。”他说。

杰弗里点点头，深陷于疯狂的间谍计划中：“内维尔不会信任我们，但我们会成为他绝佳的宣传噱头。我——我会为他说话，他会想让我们留下的，而我们还有别人无法侦知的情报传送方法。阿姆迪有一套斯库鲁皮罗的新型无线电斗篷原型机，他正在练习使用。阿姆迪会成为木女王派驻质疑方的大使。”

哈！她的目光扫过阿姆迪：“说真的，你觉得杰弗里的计划如何？”

阿姆迪的目光——所有组件的目光——都很坚定。“我想这是最适合我们做的事，而且也是我们的计划。”他说。

“哦。”看来她无法阻止了。她坐了回去，想起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徒劳争论。她的建议造成了这次极度危险而且希望渺茫的行动，或

者——她抬头看着杰弗里的脸，因为她想起了杰弗里有关内维尔和灾难研究组的承诺，“噢，杰弗里——”

杰弗里摇摇头：“你明白这次见面为什么没有意义了吧？”

阿姆迪从四面八方看着他们。在拉芙娜和杰弗里中间的那个组件对着他们抬起鼻子，目光来回转移。然后他扭动身子挣脱开来，跳到地上。拉芙娜身后的组件像一只温柔的手一样，把她推向杰弗里。上方的一个组件重重地拍了拍杰弗里的头。“说出你从来不说出的话！”阿姆迪要求道，换上了成人的命令口吻。然后一下子，共生体倏然不见了踪影。

杰弗里气愤地摇摇头，他看上去和拉芙娜同样惊讶。他沉默了几乎十秒钟，目光游移不定。最后他转向拉芙娜。但他开口时的语气却很生硬：“你还觉得我只有八岁，对吧？”

“什么？”

“一个没用的小男孩，脑子里全是些能让世界毁灭的想法。”

“杰弗里！我——”

他对他刺耳地一笑：“听着，我已经不小了，而且我正在检验自己的想法，但是——”他的笑容消失了，目光也变得坦率而恼怒，“我过去真是个可怕的傻瓜，我差点把你害死。”

拉芙娜太震惊了。她说不出话来，只对他犹豫地摇了摇头。

杰弗里滔滔不绝地往下说：“在可怕的环境下，我近距离观察了你七十天。对于你，我了解了许多从来不知道的事，那些事可能连你自己也不知道。看，无论你对瘟疫的看法是对是错，你都彻头彻尾是你过去常常说起的那种公主……而与你相比，我的确是个没用的孩子。”

杰弗里顿了一下，移开了视线。不知怎的，拉芙娜觉得他并不等着她回答。这太好了，因为她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他又回头凝视着她：“但你知道，我是斯佳娜和阿恩的儿子。而且就像大掌柜不断提醒我的那样，我也是约翰娜的弟弟。总有一天，

你会多想想我的。”

然后，杰弗里以另一种新方式结束了他们的讨论。他张开双臂抱住她，拉过她的身子，深深地、不容抗拒地吻了她。

杰弗里和阿姆迪走了，拉芙娜还坐在岩石上。说到底，她是来这里考虑最重要的事情的：今后的一千年。而现在，还有刚刚过去的五分钟。

天空中的闪光实在太亮，看不见任何星辰，只有低垂的太阳。没关系。拉芙娜在“纵横二号”的舰桥上一直刻着一个特别的位置。即便在这里，即使没戴王冠，她也能指出那个位置：那就是三十光年之外，瘟疫舰队最可能的估计位置。迄今为止只发生过一次界区震荡，而那是第二年的事。天人保佑，愿杰弗里伴我身边，愿爪族站在正义一方，愿我还有时间准备。在爬行界，我们更有优势。

[1] 爪族世界以十天为一周。

[2] 原文chief of vice，英语中vice有副手之意，也可以指犯罪、恶习、坏习惯等。

[3] 热力学温度，简称开氏温标，单位为K。185K=-88.15℃

[4] 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4.83公里。



未读 Club

为读者提供有温度、有质量、有趣味的
泛阅读服务



专属社群 独家福利
精品共读 活动特权

手机扫码
加入未读 Club 会员计划